

叢書集成新編

三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81.180
2500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元月初版

叢書集成新編

有製版權



翻印必究

精裝一二〇册基價二五〇〇元正

編著者 本公司 編輯部

發行人 高 本 劍

發行所及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八號
電話：三三九三三
台北：郵政三五一五二九
登記：郵政三五一五二九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〇四四二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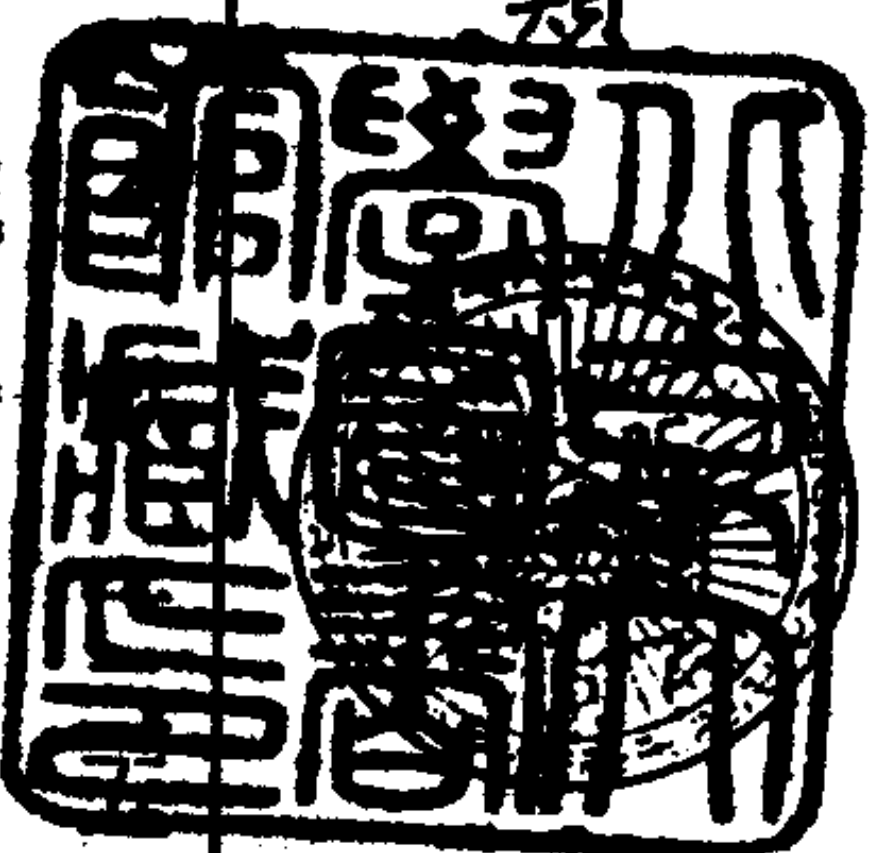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二〇冊目錄

史地類

明稗史

蜀碧四卷附提要	清 彭遵泗編述	指海	一
思陵勤政紀一卷	清 孫承澤著	借月	二二
思陵典禮紀四卷	清 孫承澤著	借月	二七
明稗史—殉國			
碧血錄二卷附周端孝血疏	明 黃煜彙次	知不足	四二
明稗史—外患			
否泰錄一卷	明 劉定之著	紀錄	六八
北使錄一卷	明 李實撰	紀錄	七一
正統臨戎錄一卷	明 撰人不詳	紀錄	七五
北征事蹟一卷	明 袁彬撰	紀錄	八一
正統北狩事蹟一卷	明 撰人不詳	紀錄	八四
倭變事略四卷	明 采九德撰	鹽邑	八七
明倭寇始末一卷	清 谷應泰編	學海	一〇〇
明稗史—邊略			
撫安東夷記一卷	明 馬文升著	今獻	一〇七
防邊紀事一卷附提要	明 高拱撰	紀錄	一〇九
伏戎紀事一卷附提要	明 高拱撰	寶顏	一一三
捷虜紀事一卷	明 高拱撰	紀錄	一二二
明稗史—戡亂			

平胡錄一卷	明 陸深撰	紀錄	一二八
平漢錄一卷	明 童承敘撰	紀錄	一二八
平吳錄一卷	明 吳寬撰	今獻	一三一
平夏錄一卷	明 黃標校編	今獻	一三七
雲南機務鈔黃一卷	明 張統編	紀錄	一四〇
西征石城記一卷附提要	明 馬文升撰	今獻	一四六
平蠻錄一卷	明 王軾撰	紀錄	一五一
西征日錄一卷	明 楊一清撰	紀錄	一五五
制府雜錄一卷	明 楊一清撰	紀錄	一六〇
平濠記一卷	明 錢德洪輯	學海	一六三
江海殲渠記一卷	明 祝允明撰	今獻	一六六
廣右戰功錄一卷附提要	明 唐順之撰	借月	一七〇
炎徼紀聞四卷附提要	明 田汝成撰	指海	一七五
綏廣紀事一卷	明 高拱撰	紀錄	一九三
靖夷紀事一卷	明 高拱撰	紀錄	二〇〇
雲中事紀一卷	明 蘇祐撰	紀錄	二〇三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一卷	明 王世貞撰	紀錄	二〇五
烏程幕府記一卷	明 鍾兆年撰	鹽邑	二〇七
勘處播州事情疏一卷	明 何喬新撰	紀錄	二〇九
平播全書十五卷	明 李化龍著	叢輔	二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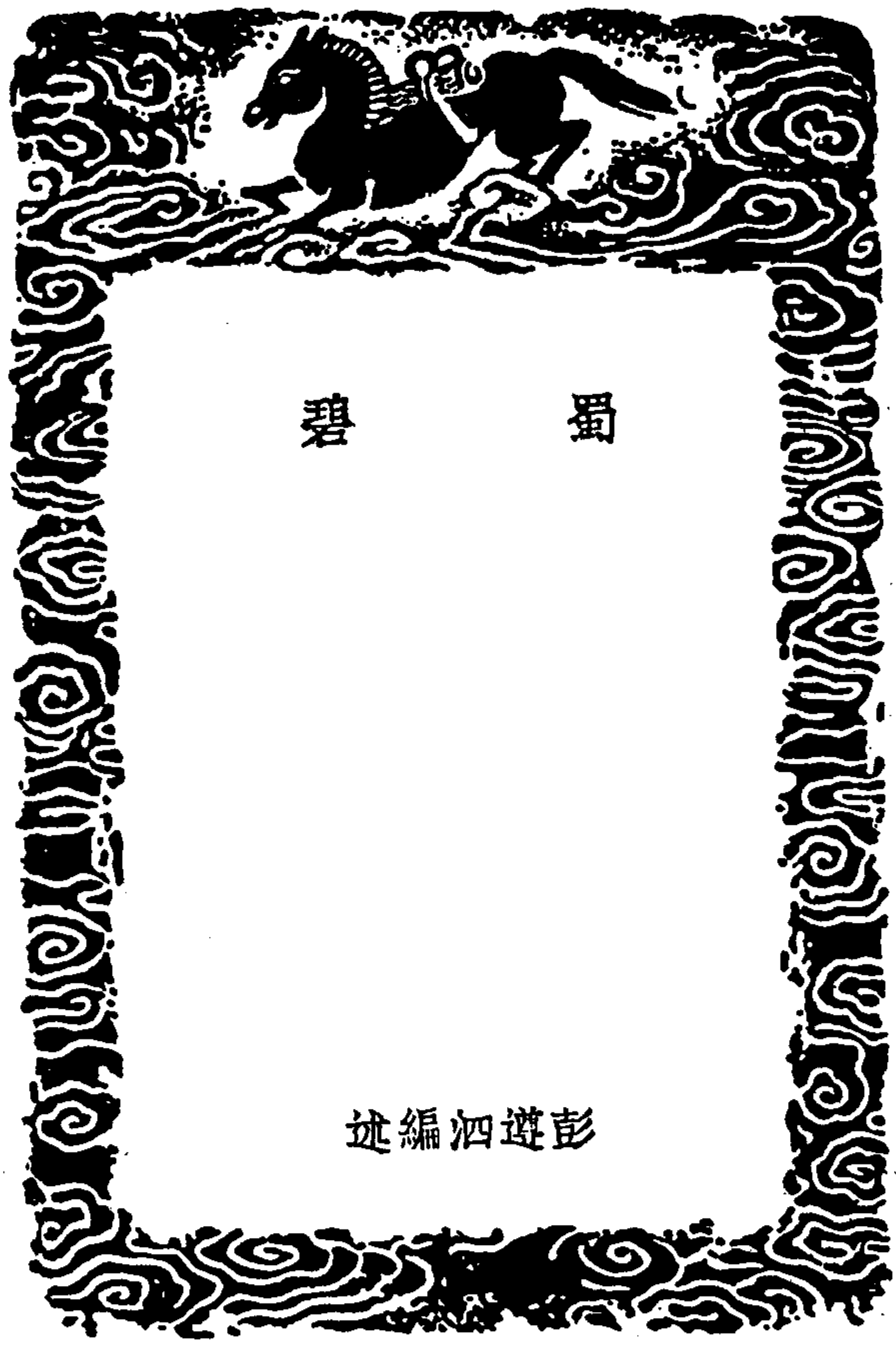


東征紀行錄一卷	明 撰人不詳	今 獻 四六一
北平錄一卷	明 撰人不詳	今 獻 四六五
平蜀記一卷附提要	明 撰人不詳	澤 古 四六七
綏寇紀略十二卷補遺三卷附提要	清 吳偉業輯	學 津 四六九
明稗史—拓地		
金文靖公北征錄一卷	明 金幼孜撰	紀 錄 五七〇
後北征錄一卷	明 金幼孜撰	紀 錄 五七七
北征記一卷	明 楊 榮撰	紀 錄 五七九
平定交南錄一卷	明 丘 濬撰	今 獻 五八二
平番始末一卷附提要	明 許 進撰	紀 錄 五八六
平夷錄一卷	明 趙 輔著	今 獻 五九四
明史考		
國史考異六卷	清 潘耒撰	功 順 五九六
明史評		
明事斷略一卷	撰人不詳	借 月 六三九
清紀事本末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附提要	清 楊陸榮撰	借 月 六五〇
清稗史		
淡墨錄十六卷	清 李調元著	函 海 六七二
粵行紀事三卷	清 瞿昌文著	知 不 足 七三八
清稗史—外患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一卷	清 撰人不詳	仰 視 七四五

清稗史—戡亂		
皇朝武功紀盛四卷	清 趙 翼撰	讀 畫 七四八
平臺紀略一卷附提要	清 藍鼎元著	龍 威 七六四
清稗史—拓地		
平定羅利方略四卷	清 撰人不詳	功 順 七七七
從征緬甸日記一卷	清 朱 裕撰	借 月 七八九

2046/07





四庫全書提要

蜀碧四卷國朝彭遵泗撰。遵泗字舜泉。丹稜人。乾隆丁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紀蜀亂始末。及一時死節士女。其曰蜀碧者。取蔣宏之血三年化碧意也。起明崇禎元年戊辰。至我朝康熙二年癸卯。末有附記。及楊展。劉道真。鐵脚板。余飛等傳。其書大旨。以沈雲祚稱獻逆殘蜀。由風俗之惡。故為此書。備書死難者姓名。以雪斯恥。而體例冗雜。如載桐城二老事。與蜀事無關。又如賊夢梓潼神。以宗弟紅來謁諸事。亦太涉神怪也。

蜀 碧

述編泗遊彭

敘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絕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焉。賊一入寇。秦良玉扼之。向非賂陳奇瑜脫去。則賊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變萬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獻賊之三入蜀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受禍極矣。當是時。自縊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戶自焚。或罵賊以死者。無算也。戎馬倥傯。其事不必盡傳。傳者又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故曰哭蜀者。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噫。若余嘗論其大略。特未暇詳。今余弟舜泉。採擇成編。頗為詳悉。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而殘虐若此。天實為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歎息泣下而不能已者已。故曰蜀碧者。哭蜀也。樂齋彭端淑序。

所置郡守牧令。皆怨積怒。激而成兇。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幼時聞獻逆遺事。厥後博採羣書。凡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證者。彙為蜀籍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豈不知心之所極。涸筮然而屢下也。壬戌八月朔五。丹溪生馨泉泗自敘。
種種破敗。種種屠戮。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鈔之中。故足為此書之弁。而文筆則挾憤憤而含嗚咽矣。蔡修纂跋

自敘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歎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甚獻忠。遭禍之烈。亦未如明季之蜀者也。蜀自獻藩啓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鄧藍播蘭之亂。元氣猶存。故張逆一入。旋即收歸。未大創也。崇禎十年。闖賊直犯成都。西北半壁。攻無堅城。十三年而獻又繼之。蜀始始斃焉。原其故。文燦受給於房。殺其走挺矣。嗣昌督師於荆襄。其毒流矣。捷春拒諫於石。其隘通矣。士奇過糧於守軍。其遮撤矣。嗣是陷夔門。破梁高。走榮貴。敗曾英。血染佛圖。炮穴重慶。瑞王君臣。駢首就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餉。得請即行。其能保有成都乎。不能也。腹心既潰。而求全於首領難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僧號稱帝。不思收拾人心。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飽奴死。雪敵死。貫賊死。割腹死。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備。男盡矣。及婦女。民盡矣。及僧道。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燬其井。平其城。二年之內。積骸如山。流血成川。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誰司兵柄。萬死莫贖。由後言之。天方薦臻。喪亂弘多。浩劫之來。自有宿也。故西充授首而後。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考古之籍。推蜀之由。張儀之啓。公孫之躍。馬。誰縱之迫。李特之流亂。劉闢之狂。王。建之發跡。知祥之踵。玉珍之草竊。爭城奪地。創竊圖王。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獻之肆惡。一至此耶。驅虎嗜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論者謂獻逆僭號。蜀人不與誅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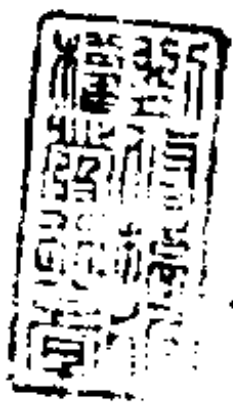
目錄

- 一卷 起戊辰崇禎元年止癸未 〇一
- 二卷 起甲申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止本年十二月 一五
- 三卷 起順治二年乙酉止順治四年丁亥 三三
- 四卷 起順治五年戊子止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 五三
- 附記十五條
- 楊展傳
- 劉道貞傳
- 鐵脚板傳
- 余飛傳

蜀碧卷一

趙虎成
正癸未

清 丹溪生彭遵泗碧泉編述



成 崇禎元年冬十有二月，陝西賊大起。○陝西連歲大旱，平涼延安間，飢民相聚為盜，首亂者王子順、苗美、張聖姬三兒，王嘉胤、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得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關王、孟良、劉六等，名目甚衆，督撫討之，久無成功，其後併小為大，李自成、張獻忠、虎視鴟張，秦楚豫蜀之間，戰無堅陣，攻無堅城，肝腦塗中原而明社屋矣。

丹稜學博何修云：天啓間，蜀大旱，遵義守令集黃冠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詢之，云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章出甚遲，問議何事，云戰場始於陝西，至崇禎初年，秦中賊果起。○修明季遵義人。

四川地大震。○是後不書四川所紀皆蜀事也。

巳巳年庚午未壬申

百要 ○秦蜀二境，擊析相開，賊既亂秦，蜀豈無知，而瑕塘劍閣間，不開修邊備，實軍儲，袖手以待賊入，何與備敵歲次，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

甲 敘州母豬洞銅鼓鳴，聲聞一晝夜。

○二月，流賊張獻忠始自楚犯蜀。○獻忠，陝西膚施人，本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赦免，刻梅檀為洪範像事之，其為賊也，與羅汝才同起，獻忠身長而瘦，面微黃，鬚一尺六寸，傑物果傑，軍中稱為黃虎，又號八大王。二月，自鄖陽渡漢，犯襄陽，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等邑，遂入四川。

○賊陷驪州府及大寧、大昌、開縣、新寧諸邑。○賊至大昌，人皆走避，有羅傑者，獨坐室中，正衣冠，閱書也，賊入罵之，過害。

○賊犯梁山，邑人中書涂原擊走之。○原以中書家居，賊至，集鄉勇與戰，鎗鏢開，伐大松，盤山徑，而用竹春蠶石飛擊之，又以毒矢射賊，中者見血立斃，賊敗退入巴州，為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砫，女土司秦良玉將兵至，蜀撫劉漢臣進長壽之米，順流濟師，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圍解，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涂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許。

○賊攻保寧不下，走犯廣元，城上發礮石擊之，遁。○賊攻保寧，推官張一鶴，按臣劉宗祥，川北道夏時亨，共謀守禦，不能下，走攻廣元，圍七晝夜，城上人發礮石擊之，賊遂遁。

方賊犯蘇陵松滋，入歸巴萬山中，荊州推官劉振樓，提兵從戰香溪壩，平陽壩，斬獲殊衆，而楊正芳有金沙舖之捷，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鄧玘有胡地冲之捷，許成名有仙女山之捷，當時川撫若蕭石砫兵力扼要，不令得入，諸鎮戮力，可望成功，適施兵以援荆東，下舍之勿追，變關天險，無一人敢誰何，此賊入蜀之始也。

乙亥子

○先是賊既退秦楚間，藩封數陷，蜀王澹澹然不知遠慮，成都令吳繼善痛哭于王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棄建藩輔，非置繡錯，數年以來，路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貨，狃便安之計，為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關姚黃，時時震動，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瘴疠，黑水陽平，更多歧徑，適欲坐守門庭，謂為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而會撲滅，賊既逃遁，止以商兵力有虧，賊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塞其唇齒，揣益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車，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輸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為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澹澹，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為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講設議，發帑金以贖戍卒，散朽粟以慰飢民，出明禁以絕斷，委首領，蠲積逋，以免流離溝壑，募民兵以守隘，結練自以資援，政教內修，

勢勇振則可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為殿下危之。王不能川。吳江諸人。雖有謀略。後。難於守。

丁 閏四月。雅州地震。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彼州。建武。邛州。越巂。皆同日震。

五月。關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邑。尋退去。自成都。事見正。

劍州大水。○先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覆無定。及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俱漂沒。黃腸凶具。架屋。積者。焚燬。

九月。龍安地震。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工科給事中吳宇。英言於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數關中者。無已。壯丁死於瘡。老弱困於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逆為功。易視賊。占曰。地震主兵。又曰。地鳴者。伏屍流血。災不徒設。臣竊憂之。英字。人。漢川。

十月丙寅。李自成。由漢中趨廣元。總兵侯良柱戰死。○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光州。分其軍為三。一由黃埔攻七盤關。一由黎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侯良柱。壁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良柱陣亡。有屍無首。

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不屈死。

賊破劍州。知州徐尚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先是初九日。賊攻劍門。州吏士。石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疾趨攻劍州。城將破。知州徐尚卿召士民語之曰。城不可守。吾惟有死耳。爾等避之。衆不忍去。尚卿書城空不可守。仗節為誰危。苟實那無計。殊羞孤影。隨數語。匿於懷。于鼎與尚卿共守城。城陷。尚卿自縊死。于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督衆巷戰。奮擊賊。賊怒。支解以死。子姪皆被殺。建舉人。賊破梓潼。○十二日。梓潼破。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給賊曰。家有積金。資之江邊。願取以行。賊喜。同至園子潭。氏奮身投水死。

賊陷江油。執知縣馬宏源。○賊破梓潼。三分其軍。一往蘇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陷。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尋提問。

賊攻蘇州。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賊至蘇州。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聞風先潰。攻蘇州。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令之跪。鐸大罵不屈。殺之。復脅趙氏。氏亦大罵。賊又殺之。時貢生施奇才。妻姜氏。避亂西山。聞賊近。恐其辱也。拔一簪授婢曰。吾不能逃。汝速去。萬一得生。汝主自北歸來。持此語之。我不敢為家門羞。噓畢投崖死。

賊焚新都。越一日。焚彭縣。

賊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攻溫江。丞簿縱繁囚逃。

賊破金堂。典史潘步科死之。○鹽亭一股賊。抄西充。折遂寧。趨潼川。直走金堂。攻破之。步科不屈死。自

是重慶以下皆戒嚴矣。○賊圍成都二十日。○蜀王之墳柏刊焉。

○冬十有二月。總督洪承疇。總兵曹變蛟。帥師援蜀。次於廣元。○初。巡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撤隘兵也。相繼歸。上書言之朝廷。深以為憂。維章守保寧。良柱守廣元。及廣元破。良柱戰沒。賊直逼成都。維章吾在其下。不及援。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尚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援。又自以使事訖。新按臣梁士濟已至。意可馳。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死也。時輔臣劉宇亮宗人。戮于蘇州。告家難。上遣治維章。以傳宗龍代之。

○夏六月。秦寇再入蜀。○寇由陽平白水再入蜀。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尚文謀戰守。卻之。保寧天鼓鳴。○時成都東嶽廟玉帝像自動不止。

○夏五月。以參政邵捷春撫蜀。○代傅宗龍也。

○秋八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先是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僞降於穀城。理臣熊文燦賂黃金。賂襄千。珠璣盈斗。他貨累萬。受其降。及是年五月。獻忠復叛。攻殺知縣阮之錫。漢東大擾。上命閣部楊嗣昌督師討之。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勅。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遐邇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箋。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

○張獻忠寇蜀。官軍敗績于湯家壩。○先是左良玉羅漢山之敗。在七。獻忠謀入秦。秦督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安。賊犯興山。太平等縣。屯於永寧關。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界。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開合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窺大寧。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敗績於湯家壩。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明沒於陣。裨將多傷。

○九月。方國安部將岳宗文。諷賊破賊於三尖峰。○時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繼汝才。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萬家坡入楚。

○冬十有二月。流賊羅汝才犯蜀。○汝才。神號曹傑。先據中江。漢中。彭縣。復據春。全川地鳴。

○夏五月。石哇女士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汝才入巫山。為良玉所扼。遂犯夔州。良玉師至。適去。已而適之馬家寨。斬首六百級。又追敗於留馬壩。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又破之仙寺嶺。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副楊天等六人。賊走大寧。

○六月。安岳紅雨。著物俱赤色。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瑯琊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酒困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糶米。餉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遣師夔陵。○嗣昌

虛候自用。又煩瑣無大略。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其駐犍陵也。借幕士飲酒賦詩。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誦。已早。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開。朝士聞而歎曰。文若其將敗乎。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甚已甚。將何以戰。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躪。其初至軍。即謀以蜀困賊。謂蜀地險遠。極邊則松潘諸蠻。吾精將士力。盛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乘清萬松雅之間。以陷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中。可制賊死命。又恐蜀之門戶堅。反而決關。凡蜀兵之強者。輒調之以備他備。巡撫都提春戲下。止弱卒二萬守重慶。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

○時嗣昌又下檄曰。賊東走大寧。大昌。由蘇陵下荆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伺四川走夔門。邵捷春當之。又令蜀撫秦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專守夔門。川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寧。大昌。勢如圓盤。點滴不漏。捷春意其以失地和害也。堅守各隘。會隘將單思信。楊茂選者。不相能。思信陰中茂選。捷春不察。立召茂選斬之。即以兵屬思信。一軍皆怨。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入。諸隘賊散。賊直斬夔關。從白馬渡過江。登達州西關。賊及蓬縣矣。見前

○巡撫邵捷春移奏良玉兵至重慶。○時知縣陸遜之能官歸。捷春遣往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遜之請其故。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而置我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向能救重慶之急乎。且聞部賊入蜀。無知悉者。知之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

○九月。張獻忠陷大昌。總兵張令死之。捷春收兵扼梁山。○先是。萬元吉駐梁山。邵捷春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難持。久。迺扼水寨之觀音巖為第一隘。而夜又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賊以九月先突觀音巖。三黃嶺。窺下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撤諸將。遊之於譚家嶺。七等坎乾溪。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捷春用羅洪政。沈應龍。二將兵助之。已而賊忠從竹園坪突過淨壁。進屯開縣。嗣昌聞蜀兵潰。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徇。是時張令中流矢死。石廷軍亦覆沒。令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忠勇善戰。軍中號神將。捷春倚之。然性輕敵。時有賊策一騎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今用相報。發矢中項。以殺。良玉兵既敗。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領其半。半領之。官足破賊。土官家調兵。用一第。一第者。最急。第以能飯者。畢至。第則捕獲盡出也。捷春見嗣昌與己不相能。而蜀無見糧。嗣昌之人。更可信。遂謝良玉言。不用。自收其兵扼梁山。○時有降賊自請於捷春曰。某降有日矣。而公不我用。有疑我心乎。邵曰。軍機大事。汝新從賊來。固不能無疑。賊曰。吾從賊久。恨失身。欲圖報國。公疑則速殺我。否則當早用吾計。今賊大衆既疲。乘機可滅。倘有他賊。以軍糧接濟者。雖百萬衆。無能破之矣。捷春從之。賊盛言諸賊山中。所

○十月。參足突入玉井。○占曰。虎狼暴害。其時獻方蹂躪四川。蓋其應也。

○十一月。捷春論死。○嗣昌先以大昌失事。糾捷春罪。用監軍道廖大亨代之。捷春為人清謹。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旋逐散。旌官。蜀王疏救不聽。

○捷春退屯涪州。○羅汝才既與張獻忠合。獻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謀於汝才曰。達州河淺。不如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而趨達州。是時方國安招集殘兵。保達之郊。獻忠不敢爭。賊遂渡河。長驅深入。捷春退屯涪州。扼涪江。

○賊趙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復走巴西。○捷春既扼涪江。賊聞。疾走劍州。趙廣元。將從間道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百丈二關。不能進。趙光遠。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兵。邀之於梓潼。戰小利。賊反。蜀將曹志耀。王光啓。張世福。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川。等陣亡。涪江軍聞之。遂潰。

○賊屠涪州。捷春歸成都。賊逼成都。○賊從縣趨攻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設守。賊至。文與戰。大敗之。於東水崖。殺其與魁曰曹四。賊因假旗。賊疾走成都。成都城壘形。其下皆整石。惟北角樓用土填築。少瑕。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城中出蓋下燈者。與之戰。賊大敗。殺其卒萬人。遁遁。

○十二月。賊陷瀘州。知州蘇璵死之。○瓊。江南進士。城破。正衣冠。向闕拜泣。坐堂上。賊至。不屈死。時嗣昌在重慶。下令教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斬獻忠者。賞萬金。傅通侯。次日。堂皇。蘇璵。編題有斬開部頭來者。賞銀三錢。嗣昌。璵。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視師。三撤。賀人龍不至。初。嗣昌。發左良玉。賊。私許賀代左為平賊將軍。已而良玉有瑤瑤山之捷。謂賀且衛後命。良玉聞之。不悅。二將以是怨望。元吉進曰。軍心未一。不可以戰。盡令前軍。賊。後軍。為繼。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侯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焉用分兵示弱耶。至是。獻忠破瀘州。瀘州城三隅形。銳而面江。止立石。點一路。可北走。元吉請以大軍自南。據其老巢。伏兵旁。塞玉壩寺。蹙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以盡殲。已而抵立石。賊營先移。秦師屯小市廂。隔水而陣。賊渡南溪。秦兵縱之。遂趨成都。走漢州。德陽。元吉單騎至藉田。賊渡縣河。入巴州。嗣昌。既調軍。謀不用。將以明年正月。自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疾趨追賊。毋令他佚。諸將。適盡從瀘州。臨賊後。賊反而東走。諸路盡空。不可復遇。于是。自巴抵達。及於新開。

○春正月。己丑。繼兵猛如虎。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收績。參將劉士杰等死之。○官兵追賊至黃陵。日晡

已平。

兩作。參將劉士杰環甲持矛。摧陷賊陣。賊衆披靡。後軍無繼者。賊密抽騎越竹箐中。乘高大呼馳下。士杰及遊擊郭開猛如虎之子。先捷力戰皆死。如虎率牙兵壓拒。中軍馬智挾之衝突潰圍走。蘇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頓足歎曰。吾不用萬軍之言。以至於此。賊遂東下。

萬元吉水川之議也。猛如虎先行詢鄉導。無一人應者。元吉輕騎至城中。惟承簿一二人。縣令戴堯雲已先期遁。及諸將會於澗。中軍陳可立擁驢牛頭山。飲倡樂以觀。元吉令之赴賊背。道馳去。如虎所將軍國兵止六百騎。餘皆平賊鎮兵。平賊鎮兵。良玉。驕悍不法。流言云。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蓋諸軍隨良玉優游不戰。而如虎逐賊。日馳風雪中不樂也。未幾大噪西歸。易曰。師出以律。否威因。嗣昌之軍律如此。宜其凶終也。

元吉以嗣昌起自廢官。欲乘時會以立功名。當自保寧趨遂州時。賊燒絕驛置七百里。不見烟火。單騎崎嶇。管銑問至江。舍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以爲後距。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處。爲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杰等哀動三軍。在夔門。收召殘卒。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川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不覺撫涕流涕。而痛昔日吾謀之不用也。

○三月。楊嗣昌至荊州之沙市自殺。○嗣昌引兵歸楚。傳箭召潰卒。順流東下。而賊已席捲出川。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兵符馳呼襄陽城門入之。夜半從中起。城遂陷。獻忠縛襄王置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嗣昌

蜀碧卷二

起甲中。止本

甲 是年三月十九日。國賊李自成。是歲八月。是年三月十九日。國賊李自成。是歲八月。是年三月十九日。國賊李自成。是歲八月。

○春正月。日赤。○日中有赤氣數道。下寬上銳。自東指西。又日月無光。赤如血。仰視北斗。皆不復見。

○大星出西方。芒彗閃閃不定。至獻賊滅後。適隱。○彭縣自鹿山裂。

○張獻忠復自楚寇蜀。正月。夔府陷。○先是崇禎十六年。獻忠破江西廣東諸郡縣。再入岳州。或有進策東下。取吳越者。獻忠以左良玉駐武昌。忌之。適決議入蜀。時蜀撫陳士奇。性率傲。無他籌略。緣勅候代。軍不放糧。十三隘口無分遮者。賊至梅子坡山而餓。以無兵。故入之。秦良玉馳援。衆寡不敵。正月。陷夔府。

○賊入萬縣。貢生吳獻粟被執不屈死。○獻粟被執。強以爲參軍。不受。賊怒。斷臂解腕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磔焉。

時賊攻梁山邑人高宗舟。擄率鄉勇守北門。城陷。疾歸家。令妻孥皆自盡。作付僕。使問道達父所。而身統家奴二十餘人巷戰。被重傷死。奴輩從之。又執庠生古元直妻譚氏。氏大罵觸階而死。賊掩其屍而去。

○賊屯萬縣。○江灘水漲。賊不得上。留屯者三閱月。民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
 ○夏四月。秦將曾英敗賊於忠州。○賊至忠州。英率水師迎之。用火攻。燒其舟百餘艘。賊死以千計。及英等還守涪州。賊遂悉衆屯忠州葫蘆壩。

○秦將曾英及守道劉麟長。與賊戰於涪州。敗績。○賊徒健鬪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左步右騎。翼舟而上。時英與麟長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賊至。榮貴與風先遁。英接戰而敗。退至五里望州關。賊追及。斫傷其類。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麟長走川南。

○六月二十日。賊陷重慶。瑞王常浩及巡撫陳士奇以下各官死之。○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上江要路。士奇宿重兵以守。六月八日。賊入涪。分舟師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掠其船。順流而下。十七日。奪佛圖關。賊得關峽。反出其下。兵士驚擾。不能支。遂潰。賊數十萬至城下。士奇等日夜登陴。衣不解帶。以火灌濠。炮擊賊死無數。於是賊發民墓。負以穴城。而置大炮。為火攻。至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於城角藏火藥數十筒。晨起。以火箭齊射。藥處火發。地裂。城遂陷。王與各官俱遇害。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先自漢中奔蜀。關南道陳羽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以從。王來駐重慶。城陷被執。時天無雲而雷。賊曰。若再雷者釋之。已而王不免。王好佛。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無行費。必厚給貨。使早歸。其死也。乘白氣冉冉而沒。人謂之兵解。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閩之能文家也。天啓進士。崇禎十五年。來撫川。緣勅候代。賊既入變。將吏謂公曰。卸事撫軍。可以去矣。公曰。賊自我入川。我去何以對若父。義與封疆共存亡耳。城陷。與關南兵備副使陳繩。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指揮顧景。俱死。○行儉。字質行。江甯宜興進士。賊縛於演武場。大罵不絕。賊樹之。○錫。字古田。江西新建進士。被執。慷慨激烈。與士奇備受五毒。磔死。○景。聞城陷。入王府。以己所乘馬。乘王鞭而走。遇賊呼曰。賊寧殺我。無犯帝子。賊戕王。景死之。○自瑞王以下。死者萬人。是日天大雷。電。晝晦。獻。架飛。向天擊之。天為之震。

○按鄂都林明。偶作三忠傳。蓋士奇行儉及錫也。而巴人劉道開有列傳行世。

○賊斷軍士臂三萬七十餘人。○時重慶軍士尚存三萬七十餘人。賊盡斷其臂而縱之。

○賊分兵攻合州。諸生董克治起兵拒戰。死之。○重慶既陷。賊即分兵掠合州。克治領家貲。募勇壯殺賊。賊大至。遇於長安坪。與賊不勝。退據碛中。誘以爵位不動。相守月餘。賊鑿山梯。舉火薰之。凡三千人。咸克治風義。至死無一變心者。時比田橫云。入水川。邑人蔣世鉉。集義勇二百人。櫻城固守。後與賊戰於東門。被執。勸之降。瞪目大呼曰。速殺我。不降也。賊寸磔之。○邑孝廉梁士驥。遇賊執之行。欲授以官。大怒。罵賊。被殺。

○秋八月初九日。賊攻成都陷之。成都王至澍。太平王至淶。巡撫龍文光。巡按劉之渤。及諸文武官俱死。賊大殺三日。

賊自重慶趨成都。一路州縣望風瓦解。烽火數百里不絕。成都大震。蜀王謀遷於漢。按臣劉之渤力持不可。內江王不聽。與之爭。王以六月十三日成行。守門卒洵洵亂。輜重婦女有被掠者。王適止。之渤與監紀同知方堯相等。請王出財貨。招募死士。向東殺賊。王以祖制為辭。於是城中一日數驚。火藥局災。雷震宮殿。大雨雹。王懼。方出財招募三日。人無應之者。而賊從資簡至矣。是時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印。率三千兵自川北入援。謀守禦。而王宗大姓逃去者半。賊薄城下。佳印出戰。敗還。文光見深淵。急遣郭縣令趙作煊。決都江大堰以益之。時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列大木長數丈者。合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渤等厲衆奮擊。賊卻二三里。未幾雨大作。雷電交加。守陴者不能立。賊縱火攻城。穴西北堰。以大炮擊之。錦江樓崩。木石飛空蔽天。賊蜂擁而入。城破。王率嬪妃沉於宮中八角井。太平王至淶從焉。文光等俱殉難。賊大殺三日。

成都王至澍。嗣王奉銓長子。萬歷四十三年。城陷。自沉於井。邱妃隨王。宮人素馨等相繼從死。○云。王先數日。赴社稷壇井。即賊入投之。與此小異。

○初。高皇諸子。蜀獻王好學。帝呼為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幄籍寫。購藏圖書甚富。而世傳獻王得鴻寶之書於內府。子孫善黃白治化。然皆積不用。至陷藩亦能作黃金。因恃其都為天險。而蜀士大夫以道惡地偏。無復多憂。迨五月。審知國信。七月。傳賊將至。城中人震恐。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王不知所為。謀以宮人懸於荒冢。亦從擊以出。以劉之渤持之不果。蜀世有共德。王號賢王。特以禮宗之制。不典兵。不與民事。故請餉弗聽。請召募弗聽。賊傳城下。始出金購兵。而人莫應。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喪於賊手矣。哀哉。

太平王至淶。嗣王奉銓第四子。萬歷四十四年。封隨。居成都。賊入。同蜀王投井死。○或云內江
 龍文光。柳州進士。以川北道擢撫四川。駐節順慶。聞賊趨成都。星馳赴省。圖拒守。城破。投浣花溪死。○劉之渤。字羽長。寶雞進士。以御史巡按四川。與文光謀守城。被執。賊以同鄉欲用之。之渤大罵曰。死賊我豈從汝耶。賊縛於端禮門外。攢矢射之。不少屈。臨死。厲聲曰。寧多劊我一刀。少殺一百姓。賊磔其屍。一時從死者。按察副使張繼孟。守西道陳其赤。建昌兵備僉事劉士斗。監紀同知方堯相。成都令吳繼善。華陽令沈雲祚。郭縣令趙嘉煊。教授何名。長史鄭安民。

○劉士斗。番禺人。以進士任成都推官。之渤特薦建昌兵備僉事。賊將入。之渤趨之行。士斗曰。安危死生同此耳。城陷。死之。○堯相。字紹虞。黃岡人。兵餉不繼。與巡按請於蜀藩。不允。遂投王府河。以拯起。次日被執。受害於萬里橋。其絕命詞云。時危節見古今同。取義成仁且盡忠。江水茫茫願借力。此身飄蕩赴圍風。方家。在圍風。
 ○繼善。江南人。賊未至。上書藩府。勸其出餉募兵。繫繫數百言。極痛切。王不用。城破。闔家三十六人同日死難。○雲祚。字子凌。太倉人。城陷。與之渤士斗俱幽於太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餽之食。誘降。去祚躍起。大罵云。吾欲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與二劉同遇害。有幼子荷蕩。方五歲。友人匿之山中得免。越二十年始歸。○嘉煊。浙江監生。令郭縣。賊圍城。濠洞。文光令決都江堰以益之。水甫至。

城陷。嘉輝遠遇賊射之。赴水死。其子慶麒自浙來。萬里求父屍。三年不獲。遇堰夫向應泰。告以死處。為三渡口招魂。壘土葬焉。○何教授當城破時。坐明倫堂。鳴鼓集諸生。不至。夫婦自縊。

○武臣死者劉佳印。佳印川北總兵。賊走成都。與撫臣文光率三千兵赴援。比至。賊海城出戰。敗還。同文光赴浣花溪死。○總兵張泰。綦江人。守東門。城陷死。○敘南衛世襲指揮同知魯印昌。鎮守成都。合州人。羅大衛。山東人。劉鎮藩。雅州指揮阮士奇。撫標參將徐明蛟。都司俞書李之珍。或以陷陣死。或以巷戰死。

○鄉宦士女殉難者。原任順天府治中莊祖詔。同弟致任。按察司祖詒。祖詒當賊入。整衣冠。端坐於堂。大罵賊。遇害。○原任東流知縣乾曰貞。賊入城。曰貞拒之。用磚斃一賊而死。○明經邱之坊。及子庠生祖福。居鄉。賊遣人招之。之坊臥於牀曰。吾受國恩已久。更知誰耶。掉臂復臥。不食死。賊執祖福。叱之跪。祖福曰。朝廷士子。豈為賊屈乎。大罵而死。○諸生王鳴珂。妻熊氏。被執。賊脅之。氏罵曰。我家婦。肯辱身從汝。賊怒殺之。○以上成都人。

○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城陷。驅閑家投井。以身罵賊。遇害。○原任宜化府同知王履亨。被執。至新橋。投江死。○生員何繼舉。以偽學官楊允升道諸生。應考。大罵自刎死。○三人。俱瀘川人。

○聞蜀藩殉國死者。原任給事中吳宇英。原任工部主事蔡如蓮。舉人江騰龍。○俱瀘川人。

○不就賊死者。內江張於廉。以彭澤令致仕。賊迫就偽職。不從。與妻鍾氏同罵賊死。○安縣明經趙鴻偉。子進士。豈賊召入。豈不應。全家罹害。○安縣監生李資生。宜大總督鑑之子也。賊逼入。豈。生歎曰。吾為大臣子。肯屈賊乎。以死自誓。妻董氏。年二十三。願從夫死。並自經。○新繁諸生費經世者。與賊將有隙。賊將欲薦而官之。堅辭。為賊所殺。○資陽諸生劉宏芳。為賊所得。持扇行歌於道。至西門。從容投石橋潭死。○大學士孫州劉子亮。子裔盛。從賊。授之官。使回縣移家。其妻王氏曰。賊之官汝固可作。賊之妻我斷不為。自縊死。○什邡明經李愛芳。二女。適宗室朱氏兄弟。城陷。二朱已先期出。賊大搜。宗室二朱知不免。投水死。李氏姊妹相謂曰。夫死安歸。聯袂溺於江。○漢州諸生陳雲鵬。為賊搜執。欲授以官。不從。死之。

○賊略崇慶州。知州王勵精死之。○勵精。陝西蒲城人。賊破成都。州人聞風先避。其僕勸之去。勵精不可。具朝服北面拜。復西向如禮。從容於甬壁。書文曰。成仁數語。書能登樓。以利刀縛柱。而露其鋒。貯火藥於樓下。危坐以俟。及報賊騎渡江。縱火藥發。觸刀貫胸而死。賊壯其節。斂葬之。至今所書。兩洗風凌。墨痕不滅。

○賊入新津。貢生王源長及妻徐氏死之。○源長。邑人。崇禎間拔貢。獻至。揭一聯於室云。存心正大。光明夜可焚香告上帝。立身忠孝。廉節日將披赤。事明君。為賊所執。不屈死。妻徐氏從之。○有袁氏者。諸生藍燦。燦死於賊。氏聞自經。

○賊略漢州。○舉人江禹澤妻陶氏。被執不辱。同兒媳張氏。攜手罵賊。引頸就刃。○時張氏婦聞賊逼近。將衣服週身縫固。投井死。賊退數日。出其屍。顏色如生。

○賊略彭縣。士民祝不傳。魯城墮等死之。○不傳。邑諸生。孫可望至彭。不傳負母逃。避樊家場。賊追及。欲殺其母。求以己代。不許。遂大罵。母子罹害。○劉昌祚。亦邑諸生。匿山中。被執。不屈死。○魯城墮。失其名。城陷。其綽號也。賊執至成都。大罵。割其舌。噴血。奮罵。賊怒。寸磔死。○有業醫徐履端者。賊至。脫衣服。置觀音岸上。赴水死。○劉時雨。妻黃氏。攜七歲子。避賊於雷打廟。賊至。脅以兵。不從。殺之。○邑趙姓。妻官氏。威遠人。賊屠縣。氏先將數女縊死。後自縊。○入什邡。邑人顧存志。妻賈氏。焚其室。借媳縊。大火中。賊陷縣。竹邑人楊國柱。巷戰死。典史卜大經自縊。○國柱。貢生。可賢子也。先是崇禎庚辰。獻逆獲。可賢挾之曰。汝子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伴諾。臨城語其子曰。賊不滿千。汝弟堅守。勿以我為念。賊忿殺之。攻城不克。至是城陷。國柱率士民數萬。與賊巷戰。力竭。罵賊死。大經借其僕縊死。應中。○時邑諸生陶修吉。同妻龐氏。被縛至中途。龐氏給賊曰。我願往。何縛為。賊寬之。夫婦俱投崖死。○諸生顧天澤。妻留氏。當賊攻城。歎曰。死之遲早。到底不免。此身豈可受辱。抱幼女投井死。○邑民文仕。舉夫妻同執。賊見其妻。勾氏。美。逼之。氏大罵。賊環碎其衣。罵愈厲。賊怒。支解之。其夫乘間亡去。○諸生楊元吉。妻蕭氏。賊至。語元吉曰。祖宗不可無後。我勢難行。君速避。同死無益也。元吉泣去。賊執蕭氏。氏給之曰。素苦貧。今願相從。賊信為實。防少間。躍入井死。○邑民王宗道。妻袁氏。被執。迫之行。憤怒罵賊。賊殺之。○黃守學。亦邑民。以孝聞。賊圍城。其母柳氏自縊。守學收殮。畢曰。吾當從母於地下。亦縊死。

○賊略蘇州。○時關南道劉字楊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劉宇亮妻宋氏。避西山白崖溝。偽將劉文秀訪得之。三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擢辱投水死。吾輩終有死期。今日受污。異日何以見姑。與夫於泉下。遂同縊。

○賊攻仁壽。知縣劉三策。孝廉賈鍾。諸生劉士愷等拒戰。死之。○三策。饒州舉人。任仁壽令。賊至。誓死守城。多方捍禦。每對紳士云。事迫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耳。及城破。死之。○鍾。崇禎己卯。孝廉。同諸生劉士愷。率鄉勇共謀守禦。賊大至。力戰不勝。俱死之。○諸生龍明新。復起兵拒賊。被執。罵賊死。○又執賈生。顧鼎鉉。鼎鉉不屈。賊挾其兩目以死。○諸生陳素。陳應新。左灼。俱殉難。○賊欲污左灼妻閔氏。氏大罵不從。賊殺之。○辜氏女及笄。未嫁。聞賊入境。懷利刃以俟。勢迫。自刎死。

○賊入汶川。原任教諭高仲選死之。○仲選。邑歲貢。原任大足縣教諭。城陷。攜其子女投江死。

○冬十月初五日。賊陷邛州。川南道胡恒。知州徐孔徒。死之。○胡恒。竟陵人。官川南駐節邛州。賊分兵。徇邛。恒命幕客汪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之驤。戰死。妻樊氏。妾成氏。馮氏。之驤。妾周氏。僕京兒。等。來。婢女二。從死。舉家遇害。惟之驤妻朱氏及幼子。義生。得脫。世定後始歸。○徐孔徒。江西人。城陷。被執。賊知其才。欲生降之。不屈。怒其不順。孔徒曰。不屈固不順。降則

爲不忠。吾不敢不忠也。遂死之。

時賊兵屯文筆山。驅士女登城環守。徹夜鳴鉦。有假寐者立斬。每日未曉。即不許舉火。時遣夜不收百許。繞巷升屋。視有燈光及偶語者。收之。左右數十家皆坐。

○賊陷蒲江。知縣朱繼羅死之。○繼羅。湖廣江夏人。蒲城陷。率兵巷戰。被執不屈。賊殺之。全家俱死。

○邛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賊。戰於雅州小關山。大破之。○道貞。字墨仙。邛州名士。天啓辛酉舉人。賊陷邛。道貞走。沈黎。激勸士漢。與黎州指揮使曹助合謀起兵。賊至雅州。道貞及助拒戰於小關山。大破其衆。斬首千級。賊敗走。自是賊道以南。不被寇害。

○十六日。流賊張獻忠。陷蒲府。稱帝。僭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賊僭位。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命汪兆麟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南充江鼎鎮爲禮部尚書。彭縣張完敬爲兵部尚書。封養子大將四人爲王。孫可望平東王。劉文秀撫南王。李定國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馬元利。劉進忠。狄三品。張能第。化龍等爲將軍。易王府正殿爲承天殿。以府門外屋爲朝房。詔民間皆稱老萬歲。又建東西二府。以可望定國居之。命皆稱千歲。是日殿前賜各官朝服。令丞相以下朝罷。齊集朝房議事。

賊取井研陳氏女。立爲僞后。其迎入也。自南門五里外。架橋高十數丈。踰城直達蒲府。左右五探。欄檻上結錦綉。絡以明珠。象星辰。首尾懸水晶燈籠。象日月。一望如長虹亘天。迷離奪目。論衆云。天賜后也。封其兄爲國賊。不十日。皇后賜死。其兄亦受極刑。自是命兵馬於城。

開科取士。中鄉試者八十人。中會試者五十人。以漢州樊姓爲狀元。榜探皆具。獻自爲萬言策。歷評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爲第一。命頒布學宮。所取狀元。後隨川北。不知所終。○或曰。傳臚後。賜美女酒。令其就其家。斬之。其餘俱以受職死。

○賊遣張化龍等陷龍安。○府庠生梁道濟。同妻楊氏避亂山中。賊執之。使跪。道濟曰。我讀聖賢書。豈爲賊屈膝耶。欲犯楊氏。罵曰。我家家女。士人妻。爾速殺我。隨夫地下足矣。賊縛嗣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是時賊設鑄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錢。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冀應熊拾而埋之。北關外。題其碣曰佛冢。

○賊鏡肉色光潤。精緻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護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斬。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剽削。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額。龍精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

五里外。中置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或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暈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今其地名御營壩。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諷。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耀百姓。建太廟於山。鑄像祀之。落成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置八卦亭內。刻石後爲知縣王維坤碎之。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賈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賊。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岳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刑娘不辱死。○刑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買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瀘川。孝廉李永泰死之。○永泰。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據蜀。避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昇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廩生。賊遣僞官考試。伴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鼎妻吳氏縊死。孝廉黃嶺妻張氏。吹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憲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憲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義不屈。被殺時。羅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璋遇害。

賊途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污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避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焉有此事。待吾問之。登女牆。見賊卒蟻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率衆圍城。欲謀反乎。獨不畏王法耶。言未畢。而飛矢集喉。斃城上矣。此殆與桐城二老人相似。

○賊寇江南。入桐城。人皆走避。一老人自扶杖出。見賊。絮語生平窮苦狀。謂不能具主人禮。賊笑曰。若苦如此。何必更作世間殺之。

○又一老人赴其戚屬。值賊家洶洶避賊。老人罵曰。汝曹俱出。家中什物。誰與看守。不懼旁人偷竊。汝等俱去。我止於此。未幾賊大至。焚其室。老人被殺。

○賊將劉進忠入保寧府據之。○先是。闖賊僞節度馬科。黎玉田。明巡撫降賊者。寇蜀。擾亂川北。獻兵至。二人敗走。陝西賀珍。統前鋒王老虎。裨將嚴某。後爲江西。沈鄭。復師來爭。馬元利敗走。城復失。及珍回。不守。獻命進忠入據之。

○保寧有張相侯。廟。千年矣。初獻攻城。夜出巡壘。見一黑大人踞城上。手持蛇矛。足浸江中。驚怖失聲。如是者三夜。獻詢知爲侯神。望空遙祭而去。一城獲全。保寧數被兵。而城中人不至。漸盡者。侯之庇也。

○通江童子以抗賊死。○童子通江人。賊犯境。邑令李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作爲官兵。將襲城。道遇童子。給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伴應之。且走。將及城門。大呼曰。賊至矣。賊殺之。邑令爲其葬於城西。祭之以文。○時邑人王廷輔妻閻氏。聞賊入。遁深林中。被賊搜執。觸樹未死。罵賊。賊怒殺之。羣鳥環屍。哀鳴不散。

○賊至東鄉。貢生冉璘及其子宗孔死之。舉家自焚。○冉璘。東鄉恩貢。賊至。挈家避天台寨。賊追及。同子宗孔被執。不屈死。其母楊氏。妻向氏。偕一家老稚。登樓自焚。

○劍州梓潼等處俱陷於賊。○賊遣兵徇梓潼。諸生蒲先春妻趙氏投江死。魏元良妻趙氏投江死。○入劍州。諸生李一鴻妻被執。賊逼之。大罵。刺其腹而死。貢生張公選女。逃至石子嶺。賊追及。登石上罵賊。賊撞其齒落盡。仍罵不絕。以刀穿胸死。○入昭化。生員賈允昌母李氏。任如永母吳氏。俱爲賊擄。並罵賊死。○入廣元。諸生李猶龍抗節不降。爲賊所殺。

○賊將馬元利下順慶守之。○原任禮部郎中李合乙。起兵復廣安州。不克。死之。○合乙。渠縣人。由進士任禮部郎中。丁憂里居。賊至。破家募士。得數千人。圍廣安城。幾復。適馬元利來爭。力戰被執。死焉。○邑人王樹極。從合乙爲裨將。合乙敗。爲賊所獲。樹極已潰圍出。遙見之。反戈殺數人。被執。亦不屈死。

○賊陷西充。南充營山諸邑。原任御史李完。諸生樊明善。陳懷西等死之。○李完。西充進士。官御史。致仕歸。賊入西充。死難。○樊明善。南充學生。聞京城破。大恸。時撫軍龍文光駐節順慶。明善喪服詣軍門曰。鼎湖新逝。臣子不共戴天。公聞變三日矣。而無所施爲。耶。文光深謝之。至是破家禦賊死。○陳懷西。南充武生。賊誘之官。懷西曰。寧作明朝武生。豈爲逆賊元老。賊斬之。懸首東門。其子哀痛而死。時西充學生馬孫。見賊殺懷西。大罵。割舌死。○營山諸生王光先。當賊犯城。率義勇戰於北關。被執。脅之降。不從。遇害。○大竹武生王頌。聞賊入川。語其父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父然之。及賊至。其父拔刀相迎。殺數賊。力竭死。遂擢頌。頌罵不絕口。死之。○賊破儀隴。有王爾讀者。邑人王臯家僕也。賊追縣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奮身禦賊。令奔脫。爾讀被殺。

○賊掠眉州。○賊掠眉州。其時婦女死者。南充黃氏。氏太史黃輝孫女。夫早卒。教子成名。聞賊至。泣語子曰。爾幸遊泮。我終身苦節。值茲寇亂。敢求活耶。我死。汝非事賊。即報汝父母矣。遂縊。○西充杜氏。避賊於張村溝。被獲。罵賊不從。斷臂以死。○孝廉陳展女年十六。未字。值賊至。隨父母走避射洪。爲賊所得。強之行。罵賊。賊怒殺之。○貢生張尙選女年二十。賊據西充。與父母同執。賊給以好語。女大怒。罵賊死。○儀隴楊氏。岳池劉氏。俱爲賊所獲。不從。死之。○巴州廬生楊日昇妻李氏。被擄。奮身投江死。

○賊陷夾江。○賊陷夾江。此僞官守之。○邑貢生黎應大潛於家。結鄰鄰之倡義者。以圖恢復。事露。賊支解之。子照斗。照斗。照鸞。同日遇害。父子至死。罵不絕口。三日後猶凜凜有生氣。

○賊陷嘉定。改爲府。以僞官任元祐守之。○賊入州。執庠生郭大年殺之。大年妻楊氏曰。願同夫死。迺出幼子付姑。從麗正門城上躍入江中。

○入甕爲舉人周正。陳天祐抗節死。○僞守任元祐促周正之官。正不從。罵賊被殺。其子成備與少弟議。以家屬托其叔曰。臣死君子死。其分也。迺共奔賊營。抱父屍大哭。賊並殺之。○陳天祐夫妻同執。並拒賊死。賊拘其二女。置輿中。昇經學前。二女抗聲曰。我陳氏女也。往與父母同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到營門。見父母屍。踴身撞石。指賊大罵。俱遇害。

○初賊索諸生省試。邑人彭大同。張廷機。並被難。大同妻任氏。設酒殺要鄉隣親戚。永訣自縊。廷機妻梅氏投水死。時稱雙節云。

○賊分掠榮縣。知縣秦民湯死之。○民湯。漢陽人。賊至被執。不屈。遂射而死。

解之。伯元亦罵賊被殺。薦祥投水死。○子英聞賊至。歎曰。我讀聖賢書。何忍立此世乎。與其妻攜手沉于江。

○濶州衛指揮使王萬春起兵拒賊。敗死。○萬春見賊入。所至多降。忿怒。率屯兵拒賊。轉戰數日。兵敗就擒。不屈。並其家死之。

○七賢寺僧。容糾衆破賊於豹子洞。○賊攻豹子洞。容奮臂曰。洞中數百生靈。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洞圍解。於是簡練精悍。與之相持。先後殺賊千計。一日賊突至。遂爲所害。先是濶有湯名揚者。天啓間。闖寇起。集義勇百餘。隨大司馬朱燮元征討。以功授松潘守將。時有邊警。名揚自龍安轉戰三百里間。築營堡十數。拒寇。累績至副將。流賊入蜀。撫鎮名揚爲前鋒。遇僞帥虎頭下。數戰敗之。賊悉衆圍於二郎關。援兵不至。卒飢戰且死。名揚身被數十鎗。猶舉刀殺賊。賊爭奪之。事聞。賜廕祠祀焉。

蜀碧卷二

起乙亥。止丁亥。

乙順治二年。○時賊竄擾。

○春正月。舉人劉道貞以兵復邛。不克。賊滅其家。○初。道貞敗賊於小關山。賊還據邛。至是。道貞謀恢復。命子慶度以兵來爭。賊搜獲道貞妻王氏。環刀械。令招其子。王氏大罵不從。賊分其屍。投之城外。舉家百口俱死。慶度亦以戰歿。○名。特見印志。

時賊脅州諸生葉大賓。牧。大賓伴受之。密通紳士軍民。相時舉事。始以計給賊將曰。蒲江要害。聞有警。須調兵往。賊信之。分其衆千餘去。翌日。又曰。大邑隸邛。係將軍首。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又分其衆千餘去。賊衆既分。大賓矯令殺賊帥。潰其卒三千。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而去。

○三月。故明諸臣起兵攻彼州。取之。○初。閣部巴縣王應熊奉永明王命。總督川湖雲貴軍務。辦川寇。時諸郡推選義爲王祥所守。未破。應熊入居之。編素習師。開幕府。傳檄討賊。而總督宜賓樊一蘅適至。命諸郡將。會師大舉。起甘良臣爲總統。副以候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籌。卒得三萬人。是年三月。攻彼州。斬賊數千級。走僞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之。孫可望來援。相持一月。一蘅糧盡。退屯古蘭州。展退屯江津。賊適截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擊之。賊驚

潰遁去。是時副將曾英。參政劉麟長。及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方破賊於重慶。屬兵十餘萬。奉一蘅節制。

○李研齋長祥記云。獻忠陷成都。蜀殘甲並草澤間諸忠勇。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壁水。整飭甲冑。獻忠忌之。時閣部王應熊駐師遊漢。去中江射洪千餘里。呼應不及。王又慎惜名器。蜀之來言。情與請割什者。多不遂意。軍中舊官稱官。他惟稱義士。無以臨衆。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使人視之。容貌顧盼。英雄異常。軍中大喜。思得王監國。不受閣部節制。共往迎王。王至。歡呼相賀。因請視事。王不得已任之。遂於軍中設官職。定尊卑。安養百姓。訓勵士馬。十餘萬衆。無不帖然。軍中亦爲王建行宮。選后妃。備宮女。募內侍。又拔戰士充御營。亡何賊至。出師與戰。大敗。數戰數敗。軍中搖動。王適自將兵出戰。大捷。賊益兵來。王又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千餘人。王皆編入御營中。一日。獻忠自以大隊至。對壘未合戰。御營兵噪。各營驚亂。獻自外攻擊。御營從內殺出。十餘萬兵。斬艾奔竄盡矣。內江王蓋賊也。獻使之來。僞爲王。以破壞我師者。

○雅州知州王國臣以州降賊。○國臣。西安人。初通閣將馬嶺。繼又歸獻忠。先與下南道胡寅不睦。將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而土司楊姓者。與高世仇。互相攻殺。楊之喬。又欲因亂。就兄之明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

○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成都進士朱倅。川北舉人鄭延爵。起兵拒賊。敗績。俱死之。○之明等合謀起兵。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兵輒俱擄。爲賊劓於台城南門外。延爵逃至總岡山。收兵再戰。沒於陣。

○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弟亭。起兵討賊。○初。賊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於驟服。用降人爲招誘。鑄金印。飾之。易其章。馬京者。漢將馬偕後也。年十六。得印榔之地。誓衆不服。時僞遊擊苗姓。率衆赴黎雅。任京密令通把調集番衆。與亭攻之。擒僞弁七十餘人。於演武廳。申明大義。斬首祭旗。起兵討賊。

○馬京。馬亭。及士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富庄七姓。與賊戰於龍觀川。大破之。斬其僞帥方總兵。○京兄弟起兵。令白通使。及白寶翠。招致富庄七姓子弟。頭人姜黃。蔡李。蔡包。張等。士千戶李華宇者。年八十矣。亦率衆至。京即以七姓界之。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寧越守備楊起泰。以觀察胡恒之。徵引兵入援。聞恒死。遂與京兄弟合。得兵萬餘。至雅州觀川對岸。與賊大戰。殺數千人。陣擒僞帥方總兵斬之。賊敗歸。京遂恢復黎雅。

○賊大殺僞從官。○初。孫可望自漢中還。時僞官連名狀。逐之於郊。可望不敢隱。陳之。獻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忽一日。殺從官三百。或言其太甚。獻曰。文官怕沒人做耶。因朝會拜伏。呼獎數十下。殿。獎。喚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又創爲生剝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僞兵書毀完。敬。以道不治。川前法判。實以莖衣冠。以狗於市。一祭酒。某。以生反受諸生禮。僅值千錢。其誅法。一如完敬。召諸生集而觀之。僞禮書江鼎鎮。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閣門自經死。右相嚴錫命。家在蘇州。獻過其地。見宅第壯麗。即命斬之。

○賊大殺紳士○賊各州邑安置偽官查極鄉紳學校詭云選舉用軍令嚴催上道不至者孥戮並坐比隣既集令之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

賊集諸生出新製黃旗縱橫各一丈令皆滿幅大帥字書欲如斗又一筆揮成能者免死夾江生員王志道縛草為筆以八缸貯墨滿三日提出直書不爽毫髮獻熟視曰爾有才如此他日圖我者必爾也立用祭旗○志道字念參夾江學生工書也死時年二十七余外曾祖也

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與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視委積如山時惟二士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一忘其名一嘉定歐養直也○後賊奔川北風嵐山之賊脫身歸漢中并殺與余叔祖連所伴紀一也歐事頗詳今無存矣

又詭試武生時禁民間畜馬武生之至者命集教場出廐馬最孱劣者千餘驅之使騎甫乘合營大噪發巨炮振金鼓馬奔人墮踐踏成泥賊撫掌大笑

○一云賊稱帝成都以出兵數敗擄秋賦日思咀嚼蜀人會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書自成大怒因殺士於青羊宮

○或云獻兒時隨父販棗至內江以糶繁紳坊糞濁汚石柱紳僕罵之鞭獻父喝令以手搊付他所時獻在旁怒目不敢爭臨去誓云我復來時盡殺爾等方洩我恨

○或云獻忠敗於郎陽竄伏深山飢寒聞某寺僧饒錢穀劫之時有諸生數十在寺肄業皆避去而寺僧擅拳勇者百餘人相與謀曰我等出敵彼敗終不忘情不如嫁禍他人也遂著諸生巾禦賊賊大敗死者頗衆以是積怨士子遷殺於蜀

○蜀民共起殺偽守牧令判等官○賊所破郡邑置守牧令判等官緝捕百姓時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盡者斬木揭竿糾集殺賊一時偽官或刺於庭或生界之火或投之水幾於殆盡

○秋七月賊屠成龍二屬州邑○初賊自為聖諭大言云天以萬物與人一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刻諸石至是與偽相汪兆麟謀遣馬元利張能奇等分勦成龍所屬州邑並長吏誅之兵到處有烟火者將吏必斬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經於道路有一縣人先期聞之向酒家索醉聽死酒家一日累千金初大喜繼又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就割剗無一人得或免者

○偽撫南劉文秀屠邛州○文秀復至邛取道民萬餘家悉屠之又殺僧道千人於是行盡勦法立搜山望烟等頭目踪跡高山大谷有崖崖洞者舉火薰之邛蒲二百里盡為血肉之場矣

○劉文秀入丹稜屠之○賊陷丹稜踞其署驅城中民於西門外濟橋殺之屍與橋平水為之壑又遣兵搜鄉以長繩聯婦男婦每數十為一羣賊前後各一人跨刀執杖擁至江陵廟殲焉遂剽北門山為教場操兵三月而去

先大父五吾公萬崑時謀拒賊偽持牛酒偵賊營門軍止焉縛見會以計免且結賊旗持歸聚壯勇守險阨賊入鄉者輒殺之一日有打糧賊三百人突至設伏擒獲誅之於三溪口賊不敢近一鄉獲全

○賊入洪雅○邑人祝之茂妻楊氏之至妻姜二陳氏之恒妻宿氏之郊妻王氏少女祝氏皆庠生祝錫之如與女也避亂山中為賊所劫六氏拜別父母俱投水死

○邑人余飛率衆破賊於花溪○花溪去縣四十里背枕飛仙關前面青衣水極為險要賊至飛督衆拒之預伏壯勇數百人於山谷而以羸弱者誘賊賊遂入隘中伏發急不得出飛奮勇截殺斬獲二千人賊大沮喪沿江遁

○賊攻南安鎮千總周鼎昌大破之奔還成都○賊由青衣江下夾江攻南安鎮邑人周鼎昌以千總奉開部王應熊檄來保鄉里豎木為城率衆拒守賊攻不下因作浮橋為長圍計鼎昌令善泅者潛泅水中而腰鑿以斷橋絡賊將卒沉水中餘賊反奔南岸鼎昌擊之賊大敗北其所擄掠喪亡幾盡奔還成都不復至

○賊除成都居民○初賊陷成都大殺三日以孫可望諫少止因列兵為甬道簡閱其民壯男少婦選入營中民間父子夫婦皆失散無復聚者已而遣兵四出脅令歸誠所在郡邑建官分理征輸苛暴殘殺日滋民心憤畏合謀拒賊遂殺偽官獻遂詐言於衆曰有天書夜墜庭中命我勦絕蜀人違者罪不細因聯百姓十人為一縛驅至中閣盡殺之○中國先嘗

○冬十有二月賊殺醫僧匠役○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楮幕其關竄召諸醫至考驗鍼砭內有一穴者者立死一時業醫者皆盡

太慈寺僧近千人初因藏一宗室閻寺俱斬至是並拘會城內外寺院僧道戮之

初蜀織工甲天下特設織錦坊供御用而蜀始封獻王好學招致天下名刻書備集成都故蜀多巧匠至此盡於賊手無一存者○或曰孫可望獨留錦工十三家後隨奔雲南今通海緞其遺製也

○春正月初五日賊將狄三品等屠眉州○先是乙酉十月賊遣偽帥狄三品等驅眉是年正月初五日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上至則以兵圍之數重凡五千餘人悉殺之

時賊入川南先期傳令云除城盡勦民不悟以為入城可免也扶老挈幼求避城中故賊至得聚而殺之而城中居人或知其故預有免脫者

○眉民陳登舉倡義破賊於醴泉河又破之於東館賊遁○登舉眉州里民混字鐵脚板憤賊殘酷裂衣為旗招集四鄉遺民得數千樹柵醴泉河上賊攻之登舉率衆白梃鋤一戰殺賊三百賊懼從間道潛移東館登舉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營中夜半襲賊營壯士從中鼓噪殺出賊大駭就奔復斬首數百級賊遠遁登舉自是以鐵勝名營倡義者悉歸之二年中無一騎敢犯境者後為嘉定向成功所殺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

○三月參將楊展復川南○初賊取嘉定置偽官守之展起師潛身入犍為擒殺偽令州人開爭開門迎展偽太守逃去展遂取嘉定獻道劉文秀狄三品來攻為展所敗退回成都展遂合遊擊馬應試盡

復嘉州邛雅諸州邑。于時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候天錫。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涪陵。其他據城邑。奉調者。洪雅則曹助及監軍范文光。松茂則監軍俞事。詹天和。夔萬則譚宏。譚誼。樊一衡。移駐納谿。居中調度。與督師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始畏懼。

○賊殺所獲婦女小兒。○賊以婦女累人心。悉令殺之。有孕者剖腹以驗男女。又取小兒。每數百為一羣。圍以火城。貫以矛戟。視其奔走呼號以為樂。

○賊分道搜殺四路遺民。○賊以遺民遂殺偽官。而四方兵漸日益迫。然曰。川人向未盡耶。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也。於是令偽帥孫可望等。四將軍分道出居窮僻壤。深崖峻谷。無不搜及。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可望等或日殺四五縣不等。預雅手足不計。止計壯男女手足。實出西還。比賞格有驗十倍者。獎以為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致也。正月出五月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女若干萬。文秀一路殺男女若干萬。定國一路殺男女若干萬。能奇一路殺男女若干萬。獻忠自領者。名為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廠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船虎略決勝宣威果勇等營。分屠川南川北。而王尙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真無子遺矣。

○賊檢殺衛軍及各營新兵。○賊賊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歲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縣且七十餘里。屍積若喬嶽然。

○賊攻川南諸州縣。俱大敗而回。洩怒士卒。以婦女財物累衆軍心。不肯致死。移營之日。有金銀必棄。有婦女必殺。其留屯久者。或已成夫妻。有子女。軍行發令。輒大勸。毀中園一浮圖。穴其下。置賊崩之。兵之壓而死者萬人。又伐木造船數千。由山路曳入水。或數十里或百里。稍息而休者立死。若闖營犯法。裝大艦沉之江中。於是左右親信。各生畏心矣。南門營中大營兵懼誅。開門散走。差豹韜等四營。追及於大儀。三千餘人盡坑之。

○賊忠欲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為賀珍所敗。非為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即為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發難時傷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前。汪兆麟德與之曰。恐兵知而先謀奈何。不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俱置之法。并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諸營尙未知。猶習故態。角射酣酒。縱博嬉笑。怒罵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即十萬餘人。於是人人惴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每於夜靜。踰垣穴壁。入伏窗下。及牀第。轉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即躍出收繫。并其家屠之。

○賊大殺偽都督總兵等官。○偽總兵溫自讓。延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所部百餘遁去。獻

自引驍騎追之。自讓走脫。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涪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郭允。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葉文。千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勳營寶雞彭心見。決勝營周尙賢。定遠營張成。中廠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崗張其在。天威營開封王見明。龍船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略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括無功。坐狗庇誅殺。或剝皮死。並其家口部落。盡斬於河。

○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無敢爭者。長與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皆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有至一兩者。家坐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沉井中。或穿幽室。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於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焉。

○賊天性特與人殊。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滿前。其心不樂。嘗厭苦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蹈其中。案侍者帽著之。遇快殺人。之令。有以語犯死者。有以事犯死者。有令健卒羅織而按戶以死者。有言事小兒夜行街巷。聽人陰談。白聖識其門而收之以死者。一小兒聞人語曰。張家長。李家短。具陳之。獻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兆也。遂命釋焉。

○賊善走之筋。斬婦人之足。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踰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賊盡墮州邑城。○遣偽將分墮之。
○按磔牛犬。○時令取犬牛盡磔之。毋為後人造種。
○參將楊展大破賊於江口。焚其舟。賊奔還。○獻開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十數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沉其舟。賊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展取所遺金寶。以益軍儲。自是富強甲諸將。○至今居民時於江底獲大

○王祥。竹英。以兵趨成都。○王祥。荊江人。勇悍著聞。為九圍子隘官。守邊義。賊不敢窺。至是與竹英進兵討賊。賊益畏蜀將。遂決意行矣。

○賊毀藩府走川北。○獻自江口敗還。勢不振。又聞王祥。竹英。近資簡。決走川北。將所餘蜀府金銀錢餅及瑤寶等物。用法移錦江。鋼其流。穿穴數切質之。因盡殺鑿工。下土石掩蓋。然後決堤放流。使後來者不得發。言曰。鋼金。又盡毀宮殿墮砌墻井。焚市肆而逃。

時府殿下有盤龍石柱二。亦名擎天柱。賊行。取紗羅等物。雜糞數十層。以油浸之。三日後舉火。烈焰冲天。竟一晝夜而柱枯折。

○楊展追賊於漢州不及封道竹而還。○展聞賊遁急引兵追之至漢州賊已去遠因盡收暴莽骸骨焚焉。識其碣曰余奉命討賊提師過此憐爾白竹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冬十有二月王師西征追賊於鳳凰山擊之。獻忠伏誅。○賊保寧守將劉進忠部下多蜀人獻忠惡之謀坑其衆。漏言於關者進忠大恐。獻忠又下偽詔用秦人鄙語罵進忠進忠忿怒時我朝肅王方奉命西征至漢中進忠赴帥迎降。王問獻忠所在曰在南充西充交界金山鋪去此千餘里。馳五晝夜可及。王命導師疾行至西充之鳳凰山會大霧。王潛勒軍登山賊謀者知之以告獻忠。獻忠以進忠守朝天關不虞大兵之至也。斬謀者以狗曰此羣畜求食耳。敵兵豈能越朝天關耶。少頃又告又斬之。三報亦斬。王嗣得之揮鐵騎促賊營時方辰食。獻忠飛蟒半臂含飯。率牙將數十人倉皇出視。進忠指善射者章京雅布蘭射之一矢中其喉。拔矢視之曰果然大兵也。逃伏積薪下。我兵尋得曳出縛之。王適按佩刀仰而視天曰。獻忠罪惡滔天毒流萬姓予受天子命奉天誅謹敢為百姓復仇。祝訖親加刀於獻忠。殺之。尸之轅門。士女往祈之。骨肉糜爛殆盡。獻忠臨誅猶怒目視其部下之降者。四養子兵潰東走。○一說獻忠被射時拔箭在手向陣大言曰。咱生在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伏鞍而斃。

○獻在成都忽謂今入厄運三年中莫可支吾。獨有避世埋名入深山苦修數載可免耳。過此仍橫行天下。欲入武當爲道士不果。伏誅。時年四十一。

○初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鎮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曆中布政使余一龍所建。獻登其上。見內城宮殿。語從宦云。橋是弓。塔是箭。射正射承天殿。遂命毀之。就其地修築將臺。穿穴取磚。至四丈餘。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炎興元年諸葛孔明記。至肅王督師。攻獻於西充射殺之。適知吹簫不用竹。蓋肅字也。

○獻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殘殺。改府曰天授。江夏縣爲上江縣。鑄西王之寶。嘗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和之。以周文江爲兵部尙書。張其符爲前軍都督。李時榮爲巡撫。謝鳳洲爲守道。蕭彥爲巡道。陳六取爲學道。給偽勅印。各予賞賜。有差。開科取七十八人。補二十一州縣。詐收人心。未若入蜀之酷烈也。

○甲申十一月初十。賊忽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殺之。舉刀時。迅雷響者三。獻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適以雷嚇我耶。用三炮還擊之。是日死。骸激水。橋爲之折。○或曰。即今九眼橋。

○獻敗時。有任某潛身削髮。隱於灌縣之三十六峰。號疤和尚。世定後。時時出遊。各伯楚錫公珩遇之。問賊事。云。獻忠初起。原圖脫禍。無意殺人。至湖廣。率同輩五六。夜盜武當山大廟金頂。見王靈官持鞭。云。快去。備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爲奉天殺人云。○獻任面。火藥燒。其名。終不答。其語。四。十。人。在。

○或云。殺諸生時。每人給一元寶金。頂於首。東入西出。斬一生。取一寶。笑曰。從寶頭。殺爾。還是我的。

○賊每屠一方。標記所殺人數。貯竹園中。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鼻幾大堆。所過處皆有記。賊遇病弱者。必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誤伸者。兩手俱斫。好小兒幼女棄道旁。視馬足或擲之空中。以刃迎之。

○賊酷好朋友。遇相知徹夜歡飲不懈。及去。厚贈之。而預遣人伏中途。斬其首。歸納棺中。載之以隨軍。中獨飲不樂。令人啓櫝曰。請好友來。取頭遍列席間。持盞酌勸。款洽。若對生人者。名爲聚首歡宴。

○賊斷婦女小足。焚成峰。與愛妾酣飲其下。忽仰視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好。妾舉足戲曰。此何如。獻云。使得立命斫之。

○一云。賊偶沾瘧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堆積兩峰。將焚之。必欲以爲瘧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以爲樂。

○賊殺人時。有我眉張姓者。爲賊殺於南關外。頸裂而喉未殊。伏積屍中。夜定後。見有呵道來者。威儀赫奕。儼如王公。既至。令吏持册按名點屍。每一呼。死者提頭起立。點畢去。張訝其無名。起詢從者云。府都。陞也。張隨蘇。沿渠渠伏行數十里。天明。逸去。至康熙六十年。尙存。頸上刀痕宛然。人呼爲張碩頭。子孫甚衆。亦有登岸者。每向人言獻時事。

○或云。賊欲屠保寧府。屬神僧破山。爲民請命。賊令持大家肉以進。曰。和尚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爲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遂碎數樹。賊因免之。

○賊所過處。公廨民居。園林亭館。悉爲瓦礫。所存者。惟文昌閣帝二祠。蓋關帝秦人所尊。而文昌則被推尊爲太祖高皇帝者也。故重修七曲山大廟。又建關帝祠於東。皆極鉅麗。

○或云。獻過梓潼。夢文昌帝君。欲致祭。令士人爲文。獻不解。輒殺之。蜀士被禍甚衆。後屢易皆不屬意。獻大聲曰。咱自做咱念。爾輩言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累甚嚇咱老子。咱與爾聯了宗罷。尙享至今。川人常以爲笑。

○又云。獻初過梓潼。夜夢人以宗弟紅束來。謂誠以勿殺邑民。晨起。詢人曰。此文昌帝君也。神姓張。獻云。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殺之。梓潼得全。

○羅江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獻將張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爲厲。懼而新之。壯麗倍往。曰。

○初。張獻忠破荆州。召惠府樂戶十數。行酒。內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酒。賊觴。毅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樹之。喂犬。

○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置毒於酒。滿斟酒以奉。獻忠飲之。以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卻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裂

其屍。

○夾江有僞令王某者。進新荔枝於賊。剖其中漬之以鹽。獻大怒。令近侍王珂就縣署斬之。既遣。左右曰。彼鄉人也。不識好惡。罪不至死。獻遂云。你說的是。即傳旨去。其旨為奉天承運皇帝的曰。王珂你回來。饒了夾江那個龜知縣罷。龜知縣。今在。

○獻忠有號曰敬軒。在房殺受招時自取也。見於破鄧陽日方岳宗之呼。

○有云。百姓割獻屍。見其心黑如墨。或傳其心扁而無肝。

○獻埋屍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難。又常有黑虎守墳。噉人。人皆避之。

○敘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為賊復至也。驚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瑯琊丹徒間。當賊過時。有數人逃入深箐中。夜出。見一黑大人跨山而下。至死人處。拾其頭。兩手扶裂。吸髓而去。明起視之。無遺腦矣。蓋夜叉之屬也。

○寄閣寄所寄云。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一人。狀元張大受。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翠臣詔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為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即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為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忠不勝賞。

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而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畫一切技藝。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歡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再拜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不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後。傳播遠方。使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盡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聖恩畢。將入朝而謝聖恩。獻忠忽嘖聲曰。這賊養的嗜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嗜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嗜老子。凡流賊以殺人為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即刻便將大受縛去殺之。並傳令將大受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不留一人。此下蜀中。

○蜀中古跡。盡燬於賊。惟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中。賊未至。故至今猶存。

○僞平東孫可望等東走。復陷重慶。守將曾英死之。○初英起兵合州。以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為左右。二人皆英腹心。將以勇開一鼓克復重慶。而邑紳刁化神集士人助英。共結陣塗山下。水陸聯進四十里。獻聞之。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因遣文秀往爭之。英令占春大海逆之。多攻城。文秀大敗而還。至是大兵誅獻。僞平東可望四將之兵。潰而東下。時英守重慶。賊突至。佛圖關出英不意。攻之。英中矢而顛於渝河。以殺李占春于大海。收殘卒二千。退入涪州。英福建人。以偏裨著

功變門。累績至總兵。永明王假制封平蜀侯。威名為賊所憚。起兵時。欲屯田於重慶。督師王應熊不許。有識者惜之。

○孫可望陷綦江。○有四姑羅氏女。年十四。其父大道引匿老鶴沱邊。被搜。投水死。○邑人翁壽妻康氏。為賊所獲。不辱。殺之。

○督師王應熊卒于畢節。○可望等兵至。應熊力不支。遁入永寧。旋卒于畢節。一子陽。死亂兵中。竟無後。應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其行述具載明史。

○順治四年。○分設蜀各。是歲明師各初。賊據全川。惟遵義未下。為王祥所守。及獻誅。可望等四僞將東走。大兵追之。以糧盡引還。賊遂陷遵義。

○樊一荷再駐江上。○我師既還。王祥等入保順二郡。一荷復駐兵江上。為收蜀計。上書永明王。王以為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等進爵有差。時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袁翰據重慶。譚詒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字城。侯天錫據永寧。馬應試據瀘州。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曹勳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署置官。於是全川盡附永明王。

○孫可望攻水寧。知州曾異撰死之。○異撰。榮昌舉人。知永寧州。賊至。州人望風欲遁。時江津進士程玉明。貢生張懋勳。在州署謀於異撰曰。州據盤江天險。扼吭全滇。棄之不守。非人臣義也。異撰因激兵士。竭力拒守。賊大至。城陷。閣室自焚。玉明懋勳俱投火死。自是黔西諸郡。望風瓦解。

○孫可望入雲南。○可望既下貴州諸郡。遂直趨雲南。取會城據之。滇事別

時蜀人死於滇者。巡按羅國獻。夏衍虞。王運開。及弟運閔。國獻。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巡按雲南。衍虞。江津舉人。曲靖司李。署道事。雲南破。衍虞與國獻書。約義舉兵。事覺。二人俱盡室死。

王運開。字耳錄。夾江人。崇禎庚午孝廉。為永昌推官。可望兵攻永昌。運開結同官協力禦守。以圖外應。城陷。將衣冠向北再拜死之。

運閔。字亨錄。壬午舉人。蜀亂。往滇避禍。且以省兄。及至永昌。運開死。適口占曰。行來漸近永昌府。吾兄英靈如欲語。弟兄不作兩截人。魂魄同歸見父母。遂投江死。滇人至今以雙忠稱之。

其肉官司束手無可如何。而一時紳士家豪奴僕。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深山大谷中。豎寨棚。標旗幟。攻劫鄉里。以人為糧。其惡殆與獸等。其時川南川北。畏士暴子。甚於流賊也。
成子順治五年。明華何分。

○蜀大饑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涸饑。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糶米一斗。價二十金。蕎麥一斗。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蒿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襄珍珠二升。易一麪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於是人皆相食。道路餓殍。刺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其食人之法。亦有如下。漢羊饒把火和骨爛等名目。雞肋篇所載云云也。

○外王父避寇先生云。往時避寇山中。經過一茅屋。突烟騰起。疑為居人。直入。見釜中所煮。皆人手掌。腥臭等物。駭愕失聲。時幸主者出外。不然難免。

○家老僕云。宅外里許。有餓死於道者。某某謀夜定刺之。至則止存一頭。先為人所攫矣。余兒時見親。故中老叟數人。目黃如蠟。詢之。皆嘆人肝所致者。

○眉州民有陳大玉劉向等。居城南外五里。賀家橋有李三樹。然而不取。計以誑行人。使之竊李。掩揜殺食。前後所食甚衆。庚寅年事定。被害民陳五春首於官。捕大玉等斬之。民始安枕。

○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痘頭發腫赤。大餅如斗。有馬眼睛。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又鬼魅白晝出見。與人爭道。夜則聚於室中。噪聒不休。其名夢魂魔者。人方就枕。隱隱有物攝魂去。旁有覺者。疾呼有活。少頃難救。抹臉魔者。黃昏時面皮自脫。若剝削然。不知所之。二物來時。形影模糊。死者甚衆。蓋殺劫之餘也。
故老云。夢魂魔可以避。而抹臉魔。則必以火。或明火。或暗火。以守之。最難防備。

○又遭亂既久。城中雜樹。蒼鬱成林。人家遺犬。食賊所殺人肉。多齧牙若猛獸。羣聚為寨。利刀不能攻。為害滋甚。又多虎豹。形如魍魎。穿屋顛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道民數十家。日報為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

○諸將相攻。○時全川未附。諸將據地自擅。故巡撫李乾德者。少遇異人。授天書。善占驗。諸將中惟許真。武大定。稍故。故黃餘孽。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乾德欲與就功。結二人為心腹。先是李占春都將。重子金。有萬縣湖灘之戰。稍亦返關。入佛圖關。規重慶為己功。長至大河。稍自以位高。踞李上。占春不平。心惡之。乾德又陰為搆難。占春遂並避乾德。乾德夜坐船屋。仰視星氣。咄咄謂。今夕主急兵。徒步走匿。崖谷。頃之。占春襲真不克。搜乾德船無所得。取其學以為質。稍聞乾德亡。大哭。既迎至。甚喜。占春是日亦歸其學。真武遂居重慶。占春駐涪州之西平壩。四面阻水。結萬將營。賓客多歸之。于大海。賊忠州花。陵河。與李府。適義守將王祥。忌于李之盛。而又欲為好於真也。詐請占春議事。伏兵執之。軍中守者。懈。占春遂出。殺追者。一日夜歸其壩上營。祥與稍相責望。而楊展亦與祥有隙。遣子璵新攻之。璵新先襲殺馬應試。與祥戰敗歸。因是諸將相惡。

蜀碧卷四

起順治戊子。止仁皇帝隆熙二年癸卯。

○先是崇禎中。川賊有姚天動。黃龍。聚黨劫掠。巡撫陳士奇。及道臣陳其赤。為徵奇。郡守王行儉。巴令王錫。營將趙榮貴等。設奇夾擊。斬賊一千七百有奇。生擒渠魁馬超。一斗麻。代天壬等二十餘人。賊奔脫。他徙。而河縣人袁紹。因姦婦事發。逃投響馬賊。馬潮。胡九思等。繼踵姚黃。日事掠殺。及獻入。遂乘勢據蓬州。儀隴。南部。各地方。殺老幼。擄精壯。掘墓開墳。生死無得免者。數年間。烏合愈衆。分為十二大隊。時歲飢。賊以人為食。順治二年。我巡撫李國英。大破諸賊於遂寧之曠廬壩。九思。潮等走死。稍以殘卒數百。奔川東歸。焚一衛。

○諸賊或稱四家。或稱十三家。袁紹。武大定。及夔州譚文。譚詒。譚宏。巫山劉體純。鄂城胡明道。金城姚玉川。施州衛王光興。皆甚著。其王有進。景果勒。張顯。劉惟盛。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莫可稽考。總所謂十三家賊也。

又獻忠未敗。李自成之衆先潰出關。袁宗第。賀珍之徒。借赫搖旗。李本榮。蕭守素。李永亨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

又各州縣亂民。號士暴子。以打衙為名。凡胥吏之有聲者。糾衆擄之。或投之水。或昇諸火。甚則樹食。

○袁紹武大定歸楊展。○袁武久駐重慶。士卒飢。李乾德道人說展與合兵。因其餉。展喜納之。皆為兄弟。徒相屯據焉。大定屯青神。厚給其貨。共犄角以防賊。

○順治六年。○是歲明軍相國。賊自蜀入蜀。

○朱容藩自稱楚世子。建行於夔州。稱制拜封。○時楊喬然已進。范文光巡撫川南。呂大器以大學士來督師。皆惡容藩。共謀誅之。

○李乾德使降賊袁紹武大定刺楊展。○李占春素與展善。展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袁武不說。乾德怨展。遇已簡略。陰勸袁武圖展。三人合謀。會展壽。詭稱介置宴於健為請之。展坦然不疑。以一僮隨往。既至。三人益為恭謹。疊相酬勸。展連飛數十觥。大醉。昇之密室。令力士刺之。○展起家武科。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智勇冠諸將。獻賊深畏之。川西東之起兵者。倚為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士無固志矣。是時已進。傳華陽伯。

○袁紹武大定圍嘉定。三月。陷之。○袁武匪殺展。以兵圍嘉定。展子環新力拒之。三月。城陷。環新以親丁三百騎逃出。其妻陳氏指袁武罵曰。爾等窮來依我。我先人處以縣邑。資以多財。何負於爾。適爾我家。真喪心大賊也。袁武殺之。悉併展之貨與衆。乾德遂勸袁武保據嘉定。○環新。崇禎壬午。武舉。展長子。

○時州生員帥正邦母馮氏守寡有姿。袁武強迫入贅。馮氏舉劍自刺死。李占春聞展被害。率兵為展報仇。不勝而歸。曹助與展夙交。時亦默然而阻。樊一藪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賊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為救時大計。詎暨備所能知耶。然蜀紳士無不切齒乾德者。

初王應熊既歿。兵部尚書呂大器奉永明王命來川。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楊展及于大海。胡雲鳳。袁紹武大定。譚宏。譚詒。譚文。以下皆受約束。大器因歷遍諸鎮。謂監軍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紹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事向可為乎。後忽於石碛司夜遁走黔之獨山州。鬱鬱疽發背卒。

庚順治七年。○賊與明各。分據蜀。

○朱容藩敗死榮陽。○容藩據夔府。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呂大器傲李占春于大海討之。容藩窘。遁北依二譚。兵以攻石碛。占春來援。容藩兵敗走。死榮陽。

○秋九月。孫可望復遣兵圍蜀。○可望在滇。聞袁紹武大定賊害楊展。將圖蜀。適上書永明王。為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白文選取道義。

○劉文秀攻王祥於烏江。祥敗。自刺死。○文秀文選等以兵至烏江。王祥力戰不勝。自刺死。文秀降其衆二十萬。盡收道義地。初獻入蜀。畏祥不敢窺道義。前後拒守凡八年。至是敗死。聞者惜之。時已晉爵茶江伯。

○劉文秀渡金沙江。攻建昌。原任長沙知縣高明死之。○文秀遣別將盧名臣取重慶。而已引兵渡金沙江。

江。攻建昌。高川集士民拒於焦家屯。賊兵勢衆。力不敵。歎曰。我受朝廷官。豈可從賊乎。遂盡室自焚死。○劉文秀攻陷越巂。○寇攻城。指揮王自敏妻周氏知不免。謂所親唐氏曰。前後等死耳。他日恐其遲也。遂挽唐氏。閉室自焚。同時王氏。俞氏。宋氏。唐氏。俱赴火死。皆受聘於人而未嫁者。

○劉文秀攻黎州。土千戶馬亨。李華宇等戰死。○初。華宇及楊起泰等。佐馬京破賊於龍觀川。賊敗去。沉黎不被寇者數年。京卒。亨襲為千戶。文秀至。竭力拒守。被執不屈死。華宇苦戰。為賊擄。剛之。時年八十四。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亡於陣前。共起兵。富莊姜黃李素蔡包張七姓子弟。俱戰死無一降者。○起泰亦先以。老樹卒。

○劉文秀攻陷榮經。知縣黃儲死之。○儲。福建舉人。城陷。巷戰被獲。不屈。賊磔于縣之開善寺。○劉文秀襲曹助於雅州。取之。○助初敗賊於雅州。保據其境。與楊展相聲援。展死。助勢孤。而劉道貞先以病卒。范文光因惡李乾德殺展。入山不視事。助左右無人。文秀突至。出助不意。取之。

○劉文秀屯兵于天生城。○城在洪雅花溪口。賊至。驅之時。余飛單騎出。為賊所圍。力殺十數人。死陣中。○辛卯順治八年。○分據蜀。明驛州賊帥。

○文秀大敗袁紹武大定於嘉定。降之。○初。王自奇兵至川南。袁武拒之。及聞文秀至。撤兵還戰。六戰六勝。有輕賊心。俄而文秀以大兵壓其前。自奇從後。沂流尾擊。一戰。紹武大敗。悉就擒。降於賊。賊遂取嘉定。

李乾德被執。載舟中。不食者數日。屈月波澤。語弟升德曰。吾父死於賊也。吾不可以再辱。遂偕升德並闔家人。俱赴水死。○乾德殺楊展。蜀人惡之。其死也。無稱之者。且曰。賊復入川。實彼召之。雖死能蔽其辜乎。

○重慶復陷于賊。○文秀既取嘉定。舉兵東下。而前破道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逆戰於翠橋寺口。而敗。于大海在忠州。力不支。遂共放舟出夔門。走荆楚。降于王師。諸將盡散。無一人敢應敵者。譚宏。譚詒。譚文。皆降文秀。

壬順治九年。○是歲王自奇。川南平。

○正月。劉文秀復還雲南。○文秀還雲南。令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守雅州。○三月。王師南征。下嘉定。○我師至。鎮國文選俱敗。挾曹助走。巡撫川南范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時安縣道詹天顏兵敗被執。亦死之。文光。內江舉人。先官南京戶部員外。天顏。龍巖人。起家選貢生。先是師至眉州。向成功有衆五千。據守石佛樓。大兵攻之。破其柵。成功中流矢死。眉州平。

○秋九月。樊一藪卒。○一藪初以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督諸文武。恢復全川。及諸將相攻。令多不行。而袁武殺楊展。王祥敗死。烏江。列鎮兵多散。所保惟敘州一郡。不得志。遂謝事居山中。再聞范文光。詹天顏。宗化祖。相繼死。憂鬱遺疾卒。

已順治十年，是歲王師破賊。王師大破賊將劉文秀於保寧。文秀及白文選率兵來攻，大兵奮擊，破其象陣。文秀等大敗遁去。

○王師平蜀。自甲午以後，蜀地漸歸版圖，而諸賊之負固者，猶出入重巖巴峽間。及順治十六年己亥，譚宏諱請其殺譚文、文安之率劉體純、袁宗第、李來亨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聞之，欲討宏諱。二人懼，率所部來降。未幾，大兵取重慶，欽州、馬湖等屬。時三郡為賊將盧名臣所據，我梅勒章京葛朝忠、總兵陳德、楊正泰、水陸並進，攻破佛圖關，直抵賊巢，擒斬無數。降卒勝赦而川之，獻擊之擾蜀者盡矣。

○初，闖賊餘孽李赤心、竄死廣西南寧間。其子來亨代領其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而先遣出關之郝搖旗、袁宗第及劉二虎等，共依結之時，獻黨雖盡，永忠等尙據巴東。康熙元年壬寅冬十二月，我總督李國英奉旨統秦豫廣三省兵將，會四川進剿師駐萬縣，賊乘夔州、國英兵至，道路榛莽，伐山開徑以入。二年癸卯元日，進奪羊耳山，宗第遁入深箐，我師屯七里壩，宗第屯茶園坪，山勢陡絕，諸將攀藤而上，宗第敗走巴東。大兵追及巫山，遂據其城，衆議移守夔門，督師計巫山地勢卑狹，雖馳驟不便，可利固守。於是深溝堅壘，具炮石城下，樹梅花椿，椿外挑品字坑，賊至不得進。又於城外高處立敵樓，以防偵探。具備郝永忠、劉體純合數萬衆攻巫山甚急，我兵出戰，體純等敗走。適陝西會剿兵至，陳家坡、蔡老木寨，體純自縊。大兵乘勝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皆授首。惟李來亨居茅麓山，高險難攻，我兵四面圍之。來亨出入地名通梁，路徑懸絕，我師蒙霧直上，遂奪通梁，來亨力窮勢迫。八月初六日，焚其妻子，自縊茅麓山破，馬騰雲、拓天寶、王光興俱納款投誠。至是闖孽之在蜀，所謂中山寇者悉盡。全蜀收入版圖，一統萬世，蜀人始獲享昇平之福矣。

○江津曹立卿，府學生也。賦性端方，為鄉里所矜式。煤山之變，公聞之，北向泣血，悲憤成疾。及賊據川，懸偽職，逼勒士紳，公誓死不從。疾劇，戒子儀曰：吾家世受國恩，汝又弱冠登賢書，茲大節攸關之日，失身取義，止爭些子，吾一生自反無愧，可謂得全爾勉之。為問曰：我此時若存一貪生念，便如烈火燒身，想到守身全節，即入清涼境界，嗚呼而逝。

○夾江宿士敏，字元魯，崇禎丙子孝廉。賊官至邑，迫之出，伴應之。治裝赴省，至千佛崖，策馬投江。賊信其已死，不復問。已而潛過江岸，乘夜走雅州山中，易姓名，以節終。

○宋文翼，字怒飛，丹稜人。以應貢入國學，授蜀藩長史。甲申巡撫陳士奇巡按劉之渤重其才，授以監軍事，及獻破成都，歸隱深山不出。

○郝孟旋，川西舉人。督起兵復雅州，復與印州劉道貞合兵攻印，不克，退守沉黎，後不知所終。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竟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為幕客，獻兵至臨印，恒命光翰出調兵，并徵軍起守備。楊起泰將兵援印，未至而城陷，與其子士驊戰死。闖門百口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泊幼子，獲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陳君美者，轉徙萊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定，聞朱氏有殊色，劫致之。朱汚而毀容。

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闖夷寨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適得全，自是或服買，或課蒙，或為什，獲稍贏餘，以給餽粥。廿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義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蜀平，狹路通，光翰迺躬送朱氏母子歸陵。於是楚蜀莫不高朱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為忠臣孝子之報云。○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竟陵人。從胡公入蜀，遊義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適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人演至昆陽死。

○王承祖，劍州御史梁之棟僕也。獻據蜀之棟子，叩壁知不免，止一五歲兒名繩武。召承祖夫婦，屬之曰：一綬之脈，盡寄於汝，其善保之。梁氏一家俱遇害，承祖負繩武及己子走，賊追及，棄己子而匿繩武。穴中得脫，後土賊起，知繩武所在，欲率其貨，承祖負之，乞食山中，及賊息始出，承祖為之耕耘婚娶，延師教訓，至本朝庚子舉於鄉。

○曹椿，明末名士也。獻逆後奉永明王命，來宰夾江。其時四野蕭條，烟戶鮮少，椿至，招流亡，撫餘燼，又急收士人，以時訓課。嘗見城外大明寺考錄儒童詩，高樓野望，影蕭蕭，盡日無伴伴寂寥。寺號大明知一統，梁朝萬歷紀先朝，治軍久已霜生髮，課士猶然劍繫腰。濁酒一杯聊自適，平原芳草倍魂銷。時縣署燬於賊，故於此試士，公所作有鴉血集，皆亡國之音云。

○李甲，湖廣蒲圻人。由舉人知雙流縣，崇禎甲申，委署建昌監理廳。至榮經，值賊犯雅安，義師戰潰，甲隨師奔走，力竭死。一僕守甲喪數年，楚路通，始載以歸。

○富順盧元卿，字調元，天啓丁卯解元。累官陝西寧夏道，闖賊陷秦，托迹黃冠，潛遁秦徽間。自題云：生平志氣凌霄漢，自許惟憑忠孝心。家國陸沉身板蕩，空拋血淚寄兒孫。卒葬於隴，徵人慕義祀之。

○甯雨津，字起劍，井研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嘗過楚題洞庭廟云：我是人龍君，亦龍吾今胡為乎泥中。憑君借得青鸞雨，手挽風雲滿太空。甲申從張公玉簡監軍死。○其子廷，後

○李俊英，南部人。府學生，姚黃賊掠南部，俊英泣涕誓衆，起兵旬日，得千人，禦賊江岸，屢戰俱捷。賊不敢南，日久糧匱，其弟泣告曰：我等冒矢石，城中人相繼遁去，無後矣。易暫退，俊英叱之曰：寧為君父死，不為一身生。自是毋敢言退者。賊計窮，將引還，會同事有忌俊英者，噪而南奔，賊得從下游渡，圍之數重。俊英奮勇突圍，多殺傷，不得出，還至江岸，投水死。

○劉養貞，大邑人。以進士任湖廣漢陽府推官，陞部郎。闖賊犯都，懷宗崩國，養貞為持服，蚤暮悲號不輟。食貧邸舍，以賣卜為生，人呼為劉孝子，病終於燕京。

○哀蜀諸

天社星隳古社壇，杜鵑聲盡石苔癯。井花清冷無人汲，留得丹心萬古寒。

邊徼錫封憐少子，蜀王臺殿獨遺魂。誰從盤路鳴鞭過，猶記宣門拜刺來。晉井寒泉沉鳳羽，天塔白日走龍媒。短牆桃李家家發，畫角聲中杜宇哀。陸海塵飛井絡昏，錦城茅屋半江村。遺宮日落牛羊過，野市人稀虎豹蹲。橙樹其其香徑遠，海棠飄飄翠雲繁。摩訶但有支機石，尙共銅駝臥草根。

度引軍疾馳逐賊而西川舉人郝孟旋新起師復雅斬偽牧合而之東圍印數日。越克會賊大帥劉文秀以重兵至勢不敢退歸。天全六番招討使高克禮楊之銘者兩氏構怨高款於賊銘弟僑欲乘亂結兄與高合而銘方連成都進士朱偉伊川北舉人鄭延壽兵共討賊僑先導賊至敗銘等於飛仙關。所殺之雅州牧王國臣以城降州復陷道貞時駐紮城料土兵募壯勇謀進取策聞之憤慨嘔血臥疾不起泣語勸曰吾以一書生破家討賊意借公忠勇之氣報朝廷三百年養士之恩今若此死有餘恨矣願公勉力無驕前功丙戌春正月道貞卒於黎城公為人廉幹縝密時四方師起羽檄交馳外應內謀事無留滯又番漢把目等戰歸自出金帛贖酒曲勞之人爭爲用嚴道以南二年不罹寇害者公佐勳之力也初走沉黎妻王氏率家屬避西山賊搜執之及睽度圍印環刀械置城上令招其子夫人罵賊不從賊怒磔其屍置之城外舉家百口殉焉後一年睽度單軍遇賊同孟旋力戰以死其妻馮氏有詩名載印來

史氏丹溪生曰儒者習稱道德恥談兵臨難縮縮無所施之以其術爲世詬病先生用一旅師扼險出奇摧破巨寇智勇之略豈不以其學與或謂先生喜逃禪芥視死生禍福范仲閣之誅曰討仇終有恨學佛竟無成嗚呼此其所以爲先生乎余至臨印訪其軼行詠歎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劉氏之門備矣皎皎乎潛水味山水終古也

○墨仙大節吾蜀士夫有不能盡知者曲爲傳出一門忠烈炳炳烺烺百世下令人感慨嗚咽昌黎所云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也兄編一

鐵脚板傳附成功

鐵脚板者眉之鄰民也姓陳名登嶺生有胆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斬斬蓬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此鐵脚板也登嶺曰呼我甚當以是足不著履行膝止及脛終身如常獻賊據成都遣僑將秋三品等略眉先期傳示云除城盡剿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賊城中人至原田上盡殺之又搜戮四鄉居民登嶺突起忿言曰洗頭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爲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爲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嶺持獵械負柴弓竹矢亦足先趨千人者各執白楮相隨據城西體泉河斬木列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己勝賊之義也遂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嶺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僞爲投順者迎賊帥賊納之營中夜半登嶺率衆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內外夾擊賊衆大亂死者不可計數遁去於是眉之多月鎮班竹王二郎端諸村各聚衆自守皆名其營爲鐵勝賊聞之不敢逼而鐵脚板之名大播南川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者有衆五千欲節轄登嶺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嶺勢弱不敵力戰死之眉之人賴登嶺之庇思其功皆稱鐵脚板也成功既殺登嶺駐兵石佛站修木城鑿壕壑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死其黨悉平

殺登嶺意何爲乎毋亦好上人忘利害適其鄉之風氣然與

○白衣一書足擬賊魄而布置殺賊何智與胆俱也古云亂世多才信然蔡修補

洪雅西四十里有鄉曰花溪背枕飛仙關其前大小關山屏峙溪口其外限以青衣江江濤洶湧急不能渡其地土泉肥衍其人饒財穀重去其鄉殆天所設以衛養居民者也甲申賊賊至土人余飛衆衆詢之曰賊來生乎死乎曰死順賊榮乎辱乎曰辱逃可免乎曰不敢知曰如是飛策決矣飛觀吾鄉地險而殺足無匪人竄伏其間計惟以死抗賊耳衆曰惟命蓋飛勇健以俠義稱言出人莫敢違也飛刑性濶酒嘗衆於神曰我等與賊義不兩全有一人從賊者殺其人有一家順賊者誅其家誓畢戶抽壯勇年二十及四十者得數千人率既保險造刀仗鳥銃疊大石數十葉葉繁長繩備飛擊之用賊至飛選勇士伏左右山谷中山崗遍樹旗幟又決大堰之水灌田而自以羸弱迎敵溪口其時賊氣甚銳目無飛戰方合飛即陽北賊追逐入溪左右伏發裂而擊之飛反戈衝突賊大敗顧山間旗疑不敢上沿田蹊走徑狹騎步蜂擁陷田中不能出擒斬二千人其遁者爲鳥銃飛石所斃又過半賊阻喪遠徒去飛退賊後益修險扼寇來則戰去則耕如是者二年其後僞撫南劉文秀駐兵天生城飛單騎出戰被圍不能脫力斬十數人死陣中飛死衆遵其法團營自保時越險援賊得賊謀輒殺之賊終不能加至今居民猶勝國時士著云

○飛書言凜凜有烈士風而設奇殺敵動合機宜吳公差強人意隱隱一敵國也蔡修補

齊周鼎昌殺賊事
獻逆據蜀之三年丙戌春正月僞撫南劉文秀率兵十萬由丹稜洪雅入夾江欲搜西山諸路并剿義眉督師王應熊聞之授周鼎昌副將給卒千餘俾間道援鄉非鼎昌者夾江南安鎮人也比至賊賊青衣江連營三十里警斥嫻備浮橋去南安一望矣鼎昌急擊柵列大木爲炮隔岸飛擊賊塘斃賊人馬甚衆又編亂草爲筏狀如葉笠大數圍窮懸散漫而隴突其頂川中空旁貫以繩擇善酒百人與一筏筏鈎腰纏藏首空中繫繩於背入水筏浮其上入伏其下遠望如敗草飄流不疑有人也近浮橋百人者齊用鐮截絙而以鈎分橋梁橋解守橋者盡溺賊覺急射之矢格於草不能入餘兵判爲兩岸其浮入西岸者鼎昌促圍攻之斬獲無遺賊不得志奔還南安賴以全活邑之來避難者千有餘家

○草筏破浮橋甚怪其形容情狀真如目睹寫生手也蔡修補

後敘

余覽東林沈雲祚傳後。稱獻逆殘蜀。由風俗之惡。天降大罰。嗟乎。何言之悖也。自古亂蜀者非蜀人。昔賢論之詳矣。初賊起秦中。延及晉及豫及楚及大江之南北。十年之間。朱殷萬里。婦稚幾盡。彼豈其風俗之醇。而天道無知。使爲善者獲禍。與明白崇宗不君。逆璫煽虐。天心厭之。懷宗不務行寬大。收人心。而先後用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爲之內外。致賊勢坐大。土崩瓦解。以底於亡。嗚呼。上實召戎。民則何罪。而謂蜀俗惡受刑何與。當蜀之陷也。士大夫滿胸粉首。疑戈復仇者。繁繁矣。而內之婦人女子。聯袂自沈。外之士司緝。倡義討賊。將毋風俗之惡。而猶有時與。余故探其遺。表而出之。使世之覽者。知降此鞠誦。非關人事。毋令吾蜀獨蒙惡聲也。



紀政勤陵思

著譯承孫

思陵勤政紀

宛平 孫承澤 著

崇禎上于丁卯十二月己酉。上因月食。下諭曰。朕披覽載籍。見古昔帝王。無不以敬天恤民為第一義。而其要在用人理財。靖亂庇民。百司各守其官。萬姓共安其業。於以消彌災沴。鞏固邊防。道必由茲。邇者上天垂戒。月食太甚。朕仰觀元象。惕焉不寧。傳曰。月食修刑。得非無辜含冤。兆民愁苦。致此薄蝕與。朕夙夜旁皇。與爾大小臣工。共圖挽回災變之策。即如九邊京運。不副所出。遼黔新餉日增。而猶虞其匱。嗷嗷嗷怨。皆在三軍。欲求其充。其道何由。矜勞盈朝。而山林之沉錮者未登。啓事位署。瘁滯堪虞。而各衙門散官冗吏。猥濫更甚。分毫無益。徒吸民膏。裁定澄汰。豈可不極力講求。加派之徵。勢非得已。近來有司復設骨吸髓以實其囊。則懷保百姓。寬刑省罰。潔己愛民。責在良吏。作何選擇。蘇此凋氓。目今東西交警。戰守迄無定謀。師老財殫。尚鮮成算。觀悔之道。其效安在。況且民貧而歲復。吏竄而法日。大巨憂說。畏譏不。得靖共之圖。小臣望氣占風。已長粉飾之漸。有一於此。足干天和。爾九卿科道。務乘升誠。各陳所見。即救論所未載。不妨悉心條畫。苟可以安民察吏。富國安邊。朕將採行之。諸臣亦宜痛洗夙習。共勵公忠。以副予一人側身脩行之實意。勿徒以虛文塞責。其敬聽朕命。特諭。

思陵勤政紀

詔令諸臣各條利弊。近科道雖有章奏。茫無定說。都院大臣。如何不見條議。還著各陳所見。以憑裁酌。因出手諭示之。各臣叩頭起。輔臣施鳳來等跪奏曰。召對之典久廢。皇上勵精舉行。真聖朝第一美政。天下何憂不治。臣等不勝歡欣。上曰。卿等各修職業。以佐平康。朕與卿等共之。輔臣叩頭謝。勅曰。朕聞除奸賞。俊人主之大權。舉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藉勸懲以維法守。戒覆轍以勵新同。今為爾文武百官明詔之。爾等逆惡罪極。表裏為奸。招結羣狐。盜竊國柄。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固爾諸臣所耳聞目見者也。幸天厭大奸。早正國法。盡孽盡洗。內外廓清。即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本末。殷鑒不遠。其可忽諸。自今為始。務要滌滌肺腑。各修職業。勿得苟懷私圖。致債國事。動委之權。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忠竭節。亦非以事朕也。大要為國節財。為民擇吏。固圍者以封。願為重守土者以民生為本。其有挾私壞公。逞臆焚聽。不從國家起念。專以親朋妄營者。朕不時廉察。決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關國計者。遵我祖宗舊章。不得妄議紛更。其惟大法小廉。柔遠寧邇。以佐朕平明之治。特諭。

戊辰八月甲午。上諭。左右史記言動。及諫官隨宰相議事。皆史冊美規。以後除文華商確外。召對諸臣。仍用記註及諫官二員。如議行。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圖維在念。而邊備積弛。閭閻久困。臣工習俗相沿。尚率情面之故套。政事奉行不實。徒誇紙上之空言。故屢召平臺。時歷商確。期振惰窳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未洽。咨詢有間。或參酌未詳。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相管接。共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辦理各有公署。宜召頻煩。恐滋耽擱。惟是輔臣職任股肱。誼協心膂。票擬聖旨。封疆之要領。職納關庶政之權。與呼吸聯通。斯為最切。今後除盛暑祁寒之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靖共爾位。有官守者。恪修職業。無飾虛文。而墮實事。有言責者。殫竭悃誠。無昧自心。而恣劇說。其事關奏對。論宜剖晰者。仍不時傳宣。面垂詢察。核舉廢以程勤惰。按是非以辨貞邪。奉公有特節。狗私有顯罪。一洗欺玩頹廢之習。共收奮庸熙載之功。爾等欽哉。故諭。

戊辰六月十二日。禮部接出聖諭。朕惟國本于民。民艱惟食。今三伏過半。酷暑不雨。秋禾將枯。農田失望。朕心晝夜靡寧。實我君臣治理失宜。愆咎于和所致。朕齋戒文華。痛加修省。爾百官除照部題省外。仍各任公署。洗心省愆。各衙門簡舉沉閑事務。三法司清理刑獄。除關係封疆錢糧重大事情。顯然不必議者外。其餘偷盜人命婚姻田土。攀誣干連等項。詳加辨別。結正。口裕者。勒限完銷。順天府宛大二縣。各理其獄。附近州縣刑獄。著巡按御史清理。各道府州縣官。都各設法安輯地方。拯救災患。如發倉賑飢。遠緝平糶。停訟禁罰。嚴羨餘。修舉保甲。窒遏奸萌。務使早不為災。民不為盜。境內祀典神祇。精虔祈禱。為民請命。其前項條件。幾輔省直一體通行。該撫按仍將遵奉事宜。各照遠近次第奏報。朕雖端拱。慮切民依。每念玉食萬方。思以禔福億兆。爾中外大小各官。受朝廷俸祿。皆下民膏脂。目擊災黎。心寧忍。務須虔修實政。撫綏窮閭。感召天和。馴致豐稔。用副朕敬天勤民至意。禮部便傳與各衙門通知遵行。特諭。

思陵勤政紀

三

壬申之春，久旱不雨，三月十三日，上召禮部尚書黃汝良等，至會極門，傳諭：為時將入夏，農事方殷，雨澤未敷，深軫朕懷。著禮部擇日祈求，所有應行事宜，查明開寫具奏。是日即微雨，十四日復有雷，官分賜大，小臣工皆圖修省之命。十八日，雷雨大作，然俄頃即止。十九日，上出宿文華殿，齋居素食，期必得雨而後還宮。至二十二日，雷雨大作，遠近沾足。是時四川道御史路振飛，有天心仁愛，聖德焦勞，謹陳祈禱實事，懇賜施行一疏。謂本年自春徂夏，雨澤未施，三農失望，致廬皇衷，齋居祈禱，即此一念，便可回天。立見甘露，原隰均沾，大有之書，史臣班筆待矣。時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言陰陽和而後雨澤施也。蓋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則不雨。天氣欲下降，地氣欲上升，中有飄風邪霧間之，亦不雨。晴時之君，則天也。臣子則地也。我皇上痛四海之內，兵革未息，重賦繁刑，民不堪命，日思得良臣良牧，以奠安此子遺。中外臣工，悠悠忽忽，大臣以固寵為榮，小臣以無事為福，居端揆之地者，變理無聞，擁卿寺之堂者，經綸罔見。自官有違問後，時政利弊，悉為緘口。有言責者可羞也。自內官分遣，臨事擔當，舉思却步。有官守者可厭也。求其舉賢讓能，反躬自責，以恤天命，以回天變者，終不見一人焉。大哉王言，謂大小臣工，俱宜圖修省，務感格，良有見於大臣小臣往日之不修不省，不實心盡職無二也。為人臣聞之，寧不踴躍欲死。此何異於天氣降而地氣不升哉。故時久不雨，天心之警戒深矣。臣愚以為素服角帶，祇成故事。朝夕跪拜，亦是虛文。惟皇上度傷之際，御文華殿，集閣部大臣，實心講究近日國家之治亂，如何政事之得失，如何生民之休戚，如何賢不肖之進退，如何凡所以仰體天心者，即使大小臣工，仰體聖心，刻期舉行，流膏布澤，則九重之雨露，早已遍灑于埃壘，瞻仰昊天，自不禁浩蕩之恩矣。

戊寅，火變屢見，戶科給事中章正宸疏云：昨藥局被火，殞壞官民，役應會無算。因憶去年黃道周占驗非誣矣。天道遠，人事邇，鄭不復火，修禱有徵，比新局火以後，皇上所諭求言空獄，堯舜之用心也。然火變洊臻，天告曉人，具陳深切，臣憂心如焚，中宵思過，火于德為禮，禮者別宜而從地，意者庶民議論，非職業曠，禮教不修，致斯也。以禮使臣如皇上，無可顧忌，奈何不展布四體，重報禮以幹王事。臣姑列其近者，凡是非斷乎朝，美譽歸于主，大臣何名之有，又何德之避焉。且皇上從末以沾名市德，疑大臣也。頃大臣揭救鄭三俊，發議益則為是言，以乞憐疑，且甚矣。是一無禮也。史籍被參候訊，初辨則曰：時局再辨，則曰：時局。夫此時何時，堯舜在上之時也。明揚側陋，漸有治徵，即說說珍行，要亦放殲盛軌，烏得以清時為慰，斥稱無忌，思符兼口，汗理治乎。是一無禮也。朝廷一番介甲，一番私營，非陳啓新術職抄參，則計慮不謹之張，方借城工復餘職矣。死灰然而天下謂考功之法，可以銀錢贖，亦可越俎謀也。是一無禮也。官有守如農有畔，磨勘武卷，係該科職掌，明旨煌煌，今閣臣薛國觀，即舊科臣，批抹雖嚴，糾參不早，所以豫疏引陳，願借吏議，束躬待罪，自量已審，臣無庸贊，但慮六垣職掌，私尤而效之，各狗愛憎，互為隱蔽，首以漸亡紀也。是一無禮也。災異頻仍，忠愛者尚懸慨，發罪己之疏，宣布史館，昭示內外，何物李鳳鳴，輒稱善言，不可退星，猶夫揮戈不可却日，以史傳美談，情諸俳誕，將今日開災變，憫出內府金賑，恤至意，悉為迂濶乎。說者謂其首先應募，故與正論矛盾，雖不可知，而抹煞災異，歸罪閣天，是又一無禮也。

也。總之議論不清，必無職業，職業不舉，必無事功。禮教虛頹，類條例見，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近察羣小之失，破大臣之所疑，以定是非，斥邪人之所借，以申揚退，杜廢官資錄之資，核有司狗隱之端，以禁絕淫諛，崇登雅正，則赫赫大災，庶幾消弭。諸曰：齊刑不如齊禮，願庶工稍省臣愚之旨，感悟大變，著誠去偽，勵精回天，不然，災害之來，未有已也。臣滋恐矣。

戊辰七月，上傳欽天監推算日食前後刻數，俱不對。天文重事，這等錯遠，卿等傳與他，姑恕一次。以後還要細心推算，如再錯誤，重治不饒。禮部因其疏請改修歷法，奉旨：歷法，皇祖朝曾議重修，今日食刻數復差，尤宜更正。依卿等所請修改，一應事宜，再著另行具奏。禮部復奏略謂：治歷明時，古人以為重事。臣等不敢繁引，止據元史所載，以宰相王文謙、樞密張易、主領裁奏于上，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恂、郭守敬、並領太史院事，分掌測驗，推步于下。而又博徵揚恭懿諸人助之。然猶五年而成，六年而頒行，十年而進書五種二十六卷，後三十年間，續進書九種七十九卷，則成之甚難矣。高皇帝初定天下，典章散失，止存授時成法數卷，方為大統歷。僅能依法布算，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後來有志之士，亦止將前史歷志揣摩推度，并未有守敬等數年實測之功力。又無前代灼然可據之遺書，所以言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驗也。按大明會典，凡天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天下訪取，考驗收用。宏治十一年，令訪取精通天文者，試中取用。嘉靖三年，科臣諫議部覆保舉，于是以戶科給事中樂鵬、工部主事華湘、俱隍光祿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改守敬之舊，所以至今廢閣。臣等考之周禮，則西相與保章異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歷法異科。蓋天文占候之宜禁者，懼妄言禍福，惑人聽人也。若歷法則惟教授人時而已。豈律例所禁哉。今議通行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澤布衣，但通曉歷法者，其文前來。但近世言歷諸家，大都宗郭守敬舊法，比于現在監官，藝猶魯衛，無能翹然出于其上。至于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經地有緯，列宿有本行，日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其會，惟西國之歷有之。高皇帝命吳伯宗與西域馬沙亦黑翻譯歷法，蓋以此也。萬歷四十年，監正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務令會通歸一。今宜取其說，參用西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朝歷法，可以遠邁前代矣。

回回歷為西域馬哈麻作。元末，其歷始入中國，算法視授時歷稍捷，然惟數耳，而不知歷理行之。一時未有久而不差者。至于郭守敬之歷，能通其消長之法，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大統歷雖本於郭守敬之授時歷，然高皇帝精於觀天，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律歷名家，赴京詳議，復自製觀象天文分野諸書，誠可萬世以為典要者。自西洋之法入中國，上海徐光啓專習之，後湯若望、利瑪竇之教，而李天經、黃應遵等，信奉益堅，進新歷書一百四十餘本。日晷星晷、屏風、閏節諸器，然其法與舊法稍異，舊法用日法，計日定準，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距度，西法用黃道緯度。之不問，欽天監官生連疏爭之，禮部因議另立新法一科，上允之。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禮部疏略：自古歷法，輒數十年改，而守敬之歷，已行之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交食，時同刻異，無大懸絕。至置閏之差，起於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歷定分之日，即舊法晝夜

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較密。在異時亦未能保其不差。丁卯十二月。上諭。各衙門章奏。未經御覽批紅。不許報房鈔發。洩漏機密。一概私揭。不許擅行抄傳。違者治罪。

上傳內閣本內。凡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皆要出格。朕不敢與並列。卿等傳與各衙門欽奉遵行。上傳章奏冗長。不便省覽。以後各衙門條陳章疏。務要簡明。其字不出一千。如詞意未盡。不妨再本具奏。著通政司申飭。

上諭諸臣章奏。做古人貼黃之法。自擬節要。粘原本進覽。以便執要。著為令。

時給事中宋鳴梧有疏云。召對曠舉。再假世廟西內當直之法。則諸訪使。一切章疏。令通政司限字。並做宋人帖黃之法。則省覽便。又會典更宜重修。邱濬衍義補。宜刪其煩複。而增成化以後之新政。則昭代之典籍光矣。

戊辰二月辛丑。上傳。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甚明備。乃近來人情玩愒。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緊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究外。今後各衙門。務將已發未發覆奏事件。作速覆奏。不許違誤。自元年二月為始。一切發行內外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立考成。著實遵行。部科互相查勘具奏。

上諭。近來誥敕文字。繁稱過情。殊為非體。以後撰擬。不由詞臣。繕寫不由中書者。著實查駁。

尚寶司司丞李日華疏。明文教四事。一曰代言。王者誥敕。必假詞臣之手。所謂口代天言。何如鄭重者。須于獎許之中。微含訓戒。且星霜露之氣。備焉。近典誥敕者。輒狗求者之意。駢麗極工。甚有曲諛。微美代祝。

壽祺王言之。甚矣。亟宜敕諭詞館。須選唐宋內外二制為體式。一洗陋習。一曰進言。臣子精白一心。敷陳奏對。宜何如格。慎因神祖人御。厭薄臣下。羈浮章奏。閣置攻訐。不使榮賜。容覆。今則字字俱經。容覽。安得不擇一二。侮慢者示懲乎。一曰法言。祖宗創制立法。事事修舉。而又授之以章程。諸司執掌。

一書備矣。列聖繼起。間有因時更定者。目為條例。以待後來之援引。惟是近世雜陳。皆任其出入。吏弊不清。莫可究詰。臣以為部院諸司。各宜歲委屬官一員。專理條例。遇有更張。隨時酌定。修入源潔。流清。是助成大化之基也。一曰立言。凡一代必有一代著述。國憲朝章。方輿地志。隨時修纂。皆足從今傳後。宜特諭各省直學臣。令郡國各舉耆儒。將郡邑山川形勝。戶口人物。商產田畝。編輯成帙。類送學臣。轉申禮部。

為纂修圖經。張本。以備掌故。乃興起實學之權輿也。

己巳。上諭。六科。邇來戎馬倥傯。機務煩劇。明旨非不森嚴。奉行尚多遲慢。欲令計時集事。法當委任責成。爾等表裏六曹。倘有違錯之規。今再行申飭。各掌印官。選委給事中一員。查理六曹。奉旨應行事務。某項某日做起。某日完結。次第情節。勒限奏報。少有違玩。立付白簡。定行責治。如爾等自驕職業。玩忽不遵。或議論紛紛。致令掣肘。誤事。一并究處。特諭。

戊辰三月。重修光宗實錄。成嘉宗神宗二廟實錄。並修光廟紀事。值一月。實錄先成。進覽後。因國本紅九

二事。載筆者多煩詞。特命重修史臣刪削。書成進呈。

國子監司業倪嘉善條議。將通監諸生。月三課文。又酌一歲之中。合課經書後場於一日。而卷必彌縫。閱必公同。請託必嚴。奸弊必絕。六堂定六名。不分舉貢例。惟才是視。其卷仍備正副。封進御覽。以憑欽定。旨下之後。移咨吏部。與以出身。舉人照先年舊例。授以京銜。歲貢恩選。或除州縣正官。或舉正教諭。俱准與選。擬附例。照歲貢量行減年。民生倘有英才。拔起。亦照附例。歷滿俱選。于循資歷級之中。寓鼓舞變通之術。大學將多佳士。又以為德行之激勵。不先名教之綱維。奚藉宜於歲試發案之先。確訪行脩之士。至期待拔一人。詳核生平。備著實蹟。並呈御覽。旨下一體。移咨吏部。選授教授。若敗節。閑之士。亦每歲查一二人。註名于籍。以憑懲儆。斥革。旨允行。

六年。癸酉二月初三日。上諭。祖制設科取士。專為致治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貢舉失當。人才鮮少。理道不張。由督學教諭訓導各官。董率乖方。培養無術。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原。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悌廉讓。自然做官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工文藝。據會典及提學教書內。敦尚行誼。以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來通不遵行至小學諸書。以及州縣俱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敷教儲材。近來全不講論。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迫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為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國之大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朕惟祖宗求才用賢。原不拘科目。至考試文藝。原欲因言徵人。亦非專尚浮詞。務華遺實。今欲

祇遵祖訓。起敬遵醇。童生必先入社學。遇試先查德行。自備童以及鄉會。須有實蹟。方許入場。與日敗行。考官揆論。又教官為士子師長。化導最親。舊制甚重。近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今設法興起。著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確具奏。至海內之大。豈無潛修德。純孝鴻材。清志剛正。實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於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應令先歷推知。并著酌議。來行。癸酉六月。上諭。取士大典。全在考得人。著各衙門慎選咨送。不得但拘資次。亦不許聽人規避。撥營。降

前者不必議差。其省直分考各官。一體飭行。

壬午秋。試。楚閣擬正主考郭之祥。副主考沈迅。上點用之祥。於迅名貼一浮紙云。越序營差。送開部。遂以戶科左給事中孫承澤請。始點用。時正考已先行五日矣。

崇禎戊辰。廷試卷。閣擬劉若宰第一。莊應會次之。上翻駁再三。竟用劉第一。而抑莊為二甲首。其第二第

三皆特拔。第三管紹寧。策內誠字少一撇。御書足之。因自號誠齋。

甲戌。廷試。閣擬李焜為第一。上在文華殿翻駁。閱初進十二卷。頃之。閣臣趨出入。閣。再搜十二卷。以進。特

拔第二十三卷。劉理順為第一。而李焜為二甲首。第二楊昌祚。第三吳國華。皆特拔也。

庚辰。廷試。上御與張蓋下丹墀。備觀諸進士對策。及十六日。進呈。十七日。上忽召四十人入對。文華殿。遂

拔通州魏藻德第一。鄧縣葛世振。靜海高爾儼。俱一甲。而復拔趙玉森。姚宗衡。劉瑄。孫一脉。嚴似祖。為簡

討。命蔣德璋。王錫。教習之。周肅等為科道吏兵部主事。有差。

皇朝勅政紀

一一

是日文華召對。問內外交誼。何以復舊。魏漢德奏謂。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之中。使內外諸臣。皆知所

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累數百言。上為傾耳久之。遂定為第一。

癸未廷試。在九月十五日。是年以兵事。會試改八月。按建文癸未。以靖難兵渡江。改本年八月會試。天順

癸未。以貢院火。改本年八月會試。迨是科而三。皆癸未也。

福建人顏茂猷。于天啓甲子鄉試。崇禎甲戌會試。俱以五經二十三篇得中式。其鄉試則外籙止。殿四書

三篇。易經四篇。為考官顧彪佳所取。及放榜。始知為五經也。會試則知貢舉林銜特上疏言。茂猷五經。上

許俱勝。於是五經房同考。俱有批語。而文太史震孟。以易經收之。及殿試在二甲第二。而禮部刻會試錄

上特命題名于會元李青之前。曰欽賜。亦異典也。

壬申十月。禮科張國維題。邇者特設鄒元標等十餘人。其於理學文章。忠諫節義。殆兼盡矣。然自鄒忠介

馮恭定。顧端文。而外。豈無壇壝孔孟。葵藿離離者乎。趙忠毅。高忠憲。楊忠烈。魏忠節。周忠介。而外。豈無

弘血碧。范滂丹心者乎。王莊毅。而外。豈無功在國本。品著揮彈者乎。唐襄文。而外。豈無羽翼經籍。鼓吹休

明者乎。滿教。而外。豈無斷胆決腹。一取而萬世不視者乎。或異時而相承接。或因事而典稍殊。幽壤久

鬱。直道在人。表章誠不容緩。

癸酉六月。南京戶部侍郎呂維祺。以議設遜國諸臣。而設冊未載卓敬。因其在戶部。卓為建文時

戶部侍郎也。并及設冊未載者。吏部尚書周嘉謨。戶部侍郎周汝登。參政羅汝芳。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御

史袁化中。李應昇。黃尊素。工部郎中萬燦等。又及本鄉戶部尚書張孟男。刑部侍郎呂坤。吏部郎中贈光

祿寺卿孟化鯉。提學副使何景明。吏部郎中蘇繼。戶部主事尤時熙。山西參政王以晤。貴州巡撫王三

善。遼東兵備崔備秀等。

凡在公列亦宜設。侯伯必設軍府有方許。設皆兼美惡。二品以下。則庶僚有節。烈助。卓然不朽者。

亦可設。不然。官雖貴不設。則陳乞可請也。唐宋設議。掌于太常博士。國初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今宜先

以其議資之太常。臣部與吏禮兵各科核定。而閣臣詳加折衷。以取上裁。則事出于公。衆論可服也。五年

一舉。雖有近例。然人品邪正。萬目難逃。盜棺定論。即可與證。不宜少待。致有沉埋。則風勵可速也。至發單

博訪。聽各衙門開送。固為詳慎。而彼此稽延。終致攔擱。既有部科及太常之議。似亦無敢濫狗者。苟有不

當。聽科道各官糾舉。誰敢私之。勵世磨鈍。實在此矣。

壬午六月十八日。上御中左門。諭禮部尚書林欲楫等。洪承疇督師抗節。及松杏將士死守慘殺。宜有

特祭。且當親祭。欲楫奏曰。承疇家眷在天津。其將士護送。甚言死節之詳。上遂令設棚東郊。親哭而祭

之。故部有議證之請也。而及之。

崇禎庚辰辛巳間。上重齋醮。辛巳正月。偶病。召張真人應京入都。先是奉命祈雪。上遣大瑞與僧。備極虔

禮。不效。遣歸。到家未久。至是復召。一路招搖。開命半載始至。上令賜宴禮部。王公錫爵。蔣公德璋。爭之。因

引西僧賜宴在興隆寺。例。命之宴於靈濟宮。而遣大瑞陪之。比上幸學。應京又疏乞陪祭。禮部又斥之。不

許。於壬午三月間。應京上乞。口口三官徽號。一疏。禮部糾之。謂據道藏。並無三官之說。近世始有之。其以

天官地官水官為陳子椿之子。有無不可知。然既經晉號。而應京復請諭旨中外。一體遵奉。其意欲以何

為。近年異教盛行。游惰奸民。棄農不務。逃入二氏之徒。脫漏戶口。消滅丁糧。不啻千萬。別有白蓮無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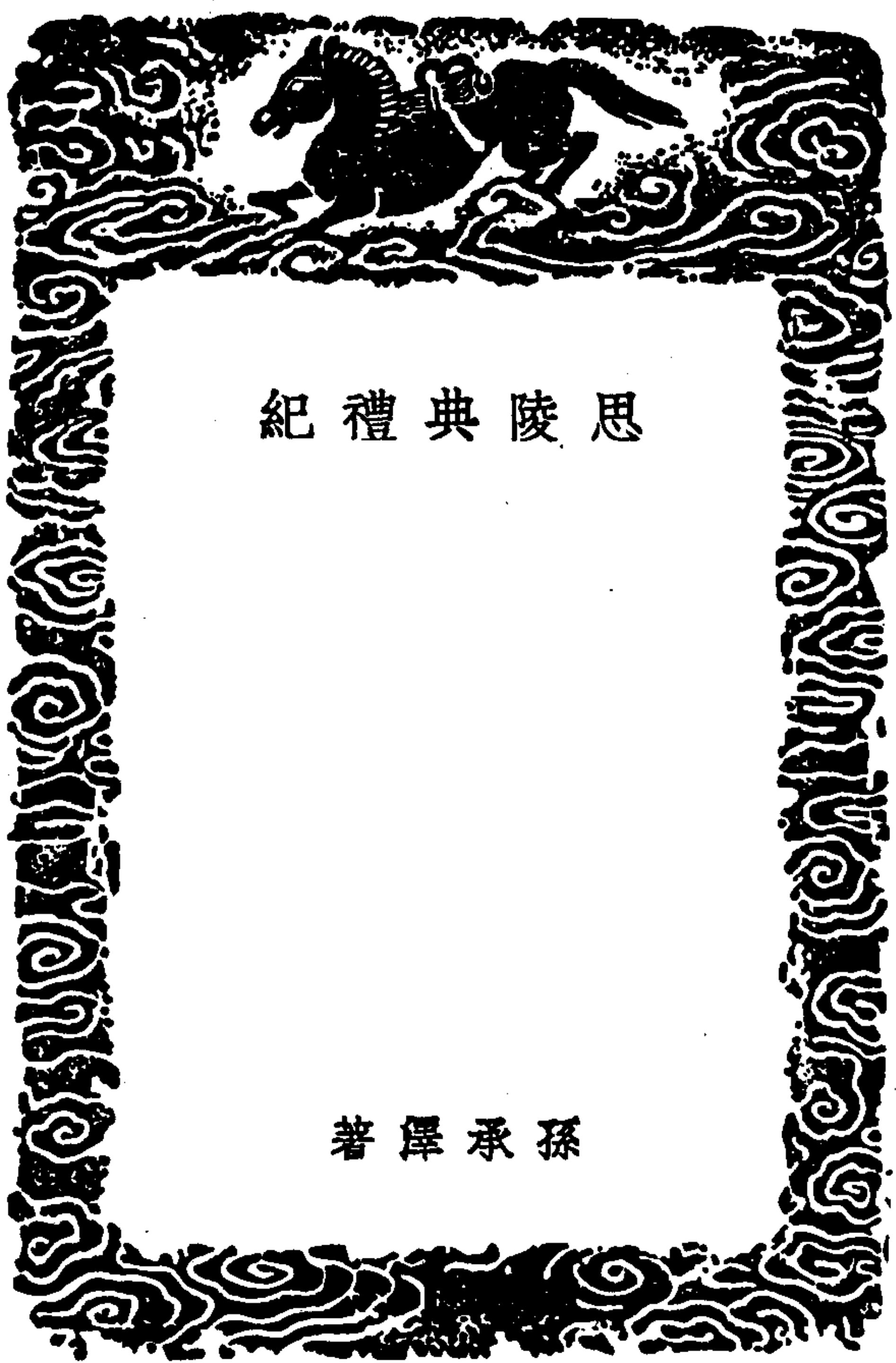
教。夜聚曉散。所在充塞。若復許之。其惑亂有不忍言者矣。漢末之黃巾。以妖術授徒。及應京之祖道陵。以

五斗米設教。是也。道陵舊事。姑不深言。自晉及唐。其子孫並無封號。宋崇寧中。始賜號張繼先。為虛靖先

生。亦並無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師。高皇帝以天豈有師斥之。且責部清釋道二教。大設聖謨。一洗

臣都督等官而言。所撥夫匠。在後府與順天府。而磚灰之類。供給本色。若在外武官。則原未議及。御史郁成治疏。請復京官肩輿。上曰。昔年科道官不遵祖制。擅乘小橋。曾經先帝所革。今郁成治恣意妄請。隱名竹兜。好生可惡。姑著降三級降外任用。

一 按以人為輿。古無此制。三品以上。許用肩輿。武臣即公侯不得用也。二人小輿。京官僭用于神廟之末。屢禁之。不能止也。



思陵典禮紀

孫承澤著

思陵典禮紀卷一

宛平 孫承澤 著

崇禎上於丁卯八月二十四日登極。詔曰：我國家列聖，續承休烈，化隆俗美，累洽重熙。遠垂萬禩，我大行皇帝仁度涵天，英謨憲古，勵精宵旰，銳意安撫，海宇快視維新，疆土勤思恢復。萬機總攬，六幕靡廢。方啓鴻圖，忽賓龍馭，爰膺顯命。及予微躬，驚聞憑几之言，深念承祚之重。而文武羣臣及軍民耆老，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仰遵遺詔，於八月二十有四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朕以冲人，統承鴻業，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艱，將來宜於通變。毗爾中外文武之賢，諸子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愈懋新猷。

上爲皇五弟，諱由檢，于天啓七年丁卯二月初三日，以信王出邸成婚。諸巨朝謁，連日大風，霧是日忽朗霽，而上舉止非常，瞻者相顧歎異。

三殿自萬曆丁酉燬，後至天啓八月二十日，工始粗畢。而是月二十四日，上登極臨御，儀制久疎，鴻臚茫然不知也。舊例，禮部堂上官侍班，史官導駕，科員殿班，御史先朝見于建極，而東西分侍之班未定。上袞冕已御建極矣，魏忠賢姪伯良卿奉遺南郊，還入白，上曰：知道了。語頗震肅。又曰：百官免賀免宣表，禮部過跪承旨訖，各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六科起侍班候導駕，餘官即趨出中極左右兩小門，循殿墻而馳。

從中極殿兩旁門入迎駕。六科導上從建極過中極，出御皇極，侍班官兩旁面駕一躬，距上咫尺，即侍立。既旁下，簾捲，上從中徑上九級御座。旁皆祖宗朝鏡器，燹廟時，每出必用翠瑤扶掖，上悉屏去。初時座旁尚立二大瑞，亦斥之下。天顏肅穆，侍臣加稱稱慶。

崇禎登極，恩詔極渥。戊辰科新進士，皆于授官後，即給誥勅。前此累朝未有也。按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立中宮東宮及上慈闈尊號，徵號，皆無文武官封贈。子試署實授恩例。至景帝後始有之。然及兩京文武官未及外官也。至嘉靖十九年，皇子生，始有在外七品以上，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勅之恩。

恩詔各從其類。上慈闈徵號，則有封贈父母恩。立東宮，則有庶子入監恩。災異脩省，則有蠲通減刑恩。登極則大赦矣。立中宮及東宮出閣，皆無恩例。若建大工，平大賊，誅大奸，亦有詔，皆以類行。惟蠲通減刑，每詔有之。全在經濟有識，閣臣主持之。恩不欲斬，亦不欲濫也。

即位之賞，洪武時無之。自永樂以藩邸入紹大統，始有賜。自上公侯下及京軍監生員吏典坊廂民匠僧道醫人樂工廚皂，皆有之。然不過在京文武吏兵耳。仁宗登極，備及藩方，最爲優渥。自是不勝其費。崇禎登極，賞軍至用銀二百五十萬兩，每軍二兩。毛文龍海上之兵，僅數千，詭稱十五萬，領銀三十萬兩。崇禎丁卯八月二十三日，定紀元之號。閣臣以四號進，一曰乾聖，上曰乾爲天，聖則安敢當。二曰興福，上曰中興甚好，亦不敢當。三曰成嘉，上曰成爲爲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四曰崇禎，始用之。遂頒行天下。

國朝列帝即位，除年改元，不再改。遵古道也。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崩于西宮。皇太孫即位，明年己卯，改元建文。又明年壬午六月，遜位于文皇。乃革建文年號，通稱洪武三十五年。英宗正統十四年己巳北狩，八月因於土木，以景泰八年丁丑春正月，自南宮復辟，改元天順。蓋與民更新，勢不獲已。豈與無因改元者例論哉。然張重華方臘，俱號永樂。契丹號天順，西夏號正德，固不可爲嫌也。天啓則魏元法僧，梁蕭莊，南詔晟，豐祐，先已用之。又郭子章傳草續記，萬曆間，予邑人掘地得一法馬，上繫天啓三年造，背有吉安路三字。予考天啓乃梁王琳立，永嘉王蕭莊稱帝改元也。然時不稱吉安路，稱自元始。考太和舊志，至正戊戌，紅巾徐貞一、陳友諒，陷江西，下吉安，泰和，稱天啓。則此法馬正其時物。觀此則天啓之號，前代已四見矣。

崇禎十五年壬午，元旦，上御皇極殿，百官朝賀畢，上下寶座，乘圭中立，命宣輔臣左右，誤以爲宣府臣也。五府勳臣至殿上，乃令之下。而曰宣開臣，開臣周延儒等疾趨而至。上嚮西立，曰今日元辰，朕在宮中拜天地，拜承先殿，始出御朝。先生每朕之師也。理當一拜謝教。遂西向長揖。延儒等跪伏在地，流涕滿面。時澤以科員導駕，感堯舜之再見，而愧臣工無以報塞也。

附紀事詩

開門元日歲時時，五色榮光動冕旒。一自丹書臨北面，更無龍袞掛東頭。天支大庖思隆棟，帝念巨川重濟舟。泰運只憑新禮樂，良臣何以答端求。黃虞曠典雅難倫，復有宸揚到比鄰。不謂保明初訪落，還從

遵帝得忱恂。元宮監物垂垂定。聖主敦庸事。幾代圖於當此禮。光風穆雨四門賓。師臣者帝古尊賢。況在宸居異講筵。七聖道南通大魏。八能占應奉階前。未須審象知惟肖。不待飄風賦有卷。十四朝來無故事。安昌口古序當年。星辰從此視重華。勸爾開昌即拜嘉。縱賜千金猶有數。雖封百子又何加。碧磚長照交龍影。紗帽能添壓髮花。新注起居人見少。各傳銀管照家家。

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日。為常朝之始。臨時傳免。輔臣具揭規正。上賜手勅褒嘉。

皇帝勅諭輔臣周延儒。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姓。朕以涼德纂服。昕夕靡敢荒寧。幾務殷繁。愆忘是懼。卿等盡心匡導。即事贊襄。視國猶家。圖難於易。調和消彌。未易枚舉。即如本月初九日。偶因微恙。暫免早朝。方愧宵衣。即勤補牘。卿等忠純體國。念篤愛君。上效典謨。倦倦於君。要臣詳之。義深惟易。傳。懇懇於書。勸夜靜之宜。意比韋弦。言同藥石。朕心忻悅。是用褒嘉。惟海宇當多事之時。而拮据賴克艱之佐。臣勞而君乃逸。內治則外自寧。卿等其益誨無方。匡朕不逮。糾度如始。共保天和。欽哉。故諭。

上書法唐太宗。此論尤秀勁。當時羣勸上石。

壬午閏十一月初七日。上諭。二祖舊制。日嘗朝見羣臣。裁決政事。朕今率循成憲。除門朝照例應免日期。傳免外。餘每日視朝。舉動咸文武諸司等官。有欲奏事者。赴宏政門報名候召。不許內外官員。口口敢有壅蔽阻當者。定以奸欺論斬。

常朝舊制。每日御門決事。萬曆初。以方在諒陰。聖躬幼沖。閣臣酌議。三六九日視朝。及二年五月。禮部

請復舊制。仍定三六九日。遂沿為例。

大朝後殿看馬。其事始於世廟。久不舉行。崇禎壬申十一月初十日。冬至郊祀。次日。百官入賀。上受朝畢。更便服於皇極殿丹陛上。設帳。羣臣盛服侍班。閱視御馬。馬四匹。每一馬各有名牌。壯士控之。由東過西。是日閱馬三百三十三匹。雲錦成羣。真所謂天閑上駟也。

丁卯十月。上御文華殿日講。是日講大學一章。尙書堯典一章。帝鑑圖說一章。上退御便殿。以御書示閣臣。諸皆贊美。上曰。昔有不如法者。卿等當為改正。輔臣叩頭謝。按故事。日講官一員直講。一員直讀。直讀者先讀五過。上隨口讀已。方直講者進講。是日傳免進講。越三日。復傳免講。帝鑑圖說。講祖訓。通鑑。二書。丁卯十月。上御講筵。召輔臣黃立極等入便殿。出督師尙書王之臣疏示之。諭曰。朕覽王之臣疏。自稱贊員。又曰。盧狗。顯因內臣在彼牽制。不使行事。朕欲將各邊內鎮。盡行撤回。一切兵馬錢糧。若交割各督撫鎮道衙門。封疆事重。王之臣須一力擔當。卿等可擬勅諭來看。

崇禎元年戊辰二月癸丑。上初御經筵。以英國公張維賢。大學士施鳳來。充知經筵官。大學士張瑞圖等。充同知經筵官。侍讀學士溫體仁等十六員。充講讀官。編修倪嘉善等八員。充展書官。講堯典大學各一章。賜各官筵宴銀幣鈔錠有差。

元人經筵儀節悉備。國朝皆做其制。元以勳舊大臣知其事。明初亦推勳臣一人知經筵。後至李文達。始與勳臣俱知經筵。非初制也。

國初有弘文館。在大內之西。以處博學之士。正統初。選經筵悉翰林官。內批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旨赴宏文館。於是劉球等自部屬進次經筵。世廟時。祭酒陸深為講官。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擬。使得自盡其愚。嘉廟初。李康先為講官。亦言講官講章。宜徑達御覽。閣臣不得改易。

戊寅春。經筵講官王鐸。講聰明谷知一章。分疏敬信悅字。反詰太多。言時事又有白骨如林等語。講畢。上怒謂其敷衍敷衍。支吾了事。全不能發揮本義。王出案前待罪良久。上命起來。又忘謝恩。其次講尙書者。乃黃錦。聲細而哀。無一字可辨。上不憚而罷。

辛未。羅喻義送講章于閣。烏程溫輔令改不肯。遂至參疏。言舊例惟經筵進規。多于正講。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等語。乃下部議處。部議云。聖恩天縱。而喻義曉曉多言。遂以開任處之。講章原無定例。體仁特借以除異己耳。而部之詭隨可鄙矣。上不喜忌諱。一日講春秋。越過宰嚭來歸仲子之則。蓋諱昭字也。上令補講。至疾病二章。從來不以進講。上皆命補講。其時王錫爵為講官。乃以天字立義。言聖與天通。無論生死疾病。無往非天。故曰吾誰欺。欺天乎。其論甚佳。一日。王錫爵講禹吾無間然章。進規處。略去各項。獨重溝洫。言江南水利。極其詳盡。上傾耳聽之。

庚辰八月十二日。當開經筵。而初四日廷杖詞臣黃道周。初十日又杖救道周者戶部主事葉廷秀。上意弗釋。改期二十二日。又係憲宗嘉宗忌辰。鴻臚寺請用青錦繡。上改二十三日。

崇禎壬午八月。經筵勸諭。朕惟帝王圖治。必以務學為先。蓋敬怠總握於君心。而法戒備彰於古訓。講學勤政。相須尙矣。我祖宗神聖御天。率隆斯軌。朕用遜志。罔敢荒寧。爰自元年。講筵肇舉。於今十有五載。方以明微經義。實裨治理。為儲臣島。乃至宥密之地。彌資啓沃之功。茲特命太傅成國公朱純臣。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周延儒。知經筵事。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林欲楫等。充經筵講官。於戲。終始典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吳姓。同知經筵事。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林欲楫等。充經筵講官。於戲。終始典於學。克建赫濯之猷。緝熙單厥心。爰迓厥章之福。自古帝王之學問。非徒文字之敷陳。其道在知人安民。其本則正心誠意。脈絡雖遠。綱領可尋。朕每將寐三王。表章六子。問沿今以迺古。而實效尙稽。即因理以求心。而精義未晰。卿等學在經世。志矢格君。尙其深研危微。明陳標本。以及人才國是。吏治民生。一切安內治外之圖。務求制勝保邦之要。各殫忠盡。非驛繁華。俾嘉言得見。諸施行。而上理可追於隆古。予一人實嘉賴焉。欽哉。故諭。

壬午九月二十五日。諭禮部。經筵大典。禮宜嚴肅。以後定於辰時行。供事各官。照日講例。著文書官預傳。站班。不得參差遲誤。該部即行傳飭。故諭。

壬午八月。上御文華殿日講。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講章。而日講則止一御案。第以經筵案上。講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四維。屢次遺忘。上以於瀛寬之。先數日。上諭輔臣。日講

始與勳臣俱知經筵。非初制也。

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據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因其揭帖進呈上即批發令傳與講官知是日遂用講章在御前用牙簽指講

壬午九月十八日上日講官講論語子罕言一章齊旅焚春秋大水孟子北宮黝節上召輔臣前問夫子論仁如欲立欲達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及出門使民等語言仁儘多何云罕言輔臣延儒對曰此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德環對曰聖人未嘗不言仁只門弟子悟者以為言不悟者以為罕言耳又問命與仁如何分別德環對曰總一理在天為命在心為仁上首肯又問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便是修己以安百姓意思輔臣極贊以為聖見明徹吳姓曰帝王學問總只是明德新民德環曰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天下歸仁頃之上曰近來雨暘時若秋令甚佳輔臣因及起廢事公薦葉廷秀成勇最有清望上頷之次日上手諭昨先生等論仁諸說深為朕心著即撰寫進呈以便觀覽

崇禎三年二月初十日册立東宮詔曰朕惟自古帝王嗣大歷服長治久安莫不首重建儲所以定宗統隆國本凝天眷而繫人心也我祖宗列聖相承德祚綿綿率由茲道以裕詒謀朕祗紹丕基兢懷付託乃荷穹眷祐嗣早開長子慈煥容託坤元祥鍾震一中外起敬承之頌天人表協應之符昨者文武臣民疏稱再三舉行册禮而朕以子方襁褓謙讓未遑茲屆青陽載仲之辰正值蒼龍誕彌之月禮官復中前請乘志誠難固遠爰考舊章式詠吉日祗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册寶立慈煥為皇太子以仰繩奕葉無疆之緒俯慰兆民膏戴之情大典告成茲核同慶

元年二月初四日皇太子生詔曰朕惟帝王膺天歷而奉宗祧首重元儲尤隆世嫡朕以渺躬嗣位不基祗念我皇祖皇考集慶發祥源深緒遠付昌嗣續仰慰詒謀茲荷上帝居歆宗祊垂祐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周氏出中閣開家嫡之先萬國偃元良之祝肆頒渥澤覃被多方

崇禎十年丁丑禮部請太子出閣講讀是時太子九歲矣上定明年二月遂以戊寅正月冠二月初七日出閣太子冠禮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崇禎己巳二月初四日巳時皇長子生先是黃御史疏糾周侍郎延儒上震怒欲廷杖之是日之早傳召侍郎及御史來文華殿上將出俄報皇長子生遂撤諸人甚為侍御賀

壬申八月十五日皇三子生十七日上御門受賀百官吉服五拜三叩頭而出按會典俱御殿百官朝服禮部尚書黃汝良為萬歷二十五年例止御門及百官吉服然皇長子及三子皆中宮所生當與嬪妃不同是日上翼善冠簪金花二枝長子名慈煥三子名慈炯即定王也

崇禎三年册封皇太子設座于文華左門南向具童服迎節至十一年始行冠禮
崇禎十五年八月東宮端敬殿開講輔臣恭謙增定講儀
一覽史以佐經史有讀四書講經史之文似宜於經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段進講于凡治亂邪正是非之際詳細開陳庶以古鏡今為益不小
一省讀以進業舊儀經書各讀十篇為蒙養聖功伏見皇太子聰穎非常似可省為五篇以餘力用之

閱史作對既可養氣兼可旁通
一對句以致知相傳祖宗朝講讀畢皆有對偶之句由淺入深由近及遠比物連類觸發頗多似可將舊對佳者集為一帙恭候東宮時取覽觀問作一對容臣等與侍班講讀官互相參叩似亦格致一助
一問辨以去疑聞高皇帝每令儒臣進講必令反覆討論以求義理之極如講洪範立政講攻乎異端及心箴皆直闢聖真出自天悟至肅皇帝聽講尤多前賢所未發皇上精洞古今同符二祖計萬幾之暇所以諭東宮者耳提面命無不周到而講官進講時間有疑義東宮亦可時賜詰問以盡下情
一時習以基聖先臣詹事吳寬言東宮講學自寒暑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即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商書言終始典學周頌言日就月將皆守成芳躅謹舉以為時習不厭之助

崇禎壬午十月十七日上日講畢與輔臣議東宮事因出黃匣內欽定官廚約八條離間親親交結有司誑嚇給誘擅作威福言動非禮關防欠肅內外宜別出入當謹以示輔臣皆御筆也輔臣延儒奏曰戒飭官廚是內是外上曰是內員此朕親經歷的向朕在慈慶宮後面勤勤宮住極知此輩情弊專行離間朕朝皇兄嘉宗並不交接一言先帝樸實被他蒙蔽上不忍法然延儒曰關防內外未知如何上曰就內言內員就是外了延儒曰東宮有女人服事否上曰向前也撥兩箇婆子德環奏曰要年高六十歲的上曰宮中法度嚴他也不敢德環曰伴讀及典讀也要緊上曰典讀田存善也還好未知其心如何東宮後來即位此輩便是從龍之人是時方有選續之舉又東宮年當選婚故移宮已下于本年十月二十七日德環以為天氣方寒冷吳姓曰天氣正寒稍緩何如上欣然曰即俟二三月亦不妨

皇太子端本宮在東華門內端敬殿之東左為東華門右為文華門光宗皇帝青宮時所居挺擊之地也天啓末懿安張皇后移居於此名慈慶宮其外為徽音門崇禎壬午八月懿安移入仁壽殿因改為端本宮徽音門改為前星門內左右門改為麟趾門燕翼門第二門原名麟趾門改為重輝門第三門慈慶門改為端本門左右純禧門改為養正門體元門改宮後泰寧門為凝慶門以待東宮大婚未幾能選續之議竟未移居

崇禎十四年五月內閣傳奉聖旨朕第三子年已十齡敬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册封必具冕弁翼善冠服而會典開載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禮而十齡受封已加冠矣有無妨礙卿等傳示該部詳察典則經禮一併議擬具奏隨該本部覆題奉聖旨這先封後冠既詳察經禮不相妨礙今歲册封皇三子照例具服舉行至十二歲行三加禮該部即將册封事宜詳具儀注擇吉來看欽天監選擇本年八月十一日辰時及二十五日巳時上定二十五日舉行翰林院撰擬王號欽定為定王至期以皇三子偶有小恙改九月十八日卯時舉行十二日復輔周延儒賀逢聖應召到京十三日見朝召見中左門賜坐命即入開道二臣行禮十八日上以册封定王告於奉先殿遣官奉册寶置於殿中至王宮門外王具服出迎王隨至拜位四拜宣册寶王受册寶訖以授內官捧册寶案王四拜禮畢內臣捧節由中門出王送出宮

門外內官以節授正副使。報禮畢。是日內官引王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如常儀。畢詣乾清宮。皇上服皮弁服。皇后亦具服。各陞座。王行八拜禮。詣皇祖宣懿惠康昭妃前。皇考溫定懿妃前。皇兄懿安皇后前。行八拜禮。詣皇貴妃前。行四拜禮。詣太子前。行四拜禮。次日免朝。命定王從弘政門出。皇極門前東廡坐。百官吉服。行四拜禮。

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册立永王。其禮同。制曰。朕恭維祖武。仰席天休。長發其祥。幸本枝之昌後。封建厥福。宜茅土之流榮。設既篤於展親。典益隆於啓宇。咨爾皇四子。慈炤賦性岐嶷。育德溫文。璇極分輝。式謹庭趨之教。尊樓儷秀。具瀛瀛序之恭。朕稽古昔。兼建維城。而制封必册。拜於廟。蘇章其在。龍命宜均。是用封爾為永王。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於戲。周書之命康叔。敬典在乎。父民。漢史之頌東平。問樂莫如。為善。惟孝以永言垂則。惟福以永配為求。爾尙克戒怠荒。無忘忠孝。保茲帶礪。以冀皇圖。體朕訓言。用膺多祜。欽哉。定王。中宮周皇后出。崇禎辛巳。封年方十歲。壬午正月。出閣。永王。東宮。貴妃出。以壬午封。亦十歲。癸未八月。出閣。皆命吏部選新進士。為簡討。國子助教等官。為待詔。充講讀。以兩房兩殿中書充侍書。每遇出講。則王從皇極門左。宏政門出。紅板橋。用校尉八人。青羅小傘二柄。與至尊同。而隨侍內瑞。皆金帶也。王至皇極門。下輿趨過西。復上輿。趨書堂階下。出與閣臣率講讀侍書官立于門右。一躬。俟王入書堂。至先師前行禮畢。出坐堂中。王命先生輩來。一躬。即分班內門。內閣臣左立。餘各官稍退。分左右立。一躬。出班。初開館行四拜禮。以後行一拜禮。不叩頭也。讀四書書經各五編。講四書書經各二編。王命先生每喫酒飯。即出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做。閣臣至案前環觀。王親寫十餘字。俟諸臣退後。寫足送閣。閣中批圖畢進呈。

皇極門外兩廡四十八間。除曠八間外。實四十間。東二十間。為寶錄玉牒起居諸館。及東閣會坐公掛處。西二十間。上十間。為諸王館。下十間。則會典諸館也。定王書堂在西第六間。為讀書處。第五間。懸先師孔子畫像。四配侍側。蓋秦吳道子筆也。及永王出閣。因移定王第四間。而永王在第六間。王初出閣。向先師行四拜叩頭訖。以後則行一拜三叩頭禮。皆內官贊禮。第三間第七間。為二王退居處。案上置四書書經句文。及集註。大學章句。或問。洪武正韻。海篇直音諸書。皆紅綾殼。



思陵典禮紀卷二

光廟在御未久。宮中尙缺御容。崇禎十三年庚辰九月十二日。命於武英殿繪寫。至十月初七日完。初八日卯時。司禮監官恭請御容二軸。供安案上。上尙翼善冠。黃袍。乘轎至武英殿外門橋南。下轎。詣門下立。內侍懸御容常服一軸。上行一拜三叩頭禮。退東旁立。百官各具吉服。從左右進入。行五拜三叩頭禮。五府掌印閣臣大九卿。近前恭視御容。內侍恭請御容。奉安綵亭內。上後隨亭。由思善門。寶寧門。慈寧門。進慈寧宮大殿內懸安。尙膳監設果品。鐘鼓司動樂。上行五拜三叩頭訖。程廟憲妃。具起頂冠。鞠衣。不跪不叩頭。行八拜禮。神廟宣懿惠康昭妃。端妃。和嬪。各具起頂冠。鞠衣。不跪不叩頭。行八拜禮。光廟懿妃。康妃。敬妃。慎嬪。定嬪。襄嬪。恪嬪。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慈寧宮。坤寧宮。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恭親王。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皇長女。皇二女。具翠花冠。行八拜禮。榮昌大長公主。寧德長公主。樂安長公主。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夫人。牌子。六局長印女史。各著紗帽袍帶。并大小答應執事。李長壽等。殿門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司禮監等內臣殿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光廟元妃郭氏。在東宮時病故。及卽位。追封孝元貞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其忌辰。崇禎上以是日誕生。惟初登極戊辰。一舉賀。餘傳免。至五年壬申。禮部尙書黃汝良疏請照冬至郊天事例。次日行賀。因定

二十五日行慶賀禮。

光廟在東宮生育頗多。崇禎初，追封皇兄齊思王等。皇姊悼淑公主等。至辛巳五月，御札皇六弟。定號七弟。生。十妹。生。皆未追封。擬封六弟湘懷王。七弟慧昭王。十妹悼溫公主。七月二十日，親定皇六弟名。由樹。七弟名山。十妹名徽姬。又追賜九妹名徽姬。仍祭告先殿。

戊辰五月，上諭禮部。朕惟皇祖。皇考。皇宗。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寶錄。自足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能於已昭之綱常。復加揚闡。徒爾刻深。傳會。偏駁不倫。朕無取焉。可將皇史宬內原藏一本。取出焚燬。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書板。皆燬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才不以此書定進退。諸臣各相成心。勿滋異議。共襄平明之治。欽哉。故諭。

嘉靖中，明倫大典。為議禮諸臣發。然實出上意。若天啓中三朝要典。則出魏逆意。而攻諸君子者。迎合之中。作論斷語。尤多舛誤。倪公元璠上疏請燬之。時蔣公德璋亦力言其可。內閣景辰深以為然。遂擬諭焚其板。楊因與修要典者。可見公論自不可泯耳。時有赴閣爭不可燬者。忽放聲大哭。人以爲怪。

丁卯八月，聖諭。朕惟慶源有自。禮必隆於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典關教業。誼切同心。蘇章具存。聲稱宜顯。我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宗。躬膺令德。徽音夙稟於女史。婉懿早著於青蒲。在昔皇考。毓我弟昆。蓋華尊共輝於連枝。而願復名勳於毛裏。我皇兄纂承祚之重。典既篤於濬源。逮涉躬荷世及之休。情亦深於倦慕。欲酬罔極。宜備追崇。正儼體之鴻稱。舉遷祔之上典。庶永無窮之問。少伸不匱之思。於是禮部上尊諡。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遷祔慶陵。后弟和陽衛正千戶劉效祖。封新樂伯。歲給祿米一千石。劉繼祖。陞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劉文炳。劉文耀。俱陞錦衣衛指揮同知。俱帶俸。

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妃。明制自孝肅以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徽號二字。萬曆初。並尊仁聖慈聖二太后。微稱無所增減者。舉非禮明。江陵相不能諫。而禮官及言官不能爭也。其初宮中內宴。仁聖上座。慈聖猶在閣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乃並坐。宮中禮法甚嚴。上詣兩宮朝。皆設席座前。起居叩頭。跪而受茶。迄不敢坐。內宴上座。上坐東閣。中宮坐西閣。每一奏酒。上自執爵。中宮持尊。長跪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出。以至九奏。傳兩宮起。上與中宮仍跪請留。已乃設小座於閣內。兩宮帝后同座。行爵無算。始爲家人語。宮中內宴。謂之上座。先期有奏書。宴有致語。皆詞臣撰進。慈聖生于涇縣之永樂店。萬曆三十五年。造慈聖景命殿及石坊。慈聖事佛甚謹。宮中稱爲九蓮菩薩。每歲十一月十九日。爲其誕辰。百官率於午門前稱賀。長安百姓婦孺。俱於佛寺進香祝益。享天子奉養四十二年。古今太后稱全福者所未有也。崇禎庚辰。因皇子慈煥臨歿之言。上爲感動。初收武清家產助餉。乃復還之。贈李文全之孫國瑞爲武清侯。又令國瑞之子存善襲侯爵。咸曉五世爲侯。亦從來所未有也。

崇禎上生母孝純皇太后。生於萬曆壬辰年。而薨甲寅七月十九日。享年二十有三。時上甫四齡。及登極。思慕不置。於庚辰九月初二日。繪御容。迎於太后慈親新樂侯第。自大明門入。百官皆服迎於大明門外。上步出歸極門。跪迎。仍冊封光廟。選侍郭氏爲定嬪。張氏爲襄妃。李氏爲恪嬪。遣輔臣范復粹等捧冊行。

禮。因三嬪皆太后舊同事。能記憶真容。而后母新樂徐太夫人。及其孫新樂侯劉文炳。子左都督劉繼祖。諸孫文燈。文昭。及衛聖夫人陸氏。諭禮兵二部。鼓贊。

崇禎庚辰七月。上因皇五子臨歿之言。遂長齋。純用布素。諸臣乞用葷。不聽。辛巳六月。聖母孝純皇太后母瀛國公夫人徐氏。言夜夢皇太后。與鳳笙。駢集臣家。笑語如家人父子。因請除一切郊祀。祭告遺謁。忌日。照常齋戒外。或再加朔望蔬食。其餘不妨量進肉味。語云。樂補不如肉補也。二十二日。上諭。聖母託夢。笑語音容。儼然聚首。朕聞之不勝思慕。除郊廟祭告遺謁忌辰。朔望仍齋戒外。其餘日用常膳。著於奉先殿。收回祭品。量配進用。自是始用葷。御案上用湯。初係金玉。後用磁器。是冬。止用漆器。袍服傳旨。止留尺五。閣部各官。皆以尺五爲則。

武清侯李偉。神宗生母李太后父也。贈太傅安國公。諡恭簡。新樂侯劉應元。崇禎上生母劉太后父也。庚辰。進封瀛國公。妻徐氏。爲瀛國太夫人。

弘治初。以英宗錢皇后從子安昌伯承宗卒。有祭奠。無贈諡。慶雲伯周壽。爲孝肅皇太后兄。封爵至慶雲侯。位至太傅。卒。追封寧國公。萬曆中。仁聖慈聖二太后同在御。而十年加尊號。仁聖父同安伯陳景行。僅加祿百石。慈聖父武清伯李偉。進封侯。已爲異矣。十一年冬。景行卒。止贈太子太保。無諡。祭七壇。而李偉卒。追贈太傅。封安國公。諡恭簡。祭十六壇。又加四壇。嘉靖二年。玉田伯蔣翰。造墳。估價二萬兩。撥給議壇墳田土。萬曆三年。武清伯李偉造墳。請價。照蔣翰例。上以爲薄。內閣執奏。竟給價三萬兩。

武清以外戚貴重大臣。因緣內交者有之。河中上黨二太宰。皆與之結歡。號爲同里。而上黨尤密。呼武清夫人爲嫂。與對弈。以是得再起云。江陵善把持武清。使不得肆。馮璫又持之于內。武清者。一木樛老傭。見士夫不能出一語。河中王司馬鎮宜。大略武清求入。江陵即訓言官勅王。謂其以三千金賄要地。而不指其人。江陵調旨。令言官問實狀。亦竟不明。蓋虛傷之使畏耳。武清李偉嘗從孝慈皇后外家東李第舍。時廟。及即位。贈皇后。程廟初在潛邸。慈寧故因東李以進。程廟即位。孝慈雖卽山陵。而慈寧不忘東李。武清每賜常分資之。周旋恩澤。經理家事。一如孝慈在時。

萬曆丁丑。武清舍人任軍。事布花。儼人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以聞。上命取布驗之。果純繆不堪。上卽謁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諭內閣。欲革武清之爵。上御講筵。亦召相君言狀。江陵力爲營救。上乃止。太后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內侍出數之。而抵其家人於法。自此少戢。

崇禎庚辰。上與閣臣薛國觀言及財用匱乏。國觀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晚。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晚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再萬二駟馬。各一萬。而周田近親不與焉。李氏初不在意。而督之目急。武清死。復及其子國安。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更力。周嘉定乃其姻親。上疏爲言。嚴旨切責。於是李氏盡擲所有。至拆賣其屋。內閣中書楊餘洪。周國興者。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虛。卽不上納。將如之何。國觀知其故。密以上聞。因年終舉劾兩房官。遂劾二人開住。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中書老矣。卽日死。翼日國觀夜歸。下輿。見二中書在門。忽失所在。國觀懼。而計無所出。是時

賊曉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遂造為九連菩薩下降之言。九連菩薩者。夢中授經于孝定皇后者也。造慈壽宮。製九連像于閣上。遂傳以孝定為九連後身也。至是皇五子見菩薩來。其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屬。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劫折不止一人。還都要喚去。大都上未至皇五子病所。皆諸人撰造。節次傳報。上大恐。於是傳諭停止。追比復武清侯。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由國親。而欲殺之以謝孝定矣。會刑科袁愷疏糾國親。遂有成何糾章之旨。而與日列款以進。袁山東人。長齋佞佛。孤介閉門。耳目不廣。具款之疏。實於國親。要百未獲一也。乃上意先定。于是楊馬二長班下獄。口供成案。遂令御史郝晉勸令自盡。國親臨死曰。吳昌時殺我。其實伊自取。天以報惡人也。當國親初能。上令人潛伺。有何人先至其寓。中書王陞往焉。遂執付詔獄。陞舉人。試中書撰文者。從無掌房之例。庚辰閣後。轉尚寶丞。乃吳昌時之甥也。赴市時。語人曰。此家母舅為之。我若有言。得罪名教矣。陞死後。見夢於其妻曰。汝二年後。看小報應。三年後。看大報應。至癸未。昌時死西市。所謂小報應也。大者何指乎。

皇祖神廟昭妃慈寧宮劉氏。於崇禎十三年正月初九日。上冊加號宣懿惠康皇太妃。上詣奉先殿行代告禮。三宮皇太子等位。俱詣乾清宮東暖閣。俟駕過乾清門。坤寧宮從中門。承乾宮從左門。翊坤宮從右門。皇太子等位。俱從左門。皇長女等位。俱從右門。出隨駕後。同詣慈寧宮。上於太妃前。慶祝八旬。行四拜禮。奉禮物。再行一拜禮。坤寧宮周皇后。承乾宮田妃。翊坤宮袁妃。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四拜禮。皇太子具常服。率弟行四拜禮。皇長女。二女。行四拜禮。上回乾清宮。各宮方詣慈寧宮。懿安張皇后。具起頂冠。鞠衣。行四拜禮。神廟端妃周和。嬪梁光。廟懿妃傅。康妃李。敬妃馮。慎妃邵。熹廟貴妃范。貴妃任。良妃王。及榮昌大長公主。寧德長公主。樂安長公主。俱具起頂冠。鞠衣。行四拜禮。各宮并三宮主。每進盒八副。禮畢。敕坐。張皇后前。周皇后。田妃。袁妃。見行一拜禮。皇太子率弟妹。見行一拜禮。周端妃。傅懿妃。李康妃。馮敬妃。四位前。張皇后。周皇后。俱不行禮。田妃。袁妃。見行一拜禮。皇太子率弟妹。行一拜禮。梁和嬪。邵慎嬪。兩位前。后妃太子公主。俱不行禮。三公主。惟於張皇后。周皇后。前行一拜禮。其各宮俱不行禮。相見禮畢。俱回各宮各府。惟周皇后。兩妃皇太子等。仍在慈寧宮候聖駕。仍詣宮請皇太妃上座。鐘鼓司作樂。

崇禎上既正大位。于九月二十七日。冊立元妃周氏為皇后。諭曰。朕聞太極元撰。首闢乾坤。天地合德。乃生萬物。則君之有后。固儼禮于兩儀。而躬成於風化者也。朕昭受鴻圖。誕撫函夏。思順陰陽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臣之傳。嘉內德于安貞。稽懿徵于溫惠。敬從益教。宜正隆稱。元配周妃。揚芬華族。毓慶口源。皇兄選擇。以配朕躬。夙夜無違。而口敬戒。已受封章於潛邸。丕續景命。以維新。四德成修。六宮著範。可冊立為皇后。女順承乾之佑。坤寧協應地之符。特諭。於是遣禮部尚書來宗道持節。英國公張維賢捧冊。大學士黃立極捧璽。施鳳來行禮。

周皇后初為信王妃。晚書畫。亦請藥性。在潛邸。與上甚相莊。既冊立。協謀去魏逆。稱賢助。上生庚戌十二月十四日卯時。后生辛亥三月二十八日子時。少上四月耳。上雖生庚戌。是日入春。亦以辛亥起命也。熹宗大漸。魏逆方柄。事謀迎福王。懿安皇后召信王入繼大統。戒勿食宮中食。信王從周戚曉處作麥餅。

袖而食之。嘗后入選在第三。張皇后持拔之。頗德張。故召還其父張國紀。封太康伯。而張皇后亦上徽號曰懿安。居慈慶宮。

列朝婚期。多在十六出幼之年。英宗九歲登極。正統七歲成婚。武宗十五歲登極。正德元年成婚。世宗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成婚。皆在十六之年。萬曆六年成婚。亦十六。天啓十六歲登極。元年成婚。崇禎亦十六歲出閣成婚。是年登極。

崇禎五年壬申三月二十八日。皇后千秋。命婦例當朝賀。久不行。開擬二票。一免一是。上用是字。而是時京官。以驛遞禁用夫馬。罕攜家者。多攜妾媵。即間有之。亦多不習。是日惟勳臣成國公朱純臣夫人章氏等七人。文職禮部侍郎姜逢元。詹事何吾驢。兩淑人而已。然何淑人尚云候封。則未封也。又鴻臚卿等三人。武職都督十五人。共命婦二十七耳。教坊司奉鑾等官。妻李氏四名。女樂來定兒三十六名。其日甫明。中宮已御仁智殿行禮畢。命婦即歸。亦無頒賞例也。先十日。文書房傳諭文武命婦。從西安門北安門進西華門。赴武英殿行禮。仁智殿在武英後。中宮受朝賀之所也。

甲戌三月。命婦再朝賀。林尚書欲楫。莊少司農欽舜。二夫人與焉。諸命婦可百餘人。自西華門外下輿入門。復肩輿至武英殿門外。黎明。皇后升殿。諸命婦入。排班下手立。四拜。女宮宣鑾表跪。班首成國夫人入殿內致詞。命婦皆跪。三叩頭起。四立拜而出。以立為拜。不復俯伏也。是日皇后母嘉定伯夫人亦入班朝賀。畢。即召入殿。皇后欲設座拜之。辭不許。皇后面有淚痕。先是二十四日。上以祈雨出宿文華。是日方入。故事。東西宮備宴。邀上與中宮上座。上以齋素辭。翊日再出文華。

上事皇嫂懿安皇后甚恭。每年十月初六。為懿安聖節。許命婦朝賀。崇禎辛巳十月行賀。文官命婦。無一不至者。惟武命婦十八人耳。上命司禮監呼儀制司詰問。時道階寇警。又楊司馬嗣昌。嚴申驛禁。官至八座。僅用夫二十名。以次遞減。僅至數名。勢難攜家也。教坊司女樂。舊用一百十五人。後惟用三十餘人耳。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上懿安皇后尊號。詔曰。朕嗣承大統。不煥新猷。凡厥典章。必稽祖制。爰溯世宗入繼之始。特崇莊肅皇后之稱。友愛篤於因親。芳聲昭於國史。非懷前烈。豈敢或愆。敬惟皇嫂皇后。發祥瑤室。正位椒宮。道合靜貞。性鍾仁孝。先皇久資內助。宗廟夙享馨香。陰教用彰。徽音嗣美。是用仰參舊典。修崇隆儀。以正月二十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尊號曰懿安皇后。於戲。追龍馭於鼎湖。式重倪天之配。光鴻名於玉冊。永垂奕世之休。布告四方。所宜知悉。

壬午正月初一日。上御殿受賀。後朝懿安皇后。行四拜禮。時田妃薨。二子尚幼。託懿安皇后撫養。復行四拜。謝養皇子也。

丁卯。上諭禮部。元封成妃李氏。因逆璫魏忠賢矯旨革奪。思皇兄在天之靈。仍復成妃封號。宮禁之令。皇后正位宮中。止得治嬪婦之事。宮門外。寢事不預。后妃以下。至嬪侍女史。大小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宮監不覆奏。而輒之。部擅領者。皆論以死。或以私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有病。不得召醫入宮。以其症取藥而已。羣臣命婦。遇慶賀。無故不得入宮中。人君

亦無見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恐其資緣為奸。不利於國也。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禱告之類。其禁尤嚴。周皇后未尙配時。陳太史仁錫常至其家。嘉定輒令出見。及正位宮闈。曾指陳姓名曰。此吾府探花也。上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做個老。又項太史煜。與嘉定家結親。用吳中風俗行禮。有綵花製作精巧。傳達禁中。上甚不悅。未幾有降調之事。

崇禎十四年四月。進封東宮田為皇貴妃。西宮袁為貴妃。做萬歷中例也。都具儀注。舉行有日矣。大瑞復以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為請。下部察議。部臣林欲棍等。以會典從洪武中所定。皇妃受封謝恩後。止云內命婦諸親以次賀。如常儀。夫於妃曰諸親。則與皇后前稱妾者不同矣。故累朝皆遵守之。惟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崩。上追思甚篤。不再立中宮。故妃禮稍隆。而累朝有中宮在上。則此禮自不便行。今兩妃受封。驟行此禮。恐非慎夫人却席之意。又永樂時。長公主於成祖。則女弟行也。今榮昌大長公主。則上親姑也。而忽充班首。行四拜禮於兩妃之前。恐亦不安。萬歷十四年。進封鄭皇貴妃。神宗寵妃也。當時部擬儀注。亦止照洪武所定。且惟天子議禮。禮官守禮。未聞內臣議禮者。上允照洪武時例。行皇貴妃田氏。謹册文。惟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二十四日壬辰。皇帝制曰。桂殿承芳。輝冠三星之首。蘭宮列秀。禮崇六列之先。惟昭德於生前。宜隆恩於身後。爾皇貴妃田氏。生有令質。早登榮封。麟趾鍾祥。式衍振繩之慶。雞鳴效警。時襄宵旰之勤。淑譽方宜。遺芳遠播。望惟如在。悲空結於瑤華。辭豈猶聞。名應高於彤管。欲章懿範。宜有褒旌。爰稽素履。益為恭淑。靜懷皇貴妃。靈其有知。尚歆寵渥。

皇貴妃為田宏遇女。生而聰慧。宏遇為揚州把總。兗善書畫者教之。欲為士紳側室。以為奇貨耳。竟得選入。寵冠後宮。以崇禎十五年七月卒。生二子。一永王。一皇五子。一皇七子。皇七子隨殤。皇五子名慈煥。于崇禎丙子九月二十七日生。卒于庚辰七月初五日。年甫五齡。卒時言休咎甚異。上痛念之。于庚辰十一月十二日上諭。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為孺孝悼靈王。通元顯應真君。禮部疏奏。歷稱職掌所載。册封典禮。皆有王號。而無道號。蓋王號以世法垂儀。闡懿易名。皆古今共遵之典。道號以神道設教。元感靈通。實不可思議之事。皇五子儼然王也。自古帝王至道。未有不以孝為首稱。皇上以儲道治天下。表章孝經。垂訓萬世。而皇五子年甫五歲。孝本生知。誠有成立屏藩所不能及者。稱為孺孝悼靈王。傳之中外。洵足光昭孝治。惟是追封真君之儀。徧察會典。集禮典。正續文獻通考。杜佑通典及職掌等書。皆茫無可循。臣等禮官也。禮所已行者。自當恪為遵依。若其未經行者。亦不敢輕自詭隨。萬一使好異者。以臣部為嚆矢。而循常者。復以臣部為射的。則臣等之罪大矣。上允其議。改封為王。此時宗伯林欲棍。少宗伯蔣德瑄。祠祭郎黃潤中。楊武陵。嗣昌之乘用。實由于田妃。是時與中宮不相見。武陵因星變上疏。陰含譏刺。未幾而入閣矣。是後有悼靈一事。楊在楚中督師。疏請持節華嚴。相隔僅旬月耳。呼吸相通如此。田妃誕辰。在四月丁丑。遇早。上方齋宿武英。已半月矣。至是欲暫還宮。妃遣人力辭曰。正為誕日。不宜還也。庚辰。大瑞於南中買歌舞女子數人。上甚寵之。緣是累月未與相見。妃乃手繕疏。上批。數月不與卿

相見。學問視昔大進。歌舞一事。祖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是日遂過妃宮。慰籍再四。上初幸妃宮。謂之鋪宮。田已立為貴妃。哀乃鋪宮。相去七八年。哀固上即位時與田同選者也。哀僅生一女。哀妃之父。視田宏遇。勢相去遠甚。田宏遇兩中進香回。帶茅元儀妻楊宛至家。教其次女寫字。付至宮中看妃。上見而悅之。壬午。妃薨。神有九嬪之選。蓋為此女也。未幾以兵警罷。至秋。宏遇死。宏遇之妻吳氏。乃媼也。妃乃吳氏帶來者。非宏遇女也。

崇禎壬午九月。上諭禮部。九嬪之設。原贊宮闈內政。祖制選擇。典禮甚備。邇因中外多事。未忍舉行。朕登極十五年。從未輕進一人。第宮中禮節殷繁。如郊廟。疑殿。袍。膳等事。均不可缺人料理。選嬪備官。典難久廢。著即遵照舊例。傳諭京城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德性純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潔者。方許與選。其被刑。廝役等項。及已聘定者。俱不得混冒取罪。仍於明春舉行。該部即行傳飭。其在內諸司也。著預辦錢糧。不得違誤。特諭。

崇禎上女公主名徽妮。癸未三月初九日。上御德政殿。召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問各有子弟。年各幾歲。意在擇驛馬也。諸臣對以子尚幼而止。辛巳。神宗女榮昌大長公主軒。上疏。請巡軍護衛。旨許。例撥四十名。光廟長公主。李選侍所生。宮中呼為八公主。下嫁驛馬。鞏永固。于崇禎癸未。逝。例有遺念之進。奉旨遺念不必進。其冠頂服册。及有龍鳳袍者。恭進。因進長公主金册一道。九翟珠冠一頂。禮服一襲。龍鳳裙襖十四件。龍鳳尺頭二十匹。龍鳳屏椅九件。鳳牀六張。鳳衣鏡一架。因言今日之事。起于遂平長公主。乃近例也。非舊例也。向臣恭謁壽陽。遂安。延慶。大長公主墳園。及觀其祠宇。其金册衣冠。宛然在列。其子若孫。漢遼世守。設其衣冠。不啻圭璧。琬琰。蓋先朝之制。亦未詳進繳之例也。上見疏。惻然。因還其冠服金册。並著為例。

國初驛馬。多功臣子。如韓國公李善長子祺。尙臨安。東川侯胡大海子觀。尙南康。西寧侯朱晟子琥。尙安成。瑛尙威寧。吉安侯陸仲亨子賢。尙汝寧。汝南侯梅思祖姪殷。尙寧國。鳳翔侯張龍子麟。尙福清。武定侯郭英子鎮。尙永嘉。長興侯耿炳文子瑄。尙江都。西平侯沐英子昕。左都督袁洪子容。皆尙公主。祖制。驛馬尙主。不用衣冠子弟。但以幾輔良家。或武弁家。擇其俊秀者。尙主之後。即居甲第。長安邸中。錦衣玉帶。與公侯等。其父封兵馬指揮。翰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驛馬雖貴。然出入有時。起居有節。而隨嫁之嫗母老。閨。拉作威福。都尉俯首而聽。節制。如再都尉與讓可。監也。再與讓尙公主。乃鄭貴妃女。神宗極鍾愛者。伉儷甚篤。無間言。嫗媼梁盈女。每行節制。再不善也。又侍宮中愛。時與媼。一日。媼下二。都尉自外入。傳呼開中門。故中門非媼不開。盈女不時至。都尉排闥而入。有頃。盈女至。出語。都尉乘醉。擊之。翌日入朝。奏聞。盈女率其黨數十人。伏闕下。要而毆之。幾死。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再遣乘衣冠。從間道歸里。上益震怒。遣提騎跡之。奪其父母。繼廷臣力諫。不聽。再既自歸。上怒不解。繼太學。習

禮一年昔之史乘所載若王敦備氣桓溫傲威其長伴愚以求免子敬彘足以遠詔王假裸體於北階何瑀投軀於深井蓋自漢以來相沿如此矣

萬歷中選擇尚主子弟三人入見上以其名呈太后太后置金瓶中焚香祝天選其一即以緋袍覆之送入春曹其兩人陪入者賜金綺能出送順天府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欽天監算命錦衣百戶視其隱駙馬會聘者聽其所從

上由信邸承統留意宗藩修復葺故唐王上疏言各官有乘輿至端禮門內者川拜帖書大字者等款其皆未有也部議屢上屢駁遂下署部侍郎陳子壯于獄上怒甚幾欲廷杖之未久唐王杖殺兩郡王上乃不憚尋又疏請統兵勤王一時傳唐王之變遠近震動上密令撫按押發高牆然各處宗人恣肆魚肉小民地方官咸束手矣

宗藩開科始自辛酉未幾又有換授大率以親王保舉俱從行賄之優者得中書舍人次者不失為州縣正印有朱露者以朝覲知縣上嘗一味逢迎乃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鎬

寧藩宗室朱統鎬戊辰選庶吉士有言宗室不便入館改授中書後具疏辨復時周宜與新召至京統鎬乃其辛酉所錄士也

辛巳二月二十四日上召閣臣及禮兵二部駙馬再與讓來乾清宮禮部尚書林欲樞左侍郎王錫震右侍郎蔣德璟兵部尚書陳新甲禮科葉高標章正宸李焜陰潤周正儒兵科張縉彥及再駙馬至皇極門同閣臣范復粹張四知謝陞魏紹乘陳演入宏政門中左門至後左門門內即平臺上每御召對處前建極後乾清相隔一甬道甬道東有景運門西有隆宗門中為乾清門門外兩大金獅入門即御道謹以石欄東有日精宮西有月華宮而正中御道直接崇階階上兩金龍各高五尺許兩銅龜大可五尺許從宮門外過東有東角小門門內帖云貞侍夫人傳聖諭東角門內不許喧嘩從東角門入小房皆垂黃錦

簾房有兩層連揭三簾而入則上坐御榻以待即乾清宮旁東暖閣也小榜曰仁昭殿座左小扇曰克己復禮上諭曰朕御極十有四年國家多事復遇飢荒人皆相食深可憫惻近且流寇攻陷雒陽福王被害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真當愧死聲淚俱下再與讓范復粹皆言氣數所致上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這幾年來何曾補救得幾分上簡兵科張縉彥疏及河南巡按御史高名衡疏因召縉彥過上曰爾前疏河南事奏來縉彥對曰雒城失陷親藩所在關係甚重臣見撫按塘報俱未詳悉臣河南人也聞福世子已在孟縣孟縣人郭必信自臣鄉來因細問之他在孟縣親見世子孝服因知遇害是真上聞之長歎泣下縉彥因奏福王先帝鍾愛享國四十餘年今因國變王身死社稷凡非祭慰問俱宜從厚上曰這說得是復粹言福王有兩箇內臣忠義可嘉上曰還是地方道府縣官及鄉官皆當查緝曰內臣何必待死國乎陳演旁言福王嘗立特廟科臣李焜奏凡兵以取勝為威今督師楊嗣昌出兵一年有餘惟初次有瑪瑙山一報小捷近遂寂寂威亦漸挫須另遣一大將討他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如何照管得到雖獲之長不及馬腹你們亦要設身處地若遇愛憎之

見便不是了焜奏因其照管不來故請再遣大將上曰也遣朱大典這便是大將軍正宸奏聞賊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旁立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蓋從川來則實在嗣昌也是時流賊九股楊嗣昌前奏已撫其八只張獻忠曹操逃入蜀闖賊原是張獻忠一股新甲曲為掩飾如此及獻賊全股從川逸出嗣昌倉皇入告身由大江回楚疏云賊既從陸臣不得不從水給事中孫承澤上疏駁之曰賊既在陸自宜從陸截剿謂賊從陸已不得不從水猶之賊向南已不得不往北也上因逆獻透出巴達賈備新甲甚嚴且曰卿部職司調度賞罰要嚴須為朕執法不得模稜此後如姑息誤事皆卿部之罪新甲引罪上再縉案頭諸疏曰闖賊南去李仙風領兵北來明是規避即高名衡前報福王尚在今報遇害也忙亂了因問閣臣世子諭札內言殺王儂官河南更有何王閣臣云不聞上再三言之縉彥過跪奏正月初三日賊破永寧內有萬安王被殺係周王參論緣事郡王又奏雒城失陷凡王府宮眷內外官紳士民焚劫甚慘此時賊雖出城生者無所養死者無所葬傷者無所調治皇上已發河南賑濟銀三萬兩合無先動三五千兩專濟雒陽收拾餘燼以救燃眉上曰河南到處饑荒別處亦都是要緊朕再措發即著欽遣官帶去諸臣遂披簾出東角門鶴立少頃上命再與讓葉高標及提督京營司禮太監王裕民前去河南慰問世子各賜銀幣有差先是上發銀八萬兩賑山東河南真保至是復發一萬兩坤寧宮周四千兩承乾宮田三千兩翊坤宮袁二千兩皇太子一萬兩慈慶宮懿安張一千兩慈寧宮皇祖宜懿惠康昭妃皇考溫定懿妃各五百兩

辛巳十一月上躬祀南郊余時為戶科左給事中舊例惟都給事中陪祭其餘給事中輪值供事先期禮垣差吏送供事牌至本垣余懸之入壇遂恭紀其事

思陵典禮紀卷二

十二日上御皇極殿傳制誓戒百官當日為始散齋四日十六日為始致齋三日十六日上常服詣太廟門帷次具祭服告請太祖祀神易常服御皇極門太常寺光祿寺奏省牲十七日上詣太廟以親詣南郊大祀預告畢還宮十八日上從文華出從皇極殿左門入至御案前立太常卿捧祝版從中門進於御案上上親填御名訖司禮監官進玉帛於上上裝於各匣內太常寺官俱安輿中上于香亭前行一拜三叩頭禮畢擡安天壇神庫上旋從殿中出乘輿從大明門正陽門詣南郊昭亭門降輿至內壇恭視壇位又入神庫視蓬豆至神廚視牲畢出昭亭門至齋宮各官入朝參傳旨賜早飯午飯免朝十九日元燈三竿並起報子時上常服至大次易袞冕乘圭從內壇左櫺星門入行大祀禮陪祭各官拜于櫺星門外供事官與御史侍班而不拜也禮畢駕還仍詣太廟參謁免行慶成禮二十日百官朝服入行慶賀禮上不御殿百官于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至文華門外慶賀東宮行四拜禮

香油、棗、柿、葡萄、荔枝、梨、水、粉、諸件。用銀一百六十八兩。四月初八日。獻新不著火。用銀一百六十九兩。四錢。

崇禎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上傳禮部堂。上宜禮科太常寺卿。來中左門。及午。賜官餅各十五枚。上御中左門之左小廂房。有扁曰德政殿。上返顧屏諸瑤退後。即曰禮部等官過來。上曰。太廟之制。一帝一后。計九廟。此外祧廟。亦有九。一帝一后。因屈指數。自德懿熙仁四祖外。仁宣英憲孝共九祧廟。已滿。各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母后七位。既不得入太廟。亦無祧廟之主。即宮中奉先殿。亦原止一帝一后。嘉靖後。有以繼后生母后入者。而以前七位尙無祭也。上意似在孝純皇太后。而又推及七位后。悉入奉先殿。亦未明旨也。禮臣林欲根。王錫爵。將德環奏。奉先之外。別有奉慈殿。係奉繼后及生母后處。今雖廢。尙可舉行。上曰。奉慈殿外。尙有宏孝殿。神霄殿。本恩殿。禮臣奏謂奉慈殿如未可復。或即在神霄殿奉祀。未知可否。上曰。太廟一帝一后。朕不敢輕動。只是奉先尙可恢拓。前後加一層。亦當祧廟。亦當祭。德環奏大給之禮。歲暮已行於太廟。似已妥當。且奉先原止一帝一后。與太廟同。若并祧廟之主俱入。未知妥否。上曰。奉先殿現有繼后及生母后七位。環奏曰。此萬歷初添入。上默然。此舉雖屬孝思。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禮部科上疏執奏得止。

按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即奉先殿亦依太廟定位。凡繼后生母后皆不得入。宏治初。別建奉慈殿。以奉孝穆紀太后。于是孝肅周太后。孝惠邵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五年。遷主祔各殿。而能奉慈之祀。隆慶初。奉安孝烈方皇后于景靈殿。更名曰宏孝。又奉孝恪杜太后于神霄殿。萬歷三年。奉孝烈孝恪附享奉先殿。而宏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陳李二太后。皆附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膏。

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立秋。是夜大雨。奉先殿內滿殿皆火。自殿東而上。擊壤獸吻。次早上御中極殿。召輔臣而諭。昨夜雷震。奉先殿東獸吻。深懷警戒。業親行奉慰禮。卿等可傳諭議上祭告脩省事宜。輔臣公疏請遇災策免。上慰旨。仍親書諭旨。頒示中外。

辛巳四月二十五日。上召成國公朱純臣。恭順侯吳維英。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萬煒。鞏永固。宣城伯衛時春。禮部尙書林欲根。侍郎王錫爵。蔣德璋。來中極殿。各官趨入。分東西班。殿外一拜三叩頭畢。上曰。成國公等過來。禮部過來。皆過中跪。上曰。孝陵爲高皇帝弓劍之所。關係重大。會典所載。近陵不許開窰取石。所伐樹木。禁例甚嚴。近來法久人玩。于原額四窰外。開得甚多。及燒造紅石。傷損樹木等項。雖經南中諸臣回奏。還須特遣重臣親勘。卿等有所見各奏來。勳臣奏六人各通職名畢。大約皆言奉命往勘。不敢輕徇情面等語。尙書林欲根奏。陵須用通曉地理者同去。聞有上林苑監丞楊應祥。頗曉堪輿。可取來同看。上命即取楊應祥來。左侍郎王錫爵奏。向臣爲南京司業祭酒。頗知孝陵事。上令詳奏。錫爵奏。孝陵自花山以下。屬句容。以上屬上元。古稱龍蟠虎踞之地。最爲形勢。其龍脈自茅山來。歷蕪湖。武岐。華山。白雲。龍泉。龜一帶。至陵可九十里。祖制附陵二十里內。禁例甚嚴。今新開諸窰。若得龍脈。自當嚴禁。德環奏。臣見宗室舉人朱統鎮。曾有疏言。孝陵水口。關砂諸處。亦有私取紅石。并陵後龍潭一帶。皆當查看。又

前歲有涇縣百姓全大功疏言。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二處。亦當煇管。泗州地稍低。開大水時。幾沒陵山。砂脚。鳳陽陵龍脈來處。間亦有開鑿地塘者。上曰。這奏尙不曾開得。命起來。隨賜宴坐。各臣跪謝。因言時方祈雨。不敢用酒。上曰。特賜酒。令內侍布席。召光祿寺官八人。行酒三巡。湯三飯一。既畢。出席叩頭謝。上召德環再奏。德環奏。中國有三大幹龍。中幹旺氣在中都。結爲鳳凰。祖陵。南幹旺氣在南京。結爲鍾山。孝陵。北幹旺氣在北京。結爲天壽山。長陵。這三大幹。本朝獨會其全。是萬世靈長之福。上曰。這三大幹。都從崑崙山發脈來。德環奏。誠如聖諭。備者言南北兩戒。南戒自岷山。嶓冢來。負地絡之陽。至揚子江入海。爲南京。北戒自黃河。積石來。負地絡之陰。至天津入海。爲北京。是兩大戒。山河勢形。皆兩京收住。上曰。這北戒。是天津收入海。德環奏。北戒是太行山一帶。過天壽山。繞京城。至天津。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西山一帶。龍脈過處。亦不宜開石。上曰。西山一帶。亦當照管起來。上召成國公新樂侯禮部尙書路費。綵段。有三人。特往南京。考察勘。至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一並踏勘。因賜成國公新樂侯禮部尙書路費。綵段。有差。上因發旨。二百餘言。仍歸關防給勅。書以行。而成國公時總督京營戎政。疏請帶戎政印往南。不許。再請許之。又以山東土寇爲梗。請帶京營兵千人。馬二百疋。護行。禮部及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爭之。上命將印交協理侍郎。

臨雍重典。上已躬行。至辛巳八月。有再幸學之舉。時澤爲兵科右給事中。適值侍班。又國學監生數少。請撥順天府儒學生員。赴監供事。澤兩子。橫。皆與焉。遂恭紀其事。

辛巳八月十八日卯初。駕從長安左門出。自崇文街至成賢街。入廟。祭酒司業吉服率學官諸生於成賢街左跪迎。駕至樞星門外。降轎。禮部與鴻臚卿導上步入門。登大成門中階。入御帳。坐定。具皮弁冠服。出太常寺官導由大成門中道入。盥洗詣先師廟中階上。奏迎神樂。上兩拜。遂行釋奠禮。太常寺卿跪進帛于上。右上手持圭。立授帛。獻畢。少卿跪進爵于上。右上手授爵。獻畢。上出圭。奏送神樂。上復兩拜。而禮畢。上仍至御帳。更翼善冠。黃袍。幸彝倫堂。諸生列于堂下。祭酒各官列于諸生之前。跪候駕過。北向立。上至彝倫堂。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祭酒以下及諸生。行五拜三叩頭禮。有頃。內贊贊進講。祭酒南居。仁從東階降。由東小門入。至堂中。北向立。執事官舉經案于御前。禮部官奏請授經于講官。祭酒跪。禮部以經立授。祭酒置于講案。復至中。北向立。一拜叩頭。上諭講官坐。祭酒承旨。就講案邊立。上諭官人每坐。百官承旨。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學士。一拜叩頭。祭酒講畢。陶謨講畢。退出堂外。司業羅大任從西階降。由西小門入。一如祭酒禮。講畢。傳制官稱有制。宣諭云。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凡四語。祭酒司業學官習禮公侯伯諸生。五拜叩頭。尙膳監進茶。上諭官人們喫茶。茶畢。監官出。百官一拜三叩頭畢。上賜五府六部都察院及衍聖公羊酒甜食。食上入彝倫堂後。敬一亭。觀世宗所立程子四箴諸碑。又令將廟學內各碑及石鼓。俱摹搨進覽。

親閱樓上論閣臣。宋儒周程張朱邵共六子。不宜列于先儒之內。宜有特稱。下禮部議。周敦頤首倡絕學。朱熹大集儒成。程頤張載邵雍皆宏闡聖真。力闢邪說。使在七十子之列。實可入室升堂。誠宜進稱先賢。以彰命世。又察得漢董仲舒生秦火灰燼之後。元契天人。附王通當六朝喪亂之餘。獨提性教。唐韓愈起衰拯溺。斥佛尊聖。皆一代真儒。千秋特異。若輩先賢之號。似亦無復問言。又謂本朝從祀。止陸贄中進薛瑄。萬歷中進王守仁。陳憲章。胡居仁。共四人。視宋從祀至十八人。為太少。如吳與弼。羅倫。蔡清。陳真。陳琛。呂柟。王良。章懋。羅洪先。鄧元錫。顧憲成等。皆品端識正。卓然聖人之徒。而其著述。尤多前賢所未及。宜並從祀。又謂歷代帝王廟。業已去元世祖及元臣木華黎五人。即從祀去元儒吳澄。而許衡尙存。宜並去之。是年十月。令候旨行。

崇禎戊辰春。幸學。辛巳八月。復幸學。禮部先以八月初四日請。已報可。是日丁未。適與丁祭相值。舊例丁祭。內閣行禮。乃改是月十八日幸學。而別遣閣臣謝陸于初四日行禮。

甲申春二月。丁祭。遣大學士魏藻德行禮。先時天氣晴和。各官庭集。唱禮者甫唱班齊。大風忽起。殿上燈燭盡滅。庭下松柏作怒號聲。竟不成禮。去亡國僅月餘。夫子蓋不享其祭矣。按元世宗以小黃門李邦寧為左丞相。釋奠孔子。方就拜位。亦有異風之變。夫子在天之靈。赫奕如此。

崇禎十四年八月。上欲考定樂律。命工部察周尺之制。工部不能定。移問禮部。禮部覆云。周尺之說。古今推求不一。有用累黍者。漢書律歷志云。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之。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爾雅云。秬。黑黍也。顏師古云。中者不大不小。後周時。牛宏等議曰。上黨羊頭山黍。其色至烏。其形圓重。唐禮樂志曰。黍。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宋寶徽司馬光等。考定周尺用上黨黍。十黍為一寸。是也。有用指者。古人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大禹聲為律。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即周尺也。有用羨壁者。考工記曰。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蓋壁徑九寸。羨而長之。縱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十寸八寸。皆為尺也。有用粟者。粟。禾穗芒也。淮南子曰。律數十二。故十二粟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是也。有用蠶絲者。孫子算術云。蠶吐絲為忽。自絲毫釐分而成一寸。是也。有用馬尾者。易緯以十馬尾為分是也。詳考之。竊謂人指則長短不齊。壁羨則古壁難得。粟有輕重。馬尾有巨細。蠶絲秒忽亦難辨。惟累黍之法為正。而又有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者。又有謂歲有豐歉。地有肥磽。累黍較驗。亦復不齊者。故前代製尺。特用累黍。又必求古器以較焉。隋書所載歷代之尺。十有五種。第一種即周尺。與西漢劉歆銅斛尺。東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祖沖之銅尺。皆合。今去古既遠。欲求確據。惟高皇帝時命宋濂冷謙所定樂律。及劉基等所定欽天監律。其可憑。而基其尤其顯者。宋和峴西京銅望臬。即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也。影表上可測天。度數不爽。況其他乎。唐順之曰。今欽天監表尺。乃元郭守敬所造。比市尺止得八寸強。守敬精於律歷。決非苟作。嘗取黑黍中者一千二百粒。日乾之。秤量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之。命為九寸。與表尺合。於今欲求周尺。似不能舍是而他求矣。抑又有說焉。高皇帝創制垂法。貽謀萬世。當時製為鎮圭。定按周尺。

莫若以鎮圭之尺為主。若欲別造準尺。是必博搜古器。如表尺之屬。並求真黍。參互考定。非可懸臆臆決也。工部據以回奏。奉旨既說周尺。即周鎮尺尺。著照鎮圭式造尺。

京尺甚長。御前尺比京尺止六寸。鎮圭尺二寸。比京尺止七寸三分。欽天監日晷表尺。比京尺止七寸二分。

崇禎壬午八月二十四日。上御文華殿日講。詹事邱瑜講師鑿之始。章上問成英韶。論對是四代樂名。上曰。子在齊聞韶。即此韶樂。瑜對曰。韶樂。上復問關雎之亂。亂字。瑜對是樂之卒章。上曰。當時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何等氣象。因顧輔臣。前論禮部舉知樂之人。有有之否。對未有。上曰。古樂亦尙可復。輔臣德璉因薦黃道周知樂。

壬午二月。禮部奏蒙諭太常寺有神樂觀。及給賜淨衣。取其精潔。今郊廟祭樂。亦多疎濶。如琴瑟並無指法。舞容尤乖古制。宜訪求知樂之人。細加參究。因及鄭世子所進樂書。又原任禮部尙書黃汝良樂律考。大要以黃鍾候氣。實為律歷之本。而自漢唐以來。或為三寸三分。或為九寸。其說不同。前議歷法時。臣等以古度灰候氣之法。令欽天監與新局並曉。皆不甚曉。至樂舞生則琴瑟搏拊。尙未能辨。矧黃鍾乎。周時以舞教國子。令大胥舞位。小胥正舞。列節八音而行八風。蓋五行之義。皆寓於其中。至漢大樂律。則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凡除更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大夫之適子。取為舞生。其教之豫而選之精如此。故能發揚功德。孚格人天。而今皆伶人下賤為之。去古實遠。宜令太常做周漢意。選舞士。不得仍以倡優充數。仍將律書正聲所纂舞圖舞節。重加翻習。庶足復三代之舊文。又輔臣奏廟堂上不宜用教坊樂。聖意亦以為然。祭會典。凡祭用太常寺樂舞。凡朝會宴享等禮。用教坊司奉壘。而相沿既久。疎舛成習。所當嚴行申飭。至古者房中之樂。歌鹿鳴諸詩。笙奏由庚諸詩。即漢人樂府。亦特為古雅。當時音容必有可觀。自唐始分太常與教坊為二。實鄭衛亂雅之始。惜古樂殘缺。未易頓議。亦宜訪求知樂之人。徐加訂定。以副聖天子復古致治盛心。

郊祀樂章。迎神奏中和曲。奠帛奏蕭和曲。進俎奏詩和曲。初獻奏疑和曲。亞獻奏豫和曲。終獻奏寧和曲。撤饌奏雍和曲。送神奏安和曲。望燎奏時和曲。○廟祀紀獻則奏熙和曲。餘盡同。○天子朝賀殿內設中和韶樂。陸殿奏聖安曲。百官入門。奏治平曲。丹陛設大樂。百官行禮。獻萬壽樂曲。還宮奏安定曲。○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凡命婦朝賀。設女樂。奏壽天香曲。○天子大宴。殿內備食。一奏上萬壽曲。二奏迎天恩曲。三奏感地德曲。四奏樂民生曲。五奏感皇恩曲。六奏慶豐年曲。七奏集禎祥曲。八奏永皇圖曲。九奏樂太平曲。迎膳進膳。俱水龍吟。陸座還宮。俱萬歲樂。百官行禮。朝天子。小宴備食。一奏本太初曲。二奏仰大明曲。三奏民初生曲。四奏品物亨曲。五奏御六龍曲。六奏泰階平曲。七奏君德成曲。八奏聖道行曲。九奏樂清寧曲。其餘與大宴同。○東宮朝賀。奏喜千秋曲。陸殿還宮。奏千秋歲曲。宴同。

陽中秋及遇大典隆殿行禮。方許作樂。其餘皆免。至浣衣減食。已有諭旨。今用錫木磁器。以復古風。其金銀各器係關典禮者。留用。其餘盡貯庫。以備賞賚。內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力辦賊。如有仍前奢靡宴樂。及拜謁餽遺。官箴固陋者。許緝事衙門。參來拿治。其官紳與盜。違照會典。如有擅用黃藍袖蓋。及寸子擅用紅紫衣履者。庶民男女。僭用錦繡綺縠。金玉珠翠衣飾者。俱以違制論。凡衣袖不許過一尺五寸。凡器不許用銷金嵌金。銅螺紫檀花梨等物。及鑄造金銀盃盤。在京著五城御史。在外著撫按提學官。大張榜示。嚴行禁約。違者參處。倡優宵隸。加等究治。特諭。

崇禎庚辰。上傳吏部。令百官燕居。皆用世廟所製忠靜冠服。賜閣臣五人各一襲。復以二襲下部為式。上燕弁冠。元端服。襯以深衣。素帶元履。冠用烏紗。上分金線十二瓣。前飾五采玉雲各一。後列四山雙玉簪服。即古元端制。身用元邊綠青。兩肩繡日月。前繡圓龍一。後繡方龍二。邊加龍文八十一。領與兩袂共龍文五九。袷同前後。共龍四九。深衣黃色。袂圓袂方。下齊負繩及踝。十二幅。素帶。衣裏青表綠。緣邊腰圍以玉龍九片。元履朱絳。紅纓黃結。襪用白。

世廟諭張少傅。茲者光澤王奏請冠服之式。以便遊服。朕已允其言。今思其制。當以燕弁為準。親王用九緋。世子郡王用八緋。郡王長子用七緋。俱去簪。與五玉後山皆一扇為之。分畫為四。服用青身青緣。前後方龍補各一身。用素地。邊用雲。帶用青衣綠裏。履用皂。白襪。其補子。郡王以上許綵粧。郡王長子。止許緋金為之。未知可否。卿其詳看來聞。

臣謹按國朝定制。天子冕冠十二旒。皮弁十二綬。皆象十二月也。今燕弁用十二綬。正如其數。又親王冕冠九旒。皮弁九綬。今燕弁宜用九緋。親王世子冕冠八旒。皮弁八綬。今燕弁宜用八緋。郡王冕冠七旒。皮弁七綬。燕弁亦宜用七緋。茲聖諭以世子郡王俱用八緋。郡王長子用七緋。竊謂郡王冠冕皮弁。既俱已合。其郡王長子或宜用六緋。鎮國將軍以下各依原忠靜冠服品官之制服之可也。又思燕弁冠服。及忠靖冠服。俱欽定名。今諸王冠服。宜更定名。伏乞裁示。

論張少傅。卿回奏具見詳明。夫朝冠公服。止于七數。間常用反重之可乎。郡王之冠。仍宜七數。其郡王長子既無冕弁。只可同鎮國將軍之制可也。惟冠五緋。以分等差。一如忠靖冠之製式。又其名當異於朝廷。庶別天子諸侯也。或名之曰保和。或曰寧義。學敬請用保和。從之。

南京供應機房。絲紗羅。共三萬四千二百九十疋。上用絳絲紗羅四千二百九十疋。上用升降龍擁祥雲。升降龍骨朵雲。升降龍祥雲。八寶團龍。竹葉雲。團龍。喜嵌八寶團龍。界地嵌八寶。四側六側竹葉雲。大四金蓮寶相花。六側金蓮寶相花。方勝八吉祥寶相花。上用色。柘黃。柳黃。元色。真紫。大紅。福壽。鸚歌綠。翠藍。玉色。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王裕民等。傳奉聖諭。論禮部并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今式古。獨嚴近習之防。敕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

思陵典禮紀卷四

崇禎十五年春。余在戶垣。據光祿寺開報。皇膳每日三十六兩。每月一千四十六兩。廚料在外。又藥房盤露。飲用粳米。老米。黍米。在外。皇后膳每日十一兩五錢。每月三百三十五兩。廚料二十五兩八錢。懿安皇后同。承乾宮皇貴妃。翔坤宮貴妃。兩宮。每月各一百六十四兩。皇太子膳并廚料。每月一百五十四兩九錢。定王永王兩宮。每月各一百二十兩。光祿寺每月冊奏。一切內外諸費。約用二萬餘兩。

崇禎十六年癸未九月。上諭內閣輔臣。修省須有實政。庶幾挽回氣運。仰希天慈。如賊寇失事。各案應速結。戰守有功。應速敘。此二事全賴先生每秉公撥。如錢糧不足。亟宜節儉。先自朕躬始。若祀典豐潔。仍舊不敢議減。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無可議。惟日用膳品。減去一半。各宮分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內員車銀。減去十分之三。統俟平定之日。照舊。在外衙門有可節裁者。亦著照此推行。再如兵火焚殺之酷。災變死亡之慘。朕皆不能拯救消弭。殊愧君師之位。今又添嬪御之奉。乃是增過增慚之舉。其選擇之事。竟宜停止。此亦節儉之一事。其章疏。沓歷過多。朕不能朝上夕下。稽誤政幾。皆朕之過。當極力披閱發行。先生每即擬旨來行。

癸未十月十三日。上諭禮部都察院。邇來兵革頻仍。災較疊見。乃內外大小工匠。士庶人等。全無省惕。奢修相高。食博。為益不小。朕甚惡之。屢經申飭。未見遵行。崇儉去奢。宜自朕始。朕於冬至正旦。壽節。端

清明法紀。披本澄源。意甚深遠。朕後追前。懷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

禮部查得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內官品秩。神宮監。掌太廟祭器。及祭祀瀝掃殿庭廊廡。尚寶監。掌御寶璽。符將軍印信。陵神宮監。掌瀝掃殿庭...

各門堂晨昏啓閉。關防出入。

午門。端門。承天門。東華門。西華門。元武門。奉天門。左順門。右順門。

以上每門設門正一人。秩正四品。門副一人。從四品。

鐘鼓司。掌奉先殿祭樂。及御樂。并宮內宴樂。與更漏。早朝鐘鼓。惜薪司。掌宮中諸處柴炭。

以上每司設司正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從五品。

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提督匠役。造作刀甲。及宮內所用梳篦。刷帚。針剪。諸物。內織染局。掌染造御用及...

以上每局庫設大使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從五品。

洪武三十年。增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從...

洪武二十八年。定東宮。設典。禮。樂。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各設局郎一人。秩正五品。局丞二人。秩從...

一人。從六品。門官二人。門正。秩六品。門副。從六品。內使十人。公主位下。設中使司。司正。司副各一人。皆維...

洪武六年。置內司。設司正一人。秩正七品。司副一人。秩從七品。專掌糾察宮人失儀及不法者。

會典不載內臣執掌。嘉靖中。宦官上疏。請增入會典。不報。崇禎上御極。即撤回各邊內監。及宜興相國召...

獨斷于先。皇上翦除逆璫。媲美于後。總之。稟成于高皇帝訓諭。內臣毋預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

制。內臣只垂簾。間有賜玉賜犀。無金銀帶也。崇禎十三年夏。始令照文武品級繫帶。而補則另制。故近侍...

離異。崇禎末。嚴禁內侍娶妻。及在外宿娼。然終不能禁。成化中。御馬監監丞。娶故南和侯方瑛妾為妻。事發。詔...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宮官品職。先是五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

二十四司。凡一百九十八人。女史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充。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泄。垂法將來...

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一司。尚宮局。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總司。司言。司簿。司關。四司之官屬。凡六尚事物。出納文籍。皆印...

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司記。掌印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目。審而付行...

宜奉啓之事。典。官。掌。言。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簿。二。人。正。六。品。典。言。二。人。正。七。品。掌。言。二。人。正。八。品。司。言。掌。傳...

關。六。人。正。八。品。司。關。掌。宮。關。鑰。鑰。鑰。之事。典。關。掌。關。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

尙儀局尙儀二人 正五品 掌禮樂起居 總司籍 司樂 司贊 四司之官屬

司籍二人 正六品 典籍二人 正七品 掌籍二人 正八品 司籍 掌籍 教授 筆札 凡案之事 典籍 掌籍 佐之 女史十人 掌執文書 司樂二人 正六品 典樂四人 正七品 掌樂四人 正八品 司樂 掌樂 樂人 習樂 陳縣 拊擊 進退 之事 典樂 掌樂 佐之 女史二人 掌執文書 司贊二人 正六品 典贊二人 正七品 掌贊二人 正八品 司贊 掌贊 見宴會 贊賜 之事 典贊 掌贊 佐之 女史二人 掌執文書 司贊二人 正六品 典贊二人 正七品 掌贊二人 正八品 司贊 掌贊 見宴會 贊相 之事 典贊 掌贊 佐之 女史二人 掌執文書 形史二人 正六品 掌后 妃 掌妾 御于 君所 書其 月日

尙服局尙服二人 正五品 掌供內服用 采章 之數 總司寶 司衣 司飾 司仗 四司之官屬

司寶二人 正六品 典寶二人 正七品 掌寶二人 正八品 司寶 掌寶 契圖 籍 典寶 掌寶 佐之 女史四人 掌執文書 司衣二人 正六品 典衣二人 正七品 掌衣二人 正八品 司衣 掌衣 服飾 典衣 掌衣 佐之 女史二人 掌執文書 司飾二人 正六品 典飾四人 正七品 掌飾二人 正八品 司飾 掌飾 沐浴 巾 櫛 器 玩 之事 典飾 掌飾 佐之 女史二人 掌執文書 史仗二人 正六品 典仗二人 正七品 掌仗二人 正八品 司仗 掌仗 與仗衛 之事 典仗 掌仗 佐之 女史二人 掌執文書

尙食局尙食二人 正五品 掌供膳羞 品 將 之 數 總司膳 司醴 司饌 司餼 四司之官屬 凡進食 先嘗 之

司膳二人 正六品 典膳四人 正七品 掌膳四人 正八品 司膳 掌膳 烹煎 和 之事 典膳 掌膳 佐之 女史四人 掌執文書 司醴二人 正六品 典醴二人 正七品 掌醴二人 正八品 司醴 掌醴 酒醴 醴飲 之事 典醴 掌醴 佐之 女史二人 掌執文書 司饌二人 正六品 典饌二人 正七品 掌饌二人 正八品 司饌 掌饌 方藥 物 之 事 典饌 掌饌 佐之 女史四人 掌執文書 司餼二人 正六品 典餼二人 正七品 掌餼二人 正八品 司餼 掌餼 給 宮人 廩 薪 炭 之 事 典餼 掌餼 佐之 女史四人 掌執文書

尙寢局尙寢二人 正五品 掌寢 寢 御 之 次序 總司設 司與 司燈 四司之官屬

司設二人 正六品 典設二人 正七品 掌設二人 正八品 司設 掌設 帷帳 席 簾 掃 設 之 事 典設 掌設 佐之 女史四人 掌執文書 司與二人 正六品 典與二人 正七品 掌與二人 正八品 司與 掌與 燈 籠 蓋 羽 儀 之 事 典與 掌與 佐之 女史二人 掌執文書 司苑二人 正六品 典苑二人 正七品 掌苑二人 正八品 司苑 掌苑 園 苑 植 蔬 果 之 事 典苑 掌苑 佐之 女史二人 掌執文書 司燈二人 正六品 典燈二人 正七品 掌燈二人 正八品 司燈 掌燈 燈 燭 燭 火 之 事 典燈 掌燈 佐之 女史二人 掌執文書

尙功局尙功二人 正五品 掌女工 之 課程 總司製 司珍 司計 四司之官屬

司製二人 正六品 典製二人 正七品 掌製二人 正八品 司製 掌製 裁 制 之 事 典製 掌製 佐之 女史四人 掌執文書 司珍二人 正六品 典珍二人 正七品 掌珍二人 正八品 司珍 掌珍 金 玉 寶 貨 之 事 典珍 掌珍 佐之 女史六人 掌執文書 司計二人 正六品 典計二人 正七品 掌計二人 正八品 司計 掌計 事 典計 掌計 佐之 女史六人 掌執文書 司計二人 正六品 典計二人 正七品 掌計二人 正八品 司計 掌計

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 典計 掌計 佐之 女史四人 掌執文書

宮正司 宮正一人 正五品 掌糾察 宮闈 責罰 戒令 之事 司正二人 正六品 典正四人 正七品 女史四人 掌執文書

洪武二十二年 令六尙局官 或五載六載 歸其 父母 從宜 婚配 年高者 許歸 終天 年願 留者 聽在 宮闈 及 見受 職者 家給 以 祿 外 品 同

京城 阜城 門外 五里 許 有 靜樂 堂 磚 堊 二 井 屋 以 塔 南 通 方 尺 門 謹 閉 之 井 前 結 石 爲 洞 四 方 通 風 卽 宮 女 火 壘 之 所 也 北 安 門 外 有 屋 數 楹 名 安 樂 堂 宮 人 有 病 非 有 名 稱 者 例 不 賜 藥 則 出 之 又 禁 城 後 舜 貞 門 傍 右 門 承 以 斂 具 昇 出 元 武 門 經 北 上 門 北 中 門 達 安 樂 堂 授 其 守 者 召 本 堂 土 工 移 北 安 門 外 易 以 朱 棺 禮 送 之 靜 樂 堂 火 壘 塔 井 中 凡 宮 人 故 必 請 旨 凡 出 必 以 銅 符 合 符 乃 遣 嘉 靖 末 有 貴 嬪 捐 貨 易 民 地 數 畝 其 焚 燼 不 願 非 者 悉 納 地 中

漢時 宮中 有 對 食 對 食 者 宮 人 相 與 配 合 爲 夫 婦 也 陳 皇 后 無 子 使 宮 人 衣 上 衣 冠 與 之 疑 處 武 帝 廢 之 責 以 爲 女 而 男 淫 後 世 宮 人 私 與 中 官 爲 偶 其 綢 繆 甚 於 夫 婦 至 宮 人 放 出 仍 嫁 內 官 者 至 內 官 私 在 外 妻 妾 及 狎 婦 者 尤 比 比 也

唐時 宮中 給 使 令 者 皆 有 冠 巾 謂 之 裏 頭 內 人 洪 武 既 定 女 職 亦 給 冠 帶

大明 典 禮 載 宮 人 衣 用 紫 色 圓 領 窄 袖 徧 刺 折 枝 小 葵 花 以 金 圈 之 珠 絡 縫 金 束 帶 紅 裙 弓 樣 鞋 上 刺 小 金花 烏 紗 帽 飾 以 花 帽 額 綴 團 珠 結 珠 髻 梳 垂 珠 耳 飾 燕 中 婦 女 足 稱 纖 小 至 選 入 宮 則 更 易 而 宮 之 昔 蘇 子 瞻 嘗 稱 內 庫 酒 北 苑 茶 趙 德 麟 曰 上 閣 衙 香 儀 鸞 司 綠 燭 京 師 婦 人 梳 粧 與 脚 天 下 所 不 及 坡 笑 然 之 小 脂 戴 宜 和 以 後 婦 人 多 花 鞋 弓 履 窮 極 金 翠 蓋 宮 鞋 尙 弓 做 宋 也 國 初 宮 人 殉 葬 其 父 兄 授 錦 衣 衛 千 百 戶 有 差 謂 之 朝 天 女 戶 官 得 世 嗣 天 順 末 始 罷

宮 中 選 用 嫺 口 屬 禮 儀 房 俗 名 嫺 子 府 有 提 督 司 禮 監 太 監 有 掌 房 有 貼 房 俱 錦 衣 衛 指 揮 每 季 選 嫺 口 四 十 名 養 之 于 內 謂 之 坐 季 嫺 口 別 選 八 十 名 籍 于 官 謂 之 點 卯 嫺 口 倘 坐 季 者 有 故 卽 以 補 之 先 期 宛 平 大 興 兩 縣 及 各 衙 門 博 求 軍 民 家 有 夫 女 口 年 十 五 以 下 夫 男 俱 全 形 容 端 正 第 三 胎 生 男 女 僅 三 月 者 擇 選 之 仍 令 穩 婆 驗 無 隱 疾 具 結 赴 送 候 司 禮 監 請 旨 差 內 官 出 合 各 衙 門 所 送 嫺 口 會 選 乃 定 每 口 日 給 米 八 合 肉 四 兩 光 祿 寺 支 領 每 年 更 番 什 物 每 季 煤 炭 雜 器 兩 縣 合 商 辦 送 每 遇 宣 取 則 就 中 選 一 人 易 高 髻 新 衣 宮 粧 以 進

崇 禎 癸 未 五 月 司 禮 監 王 德 化 本 云 嫺 口 例 有 定 額 按 季 選 送 季 終 退 換 故 取 之 於 軍 者 則 錦 衣 等 二 十 八 衛 之 大 小 地 方 之 廣 狹 以 定 口 數 之 多 寡 故 衛 之 口 數 最 多 者 爲 錦 衣 額 數 以 一 百 計 餘 衛 則 十 五 以 至 十 口 止 城 縣 之 最 多 者 南 城 額 以 一 百 七 十 計 餘 則 一 百 二 十 以 至 二 十 口 止 每 遇 選 期 慎 擇 生 男 生 女 各 二 十 口 并 所 乳 嬰 兒 存 房 作 養 以 備 一 季 之 取 用 上 季 未 用 者 卽 行 疎 放 此 舊 例 也 今 宜 選 生 男 生 女 各 以 十 五 口 爲 率 少 則 移 植 之 意 至 于 里 甲 之 勒索 食 報 之 騷 擾 事 屬 城 司 宜 嚴 申 飭

故事。民間婦無得入禁中者。即諸宮女已承恩賜名稱。其母非得旨亦不入。惟三婆則時有之。一曰嫗婆。即二縣與各衙門送選禮儀房坐季嫗口。若內庭將有誕喜。先鋪月子房。傳預選數人候之。內直房產男用乳女者。產女用乳男者。初亦雜試。候月餘乃留一人。一曰醫婆。取精通方脈者。候內有旨。則各衙門選取。以送司禮監會選。中籍名待詔。一曰穩婆。即民間收生婆中。預選籍名在官者。惟內府所用之。如選宮女。則用以別妍媸可否。如選嫗口。則用以等第乳汁厚薄。隱疾有無。如內庭有喜。則先期預集老于事者。候事定乃罷。諸婆中有一經傳宣者。則出入高髻彩衣如宮裝。以自別於曹偶。民間亦以此信而用之。醫婆穩婆事竣皆得出。惟嫗口一留用。則終其身事所乳。無復出日。然食報亦甚隆。崇禎辛巳。令乳皇子至七歲放出。

編勿傳。誌黃子毅然傳之。謂明聖御天。恩隆贈恤。忠魂如日。逆案如山。自非彪虎兒孫。何至以觸忌相格。處不諱之朝。留不死之論。此而不傳。誰當傳者。嗚呼。斯亦可尚也已。楊中丞云。盧存忠。直肝腸。化作蓑宏碧血。遂取以爲類。若夫大節昌。載在國史。生平著述。各詳家乘者。悉不具錄。刻既成。而山中人漫論爲之序。

日。不著何年。考明史。嘉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毯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開。睽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爲是。又有人變述略。則紀蘇帶二郡民憤擊殺縱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次子以爲當即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覽戒。動感發。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乾隆四十有一年八月望前一日。東里盧文弼題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

題辭

碧血一編。紀明天啓時死奄禍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燦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應山楊大洪。嘉善魏廓園。常熟顧慶客。江陰繆西銘。無錫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爲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聞六君子之獄。乃走燕。變服雜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言遺札。且備見許顯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國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媚於奄而取容。於是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以爲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孰知其詭附憚惠之形。與其恣睢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繪畫。迫其身既膺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願乃驅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蟲虺腹而身危。奄恃權而國壞。易世而亡。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

碧血錄目

古忠義城誌卷黃 煜覺次

- 碧血。紀死忠也。其同事而生者。不具載。
- 欽贈光祿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還原銀以旌忠直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燦。字開夫。號元白。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天啓四年甲子六月。杖死。
- 欽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恩封四代賜祭葬蔭給贖銀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澗。字文瀾。號大洪。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 遺書三種
- 辨揭 絕筆 血書
- 欽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還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光斗。字道直。號浮邱。直隸安慶府桐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還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字民協。號熙宇。山東濟南府武定州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還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一種
自譜

欽贈大理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字思永號衡臺山東東昌府南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太僕寺少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陝西副使顧大章字伯欽號慶客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四種

自敘 書刑曹事 雜記 絕筆

欽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賜祭葬蔭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真定府高邑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成死遺書

未請卹

原任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鄧漢宇字□□號吾邱江西建昌府新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成死遺書

未請卹

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夏嘉遇字□□號繩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擗站死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贖銀五百兩原任四川道監察御史夏之令字宜伯號邵五河南汝寧府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九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

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字□□號洞初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一月逮詔獄斬死遺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奉旨議蔭原任江西道監察御史吳裕中字幻益號磊石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二月杖死遺書

欽贈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字季侯號來玉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府正詹事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左春坊左諭德穆昌期字當時號西銘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自錄 就逮詩

聖血錄 目

聖血錄 目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特祠祭葬蔭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字景文號夢洲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兵部右侍郎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字仲先號蘇貞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一種

訓子書未刊

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自沈遺書

遺書二種

別同志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就逮詩 誠子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黃尊素字真長號白菴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詩未刊

未請卹

原任刑部右侍郎王之棗字□□號心一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天啓六年丙寅□月逮詔獄死遺書

附

天人合徵錄 燕客草

天變雜記

人變述略

碧血錄上

明 黃煜堂次

楊大洪先生獄中書

遠民楊謹謹揭。爲心不欲辨。聊一白不辨之心。以俟天下後世。連今遠矣。遠以楊鎮。熊廷弼失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連與左光斗等爲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辨者也。至連之有此一遠也。久已自知之。而連之遠成此一遠也。由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辨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遠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誠得人口。可以汗其名。陷其身。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既已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辨。今日當無所不聽。辨復何爲。此皆心之不欲辨者也。何以不欲辨。非不敢辨。不能辨。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辨駁執爭。只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辨。昔人或爲之。況在君父之前。連所自恨。三朝蒙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累臣。死且不瞑。若夫雷霜霜雪。無非天恩。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已。此則不辨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連之願畢矣。謹揭。

絕筆

碧血錄上

碧血錄上

枉死北鎮撫司楊廷樞。筆書於獄神之前。連以憂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遠。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震兩露。莫非天恩。故亦日長途。饑餓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樂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佳繯自裁。祇取妻子一環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過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打問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辨。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乃就本司不時追賊。限限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慎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禮。不過難我者立迫我性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賊爲緣。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於同類。然則連今日尙何愛此餘生哉。叩九關不得。苦求自絕。明連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連死則難我之怨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之慘。而連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願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毆之兇。於先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沖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譏。李選侍移出乾清。亦謂乾清非李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於皇上臨政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杜漸。專擅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祇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於不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清。可乎。即日限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有之。然與職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錮迫。至於皇上母子。相映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爲聖母辦。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雖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响。遍移百法。千方。倘惜。無非爲內外欲殺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爲封侍。飾成遺命之專如此。不知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懍懍一宮人。視先帝爲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爲發明連和以舊病偶發。服藥無效。命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并皇上服侍人都有了與侍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服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語不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繼。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大臣以輔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李侍拉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即暈倒御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隨危握手了事。明加皇上以連連之名。隱加先帝以內嬖之過。徒欲快殺人之恩。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連已死矣。祇存此一段議論。瀟向青天白日。爲幽冥覈實者考質。倘仁人君子。不忍絕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脩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爲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連所敢必也。若連二三乳臭之子。驚魂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嗟嗟。癡心爲國。妄捨死路。生有累於朝紳。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蒼宏碧血。留爲千日白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疆固。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連即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即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於潯邸聖母之難。大廷辱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一惡不畏死之楊

碧血錄上

三

漣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年九月中，傅李氏氣毆聖母與節次無禮等語。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乾清宮前而發。因方和公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聖上親言朕與他有嫌，當時君臣相質真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捉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漣謂事關大體，即語有失，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況乎其未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漣沈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案卷，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唯同朝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漣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矣。好笑好笑，讀書作官人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為兩蹠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為目前自卸妒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仕路上大乖巧大便宜事，何苦疑恐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食朝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個個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利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刑，欲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父子相訣之語，漣亦謂子孫何不更勉之忠義，而作此隱語替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何證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血書

漣今死杖下矣，擬心報主，恐直難人，久拚七尺，不復挂念，不為張儉逃亡，亦不為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賊私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傾路遠，交絕途窮，身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靈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於天，何怨於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魏廓園先生自譜

書年譜稿前

皆在橋中偶憶筆畫添註，恐俱難認。

此譜開架小定，然事多未詳。

萬曆三年乙亥一歲。

予世嘉興遷善鄉三十五都北區東二歲圩人。可考者以洪武開諱伴者為初祖，祖塋於徐成三十九年成三編成於雲南大理衛，徐氏絕，則以婚家補伍子家乃西隸軍籍焉。宣德中，析嘉興為嘉善，因為嘉善人。今在大理者為真公派，在嘉善者為成顯二公派。成顯出於海，海配金氏，其母亦金氏。又所傳真子通，高成顯二公書稱叔父，真成顯似同父兄弟也。成一支絕，顯為子高祖，高祖四男子，仲子為子曾大父，隱齋公，隱齋公生南川公，南川公四男子，仲子為繼川府君，府君以子行人滿考，移贈行人司行人，再以子選授工科給事中，以光宗登極，恩贈工科給事中，已子陸禮科左給事中時，以皇第一子生推恩贈禮科左給事中，已又以子陸吏科都給事中，以今上登極，恩未補，補贈吏科都給事中，先是為行人時，行人尚仍八品之舊，先稱人薛不得，後三贈皆繼人，迨追奪之命無虛日，子非至勤縱騎

弗時繼。復復貧。歲歲饑。業陸廢。君與叔父愛予甚。時念此兒不成則已。成必越衆。數以此堅先都諫心。時借友人讀書於邑之東塔。則載子與俱。又徙於陸莊。則與俱之陸莊。不數月。叔父病甚。就醫。子往復無所歸。徒家塾耳。一日。聞叔父病甚。且往候。值表成沈少蘭。謂若叔有極美意思。亟見若。若奈何弗亟往。詢其故。曰。若叔未子。病且革。意圖若矣。予曰。幸爲我謝叔父。家大人止予一子。予嗣叔父。予父又誰爲嗣者。叔父家固康。病尋瘥。自是不第愛予。且敬予。有事就而相商。如成人矣。

十九年辛卯十七歲。
先都諫復徙館於陶之澗巷。而予從泰字曹師學。夙仰曹師之規行矩步。稱人師。而曹師一見予文。亦即視爲相長之友。志氣鼓舞。藻思溢發。寂寥短章。春容大篇。腕如其口。口如其意。一日三藝。日中脫稿。如探囊焉。曹師課藝。篇有大結。結中時有感寓。曹師每勤默容之戒。亦間發爲詩歌。是歲。先都諫任脩脯資。而傳餐刷之錢。讀書得稍成片段云。

二十年壬辰十八歲。

予赴童子試。縣府俱有名。二月。正於郡寓候道試。而惛惛心動。急馳省。則先都諫感寒疾。然聚授生徒。如故。予勸且暫遣。因留侍疾。而先都諫慨然起曰。負我負我。因自出僱小刀。減一簪五分。許爲試卷費。促予登舟。親爲解纜。望余舟不見。始入疑。先都諫初不自負其革。復謂道試固不遠也。然予心日不寧。間後復寓門。而人以計開。先都諫以二月十五日終於正寢。予驚惶。號踊。履襪遺脫。不復還寓。跌而奔。不識路。則依官路行。謂牽路可達。乃未盡六里街。兩足爲磚石屑所嚼。血漬泥填。赤屣起履。踏行道嗟悼。一轎卒楊君賢。以事歸邑。見而隱之。挾與俱。困甚。則附其肩以行。昏時達邑。急買舟歸。向二更。得躬舍險也。先都諫彌留時。不欲葬於祖塋。意欲問之君與叔父。得尺地可葬者。而叔父故出嗣於南郊叔大父。弗得自主。又木直薄。不可以久。屋主人難之。遂葬於祖塋。今三十四年矣。未能更葬。非先都諫志也。葬畢。人散。一母一子。徒朝夕哭。屋主人故有子。從先都諫學。因拉諸從先都諫者。畢從予。予於是。一。意爲蒙師矣。余既未冠。而諸生徒者。又故狎處。而年相若者。有之。頗黠者。陰號召諸生。令弗馴。予約予知之。立爲程約。弗如約者。罰弗爽。而黠者。作聽之。黠者以爲予將終聽之。諸小生亦嚴事予。逾嚴黠生矣。偶一日。午解。予散步於鄰場。牆以內。而牆以外。故有五聖神祠。黠者率諸生徒。燃燭祝死。予一聽之。從問戶。潛歸於塾。傲然坐。黠者至。予叱令跪。弗馴。予詰以頃於神祠前。羅拜而祝者。何言。諸生徒相顧失魄。而黠者首服其辜。自是莫敢以黠應矣。復與諸父兄約。歸而黠者。密以聞。歸而黠者。密以聞。者密以聞。聞一獎之責之。而諸生徒之。馴約在家如其在塾也。課蒙之暇。問爲時文古文詩歌。俱勿專業。

二十一年癸巳十九歲。

仍館於陶矣。李君全吾。以生徒過多。恐廢業。延以訓其子培。併拉唐。張二三生。李實貧。弗能爲館。致主。其意良厚。先孺人遷居於君與叔父之側。禮中。

二十二年甲午二十歲。

張生爲主。附以孫氏諸徒。張以推油爲業。夜半起。予亦起。主人偵知之。每以魚飯饋焉。時饒公位督學。南畿。有聲。一日。書賈挾四府考卷來售。心愛之。而力弗副。賈人去。頗蹙。竟遺其後。一帖可五六篇。玩之。自後爲文。氣機觸發。如決壅泉。竊管拈題。意與淋漓。無所不有。迨縣試。而服未闕。逾月。而覆試。未闕也。時覆試。有未到者。案故未出。予服。而覆試者二人。至。予得補考。恐縣令疑爲冒籍。更名廷鯁。以從兄弟中有庠生。以廷字排行者。可弗疑也。時縣令爲陽東章師。即於縣堂較藝。寸暑中。敲呼號。微而予卷以次交。迨第三人交卷。則章師手予卷而示之。曰。文當如此如此。因目屬予者久之。予欲覽初交卷者之文章。師曰。不必看。汝持卷去。補原試三題來。我前汝。立補三義以進。則又喜。又微其意。所欲首二人。同余再試。則又喜。置予第二。曰。恨補卷不得首子也。時夏公瑛齋。居少許。可見予試卷。而臭味投之。因稱於高景逸。吳子往府試。第一名。道試第四名。補弟子員。冬十二月廿四日。就室於錢氏。室人今三封爲孺人。予昏服御皆如常時。越二日。而先孺人寄一新油綠布道袍。至三日。而攜室人拜先祠。因留過歲。先孺人甚歡。

二十三年乙未二十一歲。

館於凌生斗垣。秋。病劇。拈一死字於榻前。萬緣都斷。愈後。閱文大明快。是歲。有王雨圖者。善子平。批予命。止丁酉鄉科。戊戌聯第一。語而無別說。更叩之曰。趨吉避凶的話。公也不聽。仕途上寬人些。已向人云。中後還有三十年貧賤。令科分不驗。而酉戌以來近三十年矣。

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二歲。

館於凌。夏。君與叔父病不起。叔父平昔最愛敬予。而三從兄某。父不以爲子。兄亦不以爲弟。叔父每憐而衣食之。出入與俱。予宗故軍籍。南郊公爲長支。無子。叔父嗣。祖遺軍田二十八畝。以供軍需。合族分受久矣。南郊所自置產。非軍產也。而某乃鼓族人而訟。時叔父有子午孫。三歲矣。舉族爲利所哄。而予以一人挺持其間。刃攢於胸。時予婦尙滯外家。先孺人念予婦。予婦亦時時念先孺人。就十處於城中新街。姑婦相傍也。滯兒新產。而族人日集而囂於室。老者言死。飢者言食。強者言毆。言殺。無休時。狡者則又向南郊公云。我輩第惡之。某甚。何敢得罪叔公。南郊公頗爲所惑。目予若轉貽之戚者。而予挺持無二意。郡縣亦俱是予言。諸耽耽者亦私以餌之。午弟家得無敗。而予於族樹怨矣。任事之性如此。

二十五年丁酉二十三歲。

館於沈生塋家。錄科。補增廣生。

二十六年戊戌二十四歲。

仍館於凌。是時館資特十金。而歲奉先孺人。先孺人歲可費六七金。餘金則買書讀之。孺人出父母。購釋之中。春汲。暑滌。紡績。成習。室。無俗務。雖兒新慧。盡有餘錢。長讀浩歌。樂莫樂於爾時矣。其意良厚。先孺人遷居於君與叔父之側。禮中。

二十七年己亥二十五歲。

與趙歸甫共業於桐鄉書屋。夏惠清許敬菴先生招與其公子共事。因與鄒自淑希孔定交。是歲長女生。錄科。今行卷中行夏之時第一。即試卷也。

二十八年庚子二十六歲。

館於許春讀書阜亭山。夏讀書西湖之陳莊。秋試不售。歸先孺人病。醫不驗。復徙居南郊公宅西偏二樓。十二月廿八日。有先孺人之痛。先孺人病中。孺人服事左右。庶幾孝謹矣。

二十九年辛丑二十七歲。

館平湖陸氏。而孺人撫一男一女以居。每昏。則置二稚臥榻。而篝一燈先孺人柩前。獨紡常至丙夜。叔大母沈。絕愛憐之。庶蔣叔母陸。及諸妹。或從暗中相警。紡如故。明日以爲言曰。我時思見我娘娘。何懼三十年壬寅二十八歲。

吳江陳氏及新開湖二金生。合而延予。主人既不文。三生亦不韻。復荒僻。無門外之交。予得一意於舉子業。悉陳先正時流所爲文。一一比勘。分雅分俗。分正分偏。分古分今。如合諸券。僞者不能欺予目。亦無一字得予之肺腑矣。是歲錢公卒。爲具棺斂併葬焉。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九歲。

陳公穎亭延與其公子貢開發交共學。二月。以四卯。葬先孺人於七十畝。是田故先都諫所傳。以充予脩脯。予曠歸。先塋之葬。既非先都諫志。而先都諫葬後。族伯少山葬其左。族叔君修葬其右。先孺人不可以合。於是營合墳於七十畝。先以葬先孺人。而虛其右以待先都諫。乃葬後多故。至今未嘗合也。先孺人服既闋。始就遺才試。縣試第四名。時縣令爲安福謝公鳳高。名雖稍亞。而意常在予。府試第一名。則嘉興令鄭公振先所取。時號者日奔走名紳之門。自謂名紳亦復假文字以收名生。心醜之。故心德鄭公之知己。而終不敢以相聞也。遺試錄科。鄉試不售。

三十二年甲辰三十歲。

仍館於陳高先生來弔。得見數歲館穀所入。亦微有贏者。而孺人刻苦自將。撫二稚。雖菜腐不時食。是歲出痘。幸俱無恙。而調補徒熟醫耳。以此得置數十畝。兼有擔石儲。孺人儉德所致也。

三十三年乙巳三十一歲。

館夏瞻明。予既於鄉居不愉。而卜居又復無力。偶城中學後一居。北向而臨水者。欲賃。價才數十金。與三從兄靜我鄰力勸成之。半以貸母錢。而力謝矣。是歲葬外大母沈孺人。先是外大父守耕。薛公。生兩弟。字長男。弟。長男亦弟。事其父母。挈其孳。乘父母出走。守耕公沒。先都諫跡長男歸喪。弗成。外大母依小男居。小男死。其婦改適。外大母無所歸。則詣長男出走處。與居。先孺人日念之。生死不相聞。時痛。戊戌。遣子詢。故得知長男出走處。跡之。外大母則既死矣。其柩存。先孺人於是歲遣子。相長男歸外大母。恨不許。至是。予嘗甚。而舅婦死。長男復老病。則使人告予。葬外大母。予力弗能及。而不敢辭。以

清明節。此先孺人志也。時孺人又病。病實非疽。大都怪疾耳。而醫者醫之。大潰爛。以至於疽。所食參香無算。淨兒又以赴館過橋。爲鄉人負布花者所擠。墮橋下。右股斷。更費數十金。是居不一歲而即賢之人。貸夏瞻明宅。偏數椽以居。

三十四年丙午三十二歲。

復借資開兄弟讀書於南城沈園。錄科。鄉試不售。七八月間。孺人大病。垂死。時淨兒已知事母病也。

三十五年丁未三十三歲。

館高氏翼光。昂光。是歲。以壬寅所得。皆沿門持鉢。非自己面目。盡情拋擲。匠意。抒寫所得。不數首。然意思開發矣。萬已具明歲約。而氣岸各不相能。併當年辭之。

三十六年戊申三十四歲。

館風溼。秋。遷館於瓶山。是歲大水。所贏擔石盡沒。

三十七年己酉三十五歲。

借朱士翹讀書於秋菴。錄科。六月。赴省。自肄舟中。即時拈誰能出不由戶題。而機軸枯澀。時復置之。至八月初。汨汨如湊。泊勉成由戶一義。更成二義。而入場。爲雨所苦。候點之時。已淋漓透溼。入號舍。復處下流。沒至腰腹。困頓特甚。幸第一義宿備。遂酣睡及午。庸孟稍稍點次爲之。夜刻燭爲文。以爲更爲率。每成一義。輒小憩。卷畢。神思乃漸平復。展閱自笑。亦復沾沾自喜。場畢。歸謂淨兒曰。當是第二卷文字。果中二十二名。爲元趾。戴師本房第二卷云。詢故事。云縣公稱門生。久當更之。予以爲既久當更之。何如久而不必更爲善。因不稱門生。入都。仍更本名大中。

三十八年庚戌三十六歲。

下第。讀書於城北。夏。晤顧溼陽。高景逸。薛元嘉。諸公於徐元仗園中。

三十九年辛亥三十七歲。

館夏述明。是歲執弟子禮於高先生。

四十年壬子三十八歲。

高氏復來延予。予復館於高氏。是歲。淨兒補邑弟子員。偕吳子往北上。寓香河北寺。時玉臺先生爲香河論。

四十一年癸丑三十九歲。

下第。讀書於慈雲寺。時有解。

四十二年甲寅四十歲。

時貸夏居九年矣。所居前列十餘椽。東枕小橋。即淨兒傷足處。而溪邊無容足之地。虛一廊以通行。循橋而西。數十武。於列椽中。啓一徑。以通予居。徑窄。行不可以竝。又中鑿一溝。以通簷流。循徑而入。爲三椽。則予居也。西一椽。以對客簷。俯而後可入。外廊。則三之一。以與西鄰。其庭則南。西鄰。則穢雜。

置。離落縱橫如魚鱗。復進而東南。井不能以三之一。東二樓環堵高稱。第一樓為廚。屋勢傾而東。主人於廚下斜設一木以支。家人出入其下。日數十俯。中樓之前為臥室。後截以置織具。西樓之後以通行。後更有三樓。高深廣俱不能以丈。西以祠先主。中儲書。東儲柴而已。諸簾繩皆百年而上。黑黧垂垂。又址下而外崇。遇雨則上瀉下漲。即晴霽亦溼以爲常。已酉而後。又於徑之東側。賃一樓以居。老僕至是有數生徒及門。再典三從兒。卿雲屋以居。併居諸生焉。以營典直。故家更覺。尋病而說。經課益益。王室人醫人。友勸之不少休。濂兒之視。從市肆除夏布爲視。直四分耳。每索值。窘中不能應。每自笑。是年四月四日。洙兒生。猶在夏居也。妙哉。此况味亦當千古也。

四十三年乙卯。四十一歲。

元趾戴師補官文安。以書貽予。謂家人赴任過浙。挈予同行。兩世兄共事。予竊幸早北。可以肄業。遂謝生徒弗受。而急涉兒婚。并爲濂兒訂陳賁聞婚。乃世兄遲遲來。又止。二世兄來。而第遣其家僮相問。舟運前。予既以諾戴之請。不得已買舟以前。遇於京口。蓋世兄實無意於予。而所借李生者。日酒食聲色相讓。浪交相怪也。未抵文安。則李先以意通戴師。使戴師先怪予。乃予新買一僕與偕。後滿溺於賭。好酒。弗能其主人也。日過午而不能得飯者時有之。予於是時作孤身萬里。垂死空山八字。親以自持。偶有人索題壁。立齋歌以見意。乃是歲所謂文境。又自覺蕭灑。與曹云。早冬開。吳子往入都。因辭文安去。

四十四年丙辰。四十二歲。

場前文思濶。有曳白之慮。入場日。途全不拂思。引筆直寫。自謂免於曳白而已。而汨汨而就燈下。補稿。頗覺生動。乃人情以平日之濶。澀少之。即予亦自少也。囊中金盡。又所攜甚不習。且離家久矣。試畢。即南。至東阿。聞報中二百九名。本房爲等軒商師。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三甲第十三名。觀大理寺政。六月。選行人司行人。意有所不可。輒於衆前否否。人搖首吐舌之不願。而遂以買時人之忌矣。十二月。奉使諭祭衡府。商河王以二十一日辭朝。

四十五年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入青州。取道泰山。登其巔。拜孔林。二月。抵舍。輕舟微服。意思蕭然。女氏歸於曹。衾褥不具。四十六年戊午。四十四歲。

予在京邸時。稍貸雲卿兄金。無以償。以典房舊值償之。仍貸夏瞻明政和橋居。居其家人。而自還朝。十月。奉使同徐雅池太常册封世子。即鼎滯。故代王所欲奪以與鼎滯者也。有所贈遺。謝弗受。同事代爲強之。不可。云。滯爭立。費金錢多矣。此翻須令知中朝原自有不受金錢之人。平生之履歷。又弗論也。備除抵舍。

四十七年己未。四十五歲。

十一月。還朝。補考滿。會禮部堂印久懸。明年。始達吏部。

四十八年庚申。四十六歲。

暹時行人尚階八品。具疏移贈。尋奉使岷藩。章喪。岷固楚之南境。黔粵鄰壤。暑雨中跋涉萬山。非峻。以六月十有七日。登衡山絕頂。蒙雨而上。至頂開扉。少頃復雨。信宿而下。道注右。訪南阜先生於青水。抵里。兩奉哀詔。今上登極。予以俸滿行取。相善者勸亟行。予曰。徐徐以聽其自定。

天啓元年辛酉。四十七歲。

三月。入都。杜門獨坐。有來顧者。報之。不來。雖要人。不往。候考者於朝。望日。赴吏部。掛。堅。不往。而一時。伎子慕予者。相率。四月初七日。考選。初十日。命下。得工科。而要人之伎子者。以不得遂其伎。心大。歎。歎。而黨要人者。爭。既而伺予矣。時正值遼陽之陷。而王希泉以宿名爲揚。李請命。竟得請。予不勝。封疆之懼。疏劾王。蔡兒。猜。而起。予弗屈。乃王日仰於鄭南翁。出入朝序。則隱其脇。間。羣兒。又號於朝。王不得安其位。且拉鄭南翁。日向余而瑣瑣矣。復走其信僕。昏夜持書叩予。予弗奪。自是。楊。李。得長。繁而兇類之疾。予者。日益深。中子名於內。已。周家宰。中言者。以去。張誠。字。以御史大夫。爲家宰。首推鄭南翁。爲御史大夫。內方自有所屬。得旨。別推。予輒疏。爭。人。成。爲。子。岷。岷。會。有。繼。予。而。爭。者。南。翁。故。得。爲。御。史。大。夫。而。伎。者。益。益。頭。突。是。歲。督。浚。城。壕。諸。監。督。各。費。不。等。予。案。文。計。費。以。報。費。多。者。率。自。告。減。焉。

二年壬戌。四十八歲。

廣東失守。同僚議捐俸助煤米各五十金。惠元。難。爲。魏。廓。廓。於。一。切。餽。遺。咸。弗。受。計。吏。望。門。卻。走。蔡。元。問。云。誰。教。他。弗。受。而。予。以。工。垣。歲。數。有。金。帛。之。賜。計。九。十。金。諸。受。賜。者。咸。盡。之。以。謝。欽。贊。予。以。弗。得。朝。夕。救。水。郵。四。十。金。歸。買。祭。田。八。畝。而。適。餘。五。十。金。於。囊。得。如。例。巡。視。節。慎。庫。諸。商。工。官。皆。或。以。予。未。嘗。爲。吏。易。之。其。故。嘗。爲。吏。與。未。嘗。爲。吏。者。亦。徒。資。綠。與。其。爲。姦。利。一。日。有。投。二。簿。領。陵。工。銀。者。驗。其。印。文。皆。謬。立。法。之。而。大。司。空。王。大。蒙。以。爲。發。其。工。部。磨。印。慧。甚。又。軍。與。勞。午。諸。商。工。官。皆。乘。急。爲。姦。大。司。空。一。切。弗。問。令。悉。白。予。而。予。稍。持。之。又。議。築。重。城。如。都。城。京。營。長。李。公。樞。毓。既。以。爲。長。策。大。司。空。又。以。爲。是。誠。在。我。議。費。六。十。萬。金。按。二。八。兩。則。則。諸。皆。當。入。十二。萬。金。矣。諸。商。工。官。所。乾。沒。不。可。勝。計。寇。在。遠。而。虛。糜。六。十。萬。金。於。門。庭。之。近。非。計。願。無。行。者。予。奏。大。司。空。止。之。亦。遂。聽。之。然。大。司。空。益。慧。予。矣。又。一。時。宵。小。悉。集。於。烏。程。烏。程。媚。客。魏。以。自。固。其。所。以。媚。客。氏。者。至。纖。醜。弗。可。聞。諸。君子。共。起。而。擊。之。予。吏。爲。特。疏。疏。上。幾。不。測。親。好。亦。數。顛。尋。傳。爲。知。是。弗。受。書。帕。者。而。寬。之。未。可。知。也。陳。堯。師。亦。石。病。革。往。候。鄭。南。翁。在。坐。愀。然。曰。不。久。恐。有。廷。杖。事。陳。師。病。舉。體。振。撼。不。寧。側。身。向。外。稍。展。而。俯。其。首。執。手。手。曰。汝。打。不。起。今。後。莫。做。狠。本。能。陳。師。督。學。浙。中。兩。試。皆。不。甚。前。而。道。義。骨。肉。之。感。如。此。時。王。紹。徽。處。西北。而。號。召。東南。在。朝。在。莽。實。繁。有。徒。家。宰。實。陸。川。之。而。護。之。至。是。徧。擇。撫。臣。缺。予。糾。之。去。每。犯。必。羣。兇。之。尤。一。時。以。爲。予。有。發。必。拔。繁。驢。之。概。而。實。犯。衆。怒。矣。奉。使。福。藩。册。封。王。妃。使。竣。道。嵩。山。宿。少。林。寺。阻。雪。冒。雪。尋。遠。崖。而。壁。石。抵。中。車。福。藩。復。以。五。百。金。致。餽。不。受。復。書。勸。令。稍。廣。以。助。遼。餉。是。歲。外。母。卒。猶。人。身。其。喪。先。是。外。父。母。生。一。子。而。驕。吝。之外。父。卒。子。未。成人。已。驕。不。可。訓。矣。而。外。母。護。之。更。甚。護。驕。子。既。甚。而。所以。苛。求。驕。人。者。復。大。不堪。衣。衾。之。屬。歲。具。以。遺。之。立。授。其。子。供。一。擲。之。費。計。朝。夕。供。

菽水。則朝夕嗚嗚哭。念其子之飢。具粟以遺之。亦復供其一擲耳。孺人不勝道。外母不勝飢寒。子愈益。嗚嗚嗚求。至於死。

三年癸亥四十九歲

新正抵里。○月○日。陞戶科右給事中。邑中苦免運。姦行姦里姦軍相比而勒民。民困于從。邑父母不問官民二戶。復九石八斗之贈。例更無名之費。不費一切。裁去時邑父母既不甚健。又陰從而撻之者多端。雖官紳間有之。所以左右邑父母者頗力。後歲。憲謀王公撫浙。藉其力。凡浙西清稅之地。盡一為令。歲可留數十萬石。甲子大水。米價不甚。沛貴云。予自度取怨於世已甚。有休焉之志。而回好以君子道長宜出。勉為北行。而時倦而欲還。乃二三。無一可遣以繳節者。途中接邸報。又以○月○日。陞戶科左給事中。遂抵都下。一時仁賢頗相信。初志漸隱矣。冬至陪都。南郊。會有巡青之役。京師小民。以報商為苦。而商衙胥中貴。以招商為利。於是京場各商。按例不報。其外各倉場。有裁而無報。報者認者同至。一易之。新商困或即併之舊商。人情帖然。估價較往。歲省四萬金。往青役無羨。予不三月。存羨金八百餘。又卻青薦之謝。先事者以為形其短。殊嫌。時郵典濫冒。請乞無已。一引會典裁之。雖大有力。甚有口者。弗願。益滋怨矣。

四年甲子五十歲

先是某者御史為大理丞。不數月。避少卿矣。又不數月。而冀以會都協院。時副院則鄭公元岳。會院則楊公大洪。席俱未暖。某欲遷會院。則躡楊為副。而遷鄭為戶部侍郎。予以一時副會稱得人。官固未嘗缺。無故出鄭公於戶部。人情亦不堪。即吾輩任事當在人先。選官當居人後。若吾輩不以恬風世於皇御門之頃。特出而恩取忌。品亦不尤。予自以為朋友切磋之道宜爾。而聞有二心矣。逆數是歲之二月。吏垣都諫程雲開當陞。序屬某。○於冬間。即微以親病開矣。序當屬予。而某不便予之居斯地也。急貽書於阮大誠。令急來。時阮移病未半年也。阮資雖在予前。而尚為右給事中。阮至而程始陞。程復以補某。補某之後。阮轉左。會江北銓司缺。某意屬何。○阮意屬曹履吉。公論以屬宿望程。我旋程後。徐當補何。而阮於某格格也。則又俟而推陸周士樸。出工垣缺。以待阮。阮大恨。急圖於故所結兄弟。傳繼教。嗾弗下。而某又陰卸以為是子欲之。而予弗聞。阮故弗善予。自恨滋甚。於是某之喪聞。而阮補吏垣矣。阮既補。予以阮故未絕於吾黨。凡事誠意相商。必不至大決裂。乃某意既弗善予。復不善阮。欲乘此兩去。而更有所屬。會西江諸子以都公匪石調銓事。弗得與。聞為阮。阮因合章。○并合黃正實。陳居恭其構之。而操江。○復執於弗得。驟令圖子。并圖浮邱。而傳檄之疏稿具矣。檄稿具而阮始辭朝。予疾即家。停數日。且弗推。家宰既諾之矣。乃以是日。陞予。十八日。陞吏科都給事中。十九日。傳檄疏上。時魏奄如深。祠元石。阮留涿。然結相拜。作竟夜談。概阮結繼教為兄弟。為內應。復伺魏奄於道左。以通款。奄甫至。而檄疏下。正文言。逮矣。聞是日。且併逮予。予下。乃有新撰首。不得輕語。予疏上。又得旨。著即到任供職。遂以二十六日到任。於二十七日。鴻臚寺報名。而恩。乃二十八日。忽

於朝儀起。數奉有互。參未明何得到任。而恩之旨。舉朝驚詫。二十九日。予有疏。席。三十日。復奉有到任。供職。并免面恩之旨。然予之志。決矣。徒以汪文言事未明。暫奉旨。且留。會楊公大洪。二十四日。之疏。嚴旨切責。六月初五日。予具疏。公糾。立頃。傳票降級。調外。語未竟。復傳錦衣衛拿。了。閣臣韓公象雲云。一刻兩傳。如何。道奉。謂旨。謂。而遊於。之。中者。屢矣。予於是決計歸。直須文言事竣。而某嫌於共事。不能獨留。謂予。徒。之。使。去。則。以。計。典。近。教。同。志。者。其。疏。留。予。小。臣。屢。奉。明。旨。謂。義。不。當。固。辭。遂銳意以澄清計典為己任。會於奉旨禁餽。遣之明日。發霍邱之餽。而人愈側目。御史大夫缺。營者多營之內。予一意推景逸先生。謂人既內營。推之自外。疑多不下。不下將廷爭焉。若爭。須為天下第一人爭耳。他人不足爭也。既而得旨。九月。朝審時。樞輔請。左。失。事。得。旨。貸。以。不。死。於是朝審日。不列情。其第云。候旨。竣事。大司寇傳簿。畫題。予以恩貸。出自聖意。朝審日。是。明。刑。堅。不。畫。題。併。為。刑。垣。具。公。疏。草而議定。會。中。缺。巡。撫。尹。同。昇。潘。雲。翼。欲。得。其。座。師。郭。尙。友。郭。先。以。賄。入。程。書。開。程。辭。之。而。復。至。頗。有閱。家。宰。既。不。許。秦。人。則。思。用。惠。公。元。瑞。齊。人。則。思。用。周。公。衡。臺。乃。家。宰。則。自。與。夏。繩。北。定。一。清。恬。之。謝公。鳳。高。矣。謝。傳。令。予。邑。諸。弗。得。者。咸。以。為。出。於。予。嫉。予。甚。陳。九。疇。因。為。人。所。用。尚。未。顯。攻。予。也。會。十。月之。朔。關。臣。廣。微。知。歷。則。不。至。太。廟。則。又。後。至。予。陪。祀。同。陪。侍。四。科。臣。糾。之。廣。微。不。能。不。折。於。予。言。而。九疇。其。鄉。人。因。列。疏。攻。予。矣。十二日。予。即。於。都。院。覆。疏。降。調。十五。日。策。塞。南。旋。家。宰。御。史。大。夫。疏。救。一。時俱。被。逐。沈。年。兄。炎。洲。公。疏。首。俱。逐。自。是。少。宰。陳。公。中。素。楊。公。大。洪。左。公。浮。邱。等。黜。逐。被。奪。出。國門。無。虛。日。矣。是。歲。神。孫。生。葬。姚。五。姑。

五年乙丑五十一歲

予一意杜門謝客。而邸報中。聲息洶洶。不敢寧居。倉卒與濂兒舉姻。以四月十一日。二十一日。而逮者至。二十四日。就逮。士民號。者。幾。萬。人。道。姑。蘇。周。公。夢。淵。自。盤。桓。舟。中。者。積。日。夜。以。其。李。女。與。楊。孫。締昏。焉。高。先。生。既。前。候。予。於。平。望。之。南。過。錫。山。復。送。之。高。橋。之。北。紀。其。言。為。高。橋。別。語。先。君。聞。難。後。揚。揚。歡。笑。如。時。昔。而。一。出。於。真。涉。等。悲。憂。填。膺。觀。顏。色。亦。歡。笑。不。復。知。大。阮。之。在。後也。五月五日。舟過錫山。陳發交。攜。蒲。扇。相。餞。歡。笑。竟。日。初。六。日。凌。晨。遣。濂。歸。行。納。采。禮。於。周。夢。淵。懼滄。尾。舟。而。行。或。為。緹。騎。覺。也。遣。僮。小。舟。先。發。泝。別。而。南。草。草。分。散。不。料。自。北。竟。長。別。也。於乎痛哉。六月十二日。監車。經。良。鄉。道。奴。鴻。飛。以。此。講。授。涉。誠。勿。求。見。十三日。入。都。編。錦。衣。衛。東。司。房十六日。午。間。入。北。鎮。撫。司。獄。越。十。日。而。楊。公。至。二十八日。許。顯。純。崔。應。元。奉。旨。嚴。鞫。許。既。迎。二。魏。意。搆。汪。文。言。招。辭。而。急。斃。之。以。滅。口。對。簿。時。遂。銀。銀。如。兩。造。之。相。質。一。移。敲。一。百。穿。棧。一。夾。敲。五。十。槓子。打。四。十。棍。慘。酷。備。至。而。抗。辨。之。語。悉。闕。不。得。宣。七。月。初。一。日。旨。下。則。直。云。六。人。伏。辜。矣。仍。著。北。鎮撫。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聞。者。莫。不。喪。魄。外。魏。作。請。赴。法。司。以。解。於。眾。而。令。內。魏。故。留。中。以。觀。臺。省之。將。言。者。初。四。日。檢。三。十。金。顯。純。槩。不。用。刑。以。用。刑。聞。且。請。從。輔。臣。言。蓋。聊。以。市。德。云。時。躬。檢。金。之役者。舊。鄰。劉。啓。先。也。往。儆。夏。氏。屋。以。居。為。比。鄰。九。年。緹。騎。至。酒。涕。請。從。遂。更。名。姓。雜。諸。僕。中。周。旋。艱

險與此事相終始。雖金以入。見先君於庭以出。出則涕私喜過望。謂派賊有至四萬者。而先君獨三千有奇。似屬末減。且金又似可徐徐輸也。及旨下切責顯純。初比際等十棍。旨下仍切責。十三日。同楊左各三十棍。先君自此遂大困。顯純又限五日再比。所輸數更日增。涕備備懼。不給矣。十六日。旨下又切責顯純。應元各降一級。涕惶怖絕。欲代劉執輸金之役。一見先君。劉苦相尼。十七日。劉人先君俯相勞苦。且辭曰。儲極矣。未刑時。莖莖毫孔俱疼。殆不能支。姑毋令吾兒知也。劉微以涕意告先君。大驚。比輸金。楊左受嚴刑。餘四人寬免。劉出。涕又私喜過望。叩頭謝劉。謂毒蓋偏有中矣。急奔定興江村。告貸於龐大。大公義至高。然家故清貧。展轉旁貸。僅得十五金。涕未至。大公先已傳告同好。深謝劉貧之士。素不通姓名。爭買所有以相應。許顯純宗族多與焉。然稟之曾不盈五十金。涕且感且愧。且悲。急奔至良鄉。訊十九日消息。則六公同被酷刑。一如初鞠時矣。二十一日。奔至城。則當日又同楊左各三十棍。涕狂駭。但不知所為。究其故。則倪文煥以細事忤中貴。賴崔星秀以免。急攻麥洲船之中。及締姻事。麥洲等而先君之禍遂益烈。曾寬忽嚴。倪文煥為之也。於乎痛哉。二十四日。劉入。先君不復能跪。荷桎梏平仆堂下。劉膝行而前。見額帕垂。因整之。背半露。掩之。翠蠅噴腐。腐之。問安乎。曰。病甚。亦強進粥乎。曰。勿言。勿言。促我兒逸去。劉不覺哭失聲。衆呵之。出。是日。又一夾。敲四十棍。劉請於裏門卒。隱垣隙窺。初猶聞痛楚聲。已殊寂然。刑畢。披入。少頃。顯純令管事官二人進獄。久之。方出。衆莫測其所為。但聞楊左。魏已昇至後監。二十五日。菜帖入。不復出矣。楊左以是日報亡。二十六日。報先君以已時亡。然終不知死期與死法也。於乎痛哉。時天發雷。雷相驗。領埋之旨。故遲遲不降。而東廠日尋涕。涕如織。三十日。始差官發屍。借楊左從牢穴中出。俄漲而黑。及有露落。急併穢褥卷之入棺。無論飯食。及併不得。身一慟也。於乎痛哉。八月初九日。不孝男學洙。血謹識。附明先生詩云。為臣為子情何限。一夜將赴浙獄。遺友人書附錄。

權閣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計。有死獄中者。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皆慘酷。未死而蛆蚋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緩其旨。俾尸腐穴中。不使一寸肌膚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誠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矧其人既死。坐賄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償。必至巢卵俱傾。根莖盡斬。而後已。涕嘗中夜環走。慟極成癡。謂前此設有入焉。挺躬仗義。貸以多金。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賊。猶得出詔獄。入法司。使父子相訣。而跪不至。則絕傷慘達至此也。豈意偏告親知。百無一應。推委遷延。備極詭狙。獨范陽長者。高倡贖金之議。深鄉。陪貧之士。素不通名者。莫不典衣鬻物以相和。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數十青蚨而已。伯夷有難。豈願回原。志所能助哉。已矣。勿復言矣。昔人謂廉吏可為而不可為。猶謂妻子貧困已耳。今則枉刑坐賄。罪延其孥。清白吏子孫。其受禍有什伯於墨吏者。福善禍淫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倒行逆施。

茫茫天道。尚可問耶。今追比伊始。將就浙獄矣。先子罹禍。人無手援。豈先子既沒。猶有出而援涕者哉。即或有之。顧昔不能活。父而今以自活。涕實痛之。不如速死之為愈也。嗟乎。怨哉。司馬遷著賈。輕仁義。涕頗怪其繆於聖人。乃今知其不妄也。貨殖游俠諸篇。焉得不傳千禩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若涕死。須葬要離塚旁。天地雖隔。莫可共語。昔先子檻車發平望。噴噴奇足下不置。倚良鄉賓客。僂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及扶掖南返。又聞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披血佈此。知回憲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先父與不肖之雙魂於地下也。臨涕哽咽。不能更言。

顧塵客先生自敘

予自丁未幸第。選國臬推官。時按臺缺。撫臺徐學聚被論候代。一切以情用事。監司而下。尤而效之。予銳意政事。遇事輒懷挾爭。爭而得者十之七。然猶鬱鬱不樂。得奇疾。乘官歸。遇外家立嗣事。頗任嫌怨。卒捐外父所贈以明志。家居三載。改常州教授。丁父憂。喪畢。見正人。日就摧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予向與東林疏。此正可以彪自況也。補國子博士。頗為世道効力。人皆不知。後以同事。謂其功。予亦漸形。為人所忌矣。戊午。陞刑部。己未。以便差歸。辛酉。復入。則世局一新矣。而南昌為相。頗與言官構。予託友上書。勸其先歸主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逆而行之者。禍也。南昌歎息。而不能用。予旋以試事赴西粵。歸朝。則壬戌春矣。福清與南昌小嫌。羣小浸潤之。予直言轉福清之聽。西谿佐之。卒善南昌之去。而予與南昌。向竟未識面也。去之日。乃一謁之耳。南昌益歎息。時廣寧陷。重臣道將俱逮。王紀為大司寇。必欲以大獄屬予。案定。已予啓調儀司。為王所留。時諸正人以經罪稍薄於撫。予初亦從之。然不能堅也。卒以此禍。然禍源豈在此哉。蓋自國博時胎之矣。羣小潛予於瑤。謂王紀攻渠。諸疏皆出予手。予無咎。嗣之才。而有其禍。自此始也。釋姦細之假者。而原參臺省怒。辨劉一幟。非南昌族。辨修下。非叛人。而舉朝怒者十之七。予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兵部。是冬。有連疏攻予。且有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白告歸。甲子秋。調起禮部。予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願求一臬以出。卒不免逮訊。頗困於刑。得良方治。

之瘡稍合。已有法司定罪之命。

白銀刑曹事七條

自天啓辛酉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科道。日以提姦細爲事。及至送刑部。其稍有影響者。大率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明知其無辜。則高皮置不問。恐得罪原參官也。已閱數印君矣。及壬戌三月。予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者。率皆以飢寒瘵死。尙存五十餘人。予啓尙書王公曰。以某一人之命。易五十人之命。某尙便宜。況以一官易五十命耶。王嗟歎許之。即日召同事者原雪之。止留三人。一則自供甚悉。不待刑訊。一則雖非姦細。乃假印人也。一則證佐未備。餘悉開釋。送大理評允而縱之。原參省有怒於札者。有怒於辭者。有怒於文移者。予悉錄讞詞。託人致之。無不咋舌曰。此老吏之筆。勿與說也。予是以得免參論。而蒙省視予爲畸人矣。

兵部尙書行邊張鶴鳴。奏杜茂。修卜年謀叛事。大率謂卜年河間爲知縣。茂匿其衙中。三月。相與謀叛。乃遣茂同其大管家二管家往李永芳處。相約爲逆。詞證甚具。王尙書問合屬曰。見杜茂招否。何如。乘莫敢對。予揖而言曰。此只依原招斷之可耳。王曰。尊意云何。予曰。兩人同謀叛三個月。其情必親於骨肉矣。以理言之。尙當出妻見子。豈家人小厥名字尙不知耶。今聞杜茂在外。審過五六次。夾十餘棍矣。問其大管家二管家姓甚。他終不曉。豈茂果值督耶。況同往李永芳處。往返數千里。而不一問姓名。尤可異也。王大笑。司官中有欲下石者。皆息。杜茂者。實陶登撫門下千總。給以千金。使之募兵者也。茂頗浪費。愧懼不敢復命。乃匿於薊州一寺中。被番役擒出。誣以姦細。其及卜年者。蓋其得入陶帳。或卜年薦之也。壬戌七月初。司審杜茂事畢。王尙書問卜年當得何罪。山東司印君朱大典不能對。予曰。雖非姦細。然實是修養其族。坐以平叛族。流二千里可也。王嗟服。

七月十四。王以成修招遠限得嚴。署部事者。右侍郎楊東明也。不問司官。不會大理寺。都察院堂上官。徑將原招自改。於十六日上疏。大率謂卜年係口口同族。每歲拜金世宗墓。宜誅。予同寮友潘員外。面折之曰。此言何從得耶。楊曰。聞人之言。予曰。刑部招但有審得云云。未嘗有聞得云云也。疏已上。本司朱大典員外尙不知。朱聞惶遽。追而返之。

七月十七日。楊升堂。擬合屬於法。几前聚議。非故事也。故事。火房議事。升堂作揖而已。楊問曰。聞獲熊某者。即獲修某者也。其中機微。何以相通。老夫請問之。諸公同僚三十餘人。同聲言二事各不相蒙。無以仰對尊旨。楊問不已。予揖而前。楊曰。公有所言耶。予曰。老先生所問。非屬官所知。安敢有言。但老先生欲知此事。機微張鳳皇老先生在城外。折柬一詢之。足矣。楊語塞。蓋此語即張教之折問屬官也。值同僚汪君詞過激。楊乃語侵汪以自解而散。

七月十日。楊未升堂。在火房問合屬曰。修養其前以謀反論。則卜年非叛族。乃反族也。反族當論斬。予直前掛曰。按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只非親論斬。餘不坐。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非親耶。予和顏色對曰。員外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執。乃漢律也。同寮命吏檢律謀反條呈楊。楊無以難。

獄中雜記五條

一入詔獄。聲息俱遙聞。不能說面。是即死也。何天玉云。在詔獄寫單。索飲食於外。譬如祖宗之顯靈。家人送食。傳單而進。譬如子孫之祭享。非久困於獄者。烏能描畫至此乎。

予入詔獄百日。而奉旨暫發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并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與家人相見。前之遙聞者。皆親證也。予既明此一百十日之生。視彼先逝者。已幸甚矣。復何憂哉。復門戀哉。

偶作一聯云。故作風濤翻世態。常留日月照人心。自志也。

詔獄所苦者五。移也。夾也。棍也。紐也。錄也。所恥者五。囚首不冠也。膏藥貼指示傷也。跣一足亦示傷也。彼高坐謾罵叱咤也。我蒲服箠跪也。有此十者。即無追賊之苦。有倖生之路。丈夫猶不再辱。況兼此二患乎。予以五十死。猶勝死者。而無子者。予以不祥死。猶勝死而無聞者。

別同志絕筆

雲陽市告了假纒十日耳。弟不屑爲妻孥計。吾兄亦不必爲弟身後名計。但念古人有託孤之誼。故聊復及之。哀哉。

碧血錄下

繆西銘先生自錄

生平略節。拈出與兒輩知之。吾母先產兩兒。皆痘而殞。一弟又殞。予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髻鬢。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師爲孝廉夏維卿先生。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字。號。見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予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歲。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澗公。俱就御史臺。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嗣在里。家。子家。嗣實與豪連云。明年春。以童子試。縣令閔詔安胡公。字。號。大激賞。拔第一。顧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因廉知吾父伯寬。立上書主獄。蘇州理郡公。字。號。吾父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吾。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自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四。學使者。郭還一公也。字。號。陝西。人。是歲。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字。號。水人。辛未。予以天啓辛酉。典楚關。以報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懸燈於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戊子。而予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字公。

不能過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寧既失。經撫之議。日有紛紜。予時為無縱無解之論。福唐漸遠予矣。時瑤營墳於玉泉山。遣人乞墓碑於予。予拒之。彼又再三促予。以壽寧事為鑒。予曰。壽寧曾困李獻吉。今日壽寧安在。瑤聞之。憤甚。而禍自此愈深。壬戌廷試。予備受卷官。五月。題管諸劾。七月。補經筵展書。□月。日。補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月。日。廷道册封諸藩。予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秦藩之溢請。不得於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予以□月。日。出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餽無所受。明年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月。轉左春坊左諭德。時高邑秉銓。銳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避之。而旨路之窺伺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予適過福唐。州李公先在座。福唐曰。大洪道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瑤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雖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為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予先起。師先送予出。其語聞於應山。應山憤憤。福唐聞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淡其詞。但辨未嘗抵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抄。予聞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準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則上不失信。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自為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於吾手。不知何人所造。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西籍罵我。彼與大洪二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寬大。豈真欲殺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予遂不可解矣。而借福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予謂此說可斬。屬之於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不知。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福唐。亦自礙耳。則詞氣之失平。宜任其咎矣。福唐於我不為不知。己子。予曰。予諸生。凡有司一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況於登進者乎。況福唐之為輔。何至可斬而出之子哉。惡規喜諛。福唐亦太甚矣。而內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為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斷斷無技。休休有容。古稱一介。蒲州近之矣。高邑素知我。乘銓之後。強半杜門。予亦不敢數數。開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是夾袋中人。予第一從。其亦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鳥程久乘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託契良深。一入朝而神情大變。梁谿為高邑門人。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唯梁谿。不得之梁谿者。則唯我。因巧離我於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離於我也。餘人論議。所不論已。禍機之來。凡百榛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寂閱。予時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阻我勿送。予曰。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為詞者所得。予弗避也。南案之推。有小瑤到閣。厲聲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開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遺賊之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有代草之說。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予亦不以求免而辭代草也。嘗語人曰。北地之代洪洞。自其屬官耳。使北地在詞林。亦不為洪洞具草。況應

山之疏。多有可商。使予操筆。應不如此。若應山之功之節。雖百世可滅。宮不早移。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造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異事。不勝憤慨。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先帝。癸亥之出。託少子於其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固不專為江西事。然疏之始上也。桐城實賢決之。而示幾微於我。我答非可草草。夫鞏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倖乎。桐城默然。又三日。過應山。方註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皆疎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漫記。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槩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滅門也。生平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子行真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為文有筆而無學。為學有識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營私背君。欺心賣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於此。豈非往因。聞報之後。了無怖懣。但義不層以三朝作養之軀。辱之狗奴。猙獰之手。忍自引決。浩然往矣。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就逮詩

檻車

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遶。諸孫好護旃。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淒風緊。車前白日愁。衰門應祚薄。已矣復何尤。

恩妻

閨房備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受葢蓑。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無徒歎嘆嗚。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貽經累後生。投巢寧有卵。刈草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

恩女

吾女儒生婦。年來禮法王。祇今逢末劫。正合儼餘殃。稍足無益藥。長貧且厭糖。縱禁何處訴。軟語慰而娘。

別友

生平肝膽熱。撥出在人前。為友常分謗。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假便。生死交應在。寧為異己憐。

慰妾

朝朝念佛保平安。暗裏添愁淚不乾。腸斷瓊瑤聲一響。堂前只尺不相看。

其二

來時自矢死。除他。貼意屢望賴起病。昨夜飛魂驚入夢。蓬頭跣足叫天那。

其三

其三

我是剛腸鐵石人，不為女子惜嬌春。蓮花會上來相接，共禮如來證往因。

高景逸先生絕筆

遺表

臣雖削奪，係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乞使者執此報皇。

別友柬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三月十六夜，高攀龍頓首。

李仲達先生就逮詩

郡中別徐元脩

相逢脈脈其法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銜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其二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應乘筆，蘇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

其二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為問南冠。

潤州別真悅遊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濃於酒，錯認黃梁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鷓鴣詩。白雲渺渺迷歸路，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猿鶴聽黃鸝。

述懷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孽殫。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滿供餐。

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身名到此悲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卻怪登車攬轡者。爲予酒淚問蒼穹。

鄒縣道中有感

春中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道遙。各一方。魏齊方曉晚。阮籍益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

宿旅店

日暮停車塵滿衣。喧譁土語是還非。祇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良鄉呈大兄三首

長途連袂若爲歡。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

其二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難難甚。莫道離憂減客肌。

其三

兄自料生聊暖眼。我惟料死總灰心。雙親但有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望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端。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亡前一日二首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其二

絲絲省業因微。假息餘生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著緇衣。

又六月初三日別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爲手足。鴛鴦原上了前因。

付遞之兒手筆

吾以直賢。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囑以任意。願養既慣。不肯服布

務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致窮餓。此宜儉以情。一也。汝少所習見。游宦棘塗。未見吾童子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特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慎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皆祖父母苦積累。且吾此番消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亦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汝田百畝。至妹母奉侍。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厲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能盡養。他日俟祖父母千百年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其哀。

天人合徵紀實

燕客具草

善言天者。必驗之於人。人事而不能徵實於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露。幾歷分至。遂能於渾蓋二家。會其微渺。乙丑春冬。旅泊都下。日擊天人之異。爲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月。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奈何。友人聞之。躍然曰。此其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璫也。璫禍而衡復歸於所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於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俱被逮。

孟秋下旬四日。鼓後。客寤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潄潄。下同坐者問故。客曰。紫宮爲帝庭。尾箕。燕墟也。白者金象。按古當有急兵起。釐殺下。然國家禍祚如天。保無他慮。其冤徵乎。六君子行死矣。明發而視。左魏之閃。間至。致白氣。竟天之時。正獄卒承璫命之時也。嗚呼。

仲秋下旬七日。太白午經天。客曰。星與日爭明。下與上爭權之象。今璫之權至矣。何用手乎。豈將殺周。願二公耶。翌午而周卒死。顯賊之手。顯絕命之疏。遂入。嗚呼。冤哉。周。袁二公。俱於五月初到北司。顯公五月

廿六到南鎮撫廿八日送北司魏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廿六日送北司楊左二公六月廿六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問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而堂官許顯純和中已有成案第嚴之直書其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移設一百夾扛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僱僕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客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墨而顛秃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楊公鬚白為最頃之至應事而俱俯伏簪溜下楊居中左居楊之左魏居楊之右顧居魏之左袁居周之左顯純處分畢還獄

初九日比較顯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詭吐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袁以病特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勅五日一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顯純左顧曉曉置辨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婦好生服事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上而楊公獨甚

十五日為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擗賀是日公始知瑞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飲涼水以求速死兼賂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勅五限各完名下所坐賊數不中程受全刑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啾啾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移設五十袁移設五十魏呼家人至前謂之曰吾十五日已後聞殺食之氣則嘔每日只飲寒水一器蘋果半隻而已命盡想在旦夕速為吾具棺然家甚貧無能得稍美者差足掩骼可也家人守其言以十五金買柏棺以殮

二十日中丞家人送飯芽茶中雜金屑以進為獄吏所覺家人輩俱默逃去中丞嗣後遂絕傳單者矣

二十一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名叱之曰爾令奴輩潛匿不交銀是與旨抗也罪當云何楊公舉頭欲辨而口不能言遂俱昇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獄獨楊左投戶眼之外唇血流離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乃昇入左公轉回而東顧其家人是日雨棍溼重倍常且儘力狠打故呼號之聲更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全刑顯移設五十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楊左魏發大監客聞之以問獄吏吏嗟呼曰今晚各位大老爺當有壁挺也方言死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手葉文仲為獄卒之冠至狠至毒次則顏紫又次則郭二劉則真實人也

二十七日比較顯公獨受廿棍是日獄吏納稱犯官顯純怒罵曰此等俱犯人也何官之有嗣後遂呼犯

二十九日比較二君子之尸俱從詔獄後戶出尸在牆之下以石為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俯仰是日刑曹驗畢簿以布衾裹以草席束以草索扶至牆外吳備街衢尸蟲沾沾墜地
八月初一日比較

初四日比較顯公用夾刑杠十五周移設三十
初七日比較

初九日比較顯公用移刑設三十

十二日比較袁公賊完公家饒出袋中故特為易

十四日比較周公賊完

十六日比較

十八日比較

十九日袁故未赦前一日先暗注大監實孤身在關王廟鎖頭頭紫手斃之是日顯純上疏云周某病劇上命醫調治次日醫來顯純呵之以出彼時周公自以賊完裹巾結縶逍遙獄中方怨顯賊相累不得速發曹未嘗有恙也
二十二日比較袁尸出

二十四日比較

二十六日比較顯公用移刑設八十

二十七日獄吏具片紙報顯純云顯大章大病客雜與人中竊窺之不覺涕淚沾衣曰一網盡矣次日而顯純遂以顯公病疏上當獄吏揭報時太白適經天嗚呼公亦不凡矣

二十八日周故是日之午周顧二君子暨孟弁三人共飯未畢鎖頭郭姓者疾呼曰堂上請二位爺講話遂著械而行不數武劉鎖頭從後牽顯公之衣曰且還今日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耳押周公至大監不半時遂斃郭賊之手

二十九日比較

九月初二日比較周尸出是日劉卒密語客曰堂上已勒顯爺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客曰能緩五日乎曰能厚賄之而去

初四日比較顯公棍三十移設八十

初六日顯公發部之旨已下閣中客知之踴躍竟夕恐入顯純之耳不能留公至明晨也

初七日之晨劉卒復至曰五日之期足矣今晚必不能相全奈何客曰然會當有變獄卒竊笑而走已而西曹之命下是日顯純復比較顯案腐色如前呼顯公曰爾十日後復當至此追賊蓋六君子之禍顯純顯有力暨用刑之楚酷死期之緩促又顯純獨為之畏顯公到部發揚其惡故以追賊之說相嚇欲令其不敢言此日不西亦斷無生理劉卒非妄談也

十三日會審都廟會審官共十人公座俱南向在簷溜之下上承以草席顯公北面跪反殺辨論甚直而十人承命命竟擬斬刑又責公十竹板嗚呼瑞之虐始一至於此是日瑞道聽記人立司官之後審畢十人旋以連名帖及獄附付去禮甚恭

十四日。顧公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

十九日。顧公尸出於獄。衣冠俱如禮。楊公有遺稿二千餘言。又親筆贈真一通。叩首牀褥以託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關聖畫像之後。已而埋臥室北壁下。蓋以大磚。後公發別房。望北壁真如天上。信孟亦竊之以還。隨寄弟持歸。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冀死後枕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為顏紫所竊。紫亦號於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魏公性不嗜食。尤不喜血肉之物。每日所供。唯雜菜一把。扁豆羹斤許。及蘋果五六個而已。魏公受刑。較之楊。左為少。而因德獨先。七月十三日加刑。叫聲使不能明。十七以後。兩足直挺如死。雖不能屈伸。

袁公素善病。到北司後。遂僵臥不能起。陰囊大如三斗器。行履頗有所妨。然竟以病故。竟死不受一棍。唯夾移二刑加三五番而已。其婿云。錦衣李不粉左右之。

袁公賊止六千。而每限輪納倍於他人。故受刑為少。周公亦善病。面黃白色。初入獄中。終日與孟對弈。以自遣。家亦饒。弟姪輩又悉心碎理。故萬金不四十日而具。

周公賊完日。鎮撫匿其五十金。公必欲清算。且出累限納銀私籍以相質。左右管事者以支辭為解。或云公死之速。係此一算也。

周公固黷直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布便了。又念賊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慮置家事。顧公與孟奔竊笑之。而不敢明言。八月初。顧公張目視日久之不已。笑謂孟曰。嘗聞鬼不得見日。今幸片時未死。當快視之。未幾。周至。孟正色曰。顧先生到此地位。不思大事。終日浪談。何益。顧向周公曰。所謂大事者。身後事也。吾自七月。中便知無生理。訣別家人書作之已久。無便付。故尚留榻下。何至營營乃爾。周慨然曰。吾亦作數行。可乎。死後。其家人所得遺書。蓋顧孟二公。亦合謀以促之云。

周公家書一通。向藏顧公處。周死。獄情加嚴。無從得。顧作蠅字帖密付客。客持金俟詔獄後。戶至周尸出。厚賄獄卒。獲之後。客南還。託友人寄其家。前此。周氏合宗。竟不知公有遺墨也。

顧公對簿後。遂病。臥至七月中。方能行履。右股瘡潰。中墮腐肉一塊。如小鼠。顧公發刑部。謂客曰。吾向在詔獄中。如有人扼吾之吭。不令吐一語。自分從來鬱勃之氣。無從得伸。今來西曹。雖無多日。然顧純之兇惡。及下毒手者之姓名。播之天下。傳之同調者之耳。異日世道復清。此曹斷無遺種。吾日瞑矣。

顧公平生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見家人啼哭。輒大笑曰。淚緣情生。任情則為人天種子。不能上蓮花寶座。汝輩慎勿作兒女子態。

顧公到西曹。一意求死。客勸之從容觀變。公曰。吾自八月初。已作處置家事。一二紙函之又開。凡五六次。

思無刺語。第易署封時日。彼時已真革業於度外矣。且丈夫不再辱。吾向為顧純所毒。忤忤不已。忍再見其面乎。惟速盡為快。

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局持銀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局。本日納贖多少。報數訖。鳴鼓升堂而坐。坐定開獄。呼各犯官到廳前跪伏。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贖。

鎮撫納贖。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敢問多寡之數。納已。急驅而下。鎮撫刑具凡五。一械。堅木為之。長尺五寸。闊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入獄則否。凡殺中。本係月。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一鍊。鐵為之。即鎖鑰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使動也。一棍。削楊榆條為之。長五尺。曲如七。執手處大如人手。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繫兩足。一人牽繩背立。使不得伸縮。一移。用楊木為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移。兩人扶受移者起跪。以索力束其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移上下。則加痛。一夾棍。楊木為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幫移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扛一根。長六七尺。闊四寸以上。從右畔猛力敲足。脛。可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洒地也。此客習見之。非關警說。

楊公尸棺之歸。負以二騾。其子從一二者。頭。跟踏道上。知者皆為之飲泣。六君子之獄。天下皆知內外二魏為之。其死也。則更有說焉。楊左。魏璠所甘心者也。廣徵實力圖之。周袁。顧。則馮銓續為之者也。彼時銓新入政府。感璠之特遇。故殺三公以當謝。京都貴人言之。向與銓為龍陽之好者也。

楊左。魏同時絕命。顧純虛物。議沸騰。某日之禍。故於楊。左分其先後時。魏復後疏一日。鎮撫每當比較日。瑞道聽記人坐顧純後。棍數之多寡。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而顧純又加之虐。一日。聽記者以他事出。顧純袖手至晚。抵幕方回。始敢審問。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贖得伏。顧純後恐密害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答。不許為方言。

詔獄土地廟前樹。於六月開生一黃芝。日夜漸長。六君子畢至時。則奕然光彩遠映矣。環而視之。適六瓣。獄卒皆驚以為奇。或曰。此吉兆也。顧公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其不祥乎。月餘。獄卒厭之。

附燕客傳略
燕客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客於燕。故曰燕客。平生耽酒任俠。重然諾。惡富貴。鄙夫。遇窮困交則獨喜。好經世學。尤明天文兵法。乙丑春。或告客北地饑名。酒及多感慨之士。負笈徒往。將抵易涿間。訪出刑其人。輪千秋。道中聞六君子之獄。與。慨然曰。此六君子者。世所謂賢豪長者也。今死矣。藉令在百世以上。聞其風。猶唏噓焉。可當吾世而不識其面乎。遂走燕都。旅泊詔獄左右。易吏人衣。日遂與與夫馬園。

相欺狎久之。混入鎮撫。因得見諸公之頗末。諸公亦竊知客為有心人。遺言遺札。多默附之。客一日被酒。語次。疑諸君子之事。為避者所察。踪跡垂及。復作買人裝疾。馳而南。計盡一日。馳三百里。方脫虎口。今人聞所傳天人合徵錄。客蓋以九死而得之云。

張家灣亦有火神廟。積年腐爛不開。此日鎖鑰俱斷。有一番老兒騎一馬。行至泊子街。地動馬驚。此老頭旋眼關。自疑瘋症。曰：不好了。我中風了。急覓路傍一酒櫃。靠定。少頃。明亮。披頭見左右伏兩人。一人紗帽無翅。一人紗帽蓋川。細看之。俱是番補。各面面相覷而散。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土。長班俱死。屯院內書手雷該相與持鐵鍊。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雷該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大擺囊之騎驢而去。

前門上一賣棺店。初七日。有一人買棺二十四口。訝其多。又有一人至曰：吾要買五十二口。主人曰：沒有許多。其人曰：沒有。便小的也搭上幾口罷。主人曰：你要幾口大幾口小。其人曰：你不要管。只與我五十二口。我回去自配。

有一紹興周東目之弟。殊貧。因兄榮選。思做公弟。到京方三日。從菜市口買一藍紗裙搖擺。途遇六人。并掛尚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其人號周季宇。一說頭飛去。陷入牆內寸許。眼睛飛在對門牆上。結住猶動。眉毛又黏在一處。尤異。

潘雲翼夫人離回來京。已十年不見面。夫人住後房一帶。日事持齋誦佛。變起之時。夫人抱一銅佛。跪於天井。其房一瓦不動。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一驚。墮馬傷額。方在喚開東城忽震。

嘉興項家。不損牆屋。壓死一兒。養一駿馬。騰空而去。客來暗者。問其僕曰：你家無傷損否。僕曰：一個官官。一個馬馬。

有一人姓王。在瀉臨池。忽心動出位。一聲響亮。椅卓迸裂。拾一鐵彈。秤有三斤四兩。粵西會館路口。有蒙帥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先生學生。俱無踪跡。

初六日五鼓。東城有一赤脚僧。沿家呼曰：快走快走。草廠在東城。巡更人見一白髮老人。走出走進。知是草場土地也。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挂。不知何故。有一長班。於響之時。腰帽衣褲鞋襪。一盡俱無。生者如此。死者可知。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披半條褲子者。有披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笑。

屋至東華門。坍塌稍緩。聞內閣格窗。傾毀殊甚。宣府新推摠兵。拜客至元宏寺街。一響。連人和馬同長班七人。並無踪跡。聞其馬乃千金者。

獨相公夫人。單褲奔走街心。相公從閣內步奔回來。親救得免。家中古董。毀傷殆盡。

天變雜記

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涌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沈。東至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為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僮屍蕩盡。穢氣熏天。瓦礫盈天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傷心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狀。舉國如狂。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科道意火藥局失火。緝擊甚細。此真二百年來未有天變也。

欽天監占語曰：候得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霹靂之聲。從東北良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漲天。良久未散云云等語。

后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疊。業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跳入。忽見有物如紅毬。從殿中滾出。騰空而上。衆共矚目。俄而東城震聲發矣。

哈喇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颯颯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而震聲旋舉矣。

都城隍廟中道士初五夜聞殿中喧嚷似聞點名之聲。王恭廠一小太監初五日給假城外省親初六日早至廠見圍圍軍馬圍住聽得內邊云來一個個一個疑是駕上舉人此太監飛奔回家行至城邊舉人大震。

大橋在路打壞者薛鳳翔房壯麗吳中偉精神傷者甚多而董可成邱兆麟亦志變為甚但無致死者。死奶奶公子愛妾者難以枚舉此變幸在日開若發於暮夜當無唯類矣。

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知府卓隸俱各昏迷有一卓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矣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初三日又見如龍其色紅初四日又見如龍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之變幻總一物也。

五月初二夜鬼火見於前門之樓角青色熒熒如數百螢火俄而合併大如車輪。

京師鬼車為晝夜叫及月餘其聲甚哀更聚鳴於觀象臺尤異。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

承恩寺街有女輪八肩過後後止見輪打壞在街心女客輪夫俱不見。

元宏寺街有女輪過一響撤去橋頂女客身衣盡去亦體在輪竟爾無恙。

新選陳州吏目紀姓者寓石駙馬街與一陳姓者相交初五夜陳忽得一夢為金甲神呼去至一大衙門繫累者相屬紀吏目亦在其內聞內呼曰無腦的俱斬忽點名至陳傍一人曰此人無罪堂上主者曰可放去陳行數步忽呼轉曰便宜了他與他腰下鎖二鎖鬼卒與鎖訖夢醒明日陳正與紀同飯地動陳憶昨夢急走出戶外房倒紀已壓死矣陳無恙二鎖之故尚未驗也。

後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注於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首飾銀錢俱有戶部張鳳遠使長班往驗果然。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

薊州城東角震塌墳墓數百間薊州離京一百八十里初十地中掘出二人尚活問之云如醉夢。

人變述略

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啓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毒結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猢猻五百義孫之屬所讎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內寅述江陰彭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學淵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述指名者尚有八十餘人縱騎之至必驅坐府署中微所司微述者述者至非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聞如一劍橫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為號修案賄賄滿所欲乃開獄其初至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蓋神祖寬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始給紳止於廷杖然而士氣摧殘已駭成

刑刑世界矣况慘掠煎熬待士於囚磨之下乎江南既數見提騎以為常而提騎亦視江南為熟遊故道述經宮諭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聞之曰急上趕差也凡此輩出璫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尤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監點將諸錄蓋逆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為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豈有不與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權造先削奪歸吏部為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毛一覽繼起元撫吳嘗因二十孩兒之一也泄任之日吏部即以送起元文送之置慎切齒遂與李憲構構魏給諫連過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逮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於李憲求速釋宗伯慎行鄭庶常鄭亦曾有言孫病劇鄭已舉道而免然孫終不免成又欲殺之淮上丁卯春鄭與文成撰孟皆傳述意令節飾自盡如丁翰簡乾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獻媚俗所謂送書前云爾述者至蘇吏部因服待罪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吾聞江陰知縣岑之豹嘗經宮諭之逮率兵快奄抽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誦思之吾無家事可了願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卷類此當了卻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樓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後鄭庶常弔時曰銀鎗猶勸小雲樓蓋質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提騎大索金錢數日猶未開獄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欲為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為忠義泣至開獄日出自縣署以述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既入憲署諸校尉擁龍亭掛衣提械怒目上視巡撫毛一覽拱立左巡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查為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許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諸生忽人叢中一人從人肩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提械者諸尉競揮之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首一人者即顏佩章除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問尉此旨從何出尉曰實是魏上公命我來於是五人大呼共殺殺偽旨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履喧聲震地堂下萬履齊擲諸尉伏撫按膝下曰爺救我撫按復趨諸尉後曰老先生畢竟是魏上人遂巡俱御入署內士民喧從之一尉匿梁上驚墮而入後詢其黨名李國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偕來者也是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具疏奏聞衆道過姑蘇驛復遇一尉蓋往浙逮黃侍御符素者驛驛遞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聚毆之擊其舟之伴五人者曰我輩特死為國除害合以千乘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以千乘下崑山盡顯乘之而後自囚請死願對憲有餘快顏佩章曰不可吾情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賢士大夫向多使近我輩而反情此何謂賢是我輩氣之也巡撫聞其言則大怒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皆賊使之及見撫按破色變召問曰財賦盡在江南彼為變奈何政府部長跪不起久之曰有兒在乃勒令撫按搜捕獲五人者身自投曰無賊腦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為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按無知之何賊成大時處決五人顏色不改逆璫聞之頗銜李憲疏為激變定怖欲死乃命浙撫檄汝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遍天下政府魏廣微顧乘謙獨餘施鳳來張

瑞圖聲威手撰碑文以為榮。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生祠。垂成而廢。蘇人即其下葬五人。大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為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或曰。是逆物。五人固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毀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兩存。永留忠義如鏡。開富貴場中冷眼。先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肩者十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履。狀甚狼狽。一賈蔗童子十餘歲。撫牌曰。我恨極矣。殺卻江南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樹其片肉。擲塔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素惠民。撫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周端孝先生血貼疏黃冊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周順昌男生長員周茂蘭謹

奏為孤忠已被

恩褒沈寃尚未剖晰特摺額號

天懇報父讎以彰

國法事臣父忤璫慘死皆緣倪文煥謀之於內毛一鷺因而謀之於外殺人抵死

律有明條而文煥

鼎湖勸進一鷺亦嘗建祠媚璫尤

祖法所不赦伏乞

勅下部院將提到倪文煥即刻處決已故毛一鷺還行就戮庶父寃得雪

國法亦伸謹

奏

右疏紙高七寸四分闊三寸二分凡十有三行合提空處俱依元式惟第五行元字因

而字止謀之云云八字作一行第九行五字字止父寃得雪四字作一行今省減二行

天啓六年春大舉鉤黨先君子逮死詔獄陷先忠介以媚璫者倪文煥毛一鷺李實也其明年思宗皇

血性丈夫隱容書

帝即位予匍匐三千里刺血上疏鳴寃時寓姚文毅公官舍公退朝已舉燭矣問予曰明日上奏乎予曰然曰脫稿乎予因捧以進公展閱見血縷縷則惻然避席改容呼童盪手乃卒讀既而愀然不語久之予詢其故公曰若少年未諳事且方悲憤率臆以書中有鼎湖勸進等語非臣子所宜言萬一天子廷詰將何辭以對予曰易貼黃何如公曰墨書易耳今爾十指枯矣且奈何予奮然曰但得當上意先人瞑目九京即先人之遺體何敢愛因破舌取血更書貼黃以進原本存箇中當是時逆賢雖伏厥辜而奉奸猶負蠅微公言事且不測時予年二十餘距今三十餘年矣思之猶怛怛然今什襲之以貽雲仍且志公之德不敢忘也

天啓六年吏部周公忤璫死之思宗即位誅璫及璫黨錄諸忠公子茂蘭刺指上書鳴父寃入見姚學士學士曰上初立言鼎湖得勿不可乎易之血盡豈有繼哉茂蘭曰舌耳書上大泣進爵易名贈三世官蓋異數云諸忠諸子姓聞其事各得乞時人歌之曰孝哉周子伏闕陳指臣父忠死先王之制有則官祭誅帝命曰可矣再命曰爾楊左黃李惟卿是視俾爾子孫奉此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敬亭山人姜琛題

甲辰五月過姑蘇與子潔上靈巖歸至芸齋子佩子輝夜話佩兄出血疏貼黃讀之血光尚與燈影相射計不見佩兄已二十六年距京師頌寃之日三十七年矣此時余方十九歲佩兄方二十四歲同人相期所以報答君父者正未有量豈料今日相對霜髯雪鬢家國破碎泫然者久之同難弟黃宗義恭跋

賜讀此冊而嘆忠介公之忠子佩兄之孝萃於一門傳之千古豈容有二至文毅公真篤之誼尤古人所難若非文毅一言余輩何由得親血書貼黃佩兄之誠感若此也予侍忠介公最久親聆其談治國奇績有出於循良之外者即史之所載亦未易有此嘗思纂一異政錄而格於不文至今以為恨事佩兄命題冊後因并及之佩兄操履高潔讀書杜戶孝友忠信罕於遐邇余何敢復贅通家小弟文楠敬題

袁徵曰徵拜觀周子血疏而心悲焉天啓丙寅忠介公罹兇豎禍時同後先公側者先受師輩皆已逝最相親共事則維斗公幹九一及徵兄弟公幹早夭二子以忠捐軀而先兄亦沒惟徵獨未死故親疏而四十餘年慘澹如在當日惟徵親焉徵生晚不及見古人足跡所至少未能廣交四方賢者然追所嘗親竊以為心皎如日氣如川方至栗然以溫如玉虛如谷厚如春陽之未出其熱德無二三如太素之白未有若公者也吾師乎吾師乎讀古之傳節烈何以加茲而當世名賢亦可知已記聞縱騎鉤公徵勤而往見公縣署公神色快霽如平生徵為爽然自失越宿隨父師再往師候公起居公曰夜半夢回唯以未克葬祖父一事恫吾心不復能成寐故徵以忼慨刺血求徵歸人之胸成先皇泣下贈三世太常以伸公孝思周子之孝也猶氣之可鼓焉也周子葬三世舉大事盡禮極誠必信諸為弟妹娶嫁各不失道準經立身立家施於友朋終始不懈以承公德其孝也非氣得舉之而志克貞之難已然

卷八 附血疏

則公之正直。人知之。史載之。公之仁親而篤舊忘倦。人不盡知之。史莫載之。周子血書。復繼之以刺於舌。冊傳之人。知重之。周子之四維。克張於身。繼述不留先公。誠人知之。而不知所以重之。後將莫傳。微故。竝為表著於冊。以示後世之君子。其微再拜。

吾嘗讀漢晉死義諸臣事略。其忠節表表。見於後世。而子孫之賢者。李燮。王真。而外。蓋寥寥無聞焉。吾鄉周忠介。以瑤難死。烈廟時。大白黨人冤。子佩先生刺血上書。棄既具矣。商其事於先外。大父姚文毅。文毅以語涉微嫌。難之。先生更刺舌血。易其前奏。今所存者。指上血。潘續。猶耿耿心目。聞難哉。先生閉戶學道。創述公府。事母以孝。謹聞。友愛諸弟。皆受成於學。擬於古之君子。其妻。崩夏。馥之流。與吾嘗稱述先生之法。言法行以爲後世式。乙巳三月。旬又三日。有門生。學徒。數輩。會文於精英堂。先生出此冊相示。余曰。此非一規也。家百世師可矣。屢閱不忍釋手。子弟觀者。各歎息。敬禮者久之。後學徐晟拜手恭紀。

忠介公大節。既與日月並麗。河嶽比尊。若夫原本天真。不經矯厲。則尤卓犖千古焉。長公子佩。於瑤。未熄。伏闕陳冤。至誠仰格。特徵異數。具在諸紀中。迺其疏以血書上也。方瀧血伸痛時。天地爲之變容。鬼神爲之奔泣。及事濟之後。神人皆悅。設稍有冷名意。必震而傳之。而子佩。謹如也。何以徵之。徵之其事。在烈皇帝龍飛戊辰。迄於辛丑。已越三十餘年矣。始出血書。貼黃原本。自紀載易書之故。歸德於姚文毅公。而曰。以貽雲仍。云爾。遙想其三十餘年前瀧血伸痛時。神志之專壹。絕無名譽寵榮之念。介於其間。可知也。以之紹前烈。則爲真傳。以之裕後昆。則爲真教。以之扶植人倫。則爲真種。余故闡述其微。爲後世忠孝者。鵠焉。文毅公泰山巖巖。忠誠被於朝野。故與忠介爲水乳合。於子佩。猶子之愛。特誌文毅而在。後進其何所盾躬矣。

通家弟李模敬識

忠介公以觸逆奄。抗節隕身。事具國史。原其得禍之緣。大半因送周中丞一序。及崇禎初。諸權奄。禍者悉得昭雪。而烈皇帝慎情名器。賜諡者惟御史大夫高公。副都御史楊公。都諫魏公。及公四人而已。至給已奪之誥命。并及先世。亦始於公。則以公子茂蘭。子佩。以血疏訟冤。感動宸聽。故崇恩獨優也。公之得誥。嗣以文章。其得優卹也。亦以文章。豈非天哉。余嘗問子佩。以公之文集。則以被逮時。詔傳且籍沒。盡付之火。今傳於世者。獨此序耳。子佩亦不數數爲文。惟見此疏。嗟乎。忠臣孝子之文。得一二足以傳矣。安用多爲。余嘗爲公作小傳。例用短篇。不甚詳。又嘗記公誥命事。今子佩復以血疏。貼黃屬題。余之不文。得數爲忠孝之家。作文字。與有榮焉。子佩之子。靖。年甫。隴冠。好書。有才筆。他日必能以忠孝文章。世其家者。并識於此。以相勗。

崑山通家弟歸莊頓首

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周忠介以下。得賜卹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爲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覽也。仇人未服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爲人。立聖人之世。於是草疏發二人奸狀。刺血書之。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罪。一覽以死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膺聖手正楷。爾茂蘭血疏。歎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死。冤於君。則在白其父之冤。冤於奸人。則在誅其父之

仇。父冤雖白。而仇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人所以重報仇之義也。痛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義有所不顧。獨班宮。載於左傳。鞭藁載於史記。而入楚之日。求殺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仇其君。而不讎其奸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孝子者也。吾故曰。爲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冤既白。朝廷加恩。卹卹之後。而不以爲足。當茂蘭刺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官舍。公適退朝。索視其疏。見血跡淋漓紙上。巖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卹位。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於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吳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葵。皆守義執節。不愧其父。庸竝得與友。而先生行尤高云。壬子中秋。易堂同學小弟魏麟敬跋并書。

先忠教與忠介公同殉瑤難。崇禎初元。同蒙恩卹。因草疏陳情。請以新卹官階封及父母者。實自遜之一疏始。更援三品例。請贈及祖父母者。則自子佩兄一疏始。遂俾曠典。徧及同難諸家。惟佩兄錫類之孝所及者。宏且遠矣。佩兄再刺血書疏。述諸奸構陷始末。烈皇帝惻然動容。俞旨下部院議罪。至次年遂欽定逆案。頒行天下。則此疏實啓之。尤爲有功於世道云。時遜之年方幼學。少佩兄十有三歲。當日伏闕呼號。實遠愧之。迄今滄海桑田。每相從話舊。不勝家國之感。茲歲甲寅。因過祝佩兄七秩。坐雨。雲齋出其血書。貼黃原稿見示。遂借題數語於後。輒筆不禁。泫然。

同難弟李遜之敬跋

純孝也。子而純忠也。父嗚呼。惟忠介公。端孝先生。稱爲父子。讀先生此疏。忠臣之忠。與孝子之孝。竝見碧血丹忱。淋漓片紙。余小子。忠介公同年死友。繆文貞五世孫也。把卷不釋手。繆敬持謹跋。右血書。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子佩先生所書。蓋將爲其父忠介公訟冤。因姚文毅一言。改繕進御。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敘及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洩官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輒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李兩疏。乃敢於誣譎狂噬。幾至東西易位。黑白改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磨。而彼毛一覽與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蛆蠅蠹蝨也。譏人罔極。交亂四國。此殆古今同轍。爲之一慨。康熙乙卯春正月。長洲汪珣敬跋於堯峯之皆山閣。

此吳門周君子佩所書血疏。貼黃也。子佩之父忠介公。當熹廟時。以觸魏璫慘死。至思皇御極。子佩乃赴闕具血疏。鳴冤。欲假尚方以搗讎人之胸。洵一門忠孝哉。按貼黃例。應與疏俱上。其所以得留者。因疏未上時。爲同里姚文毅公所見。以其中鼎湖勸進一語。未中窺會。勸子佩易之。子佩復刺舌血。重書以進。故原草得留。至今嗟乎。此天所以彰孝子也。古今來忠孝節烈之事。何限。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後之人。每每得其片楮。隻字。莫不寶若球琳。蓋慕其人而不得見。見其遺蹟。如見其人焉。此生民棄彝之恆性。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夫縣熹廟至今。屈指五十餘年。余每與後生輩談及當日瑤禍諸事。皆瞠目相視。若漢唐宋之邈不相及。何況過此以往乎。今子佩幸而健飯亡恙。若過數十年。且將不知子佩爲何如人。後之人。慕子佩而不得見。見此草。如見子佩焉。則此數行丹碧者。非人留之。而實

天留之也。君家之子孫孫，其尙永保之哉。

鍾山黃周星拜題

烈皇帝既誅逆璫，褒卹死事諸臣。周忠介公伯子刺血繡疏，請擊父讎。給三世誥命，疏具。姚文毅公以貼黃請諡，且令與贈卹止一身。無及父祖者，欲更易而難之。伯子曰：「荷得請，血剖心非所苦，即不得，可以報我先人。遂刺血更定以呈。」命旨贈公父祖如公官，給誥命，誅璫孽倪文煥。吳肅公曰：「人非甚頑，鮮不痛覆盆而切滅天之誼者。吾以謂伯子仁孝，不難於請命擊父讎，而所甚難者，由推公顯揚之夙心，而抱遺恨以不暇。至格以二百七十年成憲，於以邀三世之恩榮，此其數，真萬億之妙分。同掌故家所欲爭，姚文毅所爲遲回而莫敢進幸者也。煌煌異數，竟及泉壤，雖天子仁聖，亦匪非伯子之誠孝有以啓之乎。嗣是皆援例以請，不肯必得矣。然則事固非偶然也。予展斯黃原本，歎歎久之。伯子復出三代誥軸拜觀之，謂子曰：「往改革，忠兵燹，俾弟茂蕙藏之，曾水突遇兵，失其二。茂蕙無如何，博穎額天，庶幾延津之合耳。無何，有卒王得勝者，踵門投刺，出語以還之而去。嗚呼，亦一奇也。古有揮戈而卻日，拊膺而隕霜，悲泣而摧城，浩歌而裂石，而況忠孝之大乎，亦誠而已矣。」

己未暮春八日也。武水弟魏允柵謹識。

五十五又一年家子宜城吳肅公拜題。戊辰改元，周子佩先生刺血疏，請給三代誥命。余作寶輪篇序之矣。其易貼黃一事，詳於諸公跋語中。方先生伏闕上疏時，年僅二十四，余始五歲。越三十五年辛丑，先生館余於芸齋，出片紙相示。血光淚痕，宛然若新。今再見之，則已裝潢成帙，更十八年。恍如昨日。先生年七十有五，余亦五十六矣。時

芸齋先生刺血頌冤，九重動色。邈三百年異數，於未得時，蓋有必得之理。及其邈三百年異變，於已失後，亦無或失之。事天耶，人耶，鬼神耶，芸齋先生心光所持，非天，非人，非鬼神，而天從，人從，鬼神從。各不相知，各各相到。人，其此心光聖凡等無增減，發處不異，用處不純，則感者同，應者異。故曰：「一切世界爲衆生妄想所結，卽爲菩薩願力所持。同在一世界中，世界各異，異在一世界中，世界各同。成與壞，翻然是與非較然，純爲雜紛然，皆不離乎一真。忠介公之世界，以觸邪以養直，以殺身成仁，血肉俱糜，須眉常動，蓋以壞爲用，不壞不足以爲忠。芸齋先生之世界，以繼志以述事，以永錫爾類，指舌可枯，精誠不欺，蓋以成爲用，不成不足以爲孝。人知成世界之爲世界，不知壞世界之爲世界。同一莊嚴，同一悠久也。嗚呼！王得勝何人，倪文煥何人，文煥以同朝士大夫，殺忠介公之身，奪其誥命，得勝以異代之兵子，歸忠介之誥命，慰其子孫。此豈可以賢不肖之數比長短者。文煥入忠介公壞世界中，爲壞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壞，得勝入芸齋先生成世界中，爲成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成。菩薩與衆生同此世界，一則能自作主，一則不能自作主。一則用成用壞，自信其成，一則隨壞隨成，併不知其壞，而各有入成壞之中。出成壞之外者，此吾輩於心光所宜自重，而不宜自暴自棄也。歟！己未天中，昔烈皇帝卽位之始，倭卹先時死諫諸臣。首周忠介公，賜贈賜祭，賜諡，建祠賜額，典禮備矣。更以所贈之官，追給三世誥命。則以子茂蕙之請，而烈皇帝之特恩，遂爲諸死諫者子孫之倡。詩云：「孝子

不既，永錫爾類。其茂蕙之謂乎。初，茂蕙卽詢詣京師，上疏鳴父冤，乞誅姦黨，復其讎。刺指血以書。姚文毅公見其有鼎湖諸語，謂非所宜，欲令易之。而以血書爲難。茂蕙曰：「先人之遺體，茂蕙何敢惜。更破舌取血，改書貼黃以進。故元紙得私存筒中。」宏撰嘗覽手讀之一百四十四字，光榮焚如，幾不化碧也。今五十載餘矣，既遭喪亂，所藏誥命，竟失二軸。茂蕙號痛不已。有卒王得勝得之，詢諸鄉人，悉忠介公事。乃戚然踵門以還。嗚呼！人之好善，無貴賤知愚皆同。彼魏逆不足論，倪文煥一鷄，獨何心邪。茂蕙字子佩，自甲申變後，高隱不出，與宏撰爲三十年兄弟之好。宏撰嘗大其復讎之義，推其志等於王哀。則此書長存，雖稽侍中之血，有不與竝儼者。況其他哉。華山王宏撰謹識。

自甲申變後，高隱不出，念烈皇帝之恩，與宏撰每一言及輒相對泣。下密襟，宏撰以兄事茂蕙。歷三十年，皆大其復讎之義，推之等於王哀。蓋哀以不事君者不忘父，茂蕙以不忘君者不忘君。所遇雖殊，其志一也。河山不改，日月皆新，則此書永存，將稽侍中之血，有不得與之竝儼者矣。況其他哉。況其他哉。宏撰啟。

此册題跋凡一十有五則，其血性丈夫四字，費隱容和尙所書。先君子鼎革後，潛心二氏之學，歸依費老人。時有五燈嚴統訟事，寓居芸齋者半載，卽其時命筆者也。恐見者不解其故，謹書數語以識之。

男靖百拜

芸齋周先生復讎血疏書後

人生不幸死事，而其子爲報父讎，尙矣。然有報之而不得者，有報之而不軌於正者。戮死鞭墓，上讎其君，此報之而過者也。子胥是也。奮身陷陳，殲敵是求，而讎頭未取，此報之而不得者也。灌夫是也。晝伏夜行，穴地掘塚，得而甘心，若刺客奸人，此報之而不軌於正者也。蘇不韋是也。然歷數千載，信史美之。君子稱之，無一貶辭。無他，誠痛其志，悲其遇，且以維人道於未絕，而坊忘親之亂賊耳。而況瀝血爲書，上達天聰，一言痛主，罪人斯得，報父之讎，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乎。嘉宗之季，璫禍橫流，忠良荼毒，而周忠介公死事尤烈。逆璫伏誅，追卹諸賢，備加旌錄，亦既釋其痛而雪其冤矣。而獨芸齋周先生，以爲罔極之讎，不共戴天，苟不能明正璫孽之辜，則父讎未殄，何容視息。於是齧指出血，書疏叩闕，一書再書，十指血枯，刺舌繼之。書上，天子爲動，改容，遂如其請。而其疏之未合格者，因留於家，以示其子孫。嗚呼！此輩獨周氏一家之芳烈乎。實千百世吾吳之光也。於是文人志士，撫其書而泣，咸曰：「是父是子，既忠既孝，垂範千秋。芸齋先生可謂能報父讎，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也。」先生名茂蕙，字子佩，忠介公長子云。

壬戌秋九月二日，秦餘山人侯齋徐枋拜書

天啓奄禍，實削國家三百年之元氣。雖遇烈皇撥亂反正，而仁賢云亡，宗社顛隳，竟不足以回上天之眷顧。炎與佩兒，少爲投巢破卵，草莽無依，壯直凌谷，遷移，追念先人報國捐軀之痛，甘爲農夫，以沒世。豈有他哉。荷得如佩兒杜門讀父書，其於家國，兩無愧矣。炎嘗乙丑丙寅之時，幼穉如茲，既不能

效提繁之贖父。又不能若佩兄之刺血以訟冤。今老而無成。負我所生。即見於曩日。癸亥仲冬。過芸齋。敬觀血疏帖黃。以淚和墨。書數語為跋。

姚江同難弟黃宗炎謹識

端孝先生血疏貼黃書後

自古人子訟父冤於朝。若漢之縉繁。梁之吉翊。皆載在國史。昭示後世。俾知所感發與起。用以翼世教於無窮也。然二者所遭之難。猶僅一身一家之故。幸而邀恩寬大。遂得全所生而被名。若夫孤忠勁節。折逆焰之煽天。抗凶鋒而舍命。為之子者。巢傾卵破。百身莫贖。其荼毒不啻什伯焉。於此竭力以伸復讎之大義。豈不視古為烈哉。周忠介公既死。瑤難家嗣芸齋先生。當思宗登極。初已奉卹。贈死忠之詔。而以忠介之禍。實一驚文煥。造謀誣捏。若不瀝血剖陳。則人子不共戴天之讎。終猶隱忍。所以繫繫數千言。草土孤干。悍冒忌諱。卒至指枯石破。而不自恤也。及乎九重動色。朝奏夕可。大慙就殞。錫命重申。直洩天地神人之憤。以昭國威。以肅臣紀。豈止一身一家之故與。余讀先生疏詞。謂當與漢梁二史所載。後先輝映。亦可略也。嗚呼。世遷代更。當年金匱之藏。且散軼不可問矣。而先生緒疏成時。貼黃後改。乃留是幅藏之篋。至今對之。血漬斑斑。淋漓紙上。有不啻嗟太息者。當非人情。由是知宇宙間忠孝之精靈。必有所憑藉以傳而不可隱闕者。此其徵也。其光足以貫日月。其氣足以激風雷。同此一腔熱血爾。若曰烈士殉名。終非篤論。余故表而出之。且以待夫史筆之續古者。

壬午首夏通門後學彭定求書

六君子死瑤禍。魏忠節。周忠介。尤慘烈。忠節子子敬。為父捐軀。忠介子子佩。刺舌血上表訟冤。贈及三世。兩公可謂有子矣。每怪倭佛者以血寫梵夾。其何功德之有。若是表淋漓痛切。所當大書特書於國史者也。康熙壬午冬。明史舊纂修官秀水朱彝尊謹書。

將徐子侯齋跋周芸齋先生血書復讎疏後

余生也晚。不獲見周忠介公死事之烈。少讀先君題筆記而想見其為人。後讀頌天臚筆載芸齋先生血書一疏。低徊久之。夫非盡人之子與。而先生能其所生之憾如此。俟齋以復讎三案鼎峙於前。而以先生孝思比量於後。以史才而談快心之事。色飛神旺。宜其親切而有味也。因予小子。抱恨終天。痛心欲絕。捧誦斯文。奚容贊一辭哉。易亭楊无咎。

武少時。見先君子正孝先生跋潤上徐侯齋先生書。周端孝先生復讎疏後。因歎忠介之忠。先生之孝。千古未有。顧所謂血書貼黃原本。留藏於家者。未得見也。今歲秋。先生孫鸞翔出以示余。乃得覽手疏之疏。勅倪文煥。毛一鷺。兩人奸狀。兩人皆迎合魏奄意。疏陷忠介者也。崇正初元。魏奄伏誅。而兩人尚漏網。故先生疏勅之。皆讀後漢書李固傳。因言梁冀所害。冀誅。詔求固後。固少子變。乃還鄉里。變姊戚。爰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弟幸而獲濟。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今奄既誅矣。先生復誦頭請正文煥。一鷺之罪者。何歟。李固之死。與固為難者。梁冀一人而已。馬融雖嘗為冀草奏。然迫脅於冀。融非主謀也。梁冀既誅。則固之難已復矣。忠介之死。奄意中尚非所主名。而文煥。一鷺。陷忠介以媚奄。則與忠介

為難者。文煥。一鷺。較甚於奄。奄雖授首。而兩人未誅。則忠介之讎故在也。先生冒與之。生於天地間。是故變姊所言者。明哲保身之智。完遺卵以全破巢。而先生所請者。不共戴天之義。伸國法以雪家難也。疏上得請。文煥就戮。而一鷺以前死倖免。於是忠介之忠益白。而先生復讎之志伸矣。疏彙得留者。以疏有鼎湖勸進字。姚文毅公見之。恐涉嫌諱。乃更易之。而原本遂藏於家。書疏之時。指血既盡。繼之以舌。嗚呼。葦宏之血。藏三年而化碧。侍中之血。灑帝衣而不浣。兩公忠臣。先生孝子。其不朽於世。一也。書先生疏後者。凡二十餘幅。今彙為兩冊。兩先正孝之文。雖跋徐侯齋先生後。實書先生事也。敬錄一通。補入冊內。而武亦并附一言於後云。時乾隆二年歲次丁巳。重九後一日。通門門下晚生楊繩武拜書於古柏軒。

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原本。百餘年來。諸先輩跋語詳矣。跋中同難者四姓。一為餘姚黃梨洲宗義。晦木宗炎。竝太僕忠端公子。方思陵即昨。梨洲徵君詣闕訟父冤。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搥崔星秀之胸。披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之墓。何其壯也。至作跋時。霜髯雪鬢。家國破碎。又何悲也。一為江陰李匡生遜之。太僕忠毅公子。跋稱崇正初元。草疏請以新贈官階。封及父母。計時先生年甫十一而已。能伏闕陳情。斯固奇已。後福王稱制。復上疏以易名請。然則先生前後已兩伏闕。而梅付祭酒作李忠毅公神道碑。書其後而佚其前。微此跋。其事不幾失傳歟。一為嘉善魏交讓允柁。太常忠節公孫。孝烈先生學泚子。即周忠介公女壻。當忠節被逮。過吳門時。忠介慰之舟中。許以女字其孫者。即交讓也。一為江陰繆以直。敬持。詹事文貞公五世孫。文貞雖與忠介同年同難。而齒最長。故早有五世孫焉。此四姓皆同難家。故感事話舊。聲多嗚咽。又考忠介公被難時。吳中故人身親後先左右之者。為徐文靖公洪。楊忠文公廷樞。暨袁公白微。冊中袁自有跋。至文靖則有子侯齋。忠文則有子易亭。兩先生為吳中三高士之二。竝以忠孝名家。痛深家國。故其情詞感切。亦與同難者等。他如萊陽姜貞毅公。為東林宿老。崑山歸元功莊。錢塘金道。□□□。上元黃九煙周星。宣城吳街南肅公。及同里李密菴樸。文端。文柁。徐損之。是諸先生。皆勝國遺民。諸跋中氣節激昂。性情真篤。儼然如見古人。嗚呼。其可感也已。夫以附瑤諸逆。如倪文煥。毛一鷺。輩得志一時。誣譖狂噬。其敗也。煙銷灰滅。至子孫羞為祖宗。問黨恥道其姓。氏而二三清流君子。雖經國難家禍。滄桑翻覆。而忠孝清白。子孫世守。故家舊姓。通門世好。以及海內同聲共氣之士。其節義相許。患難相卹之概。依依如一日。乃至片楮留傳。見者起敬。或盥手敬容。或摩挲撫玩。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嗚呼。其又可感也已。跋分兩冊。向為芸齋後人世守。今歸松陵趙氏。芸齋之自跋。固以貽雲仍。然天地間忠孝文章。原不必為一家物也。時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十一月冬至後一日。震澤後學棘人曹森敬觀并識。

乃至刺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觀公父子間。以忠孝因。回向般若行。於極難行苦行。疾入毘盧。遮那妙莊嚴海。讀是疏者。卽作梵冊觀可也。歲行盡矣。竹窗雨霽。轉能華嚴。偶從戚友家借得此冊。披覽裁周。謹書其後如此。乾隆四十七年除日。通家後學彭紹升題。

懷玉少時。卽聞端孝先生血疏。貼黃遺迹。屢欲見不可得。今年夏。晤彭進士紹升。知此疏已歸吳江同姓。念將訪之而未暇。頃過桐鄉。適鮑君廷博從吳江來。攜以見示。思通鬼神。抑何幸也。疏計百四十四字。復離之義。易書之由。一時同難子孫。洎勝國遺老。論之甚備。先生當國變後。隱居不出。忠介所坐之榻。終身不敢坐。所御之物。終身不忍御。殆古所謂五十猶慕者。故至性激發。奮不顧身。指血既枯。繼之以舌。卒館目睹。父讎伏法。諸君子竝賴先生獲邀曠典。蓋養之有素矣。孝經緯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彼求孝子者。何獨不然。獨是薰宗初歲。雖水定陵。蒞勝之後。然流氛未熾。正士益廷。繼養不虧。民神猶附。徒以政出穢寺。太阿倒持。元氣剝喪。國隨以去。記曰。血者猶血。其在此時乎。夫血。憂色也。忠臣孝子。亦不得已而見之。或化而爲碧。或凝而爲白。有不自知其然者。當忠介之下詔獄。逆黨掠治。必大罵。許顯純。推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公嘆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中夜潛斃之。今先生之疏。經百六十年。血痕纍纍如新。蓋日星河嶽之氣。流貫於家庭。是父是子。血固多人一斗。爾烏摩爲人臣。未有不慕爲忠介者也。爲人子。未有不願爲端孝者也。觀是疏。未有不肅然易慮。三復之。什襲之。樂得而稱道者也。然而忠介端孝之行。世卒未易親。此子所以泚筆永歎。不禁淚霑衿而汗浹背也。乾隆五十一年閏月。蘇人趙懷玉浣手敬題。

詔獄慘言（據借月山房彙鈔本補）

又三日。月他太白。客指以示友人曰。月爲陰爲刑。刑人之象也。太白血西方主義。誼士之象也。周袁順三君子。又將不免。按京房易傳占曰。刑人執政。殺誼士。厥妖月食其太白。春秋潛潭巴占曰。國無政。刑人用。月掩太白。天定矣。可若何。不兩月而三君子又俱被難。詔獄諸公。入獄後。意氣皆不減。獨袁周二公。以爲瑤深恨楊公。楊死餘猶可望免。累迫顧公勸之。速絕以舒禍。顧正色曰。人故自有主張。且死生之際。豈朋友所宜勸。諸兄必相強不已。弟當先絞頸以謝。嗣後乃不復言。

顧公云。撻夾雖爲極苦。猶自可忍。惟棍則痛入心脾。每一下着。骨便神魂飛越矣。不知公自有爲之地者。故夾撻差寬。非棍之極苦也。鎮撫爲朝家禁獄。列聖頒旨極嚴。凡漏洩獄情者。處以斬刑。擅入獄中者。卽別其足。故片紙隻字及單辭。半語出入。最爲不易。自非極慎極密。往來其間。鮮有不敗者也。諸君子初入詔獄。卒持上下之禮。顧嚴。後知諸君子不免於禍。遂席地對談。既而坐諸君子之左右。笑語如友朋。

顧公向官刑曹。移獄之日。故吏卒見之。皆叩首掩泣。蓋感公之寬仁也。

孟奔楚人亦有心計之士以遊事繫獄與諸君子善顯純知之恐渠不死異日討附璫殺正人之罪按爲口實併欲盡其命已向顧公西曹之旨下顯純惡逆遂爲遠近所傳

野臣曰顧未終篤頓使人髮指皆裂氣塞淚淋按古之獄吏張湯來俊臣諸惡孽未有今日許顯純之慘毒也真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恨不磔其體而隨其肉以饜六君子之忠魂以雪天下人之公憤

謹筆誅之以傳千百世之罵名聊爲六君子追痛耳第又不知六君子之子孫讀之更當何如也

舊抄詔獄慘言一卷記明崇禎時六君子之禍與碧血錄中天人合徵少有異同此殆其初本也署曰燕客具草而不著姓氏考郡志顧副使公有弟名大武當急徵時傾身入長安職納靈位一夕見垣申

白氣且斗有諸君子其不免之歎證以此書見春秋白氣云云適相脗合又於顧公事加詳其爲公弟所記殆無疑義時事方殷故用晦自脫今讀其書不獨諸君之慘死千載猶有生氣即客之權奇倜儻以成一門忠義亦卓卓千古云虞山張海鵬識

天變邸抄 (據借月山房鈔本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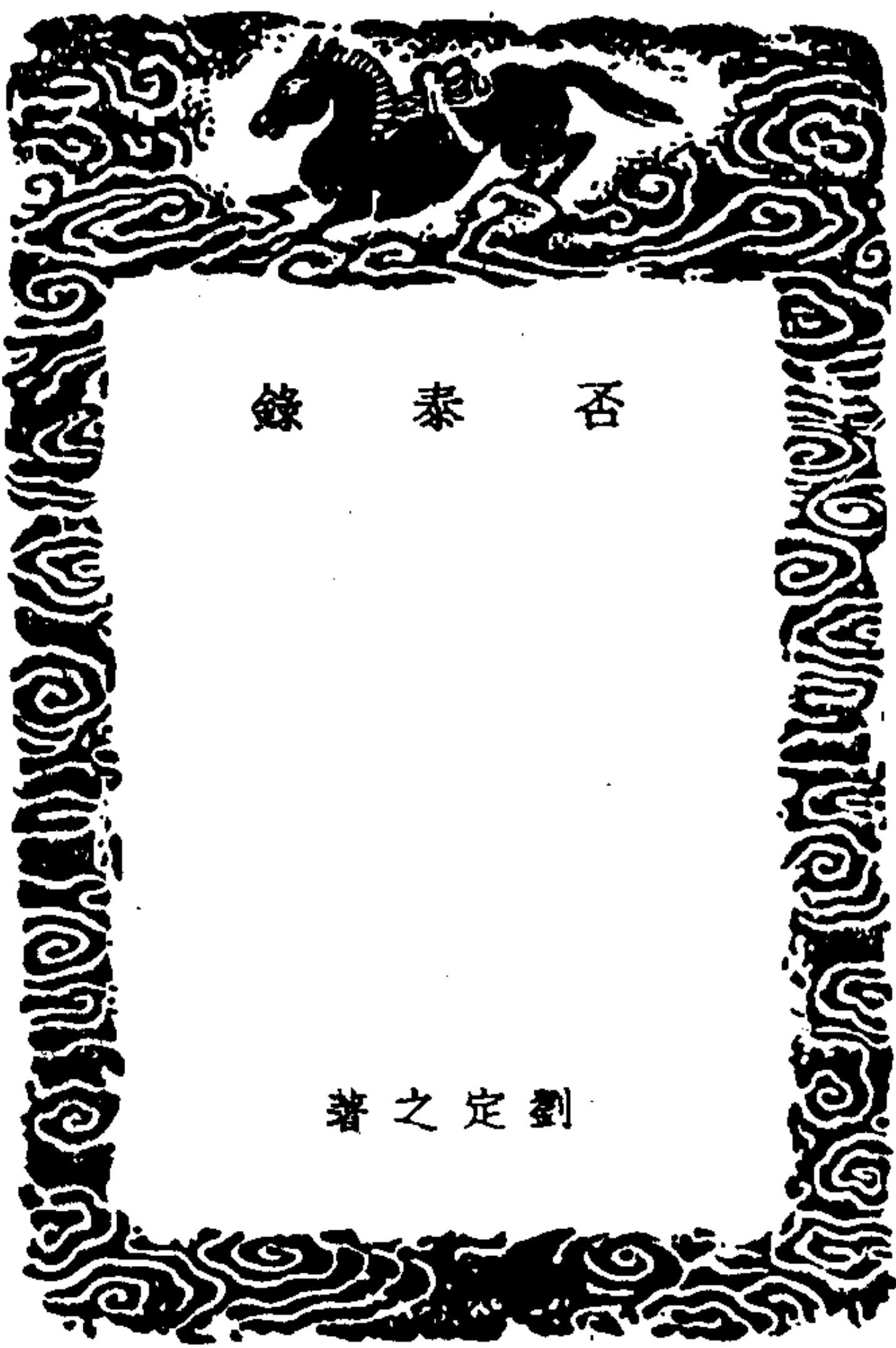
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混混其邑必

亡魏忠賢即時(案此條爲欽天打死此官 監條之下半段)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俱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鴛瓦飛墮此近侍腦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

有一部官家眷於私宅中因天黑地動椅桌傾翻舉家驚惶無措妻妾抱柱而泣隨仆於地亂相擊觸逾時天漸明俱蓬跌泥面若病也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有二千人俱成肉袋招與周姓者同數人夜飲歸共見正陽門上有人呵曰小鬼輒敢如此



否 泰 錄

劉定之著

紀錄彙編卷之十六
否泰錄

劉定之

昔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驅逐胡元遯歸朔漠其末帝妥懽帖木兒既殂太祖以其嘗君臨華夏也謚為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穴仍君長其醜類世數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於宜宗皇帝時者名普化此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仍借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鷲翰鳳鳴者哉稱丞相者二人一曰和寧王阿魯台一曰順寧王脫懽常遣使朝貢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也先悉有二人部屬其號為大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化娶也先妹以相固結今皇帝即位以來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去然久之漸築驚不恭往來通使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以其子結媼於帝室通使皆私許也先進馬為聘儀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媼意也先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

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監太監王振復勸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駕行命都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直學士高致駙馬焦敬等共議其從駕行者尚書王佐鄭楚學士曹滌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敗報踵至上至大同幕有黑雲如傘罩營雷電如雨王振惡之乃以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逆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曉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城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滌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借去遂移營踰壘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逃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矛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眾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虜叢入中軍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蟬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軍吏幸免者遂首赤身踰山谷連日饑餓得達關虜舉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眾僅二萬我師死傷過半矣十六日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帛懷來城閉不可入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師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汗狼藉然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衣履段疋等物馱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都王權總萬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始啓事奉令旨施行

眾皆謂行且即真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皇太后詔天下立皇子見深為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千言讀既畢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于此不但已也因痛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中使將闕門眾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眾奮欲梓英英懼言令藉沒振遣指揮馬順往眾曰順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前勸解辭色稍遠給事中王竑梓順首眾爭敵之蹙踏捨裂項刻而斃或就脫順靴擊出其眼血流門闕眾皆愈怒求內使王毛等二人英使人梓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長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奉令旨率軍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管家等項之執振姪錦木衛指揮王山至跪于庭共唾罵之乃宣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拜謝而出明且移邸王坐于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皆重簷邃閣借擬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者五七株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樹王山于市其族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為錦木衛指揮從振死于虜林兇悍尤甚姪妾百數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閉校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見獻蟒龍袍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同王賽刊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宜嚴為備安等獻酒上酌地飲訖虜令括城中犒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二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啖不應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割與虜食訖遂去過猶見莊九十九海子又行見蘇武廟李陵碑二

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為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毋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鄭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有司擇日行禮衆遂相率詣文華殿門請王出見 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聖世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也先遣其酋長尚書米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賜以冠帶綵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疋賜也先初六日 王即皇帝位 上為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數日也先復遣使至書詞悖慢 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為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荆關石亨為武清伯總攝京師兵馬十月初也先入寇自紫荆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師城西北關外石亨營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鴻臚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元帥死焉時鐵內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為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司參議王福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持羊酒往也先營也先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擐甲胃厲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也先揮却羊酒取 勅視番字 太上取勅視漢字也先謂福等爾小官可令胡漢于謙王直等歸等來

否泰錄

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遺所掠牛羊人口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荆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鞭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瓦剌可汗普花遣使獻馬先是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是以尋舊約通和為言 朝廷以其來緩師却之胡漢王直言普花也先若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問之從漢等言亦使人入見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率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於固安得牛馬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 京師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一日免朝百官望拜 太上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數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其北去者洪等逐至關磯焉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于東教場石亨練兵于西教場二十三日也先遣使來索大臣迎 駕約以後月初三日至其營否且又入寇書詞甚慢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每年是日遣官祭長陵 孝陵 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山西陵旁官宇祭器皆被焚掠守陵官軍死亡逃竄誓報祭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學士曹鼐為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皆死于土木者也初四日尊 皇太后為 上聖皇太后初七日尊 母吳氏為 皇太后初八日立 妃汪氏為 皇后冊 太 上官嬪周氏為貴妃即 皇太子所生母也初十日詔告天下赦在京流以下罪囚景泰元年庚午正月 初一日受朝免賀初七日 太上書至索大臣來迎

命公卿集議推舉舊任老成當行者初十日大祭天地于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范廣等率兵巡居庸等關以虜人遼東寧夏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懷來宣府等城閏正月初十日謀報虜掠西郵取慶陽府所牧駝馬牛羊以去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二月初一日大同奏虜于黃土嶺獲首級二十三顆馬驢一百二十三匹頭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名口器械衣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十四日宣府將楊俊執喜寧喜寧內侍從 太上于虜中者數導虜入寇 上患之太上亦以虜入寇不已則和不可必不和則還京未有期也惡寧寧又忌袁彬嘗誘彬出營將殺之 太上覺其詐急召彬回乃得免及是彬言于 太上遣寧傳命于俊索春衣因遣軍士高磐與俱彬刻木藏書繫磐解開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既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亨為征虜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荆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涉春及夏不復大入六月二十六日也先以屢遣使議和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其參政完者脫懼等來 上疑其詐召文武羣臣議以為虜交兵既久士馬疲怨又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于誠且 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詐我當推誠 上聞允奏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脫懼等以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也先營所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兵端皆因通使陳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不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向北後遣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等答曰太師雖名送 駕

兵行不戢攻開掠野 朝廷豈信張關係等死千陣者盈不花等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為來和而以為來戰故也也先曰喜寧是 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 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也先曰 太上在此我令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酒酪飲實等十二日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以敗遊而出實為生靈除害然陷于此者王族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與 上安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嶺見卿等曾將衣服靴帽等來乎實等曰虜中屢有人走回皆不知 車駕所在 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繡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食器燒酒焙肉等為獻復欲盡取所齎米來獻 太上曰小事勿勞卿等為朕通和乃大事李實等因極言王振黃普擅國致寇之罪 太上曰朕未敗時無人肯言朕亦不能燭奸悔恨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實等回至 太上帳內求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也先營宿十三日也先置酒以飲實等也先曰尔等念 太上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也先曰尔等既念何不迎回實等言來迎之意也先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也先乃止九實等所與也先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共議傳酒相酌也先伯顏帖木兒語者胡其妻珠緋覆面垂眉盤酪孟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為樂十四日也先遣其右丞相把禿同實還貢貂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以羅綺往大同調回虜兵不復擾邊實辭

太上神出書三通以投實其一奉 上聖皇太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諭羣臣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與 朝廷議媾者也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普花所遣使皮兒馬黑麻北去蓋瓦刺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普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刺兵又少君臣鼎足而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則也先耻屈意而陰使 普花阿刺所遣脫懽既與實等行普花所遣黑麻等復要善等出惟慮和之不成也實等既至 京緣邊虜兵皆退二十九日善等至也先營也先方出獵八月初二日回營與善等相見 太上遣袁彬來會彬臥起長不離 御帳夜甚寒則以身為 太上温足彬嘗病 太上親歷彬肩背取粥啖之以出汗至是從旁促善等使盡言也先遂許送 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日既是送還有何禮物善等曰太師敬我君父故送還豈先論財乎 朝廷臣子蒙太師盛德豈有不報也先曰昂克說不合理我國垂名後世尔眾酋聞善語皆以口咬其指曰好漢好漢初三日善等見 太上于伯顏帖木兒營初四日也先請 太上至其營餞行也先彈琵琶其妻奉酒善等待飲執臣禮甚恭也先嘆曰中國好禮數宴畢也先送出帳十數步 太上登馬乃退蓋 太上在虜營踰年未嘗屈尊也先問見必致敬曰我人臣也可與 天子抗禮哉嘗欲以其妹事 太上不從乃止以此深服聖德虜人往來窺覷 天容穆然殊無慘沮惟問實等言 聖母安好乃泫然出淚飲食所餘多以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莫不悲戀虜人亦不忍別連日各設筵餞行初八日 太上駕行伯顏帖木兒護送十一日駐蹕野狐嶺伯顏帖木兒等數百騎皆慟

哭良久既別去昂克於中路射鷹獲之馳十數里來獻十三日駐宣府十四日駐懷來十五日駐唐家嶺上遣內閣學士許斌商略至 太上命書誥諭避位免羣臣迎十六日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太上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至南內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有生成欣欣焉臣竊謂 聖朝承平既久蒙孽潛滋內有奸臣播弄外有騎虜憑陵故已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祐 皇基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順故庚午中秋之慶亦亘古所無幹旋乾坤並明日月用夏變夷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 臣因所目擊耳聞參以揚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所撰袁彬傳約其繁蕪著為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用事之月也回鑾之年景泰紀元之年也先之以否繼之以泰雖則運世關乎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自以身備史臣於 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備遺忘故也雖然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增感於制治保邦之良圖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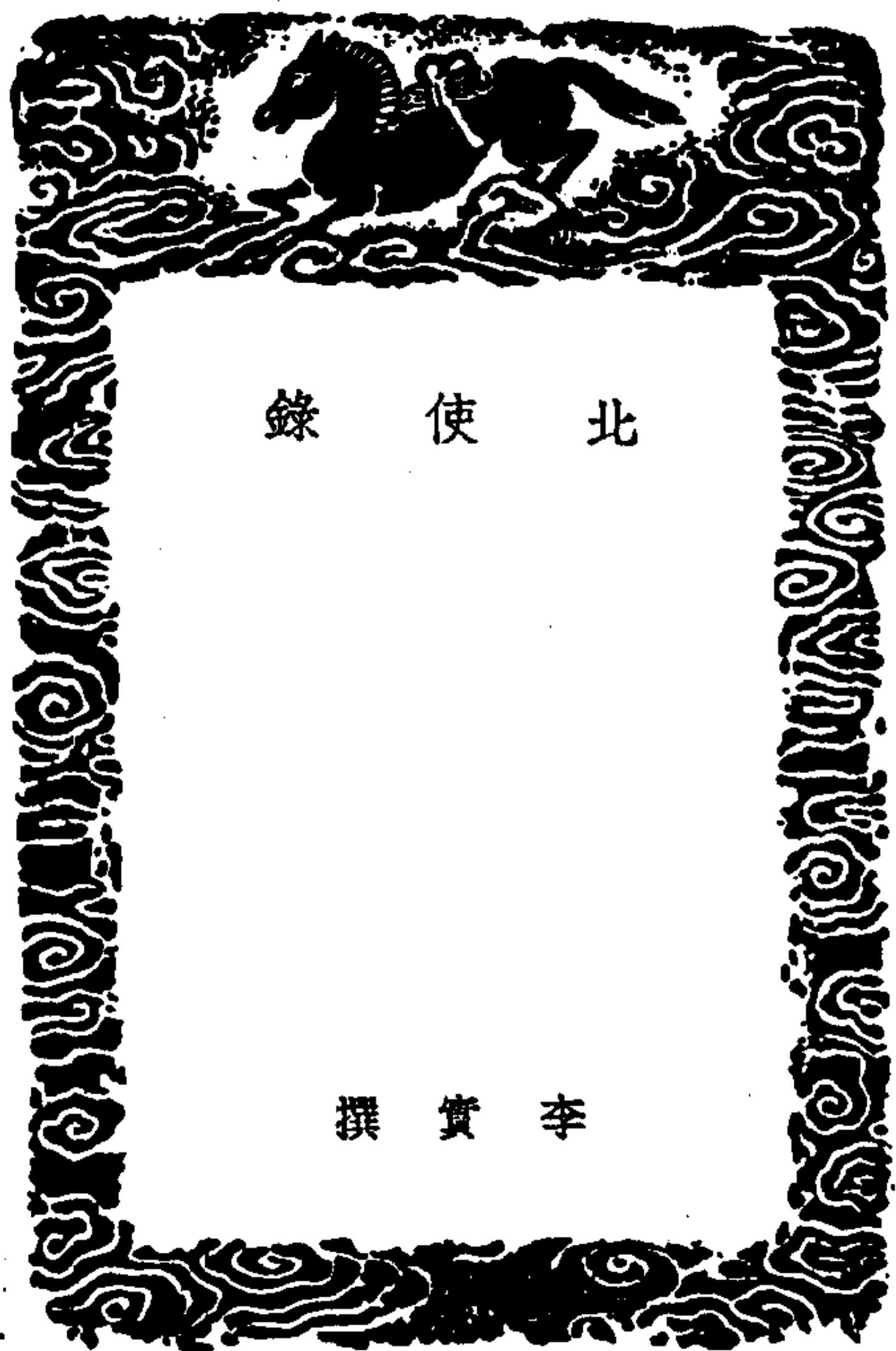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叔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北使錄

李實撰

紀錄彙編卷之十七

北使錄

李實

正統己巳瓦剌不花王及太師也先背逆天道侵臨邊陲聲息日至時太監王振竊弄國柄請 上出征迤北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極諫不從是秋七月十六日 上躬率六軍起行往征虜罪直至大同命平鄉伯領軍與虜出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鷓鴣山遇寇命成國公朱勇出戰亦敗績十五日至上土木也先人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虜寇大肆殺戮邀留 上駕十六日遣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殘傷裸體京師恐怖 太后命上監國立皇太子詔告天下九月初六日 今上即皇帝位

上 太上皇帝尊號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戊戌瓦剌知院參政完者脫懼五人齋番文表至請和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虜中議和奉迎太上皇帝已亥卯時 上命太監興安傳 旨要於大臣中務要選如宋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三品已上官具名封進點差時實任禮科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 旨曰恁

北使錄

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正欲遣使往虜中如何實曰其難才識不周通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興安曰諒爾不辱君命 聖旨奉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陞指揮做通使便寫敕旨與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匹等物本上 欽改禮部右侍郎三十日欽給帳房馬匹酒脯等物初一日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尔每去脫脫不花王也先那裏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實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綵段三表裏領齋達達可汗也先太師瓦剌知院勅書三道及各人銀三百兩綵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參政完者及侍郎人等共二十一入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設酒初二日居庸關給價鈔辦酒席館待使臣初三日宿懷來衛仍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賦詩云曉出懷來往北行西風寒颭馬蹄輕虜營迎復吾皇駕會見人民享太平本日過長嶺賦詩云 盤旋直上長安嶺偏覽驅馳路轉餘遙憶 上皇經過日幾番回首望京華過鵬窩堡十里乏馬一匹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達賊二十餘人各張弓弩一人仗劍衝入帳邊完者脫懼急與答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迷等先送先使臣平章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在彼等候阿魯迷等下馬作禮復送三十里別賦詩云 胡騎長驅入帳來張弓仗劍怒如雷詳知兩國通和好長吟一聲作禮回同日過雲州夜直雨赤城溫泉口四十里宿荒被賊盜去馬三四匹初六日過獨石衛遇也先人馬驅車運糧有感賦詩云 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肆貪營宅地近臣徒力保邊疆人家已盡遭兵火倉廩猶存助敵糧回首共封希 上旨用懲有罪表忠良相離城北五里宿荒虜人喜悅歌唱飲乳酪其夜被盜去馬六

北使錄

匹初七日過禮帽山二十里宿荒迷懷一詩云 萬里宿荒傷遠遊風寒露冷正高秋山行野宿渾忘險腥飲羶食肯解愁駝馬連營輸饋餉犬羊夾道喜歌謳虜酋悔過重朝貢早奉 鑾輿復帝州初八日宿與和衛東珂邊初九日宿昂視岡兒即海子初十日宿失刺失簿禿即也先邊塞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一日至也先營中地名失八兒禿與也先保伊婦相見開讀勅書畢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爾每來實答曰自太師父祖以來至於今日朝貢朝廷三十餘年你使臣進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專權減少馬價以故勒兵拘留 太上皇帝聖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瓦剌知院上合 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稟過太師特念前好同差參政完者脫懼齋文赴京以求和好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是非所以動了軍馬小事兒做成大事我的實心送 太上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又着張關保姚謙去奏又將他來殺了實答曰太師說是送駕軍馬不由關入漫山而來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 駕我 朝廷不能無疑况又分兵各門廝殺姚謙張關保既為使臣却引達達百餘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得是又曰後又差者盈不花夫人赴京奏事何故不放回因止捨了寧夏大同一帶人馬實答曰先因太師人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為報讐兄被虜者弟亦報讐人皆樂為從軍今南朝沿邊關口軍馬多者十餘萬少者六七萬極少者二三萬俱各奮勇欲報若父之讐且軍獲一首級即將陞賞太師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守邊官軍殺戮以圖陞賞又曰後又差李實我着人送至大同城裏因何亦不肯放回實答曰近得夜不收報說

北使錄

六

哨至大同東邊離城八十里見在殺死屍屍四十餘人拾得荷包一箇內有文書一紙言是太師差來奉事人既不存未審虛實想被守邊軍士并別處賊人殺了並不見一人到 朝廷如參政完者晚權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禮待筵宴又差我每來同兩國和好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敢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及曰我又差喜寧奏事何以殺之實答曰喜寧自勿至長受 累朝聖眷厚恩托為心腹今齊金帛迎取 上皇却令太師人馬搶掠復寇寧夏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其言曰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與我是大讐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眾人勸我射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吾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每捉住我時留得今日麼明日着人引你每去見實答曰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來得好我正歡喜料你每事務成就若不來呵我每八月十五日上馬到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上辛苦可勸飲數盃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壯馬一匹宰為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齋達達可汗并瓦剌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實等去三十里朝見 上皇同少卿綺指揮馬顯共進紵絲四疋及粳米魚肉棗炒燒酒器皿等物實泣下行禮畢惟見校尉袁彬餘丁劉浦兒僧人夏福等三人侍左右 上所居者圍帳布幃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 上曰比先我出來非為遊獵私已之事乃為天下生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實因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荆關捨殺人民擁至京師喜寧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 乾又要送回

又被他阻當喜寧既凌遲了陳友等不要饒他 上問 聖母及 今上安否實奏曰安及問舊臣一一道其姓名甚悉 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每與我將得衣帽來否實奏曰 陛下蒙塵大小羣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人口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 陛下者言語不一又四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因此特差臣等來探 陛下回否消息實不曾戴得有衣服靴帽等物來 上曰你每回去上覆 當今皇帝并內外文武羣臣差來迎我願看守 祖宗陵寢或做百姓也好若不來接取也先說今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身不惜 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為重實論知也先每五日進牛羊各一隻以為 上食殊無米菜實奏曰昔欲進 上曰飲食之類小節也你與我整理大事實奏曰王振一宦官爾因何寵之太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 上曰王振無事之時人皆不說今日有事罪却歸於朕我亦知此人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時伯顏帖木兒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 上賜酒畢令往帖木兒營相見帖木兒烹羊與伊婦把酒歡飲回見 上皇奉命決議大事實以 上昔日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忠言直諫 上嘉從之曰暮深有不忍別之情欲留宿館伴者促歸不果因賦一絕云 重整衣冠拜 上皇忽聞 天語倍淒涼腥膻滿腹非天祿野草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專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來使通和好鞏鞏南還省建章歸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三隻十二日也先宰馬備酒相待令十餘人彈琵琶吹笛兒按拍歌唱歡笑曰你每來可怕我麼實答曰古今敵國講和為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

國之情中途有賊寇躬身危險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是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口有理的不怕也先曰你每認得 上皇可想他麼實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每之思 上皇如太師之思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思思想何不迎回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重齋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既肯差我每迎回朝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來迎駕大上皇帝留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每皇帝是一箇閑人諸事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後只圖一箇好名兒尔每回去奏知務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你每皇帝了再不可言待酒畢送下程羊三隻十四日與也先作辭備酒相餞曰今我差一人與你每議一人去大同調大同并山西黃河一帶人馬說與大同宜府沿邊可放人出郊收禾稼打柴草我的人馬也不動你一苗差來接駕的人約在八月初五日實答曰差人不差人奏知 皇帝請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初五日不到你每邊上人民受苦了再三不敢約也先曰若來遲呵可差去兩箇達達同兩箇漢人務要初五日先到回報正差使臣遲三五日亦可若無人來軍民擾邊我每不失信勉強與決各送馬一匹也先差尚書土木罕同少卿羅綺往大同調回人馬差虜使左丞把禿兒等二十七人共備馬四十二匹貂鼠皮五十張同實等赴京奏事進貢本日辭 上皇帖木兒侍側 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惟恐來遲袖出書三封令實齋回 上曰來時衣服可放在宣府便服隨帶來路程遙遠勿辭辛苦當以國家天下蒼生為念賜酒飲畢令辭帖木兒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去可着人早來圖成大事我每也要回去了實曰

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給賞慰勞送馬一匹復辭 上皇上帝曰你每回去上覆 聖母太后上覆 當今皇帝也先要者非要土地惟要蟒龍織金綵段等物可着早齋來實領命泣下拜辭起行至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二隻十五日至中途過午送下程羊一隻宰之宿夫刺失簿禿送下程羊一隻當夜三更起行十六日過積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從西陽口入關至萬全左衛中飯宿宣府見彼處軍民採打柴草收刈禾粟搬運木料人皆喜悅生意殊盛十八日會稅官驗馬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至土木右丞禿馬指顧曰 上皇在彼被留南朝枉有人馬眾多不能戰實曰中國人民多如草芥土木失利出於不意未可以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有替把禿曰亦非我每勇力乃天的氣候又曰元世祖未做皇帝時與敵國戰後遣使往戰國遺銀二袋羊毛一袋世祖怒意謂彼處說兵多於此誠彼處戰馬多於此毛遂與二子并頭目圖往征之后諫不聽後果滅敵回至中途世祖病乃載屍還后日二子不聽我諫敵國雖滅爾父不得復生二子告天世祖即姓遂滅金即帝位二十餘年人馬固多不足恃實曰昔項羽號霸王英雄蓋世善治軍馬漢高祖寬仁大度信任豪傑與項羽戰七十二陣漢高祖皆敗厥後高祖一鼓而擒之霸王遂滅有漢四百餘年天下此無他蓋因霸王荼毒生靈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况無故興兵槍掠上天豈有不厭之耶把禿咬指仰天嘆曰大人言者大道理本日宿於懷來時在京運糧二萬石至軍士皆悅適 朝廷復差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虜使平章皮兒馬黑麻同到哈丹等下番議和實將虜情與也先應對之詞一應事情并奉迎回 上皇之禮備細言之使彼無訛以全終始二十日少卿羅

北使錄

綺同尚書土木軍往大同調回軍馬軍民俱出郊採打柴草實別把禿等預先回京奏事過居庸關遇長隨陳容齋 勅命實等將虜使騎坐馬匹留在懷來喂養先是已將馬匹并各人懸帶弓箭俱留宣府就領 勅齋回過榆河驛宿朝房二十一日復命 上御文華殿召實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實悉陳前詞又問 太上皇帝如何說實拜首奏口上覆 陛下復陳 太上皇帝前旨無遺 上曰也先講和之意虛實何如實奏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舉皆喜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等飲之咸願和好蓋用人馬相繼又曰離家年久窺其和意似有實情但也先萬一變詐非臣可知望 陛下處置 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一隻酒十瓶命太監李三於文華殿右廊待酒飯二十二日少卿羅綺同右丞把禿等到 京進貢朝見二十三日把禿等奏討使臣上不許五府六部數四上章請遣使亦不許二十五日實進言其畧曰臣竊謂先差臣等未嘗令迎上皇專為講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之事及定約日期皆出也先之口臣特傳說虜情伏望 陛下如羣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奉迎 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使無詞倘不差人失約則直在彼而曲在我耳 臣若不言恐日後差人復不用命必曰臣若可差 臣自揣違期失約決不敢去則彼此猜疑彼此猜疑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今 臣願測虜情不避鐵鉞昧死為 陛下備陳乞早賜 乾斷天下生民幸甚奉 聖旨也先使臣明日趕上楊善待楊善來再定奪欽此二十六日把禿等回二十九日早到虜營見也先楊善等本日晚到時也先打圍未回楊善等八月初二日方見也先子備酒餞 上皇行初六日

北使錄

三

發程初八日入野狐嶺十一日到萬全左衛演武亭駐 驛十二日宣府南城裏駐十三日駐宣府十四日到懷來 上皇發書二緘命使陳容齋回十五日 上皇發書武羣臣免朝見之禮當日百官至東安門外迎接 今上於東安門下犴拜迎 上皇亦下轎禮之百官隨至 大內南城殿中 上皇陞座百官行禮中始所行之事悉實之言無更噫 上皇之所以回鑾 社稷之所以奠安實無分寸之功寓於其間特紀歲時云

題為邊務事景泰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臣胡濙等會太保寧陽侯臣陳懋等并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臣王直等於朝房外詢問得禮部右侍郎李實出使自瓦剌還言說自出口沿路遇着虜人言說官人你每來得甚好我每都要和了回去各進乳酪十分歡喜及到也先營裏也先亦歡喜就送羊馬下程言說也先我每言語也要不實如今都是的實有天上上急要與你國中和了回去早差人來接得 太上皇回也得箇好名兒如今我可汗與同阿刺知院已先回去了你去看你 太上皇及實行三十里纔到營內得見言說如今虜人要和我實情你每回去說可將些衣服段疋來與我做人情着我守 祖宗陵寢也好着我做百姓也好據說 臣等切詳虜人悔過請和此是 天地宗廟之福 皇上德威遠布使其慚愧息兵彼此生靈俱免勞苦及 太上皇要守 祖陵宜從所言合無仍差李實將齋衣服等物前去迎接仍勅邊上總兵官各整頓軍馬隄備毋致疎虞謹題本日奉 聖旨虜人言語虛詐多端難以測度李實纔回楊善方去今且不差人也先使臣恁禮部作急整

理遣回仍寫 勅書與他齋回說與也先將送 太上皇帝實情務要分付楊善明白上緊打發回來也 先必遣人同送來到日一發定奪緣遣已有 勅書去了欽此

題為禮儀事景泰元年八月初九日欽奉 勅命得 都御史楊善奏已迎 太上皇帝回京爾即具迎接 朝見儀以聞如 勅奉行欽此欽遵合行議禮儀逐 一開坐具題請旨

一禮部堂上官一員至龍虎臺迎接
一錦衣衛差堂上官一員帶領官校執 丹陛駕

并擡輦轎至居庸關裏迎接

一光祿寺差官牌尉役擡酒飯至龍虎臺及清河

二處迎接

一各衙門官至土城門外迎接行叩頭禮

一總督并各營總兵官俱於教場門口迎接行叩

頭禮

太上皇帝車駕從安定門至東安門外於東上北門

南面坐 皇帝出見畢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

頭禮畢 太上皇帝由東上南門入南城大內

當日百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居庸關裏接用轎一乘馬二匹 丹陛駕於

安定門裏接欽此

禮部議到禮儀開坐具題奉 聖旨是居庸關裏接

只用轎一乘馬二匹 丹陛駕於安定門裏迎接欽

此除欽遵外考之唐史玄宗遭天寶之亂避難西蜀

肅宗即位靈武尊玄宗為上皇大帝後肅宗復兩京

迎上皇還京上皇至咸陽肅宗備法駕迎於望賢樓

上皇在宮南樓肅宗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

樓下上皇降樓抱肅宗而泣解黃袍自為肅宗着之

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

朕得保養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之此前已行之 盛典實當可效之良規已茲若欽遵欽依事理只備 駕於安定門裏迎接不無失之太簡而禮節有所缺 遺使外夷無所觀瞻亦恐起宗室輕主上及下人之 譏議特會官重定禮儀開坐本月十一日太子太傅

兼禮部尚書臣胡濙等於奉天門奏事奉 聖旨虜 人謫詐未全憑信欲備大禮迎接恐墮賊計因此只 用車馬迎接待伺真偽之情但得 大兄入城 宗 廟莫安親親尊讓之禮朕自處置今若 太上皇帝 車駕入東安門朕於門裏迎接行叩頭禮畢朕同文

武官員隨至南城內便殿中見 太上皇帝陞坐朕 行禮畢文武官員行禮悉遵朕命再不許分更欽此 本月十五日禮部題奏為陳言事奉 聖旨尊親孝

悌其所當然近得虜營走回之人稍帶 太上皇言 太師也先果送朕來迎接之禮尤須簡畧因此悉遵 行今言太薄則譏乎朕事既行定不許妄言欽此

本日奉 太上皇帝詔告文武羣臣朕以不明為權 奸所誤致陷於虜廷已嘗寓書朕弟嗣皇帝位典神 器奉欽 宗祀此古今制事之宜 皇帝執中之道 也朕今幸賴 天地祖宗之靈 母后皇帝憫念之

切俾虜悔過送朕還京 郊社宗廟之禮大事既不 可預 國家機務朕弟惟宜爾文武羣臣務悉心以 匡其不逮以福蒼生於無窮朕到京日迎接之禮悉 從簡畧布告有位咸體 朕懷

太上皇帝勅諭文武羣臣 朕以眇躬昔受 先帝 遺命 祖宗洪業俾付於朕深惟負荷之恩朝夕惶 懼以圖治理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義拘我信使

率眾犯邊有竊神器之意 朕不得已親率六軍往 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 皇太后 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

頤 天地大恩 祖宗洪福幸得還 京爾文武羣 臣欲請重以迎接之禮朕辱國喪師有玷 宗廟有 何面見爾羣臣所請不允故諭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正統臨戎錄

詳不人撰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
正統臨戎錄

錦衣衛指揮使楊銘正統十三年二月內同父楊只
隨同金吾左衛指揮使王喜往瓦剌公幹回還十四
年二月內隨父同指揮使吳良齋送賞賜往瓦剌地
回也先太師處五月內到於地名邊克哈扎兒本月
內有也先行營叫我每使臣都近前說道你每為大
道理來不曾來作反有我這裏差去買賣回回把我
的 大明皇帝前去的使臣數內留下了我每奏討
物件也不肯與我每去的使臣故買賣的鍋鞍子等
物都不肯着買了既兩家做一家好好的往來把賞
賜也減了因這等上我告天會同脫脫不花王眾頭
目每將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愛馬養活着我領人
馬到邊上着看一看比先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人民都
是大元皇帝的來我到邊上看了 大明皇帝知道
我回來打發你每回去眾人啼哭當日待我每分散
又將我每自己帶去輜重駝馬等物各愛馬分用了
有把郎苦使平章那哈台分去的使臣吳俊等得脫
拐馬去出到邊赴 京奏報七月內有也先領大衆

正統臨戎錄

人馬犯邊將我每各使臣腳帶木枷每人着四箇達
子看守夜晚綁縛有也先到邊將大同等處人馬殺
搶回來又於八月復領人馬犯邊至本月二十六日
轉到金山哨馬處見我每使臣叫靠前來說道你每
都好了如今天的氣候上 大明皇帝來了親自見
你每的這每苦楚也不罪你每了 皇帝若不見時
我便放你每回去 皇帝也不信 大明皇帝到來
我這裏聚會了差使臣和你每一同送 皇帝回去
眾人聽說了與也先磕頭有也先傳說將我每木枷
開放往各原養活的主人家去次日在金山我父子二
人與原看守達子取討馬乳一皮袋尋看 爺爺朝
見 爺爺見了問使臣紀信那裏來的是誰紀信回
奏是原做使臣來的老哈父子近前叩頭進馬乳畢
有伯顏帖木兒那營往東行有紀信李虎袁彬隨
駕我父子當為達子營奉 聖旨再來看我後銘父
子尋取米麵又去朝見後又將自己穿的衣服換羊
一隻又去朝見進羊畢奉 聖旨着老哈你回達子
營去着哈銘在這裏答應我銘自此晝夜隨侍間聞
聖旨備說本年八月內我領人馬到於大同復回
也先太師等追襲我到宣府不見人住扎有伯顏帖
木兒來時擺下着傳報馬傳說今遇見 大明皇帝
駕了着也先作急領人馬前來對敵有也先當時就
領人馬各自分路將官軍圍困殺敗後在土木扎營
也先領人馬直至土木我差大馬馬亮前去與也先
答話講和也先差使臣同大吉前來未到我營我起
營了差來使臣察禮就將大吉殺了也先來將我營
亂了我下馬蟠膝面南坐有一達子來刺我衣甲我
不服他刺達子要傷害我有達子見到來問說怎麼
的達子回說我要他的衣甲不肯與我達子見說這
箇人不是等閒的人動靜不象箇小人兒就將我拏

正統臨戎錄

去見也先弟賽刊王我就問你是也先麼你是伯顏
帖木兒麼你是賽刊王麼你是大同王麼賽刊王驚
懼不花就上馬去見也先說我的愛馬的拏將一箇
人來見我問那顏名字問我的名字問大同王的名
字怕不是 大明皇帝我來報得那顏知道也先說
這箇人在那裏領來我看當時也先就在帳房內叫
原來我每處做使臣的哈巴國師哈者阿里平章來
看是 大明皇帝也不是我見了他就叫他二人名
字二人驚懼與我磕頭回也先說是 大明皇帝嘗
時也先聚衆大小頭目說道我每問天上求討大元
皇帝一統天下今得了 大明皇帝到我每手裏
你每頭目怎麼計較數中有一達子名喚乃公言說
大明皇帝是我每大元皇帝人今上天可憐見
那顏上恩賜與了到手裏口發惡言傷害當有伯顏
帖木兒忿怒言說那顏要這等反狗似的人在跟前
開口說話當時把乃公面上捉了兩拳說道那顏只
萬年的好名頭 大明皇帝是雲端裏的皇帝上天
不知因那些恠怒他推下來數萬的人馬着刀的着
箭的斃死的壓死的 皇帝身上怎麼箭也不曾傷
他刀也不曾砍他怎麼人也不擲着他他的洪福還
高還在裏拏住他時怎麼就問那顏的名字怎麼問
我每的大小頭目的名頭他不曾做反我每也曾受
他的好賞賜好九龍蟒龍天地恠怒上今日到我每
的手裏上天不曾着他死我每怎麼害他性命那顏
圖萬年的好名頭落在書冊上差人去報他家裏知
道着差好人來取那顏這裏差好人送去復在寶位
上坐着却不是萬年的好名頭目聽說了齊說道
那顏特却院說的是也先說伯顏帖木兒你就把
皇帝領了去養活他有伯顏帖木兒回說是我養活
他就領了我去當有也先尋得我在前差去和番的

正統臨戎錄

六

使臣梁貴來見我就差梁貴同達子的使臣到家奏報又有回子撒夫刺對梁貴說你替我 皇帝前奏我在營裏擊了一箇識字的人我進與 皇帝伏侍我就着他領來看有撒夫刺把袁彬領來我問他你是甚麼人袁彬說我是識字的人後有也先起營行至宣府着袁彬等叫城有城上總兵太監等官不認放鎗要打次日起營往西行大同着袁彬叫城有總兵等官廣寧伯等親自出城來朝見將大同庫內銀兩表裏等物進來賞賜也先等眾頭目每往北行我與也先同差太監喜寧等同達子使臣赴京奏報去等語 爺爺說的話與伯顏帖木兒等言語相同後朝裏差都指揮岳謙等同太監喜寧齋送賞賜與也先處見 爺爺奏說家裏如今要立廟王做皇帝我再三言說也先誠心要送 皇帝回來你且不要立朝裏不肯信只要立 廟王做皇帝十月初三日有也先聚會眾頭目殺馬筵席復立 爺爺做皇帝慶賀了進大白馬一匹初五日領人馬起營送 爺爺回京銘父子見 聖駕馬生騎不得進良馬一匹初七日到大同在東門外答話城裏總兵等官不差人迎接當日到陽和城外館驛有守備等官齋捧羊酒米麪進次日有太監喜寧就與 爺爺說今也先領人馬不往大路去往紫荊關進腹裏到北京有太監喜寧忠勇伯把台同也先弟大同王領前哨馬行至廣昌也先傳說不許槍殺有部下達子私下槍殺銘隨 聖駕不離左右尋來麪做乾糧預備答應次日在於廣昌進山行走山深路險步行隨 聖駕擊馬鼻孔流血 聖駕見銘不忍教人替換到於紫荊關外夜晚山空宿歇夜至四更 聖駕宣叫哈銘去尋喜寧不敢推却當時去尋有也先起營了聽得吹號頭銜鑼響銘跟隨扒山到天明也先忽回頭問是誰

正統臨戎錄

二

銘回說是我也先吃驚說你在那裏來我說奉 聖旨差來尋喜寧太監也先說早里太監在後頭里你的馬壞了到於關裏天亮辰時牌喜寧太監到問說哈銘你在那裏來銘說 爺爺差我來尋老爺說話太監回說罷了你去 爺爺前奏到前頭下營處說話太監前去了行至關裏館驛邊等候 聖駕到問喜寧太監銘將太監前言回奏 聖駕說哈銘你上馬銘回奏馬乏了後父親到同父步行到於易州聖駕扎營差銘等你去尋些果子送與伯顏帖木兒吃有易州百姓收放各樣果子棹至 聖駕前送與伯顏帖木兒時知院當夜三更後有李鐸同去達子那哈赤等趕上齋勸來朝裏事情當時宜銘去尋太監喜寧岳謙張官保吳良梁貴銘回奏馬乏了沒馬騎有余志敬不從 聖駕性怒方纔與馬去尋有大勢達子身披木甲手擎弓箭坐令邀喝甚麼人那裏去應說是哈銘 聖旨差來尋喜寧太監去又問左右達子太師在那裏下營達子回說太師在塔底下下營你往塔底下尋去銘沿途跟問至塔見岳謙等岳謙問說你在那裏來銘說今有李鐸那哈赤後頭來趕上 聖旨差我來尋太監及眾大人去計議岳謙回說罷了有家難奔有家難逃投差我每齋賞賜來取 上位今也先領大勢達子把關打破子來到腹裏有甚麼面目見家裏早里待太亮會同喜太監見 聖駕去往東行到於涿州有官吏人等進羊酒等物來見奉 聖旨差送羊酒與也先處次日到於果園扎營有管園官員將果品等物來見又奉 聖旨差送果品與也先處當又同喜寧太監計議齋勸入城奉 聖旨吳良梁貴去有張官保當時說我是家裏差送賞賜來的到不差去到他每去 爺爺聽說就差岳謙張官保盡行殺了後又差李鐸同

正統臨戎錄

三

那哈赤到彰義門見官軍擒獲得緊脫走回營了十三日又差指揮吳良齋勸入城當晚在於德勝門外北邊猪房有達子捉到看墳內使阮曠送至駕前當日奉聖旨差誰同內使齋勸入城去有多人不應銘回奏我去奉聖旨說道你年小在這裏各應我銘回奏不要我去時着我父親去有伯顏帖木兒說他年紀小他的忠心為皇帝空有這些人在沒個開口為皇帝捨性命去是效他老子去次日差父親同內使入城十五日有也先同聖駕領人馬到於德勝門外土城朝裏將吳良陞都指揮阮曠陞內官父親陞正千戶差同鴻臚寺卿趙榮等齋送羊酒俱見聖駕前說話奉聖旨家裏怎麼沒大官人出來也先問這個都是甚麼職事爺爺回說這箇都是小官人有李鐸說是中書舍人也先亦說大臣怎麼不出來接皇帝進去養狗還認得主人我把皇帝送到門口都不來接皇帝進去有聖旨你每都回去到家裏說教大臣每出來見太師接我進去當時趙榮等就回有也先怪惱不待回報就同聖駕出上城往北行也先傳說但是跟皇帝身邊閒雜人都教他進城去當日盡陸續進城至晚駕在猪房宿歇十六日早也先起營傳說教皇帝起馬有太監喜寧同忠勇伯把台等跟隨也先前去不知那裏下營止有袁彬同銘二人隨 聖駕當日早起營有袁彬放聲哭說罷了我家裏母年老無人侍養怎麼好銘勸哥不必煩惱你如草木沙土一般有甚麼打緊 爺爺的金身在這裏只管收拾備馬駢行李銘說沒人牽這駢馬奏說問達子討一兩箇被虜的小廝牽駢馬奉 聖旨是問達子討時問達子銘安討得被虜人漢小廝兩箇牽馬就起營往西行着銘在左右手下籠馬並行過溝澗山崖是銘下馬扶持 聖駕過到平地上馬依舊籠馬並行夜晚到於小村駐扎有銘將駢馬卸下

正統臨戎錄

一七

搭了帳房尋取馬草回還奉 聖旨哈銘你去尋馬草去了你不在時我教袁彬去尋水來我吃着被達子名敏安說他逃走將袁彬打了幾刀背將銀一條十兩與了他次日收拾往西行奉 聖旨你去尋太師在那裏教喜太監來說話至那時見人馬一字擺着往西行是銘見來得勢重想必是先夾馬緊走有也先差伯顏帖木兒同弟大同王太監喜寧忠勇伯把台等前來銘傳說 爺爺着我來叫太監說話有伯顏帖木兒等同太監親見 聖駕奏說太師誠心送 皇帝來到你的城門前你的家裏兄弟做了皇帝你的臣宰悖了你的恩不肯出來認你接你進去做皇帝因此太師領人馬回了太師說道待到陽和城裏那裏着使臣送皇帝順大路往居庸關上回去着皇帝寬心不要見了京城想 娘娘憂戚出病來有些好友到壞了我的名頭等語到於易州夜晚住歇使劉婆兒取水做飯進畢又煮肉帶將皮袋防備 爺爺充饑次日過關銘奏說到大同有我的親戚在 爺爺教我時我進城去奉 聖旨哈銘你怎麼捨得撇了我去銘回奏 爺爺不着我去時至死粉骨碎身也不敢去夜晚到關外歇了至五更有喜太監聲叫 上位在那里有銘與袁彬把台聽應說在這裏有喜太監放聲大哭罷了有我家人伴當將我的馱垛行李盡行撈去了是銘請 聖駕起收拾前行二日到陽和有達子遇見打柴草使車的人都殺了將柴草車輛都搶了有喜寧同把台及也先弟大同王言說太師說到陽和往大路上要差使臣送皇帝回往居庸關進去來如今把打柴草的人都殺了車牛捨了怎麼差人送去有忠勇伯說謂這裏中不差人送 皇帝去還到營裏差使臣到朝裏計得使臣來接 皇帝回去纔是禮這等就差人送去

也輕易了因此次日往西北出陽和後口夜晚上雪銘等將雪撥開搭帳房歇子一夜次日往北行貓兒莊裏邊歇一夜山大邊牆次日往即寧海子東岸行二日至達子營夜晚銘等搭帳房了有原搶漢人逃走達子營出要殺銘因此勸達了舞手將刀要砍聖駕看見奉 聖旨哈銘你進來罷銘回奏 爺爺不妨事且過一夜起營往西北行至地名小黃河東到於伯顏帖木兒家小營內有伯顏帖木兒的妻何搭刺哈荒忙令使女搭種帳請 聖駕住歇佳飯進膳住了幾日那營往西行住扎後十一月十一日遇聖節有也先親來與 爺爺上壽進黃蟒龍貂鼠皮襖殺馬做筵席計議差人討使臣奉 聖旨就差人受送去罷不必討使臣後太監喜寧與忠勇伯把台說都是袁彬這厮每年紀小想家裏撻置 皇帝將這厮每都殺了銘說與袁彬有袁彬慌了哀奏奉 聖旨哈銘你去與太監說不干袁彬事是銘傳奉 聖旨饒了復差使臣計安蘇斌等赴京奏討使臣到宣府地方盡行殺了後起營往西行到地名牛頭山後又那營到地名開上奉 聖旨袁彬哈銘到家俱陞千戶銘等叩頭謝 恩外有 爺爺思想水吃天道寒冷冰凍無水着銘尋水直去尋得向陽暖泉將水打開取水進 上又行營到於八寶山大青山沈塔處太監喜寧來與 爺爺計議要和也先領人馬請 爺爺同去到甘州教劉馬太監毛忠都督等接了 爺爺將一帶人馬收拾奪了陝西 爺爺坐了去取南京等語後太監去後是銘奏說天道寒冷着不得馬凍了頭臉手脚時到那裏他也不肯出來迎接奉 聖旨是當時就差銘你將這話對伯顏帖木兒說着與太師說去便去到那里他也不認後太監說都是哈銘這厮每打撻把這厮每都殺了纔沒人

打撻是銘見天道寒冷與伯顏帖木兒計車一輛駝一隻但行營 爺爺坐車內將貓皮褥禪坐遮蓋後又差使臣張能等來京取討使臣不回臘月內有伯顏帖木兒親領人馬同大同王等眾頭目往寧夏高橋兒一帶搶掠去了有李鐸喜寧帶去使臣段正衣服等物被伯顏帖木兒家人達子強分用了有喜寧來說多人的東西被他分用了 爺爺着哈銘去與他娘子說追究出來與他每太監去後是銘回奏 爺爺不中他各人俱用了去虎口奪食去一般我每如今見在困中就與娘子說了討出來時他各人拏去了達子每不和我每致怨袁彬說 爺爺使你不動你強 爺爺因怒將銘打了幾下銘啼哭了進種帳與 爺爺磕頭 爺爺說我打你你怎麼又來磕頭銘回奏我撇了父母兄弟家道只爲 爺爺上來如何不磕頭後伯顏帖木兒妻知覺將家人分散段子等物一一追出送到 聖駕前後太監喜寧得知都來一一討去了 爺爺謂哈銘曰你前番強到強得是今果然都來拏去了至正月初一日 爺爺燒表告 天燒表已畢有也先差人來請 聖駕到於地名斷頭山營裏做年同妻并大小頭目遞皮條慶賀本月內 聖駕賞銘網巾一頂金圈一付奉 聖旨哈銘這圈兒你不要使了叩頭謝 恩二月內在於地名東勝州地方 爺爺差銘往太監喜寧處看太監做甚麼銘到太監處太監問銘那裏來銘回說 爺爺教我來看老爹來問 爺爺說甚麼銘說 爺爺說差去家裏人去的人不來沒箇信怎麼好幾時得回去太監說差去的人家裏不放來銘說家裏不說有 爺爺只說老爹在這裏如今差了人到家裏也不信如今只得老爹到邊上纔得箇虛實好友太監說我如今要去時也先太師也不肯着我

去銘說老爺為 爺爺上來 爺爺教老爹去太師不肯留你老爹不要到朝裏只到邊上今見有李鐸帶來送賞賜的高旺李成在這裏老爹帶一箇去討了達子使臣到邊上打發他進京去討了信息回來老爹肯去時我如今回去 爺爺上奏央伯顏帖木兒特知院轉與太師說銘當時回去將前情一一奏說 爺爺說道你先去與伯顏帖木兒處說我就來與他說話當時有伯顏帖木兒同妻出禮帳迎接到帳內 爺爺將前情對伯顏帖木兒說有伯顏帖木兒回奏 皇帝着太監去時太師怎麼留他他是皇帝的人他是誰的狗 皇帝着他去他怎麼敢不去 皇帝着我時我也只得去哈銘你今日拏下馬明日我同你兩箇早去太師跟前說當時 聖駕回次日伯顏帖木兒同銘到太師處說前情當有太師叫喜太監說 皇帝着你去送使臣到邊上去你去不去太監回說太師要差人着我去時我去太師說道你願去時我不留你你不願去時不強教你去有些好時你也不要怨我太監說道我去銘當時回還奏說今有大師着伯顏帖木兒差人和太監去我每這裏伏侍 爺爺的也着一箇人去奉 聖旨哈銘着那箇去銘回奏着高旺去銘當與高旺說你有年紀了走過世路你到邊上着家裏事情如今這裏凡事都是太監主張沒他時我每纔好說話你到邊上仔細小心自討分曉再三囑他去有伯顏帖木兒當時就差那哈赤同太監去有太監在 爺爺糧帳內歇了一夜次日早奉 聖旨差袁彬哈銘兩箇去送銘等送至東南二三十里回還時落微雨奉 聖旨哈銘袁彬你兩箇知道麼銘等回奏不知 爺爺說這雨不是好雨喜寧這去不好這雨是洗屍的雨後過五七日有達子傳說去的太監口子上拏了

正統臨戎錄

三九

爺爺不信那說的那達子又過三兩日是以有太監家人北京奴走回說太監到在此於野狐嶺住扎有高旺到邊與墩臺上軍人答話往來設計罷野狐嶺臺上放砲將太監并家人猛充都拏了北京奴脫走了 爺爺差去使臣那哈赤北京奴回奏地的元刺馬乏了去換馬我每先到關上拏了太監他纔到因此走回了 爺爺說喜寧這去不好這雨是洗屍的雨果然後太監無了差銘也先處往來說話纔的自任聽信又於本月內有也先親自來帳殿望着言說 皇帝日頭出至日頭落處往來的人多吃了皇帝的鹽米茶飯許多的臣宰聽見前番官裏 皇帝領出米大小四十萬人天地的惟怒上 皇帝上都不得濟你如今只得了哈銘的濟了你的饑飽冷熱他不說我每怎麼的知道他和你的身口一般我兩箇坐着不得他我說的你也知道你說的我也不知道我有箇比論 皇帝上說哈銘你不要怕你說是我說的話一日一朝 皇帝也為自家人烟上與及人兩箇相爭落在及人手裏止則有本他國一箇人做伴一日天意回了 皇帝不得回他本國坐了 皇帝位兒還管他的人烟那時止得了這箇人的濟做了 皇帝時把這箇人忘了他不尋這箇人也不擡舉他十分虧了這箇人的心一日 皇帝早朝多官衆會問這箇人把一隻手擡起伸出一箇指頭來 皇帝在金臺上坐着說道那兩箇人是甚麼人拏了有這箇人回說彼時只有我一箇人來後 皇帝與了他官做了 皇帝你若回朝時天可憐見你的洪福大 皇帝位子坐時把哈銘不要忘了好生擡舉 皇帝回說官人說的是我不忘了我擡舉他也先說這每便好也先又說 皇帝你沒下飯我送四十隻大羊來令頭目字來進羊四十隻後行營

三〇

有被虜女人大小怨哭煩惱一日銘與袁彬及達子也先帖木兒等同在 爺爺前奏說吃金一心願忠朝廷若 駕有好時銘等務要奉金身歸 朝廷如銘等有好友時亦願 爺爺深埋着不要觸汗天地使鴉鳥殘吃又三月內大同邊上也先太師發去哨馬捉來的漢人送至 御前審問說有石總兵領人馬巡邊見在大同住扎也先會同大小頭目計議差賽刊王等領三千哨馬在大同地方晝夜好生巡哨着如今青草還少馬又不得馬飽待馬飽時就同 皇帝多眾人馬到大同和他答話他若接了 皇帝去罷他若不接 皇帝圍在大同不要放他出去後石總兵領人馬回往鴈門關進也先弟知覺領三千人馬直追殺至代州搶掠回了也先聽得石總兵脫了要將弟以軍法殺斬眾頭目再三哀告饒了後四月內行營間銘奏說 爺爺怎麼好幾時得家去 爺爺說如今不得回去我若得回去便去道遙府也去坐去銘不思啼哭回奏 爺爺為天下出來不曾來打圍看景怎麼說去道遙府坐皆是天意未回 爺爺寬心又於本月內在於豐州地方有伯顏帖木兒妻令使女阿失加問銘你每天道煖和夜晚燒火做甚麼銘回說我每無甚麼做早煮肉吃就睡了 我每五七人在一禮帳睡那地方燒火有使女說我每只見你禮帳上有火光只說道你每燒火後伯顏帖木兒妻等說道是 皇帝洪福光現後伯顏帖木兒不在奉 聖旨着銘和他娘子說特知院來家着方便說送我每回去罷有伯顏帖木兒妻阿撻刺阿哈言說 皇帝上去奏我是箇女人我的言語到得那裏我的官人洗手時遞着揩手的手帕時好及也說得一句話後伯顏帖木兒放鷹得了一箇野雞回來將酒一瓶來 爺爺禮帳裏進叫銘 皇帝

正統臨戎錄

三二

上奏我今日放鷹得了一箇野雞我若得兩箇特進一箇來我得了一箇我自家特來 皇帝上進酒散悶進酒間又叫銘說道我有比喻你 皇帝上奏大海裏水潮時一箇大魚隨朝水落在淺水灘裏大海裏的魚怎麼在淺水裏住得這箇魚急了還要歸大海裏去潮水時候不到怎麼得到淺水根前潮水時候到時接着淺水這箇魚還歸大海裏去了 皇帝你寬心你不要心急你待時候到了時留不住自然回去了好及見 娘娘你心焦憂出病來有些好及没人替你 自帝寬心五月內送銘伴送李成齋勅到大同銘復回隨侍在于金山差銘又來大同討信回還復奏次日早奉 聖旨哈銘你知道銘叩首回奏不知道昨夜一隻手壓在我胸前我不曾推下你的去直待你醒了翻身擡下去是你爲我辛苦困了不知道漢時光武皇帝與嚴子陵同宿嚴子陵腳壓在光武皇帝身上也只等他自翻身擡下去你到比他一般銘回奏該萬死奉 聖旨到家與你都指揮做欽此叩頭謝 恩外有伯顏帖木兒同也先在下水海子一帶住扎被墩上瞭高官軍偷馬打攪要將墩臺圍困砲倒將人殺害是銘再三也先處哀告如今要差人往來和好今將墩臺砲倒時 大明皇帝一發不信有講和之意只可奏 皇帝寫 勅書叫墩上人下來齋 勅往各邊城裏去曉諭是也好也先聽允就差伯顏帖木兒刺來參政等同銘齋 爺爺勅書到于各墩曉諭了後忽遇驟雨一陣霹靂一聲伯顏帖木兒等懼怕次日就領人馬回本營了六月內也先哨馬于分嶺墩捉獲夜不收李貴到于金山也先處隨差使臣送至 御前審問情由仍差銘伴送李貴到于大同放進入城銘與總兵等官答應話又到山陰轉帶夜不收王智同見 聖駕當日又

正統臨戎錄

正統臨戎錄

四一

見也先有王智親說如今朝裏說沒有 皇帝說有也不信若信有 皇帝時送 皇帝到大同總兵等官見了纔信次日也先差伯顏帖木兒等自領人馬同 聖駕到大同見得大同說計請 駕眾達子知計將銘恠怒要殺伯顏帖木兒言說 皇帝把你當眼目心腹一般你往來兩日與城裏人說話你和他一心害我每若養狗時也認得主人銘回說我並不知道當有也先弟賽利王說我在先時趕他城裏的人往東邊小門裏進去城樓上放下閘板把我的人擊了我和你說你也不信又有字來勸說是哈銘不知道你也不要信他有伯顏帖木兒言說我每若進去中了他的計只爭一分不曾落在狗口裏死了銘方存命眾達子知計復回銘奏要差使臣往北京去奉 欽依着誰去銘回奏銘自去奉 聖旨是你去欽此銘又奏央伯顏帖木兒太師上說討使臣奉 聖旨是當時就與伯顏帖木兒說前情依從行至關山東北地名失把兒禿次日早同伯顏帖木兒到也先處有也先太師在干地名九十九箇海子放鷹銘見也先言說 上皇帝差我來那顏上說差使臣往大明皇帝上取討使臣來見那顏接我回去那顏的鈞旨知道大師言說我與眾頭目每計較就叫伯顏帖木兒如今這事怎麼說伯顏帖木兒回說那顏和眾頭目每計較差使臣我每

皇帝上說銘去大同迎接使臣聽見那顏的忠心這每呵使臣來的也喜歡也先又問你見了 皇帝也曾銘回說不曾見 皇帝也先說 皇帝爲你去了憂出病來快着人伴送哈銘去見 皇帝喜歡着當時着人送銘見 駕奉 聖旨那箇來了銘回奏楊善王息來了脫脫不花王處有趙榮湯胤勳去了 爺爺說楊善王息是舊人十分歡喜及問家裏詳細銘又歇一夜將總兵官郭登所說言語奏知奉 聖旨是銘當又將母親所製進白絹汗衫一件白絹底衣一件進 爺爺穿用了次日伯顏帖木兒差那哈赤同銘又回到大同同迎接使臣楊善等俱見也先也先見了楊善等十分喜歡以禮相待初五日聚會約在初八日送駕銘又奉 聖旨差與也先說送我回時往宣府路上去近便若差人去報喜時着來宣府迎接有也先說道你回去 皇帝上奏我誠心只要送 皇帝回去隨 皇帝往那裏去我這裏差大使臣送去銘回奏畢果於初八日也先送 爺爺上馬會大小頭目殺牛馬做筵席請 聖駕動樂吹唱同妻及眾頭目每行禮進酒進鞋馬貂鼠皮襖弓箭送行行一里之上有也先弟賽利王亦領眾頭目打野盤進酒行禮又與 爺爺送行有伯顏帖木兒自備全副鞍馬弓箭撒袋貂鼠皮襖與 爺爺送行 聖駕上馬初九日晚行至野狐嶺西北差銘同達子一名往宣府報喜夜至三更到萬全城邊聲叫 爺爺分付說社稷爲重虜情多有誑詐總兵等官不必遠接只差官軍齋捧羊酒出關迎接管待送來的達子頭目每總兵等官聽說口稱 明主萬歲望西北北叩頭銘當時回至野狐嶺歇了次日早出野狐嶺往西北恭遇 聖駕銘回奏前情 爺爺十分歡喜當

正統臨戎錄

四二

有總兵等官差官齋捧羊酒出境迎接有伯顏帖木兒等送至野狐嶺帳房內進酒畢伯顏帖木兒將多人趕出遠站着銘 皇帝上奏說道彼時你領人馬出來時為你的天下看你的邊城出來天地恠怒上落在我每太師的手裏我每太師與眾頭目計議天沒曾着 大明皇帝死 每恠麼害他死我每太師順天意好生敬重着我每伏侍了 皇帝一年今日天可憐見 皇帝回去今日你兄弟在家做了皇帝皇帝位子是你的你到家不要怕大小臣宰每說我為天下為邊城領人馬出去來天地恠怒上我每落在人的手裏天可憐見我今日回來了緣皇帝的位子是我要你的 皇帝位子坐今我伏侍你一年太師今日着我送 皇帝來我這等心裏的話奏在 皇帝心裏知道我每這裏恠保得長勝長太平比先漢王與霸王兩箇爭皇帝天下霸王與漢王殺七十二遭後天可憐見漢王一遭殺了霸王就得天下做了皇帝你若回家去坐了皇帝位時就是我的主人一般我這裏有些好互我便表投你話畢 爺爺出帳房宣銘跟我來銘回奏馬不在奉 聖旨就將我的從馬來跟至東北令銘擊馬劉婆兒跟來後令劉婆兒擊馬候 聖旨又宣銘 聖面向西南銘跪在地奉 聖旨哈銘這大事都是你成了功勞是你的到家教你做大官人欽此叩頭謝 恩外 聖駕行有送來眾達子進馬楊善曰叫 上位行了罷奉 聖旨說他都在地上跪着進馬恠麼行得後行至野狐嶺口邊有伯顏帖木兒俺克太平章同楊善忠勇伯站在東南邊銘奏說 爺爺今有伯顏帖木兒伏侍 爺爺一年送到這裏了 爺爺把馬帶回來說一聲奉 聖旨是着哈銘與說多定害生受你我進口去有伯顏帖木兒聞 聖旨放聲大哭我

正統臨戎錄

四七

說道我的 皇帝今日進去了再幾時得見後進關伯顏帖木兒回了 爺爺數里聽得後馬響官軍驚疑奉 聖旨着哈看甚麼人銘回奏鎖那俺帶領達子數十人緊走馬前來有鎖那俺奏說 皇帝的洪福特知院回去放開圍場得了箇野牲就差我這幾箇人來 皇帝上進就將鎖那俺等帶隨 聖駕至晚引於萬全右衛教場官廳內安歇次日到于宣府住歇一日擺宴有少監郭敏進膳將膳桌上的吃食等物奉 聖旨哈銘分與鎖那俺等拿去與伯顏帖木兒特知院俺克平章有總兵官朱謙萬全都司都指揮董斌在於 御前答應管理賞賜給賞外夷畢奉 聖旨哈銘選達子的數內好的頭樣五九馬編成天字號進與娘娘選四九編成地字號與景泰皇帝選三九與 東宮選畢奉 聖旨哈銘你來我有一件事和你計較今張四征南回來在我賞賞四馬與他中不中銘回奏 爺爺好一發賞與他一對奉 聖旨誰帶去與他銘回奏今有原跟他的頭目米六兒做使臣來這裏就着他帶去到家與他奉 聖旨是就選青白馬二匹與米六帶去在宣府住一日早銘請 聖駕起奉 聖旨哈銘去請使臣達子刺來等起馬行至雞鳴山遇見家裏差來太監夏時在彼搭帳殿預備接 聖駕請 聖駕下馬進膳畢起馬又見內臣迎接遇見 聖駕放聲啼哭奉 聖旨哈銘先去前頭懷來看恠麼迎接銘到懷來西關見搭帳殿膳房尚膳監光祿寺將楊信率領人馬迎接銘當時回奏至晚 聖駕到懷來歇一夜次日早起馬到居庸關巡關御史王洪等迎接到館驛進膳畢當時起馬八月十五日行至唐家嶺學士商輅等馬一匹進晚膳奉 聖旨哈銘來叫內官內使打點家去的東西將我的鋪蓋靴子與哈銘送去家裏與

正統臨戎錄

五三

子孫作古銘領畢叩頭謝 恩外次日早奉 聖旨着哈銘你去起上馬分付在東華門外光祿寺一帶擺着當時回至清河候 駕進早膳回奏畢起馬到於德勝門土城教場門外總兵官石亨張四楊洪少保于謙朝見叩頭入東教場門奉 聖旨宣張四馬上說話 聖駕到安定門在東城廟裏換袍服宣銘你去家好生擺着馬銘回奏去不得家裏十分緊奉 聖旨既去不得罷你去上馬我升轎隨至東安門外 爺爺進東門銘奏說去鴻臚寺報名而退次日朝見本月二十六日太監與安傳奉 聖旨哈銘陞一級校尉袁彬陞試百戶欽此陞銘實授所鎮撫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爺爺復登寶位陞銘錦衣衛指揮僉事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擒殺反賊曹欽等有功八月十二日陞錦衣衛指揮同知成化二年正月征勦荆襄及賊劉千斤等當先斬首有功成化三年九月十三日陞指揮使遇蒙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詔書恩與實授指揮使本年十一月內具本陳情蒙兵部覆奏本月二十六日節該奉 聖旨楊銘既有虜廷隨侍功勞戰事不動欽此弘治四年三月內具本陳情奏討加陞并世襲于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續蒙兵部覆奏奉 聖旨楊銘既父子出使并隨侍 皇祖及節次殺賊有功比與其他傳陞的不同准世襲指揮使欽此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 馭校正 上饒縣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日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終



北征事蹟

袁彬撰

紀錄彙編卷之十八
北征事蹟

尹直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 袁彬謹 題為纂修
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孫繼宗
等題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
指揮僉事袁彬一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開寫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 臣將事
蹟錄寫欲送該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錄寫
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 臣在土木為回回賽伏刺
所虜十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岡地上眾坐達子
圍着是 遠親認的是我 英宗皇帝 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 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
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你會寫
字不會 臣說會寫就令在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珠六托九龍殿子蟒龍金二百兩銀四百
兩賞也先着 寫書與千戶梁貴回京奏討十七日
隨到宜府西城角舍答話城上放短鎗不得近又轉

北征事蹟

列南門有 聖旨宣楊洪范廣朱謙羅亨信着開門
接我城上去城上人回說今日晚不敢開門這城池
軍馬是 命命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裏星月上
時隨 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
雷雨就陣上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驕馬兩匹 上令
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
先是虜眾累謀欲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日也
先就來帳房前叩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許寧回
京奏討賞賜十九日早也先令伯顏帖木得知院來
進熟肉鋪蓋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坡上 聖

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裏有總兵官劉安
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事司審問來歷
是晚說差人出來答話二十一日早過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到城
下跪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為照我原籍是
江西人這裏委的是 皇帝在土木時軍馬盡被也
先殺散了下平橋放我進去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沈
固霍瑄眾官計議良久留臣在城劉安出城見 上
慟哭 上問城裏有會說話的通事着 一人出來到
安說有通事指揮李讓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劉安

入城方遣 臣出見 上又令 臣入城取李指揮李
指揮說我女兒許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若
出去他定殺了我 臣扯住繫腰說 皇帝在門外你
如何不去劉安又言我在 上前說過了你去遂
同李指揮出見 上得知院等言說我大師也先曾
說我有甚麼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和皇帝一
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知院等到城
下令 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
官員出城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
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令 臣取銀一萬兩

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眾軍
馬賞賜 上令 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眾達子
二十二日 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
瑛內官郭敬的家財及三人的蟒龍衣服酒器盡都
奉來賞與也先城內眾指揮千百戶驍衣服綵段來
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擺筵席管待他至晚離城
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楊總旗來與 臣說今夜有
五箇夜不收來密請 爺爺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
時便乘間入城去 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
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 天若萬一不虞如何
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我每到貓兒莊
外會議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盡頭指揮盛
慶等送至銀三千兩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
彩段羊酒蜜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箇海子二十八
日下柘源縣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到入寶山九
月十六日季鐸齋賞并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
帽衣服等物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邸王已即皇帝
東宮 皇上令 臣寫書三封一禪位於 邸王一問
安於 太后一致意於百官絕也先開地之心動
景皇天倫之念 上看之甚喜當時祝 天本月十
七日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每日進諸般熟野味二
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議復往南行一日也
先號令着廝殺馬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紮二十八
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裏設
交床一把俟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人伏
城上欲放下月城關板虜覺之就擁 上出門也先
到大同東門叫城中頭目出見城中不從惟進羊酒
諸物 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這廝每說謊不肯送我
你每守 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

北征事蹟

五

北征事蹟

六

一日至樂樂店內官喜寧說與今送 爺爺從居庸關進去初三日至陽和計了牛羊酒初四日到紫荆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與臣說喜寧會說達達話說他領哨馬進紫荆關去捨北京 臣思喜寧頗知中國虛實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岳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憑着天理去初五日喜寧領前哨進紫荆關北口初九日喜寧等燒燬紫荆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過易州至良鄉縣本縣里老人等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蕭溝橋有果園署官以果品來進 上又令 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御弟皇帝暨文武羣臣通報虜情固守 社稷當差岳謙同那哈出到彰義門答話岳謙為官軍殺了那哈出奔走回營與也仙說他南朝人也不認得殺了岳謙也先聽得當令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日 臣送 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等說怎麼沒大頭目來接着你小官人出來十五日 上令 臣與得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去不要放他入城又宣喜寧二次不至是日回至良鄉十六日到易州十七日到紫荆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八日到渾河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一日到順聖川駐扎二十三日到往陽和後口到貓兒莊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院妻率羊迎 上還單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扎九十四日時天寒甚 臣得宿寢傍毋至中夜令 臣伏臥內以兩脇溫 上足上時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 臣曰 天意有在 終當歸耳也先每二日進羊一隻七日進牛一隻五日七日十日做筵席一次逐日進牛乳馬乳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上叩頭隨路

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宰馬設宴仙奉 上酒就自彈虎撥思兒唱曲泉達子齊聲和之得知院大同王賽罕王晚奉 上酒至十二月初二三日在老營起往來駐扎也先并達子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喜寧與也先議請 上往高橋兒寧夏去 臣說如今天氣冷凍 爺爺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與也先說都是校尉袁彬攔阻住將 臣賺去盧葦地內細了欲開刺忠勇伯密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與也先說饒 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先等領達賊四散捨房至月盡回營日期不等 上累令 臣寫書差人回京與 御弟皇帝并文武羣臣以 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馬軍謹守城池不要顧我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隻祝告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鐵脚皮四月二十二日 上以久無使臣往來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撥邊於是令 臣寫分路本差人回京若為喜寧申理者又令 臣至也先處說 爺爺有旨要差總旗高登太監喜寧達子那哈出回京也先依聽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由於木片內繫高登腰上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登與喜寧飯於城下密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鎗少頃短鎗發達眾走散高登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入城那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登抱住滾下濠裏縛入城內去了 上大喜說使兩下裏動干戈害人民都是這廝如今拏了他邊上方得寧靖我南歸也可望了五月內李實羅綺馬顯齋實來與也先會議送 爺爺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銘詣京奏報二十七日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

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進馬匹貂鼠皮張也先得知院等及其妻妾俱送 上行約半日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帶弓箭撒袋戰裙以進與眾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辭去惟得知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到宣府右衛城外官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勇帶領人馬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月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討絲段衣服等件賞達子那哈出等又有商格王謙許彬接到朝見畢後 上令 臣宣許彬等到 上說為我家 祖宗社稷着使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如今幸得回還到京時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與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雙泉鋪已夜其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獻戰裙 賜 臣十五日至京入 南宮十六日早 朝見二十五日蒙 臣試百戶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 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北向 上令內官監改造而陽本衛役夫千人又賜銀三百兩綵段六表裏三月內 臣娶妻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裏天順二年二月內 臣生子賞金二十兩銀一百兩綵幣六表裏又陸續賜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胸背衣服綉春刀磁器等物 右題本 臣在史館時已備載諸實錄頗加損益潤色之及此又蒙袁錦水出示乃復具錄垂後于以昭我 英皇之神功 聖德感化醜虜而袁錦水之摠忠效勞始終遭際皆曠古所未有信乎 天意之有在而非人力所可及也 臣 尹直謹識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正統北狩事蹟

詳不人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
正統北狩事蹟

楊銘初名哈銘正統中與其父隨指揮吳良同使瓦剌也先一日集眾使言曰中國當我使臣咸我賞賜絕我利買問之因囑留諸使分諸愛馬愛馬華言部者也吳俊獨去因械諸使足八月也先忽來言曰大明天子來矣當親見若等苦楚不復罪汝我將遣使與若等同奉駕歸命池諸使械乃往見駕時紀信李虎袁彬侍上問來者為誰曰先遣使臣老哈父子也時伯顏帖木兒已移營而東銘父子不得留上曰他日再來見我他日父子復市羊麩以進上曰老哈回矣銘可隨侍我於是銘始日侍左右初駕至大同還師也先來襲至宣府伯顏帖木兒請為前哨至雞鳴山遇我師陽奔我師逐之帖木兒報也先曰急來會師駕在此也先分兵圍我師敗之至土木也先追至 上遣火吉馬亮與講好也先亦遣使來赴未至而我營動遂殺火吉以去踪我師我師大亂 上乃下馬膝面南坐有一虜衣甲不與將不利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

刊王 上問日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 否上呼二人名二人驚曰是也先乃曰我常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 大明天子乃落我手問眾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 大明天子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大輩在旁開口推其面曰去那顏只欲萬世美名 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眾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十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眾皆曰者也先乃以 上付伯顏帖木兒令護之帖木兒曰我當奉侍時回子撤夫刺以袁彬來見 上問為誰曰識字校尉袁彬 上曰虜所怒者校尉勿云校尉只稱識字人已而將至宣府也先命袁彬呼城總兵太監俱不應欲發火鎗乃至大同又令彬呼城總兵廣寧伯等遣人下城視知為 駕也乃來朝見出大同庫金帛分也先及其下移營而北乃遣使同太監喜寧赴京奏中國遣都指揮岳謙同寧來賜因言中國將立郡王為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立 上為天子行賀禮將奉還京至大同東門無出迎者至陽和城驛守備齋羊酒米麵來進時也先將從紫荊關入命其下無虞掠不能禁銘侍不離左右山路險惡鼻血交流比至關夜宿空山中至四更 上呼銘召喜寧議事至明日始得見曰未也候下營時議之易州百姓進果 上命賜帖木兒時有傳中國事情者又命召喜寧岳謙曰有家難奔有國難逃投至涿州官吏進羊酒 上以賜也先園官進果品又命賜也先

正統北狩事蹟

五

乃與喜寧計遣吳良梁貴奉勅入城張官保不得生怒乃遣岳謙往至彰義門俱被殺季鐸逃還又遣指揮吳良入城適獲內使阮曠欲遣一人同入城無應者銘請行不然吾父可也先奉 駕至德勝門之土城 景帝陞吳良等官以鴻臚卿趙榮來見 上問何不遣大臣來也先因問此何等官 上曰都是小臣也先曰大臣如何不來迎夫猶認主人我奉 駕至城門不來接 上命諸人回令大臣來見大師趙榮等還也先怒即奉 駕北去是夕 駕宿猪房喜寧隨也先去袁彬哭曰我母在城不得一見奈何又命銘召喜寧議事寧與伯顏帖木兒見言曰太師奉 駕至城門爾弟稱帝不顧臣宰忘恩不來認不來接因言太師言陽和城當自居庸關入願寬心勿憂也至陽和其下虜掠寧言於也先之弟曰太師欲奉 駕自居庸關入今下人虜掠如此如何可入忠勇伯曰此中送去是輕天子也須待中國使臣來迎乃可益往西北至小黃河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捷刺阿哈急令使女設帳迎 駕進膳季鐸喜寧自中國使臣衣物伯顏帖木兒家人奪分之 上命與帖木兒妻索之銘言不可虎口中奪食也縱得之非已有上怒捷銘後帖木兒妻知之盡追以獻喜寧知之復取去 上曰哈回子言是非已有也 上嘗命銘致意令帖木兒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盟濯我持侍巾悅亦當進一言伯顏帖木兒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瓶來獻因銘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到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無及矣銘屢至大同往復勞甚一旦 上謂曰汝知乎昨夜汝以

正統北狩事蹟

六

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叩頭 上曰回朝看你做都指揮也先一日自至帳殿前曰日出處至日落處皆 皇帝臣子然不得其濟只得哈十一人之力你饑飽冷暖非銘言何由知我兩人坐你看着我我看看你總不知道我有一譬喻銘可將聞於上一朝天子為百姓與惡人相爭落在惡人之手本國止有一人與他為伴一日天意回復還本國復登寶位把這一人忘了也不尋他也不舉用他一日早朝百官皆會這人於眾中舉其一指皇帝金臺上看見問是誰其曰彼時只我一人也 皇帝他日回朝勿忘銘今日之功 詔說太師言是我不忘也又往西北行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席議索朝使來迎 上曰不必索使徑去可也喜寧曰此袁彬計欲殺之管救乃免遣計安蘇斌入京至宣府被殺西行牛頭山又至八寶山大青山喜寧說也先奉駕至甘州命劉馬太監毛都督來迎奪了陝西徑去南京 上曰到彼亦不來迎喜寧曰此銘之計也又欲殺之時伯顏帖木兒往寇寧夏高橋正月元日 上上表祝天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二月至東勝州上欲遣喜寧入京曰使臣往往不達須煩一行寧初難之上親至伯顏帖木兒帳令轉達也先帖木兒為言於也先乃與高旺同行銘言旺曰此事多出喜寧至邊好為之計寧宿帳中時微雨上謂銘曰汝知乎此洗屍雨也寧果被邊人執殺之北京逃奴還上曰果然洗屍雨也寧既死銘言始得用三月大同報有石總兵巡邊也先遣賽刑王將兵三千往哨曰待草青我奉駕至大同彼來迎乃已不然圍之大同勿令縱去及石亨從馬門入賽刑王追之不及也先怒欲以軍法從事果皆乞乃已四月伯顏帖木

兒之妻命女使問銘曰今天向燬汝帳中燃火何為銘曰無也妻曰吾見帳上火光是天子之氣光現也五月駐金山時伯顏帖木兒與也先駐下水海子怒守墩人擾欲殺之銘曰今欲和好而殺其人中國不信乃齋勸諭諸墩銘以夜不收王智見智言曰中國不知駕在雖云在亦不信若奉駕至大同令總兵等官見之乃信伯顏帖木兒奉駕至大同大同守將詐奪駕覺之而去怒銘欲殺之銘言實不知乃免上欲遣使入京求使臣來迎銘自請行時也先於九十九海子放鷹銘與伯顏帖木兒同往見之也先曰事當如何帖木兒與阿剌知院言亦欲遣使與銘同往銘言中國萬萬入貢所遣得人成那顏萬世之名不得人壞那顏之名乃遣哈談等二人曰是嘗招安兀即哈三衛者也至居庸關人疑欲殺之時脫脫不花王使臣亦來貢朝遣通事馬政迎之乃得同赴京七月詔進鎮撫遣楊善趙榮來迎時尚書王直胡濙送至薺城謂銘曰楊公非和番者 朝廷以汝言故遣往其事俱付與汝汝其慎之行至懷來適遇都御史李實使還實言虜求索無厭其情難測 朝廷又遣中使密詔楊善趙榮款宴虜使謂其情偽銘言也先真意講和奉 駕還朝意不在金帛榮等覆奏銘先報往至大同總兵郭登謂銘 朝廷遣使迎 駕甚善他日果還大同路阻牛羊士馬竭乏駕若從大同入護衛寡少館待不豐非所以示中國之盛不如從宣府入為便至甘河牛心山大同王喜甚使報也先曰哈銘來矣問所遣使臣為誰曰是末樂年間大臣宰一為鴻臚掌天下朝貢之禮銘又言今使臣俱在大同那顏誠心奉 駕彼則來迎如那顏意在全帛彼不來迎也先言我意只欲奉 駕不在全帛遂與刻日為期又言 上為汝去憂思成疾可急往見 上問使

臣為誰曰楊善王息脫脫不花王處則趙榮湯胤勳 上曰楊善王息舊人也甚喜銘以郭登言奏 上然之及楊善等至也先甚喜以禮待之期以八月八日送 駕 上語也先欲從宣府入也先言我誠心奉 駕惟 上所欲行我亦遣使大臣來送至初八日也先會諸部殺牛馬作筵請 駕動作樂吹唱與其妻及眾頭目以次進酒進鞍馬弓箭貂裘行一里也先弟賽刑王亦來送行進酒行禮伯顏帖木兒自備鞍馬弓箭貂裘亦來送行初九日至野狐嶺遣銘夜呼萬全城 聖旨社稷為重虜情叵測總兵等官不必出迎只齋羊酒來勞虜使城上皆呼萬歲伯顏帖木兒送至野狐嶺帳中進酒畢命其下出令銘奏云當 上將衆行邊以為天下看邊城偶失身於我大師我大師順天意不敢少慢令我侍奉一年皇天悔禍 皇帝復回皇弟已立為帝然位是你所有此還還要坐此位他時即我主也此中有事便投托時虜人多進馬楊善促曰 上位行矣 上曰虜人方跪獻馬如何行得至野狐口 上令銘勞謝伯顏帖木兒曰我去矣帖木兒聞知大哭曰 皇帝去矣何時得復相見帖木兒既去行數里聞人馬聲 上驚問為誰乃帖木兒歸遂得野獸使人來獻也至宣府少監郭敏進膳 上命以其餽勞虜使總兵朱謙都指揮董斌班陽夷人命銘選虜進馬為三色五九馬進 太后四九奉 景帝三九與 東宮復以二馬賜張四至雞鳴山太監夏時為帳殿迎 駕內臣見者皆大哭至懷來亦為帳殿恭將楊信統兵來見至居庸關上御史王洪來見十五日至唐家嶺學士商輅等見又賜輅等馬各一命內使以寢褥靴賜哈銘傳與子孫作古記至德勝門土城總兵石亨張四楊洪少保于謙朝見宣張四馬上同語至安定開慶城

易袍服命銘至東華門外光祿寺一帶列人馬銘奏
去不得朝中甚嚴 上曰既去不得罷至安東門外
而別後有 旨哈銘陞一級授鎮撫袁彬試百戶天
順元年 上復辟進錦衣衛指揮僉事後殺曹欽有
功進指揮同知討劉千斤當先進指揮使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日覆訂



倭變事略

撰德九采

采常吉倭變事略序

國家德敷九有光被海隅百八十餘載以來恬如一日人不知兵久矣自嘉靖癸丑歲倭夷騷動閩浙蘇松之境中患我邑數載勿靖幸而漸就熾滅然東南罷敵極矣余世居海濱目擊時變追惟往昔四郊廬舍鞠為煨燼千隊雜跡空填溝壑既傷無辜之軀命復沒有生之脂膏聞者興憐見者隕涕矧余本支世胄盡忠效死叨蔭 國恩余也能無記述示子姓俾識時艱以善繼前人之志乎爰攷其顛末於左肯

嘉靖三十七年歲次戊午十二月鹽官采九德識

倭變事略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一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友人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孫采重熙較梓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夏四月二日一海船長八九丈餘泊鹽邑演武場北新塘背約賊六十餘皆兒頭烏音有鎗刀弓矢而無火器時備倭把總指揮王應麟率本衛驍兵數百而出賊見我兵不敢動王遣陸路指揮王彥忠率軍百餘至船詢所以來而譯言莫通惟以小木櫃置書其中曰吾日本人也來自吾地以失舵願假糧食修吾舵即返幸無吾逼逼則我爾死生未判也時承平久邑人相攜往觀噫然莫為虞日甫西彥忠率眾逼船倭盡起立以燕尾利鏃射數軍皆立死諸觀者始知懼奔入城遂塞門為拒守計矣會雨夜昏黑防少懈漏四鼓賊雷半在船其半登陸而遁次日侵晨軍人胡士澄持火藥數斗奮身上船焚之火發賊突起胡遂被殺酋長有八大王者從火中奮躍膚毛盡焦獨舉二刀拂火飛斫我軍跳擲數四而倒焚死者十餘賊生擒被傷者六賊縛置北城圍內刀瘡傷處見其痕多無血人咸異之其遁賊沿塘而北經白苧橋就民家索食由腹裏抵新行鎮所過殺傷十數人初四日官兵追及之至矮婆橋力戰是日大雨泥濘勇士茅堂手梟當先一倭諸軍咸盡力血戰良久賊以半出戰以半伏草麥林莽中戰酣伏發而茅堂舒惠教震素稱勇敢者皆戰歿我軍死者十八人賊皆割取其首排列橋上此海上兵與倭交鋒之始也初賊執一民欲導出海口怪引入腹內殺之復執民以髮貫耳

倭變事略

鼻曳而行自竹林廟經平湖縣地典史喬父子率兵壯邀擊喬遇害兵士死者十七人云

賊至乍浦匿天妃宮把總王應麟率兵圍之賊以神前長幡編帆絞練既備向軍前紿曰我等不敢與將軍戰乞退舍俟海潮至各願自投海死是為兩全毋作刀下鬼我師輕信之而退賊持帆縶衝出掠哨船脫去

五月二日青村有賊四十二人即前賊同夥綠失風上青村海岸不知前賊船已焚於吾鹽沿海覓船不得由金家灣潛踰梁庄至白馬廟匿黃姓民家登屋哨望壞壁開扉以防不虞指揮滿朝率乍浦軍數十人追及遂圍之賊從屋上麾白旗招賊黨出關朝開弓射斃之賊窘甚用門屏蔽出入處朝逼之不虞白馬廟中更有賊突出朝腹背受敵奮勇砍殺以兵寡難支死焉時有千戶王繼隆百戶朱堂康綬俱被殺官軍死者二十人賊有善卜筮者每日侵晨卜筮為謀畫勝算有詩題廟壁云海霧曉開合海風春復寒衰頹歎薄酒老眼傲驚濤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晴更好飛翠潑征鞍 鄭端簡公論倭奴之變多由中國不逞之徒如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者投其中為之奸細為之鄉導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厥後徐海王直毛烈等並皆華人可信矣

初六日侵晨我軍星散至柴家埭炊餉賊分五六夥而來服色裝束與我為一眾以為逃竄民也且海霧溟濛天色似明未明不可細辨一夥自海邊來者擊吾首一夥自裏塘來者擊吾尾從中要擊者二三夥眾皆潰亂奔逃馬總被一鎗穿背背死采乘騎擊賊傷二賊賊志甚斫其首懸處受數刃而斃千百戶姜節呂鳳姚岑王相等咸被殺一鼓手插鼓促戰賊一鎗連鼓釘之地我軍死者四十餘人城上人下看教場惟見黯黯殺氣天若為慘者是戰也非賊智勇亦我軍失策耳賊穴白馬廟縱十餘里耳我軍宿教場三晝夜觀望不前銳氣消阻且軍宿教場官自宿柴家埭民家官軍散處統紀絕無蓋其時備倭把總考選指揮任之與指揮俱為同僚非若今日受教參戎有相臨之分以故把總不能束指揮指揮不肯下把總誰為先鋒誰為後殿誰為左右前後奇正之兵誰有旗牌監督者在其陣至於三里而探五里而偵者絕無一軍調報賊既至前猶疑為逃竄之民迨其四面殺人自相潰敗又何尤耶

是賊既勝意氣揚揚有稱二大王者年二十餘每戰輒揮扇用幻術惑眾獨衣紅袍騎而行至龍王祠祠即東關要處邑典史李茂率勇士四百守關賊發數矢不動李亦率旗吶喊放砲示出戰狀賊不敢逼城遵海南行抵馬家堰就袁姓民家食執民導行自腹裏走經礪頭門歷園花塘入海寧縣界守禦所軍出擊被殺者數百餘窟窟山數日至錢塘蟹子門把總指揮陳善道奉軍門調遣提兵來禦遇害陳乃參戎萬鹿園塔也方出師日家人具饌請食陳大言曰吾滅此而後朝食一遇賊而陷於伏矣萬將軍素好施捨有少陵僧者自幼行

脚江湖請武藝手執鐵棍以古大錢貫鐵條於中長約八九尺重約三四十斤嘗德萬公施欲為其婿報且曰吾輩不願受中丞約束願為公滅此賊隨集黨八十餘迎擊賊賊每搖白扇僧識為蝴蝶陣乃令軍中各簪一楸花僧手撐一傘以行但作採花狀賊二大王者望見僧即若縛手然蓋以術破之也僧以鐵棍擊殺之并殺勇戰者十餘賊僧欲盡滅此賊俾無孑遺我兵從征者爭奪首級至有自相殺傷者僧怒闔其傘賊遂能應敵且四遁矣明日擄錢塘江船浮海去

是月二十日督府王公仔檄參戎湯公克寬來守鹽湯號武河邳州衛指揮有智勇提邳兵三百人皆雄偉長大憤戰者且熟知倭情鹽人自是皆倚湯將軍矣時邳兵口糧每日人各八分重湯帥也守道潘公思巡道姜公廷願咸在鹽守禦城中兵衛驍兵選鋒六百縣鹽兵四百處州劉大仲所統坑兵五百召募湖州水兵四百各口糧一日五分每十日一給而酒肉餽賞守巡府縣絡繹與之是以兵士願出死力戰守焉

二十三日午浦倭船七隻賊數百圍薄南城口索糧食守禦指揮姚洪度湯帥必援城上伴許刻日以待因先剽掠附近村落二十五日湯帥果至賊即遁去有遠掠回者數十取民居門屏窟高公山負固獨甯湯率所部邳兵三百合鹽兵約千餘公親督矢石登山督戰殺賊四十餘以賊貫長矛凱旋入鹽東門人皆頂香盆迎湯而潘姜二公設宴邑公署中為奏凱賀酒未三行而倭眾三十七艘至龍王塘矣

倭船三十七隻泊龍王塘如蔽天之山其帆亦如浮空之雲軍民大駭懼湯慰曰爾眾毋恐此吾責

也吾為爾守第遵吾約毋梗毋情而守巡二公俱微服步行城上惟湯公是依公相視城垣外石砌有凸凹可登處攜二公指示曰使石工鑿平之某民家附外城者可虞當折卸者卸之計城堞共二千有奇每堞軍一民二暨鄉紳舉監生員之家丁一每五堞督一邳兵每十堞監一甲長每窩舖城樓屯以兵民二三十人及千百戶一二員每城門一指揮一千戶一縣僚屬守之四門皆然某門有警坐某官某舖有警坐某官某堞有警坐某甲長某軍民甚得邳兵監督之力守城兵民冊籍諸衙門各一冊或差官或親自點閱鄉士夫俱城上侍湯公守巡之側而聽命焉賊眾數千白晝攻城矢入城中如雨弓長七八尺矢長四五尺鏃之鐵者如燕尾鏃之竹者如長鎗城外隔河而射中城內屋釘瓦入椽而沒鏃矢自堞隙中入者傷死十餘人湯公開弓射殺賊賊邳兵亦射數賊俱無虛矢鳥銃擊賊賊皆立倒賊雖眾咸喪膽矣是日自午攻城至申益急時值晦夜湯命城上舉燈火如晝柳鐘鈴鐸聲震天有頃則砲砲絡繹而發凡一門舉號則合城吶喊可聞數十里許又時時以綠懸木運行堞外慮賊登堞而上者是夕猶有賊蟻附北城二三處俱及堞將入推墮城下而死是時以三十七艘數千餘倭攻圍鹽邑數重若釜魚奔兔矣不有湯公之拒守潘姜二公之協謀億萬生靈又安賴以存也

時鹽與平湖俱中倭患銓部乃選癸丑榜中有才名者為二邑令壹陽鄭侯諱茂令鹽邑而平湖則漢樓劉侯諱存德同日而任二邑始有所恃鄭侯守城思慮兼濟藉其貧與富之家為差別凡城守民貧者日給米二升夜給燭五枝夜半給餅五枚

間又給衣絮銀兩則給糞笠富者不給米絮等止
 給燭與糞笠又二人給一柳十人給一鐮柳鐮之
 聲日夜不息親在城上撫摩勞來間有惰而寢者
 即鞭撻之不貸謂人曰余每夜巡邏遠城走七匝
 天始辨曙壺陽守城之勤勞有如此
 湯公令軍民取大石重一二百斤者置梁上謂賊
 來攻多負門板以防矢石俟至城下或有附梁上
 者推石下之可以斃賊使不敢近城梁之上又加
 築高二尺許有賊夜半上北城梁守者推石而下
 賊遂墮於地後都閩劔崖張公鉄以大石不便推
 發乃去大石而疊以碎磚慮守者倦怠而賊或登
 梁則碎磚易傾一加手而磚與賊俱可墜地矣二
 公各自為見云
 賊攻城連三夕東北二門外賊造雲梯高三四丈
 者數十居民乘賊出掠竊獲獻諸官守巡命縣每
 梯賞銀三兩賊旋造旋失以城有備雖竭力攻之
 無益也遂開船揚帆竟往乍浦湯登城樓躡其巔
 望之知其往乍也顧謂眾曰乍難支矣時把總王
 應麟居守會大雨王下令曰毋擊柳柝試靜聽之
 有頃賊遂瀾漫四入而城陷矣屠戮淫劫不勝其
 慘傷哉此城誰之咎耶
 直隸吳淞等處賊勢猖獗乃轉湯公守金山以松
 陽令西泉羅侯拱辰來鹽代守羅廣西人以教職
 轉令有膂力熟于馬能擲標鎗於數十步外中賊
 督撫知其能檄守海鹽暇日邀師生輩教射會飲
 談兵嘗於座上射矢不虛發權吾郡同知未幾權
 浙愈愈
 五月十八日賊數十犯平湖居民死者百餘人二
 十日羅率兵往勦斬首七級賊夜遁擄掠諸物棄
 不暇載

倭變事略 卷一

二十八日海寧流賊七十餘剽掠村落六月初一
 日羅率兵往勦先遣哨領項姓者覬虛實項率所
 部數十乘抵石墩遇賊而戰殺一賊餘皆奔匿尖
 山祠項獨追入祠極力推門入欲擒之後援不至
 被殺賊復出擊項兵傷十數人次日羅引兵來賊
 已擄船下海而去
 張都閩鉄築海鹽土城用本縣里長民夫及本衛
 十一屯所軍餘派軍三民七與築先濬沿城之河
 使深取土築附城之地高一丈五尺下視河底其
 深倍之城外隍內復增一藩籬土城之下下猶竹
 簽鐵菱角等物賊不敢近城下鹽人以為是為張公
 不朽之績今於農隙時仍歲用軍民力浚隍修理
 無使坍塌庶無復隍之虞守土者所宜究心也
 七月六日平湖流賊匪沈姓民家時金山湯公會
 吾鹽羅侯往勦火其廬勇士吳壽升屋逐出諸匪
 賊斬獲數十餘皆奔散追勦連日漸次擒獲
 八月十四日澉浦東開泊三倭船賊二百人自真
 君堂掠至李家圩時民多逃竄村里蕭索無所掠
 即開洋去
 九月十二日賊船十餘隻泊乍浦湯公率兵來會
 吾鹽恭戎盧公鐘授之殺賊賊出奇兵擊我松陽
 葉千戶嘉興沈隊長等四人被殺兵民死者百餘
 人
 築城上敵樓三面可望外賊初之自壺陽也
 築小東關尋廢
 築南北敵臺
 十月增高石城
 十一月造帥府於朱家埭尋廢
 十一月築平湖縣城
 此上皆癸丑年事吾鹽被寇者四死者約三千七

倭變事略 卷一

二

百有奇平湖乍浦各三被寇澉浦海寧冬一被寇
 而乍浦城陷之日有避神祠屋上者潛窺賊黎明
 時禱於神前問許我住此城數日否不許問許我
 盡殺否卜又不許遂傳令止殺僅掠一日而去賊
 前後來寇每每道三四賊擒送官拷詢多江南人
 或漳人舊為擄去者今不欲從彼入海故逃生耳
 又云賊議寇吾鹽輒呼尖頭村蓋望見吾邑塔頂
 故有是號
 倭變事略卷一 終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二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帙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友人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孫采重熙較梓

三十三年甲寅春正月倭寇松江沿海地方南祥
新城二鎮尤甚所獲輜重尤多

二月賊陷新城鎮直隸督府借兵於浙盧參戎丁
總戎帥師往援我衛驍兵選鋒六百又四百次之

嘗留守城時選鋒六百從丁總戎征勦丁諱僅號
東谷處州衛指揮有勇略其子堯時號少泉能振

勵諸軍從征屢有功我軍多膽勇士器械精利以
紅布纏頭嘗搗巢獲利多願從征中有柴鸞者歸

語隣人曰吾隨丁帥擒賊丁雷我輩六十人守船
衆以為恥諾同趨丁帥告曰吾輩願殺賊不願守

船受怯名丁壯其言而遣之六十人相拜誓戒而
前首衝賊鋒餘衆從之遂大勝還

初湯公在鹽時有家兵黃猛者膂力絕人先從公
守浙東與賊戰於普陀山猛被圍數重身被數十

鎗不死突出重圍賊亦知其名謹避之後在鹽有
他遣歸而城門適閉呼不得入植長竿於城下緣

之而上見者駭異抱病從征猶殺六賊而死
三月倭船三隻夜泊東城外演武場人罕知者時

柴家埭置柵門砍之而入執漁人蕭憲導至城下
先時城塌鄭公澹泉家已捐金立使工匠修完矣

賊以憲為給已斬於城下余父春泉公晨起上城
急取號頭吹北城上官民始知遂爭趨上城設守

先是有司以木椿沮絕河道湯參戎曰未能阻賊
於陸而欲阻賊於水徒使吾民避賊者無生路耳

欲盡撤之自是賊掠鄉村凡舟出遇柵柵用布代

練曳出如拔草葦然水柵亦竟無用

時賊來寇多效吾鄉民裝束又類吾軍裝束混而
無別遂致常勝勝盧丁二帥令軍中各銜墨塊臨陣

塗面以相別識賊始駭懼
我軍始置竹牌高五尺濶二尺五寸先鋒用之排

列於前各持腰刀向敵捱牌而進後隊皆隨牌奮
擊賊為牌格不得肆我軍每賴之取勝

南沙賊住新城鎮盧帥圍之會夜大雨賊乘之道
慮為我兵所覺懸羊蹄擗鼓柵樓以愚我云

初八日流賊二百餘經乍浦教場適處州兵四百
新調至飢餓應敵遂損其半次日賊經吾鹽守巡

收餘兵入城以守賊踰鹽自礮頭門執鄉民導抵
袁花鎮剽掠劫農船欲入太湖未幾聞官兵追逼

乃盡殺操舟人憤其載人死地也自是遇人即砍
殺死者無算盧丁追及之恐賊伏田麥中命人先

芟之賊以擄民為先鋒使敵我兵而自脫去處兵
有劉大伸一枝衝鋒劉驍勇連戰皆勝斬獲過半

餘黨流入硤石鎮歷長安臨平諸鎮至餘杭去惟
此賊深入內地殺掠甚慘數百里內人皆竄亡困

苦極矣
四月五日有雙桅大船一隻泊教場東時盧丁在

南沙賊止一船鹽人易之須臾登岸自焚其舟魚
貫而上至龍王塘數之五百六十六人吹螺整隊

進城外揚旗來攻城上戒嚴遂焚小東關及民房
百餘家轉掠西門吾鹽惟西市民稠貨集縱火焚

劫煙燭燭天是夜攻城用長竿掠城石以雲梯攻
北門軍民協力拒守不得入翌日賊居鍾孫二宦

家鍾為西阜太守孫為白峯學博孫出避遇賊欲
加害僕以身蔽主哀言乞代延頸迎刃賊義之釋

主而去自被倭以來惟是倭焚掠吾鹽為甚鄭公

壺陽使人促盧丁二帥一日而四五徵之且言二

公本浙帥守浙門戶何貪功外境而不顧門庭之
冠若此也二公日夜兼行至鹽不遑暇食遠城外

即抵鹽城而日暮矣盧宿徹商舍一漳兵竊銀括
盧命斬於橋以狗士卒皆不悅軍中有漳兵遂怨

盧乃陰與賊通令先設伏臨陣伴潰且助賊擊殺
兵至孟家堰夾河而戰賊誘我軍入伏內四面攻

殺掌印指揮李元律處州薛千戶及千總劉大伸
皆力戰死之盧有馬能渡水一家丁控馬盧附馬

而渡獲免至激浦而入丁亦從之李有文武才先
入邑庠屢試棘闈及官祖職即中壬子武舉第一

人竟死於難不負所學矣大伸者處人最驍勇統
坑兵五百來吾鹽多建戰功凡戰令部卒各帶石

塊數十俟兵接刃令兩旁密以石塊擊賊而中間
皆以短兵對敵賊知交兵不虞亂石擊面率以此

取勝凡客兵食吾土者惟劉兵不愧至是死之莫
不痛悼春秋血食宜矣議者謂孟家堰之役非戰

之罪由漳兵賣已緣倭黨中多有漳人故也是役
官兵戰溺死者總計一千四百七十五人巡道帶

川劉公肅郡侯唐岩劉公愨命有司備棺載至戰
場驗其傷前者殮之傷後及溺者鄉給事錢海石

捐田為義塚瘞之邑令備牲醴為文祭焉
此賊既勝由海鹽官塘直犯嘉興所過皆以火為

號午間至錢給舍宅就食殺農人三四申後抵郡
先是劉郡侯聞報即令拆去附城民房恐緩不及

事悉命火之賊至宣公橋官民出禦令兵民先登
屋伏脊聚瓦石於屋上俟賊至街左右擲之兵半

匿市肆間門闔皆半掩把守俟賊至擊刺之多奇
中俄而剽悍百餘賊舞刀直突南街伏脊兵旬旬

而下急用柵門上下夾擊在上者擲瓦如雨在下

者於戶隙中發矢石賊奔欄榜俟出如羊觸藩不能脫兩街兵出巷戰攢殺賊十餘皆望風奔遁俗呼為烏鴉竹節陣謂瓦飛如烏鴉欄絕如竹節也官兵鼓譟而追直抵落緯舖賊有失羣者匿義塚棺中越數日搜獲斬之是晚由故道抵曹王廟宿焉明日復至海鹽過西門大柵橋沿烏坵塘歷八字橋宿陳家村明日出塘經馬家堰入姜家殺伯姪五人一姪孩提宿林上殺之取血清酒飲之又明日掠朱亭村登泰駐山殺牛饗士又明日沿海塘經澉浦歷談家嶺窟黃灣

十一日松江流賊數百自唐行掠舟犯嘉善縣燬民居劫庫藏進犯嘉興發雙溪橋適狼兵至郡郡侯令賞餉犒兵狼兵即擊賊一兵甫冠獨奮身衝鋒連殺七賊兵乘勝追擊斬獲數十賊皆披靡棄舟走自官塘奔抵石佛寺殺鄉官侍御金燦號豐村者時年七十餘遂宿其家

十二日賊自松江來者二百十七人經新行午後又有一百六十人來咸宿東塘橋村明日由腹地走金山入柘林窺焉越數日黃灣賊千餘掠袁花鎮焚劫甚慘徙商木及民居門屏築壘石墩掠二哨船招集其黨為過洋計時掠未滿意又南抵海寧攻城不能破燬劫塔下徐家西自袁花歷黃岡麥墩西北抵硤石硤石聚而出禦民稠市窄不得入遂至小墅抵九都歷紫雲村角里堰談家嶺抵澉浦所過數十里無人煙海寧大姓多罹其害廟灣周氏有二庠生執之令負擔不勝釘手足於樹殺之抵朱家柵宿其家守港門賊用布漬油裹長竿燃之徹夜如晝隨處掠劫人口男則導行戰則令先驅婦人晝則縹緲夜則聚而淫之是時各地有警不相援救棄其鄉民惟守城郭如螺閉龜伏

不敢出老幼水載陸奔驚恐萬狀良可悲也

十九日中丞公始調兵分屯袁花等鎮要路

二十三日賊掠橫橋而歸道出靈泉山時省城周都閩及指揮徐行健率兵兩路追賊周自山南而下徐自山北而合徐失期周兵行至菩提寺前陣如半月形賊望見齊呼為牛角陣以術壓之周墜馬被殺兵亡過半

五月四日甬時賊船二隻犯泰駐山掠入音樂墩抵東洋橋時民多竄避無所得即開洋去盧泰戎率海船以火器破其一艘傷賊數人而死餘復登岸計九十三人赴石墩賊壘求託焉石墩賊不納流於崇德轉匿積慶寺復次王江涇即遣狼兵出勦購以七白金獲而獄之

初六日賊船一隻泊麥庄涇掠附塘數家移時去十一日石墩賊攻澉浦城取民家門蔽身以登城幾陷鹽典史李茂率兵飛石擊殺賊賊解去李放佛狼機誤傷幾墮幸城隍口隘得免賊回壘不得志殺男婦千餘以泄怒見者悲痛

十三日八槳船二隻渡賊二十六人為哨船追逼於藍田舖上岸抵朱家橋就計家橋炊食宿塘內陳姓家明日由官塘將犯嘉興抵石塘灣郡遣守兵出禦適吾鹽丁總戎率騎兵千人追之郡兵望見疑為賊黨郡兵返賊伏麻田截郡兵百餘殺之賊夜遁焦山門綿花店中有宗姓大家率數商出禦一商先刃三賊後援不至死之明日郡侯懸數百金購狼兵追至松江柳橋不及而還本日又有金山流賊十七人劫農船載出平湖嚴州朱百戶率兵追次九里亭為賊矢傷進至新豐鎮朱戰沒郡遣狼兵勦滅之

十五日石墩賊復為政敵浦狀明日亦如之越二

日之夜携所掠輜重四船開洋行次白塔山兵船百餘追擊時海方吐月然水氣溟濛方苦賊船之難辨也俄而見一船用門屏捍身併力舉棹勇翼二船因而知其為賊遂以發煩破其船殺溺凡三百四十級明日海濱獲浮板托命者又三十一人及白塔山下傷病不能浮海者悉就勦焉總計四百有奇獨一船竄去追不逮而止此黨賊留居吾土凡四旬有三日殺害數千人蕩民產數萬家至此始蕩滅云 愚按石墩一夥流賊最甚天禍此虜使得船兵勦獲獻功亦彼蒼好還之報因是而知我兵船擒海賊本易為力況有火藥諸器長技可施昔本兵虞城楊公博上疏云防倭之法防海島者為上防港門者為次守城郭者為下蓋倭奴長技利於陸我兵長技利於水也歷稽往歲用師凡克捷者俱在海戰利害較然明矣昔人論防倭之功有言擊來賊僅見什之一二擊去賊者又可宜以擊來賊之賞優于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于縱去賊之罰斯言良得之

二十一日有二十六賊自松江來匿大六滙民家先是張叅戎樂把總前後與戰皆敗

二十四日丁總戎統兵來援賊已遁去追至廣陳不及而返

二十七日復報三十六賊匿小營盤巡檢司司有石城賊先積石城上丁總戎命作木梯可並登十人者凡五具次日攻城飛石如雨又命射火藥筒百矢齊發賊不能支城遂下圍之數重刀戟森列如蟬賊入巡司後堂自分必死先日斬戰傷者十餘人首用門窗火燬之張叅戎部下四漳兵入與打話遂私與賊約伴為潰走縱之出時獲一賊道

其詳丁縛四潭兵送當道驗果得賊賄斬之賊中故多潭人用潭兵勦之焉得不慎事乎

六月十四日太倉劉家河寇至約千餘由官塘經崑山抵儀亭有譚姓家貯米萬石餘賊諭居民每石價四錢民往買如約由是旬日米賣盡遂犯蘇門焚掠竟日載鎗重百餘舟經吳江城外湖口兵船圍之邑令出城督戰兵中鼓勇無不一當百賊乞生路一先鋒船殺十七賊賊首于令令有畏色入城圍門兵遂無戰心賊用計棄三四空筒及數衣包于水兵爭奪筒與衣包賊乘船登岸兵入船搶物賊因逃走而南抵平望鎮矣初日湯盧夏丁劉五帥會勦於王江涇巡檢司前勝之繼而丁總戎麾兵渡河就食賊又乘虛掩擊失數船復戰于杉青閘百步橋我師敗績夏總督遇害殺溺官兵數百人賊乘勝登北煙橋城上射死一賊退就石條街燬劫一夜焰燼亘數里焉

九月二十一日賊船一艘四十三人泊石墩就民家炊食次日經破塘開歷馬鞍山而東令三賊登高峭望見草蕩官兵來迺北避出三郎廟渡東洋橋適與官兵接時張泰戎丁總戎父子三路出兵丁駐大步山其子率兵合擊賊一先鋒衣紅箱金短襖舞雙刀突前眾圍之斬其首猶能匍匐數步我兵復斫斷其手足隨斬八賊餘皆蹈水斷其橋據沈姓民家晉我軍官軍間從他道渡河奮擊又殺七賊追抵馬家又殺三賊時昏黑餘賊沿海北遁丁又追殺九賊焉時羅公帳下有晉秀才者帥勇健四十餘馳馬北追為賊襲殺

時嘉興屢被警督撫議築外城費不動官銀數日募郡人得數萬金已而中止

十月初八日石墩泊一大船賊百餘詭言兵船打

倭變事略 卷二

水使居人不疑募則四掠矣至十一日開洋遇兵船復登岸十四日丁總戎僅與徐揮使行健率兵往勦丁斬八賊徐殺五賊明日兵船生擒二賊餘黨復開洋追抵茶子山火器破其船斬獲約八十餘生擒十三賊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

二十五日沙上賊數千來寇總六十八號每號約六七十人執白旗吹螺整隊而來分八九路是日一犯平湖一犯我十六都一犯新行鎮一犯嘉興諸鄉村其在新行者蔓延十數里燬掠三日執民載輜重二十七船還沙口守巢者出迎相慶以為出掠無事且得利云十六都賊歷平湖抵嘉善入嘉興載輜重百餘船北抵王江涇出南潯掠皂林烏鎮雙林等市

初有司伐樹木阻塞河道以為擒賊計而舟楫難通避賊之民反以為礙其沿海窮民又寅夜冒倭狀劫掠海寇未除土賊繼作矣

時平湖築城至是畢工嘉善崇德桐鄉咸築城是時客兵數千守吾鹽每日給餉五分其乍浦平湖守兵費亦如之師旅徵發額外增稅每田一畝出兵餉至一分三釐沿海之民膏血為之罄盡

倭變事略卷之二 終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三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友人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孫采重熙較梓

三十四年乙卯春正月朔賊數千乘歲除地方無備出沙口焚掠而行海中徹夜火光城上人無不見之初二日至吾鹽一賊從馬路口踰河跨土城而坐手旗招黨賊攻城城上兵擲一磚中其首而什道去復手旗麾眾退整隊伍而南行有乘騎者有乘輿者皆衣紅衣其首長也自辰至午行始絕賊中有舊掠袁花鎮祝婦者賊首葉麻擄獲之從賊過南關見我關上有兵婦按轡行與賊語賊若受其約束者遂抵破塘關是夜諸賊分宿茶院角里堰約七八里間民家歲時酒餽賊縱飲食之無一兵敢出城外探勦者自癸丑年來以數十賊行海瀕千里之地殺官兵無算今賊蓋幾萬矣孰敢有攖其鋒者宜乎斂跡固守以為得策也

初三日有避寇村婦數百襁負幼小齊渡西浦橋值天雨橋滑皆棄兒匍匐以渡河畔積屍甚多悲號震野賊掠出袁花鎮載輜重由黃道湖抵硤石有先鋒六騎按劍把截硤石口硤鎮值年節男皆酣飲婦皆粧飾不虞寇至忽四發煙塵蔽天經三宿燼猶未熄死水火者無算遂西犯崇德崇德因初築城未就初九日攻陷之執一儒學官一縣尉咸殺之縣尹惶懼急踰城出折臂傷足而扶避村落民家賊所寶在絲綿入葉序班家見絲綿庫廣踴跳而喜獲鄉官太守姚汝舟劫其家乘用千金贖還姚既脫虎口憤怨官兵逗遛不進赴軍門控訴始督兵進勦二十三日先鋒丁總戎駐兵

方炊會大風起賊冒吾民服色至軍前詔曰冠至矣兵方卸甲置器待食即錯愕而視賊伏起掩擊我師大潰覆千餘人由是賊勢益振掠入雙林出南潭湖兵熟於水戰邀擊頗勝賊棄輜重二十餘舟復抵杉青次日嘉興兵與賊戰止獲四賊而喪師三千沒官十二員賊得勝復還柘林

二月初八日有調來客兵一枝吹牛角聲為號沿海北來抵吾鹽呼於北城門外守者疑而不納有頃統兵官至遞牌入始知為山東兵官既入城兵散處城外掠奪索食不減於賊民恨無訴後遣戰於嘉興悉懦無比臨陣遁逃徒糜兵費為吾郡羞二十日柘林賊犯平湖置長梯攻城城上卸大石擊殺數賊因散去

三月十二日廣西田州瓦氏兵暨白都開湯盧二總戎羅任二兵憲丁樂二總戎諸兵入城以吾鹽為吉方往鎮一帶沿海要地兵號二十四萬屯金山搗賊巢賊聞之懼退保柘林堅壁不敢出瓦氏土司岑彭妾也以婦人將兵頗有紀律秋毫無犯四月初八日諸帥揚兵出哨遇賊擊殺九賊而覆兵三百明日瓦氏姪恃勇獨哨賊復掩擊瓦姪殺六賊而人馬俱斃瓦氏來海上銳欲建功請出戰諸將集議軍門輒以固守為上策多觀望不進至是其姪戰死之瓦氏遂鬱鬱不得志而思歸焉是時我軍大會勦哨兵兩戰不利賊復鼓氣攻侵我軍運餉薪魚鮫至張堰掠去二十六舟獲糧二千餘石軍門復移文各縣備乾糧及役夫往金山刈麥以便擒賊十七日發刈麥夫二百名及黏米二十石麩二百斤送金山

二十一日賊分一枝約二三千南來金山白都司率兵迎擊白被圍數重瓦氏奮身獨援縱馬衝擊

倭變事略 卷三

破重圍白乃得脫

二十三日賊自金山戰後歷乍浦次吾鹽至碩頭門聞激浦火砲連聲不絕復轉由吾鹽城西官塘抵興城夜散處南次於鄭墳北次於鄭家村明日炊後唱名起行一賊憤病自刎油坊中又明日吾鹽發兵北追郡城遣兵南禦前後夾擊斬獲數百級二十八日賊餘黨奔蘇門次寶帶橋西北小堰有司聞報先期決去堰壅至是兩澇水湧不能渡復自故道轉窟王江涇次日盧湯任諸兵會勦軍門命丁總戎銜鋒令牌至丁父子率兵啓行遇賊一家兵奮勇執牌而前兵眾從之冒刀力戰前兵方銳後陣乘之須臾賊戈甲棄地四潰而逃多伏地受刃或踞而乞哀者斬獲二千餘級獻捷軍門沒兵亦幾千餘人是為王江涇大捷云乃總督胡梅林公壽略功也

五月初三日殘寇約三百餘奔還柘林由腹裏經烏木橋有傷不能行者用民家棟兩人昇之逸十四賊匿彭道亭初四日報縣遣兵勦之一賊出哨亭外我兵攢鎗刺之賊斫一刀十數鎗齊折兵皆徒手而奔一處兵勇敢能戰突往抱持一賊其黨奮援傷死至晚賊就擒

初五日報金山瓦氏兵勦殘賊一百五十有奇則知歸巢者無幾矣初十日柘林賊空壘而出南圍金山城大索瓦氏緣前戰解白都司圍知其驍勇故欲劫其眾也

十一日鎮江賊五六千北沙賊五千合犯蘇門燬掠數日用餅船渡太湖據洞庭山軍門移文各地戒嚴十八日連報北來賊萬餘蔓延在道二十二日次八團圩經吾鹽南抵碩頭門西犯袁花鎮徙商木結寨示久屯狀二十三日又一黨約千餘在

倭變事略 卷三

八團圩二十四日經吾鹽次音樂墩夜兩散處三四里間殺傷十數人二十五日我水兵船次三官堂橋火砲聲不絕賊聞之遂吹號啓行西入袁花鎮黨

二十六日暮抵長安鎮鎮為四方通衢其市民未四鼓即啓門張燈以待上下河所到各船賊與漳人及所擄民伴就店家買飯飯畢遂分入客店擊殺鎮民騷動出避傷者死者塞途樂土一旦丘墟矣

二十八日寇省城犯湖州市大肆燬掠東自江口至西與壩西自樓下至北新關一望赫然殺人無算城邊流血數十里河內積貨滿千船斯時也雖有鎮兵在省倉皇無措惟觀望而已

六月初六日會大風晚益急火益熾煙焰入城守者不能立城幾陷初七日賊掠官船冒為夫皂等誑言軍門往嘉興擊鼓開船一路調守港水兵船來迎至落瓜橋先有伏賊在村船中賊數十登岸舉旗伏發截殺水兵二百餘人賊乘勝掠練市及水路所由諸鎮乃出平望將掠蘇州見吳江截樹橫水聞吳江兵素諳水戰棄錨重數十船而復南

至十七日經嘉興先是軍門會議痛恨茲賊猖獗敢犯省城務在必擒命有司壩絕各處河路止甯一水道為必由路相地利以為戰場鋪門屏以習水戰至是北麗橋亦鋪木排竹筏兵劉水際報冠至總督張公經怒曰如此防守却無了日出掛甲督戰侍御胡公宗憲親自驅兵水陸並進斬獲數十前兵忽覆後兵甘溺胡公亦在溺中僅露其髮有勇士沈坤錢燦急援出棹小舟濟去坤郡人燦砍人燦犯法繫獄有舉其能軍門釋罪編於行伍郡侯劉公出視戰所命解尸牌合六籠攜赴府查

殿

十八日賊舟入魏塘十九日歷嘉善盤據張涇滙
二十四日 朝命以討罪無功逮張總督經李都
憲天寵湯參戎克寬去

是時阮公鶚督學兩浙令諸生習武既而賊犯省
城輒請軍門指畫兵機親自監門以防奸細未幾
擢浙福巡撫侍御胡公宗憲擢浙直福建總督

初台州有徐十斤者勇力捷民間前督學公
拔之學宮與之衣巾使肄業粗知文且負公饋
俾其知所自重後督學者秉公衡文徐其原徐
入市遇德慶者以指扣其肩戲曰汝奪吾原耶
其人為聲聲狀歸解衣視血凝如凝脂徐月不
散是秋復送考同事諸生假坐染坊坊人噴之
徐怒狀二張石於街旁人是以稱徐十斤云爭
強索促促登岸徐獨橫街中以其有足著力舟
刺刺有聲舟人恐之哀而止其有力大率如此
加阿味後薦用於邊不知所終

七月初三日瓦氏兵回田州

是月錢塘江有一船渡賊六十餘賊遇鄉官侍御
錢鯨送家眾抵家殺侍御併家眾復登岸由腹地
歷徽州直抵南京各路官兵迎擊不克陣亡武職
凡三十餘員兵死以萬計轉至無錫望亭官河見
糧船趨之復燬數隻乃奔虎丘而盤據焉適趙通
政文華奉 命祭海神過蘇州命兵勦之圍賊於
祠中懸千金以購壯士有一家兵獨踰垣入窺見
祠中一賊獨坐須臾起如廁乃一鎗中之而斃其
黨駭亂兵眾奮擊盡殲之

九月初四日金山海口雙桅一艘賊數百初五日
五桅八艘賊數千先後登犯屯柘林軍門調主客
兵號二十萬進金山討之十三日白都司及姚指
揮洪等率兵進薄陶宅與賊戰先鋒刃三賊又以
銃擊殺數十賊賊勢稍弱俄一賊長七八尺突前
衝擊我師賊績姚死之將官遇害二十餘人兵千
餘人

十一月二十日賊六十人自大步門登岸指揮徐
行健率兵出賊登山以待徐自間道登山襲之賊
下山而北避塘塘開復抵金水堰匪民家即火其
廬徐駐師南山嶺望其出而進擊之會縣遣巡捕
官兵至賊亂行隴麥間直奔西南去官兵追抵橫
涇而暮賊匿張姓民家特激兵隔水圍其南縣兵
逸屋圍其後須臾一賊噴目咬牙作叱咤聲舉刀
對斫火噴星流著地舞來眾兵攢刺中十數鎗尚
能跳起四五尺餘賊闖門以避縣兵踰垣而入賊
罔敢對敵有潛榻下者有避樓中者有羅拜乞生
者官兵遇即殺之凡四十九顆逸十四賊夜匿秦
山之阿二十二日徐兵搜山悉擒斬之

倭變事略卷三終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四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帙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友人姚士麟訂閱

孫采重熙較梓

劉祖鐘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沙上賊屢犯沙口擄男婦巢

中索贖始還二十一日尚都司等率兵薄其巢與

戰敗績陣歿官十六員兵千餘

二月二十九日總督胡公巡歷鹽邑及海寧平湖

澈乍沿海諸地練將卒閱城濠稽查糧餉逾月乃

還

時勇士錢燦作亂燦恃援救胡公功肆惡劫掠無

憚有桐鄉生員胡鶴齡者與燦善同蓄異謀謀泄

桐鄉金令聞之學道畢公公在海寧歲試未竣即

託疾居桐鄉觀變至是燦不自安遂斬公差及已

妻子夜匿海寧許秀才家索之急次日與其黨蔡

又起事疎村脅眾數百人裂裳為旗揭竿為戈以

逞官兵追勦遁入太湖後聞入海寇黨莫知其竟

胡許死於獄

三月初四日謀報海洋賊船大至南北相望不絕

海船兵官燕千戶遇戰被殲軍門發廣兵一千二

百戍鹽

二十三日賊船泊金山海口桅檣一望如密竹明

日沙賊出巢南次金山

二十六日水陸賊合眾約萬餘分冠各地時賊首

徐海葉麻規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各地無兵可

恃故也海率眾先圍乍浦壞民室為臺高於城置

薪臺上覆以青麥縱火焚之煙噴入城守卒不能

立城幾陷兵憲劉公躬督男婦運石擲下賊稍不

敢近旬日外援不至用健卒善水者伏水從間道

馳赴軍門請援兵軍門擇四月四日出兵往援竟愆期幸賊自退

軍門以海寇居島出沒無常莫得虛實有生員蔣洲者犯法拘獄釋而遣之又以陳可願蔡時宜潘一儒等為輔行將以徽人王直為海中雄先抵其所說今內附直遣養子毛海峯與蔣偕至諸酋所蔣喻以禍福誘之降奏請官職賊有洪東岡黃侃者相與期之蔣還報出吳淞又往說沙賊陳東等胡公曰兵法代謀為上角力為下遂鎮節嘉興圖之而賊從嘉善來前驅直逼郡城衆懼甚胡公取酒百餘罍投以毒載之兩舟選卒之有膽而慧者衣冠坐舟上作餉軍狀載向賊所遇賊即棄舟走賊信不疑取飲之多死適保靖宜慰彭蓋臣領士兵數千至胡公使人傳語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嘗為所誘宜分奇正左右翼擊之彭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墮賊計挫於石塘灣胡公親詣軍營撫勉之仍指畫地形教之曰汝宜分道而伏賊至前鋒迎敵伴敗走俟其過伏盡起來擊度不勝矣彭如其策賊果大潰北走平望

四月初六日賊衆至吾鹽北王橋指揮徐行健率兵迎戰隔河而陣以鳥銃擊殺十餘賊既而伏賊四起前後夾攻徐力戰死之兵覆百餘人

初七日經吾鹽抵嶺頭門是日白都司統省兵由海寧來至角里堰聞賊在前麾兵避之

初八日海寧兵與賊遇於西庵倉蔡尉遇害兵沒其半時賊蔓延數十里一屯硤石一屯袁花所歷地必掠所掠地必焚相望若舉燧然十四日破賊執民等至富家徧掠硤賊據惠力寺山頂懸大白旗為號出掠則揚旗歸巢則偃之所掠盡爾令婦女在寺縲絲裸形戲辱之狀慘不可言

十八日賊掠皂林

十九日賊掠烏鎮

二十日河朔兵有將軍宗禮裨將霍貫道調守嘉興遇賊戰於皂林各有斬獲賊敗去二十一日賊登樹而望見宗等孤軍陷於水濱且無他援即縱兵掩擊之師敗二將死焉

軍門阮公聞河朔兵敗自崇德進保郡城二十二日至皂林與賊舟相遇賊遣二三擄民冒者民出迎以池軍門之備者民登舟密語之故阮錯愕軍舸走入桐鄉避之令水兵出戰不利賊乘勝圍桐鄉城

二十三日賊以阮在桐鄉期必取之多為攻城具乘一舟於水又覆一舟於舟上而匿賊於舟中直抵城邊急攻水門守卒以巨石破其舟賊中而斃遂不敢近

明日賊又取木為架高於城杆一巨木懸於中復聯屬其木長數十丈下用車輪推而附於城以撞擊之城幾破邑令金公令絞綿絲為圈懸於城之著木處俟撞至即收縛秤起而斷之

又明日賊又以大舟乘於水架小樓於舟上高踰於城外擗以木中懸以梯賊升梯上挽舟以抵於城且擊且入時有犁頭村人善為鑄釜者急取鐵鎔汁俟樓近輒潑下著木木焚賊多斃

又明日賊昇銅將軍一架來守卒望見之即先以佛狼機待之賊未發而我已先擊之如雷震矣賊退避又以雲梯望高樓之類百計攻城不能下金邑令以瓦礫數十擔於城上至昏黑時傾城下賊聞其聲疑城圯十數賊爭至城墻遂卸城上巨石擊殺數賊餘賊懼不敢近賊自是寢攻城之念專意出掠以故阮公得越城夜去

初阮公被圍日夜望援兵不至乃募一卒厚賞之伏兵而出遺書於總督胡公曰賊圍城已二十日始接手弟非敢於輕舉幸諸賊引左顧右盼遲到一制今無懈矣錢崇德亦引來桐鄉亟亟為生民之計耳至於宗禮霍貫道原奉兄誦去嘉興適與賊遇一戰而死此亦分之所宜非弟之力所能調也朝廷遣將本為解圍今果賊犯州月餘大兵按而不舉弟實未解昨南門東門賊擊洪東岡係潘人黃保係潘人兄舊年今年曾令孫洲蔡時宜潘一儒呼他來通責再不加兵今又來朝鳳等入抗吾兄再講前事當此危急而不知兵甚與賊言相合若果如此禍福且不論又是宋家和議弟死不敢與也弟之誅且晝夜攻城半月不解其使來者本非有求貢之意不過假官兵之迫以困桐鄉耳今見將則江地無門原募兵原選正兵俱付向今遠謂之弱乎而不與賊開防並交代即且處兵不過三千乃年久困暫之卒耳今調二千浙東以解餘姚之危調一千崇德以阻犯杭之路至於水兵不能隨戰兄所知也此外更無兵矣昨桐鄉外城內城皆而賊人雲集雲樓望高臺銅將軍凡自古攻城之法無不備矣兄何忍棄弟至此不以憂國家為念保城池為心而反以宗家好兵為詞恐非豪傑本心也願爾自有天命不當推避如此心在社稷不暇他顧元中

五月十九日桐鄉賊半引劉崇德西

二十二日賊解圍東行留桐鄉凡二十九日掠燧鄉市村鎮凡數十里輜重千餘舟

二十三日賊經嘉禾舟相屬二十餘里二十四日遇湖兵戰而不勝棄數十舟蓋飽欲得志之時惟營歸計無心關格故也

二十六日賊復由故道抵硤石分三路行南入袁花北入王店東入吾鹽時諸將有欲扼其歸路者軍門會議兵寡賊衆與其浪戰傷兵雖勝猶負不若離間其黨以計擒之為得於是遣蔣洲蔡時宜朱尚禮等偕行復申前約且曰願歸者聽資之以舟願降者留封之以職於是諸賊掠輜貨多陸行則人不能任水行則海不能渡計正坐窘將等說適慰其欲然賊亦非愚而墮吾計不過伴假連和之路以遂營歸之心非得已也蔣還始知賊首徐

海一黨也洪東岡黃侃自海至又一黨也陳東葉
麻吳四自沙來又一黨也葉陳窟沙久思歸不能
渡海從說獨深六首中徐海為霸且主盟焉徐少
為僧有九金錢卜事其中以故見推於眾

六月初二日賊遣使來報如約入吾鹽南門有司
勞以酒食送之軍門初三日復遣使溫約促備舟
初七日葉麻遣百餘賊駕六舟至袁花取祝婦婦
抗人有姿色初葉犯袁花劫以為妻居沙久一日
思鄉流涕葉憐而遣歸至是得蔣說六首晝夜為
計會飲徐酒酣謂葉曰兄嫂幾何曰無徐曰聞有

一祝氏何曰無曰去矣徐又曰佳人不見得汝棄
吾當取之葉怒曰聞汝六七妻妾肯與人否徐亦
怒二首交惡自是有隙然徐善謀而葉尚勇徐憚
葉伴笑而解葉恐其真取故有是遣六舟在道劫
財殺人初八日既取祝婦歸由道塘入常姓民家
索飯掠財婦以為言賊稍止次尚胥橋壺陽鄭侯
以飲取往郡辭官適遇賊幸遇兵船濟之得免婦
至巢其黨稱賀者累日

十一日賊獻錢燦首級於軍門燦入賊黨至是賊
使至因索之賊乃斬他人首冒為燦首來獻致修
好之意

十三日軍門聞徐海生子彌月遣鑄工樂人賞花
紅酒禮賀之明日海遣使來謝蓋連和之始互相
愚弄云

十七日賊遣使各縣促船限是月二十五日泊乍
浦

時諸賊與軍門通好徐洪二酋欲封葉陳諸首欲
歸歸之心終始不渝徐機械巨測較葉等為甚
其投降取封不過託言觀變歸心未露耳胡公待
五首之禮於徐獨優徐親詣平湖城下納款兵備劃

帶川欲放賊入二十一日城中士宦慮賊入城為
變與劉公議左咸以鐵鍊自鎖其頸走索劉公同
赴京奏辯謂其與賊交通也是日兵備家兵並騷
動城中士大夫大亂胡阮二公及侍御趙公在郡聞
報急趨平湖解之

時徐賊降心既決見葉等將歸所積輜重較多徐
欲分其所有吳四等從之獨葉不許海恨之又前
醉怒有隙於是遂有殺葉心伴謝曰汝去我固固
當多得潛遣親信遺書軍門以圖葉告謂其勢尚
未可擒俟我假催船為由漸收其部屬而後及其
至又云我遣人與之共事彼必不疑事成當釋吾遣
者軍門得書大喜報曰如約

二十五日賊期乍浦看船設浮舖南北相連十餘
里

二十六日葉麻部屬同徐海部屬抵郡城催船有
司宿戒守者伴不介意開關放入郡疾勞遣云船
隻一時未備姑少待諸賊信之還報葉心益安然
意在速歸督船之使無虛日

七月初一日各地羈收促船賊合數百吳淞亦收
之徐海力也

初三日郡收葉麻等八賊先是徐海用計動輒以
已部在前行至是說葉親行恐其疑乃說洪等陪
行四首偕來陳獨不與暨頭目等八賊呼於郡城
門既入有司盛筵款之酒酣託以花紅為贈因而
縛之即刑其大指而拘焉見軍門但曰予等悔墮
徐海計至此海不足有為我當致其偕來同友耳

初六日天兵入郡騎兵先至即馳赴吾鹽明日約
十萬眾入鹽邑初 朝廷以東南海寇犯邊三十
四年勅趙通政來祭海神兼督官兵進勦還奏賊
勢已緩勦戮將盡 天顏方喜至是北沙賊葉麻

陳東等掠裏河數十船移其輜重出海去道遇徐
海等來寇戒以河船不堪浮海因糾入海島僻處
讓事旬日軍門聞報賊去輒進平倭疏矣不意葉
陳等轉沙口南來徐海等從海口東至於是軍門
復題請師謂千里之外島嶼之間情難遠度倭寇
復來勢倍於前 朝廷擬遣將發兵適吾鹽生員
徐藻父為鉛山教諭避寇外抱恨抵京乞師勦
賊疏入內閣義之召見焉蓋五月六日也明日
朝廷特遣工部侍郎沈公良才視師南勦將行徐
藻以趙通政客歲有祭海督勦之行乃疏請以趙
易沈 朝廷從之乃改勦趙南行隨調京營神鎗
手三千名涿州鐵棍手六千名保定箭手三千名
遼東義勇衛虎頭鎗手三千名河間府義尖兒手
三千名德州兵備道民兵三千名已上雄兵六枝
咸從德州上船由運河而來臨清曹漢二道團操
快手兵三千名亦由運河而下河南夏時統領毛
葫蘆兵三千名河南睢陳兵備道團操馬軍三千
名漢中府礦徒三千名已上雄兵六枝由汴河下
船而來定保二司兵三萬容美等司兵一萬由陸
路進發合各地主客兵共二十萬時諸百執事統
兵參遊等官運給兵餉紀錄軍功中書郎署及轄
門幕客中軍參謀不知凡幾而趙公奉 命既至
會同總督胡公巡撫阮公咸駐節於鹽軍聲大振
諸賊聞之惶怖憂懣徐海雖降復營歸計而欲封
之念澹然矣

初九日徐海遣老倭賁木匣抵吾鹽教場守卒報
兵備道同羅中書出老倭叩頭進匣啓之乃獻一
刀勞以酒食紗幣隨送軍門

十四日郡收陳東等十三賊初軍門既收葉麻令
其為書招東東與其黨十三賊抵嘉興并收之又

嘗令葉為書與東使陰謀殺徐乃不遺東而故示
 徐由是徐海益感軍門不忍倍德
 是日揭示附壘居民及出兵所經由處迴避十里
 由是民皆震懼遠徙即不在迴避之限地方亦相
 率而逃匿焉
 十六日徐海道部屬二人及率各部屬八人抵吾
 鹽東關言事十七日抵澈城羅中書在焉招之入
 款以盛筵收而擒之是日吾鹽亦收六賊則知五
 首部佐收之亦盡矣
 十八日五首餘黨見主佐俱擒各自為心密營歸
 計乘海口一二應官敵船夜候潮至開洋風作飄
 覆吾鹽龍王塘賊約二百許移輜上岸羅中書欲
 擒諸將恐驚徐海以為不可釋之去自是還謂徐
 海曰吾屬無患矣
 十九日徐海取葉麻所遺金盃銀甲遣使賞送軍
 門勞以花幣答以轎傘因昇至巢湖日請來會議
 海猶豫不敢行
 二十四日大兵出勦以吾鹽為吉方既行中道止
 之是時軍門集諸將問計以為征勦不如計取於
 是復備船隻百餘集海口以應其求移文關會海
 兵船候賊行扼其歸路云
 二十七日夕徐海移輜於二十七船將率已黨以
 行諸黨怒曰汝陷予主何地今棄我而回耶因相
 格殺各損百餘
 二十九日軍門出兵驅行兵至賊有去而遠者有
 去而尚在海者有猶在海岸者即奮擊斬首數
 百顆獲其輜毀其巢是日徐海行出海口見兵船
 如蜂聚火砲之聲震海島懼而後回劄於梁庄
 三十日天兵反郡城
 八月初一日徐海入平湖城款四公於庭先是兵

倭變事略 四

備劉公欲放賊入鄉士夫阻之至是羣公議協限
 是月二日進款而海故示強梗違期先一日率其
 黨陣於外自與部佐數十入城諸官兵聯屬直抵
 各衙門盛陳兵器令賊縱觀咸有畏色及款四公
 海頓首口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趙尚書及二軍門
 慰遣之緣海欲識總督通事指之海復款如初總
 督手摩其頂曰毋更作孽獨侍御趙公震怒不為
 禮謂汝害我無數百姓當服何罪海俛首伏地久
 之若有退避之狀因開關放出軍門令擇便地居
 之

初四日巡海兵獲四船俘斬數百溺死甚眾次日
 又報海寧兵俘二十賊江南兵獲數船此皆所擒
 諸首黨也
 初八日徐海寓平湖沈庄遣使持書抵軍門復乞
 降且曰願買此宅及田三千畝為贖永願投降不
 渝前盟是時海既警諸黨縱得歸必為襲擊欲寓
 吾土故掠平湖見沈屋高敞遂注意焉

十一日徐海歸計既不遂見水陸兵各處戒嚴始
 悟連和為偽又悔散黨勢孤乃以計設酒會隣通
 送飲券三四里間以年高者先民懼不敢往惟比
 隣附居不能辭者乃赴焉是日合四十餘人人設
 一席殺核豐腴結鄉隣久處之盟各贈席金而散
 蓋誘其父兄將以貨取其子弟也十二日亦如之
 遠近壯夫赴席者至二三百人酒半出刀剪髮髡
 其首咸劫為用

十五日平湖守備官遣人邀徐海賞月不赴十六
 日乍城使使至海巢海拘雷之十七日軍門遣使
 至并斬之連和之路自此塞矣
 十九日海知危在旦夕漏二鼓遣親密護送二愛
 姬出巢逃遁會葉麻黨深銜海夜每伺於巢側不

得出
 二十日永保等兵進薄賊巢擒四賊俘軍門二十
 三日誘斬賊二十餘顆二十四日軍門督諸路主
 客兵凡二十餘枝圍徐海數重賊放發煩以銀塞
 煩口火發銀如星飛中人中土中水如雨鳴眾皆
 不能進二十五日軍門令取民家犬數百為羣被
 以戎服以當煩擊復使數人持火雜於羣中驅之
 以入賊但擊前犬不知火已四發矣焚溺無算斬
 獲千餘是日徐海為警黨偏殺二十六日搜巢於
 溝渠中逐出數賊尚突出與兵鬪因而擊斃之渠
 魁既除孽黨無不就擒矣
 次月朔設宴百席奏凱論功行賞備銀牌旗帳等
 物優恤陣亡官舍軍餘除奏功加秩外恤資有差
 指揮滿朝采煉等每員給銀三十兩軍舍姚鳳王
 來張仁智等六十九名每名給銀五兩

附胡德晉奏捷疏 臣胡宗憲為恭伏 天威 蕩
 平巨寇 報捷音 事 該 職 會 同 提 督 軍 撫 都 御
 史 阮 勳 勳 得 賊 首 徐 海 等 勾 引 倭 夷 連 年 流 毒
 浙 直 地 方 昨 歲 乘 我 皇 上 游 念 東 南 重 地 財
 賦 輿 區 特 勅 侍 郎 趙 文 華 祭 海 神 道 去 歲 心 未
 改 年 復 率 倭 賊 萬 餘 糾 同 新 場 賊 首 陳 東 等
 擁 眾 攻 圍 乍 浦 遂 及 桐 鄉 職 因 援 兵 未 至 多 方
 用 間 廣 布 疑 兵 與 都 御 史 阮 勳 及 中 書 舍 人 羅
 龍 文 計 議 密 遣 通 事 鄧 丘 山 陳 欽 童 翠 高 香
 朱 尚 禮 等 入 巢 謀 諭 離 間 賊 心 使 之 自 相 疑 畏
 統 領 天 兵 來 援 浙 直 竭 忠 彈 力 振 揚 天 威 所
 至 克 捷 先 聲 大 振 海 等 益 加 畏 懼 七 月 至 嘉 興
 會 同 職 與 阮 勳 等 因 機 用 計 令 中 書 羅 龍 文 贊
 畫 蔡 時 宜 千 戶 金 丹 入 巢 誘 降 離 散 其 黨 密 校
 北 來 諸 將 方 營 及 乍 浦 城 內 官 兵 內 應 乘 其 半
 渡 水 陸 夾 擊 遂 有 乍 浦 之 捷 於 八 月 初 一 日 賊
 等 以 餘 孽 未 殄 永 保 官 兵 未 至 欲 養 全 力 收 功
 一 舉 沈 家 莊 屯 回 候 處 分 間 海 復 遣 收 獲 逃 零 餘
 尚 書 趙 文 華 與 職 等 會 議 此 賊 不 滅 禍 根 不 除 屢
 都 司 李 經 統 領 王 詔 監 生 謝 德 行 施 良 臣 等 行 催
 對 葉 諸 將 主 客 官 兵 於 本 月 二 日 官 兵 前 至 平 湖
 遊 擊 尹 秉 衡 守 備 未 履 賊 寨 時 軍 其 西 以 原 任 參
 政 孫 宏 輔 督 之 保 靖 宣 慰 使 彭 璽 臣 應 龍 冠 帶
 舍 人 彭 守 忠 總 兵 徐 瑛 瑛 將 唐 王 左 顯 軍 其 東

以兵部郎中郭仁中書羅龍文督之雷守朱仁
 王倫統領容美宜德田九遊把總郭備軍南
 永昌沈希淵陳光祖統領致仕尚書司卿史際
 水陸家兵原任都司職冲霄朱文把總朱先百
 戶沈應潮鎮撫李臣立功官羅希韓盧鎮軍其
 北以副使徐洛督之恭將丁德把總樂項統領
 處兵為奇遊以同知張文顯督之又行戶部郎
 中陳惟舉參政汪怡督理糧餉會事李如桂督
 理軍器船隻知府盧孝達治知縣張烈千戶
 顧受供應餉餉知府溫景葵黎遵訓知縣王察
 言金燕各率鄉兵把守關隘復差應襲舍人管
 懋光生員沈運徐灝祝廷宣周大詔武生朱見
 王廷等督率將旗牌分投督催直隸提督都御史
 張晉發參將總車良等水陸官兵齊進策應
 賊向尚書趙 提督阮 臨陣視督四面攻圍
 賊向險不出至二十三日督令彭翼南設法誘
 賊向險不出至二十三日督令彭翼南設法誘
 各該官兵鼓噪齊進直搗巢穴郭仁中郭仁令參
 將唐玉兵劉進等從南順史際家兵段天恩等
 從東順標下正兵從西順順長官汪相向鑾從
 北四面放火燒巢自寅至酉連戰數十餘合各
 賊首徐海藏伏一千二百餘名重圍達旦至六
 日辰時搜巢徐海率領賊數十持刀督戰當
 被永順把總官汪浩田有年等就陣斬首餘賊
 一時盡滅俱赴浙直巡按御史趙維冠之性恣
 推官方敏郭萬何全紀驗訖職推冠之性恣
 如禽獸若非內廷主謀勾引豈敢連年深犯恭
 仰體 聖心加意緝訪各逆姓名推名山和向
 今知名徐海者尤係首惡去年節曾榜示募能
 擒二人懸以重賞及陳東葉麻吳四王七胡四
 千二人亦當出榜募人擒捕各首仰仗 天威
 神輸尼運盡歸羅網離海浩劫夷種繁多不
 能保其將來然天討所臨而勾引首逆一時
 盡滅則逃者有所懲創而聞者莫不震懼矣且
 七月二十九日進兵八月二十五日平賊功收
 士民鼓舞歡呼奉手加額 聖訓之期東南
 皇上保愛萬民之德昭格 上玄蕩平百孽之
 威遠敷滄海實非 職等所能與也

九月初八日軍門斬葉麻等五酋於嘉興北教場

附錄

三十六年丁巳秋九月二十五日海商徽人王直
 者即汪五峯率其黨數千人泊舟於江口遣人資
 疏抵軍門初軍門欲規海寇虛實遣蔣洲陳可願
 等入海說直內附直果感悅如約隨遣養子毛海
 峯欵定海關至是直自分嘗協同官兵擒賊有功

無大罪犯欲軍門代為疏請通商因上疏云帶罪
 王直即汪五峯面請通商因上疏云帶罪
 海商劫掠通商與國利為國利所共知者夫何
 立微功勝敵不能上達反罹罪戾家產家產
 劫掠婦女財物復出馬賊山港停泊臣即與
 賊船一十三隻被獲賊匪千餘名擒獲七名被
 劫婦女二口解送定海衛陳四在海官兵不能
 衛門三十三年大獲賊匪千餘名擒獲七名被
 獲得陳四等七隻小船四十二隻解送海道三
 口燒毀陳四等七隻小船四十二隻解送海道三
 一年後賊四圍舟山所城軍民告急李海道差
 把總指揮張四維會臣救解殺追後船二隻引
 罪逆及於一家不惟浸淫臣功亦味微忠多矣
 連年倭賊犯邊為浙直等處患若賊眾所誘奸
 民反為嚮導劫掠滿載我使來賊開大小餘盤
 警復行深入分投搶擄幸我朝船隻格天海
 神戰賊反風阻滯久泊食盡遂劫本國五島地
 方縱燒廬舍自相吞噬但其間先渡海者已
 至中國地方餘黨乘風順流而上使琉球北
 掠骨骸神越上達惡表請諸使客遊說諸國自
 相禁治適者察軍務侍郎趙巡撫福都御史
 胡道官蕭洲前來查文日本各論備得消矣補報
 備道 天恩至意臣不勝感戴願得消矣補報
 近來君弱臣強不過使存名日本其國尚有一
 六十六國互不相往來年四月內與國爭奪
 諸夷死事猶得尊主尊年四月內與國爭奪
 境界自計自利以沿海九州十有二島俱用通
 歷曉諭方得杜絕諸夷使臣到日至今已行五
 島船船少及馬肥仍恐善廢未盡處三四月
 使令養子毛海峯船送副使陳可願回國通報
 來今春不答者解也臣同正使蔣洲論各
 事畢方回我浙直尚有餘賊臣撫諭各
 夷此臣之素志事猶反掌也如 皇上慈仁恩
 宥赦臣之罪仍如廣中事例通商納稅又使不
 長等語等語仍如廣中事例通商納稅又使不
 貢期宣諭諸島其主各為禁餉後奴不得復為
 跋扈所請不戰而屈人之兵者臣不敢不捐軀
 死之罪

初軍門欲得直為用以散海中諸酋乃執其妻子
 招致直來將士百計招之不來人有言王千戶者
 智勇多能令招之王胃為罵疏人載疏至直所直
 見與之語識其非種疏者因厚禮之久而定交焉

王自是驚疏無間日一夕直至王舟飲飲且樂忘
 其身之在險也王宿戒舟人陰釋其纜順流而及
 其岸於是軍門始得見直待以賓禮縱之歸由此
 直之情與軍門通矣時徐海已除直在海 上知
 為釜魚智力俱困乃詔顯誅王直胡公得 旨秘
 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圖方略密調參戎戚繼光等
 潛伏水陸要害而以夏正為死間給直曰汝欲保
 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
 稱降又誰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即往見軍門敢雷
 汝耶況死生有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戰死不若
 降死且萬一有生焉今 朝廷用人之際不論功
 罪或留汝防倭討賊乃汝轉禍為福之秋也直偵
 知四面兵威甚盛終無脫計況徐海敗沒孤立無
 援因歎曰昔漢高謝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
 誘我其奈我何乃復曰我部無統欲得毛烈攝之
 胡公知其言曰海上賊惟直機警難制其餘皆鼠
 子輩毋足慮諸將亦皆曰以犬易虎不可失也遂
 遣烈往直乃桀然諸軍門時十一月也諸司謀欲
 縛之胡公恐激黨生變乃陰待以禮而羈雷之設
 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
 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日縱飲青樓軍門
 間移之觀兵因盛陳軍容以陰攝其心
 三十七年戊午正月二十五日收王直入按察司
 獄初直始降軍門密疏直已就擒禁錮待罪至是
 按察使孟公知之恐直逸去則責有所歸輒請軍
 門謀縛直計定直見軍門軍門曰予與若已釋然
 矣但孟廉使讓若無狀似與若有隙不可不往謝
 直不得已往謝孟曰 朝廷有旨令予收若獄遂
 拘擊之直強項不屈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
 恐苦兩浙百姓直雖繫獄其衣食臥具擬於職官

凡玩好之物歌詠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娛其心
少有不憚醫進湯藥以調護焉

軍門以計收直黨葉碧川越旬日直黨索主不得
人人自危毛烈率眾盤據舟山岑港聲言欲為直

報警勢甚張大胡公分佈諸將進薄之時賊絕塞
諸道止通一徑險隘難行官兵魚貫而入行將盡

賊兵自尾擊之我兵大潰死者過半
二月把總張四維兵船出哨遇賊張力戰斬賊數

十時賊方期大舉以脫直省城騷動幸有此捷少
阻賊氛舟山之役張功居首

三月風雨交作山水驟發溪澗湧溢賊於山之高
壘處相其可隄者隄之後官兵進擊決而注之兵

多漂死
五月賊與農民裸耕於舟山山阜處磽确皆成田

時有朝貢倭數十自京回軍門厚賚之令抵舟山
解散直黨至則劫而用之雷數月直黨有散者貢

倭化輸力也
秋九月舟山賊食盡出巢大肆掠劫各地戒嚴

冬十一月舟山賊雷屯久莫能脫直貢倭又促之
歸乃毀巢掠舟移輜而遁聞為颶風覆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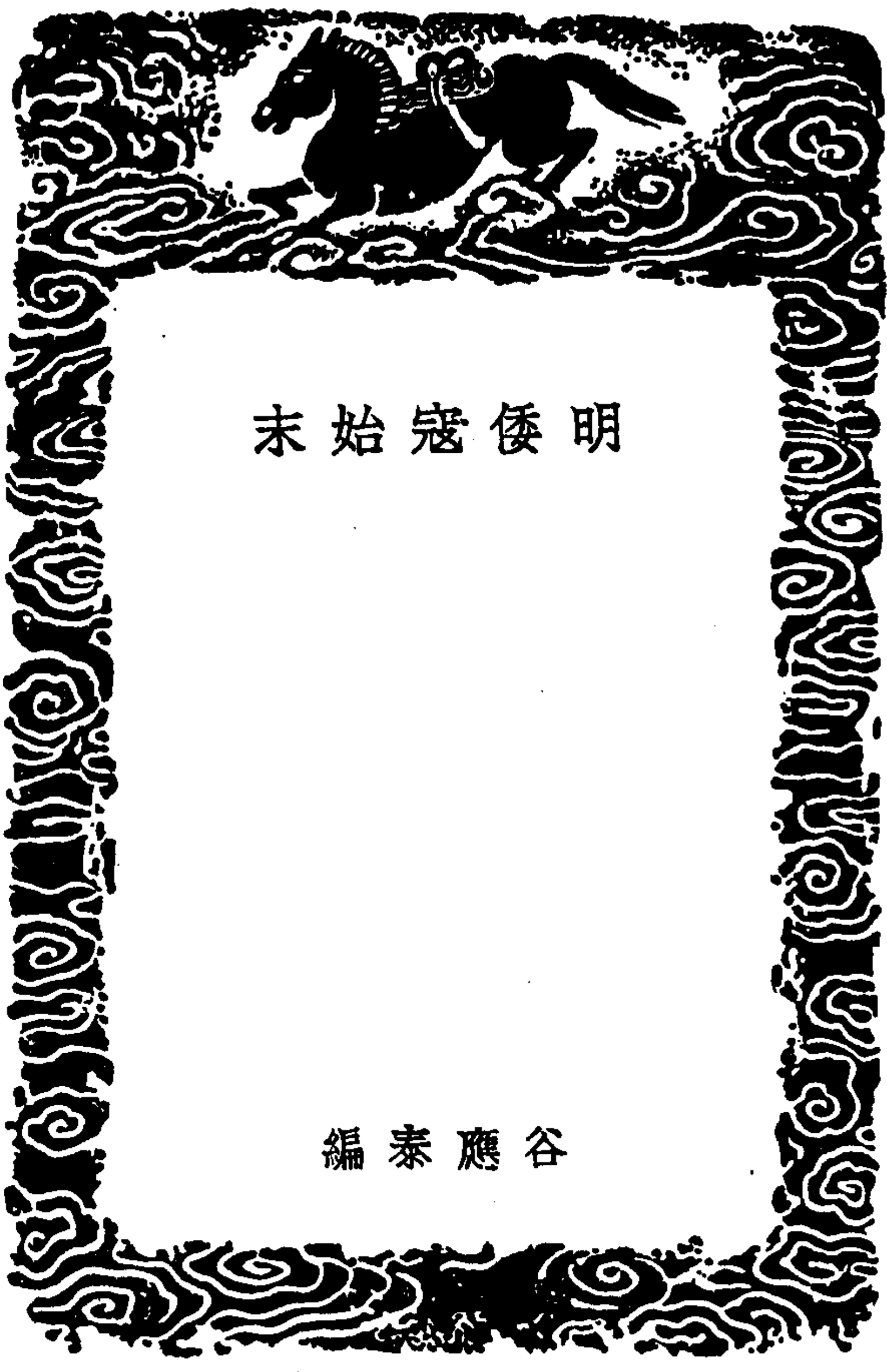
三十八年己未冬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斬王直於
省城官巷口直繫獄幾二年不能決軍門數請

旨定奪 朝廷以東南未平許軍門便宜行事姑
羈養之至是 詔下侍御周公監斬公適巡嘉興

聞 命卽還省躬詣獄取直以小肩輿昇至法場
直出按察司見官兵聯屬始悟就死地矣臨刑索

子至于抱持而泣直以支髻金簪授其子歎曰不
意典刑茲土若不勝其怨恨者遂伸頸受刃至死
不撓妻子沒入成國公家至今子孫尚在不絕

倭變事略附錄



明倭寇始末

谷應泰編

明倭寇始末

清 豐潤谷應泰著

明代沿海倭亂劇於中葉。然先已不時告警。可鑑也。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略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指揮俞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賊及其未陣。應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擢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給幣白金有差。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

三年三月。道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綿波而宅。自元菟樂浪底于徐聞。東莞。所通中國。無慮萬餘里。國居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

四年冬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使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餘人。詔賜文綺答之。十二月。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皆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衛為軍。仍禁兵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顧既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為兵。瀕海大擾。甯海知縣王士宏曰。吾甯

明倭寇始末

一

明倭寇始末

二

獲死罪。不可認良民為兵。即上封事。詞甚切。上立罷之。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禽獸之性。時出剽掠。擾瀕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寇。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略。來者奔狼。去若鷺鳥。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楫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艘中。會事覺。悉誅其卒。而發使于陝西四川各寺中。示後世不與通。

十七年春正月。倭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

二十年二月。置兩浙防倭衛所。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郡。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籍民為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衛。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甯海。尋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秋八月。命吳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冬十月。倭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

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于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助捕海寇。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候。海寇入寨。殺邊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效。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救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綠海衛所備倭寇。相機勦捕。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于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命福等合山東都司兵擊之。十二月。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峯。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敵臺七所。

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先是帝命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賞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寇將士寇數十俘。獻京師。俱日本人。羣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救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峯。先是江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峯。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至。必先經此。實濱海咽喉之地。上疏請用石壘堡。置烟墩瞭望。上從之。一日。賊者言。東南夜舉火。

明倭寇始末

三

有光。江計寇將至。前遣馬步官軍赴海上。倭寇二千餘乘海船直逼。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視醜惡。揮兵率衆。勢甚。江令船師林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炮奮擊。不川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下江。被變。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竄進。賊衆大敗。死者橫草。餘衆奔櫻桃園空堡。官軍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助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聞有脫走船者。又爲隆等所縛。無一人逸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及臨陣。作其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勞且飢。我以逸待飢。勞困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爲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鎮服之。所以爲士卒之耳目。作士卒之銳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願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褒。進封江廣甯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賚有差。先是元末。浙海鹽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爲江所挫。斂跡不敢大爲寇。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絕。

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東。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即肆殺掠。賈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漸疏。至是倭大舉入。挑浴。官庖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家墓。東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下度男女。割視中否。爲勝負飲酒。積骸如陵。于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保。謹斥堠。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甯波沿海諸郡邑。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壽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置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不能制。命率臣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與遣僧宗設。右京兆大夫高貢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甯波。爭長不相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閱貨。及安坐。竝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而素卿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宴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仇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衆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遂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縛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塞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鐘。執指揮袁進。百戶劉恩。又自育玉嶺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設負固。據海勢。巡按御史歐珠。鎮守太監梁瑤。奏聞。逮素卿下獄。待罪。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絕日本。而二市舶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福建浙江廣東。七年。能未幾復設。蓋以滯有無之貨。省戍守之費。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內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罷。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甯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通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徵海者。得其魁仲林。與古多羅等三十三人。國王李倬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浙。責與素卿對質。備詢道實先後。及符驗真偽。

既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嗜中國貨物。人數恆不如約。至者率遲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甯台。自能市舶。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商率爲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于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乏食。乃出沒海上。爲盜。輒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其急去。乃出危言。誠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爲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費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必償取爾金。費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故海民生計。因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爲之鄉道。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華人。僞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籍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從之。乃以朱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甯波台州諸近島。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靡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劾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救。執嚴禁。泛海通番。勾連主藏之徒。從之。執乃下令禁海。凡雙橋餘艘。一切毀之。遠者斬。乃日夜練甲兵。嚴糾察。數時。船盜盜淵。破滅。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難去中國衣冠盜。難去中國官家。成備備重足立。相與庇匿。不休。諷御史周亮。給事中葉鏜。奏改執爲巡視。未幾。執復上言。長嶼諸處。大快林參等。號稱刺達。總管勾通倭舟入港。作亂。更有巨奸。控造餘艘。走賊島。爲鄉導。購海濱。物論明確。宜正典刑。章下。兵部侍郎詹榮。覆奏。中國待外裔。不以向背責之。以昭天地之量。執所論。坐。俱關重。乞下都察院覆。從之。于是御史周亮等。劾執。注。指。乖。方。尋殺。啓。覺。因。及。福建。防。海。副。使。柯。喬。都。指。揮。使。盧。鑑。黨。執。擅。殺。宜。置。于。理。帝。遂。奪。執。官。命。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穎。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夔。訊。喬。等。併。嚴。執。事。汝。穎。宗。夔。勸。執。信。奸。回。柯。喬。盧。鑑。擅。殺。無。罪。皆。當。死。奏。下。兵。部。尚。書。丁。汝。夔。如。其。議。上。帝。從。之。命。喬。鑑。繫。福建。按。察。司。待。決。執。志。自。殺。士。論。惜。之。遂。罷。巡。撫。御史。不。復。設。

二十年夏四月。浙江巡按御史董威。宿應參。前後請寬海禁。下兵部尚書趙錦。覆議。從之。自是船主士。豪。益。自。喜。爲。奸。日。甚。官。司。莫。敢。禁。三。十。一。年。夏。四。月。倭。寇。犯。台。州。破。黃。巖。大。掠。象。山。定。海。諸。邑。汪。直。者。徽。人。也。以。事。亡。命。走。海。上。爲。船。主。渠。魁。倭。人。愛。服。之。倭。勇。而。難。不。甚。別。死。生。每。戰。輒。亦。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浙。閩。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人。而。推。直。爲。最。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列。近。洋。爲。民。害。至。是。登。岸。犯。台。州。破。黃。巖。四。散。象。山。定。海。諸。處。猖。獗。日。甚。知。事。武。偉。敗。死。浙。東。騷。動。

秋七月廷議復設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與洋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即日漸度所治軍府皆革創而浙人承應不任職所受簡書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殊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損傷之條勅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為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為心膂徵狼士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築點少年分隸諸將布列浙海各鎮堡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于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大猷湯克寬材勇既虛已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前都御史朱執事尹鳳坐賊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釋之以為別將亦募兵分帥之日輟撫激勸欲得其死力倭寇汪直等結崇海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佐之徑趨其營縱火焚之倭倉皇免餘艘走官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間率眾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表頭北麥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夏四月汪直毛海等既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溫台甯紹俱罹其患參將湯克寬率兵循海壇護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于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素沃饒賊至相載而去有蕭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居上海之南匯川沙逼松江而軍餘崇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指揮盧鏜倍道掩擊斬蕭顯餘衆復奔入浙俞大猷等遂殺殆盡先是吳浙間人習遷徙而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國臨山鄞衢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甯上海太倉嘉定諸州縣忬不欲日功有所隱沒隨擊走之計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五月給事中賀運奏謂都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漕運門戶請設總兵駐鎮江從之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璘敗倭于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東遁冬十月倭寇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鄰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甯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甯惟崇明南泊失風者凡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環州兵守之環屬兵三百皆新募勵以必死不入與家人訣為書赴之而去親介冑臨陣士無敢不用命者環敵衣芒屨與士雜行伍依草舍開嚙飲水同甘苦至是相守不下賊潛出沒環常夜追之出其前後幸夫佩恐有失衣環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環嘗匿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得之又遇矢石士以死捍環被傷之至水濱梁已徹火餘超而過追急幸夫佩懼之死焉環求其首為流涕親酬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都濬等兵擊之敗績失亡四百人官軍疫不能攻乃開陸東南陳倭遂潰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深缺登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寶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於高家灣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別隊失風至興化殺千戶葉臣卿知府黃士宏指揮張敬職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劫其倭不過十之二三

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門諸州縣復焚掠鹽場有漂入

奇徐界者山東大賊改王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龍代之忬在浙江荐盧鏜釋柯喬激勵諸將鄧城劉堂孫汝等爭奮逐北以死綏著節復廣為偵刺凡沿海大猾為倭內主者悉擊之按覆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盧實與所從向往而餘艘在海中者亦無以葦菜火藥通往食食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登陣守多怨苦忬曰吾斥堠明無慮勿及余何先敵受困耶令能之一郡皆歡至是去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龍為食都御史代忬忬去而浙復甯矣初忬荐盧鏜為參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劾鏜兇險不可用罷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搗巢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為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荐鏜乃用鏜為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士兵則倭以經督總督兩廣有威惠為狼士所戴服故用之故令節制天下之半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夏四月倭寇自海鹽趨嘉興參將盧鏜禦之稍卻次日復戰於孟宗壩伏發殺官軍四百人溺死無算都司周應願等死之賊乘勝入據石界山分兵四掠攻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帥兵禦御之焚其舟賊遂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甯諸縣既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莫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薄蘇州大掠六月倭自吳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譟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溺死蘇州倭寇至嘉善轉掠松江薄嘉定會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槍手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已乃別從間道擊賊欲分途時功追至探海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倭寇猖獗請禱祀東海以鎮之帝命往祀兼都察院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機官吏公私告援益無前日三十四年柘林倭獲舟犯乍浦海甯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葑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龍束手無策惟募人縋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援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鶚僉事王詢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濬目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至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意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黔鵠能保其不復至哉臣恐其賊退之後人復收拾傷殘首級虛張功次以欺陛下仍有從而庇之者則罰罪之典又移而為賞功之命矣臣寓父母之邦同舟共濟志惟切于報君嫌何避于出位敢以三策為陛下陳之一曰重軍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糊口而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恐以為莫如盡散調募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于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共

保身家。寇小至，則率衆以攻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日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浙海之軍衛如故，則市舶未嘗爲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倭寇之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懼，遣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恐，必不以彼易此。然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浙海窮民，假此爲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夏四月，廣西田州土官婦瓦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隸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衆三千過金山衛，俞大猷遣游擊白汝及瓦氏兵邀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因爲狼兵可用，厚犒之，使擊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人俱死。失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縱掠如故。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劫狼山利河諸鎮，呂四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三丈浦倭賊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保靖土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川沙窪，僞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兵一至戚家墩，游擊白汝、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遊。五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遠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名位已抗，驕不爲用。而新拔士又慷慨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槍手俱不受律。連戰敗，經望大損，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頗指凌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悲，則連疏劾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閩人避賊，故縱賊耳。帝大怒，會臺諫亦有言者，趙官校逮捕經，時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遣參相盧體督狼土兵水陸攻之，大敗賊于石塘灣。賊北走平望，俞大猷邀擊，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蓋臣繼其後，遂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僞舟二百餘艘出海遁。自有倭患來，此爲戰功第一。而文華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言，宜留經平倭以自贖，不聽。并李天寵、湯克寬俱逮至京，以縱寇論死。文華既疏劾經，奏以巡按御史胡宗憲爲僉都御史代天寵巡撫，而以周珣代經。未幾，復罷珣，以南京戶部侍郎楊宜爲總督，倭寇自海洋突犯蘇州，南京都督周于德來援，一戰而敗。鎮撫蘇憲臣被殺，賊中分其衆，一由齊門撞馬頭而北，轉掠澹陽關、長洲五都地。一由齊門木棧而南，轉掠吳縣橫鎮、蕙延常熟、江陰、無錫之境，出入太湖。莫能禦者。御史屠仲律上言，宜守平陽港，拒黃花澳，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甯海關，絕湖口灣。遇三江之口，則不得窺甯紹，扼蔡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則不得掩蘇松嘉興。貴江南守令以訓練土兵，保全境內，爲殿最。沿海沙氏鹽徒及打生手宜收錄，併力禦賊，詔從之。川沙窪倭賊犯開港，周浦僉事董邦政、遊擊周藩擊之，遇賊驚潰，藩被創死。賊屯石塘橋，流劫崑山、石浦。六月，倭寇蘇常諸縣，常熟知縣王秩、江陰知縣錢鏞及居鄉參政錢泮各督士民出禦，力屈死之。旋復寇蘇州，民爭入堡門不啓，號呼震野，乘陣者望之噴，攀援者上，又絕絕而下。任環還自儀真，曰：奈何坐視之，縱有規謀，我在無患也。乃出辟門，令男女以列進，所活蓋數萬人。復率解明道兵江城力戰，賊退入太湖。遺舟師逸之，乃棄所獲逸去，坏以功進副使。坏復擊賊馬跡山，困逃倭嘉定，民家投火焚之，盡死。既

而坏有親喪，詔留之。任事如故。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爵谿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錢鯨遣於煙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趨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甯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楊繼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臺夾岡沿鄉搶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林陵，流劫溧水、溧陽、超宜與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暨關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甯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人，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僉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悉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磚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竄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二百餘人。賊勢大張，文華恨邦輔至是乃以罪委之。及僉事邦政，詔下邦政，督連閱，既而刑科給事中孫藩言後期之罪，不在直兵，今蘇松士民交稱邦輔實心任事，而流劫四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績顯然，違請罪斥。文華非是，兵科給事中夏拭亦言之。上乃申飭文華，秉公視師，以圖大效。已而邦政及指揮樓宇賞竟不及，文華惡之也。邦輔旋亦請戍邊，巡按直隸御史張雲路爲論奏，不報。十一月止徵狼十諸兵，士兵瓦氏等至浙，驕悍不受約束，所過殘掠，百姓苦之。於是總督楊宜力請止徵，從之。命兩廣督臣隨路止之。閏十一月，給事中孫藩上言，防倭諸臣，既有巡撫總督，又有總督及都察院重臣，事權不一，牽掣難定，迄無成功。兵部覆奏，諸臣職守督察，主竭忠討寇，實取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略，巡撫主設理軍務，措置糧餉。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至于有司責在保安地方，固守城隍，帝然之。命行諸臣各遵敕諭施行。十二月，趙文華疏乞還京，許之。文華初奉命至浙，適狼兵瓦氏等至，知倭厚資，銳意請戰。文華感之，亟趨張經進戰，不得。則上書痛詆，經被逮。代經者周珣，皆無遠略，賊勢益熾。及瓦氏戰敗，攻陶宅餘倭，復大紐。始知賊未易圖，有歸志。至是川兵破周浦賊，俞大猷復有海洋之捷。文華遠言水陸成功，請還。然是時海洋回倭泊浦東川沙窪，舊巢及嘉定高橋皆倭據如故。副使任坏率永順保靖土兵勦新場倭寇，時賊衆二千人，皆伏不出。而詐令人舉火于數里外，若將引去者。上舍彭翹先入營之，不見一人。於是頭目田苗、田豐等爭入伏發，皆死之。賊聚突去，未幾復攻上海，坏以輕兵三百及之，擊敗于五里橋。督家填，又以兵援崑山，而身聞行抵太倉毛家葛隆諸屯，賊方會集，治攻具，衝梯隊道，內薄而登。坏率死士飛刀砍之，連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又總兵下突，而前賊漸氣奪，遂棄委走。坏既居憂哀毀，又積苦兵閒，疾作卒。三十五年春正月，巡按御史周如斗參總督梅宜，提督曹邦輔輕率寡謀，致川兵敗于東溝，苗兵敗於新

場東兵敗于四橋。乞罷黜。時上深以南寇為憂。疑趙文華言。餘寇將滅。為不實。屢問大學士嵩。嵩曲為營解。上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非一人。敗於地。皆因吏部尚書李默恨臣。前歲劫其同鄉張經。思為報服。臣繼論曹邦輔。則賊給事愛斌。孫溶。媒孽臣。及胡宗憲。黨州邦輔。浙直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塗炭。何時可解。陛下宵旰。何時可釋也。默因得罪。宜削籍為民。邦輔亦被逮罷。王誥以宗憲為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夏四月。倭薄溫州。同知黃劍馳出迎擊。被執。倭欲還之。索王合為贖。劍罵之不置。倭殺之。江北倭流劫至固山。山北等港。無為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尚文。次子首叔仲定。弟寶榮。姪慎寅。友良。大卿。孫重俱在行間。當年十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錢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慎寅三人得脫。賊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于江中。倭率眾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遊擊將宗禮帥兵九百禦之。逆戰于阜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三戰三捷。獲首功七十餘級。賊首徐海等皆降。易稱為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衡。義官崔貫。道力戰。俱陷陣死。禮驍勇敢戰。所部箭手三千人。皆壯士。事聞。贈卹有差。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胡可順。使倭傳諭渠魁。令無犯順。從之。已而可順等還言。倭渠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倭圍巡撫阮鶚於桐鄉。初。鶚督學浙江。開武林門。納難民。全活數萬人。超擢巡撫。方倭之寇嘉興也。鶚議主則。而胡宗憲議主撫。不相能。倭自嘉興轉寇桐鄉。氛益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為東薩摩王。弟書記也。宗憲謀開之。道辯士說海。海心動。私語桐鄉守共曰。吾已款督府矣。城東門陳黨善備之。是夕。海道崇德而西。東方急攻桐鄉。宗憲說海縛麻葉。因為偽麻葉書。致東令圍海。故達海所。東海中自疑。始解圍去。一五月。御史邵惟忠上言。倭薄通州。圍未解。餘衆自狼山轉掠浙江諸郡縣。而瓜儀為兩都門戶。鎮常為乃漕運咽喉。不可視為緩圖。宜大集兵。救諸巨。戮力靖亂。下兵部議。請調河南睢陳及山東八衛陝西延綏兵。及徐沛募兵。救遣才望大臣一人總督。以為犄角。保障兩都。帝然之。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嚴嵩揣知上登趙文華欺罔。且見趙乃令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為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侯文華至。上乃止。良才命文華以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文華既至。浙假監督權。凌脅百官。搜括庫藏百萬計。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兩浙粟除金幣。給醴課。迫富民脫囚惡浪。授官職。于是外寇未甯。而內憂益甚。六月。倭入慈谿縣。知縣柳東伯亡。初。王忬在浙。計城各邑。未城者。慈谿士人獨持不可。至是。倭衆大至。知縣不知所。攜印組亡去。殘殺民人無算。而縉紳尤甚。始悔失計。東伯失守。當坐死。以無城可憑。削籍為民。省祭官杜槐與其父文明率兵追敗倭于王家園。海道劉起宗委防餘姚。慈谿定海。未幾。與賊遇于白沙。一日三戰。殺賊三十餘人。斬一其帥。槐被創墜馬死。文明別將兵擊倭于演武場。斬白川倭帥一。從七生擒二。倭驚遁。呼為杜將軍。已而追至奉化楓樹嶺。以兵少無繼。陷陣死。倭薄海鹽。指揮徐行健。程祿。百戶方存仁逆戰。死之。八月。海寇徐海伏誅。初。胡宗憲以稱孤道徐海。侍女翠翹。珠令日夜說海。縛陳東以報朝廷。海且感。而趙文華方治兵擊海。宗

憲伴曰。彼且縛陳東。何戰為。海果降薩摩王弟。縛東以獻。於是海勢日孤。海自念數有功。又信羅龍文誘約。八月入謁督府于平湖。海先期以數百人。而入。宗憲文華。坐堂上。海等叩罪。復謝宗憲。宗憲下堂。摩其頂曰。朝廷且赦若。慎勿再戾。厚犒遣之。海既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憲使使諭之曰。官兵防東。黨爾。毋恐。海請居東沈莊。陳東居西沈莊。又令東詐為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黨果疑相攻。海令裨將辛五郎歸島。宗憲密遣盧鏗計擒之。文華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莊。村之。宗憲猶是憐海。不欲遽戰。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與總兵俞大猷。整師前進。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柵數重。官兵望之。不敢入。阮鶚檄趨之。大猷乃從海鹽進攻東沈莊。破之。又追擊于梁莊。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乘之。賊大潰。斬獲一千六百餘級。海倉皇溺水死。引出斬其首。浙直海寇平。海故杭之虎跑寺僧。雄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至是。捷書上文華。皆襲為己。有帝命。械擊首惡。至京。正法。時浙東仙居。浙西和鄉二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敗之。蘇松甯紹。和繼告捷。兵部奏文華功。帝從之。降敕。令文華還京。論平倭功。加文華太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餘陞賞有差。倭俘麻葉。陳東等械繫至京。禮兵部請獻俘。從之。羣臣俱賀。時倭略平。惟舟山賊據險。結巢未下。官兵守之。不能克。諸狼士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十人。始至。胡宗憲方防春汛。隸命大猷。經營舟山之賊。會夜大雪。大猷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官軍競進。賊敗歸。乃以檄發捲火。鄉之。賊四散潰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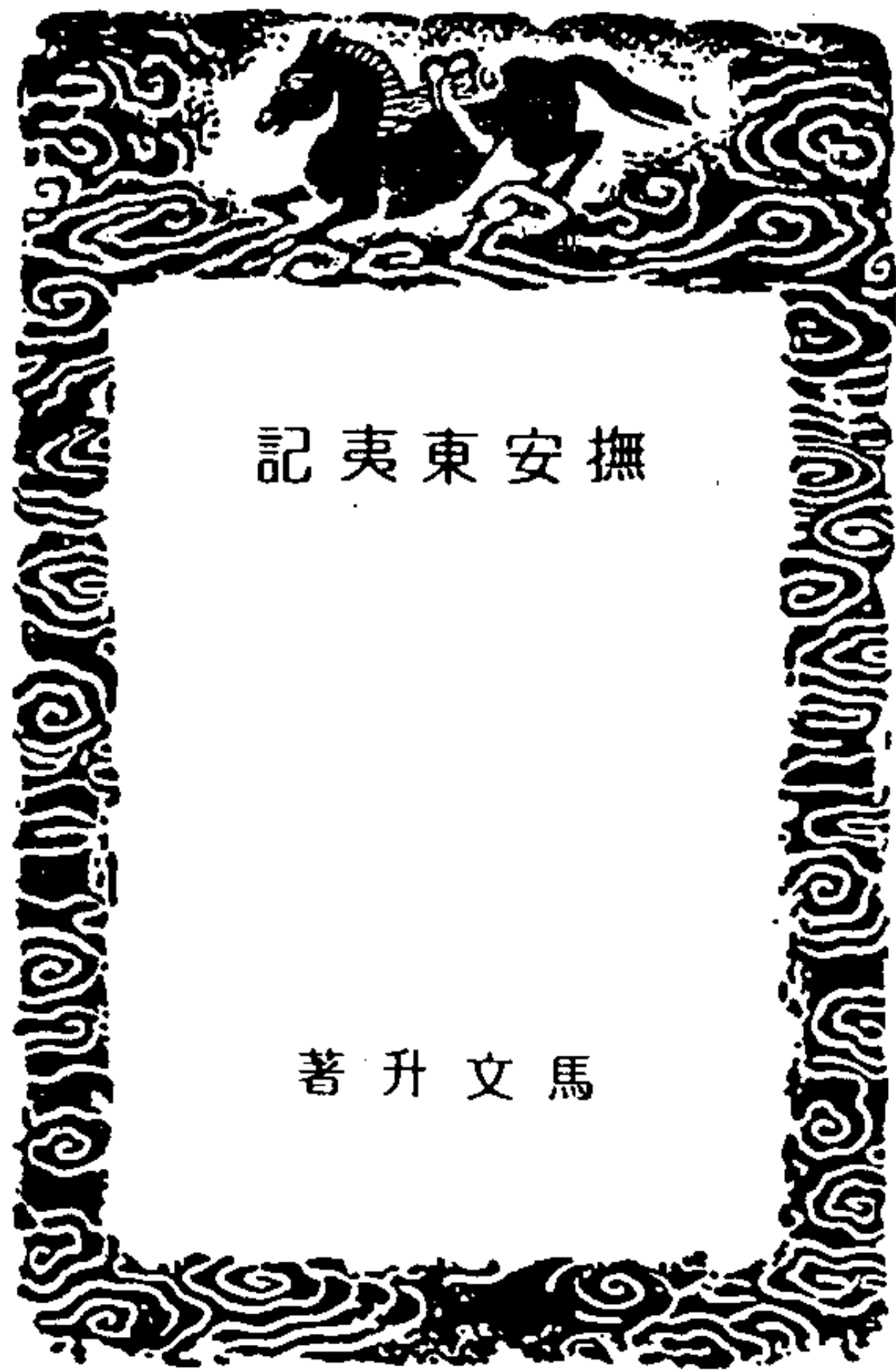
三十六年冬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既死。汪直復糾衆三千餘人。甯波岑港。大掠四境。汪直。徽人也。宗憲亦徵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為都督。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撫之。而奏遣生員蔣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營。能肅清海波。贖死命。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等。從將洲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能賞罪。洲于是逮洲。洲乃陳論。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道頭日數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舟實為颶風所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缺望不遣。遣戶夏正質。其舟直索與正善。不疑。遂詣軍門請罪。具言自效狀。宗憲待以賓禮。使指揮為其館主。給與夫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費數百金。且交質為信。因具狀聞。請赦之。科臣王國禎力持不可。疏入。謂直元兇不可赦。宗憲乃密檄按察司收直等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遷賞。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益恚恨。復大亂。

三十七年春二月。倭犯湖州之鮑浦。攻遂州千戶所。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哨攻之。臨敵而哨兵皆潰。領哨千戶魏岳。高洪俱死。尋犯福州。巡撫阮鶚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賂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載而去。夏四月。倭掠台州臨海之三石鎮。約數千人。總督胡宗憲擊走之。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率家童禦賊。不克。與訓導郎中潘俱罵賊死。五月。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引舟師擊之。沈其舟七。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衆悉去。風追擊東洛外洋。復敗之。銃傷及溺水死者甚衆。福興

至王倉坪斬首數百餘。樂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略盡。聞寇悉平。其得出者逸出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幾無遺類。初倭既自浙削歸。嘗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集閩中。首尾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雖時有勝負。而轉漕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島夷卉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倭患。蓋以其俗愛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土。環以大海。君臣自保。不羨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物。居民仰食。雲帆所指。有無懋遷。則又彼此成賴。高帝時。士誠友定遊擊。竄伏北邊。南粵歲被創殘。已而通謀逆臣。伏兵市舶。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創設市舶。互市不絕。計深遠也。後世識慮迂拘。放失舊典。初開橫海。扇棄珠崖。民競刀錐。吏鮮保障。秦關夜拆。楚吏晨驅。勇士蹈險。貧夫忘生。於是內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倖。藏匿不可勝計矣。貧民勢家。賄貨負直。窮難困頓。進退咨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捕始急。於是沿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聚。黃巢下第。憤悲思兵。稍稍收聚倭裔。窺竊上國矣。朱執下車。不畏疆禦。窮治黨與。少所報聞。夫廣漢索酷。先求魏相。李膺破柱。不避黃門。政求亂本。雖得河源。福發朝堂。意悲虎尾。執死而朝貴與海通交相賀也。代臣畏禍。海禁復弛。浙東再亂。王忬出督。援大猷于偏裨。出盧鏜于獄中。普陀一戰。幾殲渠帥。游魂四潰。旋掠江南。而忬隨處邀擊。頗多斬獲。括乃代頗。騎還易毅。大功不終。自古悲歎。此圖外有遙制之憂。中樞失內贊之力也。嗣是天寵握兵。乃棘門之兒戲。文華祀海。實天雄之節經。倭患愈劇。張經再出。經以功在銅柱。因而假寇。凌轅度亦自大。匹夫耳。然視視事一月。指揮羣帥。王江涇之捷。賊兵背遁。太史稱其兵驍將悍。或亦諷人之畫語。獄吏之深文也。文華行諸。檻車入國。蓋左豐求賂。盧植微返。張讓交通。王允下獄。自古未有小人同事而得制成功者。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成功。始斬徐海。誘擒汪直。安武勝叔。李廣誅降。長致恨于封侯。空銜悲于賜劍。憲雖引刀。應無

顏見二賊于地下也。憲才望頗隆。氣節小貶。側身嚴趙。卵翼成功。耿秉因資憲勸勦。杜預事朝貴甚謹。封疆之吏。固應折節。乃爾耶。倭寇披猖。禍三省。任坏致命。留都俞大猷。兩浙賊繼光。驅馳閩海。知皆大國干城。足以滅此朝食。而乃大戮。頓行。更張不一。事權牽制。流毒生民。九關無金城之任。分宜少表度之忠。辜賢阻喪。國事凌難。固其宜也。中丞張濂。家居省會。身在圍城。訟言時事。涕淚交頤。觀其疏中所稱。殘難民之首。以償縱寇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罪之典。為賞功之命。而憲樞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志。客兵掉臂。士無鬪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監陳圖。莫救當時之新法。然而睢陽劉在。已成今日之安書矣。



撫安東夷記

馬文升著

鈞陽馬文升著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賡

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批遼胡戎乃設陝西行都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于宣府又於慶峯口外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左北虜要衝後設廣寧等五衛各都司并寧夏咸號重鎮焉特則

撫安東夷記

封肅王于甘州慶王于寧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府寧王于大寧遼王于廣寧以藩屏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

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成祖文皇帝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所亦皆入順天永平二府地方時谷府未之國即政湖廣之長沙遷寧府於江西之南昌遼府於湖廣之荊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遼東白雲山立泰寧衛自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富峪衛

撫安東夷記

虜之附近既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金之野人女直分為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為都指揮督統之為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特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在州君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資賜殊厚以收其進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末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

撫安東夷記

相攻殺宣德間

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君之老營者

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為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字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為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諂詐過於海西西過於朵顏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軍能戰而朵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倡獫狁三種之胡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陝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虜尤甚以故朵顏三衛并海西建州夷人處處蜂起遼東為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寧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卒死于也先之亂

朝廷所賜書畫為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置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合人以其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之而時未有以處之積至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驁樂是以動海西之

撫安東夷記

夷權衆入寇守臣以聞

朝廷命大監黃順德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性討之輔等既降董山則逮赴京師而仍桀驁此行至湖廣秉輔等以為山若復歸貽患必大奏聞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魯稱可汗虜酋札加斯蘭為太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予以兵部右侍郎奉

命整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三年八月也九月即抵遼東邊陲險要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凡所為防虜計者罔不殫心力虜人規知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左布政陳公鉞以右副都御史來任巡撫遼東後予而至九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既當法則止罰章而復俾蒞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諸軍士不復顧忌予既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事上陳而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為障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受其玃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勸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

撫安東夷記

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衆犯邊遂將報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怒而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于建其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啓

之邊患為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
出榜示衆徒張虛毅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
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
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
矣獨近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
貢未還恐誤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訖
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
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潘陽衛乃乘夜率諸
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
暨回遂擒死也僧格于獄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

撫安東夷記

五

汪直者勢焰方熾或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
上命司禮監出

駕帖太監懷公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
同太監單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
俊侍郎張公鵬暨予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
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息或言宜以大官酬之予
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致西
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
曰諾及宣至大內府公傳

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
升大通事詹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行汪深以為
恨衆皆為予懼子以事關

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
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歸諭其
衆使知

朝廷意乃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
衛酋長聽宣聖書由是累累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
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當殺戮又果
無劫掠人畜可證今雖仰荷

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子遂承

撫安東夷記

二

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
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為建州經
歷識字熟文直趨安以招降為名陰探於渠魁卜刺
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趨安歸云有且賊
數千而馬悉贖壯時分守開原太監常朝亦遣人來
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
聞於朝且言夷雖暫聽撫觀其言貌詞氣尚懷友側
難保遷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將崖
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
兵三千名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矣北子至
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
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罷仗無算而所斬者率
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以為功子因并
前所論友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
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
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璋聞諸
上事下兵部以為虜人既無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
方

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
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
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隙益甚夷既降予慮其
猶矜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失業者皆令來
見譯審實請兵部於內閣驗授官重書底籍明白再
遣遼東守臣勦實令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
以夷既招安易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
餘人給令牌令旗往夷開其驛又無一人復出者汪
至開原更有子原所招出元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塔
里昔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怒
欲歸寨奈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請馬
欲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亦馳至開原與

汪會汪曰若之何子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
者也何間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犒之既
又以騰黃重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汪意猶
欲再招出見崇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
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
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于 上子至京師
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
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
以信等逮訊于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謙者上疏
救汪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尚書林聰往勸比回

信等微皆解有諸子者汪遂密奏予下錦衣獄謫戍
四川成化癸卯乃蒙
恩啟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按察遼東顧軍士雖喜而將
臣甚疑懼子率公以處之迄今邊境晏然而東人之
心亦安矣嗟乎國計私忿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為國
之心雖一時藉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於
邊防國事抑且不愧不怍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則
為人臣者亦可監矣

撫安東夷記終

撫安東夷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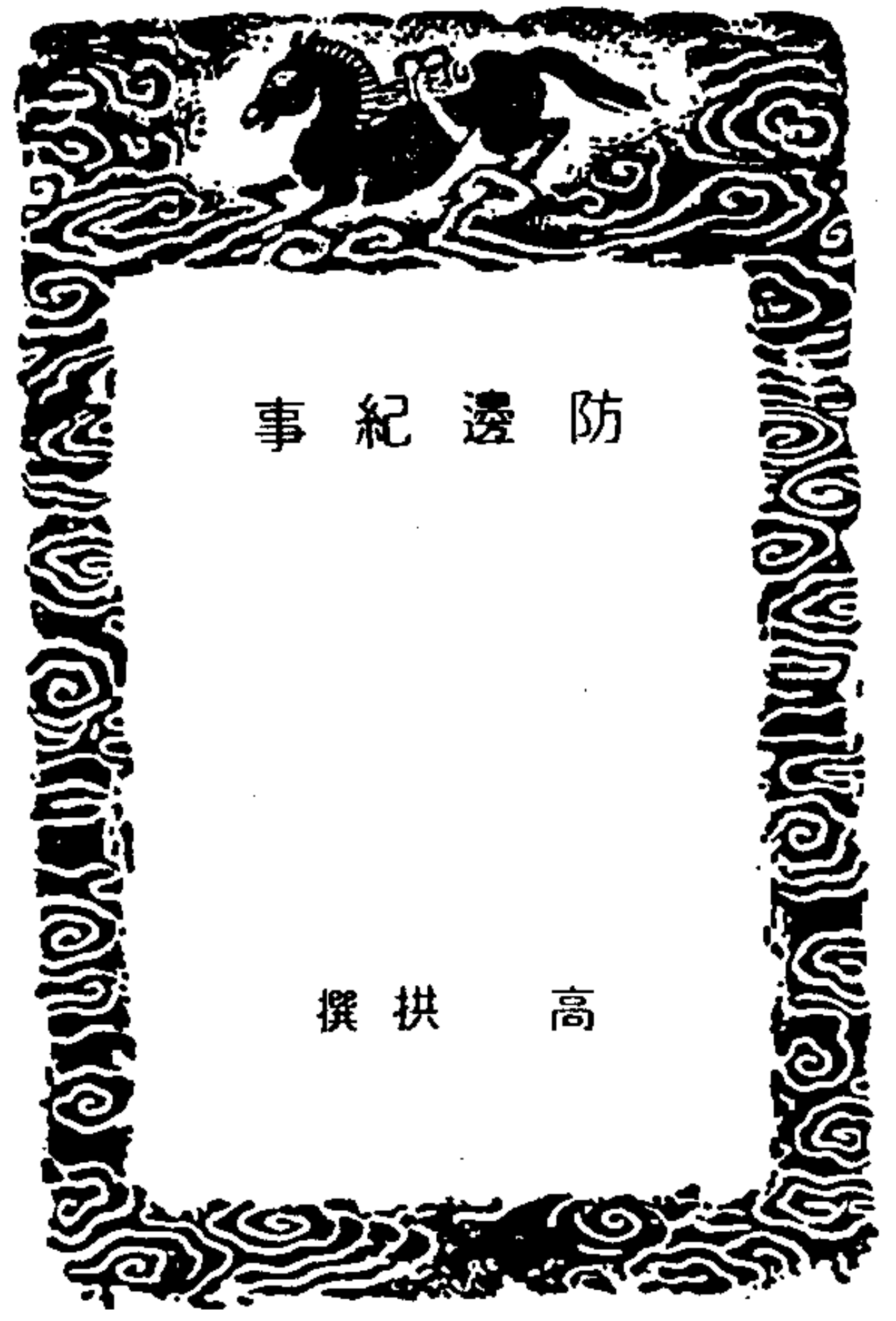
撫安東夷記

撫安東夷記

撫安東夷記

撫安東夷記

撫安東夷記



防邊紀事

高拱撰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邊略序

史稱趙充國破羌還所善浩星賜說曰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以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亦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豈能伐一時事欺明王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生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予每讀至此輒廢卷嘆息以為老臣為國之心乃如此固非淺淺之夫務為形迹者所能識也昔子遠政府僅一年餘值邊徼多故予乃竭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力助勦為固圍計賴

天佑

聖明西虜稽顙稱臣東虜投戈授首貴夷服嶺寇底寧計幸屢効而予已歸且老矣竊伏自念諸所條畫利害關

國事甚大乃不以此時一明其意將何以示後世者遂追憶略述其集嗟乎予豈伐一時事哉亦姑存往迹倘後經略者考焉有裨一二亦老臣為國之心也而何嫌自言哉書凡五卷
萬曆癸巳十月日中玄山人高拱自序

防邊紀事

防邊紀事

高拱

隆慶庚午二月予奉

命還內閣兼理銓務時虜患孔棘邊報日至予乃悉心經畫昕夕弗遑念官大尤緊要鎖鑰非王璽川不可特

奏調之入議處本兵添設贊佐又取督撫數人於內備用又各備兵糧之官明嚴守之職事體稍定奄忽秋至虜方大舉亦既露形予乃議分布備用諸大臣背城列陣有人隨兵督餉有人防衛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三五

山陵有人護守通糧有人俾各鎮督撫諸臣專崇虜剿殺不得牽於內顧又傳勉諸將領作其勇敢冀共收敵愾之功薄冬虜竟弗至初不識謂何豈得趙全因問故則云虜謂知是處有備匪同往昔乃弗入也當是時予經畫頗多乃弗能悉記今惟疏書數紙在焉因錄藏奇中夫虜酋方稽首稱藩塞無烽火警邊之說安所用之然姑存故事或有取於他時云爾

疏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撫大

計疏

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况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為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三五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三五六

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事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為禦臣不意

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充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用乏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為他官不得其人既未必可用而又遷為他官則人無固志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三五六

視為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警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如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

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法歷沙漢是何等苦寒... 險百青萃於前是何等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為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權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為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權使其功名常在人在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好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在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失稱職者常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踴躍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顯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

在上者所深體而

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

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

皇上春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為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為我

皇上早為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為儲養以備他日

之用安機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

聖明裁斷

初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為國忠猷都依擬行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

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為本兵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

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

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於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

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處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真偽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及為參伍之實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三分之一餘員尚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

聖明裁斷

初下臣等施行仍乞

著為令甲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

繼續不至間斷其於邊務所裨必多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者著為令

虜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據前邊總督侍郎譚綸報稱虜情緊急聲言欲犯

古北口黃花鎮等處地方臣等竊思調度兵馬乃

兵部之任其事至大且繁今兵部止有尚書郭乾

一人在任侍郎王遴提兵列營在外翁大立谷中

虛魏學曾俱尚未到任恐勿劇之際一人難以獨

理臣等看得本部右侍郎靳學顏才略恢弘可屬

大計合無暫令協理兵部事務待事寧之日回部

管事其黃花鎮切近

慶慶雖有發去京營并昌平總兵人馬守禦防護尚

屬軍弱節報虜勢甚大臨期或不免再行調取各

枝兵馬既不歸一各該督撫等官隨賊戰剿又恐

難於照顧須得一才望大臣專一經理為使臣等

看得順天府府尹栗永祿忠勇謀猷可當兵革之

任合無加以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

慶慶兵馬再昭大臣受

命必

面思

面辭方敢到任出城行事今事既緊急恐誤時刻或

遇免

朝之日合無令其

廷謝即行不必

面辭庶不耽延誤事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靳學顏着暫協理兵部事栗永祿陞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提督防護慶慶兵馬馬勅與他着上

緊去

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廣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充深者補之等因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為國忠猷都依擬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奉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大理寺卿張紳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栗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

聖明於內
簡用一員陞以部銜候
命下之日令其到任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欽遵行事遺下員缺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即與額設者一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既設之後兵部遂另立協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為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猜嫌殊非體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官今後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先後為序不得仍前爭講禮儀致乖體統至於職掌尤宜預先分定乃得早為之謀不致臨時倉皇尚應故事如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
准事例即於四臣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令在部協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右侍郎三員以一防護
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護守通州漕糧次序有定無相攙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必再行題

防邊紀事

請煩資庶先事既有預備而臨事自可從容等因隆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張紳陞兵部右侍郎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臣惟前邊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騎虜蹂躪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緩撫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既薄志意曠沮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為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為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

國家用人不當為官擇地只當為地擇官今邊方既係緊要而地方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武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為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弘可當大任即由

此為兵備為巡撫為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効為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勿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欲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為一定之說

臣等查得前邊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懷慶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定州五臺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前邊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資俸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敵境必當區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

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聖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宜加意這所議都准行議處邊方又缺正官疏

照得山西等處大同等府澤源州等衙門缺知州等官共一十五員俱應邊有事地方見今秋防在邊正官難以久缺相應作速議處臣等照例推舉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得山西等處澤源州榆社等縣知縣康杜等共一十五員節年考語開稱才力俱優堪以陞調後開衙門候
命下之日本部給憑嚴勒限期移咨兵部馬上差人轉行該撫按衙門催令星夜前去新任管事不許便道回家亦不許枉道謁見上司違者聽各該撫按奏處治緣係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計開擬陞山西大同府澤源州知州一員康朴榆社縣知縣擬陞山西大同府應州知州一員吳守

節聊城縣知縣擬陞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知州一員王學孟平陸縣知縣擬調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知縣一員張恩正博野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五臺縣知縣一員王勛尚丘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知縣一員曲官陽穀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繁峙縣知縣一員任朝臣肅寧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知縣一員張宗信靈壽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朔州馬邑縣知縣一員宗鎰寧陵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蔚州廣靈縣知縣一員韓希龍長山縣知縣擬調山西平遙縣知縣一員崔元吉金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膚施縣知縣一員趙可化東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安縣知縣一員宿金通許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延川縣知縣一員毛儲元石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葭州吳堡縣知縣一員李木恩縣知縣隆慶四年七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

書

與宣王王總督

今歲虜報不一東西各異惟公的有定見如燭照然且屯兵兩界不動既免多費錢糧又得休養兵力於東於西皆可為重誠為得策近稱西有動作當不出公籌略之外佇俟長驅奏功

當宁也古云方叔元老克壯厥猷其在於今非公而誰此時月已漸高東虜尚無的報又值多雨不知究竟何如惟有嚴備不懈是則在我者耳冗劇不悉統容別布

與前邊總督

父勞保障既著壯猷今遇盤根尤微利器願播張

皇之武以收全勝之勳則誠萬里之長城不止北門之鎖鑰矣戮力

王室敢謂同心弘濟時艱特資殊略寸衷佇望尺素布懷不悉

與護守通州副總督

邊關多事正大夫報

國之秋

宸命孔嚴乃臣子勤

王之日特茲勸駕願早發程仰慰

九重之懷俯作三軍之氣捷彼醜虜靖我疆場英雄偉烈豈不昭耀今古哉

與延綏行巡撫

昨過保定聞君官聲甚茂故有此推以為鎖鑰非君不可蓋焉

國家門戶計也然聞君稍過慮恐將士聞而懼懼刑和調豫附之效寡矣願君被襟度以睦將領略文法以撫士卒得其體心乃可致其死力特効忠告願君之垂聽也又西石甚知君並用附白便好同心協力共成

國事也不悉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答趙總兵 時趙方懷憂故有此奇

將軍久在邊境勞苦而功高僕甚知之宜安心為國報効

聖明在上必不負於將軍人回布意不悉

又

君乃多謀敢戰之將故愚每加扶護蓋所以為國也今虜報孔急正君出力報國之時惟勉樹奇勳垂石青史豈不為丈夫哉報人回草此布意不悉

示關寨將

來人稟報具悉聞君整樹人馬已備查有闕志甚

喜房亦人耳我若敢戰彼豈能必得志哉勉之勉之樹有奇勳

國恩果不輕也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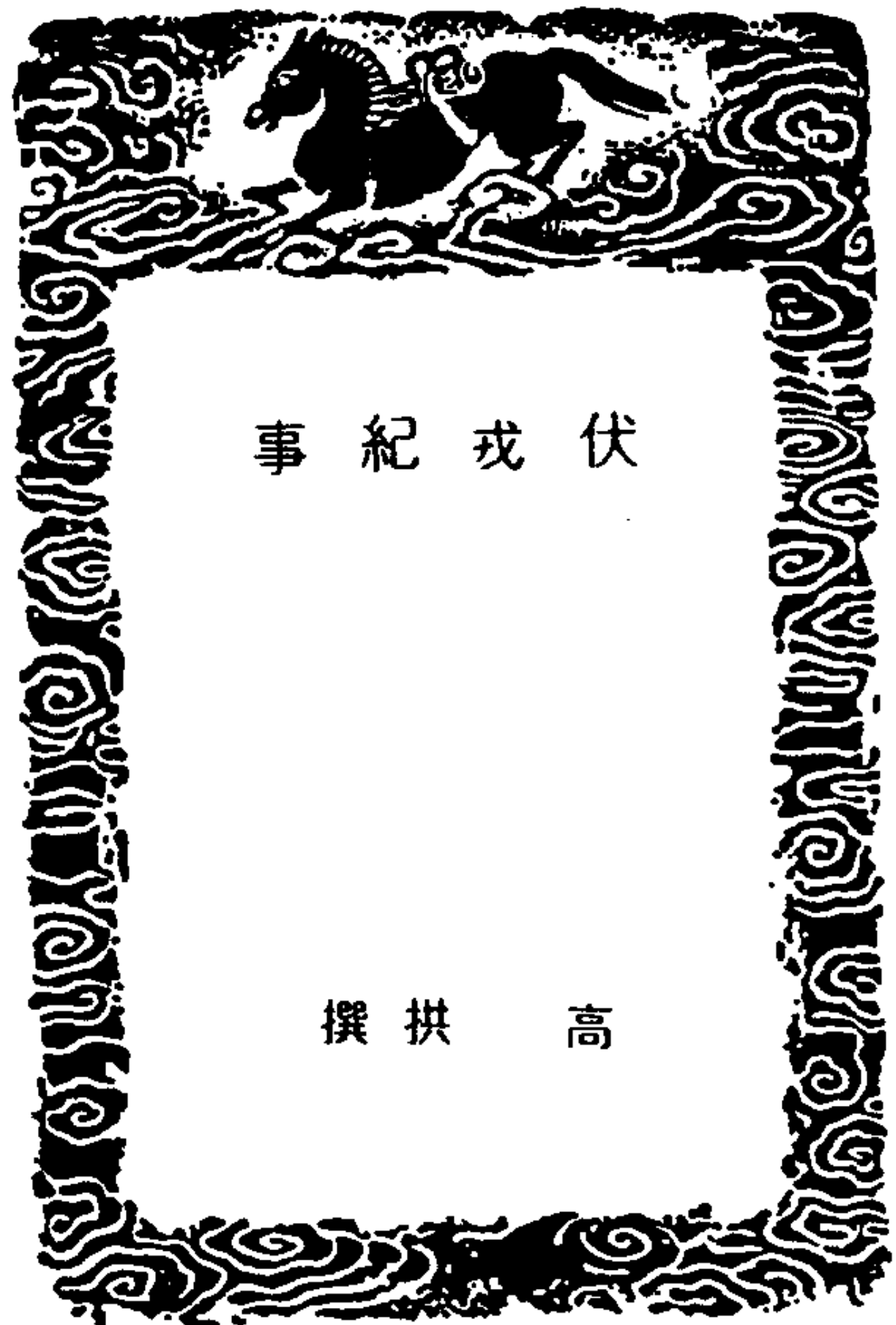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終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防邊紀事一卷

明高拱撰撰於隆慶四年再入內閣兼理吏部時邊事孔棘拱有議添設協理戎政侍郎及議處邊鎮諸疏彙為此書其所條查利害多與明史相合



伏戎紀事

高拱撰

大學士高中玄公伏戎紀事

新鄭 高拱 撰

樞李 高承 校

隆慶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虜把漢那吉來降
惟時宣大總督臣為王公鑑川崇古大同撫臣
為方公金湖達時胥遣官伴具揭帖飛報予曰
今有虜酋俺答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
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以此把憤而逃投向中
伏戎紀事

國譯審是的是識當如何處者且即言易趙全事
予問老酋動靜若何待孫意若何曰老酋愛其
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老酋畏其妻昨那
吉之來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即中國
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孫也予喜曰得策
矣乃復書曰虜酋欺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
皇上盛德所臻亦公明威所格然此中國利機
處須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枕

伏戎紀事

松塞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
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
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為可何也虜人來附吾自
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
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夷狄為市道交豈不見
笑於天下後世故亦未可只宜將把漢那吉厚
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款豎吾中國之富貴
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奶公者既能嫉

伏戎紀事

那吉來降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劫老酋之孫以
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復
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
今日之計苟可以圖老酋者令其密陳計策果
遂所圖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那吉為吾中
國屬夷世受賞資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
如此則彼必心悅為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
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
果擁兵來索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
那吉來降吾知為汝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
感德尚敢言欺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
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擁兵以來能
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
而吾乃可執此以為控制之具况黃台吉素恨
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
各老酋偏愛之無着而老酋之來索也被亦必

伏戎紀事

不肯竭力為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蒙吾得
以喘息為備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
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
歸領其眾仍許以有人敢警汝者吾當助汝圖
之使世受國恩為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
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國名號亦必
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
事善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
安此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愛其孫
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隱
言曰彼久作反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
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諭為之計曰若將趙全
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不然且無計
老酋當必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言
曰觀汝此舉可為誠信今後汝是中國之臣汝
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既是一家汝孫可聽其
伏戎紀事

歸不為彼此則是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
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為質當以他日之與
為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縱彼不縛以獻則趙
全等必不自安攜二當自此始吾乃再用計圖
之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
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應之乃
為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宜如此且看動靜何
如當再有處是時張公鳳翥四維為吏部侍郎

鳳磐者鑑川甥也予乃語鳳磐曰此事關係重大須處得機宜乃可不者且難收拾今若果如來人言老酋愛孫甚欲得之急則吾方可厚待寵異之持為撓制之具倘所言未的那吉非老首所愛怒其逃而殺之不恤也當別作計較於是而寵異之反為所笑至於易趙全等本自善計果得全便可因計散板升之眾但今即以爲言恐事未必諧吾先失着必須真得虜情乃可

五

如此爲也此書中意未盡者幸轉語尊舅氏鳳磐曰諾蓋詞是每計事不及書者必托諸鳳磐多不能悉記云乃鑑川得虜情的遂以其事聞並陳處置之策謂宜假那吉以冠服示優厚以榮老酋之心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本兵部公乾聞懼惴惴不敢出語又有少司馬谷公中虛者從旁尼之恐之以禍俾勿從議迄不定予乃力主總督議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題覆得

穆宗皇帝聖旨這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恤把漢那吉且與做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品賞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綏養候旨另用其制虜機宜着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處置務要停當是時俺答聽趙全等唆誘業擁兵駐邊爲索孫計並調黃台吉兵至遠近惶惶訛言四起宜大按臣姚公繼可遂奏劾督撫總副等官人心益懼予爲題覆日該巡按御史

伏戎紀事

姚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初一日虜賊二萬餘騎自平虜入境殺擄人畜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賊逼鎮城慌忙無計謀出下策隨差旗牌翼喜通事土忽智直入虜營見黃台吉說稱我太師叫這邊差一人去城上答話黃首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頂上密行詳審稿賞送回又授謀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黃首果起營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將領等官有

臨敵而僥倖苟免者有畏敵而觀望不進者事跡昭然通應併究乞將平虜參將劉廷王候賊退事定之日究問大同總兵官馬芳行令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行罷斥總督王崇古免究仍行戒諭逐賊出境以靖地方奉
聖旨吏兵二部知道除馬芳劉廷王等兵部議覆王崇古免究俱無容再議外爲照方逢時年力精強才猷敏練邊方允賴輿論共推今指其

致款曲於虜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患於宣鎮又無知見之人况虜酋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臨機設策之日夷情既不可盡洩秘計亦難即自明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成自難道其罪如於國有益自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謀未諧而輒易之又就爲善其後合候命下行令方逢時照舊安心供職務要協贊總督奮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

伏戎紀事

爲全國不可偏泥已見有疎未然之防亦不可惑沮人言坐失垂成之績通待事完奏請取自上裁庶人心不搖邊事有濟得
旨方逢時着照舊供職予乃復召職方郎中王緝語之曰虜酋所爲擁衆近邊者以孫故即據按臣言在十月朔伊孫尚未處分彼固未知也今命已下總督者方在處分彼若聞之當自退且今冬寒水凍草枯安能久住得逞只行令督撫嚴加隄備安心處分便了一二日間當得消息正不可輒自周章先爲撓阻致乖事機本兵如指覆行之於是督撫諸官皆安得悉心計事督撫先既得優處那吉之

旨乃即遣通丁鮑崇德直入虜營宣諭仍書宣論詞語一通給付之崇德見俺答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給賜官服之恩而責問伊令黃台吉入犯之罪及告以趙全等叛逆犯法搆亂伊父子祖孫之情並許以執叛納款可得伊孫之

理開示順逆曉譬禍福俺答尚疑不信崇德乃出所賞宣諭詞語示之俺答乃大喜而屏去左右語崇德曰我本意欲進貢來都是丘富趙全到邊哄我該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廝殺不得安生今天使我孫投順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國有道悔我前日所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執

伏戎紀事

獻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表一王子
掌管北邊各酋長誰敢不服再與我鑿鑄布等
物爲生我永不取犯邊搶殺年年進貢將來我
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致
不服隨遣夷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撫審覈得
實乃備上其事得

旨虞首既輸誠哀懇且願執叛來獻其見恭順
伊孫准遣還仍賞絛段四表裏布一百疋其乞

封進貢一節着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蓋
十一月十三日也予乃語賚奏者曰那吉是三

品官可用緋袍金帶褐蓋朱旗鼓吹送之去且
傳語俺答道我說來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

尋常着俺答好生看待不許作賤他當是時俺
答已將趙全李自馨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

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獲十九日送入邊矣督
撫得遣還

伏戎紀事
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還老酋既得孫而又

見榮耀乃如此相持感泣兩嚮脫胡帽崩角稽
首無已蓋虜拜天則脫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貢

益切鑑川以書報予且議所以封貢者暨趙全
等行刑所予呼其使至閣諭之曰趙全等叛逆

多年勾引虜賊入犯殺擄人民攻陷城堡罪惡
滔天

先帝懸高爵重賞購求不得今既得之必當獻

伏戎紀事

併於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
多而訛言更甚多若在邊行刑則今日殺了趙
全明日就是假的將曰彼趙全何可得者乃假
他人作趙全欺朝廷耳當是時而欲以真趙全
示人可得乎即恐途有疎虞只防備加嚴便了
彼在虜尚可縛來乃今防其逃乎遂貽書鑑川
曰僕抱病神思慵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
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封貢遣還一時而舉似

於國體尤爲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
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

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
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爲國之赤忠謀事之苦

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爲完美不
然

明旨既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
不克終則

明旨無着甚不可者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
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

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
而又得公在事威信既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

使國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
之功而誰也招降懲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被

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
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

伏戎紀事

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爲國之心敢謂
與張仲同豈肯間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
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虞也阿
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千戶若遣之還恐老
酋甘心此人不惟有傷事體而歸降之人不能
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酋既得
封貢成一家矣於是將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
害他庶乎其可况留此一人則亦可以時問虜

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
吾之利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

請於
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僕病

愈纏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布惟公裁
之於是督撫乃以趙全等并先獲張彥文九人

者檻送京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方送法司時
伏戎紀事

予還同官至射所面審之七人者皆無言惟趙
全李自馨有言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

不能明者全一言即明之果曉然異常予問全
曰我要奏朝廷寬汝死令汝報効能否曰能予

曰汝爲俺答腹心年久安保無他全曰小的在
虜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

又每以衣服飲食器用珍奇之物常常供奉我
孝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爲他一箇孩子將我等

伏戎紀事

縛縛而來不如蒿草無思至此我恨不得食其肉尚可見面乎予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曰兵貴精不貴多將不在勇兵多累贅不用少輕健耳予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予因思曰虜得吾人即用之知吾虛實而入犯每得利吾得虜人乃即殺之反為彼滅口非計今誠宜奏於上姑緩全等死拳以美食好衣而明告之曰今欲用汝報効然無使用之理必是汝等伏戎紀事

盡說虜情各獻破虜計待汝言果効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虜情即以問之則吾可以得虜中虛實而即以制之不有愈於夜不收偵探無實者乎因又思曰中朝議尚洶洶封貢事尚未行今刑章未正為此出奇事恐又惹紛亂有妨後着不如已之而活口幸在乃不得一盡虜情亦可惜也

伏戎紀事

一人守一因隔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閣老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言果有驗乃可用之不然汝負大罪可便用耶因問以虜之所長者何所短者何其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領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各若干某強某弱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纖息動靜皆問之日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者如今行之囚甚悅各盡其說

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虜情甚悉至今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官奏告郊廟臨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乃加恩內外大小有功諸臣陞賚有差於是鑑川王公疏言封貢事詔下兵部議特眾論洶洶愈甚言官各上議鑑川且被排擊人為之危予力左右護持之兵部覆仍令該鎮再議鑑川肩任愈力不為沮與該鎮諸臣仍執前議上兵部又覆令五府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各有異辭卒依違難定得旨這事情重大所議未見停當還再詳議來說予計此至廢寢食因念曰虜人候命久不得或生變而人情乃如此則究竟謂何乃令中書官檢出內閣所藏成祖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間勅諭之詳詳賚錫之隆厚纖悉皆備乃召職方郎中王緝至伏戎紀事

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當議事之臣人乃始知

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眾議公言之曰今所為紛紛者動以宋氏講和為辭不知宋弱虜強宋求於虜故為講和今虜納貢稱臣南嚮稽顙而吾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謂和又動以先帝禁馬市為辭不知先帝所禁者官與之市而仇鸞為奸者也然遼

東不互市乎今正如遼東例與民互市耳何謂馬市之禁又動以虜必渝盟為辭虜往累歲內犯直至近郊殘毒為甚豈皆封貢致之哉縱使渝盟不過如往歲之入犯而已矣而又能加乎然少亦當有三五年安則是數年之後纔如往年耳而今且得享息乘暇修吾戰守之備備既修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即叛固無妨也獨奈何舍此不計而徒為紛紛乎虜伏戎紀事

數十年犯我無狀甚矣然竟無如之何今稱臣納貢叩頭謝歲亦可以伸吾君父之威獨奈何不敢勝消而畏懼之至此乎且議也者可否參者也使事本非而皆以為非是何愚者之多也使事本非而皆以為非是何智者之多也今議事之臣紛紛然者豈皆審究利害為國謀哉徒見事體重大故發言相左恐後有不諳者則以為莫道不曾說來以是推諉而已豈其本心然乎且吾豈不懼禍哉乃獨如國事何蓋反覆萬言中朝悉聞之於是兵部見勢不容已乃如總督議覆上得旨這事情你每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於是禮部以封爵請得旨俺答封順義王寫勅與他還賞大紅五絲紵絲蟒衣一襲絲段八表裏蓋三月二十八日也而旋又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

賞大紅紵絲獅子服一襲絲段四表裏與之勅
餘指揮千百戶六十三員時貢市議尚紛紛而
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鑑川書來計事予答
之曰來論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
他議者一可從而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
以印使其相傳為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
廣鍋不用游錫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
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為諸親乞賞所宜給
之然須議為定數每歲為常以後不得再行添
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而有議者也至於
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僑首之
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稍有形迹
即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
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
渝盟之時必以為慶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
失策此可不豫為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豔利
伏戎紀事

伏戎紀事

順伏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為吾只加厚請首而
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
不以一言相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有無意思
掃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
在我自可以制馭諸酋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
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
為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願吾全
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願有背吾則
伏戎紀事

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
天道尊中國戒殺為善即往西天做我佛如來
豈不快哉蓋願義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
就之僧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
見證中有弊端耳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
虜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
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如
前所為如此即願義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
家待之也時撫賞議未定黃首又欲帶二婦人
入居山後伊親屬夷處鑑川書來計事予答之
曰虜人性本貪婪惟利是視誘之以利即死命
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借此小費已
每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既明當無苛責
者也各院出納之吝公還當曉諭之財固不可
浪費然營濟事處却從因循則留之又何所用
况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利太多前已
伏戎紀事

伏戎紀事

不難哉故愚以為此宜厚賞而遣之還不必拘之可也時宣鎮撫臣吳公環洲兌新開府來議邊事予答之曰處虜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論為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庭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為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為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已其機在已宋人不得伏戎紀事

已而求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豢之而已何以謂和哉又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為有助而公為國之忠謀國之智皆可其見豈不亦雄傑也哉又書來計事予答之曰防虜事宜委曲詳悉具見留心之密鍋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鍋既利其用而不可以為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夷宜有定數以後不得加損為當印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是虜使之入還須議處停當該部即覆本矣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任其颺去彼如不貢吾亦不市以示絕之之意却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

之喪禮恩周備直待彼自求我乃始容之斯為得策若恐其不來遂加委曲則不惟為老婦所輕而諸酋皆輕我矣况諸酋皆順而此婦獨何能為僕已將此意告之鑑川不知近日事體果何如也又車夷有通去者按臣姚指以為言環洲書來計事予答之曰車夷原不甚關輕重去者亦不多人而張大若此蓋不惟武弁好妄報而監察者亦好言然又不惟監察者好甚言而本兵亦好支吾了事天下事何由濟也僕已與本兵言只着督撫議處既覆得旨矣虜之貪得如天之逐臭只委之以利無不可餌而制之者正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間也此意亦每與司農及言官道之此後當亦不為苦計前又曾與鑑川書言開市時須禁吾軍民不得欺虜多得其利如此則不惟虜獲利多而又見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伏戎紀事

利惜小費必不能濟大事今只以公意為之僕當力主於內必不至為人所撓也又以十二事來計予答之曰來諭虜情十二端其中可從者六不可從者六以愚計之其所謂可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夷宜稍從優厚如遂開報人數議明賞格則彼初尚知恩以後遂為定例持券以索亦只視為故事誠不如且為活法有無

多寡視彼恭順何如隨時處之則或伸或縮機常在我恩且不測甚可以運吾鼓舞之權似為也然今在公則可若他日無善處之人不能勸酌非聚吾惠必失虜心事有乖張弊且百出則又不如議為賞格之可常此當審處者也其四則公之議皆是矣其所謂不可從者有一亦通得蓋鍋釜彼所必用嚴禁為難若如前議量與廣鍋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虜人之望而亦以止中朝之紛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惟所行也時套虜吉能亦款塞乞封貢三邊總督戴才上其事謂宜封貢而不宜互市意有異同得

旨才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却乃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且不究還着作速從實議來不許含糊誤事授官通貢依擬予乃胎總督書曰貢市一節公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為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熟計之於是兵部議上吉能封貢事得旨這各夷官職都依擬吉能還賞大紅紵絲衣

一襲綵段四末裏寫勅與他蓋吉能官都督同知而其餘指揮僉事者八千戶者十二百戶者六繼而三邊總督議互市疏至如宜大例上乃允之而邊事協一矣於是俺答率諸酋長上表謝恩貢上馬三十銀鞍一

嘉納祭告郊廟而賞俺答大紅白纓紵絲木一襲綵段八表裏吉能等賞如宜大例於是俺答又擒叛逆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十八人來獻得

旨俺答執逆來降誠順可嘉賞銀三十兩綵段四表裏至是三鎮市竣鑑川乃上疏叙內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為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拱竭忠體國用夏變夷功當首叙宜厚加陞賞世廕

上發閣擬票予乃具揭辭免上不從下御札必欲加恩予乃具疏辭曰該兵

部題稱三鎮貢市事完擬加恩有功人員首叙臣等贊襄微勞擬厚加陞賞世廕伏蒙發下擬票臣等隨具揭辭免節奉御札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脞擬旨來欽此臣等聞命不勝感戴不勝惶懼夫虜酋奉貢稱藩誠古今希曠之事然乃

皇上盛德孚格神武布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貪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未敢明其意方茲事

伏戎紀事

之始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不同幾方合而忽奪其成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欲擬却那吉之降則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又傳笑於四方欲擬拒俺答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患可徵也而恐又結禍於他日臣等用是殫精悉慮仰贊宸謨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為國之心即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

皇天鑒臨伏戎紀事

聖主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即今封貢互市皆已竣事三藩晏然曾無一矢之警境土免於蹂躪生民免於皮劉客兵不調幣藏不發即邊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即胡利之入不下數十萬縱使虜酋明歲輒渝盟而我中國今歲之利亦已多矣有尊而無辱有益而無損既昭然矣蓋至是而事理始見臣等為國之心始得少償夫既得償為國之心則臣等志願已畢不

管萬萬足矣而又何望乎即臣等夙夜圖畫不無少效微勞然備員輔弼乃職分當然所以仰報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遂因以冒叨陞脞寔所未敢此臣等懇懇血誠鬼神照察非敢有矯飾也伏望皇上俯垂昭鑒特允辭免則不惟愚分獲安而臣等為國初心亦可以白原非有所為也疏奏

上見予意懇有旨卿等所奏准辭還各賜銀五十兩半牛衣一

幾於是予伏自念曰吾所為力贊成封貢者意固有在也今封貢已成乃不一明吾意則封貢其謂何遂上疏曰具官臣拱謹奏為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臣等竊惟來者不拒帝王馭夷之方志戰則危聖人保邦之訓頃者北虜俺答率眾款塞藉藉稱臣奉貢闕下數月之間三藩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觀之事而今有之實我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民所以

懽忻忭舞戴頌於罔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發言盈庭而臣等獨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達其願則狂顧反噬為中國計惟當順所利而

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昔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賞資與互市之利耳而邊吏倉卒不知所策廟堂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忿憤自此擁衆大舉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

止邊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
調遣中原亦且敵矣此則在歲失計之明驗也
今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朝廷處置得宜
彼遂感恩慕義請貢稱藩是天以安撫之機授
我也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為美而
可以息境上之蹂躪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
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
得以安此其一焉國家時當金盛自可以鎮馭

伏戎紀事

四夷况彼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
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
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
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威德於四海
也故直受而封錫之典示與圖之無外可以見
榮獲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
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
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
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以來

先帝常切此顧之憂屢下詔諭修舉邊務然勞
力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支吾
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為隨經殘
擾方尺寸之未成忍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
所積累以就一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虜既效
順受吾封爵則邊境必且無事正欲趁此閑暇
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

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
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
沈幾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
叛服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
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
有三五年寧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
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
若尋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
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虜狂故態必難再
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
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既皆驗於行
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是在
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
承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為長治
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制禦之微
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戒之
慮沿習故套博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
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
備寢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
未得而已博其害虜未制而反制於虜所謂病
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
忠他日番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直
明言者也伏望勅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
諸臣務要趁此閑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

伏戎紀事

實整頓有當改絃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
因循自誤仍乞賜勅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
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
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
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
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
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
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
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場多壘欲為而不
得則其無功猶可恕也今既無事可以為矣而
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君僨事之罪又
何可以恕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
元氣日壯廟堂得坐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
庥臣等區區謀國之忠亦可以有終矣邊方幸
甚天下幸甚奏上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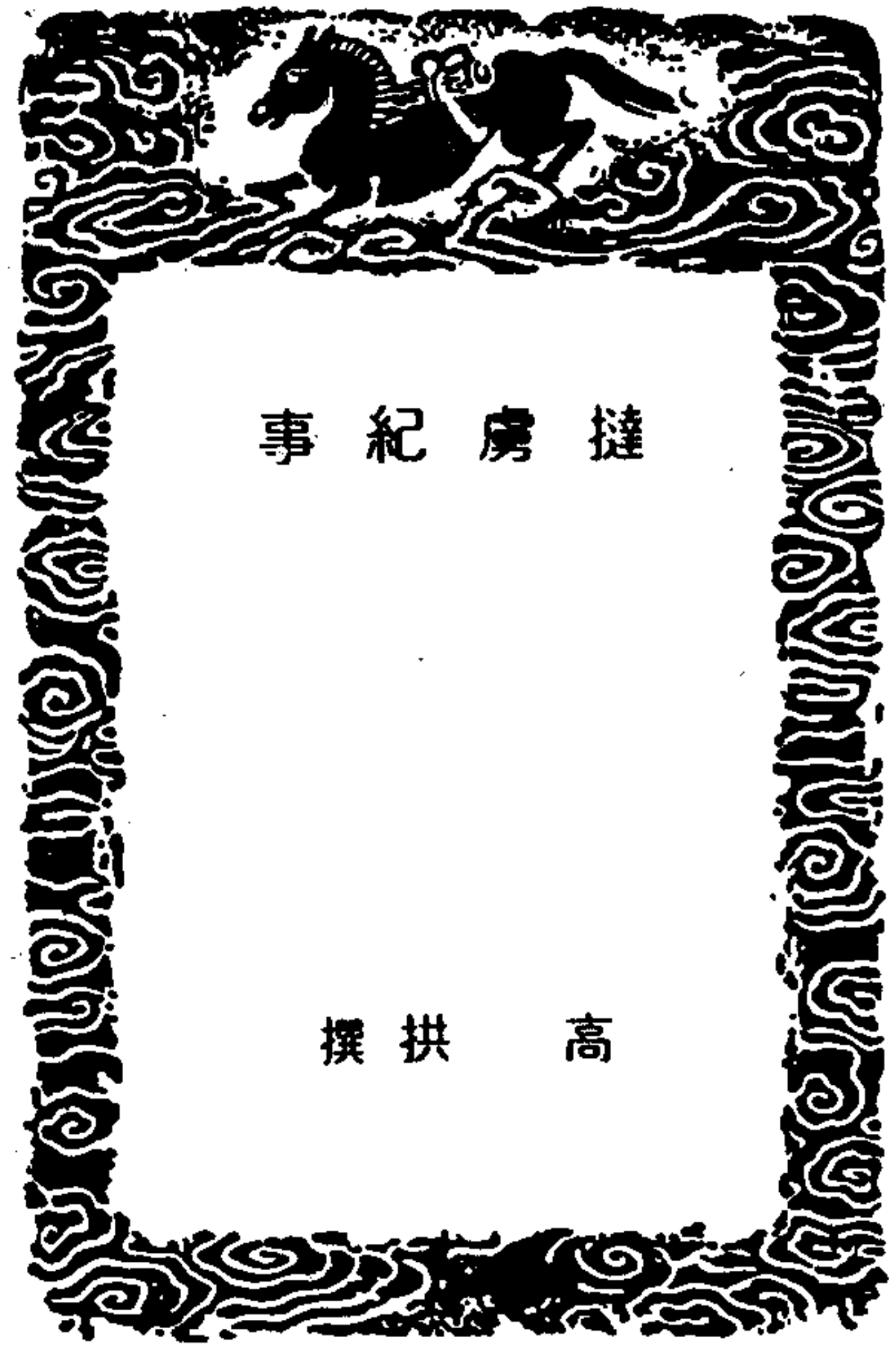
見為國深遠忠誠着兵部看議來行於是兵部
覆皆如議時又有吉索史夷事督撫以報予各
答之書曰黃酋索史大官來見僕反覆思之必
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
遲不受封賞物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
為無賴之狀以挑我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
也史吾屬夷久為吾用而不能護庇是示弱
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市不足為罕示

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為恩目前之惡雖
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
况俺答既以心服昆都吉能既以帖伏黃首一
枝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即逞也吾以全力應之
又何所畏不趁此時處箇定帖將來諸酋或有
起他心者而此酋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
必與之惡做只以理論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彼
如不俊吾亦不理彼如無狀我即明言與絕彼
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眾與之決戰孤難摧之
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我乃施以不測之恩又
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
莫可以窺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
者亦氣舒心感懼為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大
抵欲堅虜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
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
乃不棄况眾既歸一人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
伏戎紀事

伏戎紀事

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奪豈
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許
其搶奪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
矣又寧夏撫臣羅公鳳翔奏欲給虜官俸鑑川
為言予答之書曰虜情詳悉為感為慰此開
暇亟修內備待內備既充則伸縮在我虜不足
計矣惟公留神且虜本非吾族類封貢市乃是
羈縻之計而初則人甚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
伏戎紀事

伏戎紀事一卷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拱在內閣時值
諸達之孫巴罕爾吉原作把漢那吉今改正率眾來降拱決
策賜諸達內附且定封貢互市諸約因記其前後
本末為此書考之明史巴罕爾吉既降總督王崇
古上言發給官爵俸餼飾與馬以示諸達諸達
急則使歸送諸帳不聽即賜誅巴罕爾吉之又不
然因而撫納據此則封巴罕爾吉以賜諸達乃崇古先
主其計拱第力贊成之而此書乃謂已先定計遣
欽定四庫全書
崇古使之奉行與史不合又明史本紀謂高拱
不及居正亦可見拱之矜功自伐其所紀未足盡
述也



捷虜紀事

高拱撰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捷虜紀事

邊略三

高拱

國家九邊皆鄰虜在宣大山西則有俺答諸部在陝西三邊則有吉能諸部在薊遼則有土蠻諸部西馳東騫擾我疆場迄無寧歲辛未俺答率老把都兒黃吉台暨吉能等稽顙稱臣納貢於是七鎮咸寧獨土蠻強猶昔建州諸夷與之聲勢相倚時為邊患惟遼東畿輔左臂巡撫之任寔兼軍務尤在得人會撫臣去子思代者議欲用副使張學顏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或曰未聞時譽予曰此人卓犖儻時眼不能識置諸盤錯利器當見會侍郎魏確菴至于因問曰遼東撫臣去誰可代者確菴思良久曰有張學顏者可予曰得之矣公知人哉遂擬上

詔允之於是張乃履任才既不羣權又不次遂慨然有吞胡之志先是子因西虜臣伏題請整飭邊備下勅各邊督撫諸臣乘時修戰守之具訓練兵馬務皆精壯哨探虜情務得的確調遣應援務中機宜俾禦虜之策萬全無遺云云張遵行惟謹經畫周詳

號令明肅而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輸忠為國者張乃與同心協力日為計至冬十一月建夷汪

任等聚精兵六千餘將入犯偵至成梁即整兵馬設方略列陣以待次日虜入勢甚盛成梁迎敵身

先士卒力戰虜見我兵多又精銳非常時比也戰不數合遂披靡我氣愈振無不一當百會兵四合

虜前後受敵首尾不相顧大敗當陣斬首數多殘傷餘賊棄馬騰山穿林奔去成梁乃乘勝長驅直

抵其巢穴各寨賊齊力拒戰我軍各用銃砲四面攻圍奪壘殺傷更多遂還師計斬首虜五百八十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二

有八斬首首犯兒太寧公提二人獲達馬六百餘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夷器無算陣亡軍士八名射死官馬二十二匹

國制斬虜首至百一十者為大功宣捷稱

賀茲當五倍而餘於是總督臣劉應節撫臣張學顏以捷聞並敘各有功官役

詔下兵部議兵部奏曰虜首汪任等敢於深冬冰凍之時糾眾入犯勢甚猖獗總兵官李成梁督率官

兵効死血戰始而夾剿前鋒終而直搗巢穴斬首近六百之多計功踰五捷之外且斬有首首二人

奪有明甲二百餘副夷馬六百餘匹其餘夷器甚多官軍損傷甚少不惟近而土蠻見之寒心亦且

遠而俺答聞之喪膽茲惟大捷允謂無前皆賴我皇上天威震疊

神武布昭嘉納輔臣之議特頒勅諭督責邊臣盡心防禦以故一時文武諸臣仰承

廟筭委身奮志立有奇功誠宜行令禮部行欽天監擇日鴻臚寺具儀於早

朝時將差來人員引至御前宣捷稱

和全勇利卷之五十四

賀以揚我

皇上中興之大烈

詔允行之兵部乃又奏曰據總兵官李成梁稱總督侍郎劉應節履行戒嚴之令巡撫都御史張學顏

大申薄伐之威又該總督撫鎮官俱稱大學士高某某具題練兵馬整器械等諸事又請頒

勅諭責令臣等將一應戰守事宜着實整理定廟諱於密勿之中收庸功於邊陲之上各一節為照

自遼東以至甘肅九邊皆與虜隣我太祖驅逐於前我

成祖犁庭於後雖

天威震疊如雷如雷然二百年間竟不免侵軼之擾甚至攻陷邊城踐踏畿甸梟兇之司時無停積封

疆之吏日事奔馳固未有若今隆慶五年之全盛者在西虜則納款稱臣絕無烟塵之警錢糧節省

者不贊生靈保全者無美于羽之舞真再見於虞廷在東虜則斬首六百幾於巢穴之空誠其名王

二奪其甲馬千數捷伐之威殊有光於周雅仰惟皇上聖德神功出自

天授上增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二祖之光下垂萬世之憲臣等淺昧何所榆揚但一時諸臣幼有助勞理當甄錄在內則如大學士高

某某池上慶龍機務運諸掌中願敘虜情如在目中定貢市於西陲善謀善斷授方略於東服

至再至三竟成偃武之休茂者乎胡之績向雖連章辭免出自中誠今當懋賞式頒是關彙典軍功

難掩公論久虛仍當併論以示

渥恩在外則如總督侍郎劉應節威揚關外猷壯師中者豐功於三韓決勝美於千里法當首論巡撫都御史張學顏銳志籌邊實心任事功收三捷雖

總兵効命之忠謀出萬全威巡撫發縱之力法當
同論至於總兵官李成梁名騰九塞勇冠二軍血
戰全勝之略數十年來罕有其儔功本殊常恩當
破格其餘文武各官既該督撫官敘論前來臣等
逐一參詳俱屬允當合候

命下將高某特加陞賞仍與世廕劉應節張學顏
同加陞賞李成梁厚加陞賞仍超廕其子以示優
異其餘各官均宜加恩以旌有功奏上

發閣擬票予乃分別功次擬劉應節陞俸一級賞銀
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李成梁陞署都督同知廕一
子正千戶世襲張學顏陞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
運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各加恩有差而
閣臣思獨不擬票具揭辭免

上既允諸所擬而
手札諭令擬初加內閣恩予乃具疏辭曰先因西虜
貢市事完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首及臣等擬加
陞廕臣等未敢擬票具出辭免伏奉

御札邊境輯寧等營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此
臣等復具疏辭免乃蒙
俞允茲因遼左大捷又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又首
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又未敢擬票具揭辭免復

奉
御札卿等運籌制虜功當首論宜加陞廕擬初來行
欽此疊荷

溫綸
恩眷隆厚臣等不勝感戴但臣等備位台司謬蒙
皇上心膂之托竭忠効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言功
伏望

皇上特賜停寢容臣等照舊供職以圖報稱斯於愚
分獲安所有

臣等伏望
皇上特賜停寢容臣等照舊供職以圖報稱斯於愚
分獲安所有

初旨仍未敢擬臣等無任戰慄之至得
旨卿等宜承朕眷還擬初來欽此予又具疏辭免
上又不允而下

手勅吏兵部竟加恩焉予又具疏辭曰先因遼左大
捷該兵部題敘有功官員首及臣等謂西虜率眾
歸降東虜大加挫衄成出臣等籌畫宜厚加陞賞
世廕等因伏蒙

發下擬票臣等即具揭辭免未蒙
俞允即又具揭辭免又未蒙
俞允茲於正月初四日准吏兵部咨欽奉

勅諭輔臣高拱張居正運籌制虜茂著忠勳茲特加
恩拱加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給與應得誥命
居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餘官俱如舊還各廕一
子錦承衛正千戶世襲如勅奉行欽此臣等聞

命震惶罔知攸措謹據衷懷備陳
宸嚴竊惟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所建立則為
功如調度兵糧發縱指示以保固邊疆督撫之職
也躬擐甲胄率士卒戰則為戰守則為守將帥之
職也若乃經略得宜處置款順戰陣克捷邊境肅
寧則其功焉何者其所職在此也至如臣等之職

果安在哉
國朝設置閣臣初止備問代言而已後乃隆以等階
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之臣上佐
萬幾無專職而其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和紀綱
振飭百官奉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兵
強財足四夷咸賓然後其職乃盡盡其職乃可言
功今水旱時聞漕渠未利紀綱之廢弛者未盡修
復官寮之縱肆者未盡汰清移庶尚爾流離風俗
尚爾薄惡

督彙告匱行五不充諸如此者皆是臣等普襄副效

瘵曠之罪是多即西虜歸降東虜挫衄不無籌畫
微勞然按之職分總萬分之一曾不足以補罪而
敢言功乎臣等受

皇上心膂之寄且屢荷
溫綸迄
加恩渥寔感徹心骨安敢矯激沽名有孤
聖眷顧其理本如此而臣等表率百寮其自處之理
本當如此故敢不避煩瑣懇切陳情伏望

聖慈俯鑒愚悃
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待罪供職勉圖報稱則不惟
事理得當而昌明之咎臣等亦可以免斯為幸大
矣冒干

天威不勝戰慄祈
請之至得
旨卿等功在社稷宜承恩眷勿再因辭予乃始拜
命先是張書來報捷且稱任尚淺辭免加恩甚力予
答之曰出塞大捷數十年所未有者非公壯猷何
以致此

上覽奏喜動
天顏且示恩於西而又立威於東
國勢乃益強矣便當

奉
旨宣捷策勳昭示中外公安得辭也時成梁屢有
勳於予見其忠勇奮勵恐恃強輕敵乃貽張書曰
李帥威聲大著誠為可喜然從此須當自慎倘恃
勝輕事則有不宜公幸代僕一告之亦愛助之意
也時士蠻乘我用兵後謀入犯亦既露形張書來
計事于答之曰大捷策勳已有

成命今士蠻謀犯既云露形則防備宜周仍期一捷
斯

國威益振蓋士蠻自謂強於東虜故敢乘吾戰勝解

臣等伏望
皇上特賜停寢容臣等照舊供職以圖報稱斯於愚
分獲安所有

嚴而窺伺之以為吾氣且驕吾力且疲而因遂可
以得志也今須整棚人馬愈加奮勵彼出吾不意
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斲則西北諸酋皆落膽
矣李亦有揭至子荅之曰將軍逐虜長驅有此大
捷可謂奇偉丈夫

聖主褒功恩禮隆厚豈人之所易得哉今土蠻謀犯
亦既露形須再得一大挫則

國威益振是在將軍奮力耳然須慎重計出萬全乃
可會前鎮總兵官戚繼光亦有揭至子荅之曰今
歲前鎮軍體較之往時關係尤為重大何也西虜
新附而東虜尚然內窺若遂得志則有以陰啓西
虜驕心雖得貢市不足為罕也必須大加一挫則
不惟此虜寒心而西虜亦皆知畏貢市乃可永焉
况西虜不動則東虜無援吾無西憂則得以專力
於東以防秋之全力專用於失援之虜若再不得
一勝則天下之事更無可為豈惟將軍之辱而愚
亦無面目立於

廟堂矣乃土蠻亦竟不入

廣信府同知鄒 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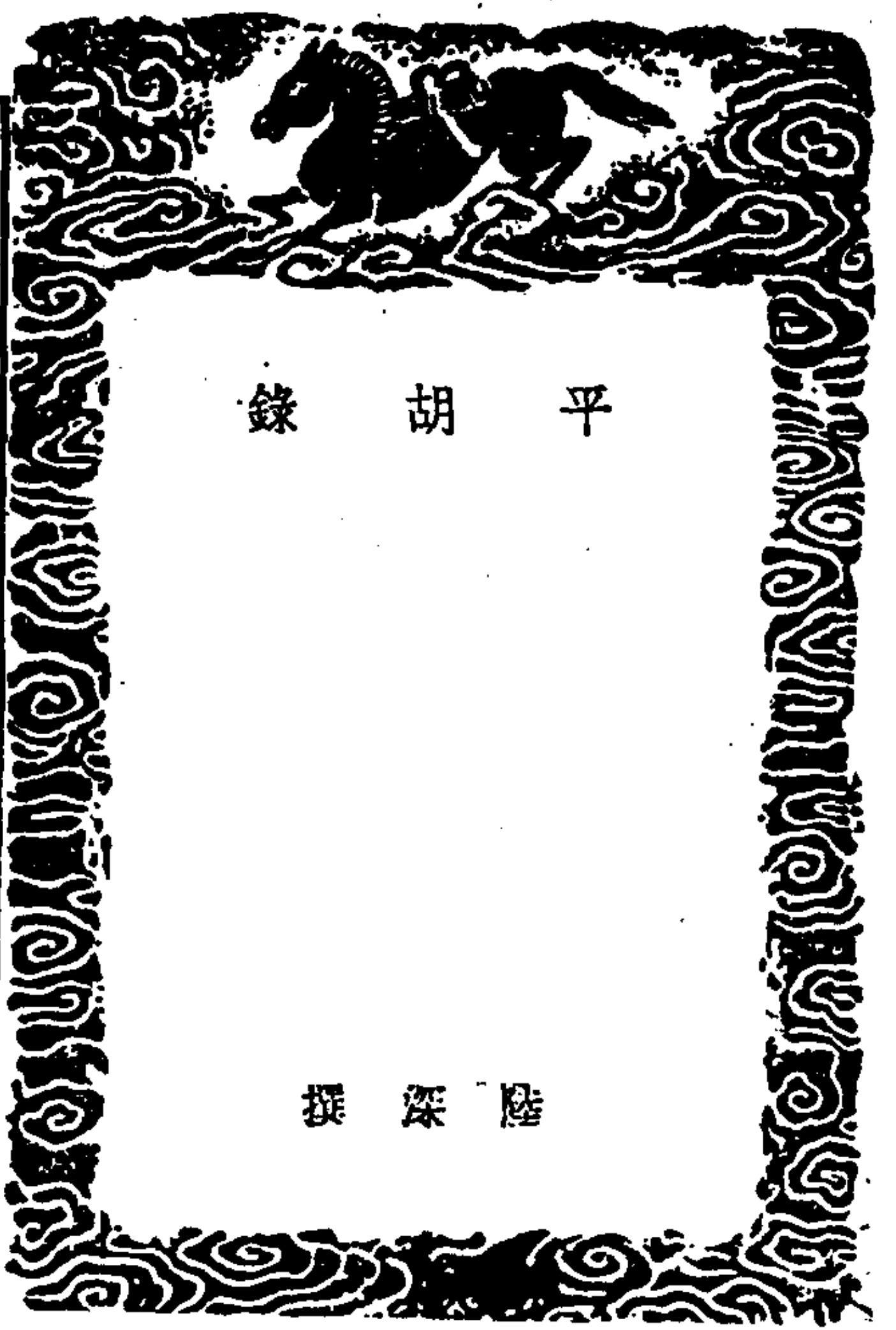
推官方 重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平胡錄

陸深撰

平胡錄

雲間陸深著

嗚呼元政不綱久矣其亂亡之成實自順帝帝之至元二年丙子廣東朱光卿河南孫胡首難光卿增城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眾作亂國號大金改元赤符特惠州民蕭秀卿亦稱兵與光卿合據潮州人以燒香或象作亂於信陽州破歸德鹿邑蔡陳州也於本國時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眾作亂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四年戊寅漳州南勝縣人李志甫作亂圍州城殺守將胡思監袁州人周子旺作亂

稱周王政年號亦敗滅五年已卯杞縣人范孟殺河南平章燕訪官謀拒黃河作亂官軍討誅之又明年辛巳改至正元年冬湖廣燕南山東兵皆起道州人蔣丙何仁稱順天王而兵起者至三百餘處矣至丙戌六年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人吳天保起殺湖廣右丞沙剌班至六年冬丁亥冬則沿江之兵皆起矣戊子八年台州方國珍始據有土地元乃以官吹之辛卯十一年是歲徐壽輝稱帝於新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壽輝羅田人與祝文俊和普勝等以紅巾為號攻城略地建都於官屬縣城人稱

平胡錄

山童以白蓮會燒香惑眾倡言彌勒佛下生穎州人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彬王顯忠韓咬兒復說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同以紅巾起事既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福通等奉之功陷州郡至十萬而元不能制矣李二號芝麻李者又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壬辰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攻濠州據之至十一月均用稱王而子興德崖已事之矣已五月濠州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十二月郭子興入滁州稱王乙未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帝國號宋

改元龍鳳都亳七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丙子正月徐壽輝據漢陽二月張士誠據平江二月我師克金陵攻集慶路為應天府三月我師克常州五月取寧國等路八月取揚州十二月隨州人明王珍據成都戊戌十八年三月我師取建德路五月劉福通奉宋主韓林兒都汴梁路十二月我師取婺州已亥十九年三月方國珍以溫台等三郡降於我秋八月劉福通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我師取衢州處州十二月陳友諒稱漢王庚子二十年漢王陳友諒統天完主徐壽輝稱帝於

禾石改元大義都江州辛丑二十一年我師伐漢拔江州壬寅二十二年正月胡廷瑞以南昌降於我三月明王珍破雲南自稱龍馬王明年已卯二十三年春正月遂稱帝於成都國號夏改元大統是歲張士誠稱天祐元年二月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我師擊走之七月漢陳友諒圍我洪都我太祖帥師討之友諒敗死子理立張士誠自稱吳主是歲陳友諒知院將必勝饒異臣等復陷吉安甲辰二十四年我太祖建國號曰吳是歲漢主陳理德壽元年二月自將

伐漢理降漢亡丙午二十六年三月夏主明王珍卒子果立四月我師取淮安諸路九月取湖州諸路十二月韓林兒卒宋亡丁未二十七年我太祖稱吳元年九月我師伐吳執張士誠以歸吳亡十月我師北伐定中原十一月頒戊申曆方國珍降我師克燕元亡明年戊申為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國號大明都金陵改元洪武元年戊申歲正月初四日也

宋宋主諱林兒姓韓氏陶九成記本李氏子樂城人也說稱宋徽宗九世孫號小明王都亳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年寔至正元年乙未歲也偽詔畧曰蓋王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食極江南富誇塞北初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託此說以動衆壬辰年五月從瀛國公子趙完普於沙州從御史徹徹之請也時諸處兵起皆以亡宋為名故也又曰虎賁三千直壽燕幽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當永平時銳欲立名以垂世首勸丞相脫脫脫與屯田更欽法明年辛卯夏四月復勸脫脫求禹故道開黃河身任其事瀕河起集丁夫二十

六萬餘河夫多怨韓山童等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鑄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河道埋之掘者得之相驚而從亂旬月之間衆至數萬人山童者林兒之父也母楊氏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勤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特穎州人劉福通等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彬王顯忠韓咬兒復倡言山童當為中國主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林兒逃之武安福通據成阜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率犯武

太祖建國號曰吳是歲漢主陳理德壽元年二月自將

陽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是時蕭縣人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君用彭早住起淮安攻陷徐州據之君用稱宋王早住號老彭稱宋王八月也先帖木兒擊福通復上恭親王韓奕兒十二年二月元遠人郭子興與孫德崖等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八月元兵破徐州芝麻李遁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十一月均用據濠州時徐州破均用來與子興德崖合力拒守兵已解子興德崖願屈已下之而二人遂為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尊遂據城稱王龍鳳元年二月宋主稱皇帝劉福通

等自陽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為皇帝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柳為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通道等各遣子入侍時遵道專權福通後之自為丞相稱大保六月我太祖起兵仍稱龍鳳年號十二月宋主走安豐元將答失八都魯破福通復駐汴又敗之於太康遂圍毫福通以林兒遁走安豐丙申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也三月我太祖克金陵丁酉龍鳳三年至正十七年也二月李武

崔德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三輔震恐元將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三月毛貴攻破膠萊諸州貴福通將也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畧地時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勇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冬十月白不信等破興元迷圖鳳翔為李察罕所敗與李喜喜皆遁入蜀戊戌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也三月毛貴破濟南殺元右丞董博霄初貴入據濟南立資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博霄方駐南皮縣營未定遂死之博

霄字孟起儒將也是月田豐破濟寧毛貴破劉州豐退保東昌貴署柳林逼畿甸元徵四方兵入衛五月福通攻汴守將竹其出走乃自安豐乘林兒居之以為都六月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十二月關先生轉掠遼陽至高麗焚燬上都官闕己亥龍鳳五年至正十九年也夏四月趙均用殺毛貴續繼祖殺均用繼祖貴黨也自遼陽入益都相為讎殺我八月察罕帖木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庚子龍鳳

六年至正二十年也夏五月陳文諒弒主稱帝辛丑龍鳳七年至正二十一年也秋八月察罕帖木兒兵勝遣其子擴廓帖木兒擣東平復為書招豐及王士誠皆降壬寅龍鳳八年至正二十二年也六月田豐刺察罕帖木兒殺之初豐誠降察罕推誠待之數入其帳中時以十一騎行至豐臺遂為士誠所利蓋夙謀也冬十一月擴廓帖木兒討田豐王士誠擒之取其心以祭父執陳傑頭等二百餘人獻元京斬之癸卯龍鳳九年至正二十三年也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引兵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人左君弼助珍又擊敗之珍君弼皆走三月關先生餘兵復攻上都元將擊降之甲辰龍鳳十年至正二十四年也春正月我太祖建國號曰吳乙巳龍鳳十一年至正二十五年也丙午龍鳳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也冬十二月宋主祖丁未我太祖稱吳元年至正之二十七年也葉子奇記小明王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為糧食人既盡復陷一城其人至不道若此豈即福通耶當時又有劉六

者知樞密亦豈嘗為太保耶天完天完主請壽輝姓徐氏一名貞一羅田人也至正十一年辛卯冬十月僭稱皇帝國號天完都斬水改元治平元年先是劉陽人彭和尚名翼號妖彭能為倡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衆思欲為亂未有主也會壽輝浴於監塘水中體有光怪衆皆驚異遂立為帝天下應響壽輝本湖南人姿狀龐厚以敗布為業往來新黃間然無他才能姿性寬縱權在群下建空名耳以鄒普勝為太師兵陷饒州執魏中立信州執于大

本皆死之一云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賊衆舉兵為亂亦以紅巾為號恭和志分注辛卯冬紅巾駐劄九江江西省進兵守禦至正二十二年其治平二年也春正月陷漢陽郡十四日遣偽將丁普即徐明遠陷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二月十一日陷江州總管李輔死之輔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進士及第與兄子秉昭俱死三月歐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署陷饒州徽州信州閩州十三日斬黃紅巾自

江州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襲杭州董博霄復之遂復徽州九月陷吳興延陵冬十月陷江陰兵自是領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四帥項蒸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皆姓名於簿府庫金帛悉盡以去先是壽輝遣項普署引兵掠徽饒至杭城中無備參政樊執紼賊死之時博霄征安豐攻濠移兵來會七戰皆捷焚接待寺斬兵多死偽將潘大翁梅元等俱降進克廣德斬進逼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者擒斬之首功數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趙普勝周隨等據池陽

太平諸郡號百萬湖廣平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救援不至中流矢卒癸巳至正十三年其治平三年也十二月元十類帖木兒及四罕王牙罕沙等合軍討斬水獲其官屬四百餘人誅之乙未至正十五年其治平五年又龍鳳元年也春正月倪文俊復破沔陽初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何思監水陸並進以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攻之報恩奴敗死三月破襄陽五月文俊復破中興路元帥朵兒只班死之六月我

太祖起兵取太平丙申至正十六年其治平六年又龍鳳三年也九月陳友諒殺倪文俊初文俊專恣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龍殺之遂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王珍據成都王珍為文俊守蜀文俊死王珍遂自據之蜀中郡縣皆附戊戌至正十八年其治平八年又龍鳳四年也春正月友諒破安慶左丞余闕死之闕字廷心進士及第城破自剄清水塘死妻妾子女及甥皆死夏四月友諒破龍興已亥至正十九年其治平九年又龍鳳五年也六月友諒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屢為援兵伯顏不花的斤所敗

友諒弟友德攻城益急奉國穴地梯城陷之的斤戰死的斤鮮于樞之甥也十二月天完主徙都江州友諒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得龍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至江州友諒設伏城西而迎之壽輝既入伏發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府設官壽輝虛位而已庚子至正二十年其治平十年又龍鳳六年也夏五月友諒弒天完主於采石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失利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伴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錘自後擊之碎其首死一云

平胡錄

壽輝既稱帝湖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沒開蓮臺省於斬春然不能制其下陳友諒既殺倪文俊遂率兵攻金陵謀篡其位乃勒死於采石是年五月陳友諒既弒壽輝改大義元年則天落天定豈友諒已不用治平矣漢漢主諱友諒姓陳氏沔陽人也稱皇帝於采石國號漢都江州改元大義元年是歲庚子元至正二十年其天完治平十年宋龍鳳六年也友諒始起為縣尉書兄第四五人相從為盜而好兵初君倪文俊部下時壽輝雖號為帝權皆在文俊友諒驕恣待其

下無恩友諒與其黨襲殺之其黨復謀殺友諒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於友諒矣偽封漢王欲舉兵收金陵至采石稱帝而後下乃以五通廟為行殿仍以御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群下立江岸幕次行禮值大雨至累無儀節既而攻金陵大敗而歸營江州為都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其宋龍鳳七年漢大義二年也秋八月我太祖伐漢友諒自龍江敗還張定邊復陷安慶我太祖令諸將帥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復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帥為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其相胡廷瑞以龍興來降乃改為洪都府王溥以建昌吳宏以饒州歐普祥以袁州各率眾來見陳州陳龍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其宋龍鳳八年漢大義三年也三月明王珍破雲南夏五月據蜀自王初王珍聞友諒弒逆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自稱隴蜀王癸卯至正二十三年其宋龍鳳九年漢大義四年蜀天統元年也春正月王珍稱帝改元天統秋七月漢主友諒圖洪都我

太祖征之友諒敗死子理即位甲辰至正二十四年其

平胡錄

三

宋龍鳳十年漢德壽元年蜀天統二年也春正月我太祖建國號曰其自將伐漢漢主理降漢亡嗚呼金元之際尚刃言哉秦諺有之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予未嘗不降泣於斯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苟無富貴之心而有康濟之勳斯舜禹之事已類不類不問可也故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金元之際尚忍言哉宋室不兢金人乘之以彼悍堅拉此柔脆宜有餘力矣元之威金戰伐彌苦弓馬戈矛之問生民之幸不為糜爛者幾何哉渡江之師一惟勇力是恃執不憐之殆庚申君之覆滅也嶺表首禍猶假大金卒以妖民託宋亡之

天命真人神武不殺克成混一之功亦微有資於龍鳳云者是可以觀人心之向往矣語云枯鷄亢竈豈徒以血氣然哉耶因為僭以錄驅除抑以頌聖人之興非偶然爾

平胡錄終



平漢錄

童承敘撰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

平漢錄

宋濂

史氏曰胡元亂華天地晦塞諸禽獸人得而驅之也友諒奮臂遂湖提戈荆楚遂能屢破堅城卒僭尊位可謂勇矣然既戕主帥復弑天完凶及罕儔殘害無厭人謂項籍矯殺冠軍陰弑義帝大抵同矣及天命有歸真人首出諒不能委身江漢輸款闕廷而乃犯我龍江闖我洪都盛兵東下志意驕悍此何異榮陽之圍也卒之校首鄱陽鯨鯢盡殪何暇鳥江之刳

乎驅爵於林驅魚於淵蓋聖王之鷗獮爾余因據國史書之又明玉珍或云汚人史云隨人故不書陳友諒汚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遂從其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幼岐嶷比長奮力過人優於武藝嘗為縣吏不樂會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為文俊簿書椽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元至正丁酉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機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戊戌友諒攻安慶守臣余闕固守倚小孤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直搆

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友諒進薄城下關遣兵扼之俄而饒兵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關簡死士奮擊敗之友諒志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關兵分捍敵晝夜不得息友諒兵四面蟻集城陷關死之夏四月破龍興路復破瑞州五月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攻邵武又遣別將攻吉安路進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汀州已亥三月遣兵略衢州復遣兵破襄陽路六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後數日又攻之復大破之友諒

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的斤數其罪而斬之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踰旬城陷的斤死之十二月陷杉關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擁虛位而已庚子四月友諒以壽輝自樅陽攻池州張德勝率我師往援至則守將趙忠被執城已陷矣乃設伏敗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遂復池州

五月漢王友諒以重兵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遂直犯龍江太祖大怒命諸大將共謀擊之于石炭山殺傷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而遁遂復太平初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儲竊乃於采石舟中伴使人請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鎚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政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遣人約張士誠侵

建康太祖以康茂才與友諒舊召使書策茂才曰吾家有老閹舊嘗事諒今齊書偽降約為內應必信無疑友諒得書果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又曰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使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歸具以告乃命李善長易江東橋以鐵石通宵治之友諒至見非木橋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關者謬已茂才乃合諸將奮擊大破之降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世衍等縛其士卒二萬友諒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太祖乃令諸將曰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

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太祖乃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太祖遂用基策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距其都五里許友

諒始知之謂神兵自天而降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入九江獲馬二千匹糧十餘萬石既而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請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以南昌降壬寅春正月太祖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親亂太祖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時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眾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太祖曰友諒剽而輕其

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
遠圖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是我疲於應敵
事有難為先攻友諒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
之援朕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會友諒忿其
疆場日感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之計戴其
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號六十萬
兵戴竹盾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
上發砲石橋木火箭無不破之敵晝夜環攻友諒親
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畫軍中分布諸將隨方應敵
剪獲甚眾友諒復以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

同知趙天祐徇城下文正略不為動已而德勝中流
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
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諸友諒營詐約
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
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守以待
援至初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
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見 太祖具言其故上
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鬪死者
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乏
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也 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

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所執友諒
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
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不能破七月丙戌 太祖親
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
是凡八十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
逆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為十二屯徐
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
炮焚寇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將張定邊奮
前欲戰常遇春射却之廖永忠即以飛舸追定邊定
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已丑諸軍接戰至哺

東風益烈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
其水寨舟數百艘火熾十里之間煙焰漲天湖水盡
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溺萬
餘人賊鋒盡挫庚寅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鏖戰
敵艦大艦擁蔽悉燃刀以死拒我師望六舟無所見
意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飄而出勢若游龍我師見之
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敵兵大敗友諒奪
氣辛卯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
出飲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師渡淺泊于左蠡與友
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
結營劉基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不敢出糧
且盡壬戌友諒計窮自死突由禁江口奔還武
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向北隨流而下自辰
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
其太子善兒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四十四其平
章陳榮姚天祥已下悉以樓船軍馬五萬來降定邊
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武昌復立理為
帝改元德壽我師復圍之甲辰春正月 太祖建國
號吳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
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

降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凡府庫悉令理自
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
相繼皆降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
弟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
有司塑像歲祀焉後普才徙滁理徙高麗

附錄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 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
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

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
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
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脩蒙衝
虐驅丞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眾直窺
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
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湯桀我邊方侵軼我姑
孰伺偵候也 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
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窺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
殲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
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

威予不敢不順唯爾能罷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
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
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
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
擐甲胄馮也 轟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
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
子 上分舟師為二十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
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錫波濤起立飛火照
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二三萬流屍如
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

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
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
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
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
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
所獲壬戌虜計窮自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
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西督戰益急友
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眾五萬 上命釋之
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舻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
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

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全縉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符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鑑鈞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其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大

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旄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樹候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攘中原以控西蜀秦蜀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兇頑鋒鏑奔塘輕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沔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創闔胡不然復豕而噬翹其蟲臂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糧糧各罄爾誠掃光在申夷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普

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馳火奮激旛旌揚揚解江漢切艘將將矛戈洗洗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藜駭星流火戟屠敵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濛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組命隕弗顛橫旄湊駟荀束縛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褊扶創而逸聚于湖與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鱸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失名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顛仆若

枯柳大慈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崕嶽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於樂歌節以獨鏡飲至于廟頌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噴噴于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蒞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盪能敵之惟 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

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赫喜揆古無讓可無味詩 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 臆三代以選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廣信府同知鄒 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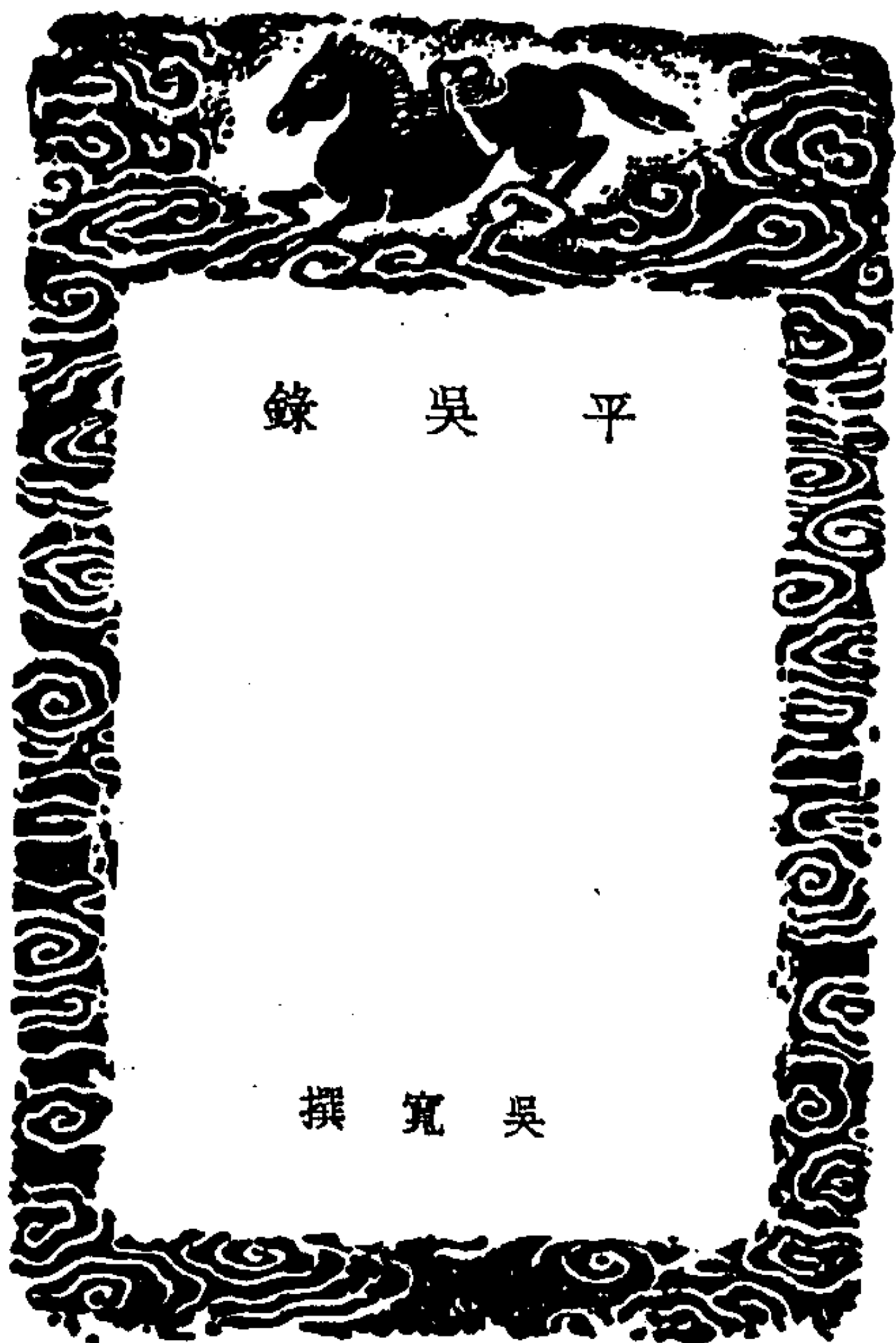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 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 對讀

湖州府後學 汪旦 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終



平 吳 錄

吳 寬 撰

平吳錄

元乘中國之弱入主天下迨其季世政益大壞歲饑民窮四方兵起延至江淮殆無完郡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小字九四泰之白駒場民有第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並以敗盜為業士誠頗有膂力重運寡言市鹽諸富家易之多肆凌侮或負其直不償有弓兵丘義者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即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人殺義并素所凌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

家自度不可已乃謀起兵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行至丁溪為大姓劉子仁所扼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於是士誠憤怒必欲滅子仁子仁眾潰入海士誠兵勢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乘勝攻隋泰州淮南行省告變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五月行省復遣知府李齊諭降亦不聽齊且被留久之會其黨自相戕始縱之歸未幾復殺參政趙連遂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行省以左丞僕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甯社湖俄有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元知不能制詔赦其罪使至不得入士誠給

平吳錄

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辯說百端竟不能降且使齊曉齊叱曰吾勝如鐵豈為汝屈士誠推碎其膝而問之人皆多齊之節六月元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之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六月攻揚州元丞相達識帖睦迺率兵禦之皆潰尋陷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於城外大敗其衆遂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脫脫初以被譟出領兵俄有詔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士誠乘隙擊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

十六年丙申二月士誠以淮東大饑謂惟吳中富庶可以建國乃晉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福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擄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兵入婁齊二門鎮將脫實率兵禦之却人楊椿力戰而死椿字子壽本蜀人宋少師揀之後有文藝尚氣節為脫實館客因畧忒謀分守婁門獨挺身禦寇鉞交於胸罵不絕口死之明日其妻王氏哭往軍中覓屍為賊所執不屈賊義而釋之其屍竟逆水抵張香橋柱而得歛葬於虎丘之華當椿既死忽神附王氏

語曰後五日吾將取爾與男女去時男頽十五歲女滿九歲皆無病及期妻與男女果同一日死人皆異之又椿有門人陳普兵至其門使拜不屈且索婦女普罵之亦被數創死普字季周能詩脫實畏賊避匿於婁門十八營叢篠中為亂兵所殺當是時吳中全盛甲仗錢穀如山守臣貢師泰董棄之相率遁去士誠既入郡城即承寺為府推其佛像據坐大殿復射三矢於棟上改平江府為隆平府立樞密院以所親信徐義徐志堅與親軍李伯昇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及王敬夫袁彥文葉德新三人為參軍遣兵陷

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元猶吳士誠降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搆持詔往諭士誠交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詔斥不絕如是徒吳中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復高郵語泄並被殺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丞相達識帖睦迺遣平章左丞納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於賊或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有軍十萬自嘉興引其黨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達識乃還然苗軍性殘忍所過淫雪人愈苦之於是我太祖高皇帝龍潛濠城有安天下之志先二歲自和州渡江駐金陵與士誠接壤數交兵是月士誠以

太祖初克鎮江遣舟師未攻徐達與戰於龍潭破之焚其舟殺溺甚衆遂乘勝攻常州未下達營於甘露鎮太祖遣人諭之曰士誠起於盜徒術務經紀詐出多端久必有變卿必有間倘有說客須沮其詐術困其營壘達等乃益督兵攻圍其城未幾有鄭僉院者率甲士七千叛入城中反來攻營當遇春引兵東壘擊之大破其衆復攻圍

十七年丁酉三月達攻常州益急進薄城下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遣元帥王王伏兵以待士德敗走王令男虎子追之士德遇坎墜馬被擒之太祖聞之喜曰士德有智勇為其兄謀主今為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士德母痛失其子令士誠奉書請和願歲輸糧十萬石布萬疋及銀金等物未為盟信太祖初許之後再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謂納我遁逃之人拘我通好之使予之與師亦豈得已既已許給軍糧中更與約今若果能再堅前盟給糧五十萬石歸我使者則常州之師即罷而爭端未絕矣士誠得書不報士德乃潛與士誠書俾降於元為助遂不食而死至是達等下其城初士誠將史椿守淮安見士誠不足事及諸將驕侈而左丞徐義更加譏毀

遣人齎書詣建康願歸順事覺被殺於是士誠復出
兵寇嘉興屢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
完者欲納之達識以其反覆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
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之士誠始要
王爵達識不許請爵為三公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亦
不許完者又力勸達識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
完者意八月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
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而元以達識有招
安功亦加大尉伯琦被雷於吳士誠為造第宅于乘
魚橋北厚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

亦忘歸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
穀甲兵自據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
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
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

太祖念其守義遂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
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
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

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
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
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糧得入京者僅

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
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漕貢
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怒

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翼官稱疾而隱會
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聞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
二千餘里濠為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據之
太祖欲取士誠謀於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據上游名
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
囊中物爾

太祖用其言姑置之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士誠俱據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玘入安豐攻宋
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率徐瑄常遇春親提之玘解圍去福通秦韓林兒
棄安豐退居滁州士誠兵復入安豐時廬州左君弼
出兵助玘亦擊敗而去七月士誠忌揚完者欲圖之

而達識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
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州朝
廷因其弟士信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
權悉歸張氏達識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
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恐逆其意被害乃請於

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治宮室立官屬
其母曹氏頗有智識尊為太妃於是元遣戶部侍郎
羅帖木兒復徵漕貢於士誠士誠以違其封王之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遂達識時右丞谷蘭帖木
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誦事之數姬孽達識
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

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
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諷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
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

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
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
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楫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

亡滅也後數日達識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
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花為福建平
章境內皆為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
過於士誠而死人皆惜之士信既自為丞相愚妄不
識大體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輒
得富

二十五年乙巳
太祖以士誠兵屢犯我境卒欲取之十月下令曰王者
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
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

討兇士誠啓衆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暨連兵構禍
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
無畏無加逃竄無虞農業已勅大將軍約束官軍無
致虜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體於至懷乃命
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端同知樞密院
馬國勝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先取淮
東諸郡縣剪士誠羽翼達出兵江口

太祖遣使諭以北方聲息且曰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
獲張士誠將校遣來吾自處之達既趨泰州浚河通
舟師駐軍於海安壩上進圍泰州士誠援兵自湖北
來達擊敗之獲其元帥王成等四百餘人已而李院

判兵復自淮安來常遇春擊敗之擒其萬戶具聚
等百餘人因遣人諭降城中其倉院嚴再興副使夏
思忠院判張士俊拒守不下閏十月江陰水寨守將
康茂才報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竟寧港別
以小舟於江中孤山注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為

之備
太祖遣使諭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
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
備水寨我兵力既分彼時棄我水軍乘趨陸寨擄吾

之慮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夾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制人而不制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後四日又諭達曰寇兵初駐范寨港吾度其有計今觀望猶豫不敢即出上流其為計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然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爾是日

太祖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聞爾等與寇相去甚遠為身也此恐有緩急相為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後

太祖還建康達等遂克泰州虜其將嚴昇與等獻俘命人悉安置潭辰二州仍各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緘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泰州平達遣黃旗千戶

劉傑分兵徇興化進攻高郵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有陳元帥者來援清擊敗之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

太祖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即命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將俾達還軍泰州圍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為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當為之庶援者宜選師泰州燕總馮國勝所部番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即爾若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

力以成大勛母或輕動以失事機時李濟據濠州名為張氏守而觀望未決

太祖曰濠為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得書不報是月士誠兵寇宜興命達令國勝圍高郵遇春守海安遣別將守泰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擊敗士誠兵於宜興城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義然士誠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歇沙沂流窺江陰守將以聞

太祖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州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於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至浮于門遇寇舟五百餘艘渡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及十日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守海口常遇春督水軍以為高郵聲援既可之復勅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輕重不一及爾平章請軍甚急蓋因其未嘗獨恃料度未至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道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渡江者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又諭達曰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具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破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大眼張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夫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弊徐義很慢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俟之已而王保保知

有備竟不至三月達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安遂拔高郵先是達拔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為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板閉之皆被殺

太祖聞之怒即詔國勝回捷之令其步至高郵於是達自宜興還益督兵往攻國勝憤甚令軍士齊登城一鼓破之戮俞同僉等俘其將卒二千二百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五疋無者半之特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既分別發遣乃責問達等仍遣國勝即軍中搜問凡虜人婦女者皆以軍法治之高郵既下復令乘勝取淮安四月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驛港夜注襲之義泛海去俘其院判錢富善及卒三千舟師進薄城下其左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按堵命指揮蔡似華雲龍守其城遂進兵興化先是

太祖命圖淮東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為興化要地令達以兵絕其險隘至是遂取之淮地悉平復遣龔希魯潛進濠州說李濟并蕭把都把都亦

以城降遂議進兵浙西

太祖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氏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計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以伐張氏祭告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明命主宰大江監察無私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也曩因兵變遂列於行伍繼為總戎歲月以來軍民既眾士卒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強暴之國恤民養軍除貪污之政於茲十有一年矣今姑蘇張士誠據我東南之境數來生舉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慈

境數來生舉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慈

伯者多予之與張不可多事於民並立以榮其身以決雌雄以安黎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其深淵巨峯於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為者茲欲擇率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張氏決戰告神鑒知乃命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四萬以行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

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湖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張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之地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戒帥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在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卹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為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既又召達

遇春於西苑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全其將士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塞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太祖曰不然士誠起盪徒與張天驥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驥輩懼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驥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若出兵先攻湖州

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疲然後進取姑蘇取之必矣

遇春猶執前議

太祖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

太祖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友問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墮吾計矣於是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至太湖遇春擊敗士誠兵於誠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兵分三路來拒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右丞相張天驥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達進攻之日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驥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直拒其城寶敗走欲入城城下吊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驥子實皆不敢戰歛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苕港潛入城被圍伯昇及

天驥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宋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玘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門鎮南姑蘇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權不敵皆遁去士誠婿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為呂玘等聲援乘夜擊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於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

人九月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去東門鎮謁我師欲攻姑蘇橋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甚晦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是月

太祖又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氏必集兵以拒今命爾往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畧士誠自志堅敗其俱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夾戰士

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授之義始得脫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梁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接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眾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絕餽餉不繼多出降者十月達以所獲將士徇於湖州城下城中大震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及其院判拒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弁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是夕晟亦降是月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壁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畧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

兵攻餘杭達復攻弁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船大呼奮擊餘舟斃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遇春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眾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玘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夫餘又善泅水暹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奪氣十一月舊館捷至父老進賀

太祖曰此民之福也自此東南可定轉輸之勞亦可少

甦矣父老汝諭百姓各力生業無作非義庶可共享
 太平皆拜而出舊館既降達遣馮國勝以將徇湖
 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
 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
 左右語之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俯首
 不能言其左丞張天驤總管陳味以城降伯昇遂亦
 降於是達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元帥王勝降進至吳
 江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彞降是月朱文忠攻餘
 杭下之初樞密院判謝再興為都督朱文忠之妻父
 分守諸暨與士誠連境士誠令呂珍離城數十里築

一堰水發諸暨彼浸再興屢遣人潛決之

太祖嘉其功以其次女嫁徐達徐詔回聽宣諭別遣參
 軍李夢庚代守而令再興還受節制再興耻無權勢
 出怨言且曰嫁女不令吾知何異給配以諸暨全城
 軍馬叛投紹興先是再興弟謝五謝三共守餘杭文
 忠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於張氏非
 爾謀也爾乃國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
 五答曰我誤計若保我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
 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平章潘元明
 懼遣員外郎方彞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

此勝負未分而即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
 萬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震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
 城下雖欲降恐無及故使彞先來請命文忠番之宿
 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元明即以款狀來曰嬰
 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
 復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平榮華乃志存
 平匡定豈意邦國珍瘠王師見加事雖貴於見機民
 寔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
 今既入於賊方願薄軍平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
 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元明及同

會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
 廉訪司印并執將英劉震出降伏賜道左以女樂導
 引文忠叱去之進元明等宣

上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九得兵二萬糧二十
 一萬馬六百疋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
 皆送建康并遣元明以下入朝既而紹興守臣同
 會李思忠總管衛良佐以城降命駙馬王恭等守之
 左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守將朱剛以城降及海寧
 州亦降達軍至姑蘇南鮎魚口擊守將寶義走之康
 茂才至尹山橋遇敵軍又擊敗之焚其戰艦千餘及

聚積甚眾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對門遇春軍虎丘
 郭子興軍妻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閭門王弼軍
 盤門張瑄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秉文軍城東北
 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城四面築長圍困之
 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
 敵樓每層施方弩大鏡於上又設襄陽砲以擊之城
 中震恐有楊茂者魚錫莫天祐却將也善浮水天祐
 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遲卒獲之於閭門水柵旁送
 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
 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得其中彼此所遺

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益
 達時督兵攻妻門士誠出兵拒戰武德衛指揮茅成
 左脇中又死成定遠人後贈東海郡公元平章丑的
 長壽等至建康
 太祖命有司給厚餼歸於元而誅蔣英於市以英嘗刺
 殺胡大海叛投士誠命懸大海畫像刺英血祭之乃
 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為前保其不死今復殺之何
 以示信且恐後無降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恕乎兄弟悉
 戮於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附仍受平章官屬皆仍舊

職從朱文忠節制

吳元年丁未夏

太祖以士誠被圍諭以書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
 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與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皇
 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
 其定也必歸於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
 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人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
 融宋之錢徽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
 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城亡為天下
 笑書至士誠不降六月士誠欲突圍決戰城左方
 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掩
 襲轉至閭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
 截其歸路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
 刺把都率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接應路
 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
 爾為猛將能為我取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
 往擊之敵眾少却遇春因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人
 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其有勇勝軍號十條龍皆舍夫
 善戰者士誠每厚賜之令披銀鎧錦衣將其眾出入
 陣中人不能測一時俱溺死萬里橋下已而舍夫復

有應募者亦戰死其妻某氏得其屍以綿裹骨者抱
 而投水以死是日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
 計怒怒無所出降將李伯昇知其勢迫欲說令歸命
 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
 曰吾乃為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
 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嗚呼叱咤百戰百勝
 卒敗北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
 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窰中死
 在旦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勢攻擊車據
 三具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

三具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

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
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師旅御特帥有功者
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何特可保三吳
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
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
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且夕酣宴身被天
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
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
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陣不知失一地不聞縱之亦
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

平吳錄

四

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
爾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然徒
自苦爾且公不聞陳友諒乎時有荆楚兵甲百萬與
江左之兵戰於姑熟鏖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江
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交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
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侍湖州援湖
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
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俾有變從中起
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為莫如順
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以
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
侯况嘗許以寶融錢俸之故事耶且公之地警如博
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抑首沉慮良久曰
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他日士
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率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却
士誠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
止遂鳴金收兵遇春因乘勝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
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
信張慎城上據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
桃未及嘗忽戰破碎其首而死潘元紹出戰歸見事

平吳錄

四

急召其妻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脫有不測宿誠若
等宜自引決毋為人耻最少一妾段氏晚即請死遂
入室自縊六人者亦皆相繼縊死元紹歎其屍焚之
以骸骨瘞後園潯陽張羽為七姬權厝以表其烈云
九月姑蘇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礮以擊多
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為礮其達令
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篋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
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封門遇春亦破闔門新
寨遂帥眾度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
誠駐軍中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
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潛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時
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遂破時八月辛巳
也是日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三二萬親率
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士誠倉惶歸後者僅
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
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於樓
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促其自盡令養子成
保縱火焚之遂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達遣
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戶自經伯
昇夾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絕復蘇達又令潘

平吳錄

四

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瞋目不言昇出對門
至舟中不食及至龍江堅臥不肯起及昇至中書省
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
之
太祖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棺以葬之年四十七有二
子皆幼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之而
逃不知所終凡獲其官屬奉行素徐義左丞使介右
丞潘元紹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縵陳恭同舍
高孔內使陳基及諸將校抗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
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

平吳錄

四

大王黑漢等皆來建康熊天瑞伏誅先時有單大舍
者為揚州青軍單居仁之子領兵守宜興亦叛投士
誠
太祖命居仁招之不來及是生擒至
太祖命居仁自處居仁曰此不忠不孝之人當碎其肉
亦誅之始改平江路為蘇州府以何質知府事
太祖以城始克慮通州驚濤命秦州指揮孫興往取之
比至而達兵已至其守將張右丞即士誠從子所謂
大眼張者先以城降已而無錫莫天祐亦以城降初
天祐附士誠達屢遣使諭降俱被殺至是胡廷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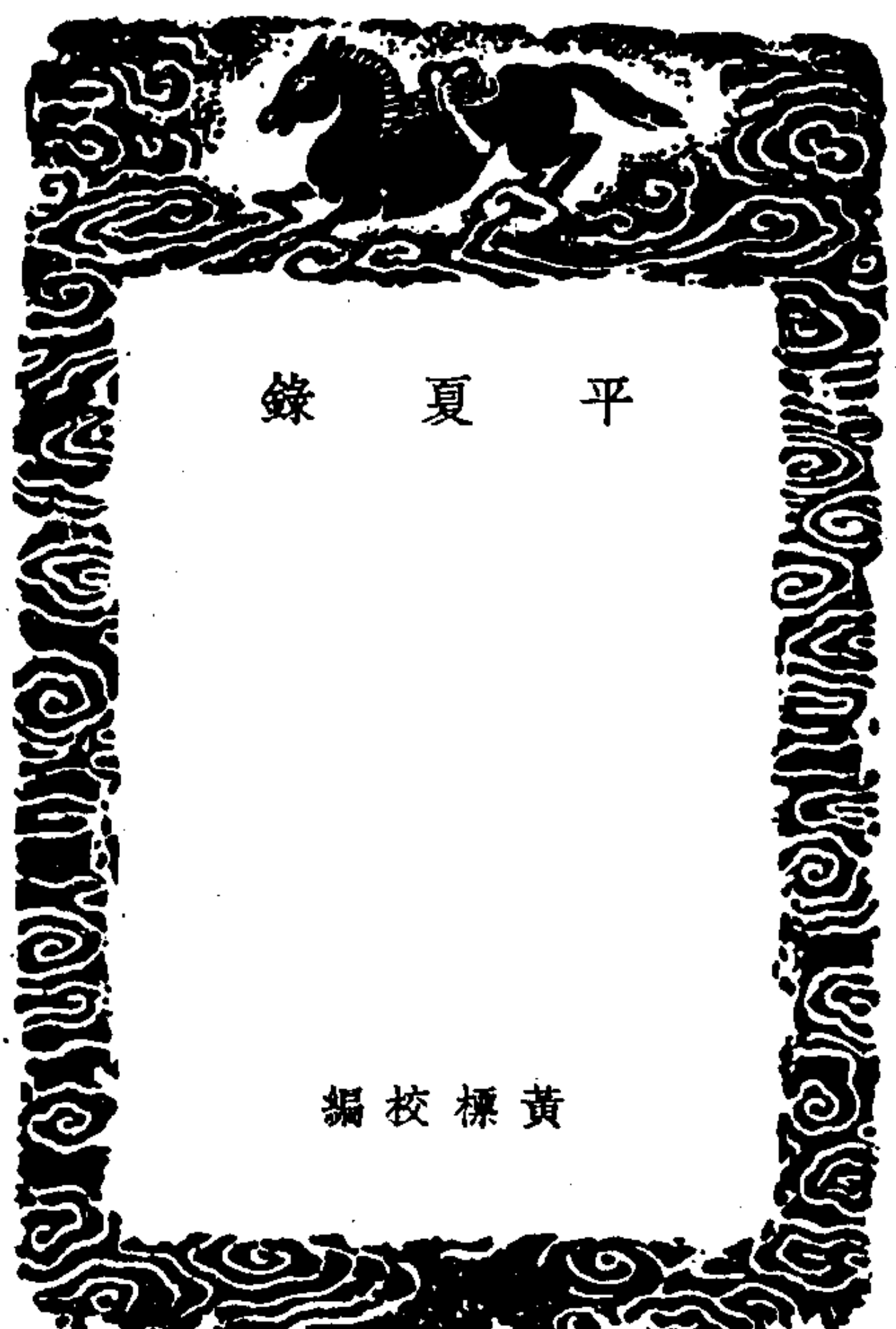
平吳錄

五

攻其城州人張真知事急說使降之於是吳地悉平
師還論功行賞封李善長為宣國公徐達信國公遇
春鄂國公達彩段表禮十一疋遇春十疋胡廷瑞馮
宗國各九疋湯和曹良臣各八疋廖永忠華高康茂
才七疋薛顯趙庸張興祖梅思祖各六疋指揮人五
疋千戶人四疋百戶人三疋軍人米一石鹽十斤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僭然自王其事勢若甚易者
何哉蓋當四方擾攘民心之皇皇無所依歸能保障
之者亦可得以苟安也惟當時以游談之人濟之以
脆輒之卒上下進謀迷志遠圖終然以天兵一掃歟
伏鳥散三吳故疆竟歸真主使張氏如錢俶之見幾
待命不勞血戰亦足以庇其子孫何至國威城破身
為俘囚如劉銀邪雖然倔強激烈負氣而死其兄弟
妻孥亦不受辱較之李重光之柔懦則過之矣故嘗
以所聞故老之語及士大夫所記參以史書所載為
錄以藏之後世必有攷焉

平吳錄

五



平夏錄

編校標黃

平夏錄

元政不綱群雄鼎沸蓋天命

東海黃標言

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蜀有明氏曰諱玉珍字珍隨州
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王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間有
訟皆往質焉至正辛卯歲汝穎兵起王珍乃團結里中人
屯于青山聚推為屯長一曰為巡司子兵解子顯明年
倪子為盜變子即文俊也
壬辰徐壽輝亦起於蕪黃癸巳冬十一月壽輝偕大號都
漢陽遣使招王珍王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
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為曼眼子沔

陽連歲饑乙未春一日王珍將斗船五十艘上夔府哨糧
時夷陵皆屬漢參政姜珪守之玉珍至巫峽質糧皆滿丙
申冬辰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西
寨時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丁酉春三月漢以
兵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
且怒乃虜船下流適遇王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一
城並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
兵可攻也王珍猶豫未決萬戶戴壽等曰烏因投林人因
投人且公在沔陽為民也遠來覓糧亦為民也若分船為
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為

平夏錄

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玉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邇驛然
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
侵掠城中按堵如故四外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禿于
漢陽是歲秋壽輝以玉珍為夔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
者都來自果州也嘉定之大佛寺一名聖觀復重慶玉珍使
義弟明二禦之明二者皆賊人也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
妻以弟婦稱為明二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
夜遣軍人陳夜眼綠城劫為牛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
越半載玉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
政也與完者都平章明華及同守嘉定明二陷嘉定時完

者都明華及先道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于江岸以招
資資誓曰痴婦不死何為汝不見平章婦乎平章婦者明
華之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其
子為衆所擁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者會于龍
州謀與復為遊兵執至重慶王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
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析一速死爾王珍猶欲生之時
傳趙參政兵將至三人者同斬于市蜀人亦謂之
三忠王珍乃以禮葬之初王珍攻完者都時道出瀘州暮
宿于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禎者字維周官為大
名路經歷前元進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青巾李喜亂入居
深山蓋往見焉王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相與講論王珍喜曰吾得一孔明
也遂至舟與議國事即舟中拜為理問官已亥遣使貢於
漢陽時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諒結壽輝
自立王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為臣子今弒逆子
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為壽輝立廟
城南奉推王珍為龍蜀王辛丑四月以劉禎為參謀朝
夕侍講禎屏人從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
劍門沃野千里自遭青中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
蘇息人心之歸則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弒主自立明公必

不肯聽命也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
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執與守取乎弗聽明日禎又言王
珍乃咨謀於衆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三月
五月自稱龍蜀王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做周制設六卿
即日以戴壽為家宰萬勝為司馬張文炳為司空尚大寺
莫仁壽為司寇吳友仁亦與為司徒劉禎為宗伯置翰林
院以年圖南為承旨史天章為學士立妻彭氏為皇后子
昇為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提
舉司教授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令去釋老二
教上奉彌勒夏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秋廷
試進士賜董重慶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
社之祭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刺踏坎曾頌達更平章走
之天統二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
鄒與由建昌入指揮芝麻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
一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梁王宇羅一名把都及雲南行省廉
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馬山皆賊帥不至遣使四
出告諭招安降者日至即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
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服之邦
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窮蹙交臂遠遁同歡
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湯文明協舜慨念中華之貴友為

左衽之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憊恭行天討遂平
定乎多方禮順人情即進登于五位悉茲南詔和比西戎
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憐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愆心
愛民之意肆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罪初臨
烏撒蠻酋幼欵以供輸繼次馬隆敵眾望風而奔潰遂由
驛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
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斷
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
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將誕敷天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此
鄒與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傳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

左衽之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憊恭行天討遂平
定乎多方禮順人情即進登于五位悉茲南詔和比西戎
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憐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愆心
愛民之意肆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罪初臨
烏撒蠻酋幼欵以供輸繼次馬隆敵眾望風而奔潰遂由
驛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
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斷
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
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將誕敷天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此
鄒與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傳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

左衽之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憊恭行天討遂平
定乎多方禮順人情即進登于五位悉茲南詔和比西戎
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憐人恣其饕餮守宰無愆心
愛民之意肆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罪初臨
烏撒蠻酋幼欵以供輸繼次馬隆敵眾望風而奔潰遂由
驛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
不染萬室皆安勝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斷
非小器之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効勞於忠力深
入不毛臣愧偶同於諸將誕敷天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此
鄒與所撰也夏四月梁王下王傳官大都領兵回哨援之

原明 據此錄案編本補

勝敗於關難時招安元帥姬安禮被執至行邸問其多寡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入士多戰傷乃留建水元帥府置千戶守之遂引還重慶天統二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命司寇鄭興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樞密院鄭興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為都察院鄭興為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為平章實英瑛為參政鎮播州夷陵荆玉商希孟俱為官慰鎮永寧黔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取興元時有劉謹者江西人為仁壽教習文章清古能作成後進玉珍

入蜀棄官隱居瀘州子弟多從之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子葬之小市廂是年久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胡人本處沙漠今及居中原是冠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為唇齒協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政江儼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敗元開應尊母彭氏為皇太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順代為丞相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與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

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史同往潛圖其山川險易已西大明洪武二年也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上賜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年冬十月

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瑄招諭昇璽至蜀諭昇稱稱使同

三

入觀昇率於群議不能決遂復以書曉之其略曰足下以幼冲之資襲先人之業不咨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為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寧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准彼相去萬萬而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我聖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惑於狂瞽之說失遠天之利故後遣瑄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至矣足下可不

深念之乎且向者亂權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遊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從洪武三年庚戌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七月吳友仁寇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遣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壟毒攻

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擣石敵兵多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即帥師還也益門鎮先令傅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不奉命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

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暨榮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順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瑄為左副

三

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諭和等肅部伍嚴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為戒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瑄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有謂瞿塘天險遺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鄭興飛天張益在為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數金兩崖壁引纜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瑄等攻之弗克是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陸辭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

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既墮腹心自潰在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規知青州來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眾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真等復集眾拒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

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有餘艘已舁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命戴壽吳友仁等乘眾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壽乃留鄭興飛天張守瞿塘而自與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亨悉兵戰于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眾已洩洩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使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

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遁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等駐在大漢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失事賜書促之廖永忠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于江乃自益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鄒興等出兵拒戰未忠分軍為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為兩翼擊之與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未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炮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未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未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未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傳友德進兵成都未忠詣友德降是日未忠舟師抵重慶吹銅鑼峽昇等大懼或

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皆已騰落豈能効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未忠軍納欵未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未忠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縛御壁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壁未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今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在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衝之象中矢還走及晡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

而室家並完皆無鬪志乃籍倉庫遣子納欵友德許之翊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萬壬戌友德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戰友德擊斬之判官王柱華率軍民降其亡物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王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異之稱爲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月庚子湯和遣周德興會傳友德攻克保寧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皆已騰落豈能効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未忠軍納欵未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未忠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縛御壁與母彭氏及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壁未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今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在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衝之象中矢還走及晡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



雲南機務抄黃序

張統編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五

雲南機務抄黃序

張統

書具六體雖兼著臣言大抵皆君道也故一代之謨訓功烈必言命言天臣之奉承者庸可忽諸洪武辛酉天兵下雲南自興發之始暨奠定之後其神機廟筭出於聖裁者有詔有誥有制勅或論大將或論守臣若諸夷之首亦有為一人而發者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蓋如此錄黃具在散而不紀統實懼焉且虞書以堯典命篇

雲南機務抄黃序

釋者謂冊在兀上象尊閣之意今謹按故事會萃衆底欽錄于冊再拜奉藏于文廟之尊經閣所冀者吾皇之道無遠弗及億萬斯年人存政舉而無墜也嗚呼唯西南之夷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感而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匝於四表故能投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乎其神也雖然伏讀御劄于以見聖人經營之勤瞻焉西顧宵衣而旰食者亦屢矣逸不忘勞安不忘危吾屬有事于此者可不念厥始而慎其終乎前臣奉詔既有以善其取矣則繼

之者苟能服膺而弗失夫豈不可以善其守哉此區區欽錄之意非特致敬於一時也亦非為備參考而設也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君子其有取於此乎洪武丁卯冬十二月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渭北張統拜手稽首謹序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任旦覆訂

雲南機務抄黃序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五

雲南機務抄黃

臣張統

勅諭左叅政張統

古之高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卿效賢人之道方始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殺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羣之材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朕之生靈是幸故茲勅諭

雲南機務抄黃

洪武十五年二月 日

制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都督謝能等於雲南開設都指揮使司謝熊都指揮使掌印馮誠指揮使左封印戈預指揮使右封印雲南諸處守禦各衛所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洪武十五年閏二月 十五日

勅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和人民尚兵上古以為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既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逾百日而取之若非名臣望重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托也今特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平定之後除官替回

洪武十五年閏二月 二十五日

勅諭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往往人來皆說各處守禦衛分好生無糧以朕遠料雲南莫若大將軍撥下止守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

雲南機務抄黃

安其身子裏守禦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守少存其餘且休占住軍都督去廝殺等殺得蠻子畏服了然後將東川衛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往北一日半立為一衛令東川人民供給其烏撒令烏撒人民供給務要歲足軍食七星關立一衛或烏蒙或芒部合令那處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自永寧迤南至七星關分中割一衛令六詔弄子等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若如此道路易行軍勢排在路上有事會各衛官軍勦捕若分守諸處深入萬山蠻人生變頃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符至之日諸將當美

飲食撫軍士將諸蠻盡行平定方敢旋師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七月 二十二日 日頒行

勅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西平侯徐保至京方知
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圍烏撒倭倭次第見搜林菁
諸蠻四散逃去然此烏蠻之地山多徑隘必深謀遠
慮將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諸處軍士
會於一處所在山林布滿搜索則諸蠻無所逃矣近
人自七星關來說芒部烏撒二處蠻人夤夜持火照
道望家盡逃入靄翠地方避難符至可先着令務要
蠻人獻將出來其關索嶺路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

南甚是下隘人馬經行必着大軍蕩滌彼處蠻賊開
通此路以接晉定其芒部必當盡獲目前來如勅
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 十九日

勅諭總兵官征南將軍穎川侯西平侯雲南地方糧
食生受各處安放軍衛務要活落調遣使軍官軍
人不致艱辛若安頓不如法大軍一聞諸夷作亂人
少難以制伏若差去舍人至軍中須要把進軍的緣
故說與各處守禦軍士知道這蠻人地面裏凡在逃
軍人但下路的不曾有一個出得來都被蠻人深山
裏殺了不殺的將木墩子墩了教與他種田差去舍
人到時可即將藍玉費聚吳復王張郭三都督這幾
箇領的軍都會做一處搜山殺蠻軍勢既大蠻人地
方窄狹可以擒獲無糧處休教軍守止於赤水立一
衛畢節立一衛七星關立一衛黑張迤南瓦店迤北
分中立一衛如此分布守定往來雲南便益其水西
靄翠地方必會十萬之上軍數踏盡了然後方是平
定此等料度皆是我坐家說的不知可行不可行軍
中自從其便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 二十九日

雲南機務鈔黃

雲南機務鈔黃

勅諭總兵官穎川侯永昌侯西平侯及平涼侯安陸
侯知道六月初八日貴州都司文書至京師知盤江
路道尚未通行兼說目下並無升合口糧如此艱辛
符到之日將各處守城寨官軍若無糧用時且將城
寨不守盡數出去會做一處將那有糧蠻人都打了
取糧用休固守不肯那移久後軍馬饑荒了符到水
西留四百守城看靄翠變也不變晉定雲南也如此
將水西晉定應有軍馬都會一處每日去蠻子住處
攻打要糧用他那有工夫去打我空城只這般依着
如勅奉行欽此

洪武十九年九月 初二日

又傳奉聖旨烏撒若平使趨芒部既平芒部烏撒若
半直半假來歸且虛待着東川若降亦虛待着且把
軍十數萬都調毋後西蒲等處盡勦了然後復往烏
蒙東川水西人在後下手當日回奏除欽奉行外

洪武十五年十月 初一日

禮部為征南事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華
蓋殿早朝欽奉聖旨征南將軍烏撒烏蒙東川芒
部并雲南土官等既降又叛因此自六月從雲南將
兵由仁德府將東川牛羊收與軍計羊三萬牛一萬
又烏蒙邊上經行收羊六千牛二千五百至烏撒收
到牛羊五萬芒部牛羊四萬這般說呵他那烏撒烏
蒙東川芒部四處把事怎地服事土官教如此不至
誠引將軍去路壞了好地面當初我這里用兵可為
晉定安替招咱們的軍藏了有罪的人去擊安替安
替已擊了取雲南的緣故為雲南梁王使人來俺根
前打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為這般征雲南雲南既
定梁王自死家小都來俺行了那各處土官不曉事
叛甚麼若曉事不作歹呵將那大軍踏踐壞的人口
頭足納差發呵幾年用得了那廝每許大地方如何

雲南機務鈔黃

無一箇曉事的把事都這般不知天道人事可惜攪
壞了你部家即便出榜去教土官百姓知道教聽者
俺的言語安分守己當差休做歹不聽說呵俺再用
心他每當不得本部備開聖意仰西南諸夷悉宜遵
守毋踏前非須至榜者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聲教異
為蒸黎各擅是致廢興民不聊生朕秣馬勵兵於江
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非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
元都肅靖華夏奠安黎庶適年以來土不寧弓馬牧
平野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

特喻弗庭納逋逃匪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華
凡我朝臣孰不奮恨是以特與問罪之師今雲南既
平諸夷服從故詔諭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例列于
後

- 一雲南地方所居人民士農工商各安生業
- 一雲南諸夷處所有便於水草牧放者仍舊
- 一本處人民既已歸附各務生業毋得擅帶弓箭執
把鎗弩敢有違者擒而罪之手無兵刃我良民若
害及無兵刃者治以重罪
- 一本處人民往往製造毒藥有傷善良詔書到日毋
得似前違道
- 一本處人民歸附之後凡有訴訟須要經官陳理毋
得擅相讐殺
- 一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夷土官既降復叛潛害兵
士若便盡行勦捕緣罪首畏恐累良民今事已定
其有畏避軍馬逃竄山林者詔書到日自行出官
投首與免前照仍舊生理間有首惡仍復不悛潛
匿山菁有能擒獲首告者重加優賞
- 一晉定晉安西靖等處使客經行驛路本處土人潛
入深菁邀阻往來發兵搜捕已行得獲今後人民

雲南機務鈔黃

各安生理毋得似前阻滯如有阻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自承寧至烏撒衛由可渡河亦係使客經行大道本處土人毋得阻滯人行如有阻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雲南普定被大軍征伐者為隱藏向倉官龍小廝及招誘逃軍所以受問罪之師今後各處土官毋蹈前非隱蔽有罪之人

一府州縣學校宜加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儒士堪為師範者舉充學官教養子弟使知禮義以美風俗

風俗

一民間鯨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設養濟院月給口糧以全其生

一各處仕宦人員流寓在彼及本處人民如有懷材抱藝願仕者有司禮送赴京以憑擢用

一舊有各處官民人等因兵隔越願還鄉里者聽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正月 初三 日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紀事奉御徐保傳奉御筆

雲南機務鈔黃

一五

聖旨軍中十分要仔細天象自今年六月至十一月犯畢三次主軍中有大戰防水中下毒有姦謀若軍下營處須自穿井喫水若無糧時不要守城會着大軍不問蠻子在那里直要尋見擊了方守城奉御徐保口傳聖旨一雲南至畢節立界牌牌上寫着土官把事名字教他供給守禦處糧食如是地界上截了軍照依地方勦捕不供給也去照依地方勦捕諭總兵官雲南之地古與中國相去不甚遠止是山川險阻其土產不厚以此歷代馭是方簡今雲南雖得就中糧食艱辛近聞永昌侯軍先出瀘叙食糧優

一四

養其意甚好又不知於瀘叙可過幾時若軍駐瀘叙不久欲還曲靖等處糧食秋收又不知幾何地民上民可供幾何通計食至明年新種交過可以放心不然若所收不及所用大軍既回民人不供將徒廢前日之勞每人來說亦子九寨人民密通四川特險不當差發今適自大軍雲南一行此等中途多損傷軍士甚是不悛前過今次莫若將軍回時於內食踐糧食一冬將彼軍中人擒獲些出來使之畏懼又且聲勢雲南守禦來春軍回休食瀘叙軍糧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 初二 日

雲南機務鈔黃

一七

論征南將軍總兵官頴川侯傅友德副總兵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知道近於六月中旬遣歸車里使臣遣官問雲南老人皆說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時都設官後被蠻人專其地已四十年已近因雲南大理不和其蠻又侵楚雄西南邊遠幹威遠二府梁王無力克復至今蠻占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機密回軍一節可速自當仔細若死可伐不必備大軍可回軍回時其途中亦子九寨戎縣地面五村大壩上下落鄉十池等處及黃平羅木洞蠻靄管下阿呂兩宗翠瓦莫得阿胡阿遺等蠻助烏撒殺害軍民的這幾處大軍既回經由便路合就勢略加以威如何如可施行其事如不可收兵撫恤了便過大軍必從黃平辰沅岳州直至武昌方有船隻載歸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 二十七 日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近有人來言及回軍一節朕即深思復料曲靖等處糧儲雖目前可以支吾其冬春未見善謀假使曲靖所下種子八百餘石驗種得糧不過收稻八千餘石止得四千餘米以守禦軍士毋軍

雲南機務鈔黃

一八

雲南機務鈔黃

一〇

一月約用三斗給之不滿四月自八月食新糧起至十一月終糧盡矣欲接明年夏麥尚有六箇月無糧相接未審那軍以何克腹今付前去爾諸人議有糧軍回雲南無後患若守軍無糧大軍既回其守軍必遊軍遊日久城中必虛蠻人知其所以其患復作事難制矣以今之計大軍既出在外邊臨雲南甚有生硬地方大軍可於彼哨糧養口以候諸郡收集糧米接着明年夏麥大軍方回是其妙也不然未善符至多方穩當方可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七月 十二 日

論征南將軍頴川侯永昌侯西平侯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草上所以去後還昂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師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卷豪英長驅於碧雞金馬來云已駐祥牂未幾捷音催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知即遣使入貢以再而獻生口檄從百夷之種威來八份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巨古勳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夷今也勤勞既多欲勞以飲用柰山川嶮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其勅
洪武十六年八月 初五 日

雲南機務鈔黃

一一

然也故茲勅諭
洪武十六年八月 初五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土官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賞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仰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吏曹如勅施行毋怠
洪武十六年十月 初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靈統一寰宇
溥海內外罔不臣服曩因雲南特嶮弗庭阻我聲教
是用命將致討今已平定爾車里即聽一介之諭乃
能向化來歸遠貢馴象誠意可嘉今因使還特遣正
使左正言龐源副使定陳均往宣朕意併賜以金
段表裏各四卿其欣承以盡朕撫安之道咸遂其生
則予汝嘉故茲詔示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曩因雲南匪有罪納逋逃或我
邊守命將頴川侯帥甲士三十萬問罪梁王其西南

雲南機務鈔黃

二五

諸夷從拒敵二載餘 今已平定惟金齒之庇實也
先忽都之爲非平緬之謀又爾平緬不恃遠嶮生歸
指揮王貞等事大之誠可駭矣嗚呼造福福民福歸
於已首禍殃民殃將自受茲爾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曩者興師入黔中夷人效順悉
歸版圖然其間山谷嶮峻蕃漢錯雜習俗殊異朕每
即其豪長而任之不欲數爲紛更者期於安邊息民
耳曩東土官俄陶懷忠內附不煩王師居守從征並
著勞効修朝首歲臣節益恭宜令襲守其土以靖一

方特授中順大夫景東府知府滿吏曹如勅奉行毋
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日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設爵任賢懸賞待功黜陟予
奪俱有成憲惟蠻夷土官不改其舊所以順俗施化
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迺者命將入黔中土官
木德世守銅川量力審勢率先來歸復能供我芻餉
從我大兵削平鄧川三營之地獻歲云初萬里來貢
似茲忠款宜加旌權今授中順大夫麗江府知府滿
吏曹如勅奉行毋怠

雲南機務鈔黃

二五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日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自古帝王御遠人之道得其地
則署土官以長之務緝夷民使安生業以廣一視同
仁之化也曩者大軍平雲南爾高政酋長一隅輸情
納款招集民庶迭著功勤朕甚嘉焉今命爾爲奉議
大夫楚雄府同知於戲官成不怠而膺臻狃集從欲
而各至克盡職職益勵爾脩以副朕委令之意往欽
哉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日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王師 爲討不廷務在懷來服從
即止前遣大軍平雲南凡能歸附効順者皆不失職
爾阿散舊爲土官自知嚮義送款贖門資助兵費繼
從征討頗著勲勞今命爾仍管兵士守護邊疆若能
益加公勤及時訓練鎮靖彼方則當考功實授以示
寵權敬哉欽哉

阿散太和縣正千夫長兼試千戶職事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日 日

洪武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吉安侯平涼侯南安侯
同紀察司官於奉天門欽奉聖旨說這蠻子每只怕
馬你每到那裏大里有些銀子看有多少就將那銀

雲南機務鈔黃

二七

子買上一萬馬放在海子裏看養操練上下關都要
做城子海子裏打幾隻船兩頭來往行走好生撫恤
那裏百姓欽此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中國之於四裔猶衣裳之於冠
見木木之補源分至明也故忠順者受賞昏傲者罹
殃辨天道非朕敢私爾土官那直理著邊氓祿承世
守及朕命將南征輸誠款附以全其衆今年春修奉
職貢萬里來朝朕甚嘉焉特授中順大夫元江府知
府滿尚益勵忠誠以安夷甸則子子孫孫永保世福
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二月 二十七日 日

洪武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兵部欽差鎮撫周貴程忠
傳奉聖旨去說與雲南大理等處守禦衛所有發
到的有罪斷發軍人編入伍着他種田把關去處盤
獲有罪斷發但是曾刺字不刺的刺旗不刺旗的逃
囚軍人拏住發與原衛所收將爲首逆的廢了示衆
又各衛所上緊屯種儘問軍人每若是有糧便差內
官送將家小來欽此

洪武十八年正月十二日欽奉御實制諭總兵西平
侯等雲南係在徵外金齒亦甚遐荒曩者諸將平定

雲南機務鈔黃

二九

之後疵焉於是命指揮李觀率兵撫守其觀固守忠
誠今年段惠叛而能平定之朕甚嘉焉今差人往勞
及首密謀總旗者爾西平侯等速爲用心撫子使知
朕意如制奉行欽此

洪武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欽奉御實制諭雲南都司
西平侯沐英制書到日將原撥守雲南等衛官旗照
名陞用此數係是滿坐原撥數目如有一切事故備
細開來止陞見在官旗小軍舊者陞小旗舊者不足
新軍洪武初能者亦可陞用除補各衛數足外其餘
官旗赴京如制奉行欽此

一原任指揮同知今陞世襲指揮使

一原任指揮僉事今陞世襲指揮同知

一原任正副千戶并衛鎮撫今陞世襲指揮僉事

一原任百戶今陞世襲副千戶

一總旗陞除世襲百戶

一小旗陞克總旗

一爲事復職征進官止依舊授職事

皇帝制諭軍民府知府刀砍曰朕承天命君主
華夷惟天覆地載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哉然而聞
我聲教者莫不重譯來庭朕惟推至誠以待之所以

雲南機務鈔黃

三一

內外無間遐邇咸安也誠以天下至大生齒至繁非一人所能獨治所以所在酋長朕特各因其俗俾之位治其民未嘗設心吞併妄興九伐之師曩平雲南惟爾車里不候我師之至速遵治化朕甚嘉焉所以特遣使者齋朕詔諭命爾仍守其土以安生民獨麓川平緬恣肆強暴吞併地方嘗為爾車里之患又雲南既平復天命檀輿金齒之役後納款奉貢朕重念民罹兵禍特原其罪俾守舊疆悔過自新何期稔惡不悛今歲復敢肆侮跳梁西南以為景東之役上天昭鑒罪不容誅今特遣禮部主事劉之微舍人劉瑾

丁子良齋朕命陞爾車里軍民府為軍民宣慰使司以爾刀砍為亞中大夫車里軍民宣慰使爾富合謀於傣邦凡與麓川平緬有讎者幾邦報來朕當奉天之命發大兵一同聲罪致討誅鋤克惡復爾原失地方安爾居民爾其精白一心必如朕命以成乃功故諭

洪武十九年九月 二十四 日

皇帝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張統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撫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簡略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命皆仁

雲南機務鈔黃

三

所以君有易位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而不易以其誠信相孚上下亦然也吁今之人不然遵善弗從縱欲如流之趨下朕起寒微出望外而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論人為善從者罕焉是其難治也且如內而中國外而四夷今九州十二牧官既命數違號令未見其人西南諸夷自生釁端發兵討平命官撫守爾張統者首行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耳入今布則誠信相孚莫安黔南亦五年矣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功居考內出九州十二牧守首惟統為最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洪武二十年三月 二十五 日

勅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都指揮齊正楚雄指揮袁義大理指揮鄭祥品甸指揮賴正孫金齒指揮李觀儲傑等近日李原各自平緬歸朕靜聽數陳百夷事情其詞不下萬言言無倫叙及有倫叙處皆百夷詭詐萬端雖數千萬言並無一語可信者由是觀之此蠻夷甚有窺伺之謀或早或晚必有擾邊之患勅符到日晝夜緝壘金齒楚雄品甸及蘭蒼江中道務要城高濠深排柵麗大每處火銃收拾一二千條或數千百條雲南有造

雲南機務鈔黃

三

火藥處星夜更製以備守禦凡來勿輕戰相機必勝乃出前者雲南初下軍中差人與百夷往來所去之人以今觀之皆是貪財好利小人不知事勢輕重一槩張威貽笑諸夷爾來靖江不用大理印行令旨前去去人皆非道理以致上累朝廷下被汗辱以此觀之自今以後平緬並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彼來有文止答大槩數句若無文人至毋與較論其差發之物並不許取如此數年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固守此言毋得輕與往來若使往來中彼侮慢絕跡不交默然不動彼無策矣故諭

洪武二十年五月 十一 日

諭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等九員金齒遠在邊徼土民不遵理法負固守險人各自保者多非比中原循五教之民人皆生拘戍守其地非德重名播者不足以重其地而撫其人指揮李觀名播蠻中諸夷情德所以命守金齒以掌其事為此也所發不才之人集數不下萬餘皆奸儒得吏累犯不悛之徒非易治制者也况所發軍官指揮千百戶鎮撫到者數亦不少此等皆恃功放肆之徒若以李觀行號令制服豈不難哉朕所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行號令制服恃

雲南機務鈔黃

三

功放肆之徒必儲傑嚴武等嚴加號令而制服之則易方乃金齒固守不然倘失機悞事則儲等不得無罪勅符到日若如命練軍卒教囚徒深溝高壘觀平緬之動靜庶可守城之道練囚為兵驗定人數各守地方毋丁實守地幾尺幾丈務要分派精明其囚軍倘有專憑口舌不法軍法即斬之符至之日將發到指揮千百戶鎮撫舊軍整點見數分派各官根隨出入故勅

洪武二十年六月 二十一 日

曲靖軍民府密益州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辰時抄蒙右軍都督府書填內府樞字一號勘合批差鎮撫成謹到州為軍務事比對勘合相同該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日本府僉都督王誠等 於奉天門早朝欽奉聖旨右軍差舍人前去播州水西烏撒烏蒙密益尋甸建昌武定馬湖各各土官處說知祿肇不肯當差芒部東川與白夷私通已差阿奴亦結暗地往來要與我每廝殺不想東川芒部這等心歹為這般且不與白夷廝殺先與東川芒部討得分曉了方過去如今我每無糧這軍馬且在祿肇地面上的種二年田却去芒部種二年田再過東川種田二年

雲南機務鈔黃

三

方去白夷廝殺我則這般要與白夷廝殺無糧難去既是東川通了他必請將白夷軍來與他每就東川廝殺却不省了我每行遠路我每自喫着修營寨成家東川芒部地面上的請白夷十萬二十萬軍來東川芒部納與他人糧象糧馬草料與我每戰俺的差發不當白夷差發却當說與水西等處土官這東川芒部人祿肇人你每體藏他走在你地而裏隱下了不便與你土官早前我買馬征達達他每不肯如今達達征取了他每不曾將馬助氣力倒通白夷說與眾土官知道欽此本府今將聖旨事意備云

雲南機務鈔黃

三

前去仰欽依施行

右軍都督府為勦捕思論發事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本府會都督張鈐等官於大庖西欽奉聖旨雲南在中國西南曩者胡元分命梁王世守其地自朕有天下凡四夷酋長能奉天命莫安生民者朕未嘗輕於征伐惟梁王不知天時人事恣欲不道容納逋逃數為邊寇虐害生民由是命將軍穎川侯率甲士三十萬聲罪致討以地方諸夷來庭者悉令世職以撫其民獨麓川一隅始則肆侮於金齒諸將莫不憤慨欲行勦滅朕不忍再勞軍士故不加誅姑容納

雲南機務鈔黃

四一

欵彼乃弗遵聲教潛納有罪入為邊患朕遂命將帥沿邊屯種以鎮邊疆今彼又復率眾來寇伏聞朕即發兵二十萬徑往彼處近捷書來奏以為邊將所敗殺獲人眾數千象四十餘隻遺類遁歸然所發二十萬眾已在途中不可止遏必欲問罪於彼爾右軍都督府行下沿邊軍里軍民宜慰使司順寧府元江府等處土官知道教軍里整飭兵象其餘土官各備兵甲聽候大軍會合勦捕今後但有麓川商賈往來各處者就行捉獲解赴京來欽此都府今將聖旨事意備云前去仰元江府文書到日火速行下所屬土官

欽此施行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祿摩屯種上秋移近東川芒部屯種明年屯種直到雲南仰本府將應有的軍馬整棚精銳不甲器械齊整俱要操練聽候大軍到日會合勦捕麓川思倫發不許怠慢

劄付車里 元江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劄付車里一道除同前外一欵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祿摩屯種上秋移近東川芒部屯種直到雲南速將本司軍馬整棚精銳不

雲南機務鈔黃

四二

雲南機務鈔黃

四三

甲器械齊整應有的象隻或一千或二千俱要出來操練聽候大軍到來會合勦捕麓川思倫發不可怠慢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旗手衛指揮劉玉到傳奉旨意

一若彼有二萬我將四萬對住另將好軍或一萬或二萬三萬却去他來路上等着或相去一程二三日程截他歸路着緊慢就取者吉寨并打景東與他相對着的軍日夜粘住不許他退設若那廝見後面軍大攻動城寨退的緊却十分追得緊

一凡要打那一箇寨先教人看了賊周圍地勢何處可安七稍砲若可安時預做下砲或二十人墜一座三十人墜一座這等砲做一百座臨行一根木頭四人可扛行者到根前圍了立起來便打

一此時馬軍不知實有多少數若有三五千止將三五千馬出在那廝後面三四程攻打後寨那象也則是嚇人如今京城見有牙象八十隻使他打人并打草人一般打則是行遲沒馬一小行快人趕得上他若無馬時及馬少時你每則步軍對住陣後往來着馬折衝或數千馬或一萬馬來往衝近

雲南機務鈔黃

四四

根前射象不多時便擊得他

一若大軍到了二十萬時止將對得住的幾萬與相持着便着十四五萬去後面五六程下營攻取城寨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沐都督到傳奉旨意各項事件

一如今凡擊住的蠻人戰象休將來留在雲南教馬如令京師發很教象來雲南近日真臘國王貞箇經由古城安南趕到象進貢又俺自家廣西十萬山內宰了二百三十隻京師累年安南占城暹羅

等國進到舊象八十餘隻已自教成了備辦明年發至雲南今過不用象得了此夷京師象隻還往雲南來也不來時明年春間發不用分開各城子裏養回話來

一設若白夷有人出來說話求免時問他索取後項物件金齒損了的官軍將出一萬五千馬來纜賠償這些人景東節次損了出哨官軍將出五百象來賠償更出屯牛三萬頭青腿象如三百箇方纜罷征

雲南機務鈔黃

四七

一設若白夷差人到時正人送赴京師小人放回一

一今秋景東蒙化樂家等處糧在地者令兵收拾一白夷此敗後一邊差人說話一邊差人做買賣若如此但係買賣人不問何等幹事人盡行送赴京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欽差錦衣衛百戶吳昇口傳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大庖西欽奉聖旨你趕上穎國公和穎國公說趕不上時直到雲南與西平侯說將雲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萬九千有零戶八萬六百有零丁除當馬站急通舖口使了的餘外的見一戶要一丁自備鎗刀根大軍下營征白夷若不肯去的等大軍征了白夷回來着總兵官領軍擊了遷了欽此當日又欽奉聖旨說與西平侯着吉安侯平涼侯在倘塘驛上下緊要處屯種那些軍來出軍着南安侯回來你說與他沒了嫂子的教他來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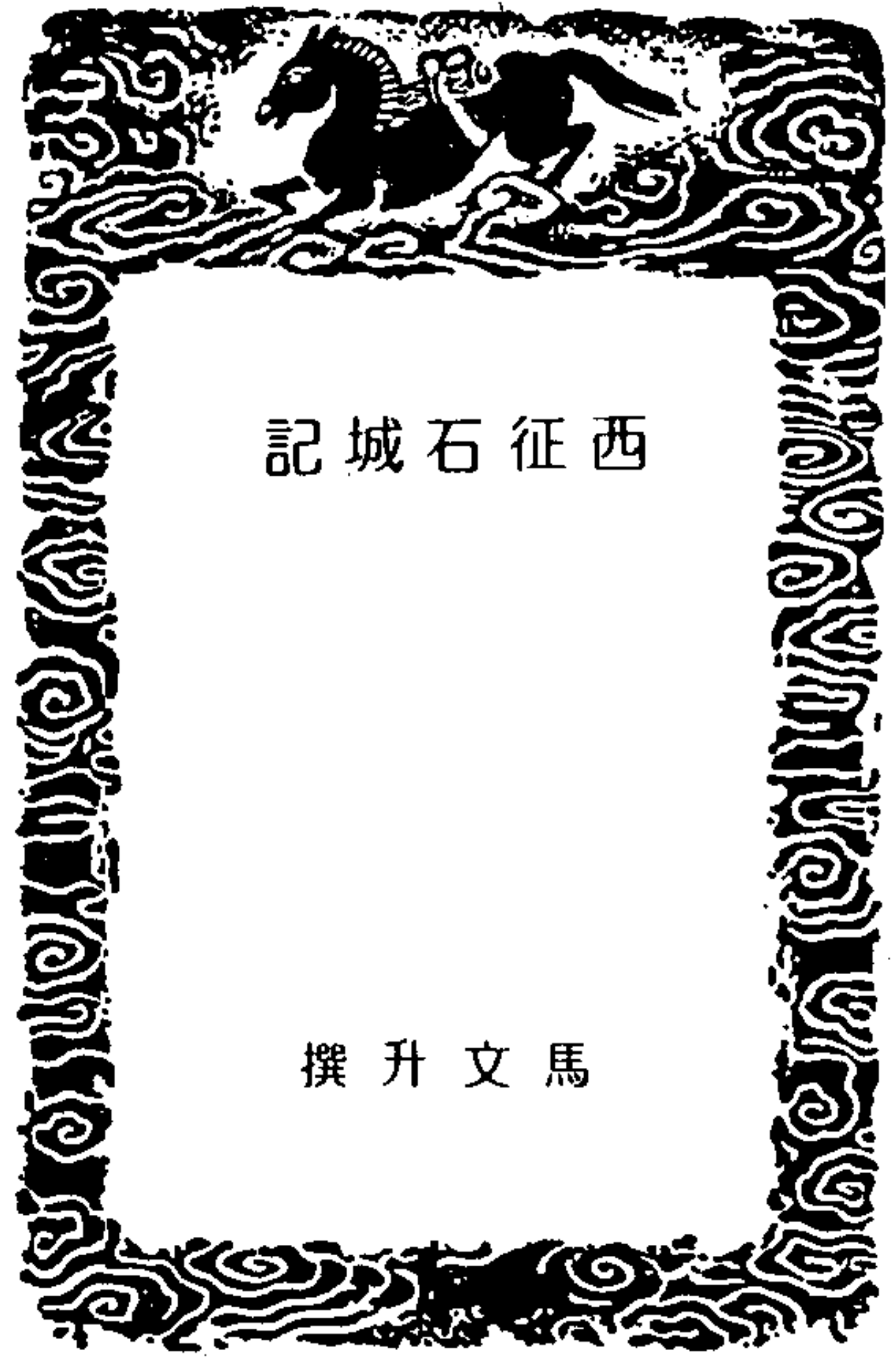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 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五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且覆訂

雲南機務鈔黃

四九



西征石城記

西征石城記

馬文升撰

殘元部落有把丹者任於陝西平涼為萬戶我

太祖既平江南克燕都下三晉兵至陝西而把丹等率眾歸

附授平涼衛正千戶其部落則散處開城等縣為百姓抽

其丁壯為平涼衛軍使自耕食彼既以養生射獵為計而

復無他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馬數百蹄而羊至數千足者

咸仍胡俗為樂正統己巳虜酋也先寇大同宣府脫脫卜

花王寇遼東向樂出寇陝西土達漸遭剽掠天順庚辰虜

酋李來毛里孩統也先餘眾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

十八九生事漸荒迨成化丙戌各酋大舉入寇土達有李

俊者獨以羊酒奉宇來李喜賜以馬俊遂有比從意時

都御史銅陳公介巡撫寧夏適都督張泰致仕居本鎮

而養生於鳴沙州迤南與土達相隣牛馬多被賊虜掠傳

聞非虜賊即固原土達張把腰虜掠事於陳陳至陝遂付分

巡陝西泰令家人狀張把腰虜掠事於陳陳至陝遂付分

巡會事石首蘇燾逮問而張把腰已懼先是華昌府張通

渭縣人戶逃於把丹孫滿四等堡潛住縣遣里長追捕遂

為滿四等所殺竟不知其由至是縣亦上于陳公速之滿

四等雅素縱決不知官府是危懼會新任靖虜等處參將

都指揮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索各土達馬疋鷹翎

等物滿四等因謀於俊而俊實奸黠遂倡謀從北虜時把

丹曾孫滿者四之姪也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揮食

事有司移文平涼衛捕張把腰滿四等甚急其衛指揮日

逼督滿等以應解者璫人也不知俊四等已有叛意

遂率火鎮撫第火四等二十餘人陰携鉄索刑具往捕之

四等知之候璫至堡給璫所率散各家食盡殺之因劫

滿四等數人叛入石城石城者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

十仞無徑路上者俱曳繩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

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

有小山高亦數仞如懸壁狀兩傍空虛并後面悉築墻亦

二丈五六尺各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不知何代人

造此以避亂者城外皆亂山形甚惡人至此毛髮聳然滿

四等當關據至此孰知其險可據遂居之已而李俊往誘

末李合泥上達知其 仗義者分守參將劉清領軍自靖

虜乘輿戰不利報至陝鎮守太監劉祥寧遠伯任璫與都

御史陳公會都指揮刑端申澄率陝西各衛兵往捕戰

於城下申澄死之刑端道歸官軍大潰事聞遠近驚駭兵

部請以陳介任璫等軍實總兵廣義伯吳宗廷綏都御史

王銳參將胡愷各率所部會討之寧夏在先是陳與吳素

不知兵竟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慈祥僅夜二鼓營

壘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即出兵架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

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時軍餘馮信最知兵隨陳公言於

諸公曰賊雖誠偽難測然我軍夜間未息邊報即行且乏

水飲無執戈力不可與戰姑從彼意退兵徐議攻討吳宗

此曰兵已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

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

木挺而闖官軍遂敗任璫吳宗俱退保東山陳欲自盡左

右人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大銅將軍亦二座

兵猶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死于賊賊遂乘勢倡

西征石城記

厥九係土達俱逼入城而於靜寧州大路抄略運送并州

冬衣布花萬餘疋餓不可勝計時兵部主事閻讓催軍

至固原具以 聞或傳其黨導以窺陝者朝野益震陳與

任璫吳宗劉清馮傑俱解赴京師八月內乃 命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嘉興項公忠為提督鎮守陝西太監劉公祥

為監督行取回京涼州副總兵劉公玉為提督兵都督僉事

夏正克左參將都指揮劉清克右參將監察御史鄧本端

監軍兵部武選司郎中劉洪紀驗功以益以京營神鎗官

軍五千復調并京延綏寧夏陝西官軍共五萬往討予特

以南京大理寺卿夏松家服初闕有 勅陞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叛賊總督總兵等官有事計議

務在戮力同心共濟邊務時戊子九月五日也予奉 命

七日即行至十八日至陝申戒所屬整點民兵防守城池

及攬運糧餉畢十月一日至固原項公營項方到一日是

夜三鼓聞營外一里許砲聲甚急營中皆驚予尚未寢急

令官軍嚴守營門至天明視之乃賊留文書一紙云容我

每石城若住免納糧差素 聞朝廷饒我每罪等語眾愕

不可測予曰此不過欲緩我兵何足信只可整兵以俟進

計因與項劉諸公謀求用兵方畧地利險易皆言石城

之險不可輕進又以前兩失利皆難之乃令善書者圖其

形勢兵分六路項與二劉并予及巡按御史任佐姜孟倫

右布政使余子俊左參政龐勝也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

綱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副使鄭安也酸棗溝伏兎伯毛

忠鎮守陝西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也木頭溝參將劉清

夏政布政司右參議嚴震也打刺亦寧夏副總兵林勝參

議崔忠也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華昌府同知羅豫也

羊房堡期三日諸路並出精兵先嘗賊且探地勢迺大舉

比至城外賊覘知就來迎敵延綏官軍恃勇首先陣亡

者二十餘人而賊之傷死者亦多眾益懼至十三日會兵

復往探山勢水頭賊復迎敵佯敗去官軍逐至城下時賊

尚多居城外者官軍忽之貪取財物賊遂斂衆入城伏羗伯毛公曰賊能有幾多速進兵勦之官軍四攻上山賊極力拒敵毛公攻其東山路險隘不能進賊奮死極砲官軍退敗墮崖死者衆而毛公亦被管賊被鎗砲死者不可勝計斬獲數百顆予時在中軍領馬軍五百餘常草萊欲燒賊柵西路之賊乘勝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總兵劉公被圍于城下官軍潰散劉公亦中流矢家人陣亡者三四人項公斬其州退怯千戶丁某以徇官軍懼復登山予亦調度所領兵破空填列以振聲勢賊軍猶欲遁予號令敢有在逃者斬之中傷者移置山下衆稍定不敢退俄劉

西征石城記

五

公子斌來報曰家父被圍乞阻敗軍予曰第入視汝父少項項公至憂鬱失色予從容言勝敗兵家常事况今日之戰賊死者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北徙無深慮者徐可再圖奏報明言伏乞伯忠義奮發身先登山斃于流矢賊勢已窮蹙宜語所遣令人陶珙等至京但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朝廷久望捷報奏至即令宣捷陞復等為所鎮撫其月慧出西方兵部及撫寧侯朱未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度河與北虜連和禍不止西陲乃交章擬益兵赴援項公與予謀兵應益與不予曰若不益萬一賊不能平誰任其外第上請令撫寧侯朱未率宣府大同精兵五千順邊而來賊平則止之未平則併力勦之項公從以上請且日督兵攻圍賊在山熟視不出戰官軍至暮則回項公憂之予入謀於項公曰賊城中既無水而薪粟亦漸乏若絕其芻蕘則彼若釜中之魚當自彼斃矣項公從之遂令官軍盡焚左右近地之草賊馬死者殆盡則又盡以死人馬填塞城外水泉候賊夜汲者設伏掩襲之多被擒益知彼中消息正艱於水予曰此時賊窮蹙已甚不足慮矣石城南門與東山相近時令都指揮孫重領兵數百駐于上以視賊之出入迨兵將回此兵先擊賊據前山矢石雨下我軍不能出時都指揮曾鑑統莊浪

西征石城記

土兵千餘人出馬前鋒入於殿後每被賊襲至夜方至予復言於項公曰孫重軍擊之太早故也侯中軍兵行遠山上兵方擊項公從之自此賊不得上山中軍兵結陣而回賊竟不敢襲其後獨延緩軍與賊門相對日被攻圍中傷者衆勢不能支予又言於項公曰彼處當發兵衝擊攻其所必救賊若上山攻我以此精兵衝其脇賊必折此衆從予計乃遣劉公子文同其州達官指揮赤微率土兵五百人候賊上山兵即繼進以邀其後賊信胡人十月八日神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事不利矣至日賊果出攻我山上兵我依法構之遂斬首十數級賊始懼會續調甘州都指揮劉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兵已上山山勢高險卒不能克又日值景短不久即曠兵在山上者數千人彼此皆懼而賊尤甚予方憂兵不能製而賊復恐我攻山乃詐請降欲假官詣城下項劉二公皆單騎詣彼久不回賊披戴明盔甲者數百人環繞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予與大監劉公在溝外予曰賊窮蹙無信義萬一二公被獲留何以言之朝廷速遣二公歸賊堅要巡撫大人來予曰若不往是示怯乃從數十騎至溝邊大聲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官咸在此罵訖復以精兵四外旋捷此去之賊遂入城予至城下滿四同歸滿璫等乃出訴曰我等本良民被劉參將馬指揮激變我今既如此願赦死請降予乃言劉參將等激變爾等朝廷已知之各官解赴京師矣爾速降朝廷必有爾罪賊皆羅拜兵始獲從容而下一無所傷予因問滿璫曰爾被逼劫入城非及者璫乞命予遂帶璫回營次日賊即設木柵於山上請戰不許言曰一日夜五鼓城內有李旗者至營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警殺可乘機勦之予與項劉諸公謀曰此言固不可深信但以理度之恐不虛遂令中營軍士晨食及傳諸營俱早至山下賊果亂未及俱上山亂矢下射賊良久我軍仰面受敵予與項劉親在陣前

西征石城記

七

督軍失至面無敢避者賊亦多傷但不能得其首級耳日將暮遂擊兵晨至山下則用守城大將軍銅鏡往城中擊之死者不知其數然天氣嚴寒軍士不敢燃火賊堅壁不出迨暮始回軍中頗嗟然竊相謂曰攻則攻之使我輩早還終日受寒何日得了予聞之又言於諸公曰頃兵日久恐生他變即黃河一凍北虜入套我軍豈能久駐其時賊乘間突出奔入河套與之合則貽患有不可言者莫若攻城破之可必衆不敢決時城中有一人代滿指揮送鋪陳馬足到營有識之者曰此陳都堂牽子張馬六也陳公軍敗遂從賊予問曰爾可回否馬六懼不敢對因留詢城中事彼既不吐實復請張欲陷我軍遂遣人給送回固原寧家即於山溝內殺之石城外有壕深丈餘人馬不能至城下予思欲用土填之乃取各城上圍竿木數千縛成大橋置之兩車軸上軒昂隨人亦可用以攻城至期遂推至壕邊抵其前以遮矢石命軍士數百人每人負土一袋以填壕須臾壕平車至城下以竿繫城果高二丈五六尺賊乃開舊所立木柵懸大石以防予因欲舉此臨城衆恐傷人予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不決乃止賊用是益慎漸有出降者予與項公議曰此輩不可害也遂給帖令旗牌手送出營任歸家自此逸出者日衆賊雖嚴法禁之終莫能遏我軍圍困日密賊既無馬與水漸有逃散意乃令曉番語人四外招之時回回楊慶力驍勇素有謀略四倚為謀主見勢不可為遂以十二月十六日晚出聽招至大營時予方會諸公籌畫軍事慶力至心甚恐予曰汝既聽招而來不必懼劉總我援刀與誓曰爾若能生擒滿四或殺死來獻朝廷有榜文賞白銀五百兩金一百兩陞爾指揮遂以銀示之送出帳外屏人問曰何日可戰慶力曰只在明日倘落雪人有水難以為力但滿四最怕神鎗至日若戰不可放鎗即彼退去矣予又曰何處可戰慶力曰只在東山口予復曰賊兵精銳尚多爾可計

西征石城記

八

西征石城記

移其兵上山方可信項公亦厚慰之乃遣去次日至五鼓
 子與項劉二公整兵而出至山下其東山口係延緩兵所
 守地而機又不可預泄乃謂延緩將胡愷曰爾營兵連
 日傷損甚多中軍兵可代爾守一日胡愷曰諾子即命擊
 其兵移中軍兵于山口令人於高山一視之見有騎曰馬
 出城者乃四也既而東山上果有披戴明盔甲精銳數百
 人項公方信之劉公恐其子文者尚在彼不利欲麾兵進
 子曰不可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者三探者忽來報曰今
 日斷後賊前往上射于此之曰賊多詐王公銳等漸覺之
 麾下悉前兩軍相戰良久彼此後傷相當我軍因奮勇擊
 戰賊遂大敗俄報滿四等已為郭翹生擒少頃送至軍前
 爭功者不已予平刃欲殺之衆方散字與項劉諸公議曰
 四既就擒城中破胆乘勝逼城崩之必矣劉公曰既得四
 且罷若進兵恐賊堅守卒不能平遂以四歸營官軍大悅
 予乃書火牌十數回行各邊并陝西各府知之以安人心
 賊有馬騶南斗俱驍勇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率其
 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以擒四等捷聞且止援
 兵有 勅獎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一日城中復立平涼衛
 達官鎮撫火墩為主以拒官軍凡逃出者即殺之項公令
 諸營各遣夜不收數人夜偵於城下賊北行即報南行勿
 追蓋欲散彼之黨易成擒耳劉愷我議欲任城中餘賊皆
 散去不追項公慮予議曰賊自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
 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後稍不遂意即又叛矣終為
 陝西患論法不可恕乃日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
 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而去因悉悉諸營兵捕之擒斬數
 千級惟滿四姪太平舍人能最驍勇逃去詢其黨滿洪云
 能執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并獲其家屬百餘口諸
 營官軍日搜山有得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盡
 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以下者數百以俟取用楊虎力
 家口亦被獲虎力曰望赦之予令旗牌手引虎力逐一認

之俱給還而其親戚以虎力被有者亦衆蓋以其預有功
 也惟情特為盜者百十人走慧慧山置帳房數十頂居之
 果招不下項公命攻之亦不克予與項公議曰此亡命殘
 賊不足慮終能得之第石城之險非盡夏前後所築城垣
 恐後有叛者必據此而集衆遂令萬人悉平之至於陣亡
 官軍之骸骸久暴於城外則令左右布政余公子俊收聚起
 大冢葬之祭以牲醴復立石記平石城歲月於山崖以示
 永久及會項公至慧慧山視之予方欲設法攻勦忽延緩
 報北虜已入河套矣會請我軍人暴於外他北虜聞之擁
 衆來此其何以禦之乃留精兵三千於本山之外伺賊予
 與項公等於十二月二日并諸營軍馬悉回固原予乃宴
 摠督總兵并各鎮巡撫將佐尚有所獲土達老婦人三百
 餘口予與衆議以之解京途中勞費悉責其親戚放遣之
 項公以二十六日歸陝而諸路兵俱回鎮其生擒賊千餘
 恐生變即營中斬八百餘擄留滿四馬騶南斗火鎮撫等
 及其黨與之罪大者二百名并滿四妻解赴京師且以兵
 後久安無虞之計 上聞再奉勅獎勵而慧慧山餘賊至
 成化己丑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刺亦伏誅傳首至陝餘
 賊解散其未珍土達悉不究令其本分耕牧蓋慮其奔河
 套以促大虜也於是石城迤北古西安州添設一千戶所
 除官撥軍防守又以固原千戶所改為固原衛奏選指揮
 等官苗鳳等七十餘人理衛事後添兵備急事一員舉華
 昌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項公等遂班師本年三月論功
 行賞大監劉祥歲加俸二十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公陞右
 副都御史予與延緩巡撫王公銳皆陞左副都御史餘皆
 陞職有差而賞亦厚先是項公日披堅於石城下督軍殺
 賊雖矢石如雨略無惧色予嘗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
 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與論備之及是人猶以功大賞輕為
 不足卒勵人心云滿四及妻等至京師皆磔于市任瑋吳
 宗陳介諱成兩廣劉清馮傑亦坐誅惟李俊之姪洪滿四

之姪安亡去予鈞據獲亦并市京師四月 勅撫安所
 餘土達予復親詣固原檢其尸數拘其老者回諭以生生
 之樂釋其驚疑衆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為亂遂奏給復
 三年以安其心後榜示曉之選壯者千名隨軍皆俯首樂
 從願効死力以報後再奏復指揮滿瑋官陝西西安左衛
 帶俸以絕後患師旅既靖西方底寧十年方四十有四監
 膺巡撫重寄於兵事遂舉之際得借項公等同心戮力凡
 營居野外者六十餘日親犯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復醜
 敵賊殄平巨寇迄今三十有六年歷歷若前日事故因項
 公後人求論次其先烈而并及其始末之詳於此使觀者
 有以知兵禍起於細微戰功係於謀畫則皆思患於未萌
 圖成於暗是亦有志建功為國者之一鑑也豈直偽史氏
 之略著一時之績而已乎

馬端肅公三記序

中國莫安四夷負服君子於斯時也以無事處之而才美不外見與常人等間有冥頑之徒敢肆陸梁築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五

公忠同心協力及勦平焉地方底寧成化丙申東夷滿都督僭號犯順公以兵部右侍郎奉命而往宣布

過隨行逐隊而已耳與常人豈相遠哉清戎山西侍御同郡任公以公當代元老勳德懋著記不可泯迺

又

惟古名臣碩輔遭國多虞能當大事得大患綽有餘力者若裴晉公於淮西寇乘公於澶淵韓忠獻范文

出奇制勝不兩月而梟渠授首東夷狡詐百出以恩則失威威則失信兼之權奸扇術難於安輯公以

事之顛末耳顧夷情向背邊方利害戰守機宜一日可悉今疆圉孔棘或彷彿公之謀猷處公而振作之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五

公鈞人也鈞當松高之陽相距僅百里維嶽降神周有申甫生焉公生我

又

營委諭祭贈太傅謚端肅而恩禮全焉此公階進始終大略也公厥歷中外忠言嘉謀拾遺補察者罔

今若公者真可謂社稷之臣歟侍御任公出公同鄉
 之晚慕尚興起取三記錄之梓以正曾辱公之知紀
 梓行歲月莫切於正乃順承以卒其志若大書特書
 不一書於公者有太史氏實錄光昭崧高之神而人
 品之每重也夫
 正德庚辰春三月庚子朝議大夫山西等處水宣布
 政使司右叅議奉
 勅督理糧儲前監察御史麻城汪正謹序
 西征石城記
 馬文升

馬端肅三記三卷

明馬文升撰文升字負圖鉤州人景泰辛未進士
 官至兵部尚書加少師太子太師端肅其諡也事
 蹟具明史本傳此三篇皆所自述一曰西征石城
 記紀成化初為陝西巡撫與項忠平滿四之亂事
 一曰撫安遼東記紀成化十四年遼東巡撫陳鉞
 冒功激變而文升奉命撫定之事一曰興復哈密
 記紀宏治初土魯番襲執哈密忠順王而文升持
 議用兵遣許進等討平之事三記本在文升所著

欽定四庫全書

集中此其所出別行之本也

案此三記皆文升所自述宜入傳記類中
 然三事皆明代大征伐文升特董其役耳實
 朝廷之事非文升一人之事也故仍隸之雜
 史類焉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
平蠻錄

王軾

欽差提督軍務南京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軾謹題為捷音事先節該欽奉 勅該貴州鎮巡官奏普安蠻賊福佑夷婦米魯成滅土官夫屬謀奪官職地方近又聚眾拒捕殺官軍兇惡逾甚今特命爾前去提督軍務照依兵部議奏事理博采眾論講畫方略會計錢糧着量地方遠近官兵多寡隨官徵調會合勦殺各該鎮巡等官俱聽節制一應

軍馬錢糧等事悉從便宜區處爾須親臨調度申嚴號令相機殺賊土兵所得賊人財物畜產就本兵官軍斬獲功次送巡按御史紀驗明白以憑陞賞欽此欽遵又節該欽奉 勅送賊米魯等糾眾據險將鎮守內官及三司方面等官劫虜殺害損折官軍朕念生靈荼毒賊惡貫盈不可不痛加勦滅各兵至日爾宜斟酌調遣宣布恩威明示賞罰令其奮勇効力會合勦殺務俾逆賊授首地方獲寧斯副委任欽此欽遵臣到貴州仰遵 勅旨博采羣策調度兵糧商確攻戰計畫已定即於弘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進

平蠻錄

至查城齊集調到軍兵會同鎮守等官申嚴號令明示賞罰謀取聚長兵分八哨參將趙晟督領清浪備禦官軍并承順兩江口等處長官彭世英等土兵從大盤江右哨進兼督調各哨都指揮張泰李堂領普定等衛官軍并酉陽官撫冉舜臣等土兵從小盤江布哨進都指揮崔鐸漢于領承寧等衛官軍并播州黃平安撫司同知楊才等土兵從右盤江中哨進兵備副使周鳳督同都指揮黃京等官軍并督領泗州城頭目王傑班繼黃瑛等皆土兵從右河後哨進左慮大兵壓境各該城池并盤江恐賊窺伺分委都

指揮楊芳洛忠王湘魏紀司繼先各嚴加固守總兵官曹愷統兵於盤江東岸創營通振通行督責巡按監察御史戴乾右布政黃璉右叅政羅安左叅議王果僉事龔萬朱儀俱隨軍計議往來督哨軍需賞勞仍委左布政使黃璉經理軍儲餽餉分委左叅政羅安叅議王果區畫并知府任儀羅瓊隨同饋運又恐各哨別委奸弊行令僉事龔萬朱儀隨同御史戴乾巡察及行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崑巡撫右副都御史陳金親詣交界地方督率三司都指揮劉桓孫輔李增左布政使李韶叅政張朝用叅議副使

王臣包裕僉事王懋中各整兵備糧運謀設策將在彼軍兵亦分爲四哨從亦資孔羅雄州亦佐縣拖長江四路進八面會合一鼓齊攻臣領都指揮李政指揮李佐等軍兵親詣調度居中節制遇有各哨報到勦敵時出奇兵策應致仕署左都督王通及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適至軍前王通叅畫謀略黃珂欽遵原奉 勅內申嚴號令明正賞罰事理嚴督各哨軍威益振隨該參將趙晟開報正月二十九日兵在查城先選驍勇官兵一萬員名取路前進將賊首米管福佑當惡六墜管下阿舊等七寨克破斬首三十

七顆各賊因見我軍勢盛抵敵不過奮夜奔過大江投示毛口等寨聚眾長牛皮古蠻賊要來截殺二月初五日親率軍兵設法置造排筏壓二色等器至初八日督令都指揮張泰李堂率領軍兵奮勇蹈水過江殺退賊眾就陣斬首一百三十四顆餘賊去丟棄鎗刀奔命潰散本月十一日又督軍搭橋過江連日哨搜六墜山背節斬賊首級二十九顆探得餘賊奔入箭迷山高險難攻累令鄉導誘撫不肯下山十三日督發軍兵分路齊上與賊對敵就陣斬首二十五顆各賊怕死情願投降照舊當差十九日統兵大

盤山創營瞭見蠻賊藏河西畔下把截拒敵當督指揮劉復等率領軍兵沿河撐船過渡與賊對敵斬首一十七顆餘賊奔散二十日督軍搭架浮橋二座修砌完斷路道二十餘處二十一日領軍過江哨通保甸哈馬章等舖路直至安南衛解圍進城人心忻悅連日督發軍兵出哨仰古定王山寨遇賊迎敵各兵齊擁向前殺敗眾陸續斬首級五十一顆二十三日又督軍兵哨攻阿蒙山寨斬首一十六顆二十四日攻打大規模寨斬首一十顆二十九日分兵攻打賊首阿舊寨遇賊出敵斬首四十四顆俘獲賊首阿舊

母妻三月初二日移兵進至阿傍寨創營督軍前去攻打阿保利硬寨斬首二十六顆初三日復搜阿舊寨山等并哨攻營領寨共斬首一十五顆初九日起營至江西坡遇賊出沒追趕進入箐斬首二顆就於新興營十一日發軍出哨及疎箐斬首十二顆二十四日統兵踏塘探賊開通普安道路二十五日就攻福佑爲惡家奴弟三寨斬首六顆四月初二日督軍攻打猪峒大竹山箐哨驪科箐共斬賊級四十顆本月二十三等日哨搜董下沙索山箐生擒及賊一名斬首六顆通前共擒斬賊級四百八十一名顆俘獲

賊屬男婦大小五十八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十名口燒毀賊房倉二千餘間得獲賊牛馬猪羊生畜米穀無算又准總兵官曹登開報督令先在盤江東岸劄營官軍並酉陽保靖等處土兵自二月二十等日節次搭造浮橋過江巴山虎壓二色等器出奇正之兵用間諜之謀克取阿滿扯鮮等寨并渡奪盤江攻搜阿以沙索等山箐硬寨擒賊級共五百一十五顆跌唯落水及被火燒死者不計其數俘獲賊男婦一百名口奪回被虜旗軍男婦一百八名口得獲猪羊馬數萬燒毀賊房倉二百五十餘間又准致

仕署右都督王通開報率領軍兵自二月初一日過盤江進抵安南衛因各哨官兵告稱普安蠻賊克復難敵累以計謀嚴諭將士所向克捷會臣選差鄉道李受等多方設計前去蘆塘賊寨取出被虜太監楊支又節督指揮葉雲等領兵攻克阿黑阿難步索等二十餘寨斬首二百四十七顆燒毀賊房倉不計其數又據督軍兵備副使周鳳呈報領兵從岩布河進哨探得蠻賊萬餘在長牌嶺高頂據險立柵山陡難攻二月二十日多方設法督率軍兵復騰騰附併力齊進賊徒接戰自寅至申擒斬賊級一百四十四名顛跌唯死者不計其數兵戰乘勝長驅又追斬首級二十七顆十三日率兵直抵安南衛賊方遠遁圍困已解連發軍兵三次哨通盤江官路接濟軍兵本月十七日又督土兵三萬分路攻打三寶阿黑紫塘大章羅廷等寨蠻賊拒敵軍兵奮勇殺敵擒斬首級九十七名顆二十六日移營到阿舊寨山下過賊對敵斬獲首級一十八顆三月初一日督兵四萬從地名者羅移營至廖旗等阿望地方瞭見蠻賊數千駐劄高山迎敵亂下雷石弩箭軍兵奮勇登山殺敵斬首四十二顆餘賊奔散初二日又督兵攻打石頭營

平蠻錄

二

泥坎者必康等寨首賊阿鳥騎馬率領賊徒拒敵副使周鳳親冒矢石射中阿鳥墜馬臨陣斬獲首級軍兵乘勝斬獲餘賊首級三十一顆初三日又督兵攻打普喇次雙蘇羊場以立堡所宗賊寨擒斬賊級一十九名顆初四日又督軍兵捕獲廖旗等遇賊五百餘騎迎敵軍兵奮勇斬首一十八顆訪得蠻賊藏匿俄山峒據險樹柵當督頭目王傑班繼率兵二萬尋見賊峒四面攻圍三日克破斬獲首級一百一十顆十一日又督兵哨至蘆塘賊婦米管等賊聚三千餘徒迎敵交戰數合頭目黃蠻奮勇臨陣殺獲不知名賊首級一顆餘賊潰散十五日發兵攻打法泥敗寨斬獲首級四顆餘賊遠遁移兵至安南千戶所解圍當督都指揮魏紀安南千戶所統領官軍并營長阿葉達等土兵日月不等攻打阿刺沙查等寨并搜龍場楊溪石關口等山箐與賊敵戰軍兵奮勇殺敵擒斬賊級共二百一十三名顆又督指揮葉京指揮陶更發兵復搜廖旗等斬首一十七顆又督都指揮司繼先致仕都指揮吳庸統兵領安籠千戶所官軍并安隆峒黃草坵保靖等處土兵日期不等攻打雷欽欽打等寨并哨搜色妹山與賊敵戰殺退共斬首

一百一十七顆又督都指揮張泰李堂等各哨軍兵節次攻打馬尾籠阿雜籠猪洞阿馬坡軍下等寨擒斬賊級共一百五十一名顆四月初十日公同都指揮楊芳致仕都指揮吳庸保靖舍人彭翰計擒首賊一名米朶通前擒斬級共一千一十一名顆俘獲賊男婦一百三十三名口奪回器械三百件被虜旗軍男婦一百三十五名口得獲賊牛馬猪羊二萬三千餘匹燒毀賊房倉五千七百間又據坐營都指揮李政呈報率領總營精銳軍兵往來督戰殺二月二十三日攻搜盤江等箐并攻克阿哥阿朗白旗軍下五

平蠻錄

三

十三寨軍兵奮勇敵賊殺斬獲賊級二百六十一顆俘獲賊男婦三十五名口獲揆牌鏢弩三百件牛馬猪羊不計其數燒毀賊房五百餘間又據都指揮楊芳呈報月日不等節次領兵與賊交戰奪取殺賊擒斬賊級三百六十六名顆俘獲男婦賊一百名口奪回被虜旗軍男婦一百七十四名口又據都指揮路忠呈報節次督領安南等衛官軍與賊交戰斬獲賊級五十一顆俘獲賊男婦六名口奪獲被虜男婦四十口又據都指揮王湘頌宣司勳陳顯指揮陸儒趙綱并營長阿贈等呈報節次把路搜善擒斬賊級

共六十四名顆又據都指揮楊芳呈稱率領攻圍馬尾籠寨蠻賊阿宗等因懼我兵大振自令通事儒黑等將節年為首賊阿舊鄉縛解官乞免已罪就給旗榜安插乃楊芳又將福祚管下大頭目賊波不設計擒獲解官又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全咨報本年月日不等准臣移文差官執旗并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行文各催督會同總兵官黔國公沐崑親詣平夷衛交界地方將所調武定等府州縣等上官知府等官鳳英等流官知府王嘉慶稅新等指揮等官李素等軍兵各并召募勇士四五萬數整點齊備依期前行令左布政使李韶參政張朝用參議張璠副使包裕僉事王懋中都指揮孫輔劉桓或分哨督軍或區畫糧儲本年二月初一日兵至曲靖衛地方駐劄賊首福佑等正攻打平夷千戶所城巡隨即發兵追勦該所已被攻破本月初四日賊首米管福佑等領兵會合矣蘭等寨賊兵攻打平夷衛後所大河扼勒等屯堡隨督軍兵與賊對敵將福佑親男阿魯陣殺傷身死福佑痛恨又令伊管下火頭阿唐甫領兵前來劫營各兵奮勇向前迎敵當被革職指揮把忠將阿唐甫射傷落馬擒獲餘賊潰散隨將賊

平蠻錄

四

勦矣蘭沙陀驢槽黑納婆衣等寨等俱各克破擒斬賊級四十九名類俘獲賊男婦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名口本月十五等日賊首福佑領賊兵將樂民千戶所城池圍困攻打甚急督令官兵會合到彼賊兵俱退遂解圍本月二十二等日又督令軍兵攻打黨惡阿剛綁密徒噤鬼者黑松林等寨等夜被福佑帶領兵攻劫土官阿驥等土營各兵奮勇向前擒斬賊級八名類俘獲賊男婦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四名口藥箭射傷賊死者不計其數次口土官知府鳳英等督兵將福佑追至陡岷硬寨與伊對敵當將伊有名賊徒阿古東斬首餘賊擒斬一十九名類移兵至平夷衛本年三月初三日僉書王懋中等訪得福佑已歸本寨督令知府等官王嘉慶等領兵襲其後土官知府等官鳳英等領兵扼其前將本賊臨近諸東木衣塊新等寨一一攻打絕其後援射傷賊徒一百有餘斬賊級二十九名類俘獲賊男婦一十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一十六名口餘賊奔走入菁本月初五日等日各官督兵攻打本賊硬寨奮勇齊心一呼而至本賊聞風先遁擒斬賊級五十一名口類俘獲賊男婦六十二名口奪回被擄男婦六十一

名口當將本賊上下二寨房屋盡行燒毀彼有福佑親信賊首機車逃在多羅普藏躲土官鳳英緝知發兵將阿後車擒獲其平夷衛附近賊黨仍肆縱橫又督併左布政使李韶副使包裕都指揮孫輔日逐領兵出哨將亂石難克散上華洗落則叢檢甲木古阿哈阿史密希濟鐵池強勒黑泥母鮮撒俄等寨寨一攻打破擒斬賊級共二百三十二名類俘獲賊男婦一百二十三名口本月十五日雲南按察司副使王臣公差回任訪得本官才優識遠行委領兵并分巡安普道地方隨該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行委

紀驗功次本月十七等日三司領軍官員訪得叛賊福佑等俱逃往馬尾籠等寨藏躲隨即發兵追攻前到地名你工千下營探得烈名唯洞有賊在內聚聚門設排柵三重前有大河唯勢險惡各官督兵設法攻破斬首一百顆又訪得賊首米孕并蠻賊阿宗弟阿敵等聚集賊徒俱在地名阿匪籠藏躲各官又督兵前去各賊預於本寨隘口用石壘砌險惡尤甚軍兵奮勇攻破斬首三百顆俘獲賊男婦一百五十一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三十一名口本月二十六日都指揮孫輔督兵前到馬尾籠寨江邊駐劄本月夜賊

婦米曾令伊親信首賊李聽帶領賊伴一十五人前去羅雄等處探路要行逃走當被伏路巡哨軍兵緝知奮勇向前將李聽等六名擒獲斬首級九顆本月二十七等日三司官員督兵追攻馬尾籠寨賊首米曾福佑等率兵拒敵土官知府鳳英等齊心併力奮不顧身將福佑并伊妾適固及賊婦米曾首賊張保容張定王得俱臨陣格殺身死俱得獲身屍并節斬首級共五十五名類俘獲賊婦六十七名口本年四月內僉事王懋中又訪得福佑管下首賊阿塊傷阿塊里節次率領賊兵攻打賊攻城池屯堡差遣土舍海岳營長阿保隆等領兵搜捕至諾東山等行見各賊行兇拒敵阿保隆等奮勇向前阿塊里格殺斬首阿塊傷生擒本月初八日領軍左布政使李韶副使王臣包裕僉事王懋忠都指揮孫輔劉桓因見馬尾籠十分險峻攻圍七日未克責令知府鳳英等與本寨打話快諭蠻賊阿宗依聽將節年王謀叛逆江西客人龍清監生洪子華張信福佑妻揖受男阿雜米曾使女阿燦俱送出營龍清仍肆兇惡當被鳳英格殺斬首與同洪子華等俱獲本月日期不等節次督兵攻打石唯施長江響水喇小竹山法那矣蘭沙

鍋儘奴鳥蛇等寨山箐共擒斬賊級八百五十名類俘獲男婦四百四十九名口五月初一等日督兵攻搜東山白馬山係濟黑泥濁水等寨箐兵擒殺賊級三百二十二名類俘獲賊男婦二十四名口有名賊首已獲一十九名一方之患由茲而息等因并將賊首米曾福佑全屍及生擒洪子華等各開解到臣會同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審驗明白隨將米曾福佑砍取頭級身屍分解發各處梟掛及查得官軍土兵擒斬功次自三月十六日以前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黃珂紀驗各詳審嚴覈一無妄冒總計雲貴各

哨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斬首四千八百一十六顆共該擒斬五千一十三名類俘獲男婦一千三百一十五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百七十八名口攻破一千餘寨燒毀房舍一萬七百餘間得獲牛馬猪羊三萬三千餘匹一舉蕩平役不再籍臣等議照普安賊首米曾福佑節年倡亂乃其屬階米孕阿舊張信洪子華等同惡主謀為之羽翼戕賊土官千里屯堡為之兵墟禍及兩藩生靈為之塗炭一旦天厭其亂神奪其魄渠魁授首餘黨伏誅普安南二衛地方俱已寧靖無虞矣仰惟 皇上受 天明命主華

夷 聖謨神威超越千古武功文德光被四方是以臣等得効犬馬之力用冒涓埃之報師出萬全事無一失疆土復往時之版圖道路通舊日之職貢遠近交懽軍民胥悅此皆 皇上威德及遠之所致也臣等不勝慶幸仰戴之至其各該文臣武將宜力効勞如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金遠臨邊徵嚴督將事先事用謀臨敵制勝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崑鎮守貴州總兵官豐潤伯曹愷致仕署右都督王通協守貴州右叅將都督僉事趙晟巡撫貴州監察御史戴乾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雲貴二處左布政

史戴乾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雲貴二處左布政

使黃璉李韶參政羅安張朝用參議王泉張璠副使周鳳王臣包裕僉事龔高朱儀王懋中都指揮李政楊芳洛忠張泰李堂崔鐸侯宇王相司繼先魏紀劉桓孫輔李增知府任儀羅璞王嘉慶稅新指揮李佐等或督率兵將致克捷之功或紀驗功次息軍中之弊或親臨戰陣極其勞瘁或整理錢糧盡其心力此皆功勤顯著者也不敢不錄除將生擒從賊會審斬首并原獲首級俱發梟掛俘獲賊屬男女幼小堪用者養候老弱不堪者變賣奪回被虜軍民男婦給親完聚獲到牛馬猪羊給兵充賞器械入官有功等項

平蠻錄

二七

官軍人等行紀功監察御史及用過賞功銀兩等項行雲貴二布政司各造冊 奏繳其招撫過脇從夷民行各該州衛安插復業漏殄逃匿殘賊行雲貴鎮巡官處設法擒捕務令盡絕有功再行紀驗其賊首米魯福佑首級并福佑妻男與情重米孕阿舊波衣適得洪子華張信等俱發都布按三司會問取招一并解京及於本年五月十一日班師外緣係捷音事理具本專差 齋俸謹具題

廣信府同知都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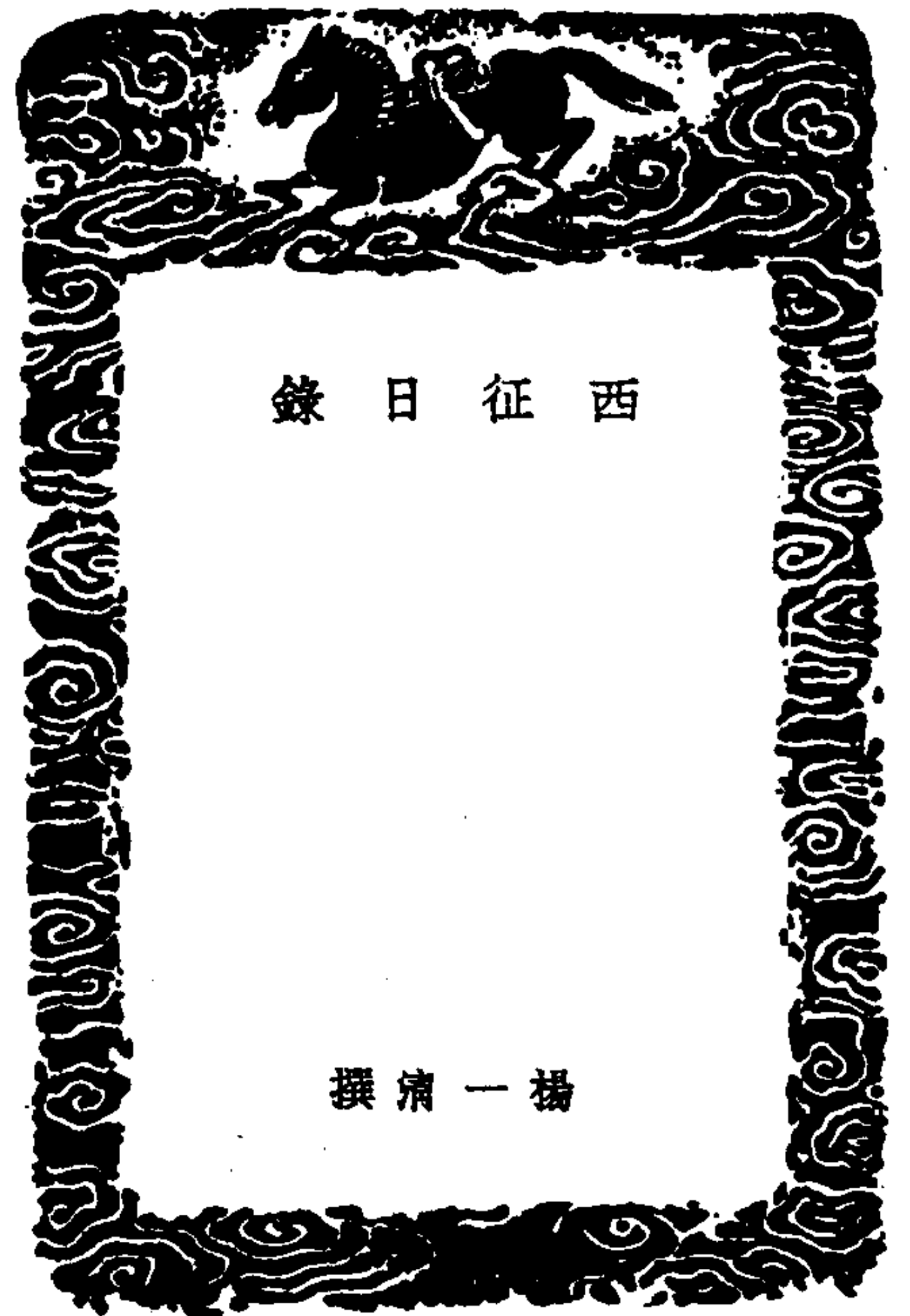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終

平蠻錄

二九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西征日錄

撰清一楊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一

西征日錄

楊一清

予在寧夏時嘗默憶被 召以來道里月日聞見之槩筆錄之以備遺忘事定復將所處置興革撮要舉凡附錄其中而交際答問之微亦漫及之事體所關庶他日有足徵者耳既而 勅召還京此紙藏之中笥未嘗以出諸人比部事稍閒偶取而觀曰是不可棄乃略加證正併以北還途中事續焉以識本末通謂之西征日錄

云

正德五年五月初一日兵部差錦衣舍人王誥馳驛齋文至鎮江府屬時賊瑾用事政令苛急錦衣使者所至人心驚動比開則吏部公文有 旨起臣一清赴京聽用予病廢久謝巾櫛聞之強起梳盥拜 命于家自念不即就道則奇禍及焉然終以見瑾為難使者密言寧夏有變起公往征當不須入京也 勅使且至矣予曰若是則某不敢辭初諫日謂告先施初三日告嗣堂別諸親舊初四日錦衣舍人王誥齋勅旨迎於京口驛府衛縣諸司官皆陪行吏部侍

西征日錄

郎泌水李叔淵以公務道鎮江亦陪予行開 勅于府堂一清拜稽跪讀之始知寧夏賊臣都指揮何錦周昂丁廣輩挾 宗室安化王寘錡以叛殺鎮巡太監都御史總兵等官偽封官爵錡章印傳檄召調各路兵馬將謀入寇 廷議推予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路軍務督諸鎮守臣撫諭征剿叔淵曰先生之責不亦艱且大哉予曰 主憂臣辱某敢不効死初五日具本差鎮江衛百戶胡宗隨使者齋進謝恩且報起程期日初陸日雨中渡江至揚州泥淖深不能陸行發舟夜過邵伯湖初七日至高郵風逆猛

甚舟不可動乃由陸肩兩將趨天長行田藤間馬屢蹶夜黑不辨路宿田舍初八日過天長行百餘里村雞初鳴暫憩舖中初九日渡河至泗州望 祖陵叩頭而去又行百餘里路黑雞三鳴暫憩民店初十日過虹縣宿靈壁十一日至宿州兩初霽自渡江至是凡五日皆風雨輿馬恒陷深淖中是日聞 朝廷祇告 天地宗廟削實籍屬籍下 詔正名討罪 命御用監太監臣張永總督軍務臣一清就彼提督軍務涇陽伯臣神英佩平虜將軍印克總兵官統率京營兵三萬會合陝西諸鎮兵馬分道進剿各 賜璽書得專制以軍法從事且 命戮止渠魁脅從罔治以功贖罪者得從賞格薄暮行宿百部道驛十二日至永城伏觀 詔條寬征緩刑伸冤滯稍革近時紛更苛察之政喜曰賊不足平矣行二站宿石榴園驛十三日過歸德至寧陵前衛阻河不可夜行乃用小舟夜至睢州十四日過杞縣至陳留縣渡口舟不能進乃復索驕馬十五日雨中由徑路至汴城諸司皆不及知止接官廳以戎務不敢朝 王報名急辭三司以下官吏謁畢即行宿中牟縣十六日過鄭州宿滎陽十七日過汜水鞏縣宿偃師十八日過河南

府不入城止西關清風館午餐畢行二站至義昌驛宿焉是夜監鎗陸太監聞會於驛知總督張公已到衛輝府十九日過汜水縣石驛宿張茅運所二十日過陝州至靈寶縣訪前尚書許季升留飯辭一茶即別去戶部主事王才工部主事楊淳來見宿闕鄉縣漏下三鼓矣二十一日入潼關再會陸太監予先行至華陰縣二十二日陸太監過華陰先行予宿華州始行事具本題知先是陝西總兵官曹雄約會諸鎮將官協謀討賊師次靈州寧夏游擊將軍仇鉞初被何錦照調入城已而約為內應糾集義兵乘間手斬賊師周昂并殺其黨數十人遂執實鑄父子眷屬械繫之檢何錦丁廣於大壩餘賊悉就縛諸將罷兵而道路相傳總督率京兵將洗夏城予恐激成他患二十三日上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側之心以免供億之費遣百戶章臣齎牌星馳至寧夏曉諭本城官舍軍民謂大賊已擒地方無事 天子遣一二重臣來撫定爾軍民二十四日發華州過渭南縣宿臨潼二十五日入陝城二十六日朝 王留宴辭京使至知上得捷報 召涇陽伯以其兵還 勅張公仍乘傳至寧夏偕其撫靖地方起解實鑄眷屬并逮

繫諸罪人張公乃罷道所部兵歸京營獨率麾下數百人兼程而來初所與為亂者懼不免出危言相恐喝脅從之徒皆懷疑貳觀望以動聞城凜凜恐玉石俱焚暴糧謀出走者踵相接且大亂之後官司不能令其下體統蕩然予乃出給告示奉宣 德意以為寧夏之變造惡止是數人其餘俱被逼脅顧戀身家勢非得已 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脅從有功者兼許錄用况近日誅賊建功者亦皆夏城官兵可見從亂非其本意自今官舍軍民各供乃事服乃後庄屯農業市屢交易各寧幹止勿疑勿畏各部領官員加意

撫恤不許聽人警攀誣指官軍體統素定各遵約束不許互相猜忌敢有捏造流言扇惑人心及以下犯上不遵紀律者治以軍法刑行按察司刑印百餘道二十七日遣千戶王臣齋送鎮巡官轉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二十八日遣官迎張公子潼關予發陝城至咸陽河畔遇張公先所遣旗牌官王獻揚義輩自寧夏還問之云鎮巡將原謀黨惡夜不收申居敬等六十人擒獲但餘黨尚多二十九日過興平至乾州慶陽王主事綸蓋屋王舉人元凱武功康狀元海次第會焉予以離陝且數歲恐今昔殊勢問為政寬

猛之宜綸謂今大亂之後當撫之以寬手滑之戒不可不知元凱亦曰先生往日御軍賞重罰亦重今恐未能如昔日之賞可如其罰乎海從傍笑曰今昔勢殊理則一夫亂固有以激之者先生未嘗負西人西人寧忍負公宜無改舊政姑息之風不可長也予以為然三十日晨起驛報 勅使至予迎於郊至察院開讀又齋內府公文欽賞白金三十兩大紅織金解豸習背紵絲二表裏望 闕叩頭畢行至永壽縣雨如注曹總兵父子來見道討賊事甚詳六月初一日冒雨至邠州初二日王獻復來過邠云見張公於渭南聞夏人不安出給紙榜百餘言大意與予前告示同遣獻馳往曉諭是日將趨慶陽至涇河河漲以木筏渡水沒靴乃復驪岸回邠州取平涼道以往是夜宿宜祿驛初三日宿涇州平涼舊部曲以昔所選中軍人馬來迎疲駑居半精米大非昔比予問其故皆泣曰自公去鎮歲征戍不得休息芻糧不時給或經歲無糧又料出銀物供需索壯士饑而逃今多補後克數馬瘦死殆盡今皆追補者也予為之撫然初四日過白水至平涼不入城止高平驛 韓王以下各遣官勞問固請一見辭之遂檄平涼衛都指揮陶文

率前部曲官兵百餘騎以從時發高平積雨途泥深數尺乃舍輜上馬渡涇河行四十里雨益急路黑不能進將宿安國運運所屋頽且漏風凜凜薄人乃出宿客店中初五日過瓦亭驛徑趨固原平涼夫馬憊甚而固原之人不虞予之即至也皆不及迎去城二十里州衛官數人迎伏道左有懼色予慰之曰我本行速於汝輩乎何尤又行數里兵備黃副使繡來迎幕至城南關都給事中段秀查盤邊餉歸適至此亦出迎入宿總制府段來見留共晚餐能道延寧事初六日發固原聞寧夏鎮巡官將真鑄眷屬并何錦輩俱械送北行欲以獻俘為功予以事于宗室既無上命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少疎恐生他變又各犯有原謀脅從情狀不一不審鞫得實一槩解京莫適為証將無可活者矣乃遣官齋鈞帖馳往止之如已渡河則收緊靈州以待是時張公已宿平涼聞之怒亦遣旗牌官往止之暮宿鎮戎千戶所沿途皆牧馬營堡牧卒壯老填衢訴曰自公之去我輩疲於力役疲於科取不得牧馬馬死鞭追急人無完膚且半見在者不能存將盡逃矣或曰公初以牧馬招我今百差叢集較諸征戍之兵領加苦焉公來矣其

為我慶之言已哭聲震地予姑應之曰西事方劇徐當為爾慶分初七日至平涼千戶所有城翼然城之外有關至廬橋比烟火數百家貿易交匯先是鎮戎至草州二百里莽無人烟虜騎突入莫之阻遏予巡撫時始申余肅敏前議奏增築土城置所設官吏編集新軍給地耕牧為長守計凡今成蹟予實經理之隱然為固原一屏障自是虜騎不敢越之而南恐我兵議其後也予午發畢將發張公所遣官朱德谷大中暨其兄富謁予傳言留待議事初九日予迎張公於邠至官廳開 勅宣讀畢延入後堂厲聲曰寧夏

鎮巡將王府官眷不待吾至先發過河可乎予云論法誠不可但各官無別意只因人心驚疑恐生他變早發出門一日省一日于係而已又曰聞此事皆是陳侍郎張主欲以為功曰此恐不然賊平是四月二十三日後獲夜不收申居敬是五月二十一日陳侍郎六月初二日方到寧夏豈敢以為己功况鎮巡御史三司官俱在豈可獨歸咎一人張公曰陳有倚仗乃敢予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此皆反賊各官所行縱有不是 朝廷或不深責况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到彼再者如何張公意解乃曰各官連連奏捷

只是要封侯封伯予曰譬如人家父母心上有事為子孫者一聞好消息便喜喜報以寬父母之憂豈有隱而不報之理張公曰固然初十日予先行至草州陳侍郎遣官齋送符驗一道總制軍務關防一顆令旗令 卅十面副至予收領具本題知先是予總制之命瑾屈於眾議不得已而從之然度予必辭故奏遣陳先往暫行總制事待予至交代即回實托陳為心膂冀其成功將柄用之寧夏副總兵仇鉞閻綱參將保勳迎謁道左皆故部曲予以仇新建大功稍優禮之二將進曰鉞匪公薦拔則混處常流安得至此鉞頗首謝初鉞在寧夏部領中以驍勇聞予察其忠實可用薦充游擊將軍統新募義兵三千員名聽調統賊授勳行事竟以是成功十一日會陳於小鹽池驛報張公將至予偕陳迎之邠至驛中相見張公詰陳前事陳欲釋其怒遂言老太監之來風聲甚大雖未至地方前日所遣旗牌官督令鎮巡將申居敬等捕獲人心始安不然事變未可知張公曰今早爾差人齋來揭帖亦有是言豈欲以是為功吾性非貪功者且欲陳仍回寧夏陳辭以為既與楊總制交代似難復回予曰渠已得代復回無名張公曰諾予與張

公遂偕西行陳東歸慶陽而所謂揭帖者不及見不知其何說也是夜宿石溝驛十二日至大沙井總兵官楊英見又行二十里鎮守太監張弼來迎比至靈州東關巡撫都御史馬炳然來迎見畢皆前迎張公予宿守備衙張公宿州衙予往會事鎮巡按巡等官謁見張公數其擅發宗室宮眷果歸於陳予謂此非細故業已會行錯則皆錯豈獨陳侍郎一人之過是時實鑄文子官眷并何錦申居敬輩俱分繫于戶所獄并驛進空倉數處張公約往視之實鑄指諸兒孫訴無不被問之鎮巡云府第物皆沒官別難措置張公曰不然彼固有罪系出 宗枝當生致之

廟闕豈可令其瘦死命各取其所收衣鞋被褥數事給之何錦見予哭曰我公不去鎮錦輩豈得至此予數之曰 朝廷何負汝輩敢為背逆錦曰本鎮官兵遭鎮巡誅求逼迫怨深入骨故得乘之為亂實欲為下人息有予曰既欲作奸男子何不奏發其罪待朝廷誅之錦曰彼動以劉瑾為詞發之無益徒自速禍張公微笑時瑾猶列予不敢有言申居敬等皆大號曰我輩皆公所選戰鋒精兵為官司剝削所苦又誤聽周昂之言至此實不與反謀願寬其族張

公又命守臣選壯健女婦數十人伴監其妃嬪及諸官人不許男女混處據鎮巡公移連上當千餘人予慮其事同情異宜有區別又恐有律不該連坐之人混連其間乃會張公檄鎮守撫按督同三司官審取各的確供詞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第稽冊按籍詢其族隣老長於是堂姪以下干婿許嫁之女并顧工人役出之凡百餘人惟申居敬等六十家及平虜城官舍徐欽程保等一十一家法當連坐予謂申居敬等一聞周昂逆謀即有樂從之意殺人劫財乘機為亂若欲比諸脅從則情重法輕但舉事之日方預其

謀義兵一動當即戢止比之元謀首惡似有不同徐欽程保等聽調從逆但事後方入城不曾相助殺掠俱止宜速其身而繫其家屬以俟請誅正犯而徙其妻子奏下法司議從所擬全活者百餘家初詞事者報賊黨未獲尚多張公在途調取固靖蘭州官軍三千員各并陝西遊兵三千至是俱集靈州夏城復驚老稚婦女走避山野留壯者持刃居守予告張公曰地方已不用兵調來人馬徒費易糧宜即散遣之張公曰人心難保逆黨不盡殄除將遺後患予曰公謂逆黨猶有幾何曰訪有姓名者百三十人予曰夏城

大變之時迫脅為亂者何止數千但節奉 詔勅惟首惡不宥脅從之徒悉與放免今何錦周昂丁廣三首惡既已擒斬實鑄等眷屬已拘解又擒斬同謀正犯百十餘人亦足彰天討正國法此外漏網雖不能無只可一切置之不問若再行尋究則人人自危縱不敢稱兵相向大眾一呼避往山後套中如何收拾吾輩此來正須安靜地方 勅旨諱諱以撫安軍民為主若激成他變何以復 天子之命張公默然予恐其意不解作一書投之次日乃曰先生言是但遠調而來待吾賞勞畢遣之予曰不知賞勞當用若干令巡撫查支無碍官錢送用張公笑曰吾豈肯用此地官錢返留形跡在此所司乘機將別生弊端遂將自帶錢物量途程遠近給賞官軍有差各遣回營過山後節報聲息予與張公議令仇鉞史鏞回鎮城予因檄仇鉞領兵於寧夏北路史鏞於南路各按伏夏城之人聞河東兵馬已掣散而二將分兵各按邊堡知其為虜虜也始帖然寧受逆者歸室家相慶無復驚疑諸罪人既鞠既明傳之檻車以歸於京師二十

二日張公及予渡河入城農不廢耕市不易肆老少聚觀如堵堵次日朝 慶王賜宴以戎事辭成禮而

退乃大集官吏旗甲鄉老士庶宣布 皇上恩德問其疾苦禁所與為重者將羣輩之眾踴躍歡呼咸以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覩天日一日予告張公曰恩威當並行不悖大變之後堂陞陞夷不復知上下之分恐漸不可制維時造偽命偽符手刃大臣者殺主將而奪其家者有遺姦焉將無以善後宜密令所司捕之張公笑曰如賜從何且與先生靈州之言異矣予曰始至人心未定當示之以寬今恩澤已覃眾志既定所當誅者纔十數人耳無他顧慮况好生者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吾儕受 命專制須權其輕重豈可膠於一定以遺惠將來張公曰諾乃密諭鎮巡捕得指揮馮經等悉伏厥辜傳而上之輿論稱快張公一日又曰訪得總兵楊英仇鉞乘機將安化府第金帛并犯家財物取以自私自各數萬兩楊英又將應捕人犯得錢縱釋此法不可恕予曰其亦聞之但無實可據恐是讐人怨家流言相傳大功既成則小節似不必深究且及逆之徒皆得以脅從釋放而以暗昧不明之事追究一二有功將官非惟體面不宜又似與反賊報仇張公首肯久之曰然然初公

總督 命下西人震懾畏罪然雅性靜重所過秋毫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者不張蓋日給公廩數升餘雖片楮蕙蔬無所取用恒以已貲散給羣下徒隸所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次旬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遵約束無敢諱者居人若罔聞知又嘗語及 慶府事予謂 慶王當實鑄反逆之時不能密諭諸王併力戰守及播告本鎮官兵協謀討賊顧曰往朝賀行君臣禮將祖宗所賜寶籙儀仗送與僭用又傾其所有金銀幣帛資給亂兵失諸侯維藩之義且事起交結變生欽宴間當為後防遂會奏以聞請 勅切責警戒及申明禁例

勅切責警戒及申明禁例

通行天下以杜交結之弊防禍亂之萌又以寧夏東路與武營密通河套武備單弱請以實鑄典仗所官軍編充與武營戎伍皆荷命又遂削慶府護衛速其承奉長史等官于京皆請裁遣七月初二日張公北還渡河予以會慶事未竟送之靈州初三日至石溝將慶府事宜各遣官會奏初四日別於驛中予欲郊餞之以雨而止比行謂予曰先生自愛其當具述先生賢勞不敢隱蔽予曰不然其病廢之餘朝廷以戎事起用義不敢辭強自鞭策昨在夏城病脾不能食賴公藥而愈茲幸地方無事便須上疏乞

骸骨公善為調護使得早歸江南無他望也張公笑曰吾平生不敢欺君遂上馬去予還靈州差指揮符深進繳提督軍務勅專行總制事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電予昔時多所釐革故敵尋踵作且益甚焉至是紛相訐討予以大亂之後為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咸科徭十之二禁泛濫接遞以郵人馬初八日閱土漢官兵於教場初十日巡視各邊堡閱舊築邊牆自紅山至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惜成功之難嘆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仗誰經略了餘忠之句十二日復入夏城進奉勅諭督

同鎮巡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然後約法定令以從人便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繁重而私後買閑為樂居多且屯軍地去糧存以為恒患巡邏累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逐累軍供採取以自封殖法之當行莫急於此於是鎮守太監張弼聞之退出所後正軍三百名總兵楊英仇欽游擊將軍史鏞監鎗火監馬良各有退軍共二千餘人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仇欽以下退有差盡歸之官以助邊儲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備

次撥用無得脫者賦役始均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之不能悉記其大者如請蠲寧夏各路旱傷稅糧以郵困窮薄賞養恩典以安反側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慶進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廢郵其兒男以勵臣節改調管糧參政等官及復設按察司命事監理邊儲極論各城堡糧儲缺乏請發內帑如舊例召商輸納以免派買累民之患皆與瑾意相忤比瑾敗誅該部覆奏皆報允可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但人才難得用之他鎮猶有可觀乞將楊英取回調用并薦副總兵仇欽威名素著將保勳志節並優游擊將軍史鏞才略出眾皆可大用十八日大閱鎮兵於教場示以紀律及申明賞罰條格俾遵行之二十四日發夏城巡視各城堡楊英史鏞從是夜宿大壩次日夙興廣武營協同孫隆來迎循邊牆而南分守西路參將馮禎迎於途因令楊英回鎮將至廣武達賊自沙窩出可百十騎猝與相遇馮禎孫隆追之予按兵徐行入廣武賊奔北出邊牆日已暮遣旗牌戒無窮追收兵回營二十六日宿索園堡二十七日至寧夏中衛馮禎分守且久旌旗卒伍精采非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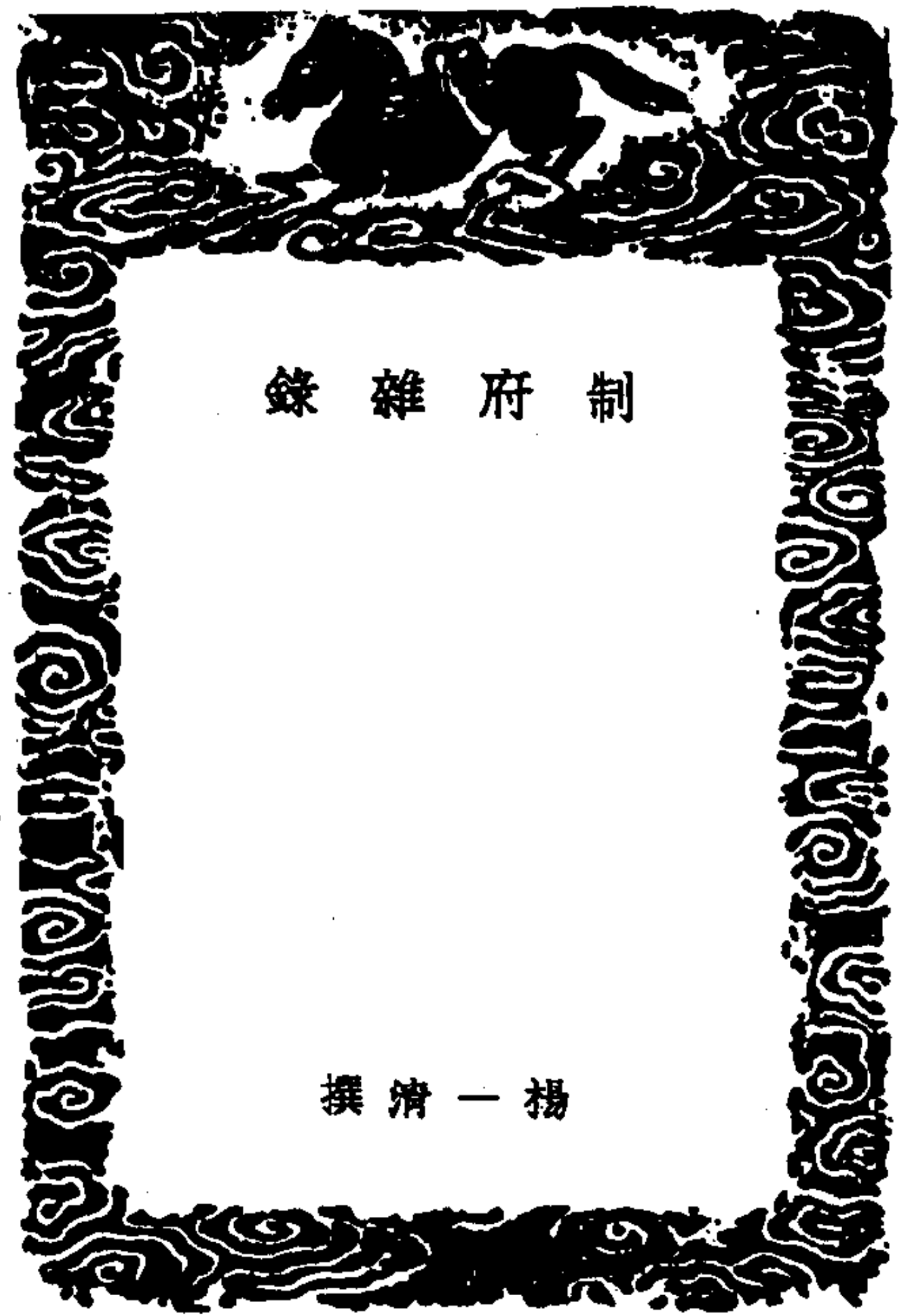
鎮可及予嘉獎之次日閱武教場顧予馮大經騎射為第一時莊浪涼州守將節報虜寇犯邊河西城堡多失守道路不通二十九日予發中衛渡河遵草地而東野宿兩日八月初一日至靖虜條陳河西事宜欲調延寧陝西三鎮兵馬分道而進驅逐出境速遷然後修復沿邊舊守墩臺城堡以圖經久無患莊浪參將魯經告急乃選靖虜蘭州健兵一千令指揮陳松統領馳往援之兵至而賊遂自固原至蘭州邊城糧草所在缺乏河西尤空虛軍士多枵腹生怨語乃量發各帑藏官銀議令兵備守巡二司官分路招

雜酌量城堡大小事勢緩急分派運納以暫紓目前隨將議處儲蓄數事差人馳奏又奏劾固原守備趙洪會發利害洮州守備高謙柔懦不立俱當黜革果指揮趙濟路英等代其任十三日自靖虜發程閱視乾鹽池西安州海刺都一帶城堡關隘十四日宿黑水花十五日至固原指揮路英歸自京師齎捧獎勵勅書至十六日郊迎開讀於總制府具本差百戶章臣齎奏謝恩且以衰病不堪供職奏乞照舊致仕路英因言瑾賊得寧夏諸奏大怒即欲有所處分其所親厚者以為不可又欲改巡撫寧夏眾謂事體非

宜議未決予笑曰官爵職任本出朝廷總制巡撫皆無不可若許歸休老計之得者也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予上疏以為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日肆搶攘又恐河凍之後大賊踏水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養鋒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窮搜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於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十七日得吏兵二部咨有旨命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然還鄉終制而不

補其缺令予專在寧夏居住撫馭蓋陰奪總制之權也予遂發固原復詣寧夏過鹽池商人避道訴稱公昔掌鹽法時每引一道許載鹽六百石車脚填委商得厚利今拘以禁例每引止許載三百石車脚不至羣商坐視無可為者又言前此榜鹽積多輸運不及輒為暴兩所衝予嘆天地自然之利官不善取而自棄之顧為私販之資是誠可惜然以御史有專職未可徑行許為具奏議處九月初一日至靈州馬都御史先在被候交代予接管巡撫文卷三邊軍務惟微

三



制府雜錄

楊一清撰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二

制府雜錄

楊一清

初予致政家居強長史晟書云先生之在位也不患於難進而患於難退今既得謝不患於無復起之日而患其有復起之機此起廢西征過西安見之曰某不幸復起奈何晟曰朝廷以戎事起公安得不出但功成之後宜早退以全晚節耳強汝南人予提學時為真寧訓導以文學見知前所言非道義不及此顧予西事前定旋被召命屢辭不

獲媿負忠言

寧夏有沃饒之利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橫徵暴斂紛然雜出軍始不堪命迨亡接踵見存者日益困敵至逆瑾時極矣上下交征斂取財物為脫禍計盤糧科道所斂銀四千兩鎮巡倍之官軍俸厚易糧經年不得給千戶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知人恐入骨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乃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鎮巡俱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至如前苛虐都御史安惟學自陝西布政權巡撫正德五年二

月十九日抵鎮安素嚴明以嚴厲空虛軍政廢弛乃與總兵約申嚴禁令追徵積年負欠屯糧追補馬匹被奪者多無完膚大理少卿周東清查屯地又復嚴急錦昂等遂激眾為亂諸臣皆遇害四月五日也寧夏奏事者皆嘗被召之人遂揚言於朝謂亂乃惟學東所激而成聽者不察和出一口後李姜俱沾卹曲惟學既被廢錄又以言者追奪之且錦等蓄謀已非一歲惟學蒞任未及兩月况比併公務比之股削私用者有間矣作惡者何人而惟學乃代伊受禍冤哉蓋亂臣賊子必假藉事

端以為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可逞是時惟學雖寬亦不能免也

何錦之亂鎮巡既被殺副總兵楊英領兵在外錦招之不肯入其所部兵聞亂而潰英僅以身遁錦又給遊擊將軍仇鉞入城而奪其兵時陝西總兵曹雄在固原聞變即趨至境上首遣都指揮黃正統遊兵三千入靈州以固士人之心約會隣境將官刻期進討又遣兵戍寧夏中衛及廣武營以捍其所必攻密燒大壩捲掃之草以攻其所必救與靈州守備史鐸輩謀奪取河西之船盡泊之東岸錦聞而懼領兵出守大壩以防決河雄乃議令史鐸潛通仇鉞書謂河東大兵已集以其日渡河俾鉞為內應鉞卒成大功顯名天下而發踪指示之功何可少哉竟以締姻劉瑾得罪身死家籍良足悼已功名之士固自有幸不幸者存而世之見利忘義托身匪人者亦可鑒也夫

曹雄長子謙讀書善吟作有機略揣度世事多曲中又樂為義舉陝西故李參政崧孔主事琦家貧甚妻子不能存活雄上疏請卹其家以勸廉官從之蓋出謙意具其筆也高御史胤先被逮詔獄貧

無銖兩之資謀助之路費令人送至京又資給其家類此者尚多然英華太露好惡太明自恃其才智頗輕世傲物故人多忌之雄通好劉瑾初若避禍然至締兒女姻則甚矣謙慮不及此不能力止之卒以黨惡被收繫為怨家所忌蓋死獄中傷哉予致仕家居時

廷議有見推者謙以書來曰此何等時也而先生可復出哉宜致書所厚切勿道及起用二字又曰近日陝西人才連茹而起山川之不幸也獨不留三五輩以為後地耶彭濟物不見登用天其有意於將來矣夫以謙之明於料人忠以處人如此而所以自料自處顧若是不尤大可惜哉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營習陣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為哉未幾聞虜在邊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檄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

陸馬身被數刃而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興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為法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哉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鑒矣總督張公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得如此時瑾焰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瑾腹心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名給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

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
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
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
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
所論列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 惟惟
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端張
公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
在 帝左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
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
公首肯久之後乃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

其歸速不及有所為卒除姦宄於呼吸間然亦危
矣 祖宗在天之靈實默相之 主上之剛斷又
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
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
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鏡力大而猛烈邊城久不
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
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為長物耶詢諸軍中必
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其曩在陝城教場
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
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
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懾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
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鐵募
工於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
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
退 後邊城在津習用以為常至是花馬池亦將
閻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眾出城下用公所發鐵
鎗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泉云止可用
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驛駕一銃
凡用八驛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

制府雜錄

制府雜錄

急却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
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穉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
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
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
警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開出新意令隨機應變
如衝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
營又變五行營又合為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
合而合分而不缺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
至倉卒之間就於脚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
相迎盤旋拒掠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
悉視中軍旗鼓指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棋
局局皆新如此操演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
有益

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太疎恐敵人乘
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
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為營行則為
陣陣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
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
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

莫可動搖
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
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
係姦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提防敵來無
懼色敵去無惰容久又慣熟臨敵不過如此粧塘
夜不收軍人務尋達人連帽粧作真達賊形狀若
無真達衣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
難聞聲勢兇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
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
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修擊其後

使官軍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移時軍令才尚
書之見唯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為然姑識其槩以
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
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府雖衛所庶僚平居未
嘗妄言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
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
嘗怪將領網遊擊擊陳善都指揮郭邇不能殺賊
襪其衣冠加之巾幘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
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

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其心焉是時變起倉
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比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
須區別若混為一途非惟人心懈息兵勢不揚且
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眾被其動搖壯勇亦為所
累故選鋒為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
皆有可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
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
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眾膂力兼人
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為第
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為第二等一事可取
或二事粗可觀者為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
不係羸弱疾病者為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
定為第五等一等選備前兵二等選備正兵
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第五等不堪之人
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之外各採所長如
善御兵車者善放銃砲者熟於弩彈牌刀骨朵者
善用鈎鎗谷鐵鞭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等
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
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善者攻巫

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善者攻巫

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善者攻巫

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善走者眼明善瞭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長賦性直慤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籍籍定與操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舉行而召命下矣姑識之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怯懼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偵選精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癩老瘦者作第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駐坡暮澗如履坦途者

制府雜錄

二九

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駭然笑者幾希矣



平濠記

明 錢德洪緒山輯

初、贛州在官吏書門阜。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調規。不待言出于口。凡意向顏色之開賊必先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磨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其後一出而成功。公至豐城。聞濠變。亟欲逃。流趨吉安。舟人聞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以逆流無風。為辭。公密禱于舟中。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誡其耳。遂發。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廳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福喜甚。留公入城調度。公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為宜。又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勤王之舉。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開謀。假奉朝廷密旨。先知甯府將反。行令兩廣。湖廣都御史楊且。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以俟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袷中。將發。又捕捉偽太師李士質。家族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即伴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遂獲優人果于袷衣中。

平濠記

一

平濠記

三

二
復得公文。遂疑不發。逾數日。公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舉濠罪惡。始悟為公所欺。公既拔南昌。知濠兵將還救。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福。共領精兵五百。分道迎擊。出其不意。濠亦先使精兵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復省城。偶遇于某處。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之。兵無統領。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此事年譜不載。以為先生失計也。何所失。不料濠亦取間道。出奇兵也。然能不以小艱挫氣。反因而激。勵其麾下。轉敗為功。則是即短見長。而可以垂法于行師矣。江彬等初至。公往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伴為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禮。論之。左右皆為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為矣。公見張永與之語。知其忠。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逾一紀。旬月就俘。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及彬等欲加害意。既而公赴召奔龍江。關忠等又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給巾草服入九華山。永聞。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眾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緣是上益信公。黃緒此條載年譜中。然歸功總督。則止剽中倫。給巾野服。則舉止中虛。故永得因以進言而解上疑。此譜所未及詳也。併著之。

公於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使逗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楊火牌云。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仰沿途軍衛有司。照數預備糧草。伺候支應。若臨期缺慢。定依軍法斬首。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勸事。已密于兩廣各處提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將發開。雷濟問曰。甯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可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公笑曰。得一疑。彼事去矣。既而款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日雖從逆者眾。必非本心。徒以威利誘。苟合一時耳。縱之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驅其後。順逆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民命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牧之遂難。為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遂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果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致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為機密軍務事。準兵部咨。本部題奉聖旨。許泰。卻永分領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且等領軍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毋得彼先此後。本職先往福建公幹。因遇甯王之變。見已退往吉安府起兵。今遵前敕。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繇。皆是先發制人之謀。當時必以甯王兵未舉動。今其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信。有慢事機。以本

職計之若甯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恐難猝圖。須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其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甯王主謀。李士質。劉養正等。各有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遞狀。皆要立功報効。可見甯王已是棄叛親離之人。敗必不久。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已到贛州。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已到黃州。本職起兵十萬。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共計見有十一二萬。盡已足用。但得甯王早離江西。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為力甚易。為此備開緣由。煩請酌定。一應進止機宜。選乖覺曉事人員。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寫成手本。令濟等選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揚迎接官兵。又令濟等訪素通宸濠之人。厚加結納。令密報甯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果獲手本。將差人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又疑劉李。不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士質書云。承手教。足見老先生報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不得已。身雖陷于網羅。乃心固不在王室也。所論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待機而發。不然恐無益于國。而徒為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于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為之防可也。自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養正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士質龍光設法差遞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疑劉李。劉李亦各相疑。不肯出身任事。又遣索與養正交厚。指揮高容。致書養正。及遣濟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等。皆反則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遣雷濟龍光蕭禹王佐等。分行賊壘。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反則之謀。初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日出兵。自於二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入前關。不敢輕出。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候兵候濠不出。亦各疑懼。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無心攻。其後濠探知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有潛來投降者。遂至七月初三日。始出兵。距初擬之期。果逾半月。及事平。報捷疏內。一切反則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說。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反則。甯王必即時擁兵前進。兩京各路何恃為備。所以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甯王一著。所以遲留甯王。全是謀行反則一事。今日讀奏册所報。皆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于奏册。濠既就擒。江彬許泰等。恨恨失計。無所洩毒。欲置袁元亨與濟禹光等於死地。元亨被執。光等四竄。伺官軍離省。方敢歸家。當時粘告示。插旗牌。皆風雨黑夜。出入賊壘。萬死中得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議者并將在册功次削去。恐繼此有變。人皆以光等為鑑戒矣。龍光

子皆不聞。亦斯意焉。然不著其顛尾。後世將不知反掌取盜之故。雖有忠誠體國之士。或臨事而易視。惟觀其成功者如是。則一切謀計。皆所以濟其忠誠。在他人為陰詭者。在先生為變化。隨時而有以發體國之智慧。雖存之以杜奸。未為不合也。

公應變如神。不可測識。方破省城時。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濠于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欲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翼日。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戰。賊兵忽見一大牌。甯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濠兵既敗。窮促思潛逃。見一漁船隱蘆葦中。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軍中。諸將尙未知也。

漁人縛送。與捷疏所載頗殊。蓋濠泣別妃嬪之後。遂就漁舟。則知縣王冕所轉使耳。疏中不便詳述。與不載反則諸謀同意。又蔡文述贛州父老言。濠為葉芳所擒。當時芳出濠不意之故。濠窮而思逃。雖王冕預備漁舟。伺候縛送。實芳促之力也。

公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哭告。風稍定。頃之。舟人謹謹回風。濟禹取香烟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濠追兵將及。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小漁船。自縛救令。濟禹持米二斗。鱸魚五寸。與夫人為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返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命取羅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揭羅蓋以示。城中遂譴疑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禹心嘆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曹

甯藩一事。譏先生者有二。曰始通甯府。後知事不可成。從而剪之。又曰甯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當時至形諸章奏。有識皆知其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移官入贛。當時故老尙有存者。咨訪累月。乃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所能測也。逆藩當時所憚。獨先生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故致倦倦于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絕。機有所待也。嗣曾葉芳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為先生用。先生開示以意。芳叩首踊躍。待報而發。逆藩亦屬意于芳。嘗以厚貨啗芳。芳不卻。有以聞于先生者。先生憮然久之。搏案起曰。今日視義當為成敗禍福不計也。及起兵。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實有力。先生語芳曰。吾請于朝。以官償汝如何。芳叩首曰。芳士人不樂拘束。願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蔡文

文非先生門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兼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用夷之妙。文亦有心人也。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發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甯王逆戰于湖上。南風轉急。而命某某為火攻具。是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觀三四中告。耳如非聞。此輩皆有大名于時。平日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嘗問鄒謙之曰。昔先生與甯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

軍講學。謀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謀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聞陳惟謙述薛尚謙之言曰。昔見有侍于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何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盡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即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使不能宰制庶事。孟施舍所謂守氣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于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窮。此曾子所謂守約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尚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亦非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作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可以安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沒緊要事上。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留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于用閒一事。昔嘗槩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面訪龍光。始獲閒書閒牌書彙。并所聞于諸同門者。悉彙而錄焉。



江海錄

明允祝

江海錄

長洲祝允明著

丁卯以來逆瑾竊柄括天下財入私陽膏血涸竭草莽
間僥倖者走險以避所在團結最鉅者曰四川賊山東
西賊河南賊呼而聚多者至十餘萬屠城邑破室
斷髮殺野穢燒廬燬市馴至僭名號文宗藩成命官
逆橫行天下人死不可計所不及者閩廣雲貴而
已 朝廷遣調京邊大將勦兵協以文臣四出分討千
攻百戰久漸撲滅山東賊最後平時壬申孟秋秦
通州之狼山吾蘇自偽周亡後不被兵至是賊已

復無損且折敵焉偶得成城始終因稍樂括為記禍終於
南故頗加悉彼三叛之詳或得詞為之劉六劉七者羈州
之民六七善騎射庚午之冬接將御史宗命捕賊內賊
頗有功受賞無何 朝議以其故盜命宗營把總指揮
乘玉擒勦秦以兵圍之於霸二兇密令其黨謀於外行賂
約他魁齊彥名劫圍而逸 朝廷以秦遠賊遠下法司
已而釋之時賊白瑛號大王寇臨清六七名等往從之
僅十九人三十騎至而瑛不納乃與朱千戶奔湖廣從藍
田亦不納復來山東時五月也流劫大名之境白瑛已死
其徒楊虎將其眾為天津兵備陳副使天祥所敗進慶方

急遂與六七等合出剽掠離合不常六月甲申虎自山
西十八盤入武安劫縣庫屠居民轉掠楊義店而過是日
劉六以百騎攻破青州之日照敵殺兵快劫掠市又二
百騎轉寇諸城之營上集乙酉千騎入威縣劫囚敵殺民
快轉掠臨洛集入曲周劫掠以二百餘騎屯章丘之馬頭
鎮虜殺燒掠丙戌千騎破武城劫庫獄燒民居遂入清河
劫掠丁亥七百騎入故城殺虜燒掠戊子五百騎掠景州
東西關己丑掠交河之泊頭鎮轉掠吳橋之運高及德州
之新安店庚寅千餘騎攻破阜城縣燒毀虜掠辛卯千餘
騎入文安劫倉庫獄遂趨霸州殺掠壬戌二百餘騎掠武

定百餘騎掠長山之集家橋房鎮店甲午百餘騎攻臨淄
敵傷吏民乙未寇博興丙申留二十騎攻博興而以三十
騎掠利津之清戶等社九十騎掠壽光及益都之汜海鄭
母二店戊戌千餘騎攻樂安之丁家口及蒲臺之李家口
遂渡河流劫辛丑千騎破陽信燒官民居肆掠又以三百
騎攻泰安百騎破海豐劫囚三百騎攻壽光掠諸莊店百
騎燒劫臨胸之上莊等社壬寅二百騎破濰化劫囚掠民
甲辰二千騎破青城殺民兵傷官吏虜其妻女劫庫獄又
千餘騎寇齊東諸村落燒殺虜掠又二千騎掠高苑之田
鎮店乙巳攻章丘流劫石家莊張官店丙午五百騎掠歷
城之堰頭鎮又百餘騎破泰安燒東關又五百騎攻萊蕪
七月己酉朔千餘騎破齊河城燒官庫倉庫殺虜甚衆庚
戌千騎破高唐劫囚殺虜又三百騎破城燒官舍及安仁
新寨二店劫囚掠民辛亥七百餘騎破東光燒殺虜掠士
子破吳橋燒官民居殺掠又千餘騎圍夏津燒民舍千餘
間分劫鄉村次日復攻城途殺虜甚衆甲寅三千騎攻
南宮城燒官宇庫獄劫囚乙卯千騎破新河知縣董昌戰
傷劫庫燒虜丙辰破冀州劫倉庫放囚燒官民居虜掠丁
巳六七名虎諸兇并集以三千騎屠棗強劫倉庫獄殺
燒慘毒官民吏商死者無計知縣段豸死之賊狂蹂躪

有九十餘百有十甲辰卻遊擊擊賊於景州之鹽橋集斬
首百五十癸卯已來大名張同知珣等各擊賊共斬首二
百二十初馬都御史中錫被命捕賊六七之在山東也值
大水無所得而馬方布招安之令六七遂北詣馬以受招
罔之馬不能察聽焉六七殺人縱橫自如而我軍欲擊賊
者馬輒止之人情駭憤由是賊勢益暴 朝廷還馬去
以陸都御史完代之陸公以是月辛丑受 勅視師丙
午陸辭而行自是以後陸公為政於是廣召募拘馬贏
潯城隍時朱千戶等寇范縣九月戊申朔遣馬副總領與
許卻等獲楊虎大破之于宋門店龍化集等處八斬首一

已未六七名圍景州庚申千餘騎破阜城官民居殺掠
辛酉千餘騎攻獻縣燒掠殺虜遂駐交河壬戌攻興濟丙
寅劉六以五十騎破順天之大城縣燒官民居殺掠遂掠
固安之紅村市指揮史王死之壬申彥名以所部六十騎
破青縣燒官民舍劫倉獄甲戌二十騎破靜江燒官民居
劫庫獄虜虎以二百騎過河東燒漕艦殺其士丙子虎
以千餘騎圍滄州至于八月己卯方解去自秦圍六平而
劉七踵至復圍之癸未始解滄被圍七日沿河結橋焚掠
死傷不可數計燬漕舸三百艘民舟無算是月戊寅朔李
參將瑾擊賊於日照斬首七十級庚辰虎以千餘騎寇平
原殺掠東西二關又千餘騎入東光殺虜辛巳千騎攻破
吳橋殺人燒官民舍火達曙壬午千餘騎攻陵縣虜知縣
柳斯妻文彥名三百騎攻滄州稱報雙喜掠辛酉丙戌宋
指揮贊擊賊於固安之鄭哥莊斬首四丁亥許副總領泰卻
遊擊未拒於霸州之平口斬首百二十彥名在靜海青縣
掠得船二百餘將入海陳少卿天祥與張副總領大破之
於信安鎮斬首二百一十生擒百一十已丑過滄州乃與
六七自秦圍寇陵縣由復陵關而東虎自平原由高唐蹂
臨清而西隨地寇抄壬辰宋參將振擊賊於慶雲之板橋
營斬首三十辛丑許副總領擊賊於阜城之半壁店斬首百

有九十餘百有十甲辰卻遊擊擊賊於景州之鹽橋集斬
首百五十癸卯已來大名張同知珣等各擊賊共斬首二
百二十初馬都御史中錫被命捕賊六七之在山東也值
大水無所得而馬方布招安之令六七遂北詣馬以受招
罔之馬不能察聽焉六七殺人縱橫自如而我軍欲擊賊
者馬輒止之人情駭憤由是賊勢益暴 朝廷還馬去
以陸都御史完代之陸公以是月辛丑受 勅視師丙
午陸辭而行自是以後陸公為政於是廣召募拘馬贏
潯城隍時朱千戶等寇范縣九月戊申朔遣馬副總領與
許卻等獲楊虎大破之于宋門店龍化集等處八斬首一

有九十餘百有十甲辰卻遊擊擊賊於景州之鹽橋集斬
首百五十癸卯已來大名張同知珣等各擊賊共斬首二
百二十初馬都御史中錫被命捕賊六七之在山東也值
大水無所得而馬方布招安之令六七遂北詣馬以受招
罔之馬不能察聽焉六七殺人縱橫自如而我軍欲擊賊
者馬輒止之人情駭憤由是賊勢益暴 朝廷還馬去
以陸都御史完代之陸公以是月辛丑受 勅視師丙
午陸辭而行自是以後陸公為政於是廣召募拘馬贏
潯城隍時朱千戶等寇范縣九月戊申朔遣馬副總領與
許卻等獲楊虎大破之于宋門店龍化集等處八斬首一

千三百有奇俘百五十有奇傷溺死者不計其數朱為軍人沙長孫所殺及劉四蔡仲德皆殺死四即劉七弟仲德亦著名弟也軍聲大振是日以後隨清諸將備官務懷等各擊賊共斬首百九十俘百有一十已酉申都指揮宗擊賊于史家莊斬首百二十俘百一十又破賊于臨清之張子岩斬首二百五十五丁丑許又破賊于臨清之孔家營斬首百九十十月庚辰破賊于武城武平衛各擊賊於善張諸處共斬首百餘壬辰賊犯武城武平衛指揮石堅規知以兵要於中路過之截賊獲其魁七大王李淳時首張雄班信賊逃僅七人往報其黨通首北走

攻破夏邑虞城燒殺居人劫囚庫內申賊千餘騎去虞城南攻歸德石堅急遣白無鎮推委其父致仕指揮石堅及知亳州張恩齊等中興武城衛軍賊至聖去浮橋帥乘過河丁酉至蘆家廟帥第姪家人石盤石奎石確石在等與賊戰斬首四級生擒小五大王楊經等二十六人斬首四級經虎之孫也賊退屯泥濘店與指揮夏時移兵伏于白龍王廟集是日清運巡撫張都御史縉奏以宣府總兵白王守徐大同副總兵姚信守沂 詔從之己亥賊來奪船渡河夏時拒之未克至破其一舟舟中賊皆溺死餘衆乃退還北岸布陣不散石堅命指揮沈勇帥衆五百張知州遺民快百五十穎州兵備李會事天衢遣指揮擊臣丁麟帥兵共二千餘同赴戰敗之賊乃往來城宿州庚子泊溺屍四裝束華整奪回婦王氏言賊營中皆擡頭哭語被石家人馬殺死我揚大王落水復於水旁焚紙錢祝楊虎鬼姓交府回家乃令楊經認四屍經抱一屍戴四綾標髻盛衣甲鮮異者哭曰大大王也復圖形示別賊胡世傑劉現見即哭揚大王始知果虎也又一屍為李隆亦渠魁同稱大大王者餘黨乃由蒙城太行行劫入河南境後推其首劉三趙風子邢老虎等皆從衆至千餘萬即所謂河南賊也很是尤甚殺傷不計朝命彭都御史澤

江海殲渠記

咸寧伯仇總兵賊將邊兵討之不兩月勦滅盡匪七名既越接陸東行流劫至沂州攻城犯 王府數日由嶧縣兗州出至濟寧燒運糧至五百餘艘徑趨大名往來山東縱橫蹂躪所在為陸公之兵襲擊十一月甲寅馮李二副參擊賊於鄆城等處斬首五百六十丙辰卻遊擊大破賊於景州之高麗店斬首七百七十生擒四十庚申以後馮副總擊賊于長垣斬首三十戊辰以後馮副總及金副參輔河間臨清又安諸郡縣各斬賊級共三百三十有奇俘百六十有奇乃歸朝州渡河時十二月丁丑朔乘輿方出知省性賊奄至新城涿州之界大肆燒劫以推感京師後往至大名之小灘甲午許馮二帥破之於彰德之何家屯等處斬首七百有奇乃奔至山東之桐城驛遂河往往為官兵所敗是月將盡復自河間突至文安時值却賊關伏近地而迫於官兵不能肆七年正月丁未朔六七名自文安而下庚戌都指揮楊鼎等擊賊於梁安等處斬首四十辛酉以後卻遊擊等破賊於臨州之楊陵關等處斬首六百甲子虎黨河南賊賈勉兒等三千人破碣山丙寅破蕭二月丙子朔時副總源等擊賊于陽武之賈家灣諸處斬首三百八十己卯賈勉兒等破碣寧殺官兵劫倉庫燒掠縣治民屠屠婦女備諸慘酷張都御史帥兵往襲甲申賊至宿遷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張公所遣指揮周正禦之賊不能前進往桃源屯于城子河張公親至白洋河賊乃由靈壁虹縣西奔是日都指揮袁傑等擊賊於汶上之蘭村等處斬首三百三十辛卯六七名名毛老人等一萬七千掠邳州之湖口集遂由贛榆過邳城張公得報當河南賊甫去急引兵而東復遣兵於上游邀回漕舟以防燒虜半自開悉獲完粟二十萬丙申賊賊寇沐陽張遺海州千戶張瀛引兵快六十餘騎往偵道遇賊三百騎瀛力戰斬三人而還賊去淮安桃源宿兵快遇敵各有擒斬張公後遣兵清河淮安以捍之甲午

以後指揮侯贊及李遊擊等擊賊於南宮之崔虎店等處共斬首百九十庚子宿遷民兵救以彥名之黨劉宗境自首稟帖送張公處辛丑五六七名推衆冠邳州所過村落悉被傷殘去城二里許駐營賊皆自衣彌滿郊野以入百餘騎三面薄城張公視城唯東稍門二重當要害命張瀛騎過其隘戒毋用短兵第施弩礮賊三百騎破門而入濼併開其內戰殺四賊賊奪屍擲水中而退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賊路處知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賊乃退遣神統備卒馬驟百五十於近水沮洳中以餌我軍張公曰此莫敢伐故故智命勿取賊計不得行不三時按營踰距山去劉宗境來降至城下解甲自陳云本霸州人充驍驍右衛勇士與兄宗義被虜皆不肯為賊用嘗被獲又有干可聲常自謂官門子弟反為賊奴驅使因與社友才首怨白龍王六庚榮等結誓欲殺六七名而降近有河南楊虎餘黨遺書欲來合羣六七等欲與共犯南京宗禮等因備寫稟帖密付張仁今送來達後至峒塔杜遇具款乃復令來達張公至辛安睢寧縣學生劉選志密白近被賊虜入營欲帶去隨用有干可聲等密言我等數人已往張都御史處首情今可復為密達速為奏過可以獻功又令選志代寫稟帖乃放出營又房村民劉道自三月三日賊渡河不得而又有三人遣後隔河呼語大率向前令稟張公勿殺宗禮云云張以宗禮劉道送許總兵所壬寅彥名等二萬餘屯於扶溝之南關以二百餘騎掠本縣之五口癸卯六七等過呂梁燒工部分司巡檢司房村驛民房艦皆作煨燼殺死稅課局大使崔維翰殺死者無算甲辰河南賊在亳州蒙城之界渡河南去是日劉副總擊賊於睢之呂孟莊斬首九百賊敗趨許劉李鉉三帥提兵追襲三月己酉師集于邳之郭家莊探賊屯馬古城管夜半師行庚戌且遇賊衆五千官兵奮擊賊相却且戰且退至魚頭集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奪回虜衆數百癸丑賊自劉

江海殲渠記

馬莊東奔登州海峽屢屢隨所在脅聚眾而復聚陸公聚諸路兵卻劉李溫恭四帥以及各州縣等裨將民兵畢至分道屯襲彌布遠近陸公臨機運籌以授諸將莫不合宜四月初河南賊米寇定遠太安哨騎東顧東除賊獲獲寢丁丑陸公所集諸路兵與六七名等大隊遇於高淺波古縣集等處諸軍奮擊賊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傷死者三千有奇俘首有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首渠殆盡六七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潰圍而逸問道馳至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皆出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南壬辰都指揮楊鼎擊賊於徐之莊里集斬首七乙未張副總俊擊賊於武清之標伐屯斬首四十有奇戊戌趙風千管四兒王麻子等二十餘騎將自白洋河渡指揮周正阻禦乃回薄惟率夜至武城知縣蘇齊典史袁浩提兵拒守已亥與賊戰浩中箭墜馬死之快手張堂等殺賊六人任汝等手殺二賊復被賊殺之劉其腹李子成陷重圍前已盡應鞭亦傷數賊竟破圍而出餘兵亦共殺數人賊乃自竹園村過小支河北去庚子至却之新安運馬家凌雙溝類欲渡不得於卯復由靈紅西南而去是日劉溫二副參通判韓守忠等擊賊於冠縣斬首二百四十唯存二百餘賊潰而南奔五月丁未渡棗林庚戌夜渡卸纜

三百人遂奔河南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軍馬登舟沿江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壬戌以後時源許李三帥破之於黃縣等處其斬首四百四十二乙丑賊至陽邏圍風丙寅都御史馬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會與俱至南京馬怒罵之遂遇害其家人既而劉六為風折橋擊死於水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沂沭劫掠是月丙午以後同知劉文龍等擊之於萊陽之莊家村斬首二十乙丑以後指揮張助金等擊之於滄州之汪家鋪等處共斬首二百七十生擒四閏五月甲申以後許金事等又擊賊於海豐之大冶河等處共斬首四十生擒七已

丑劉七彥名等與聚眾來瓜州殺掠過壩泊於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駕江面縱橫上下通泰如東京口濱江之區咸被剝殘張都憲縉隨勢應變數遣將校守吏防衛過嚴通泰如阜泰與周家橋印莊儀其江都瓜州海門高郵寶應石莊諸要害地募兵數千分屯應援積糈築堤堤壩善泗者日夜警備六月朔日以後許白王二副總等擊上江賊於龍化集等處斬首二百九十六生擒八劉七彥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游掠與其黨韓三等謀得馬賊亂淮北海州已百張都憲得五報急申嚴防禦拘賊馬賊計害辛亥乃葛海門而上甲寅復越瓜

州過南丙辰過米石泊蕪湖之月子河庚申在海門之東七里港謀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隸上乙丑在斷腰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東地運斬黃登陸入光州回始還泛九江安慶七月已卯至石及河河口為金參將輔所破遂往銅陵壬午又越瓜洲而南歸周家橋甲申在天生夾姜家嘴陸公在儀清以六月戊申受勅今南下直抵蘇浙窮賊公乃迅馳以是日至揚州遲騎報賊將犯儀真張都憲與溫參將提兵往赴之陸公督劉副總之師趨瓜洲比至賊已東陸公急渡江至京口守截

特江南缺巡撫俞都御史諫治水在蘇州受勅參督軍務陸公分兵配之及劉卻二帥備倭陳都指揮璠俱至太倉集船而巡撫王都御史績亦至駐於鎮江移檄江北將吏設兵守禦備賊北逃既而仇總兵以兵至金參將亦自河南來將還鎮張都憲勸陸公留之公亦已命駐軍遂令時副總守鎮江金與陳遊擊守瓜洲陸公自督諸軍而東賊在孟濱下港有標船至南岸賊起而掠常州守李嵩殺之自西洋港起者部領孫文傳繼執之斬首二十九俘二十又犯江陰縣丞余凌雲殺之縣人以鐵菱角布賊外渾土中縱牲畜賊爭起掠承悉隨著鐵菱角不能起擒數十人後更不敢近城丁亥賊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

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妾丁氏阮氏競二婢乘劉醉逃入通州守兵執之丁丑賊令狼山寺奴特書來索釋不與遂率眾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賊退入船是夕大風發數群掀播晝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飄離僅存八船其最顛踣不知賊在船不能坐即皆頭仆旬旬自相擊撞嘔泄臭穢狼藉互為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蘇人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木老鴉藏藥及於賊船賊如鳥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米舸不曾傷賊退將復為之賊檢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駭絕乃益山圍聚或下崖散道轉為通州諸處守兵所覺指揮劉葵胡鎮千戶王詔通判高昇等遂逐擒斬不絕庚寅斬首六十倭四十七辛卯停十七大抵通州最與賊切密而守吏亦特嚴整壬辰陸公在江陰會諸將議後方略其夜三更劉副總帥遠東兵千總官任璽帥大同兵副之卻遊擊帥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蔡已與守兵齊集自加未與賊戰我軍聲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躡山顛古垣馮高控險鎗矢瓦石雨下塵蔽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傷僧行居人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日加申劉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李春美饒徵等誓死決戰

分軍為三劉在山北卻在山南皆戴盾蹠行而上手掩鎗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蜩蟬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退遂奪其短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解艇山下以備竄逃至是竟嬰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進退無地劉副總軍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劉七勢急遂赴水死彥名為宣府遊兵十旗張繼取首劉副總擒斬餘賊賊沉水賊級有四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已夜息兵甲午諸軍復登山搜擒賊已乃旋師九斬級四百七十有奇俘八十有奇其俘吳漢劉惠與劉七皆僭王也遺虜脅從釋歸其家有先遺伏江陰膠州滄州諸

處變賊亦悉捕戮降散悉盡疏聞文武大小將校兵士等
陞賞有差

江海賊匪

二十七

江海賊匪記

江海賊匪記



廣右戰功錄

唐順之撰

四庫全書提要

廣右戰功錄一卷。明唐順之撰。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天啓中。追諡襄文。事蹟具明史本傳。此錄述右江參將都督同知沈希儀討平廣西諸蠻事。順之工於古文。故敘事具有法度。明史希儀本傳全採用之。惟錄稱希儀爲臨淮人。而史稱貴縣人。稍有不同。蓋希儀世官指揮。史據其銜籍言之。而錄則仍書本貫也。其書已載荆川集中。此爲袁駿摘出。錄入金聲玉振集者也。

廣右戰功錄

明 唐順之撰

紫江沈公希儀。字唐佐。世官奉議衛指揮。其先臨淮人。襲官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據陳村寨。賊牆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會前趨。淖規公。一會鏢而左。一會刀而右。夾馬一會。徵弩十步外。公振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刃着於鏡。鏢然斷。公射鏢者中缺項。左挂弓而右掣刀。斫刀會於鏡間。斷其頸。車折齒。斃者恟失。弩。便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既連斃三會。後騎至。戕其首。公以二會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賊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會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道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獠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斬所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賊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率以導巢。而熟獠亦以公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會。會騎而走。崖。釋騎跳而下。淵。公騎跳而下。淵深沒頰。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淵而求會。會潤而逃。闕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崖。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崖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納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

江而東寇謀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謀者又告賊他而歸。將及江。公以為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成列而濟。衆難圖矣。吾欲奪其閘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竹揭竿。而編篋以為幕。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賊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渡濟。且半。公以艦乘流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會騎而水立。挺鎗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鯨。會人騎皆踏洲。上賊群。賊濟者西奔。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豈梧諸那危矣。李何曰。此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于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諸將死。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去工堯五里而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於公。願得一飽而死。公時僅有自齋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觀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時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漸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插旗為號。煮餘糧為稀糜。食而道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而進。又却。公親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道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插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而遣兵二千人。陽為助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驚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驚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彥於陣中。殊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指猛所欲走。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嗣。猛不得已從之。璋待于境。相見。因相抱哭。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悉猛圍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壓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事。自為功。璋以二十牛。百壘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懲。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會蘇果與思恩會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復為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為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

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處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登於賊。知府鄧鍾。開出城。弩中其肘。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為參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難。所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持其巢。賊蜂出。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人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為營。固守。而因賊糧以為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踏之。于是百戶潛遣人。而告急於公。公即上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為援。既至。聲銳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為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梗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而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而告公。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謂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給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懼藤峽軍。因昨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為解。熟者。界漢人生。猶獠間。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為常。於是熟獠。而說於公曰。請為兩家解。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獠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運行至城。城中人。始知柳州兵之能戰也。公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獠及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調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聞動。色情性。賊在籍。崗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勦。則口語。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備。或伏巖。或伺官兵。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至。巢以待官兵。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為鄉導。往往為賊。誤我入死地。崩崖。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紛。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為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使官府人為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商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賊。吾不罪若輩。更與若輩。為販本。若試為我。調賊。衆感。諸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獠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築寨。傳送。獲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傳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財販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為旗頭。引諸軍。諸軍買貨行。聞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沒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刺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殺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獠得出入。假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獠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調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諸獠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我。人。諸獠叩頭不敢

公曰。試令其來。已而將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飾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察其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若勞苦之。若夫為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猶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自是。諸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猶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猶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誘諸婦。以爲夫人愛己。諸婦皆快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聞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婦不肯言。則諸婦使之。或諸婦不肯言者。則諸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刺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首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遇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收之。其雖獲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巢者。還之。諸婦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皆我輩。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孽。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孽費爲財。自今我輩。乃有顏面。督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猶。猶。之。曰。若奈何助賊戰。吾勦者。無赦。頃之。持其巢。盡。之。自是。凡所。勦。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關。既。還。軍。則。撤。曰。若。奈何。刀。弩。而。門。關。今。若。五。牛。不。者。且。則。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關。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剩。兩。目。則。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所。掠。多。不。道。兵。而。用。矧。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彼。所。所。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懼。不。敢。隱。盡。還。所。所。掠。而。矧。日。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所。掠。者。而。以。其。餘。給。矧。目。者。矧。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矧。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單。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撤。下。乃。發。公。以。爲。吾。治。文。書。吾。掠。史。知。之。文。書。上。府。撤。下。我。府。掠。史。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柳。去。督。府。千。里。待。報。時。坐。失。機。會。而。書。撤。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府。督。府。而。以。趨。近。追。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伴。病。所。部。入。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併。血。流。以。死。或。餒。槁。崖。谷。公。又。每。以。甚。雨。淒。涼。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裘。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潛。伏。上。山。頂。兒。婦。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詞。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詞。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詞。者。亦。同。會。于。城。旁。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詞。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

廣右戰功錄

七

耶鬼耶。諸猶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而爲好猶。而柳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猶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猶。猶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猶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猶賊。督中知府。諫者也。兇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狎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拾狀。公伴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猶聞之。以驚其心。公又使熟。猶。謂。諸。猶。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猶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乘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拾久矣。已而怨相。曰。咄。扶諫。非汝。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猶。心。割。而。別。復。見。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猶。曰。扶。諫。已。逃。他。巢。公。曰。之。實。難。雖。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猶。而。去。之。諸。猶。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猶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猶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猶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猶。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買。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見。公以爲吾不道。諸猶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猶。刀。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猶。諭。諸。猶。曰。諸。猶。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猶。請。於。公。曰。吾。賊。扶。諫。懼。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猶。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猶。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以。十。五。人。付。之。熟。猶。而。質。熟。猶。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盡。紛。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猶。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猶。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猶。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刀。挾。諸。猶。女。狀。諸。猶。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矧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猶出入。賊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猶既熟。公感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猶。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猶懼。失期。乘雨。泗。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溶。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會。二。人。徐。五。章。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獯。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溶。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狡。因。託。言。岑。溶。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咸。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潛。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

廣右戰功錄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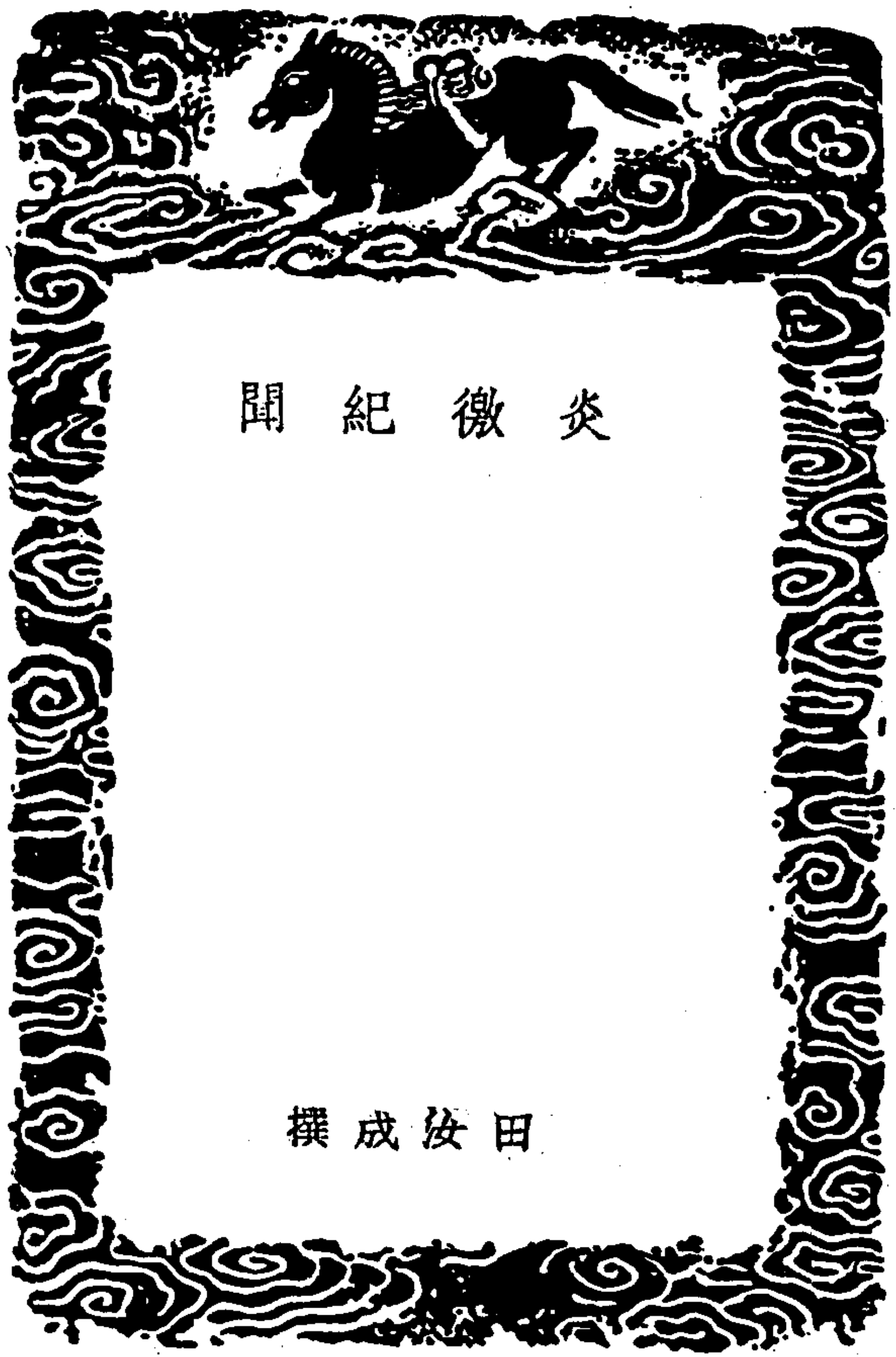
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未暇慮留之在尉服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為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屬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城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溶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岑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為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規城若欲殺人規城任汝自為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士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摺之納留懷中為我寄金得官後為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位微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盡資金耶且欲得一帖為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謂金且如公言金大喜真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柰何不內規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為金計曰汝路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為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祖相以微勸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轎轎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留箭刺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唯唯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公復遣其姪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懼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公為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隊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為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道三千人而選心腹健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為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為便金亦以為然從金至南寧者幾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為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為五百人者迫

死而狼鬪則殺傷幾何更欲為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問請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為不知而聽希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贊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規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為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於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問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盡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柰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借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拏之五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拏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會其五六人既病拏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虞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參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常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擁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也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公曰汝為之而欲誑衆乎公意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為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警見殺于路中日夜踟躕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駭奇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閱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級以漸脫金子五千人之手若刺筍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士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派峽中大會侯公丁督諸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海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矚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宜未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

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絕崗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論者論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誦公丁告之故曰可願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貨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貨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為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禱公刀穿手矛刺股鈎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箭貫喉為禱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何輝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類首下視寡言笑公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聞也公為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礙礙不能展噫嘻若公者猶為未盡其用哉

余讀荆川集而偉紫江之將兵喜荆川之敘述乃知二公皆所謂絕倫者也戊午之歲朝廷以海亂起唐公於兔園贊畫武功屢建奇績因知輔翼吾明者咸有人焉在用與不用而已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唐公之謂乎集中摘出廣右之說附入邊防類中窺文豹者孰謂不在於一斑也

嘉靖己未歲除日汝郡袁裝記于藏亭



炎微紀聞

田汝成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炎微紀聞四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右參議。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其博學工古文。尤善敘述。歷官西南。諳曉先朝遺事。撰炎微紀聞。即此編也。書凡十四篇。首紀王守仁征岑猛事。次紀岑璋助擒岑猛事。次紀趙楷李寰事。次紀黃瑛請立東官事。次紀征大藤峽事。次紀奢香事。次紀安貴榮事。次紀田琛事。次紀楊輝事。次紀阿溪事。次紀阿向事。次紀雲南諸夷。次紀猛密孟養。次雜紀諸蠻夷。每篇各繫以論。所載較史為詳。前有汝成自序。稱自涉炎微。所聞諸事。皆起於撫綏缺狀。實則無章。切中明代之弊。其論田州之事。歸咎於王守仁之姑息。論黃鉞之事。歸咎於于謙之隱忍。亦持平之議。不蹈門戶之見。史稱汝成分守右江時。龍州土酋趙楷。憑祥州土酋李寰。各欲自立。與副使翁萬達密討誅之。努灘賊侯公丁。為亂。斷藤峽羣賊與相。應。汝成復借萬達設策誘擒公丁。而進兵討峽賊。大破之。又與萬達建善後七事。一方遂靖云云。則汝成於邊地情形。得諸身歷。是書據所見聞而記之。固與講學迂儒。質質而談兵事者。迥乎殊矣。

原序

余承乏藩臬者十餘年。而官履所經。半涉炎微。炎微之政。少催科獄訟之擾。其卒然變突。驚心駭目者。多夷情。而夷情之尤掣肘者。在乎土酋獷悍。抗敗王略。效尤習惡。逆節比起。法令格闕而不行。駸駸乎尾大不掉之患。雖欲羈縻。漸不可得。以治理論之。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若谷永守鬱林。而烏潯內屬。李靖撫嶺南。而遠夷悅服。若我朝沐英。事王鎮蠻南。而滇酋按堵。黃忠宣公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違叛。皆由此選也。今之仕者。率樂中原。而厭遠方。一聞除書。有遠方之命。即索然沮喪。無復用世之志。乘鈞者因而循之。遠方之吏。半出遷謫之科。不然。則樸樸無援者也。夫遷謫者。抱憤踈之懷。懷儒者。無統御之略。措鈍器于盤錯之交。難乎其解矣。譬諸一身。中原。心腹也。遠方。四肢也。四肢有疾。而委之庸醫。善攝生者。固如是乎。故遠方之吏。非廉。不足以彰威。非信。不足以立約。非才識。不足以排難解紛。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練兵機也。自余涉炎微。而所聞若干事。皆起於撫綏缺狀。實則無章。不肖者。以墨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微名。二事殊轍而同。致卒致于戈相尋。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良可歎也。聞述所聞。著為此書。凡一十四篇。大方伯希齊陳公。見而喜之。曰。其事核。其言詳。不虛美。不隱惡。是可梓而行也。且再三強余序諸首簡。以宜著作之本指。夫公之有取於此書者。豈直以文字之華哉。無乃以其有關於政紀也。況公行有節鉞之賜。萬一開府南陲。展是書而覽之。則鑒

昔慎今之餘。或少神於幕議云耳。是為序。嘉靖三十七年夏五月錢塘田汝成撰。

炎微紀聞卷一

岑猛

明 田汝成撰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敘漢舞陰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為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為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為知府。生二子。長統。次猛。宏治六年九月。統以失愛。統溥江中。土目黃驥。李樹。發兵誅統。既而驥樹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汪溥。慮樹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濬方舉兩江。驥遂賂溥。驥分地界驥。始共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樹拒納。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市政使程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構。不可居解。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樹。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為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遷知府。為重。乃言督府征調。願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讎。舉猛者。籍甚。會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避之。為之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遍柴棘。頃之。

炎微紀聞 卷一

炎微紀聞 卷一

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怨望。而督府旗校。又不得賂。賂如昔時。於是沒調。毀猛而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必報而後已。或言猛甚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比猛。冀墨其貨。猛頗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恨。疏猛且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鏡代之。鏡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舉。而鏡子深。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御史謝汝儀。與鏡有隙。故事。御史謝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鏡胸從官御之。汝儀大怒。廉得深書。誣深納猛萬金。鏡惶恐。乃再疏請征猛。詔曰。嘉靖五年四月。鏡借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恩。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裂帛書狀陳軍門。言賊亂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察之。鏡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隆。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現。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遂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鳩殺之。斬首歸官軍。語在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邦佐。邦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祿。民間謫見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治田州。上從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敏。金事張邦信。又素不為鏡所喜。敏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僞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趾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且暮。不保。靖江諸宗室。洵洵流官。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勸鏡。罔上。寡謀。懷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鏡。落職。而吏部侍郎桂。專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敕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守仁家居。鎮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交。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鏡大怒。疑左右背據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守代。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命。而守仁顧益。稍。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命蘇受大悔。言督府誅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遂且不寐。使人言蘇受母信謊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茶。毒。兩省。已。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腊。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地方。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無。論。不。克。縱。使。克。之。思。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谷。猛。獠。盤。踞。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駐。蹕。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軍。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繼。

炎微紀聞 卷一

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宣為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宣為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入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蘇受等功伐，時兵部侍郎張璠及桂萼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為提督，富奏言田州賊土險阻，外屏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濬絕後，改設流官，二十年來，叛者數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為鑒不遠，思恩是也。臣議以為田州宜降州治，不必再設府治，以曠遠夷，朝議許之。乃以岑邦相為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敕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纔十五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蘇自矜與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錢贖必贖，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蘇，盧蘇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捷之。佑言：盧蘇變，盧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捷，邦相、盧蘇陽順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彥之子，芝碧，駝矣。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徵佑從征，佑遂置之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佑，行毒酒中，既罷而邦相覺之，亡追捕弗及。佑以之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畜之。時時召飲，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盧蘇，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蘇伏甲寢中，諸土目曰：布伯何疾苦，幸強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盛，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曰：布伯何故出此言。一州人，誰不延頸願為布伯死者。蘇曰：噫，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緩須臾死，足矣。諸土目曰：蘇語言非是，皆應曰：誰敢不同心者。蘇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與執玉、慶座中斬之。因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芝碧，岑氏嫡裔，不於此時樹立，後難圖矣。諸土目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留妻子為質，即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蘇殺邦相，焚其屍，行略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彼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歸田州，疑其事不問。於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其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章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殺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其寶、蘇等，求救於嶽，嶽遂乘虛持鎮安，其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其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謂乃道人論其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諸已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諧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上，曰：田州遺孽，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與師，嶽右之禍，安可救也。於是副使潘曉、左參議陳大瑞當勸議曰：盧蘇敗，嶽稱亂，嶽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敘以聞，乞令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贖田，唐部下盧蘇因衆怨而殺之，朝議果置蘇不問。於是兩江土官咸指膺曰：殺人不抵，獄主無刑，吾輩手足胥賜，皆懸僕妾矣。十七年，蘇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與其子鳳以兵從，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與蘇鳳故，迨不進，且阻良輔軍。

於他所，而父子自為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翁萬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經、及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而責羆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汝成曰：僕等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為之奈何。萬達曰：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盧蘇之宿黨也。近聞有恨於盧蘇，而黨於岑芝，召而圖之，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於萬軍之中，令其軍帖然不動。經等遂與血為盟，而隱之。乃為書舉蘇罪亂狀，言於督府曰：田州頭目盧蘇，黨逆狂構，荼毒兩江，猛復結王受稱兵，再謀不軌，迫逐守臣，攻陷旁郡，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而有待，豈期新建尋故，大懲誅，海內扼腕，蘇獸心益肆，悔艾罔聞，敢以匪賊之響，試其主邦相，往時諸夷猶知主僕名分，忌不敢犯，於今則滅裂綱常，厲階為梗，茲者，蘇峽之役，分道進攻，繁刑諸巢，實其吭背，須得銳甲，乃可成功。初以蘇德創之餘，必盡死力，分隸首隊，企有懷心，不意豺狼之資，傲視軍令，遠限五晨，及至屯軍左次，便地賈路縱賊，幾敗膚功。若不殲此老奸，則兩江土官，誰肯用命。況倡議發難，實自其心，腹黃仲金為之，非某某所能強迫也。仲金識事體，聽其言有奇氣，內訂外倚，萬萬無慮，不然，彼亦豈肯蔑身家而履奇禍。輕然諾以響黨與哉。事出有名，機不可再，惟明公圖之。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旂牌星馳營中坐鎮，於是機事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頓足歎曰：惜哉，恐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取夷之失策也。國家以上官治南蠻，蓋周人驅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雖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入議不宥，新建伯受命專征，總制四名，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參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質伏，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惡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盧蘇再叛，蘇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諸酋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髮，費斗糧，而此獠齋粉矣。蘇奸罔上，失諸夷心，彼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哉。若夫紘、金、汝儀、邦信、譚、茹參合，誣人以還，直苛於淺夫，不足貴矣。予又聞員外郎吳鼎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桂粵之力居多，云尊自以遺時際主，致位宰輔，非立奇功，不足買重後世。會安南有亂，萬可傳檄取之，乃陰以重指授守仁，若專為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作專指，直於奏尾稍提及之，夢遂悲憤，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其名，嗚呼！使其然，語秘又何如也。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兵，冠右江。時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賊猛者，賜千金，秩一級，昇其半地。黨助者，連誅之。故曰：既而都御史姚漢、將舉兵，盧璋以婦翁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周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乃對曰：願公按兵旬日，當探領要以復也。然許諾希

儀既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遲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世雖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必邀臣詢所以臣以死瀕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詣璋所璋見臣來喜逐日久不見君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臣曰肺腑之交契闊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益默然璋曰怪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侮鄰讐將逮趙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嗟呼趙君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絕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駢心有急不敢不報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徵鎮安兵裝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亦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銀銀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勦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監張經等將之而參政胡堯元等分道督進猛子邦彥守工堯隆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烟薰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仆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縋裙裏慶戰時當拔示幸天兵擇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險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險側旗幟閃閃而不視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璋先已築別館僻處美女妖童性殺威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誦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險獲功以萬人擄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醴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幣繫之一柳竹列十醴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極喜遂屯不進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給巾帶服雜佩上首揮塵尾逍遙詣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利逆會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遠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自請君裁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今人為猛草奏促猛出印實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賜飲一甌獻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竟隨老奸矣遂仰燒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問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諸軍驚疑支解爭擊殺十餘人編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日矣諸將大恚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某等復害璋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嚴某等俱不諭功璋大恨遂賊於子璵而黃冠學辟殺矣

士官什九類此皆生無遠略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漫許已則辟啗貪言瑣瑣戚戚與譏參嫉視負不顧彼其人寧惜軍國重計哉

趙楷 李資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壁洪武初以萬戶府歸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鏞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鏞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購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盤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深然之遂以贖僕章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章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為相所竊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之議乃更立源雙子寶楷遂時命其臣張談切諫楷曰我土官雜襲夷風脫略王法徵兵不待符檄之合慮因不煩律例之讞盼陳則部生輝屋揮霍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權重於所專而威加於所積故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不知其三主家籌縷而禪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倘為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厲憐王夫厲惡疾也而猶憐王者誠憫生而傷禍也楷知談詞切已也不憚而罷談亦逃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楷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己不如微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千五百金謝楷益以田三十一村楷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璋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應美姿容自慕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為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日荒悍督宮妓男子王良以為開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幾旬之民忍殘其身以干進者欲藉勢官家徵富貴耳汝安所圖哉藏頭閉關與頑豕無異曾不若騰馬鬣牛之適也良曰恨不別督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為若主何如良曰幸甚楷乃糾州日邵瑀李旭林盛等謀伐寶州人怨寶莫為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人伐寶州入寢門呼良曰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截枝拇及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自立朝議征之登庸笑曰中國土官比比就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會李寰比周於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使翁萬達及汝成曰願二君戡定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禍且不測時汝成鎮撫藤峽萬達獨行部至南寧故沈滯不為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願負罪不句我故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昇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稱楷智勇冠軍即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楷寤慮弛不為備部兵多以乏糧歸者萬達召楷及邵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矣宜自為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為書諭汝黨勿亂也楷皇皇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官府貪官不及楷子奈何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呼血而與之盟楷乃流涕叩地曰楷知罪矣為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既得書即日仗楷等斃之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

村立縣治附太平府。李寶者廣西潯州土官廝子也。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潯州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為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珪爭立珍珪印奔況村況村土舍黃泰以其女黃孟妻之珪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宗祧越在草莽若以君之靈得復入奉蒸嘗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朝喜遂納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珪其印珪奔歸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籍客居潯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為公恥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說云廣寧孫也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而李珍日荒淫無度醉即手刃人州人患之寶謀廢立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憤憤寶通焉十七年三月寶謂歐紹賢周籍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欲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黃泰不助也試為主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於他妻者其妻見之父兄聞而弗忍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不有其父也不禮其妹是不有其兄弟也若者忍之是不有其先人也辱先人謂之不孝是垢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寶曰主公無慮黃泰不助珍也寶遂約李滿蘇寄枝將為亂思趙琪章外甲也以兵劫琪曰吾欲云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啓鑰無鑰難以入矣寶曰善而李珍之妾兩玖者有淫行寶乃遣刺客趙應偽為珍謂兩玖曰主君聞子有私人造我夜伺子兩玖惶恐曰奈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猜忌久矣不亡必死兩玖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諾寶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印子排闥無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沈醉乙夜趙應竊兩玖穴垣亡頃之蘇寄枝巡微驚呼曰聞寶何歸也黃孟驚起開門而寶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不至寶遂持黃孟並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明日寶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竊嘆寶私與歐紹賢曰是夫腹誅者就坐中擊殺之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反因厚賂寶為嚮導曰急緩纖鉅告我變開都御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翁萬達曰是未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寇急之且為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諭寶曰天子將有事於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官可立取也寶遂自薦曰願效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辯曰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寶心事乃白耳泰謹諾八月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懸祥襲之擒李寶李滿蘇寄枝等論死即日榜其黨曰罪止寶等數人雖父子不及也一州怙然已而李珪李時芳復爭立汝成以分守至左江會萬達鞠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真李璉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力判白之乃論時芳死黜珪而立李珪之子佛嗣珍

焉疎節閔目恢而不弛寓約束於假借洪武永樂皇稜大抗四隩既同時製鯨鯢寡德業誠莫不重足躡以待徵令宏治已前恬熙世際詳內略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其昭下乞上愈無愧異議正德中權奸橫江大開禁之紀綱漸渙邊機藉議非跡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為利啓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微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前人以沮請寄淹久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究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視然食約至彼缺望長傲誨侮此其魁尤迨乎逆節滋蔓假屍喋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凌安可引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均喚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隘貽禍國觀於鑠仁夫劍其雄傑市不徒隨笑談設伏剪削禍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操其所經略驅勉則予與有聞焉寶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室道謀說而不釋賢墨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黃瑛

黃瑛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土官弟瑛以世嫡為思明府知府正統中瑛以捍禦功授台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漳州者八年振威境內景泰二年八月瑛之嫡子錄怨不得襲瑛以計授之聚兵五千圍府執州及兄鈞等弑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錄罪使其子灑陽聞於官若欲為瑛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鞠質之瑛坐罪當死時純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瑛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強之翱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於是憲宗出就沂邸大臣皆進官行賞有差翱等賜元寶頓足扣案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贊夷耶吾儕死矣瑛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詔命極其褒獎進都督充參將勢饒熏灼人多趨其門棠致仕未幾見濟薨詔懷怒太子英皇復辟憲宗復位東宮時瑛已死命發棺鞭其屍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云景帝大漸時肅愍草疏乞復辟欲上而不果是殆為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備耶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為功肅愍不為開陳大體何也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論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杖瀕死曾之遺烈可勝誅哉

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為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為中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為死黨。力山之人。善以毒藥傳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嶺。立而環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眙而知。急則狝窟林中。不可疏捕。廣西之語云。卷有一斗米。莫拆藤峽水。蓋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其泰中。猶會候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陷郡縣。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嶺。為之響應。其勢益張。守臣惶恐。率以甘旨。噴之。賊愈驕縱。變開。會京師有七先之戒。未遑也。天順中。詔有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傑林。博白。新會。信宜。與安。馬平。來賓。鯨鯢風起。所至邱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臣莫保朝夕。憲皇帝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賊賊搆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為功。長其桀驁。皆諸驕子。愈借愈。非流血難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左參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僚。罕與倫比。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可道南顧。上然之。乃以雍為左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蠻將軍。右都督和勇。為遊擊將軍。太監盧康。陳宣。監視軍務。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汪霖。而關外之事。一以屬雍。敕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在撲之。候其圍結。乃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屬禍也。大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諺所謂救火焉而噓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搗其腹心。元惡既殲。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峽西延苗賊為梗。討滅之。戮失機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股栗。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翦。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密管重巖。人不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歲兵聲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遼闊。歧路紛糾。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思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秦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已褻魄。不若因而擊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以總兵歐信。左參將孫麟。高端。都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王瑛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以左參軍孫震。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徑攻桂州。橫石。諸里。令都指揮夏正曰。林峽。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雙。諸山。伏兵林峽。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攻破石門。道袍。屋。紫。竹。路。良。胸。牛。腹。大。帖。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我師。雍慶死。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峽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明年正月既

炎微紀聞卷二

斷藤峽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遶潯州。崎嶇磧排。灘瀧洶湧。兩崖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抵貴縣。依山而下。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淫蒼梧。大抵藤峽而勢。以桂平。大宜。鄉崇。姜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而右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峒。屋列。不可殫名。而西羅。綠。東紫。荆。後根。姜。老。鼠。白。而橫石。寺。塘。桂。州。尾。僊。女。關。九。層。樓。尤。極。險。隄。入。者。緣。木。攀。巖。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瘠。而。牛。腸。大。帖。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荆。折。而。稍。東。為。茶。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為永安。又東。為藤。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荆。折。而。東。北。為。沙。田。為。林。峽。迤。邐。北。折。而。稍。西。為。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為。長。州。象。州。修。仁。之。境。也。自。紫。荆。折。而。南。為。鵬。化。為。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為五屯。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嶺。盤。踞。各。有。宗。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為。之。渠。魁。山。多。縷。土。沃。而。敏。樹。諸。嶺。皆。側。耕。危。稜。不。服。租。庸。茶。山。羅。運。之。險。嶺。間。龍。從。沉。雲。其。結。懸。燈。迴。繞。絕。壁。臨。溪。手。挽。足。移。十。步。九。折。其。幽。壓。奧。谷。是。生。狩。人。雕。題。高。結。狀。若。猩。狒。散。育。莽。中。不。室。而。處。飢。則。拾。橡。栗。射。狐。鼠。雜。蜂。螫。蟻。蟻。奔。衣。血。食。言。語。侏。僂。雖。四。姓。諸。獠。亦。莫。能。重。譯。也。諸。獠。慈。悍。難。曉。好。殺。輕。生。俾。見。官。府。往。往。通。向。獠。老。結

望班師。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互兩崖。諸蠻蟻渡。若徒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也。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猛獍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率僅已剪除。餘孽尙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沖渙。再起譁端。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輝。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鞠。在禁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許自中書。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愆。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涪州。爲諸猛之長。撫安流冗。繼開舊番。彼且畏法懷恩。力圖報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迫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於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既張。疲萬人而不足。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辨土音。不諳地理。沿牒巡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政。胡扶清。任其二陸。明貴。零扶案等。皆久參行伍。亦効勤勞。至於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況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獸仔。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宜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檢司於獸仔。移思隆巡檢司於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避過。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防守。至於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獠人。與獠異黨。洪武初。獠首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願旣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獠莫不提刃應援。臣以爲南蠻之俗。俾見流官。象懷舊穴。曩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於本土。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爲之會帥。以福孫仲瑛爲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嶺有蠻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磁入。上皆嘉納之。乃設武靖州於涪州。以岑輝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舊議也。自是民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橫江獠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耳。可委而哺也。乃令商紅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鹹。諸蠻就水游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算。稍不愜。即殺掠之。必賂求乃免。於是潯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嘗於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遞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恣肆。其會侯藤海。居督灘爲亂。而武靖頭目黃貴。章香。與藤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於指揮使潘翰臣曰。貴等力能撲殺此獠。翰臣素仇。遂喜曰。任若等爲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藤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噪聚城下。殺廩民二人。去。會事歸。聞左參將孫繼武。詣都御史潘且言狀。請征之。右參將沈希儀在座。諫曰。賊未易取也。須開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宜順流撲之。繼武悲恨。謂曰。是夫。豈我攘功者。閱然之。遂還涪州。以千人溯流擊潯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聞乃張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其地。且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滅。威不彰。立堡難守。非便。且不聽。六月。堡成。則命黃貴。章香。以兵三百人守

之。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於是諸猛大憤。而岑邦佐。亦忌貴香等擅利。復德順之。公丁遂鳩其黨二千。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變聞。且魏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詔曰。可。已而聞繼武皆落職。會日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諸司問計曰。諸君度峽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曰。往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窮滅此。非八萬人不可。蔡公曰。往歲西山之賊也。不既多乎。副使翁萬達曰。二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伐有伐。而兩廣軍政。有勦有征。獲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勦也。由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舉。賊備我久矣。勦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遑也。已而公丁等。益橫放草竊。潯人苦之。萬達言狀督府。乃議而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畫甚力。遂會安遠侯柳珣。以軍事屬萬達。且曰。苟得渠魁。則餘可略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獠爲盜。萬達廉其跡。以死劫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雄惶恐頓首。願效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良獠也。爲歸家。經構。乃捕繫公丁者數人。責以啓。公丁果遣人列冤狀。萬達陽許白之。又昇雄百金。予貨諸獠。因以本業捐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支郡。而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尉汝成。汝成敬諾。復召雄中傷之。雄乃給公丁曰。若爲潯人指名久矣。吾爲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不自陳。言寇堡事。他猛所爲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冤狀。汝成曰。聞之誠冤。且慰而遣之。胸膈民被殺者。家出駁公丁。一市皆。游徼連逮入獄。頭道雄論其黨曰。寇堡事。公丁言他猛爲之。須物貨乃坐。若等誠爲公丁冤。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爲禍本也。諸蠻唯唯。服。成願棄公丁。無一諱者。遂檄致軍門。磔于市。汝成乃言督府。首惡已擒。黨與安堵。機會可襲。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匡隘窄滑。瘴癘鬱蒸。非兵與之利也。況消息一振。魚散鳥驚。雖有銳騎犀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沈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暨之。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昇。浚。柳浦。周維新。孫文。縉。尉焉。以都指揮僉事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暨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尉焉。紀功則副使蕭曉。督餉則汝成暨參政林士元。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視魄。王者之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祇樹怨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不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之。耶。殲之不得。必且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爲德也。萬達曰。不然。數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懼。人心不懼。雖厚施不爲德也。經曰。策利賊。賊。譬之蜂窠。根觸即糜沸。姑舍之。何如。萬達曰。不可。策利不遇。則賊遁。府江安可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惑之。汝成乃言曰。妄聞羣議。藤峽之役。將以猝勦舉之。不識果否。竊謂猝勦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取。庶可成功。迺者消息窳疎。而軍事未集。諸蠻自度不免。疑果益深。必且時糧深巢。以備伏匿。而桂州。九層樓。諸所。尤爲險塞。紫荆山。沙田。林峒。間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搜。恐無所得。況猝勦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益招玩侮。他日一方之禍。更有可憂。夫遠度不可以制軍。情費不足以成事。成不倖。籌取於此。審矣。願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三司會議。左布政使祝。按察使陸銓。都指揮同知余恩等。咸是萬達汝成。遂一如所議云。時十八年正月也。萬達既都勦諸軍。復言於督府曰。峽

以兩同創賊也。爾今兵力不可併，乃姑緩之。以俟後議。督府從之。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荊，大冲，根，老，鼠，諸巢。朱昇，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渡參水，攻二驢，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泥，梅嶺，諸巢。凌浦，以五千人，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小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人，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諸巢。孫文縉，以八百人，攻藤峽，湖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右軍，則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而下，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羅漢，上，嗣，威，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漢，中，嗣，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漢，下，嗣。南北夾擊，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峽，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摩，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官，兵，來，時，由，老，約，避，敵，毋，結，巢，成，化，間，結，巢，桂，州，屋，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子遺者。今直漫走星散，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恐，費，餉，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連，山矣。經，萬，達，遂，移，兵，攻，羅，連，嶺，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乃，刊，巨，木，塞，隘，徑，道，布，蕪，蕪，蕪，蕪，懸，石樹，杪，急，則，絕，之。走，坂，如，丸，伏，機，弩，毒，鏢，戟，奔，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大，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士，目，盧，蘇，復，受，賊，賂，敵，軍，縱，之。賊，遂，漫，置，山，中，險，不，可，臨，捕，得，生，口，官，祖父，居，羅，連，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茲，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諸，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置，其，妻，子，牛，馬，者，時，部將，獻，策，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殘，孽，而，擾，良，民，兵，家，醫，計，吾，且，將，留，此，以，耀，示，諸，賊，使，知，良，民，之，利，益，豈，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役，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降，之。而，江，南，胡，姓，諸猛，投，順，者，千，人。蘇，峽，悉，平，萬，達，汝，成，相，與，獻，議，于，督，府，曰，嘗，聞，樂，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決。然，立，法，貴，于，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官，細，酌，夷，情，博，觀，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略，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黨，之，亂，萌，于，估，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劃，其，故，宇，終，爲，負，固，難，以，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峽，皆，南，渡，參，水，製，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潘，竹，西，連，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獸，之，有，圍，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于，籠，絡，野，鹿，駭，于，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狘，之，性，仍，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願，會，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首，食，編，民，則，廬，里，漁，侵，按，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做，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爲，甲，甲，有，總，五，家，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恆，業，能，通，淡，音，者，爲，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廢，之，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推，別，貯，一，倉，以，使，會，稽，授，廩，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衙，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墾，于，通，都，各，立，城，市，招，致，諸，苗，買，易，貨，物，一二月，委，官，董，治，使，無，食，據，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溇，梧，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苗，憑，據，利，地，厚，其，徒，黨，真，兇，狗，頑，官，司，一，切，因，循，爲，苟，且，姑，息，之，法，拮，掇，商，賈，瓦，器，魚，鹽，公，爲，賈，給，加，以，賂，賂，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糜，爛，益，張，白，登，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閩

不通，譬之聚羶而卻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成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羣兇已窮，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況城市既立，貿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啓侮，但得難，浪濤，兩處，猛人，既徒平地，則遠曠，穴，恐有，客，賊，樂，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慎，今，一，勞，永，逸，則，宜，革，衆，寇，之，例，杜，買，禍，之，媒，兩，處，難，崎，各，立，營，堡，成，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最，遷，向，化，良，猛，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曰，設，營，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隔，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于，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益，于，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成，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錦，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宜，二，里，之，間，爲，參，水，北，岸，乃，紫，荆，竹，踏，梅，嶺，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錦，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千，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狂，作，亂，創，賊，徒，閩，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有，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估，惡，不，改，益肆兇，殘，犯，類，哇，人，毒，于，猛，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子，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以，爲，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貪，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凌，剝，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遠，離，汛，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贖，以，匪，賊，之，怒，懲，諸，諸，猛，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峯，關，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爲，不，可，況，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焉，可，有，也，昔，韓，公，以，五，屯，屯，地，方，盜，賊，盤，踞，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統，以，其，會，單，仲英，爲，吏，目，以，犷，民，爲，土，兵，以，其，地，稅，爲，月，糧，以，供，軍，食，潯，梧，諸，郡，賴，以，屏，藩，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潯，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參，將，每，歲，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闊，民，獷，難，處，積，年，稱，亂，控，禦，爲，難，議，者，欲，于，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則，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

集狼爲伍。不費軍儲。況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引盜以安民。是力省于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日。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鞠爲墟莽。其後與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兇漏網。尙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徒濬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蒸日繁。引類招朋。雜居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猾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謾寄狼名。影射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責。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銘調。爲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一冊。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衙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但有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註本甲名。爲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其現在狼丁。編爲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日。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數。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倉有法。選擇得人。足爲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戶。搭姓貼戶之資。轉雇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臂力不剛。而土官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員。能聞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賈閒。反以此輩影替。祇候夫隸。竄入其直。以充囊橐。竊惟款兵身役。親當雇當。皆爲未便。獨徵銀雇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用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五錢。在官以充雇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六錢。徵收雇募。庶省民力。足兵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猛獠。必求精銳。嫻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各自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抄冬。團集操練。或有弊。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日。權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中長。諸所貨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斤。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三件。折銀一錢八分。次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一錢五分。又次四百五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營。名爲軍頭常例。今既議革給犒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捷聞。上甚喜。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濬清。朕心嘉之。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右副都

御史。加俸一級。各賞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副總兵。銀五十兩。紵絲六表裏。副使。萬達。參議。汝成。各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參政。士元。副使。廷振。署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曉。各銀二十兩。參將。希儀。銀一十五兩。指揮。王良輔。而下。陞賞有差。論曰。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略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隔大野。而勢雖迂。猶可避。所慮者。東莽耳。然南紫荊。北羅連。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營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遼遠三百餘里。萬山參錯。曲徑盤雲。草樹溟濛。藎若禾麥。暴客跳伏。土著者少。而外突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狼竄。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非城。平樂。懷集。嘉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餉道。深其窺易。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踈。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適而易欺。衙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隱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宜露宿惡。傳以醜詞。登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兇。御兇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略。弭寇之策。斯其首端乎。至於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情疎。易於欺慢。寡謀怯膽。則相與構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我蜩縮。莫敢誰何。若有罅可投。即誘以甘言。略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士肯帖服。邊患稍寧耳。

之。乃召煜入朝議事。煜初不知所以。既出城乃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闔王乃為二妮子坑耶。悔不根。結為血海也。既入見。太祖數其罪狀。煜一無所答。第曰。臣自分身首久矣。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香。曰。吾為汝忍心除害矣。香等叩頭謝。乃封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高后賜宴護身殿。道歸。賞甚厚。命所過有司。皆陳兵耀之。香既歸。以威德宜諭羅夷。羅夷皆帖然。懾服。香乃開赤水鳥撒道。以通鳥。立龍場九驛。馬匹。世世辦也。

論曰。馬煜功勳。史不樂見。貴州人獨能談之。嘗築會城。磚厚五寸許。一不中程。即殺作者。令諸夷自密所。達城所。駢立而接連。給日無敢。驛事以合抱木為之。至今無傾。永樂初。有願。守貴州。修煜故事。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然。以靖難功。眷顧特厚。不疑所行。噫。煜殆數奇不幸矣。

安貴榮

安貴榮者。鶴翠之孫也。香死。鶴翠之弟安勻立。子孫遂以安為姓。世。不受節制。即。非。不。所。村。殺。無。類。者。諸。羅。亦。不。官。軍。皆。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匪。移。塞。耳。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燄。功。加。貴。州。布。政。司。參。政。猶。快。快。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府。勸。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請。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途。達。諸。左。右。也。悚。息。悼。息。然。已。承。見。詢。則。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猶。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凡。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繼。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底。極。也。衆。必。不。堪。夫。宜。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昇。使。君。以。一。職。或。闕。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聞。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既。而。驛。竟。不。減。宋。氏。部。羅。阿。買。阿。札。等。叛。人。言。貴。榮。賊。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貽。貴。榮。書。曰。阿。買。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如。姑。媿。之。口。然。阿。買。等。自。言。使。君。皆。錫。之。以。匪。刀。遣。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勳。捷。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不。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重。

炎微紀聞卷三

奢香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鶴翠之妻也。鶴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瑛。宋普貴。元阿瑛。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鶴翠。仕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高皇帝嘉之。以鶴翠為貴州宣慰使。欽為宣慰同知。得各統所部。而鶴翠兵獨強。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煜。鎮守貴州。以殺戮羅羅夷。夷畏之。號馬闔王。鶴翠死。奢香代立。煜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煜械致奢香。裸體之。欲以激怒。諸羅為兵。諸羅果勃欲反。時宋欽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曰。無譚。吾為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馳見太祖。自事。太祖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辱。恐一旦。反謂夷等不。敢味死以聞。太祖然之。還宮。以語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煜忠。深無他腸。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命后召劉氏宮中。訊之曰。汝能為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即折簡。奢香。令速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馳見太祖。自陳世家守土功。及馬煜罪狀。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為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聖恩。當令子孫世世。羅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為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太祖許。

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米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法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寒堡者。不聞。擄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途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皆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位黎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費。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議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於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閉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士目烏掛所執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恣橫尤甚。

田琛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永也。羅鬼魅而戀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歎於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彼出自關中。蓋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已。蜀關中近地。遂蔓延於此。今黎川縣有齊地。猶稱齊田云。遂云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黎川。以獻僞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以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秫稗。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勸之。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僞。以時何不徑取。爾汝耶。盡土分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許宗鼎諸不法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罪。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擒。餘無所問。於是諸夷帖然。宗鼎至京。師成斬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爲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爲行在工部侍郎矣。

論曰。二宣慰之就擒也。神謀睿策。亦已周矣。發單帽。持尺札。入夷落。桑蔭未捷。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何其善哉。迺今窮滅草竊。直眇小耳。符檄紛紜。張皇漏洩。蓋承平紐縱。賞罰不章。上不圖危。而下不習武也。

楊輝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納款。授宣慰使。三傳而輝。製之。估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友。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縉。長官毛劍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素之以啓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俾客張淵。日德。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成威與仲主爲仇。即使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故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爲孟主地。使貴而朋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爵諸苗。主公部燒也。山管險。整而易凌。諷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張通。計之。將以誑請。宣曰。天爵諸苗。方耕服役。皆順民也。奈何以賊誑之。輝大怒。立杖殺宣。通。惶恐股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賊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於瓚。瓚乃盛陳有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燭上諸苗窟巢等。忿天爵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怨於淵。淵謀殺愛。不克。二十一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右參政謝士元。副使翟廷。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酒高會。翌日觀學。適州民蔣社。士元等。因坐學宮觀之。愛復攜酒以往。訓導楊禮者。介士也。然社曰。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略等威而款下屬。竊爲明公恥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於愛。乃嗾友。誣愛通苗。越境爲亂。報之貴州守臣。而致世舉人路義。令通路上下。安撫宋縉。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書於義。僞以人往。義信之。詣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聽。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於友。言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友。大懼。乃輕疏愛。言言步。時登天。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嘗立誓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御史等官。鞠之。淵以妖言坐死。士元等。落職。遂削籍。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保寧。無何。友。黨。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於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遂云。骨肉醜。商播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安一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察。實而遽許。與師。非徇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荒微。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連三丈矛。躍地面

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為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弱產。而課倍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謂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為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為賊。以應命。於是遠苗亦復懼而投之。以為寨主。鎮守內臣。暨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誣官苗以收鵝蚌之利。宏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為溪解。鏞知不可與其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叩以時事。通極條答。而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事。惟阿溪為大。若秘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叩之。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若者。謂能辦大事。非行輩等也。今若此。因庸人耳。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而恐言有益。否則公將損威。而小人且赤族矣。鏞笑曰。何用勿辦。而過慮若此也。通始低低陳列根株。鏞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通路上官。通曰。彼獨藉指揮王會。總旗陳瑞。公必先劫此二人。乃可舉耳。鏞曰。諾。通謝去。翌日。將校廷參。鏞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會曰。庶幾可者。將校既出。鏞謂會曰。汝何與賊通。會驚辯不已。鏞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為向導。辯而不服。吾且斬汝矣。會叩頭不敢言。鏞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會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鏞曰。汝自舉之。會曰。無如陳總旗也。鏞曰。可與偕來。少選。會偕瑞入見。鏞訊之。亦若訊會者。瑞屢頓首曰。勿諱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鏞曰。而第誘之出塞。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旁。蓋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能為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路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避舍重貨。溪遂酌瑞。瑞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依然巨象也。未審較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乎。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塞。溪曰。第往觀之。順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因即座以雞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網披身。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而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況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刺成去刀見會。會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為。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會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會大呼。伏兵起。蓋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鏞。磔於市。一境始寧。

阿向

阿向者。都勻府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溝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屯為亂。圍十

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俞事揚仁。調水西兵勦之。宜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山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為猿猴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銳銳鈎。傅手足為指爪。人腰四微一劍。約至樹懸足。即垂微下。引骨泥爛矣。俄而長微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微隨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為賊巡微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為巡微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微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繫繫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圍。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鬪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賈賂走。賊阿向者。共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屯月餘。阿向復糾煽土黑苗。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汝成以按察僉事。飭兵思石聞之。乃獻書於克宅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密穴。草竊為奸者。皆內儲糧糈。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乃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聚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譁呼而起。非有旁塞渠會。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陞伏其中。無異壘缶。積升斗之糧。踞尺五之道。東勝而登。無異咄咄。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庫。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刺也。失此二者。為必敗之形。而欲攝揚腹。張空吞。睥目前。以攫獲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謀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餘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為生也。夫登陔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於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為力。故征蠻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趨。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遙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辱食屠翦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勦其間。嚴壁而居。勿與角利。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鼠疲之屍。棄礎墜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屢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發。彼窮而銳。或晨昏惰以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旬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廣見宵人。狃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微一獲。彼既鑒於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圍之策。不可不拒也。茲數者。雖略必有成算。而疏虞之議。敢効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於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洋河之巨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鋸。人不得並躡。適遺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虛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列。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虛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編緝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祇。雖百口相駁。猶難報稱。適今闕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

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為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士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隊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閭。重加懲罰。庶威振恩單。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聞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參將李宗祐曰。是未可以猝破也。雖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豈以為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剋也。迺今諸賊。懲于倒剗之餘。憤噪而集。乘殊死以待我。我軍新能。負瘡未愈。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乘死之會。乘強使之軍。難以濟矣。克宅笑曰。君何怯也。吾將策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寇窮者勿逼乎。一盜橫戈於市。即萬人。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乘。知彼知己。百戰不毀。適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避。故避實搗虛。乘勝者馳。挫銳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為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徂莫救。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為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聽然曰。李君一何管劇我也。乃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赦安萬銓勦之。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資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

論曰。軍旅之交。披敵乘勝。將無紀律。貪功以逞。縱以逸德。則玉石俱焚。然第以戒攻城邑。勦村堡者言耳。猜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此其中事。復有良民。首惡未擒。而禁殺逸賊。自貽伊戚。曷憤駢集。復諫與師。損威辱國。誓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者民之司命。存亡判於呼吸之間。每一發兵。頭顱為白。安得斯人而與之談哉。

炎微紀聞卷四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在大禹西南。百夷叢集。其巨族曰契人。曰彝人。曰麼步。曰禿老。曰步門。曰蒲人。曰和泥。曰白夷。曰上穆。曰羅舞。曰撒麼都。曰麼察。曰滾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峨昌蠻。曰魁羅蠻。曰傳尋蠻。各有部落。莫考所起。其先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有感而妊。產子九人。是為九隆。其後子孫繁衍。分為九族。散處山谷。遂為巨姓。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可數千里。以兵威定。會秦擊楚大亂。蹻遂以衆王滇。至漢武帝時。滇王請降。置益州郡。而哀牢夷不附。後漢光武二十七年。渠會賈粟。求內尉。奉朝貢。明帝永平中。渠舍柳貌。率衆內附。以其地為哀牢。博南二縣。今之永昌府是也。自是哀牢始通中國。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倉。為他人。唐開羅鳳。反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次曲靖。開羅鳳遣使謝罪。願還俘掠。城姚州。仲通不聽。開羅鳳遣其將段儉。魏。逆戰西洱河。唐兵大敗。死者十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開羅鳳遂臣于吐蕃。揭碑國門。明叛唐非得已也。時楊國忠當國。乃調天下兵。命李必征之。天寶十三載。開羅鳳誘必兵。深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唐兵糧盡。飢疫死者十七八。必引還。開羅鳳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自是南詔與中國絕。會安祿山反。開羅鳳因之。略旁小國自廣。改元長壽。開羅鳳死。孫

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尤楚素無厭。錢早弄、遂估勢縱橫。略地自廣。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猛密。羣早弄罵不與、舉遂疏猛密叛本邦罪、請征之。羣早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寵幸用事、而周賓五者、江西人也。通猛密、謂羣早弄曰、無憂、萬閣老貪聞天下、又得權結昭德宮、與萬皇親最厚、若遣人辦重寶投之、不止不征、且得授官地木邦矣。羣早弄從之。遣人多賄金寶投安、安許之、召職方郎中劉大夏、嘆以美選、俾往撫處。大夏辭曰、某愚儒、不任使、安遂舉都御史程宗往。以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嗾汝、敢復忤之、誠憂恐不知所為、發疾卒。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撫猛密。羣早弄出迎、會羣早弄、所遣安使歸、已悉安意指、益倨傲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須坐講、宗許之。復曰、我不得遠涉、須都堂過自就我。宗不得已。至南牙山、就見羣早弄。坐定、互講良久。羣早弄曰、我猛密之於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事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略木邦地界之、為設安撫司、以司歪子孫、世襲其職。木邦人祈禱宗、宗輒答辱之曰、朝廷畫土分封、汝寧得專耶。狀聞、萬安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羣早弄既立、遂盡奪木邦之地、早寧奔猛止。由是猛密諸番大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早寧、聲言必滅猛密。會教皇帝即位、安宗斥罷、按察副使林俊、復稍稍割猛密地還木邦。羣早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世襲殺矣。

孟養、故官慰使司也。正統初、官慰使刀賓玉昏懦、不能鎮轄諸夷。部下貴姓會思仁、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略取其地。刀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睿皇帝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往征之。師次潞江。思仁遣其將種檢、守江。我軍不得渡。先是刀賓玉嘗遣思仁質晟府。晟兒子畜之。乃遣使諭降思仁。思仁陽許諾。以故晟無渡江意。種檢數挑戰急。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獨率麾下夜半渡江。擊種檢。走之。乘勝逼思仁上江。頃之、夷兵鳥集。政以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遣。渡江非我使也。左右力諫。晟乃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意。遂遣其子瑛、過江還曰、汝急歸。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拔劍叱之曰、無多言。將官死分也。遂策馬馳夷兵。馬蹶、夷兵攢刺為泥。一軍皆沒。無子遺者。晟聞敗、棄江上積餉。被殺者、雜乘奔永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巖、以狀聞。上遣使者問罪。晟自知不免。乃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也。失律喪師。不敢移罪。他乞無問。遂以冷水噴酥餅、發病卒。時廷臣皆以麓川稱叛以來、國家芻糧之費百鉅萬。士馬死者、無慮數萬。宜放棄微外。以慰吏民。上猶豫未決。太監王振、方寵倖用事。力勸上征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將貴、益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擊思仁。敗之。思仁奔緬甸。乃割思仁所略孟養地、界緬甸。思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歸。送京師斬之。緬甸以其子銀起、居守孟養。頃之、麓川夷復擁思仁少子思祿、攻銀起。敗之。復有孟養之地。賊等慮師老、餉道益艱。賊終不殄滅。遂舍思祿。許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畫金沙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論功。以王振從子一、授錦衣衛指揮僉事。驥封靖遠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威遠伯。諡忠毅。辰、定遠王。諡忠敬。晟、政之敗。在四年。驥、始九年。訖十三年。乃罷。思祿雖無官。其豪傑夷中。無異王者。成化中、太監錢能、鎮守雲

南。大墨于諸夷。思祿乃以祖母絲帶、及諸珍物。能召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祿遂稍縱橫。宏治初、詔以金牌信符。給徵外土酋。時孟養宜慰司。廢除久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頒給。思祿遂以牌符號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略取旁小邑。自廣。會猛密、木邦、事久不平。參政毛科者、性素輕脫。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徵兵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得官。與之。則見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姑以一命分之。遂介馬來術。孟養兵原無鬪志。大敗。猛密設伏邀擊。殲什七八。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遠營渡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變。欲劾科。科以計解。尋稍調貴州。按察司副使。思祿既遠。普渡江。遂不可制。大學士謝遷、科同鄉也。科復挾遷勢。干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聞使功不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朝議許之。復以科為雲南按察使。副使。科遂勸獻民。請兵大舉。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絕域小醜。本無叛情。第為鄰惡誣。以干天法。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乞以一子為官。復宜慰如故。大學士劉健、欲許之。以為思祿有官。猶可制。即無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遷復以科故。勸劉公弗許。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論曰、猛密孟養之亂。皆諸草草。樹以中官。而灌以閹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為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潞江致敗。屬實罪魁。第朝議以晟元勳之裔。關土安南有功。復畏法引。願自殞。得蒙贈諡。亦已幸矣。思仁抗王師。職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其言亦與文達略同。溢美文過。為家狀所蒙。第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

蠻夷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無君。長近省界者。為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憤憤猜。絕禮讓而味彝倫。惟利所在。不顧廉恥。喜則人。怒則毆。匪毗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為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斷助之。即抗到不悔。謗云。苗家誓。九世休。言其不可居解也。其人懸結砧。陟出穴。鑿荆棘。捷如履。斑衣左衽。或無袴。簪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雞尾於額。負圓抱。遇便輒擄。狎突等中。不可疏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肥。銅鈴。結纓。結為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淫淫不禁。仲春。刻木為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簫笙。以和歌。淫詞浪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為聘資。贏縮。貧而通者。遞歲索之。即髮種種。長子孫。不貸也。飲食。以番灰和糲粥。醃為臭。以魚肉雜物投之。曰。蛆。蛆。蛆。以為珍具。於富者。則曰。蓄。蓄。蓄。世。歲時。召親戚。鑼鼓。鬪牛于野。封其負者。祭而食之。大樽若。以牛角授子孫。曰。某。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刊寸木。刻以為信。爭訟不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

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為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其人服。則收之。又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復於某。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為。講者曰。某事某事。其人不服。所為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決。若所收籌多。而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勸所為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為算。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算亦如之。言語侏儻。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于親串。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會長。曰茫稱。人曰歹。自稱亦曰歹。猶晉之言。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記子午。言日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尙其一。曰開年。占卜以雞骨進之。視其豐以斷吉凶。或折茅為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嫉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略同。而喪祭異。善為蠱毒。蠱無形而毒有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燭燭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為祟。以其日作蠱。決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則神將憂。殃於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屋。鑿竅而居。不設梯。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輟。犁以錢鑄。發土。極而不耘。男女跪筮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開戶。明年。開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烏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為九名九姓苗。狙詐而鑿。以元日為把忌。杜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為不祥。烏羅著。可以三月一日為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為紫雲苗。嗜殺尤甚。得響人。即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在白納。為買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鬻之。在萬章。為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橫掩及胛。在特洞之間。為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為市。夜臥。必圍爐。厝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為樂。以十月望日為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為黑苗。又為天苗。緝木架以為上服。女子過十歲。即構竹樓。樓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略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賦之給。故其民情。綏土無蠱果。蠱蟲蟻。食物常足。故皆嗜蠱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字。絕先王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憫也。

羅羅。本處鹿。而訛為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場。漕溪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恭役者。為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略同。而黑者為大姓。羅俗尙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宜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若自祀。夜郎。特洞。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即虐之赤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以為讐。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而白齒。惟結跣躡。荷蓑笠。笠而行。腰束革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筒。富者以金釧約臂。悍而喜鬪。修習攻擊。雄向氣力。寬則以漁獵伐木為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為諸苗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也。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盃。匕一枚。抄飯哺客。搏之若丸。以匕躍口。食已。必齧樹齒。以為潔。作酒。而飲。不縮。以蘆管啐飲之。男子則蓬髮而留髻。婦人束髮。纏以青帶。蒸報旁通。視不惡也。

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第。潛合如奔。很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盛無杯盤。羹以三足釜。灼毛髓。血。無論鼠雀。蟻。蝮。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處。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取之。以為美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為業。

乾佬。一曰乾猿。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矮而善奔。輕命而死。驚觸之。則塵沸而起。得人片肉。巨酒。即指鬮與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橫圍腰間。旁無髮積。謂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為花乾佬。紅布者。為紅乾佬。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匡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為打牙乾佬。剽悍尤甚。善斂百物之毒。以染箭刃。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為剪頭乾佬。男女皆髮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豬屎乾佬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盥。得獸。即咋食。如狼。狽。其俗與乾佬略同。掘地為爐。厝火。環臥。不施被席。以牛衣藉之。死。則男女羣家。僂尸而瘞之。云為死者避塵也。

狎。一曰橫黃。其種亦夥。石旄。施乘。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往往有之。生理苟且。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笄。以漁獵為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遂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之死。則焚其衣服。瘞其牛馬。云若非鬼者然。

狎家。椎髻。躡履。不通文字。好為樓居。飲食匙而不筴。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髮。若冒絮之狀。長裙細履。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青衣裝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而禁禽獸之肉。葬以傘蓋。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為歲首。俗尙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為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即講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即百牛不惜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往。往食宋蔡。俘其民人。放之南徼。遂流為夷。二氏風俗略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裙。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戚。簞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且則進盥于舅姑。夕則燂湯請洗。三日而罷。喪葬。飯疏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透尸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蓋徒。隸氏之裔。訛為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善。恣睢。懷讓。難與約束。好依深林。薦莽之間。徂伺。團。急。則風。貪。而善。常以杯。淺。為。人。奔。命。責。通。負。秒。忽。不。能。容。忍。近。溪。者。善。入。尾。瀨。揭。魚。鱉。猶。若。鳴。榔。尾。瀨。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斑衣。以五色。藥。珠。為。飾。貧。者。以。慈。苧。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好。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白。也。昇。之。幽。嵩。祕。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登。

龍家。與狎家同俗。而衣尙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笄束之。在寧谷西保之間。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鬣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

辨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再家。邛笮冉氏之裔。今西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家冉家。蠻語之曰南客子。其俗散處于沿河。佑溪。葵川之間。賦不諱。尙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沙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辨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擊石而搗之。白石若糝。謂之砂。狀其良者。若芙蓉箭鏃。箴箴進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取以燒禾爲硃。謂之新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馬坑中。往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砂禾有毒氣。能殺人。採砂禾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詩。又言術士能凝汞成銀。煉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乃今採禾往往橫死。無算也。仙壽之說。安所徵哉。

變人。漢爲犍爲郡。唐爲子矢郡。蓋南詔之東鄙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變。言使偏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番咒。祈禱輒驗。多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香。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略同。謂虎曰金波羅。崗人。一曰崗盤。散處于牂牁。舞溪之界。在沅者尤多。言語侏儻。尙譽而喜殺。惰于耕作。男子科頭徒跣。或跋木履。以鏢弩自隨。暇則吹蘆笙木葉。彈二絃琵琶。臂鷹逐犬爲樂。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胸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身爲飾。富漢者。以金環綴耳。繫繫若貫珠也。海峽男女。羣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爲絮。男女好拋毬相誼。偶意者。奔之謂之儉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尺帛裹頭爲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論決之。號曰鄉公。

臨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邐巴蜀。皆有之。椎結斑衣。兒時燒鐵石烙其跟。以油蠟洗之。重研若鞣。兒始生。稱之以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爲刀。終身用之。試刀必斬牛。仰刀牛項。以肩負刀。一負而殊者。良刀也。婦人。黥面爲花。并蝟蝟蝶蝶之狀。踢歌而偶奔者。入嵩崗。插柳辟人。嫁則荷傘。懸草履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採竹木爲屋。網繆而不斷。繩樞篳窳。覆以菁茅。樹落粟豆。羊牛。雜以爲餉。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糞草具。毛血淋漓。雖富者亦然。惟多釀酒。時時沈醉爲樂耳。不知世有珍羞之和。黼黻之華也。山田瘠薄。十歲五飢。急則墮突。漢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攻剽城落。踉蹌篋薄中。飄忽往來。不可踪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便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磨礮。苗香。草果。檳榔。諸藥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通徭賦者。此焉遁蔽。潛雜夷中。爲之通中。囊囊鄉道。分受擄獲。結黨既夥。則公墮城堡。劫官寺。故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僅矣。史氏繁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猶人多繁姓者。或訛而爲盤云。猛獁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略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板析。盤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蠻團長納狀云。某等既充山城。今當鈴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兒成羶。生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對好。番非。儉寒送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殺也。自是帥事二年。諸蠻無及省界者。

獵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猛獁處。風俗略同。而生理一切。隨節。冬編鷄毛。雜木葉爲衣。搗飯掬水而食。居舍。茅織而不塗。衝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善爲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炙。肌竹立盡。雖猛人亦重畏之。不敢忤視。又善爲蠱毒。五月五日。聚百蟲于一器。令自啖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爲飛蠶。一曰挑生。一曰金蠶。皆鬼屬而毒。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絞痛。面目青黃。吐水而脈沈。含黑豆。服而皮脫。咽之不服。易以白礬。其甘若飴。治之以歸魂散。雄珠丸。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下之。聚而成村者。爲崗。其酋長曰崗官。崗官之家。婚姻以豪汰相尙。培來就親。女家于五里外。結草屋與居。謂之入寮。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至寮。盛兵爲備。小有言。則兵刃相接。成婚後。妻之媵婢。皆即手殺之。自入寮。能多殺媵婢。則妻黨畏之。否則謂之懦。半年而後歸夫家。人遠出而歸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遊脫婦人。帖體衣貯之籃。以前導還家。言爲行人收魂歸也。親始死。被髮持瓶。擗水。滴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爲不孝。

獵人。古稱天竺。咳首。僂僂。跛踵。穿胸。儻耳。狗軛。旁脊。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棍。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儻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以其黨沿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爲活。雜食蟲豸。以鼠子未盡者。啖以屋蜜。嚼之跳躍。仰有聲。號曰蜜仰。以爲珍具。無版籍部勒。每村推其長者。役屬之。號曰郎火。父死。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歲首。則郎火以上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而禱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而二月旱。餘俗大略與猛獁同。而好殺尤甚。父子有隙。手刃者先之。若殺其父。走避于外。得狗以謝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報警相擊。必食其肉。而臥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剗其面而籠之。竹木。鼓噪而祭之。以徵福利。

黎人。鴉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編民。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盤踞。聚而成村者。曰崗。崗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篋笠。爛衣。有裙而無袴。春時。弄女戲鞦韆。以誘散子。攜手踢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爲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爲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沈。龍涎。犀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痛。葬則昇柩而行。前以雞子擲地。不破。卽爲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於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嘉不款曲。卽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警效爲忤。便握刀相戕。時時剽掠。省界爲害也。

蛋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棚。以漁釣爲業。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采水採珠。螺。以繩引石。繩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氣絕矣。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顴。以採藤捕蠟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云盧亭云。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顴。以採藤捕蠟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云盧亭云。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遞作。獎掖以仁義。陶鑄以禮樂。而匡弼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魍魎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之政。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相依周轉。振古以還。四隅之地。西北爲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于朝鮮。卽爲嘉城。而淮徐之區。擯爲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革祝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于江淮之間。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遺唐蒙通夜郎。閉于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犍牂之而已。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文風漸被。若旋風之披拂。首西北而終西南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演變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緜廣紀事

高拱撰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六

緜廣紀事

邊略五

高拱

廣東久遭寇亂散甚予為計處吏治頗殫心力又推股石汀為總督經略其地遂以底寧凡予所籌畫不能悉記惟疏書一二尚存特錄藏之備故實云

疏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 加恩賢能府

官以彰激勵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為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甲科者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餘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即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眾奇貨

緜廣紀事

為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豔人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効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為得計而無所忌憚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其於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豈可漁之利而共困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敵將安極查得往歲奉旨多取進士議者為當於此等去處用之乃竟不肯

選去殊為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參來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尚苟且塞責容臣等參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為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為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況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尚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題行續請

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敵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脈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為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為在上者所明照而

緜廣紀事

君上綜覈之意為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為一人用此道也伏乞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為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嗇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嗇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於是良民皆化而盜賊之病痞者然始緣客火為通血脈聚而為痞其路既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痞日積而血脈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也臣誠為國憂先會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

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歲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與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每集於堂陞諄切戒勉諭以選擇任使之意教以彈盜安民之理而款以功名上進之路蓋欲為皇上冀此一方易亂以為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係於黜陟而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力効

緜廣紀事

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於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陳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慮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拿問者即便拿問應參奏者即便參奏不必待復

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強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超陞如此則賢才雖眾然各

有上進之途自不至於相礙而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隳廢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火不能周備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為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餉兼巡撫廣東不必拘定駐劄但遇有盜地方便宜勅減候事等之日仍住梧州移咨該部換給勅書關防原降給者俱行奏繳其惠潮二府軍民政務先因彼此推避故議專屬廣東以便責成已奉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議立賞格知府功罪宜同兵備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為照近來推用邊海各兵備官本部不拘見任起廢京職外官俱皆遴選務在得人以稱任使其職務克舉歷俸一考撫按薦其賢者查例起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撫按劾其否者即行罷斥如僉事黎元等其無撫按奏者本部止循資叙用一向遵行無容再議是則處兵備者然耳至若知府與兵備職任雖殊均有地方之責實則同功一體者也如功罪賞罰漠不相關則上

下之間視如秦越何以彌盜安民共成化理哉今擬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相應議擬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各地方兵備官員歷俸年深賢能稱職者即奏薦到部以憑查例起陞如歷俸僅一二年者仍不得一槩奏薦以市私恩否者即行參論以憑罷斥使人咸知賞不倖微罰不倖免自當知所勸懲盡心職務其知府有功得與兵備併薦失事亦與併參庶避事者絕巧免之私而戮力者獲同賞之勸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初九日題十一日

議革廣東巡撫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蘇士潤各題稱要將近設廣東巡撫裁革廣西巡撫暫令調度仍將總督副廣巡撫改為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廣東巡撫事惠潮兩府仍宜復屬南贛兼管各一節除新設廣西巡撫待後事寧另行議擬其廣東巡撫既經科道條議前事相應議處合候

奉
議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焯題稱勸得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化先年督勦和平龍川地方行秀千戶等官朱如奉等把截要路乘機索受銀兩事有指實已玷官箴擬以贓罪情法俱當但王化屢立戰功斬獲數多况今賊復猖獗苦無將才累據長樂平遠人民告稱得化復任當能滅賊則化之勇敢當

先臨機應變委尚優於諸將合無將王化權復一府佐職銜或充為事官令其領兵前去惠潮地方殺賊限以二年果立有奇功准與贖罪一體叙用若或不効仍坐罪革職等因奉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院看得本官所奏要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告留迺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王化由舉人歷官副使屢著軍功乃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遂蒙

朝廷使過之仁俯竭人臣盡瘁之義益堅初志勉贖
命下將王化量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就駐劄惠潮地方管理兵備事務令其仰體

愬情詞及地方人情具奏前來又經都察院會議欲權復一職令其戴罪殺賊臣等謹議得惠潮多事地方需才為亟今王化往歲軍功既多可紀近日賊私又屬可疑况地方有復用之望而按臣有特請之意相應量復一職但府佐官輕難以鎮壓一方及查惠潮見缺兵備一員似宜仍用於此合候

舊愆限三年內果能勦賊安民立有奇功另行叙用如或因循案責因所報効撫按官從重案究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七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燁題臣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於隆慶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呈稱願告致仕除具本恭

奏及將印信關本府同知楊汝聰收掌仍截日住俸不支等因到臣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本府推官來經濟相計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為名暗引黨已為拔不附已者一槩波及之以售其必報之恨耳臣謹述其事之始末為我

皇上陳之則其險詐欺罔之情自可見矣訪得先任已故熊巡撫大征曾一本駐劄潮州因府皂毆打標兵幾死批行來推官究問將府皂責治訖侯必登遂以此恠恨來經濟後熊巡撫檢獲曾一本會官審驗必登當堂倡言曰是假是真下人承望風旨次日飛帖遂徧城市能巡撫以此抱忿成疾欲

移出城避之司道固勸迺止此二臣相嫌之始原任監軍道副使江一麟之所親見者也臣又訪聞侯必登私議來經濟收匪橋稅隨行該道陞任僉事楊正查訪揭稱查得該府原解底簿係無印草本似難憑信及面加細審各犯所供情節似有威制主使之情且思來推官以甲科筮仕未必不自愛以至於此已經駁回再問來報本道待辜一方固不敢姑息以廢法亦焉敢媚人以殺人等因臣見其含糊不明又行分守參議許天琦查議橋稅蓋因以覈來經濟之事也即據回稱查該府填

報循環考之隆慶二年分白同知抽銀四千八百餘兩三年分來推官抽銀八千五百餘兩四年分春夏二季陳同知抽銀四千三百餘兩備呈到臣隨批稅以來推官抽數為額臣以為此事明矣至七月內來經濟得報行取就據該府揭稱匿稅一事係隆慶三年內告發彼因有礙未敢成招至四年內赴省聞來推官反証職狗大使潘銓之私情不結前事所以蒙能巡撫獎語並無一操守字樣等因十一月內又揭稱家分巡兵備道牌奉本院牌提潘銓一千人卷遵將犯人李班等解赴本道

審究外因來推官在外未經彼此開釋昨同一應禮節並無敢少緣未道及前事乃于結內略言其端意其悟而他處本官不就近辯明致煩提問等因又據來經濟揭稱隆慶三年內蒙委管廣濟橋稅務因本年四月白同知病故本官親筆批揭取鹽稅銀助喪不報循環濟亦將陳和商稅銀八兩助訖親筆批單付稅課司存案委亦不報循環見今一單係濟親筆輒生情團陷詭寫私簿侵銀二百兩以上切思查摘姦弊必印記日收底簿查對其中有報有不報則有侵有不侵明矣乃今獨寫一匿稅私簿豈非有意為之哉且以太守之尊挾虎狼之威拘商照簿認稅孰肯有不認者乎顯係挾譽團陷指阻行取等因并將侯必登親筆批收鹽餉不報循環二揭到臣又據分巡潮州道僉事金柱揭稱准布政司照會查知府侯必登是否患病應否准放休致任內經手錢糧有無明白見報不勝驚異本道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侯知府習儀二十六日拜

賀長至令節午時相別出巡步履俱為無恙何忽以病告而呈文又在本道未行之前何本道一不聞

知耶至本日未時方接得本府公文一角內稱患病乞休又書十一月十三日呈詳字樣本道與該府共住一城至于告休交代本道略不與聞及行查後始知該府呈詳本道又逆書月日何本官之不誠心直道詭譎一至此也推原其故乃本官因與來推官互相構隙其始也惟欲誤來推官之行取使不得與選不意來推官盡發其平日奸險貪汙之迹于入自以為眾論所不容乃捏病告歸然其傾陷之術不但行於僚友即八月內該府呈詳通判華淫患病告休本道批候兩院詳行該府不知何故聽其徑歸今乃申曰金僉事批允回籍本道經歷二十餘年寧獨於此尚有所昧耶本道駐劄潮州五越月矣凡批案不知幾十百行並無一起回報屢提吏比一吏不詳罪徒則彌滿囹圄而怨聲徹于道路本道每一放告在監家屬抱訴者輒百十餘起不得已行楊同知清查本官又持之不發至今並無一字回報

朝廷設官分職以為民也本官僻傲成性陰險成謀終日之所營營者非揭帖則私書而無干之訂日擾于庭使能用此以及民事何至于積案盈庭罪徒滿獄哉苟如是亦何以稱朝廷之

恩激天下之良二千石哉當本道初到任之時有識者人人為危之蓋以本道之褊心直躬不能御但許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今數月之間盡見其為人始信人言不妄等因到臣再三覆查卷案參詳前後情節密訪之輿論之公面稽之當時親見之臣在侯必登則為先任熊巡撫之提問皂隸而移恨于同僚在來經濟則自以為持法不阿竟不受屈于堂官此二臣相嫌之源人人所共見共聞

者也其後任熊巡撫獎勵侯必登不及操守二字
蓋因伊差人餽送長夫銀五十兩心甚鄙之彼時
曾對司道明言其過見任副使李渭所耳聞目見
者也今乃謾罪於來經濟則侯必登之誣也若橋
稅一節侯必登私餽人六十七兩零來經濟私餽
人八兩零皆有親筆填日無可說矣其私簿稅銀
二百餘兩若係經濟入已之贓即罪當罷斥抑或
有團陷之情亦當與之辭洗侯必登因見提弔人
卷不遽如其願遂詐病
奏稟則險詐爭方之極大傷于

國體者也

除朱經濟聽布按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其
奏外為照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員小有之才悻悻自
好憑斗筭之量事事張初至擒白哨之賊功可
嘉矣而熊巡撫之擒獲曾一本則倡游言以亂其
心何險也杜屬官之餽守似繁矣而于熊巡撫之
陞任則送長夫以求榮行何汚也時可獵名則百
方求刺李軍門之收進私書與臣之收貯匿者揭
帖可查也計在緝口即峻刑繩人大使潘銓之濫
罰百金與指揮劉興倫之死于杖下者可據也錢
糧應徵不徵惟事違道干譽詞訟應問不問豈憐
環隅銜冤收吏役公堂以監充私費捐者不為縱
伊父賀壽與部民宴酬官閑盡掃數月前金箱瑪
瑙帶數十餘條揚言餽人將焉用之十月內夜出
私篋藏四十餘扛令弟回家伊誰欺也徐紹祖十
歲之幼兒恨其父而撻折手指殘忍殊甚來經濟
役使之門皂為索垢而盡刑繫監狂感異常過家
皇上使過之
仁不思想
恩圖報迺逞一已好剛之氣輒欲睚眦害人無故稱
病敢干欺誑朝廷擅自

奏賞明係紊亂法紀似此不忠之臣應在不謹之例
所當亟行罷斥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侯必登速
賜罷黜庶
朝綱振肅而改節之臣無所容其奸矣惟復別奉
聖裁等因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准抄出送司案查本官於隆慶
六年二月內奏為患病不能供職仰負
天恩乞
賜罷斥以免貽累地方事奏臣原籍雲南廣南衛貫
應天府上元縣人由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推官
陞授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武庫
司署郎中隆慶二年內陞任前職隆慶四年六月
內伏蒙
聖恩特允吏部題
請加陞從三品服色俸級仍舊管事隆慶五年正月
內又蒙
欽賜宴賞竊念臣以一介孤寒冒領鉅郡方憂莫定
尸素之罪詎意濫叨希曠之
恩此微陋之極榮古今之難遇者也臣懼孤高厚夙

國體者也

夜恐惶誓在捐糜少圖報稱凡可弭盜懲貪以安
瘡痍殘喘之民者罔敢不遵承吏部所條悉獎源
勉思滌洗一二以奉揚
德意雖欲怨招毀亦不敢辭豈知福踰涯分病遂侵
尋本年八月內以來感患瘴癘繼生瘡瘍醫治失
方毒流在足動履艱難目今巨寇反側之時而臣
臥病在床瘵官廢事上負
聖明之特恩下失黎庶之過望此臣所以痛心疾首
而臥不寧席者也若不昧死陳乞則恨地方之事
必多而臣之罪愈重臣之憂愈甚而病愈深僅存

瘦骨不待積毀而銷即欲塗肝腦以仰報亦將無
所從矣懇乞
聖慈軫念艱危之地難容羸病之夫
勅下吏部速將臣罷斥回籍別選賢能來守茲土則
一方生命仰再造于
堯天而萬里微軀獲免填于瘴海矣臣無任激切祈
懇願越俟
命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查得隆慶四年六月內該本
部題為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

國體者也

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事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
登公廉有為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
耕稼為生議將本官先加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
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等因題奉
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
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欽此又
查得隆慶五年正月內本部議覆南京科道官王
禎王嘉賓等題為申飭朝
覲考察重典以勵庶官以隆
聖化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詳議得知府侯必登等
賢能卓異已經題奉
欽依照例獎賞外隆慶六年二月內本部題為缺官
事照得廣東按察司缺餘事一員合當推補查有
原奉
欽依加從三品服色俸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
年資頗深例應陞任但地方多事正賴本官幹理
若遷之他處委屬不便相應就近陞補議將本官
陞補廣東布政司右叅政仍兼餘事職銜管理前
項地方事務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給憑移咨轉行去後今該前因通

查案呈到部看符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焯題參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挾嫌相構妄行奏擾乞要罷斥一節為昭廣東地方偏地皆盜民不聊生實起於有司之貪殘而成於蒙蔽因循之日久本部于先年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撫綏窮困制伏豪強弭盜安民地方利賴特為奏請加三品服俸以示激勸後巡按廣東御史楊標至京臣即問彼處有司賢否標曰知府侯必登有守有為任勞任怨民賴以安但不肯屈事上司所以問之百姓人人愛戴問之上司人人不喜至朝觀時又加查訪僉同本部遂有卓異之薦然侯必登資俸已深潮州士夫在京者恐其陞去每向臣等保留曰潮州不可一日無侯必登也又有潮州舉人監生及在官納解人等數十人遞道告曰侯知府年久該陞若遂陞去百姓無主必皆隨之而去此人情如此臣等思得官久不陞何以示勸會潮州兵備員缺遂將侯必登擬陞參政帶憲職管潮州兵備事蓋所以慰士民之心為地方計也今該巡按御史趙焯論劾前來其中論詞多出守巡等官揭帖夫言既盈耳監察之官固不容默然詳其

論詞並其中揭帖語意乃是侯必登素不能奉順上司巡按及守巡等官既皆銜之會又與行取推官來經濟相許而推官乃巡按所信用行取之官乃兩司所趨附于是守巡等官遂明有左侯右來之意侯必登忿其不勝遂具本差人赴京乞休守巡官既知侯必登恨已聞其有奏以為必有相攻許之辭遂具揭巡按激而為此又恐遲則侯必登之說行而已反出其後故如此其急也而不知侯必登本中止自乞休並未沿及他人向使知其不相沿及又豈有此論哉今觀劾詞首云府官挾嫌

相構妄行奏擾大壞聖朝綱紀又云侯必登告致仕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來經濟相許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為名暗引黨已為援不附已者一概波及以售其必報之恨耳其金柱揭云本道褊心直躬不能御狙詐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此其情自可見不然兩司知府官自行具本乞休者亦多矣何以皆無劾者而今獨劾一侯必登謂之大壞朝綱乎且據劾詞內稱侯必登與來經濟相許在上

年七月則是事已久矣又稱來經濟事待布按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則是今尚未明也若止惡其相許何不即劾於始許之時若是劾其所許之事又何不少待於問明之後而爾急舉於侯必登上本之日乎况彼此相許事尚未明則是非固未定也劾則俱劾止則俱止又何匪來經濟不劾而止劾侯必登乎此其理亦自可知然事既如此侯必登實有難於處者欲擬其去則不惟失百姓之心而將來任事之臣何以自効欲擬其留則上司既不相容留之何以自展欲擬行劾則無事可勘欲擬罷斥則即據劾詞既未明指所壞何法又未明指所貪何贓不得而議罷也但訪得侯必登心既好勝氣又過剛雖惠及于民而不能善事上官雖威行于盜而不能善處察案恃長縱傲以短招尤雖非重愆亦有薄咎合無將侯必登仍以新陞職銜量調別省令其痛自省改其來經濟事須要明白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廣東巡撫都御史另委隔別衙門官從公勘問不得曲徇偏向務見的確具奏發落仍令省諭各布按守巡等官見今廣東盜賊縱橫正破格整

飭之日兵糧缺乏正協力幹濟之時毋得仍守成心尚循故套崇姑息而摧振作獎軟熟而抑剛方當知任事為忠不可徒諉罪於人當以救民為急不可徒取便于己如有違者來奏重治斯於事理兩得其平而撥亂反治之功或可望于一二也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四日奉聖旨是

改參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專管東莞以東自惠州海豐直抵潮州閩境一帶地方帶管整飭嶺東道兵備兼管分巡南路一帶所轄潮州府屬饒平大埔海陽潮陽揭陽惠來澄海普寧及惠州府屬海豐各縣事務監督柘林碣石二寨平時則操練兵船稽查奸弊催督錢糧遇有警報會同各該參將督率各寨兵船出海勦捕以靖地方合當推補案呈到部看符得廣東地方多盜而潮惠尤甚先任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弭盜安民是以本部即擬陞潮州等處兵備令其彈壓地方今既被論調去地方失望非得有才力肯任事者不可以繼其後照得新任山東布政使司右

參政陳奎原任廣東副使才力有餘敢于任事且廣東民情事理皆所諳熟堪以彈壓潮州等處地方合無將本官改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以僉事職銜管理前項地方事務候命下之日本部給憑令其作速赴任仍咨該部照例請勅以便遵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是書

答廣東趙巡按

聞憲節已到地方良慰廣中狼狽已甚惟有處分
有司是第一義乃今入選者已無科甲之人只待
會試後方可為之又須秋久間始可到任便是閱
歲縱能周匝遠方之難及固如此無可令人奈何
然有若在地方須當極力振飭務洗從前苟且之
政以拯此疲民庶有更生之望凡有當行事宜不
惜見教即當為君行之草草不悉幸照

答兩廣總督

先承書教誨切如得晤對已多感慰繼又辱示倭

奴猖獗

四五

奴猖獗土寇相勾為亂憂懷可想也然有公在鎮
誠何足慮顧此非一朝之積所謂因循姑息廢弛
瘵痺正是向來又貽之病若非一大振刷終亦若
斯而已公素負大志宏略今當盤錯正利器可施
之日凡可改弦易轍滅寇安民者不妨見教便當
為公行之古云候誰在矣張仲孝友僕固不敢望
於張仲然力為主持於內俾豪傑得以成功於外
同心戮力共翊

王室則寸衷固自許焉而曷敢有一毫之不盡哉方

弘靜者當留在地方劉穩已用之廣東矣來書乃

索此人可見心之同也其諸藩臬守令等官有當

在地方者或不宜者或他處之人有可用于廣者

幸一一示之即為措處官皆得人事自可辦也又

僕等曾具

題議處廣中有司今又為議處薦舉以激勵之原稿

特錄上幸刻成冊二司守令各給一冊使彼知

廟堂相待之意如此當必有勸也又稿三通亦守令

所宜知者附之後可矣元甚放筆布復不倫幸亮

又

前使回曾具啟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狼狽皆

因法度廢弛人心玩愒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
能易亂以為治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為

主上收拾此方復如先年之舊而後已諸所當行者

不妨見教即當為行之也知府侯必登前所以寵

異之者以其能守已任怨弭盜安民故特獎以勵

人心今且被論則任事之臣反為狗舊套者所笑

而地方之事其孰為振作乎初意欲直留之又恐

自茲難于展布故稍為處分而又為之明其意蓋

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為戒而不可以驅使也然

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僕疏中所云而已一

覽自當知也幸以此意備示諸地方官使知

廟堂之上所以念廣東者如此所以顧地方顧百姓

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侯而自灰無志之人

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又

兩承手教疊疊數百言地方事舉在目中知措置

得宜處之有備廣不足憂矣惟公任便行之其地

方官僚不知果能副用否如有不堪便當更換務

期寧此一方而後朝食公不妨頻見教也人回索

書急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又

承示處置廣中事宜委到周至平定在目中矣大

抵天下之事在乎為之出於實而處之中其機則

未有不濟者然非公其孰能兼之方布政所言非

特廣東蓋處處皆然也因公有實心故彼有實言

耳今處處有兵處處有糧威力既盛伸縮在我以

勤以撫皆可成功冠誠不足慮也番夷市舶一節

專論極是彼并蛙之見何足計哉其人者便當調

去即以某人補之此外有司官有不堪用者亦須

見教僕當與公戮力協心必為

主上莫此一方苟可以為公助者纖毫不敢自惜也
人行急草草不倫幸亮

又

廣東事理前已略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既復

剿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

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

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

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為招撫之

說以苟且于目前於是其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

款我東且撫西且殺入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

榮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

有稱賊首為翁相對宴飲歡笑為賓主而又投之

以待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

此斯不亦為賊勸乎奈之何民之不為賊也而廣

之徧地皆賊寔由於此今幸有公在彼必須痛剿

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恤瘡

夷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徇故也恐日復

一日廣非

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覆

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縮縱任公便

宜為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撓公其為

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也陳奎

劉穩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

他尚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即為處也至於征剿

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

而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

宜于彼不宜于此孰宜于此不宜于彼所當更調

可即

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

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夫廣東之敵極矣整

頓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略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有雄負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凡中放筆無倫不能盡意惟照亮千萬

又

倭賊已平足徵雄略仰服仰服以賊治賊不勞不費而成功尤為上計僕昨所以力言招撫之非者為往日之舊套言也若使彼之歸款非偽而吾之處置得宜則盜亦可用唐李愬之平淮蔡即用淮蔡之人可鑒也但威足以破其胆而恩足以結其心使果為吾用而立功胡不可者不然則直有勦除而已此在公斟酌為之僕非有成心也來疏云云已令本兵照覆不為異同至所謂立章程定法制尤為確論惟公所行也冗中草草不悉幸亮

又

渠魁既得地方既平一省晏然皆公之力而計其所費又甚省約非有經濟弘猷而又出諸為國之忠赤何以能此公真

社稷之臣非時流能伍也憶昔議刑即仰公為大用

續廣紀事

五

之器以今觀之誠為不與矣僕素無他長惟有一念為國之心死不敢易柱石如公敢不為國愛護公其賜意行之惟以濟國事為主餘更無他慮也

又

承書問多感大疏言地方事甚明讀之敬服數十年造亂之鄉一朝靖謐誠為可喜然善後之計更須深圖種種停妥乃可望於久安有公在鎮必獲良策凡所當行者不妨見示當為行之人回草草布復不悉惟照亮

續廣紀事

又

公有報

國之忠心有勦亂之雄略指揮一定叛宄遂平此數十年不能得者乃不勞而致功在

社稷誰能右之其善後事宜惟公處分更無掣肘願益展弘猷圖其永久是所望焉人回草草不悉

答廣東楊巡按

厚書問知憲節已抵地方為感為慰所論云云憂深意切必須力為處分務解倒懸為當不然恐遂至於不可為也僕于廣中事日夜在念凡有可言

續廣紀事

五

者不妨見教即當為行之人回草草布復冗甚不能悉意惟心亮幸幸

與南京姚監察

貴省狼狽已甚僕誠欲為

主上奠此一方實日夜在念處置不遺餘力不知能竟遂此心否外書稿三通奉覽此其近者前此尚多不能悉具也人行迫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答兩廣總督

公雄才淵略亮節真心實僕二十年來所敬仰者崩表多艱遂勞節鉞曾未期月立致輯寧俾數十年猖獗之徒悉歸

王化數千里作逆之虞盡服

朝廷公之功在

社稷何其偉也僕曩在政府雖不無少効替襄然愛莫能助顧何力之有焉而公乃歸功於僕則何敢當人回草此布謝餘情如海莫克具陳臨楮不勝

悵悵統惟心照不宣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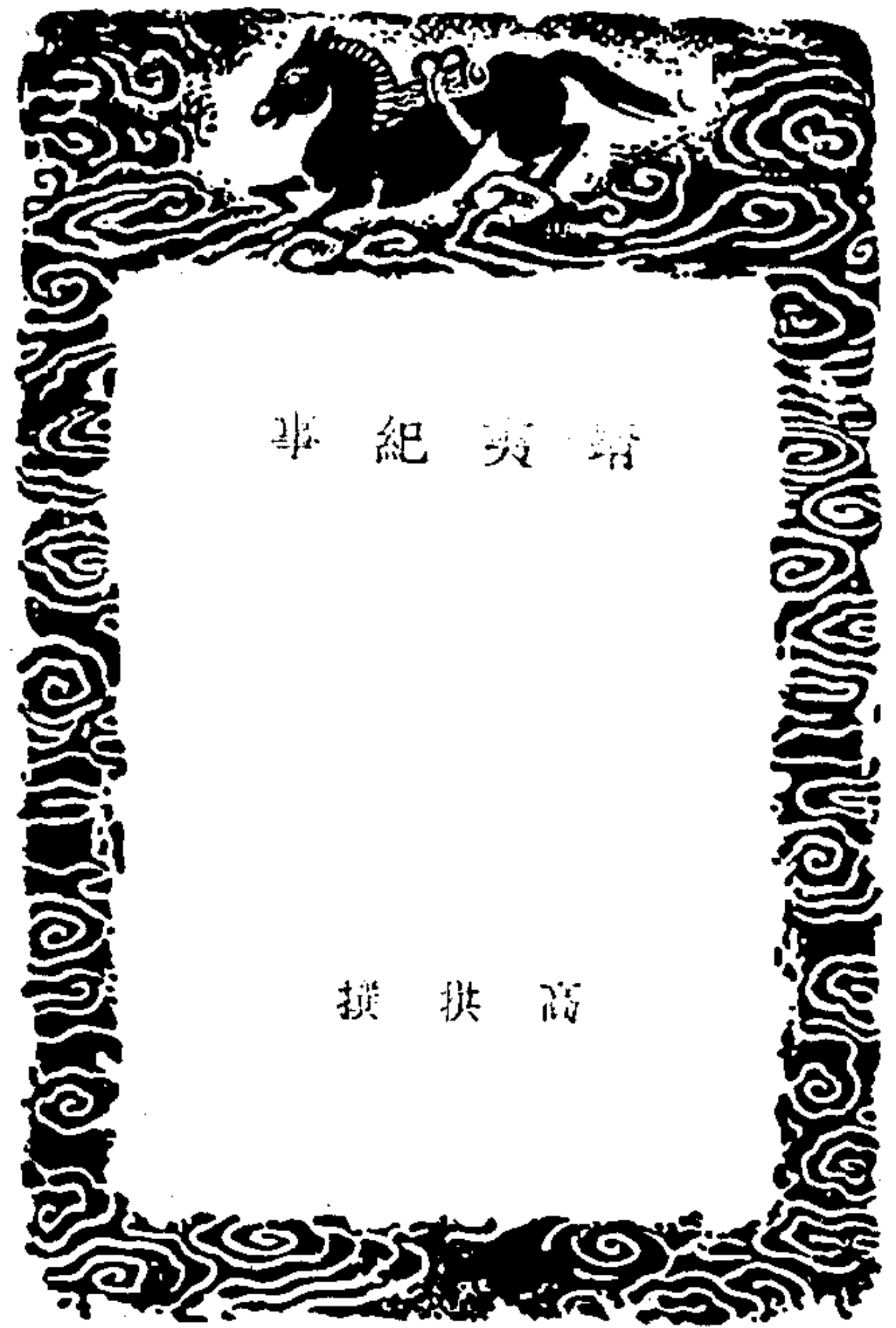
臨江府推官袁長 馭校正

續廣紀事

五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中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六終



事紀英

拱高

紀錄彙編之五十五

靖夷紀事

高拱

邊略四

隆慶庚午予還內閣兼理銓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擧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予深念之時撫臣者去予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中者沉毅可屬以事乃推為都御史巡撫貴州

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謁事予語之曰所為用君貴州者為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

何予曰吾聞安國亨本為羣奸撥置宜淫播虐遂警殺安信以致信毋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訐皆讐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為智伸意固善然却為智所欺而惟兵居省又為智所給而謀動于戈則多矣國亨不服拘提乃見撫臺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朝廷背去而為亂者也今夷族自相殘殺果是敢犯朝廷背去為亂乎縱拘提不出亦只違和而已而違和何以為叛逆乎乃遂輕兵擧殺彼夷民安肯

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人臣務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為大以虛為實始則甚言之以為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為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躬究其讐殺與夫違和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為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

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為君其圖之矣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略然徂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之書曰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略今來論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為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負人臣所當自為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

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為處分而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

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荷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為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况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讐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

朝廷之力即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糧為征勦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嘻阮子誤矣安國亨所為不出者疑畏深也今

明旨既下事在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為也將不逼而使即真乎且彼夷酋耳而勞師費財即族滅之何為况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為真而我亦終當以假為真也時在關恩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子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曰然則當如何予曰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勦而安國亨亦有奏辭辯誣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勸果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即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勦官且至必以為

吾身在勸軍門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子召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

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勸子復面授方略而又作書貽阮曰安氏之亂前已為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為征討僕願不敢以為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

上欲從之則贖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

增其紀事

九

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勸為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惡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欺我則即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即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為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警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為然也科

臣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略其聽勸愈事楊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為題請惟公驅策之也乃安國亨聞朝廷勸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哉然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今既有

靖夷紀事

二

增其紀事

三

一削奪宜慰職銜與男權眷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狐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夷犯人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有占愆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在蘭州與奢効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夷目以象楊生阿烏等比伊父兄弟男子姪率眾衝敗官兵奔過浮橋淪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儂織金二處疏寤安插於內列省令退閑將安國員頂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構兵營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亨即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寤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機置之人智始伏逃差衛官二員押發智與夷目漢聰等五百餘名並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隊這織金等處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芥小醜叨承世官奸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

增其紀事

三

王章大肆兇殘成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結之辜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嬖倖而私通婦女信羣小而載美于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迫之慘官兵追巢討罪致多拒敵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

明旨參以部咨行之多官酌平輿論及履兩首顛末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屬諸賤昧殺叔起於讒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夷俗價贖而羣犯就擒繼恩國員釋自拘囚

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疏寤寤之原因而有歸可因解念即今遵此五章尚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弟之冤而播美官兵繼奉安插之後而屠掠夷目跡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蕩析之中不失為骨肉報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念回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瓊阿弟王實吳彩吳雀駕劉禮等或投夷扇亂或拒敵用效自其機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夷生事者

增其紀事

一五

引例分其贖還要皆反覆憲章推原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

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並生並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而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省一酋之死而可以免眾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桀驁怙勢者為之逡巡而傍觀倖利者悉以斂戢生靈寧謐邊圉奠安是皆仰仗

皇上帝德誕敷

天威遠播執政面授方略本兵區畫機宜適者復荷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御命會勘先聲所至逆首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

初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臬示王喬吳瓊固監會審詳決王世等臣編發煙瘴地面充軍安國亨祿氏惡卒務卒白孺等姑置不死省令國亨退閑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民同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任大方一任臥道以過二家隙端事寧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

靖夷紀事

七

或國亨敢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警機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

明旨行會總兵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勦改土設流以爲桀鴛酋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既與國亨相忤難以屬管准與母疏窮回原管地方安插令伊子安國自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詔下兵部議議上得

旨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剿戮既投見伏罪遵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亨着革了任閑任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也着伊子安國自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構亂定行剿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叙功曰巡撫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一兇之警服多言指授雖出諸

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定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

旨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復辯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藉藉起予計貴州至京遠甚今

前旨下纔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

潛任京師隨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係罷閑官承有罪亡命投智者持金久住京師謀事今本寔代爲者智尚未知也乃問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衆萬餘人僭號稱王設官拜將官室服用擬諸

乘輿時發兵槍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夷患苦垂三十餘年有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剿除之書來計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既久

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剿除之可謂忠矣調

度既周方略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發兵征勦至是擒者悉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穴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逋逃淵藪而夷酋殉觀亦皆震懼阮奏上其事以爲

聖武布昭

天威遠震密勿樞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

詔陞齊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阮則啓敘先後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勦勦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

王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洽寔

社稷之功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蹤伏波以示後世顧不偉歟僕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顧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征戍之苦官免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爲紀其事

三



雲中事記

蘇祐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三

雲中事記

蘇祐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殺總兵官李瑾距亥未甫十載蓋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命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至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豈變不虛生邪又明日代王遣內使入奏過告之故既而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李瑾性過嚴急與工不息軍士所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

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蓋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其略曰變雖成於激起姦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與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脇制法徒羈縻略存紀綱恩屢布宜益見姑息據齋揭帖人口報巡撫大門并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由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已就迫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參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轉乞赦宥事不

雲中事記

得已罪亦難辭伏望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國典斯宗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也總督劉公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洵莫莫定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命劉公與提督卻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黃榜赦脅從余監軍覈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潘已擊二十餘人械繫東來其王弓兒首惡也餘皆乘機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公乃會卻先將兵而西北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黃

榜又已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若從問治庶思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已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督露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為也既余見對如總督迫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奏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授焉賊亦問問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伴上下班則更候之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

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奈何似亦不善應喉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止額糧餉者至城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為之副總兵以下獨遊擊戴廉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廉馬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飛瓦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戰手東向日瑾死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其都察院大門及卷房時已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藉者因肆搶掠四門則效往年慘運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攝指揮事其後議者顧罪瑾而有振失是非之本心

雲中事記

五

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襲故變因訛言洗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說眾惑且懼由是一城盡變四門盡閉遂謀抗王師前軍甫至東關參將曹安已死於乘城之砲南關亦即出兵接戰復拒城矢石如雨卻永因與遼東遊擊武澄據南關參將段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馬昇舊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舊夜不收把總時為卻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圍黃鎮華任參將王安郭全等故無賴遂受眾推戴為頭領凡誘虜出戰皆其指授既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

和不得入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日夜求生之心實什之七八千戶李椿張著者兵部差官也因其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成無不日夜望卻則時時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黃榜且疑兩千戶賈已余聞語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既不合事焉能濟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請金牌入城之奏而余亦亦參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乞天語戒飭羅峰見余諸奏每語

人曰御史當大用及見是乃不以為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著據之得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材固攸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茲仲冬感德在水木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並史識之既而賊誘大虜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虜雖去聲言且復來又數日為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莖史曰占無乃應乎門既關果大同兩人至其一鎮撫王寧也詰之則曰城中實畏死非叛今黃榜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為誣諸印信結狀咸在望貸此七人以全百萬之眾余因笑曰受命西來按茲兩鎮

雲中事記

七

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朱篆尚為賊遊說邪且曰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汝乃一旦助逆招虜若自為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乎王寧因求近案對狀既前泣訴曰城中實怨此七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募賞可濟又實欲內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固存陷之慮城且亡矧倉庫邪儻謀成賞不吝恩信 黃榜具載尚侯多言乃印給批迴使馳去蓋虜既去城中聞穿地鑿城益懼因怨此七人曰奈何駢死思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遊擊廉並機警軍士素不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

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乃以情告廉乞宥罪戮餘黨以應 黃榜廉察其實乃語詹因從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不知也時楚職方書李戶部文芝適成以水攻至在劉公所劉因給曰城中惑言不信 黃榜謂 朝廷將盡殲之茲遣二部使察直妄回奏死無口矣詹曰公言如是巡臺謂何則又詭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即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難輕就見侯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偕副總兵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面定約楊林 其狀亦因馬昇乞死諸君許之次日東圍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三人傳首東來而雙崑入城撫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瓚時督餉在受命來代業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至城下躡為已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偕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治也慈母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天子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閱月非雲中何柄柄也大門朝關則夕以入夕關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歸既而門大開張朝入余夕入城上相望者猶進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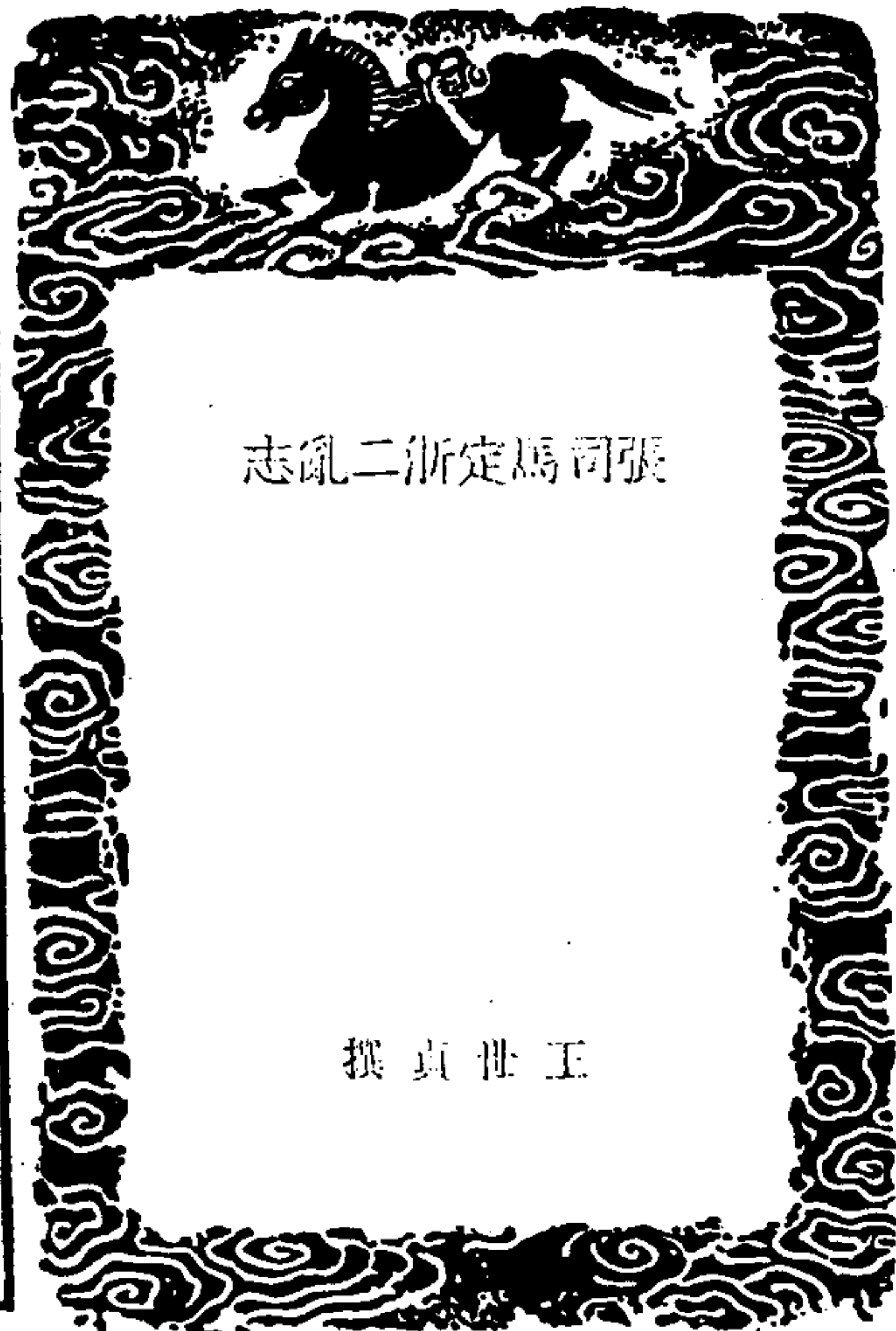
左右頂水爐香者不可勝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不以心誰非叛者且蔡人即吾人况一時之變乎由是聞者諭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曰 黃榜取七人馬昇楊林自効死免罪可諉也王安郭全何以具奏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明日具 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即當有勅勅御史矣既而代王奏乞償賞以安人心不過微福以慰軍士凡王府奏例下之禮部時桂洲夏公言為尚書黃公縮為侍郎縮以

無曰論刑有杖人者哉呼法廢久矣既罷例為識張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西門出巡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南自杜巡察後不塞行十四年獎誰與稽復轉而東至應州則去大同為近乃呼林進語之曰爾知所以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 朝廷之恩信也汝勿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既已有之又從而殺之殺一人而失大信其誰肯為爾已保首領又陞賞與偕獨無一人怨忌乎人將宅事媒藥汝汝難免矣林泣曰願公卒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斯無兵足

轍解之曰嗟毋庸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生疾審聽之可也或有因而固問之者歲月云邁亦不暇悉因憶錄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甫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三終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王世貞撰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四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王世貞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兼右
會都御史來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
其人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
戰功餉資至糜縣官廩不訾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為
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
汎汎畢乃歸是時承平久富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為
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

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
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於兩臺使
者居間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嘗守吾郡用循吏治
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洵洵為惡語莫
以恫喝止吳公吳公益持之堅顧僅兩臺使言之諸
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
用構其黨噪於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闖入
幕府吳公匿它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
者萬伏兩臺使來為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
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黠魁與他賊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入毋掠財
出入必奴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請吳公及兩臺
使者吾二人寔為之請受法它母與也然兵皆匣刃
待矣諸公詢知其狀姑好語慰籍之莫敢誰何而具
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
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選慎則兵益驕而它鎮
皆厥決擊振而起顧獨張公貴臣自今至填撫江南
上谷皆以談咲埽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公出而
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公勅還里候勸公既拜命即促
裝朝辭而吳公候代於若嘗問無何而市民變復作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杭十萬至丘民蟻襲幾與馮翊扶風埽邇來文罔漸
密日相厲以濕束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
振諸上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
必以身受後諸受後者既惰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
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
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
忿念曰謂我曹無瓜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
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跨襦襜子揚
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拂息而獨奈我
何諸大猾稍稍動而會仕卿坐它法臺使者杖而震
之三木諸大猾遂嗾眾奪之亡賴子冀得為所欲為
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後者相率
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
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禾而警
至公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一營無
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
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公談咲自如以五月朔抵臺治
事而諸亡賴嘯聚益眾盡毀諸柵及它麗柵樵揭長
竿裂所掠衣幟之哀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
欲拔儲胥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五

曹毋反及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
與甚不平眾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
者獨不受後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公曰
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即下令除之眾始散去
眾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
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驚與巷哭聲達旦公秉燭坐
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眾取裂之割
益甚公怒曰余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
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
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悞夫驅
女死而不使汝一飽女寧無快也今者使汝飽又
使汝以功飽可乎眾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
且無它勞不可以女曹例為我盡力討捕之母多殺
多殺不女功眾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
謂曰自縛而請者女即二黠魁謝死罪公咲曰壯士
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為我倡眾捕
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即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奈
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二黠魁亦踴躍聽命
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為中軍俾營兵次之郡
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束約遂前薄亂民敗之於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六

菜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敗之
章家橋皆即行刺所就俘嬰壘友縛而詣臺者百五
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公前已要臺使者至訊訊得其
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棘門
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
邪遂之猾謀為應者甫及門而遁惟恐跡之矣公上
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裁賅太甚苟欲以
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醞釀醜毒積久必
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於此
者廟議為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於上下公所言諸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七

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
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於兩臺使
者居間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嘗守吾郡用循吏治
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洵洵為惡語莫
以恫喝止吳公吳公益持之堅顧僅兩臺使言之諸
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
用構其黨噪於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闖入
幕府吳公匿它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
者萬伏兩臺使來為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
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為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

郡國有所寬城而賜公飛魚衣及白金文綺以示褒
異公念此悍卒猶未罷法急之則或生變假它事以
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
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於營曰還而餉
餉如趨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成帖然服獨二黠魁
者始買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
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歛贈贏金數
百既免而不復反索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
也而又嘗我公既謫遠大度治軍雖不廢法而不為
煩苛衆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然其氣不

無寢溢往往遨遊塵市間兒子視其人而加武斷焉
人亦憚恐相奉承莫敢誰何公既已廉得各營倡亂
者名屬春汛復當發七營哨公乃命治兵監司徐君
顧君輩建牙普師甫嚴而遊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
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
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詣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
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
用至曰女故自斫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不始食而
驕於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索夫復何言又斬之
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
盡慘女女自揣當死不令而後當盡力為國禦圍象
人人股栗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
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論曰吾得
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
二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即公不遺我尺寸
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毫倪謹且呼
曰我曹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全
浙之士民俄聞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警矣奔山人
方臥病緒聞之客起而歎曰夫豈唯全浙吾吳自是
無警矣夫豈惟吾吳環浙而省者皆無警矣吾不能

宅及富浙兵之初變而宅幕府迫則為檄廣額外優
以媚兵兵醉飽偃謂市人若曹不父事我即一旦悔
何及蓋至宿昔猶惴惴焉今而後知有天子三尺者
誰力耶當公之疏再上上大悅進公右都御史兼左
侍郎趣還都其顧君兩徐君而下遷賚有差而追禘
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為當云

身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郎署時從六七君子
慷慨談說千古類一世皆有餘銳焉公獨沈深雅觀
藏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刃若蠅
公單車直入恬然而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
勝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
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
赴浙不佞嘗為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直能不負
不佞哉詩云君子如怒亂避過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斯公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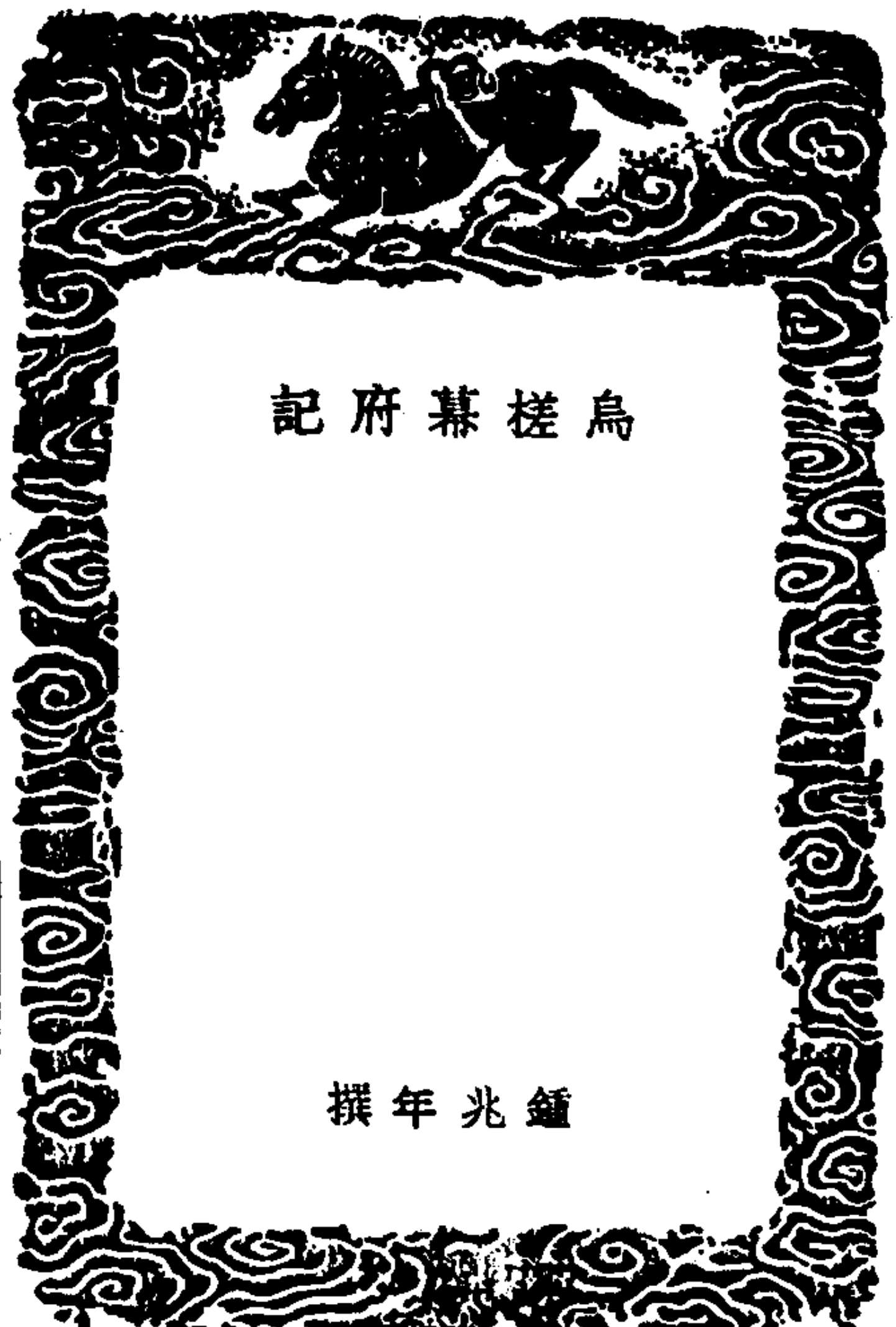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四終



烏槎幕府記

鍾兆年撰

鍾秉文烏槎幕府記

鹽邑志林第四十四快

黃岡樊維城編輯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豐陽馮先生任東廣平侯夷及海寇峒賊大小數十戰屢犯危難卒就大功譚者至今偉之余昔季讀書先生山園兩郎君出一編示余則皆兵行時事跡為烏槎營中幕客所記頗為詳悉因與研席友朱君元弼稍點次之而仍其名曰烏槎幕府記傳之好事備異時國史採錄其他餘上督府及指

授將士移論各賦諸文讀惜埃爛難整不能銓寫存當率應敵制勝方畧至今為恨豈先生以兵謀多陰闕不欲示人犯道家忌耶然觀於所以設開用降南陽三河象頭寨諸策引而伸之出奇可以無窮即不言方畧方畧具是矣丙午冬仲門人鍾兆斗秉文謹識
先是先生在江右忤嚴氏有參藩東粵之行蓋因粵中倭夷海寇峒賊方交發大盜張連又起而流劫三省殺官破城聲勢甚故也時軍門鄭年老世怯疏題分巡屬惠先生專任潮事先生以嶺外

烏槎幕府記

向來貪黷成風盜竊此起今欲平寇在先保民為禁貪戕平賦役上不得有非禮之受下不敢為無名之供至今諸省一條鞭投櫃法議皆始自先生以是厚固基本得用其勳撫在事三年具知賊中緩急動靜鄭劬進賢張公泉起家度嶺先生督上條議張公覽之嘉納遂演信先生可任徧檄三省調兵十萬前討雖分哨有五進止機宜則先生一人主之卒之數建奇功諸寇悉就盪平時 世廟宸念睦切本兵楊公博令驛騎五日一報事稔知先生勞最擬推督撫同鄉忌者沮之僅擢福建參

政云諸功次倘列於後

塘湖地在海陽縣南倭數千據之日久四出劫掠將窺潮州府城先生選鋒銳三千奮將鍾坤秀逐之鍾廣西人不知兵中伏失利先生挾一騎走八十里夜從倭中取出間道薄城攀援而上城中士女惶惶謂城且必陷先生登陴召集鄉紳紳畫守信地先生當南關嚴示軍法諭令諸將卒分布已定五鼓倭至城下首攻南關先生披甲手一劍誓以城為存亡副將以下皆股栗奮勇百倍倭飛矢射城上人則以旗裹取之戰至日晏凡九十餘合斬倭首百十餘我兵乘勝益奮賊喪氣却遂解潮城之圍逐出海上覆其舟多溺死者
南陽潮郡東南大鎮民眾萬家富商大賈湊集倭垂涎久之先生謀知其謀聞有奉金者為鄉官兵書翁萬達點奴頗知兵犯罪繫獄先生出之獄中用其策製九龍箭射倭令海陽縣括商人木列柵為城倭遠遁通判翁夢鯉督民兵三千伏要路犄角應援時麥方熟令農人速刈之剽水盈田中無令得長驅一切機宜俱兩日就緒賊不及知也一日五鼓賊數千駕二百艘猝至登岸從田田水潭止

烏槎幕府記

五

田隄一線路難行而九龍箭又層疊分布一時齊發如雨賊倉皇奔竄盡陷足田泥中翁夢鯉兵急起與先生兵合擊之奪其舟沉溺死殆盡生擒真倭五百名自江南中倭以來捷未有如此者時方急倭不次用人部擬先生超擢嚴相御舊憾僅獲白金紵幣之賜賞不酬勞識者為之歎恨云
大城所在饒平縣南瀕海與福建詔安接壤倭屯詔安日久饒平土人避倭多携家所城居倭規歲夜城守必備用竹梯越城入據之我兵環攻失利突衝之又失利先生計用海賊許朝光林道乾以大烏船數十駕佛郎機大鏡每鏡著鐵彈斗許卒至城下出賊不意擊之煙焰蔽天圍城屋瓦皆震賊驚起逃遁盡棄輜重於路斬級數百解大城之圍是役也先生素以威信為海賊中佩服故用命如此

三河鎮在大埔縣當潮惠之間潮直商販諸貨物皆集此最稱富饒倭二千餘據其地賊背山面河有不可勝之險官兵相持日久迄無成功有南陽王伯宣者海寇也先生知其可用為手書數字遣許朝光林道乾招之立功先生感信素手伯宣奉

檄即至軍前投見先生喜降階慰勞賞以牛酒授以旗牌遣官督令召集精兵千名衣帽給鞋俱作倭裝夜用輕艘馳至三河先散布鐵鳥菱角於地選勇士數人從後山登奪據高嶺發號吹蘆賊以為我軍從天而下驚皇竄走盡踏藉鳥菱角足枳自辰至午更進迭出連合數十陣我兵氣益壯倭積足多扶傷竄走或跪降於道因解三河之圍大埔憲副饒相貽書報謝曰王伯宣兵可謂鐵中之錚錚者矣其人卒以事追論前過同逆璉磔於市先生嘗負此歎

張連者詔安和平間大盜也聚眾數萬僭稱王... 改年設科取士偽署十三道都督閩老翰林等官... 築城八十餘占據三縣地流劫江省殺副使汪一... 中聲言長驅江洲取南都中朝議論紛起時分巡... 僉事齊遇病倖去諸司相顧錯愕莫敢任先生從... 眾中起言曰此不佞所守地不可以累諸司請兼... 任守巡兩道侍御蔡特起揖謝諸司亦合揖謝比... 三省會兵水陸七哨烏槎哨居中兼制六哨又山... 谷嶮峻林木茂密前進為最難先生請獨當其難... 領烏槎哨賊知先生督此哨兵力強勁用木石夜

烏槎幕府記

潛為城堵截所進路先生以王總兵寵專督本哨... 務而身自周流諸哨與諸將商確機宜指揮方畧... 計招賊黨郭玉鏡等潛通間諜而連遂成擒獲改... 元黃金鑄印一條記一賊級六千六百餘

征連之舉先生督五哨兵十萬從廣城發計餉每... 日給米一升狼兵利輕齎多支銀程鄉橋絕停一... 日又程鄉進南七日行山谷中遇無人煙連豫發... 賊截山路諸將移文言軍乏食難進冀免逗留罪... 先生奮身率數十騎前進賊憚先生威避去數舍... 諸哨兵得前進兵中竊竊言之食且甘心督餉欲

潰而散去先生聞言則迂道數里夜至一村落疾... 呼爾民來村落人避兵野宿草莽間呼聲舉火... 前來窺之先生曰吾引兵至此饑矣有酒米羊豕... 諸物急取來吾厚與汝值村落人稔先生德爭出... 所有擔負來不移時得米數百石羊豕百數分遣... 健卒竊各哨得濟餒而兵心以安隨道人赴三河... 趣取餉餉百艘未幾至理知之夾河發火箭射之... 着船即焚紅光燭天左右愕曰事去矣刺柰何先... 生曰吾有以處之身自更服取漁船絕流先登用... 一卒偽為總兵官張蓋揭榜吹鼓角呼兩涯賊跪

聽有詔招撫若等賊眾羅跪聽撫爭獻牛酒犒師... 運艘乃得過始前射者皆助力為擊舟先是馬渡... 程鄉橋斷驚馬先生溺焉至是又兩遇險幾不免... 布政陳敬亭貽書萬尚書履庵吳中丞悟齋薦書... 俱有出入賊中生死不避等語

棋旌之

連就擒一月餘黨有受僞署都督閩老者皆倡言... 官家意巨測糾合諸夥數千屯據象頭山寨象頭... 山聯絡百餘里旁峻中垣如石城有田可耕不仰... 給於外諸哨兵累攻不克時先生已凱旋督撫張... 公言非公不能了此復命先生往先生兼程至饒... 平以為此餘寇法當用撫撫不聽然後勦之於是... 召集諸大家論曰日連所屬從者非爾家田僮佃... 僕乎以爾往諭當不疑若速呼來呼來於是賊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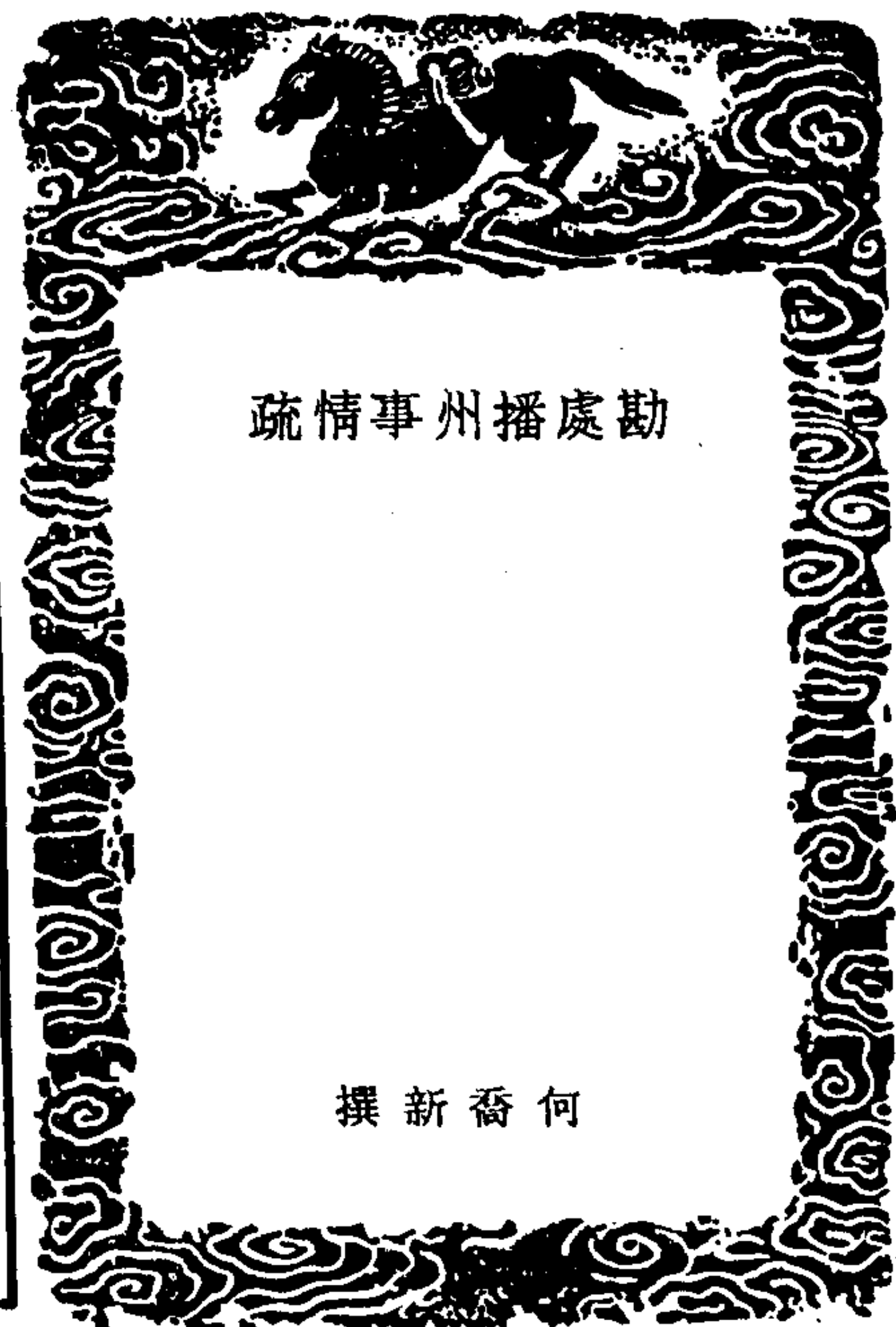
烏槎幕府記

數百各投牒願聽撫先生給諸大家旗八面從八... 路躡足登象頭山象受撫下山者三之二其勇鷲... 強悍者從高崖投石下擊官兵示官兵無柰我何... 先生發令合諸哨兵用疊陣法更番迭進飛礮擊... 之聲震山谷土官黃仲金李嶺先入眾軍從之斬... 賊千餘巢穴悉平

三巢賊首李文彪賴清規巢嗣聯絡萬山北枕江... 西龍南信豐南抵廣之和平中一道可六七十里... 屈曲盤旋為天設之險以故贛州特設軍門提督... 三省專以控制諸巢此賊僅可購剿或因而撫馭

之即陽明先生涇頭之捷亦止用購剿法他可知... 矣時吳興陸公穩為軍門慷慨任事欲蕩平此賊... 先生堅執謂不可單騎親至各巢招撫之初入巢... 諸賊俱厲刃操戈夾道以待先生定轉開諭遂各... 棄兵歡呼矢永不反夫今當其地之中建撫民館... 設通判一員駐劄教之詩書以其子弟寄名籍學... 宮日漸月磨漸且華面懷音如中土民不異矣本... 兵楊博議及粵事漢以此為得策云

烏槎幕府記



勘處播州事情疏

何喬新撰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一

勘處播州事情疏

何喬新

題為隱匿賊情謀陷城池欺罔 朝廷擅作威福借
禮犯分枉殺人命毒害軍民謀害期親詐傳 勅旨
妄造妖言謀為不軌邀截實封阻當伸訴變亂成法
倚法為姦貪淫酷暴敗倫傷化魔魅不道等事節該
欽奉 勅茲特命爾同錦衣衛指揮劉綱備前赴
四川會同鎮守太監劉雅巡撫右副都御史劉璋巡
按監察御史何鈞親詣播州撫提事內干證人犯并

弔應查文卷將各奏內事情從公逐一審勘明白干
礙宜慰使楊愛宣撫楊友都指揮楊綱恭政謝士元
副使程庭惠及事有應面證者就便撫提楊友楊愛
并行提楊綱等面證虛實有應委官勘檢者行取附
近湖廣三司堂上官公同勘檢贓物家財等項應追
理者追理借用器服等物應入官者入官被攻城寨
從長處置應否開設府縣學校亦就定奪有罪人犯
依律議擬情輕者各照常例并土俗事例先行發落
情重者牢固監候若楊友等挾嫌妄奏各有不實亦
要具情問結通行奏來定奪欽此欽遵又該臣等題

勘處播州事情疏

為勘提處置夷情事節該奉 聖旨任到播州事當
對證的撫提楊愛楊友面對虛實即省發聽候不必
監禁欽此又據四川重慶府申抄蒙巡撫四川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劉 案驗准本院咨該本院題該播
州宣慰司長官張淵弟張深奏為借擬官禁名號交
結 親王潛謀不臣縱為不法等事本院看得所奏
事情與楊友等先奏情詞多有相同欲行待郎等官
何某等通提併勘問結果礙唐王奏 請定奪等
因具題奉 聖旨是張深既係楊愛原奏同謀人數
還差的當人員押解去交付何喬新等併問欽此又

勘處播州事情疏

准本院咨該播州宣化長官司長官何清弟何洙奏
為謀為不軌殘殺人命橫取民財欺罔不法等事該
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本院看
得所奏情詞與楊友楊愛奏詞內姓名事情多有相
同備抄各詞轉行臣等併勘又准本院咨該本院題
該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楊愛等奏為姦黨欺罔謀
害土官殺死人命擾亂地方邊夷等事及草塘安撫
司安撫宋鵬黃平安撫司安撫羅贊容山等又長官
司長官張經張通毛劉楊玉鄭旭輪署司事舍人李
動等各奏稱宣撫楊友兄弟及何清等奪占地方擾
亂蠻夷引惹邊釁激變夷民等情本院看得各奏情
詞與楊友張深等先奏事干一連欲行待郎等官何
等會同鎮守巡撫等官劉雅等併勘中間奏有虛
詐亦就撫提問結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准
本院咨該本院題該宣慰使楊愛奏為欺誑 朝廷
長程賊情違法謀害土官懼罪擅帶軍夷出境不守
地方城池等事看得所奏與楊友等先奏事有干連
合行差官齋文交與各官併勘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詞轉行臣等行據湖廣都布按
三司委官都指揮俞事房昂右參議李俊俞事洪廷

勘處播州事情疏

勘處播州事情疏

臣將勘過緣由連人犯呈解前來除被攻城寨及應
否開設府縣學校另行處置外會同 欽差鎮守四
川太監劉 巡撫右副都御史劉 巡按監察御史
何 問得犯人張淵招認播州宣慰司隨司辦事長
官洪武初年有播州沿邊安撫司安撫使楊鏗率屬
投順 欽蒙改安撫司為宣慰司陞楊鏗為宣慰使
撫治民夷楊鏗病故伊男楊昇孫楊綱曾孫楊輝相
繼襲職宣德正統年間楊綱不合買土民吳慶長
壽黃保福僧義保九保小進保大朱保元保閣割為
火者在家使喚景泰天順年間有楊輝亦不合收買
土民并苗人曾保王壽陳玄即何宸玄大進保唐奴
福庸范蠻羅保福元觀音張沅何勝昌王福善宋慶
祥王永貴石超祖張保吳誠四保張永富楊善琴童
王慶仁壽李馬龍章及已故王景德祿壽雲壽即童
壽小鄧即福壽私自開割使喚有吳慶等明知於例
有違各亦不合在伊家住過景泰三年正月內有寨
老袁昱等思得本州稅糧遞年運赴貴州興隆等倉
上納搬運本色艱難告願折納輕齋銀兩楊輝准令
各里每米一石折收苗銀一兩類解該倉買米上納
彼時苗蠻反叛 欽差總兵官靖遠伯王驥領兵征

勘處播州事情疏

勦楊輝輸粟以助軍餉蒙 賜勅獎諭本年十二月
內楊輝要表彰 朝廷恩典起立坊牌上寫 勅賜
二字景泰六年四月內楊輝訪知馬湖府土民李鑑
等在於本州地名花哇溪偷砍杉木數多楊輝帶領
土軍人等將李鑑等趕散遺下杉枋二千餘塊令寇
帶民人聞昂借債赤水等里人民運至水次差頭目
蘭希真韓璽等裝至南京等處賣得羅殿三校共值
銀一千三百餘兩交與楊輝收訖天順三年間楊輝
因妻余氏無子又娶田氏為妾天順八年七月十七
日田氏生男楊友本年十月初九日俞氏生男楊愛

以後田氏又生男楊敏楊啟楊敷俞氏又生男楊汝
成化三年八月內本司長官何庸病故戶絕有伊族
姪何熙慶不合捏稱係何庸嫡長男告襲前職楊輝
不合准信拘集親族里老審取結狀備申四川都布
按三司覆勘具 奏准令員襲前職成化五年閏二
月內有忠州等處逃民劉鈔等在於直州長官司管
下賸蠻坎等處偷挖鉛鑛蒙四川布政司左叅政陳
述等督同楊輝將劉鈔等趕散棄下黑鉛約有五百
餘擔當將前坎填塞楊輝自合將前項黑鉛入官不
合令人運至地名三溪寄頓土民趙月升家成化六

年月日不等有陝西樂戶劉壽劉鑑郭福亮張順為
因本處艱難各不合近來本州趁食住過成化七年
九月內俞氏病故楊愛年方八歲田氏掌家如悍要
將伊男楊友承襲百計謀害楊愛有火者長壽極力
保護得免於死成化九年十月內楊輝差關希真并
頭目王標趙進將黑鉛四百擔裝至蘇州等處變賣
得銀六百兩帶回交與楊輝收訖餘有一百擔仍在
趙月升家填放成化十一年間楊輝得患暗風病證
聽信田氏巧說楊友係是長子合當襲替是淵不合
阿順勸楊輝將楊友替職有安撫宋韜長官毛劍等
俱稱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肯保結有本司典吏顏
珪素被楊輝寵信亦勸楊輝將楊愛為嗣楊輝因眾
心不從只得具 奏致仕將楊愛替職楊愛年幼一
應政事俱係楊輝王張田氏專掌家事莊田子粒并
家財金銀雜費等物俱係田氏收掌楊愛並不得干
預本年六月十二日蒙 勅楊愛量起土軍跟隨四
川等處總兵等官征勦大壩山都掌事寧之日差人
繳 勅楊愛不合故違一向不行進繳楊輝因溺愛
楊友意要分割本州土地另立衙門賞緣授以官職
是淵與姐夫何清已故頭目徐泰馬啟并楊輝婚會

溫田豐姪楊慶各亦不合要圖陞官密與楊輝謀說
大壩山地方原屬本司與容山重安地方相近今被
生苗占據莫若請兵征討克平之後就將容山重安
所管夷寨分割另立宣撫司着大官久做宣撫却不
好等語楊輝喜允差人拘喚容山長官司司長官韓瑄
重安長官司司長官張通各帶印信前來本司商量成
化十二年正月內韓瑄張通來到本司楊輝分付各
官着令各申生苗占據大壩山煽惑重安容山夷寨
為惡不納糧馬等因有韓瑄回說各司土民一向納
糧當差不敢妄申楊輝怪怒喝出是淵與何清各又
不合對楊輝言說韓瑄打攪若不懲治事終難成本
月二十日楊輝令人叫韓瑄到司喝令失記名皂隸
將韓瑄責打六十大棍攙扶回家至本月二十八日
因傷身死張通懼怕只得依從楊輝就行捏稱大壩
山原係本司懷遠府故地景泰年間被山苗占據煽
惑熟苗為惡不服撫化乞會兵征剿等詞令楊愛出
名具奏蒙 勅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瓚
領兵征勦張瓚明知楊輝先已致仕又奏起伊領軍
協力攻取官軍到彼不曾交鋒苗人強者逃散老弱
告願投順楊輝騙託張瓚要於彼處設立安撫司并

二長官司就將楊友俞溫何清等為安撫長官張瓚
不合聽聽朦朧具 奏於大壩山地方設懷遠長官
司將俞溫為長官田豐為左副長官徐泰為副長官
又將容山長官司原管難西等二十五寨捏作丹章
容洞地方開設宣化長官司將楊慶為正長官何清
為副長官馮啟為右副長官又將重安長官司原管
凱離等五十二寨捏稱係漳溪總會去處開設安寧
宣撫司彼時楊友年方一十二歲捏作一十八歲冒
報斬獲首級七顆陞任本司宣撫又要將淵保陞宣
撫同知因眾論紛然不肯舉保前項衙門止有懷遠

長官司在大壩山地方丹章容洞係湖廣所屬苗寨
不服招撫張瓚又行具 奏起倩軍民於凱離寨築
立城郭及將播州長官司土軍一千五百名撥去防
守楊友授職之後一向隨伊父楊輝任過不曾到任
止是徐泰馮啟在於宣撫司替伊金押楊輝又將識
字土吏向松陳敏馮鑰撥去彼處書辦是淵與何清
馮啟要得阿順田氏謀害楊友襲任宣慰使
楊愛得知記恨在心因淵等係伊父楊輝寵信不敢
聲言本年四月初二日湘川驛驛丞周琳九年考滿
是淵央宛楊輝委弟張洪署本驛印信彼因本驛

缺少鋪陳及缺馬走遞有弟張洪責令馬夫徐昱蒲
底等每馬一匹買補上中下鋪陳各一副及令馬戶
韓益之等共出銀一百兩該買馬七匹本年月日不
等有弟張洪不合將前項銀兩侵欺入已不行買馬
又將上等鋪陳三十副共該價銀一百八十兩盜取
回家及將站戶楊道戶丁善奴強占在家使喚本驛
官吏因見楊輝寵信淵兄弟不敢告官有弟張深倚
張洪聲勢亦不合將本驛馬夫張留三女三真強奪
回家使喚後三真走回伊父家躲住一向跟尋未獲
成化十二年二月內蒙巡撫都御史張瓚因見宣撫
司築城未完軍夫缺糧支給具 奏將本州各司成
化十四年十五年分該納稅糧六千七百九十六石
撥去彼處上納有楊友委頭目劉大榮趙鎮何忠公
同徵收除完納外仍欠四百二十四石二千六百升各
民因見米價昂貴情願每糧一石納商銀一兩五錢
劉大榮不合倚恃楊友信任每石勒要商銀二兩共
計一千二百七十二兩七錢八分除買糧上納外餘
有商銀六百三十六兩三錢九分劉大榮盡行侵欺
入已本年三月內蒙四川布政司將銀三百兩發本
司轉送容山長官司司羅米支與兵夫起蓋宣化長官

長官司在大壩山地方丹章容洞係湖廣所屬苗寨
不服招撫張瓚又行具 奏起倩軍民於凱離寨築
立城郭及將播州長官司土軍一千五百名撥去防
守楊友授職之後一向隨伊父楊輝任過不曾到任
止是徐泰馮啟在於宣撫司替伊金押楊輝又將識
字土吏向松陳敏馮鑰撥去彼處書辦是淵與何清
馮啟要得阿順田氏謀害楊友襲任宣慰使
楊愛得知記恨在心因淵等係伊父楊輝寵信不敢
聲言本年四月初二日湘川驛驛丞周琳九年考滿
是淵央宛楊輝委弟張洪署本驛印信彼因本驛

長官司在大壩山地方丹章容洞係湖廣所屬苗寨
不服招撫張瓚又行具 奏起倩軍民於凱離寨築
立城郭及將播州長官司土軍一千五百名撥去防
守楊友授職之後一向隨伊父楊輝任過不曾到任
止是徐泰馮啟在於宣撫司替伊金押楊輝又將識
字土吏向松陳敏馮鑰撥去彼處書辦是淵與何清
馮啟要得阿順田氏謀害楊友襲任宣慰使
楊愛得知記恨在心因淵等係伊父楊輝寵信不敢
聲言本年四月初二日湘川驛驛丞周琳九年考滿
是淵央宛楊輝委弟張洪署本驛印信彼因本驛

司衙門彼時容山長官司缺官委何清署印信照依時價每銀一兩買米二石五斗共該七百五十石何清每斗不合加收一升共米八百二十五石本司又委何清徵收清平倉改撥稅糧三百一十七石一斗五升何清又每斗加收一升共米三百四十八石八斗六升五合前後共該米一千一百七十三石八斗六升五合除陸續支米四百八十石與兵夫外餘米六百九十三石八斗六升五合俱係何清侵欺入已本年十月內蒙巡撫都御史張瓚看得宜撫司守備築城土軍苗獠人等數多撥去糧少又行令布政使馬馴會事張子言將先年征進餘剩糧銀并折色糧糧等物共折糧三萬六千石發與楊輝收領支給有楊輝行令安撫宋勳等按月支與築城守備軍夫俱已盡絕楊愛不曾經手後巡撫都御史孫仁聽得道路傳說前項糧價支銷不明行仰分守等官查究本司將支銷數目造冊繳報訖本年失記月日有革罷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孫男田貴與伊堂兄田忠嫂冉氏俱從遼東配所逃回播州地方驟住楊輝因與田貴等關親亦不合容隱在地名木車壩莊所住過成化十四年正月十二日楊友與伊父交五兒各不

合通姦楊輝知覺要將五兒打死有五兒懼怕潛於茶房內自縊身死楊輝又要將楊友殺死楊愛苦勸楊輝合忍不曾追究本年二月內有頭目王宋保在於安寧守備是淵因見土軍逃回數多不合對王宋保嚇說係伊受財賣放要赴楊愛處稟知追究王宋保怕打將苗銀一十兩送淵收接已本年五月十三日有弟張洪取伊小姨雲秀即趙氏來家習學女工明知趙氏先已聘與土民楊壘為妻不合將伊姦訖一度以後往來通姦不絕楊壘訪知將情赴播州長官司告發追出聘財給還楊壘將趙氏斷與伊母

宋氏領回改嫁有弟張洪仍將趙氏引回家姦收為妾本年八月內有土民李堂將屋塞一段賣與淵為業議作價銀二百兩陸續止還過銀一百四十二兩仍欠六十兩是淵恃強負賴不還本年九月內楊輝將莊田一百四十五處茶園二十六處蠟哩二十八處獵場一十一處魚潭一十二處作四分均分與楊友楊愛楊友楊敏因是楊友楊愛年長俱有職事分與金銀器皿等項親寫分單為照楊友楊敏年幼俱無職役止將金壹一把金壹盤一副金壹盃一口分與楊友及將金壹一把金壹盤一副金壹盃一口金鍾二

箇分與楊敏俱令田氏收藏不曾寫與分單又將火者吳慶等二十名分與楊友楊敏使喚張沅等一十八名分與楊友楊敏使喚本年月日不等楊友因見各里土民不諳書辦不合違例將市民姚鑑金克本司兵房典吏王裕金克本司刑房典吏何文金克本司戶房典吏楊崙金克本司禮房令史有姚鑑王裕何文楊崙各亦不合違例着役成化十五年正月內楊友因往安寧經過餘慶白泥等處又不合將餘慶長官司管下站戶毛顯常等地名斑溪巴村大寨鐵針囉羅家寨五處木田八百稅陸地二十處強占創

立田莊將湘川等驛馬夫孫羊何祥黃元受邵楚鄒石玄蠻程胡李勝祖等二百五十五戶占作佃戶又令何清劉大榮各又不合將白泥長官司管下站戶楊昌福田斌水田九十畝必聰等陸地一百畝強占為莊招引九姓土民在彼住種楊友因有獵場在山羊圍等處每年打獵又將土民母文昌等田禾踐踏及將地名落象水老母潭等處占作漁潭撈取魚鮮禁人不許放水灌漑又將民人袁二保水田三畝占種見伊要告纔將牛四頭准還田價本年二月內有烏江驛馬夫梁元不合長逃走逃難難帶同伊戶丁梁章梁小羊梁竹梁河

逃往安寧宜撫司打造鐵器為生本年五月初五日本司頭目李鑑明即李鑑圓已死男李用之飲酒沉醉手執斧頭要殺伊父有李鑑圓將情具告播州長官司行拏問李用之俱罪逃走不知去向本年六月內有爛土苗頭齋果不忿本州開設懷遠長官司衙門聚眾攻破本司并靖南堡將守備土軍三百名盡行殺虜有本司長官余溫田豐因破苗賊占據衙門俱回本州住過原撥備禦土軍陸續逃故止有四百二十二名仍要安寧守備禦土軍鎮守總兵等官具奏與四川會兵征進齊文起調本司土軍聽候夾攻本司因缺少號布具申四川布政司蒙行仰本司差頭目宋齊賢前去永寧倉關出棉布五百疋運回本司轉送安寧宜撫司交與楊友收候應用本年十二月內是淵仍要圖陞官職密與楊輝計議要誘貴州新添等長官司奏保楊友為宣慰使事成之後仍將淵保任宣慰同知楊輝聽信就令淵與何清已死男何梅前去貴州地方哄誘新添等長官司長官宋安等各亦不合依聽捏稱宜撫楊友據忠効力撫化有方夷寨聞其風聲治効不勝戀慕乞將新添麻哈等一十七長官司開設宣慰使司將楊友改任宣慰使等詞具本差人齎奏

間楊輝就令何梅將帶銀二百兩金一百兩金相寶石帶一條金相嵌青紅寶石珍珠緞素草帽一頂珊瑚樹一株素玉帶一條赴京央人打點准行仍將前詞具申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陳儼處蒙恭稱楊友年幼不曾一日到任管事何得有風聲治効足以感人顯是宋安等妝飾前詞妄行奏擾行文四川巡撫等官戒諭楊輝父子母得越境煽惑地方成化十六年二月內何梅到京被彭城衛餘丁胡亮等誣取前項金銀又蒙兵部看得前事難准立案不行何梅將玉帶寶石等物變賣銀兩在於教坊司宿娼花費致被

西廠校尉訪出拿送錦衣衛鎮撫司究問何楫又不
合醫情長招係貴州新添長官司通事何致蒙准
信奏送貴州道問擬審允遞發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再問定奪行至中途何楫因花費前項金銀懼怕楊
輝追取就行脫逃赴京又假寫楊輝書信問在京客
人未安借銀四百兩到於樂人劉四兒家花費無存
本年五月內有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儒學訓導越雍
即越熙雍丁憂回伊原籍貴竹長官司守制楊輝訪
得本官學行頗優請到本州令楊友楊愛從伊讀書
作課後越熙雍服滿赴京除校 唐府教授本年入

三二

月失記日期有男張采不合與淵妾五真通姦是淵
將五真打死張米躲避以後不曾追究本年月日不
等有本司頭目韓璽不合騙取土民李文明等牛二
十七頭又將銀三十二兩八錢借與土民白如清等
多取利銀七十五兩七錢被李文明白如清等告發
楊愛行提韓璽到官責對明白追出牛隻利銀給還
各王問擬發落訖訖成化十七年二月內楊友又不合
節次與楊輝妾梁真并使女佛真通姦楊輝得知將
梁真佛真殺死捉拏楊友要行打死就將草料逼伊
喫食有楊愛與伊母田氏再三哀告方纔疎放本月
失記的日有弟張演不合發掘土民趙添祖墳二所
將屍骸搬移別處起蓋房屋在上本年三月內田氏
病故楊輝將楊敵分與楊友撫養楊敵分與楊愛撫
養本月失記的日弟張演因見叔祖張秀已故將伊
妾楊氏調戲求姦楊氏要告當得宗族勸阻本年七
月內楊友倚勢將本州文昌宮下常住水田八畝鋤
毀禾苗起蓋房舍有住持道士劉守堅哀告楊友喝
罵不從本年十月十三日有宣撫司軍人周川保不
合串同生苗阿夜將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不知名楊
客殺死劫去貫本銀兩有寨長全仁魁赴楊友處報

三三

知楊友差人緝拏周川保到官明知本犯罪雖應死
自合問擬申詳待報處決却不合喝令總旗郭欽不
合依聽用刀將周川保砍死本年十二月內本司攬
造黃冊令里長白誼吳永信追收各里人戶造冊盤
纏等項銀一百兩藏在司被不知名人偷去有楊
輝差淵弟張洪挨捕間是淵妻讓捕州長官司長官
王炳職事分付弟張洪將白誼吳永信用刑拷打逼
令誣供王炳偷去前項銀兩各人不從有弟張洪又
不合聽淵王使將吳永信等連日拷打俱各傷重纔
方疎放回家至本月初七日吳永信因傷身死伊家
將屍燒化訖白誼醫治痊可是淵又行唆使楊輝將
王炳發去安寧守備在彼病故成化十八年正月內
本司委淵管造黃冊有楊輝妻將東青等里土民駱
恕隆等撥與楊友管轄又恐變亂黃冊令淵將駱恕
隆等開作死絕各戶田糧飛報大溪內外二寨後
楊愛查出前弊就行政改正訖本年二月內蒙四川布
政司差雜造局副使駱鎮等齎送官銀三千五百兩
着落本司收買是色好金五百兩差人解司類 進
楊愛就將前銀派發所屬黃平等安撫司白泥等長
官司收買好金令淵弟張深頭目蘭希純令史劉淳

三四

分投催收有弟張深與蘭希純劉淳指以成色不足
為由除正數外各又不合勒要各司加耗金多寡不
等共金一百三兩九錢九分內將一十五兩分與蘭
希純一十兩分與劉淳其餘係係弟張深強收入已
本年四月初一日弟張深等將收過散碎金五百兩
送赴本司有楊愛將金印封完備差吏張深與頭目
陳昇解赴布政司當官開拆秤少四兩五錢并燒燬
折耗足色金四十兩劄仰本司作急買完差人解司
本司因無處易買行令各安撫長官司共湊銀二百
八十兩抵還前銀仍差弟張深解赴該司納完取獲

三五

批迴不期陳昇訪知前情具狀赴楊愛處首發拘弟
張深并蘭希純劉淳到官審問明白追出原分金完
足封收在庫各人問擬發落訖有弟張深懷恨在心
本年九月內松坎驛馬夫蔡宣不合畏避走避艱難
逃在本州地名竹瓦寨隱情躲住有弟張演得知就
將蔡宣并姪蔡賢捉拏到家逼令各人認係本家雇
工人蔡宣等無奈只得共湊苗銀三十兩與弟張演
收訖方纔疎放本月十六日楊輝令本司頭目王標
戴秉文護送楊友前去安寧到任有楊友因見安寧
城外苗賊時常往來仍與王標等回還本司任過每

三六

遇 聖節千秋節冬至正旦仍往彼處行禮本年十
月內蒙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仁奏 准
土官衙門不許長程地方事情徑自具 奏仍仰所
屬腹裏關隘去處盤詰把截及通行所屬土官衙門
遵守本月十八日楊愛因水西羅鬼所管蠻人將本
司儒溪赤水等里人民殺虜不服講斷自行帶領官
目人等親詣彼處會同水西宣慰使安貴榮講斷開
恭遇 萬壽聖節就於水西驛行禮本年失記月日
本司差頭目文錦前往南京進繳黃冊就令與松坎
驛馬夫猶敬順帶杉枋一十五片前去變賣收買鋪
陳文錦等將杉枋賣銀三十八兩各不合侵欺分用
捏稱前項杉枋被水漂流有頭目李斌訪知赴本司
首發就拘文錦等審問是實追出前銀給付本驛置
買鋪陳將文錦等量情發落訖訖成化十九年正月內
有楊輝患病沉重分付楊友楊愛候楊敵楊長成
將孝義莊等處莊田撥與楊敵海龍坦等處莊田撥
與楊敵後楊輝病故是淵令妻宋氏帶同使女周真
前去弔喪有楊愛使女宋真偷出女裙一腰送與周
真接受不期楊愛知覺搜出前裙宋真怕打潛於本
家茶房內自縊身死本月十二日楊友得患傷寒病

三七

證身故楊愛疑是淵與楊友通同暗行毒死一向詢訪不得的確楊輝病故之後楊愛方纔管事思得自祖以來置有大水田柳川冉川屯平大足黃魚永安先峰洪江米田通平毛陂石梁雷木崔家橋溪半山泥川等莊并獵場魚潭茶園蠟燭遠年各領頭目劉應清楊傳晨蒙裕李乾李宗賢蒙福席巨成顏章玄楊瑞林羅其何道斯朝何熙淳吳從義李忠傅宗政韓善謝琰秀閣辰李福受劉琰徐讓吳裕閣昂李智楊宗麻吳淵廣黃澄吳淵興提督家人有養李牲布種田木麻麥黍豆紅花之類并採取魚鮮打捕野獸以供家用每遇收成之時又令火者福僧觀音王壽長壽何宸玄福庸黃保元保吳慶大進保義保范蠻九保曾保大來保小進保羅保福元唐奴并童壽祿壽福壽壽童往來各莊照管楊愛管事以來思得長壽顏珪有功於已專一信用淵與何清等日前撥置伊父要立楊友因此疎棄不用是淵與弟張洪張深張演并何清怪恨要得謀害楊愛仍將楊友襲職有顏珪因見楊輝存日將所屬各驛馬戶分與淵及何清并伊宗族弟侄作佃戶使喚苦被各家剝削多致逆竄勸楊愛更改舊弊楊愛准聽將各家役占

馬戶盡行清出止當本等差徭淵等得知出林顏珪之計各懷怪恨顏珪亦不合要人敬畏時常對眾揚說某事是我勸宣慰行某事是我對宣慰說以此人皆趨附淵等愈加不平本年二月內有本州里老張洪等連名告稱凡遇進貢等項公差人員逐年俱於各里點差人夫津貼盤纏節被差去之人分外勒索數多情願預先認納銀兩免致臨期逼追楊愛准聽照依有司均徭事例上戶納銀十兩中戶納銀四兩下戶納銀一兩五錢備造手冊委頭目周從龍照依等第徵收在官遇有公差人員量計程途遠近將

勸懲揚州事略

前銀支給本年五月內楊友思得何樞替伊營求宣慰不成又將金銀等物花費具呈本司有楊愛批差顏珪與淵弟張深等赴京到於樂人劉四兒家將何樞捉獲回司監追費用過金銀并原借朱安銀兩本月初二日有王景德因與楊敏遊戲將楊敏推跌落水王景德懼怕逃往重慶府地面躲住本司差皂隸王勝賢緝拏聞有堂弟張准與舍人程暹遇見捉回解送楊愛處責打三十發與伊父王志領回本月初五日有民人宋胡赴本司告稱民人李源搶擄家財本司差總旗餘丁朱留拘拏聞有李源逃往伊妻兄

裴椿家藏躲裴椿不合將李源藏匿在家隨又轉送逃避本月初九日有土民謝武赴本司告稱被民人王懷智勒要銀兩等情楊愛令已故儒士王瑩男王坐拘審有王坐不合索要謝武金一錢被伊告發楊愛將王坐送長官程善勸問本月二十八日朱留緝獲裴椿捉送楊愛處追要李源不獲楊愛不合喝令皂隸楊景亦不合聽使用棍責打二十省發寧家本年六月初三日王坐弟王均要赴本司訴理有把門皂隸羅庸阻當王均不合將羅庸叫罵因而互相捋打喧鬧楊愛聞知將王均捉拏到官責問王均倚父

王瑩曾教楊愛讀書將伊毀罵楊愛發怒喝令皂隸趙文林亦不合依聽責打二十大棍趕出將王佐追贓給王問擬發落至本月十六日王均因打傷重在身身死本月二十日裴椿亦因傷身死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有裴椿妻何氏因夫死無人養贍亦行自縊身死本月失記的日王景德因患瘟疫在家病故本年八月二十八日楊友因往干溪莊所經過楊愛獵場捕得鹿一隻楊愛恐伊侵占獵場差皂隸趙文良等拘山郝周克義等審問不曾侵占當即回家楊友疑是楊愛令趙文良等謀害當赴伊叔楊耀并頭目

蘭希純聞允亨程善說知前因楊耀等詢問楊愛委無謀害情由勸諭楊友回家訖本年九月十六日弟張演因伊妾秀真在家炒鬧要得責打本婦氣忿在於茶房內自縊身死本年十一月內楊愛差長官何喜舍人李勳齋本赴京行至南陽府何喜等因與越熙雅舊識前去探望越熙雅整理酒飯相待何喜等喫飲訖就行赴京將本投進本年十二月內向崧陳敏馮鑰因彼處過活艱難告回原籍當差將一應文案交與馮收掌本月日期不等楊友緝知伊使女二真王真俱與家人石朝祖通姦要行追究石朝

祖逃走不知去向三真王真懼罪潛於後房內自縊身死又有伊使女勝娘亦與家人王祖師通姦楊友遇見當時用鎗戳死本年失記月日有本司同知羅宏下家人谷雲南即荷雲南因結構岩底等寨蠻人槍奪土民羅興富等家財事發本司捉拏監禁有何楫在監教唆荷雲南妄認係偏橋衛軍役又替伊寫書一封寄與土民蘭澄借銀打點被羅宏家人楊卿搜出前書具告本司行查明白將荷雲南量情責罰發與羅宏收領成化二十年正月內長官袁機男袁望應當本年分里長不合將甲首呂定走遞馬匹騎

損倒死被呂忠告發本司行提袁望監追價銀買補馬匹走遞就行釋放本年三月內楊愛將銀一百兩差張淮南去雲南收買寶石等物有張准買得各色碎寶石七件犀帶三條并孔雀藥餌回家交與楊愛令人辯得寶石犀帶有假止留孔雀藥餌美銀五兩將寶石犀帶令張准領回變賣價銀九十五兩送還楊愛收訖本年七月內田忠病故伊妻冉氏問田貴討要先年借去銀兩段足不與將情赴揚州長官司告乞追給本司委署吏目事仁水驛驛丞李鑑審得田貴係遼東安置人數呈送本司批差老人楊廣宜

勸懲揚州事略

勸處播州事情疏

與弓兵關鄭遞送綦江縣轉遞遼東都司查發安置
楊廣宜開鄭等各不合通同在家延住本年八月內
楊友因與楊愛不和將弟楊敏楊啟并妻妾家
財搬往安寧住過止留楊敏在楊愛處撫養本年十
二月內本州僧綱司都綱智全副都綱烟微各患風
疾不能舉動有今在官僧人智和未到官僧人永章
各不合要得營求保任前職對本司署印僧人可用
央說前情可用不合聽允慮恐該部參駁程稱智全
烟微俱各病故智和永章相應任職等詞具申宣慰
司有楊愛明知智全烟微見存不合朦朧具結將智

和等申送四川布政司轉送禮部蒙將智和除授都

綱永章參查未報俱遇蒙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

日 赦宥楊愛又不合不將 勅書進繳楊友何熙
慶姚鑑王裕何文楊益智和永章可用又各不合不
行將情首官改正吳慶長壽黃保福僧義保九保小
進保大朱保元保會保王壽何宸玄大進保唐奴福
庸范蠻羅保福元觀音張沅何勝昌王福善宋慶祥
王永貴石超祖張保吳誠四保張永富楊善琴童王
慶仁壽李馬龍章各又不合不行首官定奪弟張洪
與趙氏又各不合仍前苟合任過劉淳先已問革又
不合時常到於本司替寫文書劉劉鑑郭福亮張
順各又不合仍在本州躲住不行回還原籍當差本
月失親的日蒙巡撫四川副都御史孫 查得本司
申稱播州長官司副長官李昂得患風疾正長官王
炳先已病故伊男李勳王塌俱該襲替案行川東道
轉行本司查勘如果相應徑自具 奏本司查得李
勳王塌俱係應該襲替兒男遵依案驗徑自具奏未
曾襲替本月二十八日梁章等挑擔鐵器經過本驛
門首有驛丞王贊看見要行棍拏着役梁章等抗拒
不服反將本官辱罵王贊不甘具申本司批差頭日

勸處播州事情疏

勸處播州事情疏

勸處播州事情疏

何熙恭拘拏間本月二十九日楊廣宜等將田貴解
至綦江縣安穩舖過晚宿歇不期田貴窺候解人睡
熟乘機脫逃不知去向楊廣宜等隨赴本縣安穩驛
告知具申本司將楊廣宜等問罪發落訖本年二月
內弟張深節次在外揚說楊愛騙伊金一百兩要赴
上司告理楊愛訪知將伊拘拿在監要行究問弟張
深懼怕訪得顏珪與舍人宋良頭目周從鼎俱在楊
愛處用事要免各人方便解釋將銀二兩送與軍人
陳源五兩送與民人楊大託伊將錢物轉送顏珪等
央說前因有陳源楊大各不合許允接受前銀就替
弟張深將銀二十兩玉連環一副駝絨一疋直銀二
兩銅相帶一條直銀一兩送與宋良又將銀二十兩
金相寶石滿冠簪一箇重九錢金相寶石掩鬚一箇
重一兩一錢送與顏珪又將銀三十兩送與周從鼎
央免各人到楊愛處方便有顏珪宋良周從鼎思得
弟張深先已追贖問結不當監禁各不合接受前項
銀兩等物稟知楊愛將弟張深保領回家本月十二
日弟張深訪知三真在伊家躲住又不合使令已
故家人陳奴將三真強奪來家姦占為妾本年三月
內本司差長官楊玉管解馬匹赴貴州布政司交割

給軍騎操該司具本令楊玉領回起程間楊玉因患

傷寒病證具告本司轉差黃平安撫司同知楊鼎頭

目張檜代替齋 進楊鼎張檜各不合依聽頂名齋
本慮恐中途脚力難討各騎長行馬一匹到於重慶
府上船行至南沱驛被風打破船隻前馬滄死楊鼎
等得人救出將本齋 進訖本月日期不等有楊友
與劉大榮因見年久不曾征進各又不合將原領官
布五百疋通同侵欺陸續賣與過往不知名客人共
得銀一百五十兩內將二十兩分與劉大榮其餘銀
兩楊友盡收入已本月失記的日有楊愛因見伊父

原立坊牌年久損漏重新修飾思得先奉 勅書內

有以旌爾義等字樣就於坊牌橫額添寫旌義之門

勸處播州事情疏

四字本月初三日楊愛思得何楫費用係應該給主
之贖例該追給何楫不肯承認反行辱罵有楊愛不
忿又不合喝令皂隸李神亦不合聽使用大棍打訖
三十至本月初五日因打傷重身死本月初八日何
熙恭拘提梁元等到司楊愛因怪梁元等躲避差役
辱罵官長喝令皂隸荷兆亦不合聽使用大棍各打
四十當令戶首梁黃領回本年四月十二日梁元因
打傷重身死本年月日不等有梁元男梁瑀梁三梁

鍾及伊弟梁隆因患瘟疫病證陸續在家病故本年

閏四月十二日夜有楊輝妾賈氏在樵溪莊住坐被

李用之手執噉刀一把將本婦房門空闖進入偷盜
問家人梁成玄知覺登時用鎗殺死次日早賈氏到
於楊愛家說知前情將屍擡出召人識認有李鑑圖
恐怕楊愛追究不敢認領就擡往地名羅壁坎埋訖
本年六月內有頭目柳靖男柳春因與土民杜齊賢
爭奪水槽被杜齊賢將情并柳春調戲父妾袁氏等
情具告本司行提到官問擬發落訖本年七月內
唐王要買壽器聞知越熙雍曾在播州教書本州出
產紫杉材板差校尉張琳將銀五十兩前來本州收
買及分付越熙雍寫書一封令伊男越美同張琳送
與楊愛託伊主張收買堪用材板就將前銀照依時
價轉買紫杉板二副交與張琳帶回訖本年八月內
是淵與弟張洪張深張演男張采要謀殺楊愛密與
楊友說知楊友喜允淵因余溫素與楊愛不和對伊
說知前情偷溫不合聽允本月初七日淵令已死軍
丁黃成叫朱留到於淵家樓上說與謀情就將苗銀
三十兩交與朱留黃成言說你每若將宜慰謀了我
再問宜撫討銀一千兩好日莊一處實你等語有黃

再問宜撫討銀一千兩好日莊一處實你等語有黃

黃

未留各不合聽允接受前銀淵又令男張采取出雞一隻酒一壺刺血對天立誓飲酒各散因無方便一何不曾下手後淵遇見俞溫說起前情俞溫慮恐事發連累推托不允本年九月內淵使女菊英與佳工人馬奴各不合私自通姦本年十月初八日夜有長官程善被賊人周師偷盜銀壹等物轉寄與江西客人鄭彥林藏放程善緝知具告本司行提問鄭彥林隨將銀壹等物送還程善收訖本司將周師等問擬發落本年月日不等有胡廣丹章苗苗老半帶領苗賊攻打湖廣翁引翁牙寨又將安寧所管平加并平茶公羊地五凱它凱塘五寨放火燒毀房屋虜去人畜有寨長香保與總旗謝從祿等報知楊友討軍策應楊友要得來機掣取土軍到彼守備有徐泰馬壁劉大榮與頭目楊光明候正綱駱慶隆袁淮趙政趙收各不合撥置楊友捏稱苗老半借號稱王大紫苗象圍困丹溪等堡復來攻打本城軍寨糧缺陷在旦夕危亡莫保等詞徑申合干上司蒙鎮守巡撫巡按官行仰四川都布按三司轉行都指揮僉事楊剛即楊綱右參政謝士元金事陳連會勘問陳連丁憂去訖改委副使程庭惠會同勘報楊友又不合

故違巡撫都御史奏 准事例輒將前詞具本差頭目何廣濟至貴州丹洞舖遞奏有重安長官司將楊友徑奏情由具申本司楊愛遵依前例差頭目姚三帥姚善明沿途挨查到於河南地方失記名舖內將前項奏本取回差人齊赴巡按四川都御史劉處行今分巡分守等官查勘一向未報本年十一月內有楊愛批差頭目猶理家人楊昭往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仁塘村緝拿強盜周鐸陳華不獲楊昭等在於吉安河下搭船回還遇見今在官民人會循道亦在彼處搭船楊昭等詢問會循道說稱請曉陰陽風水

勘處播州事情疏

要往湖廣等處與人看地有楊昭對伊言說我家老宣慰英後人說風水不利你與我同到本州尋得好地遷葬自有相謝會循道聽允不合越關跟隨楊昭到州楊昭對楊愛說知前情令伊四散尋擇好地向未回本年十二月日期不等有土民楊本宗告稱宣撫司吏羅昂將伊堂弟楊章強占在家及土民朱源告被本司吏杜忠厚占奪墳地楊愛行提羅昂杜忠厚到官追出楊章給與楊本宗領回將墳地斷還朱源就行問擬發落有楊友差禁子黎辰勾喚在逃土軍沈進黎辰不合索要沈進棉布四疋入已又差

健步荷章勾喚巡吏馬輔有荷章不合索要馬輔銀二兩五錢棉布六疋入已被沈進馬輔告發楊愛行提黎辰荷章到官各追布疋銀兩給主亦行問擬發落成化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有宣撫司守堡總旗蘇章失火燒毀城樓一座延燒土軍二十二家楊友差人捉拿蘇章到官令皂隸羅大責打三十發回守堡後蘇章沾患黃腫病証身故本年二月內宣撫司軍人侯玉因被戶丁候明挾騙家財將情赴楊愛處告理當差頭目牟榮狗等候明到官問擬明白發落訖本年二月內淵訪知楊愛要去雷水祭掃密令

朱留等前去地名三木坳伏候仍令馬奴已死弟三奴在彼幫助三奴對朱留言說你不要害怕我家長先年用藥毒死楊友至今不曾發露不期楊愛往地名冉家上墳朱留等各散回家本年四月內淵訪知楊愛要於本月二十五日去會川莊所請客飲酒仍令朱留等各帶弓箭往地名菁川壩上等候間湘川驛報稱南京戶部郎中黃東山來州公幹楊愛走馬回還迎接朱留等倉卒不得下手本月失記的日本司為慶 賀事照例將馬二匹批差安撫猶滿頭日牟麟祥與弟張演解赴貴州布政司交割給軍騎

勘處播州事情疏

據該司就將給過緣由具本令猶滿等領回齋進起程間猶滿為因該管地方夷情張演等各因患病具告本司有楊愛不合准聽轉差何意向崧與頭目何子淵齋 進何意向崧何子淵各不合冒頂猶滿等姓名齋本赴京本月二十六日有楊友批差總旗趙昱齋奉本年 冬至并成化二十三年 正旦表箋赴本司轉送四川布政司類 進有趙昱不合在家延任本司不見齋到差祇禁王成母鄭尹二前去催促趙昱方纔赴司有何照慶并該吏楊倫羅仁壽查得趙昱違限月久稟知楊愛將趙昱發本司經歷金順處問擬違限罪罰的決訖仍令趙昱將表箋齋進趙昱因見違違不肯前去本司批差長官趙經代伊齋送布政司就於趙昱名下追商銀一十四兩給與趙經收作盤纏并雇人擡表等用本年五月內有遼府失記名孫儀賓家人孫全央華陽縣民人李遵前來本州問楊愛收買黑鉛楊愛明知趙月升家寄放黑鉛一百擔係應入官之物不合輒將前鉛隱情賣與孫全得銀一百三十兩入已本月初八日容山長官司將何清侵尅錢糧等情具申四川布政司蒙行仰宣慰司徑自查追有楊愛明

知何清係是土官例該奏 請不合故違輒便收監追併本月日期不等節蒙巡撫等官行催楊綱等將楊友所申賊情作急勘報有楊綱等纔方行委重慶府衛指揮使徐繼通判孫佐與同知羅宏督同楊友等前去各寨體勘本年六月內楊綱謝士元到於本州楊友差苗人頭目總六等齋文赴各官處投稟有謝士元與怪楊友申報賊情多有不實當將總六責打四十發回本司楊友不忿對徐繼等言說三司大人不肯親臨勘報及將齋文頭目拷打不知意要如何徐繼等用言勸解本月二十日是淵與弟張洪張

勘處播州事情疏

深男張采并何清未到官弟何源何淳謀說顏珪常
跟着宣慰人難下手莫若先將顏珪殺了有弟張洪
張深男張采并何源何淳各不合聽允本月二十三
日何淳令伊家人馮三叫伊今在官妻弟馬隆并原
跟何清民人黃塞到於淵家言說今宜撫封銀一百
五十兩討人要謀顏珪你每若肯用力將這銀子充
賞就將苗銀一包與馬隆黃塞看過各不合許允有
男張采將身穿青布褶一領銀二兩六錢鐵鞭一條
鏢一根交與馬隆令伊雇人併力又將銀五錢交與
黃塞做神福有馬隆等四散尋人彼時有江西民人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六三

傅禿子不合越關在於本州買賣馬隆與伊說知前
情請伊同做神福與酒傳禿子又不合回說你待方
便却來尋我不去喫酒馬隆又與軍人許先石關羊
謀說前情各人懼怕俱推托不允本年七月內楊友
將伊父妾玉香取去安寧轉嫁與湖廣都司都指揮
僉事許英為妾有玉香父張順不知改嫁情由疑是
楊友姦占伊女為妾本月初八日程庭惠亦到本州
次日程庭惠與楊綱謝士元同到楊愛家看祖訓碑
楊愛安排筵席相待令人喚樂戶劉鑑郭福亮又各
不合依聽到伊家彈唱勸酒至第三日程庭惠語
文廟行香楊綱謝士元陪去行禮已畢彼有本處軍
民照依年例迎賽登山土主裝扮義夫節婦過街人
馬喧鬧男女混雜有楊綱謝士元程庭惠自合迴避
各不合在本學儀門下坐着楊愛因見各官坐又安
排卓面四張控到彼處要行勸飲各官因見訓導楊
禮詞色不平就各散回不曾飲酒有楊綱訪知本州
有桃源洞邀請謝士元程庭惠到彼遊飲酒作詩
至晚纔散後有徐繼孫佐勒得苗老平等攻燒平加
等寨是實別無僭號稱王等情呈報楊綱等處楊愛
因與楊友不和捏稱馮歐刻契引惹生釁等詞呈報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六五

各官致蒙准信通將前詞混同徐繼等勘過緣由開
報鎮守巡撫等官蒙轉行各官將馮歐等提問仍行
楊愛將在逃土軍督發前去安寧守備有謝士元等
各又不合一向因循不曾施行本月初十日有楊愛
生子朱留王成密對淵說如今宜慰有子那事快莫
做了是淵回說既是如此先與你的銀兩我也不取
切莫漏泄朱留等應允是淵回家慮恐各人漏泄前
情密與弟張深張演男張采同謀要將朱留黃成等
殺死免致漏泄有張深張演張采各亦不合聽從本
月十一日晚弟張深張演男張采詐說要往朗山莊
上取米帶同黃成三奴跟隨前去行至洪江大箐張
深又不合將黃成捉去林內用刀砍死將頭丟棄洪
江水內被水推流不知下落張演張采在傍不曾下
手次日晚有三奴來到地名水磨塘遇見朱留說知
黃成被殺情由就約朱留逃遁出潛躲有張深等隨後
趕去將三奴捉擊回家當夜一更時分是淵將使女
菊花家人壽童趕出叫三奴進屋裏用索勒死今伊
兄馬奴等撞出牆後埋訖朱留懼怕通將前情具狀
赴本司首發差人緝拿聞是淵與弟張洪張深張演
男張采聞知事發就逃脫經過謝家金竹等寨恐
怕本司差人追趕又對各寨苗人詐說宜慰見請四
川三司在州縣集軍馬要來殺你各苗有苗人聽信
聚集人眾把截道路本月十七日淵等走到安寧城
內思得事已發露密與楊友商量要行誣奏楊愛遮
掩前罪楊友許允淵又令伊寫書一紙寄與俞溫開
稱弓長兄弟到備道閣下所舉頗似丈夫之志其後
又更初心不過有鼠兩端我與弓長商確大事已遂
何不圖富貴等語封訖令伊家人唐寒不合依聽齋
與俞溫被把渡舍人毛鉉捉獲連書解赴本司本月
二十三日楊愛差人押帶朱留與黃成義兄黃鼎到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六六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六七

於洪江大箐尋見死屍一軀無頭有黃鼎言說黃成
左腿有一箇瘡疤當有里老人等將屍翻轉令黃鼎
看驗黃鼎看本屍左腿委有瘡疤認係伊弟身死
放聲大哭又於淵家牆後尋出三奴身屍驗係勒死
回報本司行委經歷金順審供明白將朱留等監候
問擬楊愛通將前情具奏抄送兵部轉行都察院案
候問本年八月初四日是淵寫書一封楊友將鏢金
相犀帶一條交與皂隸韓唐亦不合依聽前去貴州
請熟識舉人路義轉免彼處鎮守巡撫等官奏稱苗
夷猖獗及楊友把截道路等情行至中途被安撫朱
朝捉獲連書帶解赴本司楊愛將書拆開驗係淵親
筆將帶及原書收訖另行騰寫一封差家人謝周假
作楊友伴當送與路義有路義得書不合依聽前去
彼處鎮守巡撫官處央說前情俱各不允路義就行
寫書一封與淵說稱安寧人至始知執事避難而行
務要搜根剔苗將本官違法事件備奏一本方免此
患不然恐落賊人之手等詞又寫詩一首說稱兵機
本稿屬都堂此老懸思沒王張等語寄與楊友俱交
與謝周帶回楊愛開拆前書備抄轉呈四川鎮守巡
撫等官處俱蒙行仰分巡分守官員勘問未報本月
十三日有父張鈺令家人李奴叫馬隆到家不合對
伊言說淵等在於安寧聽信你每商量的事上緊做
了罷馬奴許允倉荒出門開被軍人何旗捉獲送司
審出前情將傅禿子等擊獲通發經歷金順問理追
出贓物在官是淵唆使楊友作急進本楊友又不合
要誣楊愛等重罪將情添捏楊愛差旗校趙文良等
一百餘人請行謀害有伊知覺赴叔父楊輝并諸親
長處說知前情楊愛又將舍人何梅階死長官何清
頭目柳春健步苟章等捏故監禁俞溫田豐王標等
挾制在家止有徐泰馮歐劉大榮等在城備禦又被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六八

勘處播州事情疏

七一

楊愛廷通及用巫師魔魅縱令長官張通扇惑苗夷
 反叛築城未完欺罔誣奏及差頭目謝淵家人羅天
 鳳等四路把截有參政謝士元都指揮楊綱副使程
 庭憲前來體勘被楊愛與顏珪將金銀買為各官勝
 騰參駁及將 勅書出則背隨擺列儀仗騎坐金鞍
 私造火器旗纛金瓜鉞斧常調總旗趙旭等號為團
 子手侍衛親軍詐傳 勅旨擅立金龍門又打金印
 內鑄上輕車都尉章五字及將袁榮黎辰羅昂杜忠
 厚候明捏事監禁欲陷其死并將荷章候明一家抄
 劄又將裴椿及梁元梁瑀梁隆梁三梁鍾各打大棍
 一百俱各身死令舊吏周從德巫師侯王等魔魅馬
 賊身死徐泰右脚腐斷強捉李用之往庶母貫氏莊
 居殺死圖賴貫氏與李用之通姦貫氏親往伊家辯
 理楊愛懼罪陰令程善問允可用財買免又將田貴
 程故令老人楊廣宣閻鄭等解到悶頭舖殺死又將
 父妾蔣真馬真欺效與馬真效生一男密地壓死令
 唐奴收埋擅開尚寢家等處鐵治二十四處令偽太
 監曾保燒煉熟鐵專造軍器擅置機院將民人趙其
 江文仁張川保等一百餘戶充機院織匠以偽太監
 王壽管領織造龍鳳蟒袍又於白田壩擅立商稅局

起調軍馬三千餘眾假以水西送喪陰欲演習武藝
 擅立教坊以偽太監吳慶掌事以良民張永壽吳從
 義為左右局使抄捉良民龐兆期女勝真福真等一
 百餘名充女樂令樂戶劉壽教習雜劇每遇節日楊
 愛身衣龍袍夫稱國王天王妻稱地王擅立局院以
 偽太監黃保管管性局何辰玄管馬院大進保管大
 尉小尉二局又將侍女宋真強姦本女不從楊愛剝
 去衣服綁縛左地將黑雄狗百般凌辱以致自縊身
 死又將各里人民科派上戶八兩中戶下戶不等培
 剋入已各民稅糧設計攬納多收折色銀兩軍民入

勘處播州事情疏

等有犯賊罪每銀一兩追銀二兩及令偽太監王壽
 驅役良民康冉唐一蕭榮祖考巧打二龍戲珠金盆
 織造龍袍其臥房則有金龍透柱珍珠簾幕獨古家
 財將父原收金五千兩銀一十五萬兩并珊瑚樹十
 株珍珠簾四幅玉圭二笏走盤珠二枚寶石三斗珍
 珠四斗并金王違禁器物及卷老莊田子粒六萬餘
 石馬五百餘匹牛二千餘頭獵場茶園漆林杉山猪
 羊等項不計其數等項虛詞令淵開馬奏稿是淵說
 稱這等情詞不足登動 朝廷莫若捏他妖言詩句
 顯出他不軌之跡楊友言說你就替他做兩首詩句

為在本上是淵明知有例造妖言者正犯處死全家
 發烟瘴地而充軍隨任又不合故違捏稱楊愛曾言
 我夢騎龍上天 上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來也楊愛
 又曰人相我有天下分我若得志共享太平又作詩
 曰陰雲終日蔽長空咫尺衙門有路通霹靂一聲震
 天下南方須起赤鱗龍又曰古今豪傑貴謀身虛度
 光陰二十春不向蜀中興事業却來俯伏屬猪人以
 粉板寫之掛於睡房金龍柱子上等語添入本內寫
 成奏本及將送振錯寫作搖振財輕義重錯寫作財
 輕重重字樣擅用本司印信令楊光明齋赴通政司
 投 進批送都察院蒙本院奏差刑部錦衣衛堂上
 官前來四川會同鎮守巡撫巡按官員勘提及將楊
 愛所奏情詞行移各官併助有弟張深又不合誣奏
 親王及誣楊愛等重罪仍將楊友所奏虛實情詞添
 捏楊愛僭擬 朝廷脩立五門牌扁正庭僭稱官庭
 內立嵩呼門僭設金水橋睡房貼金描畫臥床雕刻
 龍鳳身穿星斗龍鳳衣服於玄妙觀設本命金龍牌
 一座與 萬歲牌並立差頭目趙果將銀五百兩金
 五十兩金帶一條送與謝士元又令顏珪將銀盆一
 口銀三百兩金帶一條銀相了事一副送與楊綱及

差頭目閻晟將銀五百兩金五十兩金帶一條送與
 程庭憲楊愛設宴相待各官每席送金花一朵伊妻
 田氏用綵段針線鞋金盞銀盞寶貝俱各接受又
 差何喜李勳等潛往唐府交通本府宴賞何喜等回
 還備道 王待厚意楊愛潛為姦計令楊鼎帶戰馬
 二匹進貢 唐王有本府亦差校尉張琳舍人越美
 送楊愛密書一封大小書五部不知是何文籍武書
 彩色表裏一副楊愛叩首跪拜接受與張琳等設宴
 回寄 唐王密書一封與張琳越美每人銀五十兩
 又科銀一萬餘兩預備夫錢令偽太監長壽王壽家
 吏王從仁等造辦軍器又差頭目王景收買羅段以
 備賞勞變亂舊章將舍人王項李勳徑自奏請襲職
 訪得曾循道能觀天象暗曉兵機迎請到州拜作軍
 師日看兵書夜觀星斗又於雷水塑立楊輝神像龍
 章鳳式見存又差長官馮琪舍人楊才來京打聽消
 息擅開銀場逐年煎銀萬千餘兩黑鉛數萬餘擔起
 集人夫每年砍花杉板一萬餘副一半買屬來往官
 員一半發往蘇州等處變賣偽太監王景德要赴京
 陳訴楊愛捉回凌遲碎剮及惟舍人程暹不學王景
 德故縱強盜周師等將伊劫掠及將伊貶去廣東安

勘處播州事情疏

置又惟堂兄張淮跟赴王景德遲延令伊領銀一千
 兩前往雲南收買石澤生象張淮止買得寶石犀帶
 等物回還楊愛收訖仍將張淮追銀一千兩貶去地
 名赤水萬里管轄管閑任又因布政司差人齎銀前
 來買金楊愛將銀收在伊府令長官楊廣等科追股
 實大戶赤金二百餘兩加耗四十餘兩楊愛只將低
 金混鑄解赴布政司前拆楊愛及將伊追陪淨金四
 十兩又令伊領銀二千兩收買石澤等物止買得珍
 珠寶石貓精等物回還楊愛又行杖併陪銀一百兩
 又指稱先年解金秤折為由令校尉楊辰高恭擒拿

勘處播州事情疏

赫騙赤金九十九兩又娶平禁階官只得將大紅絳
絲一疋分與內官羅保託伊將銀一百兩送與伊妻
田氏又將銀一百兩送與伊妾田氏又將玉條環一
副銀五十兩送與長壽又將銀十兩送與陳源託伊
將銀三十兩送與顏珪又將銀十兩分與民人楊大
託伊將銀一百兩送與周從儒方纔姑容楊愛奪占
山林每年起集人大遇春採茶萬餘擔遇夏米價高
貴起夫分運子粒往重慶等處變賣遇秋至冬差黃
保等總督官日子弟打捕猪鹿馬熊一萬餘隻小獸
麀鹿不記其數運回總府又寄賞金為由於播州長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八

官司科銀二千餘兩親管一十二里科銀一千餘兩
令家吏李孝思追收孫全將金五百兩問楊愛買黑
鉛五千擔差頭目閻祐運至臨河交付又將糧價一
萬兩官布五百疋俱赴落入已追過賊錢罰贖等項
每年追有一二萬兩本年六月內將蕭希真文錦韓
璽追有三千七百餘兩自楊愛管事以來約有萬萬
餘兩又將民人趙高僧幼女玉真強擄入府姦宿為
妾又因 進貢馬匹科商銀一千五百餘兩又將埋
沒軍役一千五百名擅編圍子手設立總旗六名楊
善林楊瓚楊源趙旭未領部聽等管束偽設校尉千
戶八名李弼張朋李聰羅琪趙溫良聶俊何廣王鑑
等專一擒拏斬殺又將各處田土編成府分每府設
一偽太監一都從并都管都保提督及開福僧王壽
等一十八名俱係太監趙玉猶鑑等一十八名俱係
都從苟郭等六名係牌首吳從義張永壽係局使羅
馬僧係局長李福壽呂何係提領祿壽羅保等七名
係內官何文係屯田司令等項虛詞及錯罵 唐府
係湖廣防隅傳道沿塔鉗封等字俱各差訛開欸具
本齋赴通政使司妄奏有何清因恨楊愛將伊監追
糧價亦要誣伊重罪將楊友與弟張深所奏虛實情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八

詞添捏田貴前來取討原寄珍珠玉梳珠簾龍劍金
銀等物楊愛王令長官趙經將田貴擒擊令聞鄭等
解至悶頭舖打死假作脫逃及將伊男何楫痛打一
百二十棍不死當夜禁子羅欽趙文林用索絞死又
要將伊打死只得將銀盆一口憑頭目楊大簡送與
顏珪又將水田一段請吳三元送與長壽方得性命
伊弟何洙帶引繼男何高保何召赴京伸訴楊愛王
令毛到前來截殺將何高保何召并鞍馬一副盤纏
銀十兩盡行劫回未知存亡智和承章交結長壽號
曰國師楊愛見仁懷儒溪二里出產石青石綠擅取
作親管里分遞年仰傳禧追收銀兩黃蠟棉布入已
本州夏秋稅糧每石止用苗銀六錢楊愛每年委官
目一人追苗銀二兩赴落花費等項虛詞及稱楊輝
詐作蠻人攻破地方將稅糧停徵三千一百餘石追
收剋落人已等詞令伊弟何洙亦不合依聽出名具
本越關赴京妄奏俱抄送都察院蒙將弟張深解回
何洙給引照回聽理聞本年九月內淵聞知楊愛將
淵等謀害事情奏發懼怕上司差人挨拏哄誘楊友
指以赴京伸訴為由帶同劉大榮等并楊友原分得
火者張沅何勝昌王福善朱慶祥王永貴石超祖張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八

保到於貴州地方潛任後聞鎮守等官差官沿途跟
趕又到湖廣荆州府地而躲任打聽得都察院已將
弟張深遞回聽勘楊友懼怕逃發不敢前進又行捏
稱楊愛分投差安撫宋韜猶滿長官張經毛劍合人
李勳韓清等調所屬軍兵三五百十餘眾在於鎮遠
荆州沙市等處駐劄邀截及用金銀買囑巡捕等官
容情不舉又調軍馬四路邀截密行謀害等詞具本
差頭目彭宣齋奏仍將前詞具狀令楊光明抱赴
欽差官員處長訴是淵思得楊輝先年分與楊友楊
敏等火者并蟒龍衣服慮恐楊愛許出又教楊友捏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八

稱楊愛將火者張沅等一十九名及本家織造蟒龍
衣服二件分與伊兄弟服用故將數內吳誠等拘留
不放等詞具本連蟒龍衣服二件并跟隨在彼火者
張沅等七名俱令彭官等解進有劉壽宋齊賢劉守
堅黃鼎張准等各將楊友欺姦父妾霸占田土侵剋
官布并淵與弟張洪張深張演男張承謀殺人命盜
取舖陳侵欺官錢等項事情各赴播州長官司首告
站戶羅昂因被楊友連年占役不合捏稱楊友將蘇
章捉去用大棍打一百即時身死等詞具狀赴本司
妄告有本司署司事舍人李勳又不合輒將各人首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八

告情詞添捏弟張深先年剋落宜賓富順二縣糧銀
等詞混同開欸具本奏發楊愛亦將朱留原首淵等
謀害情詞并何清等侵欺軍糧等情具 奏有草塘
黃平二安撫司安撫宋韜羅賢真州容山重安餘慶
白泥五長官司長官鄭旭輪張經張通楊玉毛劍亦
各將楊友何清等奪占地方侵盜錢糧激變夷民殺
死人命等情各具本奏發楊愛聞知楊友赴京仍將
前項情詞及添捏楊友欺姦父妾玉香絲鸞等詞混
同具本妄奏俱蒙都察院抄詞轉行原差官員併勘
蒙差人將淵與楊友等緝拏前來發湖廣都布按三
司委官都指揮僉事房昂等撫提一千人證到官逐
一責對明白吊查各起文卷相同通將審過緣由連
人犯呈解前來審得楊愛執稱自幼喪母家財俱係
庶母田氏收掌若有金銀違禁器物田氏俱與楊友
楊敏兄弟所奏珍珠簾走盤珠玉珪等物委的並不
曾見楊輝存日將金銀等物均分見有分單存照數
內違禁之物情願一一入官不繳 勅書是實並無
擺列儀仗及私造應禁軍器金瓜鉞斧等項將真馬
真俱係楊輝使女馬真先已病故楊愛並不曾將蔣
真欺姦生子唐奴亦不曾替楊愛收埋姦生子劉

勘處播州事情疏

八

壽執稱楊愛令伊教習雜劇是實並無抄劄良民婦
 女克女樂及身衣龍袍及事內人證俱執稱 勅賜
 坊牌係楊輝起立楊愛止是脩飾添寫旌義之門四
 字不實詐傳 勅旨檀立金龍門及打金印內鑄輕
 車都尉等字蟒龍衣服係楊輝存日令人於南京等
 處收買本州原有鐵戶八十六戶遞年自行煉鐵營
 生楊愛並無擅開尚覺家等處鐵冶二十四處折糧
 銀兩係楊輝存日准行楊愛不曾攬納多收折色馮
 歐徐泰俱因病身故並不係楊愛令候玉等魔魅身
 死楊愛本家養有牲畜馬匹俱係家人李孝敬等看
 管遇有做造器皿起蓋房屋俱係雇倩人匠並無擅
 開大廚小厨等項院局播州長官司原額商稅鈔貫
 遞年責令頭目戴景清于福宗照數徵收春秋祭祀
 買辦祭品作數支銷楊愛不曾剋落入已亦不曾於
 白田欄擅立商稅局康再平日止是打造龍糙首飾
 趙其江文仁止會織造布疋蕭榮祖止會琢磨假玉
 作網圈之類並不會打造二龍戲珠金盆織造龍袍
 本司受理一應詞訟止是照依夷俗講斷有願納米
 贖罪者責令或出牛羊或出麻布或銀一二兩凡遇
 一應公務作數支銷並無多收銀兩入已安寧城郭

俱已築完楊愛並無欺罔誣奏及楊愛親叔楊耀執
 稱楊愛襲職以來遵守法度並不敬僭逆夫稱國王
 天主妻稱地主止是頭目以下因見長壽顏珪有寵
 以此稱長壽為老爺顏珪為大人楊愛違例不令佐
 貳官封記印信是實用使之時俱令羅宏知會並不
 曾在於私家偷使王景德病故身屍見存楊愛不曾
 將伊碎剛趙高僧女玉真見嫁土民王勝宗為妻楊
 愛不曾姦占為妾本司上軍除分撥各司備禦見存
 一千三百名並無埋沒軍役亦無擅立總旗校尉千
 戶名目水田柳川等處俱係楊愛田莊並無設立屯

勸處播州事情疏

田府分福僧等俱係楊綱楊輝閣割火者亦無偽稱
 太監都從名色田貴係播州長官司起解中途脫逃
 楊愛並無圖財謀殺曾循道止是尋看風水並無夜
 觀星斗楊愛因伊授業師越熙雍寄書替唐王收買
 木板並無交通情由 唐王亦不曾賜與綵段書籍
 綵鸞先已改嫁舍人羅昇楊愛並不曾將伊欺姦又
 審得何清王坐并梁瑞妻易氏裴椿弟裴林執稱何
 樞王均梁元裴椿係楊愛因公打死身屍埋埋已久
 不願檢驗蒙委忠州知州陳秉葵內江縣知縣陳銓
 各帶吏伴押屍屍親黃鼎馬奴王志相驗得黃成無

頭屍已潰爛眾執生前委係弟張深用刀砍死三奴
 頸有綫痕生前委係淵用索勒死王景德身屍渾全
 生前委因病故又委各官到於地名雷水看得楊輝
 塑像止是朝冠朝服並無龍章鳳式又蒙委湖廣二
 司委官會同四川三司都指揮劉昇右布政使李清
 愈事馮寧親至楊愛住宅內看得並無五門牌扁及
 萬呼門金水橋中庭扁作忠孝堂亦不曾僭稱宮庭
 睡房俱無貼金描畫及金龍遠柱臥床亦無雕刻龍
 鳳其祖先堂承恩堂并小廳左右角門俱有飛簷轉
 角放印亭重簷圓頂楊愛并伊伯母田氏住房及中
 廳前俱有月臺堂下各有水池池中各搭石為橋周
 圍俱有青石欄干俱係楊昇存日起蓋西邊又有
 玉皇祠中塑 聖像左右二柱各有木刻金裝龍一
 條係元朝天統元年楊愛六世祖楊嘉貞起蓋畫圖
 貼說呈報前來又審楊輝并伊親族及楊友母舅田
 宗善同詞執稱楊愛祖父以來並無珍珠廉走盤珠
 玉圭等項是楊致委因傷寒病故不係淵等用藥
 毒死看得長壽曾保黃保義保大進保王壽福庸吳
 慶福僧大朱保元保九保俱各年老見患風癱癱跛
 等疾責令醫生崔永和看驗是實不堪起解可用執

稱先於成化十八年八月初十日被賊人偷去度牒
 已行告官候訪不獲及審弟張深等執稱父張鈺風
 癱在床已成篤疾止有何清奏稱楊輝自正統十四
 年以後詐作蠻人攻破地方將稅糧停徵三千一百
 餘石遞年追收剋落入已一節本司文卷散亂難以
 憑據另行布政司查報定奪除將長壽等暫發羈候
 貫氏等省發聽候將淵等研審明白實招罪犯外結
 得銀一兩直鈔八十貫招結是實張深等七十一名
 招同張通等四十名供同照出張采何源何淳馮璧
 劉大榮候正綱袁淮趙政吳誠四保張永富楊善琴
 童王慶仁壽李馬龍章路義承章俱另行楊友楊愛
 原分金玉首飾器皿等物并楊友侵盜官布價銀一
 百五十兩楊愛賣鉛價銀一百三十兩原追張深等
 剋落金一百三兩九錢九分何清侵欺糧米六百九
 十三石八十六升五合周從鼎宋良顏珪陳源楊大
 接受張深銀共七十八兩玉連環一副駝絨價銀二
 兩銅相帶價銀一兩金相寶石滿冠簪金相寶石掩
 簪各一箇張洪侵欺馬價銀一百兩鋪陳價銀一百
 八十兩及朱留首出銀十五兩張淵負欠李堂地基
 價銀六十兩嚇取王宋保銀一十兩張演騙取蔡宣

勸處播州事情疏

銀三十兩王無見在俱合追入官楊承原占劉承堅
 地基并楊昌福等水陸田地責令退還原王管業占
 役站戶孫羊等退出當差楊愛原奉 勅書一道合
 追 進繳進出智和原給度牒合送該部查銷楊愛
 違式房屋石橋關干行令拆毀改正吊來文卷發回
 各衙門備照議得張淵所犯除謀殺人造意并故殺
 雇工人威力王使人毆打致死等罪張深除從而加
 功并誣告人死罪未決等輕罪外張淵合依造妖言
 者律斬張深依豪勢之人強奪良家女姦占為妾者
 律絞俱秋後處決楊友除本犯應死而擅殺等輕罪

稱先於成化十八年八月初十日被賊人偷去度牒
 已行告官候訪不獲及審弟張深等執稱父張鈺風
 癱在床已成篤疾止有何清奏稱楊輝自正統十四
 年以後詐作蠻人攻破地方將稅糧停徵三千一百
 餘石遞年追收剋落入已一節本司文卷散亂難以
 憑據另行布政司查報定奪除將長壽等暫發羈候
 貫氏等省發聽候將淵等研審明白實招罪犯外結
 得銀一兩直鈔八十貫招結是實張深等七十一名
 招同張通等四十名供同照出張采何源何淳馮璧
 劉大榮候正綱袁淮趙政吳誠四保張永富楊善琴
 童王慶仁壽李馬龍章路義承章俱另行楊友楊愛
 原分金玉首飾器皿等物并楊友侵盜官布價銀一
 百五十兩楊愛賣鉛價銀一百三十兩原追張深等
 剋落金一百三兩九錢九分何清侵欺糧米六百九
 十三石八十六升五合周從鼎宋良顏珪陳源楊大
 接受張深銀共七十八兩玉連環一副駝絨價銀二
 兩銅相帶價銀一兩金相寶石滿冠簪金相寶石掩
 簪各一箇張洪侵欺馬價銀一百兩鋪陳價銀一百
 八十兩及朱留首出銀十五兩張淵負欠李堂地基
 價銀六十兩嚇取王宋保銀一十兩張演騙取蔡宣

勸處播州事情疏

外依官物當應給付與人己出倉庫而未給付但有
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監守自盜論四十
貫律斬楊受除因公歐人至死等輕罪外比依軍官
犯罪應請 旨而不請旨當該官律絞俱雜犯照例
納米楊受仍盡因公歐人至死本法每名追埋葬銀
一十兩給付死者之家張洪演何清顏珪何熙慶
俞溫劉淳趙氏劉壽劉鑑郭福亮張順王裕姚鑑何
文楊崙小進保何宸玄唐奴范蠻羅保福元觀音長
壽黃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九保大朱保元
保王壽福庸俱除革前罪名何清若奏楊受令關鄭

九九

等將田貴打死得實閻鄭合坐以謀殺人從而加功
者絞今虛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張洪依以威力
主使人歐打致死者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律張
演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律顏珪周從孫宋良陳
源楊大俱依受財不枉法無祿人一百二十貫之上
罪止律朱留依卒謀殺本部五品以上長官已行者
律俱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李勳依奏事詐不以實
者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苟北楊景李神趙文林
俱依聽使下手之人通減楊愛因公歐人至死二等
律各杖八十徒二年馬隆黃寒傅禿子俱依謀殺人

已行未曾傷人為從者律減等各杖九十曾循道何
沫俱依越度關津者律減等各杖八十何熙慶俞溫
劉淳王裕姚鑑何文楊崙趙氏菊花何熹向松楊鼎
郭欽劉壽劉鑑郭福亮張順唐羅昂唐寒可用智
和馬奴小進保何宸玄唐奴范蠻羅保福元觀音長
壽黃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九保大朱保元
保王壽福庸楊綱謝士元翟庭惠楊光明駱慶隆趙
榮田豐俱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減等各
杖七十張洪演俱係張淵弟照依造妖言事例全
家發煙瘴地面充軍隨任何清顏珪周從孫宋良李

勳何熙慶俞溫劉淳王裕姚鑑何文楊崙向松楊鼎
郭欽楊綱謝士元翟庭惠楊光明駱慶隆趙榮小進
保何宸玄唐奴范蠻羅保福元觀音九保元保俱照
例納米陳源楊大苟北楊景李神趙文林俱照例擬
站各完滿日馬隆黃寒傅禿子曾循道何沫劉壽劉
鑑郭福亮張順唐羅昂唐寒馬奴俱民人可用智
和俱僧人各的決趙氏菊花俱婦人各單衣決罰長
壽黃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大朱保王壽福
庸俱廢疾人依律收贖朱留保自首發田豐犯在革
前俱免罪張通程善王坐袁堂戴景清于福宗侯王

杜忠厚康冉柳春侯明李鑑圓黎辰趙其蕭榮祖閻
鄭牟榮梁章裴林閻晨趙果楊昭王勝趙高僧楊文
閻羅欽趙旭王垣王標戴秉文趙文良羅仁壽張永
壽吳從義龐兆期石開羊王志黃鼎易氏三真俱供
明各還職役寧家還俗隨任趙氏離異歸宗三真給
親完聚楊友係冒陞土官何熙慶係冒襲土官王裕
姚鑑何文楊崙俱違例參充人役顏珪係有賊吏俱
革職役為民參照犯人張淵以邊鄙之夷民挾蛇鼠
之小智教楊友以奪嫡使其兄弟相讐殺黃成以滅
口致其身首異處捏造妖妄之詞中含譏誚之意張

深謀害楊愛之初既同立誓殺死黃成之際又實加
功姦占婦女欺壓良家誣奏 親王肆無忌憚楊友
本以駭童冒功授職姦淫父妾雖係革前姦倫之道
有虧謀奪弟職輒欲殺害手足之情安在楊愛寵信
所私疎遠骨肉何清雖係屬官不候奏 請而輒提
王均等固為有罪輒便因公而毆死張洪署管驛事
而侵盜官錢聽兄主使而毆使人命何清欲謀陞官
而捏詞以陷韓瑄張演欲扶庶孽而結黨以圖楊愛
顏珪以刀筆賤役持扶助私勞雖有贊畫革弊之勤
難掩招權納賄之罪楊綱謝士元翟庭惠官居方面

百司具瞻體勘夷情雖無賄賂之私遨遊飲宴殊失
表率之道及小進保何宸玄唐奴范蠻羅保福元觀
音長壽黃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九保大朱
保元保王壽福庸俱係私自開割人犯律該給親數
內長壽等一十名俱有廢疾九保元保俱有殘疾合
無依律照例發落惟復解京再問定奪再照楊友楊
愛構隙已深同處一州必致互相殺害伏乞
聖明裁處緣張淵張深俱重刑楊友等俱情重人犯
楊愛又係比附律條楊綱係軍職論功定議并與謝
士元翟庭惠俱方面官及節該欽奉

一〇五

勅情重者牢固監候奏來定奪事理未敢擅便除將
張淵等牢固監候楊友楊愛照題奉
欽依事理省發聽候長壽等羈候周從孫等照依見
行并土俗事例發落供明張通等先行摘發贓物候
追完差官另解外開坐具本專差小旗武振親齎謹
題請
旨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杖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任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一終



平播全書

李化龍著

平播全書敘

上之二十有八年，御史大夫兼司馬督府李公帥師平播，已馳露布，獻俘闕下。上嘉悅，令從公次第諸文武功，及區畫善後事，成備疏俱上。諸大夫以公經略西南，文告檄書，與先後諸疏，皆足昭來祀，垂不朽也。以屬守南大參王君編次為卷凡十五，鏤成謂不佞佛久在行間，與觀其盛，不可無言以弁其端。佛也不類，曷足識公之大，獨念是書也，鳴主上中興之盛，錄平播將吏之功備矣。出師才百十四日，闕兩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夷盛事，紀之太常，自有國家，祚土分茅，彝典，徽矣。公也不自功，且無樂人鳴其功，亦何庸敘。唯是元機睿算，石畫淵猶，所繇速於底績，足以泣鬼神而舒宵旰者，有其本之文，檄不載也。佛日奉輿，繇不披吐萬一，以彰往鏡來，嗣茲何致焉。夫靈武之師，朔方以靖，元菟之捷，屬國以全，播不聞乎。而敢逆顏行，雖其井觀，曷哉。然猶會也，豈自給若爾，固有所恃矣。今天下易言播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商道赫焉。中興一鬼國，尚淹三年，孔父所謂憊也。史稱楚頃襄王遣莊躡略巴黔，漢武帝遣唐蒙開夜郎，然躡即王滇，自為聲教，蒙入雀閣，猶閉昆明，唐之南詔，乍臣乍叛，罷敵中，國蓋漢唐之盛已矣。楊端取播於南詔，而世守之，八百年來，未以易也。無論宋元，即我明運方開，皇稜大抗，百蠻君長，重足嚮風，日所出入之邦，靡不獻琛納寶，然博羅川軍二十四將軍，南下善關，其所削平，自段明而外，無聞焉。鎮黔馬都督輝威，邊羅夷，不獲自完，首領正統，開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三往十

平播全書 敘

平播全書 敘

閱年，而思祿猶據孟卷，嘉靖初，思田之役，始助終撫，而盧蘇竟道天誅，令襲威闕，為西南夷觀，播會，之所自逆也。白石口而後，凌黔楚，危三川，脫復滋蔓，諸蠻生心，滇南數千里，非國家有矣。此豈小故也哉。公弱冠魁海內，振鐙梁魯，稱絕唱，入武間，政銀臺，旋以中丞節撫邊，至則有鎮武之捷，賊首虜千數，進武司馬，於是公文武兼才，為世推轂，無兩矣。移養歸來，東山之望，物物中原，以播之弗靖，西南鼎沸，主上採輿望，特從田間起公，授總督川湖貴州節，得便宜行事，賜尚方劍，偏裨以下，不用命者，誅以徇，文武無大小，遠近惟部署，兵馬錢糧器械，惟調度，公適提三尺，靡六傳，建三藩，節制於錦水之陽，賊揣且勦，又欲張威挾撫也。遂屠城，戮將，渝州且空，城以避，勢甚岌岌，公陽為詰責，緩之，而陰積糧治器，程量軍實，選將集兵，課期分路，計定方移節，渝州登壇，督師入路，征時，賊欲衝突乎，固未易矣。佛由洮河來，度棧閣，遵錦江，延見父老，旁及與阜，言播甚悉，罔不人人難播也。謂塞山諸嶮，五丁莫開，海龍圍高，千仞難躋，似以徒費兵力，終歸一撫耳。佛曰：唯唯否否，及抵渝，侍公，吉語日聞，捷音狎至，會知名渠魁，非獻首，轅門，則務願戲下，破關克嶮，如振落發，蒙則何也。公廣敏豁達，急戎機，則倚馬數檄，坐策千里，當賊會，披狐兔，則魁結站，躍羿羅，蠻長，爭前驅，先徵調，則秦越，漢廣，齊魏，燕士，奮戎行，治芻餉，則舳艫，銜尾，絡繹，肩馱，效飛，輓，犒卒伍，則牛酒，魚鹽，薪蒸，糗，充宿飽，拯疾厄，則醫藥，湯散，金創，疫癘，濟緩急，壯軍威，則五帥，武師，八路，斬關，揚旂，虎，聯兵，勢，則總一監司，敵血，誓盟，申要束，而又陷陳，摧鋒，重賞，破關，克嶮，崇世官，大將受，餌，破，厥職，貳師，觀望，資以死，中軍，勒限，取其元，賞信若萬戶，及躬，則必若三尺，在頸，至於二帥，壁後，閱月，未拔，不難，移前，兵攻後，捐萬金，使貪，所縣，連拔，二城，盡成，俘，誠，尙有，逸於，疏外者，總之，太虛，無物，空洞，有容，嚴巖，千仞，不可，攀，決決，萬頃，不可，滑，轉，圖，善，任，操，縱，有，神，所以，本也，故，自，出師，訖，賊，平，疏，數十，上，檄，百，千，下，隔，千里，而，面，譚，洞，幽，微，於，觀，火，軍，法，稷，直，之，嚴，綜，理，武，鄉，之，密，宅，心，子，儀，之，寬，決，策，管，公，之，斷，納，降，曹，彬，之，仁，而，文章，宵，誦，仙，助，業，紹，衛，公，又，其，家，世，淵，源，由，來，者，遠，也，昔，淮，陰，謂，漢，高，曰，臣，多，多，益，善，今，播，之，役，兵，逾，二十，萬，分，之，八路，相，雄，合，之，遞，攻，密，銳，絲，斯，以，推，易，難，百，萬，多，多，益，善，奚，以，尙，茲，存，茲，法，也，夷，無，橫，已，是，書，也，烏，可，無，傳，也，竊，觀，國家，威，靈，遠，軼，漢，代，漢，時，丞，相，多，自，列，侯，出，塞，大，誠，唾，手，萬，戶，流，光，史，冊，不，謂，濫，觴，令，甲，文，階，不，俟，茅，土，之，爵，亦，時，有，之，威，事，等，封，雖，以，首，虜，靖，遠，世，祚，實，自，征，蠻，粵，考，靖，遠，誓，詞，思，祿，所，服，也，未，幾，輒，渡，金沙，以，攻，猛，密，石，爛，江，枯，問，之，水，濱，耳，自，公，平，播，百，蠻，君，長，狐，兔，含，悲，鯨，鯢，不，波，唐，交，綏，之，外，國，宋，斧，畫，之，餘，邦，無，敢，越，志，詎，直，拓，地，二，千，里，哉，博，羅，川，而，後，無，功，矣，成，功，之，後，公，欲，然，若，無，屏，居，苦，伏，深，自，摧，剝，軀，吏，上，重，事，又，憑，牀，裁，定，之，痛，嚴，懷，慈，往，往，以，泉，魚，之，感，發，悲，憤，之，調，至，令人，不可，讀，國，為，奇，助，家，為，死，孝，公，之，謂，矣，酬，勛，有，無，奚，知，焉，第，四，南，之，人，誰，啗，宵，象，引，領，國，恩，我，皇，快，於，志，而，託，眷，重，留，督，府，圖，其，難，為，封，疆，不朽，其，不，遜，烈，聲，川，也，明，甚，則，開，闢，山，河，以，慰，西，南，半，壁，為，公，拭目，之，望，也，不，筮，矣，若，曰，師，保，我，公，四，世，其，同，匪，前，事，也，何，庸，尸，祝，焉，昔，周，大，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征，伐，豳，狁，蠻，荆，來，威，公，也，以，之，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以，豫，齊，遼，蜀，險，之，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有，我，聖，明，在，萬，曆，庚，子，嘉，平，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中，卿，張，佛，謹，序，并，書。

平播全書 敘

三

平播全書序

播州故戕地。介在川湖貴竹間。扼險據舊矣。唐乾符中楊端者。取播地南詔。世官茲土。歷我朝率奉
內附。遂以宣慰。茲州領二安撫。六長官如故。大都視為微外部。曲取編糜而已。迨至裔孫應龍。愆累世資
驍雄。黠武。國家倚之起戰功。乃不勝牀第杯酒之昵。戮及無辜。諸夷落重足上變。告諸不法事。先後勸
諭有年。議者引向奴雖強。不當漢一大縣語。否則謂洞蠻苗梗。蟻聚萃布。我且東西多事。有知以尺檄定
之。何用觀兵。欲假勦以墜撫。而會不聽。欲乘撫以圖勦。而會又不聽。是用撫與勦兩無當。會益驚驚。天子
赫然震怒。起御史大夫兼司馬李公田間。總三藩師。假便宜。賜尚方劍。從事公。聞命乘傳。迷驅之時。我兵
未集。蒼江勢若累卵。遂為會所乘。兩裨帥力戰死。勢張甚。川以東諸郡邑。無不人人喘恐。公曰。今日之不
利。視白石飛練百倍。不一大創之。何以釋主上西顧憂。乃移鎮渝州。部署文武將吏。刻日誓師。分八道破
重關以進。會計無復之。父子相對泣下。退保海龍國。賊衆各鳥獸散。八道兵圍圍數重。設雲梯仰攻。健兒
猛升。直搗其穴。會乃雉經死。俘妻子戚屬若干人。以獻。播遂平。夫平播之策。人人能言。即人人不能言。言
撫者。嫌於玩寇示弱。而言勦者。苦於榜腹空夸。中牽外掣。訖無定畫。他姑無論。即大將中尚有欲重以事
權。假之數年者。公陽為文告。緩之。而陰治餉調兵。羽檄四布。遠近戒嚴。惟斷乃成。則裴晉公之平淮蔡也。
會據險設伏。如虎負嵎。假令舟中無敵。則一夫當關。安能得志。公廣布間諜。遠以神機。久乃懷疑。空關不

平播全書序

一

平播全書序

三

守。謀以代戰。則杜元凱之破吳人也。往者數戰失利。會且謂我易與。公善用靜。靜於泰山。公善用動。動於
流泉。故一傳諭。而會不復窺。再誓師。而會不敢拒。關三詰責。諸將而會遂授首。軍中破膽。則韓魏公。范
文公之宣威西夏也。渠魁既殲。脇從諸夷。悉置不問。募民實塞。盡非張官。起瘡痍。存新舊。一切善後。即
憂且病。直總總然為千百。不披。則諸葛武侯之表出師。班定遠之語任都護也。蓋公天才元略。如有
神授。以故將兵二十餘萬。行師才百十有四日。而諸所指畫。省若括。轉若樞。易若摧枯。料敵形如觀火。故
有所建請。若指掌。若面談。是以朝上夕下。天子不待三賜問。而即報可。公志益發舒。其治軍益明肅。毋論
練卒蒐乘。廣儲蓄。稽尺籍。申賞罰。轉怯令強。因形為勢。即細之醫藥。米鹽。衣被。履屐之間。靡不得其任。以
故取事易而微效速也。嘗攷明興。將相之業。相為用者。率推靖遠新建。乃忠毅詳而少遜於文。非公比也。
至若詳而文。文而鴻爽。足以宣明其意。惟文成爲最。而公其博之。抑又聞公少喜言兵。已而歐歷中外。振
鐸梁魯。薦登八座。即羽書倥偬中。雍雍鎮以儒雅。由斯以談。公之所就。業經緯如日星。何論輝映昭代。即
吉甫之憲萬邦。何讓焉。公以宅憂歸矣。然公之功在勦府。勢在程書。根本之計在內地。訐謔在邊陲。方今
縣萬多故。行且召公建鼎鉉之業。以光贊中興之盛治。其利於社稷。寧不宏多。彼靖遠新建。有社稷功。其
大用由經略蠻夷起。今天子神武。日紹法祖宗成憲。不靳重典以酬勞臣。以公之鴻伐。彪炳乃爾。行當昨
茅土。盟河山。視靖遠新建而三也。猶歎麻哉。文燿役在行間。經紀轉餉首功之事。每受羨幕府。稟仰最悉。
聊撫耳目所睹。記論述其大都如此。如曰公之功高燕然遠甚。夫夫才不孟堅。若直爲斯集。糠粃耳。則文
燿何所逃罪。萬曆辛丑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管分巡上川東道兼整飭兵
備沅陵張文燿頓首謹序。

平播全書序

二

平播全書後序

老成唯交相贊勉。幕府撤下。無論官庶。即憤火大長老絕無知識者。莫不箠膝捧誦。人人以為能得其意。世之居一官。建一事。造作新書以金流布者多矣。豈其若是。故無策而飛者。制其實也。不整而入者。選其美也。古今一揆。賢智者得而操之。又惡可以強致乎。昔太公望佐武王滅殷。其君臣論說。著於六發。諸葛孔明相蜀。號為忠武。遺書心法。儒者共稱。兩君子依歸明聖。言有持循。故足以傳於後世。以昭公齊抑當有說。夫用兵之難。久矣。約論是編。詳其意旨。可略而言。蓋有事有變而能居者。故機歸已。存舊可以弛敵。羽括漸乖。鋒刺可以反正。衆口嚮嚮。不復恤也。亦有隱而難知者。因敵為形。形生而能盡。緣物為事。事小而能周。為狗為豺。不復存也。亦有用而不恃者。蠻夷悍帥。乘時之敵。而圖其捷。則曲盡抑揚。必為我使。譬之善醫。天雄烏喙。可以為效。而不為毒。天下從而信之。不復疑也。又有近而應卒者。謹讓開行。處賞而發。百變而不吝。狎至而難尋。譬之說者。以蜜說甘。及其窮也。又以甘說蜜。狀若連環。以為鼓舞。衆莫不從。不復備也。亦有繁而必整者。材用亟收。虛中以應。事端難至。隨衆可同。故集餉散兵。種種諸事。四方皆以爲難。而顧盼舍然。罔不大定。不復稽也。又有盡而不汗者。靡有不暨。靡有不暨。行之容容。爭者銷而異者化。懸之以示天下。無間焉。不復抗也。以是數者較之二君子。其書其在。審虛實之規。采情形之辨。酌輕重之倫。明古今之致。其大槩可辨已。是編之傳尤信。西南用兵數役。皆有典藉可攷。未有若斯之赫赫絕羣者。嘉謨隨。事足知公。姑論其略如此。時事方殷。公為社稷之鎮。是書之行於世。古人所謂珠玉金石不足喻也。輒為天下識之。萬曆辛丑元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薊邱王嘉謨謹序。并書。

平播全書後序

本朝西南夷部落以百數。常有事。以其聲教阻絕。不甚治也。自上即位。靈威四暢。收建武。討松州。類有成績。論者以為美談。道播事起。輒皆以為難。不輕議勦。然圖事成功。赫赫可稱。斯固未易言矣。李公既定播西還。因出記數百篇。以視嘉謨曰。此軍中奏檄書記也。可論而存之否。嘉謨退而序品。隴年書成。竊以為西南夷。遠於王化。山川深阻。毒霧管林。非人所居。雖好兵者。未能旅遠也。其中播最大。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財富。逆舍用之。敢於衝命。震驚天下。使天不悔禍。事未可知。以其權力。較之思州。麓川。譬如象馬之於雞豚。大小莛楹。何論建武二夷。然公也。討之不數月而平。嘉謨親在軍中。備見行事。今讀是書。凡握算之奇。制勝之略。雖不可以言盡。然足以窺其萬一也。頃已列狀上聞。國家報功。每無所憾。搢紳先生。非有軍功不候。然史牒具存。以功而封。如靖遠。新建之倫多矣。思州小醜。未底盡誅。金沙受盟。旋即不順。列祖猶以荒服用兵。當獨小故。不難裂土而侯之。況茲討播。功烈較然。足以垂之萬世。以是受百里之封。開河山之誓。豈為溢乎。后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行事。洋洋乎其盛也。已。夫恩威賞罰。軍之善物也。言辭號令。政之要體也。播有事以來。議者盈庭。其言如蓬萊葛藟。然此依彼附。期於牽輓。其得失可鏡已。及公受命。奉書羽檄。旁午於道。使者項背相望。每一紙下。指畫禁戒。無論其他。皆入敵之左腹。披窾導徂。孰敢差池。上既神聖。善於任使。每奏上。輒報可。先是東征之役。羣情鼎沸。公車日受封事。以百數。今茲迄無一言。一二

平播全書 後序

平播全書 後序

三

平播全書目錄

卷一

奏議

- 報到任疏
- 請設中軍疏
- 報播會屯兵疏
- 報播會陷城疏
- 條議貴州移帥增府佐募苗兵疏
- 請留陝銀取雲南銀充餉疏
- 請能開礦疏
- 添設裨將疏
- 再報播會情形疏
- 防兵鼓譟疏
- 請內帑增將兵疏

平播全書 目錄

〇一

平播全書 目錄
更調府佐縣令疏

卷二

奏議

- 二運大木勸懲疏
- 懸購規則疏
- 糾勸巡邏將官疏
- 設監軍兵備等道六款疏
- 調補監司道官疏
- 增復府佐疏
- 奏廢將官疏
- 增楚省監軍將村糧餉開款疏
- 互調州官疏
- 擒獲奸細疏
- 議處貴竹儲將借給餉金疏
- 播會犯貴屯堡并催兵餉疏
- 給山疏

四七

卷三

奏議

- 初報捷音疏
- 留總兵劉挺勦播疏
- 地方災異疏
- 查參失守龍泉司官疏
- 報進兵日期疏
- 二報捷音疏
- 合江客兵交關疏
- 克桑木關為江關三報捷音疏
- 查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 保留方面官員疏
- 查參黔路得關復失將官疏
- 請停接括疏

平播全書 目錄

九一

二

三

贈錄戰將王芬等疏

辭陞疏

糾參庸狡文武官疏

糾劾有司疏

卷四

奏議

攻剋婁山崖門等關四報捷音疏

剋破龍爪等關五報捷音疏

六報捷音疏

丁憂疏

大報捷音疏

告病疏

請獎蜀王助餉疏

議留免覓疏

三懸告歸疏

獻俘疏

露布疏

查參黔路失事疏

乞宥程布政等疏

乞卹張監軍疏

卷五

奏議

敘功疏

卷六

奏議

播州善後事宜疏

四乞歸疏

五乞歸疏

敘助兵餉疏

黔省善後事宜疏

平播全書 目錄

三三二

一一三

一五三

六乞歸疏

乞優處府佐疏

糾參點帥疏

七乞歸疏

川省蠲免疏

八乞歸疏

請補播州缺官疏

繳寶劄疏

銷算軍餉疏

進播州圖疏

請卹典疏

卷七

咨文

咨貴州撫院防播

咨浙江山東借兵

咨陝西各鎮借兵

咨兵部討將官

咨湖廣撫院防倉

塘報播事

咨湖廣備糧餉

咨貴州貴安撫臣

咨雲南調兵

咨黔省撫院趁時糶米

咨催湖廣買餉米製火器

咨貴州巡撫增議防兵

咨貴州防石阡

咨河南催兵將

咨貴州防守思石地方

咨廣西調兵

塘報播事

平播全書 目錄

三八一

咨貴州集兵

咨湖廣儲集兵糧

塘報火情

咨湖廣備兵

咨湖廣撫院移駐沅州

咨貴州徑催雲南兵

塘報播事

咨催福建廣西解餉貴州

咨湖廣再備糧餉

再咨湖廣催軍餉等項

咨湖貴整備兵糧聽候舉事

咨固原雷夏榆林買弓箭

咨湖廣防犯

咨貴州防犯

咨貴州督勵守備臣持集

再催湖廣官兵

咨催湖廣官兵同路兵併力舉事

咨貴州整兵進勦

申飭湖貴加謹防護輿偏地方

咨覆湖廣

咨湖廣支銀協濟貴州

咨兩省約期進兵

咨湖廣催兵運餉

發銀思南糴米

咨湖貴分解漕糧接支

咨覆湖廣進兵

行查烏江河渡失事

調滇兵咨貴州備餉

咨湖廣催漕糧折銀解充軍餉

咨覆貴州照批行湖廣助餉

平播全書 目錄

破圍塘報

撤各省官兵回粵

回覆楚省

咨賑民夷

查議善後

黔省善後

卷八

牌票

行總兵萬整移駐重慶

行貴州司道防會

調天全兵

約束官兵

防會報復

議官造軍器

設保甲

預行整備精兵聽調

諭楊會

行湖省防會

查鄰播府州縣防禦事宜

買餉

檄萬總兵

行上東下南敘瀘三道防守

再諭楊會

防禦檢城

行巡下南敘瀘兩道移駐

行各分巡道募兵防守城池

行道募勇兵

柄牌三諭楊會

調取西南倉穀

催買馬

平播全書 目錄

諭民收稻不必逃避

行守巡道募兵查奸細

責成鎮守南川江津

行巡下南道隄備

行合江防守

調王少吉兵救合江

查議湖貴兩省備禦事宜

行貴州貴甯各道防守與隆等處

行荆南道調施州兵

行候代總兵沈尙文防守

催貴州議兵糧火器等項

爲永甯杜塞禍源

責安疆臣防守

緝擊奸細

行貴州思仁守巡隄防

查送楊可棟屍棺

行貴州布政司趁時糴米

行貴州沈總兵及思仁道防禦石阡

禁兵騷擾

行巡東南二道放糧規則

行三省禁硝磺鹽斤入播

發將兵守南川

責成永甯自衛

查南川江津餉

責成製造軍器

申嚴東南四道防備

行督餉道往重慶理餉

行川東守巡道備兵馬糧草

行按察司兼理監軍事務

行巡下南道督永甯兵

平播全書 目錄

宣諭

行湖廣布政司料理兵糧

申飭道鎮防會

催湖北守道督餉

行總兵劉綎援合江

給投降長官袁年王繼先

行守巡荆南道調施南兵

行總兵劉綎隄備重慶江津

計處軍餉

申飭道鎮加謹防禦

柄牌傳諭陝兵不許沿途騷擾

操演官兵

再委文職押兵

行湖貴操演官兵

調永順保靖兵

再催湖廣布政司備餉製器

獎勵安疆臣

申嚴保甲密查奸細

卷九

牌票

責令安疆臣查世績乘虛稽集

建房張二將祠宇

行令各將官置私記腰釘

製買船隻

給播州生員王逢諭夷獻關

行辰沅兵備道召五司官兵

寶劍諭言

招降播地叛苗

申飭三省道鎮嚴加防備

獎勵永甯官兵

平播全書 目錄

中飭川東道鎮防備

議酌二將事權

行東西四道查議運餉人夫

行三省中飭詐偽

發兵碁江

再申飭三省邊防

督勵安疆臣擄集

行湖廣布政司催兵糧

約束客兵

委總兵劉挺防守碁江

調施南兵入黔

查備糧料烘炒等項

撫苗告示

行貴州道府招撫苗夷

行二省各道驅逐播賊

再催湖北督餉

行六監軍招降

投降執照

賞妻子投降執照

禁止恐嚇

動銀募運餉夫

禁邊民劫殺降夷

行湖貴總兵應援思石

申嚴南川防守

總兵以下將領各乘馬

行思石^七道查龍泉情形

酌定運夫行四道

行道鎮會議議運交收事宜

安置降夷

通行水陸二路防賊逃遁

平播全書 目錄

輪馬千乘

再催貴州布政司兵糧

發令南川并湖貴各監軍道

行總兵劉挺進碁江

安置碁南台各降夷

行兩省約期進兵

分遣督陣員役

檄責總兵陳璘

發劄

行各道并委官料理各司職事

行舉榜惟中

禁殺降

再催三省道鎮至期進兵

爪探湖貴進兵日期

責成各世續臨陣

犒再御龍

行道鎮破酋殺計

行湖貴道鎮分定官兵信地

行湖貴二省照川中懸賞

令催安谷二司進兵

行高推官專督土兵

卷十

牌票

行令各道徑自料理軍中事務

行四兵道督催運夫

行川東道鎮中飭碁江軍情

行道鎮禁兵爭行運坐之法

行劉總兵截殺

行四兵道催兵糧

曉諭進兵

平播全書 目錄

平播全書 目錄

- 查動銀兩招撫投降苗寨
- 行劉帥防賊衝突
- 行安州臣一意進兵
- 再催各路進兵
- 申定銜銜賞賚
- 獎總兵劉挺首捷併催兩省進兵
- 禁軍兵不許執指運夫
- 督勵運餉官夫
- 催總兵劉挺進兵
- 催督安州臣進兵
- 申諭兵將
- 行五分守動倉穀碾米
- 獎賞克洞官兵
- 催各路進兵
- 查通省庫銀解充軍餉行守巡道
- 行湖北道運糧
- 再催碁南進兵
- 催永甯合江進兵
- 催進兵
- 催湖貴進兵
- 布散賞格
- 催南川進兵
- 催永甯進兵
- 查合永二路兵情
- 再催湖貴進兵
- 催偏橋龍泉興隆進兵
- 告示發總兵劉挺
- 催安州臣進兵
- 催永甯路進兵
- 勸務農業禁兵騷擾

平播全書 目錄

二〇

平播全書 目錄

- 再催南川路進兵
- 行總兵陳璘由白泥進兵
- 催總兵劉挺進兵
- 行湖廣催餉究革管糧通判
- 再催湖貴進兵
- 俘獲賞格
- 賈成其年王繼先於本地方護餉
- 委黃通判管偏橋糧運行督餉道
- 催彭元錦進兵
- 獎馬千乘
- 獎戒陳璘李應祥二總兵
- 催龍泉進兵行思石道
- 催碁水進兵
- 再催各路進兵
- 行擊劉效節楊惟中
- 再禁殺降
- 獎賞破桑木關官兵
- 再催碁路進兵
- 以地畝稅糧派軍餉
- 以丁糧派夫價
- 催總兵劉挺進兵
- 催各路進兵
- 再催各路進兵
- 再催永甯進兵
- 行龍泉路官兵相機戰守
- 申飭龍泉招降報功奸弊
- 碁江路糧餉不繼行擊參將麻鎮
- 論催永甯進兵
- 催永甯兵
- 詰責安州臣

平播全書 目錄

二三

二三

行重慶府發銀賞龍泉功

催恭永二路進兵

催湖北道運糧

給施州衛指揮唐一麒加銜割付

賈水西進兵

行獎安縣臣兄弟

行守下南道督夫

催湖省道鎮會兵擄巢

行監軍道獎賞破關

中飭軍中匿婦人

卷十一

牌票

修恭江衙門候親征駐劄

黔路乏糧行餉道

獎賞水西鎮雄官兵

催彭元錦進兵

行道鎮禁納降縱賊

催各路齊心擄巢

行巡下東道改道運餉

行陳李二總鎮合營進攻

詰責劉總兵協力殺賊

行陳李二總兵防賊逃入九股

行各路會合舉事

發陸官空劄

行道鎮協力進剿

催合江餉米行巡下南道

行守東道監軍

行守東道督餉

分布四面攻圍

行總兵劉縉進兵

再催破圍

行各路報功級不得過一日

行各道查殺功次

柄牌催兵攻圍

再催各路攻圍

查奔兵私相兌糧

行令水西絕私用命

催陳李二總兵入關

行水西兵不得全占圍後

令降民復業

行道鎮攻圍勿准詐降

再催攻圍

營中禁約

委中軍官監督攻圍

查水西通賊

查賊詐死趨兵擄巢

催解各路中軍官

行守東二監軍查逆賊身死攻圍擄巢

革吳廣職銜

查議逆糧撤兵行守東二監軍道

再申飭殺賊

再催攻圍

攻圍條件

行湖貴鎮道申飭移示條款

禁取破圍財物

查革蔡知府監紀

獎總兵劉縉

催總兵陳璘攻圍

再行分地攻圍

行三省監軍攻圍招降

查妄報功

開計中飭

中飭輪攻日期

破賊厭鎮法

策勵吳廣勿輒借口乏糧

查妄報功

行畢節道退兵攻圍

用計破圍

行造益元散發營井中途安

稽查餉米

選鋒破圍

中飭監紀職掌

行周圍柱領兵守播

委守東道綜理善後

歸銅鼎銘文發各土司

立銅標

行高推官賑恤降民

查處獻俘銀兩

發還吳總兵解獻銀器

止陳總兵追獻銀物

發回陳總兵解獻銀器

卷十二

書札

內閣沈二相公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田東翁大司馬

郭青螺中丞

又

內閣沈二相公

莫副使容

平播全書 目錄

二

重慶府

陝西各邊督撫諸公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莫副使

又

蔡副使守恩

陳輔台中丞

莫副使

王晴江中丞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又

支商亭中丞

劉總兵

來副使三聘

劉總兵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曾景默中丞

詹參政啓東

萬總兵

來莫二副使 萬總兵

徐僉事仲佳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來副使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吏兵二科

莫副使

又

萬總兵

莫副使

萬總兵

平播全書 目錄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職方 兵科
少司空趙甯宇公
來副使

又

萬總兵 來莫二副使
內閣沈二相公 楊后翁大司空 工科
萬總兵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來副使

劉參議一和

又

李參政維禎

來副使

又

莫副使

李副使廷謨

田東翁大司馬

莫副使

萬總兵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來副使

劉參議

來副使

洪副使澄源

劉參議

楊小林少司馬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科道

張監軍棟

劉總兵 來莫二副使

平播全書 目錄

劉參議
徐僉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徐理齋中丞
張監軍

楊濟寰中丞

劉參議

徐僉事

支簡亭中丞

史副使

劉參議 莫副使

史副使

劉總兵

易按察使登瀛

楊監軍寅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徐僉事

來副使

張監軍

沈按察使季文

楊監軍

史副使

又

盧副使泮

郭青螺中丞

又

沈按察使

支簡亭 郭青螺二中丞

沈按察使

張參政文耀

平播全書 目錄

平播全書 目錄

三六

平播全書 目錄

三八

徐僉事

來副使

劉參議

董總兵

魏參議養蒙

郭青螺中丞

又

陳總兵璘

楊監軍

田東翁大司馬

內閣沈二相公

少司空趙甯字公

湖貴撫院監軍總兵守巡四川監軍總兵守巡

楊監軍

張監軍

陳總兵

支簡亭中丞

諭副總兵曹希彬

塘報書

支簡亭中丞

貴州張監軍存意

郭青螺中丞

劉總兵

陳總兵

沈按察使

史副使

高推官折枝

內閣沈二相公

卷十三

札

平播全書 目錄

七〇三

三七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思南陸知府銘

沈按察使

陳總兵

高推官

李總兵應祥

陳總兵

童總兵元鎮

高推官

諭遊擊王之翰

諭參將吳文傑

徐僉事

謝監軍 劉參議

徐僉事

湖廣胡魏二監軍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總兵

郭青螺中丞

宋芳麓按院

陳總兵

劉總兵

馬湖蔡知府宗憲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陳總兵

劉參議

謝監軍

劉參議

劉總兵

徐僉事

郭青螺中丞

平播全書 目錄

三九

支簡亭中丞
 劉總兵
 史副使
 內閣沈相公
 郭青螺中丞
 雙流知縣鄧宏烈
 江津知縣陳大經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總兵
 吳總兵
 路副使雲龍
 劉參議
 又
 劉總兵
 陳副使與相
 楊監軍
 張參政 三道同此
 謝監軍
 湖廣川南道鎮
 諭水西漢把陳恩
 諭水順司宜恩彭元錦
 蔡知府
 郭青螺中丞
 支簡亭中丞
 劉參議
 劉總兵
 高推官
 貴州張監軍
 劉總兵
 貴州三司

史副使
 劉參議
 劉總兵
 劉參議
 徐僉事
 吳總兵
 劉總兵
 吳總兵
 高推官
 劉總兵
 陳總兵
 支簡亭中丞
 洪副使
 張參政
 劉參議
 三省鎮道
 郭青螺中丞
 張同知
 張參政
 蔡知府
 楊監軍
 張監軍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謝監軍
 張監軍
 劉總兵
 張同知
 高推官
 張監軍

平播全書 目錄

謝監軍
劉總兵
三省鎮道
魏監軍
貴州撫道
謝監軍
高推官
李修吾中丞
戴鳳岐制府
劉總兵
諭坐營都司周敦吉
蔡知府
貴州張監軍
吳總兵
郭青螺中丞
吳總兵
劉總兵
謝張二監軍
高推官 馬總兵
劉參議
張參政
諭副總兵曹希彬
吳總兵
張同知
汪登原中丞
劉參議
楊監軍 董總兵
吳總兵
張監軍
徐僉事
平播全書 目錄

四四

四五

平播全書 目錄

陳總兵
張監軍
吳總兵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謝監軍
吳總兵
劉參議
高推官
謝監軍
支簡亭中丞
張監軍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蔡知府
李總兵
魏監軍
史副使
楊監軍
張監軍
李總兵
張監軍
劉總兵
楊監軍
洪副使
魏監軍
詹副使
梅參議
劉參議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貴甯道梅參議國樞
平播全書 目錄

四六

四七

楊監軍

宋芳範侍御

郭青螺中丞 宋芳範侍御

史副使 劉參議

趙州同

史副使

又

楊監軍 洪副使

卷十四

書札

吳總兵

鄧知縣

劉總兵 史同知朝貞

吳總兵

劉參議

張監軍

陳總兵

劉參議

又

熊參議字奇

張參政

分巡武昌道馮僉事應京

總兵 監軍 監紀

魏監軍

吳總兵

史同知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詹參政

陳總兵

平播全書 目錄

謝監軍 吳總兵 趙州同

劉總兵

史同知

楊監軍

劉參議

張監軍

陳總兵 魏監軍

張參政

馬總兵 高推官

文簡亭中丞

史同知

高推官

郭青螺中丞

史同知

張同知

蔡知府

吳總兵

劉參議

高推官

劉總兵 史同知

張監軍

魏監軍

劉參議

陳總兵

辰常兵備道王副使應霖

史同知

洪副使

劉總兵

詹參政

史同知

平播全書 目錄

張按察使梯
 梅參議
 總兵 監軍
 郭青螺中丞
 梅同知
 張監軍 張按察使
 史副使
 沈按察使
 魏監軍
 內開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又
 江續石中丞
 劉參議
 張按察使
 張監軍
 監軍道
 吳總兵
 劉總兵
 諭宣慰安疆臣
 陳毓臺中丞
 蔡知府
 張監軍
 劉總兵
 謝監軍
 蔡知府
 三省鎮道
 張監軍
 易按察使
 吳總兵
 張參政
 平播全書 目錄

江續石中丞
 監軍道 張按察使
 謝監軍
 劉參議
 洪副使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張監軍
 沈按察使
 史副使
 張按察使
 鄧知縣
 張按察使
 劉總兵
 史副使
 張監軍
 陳總兵
 高推官
 張監軍 張按察使
 謝監軍
 內開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又
 張按察使
 沈按察使
 楊監軍
 史副使
 張按察使
 劉參議 徐僉事
 張按察使 六監軍
 陳總兵
 劉參議
 平播全書 目錄

蔡知府

內閣沈二相公 兵科 職方

謝監軍

張按察使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胡魏二監軍

湖貴撫按

郭青螺中丞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思仁道陳副使

李次翁大司馬 賈谷容楊小林二少司馬 徐理齋王晴江汪登原劉用齋劉右川會景默六

中丞

胡監軍

又

史副使

卷十五

批詳一百八十二則

祭文三首

八三七

平播全書卷一

明 長垣李化龍著

奏議

報到任疏

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化龍謹奏
 為到任事。臣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奉旨。在籍養病。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二
 十八日。准吏部咨。為欽奉聖旨。事。四川巡撫員缺。比照兩廣事例。改銜總督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軍務。兼
 理糧餉。該本部等衙門會推疏名。類請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四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
 撫四川地方。寫救與他。欽此。備查。到臣。臣望闕焚香。叩頭謝恩。訖。續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久病庸臣。驟膺
 新命。懇乞天恩。俯容辭免。以安分義。以重地方。事。奉聖旨。西方有事。特設督撫。李化龍。著兼程前去。到任
 管事。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為發會殘暴無忌等事。奉聖旨。楊應龍。輒敢糾苗殺官。好生悖
 逆。可惡。著即催督撫李化龍。郭子章。及劉挺。著遵旨。一併星馳到任。調兵進剿。不許延緩。滋亂。除俱依擬
 行。欽此。又准兵部咨。為播苗大殺官兵。飛報緊急軍情等事。奉聖旨。是。這叛苗。鬧劫。事情。著該撫按嚴勒

具奏。李化龍并郭子章、爾部裏馬、上差人催他到任。俱限於五月內接管行事。欽此。又准吏部移送新
 救得一道。關防一顆到臣。臣接領欽遵。兼程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入四川境。隨准前任巡撫右都御史
 史諱希思咨送原領符驗關防。卷到臣。接管行事。除舊關防一顆另疏奏繳外。為照臣化龍才術淺
 品格下中。文不足以經邦。武不足以定亂。況當病廢。已分沈淪。過蒙皇上收之泥塗之中。授以節鉞之寄。
 任兼督撫。舉軍民夷虜。悉聽指揮。地盡西南。總已蜀楚黔。咸歸統馭。龍榮若此。報稱謂何。臣敢不勉效忠
 貞。力圖建豎。民力竭矣。必嘯枯起仆。拯萬姓之疢。須臾氣宣。息三藩之氛。莫封疆於萬
 里。釋宵旰於九重。此臣所以報皇上而酬恩遇之職分也。臣無任感戴激切屏營之至。除應行事宜。陸續
 料理陳請外。所有到任接管行事日期。合行奏報。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張顯恩齎捧護具奏。奉聖旨該
 部知道。

請設中軍疏

題為循例請設兵將以重軍機。以資戰守事。臣本書生。不習軍旅。頃因西方有事。皇上特設總督。俾兼三
 省軍務。過探廷推。起臣於田間而任之。控辭不獲。且奉嚴旨。臣惟人臣之義。事不避難。遂冒冒攝家。兼程
 抵任。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入境。交代受事。六月初十日至省城。延見吏民。臣畿內人也。去蜀遠在四五千
 里。不知蜀事。入其地。乃知蜀蓋險安弛備之國。自開創以至於今。非一日之積也。其中沃野千里。四面皆
 深山。土司環而居之。蜀故無兵將。止借土司為兵將。諸凡征討。止調土司。此輩有忠順者。有桀驁者。甚至
 熟知內地虛實。肆然驕蹇。不奉漢法。至與官兵相抗。則今日播州是已。夫居重馭輕。王道之經。尾大不掉。
 立國所忌。假令鎮城有主兵一二枝。諸所征調。不倚土司。未必至是。故鎮城之應設兵將。自昔已然。不獨
 今也。今臣業已為總督。兼三省。又當多事用兵之際。兵將之設。尤不容已。查得各邊總督。俱有中軍官。
 傳宣。以副總兵為之。又有標兵二三枝。備調遣。以遊擊領之。臣今事任相同。相應照例設立中軍副
 總兵一員。領兵遊擊二員。聽兵部銓除。標兵二枝。各三千。聽臣於本省及別省召募。臣又查得各邊督撫。
 俱有欽頒令旗令牌。以便行事。今蜀中巡撫衙門。舊有符驗一道。令旗十二杆。令牌十二面。但原係欽頒
 巡撫收掌者。臣衙門既已改設。旗牌亦宜另給。以新耳目。以重責成。臣又查得先年總督那珩。所領收書
 內。云如川貴兵力不敷。即將湖廣土漢兵。就近調取。其浙江福建雲南兵將。俱聽調遣。殺及近日兵部
 覆請貴州總兵事任。亦奉旨雲南廣西一體應援。今湖廣已為臣屬。應得徑行調遣。其浙江福建雲
 南廣西。原未議及。但浙福兵雄天下。雲廣壤地相比。必須並得調遣。乃便行事。亦應照前申明。至於陝西
 一帶。各邊俱係勁兵。又去蜀最近。雖禦虜事重。而防秋有時。備此中夷情重。大兵力不敷。亦容臣與各邊
 督撫酌量銜緩。就近借調一二枝。則力逸功倍。又與彼地防守。不大相妨。亦應預行申明。以便酌調。取
 又山東有召募南兵原為防倭。今苦於難散。正在戍守。若借以防播。尤為兩便。以上事宜。通應題請。伏乞
 敕下兵部查議。如果可行。乞賜覆請。將臣標下銓除中軍副總兵一員。領兵遊擊二員。俱以熟練勇
 敢。知兵將官為之。浙江福建雲南廣西將領。及土漢官兵。容臣酌量事勢緩急。量行調取。文到之日。所司

即行遣發。山東及陝西一帶。亦得借調。臣臨時定與各件撫計議相應。必不敢虛彼實此。其新設官軍。應
 給廩糧公費之類。容臣查例。行布政司支給。各兵應用餉銀。容臣查川湖二省。應動錢糧動支。一面奏聞。
 不足之數。另行陳請議處。再乞內府製造符驗一道。令旗十杆。令牌十面。頒發臣收掌應用。先年巡撫所
 收旗牌。另行奏繳。再照軍與之際。不時差人。原有勘合火牌。見在不多。亦行該部。再給大勘合四十道。小
 勘合六十道。火牌八十張。通前用完。再請。統乞敕下該部覆請行臣。遵照施行。緣係循例請設兵將。以重
 事權。以資戰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護具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
 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備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錢糧等項。都依擬行。軍旅重
 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願而因循。虛假。各鎮亦宜用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資。沐潯等。都馬上行文
 與他。每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練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

報播會屯兵疏

題為土酋糾領苗兵劫掠內地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為急報夷
 情事。六月初八日。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卑職赴變廠交木。行至涪州。於五月二十四日。准房遊擊
 手本。據播州逃出。蔡民趙明口報。楊龍龍點戈甲。分付苗兵。收拾飯米草把。聲言要打綦南等處。又據
 松坎民張楡。亦報同前事。煩請回縣計議等情。於三十日回縣。本日據驛丞杜連雲申稱。播目張漢清。已
 於二十八日。割兵松坎。令各地方速備乾糧。候本司刻下調用。又據松坎民張倫報稱。關外發出苗
 兵十餘萬。四下潛伏。要乘內兵未齊之時。拚命來戰。六月初一日。又據驛丞杜連雲齎播文二角。一申兵
 巡道。一申本縣。拆看內稱。苗兵之出。無他意也。止欲開我地界。取我叛奴等情。申報到府。又准房遊擊手
 本。為夷情事。本年五月三十日。據安穩驛丞杜連雲報稱。本月二十八日。播州坐寨張漢清。提調郭俊。領
 兵割營地名苗兒坪。稱言前來尋取播州奴。令狐培。并逃出投民。各軍在彼住割等語。塘報間六月初
 一日。又據偵探陳士玄等報稱。三元壩割兵二大營。相離安穩五十里等情。到營。看得楊會狡詐百端。陽
 為尋取離民。陰懷搶掠地方。其謀為不軌者。雖未可量。而效前取袁子升之故。智必矣。前後割兵三營。欲
 領兵前去拒堵。約我兵二千餘名。又綦江通播道路數處。不惟募不敵。且慮顧此失彼。即日統兵四壩
 口舊營處所。割兵防範外。所有應調官兵。速發下營。立候分布等因。塘報到道。該本道一而差
 人齎牌。諭會福福責令撤兵。一而移文房遊擊會果。入犯。整兵拒堵。彼若止割營播地。我兵不得輕進。去
 後。看得會狡狡狡。今此之來。果謀先發。制人未可知。果止威力。我未可知。我兵在綦者。不滿三千。南
 川止於六百。江津止於四百。彼若全力攻我。約苗兵可得二萬。衆寡不敵。既已可慮。會之悖逆如此。已如
 火將燎原。若非急行調集。披髮纓冠而往。尤恐後時。今日之事。真所謂時刻不容再緩。因六月十一日。
 又據該道呈。為夷勢猖獗。請兵應援事。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本月初三日。據丁山里民高仕偉。李
 漢。煽民李萬瑞。安穩驛丞杜連雲報稱。楊會發兵萬餘。一營割安穩壩。一營割苗兒坪。一營割點脚壩。地
 方居民。罄盡逃散。牛馬財貨。悉意搶掠。聲言不日攻打綦江等情。到縣。請乞速發新召萬縣精兵下縣。以

備應援等因。又據該縣申稱，本月初三日申時，據偵探操兵向朝祿等回稱，播會統兵萬餘，直攻趕水地方。遂河卸卸民房，搭簾渡過，居民空境而逃等情到縣。看趕水離縣五十里，半日可到。房遊擊欲出兵堵截，慮城無兵，難以堅守，暫割營城下。所有應援官兵，懇乞速發，以救然眉等因。據此，除萬縣兵并府城兵，共八百名，行張良賢領發外，合行飛報等因。到道，查得綦江縣城，一日至趕水，由趕水一日至安穩，出安穩即播州界。此乃往婁山關大路，又自播州山小路，不由安穩，即可抵趕水。本道向恐兵屯安穩，播苗潛割趕水，扼我咽喉。故議房遊擊暫駐綦江縣，今播兵敢於直入趕水，此乃內地，非播州界矣。此係狂逞公然叛逆，何辭自解。乞賜調兵遣將前往救援等因。六月十二日，又據該道呈為飛報夷情事。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本月初三日三鼓時分，據鄧坎村黨正李芳等走報，本月初三日早，楊應龍差婁國婁政等，統苗數千餘，馬兵百餘，至鄧坎村安穩關割住。聞言欲打劫鄧坎并南川等情到縣。看係楊會乘虛為亂，劫虜地方。本縣雖有官兵六百，但衆寡不敵。乞發兵將督勦，以救然眉等因。又據防禦南川指揮唐宗輝報稱，相同。行間又據綦江縣申為夷苗劫掠官民事。本月初四日，據巡檢黎廣元申稱，初三日辰時，忽被苗兵數百人，一湧到鎮，驚散居民男婦牛馬財物，任意殺虜。將本司衙舍盡行打毀等情。又據驛丞李時明申稱，附驛居民，聞播兵割營趕水，觀音寺橫行劫掠，盡已逃避。卑職家眷驚惶涕泣，亦避對河杜會家等情。本日聞報後，房遊擊親率兵至黃金坪地方，各苗亦退止趕水，不敢前來。卑縣看得逆會自擬必死，不憚捐生。且兵衆力強，一時難推其鋒。而居民又畏會如虎，不能立足。事干地方大變等因。到道，看播苗敢於狂逞，既親統大兵，擾我綦江，而又以偏師分犯南川劫掠，居民牛豬倉穀，皆為所有。公然反叛，難以再宥。乞賜選將召兵前來應援等因。同日又據遊擊房嘉龍塘報，內稱，會兵割營安穩等處，楊應龍父子已出點腳，分撥各兵攻打綦江地名鹽井河、安穩等處，俱被燒劫。牛馬穀石盡劫，人口俱逃。又稱張樣等領兵已入趕水，巡檢居民逃走。卑職親督丁兵前去魚潭河截殺外，乞速發兵救援等情。同日又據彼馬瀘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為地方事，准建武遊擊楊敏政手本，據坐鎮五畝堡指揮王繼祖報稱，六月初七日卯時，聞夷地統營隨偵探軍兵走報，播夷萬餘出大魚灣，在斫木找筏渡水。去堡未及半日等情。又據該堡領兵官吳萬祿報稱，下赤水夷日袁年吐稱，楊應龍果往綦江，差趙總營帶軍三四百將火牌說帖，仰丁山赤水仁懷等處取兵，割磨刀溪講說開路。既不拆堡退兵，楊應龍親帶人馬打入合江，僥死不免一遭。今趙總營果到等口等情。又據袁年中報前情相同。及抄牌報到，除行各官兵加謹隄防外，合行呈報等因。十四日又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婁國督苗數千到鄧坎村，至初五日打劫居民。有邊勇鄉兵截殺，斬獲苗頭一顆。餘逃五里割營等情。十七日又據遊擊房嘉龍塘報，本月初八日據偵探家丁報稱，楊會發兵割住地名母渡三溪十三營，約兵八九千。見在劫掠鄉民。卑職當同張良賢率兵前去堵截。果見割營是實，欲渡無船，與之隔河對敵。當時統敵打死射中數多，拒敵至晚。次日恐會分兵侵縣內，留家丁三十名，軍兵二百名，設伏坐塘。餘兵帶回入綦江計議。刷船截殺。隨據家丁百總張喜等報稱，賊見播兵百餘，山上流來圍我兵，掠過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類生擒五名。其餘奔山入等等

平播全書 卷一

七

四十八日，又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播苗於初七日劫東鄉村，被兵敵殺，斬獲苗頭四顆等因。同日又據遊擊楊敏政呈據永鎮堡百戶張承宗報稱，楊應龍差陳提調，前至等口王繼先調兵一千。又於備深調一手，并起赤水等處，欲攻五畝堡。馬街子等情。又據指揮王繼祖報稱，播兵在地名龍門里割有四營。陸續添增，其數難約。鄉兵保甲，聞會勢大，俱願送父母妻子，家家盡移。十一日播兵在磨刀溪對山立營。要講播界情由。又據楊應龍差苗兵投遞手書到，職看得楊應龍統苗為害，假投手書，計在緩兵。奸究莫測等因。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本月十二日，據新府居民陳希忠、張之俊、趙可元等回稱，楊會帶兵六萬，親割一大營在官場。其餘俱散割在三溪母渡小河堡等處。日則縱苗搶劫，夜則各收本營。虜去人口，老弱者令其守營，少壯者令其殺運。婦女任從姦淫，不從者當時殺死。營內豎立大黃旗一面，上書擒亡勦叛，又小旗五面，招諭苗民，有歸降者，即免勦殺等情。到縣，看逆會所為，不止虎噬一方，直欲鯨吞全蜀。且綦邑乃會第一層門出路，把截不謹，縱之出柙，勢必難禦等情。到府，除行各土司備兵聽調外，事在然眉。合行轉報等因。十九日又據彼瀘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准遊擊楊敏政手本報稱，十三日亥時，據五畝堡指揮王繼祖，把守官劉海等揭報，本日午時官兵於界上與夷會講，說稱要將各處官兵撤回。又要楊遊擊回書，如無回書，要割合江殺食用。等調兵齊打至合江，少不得是這一遭。又據哨報，隊長奚老三稱，本日卯時入袁年營哨，看見上下夷兵，割八箇大營，不知其數。午時與播目陳世賢等至磨刀溪橋上會講，他說五畝堡是我家放馬場，毗盧寺是我家佛堂。馬街子是我口口。惟江北總是你合江地方等語。看得各有藉口，索書撤兵，拆堡為言。漸次添兵，恐意在內犯。且各堡官兵，又奉明文調發松潘防虜，各兵心愈懈武等情。到道，除行堅壁清野，慎加防堵外，合行通報等因。同日又據合江縣申，據指揮王繼祖報前情相同。及稱卑縣兵力單弱，建武馬湖諸兵，萬總鎮又調建武兵往松潘。彼此益搖乞速止之，以保城池等因。二十一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據南川縣防禦指揮唐宗輝申，准南川縣手本，據快手徐潤報稱，婁國領兵千餘，破劫東鄉村。卑職於初八日領兵前去堵截。初九日彼先發苗兵百餘，過河前來劫殺。至午時各官兵奮勇截殺，斬級二十二顆。彼苗復追各兵，黑夜難敵。將首級盡棄。止獲五功。被苗虜去人口數十餘名等因。又據房遊擊塘報，六月初六日，擒獲播苗袁志剛、郭林審。據吐稱，楊應龍說，如今朝廷不容我，只得捨命出綦江，拚著做。當時他妻子勸留不住，擊刀斫殺楊朝棟。分兵二萬往貴州地方去了。楊應龍於前月十七日，點兵六萬，分爲三路。一路張漢清、張樣、陸罕、郭俊，領兵由松坎出苗兒坪安穩，趕水一路。婁國領兵由婁家里出真州，一路楊應龍親領兵出點腳壩。楊燕塘丁山老馬寨，約至插旗山會合。連日天雨水隔，楊應龍沿路行不得。復回苗兒坪。我每撞過家兵擒擊。其餘苗兵渡河奔走插旗山等處。楊應龍到齊，先講地方事。後擄殺等情。又據綦江縣申報，六月初六日，據扶歡堡鄉勇李仕孝等，擊獲播苗王尙邦、陳守兵到縣。審據供稱，楊應龍已親自統兵數萬，在於苗兒岡割七營。趕水割七營。又於插旗山母渡等處割營。放言要即日統兵到縣，與房遊擊講話。是本縣查得插旗山母渡，止離縣二十五里。即時可到。今會猖狂，捨命而來。居民驚惶星散。內兵力寡難敵。危急在於斯

平播全書 卷一

九

須等因。又據南川縣申報，據指揮唐宗舜報稱：楊應龍差苗兵數千，馬兵二百餘，前來東鄉村住劄。聞言欲劫東鄉南川等情，看得東鄉去縣不滿二十餘里，今播苗猖獗，意欲乘虛為亂，但兵不滿六百，勢處危急等因。又據江津縣申報：六月初七日，據分溪等里黨正陶榮等報稱：探得楊苗來提頭目楊其母柱各處，目把督苗數萬，出劫綦江江津合江。未知來否。本縣城牆，因水泛衝頽，今暫立柵欄，一面修築。今報夷情，民心倉皇等因。又據重慶府申報：六月十五日，據綦江縣申報：本月十三日，據扶歡堡被害居民霍良用、詹天辰等報稱：楊苗見內兵出戰，復加兵到營，盡將民房拆卸，脩立大營，又發牌到州取兵四萬，立意圍城。見今殺死居民老幼男婦，堆屍滿野，流血成河。江內日夜漂出男婦屍身，不計其數。情慘冤極等情。到縣，看得苗勢日猖，苗兵日加殺戮，無辜赤子，四野號哀。莫能救援，恐孤城兵寡餉盡，一旦危急，噫麟莫及等因。到府，查得綦江五里、上三里、鄰播俱被播苗劫殺。本府城外大江漂流死屍，日有百餘。有無頭者，有無手足者，有大小三二人拴繫一處者，無辜赤子，遭兇會毒手，彼者豈縱之使然耶。曾於三溪河外，多割空營，又使苗呼房遊擊而罵之。此多方以誘之計也。除移書房遊擊鎮守外，應調之兵，應發之餉，應遣之將，宜及時施行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楊苗之初欲出兵也，其妻田氏與幼子環侍泣諫不從。甚欲拔刀斫殺，此其兇心狂逞為何如者。今兵入內地，號稱六萬，雖係虛聲，然二三萬，乃其力所能辦者。大營割於苗兒岡，猶曰播地，乃一營割於趕水，則入綦江界一日，已在百里之內矣。又分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吾方以文告緩彼，而彼即以中文誤我。此其包藏禍心，真為巨測。又查曾自五月二十七日已到苗兒岡，今二十餘日無所進攻者，其意欲以遊騎零兵，誘房遊擊深入而取之。一也。又素聞我兵將善射敢戰，彼恐一戰而敗，各苗瓦解，故為持重不發。二也。總之非愛我而不攻也。然綦江之危，已如累卵矣。必添兵二千，割於離城十餘里，以為犄角。又南川添兵一千，割於鄧坎村。江津必添兵一千，割於張市堡。庶三縣可保無虞。不然，一縣失守，川東震驚。此莫大之禍也。又查苗之初至也，不殺一人，本道猶冀其悔禍。今則縱苗兵於村落四出，村民得逃者，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矣。不及逃者，皆為苗所俘獲。從之者，令其搬運劫掠之物入播，不從者殺之。所得婦女，恣苗奸淫。從者驅之入播，不從者亦殺之。皆投諸溪流。今屍流府城大江而下者，相續哀哀赤子，皆內地數十年休養而生聚者。何罪何辜，生者驅逐，不異犬雞。死者斬艾，如同草菅也。又令苗兵殺掠村民米穀布匹牛豬等物，十室十空。拒閉者縱火焚之，自來酷暴。未有如曾我兵雖有三千，而曾兵十倍之。戰則懼於殺沒，守則坐於塗炭。非大發援兵，恐噓聲難及等因。各陸續呈報到臣，為照播苗恃其地利之險，兵力之強，玩侮中朝，蓄志欲逞久矣。年來假以擒擊叛奴，一犯合江，再犯綦江，殺戮之慘，節節奏報。然猶未敢悉師以出也。自覆沒黔兵之後，益復長其雄心，公然猖獗。統兵內犯，恣行殺戮。尚且增兵未已，莫略其終。而內地承平日久，武備疏闕。臣以五月二十七日入境，曾業以五月二十八日到邊。比入省城，警報勞午。目前兵將無可調發。會總兵萬整、自松潘來見臣議秋防事，臣乃遣令急走重慶一帶防禦。又調發各士漢兵可二萬，令分布防守。第道里遙遠，難以倏集。縱令一呼而至，烏合之衆，僅足自守。無言戰矣。重慶所屬縣分如綦江、合江、南川、江津等處，處處通

播處無備。即近日議設防兵，綦江止二千四百，合江止一千二百，乃綦江雖已報完，合江猶然未募。日來告急之使，不絕於途。臣多方徵調，如塞漏卮，東拆西補，始足乘障。蓋避方絕微，法地人玩，所從來矣。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內地所以待者，若此，何怪其橫行無忌也。至於劉綎身為大將，奉有嚴旨，令與臣暨郭子章俱五月視事，乃臣等俱如期至，而綎且至今不知所在。縱有請告一節，得旨之後，兼程過發，今亦當至。彼日馳數百里，黃柑道撤離者，獨何人哉。綎久在行間，其自處當不後於前人。或未知蜀急若此，耳除臣一面申明軍令，嚴督兵將，相機戰守，及於本處，及近省召募徵調增兵防禦，嗣有急息，陸續再報外，伏乞敕下兵部查議，將臣前疏所請設兵將事，急行議覆，以便調度。總兵劉綎、馬上差人催促速到，無令萬整獨當其難。且誤防虜，庶夷患不深。地方事尚可圖矣。緣係土酋糾領苗兵，劫掠內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嘉諫齎請旨。奉聖旨：兵部便看了來說。本部覆奉聖旨：楊應龍罪惡多端，朝廷念其先世恭順，姑准贖死。乃敢逆天背恩，屢次狂逞。今又公然領兵內地，罪不容誅。且彼處撫鎮文武等官，何故任其竊發，不早偵探，原議招兵，何故至今未備，欺蔽玩縱。莫此為甚。該科便參看了來。你部要即馬上差人，著李化龍嚴督所司，慎加防禦，准便宜行事。不許有誤機事。一面速行料理兵食應付。其劉綎世受國恩，又今彼功在邇，特寄重任，待之不薄。何為遷延逗留，不為朝廷盡力，使馬上嚴催他去。若有別情，著他早奏將來。毋致誤事。不便。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吏部就就近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

報播苗陷城疏

題為急報播苗陷城殺將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稱：本月二十二日卯時，據綦江縣塘報：本月二十日房遊擊張良賢與播兵城下一戰，播兵死者有數十人，家兵死者八人。張良賢被圍七層，幸殺出。二十一日播兵割營在城口內，兵俱收在城上，互相抵敵。本日楊應龍傳令箭一枝，要速發本頭何邦卿等六十餘名，如一名不發，立至滿城塗炭。危在頃刻。乞速救援等因。二十七日，又據總兵萬整報稱：本職於本月二十一日到重慶。二十二日寅時，據塘報前情相同。及稱本日申時，據防守兵阿位陳天宮報稱：二十一日天明時，楊應龍督率苗兵數萬，攻圍城池。房遊擊被火藥燒傷。苗兵隨即上城，張良賢、胡守備、馬知縣，不知生死等情。到職，未委虛的。查實另報等因。同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據偵探軍兵李朝忠報稱：六月二十日，楊苗統兵八萬，從三路逼近綦江城。房遊擊張良賢分兵一千守城，以兵二千出敵，頗有斬獲。苗兵退去。至二十一日辰時，楊苗親統衆兵圍城。數市房遊擊於城上，親放火礮，誤入火藥桶內，燒死我兵數人。苗兵乘機蜂屯蟻聚上城。又於城內大戰。房遊擊張良賢督陣亡。守備胡汝雷、入水淹死。千戶等官，未知存亡。各兵馬損傷逃出。俟查明另報等因。通報到臣。查本月二十四日，據副使莫容呈：准房遊擊手本稱：探得播苗萬餘，屯割二十四營。聲言先打綦江。後到重慶。各將會議於十七日，令張良賢為先鋒，其餘官兵本營，隨為犄角。到苗東溪，撞遇播兵一處，對敵數陣，斬獲苗級一十二顆。追趕落水，死傷不計其數。又稱十九日播苗一湧到東溪街上，將各

民家小房去四十餘人，殺死八人，刀傷百餘人等因前來。隨牌行該道及總兵，叮囑各將領軍兵，今找防兵數少，寡難敵衆，惟宜堅壁固守，以待援兵。毋輕率解，爲敵所誘。如被圍城緊急，自當出奇制勝，務保萬全。去後，先經臣於六月十三等日，檄調龍安參將柴尙仁、雅黎遊擊吳文傑，并遣差旗牌官標兵等役，每日分投於通省敘州江安等府，鎮雄水富等土府，調集漢土軍兵，馳赴重慶，分布防援。一面行布政司動銀，分發州縣，糶穀碾米，運至重慶聽用。又經備將東南各道，并重慶綦江等府州縣，各節報楊督統兵入犯緣由，已於本月二十六日具疏題報。今據報到前因，爲照會自招撫以來，氣日驕，威日熾，假以擒擊逃奴爲名，鄰播一帶，被其毒，然向來止目把領兵以出耳，未嘗親統多兵，公然內犯也。即有搶虜，亦止橫行郊野，風雨飄忽，一飽即歸耳。未嘗攻城殺將，居然若一敵國也。乃今且入我嚴城，殺我驍將，兇威虐焰，不可嚮邇。豈天有意稔其惡，而然耶？臣一入省城，即聞警報，徵調四出，驛騎交錯，所發援兵，三萬有奇，乃道既阻，旆兵非素練，徒爾熱中，何能湊手。且徵兵之檄方行，破城之報已至。臣且奈之何哉。今重慶日告急矣。瀘州南川江津一帶，且震動矣。臣已中嚴各城，益備守具，以待援兵。顧全蜀兵力，已自可見，利鈍之數，尚不可知。即使借調他方，投袂而起，猶或可及。一有遷延，坐失機會，臣恐其爲報讎之師，而非救急之役也。襄府飲血，析骸易子，臣不敢不爲諸臣勉之。批亢搗虛，張疑設伏，臣不敢不與諸臣圖之。惟望皇上重念全蜀，亟賜拯救，救下兵部，將臣前疏所請，刻行調發，庶裨戰守。夫久病而當艾，亡羊而補牢，雖無補於前，尚有待於後行之稍遲，禍如發矢，不可追已。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除俟兵餉稍集，城殺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題請，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綦江失守，蜀事甚急，可憂。著總督率屬勦兵，相機防勦，不得仍蹈前人玩縱輕率等弊。合行事宜，作速奏來。陝西延綏甘肅浙江等兵，俱准如數調發。仍著揀選精銳，刻期赴援。軍火器械，給與隨營應用。各鎮官宜同心協濟，不得有分彼此。漢士諸兵到日，仍著劉綎提督，伊素稱忠勇，欲以功名表見，你部裏馬上再行諭催，著他奮身報國，延緩八衛兵還，再議來。餘俱依擬。

條議貴州移帥增府佐募苗兵疏

題爲貴州防危，敬陳安邊四策，以佐緩急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內，准兵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蕭重望題前事內開：一清尺籍，一議督鎮，一拓疆圍，一督積運。本部覆議：黔地彈丸之區，實通滇咽喉之路，乃今狂酋肆虐，事勢防危，以故慮周桑梓，策計安攘，除事隸別部者，聽其徑自議覆外，所有事關本部者，相應開列前件覆議，上請定奪等因。又准戶部咨：前事俱題奉欽依，備咨前來。除移文黔省撫臣，及通行貴州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查議去後，續據二司通詳，及撫臣移咨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理湖北川東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貴州古夜郎羅施之地，夷漢雜居，所宜因俗爲治，難盡以文法束縛之者。第事貴審時，勢須通變，當審時之會，則法網自宜闊疏，值助勤之秋，則綜理無嫌微密。今御史以事關桑梓，上言時宜，誠綱繆屬戶至

計。所有列款募苗兵，移大帥，更裨將，增府佐，與責成清查積逋錢糧等件，均屬目前急務。既經該省二司詳議允當，又該臣等覆查相同，應合照款開列前件議擬具題，伏乞敕下戶兵二部，再加查議。如果相應，覆議上請，行臣等轉行遵照施行。緣係貴州防危，敬陳安邊四策，以佐緩急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葉承嗣齎捧題請，謹此具奏。

計開

一清尺籍募苗兵。御史蕭重望，議謂貴州各衛所額軍脆怯，欲汰去老弱，旬補逃亡，又應責成各長官司，召募苗兵等因。本部覆議：應行總督撫按，著實清查，揀壯勇，汰老弱，務足原額，以備緩急。近日該省疏內，紅兵苗兵，臨敵潰損殆盡。今議召募，而復及於勸能恤勞，深得鼓舞之術，亦應併行督撫按官議處安當。應行者，徑行應奏請者，奏請。前件臣等看得清尺籍募苗兵一節，今貴州貴前黃平等二十衛所，額軍雖少，尚有十分之七。但各軍士，俱係洪武年間額充，至今子孫，相沿頂補，不惟老弱者不堪從征，即少壯者亦止備數。頃者飛練之役，衛軍半覆可鑒已。苗兵儘悍，堪以禦敵，但貴中司帑匱乏，所不足者募金耳。俟錢糧充足，當亟行召募，更加訓練，自可即戎，伏乞聖裁。

一議督鎮增將。吏議謂以總督改駐貴州，貴州巡撫撫蜀，使貴州總兵駐銅仁，清浪去銅仁甚近，要移銅仁守備於清浪，移清浪參將於銅仁，總兵專駐偏橋適中，及將普安守備改設參遊，宿以重兵，龍泉司爲思石要害，乞增設思石南府同知，駐劄該司等因。本部覆議：總督之設，先該科臣爲黔楚蜀地，里錯壤，而播界三省，黔爲彈丸之區，糧餉悉仰川湖。原議督臣平時駐劄四川上游，以便節制，有警，移駐鄰近，有事去處調度，則黔蜀皆得隨使駐節，及查總兵先年駐銅仁，爲苗賊出沒，今播思方殷，不妨量移，而清浪參將移駐銅仁，其控制苗夷，事權頗重，苟非加銜，曷隆體統。至若普安接軫滇南，改將增兵，勢固難已。龍泉爲思石要區，宜設協守府佐，但事體更張，不厭詳慎，應行總督撫按，悉心會議，妥當具奏，以憑覆議定奪。前件臣等看得總督設於四川，原係居重馭輕，部覆已明，無容再議。總兵始以防苗設於銅仁，今銅仁地方稍僻，輯甯偏橋播爲患方殷，委應將銅仁總兵移鎮偏橋，以重彈壓。清浪參將移駐銅仁，銅仁守備移於清浪，一轉移間，事體俱便。普安守備設於安莊，銜接填滇中夷苗錯雜，委應改設參將一員。第今防播爲急，應將銅仁參將，暫移興隆，普安參將，暫移新添，通候事定之日，仍回原鎮。見任普安守備趙大用，聽調別用。思石南府佐原少，委應增設府同知一員，駐劄龍泉，與思石守備協守，即以附近知州資俸相應者，降補查得士司吏目，半不到任，合無酌量裁革四員，少資俸薪，不足行該府於餘稅銀內另議，仍照四川建武安邊同知事例，頒降關防，以便中遠軍機。至總兵參將各官，救書通應更換，開成信地，責任行事，伏乞聖裁。

私意執拗，儘有未便，亦明白聲明具奏定奪。
前件臣等查得黔省本處備四衛，又屬於楚，永播烏鎮士司，又屬於蜀，似應劃歸黔中，以便控制。但今地方多故，一更改則彼此互相推諉，恐致誤事。俟當議之日，通行三省另議，伏乞聖裁。
一督積通，議謂貴州一省，每歲川湖協濟錢糧，在四川有司全完，而土司與湖省所屬節年未完數多等因。本部覆議，恭候命下移咨四川湖廣，各將每年協濟貴州糧銀，務要盡數催徵完解，儘仍前後時通負，經承各官，聽貴州撫按參治。如經收人等乾沒侵隱，領解員役在途遷延，依律究治，立限比追。
前件臣等查得貴州原額官軍募兵糧餉，議於川湖糧銀內支給，共銀六萬八千有奇。募兵錢糧按季支領，合省二十衛所，官軍應支糧餉，尚有半年未給者。有八九箇月未給者，祇因湖廣長衡郴等府州縣錢糧，節年拖欠銀六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有零。四川土司，在烏撒烏蒙東川等府，共欠二萬四千六百餘兩。在播翁楊應龍，共欠二萬三千五百餘兩。今應龍已無望矣，其餘拖欠地方，除臣等另文行催外，即使如數解足，僅可補支官軍與舊募兵之糧餉。今值地方多事，新募勁兵，必須增餉，如蒙允念黔省物力難支，乞照撫臣別疏所請，開廣等處准借庫銀三十萬兩，接濟軍餉，庶可支持。伏乞聖裁。奉聖旨：該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依擬行。

請留陝銀取雲南銀充餉疏

題為查復改解銀兩，接濟軍餉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照得川省每年協濟陝西軍餉銀一十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兩二錢，先是前院會題松潘防戍調將，口口經費不貲，議於前銀內自二十五年起每年留三萬兩在川防戍，止解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協濟陝中，業經部覆奉旨欽依遵行。二十七年三月內，戶部咨稱松潘防戍已息，取解原留銀三萬，照舊運陝。行司議稱防戍未退，將兵未撤，原留銀兩仍應再留等因存卷。今該本部院檢看，得前銀留用，專為防戍，防戍未回，將兵見在防守。該司照舊議留三萬兩，自是相應。第自今事勢，又異往昔，播苗內訌，破城屠將，東南一帶，處處應防。應募精兵，不啻數萬。所費餉銀，亟應預慮。今該司庫貯既無幾何，內帑又難輕議。所有摘解陝銀七萬，以本地之銀，留本地之用。自是事理之當然者。又查雲南先年兵興，節次借過餉銀四十萬兩。原議事解還，除先解十萬兩，以作採木支用。近又還十萬兩，以作四川協濟貴餉。仍有二十萬兩，未經解回。今川省多事，比之先日滇南，不啻數倍。即尋常尚應相借，況久借豈應不還。仰司會同按察司計議，防播官兵糧餉，與軍中應用製造火器衣甲買馬等項，大約用銀若干。該司庫貯堪充軍餉銀兩，有無足用。儘若不足，應於何項措處。陝西協濟銀兩，應否全留。雲南原借未還餉銀，應否取還。逐一議妥通詳，以憑會題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程正道會同按察司署印副使盧泮，看得云云等因到臣。查先准戶部咨前事內，稱四川布政司，每年協濟陝西四鎮軍餉銀一十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兩二錢。萬曆二十五年，該四川撫按題稱松潘召集官兵防戍，經費不貲。要將前銀內每年議留三萬兩，以充兵食於太倉。每年照數補解陝西，待事完照舊起解。該本部看川省房今已留前銀兩，須自二十七年起，仍解陝西接濟等因前來。備行該司查議。隨據回稱

松潘地方，切鄰北虜。近日住牧界外，窺伺內地。未嘗一日忘情於松。今年暮春，羣虜出沒，官兵擒斬一十五名。顯正控茲露刃之時，則此防守之兵，誰肯議撤一人。原留陝銀，乞仍留用等因。通詳前撫臣移咨間，茲以播事孔棘，牌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議照川省自有虜警以來，歲用錢糧，每多浮額。去先年無事之時，已迥異矣。加之採辦大木，設防播翁，通省庫藏，搜括一空。東那西湊，以應目前。且時下播思正殷，今自六月報警之後，日每調兵運餉，羽書交馳。以故防守漢土官兵，所支本折，與買備糧製器買馬諸費更繁。該司只得於正項內借支應用。蓋事端初起，已若此矣。查得甯夏朝鮮用兵費，內帑至五百萬。今川省用兵，不減二處。祇因內帑空乏，尚未敢分毫議及。若本地之銀，又供他餉。目前經用，恐何取給。即曰陝西額餉，不容短少。然今無事地方，尚可搜補。即如各處之兵，移調川省，則原設餉銀，自可別用。通融接濟，在一查覈之間耳。蓋今日之他省，即昔日之四川。而今日之四川，即常日之陝西。此理甚明。據議協濟陝省前銀，委應暫留。至於滇南原借蜀川銀兩，除已還與解貴州抵川協濟之數外，尚有二十萬兩未還。今滇南甯靜，別無他費，即不敢望分外借給。亦自應償還原數。不然，我有事則資之以圖功，彼有事則置之於度外。無論披髮纓冠之義，即鄰比報施之常，亦甚不侔矣。所有前項二事，併應具題，伏乞救下戶部，再加查議。上請將四川每年協濟陝西四鎮銀一十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兩二錢，暫留川省，接濟軍餉。待播事結局之日，遞年照舊仍解陝西。其雲南原借四川未還銀二十萬兩，乞救雲南撫按，嚴立限期，令該布政司如數差官，解四川布政司收貯聽支。庶時艱得以急濟，而防播禦虜均有攸賴矣。緣係查復改解銀兩，接濟軍餉事。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題請。旨奉聖旨：戶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

請罷開礦疏

題為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臣受命總督三省，防勦播翁，祇畏簡書，冒暑入蜀。甫至則報會已親統大兵，侵犯蜀境。臣方調兵遣將，行查弗甯。無何又報會已攻下茶江，漸逼重慶。臣且十道徵兵，寢食為廢。目今兵漸集，勢漸張，會亦且劄兵境上。莫測向往，而我兵微將寡，烏合之衆，僅足自守。無能撲滅。此積疑之勢，非止一朝。臣不敢不勉竭庸庸，力圖底定。乃臣有所大憂者，不在兵糧，不在叛逆，而在內地之人心。此如厝火積薪，而寢處其上，不能一夕安者也。夫巴蜀僻在一隅，夷漢雜居，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治蜀者必須鎮以靜定，綏以寬仁，乃足以和民而懷遠。固圍而安疆，顧今寇在門庭，急於焚溺，勢不得不與師動衆。又不得不勞民傷財。小民固已難之矣。然猶可曰此佚道之使，生道之殺，上為不得已之役，而下為不得已之供。獎以大義，動以至情，猶可使也。乃至有得已而不得已，足以搖民而資敵。如徵稅開礦之事，及今不止。隱禍且大。臣亦何敢無言。夫礦稅之事，奉有成命，差有監臣。而臣與按臣，且有調停之責。有阻撓之戒。以故臣一至地方，即與按臣會行該司查議，定為規條，立為則例。期於如額，以稱上指。即礦洞亦令隨便開採，各有司止。為防守，無得阻撓。臣為陛下理財裕國，以為無遺憾矣。乃節據各府縣申報，多謂播翁內訌，士民流散，商賈不行，坐派稅銀，何從出辦。重慶等處，且謂城門已閉，委官已回。將

來計數要稅何處賠補則臣於是乎技窮而無所之矣夫蜀敵國也半為山箐半為土司其稱沃野可耕者僅千里耳今東南一帶兵所至已為荆棘兵所不至亦為荒墟西北一帶方且招兵買馬運糧製器不從鬼輪皆須民力此何等景象何等時勢而尚堪為額外之徵乎據言利者必以為稅取於商不取於民不知兵戈擾攘之地顛沛流離之秋士著者已不安其家憊遷者肯輕入其地商不足則不得不取於民以待盡之民供意外之取其不轉徙而為寇者幾何方欲招客兵而先自散其民方欲擄叛黨而更借之兵即有孫吳何能為計此臣所為焦心勞思太息而不禁者也至於蜀之礦山半在夷地即在蜀者亦用力甚難獲利甚少益不足為有無者臣以為當與權稅並能便然猶奉旨在先者也臣近日又接邸報見應天衛百戶范倉一本為格遵祖制等事奉聖旨這所奏貴州地方稅課并土產名馬有裨國用准差奏內內官監丞張慶督率官兵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救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一見之不覺驚愕失措夫貴州何地此時何時而尚可為此事乎蓋貴州原非省會止以通漢一線因開府立鎮強名曰省其實皆高山峻嶺軍民無幾尚不能當他省一大府有何名馬方物其誰不知之彼武弁資窮無聊又見各省俱有稅使以為貴州雖稱瘠薄然但得誑奏聖明奉旨徵稅傳食萬里逍遙數月計至彼處即不如額且可充囊此不過為身家之計已耳豈復有一毫為國之心乎夫使其為往日之貴州也止於無稅而已乃今自播會造逆一破偏橋枯骨遍野再戰飛練流血成淵至今驛路阻絕人煙稀少逆酋且信信思遠急於燒眉臣與撫臣郭子章每算及該省兵糧計無所之移書嘆惋今日驅遣民守危地小民如坐漏舟已有遠心驟聞此舉將謂稅無從出必括於民轉相驚恐勢必逃散遺方孤城誰為填實他日必有士卒不戰城門不守之勢而一方之事去矣陛下天縱聰明必不忍以一方輿圖易數千稅課或亦未知地方情事謾然應之云耳臣以為貴州稅使宜急能勿道便臣為三方總督湖廣亦係臣屬亦有防播之事然其地去播稍遠中禍未深臣不敢多為不必然之說以發動陛下惟是四川貴州去播甚邇受禍甚慘民心最危時勢最急臣若隱默不言恐禍機發不可收拾當是時而言之則晚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興祖直陳艱危情狀乞恩陛下伏望將貴州中使暫免遣行四川中使或令姑儘見收稅銀少辦方物暫取回京待播事甯靜之日另議庶兩省士民雖在湯火尚免糜沸臣得以大義勉之令為國家效死禦寇或底定有期太平可望矣臣無任激切仰望之至緣係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

添設裨將疏

題為播防壁畫正殷虜患隄備尤急乞賜復增副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邊鎮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照得松潘原有副總兵一員統設東南北三路自二十四年間因達虜突犯漳臘等處官兵斬截去後疲瘁時懷報復潛住東寨出沒無常兩院會議改建武總兵駐劄松潘就近提調三路將領軍兵其副總裁去改擬遊擊駐守武武各有責任關係頗重頃接邸報兵部具題將總兵萬整陞任南京

員缺即以總兵劉挺填補已經奉命旨但劉挺既奉命領兵防播勢必駐守重慶一帶松潘僻在一隅恐不能遙制應與澹合添設將兵事宜一併從長查議為此仰司會同按都二司計議松潘副總兵缺應否暫復待播事完日議處如當議復該衙門應用事理俱照舊額議給其澹合江津彭武一帶即今事勢若此應否再添將兵至於松潘總兵既駐守重慶本官供需與部下員役在松額支糧餉作何支解議妥通詳以憑會題等因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程正誼會同按都二司署印副使盧泮看得云云等因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議照松潘設在西極當番虜錯雜之區向來止有番營原無虜患止設一副總兵督兵防守自火落亦移住洮河之外切近松邊時有出沒松邊遂為戰場故以建武總兵移鎮彼中以重彈壓將副總報罷今播會造逆狂逞野多暴骨守備堅城則播防之重什百松潘不得不移總兵於重慶亦其勢也願重慶距松潘東西相望幾二千里調度稟承皆所不及松邊各將漫無統紀豈成兵政則協守副總之設不容已矣重慶雖有總兵願向來兼合二旁落落晨星一營羣苗已成不守其邊播一帶州縣可數百里必須陳兵設將各守信地互為應援則澹涪等處參遊之設又不容已矣今據該司所議松潘仍設副總兵良是然必加以協守職銜令沿邊一帶將領皆聽指揮調度臨敵之日得按軍法庶使行軍仍遙受節制於總兵以全專閫之體其重慶設領兵遊擊一員平時訓練軍士有事移駐南川或隨總兵戰守隱然以身使臂之義亦為策之得者乃若澹州涪州均與播境接壤查去年逆酋以擒擊部民徑入澹之小市又以獻木為由苗亦隨涪且二處鄰封如江津如彭水俱高山峻嶺歧路甚多皆苗出沒攪應添參將二員一駐澹州則江津涪州與永甯等界俱屬信地一駐涪州則彭武長壽江口與酉陽等界俱屬信地有警隨宜移駐又與合江南川遊擊各為犄角居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此皆目前建設不容已者俱應如議至於各參遊與所部軍兵悉由總兵指揮分布其總兵應有慶備供需一切操費門下員役日用工食俱應仍照舊額原在建武腹裏事例支給新添參遊各官俱照舊例符驗等件并副總兵關防俱應部擬給與其副總并參遊等官俟播事終局另議再照西蜀原無見兵今所調用防守者止土司與各州縣旋行召募之兵耳土司兵止可暫用難以久賴召募兵俱係烏合難以應卒夫有將而無兵與有兵而無將其無濟於用等耳查今議設將官與原設兼合及臣標下兩營總兵坐營一營其將官八員每員領兵三千該二萬四千先該臣原議調陝浙等處勁兵今陝西正值秋防似難借調而海東倭氛久息正可移來合無將各處南兵調用浙兵三千山東三千朝鮮撤回兵調兩營共六千付之南將統領臣再於川中募六千秦中募六千付之北將統領其將領除協守副總兵應於北將如魯光祖戴廷春馬孔英內推用一員外其餘新設并兼合及臣原請標下兩營參遊等官應於南北將領相兼推用皆擇素有聲名久經戰陣者照缺推補勒限到任係南將者即令押發南兵前來係北將者令多帶慣戰家丁前來通限十月內入川逗遛遲遲者參治庶幾兵將皆屬可用攻守惟其所施夷氛可息內地可安矣統乞敕下兵部覆議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播防壁畫正殷虜患隄備尤急乞賜復增副

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邊鎮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再報播會情形疏

題為再報逆會情形、並議處失策臣工、以重國體、以飭兵防事、案查播會楊應龍、統苗攻破葦江、殺戮將兵、緣由、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具題、本月三十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稱、二十一日、據播州宣慰司批差任三齋文、投稱准本司原任宣慰楊應龍、飛練勦敵、並未越境、致蒙江軍門加參、置殺防禦官兵、而房遊擊亦不肯容、不得不尋對頭、乞將潛府匪縣奸奴何邦卿等數十名、差官交割、并將次男身屍、恩斷葬禮給領、存沒需恩、若容護奸奴、甯拚漢唐繼世之爵、士甘捨歷代先今之功勞、在處跟擊逆黨、盡皆生喫其肉、不惟道府控訴、徑至九重闕下、甘於瞑目等因、七月初二日、又據副使莫容呈、據打探快手陳忠報稱、二十一日辰時、播兵齊圍城、令一通事、與房遊擊、馬知縣同講話、何故殺他商賈、投文人役、叫發還本頭等語、未及頃刻、兩來銃箭相衝、不意牆倒、火磚自發、播兵擁奔上廳、我兵俱收投河、各民家被殺、房遊擊敗於南水門、首級割去、是實、張良賢、胡守備、未否逃殺、胡順堯、孟百戶、捉虜上營、房家一妻二男、張家一妻一男、一使女、發馬知縣取印領訖、馬知縣衙內士民男婦、止有三百多人、幸令旗來傳叫、不要殺馬知縣衙內人、獄囚將門撞開、俱逃、死罪李朝選投上營、已撥有兵管、止宋起孝一人、自投馬知縣、二十二日、令三日、把領兵、勒令馬知縣、做文與楊應龍、看改過方申報道、府求安撫、方差余林等齋報、本日下午、又令二日、把來查庫銀、止一千八百零、後勒令馬知縣、與各民寫一認結狀、出銀二千兩、犒賞軍兵、二十三日、白牌一面、差三日、把招諭各民安插、取一印信册、領、又白牌一面、差一日、把、令馬知縣支米糧、與軍兵、又差三日、把來講話、叫將民發還伊男屍、還播兵將撤退等語、二十四日、又差目把李旭等三人、來取庫銀一千八百零、上營、去、亦要馬知縣、到播州作當、叫各民與赴陳奏安撫、後各民苦講哭訴、各願赴訴、寫一認狀、官吏士民、押與去看、方不要馬知縣、去、二十五日、云認狀、并文書不好、將三日、把鎖項、又將文勒令改過去看、另寫用印、與去、就將馬知縣、男并子二人、扛擡去訖、叫馬知縣與訴安撫、撤兵方去、各口口稱、要打南川、重慶、江津、往回等語、本日、又發兵、將倉穀米盡行燒燬、兵各繼去、民房、南門橋、至勝果寺、羅宅二向、北門、至楊四廟、盡燒、廚去、男婦、男子、擔鹽、令一人、押十婦人、往大路回播、各兵、馬往三溪、入東鄉、端去打南川、未否、本日、到營、在母渡河、二十四日、發四生員、一吏、五士民、次日、來喚去、認家小、又被各兵、捨去、皆鹽、等因、到道、看、得、葦城、已破、之後、自城外、至大窩舖、一百五十里、居民、逃竄、人煙、已絕、又隔白渡河、無船、可渡、故偵探、各有異同、今、快手、陳忠、自園城中、出、其言、似、為、可、據、等因、初四日、又據、該道、呈稱、擊獲、播苗、九、受、供、稱、楊應龍、聞、中國、進、勦、只得、先、出、所、領、兵、通、共、三、萬、零、五、百、其、未、發、餘、兵、俱、應、龍、子、楊、朝、棟、領、守、沙、溪、七、麻、山、等、處、防、守、宣、撫、與、貴、州、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出、打、葦、江、至、六、月、十、三、日、阻、水、與、房、遊、擊、隔、河、相、殺、不、利、退、回、至、十、九、日、又、來、二、十、日、與、張、良、賢、斷、殺、將、苗、頭、鹿、罕、殺、死、其、餘、殺、死、散、苗、極、多、中、傷、者、應、龍、皆、給、銀、二、兩、三、兩、不、等、二、十、一、日、打、城、因、房、遊、擊、自、被、火、燒、

乃得入城、見今這要打南川、龍泉二處、將二處倉糧盡要燒燬、使進勦之兵、無所資食、方纔入司等情、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葦、江、縣、中、稱、二十一日、播會親統苗兵六萬圍城、與房遊擊、張良賢、對陣、亂拋火石、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滾下、城牆、苗兵、直入、當、即、殺、死、房、遊、擊、張、良、賢、將、百、戶、生、擒、胡、提、調、孟、百、戶、其、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堆、屍、塞、街、打、入、縣、堂、殺、死、吏、書、卓、快、及、避、難、街、民、一、百、餘、打、入、後、堂、將、什、物、一、掃、劫、去、次、打、入、監、房、將、各、囚、放、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兩、劫、將、內、庫、銀、兩、留、數、百、勇、兵、看、守、圍、裏、自、夜、達、旦、二、十、二、日、早、差、出、把、總、李、旭、何、漢、良、將、官、庫、貯、銀、檢、過、二、千、盡、數、持、去、仍、恨、要、庫、子、及、避、難、街、民、湯、禮、等、立、一、領、契、逼、本、縣、用、印、將、銀、二、千、作、賞、兵、之、費、次、即、打、倉、衆、兵、各、依、倉、就、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葦、路、遠、不、便、運、餉、暫、將、葦、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盡、數、借、支、無、得、阻、難、取、罪、二、十、三、日、放、火、燒、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四、日、與、本、縣、會、話、要、改、勦、為、撫、又、要、取、各、奏、民、及、楊、可、棟、屍、棺、要、蓋、本、縣、到、州、作、賞、事、平、之、日、方、送、還、縣、二、十、五、日、早、起、先、放、火、燒、倉、次、即、燒、營、鎖、押、目、把、十、餘、人、進、縣、直、入、後、堂、擊、本、縣、親、子、馬、兆、斗、親、舅、許、雲、龍、一、路、隨、帶、退、兵、三、溪、等、因、十九日、又據、該道、呈、抄、播、州、宣、慰、司、申、該、道、公、文、一、紙、內、稱、准、原、任、宣、慰、楊、應、龍、關、稱、七、月、初、七、日、蒙、差、官、李、光、祥、齋、微、傳、諭、施、天、地、好、生、之、德、優、禮、贖、儀、給、賞、次、男、還、鄉、歸、葬、繼、世、不、忘、今、發、奸、奴、何、邦、卿、係、已、死、之、屍、于、春、一、名、原、是、從、惡、而、首、犯、何、汝、仁、等、餘、黨、不、絕、必、有、後、患、一、遭、誣、得、明、白、免、致、奸、詐、復、生、等、情、又、據、該、道、呈、為、急、報、夷、情、事、據、葦、江、縣、申、據、本、縣、三、溪、住、民、羅、可、助、羅、枝、羅、從、友、羅、守、用、係、生、員、羅、舟、羅、雅、羅、子、澤、羅、允、羅、蜀、義、勇、告、稱、楊、會、自、破、城、之、後、一、向、割、營、三、溪、母、渡、等、處、又、於、初、八、日、將、三、溪、田、地、沿、邊、插、旗、為、號、播、界、自、某、處、起、某、處、止、築、一、石、碑、豎、立、界、口、號、為、宣、慰、官、莊、且、將、各、民、房、拆、毀、改、作、倉、廩、該、本、縣、看、得、逆、會、肆、行、無、忌、瀕、占、民、地、拆、毀、民、房、將、使、一、方、之、民、居、食、無、賴、殘、破、餘、黎、何、由、復、業、等、因、到、道、合、行、呈、報、等、因、又、據、重、慶、府、知、府、張、興、行、稟、稱、會、將、葦、江、三、溪、母、渡、等、處、南、川、東、鄉、端、等、處、立、石、為、播、界、三、溪、創、建、倉、廩、割、葦、南、之、穀、盡、數、入、倉、又、發、牌、江、津、稱、江、津、合、江、皆、播、故、土、差、糧、古、松、等、領、兵、八、萬、清、理、邊、界、攔、阻、者、剷、草、除、根、又、一、牌、令、江、津、撥、船、二、百、隻、過、江、往、壁、山、祭、祖、居、民、不、要、躲、避、一、草、一、木、不、犯、又、一、帖、行、涪、州、擊、李、渡、鎮、潛、住、羅、奴、等、情、各、呈、稟、到、臣、除、陸、續、批、行、外、查、得、該、會、申、道、文、內、稱、發、何、邦、卿、已、死、之、屍、及、于、春、一、名、并、取、伊、男、原、屍、一、節、向、未、見、該、道、府、中、報、一、面、隨、行、查、訪、是、否、真、偽、一、面、摘、將、葦、江、縣、所、報、播、會、攻、城、劫、庫、殺、虜、官、民、并、沿、邊、插、號、豎、碑、立、界、緣、由、塘、報、兵、部、聞、續、據、該、道、呈、送、原、差、入、播、諭、會、指、揮、李、光、祚、赴、臣、衙、門、詢、問、前、情、委、果、是、實、該、臣、看、得、逆、會、之、殘、我、內、地、也、可、謂、不、遺、餘、力、矣、驍、將、羅、嚴、城、墮、斷、驚、鳥、徙、之、民、蒼、原、齒、刃、而、莫、必、其、命、彼、其、陳、兵、三、溪、而、製、書、以、相、加、也、豈、真、愛、我、而、不、攻、哉、越、國、深、入、險、嶺、渡、江、順、兵、於、堅、城、之、下、彼、固、亦、有、所、忌、也、當、是、時、我、誠、無、兵、無、將、無、可、為、守、顧、嚴、行、文、告、以、折、其、不、逞、之、心、亟、集、兵、防、以、遏、其、方、張、之、勢、稍、稽、時、日、自、可、保、全、事、機、之、會、固、不、容、疑、奈、何、其、周、章、失、措、而、甘、心、為、失、策、之、事、也、夫、屍、棺、之、歸、雖、經、詳、允、願、求、而、與、之、則、直、挾、而、與、之、則、辱、加、幣、焉、則、過、矣、至、欲、依、人、犯、緝、而、與、之、則、又、過、並、生、者、之、家、屬、而、與、之、則、又、益、過、國、體、一、辱、不、可、復、全、士、氣、一、喪、不、可、復、伸、當、是、時、在、城、鎮、道、

府縣文武如林。乃視若罔聞。漫然相付。獨何心哉。臣今方獎率諸臣。共圖賊定。即諸臣亦飭兵治餉。緝奸峻防。夜以繼日。猶苦不足。蓋冀爲桑榆之收。以蓋其東隅之失者。臣亦欲徐觀其定。忘於無言。願川東人心。不知有法。久矣。自合江獻袁子升。黃平獻羅承恩。並此而三。不於此時。別白言之。從此各官。遂以媚賊爲排難解紛。以辱國爲達權通變。以足上首下爲屈己安民。行見異懷成風。豪傑解體。戰不力。守不堅。其不肖而爲夷者。幾希。臣以爲兵戈接攘。籌應實難。固不可遂事苛求。致難展布。第損威傷重。所關非小。尤宜一處。以杜將來。合行題請。伏乞敕下吏兵二部酌議。覆請將賊因送區并恭城失守有罪官員。姑行令戴罪管事。以資後效。待事定之日。通計功罪並論。一而巡按御史。將前後情節。通行查勘。分別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庶士氣可振。國法可彰。使過之效可收。夷氛之息有日矣。緣係再報逆會情形。並議處失策臣工。以重國體。以飭兵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齋捧讀題請。旨奉聖旨。吏兵二部議了來說。吏部覆奉聖旨。是馬效武著革了任。巡按御史提問。莫容等革職聽勘。梁銓依擬降一級調用。其餘有罪官員。著撫按再查明具奏。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是逆會取行稱亂。亦因處置失宜。今各官尚循襲敝套。苟且支吾。蔑棄法紀。玩視明旨。但只畏賊。不知畏法。何由討逆正罪。靖亂安民。著嚴加申飭。惟法是舉。不許縱容巧玩。再致失策。內行查一事。還立限與他。不許徇情侵隱。

防兵鼓譟疏

題爲郡城偶值兵變。旋已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圖安擾事。本年八月初四日。據巴縣申稱。本月初一日辰時。有陝兵二百餘名。通城沿街。搶奪財物。復入府縣頭二門亂打。當即打傷生員羅士俊。吏書吳起宗。劉遐齡等六名。平民李守法等三十九名。殺傷游成名。劉臻。任邦成。李祥。並劫文中軍家財。餘街民不知其數。財又不足言。理合申報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塘報。八月初一日巳時。據巡捕官傳言。萬總兵差家丁六七十名。將府縣門打入。衆鄉官往萬總兵處。勸其取回各家丁。沿街打搶。至本道門首。口稱凡係道府人役。便要打搶。并剝奪衣服。本道隨喚房遊擊張良賢。偕家丁。投在本道門下者。諭令傳示各兵。有話可來。而稟何事。行兇取死。一面取石。往西陽兵進城。一面差人持帖。與萬總兵言。何事叫家丁反亂。萬總兵隨令旗喚回訖。除搶奪殺傷。查明另報外。至本日午時。萬總兵來。願本道詢其所以。云此事我不知。去後。又據各鄉官來。願言黎明。聞有聲息。即拉衆往柴遊擊處。央其轉達萬總兵。速差人傳諭。柴不肯行。強之方去。衆鄉官隨至總鎮門首。看門人拒不肯通。及相見時。方傳令。則各家丁已打搶散矣。先是七月二十九日。據名色把總高逢盛。晏朝海等報。招到建武兵。本道發府查驗。多係有名無人。用錢一二十文。雇巴縣人應名。該府革退二百餘名。本道親驗。革退一百七十餘名。將代應者資治。發刑廳審問。事完。隨據理刑廳差快手稟稱。領兵官許忠。因恐府認出替身。持刀將快手毆打。本道隨擊許忠。資治。發刑廳審問。即往拜萬總兵。彼盛怒。稱要許高推官。并與相打。本道笑言。何至於此。查兵莫非公事。於官何與。小嫌不必介意。遂別。不意次早。即有此事。本道自疑。或係建武兵。細訪。並無建武一人。據萬總兵亦稱。建武兵盡割城外。係其家丁所爲等因。又據重慶府稟稱。總鎮把總官

高逢盛等。各送召募建武兵冊到道。發府點驗。募兵二千有零。本道委官。在城門數實。在人數。僅一千七十名。次日據冊點驗。有老弱不堪者。有名無人者。與巴人冒籍建武者。共一百七十餘名。汰去資發。出示照實。在兵領糧。刑廳卓快及街市人。認出冒籍二十四人。稟刑廳。有領兵官許忠。欲刀砍認冒籍者。刑廳將許忠送道責監。初一日。忽總鎮家丁一二百人。進府大門。至刑廳外。將家財盡劫。沿街鋪而貨物。搶去無數。石往西陽。土兵進城。各家丁方縱散。打刑廳快手。將死者二人。傷者數人。府堂快手。傷者二人。街市傷者一二十人。總鎮家丁。初到。與道府無嫌。所點建武兵。不作亂。而家丁乃敢狂逞。中間以私忿主使。可憐見矣。等因。本月初八日。又據鎮守總兵官萬鑿呈云。等因。通報到臣。該臣看得今日之渝城。亦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四封之內。殺氣干雲。百里之外。羣盜滿眼。方且烏合萬餘。土漢之兵。聚之一城。用以退敵。勢而定民心。此其勢亦孔棘矣。初臣聞茶江既破。意欲馳入重慶。督兵城守。而諸臣僉議。以爲今賊所以狂逞者。以吾且行勦。故先發制人也。督撫至渝。賊以爲勦在目前。狂逞必甚。乃我之兵力。僅可嬰城。以重臣擁麾之地。而賊壘在郊。計無所之。則虎豹之勢盡矣。臣亦以爲然。且止不行。願臣身雖在省會。而心則未嘗一時不往來於彼。蓋重瀆之間也。然亦以爲一城之內。武則有帥。文則有道。有府使其協和輯睦。以固其交。臥薪嘗膽。以脩其備。則轉弱爲強。因敗爲功。桑榆之收。且可以補東隅之失。奈之何其計不出此。而復有今日之事乎。夫招兵方至。而鼓譟隨之。此其釁蓋自建武之兵始。乃爲亂者。非建武兵。而陝兵也。又總兵之家丁也。則總兵亦何辭之與。夫招兵而有亂。此營伍之弊也。點兵而有搶。此道府之事也。雖從官責監。體面少損。然爲法受辱。亦所當然。乃悻悻然見於其面。至欲捩臂以相加。則過矣。彼家丁者。行將闕去。心已無聊。乘釁而起。夫何所忌。幸而多兵相制。未有殺傷。僅至橫屍路隅。開門延寇。當是時。爲鑿者。即百其身。其足贖乎。夫家丁作亂。罪在將官。即有私忿。或未肯甘心主使。但未事何不早爲消弭。聞變何不速爲禁止。或其憤鬱不平之極。遂有不暇慮其他者乎。即曰正法。何足補過。臣於是不能爲鑿解也。尙有揭其賊數多。及通賊納賄之事。臣謂事後投揭。或出讎口。方在查訪。未即參論。願即見事論之。招兵虛冒。胡以應敵。家丁不法。何況大衆。主帥如此。尙望其折衝禦侮。臣於是益不能爲鑿解矣。柴尙仁身爲偏裨。左右大將。一旦變起倉卒。自宜挺身爲解。而遲遲其行。強而後可。意欲何爲。均應參論。參照總兵萬鑿。碌碌無奇。沾沾自喜。感憤頓生。客氣頹弛。不振軍威。元戎何在。幾成樹弓倒戈之形。首惡雖擒。已在焦頭爛額之後。與議豈皆讎口。亂萌尤可寒心。柴尙仁當機泄泄。排難遲遲。豈曰快唯唯之私。徒以重將領之過。此二者。俱應革任回銜者也。至於道府官。平日不無周章。此事原非其罪。自應免議。況以查兵行法之事。而議及之。亦不可以爲訓。但副使莫容。失事獻囚。已屢經參劾矣。知府張興行。隱匿殺戮。已降級管事矣。總之物望頗輕。故召侮爲易。且渝城何地。此時何時。而可以才望不孚。屢經指摘之人。久居其間。蓋在容則品稱孤介。誠乏融通。平時之失策已多。此日之損威更甚。在張興行則素彰隱蔽之弊。近著敗亡之效。難闕末路。會須改絃。以上二臣。俱應量行改調。以資後效者也。

除前後失事情節及干礙人員仍俟查明另議外合先題請伏乞敕下吏兵二部照例議覆施行道下員缺速選有才望知兵事者推補庶法紀可伸國威少振內變不作平賊有日矣緣係郡城偶值兵變旋已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圖安撫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兵二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劉從著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員缺便會推來用萬整柴尙仁革了任并李光祚等行巡按御史提問與各項賊匪俱查明具奏李化龍著相機移住調度三省道鎮官兵併力協謀決意殄賊合用錢糧戶部上緊處發與他其漏洩處播事情逆黨還著緝事衙門訪尋重處餘俱依擬

請內督增將兵疏

題為夷氛甚熾天討宜彰懇乞急發餉銀以佐軍興並議增調將兵以圖底定事本年八月十二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報稱據南川縣本月二十六日偵探應捕李一登向啓快手汪加忠回報據東鄉村逃回民胡禮稱說楊應龍差妻國並把總張提調三人原領各名下苗兵各三百名假稱清理播界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劫掠人財今縣屬地方如東鄉綠水鄧坎長壩明壩五村俱交連播界煙斷火絕萬種生靈逃竄已盡難以復業其目把於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豬祭碑又於本縣地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豬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叫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不然定將房屋燒燬人民盡殺不留有本縣地名溪園槽居民保甲牌內人戶並華陳啓宗戴良資等三十餘家畏勢難敵遂自投順圍寨割營其立意真偽皆不可知至於東鄉一帶地方熟穀俱被掠收於播地名官壩豎立倉囤共一十七眼有家小苗數百看守等因本月十三日又據該道報稱八月初九日據高推官呈解奸細李朝諒係通播重犯李朝選親弟在楊會頭目何廷瑞名下何廷瑞令朝諒前來偵探內地情形因被擊獲本犯稱楊應龍自破茶江之後即割營婁山關外今又移營松坎何廷瑞割於苗兒岡又有小河寨住民柏益柏化鍾萬變黎文才張懷楊萬便等俱投會分投入內地打探消息又有三溪住民李思顯造大船一隻在三溪河茶江投會各民將民房樓板拆去修造小船百十隻在河南岸見今陸續修造未已李思顯已於八月初一日搭船出探事情未知今在何處等因同日又據貴州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左布政使應存卓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苗破劫石離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但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一雙飯米三升不知何幹等因看石阡孤城切近播境萬一逆會衝突無將無兵何以防禦合行飛報同日又據塘報千百戶胡維城岳鳳鳴各報稱本月初九日有房遊擊舍人緝獲細作李朝諒口稱楊應龍欲回國因妻山氏出來不知為何事就住下今見在松坎地方離茶江三日路兵約有三萬楊應龍有叔稱楊相公領兵在苗兒岡沿途修倉囤積糧儲楊應龍在三溪口造船二百隻又稱在扶歡壩新修一園造倉積糧又據操兵王加重稱楊兵在官壩打土賊逐日尋糧上倉等情八月十五日又據塘報千百戶胡維城報稱有茶江被虜兵王雲原係松潘舊兵從苗兒岡逃出說楊應龍欲回國其妻山氏子朝棟并

子婦等俱出來住在關上割兵三十九營約有十萬之數將虜去軍兵使教士兵放銃製火藥備教不會將我兵就殺又說要修一條小路進南川又修一條小路從黃荆界石場進界石離重慶止四十里若至界石則重慶南川涪州李渡木洞等處路路可通又稱播州關外掘溝設壘又稱三溪口已造船三十餘隻又在取板還要造大船等情同日又據參將王步吉遊擊楊敏政各報稱八月初一二日節據指揮士繼祖報稱哨探軍兵何江小任二韓通等探得各營仍在龍門里大魚灣二處初三日又據本官揭報據軍兵張七雷友探得路上人言楊應龍差夷目二人來上下赤水撥營又袁年將驢子二匹獵犬二隻弩二張差人送往播州不知何幹未知其實初四五六七日節據本官揭報據軍兵李孝得許大全五等探得各營仍在赤水大魚灣二處等情本月十六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為發會應叛連兵猖獗等事據石阡宜撫司申稱本月初三日據家丁劉時仲報稱播苗楊應龍知旗令到司取兵於七月初九日遣細作冉廷德於忠鄂伯鯨等家密會叛黨馬邦宸等令彼召兵乘虛攻劫本司馬蓋等遂召亡叛百餘人窩聚於鄂都杜良臣等家於十一日抄劫官莊再廷漢將家財牲畜罄數等因同日又據敘馬道呈准建武遊擊楊敏政手本據守永鎮堡百戶張承宗呈報七月二十六日據安溪堡地方楊有龍口稱二十五日有王繼先差夷目張月仲王枝川陳八兒王友貴馬舟容等帶兵百餘至地名土洞河東一帶割夷田穀口說要來虜人況係播夷未知意欲如何等情本日又據塘報余世英稟稱有安溪壩羅志渡民劉海懷等二十名在於河東耕種夷田割穀被王繼先夷人張月仲等樹虜去訖本月二十三日又據敘馬道兵備道報稱八月十八日據永甯衛差去查探旗軍方朝選報七月十六日楊會擁兵一次割至赤水五畝田滔壩揚言欲借路要往先賜洞祭祖割兵數日仍聚賊巢各軍無分晝夜周流本屯地界哨探止聞播兵蜂擁未知情形如何本日又據永甯宜撫司報稱查得播兵自六月內入犯茶江之後出沒莫測本撫自合江縣起至河東赤水吼灘土崖茶壩井壩穆艾壩安羅二村白牙園乾竹臺崖孔找崖等口沙溪停子頭緝麻李博等處抵水西止地方邊境與播州相連見今會兵已過烏江近貴州二日路是已該女士官各世續行令各邊長官頭目照界嚴加防禦合行申報等因本月二十五日又據貴州按察司帶管思石兵巡道按察使易登瀛呈據石阡府於七月二十六日有龍泉司中稱訪得播苗在於地名馬頭山偏刀水都上壩等處割營不知動靜又將先年李保阿項造叛地名黃沙坎要路空為溝濠等因本日又據石阡司巡捕吏目林中試呈據葛彰司管下地名唐頭沖住人阿騰報稱七月二十三日辰時被播苗楊七趙士登等統兵七百有餘在鎮夷關外地名濫泥山燒劫殺死張廷華父子并鄰民七命合寨牛馬財物盡行劫虜緝去男女四十餘人當報地主馮碧陳水朝陳廷玉王應龍等統眾鄉兵千餘趕退口稱不日打關破府及查此關近地名乾溪三里離府止三十里等因本日又據石阡司管下迎仙里上洞巡捕目把彭大學呈報四牌謝朝俸石辰三於本月二十三日統兵千數割營崖門揚言集兵過江下掃水口崖底本莊築橋軍門屯寨上劫思石府衙偏鎮等處各情到司就經遣牌責令各該屯目把集兵防禦外合行呈報等因各具報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撫湖廣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

貴州兼湖北川東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曹楷、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逆賊楊應龍、恃其富強、甘心叛逆、毀將破城、了無忌憚、近且占據內地、俯倉貯糧、因糧於我、又復立石鐫碑、殺人以祭、蓋已無人心、無天道矣、昔宋襄用鄧子于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為用、而況於人乎、得死為幸、其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終神、未有不死者、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乃賊復猖狂逞逞、出沒於川貴之間、如鬼如風、益復造船數多、將圖水陸並出、流毒三省、遠近為之震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是尙可少假時日乎、臣等會議會須滅此朝食、乃無後患、願節訪賊之情形、實亦非可易與者、賊初用兵時、不過二三萬、且皆五司七姓五十四里之人、自連年討捕、撫勦無常、賊遂內自驚疑、多方設備、招集九股惡苗、給以殺戮五司之土地、賞以搶掠各省之婦女、又擅立三十六統制、三十六巡警、十三親管、各有頭目、各有兵衆、每一人名下、多者二三千、少者一二千、總之不下十四五萬、羽翼已成、居然勃敵矣、我所以待之、豈宜淺鮮、該者謂宜集兵二十萬、夫二十萬兵豈易集、餉豈易供、然非十四五萬、亦未易相當也、昔成化時尙書程信勦都蠻、用兵十八萬、四年而無成功、萬曆初年撫臣曾省書平九絲、用兵十四萬、一年而成功、今播州之衆、幾倍都蠻、海龍之險、不下九絲、應龍兇狡知兵、又非以前烏合之寇可比、是可草率舉事乎、近該臣化龍議調陝浙兵、與募川兵共二萬四千、臣子章議招三萬、蓋勢窮事急、糧餉不充、且爲目前防守之計、冀就中取事耳、今賊益滋蔓、久更難圖、必須大集兵糧、亟圖撲滅、臣等熟計四川宜用兵六七萬、湖貴二省、各宜用兵四五萬、總之可十五六萬、方保全勝、近奉明旨、雲南廣西福建陝西浙江等處兵、各得調用、即十五六萬之數、自可取足、無容更瀆願調兵非難、處餉爲難、兵至十五六萬、即人日給三分、一年須百五十萬、三省者非能辦此也、貴州原無毫釐之積、臣近查其布政司庫銀、稱可動支者僅七千、令人心悸、四川先年頗有積蓄、自連年採木事起、搜括一空、今止有當年額糧、各有正項、止可暫借、難以久假、湖廣者尙未查到、然大約在川之下、貴之上、三省物力、不過如此、將何以支數萬人之食乎、近見太倉空乏、計臣無措、臣等不敢徑請、臣化龍止求留餉、秦之需、還借漢之數、僅三十萬耳、然秦中之餉、今年者已解、漢中之銀、恐未能即還、臣子章止求於各省借給、總之亦捕風捉影、未可保其必得也、近見邸報、該兵部覆奉聖旨、兵餉著戶部悉心議處、與他、勿待來請、不許支吾了事、欽此、仰見聖心垂念遠微、賊不足平矣、第恐戶部計無所出、止令各省搜括、萬一各省復乏、求之不應、往返請乞、便歷時月、脫有庚癸之呼、其可令賊聞且見乎、臣等以爲今日之事、在四川宜先發五十萬、仍留陝西餉銀、及催滇中還銀、以爲接濟、在湖廣宜先發三十萬、仍俟臣可大查本省各項錢糧、有應留用借借者、徑自題請、在貴州原無積蓄、亦無可借者、姑先發三十萬、以上應發錢糧、半取之太僕寺、半取之河南、淮安、南京、福建、兩廣等處、以爲半年之餉、刻期解到、庶克有濟、至於各處調到軍兵月糧、仍在原籍支給、川湖貴三處、每日止照近日撥遼事例、給與行糧、蓋即每兵日給三分、而前項解發之數、僅支多半、盡矣、至於以後、如事不即結、或再行請乞、或量行徵派、統候部議遵行、此三省糧餉之大略也、而將與兵亦有所當、設議者、夫今鄰播總兵四川有劉挺、貴州有董元鎮、各制一方、無容更議

矣、惟是湖廣清平偏鎮四衛、俱邊播境、洲潭一路、更當逆賊狂鋒之衝、連年逆賊誘誘生苗、多從偏橋往來、悉行搶掠、莫可誰何、近該臣等議將貴州總兵移駐偏橋、願偏橋去賊巢近、然去貴州省城遠矣、貴州去賊巢不及三百里、一渡烏江、窮日可至、與偏橋相望四五百里、中隔平越興隆、皆通賊之路、今春飛練之役、實自平越、賊若分犯各路、直逼省城、此非一總兵之力所能禦也、且貴州總兵之於偏橋、蓋兼制之地也、湖廣兵餉、宜得湖廣總兵、會同湖廣巡撫調發、方得精神相貫、應付如期、乃貴州總兵、俱以兼制之銜用之、此在居平猶可、寇在門庭、動大兵、發大餉、欲求臂指如意、梓鼓相隨、不亦難乎、先年湖廣原有總兵、且以侯伯爲之後、以承平日久、暫議裁革、今非無事時矣、原無者亦應議增、況原有者自應議復、臣等以爲武昌去南界遠在二三百里、即聲聞亦難相通、何況調度、臣可大宜移駐沅州、該省仍設一總兵、無事駐沅州、有事移駐偏橋、其貴州總兵、無事駐省城、有事移駐平越、統待事甯另議、庶幾兩地密於張羅、而逆會已坐井中、此萬全之算也、其湖廣原無兵馬、今欲創設四五萬、召募既難如期、土兵亦難全恃、臣等查得近年備倭、沿江一帶、皆設南兵、如揚州二千、鎮江二千、新生洲二千、淮安三千、江北廟灣二千、南京新設六營、亦可揀選三千、此皆見有糧餉、無煩召募者、今海氛久息、備而不用、宜行文各處撫臣、量給行糧遣發、即以原將統領赴偏橋一帶、聽總兵分布防守、不足者、方調湖省各土司、及武岡麻陽等處民兵、殺手務足三萬以上之數、其外處調到兵、月糧仍於原籍支給、湖廣亦照前例、止給行糧、事甯仍各歸原地防守、蓋將止復其原有、兵半取之素練、甚便計也、臣等又查得貴州所屬石阡思南二府、婺川一縣、去貴省遠可千里、而各府縣、鄰播巢各一二日程耳、各府縣從來無一兵一將、止有龍泉一守備、領兵千餘、控制其衝、而兵微將寡、又無城可守、賊每欲聚而焚之、無龍泉、則思石婺川、隨其後矣、臣等以爲宜於石阡設一參將、婺川設一遊擊、各領兵三千、一以爲本城之防守、一以爲龍泉之聲援、其兵將不必另設、即以新設湖廣總兵調來之兵將移駐、此皆貴州地也、然在偏橋之西、去湖廣總兵近、而去貴州總兵遠、防守之事、宜全聽湖廣總兵提調、貴州總兵、亦得遙制、庶體統事勢、兩得相安、至於偏橋四衛、向雖屬貴州總兵兼制、今既有湖廣總兵、自有專屬、不必更屬貴州總兵矣、抑臣等猶有說焉、近見邸報、兵部覆奉內、稱廣西總兵陳璘、馬上催促由湖廣取道、直趨粵西聽撥、不許繞路粵東、有誤纓冠之義、計陳璘當不日至湖廣矣、璘素有威名、近征倭更著戰功、粵西無事、將非所急、臣等以爲宜即改爲湖廣總兵、即令於湖廣候旨到任管事、其廣西總兵、另行推補、將見逆賊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其有不概魄而奪之氣乎、至於雲南總兵、應移駐密益州、廣西總兵、應移駐泗城州、庶乎聲聞相及、援摯爲便、以上事體、統應題請、伏乞敕下戶兵二部酌議、覆請將前項糧餉、急行解發、將領急行增設、兵馬應調者、行各該地方撫臣調發、總鎮應移者、行各處總兵、並行移駐、新設將領、應給敕印等項、查例議給、應得履費等項、臣等徑自議處、庶乎糧足兵精、敵愾之勇自倍、倚前角後、螻蟻之命難逃、逆賊不足平、太雷可計日矣、緣係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急發餉銀、以佐軍興、並議增調將兵、以圖底定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齋捧請題請旨、奉聖旨、戶兵二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依擬行、內協助餉銀、戶兵二部、屢次互

相執奏關係軍需恐致妨誤不小著都察院會同二部慮心定議來說欽此戶部覆奉聖旨是兵興餉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機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貪漁等弊毋致累苦窮民兵罷之日即行具奏減免

更調府佐縣令疏

題為遵旨更調有司官員以新吏治以濟時艱事准兵部咨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酌量酌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為照郡縣之吏最為親民居平以為估特臨難以為保障蓋其重也西川越在遐陬人不樂就懸缺者十常四五又向來因俗為治法網頗寬湖職者十常二三天下無事共以舒徐寬大柔懷遠民即愚智同途未為深累乃一旦變起倉卒遠爾震駭臣等驟用軍與法督責有司有司非倉皇失措則滿滯後時即欲以法裁之而多不可勝且其才具各別用非其數雖有嚴刑重罰未易改也今即欲除之銓司借之異省日引月長何裨目下惟是於百城之內酌衡緩析才品互為調補各用所長庶幾克濟蓋天語昭然已明見萬里之外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將通省地方查算以邊播用兵者為最衝臨江運餉者次之臨官道過兵馬者又次之或懸缺未補或人地不宜皆宜急處又將府州縣各官逐一比量除人地相宜應照舊供職外有人浮於地及地浮於人者宜更其地有賸貨淫刑或巽懦不任者宜更其官任淺者宜平調任久者宜遷轉任久而仍其地者宜加銜若其得二三十人謹為皇上陳之如保甯府同知梅燮馬湖府通判張問禮合州知州張惟雅雅州知州邵崇雅長壽知縣葉聯芳萬縣知縣周作樂射洪知縣周文郁彭山知縣王大才夾江知縣郭維屏高縣知縣趙應虞蓬溪知縣陳大經建始知縣倪伯麒大邑知縣黃杞縣竹知縣蕭時鳴太平知縣潘應和長昌知縣高雲鳳通江知縣劉昇營山知縣向日丹梓潼知縣傅遇高丹稜知縣樂繼同南溪知縣羅應雲岳池知縣劉之淵遂州同知高數初瀘州判官寇克順岳池主簿何珩眉州學正劉應命大邑縣教諭汪廷玉射洪縣教諭劉懷宇梁山縣訓導任思永以上二十九員才猷練達注措精詳在事而上信下孚已著當官之效移治則恩威就緒必流符實之聲皆宜陞調銜繁者也重慶府通判鄧學思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夔州府通判林大任墊江知縣龍襄隆昌知縣魏桂以上五員政亦寬平才乏敏練劇任或非其理僻地當盡所長皆應以不及調簡者也廣元縣知縣卿一鳴才調是下中之品行已在清濁之間問斷略不分明衆號之曰糊塗鬼左右公行撥置人謂之為滿堂官條鞭取羨所得何止數千詞訟罰銀俸免幾無一二昏庸已甚疾病難堪中江縣知縣張繼茂才本平常性尤迂緩文移信吏書指點有稟即行詞訟任原被縱橫無告不准徵收秤頭雖重而所得無幾蓋門吏半匿原封問理罰贖甚多而人己有限蓋皆不銷原票一等莫展百弊叢生梁山縣知縣徐博卿以醉為節以吏為師上司前件常至一二百起惜然不知差人批限常達三兩月外付之不問備係山人掌文移遂至干政任朱門子管室事未免營私告狀非錢不行探木人賄即免醉生夢死廢事殃民營縣知縣邱宗周才似疏通而性氣過激志欲振刷而精神不充越語輒施於杖頭未完盡東之高閣鄉民不敢入縣畏其

淫刑衙役常如負芒或曰動火久之恐成酷吏罷之惜其清操眉州降同知管州事盧豪皆有成病狐鼠滿前文移全欠刺裁或至舛錯或至停開發糧不能清楚半係抵假半係侵欺溺愛則卑隸毆死人命反罪屍親健忘則上司問以未完但爾張目荒唐政事土木形骸以上五員亦應以不及論內張繼茂徐博卿應改教邱宗周應降散卿一鳴應降一級調用盧豪應以原降州同知別用者也德陽縣知縣史載道初以盧橋賈孽後以恣肆收檢詞訟濫行科罰致小民含怒於心條鞭多取秤頭令排年黏帖於市姦雙從焉之妻被盜其印掩陳主簿之口多賂以金曾兵火之區當此淫昏之政此一臣者所當照不謹例開住者也東川軍民府通判梅廷哲官已落落才亦平平祇緣二豎相侵因致半身不遂尋醫問藥無能強起殘軀嗚老嗟卑猶自棲遯薄官何官可以臥治何地不可休官若竟其不自割之心恐致有不可知之事此一臣者所宜照老疾例行令致仕者也葦江縣知縣馬效武才力蘇弱政事模稜賊起不能思患預防城破不能守死善道雖文臣難責以摧鋒之事而令甲原有失守之條此一臣者所宜革任聽勸候另案歸結者也臣等謹遵照近旨將前項府州縣各官酌其資俸量其才地徑行調補如成都府同知見缺以長壽縣知縣葉聯芳陞補其葉聯芳之缺即以夾江縣知縣郭維屏調補郭維屏之缺即以眉州學正劉應命陞補重慶府同知見缺以保甯府同知梅燮調補梅燮之缺以合州知州張惟雅陞補張惟雅之缺以射洪縣知縣周文郁陞補成都府同知見缺以大邑縣知縣黃杞陞補重慶府通判鄧學思應調簡其缺以縣竹縣知縣蕭時鳴陞補該府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應調簡其缺以南溪縣知縣羅應雲陞補其羅應雲之缺以瀘州判官寇克順陞補夔州府通判林大任應調簡其缺以遂州同知高數初陞補烏蒙府通判見缺以岳池縣知縣劉之淵陞補眉州知州盧豪應降調其缺以馬湖府通判張問禮陞補忠州知州報補鄧以誠久不到任應以建始縣知縣倪伯麒陞補其鄧以誠到改任蘇州知州瀘州知州報補胡篤卿久不到任應以雅州知州邵崇雅調補其胡篤卿到即任雅州知州漢州知州見缺以彭山縣知縣王大才陞補其王大才之缺以岳池縣主簿何珩陞補葦江縣知縣馬效武革任聽勸以萬縣知縣周作樂加重慶府同知銜管葦江縣事其周作樂之缺以高縣知縣趙應虞調補江津縣知縣報補葉朝陽久不到任以蓬溪縣知縣陳大經調補其葉朝陽到即任蓬溪縣知縣黔江縣知縣見缺以太平縣知縣潘應和調補昭化縣知縣見缺以射洪縣教諭劉懷宇陞補榮縣知縣邱宗周應降散以丹稜縣知縣樂繼同調補廣元縣知縣卿一鳴應降用以營山縣知縣向日丹調補德陽縣知縣史載道應開住以梁山縣訓導任思永陞補中江縣知縣張繼茂應改教以梓潼縣知縣傅遇高調補梁山縣知縣徐博卿應改教以大邑縣教諭汪廷玉陞補墊江縣知縣龍襄與大邑縣知縣高雲鳳互調隆昌縣知縣魏桂與通江縣知縣劉昇互調以上各官陞者俱係優陞調者俱係優調但府州官俸深者暫阻內選縣官俸深者不得行取不無少望然地方有事就近借才事官之後不妨優處內有萬縣知縣周作樂吏治最優擬地最苦但葦江重地非此人不足以當之事實另當優異又烏蒙府不係急缺向來陞此缺亦非優補緣劉之淵頗優於才不理於口故令轉此官暫於軍前效用事完亦另行優處其各官應處者

臣等已會行革任應赴新任者。已行令限文到十日內到任。俟其報有到任月日。即轉報吏部。以新俸算起。尚有有缺無補者。馬湖府通判。東川軍民府通判。蘇竹。太平。夾江。射洪。高縣。大邑。岳池。營山。建始。丹稜。梓潼。各縣知縣。遠州同知。瀘州判官。岳池縣主簿。眉州學正。射洪大邑縣教諭。梁山縣訓導。吏部皆宜查理相應人員。速為銓補。嚴行依限到任。其原係懸缺。今擬調補者。該部即已補有人。亦不必改除。徑令赴川到省。臣等另查相應員缺。擬補報部。蓋此地所患。有地無人。不患有人無地也。倘有原缺未補者。如南充縣。富順縣。郫縣。東鄉縣。等處。皆宜急補。其南充富順。俱係大縣。尤須風力甲科。乃能彈壓。再查各地方官。久不到任者。俱係兩廣福建浙江等處。去川絕遠。即疾馳之騎。亦須二三月始達。各官攜家。乘舟逆水。何能即至。經年無官。弊蓋坐此。今後宜將近川如陝西。湖廣。雲貴。即河南。亦尚易至。以此近便地方人才。除補。其絕遠如前項地方人員。不必銓除。致人地兩下不便。尤須多選甲科。以資整頓。以起頹弛。以上事體。統應題請。伏乞敕下吏部議覆。如果臣等所言不謬。照擬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庶內治既修。外攘益裕。區區逆賊。不足平矣。緣係遵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旨。俱依擬。

平播全書卷二

奏議

二運大木勸懲疏

題為採辦二運告竣。分別勸懲。并乞恩賜停緩。以蘇民困。以濟兵興事。卷查四川採辦。奉部文先採十分之六。限以六年。分作三運。至萬歷三十年報完。該項運木於二十五年十月起解後。官民即竭力分採。二運已於二十七年九月內起解。除起解期日另疏題報外。據布政司并督木道冊報。各道府州縣。衛兩運完過木枋根塊。中間多寡有無。什伯倍蓰。內有前後一人通管者。通融均計。功罪自不相掩。有前官蒙賞罰而去。後官接管者。按數交收。勤惰更復昭然。總之以六分爲率。每運二分爲額。多者居最。不及者殿之。兼查官督有無虛冒。閱閱有無騷擾。互相參酌。分別勸懲。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具疏上請。除分數不甚懸殊。別無弊端。應獎戒者。臣等徑行獎戒外。其前運無過官。今完五分以上。及接管官。分完五以上。如成都縣。陸任知縣。施所學等。各官。或再運而終始相成。或初筮而績效已著。掄材居最。受準能終。俱應優敘。以備紀錄。其兩運俱無過。其完至六分以上。如巴縣。知縣。文立經等。各官。三年採辦多勞。兩運拮据。並苦雅稱。物曲之利。足驗人官之能。亦應通敘。以備紀錄。其頭運完一分以下。住休官。二

運總完四分以上。如羅江縣知縣。喻言章等各官。雖無所加於常數之外。亦無所虧於原額之中。後效可觀。前獄克盡。均應開復原任之俸。以示鼓勵。內蔡用明。喻言章。黃日昇。後運完至七分。以上。仍應摘敘。備錄。其陳敬更頭運降俸。原以擾民有議。不止爲分數不足之故。仍當待其考滿日定奪者也。其通管兩運。官。共完不及四分。蘆山縣知縣。王道望。威遠縣知縣。劉芳聲。平武縣知縣。李察。南溪縣知縣。羅應雲。江油縣知縣。王以寧。彭山縣知縣。王大才。各官。始事已見忘荒。小德不聞。警惕廢事。如此。急公謂何。兩運有優。重處無說。但誤事雖甚。擾民未聞。當貶削其級。姑存其官。內劉芳聲。李察。王道望。完共三分以上。當降一級。管事羅應雲。王以寧。王大才。完共一二分上下。當降二級。管事不論其在任。陞任。隨任。隨降。後當住其陞遷。待考滿日議奪。其原以頭運住俸者。徑當削去。從降級後開支者也。會川衛前後將及四分。指揮方泰。姑免削。建昌衛前後一分以上。指揮。今陞會鹽守備。施勳。前所住俸。徑當削去。姑准開復。鹽井。寧番。越嶲。三衛。一木俱無。指揮張維藩。李紹武。陳文龍。除前住俸。徑削外。再當罰俸一年。示懲者也。其接管官不及二分。合前運尚不及四分。慶符縣知縣。張明卿等各官。分則一無可稱。合之則兩不相補。工多虛廢。政亦平常。亦應姑各罰俸一年。示戒者也。又查得渠縣知縣。柳東。心多潦草。事每張皇。倉夫。以六兩。派以二十兩收。九百名之茹苦可念。採木。二運之工未已。三運之夫已派。千萬戶之負累堪憐。政謝夫西。門豹之投。民苦於東。野畢之御。資陽縣知縣。詹淑。性本剛愎。事每因循。供應派之。民何忍其財力俱盡。盛氣加之。僚友。豈所謂道義相成。小民何以堪之。他政無足言矣。崇慶州陞任知州。周炳。恣睢不檢。貪黷有聞。頭運不及一分。二運亦難兩補。山中不給官銀。俾義民合德。冷磧。水次不查。遺材。材朽。夷凌。尙有許其賊者。多至巨萬有餘。即云。之口乎。或有一於斯矣。已經敗露。枉自彌縫。仁蔭。蔭丁。憂知縣。麥鎮。才資。關。舉動乖張。一百人下。怒。怒人。是何號令。五十夫入山。採木。各有。遺。遺。之。公私。竊取。考。不下數千。木銀之見。在追補者。尙有三百。訛。訛。自足之政。營營。荷得之徒。以上四官。在柳東。詹淑。當以不及量。調。簡。僻。周炳。當以不謹。例。削。任。麥鎮。當以貪。例。爲。民。者。也。自州縣。而上。分。理。者。七。小。總。理。者。各。道府。也。小。總。則。夔。州。府。同。知。儲。信。成。都。府。通。判。宋。家。官。重。慶。府。推。官。高。奇。校。各。府。則。成。都。府。知。府。周。懋。卿。順。慶。府。陞。任。知。府。饒。景。暉。重。慶。府。知。府。張。興。行。保。寧。府。署。印。同。知。梅。燮。各。道。則。分。守。川。西。道。陞。任。參。政。范。涑。陞。任。參。政。李。維。楨。分。巡。川。西。道。副。使。陳。興。相。分。守。川。東。道。陞。任。參。議。郭。士。吉。俱。當。在。紀。錄。之。列。其。最。無。功。者。則。建。昌。兵。糧。道。副。使。顧。汝。學。建。昌。監。理。通。判。李。復。宗。寧。越。撫。夷。通。判。張。正。蒙。俱。當。開。俸。三。箇。月。示。儆。其。原。任。建。昌。監。理。通。判。鄭。友。諒。原。降。俸。二。級。不。准。復。仍。移。文。見。任。處。所。待。三。年。考。滿。日。議。復。者。也。自。此。而。上。爲。各。總。之。總。者。則。督。木。道。布。政。司。也。查。得。離。任。督。木。道。右。布。政。使。周。一。經。爲。政。有。規。矩。準。繩。論。材。是。樞。枘。梓。榘。算。而。循。銖。毫。芒。必。照。盡。利。則。窮。崖。幽。谷。皆。春。陸。任。帶。管。督。木。參。政。李。維。楨。品。格。極。樞。木。天。之。選。藻。鑑。稱。匠。石。之。長。掄。選。則。良。工。獨。苦。故。蔽。江。皆。參。天。日。之。材。博。誠。信。大。雅。不。羣。即。一。節。見。清。廟。明。堂。之。器。布。政。司。左。布。政。使。程。正。誼。博。物。卓。矣。工。師。庇。民。居。然。大。廈。誠。足。以。程。物。土。故。選。擇。悉。當。而。鉅。細。各。獻。其。長。明。足。以。辨。官。材。故。任。使。成。宜。而。公。私。交。相。爲。利。已。見。萬。牛。回。首。行。看。八。柱。承。天。以。上。三。臣。除。周。一。經。已。經

加銜致仕外程正誥李維楨當特加武揚以備錄用者也。臣等又據司道冊報總算合省木數。頭運完僅二分。二運完幾四分。緣頭運事屬創始。山水崎嶇。夷情反覆。官民曾未得託足。往往有空費工力。而阻險阻夷。竟委乘溝壑之中者。二運則道路慣熟。決擇便利。工夫未枉。力等工倍。該司道照議定規則。如法折算。總計兩運收報之數。以各州縣分計。自一分以至十分。甚相懸絕。而以合省通計。截長補短。似已足六分之額。其規則俱查嘉靖間殿廟大工減三事例。以次遞減。非敢濫空創始。大都木有三號。或以三折一。或以二折一。二折一者。浮於元號圍尺幾四之一。三折一者。浮於元號圍尺幾三之一。雖是以小抵大。實則以多抵少。即部收之寬嚴未下。而有刊定之冊冊在。併齊備查度。亦不甚大。其木號合式者雖少。然又部派木數。先有定額。隨後減採六分。寬限六年。又許互相准抵。通融折收。豈非以巨材難得。民力難支。德意恩勸。易有窮極。然尚是二十七年以前事。彼時蜀猶承平也。蜀自今歲之春夏。播會猖獗。中使征權。招兵集餉。官費百倍。民費次之。開礦抽稅。民費百倍。官費次之。上下交征。公私置竭。百姓愁苦。無聊。似不復能勝此役矣。矧蜀西北道。自來無木。合省俱赴採於東南。今東南賊壘遍地。殺氣連天。冤魂盡。愁雲慘結。蜀之人心。震搖動輒。以首相驚。奔竄隱匿者無虛日。尚能使之東足。襄糶入東南。近播處所。斫木乎。目今求根木塊。枋。難已。萬倍於前。況折算之令。三運已當停罷。繼此如式而求。難又萬倍於今。此其時因勢窮。明白易見。且部議原減採六分。而今六分近足。原寬限三運。而今二運報完。又值兩宮告成。三殿未興。而蜀之不振。適與兵會。昔尚誠寬緩於無事之日。今可不破格寬假於多事之際乎。臣等固知皇上明見萬里。恩覆二天。必不斬此一時之德澤也。總乞救下工部。將蜀省採辦。暫與停緩。俾播事稍定之日。再議派採。以作三殿之需。庶一紓徐之問。民生得以少甦。軍興大有攸賴。其各官應紀錄者。處分者。一一查議。覆請移文吏部。知會至停採之後。亟當照刊定銷算規則。清查錢糧。備再有虛冒科索等輩。不妨陸續。一一舉發。其後採之時。須查今日之完欠分數。劑量分派。不得重累偏苦。庶有司之勸懲有終。而百姓之勞逸勻稱。此皆該司道之責任。部覆更不可不申明也。緣係採辦二運告竣。分別勸懲。并乞恩暫賜停緩。以蘇民困。以濟兵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工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依擬行。

懸購規則疏

題為酌議軍前賞罰事。規以一羣情。以圖全勝事。臣聞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楊應龍以一土司造反。臣躬承主命。率天下忠臣義士。共行天誅。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勝負之算。豈俟問哉。顧惟賞功罰罪。聖主所以服人。賞信罰必。聖主所以勵世。自古用兵。未有賞罰不明。而可以成功者。近該兵部題奉聖旨。頒示賞格。錫子優厚。等級分明。計懸示之後。賊當投首。臣亦何容再瀆。顧部職其要。止於議賞。臣職其詳。當並議罰。先是臣有擬定擒斬投降之賞。畏留失事之罰。與夫一切先登陷陣。大小賞格。與今所頒。詳略互異。有已密行頒發者。有候臨事頒行者。以軍機不可先傳。未敢輒行題奏。即今兵漸集。餉漸充。各省調兵。漸有音耗。即宜合謀設策。漸次圍賊。但因年來勦撫無常。賞罰不定。人心疑貳。未即信從。所有前項事規。

必須預行題奉聖旨。臨時與兵部所頒。並行懸示。方可鼓舞羣情。齊一衆志。人人用命。平定有期。謹將擬定規格開具上請。伏乞救下兵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緣係酌議軍前賞罰事。規以一羣情。以圖全勝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開坐專差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 一 不論大小文武漢土官兵軍民人等。但有能擒斬楊應龍正身者。除照兵部原擬。及今增定賞格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功級驗明。當即給與。
- 一 各土司如水西安繼臣。永寧奢世績。西陽冉御龍。石砮馬千乘。以至天全平茶邑梅等。大小衙門。有能督率部兵。擒斬楊應龍者。除照兵部原擬陞賞。及瓜分地土外。其本官係宜慰者。加副總兵銜。給蟒衣玉帶。宜撫加參將長官。及知府知州加遊擊將軍。仍各給飛魚服色。的親子弟。准遞加官職。領兵頭目。准授長官。或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
- 一 不論漢土官兵軍民人等。有能奮勇先登。入樓山關。崖門關。大灘關。苦竹關。板角關。三渡關。黃灘關。烏江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有能奮勇先登。打破播州城者。陞五級。賞銀三千兩。有能奮勇先登。打破海龍關。雖本身不能擒斬應龍。而大衆驗係真正當先者。陞七級。賞銀五千兩。
- 一 應龍手下軍師黃七。孫時泰等。謀士何漢良。李旭。戴貴。張玉。彭道。張漢清。何廷瑞。陳太等。督軍總管楊兆麟。郭通緒。楊珠。楊明等。內司總管何邦寧。田一。田良玉等。提調巡警向守忠。趙仕登。謝朝休。張漢武。羅剛。朱敬。袁守剛。陳大恩。石勝等。苗頭總管吳金鏡。吳金富。石朝貴。曹萬。曹慶等。各里頭目。張國。張讓。穆焯。袁年。袁登。王繼先等。及其餘但係領兵議事之人。若有能率衆來歸。或攜家歸附者。以前罪惡。盡除不問。原有官者。仍以原職守土。原無官者。授以指揮千百戶職銜。令立功自效。若能擒斬應龍者。除照兵部原擬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願為土官者。聽分其地世守。內有楊氏親枝。除擒斬照格陞賞外。投降者。仍量授土職。承其宗祀。
- 一 應龍妻田氏。子朝棟等。能將應龍縛獻。或致死獻出其屍。准免本身死罪。使得承奉其祖宗香火。仍照部格。量與優恤。
- 一 管圍內官。葉喜受。閻懷石等。及一切守圍之人。與賞當頭日妻子。能率衆拒圍。以待官兵。不容應龍走入者。偽官照先登圍例給賞。餘人照例陞賞。若能擒斬應龍者。除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
- 一 應龍桃溪莊丁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人戶。及節年招九股惡苗。及紅腳黑腳等苗。有能自己束身投出者。並不殺害。係播民者。仍管原業。係苗民者。量其遠近。給以路費。及照身批文。發回原籍。有能率衆舉義。擒斬應龍來獻者。與官民一體陞賞。
- 一 五司七姓之人。有能擒斬應龍者。有官者照土官。無官者照土兵。各破格陞賞。仍賞銀一萬兩。不拘原題三級之例。
- 一 原格斬獲撥置同謀。親信用事。緊關從賊者。將領遞陞二級。官丁准照功頭日陞賞。查例斬獲功。

頭目者應陞三級賞銀一百五十兩。擒斬賊從者，准照苗功計數倍賞。查例苗級一類，賞銀五兩，今加倍應賞銀十兩。

一應龍頭目人等，各係本省及外省人氏，各有籍貫，俱已查明。若榜格懸示，兩月之後，既不能擒斬，又不肯投降，直至拒敵交兵，為賊盡力。其家即係謀反之家，賊平之後，即移文原籍，將父兄子姪人等，盡以謀反家屬捕誅。

一各土司有陽順陰逆，逗遛觀望，不肯盡力，即係附反之人，賊平之日，移師伐之。

一各將領如定有信地，不行赴守，定有師期，不行赴敵，及一切逗遛觀望，畏縮怯懦等情，查照所犯輕重，應收監者收監，應斬首者斬首。若軍士有犯，徑行斬首，奉聖旨該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糾勦逗遛將官疏

題為逆賊狂逞，有日諸將觀望成風，據實糾參，以肅軍令，以靖夷方事。臣聞事莫重於討逆，法莫嚴於治軍。播賊大逆不道，自干天誅，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令督三省之兵進討。臣嘗生也，自惟懷鉛握槩之長，非有躍馬彎弧之素，豈能身犯矢石，與逆賊相從事於顏行。惟是仗九重之威靈，申三尺之明法，用以整齊諸將，獎率三軍，俾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夫然後一鼓成功，而元兇授首也。乃諸將中有驕不可馴，曠不可使，逗遛觀望，裹足不前，怯懦縮縮，奉頭而思竄者。臣不一明言之，行見法紀廢弛，卒伍渙散，狂賊得氣，重地堪虞。異日即臣身當其罪，然於國家何利焉。除劉挺先令押兵回川防播後，即以爲四川總兵。先限五月內到任，後限八月二十日到任。今九月行盡，尙未到川。臣方欲具疏糾之，而會其差官具稟，言於八月二十日到荆州，二十二日發軍前行，計數日發盡。彼即尾後前進，據其差官稱擬擬於九月終十月初上任。既相去不遠，臣姑待其至，查有無別情，再行具奏外。若童元鎮自閏四月內，即以爲貴州總兵，令不必候代。至於今已半年矣。廣西貴州壤地相接，何事羈留於今不至。臣自六月內，即移文貴州催之上任。臣又以專檄督之，至今竟無一字相聞。豈其耳目塗塞，不知貴州之急耶。抑其畏賊如虎，寧甘受後期之誅，而一步不敢履黔陽之境耶。據此退怯之狀，即受事亦未必可倚。宜革任勘問，方正軍法。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且舊者已一朝不可復居，新者亦目下未能即至，合再行嚴催赴任。仍先革去職銜，令充爲事官。戴罪管事，俟任後有功贖復，有罪並論者也。沈尙文原以貴州總兵革任候代，夫所謂候代者，欲其照常行事，防守地方，令地方不苦於無官，乃有賴也。而尙文自能任之後，杜門稱病，一事不理。逆賊流劫處處告急，撫臣江東使之以病辭，郭子章使之以病辭，臣移文使之，既不動身，亦不回文。最後貴州危急之甚，撫臣行令急備備橋，擁軍三千，止撥一百人往。彼身在銅仁，是賊所不到之處也。三千軍安所用之，非其投占無人，則其惶懼自衛，將領若此，留之候代，何爲也哉。尙不如遂之蚤去，以一裨將待事，尙得其三千人之用也。蓋彼以爲業已能任，罪無復加，故假毫無狀。一至於此，臣以爲貴州雖無陷城殺將之事，而狂賊招苗，出入無忌，虜掠焚燬，何可勝言。此非尙文之罪乎。似宜查照實職降三級，仍行巡按御史，勘明拾殺實數，另行定罪者也。曹希彬以原任副總兵，令管葦江遊擊事，後改任合江遊擊，限

九月初六日到任，有信地，有憑限，星馳視事，何說之詞。其同領兵東征將官，回川已久，見在委用，乃希彬畏難避事，行至夷陵，堅臥不進，且投一揭帖，高自稱許，謂其爲將三十年，身經數百戰，皆有成功，開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每每以此爲戒，故不敢輕進。其放言無忌，一至於此。尙知有人聞差聽事耶。及查其生平，原無甚戰功，止以口舌得官，朝鮮一行，因人成事，不覺於而自功了無忌憚。不知今日平播，守須實守，戰須實戰，豈可以空言虛詞借耶。梅鼎臣係臣標下練兵遊擊，奉聞令坐鎮酉陽，則忻然而往。夏間令防守彭水，則鬱鬱求歸。後賊破葦江，令守南川，則往來府城，回翔江上，竟未一至南川之境。當是時，兵微將寡，原無可恃。臣恐強驅之去，不死則降，故亦任其進退，不復催逼。彼一時也。近調兵漸集，以萬人付之。鼎臣令其入守，彼尙畏留不進，強之再三，始以一文報行期。後訪之，原未到南川，止到木洞耳。夫木洞者，當賊破葦江，南川人驚而逃，縣官計無所出，因移軍於府，而身止木洞，以其近江，易於避賊耳。今將官而亦欲避賊耶。此二臣者，在梅鼎臣已革其任，但彼原不知戰，難過責之。合姑令回衛，帶俸差操。在曹希彬東征新回，又虛張自肆，若途革其任，彼以爲沒其勞，屈其才，強行揭辭。後日且得鑽刺復進，宜先以逗遛革其職，令充爲事官，仍守合江，待時臣驗其稱否。如不能守，徑自更換別用。候異日有功，得以贖復，有罪仍行重處者也。嗟乎，朝廷之待將領，亦不薄矣。世其官，世其祿，獲功則有陞廢恩榮之典，死事則有恤餼廩食之報。此亦何負於若曹，而若曹利則爭趨，害則爭避。臨難則求苟免，遇敵則求抽身。小建豎則以爲報之薄，小奔馳則以爲用之苦。甚至妄肆狂言，坐索高價，如曹希彬之類者，是尙知三尺法爲何物耶。夫賊亦有何憚賞以待有功，有何恤錄以償死士。獨其所遺領兵者，皆其妻子於圍，而又身自持刀監押之。其人降則沒其家，敗則摧戮其身。以故致死向敵，無復他志。今朝廷能生人殺人，能榮人辱人，能爵人及於十世，能夷人及於九族，乃反不能如賊獲一戰之利，則惟法之不行故耳。臣請以後大小將領，但有除之不來，使之不動，及一切假差恣肆，畏縮逗遛情態，臣權其輕重，輕則革其職任，徑行更代。重則一面收監，一面具奏。該部亦宜多發大小聽用將官於軍前，以爲不時更換之用。庶乎軍令既嚴，羣情自奮，平定逆賊，當不遠矣。統乞敕下兵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幸甚。緣係逆賊狂逞，有日諸將觀望成風，據實糾參，以肅軍令，以靖夷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議奏。本部覆奉聖旨，童元鎮改貴州總兵，原旨著便馳赴管事，不必候代。如何。至今未到。若命嚴重，軍機緊急，恣意逗遛，本當擊問。姑念用兵之際，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督總兵事，立功贖罪。沈尙文握兵未代，責任在身，如何託病閉門，提兵三千，只發百人赴急。好生藐視憲法，全無忠義之心。著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星夜扭鎖來京究問。曹希彬、梅鼎臣，俱革職行督按官嚴提問報。李應祥，准以原官，起貴州總兵聽用。國家養士甚厚，酬功不薄，望濟不時之用。各官平居驕恣，遇警畏縮，避延巧擇便利，專圖推諉，負恩玩法，於心何忍。軍法尤宜嚴肅，以後故不違，的賜劔從事，毋得姑息容奸，餘俱依擬。

設監軍兵備等道六款疏

題為瑣陳軍前緊要事宜伏乞聖明速賜處分以裨戰守以圖全勝事近因逆賊楊應龍大逆不道自取
 誅夷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俾調各省之兵恭行天討諸凡軍中事宜節經部科之所條陳明旨之所裁斷
 不啻犁然具矣顧軍機最重軍事最繁凡一切大小機宜有裨戰守仍須議處者時時有之臣惟不文無
 能倚馬俯詢遂事陳請謹將近日應行事務彙為一疏上希聖斷伏乞敕下吏戶兵工各部查照疏內事
 理逐一議覆得旨行臣遵奉施行臣愚幸甚絲係瑣陳軍前事宜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送
 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題設監軍等道該吏部覆於川貴二省各設監軍二道旋推參政副使等
 官張棟楊寅秋等計當不日到任惟是湖廣亦係用兵地方與川貴事同一體向因未設總兵故監軍志
 臣亦未議及今該臣等議復總兵又該兵部先已題允業以陳璘充之則目前防守異日進兵皆獨當一
 路監軍之設必不容已陞自外省恐遠不即至查有分守上荆南道參政胡桂芳才略有餘資俸已久應
 陞按察使令監軍事尚少一員姑以湖北兵備道王應霖兼之其湖北守巡二道仍專司糧餉兵馬不得
 有誤大舉伏候聖裁

一四川省城有分巡川西道向來止管分巡不兼兵備彼時承平無事會省之內全無武備已非所宜况
 今軍興之際一切驗軍驗馬等項皆兵備道責任即行之分巡道有類帶管殊非事體且各省會城分巡
 未有不兼兵備者獨四川為然此亦偷安弛備之一端也合無將該道加添兵備兼銜目下軍前兵馬器
 械之事一切責之料理臣仍查其與各兵備道應分管州縣咨部更換教書行事則日後川西地方亦且
 借其彈壓不為無補伏候聖裁

一近該戶部議定湖貴用兵應發餉銀責令湖廣以節年派贍太倉餘銀十六萬零解四川以白蠟等銀
 九萬零及商稅銀一萬零並雲南借川銀十萬俱解貴州各軍前支用緣彼時湖廣未設官兵故令分餉
 二省今湖廣設有總兵自有重兵屯守所需餉銀必多豈可轉餉他方臣已行令將銀十六萬兩不必解
 川留於該省支用外近得該省撫臣支可大書言十六萬止一萬見在其餘及應解貴州白蠟等銀皆節
 年帶徵虛數非見銀也寔及於門兵次於野而旋徵多年之餉銀以給之豈能有及臣已行該省撫臣多
 方借處不得有誤軍興必須戶部查照臣近題應發各省銀數別為處給其以前帶徵錢糧不必作數庶
 幾師得宿飽敢有資伏候聖裁

一軍前所需鐵盔鐵甲火器火藥鉛子弓箭腰刀等項蜀中向來百無一備近該臣差官四外收買連夜
 製造然買者不能即至造者不能即完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其不相及明矣已咨行兵部求於天津
 杏取解送及轉為具題於內庫給發但念自京抵蜀道里險遠若但以朽腐不堪充數豈徒無濟營伍亦
 且空擾驛遞必須所司選委能官逐項揀揀著實可用方行解發庶於實用有濟伏候聖裁

遊守等官止司一事凡有應行軍理應商推者商推應詳議者詳議皆須以臣為定往見以前征討之事
 軍前文武等官往往不安職守妄生機械或於都門投遞揭帖或於道路布散流言等己之長則以無為
 有掩人之功則以是為非以致黑白不分主持不定如先年寧夏近日朝鮮可為明鑒合無嚴行申飭以
 後再蹈前轍在內聽科道在外聽按臣及臣不時參論重處庶事權歸一展布為易伏候聖裁

一逆賊從來廣布金錢恣行結納利其有者初但為之延譽後乃為之庇奸如先年薛亨之所糾舉近日
 本兵之所參奏其百分之一耳今已罪在不赦計即素有往來之人亦必改心回面幸其一日就死滅口
 之為快誠恐尚有喪心病狂者入其籠絡為之顛倒是非熒惑耳目以冀微倖萬一苟免滅亡若其計得
 行則三軍解體平定無期西南之禍計不旋踵可為寒心伏乞天語申嚴開諭使天下曉然知君臣之義
 順逆之塗令即有利口覆邦之人不至為賊遊說自入叛黨然後大義昭明庶功可奏伏候聖裁奉聖旨
 該部知道吏部覆奉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逆會罪惡滔天更無可赦軍中機宜悉皆責
 成總督各官協謀共勦不許參差若有妄生機械流言遊說顛倒是非熒惑耳目的在內聽部院科道在
 外聽總督撫按不時參奏重治毋容姑息

調補監司道官疏

題為道員缺數多懇乞亟賜推補以濟時艱並酌議綜覈有司以蘇民困事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
 御史崔景榮議照今國家立法綜覈吏治至詳密矣有撫按以總之於上有守令以分之於下而又有藩
 臬二司以監理於其中蓋監司者上以承撫按之德意而下達之守令以流布於小民任至重也故監司
 得人則一路受其福監司非人則一路蒙其禍若監司缺人則撫按之命令無由下達小民之疾苦無由
 上通一路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在居平無事然且不可況多事之邦軍興之際乎今西蜀不為無事矣
 監司缺人不為不多矣除齋捧未回如熊宇奇陸轉未到如王道增張文燿康夢相傅良諫不敢槩滯外
 如陳與相以調用而川西分巡缺胡宗向李廷謨來三聘以被論而守北守東被論道缺又崔斗瞻改
 之魏養蒙魏養蒙改之傅良諫傅良諫者咨文以為參議即報以為副使二者必居一焉而守西巡北必
 有一缺夫一省之司道幾何而公出未回者一已補未來者四被論候處者三懸缺未補者一其左布政
 新任未補無論也此即從容查諸亦且不足況羽檄時飛四郊多壘徵兵理餉日不暇給獨以三五監司
 代攝其間一人之身印累累而綬若若其與濟者幾何臣等欲聽餘部除補恐緩不相及欲調之各省恐
 遠不濟事謹於本省及鄰近省分方面中查其資俸相應賢能久著堪以填補者得數人焉如本省副使
 馬朝陽參議史旌賢陝西參政張悌河南副使王嘉謨直隸真定知府秦鄰晉陝西鳳翔知府汪應泰以
 上各官才守兼優聲望並茂或治兵理餉樹屏翰之績於一方或分符專城擅循良之名於各郡並為緯
 武經文之器堪勝投鞭道大之司臣等第其才地參其俸資妥相擬議合將馬朝陽陝西參政分守川北道
 史旌賢見委督餉合陞副使兼參議兵備彼道仍兼督餉張悌以原官參政調守川東道王嘉謨陝西
 政分守上川南道秦鄰晉陞副使分巡川西道汪應泰陞副使兵備松潘道至於守西巡北二道除傅良

諫補一缺外。應查其未補者何缺。該部徑查存俸相應之人。一併填補。以上各道。除本省外。係外省者。即勒限行令前來到任。係邊方者。冬春之間。毋不入犯。亦令不必候代。有遷延不至者。令臣等悉究。其庸樸未回如熊宇奇。陞補未到如王道增等。該部仍移文行催。勒令速至。庶監司不至乏人。軍興大有利賴矣。抑臣等尤有說焉。政事不綜。則不理。人情不激。則不興。故惟賞與罰。聖主所以砥世磨鈍。而鼓舞一世者也。向採木之事。止於勸農勞民。猶且每一運完。司道有司。各有舉劾。況茲與師討逆。調兵買馬。運糧治器。何項不取之小民。何事不經之有司。有司智愚賢不肖。人各不同。諸凡勤慎公廉。事集而民不擾。與夫昏柔怠緩。徒擾於民。無濟於事。一切情態。萬有不齊。若非握激勸之權。何以集羣策。屈羣力。而收平定之效乎。合候事寧之日。除軍前功罪另議外。其通省司道。及各府州縣官員。容臣等查其料理軍興事務。有無過誤。有無騷擾。分別賢不肖。會行舉劾。與薦者亦準作正薦。庶乎甄別有方。羣工兢勸。西事之平。可計日而待矣。統乞救下吏部議覆施行。臣等幸甚。緣係道員缺數多。懇乞亟賜推補。以濟時艱。並酌議綜覈有司。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增復府佐疏

題為地方多故。需人甚殷。乞賜復設府佐員缺。以便料理事。據四川按察司兵巡下川東帶管巡上川東道僉事徐仲佳呈。奉臣紙牌。照得重慶府同知久缺。業經會題。以保寧府同知梅燮調補。已行布政司。轉行本官遵照。頃聞重慶府近有新到同知王陸已到任。及查前題疏中有云。若係懸缺。今已調補者。該部已補有人。令其赴省另擬報部等因。今照該府原有安邊同知。續奉裁革。值茲多事之際。一應計處兵糧分佈機宜。全賴府佐經畫。合行查議。仰司即便議妥通詳等因云云。隨據道府呈詳到臣。案查先准兵部咨。為軍務事。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吏部就近調有才略。請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隨該臣會同前按臣趙標。遵奉明旨。議得重慶府清軍同知久缺。合將保寧府同知梅燮調補。其原係懸缺。該部已補有人。亦不必改除。徑令赴川省。臣等另查相應員缺。擬補報部等因。於本年九月內具題。訖。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汝榮。議照重慶原係蜀東水陸要衝之地。漢夷交錯之區。近以播賊叛逆。與師征討。調集兵馬。買運糧餉。俱屯彼中。凡點兵放糧。察弊防奸。皆賴府佐分理。該府原設清軍同知一員。通判二員。一管錢糧。一司捕盜。上年勘播之後。議將捕盜通判裁革。而以捕務併管糧通判。所遺俸薪。轉設安邊同知一員。駐劄安穩地方。繼以播賊出沒。議於綦江添設參將領兵。又將安邊同知裁革。頃臣等因該府兵糧驟聚。同知久缺。未任。遵奉明旨。揀將保寧府同知梅燮。題請調補。先行到任管事。今新任同知王陸。續到。據稱前任情堪。以致耽延。茲道府呈稱。本官頗有才能。議將該府原裁通判。仍舊議復。就以王陸。填補捕盜同知。委於事體。穩便。理合具題。伏乞救下。該部覆議。如果相應。將重慶府捕盜通判員缺。准其復設。捕盜同知。暫以同知王陸。就近補任。候播事底定。另行議擬。轉行臣等遵照施行。庶佐職得人。而民安盜弭矣。緣係地方多故。需人甚殷。乞賜復

設府佐員缺。以便料理事。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褒旌將官疏

題為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歿。乞賜照例贈卹。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紙牌。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報。播酋楊應龍統兵。於六月二十日。逼近綦江。遊擊房嘉龍。并張良賢。領兵出敵。頗有斬獲。苗兵退去。至二十一日。會復統苗破城。於城內大戰。二將一齊陣亡。守備胡汝寧。入水泅死。等因。雖經本部院節次題報。但各將志急效忠。祇緣孤軍不能城守。一時死節。情實可傷。仰司會同布政司。查有何例。議妥通詳具報。其胡汝寧。應否併議。奉此。又蒙巡按趙御史。牌同前事。依行布政司。回稱云云。到臣。卷查房嘉龍。原係四川松潘澄城遊擊。該前撫臣。調赴綦江。領兵防守。續又具題。將本官加陞參將。職銜。隨該兵部。覆奉欽依。將本官陞補綦江參將。移咨到臣。又查得張良賢。亦係原任澄城遊擊。因部兵與永寧禦虜土兵。互相鬪爭。本官同部兵。斃傷土兵五命。引因事。威逼人致死。非一家三命以上。發邊衛充軍。事例。發遣。後該布按二司。詳發於防播處所。立功贖罪。胡汝寧。係石泉守備。調赴綦江。協守各行。遵照。本年六月十七日。據重慶府呈。准房嘉龍塘報。本月初三日。據丁山里邊勇高仕偉等報稱。楊應龍。龍父子。已出在點脚壩。分兵三路。初八日。又探得楊發兵。割住地名。渡三溪。十三營。職即會同張良賢。統率官兵。隔河對敵。當時統敵。打死射中數多。拒敵至晚。次日。盧楊會分兵。侵縣內。留家丁伏。自製張喜等。瞭見播兵。由上流來圍。一處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生擒五名。其餘奔山入箐。等因。六月二十四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准房嘉龍報稱。本月十六日。偵探得播兵萬餘。在趕水屯。割二十四營。職會張良賢。督率守備胡汝寧。同官兵二千員名。於十七日三更時分。發家丁張喜等百餘。令張良賢為先鋒。其餘官兵為犄角。已時抵舊東溪。撞遇播兵。一處對敵。數陣。就陣斬獲苗級一十二顆。弩鎗銃箭俱全。追趕落水。死傷不計其數。其餘奔箐去。訖在我全勝。止將夷丁鐵兒箇赤。家丁房寧。戰馬二匹。當陣倒死。等因。先後具報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汝榮。議照人臣受命於君。惟職所在。以死守之。故將死。殺。士死。鼓。房嘉龍。值逆會之變。身為將領。奉命守城。則綦江固死所矣。願逆會頻年以來。逆節雖著。勳撫無常。向未有頌言誅之者。自飛練之役。殺人如麻。流血成淵。惡極罪盈。始有進勳之命。然鳩將集兵。尚須日時。嘉龍身為偏裨。託之待命。觀望遷延。豈非常情乎。而嘉龍則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且既已名其為賊。豈復宜與之俱生。蓋滅此朝食之志。自其由漳臘調綦。業已定矣。故會以賄來。則卻之。以使其來。則斬之。懸賞招降。張榜征討。其視應龍。居然軍中之蠱。豈其不知彼己。而甘與為敵。忠激於心。義形於色。直欲碎逆賊而平吞之。一何壯也。張良賢。以松邊名將。誠勇有功。詎誤謫戍。領兵協守。至綦幾數日。值應龍逆謀。既就。悉帥以出。二將遂列陣相迎。自為犄角。轉戰於三十里之外。良賢殺入重圍。出而復入者三次。後以勢不相容。始議城守。終以孤城無援。奸細乘之。遂身與城盡。亦足悲矣。初聞賊欲破城。有為嘉龍計者。欲移家他方。身自為守。嘉龍毅然曰。我為主帥。一移家。人心遂搖。城誰與守。死。則闔門死耳。

比城破乃自殺其妻而後以身殉城。張良賢見城不守，欲刃其妻，其妻曰：爾自戰，吾亦隨而戰，遂持刃向賊，衆爲披靡，既執賊衆，義而釋之。嘉龍之子亦俱無恙，此豈非忠臣義士自有神明陰相爲護其家，令不獨全其名乎？二將已矣，今城守漸完，勁兵畢集，逆賊授首，當必有日，恨不令二將揮戈其間，然要以此稔賊之惡，甚賊之罪，起懦夫之志，激壯士之肝，自二將之死始，亦可無此死也。胡汝寧計無復之，投水而死，等死耳，胡不以一矢相加道，倘獲戰死之名，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奈何其不善處死，蓋其爲國捐生，亦自死於王事，獨未至轟轟烈烈如二將耳。看得原任參將房嘉龍，原任遊擊，今充成領兵，張良賢忠瑤貫日，氣可成虹，提一旅以捍危城，率孤軍而當大敵，斬將擄旗，代之英風不泯，成仁取義，千年之俠骨猶香，宜有特褒，用酬奇節，合無敕下兵部，查照節年事例議覆，將房嘉龍原官加贈三級，張良賢復原官，量贈二級，各廕一子，本衛百戶世襲，仍於綦江地方立祠，有司春秋致祭，比於巡遠之雙廟，其胡汝寧，通候查明，止照陣亡事例施行，庶大義昭明，羣情奮勵，平定有期，奏凱可冀矣。緣係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歿，乞賜照例贈廕，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增楚省監軍將材糧餉開款疏

題爲播惡已盈，大征宜亟，遵旨議增兵餉，併舉用將臣，以彰天討，以戡禍亂事。准湖廣撫臣支可大會，內稱：先該臣於楚省防播，協征備兵一萬，計餉一年，已經題請復額編征，僅得六七萬兩之數耳。近復有明旨，特諭湖廣與貴州各兵，俱准添補，又令湖廣堪動錢糧，准先動後題，伏讀諭旨，具見聖明加嚴於薄伐，討罪之舉，而又軫念全楚兵食之難繼也，敢不仰體宸衷，悉心籌畫，求爲制勝萬全之計。等因。備移

到臣，該臣會同巡撫湖廣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會，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立賢，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播逆楊應龍上負國恩，橫肆狂逞，一歲之中，在黔收劫於飛練，在蜀殘破於綦江，楚之偏橋，近聯播境，時見恐陵，邇復遣書內地，聲言入犯，諱張嫚罵，侮及三省，以此情形之巨測，亟宜聲罪致討，而不容養寇以貽患，顧湖楚既患無兵，而又不取借兵於諸路，最苦乏餉，而又不求濟於他省，臣化龍已經題議，楚兵宜用四萬餘矣，計餉宜先給三十餘萬矣，若非就近區處用備策應，雖欲併力西向，爲大征計，將奚賴乎？所有糧餉之當留用兵士之當調募，與夫監兵督餉，則道臣之宜擇也，推鋒抗敵，則將材之宜舉也，行據布按二司詳議相同，又經臣等覆查無異，謹開列事款條議上，請乞敕吏戶兵三部再加查覈，覆議遵行，庶掎角之勢易成，而蕩平之績可奏矣。緣係播惡已盈，大征宜亟，遵旨議增兵餉，併舉用將臣，以彰天討，以戡禍亂事，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議留兵餉，竊惟六師既興，餉卽隨之，湖廣設兵四萬，先議給餉三十餘萬者，特爲目前進勦之計耳，今尚有將領各官糜糧與火藥器械火藥工價等項，俱不與焉，楚省錢糧多係起運兩京，本折銀米與川貴不

同，今又採買大木，庫藏搜括一洗，毫無別項堪動銀兩，臣等焦勞苦索，計無所之，行據布政司左布政使胡心得清查郡邑，委無措處，僅查有二十七年前解濟折銀二萬六千四百一十四兩二錢，太倉銀二萬四千兩，派辦供用庫茶蠟等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三兩六錢，續收國用詘乏，乞查稅契銀兩以佐軍興事，稅契銀九千七百三十二兩，南京戶口正扛銀八千五百九十三兩二錢，北京乾魚銀二千七百九十四兩一錢，及巡撫與巡按衙門解京贖銀八千兩，又各司道解紙贖銀一千一百八十兩，值此兵餉急缺，不得不請留爲大兵糗糧之需，此外尙多不足之數，容臣等再行酌處，或議借留另報，仰乞皇上俯念湯沐重地，用兵重務，將前項各銀，聽該部議覆，俱准充湖楚餉兵之用，一俟播平之日，仍照舊額盡數解京，伏候聖裁。

一、調募兵士，竊照楚地承平日久，武備素弛，即各衛所額設軍兵，僅足戍守城池，及江湖各哨兵役，止堪防守汛地，若使披堅執銳，以抗大敵，無異驅羣羊而攻猛虎矣。近臣化龍會題湖廣設兵四萬餘名，此非羸豨之士，勇悍習戰者，不可用也。查得上荆南守巡道報，有施州衛散毛容美等土司各土兵，宜調用一萬名，湖北守巡兵道報，有保靖司麻陽等土兵，宜調用一萬名，又辰沅兵道報，有見調鎮寧營鎮溪所及沅靖等兵各哨殺手見調守禦備鎮者，併召募民兵共一萬名，應天鳳陽等處京營淮陽等南兵一萬四千名，通共四萬有奇，堪堪調遣，但臣查得施州衛散毛等司土兵未議之前，先已調取就近入川，分布沅彭防禦，難以撤移，應天淮陽等處南兵，頃亦該臣具題請發，近經科臣議及，不知部覆果否允發，此二項既難作實數，則該省應發之兵尙少二萬，應於該省鎮寧、鎮溪、武岡、麻陽等處土兵再調一二萬，充足前數，俱責令彼中原管將領頭目嚴加約束，齊赴沅州，俱候總兵官陳璘到彼督部分布，聽臣傳檄三省大兵，刻期征勦，仍令撫臣一面調發，合應題請，乞敕該部再加申飭，庶師出有名，而三軍用命矣。伏候聖裁。

一、監督兵餉，竊照全楚幅員最廣，距蜀道里更遙，取解一應兵糧，非有專官監督約法，難於畫一。況今議動大兵四五萬，糗糧三十萬，紀律不容不嚴，衡量不容不密，其監軍督餉之重寄委任，誠不可不得其人也。先該部院會議於川貴二省，各請設監軍二員，又該臣化龍查得湖廣既設總兵，集兵三四萬，獨當東路一面之寄，監軍尤不可少，隨查有分守上荆南道參政胡桂芳，才識超羣，且資俸已深，應量加按察使職銜，令監軍旅之事，尙少一員，又以湖北兵備道副使王應霖兼之，業經具題，今撫臣支可大會議，以分巡荆西道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魏養蒙監攝兵務，分守湖北道右參政詹啓東督理糧餉，各加銜管事，緣二官一則謀猷諳練，一則精敏端嚴，委之各務，俱稱其任。第臣前委者，乃胡桂芳、王應霖，而撫臣今委者，則魏養蒙也，各官才品俱屬相應，止因彼時見報魏養蒙方於四川推用，故不議及，今照該省距播遼遠，止一監軍往來計畫，實難應酬，兵備自有信地，帶管不專，亦爲不便，似宜仍設二員，一隨撫臣督理機務，一與總兵陳璘隨營運籌，即將胡桂芳、魏養蒙各任監軍，則分任既定，事功可集矣。其王應霖行令止任兵備事務，免妨職業，相應題請，乞敕吏兵二部，再加查議，合無將胡桂芳與魏養蒙俱准監軍，詹啓東督餉，候平播有功，一併優敘，如有疏曠不職，仍聽據實奏處，庶事有專責，而兵糧不致匱缺矣。伏候聖

一薦用將領。竊惟楚故用武之地。謀臣猛將。古不乏人。而今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材也。況茲播之師。實係干城之寄。雖衛所江防武弁如林。而素不習戰。奚可使之適當一面乎。臣等隨行各司道多方訪。所屬將領。無論投閒廢棄。舉其謀勇兼資者。今得三人焉。武昌衛原任四川行都司僉書吳時喬。材貌俱雄。鎗鈴夙裕。西蜀功多保障。專關力可折衝。原任蘄鎮南兵遊擊柳邦奇。學書學劍。乃武乃文。氣陵羆虎。千羣胸臆。甲兵數萬。襄陽衛原任四川遊擊王一桂。虎視英標。應揚偉略。履戎行如飛電。諱孫吳若懸河。以上三臣。或以病歸。或以過棄。然皆已試將材。為衆推轂。可復置之行間。以應登壇之選者也。乞敕兵部再加查議。如果其材可用。合無將吳時喬、柳邦奇、王一桂各以原官。責令提兵振旅。分布沅州偏鎮等處。俱聽總兵陳璘督部進戰。俟平播功成。分別敘用。則分圖得人。而敵愾有賴也。伏候聖裁。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俱依擬行。

互調州官疏

題為遵旨更調州官。以安地方。以濟時艱事。准兵部咨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請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該臣已將本省府州縣有司官員。第其才品。查照資俸。會同前任巡按御史趙標。逐一擬定地方更調具題去後。近又查得重慶府所屬涪州。乃川東水陸交衝之地。而播賊出沒之區也。目今屯糧積草。治兵繕器。安內攘外。百務交並。此非尋常才調。可以勝其任者。該州知州陳良模。向當初至。頗亦覺其不宜於繁劇。尚意其久之。備或練習。尚堪器使。乃今既數月矣。酬應頗遲。事務漸廢。即買米運糧。種種皆無成效。久之。恐誤軍興於地方不便。於本官尤不便。蓋本官者。平易近民。安靜不擾。若用之簡僻無事之邦。不失為清淨寧一之治。惟此時此地。大不宜耳。及查得巴州知州陳敬衷。賦才爽朗。莅事精勤。巴州僻地。未盡所長。用之涪州。乃為相稱。應與陳良模互相更調為便。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二官者。一則地浮於人。一則人浮於地。仍舊。則敬衷有曠足不展之嗟。而良模有綽短汲深之患。互調。則巴州享和平安靜之福。而涪州無廢墜。雖勝之憂。除已行令二臣。更換到任管事外。合行具題。伏乞敕下吏部照擬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庶繁簡得宜。安攘有賴矣。緣係遵旨更調州官。以安地方。以濟時艱事。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附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擒獲奸細疏

題為將官陸續擒獲奸細。斬獲助播小苗。類彼奏報。以作士氣。以消姦黨事。案查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據防守黃平參將劉效節呈。黃中所把總李朝陽等。領兵於本所軍人陳旺家。擊獲陳守邦。吐稱。王表係邦姐夫。舉家般投播州。楊應龍將王表安於養鷹局居住。至二十七年三月內。差王表來黃平探聽消息。表又同黃平司叛投播民吳志休等。在四牌謝朝傳處。借苗兵三百名。於浪洞平溪等處。燒劫屯寨。閏四月初三日半夜。表帶刀弩箭筒至黃平岳母唐氏家。歇宿。說楊應龍差來探聽黃平官兵虛實。初四

日在陳旺家藏躲。被官兵於牛圈內搜獲。將王表監候等因。本月二十九日。又據平越衛中報。本衛管下水洞頭阿亮等稟報。本年五月內。有飛練殺官反頭盧阿反。與我大架架相殺。阿亮將盧阿反射著重傷。二箭未死。又殺他大老虎阿寅等小軍六十餘人。等因。八月初四日。又據防守偏橋原任清鎮守備今聽勘史良將。稟據偏橋衛報。本年七月十九日。被白泥司土舍楊通定楊七等。統領黃岑等寨數百攻圍本屯。捉房男婦。有鄉導屯老劉念遠等稟稱。前賊必往梭洞河回寨。乞發兵堵截。卑職親統練兵把總葉正賜曹仁佐。哨官羅國器石萬龍葉占春武生王嘉賓等。帶兵伏捕。至二十二日早。果有多苗赤牛擔担至梭洞經過。截殺拒敵。就陣斬獲首級二顆。奪獲牛一隻。刀弩等件。天已近暮。苗奔入管。難追回營。等因。本月十七日。又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據本府水口渡住民彭希順等稟稱。細作馬良貴到職。係楊應龍差來石阡探聽。楊應龍將四牌夷頭莫老明家口。拘入播州。要出攻劫各處地方等情。將馬良貴監候等因。本月二十一日。又據帶管都清兵巡驛傳道副使尤錫呈。准參將劉效節。移解擊獲奸細杜老冬到道審稱。係四川人。般在播州地名大竹園住坐。於七月二十一日。謝朝傳諭令來黃平。探聽軍兵多少。回話。又稱楊應龍打破江廢了些兵。水淹死些。今要來打黃平屯堡。割了田禾。然後打城。又撥朱老二來幫謝朝傳。今被兵楊再東擊獲。審據楊再東稱。老冬原廚再東在肆牌。後再東偷走回黃平。今遇州。牌行都布按三司。擊獲會問得犯人張五十。係貴州前衛舍餘。招稱五十年前。不守本分。慣住火寨買賣。就不合故違軍費等處。但有漢人交結夷人。互相買賣。惹發貽害地方者。問發邊衛充軍事例。即潛住播州。投見楊應龍。有貴州衛未獲舍餘吳聖即吳應舉。與已獲男吳二弟。吳三兒。各習塑神像。張五十引去播州。見楊應龍。令塑羅漢觀音等神像。去久未回。至二十七年四月內。吳應舉令吳二弟吳三兒回家看視。八月初一日。吳二弟與吳三兒因爭分祖遺弓張。互攘。吳二弟罵吳三兒。不知你將父殺在何處。吳三兒回說。你也同去。如何說我。彼此攘罵。致將通播事情傳聞。貴州士民恐吳聖將來為內應。投揭撫院。八月二十二日。蒙行三司擊獲五十與吳二弟等到官。發貴陽府。引例問擬。五十與吳二弟吳三兒各免徒發邊衛。永遠充軍發遣。吳二弟監候。吳三兒仍監候。九月初六日。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據葛彰司生員安啓。於九月二十八日。擊獲四牌夷犯李貴到職。審得本犯係播州籍。住人。本年同李信。并苗頭石勝鳳。石富父子。逆黨宋東等。到葛彰司。將三渡落田等屯軍民財畜。盡行劫去。被害良民楊再禮等。認是李貴兄弟。後因外兵四集。李貴等將男奔出外境。被楊再禮等擊獲。申報等因。九月二十九日。據參將劉效節呈。把總王嘉賓於梭洞要隘把截。本月二十一日。有九股兇苗數百人。播經過本洞地方。帶兵對敵。斬獲苗級二顆。驗明等因。十月初一日。據帶管都清兵巡驛傳道副使尤錫呈。據偏橋衛。據楓香小水等屯軍餘謝義高等稟稱。九月二十二日。被白泥司土惡楊七等。統兵攻圍各屯。殺死軍人李珠等四名。捉房軍人鄧廷臣等家財牛隻。當有鄰近侯家屯舍餘侯世元等。督率鄉兵救護。陳斬苗級一顆等因。本月十二日。又據分守新鎮道右參議梁銓呈。據防守清平重安江把總楊國宏於

本月初三日午時，被苗賊衝突劫殺，督兵斬獲苗級二顆，生擒一名阿利，連人呈解等因。十月十六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安撫司十同知楊位呈，據目把劉桂等報稱，十月初六日，播惡楊應龍、總管楊三楊七、統賊數百，燒房白株等寨，桂等同把總薛瑞分兵截殺，斬獲賊級二顆，鞍馬二匹，槍匪等項，奪回被傷男婦三十餘口等因。轉呈十月二十七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把總李朝陽等報稱，該寨細郭天祿郭天休，隨帶兵許，該職會同通判王三策，審得郭天祿郭天休稱，係浙江衢州府龍游縣人，一向常住播州，熟識與楊七交好。今年二月內，楊七差江西人徐伏五前來同往京回，欲進播州，先令徐伏五回播聽接。天祿十月十九日，山白泥進播，經過濫橋，被兵盤獲，審天祿稱，我平生智大善用諸法陣戰術，黃平土城，何足為懼。我將北門河水湧道，架起雲梯，雲車火器，頃刻見功。若放我，將楊應龍容易誘出。又檢行李內有天文地理圖二張，通天竅一本，古風一本，火器攻城書一本，雞銳一箇，軒轅小鏡一箇，虎鈴摘要天機統會集一本，五經標題書一本，觀象玩占書一本，紫微垣經一本，大明一統紀要錄二本，楊應龍給發刊印細字程途一條，大小圖書三面，雕刀袖衣等項。人賊併連解審等因。十一月初四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防守梭洞哨把總王嘉賓、東坡哨把總蔣奇功、帶兵伏隘，擊獲苗賊阿寶阿桑老二供，係叛會楊七管下黎山新寨苗人，因四牌夏金虎，領我苗種一百，送老苗一千，回九股，行至釘靴沖，不想官兵截倒，殺傷苗人我三人迷路，連夜奔到營邊，擊獲等情。連箭弩刀，絲被一併連人解審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所掌印千戶褚毅呈，據夷頭阿保等把截草塘要路，十月二十七日，播州叛苗謝朝俸，帶兵三百餘人，殺虜平越松坪堡，虜去男婦一十四口家財等物。本堡軍人王張生等來報，保兵追截敵殺，斬獲首級二顆，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當交原主，止虜去一口，殺傷彼兵三十餘人。我兵亦傷二人等因。呈詳到臣，臣等陸續行司道，將已斬級者，驗實懸示，已獲審明者，牢固監候。各將官兵量行獎賞外，案照先該臣訪得播賊，因見川省設兵有備，無能竊發，乃以目把奸徒，裝扮漢人，出入黃平偏橋一帶，或招苗劫掠為害，或打探遠近情形，亦有內地軍民，利會金帛所引，或潛蹤影迹，與人走透消息，甚至以違禁硝磺鹽布等件，攜入為奸者，牌行貴州按察司，并守巡兵備等道，及轉行將領等官，各將鄰播一帶要隘地方，嚴加把截，嚴詰奸細，如遇播苗出沒，併力擒斬，有功員役，先行犒賞，事完優敘，或怠玩從重究處各等因。節次申飭去後，今據前因該臣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議照，賊自基江之役，不敢復入四川，獨以貴州兵力單弱，故竊細往往出沒其間。乃貴州地方繁雜，竊細共七起，多在黃平平越之間，是賊所垂涎者，豈可知已。而郭天休兄弟以異省亡命，不遠數千里來助叛，黨所播諸書，盡皆兵家詭秘之冊，則竊細之魁者，幸而見獲，竊謀稍阻。今已審明，相應與馬良貴、王表、杜老冬、李貴、阿利、阿寶、阿桑、老二、張五十、吳三兒等，分別情罪，或斬或戍，以消盜黨者也。斬獲小苗，功雖不多，然自飛練喪敗之後，我軍氣不揚，而賊氣日驕，九股黃岑寨膽四肆，七牌苗助播為虐，往來充斥於偏橋黃平之區，如入無人之境，莫敢誰何。自阿亮射中虛阿反，雖未即死，而魄已奪，此後梭洞斬獲二起，黃平候家屯重安江草塘斬獲四起，兵氣稍振，故阿亮阿保等與史良

將李朝陽、王嘉賓等，相應加賞，以作士氣者也。夫細作甚微，苗功甚小，臣等非不知瑣瑣者，不足以濟天聽，而必為之鼓報者，功無微而不錄，則人知建功者必不遺，而益勸於巨，賊無細而不誅，則人知助惡者必不赦，而漸散其黨。未必非鼓舞人心之一助也。伏乞皇上救下兵部覆議，行臣等將郭天祿、杜老冬等，明正典刑。張五十、吳二弟等，遠戍邊方。將阿亮、阿保、史良、李朝陽、王嘉賓等，分別獎賞。庶刑賞既明，士卒益奮矣。緣係將官陸續獲獲竊細，斬獲助播小苗，類級奏報，以作士氣，以消盜黨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議處貴竹儒將借餉金疏

題為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伏乞聖主處備將，給餉金，並議責成分任，以振軍威，以圖全勝事。萬歷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據原任鎮守四川總兵官劉挺呈，據領兵防守南川原任遊擊王之翰報，據把總劉添忠等，探得楊應龍見在點兵三日，令各帶米三升，火把三束，欲出犯境。至初五日夜一更時分，會果發兵二萬，割在地名官壩，與南川綦江相連。盡將連界人民房屋燒燬，其東鄉兩山人戶，見勢重大，蚤夜般逃一空。又有逃出播民游七，來與東鄉邊勇范玉正報說，楊曾自領萬兵，欲出綦川真州，如葵真。有兵，必是來攻南川。十五日，又據江津縣申，據棋盤三教等堡黨正詹袁塘報稱，探得楊應龍，令目把口頑等領兵萬餘，於地名丁山壩割守。離棋盤等堡四十餘里，不知出何地方。又據哨探王時益報稱，會令提調何廷順領兵一萬，割守扶歡寨。又據塘報官朱自強稱，據播州逃難人王時探得，楊曾發牌一張，內稱：為出巡事，往因離奴誣害，捏造妄奏，至設防守。豈肯甘心本司的。於本月十九日，點選十三種苗兵百萬，出外清理疆土，各立界限牌，仰丁山小溪等里，提調坐寨周承榮等，即將各里頭目苗兵操練，聽候調用。倘有阻撓，尋一對頭牌至松坎驛繳抄報前來。二十三日，又據塘報官岳鳳鳴報稱，楊應龍差心腹頭目，傳諭各邊夷目，叫他各人而降心，待大兵擁於深巢，督起部兵，近貴者，即劫貴州。近湖者，即劫湖廣。近川者，即劫四川。各所運之糧，仍令四面舉起攻打州縣。本身自敵劉總兵，弟男分拒貴湖永寧要路。又稱近日南川會割之兵，俱是木人空營，夜間令人放火，白日無兵。二十四日，又據本官報稱，探得永寧宣撫司長官王堯王甫松等，領兵防守本撫連界播地三鍋莊柏楊坪。本月初三日，播目楊丑兒領兵臺船十五隻，前來偷路攻打鄰衛屯堡。王堯等率兵截路，斬獲首級六顆，箭傷漂流河水者，不計其數。四路追趕，已入播界。二十八日，又據監軍道并總兵劉挺總曹希彬各塘報，探得播賊分付目把，不要離心，待夷兵發就銳氣，一同衝出，徑到重慶。又稱賊見南川有官兵，要暗發兵三四萬到彼。又連日發有縣黎槍弩等件，送在營中。及分付官壩頭目，暗地探聽南川官兵，劉有幾營，且不要與關，待看何如。略將些兵，哄他起禍。然後纔動手，叫新官出真州，千歲出官壩，齊攻南川。方往別處，同日，又據總兵官劉挺呈，據防總台江副總兵曹希彬揭，據塘報劉慶報稱，前去播屬龍門里長官袁年處探得，袁年差人赴楊應龍處，所聞說，應龍分付各領兵頭目說，你等不可離心，前日毀了基江，此是你等之意。若朝廷征我，我就為首，你等為從。又豈饒過你，每不要亂聽外司惡惑，可將部下夷兵發就殺些官兵，使各路把守漢土官兵

俱各退散等朝廷再起人馬復來征我又有四五年那時別尋道路十二月月初六日又據貴州布政司呈據防禦黃平指揮徐登階稟稱十一月十九日未時探兵李孝報稱播兵數萬山白泥出小大章劉營至中時又據夷頭阿保等報播兵五萬山橫皮灘過渡出苦菜坪到白泥割下又據天邦兵等報播苗在附近興隆堡城割三大營八小營申時又發探馬五隻來黃平大路長冲哨探有大翁鋪軍民驚慌般移等語查得各起稟報兵情乃黃平四面隘路探報人役俱在本日本時如出一口且黃平在播苗夷巢之中防兵不過五千據報苗兵甚多恐乘寡不及事勢然眉伏乞速令安疆臣遣兵山沙溪入播苗後與興隆黃平之急少緩同日又據按察司呈據興隆衛東坡堡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後洞園殺白田乾溪水口黃眼等屯燒房人口房屋即今糾合容山九股等處叛苗攻打興隆黃平本月初七日又據該衛報播賊統兵攻東坡爛橋欲攻衛站隨執木刻上寫播州把總陸諭與陸通衛官民吾今督兵數萬追尋叛逆行至東坡被流徒集兵千餘截殺勢不得已定決雌雄近查姦徒馮權張焜何以得潛入興隆等早要發出以免刀兵如執迷不發親統大兵臨衛玉石不分等語今播賊屯兵離城五里日集添兵上阻重安下拆偏橋黃平中攻興隆徑通九股以為大逆請將發兵救援初八日又據上巡東道并總兵官各呈據防守南川遊擊王之翰報據塘報宋友向等報稱播州夷人猶朝與夷頭喻應龍有隙朝遂糾合茶民趙賢等百十餘人偷打應龍寨分激動官場何提調遂統馬軍五十二匹苗約二千前來燒劫茶江民羅啓初南川東鄉邊民方華山等數十餘家為應龍復讐當得原差在彼塘報官兵聚集邊勇追趕放敵各苗退散及查播惡猶朝與喻應龍有隙致動官兵殃及茶南居民且幸職發有塘報官兵數十往東鄉哨探得以聲援致會兵驚退即欲提兵前去第恐張皇不免挑釁且苗兵懼怕已經走回官場去訖除撥兵以備不虞外本月初九日又准貴州撫臣郭子章咨據興隆衛中報播兵攻圍東坡聲言攻打興隆黃平衛所又據都清兵巡道并黃平所中呈供同又據分守新鎮道呈稱播賊將東坡等處攻殺各兵割營於十里橋阻塞偏橋音信不通乞發官兵應援等因除調各衛所官兵及安疆臣撥兵前去救援去後該本院看得貴州見在之兵已有二萬九千零近調雲南兵七千廣西兵一萬湖廣水保兵一萬分駐各衛為遊兵而尚未至今東坡之賊不逃則楚黔之路不達京餉六萬尚阻於辰沅廣西福建二十萬之餉即至亦不能入本院意欲於川中借十萬即以福建十萬金解補滇中借銀十萬即以廣西十萬金解補已經具題外合行移咨繳行四川布政司將庫貯餉銀借九十萬兩差官解赴貴州濟用候咨福建軍門轉行福建布政司將應解貴州餉銀十萬兩徑解四川布政司同日又據貴州按察司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呈據新添衛呈稱本月二十七日亥時蒙防禦中越蔡參將差兵魏萬一齋執飛稟稱播兵數萬攻陷王嶺聲言往新添攻打屯寨等因行衛加謹防範聞隨據本衛那押夷民報稱播兵數萬已將王嶺燒劫盡空且王嶺山小路逼近新添三十餘里乞發撥兵數千把截馬嶺嶺要路并賞千名防禦卑衛等情又據本官稟稱賊之先發以疲我奔命犯黃平殘東坡啤曉興隆城池總之欲糾拽九股生苗歸巢為援耳近聞大營已撤止留小營十數每營約七八千名懼我兵之逼其後也梁參議同徐同知於本月二十四

日已脫興隆出偏橋彼中雖未有的報而都清書吏與梁少參同時出城來省者其言則的若新添之報或近苗割劫假播聲勢第有警何敢不報又據鎮守貴州總兵官童元鎮稟稱職服役代後適值小頭報苗賊出劫遂就近入銅仁暫為調度嗣趨省會撫按司道商權機宜各等因到臣該臣已將水軍獲功長官王堯等量加犒賞及屢經申飭川湖貴州三省監軍守巡兵備等道各路領兵將領等官并水軍土官奔世績水西宣慰安疆臣一體遵照嚴加隄備多方偵探賊如入犯則相機截殺設若不動則斂兵固守稍俟湖廣兩省兵糧畢集進剿去後該臣看賊自六月間殘破茶江以來與兵造逆已半年於今矣皇上赫然震怒大發海內之兵責臣以征討之事臣感激恩遇勉竭庸庸日夜淬礪東向而圖之以士兵難以全恃也故請大發邊腹之兵以三省難以自給也故請多頒內外之餉以招苗之路宜絕也故請置偏橋之帥以黔省之力不足也故請責全楚之供蓋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必俟物力齊兵將集萬全無害然後一舉而撲滅之計少假時月賊當無能自脫者賊見此舉動亦知事在不疑願困獸思鬪尙冀一逞乃四川兵力已足自固故賊一犯永寧而卒以北再窺南川而竟不進遂轉而之貴州矣貴州為招苗之路賊所必由總兵舊者已去新者未來兵力尙單衝突易故猖狂在逞一以招苗為羽翼一以示武於遠邇遂致道不通土民震恐先據貴州司道連報賊勢披猖臣計遠水近火不能相及今發川兵往援已遲何況外省因一而行之三省鎮道嚴行備禦一而行之安疆臣奔世績發兵直持其巢而貴州撫臣亦發安氏省城防守之兵萬餘令王嘉猷將之往援播州非水西之敵計當奮退近據監軍楊寅秋所報賊勢似已少斂道路似已漸通除再嚴督三省鎮道督兵夾勦嚴查各處焚掠另行奏報其外省兵惟河南二千已到陝西各邊六千已先後入境尙有浙江雲南廣西兵業已數次行催據該省撫臣劉元霖陳用賓楊芳各報已經督發計當不日可至願臣力之所能為止此矣乃尙有所當請者三則黔帥之當處也黔帥之當議也楚省當事諸臣宜戮力同心以襄大業而不當以緩急分爾我也夫沈尙文童元鎮皆黔中帥也貴州總兵先年苗事急則當駐銅仁近年播事急則當駐偏橋臣等已於七月間已題貴州總兵移駐偏橋矣沈尙文雖經革任尙候代八月有餘曾一步至偏橋乎乃童元鎮猶可異矣臣等續議湖廣總兵駐偏橋貴州總兵駐興隆平越今賊犯興隆矣童元鎮已到猶駐銅仁託之乎有苗警即有苗警豈復有大於興隆者而可以棄之不顧乎即如今四川總兵不於重慶到任而尙之松潘託之虜警可乎不可乎當羣苗充斥之時居然避信地而他之不知元鎮誠何心也臣以為二將之罪惟均而元鎮以新總兵雖舊總兵避事之套尤足駭異似宜將尙文重處元鎮方在事若再革之無論目下無人可代彼與沈尙文先後釋重負而樂盡遊不啻登仙他人必有垂涎效尤者宜姑如臣原奏革其職充為事官令竭力討賊若敢以被參為詞稱疾杜門或異懷不任即容臣徑自提問擇一裨將代之此不但為元鎮一人亦以警後此而效尤者所謂備帥宜處者此也年來用兵西事至費銀二三百萬東事至費銀五六百萬今播事不下於東西二賊也臣僅以百萬請而戶部難之川貴止各發寺銀數萬尙未到湖未有給焉貴州所發外省銀四十萬在滇楚者二十萬已成烏有聞廣有無亦未可知貴州撫臣計無所出乃請於川中

借十萬、又指閩中之十萬為債。臣明知川中非可借人之時。願事已至此。剜肉補瘡。何所復吝。已行布政司。指處陸續發解。然計此而後。兩省均受其敝矣。川中即可派徵。黔中何以措處。即部文曰。三省通融。然蜀之派。僅十二萬。楚之派。僅二十餘萬。此亦何堪通融乎。黔中止以無餉。故未敢多募兵。今雲南廣西之兵。且至數千里。遠征。士兵豈能枵腹而應敵乎。不獨外患。且有內憂。萬一脫巾而呼。慮不在賊矣。事固有以小吝而成大費者。臣竊懼之。宜令戶部。亟行議處。必須闔廣二十萬。俱為實數外。更益以別省見銀二十萬。庶可支持目前。所謂黔餉當處者。此也。偏橋。楚地也。其軍食糧於楚。其官支俸於楚。貴州但遙制之耳。故偏橋之備。宜全屬楚。夫楚止備偏橋。則於其地置萬人。不已足乎。願偏橋。走全楚之道也。偏橋不守。則禍中於全楚矣。故宜以全楚之力。夾助。而後楚可長無後患。臣所計該省集兵三四萬行助。乃代楚人自為計。非令代二省舉事也。第見楚中各道。若舍己而耘人者。臣行備三萬人。多半年之食。而止備米三萬。則三月猶未足。而向未運至也。臣行募調兵三四萬。而向不及其半。且守備橋者。尚不及五千。臣不亦不知能如類否。即兵至。亦不知食可常給否。今川兵將足。貴兵亦漸有次第。獨楚中之兵外調者。既經科議。以為不宜。本省者。又未能保其果否。足數。不日二省兵齊。待之則日費不貲。舉事則一隅有缺。當為全師之累矣。且陳璘不日當至。令之以措手。夫兵。尚可以催督而來。可以鼓舞而用。惟本折糧餉。非可以空言虛辭借者。今內而該部稱乏。外而該省稱苦。已無望其助。黔其何計以張楚。臣初以皇上既假臣。以便宜。即宜徑自多方催調。何敢更有慶。乃數月以來。外省兵且漸至。惟楚中紙敵墨。輪蹄交錯。竟茫然無一實效。臣為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日夜憂之。計無所出。不得不於共事者。有厚望耳。除臣一面嚴行催調。及行撫臣多方措處。必令無誤。師期。更乞天語。叮嚀該省大小文武官員。俾知三省一體之義。功罪惟均。一切兵糧。日夜催辦。務及師期。無自取累。庶可以制賊。而無為賊所制。則所謂戮力同心。以襄大業者也。臣每念楊應龍以么麼小醜。何足以辱斧鑕。何足以當天討。惟是處置失宜。遂流禍至今。大抵不重發而喪功。即輕為而取敗。故今日舉事。必期一舉蕩平之為快。又念重發者。尚可徐補。輕為者。急難復振。故欲以萬全制之。乃圖之半年。而事尚有不能如意者。恐久之而老帥費財。卒有意外之虞。則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即死何足塞責。故敢據實極言之。以希聖主裁斷。伏乞救下戶兵二部。亟行議處。行臣等遵奉施行。庶計出萬全。役不再舉。則臣幸甚。地方幸甚。緣係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伏乞聖主處儲將。給餉金。並議責成分任。以振軍威。以圖全勝。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戶兵二部。作速了來說。欽此。又該戶部。覆奉聖旨。這兵餉急用。俱依擬行。各省撫按。司道。上緊催解。以後不敷。著總督遵照前旨。於本省鄰省。便宜處置。各官務要同心共濟。依期減賊。如有抗違支吾的。准你指名。參來重治。不饒。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川貴督撫。鎮道。俱已近播彈壓。惟湖廣兵將不齊。餉又未備。備致失期。巡撫豈逃其責。但偏橋既設總兵。大師聚集。楚地遠。陵寢所在。尚恐巡撫一人。顧管難周。欲差一官。前去督理。監視。事與總兵。一併裁革。你該部。還會同吏部。都察院。議處。來看。重

元鎮遠。還太。著戴罪管事。能上緊殺賊。即與題覆。若再推諉。怯懦。不必待他失事。總督便遵照沈尚文例。一面扭解送京。一面另委賢將。暫署諸旨。其副將以下。不用命的。即以賜劍立斬。徇衆。毋令參差不整。總督遵旨。毋得疑畏。視為虛文。致誤事機。非有攸歸。

播酋犯貴屯堡。并催兵餉疏

題為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危急。懇乞聖主。嚴催兵餉。以裒然眉事。本年十二月十八日。准貴州撫臣郭子章會。十一月二十九日。據新添衛報稱。本月二十八日亥時。蒙防守平越原任參將。今充為事官蔡兆吉稟稱。播兵數萬。攻陷王嶺。圍劉兵。聲言往新添。打圍寨。該衛官兵。晝夜護守城池。隨據本衛所管喇哩夷民報稱。播兵萬餘。已將王嶺。燒劫盡空。且王嶺。逼近本衛。乞賜發兵。應援等因。同日。又據帶管新鎮。按察司驛傳道副使。尤錫類報稱。據防守平越。為事官蔡兆吉。駐鎮知州李廷稟稱。平越衛劉家堡民。鄭應龍報稱。見賊楊總管。董提調。郭提調。管領賊兵。過雍水河。稱要打我江山地方。又發捕帶一把火。燒木刻一箇。去播州。趕兵掃土。快來等因。同日。又據監軍右參議。張存意報稱。據平越。衛呈報。本月二十七日午時。據管理王嶺。把總安榮報稱。突被播賊數萬。四路攻打。本嶺。榮當統苗。向敵賊勢。重大。難敵。被賊攻破。頭寨。殺死寨苗。男婦。不計其數。放火。大燒倉房。衆苗。擁榮。奮死奪回。屢據偵探人役報稱。播苗。數萬。過河。屯割各處。聲息。攻城。乞賜添兵。策應等因。本月三十日。據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稟。據凱里。楊燧報稱。野洞。七寨苗。俱要反出。由狗窩。攻打清平。城等情。又據趙崇報稱。七洞等苗。已攻打。狎狎。欲剪。七寨。由草塘。司入楊老。攻打。平越。清平。俱有定約。伏乞。憫念。孤城。添兵。防禦等因。十二月初二日。據防寺。黃平。參將劉效節。及通判王三策。指揮徐登階。報。據防守。得勝。關。百戶。薛應時稟稱。十一月二十五日。被播賊。楊七楊總管。統兵。前來。翁屋。高漆。割營。聲言。我今日。來報信。我主。楊太爺。已經。令各處。搭完。浮橋。大兵的。於二十七。八。准來。攻你。平溪。浪洞。黃平。與東坡。黃蓮。柳塘。等處。我兵。在此。割營。只等。大兵。四路。齊到。夾攻。卑職。分兵。四路。哨探。播兵。日夜。經過。不絕。播酋。詭計。甚多。請乞。加兵。各處。隘口。把截。事在。燃眉。等因。本月初四日。又據清鎮。守備王之棟。并偏橋。衛指揮。許繼祖。揭報。播賊。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猖狂。擁衆。割營。於偏橋。城南。官道。水井。坡。離城。五里。大勢。圍城。我兵。固守。城外。割營。對壘。一日。我兵。傷賊。馬兵。奪獲。鮮。被二。牀。各賊。方。退。臺。蠟。原。營。去。訖。查。得。內。有。陣。亡。漢。兵。湯。法。等。七。名。土。兵。高。元。等。七。名。虜。去。漢。兵。一。名。羅。仲。重。傷。兵。母。成。宗。等。三。名。其。節。次。申。報。事。俱。經。繳。回。又。差。兵。由。小。路。遞。送。被。其。截。路。草。塘。黃。母。徐。姚。爛。橋。一。帶。等。哨。堡。軍。兵。四。散。人。煙。盡。絕。本。衛。漢。土。官。兵。三。千。有。零。謹。守。城。池。賊。勢。重。大。不。敢。輕。出。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湖。廣。辰。沅。兵。備。副。使。王。應。霖。報。同。前。因。同。日。又。據。鎮。遠。衛。揭。報。十。一。月。十八。日。准。本。衛。巡。捕。指。揮。何。天。龍。函。稱。本。衛。軍。餘。郭。正。朝。走。報。本。日。天。明。時。分。被。播。夷。約。有。五。六。千。餘。將。本。衛。許。花。屯。中。屯。周。旗。屯。窩。底。屯。一。帶。地。方。盡。劫。一。空。虜。去。男。婦。李。賢。火。孫。等。數。十。等。情。各。稟。報。等。因。本。月。初。九。日。又。據。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左。參。政。郭。廷。良。呈。十。一。月。三十。日。據。管。思。石。守。備。事。都。司。楊。惟。中。報。據。坐。鎮。指。揮。胡。效。忠。報。稱。播。四。十八。屯。軍。餘。黎。廷。恩。等。連。夜。前。來。報。稱。播。賊。何。漢。良。住。割。馬。渡。起。七。頭。苗。兵。點。齊。於。二十。八。日。割。營。

三跳。威逼恩等講取思石葵川龍泉地方。今已知朝廷旨意。先是進勦。今又是勦了來。說到此田地。左右是死。不壞。也是壞了。四川水西苗匪黃平。已分兵敵殺。你龍泉思石葵川若不先下手勦蕩。將來大兵容易入境。此番定然是實。等情到職。及查見今偏橋與隆被賊割營。接取九股生苗。裏應外合。等因。同日又據監軍參議張存意呈報。本月初六日。據與隆衛呈報。鄉導陳八報。據臺蠟寨苗老九。傳出播州把事木刻說。是本衛詐哄連和。我大兵已齊。不日攻圍偏橋黃平。你與隆既免。可備銀二千兩。退兵。待我打了偏橋黃平。各兵見於梭洞立營。割兵數萬。勢要攻圍城池。禍在然眉萬分緊急。除調官兵分布揀拔。其殺傷官兵及失事員役查覈另題外。等因。移會到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看得播台楊應龍逆節滔天。自分罪在不宥。又計黔中衛所郡縣數千里。而遙所在單弱。漢土官兵分布城守。不足抗禦。乃糾拽生苗分道突犯。先梗塞餉道。次備攻城池。為先發制人之計。初據與隆偏橋二衛報稱。攻破東坡爛橋等處。殺虜軍民。慘毒異常。今則鎮遠衛告殺虜許花屯堡矣。平越新添告王輝圍被據矣。黃平告楊七統兵翁崖矣。龍泉告何漢良割兵三跳矣。在在皆賊。處處告急。楚兵三萬。滇粵永保之兵三萬。聲息至今杳然。辰沅道兵備副使王應霖。尚在沅州。總兵童元鎮。交代一月。仍駐銅仁。俱未投足。到偏橋與隆參將陳寅。葵川參將王鳴鶴。俱泄泄未知進止何在。貴之陪危。甚於累卵。其尤急者。偏橋與隆之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實為楚黔之交會。滇貴之咽喉。此地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匪獨無黔。且并無滇。此必爭必守之地。非大集勁兵。勢必不守。臣等會議得東坡爛橋重安三處。每處當設重兵一萬。共三萬。庶幾道路可通。咽喉不塞。而後可以議及大舉。先是臣化龍慮及黔省兵少力單。已調廣兵一萬。滇兵八千。協同戰守。滇兵已報入境。廣兵尚未即至。今據前因。又已一面令行多方招募防守。顧此三萬之兵。又在原議兵數之外。先所議餉銀三十萬。而借之各省。若有若無。據臣子章所報。實到黔中者。尚不及數萬。此亦何怪其兵力之單弱也。先是臣子章借銀。查到臣化龍。當日行四川布政司。即以十萬解發。復行湖廣。以十萬解發。以濟目前。蓋二省該部議派通融支用者。故臣亦通融處之。然二省之協助力。止此矣。若聞廣之銀不繼。異日主客兵集。費且不貲。將何計為之通融乎。據撫臣所議。乞救下兵部。急催楚兵三萬。以救偏橋思石一帶。催滇粵永保兵三萬。以救與隆貴陽一帶。容臣等再募兵三萬。分屯東坡爛橋重安三處。以固要害。而通喉舌。願臣以為募兵。則撫臣之力所可為也。調兵催兵。則臣化龍之力所可為也。臣已四出遣使。十道徵兵。計當目下可至。願臣不慮無兵。慮無餉耳。不慮目前之餉。慮兵集之後。事不結。餉不繼。忠且不可為耳。至於三省將領。除總兵向先後可到。其偏裨如陳寅。王鳴鶴。藍方威。金秉斌。諸人。略無影響。臣亦無處查催。何以應急。何以濟事。統應具題。伏乞皇上救下戶部。嚴催各省餉銀。並乞救下兵部。嚴催各處兵將。俱令及時速至。但得目下兵將齊備。餉足。臣獎帥三軍。躬行掃蕩。彈丸小寇。必不令久。道天誅。不然而彼方東浙西突。我且掣於露肘。守且不固。戰於何有。且不知事之所終矣。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緣係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陪危。懇乞聖主嚴催兵餉。以救然眉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郭

榮祖齋捧護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

給由疏

奏為給由事。竊照臣見年四十七歲。直隸大名府開州長垣縣人。由進士。萬曆二年八月內。除授河南河南府嵩縣知縣。八年十月內。陞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十年七月內。陞本部營繕司郎中。本年十月內。調吏部驗封司郎中。十四年六月內。陞河南按察司提學僉事。十六年十二月內。陞布政司左參議。十八年五月內。陞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二十年十月內。陞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本年十二月內。陞太僕寺少卿。二十二年四月內。陞通政司右通政。本年五月內。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李化龍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寫救與他。欽此。備咨到臣。除臣欽遵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前赴遼東地方。到任管事外。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為虜衆入犯。主將督兵奮勦。大收奇捷。事因二十二年十月內。虜犯鎮武堡。斬獲捷功。奪獲駝馬夷器等件。准吏部咨該兵部題。奉欽依陞兵部右侍郎。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照舊管事。二十三年九月內。為主將出塞。掃蕩獲捷。乞賜勦錄。以昭激勸。事因本年正月內。十方寺堡境外斬獲功。次該兵部題。奉欽依陞俸二級。賞銀五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欽此。俱經欽遵。二十五年四月內。為虜勢漸張。危迫可慮。伏乞議處久病撫臣。以伐狂謀。以安重地。事該吏部題。奉欽依回籍調理。臣欽遵於本年五月十七日。與新任巡撫都御史張思忠。交代回籍。二十五年六月內。為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因巡按御史李思孝。閱視奏報。本鎮修守效勞。該兵部題。奉欽依李化龍賞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欽此。亦欽遵。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為欽奉聖旨。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寫救與他。欽此。備咨到臣。除臣欽遵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管事。及照臣於萬曆二十二年五月內。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本年六月內。到任管事。不計外。自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陞兵部右侍郎。至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又二十七年三月內。起補前職。自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扣至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止。通前連閱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已滿。臣係在京正三品官員。例應赴部給由。緣奉救總督前項地方。見在與師征勦播賊。擅離離任。如蒙乞救。吏部查例上請。定奪。緣係給由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齋捧護具奏。聞。伏候救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李化龍著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總督

人前來哨路。我兵截殺一陣。賊遂奔敗。乘勝追趕。賊據官塢險固。時已十四日辰時。賊知我兵逼近。堅壁拒敵。梭杆礮石如雨。勢難仰視。遂將兵分十股。四面夾攻。又用奇兵一枝。自後衝殺。各賊首尾不顧。我兵前後奮勇。斬關直上。賊眾潰散。跌崖死者無算。當陣斬獲首級三百零三顆。生擒十餘名。內卑職當陣親斬大功一顆。審據生擒苗阿保。驗係龍叔舍稱呼楊老祖。部下街鋒日把許朝用等。擒斬功級內八顆。驗係天家管苗楊把事。挖堯辛把事。木佬苗長李把事。雷把事。盧把事。苗頭阿番李保。楊正生。部斬四顆。報效生員冉維嵩。斬一顆。部斬三顆。冉必和親斬一顆。部斬二顆。俱願紀。本司儒學作養保靖士司。應襲彭象乾。親斬一顆。部斬一顆。內一顆係張提調男。又生擒挖堯苗一名。阿保男婦併人十名口。奪獲皮盔甲五十件。長刀八十把。弩五十張。箭五筒。牛馬二百五十二隻。陣傷兵三十名。陣亡二名。又把總冉大周當陣親斬把關賊首一顆。審據俘獲民婦王氏。僧海壽。認係何老祖首級。就身搜出何廷順。爪探天兵消息。稟帖三紙。為實。親男冉良。蘇斬級一顆。審據生擒黑佬。認係賊黨郭老祖。即郭輝首級。就身搜出本賊為明月山統制印牌二紙。為實。并生擒挖堯一名。蔡亞三。次男冉良。範斬級一顆。部斬六顆。以上俱願紀。族兵冉大宗等。共斬級四十顆。俘回婦女三口。奪獲盔甲十一件。槍五根。刀四把。馬二匹。被傷兵十二名。等因到職。隨公同運餉到通判。周副總。王遊擊。於教場驗明。內有幼功二顆。削除外。實止首級三百零一顆。生擒男婦九名口。僧人一名。全活被虜婦女三口。奪獲馬三十四匹。水黃牛二百二十頭。皮甲三十二領。皮盔二十九頂。刀八十四把。弩五十張。箭五筒。槍五根。被傷兵四十二名。陣亡二名。俱查驗明實。除擒獲男婦與全活婦女。并首級等項。聽該司徑自解驗。合行呈報等因。具報到臣。批行監軍道。會同兵巡上川東道驗明。照舊行賞外。案照先於正月初四日。據參政張棟報。准總兵官劉挺報。據副總兵周國柱。遊擊王之翰報。據石征宜撫司官撫馬千乘申稱。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猖亂。警報不常。本部院隄備之約。中飭之令。已不啻再三。再四。今歲抄在邇。元且屆臨。誠恐將士燕樂酣飲。賊反伺隙入寇。昏夜之間。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安能與之相角。其不取敗者幾希。牌仰道鎮轉行到職。務要比常加嚴隄備。賊如不動。則斂兵固守。設若入犯。則併力合攻。候本部院約期大舉。奉此。遵依即差總管秦邦屏。馬廷培。馬邦山。譚朝國等。統領土兵一千五百名前去。分任信地。鄧坎割營把截。以防入犯。忽於正月初二日夜三更時分。播賊發兵。不知其數。前來衝劫。比因昏夜。遵守號令。堅壁固守。不敢出關。揆至天明。會兵益肆狂逞。逼近挑戰。我兵只得奮勇一擊。衝殺上寨。攻破金竹伏士。葛泥。青崗。榜山。虎跳關。等處。斬苗頭梁俊等二十七級。生擒苗頭梁本先。梁廷耀。莫起國。陳嘉付。張日旺等五名。乘妻秦氏。報效頭目馬忠。領兵秦邦學等。斬獲苗級三顆。生擒壯苗三名。梁廷邦。陳加榮。方起用。俘獲男婦二十三名口。奪獲苗刀槍弩三十五件。邊勇范文輝。斬獲壯功一顆。餘賊奔逃。輕重傷土兵。童春。任興德。何接陽。張文達。邊勇陳嘉符。將正武六名。等因。具報到臣。批行監軍道。會同兵巡上川東道驗明。照格行賞外。又於正月初六日。據貴州布政司。并監軍道參議張存意。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各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糾合九股。生苗。攻破東坡。爛橋。王海殺虜。屯軍結聚不散。似此情形。勢必狂逞。仰道會同總兵黃元鎮。或設法解

平播全書卷三

奏議

初報捷音疏

題為防兵鳴勦。屢挫賊鋒。恭報捷音。以慰聖懷事。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原任鎮守四川總兵官劉挺。防守南川分守松潘副總兵周國柱。原任遊擊王之翰呈。據西陽宣撫冉御龍中。奉臣憲牌。臣憲牌節據塘報。差人探得播賊於十一月初五日。發兵二萬。割在地名官壩。與南川茶江相連。將連界人民房屋燒燬。其東鄉兩山人戶。見勢重大。晝夜般逃一空。又稱播賊自領萬兵。欲出黎川真州。必來攻南川等情。看得逆賊親統大兵。為謀甚狡。牌仰冉御龍督率部下。把士兵人等。於南川郭外。登高拒險。枕戈以待。如遇賊來。相機撲滅。前後夾攻。固不可容賊衝入。亦不宜為賊深誘。奉此。隨該冉御龍一面分布十兵把守隘路外。又於正月十三日。蒙總督院部監軍道。并南川路監紀官高。推官明。文。照得播賊逆天。大兵進勦。師期在邇。乃會黨郭俊。何廷順等。營不畏死。糾聚苗衆。尙據寨子山等處。肆行劫掠。法應相機剿除。以開平定之勳。管惟今日時不可失。牌仰該司即照牌內事理施行。蒙此。該卑職親統部下苗蠻夷兵。并把總冉大周等。於本日申時。直至地名乾壩。乾溪口。偵探情形。撞遇苗賊三百餘

散或用計勸務要驅逐歸巢驛路通達。又奉貴州撫院紙牌照得苗匪已整退而東坡兩山阻塞官路上下不通。此必山中尚有屯聚者。豈容坐視。合行搜山擒勦。行道備行參將劉效節添調防守黃平安順州把總張鶴紳鎮守所土官指揮向世爵千戶吳國輔孫之襲等帶領漢土官兵會期約於初十日齊至與隆東坡一帶官道將兩山屯割苗賊夾攻擒勦賊級一十八顆生擒惡苗九名俘獲男婦三十七名口糧馬二副鐵甲一節并器械各賊奔進大江等處當差鄉導都保前赴翁谷龍羅由成溪三寨傳宣殺伐彼各寨苗頭金虎石倉傅亂等前來歸順諭令守東坡一帶道路姑饒不殺各苗承認擔保將牛一十二隻以求退兵各職不敢深求收兵回衛防禦各等因轉報到臣除將有功員役應賞者分別獎賞應敘者聽候併敘被傷軍兵量行優恤外該臣看得賊自破綦江以來彼方志得意滿肆張虛聲以恫喝外方而我亦轉餉集兵不動聲色以專候大舉蓋兩相持而莫為先發者久之乃至冬月行盡賊見臣移鎮入渝自知罪在不赦勦在必行狡焉有焉張豕突之態以川中有備未敢長驅乃貴池向虛輒恣逞東坡爛橋已摧狂鋒龍婆思石日傳警報臣乃一面移文貴省撫鎮勸苗以清與黃之道集兵以厚龍婆之防一面催調施州衛平茶司各土兵及建越兵共萬有三千自川入貴助為防守一面行沿途防守土漢官兵相機勸助以牽賊之勢而釋貴之圍乃無何而報捷者紛紜至矣貴州之斬獲雖不甚多然自是而生苗不復入播官道得以無阻我得專意行勦非小補也而川中南川之役初而斬級者三十破其金竹等七寨繼而斬獲者三百遂破其官壩大營雖兵力未齊未敢深入以成破竹之勢乃積弱之後初有此捷人始知賊無足畏各有戰心賊亦知外兵漸強或可少戢其猖狂之勢矣是役也撫鎮司道籌畫多方漢土官兵感激用命至南川二捷皆推官高折枝監督鼓舞所由致然其功均有不可泯者但臣今方傳檄三方會期夾勦大事未就易敢先敘微功直以逆賊半歲以來如火然水決居然有燎原滔天之勢一旦駢首就戮如彼其多亦足以少寬皇上西顧之懷而暫快海內亂之志故不敢不以上聞伏乞敕下兵部俟事完之日統行議敘施行緣係防兵勸助屢獲賊鋒恭報捷音以慰聖懷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楊照齋捧請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留總兵劉澆勸疏

題為天討方張師期在邇乞留調用大將分路進勦以便責成以收全勝事據原任四川鎮守總兵今改提督南京大教場右軍都督府署都督督劉澆呈稱云等因隨該臣看得本官係全蜀大將正當用兵之際新將未到例應候代況本官雖以履任遷延有議然自受事以來綜理一切戰守機宜頗盡心力即今大舉在邇相應留用一面行令本官照舊任事一面俾行監軍兵巡等道查議去後隨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兵巡上川東道參政張燿呈稱照得原任四川總兵劉澆提督武家傳黃石之經備雨沐風數歷青油之幕百戰西南南北滿腔勇膽機謀發憤請纓壯氣填膺一面虎頭食肉先聲夙震三巴頃潢池匪西顧之憂乃幕府報南移之命竊思臨敵易大將恐為兒戲棘門而使道擊樓閣更樹威名荒微合無將本官以原官管地方軍務仍令協同總兵官吳廣先國後私同心共濟誓必剿此而後朝食相

期籍中以事春農呈乞其題等因到臣查近准兵部咨該臣題為郡城偶值兵變已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圖安攘事又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題為夷患方殷兵變忽作查參險軍帥并議文武臣工等事又該刑科右給事中陳維春題為西蜀禍亂相仍人心怠弛可慮等事俱經本部覆議合候命下將劉澆改補南京右府會書遺下員缺本部照例會官推補等因奉聖旨劉澆著改南京右軍都督府會書員缺便令推來用欽此除欽遵外今據前因該臣看得將兵者期於戡定禍亂不嫌疵瑕將將者要在鼓舞豪傑無妨顛倒擬將家子也其父顯稱時名將功名著於蜀中擬結髮從戎屢經戰陣征播之役特奉專遣上以報國下以承家擬所宜踴躍而趨宜何如其急者而遷延道路數月方來古以道遑即置之於理亦不為過乃陛下猶念其東征之勞榮以南遷之命議者謂處之尙輕是矣如擬武人也連年東征西討勦必及之若謂天下有幾一日不可少此人者遂矜而自功淹速自便於人情亦有之即在事諸臣亦以為似已不可使者維時臣亦薄之直以吳廣未至例須留之候代乃自其候代以後而人又多言其可用也以為可用者有二其一謂擬父子久在蜀中即蜀人與播中人頗憚其威名今當平播亦不可少其一謂擬未改南以前其氣頗盈將驕卒惰兵家所忌必不可用自改南以後罷失事機又懼踏危機恐損功名又恐犯議論乃悔前慮後冀一當逆會而盡洗生平之為快蓋前此使功今且使過皆不可少也臣願是其言比臣至渝見擬察其辛伍器械頗多精利似留心者既進而與之深言諭以留用之意擬乃感激嗚咽謂半生驅馳願效微勞今不自意被不美之名以去誠得一當逆會願食其肉擬其皮以間執人言而少雪官謗死無所恨臣乃知擬果可用也夫天下之將才多矣亦何必擬願擬有可用之才又有效用之志且川省邊播分東南二路得二大將分管進兵成功尤易則擬亦曷可不留願臣又有說焉擬欲效用而臣不留則臣負擬臣既已留擬而擬不能為臣了播事則擬又負臣臣負擬猶可擬負臣且令臣負國此不可之大者也臣今與擬約如擬而一意滅賊立有奇功臣不難從優議敘以酬勞勦如擬而止冀一當播事以塞人言模稜觀望因人成事甚至為所不可為有如向來悠悠之議則其負臣負國也滋甚臣且暴白其罪請以尙方從事擬即恨臣且甘之矣臣得便宜從事先發後聞已令擬管川東一路吳廣管川南一路會期進勦輒敢以聞伏乞敕下兵部議撥允臣所請將擬即令以新銜領兵勸播俟賊平之日聽令赴任另行論功敘錄地方幸甚緣係天討方張師期在邇乞留調用大將分路進勦以便責成以收全勝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楊照齋捧請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地方災異疏

題為災變異常人心洶懼懇聖主急能備說以蘇民生以回天意事據威茂兵備道副使盧泮呈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天體無聲鳴則為異地道主靜變則失常至於高山如流而下趨平地無因而上湧則互古以來所未有者也蜀中三面皆夷不時內訌二十餘年來兵戈接攘未有息

府之日頃自播會猖流荼毒生靈。我皇上竭海內之力，與問罪之師，臣等臨事而懼，尚未知底定之期。而玉璽蜀之望山乃至，坍塌傾裂，遠近驚駭。此皆臣等奉職無狀之所致也。除臣等痛加修省，以圖消弭外，竊念事天以實不以文，若徒懷恐懼之心，而不求挽回之策，無益也。天之視聽在於民，若求之蒼蒼之表，而忽此焚焚之衆，是欺天也。臣請先言蜀民之苦，而後爲之請命可乎。夫蜀當疲敝之餘，又經採木之役，既按丁以徵銀，又照戶以編夫，點發之初，不能顧妻子之離散，入山以後，不能逃瘴癘之死亡。有司則經年在外，政事則凡百廢弛，以致錢糧逋負，而無人包陪，盜賊竊發，而莫可究詰，加以瘟疫傳染，十室九空，是環蜀之民，皮骨僅存，而膏血已盡矣。目今征播十馬，約十餘萬衆，古稱大軍所至，荆棘生焉，其苦不言可知。至於般運糧草，東南派夫，西北貼銀，蜀人即困累且死，亦須竭力爲之，頃又奉聖旨，每糧一石，加派銀一錢二分矣。夫蜀之子遺，止有此數，剝膚剜心，重重不已，人情洵洵業已萬分難支。又豈堪礦稅之擾乎。蜀在萬山之中，罕通舟楫，自兵興以來，商旅不行，各州縣派有額數，不得不取之牙行，而牙行皆困窮餓餓之夫，日求升合，以贖妻子，而朝廷又從而奪之，以致物價賤貴，民不聊生，奈何不相率而爲盜，此在無事之時，然且不可，而況用兵之際乎。至於山僻州縣，民無貿易，有欲派丁糧者，有欲稅間架者，紛紛申詳，臣亦計無所出。此等舉動，何可令播會見耶。礦洞雖有，界在夷方，彼番苗雜居之地，原不知有法紀。見今防守兵勇，俱調征播，諸夷乘虛，遂至狂肆，頃據威茂道報稱，孟董寨番入境殺人，上川南道報稱，土司馬應龍，聲言入犯，此其犬羊反側之變，朝不保夕，而我卻以開礦啓釁，儲諸夷強然而動，與播會相倚，則天下之大事去矣。近據馬湖府報稱，開礦四月，所費無限，煎銀不及一兩，則礦利之微，蓋自明甚。又何必勞民傷財，以作無益耶。總計礦稅所得，每年不過三萬，我皇上不惜數百萬金錢之費，以勸播會，而卻以內帑三萬之入，斂怨而釀亂，不亦外乎。夫礦稅之舉，原爲大工，而大工之費，以木爲甚，蜀人既竭其力，以採木，而又竭其力以辦礦稅，無論疲民不堪，而以天下之大勢論之，亦甚不均矣。況天變相尋，山流未息，上天譴告之意，若有所待，何可視爲泛常，而莫之省憂耶。伏望我皇上上體天心，下恤民命，急能礦稅，取回內臣，庶乎民生稍蘇，而天變可弭。即播會聞之，亦將奪氣，而會之黨與聞之，亦將曰朝廷專力征勦，若此，必有擒逆會以自贖者矣。緣係災變異常，人心洵懼，懇乞聖主急罷礦稅，以蘇民生，以回天意，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聖旨未下。

查參失守龍泉司官疏

題爲播賊侵擾黔境攻陷土司，查參失事人員，以肅軍政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據貴州右監軍道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張存意呈稱，本年正月十六日，據思南府中本月初六日，據防守本府煎茶溪關把總黃明儒報稱，播會楊應龍統率步兵六萬，馬兵三萬，於初五日殺破龍泉司。本司駐鎮守備楊惟中帶兵先於十二日內將家眷送往本府附近黔溪避住。該司止有土官安民志兵五百名在司，今被殺虜告急，會移石阡請發大將軍重兵，庶得堵禦等因。呈報到府。初七日據偵兵回報，龍泉司初五日寅時，播苗數萬，擁至龍泉，就將本司并鳳凰山營，俱圍割數層，一湧進入，已將土官安民志吏目劉玉

鑿樹虜去訖，遺失本司印信，楊守備於初四日，徑至黔溪湖底河下潛住。本備今又帶兵，復見住黔溪湖底河，播兵尙割龍泉附近地名魚跳，不知何爲等情。據此，查得楊惟中失事，潛入黔溪湖，避割本府聞知，就於本月移會楊惟中帶兵，回守龍泉立功，以圖一創。至初九日，惟中回稱，龍泉切近播境，深居虎穴，逆會近來狂逞，勢焰愈猖，本職部兵不滿二千，彼會兵馬動稱數萬，衆寡難支。本年正月初四日，本備出謁分守道，而議地方事宜，行令把總李君寶、協同土官安民志料理地方。行至地名煎茶溪，於初五日辰時，據報逆會楊應龍督兵出犯龍泉，本職星馳急回，至地名沙灘，分兵殿後堅持。其千把總李君寶等督兵與賊對敵，自卯至午，彼兵勢衆，約有數萬，我兵寡少難支，被賊在陣縛去土官安民志吏目劉玉鑿，死傷官兵，查實另行呈報。我兵殺死苗賊亦多，急難割取首級，彼會稱言，欲要長驅直入思南等語。本備帶兵聚割黔溪湖底河，虛實情詞，希圖倖免。據此，查得本備標下官兵一千八百名，俱係自行遴選召用，糧餉按月徑自撥支。此外又有涪潭永靖哨把總胡效忠標下月糧，本府亦按月聽支不欠。其前被殺虜錫落馬頭級陽等哨，亦龍泉所轄，隨該本府稟白帶分守道郭參政，發把總丁文明兵五百名，黃明儒兵五百二員名，又發陸希管兵三百二十二員名，前去煎茶溪日頭崖等處，相機接應去後。至正月初五日，楊惟中一旦離道，遂使逆會乘虛侵犯，致失司印，流禍至此。今據各所報前情，應合通報，除行駐鎮石阡都司錢中選，將兵前去應援，及另文申請大兵外，據此，該本道看得龍泉，乃思石二府咽喉，孤懸賊境，土馬單弱，自趙仕登授首以後，逆會揣知天討難容，輒敢乘虛衝突，節該本道呈詳兩院，行令添兵固守。竊本本部院許發陝兵施兵，俱一時不能齊集，彼賊勢猖狂，因非數千兵所能捍禦，而鄰鎮隔越，又非一二日所及救援者也。及查副總兵陳良珪駐鎮備橋一月，頗有調停，守備楊惟中堅守龍泉二年，並無失事，但讀原奉題議，思石龍泉，皆良珪應援之信地，況當賊衆入犯，司治官印賴惟中協力以相保，今據該府備報前來，反復參詳，在陳良珪以急守備橋爲詞，而屢催不去，同舟共濟之義則疏，在楊惟中以公出思南爲解，而懸留不允，事不避難之忠未盡，情若可原。法難并貸等因，呈詳到臣。據此，查先據帶管思仁道布政司左參政郭廷良、思石兵巡道副使路雲龍、與石阡府并龍泉司土官安民志節報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播日何漢良、朱敬等，統領賊兵數萬，一由錫落關將把總喻時興、哨官刁榮賢、楊廷貴、與馬頭山把總李堪三，俱各殺死虜去。喻時興兵一百五十名，當斫死五十名，餘一百名，用木靴穿繫，一路由龍洞哨一路由穿線哨，一路由三跳哨，樹去把總蕭才一、郭明選，并兵一百二十名，一由綏陽哨，樹去把總冉文燦，將永靖營大毛坪等各哨房，盡行燒燬，官兵殺傷大半，及稱要攻龍泉，思參等因到臣。看得龍泉，事勢已急，彼中兵力不敷，原議發調到陝西馬兵一枝應援，於時陝兵方至，馬力已疲，計至彼中，已不能戰，徒損馬耳。因急催原委雙流縣知縣鄧宏烈，將所調湖廣施州衛土兵八千，盡發彼中，山大田所黔水縣，直趨黔川應援，又恐兵未即來，一而行總兵陳璘，及備橋副總兵陳良珪發兵防守，一面傳總兵監軍道，行葦江南川一帶防兵，突入播州地方，鳴鑼警寨，以牽其內顧，仍行該府縣文武官員，竭力固守，以待援兵去後。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又據思南府中，據龍泉長官司應義士舍安養極報稱，本月初

五日逆會楊應龍統兵數萬五道並出有叔十官安民志親領募兵五百出戰因衆寡不敵退圍城內將
 司治並印信民志圍困數日去吏劉玉璧並妻媳子殺死訖一切殺虜俱不忍言等情看得播苗數
 萬已圍龍泉深入受水逼近本府止有三十餘里勢甚危急本府戍守之兵僅一千餘名恐不能支施南
 兵八千尙未見至且帶管守道業已上省而回知推官俱以公事他出惟本府一人誓與士民矢心共守
 未竟何狀又據守備楊惟中呈稱龍泉逼近播苗部兵不滿二千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逆會特衆突出殺
 虜賊下名色千把總四員兵三十餘人至今正月初四日卑職循例出調郭參政而議地方事宜行令
 把總李君寶協同土官安民志料理地方行至地名煎茶溪初五日辰時據報逆苗兵出犯龍泉星馳
 急回至地名沙灘分兵殿後擊待等因到臣看得賊寇龍泉已非一日守備楊惟中身膺重寄職在設防
 正當兩軍對壘之時不行揮戈相向卻乃假以循例赴道擅離信地致賊長驅直入攻破司治樹殺官兵
 失事重大且守巡該道均有地方之責不行親臨彈壓委而去之是何情弊據法通應參究但念用人之
 際姑且從寬一面行令戴罪殺賊一面嚴查失事人員役另報聞本月十八日又據防守蔡川管參將事原
 任守備徐允爵呈稱本月十一日據本縣石將關防禦士會謝正民報稱探得播苗苗兵三萬只在
 三五日內出境攻犯蔡川圍占思石二府本關兵微緊要稟乞發兵堵截等情轉報到臣看得龍泉既破
 蔡川隨危調發官兵俱尙未到萬一失陷既難進兵更復恢復一面將調守武陟彭水平茶土兵五千名
 建越官兵五百名行令坐營孔繼祖統領前去救應一面再行總兵傳諭各路防勦官兵處處相機進攻
 以牽賊勢使其內顧以解此危聞本月二十五日又據分巡思石二道及思石二府復申楊惟中先期徑
 至鸚鵡溪將家眷移途潮底河下潛住以致誘苗入境等因該臣看得本官身為將領定有地方乃賊未
 來輒挈家而走擅離信地遂爲逆賊所乘土官安民志率兵夾攻身罹鋒刃所部軍民無兵救援悉遭荼
 毒皆由本官坐視以致大失軍機法應參究會行該省撫臣牌仰該道即將楊惟中嚴解解道監候依律
 招參以憑處治聞本月二十八日又據三使路雲龍呈稱龍泉爲思石鄰播屏障特設守備統以重兵捍
 禦無非爲保固地方計也今守備楊惟中素負虛名臨事畏縮以致印官被其殺虜城寨由其失陷據法
 委應參究但兵事方殷用人正急今據本官既稱情願恢復龍泉贖罪以待大征似應呈請裁酌或於任
 法之內姑開使過之仁容令戴罪督兵前往龍泉恢復以爲大征之地并於煎茶溪等要隘處所防禦立
 功以贖前罪等因到臣批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逆賊楊應龍頗知兵其於批亢擄虛攻瑕潰壁
 戰守機宜圖之稔矣當臣發成都抵重慶也計賊自知罪無所逃必且東衝西突冀得一逞以暫固羣苗
 之志而預寒我軍之膽於是傳檄三省催贊兵糧踵接於途日以數四即湖貴撫道亦非不日有報章各
 稱料理而地遠備多猝難齊一至如龍蔡思石一帶去三省各千里而遙兵力素虛援兵難至逆賊居中
 窺瞰於此地首甘心焉而龍泉途不免矣據所稱地係土司原無城池漢土之兵不滿三千賊親率大兵
 以壓之衆寡不敵亦難資以全勝願將死官也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死舍此之外寧有良策今土官安
 民志以五百孤軍當數千強虜致命遂志豈不烈哉楊惟中素有虛名擁兵二千相機戰守以待援師即

兵力一接亦可自解乃先事而去自保其家此何心也豈該堡設兵二千止爲伊保護妻子之地耶當
 報初傳臣即一面催兵應援一面發兵勦賊據報軍楊貢秋揭稱近據吳洪等塘報賊破龍泉移兵欲攻
 蔡川因蜀兵報警遂撤兵回查賊以初五日破龍泉以初六日撤兵回則所云蜀兵報警即南川正月初
 一日金竹寨之捷有以牽之也不數日而再有官場大營之捷賊遂至今不敢南向而施州之兵且及黔
 境向使惟中但守三日即龍泉至今與思黎並存亦不可知嗟嗟一將全身萬民委命臣於惟中恨不食
 其肉殺其皮矣龍泉係貴州總兵地方近該臣題允湖廣偏橋總兵就近管理但重元鎮遠在貴陽陳
 璘方入沅州於勢俱不相及即副總兵陳良琪亦有應援之責然偏橋方在危急本官僅堪自保本地將
 領已避何可嫁罪他人俱應免議帶管兵備分守參政郭廷良以初四日送印以初五日失龍泉殘破若
 此網繆謂何似難與未接印之兵巡副使路雲龍並論者參照守備龍泉都司楊惟中狡詐止博虛名惟
 法全無實效擁三軍而遠避奚取於損中操戈保八口以自完安在其折衝禦侮已失重地何得苟全宜
 從守備不設之條尙有臨陣在逃之律此一臣者所宜提問正法者也分守參政帶管思石兵備事郭廷
 良處瘠薄之區拮据非不稱苦值殺賊之慘防禦終是未周難謂代庖遂可逃責此一臣者所宜量加罰
 治者也及照龍泉初報失事臣已行該道將楊惟中擊問正法後據該道稱惟中欲以恢復自贖臣因彼
 中別無將官援兵難以猝至恐賊遂長驅思南因姑令質其妻子於獄限以十日內恢復龍泉以待大兵
 蓋因賊勢方張別有失陷不便進勦故爲不得已之計要之本官縱有復龍泉之功亦難盡贖其失龍
 泉之罪仍應提問定罪除殺傷官兵虜掠人民查明另報外伏乞救下吏兵二部覆議將楊惟中行巡按
 御史提問正法將郭廷良訓俸示戒其重元鎮等姑行免議庶罪當而人服法行而功奏矣至於臣化龍
 有遙制之權無保全之效失職已甚負罪爲多但方在進兵未敢求罷除席慕恭聽處分外緣係播賊侵
 擾黔境攻陷土司查參失事人員以肅軍政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
 奉聖旨該部知道覆奉聖旨是

報進兵日期疏

題爲播賊造逆奉天征討恭報師期以張聖威以一衆志事臣惟播賊楊應龍逆天造反殺將屠城皇上
 赫然震怒與師問罪不以臣爲不肖舉兵柄而授之又頒尙方之劍而賜之委任甚專責成甚重亦既數
 月於今矣當臣之初受命也計惟除君之惡義不返顧誠此朝食豈俟問哉顧賊勢甚張我力甚微較量
 彼己未宜輕易乃不動聲色以緩其勢急集兵糧以厚其防既而兵糧稍集可以守矣未可以戰也乃復
 按兵不動以示之不測益廣調發以圖爲必勝蓋自秋徂冬川省之兵力始充器械始備糧運始齊湖貴
 二省極力催餉亦漸有端緒外省調兵亦漸有至者臣計此時不但自固可以圖賊矣乃遂移駐重慶就
 近調度而是時各省兵亦先後至參將周國柱以固原陝西兵遊擊余世威羅星都司哈光顯以甘肅兵
 游擊任承傳以河南兵俱十一月至參將李經以延綏兵十二月至都司封建以浙江兵守備趙賢輔以
 山東兵坐營王芬以天津兵管守備事指揮沐榮以雲南兵守備白明達土知州岑紹勳以廣西兵俱今

年正月。總兵馬孔英以甯夏兵。二月。其三省所調土司兵。西陽。石碇。永甯。天全。鎮雄。平茶。芭梅。水西。各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各報已起行。計二月初。俱可至。而先是。臣行本省。司道。及二省撫鎮。司道。所議分路分兵。分定文武諸臣。漢土官兵。亦以正月初。先後報至。大約分爲八路。在四川爲四路。一路。綦江。以原任總兵劉綎爲主將。而以參將麻鎮遊擊楊敏政。都司程斌。周敦吉。守備趙賢輔。周以德。坐營王芬等。隸之。參政張文燿。督兵糧兼紀功。而以同知史朝貞等。佐之。一路。南川。以總兵馬孔英爲主將。而以參將周國柱。李經。遊擊任承爵。王之翰。守備萬民英。都司葉當春。坐營孔繼祖。土官宜撫冉御龍。馬千乘。長官楊光祖。楊光斗等。隸之。僉事徐仲佳。督兵糧兼紀功。而以推官高折枝等。佐之。一路。合江。以總兵吳廣爲主將。而以遊擊余世威。羅星。都司哈光顯。封建趙應科。吳從周。劉承職等。隸之。參議兼僉事劉一和。督兵糧兼紀功。而以馬湖府知府蔡宗憲等。佐之。一路。永甯。以原任副將曹希彬爲主將。仍聽吳廣節制。而以參將吳文傑。王夢吉。守備江萬化。周大謨。土官宜撫奢世續等。隸之。參議史旌賢。督兵糧兼紀功。而以州同趙世德等。佐之。外有臣標下中軍副總兵楊登山。及參將余德榮。遊擊江萬仞等。領用標下兵爲遊兵。往來策應。史旌賢先總管水運。今水運將完。而本官已題陞。該副使。候命。故以之管本道兵糧。曹希彬先以到遲。被參。奉旨提問。而本官先爲永甯參將。甚得該司官兵之心。今所調該司兵。獨多。須以希彬監押之。乃可用。故暫釋而用之。俟事完。另議。其川東兵。監以參政張棟。川南兵。監以參政謝詒。此川省之大較也。在湖貴爲四路。一路。烏江。總兵董元鎮爲主將。而以參將謝崇節。守備陳雲龍。沐黎。白明達。中軍張澍。劉岳。土官知府隴澄。知州岑紹勳等。隸之。參議梅國樓。督兵糧兼紀功。而以推官張應選等。佐之。一路。沙溪。參將朱鶴齡爲主將。仍聽董元鎮節制。而以土官宜撫安疆臣等。隸之。副使洪澄源。督兵糧兼紀功。而知州王應昌等。佐之。以上二路。兵監以按察使楊寅秋。一路。興隆。總兵李應祥爲主將。而以副將陳寅。參將楊顯。劉效節。守備汪如淵。土官宜撫彭元錦等。隸之。副使尤錫類。督兵糧兼紀功。而以知州陳聖佐等。佐之。此路兵。監以參議張存意。一路。偏橋。分爲兩翼。一由白泥總兵陳璘爲主將。而以遊擊江騰龍。都司于繼勳。吳時喬。守備王之棟。朱桂芳。遊上將土官宜撫彭養正等。隸之。參議詹啓東。督兵糧。副使王應霖。司紀功。而以同知張羽鴻等。佐之。一由龍泉副總兵陳良批爲主將。仍聽陳璘節制。而以參將王一桂。都司錢中選。守備徐允爵。土官宜撫單宜。單玉鑑。安撫田大豐等。隸之。副使陳與相。督兵糧。副使路雲龍。司紀功。而以推官吳天佑。知縣鄧宏烈等。佐之。此路兵。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其二省撫臣。副都御史郭子章。仍在貴陽。僉都御史支可大。移住沅州。各調度。此湖貴二省之大較也。臣又惟三省道里延長。官僚衆多。即在事文武諸臣。且不知其面。安知其心。一有懷私敗舉者。干其間。誤事不細。是必盟之於天。以一其志。乃於正月十五日。臣先率川省總兵。司道。及大小文武官兵。於重慶之演武場。設天地。日月。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先聖。先賢之神位。而告神爲盟詞曰。蓋聞春秋之義。人臣無將。漢法所誅。大逆不道。逆賊楊應龍者。本以夷種。世膺漢官。被我冠裳。守彼節制。輒敢忘天朝。窳養之恩。恣鬼國兇殘之性。初但殃及骨肉。繼乃禍逼蒸黎。嬰兒孕婦。概被誅夷。殺將屠城。以爲常事。

虐焰燔乎五司七姓。淫毒漸於九溪二巴。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皇上痛兆人之失所。杜列辟之效尤。遂伐暴以安民。乃與師而問罪。化龍等共以職守。成在戎行。義當戡亂。成平。勢須分飲共濟。蓋必三省之中。文武將吏。以及四海之內。漢土官兵。堅除兇惡。雪恥之圖。奮力同心之誼。庶幾共獎王室。乃可必得罪人。茲將勦義旅以徂征。敢用對明神而作誓。且夫惟忠可以報主。惟公可以服人。惟致死不貳。可以徇國家之急。惟精白無欺。可以樹振揚之勳。凡在行間。請事斯語。如其無武乃心。克勤王事。神亦陰爲庇相。俾享成功。若督撫鎮道。及副參遊守府縣衛所。大小文武等官。有懷姦飾詐。罔上行私。乾沒軍資。枉殘民命。妒人則以功爲罪。逃刑則以罪爲功。或假公事以報私讎。或介小嫌而妨大事。或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任一己之見。而失三軍之心。或當進不進。當援不援。偷一時之生。而戕萬民之命。或懷忠不盡。退有後言。或臨事避難。轉生枝節。或賞罰功罪之不明。或南北漢土之異視。或持兩端而規利。或罔三尺以徇情。或造疑似影響之說。以傾人。或挾機械變詐之術。以利己。有一於斯。卽爲負國。負國之人。其名爲賊。明神殛之。死不旋踵。逮及閻門。永絕其嗣。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有人負國而不知。聰明謂何。有人負國而不誅。正直謂何。有人負國而不知之誅之。有不編。有不平。一之謂何。夫神護國祐民。以食其報者也。神不明則士不奮。士不奮則賊不滅。賊不滅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兇年殺禮。於神亦有不利焉。敢盡布之。明神惟明神其圖利之臣。又惟軍中之事。三令五申。宜有告誡。乃爲軍誓。照得我國朝方制萬里。四海一家。率土之濱。悉爲郡縣。其在西南一帶。特從往制。仍設土司。原欲因俗爲治。令之保境安民。下延宗枝。上作藩衛。隆恩大德。山高海深。二百年來。相承無替。乃有逆賊楊應龍者。梟獍爲心。蛇蝎成性。藐國法如兒戲。刈民命若草菅。以疑似殺妻而並害其家。以殘暴殃民而盡絕其世。同知原係寅僚。斬殺俾無遺種。五司原同手足。勦滅盡作荒邱。初但肆惡於一州。繼乃流毒於三省。白石口民兵三千。積骸遍野。飛練堡官軍二萬。流血成淵。遂爾比戈稱干。因之陷城殺將。綦江一破。百里無煙。東坡再焚。三春如赭。最可恨者。對夫以淫其妻。對父而姦其女。尤可駭者。吮乳斷嬰兒之首。驅蛇入孕婦之陰。迹其數載殺人。已盈十萬。擬以五刑。議辟。統備三千。大逆無道。天地不容。賊子亂臣。神人共憤。本部院欽承聖命。特任專征。地連三省。幅輳萬里。而遙劔賜尚方。宣暢一人之令。糾燕秦趙魏之士。提滇廣吳越之豪。馳驅連雲。粟堪填海。戈矛蔽日。甲可成山。殺氣與玉壘爭雄。軍聲並岷江等壯。以此制敵。何敵不克。以此圖功。何功不成。茲當百道並進之時。宜有三令重申之命。凡我將吏。共聽誓詞。一昔人有言。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逆賊破城殺將。荼毒生靈。辱朝廷。羞當世甚矣。凡爲臣子。義當不與其戴天。三省文武各藩兵將。誰非臣子。誰無忠義。既已受任討賊。豈可更有他念。乃或持武心。懷觀望。計利害。憚勤勞。心有所見。而不言。機有可乘。而自失。忘人之功。而造謗。掠人之美。以歸己。事前不憤。事後則委罪於人。爲國甚疏。爲身則無所不至。凡此不忠不義。大家不食其餘。神明殛之。永絕其嗣。本部院以此自警。願與同事者共之。一本部院謬司三省戎務。在蜀者不敢不勉。在湖貴道阻且修。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左提右攜。以綏靖西南一方。實惟兩省撫院是賴。諸所應行。敬受成事。借以圖功。借以免罪。不然者。不同功而同罪矣。一三省總兵。係一方三軍司命。一切進取攻

守本部院但約束期會指授機宜臨陣出奇並不中制主客士漢官兵盡聽節制但有抗犯悉按軍法若主將驕蹇剛愎逗留縮朒為賊所侮憤事殃民則有向方之劍在一監軍道奉有專敕責成甚重內督本部外督各營軍中大小事體無所不得問若其任情專己濫人以難玩愒模稜失事之會是自溺其職本部院何敢私焉一督餉道職專糧運十餘萬人張口待哺須常有一二月之儲乃得宿飽不然臨渴掘井何有及焉乃若收放不時糠粃不堪斛斗不符軍得虛名民受實害此當與無粟同則非所望於該道者一守巡道防守地方稽覈兵馬催餉器具百務所關皆宜盡心細察日不暇給至於進攻之後紀驗功次督發糧運尤須事事親理無但託之委官備有疏漏所關非細悔曷及已一大小將領專為討賊而設賊不平和而目見人何顏色回鄉里若平時不東軍士致劫掠為害加等罪之若臨陣分有信地定有師期當進不進當攻不攻甚至臨陣而退畏難而逃或迂路以避賊鋒或亂行而納敵侮諸凡此類無論大小俱以賜劄從事一主客官兵養之千日用之一時必須奮勇克敵為國分憂方稱男子若器械不修行陣不明但圖冒餉不圖立功甚或無事劫掠以充囊橐臨陣畏縮而先退但犯重情各將領俱得斬之以徇一切小委文武官員貪祿盡職自是本等況事後優敘尤宜勉勵若因循玩愒畏縮退避致誤公事或不潔不公致招物議者事發審實輕則細打重則以賜劄從事一各省土司官參養二百年來朝廷之恩天高地厚今逆賊得罪朝廷正爾等竭忠報效之時倘有無知苗獠唱為冤死狐悲之說不知免狐同類之物也今應龍為反賊爾等為忠臣已非同類何得相比若平時不能東兵致搶掠為害臨陣不能鼓舞或怯不前又以一二陣塞責不待賊平驅兵而去如此之類皆謂之不忠皆播州之緒也賜劄具在斷不敢私又惟軍中之事明罰救法乃可用衆乃為軍令照得將將者必賞罰明信而後可以服英雄豪傑之心將兵者必紀律森嚴而後可以獲戰勝攻取之效本部院欽承上命討逆遼方自非三五申令以齊烏合之情何能億萬同心以奮騰揚之氣所有條誡特用申明法在必行將無過令各宜蚤計庶免後艱計開一定有師期後期不進當開刀而不開刀當合哨而不合哨者主將以下皆斬一臨陣退縮不前者當時立斬以徇一前鋒破敵後鋒割級賞功之時以前後鋒分三七給賞若前鋒貪功割級致賊奔逸或為所乘者斬一爭搶割級者斬一臨陣在逃及詐稱疾規免者斬一別隊別哨若被攻圍應救援而不救援致有失陷者領兵官隊長皆斬一將卒有私讎至臨陣以相報復者斬一安殺平民及將老幼婦女或投戈乞降之人濫殺充功者審實處斬一臨陣為賊所餌貪取財物及賊未殺盡而即入其家取財致敗者斬一賊來可出軍而不出者斬一哨探之人不覺賊來者斬一割營內地焚人房舍淫人妻女搶人財物者俱以盜論審實處斬一洩漏軍情於賊者斬一擊獲姦細得財賣放者斬一放火及失火致延火藥者斬一剽劫軍糧致失士心取敗者斬一指以招降索取投錢搜檢財物隱匿婦女致阻遠人向化之心堅其從賊之志者斬一將吏受賊枉法及論功定罪故不以實者斬一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神鬼災祥惑人者斬一俘獲賊屬子女及被虜男婦隱匿入己不即報官者細打一百臣於是日誓告發令訖即行湖廣二省撫鎮期以二月初三日亦如臣誓告臣又惟兵將漸齊人心已一可以約期行事

矣乃密行本省鎮道及二省撫鎮司道約期行令各照分定信地獎率文武將吏漢土官兵的於二月十二日一齊並進開刀勦殺除再履行中飭督併去後該臣看得逆賊楊應龍遠天造反罪不在赦人人知之顧遊談之士所稱決勝之策往往不一蓋有難易遲速兩端以為易者謂應龍小豎子耳播州一隅之地在海內如黑子著而且其業叛親離人無固志大兵一舉至則靡耳勦之宜速而不知困獸猶鬥賊故知兵又以威劫其下用命者多蜂蟻有毒談何容易白石飛練已事昭然以為難者則以其據險負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至擬之南倭北虜為甚謂不宜與爭鋒止多集兵而四守之可坐困也願坐困須多兵多兵須多餉令東西南北漢土之兵各數十萬而事久不決老師費財何以善後夫兵猶火也不戢自焚意外之虞且不在播夫兵觀拙速未聞巧之速也蓋臣每顧念於難易遲速巧拙之間神馳心碎腸一日而九迴矣自受事以來日分而食夜分而寢督兵餉治器械輪蹄四馳星霜倏易數月於茲始有次第又念三月以後草莽瘴癘雨多河漲使難舉事須至秋冬後來事勢都不可知瞻前慮後師期須當以二月定又先經兵部與臣題過賞格及臣所為論苗雜言分行各監軍道多方開示招諭而各監軍亦殫心畢志四路招降節據開報川貴二省所收投降者不下數千而賊之心腹逆黨李旭以開死趙仕登以計斬其外司長官鄭葵駱麟王繼先袁年陸續出降送妻子為質以表忠順賊恐人心遂離努力破龍泉以張威而不虞金竹官壩之捷又有以被羣苗之魄而奪之氣亂而取之實惟此時謀之二省撫臣及三省道將咸以為可故臣遵奉屢旨成師以出以皇上神武威靈計賊當不日授首臣愚不肖無能為役惟是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竊以自盟賊亡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竊願效於昔人殉國之義他何敢知焉臣謹具疏先以師期上聞無任悚息瞻望之至緣係播賊造逆奉天征討恭報師期以張明威以一眾志事理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齎捧謹具題知奉聖旨覽奏知道了兵部知道

二報捷音疏

題為王師進勦連破劇賊險洞招降脅從羣黨再報捷音事本年三月初一日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准原任四川鎮守總兵官劉綎報稱奉臣軍令遵依於二月十二日出師進勦緣綦江一路自東溪入播地方俱係窮山峻嶺深崖茂箐內如楠木山羊簡臺等洞皆天造地設險固為逆賊頭目穆昭楊其母柱等盤據其中必須勦除乃堪前進又准監軍道手本內稱會命各洞惡目楊兆麟張漢清郭通緒母柱穆昭周俸祖等六提調共統兵八九千先來東溪一帶地方割營又於松坎地方修截二路探聽大兵出日應龍親統苗兵四萬前來迎敵隨該本鎮行令坐營都司周敦吉等領兵由土崖等壩攻山羊洞之右以旗鼓官陳策等接應把總趙奇等領兵由兩河口等壩攻楠木洞之左以守備陳大綱等接應又令守備周以德等由土臺等處攻二洞之中本鎮親統守備徐珊等應援并行都司王芬等領兵從江津山丁山里楊木田點脚壩攻簡臺洞以絕楠木洞之援分定發行十四日到李漢壩前哨望見賊衆來拒天晚彼此割營十五日黎明與賊大戰我兵連破數陣當陣斬獲寨長頭目李日貴陳榮等功級一百零六顆生擒賊首賊從朱子真新苟等二十八名各賊奔回楠木洞我兵乘勝追趕連破二關各賊齊用強弓硬

弩、滾木礮石死拒。洞門難克。該本鎮親詣洞前相度地形。申嚴號令懸賞銀三百兩。督令劉可春等部下衝鋒。兵士一而於洞前找廂對敵。一而於洞上伐木運草。堆積洞下。舉火燃燒。又用索找櫃。從上放下。內安鳥銃手。攻打洞門。連三晝夜。奮勇先登者。當行重賞。臨陣被傷者。併加優恤。因而兵氣愈振。加之火焰入洞。煙逼各賊魂消。勢難抵敵。於是三洞先後盡破。在楠木洞生擒賊首二十二名。斬獲賊級一十六顆。俘獲男婦三百四十九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三名口。在山羊洞斬獲首級六顆。臨陣乞降賊首男婦六百三十一名口。在簡臺洞各賊拒敵甚堅。都司王芬等奮勇打開洞關四重。生擒苗賊三名。斬獲賊級三十九顆。俘獲男婦五十六名口。招降男婦五十四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十一名口。燒其敵樓倉廩。毀糧二千餘石。奪獲槍刀、弓弩、器械、牛馬、牲畜無數。陣亡提調余崑、兵王勇等四十一員名。重傷官兵封學仁等四十八員名。輕傷官兵傅貴、兵秦守等三十四員名。本月初三日。又據總兵劉捷呈稱。本職自破三洞之後。賊兵進取。至二十九日戌時。據各哨役報稱。逆酋子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大出。一由落爐壩埋伏。一由羅天溪。衝我羅古池營壘。一由松坎前來迎敵。我應龍親統諸巢之賊。割於頂山關內各處。及令朝棟分兵一枝。由兆陽水小路出點脚壩。先劫都司王芬之營。復攻本職大營。本職先慮王芬孤懸。令來合營以便策應。於是連夜傳令守備徐珊等八員。各帶兵割於羅古池。并松坎一帶地方。設伏以待。有警殺回應援。以周以德等九員接應。又密令王芬發兵於營外。為誘埋伏。賊來擒。以周敦吉等六員接應。至初一日丑時。楊朝棟等果先來犯。本職親率官兵。并各家丁日本降夷達子。與賊大戰。從寅至午。三路夾攻。幸收全捷。共計生擒惡苗十五名。斬級一百七十三顆。奪獲馬匹、盔甲、弓弩、槍刀等件甚多。楊朝棟抱頭鼠竄。哭泣而逃。幾為所捉。其餘逼山爬草。奔命四散等因。同日據川南監軍道參政謝詔報。准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報。據永甯監紀官嘉定州同知趙世德報。准永甯宣撫司名色守備傅廷鑾。并據該司提調袁懋向守忠。奉院道諭牌。遵依招撫播州。洵洪灘長官安守邦。安鑾羅國明。羅國仁。羅國顯等。引領彝民三千餘名口。到營投降。即同本撫總管劉國用。熊應山議。令安插本撫石寶寨內地居住等情。報道。照得洵洪安羅等寨。自去年十二月內。屢差傳廷鑾等投降。猶豫未決。今見大兵割營聯絡。攻打在即。又見營中豎有降旗。遂率家口族眾歸降。其為真誠無疑。各等因。到案。照本年二月日期不等。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據南川監紀官重慶府推官高折枝報稱。南川一路大兵。該副總兵周國柱。參將李經。統領於十二日起發。至十六日經過明月山。有劉九寨。陳九寨。中山寨。各苗拒險不服。勒兵打破。斬首六十二顆。生擒七十四名口。又稱石碛司官撫馬千乘。領兵前往神衛壩。遣千總馬廷培等。前去哨探開路。以便進攻。十六日行至赤崖。將近土坪。遇賊割壩。險道把隘。我兵稍前。即發礮石弩箭。傷兵二名。於是官兵奮勇。直衝破壩。斬首四十顆。官妻秦氏報效親兵秦日雲等。斬首五顆。餘賊奔逃。又據四川領兵總兵官馬孔英報。據西陽司官撫冉御龍報稱。率兵前進清溪。割營二十六日。過河。行至地名碾子山。遇賊伏路。我兵相與敵殺。當陣斬獲賊級五十四顆。把總冉大周等斬首一十四顆。奪獲槍刀、弓箭、盔甲三十餘件。又據湖廣監軍道參議魏養蒙呈。准備橋總兵官陳璘手本報稱。官兵

遵照師期。分路並進。十五日前哨至黃溪寨。遇賊接戰。官兵何棟等奮勇向前。生擒苗賊五名。斬獲首級二顆。俘獲賊婦八口。又稱本日遊擊陳策等督兵搜山。共生擒苗賊六名。斬獲二十五顆。俘獲男婦十名。口奪獲牛馬六隻。槍刀弓弩十一件。又據貴州布政司呈。據石阡府中據把守葛宋瀛。陣關把總馮碧等。飛報。播苗點兵。前來攻打本關。碧與附近把總王應龍督率彼處鄉兵。并歸順苗民。齊心奮勇。追至白泥司。斬獲賊級四顆。并將彼處糧倉。燒燬百餘間。房屋不計其數。又據該司呈。據防禦劉佐。指揮夏應龍報。據西長官司申稱。本月初七日雞鳴時。分被播賊由河渡越江。至馬場。將宜慰宋承恩。并親枝各舍。包房去。說殺傷守把土兵。賊勢兇勇。難敵。又據按察司呈。據理刑張推官。審得生擒姦細二名。內一名梁守富。係備橋衛客人楊君五家丁。二十六年被播苗何義。誘去。跟隨楊應龍族人楊統。名為老虎軍。在內與曾修國。今應龍說宋宜慰不與同心。令楊朝棟。楊三田二領兵一萬。前來新土。將宋宜慰。誘去。同生同死。已先於各莊取男女陪嫁等情。又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准防禦涪州都司葉富春報。據把總劉應武等。招降播州頭目何顯俊等四十三戶。男婦共一千餘名口。又據該道報。准南川領兵遊擊王之翰報。據石碛司官撫馬千乘。其州司士舍駱麟。各報稱。招降過三江里夷民羅桂賓等三十九戶。男婦共五百五十五名口。何汝仁等招降過石壩莊夷民周子陽等二十一戶。男婦共三百餘名口。張廟等三戶。男婦共五十八名口。趙家里播民任思且等一十五戶。男婦共一百四十二名口。王永厚等三十家。男婦共二百三十名口。周正法周崇政等男婦五十一名口。又據土舍駱麟同舍把駱慶祿等。招降過播目陸珊祥等九戶。男婦一百二十二名口。唐宗富等一十五家。男婦共一百四十七名口。蘇文剛等四十四家。男婦共三百四十五名口。又據貴州宣慰安疆臣呈。奉牌諭遵依。行據防守邊界地方李稍塘。目把丁良茂等。招降過播目黑老虎。陳阿元。飛老虎。阿蘇王等。連散戶妻小共一百一十三房。安插本司內地居住。各等因。塘報到臣類報。聞今據前因。除將獲功官兵。應賞應紀。聽紀功道。呈解按院驗。及投降夷民。轉行守巡等道。隨宜安插。陣亡官兵。酌量優恤。其被虜宜慰。宋承恩。原係逆賊。應龍之婿。有謂賊虜去成婚者。有謂承恩。通同伴收。投入者。除候查明。另報外。該臣看得。播賊造逆。數年於今。然甲午與師。賊之外。司諸人。率皆望風投降。以故兵不血刃。而抵婁山。何其易也。其後時勦時撫。旋撫旋叛。賊得以修怨弄兵。橫肆屠戮。向時投降之人。嬰孩靡遺。墳墓不保。今為之守土。與夫食土之毛者。非其心符之寄。則其刀鋸之餘也。懷其私惠。劫於積威。各有效死勿去之心矣。至於基江一路。諸苗身負屠城之罪。知于不赦之條。弱者據洞自保。強者嚴陣相持。百里之外。即為戰場。其為險難。尤倍各路。賊又夙忌劉挺之威名。欲首挫其鋒。以嚇各路。故遣親子。率勁兵。遠出問道。與之相角。所賴天威有赫。將士用命。旬日而破三洞。一鼓而走羣苗。至今賊子。擁衆而來。痛哭而去。向日威稜。一朝都盡。亦足快矣。查各路投降。已及數千。斬獲已逾五百。計此後勢成破竹。行見斬關逆賊。滅亡當必有日。但今天雨淋漓。管林蒼鬱。層崖險峻。官兵一時勢難並進。稍待晴霽。乃可長驅。夫今之行勦。期於滅賊。賊不滅。即殺者盈城盈野。降者成聚成都。未為奇也。願自進兵以來。淹及二旬。皇上必且關心。海內尤為矚目。軍中情形。會須報聞。除一面嚴催三省兵將。剋日抵關

滅賊外，謹將連日交兵功次，招降情狀，撮其大凡具題。伏乞敕下兵部、案候事竣，類覆施行。臣無任瞻仰皇懷之至。緣係王師進勦，速破劇賊險洞，招降屬從黨黨，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傅時才、齊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覽奏知道了。著該督撫鎮道，上緊刻期會勦，務靖夷氛，以安地方。

合江客兵交關疏

題為客兵交關，互有殺傷，酌議將領，以明法紀事。本年二月二十日，據四川鎮守總兵官吳廣呈，奉臣批據合江縣中前事，奉批廣兵放火殺人，漸不可長。仰吳總兵速行查處，正法繳依。奉查得啓發之由，原因廣兵曾九買米，撞過余羅二遊擊哈都司馬頭，不行避道，以致兩兵擄殺。實自會九法應首懲，除將曾九樹赴令旗牌下斬首，遍傳各營官兵示警外，合行呈報等因到臣。案照先據川南監軍道參政謝詔呈，據合江縣申稱：二月初一日巳時，領兵遊擊羅星、余世威、都司哈光顯、拜客回館，有廣兵一人，攔撞羅星馬頭，北兵喝罵，當時擄獲兩兵，聚各用槍刀破斃，喊殺一處。自巳至午，卑職即同都司吳從周、同知李廷謙前去解散，各自散去。查驗廣兵圍燒袁廷采房屋一所，殺死陝兵一十五名，重傷三名，帶傷三十餘名。廣兵被斃打死三名，重傷五名，帶傷四十二名。隨將死者安埋，傷者令醫調治。又准遊擊余世威、羅星、都司哈光顯各塘報，三賊進縣回拜，被廣兵一夥，無故將馬頭撲打，後面兵來，擁出城門，甘肅兵士閉門靜坐，忽然噓響，殺聲大震，各披蓋甲攻圍，擁到城處，將門戶打開，殺死家丁一十五名，斃傷軍丁九十四名。三賊避房內，舉火燒房，將余世威砍處打開，拾去戰甲弓箭刀槍，掛箱二箇，內銀一百五十兩，戰馬二匹，又殺死戰馬二匹，拾去中軍官劉時雨，并各軍行李器物銀兩，盡甲馬，不計其數。各等情到道。為照南北之兵，從來同處征進，多不和睦，今廣陝二兵，因事忿爭，互相殺傷，讎恨已深，勢難聚合，相應及早分處，以便調度。合就呈報，又據都司吳從周塘報，相同等因到臣。批廣兵恣肆若此，總兵官紀律何在。仰會同該鎮查處。又據總兵官吳廣呈稱：本職正月二十八日晚，至合江，二十九日早，即往瀘州，與三道會話。二月初一日，據報廣兵會九，在街撞過余羅二遊擊哈都司，噴怪不避，喝令將棍趕打，以致兩兵途爾相湊，放銃發箭，二比俱傷，又銃火延燒民房一間，看不得師克在和，今以一兵不知避道，而三將坐視弗禁，謀動干戈，幾禍蕭牆，安望其同心協力，以濟大事。本當參究，但念地方用人之際，姑從寬假，及將倡首頭目，取其甘結立功，贖罪等因，呈詳到臣。批兵不避將，喝止非過，乃遂糾聚鬪殺，多至一十五人，是尙有天日耶。廣兵驕恣，一至於此，該鎮略無禁戢，止令頭目，取結立功，反欲參究，將護親兵而失衆軍之心，自是兵不可用矣。吳都司，王知縣原文可據，難據單詞為憑。雖用人之際，亦不可全然廢法。仰酌處妥當詳報。又據合江縣中前事，批行總兵官吳廣查處正法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用兵難用衆尤難，彼以東西南北之人，各席尊悍驍雄之氣，匪毗之忿，便起戈矛，剝頭穴胸，以為常事。此其所以和輯而禁駭之，恃有法耳。故未事而三令五申，以飭法也。既事而懲一戒百，以正法也。廣兵素稱強悍，乃至當道不避將官，一經誰阿，便爾鬪鬪，焚其居，掠其財，橫屍路隅，道無行人。萬里遠調，糜餉不貲，豈欲其為同室之鬪耶。即

舉一軍而盡法之，亦不為過。但人衆難以深處，且部下亦有殺傷，則斬首事以謝秦兵，固法之平，情之當也。吳廣身為主帥，禍起親兵，初雖不在行間，繼乃全無處置，將兵若此，紀律謂何。幸而迫於公議，梟斬一人，尚足服三軍之心。杜後來之釁，亦所謂不遠之復乎。近日多兵相聚，鬪鬪時有，但隨時懲處，自可帖然。如南川則陝兵與西陽兵為酒食和激，殺西兵二人。山在陝兵，臣即令參將周國柱，將陝兵之起釁者，盡死一人。重慶則總兵劉庭標兵，與監軍道家丁為買草相爭，鬪至監軍之署，山在標兵，臣即令庭標將為首一人，梟示。哨官甲長，細打五人。於是三軍相戒，不寒而慄。其土兵間有爭鬪殺傷者，乃夷俗常事，解之即散。諭之即止。難盡繩以漢法，俱不足消聖聽。惟是合江一事，軍兵殺傷頗多，將領行法稍遲，相應具題，以肅軍紀。伏乞敕下兵部查議，除各兵已經處分，及有無拾奪財物，聽臣行監軍道查處外，其總兵吳廣，或量行罰治，以戒將來。或念其方在進兵，且已經正法，姑行免究。庶乎軍士當以前非為戒，將領亦以後效自期。法紀可明，平賊有日矣。緣係客兵交關，互有殺傷，酌議將領，以明法紀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傅時才、齊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吳廣著罰俸三箇月。

克桑木關烏江關三報捷音疏

題為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本年三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止，節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准川貴征播總兵官馬孔英、報據南川統兵參將周國柱、李經、遊擊王之翰、守備萬民英、監紀推官高折枝各報，據前部領兵石柱宣撫司宣撫馬千乘報稱：二月二十四日，兵至地名清溪，哨得播賊何金友、何金教、爐頭李武、聚苗數百，於播境羅桿寨，鳴金吶喊，攔截隘口。本司發兵二枝前去衝鋒，至二十六日一更時分，一擁抵寨，各城整備槍弩，向前迎敵。我兵奮勇直進，四圍包圍，賊力難支。當斬何金友等壯級三十七顆，各賊敗走。追至前村，復來格鬪。又斬李武等壯級五十三顆，又追至土坪石板溪，斬首一十六顆，共一百零六顆。奪獲苗弩槍刀五十餘件，俘獲苗婦二十餘口，馬二匹，牛六隻。及稱本司官兵職任前鋒，連勝三陣，止重傷土兵秦喬等五名。又據領兵西陽司宣撫冉御龍報稱：二十八日，兵至播境地名十二茅坡，撞過賊黨趙四彬、領苗伏路。我兵奮勇敵殺，斬級八十五顆。把總冉大周等斬級二十三顆，共一百零九顆。奪獲槍刀弓箭一十八件。被傷土兵吳海等四名。又據報稱：參將周國柱、李經、守備萬民英、督領河家丁、真州鄉兵，於三月初一日辰時，行至地名紅花灘，遇苗賊三百餘人，坐草一齊擁出。截戰。我兵奮勇向前敵殺，斬獲苗頭汪列，并散苗僧苗喻香等首級八顆。生擒汪二一名，招出投降男婦劉玉等一十八名口。奪回被虜幼男婦女李氏等十名口。搶標四件。又據宣撫馬千乘報，奉監紀高推官會同主將傳令，真州清溪一帶，撫勦已定。速宜率師前進。但此去經過長嶺、望草、風坎、封甯、大灘等隘，俱係勁敵，必須先破諸賊，然後合兵取桑木關。方為全勝之策等因。本司職任先鋒，遵依統領部下兵馬五千，於三月初一日，先行，諸營繼後。是日抵土坪，哨得賊屯望草。至初三日五鼓，遣兵前去進攻。行至長嶺，忽遇播目寨長冉海元、王廷佐、巴習文等，統苗萬餘，預於隔河布陣迎敵。皆騎戰馬，勢若飛騰。我兵分兩翼，奮力渡江，前哨秦加南等，與賊首先交鋒。百合刺苗落馬，當陣斬獲首級八顆。賊衆大敗，拋棄戈

甲。我兵乘勝追入龍鳳關。連殺數陣。隨蹤趕至望草二十餘里。各賊復聚。添兵接應。只得拚命對敵。致將頭目冉蓋殺死。重傷泰加南。與朝等數十人。正值困乏難支。當得我兵泰加月等。從傍奮勇直衝陣角。破賊奔潰。生擒苗頭蔡明。巴習文二名。斬獲頭目冉海元等壯級二十八顆。奪獲苗甲兇器數多。遂堵長破。據望草切。照本司土兵。與賊交鋒。追殺二十餘里。功雖不多。頗效血戰。及據推官高折枝稟稱。長破之捷。苗關外遂無立草。據生擒苗頭蔡明。巴習文。軍頭蔡明。望草苗兵五百家。久被傳取入關。近發與張仕恩。白倫合兵三千。拒外。繼八日。而兵敗。坐寨丹海元。王廷佐。寨長藍鳳鳴。王大頭。龍得勝。宗莫阿里。王二老。皆被陣斬。獨張仕恩。白倫。與冠帶把總楊正貴。曹全。在陣後得逃。餘兵各四散走。或有入關者。是知此捷功雖不多。乃擒斬賊之頭目八九人。亦足以塞賊膽。巴習文。係望草首惡。其州人。被其虜妻女者數百家。爭欲食其肉。卑職當賞擒習文。石砭兵向朝榮。余遠。三十金。將文斬於令旗之下。有真民張永清者。遂取習文心。對衆兵食。一軍大快。石兵戰死頭領二名。各給銀十兩。優恤。此路兵將。人人勇奮爭先。至奮不顧身。戰無遺力。惟馬千乘。爲首。卑職當道。送銀五十兩。與千乘。以示優異。并申諭三軍。長破望草雖破。他關尚多。且此路所重者。桑木關。若此關一破。可以長驅。如有能奮勇先登。首剋此關者。照格懸賞。去後。乃西陽司。宜撫。再御龍。恥石砭。獲功。於初四日。遂率兵奮勇打破風坎關。斬獲首級二十七顆。將關內賊寨盡焚。又該卑職。看西陽勇奮。更爲可嘉。亦遣鼓吹送銀五十兩。給西陽營。以示優異。時參將李經。兵劉茅坡。參將周國柱。兵出茅坡口。刺牛渡。守備萬民英。與西石二司。土兵。盡割桑木關下。初五日。建越提調劉勝。攻打滾水羊崖等營。與賊對敵。斬首一十九顆。俘獲婦女八口。奪獲槍刀箭弩七件。初六日。西陽把總冉大周。領兵與賊交鋒。斬級一十七顆。各賊上關。加有馬兵數千。相持。初七日。辰時。各苗殺下。被西兵。石兵。邑梅兵。河南毛兵。合勢大殺一陣。退關據守。至未時。西陽又分兵同石砭兵。併力衝鋒。復占封甯關。逼近桑木關。割住把總冉大周。又分兵抄出黑面崖。攻破大灘關。又逼九杆關。割住。是暮冉大周。差人執木板上。書三月初八日。定要剋破桑木關。是夕。官兵。慶戰一夜。致將強弓硬弩。滾木礮石。拋打殆盡。至次日辰時。官兵奮勇復戰。拚命衝突。先登。至巳時。剋破。驅賊四散。追至金子壩。旋回。即於此關。割營守定。計點功級。守備萬民英。部下。斬首級二十三顆。中軍。漆太然。家兵。秦宗武等。斬級二顆。宜撫。冉御龍。下斬級四十八顆。把總冉大周。下斬級八顆。冉維嵩。下斬級一顆。宜撫。馬千乘。下斬級二十一顆。邑梅。司長官。楊正。通。榮。下斬級一十八顆。俘獲婦女三口。輕重殺傷我兵不等。奪獲賊仗甚多。以上功次。該卑職。隨營辨驗。確除。解紀。功道。覆驗。轉報。外。看得。逆賊。楊應龍。所恃者。諸關也。當我兵未至。則布兵。以待我兵。既至。則設防以守。自謂。可以。挫我之鋒。以解。諸路之體。詎知。逆賊。數隘。首剋。險關。是播之門戶。已去其一矣。得險以守。賊不足平。所據。漢土。官兵。血戰之勞。俱不可泯。又據。參將。周國柱。李經。報稱。初十日。名色。把總。熊應時。引。固原。延綏。千總。李進。把總。王開臣。白時化。李廷柏。邱汝孝。合兵。攻打。苦竹。關。被賊千餘。擁撲。前來。我兵。併力。奮擊。卑職。等。下斬首三十顆。內頭目三顆。李進。下斬首一十四顆。內頭目一顆。奪獲。鎗。甲。槍。刀。五十餘件。餘賊。敗走。遂剋。險關。又據。兵。巡。下川。東。紀。功道。僉。事。徐。仲。佳。呈。報。相同。又據

川南。監軍。道。參政。謝。詔。報。准。四川。鎮守。總兵。官。吳。廣。報。據。統。兵。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參。將。吳。文。傑。都。司。趙。應。科。吳。從。周。呈。據。千。總。曾。大。等。報。稱。奉。令。攻。打。穿。崖。關。遵。依。於。三。月。初。一。日。黎明。至。彼。望。見。賊。圍。周。圍。險。峻。賊。兵。聚。衆。屯。寨。查。係。提。調。郭。通。緒。令。把。事。苟。會。管。割。衆。議。分。兵。四。面。攻。打。中。軍。千。總。鄧。子。龍。等。十。員。領。兵。一。枝。士。司。總。管。劉。國。用。等。八。員。領。兵。一。枝。各。抵。圍。下。賊。兵。雄。據。圍。上。矢。石。如。雨。我。兵。銃。弩。仰。攻。自。早。戰。至。午。未。又。以。火。器。齊。打。燒。燬。寨。房。賊。兵。抵。敵。不。住。我。兵。乘。勢。直。衝。上。圍。賊。衆。倉。亂。棄。圍。奔。逃。又。爲。伏。兵。截。殺。共。計。生。擒。惡。賊。四。名。俱。係。重。傷。斬。獲。壯。級。一。百。二。十。八。顆。重。傷。我。兵。五。名。輕。傷。十。一。名。奪。獲。槍。刀。器。械。數。多。又。據。兵。巡。下。川。南。紀。功。道。參。議。劉。一。和。并。贊。理。監。紀。知。府。蔡。宗。憲。各。呈。報。相。同。又。據。湖。廣。監。軍。道。參。議。魏。養。蒙。報。准。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報。稱。二。月。十。五。日。兵。至。白。泥。分。爲。三。枝。前。行。未。十。里。右。兵。前。哨。遇。黃。溪。寨。苗。賊。接。敵。官。兵。陳。棟。等。奮。勇。向。前。生。擒。苗。賊。王。松。等。五。名。斬。獲。賊。級。二。顆。俘。獲。賊。婦。八。口。左。中。二。枝。於。申。時。直。抵。白。泥。各。賊。棄。寨。逃。走。該。遊。擊。陳。策。等。率。兵。踰。蹤。追。蹙。時。天。色。將。暮。傳。令。搜。山。把。總。吳。應。龍。李。元。敬。張。文。符。等。各。部。兵。共。生。擒。苗。賊。六。名。斬。獲。首。級。二。十。二。顆。俘。獲。男。婦。十。名。口。奪。獲。弓。弩。槍。刀。十。一。件。牛。十。一。隻。又。據。參。議。魏。養。蒙。報。准。總。兵。陳。璘。報。稱。二。月。二十。七。日。親。統。諸。部。官。兵。進。次。龍。溪。地。方。深。箐。密。林。去。四。牌。不。遠。下。令。諸。軍。益。加。戒。嚴。隨。據。前。哨。報。稱。前。面。有。伏。即。傳。令。箭。勇。遊。擊。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白。元。潔。王。之。棟。陳。九。經。保。靖。司。應。襲。士。舍。彭。象。崑。等。統。率。各。兵。奮。勇。向。前。各。賊。起。伏。趨。來。迎。敵。時。方。雨。霽。又。轉。順。風。用。噴。筒。火。箭。鳥。銃。百。子。銃。亂。發。夾。攻。賊。見。兵。勢。難。當。隨。即。登。高。據。險。矢。石。如。雨。有。把。總。胡。世。華。部。下。隊。長。謝。漢。月。臨。陣。先。退。本。職。親。於。陣。前。目。擊。即。時。斬。首。諸。兵。奮。勇。衝。敵。各。賊。披。靡。通。計。斬。獲。首。級。九。十。一。顆。得。獲。賊。仗。頗。多。及。照。四。牌。之。賊。素。稱。狡。黠。今。官。兵。見。斬。不。用。命。者。故。奮。勇。直。前。斬。近。百。級。首。挫。賊。鋒。功。可。嘉。尙。相。應。獎。賞。以。示。鼓。舞。又。據。貴。州。征。播。總。兵。官。李。應。祥。呈。稱。三。月。初。二。日。據。副。總。兵。陳。寅。奉。令。統。領。土。官。蒙。詔。士。舍。英。勞。領。兵。把。總。安。世。珍。等。探。得。四。牌。叛。賊。聚。集。塔。城。職。等。黎。明。直。抵。播。地。旋。水。賊。悉。布。陣。虎。兵。當。先。藥。弩。亂。射。當。有。我。兵。鼓。勇。火。器。銃。彈。齊。發。槍。牌。抵。敵。大。獲。全。勝。斬。級。八。十。一。顆。俘。獲。器。仗。不。計。又。據。原。任。參。將。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領。兵。把。總。猶。鶴。等。奉。令。前。往。天。都。圍。進。播。有。賊。據。險。即。出。截。戰。當。該。官。兵。奮。勇。直。前。敵。賊。即。敗。走。回。圍。官。兵。架。放。百。子。銃。火。箭。一。齊。攻。打。登。寨。斬。獲。賊。級。七。十。三。顆。又。據。原。任。守。備。伍。萬。鍾。奉。令。統。領。官。兵。攻。勦。三。百。落。圍。叛。賊。山。管。險。峻。特。因。塔。城。官。兵。仰。攻。被。滾。石。梭。杆。不。能。進。上。隨。該。原。任。守。備。柳。國。柱。等。統。兵。一。枝。從。後。路。偷。上。火。槍。銃。礮。齊。發。賊。力。不。支。前。後。夾。攻。當。陣。斬。獲。賊。級。六。十。一。顆。等。因。到。職。先。該。偵。得。逆。賊。楊。應。龍。選。差。張。文。相。等。起。集。四。牌。三。圍。井。河。內。賊。衆。抵。敵。官。兵。及。要。糧。糧。等。情。隨。該。本。職。統。督。官。兵。酌。定。緊。要。挨。次。前。進。今。據。攻。破。險。圍。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屍。一。十。七。名。口。賊。仗。器。械。五。十。三。件。此。先。聲。奪。氣。足。落。元。兇。之。膽。而。破。其。魄。矣。又。據。貴。州。監。軍。道。按。察。使。楊。寅。秋。報。准。貴。州。總。兵。官。董。元。鎮。報。稱。統。督。都。司。張。秉。忠。呈。據。泗。城。州。知。州。岑。紹。勳。督。兵。指。揮。李。懋。傑。稟。報。初。三。日。奉。令。率。兵。前。去。蝦。子。渡。用。火。箭。射。斃。隔。岸。賊。房。四。間。初。四。日。又。奉。督。令。官。男。岑。雲。漢。兼。同。卑。職。家。兵。張。宗。義。等。前。去。河。渡。用。火。箭。射。斃。隔。岸。賊。房。八。間。米。二。倉。射。死

賊徒三名射傷二名。本夜伏兵關下裝塘。至五更時候。遇賊二十餘徒。在於隔岸巡邏。當即浮水前去。對賊血戰。斬獲賊級一十八顆。又據守備陳雲龍。自明達。阮仕奇。各差人飛報。奉命軍總鎮臨烏江。分布哨渡。撥備船隻。銃彈火器。定限十一日。齊力渡河進剿。賊兵千餘。四山伏草出沒。沿江發矢。叫話猖狂。本日辰時。該雲龍督率瑞陽兵。明達仕奇督率水順兵。奮勇爭先。搶渡。關嶺險絕。水勢凶惡。賊乘高岸。坎拒敵。弩石俱發。急難傍岸。官兵用竹牌遮蔽。船上岸邊。烏銃對打。瑞陽水順兵先登。各賊破山潰竄。直衝烏江關。斬獲賊級共十九顆。奪獲賊被腦包長刀鏢槍不計。登時焚燒烏江關附近關邊賊寨。燒燬一空。煙蔽十里。水順兵陣亡一名。被傷五名。瑞陽陣亡苗兵千總一名。被傷四名。飛報前來。隨該軍職會同左監軍楊按察使。親抵烏江關山頂。將各哨分割山頭。據高阻險。營兵齊力搭架浮橋。以通老營。催督水順。續到兵。盡發策應。一面星飛催督瑞陽把事王嘉猷。馳赴雞家寨。出刀靶水。催安疆臣兵。馳赴昌山驛。出落關水。催羅龍等集鄉熟地。偵探積麻水。把截鬼國路溝。催河渡各哨兵。乘勢渡河。攻打河渡。關先取向稽場。以分賊勢。倚角勦殺。共收全捷。理合飛報。又據雲南廣南府知府黃宇報。准統兵參將謝崇傳。雲南坐營中軍張澍。督陣黃興報稱。十二日寅時。發兵奪占河渡關。燒蕩各寨。當陣生擒二名。斬首十五顆。又准中軍張澍報稱。六營官兵往河渡督象。奮勇渡關。生擒播賊三名。斬獲首級八顆。又頂皮小功二顆。陣亡被傷。并所獲賊仗。另行細開外。台先呈報。又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稱。南川縣中奉監紀高推官。差人押發招出降民任從章等。男婦共五十五名。口到縣。分發地名周羅等村安插。又據推官高折枝報稱。真州土舍駱錫。招降過播民孫郎等。男婦二百名。口牛鼻團降民二百一十名。口及稱自大兵割賊桑木關內。百姓攜老扶幼。投降降日以千數。舉職委河南官舍王承宗家丁。自有功名。色把總王佐。立三民寨。望草山頂。任民歸順。不許士漢官兵房掠。賊黨日孤。又據宣撫再御龍報。據土民鄭會。招降過播民吳宗枝等。男婦一百零四名。口。又據彭水縣中據快手徐廷美報稱。綦川縣民方騰虹。招撫過板角青龍團頭施阿記等。十名。帶領男婦一百三十七名。口。出來投降。安插於地名洋水居住。又據防守南川原任都司葉當春呈稱。羊墩大里兩河等管。招撫未出播民甚眾。今聞差人羅文等。執招降小旗。上書搶奪降民財物者。追給。殺降者抵命。於是陸續招出播民余國受等六戶。男婦共二十八名。口。望草金竹里播民楊永興等七戶。男婦共七十名。口。又據婁家里民王墜等。招撫過田月等五戶。男婦共二十四名。口。梁金招撫過婁永興等十戶。男婦共六十三名。口。婁秉詔招撫過劉友善等四戶。男婦共一十三名。口。令狐壽等招撫過婁慶忠等一十八戶。男婦共一百一十四名。口。又據兵巡上川東紀功道參政張文耀呈。據監紀同知史朝貞。解出降民趙應宗等二十五名。口。坐營都司周敦吉。解出降民易子貴等三十名。口。永甯監紀知府察宗憲。申。據備溪長官袁起龍呈報。招出應調降兵趙坤等三十名。永甯口。把胡文察呈報。招出播民鄧廷華等男婦共八十五名。口。又據總兵官陳璘呈稱。兵進白泥。各賊棄寨。遁走。連日督兵搜山。仍傳諭撫勸兼行。續據領兵把總吳應龍等。招得備橋衛遊難軍餘羅再冠等十八名。羅家屯羅廷鶴等男婦八十五名。口。與屯堡李叔生等男婦九十名。口。又據餘慶司土官楊鯨。招得青

沙寨苗民安場阿睡等男婦一百一十七名。口。二關三關苗民吳老孫等男婦七十八名。口。石橋寨苗民阿元等男婦七十一名。口。各給旗號。免死票照。立園安插。以示不殺之仁。又據兵巡上川東紀功道參政張文耀呈。奉臣批。據該道并管分守川西道事副使傅良諫會呈。近准原任四川鎮守總兵官劉挺。手本開稱。本鎮於本年二月十四十五等日。在於李漢壩。與賊大戰。及攻剋柘木山。羊等洞。所有生擒賊首。賊從。合行差官押解重慶府監候等因。該二道會同於三月十二日。監取各犯。前到演武場。從公鞫。審得各犯。頻年助暴。殺虜生靈。荼毒之慘。不可勝數。今王師大舉。尙敢拒敵。阻截運道。尤見兇殘。內沈坤等四名。情極真惡。法應速正典刑。以洩軍民之憤。蔡角等四名。雖係種類。但原未臨陣。似應緩決。并於各犯名下。詳註審過實迹。開款呈詳。該臣批。各賊窮兇極惡。流毒秦南一帶地方久矣。王師所至。猶然抗敵。當陣擒獲。何所逃死。仰守西紀功道會同標下練兵遊擊官將沈坤等四十三名。押赴市曹斬首。分發秦南二處。梟示。以快民心。蔡角。王明。熊興望。馬明尙。姑監候再審。此繳。依奉備行重慶府將賊犯沈坤等四十三名。樹發市曹。該本道於本月十八日。會同標下遊擊江萬仞。督同該府知府傅光宅。通判蕭時鳴。重慶衛指揮潘眉。高凌漢。將各犯押赴令旗。下各斬首。其首級。行府分發秦南二處。受害地方。梟示。蔡角等四名。監候聽審外。合行呈報。各等因。到臣。除將獲功官兵。應獎應賞。應紀功道呈解。按臣驗。及投降夷民。轉行守巡等道。隨宜安插。陣亡軍兵。酌量優恤。及將生擒賊犯。批行梟示外。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看得初賊開王師進剿。懼關外之人。不為盡力。或因而投降。乃將其頭目。及稍稱精勇之人。質其妻子。羣之圍上。約以戰不力。或遂降。則屠其家。以故人人死守。無復他志。即臣等招降之。分發如雨。而應者尙希。比兵臨賊境。則振中操戈相向。而死敵者爭先人矣。蓋真勦敵。未易與也。所幸三省諸軍。激於討賊之義。理直氣壯。所向無前。臣等又時以法令嚴督之。各將領進希爵賞之榮。退虞尙方之及。賈勇先登。所至披靡。報捷之使。項背相望。至於南川貴陽二路。則直奪大灘。桑木。苦竹。烏江。河渡諸關。自是賊失其險。且被其魄矣。初臣與各路主將約。有先奪關者。則深溝高壘。據關以守。直待諸路抵關。相期齊入。今南路已據關以待。計各路當取次而登。進關之後。賊或集其死黨。背城一戰。則我師聚而覆之。固大山壓卵之形。或攜其妻子。拒關自保。則我師環而攻之。亦圍家釜魚之勢。賊即狂狡多方。或未能終道天誅也。所有數日進兵情形。理合具題。伏乞救下兵部。案候類覆施行。緣係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周之冕。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查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題為楚省分兵勦苗。失律納侮。乞賜究處。以肅法紀。並議遙制事宜。以一事政事。萬曆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據湖廣按察司。整飭辰常黎靖兵備副使王應霖呈。據黎平府署印推官邱獻可呈。蒙本道紙牌。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據五開衛銅鼓守禦千戶所。中。據本所操舍馬朝告稱。同弟馬臣等往永從縣生。理行至地名皮林。擒鬼坡。陡遇苗賊。各執槍刀。將弟馬臣殺死。緣由批道。又據該衛左所軍餘董應高告

稱兄輩應魁挑轉至岑溝坡被苗殺死等情行府選委能幹官員約會參將黃冲霄委官公同查勘殺死人命是何惡苗係何姓名為因何故逐一根究下落合獻首惡正罪蒙此就經移會參府行委千百戶張正蒙武繼文哨官邱明李高并木府委官吏目典史楊大棟梁德帶領鄉導會同永從縣和機勘處隨據各官稟稱該寨不期各苗仍前糾眾據險操戈截路拒敵當將軍兵王邦等殺死八九名官兵見苗勢衆擊回到縣又據該縣稟報相同具由通詳蒙分守湖北帶管辰阮兵備道詹參政分巡湖北道林會事貴州新鎮帶管都清道梁參議俱批仰府和機勘處又蒙辰阮兵備道王副使牌奉巡撫湖廣支都御史批據本府并五靖參將黃冲霄呈據永從縣申稱蒙委官勘處皮林寨人命事情被各苗不畏法紀阻撓勘官擅殺軍兵今復猖狂合款揚言攻劫縣治乞賜轉詳以解倒懸緣由申府備申兩省撫按批允牌行本府即查皮林寨惡苗有無殺死軍舍抗拒委官及揚言攻劫永從縣緣由即今應否調遣官兵和機勘處查明速報又蒙本道批據本道呈為叛苗黑夜攻屯劫殺大變事據該衛三冉屯舍餘傳國明等告稱陡被皮林各苗圍屯攻劫放火燒燬八家殺傷軍餘楊大付家財牛禾等物一掃盡空生靈遭害等情批府移會該參勘處該本道覆看得上皮林寨叢樹苗夷迺敢殺人抗斷通糧縣方今大征之際一撤則甲冑如雲擒斬甚易但恐大兵壓境玉石不分姑念大生種類不忍波及株連仰府一面出示曉諭該寨各苗各宜省悟保守身家性命速將殺人首惡獻出認罪照舊輸納錢糧協從諸番俱皆治敢有抗拒據實詳道親提大兵剿勦窮寇不遺穴鼠釜魚追悔莫及一面安撫永從縣屬安枕寢居無容他慮仍申諭五洞苗民各安業土上納秋糧毋聽惡寨糾合為非自取敗亡等因遵奉傳諭各苗始焉接牌願聽勸處數日後復將前牌送出聲言不服任從進征等情又經移行黃參將查議回稱切照該寨惡苗先殺軍舍二命復殺軍兵九命肆惡已極理法難容矧今糾眾附勢抗納秋糧合款揚言欲行攻縣如此無狀見行撥兵常守令該縣不敢出入且十二土司諸苗觀望人心洶洶至於五靖哨兵共有五百七十名俱已整齊備衛所款兵共一千五百名亦已點齊惟候所借沉鎮侯兵六百名至日一齊舉行煩請酌議轉詳第恐苗情日久為患日深沿邊地方不能安枕等因覆府再照各苗為惡跳梁殺人無忌復戮官兵又言劫縣至縣官難於出入本府仰體上司德意三令五申安諭撫處變詐不常橫惡尤甚即今四圍亂行出劫日夜不寧若不亟為懲變將來縣治難以保全各司諸苗效尤士民亦難出入貽患地方請速轉詳行令參將衙門點調官兵挾擒首惡正罪隨蒙各道案奉各院批據本道呈據本府呈詳前因該本道覆看得上皮林寨惡苗劫殺軍民藐法抗勸商民不敢往來縣官艱於出入若不大加懲創則一寨狂逞諸苗效尤地方將無寧日候詳轉行黎平府查議堪動錢糧移會黃參將委官召集侯家兵并哨款兵及參守親兵和機挾擒首惡正罪協從治安撫諸苗庶孤縣無虞苗會知警等因通詳巡撫支都御史批惡苗稱亂截殺官兵負固不服罪不容於死矣仰道嚴行該府議處錢糧仍移會黃參將督兵挾擒首惡正罪仍撫諸苗無懷二心繳又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上林寨惡苗不甚多如黃參將力能制之則專任之但止於擒首惡餘協從者撫之可也仍候楚中兩院詳行繳又蒙巡按湖廣監

察王御史批惡苗劫殺法所當誅如議行仍候撫院詳示行繳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批惡苗肆害遂殺官兵非一大創不可候撫院詳行繳蒙此就經牌行黎平府會同黃參將查議糧餉集兵和機挾勸安撫協從去後隨准黃參將移稱除剿行守備轉行衙門等官帶領哨兵款兵并鎮守哨備邊上將於原調征播哨兵一千名內摘撥三百名前來外煩為會同挾勸轉報又准靖州守備張世忠手本奉本道牌准黃參將移稱煩行張守備帶兵星夜前來五開聽從本職防禦惡苗共安地方等因又奉參將牌劄仰備即將該哨在營各兵不必撥發備橋更班率赴五開且共防守以壯威勢合移查照隨該黃參將督率守備衛所等官帶領鎮守五靖哨兵并五開衛所款兵擇於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同職前往永從縣駐劄撫綏皮林等寨諸苗當出火牌傳諭朝廷恩威令獻首惡餘黨開治但各苗肆惡怙終執迷不服各官兵於初四日自縣詣該寨和機挾勸值道路崎嶇羊腸險峻至本日午時據潰兵走報黃參將督兵行至擒鬼坡被該寨惡苗糾集下皮林頓洞多苗并無管生苗裝塘埋伏俟官兵經過各苗蜂擁齊出截殺將守備張世忠并五開衛指揮趙國玉劉繼光千百戶張治新李承熙邢德唐世臣莫自是楊天時江應潮閔宗憲胡順化馬騰雲孔開韶孟師孔凌善馮時選哨官邱明李高及靖州哨領兵千戶楊啓賢莊世恩陸懷忠哨官劉紹尙龍龍登時殺死并戕殺多兵亦未查的等情報府至酉時黃參將亦奔至永從縣中初五日各苗蜂集縣前周圍環繞意欲攻縣勒要退兵銀一千兩稍有不從即攻城劫官奪印本府與匪知縣見事勢危迫多方善諭令附郭亦添募衣巾土生楊永祿勸化諸苗又據五靖哨退兵寫送木刻乞借銀五十兩退苗以保多命等情隨於該縣借出秋糧銀花一千斤并隨帶犒賞銀牌銀花共七十餘兩給與乘苗後勒寫給印信承管文帖并豬酒方行解散初六日本府與黃參將製知縣方得回府次日子時惡苗又將五開衛水并燕窩長春三堡等處盡行燒劫等因詳報到道又准參將黃冲霄手本移報相同該本道會同守巡二道看得上皮林寨惡苗始而截路殺人繼而抗勸殺兵并傷五開衛款丁多命可謂藐法無忌然奉三院明文止於挾勸首惡撫安協從誠慎之也迺五靖參將黃冲霄不堪士民辱罵即動官兵進剿輕信鄉導逃竄之言致墮苗賊埋伏之計倉皇奔潰糜爛衆多如此失律喪師豈容靦顏在位應合參處黎平府推官邱獻可永從縣知縣張一慶所屬苗民猖獗亦非恩信素孚均應責成招撫以散賊黨以安地方其惡苗侯播平之日另議勸處參將事務另文詳委原任遊擊呂應陽暫署及通詳湖貴撫按外呈乞照詳等因到臣隨批即令勸播其餘小小苗警宜一切置之白刃交前不顧流矢勢則然也皮林寨之事甚微黃冲霄何人可任專征至撤勸播之兵以分之卒至失律喪師一軍皆沒豈不惜乎此等事從來不以一字相聞直待失機至此乃始呈報何也黃冲霄革任聽參急擇才勇閑將代之仍亟行各衙所州縣一體中嚴防守所殺官兵的數幾何查明速報去後續據該道呈詳參將黃冲霄既已失事該參事務應令委官暫署查得原任浙江遊擊呂應陽籍隸素諳堪以代理等因呈詳前來除批呂應陽准委用外該臣看得上皮林之事在苗苗誠無所逃罪願述其始事止於截路殺死二人此盜之白晝搶奪者耳後以兵挾勸而敵殺八九人此盜之拒捕殺人者耳誠以盜治之懸購其首惡雖散其黨與一

獄吏數游微之力是矣。即欲問罪伸威，一勞永逸，亦須播事既定，鼓其餘勇，亦自遊刃有餘。何必亟亟滅此朝食為也。詳其始末，禍蓋獨起於該府推官邱獻可之易言兵，而參將黃冲霄之輕舉妄動，幸功而貽禍也。夫黃以萬數不為不多，三千兵豈易敵之，而率爾深入，一何急也。邇來衛所兵疲敵弱，各省皆然。今所恃者，乃該衛款兵千五百，與其餘之零星烏合者，且撤征播之兵三百，並止偏橋上之兵，以益之一何易也。陷入伏中，略無知覺，一何愚也。二十世官三千甲士，駢首就戮，又何儲也。主將奔回，城門盡閉，縣花千斤，銀七十兩，盟之城下，而與之。若非衣巾土生之緩頰，幾有牽羊繫頸之事。又何其備極醜態也。蓋黃冲霄自以為惡苗無幾，一鼓下之，張武功而受上賞，亦足以明得意矣。而不自知其兵不可用，與己之不能用兵，舉數千人之命，嘗試以博功名，於心安乎。夫將有儲者，每畏敵而不出，然尚足以全軍，亦有勇者，或與卒而併命，然亦足以立節。冲霄於二者何居焉。此宜盡失機本法，實之於理，始足償二十武職之冤命，而慰三軍之幽魂者也。若邱獻可者，不知兵又不知將，伴一擲以快雄心，而不意其流禍至此極也。願其事在將領，將不足任，彼亦無如之何。此宜量行議處，以警文職之喜事者。永從縣知縣與一磨，始事既鮮，綱維臨事又失，復取損威貶體，貽恨一方，亦應並議開治，以警庸懦者也。若該道副使王應霖，地其所隸，兵其所司，失律納侮，何以自解。第其始而持議原止，挾勘而未及征勦，繼而舉事方駐偏沅，而不在于行間，當該參倉苗警之秋，正該道拮据播事之日，所宜量行罰治，以戒失職。仍候播事通論，以責後效者也。願臣尤有說焉。臣之得督三省也，以征播則一播之外，餘宜勿問矣。願征播豈易言哉。士馬不精，則不能征，錢糧不饒，則不能征，人心不齊，一地方非寧帖，則不能征。此宜舉三省之遠近上下，一意從事，而後可襄厥功者也。乃臣以二月初三日督師，十二日進兵，而該省以初四日勦苗矣。又分兵矣。又無何而告敗矣。此其於征播，得無相妨否。夫臣所督者，三省軍務也。漢土官兵，例得管轄，大小軍機，例得與聞。救諭昭然，節經申飭，奈之何各院道俱有詳，而獨無一字詳臣也。既不詳則宜竟不詳矣。又何失事之後，而始倉皇詳臣也。蓋此事上下相視，以苗為易與，謂一舉滅之，當以功報，而不意其決裂至此。始不得不以相聞。然晚矣。臣請著為令，自今以後，三省兵事，除尋常強竊盜賊，不必瑣瑣相聞外，但凡土司郡縣衛所漢夷，一切有關兵馬錢糧重大事情，應詳者詳，應驗者驗，即事在當機，難以遠請者，亦一面舉事，一面報聞。庶臣得以參酌贊成，或未必毫無裨補。臣生平職掌之外，不好多事，惟是有感於皮林寨之事，如黃冲霄之不任專征，與衛所軍之不堪勦苗，知之頗真。當征播之時，不宜別有舉措，以亂大謀。籌之預，使其有一字之聞，亦未必無一言之助。幸而事止於此，若更大，則此省之進兵有阻，當是時而後重加參處，已無及矣。伏乞救下兵部，通行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其黃冲霄員缺，仍由選智勇將官除補。該省苗情，俟播平另行議處。地方幸甚。緣係楚省分兵勦苗，失律納侮，乞賜究處，以肅法紀。並議遙制事宜，以一軍政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周之冕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是。

保留方面官員疏

題為保留給由方面官員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批據本司建昌兵糧道副使顧汝學呈稱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考得四川按察司建昌兵糧道副使顧汝學，清慎有韻，恬淡無營，遠夷頓爾，向風。翠吏眾然，顧化稱職。茲當三年秩滿，例應給由。應令赴部考績。第本官管轄，盡皆夷獫，今川省方有征播之役，各道兵備官，俱宜在任，彈壓地方，以杜諸夷乘虛窺竊之姦。委難離任。相應照例題請保留。除批該司行令帶俸管事，仍造冊差人齎繳外，伏乞救下該部，將副使顧汝學，覆加考覈，題請施行。緣係保留給由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周之冕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覆奉聖旨，著各就彼復職。

查參黔路得關復失將官疏

題為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查參，以肅軍政事。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巡撫貴州都御史郭子章咨，據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報稱：本月十五日戌時，據河渡統兵都司張乘忠飛報，十四日夜，因擒姦細，搜出公文，已知賊來衝營，預令部兵加謹慎防。一面請兵應援。十五日未時，播賊數萬突然而來，雲南官兵，先殺一陣，敗走過河。泗城官兵，初尙割住，以俟交鋒。後慮糧餉積在老寨，尤恐有失，遂即收兵，回守糧餉。并分兵把截渡口，發兵應援。緣由到司，除會同總兵，星催鎮雄隨兵策應，及督泗城滇兵割營外，至十九日，據統領雲南中軍官張澍報稱：十五日賊兵數萬前來，滇兵沅江甯州羅平迎敵，以象先衝挫其先鋒。賊遁走斬馘，詎料無援，兵象奮不顧身，淹溺督陣官何天慶，名色把總甘靖，方朝宗，楊玉，王彥緯，哨長許應援，奮身衝鋒，各手砍逆賊數人，中槍而死。餘各陣亡，領兵指揮胡珠，王之瑞，馬時亨，督陣費黃龍，千戶張勳，劉應祖，百戶邵先業，把總周貴，安時大，冒陣而出，賴馬浮江，僅以身免。收回餘卒，同割守老營。卑職撫戢餘兵，暫退養銳。具報到院，除行張澍領兵割守，及再調滇永各兵進勦，并行查死傷官兵另報。合行移知。同日又准該院咨稱：三月二十日，准總兵童元鎮手本稱：本月十七日寅時，據統督永順哨原任參將楊顯稟稱：十六日午時，永順兵出哨至雅水，偶遇安兵，彼此約會盟誓，共圖攻取。各有旗幟，目把質當。意在十八日起營。本鎮正疑虛間，隨准左監軍面會，此必賊謀，亟傳令諭，適據播陽守備陳雲龍走報，探得播賊馬步兵不計其數，前來衝突。即同監軍飛騎臨河，親督抵敵。連對三陣，至第四陣賊勢益衆，所執旗號，即昨會哨質當旗幟。水順中哨驚亂，應令督陣等官拔刀，不能禁止。播陽兵相繼奔渡浮橋，當有一人走過，砍斷橋樑。隊兵俱各浮水，不能水者淹沒。守備陳雲龍等，亦尙未知下落。砍斃之人，當時擒獲，審名簡宣。經會監軍面審，解該本鎮召集各兵，另行相機進勦。理合馳報。除行童元鎮集兵戰守，并添調雲南永順精兵進勦，及將解到細作，發按察司審明詳報。其殺傷官兵，候查明至日另覆。合行咨報。又據總兵童元鎮呈報相同。又據按察司楊寅秋揭稱：查得烏江河渡，雖共一路，賊巢鬼圍長管，隔斷六十餘里。兩關峻嶺峭壁，距河險惡。三月十一日，攻剋烏江關。十二日，攻剋河渡關。該職會同童總兵計議，兩路距播治，計程僅七八十里。賊必併力一向我兩軍復隔越。今鬼圍既掃，擒斬幾二百名。類急應合哨，攻打長管。庶兵勢不分，策應為易。就於十四日移會各哨，揭報軍門督行。十五日泗城土官岑紹

勳。擒斬楊應龍塘報六名。搜出說帖領大衆前來衝突。把總葉明遠知風。先逃過河。本日午時。賊擁步騎數萬。先衝雲南兵子營。驅象連戰數陣。賊俱損傷。賊將象奴射倒。矢石交衝。象鼻回頭反觸。又丟火礮。不如法。營中火起。陣勢遂亂。泗城自保。不赴救援。賊登高勢便。原任謝參將部兵先走。泗城不支。各奔回對岸老營。因浮橋兵多。斷。土兵浮水過河。不能水者。淹死不下千餘。陣亡督陣官何天慶。泗城頭目黃勇等八名。滇兵頭目。生死未知。下落十數名。當該泗城統領官都司張秉忠。督率泗城土官。劄住三板橋。保守渡口。滇兵因無土官。當各散逃。回就經傳令督行坐營張樹。收拾回屯。劄佐防禦。十七日。賊乘勢衝突。烏江。先日永順兵哨至通木山等地方。遇賊數萬。冒稱水西。隨澄兵。前來會哨。敵血盟誓。各換旗幟。號頭。各留頭目。實當。十七日辰時。又差細作五名。手持令箭。稱水西王。把事差來。陳守備營中會哨。陳守備覺將姦細縛賊。已近營。永順兵雖號萬名。原無定數。又先日哨瞭各兵。半未回營。即時分哨迎敵。賊乘我寡。又別一枝賊兵。從刀靶水包出。所執旗號。即係先日所換旗幟。水兵慌亂。退奔。陳守備備陽兵相繼奔投。過河及半。姦細砍斷橋樑。陣亡原任參將楊顯。楊顯守備陳雲龍。廣西守備白明遠。原任守備阮仕奇。湖廣領兵指揮楊應芝。把總張一仕。賈文忠。張錫。淹死兵士約七百餘名。星飛催調標募營等兵二千餘名。拒河固守。賊兵退回。除收集永順及土漢兵。繕治衣械。合泗城屯營劄佐激勵。共圖再舉。理合揭報各等因。塘報到臣。案照先為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據總兵黃元鎮。監軍楊廣秋。報稱。三月十一日。守備陳雲龍。督率陽陽兵。白明遠。阮仕奇。督率永順兵。奮勇爭先。剋破烏江關。斬獲賊報一十九顆。十二日。參將謝崇爵。坐營中軍。張樹。督率黃興。發兵奪占河渡關。生擒播賊二名。斬首十五顆。又張樹。督率象渡關。生擒三名。斬首十顆。各等因。隨會同湖貴二省撫臣。支可。大郭子章。具本於本月二十一日。題報。訖。今准前因。該臣會同貴州撫臣。郭子章。看得王道出於萬全。王師貴乎持重。彼逆會雖狂狡。其地直彈丸耳。今且集各省之兵。環聚而圍之。此以八服一蓋。十全必克之道也。惟是相機而進。待時而發。以彼之無所不守。當我之無所不攻。雖有勇智。將安所施。初臣之誓師進攻也。期以進則齊進。攻則齊攻。既而各路以遠近不同。及梗道之零。賊堅壁不一。自不能如期抵關。臣隨為一單。開敷。授之各總兵。與監軍。內第二款云。一賊常言各處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割一大營。以為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各路鎮守。守此勿失。如南川路破關。以初九日。龍泉路破關。以十五日。各堅守至今。會帥並入。蓋其慎也。乃烏江路。以十一日破關。稱疾足矣。據關自守。稱得勢矣。謂宜深溝高壘。堅壁以俟。又須瞻前顧後。扼要防竄。庶其稱有制之兵。成無敵之烈乎。獨奈何玩忽不戒。一敗塗地也。臣謂烏江之敗。有六失焉。初臣計賊兵動。號數萬。我兵雖分八路。必不能一齊到關。若奪關之後。據關而守。彼或以全力衝之。衆寡不敵。不無可慮。故臣所派八路兵。皆三萬餘。此無容更分矣。該路兵止宜聚於烏江。其河渡則張疑以守可也。乃分而為二。相去遠。我分彼合。衆寡懸絕。為賊睥睨久矣。其失一也。兵既分矣。幸而得關。宜合兵以守。以待大軍。無容更入矣。而河渡方且攻。烏江亦未治壘。其失二也。關在前。江在後。是背水陣。

也。法宜死戰。而見賊輒走。其失三也。欲覓退步。必須守橋。庶幾可前可卻。乃無一夫之守。姦細得而斷之。其失四也。換旗合哨。非倉卒事。既知有姦。即宜整備。而悠悠忽忽。遇敵先亂。岳家軍始不如是。其失五也。士漢錯雜。緩急異指。一失。便致得調和。積妒成爭。自分秦越。符離之事。殷鑒不遠。其失六也。此六者。兵家所忌也。有一於斯。足以致敗。而皆犯之。宜其及矣。今各路兵。日日報捷。且取次入關。通迤。逆符授首。當必不遠。即少此一路。無妨進取。獨是張逆賊之氣。塞戰士之心。剝帥耗財。損威辱國。有足恨者。且聞喪失。淹沒幾至數千。已行嚴查。未到。其在。事將領。無所逃罪。顧陣亡者。已過半矣。見在。惟總兵充為事官。董元鎮。都司張秉忠。原任參將謝崇爵。雲南領兵中軍官張樹。四人而已。董元鎮身為主帥。才謝丈人。東隅之失。已多。桑榆之收。無望。會須一處。以謝三軍。張秉忠。謝崇爵。張樹。各帥一旅。以贊四征。東伍無能。故士畏敵而不畏將。望風輒靡。不能致人而致於人。坐使全軍幾覆。誰之過與。難謂三軍大敗不可斬也。以上各將。俱應重究。但張秉忠。同事已經陣亡。張樹。遇敵。初猶磨戰。相應姑免。以資後效。謝崇爵。部兵先奔。以致大潰。則罪無可原者也。監軍按察使楊廣秋。既有督兵之責。難辭失律之愆。但士不用命。難罪文臣。且向來之拮据多勞。更末路之圖回可望。所應量行議處。仍俟通諭者也。除亡失的數。與夫先奔將士。仍候查明。另行外。緣失事頗大。合先奏報。伏乞。敕下兵部議覆。請旨。將董元鎮。革任原缺。另行推補。仍與謝崇爵。行巡按御史。將兩處失事情節。查勘明白。定罪具奏。楊廣秋。量行罰懲。俟事完通諭。庶法紀以明。軍威可振。奏。若臣化龍。調度無方。損失有迹。無所逃罪。惟聽聖主處分而已。緣係。賂賂。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查參。以肅軍政。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張思。齎。捧。摺。題。請。旨。兵部。覆。奉。聖。旨。董元鎮。失律。喪師。法所不貸。著。督。撫。選。差。的。當。官。拮。解。來。京。審。實。究。罪。謝崇爵。臨陣先逃。即以賜劄。處斬。張秉忠。張樹。姑准。戴罪。殺賊。責立後功。仍嚴行。申。飭。大小。將。領。俱。要。奮。身。力。戰。毋。得。藉。口。觀。望。取。罪。不。饒。安。疆。臣。著。遵。前。旨。宣諭。及。劉。綏。等。各。將。聯。絡。並。進。併。心。滅。賊。毋。得。有。分。彼此。驕。妒。觀。望。以致。大。軍。久。頓。不。解。成功。賞。格。俱。在。有。違。國。法。凜。然。決。無。少。假。李。應。祥。著。充。總。兵。官。換。制。救。與。他。餘。俱。依。擬。

借貴州十萬矣。請得停止解銀。先已解去矣。請得借還借演銀。而演銀已轉還貴州矣。則川省蓋毫無假借於外方也。夫與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川省用兵。不止十萬。加以買馬製器。轉運糧食。事創為繁。費不貲。蓋至今日。而司庫之積。蕩然一空也。豈惟司庫。即各州縣。當破寨。江時。遠近惶駭。各屬戰守。修城鑿池。招兵買馬。於時急在。然眉多先動支。而後申詳。臣近因司銀不繼。行各州縣。以庫銀。堪充軍餉者。解發軍前充餉。而各州縣所報。有六七兩者。有二三百兩者。千金之貯。不數十見。由是觀之。此外又安有餘銀。安有無礙者哉。今兵已入關矣。賊且上圍矣。然其險不易攻。攻不易守。而守之。未卜何日了。賊一日不平。兵一日不撤。費一日不止。即賊平而功級之費。散兵之費。犒賞之費。善後之費。賑恤之費。百孔千瘡。難以億計。尚不知出之何處。今內帑動稱匱乏。已必不敢望。願發外省各經搜括。已必不得假借。臣方慮難下之勢。當維谷之時。罷之則一死。豈足塞責。圖之則空拳。何以搏虎。每當營寨而起。當食而輟箸。髮一夜而平。百年未衰而先老。百感交並。不自知其稅駕之所也。今聖旨已下。中使有行。儻遂逼歷州縣。盡數搜括。以軍需。盡為無礙。以外府。盡入內供。則本折兩無。士馬奚賴。枵腹之衆。脫巾而呼。經年調發。一朝潰散。垂亡之逆賊。卷土而來。伺隙之羣。嗚呼而起。當是時。臣固已身無處所矣。陛下之四川。可再得乎。是一舉而以西。南半壁之天下。為戲也。夫年來用兵。甯夏。朝鮮。並此而三矣。甯夏發內帑。六百餘萬。朝鮮發內帑。一千餘萬。今川省未有數十萬之發也。乃並其地方之積餘。一掃而歸之內帑。豈往日之兵馬。皆須動給錢糧。而今日之兵馬。可以任其生死乎。豈邊地應急。外國應存。而堦益黔楚。數百萬之生靈。數千里之封疆。可置之度外乎。此臣之所最不解者也。嗟夫。川民亦可憐矣。採木者陟岡。歷洞。已死復生。運餉者冒瘴衝炎。既生復死。當賊者身首橫分。室廬為沼。不當賊者。租庸十倍。雞犬不寧。川有司益又可憐矣。自採木事起。而經年在山。自征播事起。而經年在播。勤能者一身而百委交。遲鈍者一誤而一官不保。今幸賊勢漸衰。完局可望。小民冀有旦夕之安。有司希得息肩之日。陛下縱不能大發金錢。早俾竣役。又奈何扼其背。絕其吭。收其供軍之資。貽以不了之禍。令遠近士民。竊然喪其求生之心。欲籲天而無從也。臣為此懼。不敢不以上請。伏乞救下內監。止司稅務。暫免搜括。為三軍留數日口食。為三巴留一線生路。則地方幸甚。臣幸甚。臣無任哀懇仰聖之至。緣係軍需正急。庫藏已空。懇乞聖恩。亟賜停免搜括。以佐征討。以靖禍亂。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郭榮祖齎捧謹題請旨。

贈錄戰將王芬等疏

題為逆賊糾眾爭關。恭路先敗後勝。據實報聞。乞賜旌旌死事將領。以勵臣節。以作士氣事。本年四月初九日。據恭路。路督餉紀功。奏張文耀報。准原任南京右軍都督府都督會書。今充為事官劉經手。本報稱。本職於本月初一日。分布官兵於地名白石口。劉營。候各路兵馬約齊進剿。初三日辰時。忽據哨役飛報。逆賊楊應龍領兵數萬。沿山逼進。蜂擁而來。本職即率各營兵馬。分頭迎敵。自辰至午。賊兵愈添。我兵奮勇血戰。連斃數十陣。統賊弓弩齊發。賊兵稍卻。都司王芬。守備陳大綱。士官楊愈。皆奮不顧身。乘勝追至青龍關。被流矢所斃。本職親率中軍王九思。家丁千把。總劉可春。劉招孫等。併力追勦。衝過青龍

關。應戰十數合。賊眾大敗奔潰。時已天暮。焚其關寨。收兵回營。又該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等。相繼直追至養馬城。方回三路官兵。斬獲功級三百三十六顆。被傷及墜崖死者甚多。奪獲戰馬七匹。盔甲器械三百九十六件。陣亡跌傷被傷官兵名冊。送紀功官查數轉報。惟是審據生擒。賊吐稱。楊應龍因見本路官兵入關。隨同逆子楊朝棟。楊惟棟。并親族楊珠等。統領傾司上刻老虎兵。并各種苗夷。分為三路。應龍與二子各統三萬。并諭各苗。自稱我等生死。只在今日。必要決一死戰。又令楊珠等統兵抄往後山。奪占婁山關。要將官兵四圍包住。奮力敵殺。使不能出。不期天兵嚴防等語。為照夜會以傾巢之寇。併力本路。自謂阻據婁山。斷我歸路。必使三軍無一生還。若非仰仗天威。將士用命。殺敗賊眾。則我前後左右。皆為勦敵。困其中。誠莫知所終者。又據監紀同知史朝貞揭報相同。及稱初三日之戰。天全招討司土官楊愈。被南衛百戶聶儒。督陣旗牌官郝大仁。皆死於陣。至於散兵之亡者。以數百計。緣眾寡主客不敵。幸先敗而後勝。不足為慮。各等因。塘報到臣。除將陣亡官兵。分別收殮。及酌量優恤。仍候委官查明。至日另行具奏外。該臣看得賊負夜郎。以自雄。東撫長江之流。西據羣山之阻。則婁山關固其前門。所欲以死生爭之者也。劉經一且而入婁山。其能甘心坐待。不與一角乎。擬以二十九日入關。賊以初三日始來。其驕驕呼聲。專精厲氣。欲一戰而得志焉。居可知矣。王芬自入關以前。累戰皆捷。意頗自得。視賊如無。嘗請居前鋒以當賊。當日與陳大綱。楊愈立營。獨當松門。極之衝。去大營遠在數里。賊實明而攻之。遂以一子營而當其全鋒。衆寡不敵。因至衝潰。所部兵且戰且卻。多鳥獸散。而芬等以各係將領。挺身立關。遂為流矢所中。死焉。比擬聞而提兵赴之。統敵齊發。賊勢頓靡。又以周敦吉。周以德。分左右翼而出。其後賊遂大奔。追之數里。斬級三百。同知史朝貞。所謂先敗而後勝。蓋實錄也。川兵自開刀以來。轉戰數百里。未嘗少挫。乃茲潰一子營。殞二守備。一士官。且損官兵數百。不可不謂失利。王芬等之營。去大營數里。奈何以孤軍受敵。不可不謂失算。賊來宜有偵。戰宜有報。援桴而趨之。宜捷於影響。奈何前軍已敗。而後赴之。不可不謂失援。擬固自負知兵者。乃有此失乎。所幸一戰破敵。追亡逐奔。殺傷大營。斬敵數多。蓋自是戰以後。賊遂不敢復向婁山。則亦足以觀其魄而奪之氣者。且擬自打三洞。戰九盤。關外之功甚著。今且每關逼圍。壓海池之門。而壘。論當日則勝足補敗。通前後則敗少勝多。且今功在垂成。宜觀其後。即有損失。似應免究。獨王芬。陳大綱。諸人力戰有功。委命疆場。所宜亟加卹典。以勵羣心者。為照保定坐營。加衛都司王芬。負膽似斗。有聲如鼓。高散金。委士之風。厲撫劍。酬恩之志。不辭馬革。誓掃狼煙。東征加衛守備陳大綱。久在戎行。夙稱健將。頻年東討。方掛扶桑之弓。此日西征。竟作睢陽之厲。此二臣者。所宜特加贈官。仍與世廕。更為立廟。婁山關。以旌其忠者也。天全招討司副招討楊愈。原出太原之裔。居然世將之風。萬人獨往。真熊熊不二心之臣。九死不移。愧夷獠持兩端之輩。此一臣者。所宜超加贈官。仍徑令其子楊時。和承襲。以示優異。並附祀於婁山之廟。以為士司死國之勸者也。其百戶督陣等官。則候事完。勦明類報優卹。緣茲事有關激勸。合行具題。伏乞救下兵部議覆。將劉經。侯事完。通諭王芬等。先行褒異。庶忠烈之英靈不散。將威德於九原。營伍之感激無窮。可收功於百戰矣。緣係逆賊糾眾爭關。官軍先敗後勝。據實報聞。乞賜

特旌死事將領，以勵臣節。以作士氣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郭榮祖齎請。本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各官忠勇死戰。卹錄宜優。王芬贈都督僉事。一子與做副千戶。世襲陳大綱贈署都督僉事。一子實授百戶。世襲楊愈贈宣慰司副使。楊時和先准承襲父職。餘俱依擬。

辭陞疏

奏為天恩隆重。揣分非堪。懇乞聖主辭免新命。以安愚分事。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為給由事。該臣奏為前事。該部覆奉聖旨。李化龍著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總督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念臣本書生。無他志略。向偶承乏。遠遊滄海。及三載。無所短長。自知不任。兼之病廢。因乞身而歸。無何復蒙聖恩。起之田間。授以兵寄。洊及一載。更少建明。即今督兵入播。與賊相持。向未知事之所底。由前則守邊無功。由後則援夷未效。臣之曠官。溺職。已可見於前事矣。三年考績。幸免幽黜。已屬望外。更加以不次之擢。不已過乎。夫右都御史。二品之崇階。而總憲之重任也。位尊則非薄德所宜居。體大則非小器所能任。臣即厚顏而承之。將使遐方。士。逃聽遠覽之人。且謂海內。即乏材。奈何以猥瑣無似之流。畀以總持風紀之寄。不亦輕朝廷。取遠人之侮乎。夫因事而授官。人主之所以明法。量能而受事。人臣之所以明義。如以為臣在行間。用以彈壓將吏。則原銜以兵武兼憲職。不啻足矣。如以為計資而程勞。則資誠及之。勞於何有。甚非臣之所宜蒙也。是用引分揣己。控訴具辭。伏乞陛下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舊銜總督。庶不至踰分以濫恩。亦可安心以圖報矣。緣係天恩隆重。揣分非堪。懇乞聖主。辭免新命。以安愚分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考績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吏部知道。

糾參庸狡文武官疏

題為滅賊在即。庸將為祟。據實糾參。並議處庸狡府官。以明節制。以靖妖氛事。臣惟播賊大逆無道。自干天誅。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令會師進剿。臣初受命。如芒在背。計惟數萬惡苗。猖獗思逞。三省物力。落落難合。利鈍之數。寧復可知。乃今進兵三月矣。幸而以天之道。陛下之威靈。八路同攻。三軍用命。蕩其十宇。焚其廬舍。殲其兇黨。宥其降人。彼逆酋者。失千里之封疆。棲窮絕之孤岡。我軍四圍而環攻之。如鼠在穴。如魚在沼。薰之灌之。網之烹之。惟其所為。更無他慮。臣日惟嚴併諸路。竭力偵速。期無乏絕。所冀旦夕。一鼓蕩平。擒斬元兇。俘馘羣醜。臣惟有直登海龍巖。燕勞將士耳。乃何意事且垂成功。在漏刻。突而有總兵吳廣者。喪心病狂。怯戰講降。坐延時日。而老師費財也。臣請先言其怯戰講降之實。而後及其他。初賊見我兵入關。知兵力難敵。則每路各遞投降公文三五封。劉挺則鎖其使於營中。吳廣則厚犒其使。與之期日。而遣之。臣恐諸將為所給。乃移文營中。謂賊黨之降可受。賊父子決無降理。降必有詐。不可不防。自後賊使來。當斬其使。焚其書。第急攻之。當無不下。又恐劉挺或以有宿與之通也。則直之數日。爾何故納其使於營。受其降文。欲通賊耶。吾且以向方取而首。縱得微大。指天自明。賊其人於臣軍門。臣謂縱不通賊。廣無慮也。乃賊知疑已不可通。獨廣可愚。因專力通廣。廣遂欲乘此獨受其降。以專功而微利。則日與約降。更不言攻圍事。四月二十五日。賊以楊永用至廣營約降。時方接臣檄。不得已斬永用而攻之。奪其關。

互有殺傷。賊見事急。復以楊文舉來約田氏降。廣密受之。至二十九日。衆方約攻。廣曰。無庸也。各營且來受降。於是臣所遣督攻按察使張棟。監軍參政張棟。總兵劉挺。馬孔英皆至。至則圍上人曰。田氏來降。但見一婦人。於圍上三十六步之下。拜表痛哭而已。且令諸文武至彼受降。廣即欲赴之。監軍張棟曰。彼無一介之使人營。大將可輕身往耶。張棟亦力止之。始不行。因令人取其表觀之。皆支詞蔓語。歸罪於人。非實降也。棟等因批令田氏斬斷龍者。當如賞格。而廣遂為判定限三日。至三日而杳無降音也。衆復議攻。時久雨計天晴。即合攻矣。乃初五日而楊朝棟又詐為應龍仰藥死。申報廣。廣又信之。即差人往驗屍。賊以假屍令驗。歸報廣。益信之。復約諸文武驗屍。時諸文武以臣督攻急。但約攻。至初七日天稍晴。衆往攻。會雨作復止。廣獨按兵不動。既有自圍上奔來者云。田氏非降。欲以緩攻。屍乃楊珠前一日川兵攻圍火礮所斃者。賊欲借之。而以詐死埋名完局也。自是一軍皆笑廣所為。而會臣與按臣所切責通賊之檄。如兩所督攻圍之人。項背相望。諸將益治攻具。至初十日天稍霽。急攻之。始燒二關。奪三山。賊依舊集諸苗死拒。而投降仰藥之事。盡付之無何有之鄉矣。嗟夫。廣年已六十。老在軍中。詐降詐死。狡會事急。計且為之。豈以廣而有所不知。則以怯戰之心奪之耳。初臣見諸將久不入關。因與約曰。至三月之終。而不入關者。斬其部將。大將以巾幗辱之。時湖廣二將以烏江新敗。軍心頗搖。不能即入關。四川三將馬孔英。已據關久矣。劉挺得檄疾馳。以二十九日入關。廣聞之。始以初一日發兵打崖門。至初三日乃身自入關。至則營水牛塘。賊與戰三日。力卻之。然自是有懼心矣。其投揭與臣。謂諸將未至。而獨令彼入。為臣愚之。臣讀之曰。廣畏賊若此。得無悔其入耶。蓋自是乃絕口不敢議攻也。且廣之孟浪風狂。殆不止此。初臣分布二監軍。張棟。監川東路。謝詔。監川南路。初入關時。詔尙以病留關外。棟先至。移文三將。分布夾攻。廣手其檄抵之。於地曰。爾川東監軍。何得管我事。我川南無監軍耶。不用其約。夫攻賊自本等事。監軍有約。即宜投袂赴之。何問川東川南。而惡語相侵。何無禮也。自為約。約三將以十七日攻。至十六日而背之。又止告茶江路。不告南川路。致令發兵。以孤軍被殺者六十人。又不發兵救之。次日開茶江發兵。乃發繼出門。輒止曰。吾保本路無失足矣。比聞二路奪養馬城。破海門關。又與監紀知府蔡宗憲飛報。攘為己有。爭之不已。查之再四。而後明。何其狡也。臣恐諸將不齊心。令按察使張棟。於圍下約會文武。歃血同盟。以五月初三日期集神祠。廣獨不至。三請始來。來則曰。應龍欲限十日來降。衆折其非。則曰。事不成。我不過回家守我指揮。二道謂公為大將。事不成何得歸。則曰。我在行伍多年。親見某時某事。某總兵去。某總兵來。何得不歸。嗟。大兵討賊。海內震動。夫糧糈。雞犬不寧。臣拮据督併。寢食久廢。即稍有人心者。恨不滅此朝食。廣身為大將。獨欲敗其事。歸守指揮。朝廷養士。因若是耶。何其悖也。臣計破圍之後。諸軍必爭圍上財物。儻為賊所餌。勝返為敗。即賊已盡。而我軍以爭財相殺。更費收拾。數數行之軍中。令破圍之後。封府庫。禁搶劫。又為手書。遍告道鎮。令其公同檢視。將賊之財物封識看守。造冊呈詳。聽候批發。奏報給賞。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廣得之拂然曰。此事必不能從。但取成功足矣。身為大帥。不思止亂。先為釀亂之詞。豈其有所垂涎於中耶。何無恥也。每對人言。吾無心做總兵。今至此地位。歸亦足矣。又言。

吾為四川正總兵，賊應屬我擒，誰敢爭，我即與相殺。監軍分布割後山，不割水西兵割之，又欲奪之，曰不讓即殺之。時以穢語罵部將，左右之人耳多不全，臣恐以狂暴起變，數數戒之，如不聞何。其酷虐無忌憚也。蓋廣以裨將，致位大帥，心高意滿，但欲全身而歸，經戰之後，其心已灰，不勝其保身之念。比見賊滅在旦夕，又欲事出其手，不勝其貪功之心，保身之念與貪功之心合，故聞賊則懼，聞降則喜，賊得以乘其間而入之。不知賊至今日，已自知必不得免，豈有降理。上聞不一月，尚何支持，亦豈有輒自盡理。不過借以愚廣，欲延至海，以耗我糧老我師，冀得倖免。廣遂入其餌，而以自愚，屢盟屢叛，通賊縱賊，不赴監軍之約，亦不用臣之命。有將如此，尚何恃耶。夫廣無足貴也，知府蔡宗憲發身科名，致位方面，所宜公忠報國，宜何如者，以贊理監紀，日在營中，廣之剛愎縮胸，無能改於其德，而日與之比周為姦，廣爭功亦佐之爭功，廣約降亦佐之約降。十七日之約，既與廣皆盟矣，至十八日甫發兵，而即移書劉綎求救，曰本路兵已至，發馬城，望急來援。不知綎兵時已割發馬城，水合兵猶未至也。張棟移書責廣失約，而宗憲為之爭辯不已，至投揭於臣及按臣之前，臣發其前後稟揭，自相矛盾者示之，乃噤口約降之事，日與廣營中經營之，惟恐各路知，彼意以廣受降，廣為功首，彼亦為監紀之首也。不知賊即降即死，亦大家兵力所迫，功豈在一。比賊詐已降，知贖其計，又以一揭投臣與按臣，臣原欲就中取事，臣又摘其稟揭之自相矛盾者示之，不知宗憲何以自解，據營中所傳，二人尚有別項希冀，臣方欲嚴功罪之實，何敢以曖昧誣人，獨念此國家何等大事，廣以胸臆橫梗其間，而宗憲復挾滿腹鱗甲以佐之，耗軍實而灰士心，致日延一日，老費已甚，二臣之內，其足食乎。臣以為宗憲之罪，殆不減於廣也。今平賊在即，亦不賴廣一人，但廣前此亦有戰功，尚可督勵而使之，臣已遵照從重處分之旨，移文暴其罪，姑以便宜革其職，令充為事官，以滅賊自贖。於宗憲亦且革其管理監紀，委官代之，止令裁罪，約束原領馬湖兵，亦以滅賊自效。臣又督勵諸將，剋期夾攻，計賊授首非遠。第廣係大將，宗憲係四品以上文官，仍應請旨處分，謹遵先發後聞之旨，列其罪狀具題，伏乞敕下吏兵二部議覆。將廣亦且照臣所擬革其職，充為事官，蔡宗憲亦且降其俸級，各令以討賊自贖。數日之後，功罪自明。臣當另有疏報。臣無任惶悚仰望之至。緣係滅賊在即，庸將為累，據實糾參，並議處庸將府官，以明節制，以靖妖氛。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覆奉聖旨，吳廣著革職，充為事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

糾劾有司疏

題為糾劾不職有司，以飭吏治事。照得蜀地僻在西南，民俗詭誕，吏治偷惰，所從來矣。臣於受事之初，業以遵奉聖旨，會同前任按臣趙標，將全蜀有司，斥逐更調，共三十餘人，一時吏治，少覺清肅。迄今播事方殷，大計非遠，有司苟無大過，未嘗不鞭策使之。乃若濫利於己，結怨於民，或廢弛已極，叢勝已甚，一日不可居民上者，若不一摘去之，而直待大計，遐邇之民，奚罪焉。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為皇上陳之，訪得建寧縣知縣劉唯一，以財為命，有蠅營狗苟之心，視民為蟻，行如狼牧羊之政，指採木伐扣山本八十兩，復以累民，因運木加派夫價二百金，盡以入己，征播發銀雜費，此不得已之役也。殺每石扣

銀五分，豆每石扣銀一錢，是亦不可以已乎。受詞問理，罰贖亦有司之常也。每月既放告三次，每日又准狀數，得無取贖太多乎。各行之貨物，各役之工食，孰非民脂，而半攫之囊中，是為可為，楊倫等五人，張月照等數人，原非真盜，而盡斃之杖下，是可忍，孰不可忍。彼孽孽而為利，若惟日不足，民脂而肯諒，曰時日害喪，此一臣者，所宜照貪酷例革職為民者也。平武縣知縣陳尚賢，身入晚景，自覺來日無多，時遊醉鄉，每日人生能幾，借富民以償京債，已非法矣。又挾行而給食，公乎私乎，改工食以充軍餉，已在庫矣。復出借以收息，官耶吏耶，詞訟有告即准，頗能准而不能問也。徒令差人之腹果然，工食盡收在官，顧肯收而不肯散也。求免胥徒之口難矣。市物已用官價，又每給以半值，飭怒每用非刑，或至撈之終夜，其事之積如山，其門之沸如市，其民知有吏不知有官，其官知有己不知有民，但其任未及期年，其守未至大害，此一臣者，所當照才力不及例，降調閑散，以責後效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唯一革職為民，陳尚賢降調閑散，另選精明廉慎者代之。庶吏治得人，民生有賴矣。緣係糾劾不職有司，以飭吏治事，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劉唯一著革職為民，陳尚賢依擬降調閑散。

平播全書卷四

奏議

攻剋婁山崖門等關四報捷音疏

題為大兵連破重關，漸逼賊圍，再報捷音事。案照先為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該臣將蜀師攻剋桑木關，黔師攻剋烏江河渡二關，各功次，具本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題知。又為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查參，以肅軍政事。該臣復將黔路失事緣由，具本於四月初三日參題。訖所有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四月初二日止，三省官兵，連日與賊交戰情形功次，應合據實為皇上陳之。據龍泉路湖貴監軍參議魏從蒙、督餉紀功副使陳興和、路雲龍報，據監紀思州府推官吳天佑、成都府雙流縣知縣鄧宏烈、報准統兵副總兵陳良玘、報據領兵參將王一桂、指揮唐一麒、報稱奉令於三月十三、十四等日，督率施南、散毛、忠嗣、忠建、高羅、大旺、臘壁、盤順、東流、喇惹等司寨，宣撫安撫等官，單宜等土兵五千，攻打板角關，與賊大戰於十五日，奮勇剋破，共斬賊級二百零九顆，生擒一名，俘獲男婦一十六名，口馬一匹，器械不計。陣傷土兵四十九名，各司官兵據關守，至十八日中西戌三時，又報楊倫統馬步四萬名為老虎兵，二路包圍關隘，次日寅時，參將王一桂、指揮唐一麒、督同施南等官，分兵迎敵，從寅至未，血戰百合，我兵雖少，戰氣百倍，又斬賊級一百七十九顆，奪獲器械甚多，陣傷土兵三十九名，又據副總兵陳良

批報稱，節發督兵指揮劉之屏劉自西，與為事守備楊惟中，千戶張步麟、陳國祚、譚世元、陳大順、丁慶、戴天珠、王魁、千總周世祿、哨官江添濟等，各率兵攻打黃沙、盤脚、葛漏等處，并協攻板角等處，共斬獲首級六十一顆，生擒有名酋惡林正傑等八名，又據參將王一桂報，據標下千戶孫應朝、錢子惠、把總黃明儒、周世祿等，各招撫過播地夷民劉朝東、宋正湖、劉仲和、董國相、彭龍、楊文秀、羅俊甫等，一百三十七戶，男婦四百零五名口，又據副總兵陳良壯報，據守備楊惟中指揮中軍把總塘報劉之屏、葉定遠、周世祿、王優、趙志定等，各招降過播民蕭繼祖、廖朝剛、張朝世、蔣榮等，八百九十七名口，又取出被虜屯軍董國武、何尙八、黎世華等，七百零三名，又據南川路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會事徐仲佳報，據監紀重慶府推官高折枝、報准征播總兵官馬孔英報稱，三月初八日，剋破桑木關之後，至十二日，分撥提調駱有餘，把總褚其兒、漆太然、劉添忠、各領兵進關，遇賊拒敵，又真州司長官駱麟、鄭葵、舍人鄭紹仁、平茶司十官楊光祖、千總楊光宗、舍把楊正英、楊正瓊、楊正元、鄧添爵、楊正模等，各領兵攻打銅鼓、二羊、草果、五龍、鬼崖、風竹、羊崖、早木、漢水等圍寨，與賊戰被虜，共斬賊級七十一顆，生擒一名，俘獲賊屬男婦二十五名口，馬四匹，器械九件，輕傷軍兵二名，十七日，又據參政張棟報，據推官高折枝呈，准總兵馬孔英報，據領兵參將周國柱、李經報稱，各職同守備萬民英、宣撫冉御龍、馬千乘、邑梅司千總楊正侯、楊正伯、楊正詔、楊通榮、真州長官鄭葵、延綏營千總李進、固原營中軍李桂芳、毛兵把總余武、募兵把總漆太然、劉勝、李舉、高尙江等，統領各部下漢土官兵，前去攻打金子壩，已時到彼，並無賊出，惟空寨一十九處，并楊應龍衙門一所，隨令各兵用火燒焚，一以掃其積聚，一以誘其賊兵，各兵意在貪取，職等恐中賊計，即嚴令安營，不得四散，止分奇兵焚打，至未時撤回，留輕健精兵，潛伏便道，以防賊追，至酉時果有苗賊數千，從溝等奔出，我兵吶喊撲殺，賊見兵起，復回奔走，追至金子壩等處，共斬賊級二百五十八顆，內一顆係頭目莫阿琴，生擒八名，俘獲男婦二十五名口，馬一匹，器械十件，陣傷延綏家丁一名，天色近暮，撤兵回營，又據參政張棟報，准總兵馬孔英報稱，三月二十六日，本鎮與各將領周國柱、李經、任水併等，會同推官高折枝，統兵下桑木關，暫住金子壩，一面就草餵馬，一面哨探虛實前進，不意播賊楊珠、同逆子楊朝棟、統兵三千有餘，伏林衝桑木關營，本陣起營在賊先，賊遂衝入空營，驚散糧夫，得平茶司長官楊光祖、率後營石砬兵齊到夾攻，賊始退屯金子壩口，意在絕我馬軍與關上軍，後哨兵報到本鎮，即會高推官、責令將領等官周國柱等，發兵迎敵，驟然撲砍一處，鏖戰半日不退，各營官兵奮勇益戰，賊兵始大敗，當陣斬獲賊級一百零四顆，內一顆係頭目曹把事首級，生擒五名，內一名係楊朝棟跟隨馬夫楊喜兒，奪獲器械一百二十五件，馬三匹，陣亡家兵十一名，輕重傷兵一百一十二名，射死操馬二十二匹，賊見我兵擁至，棄甲敗走，天色已晚，收兵回營，隨會推官高折枝，并諸將計議，欲往金子壩割營，相近白田壩，慮恐糧夫隔關難至，仍統兵桑木關暫住，俟候運餉稍集，進取，又據茶江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參政張文耀報，據監紀彼州府同知史朝貞、報准原任南京都督府署都督會書、今充為事官劉經手本、內稱本鎮詢問鄉導，咸謂校於此路地名滴淚三坡、瓦窯坪一帶，聯絡屯營，壘石割隘，設苗據險，石虎關

以重兵防守，我兵自下而上，急切難攻，於是本鎮親督官兵，以二十五日，自夜郎舊城，分發五路並進，連奪滴淚三坡、瓦窯坪、石火爐各險寨，及剋破石虎關，追至炒米坡，天晚收兵時，據領兵遊擊周敦吉、守備徐珊、周以德、陳大綱、千總劉可春等呈報，連日剋破賊隘，與賊大戰，共計斬級四十七顆，生擒五名，俘獲男婦三名口，投降三十六名口，奪獲器械五件，陣亡兵一名，輕重傷兵四名，射死戰馬二匹，本日即督勵三軍，攻剋頭頭大箐，此等路徑，先是校會已用木石，逐節壘砌塞斷，仍於兩林埋伏惡苗，各以弓弩射打我兵，一而齊用銃砲抵敵，一而拆壘打過大箐，攻取炒米坡，直抵頂山三壩等寨，係總理舍人楊兆麟、頭目張漢清、郭俊、孟璽、何廷順等，擁衆把截，周國設險，本職分兵四面攻打，賊衆拒敵，矢石如雨，我兵銃弩夾攻，火器齊發，焚燒各處營寨，煙霧蔽空，震驚數十里外，於是兵威大振，賊遂披靡，抱頭鼠竄，奔入婁山，并各深箐，官兵奮勇追勦，斬獲壯苗三十一顆，俘獲賊屬一十五名口，奪回被虜五名，當陣投降男婦二十五名口，奪獲戰馬三匹，牛五隻，包甲器械三十五件，二十八日，前兵乘勢直抵南溪口，鬼崖一帶，聯絡割營，仍分爲四路，並出奇兵，重賞鄉導，指引捷徑，開關林箐，令各官兵攜帶乾糧，掩旗息鼓，一分左路官兵，自播川由九壩、石炭崗、龍堂寺，抄出板橋白石口，以防應龍援寇，并會右路，以攻婁山關，一分右路官兵，自官渡河、城頭箐、秋開道，抄出白石口，以攻婁山關之後，本鎮親督官兵，由中路官渡河南溪口，以攻婁山關之前，并發中左路官兵，自赤土鋪由小婁山抄出白石口，設伏應援，各路約定日期，一齊攻打，二十九日黎明，攻進婁關箐口，萬山叢聚，連峯插天，校會特險築隘，復用亂石壘砌，并以合抱大樹，塞斷兩傍，掘挖深壕陷坑，內安竹簽，設立木關一十三座，每關前立數層鹿角排欄，上立敵樓三處，堆積礮石，梭杆，賊既據險，仰攻爲難，我兵方至箐口，賊即出關迎敵，關上矢石如雨，人莫敢近，本鎮向前調度，隨用火礮鳥銃，一齊攻打，并令調到遊擊都司余世威、王芬、哈光顯、羅星都指揮杜熊兆，分投策應，各賊抵敵不住，當陣統中楊會舍人楊兆麟，肩喉一彈，傷重未死，千總劉可春，下達子射死提調孟璽，坐寨馬江元，因隔排欄，俱被賊衆撲救，回官兵奮勇一齊拾入，斬關敵打，連破關門一十三道，斬級二十六顆，俘獲男婦三十一名口，各苗跳崖帶傷，投箐死者無數，勢難找級，奪回被虜男婦三名口，牛馬百十餘隻，包甲軍器數百餘件，陣亡內丁日本一名，重傷官兵三十二員名，輕傷七十二員名，箭傷倒死馬一十九匹，三十日官兵乘勢前去攻打永安莊，楊會添老虎兵接戰，我兵用銃砲敵打，又乘勝追至石筍壩，衆苗見兵勢大，不敢入圍，奔箐潛逃，官兵將圍焚燒，左路領兵周以德、右路領兵周敦吉等，直抵永安莊會哨，共斬賊級二十七顆，俘獲男婦二口，奪回被虜男婦三名口，爲照此路官兵，半月以來，破關奪隘，東蕩西除，擒斬招降，威聲大振，賊膽已寒，即今官兵一據婁山關爲老營，一據白石口爲腰營，一據永安莊爲前營，前後犄角，左右設防，此去播州白田壩，離此僅五六十里，稍俟諸路並集，約會夾攻，賊不支平矣，又據合江永甯二路川南監軍參政謝詔、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各報，據馬湖府知府蔡宗憲、嘉定州同知趙世德各報，准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手本，報據領兵原任副總，希彬、參將吳真、傑報，據永甯宜撫司土官谷世績呈稱，前差目把張嵩、總管劉國用等，官諭安村長官安守邦、安慶父子投順之後，忿恨

楊會坐案提調何文明等，阻伊向化，立斬何文明等首級九顆。生擒王金受獻出到營，以表真誠。併帶次子安祥及把事安甫等二十餘人，投見到鎮。量行犒賞，隨審各民，約有壯丁三千，并男婦老幼共計一萬二千餘名口，俱願跟隨土官。奔世績隨給本官統領安插訖。又據總兵吳廣報，據督陣官徐登報稱，地名樓底陳家峒，有賊一夥，將進播州。登即督長官袁初等兵，圍守黑峒。袁鼎同頭目袁國佐，抹賽與珠親兵哨官楊富等，領兵分投打破陳家峒。當陣斬獲壯苗首級二十三顆。生擒寨主王好國，俘獲男婦一十餘名口。餘賊被傷，逃入深箐。我兵被弩射傷五名。又據參議劉一相報，據備溪長官袁起龍，袁見龍報稱，奉委護運糧餉，有親管與珠，在於麻子壩，黑峒口，遇賊交戰。共斬賊級一十三顆。生擒男婦一十六名口。招降吼灘夷目趙宗端等男婦三百餘名口。又據參政謝詔報，准總兵吳廣報，據都司吳從周等報稱，奉令督率漢土官兵，前去馬鞍山，各賊埋伏四起。我兵奮勇追賊，四散入箐。當陣斬級四十二顆。生擒六名。烏銃傷死賊馬二匹，器械百餘件。因天暮不敢窮追。審據生擒何應兒等，吐稱頭目郭通緒，久將馬鞍山一帶夷民妻子，拘在小水田，安山圍，約六七千餘人。殺牛祭旗賞軍，要與官兵對敵。勝負何如。然後入關。又據參政謝詔報，據知府蔡宗憲報，准總兵吳廣手本，報據領兵遊擊司懋官，都司封建，趙應科，吳從周，千總鄭子龍，曾太，張子明等各報稱，於二十九日，奉令征勦眼山圍。兵到磨槍壩，就遇督軍總管郭通緒，率衆二千餘徒，蜂擁接戰。有前左二營官兵，當陣斬獲郭通緒首級一顆。搜出身上楊應龍說帖一張。各項書信數張。就據降人黃月興等說認是。又據各兵斬獲首級四百餘顆。奪獲器械不計。二十七日發兵攻崖門關，以圖進取。隨據哨探塘報稟稱，前路關山圍，有賊把截。本日即移本山連珠屯營。復報賊屬男婦，在大山老林中，藏匿洞內。賊兵盤據圍上，抗拒官兵，不容入關等情。及照此圍係黨賊何漢領兵據守。索稱榮榮，副將曹希彬，參將吳文傑，督同守備江萬化，周大謨等，與宜撫司總管劉國用等，長官劉謙等，各領精兵，齊至賊圍，示降免誅。各賊負固抗敵，標矢如雨。自卯至午，銃礮大震。火器盈山。賊兵抵當不住。我兵直前上圍，奮勇攻殺。當陣斬級一十八顆。生擒六十五名。俘獲峒等男婦四十名口。奪獲槍刀，架被標弩器械六十四件。牛二十三隻。我兵輕傷十餘名。傳令撤兵。回營休息。牛隻均賞各營官兵。二十九日，移營母豬塘。三十日，直至幹壩。逼近崖門關。四面攻擊。斬入第四關內。圍上男婦，磨寒，哭聲震天。頭日趙圭遂斬提調羅世恩首級，并男婦萬餘餘獻出投降。又頭目羅剛部下賊首劉宗成，張桂枝，孫桂山，袁傑等，亦望風扶老攜幼，率衆百餘，羅拜馬前投見。又該知府蔡宗憲，看得趙圭因見郭通緒等授首，即斬羅世恩獻出。并劉宗成等投降。則外關悉平。兵威大振矣。初二日，又據本官報，准總兵吳廣報稱，本鎮於三月二十一日，自二郎壩發兵三路。盡掃關外村圍。梗化。約以三十日，諸哨俱抵崖門關。四月初一日，辰時，本鎮馳至關前催督。未時，據副將曹希彬等報稱，遵令是日黎明，齊至關下。各賊擁衆萬餘，出關拒敵。職等督率中軍千總，自把鄭子龍等，傳示懸賞。各兵踴躍爭先。彼以矢石如雨。我以銃礮震天。各營官兵，攀崖並進。奮勇血戰。連斬數級。賊遂奔潰。各漢土官兵，乘勝直衝入關。合先飛報。看得官兵奮勇斬關，賊奔潰。漸攻漸入。元惡當即授首矣。又據參政謝詔報，准總兵吳廣移稱，永甯宜撫司，自把胡文宗，張嵩

劉國用，傳廷鑾，招降過播民張萬才等家男婦八十五名口。猶承教等三百餘家男婦七百餘名口。曹都子三老等男婦三十餘名口。馮時濟等男婦二十七名口。劉復善等男婦一千餘名口。各糧官兵殺害，俱來投降。隨帶酒肉飯食，犒送我兵。疑其有毒未食。復善等因自食之。遂准投劉國用等收降。各安插永甯地方暫住訖。又據備橋路湖廣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副使王應霖呈，准鎮守備橋總兵官陳璘手本，內稱二月二十七日，督兵攻打龍溪山捷報之後，次早發兵，追至袁家渡。各賊對敵不過。我兵擒斬賊級一百二十二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四名口。牯牛一百零一頭。賊仗六十四件。官兵陣亡四名。被傷二十七名。又稱三月初一日，自袁家渡收兵，回割龍溪老營。初六日，督兵於乾溪坪，與賊接戰。數合，互有損傷。各兵奮勇衝鋒，兼用火器。賊敗。當陣斬獲賊級五十九顆。奪獲賊仗十件。沙水牛三十二頭。俘獲賊屬二十二名口。陣亡兵一名。被傷兵七名。餘賊逃箐。恐有埋伏，不敢窮追。十五日，下令各兵取辦竹木，密造死士，連夜搭造浮橋。十九日，率衆渡江。即差哨役前去偵探。擊獲一賊到鎮。供稱楊應龍先發銀來，每人犒賞二兩。督令張佑，何漢良，謝朝輝，石勝偉等，率老虎軍萬餘，見割七牌野豬山，伺我兵渡江，出奇邀敵等情。本鎮親督官兵，銜枚直趨。二十日黎明，行至苦棟坪，遇賊對戰。我兵將百子銃，發煩烏銃，噴筒，西瓜礮，火煉，火輒齊發。黑霧蒸天，聲震如雷。賊衆大敗。當陣斬級二百餘顆。各賊抵敵不過。倒戈奔命，逃入深箐險圍去訖。二十日收兵回營，屯割休息。就據永順司宣慰彭元錦報稱，本司口兵由巖門渡江前進，偵探得地名苦菜關，屯有賊兵約三千餘衆。乞速發兵攻勦。隨該本職下令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陳九經等，各領部兵前去與同永順官兵，奇正迭用。二十二日，據報官兵奮勇合擊。從已殺至中時。賊衆大敗。當陣斬級二百餘顆。投崖跌死者不計。餘賊俱往箐林逃去。陣亡士兵二名。殺傷及礮石打傷士兵二十二名。奪獲牛馬給賞被傷兵士。祭賽騎坐。又發兵攻打竹家峒。當陣斬級一百餘顆。俘獲男婦賊仗，陣傷官兵，查明另報。又據平越路貴州監軍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參政郭廷良，副使尤錫類，參議張文奇呈，准統兵征播總兵官李應祥手本，據副總兵陳寅，原任參將蔡兆吉報稱，奉令統率土官蒙詔，楊治隆，張元虎，楊燧，舍把莫勞，守備汪如淵，柳國柱，伍萬鍾，中軍張奇盛，把總吳文秀，華統，猶鶴，楊通，吳守現等漢土官兵，於三月初七日前去攻勦四牌高岡。龍水圍。賊衆下圍拒敵突戰。官兵前後夾攻，并用火器衝擊。賊力不支。其計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二顆。生擒苗賊三名。俘獲賊屬二十一顆。器械八十三件。輕重傷兵二十九名。陣亡九名。迄今官兵屯割龍溪河內，四牌賊首謝朝輝等巢穴，及盤據有名險圍，俱已攻破。勦滅。合就移報。又據報准總兵李應祥報稱，參將蔡兆吉，於三月初九日，自乾坪營，由毛坪，白龍，十二日抵青岡圍。四面石壁等林，僅有峻路一條。賊設險關二層。據高瞭見官兵，蜂擁前來。當該前哨銜銜把總猶鶴等，奮勇接殺。當陣斬獲首級二百二十三顆。生擒謝王保等二十六名。其餘跌崖燒燬不計。俘獲賊屬大小男女七十八名口。內有賊首謝朝輝第三妻藍氏，男謝丑保在內。斬回被虜婦女六口。器械二百三十一件。又據報准總兵李應祥報稱，三月二十一日，撤令副總兵陳寅，督率土官楊治隆，中軍孫仲讓等，領南丹平州土兵，於夜半山構皮灘渡河，伏於山後。把總陳定等，領獨山

州兵於袁家渡。本鎮親督商民瞻等。於水旋渡。保靖宜慰彭養正。凱里土官楊燧。守備伍萬鍾。汪如淵。於疆界河參將蘇兆吉。領把總猶鶴等。於孫家渡。各該官兵。一面敵殺。一面搭橋。抵夜該本鎮傳令各哨官兵。就於賊岸割營。一齊衝殺。首尾救應。賊衆敗走。共斬獲賊級二百二十九顆。俘獲賊屬一百二十三名。奪獲賊仗九十二件。諸葛銅鼓二面。奪獲被虜男婦一十七名。口輕傷兵三十四名。重傷兵五十一名。陣亡領兵哨官劉廷宗。兵馬長子等十七名。又據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報。准統兵參將朱鶴齡報。據貴州宜慰安疆臣呈稱。領兵目把陳恩。張崑。李輔。同罵色。丁良茂。沙卒等。於三月十三日寅時。督率各兵。分路進取。有播賊苗頭王阿賽。督苗把守新關。我兵阿秋。阿二得等。奮勇登樓上關。發弩射死五十七人。殺傷四十三人。隨發火箭燒關。賊逃深箐。我軍破棚。平斬決崖。取開道。破傷頭石壁一帶關隘。又頭目阿五等。打破大紅關。及兩路口一帶坑壘。射退苗賊阿架等。殺死三十四人。餘賊俱逃。頭目柯阿簡等。剋破胡石口各關。攻破黑水關。射殺守關衆賊李從正等四十三人。我兵衝傷六名。俱同阿秋阿五等兵。於本日申時。齊到水坎五里臺山口屯劄。又據宜慰安疆臣報稱。目把陳恩等。於十五日巳時。攻破板山。射殺賊兵一百二十人。苗頭十二名。本道義民官李武。帶兵併力進圍斬苗頭阿王一名。苗賊河二阿右二名。俘獲賊兵二名。楊冬受。鍾宜。餘賊奔箐。各自登圍傳諭。召撫在圍民戶老幼婦女六百房。計一千四百三十五名。口。隨近聚住。待事定安插原業。又據安疆臣報稱。目把陳恩。張崑等。於十八日奉楊監軍令。今楊應龍父子敵散河渡島江官兵。責令恩等。議撥以白樸得蘇魏良海等。督兵一枝。徑往地名青塘水等路。堵截龍歸路。適於青塘水正遇賊回。各自兵截殺一陣。殺死偽內官一人。賊頭苗兵一百二十餘人。鞍馬五副。槍弩劍刀。八十五件。板榔一搭連。生擒張受等一十九人。餘賊萬衆。倚箐據險。各自兵不敢搜山。又據安疆臣報稱。目把陳恩。張崑。李輔等。於十九日夜四鼓。賊兵前來劫營。我兵奮勇射殺數多。生擒彭四等六名。得獲槍弩劍甲。十五件。我兵亦多重傷。本日又據安疆臣報。據目把柯阿簡阿五陳恩等。揭稱。各自分兵三哨。進攻至楊亡水。遇偽提調楊廷章劉恩。領賊兵由兩小路抄出。衝擊我兵。大殺一陣。頭目阿戶部斬一百五十三人。頭目以簡等。部斬賊六十七人。苗頭五人。雲南武定府頭目李保。親斬苗頭一人。部斬苗兵五人。餘賊逃箐。我兵中傷二十三。隨即督兵盡渡楊亡水。本日申時。兵目俱抵浪頭壩。離落濠水大關三里割營。合行飛報。又據安疆臣報稱。目把柯阿簡。阿五。陳恩。張崑。李輔等。督兵於十六日戰勝楊亡水。進割浪頭壩。聚衆議得落濠水雄鎮。前跨深溪。後倚大箐。楊應龍設立深溝險壘三層。鹿角排欄。環築重牆。當發兵一枝。由上落濠水抄出樵村。一枝由下流蓋山抄金鼓塘伏下。大兵從正路直攻關。舉敵彼此夾攻。方可取勝。各自應允回營。至夜頭目柯阿簡。領兵由上落濠。出張村沙岡。頭目那拱等。同督兵官。領兵出蓋山地平壩偷渡。抄出關後。三哨各放礮盡發。賊兵棄關奔走。本枝兵目追趕。殺賊三十五人。千戶王三錫。百戶呂大業。姚可興。各親斬苗賊一名。餘由小路回州。當令前鋒將一重關門破毀。將溪水修搭浮橋。我兵盡渡於樵村。三哨會合。至八里水大水田割營。發兵一枝。攻燒溪橋。衝後山母氏圍。發兵一枝。出毛蓋山。大夫壩。與鎮雄兵會合。約期

分路進攻外。看楊會特關隘。偏強負固。今照落濠關為播咽喉。險倍各隘。賊失落濠。是失播矣。今本關已破。元兇寒心。授首可卜也。復視其大水田莊宅制度。豪沼亭榭。皆越非常。不惟雕刻彩飾。龍鳳等物。即臥房一椽。黃色牙牀。三十六張。欺罔可知。又據烏江路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參議梅國樓呈。准鎮守貴州總兵充為事官董元鎮。手本據鎮雄府土官龍澄揭稱。十三日日本府督把事王嘉猷。領兵由李稍塘進攻。播賊迎敵。我兵奮勇。殺死苗賊十七名。十四日攻打苦竹關。殺死二十五名。追至平頂關。復斬首三十名。各賊奔走。上關。我兵自午至酉。殺死賊頭二名。餘賊三十二名。又據土官龍澄報稱。本府兵於十六日。自刀把水移營。至雷打鋪。陡被賊兵數千。截路迎敵。前哨各兵奮勇衝逐。殺死三百四十七名。各賊敗退。徑過新站。倒戈投降。二百五十三名。就於本站屯劄。至戌時。賊復衝營。我兵出敵。殺死苗頭阿曲等五名。餘賊一百二十九名。擒獲苗賊阿易。吐稱應龍。知道鎮雄兵至新站。隔州不遠。已將兵三萬。在大水田埋藏接路。先叫我苗兵五千。來衝營。是實。當將本賊斬訖。就與漢把王嘉猷較議。明揚坐大水田。暗督兵由野里坎。陳世田小路。破大夫關。徑抵馬坎。截其後路去訖。除將斬獲苗頭五顆。解赴監紀官驗。明轉報各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看得賊自先世以來。雄據播州。延袤千里。跋山為關。扼西北之吭。因江為池。絕東南之衝。自以為天險不拔之基。誰得而睥睨之者。以故肆其雄心。日益狂逞。東南則破五司之城。略黔楚之境。烏江內外。游費四十八屯。皆侵為播地。招引紅腳黑腳生苗。居之設為四牌七牌。統制諸所。名為硬手。用以戰勝攻取。所向無前。西北則侵凌基合。百里之外。皆以自封。立碑定界。以為永業。妻山崖門諸關。皆極力鑿削。陡絕天成。自謂可出而不可入也。乃諸文武將士。備於陛下之天威。激於討賊之大義。智謀勇功。殫竭無餘。競勝爭奇。感激用壯。坐使畏誅者。投戈乞降。逆天者。駢首就戮。奪其關隘。搗其腹心。大水田。永安莊。桃溪街。皆賊所為。世修莊院。僧擬侯王者。今且據之。焚之。蓋已浸乎及白田壩。海龍圍矣。查各路有據關者。有入關者。祇有偏橋一路。見攻長坎等三關未下。其餘業以掃清。惟是環播之地。山大箐深。未易合哨。故不能一擁而至。賊巢要之合哨。夾攻當不出旬日之內。且臣按閱圖譜。賊地關外十六。關內十四。今之形勢。已覺窮促。儻所謂其亡也可立而待者乎。惟是兵形無定。兵機多端。蜂蟻有毒。困獸猶鬥。日慎一日。易取謂全。蓋即疏內所陳。擒斬數百。招降數萬。各路之功。如指諸掌。而臣一不敢為之敘功。祇欲責其成。觀其後耳。先是臣有軍令。以應援合哨為急。貴州烏江之失。安民之兵。居然無恙。貴竹人多谷之口。語藉藉。臣已飛檄切責之。而會報功之檄。聯翩而至。臣亦且勉以後功。而不深求其前事。蓋亦責其成。觀其後之意也。統乞救下兵部。案候俟播平議。覆施行。緣係大兵連破重關。漸逼賊圍。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張問善齎捧。謹題請旨。

交戰情形，并所獲功次，敬為皇上陳之。據南川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俞事徐仲佳報，據監紀推官高折枝、報准征播總兵官馬孔英、報據參將李經、坐營孔繼祖等各報稱：三月二十九日，領兵經過白土金子九杆麻壩清水偏崖梅子等處，遇賊對敵，斬獲首級三十四顆，生擒苗賊四名，俘獲男婦三名，口奪回被虜七名，戰馬二匹，器械不計。又據參政張棟報，據推官高折枝報稱：四月初六日，與各將官、竹同漢土官兵、劉營明山，初七日，遇雨霖，不便前進，暫留彼中，據哨探兵報：山口四路山等，有賊埋伏，隨會同馬總兵發各營強悍遊兵，前去各等攻打，各苗四出拒敵，我兵奮勇，當陣斬獲首級一百一十六顆，生擒頭目李旭廷、李夏保、并張洪、夏坤、羅保四名，俘獲幼男婦女二十口，牛馬一十九隻，槍刀弩箭不計，輕重傷兵二名。又總兵馬孔英報，據官撫馬千乘、再御龍、長官鄭葵、楊通榮、楊光祖、千戶羅人傑、提調劉勝、把總冉大周等報稱：四月初八日，兵至長灘、飛木、羅水、滴水、葫蘆、高坪等處，割營遇賊伏路截糧，我兵奮勇追殺，當陣斬獲首級共一百四十二顆，生擒苗頭三名，又據總兵馬孔英報稱：十一日，兵割木水，賊先使許瑞、趙天澤、詐降，本職會同高推官審出，斬於令旗下，料賊夜必劫營，即令宣慰冉御龍先去路口伏兵以待，至三更時分，賊果衝來，西陽兵起，當陣斬殺五人，賊驚退回，西兵衝出，趕過高坪，至明發毛兵接應，徑到海龍壩，又殺死三人，本職隨督將領等官周國柱、金汝卿、馬騰霄、馬如楮、馬吉、蔣尚仁、李桂芳、白時化、鍾允升等馬兵，宜撫馬千乘等士兵，一齊勇猛殺去，直至海龍壩，遇賊斬獲首級，并生擒二百餘賊，墜跌林箐者，不計其數，衣甲器械，丟棄不顧，斬級數內，多有頭人，隨即收兵，即割衝路處所，按兵以待。又據總兵馬孔英報稱：十七日，約永茶、南川兵，同日攻圍，本職即會高推官，并將領等官周國柱等，先發西陽平茶，延綏兵，從土地壩，竟攻養馬城，甯夏石砦，固原劉勝，毛兵邑梅兵，從喇叭水，起水西營前攻海雲國，至午，西陽延綏兵，殺入養馬城，第四層，關外賊衆奔潰，殺死射死銃斃打死者，不計其數，西陽兵見勢孤，先退，延綏兵亦退，攻賊乘勢趕來，殺亡延綏兵六十餘人，傷者三十餘人，失馬百十四匹，西陽亡七人，傷四十人，固原兵甯夏兵與石砦等兵，遂割喇叭水不動，監軍道於是日晚，即傳令喇叭水兵，候天明再攻，至十八日辰時，石砦兵劉勝兵平茶邑梅兵，毛兵從喇叭水由林箐，轉上土地壩，攻進海雲國，連打破險關四道，殺至海龍壩，徑上養馬城，殺雞城，賊始大奔，除二日斬獲功級三百餘顆，并生擒投降者無算，俟查的另行再報。又據參政張棟報稱：本道由清溪進營，一帶地方苗民，各因大兵經過畏誅，逃避山等潛住，該本道差士舍李世爵，把總戴明玉等，分投招撫，節據桶壩南坪黎村大灘美蓉長礮等處，招降苗民僧人余嘉慶、傅明啓、劉茂元等男婦，共計一千零四十餘名口，又據綏江縣報稱：招撫過被虜民文燦等男婦三十二名口，宜撫冉御龍，士舍楊通達，各招降過播民僧人王政偉、馮善道、晏子榮、潘通等男婦，共三百一十三名口，又據合江永甯二路川南監軍參政謝詔，竹喃紀功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報，據監紀知府蔡宗憲、州同趙世德、報准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報，據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參將吳文傑、遊擊司德官、都司吳從周、封建、趙應科報稱：四月初一日寅時，漢土官兵，剋破崖門關，永甯一路，當陣斬獲頭目楊保，及壯苗首級一百六十九顆，合江一路，斬獲壯級一百二十六顆，奪獲器

械等件不計。又據提調張曉報稱：督率永甯司日兵彭受等，於初四日攻打李伯才大園，當斬軍圍逆賊楊六等壯級七十一顆，追進入營，棄戈投降男婦一千名口，又據總兵吳廣報稱：兵至水牛塘、五臺山，及養馬城前，棋布營棚，與龍爪海龍二圍對敵，初四五六等日，賊分三路，每路約二萬有奇，連來挑戰，我兵迎敵，屢戰屢剋，擒斬多功，至初七日，會發三人，投文求降，窺賊營壘，本鎮預料其詐，傳諭各營官兵，倍常堅壁謹備，初八日早，逆賊之子楊朝棟、大策賊兵三萬衆，蜂擁前來，拚命直衝各營，本鎮隨令各兵，守營者守營，接戰者接戰，副將曹希彬等，各領兵奮勇殊戰，或衝其前，或擊其後，自寅至未，血戰數十合，各賊倒戈大敗，當陣斬獲首級四十五顆，鳥銃打傷不計，投竄深箐者，難以枚功，奪獲槍弩等器七十餘件，陣亡哨官一名，重傷兵六十名，輕傷一百餘名，今我兵已割龍爪圍腳下，去海龍圍不十里矣，環而賊壘，勢在虎背，及觀圍下，晝夜皆布帳旗列甚多，自本日本敗，撤兵回圍，布帳盡捲無形，變詐莫測，又據總兵吳廣報稱：四月初一日，攻破崖門關，初三日，剋入龍爪圍，右割營水牛塘，初八日與賊血戰，監紀蔡知府督馬湖兵，出奇應援，敗走官兵，乘勝追殺龍爪圍，賊俱竄匿，會即上圍訖，至十六日本職與劉總兵會議，會多詐謀，海龍圍須候各路兵齊，刻日並進，但養馬城，為圍藩籬，四面深箐，賊必埋伏塔截，應先勦滅，以便合攻，遂於十七夜，密令中軍官鄭子龍，傳諭坐營都司趙應科，及副將曹希彬、吳文傑、封建、司德官、吳從周、江萬化、周大謨等，於十八日寅時，督率漢土官兵，直搗養馬城，賊果據城拒敵，四山埋伏，內衝外包，我兵進攻，或當其鋒，或邀其伏，本職同蔡知府督兵策應，士氣益奮，戰不移時，攻奪其城，斬級不計，又據參政謝詔報，據督陣旗牌官虎文蔚報稱：十八日攻破龍爪圍，養馬城，鐵柱關三處，見將海龍圍圍住，中軍鄂起龍亦報稱：十八日攻破養馬城，起龍領兵攻左路，南川攻右路，劉總兵攻中路，直抵鐵柱關，會勢窮力迫，指日可擒，合行飛報，又據綏江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參政張文燧、報據監紀同知史朝貞、報准原任南京右軍都督府署都督會齊今充為事官劉綬、報據領兵指揮杜勝兆報稱：三月二十九日，統督太平石砦士兵，并千總提調吳世景、黃惟中等，入婁山關，築綠登險，攻打石子圍，隘口設排柵五層，立敵樓三座，弩槍下發，官兵奮勇，排圍而入，各賊遮攔不住，奔二層排柵，又奔三四層排柵，剋破直搗，當陣斬獲賊級二十三顆，生擒九名，俘獲賊婦二十口，招降高志經等一家男婦七名口，奪獲馬牛一十六隻，槍弩三件，又據總兵劉綬報稱：本職自三月二十九日，剋破婁山關以來，復取石子圍，招降香爐圍，暫割白石口永安莊，至四月初三日，逆賊父子統領諸苗，抄由小路，四面衝來，官兵迎敵，與之鏖戰，大敗而回，我兵乘勝進割四渡水，酒會今見南川之割高坪，永甯之進水牛塘，本職之據關子山，與賊抵圍，為壘，聲勢震天，燈火相照，會則窺身無地，一連投交三角，猶為慮文請命之辭，圖緩我師，遂令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徐珊等，挑選勁卒，於初十日，由麻子崖，直抵海龍圍前，賊果撤抵不及，為官兵直搗，斬獲功級一十五顆，俘獲男婦二十餘名口，奪獲牛馬三十二隻，器械三十餘件，招降過男婦二千有奇，又據總兵劉綬報，據遊擊周敦吉報稱：十八日子時，奉令分發三路官兵，奮勇大戰，得獲龍爪圍，前兵據關迎敵，各賊分投打進，銃斃震天，勢如破竹，其望軍圍，海雲國，一鼓齊下，復攻至養馬城，又聚兵迎敵，官兵死戰

連圍數十合，直追到水關，打破登馬城，又攻烈龍鳳關、海門關、鐵柱關、養雞城，又奪獲海門關牌輪，官兵勢大難止，欲乘勝追上海龍岡，但天暮收兵，就彼割營，本鎮親自調度，相機暫守，此戰擒斬甚多，奪獲頭畜無計，并被傷官兵，通候查明另報。今將牌輪一併解報，又據指揮傅朝政報稱：招降過播夷穆燈下男婦二百四十五名口，把總何忠等，招降過播夷一十七戶，男婦共計七十六名口，指揮杜熊兆，招降過播民李朝相等一十八家，男婦一百二十七名口，石砭兵陳雙等，招降過播民王耀等五家，男婦七十名口，又據偏橋路廣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副使王應霖呈：准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報，據守備白元潔報稱：統領五司士兵，於三月三十日前去涓潭哨伏，瞭見青蛇碼礮長坎各團，馬步苗賊約有三四千，下岡峰擁過河，卑職挺身統帶部兵，不滿一千，前去迎敵，我兵奮勇，將火箭銃礮齊發，殺至長坎圍下，打死穿紅執旗馬賊二人，斬獲首級二十二顆，餘賊不計其數，賊將馬賊二人身屍，鈎搭馬上去訖，又據總兵陳璘報：據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陳九經、白元潔等報稱：四月初八日兵至涓潭，自擊七牌賊徒，盤據青蛇碼礮長坎保子各團，峭壁插天，巢壘非布，等因到職，又調取戴罪守備楊惟中帶兵前來，復思各團左通三渡，右連板角，圍圍相連，互相雄峙，若同日並攻，限於兵力，若向攻一團，則三團來援，再三籌度，務求其可，遂行副總兵陳良琪、都司錢中選、督發指揮把總劉之屏、梁廷祿等官兵，在於荆條流河渡取道，前至圍後夾攻，又行參將王一桂督官兵將板角圍圍守，以防各賊奔逸，初十日曉集大小將領，密授方略，及懸以衝鋒重賞，分別奇正，安置已定，先遣守備楊惟中、白元潔、陳九經，各選膽勇官兵，夤夜竊至圍腳左右埋伏，十一日卯時，本職親督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各領部兵，并新到守備李大諫、帶領家丁，鼓譟而進，各賊蜂擁，下岡迎敵，連戰數合，當有把總戴宗茂、朱萬乾等，冒死衝鋒，各斬一賊，即時各賞銀牌十兩，奇正官兵，四路衝殺，斬級一百餘顆，其餘退圍，天晚收兵，一更時分，復發陳九經等，仍去埋伏，又發兵一枝，堵截青蛇圍，以防助戰，十二日早，本職復督官兵，齊力夾攻長坎，碼礮保子三圍，各賊仍前拒險死敵，木石如雨，廣兵把總吳應龍、李元敬、吳嘉胤等，拚命向前，被石壓死，復將銃礮亂發，各賊墜跌深崖，不計其數，我兵大勝，攻破險圍，斬級四百餘顆，餘賊遁入深箐，難以窮追，除將功級賊圍仗，并木石滾壓，傷死官兵，通候查實，及青蛇圍為四圍之最險者，俟圍另報開，就據策應副總兵陳良琪、都司錢中選報稱：奉令督發指揮徐時達、劉之屏，把總周廷祿、梁廷祿、李廷機、土官山應瑚等，各率兵四路攀緣上攻，與賊抵敵，被賊連放礮木梭杆，矢石如雨，從辰至申，驅兵舉放火箭，火箭百子銃，傷賊數名，我兵二營奮勇輕身，斬關上岡交鋒，當陣斬獲首級一百九十一顆，十二日賊從山箐衝出，我兵奮勇向前，大殺數陣，斬首二百一十五顆，十三日偵探各賊聚圍後深山，賊等率兵直搗彼處交戰，又斬首一百一十七顆，通共五百二十三功，俘獲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奪獲器械一百八十九件，陣亡官兵四名，重傷一十一名，輕傷四十八名，又據總兵陳璘報稱：七牌涓潭播黨盤據保子、長坎、碼礮、青蛇，素稱險固，我兵相持半月，因見青蛇一團，懸崖峭壁，險白大成，從前直上險峻，難登，從後向擊，無路可達，晝夜思惟，未能畫策，遂下令分兵扼守青蛇，於十一十二連日先攻保子、長坎、

碼礮，窮其羽翼，一面厚購死士，十三日一更時分，密遣守備陳九經、白元潔、廣發把總吳應龍、朱萬乾、李元敬等兵，從碼礮後山，披荆刺棘，附葛攀崖，竊至青蛇山後，又令遊擊陳策、守備楊惟中、李大諫、督把總葉古春等，領兵一枝，從岡前，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瑾等，并永順目兵，從岡左，都司吳時喬督把總向日葵等，并保靖目兵，從岡右，列陣圍割，俟圍後奇兵舉礮，然後夾擊，十四日午時，後路兵到，放銃吶喊，前路官兵，銃礮齊發，各賊倉皇迎戰，斬首數十級，敗奔入岡，申時直逼圍腳，銃礮勁發，射死無數，賊斬木棚礮石，傷我官兵，各兵奮力，用挨牌竹箕，抵當木石，衝薄排欄腳下，斬去二層，天色已晚，分兵周圍圍守，二更時分，向後衝逃，被伏兵殺退回圍，十五日自辰至午，連戰十陣，斬二百餘級，各賊固守，我兵遂用發礮百子等銃，火箭火礮噴筒等器，攻破圍後，守備陳九經、白元潔等，挺身白刃，血戰先登，前路統兵遊擊陳策、江騰龍、都司吳時喬、守備楊惟中等，永順宣慰彭元錦，舍把彭宗惠、彭勉忠、張良弼、保靖應義士舍彭象昆、督漢土官兵，并守備李大諫、帶領家丁，由前路斬入，四面擁進，賊勢大敗，斬首一千餘級，是圍也險峻非常，破之不易，相持半月，夷滅一朝，是皆仰仗天威，致各官兵有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而始剋之，除將斬獲功級賊屬器械，與陣亡陣傷官兵等項，俟收兵查實另報，又據總兵陳璘報：自三月十九日渡烏江起，至二十九日止，陸續招撫過苗民一百九十一家，男婦共計六百八十名口，又據龍泉路湖貴監軍參議魏養蒙、張存意、督餉紀功副使陳興相、路雲龍報：據監紀推官吳天佑、知縣鄧宏烈報：准總兵陳璘報：據參將王一桂報稱：指揮唐一麒，於四月初九日，同督陣官岳志德等，統兵前去播地哨探，行至川崖，有賊頭田良玉，領兵數千迎敵，我兵奮勇，追至青山圍，賊兵矢石如雨，官兵一擁，攻打上岡，斬獲首級數多，查的另報，我兵重傷二名，輕傷五名，又據指揮蔣從賢報稱：督同千把總唐顯威、李佑、薛瑞等，領兵進至黃沙圍，被賊衝敵，我兵奮戰，共計擒斬苗賊五十五名，斬獲男婦一十二名口，投降男婦三百九十三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十一名口，取出偏橋衛刺條等屯，原被播賊拘阻軍餘男婦四百三十名口，槍弩兇器一十二件，偽受餘慶司土官毛宗賢青絹傘一把，又據參議魏養蒙報：准總兵陳璘報：據副總兵陳良琪、守備陳九經、督千把總鄧道吳嘉胤、周思發、李佩等，招撫過四牌、七牌、小水、浪乾、長坎、平壩、水尾、火燒等處，投降苗民張四、蔡向陽、方華石、廣富、崔朝現、胡勝貴、趙正方、薛萬祿、文興枝等男婦共一千三百一十八名口，又據參將王一桂報稱：招撫過播目楊統下弟楊海，并妻妾子女一百零三名口，又據烏江沙溪二路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參議梅國樓報：准貴州鎮守總兵充為事官童元鎮、參將朱鶴齡報：據宣慰安顯臣報稱：漢把王嘉猷、陳恩等，前同鎮雄府土官隨澄，連破苦竹關、石子關，直抵賊巢大水山屯，至三月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因見鎮雄，斬其來使，首其儲儀，遂盡起該司苗兵七萬，父子親領，由高壩圍前來拒敵，該水西鎮雄合兵，從辰至未，與賊大戰，斬殺頭目五十餘人，內有偽內官五人，各路共殺賊兵萬餘，其餘奔潰，乘勝追趕，上圍入箐四散去訖，所獲被甲槍刀，不計其數，我兵損折百十餘名，重傷三百餘名，及據監軍楊寅秋呈：據鎮雄府土官隨澄揭稱：三月二十六日，據無知頭目引播差二人，齎書儀并藏二匹，赴營投見，當拆來書，驗係楊應龍妻山氏，餽送下程禮單，該本府

看得楊應龍父子罪逆滔天，大肆兇殘。本府奉命征討，誓在梟巢斬以謝天人。焉敢私受汗名，以淪臣節。諭將引進頭目細打四十，將來使二人斬於營門懸示，并傳諭大小三軍同心戮力，共擒兇殘。外今將餽送贏子二匹，金盞銀盃二副，折程儀二十兩，著段二端并原禮單，差人齎上。乞賜驗明貯庫，以白此心。仍乞通知諸路將領，各據忠亦進勦。又據該府押解生擒賊犯二名到職，審據二犯供名羅才、羅慶。播州大夫端住、從海龍閣下來，有管勾差他探聽水西營兵若干，被鎮雄探兵擊獲，有應龍差小童吳比、金萬富等前來鎮雄送禮物，當將吳比二人梟斬是實等情。又據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呈，據宣慰安驛臣申稱，本司兵住大水田，賊龍戰敗之後，查有心腹提調尚義黃繼枝、管督板山落潮馬站一帶苗兵，前二三月二十九日於高壩母氏圍交鋒，二賊亦在衝鋒。該本司用間諜之計，許令尚義黃繼枝來營計議退兵。賊龍同妻田氏果信，隨差二賊并坐寨頭目夏文茂及從黨張元等，共二十四人，齎降文一角，禮單一封，金盞盞二副，折段銀八兩，鞍馬二副，槍刀弩箭等項到河，除伏兵於河口，將二賊并從賊擒擊審實。同原禮器械降文鞍馬，批差漢把李輔領解告投外，看得尚義黃繼枝名充提調，心實豺狼，向與應龍父子內處心腹之任，外作牙爪之威，自渠為患以來，飛練、蒼江、東坡、龍泉，皆其謀孽。烏江河渡等處，皆其衝鋒。至於會之巨細事機，又皆其內參外贊。故知會黨雖多，此二賊則黨中之稱最者也。先奉院道密諭，心切遵承，一向不能如意。今仗計獲，適其罪盈惡極，以致生擒。天實奪其應龍之左右手矣。等因。申解到道，覆審得播犯尚義黃繼枝，委係渠惡楊應龍父子心腹，夏文茂、張元，并隨從二十一人，俱皆會黨。今幸計擒，應合解審。除將各犯并禮物鞍馬解赴貴州兩院審驗外，理合呈報。又據平越路貴州監軍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參政郭廷良，副使尤錫類、袁應文、參議張文奇呈，准准播州總兵官李應祥手本，報據副總兵陳寅報稱，三月二十四日，撥發隨征官兵包佑等，伏路擒獲唐榮智等，稱係偏橋毛坪屯軍。本屯男婦約一千人，遭附播白泥司土官楊正邊、楊通漢父子凌虐痛害。榮智等皆欲啗其皮骨。伊弟楊正愛屢諫不從，願為內應，職審非詐。於二十六日，令中軍孫仲謀、旗鼓徐一夔等，於二十七日夜唐榮智等先入賊營，吹角為號，官兵一齊擁入。時楊正邊正在鼾睡，被伊弟楊正愛同榮智等，將正邊并妻宋氏男楊通漢俱縛。又斬首惡楊七部下黎金六等首級四顆。正邊所屬男婦三百餘名口，本屯男婦九百一十三名口，隨帶牛馬乞降。分發都勻獨山等處安插。及該總兵李應祥看得白泥司土官楊正邊，與男楊通漢，自宜恪守世土，納糧當差。迺敢糾同楊七、楊珠，投附叛惡楊應龍，攻圍偏橋，殺虜東坡紫金關打炭等寨，翁翁等屯流毒最慘，擄髮難罄。至於楊通漢年質雖幼，馬上便捷如飛，偏橋與隆人號白鶴子，及肘鎖押出營門，而通漢猶說可惜我在地下被擊，據其言語狂悖，乃見心性兇殘。隨將楊正邊父子解貴州撫院，轉發按察司監候。又據監軍張存意呈，准總兵李應祥報稱，疆界河邊播州老應國圍首石勝、王志虎、王志龍等率妻子萬餘人來降。本鎮傳諭，朝廷令不殺降，但黃灘關未拔，汝等果是真降，須生擒守關頭目立功贖罪。勝等磕頭稱願效死力等語。十二日寅時，據衝鋒官兵張奇勝、李師沆、吳文秀、宋世臣、王嘉倫、商民際、汪世才、杜廷武、易之謙、土官楊燧等，領兵齊渡黃灘河，攻其關之前。新降播目王志虎、石勝、王志

龍、王賓、王倫、尚習中等馬步兵，由墳林暗渡河，襲其關之後。從辰至午，大殺賊敗。追跡至張王壩，透出關二十里。至晚收兵，李師沆、沈當陣生擒有名首惡王大安、張奇盛、生擒首賊王愛。官兵通共擒斬賊級八百五十六名，顆顆獲賊馬牛，被虜器械，輕傷重傷陣亡兵士，通候查明另報。又據為事官蔡兆吉報稱，招降過苗民男婦邱伯芝、徐受等一百八十名口各等因。塘報到臣，除將擒斬功次、聽紀功官驗明復解，按臣嚴驗陣亡軍兵，隨宜優恤，俘獲投降男婦人等，轉行守巡該道，分別安插外，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賊之甘心造逆，也自以為撫千里之雄，據河山之極，加以鄰比相助，狐兔情深。即王師進勦，其如何一戰勝之，當且灰心，從而養威蓄銳，乘時鶴起。天下事一何可知哉！何意於今，而大謬不然也。自四月初三日以前，各關俱被蜀兵進入關外未下者，長坎、碼碯、青蛇、三大圍耳。保子等圍，不足言也。乃今而盡為陳璘攻破矣。施州兵久破板角關，直候璘至，不入。平越兵亦以孤軍難進，且露食於黃灘關之外。今黃灘亦破，且擒斬多人，計三關者，不日相率同入關，以外無復著手處矣。乃蜀兵自入關之後，更番迭戰，賊每不支。初八日，永合兵破之於水牛塘。十二日，南川兵破之於高坪。十七日，蜀兵盡會南川路衝鋒奪關，茶合二路繼之。因破其龍爪圍，養馬城、海雲圍，直搗其鐵柱關，而連營其下，以逼之。計賊所有，止一海龍圍。直據之以苟活且夕耳。初賊結好水西，比事起時，以唇齒之說動之。水西意不能無感，而惕於天威，又不敢不出兵相角，顧其戰不甚力也。烏江之事，衆多詰詰，臣移檄詰責之。水西不自安矣。而會賊偶殺其搜山之頭目陳起禮者，隨澄大恨之。賊且差人備禮謝過，澄遂立斬其使於營門。賊憤甚，即治兵相攻，大颯而去。先是臣令安疆臣絕播州之交，疆臣強應之，實未絕也。臣謂疆臣欲執之以取信，既戰之後，因謬為好語，謝黃繼枝來。蓋二人為沙溪頭目，賊所用以通安氏者。至是疆臣欲執之以取信，既戰之後，因謬為好語，謝之。求救前好，賊雖疑之，然意幾得復行成也。遣二人並二十餘人往，疆臣盡執之。自是二氏之交絕矣。此亦天之所以亡楊氏，而保全水西，令其以忠順永世也。圍為險地，亦為絕地。川兵已壁其門，湖貴兵至，四面攻之。即欲為假息遊魂，曷可得哉！除再催各路官兵刻期會哨，四面夾攻，上緊破圍擒賊，捷音至日，另行具奏外，緣係大兵抵巢夾攻，逆賊據圍自保，蕩平有期，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郭榮祖齎捧謹頌請旨。

六報捷音疏

題為官兵攻圍賊勢已窘，再報捷音事。本年四月十九日起，至五月初十日止，連日與賊交戰情形，所獲功次，敬為皇上陳之。據合江永甯二路川南監軍參政謝詔、督餉紀功副使史旌賢報，據監紀知府蔡宗憲、同知趙世德報稱，四月十六十七十八等日，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參將吳文傑、率領提調官張曉、并水甯長官彭受、王輔松、張嵩、劉國用等，督兵攻打大洪關、大山管。又會合茶江官兵，分路攻打養馬城。追至海龍圍腳下，當陣斬獲首級，共二百五十一顆。二十日，參將吳文傑、督兵攻圍行至樂搖地方，長官劉國

用擒獲苗李金華、傅朝書二名。供稱楊會發提調鹿翠父子，領惡苗千餘，在園後洗衣塘大山等處，把截等語。二十一日黎明，官兵齊至前營，直衝賊營，鹿翠父子率眾拒敵，我兵四面奮勇，斬開木柵，劉國用當陣親斬鹿翠，劉謙親斬翠子首級。提調郭天偉等，斬獲賊級共計百餘顆，賊奔山等。二十二、二十三等日，副總兵曹希彬、參將吳文傑、遊擊司懋官、都司趙應科、守備江萬化、督領千總鄭子龍、鄧起龍、提調張曉、長官袁初等，追賊至永靖關，當陣斬級共一百零九顆，陣亡隊長一名，輕重傷兵數十名。又據知府蔡宗憲報稱：二十四日，賊詐傳次早遣叔求降，該職遵照密諭，不許聽信詐降，即會同吳總兵傳令後山永合將官、整兵總令夾攻。二十五日卯時，賊果遣叔楊永用、詐稱二十九日會妻田氏出降等情，職同吳劉二總兵、當將永用立斬關前懸首。賊即擁眾出戰，我營放礮為號，馬湖土官文安民悅天恩等，率兵奮勇攻打，衝破鐵柱朝天二關，斬獲首級二十五顆。又據副總兵曹希彬報稱：據長官張嵩、劉國用報稱五月初二日，兵至地名銅羅關，忽見賊兵一夥，由竹林突出，迎敵。我兵奮勇衝殺，當陣斬獲頭人一名，并散級一十三顆。餘賊逃去，彼時在頭人身上，搜出硃票一張，知係有名賊首趙仕登弟趙仕真首級。隨喚降人譚認，果係頭人。又據參政謝詔報稱：准副將曹希彬、參將吳文傑報稱：五月初十日寅時，分布永合漢土官兵，及會舉節道，并朱參將，令催水西土兵，分投四面夾攻。仍同部院旗牌督陣等官，分哨嚴催，齊上監紀趙同知、周副將、羅遊擊，同二職，并守備江萬化、周大謨，坐營孔繼祖、武舉薛來微、吳登光、隨陣監督。自寅至午不刻，三職示諭三軍，有能攻奪山頂者，賞銀五百兩。登圍者賞銀五千兩。隨將解道懸賞銀內動支五百兩，當陣分給漢土官兵，鼓激先登，各兵踴躍，倍勇衝殺。敵手以滅虜大礮火器，排列放打，戰至未時，賊兵勢靡敗潰。我兵乘勝，先奪朝鳳險山，追殺直逼賊門，尚在交戰。除將衝鋒登險漢土官兵姓名，并擒斬功級，另行查敘。又據南川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僉事徐仲佳報稱：據監紀推官高折枝報稱：准征播雷夏總兵官馬孔英手本報稱：四月十三日，會差從弟楊順龍，假名詐降，被朱應元認出，擊解到職。會同高推官細審，供係逆裔楊應龍，差出詐降，窺探我營中事情，并供同差姦細尚多。因是於各營備索，又獲一十六名，俱審的確。時聞楊會欲夜劫營，留之必為內應。同楊順龍隨押赴令，旗下斬首訖。十五日，又據播目田良玉、赴職投見，稟稱原約逆賊妻兄田一鵬等，五十一名內應舉事。先差親屬楊光耀密出投赴，高推官審鞫營內，聽候行事。不料擬十八日舉事，分殺楊珠揚明等計洩。良玉等連夜緣圍而下，徑來投順。其餘逃散。又據參政張棟報稱：據推官高折枝報稱：十七、十九至二十四等日，各營漢土官兵，割營海龍園，養雞城，與賊燈火相照。恐兩山等林，有賊埋伏，發兵搜捕，及連日用大將軍滅虜銃礮，衝打進城。賊從內突出，我兵奮勇，衝上，與賊大戰。當陣斬獲壯級共三十五顆，銃礮打死不計其數。餘賊奔回上圍。我兵追至圍前，鐵柱關被賊滾木礮石弩箭射打陣亡兵四名，輕重傷兵二百二十六名。二十五日發兵攻圍，有我南川一路官兵，直衝圍之前門，用銃礮衝打，攻破會之鐵柱飛龍二關，斬獲功級，查明另報。又據參政張棟報稱：屢奉本部院憲牌，切責攻圍，因自五月初二日，晝夜大雨，乘雨難動。會同分守道張按察使，行各營製造揆牌雲梯已備，原約但晴，各路四面夾攻。初十日辰時雨止，馬總兵率李

參將任遊擊哈都司、萬守備、竹陝兵、西陽石砦平茶毛兵、劉勝兵，與高推官分布本路兵，在關前攻打。劉總兵率標下守備周以德、李為瑚、徐珊、千總易朝臣、莫如符等兵，與史同知分布本路兵，在前左攻打。吳總兵在原占左山，與本道守道蔡知府在上發吳從周兵浙兵，在山下攻打。關左城外山坡，周國柱、羅星、率陝兵及略有餘，晏朝海、漆太然兵，同曹希彬、吳文傑、杜熊兆等，在後圍領大礮邊兵，永甯兵、廣兵，及畢節道洪副使督水西兵，一併攻打。圍後，礮聲振天，前左右三處，一時攻打。賊四面受敵，力不能支。午時後，隨報圍後兵，奪取圍山賊營三座，直抵後門把守。我兵即移圍山，割營安立排柵，前關石砦兵，當前馬總兵、千總馬積，冒傷先登鐵柱關，正樓之側，左水關樓，則劉總兵部兵先登。賊大敗走，打死甚多。為嚴令取圍，即拆礮燒樓，不取首級，多被拉去。二樓一時俱然，順風煙衝圍上，滿圍哭聲，震動山谷。是役也，雖未得圍，足塞賊膽，可擬刻期奏功。而劉總兵親在槽下，四門鳥銃，供伊射打，賊死數多，而腫一泡，又自登關城，調度燒樓拆城，殆親冒矢石矣。此本道親見，恐各營所報異同，故先撮大略報。查先破水關鐵柱關，蓋止到關下，或登城復出，而賊猶然有備。今燒樓潰牆，賊始失險，擬越三十六步，急攻飛虎關，賊逼倉忙，圍後可入。又據推官高折枝報稱：南川路官兵攻鐵柱關，斬首二十餘級。攻後圍奪其三山，斬級五顆。餘尙未報。又據參政張棟報稱：據原差方時中等，前去趙家里，銅鼓坪，木窰，黃魚江官莊等處，招出降民頭人吳先照等，二百一十七戶，男婦一千七十四名口。又據邑梅司領兵長官楊正輝報稱：奉文護餉，差舍把田應程等，率兵於風坎山，小遮溝二處林管內，搜獲播民張伯春等三十六戶，男婦二百零八名口。僧人廣明等三十六名。又據推官高折枝報稱：據官撫冉御龍報稱：發兵一枝，執旗前至地名金川壩，養老欄炭局，招回上年六月播賊殺虜茶江民生員陳鳳鳴、陳三策，并已故舉人周屠宗妻萬氏等，計家二十五戶，男婦女共四十五名口。到營隨差典史蔣綸，押回原籍，給各親屬收領完聚訖。又據茶江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參政張文燿報稱：據監紀同知史朝貞報稱：總兵劉挺手本報稱：職於四月十七日，率兵三路攻打海龍園，至十八日，據遊擊都司守備千把總周敦吉、余世威、羅星、趙賢輔、哈光順、周以德、徐珊、劉光漢、吳英、李為瑚、王九思、劉可春、熊俊等，各報稱與賊大戰數十陣，攻破賊柵十數層。先登奪獲龍爪、養馬、木杉、望軍、海雲、龍門等城關圍，斬獲首級共四百七十顆，生擒十名。當陣投降二十三名，俘獲男婦二百八十三名口。奪回被虜一百二十八名口，器械一百三十七件，牛馬二百二十九隻，陣亡兵八名，重傷官兵二十四員名，輕傷五十七員名。陣傷馬三十六匹，射死馬二匹。俱令獲功員役解赴紀功道覆覈訖。又據遊擊余世威報稱：二十五日奉令統領各營兵馬攻打鐵柱關，官兵奮勇打入關城，有總提賊兵頭目楊珠，統賊賊路來戰，本職排佈大礮礮殺，一舉將楊珠打死。又據總兵劉挺報稱：得獲小男八元十生，二名，各稱是日楊會見得關前左邊官兵，攻打得緊，喝令楊總管統軍殺出。那時楊總管統軍殺出，就殺官兵當心一銃打死，擡進去了等情。及照本職是日督兵攻打之時，各營監紀官，俱見一賊身披銀鎖，黑甲，被我兵一銃打死。移時據日本九兒稟稱：打死披銀鎖黑甲一頭目，賊眾難以找級。今據八元十生所報，正與前稱在陣打死頭目賸合。及詢生擒黎甫明等，執稱內總管，係是楊珠，管理內圍兵馬，為楊會手

是今被打死黨羽漸除。成擒有日。又據參政張文耀報。准總兵劉挺手本報稱。五月初十日。該職親督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徐瑞。李為湖。千把總劉招孫。劉興勤。曹柏等官兵。奮力攻打。銃砲震天。賊下棧杆。滾木礮石死敵。我兵以竹木挨牌遮護。并用雲梯。一擁齊上。攻奪鐵柱關。掘挖城垣五處。每處約長五六丈。燒燬三層城樓二座。房屋數處。仍分千總吳英。合哨南川兵攻圍前門。一面分兵攻打飛虎飛龍等關。見該二道井監紀史同知。親在陣前監督。彼日後山三路官兵。與陳總兵及貴州漢夷合攻。已奪三山。攻破土牆二層。天晚收兵回營。標下官兵斬獲功級三十七顆。陣亡兵五名。被傷五十二員名。行令獲功官兵。解赴理監紀史同知查驗。轉解覆覈。即今賊勢窮迫。又據備橋湖貴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副使路雲龍。啓啓東。王應霖。陳興相。呈據監紀推官吳天祐。知縣鄧洪烈。報准鎮守備橋總兵官陳璘手本。報據領兵原任守備徐允。稱稱。職制九杆。四月十一日。奉令帶同官兵進攻白山壩。行至中途。遇賊埋伏。林之中。觀見我兵經過。四面齊起。截我兵。舉號放銃。前後圍轉。應援血戰三次。共斬首三十七顆。又據副使路雲龍。據推官吳天祐。呈准指揮胡效忠。關稱。十三日。督兵前去攻打。打羅安水至新上藍坪。楊倫差人帶兵。搬運家財皮箱上圍。身背黃包。被擄過來。本職開弓一箭。射中倒地。有弟胡效尹。義子胡加官。斬取首級。奪獲包。把總楊昌連等。共斬首級一十五顆。本職又擒苗賊一名。包茶。奪獲兇器十件。牛馬三十隻。招出降民。熊可仁。下男婦五十六名。口當將包。對衆開驗。內紅袋一箇。彩龍紅筒。裝有玉璽救命一通。等因到職。隨將解到首級。逐一驗明。外開閱救命。係洪武十七年七月初二日。頒給播州宣慰使司。蠻夷長官楊允中。及查楊允中。根因據播民何邦道。供稱。播州初時。設有隨司辦事長官四十八員。止有龍。無地方。無印信。楊會盡廢舊制。或係收。又據副總兵陳良。批報稱。十七日。據偵探飛報。巡警朱敬。領苗數千。嘯聚青山園等。候兵進關。包截等語。職即督令指揮劉自西等。領兵一枝。前去攻。十八日。朱敬與我官兵交戰。大殺兩陣。當有土官向日。部下土兵楊啓。吳八一。奮勇衝鋒。向前將朱敬。當胸一槍。隨有土千戶張銘。下土兵吳老四。斬獲首級。奪回摩。蓋甲一副。護項一箇。銀麻大小刀二把。髮肚一條。護膝一雙。輪鞋一雙。標槍一杆。紫馬一匹。吳老四等。乘勝追殺。又斬頭目賊級三十餘顆。陣亡兵一名。被傷兵三名。隨據部下。把總楊騰龍等。認認。委係朱敬首級。又一顆。係謀士李旭弟。李深首級。搜有楊應龍給票一張。俱係緊要有名首惡。又據總兵陳璘。報稱。探得大小三渡兩關。相離不遠。俱結石爲欄。架木爲樓。樓下一門。僅容旋馬。兩山峭壁。險阻難前。遂即召集將領。遊擊陳策。守備白元。潔。都司吳時。喬等。前去攻打。就將原解軍前銀兩。懸賞下令。二十三日。夜。督發各兵。衝殺前進。二十四日。寅時。各到關前。擊。擊。齊聲吶喊。打死賊人數十名。賊即退回。據關亂放礮石。自卯至巳。兵不能進。遊擊陳策。覓一小徑。攀藤。上。各兵踰尾而去。賊勢亂。陳策身被數箭。蓋甲。厚。幸不重傷。家丁陳勝。奮勇向前。斬級二顆。都司吳時。喬。爲事守備楊惟中。又從右山。督兵懸崖前進。兩軍相對。賊力遂分。本職即督守備白元。潔。陳九。率廣兵中道擁進。三路銃。發。打死數賊。斬開排欄。賊遂敗走。我兵乘勝追至第三關。第四關。賊勢大敗。斬首三百餘級。據關守。又據遊擊江騰龍。差人飛報。本日寅時。依令

攻打小三渡關。因關口闊僅三尺。難以向前。隨令採取茅草填。又令守備李大。諫由左山。王之棟。由右山。各攻小徑。兩面夾攻。本職督兵在前。併力攻破關門。各賊披靡。乘勝追殺。斬首二百餘級。餘寇深。又據平越路。貴州監軍參議張存。督餉紀功參政郭廷良。副使尤錫。袁應文。參議張文。奇報。准征播貴州總兵官李應祥。手本。報稱。四月十二日。官兵攻黃灘關。而三渡關。酒。楚。師。進。播。門。戶。一名曰。渡。上。關。距黃灘關三十里。偵得播。賊。龍。差。坐。寨。陳。胡。保。張。貴。鑾。等。賊。衆。拒。守。隨。喚。降。人。石。勝。偉。王。志。甫。王。賓。等。商。計。指。點。路。徑。甚。悉。遂。即。選。標。下。精。銳。募。兵。三。千。同。石。勝。偉。等。馬。步。夷。兵。千。餘。夜。發。行。十三日。五鼓。官兵一枝。占住後路。石勝偉等數十騎。從前門叫說。被官兵追來投奔等語。比及開門。被我兵前後掩襲。當陣李師沆。生擒陳三保。張奇。盛。生擒張貴鑾。各部斬首級共一百一十八顆。生擒二名。奪獲馬九匹。賊仗一百三十一件。俘獲賊屬二百八十三名。口。輕。重。傷。兵。五。十九。名。陣。亡。九。名。又。據。總。兵。官。李。應。祥。報。稱。探得望鄉。賊。見。剋。渡。上。關。據。險。添。兵。死。守。本。職。當。集。蔡。兆。吉。伍。萬。鍾。等。遣。把。總。杜。廷。武。部。兵。合。降。民石勝偉。王賓等兵。爲前鋒。把總吳文秀等。標兵。尋。徑。抵。圍。後。防。賊。奔。逸。十八日。夜。發。兵。十九日。五鼓。齊至。攻上賊寨。前後大戰。從寅至午。賊力不支。潰敗。官兵通共擒斬賊級四百三十八名。重傷兵三十一名。陣亡兵陳三等六十二件。俘獲賊屬一百九名。口。輕。重。傷。兵。劉。元。等。四。十三。名。重。傷。兵。王。元。吉。等。三。十一。名。陣。亡。兵。陳。三。等。六。名。輕。重。傷。陣。亡。兵。照。例。優。恤。合。行。轉。報。又。據。沙。溪。烏。江。二。路。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參議梅國棟。報。准。參。將。朱。鶴。齡。報。據。宣。慰。安。繼。臣。土。官。龍。澄。呈。稱。兵。割。大。水。田。探。得。金。刀。坑。圍。在。落漢水之右。有賊據守。每遇軍兵出入取糧。輒被出沒爲害。遂於四月十一日。發兵一枝。住彼攻取。賊黨力拒。我兵奮勇齊登。殺死賊首阿富等六名。苗賊三十四名。其餘仍在拚死拒捕。隨即豎立招降旗幟。該圍居民男婦。盡行出圍。羅拜乞降。共約一百二十五房。獲其鐵券牌一面。又據按察使楊寅秋。報據土官龍澄呈稱。十三日。親督大兵。一面直搗播州。焚燒應龍衙宇。親圍州宅院房屋。一面會同宣慰安繼臣。督同水西軍兵二枝。於十五日。直出烏江老軍關。沿途經過新站。刀把水等處。賊兵千餘。截伏。當令馬軍衝殺。斬獲一十七級。生擒二十五名。賊潰投。次日黎明到關。賊兵拒關對敵。我兵奮勇。斬獲一百一十二級。生擒三十四名。招降二百六十二房。押發果哈地方安插。又據副使洪澄源。呈。據。安。繼。臣。報。稱。四。月。十。五。日。頭。目。阿。卜。者。遮。勒。進。剋。海。雲。圍。殺。賊。十。三。名。招。降。民。二。千。二。百。餘。房。又。差。目。把。魏。良。海。胡。文。魁。阿。戎。等。領。兵。進。攻。泥。壩。苦。竹。養。雞。等。圍。殺。守。圍。苗。賊。二。十。四。名。招。降。民。葉。善。等。二。千。八。百。餘。房。并。川。江。客。民。九。百。餘。房。賊。龍。原。房。草。塘。司。官。民。四。百。二。十。七。房。俱。安。插。鄰。近。地。方。以。免。亂。兵。殘。害。又。據。按。察。使。楊。寅。秋。報。准。統。兵。都。司。徐。成。手。本。移。稱。五。月。初。二。日。據。塘。報。有。賊。袁。守。剛。董。三。等。千。餘。潛。伏。長。箐。萬。丈。林。拒。敵。職。督。把。總。羅。龍。丁。應。聘。等。奮。勇。衝。殺。當。陣。斬。級。一。顆。生。擒。有。名。苗。頭。賊。首。葉。堂。等。十。名。餘。賊。潰。入。箐。內。分。兵。把。截。路。口。次。日。差。鄉。導。張。繼。賢。等。入。山。招。撫。賊。懼。願。降。羅。龍。并。部。兵。楊。鑾。等。共。招。降。過。男。婦。五。百。五。十。名。口。分。投。安。插。該。賊。審。得。張。堂。謝。友。貴。潘。廷。貴。楊。賢。祖。俱。西。平。大。苗。頭。黎。民。倫。係。坐。寨。頭。目。尙。阿。蘭。等。五。名。亦。皆。精。壯。苗。頭。合。行。揭。報。又。據。按。察。使。楊。寅。秋。報。據。宣。慰。安。繼。臣。土。官。龍。澄。呈。稱。司。府。之。兵。伐。箐。尋。路。梯。山

據守連日陰雨大霧昏濛待時攻取致蒙左監軍與畢節道各懸賞銀三百兩各兵鼓舞願效死力就於初九日四更結束分作五路乘霧往抄賊營之後四面設伏黎明攻擊賊擁衆死戰該頭目脚已等殺賊五十餘名箭銃傷者不計從寅至未方將賊兵衝退得占二山隨移兵割守二土山協同曹副將之兵奪占左土山割守本司中傷兵三百餘人陣亡十五名奪據寨賊咽喉漸水道路稍得阻截破圍可期又稱安兵屯營圍後初十日五鼓攻其外牆第一層且抵月城後路矣立刻移知川東監軍督該路以分賊勢是日未刻劉總兵亦焚燒鐵柱關勢若破竹綠髮後方會食賊復來衝永甯兵來合哨頗有損折安兵亦有傷理合馳報又據按察使楊寅秋報據貴州衛協捕指揮白璋漢把史聯彰羅一袍陳應龍等各稱遵奉憲令招撫過高坡等張王壩西坪三蓋塘洪江等處苗頭苗仲杆手王朝仁阿滿黎銘陳子貴李永一等六百三十二戶男婦共二千一百三十六名口各等因塘報到臣除將擒斬功級聽紀功官驗明轉解按臣嚴驗陣亡軍兵隨宜優恤俘獲投降男婦人等行仰守巡該道分別安插外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御史郭子章巡撫備沉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賊以四月十六日上圍我師以十八日合圍環而攻之迄今且二旬矣聞即險絕豈真天造地設人迹所必不能到者乎緣時入潯萬山所叢雨多霧重不便仰攻節據營中所報十日之中時霧僅一二日賊又時以詐降詐死焚感我軍帥臣之無識者或爲其所愚致延時日已經臣化龍德處及別疏參糾今軍中各道指授一意夾攻賊已岌岌乎有朝不保夕之憂矣至於向來賊之手足腹心如朱敬如鹿罕如楊順龍楊永用等或賊之陣上或賊之軍前如田一彭田良玉彭道何邦瓊等五十一人皆以圖爲內變機視被害或圍門受戮或渡崖投降至於總營楊珠則賊之所恃以制服羣醜抗拒天兵者惟此一人亦一礮而斃自賊來者言賊痛哭之以爲去一右手不如己死也遂即詐爲已死用以愚我不已急乎初十日一攻前燒其關後奪其山掌大窮窟日促日小當坐見其盡耳臣等再爲痛懲速謀獎勵勤勞多發懸賞嚴併攻具令之百道夾攻期於必剋約以旬日而不下者且誅罰及之計竣事當且不久所有連日攻戰情形合先具題伏乞敕下兵部案候事完議復施行緣係官兵攻圍賊勢已窮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

丁憂疏

奏爲丁憂事臣駐劄重慶地方督兵勦播忽於五月二十二日臣母差家人齎書到臣言臣父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棟於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家病故臣一聞之心膽俱裂號天呼地絕而復蘇因念臣父係獨子止生臣兄弟二人臣兄於去年八月內在家病故臣妻復於去年十月內在任病故於時臣即欲求歸養臣父寄臣書曰勦播事重皇上責成甚專必須了此方可言歸臣亦以明旨方嚴且父命當遵只得抑情任事茹苦督兵自分且夕賊滅乞身有日也乃今賊垂亡而親不待臣之罪尚忍言哉臣兄弟生子俱晚今即有子姪五人老者四歲五歲小者一歲半歲不堪應門寧能主喪

今所憐惻然伏匿而哭者獨臣七十之母耳臣之罪於是不可解矣臣例應守制又應候代但臣之心事已亂臣之交代宜早伏乞敕下吏部商請會推相應官員勒限前來代臣俾臣得早歸守制庶幾葬父養母尚得少盡臣萬一免於憂死哀死則再生之年皆陛下之賜也臣無任泣血籲天懇禱之至緣係丁憂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楊照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覽奏求歸守制同孝子至情但賊勢垂亡兵機尤急關係西南倚託最重近該部科公論請留朕已有旨明悉宜抑情遵命視國如家事完終喪有期慎毋哀毀妨誤不准所請該部知道

大報捷音疏

題爲仰仗天威破圍滅賊飛報捷音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據分守川東道按察使張憐川東監軍參政張棟報奉臣履行催督攻圍當同川南監軍謝詔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督兵副使尤錫類湖廣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等及費理監紀等官會同三省五總兵各路副參遊守等官遵照臣指授方略公同分布自五月十九日以後各抽精兵輪日前後攻打總兵劉挺李應祥爲一日吳廣陳璘爲一日各打後門馬孔英督各路兵攻打前門其沙溪溪水西鎮雄兵馬自願撤兵避嫌於二十八日起營去訖除連日攻打斬級另報外至六月初五日輪劉挺李應祥攻打後門自寅時起劉挺身先士卒火礮震天至辰時攻破頭道土城賊兵抵敵不住退至二城又行攻打至巳時又將二道石城攻破賊退至三城死拒當因兵疲往攻當夜劉李二總兵即督營三道城下拒守是夜城上賊黨紛紛奔下開逃至初六日輪吳廣陳璘攻打自寅時起我兵齊上賊即潰敗奔走大兵擁入各路兵亦即一擁齊進是日馬孔英從前門於初五日夜即遣遊擊李經守備萬民英領土漢兵割守飛龍關下當有推官高折枝亦即在彼監督至日寅時驅兵上圍各苗奔出大戰斬獲無算當時前後大兵會齊圍上搜捕據各苗稱逆賊楊應龍見官兵大入倉皇無計一面自縊一面放火自焚火未及然賊已氣絕有屍見在衆驗果真當將賊子楊朝棟楊以棟賊弟楊世龍賊妻田氏朝棟妻小田氏賊婿宋承恩馬千驥賊軍師孫時太惡黨何漢良田一鵬楊明葉喜受等二十餘人俱擒獲見在候解餘黨仍行搜捕我兵到圍爭搶財物人多嚴禁不住幸未至大有殺傷即令賊巢一空我兵盡割圍上千年狂寇一朝游平除功級查明另詳外合先具報又據監軍謝詔楊寅秋張存意等川東兵巡紀功參政張文耀等總兵吳廣劉挺李應祥等及臣標下原任參將余德榮各報相同等因到臣案照臣自本年二月十二日與師以來節將官兵攻剋關寨擒斬功次俘獲男婦招降人口等項陸續會本題知訖後因日久攻圍不下又節次行催令分日前後遞攻又差參將余德榮守備及將領事各官參究臣擬入營親督起行聞先臣之計該臣哀毀昏迷中尚恐諸將懈弛誤事隨於成服之後即行文營中照得三省與師八路勦播賊能戮力齊攻勢如摧枯拉朽乃各總兵畏賊如虎未戰先退以故曠日持久迄無成功老師費財日甚一日本部院方擬策馬入營親督交戰偶以聞訃不便臨戎合再發旗令嚴催如再畏怯不前定以賜劍從事等因通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御史郭子章巡撫備

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逆賊楊應龍恣逞淫威、甘為叛逆、破城站已三五處、殺官軍至數萬人、以致震蕩西南、搖動海內、彼恃此固險絕、以為人迹必不可至也、乃今恭遇皇上神武威靈、百蠻震懾、輔臣紆綽於旃旗之間、本兵授策於荒僻之外、坐使萬人同心、三軍用命、兩日之內、連剋三城、盡破險圍、因而元兇自盡、逆黨就擒、闔國惡苗、盡行剷削、株株根、靡有孑遺、從此四封千里、盡入皇圖、尺地一民、盡歸王化、三省永無狗吠雞鳴之警、四海逆折、憑山嘯澤之姦、臣等特罪地方、殊為多幸、欲候查明功次、一體具奏、恐致耽延、且天長萬里、事下浹旬、海內之屬目方殷、皇上之關心更甚、合先馳報、以慰聖懷、緣係仰仗天威、破圍滅賊、飛報捷音、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王化遠齎捧謹具題知。

告病疏

奏為播事已竣、臣病甚危、懇乞聖明、亟賜放歸、以活殘喘、以營親葬事、臣愚不肖、誤蒙皇上任使、督兵勦播、正在攻圍、忽報丁憂、已經具疏仰陳、求代守制、自發疏後、旋即滅賊、又經報捷去後、臣封疆之臣、例應候代、不敢即去、方欲乘此候代之日、督併文武諸臣、經營後功、及善後事宜、報命闕下、即移駐境上、俟有代者、當即奔歸、乃數日以來、感病殊甚、初猶以為乍聞親喪、哭踊過度、病亦其常、久當少愈、乃日益久、病益深、今且食飲漸廢、行坐失常、日惟有伏苦而臥耳、臣幼而讀書、國爾忘家、君爾忘親、亦習聞父師之訓、豈其臨事而敢背之、願在今日、力已竭盡、精已銷亡、即欲勉強支持、有萬萬不能者、蓋賊雖已滅、然目前諸事、皆須臣手自經理、凡散遣兵馬、查算錢糧、留屯盡守、設官善後、一日之間、千頭萬緒、乃又復忽自念身為人子、親在不能事、親死不能歸、老母在堂、倚帷而望、時一痛至、涕泗橫流、左右皆泣、不能仰視、人有如此而身不病、病不危者乎、哀過甚則病、而重之以勞、勞過甚則病、而重之以哀、欲節哀、而內有必不能抑之情、欲節勞、而外有必不能卻之事、愈勞愈病、愈哀愈病、即今臥不能見人、以字達之手、不能作字、以口授之人、至於此、所不傷生滅性者、其與幾何、至於傷生滅性、臣不足惜、臣家亦無足惜、惟是夜郎千里、初入版圖、後事之收拾、前事之經營、一不當機、便至廢壞、行且掩文武之成勞、貽西南之大害、臣之內其足食乎、此臣所以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今該部不知已推人交代否、即推亦不知即能速至否、人亦有言、死亦可忍、臣忍死矣、伏乞皇上垂念臣情、於憐臣病、亟下吏部將新督臣如未推、即速行會推、如已推、即嚴催速至、令臣早得生還、不至誤事、此非獨為臣、實為西南、為天下也、臣無任涕泣哀鳴之至、緣係播事已竣、臣病甚危、懇乞聖明、亟賜放歸、以活殘喘、以營親葬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張顯恩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教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請獎蜀王助餉疏

題為蜀藩義助軍需、請乞賜救褒獎、以表忠賢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據長史司呈、奉蜀王令諭、勅發祿金二千兩、米五千石、助充軍餉、著長史司呈請批貯有司、官庫備賞官軍之用、敬此、合行呈請、發收等因、到司、轉呈到臣、除批行解發重慶府收貯、登報循環、轉解營中、隨軍備賞支用外、該臣曾同巡按四川監

察御史崔景榮、議照播賊猖亂、奉天征討、師行糧從、頗稱浩繁、惟茲蜀王、捐金犒士、足徵屏翰精忠、助餉除兇、永作山河帶礪、天潢高品、帝室名賢、即今羣醜盡滅、地方平定、宜彰盛美、以表忠賢、相應題請、伏乞敕下禮部、覆議、特賜救諭、褒嘉、仍容臣等備辦花幣羊酒、恭送王門、以彰盛典、統候聖明、裁定、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蜀藩義助軍需、請乞賜救褒獎、以表忠賢、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張顯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蜀王捐祿犒軍、忠貞懋著、著寫救獎、仍行該撫按官備禮送府、以示獎勵、禮部知道。

議留免覲疏

題為議留朝覲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川省各府州縣、正官朝覲、自有定規、乃臣子述職大典、若非有萬不容已之事、曷敢輕議所免、但本省時有不同、事當通變、前此播賊未滅、正佐各官、或責之儲糧治器、或委之押夫運餉、或隨營監支、或臨營贊畫、即全省盡留、尚恐不支、茲幸逆酋就平、事雖稍省、然拮据經營、半載於茲、方得息肩、良亦苦矣、即今若不分別緩急、一概奏留、不無有妨大典、一概不留、在他郡別邑、猶或可支、至若重鎮馬湖四府州、與所屬州縣、接壤播境、近日起派運夫、疲憊已極、前項痼疾之民、全賴正官、加意撫摩、愛養休息、若令赴朝、以一署官、安能調劑而蘇起之、且順慶府既無正官、同知馬性和、與蓬州知州毛秉光、內江縣知縣楊應登、一向在營供事、即令留守兵將、尚須供應、及查舊例、正官議免朝覲者、該佐武官代入、今各佐武官、亦俱在軍前有事、未得結絕、並難離任、似當併免、理合具題、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事體相應、特與題覆、將知府傅光宅、劉三樂、蔡宗憲、同知馬性和、知州邵崇雅、段文郁、陳敬衷、毛秉光、葉聯芳、知縣陳大經、郭維屏、黃日升、吳位、閔宗聖、陽思謙、柯文、朱宗望、楊應登、并宜賓縣正官到日、今次俱暫免入覲、各府州縣、止令首領官、帶同該吏、各齎冊與同成都等府正官、照舊赴朝、行、臣等轉行遵照施行、緣係議留朝覲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

三懇告歸疏

奏為播事善後有緒、孤臣病苦不支、三懇天恩、早賜代歸事、照得臣以督兵勦播、幸而平賊、適值家艱、已經具報求代、尋而感病、又復疏陳去後、近接吏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題、為征播機會宜乘、督臣關係最重、懇乞聖明、亟賜從權移孝、以收成功事、該部覆奉聖旨、卿等說的是、軍旅事大、李化龍正值督兵決勝之時、當從權移孝、力圖報國、待漢平賊、處置悉備、方聽回籍守制、著兵部馬上傳諭知之、切勿頃刻杜門、致妨機務、欽此、竊念臣以庸愚、重荷委任、即宜捐糜此身、何敢更言家計、顧事已大定、勢不容留、有不得不據實言之者、蓋皇上所以留臣、以蕩平賊巢也、乃今則賊巢已蕩平矣、以處置悉備也、乃今則處置已有緒矣、臣不明言、則皇上即聞捷報、將無解顏於蕩平、而復關心於處置、以為臣之去、尚在可緩乎、臣自五月以來、計賊授首、當在旦晚、諸凡撤兵留屯、鉅功善後、業已不次通行三省、應預備者、分早預備、應議處者、分早議處、以故平賊三日之後、兵即撤歸、今所留防守隘口、彈壓地方者、除烏江沙

溪二路餘六路各一裨將領兵三千一萬八千而已。其應撤之兵。在湖貴者。臣已移咨該省撫臣。徑自遣歸。在四川者。已陸續到重慶。臣督併道府隨到隨發。計不數日。當即去盡。至於改土為流一節。其應設府縣規模已定。應用文武材品已晰。臣已一面行令。以次入播經理。惟是事關三省。須與各撫臣議過。詢謀僉同。然後併發功疏上之。計不出一月。而事已大竣矣。臣在此已無所事事矣。若後來修城池。招流移。關田土。則需以歲月。後之人當自有任之者。亦自無難。而亦無用臣之過計為也。乃臣之所慮。則惟恐朝廷之上。不知此情。該部不即推臣不即代。俾臣以千辛萬苦之身。九死一生之病。兀坐官署。號天踴地。以日為年。儼一旦溘先朝露。則臣之家計。臣何忍言。羣臣得無為臣寒心。皇上得無為臣動念乎。夫南北風氣。原不相習。憂勞之人。瘴癘易染。自六月以來。監軍參政張棟。以積勞道死。軍前效用湖廣。照磨張居仁。以染病客死。二臣皆北人也。彼皆一事之勞。一時之病。而已若此矣。臣之病苦。臣之憂危。亦何待臣自言。惟望皇上早賜生全。無令他日為臣惜之而已。為此具疏特懇。伏乞皇上速下該部。亟推代者。如已簡用有人。亦乞嚴旨催來。速代。庶病臣可望苟全。天恩等於覆載。臣無任流涕哀號之至。緣係播事善後有緒。孤臣病苦不支。三懇天恩。早賜代歸。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奉。李朝恩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覆奉聖旨。李化龍准回籍守制。員缺著便會推忠誠練達堪任的去。

獻俘疏

題為仰仗天威。勦平播逆。循例獻俘。并解進得獲器械。伏候宸斷處分。以彰天討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紙牌。照得播賊楊應龍。與兵造反。自取誅夷。所有官兵。蕩平巢穴。得獲禽屍。與在園內生擒。叛黨。既經監軍紀功等道。審驗已明。覆覆無異。通應獻關。請旨正法。但賊犯頗多。途遠不便。似宜分別重輕。酌量起解。仰司即便會同布政司。并在各省。道將重慶府解到賊屍一軀。并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千叛黨。逐一再加審驗。明確。分別某某情真罪大。應解赴闕。用彰天討。某某情罪稍次。應監候會審。就近處治。取具歸一供詞。備由呈詳。以憑會題等因。該本司按察使沈季文。會同布政司左布政使盛世承。管分巡川北道事按察使周嘉謨。分守上川南道參政王嘉謨。提學道副使莊懋華。分巡川西道副使秦鄰晉。審驗得賊屍一軀。并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百四十一名口。與已故吳阿元。楊真瑞。毛氏。元壽。楊國翰。楊林六名口。通共一百四十七名口。俱於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五鼓時分攻破海龍圍。當被官兵擒獲。解出等情。參看得逆賊楊應龍。楊朝棟等。以數百年之世家。據方千里之土地。罔思忠順。敢肆兇殘。始猶自荼毒其人民。繼遂漸釋疆界。自石口之掩襲。逆我顏行。合江城之要求。遂彼狡計。撫之而益無忌。憚防之而愈肆猖狂。劫掠屠城。積骸遍野。戕官殺將。流血成渠。震驚西南半壁之天。煩費海宇全勝之力。幸仗皇靈。特成凱奏。元兇殞命於私室。羣黨解首於合門。堵穴犁庭。一紓華夏之氣。瀟宮赫室。始盡叛逆之刑。生擒諸犯。俱係逆黨。悉宜解赴闕廷。恭候天誅。惟是途長人衆。難以盡解。況人同叛逆。情有重輕。委應酌量起解。如田氏。楊朝棟。楊以棟。楊惟棟。楊良棟。楊勝棟。楊垢棟。楊奇棟。楊真惠。楊嵩壽。楊兆龍。楊從龍。楊世龍。楊國棟。楊成棟。楊聯棟。田氏。田氏。田氏。田氏。楊氏。楊氏。共二十三名口。則會之一門妻

子兄弟。姪孫。姊妹。兒婦。叛逆之家。自當無分長幼男女。若楊七。楊淳。則會之近族。領兵為逆者。宋承恩。馬千馴。張世爵。田一鵬。田飛鵬。則會之至親。相助為逆者。何漢良。何廷玉。馬忠。孫時泰。則會之心腹。成其為逆者。程紹。楊真。戴貴。董藍。陳大才。袁登。羅江元。周五巴。何茂春。吳阿仲。吳阿舟。則會之牙爪。資其為逆者。許廷忠。何現。張玉。王積仁。吳進遠。楊華。會之信任。葉進喜。王守爵。祿壽。高忠。元慶元。會之親近。則相與暴虐一境。打點四方。以濟其逆者。共三十三名。皆罪大惡極。姓名昭著。人之耳目。人人知其為逆者。張氏。何氏。二口。係會之至親。賊黨之妻妾內助。為逆者。以上通共五十八名口。俱應獻俘。用彰國法。其餘賊如楊守龍。楊文。楊福。楊光遠。楊守爵。楊宗慶。楊學。楊春芳。楊紹宗。楊瑞鶴。楊致祥。堂保。田有年。田有時。田有秋。田有旺。田澤。田有貴。田善保。董成爵。馬邦字。宋一變。宋堯相。張萬受。趙元。吳王受。李大。李二。李全。王世雄。劉保。偽內使慶壽。楊富。雙壽。善奴。王守忠。天保。四。慶陶。楊長壽。辛巳。夏元。合壽。馮壽。壽元。已卯。石泉。會元。金牛。胡雲。貴慶。祿。官桂。阿拾。偽探女張氏。田氏。田氏。張氏。田氏。徐氏。楊氏。美松。周氏。楊氏。張氏。董受。劉鳳。梅花。劉奴。元秀。春鳳。李氏。顏氏。祖秀。金連。善綠。齋。家秀。同生。五奴。珍秀。善秀。任秀。金秀。以上八十三名口。或隨從而不當事。權或任用而未臨陣。或楊氏疏屬。或田氏子姪。又或婦女幼穉。斷髮下人。叛逆雖真。罪惡未甚。且不無林木池魚。間有可原。內除家秀。任秀。元秀。齋。願隨田氏赴京外。其七十九名口。應監候會審定奪等因。併將各犯情由。開款呈詳到臣。又准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御史郭子章。咨據貴州按察司。呈奉本院批據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會同各路將領等官。陸續當陣擒解播逆賊首楊兆麟等。發司監候。今者仰仗天威。官軍用命。逆賊伏屍。西南草安枕之休。狐兔斂跡。梁之迹。除黨逆雖真。情罪稍輕者。聽候會審明確。就近發落外。所據渠魁巨逆。情真罪當。各犯相應解赴總督軍門。類解闕前。明正其罪。就該本司會同布政司左布政使應存卓。督糧道參政郭廷良。貴甯道參議梅國樓。新鎮道參議張文奇。驛傳道副使尤錫類。畢節道副使洪澄源。都清道副使袁應文。提學道俞非徐來儀。并鎮甯定番普安永甯等州知州李珏。王應昌。龍時。陳聖佐。會看得逆會楊應龍父子。本以草澤餘孽。一旦敢行稱亂。幾至震驚西南。甯獨恃彼峻關險阻。崇嶂複嶺。之足。阻我哉。亦惟茲虎噬。張之徒。或置腹心。或列爪牙。庶幾奮螳臂以當車轍耳。今據左右監軍。督率將領士司。先後擒縛元兇。如楊兆麟。尚義。夏文茂。彭道。陳大恩。或以親枝。總管糧馬。或以親暱。贊決謀議。阿高。楊正邊。楊通漢。曾先鋒。於飛練。袁五受。張守欽。曾首難。於烏江。馬騰漢。之殺。將茶南。苗。彭永壽。之拒。敵窮困。文章之主謀。探聽於都會。皆兇逆貫盈。罪惡滔天。俱應解赴總督。類解赴京。明正典刑。等因。到院。隨批楊兆麟。尚義等。既經審明。或以戚族。而委身。因德。或以亡命。而假。翻。姦。徒。罪在不赦。法當獻俘。仰該司差的當官。押解總督軍門。類解。除行按察司。將會審過楊兆麟等。供詞。開款。咨報外。合咨查照施行等因。移咨到臣。案照先據四川按察司。管分守川東道事按察使張佛呈。奉臣憲牌。行委前去軍前。提調兵餉。依奉馳赴營中。會同本省監軍參政謝詔。今故張棟。及贊理監紀同知史朝貞。推官高折枝等。日遵指授方略。約會三省文武。盟神設誓。聯諸將士。而中督之。六月初五日。逆破重城。初六日。賀明。一擁直上。逆龍時

已自盡。妻子家與同謀叛黨。一時全獲。本日辰時。職等三道。會同湖貴監軍按察使胡桂芳。楊寅秋。參議魏養蒙。張存意。督兵副使尤錫類。總兵劉綏。吳廣。陳璘。李應祥。馬孔英等。俱齊集圍後樓上。點驗逆會家口。并將會屍一軀。擡至樓左。八道五鎮。出樓相驗。時會初死。相貌猶生。兇悍驍雄之狀。迥與衆殊。衆手共指。衆口共呼。呼妻子曰。楊朝棟等來視。一見痛哭。悲不自勝。五司七姓之粵人。強半俱在。訊之無不謂此真楊應龍。而深快其死也。身屍無假。家口皆真。隨該總兵劉綏。吳廣。陳璘。馬孔英。李應祥等。各陸續將會屍一軀。并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百四十七名口。解赴本部院審驗。隨奉志牌。看逆賊造反。流毒三藩。乃天兵所臨。父子妻女親族黨惡。一鼓盡擒。不遺種類。真足以洩人神之憤。而伸國威。但會屍叛黨。未審真偽。遽難准信。合再審驗。牌行本道。會同在府各道多官。從新覆勘。要見楊應龍身屍是否真偽。田氏。楊朝棟等是否正身。逐一審驗明確。一面具詳報。一面起解赴省。聽候獻俘。依奉。又該本道仰體本部院慎重再三至意。復會同東南督餉紀功參政張文耀。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僉事徐仲佳。知府傅光宅。同知史朝貞。推官高折枝等。齊集公所。行取逆犯田氏。楊朝棟等各到官。將楊應龍身屍。開棺洗而仍復審視。據見在各伊家口。與各頭領。并播州生員。原奏土民。合詞僉稱身屍極真。其結在卷。覆驗楊朝棟母子妻女。及同謀黨類。與各內使人等。俱係正身。詳審所犯事由。其稱楊應龍委以兇殘。致干奏訴。不道勘問。擅殺官兵。白石口之事。蒙恩放回。益無忌憚。飛練綦江。連遭屠掠。自取天兵掃滅。械繫再無別情。該五道看得楊應龍倚恃險關。嗚呼負隅之虎。開修絕圍。足噍坐井之蛙。禽獸宜淫。豺狼肆虐。用滿滔天之罪。致勤勤地之師。去年六月念一日入搶綦江。今歲以六月念一日解俘重慶。好還不爽。審驗極真。固無毫髮之可疑也。據法賊屍與各逆黨。俱應懸首藪街。獻俘郊廟。但罪有首從之分。則惡有重輕之等。似應止解賊屍。并渠魁惡黨。其餘逆狀稍次者。宜候再審明確。就近分別治罪發落等因。并據貴州按察司管解楊兆麟等一十四名。及稱數內阿萬文之宗楊正邊。三名。在途病故。取有所在官司結文前來。俱經發仰按察司監候。及將田氏。楊朝棟等覆審詳報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逆會楊應龍。楊朝棟等。幺麼小醜。荒服遺苗。荷天朝浩蕩之恩。養成羽翼。恣鬼國兇殘之性。謀動干戈。叛我天常。恃彼地險。重慶城已逃法網。白石口輒逆顏行。罪已不止於無將。法猶姑處以不治。不思天地之德。無所不容。乃謂虎狼之窟。真為可恃。狂謀益甚。虐篋愈張。廣招叛亡。為腹心。大收苗夷為牙爪。刻木立信。斬山設關。殺人盈野。益城舉事。無天無地。震動西南。既起飛揚者之志。釋騷東北。更啟狼伺者之心。臣下隱憂。主上肝食。而逆會方且侈大言以張疑。布姦人而行間。招延遊士。結好鄰封。堅壁清野。常以逸而待勞。秣馬厲兵。動以少而覆衆。豈欲憑深負固。效子陽之自帝一方。固且拓地開疆。慕元吳之抗衡中國。何意清平之世。發此大難之端。幸遇我皇上天威震蕩。神武布昭。文武同心。將士用命。八路之軍聲沸地。三藩之儲峙連雲。遂乃破其重關。因而圍之三市。彼猶設三覆以待。我則畫九地而攻。霆擊電掣。風雲之勢無前。鳥駭魚驚。狐兔之羣若掃。元兇計盡無之。甘投縲而自縊。羣黨伎倆已盡。舉束手以

就擒。剖腹而實之。可憐故主。引頸而繫以組。共指新官。軍師謀士。累累載途。婦女閩人。紛紛過市。蓋壯士揮戈。盡敵而返。故紫臣豎鼓。舉族以行。可謂削株滅根。真是犁庭掃穴。從此三省拋家失業之民。得歸故里。且使四方揭竿斬木之輩。暫戢雄心。蓋會之作惡。實百蠻未有之惡。故會之受禍。亦百蠻未有之禍。此真足以仰副廟謨。肅彰天討。下洩一方之憤。上紓西顧之憂者也。所據逆會楊應龍。原係元兇正犯。身屍一軀。法應解獻於國門。生擒田氏。楊朝棟等。俱係同謀。為逆人犯。通應伏誅於闕下。但犯同叛逆。情有重輕。既經兩省二司各道重覆會審明確。委應分別起解。除監放途故外。內將會屍一軀。并賊犯田氏。楊朝棟等六十九名口。如法射鎖。同隨行使女張秀等四口。選差敘州府同知史朝貞。遊擊江萬仞。守備萬民英。指揮高凌漢。千戶李同芳。百戶潘繼勛。范希正。管押赴闕。及將得獲欵賜。諸收印信。并銅鼓器械。據各總兵解到。共計二百八十六件。於內揀得銅鼓。鑿漢時古器。蓋甲。鞍轡。刀弩。槍箭。擇其完整者。共得九十五件。與諸收印信五件。併交各官隨本進繳。其餘賊犯楊守龍等七十九名口。發四川按察司牢固監候。按臣審明。另行具題。并將不備器物一百八十六件。發成都府收貯。外伏乞敕下兵部議覆。銅鼓器械。及諸收印信。付內庫交收。田氏。楊朝棟等。行法司會審。如果情真罪當。恭候覆請。照依律例分別正法。楊守龍等。行巡按御史會審明確。分別重輕。徑自具奏。就近發落。其楊應龍身屍。仍應剖碎。與同各犯首級。應否傳示天下。以為土司酋長叛逆者之戒。統候聖裁。緣係仰仗天威。勦平播逆。循例獻俘。并解進得獲器械。伏候宸斷處分。以明國法。以彰天討。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開坐專差。承差苟增。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元惡逆賊一名楊應龍身屍一軀。查逆會實年四十九歲。原籍山西太原人。先世有名端者。唐乾符中。南詔反。端糾兵破走之。遂據播地。歷宋及元。世有其土。至我朝洪武初。納土歸降。仍給之。授宣慰使。屬安撫司。二長官司。六其地。東西南北可千里。西北壘山為關。東南俯江為池。林木蔚蒼。田疇豐美。蓋與區也。應龍生而雄猜陰狠。嗜殺無忌。初娶於張。龍虎山張天師之族女也。無龍別居之。妾田氏最幸。田氏讒張氏。誣以姦應龍。命人殺之。並及其母弟。滅獲之。在播者。無遺類。自是益復以殺立威。州人小有睚眦。輒誅滅之。所殺傷無數。州人不堪其苦。所屬五司與七姓之民。及張氏家。奉訴之。並告之貴州。撫按以聞。下四川撫按。按問。逮至繫之重慶獄。將坐。以大肆。會有倭警。徵兵援朝鮮。應龍詭言。欲起兵以征倭。自贖。許之。得脫歸。歸而有詔。止其兵。應龍益無忌。復逮問之。不復來。益為嫚語。蜀撫臣發兵挾之。應龍不與戰。誘之深入。至白石口。縱兵盡殺之。事聞。遣總督經略。至。則應龍謬為不知者。委其事於諸苗。時東西方用兵。勢難窮治。因就撫之。應龍益橫。所居飾以龍鳳。僭擬至尊。令州人稱己為千歲。子朝棟為後主。益選州人子女為婦女閩人。民間有女十三歲以上。皆獻之。謂之呈身。須不用乃嫁之。不呈身而嫁者。罪至死。嘗一日而閩割三十二人。其兇殘不道。類如此。有袁子墜者。其頭口也。畏其禍避之。合江。應龍遂領兵掠合江。逼其城。城上人縋而與之。執以去。至則縛之。先割其肉。炙之。令自食。然後磔之。以其肉食諸苗。初白石口

之事。五司七姓。皆助兵焉。至是修前部。盡逐殺其人。有逃避不獲者。窮追之。逼偏橋。得羅承恩。磔之。如袁子隆。有全家獲之者。取其妻女。對其父與夫。令諸苗淫之。或裸而坐之木上。濫射之以爲笑樂。或燒蛇令從。陰入其腹。人蛇俱斃。盡掘其墳墓。燒屍而揚其灰。益廣招諸苗爲羽翼。五司七姓之地。並其妻子。盡以與苗。不足侵湖貴。四十八屯。益之。州人有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資苗。自是一州皆苗。精悍推鋒者。無慮數萬。其苗皆食梁肉。乘肥馬。僕從自隨。人人以爲親。已願爲之死。無恨。以故用兵。所向克捷。二十七年。春。破飛龍。殺人以萬計。獲楊都司。跪而斬之。是年夏。破綦江。殺房參將張遊擊。盡取一縣資財。子女以去。少壯老弱者。殺之。投屍於河。自大江流下。江水爲赤。時勦旨已下。應龍恬不爲意。曰。勦撫任爾。但恐進我關來。不能出我關去耳。時徵兵未集。應龍益爲倭掠。以張威。冬。焚東坡爛橋王嶺。湖貴道梗不通。明年春正月。焚龍泉。都司楊惟中避去。殺土官安民志。復欲入思南石阡。聞川兵已破其官寨。斬首三百。乃歸。無何。官兵以八路入。遣其子朝棟領兵二萬。直走綦江。曰。爾焚綦江。入南川。諸有積聚。盡焚之。以歸。彼無能爲也。至則爲劉挺所破。敗歸。始有戒心。發兵爲守禦計。無何。川兵四路入關。乃頓足嘆曰。吾誤矣。吾誤矣。當吾破綦江。遂據重慶。直搗成都。取蜀王入營。何事不可爲。乃今坐受死哉。先是應龍出綦江。人傳其所張旗。書擒亡勦叛。後有自其營歸者。言親見其旗。非亡。乃王也。至是乃知其意在成都云。初。結水西爲援。縱之深入。時水西已無意助之。久駐大水田不去。復以事斬其使人。應龍始覺其貳於己。憤甚。治兵攻之不勝。復爲川兵四路屢敗之。盡奪其養馬養雞諸城。乃父子相哭而上。川兵攻之急。詐死不見信。攻益急。湖貴兵繼至。共築長圍圍之。更番迭攻。既破其二城。至夜。猶散數千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散去。無應者。起而提刀自巡其壘。見四周營火燭天。明於白晝。一望無際。飛鳥不能過。歸而徘徊無計。長嘆數四。謂其妻子曰。爾各自爲計。吾不能顧爾矣。遂與其愛妾二人入室自縊。無何。官軍入。盡俘其妻子黨類。無遺者。剖其屍以酬實之。楊氏遂亡。應龍初發難也。實以川中累調從征。見川兵不能軍。川將又時時從之。借級安功。日中遂無全蜀。加以時繁時釋。時勦時撫。惟其所欲。無不如意。以爲天下事可知矣。自是日中且無海內。綦江之役。自以騎虎者勢不得下。異志益決。其申呈文移。每日到處。尋取逆奴。直至九重關下。既圍破而官軍錄其關門之聯曰。養馬城中。百萬雄兵。擎日月。海龍圍上。半朝天子。鎮乾坤。所居之門扁曰。半朝天子。其志豈在小哉。向使不早撲滅。稍需歲月。羽翼已成。不爲安祿山。慶緒父子。則爲公孫述。李特王建之流。漢唐殷監。豈其在遠。幸而廟廊主斷。將吏同心。一舉滅之。亦西南之幸也。應龍八子。二孫。其一子死重慶。七子俱在俘。二孫俱被執。一死一在。諸逆黨多戰死。不死者並在俘。

一賊妻一口田氏。小名雌鳳。年四十五歲。曾妾淫妒異常。曾嬖之。謀奪嫡。萬曆十四年間。唆曾逐妻張氏。母家。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曾飲酒。田氏兄田一鵬家醉。田氏故激曾。張氏母家有外遇。曾乘醉當遣人取張氏併其母首。盡屠其家。以致張氏叔張時照等。奏訴北關下。五司七姓。素受曾虐者。因起而附和之。亂由是起。若田氏者。真楊氏之禍水。而西南之妖孽也。

一賊子七名。楊朝棟。曾長子。年二十六歲。緣二十三年革會職。准朝棟以應募土舍。管宣慰司事。故自二

十四年以來。播中文書。俱用朝棟名。先是白石口之戕王師。朝棟偶不與謀。曾每疑朝棟不從其叛。至貴州集兵。飛檄朝棟。遂親領苗往劫。以明其與父同志。故曾決意爲逆。不數月。即有綦江之禍。乃大兵雲集。天討既加。朝棟猶不席蓐請死。復躬入綦界。拒敵爲總兵劉挺所敗。及棲之圍上。詐降詐死。皆朝棟主之。子父濟惡。兩世爲逆。蓋昔之安慶緒。今之呼承恩。罪不容於死者也。楊以棟曾三子。年二十二歲。素領莊丁。虎苗從父作逆者。楊惟棟。曾四子。年二十歲。兇殘更甚。曾左右僕役。承應少不當意。即手刃之。日所殺數人。逆會甚愛之。嘗曰。類我類我。楊朝棟出綦江路。惟棟實率苗衝鋒。九盤子之敗。幾爲劉挺所獲。乃不敢復出戰。圍圍之後。圍上人但謀下。投事洩者。無論男女。皆惟棟手刃所殺。蓋不止五六百人。彼弱冠耳。殺人如麻。殆性惡者與。楊良棟。曾五子。年一十八歲。大兵進討時。始領莊丁。虎苗。監防部民。投順內地者。楊勝棟。曾六子。年一十五歲。楊堪棟。曾七子。年一十歲。楊奇棟。曾八子。年九歲。

一賊女一口楊貞惠。曾長女。年一十九歲。許聘貴州洪邊宣慰宋承恩。雖時未婚。承恩之堅於從逆。不顧其祖宗千餘年宗祀。則貞惠之以。若貞惠者。是又洪邊之禍水也。

一賊孫二名。內一名楊元壽。僅三箇月新死。止存一名楊嵩壽。朝棟長子。年五歲。

一賊兒婦五口。田氏。年二十六歲。朝棟妻。田一鵬女。田氏。年二十歲。以棟妻。田良玉女。田氏。年一十九歲。惟棟妻。田一鵬女。田氏。年一十八歲。良棟妻。田一鵬女。田氏。年一十八歲。勝棟妻。田飛鵬女。田氏。即舊思州宣慰之裔。永樂年間。思州改土爲流。其族多流入播。自唐宋來。思田播播。並雄西土。世爲姻婭。故曾父子兄弟。率娶田氏。

一賊弟三名。楊兆龍。年三十九歲。曾第三弟。管清平路兵馬錢糧。破龍泉。圍黃平。劫飛龍。皆兆龍。領兵督戰。楊從龍。年三十八歲。曾第四弟。管金鼓路兵馬錢糧。最爲淫惡。房綦江婦女。以百數。楊世龍。年三十六歲。曾第五弟。管周水路兵馬錢糧。驍雄有胆。軍中號曰五和公。桑木關。邀餉道。世龍與楊珠同領兵。珠敗。世龍先逃。

一賊姪四名。內一名楊國翰。監故。見存三名。楊國棟。年一十八歲。兆龍子。楊成棟。年二十歲。從龍長子。楊聯棟。年一十六歲。從龍次子。

一賊妹二口。楊氏。年四十七歲。田一鵬妻。楊氏。年三十七歲。張世母妻。

一賊從弟一名。楊兆麟。曾從弟。年四十歲。總管楊氏族屬。兼管十二路兵馬。二十六年春。託獻木。帶苗五百人。涪州城。要挾。所過雞犬一空。民皆逃竄。

一賊族舍二名。楊淳。年五十歲。曾親族舍。人善使長槍。慣馬戰。每會親臨戰陣。淳必率衆衝鋒。前後傷折官軍不少。楊七年二十一歲。曾族舍。即曾大總管楊明子。曾平日叛逆。實成於楊珠。楊明二賊。圍圍時。楊珠中破死。圍上人心惶惶。率謀下。投獨明父子各領親兵。爲曾晝夜隄防。又每戰必力。令曾得久遊釜中。多損我兵糧。則明父子之惡。遠矣。明就擒自盡。七仍宜置之極刑。

一賊妹夫一名。張世傳。年三十三歲。妻曾第三妹。原籍江西。即龍虎山張氏之族。張楊亦世爲姻婭。曾向

殺妻張氏，卽世從姊。張氏之族盡歸楊氏，世傳獨爲之用，且盡力焉。則其妻爲之思也。

一賊坊二名，宋承恩、會長女塔，年二十二歲。係洪邊宜，應襲往會，戕官軍白石口時，貴州撫按卽行示恩，絕婚楊氏，勿涉其餘。波承恩陽謀陰違，竟不之絕。二十五年，安福臣爭新貴縣，實承恩從中鼓煽，冀合安楊之交，其謀狡矣。勦事起，承恩爲會調事貴州，十日一報，行路知之，畏其句賊，無敢言者。既師期近，乃被虜上圍，得無以乎。彼以附賊爲得所，繫援也。皆童無知，自取敗亡宜矣。馬千駒、會次女塔，年一十八歲，係石砭宜撫司宜撫馬斗斛次子，斗斛妻單氏，婚愛千駒，謀奪長子馬千乘應襲，故爲婚會，以求援助。砭江之破，千駒實率其石砭心腹，爲會先登。伊母單氏，時遣人四方助會打點，使會得志，千駒母子必亂石砭，千駒就擒，正法，石砭之禍階絕矣。不獨擒一播黨也。

一賊妻兄弟二名，田一鵬、會妻兄，年四十七歲。原籍貴州思南府，充會內司總管，總管高安路軍事。其所置產近真州，田氏兄弟，每至真州，州人必擇其室女少婦之有姿者侍寢，一民婦成婚，繼數日，以姿貌被選，其夫有難色，卽召至立斬之。蓋真州人恨田氏，無不欲食其肉者。田飛鵬，卽一鵬弟，年四十四歲，充會內司總管，總管長溪路軍事，飛鵬實與其謀。

一賊心腹謀士三名，何漢良、播州赤水里人，年五十二歲，充會外司大總管，總管諸苗，爲人狡猾善說，會倚爲心腹。歷年負固逆節，實其主使。去年漢良統苗破飛練，執楊都司，噴其不跪而殺之。天討不加，故會遂無忌憚於房參將，造禍西南，喪十數萬人命。若漢良者，雖寸斬不足以謝西南人之忿也。何廷玉，播州人，年三十四歲，充會衙門大總管，主掌八司五十四里糧差，性兇狡，喜爲剋剝，環播千里內，無不被其荼毒者。會之負固謀逆，廷玉與何漢良啓之。馬忠，播州人，年四十二歲，充會辦事總管，掌衙門一應文書，凡會中內地，悻悻要挾，皆忠爲之。

一賊軍師一名，孫時泰，年四十二歲，浙江餘姚縣人，冒籍順天武清縣入學，充增廣生員，爲武清縣不容鄉試，鬱鬱思亂，客遊京師，見四方多故，蓄謀益固，測會破寨，知罪在不赦，思求知兵之士爲謀主。時已斬黃七，先在播素善時泰，因薦時泰，會當遣心腹文章，從京師聘入播，充僞軍師，首勸會乘大兵未集，入據重慶，會內顧根本，不卽從，各路兵逼關，斂兵一處決戰，亦出時泰意。蓋王偉徐道覆之流，目無宇宙，幸會草賊，不盡遂其謀，假令事從之，卽終就滅亡，諸所勞費，不知當若何也。

一賊領兵逆黨十六名，程焯，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先是二十三年征播，焯與族兄程偉，同投內地，已撫而不勦，焯遂殺偉以自解於會，會使充小溪里頭目，多收內地流賊，基江邊地，無日不被其劫掠，卒至釀成破寨之禍。及大兵進討，爲總兵劉縱破其巢穴，獲其妻子，乃不得已投見，已蒙賞賚，給有花牌，仍陰與會通。陷王都司全軍於白石口，此一賊者，罪不下於應龍云。戴貴，播州人，年五十歲，充會親兵總管，主督戰陣，無論平日，卽會樓圍兩月，前後門日拒戰，傷損官軍千餘，皆貴陣前指揮，董益，播州人，年四十八歲，充會四牌提調，江外五司，皆其荼毒，飛練之劫，爲罪魁。大兵既臨，詐降南川營，仍復暗與會通，子姪往來，罔上不絕，官軍覺而執之，陳大才，播州人，年三十九歲，充會沙溪提調，破寨先登，受會賞五十兩，罔上拒

敵官兵，多其部苗，崇德年二十四歲，播州赤水里人，與會赤水里頭人袁子陸，同族世讎。二十三年征播，子陸預先投順，已撫而不勦，遂誘子陸於會，子陸奔瀘州，繼充赤水里頭人，以兵逼合江，竟挾去子陸，支解之。連年分界殘劫，則儘之爲也。楊真，播州人，年五十二歲，充會丁山里頭目，連年爲害江津，基江邊地，釀成破寨之禍。苗順，播州人，年三十五歲，充會松坎提調，最近基界，寨安穩，東溪，百姓數千家，十餘年被其殘劫，人人恨不生食其肉。羅江元，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會坐寨，管晏山外三元壩苗千餘，時出基南合江地方爲害，袁五受，又名袁守貴，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會西平提調，烏江河渡兩兵敗，皆五受領苗衝突，已又潛管擾貴州糧運，爲土官岑紹勦所執，張守欽，播州人，年四十二歲，充會龍沙提調，與袁五受同衝退烏江河渡兵，又同劫貴州糧，爲岑紹勦所執，彭永壽，播州人，年四十一歲，充會領兵頭目，有膽氣善戰，每會拒官兵，必永壽領苗衝鋒，前後傷折我兵頗多。周五巴，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會仁懷里提調，又充程紹坐寨，連年基合邊民被劫掠，皆五巴之爲也。何茂春，播州人，年四十五歲，充會小溪里頭目，與重慶江津縣界溪里接壤，恣行掠奪，筭溪里民，十年拋棄家業，不敢一企足墳墓，則茂春之惡極矣。夏文茂，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會沙溪里坐寨，同尙義納幣水西，併爲所執，馬騰漢，名馬禿子，年四十八歲，原籍重慶江津人，兇狠有智，力先年犯事逃播，投充領兵頭目，誘會族人支解人，五十四里百姓紛紛逃竄者，皆騰漢爲之。破寨騰漢手刃房參將，受會賞五十兩，人人能道之。若騰漢者，卽寸斬猶未盡其辜。楊通漢，年二十七歲，係白泥司下里長官應襲，二十六年會攻白泥司，通漢統部苗附會，反戈攻正長官楊以誠，致以誠逃竄，白泥苗盡爲會用，已圍黃平，劫飛練，白泥苗助賊尤力。五司官無不離會，獨通漢附之。

一賊任用逆黨七名，許廷忠，播州人，年四十七歲，充會辦事把總，主聚斂財貨，播民被其暴橫多矣。何玘，播州人，年四十七歲，充會辦事總管，主清理土田，奪民業以安苗實，玘啓之尙義。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會沙溪統制所提調，最爲心腹，用事人屢爲會通路結連四鄰。三月二十九日，會襲水西營，敗復使義挾禮幣往謝過，爲水西所執，陳大恩，播州人，年三十六歲，幼充會心腹小童，會繁重慶時，大恩代收重慶監，已資緣脫去，充管事提調，圍破走投水西，被安疆臣解出，張玉，播州人，年五十一歲，充楊朝棟管事總管，與奏民張郛兄弟也。郛曾會，玉乃堅從會父子，郛玉又不時密相往還，此其故有不可解矣。彭道，播州人，年三十二歲，會心腹謀士，大兵初棲會圍下，道卽詐降總兵吳廣，爲會作間，已見圍破，復逃去，爲水西所獲。王積仁，播州人，年五十一歲，卽已故附郭長官王積祿弟，先年積祿見會有逆萌，懼及禍，奏願改土爲流，爲會所惡，積仁欲奪積祿爵，從而交構其間，竟使積祿不良死，而積仁遂爲會心腹，用事充長官矣。破寨時，積仁坐縣堂辱罵馬知縣，其人無不切齒者。

一賊招納亡命逆黨二名，吳進達，年四十一歲，徽州歙縣人，僑寓京師，放子母銀，播人往來京師，居停其家，因相結，爲會通錢神於四方，養成叛逆。楊華，年二十八歲，原籍南京工部營繕所人，久寓北京，爲會耳目，去年京城大索奸細，華逃入播，仍假兵部旗牌，爲會張聲勢。

一賊偽內侍五名業進喜年三十一歲掌海龍岡更收支錢糧最幸用事官軍之攻圍也破城之日喜猶率兵拒戰人皆見之王守府年四十二歲掌通州詞訟祿壽年二十五歲掌會親兵每拒敵官兵祿壽時出督陣高忠元年三十二歲主四方打點慶元年二十六歲充洲潭坐寨

一賊苗子三名內一名吳阿元監故見存二名吳阿仲年四十五歲播州人充會老虎兵吳阿舟年三十五歲播州人充會老虎兵

一賊親婦二口張氏年四十歲田飛鵬妻何氏年二十五歲田一鵬妾

一賊使女四口蒙秀年二十六歲任秀年四十七歲齋雙年三十四歲

一賊俘器物共一百件誥命三道敕書一道播州宣慰司銅印一顆諸葛銅鼓十二面大皮盔四頂大皮甲四領馬鞍四副鐵劍二口倭刀一把苗刀三十把花槍二十根大弩十二張箭筒六箇內箭共七十枝奉聖旨兵部知道覆奉聖旨是逆犯田氏楊朝棟等都著送法司擬罪刑部覆奉聖旨逆犯楊朝棟等著便處決楊應龍對尸張世爵等發遣宋承恩著放回籍還職仍將各犯首級傳示諸夷昭布天下餘俱依擬

露布

奏為露布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恭遇平播事竣臣謹稽首頓首上言露布者伏以辰象麗天七緯判井參之紀方輿略地八紘嚴夏之防故陰慘陽舒天緯所以陶庶彙而文經武緯結后所以殿萬邦道如此乎相成世賴茲而常治垂衣而理爰開孤矢之威舞干以來不廢徂征之舉黃公元女策贊玉門赤標素靈符昭金匱泪乎皇風既降猶然遠略時開漢馮呂嘉聲教訖於嶺表唐俘蒙儉威稜憐乎天南是雖晚近世之作爲孰非大聖人之家法匪云得已尤有成功恭惟皇帝陛下道契書經祥攜載玉靈紫微而立極雪踐四神登翠嬌以握圖星飛五老昇平三紀雲火靜其橫氛受昨九宗風雨漂其濊澤委任心啓妙選爪牙兵以不殺爲威德用無爲而治列方叛黨嬰城旋就誅夷海外渠魁越國甘從繼東宸居端拱天步泰寧日浴月蟠之鄉莫不奉琛而納款紫舌黃支之侶咸皆解辯而稱臣昆明通太液之波大宛貢天閑之馴春秋之義無外詩書所稱何加惟此播州介於川貴貞元以往猶遷客之是居會昌而還爲楊端之竊據本以招討擅此方州跨重岡複嶺以疏疆介絕調茂管以設險丹崖紫洞常截地而深澗翠壁蒼嶺每橫天而覆巖羊腸鳥道一夫可以當關虎嘯猿啼萬騎總爲御步加以腥煙羶覆毒霧橫橫上漏下蒸坐見飛鳶之墮前溪後客常有蚊之災別是封疆自爲聲教冠紳承襲已歷四朝子姪蒙安游及千載強弱之形互見離合之勢靡常饑則依人飽則颺去終非馴擾之儔失則其鹿德則其人薄示羈縻之術然猶奉琛奉幣職歲之貢獻無虛不叛不侵非時之征調惟謹迨至逆賊應龍者夷運將終淫凶遂熾天奪其鑿既安忍而無親鬼瞰其家輒恣行而播虐殺人如不舉害衆若弗勝御聖妻之言妻甘塔胎同官之黨人盡誅夷敵怨五司魚肉不留手遺積快心七姓烹醢冤徹於三泉懸磔確湯鑊之刑真火淋鐵刷之獄是尙恣睢乎部曲已而轉轅乎縣官數肆肆婬害屢馳密謀謂九重爲遠聲不憚於吠

堯以千里自封財無難於使鬼重慶城計脫狂狴已道靈誅白石口謀動干戈寧辭越志從此恣其玩弄因而極彼誇張宰割一方睥睨諸省收贓亡命遁逃徧四海之姦糾結生苗勢致兩川之震盛氣豈忘躍馬雄心不憚稱孤犯乃無將志不在小皇上俯憐愚謬屢沛鴻慈征誅尙緩於後夫撫戢屢申乎邊吏網開三面聿宏卵育之恩禽縱九頭倍肆鴟張之志度劉飛練鬼哭千家糜爛蒸江屍橫百里捐嬰兒以填巖谷列孕婦以決雄雌萬壑號地稱冤四境籲天旬命樵蘇何計閭閻動鼓之哀羽檄交馳城郭盛妖氛之氣一時惡少儘欲效尤幾種夷酋半懷觀望業已驛騷乎西南半壁之天下行且震驚乎東北一帶之人心亂形已成逆圖漸逞全蜀星河搖曳重賄宵旰焦勞佇望廓清宜資卓犖而臣以章縫末品樸邁短材偶詔起於田間遂謬膺乎軍事控四蜀而兼綜湖貴柄在專征奉三錫而濫乘鉞旄義當滅賊臣感茲恩遇願效驅馳憤同泣劍甘裹革以從戎心切枕戈計除兇而報國但期平定敢愛髮膚顧民力凋瘵而未蘇又武備廢弛而不振賊強臣弱難希擒縱之風一日數驚易斷平安之火於是殫盡朽鈍獎率權奇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鐸共懷許國之心咸篤勤王之誼謂夫事關三省必須動協萬全以固圍安人心以死綏作士氣內葺理而外持鎮靜計頗效於謝安陰不足而陽示有餘竈頻增於虞翻徵兵之使出環秦庭而乞賦無衣寄闔之禮三推億鹿鹿而重盧拊牌柄分黃鉞下天上之將軍案有丹書合地中之義旅命五丁於蜀郡召三戶於楚人集演廣樓船下瀾之豪連韓魏奮擊蒼頭之衆秦稱孔武羅孟資夏育之朋浙號多才搜窮越平吳之士鷹揚修譚於齊客喜建功勳駿聲偏重於燕臺爲憐慷慨有嚴有翼其武服而旂旄中央如漢如江啓戎行而威靈濯濯成來奏技莫不從軍又以古制師行糧從兵貴馬騰士飽爰開庾廩共極舟車籌策徧於囊囊轉輸酌乎鍾釜鱸船銜尾粟盡海陵之倉組練生光山積漁陽之甲兵同時雨衆悅蒼雷臣乃於正月十五日攝衣登壇歃血矢誓宣忠義以作士氣思齒劍者投袂並興懸賞罰以一人心懷淬刃者超距競起衆憤嘯而梁益之天成霧軍聲動而岷峨之水飛波克日長驅嚴兵待發臣又於二月十二日五中戒衆八路徂征在四川以恭江南川合江永甯爲四路總兵官吳廣劉挺馬孔英將之而監軍以參政張棟謝詔督餉紀功以參政張文燿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僉事徐仲佳在貴州以烏江沙溪平越爲三路總兵官李應祥將之而監軍以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以參政郭廷良副使洪澄源尤錫類參議梅國樓在湖廣以偏橋爲一路總兵官陳璘將之而監軍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以參政啓啓東副使王應霖路雲龍陳興相集羣策於一時宣天威於九伐擬隊飭元戎之令以律而滅練士維夷漢之師在和而克風鶴咸知助順草木都化爲兵賊勢已危狂氛未戢力伸螳臂尙三覆而設奇若燎鴻毛輒一鼓而制勝諸路並斬關而入一時多解甲而降婁山巖門萬夫不守涪潭河渡一葦可航兵遂環於白田衆已焚其赤社山房別館一炬蕪燐班馬鋒車圍門成窟於是巢穴漸定羽翼半摧獸既窮而搏人鹿方急而走險賊乃重招逆黨共保嚴關百仞臨高築距墻而不及

在三臣固不敢有所說。第殺賊之下。一物不遺。何可使勞臣有不被之澤耶。我皇上德邁帝王。即投珠抵璧。何所不能。而忍於兵馬倥傯之時。重守臣無心之罪。我皇上明並日月。即節履履盆。何所不照。而忍於軍功告成之日。棄三臣胼胝之勞。臣督撫一方。又受命勦播。在三臣罪有可原。功有可錄。皆宜亟為奏白。而中書者。若不詳陳於皇上之前。則功罪不明。勦播無論。臣職司謂何。抑何以磨礪任事之臣乎。伏望我皇上開天地之心。擴包荒之量。惻隱遺時。不幸之苦。鑒王道增。劉三才。原非造扇之人。並念其焦勞兵事。共成平播之功。將程正誼。劉三才。復其原職。或仍將程正誼量加罰治。王道增。近被陝西論勦降級。而論功亦當敘陞。或復四川之原職。或復陝西之原職。則皇恩浩蕩。實則昭明。有罪者雖小必懲。有功者雖微必錄。豈惟三臣感恩圖報。天下臣民。皆戴之如雨露。畏之如雷霆。爭相勦戎於大公無我之世矣。緣係平播勦功宜渥。藩臣微罪可原。懇乞天恩。宥過錄功。以昭聖德。以勵臣工。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齋捧謹題請旨。

乞卹張監軍疏

題為監軍方面官員。積勞死事。懇乞聖明。破格卹錄。以勸勞臣事。據四川布按二司按察使營分守川東道事張悌。右參政管分巡上川東兼整飭兵備道事張文耀。呈奉臣憲牌。仰道官吏。即便會同備查。監軍張參政。歿於王事。與征東監軍陳御史。事例。有無相符。逐一會議明白。具由通詳。以憑具題施行。奉此。依奉行據重慶府知府傅光宅。申稱。看得監軍張參政。忠義性成。忘身殉國。叱馭而輕萬里。按劍而成三軍。飲食不遑。運籌輒效。膚功既奏。大數乃終。臣子之分已完。優卹之典宜厚。況播地真同異域。展土更是奇功。似應比照御史陳效。事例。加贈廕殊恩。始為忠勤水勳等因。到道。又該二道會看。得監軍張參政。性篤忠貞。才兼文武。擢集靖寇。備歷諸艱。沐雨櫛風。忽侵二豎。真摠籌而盡瘁。撫旅櫬以含悲。所有優卹典儀。自應比例從優。查得往歲東征。監軍陳御史。陳效。歿於王事。該總督尚書那蘇圖。題該吏兵二部。覆奉欽依。追贈光祿寺少卿。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仍立廟祀之。今監軍張參政。陳效。以播事告成。積勞殞命。及查播為西南遠裔。風土險惡。不啻朝鮮。比例擬卹。正相符合。但參政從三品階級。若贈京銜。似應照品。而錦衣百戶。於典無加焉。再推贈廕之典。誠榮。廟祀更所當議。蓋以死勤事。祀典甚明。本官運籌督陣。備極焦勞。坐此成疾。歿於王事。所宜立祠崇祀。賜額表忠。俱不容已。呈乞具題等因。由詳到臣。卷查先該臣照得川東監軍張參政。奉命征播。監理軍事。方當大捷。遽爾物故。歿於王事。深為可憫。及查東征。監軍陳御史。陳效。卒於朝鮮。該總督那蘇圖。題該吏兵二部。覆奉欽依。賜有贈典。恩該道事。體有無相同。已經牌行分守川東道。會同兵巡上川東道。查議具由通詳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看得人臣之事。君進不辭難。退不計利。凡以明忠貞之節。盡職分之常也。故死生患難。漠然不較。而功成於當世。名著於春秋。後世慕而傳之。明主知其然。不惜高爵厚祿。以示優禮。生殫榮華。死極褒顯。此非期於相當。要以各成其是而已。播事之起。且十餘年。當事者議撫。勦人持一見。譬如道傍築舍。久無成功。遂使小醜。幾成大難。去年葦江失守。內外洶洶。臣奉命於田野之間。德德入蜀。兵力糧峙。無一可恃。同事之人。皆為臣危。於

時棟起家監軍。慷慨請以身任。棟素有才名。又敢決明斷。臣雅重之。凡密謀軍事。棟皆與焉。既進兵時。播人劫於賊之積威。自為賊守。我兵舉步。皆成荆棘。以故臣於諸文臣。尚未敢督之深入。棟獨知衣匹馬。從諸軍後。其入關最早。且素性方嚴。待諸將岸岸。絕時劉綎。以宿將自雄。氣張甚。獨於棟以嚴見。惟所願指。以是屢戰皆捷。卒之破賊。川東之力居多云。又播多大山茂箐。溪水皆有毒。時淫潦三月。死者相屬。賊據險不下。益修守備。棟與按察使張悌。力主分日進攻。親自督戰。六月初五之役。手白楮立陣前。賊矢石如雨。人人皆震。棟不為動。是時棟已病。諸將每多觀望。不肯力戰。賊謂知之。臣又適逢家難。使微棟等事。且有變。賊平棟還至蒙渡。去葦江二百餘里。病亟。軍吏問疾。語諄諄不休。察之。但云齊上齊上。猶攻圍時野也。卒之日。三軍盡哭。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夫播寇之平。以天之道。皇上之神武。幸而集事。臣子何敢言功。三省文武。華夷義從。咸在軍中。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也。願兵有當機。事貴能任。有識者能以意為之。樞則用力省。成功速。以棟之才。氣無雙。奮志滅賊。卒能成功。繼之以死。其所樹立。固自超軼絕倫矣。棟有二子。皆在襁褓。其妻已先歿。世旅東歸。更為零落。臣心極其嗟惋。儻不借國恩。浩蕩。噓其既寒之骨。則稚妾幼子。尚不知其所終。而盡忠死事之臣。將有不瞑目於地下者。夫死生常事耳。第棟之死。原以衝煙觸霧。諸苦備嘗。督戰紆綽。寸心幾嘔。鞠躬盡瘁。志決身殲。揆之人臣之義。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殆兼有之。即朝廷酬功卹死之典。亦安可處其薄耶。照得已故監軍布政司右參政張棟。忠貞報國。慷慨臨戎。決策除兇。方途請纓。之志。殫心畢命。頓成蕞蕞之忠。賊未亡而誓不俱生。視武侯之未捷先死者。已無遺憾。疾已革而言猶對壘。視宗澤之空呼過河者。大為有功。至其不詭不隨。無忝勤事致身之義。就中任勞任怨。竟成開疆拓土之勳。丹衷與銅柱齊標。青簡照玉關不朽。論功為最。卹典當優。所據贈官廕。子立祠各項。既有朝鮮事例可援。又經兩道查議。非濫。相應比例上請。伏乞俯賜下部覆議明白。查給施行。庶勞臣可酬。忠義有勸。臣不勝拳拳。緣係監軍方面官員。積勞死事。懇乞聖明。破格卹錄。以勸勞臣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

平播全書卷五

奏議

敘功疏

題為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旨嚴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撫事。據四川布按二司分守川東帶管川東監軍道按察使張梯、川南監軍道左參政謝詔會呈。查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奉總督李侍郎憲牌、照得播賊楊應龍、逆滿盈、自犯無將之戮、人神共憤、應與問罪之師、及查三省進兵之路、有八、而蜀居其四。川東、秦南、二路、監以參政張棟、而秦江路則以原任總兵今充為事官劉廷為主將、以都司周敦吉、趙賢輔、守備周以德、陳大綱、徐珊、李為瑚、坐營王芬等、隸之。兵巡上川東道參政張文耀、督餉紀功、敘州府同知史朝貞、督理監紀、夔州府通判尹紹皋、合州知州段文郁、長壽縣知縣郭維屏、大寧縣知縣何龍龍、儀隴縣知縣袁煥、隨營收支、南川路則以聽用總兵馬孔英為主將、以管副總兵事參將周國柱、遊擊李經、余世威、羅星、王之翰、都司哈光顯、守備萬民英、坐營孔繼祖、官撫再御、龍馬千乘、士官楊光祖等、隸之。兵巡下川東道僉事徐仲佳、督餉紀功、重慶府推官高折枝、督理監紀、重慶府同知王障、烏蒙府通判劉之瀾、蓬州知州毛秉光、巫山縣知縣陳應式、隨營收支、川南水合二路、監以參政謝詔、而合江路則以總兵吳廣為主將、以遊擊封建司懋官、都司趙應科、吳從周等、隸之。兵巡下川南

平播全書 卷五

二二三

道參議劉一相、督餉紀功、馬湖府知府蔡宗憲、督理監紀、敘州府同知李廷謙、保甯府同知張益、湖廣歸州知州孫鶴年、新繁縣知縣魏光祥、榮縣知縣樂繼同、南溪縣知縣寇克順、隨營收支、永甯路以原任副總兵曹希彬為主將、仍聽吳廣節制、而以參將吳文傑、守備江萬化、周大謨、永甯實撫司士官齊世續等、隸之。敘馬瀘兵備道副使史旌賢、督餉紀功、嘉定州同知趙世德、督理監紀、順慶府同知馬性和、原任資陽縣知縣詹淑、內江縣知縣楊應登、資縣知縣葉世孝、隨營收支、仰道即便會同該路總兵的、於二月十二日、開刀勦殺、直抵播州等因。已經移行四路文武等官、各照分定道路、將擄兵馬、依期進勦去後。又該總督李侍郎看符餉務至重、一切監收兼支、付夫護運、更須多官、又添委重慶府同知梅燮、管秦江路縣事、同知周作樂、通判蕭時鳴等、佐餉務。管巴縣事、合州知州葉聯芳、江津縣知縣陳大經等、領佐武等官、督運夫、參將麻鎮、遊擊楊敏政、都司程斌等、護運道、俱赴秦江路。遂州同知李潤、涪州知州陳敬衷、判官馮運泰等、佐餉務。忠州知州倪伯麒、銅梁縣知縣陽思謙、南川縣知縣湯自強等、領佐武等官、督運夫、遊擊任承爵、護運道、參將金秉銀、守備葉當春、守城池、俱赴南川路。瀘州知州邵崇雅、富順縣知縣柯文等、帶領宜賓縣縣丞曹一科等、各佐領等官、俱赴水合二路、沿途催督夫運。又以參將王夢吉、守備劉承職、張本、各領兵護餉。陳嗣昌、領兵守大魚海、以防賊出野。孫等處、被糧、副使史旌賢、不妨本路督餉。仍總司四路水運、分守下川南道右參議熊宇奇、總催水合二路運夫、重慶府知府傅光宅、不妨府事。仍總司秦南二路、一切糧餉出納。標下中軍副總兵楊登山、代管中軍參將余德榮、則傳宣機務、哨探軍情、遊擊江萬初、則練兵應援。總提八路塘報、千總李報國、馬千里、督執令旗、總領八路督陣、紅旗官藍國賓、高貴、郝國安、鎮國、楊仲乾、何天慶、岳志德、嚴臣等三十二員、各詣營中、分投監陣、催督等因。又奉本部院憲牌、仰道即將發來節奉旨意、資格、諭旨、書冊、免死照票等件、傳入播民、及貧親黨、一體遵行。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崔御史、節次憲牌、行道嚴督將領等官、照依盟約、刻日進勦、及防姦細、撫降人等因。俱經移行四路總兵、并監紀等官、遵照、今平播功成、在事大小文武官員、例應查敘。查得秦江路先該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會同總兵劉廷、選差鄉導、跟同降民朱應元等、將部院原發資格、諭旨、免死照票、持赴播地、遍行曉諭、披放逆黨、隨山秦江東溪發哨、探得點腳壩、松坎、爬頭等、夜郎舊城一帶、皆崇山峻嶺、深溝懸崖、在在伏賊、被奪糧運、而銅梁、嚴村、皆係賊巢、若不掃除、清道、何以直搗長驅。隨經呈九部院、行令坐營都司周敦吉、王芬、守備周以德等、率兵進勦。於正月二十一日、攻克丁山、銅鼓臺、生擒賊首母興等九名、斬級一十五顆、俘獲一十三名口、奪獲頭目偽印一顆、器械一十二件、馬牛五匹、二十七口。攻克嚴村、圍擒斬四十三名、俘獲二十三名口、全活被虜男婦十名口、奪獲器械四十四件、馬牛二十三匹、又於新村、斬級六顆。二月內、奉到師期、議行大勦。節據鄉導、并秦江等處、被害人民、報稱、柵木山、羊筒臺等洞、皆天造地設、陡絕險固、為巨盜淵藪。先年、永甯播州二十司、屢次攻打、皆不能克。連年、常附逆、會劫劫江津、南川、涪州、合江地方、殺戮生靈、虜掠男婦、不可勝計。且於丁山、里、秦家灣、桐梓園、李漢壩、貓兒岡一帶、聯絡割營、賊眾不下二三萬計。日間截路、夜則劫營。遇大兵、則竄入深林、及兵過、則從後邀奪。該總兵劉

平播全書 卷五

二三五

縱籌算既定，密令都司周敦吉、率千把總李玉、李大榮、指揮李揚、旗鼓官陳策等，由黎陽城、攻山羊柁木、嗣之右、千把總趙奇、傅統、周希受、羅向辰、柯朝、李培芳、洪信、劉啓明等，由黑溪洞、攻柁木、嗣之左、守備周以德、千把總莫尙智、王文憲、易朝臣、莫如、唐文、張會九、王道遠等，由李漢城、攻柁木、嗣之中、劉親統守備徐珊、中軍王九思、掌號陳德、指揮劉光漢、傅朝政、千把總劉興勤、劉招孫、李慶雲、劉茂林等，接應本部院督陣旗牌盧國賓、景廷貴、左伸威、白世英、總兵旗牌王朝、徐加英、何文星、劉應登等，與報效經歷李燦、監生陳履祥、李守芳、分投監督，而以都司王芬等攻點脚城、簡臺、嗣以柁木、嗣之援、十四日兵至李漢城、賊衆迎敵、時因天晚、相對割營、十五日黎明、與賊交鋒、我兵奮勇大戰、賊多死傷、披靡奔回、守嗣我兵乘勝追趕、連破三關、賊用硬弩藥箭、滾木礮石、死拒、劉親統前下、官兵齊登圍頂、一面伐木、運草、去積圍下、舉火焚燒、一面繩索墜、內安島、斃、攻打嗣門、唯是彼時風逆、將雨、劉親統下馬叩禱、稱賊罪惡貫盈、祈天助順、標旗一招、俄而風轉、雲收、火燄入嗣、賊死烈、三嗣盡克、在柁木、嗣、生擒賊首吳尙華等四十六名、斬級一百一十六顆、擊獲程紹妻男與各賊屬、四百一十二名、全活被虜男婦一百四十八名、口計擒長官程焯、并殺房遊擊賊首王宗禮、在山羊、嗣、斬級二顆、收降賊首程廷紀等男婦六百九十七名、口在簡臺、嗣、生擒三名、斬級三十九顆、俘獲六十四名、口收降何懷等八名、奪獲器械四十四件、馬牛八匹、焚燒倉糧二千餘石、又於黑、嗣、斬級十顆、張耳村鐵竹管、斬級六顆、報至重慶、奉本部院嘉其首功、勳懸賞銀五百兩、獎賞該鎮官兵、二十九日酉時、哨報楊應龍挑選上刺老虎兵、并各關苗賊四五萬、令男楊朝棟、總管楊珠等統領、分爲三路、一由松、一由魚、一由羅、古池、約會三鼓劫營、天明堂堂大戰、總兵劉挺、連夜密傳各營、整備軍火器械、分布奇正、令徐珊、陳策等引兵一萬、伏於羅、古池、以待松、坎、賊兵、令王芬引兵一萬、出營外、鴛鴦埋伏、以待魚、渡、賊兵、俱要衝、枚靜伏、專聽號砲、令周敦吉引兵一萬、專備分投接應、三月初一日、丑時、楊朝棟等果來衝營、號砲一鳴、伏兵齊起、縱賊勢重大、親統守備周以德、千把總劉可春、王珠、包正龍、曹柏、胡清、何成、雷震龍、馬萬卿等各家丁、日本降夷、與賊血戰、從丑至未、鏖戰數百合、賊遂奔潰、我兵大獲全勝、追逐五十里、賊皆棄甲拋戈、竄入深箐、楊朝棟爲所擒、生擒賊首黎甫明等十名、斬級一百六十四顆、全活被虜男婦三名、口奪獲戰馬十一匹、器械四百零二件、十八日至九盤、子、發兵、二十四日抵夜郎、舊城、哨報賊於瀾、派三、坡、瓦、寨、坪、石、虎、關、被險、設守、我兵自下而上、仰攻甚難、二十五日、劉挺、將兵條爲五路、各以都司守備領之、而親率千總劉可春、莫如、傅、包、正、慧、士、同知陳思虞等、於二十六日、奮勇斬關、連奪瀾、派三、坡、并、克、瓦、寨、坪、石、火、爐、二、寨、攻、破、石、虎、關、生擒三名、斬級三十一顆、收降男婦三十六名、口奪獲器械十二件、二十七、日、攻、克、頭、頂、等、炒、米、坡、頂、山、三、壩、鬼、崖、一、帶、險、寨、斬、級、一、十、五、顆、俘、獲、二、十、九、名、口、收、降、三、十、六、名、全、活、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八、匹、砲、礮、三、十、三、件、二、十、八、日、兵、至、婁、山、關、萬、峯、插、天、深、谷、絕、地、黑、箐、蔽、日、喬、木、連、雲、中、間、一、路、縱、可、數、尺、拔、會、復、砌、石、爲、壘、架、木、爲、樓、重、設、木、關、一、十、三、座、關、樓、之、上、堆、積、滾、木、梭、杆、礮、石、下、列、排、柵、數、層、仍、用、合、抱、大、木、橫、截、路、中、空、深、壕、陷、坑、內、安、竹、簽、以、斷、路、傍、自、謂、百、險、俱、備、我、兵、必、不、能、破、劉、挺、將、官、兵、分、爲

三路、發周敦吉、周以德、陳大綱等、由左山、李玉、吳英、李大榮等、由右山、各從間道、透入林內、攀藤附葛、魚貫而上、至山頂、裏、被、滾、崖、而下、抄出關前、繼復親率陳策、劉光漢、劉可春、楊太等、於二十九日黎明、齊攻、各、賊、出、關、迎、敵、矢、石、如、雨、我、兵、號、砲、一、鳴、關、外、關、內、響、聲、如、雷、各、賊、震、驚、跳、崖、死、者、無、數、其、餘、俱、奔、等、逃、命、我、兵、毀、柵、填、路、而、入、連、破、關、門、一、十、三、座、追、至、石、笋、圍、將、圍、焚、燒、直、至、永、安、莊、抵、晚、收、兵、割、營、白石口、生擒賊首劉興漢等十二名、斬級一百零四顆、俘獲一百零五名、口全獲被虜男婦二百零九名、口奪獲器械一百三十九件、戰馬七匹、水黃牛十一隻、四月初一日、劉挺傳令官兵、聯紮列營、防賊衝突、初三日辰時、哨報楊尙父子、領老虎兵、與各種苗賊、分爲三路、每路三萬、定要決一死戰、又令楊珠等領苗兵萬餘、抄出後山、奪古樓、關、當、即、四、面、蜂、擁、而、來、挺、隨、下、令、今日、係、遇、大、敵、官、兵、各、須、用、命、隨、率、各、營、馬、步、官、兵、分、投、迎、敵、自、辰、至、午、鏖、戰、數、十、合、衝、過、青、龍、坎、賊、敗、奔、逃、時、已、天、暮、收、兵、回、營、周、敦、吉、周、以、德、徐、珊、等、直、追、至、養、馬、城、方、回、通、計、斬、級、三、百、三、十、六、顆、俘、獲、賊、屬、一、名、奪、回、被、虜、二、名、奪、獲、器、械、三、百、九、十六、件、戰、馬、七、匹、陣、亡、都、司、王、芬、守、備、陳、大、綱、士、官、楊、愈、百、戶、趙、儒、旗、牌、官、郝、大、仁、等、官、兵、三、百、三、十、二、員、名、初、十、二、日、自、四、渡、水、進、掃、海、龍、圍、五、十、六、等、日、攻、克、後、水、等、圍、劉、營、關、子、山、生、擒、四、名、斬、級、三、十、四、顆、俘、獲、三、十、九、名、口、又、伏、路、塘、兵、擊、獲、細、作、朱、邦、裕、等、七、名、又、據、先、擒、黎、甫、明、等、執、稱、海、龍、圍、周、圍、向、有、龍、爪、望、軍、海、雲、等、圍、養、雞、等、城、皆、海、龍、羽、翼、必、先、掃、除、方、可、成、功、十七日、劉挺分兵三路、以徐珊、周以德、千總熊俊、李華等兵爲前鋒、以周敦吉、趙賢輔、陳策、指揮左維準等兵爲後應、挺親領指揮千把總李朝棟、何喬武、游汝壁、周大賢、何維翰、陳道南、王臣、陳子名、孟相等、并各降夷、日本、遂、處、應、援、是日、周以德等兵、斬關度、等、直、抵、龍、爪、圍、下、苗、賊、蜂、擁、出、我、兵、殺、賊、大、敗、連、破、賊、柵、十、數、層、隨、奪、龍、爪、險、圍、十八日、徐珊等兵、攻、望、軍、海、雲、等、圍、一、鼓、齊、下、後、攻、至、養、馬、城、乘、勝、追、進、海、門、關、龍、鳳、關、水、關、奪、獲、海、門、關、牌、輪、呈、驗、訖、又、攻、破、養、雞、城、生、擒、九、名、斬、獲、賊、首、張、漢、清、并、賊、李、炳、等、首、級、四、百、七、十、顆、俘、獲、二、百、八、十、三、名、口、收、降、二、十、六、名、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二、十、八、名、口、奪、獲、馬、牛、一、百、五、十、八、匹、隻、器、械、一、百、三、十、七、件、是、時、川、兵、四、路、俱、至、棲、會、於、海、龍、圍、上、該、監、軍、道、會、同、三、總、兵、議、稱、前、路、仰、攻、爲、難、派、劉、挺、攻、圍、前、左、槽、南、川、路、馬、總、兵、攻、圍、前、右、槽、永、合、二、路、吳、總、兵、曹、副、將、攻、圍、後、二、十、五、日、四、路、夾、攻、劉、挺、官、兵、衝、破、鐵、柱、關、生、擒、二、名、斬、級、五、十、三、顆、斃、死、內、總、管、楊、珠、楊、瑞、賊、衆、拉、去、奪、獲、器、械、二、十、七、件、先、二、十、一、日、奉、本、部、院、籌、慮、川、兵、四、路、或、不、一、心、牌、委、守、東、道、按、察、使、張、佛、綜、理、兵、糧、聯、合、將、領、刻、期、攻、勦、又、蒙、巡、按、崔、御、史、憲、牌、亦、同、前、事、該、本、道、遵、依、移、文、練、兵、遊、擊、江、萬、仞、挑、選、精、兵、五、百、領、以、把、總、李、桂、朱、光、祖、從、本、道、即、日、起、程、馳、至、軍、前、隨、詣、圍、下、相、度、周、遭、謂、必、大、修、攻、具、方、可、一、鼓、蕩、平、一、面、報、知、兩、院、一、面、行、會、各、營、隨、遵、原、行、於、五、月、初、三、日、盟、各、道、鎮、於、養、馬、城、公、定、約、言、其、有、不、同、心、戮、力、而、專、功、自、便、者、明、神、殛、之、仍、議、定、一、面、急、修、攻、具、一、面、前、後、夾、攻、本、道、同、監、軍、日、立、陣、前、隨、宜、調、度、綦、江、路、兵、於、初、十、日、攻、毀、鐵、柱、關、空、城、五、處、焚、樓、二、座、斬、級、三、十、六、顆、奪、獲、器、械、六、件、十一日、進、攻、飛、虎、關、斬、級、七、顆、十三日、攻、上、三、十六、步、拆、毀、城、塔、排、柵、斬、級、二、十、顆、十五、日、攻、毀、圍、邊、排、柵、斬、級、十、九、顆、該、本、道、看、得、圍、前、陡、絕、勢、如、登

天雖日有斬獲，第難飛上，今攻其已備，若移兵圍後，大發賞銀，會可立破。隨奉本部院委標下參將余德榮入營，集各道鎮會議，將綦江路兵改攻圍後，又發懸賞銀二萬，以鼓先登。六月初一日，本道同監軍道劉總兵、選兵移後，連日大雨如注，初四日午時稍霽，本道會同六監軍、四總兵，議定次日以總兵劉挺與貴州總兵李應祥攻圍後，隨從回營，營於初五日子時發周敦吉、李為瑚、龍正通、王九思、陳德、吳英、劉鳳岐、把總徐敏學等，領兵圍前圍左，以防會奔。發積賢輔領兵圍海龍壩，以截會黨。發徐珊領劉汝朝、周希受、羅向辰等，由圍後右路進，發周以德、領高欽、傅貴、王金惠、田萬年，指揮杜德兆等，由圍後左路進。劉挺親督劉光漢、陳策、劉天德、劉欽、何忠、百戶余新等，由圍後中路進。合貴州李總兵下官兵，賈明齊攻本部院標下參將余德榮、千總李報國、馬千里，率旗牌藍國寶、郭三省、曹華等，陣前催督。賊據險城，弩矢如流，木石如雨。我兵小卻，本道號令三軍，指揮旗鼓，劉挺躬冒矢石，親打銃砲，我兵刻定先登者，皆數叢絮被，踴躍爭先，呼喊奮擊，震動天地。賊不能禦，遂棄頭城。我兵據之，即時拆倒，進攻二城。賊以死拒，我兵且卻且進，火輒火箭，槍砲鳥銃，霹靂齊發，賊不能支。乘兵奔退，我兵遂克石城。隨亦拆毀，時已過午。我兵即營城基之上，是夜苗兵潰散。次早合各路官兵攻入三城，會即縊死。妻子為俘，圍圍賊屬，無遺。雖類劉挺部兵，擒獲有名賊首楊明田、飛鵬等二十二名，內田飛鵬、張玉、周五巴、楊七、偽內侍王守爵、祿受、高忠元、慶元、與先獲程相、袁、罪惡深重，俱應獻俘。田有旺、董承爵、夏元、王守忠、長受、楊學壽、元慶、壽辛已合壽見在監候。楊明等在陣被傷，今死外，斬級一千六百二十二顆。是役也，一戰破三城，賊魁俘獲男女千餘，而賊藩離割，再戰克九盤，走賊子，追散苗夷萬餘，而賊兵力衰。再戰取石虎，取婁山，入養馬城，而賊土地空。再戰奪鐵柱，奪後關，登海龍壩，而賊巢穴壘，舉數十世相傳遺孽，根斷株灰。將八百年盤據雄巢，土裂瓦解。總計此路，先後共生擒賊首賊從一百三十一名，斬級三千一百四十六顆，俘獲賊屬九百六十九名口，收降八百零三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五百零五名口，俱即解赴督理監紀史同知驗明，轉解紀道核實彙報。先後招降安插過一萬五千七百四十一名口，所獲牛馬二百四十七匹隻，器械共一千二百一十一件。此綦江路所紀之功也。又查得南川路，先該推官高折枝，於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內，奉川東監軍道牌委，移駐南川，問查漢土官兵時，逆會見大兵未集，先發制人，遣苗不時出劫。南二縣邊民，推官高折枝慮恐新歲人心易懈，為賊所乘，隨行西陽宣撫，再御龍，發兵一千劑東鄉壩，石砭宜撫，應襲馬千乘發兵一千劑鄧坎村。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會苗入劫，石砭營千乘部兵，并乘妻秦氏報効兵禦之，追入賊境，連破會金竹、土青、關嘴、虎跳關等七寨，擒斬賊首梁廷躍等三十九名，獲俘獲二十三名口，奪獲器械三十五件。先據鄉導報稱，會自破寨後，即於綦南中路地名官壩，置營郭俊、何廷順等，領苗萬餘，以扼我師。高折枝遵奉本部院指授，密令再御龍分發把總冉大周、保靖宣撫應襲彭象乾，率兵攻官壩之前，御龍親率司馬士千戶楊正生，報効生員冉維嵩、冉必和等兵，截官壩之後，乃以周國柱、王之翰、與馬千乘率兵直搗官壩之中。於本月十五十六日，大破官壩寨，連破賊崖圍，追殺二十里，各賊斃於銃砲，及墜崖死者，不可勝計。前後共擒斬三百五十八名，獲俘三名口，奪獲戰馬三十四匹。

水黃牛二百二十八隻，器械二百一十五件，全活被虜婦女四口。先是會勢猖獗，各兵趨避官壩，高折枝一鼓破之。於是各兵，人人勦寇，始不難會矣。十八二十三等日，招降播民游龍等男婦四百一十四名口。時總兵馬孔英尚未至，二月初五日，奉本部院諭令，下推官高折枝以監紀兼督兵。十二日奉令進兵，十四日南川兵入其州境。其州司正長官應襲鄭英、副長官應襲駱麟，引兵投見，即令充為鄉導。別遣陝兵一千，清道明月山，以便糧運。據報明月山有苗寨四處，當先勦除。即行周國柱、李經、率駱麟等兵，以十六日攻克劉九、陳瓦、中山、婁家里四寨，擒斬一百三十一名，獲俘七十一名口，奪獲馬牛二匹隻。招降楊平堂、朱尚虎、蘇文剛等男婦一千零九名口，計擒苗頭馮世元等十六名口，內馮世元、李廷友、王廷祿、簡三，係會心腹，當即斬首。彭宗望等七名，脇從可矜，姑從釋放。傅氏等三口，係原虜婦女，發回。王成係小內使，與婁高監候，又蒙巡按監察崔御忠、憲牌嚴禁各兵騷擾，發簿各道登記。但有犯者，事完處分。十七日南川路兵至赤崖，查得風坎官崖等圍，接連碾子山、羅草亭、清溪、十二茅坡，以至紅花灘、土坪、長碾、清水坪、封官關、望草一帶，殺會布列黨與伏等聯營，賊衆不下三萬。若不先行掃蕩，未免擾運劫營。高折枝會同周國柱等，下令官兵分道搜山，而前是日馬千乘兵遇賊赤崖圍，斬級三十六顆，十八井二十六七八九等日，再御龍、馬千乘、鄭葵、駱麟、駱麟等兵，遇賊風坎關官崖圍，碾子山、羅草亭、清溪、十二茅坡等處，擒斬吳廷貴等二百五十六名，獲俘何朝海、蔡廷倫等四十一名口，奪獲器械一百零三件，全活被虜李啓元等八名口，收降孫朝、高婁等男婦四百一十名口。三月初一初三四五六等日，西石平茶毛兵劉勝、楊光祖、楊正詔、冉大周、士舍、鄭廷良等兵，遇賊紅花灘、長碾、望草、清水坪、封官關、鬼崖、漢水、羊崖等處，斬會坐寨冉海元、王廷佐、生擒苗頭蔡明、巴習文，獲賊黨惡容山司副長官韓應時，仍擒斬從賊張澤正、朱子美等一百三十一名，獲俘獲八名口，奪獲器械一百件，全活被虜男婦十名口，收降劉玉等十名口，望草九寨，封官關房，盡行焚毀。又蒙巡按四川崔御史，牌行監軍道，禁諭漢土官兵，不許零星報級，以防假冒。又奉本部院牌，仰監紀二道移催將領協力進剿，早奏膚功。不許老帥費財，俱該二道移行將官，極力圍賊。初七日兵至黑崖，蔡木關在望，哨報蔡木關、山險管深，驛日薄雲，而前後大灘、風坎九杆、黑水等關，會聚虎苗，憑險拒守。我兵自下而上，仰攻為難。高折枝即行周國柱等，以馬千乘、王之翰、總管秦邦屏等，引兵出桑木關之左，以再御龍、冉大周、冉世爵、冉良椿等，率兵出桑木關之右。周國柱、李經，引守備萬民英、千把總王佐、王承緒、于應祥、士舍、楊通達、楊正枝等，取大灘關，直搗桑木關之中。是日進薄關下，因晚割營，與關上賊兵，燈火相照。初八日黎明，我兵布陣，賊即迎敵。飛石標槍，大弩藥矢，勢如雨下。高折枝向前懸賞，厲劍督策三軍，我兵奮不顧身，拾關而上。賊遂披靡，舍關奔竄。我兵乘勝越過桑木關，轉戰桑木壩，賊皆敗走。追至風坎關，又敗賊兵。初九日連破九杆、黑水等關。前後共斬級一百零一顆，生擒細道寬升、可安、蔡頭、王亨元等八名，俘獲五名口，奪獲器械六十五件，馬牛八匹隻。又哨得桑木壩而上，尚有苦竹關、羊崖、銅鼓等寨，苗賊聚守。即遣中軍千把總等官，李桂芳、李進、李登、邱汝孝、王問臣、向時化、李廷相、李一登、與楊光祖、鄭葵、駱麟等兵，於初十一日，攻克苦竹關、羊崖、羊桶、銅鼓等寨，斬級九

十四顆擒獲朱子禹、梅黑歌、李偉等九名，奪獲器械五十八件，牛馬四匹，又奉本部院牌、仰監軍道催督漢土官兵，俱以三月二十日會哨白山嶺，直搗海龍圍，早奏捷音等因，即行各將領周國柱、李經、督率漢土官兵羅人豪、漆太然、余武、龔論、鄭葵、駱麟、楊正侯、冉世傳、秦邦屏等，於二十四、二十七、八等日，遇賊分水寨、白土崗、桑木嶺、黃魚江、金子沙、刀二崗，交槍大戰，前後共擒斬阿老等二百一十七名，生擒苗頭柳天宮、俘獲三名，奪獲馬一匹，器械三十三件，收降王正佛等男婦二千四百四十四名，十八日總兵馬孔英、帶家丁五百名入營，十九、二十一、二十四等日，周國柱、李經等，令千把總高尙江、李庫、李科、李茂春、百戶小慎忠等，各選精兵，入賊重地，朝山口、白田嶺，哨探巡賊長灘河、苗子、三嶺、偏崖等處交戰，斬級三十九顆，生擒七名，奪獲器械二十一，收降王朝榮等男婦四百二十一名，二十六日，高折枝會同馬孔英、留王之翰領兵，守白土臺，以衛糧夫，平茶邑梅兵，守桑木嶺，南川大兵，進割金子嶺，是日會遣總管楊珠、同弟楊世龍、率苗三千，劫白土臺營，王之翰卻走，殺糧夫九名，楊光祖聞警，率兵策應，賊始退割桑木嶺口，高折枝會同馬孔英、率兵還救，與賊力戰，苗民英部下把總武定邦、連發火箭三匣，中賊人馬皆倒，劉勝兵從傍殺入，賊遂大敗，與二十九日馬千乘兵，共斬級七十九顆，與夷目王想兵，生擒李應、阿翠、李受等，二十五名，奪獲馬三匹，器械二十八件，四月初四日，總兵馬孔英、復營金子嶺，初六日進割朝山口，連日劉勝、小慎忠、馬千乘等，哨兵遇賊梅子溪、朝山口，擒斬二十七名，奪獲馬二匹，全活被虜封完余氏等八名，又朱應元、招降張鑾等男婦四百八十六名，初七日，哨報朝山左營，有後水圍會，大足莊也，伏有強苗數千，恐軍後，即發周國柱、李經、馬千乘坐營孔繼祖、百戶蔣印、劉武昌，率兵攻後水圍，拔之，擒斬一百零五名，奪獲馬牛一十九匹，俘獲男婦二十五名，全活被虜陳三元等一十一名，收降陳良仲等男婦一百八十名，是日驛丞朱化龍、同護衛指揮王正國、百戶盧鳴春，盤獲姦細王宗智等三名，解監軍道臬斬訖，又哨得朝山口，前有飛木水、長灘河、七靈寨、滴水崖、竹流水、葫蘆圍，至會近地長灘、清溪、蒙子橋，皆深溝密嶺，處處伏賊，高折枝會同馬孔英、列兵三路，分左右翼，搜而前，初八、九日進兵飛木水，把總陳九思、護衛任承傳、并馬千乘、冉御龍等兵，遇賊長灘七靈滴水崖、竹流水等處，擒斬楊廷伏等一百一十五名，俘獲陳乾等四名，奪獲馬二匹，收降會寨長趙嘉遠等男婦二十六名，口播民楊林等男婦三百一十六名，全活被虜劉朝棟等六十一名，初十、十一日，漆太然、冉御龍、駱麟、楊光祖等兵，遇賊葫蘆圍、長灘、清溪、蒙子橋等處，斬級一十六顆，俘獲戰馬一匹，器械九件，收降播民胡順等男婦三十名，口是日逆會遺心腹頭目許瑞、趙天澤、赴營詐降，欲作內應，當時密明斬首，隨令冉御龍、伏兵四山，急防劫營，待至三更，會遣總管楊珠等，率惡苗數千，襲劫西營，伏發斬級五顆，禁苗賊逃，冉御龍全兵衝出，追至海龍嶺，天明，十二日，馬孔英、率中軍金汝卿、千戶周宇善、擬成知縣趙以俊、與周國柱、馬千乘、楊光宗等，各亦領兵策應，直追至養馬城大戰，擒斬夏元等一百零三名，俘獲七名，奪獲馬四匹，器械八十六件，全活被虜男婦九十五名，口是日及十三日，任承傳、護衛兵與把總冉良、楊光祖等兵，遇賊溪源接戰，擒斬五十四名，奪獲器械六件，日暮又緝獲會弟

楊順龍等姦細，一十四名，審實斬首，會氣益奪，十四、五日，周國柱、李經、冉御龍、楊正副等兵，搜等遇賊，擒斬二十四名，奪獲器械四件，招降李友生等男婦二百零二名，口十六日，高折枝會同馬孔英、發西陽平茶延綏兵，從土地壩，徑攻養馬城，石砬苗夏固原邑梅及劉勝兵，毛兵，從喇叭水、超水西營，前攻海雲圍，賊兵夜衝西營，為西兵所敗，天明十七日，西兵與延綏兵，直殺入養馬城，追至海龍圍第二層，斬級八顆，西兵因虛勢孤先退，延綏兵亦退，致賊乘勢復出，陣亡延綏兵五十九名，西兵二名，十八日合茶江路兵，復攻進海龍圍，連破海道海門關，賊奔圍上，我兵即割圍側，自是以鐵柱圍為守，不復得出關矣，共計擒斬一百八十三名，口是日部院中軍副總兵楊登山、率家丁入營，奉本部院得川兵四路入關，半月未見攻取，牌行本道，催行馬孔英、周國柱等，督率漢土官兵，於本月十九、廿二、廿四、廿五、及五月初二、初四等日，攻打鐵柱關，并搜勦伏等賊，斬級四十一顆，全活被虜男婦一十一名，口收降辛大朗等男婦六百零八名，口武生王承宗家丁白有功等，於望草收降王正率等男婦一千八百一十九名，口又該本道，奉委在營會各監軍，催督各營將領，亟造攻具，併力一心，於初十日，率兵徑逼鐵柱關門，南川兵用火礮火箭，燒燬關樓，登梯登城，擊進關內，與賊鏖戰，自辰至酉，銃斃賊甚多，關城排柵，盡行拆毀，營陣斬級十顆，十一日，又奉本部院督行監軍道，如過十日，不能破圍，獻會者，先將各將領中軍官，解軍門處斬，總兵官，賜參等因，隨經監軍道催行將領，遵照該本道議選南川路漢土精兵，以一萬繞賊圍，後以萬與茶江路兵，合攻圍前，約定前後夾攻，一鼓滅賊，十五日，本道同推官高折枝，親統前兵列陣圍後，賊出據山迎敵，石砬兵首先衝鋒，奪賊一山，西兵陝兵，毛兵，土兵繼之，與賊交槍接戰，鏖戰十餘合，連奪二山，銃斃藥箭，斃賊無數，雖止斬級五顆，而圍上人人失色矣，二十日，本道與監軍道，高推官議，選敢死先登之兵，人給賞銀十兩，內選南川路五百名，隨發懸賞銀五千兩，軍中踴躍，爭欲先登，又該二道議，令圍之前後，日夜接賊，使之疲敝，稍待攻具悉完，一鼓滅之，二十一日，賊夜窺石砬營，伏兵斬級一十六顆，二十二、三、五、六等日，發援圍兵，擒斬飛龍飛虎關守賊阿元等十二名，口收降圍投降降會莊丁傅瓊、傅湖、傅三受三名，六月初一、二、三、四日，發援圍兵，斬飛虎關守賊六級，查出會偽降提調董澄，收獲圍投降降會書記駱紹，坐寨郭通憲等一百零七名，初五日，二道看攻具已備，賊勢甚窘，催行周國柱、余世威等，偕同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柳汝植、張雷、沈應時，來有功，馮光先、余世俊、余世英、趙斌、郭武興等兵，與劉綏兵攻賊後門，推官高折枝，與馬孔英、督領指揮千百戶武舉等官，鍾允升、趙邦維、鍾景星、馬如緜、馬騰霄、李成現、黃銘、杜應魁等兵，攻賊前門，是日前後，兵殊死戰，後門克賊，土石二城，斬級一十八顆，奪獲器械一百件，當夜會坐寨楊正榮，引男婦五十名，口奔降，報會欲領惡苗，衝出圍右逃生，隨發精兵，厚積圍右，高折枝、馬孔英、竟夜圍前，督兵嚴守，次日四鼓，即令西兵從右，石兵從左，陝兵、毛兵、平茶兵，從中大呼轟雷，齊攻上圍，燒燬飛虎關，賊皆鳥驚獸駭，不復思圖，會呼心腹，皆掉臂去，馳視前後，烽火逼山，兵難如賊，無路可脫，遂拉二妾，入室同縊，是日日本路生擒孫時泰、宋承恩等一十一名，斬級一千一百六十四顆，俘獲一

百九十一名口。因曾死自縊，解還懸賞銀五千兩貯庫爲照。我兵誓師開刀，已復閱月，各路相望，莫利先入關者。推官高折枝以文吏而攝將權，先入關以風各路。自三月初八日，直斬桑木關而入。越二十日，晏山崖門和繼克關者，南川路倍之也。嗣是再勝金子壩，而會氣奪，連勝高坪，而會膽寒。屢勝海門等關，而會黨孤。旋以四月十八日，蜀合四路之兵，賊成垓下之圍，有如是時，乘備未周，前後急攻，將迅雷不及掩耳。無俟諸路兵至，而圍已拔矣。迺詐降詐死，多計緩兵，賴本部院洞燭其姦。南川路兵力主於戰，則不中賊餌，而會計無復之也。誰之力哉。且也選募壯士，頻探虎穴，獨當圍前，賊無逸路，摘發陝兵，佐葦江路兵，同破兩城，徹夜防會，質明無一得脫。南川路之功不細矣。以上通計，本路克關圍寨三十七處，斬獲城紀功級三千二百一十八顆，內賊首六十一顆，賊從三千一百五十七顆，生擒一百八十三名，內宜慰應與宋承恩、軍師孫時泰、士舍馬千駒、會心腹何廷玉、何現、陳大才、詐僞旗牌吳進達、楊華、詐降提調董益、心腹內使葉進喜、總管王積仁、罪惡深重，俱應獻俘。苗頭蔡明、賊黨婁高、王成、張萬受、吳廣錢、僞小內便已卯、石泉、見在監候。其助逆容山司副長官韓應時，先送南川縣監。今與楊阿三、楊木老、阿用、陳庚、田元、吳金福、高祥、吳阿元等各解中途染病，兼在陣被傷，陸續身死。巴習文、王廷孝、馮世元等，先經審明斬首。訖軍頭王亨元、李文柱、留營招降有功，姑應免死。其餘擊獲從賊審無重情者，俱量責與王亨元等各發其州南川地方安插。招降男婦八千七百一十三名口，俘獲賊屍四百二十二名口。安插被虜民婦二百二十名口，奪獲牛馬三百零七匹，器械七百二十七件。此南川路所紀之功也。又查得永合二路，先該參政謝詔，會同總兵吳廣、副總兵曹希彬、親督漢土官兵，於二月十二日，分哨進剿。先割大營於郎二壩，爲攻取地。隨據成都府知府周懋卿、敘州府知府劉三樂，將所造軍火、器械，并所買藥材，陸續解入營中。該鎮道密議，播州關以外，賊黨盤錯相倚，而洶洪安羅三寨，鼎足而居，可以力拒二郎壩之前。進擊調壩之後，其五岔關山、山木艾等關，又皆糧運經由之路。若不先剪其羽翼，安潰腹心，於是計令曹希彬、及吳文傑、吳從周等，督水雷宜撫司目把劉國用、熊應山等，并熟識鄉導，齎本部院賞格諭言，約五千餘峽，并收降白旗，前後各寨，用開招撫去後。二月十五日，據宜撫司官目胡文榮等，探得賊提調郭通緒，聞大兵將進，起取大溪小溪等處，悉苗屯割盤龍水地方，迎敵。我兵乘其營壘未定，當夜襲擊，各苗奔潰四散。我兵追趕，生擒老虎兵張廷富、嚴方二人，奪獲器械三十七件。二十五日，劉國用、李長年，與名色守備傅廷變等，招出洶洪灘長官羅國明、安村長官安鑾各部下，羅國顯、安甫等男婦共一萬四千一百餘名口。安鑾又斬坐寨提調何文明等首級九顆。生擒王金受一名，投獻以表其誠。該監軍道俱行監紀官趙世德、點驗，各給銀米，以資養贖。仍委敘南衛冠帶應興指揮僉事郭之藩，坐鎮將羅國明、羅國顯、安鑾、解赴軍門獎賞。各給冠帶榮身。三寨既降，聞風者接踵。備溪長官袁起龍，招出逆裔頭目趙坤等三十名。胡文榮、招出郭廷華等八十六名口。三月初一日，郭通緒，令把事苟會、聚兵穿崖圍，要得乘機拒截大兵。吳廣調發曹希彬、吳文傑、趙應科、吳從周、中軍指揮王繼祖、千總鄭子龍、土司劉國用等，并本部院督陣官郝國安、鎮國文運開、王可興、冠帶應興、江應兆等漢土官兵，四面攻圍，焚燒寨房，生擒五名，斬級一百二十

九顆，俘獲九名口。全活被虜葦江縣男婦四名口。初四日，馬湖等營兵，捉獲姦細程正等三名。本月十六日，總兵標下督陣官徐登、領廣兵并袁鼎兵各一枝，攻打陳家峒，生擒寨主男王好國，及王江、王偉，斬級二十三顆。俘獲賊屍一十名口。本日袁起龍，發兵護衛至麻子壩黑峒山，遇賊生擒一十六名口。斬級一十三顆。隨於吼灘招降夷口趙崇儒等男婦三百餘名口。二十日，長官袁年、永甯抹養江崇禮，共捉獲姦細羅玄兒等三名。關外招降人衆羅國明、安鑾等，又各帶精銳家兵，隨營征戰。我兵可以長驅，節奉本部院差旗牌官百戶葉世隆、虎文蔚、屢牌嚴催，上緊攻取崖門等關，毋得逗留觀望。又蒙按院牌行監軍道轉行該路文武等官，同心齊衆，斬關攻圍。又奉本部院行委分守下川南道參議熊宇奇，駐劄二郎壩，督催夫運，接濟大軍。該鎮道會議，進攻崖門險關，令曹希彬、吳文傑、領漢土官兵二萬八千有奇，由青萊溝進，封建、吳從周、趙應科、領漢土官兵一萬三千八百有奇，由官木崖進。司懋官、領馬湖土兵六千，永甯目把周愛、領土兵一千，由油灌壩白鹿岡進。建武所提調張曉，同貴州普市所百戶周應魁，領漢土兵四千，由緝麻山進。俱於本月二十一日，自二郎壩齊發，以護運參將王夢吉、兼領漢土官兵四千一百有奇，防守老營，仍分歧徑，哨伏張疑。又令土官奢世續、分發土司知王好善、長官謝崇懷等，督領弁兵二千餘名，把截桑木壩、山丹窩、刀子管、蛇皮管等處要路，防賊出沒劫糧。其浙兵一千名，長官袁初兵五百名，武生馬邦聘、趙奇鳳等兵一百名，同親兵三百五十名，專隨該鎮策應。又分差旗牌官胡彥英、葉雄、藍遇兆、楊世勳、陳勉之、汪宏輝、吳應祥、各營督陣。二十四日，吳從周、趙應科、督千總周登、曾太、張子明、郭燮、黃尚鳴、王元爵、李先春等兵，至馬鞍山割營，賊伏四起。我兵追殺入營，生擒六名，斬級四十二顆。烏統傷死賊馬二匹，奪獲器械一百餘件。周愛領兵，由籬箕嶺直衝木艾壩賊營，生擒十名，焚燒營房七十餘間。土官文安民等兵，於絲栗關遇賊交戰，生擒十名，斬級五顆。俘獲婦女四口，奪獲器械五件。曹希彬、吳文傑等兵，至五岔山，令劉國用、張嵩、傅廷變、胡文榮，招出大小峒阿曹、都子三老、馮時濟等男婦五十七名口。中軍鄧起龍，諭招千邱田、峒劉權等，羊跳巷圍張萬才等，黃羊峒猶承教等男婦一千餘名口。長官劉謙，招出河村峒李旺等男婦五十七名口。二十七日，各兵從五岔山移營閔山，探得賊提調何謙，督兵據圍，吳廣隨發守備江萬化、周大謨、鄧起龍、劉國用、張嵩、百戶吳天奇、千總邊崙、黃泰、陳恩、郭天偉等，各領精兵一枝，分爲五路攻打。生擒六十五名，斬級一十八顆。俘獲男婦三十九名口。全活被虜一口。奪獲牛二十三隻，器械六十四件。二十九日，趙應科、統領鄭子龍、百戶戴鳴鳳、千總曾太、鄭光啓等，合封建、司懋官、吳從周、各部下千總梁齊賢、千戶顧南陽、劉國祥等兵，與賊大戰於磨槍壩。時逆裔見大兵逼進崖門，嚴令郭通緒，盡起關外一帶老虎兵拒敵。通緒素稱強悍，逆裔倚爲右臂。僞署總管，專守崖門。我兵交戰數台，賊勢甚猛。吳廣令慣用鳥銃家丁五百名，設伏壩外南崗下。令趙應科等兵，挑戰壩兩山相夾中，有一道通緒屯兵其中。及見我兵挑戰，騎馬橫槊，飛衝前來。應科等引兵佯敗，通緒追趕出壩。伏兵突起，急回奔壩，被廣兵鳥銃打倒騎馬，通緒復躍上別馬。伏兵攢槍刺死。傳首轅門。餘賊奔避，山崗我兵四面合擊，斬級三百六十顆。奪獲器械不計。通緒既殺，各苗喪膽。於是頭目趙圭，遂斬僞提調羅世恩首級，投獻賊

平播全書 卷五

二四二

首羅剛部下劉宗成、張桂枝、孫桂山、袁傑等，各帶男婦萬餘，拜乞降。把總蔣元鎮，又招降董守明等三十餘名。三十日，鎮道召集各將會議，郭通緒授首，崖門已無統領，可以急取。薄暮，曹希彬、密令鄉導劉謙、雷安民等，潛探把關情狀。夜半回報，曹希彬同吳文傑、即督江萬化、周大謨、鄧起龍、千戶蔣惟喬、百戶吳天奇、曹應奎、孫繼善、千總郭天俸、劉宏緒、羅起鳳、狄仕進、陳華、廖仲德、并劉國用、張嵩、傅廷鑾、熊應山等，帶領精兵大破，手星夜衝鋒，各賊亂奔。我兵追逐，大破齊發，斬獲把關頭目楊保、及壯苗首級一百六十九顆。封建、司懋官、吳從周、趙應科、領廣浙馬湖合江竹太、周登、王大經、索信、悅天恩、夏德懋等兵，繼至，斬級一百二十六顆。各奪獲器械等件，燒燬關各山寨房一萬餘間。各兵乘勝，直衝至養馬城之前。時，蔡南二路官兵，雖已入關，尚未及到。貴州偏橋兵馬，猶在關外。四月初三日，與賊戰於紅盤水，斬級八十顆。初四日，戰於土崖，斬級三十一顆。初五日，戰於分水關，斬級三十五顆。初六日，戰於水牛塘，斬級三十八顆。提調張曉、水雷目把彭受、王堯等兵，亦於初四日，攻破李卜垵大圍，斬獲楊六等首級五十九顆。撫降男婦千餘。初六日，攻破麻山長崗圍，斬級一十二顆。逆酋見得本路孤軍深入，連戰數日，意欲乘疲衝擊。快於一逞，以阻各路官兵前進。初八日黎明，會騎海青四明玉頂犬馬，手提假月刀，親督楊朝棟、楊明等，擁衆三萬，突來衝營。黃蓋二把於高阜，遍山搭起帳房，其勢張甚。曹希彬等各督兵，件死鏖戰，賊衆更番而出，喊聲震地。且戰且罵，廣兵奮前格鬪。家丁吳喜、被賊砍去頭盔一片，猶轉躍殺死三賊。是日，我兵交戰，自寅至酉，斬級四十五顆。奪獲器械七十餘件，銃傷者不計其數。隨劄營龍爪圍下。逆酋揣勢不敵，恐官兵乘勝，邀截入圍之路。父子抱頭大哭，遂驅妻子及各帳房老虎兵，急奔上圍。用土石填門，外遣乘牛馬，并虜掠蒼江老幼男婦，俱不暇顧。該州同趙世德揭報本部院，蒙發銀四百兩，犒賞廣兵。訖。十三日，吳文傑下後，督提調陳恩、張紹翰等，前去牛羊曲等，採木作柵，搜獲男婦十九名口。郭天俸又播州男婦四十三名口。曹希彬下千總劉宏緒、閔承惠等，亦於龍爪圍下，搜獲男婦十九名口。郭天俸又諭招赤水長官袁整親弟袁霞等五人。十六日，張曉等官兵，攻打大洪關，斬級一十八顆。次日，進攻板山圍，斬級一十二顆。十八日，會蔡江南川兵，合攻養馬城。蔡江兵攻中路，南川兵攻右，永合兵攻左。拔其城。乘勝直破水關，逼賊圍下。合江路官兵，斬級二百七十四顆。永甯路官兵，斬級二百一十一顆。俘獲賊圍二口。全活被虜蔡江縣吏一名，男婦五名口。奪獲器械不計。時三省各路官兵，俱畫地分營，環攻海龍圍。本路鎮道與費理等官，議得圍前重圍，仰攻爲難。據所訪聞，圍後差平，唯是入圍之路，深谷老箐，樹木磨密蔽日，非側不可入。而三圍山高圍數十仞，賊所恃爲後屏者，苗兵萬餘，列柵據守，非得精兵併力破之，勢難卒克。吳廣遂留封建、司懋官、吳從周、趙應科、各部下兵，合攻前圍。牌行曹希彬、吳文傑、督領習知地利，劉國用、張嵩、傅廷鑾、王應奇等，率土兵向後砍伐管林，從泥潭中，逐步開通路徑。各兵漸進，潛入四十里。二十一日黎明，至洗衣塘。會先期已發，僞提調鹿罕父子，領苗千餘，在彼把截。官兵與賊對圍，用親斬鹿罕、劉謙又斬罕子。郭天俸、陳恩、遠衛兵，奮勇爭先，共斬苗級一百顆。奪獲器械八件。次日發

平播全書 卷五

二四三

平播全書 卷五

二四四

兵前進，搜捕賊屬二十四名口。二十二日，至白沙水，賊兵四出，喊聲大震。官兵殺退，追至永靖關。賊伏復發。廣兵馬湖兵，由深等取道應援，合兵大戰，共生擒二名，斬級七十四顆。賊潰奔，我兵追殺。吳廣標下親兵，斬級一十五顆。二十三日，參將藍芳威、招降小溪里等處程炬等五十一名。張曉、彭受、領兵至後山合哨。二十四日，攻破各寨，斬級二十九顆。二十九日，攻破新土寨，斬級二十二顆。二十五日，本路留攻前門。漢土官兵，會合蔡南二路官兵，攻打鐵柱關封建、司懋官、吳從周、趙應科、督千戶吳承宗、劉國祚、千總應元、周光華等兵，併力衝關，將關門樓房，盡行燒燬。當陣斬級六十一顆。五月初二日，永甯長官張拱極等，領兵哨探，遇賊於銅鼓關接戰，斬獲賊首趙士登、弟趙士真，并從賊首級共一十四顆。曹吳二將，由水牛塘攻開後路。且戰且守，暫割營樂窯地方，相機進取。過營十五里，爲石關山，則三圍山相連之西南山也。沿途石磴水竇，行者沒膝。中間密管陰崖，不見天日。賊不時出沒擾我。曹希彬發兵漸次，兵始得近山下。該鎮道復計賊處高，我兵處下，而賊兵時向強銳，非出奇克有濟。遂密諭諸將，傳令漢土官兵，於初四日夜，銜枚臥鼓，襲拔之。賊退保三圍山，而會子朝棟、惟棟、督戰愈力。梭杆礮石、長標、大弩、藥矢，如雨注。官兵連日攻之不克。時水西鎮雄兵，自左槽進抵後路。原攻前門副總兵周國柱、遊擊羅星，亦至本營。初十日，會同曹希彬、吳文傑、趙應科、江萬化、周大謨等，鼓舞各兵衝鋒。郭天俸、陳恩、鄧起龍等，各隊下兵，與劉國用、張嵩、傅廷鑾等土兵，冒險先登。武舉官薛來增、武生吳登光、趙州同，帶到大礮手張吉、劉二、薛嘉猷等，銃礮齊發，賊傷死甚多。遂奪其山。我兵登而據之。水西兵忽自東南山來，甫登山頃刻，一擁噴霧而下。乘兵隨亦驚退。賊復占據三山。職詔急令趙世德速出懸賞銀五百兩，割付一十張，仍出白牌二面，宣諭各將卒利害。惟時曹希彬、急呼劉國用、王應奇、各與銀一大錠在手，高聲招呼衆兵，齊上齊上。衆兵蜂擁而進，賊懼勢猛，復奔下山。共斬級四十六顆。十一日，逸崙、周良才等，搜山生擒苗賊一名，斬級二顆。曹吳各將，獎率漢土官兵，斫伐竹木，晝夜豎柵立營。周三圍山之上，基布星列，莫非我兵。逆酋圍中，家室帷帳，往來出入，歷歷可指。官兵營房，離圍城僅二箭之地，而賊汲水樵採之路，從此斷絕。不能出，且步矣。賊失此山，遂於城頭架起敵樓，城腳安放釘板，沿途暗布鐵菱角等件。晝夜防守，節奉本部院牌催，刻期破圍擒酋，掃蕩巢穴。不許坐觀成敗，致誤軍機。又蒙按院，牌催各將領，乘此破竹之勢，立刻擒酋，不許久持。圍下，又准守東道按察使張梯手本，該各鎮道會議，即於本月十四日爲始，前後協力併攻，使賊首尾不能相顧。等因。移會開十四日，該道同南川監紀推官高折枝，督領前營兵，後來十五日，合兵攻圍。賊衆更番出戰，矢石如雨。官兵奮勇衝擊，自辰至暮，賊敗入城。賊銃打死數多，不能取級。其斬級七顆。吳從周下把總蔣元鎮等，前攻飛龍關，斬級二顆。十六日，張按察使高推官，復引兵還攻前門。十七日，我兵分路齊攻。賊亦分三路迎敵。曹希彬下苗兵，與廣浙兵衝前。永甯土兵繼後，連戰數合。會用邪術，令婦女數百人，排立高處，去衣執箕，向我兵扇簸，而賊鋒甚厲。我兵即以狗血潑之。廣兵牌手羅一達，滾入陣中，連殺四賊。各賊遂披靡入城。斬級一十六顆。十八日，官兵挑戰，會因前門未戰，盡驅合圍苗賊出敵。被賊銃傷死者衆。賊自此閉門，不敢再出。止於牆頭增豎小敵樓，從板孔中飛石放箭，暗擊我兵，不得近牆。十九日

平播全書 卷五

二四五

二更時分賊來衝營各兵奮死拒敵曹希彬左手傷藥箭廣兵斬級三顆賊始退回二十日各將督兵攻空士城羅國明袁鼎等兵空開一洞賊開門擁衆出戰千總甘太吉安黃尚明劉宏緒楊忠義長官袁初等各領兵衝殺斬級二十一顆連日賊堅壁不出又值雨霖不便攻打二十二日偏橋總兵陳璘從左槽移兵圍後賊見璘兵初至乘夜來衝永合兵出營包圍斬級三十一顆二十九日因賊避敵樓我兵屯聚易於受敵鎮道計議採取竹木安置柵欄柵上亦豎敵樓令兵有所遮蔽依據使於從隙射打造就攻城雲梯飛樓等件得柵可以守護賊見勢迫四路衝出各兵抵敵斬級八顆本夜一更時分復來劫營用大鐵矛鉤搭柵欄堅不拔我兵從柵內亂放箭銃將賊傷死無數直至天明方散伏兵斬級五顆是夜把守後圍萬安關提調舒自清率妻子十一名口來降時守東道按察使張梯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原任總兵劉挺貴州總兵李應祥先後移兵來會初四日約集川貴湖廣各鎮道定議分日輪攻初五日屬劉李二總兵初六日屬吳陳二總兵各照日攻打以破圍得賊爲期初五日劉挺李應祥督兵攻打克破土城連破月城薄暮吳廣各將親引中軍千把總詣本道吳廣厲聲起曰明日莫視爲戰直抵命可耳若不破圍我當先死諸將卒齊聲應曰敢不盡死力以從該鎮道隨出懸賞銀三千兩分發各將是夜吳廣將本路兵馬密圍城下暗令曹希彬吳文傑趙應科吳從周等帶領舒自清引鄭子龍張駿王元爵劉國祚馬邦聘袁初劉謙千總車千乘等兵從水道上城約入城舉砲爲號封建領中軍千總梁齊賢等作攻中門鄧起龍劉宏緒羅起鳳劉國用張嵩等兵爲左翼郭天休周登袁起龍周愛等兵爲右翼五更集兵黎明兵從水道登梯上城陳璘兵繼進惡苗拒戰殺廣兵七人我兵戰益力下城舉放大砲會驚知我兵已入城中急呼親信苗頭而諸苗亦各奔散無應者會自度不免因撫膺頓足謂田氏曰我今自焚死斷不落亂兵之手田氏牽衣號哭會掉去入臥房將門釘閉舉火燒房同愛妾周氏何氏縊死吳廣躬督兵入城先擒會子楊朝棟會妻田氏報會口盡情狀廣急令羅國顯安鑾引至後房破門尋見會屍急出諸劍中須臾火燒樓房一空如稍遲刻會屍俱成煨燼矣時各路官兵相繼入圍廣中火毒噁不能聲昏死在地劉挺李應祥抱救良久方甦是日日本路官兵生擒會子楊朝棟楊堪棟會妻田氏會弟楊兆龍楊從龍楊勝龍會姪楊國棟楊成棟楊聯棟堂保元壽謀士戴貴彭道內司總管田一鵬田澤許廷忠僞提調馬忠頭目張讓張仕傑親族張世傳楊光遠楊林田善保田有年田有時田有秋楊宗慶楊文楊福楊守備楊守備胡雲貴楊紹宗李大二僞內侍健慶四慶等併擒斬一千五百二十五名類俘獲男婦八百八十二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二百六十六名口隨將楊應龍身屍移至萬安關城樓約會三省各鎮道各費理監紀等官并集奏民彭廷受周世祿等降民羅國明羅國顯安鑾袁鼎等相驗真的鹽屍用棺盛貯解赴軍門會驗無異除將楊朝棟楊堪棟田一鵬楊兆龍楊從龍楊世龍楊國棟楊成棟楊聯棟戴貴彭道許廷忠馬忠張世傳併楊應龍身屍獻俘外是役也安羅三寨不降則關外之兵未易進郭通緒不殺則崖門之險未易攻水牛塘之戰不力逆會未必上圍三圍山之路不奪後門未必可圖不擒會子猶遺禍根不得會屍終非完局仰仗本院部指授萬全之機略時用不

測之恩威使諸將士皆奉命以周旋又激勵而思奮故收全捷如此總計永合二路各哨官兵自二月十二日開刀起至六月初六日止得獲大賊會一名生擒賊首從二百零一名斬級三千六百四十三顆俘獲賊屬九百七十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三百三十九名口招降賊黨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四名口奪獲牛二十三隻器械三百七十六件俱解解發費理監紀官紀驗轉解紀功道覆勘訖其被虜男婦當即審明遞解回籍牛馬給賞有功兵士招降人衆隨便安插器械解驗四十一件庫貯三百三十五件此永合二路所紀之功也合行類報聽候核敘通計四路得獲大賊首一名生擒賊首從五百一十五名斬級共一萬零七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六十一名口招降男婦五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一千六十四名口奪獲牛馬五百七十七匹隻器械二千三百一十四件等因又據貴州左監軍按察司按察使楊寅秋呈奉臣并貴州撫院憲牌俱同前事查得烏江河渡一路沙溪一路先該總兵童元鎮主之賊寅秋監之副使洪澄源督兵於沙溪參議梅國棟督糧於烏江河渡秋以二十七年十一月受事首該兵將作何部署哨道作何策應險夷作何偵探器械作何繕治演習先登作何激勵糧運作何料量師涉作何預計俱經詳允竭盡夜料理去後烏江河渡逼播治七八十里而近又該賊秋覆議必探水西哨抵落濠水探平越哨渡疆界河及川中其山關畢集方會哨齊驅若獨以一哨督敵賊必併力一向前事可鑒俱於十二月具詳三院允示遵行間本年二月督師後水西把事王嘉猷領防守烏江兵自願三月初三初六等日攻奪烏江關緣欲向與賊唇齒深交既願破關絕好自難膠執前議就經犒賞獎率尋以水漲逗遛逾期端陽守備陳雲龍同水順兵不依主將令於三月十一日徑奪烏江關斬獲賊級一十九顆永順彭宗卿彭牯牛等於鬼圍斬級六顆俘獲四口焚燒關樓附近關邊賊寨燒燬一空君係孤懸恐難屯割星飛督催鎮雄府士舍隨澄把事王嘉猷兵馳赴雞家寨出刀把水催安疆臣兵馳赴昌田驛出落濠水倚策應十二日就該統兵遊擊謝崇爵雲南坐營中軍張湖督領雲南州等士兵標募兵都司遊擊張乘忠督領泗城土知州岑紹勳等兵各乘勢渡江攻克河渡關前後擒斬首從姦細共斬級一百五十七顆生擒二十六名俘獲五名口賊知我兵各路未進於十五十七日併力前來衝突兩關不守官兵損折立撤隨澄躍躍避賊河渡歸路如道里迂迴乘虛直搗賊巢據報救河渡必三日抵播境只二日與其攻外而遠不若攻內而近等情賊見隨澄深入當日奔回隨據隨澄揭稱該標下中軍劉岳督本府領把事王嘉猷於三月十三四等日攻破苦竹關平嶺關共殺賊斬首八十九名投降二百五十三名十六日自刀把水移營賊兵截路追過新站前後殺賊四百七十六名苗頭阿曲等五名據報夷俗原不斬級實止解苗頭五顆餘功未委虛的又該軍節督兵副使洪澄源統兵參將朱鶴齡督宜慰使安疆臣領目把陳恩張昆頭目柯阿箇阿五等於三月十三日分兵進取首克新關從間道破傳頭石壁一帶關隘打破大紅關胡石口黑水關十五日攻破板山圍前後共斬殺射死苗賊二百七十六名亦稱夷俗原不斬級未見功報招撫民男婦六百房計一千四百三十五名口十八日把陳恩等調撥以白魏良海等督兵於清塘水等路堵截應龍歸路生擒張受等一十九名十九日夜賊兵前來劫營生擒彭四等六名

本日各目分兵三哨攻破落濠關會割大水山將桃溪街遠禁房屋燒燬二十三日督同義官李武楊澄清等生擒賊陳元等八名據報前後殺賊三百八十六名未見斬級功報實解生擒苗賊楊四元都哥張受彭四等一十七名又准畢節道移解生擒陳元等八名千戶王三錫王有聲李武等斬級五顆轉解驗明訖又據備澄揭報師次大水田發兵攻打長管賊拒敵殺死督兵把總陳啓禮并隨軍十餘命當各兵奮勇追殺賊七十餘名賊首楊豹阿寡等五名將賊首首級五顆具解軍門委驗訖三月二十六日播賊應龍差小童吳比金萬富賈送書儀贏二隻金銀壹盞二副折程二十兩衣著段二端赴營投見當拆來書驗係楊應龍妻田氏餽送禮單當將來差斬示營門餽送儀物同禮單解解乞賜驗明貯庫等情及將生擒探聽賊犯羅才羅慶并解前來審出前情無異又據安疆臣報稱三月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父子因見鎮雄斬其來使首其餽儀親領苗兵七萬分作五路前來迎敵該水西鎮雄合兵自本日卯時至申時應戰斬殺賊首偽提調頭目五十餘人內有偽內官五人各路共殺賊兵萬餘屍橫遍野前五十人內有一人全身綳段金銀器械查係賊子惟俟待查的又報外我兵損折百十餘名重傷三百餘名輕傷五百餘名就據土官溫希舜當陣擒獲馬兵何老吐供相同隨准畢節道洪副使移解拒敵當先騎馬出陣斬賊首級一百零一顆生擒者亞一名轉解軍門行委三司會同委官知州龍時躍王應昌辨驗訖又據安疆臣報稱逆賊心腹提調尚黃繼枝管押板山落潮馬寨一帶苗兵三月二十九日二賊親在衝鋒逆會巨細事機皆其內參外贊先奉院道密諭遵奉開就該本道用間謀計令二賊來營商議退兵逆賊果信隨差二賊同坐寨頭目夏文茂等二十四人齋詐降文一角另具禮單開送金銀壹盞二副折段銀八兩鞍馬二副槍刀弩箭等項前來當伏兵河口將二賊并坐寨頭目夏文茂從賊擒擊審實將原詐降文同原禮物移解到道轉解審驗有黃繼枝自盡身故斬級解驗明白賊從逃去三名又據安疆臣隨證報稱兵割大水田被賊據守金刀坑圍阻截兵糧四月十一日發兵攻打賊黨力拒我兵奮勇登殺死賊首阿富等六名苗賊三十四名餘賊并死拒捕隨登招降旗幟該團勇婦出圍乞降共約一百二十五房收獲鐵券牌一面同賊級六顆解驗訖又據安疆臣隨證報稱四月十三日督兵直抵播州治桃溪口獅子橋各賊奔潰隨將衙字家廟新川後川等衙遠禁房宅閩州賊黨民房悉行燒燬一面於十五日發兵直出奪復烏江老軍關賊兵截伏當令馬軍衝殺賊潰投管次日黎明到關我兵奮勇奪占前後殺賊一百二十餘名生擒五十九名招降二百六十二房暫於果哈地方安插節次擒賊招降俱該畢節道洪副使朱參將移報相同先是賊秋祇奉三院憲檄移行新任都司徐成整檄標募士漢督中軍馮邦濟把總王真操習火器銃斃手等兵催調廣西龍英歸順等州思明府等兵行委指揮羅萬善督押前來雲南守備沐榮把總署守備事陳用實催調雲南標募沅廣等兵行委原任守備董龍將雲南安時泰蘇州廣南等兵移行原領兵遊擊都司張秉忠整檄泗城等兵移行督糧道梅參議分發糧餉起集連夫駝馬分委曹安知州龍時躍定番知州王應昌速發發龍河渡麟次輓輸麥芻既備器械畢集銳氣裁揚就經會同董總兵督發各新舊土漢官兵於四月二十一日齊會河渡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牌申飭將領

招納降民以分賊勢不得殺降冒功致干天和等因遵行開蒙撫院行委威清參政王邦俊前赴河渡督發糧運童總兵將新募銅仁陳邦揚等原挑選廣西親兵陳大結等共八百名交發徐都司督童龍部領會哨進剿時賊首偽提調張守欽袁五受阿萬張堂王廷耀同已獲男王承受等嘯聚長管萬丈林等處職秋同大富都司戴守禮童帶家丁馳抵烏江哨出刀靶水狼飛渡直抵播州海龍壩隨據水西把事王嘉猷將前報奪復烏江生擒苗頭阿喇阿利并楊倫委弟何惟富等四十一名鎮雄把事陳阿官將奪復烏江生擒苗賊麻老虎阿倫等九名苗頭首級六顆俱經審驗申解訖餘級未解又據安疆臣報稱三月二十二日漢把劉景貴陳阿九等招撫過高坡管張王壩苗頭阿滿鄧承母等六百三十二房又據報四月十五日龍同協捕指揮白璋等招撫過高坡管張王壩苗頭阿滿鄧承母等六百三十二房又據報四月十五日頭目阿卜者遮勸進克海雲團殺賊一十三名招降民二千二百餘房又差日把魏良海胡文魁阿戎等領兵進攻泥壩苦竹養雞等團殺守團苗賊二十四名招降民葉善等二千八百餘房并川江客民九百餘房賊龍原房草塘司官民四百二十七房俱安插鄰近地方免亂兵殘害等情賊級未見解報隨准童總兵張都司手本報據泗城土官岑紹勳報稱奉令攻復河渡關協搗賊團二十六日寅時至河渡西岸該本州應襲岑雲漢同督兵指揮李懋傑督陣官胡邦奇龍英州應襲趙政立思明府等目兵併力奮擊當陣斬獲四十三顆招撫過降民梁雲等一百二十九名口安插洪邊地方又准徐都司手本報稱二十日督率把總羅龍等招撫過賊黨王雲等一千四百三十七名口安插發耳大山涼水等地方又准徐都司手本報稱五月初二日督把總土同知羅龍楊遇春徐大綬等生擒賊首張堂苗頭謝友貴潘廷貴楊承祖坐寨頭目黎民倫董三苗賊尙阿蘭并董三家人等共六名首級一顆招撫過賊黨康五元彭一等五百五十五名口又准張都司手本報據泗城土官岑紹勳指揮李懋傑於初十日督兵勦捕長管生擒偽提調賊首張守欽一名斬級二十三顆十一日泗城官勇岑雲漢督兵於清潭攻打喇口生擒賊首袁五受并提調王廷耀男王承受從賊八名斬級二十顆招撫殘賊宋榮甘茂王積脈等男婦二千四百七十二名口安插雷水長山地方又據鎮雄把事李萬年報稱萬年等接護左監軍渡烏江進播哨至石子壩賊伏深管突出拒敵該陳阿官督兵截殺斬獲賊級一十七顆次日護至牽狗喇賊放箭拒殺官等斬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從一名戴都司督家丁生擒四名指揮羅萬善斬賊級一顆就於長溪營處所解監軍審驗轉解訖又據安疆臣隨證報稱官兵屯劄養馬城關口攻打前門鐵柱關大路該司府分撥頭目魁阿等砍伐後圍管林梯山築壘探尋小路三十餘里直抵海龍壩後賊見我兵剽近背連日出城衝殺我兵合水雷官兵自左槽開路進抵後管山頂營前二十山係賊樵汲咽喉賊屯勁兵據守蒙右監軍同畢節道懸賞五月初九日四更結束武職同督陣官劉孟銑王安民羅萬善等乘霧抄賊營後黎明攻擊賊擁衆死戰該頭目覺已等奮死殺賊不計從實至末方將賊兵衝退占奪二山賊兵割右槽副總兵劉左陣亡阿白等十五名中傷烏鮮等三百餘兵本月二十四日總兵李應祥接管印務率烏江河渡等兵又蒙雲南撫院行委參將盧承樽督發募兵前來該賊實秋督發徐

都司帶領鳥銃火器手一千五百名。董龍帶領安時泰、陳邦揚等兵一千名。泗城龍英等土兵六千五百餘名。合水西鎮雄營、同割後園、節奉憲令各道鎮、剋日輪攻後園。因各路占據已定，無處屯割。會營中流言四布。該職寅秋會同洪副使、宣諭水西鎮雄、將所刊通奪占右槽山坎一帶營盤，盡讓官兵屯割。各官目於二十八日自願遠嫌，移出海龍壩口把截。立刻移行川貴劉總兵、李總兵、各先後督所部兵到壩。六月初四日，三省道鎮共議，總兵劉繼、李應祥於初五日，總兵陳璘、吳廣於初六日，各照期分打。劉李二總兵合哨，分左右信地。劉總兵攻土城門以左，李總兵攻土城門以右。該職寅秋會同李總兵、右監軍參議張存意、副使尤錫類、將右路信地分撥三枝，以都司徐成、督河渡哨守備董龍、領廣西把總陳邦揚、陳大綽、雲南把總陳用實、安時泰等兵平越哨副將陳寅等，哨下把總劉恩、安世禎、吳國輔、孫之襲等兵奪鳳凰嘴。由右嶺進，都司張秉忠、督平越哨把總華統、薛應時等兵，由左嶺進。領河渡哨泗城龍英等土兵，於岡右崖壁截殺都司戴守禮、督河渡哨把總牙廷相、操守指揮馬化麟、各統手家丁平越哨把總張奇盛、吳文秀等兵，由中嶺進。督行安疆巨隴澄分兵於海龍壩泥圍等處截賊衝突奔逸。先該都司徐成、守備董龍、同副將陳寅、議得鳳凰嘴險峻，賊兵屯據死守，必須衝鋒奪占鳳凰山頂，先得地勢，方可攻取土城。該三道即發懸賞銀二百兩，分給各兵。初五日五鼓會同劉總兵、各照地勢齊攻。賊抵死在於鳳凰嘴拒敵。黎明我兵奮呼一擁衝殺，賊兵奔潰，退走土城內。我兵乘高，大銃鳥銃火箭火礮俯擊齊發。賊立腳不住，登時攻倒土城一面，拆卸一面，打開土城內排柵敵樓。賊據月城矢石如雨。職寅秋同李總兵、立袍鼓對山，拔刀麾兵前進，退縮者立斬。屢戰至巳未，緣城樓梯高，招先登。各兵用肩頂城上先登者，手挽魚貫而上。河渡哨陳邦揚、親斬十三枝冠帶事監鳳鳴首級一顆。中軍指揮羅萬善、親斬何提調男何訓首級一顆。當係投降偽內官葉正陽、識認賊從首級四十七顆。當陣奪獲百子銃一門。賊奔崖墜死，及銃死不及找級者，不計其數。將月城拆倒，將土城月城樓、同劉總兵即時放火燒燬，賊奔入大城死敵。自午至中，應龍父子親領出城衝突三次。每次我兵用佛郎機百子銃等項，直對城門齊打，賊被傷退回。天晚兵已疲飢，三道再懸賞賞各兵歡躍齊心，就於月城割守，舉放號火銃礮，道鎮露坐嚴警。賊兵膽落，在城叫噉乞降。至次日黎明，陳吳二總兵照依分定日期接攻。賊倒戈奔潰如蟻，各路兵一齊登城，擁入內城。賊酋楊應龍將臥房發火，同愛妾縊死。要得自焚。時五路總兵官齊圍賊衝，賊妻田氏、男楊以棟、妻田氏、楊良棟、妻田氏、楊奇棟、楊勝棟、妻田氏、賊女貞惠、貞瑞、貞福、楊朝棟、妻田氏、子松壽、春壽、女性福、賊首何漢良、田一鵬子六老、同偽內官使女一時擊獲。五路道鎮、將賊屍擡至城樓，喚伊妻男五司奏民，同驗真的。俘獲賊親屬、公同點明收繫城樓。宣慰司印、田氏攜帶在身。驗交陳總兵暫行收執。續獲賊男楊朝棟、楊惟棟、俱見在聽解。各該有名賊首，除前級外，河渡沙溪生擒賊從弟管九族錢糧十二路督軍總管楊兆麟、偽提調董爾、彭永壽、偽內官張元、趙六瑞、主謀走差探聽、向問遣今逃回文之宗、即文章、連前獲大提調尚意、坐寨頭目夏文茂、張守欽、袁五受、熊堂等共九名，投降偽內官葉正陽、馮元官、張元、趙天瑞、四名。節該領兵官將擒斬賊首從移解前來。審驗轉解兩院，轉行按察司審驗去後。計前後徐都司部

領董龍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二百七十九顆。生擒賊首從七十九名。招降二千三百三十名口。俘獲賊屬二百零三名口。張都司部領泗城龍英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七百七十六顆。生擒賊首從二十八名。招降七百四十名口。俘獲賊屬五十七名口。戴都司部領馬化麟家丁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四十二顆。生擒四名。俘獲賊屬七名口。通計河渡烏江一路，共斬級一千一百四十四顆。生擒共一百一十九名。招降三千七十名口。俘獲二百六十七名口。又據安疆巨隴澄報稱，奉令把截海龍壩口。初六日惡苗奔突衝出泥壩圍等路。該職督率目把陳恩、王嘉猷、柯阿箇等，奮勇截殺。生擒苗賊王貴等一百零七名。俘獲苗婦十口。初七日賊伏等奔出。目把周愷、陳恩等，生擒苗賊播賊除審放外，實在六十三名。俘獲賊屬四十一名口。又據呈報奉左監軍密諭緝拿原殺蔡江房游擊兇犯馬騰漢，及賞格有名播黨解報。該目把阿石、陳德、擒獲馬騰漢。又目把丁良茂、李元玉等，擒擊賞格有名大提調陳大恩、門子王邦紹、即王邦兆。該本道先後轉解兩院，轉發按察司訖。又據報稱，前後招出龍安水提調鍾祿、馬院提調朱鶴、管獵提調朱鵬、馬坎坐寨陳大富、雖係投降，原係有名賊首，不敢隱匿。又招出管事偽內官丁朝元、管板山圍偽內官劉元、管泥壩圍偽內官葉善元、俱原係罪投降，但係淨身男子，非土司敢用等情。先將鍾祿、丁朝元、劉元、葉善元具解前來。隨奉督撫憲牌，行查賊子楊惟棟前報斬級，今何擒獲見在。隨據安疆巨隴、大水田奮勇殺賊萬餘。賊首約五十餘名。內有一名少年，裝束迥異。軍中有認係賊子惟棟，時未敢信。飛報院道文內待查的。又報次日擒獲馬兵何老，供少年被殺者，係賊第四子惟棟。押發賊屍枕藉中辨驗。據執相同。方行找級。同何老并解院道審供一口。後左監軍圍下招降偽內官葉正陽、供報死大水田者的係偷親信門子何元保，狀貌裝束，俱與惟棟一樣。時欲檢舉，尋因圍破，今何老見監可審。原報見案可查。抑或天氣炎蒸屍變，亦係何老誤認，並非欺蔽等情。通計前後斬關破圍，除夷俗原不割級者，無憑查覈外，共已解驗賊級一百七十二顆。已解驗生擒賊首從三百五十四名。招降八千六百八十六房，共三萬餘名口。又據畢節道移稱，初六日本道隨營督兵指揮徐懋功、千戶左堯臣、把總許成名等，各領隨營親兵於濫泥茅坪把截。初六日賊苗衝出，各兵奮勇，生擒苗賊三十五名。內偽長官一名趙鳳儀。搜出我朝賞功救命一道。賊級二十三顆。又據中軍劉岳報稱，督率隴澄兵於海龍壩口把截。同親兵斬獲二十六顆。解赴李總兵，移行紀功陳知州，就近審驗外。通計河渡烏江沙溪，共斬級三千三百六十六顆。生擒賊首從四百七十三名。招降共三萬三千七十名口。俘獲二百六十七名口。除生擒首賊，分別應獻俘應呈示，俱審供吐真確。斬獲首從賊級，俱認的實。試驗明白。招降暫於附近地方安插。事定議後，俘獲變價入官。係被虜者，查發親屬領回。另行冊報。看得楊會逆節滔天，提封據險，不下千里而遙。而迫近黔省烏江河渡之間，八十里而近。我一投足即書地。彼一鼓翼即壓境。兵分則眾寡不敵，不分則咽喉不守。不進見為示怯，進則苦於寡援。方賊之併力一向，既我烏江河渡之師也。人疑不釋於安兵，賴督撫軍門審勢決策。震聲鼓舞，安其心而作其氣。遂有大水田之捷。首摧賊鋒，方兩關之即克不守也。人謂解嚴之後，不復鼓行而西矣。賴督撫軍門徵兵厲甲，獎率新舊之兵，決命買勇，截渡險關，猶能執訊獲醜，從諸路深入賊阻。

方水西安兵之遠嫌拔營移割也。人謂安兵解而河渡之孤壘，不得圍陳合圍電擊矣。賴督撫軍門焦勞主持，以威信制夷命，以輪攻中軍令，以懸賞勵士心。六月初五日，黔兵得合川東碁南哨，齊驅先登，一鼓而奪鳳凰嘴。再鼓而克土城月城，質明賊不戰倒戈，遂平兇逆。救萬靈之塗炭，拓千里之封疆，繫綵天授。夫豈人謀等因。又據貴州右監軍布政司右參議張存意呈稱：平越哨未奉師期之先，適遭東坡劫殺之慘。興隆偏橋平清之間，官道不通者三月。該本道會同帶管守巡道尤副使，選軍門密令，集兵大勦。掃蕩黃飄臺蠟平崖等寨，火其居，掘其穴，斬獲雖無多級，奔遁殆罄遺種。軍民稍稱樂業，道路漸漸肅清。竊謂此一舉也，當為黔中首功。則參將劉效節，調度於城中，守備伍萬鍾，汪如淵，土官蒙詔把總張鶴紳，各率所部官兵，鼓譟於營陣，而先鋒衝敵，所向無前。在水西把目王嘉猷，張崑，領獵兵一千名，至今未蒙錄。及奉部院撫院明文分布，一路由興隆黃平直隸白泥草塘等處，一路由平越牛場乾溪乾坪直隸四牌等處。自二月十二日起，至本月終止。我兵漸進，賊亦漸退。搜山擒斬，俱屬零星。驗明册載外，首記其獲賊開鋒之勞。則三月初二日，副總兵陳寅，統領土官蒙詔土舍莫勞，中軍官孫仲諤，督陣官楊守乾，李繼晟，家丁陳定等，有漩水陶之克，為事官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總猶鶴，安生等，有天邦圍之克，原任守備伍萬鍾，統領把總呂守現，李正中，阿亮等，繼以百戶李師沆，中軍官張奇盛，率領把總華統，吳文秀，宋世臣，汪世才等，前後夾攻，有三百落圍之克。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屍一十七名口，賊仗器械五十三件。而都清守備汪如淵，劉兵清池，令把總張鶴紳，許崇龍等，帶兵搜山，直抵四牌草塘，松坪，招出播民楊世祿等，攜家二十九名口出降。令充鄉導報效。以上俱於三月初六等日呈報訖。次述其乘勝長驅之績。則三月初七日，副總兵陳寅，統領土官蒙詔，舍把莫勞，家丁陳定同，守備汪如淵等，漢土官兵，拒賊於四牌高圍之下。坐營守備柳國柱，中軍張奇盛，統率把總吳文秀，百戶李師沆等兵，由後路把總華統，宋世臣，朱運昌，千戶張獅等兵，由前路與陳寅部兵策應。偷攻於四牌高圍之上。為事官蔡兆吉，統率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張蘭，把總猶鶴，楊通富，安宇，戎茂才，同督陣官馮伏，繼以守備伍萬鍾，統率土官楊燧，把總呂守現，呂廷祿，葉逢春等，由小路攀崖放銃，直墮龍水圍之穴。通共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二顆，并賊仗八十三件。而蔡兆吉，復令把總猶鶴等督兵，於十二日黎明，抵等圍圍攻打。共獲賊級二百二十三顆，生擒謝王保等二十六名，俘獲賊屍男女七十八名口，奪獲器械二百三十一件。被虜男婦六口。以上俱於三月十七等日呈報訖。至是而軍聲已大振矣。所限者長河一帶之水耳。深潭斗岸，賊眾堅拒，非船筏不得渡。非火器不能抵。時則李總兵親督中軍張奇盛，百戶李師沆，沿河駕三眼百子鳥銃，對岸放打。責令造船指揮邵元爵，協造土舍金世忠，并差指揮周宗堯，曹選，星夜刻期催到船隻繩纜，分發各渡頭。於是副總兵陳寅，先令中軍孫仲諤，土舍楊治隆等，黑夜引南丹等兵，偷渡構皮灘，潛伏山後，以為策應。乃親領把總家丁陳定等，由袁家渡，守備伍萬鍾，汪如淵，領千戶李朝陽，把總張希珍，杜廷武，汪世才，督陣官高連等兵，由羅界河，為事官蔡兆吉，領把總猶鶴等兵，由吳歪孫家二渡，各浮水搭橋，奮勇登岸。首尾屯劄，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二十九顆，俘獲賊屍一百二十三名，奪獲賊仗

九十二件，諸葛銅鼓二面，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七名口。此皆三月二十一日以前事。而長江不守，乞降者頗多。該本道會同李總兵，揭旗招撫，戒勿妄殺。惟時為事官蔡兆吉，先納巨贖，李得祿等獻船二隻，以為先聲。而男婦六百八十二名口降。守備伍萬鍾，責差把總薛應時等，嚴禁需索。而男婦九百零六名口降。守備汪如淵，招致地里壩李彪等，實諭恩信。而男婦二百三十六名口降。其餘牛馬器械家夥等物不計。悉陸續發內地安插。此收拾江外之大概也。至是而賊膽已半寒矣。所恃者黃灘千仞之關耳。層崖壁立，賊眾死據，非鄉導不能入。非掩襲不能取。時則李總兵傳令副總兵陳寅，中軍孫仲諤等，揭示免死令票，并報效賞格，招出虜民蕭仁德，唐榮智等，計擒白泥土官楊正邊，楊通漢父子，并其妻子三百餘名口。及本團男婦共九百一十三名口。於是副總兵陳寅，統率百戶李師沆，中軍官張奇盛，兵部咨送軍門指揮李世培，把總張希珍，杜廷武，張世敬，易之謙，土官楊燧，監軍督兵二道，督陣指揮周宗堯，曹選，何鼎臣，張體仁，千戶張獅，陳志道，把總劉朝臣，劉承肖，李邦舉，彭夢龍等，攻其關之前。用新降石勝俸，王志龍，王志虎，王賓，王倫，尚習中，及播民王其質，從填林暗渡，襲其關之後。生擒首惡王大安，王愛，追至張王壩，盡掃其關之左右羽翼。收兵堅壁，立營固守。通共斬獲賊級八百五十六名顆，奪獲賊屍牛馬被虜男婦器械不計。此四月十二日以前事。而險關既潰，乞降者益眾。該本道會同李總兵，委官宣令坐寨安撫。惟時為事官蔡兆吉，以招到夷民邱伯芝，徐受等一百八十名報，降頭石勝俸，以撫過虜民老騰萬餘名報。其除牛馬器械家夥等物不計。陸續發內地。半乃本地安插。此收拾江內之大概也。嗣是江外關內之險既失，而賊勢已弱。三省七路之師并進，而賊計益窮。惟有脇叛苗，攜妻子，退據海龍圍而已。彼其數年精力，用之一圍，前後重圍，左右深谷，將自謂負隅之虎，莫可誰何。而督撫嚴觀望之誅，官軍矢必克之志。以五月五日掃寨。六月六日滅賊。惟時攻守後關，則副總兵陳寅，守備伍萬鍾，督同紅旗官楊守乾，中軍張奇盛，指揮李世培，加級指揮張世敬，把總張鶴紳，吳文秀，宋世臣，李茂春，陳汝柏等，預備攻具，勉勵攻力。而部司徐成，戴守禮，遊擊張秉忠，則又隨時鼓舞驅卒。我軍先登者也。攻打前關圍，副總兵陳寅，都司莊志傳，守備伍萬鍾，統率指揮徐登階，把總張希珍，為首。杜廷武，呂守現，呂廷祿，金世隆，劉朝臣，劉承肖等，為從。直上層樓，縱火燒燬。而為事官蔡兆吉，守備汪如淵，千戶李師沆，李朝陽，陳志道，段必明，王民醇，督率把總徐用賓，孫應祥，王朝，朱朝岳，楊正行，李邦舉等，則又把截要路，立禦賊黨衝突者也。計圍前後斬獲賊級一千一百一十顆，生擒首賊楊兆麟，阿萬，并收獲昌田驛驛印一顆。長官救命一道。俘獲賊屍三百二十六名口。賊益窘急，舉火自焚。縊死牖下。火未及身，而完屍已為我兵所獲。并收其妻子家屬，驗明押解。則在事將領官兵，人人畢力用命，而大功於是乎告竣矣。自出師之日起，至破圍之日止，前後通共斬獲賊級三千五百八十四顆，生擒首從賊七十名，招降播民共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名口。俘獲賊屍五百九十八名口。奪獲賊仗兇器一千一百二十四件。又查得思石一哨，以龍泉為咽喉，以楚蜀為犄角。方三省之兵馬未集，孤城之防守不支。逆賊之窟，伺更劇。其勢誠岌岌乎殆矣。自首惡趙仕登，為會文學，梁廷祿等所誅。而義聲稍振。則都司錢中選之密謀也。自土官安民志，以身與妻子死賊，而軍威復挫。

則守備楊惟中之溺職也。迨夫王師分布之後，各有零星擒斬之蹟，俱經冊載外，紀其大者。三月十五日該指揮胡效忠、蔣崇賢、率千把總劉廷偉、唐顯威、李佑、哨長曾朝舉等，攻打革羅水青龍黃沙園，斬級一十六顆，生擒二名。十六日該指揮蔣崇賢、率千把總楊廷耀、李明龍、許從龍、梁廷祿、李廷機、黎廷官、百戶薛瑞等，攻打徐溪莊，斬級三十三顆，擒獲從賊一名。此則我兵發威之一奇也。而其後伏路搜獲客功，亦附焉。三月十八日該把總李冠、李君寶、陳效忠等，率兵打盤脚園，斬級二十顆，奪回婦女三口。十九日，千把總周世祿、戴天球、李君寶、率兵打保子園，斬級二十八顆。此則我兵長驅漸進之一奇也。而其後伏路搜獲客功不與焉。四月初十日，該守備徐允爵部下把總陳光大、操高第、王嘉彥等，率兵打真武園、羅家坪等處，斬級八顆，生擒一名。此則我兵乘勝深入之一奇也。而其後伏路搜獲客功亦附焉。自是為直搗關內，與楚兵合為一哨矣。時惟四月十一、十二、十三等日，攻打趙生長坎等園，斬獲首級共四百八十三顆。則楚將指揮徐時達、劉自西、黔將蔣崇賢、中軍官葉定遠、領兵千戶把總張步麟、黃明儒、周世祿、楊騰龍、李佑、薛瑞、李廷芳、許從龍、陸希管、田應瑚、梁廷祿等之功居多。而同日指揮胡效忠、把總楊昌運等，攻羅安水，斬級八顆。十四日指揮蔣崇賢、把總李佑、李廷芳等，攻青蛇園後山，斬級二十五顆。以及十五、十六日，把總陸希管、於青蛇園後山，斬級三顆。其功雖微，亦有足述者也。四月十八、十九、二十二等日，攻打青山園、五風莊、小三渡關、欄牛坎、野苗園、井青山園後等處，七起擒斬首級一百四十五顆。則指揮胡效忠、蔣崇賢、中軍葉定遠、千把總張步麟、李佑、薛瑞、楊昌、李廷芳、葉占先、王國臣、宋受隆、越其進等之功居多。而二十四日，守備徐允爵、把總冉維鎮等，克懸崖等處，斬級四十八顆。二十五日，把總王和民等，擒斬首級四名。二十六日，中軍葉定遠等，復攻牛坎、鴿子岔、擒斬首級一十一顆。二十七日，守備徐允爵、把總田建邦、操高第等，復攻五風羅安水等處，斬級五十八顆。五月初一日，指揮劉自西、把總丁慶等，攻青水橋賊巢，擒斬首級一十五顆。指揮胡效忠、遣兵出哨，生擒二名。指揮蔣崇賢、遣兵出哨，斬級二顆。亦應併錄者也。自是而直搗白田園，與三省七路，合為一國矣。六月初五日，該指揮蔣崇賢、張拱樞統率各兵於海龍園後殺賊，斬級三十二顆。而千把總薛瑞、李佑、楊廷耀、朱憲臣、越其進、王嘉言、王國賓以及武生錢之祺、錢之祺、韓希奇、越崇功等，亦均效勤勞者也。六月初六日，守備徐允爵、指揮徐時達、蔣崇賢、劉自西、覃宗伊、張拱樞、督兵齊進海龍園上，截殺擒斬首級一百七十四名。而千把總薛瑞、宋憲臣、許從龍、李廷芳、越其進、王嘉言、黃明儒、楊騰龍，以及千百戶應襲胡來親、鄧民悅、武生越崇功等，亦再效勤勞者也。至於大兵齊入賊宅，共獲元兇尸首，并收其妻子家財，則本哨將領官兵咸在。而最後初八日，中軍葉定遠，復於園後深營，斬級十顆。例得併錄於冊。以上思石哨，除楚兵楚將，擒斬功次，聽楚中監軍督兵道查敘外，所有黔中兵將，總計斬獲首級九百一十三顆，生擒三十七名。俘獲賊屬三百名。招撫出播民一萬零三百二十九名。奪獲賊仗器三百二十三件等因。又據湖廣布按二司、左右監軍二道、按察使胡桂芳、右參議陳發蒙、會呈先奉臣憲牌內開：楚兵一路偏橋分爲兩翼，一由白泥、總兵陳璘爲主將，而以遊擊江騰龍、都司于繼勳、吳時喬、守備王之棟、朱桂芳、邊上將、土

官宣慰彭發正等隸之。參政魯啓東督兵糧，副使王應霖司紀功，而以同知張羽鴻等佐之。一由龍泉、副總兵陳良壯爲主將，聽陳璘節制，而以參將王一桂、都司錢中選、守備徐允爵、土官宣慰宜、覃玉鑑、安撫山大豐等隸之。副使陳與相、督兵糧，副使路雲龍司紀功，而以推官吳天祐、知縣鄧宏烈等佐之。此路兵監，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等因。又奉巡撫湖廣支都御史憲牌，亦同前事。奉此。隨該二道查得白泥一路軍前監紀理餉，需人頗多。會議詳委府佐縣正與州佐等官，分董其事。則以辰州府推官王應宣、常德府推官陳長進、會同縣知縣陳原道、承天府檢校余德涵、沅陽州判官王廷相、沅州學正袁惟慶、原任辰州府學教授謝師啓、司監紀辰州府通判黃升高、周以敬、辰溪縣知縣張守緒、武昌府同知卞孔時、德安府通判蔡思順、常德府通判陳桂芳、荆州府通判楊堯仁、沅江縣知縣潘思誥、司糧運龍泉一路。則思州府推官吳天祐、成都府雙流縣知縣鄧宏烈、司監紀思南府知府陰銘、石阡府知府江至道、思南府同知張羽鴻、銅仁府署印推官袁且、思州府署印推官趙民悅、銅仁縣署印知縣陳廷範、印江縣知縣張鏡、婺川縣知縣葛楚元、司糧餉兩路將吏，部署具定。又該二道訪得偏橋出門，白泥便是賊境。且聞播賊厚幣，勾結九股諸苗，若不先爲招諭，不免腹背受敵。於是會同總兵陳璘、牌差熟知夷情名色，把總張應朝、兼同鎮撫苗官羅應順，入巢撫苗，頭汪外望稍等一百零三名，至偏橋引見，諭以禍福。各苗叩首請死再三。諭令有能改過，許其自新。各苗唯唯聽命。隨用牛酒花紅銀牌，通行犒賞。各發回巢，仍通行申令大小將士，照依題奉欽依明文，如賊中有能俯心歸順，准與有原，於陣前立受降大旗，有乘戈來降者，免死安插。敢有妄殺，定行抵死。復多差的當員役，兼同鄉導，廣置招降木牌數千前去。旁招廣諭，以分其羽翼。又行取行都司會書于繼勳，馳至偏橋防守城池，仍備策應。隨於二月十二日發哨，維時七兵催調未集。先期一日，該右參議魏養蒙、會同總兵陳璘、召到見在諸兵，并各將領，親詣教場，督師賞兵。酌量分布。是日總兵陳璘、徑於偏橋起程。統率陳策、吳時喬、王之棟、陳九經等，向白泥、陳良壯、錢中選、楊惟中等，向龍泉、婺川各進發。十三日偏橋軍至白塘，生擒播賊吳阿保，稱爲楊應龍差來，探聞廣兵馬。今楊朝棟帶兵二萬餘，架搭浮橋，過江到營。即晚可至白泥接槍等情。該鎮即下令各官兵，搜山而前。十五日早，自老杜屯分兵三枝，內以一枝爲正兵，餘爲奇兵，分左右翼，擬抄出烏江，以躡賊後。行不十里，爲黃溪寨前哨官兵何棟等，即遇賊交鋒。生擒苗賊王松等五名，斬級二顆。俘獲賊屬八口。餘賊披靡遁去。傳令左右二哨，協力跟勦。申刻直抵白泥。賊已棄巢潛遁。隨督遊擊陳策等，督兵追躡。會天色將暮，山管深阻。恐防有伏，掌號收兵。於本山搜勦。把總吳應龍部兵斬級七顆，奪獲弩刀二件。把總李元敬部兵斬級六顆。奪獲賊槍二枝。把總朱萬乾部兵斬級五顆，奪獲弩一。把總吳嘉隆部下，生擒賊徒六名。斬級一顆。奪獲槍弩長刀各一件。土千戶張金把總張文府部兵，斬級三顆，俘獲賊屬六名。奪獲刀弩共三件。賊奔池溪山，與四牌賊合力欲行拒敵。該把總張應龍、督同鄉導楊以敬等，招出甸刀堰、甘溪寨、官莊寨、磨落寨、新寨、苗桐寨，共六寨苗頭陳五等六十三名。又該把總吳應龍、戴宗茂、督兵陳福等，搜至陽橋山，得獲羅再慶等十八名口。稱係偏橋衙羅家屯軍餘。上年被賊劫掠入山。當喚該衙指揮許繼勳審

認是。該鎮虛山中藏匿尚多。復差張鳳舉哨官嚴緝前赴。又招出羅廷合等男婦八十五名口。李叔生等九十名口。土官楊鯨招下青河寨苗民安瑞阿等。一百一十七名口。名色把總馮四。招下二關三關苗民吳老孫等男婦七十八名口。土官楊鯨。又招下石橋寨苗民阿元等。七十一名口。鄉導李文龍等。招下苗民抹明瑞等四十一家。計二百五十八名口。備橋總旗廖仕登。目把阿龍。招下苗民阿知等一十五家。計三十八名口。指揮許繼祖。招下白塘楓香等屯軍餘苗民鄧尚連等。共二百七十四家。計一千零八名口。審發安插。二月十七日奉本部院憲差官鄭其嚴。史會王倫。臨營督陣。二道即移行總兵陳璘。申令諸將。益加戒嚴。二十七日申時。進至龍溪山。林木蒼鬱。四牌在望。哨報有伏。即令遊擊陳策。都司吳時喬。原任把總白元潔。守備王之棟。陳九經。保靖土舍彭象昇等。統兵衝殺。疾趨。頃之伏賊四起。迎敵。我兵將火箭鎗。亂發。乘賊奔高。險。矢石雨下。總兵陳璘身先迎戰。有土營隊長謝漢月。臨戰先退。即斬以殉。諸軍股慄。吳應龍等奮勇衝鋒。挨牌而上。土兵把總吳嘉隆等。繼進。賊遂大潰。該鎮標下官丁并廣兵。當陣斬級二十九顆。土兵吳嘉隆部。斬八顆。彭象昇部。斬二十四顆。遊擊陳策部。斬七顆。都司吳時喬部。斬六顆。把總白元潔部。斬五顆。守備王之棟部。斬五顆。陳九經部。斬五顆。餘賊逃走。四牌保兒圍陣。傷哨官一名。兵三名。奪獲賊仗二十七件。次早給發土兵把總田植蘭。向日葵。領兵前進。又發廣土官兵隨後合哨。行至近園。賊伏中起。將田向二兵包圍三重。總兵陳璘即發鎗銀一百兩。交付遊擊陳策。督帶陣前懸賞。廣兵把總吳應龍等。直衝賊陣。內打外交。一時賊馬為鎗斃所驚。俱各傷跌。各兵向前斬殺。賊。披靡奔。據園頂。會天晚。相對屯割。層崖連嶺。不能包截。入夜。賊從山後潛遁。尋深路。難以尾追。黎明發兵。四路跟踪。追及元家渡河邊。各賊窮蹙。轉槍接戰。我兵向前衝殺。各賊對敵不過。從浮橋上逃去。浮橋不能多渡。即泗水而遁。又慮我兵。須臾將橋截斷。以致泗水負傷溺死者無數。是日收兵。各哨共擒斬賊徒級。驗實一百一十四名顆。俘獲賊屍八十四名口。奪獲沙水牛一百零一頭。賊仗六十餘件。陣亡兵四名。被傷官兵三十一名。生擒賊細作。張恩生。田廣。內張恩生係楊朝棟差。打探軍情。據稱楊守海。龍園。遣子朝棟。統兵三萬。要出攻打偏橋鎮。沅州。回打石阡。就在四川轉圍堅守。今見兵至。姑退過江。待齊等情。總兵陳璘傳令諸軍。乘銳渡江。取次攻助。因相度沿江兩崖陡絕。惟崖門之下。一線差平。隨列木為舟。引繩橫貫江面。造浮橋一。渡將告完。奉本部院牌開。該鎮獨破四牌寨苗苗。嘉其首功。懸賞銀三百兩。獎賞該鎮官兵。忽報乾溪半塘深管之內。藏有賊徒。隨發遊擊等官。陳策。吳時喬。白元潔等部。領官兵。督同水順。宣慰彭元錦。日兵於三月初五夜。衝殺疾趨。刻定初六早。勦殺黎明。賊據高坡。賊見兵入。即欲起奔。遊擊陳策。當即發號統兵。追前。各賊迎戰。兩合我兵。奮勇衝鋒。賊始潰敗。當陣斬獲賊級。驗實五十八顆。奪獲賊仗十件。沙水牛三十二頭。俘獲賊屍二十二名口。陣亡土兵二名。被傷土兵七名。餘賊潛遁深管。當即收兵。回五里。隘屯住。分遣塘報。四往各山。緝探前賊。實糾四牌餘賊。為援。殺敗之後。盡逃過江。隨即督完前造浮橋。於三月十九日渡江。生擒一賊。李二。供報楊應龍。大發金錢。每賊給與二兩。使張。何。漢。良。謝。朝。俸。石。勝。俸。統黑老虎軍萬餘。見割七牌野豬山。伺官兵渡江。即來遊擊等

情時已酉刻。該鎮即傳令各偏裨。整備鎗礮火器。兵分兩路。連夜疾趨。二十早黎明。行至苦棟坪。將近野豬山。道狹且險。前鋒守備陳九經。把總劉一清。忽與賊遇。一面放火器與賊交鋒。一面傳報後軍。遊擊陳策。都司吳時喬等。各統兵衝前。力戰。賊勢大敗。當陣擒斬賊級二百一十七名顆。俘獲賊屍一百一十七名口。賊仗三十二件。各賊抵敵不過。棄戈奔命。逃入深管。去訖。是日收兵。回還餘慶。老營。少休。適永順宣慰彭元錦。探得苦菜園屯有賊兵三千餘眾。意在合黨。總兵陳璘。即督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陳九經等。各統部兵。前去會合。彭元錦。夾攻。於二十一日早。一齊至關。賊將關口堵閉。解據關內。亂放矢石。與我兵接戰。逾時。賊為鎗斃所傷。始漸退去。彭元錦。率眾先登。身被四矢。於是各兵齊進。打開關門。突入。各賊蜂擁。迎敵。自己至中。賊眾始敗。奔向深管。逃遁。彭元錦。部兵當陣斬獲賊級一百九十七顆。江騰龍。陳策。吳時喬。陳九經等。部下。共擒斬一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屍一百五十二名口。賊仗二十七件。投崖死者無算。陣亡土兵二名。殺傷及矢石所傷二十二名。二十四等日。又據把總周思賢。張金。防守龍溪地方。督兵投山。共斬級三顆。時報黔兵於烏江河渡失利。賊中姦細。倡言楊應龍。統老虎軍十萬。專力攻楚。一時將領。莫不疑懼。以退守為請。二道恐訛言惑亂軍心。當移會總兵陳璘。榜諭官兵。奮勇討賊。有進無退。但有訛言惑眾者。以軍法處斬。於是羣心稍定。四月十八日。奉巡撫偏沅江都御史憲牌。照得本院奉命巡撫偏沅。征勦播苗。業已兼程抵任。詎。但彼會近日動靜情形。尚無的報。軍機重務。難以料理。相應偵探。以便經畫。備牌仰道嚴督該管將領。差人遠去哨探。第凡逆會一應緩急的確消息。具揭馬上。飛報本院。以憑調度。施行奉此。依奉移行總兵陳璘。嚴督將領偵探賊情。相機進剿。隨據鄉導朱明。詳報。明。把總吳嘉隆等。共招引張四。蔡向陽等。一千三百五十七名。赴道鎮投見。審實給發旗號。免死。隨便安插。野豬山餘賊。退併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圍。合力拒敵。三月二十六日。總兵陳璘。進營柵木橋。使白元潔。統兵前去。泗潭。規賊動靜。揭稱四圍絕險。而青蛇尤險。相傳會經六征。弗克。元潔。領兵不滿一千。賊見兵寡。發三四千賊。徒下圍過河。元潔。督兵奮勇。距河迎敵。將火箭鎗。發。賊眾難當。我兵乘勝過河。追至長坎。圍下。統死穿紅旗賊二人。餘賊不計其數。賊將身屍。鉤搭馬上。走訖。當陣斬獲賊級二十二顆。各賊遁回。園上。自。隨調龍泉路。為事官楊惟中。帶兵前來。協哨。四月初八日。總兵陳璘。馳至泗潭。午時發兵。哨伏。會天雨大作。探得四圍左通三。右聯板角。相距甚遠。彼此可援。若同日併攻。則兵力。若止。攻一圍。則三圍相助。再三審度。遂令副總兵陳良。都司錢中。選。督兵指揮劉之屏。梁廷。等兵。在荆條。流河。渡。取道。至園後路。又令參將王。一。桂。謹守板角。關。以防賊逸。初十早。召集大小將領。授以方略。懸以重賞。分別奇正。布置已定。督令找搭浮橋。本日申時。先遣楊惟中。白元潔。陳九經。各選帶精兵。於深夜竊至園。腳埋伏。十一日卯時。該鎮親督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各統兵。并緝到守備李。大。諫。帶領家丁。鼓譟而進。各賊下圍。迎敵。連戰數合。當有把總戴宗。茂。朱。萬。乾。冒死衝前。各斬一賊。即時各賞銀牌十兩。餘兵奮發。四面敵殺。各賊奔潰。當陣斬級三十九顆。餘賊退據高。木。柵。石。柵。箭如雨。天晚收兵。一更時分。復發陳九經。白元潔等領兵。仍去埋伏。又發兵一枝。堵截青蛇。園口。十二早。總兵陳璘。復別督

諸兵奮力齊擊，各賊仍前拒敵，自巳至未，大戰三合，木石如雷，我兵用竹木牌盾抵敵，多被打碎，有把總吳應龍、李元敬、吳嘉隆等官兵奮不顧身，向前將百子發煩鳥銃火箭亂發，打死各賊，墜跌深崖而死者不計，賊始大敗，三圍連破，當陣斬級五百一十四顆，俘獲賊屍四百名口，賊仗七十五件，牛五十五頭，餘賊逆向深溝潛走，獨有青蛇圍四面斗絕，無路可通，其險更甚，但三圍既破，青蛇圍之賊益覺孤危，時本偏沅撫院差守備劉允康、張懋傑前來督陣，總兵陳璘力會各偏裨，購取死士并鄉導，於十三日一更時分，密導守備陳九經、白元潔、把總吳應龍、朱萬乾、李元敬等，從瑪瑙後山披荆覓徑，附葛攀崖，竊至青蛇圍後，又令陳策、楊惟中、李大諫、督把總葉占春等，領兵一枝，從圍前，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璠等兵，并水順目兵從圍左，都司吳時喬督把總向日葵等，并保靖目兵從圍右，列陣圍割，俟圍後奇兵舉，一齊夾擊，十四日午時，後路兵到，隨放銃吶喊，前路官兵，銃聲齊發，各賊倉惶迎戰，斬死數多，陳九經、白元潔、吳應龍等，將火礮火毬拋入圍內，延燒茅屋，賊救不暇，退入圍內，中時兵圍圍下，火銃勁弩，射死無數，賊斬木柵，石傷我官兵，陣亡清浪衛名色把總胡世華、哨官中應魁，被傷兵數十人，各兵奮勇，用挨牌竹箕抵當，直薄圍上，柵柵之下，斬去二層，會天色已暮，分兵圍割守，二更時分，賊向後路衝出欲遁，被伏兵起殺，急退回圍，十五日自辰至午，連戰十陣，陳九經、白元潔、李元敬，遍身皆被賊矢，綠衣甲堅厚未傷，各兵奮勇衝前，須臾斬賊級二百二十三顆，各賊喪氣固守，我兵復用百子發煩等銃，火礮火礮噴筒等器，攻破圍後，賊始大敗，陳九經、白元潔、日先登，前路遊擊陳策、江騰龍、都司吳時喬等，永順舍把彭宗惠、彭勉忠、張良弼、保靖土舍彭象崑，及守備李大諫，各督兵由前路斬入，彼此夾擊，當陣斬級一千零五十九顆，各賊奔潰，藏躲林管，被各官兵搜勦，斬級八百一十八顆，內驗出大賊首尚守忠、張雲蓋、首級二顆，俘獲賊屍六百六十八名口，賊仗七十九件，投崖墜死者無算，畢壘盡空，十六日午後收兵，將進三渡關防守，把總張鵬舉、土巡檢陸炳、土官安養極等，呈解搜山斬級一十八顆，遊守陳策、陳九經、報效生員唐斯給撫出旬金、楊水茅坎等處，苗民鄭廷興、杜華等男婦六百八十名口，把總曹仁佐、歐陽坤、周思覺、鄉導陳思學等，撫出羅下汝楊顯廣苦竹壩屯黃等屯，苗民屯軍田任舟等男婦一千七百七十七名口，俱經審實安插，總兵陳璘，探得大小三渡關俱結石為關，架木為樓，南山峭壁，險阻難伏，該鎮躬督白元潔、陳九經，帶把總吳應龍等兵，自中路進攻大三渡，遊擊陳策督把總葉占春、山種蘭、李佩兵，由關左進，都司吳時喬督把總秦崑、向日葵，并為事官楊惟中，督把總李君寶、陳效忠、陳嘉禮等兵，由關右進，其小三渡，則遊擊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璠、薛維爵，由中路進，守備李大諫督把總王可大、馮碧等兵，由關左進，守備王之棟督把總宋守忠兵，由關右進，定分信地，重懸選鋒銀兩，下令於二十三夜三更時分，衝殺前進，次早寅時，各到關前，舉礮吶喊，當有大三渡一賊，騎坐黑馬，頭頂紅盔，身披鎖子銅甲，統老虎軍突出迎戰，我兵奮勇，大發銃礮火器，打死數十賊，即退回據關，斬放石柵，自卯至巳，兵不能進，陳策於關左覓一小徑，攀藤而上，各兵踰尾而登，賊勢亂發，策身被數矢，家丁陳勝、奮前斬獲賊級二顆，都司吳時喬、為事官楊惟中、俄從石山，督兵緣崖前進，兩軍夾擊，賊力遂分，總兵陳璘，分督白元潔、陳九經，領兵

中路擁進，賊三面受敵，我兵斬柵，賊遂敗走，當即乘勝追至第三重關，賊勢窮迫，退入第四重關，因兩翼官兵未到，賊復柵石拒敵，大戰數合，我兵競用挨牌，蔽其矢石，直薄關下，斬去柵柵，殺入第五重關，各兵奮勇，將噴筒火箭西瓜等礮，向賊攻打，賊始大敗，當陣斬級四百四十五顆，俘獲賊屍四十名口，賊仗十四件，方登高屯兵，遊擊江騰龍報至，是日寅時，攻打小三渡關，關口僅闊三尺，築簽柵比，難以前進，隨取茅草填墊，又令守備李大諫，帶兵由左山取道，王之棟帶兵由右山小徑進，兩面夾攻，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璠等兵，自關前正路，併力齊擊，賊應接不暇，攻破關門，斬獲首級三十五顆，餘賊披靡，退據一壘，分兵包圍，用火延燒，賊乃衝出接戰，我兵又斬級一百六十四顆，其餘潛遁，又據永順保靖土舍彭象崑，舍把彭宗惠、張良弼，把總張鵬舉、曹仁佐、土官羅承恩等，防守把隘，督兵搜山，斬獲賊級三百九十二顆，就該守備陳九經，督同鄉導把總陳紀、哨官楊華、與五司把總劉一清、土官楊鯨等，招下青蛇等圍木柵鐵絲壩等處苗民，大小男婦四千零六名口，開報前來，審發該地方安插，各官兵乘勝直向海龍圍，五月初六日，總兵陳璘，躬董官兵，直薄圍左，割營，協同川貴各兵，相機攻打，十二日，楊賊突出飛虎圍迎敵，永順司土兵衝前，斬獲賊級四顆，為事官楊惟中，守備陳九經等各兵，自水坑邊直上，斬級七顆，賊奔回圍，十三日，復發兵進攻，楊賊率黨，出巢拒戰，藥矢如雨，傷我官兵，當有楊惟中，并接管廣右營把總戴宗茂、奮勇向前，齊發銃礮，各賊怯退，我兵趕前，斬獲賊級六顆，陣亡兵一名，二十二夜二更時分，各賊潛出來衝陳九經營壘，本官督兵戰至四鼓，把總劉一清奮勇帶兵，血戰衝殺，斬獲賊級四顆，餘賊奔回，遊擊陳策，守備王之棟，開營督兵往援，遊擊所部把總葉占春，斬級一顆，王之棟兵，斬級五顆，二十三夜，為事官楊惟中，割守河溪，賊是夜竊出偷營，督兵截殺，斬級三顆，二十五夜，賊復來偷營，都司吳時喬督把總向日葵，斬級一顆，二十六日，白元潔伏塘自兵，又於圍下管林，斬獲賊級二顆，俘獲婦女幼男各三口，時三省官兵，攻圍隘月，卒難破取，看得圍後稍平，勢有可圖，二道與總兵陳璘計議，於圍左豎立柵柵，圍至圍後，布柵比，以防夜衝，賊又在敵樓，亂放藥弩，拒我官兵，總兵陳璘，因置鐵牌一百餘面，步步挨前，逼近賊圍，相離丈許，我兵得地，賊之弩箭，不能放射，我兵遇夜放箭，板於柵外，賊人夜出偷營，每為釘傷，我兵又將火礮擊賊，自後賊不敢輕出，至初四日該三省監軍，公同各鎮總兵官議允，分定日期，責成攻打，六月初五日，屬劉李二總兵，初六日，屬陳吳二總兵，至是夜兩道會集總兵陳璘，并副總兵陳良壯、王鳴鶴，及參遊等官，王一桂、陳策、江騰龍、宋大斌、都司吳時喬、錢中選、守備陳九經、白元潔、王之棟、朱桂芳、楊惟中等，商議停當，將各官兵懸賞鼓舞，初六日五鼓，總兵陳璘，躬統前行，偏沅撫院差來守備劉允康、張懋傑等各執令旗牌，隨後督押，齊至圍下，寂無聲息，總兵陳璘，令陳良壯、陳策、陳九經，把總吳應龍、李元敬、戴宗茂、從左，王鳴鶴、王一桂、宋大斌、錢中選、朱桂芳、楊惟中，從右，江騰龍、吳時喬、白元潔、王之棟，把總吳嘉隆，并指揮陳九德、祖浩、武生盛國用等從中，各衝殺前進，從山坡蟻附而上，殺死守城賊二十餘人，陳吳二總兵，督同陳良壯等各將領官兵，并參將鄧鍾續到廣兵，後進城，舉礮三聲，各賊驚惶奔潰，官兵奮勇衝殺，應龍聞知，即同愛妾周氏何氏，懸梁自盡，左右放火焚燒，總兵吳廣，守備陳九經，打開樓門，直登

其上吳廣爲首。陳九經爲從。衝火取出全屍。白元潔親獲會妻田氏。并宣慰司銅印一顆。查溪文係播州宣慰司印六字。四角俱全。遊擊陳策親獲逆子楊惟棟。哨官嚴穎。擒獲楊以棟。報效武生盛國用。擒獲楊良棟。并偽內官四慶。舍人鄧光洋。擒獲楊奇棟。并良棟乳母老趙秀。與家人阿十。中軍指揮馬一龍。擒獲楊勝棟。舍人孟都。擒獲逆賊孫嵩壽。舍人許英。擒獲偽內官雙慶。逆賊孫春壽。并逆賊女真惠。又擒朝棟女性。朝棟妻田氏。陳九德。擒獲逆賊女真瑞。并楊良棟妻田氏。偽內官陶鳴。兵雷四。擒獲逆賊女真福。并其乳母任秀。軍人嚴福。擒獲楊以棟妻田氏。名色把總陳歷。擒獲楊勝棟妻田氏。偽內官金牛。指揮祖浩。生擒賊首何漢良。報效承差區良相。擒獲偽內官天保。軍人區志結。擒獲偽內官善奴。曾元。指揮牛桓。擒獲偽內官楊富。并逆女真惠乳母善秀。名色把總陳發。擒獲偽內官閻元。官桂。慶祿。名色把總蕭聲。擒獲逆酋使婢元秀。家丁劉官。擒獲使婢善緣。家丁鍾位。擒獲朝棟妻乳母金蓮。并嵩壽乳母祖秀。家丁華世春。擒獲性福乳母李氏。春壽乳母顏氏。哨官林新。擒獲其瑞乳母春鳳。使婢五奴。舍人鄧樞。擒獲楊勝棟家人同生。共擒斬一千三百九十五名。俘獲賊屬二百二十三名。又奪獲偽驃騎將軍鎗關防一顆。賊仗三百二十五件。諸葛鼓三箇。陣亡兵五十七名。陣傷兵三百四十八名。當即於園上會同三省道鎮。將楊應龍全屍。并印信。與會妻田氏等。審驗明白。續據守備李大諫。督把總蕭鳴時。王可大等。并永保士兵。勦搜各山。斬級七十六顆。以上共計擒斬賊徒賊級。六千零七十八名。俘獲賊屬一千七百二十四名。投降招撫共九千六百四十八名。賊仗六百七十七件。牛一百八十八頭。除將賊首楊應龍全屍。賊妻田氏。并逆子楊惟棟兄弟。及各妻田氏等。賊首何漢良。并宣慰司銅印一顆。已該總兵陳璘。差游擊宋大斌。把總白元潔。領解本部院。取獲批週。續據總兵陳璘。審出賊屬楊惟棟妻田氏。田一鵬。妾何氏。并獲鎗關防一顆。諸葛鼓一箇。長槍一百四十四件。斬馬腰刀大弩。共一百八十一件。除長槍發平溪衛貯貯。其田氏。何氏。腰刀。大弩。俱經該鎮。差官解赴本部院。審驗訖。此白泥一路所獲之功也。又查得統領龍泉一路官兵。副總兵陳良琪。統率偏將參將王一桂。都司錢中選。原任守備徐允爵。立功守備楊惟中。洞庭守備朱桂芳。中軍指揮徐時達。旗牌官葛倫。郝朝中等。至期各由龍泉司攻勦。除賊兵功次。遵照貴州巡撫郭都御史憲牌。聽該省查核。不關外。二月十六日。陳良琪。領營受水。令塘報官趙志定。把總陳大順。領兵哨伏茶子園。擊獲播賊胡興仁。審係巡警朱敬管下。差運糶米。進播州修岡。及哨探四路官兵消息。又於大灘擊獲姦細王原。審係楊會統兵提調趙仕登管下。差出偵探各路官兵多寡。進兵日期。回報領兵應敵。至二十六日。鄉導王宣明。招出統制袁守剛。下提調趙正芳。盧順。周廷貴等。四十四名。口。初八。十一日。哨官唐文燦。黎世文等。招撫出播民方自朋。并被播酋執留屯軍王世奇等。八十七名。口。三月初九日。黃誠。燒劫青岡山。報效生員朱承化。生擒一名。三月十三日。陳良琪。令參將王一桂。督發施南。散毛。忠建。三司宜撫。單玉鑑。田天爵。忠嗣。高羅。大旺。三司安撫。田大豐。田阜。田養民。蠟壁。東流。二司長官。田洪。田盡忠。繆順。司視。舍向明德。喇諾。六寨。土百戶。向權。喇長。向景忠。向放。向明。向世奇。向化。枝。各士兵。攻打唐保所。播賊惡目羅淳等。對敵。部斬五顆。奪獲賊仗十件。馬一匹。俘獲賊屬一口。

即日陳良琪。密令王一桂。督發施南等九司六寨。土官。單宜等官兵。指揮唐一麒。中軍百戶張儀。千戶趙承烈等。於十四日。攻打關崖圍。賊兵拒敵。矢石如雨。我兵奮勇。前後夾攻。克破險圍。十五日。寅時。嚴督官兵。乘勝。攻破板角。圍。當陣斬級一百八十七顆。生擒頭目龍潘。祥。陸。崖。而死者不計其數。同日。千戶孫應期。百戶張儀。塘報官趙志定。鄉導黃仁普。朱承產等。招出標頭劉大魁。宋正隆。董國相。等四百九十名。口。十六日。陳良琪。密令把總王世恩。領兵偵探。苦竹關。把守苗兵。俱赴板角。應援。所存無幾。當日。乘隙。攻燒。先登關隘。招降丁月明等五十七名。十八日。千總周世祿。報效吏員應期。招撫出播民四百四十三名。口。又同指揮劉之屏等。取出屯軍黎世華等。六百五十四名。口。是日。馬步苗兵。萬餘。至板角。關前。兩路包圍。當令參將王一桂。統率指揮唐一麒。中軍官張儀。千戶孫應期。同施南九司六寨。土兵。分哨迎敵。自寅至未。斬級一百七十四顆。十九日。令千總周世祿。把總戴天球。鄉導黎世文等。攻打寶子圍。共斬三顆。二十日。令把總陳大順。丁慶等。領兵攻勦葛漏沖。斬級七顆。招出播民林正變等。二十九戶。二十七口。令小中軍金崎。陳其可等。領兵伏哨於黃沙圍。并板角。關口。野兒。嶺。斬級四顆。取出屯軍周瓚等。一百七十八名。口。報效知印陳其忠。同把總朱承中等。招降把守苦竹關。兵龍廷爵等。三十三名。千總周世祿。招出播民廖朝祿等。六十七名。口。四月初六日。千戶孫應期。中軍官張儀。指揮唐一麒。撫出楊應龍族舍楊海等。一百零三名。口。初九日。陳良琪。令參將王一桂。督率中軍張儀。指揮唐一麒。千戶孫應期。同施南九司六寨。土兵。前後並進。攻勦川崖。青山二圍。斬級一百四十一顆。四月十一日。陳良琪。親自督兵。攻打趙生坎。分兵夾進。中軍指揮徐時達等。領賀國欽。江天濟。舒學乾等。從後路。攻打。指揮劉自西。領向日明。張廷崑等。從前路。攻打。酣戰。自辰至酉。賊敗。斬級五十六顆。當夜。收兵於保子圍。下。至十二日。乘勝。長坎。險圍。斬級五十八顆。奪獲賊仗八件。俘獲男婦一百一十六名。口。十四日。陳良琪。督同中軍官徐時達。金崎。指揮劉自西。陳其可。把總丁慶。各領兵。攻勦木窩。驛子坎。斬級二十六顆。奪獲賊仗十一件。招撫安顯政等。一十六名。口。十五日。陳良琪。令參將王一桂。督發施南。土兵。出哨魚溪。會賊衝突。斬級二顆。生擒三名。奪獲賊仗五件。紅旗一面。巡警朱敬。統領播賊數千。蜂割青山圍上。陳良琪。先於十七日。密遣塘報王朝興。潛往偵探。得實。於十八日。發兵。分部。中軍等官。徐時達。劉自西。陳其可。陳大順。丁慶。陳其忠。協同土官。向日明。張廷崑。張銘。攻打賊圍。正遇首惡。巡警朱敬。親領馬步苗兵。賈勇。前來衝突。我兵。四路。截殺。自寅至申。賊衆。敗潰。當陣。斬獲。朱敬。首級。一顆。并從賊三十六顆。奪獲賊仗。蓋甲九件。紫馬一匹。招降唐習祖等。三十七名。口。二十一日。陳良琪。督令中軍徐時達。金崎。指揮劉自西。陳其可。把總丁慶。陳大順。陳其忠。領兵。攻勦。牛坎。鴿子。岔。斬級一十四顆。奪獲賊仗十一件。撫出播民。田興順等。八十六名。夷苗一十六戶。二十二日。陳良琪。令參將王一桂。中軍官張儀。指揮唐一麒。竹同。散毛。司士。舍單。可符。發兵。哨探。於長坎。青蛇。後路。遇賊。衝突。接戰。斬級六顆。生擒二名。俘獲賊屬四名。五月初一日。各官兵。進關。遇賊。塘伏。青水橋。等林。出戰。金崎。陳其可。指揮劉自西。率兵。應敵。斬級一十三顆。奪獲賊仗十件。俘獲賊屬一十六名。口。招撫。夷頭。把事。李紹仁等。二百一十七名。口。以上。招撫。并。取出。被虜。軍民。男婦。通共。二千六百二十

八名口俱經審發安插。又令守備朱桂芳、茅岡土官覃宗伊、分兵攻勦雞籠岡。斬級一十一顆。招撫再雲、鮮等九十六名。六月初六日。隨總兵陳璘、攻進海龍岡。斬級八十二顆。生擒二十二名。俘獲賊屬一百九十五名口。奪獲賊仗二十一。先後陣亡兵九名。陣傷兵二十八名。前後斬級八百二十六顆。生擒二十九名。通共擒斬八百五十五名。俘獲賊屬男婦二百八十九名口。招撫并取出被虜軍民男婦共一千六百二十八名口。奪獲賊仗八十六件。馬二匹。此龍泉一路所獲之功也。該二道會同辰沅兵備道。查得白泥龍泉二翼。楚兵功次除楊惟中長坎團。部斬一百五十七顆。查係殺降冒功。已經刪削不敘外。其餘官兵功次。以擒斬則六千九百三十三名。以俘獲則二千一十三名。招降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名。奪獲賊仗七百六十三件。牛馬一百九十四匹。俱係紀功委官。紀驗實數。鑿鑿有據者。看得楊會匪茹。與國為誓。萬姓荼毒。三省震驚。孰不以非可以歲月克者。乃自出師以來。甫三月。而元兇授首。黨與悉擒。千年虎狼盤踞之窟。一旦掃蕩無遺。上足以伸中國之威。下足以洩生靈之憤。其他狡黠土司。曠悍苗苗。無不落魄亡魂。西南半壁天下。可永無虞矣。朝廷威福。本部院方略所致。斷非文武將吏。敢貪天功。為己力者。惟是各官兵暴行間。勞苦萬狀。不可不查敘也。等因。各道冊呈詳到臣。案照先該江西真入府下舍餘張時照等。并播州里民何恩等。各奏稱土酋楊應龍殺死岳母嫡妻等命。閹割民人為太監。奪占幼婦為婦女。殺死長官。抄沒親叔。又於白石口拒敵官兵等事。節該兵部覆奉特旨。遣總督侍郎邢玘勘處。事完具題。本部覆奉欽依。移咨前來。欽遵外。萬曆二十六年間。節該前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譚希思題。為夷目投田構毀等事。前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明題。為土酋萬騎殺虜內地等事。兵科給事中侯慶遠題。為狡酋恣恠弄兵等事。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題。為目前防播勦倭第一急務等事。前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題。為播事勘處無期。在會殺虜日甚等事。二十七年間。該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江東之題。為狂酋肆行劫虜等事。又該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支可大題。為叛酋集兵猖亂等事。節該兵部覆奉聖旨。楊應龍遠斷神兵。合當防勦。這所議都准行。著各省同心。相機行事。欽此。又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題。為烏倭廓清土夷紛擾乞救部議。相度道里遠近。分設督撫重臣。以消隱憂。以維大勢。事。該吏部覆奉聖旨。土酋肆擾四川。巡撫准改總督。著便推素。有威望堪任的來。看。欽此。又該吏部題。為欽奉聖旨。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寫教與他。欽此。又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題。為播酋大殺官兵等事。該兵部覆奉聖旨。這叛酋圖劫事。著該巡按御史嚴勘。其奏。李化龍并郭子章。你部裏差人催他到任。俱限五月內接管行事。劉綎也著再催先帶家丁馳赴四川。俱不許延緩。致誤事機。其餘該區區的上緊著議來行。欽此。又該貴州撫臣江東之題。為播酋狂逞益甚等事。奉聖旨。楊應龍輒敢糾苗殺官。好生悖逆。可惡。著即催督撫李化龍及劉綎。著遊前。一併是職到任。調兵進勦。不許延緩。滋蔓。餘俱依擬行。欽此。俱經移咨欽遵在案。該臣聞命。馳赴四川。交代隨會同按臣趙標。為土酋糾苗劫掠內地事。奉聖旨。楊應龍罪惡多端。朝廷念其先世恭順。姑准贖死。乃敢逆天背恩。屢次狂逞。今又公然領兵內犯。罪不容誅。且彼處撫鎮文武等官。何故任其竊發。不

早偵報。原議招兵。何故至今未備。欺蔽玩縱。莫此為甚。該科便參看了來。你部裏即速馬上差人著李化龍嚴督所司。慎加防禦。准便宜行事。不許有誤機事。一面速行料理兵食應付。其劉綎世受國恩。又今彼功在邇。特寄重任。待之不薄。何為遷延逗遛。不為朝廷盡力。便馬上嚴催他去。若有別情。著他早奏將來。毋得誤事。不使欽此。又該臣題。為循例請設兵將等事。本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編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糧餉等項。都依擬行。軍務重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而因循虛假。各鎮亦宜同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淑。陳璘等。都馬上行文與他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練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臣題。為急報播酋陷城殺將等事。奉聖旨。綏江失守。蜀事甚急。可憂。著該總督率州屬兵。相機防勦。不得仍蹈前人玩縱輕率等弊。合行事宜。作速奏來。陝西延綏甘肅浙江等兵。其准如數調發。仍著揀選精銳。刻期赴援。軍火器械。給與隨營應用。各鎮官同心協濟。不得有分彼此。漢士諸兵到日。仍著劉綎提督。伊素稱忠勇。欲以功名表見。你部馬上再行論催。著他奮身報國。延緩入衛兵。還再議來。餘俱依擬。欽此。又該臣會同按臣趙標題。為播防孽匪正股等事。兵部題。為軍務事。節奉聖旨。是川貴用兵。雲南兵將。許總督徑自催調。領兵參遊而下。併聽節制。監軍司道。准設。著精加選調。務裨實用。不許採取虛名。及因循資次。乘機借用私人。其備用將領兵事。增置總兵中軍。俱依擬職守機宜。著督撫慎加相稱而行。不從中制。有能擒斬楊應龍首級來獻的。不論漢土官民人等。破格酬功。你部裏還明白議擬陞賞等級來行。風示天下。欽此。又該科臣張輔之題。為叛賊臨城殺將等事。本部覆奉聖旨。徵兵救蜀。已有明旨。但恐路遠。不能即至。這本欲兵部定限責發。說得是。還馬上差人守催。務將見在熟練精兵選去。若託故延延。以疲驚塞責。事發各鎮同罪。劉綎。吳廣。陳璘等。都著催他兼程去。總督事權原重。川貴又係特設。李化龍著用心率屬。賜餉准給發。不用命的許先斬後奏。兵部知道。欽此。又該四川餘慶長官等。司長官毛守爵等。奏。為逆酋悖旨不道。構苗殺官等事。本部覆奉聖旨。楊應龍世受朝廷優厚。恩厚。犯罪以來。又屢蒙曲救。不思感激。改圖。御乃稱兵犯順。荼毒生靈。攻破城池。戕殺將士。好生極惡滔天。亟宜誅勦。朕心獨斷。更無若疑。一切用兵事宜。除已行未盡的。陸續奏來。兵費著戶兵二部。如數即便先發。以後不時開請接濟。軍中用人舉事。務要詳審精實。一一濟用。不許濫收談士遊徒。及僥倖輕舉。糜財無益。奏民。著盡數發回各督撫衙門。從宜鼓舞聽用。仍須密訪詐冒反覆等情。不許潛留京師混擾。如違著該衙門嚴行驅逐。欽此。又該臣題。為再報逆酋情形等事。前按臣趙標題。為播兵壓境等事。科臣張輔之題。為苗孽業已橫潰等事。本部覆奉聖旨。逆酋敢行稱亂。亦因處置失宜。今各官尚循襲敝套。苟且支吾。蔑棄法紀。玩視明旨。但只畏賊。不知畏法。何由討逆正罪。靖亂安民。著嚴加申飭。惟法是舉。不許縱容巧玩。再致失策。內行查一事。還立限與他。不許徇情欺隱。欽此。又該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題。為逆酋猖獗。天討難容等事。奉聖旨。俱依擬著實行。不許諸人因而飾虛雜私。以誤大事。劉綎屢有旨了。還著他星夜兼程。赴任行事。欽此。又該工部左侍郎趙可懷題。為忠在剝削。敬陳一得等事。奉聖旨。銀兩准解發。軍興為急。編派著照了糧出辦。毋以優免。蒙損小民。欽此。又該臣題。為夷氛甚惡。天討宜彰

等事。奉聖旨楊應龍稟當。朕前因其頗立微功。姑從撫處。恩德甚大。這厮不思報效。卻乃稱兵犯順。殺將破縣。背去魏國。豈有再赦之理。已經屢旨進勦。著遵奉行。其餘該部有議來說。欽此。本部覆奉聖旨。西方有事。時設督臣一應討逆進止機宜。調遣兵將分布攻守。悉聽便宜行事。關係緊密的。不妨先發後。將吏臨敵。逆避。并失機情重的。亦許先斬後開。朝廷賞罰。明信。責在按臣嚴查的實。毋徇偏聽。致有參差。督撫鎮道。宜矢心協謀。毋分彼此。逆會。以賄賂為巧計。但能舉受者以功論。若隱忍收受。即係通賊。重處不饒。欽此。又該臣題。為郡城。偶值兵變等事。奉聖旨。劉從。著改南京右軍都督府。會書。員缺。便令推來用。萬。蔡。崇。向。仁。革。了。任。李。光。祚。等。行。巡。按。御。史。提。問。與。各。項。賊。匪。俱。查。明。具。奏。李。化。龍。著。相。機。移。駐。調。度。三。省。道。鎮。官。兵。併。力。協。謀。決。意。殄。賊。合。用。錢。糧。戶。部。上。緊。處。發。與。他。其。漏。洩。處。播。事。情。逆。黨。還。著。緝。事。衙。門。訪。擊。重。處。餘。俱。依。擬。欽。此。又。該。臣。題。為。逆。會。狂。逞。有。日。諸。將。觀。望。成。風。等。事。奉。聖。旨。董。元。鎮。改。貴。州。總。兵。官。原。旨。著。他。馳。赴。管。事。不。必。候。代。如。何。至。今。未。到。君。命。嚴。重。軍。機。緊。急。恣。意。逆。避。本。當。擊。問。姑。念。用。兵。之。際。革。去。總。兵。職。銜。充。為。事。官。管。總。兵。事。立。功。贖。罪。李。應。祥。准。以。原。官。起。用。貴。州。總。兵。聽。用。國。家。養。士。甚。厚。酬。功。不。薄。以。濟。不。時。之。用。各。官。平。居。驕。恣。肆。遇。警。退。縮。遷。延。巧。擇。便。利。專。圖。推。諉。負。恩。玩。法。於。心。何。忍。軍。法。尤。宜。嚴。肅。以。後。有。故。違。不。遵。的。即。以。賜。劍。從。軍。毋。得。姑。息。容。奸。匪。依。擬。欽。此。又。該。臣。題。為。預。謀。軍。前。緊。要。事。宜。等。事。本。部。覆。奉。聖。旨。是。逆。會。罪。惡。滔。天。更。無。可。赦。軍。中。機。宜。悉。皆。責。成。總。督。各。官。宜。協。謀。共。勦。不。許。參。差。若。有。妄。生。機。械。流。言。遊。說。顛。倒。是。非。獎。惑。耳。目的。在。內。聽。部。院。科。道。在。外。聽。總。督。撫。按。不。時。參。來。重。處。毋。容。姑。息。欽。此。又。該。臣。題。為。播。賊。分。道。突。犯。全。黔。等。事。奉。聖。旨。貴。州。孤。危。著。總。督。上。緊。與。各。鎮。撫。應。援。兵。馬。若。少。准。再。酌。量。調。募。另。給。糧。餉。與。他。廣。西。雲。南。湖。廣。各。兵。俱。要。齊。赴。信。地。戰。守。不。許。遲。遲。觀。望。董。元。鎮。填。否。策。應。及。應。擊。應。援。總。督。務。遵。照。原。旨。及。今。部。覆。從。實。行。不。得。姑。息。陳。寅。等。若。再。不。到。參。來。重。處。朝。廷。不。中。制。該。督。撫。宜。協。心。力。任。相。機。行。事。欽。此。又。該。戶。部。題。前。事。奉。聖。旨。是。糧。餉。用。兵。緊。務。難。待。奏。報。轉。轉。都。省。應。解。的。著。總。督。遵。照。原。旨。嚴。行。催。取。該。撫。按。不。許。執。留。短。少。致。誤。軍。機。以。後。不。敷。任。總。督。便。宜。徵。發。借。助。不。必。一。一。奏。請。仍。先。儘。貴。州。免。令。告。既。若。有。抗。違。不。遵。的。指。名。參。來。重。處。治。欽。此。又。該。臣。題。為。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等。事。本。部。覆。奉。聖。旨。川。貴。督。撫。道。將。俱。已。近。播。彈。壓。惟。湖。廣。兵。將。不。齊。倘。又。未。備。倘。致。失。機。巡。撫。豈。逃。其。責。但。偏。橋。既。設。總。兵。大。帥。聚。集。楚。地。遠。遼。陵。寢。所。在。尚。恐。巡。撫。一。人。顧。管。難。周。欲。添。差。一。官。前。去。督。理。監。視。事。軍。與。總。兵。一。併。裁。革。爾。該。部。道。會。同。吏。部。都。察。院。議。處。來。看。董。元。鎮。逆。避。太。久。著。戴。罪。管。事。能。上。緊。殺。賊。即。與。題。覆。若。再。推。諉。怯。懦。不。必。待。他。失。事。總。督。便。遵。照。沈。尚。文。例。一。面。解。送。京。一。面。另。委。賢。將。督。署。請。旨。其。副。將。以。下。不。用。命。的。即。以。賜。劍。立。斬。徇。衆。毋。令。參。差。不。整。總。督。務。遵。原。旨。毋。得。疑。畏。視。為。虛。文。致。誤。事。機。罪。有。攸。歸。欽。此。又。該。貴。州。撫。臣。郭。子。章。題。為。播。寇。突。出。充。斥。與。隆。黃。平。之。間。等。事。該。戶。部。覆。奉。聖。旨。是。貴。州。孤。懸。著。總。督。將。供。餉。銀。兩。先。儘。支。發。仍。遵。前。旨。於。鄰。省。拮。据。錢。糧。內。先。動。後。預。逆。會。抗。亂。普。天。同。譴。各。省。直。官。宜。請。助。兵。餉。豈。得。託。言。遠。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又。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題。為。將。官。赴。任。遠。阻。乞。賜。究。治。等。事。并。條。列。六。款。俱。該。

平播全書 卷五

二八三

兵部覆奉聖旨。是劉從著回原衛軍機緊要。一應調發錢糧兵馬。及邊轉文武官員。凡經題准的。著通行各該大小文武衙門。急急火速奉行。如違指名參來。俱加等重處。決不輕貸。三省將吏兵士。著總督振肅紀綱。申嚴號令。仍須審度機宜。以全取勝。如有囑強敗度。及畏縮巧避。與輕舉妄動。違誤節制的。都依軍法從事。不許姑息。致妨大計。欽此。又該臣題。為天討方張。師期在邇。乞留調用大將。分路進勦等事。奉聖旨。劉從屢經參論。已著革任懲創。既該總督進兵在邇。分布已定。一力保來。姑准充為事官領兵勦賊。著他奮勇報效。有功一體敘賞。如再負恩。驕縱誤事。重治不饒。欽此。又該臣題。為播賊侵犯黔境。攻陷土司等事。貴州撫按郭子章。宋與祖題。為播賊殘破孤懸。土司等事。奉聖旨。董元鎮。陳良珪。姑記這遭。候事完通議。楊惟中。本當擊回。革去見任職銜。取死罪。招由充為事官。戴罪管事。近來軍紀不嚴。明旨申飭。不曾再三。各兵將往往遠玩。通不遵守。何望克敵成功。李應祥等。是何緣故。至今未到。著各該撫按嚴查飛奏。不許徇情回護。如違一併治罪不饒。欽此。又該臣題。為播賊造逆。奉天征討。恭報師期等事。又該按臣崔景榮題。為兵馬既集。進征在邇。敬陳一得之見等事。奉聖旨。用兵深戒妄殺。尤當敬慎始終。不但進取之時。須有掎角。即克勝以後。時時宜整隊肅防。以嚴重為主。毋得徒事姑息。及疏脫縱弛。致墮狡計。已禁戢各將。不許爭妒參差。暴掠騷擾。進止務稟節制。違者雖有功。亦以罪論。總督還預定方略。詳申法禁。使人有所遵守。但不得過為掣肘。令失機會。不用命的。遵照原旨行。該奏報的。從實奏來。威福朝廷大權。寬嚴自有斟酌。功必不遺。罪必不宥。以必得罪首為期。苛細亦所不計。餘俱依擬行。欽此。董元鎮。李時華題。為師期伊瀾。謀貴萬全等事。奉聖旨。軍中事。屢旨悉付總督。朝廷不從中制。今正進兵。著李化龍。慎重周詳。勿得率易。僥倖。嚴申法紀。齊合衆心。如有觀望。逆避。妒害。搆說的。即時處置。重則以賜劍。先斬後奏。毋務姑息。欽此。又該科。臣桂有根題。為勦播安邊。不容再誤等事。奉聖旨。是西征機宜。著督撫遵照原旨。用心行事。朝廷既不中制。務須相時審勢。處置得宜。毋貽後患。欽此。又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為看詳章奏。賊勢漸履。舊轍等事。奉聖旨。是董元鎮等。李應祥等。俱已有旨了。進勦除兇。屢經申飭。大兵既集。著總督機宜行事。務須聯屬三省。互相掎角。不用命者。任總督從重處分。不得徇情姑息。妨誤大事。欽此。又該臣會同貴州撫臣郭子章。湖廣撫臣支可大題。為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等事。又該臣會同撫臣郭子章題。為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等事。奉聖旨。董元鎮。失律喪師。法所不貸。著督撫選差的當官。解來京。審實究罪。謝崇。傅。臨。陳。先。逃。即。以。賜。劍。處。斬。張。秉。忠。張。湖。姑。准。戴。罪。殺。賊。責。立。後。功。仍。嚴。行。申。飭。大。小。將。領。俱。要。奮。身。力。戰。毋。蹈。覆。轍。取。罪。不。饒。安。彌。巨。著。遵。照。原。旨。宣。諭。及。劉。從。等。各。將。聯。絡。並。進。併。心。滅。賊。毋。得。有。分。彼此。驕。妒。觀。望。以。致。大。軍。久。頓。不。解。成。功。賞。格。具。在。有。違。國。法。凜。然。決。無。少。假。李。應。祥。著。充。總。兵。官。換。制。救。與。他。餘。依。擬。欽。此。又。該。按。臣。崔。景。榮。駐。劄。重。慶。就。近。監。軍。又。該。臣。題。為。播。賊。在。即。庸。將。為。祟。等。事。奉。聖。旨。吳。廣。著。革。總。兵。銜。充。為。事。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欽。此。又。該。臣。題。為。丁。憂。事。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題。為。征。播。機。會。宜。乘。督。臣。關。係。甚。重。懇。乞。聖。明。兩。赦。從。權。移。孝。以。收。成。功。事。本。部。覆。奉。聖。旨。卿。等。說。的。是。軍。旅。事。大。李。化。龍。正。值。督。兵。決。勝。之。時。當。從。權。移。孝。力。圖。報。國。待。蕩。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聽。回。

平播全書 卷五

二八五

籍守制著兵部馬上傳諭知之切勿頃刻杜門致妨機務欽此又准兵部咨該臣題前事覆奉聖旨覽奏求歸守制固孝子至情但賊勢垂亡兵機尤急關係西南倚託最重近該部科公論請留朕已有旨明悉宜抑情遵命視國如家事完終喪有期慎勿哀毀妨誤不准所請該部知道欽此除將節次奉到旨意轉行三省文武一體遵依外先是臣奉命入川賊匪罪在不赦已統兵深入有擒王勦叛之說遂破碁江且派重慶地方洵洵皆謂有長驅之志於時目前兵力略無可恃臣乃以計緩之一面調兵一面移文詰責若未嘗絕之者賊果信之即具文求撫且不西向臣因得以微調漢土諸兵急為之備其時賊氣甚甚川人畏之如虎臣發成都兵甫出門欲投錦江不復肯東又聞碁江城守兵見賊來謀而走多投水者止餘二將與其家丁遂及於難臣念漢兵心膽已碎士兵狐兔有情自非召客兵不可因請調陝浙諸省之兵又念外兵之費甚侈往來途次且生擾是不可多因於每省鎮止調一二千多者三千共數省實僅僅二萬其餘仍三省及滇粵土兵也然西南人見外兵來莫測多少以為天下之兵皆至矣自是漢兵之氣壯而土兵之心亦折無不樂為我用者時賊雖知調兵然以為虛聲嚇之如往日非實事也臣亦止在成都積糧治器若無事然不復東賊亦不疑比兵且集臣移駐重慶賊始知必勦頗肆衝突然我兵漸益未易得志也臣又念兵以一路進既道狹不能容一有前卻不可復振因分為八路又念路分而兵少賊厚其陣以衝之敗矣因令每路皆三萬以上每一路皆可以當其全師又念關外賊黨多不可勝誅會兵部頒賞格至首重招降臣益推廣之但投戈者皆赦不誅臣又念兵無賞士不往會兵部賞格首言得賊者即以其家資與之臣益推廣之克關破圍各懸賞賞各以千萬計既川兵入關臣又恐其人自為心若九節度之師然因復委按察使張梯入總監之殺性泄盟務必得賊臣又恐賊事急詐降得以遷延至著兩漸深我兵不能久因令但急攻之有稱降者斬使焚書無為所給時湖貴之兵亦至圍下臣欲入營親監之會聞先臣之計臣恐營中遂懈惰不可用因不待成服跳而草檄示以例應候代照常督兵有慢令者尙方具在令代中軍余德榮等再往監之臣又念賊圍後易攻圍前難攻時諸將墮圍下者各有分地因令以勁兵一枝壁其前其餘併力於後臣又恐諸軍士爭走賊財物或至亂行致有他虞因移文再四申禁臣又聞營中流言水西自把尙不絕賊恐漏軍情因移文令其退割水西土官懼撤其兵退而引嫌曰吾不欲為亡播之續也時久雨兵士日在泥淖中至六月初四而天忽晴初五日遂破其二城初六日遂登其圍賊以滅亡總計八路生擒賊首賊從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斬級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顆俘獲賊馬五千五百三十九名口招降播民一十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一千六十四名口奪獲馬牛七百六十七匹隻器械四千四百四十四件是役也自賊破碁江至勦滅可一年自進兵至滅賊百十有四日當八路對壘時土漢兵既參差不齊諸將領亦彼此觀望播人劫於賊之積威人自為戰未易即克我各路又糧運艱難時有脫巾之呼臣日夜催督走使馳檄至數百千即兩省撫臣各路鎮道亦靡不志忘食或至頭須為白總之諸文武知廟堂之意必欲滅賊故鼓之即應勞之不怨誅罰之亦無敢嘖嘖者向更一月而賊不滅若兩久瘴疫深我兵自潰無間賊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

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議照國家方制萬里日所出入之邦悉為郡縣獨西南諸省不廢土司蓋亦曰因俗而治與之相安云爾二百年來此輩犬羊之性不甚馴擾亦時有之然未有若播酋楊應龍之公然叛逆者則何也蓋其地險其兵強其財力足以使鬼通神其聲勢足以呼羣嘯加以年來方隅多事東西用兵九伐之旌未遑南指彼遂時時狂逞亦時時得志井蛙之見謂縣官真無奈何諸宰不逞如楊珠楊明何漢良孫時泰輩矜其雄心或時有以公孫躍馬尉佗自王之說進者賊亦念騎虎者勢不得下將曰等死吾且舉大名乎於是乎恣其狂圖淫怒以逞而破城殺將鶴起西南之勢成矣夫天下非小弱也九州四海兵非肥糧非乏也向賊逆形未著皇上不忍遣觀之兵曰吾且舞干吾且解網姑俟其悔過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乃不謂兇人之性不移也始天怒赫然斷在必勦夫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況此么麼者乎蓋自進勦之旨下尙方之劍頗然後海內熊虎之師如雲而來京城之粟蔽江而上智士陳謀勇夫效力火燎毛山靡卵賊即欲不灰飛燼滅亦可得已臣等嘗即諸路之功而評敘之在四川則柵木三峒賊黨以為三窟謂天險不可升者也婁山關賊前門我所必由賊所必爭者也海龍圍賊以為天造地設人迹所不能到兵力所不能加者也三戰而三克之賊力竭矣不亡何待夫賊黨自戰其地猶易與也惟賊父子親在行間則諸賊人人致死難與爭鋒該路到處與賊父子對壘最快者九緝子之戰賊悉其精銳以付朝棟令之從碁江進從南川回此其目中尙復有官兵乎劉挺一戰而走之自是播人為之破膽尤快者諸軍壁海龍圍下連月不拔挺至一日而克其二城賊遂滅亡至今羣口囂囂然竟無敢沒其先登之烈者法兵無選鋒曰北挺於諸路其選鋒乎則碁江路之功也臣嘗言破賊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宜疾戰謂師不可老也安羅陶洪三寨生口以數萬計勝兵以數千計令功者以大兵初入必且多殺以報捷勝之則傷仁不勝則損威矣而該路坐受其降兵不血刃自是一戰而斬郭通緒再戰而入崖門關三戰而屢捷於不牛塘賊計無復之遂父子相哭而上圍矣當其戰水牛塘時川兵雖入關去圍尙遠湖貴兵在關外絕不相聞吳廣以孤軍去圍數十里而結營犯兵法之所忌而卒以得志自非其令嚴而戰力當不及此後雖以講降誤事然有激而奮竟以成功逆賊父子盡獲其手終不失為全捷則永合路之功也南川路最險最遠去圍可六七百里賊以為官軍必不能從此進當馬孔英之未至也高折枝以一書生請自將士漢兵以往此固已雄偉不常矣乃師期一月之前先持官瑞營以塞賊膽而撤回其龍泉之兵且以解思石之危其事甚奇其功甚大比進兵從真州入其人則篋食壺漿以迎播人則棄甲曳兵而走居然有三代時雨氣象時諸將方欲候各路消息方入關折枝輒然曰若某則誰為當先入者策馬而前衆隨其後竟以三月初八日奪桑木關而據之臣用是以催各路尙有以四月入者以五月入者令諸將皆折枝諸路皆南川賊賊當更早抵關而馬孔英至則文武相得如樂之和自是日日約各路攻圍有應有不應甚或以相誹詈而折枝不顧也分攻令下諸將爭走後門該路獨壁前門夫後門我易攻賊前門賊易衝我彼亦曰誰為宜

當賊衝者蓋亦先入關之意乎。破圍之役後門以二路更番前門以一路搏戰日夜揮戈人百其勇坐使賊自盡而逆黨無一逸者總之倡諸路之先作三軍之氣令諸帥不得以賊強我弱借口而竟以奏功臣於該路文武蓋心折焉則南川路之功也。在湖廣則偏橋一路江外為四牌江內為七牌皆五司遺種九股惡苗盤據糾結其間四牌不墾即武騎千羣未易窺三渡也。陳璘獨以一旅之師先掃四牌開我進兵之路用是為江內外賊黨寒心長坎瑪瑙毒蛇三圍自昔以為險絕官兵所從未易得志者臣亦慮其難下令降之璘以為除惡務本竟一鼓而升其巔殺戮數千吳開十里時龍泉噴施南兵亦已先克板角關至今白泥湖潭之間四牌七牌之苗遂無遺種微璘之力不及此該路漢兵少土兵多糧運少遲便成諜呼璘令嚴而法肅卒能使之用命而不為害迨至克關逼圍議設木柵製鐵牌以防賊逸其機智有足多者卒以入虎穴得虎子閹人縴女繫繫在俘良快人意則偏橋路之功也。貴州各路與川湖不同其地近其兵少其餉乏其夷情反覆而靡常其民心搖惑而不定茲之用兵又非以一涇厲一鼓舞之為兢兢者為江失律已見法矣然能借是以激勵水西俾之絕狐兔之情踐虎狼之窟母氏圍一戰大足破逆西之魄而奪之氣此則失之武人得之文吏蓋運籌者之苦心乎李應祥以孤危之兵當籠腕之時能自審於緩急進止之間以守為戰以招撫為進攻卒之轉弱為強揚旌直指斬首數百招降數萬因之破諸國斬三渡抵白田何其壯也竟以連合川兵同心戮力破重城俘羣醜振積弱之邦舒華夏之氣始如處女難如脫兔茲其審於機而神於用豈易得哉則平越烏江沙溪諸路之功也。夫我國家從來用兵未有大得志於西南夷者也國初傅友德統二十四將軍止言防守未聞戡定正統間麓川之役用兵五十萬轉餉半天下陞彼萬人三返而罪人竟逸嘉靖初思田之役以勦始以撫終至今為諸夷借口茲其大致可觀已諸帥同中庸人臣等三五書生耳其智略才力不逮古人遠甚乃兵緣逾二十萬進兵緣逾百日總計防守征勦三省之費幾逾二百萬而倖以成功則何也臣以為此非諸文武之功也而皇上之功也。皇上斷在必勦故開臣得以開其忠而畢力持國是部臣得以宜其猷而悉心調兵食科臣得以伸其說而矢口效封駁臣等奉而行之用使文武同心將士效死爰有成績抑非獨於此也。皇上有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之旨故臣得以陽開陰閉頃刻逆酋束手坐以待斃而不自知皇上有同心協濟不分彼此之旨故臣得以調各邊各省之兵糧協濟三省之不足即諸省亦悉力應付卒以濟事皇上有先斬後奏先發後聞之旨故臣得以約束諸文武大吏即行開大小將士人人常如兵在其頸強者不敢跋扈而怯者亦不敢逗留皇上有酌量調募另給糧餉之旨故臣得以廣招多兵十圍五攻無不如意一舉撲滅之為快皇上有盡付總督任從處置之旨故臣得以悉心調度盡法督責令無不行禁無不止人人嚆口翹足以應之而無扞格壅闕之慮皇上有審度機宜以全取勝之旨故臣不直以細語文武且時用以自縲罔彼已審時勢勞心焦思計圖萬全幸不至為賊所乘而得薄收尺寸之效蓋臣每誦詔旨即十行之札萬里之外往往略於指掌而析於毫毛輒沾沾自得以為賊平矣已戰勝於堂上矣夫淮蔡之平直須一斷何況其廟謨詳審一若此哉臣故曰非諸文武之功也而皇上之功也乃皇上不自以為功直推功於臣下且

命臣等將諸臣功次從公錄錄臣即心知非諸文武之功亦何敢不遵明旨而量為品級除內閣大學士趙志皋一德調元純忠許國計安社稷鼓鐘怡九廟之靈亂定西南夷夏仰千秋之伐相業光昭於史冊猷皇潤色於絲綸大學士沈一貫道推先覺功在中興坐廟廊如周鼎商彝威靈樹八荒之表紆籌策兼房謀杜斷精神折萬里之衝種茲淮蔡之勳允賴輜帷之算此在宸衷自有特眷非臣所敢擅擬如兵部尚書田樂蓋世勳名當朝耆碩犁庭紫塞匪夷之種落幾空授策青兗蠻嶂之妖氛立掃制勝在廟堂之上成功於指顧之間戶部尚書陳瓊等當日時艱焦思國計左徵右發調度會靡後時酌盈濟虛拮据回遺餘力匪藉士飽馬騰之效易收執訊獲醜之勳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等望魯鷓鴣名高端仗鎮垣抗議屢據忠藎以陳謨鐵壘分籌遏堵妖氛而獻捷職方司郎中張主敬素握元經熟嫻黃石人參筮樞之謀議指麾如見智囊出料陳陳之機宜璧畫錄生武庫此即酬功自有殊恩臣亦不敢擬敘如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學貫古今才通文武決策驅門庭之豺虎而左提右挈良工具其苦心潛機羅堂與之犬鷹而陽縱陰操偉伐尋收於指掌間巷且闔戶祝廟廊共仰羽儀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三湘七澤之福星十圍五攻之神祕不以賊遺君父倏滅楊玄凡克敵示子孫仍封楚觀惟茲戰勝而攻取允賴虔始而厚終巡撫偏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邊才推重家學繩繩奉詔叱馭南來時雨霽戎軒之捷奮衆揚麾西指迅靈挫賊壘之堅匪直開府之威名允稱世承之忠孝前四川巡按御史趙標山峙淵涵之度文經武緯之才籌兵食之機宜計周先事申勸懲之約束早奏厥功調發悉藉於前猷將士畢遵其成算今四川巡按御史崔景榮純誠體國直亮匡時肅申令於烏臺凜如曉霜鋪玉斧明誅賞於龍圖皎焉秋月湛冰壺駐滄海之節不移平播之功立奏貴州巡按御史宋興祖朝裁立解體懷謀略傾肝膽身染斗絕戢聲避威風之鳴免窟窟銷堵逆畏神羊之觸借寇恩賜貴竹平蠻仁覆粉榆湖廣巡按御史王立賢經濟詳諳淵閱識度澄清江漢聲靈夙響於有苗掃蕩封疆籌策獨周於邊徼一路風傳驍馬三軍氣鼓常蛇緣各臣與臣同為憲臣亦不敢敘外其三省在事大小文武官員人等謹照撫道文冊之所品題參以耳目之所親記第其功次酌其陞賞一一為皇上陳之總統大帥在四川則原任總兵今充為事官劉挺沈雄氣壓萬夫忠勇身經百戰職逆酋於虎負而種種出奇鼓大衆以驍騰而多多益善克圍功應居首平蠻績已無前鎮守四川總兵今充為事官吳廣昂讓之槩凌霄果銳之鋒逐日水牛塘六場大戰先諸路而虎穴頻探海龍圖一鼓盪平執羣俘而狼烽頓熄士歸赤幟將號白眉領兵總兵官馬孔英沈毅多算恬淡無求勦伐略不動容綽綽大樹之號戎行齊如斬足凜凜細柳之營一時推殺無雙百戰塞旗獨步在湖廣則總兵官陳璘藏祕策於地中落奇兵於天上擁貔貅而蒙矢石義激風雲戮鯨鯢而陵嶮巖威生草木坐據萬全之勝算永奠三楚之封疆在貴州則總兵官李應祥功在三川胸蟠七略車旗捲霧重城之殺氣如虹龍劍排空絕傲之妖氛若洗自是當年宿將堪為萬里長城以上諸臣或入關有先後或戰陣有緩急或獲賊有首從要皆衝鋒觸羣九死一生與賊角於兔窟虎穴之中於國樹夫展士開疆之效勞績殊常均當優異內劉挺吳廣先俱被參革職充為事官今則

一破岡城。一獲賊首。俱立有奇功。相應復其原職。仍與陳璘、李應祥、馬孔英一體重加陞。監軍司道。在四川則參政謝詒。三仕蜀。洞識機宜。裁護軍素饒奇策。當羽書紛糾之際。區畫敏如承。處夷情狡。譎之秋。揣摩若觀火。在貴州則按察使楊寅秋。才因識定。慮遠機沈。拮据於兵食之間。紆籌心為最苦。縱橫於戰守之際。決勝略更多奇。參議張存意。志意恢闊。機略馳。履危蹈險。躬冒矢石之衝。絕苦分甘。士感續醪之惠。在湖廣則按察使胡桂芳。腹笥兵甲。氣壯山河。運籌於帷幄中。殫厥助勦之力。執鞭弭於團後。佐成底定之勳。參議魏登蒙。素稱八面才猷。雅抱一腔忠義。襄藥業而親臨將壘。為國忘軀。茂草舍而直逼會巢。渾身是膽。續委監軍四川。按察使張梯。籌畫呂縉石略。撥富范。韓。披戎服而鼓八校之威。烈邁輕裘。緩帶臨虎帳。而督一戰之捷。功成城穴。犁庭以上諸臣。在謝詒、楊寅秋、張存意、胡桂芳、魏登蒙。則提衡文武。衝冒險艱。自大帥以至卒伍。皆其指揮。自出兵以至滅賊。皆其籌算。在張梯。臣因固久不破。續委監軍各路。飛騎入營。歃血誓衆。援桴親鼓。一戰成功。其勞績均為殊異。相應一體超陞厚賞。且諸臣才品。表表一時。內多資望。已崇勳庸。久著者。仍應於邊腹巡撫員缺。推用。以竟其施者也。督理兵糧司道。在四川則參政張文耀。筆陣采煥雲霞。劍匣光搖參井。聚米而指。畫山川之險。真如熟路。輕車。纓冠而力拯水火之危。何論盤根錯節。副使史廷賢。綜軍輿而獨煩心計。料兵食而兼盡首功。堪京之積。靡窮。粒粒皆絲。辛苦水陸之輸。查至。陳陳盡費經營。參議劉一相。襟度直追古人。清貞迥超流俗。開鳥道以轉登天之運。心力俱劬。募魚。而餉市地之兵。頭須為白。僉事徐仲才。請夙擅於康時。經畫時張於會計。揮毫落天雨之粟。無容流馬。稱奇。轉盼壯雲屯之聲。不道籌沙。用說。在貴州則參政郭廷良。端直自遂之性。能卓立而弗移。奮發有為之才。每必行而莫撓。列郡之輸。將常給。三軍之資。藉宏多。副使洪澄源。忠信可孚。豚魚。方略能馴。抗旌指授。歷山。洞而深入。蜂屯。襲。射。親。凌。風。霜。而快。聞。鳥。幕。副。使。尤。錫。類。才。思。練。達。德。性。溫。和。坐。鎮。平。越。之。危。城。克。堅。墨。守。連。破。黃。灘。之。險。塞。更。藉。良。籌。參。議。梅。國。樓。志。在。平。夷。謀。周。富。國。量。盈。縮。之。數。而。供。需。接。踵。於。夫。丁。裁。莫。益。之。宜。而。部。卒。絕。呼。於。庚。癸。在。湖。廣。則。參。政。詹。啓。東。表。裏。相。符。才。誠。兩。合。飛。鶴。輓。粟。胥。蒿。目。於。川。陸。之。間。林。馬。厲。兵。卒。收。功。於。饋。運。之。繼。副。使。王。應。霖。篤。實。輝。光。之。器。精。明。渾。厚。之。才。臨。沅。水。而。振。紀。綱。風。清。一。路。駐。偏。橋。而。核。功。罪。令。肅。三。軍。參。議。薛。士。彥。清。節。自。將。經。術。為。理。手。揮。繁。絲。調。劑。裕。軍。國。之。儲。身。履。艱。危。冒。險。破。洞。庭。之。浪。以上諸臣。或逐戈矛之士。探卵巢。或驅負載之民。轉粟鳥道。或往來苗寨。彈壓諸夷。或上下江關。分餉三省。均有勞績。俱應優陞厚賞。及查湖貴二省督兵理餉。每路以二人分理。川省督兵理餉。每路以一人兼理。又史旌賢本路之外。仍兼四路水運。諸臣勤苦。更為殊常。以故出營之時。半成白首。仍應查照加陞。以示酬勸者也。先後與事司道。在四川則參政馬朝陽。馭夷方略素閑。滅賊籌惟更遠。邊防慎固。內地恃以無虞。火器分馳。外侮因而克禦。參政王嘉謨。雕龍竹書之業。倚馬草檄之才。譚兵事熟若探囊。無非石畫。料賊情符如合券。豈是虛談。副使蔡守愚。端凝而有卓識。沈毅而又虛衷。當徵發之紛紜。事無叢脞。處兵食之倥傯。應以從容。副使顧汝學。爽豁胸襟。恢張才調。寬旌分隊。不揚熊虎之威。雲錦成羣。率中驪黃之選。副使傅良諫。器宇真醇。材猷安練。素精吏

治規畫皆行。下計謀。風靡巴淪。發縱得制夷長策。副使盧泮。威嚴以馭諸夷。仁明以治庶政。幕中參畫。豈燕雀處堂之謀。塞上勒兵。有虎豹在山之勢。參議熊宇奇。行業比圭璋之潤。操持同金石之堅。薊北遐征。之軫初旋。萬姓春回。吹黍川南。董倫之傲。尋至。三軍惠威。投醪。參議康步相。練達雅尚。深沈。亮直。不修緣飾。初轄軒之戾。止。賊。能。方。張。會。羽。檄。之。交。馳。民。安。若。堵。原。任。副。使。來。三。聘。斷。兇。刺。較。之。器。行。雲。流。水。之。才。當。頭。洞。之。秋。最。煩。酬。應。值。去。留。之。際。尚。多。綢。繆。在。貴。州。則。參。政。王。邦。俊。心。貌。俱。古。聲。實。並。隆。當。屏。翰。而。布。藩。條。惠。周。節。屋。奉。簡。書。而。司。軍。餉。計。切。供。需。副。使。陳。與。相。作。牧。西。川。夙。聽。夷。方。之。情。僞。提。衡。貴。竹。時。裨。幕。府。之。機。籌。嚴。保。障。而。四。境。若。安。瀾。勤。儲。背。而。三。軍。無。榜。腹。副。使。路。雲。龍。器。量。宏。深。理。識。精。遠。心。游。淡。泊。操。尚。迥。出。風。塵。力。任。艱。危。謀。畫。大。裨。軍。國。副。使。袁。應。文。方。正。不。阿。嚴。明。有。度。萬。鍾。畢。集。戰。士。勇。氣。倍。增。一。鑑。高。懸。首。虜。驚。端。悉。屬。參。議。張。文。奇。功。名。無。損。於。治。郡。欲。為。益。顯。於。臨。戎。跋。履。山。川。靡。憚。開。闢。之。苦。區。區。裁。食。常。懷。夙。夜。之。憂。原。任。參。議。梁。鈴。英。英。氣。傑。矯。矯。才。名。保。障。興。隆。善。揣。敵。情。於。掌。上。迥。迥。道。路。尚。留。遺。愛。於。師。中。在。湖。廣。則。參。政。楊。道。會。品。格。孤。高。器。能。經。備。肅。風。規。而。標。物。範。江。漢。仰。其。儀。刑。振。武。備。而。飭。軍。容。羅。施。襲。其。威。烈。副。使。張。喬。松。性。純。行。方。謙。敏。才。遠。廉。察。有。體。民。情。望。風。自。安。徵。發。如。期。軍。政。計。日。而。理。副。使。章。守。誠。丰。神。岳。峙。蓄。抱。淵。停。振。肅。紀。綱。摘。發。獨。持。體。體。籌。咨。兵。食。批。導。咸。中。機。宜。原。任。副。使。楊。現。性。直。而。無。流。心。才。通。而。有。勁。節。調。施。南。之。兵。以。助。戰。功。著。斬。關。轉。江。陵。之。粟。以。慶。軍。籌。兼。裕。餉。參。議。黃。齊。賢。守。正。不。回。裁。決。每。優。於。繁。劇。在。公。無。撓。措。注。尤。急。於。供。須。期。會。徵。發。以。如。宜。推。陷。廓。清。之。允。賴。參。議。韓。光。曙。樞。曹。展。采。智。略。可。仗。於。安。危。藩。省。分。猷。機。宜。必。審。乎。緩。急。羽。檄。馳。而。兵。糧。畢。集。士。氣。振。而。績。用。告。成。參。議。張。天。德。憲。府。自。棟。孤。標。藩。垣。時。流。閭。諱。念。軍。輿。而。加。意。於。不。毛。之。地。九。法。緝。照。思。餉。置。而。下。令。於。流。水。之。源。萬。夫。登。數。會。事。林。煥。章。幹。才。老。練。事。體。精。詳。督。兵。不。厭。煩。勞。有。嚴。有。翼。論。苗。能。安。反。側。不。震。不。驚。僉。事。馮。應。京。前。下。車。而。蒐。卒。乘。振。兵。威。於。會。城。既。奉。檄。而。督。糧。裕。軍。儲。於。絕。壘。成。保。大。定。功。之。業。徵。揆。文。奮。武。之。猷。以上諸臣。在傅良諫、王嘉謨、則親在行間。參贊謀議。在王邦俊、張文奇、袁應文、則通臨敵境。料理兵糧。在路雲龍、陳與相、則始事餉施。南之兵。入關有效。在熊宇奇、則績至。督水合之餉。破圍成功。在馬朝陽、顧汝學、蔡守愚、則治器買馬。大裨戎行。在盧泮、康步相、楊道會、張喬松、章守誠、楊現、黃齊賢、韓光曙、張天德、馮應京、則催餉調兵。有裨軍政。在來三、聘、雖以播事被論。而候代二月。拮据為多。在梁鈴、雖以到遲降級。而保全典隆。功效難泯。俱應分別陞賞。內傅良諫、熊宇奇、應陞級。王嘉謨、路雲龍、陳與相、林煥章、俱應陞俸。仍應賞其餘應一體賞賞者也。總理兵糧四川。則布政司左布政使盛世承。夏曹夙練戎機。行省正當兵事。委積餉萬。而晨炊宿飽。壁壘無譁。征繕遍四封。而近悅遠來。閩閩皆戴。按察司按察使沈季文。揮犀玉屑。紛繁。前等。萍光。燦。鉤。鉤。得。賊。情。之。要。領。腹。內。有。兵。畫。圖。盡。地。利。之。險。夷。目。中。無。虜。貴。州。則布政司左布政使應存卓。數歷資深。旬宜望重。提衡將士。居然岳峙。川流。綜。數。軍。儲。炳。若。獨。照。數。計。按察司按察使易登瀛。整臺綱而貞度。吏盡澄清。明象刑以誡。苗夷震。制。勝。紛。拮。之。表。計。安。震。擾。之餘。湖廣則布政司左布政使胡心得。惠綏三楚。即賦車藉馬。而民不知兵。師長百城。且弊絕風清。而吏皆奉

平播全書 卷五

198

法保益永資重。剋平雅藉良規。右布政使洪有復。才足以道大投艱。志在於謀。王斷國譚西事而紆籌。策畫中陰符。操右轄而總賦。常懸利器。按察司按察使薛三才。顯印器負國楨。經緯才標王佐。擢六條而調俗。峻界北之典章。宜七德以理戎。簡征西之車馬。以上諸臣。雖在會省。然皆學盡兵食。籌算軍機。自非效鄒侯之守於關中。何以成淮陰之謀於垓下。均應優賞。內沈季文。自臣視事。即悉心圖賊。諸所籌畫。如招降人。置火器。儲糧餉。察地理。以至進兵之路。守之機宜。凡千百其說。皆鑿鑿有用。且曾帶管巡。西道一切軍興之需。皆先諸道而辦。蓋臣聞人多矣。憂國奉公。知無不為。似當以季文為最。且其資望已崇。名實已定。所宜亟於邊腹。巡撫員缺。推用。以竟其才者也。各營領兵。及入關。護運將官。在四川。則參將管副總兵。事周國柱。扛鼎雄風。叱咤千人可廢。落鳴妙手。張弛萬里自開。已樹銘山勒柱之功。堪繼伐虎斬蛟之將。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多智弄戎。曾於股掌。沈機降賊。黨於襟喉。冒矢石而巖門之萃。先登。蓋斧斤而後回之荆榛。大關參將吳文傑。警敏能任事。開爽夙號知兵。捐資修戰具。而鎧甲一新。襄創。越賊衝而鋒棧不挫。參將余德榮。才精明而多算。氣軒舉以直前。議移後國之師。遂授元兇之首。參將王夢吉。宅心抑畏。御卒廉平。謹水陸之轉輸。而東馳西鶩。防狽苗之出沒。而夕惕日乾。參將藍芳威。兼程以赴。師期力疾。而共餉務。關隘之隄防最密。水陸之催運為勞。遊擊李經。剛方駭飛鳥。依人忠耿。似傾葵向日。令嚴部伍。燭光灼之旌旗。謀折退衝。儼營平之方略。都司管遊擊事余世威。滿腔司馬之兵。通體子龍之膽。百戰而精神愈倍。一呼而技擊爭先。遊擊羅星。姿貌雄武。宇量恢宏。逸不辭勞。程將軍之部伍。謀而能斷。周都督之威名。遊擊楊敏政。守同冰葉。性匪脂草。當逆賊之臨張。身為捍蔽。幸運夫之蟻聚。力濟艱危。遊擊任承爵。戴月披星。輸轉惟騰。萬黨。敦詩悅禮。披吟色麗。千山。勇自冠軍。功多首虜。遊擊司懋官。雅負七尺之軀。堪膺一旅之寄。處處不嫌於自薦。橫槊猶見其能。軍總兵標下坐營孔繼祖。性資明爽。事體安詳。駕馭得兵兵之心。指揮奪賊地之險。都司吳從周。韜韜有儒將之風。干城標武夫之望。沈沈兵而委輸。獨省人稱其廉。嚴疏捕而全活為多。衆戴其惠。都司趙應科。後先不離行陣。攻守最曉機宜。列隊肅鷓鴣之容。旌旗動色。當關貫豨豨之勇。劍戟凌寒。都司封建。扼腕善諳兵事。彪英先捷。武科領三千具號。選鋒登九折。寧思回駟。都司哈光顯。撫戍卒如嬰兒。擒叛苗若困獸。撥甲光生組練。揮戈氣吐虹霓。原任都司趙賢輔。才長慶戰。技擅火攻。應揚張卻虜之威。燕領具封侯之相。都司程試。智能即戎。才堪濟急。察前人之失。而饋運惟勤。計後業之輸。而樵蘇不誤。守備周大謨。丰儀秀雅。操守清嚴。部署得士卒之心。防禦有將帥之略。守備江萬化。雄姿赴赴。壯氣桓桓。狡臂可以落鵠。為翰不離擊。守備萬民英。奇正設而險關首奪。先聲樹八路之威。虛實洞而重地久屯。堅壁營諸蠻之魄。守備周以德。憂時常切枕戈。角力真堪舉鼎。叱咤而風生電掣。變除則草薶禽獮。守備劉承斌。貌雄奇而才敏。性果毅而行方。委輸勞勩。可嘉。險道艱難。不避。在湖廣則副總兵陳良。分六師以建雄。武元戎以耀武。斬關先入。而所嚮無前。乘勝長驅。而大勳克集。參將王一桂。磊落奇標。縱橫奧略。散財結士。懷毀家紆難之忠。設伏張疑。得先發制人之術。參將王鳴

鶴業。披戎籍。學綜兵要。帥淮濱之勁卒。飛渡長江。會楚塞之精騎。首登絕巒。遊擊陳策。屏氣則鬼神無聲。奮呼則山岳搖動。一心報國。蹈白刃以如歸。百戰輕身。殷朱輪而靡顧。原任遊擊江騰龍。材負驍雄。師道節制。提兵轉關。績屢著於摧鋒。下令招降。心尤存於止殺。原任遊擊宋大斌。材官傑出。驍氣絕倫。奉命先驅。直抵虎狼之窟。鼓行力戰。竹蟻蟻之羣。原任都司吳時喬。懷才卓犖。抱器謙沖。厲元甲以即戎。威生草木。推赤心而待士。德比椒蘭。都司于繼勳。憂危相關。聲援是倚。守而能固。軍械相以安恬。出必有功。野成甘無竊發。守備王之棟。勇可冠軍。持戟抗方張之寇。志期盡敵。飛騎趨左次之營。守備朱桂芳。奮述武關。潛心義府。重舟師而克嚴紀律。督夷卒而大振威棱。加銜守備陳九經。執符不落風塵。弓冶頻操。世業。率奏擒俘之凱。有光出將之門。加銜守備李大諫。精貫金石。義動鬼神。龍就架橋。梁風鶴助。成兵衛。原任把總白元潔。拔距呈才。蒙輪奮勇。入關不煩一矢。克敵能用三驅。在貴州。則副總兵陳寅。恩信素孚。謀勇具備。橫戈慷慨。竟收堵穴之功。拔幟飛揚。允稱登壇之選。參將朱鶴齡。雄姿邁眾。膽勇起羣。策馬督夷。兵備煩。馭。援袍申將令。屢見驅除。都司徐成。久歷戎行。旁通戰法。躍馬馳驅。萬夫莫敢撓鋒。執策驍騰。三舍咸為辟。都司錢中選。器宇軒昂。才華卓茂。擊孤閑縱。送而穿楊之技。拉場。拔帳淨氛埃。而破竹之功。堵穴。都司戴守禮。騎射兼長。遊驅久歷。攻圍垓下。每奮勇以前驅。偵探城中。常瀕危而後殿。都司莊志傳。開關萬里。靈旗指於天狼。絡繹三師。王旅闕如。載觀廓清之烈。丕揚猛悍之威。守備汪如淵。英風超距。猛氣逼人。與隆之堅守無瑕。四牌之戰功足紀。原任守備董龍志。既不羣勇。尤可取。金鉦而直進。百雉無堅。損甲以合攻。三狐遂獲。原任守備徐允爵。胸富甲兵。腹藏技略。屢卜師中之吉。一空圍上之庭。署守備事把總陳用實。尺組欲繁名。長劍時騰俠氣。已快鯨鯢之戮。用彰鷹隼之威。以上四十六員。皆追隨大帥。獎率三軍。出入戰八克之奇。收百下百全之效。大功立奏。陸鼓宜先。內周國柱。當馬孔英。未到時。獨領兩川一路。曹希彬。獨領永甯一路。朱鶴齡。獨領沙溪一路。陳良。獨領龍泉一哨。雖皆受節制。於大將。而偏師直搗。勢結為多。尤宜優厚。王夢吉。藍芳威。任承爵。楊敏政。程試。劉承斌。皆職專護。餉。綠川兵入關。最蚤。沿途賊黨尚多。時時接戰。艱危尤甚。並宜優敘。曹希彬。先經被論。提問。應任提復職。仍行推用。其餘諸將。俱宜一體陞賞者也。隨營贊理監軍及紀功。四川。則馬湖府知府蔡宗憲。據郡符而典兵。有慷慨臨戎之志。驅士夷而破敵。多鼓雄獎。率之功。後效已收。前愆可贖。彼州府同知史朝真。招降勳。逆。兼長。講武。搗文。並擅。率士卒身衝。多司紀。驗力。勳。重慶府推官高折枝。盤錯維才。神明朗。當機料敵。握勝算。捷於轉丸。仗。臨戎。城。逆。會。易。於。拉。朽。嘉。定。州。同。知。趙。世。德。繕。器。甲。最。號。精。工。簡。驍。雄。更。資。衝。擊。借。箸。每。多。籌。畫。驗。功。不。厭。詳。明。貴。州。則。雲。南。廣。南。府。知。府。黃。宇。循。良。之。聲。遠。播。監。紀。之。任。隆。長。功。過。明。而。部。伍。歸。心。敵。散。公。而。士。兵。飽。德。永。甯。州。知。州。陳。聖。佐。催。夫。意。在。給。軍。轉。餉。功。成。敵。愾。濟。急。用。而。事。俱。有。調。停。紀。戰。功。而。人。人。絕。無。妄。冒。思。南。府。推。官。吳。天。佑。器。宇。宏。深。風。規。類。秀。小。大。之。獄。必。慎。已。裕。一。戰。之。機。俘。獲。之。功。不。遺。尤。彰。屢。勝。之。績。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紀。驗。每。臨。京。報。查。核。能。辨。蕭。蘭。六。稱。文。事。武。備。之。才。無。不。玉。壘。錦。江。之。彥。湖。廣。則。辰。州。府。推。官。王。應。宜。才。識。精。明。性。資。敏。敏。因。紀。功。而。兼。催。餉。不。辭。越。俎。之。

勞入漢壁而護士兵能奏折衝之績。雙流縣知縣鄧宏烈才堪禦侮志在策勳。董施南之兵身先士卒。據板角之勝。膽落夷酋。會同縣知縣陳原道器識高明。言行修飾。雅習吏事。令譽既著於鳴琴。兼暢戎機。茂績益彰於載筆。沅州儒學學正袁惟慶。曾歷亭術。素懷利器。建議接運之法。足食因以足兵。奔馳戎馬之場。勞心抑且勞力。辰州府儒學教授謝師啓。業擅麟經。機諳豹略。贊畫多文人之致。核功得壯士之心。以上十三員。隨營紀驗。各有勞績。內蔡宗憲。史朝貞。高折枝。趙世德。各專一路。協贊總兵行事。緣川兵分四路。相去頗遠。而一監軍又不能監押二路。故四臣者。名為贊理。實分監軍之任。如馬孔英未至。則高折枝領兵破關。吳廣誤事。則蔡宗憲與之同罪。委任責成。原自隆重。不止一辨驗首級而已。且川兵皆以三月終入關。諸臣監押兵將。日日與賊對壘。直至圍破。勤苦為甚。自應特酬。查蔡宗憲。先被參降。近頗有煩言。但功過相準。仍應復俸。高折枝始終播事。大有軍功。且五年推官。屢經首薦。應即以清要京職。推用。史朝貞。資俸已久。才品不凡。趙世德。雖係州同。原以郎署左遷。二臣者。應於部屬員缺。推用。鄧宏烈。以川官親調楚兵。同守黔地。間關數千里。跋涉五六月。其為危苦。不可勝言。板角關之戰。實為奇捷。應加同知銜。仍管縣事。黃宇。王應宜。以紀功兼督兵餉。勞亦倍常。陳聖佐。吳天佑。劉啓周。陳源道。袁惟慶。俱勤勞日久。應紀錄優擢。謝師啓。近轉王官。應查照軍功事例。另行議處。其以上各官。仍通應厚賞者也。總理糧餉及隨營收支。在四川。則重慶府知府傅光宅。以元龍湖海之品。膺萊公鎮綸之司。綜理不遺。米鹽務革。芻刀之俗。運用至當。履履實增草木之兵。順慶府同知馬性和。偶備異才。精明淵識。水運陸運。主辦而露積如山。本支折支。鉤稽而弊端若洗。敘州府同知李廷謙。管合江一路之餉。收支不爽。銜銖。查運夫四萬之往來。跋涉殊為煩苦。民勞無怨。兵食常充。重慶府同知王陸。政才爽豁。心計精明。使民樂趨。政無庸於束溼。致士宿飽。思何虞於脫巾。重慶府同知梅燮。明誠洞如。懸鑑長才。捷若轉圜。談戎機。川雲流。理餉務。絲分縷析。烏蒙府通判劉之淵。察姦則市猾潛蹤。轉魄而征。夫鼓腹。途中緹屬不絕。營內紅腐相因。夔州府通判尹紹皋。才妙繭絲。慮周桑土。監水陸之運。飛輓如雲。飽將士之心。師徒似雨。瀘州知州邵崇雅。當羽檄交馳之會。酬應多方。適兵戈紛擾之時。拮据備至。設心最苦。程績居優。遂州知州毛秉光。沈潛盡敏。才鋒。樸茂。能擔事任。貯支敏而什伍兼利。分數明而升斗無差。長壽縣知縣郭維屏。聰明特達之才。鎮定和平之氣。應待哺者萬衆。而劑量咸宜。計輸輓者千箱。而纖毫不少。內江縣知縣楊應登。才號瑰琦。吏稱強項。涉歷通夷。難部。落供餽。應卒伍。歡聲。資縣知縣葉世孝。雅閱文事。尤擅吏長。收支盈場。之。營壘。感投醪之惠。巫山縣知縣陳應式。軒蓋濟時之雅望。泉流應變之長才。無難壁壘。奔馳。獨苦藤蘿。扳挽。原任資陽縣知縣。詹淑。神英邁。才氣激昂。司錢穀之冗煩。慎嚴。鑄。較米鹽之瑣屑。詳核。鑄。榮縣知縣。樂繼。同。揮霍之才。精盤之識。等餉事無處不周。駐大灣。隨機善應。南溪縣知縣寇克順。製軍器。精而早完。督糧儲。煩而能整。任事誠心不貳。當機制。誠無倫。貴州。則貴陽府推官張應選。軒輿雄才。英明卓識。催餉不辭。越俎。執掌為勞。均輸早得。弛擔。焦心為最。鎮甯州知州李珏。雅有道氣。更饒吏能。赤白之囊。盈前。而草行露宿。庚癸之呼。微。而水。糧。陸。供。定。番。州。知。州。王。應。昌。稽。察。密。而。民。財。不。匱。於。漏。卮。轉。輸。時。而。軍。食。

無資於柄。疏多勞悴。綽有治才。湖廣。則辰州府通判黃陸高。幹時偉器。適務宏才。川民之力。而得其心。是兵之食。而作其氣。荆州府通判楊堯仁。爽豁胸襟。快張才調。查理船戶。不辭淋沐之勞。催督漕糧。克效轉輸之績。辰溪縣知縣張守緒。才能周務。政必宜民。當九道而調停。有方往來。無弊。水劇。委而怨勞。不避。饋運爭先。以上二十四員。在傅光宅。當臣建才之地。又值軍興。百務煩冗。倍於會城。本官從容酬應。綽有餘裕。支放本折。以百萬計。略無留滯。時時參畫謀議。匡濟實多。且其資望崇深。士林推重。應即陞憲職。以酬勞績。馬性和等。唱籌贊士。冒險從征。俱應陞俸級。並加賞資者也。在外料理軍需。及督夫饋運官。在四川。則成都府知府周懋卿。敘州府知府劉三樂。夔州府知府李時華。管綏江縣事。同知周作樂。取都府通判張堯臣。重慶府通判蕭時鳴。合州知府段文郁。管巴縣事。知州葉聯芳。忠州知州倪伯麒。遂州知州蔣戴仁。涪州知州陳敬衷。調到湖廣。歸州知州孫鶴年。銅梁縣知縣楊思謙。江津縣知縣陳大經。永川縣知縣吳位。璧山縣知縣陳應麟。大甯縣知縣何躍龍。成甯縣知縣袁煥。大足縣知縣黃日升。鄂都縣知縣蕭宗禹。安居縣知縣周朝聘。定遠縣知縣楊瑞麒。南川縣知縣湯自強。墊江縣知縣郭郭漢。武隆縣知縣陳王道。黔江縣知縣潘應和。梁山縣知縣汪廷玉。高縣知縣趙應庚。東鄉縣知縣朱之村。富順縣知縣柯文納。綦江縣知縣王希稔。合江縣知縣王塾。隆昌縣知縣劉昇。江安縣知縣朱宗望。長甯縣知縣甯志舉。屏山縣知縣曾朝符。筠連縣知縣朱萬元。琪縣知縣顏燦如。高縣知縣王藻。慶符縣知縣張明卿。興文縣知縣曾守。遂州同知李潤。涪州判官馮運泰。宜賓縣署印縣丞曹一科。署新甯縣印東鄉縣儒學訓導馬瑞。在貴州。則鎮遠府知府張叔爾。思南府知府陰銘。石阡府知府江至道。都勻府知府鮑獻。貴陽府同知徐庭經。思南府同知張羽鴻。貴陽府通判劉鳳儀。思南府推官趙民悅。都勻府推官楊應第。普安州知州龍時隨。施秉縣知縣袁尚紀。銅仁縣知縣陳廷鐘。印江縣知縣張鎔。鎮遠縣知縣文加兆。婺川縣知縣葛楚元。新貴縣知縣龔一慶。在湖廣。則武昌府知府徐應策。荊州府知府徐堯莘。寶慶府知府沈子來。衡州府知府何懋官。常德府知府馬水亭。辰州府知府居本峻。長沙府通判陸廣西。上思州知州議。龍陽縣知縣周仲士。巴陵縣知縣余自強。天柱縣知縣朱梓。以上八十五員。綽餘治賦之才。均篤急公之義。辦軍需。則晨昏拮据。甘肅手。賦足以若。督運夫。則暑雨馳驅。使殺擊。肩摩之如。織。千里。芻糧。諸營士馬。騰歡。俱應紀錄。擢用。仍行賞資。內陽思謙。至誠鼓舞一縣之人。萬餘皆往運餉。遂以一軍而給一月之需。尤徵卓異。循良之政。應候行取。優。袁煥。近轉王官。仍應加銜致仕。以酬其勞者。也。親履行陣。備哨千把。總指揮千戶等官。在四川。綏江路功授署指揮。會事杜應兆。功陞候缺。守備李為瑞。功陞候缺。守備徐珊。遼東甯衛指揮使劉光漢。四川甯川衛指揮陳道南。江西南昌衛功陞署都指揮會事傅朝政。直隸水平衛功陞副千戶王九思。寧遠南京濟川衛千戶陳鑾。寧遠直隸前屯百戶陳策。四川建昌。

所功陞千戶王珠。四川甯川衛副千戶王臣。江西南昌衛功授副千戶劉可春。江西南昌衛功授副千戶吳英。湖廣靖州衛功授副千戶易朝臣。江西南昌衛功授鎮撫游汝璧。直隸吳淞所功授百戶王文志。四川敘南衛功授百戶曹柏。貴州都勻衛功授百戶莫如錦。江西南昌衛功授百戶劉招孫。江西南昌衛功授百戶洪信。江西南昌衛功授百戶劉起潛。貴州平越衛功授百戶李玉。四川瀘州衛功授百戶趙奇。四川敘南衛百戶陳子名。湖廣忠州千戶所百戶孟相。浙江杭州右衛百戶馮國聘。貴州衛功陞百戶馬禹。四川瀘州衛實授總旗莫尚智。領兵千總劉興勃。傅統。李大榮。李慶雲。周希受。羅向辰。劉鳳岐。劉汝朝。唐文戶。張會九。李華。熊俊。柯朝。高欽。領兵把總龍正通。黃惟啓。徐嘉英。胡清。王金惠。傅貴。楊泰。王世柏。劉茂林。雷震龍。何成。周大賢。何維翰。趙廷閣。包正鑾。督陣旗牌官何文星。劉應登。王朝。吳世景。田國本。曹華。南川路中軍陝西甯夏中屯衛指揮同知金汝卿。建越提調劉勝。陝西固原衛左所試百戶李桂芳。固原衛右所試百戶高尙江。接德衛前所實授百戶李進。榆林衛前所實授百戶李科。河南彰德衛左所實授百戶余武。懷慶衛右所試百戶小懷忠。陝西延綏衛指揮同知鍾允升。河南彰德衛指揮王正國。衛輝所正千戶王承緒。彰德衛前所百戶盧鳴春。衛輝所百戶李奇英。歸德衛前所正千戶龔論。湖廣忠州所正千戶羅人豪。延綏榆林衛右所副千戶李庫。榆林衛左所實授百戶李茂春。四川青川所鎮撫趙斌。河南信陽衛右所試百戶于應祥。河南名色火器把總武定邦。陝西甯夏中所火器把總冠帶官蔣尚仁。督陣官樊遇時。葛倫。郝朝忠。合江路瀘州衛指揮王繼祖。敘南衛千戶顧南陽。敘南衛千戶吳承宗。建武所納級千戶張曉。千總王元爵。周敦。曾太。張子明。郭鸞。黃泰。黃尙明。鄭光啓。李先春。梁齊賢。應元。王大經。索信。周光華。督陣官胡彥英。葉雄。藍遇兆。陽世勳。永甯路四川成都前衛中所正千戶蔣惟喬。江西建昌所納級千戶劉國祚。四川敘南衛實授百戶吳天奇。成都後衛左所百戶曹應奎。成都後衛前所百戶葉世隆。成都後衛左所百戶虎文蔚。貴州永甯衛中所試百戶孫繼善。普市所百戶周應魁。中軍鄧子龍。甯川衛冠帶總旗鄧起龍。敘南衛實授小旗邊崙。千總陳恩。郭天俸。劉宏緒。羅起鳳。車千乘。陳華。廖仲德。狄士進。李成龍。張紹翰。武舉薛來階。武生馬時聘。督陣官陳勉之。汪宏輝。吳應祥。在貴州烏江沙溪二路督兵。廣西南甯衛指揮羅萬善。五屯所指揮李懋傑。南丹衛指揮康應麟。桂林衛指揮霍世龍。大甯操守指揮馬化麟。南甯中軍指揮馮邦濟。納級指揮黃運清。廣西柳州所千戶趙夢盾。把總陳邦揚。陳大綸。安時泰。牙廷相。操守鄧廷卿。鄧光宇。邱富郎。張嘉震。徐大綬。章爾知。王演。李倫龍。王學禮。邵以讓。梅調羹。爲事官周易。畢節衛指揮主于忠。納級指揮徐懋功。千戶張四端。秦仕喬。章甫。王世臣。左堯臣。百戶林鳳舉。王爾。督陣把總許成名。陳潤平。越路領兵官指揮曹選。周宗堯。張體仁。何鼎臣。納級指揮李世培。千戶李朝陽。張紳。陳志道。段必明。百戶李師沆。王民。陳。把總張鶴。孫仲讓。張奇盛。汪世才。安世珍。安生。呂守現。李正中。易之謙。華統。吳文秀。許攀龍。朱連昌。戎茂才。安宇。葉馮春。薛應時。陳定。鄧國明。杜廷武。李茂春。陳汝柏。張世敬。劉承肖。劉朝臣。呂廷祿。張希珍。李邦舉。彭步龍。徐用賓。孫應祥。王朝。朱朝岳。楊正行。金世隆。蔡純。周生員。甘文學。贊畫官劉孟銑。黃龍。督陣官王安民。王真。思石。宿領兵中軍鎮撫葉定遠。與隆衛指揮

胡效忠。千戶王嘉言。試百戶越其進。薛瑞。把總李君寶。黃明儒。千總周世祿。在湖廣偏橋路中軍湖廣辰州衛指揮馬一龍。常德衛指揮徐時遠。施州衛指揮唐一麒。偏橋衛指揮蔣崇賢。襄陽衛百戶張。都勻衛冠帶。小旗鍾伏武。辰州衛指揮劉自西。常德衛千戶張夢麟。四川黔江所千戶孫應期。口色把總南昌衛百戶劉一清。揚州衛百戶方元壯。征倭副指揮陳敘事。陳九德。金華所指揮應興陳其可。名色把總吳應龍。吳嘉隆。李元敬。戴宗茂。周忠灼。丁慶。李君實。曹仁佐。臣標。下總管八路督陣紅旗官。千總李報國。馬千里。分營督陣官。秦江路藍國賓。左仲威。景廷貴。白世英。南川路高貴。韓均美。李希陽。安世倉。合江路郝國。安鎮國文運開。王可興。永甯路許連。李棟。賈仕芳。韓嘉會。烏江路何天慶。胡邦奇。楊敷。姚可興。沙溪路郭承勳。王三錫。呂大業。苗志德。平越路楊守乾。高連。李繼晨。馮伏。偏橋路嚴臣。王倫。鄭其史。會以上二百八十一員。長技皆敵萬人之英流。雄風盡守四方之猛士。居常而鳴劍抵掌。誓投湯蹈火以弗辭。當敵則躍馬揮戈。若擊電雷而直持。自非有萬死一生之義旅。何以收一月三捷之奇功。相應查照部功。陞彼仍通行賞。實內劉勝以名色提調。領建越兵五百。所向有功。且紀律森嚴。步伐整肅。雅有將帥之體。本官從征有年。奏捷數次。而口不言功。官不加進。尤人所難。應加守備職銜。令在總兵標下領兵善後。以爲川將之勸。李報國。馬千里。統領健丁。總管八路紅旗督陣官。破圍成功。實由督厲。且久在標下。間關跋涉。勞績殊常。李報國。係千戶。應加守備職銜。馬千里。係冠帶舍人。應加鎮撫職銜。以示激勸者也。軍前效勞。及各省走差官。四川。則差往陝浙等處調兵催餉官。千戶王盾。胡思俊。百戶彭培。甘崇。潘繼勳。劉光先。劉武昌。范希正。吳遜。姜紹芳。黃九泉。河南等處買辦黃官。主簿嚴有德。典史蕭時寬。驛丞黃金載。巡檢汪繼文。大使周憲。湖廣等處買辦魚鹽官。主簿張大化。陝西買辦官。張德。彭興祚。李逢春。造火藥火器官。布政司都事時言。都司斷事俞應簡。成都府檢校田儀。指揮李文奇。楊宗和。馮宗修。千戶楊堂。把總陳雲。李金星。受降官。指揮沈崇極。把總李長年。開河督運官。百戶田紹武。守隘官。指揮申于朝。郭繼隆。劉安世。蘇民心。貴州。則募兵官。千戶李春元。百戶王宏業。胡朝賢。把總馬武。劉崑。買米官。指揮張世卿。千戶傅良臣。李東生。把總王允聰。宋真。相。買辦黃官。指揮張元勳。百戶蕭鳳鳴。陳良翰。買魚鹽官。指揮楊福。千戶崔仕堯。百戶鍾岐鳳。造火器官。指揮謝升階。許敬所。馬逢樂。百戶王曰賢。造船官。指揮邵元符。守隘官。指揮洪應選。百戶周希舜。羅國器。湖廣。則隨營紀驗官。沔陽州判官。王廷相。承天府檢校余德。通守隘官。指揮許汝岡。王執中。李熾。王可大。千戶陳時政。隨征官。指揮謝明德。劉啓忱。千戶王文臣。吳一極。百戶劉世臣。贊畫朱孔昭。唐應聘。把總盧惟鳳。高世川。吳一枝。劉文學。以上七十五員。或重賞萬里。哭奏庭以乞師。或鼓棹三江。徵越甲而下瀨。或明五火以走敵。或開三城以受降。或殿大衆而一夫當關。或入極阻而萬人卻步。各有成勞。宜加賞賚。分管收支。及沿途押運官。四川。則茂州判官。梅子鳳。瀘州衛經歷。夏至。敘州府照磨。曾思美。榮縣主簿。周有德。彭山縣主簿。吳子賢。萬縣主簿。龔遂。渠縣主簿。陳迪。大邑縣主簿。王家士。夾江縣主簿。熊伯仁。仁壽縣主簿。吳國藩。岳池縣主簿。朱朝輔。漢州吏目。左鉅。梓潼縣典史。李楚。營山縣典史。喻廷龍。梁山縣典史。劉國文。犍爲縣典史。張時逢。定遠縣典史。梁以仁。浦江縣典史。施雲鳳。內江

縣典史張希伯、西充縣典史林元兒、德陽縣典史黃廷文、彭山縣典史羅富昌、金堂縣典史劉承恩、富順縣典史朱道柱、汶川縣典史蔣一浙、雲陽縣典史徐嘉慶、青神縣典史李希賢、興文縣典史吳成人、平羌縣典史黃鏡、涪州縣典史朱化龍、松坎縣典史張二南、播州長官司典史徐里、貴州則指揮魯仲禮、楊師震、李棟材、夏應龍、陳向策、白璋、李國忠、蘇通、許維垣、朱承勳、許應春、劉化龍、吳東俊、薛紹宜、金汝陵、張維、奚國柱、趙清、陳堯年、婁聯璧、高位、郭維藩、林起鳳、常靖國、千戶楊希聖、劉子爵、鎮撫張國壯、陳三德、百戶魏國忠、魯思孔、沈應麟、煙夢堯、王國葵、冷壁、趙之奇、把總李國傑、湖廣則思南府經歷錢崇奎、鎮遠府經歷陳九齡、辰州衛經歷錢夢龍、常德衛經歷李一俊、永順司經歷唐元、常德府知事陸之後、思南府照磨周伯湖、沅陵縣丞黃正南、澧浦縣丞謝魁、石阡司吏目林中式、隆里所吏目丁一浩、銅鼓所吏目金豪、都坪司吏目冉文光、永定倉大使顧有成、晃州巡檢激諫沅州衛指揮林奇材、偏橋衛指揮許繼祖、以上八十六員、露宿風餐、直犯風煙之瘴、泥途雨徑、寧辭溽暑之炎、蒸芒鞋頻苦奔馳、草野即為交會、千里之關、最險、半年之顛、頗堪憐、亦應發者也、三省都司、四川掌印都司王廷光、陞任會書漢章、貴州掌印都司王納忠、湖廣掌印都司魏元佐、會書楊宏吉、以上五員、略壯精神、才優保障、慮犬羊之橫發、而隄備固若金湯、當熊虎之趨征、而器械精於簡練、凡茲楚道、掃檣之氣、實緣將星、羅參井之墟、俱應賞、內淡章署印、練鎮遠之兵、楊宏吉赴調、監梁容之旅、俱於播事有勞、並應賞、各處城守將官、四川防守南川參將金秉鉞、防守綦江參將麻鎮、防守鎮遠參將關登原、任都司李宗望、防守江口原任都司葉常春、防守江津守備保世甯、防守合江原任守備張本、防守大灣原任守備陳嗣昌、貴州防守省城守備杜鶴鳴、以上九員、振威武以聯渙散之心、固根本以布應援之勢、凡大兵有戰必勝、賴諸將以守為攻、俱應賞、內麻鎮先有誤運之失、後有守城之勞、仍應並賞、湖廣偏沅副總兵李鴻文、廣東惠州參將鄧鍾以上二員、不遠千里而來、雅見勤王之誼、偶值五旬之舉、樂觀飲至之期、亦應量賞者也、臣標下中軍副總兵楊登山、驍雄夙擅、雲中駿譽、遙傳海外、千里饋糧、春生萬寇、五申戒衆、功就十圍、練兵遊擊江萬仞、魁梧有貌、傲儼不羣、束義旅以防江、十萬戶之安全有賴、走奇兵而破圍、五百人之擊刺無前、偏沅撫臣標下中軍遊擊沈宏猷、家承茂勳、胸懷壯略、躍金戈而功收破虜、趨玉帳而績奏平戎、貴州撫臣標下中軍指揮劉岳、素練戎機、常懷壯志、譚議多參、輾算攻圍、遂折夷衝、湖廣撫臣標下中軍把總李正實、偉貌不羣、壯心自許、力竭繁弱、桓桓稱關外之雄、術曉陰符、數數審幕中之畫、以上五員、俱應發、內楊登山、江萬仞、皆北邊驍將、向以勳播入川、今播事已平、仍應於北方沖邊陲、用臣標下、旗鼓官指揮孫光啓、千總官朱繼、委寬、張廷柏、執機、令官趙科、岳鳳鳴、張繼忠、把定國、余新、楊芬、杜蔭商、劉瓊、朱啓、江應兆、李廷相、徐希堯、高灼、傅報官、楊茂、潘之玉、嚴聚德、朱自強、提塘官張應斗、在京傳報、武舉官胡維城、吏阮以敬、管贊官鄒學孔、王之藩、李夢麒、張夢明、貴州撫臣標下、旗牌官、蕭時芳、朱萬春、印鎮國、白其心、贊畫官、王懋德、王有聲、張一龍、鄒宗魯、何世祿、葉天植、朱應明、王永年、彭應祖、湯承禹、把總劉崑、劉位、白雲鵬、李學文、王見龍、吳秉鉞、李翔龍、周明、陳文立、陳鉞、王國忠、葉瑞、梁鳳吟、羅緯、金重、王守邦、黎元德、袁備、陳文德、

石安邦、李逢元、劉汝輔、翁獻忠、林啟精、蔣文臺、湖廣撫臣標下、贊畫、豐塘衛鎮撫文應龍、贊畫、武舉、陳國鈇、偵探、把總、常俊、領兵、把總、丁勝、千總、章國、武舉、劉愈、東丁、世美、武生、丁當世、戴錫、周應捷、章建侯、偏沅撫臣標下、統領、家丁、原任、朔州、守備、劉允、康、旗、鼓、官、候、缺、守、備、張、懋、傑、調、中、軍、常、德、衛、指、揮、陳、應、甲、統、領、忠、順、營、兵、馬、百、戶、盧、希、孔、贊、畫、靖、州、衛、千、戶、翟、羽、生、員、劉、可、大、領、兵、九、路、衛、指、揮、陳、一、啓、五、開、衛、平、茶、所、千、戶、倪、宏、化、鹽、城、所、鎮、撫、魏、一、舉、九、路、衛、百、戶、滕、國、梁、名、色、把、總、陳、涇、謝、純、劉、國、順、何、奇、德、沈、徵、猷、陳、邦、授、提、塘、傳、報、舍、人、蘇、苞、李、夢、熊、武、生、林、惟、賢、以、上、九、十、八、員、名、才、能、任、事、勇、可、即、戎、或、傳、令、不、差、聲、軍、動、旌、旗、之、色、或、料、敵、必、審、借、資、帷、幄、之、謀、凡、成、功、於、七、縱、七、擒、總、多、助、於、羣、力、羣、策、通、應、一、體、賞、資、內、胡、維、城、當、逆、會、破、茶、江、時、聲、言、據、重、慶、取、成、都、沿、江、士、民、紛、紛、逃、竄、鎮、城、差、人、出、門、未、數、舍、即、不、敢、前、維、城、被、差、重、慶、傳、報、獨、駕、孤、舟、入、合、江、抵、江、津、宣、威、令、固、人、心、勉、之、死、守、比、至、重、慶、偵、探、夷、情、指、畫、方、略、於、鎮、道、多、所、匡、贊、繼、委、入、京、傳、報、時、方、禁、傳、抄、播、事、本、官、鎮、密、詳、慎、不、疏、不、洩、大、裨、軍、機、於、播、事、實、有、勞、績、應、加、鎮、撫、職、銜、以、需、別、用、者、也、應、議、復、官、貴、州、都、司、會、書、張、秉、忠、雲、南、中、軍、官、今、陞、遊、擊、張、樹、原、任、守、備、陞、都、司、會、書、今、立、功、官、伍、萬、鍾、爲、事、官、蔡、兆、吉、此、四、員、者、各、以、東、隅、之、失、俱、蒙、左、次、之、辜、斬、擒、新、緝、旋、聞、挫、厥、舊、愆、可、蓋、在、張、秉、忠、張、樹、以、河、渡、之、失、被、參、伍、萬、鍾、以、偏、橋、之、失、立、功、相、應、議、贖、行、資、內、張、秉、忠、功、浮、於、過、相、應、厚、賞、伍、萬、鍾、蔡、兆、吉、應、俱、准、復、職、者、也、原、任、清、浪、參、將、劉、效、節、先、據、湖、廣、鎮、道、呈、稱、其、臨、敵、退、怯、臣、已、行、令、革、職、聽、參、後、准、貴、州、撫、臣、咨、稱、其、防、守、有、勞、臣、復、行、令、戴、罪、管、事、近、查、頗、有、轉、輸、之、功、尙、可、少、贖、逗、遛、之、罪、應、令、復、職、姑、免、參、究、原、任、守、備、今、革、任、史、良、將、一、年、出、守、無、虞、諸、苗、斂、戢、惟、謹、亦、應、議、贖、者、也、各、省、土、官、四、川、永、甯、宣、撫、司、女、土、官、谷、世、結、目、把、張、嵩、劉、國、用、周、愛、傅、廷、燮、長、官、袁、初、西、陽、宣、撫、司、宣、撫、冉、卿、龍、目、把、冉、大、周、石、砭、宣、撫、司、宣、撫、馬、千、乘、目、把、秦、邦、邦、平、茶、司、長、官、楊、光、祖、邑、梅、司、領、兵、目、把、劉、世、懋、真、州、長、官、司、應、襲、鄭、葵、略、麟、馬、湖、府、土、官、悅、夫、恩、夏、德、懋、鎮、溪、所、土、指、揮、張、大、忠、田、萬、年、貴、州、宣、撫、司、宣、撫、安、顯、臣、土、舍、龍、澄、日、把、陳、恩、柯、阿、簡、土、官、溫、希、舜、宋、顯、印、雲、南、武、定、府、土、舍、李、保、泗、城、州、土、舍、岑、紹、勳、龍、英、州、官、男、趙、政、立、獨、山、州、土、同、知、蒙、詔、播、州、宣、撫、司、土、舍、羅、龍、平、州、司、土、官、楊、治、安、南、丹、司、土、舍、莫、勞、鎮、溪、所、土、官、張、元、虎、雍、水、司、土、舍、納、鶴、鎮、遠、府、土、同、知、何、守、德、土、推、官、楊、迪、淮、新、貴、縣、土、縣、丞、甯、國、梁、湖、廣、永、順、宣、撫、司、宣、撫、彭、元、錦、保、靖、宣、撫、司、宣、撫、彭、發、正、應、襲、彭、象、昆、施、南、宣、撫、司、宣、撫、單、宜、散、毛、司、宣、撫、單、玉、鑑、忠、建、司、宣、撫、田、天、爵、忠、嗣、司、宣、撫、田、大、豐、高、羅、司、宣、撫、田、阜、大、旺、司、宣、撫、田、登、民、蠟、壁、司、長、官、田、洪、東、流、司、長、官、田、盡、忠、盤、順、司、宣、撫、親、舍、向、明、德、容、美、宣、撫、司、土、舍、田、宗、武、桑、植、安、撫、司、土、舍、向、承、周、鎮、溪、所、土、指、揮、向、日、明、土、千、戶、張、銘、張、金、土、千、總、張、廷、昆、實、授、百、戶、張、文、倫、瀘、溪、縣、喇、官、向、日、葵、茅、岡、陸、土、指、揮、會、事、單、宗、伊、播、州、白、泥、司、土、官、楊、鯨、餘、慶、司、土、官、毛、守、爵、以、上、六、十、一、員、共、圖、報、效、各、率、戎、行、執、銳、披、堅、自、奮、前、驅、之、勇、畏、威、懷、德、誰、干、後、至、之、誅、俱、應、賞、資、以、勸、士、司、內、各、世、績、女、流、統、三、萬、之、衆、斬、賊、而、獻、者、近、千、自、將、屯、二、郎、之、營、懸、釜、而、炊、者、半、歲、再、御、龍、馬、千、乘、遠、戍、久、屯、已、效、墨、守、之、力、斬、關、奪、寨、尤、多、血、戰、之、功、且、千、乘、之、妻、秦、氏、另、自、領、兵、報、效、其、不、愧、其、丈、夫、安、顯、臣、龍、澄、大、水、田、之、慶、戰、消、

賊腹心，梳溪衝之焚燒亂會手足，且二子之母風氏，私發軍餉千石，大有裨於黔省，俱應破格重賞，加給服色，以示優寵。內馬千乘，係應獎士舍，仍應查照事例，免其赴京，徑令承襲者也。有罪應議官，原任遊擊充為事官，今提問楊惟中，介胃才庸，斗筲器小，龍泉失守，已干罔救之條，長坎殺降，益重不祥之證。相應行法，以正其辜。原任遊擊今緣事王之翰，視陣雲而魄魄，甘為狼奔鼠竄之流，聞炮鼓而拋戈，安見虎鬪龍爭之勇。見在提問，應候勘詳定罪。偏橋衛提問指揮劉之屏，縱賊未正其罪，冒功益肆其姦，情狀甚明。法紀難貸，應從原問歸結。寶慶衛指揮李光先，承委惟知圖利，營私不顧害公，各屬轉輸之夫，索其紙價，然後為之交連。土司潰散之卒，受其子女，擅自給與行糧，重秤故接連之法，不行騙錢，致涓涓之糧私貯官窳大壞。軍法安逃，荆州右衛指揮畢舉，當羽書告急之時，為縮胸偷安之計，領應付而不就道，科使用以便宿娼，戀居沅水之濱，奚問清人之刺，以上二官，俱應提問，罪塘衛指揮曹永爵，典守全疏，隄防欠謹，羣兇就縛，俱是入網之鯨，數里縱逃，仍為出柙之虎，已經提問，責限追捕逸囚一十五人，止據貴州擒獲彭道一名，餘尙未獲，罪自難辭，應候勘明定議。為彭司士官安其位，因居唇齒之地，未忘狐兔之情，頻傳遞以透漏軍機，其酒牢以交通賊好，並應提問，名色把總葉明遠，其貌可觀，其中無有，故違將令，未能奮臂以趨前，幾見賊鋒，胡乃抱頭而竄，後今已繫獄，相應正法以戒懦怯。辰州府通判周以敬，才非應變，識不通方，白泥營道兵數十名前來接米，情至急矣，道其兵而米竟不發，因思枵腹之虞，永順司兵過鎮遠順帶行糧，勢甚便也，聽其去而致令復還，豈惟行道之苦，優游怠緩，委有誤於軍機，延擱操持，向無玷於官守，新寧縣知縣魏光祚，性行惟怯，才調迂疏，既承出納之司，全無應變之略，雄兵數萬，自可恃以無恐，而始終不敢入營，餉米數千，詎宜置之不問，而稽查全然無法，致關外多擅折之姦，必斬之而後定，且軍前有嗚呼之聲，或令之而不從，責問之無言，語及之流涕，被面廢縣事，大段若斯，誤軍與乃其著者，此二臣者，相應降調，以警迂疏者也。死事應卹官，已故監軍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張棟，雄才八面，生風勁節，千尋貫日，經營戎馬之始，而謀潛於九地，九天，躬親矢石之衝，而機決於百戰，百勝，無何大兵奏凱，乃使壯士不還，雖忠魂萬古如生，而才美百人可賸，除特疏上請卹典外，陣亡天津都司王芬，守備陳大綱，天全招討楊愈，舍目高金偉，楊憲，敘南衛百戶蕭冠，冠帶總旗劉海，李增芳，把總包正龍，劉啓明，黃大督陣官陝西榆林衛右所試百戶郝大仁，原任遊擊楊顯，同伊男指揮楊應之，舍人楊續之，廣西守備白明遠，貴州守備阮士奇，瑞陽守備陳雲龍，龍泉司士官安民志，千戶蕭嘉猷，守東坡百戶劉經仁，冠帶總旗張翔，把總張一仕，賈文中，黃文煥，楊玉，王彥偉，甘靖，方朝宗，許應元，陳可行，段承恩，王道，王景，陳啓禮，督陣官何天慶，以上各員，役勦賊奮不顧身，相繼沒於王事，內除王芬，陳大綱，楊愈等，已蒙附卹，其餘俱應查例，分別追卹者也。保甯府同知張登，衡州府通判楊大烈，榮昌縣知縣閔宗聖，俱以積勞成病，回任身故，湖廣布政司照磨張居仁，調至樞下聽用病故，貴州指揮徐登階，鍾英，廣西總兵坐營官陳興，雲南把總張應元，俱在營病故，茂州衛指揮田賦，出營回途病故，以上七員，勤事忠肝，可羨，旅魂莫骨堪憐，相應從厚追卹，內張登，先管合江路糧運，河道初通，中多灘險，本官親自跋涉泥塗，督夫催運，得以不誤，比事

臣以其任勞任怨，特令經理播州，時已積勞成病，遂入播而沈，出播而死，臣憐之如悲親戚，因宗聖以押夫入山，染瘴而出，抵縣而死，臣過榮昌，通縣之人，泣請祀於名宦，此非獨勞臣，亦循吏也。張居仁，素有才名，臣調之樞下，資其謀議，時與談論，頗悉機宜，乃以風土不習，久之病死，家在趙妻孥在楚，身死於蜀，亦足悲矣。三臣者，勞俱可錄，死俱可憫，即不敢望監軍特典，亦應卹以京職，以勸死事，其楊大烈在事幾時，死於何所，應得卹典，亦應俟查明並給者也。供事吏役除湖廣二省，聽各該撫臣徑敘外，臣衙門京撥書吏方一昇，布政司送到寫本吏龐續元，曾延春，各經管兵糧章奏，效勞日久，合照東西二征事例，方一昇係三考，俟役滿赴部之日，准免考試，龐續元，曾延春，係見參，俟外歷滿日，准免南京一考，俱徑咨吏部，照依本等資格附選，以酬其勞，其餘在事官役，不能盡錄，臣酌量徑行獎賞外，伏乞敕下該部，查將前項應陞應錄應賞應卹應提問，應免考，各員役，通行巡按御史查勘明實，徑自具奉施行，庶賞罰明而人心允服，慰感著而地方有賴矣。再照連年東西用兵，錄錄之數，以今比之，不無少溢，緣今日之事，原求速勢，須用衆，若事定而概削不錄，恐人多缺望，後難再使，又三省相去遠，不便往來咨議，故止照冊錄之，然議陞亦自不多，餘不過紀錄賞賞，不為不儉矣。其湖廣一省，偏沅撫臣已離沅州而東，相去更遠，豈尙未至，臣以平播已經半載，難以更遲，因照該省撫臣與監軍道所報文冊，查其所稱，應敘者敘之，大都以有所敘為據，緣該省方在用兵，賞小為明，人始知勦，亦鼓舞之一端也。至如臣者，身膺疾病，家遭閔凶，偶以讀才，肩任巨任，無能伐謀於先事，卒至勦衆而勞民，焦頭爛額，何功可稱，老師費財，即得奚補，且播州之役，原以皇上明斷，雅意中興，故內而開部科臣，協衷以運籌，外而撫鎮吏卒，感激而用命，臣不過一移檄一申令之力耳，遂足功乎，若既因人而成事，復貪天以自功，即死有餘愧矣。伏乞敕下該部，免敘庶臣分不踰，臣心可安，臣不勝大願。緣係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旨核敘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撫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舍人王國楨，齎捧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兵部勘復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八日奉聖旨，傳與內閣說平播功大，乃是平定一國，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如何題敘陞賞，內無一當，封侯伯世傳，使朝廷威鎮華夷，激勵大典，不盡宣揚，何以勵忠勞之臣，朕意詳擬改票來看，欽此。隨該內閣揭覆，本年十月初七日奉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尤宜敘賞，李化龍，陸兵部尚書，加少保，給與應得卹命，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賞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郭子章，陸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應得卹命，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蟒衣一襲，支可大，准復原官，遇缺起用，廕一子入監讀書，賞銀五十兩，大紅蟒衣二襲，江鐸，贈兵部右侍郎，給與祭葬，仍廕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復景榮，宋興祖，著吏部查照舊例，優陞京堂，仍給與本等卹命，與王立賢，趙標，各賞銀二十兩，王立賢，趙標，仍陞職一級，劉綎，陳璘，俱陞左都督，各廕一子本衛指揮使世襲，仍與馬孔英，各賞銀六十兩，綵絲二表，裏馬孔英，仍

陸實授都督同知加陞實職二級世襲仍與劉從邁缺推用吳廣李應祥伊男俱准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仍贈左都督張棟楊寅秋各贈太僕寺卿一子入監讀書謝詔等四員各陞二級仍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仍與沈季文易登瀛各候巡撫員缺推用張梯陞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候闕視并敘張文耀等十三員各賞銀二十兩馬朝陽等二十四員徐成等四十二員各賞銀十五兩蔡宗憲等四員奇字等十一員王應宜等五員各賞銀十二兩傅光宅等十五員周懋卿等三十九員張叔璽等十員徐堯莘等四十二員各賞銀十兩內張文耀等四員與傅良諫各陞一級王嘉謨與李廷謙等十員各陞一級史旌賢劉一和郭廷良梅國樞陳與相張文奇等六員與蔡宗憲史朝貞馬性相各遇缺推用高折枝趙世德即陞部屬用自杜熊兆以下共七百七十二員各賞銀八兩陳良此等張秉忠等各賞銀六兩安福臣隴澄伊母鳳氏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鳳氏仍加賞銀十兩彭元錦等五員各賞銀十五兩吳一極等岑紹勛等張嵩等張世臣等各賞銀八兩彭養正等單宗伊等各賞銀五兩安福臣隴澄仍候地界勘定另加優異內紀錄陞級陞俸及襲陞酌處起用優恤獎賞開伍復職等項俱依擬此功固成於將士實賴在廷先今謀謨協忠駢誠處置中窳共舉長策遠計敘賞尤宜首及田樂擔當力任磨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候旨召用陳渠趙世卿埋餉有方各賞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張養蒙協理匪懈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王象乾綏輯新土賞銀五十兩大紅飛魚服一襲著上緊勘完地界回部管事蕭大亨攝樞久效改兵部尚書准復原職仍加一級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蟒衣一襲其先前任司官及勸功御史各賞銀十五兩張主敬等開寫職名來看該司官申用懋回寺供職遇巡撫員缺推用賞銀十五兩餘各十兩欽此

平播全書卷六

奏議

播州善後事宜疏

題為播地蕩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臣祇奉皇上威靈指播事戎馬之役偶爾告竣一切奏凱獻俘及議敘文武效勞人員俱已次第具題稟請天聽矣顧播地也其人夷人也身推跌而手刀劍蓋已八百餘年於茲矣皇上既拓疆土而混一之則必取隳介而冠裳之籍人民土地而版圖之然而綜理弗周則制度缺官屬不備則任使艱法令弛則釁孽易萌恩澤溥則人心弗固善後之策安可不亟為之講乎先是臣於平播之初即照使宜行事委重慶府推官高折枝攝兵備道事委保甯府同知張從龍攝知府事各入播經理去後隨准兵部咨為欽奉聖諭事該本部題條為十事內開一計善後謂宜亟行督撫衙門備查播州一地某處與某處連區某地與某地接軫作何分隸某處應設某府某州縣作何安置某地應置何將作何統轄及一切善後合行事宜悉心計處所有子遺作何安插空闕處所作何招徠務令穰穰不毛之地盡入範圍撫馭之中被我衣冠服我聲教奠安絕傲以紆西顧等因題奉聖旨元兇既殲凡屬從軍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毋許豪強乘機兼併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永靖諸苗橫恣誅誅就著撤回兵馬勸

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宜行事。軍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敘。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欽。欽遵備
 咨到臣。隨該臣備行三省撫鎮司道會議去後。各據回覆到臣。大段主於改土設流。而就中經制委曲。亦
 有不能盡一者。於時臣已積憂抱病。不能學調。但聽各委官以便宜處置。聽候新督臣到日。裁處題請。而
 已。乃今浸尋延。條逾數月。新督臣杳無視事之期。而各官之奉委者。未經銓註。終不專一。乃同知張鼐
 已物故矣。推官高折枝已病去矣。臣恐播州從此遂壞。將來更費經營。今不得不勉強籌度。以其體國經
 野張官置吏之大槩。具疏以請。其餘政體瑣細。有煩料理。事勢艱難。稍需漸次者。統候新督臣到日再議。
 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
 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江鐸。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巡按湖廣監察御史王立賢。議照播地改
 土設流。分置郡縣。於以昭聖朝一統之與圖。而新海內萬年之耳目。甚盛舉也。查該州地鄰三省。然楚止
 偏橋。路通一線。蜀與黔。蓋無所不接壤。夫蜀無藉於播。黔壤也。若乘此時。而割播地以附黔。則於蜀無
 損。於黔有裨。且臣等別疏。又請以楚之四衛。並割附之。從此黔省幅員。得與十二省比長。舉大。甚為長便。
 但盡屬之黔。則地方千里。諸凡締造。勞費尙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議設為二府。分隸黔蜀。庶建邦啓土。各
 自經營。成聚成都。指顧可就。皇上廓清之績。既已盡被於三藩。而畊稼之仁。又復再造於黔土矣。除寬賜
 從。撤兵馬。招流移。厚賑恤。抑兼併。靖橫恣等項。凡明旨所叮囑。而兵部所條議者。俱已陸續舉行。及見之
 後。開款目外。謹集衆思。列為十二事。進呈御覽。伏乞敕下部院覆議。上請。亟賜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緣係播地薄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聖明採擇。以永莫遑。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開
 坐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復郡縣。播州南極野河。西連焚道。東西廣一千二百二十里。南北袤一千四十里。漢唐故為郡縣。在川
 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而據之。今逆會既平。相應改土復流。以變夷俗。及照
 播州白田壩。沃壤數百里。即播州遺義縣故地。當復府治。設縣附焉。桐梓當秦南之衝。走川貴道也。舊為
 夜郎縣故地。當復一縣。望草南接黎思。北達真涪。為綏陽縣故地。當復一縣。仁懷濱播枕水。襟合帶瀘。為
 懷陽縣故地。當復一縣。其州即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販周遊。應復一州。以上俱隸川省。統轄黃平為川貴
 要區。舊設撫苗通判一員。列銜重慶。駐鎮彼中。其與播勢相控。並為重地。應設一府。涪潭龍泉。地里廣
 遠。各應建設一縣。壘水重安。合設一縣。餘慶白泥。合設一縣。其草塘容山二司。應割隸各縣。以上地方。去
 黔甚邇。相應改隸貴州統轄。總計增府二州。一縣八。蓋亂流初殄。地闢人稀。姑建數城。以為繫屬。以後地
 開民聚。無妨增設。其二府治與附郭縣分。正佐首領。各應照例全設。外州縣正佐首領。俱應量減。以上擬
 定郡邑。并府治倉庫。準今酌古。應新其名。統祈欽定。至於府州縣。及府之首領。司獄倉庫各印記。併乞頒
 降。以便行使。其各府州縣。合用什綱道紀陰陽醫學等官。候修建工完。另議請設。至於新設各官廩糧等

項。暫於征播支撥軍餉銀內支給。俟播地田賦起科接支。議行停止。伏候聖裁。
 一設屯衛。近日所稱有費而無益者。莫如衛所官軍。然亦有不可盡廢者。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險惡。夷漢
 雜居。又逼鄰二大土司。時有啓疆之志。必須設官軍。建屯衛。以明居重馭輕之勢。而消睥睨跋扈之心。若
 夫時操練。汰冗弱。令為有用。而不為無用。則在當事者之力行何如。固不可因噎而廢食也。應設一衛於
 白田壩。與府同城。指揮使一員。同知二員。僉事二員。鎮撫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所屬前後中左右五
 所。每所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所軍各一千。共五千。衛所官於從征有功者。酌量陞授。不足
 者。於鄰近願入者。調取移實之。其邊隅逼鄰土司地方。各設屯田。每軍照祖制二十四畝。再加六畝。為冬
 衣布花之費。共三十畝。即自種自食。不必納糧於官。又復領出紛紛滋弊。各開屯處。除養屯兵之外。餘田
 仍照民地起科。上納本折於各州縣。為衛官俸廩。及不時軍興之用。每年冬十月。十一月。春正二月。農隙
 各屯官時加操練。又以十月十五日。二月十五日。齊赴兵備道大操三日。驗其武藝。較其強弱。而明賞罰
 焉。老弱者汰之。一屯老弱者多者。並革其官。軍人之田。即另募壯丁補伍。庶軍得實用。異時即募兵散盡。此
 五千軍。與主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矣。該衛名伏乞欽定。其衛印與經歷司印。亦乞先行頒降。行使
 各所五印。俟官軍定日。另行題請。至於貴州衛所已多。且黃平原有一所。不必增設。以滋冗濫。伏候聖裁。
 一設兵備。播地三面環夷。干戈甫戢。當此經綸草昧之始。設立有司。可以招撫流亡。或未能長駕遠馭。而
 圖久安。布置將領。可以備禦倉卒。或易於生事。微功。而開邊釁。欲以內修戎備。外攝夷心。整肅軍容。嚴
 衆志。為地方長久之計。則兵道不可不設矣。合無添設分巡兼兵備官一員。駐紮四川按察司請給敕書
 關防。於播州白田壩新建府城駐劄。專一盤飭新復郡縣。并重慶衛忠黔二所。永甯西陽石砭平邑等土
 司。兵務兼理有司。錢糧獄訟。其重慶府巴縣。綦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切鄰地方。悉聽管轄。以便行事。黃
 平新設一府四縣。雖割屬貴州。但人心初附。田土毗連。與貴州水西宣慰司。並聽兼制。至於該道俸薪等
 項。查照敘馬濫兵備道事規。暫於重慶府屬州縣編派。俟播地田賦定後。改編於新設州縣。凡該地方
 切招集兵民。修築城堡。布置邊防。儲積糧餉。疏通驛遞。禁伏豪強。諸事。聽其隨時督理。俟二三年間。田均
 食足。兵治民安。政教修舉。遠近懷柔。即破格大用。以酬其勞。庶重地無虞。安攘有賴。伏候聖裁。
 一設將領。照得播倫於夷。閱八百餘年。風俗犷悍。法令行格。所從來矣。今地方雖經蕩平。而苗孽潛藏。漢
 夷錯雜。招苗樹黨。越界侵田。時所必有。未可便謂晏然無事之秋也。儻非得一大將。提重兵鎮壓之。欲其
 俛首帖心。惟吾有司之約束。其將能乎。今議播州留兵一萬。黃平留兵三千。相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
 之。始可無事。查得先年克平九絲。議留總兵一員。鎮守其地。今建武視播稍緩。即一參遊足領之。合無將
 軍門標下新添設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武防守。原設總兵。移鎮播地。應留各兵挑揀家丁三千。買馬三
 百。內總兵標下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坐營千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一中軍
 領之。有事聽總兵提調。名為正兵。此外兵七千。酌量分佈於白田壩。真州。桐梓等縣。播川等驛。防守。內
 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各用千把總分領之。有事征戰。無事即為築城。築池。建郡縣。修郵

驛之用糧銀照例支發徐侯建蓋竣工之後除家丁三千馬三百外餘軍以次議撤有願附籍當軍及為民當差者聽從其便千把總俱於附近衛所官內選用其黃平留兵三千仍設一參將領之總聽防播總兵官節制斯將兵之錯置得人而邊境之安自息矣伏候聖裁

一急選調郡縣既復應設正佐官員分理庶務緣地方初定需人為急若非揀擇自近亦何濟於目前臣等再四諮詢如龍安府同知劉安仁爽明特達之才果毅真誠之品器宜盤錯力裕勳勳堪任新設播州知府重慶府同知王陞烏蒙府通判劉之瀾雅抱練達之才均有循良之政俱堪新府佐貳劍州知州陳應楨才稱老練事有調停南溪縣知縣寇克順彭山縣知縣何珩並有才華夙聞收愛原任資陽縣知縣詹淑初以木務論調繼留征播管餉實心幹濟頗效勤勞宜資縣丞曹一科才思開爽乘號日能以上各官俱堪各州縣正官但草味經營人不樂就應從優陞用示激勵且劉安仁十年州郡久著廉能王陞劉之瀾轉餉有功陳應楨資俸已久應以劉安仁即為播州新府知府王陞加運同銜管同知事劉之瀾加同知銜管通判事陳應楨加同知銜管真州知州事知縣寇克順改附郭何珩改桐梓詹淑初改留草縣丞曹一科陞仁懷各知縣臣又查得附近地方佐領等官頗有幹才堪以集事者如經歷楊體寬等數員俱應為新地佐領之用重慶府經歷楊體寬應改新府經歷本府知事何進應陞新附郭縣縣丞長壽縣縣丞劉學可應改桐梓新縣縣丞定遠縣主簿李愛宗應改仁懷新縣縣丞蕭時寬應陞望草新縣各主簿忠州吏目吳從周應改真州吏目原任播州長官司吏目今陞資縣典史徐里應改新附郭縣松坎驛丞張二南應陞新桐梓驛丞朱化龍應陞新望草驛丞徐德功應陞新仁懷縣各典史臣已經行令各官一而權宜任事凡相度地形建立衙門修築城池清理疆界丈量田土召民受廩按籍編戶一切撫摩禁戢事宜但有利於生民裨於新鎮者俱聽公同在事文武悉心料理務臻實效去後仍請著為令如三年之後政績有成別無他過即照格超陞以酬其勞黃平新府并屬縣正佐除貴州撫按題有應補人員外未足者及播州新府推官新銜經歷知事附郭新縣主簿等官應即銓補其兵備員缺臣查得兵巡下川東道僉事徐仲佳大器如萬斛之舟明識若九秋之鑑飭邊防則恩威並懋理播事則勞怨不辭況前委南川一路糧運時當戎馬倥傯之際本官處夫處餉轉運極其調停本支折支會計更多儲積不動聲色大事克濟卓然為四路首稱尤為道大投報之選及查歷來新定地方兵備官員皆於地方用事人員內查其賢能卓異者不次陞補今徐仲佳資俸雖淺勞績獨懋應將本官加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職銜管理分巡及將播州等處兵備庶使彈壓至於總兵付託尤重臣等查得鎮守貴州總兵官李應祥兼才允武允文臨事有謀有勇勞謙不伐廉節獨高所當改為鎮守四川總兵駐劄播州以綏夷方又查得軍門標下守備江萬化橫草雄心穿楊絕技赴赴千人可廢桓桓一旅爭先堪陸遊擊職銜赴播領兵建越提調劉勝久著戰功能嚴軍令宜授領兵守備尙少一員容臣徑行查委通乞敕下吏兵二部再加酌議將各官查照擬定員缺就近推補黃平參將亦聽貴州就近議補行令速赴任事各官救書符驗併請填給其以上文武各官道下員缺通應另行推補各府州縣衛所儒學與首

領司獄倉庫等衙門應用吏役聽布政司詳撥伏候聖裁

一丈田糧播幅輻千里田地無慮數千萬畝及其舊時額糧止歲以五千八百石輸貴州蓋夷方賦稅原自輕減至應龍出而後巧取民財定為新法名曰等實每田一畝徵銀數錢初猶敏其財以招苗後並奪其地以養苗而賦法蕩然盡矣今既改流自當純用漢法以定田賦合責成新道府親率州縣官插定疆界沿邱履畝逐一丈量分為等則造冊呈報以定賦法第額糧重蜀無定規查克平九絲丈量田地分別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今宜做之以清播田第播地山水間雜不止三等尚有上下下者宜逐項分析最上者一畝可當上田幾畝最下者幾畝可當下田一畝則待臨時財定難以預計丈完總計田地若干糧若干徵本色若干折色若干候二年之外起科除足一年夏秋二稅銀力二差一切雜費外餘解布政司充邊餉支用其承丈各官果能執法不撓精數不爽事完從重優陞若乘機作弊委用不效者兵備道不時參呈以憑究處庶賦稅一清公私皆賴伏候聖裁

一限田制播土舊民自逆會焚夷之後大兵征討之餘僅存者十之一二耳遺棄田地多無主人惟册籍不存疆界莫考復業之民往往冒認影占原少而報多原瘠而報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畝尙有異省流徙假籍籍而希冒占者夫王者之師弔民伐罪罪人既得子遺之民自當存恤顧無知小民何厭之有若任其冒占而不為限制不惟告擾紛紛徒滋多事恐將來田地闕而人民少不能成府縣之規且自應龍在事以來予奪任意生殺自由強凌弱眾暴寡凡業厚而田豐者皆席應龍之寵而魚肉細民所得也此輩初用事後得罪有逃避他方至今方出者有身為養民起覺釀禍者有其身已滅而一二遺族尙思承產者誰為厲階致此紛擾卒令天朝以二十萬之師費百萬之餉殺人數萬方得釐定此土宇而猶令此輩竊據以自封即應龍地下亦不服矣今應將播之舊民號楊保子者查果真的無論原業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下地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大率純下田不得多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必不能為楊保語亦自易辨無問其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斯詐冒不行爭競可息至遺下無主民田應另行招人承種納糧當差應龍官莊並楊兆龍田一鵬何漢良等諸擒斬過有名頭人莊田盡數沒官聽三省之民願占籍播州者承種其領地之人查照時值量行上納以充目下建立城池衙門驛傳諸費亦定為限制平人不得過五十畝指揮千百戶不得過百畝俱於丈量時定糧定價令不得挪移州縣官收過絕產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聽兵備道稽查轉報撫按查考該官吏如有乾沒從重治罪庶定經制之中又得夫裕財用之意伏候聖裁

一設學校播故有學宋元世俊茂朋與如冉從周猶道明白鎮之流俱登進士輩聲上國自逆龍禁錮文字寇讐儒生以蒸報為禮義視流隨為名教每自稱為秦始皇蓋坑儒焚書以愚黔首亦略相似身為鮑魚有由然矣今干戈既戢文教宜先第新道大兵不惟士人廢沮抑亦物力未贏若紛紛建設徒以恣虛費之資開奔冒之門於宏文雅化無當也今照府治綱紀諸邑實為風化之首自田黃平舊有學宮補葺亦易特師儒久虛耳當於二府原學各補教授一員益之訓導二員以聯生儒至博士弟子員無論附郭

外縣。但入學使之選者。蜀新四縣。隸白田學。於新四縣。隸黃平學。待各縣人文漸盛。物力稍紓。嗣各立學。未晚。其州既改爲流。其地方殷富。人物迥華。亦須建一學宮。設一學正。以示維新之化。學校既立。振鐸有地。明以人倫。風以禮讓。彼其才能崛起者。足以備國家徵辟之選。而移風易俗無難。不然而身被章縫。手執簡編。亦足以潛消邪心。興起善念。月劇歲漸。不自知其化於禮讓之內矣。川夏變夷。莫要於此。伏候聖裁。

一復驛站。播州各驛。自逆會閉關。驛官不敢赴任。過客不敢經行。站戶逃徙。館舍邱墟。十數年矣。茲者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驛站之設。勢不容已。查得播州舊轄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烏江、昌田、沙溪、仁水、涪潭、龍溪、岑黃、白泥、一十三驛。俱當川貴孔道。所有各該驛館。應令分令領兵千百。總同見在驛丞。率領防兵。就彼採辦木石。燒造灰瓦。趁時興工。合用匠役。亦於兵夫內。查有慣造者。徑撥。不足者。於附近州縣。取用。工食銀米。計算於該驛支贍軍餉內。酌支。仍責成新設府佐一員。往來稽督。不許虛冒錢糧。曠廢時日。事完册報。又查各驛夫馬支應。及官吏俸薪。額上司供辦。今既改土設流。似應與腹裏驛站一體。倉派。但流民授田。方始。難便買馬行差。目前一切站銀。暫應官爲出辦。俟里甲稍定。即行編派。至於夫馬額數。應照舊辦爲準。湘川驛附郭。爲四路最衝。應設馬四十四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川、永安、四驛。地衝路險。應各設馬三十四匹。夫五十名。烏江、仁水、涪潭、岑黃、龍溪、白泥各驛。俱次衝。應設馬各二十四匹。夫各三十名。昌田、沙溪、止通水、西、次僻。應設馬各十四匹。夫各二十名。各驛官見在者。行令赴驛任事。缺官者。照缺銓補。其各驛印記。舊爲應龍收去。近已迷失。應另頒給。各驛吏因屬土司。舊未撥發。今應行川貴兩省布政司。照缺查撥。伏候聖裁。

一建城垣。夫郡縣既設。必有城垣。所以明保障。防不虞也。播州之一府一州四縣。與黃平之一府四縣。並宜城垣。並宜石。石少者。以甌代。其兵備道。總兵府。并府衙州縣衙門。公署倉庫。城隍廟。演武場。與二府一州儒學文廟。應齊舍等項。俱當以次修舉。而各官一抵地方。棲身爲急。衙舍之建。尤宜首圖。一切應用木石。甌瓦。灰釘。各若干。工匠兵夫。各若干。應支帑庫錢穀。各若干。分委督工。員役各若干。城垣高廣。丈尺若干。城樓城門。敵臺。壕口。若干。衙門倉庫。廟學。房舍。殿宇。若干。俱應該兵備道。督同各府州縣正官。選委勳明。佐貳。首領。雜職。等官。帶匠估勘。務要周悉。詳擬。按衙門。於城動銀內。行支。應買備者。買備。應召集者。召集。剋期興工。多方稽督。大約城垣。以二十九年二月內。起工。限年終落成。餘各以次修舉。就中員役。有怠惰者。錢糧。有冒破者。工力。有草率者。俱應該道。詳擊究。事竣之日。造册報撫。按衙門。奏繳。庶險要可資。防禦有賴。伏候聖裁。

一順夷情。播州皆夷也。大兵之後。爲賊用力者。刈夷遺孽。已無遺種。今見在者。曰各司土官。曰七姓。奏民。曰投降夷目。皆宜安插得所。願就中情事不同。亦宜分別。如八司。曰播州。真州。白泥。餘慶。草塘。黃平。重安。容山。內安。撫二。長官六。又一司。斃水。原無印信。亦稱長官。又有宜慰。同知。羅氏。此皆世有官號。與播並建。者。播州長官。王積仁。以附播被擒。獻俘。此當與楊氏。俱減。不待言矣。真州附播多年。茶江之破。助兵三百。

著在耳目。同知羅氏。與江外五司。首起發端。挑怨速禍。且具奏改流。致激應龍之怒。殃及墳墓。流禍鄰封。致有今日之事。海內震動。流血千里。則諸司者。罪之魁也。故說者謂真州宜正。其附播之罪。而江外諸司。宜以起。絕之。不爲無因。第王道如天。謂宜從輕。實宜從重。真州當進兵之初。率先歸附。正副長官。各以千人從軍。江外諸司。各招兵。聚義。充於禁。雖此。帶即不足爲重。願一。念誠款。自應量。合將真州正長官。即爲該州土司。同知。副長官。即爲該州土司。判官。江外諸司。安撫。與正長官。即爲該縣土司。副長官。即爲土主。同知。羅氏。爲新府土知事。此則略其大罪。錄其微功。且令懸結。匪。之流。居然。於衣冠文物之列。諸司。亦何幸焉。此外。尚有投降夷目。原非長官。本無冠帶。但賞格。會坐名。開諭。輒爾。先事。歸誠。亦宜少示。齊。以明。恩。信。如上。赤水里。頭目。袁年。父。遭。匪。禍。投。降。最。早。宜。授。以。所。領。撫。職。銜。下。赤水里。頭目。袁。黎。仁。博。里。頭目。王。繼。先。安。羅。二。村。頭目。羅。國。明。羅。國。顯。安。譽。以上。五。名。在。王。繼。先。臨。時。觀。望。在。袁。黎。等。兵。潰。方。投。即。待。以。不。死。亦。爲。正。法。但。其。叛。邪。歸。正。自。宜。量。酬。各。授。以。冠。帶。總。旗。諸。人。田。產。止。將。本。身。者。照。册。撥。給。應。納。稅。糧。通。附。州。縣。官。處。上。納。其。餘。里。人。俱。令。附。籍。納。糧。當。差。不。許。仍。以。家。人。爲。名。悉。行。勒。占。違。者。治。其。前。罪。至於。七。姓。泰。民。始。助。楊。氏。之。惡。繼。傾。楊。氏。之。族。尤。爲。禍。首。天下。恨。之。但。逆。賊。造。反。罪。大。惡。極。自。難。以。餘。波。及。人。除。在。軍。前。作。惡。著。有。助。蹟。見。行。監。問。者。照。律。正。罪。外。餘。俱。無。論。榮。與。維。新。如。仍。蹈。故。習。豪。橫。害。民。該。道。徑。行。擊。問。發。落。以後。各。地方。人。民。亦。不。得。指。稱。以前。事。體。將。處。分。過。播。目。播。民。告。害。致。起。事。端。官。司。亦。不。得。受。理。違。者。並。罪。伏。候。聖。裁。

一正疆域。播地東北。接連三省。縣。衛。各有疆界。無容。涇。渭。西南。左。接。水。西。右。逼。永。甯。雖。犬。牙。相。掩。未。能。齊。一。然。畫。野。分。疆。亦。自。有。相。沿。界。至。惟。是。夷。性。犬。羊。互。爲。雄。長。強。則。侵。凌。弱。則。滅。削。甚。至。有。一。地。而。甲。乙。互。臨。一。人。而。齊。楚。兼。事。如。鑿。溪。沙。溪。水。越。天。旺。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數。見。有。黃。册。可。考。緝。麻。山。李。博。垣。仁。懷。石。寶。等。平。等。處。亦。皆。播。州。世。業。統。緒。完。年。楊。氏。中。衰。時。曾。爲。永。甯。水。西。侵。占。後。應。龍。當。事。治。兵。相。攻。恢復。故。業。各。邊。目。又。已。任。其。趨。焉。兩。下。支。持。此。在。土。司。可。也。今。既。改。土。設。流。自。宜。各。復。其。故。向。可。混。行。爭。占。乎。乃。水。西。止。求。清。查。永。甯。輒。行。攪。擾。且。動。以。瓜。分。爲。言。不。知。賞。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曠。及。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豕。獨。且。多。支。本。折。優。議。彼。錄。此。亦。何。負。於。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勞。大。費。止。爲。土。司。營。家。事。乎。土。官。明。於。大。義。必。能。引。分。自。裁。第。其。邊。隅。目。把。往。往。罔。上。行。私。冀。廣。己。業。及。今。若。不。查。明。將。來。未。免。多。事。應。行。播。州。該。道。會。同。鄰。近。道。分。清。查。一。切。相。鄰。地。方。如。原。係。播。州。者。歸。之。播。州。原。係。永。甯。水。西。者。歸。之。奢。安。二。氏。刻。石。立。碑。永。爲。邊。守。其。鄰。邊。目。把。如。不。安。分。義。妄。肆。侵。爭。重。行。究。治。干。礙。土。官。一。並。參。處。蓋。朝。廷。伐。暴。救。民。原。不。爲。利。其。土。地。但。無。涯。之。欲。漸。不。可。長。且。楊。氏。之。禍。止。以。下。驕。恣。而。上。姑。息。遂。釀。成。滔。天。之。患。今。復。苟。且。遷。就。誨。爭。登。亂。非。地方。之。利。亦。非。土。司。之。福。也。伏。候。聖。裁。

四乞歸職
奏爲孤臣病已危篤。頃刻難留。懇乞天恩。頒賜放歸。以延殘喘。事。臣於五月間開。六月間感病。至七月

間已三疏懇乞歸。尋而病日增劇。虞有不測。即自重慶馳歸成都。一就家口調養。一便攜家奔喪也。乃不道意路奔馳。前病愈甚。於八月初旬至省。日覺頭岑岑然不可支持。至數日偶因奠父之主。一哭仆地。遂不能起。家人扶掖入室。移時乃蘇。從此日惟假臥。更不復知人事。又數日轉而為瘧。初尚一日一發。繼乃間日一發。每發則寒如握冰。熱如抱火。痛楚難堪。不可名狀。既止則又倦。倦昏憤。假臥如尸。不見不聞。但有人形而已。如此者迄今且三月矣。體瘦如柴。氣微如絲。食不能一器。坐不能一瞬。一人不能見。一字不能書。此與家中枯骨無異。尚可居於人世乎。日於病榻中時接邸報。令人誦之。知皇上允臣回籍守制。則深以為幸。已而又知廷推前後四臣。未奉命旨。則深以為憂。夫臣例應候代者也。而川省又兵戈甫息者也。以時則如彼。以病則如此。乃久無替人。即地方不能保旦夕無事。何況臣身。即臣身不能保旦夕無事。何況歸而葬臣之父。事臣之母。臣有腸已斷。無淚可揮。但神傷心碎。仰天乞哀而已。揆情度勢。臣似必不能候代。然又不取輒自逃歸。以干憲典。而貽皇上西顧之憂。只得再以上懇。伏乞皇上軫臣至情。憐臣危病。亟將原推四臣。點用一人。前來交代。萬一臣得生還故里。豈徒臣一身一家之幸。亦西南百萬軍民之幸也。臣無任涕泣哀鳴。頓天懸懇之至。緣係孤臣病已危篤。頃刻難留。懇乞天恩。亟賜放歸。以延殘喘。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五乞歸疏

奏為病已垂危。勢難候代。懇乞聖恩。亟賜放歸。以保殘骸事。臣自播事告竣。開計丁憂。尋而感病。已屢次上請。隨奉聖旨。允臣回籍守制。但無人交代。方在守候。會前病益劇。假臥三月。不知人事。於時不能草疏陳告。已經按臣代題。已又自行具疏。上陳去後。近見邸報。按臣疏到。該部具覆。未奉明旨。臣更不勝憂恐。不勝窘急。謹再以真情陳訴。惟陛下哀憐垂聽。臣丁憂官也。禮父母之喪。無不解官持服者。況臣已奉旨回籍守制矣。遷延不去。半年於今。生者不歸。則死者不葬。亡者以即土為安。經年停柩。臣亦何心。又臣母自臣父未亡時。業以感病。比遭茲變。病益不支。臣既未得歸。則選擇良醫。資送於家。託之療治。乃今具稟到臣云。臣母之病。非藥石所能愈也。蓋起於憂思。臣不歸。則病不起。嗟乎。人誰無父。人誰無母。臣於臣父。已抱終天之痛矣。陛下又令臣忍心於臣母乎。脫有不測。臣何顏見人。何心在世。且疾病人所時有也。而臣之病。獨異。蓋涉歲以來。所經大勞。大苦。大哀。大憂。大鬱。皆人所未嘗一時並見。一身並值者。心即鐵石。亦當銷鑠。身即草木。亦當枯朽。蓋臣督官之病。朝露之虞。臣自知之。他人或未之悉耳。夫臣之奉旨回籍。已數月矣。下手交代。又已推上四人矣。此四人者。負謀王斷國之才。抱緯武經文之略。功在邊陲。名聞夷夏。但得其一。即足以奠安西南。靡覆夷漢。陛下奈何遲之而不允也。凡臣所言。皆實事實情。非有假飾。非有欺誑。伏乞陛下。亟賜將原推四人者。亟用其一。俾早來交代。如陛下果以此官可缺。此用可遲。亦乞察臣至情。憐臣危病。容臣將旗牌印信。暫發布政司收貯。與疾奔喪。臣查先年撫臣。亦有開喪不候代而歸者。雖經參論。罪止罷官。緣臣向來受陛下特達之知。肩陛下重大之任。君親忠孝。兩下照管。故未敢決去。伏惟陛下。憐察於允。臣但得早晚歸家。哭臣父數聲。見臣母一面。臣死亦瞑目。臣無任頓天哀。

懇之至。緣係病已垂危。勢難候代。懇乞聖恩。亟賜放歸。以保殘骸事。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欽助兵餉疏

題為逆賊蕩平。援師奏凱。懇乞天恩。查核各省直勤王督撫鎮道。並欽協助臣工。以昭勸典事。案照先准兵部咨。該兵科部給事中張輔之題。為播會外逼貴竹內賊等事。本部覆議。移文雲南。湖廣。福建。廣西。撫按。嚴督各布政司。將庫貯銀兩。如數解赴貴州。軍前交割等因。奉聖旨。這銀兩著便行與各撫按嚴催。解赴貴州應用。不許推諉稽延。致誤軍機。欽此。又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郭子章題。為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事。戶部覆奉聖旨。川貴待餉甚急。你部裏便馬上差人。星夜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解彼濟用。不許執留。遲延誤事。取罪。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臣題。為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等事。戶部覆奉聖旨。這兵餉急用。俱依擬行。各省撫按司道。上緊催解。以後不敷。著總督遵照前旨。於本省鄰省便宜處置。各官務要同心共濟。以期滅賊。如有抗違支吾。指名參來。重處不饒。欽此。又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題。為播會殺虜官軍。張威挾撫等事。本部覆奉聖旨。這協助兵餉。著火速嚴催接濟。有再藉口支吾的。該總督撫按指名參來重處。欽此。又該臣題。為循例請設兵將等事。兵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編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糧餉等項。都依擬行。軍務重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顧面。因循虛假。各鎮亦宜同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資。沐叙。陳璘等。都馬上行文與他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練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兵部題。為軍務事。節奉聖旨。是川貴用兵。雲南兵將。許總督徑自催調。領兵參遊而下。併聽節制。欽此。又該科部題。為叛賊臨城殺將等事。節奉聖旨。旨徵兵救蜀。已有明旨。但恐路遠。不能即至。這本欲兵部定限責發。說得是。還馬上差人守催。務將見在熟練精兵。選去。若託故遲延。以疲怠塞責。事發各鎮同罪。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臣郭子章題。為播患孔殷。貴陽伊邇。敬陳防危之勢等事。兵部覆奉聖旨。貴州湖廣各兵。俱准添補。湖廣塘動錢糧。准先動後題。與隆參將准添設。陳用資著竭忠任事。共圖犄角。以靖地方。不許顧忌推諉。欽此。又該兵部題。為軍務事。奉聖旨。是廣西土司官兵。准調發莊志傳務稟川貴督撫。及總兵官節制。分布進止。不許專擅行事。致失機宜。欽此。又該貴州撫臣郭子章題。為播寇突出。充斥與隆黃平之間等事。覆奉聖旨。是貴州孤懸。著總督將供餉銀兩。先儘支發。仍遵前旨。於鄰省塘動錢糧內。先動後題。逆會抗亂。普天同仇。各省直官。宜請助兵餉。豈得託言遠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他。每知道。欽此。又該臣題。為播賊分道突犯。全黔等事。節奉聖旨。貴州孤危。著總督上緊。與各鎮撫應援。兵馬若少。准再酌量調募。另給糧餉。與他廣西雲南湖廣各兵。俱要齊赴。信地戰守。不許逗遛觀望。欽此。該戶部題。為暫留起解錢糧。抵給貴州。萬分緊急。軍需事。奉聖旨。這銀兩著雲南解貴州充餉。仍著搜括設處。務足題定數目解去。不得再行奏擾。欽此。又該山西道御史李時華題。為師期伊邇。謀費萬全。敬獻芻蕘等事。本部覆奉聖旨。三省進兵費多。師期又難預限。況貴州尤稱貧瘠。萬兵齊集。其操站俱當存恤。這南京河南銀兩。若作速依限依數解去。以前題取各處的。

務要湊解俱不許短少遲誤。責有所歸。消糧聽督撫酌量調度。還通行與各省直知道。欽此。隨該本部咨行各邊各省督撫諸臣。并移咨到臣。俱經欽遵。分投催調。續准總督陝西三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李汝咨稱。挑選精兵一千員名赴援。又准巡撫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咨。委參將周國柱統領兵馬一千六百員名。并解蓋甲一百副。火礮五位。三眼槍三十杆。鐵子一千箇。鉛子一千五百箇。火藥一百五十斤。火線一千條。又准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燿咨。委都司趙應科領兵二千九百八十五員名。并帶鳥銃一百三十門。鉛彈二十斤。藤牌一百面。火礮二萬枝。又行肇慶府。借支銀四千一百三十四兩。與總兵陳璘募兵一千九百三十八名往楚。又差鎮撫張蘭等。解銀八萬兩助黔。又准巡撫河南右都御史曾如春咨。委遊擊任承爵等。領兵二千員名。又准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咨。委參將余德榮。領兵五十名。并帶湧珠礮四十位。三眼槍六百杆。鉛子九千顆。鐵子八百四十顆。又准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劉易從咨。委守備趙賢輔。領兵一千一百六十二員名。又准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劉元霖咨。委都司封建。領兵三千四百九十八員名。又准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汪應蛟咨。委坐營王芬。統領力士南兵五百三十七員名。并解大弓四百張。火礮四百把。大火礮九千二百七十枝。小火礮二千三百四十二枝。鐵礮四百八十斤。又准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徐三畏咨。委遊擊余世威等。統領兵馬二千員名。并帶湧珠礮二十位。三眼槍六百杆。又准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王見賓咨。委參將李經。統領兵馬二千五百七十七員名。并帶礮礮一十二位。火礮四十二位。三眼槍五百六十五杆。又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用賓咨。稱備移總兵沐復。發中軍張樹等。領兵七千七百七匹。乘數隻。往黔進征。該鎮親統二千員名。屯制曲靖。本院駐劄益發。又准處補川餉銀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五兩九錢助黔。又准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楊芳咨。稱備移總兵李如樟。選委都司莊志傳。守備白明達等。領兵二萬往黔進征。該鎮移駐泗州。又解餉銀三十萬兩赴黔協濟。又准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李頤咨。差官楊崧。解滅虜虎牌礮六十位。大鉛子六百箇。小鉛子一萬八千箇。火繩一百八十條。藥線三千條。火藥六百斤。火礮架三十六副。木郎頭六十把。木送子六十根。鐵藥升六十箇。鐵藥匙六十箇。鐵錐六十把。鐵鋸六十把。藥線筒六十箇。皮搭穗十二箇。油篋二十四箇。鐵鑊二十四把。三眼槍六百杆。鉛子一十八萬箇。藥管一萬八千箇。藥線一十八萬條。火藥一千八百斤。盛鉛子皮袋六百條。盛藥皮包六百箇。擲杖六百根。藥線筒六百箇。鐵錐六百把。鐵鋸六百把。又准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金學曾咨。解軍餉銀十萬兩赴黔。又准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李三才咨。發淮陽兵三千。令原任副總兵王鳴鶴。領赴黔進征。又解軍餉銀十萬兩赴川。各協濟等因。陸續移咨到臣。隨將兵馬器械發去軍前。分布協濟。銀兩解赴營中。聽支去後。續據各營揭報。查該地方底定。隨該臣遵奉明旨。撤下各該營路。議將前項兵馬。次第撤放。責令原來將官統領。分別水陸程途。遠近給以行糧。軍火器具。應收貯者收貯。應發還者發還。各邊鎮訖。又准貴州撫臣郭子章。備沅。撫臣江鐸。各會稿。內開南京戶部解到銀十萬

兩。河南撫臣曾如春。解到餉銀九萬兩。江西撫臣夏良心。解到餉銀三千三百餘兩。應天撫臣陳惟芝。解到餉銀一千九百餘兩。鄖陽撫臣鄭國仕。助餉萬金。及稱雲南致仕總兵官黔國公沐昌祚。助銀二千兩。貴州原任戶科給事中。今為民陳尙象。助米一百石。土官禮思明。助硝一萬斤。武舉張鶴。助鹿母章氏。土官安大順。各助米一百石。監生宋仕通。趙希伯。袁任。生員沈繼祖。關於。桑來。鶴程。雲路。壽官。陳嘉猷。各助銀一百兩等因。又該臣查得。先因逆賊卒起。蜀無硝磺。差人別省收買。急不能至。聞陝省多產此物。向臣過漢中地方。見南鄭縣知縣崔鎮方。談吐精明。志在滅賊。該縣與蜀相鄰。因發銀令之買辦。本官晝夜拮据。收買數萬。陸續解運。自始事以至賊平。用之不盡。各有申文在卷。通查到臣。該臣看得。逆賊之敢於稱亂。非其奸生惡死之心。果與人殊。而敗國亡家之禍。甘以其身嘗試也。彼所自恃者。山川之險。要兵甲之精。強物力之豐。而所習見者。川蜀之武備不修。貴竹之弩藏如洗。以為吾惟不為耳。一旦襲糧下甲。從中而起。即縣官其如何。蓋漢孰與我大。從古夜郎王之見。固若斯矣。不知忠義之性。人所固有。亂賊之黨。法所必誅。當方內泰甯。天王大一統之日。而一夫橫行乎其間。其誰不投袂而起。仗義勤王。思立功名於萬里之外。又況天怒赫於雷霆。天語揭乎日月。激信臣精卒之心。而作義士仁人之氣。是故各省直邊鎮諸文武大吏。各以兵會。多或至於數千。各以糧從。多或至於數萬。即下至巖藪之士。閭巷之人。亦皆指升斗。出涓滴。以為萬一之助。夫然後知國家全盛之力。而治教休明之驗也。夫大加小。順討逆。衆覆寡。得全全昌。理有固然。無足異者。其三月而舉之。削株滅根。靡有遺種。非幸也。宜也。夫國家儲精治兵。以備不然。即文武大吏奉王命。討不庭。轉餉發兵。自其本分。亦非有所希冀於後也。惟是帝王之所以鼓舞一世者。令惟其行賞。惟其厚。諸臣既以奉陛下之令。羣力畢舉。以克有成功。陛下當必有所以優厚之者。臣亦何得不一據實。為明言之。除各省原委統兵有功將領等官。另本題敘。並解助兵餉銀兩。另册奏繳外。照得總督陝西三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李汝。身繫四海安危。才憲萬邦文武。傳檄則伏飛雲集。雄邊之貔虎生威。銜枚而輕騎馳。險國之鯨鯢落膽。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李頤。莫然山斗具瞻。屹矣華夷俾望。諸器擅火攻之巧。焚險管。比燎毛。六師張雷厲之聲。殲元兇勢。如破竹。巡撫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胸蟠武庫甲兵。望重北門鎖鑰。遣虎頭之上將。威名風播乎妖氛。部魚麗之雄師。器具星迴於組練。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燿。表表矜神。清望。義旗嶺海殊勳。慶部曲而雲捲蒼梧。聲沸千翠。勸儲符而光騰紫電。魂飛孤壘。豺狼巡撫。留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時甯。河洛千尋砥柱。賀蘭萬里長城。移將士於衝邊。懋著忠勤之大義。授機宜於密帳。借收戡定之功。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曾如春。雄才問世千鏡。碩望中朝鼎石。指麾身將。經九折之坂。而兩。發縱羽林。破絕嶺之巢。而衝擊稱最。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大節匡持。國是宏才。經濟時艱。分幕府之材官。超越威揚於壁壘。撤轅門之軍實。壘氣壯於干城。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劉易從。駿猷傾注。巖廊。鴻略澄清。海岱。三齊之健卒。旌旗日耀。雲屯。董兩浙之冠軍。籌策風生。電掣。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劉元霖。銜衝風凜。清朝。節鉞波恬。滄海。義旗西指。兼水陸而虎賁之士三千。宿

將南馳。挾風靈而鼠竄之。夷百萬。撫治那陽右副都御史鄭國仕。斧鉞當秦楚韓魏之交。勳名係中外。華夷之望。莫先同室。切己飢渴之思。賑急於鄰。效移粟移民之助。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夏良心。登節樂九紫峰。寒憐威棧三江浪。靜千金。獎士。纓冠先士室之憂。萬里平夷。蘇鼎勸鬼方之結。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川賓。慷慨動國難。威嚴汛壩邊。調勁卒於烏蠻。騎步七千。雄圖外。發精鏢於金齒。帥徒十萬。飽行間。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楊芳。抱負經文緯武。謀謨安夏。撲夷。督龍城象郡之兵。萬竈炊煙。蔽野。指桂嶺。梧江之積。全黔芻粟。屯雲。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汪應蛟。皎皎丹衷。貫日。冷泠素節。凌霜。鐵騎度滹沱。起六郡良家之子。銅魚飛越。嶺靖三苗。逆命之兇。巡撫鳳陽右副都御史李三才。望崇殿上。夔龍。威自軍中。韓范。命雄師。聲援突集。驚將令之自天。助大餉。騰飽無愆。慶王師之似雨。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徐三畏。巍巍青嶺。芳標。煜煜玉關。闔伐。簡鷹揚。而翔虎旅。無煩折斧。缺折。凌鳥道以淨狼煙。早見獻俘。授祿。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王見賓。揮霍才長。靖虜。忠貞。切勤。勤王。殺氣。暗銅。標。駭。其。龍。爭。壯。夷。氛。清。紫。塞。謳歌。與。笳。鼓。齊。喧。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金學曾。經略才雄。乘。聲。援。義。爲。同。舟。闔。帑。出。金。錢。踴。航。海。梯。山。之。力。黔。藩。獻。士。馬。奏。率。旗。斬。將。之。功。巡撫應天右副都御史陳惟芝。鎮上游。龍。蟠。虎。據。勤。遠。略。靜。夏。攘。夷。軍。實。裕。盤。江。慮。急。於。救。焚。拯。溺。妖。氛。掃。蕩。道。功。始。於。挾。纜。設。膠。原。任。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昌。祚。本。自。將。和。侯。王。之。種。深。明。君。臣。夷。夏。之。防。念。河。山。之。盟。誓。如。天。忘。酬。一。劍。視。囊。囊。之。積。儲。若。土。士。享。千。金。鎮。守。雲。南。總。兵。沐。弼。鈞。券。金。章。之。背。登。壇。授。鉞。之。才。誼。急。纓。冠。親。部。日。南。之。士。馬。風。生。雷。電。立。銷。微。外。之。煙。塵。鎮。守。廣。西。總。兵。李。如。樟。六。箱。世。授。鐵。城。百。戰。身。經。銀。夏。冒。炎。觸。瘴。樹。犄。角。於。豺。虎。之。衝。兵。利。卒。精。培。氣。震。於。鯨。鯢。之。窟。以上諸臣。均之誼重於急公。積收於勦播。並應優異。內鳳陽河南兩地。正當有事之際。而撫臣李三才。則發兵三千。解餉十萬。曾如春。則發兵二千。解餉九萬。多助兵糧。大裨黔土。均宜更加優異。雲南廣西二省。原奉聖旨。協力援播。陳川賓不但遣將發兵。深入播地。且與總兵沐弼。同提兵親駐境上。防賊衝逸。楊芳先後發廣西兵二萬。解餉三十萬。幾於代黔受役。李如樟久駐泗城。聲援貴州。直至事平。觸犯炎蒸。抱病歸省。蓋明旨所責成。二省原重。二省撫鎮。所以供上命。急鄰封者。亦無所不用其力。撫臣陳用賓。楊芳。更宜大加優異。總兵沐弼。李如樟。亦宜並加優異。沐昌祚。以致仕總兵。捐金二千。資助黔省。宜加褒獎。以示勸酬者也。江西左布政使沈九疇。福建左布政使朱運昌。河南左布政使姚學閔。廣西左布政使沈沈。雲南左布政使梅淳。帶管臨安兵備道按察使鍾昌。帶管曲靖兵備道副使孟紹慶。安普道副使黃文炳。廣西賓州兵備副使陳助。雲南督兵參將盧承傳。押兵潯州府同知何文偉。署守備事。指揮沐榮。以上諸臣。深明大義。各抒忠憤。竭物力以濟遐方。收足食足兵之效。討軍實而襄大難。奏百戰百勝之功。俱應賞賚。陝西南鄭縣知縣崔鎮方。視國如家。急鄰猶已。非有相隨之分。但以義氣而勤供辦。不使乏與。非有剝膚之災。但以忠耿而助攻圍。卒能靜亂。相應賞賚。仍紀錄優處。以爲有司敬事勤王之勸者也。原任戶科給事中。今爲民陳尙象。鎮四名高。君臣義重。江湖身遠。猶思擒賊以尊王。桑梓憂深。遂至毀家而紆難。相應起用。以竟宏施。禮思。明。安。大。順。宋。仕。通。趙。希。伯。袁。任。沈。繼。祖。聞。於。桑。桑。來。鶴。程。雲。路。陳。嘉。欣。

章氏深慮大難之端。不吝中人之產。雖投石增華岳。無補崇高。而捧土塞盟津。尤徵壯志。相應獎異。以風民庶者也。伏乞敕下兵部議覆施行。庶奉公者。益堅忠義之懷。而懷化者。潛消奸宄之念。所有補於安攘。非淺鮮矣。緣係逆賊蕩平。援師奏凱。懇乞天恩。查核各省直勤王督撫鎮道。並敕協助臣工。以昭勸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黔省善後事宜疏

題爲逆會甫平。邊圍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采擇事。准貴州撫臣郭子章會稿。內開准兵部咨。爲欽奉聖諭事。該本部覆議條列十事。內開一計善後。原議逆會平定。必當改土爲流。而各土司有能縛酋以獻者。或世守其爵。或瓜分其土。此昭昭在人耳目者也。今事已定矣。水西開澄。於五月二十八日業已撤兵。避嫌矣。除斬關輸忠。功自難泯。聽其從優敘錄。以爲土司效忠奮勇之勸。而一切大計。可不因原議而規畫之乎。謂宜亟行督撫衙門。備查播州一地。某處與某處連區。某地與某地接軫。作何分隸。某處應設某府某州縣。作何安置。某地應置何將作。何統轄。及一切善後合行事宜。悉心計處。所有子遺。作何安插。空闕處所。作何招徠。務令獲得不毛之地。盡入範圍。撫馭之中。被戎衣冠。服我聲教。釋其非心。防其逸志。安絕微。以紓西顧。其有應行未盡事宜。在督撫諸臣。身在彼中。心經其事。必有長計遠慮。佐所不逮。一併議妥。作速具奏。定奪等因。題奉聖旨。元兇既殄。凡協從牽累的都免窮治。流移的招他復業。毋許豪強。乘機兼井。還與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永靖諸苗。橫恣遺誅。就著撤回兵馬。勦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宣行。軍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敘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欽此。又近聞邸報。該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爲三省干戈幸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病見。以備善後采擇事。內開條議十款。就中強半多言黔事。就經備行布按二司。監軍紀功守巡各道。會議前來。看得播州善後事宜。統言播事。兵部釐爲十款。析言黔事。李御史列爲十款。詳哉乎其言之矣。當局者迷。觀局者智。本院愚迷於局。似亦可以無言。顧計者取多。謀者從可。聖明稽於衆。或不嫌於互發。謹以所見。益爲十二條。或爲諸臣已言而申明之者。或爲諸臣未言而專陳之者。總之抒一得之愚。爲地方長計耳。如或葑菲可采。瓦礫不棄。伏乞敕下兵部。再加從長酌議。覆請施行。等因。會稿到臣。該臣看得播州平定。改土設流。業奉明旨。無容別議。惟是稽之舊制。原隸四川。但貴州在十三省之中。最爲狹隘。瘠薄。今乘此平播之後。而割地以益之。又以楚地之最遠而近於黔者。改隸之。則輻輳漸擴。居然西南一大都會矣。至於裁減協濟。賑恤增築諸事。皆固圍甯民。還定安集之上務。所宜急爲舉行者。臣參詳再四。所見相同。除改設郡縣。遷選將吏。五司改流清查黃冊四款。俱關係播州。臣已於平播善後疏中。參以蜀事。另行會題外。其更易轄屬等八款。俱係黔事。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議照前事。俱在可行。相應題請。伏乞敕下該部查議。覆請施行。緣係逆賊甫平。邊圍未輯。敬陳善後事宜。以備采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款具本。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題請。旨。

計開

一議更易藩屬楚黔接壤撫屬錯綜如黎平府永從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遙反屬於黔平清偏鎮四衛近黔之鎮遠去楚二千餘里而遙反屬於楚即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頃者會犯偏橋而楚不能援比者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援即黔有播思而黎平永從無一夫一粒之助非不欲援也鞭之長不及馬腹勢也合無以黎平一府永從一縣改隸湖廣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改隸貴州文武官軍俸糧歲費公用悉仍其舊則軍民合為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即有寇警誰能護之伏乞聖裁

一議裁將留兵頃者播思方殷黔之將不得增今日逆寇游平黔之將不容不減清浪參將原屬於楚非黔專官無容議矣黔中下六衛無一重將何以彈壓則興隆參將似不當裁都清守備當仍其舊龍泉既有守備則黎川參將石阡都司應裁播陽普安迤西三處既有守備則畢節參將應裁省城既有遊擊則守城守備當裁播賊雖平苗寇未剿總兵標下留兵一千三百為二營興隆參將部下留兵一千二百內分其半為一營守興隆隸參將部下分其半為一營守平越隸都清守備部下以為下衛之保障播陽兵三百分其半移隸安莊貴陽留兵一千分為二營以為省會之爪牙第養兵三千五百餘名每年約費三萬五千餘金貴州無從出辦相應於贍餉內暫支俟二三年後地方大富徐徐議撤黎川參將王鳴鶴陳良琪俱將楚兵聽楚中去留畢節參將朱鶴齡都司錢中選守備杜鶴鳴合無免其赴部另補別缺至於總兵駐劄昔在銅仁以故沈尙文之杜門童元鎮之託身既為免窟帥若越人節經兵部題准駐劄貴陽夫非於銅仁疏而貴陽親也貴陽近播而銅仁去播遠也總兵官似當仍駐貴陽待年餘大定之後以春夏駐貴陽秋冬駐銅仁永為定例無許偏安一隅伏乞聖裁

一議四川協濟黔省土瘠民貧不及中州一大縣其歲供之費往往取給於楚蜀之協濟查四川烏撒鎮維東川烏蒙等四府每年協濟貴州本色糧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四石折色糧銀三千一百兩查每年解納不及十分之三播州協濟糧銀每年三千一百六十四兩七錢楊曾拒命運負不納自萬曆十八年至二十七年未完銀約二萬九千八百三十餘兩西陽每年協濟銀七百兩自萬曆十九年起至二十七年共欠三千九百六十餘兩徒負協濟之名無益軍興之實此在無事日猶不可況今逆酋甫定地方多難之時乎祇緣四府西陽襲職不由貴州渙然不相統轄即錢糧運負既無可罰之俸又無可降之官至於屢催屢負未可如何以臣等之愚四府西陽即不能割隸貴州至其襲職起送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批允而後襲則彼猶有所畏懼此一策也不然請乞嚴旨責成四川布政司立法嚴催催完總解載入職草無得奏越相視又一策也不然請責烏撒同知東川烏蒙通判駐鎮本府督催四府協濟請責重慶府管糧府佐督催西陽協濟其給由陸遷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考覈視協濟之完欠為殿最必完及分數批允乃許離任又一策也合此三策而欲藉悠悠難必之協濟以充嗷嗷待哺之正供欲保貧軍之不轉為溝中瘠也必無幸矣伏乞聖裁

一議楚省協濟黔中軍餉仰給楚中湖南一道所轄長衡郴府州縣每年協濟貴州糧銀三萬七百二十兩零逐年遞負不以時納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七年止共拖欠銀五萬三千六百五十兩零而長沙

府屬通欠尤甚良由貴州撫臣兼制止及湖北不及湖南印糧官吏自以非屬忘玩成風雖考成每年查參不過徒飾虛文即完欠之數催促逾年而文始至極重者止於割休而止彼何所憚而汲汲完吳屬之餉耶今楊曾甫定黔餉一空合無將湖南一道屬亦隸貴州撫臣節制其印糧官給由陸遷照依湖北例具文於貴州撫臣考覈錢糧有無完欠方許給由離任夫常德去長沙咫尺耳常德可屬又何惜一長沙若長沙不屬貴州節制則拖欠之餉終無完日貴州之軍終無飽時其為關係良非淺細伏乞聖裁

一議驛傳協濟貴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線實滇南出入門戶也黔之設專為滇設無黔則無滇矣國家與地以雲貴為極邊舊制倉驛小吏俱給符驗蓋憫其險遠耳以故流官中無論方面即倉驛之驛轉皆驛驛也土司中無論進表即貢馬之差遣皆馳驛也鄉官中無論方面部臣即教育舉貢會試入京皆馳驛也蓋以極貧極乏之區當極苦極煩之差撫臣日夕挂號堆案益兒欲裁之則行路嗟怨欲給之則夫馬逃亡欲處置之則幣藏空乏衛官貧而不能賄急之則閉戶驛官卑而不能支急之則逸去惟有仰屋浩嘆而已查得貴州之驛非若中原之地征民間之錢糧買馬走遞也又非若他省之馬戶有姓名可拘束也舊例俱輪土司走馬至於下衛則播州五司居其半自播州弄兵五司出亡平越興隆黃平之馬一匹不到今播雖已滅五司猶未返舊驛驛馬之困猶然如故頃撫臣不得已疏請於上借滇楚稍閑驛分各馬十五匹分發平興共濟時艱至今俱未解到黔中以貧故累及二省甚多此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查得黔中道路黔之往來居十之四滇之往來居十之五楚蜀之往來居十之一每年雲南止協濟一千五百兩遇入覲年加一千兩似覺太少合無每年加增一千五百兩入覲年再增一千兩如數依期解黔分給各驛俟五司改流之日錢糧上納不之仍將滇銀照依原額臣等又查得黔中原無水路至於鎮遠始有小江可通輕船運至辰沅常德會典載鎮遠清浪俱名水馬驛良有深意合無鎮遠清浪多造小船一切過往如御扛齋奏及部院方面仍從陸外自有司以下至於二省會試舉人即有真正勘合牌票亦給船隻則平清晃州諸驛又得少蘇伏乞聖裁

一議增設駐鎮看得黔地多陋習而無善俗則以上下諸衛未設流官以武弁取悍卒狠者如虎取羊弱者如貓伺鼠如之何其不多盜也往年曾設都勻府推官駐鎮新添矣貴陽府通判駐鎮畢節矣邇年增設貴陽府同知駐鎮興隆矣備再增設鎮遠府推官一員駐鎮偏橋都勻府同知一員駐鎮平越一衛之屯糧歲用責之收支一方之詞訟刑獄責之問訊一驛之馬匹館銀責之料理文武官評責之填報士習民風責之表率夷行苗俗責之化誨衙署不必建置取之本衛之公館俸薪不必編派取之各屬之缺官僕從不必雇募取之衛所之戍卒無更弦易轍之煩而有用夏變夷之實黔之黎庶倘亦有利哉伏乞聖裁

一議賑恤殘民楊曾煽亂流毒三省黔屬咫尺尤切劇厲兩年之間一犯偏橋再犯黃平三犯飛練四犯東坡而下六衛殘五犯龍泉而思石燈六犯河渡而貴陽震其未犯地方大兵經過荆棘叢生轉輸糧餉則有運夫之苦防守城池則有保兵之役男俘其相女空其袖驛遞道途邱虛小寇竊發餓殍盈野

陰雨連月禾稼不登元元嗷嗷莫必其命。邇者大兵甫定瘡痍未起若不重加周恤則死者之冤氣煽天生者之號泣塞路恐播之餘黨一呼而號召之在在皆賊也。今日計止有議獨議賑二事然貴州錢糧蕩蕩亡幾何一議獨則衛所官軍勢必枵腹待哺惟有賑恤一款似當急議而倉庫已竭無從發粟合無於贖餉內存留若干行守巡各道責成賢有司查覈權害之輕重流離之多寡定為賑濟之差等庶恩周蔀屋民不流離伏乞聖裁。

一議增築外城貴州在昔為荒服至元始立為順元路初屬四川改屬湖廣又改屬雲南原非重鎮即設城郭不名金湯本朝始立為貴州布政司屹然與楚蜀滇廣行矣第地方既偏人民未睦國初建城率因元舊而城址狹隘牆垣卑薄因陋就簡攀援可登二百餘年以來比闐生齒既繁且稠與城中垣頃者楊會聲言渡江直走貴陽關外居民奔奔入城填滿城闕寄住街市無屋可貯無址可屋翹翹而危嗷嗷而懼當時士民即有增築外城之呈願時倥偬不暇議工又乏金錢誰與為貨及今賊既滅矣燕雀處堂亦响响然樂矣臣聞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貴州本苗夷四戰之地非百年無事之國稽之史冊開之父老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今播州即平皮林未勦東坡雖通九股尚存僞復有楊會者出而後為之所則晚矣在昔淮安揚州廣州餘姚俱因倭亂之後增築外城倭無所掠遂不敢近若貴陽得援此例築一外城內固舊城外增新壘即有烽燧民不遷徙此尤地方之利也黔中南遠滇雲下制辰沅上下二千餘里衝所諸城極卑極薄不足以當富至之一牆今既不能一一增高而省會又無嚴城脫有緩急直破竹解籜耳念及於此則國家藩屏之長利也查得外城估計約三萬金備於贖餉內動支一歲可完一勞永逸一費永安惟此時為然乎夫微桑未雨奇艾未病及雨且病則無及矣伏乞聖裁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六乞歸疏

奏為孤臣危病已久地方事勢甚急乞亟賜點用以保遐方以全子道事臣聞計感疾不能候代已五次疏請不知能徹天聽否乃今病日久事益急更有不容默默者蓋向來臣雖憂病不支尚有按臣在事為之經理也今按臣崔景榮復於十二月十七日聞變十八日起身回籍矣夫一方之事全在撫按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乃今一時俱缺不知率吏何所稟承萬民何所依恃此急乎不急乎從來候代之官雖云照常行事然止總大體擁名位以繁屬人心而已自不能一一照管也況臣久病垂危則身不能事事近又赴境上候代則勢不能事事吏盡民艱莫之體察軍機夷情槩從隔閡此急乎不急乎且非獨於此也近日總兵吳廣以兵變被論蒙部覆亦擬回籍矣一方大吏文則撫按武則總兵一時並缺脫有不虞之變突然而起誰為發縱誰為奔走此急乎不急乎夫此猶論地方事也若臣之家臣之情千辛萬苦千險百阻姑不贅言論其大者自古無不丁憂之官無不奔喪之子惟金革之事乃從其權而今又非其時矣向臣聞憂之初陛下留任之旨方頒臣破賊之疏已上方自幸免於奪情免於墨絰艱苦凶閔之中尚可釋此終身之一憾乃今聞喪已八閱月矣而杳無歸期無奪情之名而有其實無墨絰之事而有

其似無金革之變而不得安於居處讀禮之常三綱淪九法教中國而夷狄冠紳而異類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一旦至此也臣即不為一身惜為一家惜獨不為一世之綱常萬古之倫理痛哭而流涕乎則惟積憂積哀以至於死亡而已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向者與賊對壘臣即以憂勞死以矢石死亦自甘之何者為國捐生即死賢於生也乃今則何名臣蓋不能為之解矣異日東延綏福建撫臣之缺亦久推不下然至於應天缺出則非久即代陛下亦以應天撫臣值親之喪與他處不同也臣非生於空桑獨奈何而不以人道處之坐令其積憂積痛客死遐方若為賊報讐然者蓋臣且不自惜又為國家之用人惜也以此不避煩瑣再為瀆擾伏乞陛下將前推四人亟賜點用俾臣得交代而去是豈惟為臣一身一家計即四蜀之封疆可保萬古之名義不虧異日緩急用人受事者亦免於我躬不閱之懼矣臣無任向闕哀鳴之至緣係孤臣危病已久地方事勢甚急乞亟賜點用以保遐方以全子道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乞優處府佐疏

題為有功府佐因病乞休乞賜議處以勸勞臣事據四川重慶府申奉臣批據本府推官高折枝呈為夙病忽發不能供職懇乞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內稱患病乞要休致由詳奉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任勞任怨選擇而使衆謂得人何事復有此請耶且播平已逾半載彼中需人甚急方在題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諭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毋再遷延該本府知府傅光宅看得本官以征播在營身親戰陣苦心勞力血氣為傷象之衝冒煙嵐坐臥泥水成功還府兩股出血水許多此同府官所共見者涪州查米遂感疲暈是播州新創郡邑百事叢脞本官才委有餘而病誠不便似應俯從調理以全其志別議擢用以酬其功等因到臣卷查先該臣看得播賊蕩平疆土廣闊應建郡縣以司治理第經營草昧之始必須增設兵備憲職方得內修戎備外震諸夷與夫創修衙宇城池興復學校驛遞或訓練士馬以振威武或建立舖舍以司傳遞或清理疆界丈量田土或設安軍民安輯反側及欽遵明旨賑濟等項事宜俱關喫緊該臣先後行委推官高折枝親詣播地專攝兵備事務逐項修舉查議停妥開款呈詳具題聞隨據本官稱病具辭已經批行入播視事去後續據本官又具呈稱職本北人不便南中風土自吏蜀以來朝夕奔馳日惟往來危峯瀾流間以致感冒風寒時發痰火累藥不效久欲求歸獨念播賊猖狂地方戒嚴王事孔棘誼無避難勉強服勞本年二月從戎入播六月始還八月又入料理九月盡始還風餐露宿臥雨眠霜使溼氣交流兩足遂成風疔每日出血數升漸且成痿日夕幽憂寤寐焦苦飲食減少痰火更甚今十一月初二日因奉本部院憲牌催發涪米賑播為是職親詣涪料視米船忽然昏眩倒跌舟中不省人事延醫診視皆云心胃內傷非且夕可愈職思身與官孰重力疾服官使身不可救藥豈人之情況今見奉憲檄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能勝若不量力而輕負重任豈第積勞成瘁病不可醫身不可保將恐方千里新開疆土不能以時緩安集其如地方何呈乞俯憐憫賜下質無益於時早容休致放歸田里就醫調治苟延喘息等因由詳前來已經批行該府諭留去後今

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外官有病即准致仕例。也所以為擇官而避難者成也。然亦有不可以例論者。蓋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則宜以非常之格處之。若高折枝者。何如人哉。折枝為推官已五年往矣。其執法之堅。守己之介。決獄之明。任事之勇。備在撫按薦章。姑且勿論。自播事初起。蒸江始破。重慶之人。皇駭奔走。莫必其命。時道府皆不足倚。折枝以一推官。獨挺身倡率。效死勿去。文武士民。倚以為重。當是時。微折枝在城。即城內當自變。後值進兵。請自領兵當一路。以一文臣。卑官。而當元戎之任。尤為異常。至其破官場營。以解思石之危。奪桑木關。以為諸路之倡。暨海龍圍前門。以收滅賊之效。諸凡戰功。臣欲功疏內言之已悉。無容更贅。既出營。臣即委之散兵。委之善後。付以病辭。臣強使之。折枝不得已。復挺身而往。時播地新經戰伐之後。死屍相枕。血肉狼藉。愁雲毒霧。行路酸心。而折枝奔走。指拮乎其間。招流移。分田土。修驛舍。安軍兵。漸有次第。而病遂不支矣。然則折枝之功。始終在播。而折枝之病。始終亦以播。夫人臣不難出萬死一生。為國家災難關土。乃甫成功。而以病棄之。無乃非人情乎。折枝與同知張澂。同入播。善後。澂已病死。折枝復以病廢。則為國任事者。非死不足以取信。此志士所以灰心豪傑所以解體也。查折枝歷歷五年。屢經首薦。即在常格。亦應推陞行取。臣近日欲功。亦擬於在京清要衙門推用。但其病勢已深。孤身官邸。難以久待。似應稍破常格。即為推補。使得回籍調理。從容赴任。則不但以彼長才。不就廢棄。即國家緩急有事。就使之。尚可得其尺寸之用。非無補也。伏乞敕下吏部查議。如臣等所言不謬。即將本官於在京相應員缺推陞。遺下原缺。另行銓補。庶用世者無棄才之嗟。而感恩者。思報禮之重矣。緣係有功府佐。因病乞休。乞賜議處。以勸勞臣等。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請。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糾參點帥疏

題為點帥投賄汗人。義難受辱。據實糾發。乞賜議處。以明臣節。以警官邪事。臣以一介書生。弱冠登朝。服事陛下幾三十年。生平砥礪名節。頗為士大夫所信。坐是屢忝。游躋九列。目今幸竣播役。持服東歸。自惟營葬先臣。供養母氏。長為農夫。以沒世。庶幾為萬曆完人矣。乃不意有無知武弁。投賄行私。汗人名節。義難忍辱。不得不據實陳之。陛下之前。臣自去年六月入蜀。時值兵戈。播地方險。臣嚴禁所屬文武司道。總兵等官。一切下程等項。槩行停止。於時上下倥傯。亦自無以。一榮及臣門者。臣今年五月內。聞臣父之喪。發哀成服。後旋思所屬文武官員。或以臣值此大故。舉行奠禮。臣即卻之。未免勞費。因即移文所司。嚴行禁止。於時州縣有司。不敢舉行。其鎮道大吏。尚以臣終天之戚。仍具禮行奠。臣謂祭文無不受之理。因各受其文一篇。餘盡卻之。時四川總兵吳廣。備禮親奠。貴州總兵李應祥。備禮差官送奠。臣俱止受其文。一軸。尚有原任四川總兵劉挺。與吳廣同城。獨不行奠。湖廣總兵陳璘。與李應祥事體相同。亦不遣奠。臣甚多之。謂二臣獨能守臣之約如此。而不虞其有他賜也。比臣抱病。自重慶返成都。行至中途。接到劉挺公文一。內一稟。大槩述其感臣使過之仁。俾得效犬馬之勞。不致終身蒙誦。末云。太恩府仙逝。擬以門下受恩最深者。不獲躬叩靈几之前。一巾芻獻。罔極之義。謂何。前差劉茂林往北直隸。呈蒙頒賜賻付。

業已專官代叩潭府。少紓積誠。冒干節。伏乞海涵等因。內所稱差往北直隸。頒賜賻付。蓋先是平賊之後。擬即差人具稟。向臣言。值此大捷。總兵官當差人。赴京打塘報。緣見任總兵各有火牌。擬係革任無火牌。求給一張。又云。差人山水路去。求填湖廣河南北直隸。臣即填與之。仍謂其人曰。報功只報功。卻不可揭害別人。淆亂是非。爾將官好為此事。須說知之。其人應而去。蓋臣以為果赴京報功。而亦不虞其有他事也。及見其稟帖。稱往奠臣家。始不勝驚駭。乃答之云。來揭念及先人。甚感。但專官代叩潭府之說。萬非所宜。不孝家下並無一人。止託縣官差人守門。大小事皆白之縣官。即使至。亦不得達。況不孝方在此。彼功而將軍。乃差人於家行奠。不孝生平謹交際。避嫌疑。備致劾。有舉動。則將軍一場辛苦。又成空矣。君子愛人以德。惟將軍體之。若已差人。即當趕回。庶免多事。此肝膈之言。必須體諒。無至遺悔。仍面諭其人云。傳與爾總兵。彼若送禮於吾家。吾必參之。其人亦應而去。既臣到成都。復接到陳璘公文一。內一稟。大槩亦敘其感臣薦拔之意。末云。軍中聞太封君仙逝。不勝傷悼。維時身在敵境。心急逆會。故弗獲匍匐几筵。一申弔唁。伏念本職荷特達之知。恩同覆載。推太封君本原之自。義比生成。除差官即日起程。馳赴和府。致奠几筵外。為此具稟。伏乞台慈。俯垂鑒諒。等因。臣於時已臥病在牀。仍口占答之云。先君之變。諸將軍皆以一奠見遺。不孝為受一軸成禮而已。此道義之交也。來揭云。行奠於家。不孝在蜀。而行奠於家。與誰為交際乎。此賄也。非禮也。不孝生平謹交際。尤避嫌疑。果爾者。彼此不便。望將軍已之。凡臣所以答二帥者。辭嚴義正。明示必參。以為二臣即有不肖之心。亦必昨指自阻。即有出疆之使。亦必裹足不前。臣可以相安於無事矣。至今十一月內。又接到陳璘公文一。內一稟。稱臣父之變。欲親來弔奠。因水阻不前。既致奠臣家。又聞人終辭。今具祭儀。少申微忱。內一揭。開文一軸。香一炷。豬羊席帛之類。共折銀四十兩。臣念屬官折銀充奠。甚非禮體。但既以行奠而來。亦難過責。因受其文一軸。香一炷。豬羊席帛之類。共折銀四十兩。回。仍以數語答之。述其不受之意。臣以為第卻其禮。亦可相安於無言矣。比近日臣有家人自原籍來。得臣母舅與臣家書。則言陳劉二總兵。先後差官至臣家。俱云行奠禮。緣臣父臨危時。曾有遺囑。言臣臨行時。與言。別事不要緊。惟賊未滅時。播州差人不可令一字及門。賊既滅時。將官差人不可令一字及門。臣母舅守此戒約。以故二將差官不令至門。其劉挺差官。令人語臣母舅。轉白臣母。言其所齎謝禮銀一千兩。金一百兩。玉帶一束。祭禮銀二百兩。懇求許其送進。臣母驚懼。言豈有以千金行禮者。亟逐之去。不將捕之送縣。其人不得已去。仍至按臣崔景榮家送禮。按臣之父。亦罵而逐之。遂去。其陳璘差官。知劉挺禮未受。諭之即回。未云數目。亦未至按臣之家等情。臣聞之。不覺汗浹背。髮指冠。仰天椎心。而泣下沾襟也。夫臣至不才。無足比數。然是陛下節鉞之臣。而遠方遠人所觀聽而承式者也。奈何其以賄汗之。夫金以百計。銀以千計。其數也多。其為賄也重矣。臣豈有遺行耶。奈何其以重賄汗之。臣聞君子不家於喪。曾參之質。黔婁之貧。仁人孝子。必盡心焉。臣父生平以清白教臣。即垂危而不忘臣之言。以戒救於家。其為臣名節計。亦以至矣。奈何其身後。而假喪禮以重汗之。嗟乎。以臣之不才。而辱之及於親。臣之罪於足乎。通於天矣。夫璘。臣所請置者也。擬方為世大誦。臣所排擊議而留之者也。今幸而成功矣。蓋璘德臣甚。

德臣尤甚其爲此舉以報德於臣所不可知且當臣彼功之時一面送禮一面投揭冀以中臣之心而爲彼長價亦不可知願愛羊愛禮人各有志二臣欲以貨財報臣臣亦欲以名節報陛下奈何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欲貽之以不韙之名而貶其節耶至於彼功一事則臣自出師之日已誓之於天矣曰賞罰功罪之不明神殛之死不旋踵逮及閩門永絕其嗣此寧可以貨利動之而令食其言者何物奸帥妄意窺臣嗟嗟二臣亦可謂心勞而日拙者矣夫璘之所遺臣於蜀者其禮雖修然比之劉琨不啻懸絕第其走使臣家之心則臣前所言爲賄不爲禮也既已遠使行賄爲數當不止此其後見臣之答書太厲懼有糾劾因亟爲此舉以稱臣之意臣既已不隨其術亦何忍復逆其詐此可無論惟劉琨以千金汗臣又求牌於臣手報數於臣家機械甚多猥鄙可厭臣有不能爲之解者參照原任南京後府會書革任回衛今充爲事官劉琨勇而無禮久馳跋扈之聲貪而畏人未見董益之飭方在論功而行賞輒先重賄以相投今日蠅營狗苟之態堪羞異時虎噬狼餐之狀可想論將固難拘夫一節當官宜謹於四知此一臣者所宜亟行究治者也擬於平播論功居最未錄其功先摘其過似非國體且二帥昔爲臣之愛將今爲國之功臣一意暴揚略無寬貸似非人情況臣既未入其賄即榮置不參亦無不可但擬賄臣甚多辱臣甚大既知之而隱默不言知之者謂臣納汗舍垢保全功臣不知者謂臣隱忍摸稜別有希冀則是臣以陛下之權爲媒以臣父之喪爲餌而以今日一番武功爲營私肥家之地也臣即死有餘辱矣以故躊躇再四不得不據實論列伏乞敕下兵部議處以戒姦貪查擬先年行賄曾經參論而略無後改似已無所用恥者今即不能沒其功仍宜禁其再用無令以貪黷遺害於行伍以窺關隘玷於紳庶庶武臣知警官邪可清再照伐國不問仁人游士不求貞女古之操行有聞者雄藩疑其邪謀大吏滅其驕從蓋至暮夜而有故人即揮之不入亦以後矣況以開關授鉞之司當疑苦枕塊之際而行問將帥輒爾趾錯於途幣交於道此足以明臣之無令德而有違行也豈惟辱身辱親即輕朝廷羞當世之士亦以甚矣臣已奉旨回籍無官可能乞敕下所司議法行罰削籍除名以爲人臣望輕取侮者之戒臣恐不勝拳拳綠係點帥投賄汗人義難受辱據實糾發乞賜議處以明臣節以警官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齋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七乞歸疏

奏爲病臣久不奔喪關係名教非小懇乞聖明速賜放歸以全倫理事臣自本年五月二十二日聞先臣之訃臣方督官兵攻逆會海龍圍未下臣聞變哀痛恨不即死願皇上特旨留臣責以賊平事定然後回籍守制臣直往徒跪地草檄督過文武將吏良以逆寇不可不平皇上以權變責臣而臣仔肩重任亦不得不以權變遵奉以臣之非所何敢言移孝事君蓋事體機會方在緊急不當以一家骨肉之私蔑朝廷萬全之舉較於禮法之正非惟萬不得已其去倒行而逆施者無幾矣使事在得已責有可分臣必不敢以此自處皇上亦必不以此處臣此蓋無賢不肖知之者何也父子之親根於天性奔喪之禮達於上下爲人子而不奔父母之喪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皇上尊祖敬宗孝治天下豈於微臣區區此心而不之

察自平播以來已半載於茲矣臣於七月自渝入成都悲憫傷悼竊謂逆賊之擒皆皇上之神武戡定窮除三方無患而臣也命薄數奇不足居成功之美福過災生所天摧隕反觀熟思使以勳名易奉養以鼎牲代養豈孝子有心必不忍舍彼而取此因是輾轉悵慮感重疾久變爲痰一病不起幾三踰月臣之不死僅一聞耳幸而數旬以來稍有起色而片心如焚千迴百轉每一念生輒至昏憤此省城道將諸臣所共見聞臣何敢欺也臣六次具題皆伏枕口授頹極哀懇未蒙省察吏部數次催請督臣未蒙點用聖意高明豈能窺測臣再伏思陛下業已許臣回籍其所未允代臣者耳臣禮當奔喪無復可疑守禮而行無復可恤陛下試觀古今烏有不奔喪而可爲人子者惡有不可爲子而堪以任使者臣如守宿留之迹體眷盼之慈素衣鞵而閉門持藥七而待命何以異於不奔喪者如此則父子之倫置而不用忠孝之道潰而不明禮法滅倫理壞中國化爲夷狄人類變爲禽獸奈何以臣一身處積勞之後蒙不次之恩當此晉室克致中興絕裾不返卒得罪於名教臣心傷其事身遭其故豈能自己而不哀鳴於君父之前乎屬者按臣崔景榮一聞父喪即日就道臣於垂死病中每一思之拊牀慟絕又以爲承明聖非常之眷而奉延以犯人道必不可赦之罪竊靡以成盛世必不可有之事拙於報恩甘於在醜臣何於大不幸之中獨遭其窮若是之極也臣心已碎臣情極苦伏望陛下哀之察之即於吏部所推四臣點定一員俾其前來交代臣歸而即死猶生之年報皇上天覆地載之恩世世不足盡也不然臣即能負臣父不能負倫理即能戀皇上不能甘罪戾臣願以旗牌印務等件封付四川布政使司臣還家席藁待罪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緣係病臣久不奔喪關係名教非小懇乞聖明速賜放歸以全倫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奉學仁齋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川省蠲免疏

題爲播事告竣民隱堪憐懇乞聖恩酌議蠲恤以廣皇仁以蘇積困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剿亂調兵征勦師行糧從所需甚急如上東下南二道萬曆二十七年分上南下東并西北四道二十八分各所屬州縣始以額徵稅糧有每石改運本色火米七分派糶以全省地畝復有照糧每石加徵一錢二分之派又以丁糧在上東下南二道雖不徵銀有出夫運餉之派在上南下東西北四道雖免出夫有幫運腳價之派此外又有器具之造作物料之取用百務叢集悉出民間連歲之苦不可勝言今逆賊既平前項瘡痍之民若非破格蠲恤何以慰更生之望仰祈即會按察司備查上下東南西北六道要見何道最苦何道稍次即今作何蠲恤逐一分別酌議停妥務使小民目前可免徵輸之苦用密朝廷浩蕩之恩其蠲免之數應以何項抵補俱要一併議報以憑會題施行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崔御史憲牌亦同前事蒙此查得上下東南西北六道所屬州縣前項年分夏稅秋糧每石改徵火米十分之七後雖以賊平停止然在上東下南二道則已全完在上南下東西北四道頭運二運亦已次第運赴軍前聽支訖及查先奉兩院奏請准戶部咨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急發餉銀以佐軍興等事該本部覆議太

倉懸榜則動支為難各省空虛則挪借尤難惟是東征時曾於北直并浙省地畝加派以濟一時應行四川將通省夏稅秋糧共一百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四石每石加銀一錢二分每歲可得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第以時窮勢急不得已而取不得已而用以濟急公候事完減免等因覆奉欽依移咨備案行司道將二十八年分稅糧照數加派解充軍餉訖又奉兩院案驗准戶部咨該工部左侍郎趙可懷奏為懇切剝削等事該本部議行四川撫按轉行該布政司將運糧事宜酌量州縣大小派運若干其腳價等費編派見在丁糧不論應否優免一例徵銀在官雇夫運納等因覆奉欽依移咨備案行司內開上東下南二道去播稍近則就近派夫轉運免徵腳價上南下東西北四道距播為遠則徵銀解作募價免行派夫等因遵照通行各道分別派夫徵價餉轉運聽支訖又奉兩院案驗准戶部咨為播運蕩平遵旨奏免加派錢糧以蘇民困事該本部議將二十七年十月內加派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遵旨減免等因題奉欽依移咨備案仰司道通行道府州縣一體遵照等因俱經奉行外今奉前因該本司左布政使盛世承會同按察使沈季文議照播賊犯順與師致討一切緊要軍需所費不貲查止奉內帑發銀七萬餘兩并鳳陽解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兩其餘無一不取給於本省亦無一不出自民間在上東下南派夫轉運負重涉險街冒瘴癘轉於溝壑者甚眾其苦稱最在下東上南及西北四道火米夫價在在催督無不剝肉削膚以佐公家之急其苦稱次今仰仗天威一鼓蕩平而瘴癘凋敝之眾元氣已索然盡矣及查萬曆元年川省大征九絲事竣蒙將該年以前小民拖欠各項錢糧悉從蠲免萬曆十四年以征勦松潘事完蒙兩院題將該年夏稅秋糧免三徵七今征播之後較之九絲松潘其難其苦不啻數倍照例請蠲委不容緩及查二十七年分秋糧上東下南二道改徵本色火米十分之七與折色三分及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本折兼徵俱已盡完無容議減二十八分稅糧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改徵火米十分之七上東下南二道夏秋銀米并正稅之外每石加徵銀一錢二分一應全蠲一應減免但二項銀米自派徵之後有盡完者有完過半者有通未完者用是議蠲議抵似屬不便若將已完另項收貯未完悉行停止則先完者偏受其苦未完者坐享其逸且恐不肖有司及猾吏積書將已完者乘機乾沒現作未完而多完者隱作少完及至派徵應納分數又復藉此局騙高下其手弊端百出莫可究詰是朝廷徒有撫恤之美意而百姓未受寬減之實惠似不容不一為之酌處者所據該年分稅糧仍應照舊盡數追完分別起解聽支請將二十九年分應納稅糧內以上東下南二道蠲免五分下東上南二道蠲免四分西北二道蠲免三分此外每糧一石再於該年扣免一錢二分以補今歲完過之數用普朝廷浩蕩之恩以恤蒸黎陪累之苦至於抵補一節查得四川通省每年額徵稅糧九十七萬六千五百四十二石七斗內本色米收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八石七斗折色銀七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六兩據其額派雖若有餘然越年全完者少而通欠者實多也且歲出上用扇柄相疋茶蠟藥材及宗儀祿糧官吏師生俸廩松潘安縣威茂建馬等邊官兵糧餉等項共該銀六十三萬五千一百兩米七萬八千五百四十八石四斗皆係必不可缺者是以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之用茲計上東下南二道歲額糧銀三十三萬五千零二兩

米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一石七斗蠲免五分應該減徵銀一十六萬七千五百零一兩米一萬八百八十石八斗五升實徵五分該銀一十六萬七千五百零一兩米一萬八百八十石八斗五升下東上南二道歲額糧銀九萬九千三百六十三兩米二萬三千零三石蠲免四分應該減銀三萬九千七百四十五兩二錢米八千一百二十一石二斗實徵六分該銀五萬九千六百一十七兩八錢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石八斗西北二道歲額糧銀二十九萬一千四百零一兩米三萬六千四百八十四石蠲免三分應該減銀八萬七千四百二十兩三錢米一萬九百四十五石二斗實徵七分該銀二十萬三千九百八十九兩七錢米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八石八斗共蠲免銀二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五錢米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七石二斗五升每米一石以六錢計算該折銀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八兩三錢五分共該蠲免減徵銀三十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四兩八錢五分又蠲免加派地畝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但司庫近因軍餉支用幾盡各府州縣支贖銀兩亦各搜括無遺前項蠲免之數共該銀四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無可抵補查得征兵四路支贖軍餉存貯不等在茶南二路共贖有銀三十三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三錢在永台二路共贖有銀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兩四錢在成都保順瀘川建昌等府州縣衛亦有支贖銀四萬五千四百二十八兩六錢通共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於內量留二十萬以備播州善後營建之用餘止三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不足抵補又查有福建協濟貴州銀十萬兩因彼時起解未到於川省借過銀十萬解用原議以福建之銀補還今行取解至日抵充湊獨其本年稅糧并加派地畝未完等銀俟今冬追完收貯聽支伏乞軫念民瘼早賜題庶疲民得蘇等因呈詳到臣案照先為前事已行該司會議去後今其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川民連年疲困蓋更僕未易數矣所為出之水火忍其飢渴者惟是蠲恤為急故水旱則蠲採辦大木則蠲地方多故而興師則蠲蓋蜀人家無餘財一遇地方有事則竭力急公死亡不避逮至事平而民亦俱困轉徙流離之象嗚呼待命於上矣矧數年之間數役並舉而百姓疲瘁如今日者臣何敢不披瀝以請查自萬曆二十四年奉有採木之令凡五年於茲小民之竭蹶而趨折脛而斃者言之令人酸楚至二十五年天災流行則死且徒幾半矣至二十七年礦稅並興則財與力俱殫矣而不謂復有征播之役也自臣祇奉聖旨役在疆場凡軍前一應芻糧糗糧衣甲器仗火藥器具與夫碾運空運派去派價編夫編馬及諸所取辦必不容已之費錙銖孰非民財涓滴孰非民力赤子膏血幾何堪茲無已之役醫疥癩肉反裘負薪臣有不勝其惻者矣頃者仰仗皇上威靈醜賊蕩平絕無噍類地方黔黎靡不額手稱慶謂出水火而登衽席在此一舉乎惟是兵革之後閭閻凋索物力凋殘析骸易子之民骨肉不保流離板蕩之地山舍為墟扶傷掠死之家啼號未息儘非破格垂憐廣施蠲恤則殘喘遺民不死於賊不死於兵又死於賦耳查川省先年征勦九絲及建越馬湖等處事竣之後該前撫按諸臣循例請乞蠲免荷蒙俞允往牒可稽今上播事視前事不啻百倍之難而所需民財民力亦百倍之蠲恤之議在今日更不容已者合無將四川萬曆二十九年分稅糧內上東下南二道逆會茶毒已深小民轉輸尤苦蠲免五分上南

下東二道密運用兵地方疲勞波及為最獨免四分西北二道奉文派徵腳價民財耗竭已多獨免三分此外在通省又每糧一石扣除一錢二分免派以補前徵過地畝之數其前項獨免及加派之數約該銀四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議於四路并各府州縣衙支贖軍餉銀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內除二十萬留備播州善後之用餘扣三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并貴州借過四川銀十萬兩移行該省於福建原解協濟銀內取還抵充湊獨其徵派未完稅糧地畝等銀聽該司今冬追完貯庫正支脫或各州縣間有完不及數者即於明歲應徵數內扣徵抵補不拘三分五分之例聽布政司於該年開徵之時分別會計施行則皇上雷震之威既除所以害民者而雨露之恩又急所以養民者遐方窮民享太平於有象而祝聖壽於無疆矣伏乞敕下戶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早為上請施行地方幸甚臣等幸甚臣不勝激切懇禱俟命之至緣係播事告竣民隱堪憐懇乞聖恩酌議獨恤以廣皇仁以蘇積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齋捧請題請旨奉聖旨該省供備用兵百姓疲困可憫所請獨恤戶部便覆議來欽此本部覆奉聖旨是

八乞歸疏

奏為萬象皆春孤臣獨苦泣血籲天乞賜代歸以全子道事臣久不得代七疏陳情計已次第仰徹天聽乃近閱邸報止見下部未見處分臣驚心動骨無以為計只得冒死再請臣聞毀行之士聖主必下其品數倫之朝哲士以規其邦五倫孰大於親百行孰大於孝親終而居處守禮此人道之常何足為孝然並此廢之則無人道矣人而不以人道自處是日人禽鄉里所不親月且所不齒也臣之聞計自去年五月至今幾一年矣夫禮有奔喪為在外者設有不得即奔為編於故未即行者設乃至經年而不奔喪此何事何禮乎去歲自夏歷秋及冬日月雖深猶一歲間事也今又一歲矣甲子已更燧火已改天摧地折之人猶然旅食他鄉優游官署與尋常不殊此尚可以為子耶不可以為子耶夫滿堂皆笑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座為之不樂於今春也元氣流惠風轉草木羣生之屬皆欣欣向榮獨令臣拊心搶地以日為年賭風木而自傷望枌榆而不見永死不得欲生不可陛下與物同春何忍令臣至此日者臣一病百日幸而不死有告臣者曰上或以獻俘敍功設官善後諸事未備不令爾歸臣為之瞿然驚惕力疾勉圖向前諸事次第報完陛下亦為之宜捷告廟昭示四方謀反造逆之兇黨已駢首即刑關土開疆之庶官亦交臂受事從來候代之官亦止擁名器示彈壓耳於政事不一一親也臣獨揮涕含酸背畫經理止為冀得竣事早博一歸主父復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臣之心事其殆類此乃今天地悅神人和夷漢搏心中外禱福獨臣糺糺狼狽死生無據居然自如不知陛下何令臣獨苦至是也夫以臣為微勞可憐則宜少恤其私令得復其發生送死之常如以臣為闕事不才不宜存恤則宜擇賢代之無令為地方久累乃許之歸而不為置代令在去就之間死生之際俾在世有不孝之子在官有無親之人名行大虧倫紀全數此豈直非所以處臣即視國者且從而議其後矣臣每清夜自思悱惻無聊幾欲剜頰穴胸與泉魚同命願死則不能棄臣母欲生則不能棄臣父展轉悲憤輒至殞絕常恐一旦遂死不歸令

造逆者以為口實任事者以為股肱則不直不孝亦且不忠陛下必不忍令臣至此臣草此一疏列絕數四惟冀陛下哀憐而早代之不則惟有委而去之伏苦待罪而已臣據地痛哭不知所云緣係萬象皆春孤臣獨苦泣血籲天乞賜代歸以全子道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齋捧請具奏伏候 敕旨

請補播州缺官疏

題為播州缺官乞賜補以營新造事照得播州初平臣已遵旨議改二府一州八縣及應用文武官員酌量陞調一面具題一面行令入播任事去後近接大計邸報內開該府新擬加銜調用同知王陞以原任知州不及降二級新擬加陞通判劉之瀾以原任知縣不謹閑住新擬真州知州陳應植以原任通判不及降三級等因該臣看得三臣者臣取其才具尚堪驅使因調之入播不為無意吏部覈其政行各有瑕疵因次以計典亦非無因但大察重典三臣既在閑住降調之列自當離任無容更議惟是郡縣初設經營伊始即今丈量田地安插軍民營造城郭急須得人料理所有原缺若待餘除豈不誤事相應徑行請補以濟急需該臣查得湖廣歸州知州孫鶴年才優素劇民頌廉平去歲用兵之時臣訪其才器不凡調之軍前效用諸有委任咄咄立辦後以積勞成病不終事而還任未盡其才同事者至今服其幹濟用之播地甚為相宜雙流縣知縣鄧宏烈心忠赤幹理勤渠曾督施南兵破板角關臣已優敘其功擬加銜久任今宜改任始盡其長長壽縣知縣郭維屏辛邑大得民譽理餉克濟軍興臣嘗第各小路小委官謂不辭勞怨不避險艱當以維屏為最其政成而資深似足為優陞行取之儲願此地此才幸而相值為地擇官無以易此臣竊為為憐擬請孫鶴年宜陞播州新府同知鄧宏烈宜照原級加同知銜管新府通判郭維屏宜加同知銜管真州知州事蓋播州開創之初地荒民散人不樂居自非資級稍優常情不無缺望夫盤錯之地資人經理常宜有樂用之氣庶幾鼓舞從事不苦獨賢若官不加進舍逸就勞常有邑邑不滿之心則以其官為難助而以其地為石田始事廢弛終難整理是令官與地兩相厲耳故臣擬各官稍從優厚人情事勢自是當然非無以也臣已一面行令入播任事外合行題請伏乞敕下吏部查議如臣所言不謬將孫鶴年等各照原擬陞職功銜行令到任管事仍照原題三年政成破格優轉以酬其勞遺下員缺另行推補庶新地得人善後有賴矣緣係播地缺官乞賜亟備以營新造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齋捧請題請旨

繳寶劄疏

奏為軍務事案照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准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照得近因播會猖獗聲罪致討該科臣張輔之等題請欽賜督臣尚方之劄以重事權奉聖旨賜劄准給發不用命許先斬後奏欽此向來祇候頒給值今兵將雖已漸集而人心尚屬觀望伏乞敕下該衙門將科臣題允賜劄早行頒降本部馬上差人齎付督臣李化龍欽遵行事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隨該司禮監於文華門傳奉欽賜督臣寶劄一口恭捧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恭惟尚方寶劄頒賜軍中凡以整飭人心肅將天

討故一出而甯賊平再出而朝鮮定此俱案牘之可觀者今播會猖獗賊將屠城寇逼門庭患在腹心仰
 匪聖慮俯允所請照例頒賜以重事權務要矢誠此朝食之心嚴遏還縮之令期斬逆首懸之藁街上
 申國威下雪民怨庶幾仰副聖主倚任之殷而媲美於東西也合咨前去煩將頒賜寶劍恭收欽遵行事
 及轉行大小將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差官齎捧賜劍一口到臣該臣即於是日恭設龍亭焚香望
 闕叩頭祇領隨督行三省文武等官一體遵照及將兵馬錢糧催備齊備於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約會出師差官齎捧欽劍馳至軍前隨營監陣欽遵行事至本年六月初五初六兩日官兵急攻仰仗天
 威圍破賊城兵撤事竣捧繳到臣臣惟播會造逆致干天誅臣以一介書生獨踞三藩文武之上方苦才
 微望劣衆未服從加以我弱賊強人懷觀望追調發幸集夫武勇乃心志更險於山川雖三令五申備極
 鼓舞顧此疆彼界終涉參差幸遇皇上重念軍令之嚴特辱尙方之賜自旄黃鉞威勸九天雪鏑霜鋒光
 搖萬里臣於是奉揚主命整頓軍情申嚴後至之誅大鼓前驅之勇於是三軍股栗萬衆心寒受命則忘
 身忘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對壘則百戰百勝滅人之國取人之城用能淨掃煙燼重開炎微坐消氛祲
 永奠西南蓋惟令肅九重所以功成六月此臣所爲撫太阿而揚休捧含光而頌德者也今照兵事告竣
 所有賜劍理合奏繳伏乞敕下該衙門照舊查收以昭中興修文假武之慶緣係軍務事理爲此具本專
 差官胡維城齎捧進繳謹具奏聞計實繳賜劍一口萬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銷算軍餉疏

題爲征播事竣造報動用軍餉以備撥賑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造撥賑過征播軍餉糧自萬曆二十
 七年六月起至二十八年九月止恭江甯南川合江永甯四路與所屬府衛州縣總計支發戶兵二部并本
 省外省蜀府義助及派徵未完地畝夫價等銀共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八百零六兩四錢八分六釐八毫
 七絲八忽九微一塵四纖四沙銅錢一百七十三萬一千八百零四文內買辦米豆草料戰馬烘炒藥餅
 魚鹽鹽蒜及製造軍火器具并漢土官兵行月二糧安家犒賞懸賞功賞運夫腳價等項計用銀一百五
 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九兩六錢零三毫四絲三忽五微各項內有積出扣回還官銀三萬三千七百二十
 五兩零九分七毫六絲四忽八微又施南八土司官兵八千餘員名安家行糧犒賞并三箇月本折糧銀
 共二萬四千八百五十兩各兵應援恩獎得從龍泉進兵功屬湖貴紀敘糧係川省代供此項餉銀應在
 二省算除外實止用過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四百一十五兩五錢九釐五毫七絲八忽七微銅錢一百六
 十六萬五百五十六文前項扣回并支贖在庫及見徵未完共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七分
 七釐三毫二微一塵四纖四沙買運改運運及蜀府義助各本色米共四十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七石七升
 七合八勺三抄一撮一圭一粒內支過三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一石六升六合八勺實贖一十二萬九
 千五百二十六石一升一合三抄一撮一圭一粒烘炒三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三升內支過一千五百
 二十二石三斗實贖一千七百零一石三斗三升炒米一萬五百零五石一斗九升三合內支過五千六
 百一十五石八斗二升實贖四千八百八十九石三斗七升三合黃豆胡豆共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一石

一斗四升四勺內支過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三石五升五合實贖一萬六千九百九十八石八升五合四
 勺粟穀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三石九斗六升二合一支過四千一百五十七石九斗五合實贖七千三百
 三十六石五升七合乾魚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一十斤內支過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九斤實贖八萬三千四百七十
 一斤食鹽三十六萬九千三百三十四斤內支過一十二萬三千六百六十二斤半實贖二十四萬五千
 六百七十一斤半生薑四萬三千四百四十斤內支過三萬七千一百五十八斤實贖六千二百八十二
 斤乾蒜五萬四千八百一十九斤內支過二萬二千六百五十八斤實贖三萬二千一百六十一斤燒柴
 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九斤馬草八萬五千三百一十五束二項藥支藥餌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五斤零
 七兩內支過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二斤一十兩實贖四百七十二斤一十三兩戰馬一千三十一匹內領
 過八百八十四匹實贖一百五十一匹查甲槍刀銃礮弓箭絲弦挨牌鉛彈硝磺等項共一百零五萬五千
 五百七十四斤內支過七十一萬零四百四十三斤實贖三十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一斤以上支
 贖糧料戰馬器具硝磺若照原值變價可得銀七萬八千二百六十五兩零還充之外實止用銀一百三
 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兩有零至於運夫一節原議東南派夫西北徵銀各從其便其後銀未完而賊
 已滅若將夫價免徵則東南獨勞西北獨逸苦樂甚屬不均故議將未完夫價並加派了糧銀一並
 追完總於二十九年通省大糧槩行蠲免均以勞逸已於請蠲疏內題明茲以二項見徵未完并扣回
 支贖在庫總計即前所謂共有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七分七釐三毫二微一塵四纖四沙
 者也及查前次議蠲止計在庫見貯銀五十五萬及貴州應還銀十萬共六十餘萬今並續完及見徵者
 通計故又多三十餘萬共得前數內除二十萬以備善後營建之需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五十五兩以抵題請
 蠲恤之額餘雖約贖三十四萬九千四百九十餘兩實多通欠即加併追或完少半而獲功官兵首級功
 賞多半未給創建郡邑工程重大添設文武經費浩繁此項贖需俱應存留通候工完與見存支贖糧料
 戰馬器具總計善後官兵支用幾何變價幾何通行查明另行銷算若有餘贖還官正支本司
 會同按察司重覆磨算相同中間並無侵冒等弊理合呈乞造冊奏繳施行等因冊由到臣案照先該臣
 題爲循例請設兵將等事該兵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編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
 兵馬議處糧餉等項都依擬行欽此又准戶部咨爲忠切剝膚敬陳一得等事該工部左侍郎趙可懷題
 戶部覆奉聖旨銀兩准解發軍興爲急編派照丁糧毋以優免累損小民欽此又准兵部咨爲逆會悖旨
 不道構苗拒敵官兵等事本部議將太僕寺庫銀四萬兩支給四川都司淡章齎至四川總督衙門交收
 等因覆奉聖旨是著各官上緊押解前去不許違限誤事欽此又准戶部咨爲請發庫銀防播事該本部
 覆議播會爲患撫按題請兵餉本部議將二十六七年額解陝銀題留彼處募兵防禦既稱解陝合將
 太倉銀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解川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等事
 該本部議將四川稅糧加派銀十二萬兩通融支用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看詳章奏等
 事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本部議將湖廣二十七本年本色漕糧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六石三斗耗

尖米一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一石六斗二升零，存留本省，抵充楚蜀貴州三省軍餉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為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事。該本部議，將鳳陽銀十萬兩撥四川等因。覆奉聖旨，川貴待餉甚急，你部便便馬上差人星夜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解彼濟用。不許執留遷延誤事。取罪。還立限與他欽此。又准戶部咨，為議動贖銀以助軍餉事。該四川按臣崔景榮題，將本院項下批追贖銀兩，助充軍餉等因。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移咨前來。該臣隨將戶部咨解銀七萬四千三百五十二兩二錢，兵部咨解銀四萬兩，鳳陽撫臣李三才咨解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兩，湖廣撫臣支可大咨解漕糧折銀三萬兩，蜀府義助銀二萬兩，按臣崔景榮解贖銀三萬五千兩，并四川布政司徑支庫貯銀一十三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兩一錢三分一釐七毫，又支解川東道銀六十四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兩四錢三分四釐八毫三絲三忽三微，解川南道銀五十二萬六千六百九十六兩三錢七分四釐，解川西道銀二千一百五十二兩一錢五分二釐，又支借貴州以福建協濟解補銀一十萬兩，各府州縣解銀四十二萬五千三百一十一兩一錢九分九釐四毫二忽六微一塵四纖四沙，成都府支造銀盤花牌綾段紅布等價銀四萬四千兩，各州縣加派地畝賦稅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二錢八分，又加派運夫工食銀二十五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兩七錢一分四釐九毫四絲三忽，通共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八百零六兩四錢八分六釐八毫七絲八忽九微一塵四纖四沙，銅錢一百七十三萬一千八百零四文，俱經一面派撥接濟，一面動支分發買辦糧料等項，及轉運軍前支用。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三省合兵輪攻，圍破逆賊授首。妻子為俘，班師凱旋之後，該臣備牌，照得播會造逆，奉天征討，即今賊黨盡平，官兵俱撤，所據用過錢糧例應銷算。但與師雖在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方行進兵，然自二十七年六月以來，即值此役。其中調募主客官兵，分布防守，買辦糧馬器具，預備聽支，陸續動用，無月無之。是防勦雖或不同，經費原係一事。通應一併清查。概行四川按察司銜馬澹兵備道總理水陸四路督餉副使史旌賢，備將一應錢糧，毋分防勦，盡數清查冊報。隨據該道議，將綦江南川二路，并重慶府屬委本府同知梅雙，合江永甯二路，并瀘嘉眉邛雅州委順慶府同知馬性和，成都府屬委本府推官王宗賢，鉅州府屬委本府通判陳仕麟，夔州府屬委重慶府通判江騰鯨，保甯府并潼川州各屬委本府推官方象成，順慶府屬委本府推官陳博，俱分投親詣四路，及各府州縣，清查前來類造冊，副使史旌賢，聞報離任，改行四川布政司分守上川南帶管清軍督糧道右參政王嘉謨接管造冊到臣。猶恐不的，又經駁行該司再加覆覈去後，今據前因，除湖貴二省用過錢糧，聽彼中徑自奏報外，該臣看得播會造逆，致干天誅。於時兵餉兩虛，無從措手。即蜀省幣藏，向稍充實，年來亦以二運採木，靡費不貲。正項之外，所存無幾。臣蓋日夜憂之，荷蒙皇上軫念遐荒，多方經畫，儲餉調兵，繼至輻輳，以故不假歲月，克致蕩平。臣稟成廟算，奉揚天威，幸而竣役，可勝仰戴。所有用過錢糧，據該司道造報本色糧糧，前開已悉，無容復查。得四川一省，用過餉銀，除扣除還官餘贖糧價，及協濟二省不計外，總計四路官兵，行月二糧，運夫工食，及一切買馬製器諸項雜費，實用過一百三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兩有零。及查湖貴二省，先據送到造報錢糧文冊，共用過一百餘萬。彼兩省共

計四路與蜀相等。經費之數，似少參差。緣四川自前歲六月賊破綦江，即調發多兵各處防守。至進兵之時，已支半年之餉矣。比至進征，川省所調皆陝西三邊之馬兵，浙江河南山東之步卒，其糧餉原厚。皆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迨事完撤遣，給以路費。遠者三月，近者二月。皆計程計費，寬然有餘。以故遠省客兵，歎然就道。此其支費，固有難以槩從省約者。然皆臣嚴督經管司道等官，事事籌算。時時稽覈。正支之外，絕無別項浮費。以故罷兵之後，計所贖存尚近百萬。臣之處心，良亦苦矣。及查扣回支贖及派徵未完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兩有零。先經臣議，將見在者，入疏具題。於內動四十三萬六千五百五十兩，抵今年蜀免之數外，又議動二十萬，為播州營建之需。今查播州善後，所費實繁。蓋即萬兵之餉，一年已需數萬。加以驛遞之夫馬，官吏之廩糧，匠役之工食，小民之牛種，彼中尚一無所出。種種皆取辦官帑。儻一年之後，事未即就，兵未即撤，費豈便已。則即以三十萬待之，未為多也。即今又解發三萬兩，協濟湖廣，征勦皮林。計此三項，已該七十餘萬。則所餘者，僅二十萬有奇。而功級之銀，尚未全領。借支之項，尚未全補。拖欠之數，尚未全完。則此二十萬者，亦未可謂目前之長物矣。蓋此番舉動，川省原以全力從事。兵之徵調甚多。餉之協濟甚少。始傾府庫以平賊，繼竭物力而善後。東拆西補，殊費支吾。聖鑒露肘，僅而全濟。即免告急於司農，求補於內帑，亦已幸矣。比之貴州原仰哺於外省，繼扣還於度支者，原難例論。臣固亦不敢不申明之也。除行該司嚴併追納，以備接濟。總俟工程告完，若有積餘，照數還官。聽接管督臣，另行銷算。造冊奏繳外，所有前項用過兵糧，起止年月，支存數目，理合開造黃冊進繳。青冊送部。伏乞敕下戶兵二部，再加嚴查。行巡按御史，覆覈施行。緣係征播事竣，造報動用軍餉，以備覆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荀應增齋捧謹題請旨。

進播州圖疏

奏為播地初開，徵賦輿圖，以塵睿覽，以抒愚忠事。臣不自量，受命勦播，以天之靈，幸而竣役。深惟此州之地，不入版圖，已八百年。陛下既取而郡縣之矣，顧其地遠在西南，去天萬里，山川土物，頗異中華。謹命工人繪為一圖，上呈御覽。備蒙陛下於萬幾之暇，時賜省閱，亦得以習知其輿理。宏宣夫政教，萬分之一，不為無補。願臣為此圖，倘有私衷，不敢不盡於陛下。臣惟逆酋拒命，自外生成。陛下以仁聖神武，赫怒臨之。如發蒙振落，何足為難。顧其地山川險惡，林箐深阻，諸將吏皆攀藤附葛，冒炎觸瘴，與羣兇角。一旦之命，十生九死。僅而勝之，故披是圖也。陛下可以知將吏之苦，此邦之人，不沾王化，垂及千載。今一旦被日月之光，沾雨露之潤，如出谷遷喬，一何厚幸。願其人原是卉服鳥語之倫，同處豺虎蟲蛇之內，向來生計，不過捫磴穿崖，刀耕火種，為力甚苦，求活甚難。而逆酋且據之以徵斂，威之以刀鋸。民皆重足一迹，莫必其命。蓋今之所為，開治建城者，皆昔之火宅鬼窟也。故披是圖也。陛下可以知小民之艱。夫臣子之義，事不避難，勞不言苦。臣何敢復為將吏多贊，惟是為小民者，今雖初出湯火，漸濯清冷，然殺戮之後，地多曠土。招附之初，人無固志。安之固易於見德，擾之亦易於思亂。譬之新生之木，爬搔稍過，則生意萎然而消。久放之豚，束縛太急，則野性悍然而起。夫難平者，事也。難得者，地也。惟以仁義取之，以仁義守之，則三代之

慘節經奏報。然猶未敢悉師以出也。自貴州喪師之後。自知難道天誅。遂爾逞於一決。乃親統大兵數萬。復犯葭江。恣行殺戮。結營不去。益增生兵。蓋欲殲我兵將。占我邊隅。然後略地攻城。惟其所向。此其為志。端不在小。蜀地原無兵馬。向來征討。止調土司。而土司之中。惟此酋為最強。往日已事。可為殷鑒。本部入蜀未及旬日。召募訓練。一無所施。不得已。遣總兵萬鏞。量撥松潘兵馬。前去重慶一帶。相機防禦。本部續調土兵數枝。接濟。顧強弱之勢。已自可知。儻我兵稍挫。賊勢益張。滋蔓之禍。且在全省。茲所關係。豈細故哉。查得浙江南山東之兵。天下稱勁。年來東征。全賴其力。今東征竣事。業已歸農。召募用之。極為相宜。除另差官齎銀召募。但此中事。已於前報。被處旋行召募。曠日遲久。無補急需。查貴鎮有防海及標兵二枝。兵將見在。今海波已澄。備而不用。合行借調。除具奏外。諒朝廷之上。見此情形。無不允發之理。但待報遣發。尤恐後時。合先咨請。希將前兵。令曉將統領。全營撥發前來。應給路費。量行支給。待此中解銀補還。若貴鎮兵不可缺。不妨徐募。已撤東征之兵。填補。移緩就急。兩不相妨。昔寧夏之變。浙中開常撫院會遠道三千兵赴援。大義精忠。日星並耀。料貴院體國奉公之心。決不憚披髮纓冠之往。請勿遲緩。

咨陝西各鎮借兵

為土會肆逆。蜀地危殆。請乞量借兵力。以資防禦。以保封疆。本月二十一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并重慶府及參遊等官各報稱。播酋楊應龍。云云。同前。查得陝西各邊兵馬。素稱驍健。本部向擬借調。緣秋防在即。未敢具陳。願今事勢已急。計無復之。只須量借。除一面具奏外。諒朝廷之上。聞此情形。無不允發之理。但待報遣發。尤恐後時。合先咨請。希將貴部院所屬四鎮。每鎮量撥二三千。令彼中驍將統領。各帶甲馬器械。量給行糧。速遣入蜀。俟本部一而解銀。補還。入蜀以後。糧料。本部一而預備。又查得延綏一鎮。舊有入衛兵馬一枝三千。年來借調東征。不係本地防守之數。今東征已畢。前鎮無事。更希全營發來。要在十月之間。畢至蜀地。方為有濟。昔年有調苗兵禦虜者。胡騎一呼。踏為平土。會所恃惟生苗。非陝兵不足以殲之。亦知秋防在日。彼此皆急。願貴鎮地大兵多。摘撥一枝。如九牛一毛。無足加損。其在蜀地。則救焚拯溺。宏濟為多。料貴部院體國奉公之心。決不憚披髮纓冠之往。請勿遲緩。

咨兵部討將官

為播酋猖獗。蜀事危殆。乞多發將才。以備戰守。事照得播酋不道。擾我封疆。葭江被殘。重慶告急。全蜀事勢。未知所終。此亦危急存亡之秋也。蜀原無兵。故亦無將。近雖調發土司之兵。而土官紀律不嚴。未必用命。雖亦多方招募。而烏合之衆。須得良將統領。始可收功。至於別省調兵。彼中雖有驍將。未必肯遣來。臨時須有更置。亦不可不預為之備者。即坐名題請。但本職於九邊將帥。未能全知。又恐諸將中有事故。不一。不能應手。即至。返致誤事。相應咨請。為此合咨本部。煩將後開本職所訪開謀勇足備可用將官。轉咨各處督撫衙門。刻定期限。責令起送前來。或帶有家丁。隨其多寡。本處衙門。即給與應付勘合。抵蜀之日。自當從優給發。俟各將到後。本職隨其才器。分遣督兵。事官之後。另議陞賞。仍行各處督撫衙門。此番所需將才。不啻救焚拯溺。不得以本處有急為辭。遲留不發。致誤事機。至於後開各將。或近有顯過若聞。

難以重用。或本部所知。另有長才大器。在諸將之上。而本職所不及知者。亦乞隨宜改易。止在得人。或各將有見居重地。勢須題請者。亦乞查照咨文。徑為題請。仍希將所遺發過將官。先咨知會。以便行催。須至咨者。

計開

- 前遊總督標下副總兵戴延春。
- 前遊總兵標下遊擊葉邦榮。
- 大同井坪城參將錢煜。
- 延綏入衛遊擊王國棟。
- 原任保甯參將郭有光。
- 河州革任副將周國柱。
- 河西原任參將余世威。
- 山西原任東路參將余德榮。
- 甯夏副總兵馬孔英。
- 洮岷副總兵魯光祖。
- 西甯參將王國柱。
- 京營遊擊陳查。
- 原任京營參將蘭登瀛。

咨湖廣撫院防會

為緊急軍務事。近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報稱。播酋楊應龍。於六月十八日。親統大兵屯劄於葭江內地。日肆劫掠。要攻葭城。又聲言添苗入犯重慶等處。等因。到本部院。除行見調赴重慶總兵官萬鏞。同該道加謹隄備。并一面調取漢土官兵。馳至該府一帶。分布防禦外。為照播酋楊應龍。狡詐異常。近見明旨重頒。遂致疑畏日深。跳梁益肆。即今縱橫無忌。不知意欲何為。查楚省通鄰。偏橋一帶。均為內地襟喉。未然而防。亟應料理。為此合咨貴院。煩請速於有勇兵處所。無論漢土。急募數千。於鄰播要區。分布防守。仍戒嚴。將領有司。衛所。比常加謹隄備。用保無虞。應造器械軍火。甲具行司。專官製造。應勸銀兩。與集兵合用糧餉。該司一面酌定通詳。一面遣發馳赴慎守。仍請希將貴成過將領等官。緣由。并委過募兵職官姓名。先行移送軍門。幸勿遲緩。

塘報播事

為緊急夷情事。照得播酋楊應龍。統苗攻破葭江。殺戮將兵。緣由。已於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具題。本年七月初四日。據重慶府申據葭江縣報稱。六月二十一日。播酋親率兵苗六萬圍城。與房遊擊張良賢對陣。亂拋火石。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滾下城牆。苗兵直入。當即殺死房遊擊。張良賢。將百戶。

生擒胡提調孟百戶其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堆屍塞街打入縣堂殺死吏書卓快及避難街民一百餘見本縣帶同家眷十一口正衣冠端坐在堂止殺死義勇一人義女一人打入後堂將什物一掃劫去次打入監房將各囚放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兩劫去內庫銀兩數百勇兵看守圍裏自夜達旦二十二日早差出把總李旭何漢良將官庫銀兩檢過二千盡數持去仍根要庫子及避難街民湯禮等立一領契逼本縣用印將銀二千作賞兵之費次即打倉衆兵各依倉就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茶路遠不便運餉將茶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盡數借支無得阻難取罪二十三放火燒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四日與本縣會話要改勛爲撫又要取各委民及楊可棟屍棺要本縣到州作質事平之日方送還縣本縣毅然以死自許彼亦不能困辱二十五日早起先放火燒倉次即燒營鎖押目把十餘人進縣直入後堂擊本縣親子馬兆斗親舅許雲龍到營一路隨帶退入三溪今將前項逐一緣由因出兵阻截片紙隻字難以上通擄去男婦不計其數并所屬巡司東安二驛家眷除查明另行申報外等因擬合申報又於七月初九日據彼馬道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報稱本月初五日午時准建武遊擊楊敏政手本報本月初一日亥時據五畝堡指揮王繼祖揭報本日午時聽夷放銃未時據哨探軍兵李啓等探得夷目趙林鶴統袁謀袁鼎袁年王繼先等兵又吼灘小溪等處兵見有千餘在龍門里割說等播兵到齊就要一衝五畝堡等情本時又據探報隊長奚老三報稱探得楊應龍封刀一把要殺趙林鶴稱茶江已攻了緣何不打火等情初二日夜四更時分又據塘報張廷舟報稱三更時分趙林鶴統袁謀等兵分爲三路黑夜難知其數一由大油溪一由虎巷子一由磨刀溪俱向五畝堡衝來王指揮督率軍兵堵遏因馬道兵尚未到見得勢力不敵退至小寨坎夷兵將五畝堡圍住大叫要擊王指揮當時將近居民房燒燬又叫取草燒堡等情又據王指揮差人謝乾報稱相同除本職督率官兵堵遏外查得馬道兵奉瀘州調撤各兵連夜撤出已過馬街河合就移報又據合江縣申報相同除本道一面差人持牌曉諭馬道兵不許觀望著令奮勇與王繼祖出哨并行令楊遊擊相機策應堵遏用保無虞一面催發宜賓團兵督赴瀘州應援外理合呈報七月十八日又據分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報稱七月十三日據茶江縣中本月初十日據本縣三溪住民羅可助羅枝羅從友羅守用保生員羅舟羅雅羅子澤羅允羅蜀義勇告稱楊酋自破城之後一向割營三溪渡等處又於初八日將三溪田地沿途插旗爲號播界自某處起某處止第一石碑豎立界口號爲宜慰官莊且將各民房拆毀改作倉廩擄去男婦數百餘口劫去財物數萬餘金該本縣看得逆會肆行無忌混占民地拆毀民房將使一方之民居食無賴矣殘破餘黎何由復業等因申報到道各轉報到職看得逆會初出聲言攻打茶合直取重慶比茶江既破劫奪倉庫虜掠人畜未免遲回數日因之內地兵將漸集聲勢漸壯賊遂遷延不進乃分遣生苗焚劫堡寨又越播境五六十里之外三溪地方插旗豎碑將內地民居占爲官莊狂逞已極悖逆益甚除益督發土漢官兵分布鄰播州縣聯絡防禦及行湖貴二省邊播一帶道將各嚴督軍兵把截險隘以防潰決突犯外合行塘報

查湖廣備糧餉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湖廣偏橋清浪鎮遠平溪等處俱與播酋切壤應用謀勇將官精兵防禦業經移咨貴院及徑行布按二司及湖北辰沅等道計議將兵及糧餉機宜等項不啻再三俱未見回覆殊爲可慮頃楊酋犯茶之報仍在集兵聲言要犯湖貴地方則偏橋等處亟應防守緣添設兵將備置糧餉本部院行文既久計此時分市停妥惟是本色糧米尤當多備理合移咨爲此合咨貴院煩行湖廣布政司動支軍餉銀兩趁此秋成之際收買本色糧米要足官兵三萬名半年之用專委督餉一道責成各屬克期完運赴鄰播應守地方聽候支給官兵幸勿遲緩仍請將委用督餉專道并分催各官及買運米數收貯地方各緣由備咨軍門查考併再檄催司道將節行會議各項事宜速議明悉作速通詳以憑施行

咨貴州安疆臣

爲督撫地方事萬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據涪州中爲四路阻寇邀截奏章緝獲差役實難安堵事本月十二日准播州宣慰司批差頭目云云等因到本部院爲照播酋楊應龍近日狂逞大異往昔既犯黔省官兵復攻陷蜀中縣治戮將屠兵聞者駭愕豈非天道好還此賊殺虜數多天欲殺其惡而斃之耶伊自知惡積罪大欲以恐嚇官兵乃令頭目部落極口空稱貴州水西助兵一萬攻我茶城先據各衙門節報前情本部院久知鳳氏母子素懷恭順較之楊酋何嘗霄壤斷不信以爲真且曾見邸報黔省按院題疏亦有安疆臣效順之詞乃今該酋以結親之故託言水西聲勢誇兵稱勝但知自張聲援不顧恩禍鄰封機械變詐不可方物誠可痛恨若不詢求虛實將來乘隙黨奸何以服心應合移查爲此合咨貴院煩請轉行司道詰詢安疆臣及伊母鳳氏曾否與楊酋添兵助虜有何深恨夙隙將此逆情揭於渠若前所云皆非真實是何播目揚言貽安氏母子陰受無窮之禍仍令驅臣速示詳諭頭目及鄰播部落毋得輕聽播酋詭計誘惑厚賄結心暗幫爲虐嗣後日久論定情形必露伊時再悔噬臍何及希將詢過有無前項情由移送軍門以憑施行

咨雲南調兵

爲土酋肆逆蜀地危殆請乞借兵防禦以固封疆事本年六月十一日本部院入蜀省受事隨據兵巡上川東道及將領等官稟報播酋楊應龍集兵內地侵掠騷擾本部院即檄行道將等官嚴加固守無爲輕敵及一面四出徵調漢土官兵計議防禦又遣總兵萬鑑馳赴重慶分布防守堵截詎意狡酋於二十二日親督大兵直抵茶城與將官決戰遂致茶江城陷官兵被戮勢甚披猖爲惡殊慘緣此酋頻年爲患三省不啻頃自貴州夷師之後自知難道天誅遂爾逞於一決此其爲志端在不小原蜀中素無番兵雖松潘開鎮兵數不多即今秋防廢發猶自不敷以故向來征討止調土司而土司之中惟此酋稍強各土司無能與之抗者惟是貴省元江甯州羅雄武定等處土兵素稱驍勇堪以禦敵且查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內准兵部咨爲播患方殷軍機至重等事該本部題稱川貴湖廣地界相連殆若犬牙交錯合無於貴州總兵請教責任湖北川東地方凡有事調遣不許抗違等因四月內奉聖旨貴州方在用兵總兵官所

轉准照巡撫事例湖北川東參將守備軍衛士司俱聽兼制有事調遣不許抗違無事只照常行改寫敕書廣西雲南與貴州接壤去處也著協力援持不許互分彼此欽此今照敕院叨總制三藩軍務勢不得不借調前兵用資戰守為此合咨貴院煩念滇蜀鄰封正需披擧拯溺之際請將前項士兵責成該管土官揀選二萬再加訓練候本部院另文調取之日令各備鋒利器械再請行委謀勇將官一員督同該管土官管押各兵前來聽令分佈其行糧煩查滇中用兵則例同轉行過土司選兵緣由希先見示以憑查照臨調解給施行幸勿延緩

咨黔省撫院趁時籌米

為軍務事照得播會近雖稍靜但戎心無厭為謀叵測前又曾聲言要犯貴州龍泉等處在我防禦宜周密近准貴院回咨地方設防應布將兵與扼險備漸有次第雖兵尙不足陸續募調猶易為力惟本色糧餉一節乃目前急用之需諒貴院久已計慮先該本院節行貴州布政司預計買備及今製造器械火藥等項去後未見回報付否酌行今據該司揭稱庫貯堪動軍興銀兩數目不上萬計與雲南應還川省解黔銀兩應否動支糧買糧米亟應乘時酌處又查該省往規上納事例等項備中間如係折色或照川中近例可以暫改本色亦應亟行庶得濟用為此合咨貴院煩行該布政司將庫貯見存并雲南解還銀內應動若干趁今時熟通詳速委官員照依時估多買米穀製造如法收貯近便倉庫若事例等銀應否隨宜改上本色俱聽酌處施行其應製軍火器具亦速行司查照原行製造仍將買過米數軍火器具先行希由移送軍門幸勿遲緩

咨催湖廣買餉米製火器

為軍務事照得湖廣備極清遠清溪等處地方與播界比鄰應用將兵防守須時刻不可懈弛軍中所需日食糧米器具等項節經移咨貴院及牌行布按二司湖北守巡辰沅等道計議去後俱未回報又於七月內移咨請行該布政司動支軍餉銀兩趁時收買本色米石計足官兵三萬名半年食用責令委官買運聽支去後亦未回報今照防守事在孔亟該省調發官兵畢集彼中應用本色糧餉貴在先期布置又軍中利用必須火器不知該省製造若干擬合一併查催為此合咨貴院煩請速行該司道查照原行將三萬官兵足用半年餉米動支官銀專委督餉道責成職官剋日買完運赴鄰播相應地方聽候支用此時秋成正宜繼貯不得遲緩後時費事其軍火器具最為要務應委慎選員役不分晝宵多方製造至於備橋等處分佈官軍兵業已不次移咨貴院第未見如何安設仍煩督行該道及將領統兵等官一面整頓防守一面設險偵探仍將分佈將兵買完餉米製完器具各數目咨報軍門以憑查考施行幸勿遲緩

咨貴州巡撫增議防兵

為緊急軍務事准貴州巡撫郭咨准本部院咨查分布將兵隄備鄰境播會緣由隨准開款回稱貴州防兵共三千已到一千七百未到一千三百平越衛有兵一千六百已到一千一百未到五百興隆衛有兵

三千一百已到二千二百未到九百備橋衛有兵五千已到二千七百八十九名未到二千二百一十一名黃平所有兵一千九百已到一千六百未到三百新添衛有兵一千已到五百未到五百清平衛有兵三百俱未到龍泉地方有兵一千二百已到一千未到二百等因到本部院查得會省重地所稱防兵止有三千黃平龍泉深入播地各止兵千餘且有未到的者即今叛會舉動若此似應再加增設及查思仁石阡黎川等府縣俱切近播地未知應否設兵相應再行會議為此合咨貴院煩請酌議將省城黃平龍泉等處應否再增軍兵若干思仁石阡黎川各處即今有無官兵防守且被處二府一縣去省城遠又隔湖廣備橋地方止一龍泉守備聞其地又無城郭兵止有千餘恐不足為一方保障應否再設兵將希一面分佈一而移知軍門以便議題其未到軍兵會否催到一併移知希勿延緩

咨貴州防石阡

為地方事本年八月十三日據貴州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左布政使應存卓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劫石離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但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一雙飯米三升不知何幹看係地方事情合行申報等因看得石阡孤城切近播境萬一逆會衝突無將無兵何以防禦合行飛報緊急乞賜道將隄防等因報道具呈本部院據此除行總兵官加謹隄防外案照先該本部院移咨貴院煩請查照先令事理行令貴省司道將鄰播一帶地方專司信地官兵將防禦事宜注意講求比常萬分隄備仍令各參遊守備等官各帶多兵往來鄰邊處所巡警免致窺知內地虛實又不許為彼誘致貽後患諸凡一切未盡應分佈應備辦等件口早為施行去後隨准開款回覆前來查得鄰播去處俱已設兵雖多寡不一稍可隄備惟石阡府既近會境未見分佈何項官兵防禦今據前因看得播會縱兵屯聚難免衝犯石阡要路宜速緊防為此合咨貴院煩請酌議何項官兵於石阡府防禦或已分佈或調取未至作何料理可保無虞希速回覆幸勿遲緩

咨河南催兵將

為軍務事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川省督按奏播逆猖獗及添置將兵等項已該臣部覆奉聖旨欽遵外所有關軍機用人行事當亟為計內一款開備用將領查得河南去川貴湖道路頗近而彼中舊有毛葫蘆兵精悍可用臣頃過河北見有領兵官任承符甚為驍雄堪以戰陣及查本官係原任鞏印署正留守近因罪廢充為事官合無准其量復遊擊職銜即令選帶毛葫蘆或本營自練兵馬隨便器械不拘數千剋日統領星馳前去川貴總督調度隨地勦殺合用安家行糧河南撫院查照調兵事體一面速行處給一面奏請銷補等因奉聖旨是備用將領兵士增置總兵中軍俱依擬欽此備咨到本部院看得播會楊應龍自攻陷茶江縣治戕殺將兵之後自知罪惡深重難道誅討日在挖斬修船謀為叵測所需將兵不啻然眉之急既今本部題允將遊擊任承符帶毛葫蘆兵前來備用但未見起發應合移催為此合咨貴院煩請催行該道府將前項毛葫蘆兵及本營自練兵馬挑選健壯三千名務要

人人憤戰一可當十各帶衣甲器械責令任承統督如兵衆多再委勇將一二員分隊督束星夜到川其官兵行糧安家照部議就於該布政司支給其奏請補但須官兵到以濟急用至沿途東兵號令煩爲照例頒給本官禁諭施行先將起發官兵日期支過餉銀數目一併見示以憑咨部幸勿遲緩

查貴州防守思石地方

爲督撫地方事近據貴州思石兵巡道呈報七月二十六日據龍泉司申稱播苗在於馬頭山偏刀水都等處割營不知動靜又將先年李保等造叛地名黃沙坎要路挖爲溝壕又據石阡司報稱七月二十三日被播目楊七等統兵七百在鎮夷關外濳泥山燒劫殺死張廷華父子并鄰民七命合寨牛馬財畜盡行劫去擄掠男婦四十餘人隨統鄉兵趕退口稱不日打關破府此關近乾溪三里離府止三十里又據石阡司呈報播目四牌謝朝俸石辰三於本月二十三日統兵千餘割營屋門揚言集兵過江下壩水口崖抵本莊樂橋軍民屯寨上劫思石府衙備橋等處各緣由到道呈報本部院看得馬頭山偏刀濳泥山崖門等處俱係思石二府所屬地方今播目集兵割營洶壕又聲言過江打關破府其中包藏狡不可測先該本部院查得石阡府未見設將增兵隨經咨移貴院調發分布未見回報在龍泉司僅有額兵一千近議新召二百又未募完本部院履用兵三千隄備未見如何安設今石阡地方濳泥山居民已被夷兵燒殺搶擄此地去府只二三十里并無官兵堵截止有鄉兵趕退疏虞可知即今防範正宜加謹乃二府地方濳泥如此萬一誤事責將安設除撤行總兵官并思石二道查照履行隄防外應合移咨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即便查照轉行該司道府及總兵官思石將領等官督率部兵將各該所屬地方日夜加謹防守不許時刻懈怠仍不時遠偵聲息以防不虞如遇賊出各該將官軍兵相機堵截毋得輕躁爲被誘入該府濱江一帶既係通播要路尤宜集兵把守毋容越過延蔓不便其各該緩急應添設將兵煩查原議上緊調發分布即今會疑畏日深防禦事宜務須戒嚴所司以防衝突幸勿遲緩

查廣西調兵

爲緊急軍務事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爲循例請設兵將以重事權以資戰守事本部覆議今應比照先近申明事例調用浙江福建陝西雲南廣西兵將俱聽其便宜調用文至各鎮即日依行毋容緩誤但須隨時酌量調取務求停妥查其其實可用而後調之或氣習肥弱不可悉調以貽日後撤兵之害雲南巡撫會同總兵沐叙糾合義旅選委慎戰將官統領於貴州地界邀會廣貴各兵覆其巢穴廣西總兵陳璘馬上催促由湖廣取道直趨粵西聽撥不許繞路粵東有誤纓冠之義其餘前項之兵果有安家銀兩俱聽該鎮借給即行川湖補解行糧計日給發一切軍興糜費糧餉督臣徑自議處通行各鎮省督撫衙門一體遵照施行等因投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云云除欽遵外看得播苗自攻陷茶江縣城之後惡逆愈熾叛形日肆即今川中雖調集漢土軍兵爲數頗多其強弱之勢難以顯言今既題請特以貴省兵馬調用應合移請咨發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欽依內事理速將案價戰征

勇健精兵挑選一萬名令見任驍勇將官或廢閑者一二員刻期分隊督押星馳前赴貴州聽該省撫院及總兵董元鎮分布以資急用其各兵例有安家及行糧等項希照部議撥奉欽依於該布政司庫貯銀內借用散給俟川費一一補還希由回覆施行往時廣中狼兵行路多不安靜仍乞選一風力文職監押前來庶免他患尤見一體之誼此係萬分緊急軍情即日出師事理幸勿遲緩

塘報播事

爲塘報夷情事萬曆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據貴州清浪參將劉效節呈報七月初六日本職經過東坡站親見高岡苗人嘯聚詢查來由據該站官軍稟稱時常三四十人身騎大馬往來盤頭盤腰等寨不敢盤詰等情初七日又據黃平各官稟稱播苗聲言攻打大瓮任地爛橋白計常甯白曼瓮口等處初八日又據偏橋指揮張拱極等揭報偏橋司管下白泥寨苗頭李宋執竹木刻來屯報稱播州馬兵五十步兵五百見割翁角隆使令撥臘寨苗頭謝保計明來我白泥取討過山錢又叫我寨苗歸服他放路過如不歸服即就殺擄等語又據軍人雷文傳報稱播州頭目趙仕登將潭潭餘慶起至烏江止又自烏江起至白泥止一帶路道令路傍人民砍修各寬一丈又點兵數千各造京背包巾飛帶紅甲妝扮似官兵一樣令備草鞋三雙米七升不知何爲等情本月十一日又據平溪洞民人唐偉奇稟報播目謝朝俸點兵七千各備飯米五升臘包五斤草鞋二雙鋤刀并鋒利器械點完不知何爲又據哨探楊春稟報白泥楊七召到苗兵二三千本地民兵二千將附近民房拆起馬房一百間候播州兵到又據與隆衛鄉導陳大林稟稱石勝伴身穿大紅服色在於盤頭寨阿傳家歇隨帶五十餘苗過九股糾拽各寨諸夷尙近千人等因到職看得黃平孤城偏僻四面受敵之處環列皆夷包裏近召兵六百名防守奉文減去三百實存三百與龍泉募兵二百名宣威營一百名哨兵二百名在所食糧軍人三百名總共千餘不足防守十八日又據清鎮守備史良將揭報本月十七日據偏橋衛揭報據鄉兵莫六文大昆走報雞堡山許五奔稱惡苗千餘鳴鑼張旗攻打本屯放火鄉兵對敵奈苗勢重難以抵敵轉報本衛催兵救護等情先據施秉哨把千戶侯仲衡差兵報稱播苗欲於七月十四五六日要來攻劫偏橋等語各職聞報即稟本備蒙督同各職倒樹寨路修城挖壕各官兵整備堵截各苗見得官兵到彼漫散去訖查得雞堡山被燒葉朝陽等二十二家殺傷軍舍鄉兵朱五等十七名口內重傷三名輕傷一十四名當即安諭各家調治衛城幸保無虞等因又據鎮遠衛指揮尹節何天龍稟報本月十三日戌時據沙住民田應高劉應魁報稱有播州楊應池令楊七帶領百十餘人人馬到容山剝牛會話糾拽惡苗數十稱言攻打地方不知何爲等情又准鎮遠府手本據大塘哨呈報本月初十日據鄉導蔣朝忠等不次報稱先日江外前往白泥三千多苗各散回寨近日又被播苗時差目把殺人復入容山等處剝牛會集欲打雞堡山又打巴團哨一帶地方等情本月十七日又據施秉縣後山哨把總千戶侯仲衡揭稟本月十四日夜數百餘苗前來縣城外高聲吶喊放言叫軍民遠搬丟地方與他等語隨該本哨發兵出敵見得苗勢蜂擁舉放火器攻退看得縣城空虛兵少分布不週地方緊務稟報到職本月二十一日又據偏橋衛指揮

張拱極等揭稟本月十八日午時據本衛大洪屯軍人曹興美報稱原撫苗千戶王光祚領大洪屯田去
看收禾忽被偏橋司士官楊國臣下部屬惡苗謝保藉倚播勢勇去隨經官兵追趕取回訖看附近日楊
應龍親自領兵攻犯碁江四牌寨口謝朝俸石勝傳楊七楊振邊夏提調等領兵仗犯屯堡遠隔不過三
十里近止二十里又逸拽九股容山狂苗多三五百名少一二百名經過官道引入白泥起圍聚兵攻打
衛城欲令官兵截過恐惹挑釁矧偏橋告急之困且夕不安等因又據重慶府駐鎮通判王三策呈報本
年八月初三日據把總李朝陽稟據哨探兵楊再巧報稱鄰地地名通草塘馬路不知何人砍伐通爲大
路又謠傳播目謝朝俸在於草塘地名江界河找搭浮橋四路集兵不知意欲何爲等因九月初二日又
據貴州按察司帶管思石兵巡道按察使易登瀛報據思石守備楊惟中呈報密查得播地高崖所都上
壩修建營房二百餘間聚割多兵楊應龍調取各營警赴州宰殺牛馬豬羊將碁江擊來五司七姓本頭
烏示敵血同盟聲言要攻黃平龍泉思石一帶地方勢甚危急又據偵探兵謝勇報稱播會紛紛點兵各
苗聲言先堵龍泉思石復攻黃平各處苗如出一口并據鄉導探報播會於八月初一日祭旗發猖初
三日發兵七月二十四日楊會差親丁叫三十六所巡警家丁上州又招拽九股生苗共兵十萬楊應龍
親統黃平一路往龍泉思石又稱龍泉思石原係播州故土必要占奪賊勢甚猖獗除呈報貴州兩院
外合行稟報等因又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中稱本月初九日據石阡司巡捕吏目林中試呈據本司所
轄地名水口渡住民彭希舜彭希堯報稱播州細作一名馬良貴連人解司審據供係四川人先在石阡
充當斧手住居水口二十餘年至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良貴御過江投夷頭莫老明引見趙仕登
住彼聽差至三月十五日趙仕登領兵二百五十欲得過江追擊毛守爵先令良貴與白晝兒董政葉貴
四人預備看船到於江邊白晝兒乘一便船過江悔心逃脫趙仕登到隔江割營獲解要殺過江希舜
親父彭大應同鄉民楊科陳金德張仁隔江求和趙仕登陽許不殺彭大應楊科陳金德張仁四人誤聽
忽船一隻裝牛過江飽送不料趙仕登當將楊科砍殺將陳金德三人擊去播州俱被殺死意阻後日無
人把江至今八月初一日楊應龍聽人謠言說龍泉思石有兵三萬要勦播地楊應龍遂將四牌寨頭莫老
明趙仕登羅廷燮等家小拘入播州要出攻打各處地方分差伊親田和公領兵三萬攻思石趙仕登領
二萬出袁家渡攻葛影石阡楊應龍親領三萬出烏江亦往思石會合莫老明預令良貴前來仍舊看取
船隻良貴於本月初六日乘楊奎孟金祿使船過江探聽適遇彭希舜等撞逢擊解是的情除行石阡
府將馬良貴嚴究另詳及行各將領等官比常加謹防範外合行呈報等因九月初三日又據四川按察
司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揭報八月二十七日據南川縣中二十四日酉時分據差偵探應補向金龍
等四名報水村遊勇張正學等報稱蒙差前往東鄉村地名五里頭播界偵探本月二十二日寅時分苗
兵數百劫擄男婦李顯宗張加爵等六十餘口斬殺李廷讚等男婦九人劫擄牛馬八九十隻燒燬官廟
岡河江并天地壩胡才正房屋五間去訖合行轉報等因九月初六日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參議劉一相
呈據合江縣報稱八月二十六日據哨探軍兵張五楊榮等探得播目袁年趙林鶴在上赤水袁頂統兵

劉大魚灣又據燕正朱玉報稱袁年令部夷各備重九斤紅絮被一牀重六斤腦包一頂要在二十七日
點齊趙林鶴說九月初一日要來下赤水袁年處并起集各里夷兵欲於九月十三日出來攻打又據
馬適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據塘報李可德報稱楊正榮領五千夷兵在夷地溝村割營修統鎮所等因
又據永甯參將吳文傑呈報九月初七日差人探得楊會發兵不知數目於初一日徑渡桑木凹大河至
永甯宜撫司石寶寨屯口稱先打永甯赤水分兵攻打殺盡納谿等處界兵塘抵不住乞發兵救援又
據兵巡下川南道呈據永甯土司守邊頭目王甫松等報稱八月十九日播舍楊兆龍張洪等領兵十七
營擁將本撫緝麻山等處盡行燒劫殺擄男婦千口要借路攻打貴州赤水又據塘報雷得勝報稱探得
播目王繼先令夷人各置重三斤白腦包一頂重九斤白絮被一牀槍桿俱用白限本月十三日點齊
有領兵官王承祖報稱楊應龍令王繼先造船三百隻今繼先造一百隻篋籠一百五十箇楊應龍又
發篋籠百餘箇出婁山關等因各報到職看得逆會自知惡重罪深難逃天誅遣發苗夷蜂屯蟻聚川湖
貴州鄰播地方無處無賊明欲水陸並進恣行搶殺大逆不道神人共憤除嚴行各該道將等官督率兵
馬時勤偵探相機戰守俟再查有無聲息另奏外合行塘報

咨貴州集兵

爲緊急軍務事節據貴州思石兵巡道呈報播賊楊應龍調取各目赴州宰殺牛馬敵血同盟聲言要攻
黃平龍泉一帶又招九股生苗十萬楊應龍親統往龍泉思石又稱龍泉係播州故土要來占奪等情又
據石阡府報稱播會令田和公領兵三萬要攻思石趙仕登領二萬攻龍泉楊朝棟領二萬出袁家渡攻
石阡楊應龍領三萬出烏江往思石約會等因又據分守新鎮道都清地方民人王老三在播走回說楊
應龍領兵來攻黃平又據思石道報稱楊朝棟分投出思石黎川龍泉等處造船一百隻只要攻思石又
據分守思仁道報稱楊會帶兵去接九股苗兵往平越割營去貴州講理倉糧取在省井龍里等處七姓
本頭各等因呈報部院節經移行中飭司道將領等官隄備去後爲照播賊到處稱兵要犯龍泉思石思
南黃平等處其爲叛逆殊可痛恨惟是調募軍兵分布把截最爲急務頃接部咨已將湖廣白蠟商稅二
項共銀一十一萬三千餘兩滇中原借川銀內撥十萬兩俱解濟黔省軍餉本部院隨即差人往滇楚二
省催發前來外料在目下可抵黔中既有兵食即可順行調募應合移咨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節行
調募軍兵事理速行各該堪用土司如安驅臣蒙天眷獨山州等處土司可調或有司衛所驍健軍民可
募通共挑選四萬並經本院已行文廣西撫院調取狼兵一萬一面催到聽總兵官及該道府會議分布
如童元鎮尙未抵任希速差人守催一面揀選謀勇將官分投督領鄰播地方緊要處所分布聽令施行
其調兵在途行糧在川計程每名支銀一分五釐到營坐糧每散兵一名日支銀二分四釐每月七錢二
分內除一錢一分關支本色米三斗餘支折色銀此皆本省土兵則例若外省客兵仍應從厚加給或該
省別有則例聽從便宜但須早調齊足幸勿遲延誤事煩將調募過兵目分布把截地方一併咨報軍門
以憑查考施行

為軍務事。准湖廣撫院支咨稱。該布政司呈。奉文調兵三萬。預買半年糧米。計每名日給米升半。總約八萬有奇。依行辰。常長衡四府。備查各屬儲積倉穀。磨米可得若干。仍於司庫動銀五千兩。買米一萬。共約三萬有奇。委官運貯辰沅近播地方。以待需用。餘少米石。又俟陸續湊處。解運接支。至於火藥器具等項。俟查處完日。另行回報。又稱。督餉專任分守湖北道董理相宜。惟軍餉無處。不得已。查將全書裁減銀米。題請復派。又請留各項錢糧。自是餉有頭緒。募調官兵。俱已行道調度。無誤事機等因。到本部院。准此。為照播賊作亂。茶毒三藩。本部院奉命專征。要非不得已。仰廬貴院集兵應敵。儲餉應支。足徵共濟之義。但稱所調之兵。雖有四萬之上。內施州散毛等司一萬。未准議及之前。業已徵調入川。應聽此中分布。京營鎮江等兵。不知部議允否。二枝之兵。俱難算數。若楚中進攻。實非三萬以上不可。即今見在者。止保靖麻陽士兵。鎮寧鎮溪募兵。共二萬耳。尚少一萬不足三萬之數。及查鎮寧士兵。素稱多而且勇。應於二處再挑一二萬。若二處不敷。另於有兵去處。挑選務足前數。庶克禦敵。其監軍以分巡荆西道魏參議。督餉以分守湖北道詹參政。俱各相宜。第本部院頃將分守荆南道胡參政。議加按察使。管理監軍。業經具題。所有貴省監軍。亦應查照川貴事規。額設二員。協同兼理。共攝兵務。至於火藥器具。如川中單開名色。皆軍中不可少者。與夫見貯之糧。止有三萬。計數不多。難敷半年之食。乾糧炒米。烘炒蜜鹽等項。俱應多備。庶免臨渴掘井之虞。為此除行司道外。合咨貴院。煩請分投差官。督飭令旗。前去保靖麻陽鎮寧鎮溪等處。各將前擬額調漢土官兵。并本部院添調精兵。共三四萬員名。責令將領。與同土官目。把人等。管押星馳。前往沅州。聽監軍胡魏二道。與同總兵官陳璘。到彼分布。近播關隘。嚴加防守。聽候本部院約期進剿。如陳璘尚未到任。希照近行委原任總兵李應祥。星馳前去代理。見貯糧米三萬石。亦即行督餉詹參政。督責原委監運各官。火速運至沅州。收候轉運。營中聽支。其單開火藥器具。盡甲等件。有者發去軍前備用。無者上緊併工。添造解發接濟。至於不足糧餉。與夫盤糧等項。本折軍需價銀。既經具題。諒必允允。亟宜先行動支。應分投收買者。一面責成收買。應轉解聽支者。一面發去聽支。此在督餉道一力經理。以佐急用。蜀中兵馬。已逾十萬。日費甚夥。稍延兩日。即費萬金。本部院即日移駐重慶。決策徂征。大舉之期。不出今冬。刻貴院兵糧。既有頭緒。夾勦殊不為難。惟祈迅速。庶克有濟。幸勿遲緩。

塘報夷情

為塘報夷情事。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據貴州分守思仁道報。據思石守備楊惟中報稱。有國夫叔迎鑾。在播州修國同說。會子楊朝棟。背生雞疔。差人修砍大路。直抵錫落哨。楊應龍領苗兵。要攻思石黃平。又據鄉導李現報稱。楊應龍喚取各夷頭。巡警苗家小上州。八月初六日。點兵初八日。敵血酒佔。木刻。楊應龍帶兵去接九股苗兵一萬。說要攻打黃平。決將羅安撫往平越割營。親赴貴州講理。豐倉倉糧。又說。貴州城內井龍里等處。挾取七姓本頭等因。又據分守親領道報稱。差兵宋仲義報。被播目謝朝俸統苗。將柑木山把截苗王老五。丁鐵匠等家。盡擄男婦三十餘口。綁去王老五。老七。老八。三人。欲至謝朝

俸家空房內。當有兩箇客人。去報謝朝俸。說黃平新築高牆。內外挖壕。各處割兵。要來殺你。謝朝俸聽知。欲來攻敵。至夜。王老三等。走回報說。四牌見有兵十七營。楊朝棟於八月十二日起馬。十七日領兵來攻。黃平等因。又據思石兵巡道呈。據把總冉文燦報稱。楊會差夷目羅阿密等。夷都引屯包搜家小上州。八月初八日。剝牛敵血。初九初十二等日。發兵往五司。楊朝棟遣船一百隻。要分投出劫思石。蔡川龍泉等處等因。又據永寧參將吳文傑報。據赤水衛中稱。播酋統兵二十七營。各擄紅隻。竄索。出劫永寧宣撫司。雷鳴鎮等處。聲言要借路。攻打永寧赤水。在於白羊坪割住。又據永寧宣撫司。據守邊頭目王甫松報稱。播兵由大紅關。小路。各執布。擄出。攻趙渡河後宅。大小鹿鄉等處地方。隨集擊兵對敵。殺死播賊十三人。奪獲鞍馬。被劫四十餘件。又據永寧衛中報。探得楊會領兵屯割宜撫司。石寶寨。花毛田等處。口稱要打永寧赤水。攻打附近。敘瀘等處等因。十二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報。據偵探營兵報稱。蔡江縣鄉兵高仕偉。糾集鄉勇。將播苗殺死三四十人。懼其報仇。高仕偉逃躲不知去向。又南川縣鄧坎村。章文寶。糾集鄉勇。殺死播苗四五十人。原村余早。糾集鄉勇。殺死播苗五十七人。其南川鄧坎村。楊紅家等寨。鄉民殺牛飲血。誓與播苗對敵。除查明另報外。等因。十三日。又據貴州分守思仁道呈。據守備楊惟中報。據偵探官兵報稱。楊應龍起集大兵。於八月十六日。自播州起身。由黃平。葛彰。到石阡府。羅應屯。取擊五司七姓本頭。楊朝棟領兵。由龍泉到思南。又目把何從良。巡警朱敬等。由偏刀水出錫落關。抵龍泉。聲勢甚狂。大等因。十七日。又據防守合江遊擊楊敏政報稱。探得播兵。到於永寧。土司地名後山等處。將地方燒劫。捉擄男婦。不知其數。土司與賊對敵。殺死播賊溺水者。約有三四百人。即今播賊越過趙渡河。要來攻打石寶等寨。聲言徑由河口。衝出合江等因。又據總兵高繼揚。據防守播州參將王夢吉報稱。偵探播酋造紅百餘隻。每隻可坐百人。篋纜無數。大如茶缸等因。又據敘馬瀘道報。據楊敏政移稱。差兵趙仕先。探得播目王繼先。見在修圍。造槍刀。要買鐵。又造小紅百隻。每隻可渡二十餘人。岸上堆積紅板數百。播州令何提調封刀一把。馬一匹。盤蓋一副。與袁年砍路造紅。說要出合江一遭等因。二十日。又據守東道呈。據南川縣申。據東鄉村邊勇張仕端等報稱。九月初八日。被播苗蜂湧圍村。燒毀房屋四十餘間。擄去男婦人口。難以盡記。各等奮勇敵殺苗子七人。當被搶去。後有播目寫招帖。叫我等降播。如有故違。督領大兵。勦殺不饒等因。各轉報到職。除嚴行各該道將等官。督率軍馬。相機戰守。不時偵探。俟再有無聲息。另報外。合行塘報。

咨湖廣備兵

為軍務事。照得征勦播賊事宜。業經本部院備將湖省應調集兵馬。應買運糧餉。與應修製器械。并分布戰守各緣由。移咨貴院。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并辰沅湖北等道。作速挑選漢土精兵四萬應用。行月二糧。就將部議。應解湖省銀一十六萬有零。不必解蜀。留在楚省。充作前項兵糧。并請照近日會題。應調揚州鎮江等處。及本省健壯兵。徑自差人前去徵調。赴楚分布去後。今照川貴兵糧。大半畢集。日費本折糧餉。不止數千。祇候陝浙雲南等省官兵。目前到川。相機舉事。惟湖省兵糧。屢次行催。迄今全無音耗。

該省偏僻遠清浪平溪等處皆係信地川兵多將廣一時擁聚重瀘合江平越龍等處地狹難以
 棲割若分布四散應進之地又恐該賊疑畏若有衝突偏鎮一帶將何阻遏軍機所係似難再緩合再移
 咨為此合咨貴院煩為照依節行速催布按二司及該守巡兵備等道將原行應調集漢土軍兵四萬并
 楊州鎮江等兵不次差人分投催調前來如新設總兵陳璘已奉命旨想在目下到任如尚未到且暫另
 委將官統領分布於鄰播路把截聽令進攻其行月二糧希速行司將應解川銀一十六萬有零并通
 省應堪動銀米隨宜解運若查甲槍刀弓矢銃砲等件即今造完各若干件數如未完者必為嚴立限期
 比併速造前項事件准在冬初一一辦足以使約期行事少有一事未齊難免牽滯三軍日食甚夥早得
 一日行事得省一日之費幸勿再緩先將調到軍兵運糧糧餉修製器具各數目希由移送軍門查考

咨湖廣撫院移駐沅州

為緊急軍務事案查先准兵部咨已經備移貴院希將應解蜀銀令留楚用若無見在無論通省正項糧
 銀并應堪支者動支調集精兵四五萬并應買糧餉運於鄰播地方及將揚州鎮江等處營兵徑為催調
 去移又經屢次行該司道迄今未知前兵調集共有若干糧餉買運若干斯時蜀黔兵糧大有次第惟
 楚中司道泄延緩事遲備近日又准兵部咨為敬陳賊播未盡事宜等事本部覆御史徐題內稱平
 清偏鎮等處乃入黔要害之區雖設總兵而無與於餉且自泥飛練正播門戶本部移文貴院照各邊巡
 撫移駐防邊事例移駐沅州選將練兵督運糧餉務要兵精糧足聽總督調發舉事等因適與本部院具
 題意合業已移咨訖今照本部院即日移鎮川東督催文武將吏舉事所有楚省兵馬相應一併齊發今
 准部咨移鎮一節理合再行為此咨貴院煩為作速建牙沅州以速全省兵糧催餉其揚州鎮江等兵
 再煩差人前去守備星馳至楚偏橋等處分布希速移駐日期先行回覆幸勿遲緩

咨貴州徑催雲南兵

為緊急軍務事本年十月十二日准雲南撫院陳咨開應調赴川應援官兵今只約調漢土官兵六千餘
 乘戰馬千餘匹應用輜賞衣裝行糧米粟與製造軍火器具等項大約該銀一萬三千二百兩除輜賞與
 軍火器械共該銀一千餘兩自行措辦其餘無從處給查有原議助黔抵還川餉銀兩除解過五萬兩外
 餘二萬七百七十五兩未解只得於此項助支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兩應給前項此只可起行衣裝及
 一月行糧之用一到川營使當川省本折二色接濟合咨速行布政司備辦糧草於分布處所聽給其借
 支解黔前銀即行川省照數就近解補仍移貴州撫院知照如川省糧糶處給可足即當再發精兵二千
 共可一萬之數先由回覆以便發兵等因移咨到部院為照滇省兵馬原擬調到發貴州防勦今既發行
 相應移知備餉除移文雲南撫院即日起發前來外合行知會徑催為此咨貴院煩請查照差官速赴
 雲南將前項已撥兵馬八千或調足一萬責令該管將官督率徑赴黔省分布俱不必到川往返其入黔
 到營本折糧餉責成該司道作速預為備辦聽候兵到於分布處所照例支給幸勿遲誤希將兵到日期
 咨覆軍門以憑咨部施行

塘報播事

為塘報夷情事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據貴州守巡貴寧道呈據永寧衛塘稱播會楊龍龍分兵
 十八營將宜撫司內宅地方攻打該司自魁王甫松見在點軍把截尚未過河又據赤水衛呈據白撒所
 申報播會發兵二三十營每營拈紅十隻要借路過前去攻打赤水畢節永甯及往敘瀘納燒糧十月
 初二日又據敘馬道呈准參將吳文傑移據永寧宜撫司申報楊龍龍預令邊目羅岡等打造河紅百
 十餘隻擬撥百十餘條統兵割在邊界揚言要打石寶等處近抵永寧又據防守五畝堡指揮王繼祖報
 稱探得楊龍龍差夷目楊總營前來上下赤水令上赤水夷目袁謀帶信與下赤水夷目袁年叫備下
 緣腦包紅架被在二十八日要齊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及防守遊擊楊敏政各呈報相同初六日又據
 分守川東道報據播會差游應朝等八人入境託名進表實探軍情已經差官押解資陽簡州監候聽處
 又據萬總鎮報據哨官鄧朝相於茶江地界盤獲播人顏京王先賢楊瓊及隨行辛受王奇七老六人稱
 係楊龍龍差往各衙門投文隨與萬總鎮史參議會議播會旬日之內兩次差人往來狡詐莫測必有成
 探隱情發仰巴縣暫聽聽處又據楊敏政呈報九月二十九日據播州下赤水夷目袁年差通事王朝
 龍投稱本月二十四日本司遣火牌一面差委到里操點丁山小溪仁懷赤水等里軍士衣甲軍器戰馬
 聽候親臨調用初八日又據貴州清浪參將劉效節報據與隆衛申稱播目五十餘人身帶長刀徑往九
 股邀搜苗兵數百人播將白田堡軍民劫擄一空有哨兵張林田保等奮勇斬獲首級三顆殺傷二十餘
 人十月十八日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呈准副總兵曹希彬報稱探得上赤水袁頂差人謂袁年至紅巖會
 話又有一楊委官隨帶有部兵五十不知所行何事一董委官一行十人於九月二十八日往仁懷里去
 訖又據永甯宜撫司長官陳希儒報稱播會要於十月初三日親督苗兵數萬由高洞赤水直抵合江欲
 犯內地二十五日又據下川南道呈准參將吳文傑手本據永甯宜撫司報稱探得播寇統兵三十七營
 止將三營見割找撥修圍餘俱退割花苗田又稱楊會另統苗兵六十營專要來打合江二十六日又據
 敘馬道呈准副總兵曹希彬都司吳從周移報探得楊會差官三人帶兵不知其數前來仁懷里與夷
 目袁年等各要兵一千要犯合江又令各兵把截報口不許放人出入又據敘州府安邊同知李廷謙呈
 據永甯哨領兵官彭泗報稱探得楊會統兵三十餘營割高洞仁懷火口等處聲言攻打合江一帶又據
 永甯參將吳文傑申據永甯宜撫司守邊目把王甫松報稱探得播會差提調蔡丑兒領兵數千拈紅百
 十餘隻要行暗渡過河是甫松等加兵堵截二十七日又據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呈報探得楊會自茶
 江回拒立險圍一十七箇修挖壘坑令楊七楊總管統兵割住白泥糾拽九股生苗共一百九十八寨出
 入東坡官道劫擄軍屯人民受害又聚集各寨火頭大張聲勢將杜橋等寨包圍去訖殺死張大張三二
 命但黃平城池雖調有官兵恐彼乘我寡難以抵敵十一月初二日又據總兵劉銜呈據防禦南川遊擊
 王之翰報稱真州民張廷瑞墨帖飛報楊龍龍統兵出關數多不知何往又據縣民楊巨賓楊坤探得楊
 會點兵三萬令兵各備乾糧七日竹簽二根又據兵快吳正東楊傑報稱探得楊龍龍委於十九日發軍

數萬，每兵備乾糧七日，又在土平甯溪取牛五十隻，黃軍及差頭目帶人五十，在黃桑壩起軍，其真州七官鄭葵，避往葵川，鄭紹德，逃往貴州，略餘避豬羊台，并百姓攜男帶女，搬出南川各處去訖等因，各轉報到職，除嚴行川貴各該道將等官，督率兵馬相機戰守，不時偵探，俟再有無聲息，另報本職，仍一面移駐川東重慶地方，就近調度外，合行塘報。

咨催福建廣西解餉貴州

為播會外逼費等事，近准戶部咨，該兵部都給事中張題奉聖旨，兵餉著料理實濟急用的去，欽此，抄出移咨到部，查得貴州募兵糧餉，節該本部題取雲南銀二十餘萬，湖廣銀一十一萬，福建銀一十萬，廣西銀一十萬，俱嚴行速解貴州軍前支用，各該衙門，自應如數速解，共濟艱危，況福建廣西銀兩，皆係見在實數，科臣張條議前因，相應再行嚴催，合候命下移咨福建廣西各巡撫，督催該布政司將庫貯銀兩，差官如數星夜解赴貴州交割，即有不敷，必須多方湊辦，如若推諉稽延，致誤軍機，聽貴州撫按指名題參重治，仍咨四川督撫知會等因，題奉聖旨是，這銀兩著便行與各撫按嚴催解赴貴州應用，不許推諉稽延，致誤軍機，欽此，移咨到部院，案查先准戶部咨開，福建廣西湖廣雲南各省協濟貴州前項銀兩，隨經移文貴州撫院，差人徑赴請發去後，在湖廣雲南俱已解給貴州，惟廣西前銀候久未見解發，今准戶部咨查前餉，合行差人請發，為此咨貴院，煩請轉諭貴州兵馬舉集，勦播狂逆，即速撥行該布政司，查照本部節次題請奉旨嚴催事理，將庫貯銀兩湊支十萬兩，差官督解貴州軍前交割，以濟燃眉，仍責令差官星馳前去，勿得在途耽延，有誤軍機，希將起發日期見示，以憑咨部，此係數萬兵馬，待需用緊急軍務，一有脫巾之呼，彼此俱屬不便，料貴院體國恤鄰之心，當必有倍萬恆情者，幸勿遲緩。

咨湖廣再備糧餉

為緊急軍務事，近准貴院咨稱，楚省已調漢土官兵四五萬，合用本色糧餉已有三萬石，供運偏橋等處聽支等因，准此，為照與師征討，期已迫迫，今川貴應運糧餉，頗有次緒，第楚中僅止實糧三萬石，若以一兵日給一升，止足前兵五六十日支用，將來師期既難底止，不免有庚癸之呼，查得湖北一帶應徵大糧，設若比照川省改徵本色運赴軍前，及將各州縣見貯在倉稻穀，亦行碾米運為運赴，似得濟其急用，未知貴院曾有行，為此咨貴院，煩為轉行該布政司，並湖北北巡等道，將湖北一帶應納大糧，改徵本色，徑運偏橋等處聽支，或再將各州縣在倉稻穀，急令碾米集此中，須足四五萬兵數月食用，庶兵食兩足，得免脫巾之虞，此係三軍急需首務，幸勿遲緩，希將發運實數，回覆查考。

再咨湖廣催備軍餉等項

為緊急軍務事，近准貴院咨，准本部院咨，督行湖廣布政司呈議，偏橋等處，征播官兵，應用三萬日支糧餉，移行反常等府查備，并於司庫動銀買米一萬，共約三萬有奇，委官運貯，以待需用，餘少米石，陸續添買軍火器具，見在查處等因，備咨到本部院，屢行移將該省兵馬四五萬足支數月餉米，作速買備，及查議湖北一帶大糧，改徵本色，或將各州縣倉穀碾米，再運軍前，并調漢土官兵，與合用乾糧炒米烘炒。

魚鹽薑蒜及將軍火器具，另開一單查酌製造，務足數萬軍兵支用去後，未知司道曾否肩承料理，今照師期迫迫，川貴諸務盡備，只俟楚中兵餉器械實音一至，即行分布，茲東南兩路，雲集兵馬，每地幾萬，無處屯紮，欲進為難，應令再咨，為此咨貴院，煩請查照先今咨內事理，希再差官前往保靖麻陽鎮寧鎮溪等土司，并近調永順各將，前擬并本部院添調精兵，務足四萬，責令各土官統領馳赴沅州，聽監軍胡魏二道分布，至於見貯餉米三萬，即行督餉道責成分運，各官火速催運沅州，收候轉運營中聽支，其前發單開軍火器具等件，見有者，希為發去，無者，晝夜打造，不足糧餉，與乾糧等項，折色軍需，必在今冬各備完，起運聽支，此係萬分緊急，三省約會舉事，軍機所關，幸勿遲緩，仍將各項兵餉器具齊足數目，陸續咨覆查考。

咨湖貴整備兵糧聽候舉事

為軍務事，照得川貴兵糧，久已盈集，師期計在目前，所有分布機宜，亟應計定，庶便責成，今楚中先後徵調漢土官兵，運貯本折糧餉，修製軍火器具，各該司道，經承半載，月日已久，諒必備具，第入播道路歧徑甚多，未知貴院酌以路分幾路，兵分幾枝，領兵備將領等官，作何統督，均當預定妥確，以一戰守，為此咨貴院，煩查征播進兵道路，總共若干，漢土官兵，分為幾路，進攻某路，應用某處兵馬若干，委何將官統領，某兵強勁，當為先鋒，某兵稍次，當為殿後，某為左右應援，某為登高遠哨，強者定為衝鋒，稍次者定為後應，弱者留為守城，作速責成道鎮，分布明悉，只候約期舉事，再照師行糧從軍中急務，省糧餉，即今運積者，見委何官監收，貯在何處地方，若轉運營中夫役，或派於里甲丁糧，或動銀召募民間，與原行預備乾糧烘炒炒米魚鹽薑蒜之類，斯時各已買備若干，均希一一細開回覆，此係三省立待約會大舉齊進事理，幸勿再緩。

咨固原雷夏榆林買弓箭

為軍務事，照得征討播逆師期迫迫，所有軍前急需軍火器具，蜀中雖委官無分查督監造，尚多未就，近據總參等官稟，臨敵長技，惟弓矢為最，而弓矢強勁，在陝中為良，只有雷夏甘肅固原三鎮弓矢健利，足堪戰陣，隨行布政司，會同監軍道議得雷夏上號弓五百張，每張價銀六錢，共該銀三百兩，上號箭二萬枝，每枝連鐵頭價銀三分，該銀六百兩，甘肅上號弓五百張，每張價銀七錢，共該銀三百五十兩，上號箭二萬枝，每枝連鐵頭價銀三分，共銀六百兩，固原上號弓五百張，每張價銀七錢，共該銀三百五十兩，上號箭二萬枝，每枝連鐵頭價銀三分，共銀六百兩，應勦官銀委官領解前去收買，隨買隨解，不必候齊等因，前來批行依議去後，為照前項弓矢，司道所議雖經差官買解，第酌定價值之低昂，辯驗弓矢之真贋，似難取憑，必須仰祈貴院委官協同代買，庶克有濟，亦免愆期，又查軍士用箭，或止中號，未必用上號之價，亦須貴院酌定價值，貨物相當，乃無浮冒，為此咨貴院，煩請查照定委文職或武職官員，同差來委官將解來前銀代為收買，上號弓五百張，上號箭連鐵頭二萬枝，若價有賤賒，通儘收買，若價值稍增，隨便酌處，倘被中倉卒無見貨者，請將該局并營伍中見有者，留其價值照數發來，以濟急用，幸勿遲緩，希將收買

數目見示查考

沓湖廣防犯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川中征播兵糧業已畢集惟中事體尚未大備深為可憂乃逆賊自知天討必加聲兵四出不日暗攻南川則曰要犯重慶形迹大彰勢必一逞本部院即自建不重慶營師將先懸賞後進攻倘或逆賊知其必死先發制人性命衝突在川中兵馬足當一而之寄在烏江等處亟宜多方布置以遏其鋒偏橋等處兵馬糧餉尚無信音將何堵截萬一乘虛長驅致誤事機各將誰委合再申飭用保無虞為此合咨貴院煩請督行監軍二道即日移駐偏橋鎮遠一帶會同辰沅兵備道督同參備王之臣等一面將先調鎮軍沅靖鎮溪等處官兵二萬分撥隘路整頓以待一面將續調麻陽浦黔新化永順等處土兵二萬作速差官分投催價前來合營分佈聽令賊如不動則已如或衝突則併力夾攻務使敘述歸巢毋容滋蔓為害一而速備乾糧烘炒諸物俟本部院約期進兵共成大舉幸勿違誤

沓貴州防犯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川中云云同前為此合咨貴院煩請督行漢士領兵將領等官速將所部兵馬及軍火器械衣甲等項整頓停當分發隘路割營時刻加謹防守差人偵探賊如不來則蓄精養銳以防衝突賊一入犯則併力擒斬以挫其鋒務須進止慎重毋為狡賊深誘仍嚴行速備乾糧烘炒等項聽候令到進攻諸凡緊要機宜諒貴院自有石畫毋容多贅

沓貴州督餉安疆臣請集

為飛報萬分緊急地方事本月初六日據貴州布政司呈據防禦黃平指揮徐登階稟稱十一月十九日未時探兵李孝夷領阿保等各報稱播兵數萬由白泥出小大章割營又由橋皮灘過渡出苦菜坪到白泥割下又報播苗在興隆盤頭坡割三大營八小營今又發探馬來黃平長冲哨探有大翁鋪軍民驚慌搬移等語查得各報兵情如出一口且黃平在播巢之中防兵五千衆寡不敵事勢燃眉伏乞速令安疆臣遣兵由沙溪入播襲後庶與隆黃平之急少緩同日又據按察司呈據興隆衛東坡堡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後洞圍殺白田乾溪水口黃眼等屯燒擄人口房屋即令糾合容山九股等處叛苗攻打興隆黃平東坡爛橋又執木刻上寫把總隆諭與隆通衛官民吾今督兵數萬追尋奸徒備糧煮煎何以符等爾等早為發出以免刀兵執迷不發玉石不分等語即令屯兵離城五里上阻重安下拆偏橋中攻興隆徑通九股以為大逆請將發兵救援又據監軍道張參議呈報相同各等因到部院據此看得播賊楊應龍不知滅在旦夕尙且聲兵四出為計愈狡積罪愈深及照水西宣慰司兵精將勇甲播萬倍本部原有祕計令宣慰安疆臣母子與人等就中取事向未見動未審因何觀望若此即令兵出黃平內必空虛若能率兵數萬暗由沙溪直衝腹心以襲其後賊必首尾不救勢必成擒擊庭掃穴功收此舉合再督勵為此合咨貴院煩請轉行宣慰安疆臣整兵數萬督同目把人等親自統率徑由沙溪直進或擄其巢或襲其後則黃平之虞可解虎狼之雄可挫第恐本官觀望不前須藉貴院嚴督之俾知建立幸

勿遲疑

再催湖廣官兵

為緊急地方事本年十二月初十日准貴州撫院咨據都清兵巡道呈據興隆衛申報播兵攻圍東坡聲言攻打興隆黃平衛所又據分守新鎮道呈播賊將東坡等處攻殺合兵割營於十里橋阻塞偏橋鎮遠音信不通該衛士民惶惚無計乞發湖廣四萬之兵即日由偏橋夾攻等因到部院看得播賊楊應龍因見川中兵馬畢集自知誅不可逃乃又糾九股叛苗劫害東坡及偏橋鎮遠一帶實因湖省官兵未集糧餉未備狡賊窺知因而乘虛披猖其為奸詭深有所慮所據省催發援兵應合再行咨催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查照節行事理轉行該布政司將四萬官兵日費本折糧餉除前詳呈報備買并碾運倉儲三萬石一面移行督餉道速赴相應地方收貯聽候轉運外其不足之數即便區處或將湖北倉穀再動碾米或查全楚庫銀湊發火速買備折色銀兩解赴軍中聽支仍催監軍二道移駐偏橋鎮遠會同辰沅兵備道將原報調到鎮軍沅靖鎮溪等處官兵二萬名分撥隘路加謹阻遏俟各兵齊備即日三省大舉行事如或播賊仍在偏橋東坡地方聽該道督率將兵相機撲滅仍一面差人將續調麻陽浦黔新化永順等處土兵二萬及近日烏羅長官差人具冊報效土兵二千名分投催價前去偏橋一帶割營聽令併力進攻務要刻期到彼不得仍以空文支吾一應軍火器具衣甲等項造完者作速起解營中分發未造者上緊製造此係播賊攻劫東坡偏橋信地告警軍務文到即日差官催促分佈幸勿再遲

催湖廣官兵同路兵併力舉事

為緊急軍務事據貴州監軍道呈稱東坡與隆實楚黔必爭必守之衝今播九股復屯五里橋啤與隆我兵嬰城固守官道何時通坐困何時解意合土兵勦應於東坡通衢割營拒敵仍乞嚴督湖廣辰沅各道調發楚兵營陳總兵領赴偏橋則三處之兵聯絡策應與隆黃平之勢不孤官道血脈無虞於梗塞矣等因具報到部院案查頃准貴州撫院郭咨稱播夷糾合九股攻劫東坡震動偏橋軍民惶惚晝夜不安請發湖兵四萬守偏橋一帶以便三省合力進剿等因咨報軍門隨經移咨貴院督行監軍二道及總兵陳璘催發土兵并布政司查照節行實運本折糧餉與夫軍火器具解發軍前聽支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播賊明知川中將兵已集楚中偏橋兵力單弱故爾糾苗攻劫東坡以及偏橋不過乘虛入寇計耳今貴州欲斷苗患議行賜勦湖省既有信地法當倚角相援乃屢督設備更無音耗萬一地方有失責將誰歸今據前因合再咨催為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履行事理差人分投守催原調各土司土兵四萬名星馳到偏橋地方分布仍差人催趨監軍二道及總兵陳璘即日移駐彼中會同辰沅兵備道整頓湖土軍兵或貴州官兵併力舉事仍行該司將本色食米折色銀兩照依節行一一買運適中倉庫收貯聽支此係萬分緊急不可再遲事理幸勿延緩仍將兵到及運發過本折糧餉一併咨報軍門查考

沓貴州整兵進剿

查參。一面收斂潰敗殘兵。以資戰守。去後。連報烏江之失。乃不戰之過。蓋官兵背水結陣。其勢在我。賊如不來。則按兵不動。設若一至。則併力一擊。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奈何不察虛實。誤疑賊兵赴援。味背城之戰。乏實勇之能。先自望風逃竄。致賊乘勢追擊。坐取大敗。辱國損威。深可痛恨。除失事文武。已行查究外。及照見免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方今各路俱已入關。直抵白田壩。兵將驍勇。糧草雲屯。滅此小醜。勢如拉朽。所據該路兵馬。雖有此失。自當逢凶化吉。因敗致功。不宜灰心。致沮士氣。及湖廣總兵官陳璘。即日起程移駐彼中。會同辰沅兵備道。將原調各該漢土軍兵。加意整頓。會同貴州各哨官兵。併力相機舉事。一面速行該司。將坐派本色食米。及折色銀兩。照依本部院節行事理。一一速行收買。選委能官督夫運赴適中倉庫。如法收貯。聽候接支。毋致臨期缺誤。此係萬分緊急軍情。幸勿視為泛常遲緩。仍將各該兵士開列花名。及到信地日期。與催運過本折糧餉數目。希咨回報軍門。以憑稽考。統勿延緩。

申飭湖廣加謹防護與偏地方

為萬分緊急地方事。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據貴州左監軍道按察使楊寅秋呈。蒙巡按貴州御史宋批。據防製黃平清浪參將劉效節呈稱。十一月二十七日。據上塘堡哨探屯老周喬兒報稱。二十五日。有鮮底野洞高坡各寨叛苗。於破塘寨馬場剽牛講話。點集兵馬。說播州發大兵已到四牌。准在初二三來打黃平與隆偏橋地方。割營拒截官兵。免入其內。連日各寨建立大圍伺候進兵。又據土舍羅承德稟稱。草場有一人先被播兵擄去。今隨播州郭總鎮來四牌。點兵逃出。說四牌已將攻城器具齊備。初間准來會九股并鮮底等寨。攻打城池等情。請乞添兵固守。庶免臨時緩不濟事等因。蒙批事已危急。監軍道速議行。蒙此。該本道移會思石下路右監軍道張參議。并董總兵查行外。合先呈報等因。到部院。看得播賊楊應龍。自天討難道。點集兵馬。拚死衝突。勢所必至。故本部院不次申飭。正防此舉。今觀欲犯黃平與隆偏橋地方。不過明欺彼中兵力單弱。斷然一逞。所據賊守二端。在今日不可不奮力堵截。其保無虞。為此合咨貴院。煩請即行二監軍。并辰沅兵備等道。及總兵陳璘。各駐劄偏橋新鎮思石等道。及總兵董元鎮。各駐劄興隆黃平。嚴謹關隘。防守城池。撥擄兵馬。多方哨探。賊如不來。則常川操練。蓄銳以待。設或入犯。二省官兵。毋分爾我。左右前後。必須夾攻。彼此遠近。務要應援。期於功收一戰。計出萬全。如或逗遛不前。致誤軍機者。責有所歸。此係賊勢萬分緊急事。理慎勿遲延。

查覆湖廣

為軍務事。近准湖廣撫院支咨。准本部咨。差委雙流縣知縣鄧宏烈。調取施南忠峒散毛塘崖等土司土兵。前來彭武一帶分布等因。該本部撤行守巡上荆南道將施南等兵。挑選七千餘名。行委廣東參將王一桂統領。俱由巴東至夔府赴涪州屯劄聽令等因。移咨到部院。案查節據貴州監軍各道呈報。偏橋鎮遠一帶屯堡。被賊燒劫。見在興隆東坡等處屯營未退。阻絕三省運道。思石一帶地方。兵力寡弱。不能為犄角之勢。以援偏橋與隆之危。已將前項施南等兵牌。行領兵知縣鄧宏烈等遵照。隨據本官呈。准施

州衛開稱。官兵行糧。則例詳列款前來。業經本部院酌定。以指揮一員。川例日支銀九分。准加倍支一錢八分。千百戶每員川例日支六分。准加倍支一錢二分。宣撫每員每日照川例准支二錢四分。安撫每員。川例日支二錢。應發舍人每名日支六分。頭目舍把武生親舍。每名日支五分。提調。旗甲。書算。班頭。押陣。官醫。生。軍。作。門。卓。吹。鼓。大小頭目。銃手。家兵。伴當。軍牢。各色匠役。殺手等項。及土兵。姑照川例。坐糧每名日支二分四釐。其衣糧安家之類。川中從來無此例。但該衛土兵。比之本省頗遠。姑每名量給銀五錢。以示寬恤之意。俱經備行夔州府動支。差官解交知縣鄧宏烈。眼同各土官鑿鑿散給各官兵收領。令其馳赴思南府駐劄。聽令分布外。今准前因。合行回覆。為此咨貴院。煩為查照。作速差官催督各兵。兼程徑赴思石。聽貴州監軍道分布。其湖省行糧。不必重支。若已支給。仍照數扣回。以免混冒。幸勿遲緩。仍希回覆查考。

咨湖廣支銀協濟貴州

為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急發餉銀。以佐軍餉等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該本部院。并湖廣兩院。各會題前事。該本部院。看得播苗逆楚。圍貴筑。勢相唇齒。鄰剽。禍漸延蔓。屯師集餉。俱應豫待。今該督撫諸臣。并議上請。不分彼此。深得同舟之誼。願蜀欲五十萬。楚欲三十萬。貴欲三十萬。總計一百一十萬。除兵部該三十三萬。總經發外。本部該七十七萬。除四川於湖廣取銀一十七萬。陝西三十三萬。共三十萬。貴州於雲南二十三萬。止實解過七萬餘兩。湖廣一十一萬。廣西福建各十萬。共三十八萬。催督軍前支用外。數尚不敷。目今太倉懸罄。動支為難。各省空虛。挪借尤難。反覆思維。計無從出。惟是照依東征事例。地畝加派。以濟一時。除貴州地畝。確委難徵求。查湖廣通省稅糧。每石加派一錢二分。每歲可得銀二十六萬二千二百二十三兩零。四川通省稅糧。每石加派一錢二分。每歲可得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行令有司。於條鞭之外。徵輸。以佐時急。再照加派所入。楚得其全。蜀得其半。貴處其不足。然貴之所難。兵俱新增。餉無宿儲。需銀實切。則酌盈濟虛。相應不分畛域。通融支用。況總督兼制三省。調度兵食。自有權衡。總之期於戡難。不為厲民等因。覆奉聖旨。是兵與餉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權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貪漁等弊。毋致累害窮民。兵罷之日。即行具奏。減免。欽此。備咨前來。已經通行三省。欽遵去後。為照播賊猖獗。流毒三藩。調兵合勦。業有成命。惟是賊勢衆大。歧路甚多。故用兵不得不多。而糧餉不得不裕也。奈何黔省窮荒特甚。儲蓄絕無。及至乞諸鄰省。又不克濟。以此該部不得已。而有加派之請。議令三省通融支用。無非同舟共濟之誼。目今進兵在邇。師費宿飽。未有驅榜腹以赴敵者。本院既奉有明命。義難坐視。及查川貴用兵。各近十萬。湖廣止四萬。所據二省前項加派銀兩。相應酌以進兵之多寡。為用銀之等則。從公分析。通融支用。共濟時難。為此除行四川布政司。動銀五萬。解發貴州協濟外。合咨貴院。煩為轉行布政司。暫於庫貯別項銀內。借支十萬兩。火速解發貴州協濟支用。一面行州徵派。內將十萬補庫。其餘一十六萬有零。聽該省軍前支用。此係立等待用事。理幸勿遲誤。仍希將支發過緣由報查。

為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同梟獍、狠逾豺狼、拒敵王師、三省盡為塗炭、殺戮將領、萬姓悉被虔劉、惡極滔天、罪已淪於不道、孽盈彌地、犯豈止於無將、城野難堪、人神共憤、效尤可懼、王法不原、本部院奉命總督職、在專征且朝廷斷以征勦為期、則主將當以盡小自督、即今糧草處處籌集、兵馬在在雲騰、加之文武同心、中外僉力、既衆議已僉同、應整師而問罪、合就約會、共伸大舉、為此合咨貴院、煩請移駐近播地方、獎率貴省文武將吏漢土官兵、的於二月十二日、各照分定道路同日並進、開刀勦殺、至十八日各抵播州、師期已定、各宜奮勇、據忠布昭、聖武犁庭、謀慮務出於萬全、震盪天威、戡定期收於一戰、永清三省之妖氛、共洩四海之憤恨、用命衝鋒、直前奏績者、賞格具在、斷不食言、違命逗遛、畏縮罔功、及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賜劄森嚴、決不姑貸、希速通行遵照、仍乞具覆報查。

咨湖廣催兵運餉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湖廣備極征播官兵、與本折糧餉、節經本部院督催半年、司道視為緩務、迄今無一就緒、以致該賊乘虛燒殺、偏橋屯堡東坡居民、即今出沒無常、情形殊不可測、在四川貴州將兵業已雲集、本部院去歲建牙重慶、分布調停、親征定擬、師期約會、併力進勦、祇因偏橋一帶、無兵無餉、有礙二省舉事、數十萬兵馬坐食等候、誤事甚非、渺小其糧餉一節、先該戶部題允存留漕糧、以濟三省軍中之用、近接邸報、倉場總督趙一本事關圖計等事、奉聖旨、這本說湖廣漕糧、係于京都軍需、不宜奏留、為川貴用兵之費、著送揭戶部覆議來看、欽此、為照此項漕糧、既奉覆看必不能濟、惟是節次行催買運、并倉儲碾米、湖北秋糧改徵本色、乃原行專責措辦之事、該司道應運發、以濟燃眉之急、若再遲延、大事去矣、三省安危所係、合再差人守催、為此合咨貴院、煩請移念川貴兵馬等情、速將原調各土司土兵四萬名、注意查催、未到者、差人分投前去守催、是夜齊到偏橋一帶、仍須人人驍勇、堪充克敵、嚴查監軍二道、起發原遺衣甲器具火藥、解給總鎮及領兵等官、散給戰兵、以便對壘、其本色糧米、速催布政司並督餉道將買完、并倉穀造米共三萬石、委官督夫運至偏橋、相應地方收貯、轉運營中支給、其該司道近報長衡荆岳辰常靖等七府倉穀、作速行令磨米解運、仍再設處多方購買、務足四萬官兵一年之需、脫有違誤、責在該司、其折色銀兩、與烘炒炒米監製等項、俱照原行製造起運、勿得再遲、有誤事機、即自春雨水泛、不便進攻、耗費官儲、干係重大、希將兵餉到營的確數目、備咨軍門、幸勿再遲。

發銀思南糶米

為軍務事。照得播賊流毒、三藩與師征勦、一路由龍泉進攻、已將施南平茶等司土兵、并建越等兵、共計一萬三千五百員名、行委參將王一桂坐營孔繼祖等統領、前赴貴州思黎防剿、并聽令進勦去後、為照此役係奉明旨、合兵共伐、事屬三省、非一四川事也、是兵從黔進、糧當黔備、不問可知、但該省屢稱錢糧缺乏、措處為難、若再責之預備、恐致誤事、所據三箇月本折、相應通令川省出辦、除已預支一月折色外、合再買備二月本色、以便兼支、及查每兵日給食米一升、共計該米八千一百石、每石價銀五錢、共該銀

四千五十兩、合行就近平糶、庶免搬運之勞、除行重慶府勦支銀四千五十兩、差官管押前來外、為此合咨貴院、煩為轉行分守思仁道、即將解到前銀、轉發思南府貴成章印官、照數分發行戶、收買乾圓好米八千一百石、或重慶、或連龍泉、悉聽該道督同該府轉運軍前、總委官隨營支放、其各兵到彼、每兵即各先給米一升、以作上月本色、至近日領過預支糧銀、每名多銀七釐、准作下月折色、餘聽另行解發、只此三月支盡、以後若有不足、則聽該省備辦、幸勿違誤。

咨湖貴分解漕糧接支

為楚滇助餉、勢難如期、懇乞聖明下部別處、以濟軍興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准戶部咨、該貴州巡撫都御史郭、并巡按御史宋、具題、本部覆議、取滇楚二省銀、又取福建廣西銀、及稱近該科臣李、條陳本部覆議、留湖廣二十七年分、應該解京漕糧三十七萬餘石、亦聽總督派撥三省通融支用、去訖、等因、奉聖旨是、欽此、移咨到本部院、准此、案照湖省解京漕糧三十七萬餘石、先該都給事中李、奏抵三省軍餉、結該倉場總督趙、題稱不宜奏留、下部覆議、今聞部文內云、聽撥三省通融支用、是此項漕糧、仍充三省軍餉、及照八路進兵、蜀當其四、黔當其三、楚當其一、前項漕糧、即當以用兵之多寡、為分派之等、則但偏橋迤西一帶、既屬楚中節制、則龍泉一路兵糧、應在彼中聽支、相應均分、以濟急用、為此合咨貴院、煩將前糧三十七萬、每省各分一十二萬、餘贖一萬餘石、存貯候支、內該省者、運至偏橋龍泉、貴省者、聽運貴州、川省者、幸差官管押、從水路挽運四川至重慶、轉發營中各聽支用、紅隻行令所司、上緊刷撥、或動支官銀雇募、務在三月以裏、到重慶、此係大軍張口待哺、幸勿遲緩、先將起發數目、日期咨報、查考。

咨覆湖廣進兵

為請議進兵事。准湖廣撫院支咨、仰乞裁定、令湖貴三總兵各以全力、獨當一路、專督兵將、相機進勦、庶見委任責成之意、等因、到部院、為照貴院議、以偏橋迤西思石龍黎、則屬總兵陳璘、與隆黃平、則屬總兵李應祥、烏江養龍、則屬總兵童元鎮、各專一路、分布甚當、但查圖本、與隆偏橋龍泉三處、各係一路、直抵播州、祇緣與隆偏橋兩兵、初入白泥之地、路經四牌、此中助養生苗、盤據作梗、必須兩兵、先將得苗合力、勦盡、掃清進道、然後分道而進、至播方得會哨、非謂沿途一路而借往也、及查龍泉一路、兵止二萬、川副總兵陳良珪督之、亦足堪任、所據陳璘李應祥、仍聽會同了此四牌之苗、方行分路、為便、矧官兵業已進營、既難中制、亦難遙度、應聽二將便宜計議行事、不宜臨敵更易、庶免掣肘之虞、為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仍移文總兵陳璘遵照施行。

行查烏江河渡失事

為緊急軍情事。准貴州撫院郭咨、據左監軍道呈、據河渡統兵都司張秉忠報稱、本年三月十四日夜、煥獲奸細、搜出公文、知賊衝營、十五日未時、播賊突出、比時雲南沅江寧州羅平等兵、迎敵賊近、詎料無援、兵衆淹溺、督陣官何天慶、名色把總甘靖等四名、哨長許應援、砍賊數人、中槍而死、餘各陣亡、領兵指揮

胡珠王之瑞馬時亨督陣費黃張千戶張勳劉應祖百戶邵先業把總周貴安時泰冒陣而出其餘死傷官兵查明另報又准咨據總兵董元鎮手本據原任參將楊顯稟稱三月十六日午時據水順官兵出哨至雅水偶遇安兵約會盟誓共圖攻取各有旗號目把實當意在十八日起營直鎮疑慮詭謀亟傳令開適據霸陽守備陳雲龍報賊兵不計其數前來衝突官兵連對三陣第四陣賊兵益多所執旗號即昨會哨實當旗號永順中哨驚亂不能禁止霸陽兵相繼奔渡浮橋一人走過砍斷橋樑隊兵俱各浮水不能水者淹沒守備陳雲龍等不知下落殺傷官兵候查明另報等因咨報到部院為照烏江河渡二處既得斬關而入自宜堅壁據守以待諸路官兵進剿然後併力長驅方為上策乃始而奸細之供報則不作隄防繼而狡賊之詭謀則不知覺察且扼險不能固守據橋莫之把截此皆在事各官玩於鄰之震忽也方今各路俱已入關直抵白田兵糧糧足滅此小醜勢如拉朽所據該路兵馬雖有此失自當因敗為功不宜灰心致沮士氣合咨貴院煩行督軍道鎮獎率兵馬收集殘卒多方鼓舞加意撫綏如雲南泗城廣陽永順等兵應添補者就便添補應另調者火速另調一留省城彈壓一屯烏江戰守務俾內外備禦咸武川張則聲分聯絡既可以壯犄角之勢又足以杜窺伺之奸於時勢弱則保境自完勢強則捲土直入擒惡擒巢共奏奇績慎勿灰沮未便

調漢兵查貴州備餉

為緊急軍務事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准雲南撫院陳咨稱本院復又陸續調發精兵五千餘名選委都司張先聲統領前詣雲南信地分布防禦播賊衝突且以出奇本院於三月十三日移駐曲靖境上獎率官兵共圍犄角滅賊等因到部院看滇省後兵五千移節曲靖應援足見同舟共濟之誼誠此朝食之懷但貴州烏江一路兵馬單弱需兵萬分緊急滇院帶行精兵五千見屯雲南去路不遠與其立轍遙為屏障不若隨戎共奏偉績而應起發到黔以援彼中緊急及照沐總鎮屢奉明旨責成帶兵援黔至今香無香耗應合一併移催等因備將前山已於四月初一日移文差人前往撫院陳處發前兵并促沐總鎮帶兵前來應援外所據滇兵到黔糧餉應合移咨整備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查照速行督餉道將滇兵五千本折糧餉作速計處停妥聽候官兵入境即便接支仍一面差官持令前去督催刻日抵黔協助勿得遲延頃刻其廣西總兵李如樟選帶土兵亦於是日一咨該省撫院給與行糧應付催促將兵星馳前來一牌行該鎮速詣近貴地方約會貴院及鎮道併力勦賊如尚未到仍煩就近再催希將各鎮移駐日期各帶兵馬實數咨報軍門查考勿違

咨湖廣催漕糧折銀解充軍餉

為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事本年四月初三日准湖廣撫院支咨稱楚省二十七年分留用漕糧除華容江陵等縣因患水災近准部咨止徵正米一萬五千五百七十六石六斗一升零每石折銀七錢共該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三石三分零其餘州縣實止正耗米共二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七石六斗三升六耗席糧銀三萬六千四百八十三兩四錢二分零榜木銀七百八十八兩八錢三分零以上銀米三省均分每省止

該本色漕糧九萬二千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改折漕糧并三六耗席榜木等銀各該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五錢二分八釐四毫第惟本色米石解運入川時值三峽之水瀾漫難挽合無照數改折實成糧儲道易銀行令湖廣布政司差官解赴川中軍前聽支庶於事省用足等因到部院看時下正當青黃不接之時米糧騰貴之際誠得本色之助有裨多矣但稱缺水泛漲挽運艱險委屬不便既經貴院酌議明白相應改折庶為省便為此合咨前來煩將應解川省漕糧九萬二千三十石二斗五升五合照江陵等縣事例每石折銀七錢共該銀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一兩一錢七分五釐同吳傷改折并三六耗席席等銀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七兩五錢二分通共八萬零二百五十八兩六錢九分五釐一併行令該省布政司火速差官解川交割以便及時轉發買米運赴軍中接支其貴州糧米雜買甚難仍速本色庶得濟急此係三軍立等特用事理幸勿遲誤

咨覆貴州照批行湖廣助餉

為地方孤懸等事四月初三日准貴州撫院郭咨據湖廣布政司呈稱播會肆逆流毒三省湖廣止偏橋一帶偏禦無用多兵其四萬餘兵原為三省通融調用即供各兵之餉亦即係三省通融支用非專為楚也統計四萬五千之兵兼以軍火器械等項非七十萬兩之餉不可先蒙部題查追舊欠皆係遠年積逋勢難追併遂議留見在漕折各項總之僅四十萬有奇本司發過餉銀及製造炒米蓋鹽等項共動過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內有五萬餘兩係借支缺餉二十萬餘兩將何處查得見有應解正項預派庚衡段正馬紅工料銀兩一併題留充餉俟竣事另行處補蓋湖省用兵本為黔蜀原屬通融即同協濟乃貴州又執三省通用之議而欲分餉解彼如廣西兩省銀兩多再借二十萬在廣西兩省無所折其貴州請分加派庶免撥發似難拘於分餉而後通融也又稱輕辦榜木等銀共四萬零一百一十八兩動解過九千六百九十餘兩充餉尚存三萬四百二十五兩三錢合總四川部院酌派動用即以此項多助貴州在楚民亦所甘心其加派錢糧免分貴州庶幾與黔不致兩誤合行咨請移行湖廣將加派銀兩仍舊起解貴州接濟燃眉至於司議免分貴州恐難依從等因到部院簿查四月十一日據湖廣布政司呈詳前事該本部院批播賊一破偏橋直走清鎮全楚勢且不保今日利害三省共之何謂湖省用兵本為黔蜀也二省助黔奉有明旨四川僅派銀十二萬已借十萬給黔湖廣派二十餘萬可以一萬籌資乎如曰該省養兵四萬則四川養兵十五萬非無事也施州兵以楚兵用之楚帥信地亦四川餉之矣漕糧已屬京餉豈得遂作楚廣西已餉黔三十萬矣湖廣助黔非十萬不可仰作速解發無致誤事已批該司遵照去後今准前因擬合咨覆為此合咨貴院煩請移行湖廣撫院概行湖廣布政司查照批詳多方設處務足十萬兩之數火速差官解黔省接濟支用施行

破圍塘報

為飛報捷功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據分守川東道按察使張倬報稱先奉本部院催督全蜀官兵四路勦播該監軍參政張棟等費理暨紀推官高折枝等總兵劉廷馬孔英吳廣等擊破逆會楊應龍

妻山桑木巖門等關直逼會入龍巖圍外因圍形險峻滾木礮石交雜如雨仰攻甚難而又將心不齊旬餘未下復奉本部院申嚴尙方之劍大發懸賞之銀按院移駐重慶就近監臨仍各撤本道入營輯和諸將敵血盟神刻期平賊該本道馳赴軍前會盟誓師圍之前後往來策督已於五月初十日圍前攻毀鐵柱水門二關圍後攻奪三連山賊勢已窮而守尙堅且緣圍後可攻之地一爲水西所據而不實攻一爲詐降詐死所愚而不急攻復率兩院糾劾誤事之將論退水西之師又遣中軍參將余德榮入營督催時貴州平越湖廣偏橋等兵亦集圍下該本道與川貴湖廣監軍等七道會呈本部院詳允各路總兵輪攻圍後於是總兵劉綎同貴州總兵李應祥移攻圍後與川湖總兵吳廣陳璘間日輪攻本道與監軍張參政謝參政將後發賞銀二萬兩盡數懸示鼓勇三軍即於六月初五日黎明親督進攻劉總兵下兵將振奮矢石不顧銃礮震天賊聲動地一攻克其頭關土城再攻克其二關石城賊眾披靡勢如土崩圍前高推官馬總兵等亦督兵攻打甚急該劉總兵以天晚登圍虛有疏失傳令據關而營抵夜賊降甚衆楊會大出賞銀刻苗拒戰苗不敢應會遂失魄三更之後苗奔圍前欲殺出逃生會見諸苗離散中夜傍徨無計得脫投繯自縊次早輪該吳廣陳璘攻打苗盡前奔兵不血刃一擁而上遂入會宅俘獲逆會妻子田氏楊朝棟并三男五男八男九男與各妻女弟姪婦女等及各斬級另查的數圍前高推官馬總兵等嚴陣堵苗未明大戰同時俱登俘獲宜慰宋承恩土舍馬千烟主謀孫時泰楊華吳應遠何廷玉宋堯相宋一變陳大才何現偽內使己卯戊寅等并各斬級另查的數俱續報外仍有滾溝奔營賊苗聽各兵初七日搜捕盡殲賊八百年之會圍盡成邱墟數萬餘之苗級足築京觀此皆仰仗皇威丕振廟算有赫部院節制維嚴運籌決勝之所制也一切改土爲流拓疆千里善後撤兵嗣即查議等因又據川東監軍參政張棟報稱自四月十九日圍圍以來兇會骨刻老虎兇苗負固接攻不下情節陸續塘報外續蒙部院深念師老糧乏委文武大吏各一員至營督責問惟龍巖圍極天下至險而狡會設備極天下至周況以必死之寇用必散之財悍苗無知劫於威惠殊爲死守日互爲死傷不可勝紀然賊食日減賊黨日消又無外援時至事起雖孫吳不能易矣五月二十六日八道五鎮爲會盟以一衆心懸重賞以鼓敵愾前後左右守各有地四面夾攻應各以時前之海龍壩左之原舊腰營處右之板水蓬口俱十里外各爲一營專責一將監紀一官把截林箐隘口以防其逸移劉總兵於後與周副將號基南營李總兵號平越營而馬總兵率邊兵與西石割營圍前專備衝衝血戰且計鋒太銳則少疏之令擒於防逸之兵分布一定職欲在前調度而劉總兵張按察使不肯必欲職同行六月初一日天少霖至圍後則初二初三初四日俱雨與各道四總鎮計分攻合攻合攻有因人之力者分攻有欲乘人之功者各以私心又不相下遂爲剖析多主分攻據陳總兵謂先劉李擬初五日基南平越初六日永合偏橋如不下初七日則合攻之初五日晴劉李二總兵分左右各占一山五路併進火礮齊舉賊損甲冑與守道余參將應旗助賊不移時遂得土城第一關賊崩走逆龍手刺三苗不令人我兵乘勝直上又得石城第二關殺聲震嶺沸揚山谷時可遂取三關登圍矣緣時已至未戰久氣竭遂且能攻營守而城頭答話乞降者紛紛矣是夜半田一

鵬楊朝棟潛出講話黎明則田氏同宅眷二百口已在城樓餘果投出千餘多爲各鎮爭殺之四更後前關賊殺聲震則石柱毛兵馬總兵令偷上井多乘機前奔者爲大戰屍僵五六里外黎明吳陳兵上攻第三關不見出敵者乃知賊已前潰遂各進圍圍衙院而賊已死蓋是夜應龍不寢四望圍周一無脫處各巷隘把守者俱無有遂同二妻自縊妻一不死田氏楊朝棟率宅眷百餘口一同出投爲陳吳所執另置一室取出逆會屍火始發八道令奏民彭廷壽周世祿驗的是實各路斬俘報雖未備約近萬矣一圍遂平是役也拮据已易三時而成功未踰四月兇會逆黨擒斬殆無子遺如會子朝棟以棟勝棟會妻田氏小田氏朝棟二子會長女次女三女會族兆麟世龍兆龍會親田一鵬宋承恩馬千烟會黨何漢良葉喜受馬忠何廷玉何明孫時泰等尙有未報者黃七則下巖自縊俘其妻似無多逸者矣又據海龍壩都司趙賢輔監紀同知史朝貞報擒苗百餘惟左右尙未報至十餘年謀逆狂逞之寇八百載富強繼肆之家據其兵力謀器械衣甲獨冠西南諸夷即水西終以不能必取自退今圍於四旬舉於二日人力不至於此矣此皆宗廟社稷之靈廟堂帷幄之勝而本部院腐心嘔血發策決機一腔忠義無一刻不激發於三省道鎮之間九月籌畫無一事不措置於八路兵食之內而職與將士受成奉命奏此膚功尙多搆武延緩之愆至煩再監亦得借以竣事有厚幸矣除擒斬功級查明另報等因又據川南監軍參政謝詔報稱本月初六日該各鎮道分定永合二路進攻日期本道先日會同四川吳總兵偏橋陳總兵湖廣監軍道議定於是日五鼓分道進攻官兵奮勇登城殺退苗兵直衝賊巢逆會楊應龍見勢窮蹙在房自縊放火焚燒吳總兵督兵從火燄中奪出會已氣絕當日生擒會子楊朝棟妻田氏賊屬楊兆龍楊從龍楊世龍楊勝龍楊國棟楊塘棟山有秋并謀士戴貴彭道總管田一鵬頭目張讓趙士傑其楊應龍屍身即約會三省鎮道及費理監紀等官入城喚集秦民彭廷壽等降民羅國明等同會妻男誠認真正是除裝盛解驗外等因又據貴州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報稱逆賊楊應龍據圍環攻日久未下會議併力攻打後圍各路占據無地屯割職操取水西將首奪右槽山坡一帶營壘於五月二十八日盡讓官兵六月初二日川貴劉總兵李總兵各先後督兵到圍屯割初四日三省道鎮畢會共議劉綎李應祥初五日陳璘吳廣於初六日各照期分打劉總兵攻土城門以左李總兵攻土城門以右該賊同李總兵將右路分撥三以以都司徐成領守備董龍等兵奪鳳凰嶺都司張秉忠等兵由左嶺進都司戴守禮等兵由右嶺進泗城龍英等士兵於圍右崖壁截殺副總兵陳寅督獨山州等兵於前門朝天等關截殺參將蔡北占督兵於板開蓬水把截初五日五鼓賊等會同劉總兵盡地齊攻賊抵死在於鳳凰嘴拒敵黎明我兵奮呼一湧衝殺賊奔潰退走土城我兵乘高俯瞰賊立腳不住登時攻倒土城一面拆卸賊拒月城矢石如雨職同總兵在高山搖旗吶喊督兵前進戰至已未緣城接梯高招先登各兵用肩頂城上先登者手挽魚貫而上陳邦揚親斬冠帶事藍鳳鳴首級一顆中軍指揮羅萬善親斬何提調男何訓首級一顆從賊七十五顆賊奔最突死及銃死不及枚級者不計其數將月城樓同劉總兵即時放火燒毀賊奔入大城死敵自午至申披擊出城衝突三次每次我兵用佛郎機百子銃鳥銃等項直對城門齊打賊傷退回

天晚、兵已疲困、該賊會同右監軍張參議督兵、尤副使再懸賞、每高招手銀一錢、每兵銀五分、各兵歡躍齊心、就於月城割守、賊兵膽落、在城叫喊乞降、直至黎明時、陳吳二總兵照依分定期日接攻、賊倒戈奔潰、各路兵一齊登圍、擁入內城、四面縱火、賊會楊應龍、將隊房發火、同愛妾縊死、要將自焚、時五路總兵官齊抵賊衙、賊妻田氏、賊第三男楊以棟、妻田氏、第五男楊良棟、妻田氏、第九男楊奇棟、賊妾子楊勝棟、妻田氏、賊長女貞惠、次女貞瑞、三女貞福、楊朝棟妻田氏、長子松壽、次子春壽、女性福、賊首何漢良、田一鵬、子六老、偽內官十名、使女十三口、家人五名、俱同時擊斃、五路道將賊屍擡至城樓、喚伊妻男五司、奏民同驗具的、付陳劉二總兵收驗、俘獲賊屬、眼同點明、收置城樓、宣慰司印、田氏攜帶在身、面交陳總兵收執聽解、賊男楊朝棟、賊弟楊兆龍、走出、吳總兵見獲在營、賊從弟楊兆麟、李總兵見獲在營、其各該有名賊首、原後圍攻、賊奔前門、或斬殺、或生擒、俱未漏網、宣慰宋承恩、已經本哨把總沈雲相擊獲、被前路兵槍獲、見在除本日生擒斬殺、及我兵陣亡輕重傷、查明另報等因、又據貴州右監軍參議張存意報稱、先該三省八道奉本部院憲檄、議得大兵攻圍賊圍、一月未破、師老財匱、靡有究竟、申飭各哨輪班攻打、約以六月初五日貴州平越河渡哨、與四川茶南哨、同日協攻、至日該本道同督兵尤副使、偕左監軍楊按察使、會同李總兵、督坐營官李師沆、張奇盛等、帶領平越河渡精銳銜鋒兵萬餘、黎明赴圍後、與茶南哨劉總兵左右夾攻、茶南兵由左上、平越河渡兵由右上、賊衆強弩飛矢、滿石如雨、我兵站立金鳳嘴、不敢近前、該李總兵提刀陣後嚴禁退縮、三道復懸示特賞、先登銀四百五十兩、各兵死力直衝、將第一層土城傾毀十餘丈、賊退守第二層石城、我兵乘勝連破、將城樓打毀、直趨第三層石城、與茶南兵並割城門、堅持不退、應龍父子披甲領苗逆衝三次、自辰至未、我兵硬力死守、薄暮、士卒飢困、該三道與李總兵計議、賊必乘夜突衝、一面遣飯餉士、一面給每高招手銀一錢、每兵銀五分、諭令標下指揮周宗堯、曹選、把總金世隆、劉朝臣、分督舉放號火銃、以防乘夜衝劫、三道同李總兵各將領官、露坐嚴營、至初六日天明、賊衆驚懼、多有從圍旁開道奔出者、三省官兵大衆分路攔截而上、賊黨開門倒戈、奔潰如蟻、我兵直圍楊應龍住宅、遵守前禁、不敢徑入宅內、官兵中有從宅後掘牆數孔而入者、比劉李二總兵引兵入宅、則楊應龍已縊死臥房、於亂兵中搜應龍屍屍出驗、並收其妻田氏母子、及隨從侍女二三百人、於後城樓上拘候、先是又慮賊後攻急、必至前道、該李總兵分本哨副總兵陳寅、參將蔡兆吉、都司莊志傳、守備伍萬鍾、汪如淵、及標下指揮徐登階等、各督部兵、於前門晝夜攻守、初六日早、陳寅等率兵登城、與各路兵合將飛虎關樓放火燒毀、斬獲多級、方會兵圍上、前後一時收功、爲照貴州李總兵督平越河渡二哨、會同四川茶南哨、攻打圍後、其結局雖在初六日三省並進之一晨、而摧賊鋒破賊膽、以散賊黨、則在初五日蜀黔並攻之一舉、功次虛實、悉候勘查始定、本道不敢妄爲論列、惟是數百載西南盤據不拔之巨寇、億萬衆士女鬱結未伸之積憾、又三省七路兵糧不費之勞費、往以頻年圖之而不足者、今以四月克之而有餘、皆仗本部院矢心討賊、一意主持、開誠布公、宣揚朝廷威信、凡文武將吏、莫不仰承石畫、奏此蕩平、良非偶然之故矣、今將前項進取緣由、并斬獲功級、差官星夜馳報等因、又據

湖廣左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右監軍參議魏養蒙報稱、本月初五日、輪該茶南平越二哨攻海龍岡、總兵劉挺先登、將土城并第二層石城打破、李應祥繼之、陳吳二總兵亦同助陣、拆牆上城、賊勢大敗、初六日輪該水合偏橋二哨攻圍、總兵陳璘、吳廣督率官兵、從第三層城左右蟻附而上、劉李二總兵繼進、當擒首惡何漢良、賊見官兵入城、皆倒戈投降、遂圍楊會住屋、將田氏、楊朝棟、楊兆龍、并其妻女、及楊會第五子俱擒獲、楊應龍已經自盡、放火燒屍、當救火取出、審五司、奏民與田氏等、俱稱委係真正逆會屍首、除職等即會同川貴各道、查明另報等因、又據總兵劉挺報稱、四月十八日、逼會入圍、分兵攻打、本職居圍前、窮崖峭壁、天險莫登、惟圍後一線之路、稍可進兵、緣係吳總鎮陳璘所分信地、攻打五旬、堅守不下、乃蒙軍門院道會議、將縣改攻後路、遵奉於六月初一日、親率家丁、與挑選精銳、敢官兵八千、移營向後、又值大雨如注、連日不休、至初四日稍霽、比夕各該鎮議欲同攻、本職恐各人心不齊、自誓惟一路專攻、如亦不效、甘任其咎、當該二道懸賞銜鋒各兵、本職於初五日、分佈官兵、四路攻打、將士奮勇一鼓而登、連克重城、賊衆披靡、死相枕藉、應龍勢窮力竭、本夜自縊身死、朝棟、以棟、惟棟、田一鵬等、奔投賊部、周以德營、爲吳總鎮統兵、攔截打傷、千總熊俊、獲見存、本職但期賊以報九重、而謝人言、敢復說功、獨歸一己、況原節奉本部院憲牌各路、敵血同盟、各出精銳、更番攻取、得賊之後、勿問出自何人、大家論功、若致偵事、逃賊、且當連坐、昭然在案、今幸蕩平、是本職之功、即吳鎮之功也、又何計哉、況銜鋒血戰、險破城七路、三軍、耳目難掩、是不待辯者在、今將所獲有名首惡楊朝棟、田飛鵬、張玉、周五巴、內使夏元王守忠、壽元、慶元、慶壽、祿壽、庚辰、辛巳、及各斬獲苗級一千六百二十九顆、解赴寶理監紀史同知查驗、解道轉詳等因、又據總兵馬孔英報稱、本月初六日、本職會同各道并監紀高推官、預行將領士司等官、李經等、各照原分信地、割立排柵、分佈擺列、本職仍與高推官親身提兵、晝夜攻圍、中飭萬分加謹、於本日五更時、令各兵奮勇齊力、攻打擁兵上進、賊兵大敗、我兵乘勝、戰奪二層飛虎關、嚴諭舉火燒毀、我兵愈加精強、先登賊之大圍、舉火延燒倉房、各賊慌亂四出、惟惡苗死戰、本職提調所屬精兵、併力合圍、壓戰百陣、砍殺多會、衆議前鋒、不許割級、仍令多兵、遇有通賊處所、加兵拒堵、掃蕩殘會、斬無對敵、賊苗方准割首、本職此時雖即上聞、傳令所部漢土官兵、不許一軍進應龍衙宇、並不許夾帶一物、其應龍見得前門兵已上圍、遂自縊死、應龍妻子、即領圍家人口、盡從後門逃生、方將圍門一開、後兵方擁而入、隨將應龍衙舍、府庫、合兵圍之、其南川軍兵、毫無相干、此各道監紀衆目、所視者、況本職先已中飭、不許再三、續據參將李經等各報稱、共斬獲苗級一千五百餘顆、生擒宣慰宋承恩、賊黨孫時泰、楊華、吳應遠、何廷玉、宋堯相、宋一變、陳大才、何玘、馬千駒等、二十餘人、又內府已卯庚寅等因、又據總兵吳廣報稱、本月初四日、各鎮道會議、分定期日、攻打後圍、初六日、係本職與偏橋陳總兵進攻、該本職於初五日、移會監軍道謝參政、寶理監紀蔡知府、趙州同、取發銜鋒銀三千兩、獎率三軍、初六日黎明、督發都司趙應科等奮勇登梯、破城直衝楊應龍宅內、父子併力拒敵、會見兵勇、縱頭放火自焚、本職親躍烈燄中、擒出、會已氣絕、生擒楊朝棟、田氏、田一鵬等、各營擒斬俘獲無算、此豈本職不顧身之功、實皆仰仗部院之神謀、監

軍之指畫諸司道之協謀監紀之贊襄及在事文武諸臣之效力故能使元兇就戮國穴蕩平上紆宵旰之憂下慰黎黎之望除將楊應龍身首及生擒賊首即行解報其斬獲賊級俘獲賊屬器械及有功員役陣亡輕重傷官兵查明另報等因又據總兵李應祥報稱本月初五日辰時督率各兵攻倒土城已經馳報外至巳時分又該二道鎮總兵各奔勇爭先先將月城石牆攻破賊兵披靡奔潰墜崖死者不計其數初五初六二日共斬獲功級四百七十八顆其陣亡陣傷官兵查實另報等因又據總兵陳璘報稱本年六月初四日該川湖貴州各道鎮會又攻圍日期劉李二總兵初五日本職與吳總兵初六日至期劉李從圍後右邊進擊本職與吳總兵自左邊攻打自辰至午攻破賊城兩層本職密令副總兵陳良琪等從中於初六日早衝城前進各從山坡懸上擒殺把守城圍老虎軍豎立兩鎮旗幟舉砲為號劉李二總兵相繼齊進各賊驚惶奔潰官兵擁入直薄會巢楊應龍自知不免當即自盡生擒伊妻田氏男楊朝棟以棟良棟奇棟勝棟并朝棟幼男松壽春壽及妻內有名黨惡何漢良等就據田氏於懷中取出該司宣慰司銅印一顆當同監軍道驗收轉解川貴監軍各道審驗應龍全屍候解外其擒斬功次除查實另報外各等因塘報到部院案照本年六月初九日據分守川東道按察使張傑及三省監軍參政張棟等報稱總兵劉李應祥吳廣陳璘馬孔英等各督官兵於初六日攻破海龍圍逼賊自盡及生擒賊子楊朝棟等捷報到本部院緣事體重大關係廟堂懸念欲候報齊恐致耽延已據其大槩當於本月十二日具本題知去後今據前因則逆賊自盡全屍見在已經驗屍的實逆賊妻子女及同逆惡黨已經生擒殆盡逆賊糾生苗所稱老虎兵者聚而殲之幾無遺種且參伍諸報則諸將先登後繼大小功次已可得其大凡即今播已盡平兵已漸撤改土為流已漸有成議除候查明功級通將三省八路各文武功罪數實及善後事宜另議具題外合行塘報

撤各省官兵回咨

為仰仗天威破圍滅賊飛報捷音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據八路監軍總鎮等官報稱官兵自與師以來殺賊大敗追逼上圍四面環攻於六月初五日奮勇攻破圍圍甚急逆酋自覺不保是夜縊死初六日官兵一湧齊進獲其屍首生擒賊妻田氏賊子楊朝棟等妻子女及內監軍師頭目并斬級萬餘即今賊巢一空我兵盡撤回上十年狂寇一朝蕩平等因到部院除先行捷報外案照先准貴院咨送將官某統領官兵到部院已經發給分佈進勦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播酋楊應龍滋逞淫威甘為叛逆破城站已三五處殺官軍至幾萬人以至震驚西南搖動海內彼恃此固險絕以為入迹必不可至也乃今萬人同心三軍用命兩日之內連克三城盡破險圍因而元兇自盡逆黨就擒固惡苗盡皆霜刃削株根根靡有孑遺從此四封千里盡入皇圖尺地一民監歸王化三省永無狗吠雞鳴之警四海逆折惡山噴澤之奸本部院待罪地方殊為多幸此皆仰仗貴院矢心滅賊唱義勤王投袂興師推轂遣將以故天威所加易如拉朽非偶然而已也除將各官兵擒斬功次應紀應賞與夫陣亡優恤等項通候查明敘錄具題及照例支給行糧外合先發伍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查照施行

為楚滇助餉勢難如期等事案查先為前事准貴院咨差中軍把總李正首領解銀三萬兩前來已發重慶府種收貯庫聽支出給庫收付差官回銷外今照播賊幸已蕩平原調各省官兵亦經盡數撤發其議留三省官兵糧餉各省本折亦足支用所據楚省未解漕糧相應停止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撥行布政司并竹糧道將未解川省漕糧扣算或聽該省別用或仍解赴部接濟支用施行

咨賑民夷

為軍務事照貴州黃平東坡龍泉等處地方各與播州接壤年來楊酋猖狂毒流各處軍屯民夷或父母兄弟被其殺虜或妻妾子女被其虐害受毒既深幾無噍類近日逆酋既以伏誅黨類一鼓平定地方怨忿雖以少伸而虛室空虛何以為生相應亟為賑恤以慰衆懷為此除川中四路業已舉行外合咨貴院煩為轉行該道選委能官將前項被害民夷之家盡數查出大約以餉米一萬石為率每戶量給三斗以示賑恤之惠事完將支過餉米數目及賑恤過軍屯民夷姓名造冊希由見示以憑會題施行仍行令承委官員務要審實的確毋容吏書作弊低昂以致窮民不啻實惠

查議善後

為集議建置善後事宜以圖久安長治事該本部院會同貴州撫院郭備沅撫院江照得播賊猖獗與師征勦三省之兇殘雖已蕩平而百世之建置所當慎重蓋緣該司五十四里則夷漢雜居所屬八司則幅輳廣遠沃野千里壤接三藩固於腹裏之間要非諸土夷可比也乃逆賊父子大逆無將自取誅戮近准兵部咨該本部題擬會惡既已估終六師斷難少貸誅其人而戮其肉削其土而改為流先既奉有嚴旨今更誓有師期三省戮力一鼓蕩平俾蝗臂不得以怒蟻螢火弗致於大燃此朝野之同情督撫之責任而地方之至願也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尤宜遵行以示更新之治以洗汚俗之風但事關創始法貴會同合就通行查議為此移咨貴院煩為速行監軍總鎮及費理監紀等官齊集營中從長計議要見播州宜慰司原係土司衙門今逆賊不法伏誅所議改土為流相應作何建置或建立郡邑用資撫摩以兵備整飭之有無穩便或改移衙門所定為世守以大將彈壓之是否可行文武官員何地可以更調共圖化理軍兵成卒何處可以遷改以資營屯儒學驛遞原有者作何查復土司知安撫長官見存者應否帶銜衙門倉庫城隍旗纛作何建立城垣橋梁道路作何修理官吏俸糧作何派徵門阜徭役作何編取合用經費錢糧作何動支應委董理官員作何遴選與夫疆界作何清查以免越占田土作何清丈以杜奸欺何民土當給還何賊產當籍沒孰宜招人領種孰宜充作屯田降夷作何鈐治地方作何轄屬事體有無隱憂人情有無相安務在川夏變夷長慮卻顧凡有益於一方真足以奠安長久者益為數事希於旬日內開款回報軍門以憑覆議會題施行若有窒礙難行者亦希明白見示幸勿遺漏遲延

咨省善後

為集議建置善後事宜以圖久安長治事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播賊既已蕩平例應改土設流行據川

湖監軍守巡等道條議前來會題。適本部院感疾伏枕，未得題請。近閱邸報，該山西道御史李具題議建二府。又准貴院會稿亦議建設二府。輿論既已僉同，即應如議舉行。及查割撥一節，以黃平設府，餘慶白泥雍水重安設縣。此中尚有草塘容山，雖未釐出，稽之輿圖，似亦在內。并龍泉設縣，俱應屬之黃平。隸於貴省。但賊滅之後，已及四月。若不及時修舉，恐地廣人稀，日久生變。一有他虞，反為不便。除白田壩建府，松坎建縣，與濯潭等處，凡係播州五十四里之地，及其州一司，俱聽四川分屬。已經委官推官高折枝同知張璠，知縣寇克順，何珩，分投往彼料理外，所有黔省應委守巡參備知府知縣等官，勢不可緩。合行移知。為此合咨貴院，煩將黃平餘慶等司應建郡邑，速為委官，及時查理。共圖治化。仍將選擇過文武職名，并查草塘容山二司屬何縣治，希由併示，以憑稽督施行。

該賊擊獲苗夷袁志剛郭林二名吐稱，楊應龍於前月十七日點兵六萬，令伊子楊朝棟分兵二萬，要往貴州。又分三路，由松坎真州等處入犯。綦江南川，勢必死戰。因到本部院，為照播會楊應龍集兵四出，復要擾犯內地。明是窺我虛實，故爾挑釁作歹。今據報會已兵窺黔省，未審果否入犯。應合行查。為此除牌行總兵官董元鎮外，牌仰該司官吏，即查播會五六月內，會否兵犯該省。有無殺擄搶掠，據實查明回報。如果該會今尙屯兵彼中，作何設法解散。毋令軍兵聽其誘敵，致損軍威。亦毋晏然無備，縱其擄掠。致傷民命。仍轉行思石等道，及總兵官，與參遊守備等官，各將所轄信地，督率原有防禦軍兵，晝夜加謹。嚴備毋容時刻懈弛。倘有緊急情形，馬上差人馳報。毋得遲遠未便。

調天全兵

為督撫地方事。據布按二司會議呈奉本部院批，據總兵官萬鑿奉調防播，乞要請調松潘陝兵三百三十六名，雅黎遊擊吳文傑部兵三百名，天全土兵一千名，邛州嘉定民兵各一百名，召募都蠻弁兵三千名，皆當依擬調取，隨營分布等因。到本部院，除各處前兵另行外，所據天全土兵，合行調發。為此除差官廉捧令旗令牌，前去天全徵發外，牌仰建昌道官吏，即行天全正副土官，將部下土兵，挑選一可當十，有馬慣戰精兵一千名，該道查驗堪用，即行點發。就令該管掌印土官，統領刻期趕赴重慶。該道同萬總兵分布防守。其行糧該道照依舊規，每兵一名，日支銀一分五釐，馬一匹，日支草料銀一分。以彼處起程日期為始，到彼支月糧住止。計程照日。臨期扣算。合於邛州庫貯銀內動支。差官解交統兵官給散。如由水路，應用船隻，該道即行備設。各兵務要恪遵紀律，經過處所，不許擾害居民。如違，照軍令處治。仍具官兵姓名文冊，并起程日期報查。毋遲未便。

約束官兵

為軍務事。照得播會公然親統多兵，要犯內地，應徵調官兵，前至重綦一帶防禦。誠恐經過，騷擾地方。合行示諭。為此示仰領兵各官，務要嚴束各兵，恪遵紀律。行則魚貫，止則林立。凡經過地方，必須秋毫無犯。待事完之日，從優犒賞。敢有故違軍令，生事擾害居民者，許被害人，稟告管押官，於旗牌下按法施行。如各官縱容不治，許赴州縣告申。本部院行整，以軍法從事。決不輕饒。特示。

- 一、軍兵強宿姦淫婦女者斬。
- 一、軍兵擅取民間一草一粟一雞一犬者斬。
- 一、軍兵離亂部伍者斬。
- 一、住劄經行燒毀人房屋者斬。
- 一、強買物件，恃衆打人生事騷擾者，俱捆打一百。

防會報復

為督撫地方事。本月十七日據遊擊房嘉龍報稱，播會父子割兵於母渡三溪，劫掠鄉民，曠同張良賢率兵堵截，回營有伏兵擄遇播賊百餘，一處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生擒五名，等因。到本部院，除功級查

平播全書卷八

牌票

行總兵萬鑿移駐重慶

為督撫地方事。本月十二日據兵巡上川東道三詳報准遊擊房嘉龍移稱，播會楊應龍公然狂逞，親統大兵擾我綦江。又以偏師分犯南川，劫擄居民等因。又據按察司報據重慶府綦江縣申稱，楊應龍親自統兵數萬，在於苗兒岡趕水割營，要與房遊擊講話等因。詳到本部院，為照楊應龍親統大兵，擾犯內地，連據急報，殊為可恨。當今國家全盛之時，豈容小醜縱橫若此。所據總兵大將，有鎮守全蜀之責，合行防禦。為此牌仰總兵萬鑿，文到即便統領戰家丁，移駐重慶一帶，併川南地方，督併原有官兵，加謹防守。禦其軍勢，緩急相機而行。應調軍兵，一面徑自調取，合用糧餉，一面計算的確。移文布政司通詳動支。本官到彼，務須振揚威武，設策隄防，以保萬全。毋得輕率寡謀，為敵所誘，致損軍威。亦毋得晏然無備，任其剽掠，致傷民命。此在本官審時相機施行，毋得遲遠未便。

行貴州司道防會

為督撫地方事。本年六月十四日據防播遊擊房嘉龍報稱，播會楊應龍近日公然親統大兵入犯綦南。

明另行給賞外。若得狡酋為計甚謫。今我兵雖獲前級。彼必含憤抱忿。抑或陽為失利。使我輕敵深入。中彼奸謀。黔省躁進。可為殷鑒。又恐彼乘我之虛。長驅入犯。合就嚴行阻備。為此牌仰兵超上川東道官軍。即便轉行該邊。一帶將領軍兵。黨甲鄉勇。盡皆併力。提防把截。不許時刻疏虞。毋因小勝驕志。為敵所誘。致損軍威。亦無坐視侵犯。致貽民害。惟在相機勦止。來則儘力撲滅。去毋深入窮追。如或故違。三尺具在。先將申飭。過違守陞防線。由飛報查考。毋違。

議官造軍器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楊應龍。邇來親統大兵。擾犯內地。勢甚猖狂。應合防禦。所有軍前急需軍器火器。先據萬總兵詳報各數前來。已批該司去後。但查應造。不止所開之數。如槍刀火器。別名甚夥。應委廉幹職官。同前一併刻期製造。合行查議。為此。除已調取守備劉天德。前來會同製造火器。又行成都府屬併五衛。揀取匠役外。牌仰布政司官吏。即會巡西道。於成都等府。佐武中議。委能幹一員。會同劉天德。專製軍前一應軍火器具。仍備查應用。某項器械。可為實用。某項火器。堪以禦敵。各該若干。大約用銀若干。於何項動支。專付何官置簿收支。發買何項材料。計期幾旬。可以竣事。或計幾日。一送本部院閱驗。一送該司道稽覈。務必堅利迅速。堪以禦敵。遂議通詳具報。以憑施行。此係緊急待用。毋得遲違未便。

設保甲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楊應龍。邇來猖狂大異。往昔既親統多兵。入犯葦江。擾害居民。又差遣夷目屯割合地。講要撤兵。明在窺我虛實。挑誘劫害。應合隄防。以保萬全。但東南兩地。鄰播州縣。歧路頗多。難以寸地設兵。所有保甲自衛之法。即平時無事。尤須注意力行。矧今師旅煩興之際。豈宜晏然。自若。亟應舉行。為此牌仰兵巡。上東道官吏。即行鄰播一帶。州縣掌印。巡捕官。各將境內原有保甲。每十戶編為一甲。置一大牌。上書總督部院明文。下列人戶姓名。家口若干。何項生理。又約幾甲編為一黨。亦設一牌。總開姓名。各令備製弓矢槍刀器械。在城每舖。在鄉野每村。每堡各設一黨。備大鑼一面。立有力量者充為黨正。甲長。若遇會苗出沒。或盜賊生發。急為鳴鑼。齊聲相應。與同官兵併力撲驅。獲有消級報官。一體給賞。毋得聽其計誘深追。致失事機。亦無怯懦。逡巡觀望。尤不許無故深入播境。生事啓釁。罪各有歸。捕盜官仍不時親詣鄉村查點。各具編立過黨名各總計人戶若干數目。先用花名文冊。徑報本部院查考。以甄印捕官風力。若掌印官虛應故事。不行編立。止回空文。巡捕官或因而生事害人。輕行騷擾。定行鞫問。俱毋遲違未便。

預行整備精兵聽調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播州土酋楊應龍。邇來狂悖異常。僭犯日熾。親統大兵。屯割葦江。母渡三溪。擾害居民。又遣頭目趙德營集兵於合江磨刀溪。講要拆堡。險道生苗。恣行搶掠。合當進剿。查得該道所屬。素有慣戰士漢。雄兵。合先預備聽用。候差官令到。或另文至日。即發。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後開士漢兵數。責令各土官。逐一揀選。年力技藝精強。衣甲器械堅利。一可當十。堪以衝鋒破敵者。籍名在官。著實操練。

停當。檄文一至。土官親自統領管押。即日啟程。至重慶一帶。聽令分布。毋容以老弱不堪者。充數糜餉。查出罪之。仍取各土官。遵依不違。并有無足數。甘結。該道具由。黏繳查考。此係文到即行。刻期即至。事理。嚴令各兵。各備腦包。絮被。鋒利器械。束裝以待。行糧聽給。毋得遲違未便。

計開預整備聽調兵

- 一 調建武高琪等縣。召募慣戰都蠻。彘兵三千名。
- 一 調宜賓縣石圍兵四百名。
- 一 調馬湖蠻夷長官司土兵二千名。
- 一 調敘州馬湖降夷五百名。
- 一 調黃郎馬氏土兵一千名。
- 一 調永甯土婦下土兵五千名。又添二千名。共七千名。
- 右行敘馬瀘兵備道。
 - 一 調永甯衛左後二所桿子手三百名。
 - 一 調鎮雄府土兵一千名。
 - 一 調烏蒙軍民府土兵一千名。
- 右行巡下南道。
 - 一 調建昌各衛。應召募兵五百名。
- 右行建昌道。
 - 一 調茂州土兵五百名。
- 右行威茂道。
 - 一 調資陽縣勇兵五百名。
 - 一 調資縣勇兵五百名。
- 右行巡西道。
 - 一 調安縣石泉壩底鄉勇。并龍安土軍五百名。又添五百名。共一千名。
- 右行安縣道。
 - 一 調東鄉開縣弩手各三百名。
 - 一 調萬縣兵一千名。
 - 一 調雲陽縣南岸土兵五百名。
 - 一 調奉節縣南岸土兵五百名。
 - 一 調建始縣土兵五百名。

右行巡下東道

- 一 調西陽宜撫司士兵一萬名。
- 一 調平茶長官司士兵三千名。
- 一 調巴梅長官司士兵一千名。
- 一 調石碇宜撫司士兵五百名。
- 一 調石碇司士同知士兵五百名。

右行巡上東道 共調兵三萬名。

論楊會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剿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勘。此其人尙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尙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令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飲退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狂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無得殺害。兩國交兵。不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以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差過官役。論過情由。一面回報毋遲。

行湖省防會

爲督撫地方事。節據防播參遊等官報稱。孽孽播苗吐稱。楊會近日集兵六萬。一犯川中。一犯楚黔等因。到本部院。看得湖省衝衝。逼近播地。歧路甚多。據者該會道目統兵入犯。如履荒徑。且借奔開門延寇。大損國威。今會復滋狂逞。防禦宜厚。目前該省有無動靜情形。防守將領。未見一字申報。深屬可虞。應合行查。爲此牌仰湖廣布政司官吏。即便移文彼中該道。并將領衛所等官。速查楊會時下有無入犯。地方有無失事。防禦官兵有無足恃。應否增添。與夫設險扼隘等項事宜。應調停者。陸續詳報。毋容坐視。致失事機。備彼中有大小緩急兵形。即刻馬上差人飛報。仍行令各將領衛所等官。每半月一次。將各管地方有無商議結由。馬上遞報。如有違慢。定以匿情。擊解軍法治罪不貸。該司先將行過緣由報查。

查鄰播府州縣防禦事宜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楊應龍。既稱添兵攻城。防守最宜慎密。但茶江孤處。雖有多兵固守。尙爲可虞。鄰近城池。俱宜戒嚴。應合行查。爲此牌仰分巡上川東道官吏。即查近播府州縣。要見某城。即今防守兵有若干。係某將統領。守城民夫若干。可否堪用。城外有否設有險壘。城上火器。火藥。弓矢。槍刀。有無足用。城內糧餉。可食幾時。不足之數。會否收買。逆會如此大遠。各城作何防守。作何偵探。作何應援。與一切固守事宜。行令各該掌印正官。會同將領。一一查明。登答該道。款類一詳。三日內具報。仍一面責令各印捕官。將城外驛館。務必深淘寬闊。城上多備礮石。銃彈之類。該道選委的當官員。將應備者。嚴行料理。毋得遲遲未便。

買餉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防播官兵雲集。應備糧餉。必須充位。除已行該司先後勸銀五萬。登巡上東買米外。恐彼處地方多事之際。收買難繼。合再買運。爲此除行按院外。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即查西北濱江一帶。舟運方便。或離大江不遠。府州縣某處。可買米若干。應用銀若干。或於司庫動發。或各州縣庫貯。可充軍餉。內徑支。趁今時下秋熟。糴買。并再查各見貯在倉備賑。各有若干。作何賑米。可計若干。如何設法製過。絕其腐蛀。蠶氣。或用篾窰縛盛。陸續運至某處。如何堆積。應委何官前去董理。仍將各處應預備賑倉穀。作何買運。以充其數。此係兵集糧隨。立待事理。叮囑各守令注意。力辦完數。徑報本部院查考。該司作速先詳具報毋遲。

撤萬總兵

爲督撫地方事。本部院細詳楊會情狀。會所最恨者。惟參將房嘉龍。所最懼者。亦惟房嘉龍。則所致死力攻者。必在茶江無疑。若茶江有失。人心已搖。將來事勢。大有可慮。今照總兵任事大帥。奉有專敕。保守城池。乃第一義。應專力決策。嚴督兵將。固守茶江。速移該道多運稻米。以資食費。多設壕壘。以阻進攻。本官宜移駐近便地方。遙爲聲援。通令各將領一體遵照。本部院賞附。惟以城池之存亡。論各城均屬要地。獨茶尤急。軍法具在。各宜慎思。

行上東下南彼道三道防守

爲軍務事。據遊擊房嘉龍報稱。楊會督兵逼近茶江縣。僅離五里。會必猖獗等因。到本部院。所有四而鄰州縣城池地方。俱在喫緊。應合嚴行防守。爲此牌仰該道。即便轉行合江。瀘州。江安。江津。南川。武彭。涪。鄆。忠。長。壽。等州縣掌印官。嚴督應捕員役。即便圍練保甲。修理器械。城池損壞者。亟爲補修。糧餉缺乏者。速爲收買。遠鄉人戶。各爲設險。近城人戶。行令歸城。如遇苗人滋蔓。小則併力勦殺。大則嬰城固守。城門早閉。晏開。遇夜令人巡警。掌印官不時親查。以戒不虞。毋得因循。虛應故事。如有疏虞。軍法具在。

再諭楊會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動。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動。是朝廷尙未盡絕之也。轉禍爲福。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意其必囚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與兵。隨處屯割。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陽謀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塞之而後不自知耶。即應調兵行動。但恐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入。如盡撤回。尙得瓦全。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自文。合再曉諭。爲此牌仰分巡上川東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備彼有不自之冤。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取天誅。該道速諭之。差官論過情由。先行回報。毋遲未便。

防禦渝城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勢甚猖狂。已殘內地城池。防禦時不可疏。該府城池。雖稱天險。查閱形勢。西南通遠。南紀等門。甚爲卑矮。且路遠省會。亟應設險。備查得昔年蔡伯貫爲亂。各士夫舉豎生員。更承有

力之家俱照地界責成壕口晝夜防守今恐人心不一法令不行彼此因循致誤軍機合發令旗庶微恐
 顧爲此除差人新執前來外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將府城守壕之人不拘士宦生員吏承及有力之家
 各出壯丁備鋒利器械弓弩礮石日夜在於城上壕口加緊隄防掌印巡捕官時刻查點仍將重慶衛見
 任指揮千百戶各編定一信地隄備如遇差占必撥頂補至於通遠一帶緊地多用武官軍兵嚴加守禦
 通將一切城守事宜畫圖黏貼責成員役人戶姓名報查如有誤事避難及臨事不用命者該道即以軍
 法從事其江津南川悉照此作速移文舉行毋忽

行巡下南敘瀘兩道移駐

爲緊急夷情事照得播會深入內地攻劫搶掠已爲極慘合江一路乃會平日履犯目今擁衆大逞該縣
 尤爲喫緊雖有官兵防守必資該道與總兵道督率庶保無虞合行責成爲此除會按院外牌仰該道
 官吏即便移駐相應地方會議設策務將此路保守無虞該道係專救地方本部院已於六月十七等日
 不次申嚴防守至再三矣慎勿避難觀望虛文回塞明例昭然誰其寬假仍將移駐地方并日期飛報
 查考以後仍將彼中情形一日一報勿忽勿緩

行各分巡道募兵防守城池

爲緊急軍情事據巡上東道稟稱楊會糾結苗兵深入內地攻劫搶掠勢甚披猖等因到本部院恐此會
 率苗滋蔓別處爲害不小亟應募兵防守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火速行令各州縣將城垣矮薄處所
 上緊晝夜修理高固以防突攻仍動支庫銀隨其多寡各募本處精壯勇兵協同原編操兵并居住人民
 無論士夫均派協力萬分加謹晝夜防守城池地方其各鄉人戶俱令設險近城人戶盡收入城仍查有
 踪迹可疑之人俱驅逐遠去不許容留其應用錢糧聽一面先動支用不必候呈九耽誤事其省城起
 至重慶一路州縣召兵防守尤爲要緊不許延遲一刻如視常怠緩者軍法具在定不輕貸各屬將募兵
 姓名并修守城池緣由具報以憑查考

行道募勇兵

爲督撫地方事近報播會楊應龍統兵入犯內地聲勢甚大所有鎮城應集勁兵團練以備緩急爲此除
 會按院外牌仰該道官吏即行後開州縣照數召募精兵令各備器械一面在該州縣操練聽候另文取
 赴本部院驗發領兵官團練施行其行糧等項就於該州縣庫貯塔動銀內照例支給此係立等事理毋
 得視為泛常如違官吏提究不貸

川西道屬

- | | | | | |
|--------|--------|--------|--------|--------|
| 崇慶州三百名 | 溫江縣二百名 | 仁壽縣二百名 | 井研縣一百名 | 郫縣二百名 |
| 崇寧縣一百名 | 灌縣二百名 | 新繁縣一百名 | 什邡縣一百名 | 緜竹縣一百名 |
| 漢州三百名 | 金堂縣一百名 | 雙流縣一百名 | 新都縣二百名 | 安縣二百名 |
| 德陽縣一百名 | 羅江縣一百名 | 新津縣二百名 | 彭縣一百名 | 以上共三千名 |

柄牌三論楊會

爲督撫地方事本月二十九日據兵巡上東道呈詳備抄楊應龍中文內稱被房參將張遊擊無故加兵
 殺擄又隱七姓雛奴殺絕投文人役又將差奏目把許文志等屠殺不得已親自會話二官不分卑白出
 兵交戰并獲何邦卿等發感揭帖乞賜備送等因轉報本部院批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
 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
 爲伊留意尙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
 今日之事既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衆歸巢靜聽處分尙可自解仰該道速宜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
 匿會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即日批道轉諭去後誠恐傳宣不到又恐應龍愚昧
 聽奸唆撥不知部科觀會順逆兩途以定斷案德意合再傳諭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便差人速諭
 應龍禍福兩端孰爲輕重俛思朝廷三尺不可屢干即令各日收回夷苗行歸巢穴專聽兩省按院查勘
 完日會題定奪如或痴迷貽禍不淺宜亟思之毋徒晚悔若果有難白急冤許據實徑申兩院處分該道
 仍將本部院今批情節一一回報施行

調取西南倉穀

爲督撫地方事據巡上東道稟稱播事孔亟請將川西川南沿江一帶存穀者行令用船順流至重慶接
 濟俟事完補還等因到部院看得重慶防兵應用糧餉所需甚迫各倉見貯穀石應合借運爲此稟仰四
 川布政司官吏即行巡西巡上南二道內所屬州縣倉儲穀每處若干該司查照循環酌量定數行令文
 到日差人用船裝送重慶收貯軍中應用各將起解數目日時馳報如有遲違掌印官參治承行吏書革
 役究罪施行

催買馬

爲軍務事照得應買戰馬先據該司議價通詳分行各州縣收買及稱各馬到營之日每馬每日給銀二
 分作草料工食等因具報部院已經久行作速完報去後止據雙流等縣申報買完其餘並無音耗事關
 軍機合行查催爲此稟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即便查照原詳議定事理將各州縣承買馬匹限期如數買
 完解驗以便起發軍前應用毋得再遲未便

諭民收稻不必逃避

爲督撫地方事近聞川東一帶民人因播苗入犯率多委棄已熟稻田不肯收斂只行逃避恐播苗未必
 至而居民生計先失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便出示曉諭鄰播一帶州縣軍民人等各將田禾收拾
 仍聽該道及所司差人偵探果有警息暫入城中不許張皇拋失家業致誤生理未便

行守巡道募兵查奸細

爲督撫地方事先該本部院牌行各守巡兵備道轉行各州縣召募精兵赴各該衙門防守去後爲照
 聽募兵士多係無籍之徒如東南近播一帶又有土民素與播會交好乘此募兵撥入其中透漏消息應

合嚴行查覈。為此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即便移行各守巡兵備道。將原行召募兵役。務要嚴加揀選。取具黨甲鄰佑結狀。果係民家。原與土夷素無交結者。方許收充。各有司印捕官。亦須廉訪。毋得誤收。應役自取。愈尤未便。

責成守南川江津

為緊急軍務事。近據巡上東道。并萬總兵各稟稱。南川土民聞播會聲息。或云縣民十去八九。所存者。惟縣中阜快。或云士民空城逃去。無一存者。俯賜速催兵將前來等因。到本部院。查得六月十三日。據萬總兵詳請龍安參將柴尚仁。并原任都司范希正。守備陳嗣昌。張本在。范張陳本部給與應付。隨本官赴重慶。與參將柴尚仁。遊擊吳文傑。通已催取其漢土軍兵。本部院無日不遣差官兵。分投四出。徑至各土司催調。計此時到彼已多。今南川江津。既云警報。應將先到者。即發去救援防禦。應合再行。為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總兵萬鎰。即便速將先到土兵。分投馳至南川江津等處。仍查五將官因何遲延不到。有無避難情弊。一而速令何將守南川。何將守江津。瀘州等處。用何處兵星馳發去。其附近川東土司。與該道所屬土司。一日一次差人前去守催。至於一應隄防府城。尤為緊要。及鄰播一帶事宜。查照節次牌內事理。參酌隨宜。處置施行。毋得遲延未便。

行巡下南道隄備

為緊急軍務事。據遊擊楊敏政。并合江縣申報。播兵於七月初二日三更時。分兵三路攻圍五畝堡。領兵指揮王繼祖。退出小寨堡。勢甚迫切等因。到本部院。為照合江防播。近奉聖旨。專責巡下南道科理。本部院調發馬湖宜賓等兵三千守瀘州。又調永甯土兵七千五百守合江。土司乃該道所轄。未見催發到彼。各兵行糧。節經允行動給。亦未見呈報支領。今合江日日報警。未見該道具報。不知應援各兵。會否調到。應合行查。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督行楊敏政。及領兵官軍。將地方居民城池。萬分加意防守。前項已調各兵。再差人守催。星馳前去策應。客兵行糧。募兵工食。即日照例於抽兵工食內支。倘不足。於合江縣解司錢糧內支給。完日造冊呈報。毋得疏忽。致誤軍機。今本部院又發參將王夢吉。帶兵五百名。又鎮遠營軍五百名。前來防守合江。又周大謨。帶兵五百名。赴瀘州防守。先該道瀘道呈詳。至今會否到州上緊備赴。其應就便調發援兵。聽該道隨宜遣發。一面申報。其瀘州素號富饒。會久垂涎。該道駐劄在彼。尤當加意防守。無致疏虞未便。

行合江防守

為軍務事。據合江縣申報。楊會發兵入犯五畝堡等因。緣由到部院。為照該縣防守。除見在將兵外。又調建武標兵六百名。永甯土兵七千五百名。一日一次。差人守催去後。計日可抵該縣。惟是本官協同楊敏政。獎率軍兵及原設鄉兵殺手。併力隄防。為此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遊擊楊敏政。督同在官兵。晝夜偵探把截。堅守城池各堡。居民責令撤入城中。毋得張皇失措。急遽差人守催建武永甯各兵。星飛到合。併力堵截。各兵行糧。就於該縣徵解司糧銀內照數支給。一面具報。該縣同楊敏政。出示曉諭居民。共守城

垣。毋得遠逃。失所未便。

調王夢吉兵救合江

為緊急軍務事。七月初七日。據合江縣申報。播會傷應龍。集領苗夷。要犯合江。十分緊急等因。到本部院。看所得報。事勢緊急。應合發兵防禦。為此牌仰參將王夢吉。即將隨帶赴省勇兵。照依報到實數。即日親統。星馳前到合江城防守。毋得遲延。頃刻。其行糧。應由布政司支給。若本官兵到合江。宜堅守城池。毋得為敵所誘。相機防禦。施行毋違。

查議湖廣兩省備禦事宜

為緊急軍務事。近據兵巡上川東道。并總兵官萬鎰。節報。播會傷應龍。親統多苗攻陷綦江縣治。今又聲言要犯重慶。又欲偏師入犯湖廣貴州地方等因。到本部院。為照該會詭詐百端。為謀甚秘。案查業於六月十五日。牌行該司。將鄰播一帶。比常加謹隄備。併查地方。會否兵犯。有無殺擄搶掠。又一行司催查。并議應否增添兵將防禦。與設險把隘。每半月將緩急情形。馬上飛報。又一行會令守巡各道。將所屬土司下土兵。某處可調若干。作何挑選。調發作何責成。戰守。又一行移咨撫院行司。專官製造軍火器具。集兵整餉。又一行令將該司與合屬倉庫錢糧。備查堪濟軍實數。俱當通詳去後。迄今未見具報。會否遵行。即今會勢甚迫。事同燃眉。本部院遙在川省。聲聞甚遠。所有該省比鄰播會專司信地官兵。無憑稽考。合應查明。庶便責成。為此牌仰布政司官吏。即會按都二司。并鄰播各道。要見某州縣衛所。最為緊要。某處次之。緊要者。即今見屯兵馬若干。應否增添。係何將領。在彼駐劄。屬之何道。專管兼管。若會復踰舊轍。突然入犯。當在何處預集軍兵。得免貽患。逐一備細造冊詳報。仍將節次行查。與諸凡細微開載。未盡事宜。及首先集調土兵。召募勁兵。應動糧餉。并趁時熟預積儲糧。與具報緩急兵形。照依原行逐起通詳。以憑施行。今寇入門庭。勢同呼吸。該司與各司道。注意將應調兵馬。應積糧餉。上緊整辦。以便防禦。此係萬分緊急軍情。毋再遲延未便。

行貴州貴甯各道防守與隄等處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防播事宜。節經牌行貴州布政司。移行貴州等道。查議防守將兵糧餉。把截通播緩急。險徑。與夫製器具偵情形等項去後。不次行催。未據呈報。今本部院查得與隄。清平。平越。新添。龍里。五衛。及黃平所。龍泉司。土溪。清浪。鎮遠。偏橋。等衛。俱切近播州地方。亟宜添設將兵防守。以保無虞。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查該省有何項緩地軍兵。可以抽調。或新召募。將前項近播衛所土司。每城設兵三千。選謀勇將官一員。統率防守。緊要。如無原設將官。或量以閑將委用。一遇有警。併力堵截。平時不宜輕動。生靈。其各官兵糧餉。於何項銀內動支。倘有不及。作何區處。至於鄰近各府衛地方。應否再設兵將。以備應援。逐一詳議妥確通詳。以憑施行毋違。

行荆南道調施州兵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狂逞。為患三省。所據湖廣偏橋一帶。切鄰播界。亟應設兵割守。以備緩急。查得

前總督部院刑行該道於施州各土司挑選士兵聽用今照播防孔棘應合揀調為此牌仰利南道官吏即便行令住鎮施州同知及守備官范光遠新舊掌衛印官指揮周經唐一麒各照二十三年定擬各土司兵數再查即今某土司兵甚驍勇比前應增調若干某土司兵力稍次應減若干詳加查核公同挑選務足一萬之數應用何人統領速令各土司點齊備以待調用一而先將兵數冊報并查有何庫錢糧堪以動支各兵月行二糧及該省用兵糧餉係何則例逐一查議明悉作速通詳以憑施行毋得遲違

計開施州衛各土司兵

施南宜撫司士兵三千名

容美宜撫司士兵二千名

龍潭安撫司士兵五百名

散毛宜撫司士兵一千名

大旺安撫司士兵五百名

忠嗣安撫司士兵五百名

忠孝安撫司士兵五百名

行候代總兵沈尚文防守

為軍務事照得播會犯案之後日在積兵製器近日伊子楊朝棟遺書與會謂貴州集兵已占白牙望地方會同要犯黔地又前此川東擒獲播夷九受審供會要犯貴州龍泉等處因見川防將兵畢集會又垂涎貴州勢所必有該省提調將兵偵探把截實在總兵沈尚文本官員缺雖有童元鎮填補但未交代目前地方事務原是本官專責成例具在合行申飭為此牌仰本官即便督行防播一帶將領衛所印補把守大小等官獎率所部軍兵各將通播隘路萬分加謹查背隄備懸購相應之人時動遠偵聲息遇有苗兵出沒相機堵截如或遠逐且勿窮追一應練兵製器掘壕挖壘但係職守機宜俱要悉心料理仍備詳本部以憑裁酌本官毋以一蹟自疏致誤軍情重事備有功地方本部院自有優錄如或疏虞責難他議速具遵奉緣由報會毋得遲違

備貴州議兵糧火器等項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黔省防播將兵糧餉等項久已牌行該司查議去後又經數次行催未據詳報近查播會為謀匪測要犯龍泉等處地方事勢孔亟防禦不容少懈合再查催為此牌仰貴州布政司官查照原行從長計議鄰播地方要見某州縣衛所最為緊要原隸何道專管見屯兵馬若干原是何處將官統領應否再添若干某處稍緩用何官兵把截平時如何懸購偵探有警如何發兵應撥精兵不足某處驍勇可以召募若干應用錢糧動支何項脫有不敷如何設法某處土司士兵可以調用若干某處謀勇將官可以徵來任事其糧餉已買若干趁此秋成應再多種應責何官管理應運何倉收貯務要妥為安置毋致臨時缺乏至於軍中利用全在火器火藥等項該司會同都司悉心計議應造若干上緊動支官銀委官星夜買料製造不得遲延有誤軍機大事但係職守機宜俱當謀始成終與夫一應未盡事理各司道別有奇謀良畫一併開款詳報此係緊急軍務屢催未報事件勿得再遲未便

為永甯杜塞禍源

為緊急火情事據總兵萬葵呈據永甯參將吳文傑呈報七月十五日播兵屯割永甯地方後溪事勢緊

急請乞將兵應援等因到部院為照永甯土官素忠於國乃播會猖狂毒鄰司第查土婦奢世統與世續舊有夙恨世統已受賂金逃往水西見在疆臣處依牧誠恐世統乘機買求疆臣部落潛來助播劫殺應合戒諭為此牌仰安疆臣即便恪守三尺毋得陰助播兵自干法紀仍譯諭奢世統遵奉斷案安分住牧毋得妄意縱兵劫殺地方自取滅亡本官仍禁戢部兵不許聽伊誘惑誤入叛黨均為不便

貴安疆臣防守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背負皇恩披猖殊甚既戕黔省官兵又攻川中縣治近又聲言要侵犯貴州龍泉等處地方大逆無道凡為臣子孰不痛憤查得貴州宜慰安疆臣與伊母鳳氏屢效忠勤且天朝流錫爵士豐厚至極今值逆會犯順正其效忠官力之時況川省酉陽石碚永甯天全平茶邑梅等十司各已發兵數千防守信地貴州一方責任全在本官以為藩屏亟應整調土兵加謹防禦乃見輸誠為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所部官舍目把土兵將貴州鄰播一帶地方實心實力加意查防毋容播州一苗入犯有犯即擒斬解送該省院道轉報本部院定將有功目兵照格給賞本官從厚優異如聽播會惑亂狡計坐視殃民備有損失即係縱寇從前忠順付之烏有國法森嚴豈能假借速具遵奉緣由報會施行

緝拿奸細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陷城斬將罪惡多端近見官兵防禦仍有奸細透漏聲息蓋緣內地官民利會金錢締交心腹在先日隨其往來有司莫知究詰近日雖行禁嚴仍在私通書信或用目把裝扮漢人出外在於各衙門體探消息或買別士司下目把土民或作投兵投文隨其出入無禁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皆播會詭謀官司亟宜捕緝為此牌仰按察司官吏即便移文守巡兵備等道通行有司衛所印捕等官密查前項奸細或內地軍民交通書信或別士司上人代伊打探或充入募兵之內俱要的確查訪如有果有據舉送該道府審明呈報有功官員另行優敘如或故縱另於別衙門發覺定行挨拏究治決不輕貸

行貴州思仁守巡提防

為督撫地方事本年八月初四日據分守思仁道呈據永靖把總呈報播會同子楊朝棟於六月初旬統兵三路出茶江等處二十八日偽巡警七人各殺牛剝諭設關造圍修路待會四川回兵要犯偏橋思石府衛將軍民盡同上圍龍泉永靖指揮屠同生死各巡警自知罪難容誅大家驚亂立意殺虜以作墊背等情又據守備楊惟中呈報播會四處割營將黃沙坎等處通衢扼斷小路閉塞夷目袁守剛點兵往馬頭山各備飯米要往真州葵川等處夷目趙士登統兵至穴塘坎要來擊人巴哨等因到道呈報本部院看得該道防守應用將兵糧草與夫偵探把隘製器設險等項牌行司道查議又經行催不消再三迄今未報殊為可慮今據呈報前因查得該會在川會聲言要犯龍泉等處該道偵報亦有此息倘雖說諒此言未必盡虛該邊隄防將兵最宜加謹守禦除行總兵官沈尚文防禦外為此牌仰思仁守巡道官吏即便嚴行都司管思石守備楊惟中永靖把總指揮胡效忠及該邊防守大小等官各督率所部軍兵將

鄰播一帶地方無分盡背萬分把截。一應拘拿挖斬。據險把隘。積木累石等項。似可以扞禦播苗衝突。供要悉心料理。仍懸購相應之人。遠偵聲息。備遇苗兵出沒。務要相機堵遏。該道仍查照原行。將所轄近播緩急地方某處。應用防兵若干。此時見在軍兵若干。應再調募某處某兵若干。用何謀勇將官統領。火器火藥應製若干。一一詳議調停。上緊詳報。以憑施行。此係緊急軍機。如或遲違。責有攸歸。

查送楊可棟屍棺

為督撫地方事。據巡上東道呈抄。播苗楊應龍申該道公文內稱。七月初七日蒙差官傳諭。施天地好生之德。優禮膜儀。給賞次男棺柩回鄉收葬。又蒙發奸奴何邦卿。係已死之屍。于春一名原係為從等情。到部院。查得何邦卿原在府監追賊未完人犯。并未具報病故。乃突然送屍。恐有隱情。于春併送。是何原委。而膜儀之說。未審虛實。又聞何邦卿原係給死。不知何故。事干國體。通應行查。為此牌仰按察司官吏。即查何邦卿因何給死。何故送與播苗。于春一名。與楊可棟屍棺。何故一同送入。所稱優禮膜儀。是何儀物。何人備辦。逐一乘公查明。據實呈詳。以憑施行。毋違。

行貴州布政司趁時糶米

為軍務事。照得播苗近雖稍靜。但戒心無厭。為謀巨測。前又曾聲言要犯貴州龍泉等處。在我防禦自宜周密。今地方設防分布將兵。漸有次第。惟本色糧餉一節。乃目前急用之需。節行貴州布政司。預計買備。及令製造器械火藥等項。去後。未見回報。會否酌行。今據該司揭稱。庫貯堪動軍與銀兩數目。不止萬計。與雲南應還川省解黔銀兩。俱堪動支。應糶糧米。亟應乘時收買。又查該省往規上納事例等項。備中間如係折色。或照川中近例。可以暫改本色者。亦應亟行。庶得濟用。為此牌仰布政司官吏。查照先令牌內事理。即將庫貯見存銀。并雲南解還內。應動若干。趁今時熟通詳。速委官員照依時估多買米穀。製造如法。收貯近便倉庫。如事例等銀。應否隨宜改徵本色。俱聽酌處施行。其應製軍火器具。速照原行製造。仍將買過米穀製過軍器改納本色等項。緣由。先行查報。毋得遲緩未便。

行貴州沈總兵及思仁道防禦石阡

為軍務事。本年八月十三日。據貴州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應左布政使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苗破劫石離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但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一雙。飯米二升。不知何幹。看係地方事情。合行申報等因。看得石阡孤城。切近播境。萬一逆酋衝突。無將無兵。何以防禦。合行飛報緊急。乞賜遣將隄防等因。報道具呈本部院。據此。除移咨撫院及牌行該道。分分布官兵隄防外。看播苗兵形詭詐。東出西沒。殊不可測。督兵隄防。最宜加謹。第查石阡係近播地方。未見設有官兵。應合再行。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行查石阡一帶要路。會否安置官兵。如原未分布。即速調取勁兵。委官統領把截。其龍泉等處。但是鄰播地方。務要一不時申飭所在將官。整理部兵器具。時刻備。毋得因循。此是該道專責。脫或疏虞。責有攸歸。

禁兵騷擾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調集東南二道防播漢土軍兵。往來經過地方。或分布住劄處所。統領鈴東。自有官口徵調之時。本部院會將軍令開款申明。豈知復有違玩不遵紀律者。如近日劄守重慶陝兵張思興等二人。止因打搶人財。即照軍法就斬。首級從數人。俱各細打。已為明鑒。自今仍有軍兵經過州縣。或分布住劄去處。誠恐復蹈故轍。合再示諭。為此示仰奉調漢土兵知悉。自後如遇途次。經行止宿。及分布住守處所。敢有故違後開軍令。許被害人把連所在官司。即便擒解本部院。以軍法從事。其各處居民。亦不許乘此勒捐。不容求借借宿。違者併究不貸。

一 凡兵經行離亂部伍。擅取民間一木一菜一芻一雞者。斬。

一 求借借宿。或分布處所。輒取軍民財物。姦淫婦女。及燒人房屋者。斬。

一 搶奪擄掠。但傷人者。斬。

一 強買貨物。恃衆誣誣。生事騷擾。及與軍民相爭者。俱罰打一百。

行巡東南二道放糧規則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東南二道。漢土軍兵鱗集。數至幾萬。每月支給銀兩。數亦萬計。近據藩司詳稱。往歲大征集兵處所。支給糧餉。俱聽監軍督餉二道。數放。通候事完。方併銷算。彼時征勦番獮。兵糧畢集。不過數月竣事之計。今見在防禦官兵。分布四散。所需歲月。既難底止。而其中收除。豈盡無虛。在各該道。豈敢諒有成算。在本部院查考。漫無可憑。相應查議。畫一。不惟逐處官軍。一覽在目。抑且日後銷算。著有確實。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防播漢土軍兵。每月應支本折銀米。置立循環文簿二本。開列管收。除在四大總數。中有新收者。撤下。要見某月日。調到某處軍兵若干。於何日到伍收糧。起若將官召收奉何衙門准允。會否委官點過。次列開除。如有逃故。亦要見糧於何日截支。次列實在。仍逐處撤開。分別見在某處防守若干。俱不必花名。其支放。每月不得過初四五日。其簿二本。每月倒換一次。以憑查驗。毋得遲緩未便。

行三省禁硝磺鹽斤入播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販賣硝磺黃入夷。與越境與販鹽斤。俱有明禁。近查得有等奸商。利楊會金錢。於鄰播一帶地方。將前項犯禁之物。違法賣與。恬不畏法。其間情弊。更未易數。或就中通報內地聲息。或假此挾帶諸夷出入。貽患地方。殊可痛恨。合行嚴禁。為此牌仰三省邊播守巡道官吏。即便嚴行鄰播州縣衙所印巡。及將領把守關堡等官。嚴禁軍民人等。不許擅將硝磺鹽斤。賣與播夷。引惹邊釁。如有違禁。仍前販賣。許巡緝員役官兵。據實擒拿。到官審確。依軍令斬首。有功之人。賞銀十兩。係官員仍行優敘。若播人遠赴收買。或託鄰封土司代買。僻地交送。俱要嚴行禁戢。追奪一體。從重究治。施行毋違。

發將兵守南川

為緊急夷情事。據守東道報稱。據南川縣申報。偵得婁國等點苗兵三千有餘。俱備紅色腦包。繫被槍刀弩鐵等物。要來侵害南川等情。到道呈報本部院。為照播苗攻陷綦江之後。南川江津人民。望風逃竄。業

已不次牌行道鎮分布將兵前去二處防守。隨據萬總兵議將梅遊擊帶行鎮遠營五百名東開萬雲。本建等縣鄉兵共三千一百名。邑梅平茶各一千名。俱守南川。續又具報。要將前兵住守重慶。仍以酉陽十兵六千發守南川。今照酉陽續報。八月十一日起行士兵四千有零。將到重慶。該司土官冉御龍。素稱忠勇。有志報效。應合起發防守。為此牌仰守巡上東道官吏。即行游擊梅鼎臣。將酉陽續到士兵四千餘名。責令宜撫冉御龍。選差的當目把。統領前往南川防守。應用軍器火藥。隨便帶行。本官務殫心盡瘁。時勤偵探。倘有播賊出沒。相機堵截。毋得輕躁深入。亦不許疏虞誤事。文到即便起程。勿得遲留。有負委用。未便。其冉御龍原領兵二千。仍令本官統領防守府城。如本官自願督兵一同防守南川者。亦從其便。或前兵不足。應再補發。到別兵併力固守。該鎮道使宜施行。具起行到縣日期。飛報查考。

責成永甯自衛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播會背負皇恩。目取誅夷。凡懷忠奮勇者。孰不痛恨。查得土官奢世續母娘。屢效忠勤。且天朝流錫爵土。豐肥至極。今值逆會犯順。正其效勳宜力之時。況水西安疆臣節報。自願備集兵糧。肩承保土安民。修葺設。隨處擔認。今永甯一方責任。全在奢氏。若該司土兵前調出者。係外鄉之兵。倘有內鄉無數精兵隨在。應合責成防禦。為此牌仰永甯掌印土官。即便督勵所部勁兵。晝夜防禦。如修葺設險。積糧練兵之類。一一整備。至於永甯與相聯一帶地方。處處隄防。時時偵探。如或賊勢乘大來犯。一面馳報。以憑再發兵將應援。若或故違。軍令具在。先具遵奉緣由。飛報。

查南川江津餉

為軍務事。照得南川近告警息。大有可虞。雖經履行鎮道。遣發健兵。專委遊擊梅鼎臣前去防禦。但未審彼中會否集有糧餉。足敷軍兵五千幾時食用。及照分守川東道有特司糧糶之任。且見在渝城料運。應行查。并酌定運法。以免枵腹之慮。為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查南川。即令發去漢土軍兵若干。除折色聽巡道照舊規勸支。委官前去放散外。要見該縣會經貯有糧米若干。可足防守軍兵幾時支用。如或不。即今作何轉輸前去。就責縣官監守出納。務須兵到餉隨。并將江津縣見貯在倉糧餉實數。即今應否併運。逐一速查明悉。上緊具報。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責成製造軍器

為軍務事。據布政司呈。奉本部院批。據該司呈。議估造防播軍前應用。蘇甲。腦包。絮被。長柄烏銃。三眼火雷等項。各該價值銀兩。於本司庫貯銀內勸支。分發成龍。保順。敘馬。變。嘉。眉。邛。雅。灌。一十二府州分投承造等因。具詳部院批。行外。看得前項軍中器具。關係目前急用。分行督造。委屬相應。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後開道屬衙門。將布政司發到官銀。買造坐派器具。委官監製。務要件件堪用。倘有草率。虛冒錢糧。臨時不便。經造官役。一併重治。仍備匠人名。以憑稽查。各器具俱限一月。以裏。通完解驗。以便發赴軍中應用。毋得遲違未便。

計開蘇甲。每件用花四斤。裏面色布三丈三尺四寸。裏紙二十張。蘇線三兩。并匠人工食。共銀五錢五釐。

腦包。每頂用青布三尺七寸。白布三尺三寸。棉花十二兩。毡四塊。耳摺一條。蘇線五錢。青絲線一錢五分。價值并裁縫工食一錢六分三釐。

一分造蘇甲腦包衙門。俱照該司發來式樣。

成都府二千副。

龍安府三百副。行巡四道。

保甯府一千副。

順慶府一千副。行守北道。

敘州府一千五百副。

馬湖府一百副。行巡道。

夔州府一千副。行巡下東道。

嘉定州八百副。行守上南道。

眉州五百副。行守上南道。

瀘州府一千副。行守北道。

邛州五百副。行巡上南道。

雅州三百副。行巡上南道。

一。造絮被。每件用藍布裏面并花共重五斤。長五尺五寸。寬五尺。價銀三錢四分。

一分造絮被衙門。

隆昌縣五百件。

富順縣五百件。以上行巡下南道。榮昌縣五百件。行巡上東道。

一。長柄烏銃一千五百桿。每桿價銀七錢。發敘州府督同守備劉天俸。率家丁製造。行發道。

又劉天俸前次領價回該府。打造三眼銃一千桿。每桿價銀四錢零八釐。火雷一萬箇。每箇價銀一錢。姑先造一千箇。聽該道府一併督催完報。併行發道。

申殿東南四道隄備

為緊急地方事。本年九月初二日。據貴州思石兵巡道呈。思石守備楊惟中報稱。會於地名高崖都上壩。修建營房二百餘間。聚割多兵。楊應龍調取各巡警赴州。宰殺牛馬豬羊。將葦江擊來五司七姓本頭。舉示。敵血同盟。聲言要攻龍泉思石一帶地方。勢甚危急。又報於八月初一日。祭旗。初三日發兵。又報會差三十六所巡警家丁上州。又招九股生苗。共兵十萬。楊會親統黃平一路往龍泉思石。又稱龍泉司治。原係播州故土。必要占奪。又據石阡府報。擊獲播州細作馬良貴審稱。頭目趙仕登。差來看船。比伊領兵隨後到江。楊會分差伊親田相公領兵三萬。欲攻思石。趙仕登領二萬。欲攻龍泉。楊朝棟領二萬。出袁家渡。攻葛彭石。楊應龍領三萬。出烏江。亦往思石會合。有良貴乘楊奎等便船過江探聽。適遇彭希舜擊獲等因。轉報到本部院。據此。看得播會叛逆。自知天網難逃。適又親統多苗。欲攻黔省各處。兇心愈熾。詭計愈深。倏云要犯黃平思石。倏云屯割貓兒岡。詐出詐入。變幻不可方物。今川南一帶。雖稱隨處分布將來。蜂擁並至。皆不可知。水陸圍防之策。亟宜究心。隄禦。合再叮嚀申嚴。為此除行總兵萬鏊外。案仰各守巡道官吏。即將轄屬地方。會同總兵官多方計議。倘會狂肆如昔。蟻聚而至。水陸作何堵遏。何處安置伏兵。設以火器。如何夾攻。何處應屯一校。明布排柵。列成營伍。如何扼險。到處偵探。到處隄備。目前會得屢旨。必加狂圖。宜詳慎。以期鞏固。限文到四日內。備將設備過事宜。逐款詳報。以憑施行。毋違。

行督餉道往重慶理餉

為軍務事。先據布政司呈。奉本部院批。據督餉道呈。軍餉各款由詳。已行該司覆議。通詳到部院。除允行外。為照防守將兵。業已畢集。今南川涪彭江津等處。見在渝城分兵前去。所需日食糧餉。勢必該道親

理。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親詣重慶，將買運糧餉，上緊催督，照依原擬，如兵行南川，餉亦發隨，但須以兵臨食足，不致枵腹，仍督同各該文武等官，將收囤之處，如法整理，其糧米且運赴相應地方，以待臨時起發。一切事宜，該道隨宜料理回報，務期到處有餉，戰守不致缺乏，間有應詳者，具詳應徑行者，徑行先將進程日期報查，毋得遲違。

行川東守巡道備兵馬糧草

為軍務事。案查先該本部院牌行分守川北道，查議陝兵入境，合川行糧馬匹草料事宜，詳報批行。按察司覆議到本部院，又另牌行驛傳道併議前來，俱經批行去後，為照浙省兵馬，數五六千之上，并河南二千，目前可到，惟應用入境行糧，并隨行馬匹草料，與將領等官乘用馬匹廩糧等項，亟應預備。為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將浙兵并河南毛胡盧等兵，自巫山入境，至重慶經過一帶驛站，合用行糧草料等項，照依單開款目，以浙兵六千名，河南二千名，廣兵三千名，各計算，逐一斟酌，安置停妥，上緊詳報，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計開

- 一、浙兵以六千名計算，河南兵以二千名，廣兵三千名計算，并南將應用廩糧行糧馬匹草料等項。
- 一、自巫山高唐驛起，至重慶府止，計若干站，每兵每站銀三分，內支米一升五合，折銀七釐五毫，柴三斤，折銀七毫，共折銀八釐一毫，仍該補給銀二分一釐九毫，其馬約算幾千匹，每匹每站支銀二分，內支黃豆二升，折銀八釐，粟穀一升，折銀二釐五毫，草一束，折銀二毫，加煮豆柴一斤，折銀二毫，共折銀一分二釐七毫，仍該補銀七釐三毫，俱於入境之時，委官府佐一員某人總理，其食米馬料黃豆粟穀，分作三次支給，其燒柴馬草，安置沿途歇宿驛站市鎮人戶，聽委官驗兵驗馬支給，如願領折色者，即與支給。
- 一、總管府佐一員某，管五站或六站。
- 一、分管知縣或府縣，首領三員，管米燒柴馬草。
- 一、統兵將領及職官，自有原來應付符驗廩糧夫馬外，查得本省見行則例，參遊中火下馬飯，各三錢，各邊守備中火下馬飯，各二錢，今統兵參遊都司留守備體統漸墜，下馬飯中火，亦當酌議，應除行糧銀各照先年征勦議允規則，於境上總委府佐官處，計站數若干，總支折色封送，其經過各驛，若令自備飯食，似有不便，其參遊都司職銜，應酌中火宿食，每次以一錢五分，留守備職銜一錢，至把總千百總以下，人數太多，驛傳不給，已有原派行糧，不必再備飯食，聽其隨便食用，以上俱不許再索廩給口糧下程，如有違者，許總管官指名申報另處，其官兵等原來馬匹，間有倒損者，委官查驗是實，給以執照逐站撥馬遞送。
- 一、原定協濟馬匹，專為有應付員役而設，如原無馬者，又無應付例，不與外，應令總委官，刊刻小票，用以私記關防，仍於挂號境上查點給發，一人支給一張，逐站討撥遞送，各官兵行糧，既於境上支給，不得重冒，驛遞廩糧，若無委官執照印票，俱不准恃強混騎馬匹，如有違法，送統領官以軍法處治。

一、安置燒柴馬草，以便造飯止宿，令各委官逐一查驗各軍民房屋，量其大小，先行安置燒柴鍋竈，每一家或一十名或二十名，令其造飯歇宿，不許逃避，仍令各總管官，俱先將各該管驛站處，寺觀公館民房，預行派定，某寺觀容兵若干，公館容兵若干，某民房容兵若干，俱大書號帖於門，就令各站給散糧米，併押運官兵到彼，與同統兵官，將各兵儘其寺觀公館，照數點入安歇，如容止不盡之兵，方許點割民房，敢有恃衆逞強，不聽查點約束，爭入官房民舍占宿，并短價強買民間一米一菜，淫污婦女，擾害居民者，或該管查出，或被害之人及同伴舉首得實，量其事情輕重，許管押官同原來統兵官，照依軍法處治，各店戶故意刁難，仰勒高價，及先行逃避者，許管押官開名送該管衙門查究，招詳該道發落，至於渡口預備船隻，除有浮橋處所，移行該道轉行各州縣，作速整理安搭，如無浮橋地方，即責之該管官多備船隻，每處約用二十隻，擺設渡口，專在伺候，不許重難，每日量給工食銀三分，兵盡即止，若船隻一時難備，其水勢淺緩，可以安搭浮橋者，尤為妥便。

一支給升斗，將布政司發解斗行令，照式置造一樣幾張，印發各委官支放，事完銷算。一、陝兵自省城起，至重慶止，一帶或水或陸，會同驛傳道照原行另議詳報。

行按察司兼理監軍事務

為軍務事。查得前接邸報，兵部題奉欽依，川中添設監軍道二員，料理一應事務，除行該司差人守催，及將一道先行守東道來，副使帶攝外，為照省會時下應行事宜，如預備兵糧，修製戎器，操練軍馬，務數包冒，兼之陝浙等省調到官兵，鱗集甚衆，諸凡布置，必須再得一道帶管，庶有責成，在驛傳道，應令肩理，但該道有六道事務，已屬繁冗，又帶巡西刑名更多，查得按察總司，堂務頗簡，相應委代，為此牌仰該司官吏，即將監軍道事務，暫行帶管，聽本部院有行兵糧戎器等事，一一料理，俟監軍至日，徑自交代施行，先具接管進行緣由報查，毋得遲違。

行巡下南道督永寧兵

為軍務事。據永寧宣撫司報稱，播賊割兵二十七營，要來攻劫本撫地方，是實等因。又據巡下南道報稱，播目趙提調，領苗兵住割羅之渡，要出內地，又稱，見屯苗於花田坎路，造船製器，要與永寧土司仇殺，本道覆查前報，永兵敵殺播夷，情形果實等因。案查先據該道并將領各報，永寧土兵把截播路，與賊對壘，斬獲首級，奪獲器具，收回擄去人口，且稱落水墜賊，不計其數，已經批行獎賞及查驗功級詳報另行，陞賞去後，今據前因，看係播賊憤兵思逞，志在報復，恐該土司戰守不力，致有疏虞，合行專管督戰，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選差智勇官員前去，嚴督該土司官把目精兵人等，各守守隘口，如遇播賊入境，儘力勦殺，有功人員，該道稽查明白，不時詳報，以聽獎賞，仍候類奏陞賞，其該土司原撥守納路土兵一千名，并彼南先發守江津兵內，再撥二千，及鎮雄等兵，速催前赴永寧，聽該道并吳文傑分布，併力防禦，塔遇，用保無虞，毋得遲違未便。

宣諭

為軍務事照得楊應龍殘害播民與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五十萬前來征勦原只誅他一人為民報讎誠恐播州之人不知趨避又且為彼哄誘拒敵官兵以致大兵所至玉石不分是朝廷救民之仁反成害民之事今將朝廷德意一一宣諭明白凡播州大小之人各宜趨避趨避禍福無常惟人所召臨歧不勝後悔何道各宜深思須至諭者

計開

一論楊應龍你是一箇土司官自你祖宗來為朝廷臣子二百餘年但凡你家獻木從征有些小功勞朝廷便有大陸大賞何曾虧負了你只為你誠絕天理傷殘民命潰亂綱常被人奏了朝廷方纔提問你又不發兵擊你你哄進白石口反殺了官兵二千這一時已是你反了只為東西用兵沒工夫征你所以曲救你罪把你撫了只道朝廷怕你越發無禮今年飛練殺了貴州官兵萬餘茶江攻了城池殺了將官殺虜百姓數萬這明明是你造反豈有再赦之理今朝廷發天下兵馬五十餘萬一總督二巡撫五總兵六監軍專來勦你你就有翅也飛不去你一箇土官殺了數十萬人就萬剛凌遲也是不虧只可惜你的祖宗絕了香火你的妻子斷了根苗你若自知罪大惡極天地不容或自盡以謝朝廷或單身自縛軍前請罪或將大頭目及主謀領兵之人多斬縛些獻出任從朝廷處治那時節就是你已犯了天條一身免不得死你的妻子還留得在府士雖難保全墳墓還不得發掘你到九泉之下也還見得你的祖宗你若再不悟可惜你的性命妻子與別人換了功名富貴我說的是不是你再思之

一論田氏楊朝棟母子從古說大義滅親蓋世間只有朝廷為大人若得罪朝廷雖其骨肉至親能除了他也是忠臣孝子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今楊應龍反了朝廷罪在不赦你做他妻子的當上思朝廷法度為尊下思祖宗香火為重將他殺了獻出軍前我已願行題過賞格免你死罪得奉你祖宗香火這是與朝廷為忠臣與你祖宗為孝子豈不流芳於百世不然大軍一至你們與他同死孩芽也不留一箇萬世說你們是賊妻賊子豈不哀哉我說的是不是你試思之

一論楊瑞龍楊兆龍楊祥龍等並楊氏一族之人你家祖宗與你立下基業是千年不毀的今楊應龍造反致的大兵進勦莫說天兵所至玉石不分就是你內司外司人連年被他殘害恨你一家人入骨那時誰肯留你你們得他甚便宜與他同死豈不哀哉你們若及早下手把他殺了或奪住獻出賞格上開得明白就著你們世為土官常享富貴你們父祖九泉之下也喜歡你們我說的是不是你等試思之

一論田一鵬田良玉田種玉等你們是楊應龍至親常時與他用事誰人不知今應龍已罪在不赦朝廷大兵進勦你們一家人都是與他同死有甚好處你們若及早將他謀死或縛縛獻出定照賞格你們就做他的官慰他就享他的富貴豈不勝似合族之人為他受死叫人輩輩說是反賊的親戚我說的是不是你等試思之

一論何漢良李旭張玉楊兆麟楊明楊珠孫時泰黃明敬何廷玉馬忠傅一元袁子童陳太何世才等今楊應龍得罪朝廷發兵征勦只是殺他一人以正其罪你們平日雖是為他謀事領兵原是在他手下出

乎不得已今賞格內明許將功贖罪你們若將他殺了獻出首級決然賞格將你們做官慰事他的富貴以前就有天大的罪惡也都赦了今他定然哄你說你們與他同惡相濟既勦他定不饒你不知首從不同途功罪可相準且說與你們眼前的事今松潘副總兵周國柱原名是筆寫氣當初被劉東陽造反將他在營中他明知朝廷恩不可負只是一時無奈且跟從他卻暗與官兵相約大兵一進時他在劉東陽身邊將東陽一刀殺了開了城門獻了首級督撫報知朝廷當日加他都指揮使轉遊擊將軍今管副總兵事不日就做總兵見領陝西三邊勁兵三萬來勦應龍何等正大光明真是忠臣義士你們今日殺了應龍只圖國柱便是樣子我說的是不是你等試思之

一論十三姓苗夷仲家苗黑苗犵狓苗木老子苗苗花苗菜家苗九股苗你們原是貴州銅仁鎮遠等處良民楊應龍當初招你們來只說叫你們替他當兵與朝廷出力報效或與各土司謀殺原不付與你們相約同反朝廷不想他誑得你們來假以人家地土與你們種著人家妻子與你們守著初時只哄你們替他做賊後來遂哄你們同他造反不知朝廷可是好惹的反賊可是該做的今朝廷發了天下兵馬五十萬來勦他你們如何反得過朝廷那時大兵一至連你們都殺了有甚好處且如官兵替朝廷殺賊勝了的大陸大賞榮華富貴敗了的墓頂封官子孫世襲你們替他出力勝了實甚官得敗了有甚恩典你們種的地土是人家的人占人田地天也不容你們守的妻女是人家的人他到底不與你一心得手時還暗算了你我今指與你們一條明路你們若有本事殺了楊應龍或是他妻子獻了首級就照賞格叫你們做他的官慰使象他的富貴若殺了他大頭目獻出也得做官你們若無本事殺了他不如急早回家各安生理我有招降官斷不害你返給與盤纏執照永為良民豈不勝似替反賊當兵子孫也落箇賊名俗語說得好晴乾不肯去只待雨淋頭他家的墳裏鬼哭祖宗也怕了你們如何不回頭聞說他與你們刻血說誓這是哄你們的反了朝廷天地不容鬼神不祐刻血何用他又必定哄你們說當時攻了茶江是你們今朝廷斷不饒你不知蛇無頭而不行造反的原是他一人今朝廷只殺他一人莫被他哄到底做鬼也不伶俐我說的是不是你苗夷試思之

一論五十四里八十八局八路十二莊十三親管五司七姓內司外司頭目提調坐寨人等莫國張讓鹿翠羅剛程焯母柱王繼先袁年鄭英駱朝賓趙仕登朱敬張漢清等楊應龍節年殘害播州人民一語之錯便至斬首一事之忤便至傾家也不知殺死多少好人淫污多少婦女先年奏民許告也是出乎無奈他又不知自反朝廷饒得他他還饒不得百姓把你播州祖代生養良民墳墓掘了灰骨揚了子孫殺了妻女污了地土賣了苗子妻女配與別人死者無葬身之地生者無還家之期何邦卿在重慶監裏還要出來將肉喂狗將頭吃酒撫按了朝廷也怒將道府官提問了這都是替播州百姓做主替播州百姓祖宗伸冤你播州百姓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如何無一些人心反替他出力與朝廷做對頭抗拒天兵你們只見他眼前無奈著一兩句好話哄你們說他再不害你不知今番若再饒了他他得了活命依舊和你們算帳舊性兒不久發了家家逼出等資人人還納絲銀但有這犯照舊殺戮你們的妻子還是

一論何漢良李旭張玉楊兆麟楊明楊珠孫時泰黃明敬何廷玉馬忠傅一元袁子童陳太何世才等今楊應龍得罪朝廷發兵征勦只是殺他一人以正其罪你們平日雖是為他謀事領兵原是在他手下出

苗子的。你們的性命還是他的世間也說不過你播州人。你們何不將他殺了。就得做他的播州官。豈使不然早投出來。替朝廷出力報本。大小也討得箇官做。他如今將你妻子監在養馬城。養雞城。這是甚麼道理。朝廷用人。封妻蔭子。應龍使人質子當妻。你們妻子在裏面。憑他與手下人。姦污。有甚清白。有甚割捨不得。你們幹了好事。得了官爵。做了良民。怕沒妻子。朝廷爲你們做主。你們自家返做不得主。豈不可憐。豈不可笑。我說的是不是。你們試思之。

一論四方流寓播州商民。你們先年近日。流寓播州。或因經商。或因避罪。或因傭工。或因遊學。原是良民。豈是從他做賊。不想楊應龍日日殺人。朝朝弄兵。你們受了多少殘害。耽了多少驚恐。今日他反了朝廷。做了賊了。又掣你們替他充兵上陣。贏了時。他延旦夕之命。輸了時。你們永作他鄉刀頭之鬼。你家父母妻子親戚。知也不知。又有一等小人。攻發出來。說你是從反之人。從古道得好。一人造反。九族皆誅。那時有司推勘明白。把你九族誅了。你也不知。今幸大兵未進。你們何不急急走出。我自招降官。定不殺害。且給盤纏路引。放你回家。見了父母妻子。六人親戚。哭一場。笑一場。死在你家裏。豈不是好。再不然你們結黨成羣。把他殺了。或將他妻子頭目殺了。出來獻功。定照賞格陞賞。你們若殺了他的。還做官。天大富貴。只在眼前。爲福爲禍。在你自取。我說的是不是。你們試思之。

行湖廣布政司料理糧糧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大逆不道。自取誅夷。屢奉明旨。合兵進剿。案查湖廣地方。有偏橋鎮遠。貴州平溪等處。相連播界。節據呈報。賊要衝突。已經具題。備移楚省撫院。及徑行司道。將揚州鎮江等處。及彼中流土官兵。共調集肆伍萬。分布鄰播關隘。一面買備半年糧餉。隨運適中地方。并委官打造衣甲器具。籌畫戰守機宜。去後。又經行催。不啻數次。若謂錢糧不繼。已將部議解蜀銀一十六萬兩。有零。盡留彼中聽用。且該省通屬庫貯銀米。亦可正支備辦。即今川貴兩省。兵齊糧足。不日相機與師。楚中絕無音耗。萬分可虞。合再行催。庶便一齊舉事。爲此除行各該道外。牌仰該司官吏。即便查照節次。奉有牌案。會同按都二司。將應調集兵馬。如揚州鎮江等兵。已經題請者。徑呈撫院。請發咨文。勘合。差官前去守催。如原調該省所屬土司兵馬。已到者。一面分布。未到者。一面嚴催。應備本折糧餉。即本部院前留該省銀兩。如果不敷。無論司府州縣庫貯。堪動正項糧銀。即行支買糧米。或解給行坐二糧。并應造軍火器具。俱一如數備辦。聽候約期行事。備或一事遲延。牽滯兩省。數萬甲兵。脫有疏失。誰任其咎。仍將調到某處兵馬若干。見在何處防守。買過糧米若干。見運何處收貯。并製造盔甲。槍刀火藥。銃砲各若干。實在數目。先行具報。仍移文各司道。將責成監軍督餉催兵事宜。一體遵照施行。毋得遲緩未便。

申飭道鎮防會

爲軍務事。近據守巡川東道報稱。楊會差人出外院道投文。明係探聽內地聲息。又據合江遊擊楊敏政報稱。播會遣差委夷。目前來仁懷等里。要鮮明衣甲軍器戰馬。聽候該會親臨調用。各等因。到部院。看該賊連旬以來。默靜以待。惟在窺我內地。少有一毫懈弛。湧驟突出。志在不小。即今該道轄屬地方。雖

有調到漢土軍兵。切慮防守疏虞。合再戒嚴。爲此牌仰守巡上東道兵。巡下南道。即便傳令川南一帶。各該將領及土司領兵官。舍目把督率所部軍兵。晝夜加謹。備仍不時差人偵探該賊情形。如遇突出。相機併力堵截。如彼詭計誘敵。不可窮追。務在緩急得宜。進止鄭重。固不可容賊狂逞。亦不得張皇失事。此在該道將領。不時戒備。用保無虞。毋得遲慢未便。

催湖北守道督餉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播會叛逆。奉旨征討。楚屬偏橋等處。均應進兵。該省約用精兵四萬。先該本部院具題移文院司各道。一面調取。及支官銀買備半年餉米。備用去後。今照川貴兵集。不日相機行事。不知楚中糧糈起運若干。誠恐遲緩。應合再行查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查照先令牌行事。將該省四五萬官兵。足用半年糧米。會行布政司。委官分投運赴兵屯鄰近地方收貯。聽候接濟。倘不敷用。移文該司。再動四川留楚餉銀。分發使道州縣。嚴限買運。該道移駐辰沅一帶督催。不得遲延。恐致誤事。仍分委才職官。晝夜監督。其米麩乾糧。亦須剋期備辦。奉委承運各官。如或因循怠事。著實懲治。問有奉公勤慎。趨事先竣。該道揭報。以憑優處施行。此係即日與師。軍機緊急事。毋得再遲未便。

行總兵劉綎援合江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十八日。據兵巡下川南道報稱。播賊點兵數萬。親統要由高洞赤水直抵合江。乞發火器多兵。應援等因。又據塘報官岳鳳鳴報稱。十五日五畝堡千戶吳承祖報稱。曹副總兵。吳都司。差舍人史文富等稱。播兵大約三萬。由木廣高洞等處攻打合江等因。各報本部院。爲照合江爲川南要緊地。全省水路咽喉。今播賊統兵謀犯情形已露。雖彼處有兵。但寡衆不敵。必須應援。庶保無事。爲此牌仰本官。即揀有能將官一員。帶領勁兵一枝。不拘幾千。各攜原有器具。多發慣用火器軍兵。無分星夜。馳赴合江。會同曹希彬。吳從周。多方設策。堅守城池。不可爲賊所誘。墮彼奸謀。如賊逼臨。相機行事。至於掇壕挖壘。設險埋伏。查照節行。再加整備。先將發過將兵數目。起程日期。具報。其重慶。江津。瀘納。永甯等處。尤須一體申飭。萬分隄防。恐賊聲東擊西。少有疏忽。責難他諉。毋得遲延未便。

給投降長官袁年王繼先

爲督撫地方事。據播州土司赤水里長官袁年呈稱。先祖世傳忠孝。止因二十二年。故父袁子升。奉調出兵進播。不意奉撫父升於次年歸華。二十五年內。被播捉去。苦死。近年添設兵將。年思本里接壤內地。素沐王化。父因應調冤死無辜。年能自新。恪守紀律。豈容罪累。已申合江及楊遊擊處立約。自後播州聲息。年即抄報。今本里遭毒。倒懸莫解。居民驚惶。如坐湯火。每欲督衆投奔。有司保全殘喘。恐爲縣棍阻害。赴烈無門。伏望招順賜牌照身。仰年操練該下土兵。在彼造冊呈報。聽令遵行。等因。又據仁懷里長官王繼先呈稱。連年被播騷擾。將親袁子升擄擊非命。播惡自犯天討。誠恐一槩難辯。乞賜給文。付下操練。聽候大兵至日。出力報效等情。各具訴到部院。案查節據。巡下南道。并遊擊楊敏政各申呈。袁年王繼先二人。率領所部土人妻小。乞要投順。安插等因。前來。俱經批行。審詢來歷。果否出自真誠。一面密行查訪。

去後未報今據各目差人具訴乞要賜牌照身一節相應俯從為此牌仰本目即便在彼操練兵士遊冊送報聽令征進若二目能令夷目士人擒斬立功事理密圖應龍父子首級來獻定照欽依陞賞事例世為播州宣慰仍賞銀一萬兩如違二司自取誅戮該目先將播地險要一切機宜密報本部院以憑施行

行守巡荆南道調施南兵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施南容美等土兵已經牌行該道轉行荆州府支給行糧起發赴楚偏橋分布去後近查各該土司相距偏橋道路遙遠不便馳赴相應改徵入川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原調施南容美散毛等七土司行令各該土官查照前牌兵數各挑選齊備責令就便入川徑赴涪州聽候分布其行糧照依川中各土兵事例每名日支銀一分五釐以本地起至涪州止計算已行夔州府照日動支差官徑解各該土司如銀到彼該道差官一二員前來會同蜀省差官前去而交各土司土官收領放散至於安家一項原無開載明白曉諭遵守文到該道即令各兵兼程前赴涪州不許遲延其偏橋兵馬聽該道通詳屢次所行事理於附近土司上緊調發施行毋得遲違

行總兵劉綎備重慶江津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播賊聲言要犯合江屢經牌行本官應援去後彼中阻備固宜萬分加謹但逆賊為謀甚狡恐係聲東擊西之計或撤我官兵相向合江而自出重慶江津之間與本官決戰亦未可知所有重慶江津一帶尤須查照節行萬分隄備為此牌仰本官即將重慶江津南川等處各信地萬分加謹防守一面熟思奇正相機處置如遇賊來多方設策併力戰拒務使渠魁授首片甲不遺仍須處處偵探用保萬全先將戰守機宜密報部院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計處軍餉

為軍務事照得播官兵本色糧餉節經本部院督行布政司議詳一起支銀三萬兩發西南北買米六萬石分解東南一起又支三萬兩發巡上東買穀十二萬石二起議將重慶所屬州縣秋糧改徵大米一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五斗一起支西南濱江州縣倉穀二萬石一起支川東道瀘州縣倉穀五萬二千九百有零解該府一起支銀一萬兩買米二萬石貯省各備支以上共計該米三十一萬石有零然當時以兵六七萬名計之足半年之食該備餉米一十萬八千今漸次添餉亦漸次添兵自七月以來東南完食暨本省外省兵馬約有十萬即目兵齊進攻兩地多歧分運恐將來不敷支用臨時難免庚癸之呼應合再行計議為此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會同該道從長查議見在東南本色糧餉實有若干可支官兵若干幾時支用倘或將來難繼應再買備若干務須有餘毋使不足如應買運酌定數目上緊呈詳請發官銀責成相應州縣羅買伺候以待起運再照茶江即日應發將兵前去分布戰守合用糧餉取應籌畫酌定如何起運應用何處人夫作何轉運沿途用何官兵防護到縣用何職官監收至於永甯一路亦進兵所必經者涪州武隆彭水等處目下調取施州衛土兵防守糧餉及轉運事宜均宜預計一面料理一面另詳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遲違

中飭道鎮加謹防禦

為緊急軍務事本月初二日據本總兵劉綎塘報防禦南川遊擊王之翰差人偵探播賊有真州民張廷瑞墨帖飛報楊應龍統兵出關數多不知何往又據縣民楊巨賓楊坤探得楊會點兵三萬令各備乾糧七日竹簽三根又據兵快吳正東楊傑報稱楊會委於十九日發兵數萬備乾糧七日又在土坪甯溪取牛五十隻賞軍又差頭目帶人五十在黃桑壩起軍有真州百姓攜男帶女搬出南川各處去訖除職發石砵司兵五千前去南川協守合行飛報等因到本部院為照播賊連旬以來不露情形詭謀端在不小據報點兵數萬各備乾糧竹簽一節度賊惡狀勢必東犯南川衝突武涪一帶南出合江蹂躪彼瀘之間抑或知我大帥已至率苗儘力向渝決戰皆未可知今南合兩處為全省門戶喫緊要地均應多方隄備合再中嚴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該處東南一帶但鄰播處所比常萬分隄備嚴責各該官兵晝夜遠偵一遇警報即催總兵官星馳督兵前去相機應援仍令隨處官兵毋容時刻懈弛各不離甲冑枕戈以禦不許遠離城廓輒與交敵暫且固守城池以保萬全至於南川合江江津尤須多發勁兵多揀慣使火器人役前去毋得遲誤責有攸歸若有緩急情形不時馬上飛報

柄牌傳諭陝兵不許沿途騷擾

為軍務事照得陝西甘肅延綏各鎮官兵奉命入川征播各兵行止宿食自有將官千把總統領應當遵照本部院節行軍令沿途秋毫無犯近據漢中府申稱固原征播兵馬已過將官千把總家丁人等或遲延數日索取折乾或細打召募橫騙無忌或沿途宿娼縱兵搶奪各驛官民驚畏馬夫皆為逃散除批行按察司嚴究正法外誠恐後到官兵仍前恣肆不無均罹法網合再禁諭為此牌仰陝西甘肅延綏各鎮領兵等官查照本部院節行牌令事理將所部兵馬嚴加約束若再如前縱兵騷擾搶奪財食綁打夫牌等項事情查訪得實先將該管官員無論大小俱照軍令從事為惡軍兵重則梟首輕則割耳細打決不食言再行傳諭毋得故違特示

操演官兵

為軍務事照得近日調到本省外省漢土官兵鱗集於東南兩路為數甚多雖各有所長馬步戰法帶有隨身平昔慣使技藝但未知操練何似即今與師計在目前合行演熟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行令統兵將官士官各將原領所部兵馬移文總兵官聽本官逐日預將交戰陣法時刻操演進止機宜緩急戰勢逐一教習務俾將領與千百把總隊長盡熟部兵形面武藝軍兵皆知本管號令至於馳騁馬戰打放火器尤須勤練訓講奇法俟本部院即日臨閱試分別勤惰以憑勸懲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再委文職押兵

為軍務事照得該道等處漢土官兵雲集統率雖有將領千百把總等官自宜恪遵軍令無敢違犯業經於成都各衙揀選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將土司土兵令之每員監管千名或五六百名聽各分布去後應

再選委文職一員監押。庶紀律嚴明。號令一新。爲此牌仰。上。道官吏。即將重慶。涪州。敘府。涪州。江津。南川。彭武。合江。納谿。永甯。等處漢土軍兵。每處再行選委文職一員。先將職名呈報。以憑批行。責令會同原領將官。士官監押。嚴禁各違紀律。安靜守法。每日專聽將官操練戰陣。聽候調遣施行。毋得故縱遊蕩。生事害人。責有所歸。

行湖貴操演官兵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省征播官兵。據報業已調集。但須操練精熟。庶可期於萬全。即目約會與師事在萬分緊急。所據兵馬戰法。合行申飭教演。爲此牌仰。貴州。監軍將領等官。各將調到兵馬。每日躬赴操場。教演奇正戰法。必使耳目習熟。旗鼓。馬步習熟。進止。仍各盡所長。或用槍刀弩矢。或用棍棒格馬。或偷營劫寨。或打放某項火器。逐一多方教習。分別巧拙。酌加獎賞。用示鼓舞。如領兵等官。視常怠忽。即按軍法從事。此係軍機所關。目下舉事。幸毋遲緩。

調永順保靖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負國厚恩。雄據絕地。統兵犯順。流毒三藩。本部院奉命專征。罪在罔赦。除甘肅。前延綏。綏遠。固原。天津。朝鮮。諸鎮。雲南。廣西。陝西。川貴。等省。漢土官兵。家丁。三十餘萬。俱已徵調到渝。分布外。查得永順。宣慰司。宣慰彭元錦。保靖。宣慰司。宣慰彭養正。忠勤素著。部下目把土兵。勇敢前相。應揀調。用備前鋒。爲此除發令。旗差官前來外。牌仰分守湖北。道官吏。照牌事理。即刻選委。謀勇將官。二員。分投前去。永順。保靖。二司。著落宣慰彭元錦。彭養正。各將部下土兵。逐一挑選。彭元錦。下七千名。彭養正。下五千名。共一萬二千名。俱要年力精壯。武藝高強。各備鮮明。衣甲。鋒利器械。責令委官。督同土官。親自管押。沿途務要安靜。秋毫無犯。如有放逐。即按軍法。定限月終。馳至偏橋。對營。聽候總兵官。陳璘。到彼。分布戰守。仍諭令。二官。竭忠報國。建立奇勳。有功之日。本部院。定照題准。事例。特與敘薦。加隆。恩。斷不爽信。就中如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去。毋容混冒。充數。致費糧餉。其各兵行糧。照依彼中。事例。聽該道。即於道屬。府州縣。堪地。動銀內。一面酌量支給。一面具山。通詳。該省。兩院。施行。此係萬分緊急。事理。毋得因循。誤事。責有所歸。先具。選調。兵數。起程。日期。飛報。查考。

再催湖廣布政司備餉製器

爲緊急軍務事。近准湖廣撫院咨。據該司呈。本省備橋等處。征播官兵。三四萬。已備糧餉。三萬石。解運應支等因。咨報到部。院。查得該省。備餉。三萬石。不足。前兵。兩月之食。已經。牌行。該司。查照。本部院。履行事理。備足。半年。餉米。并議。湖北。一帶。州縣。將應徵。大糧。照川。中。事體。改徵。本色。及查倉。穀。碾米。運赴。軍前。聽支。去後。第恐。該司。仍前。遲緩。不無。有誤。事機。即目。川。貴。大舉。楚。中。信地。無兵。無餉。深屬。可虞。合再。差人。守備。爲此。牌仰。該司。官吏。查照。先今。牌行。將。四萬。兵馬。足支。半年。糧米。除。見有。三萬石。移行。督餉。道。一。而。起運。外。其餘。不敷。之數。或動。支。庫。銀。或將。湖北。有。司。大糧。改徵。本色。或碾。各倉。穀。與。折色。銀兩。俱要。剋期。運貯。相應。地方。收貯。聽候。支給。其。軍。火。器具。查照。前。移。撫。院。轉。發。單。開。數。目。已。造。者。上。緊。起。發。未。造。者。日。夜。

製造。目下。三名。協力。進攻。一。有。違。誤。責。難。他。諉。速。將。完。解。過。本。折。糧。餉。軍。器。等。項。數。目。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違。

獎勵安疆臣

爲軍務事。照得貴州宣慰使司宣慰安疆臣。心存報國。志在安邊。憤鄰孽之禍。則歷陳始末。辯白最明。防叛逆之披猖。則捐糧器。器。備。甚。密。滅賊之心。大槩已見。勤王之念。不問可徵。卓有父風。肅將。毋。命。忠。臣。孝。子。孰。有。過。焉。即。今。大。舉。在。邇。相。應。先。行。獎。勵。以。示。激。勸。爲。此。牌。仰。貴。州。布。政。司。官。吏。即。使。動。支。官。銀。打。造。銀。牌。一。面。重。十。兩。銀。花。二。枝。重。三。兩。再。買。紅。絨。段。四。匹。會。同。守。巡。貴。甯。二。道。差。官。用。張。鼓。樂。專。送。宣。慰。安。疆。臣。收。領。以。示。本。部。院。旌。獎。之。意。外。動。銀。一。百。兩。犒。賞。領。兵。目。把。人。等。仍。諭。令。本。官。承。獎。之。後。竭。忠。盡。節。整。頓。兵。馬。凡。鄰。播。一。帶。信。地。目。前。尤。加。防。備。如。遇。播。賊。出。沒。乘。虛。進。搆。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并。本。部。院。題。准。事。例。特。與。奏。請。隆。恩。效。勞。獲。功。日。把。一。體。照。格。優。敘。陞。賞。決。不。爽。信。具。獎。勵。過。緣。由。報。查。

申嚴保甲密查奸細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保甲之法。專爲弭盜安民。諷察漢夷奸細。若印捕等官。極力奉行。即古人寓兵於農。其爲保障。深屬有裨。先該本部院入鎮之初。業已通行去後。今隨事考成。各有司。勤謹奉行。者。固。有。意。忽。沈。閣。者。亦。多。即。今。播。賊。猖。亂。官。兵。大。舉。奸。細。出。沒。猶。然。如。故。所。有。原。行。保。甲。及。禁。戢。事。宜。合。再。申。嚴。爲。此。牌。仰。該。道。官。吏。通。行。所。屬。府。州。縣。衛。所。各。將。境。內。原。編。保。甲。查。照。舊。規。逐。一。修。舉。責。令。城。市。鄉。村。黨。甲。正。副。督。率。各。甲。人。戶。整。齊。原。有。旗。鑼。銃。砲。槍。刀。弓。矢。鉞。頭。木。棒。等。項。器。具。各。要。鋒。利。倘。有。舊。朽。不。堪。禦。賊。速。令。更。換。仍。以。每。十。戶。爲。一。甲。置。一。大。牌。開。列。甲。下。人。戶。輪。流。直。宿。巡。守。如。遇。賊。出。即。鳴。金。放。砲。各。家。一。齊。救。援。其。近。播。去。處。若。有。防。守。官。兵。仍。同。併。力。追。殺。獲。有。苗。夷。功。級。無。論。官。兵。鄉。兵。一。體。從。優。給。賞。如。有。偷。安。呈。報。所。司。嚴。行。究。治。仍。責。巡。直。官。兵。黨。甲。密。查。漢。土。軍。民。人。等。間。有。不。務。生。理。潛。入。播。夷。傳。報。消息。或。播。人。出。外。窺。探。兵。馬。情形。及。漢。民。圖。利。窩。藏。通。同。爲。奸。貽。患。內。地。許。各。甲。人。戶。互。相。舉。首。擊。送。該。管。衙。門。查。實。具。由。轉。解。該。道。嚴。行。訊。審。招。詳。報。奪。如。巡。直。員。役。因。循。避。怨。不。行。盤。詰。及。各。甲。不。行。首。正。事。發。一。體。連。坐。仍。以。奉。行。勤。惰。定。有。司。賢。否。該。道。宜。著。實。申。明。務。期。奸。細。斂。足。盜。賊。潛。消。脫。有。虛。應。均。屬。未。便。各。具。遵。奉。緣。由。報。查。毋。違。

為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歿乞賜照例贈賚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近該本部院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看等原任參將房嘉龍原任遊擊今充成領兵張良賢忠堪貫日氣可成虹提一旅以捍危城率孤軍而當大敵斬將奪旗一代之英風不泯成仁取義千年之俠骨猶香宜有特獎用酬奇節議將房嘉龍照原官加贈三級張良賢復原官量贈二級各廕一子本衛百戶世襲仍於綦江地方立祠有司春秋致祭等因業已會題去後為照二將生前奮志應揚死後舍身馬革每一思及深用惻然所據建祠一節若待明旨至日方行何以預妥忠魂而激慰羣心也相應亟行暨立用昭祀典為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選委能幹職官一員帶領匠作人等親詣綦江縣會同該縣掌印官就於城中相度地形速將題建二將祠宇一所應用木石等料及匠作工食等項一面估計冊報一面勸支官銀分投置辦鳩工修理務要形勢寬闊不許卑狹苟且完日繪塑二像如法安置撥人看守春秋以時致祭扁額表忠祠三字以示觀瞻至於二將屍骸在張良賢或難著落若房嘉龍者必須多方根尋務在得獲就於城外擇其風水完聚去處壘墳一所用棺裝盛以禮安葬立一碑記用垂不朽庶祀典昭而幽魂慰矣通候完日具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行令各將官置私記腰釘

為軍務事照得東南征播神將等官奉委領兵行事軍中緩急機宜勢必具文傳報但各官原無印信每中呈俱係白紙真偽之間殊無可辨應令製造釘封庶可杜其假詐為此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備行東南二道及在省領兵副總參遊等官一體遵照今後中呈軍機事務公文具用腰釘上蓋某職某人腰釘封記數字其文用篆刻硃印不用真寫免滋奸弊通候播事完日照舊俱毋違錯

製買船隻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濱江一帶州縣運餉運器及渡送官兵等項俱用船隻但有司額設無幾勢必奪取商船船戶因而狐假河泊不安相應酌議置造庶得官民兩便為此牌仰督餉道官吏即行濱江州縣等衙門各掌印官動支官銀收買河船或另製造每州縣約買若干酌量大小定與數目或全買見成或半買半造無拘大小俱用新板堅固棚墊全備堪盛重載每船召募水手一名或二名常川在船聽候裝送糧餉或渡送官兵或運軍火器具一應物料等項不許別占有誤傳送此該縣掌印官如法奉行剋期完報倘有因循違誤聽該道揭報以憑重究先將應支官銀買造船隻各數目具由詳報施行仍一面料理毋得違誤未便

給播州生員王遠諭夷獻關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殘成性暴戾非常殺戮五司官民貽患三省邊境惡貫已盈神人共憤即日聲罪致討用安漢土軍民頃據該土司生員王遠呈稱願招夷自獻關開路及稱潭潭三里八牌夷目人民原屬伊父王其質管理提調父子願往招諭待後投見將官乞將伊等家小委官執令保固仍令本處夷兵同為前鋒乞賞明文遵照前去等情據此為照本生心存嚙賊志在盡忠所據稱要招諭夷

平播全書卷九

牌票

責令安遠區乘虛掃集

為軍務事十一月十九日據塘報官朱自強報稱近有哨探人於本月初十日在於綦江簡水鎮抄得楊會一牌內稱本司因離奴誣害捏造妄奏至設防守挑撥速禍本司豈肯甘心的於本月十九日點選十三種苗兵出外清理疆土各立界限仰丁山小溪松坎等里提調坐寨周承榮等將各里頭苗兵聽候調用牌至松坎驛繳等情轉報到本部院據此看得播賊楊應龍自知罪大惡極難逃齟粉乃見我官兵到處雲集滅在旦夕遂爾張皇無措西突東奔但狡賊奸謀最詭變幻莫測抑或出其不意傾巢狂逞皆未可知倘衝犯是真亟應設策乘虛攻掃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速將所部兵馬上緊齊擱令各多備乾糧一而多差俗俚人役遠入偵探如播賊委果出犯川中內地本官即親統大兵乘虛截斷歸路直搗巢穴有功之日定照先行牌諭緣山賞格事宜從厚優異特與奏請龍錫隆恩獲功目把一體陞賞斷不爽約毋得觀望依違致失機會具遵行緣由飛報查考

建房張二將祠宇

平播全書 卷九

四九五

民方圖擄助相應先責以觀後効為此牌仰本生即同伊父王其質前去渭源等處開諭夷目安阿留潘
 則那任老三傅舟羅廣武李祥道任朝茂任祥等曉以禍福兩途先取各自投順甘結回報若各目人等
 果出真誠歸順俟大兵壓境令伊等投見將官獻二渡關之後定先委官將各目人等家小保固不許一
 兵擾害仍令盡將三里八牌兵數千或為鄉導或作先鋒俱在本生父子悉心籌畫諄切曉諭各夷毋
 懷二心自取誅戮本生同衆行事務在緝密毋得洩機有功之日照兵部及本部院題請陞賞恩例仍破
 格從優具奏施行如有違誤或摸稜借事三尺具在決不輕貸

行辰沉兵備道召五司官兵

為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背國厚恩猖亂造反劫殺五司茶毒七姓神人共憤王法不原即今徵調天
 下漢土官兵夾攻征討誠在旦夕訪得餘慶黃平草塘白泥重安五司官兵雖遭殺戮遺種尚多或寄命
 偏橋辰沅等處及潛住黃平等司者不知其幾常懷報恨之心咸有滅賊之志合行召集用為鄉導以備
 前鋒為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差人前去偏橋辰沅及黃平等處傳諭餘慶等五司官兵
 七姓苗夷人等如有奮志雪讎願同官兵報效者報名在官逐一精選精銳曉諭一可當十者三千名責
 令隨帶原有衣甲器械具由差人管押徑赴偏橋應湖廣監軍總兵分布進剿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并本
 部院題准事例授官加賞決不食言其應支糧餉聽該道照例支給毋得違誤未便

寶劍諭旨

為軍務事准兵部咨開播賊狂獷罪致討題請欽賜督臣尙方寶劍以重事權奉聖旨賜劍准給發不
 用命許先斬後奏欽此差官齎捧到本部院接領通行欽遵外為照尙方寶劍專為征討逆賊頒賜軍
 中蓋欲懲傷人心肅將天討今照三省兵將已集約會進攻在邇台行示諭俾知遵守為此示仰三省軍
 前文武將吏并漢土官兵一體遵照各要矢誠此朝食之心嚴遏還縮之戒上申國威下雪民怨如有
 觀望不前臨敵避難及應夾攻而不夾攻應援而不應援者軍令具在王法無親本部院惟知欽遵行
 事斷不輕宥各宜慎之毋貽後悔特示

招降播地叛苗

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殘成性暴戾非常殺戮五司官民貽患三省邊境惡貫已盈神人共
 憤即日解罪致討用安漢土軍民頃據偏橋衛儒學生員李佩條陳擒助事宜頗有可採為照本生既優
 文學又熟鎗鈴心存噬賊志在擒忠所據稱要招降叛苗力圖擒助相應先責以觀後効為此牌仰本生
 協同把總劉應辰應襲湯大密往白泥司將叛惡楊七楊鎮邊楊通太楊勝等又同李放梁廷祿將夷目
 趙仕登張祜羅廷倫莫老明秦萬拱秦公壽蒲獎等又同本衛軍餘謝麟父子黎廷恩父子及姪將總管
 何漢良李彪及提調張云放楊奇杜勝祖張漢五夷頭任老三等或用間以離其心或用計以伐其謀或
 就便擒斬或隨宜撫諭但須誠心鄉導俱本生同劉應辰李放等力擔相機而行又本生所呈平越一路
 應用軍人圍退田維棟入乾平飛練曉諭夷頭謝朝休等又用生員唐榮宇撫諭瓮水提調郭鳳夷目王

志龍等俱聽本生約同唐榮宇等各悉心籌畫力將各夷開諭利害招撫來降毋阻道路免取誅夷本生
 同衆行事務在緝密毋得洩機有功之日照兵部及本部院題允陞賞恩例仍破格從優具奏施行如有
 違誤或摸稜借事三尺具在決不輕貸

申飭三省道鎮嚴加防備

為軍務事照得居重所以取輕有備乃可無患播賊楊應龍向來狂逞未已今則傲兵不犯誅其賊心自
 知罪惡深重天討難逃故爾陽為自衛其實陰有別圖即今操弄戈矛蓄銳已久萬一出其不意突肆流
 劫或焚燒糧草或侵攻城池此先發制人之術困獸之鬪槩可見矣誠恐將領等官以賊久不動晏然忘
 備卒墮其計誤事匪小合再申飭嚴嚴為此牌仰該道官吏限文到即刻轉行所屬鄰播府衛州縣及領
 兵將領等官各一體遵照各照所轄并分定信地凡城池堡隘去處必須加謹備備以遏攻圍糧草器械
 等項務要著實備禦以防焚劫仍多方偵探熟思預圖賊至則合兵夾攻以取勝賊去則斂兵固守以待
 時一而多積糧草一而訓練士卒候本部院約定師期刻日行勦施行如或漫不經心泄泄無備致誤軍
 機者救劍具在應參者據法參究應斬者即時斬首各宜加慎如違自取罪戾具遵行過緣由報查

獎恤永甯官兵

為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殘三省流毒鄰封該永甯宣撫司官目統兵五路奮勇截殺獲苗級六顆
 申報到本部院隨行巡下南道勦銀二百五十兩給各兵以作牛酒之犒頃據差官熊應山中解功級前
 來又行布政司支銀六十兩徑給本官領回給散各兵以作六功之賞去後為照土官奔世績身雖女質
 繼夫志以馳驅有承家之節義長官王堯王甫松頭目劉國用劉國恩周愛等職掌兵權奉主命以勤勞
 有許國之忠貞以故上下同心士卒用命戰則勝攻則取芳聲獨邁雄傑可嘉除紀錄候候外合行表揚
 以示勇進為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即刻轉行同王堯劉國用等將該司勇敢士兵盡數調取相度地利多方
 分布差人偵探如機會可乘則直搗狡獪之穴用擒豺虎之雄此該司第一上功事或稍礙則斂兵固守
 持重待動有功之日除本官加給服色建坊旌表外各頭目或願漢官或願土官定照兵部并本部院題
 准事例獎以隆恩仍重加懸賞斷不食言慎勿觀望還遑坐失事機未便該司仍一面整點內兵二萬候
 大舉調進毋得違誤慎之慎之

申飭川東道鎮防備

為軍務事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據監軍道并本兵劉經官各塘報探得播賊分付目把不要離心待夷兵
 養就銳氣一同衝出徑到重慶又稱賊見南川有官兵要暗發兵三四萬到彼又連路發有蘇梨槍弩等
 件送在營中及分付官塘頭目暗地探聽南川官兵劄有幾營且不要與賊待看何如略將些兵哄他起
 禍然後縱動手叫新官出真州千歲出官塘約齊攻南川方往別處各等情轉報到部院看得逆賊向無
 動靜審銳可知戒諭目把擬犯重慶雖未可信至於探我南川官兵先挑後戰此狡賊奸謀不可不嚴加
 設防者合行申飭為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刻轉行防守南川將領漢土官兵各將分定信地加謹隄

備。多方偵探。賊至則併力截殺。以示敵。賊去則嚴兵固守。以待時。既勿聽其挑戰。以輕出。更勿中其詐敗。以窮迫。一意慎重。共保萬全。此後但有警息。不時飛報。俱毋違誤未便。

議酌二將事權

為調選精銳。分任責成。以便進剿事。據鎮守四川總兵官劉捷呈稱。播酋楊應龍。逆命犯順。自知天討難容。招集苗兵。修圍設險。以抗王師。公然傳檄。欲出奇謀。一對頭。似茲桀驁。誠為一大敵矣。況職與會。甘同大征。職之戰陣。會素知之。今既發牌。點兵出犯。必自統敵。以向職。職之戰與守。尤宜加備。始克有濟。惟是標下官兵。僅止五千二百五十九員名。與中軍周以德。并千總易朝臣等下兵。共近七八千。為數甚少。難克制勝。合無容職於前兩次征伐。併原隨征克補房等得勝舊役兵內。揀選精勇者。連前共足三萬之數。自備軍器。痛加訓練。候本部院閱視。派定一路。或兩路。任憑指揮。親統進剿。成功之日。自有公論。倘不成功。甘當認罪。如兵選不精。器械不利。不以實心報國。不惟明有令典。抑且幽有鬼神。尤當殲之。等因。據此。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該鎮原為勦播而來。祇因在途延宕。致奉省多議。遂有調南之命。咎由自取。人所共知。本官聞報。即請交代。本部院以該鎮謀勇素著。且係會所憚。故議勉留。共圖大事。業已概行遵照。去後。今據前因。為照逆賊猖亂。奉天征討。凡有血氣者。莫不攘臂爭先。願效一戰。況大將乎。總兵劉捷。始而報代。或有怯懦之語。繼雖挽留。尚多疑似之論。乃該鎮不動聲色。卓然任重。教練兵馬。整頓器械。感激思奮。比前更倍。於是乎乘心大定。而奉議不生矣。茲者且賊誇張。恐防出犯。欲選精兵。分路進剿。此其一念。量敵之志。滅賊之心。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堅有可見。但新任總兵吳廣。不久將到。若一履任。例應交代。所據一應事權。進攻道路。合行議定。庶便責成。為此牌仰該鎮。即會同該道。公向劉捷。逐一酌議。要見該鎮一應事權。作何統攝。標下兵馬。作何分管。舊將分進何路。應否獨當一面。新將分進何路。應否總制。諸營軍中。貴和。何以同心。可免忌妒之害。決勝在合。何以併力。共收掃蕩之功。務俾上不誤國。下不殃民。一一面訂明悉。具由通詳。以憑定奪施行。至於劉捷。果能協同將士。矢忠宣力。運籌決策。奮勇直前。大收全捷者。是渠先人。昔已邁迹於九絲。而本官。今又流芳於播土。其功豈淺淺耶。本將應自有成算。無俟他人叮囑為也。

行東西四道查議運餉人夫

為忠切剝削。敬陳一得。以圖萬全事。先據督餉道議得。征播轉運軍前餉米一十四萬有奇。以通省丁糧一百一十九萬有奇計。該派夫十萬。每名負米三斗。日行三十里。限以三箇月。轉運營中。已允行該道議。派去後未報。今該本部院復看得連夫准之丁糧。編派無非均平賦役。重繁易舉。意耳。但夫止十萬。派之通省。不無騷動。及照川西川北。上川南下川東。四道地方。距播甚遠。上東下南二道。距播甚近。前項連夫。若於二道出夫。轉運事既省便。又可責成西北。上南下東。四道徵銀解募。既免動衆。民多樂從。合再酌議。為此除會按院外。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該道。上東下南二道。查議餉米一十四萬。若用連夫十萬。每名每日給銀三分。大約以三箇月計算。人各該銀二兩七錢。以通省丁糧一百一十九萬有奇。將西北上南

下東四道所屬州縣。免行派夫。每糧一石。徵銀若干。在官解作募夫工食。以上東下南二道。免行徵銀。重慶所屬。派夫六萬。彼處所屬。派夫四萬。專令轉運。銀限年終徵解。重慶收貯。應支夫限。次年正月。中旬。差人管押。馳至二處。聽候。道分派轉運。中間若有編派不足。在川東則於綦南等處。在川南則於高琪陸縣。或又於揀下募兵之內。多方召集。倘再不敷。或於他道。鄰近州縣。酌量派是。悉聽便宜從事。其合用行糧布袋等件。查照前牌施行。此事關係頗重。務要留心計妥。毋貽後議。方為完策。俱毋違錯未便。

行三省申飭詐偽

為請查差官真偽。以肅軍令事。本月初一日。據湖廣分巡湖北道呈。十一月初四日。據總督經略軍門標下把總何世卿。親執手本。赴道稟稱。奉提督劉差押小鹽二萬二千有奇。前去偏鎮土司。犒賞苗兵。載至彼處。不敢擅便。乞批執照。過關等情。當該本道。而審奉委根因。又據執出紙印花。關令牌一張。內云。總兵官劉帥。仰把總何世卿等。領銀二千四百兩。發買小鹽。前至鎮遠。施乘給散苗兵云云。九月十二日。提督府押。年月用關防。鈐蓋本官。印。又吐稱。奉總督軍門發銀。給劉總兵。差伊買鹽。苗苗。本道驗視牌內。字迹差訛。詰問應對。矛盾。恐係詐冒。除將載鹽船隻。封委巡捕員役看守。及將何世卿。拘留候外。伏乞查閱。卷案。會否轉委。劉總兵。令買前鹽。若無本官名目。即係詐偽。請頒憲令。容本道。盡法究擬。另詳等因。到本部院。批本部院。並未發銀。劉總兵。處買鹽。苗苗。此係播賊。因鹽禁太嚴。無從市買。故為偽牌。盜買者。一旦盤獲。令人快然。仰將原鹽。盡數沒官。何世卿。嚴行究詳。報去後。為照播地。所缺者。鹽也。無鹽。則無命。其來遠矣。故本部院。屢禁不許。鹽布與硝黃。入播者。一欲絕其養命之源。一欲杜其交結之奸耳。乃逆會。因見禁例。嚴密。無從市買。偽造假印。假牌。令黨惡。何世卿。詐冒官差。公然執持出境。直至楚中。盜買私鹽。二萬二千有奇。免船裝載。經過常德。而世卿。欲越關津。遂具手本。徑赴分巡湖北道。投見。希圖驗放。若非該道。注意詰出。幾為欺誑。第逆賊。既能偽造總兵。關防令牌。標制畫押。又指軍門。轉行差遣。可謂極惡。神奸。真無所顧忌者。誠恐偽造。關防假牌。假差。不止總兵。與本部院。兩處。而諸衙門。印記等項。或亦難免。則凡差遣牌票。往來文移。皆不可不慎。至於所買者。恐不止於私鹽一事。布匹硝黃等項。良必有之。合就通行。申飭。用肅軍令。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通行。所屬府州縣。并巡司。等衙門。及各隘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除尋常事情外。凡事干偵探軍機。或在境內。或在境外。差人收買。應禁軍器。或鹽布硝黃等項者。或係公移。或係牌票。俱要詰問。明白。辯驗無偽。方准驗放。如有文移失體。語言矛盾。及稱買實土。司出兵等弊。如何世卿者。即係詐偽。就便擒拏。解究。有功員役。分別獎賞。如或因循。怠忽。不行盤詰。及縱容。為奸者。事發。自干重典。決不輕恕。

發兵葦江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葦江。自殘破之後。欲守無兵。況戰乎。故從羣議。不設隘防。賊遂斂手。不敢狂逞。此緩兵之計得矣。今照三軍畢集。九伐在邇。所據該縣。城池。亟應豫圖。先用文武材官。統領重兵。鎮守其地。庶幾兵糧漸積。可以舉事。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該道。官吏。熱加酌議。防禦兵馬。應用幾何。某處某枝。其該若干。應

委何官何將統領先去備禦某處某枝。尚有若干。應以何官何將管束。聽候調遣。兵馬到彼。務要多方安插。糧草運彼。必須設法安屯。城垣關隘。毋得稍有鬆懈。公署倉庫。損壞者。火速修理。合用錢糧。一面動支。與工。一面具由通詳。慎勿膠柱。致誤事機。至於賊如不來。城內城外。作何分布。賊或入犯。在此在彼。作何應援。務須長慮。顧其保萬全。稍俟糧草運有次第。約期大舉施行。此係最急。速速議報。毋容遲緩。未便。

再申飭三省邊防

為佳節屆臨。再飭邊防。以戒不虞事。照得播賊猖獗。警報不常。本部院切慮攻心。又慮攻城。其隄防之約。申飭之令。已不啻再三再四矣。自今歲杪。元旦屆臨。固人間至慶之會。然兩軍對壘之際。非將士燕樂之時也。萬一酣飲而不知。醉而不知。賊反伺隙入寇。昏夜之間。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安能與之相角。其不取敗者。幾希。希合再嚴加申飭。為此牌仰該道。限文到。即刻移文各該鎮領兵將領等官。各一體遵照。凡目下舊歲之杪。新正之旦。此等月日。最宜謹慎。一切防備之策。比常務須加嚴萬倍。熟思慮。少為夜飲。常懷敵愾之心。共效徒薪之計。凡城池堡隘。去處。則晝夜備。以遏攻圍。糧草器械等項。則時刻守禦。以防焚劫。賊如不動。則敵兵固守。以養銳。賊若入犯。則併力合攻。以張威。務期各保信地。共收萬全。候本部院酌定。師期。不日大舉施行。至於營中火燭。與火敵之類。俱要謹慎。以防疏虞。敢有不遵禁諭。或長飲不知偵探。妄安忘其設備。致誤軍機者。敕劍具在。決不敢私。各宜慎之。勿自速戾。通具進行。緣由報查。

督辦安疆巨構集

為飛報萬分緊急地方事。本月初六日。據貴州布政司呈。據防禦黃平指揮徐登階稟稱。十一月十九日未時。探兵李孝夷頭阿保等各報稱。播兵數萬。由白泥出小大章營。又由構皮灘渡出苦菜坪。到白泥。下。又報播苗在興隆。搗頭。割三大營。八小營。今又發探馬來黃平。長沖。哨探。有大翁鋪軍民驚慌。搬移等語。查得各報兵情。如出一口。且黃平在播巢之中。防兵五千。眾寡不及。事勢燃眉。伏乞速令安疆。遣兵由沙溪入播。後。庶興隆黃平之急。少緩。同日。又據按察司呈。據興隆衛東坡堡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後洞。圍殺白田。乾溪。水口。黃眼。等屯。燒擄人口。房屋。即今糾合容山。九股。等處。叛苗。攻打興隆。黃平。東坡。爛橋。又執木刻。上寫把總。隆論。與隆通。衛官民。吾今督兵。數萬。追尋。奸徒。馮權。張。以符等。爾等早為發出。以免刀兵。執迷不悟。玉石不分。等語。即今屯兵。離城五里。上阻。重安。下拆。偏橋。中攻。興黃。徑通。九股。以為大逆。請將發兵。救援。又據監軍道張參議呈報。相同。各等因。到部。據此。看得播賊。揚塵。龍不知。滅在旦夕。尙且。聲兵。四出。為計。愈狡。積罪。愈深。及照。水西。宜慰。司兵。精將。勇。甲。播。萬倍。本部。屢有。秘計。令。爾。宣。慰。安。疆。臣。母子。與。目。把。人。等。就。中。取。事。向。未。見。動。未。審。因。何。觀。望。若。此。即。今。兵。出。黃。平。內。必。空。虛。若。能。率。兵。數。萬。暗。由。沙。溪。直。衝。腹。心。以。襲。其。後。賊。必。首。尾。不。救。勢。必。成。擒。黎。庭。掃。穴。功。收。此。舉。合。再。督。勵。為。此。牌。仰。宣。慰。安。疆。臣。照。牌。事。理。限。文。到。即。刻。點。兵。數。萬。親。自。統。領。督。同。目。把。直。由。沙。溪。徑。進。或。繞。其。後。務。入。豺。虎。之。穴。盡。掃。犬。羊。之。羣。解。黃。平。之。衛。建。拓。土。之。業。功。莫。大。焉。定。照。兵。部。及。本。

部題准事。例從實具奏。將母子。蔡嘉隆。恩。割播地。世守。目把人等。授以指揮。實職。仍重加懸賞。決不食言。如或。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不知該司。作何收拾也。慎之。慎之。速速毋忽。

行湖廣布政司催兵糧

為軍務事。案查。節行。湖廣布政司。調集。彼中。漢土。官兵。四五萬。分布。鄰播。關隘。一面。買備。半年。糧餉。隨運。適中。地方。并。委。官。打。造。軍。器。火。器。又。經。節。次。行。催。去。後。未。見。報。到。兵。糧。如。何。徵。調。器。具。如。何。修。製。即。今。川。貴。調。到。漢。土。官。兵。俱。已。舉。集。糧。餉。器。具。諸。事。皆。齊。本。部。院。即。自。建。牙。重。慶。與。師。計。在。目。前。只。慮。楚。中。齊。備。未。足。難。免。牽。制。況。蜀。兵。今。已。十。萬。之。上。日。費。本。折。不。貲。早。進。一。日。得。省。錢。糧。若。干。事。勢。燃。眉。難。再。稽。緩。且。聖。懷。西。顧。甚。殷。萬。一。以。該。省。兵。糧。遲。誤。震。怒。則。將。誰。諉。合。行。再。催。為。此。牌。仰。該。司。官。吏。即。便。查。照。先。今。事。理。轉。行。各。該。道。將。兵。糧。二。事。并。軍。火。器。具。作。速。備。辦。回。報。以。憑。施。行。毋。再。遲。延。未。便。

約束客兵

為軍務事。照得。陝西。三鎮。并。河南。等。省。官。兵。業。已。舉。集。渝。城。人。馬。衆。多。爭。端。易。啓。惟。是。禁。令。森。嚴。庶。可。杜。其。後。患。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該。鎮。官。軍。道。督。行。各。該。鎮。兵。將。官。各。將。所。部。軍。兵。嚴。加。約。束。凡。買。食。買。物。俱。要。兩。平。交。易。無。事。在。營。操。練。熟。習。弓。馬。槍。刀。有。警。即。赴。截。殺。務。要。奮。勇。先。登。倘。有。不。守。紀。律。在。於。街。市。生。事。或。騙。人。酒。食。或。強。取。米。菜。之。類。即。押。赴。令。前。按。法。網。打。如。情。罪。深。重。仍。斬。首。施。行。該。管。將。官。失。於。鈴。束。一。體。連。坐。不。貸。

委總兵劉綎防守綦江

為緊急軍務事。據兵巡上川東道呈稱。綦江雖已殘破。然城郭民居。尙堪整頓。為我老營。以備屯糧之資。萬一狡謀復逞。化為煨燼。則我數萬士馬。難免野棲。數萬芻糧。豈能儲積。請乞先發精兵一枝。令驍將一員。統領前去防護等因。到部院。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該縣。殘破之後。應用。文武。材。官。統。領。重。兵。鎮。守。已。經。牌。行。該。道。并。監。軍。及。劉。總。兵。會。議。去。後。未。報。今。據。前。因。為。照。綦。江。係。我。屬。邑。殘。黎。係。我。編。氓。發。兵。捍。禦。勢。不。容。已。第。恐。逆。賊。聞。知。拚。命。衝。突。實。未。可。知。必。須。大。將。坐。鎮。其。中。庶。得。角。力。及。照。總。兵。官。劉。綎。素。負。勇。略。為。賊。所。憚。者。相。應。行。委。前。去。彈。壓。則。先。聲。所。至。賊。膽。頓。寒。為。此。牌。仰。本。官。一。面。先。行。料。理。候。本。部。院。至。渝。而。議。軍。機。之。後。即。便。帶。領。部。兵。并。漢。土。精。兵。三。萬。名。前。往。該。縣。坐。鎮。賊。來。則。併。力。截。殺。賊。去。則。設。伏。勦。擒。勿。俾。跳。梁。稍。俟。糧。草。運。有。次。第。約。期。大。舉。施。行。

調施南兵入黔

為軍務事。照得播賊猖獗。勦兵征勦。查得貴州思南府龍泉司。係通播大道。應用官兵三萬。由此夾攻。但該府無兵可恃。若不酌處。萬一乘虛衝出。似非完策。所有本部院。徵調施南土司官兵八千名。不日經過黔武地方。相應免行入川。就近改從該府進播。不足之數。聽候另行調補。為此牌仰思仁道官。即行思南府。遵照。如施南官兵八千員名。到彼。諭令。暫且。住候。聽由。龍泉。道。入。播。分。布。施。行。除。行。糧。已。經。川。省。解。給。外。其。坐。糧。每。日。該。銀。二。分。四。釐。本。折。兼。支。俱。要。多。方。備。預。萬。兵。半。年。之。費。如。有。不。敷。速。詳。該。省。兩。院。借。

處接濟此係軍機重情如或違誤責有所歸并查該府及婺川防守官兵見有若干一併具由回報一面
多處糧料以憑另行調發馬步官兵仍呈撫院知會毋得違誤

查催糧料烘炒等項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播官兵業已分布進攻所據隨營餉米烘炒米糶馬匹豆料等項皆時下急需
先經節次督催并取各州縣已未完數目造冊查去後未據冊報誠恐遲誤合再嚴催為此牌仰
道官查照單開先令各起詳允買運及改徵本色餉米各項數目要見某衙門原買某項軍需若干已
完運貯某處若干有無實收可憑未完若干因何不行起解又秋糧改徵本色并各倉積穀運原定各
若干見徵何處未完若干即今收貯重瀘一帶濱江屯兵地方某處有米烘炒糶鹽豆料各若干炒米應
於某衙門炒備一一清查如有未完即便分投差人守催起運仍分別完欠備造文冊一本呈報以便徑
行查催其烘炒炒米該司具議呈以兵六萬計故僅造烘炒三千炒米六千今官兵既多一倍應否再備
上緊急議分行產麥州縣動支官銀再造烘炒若干一面先行一面詳報不許遲延未便

撫苗告示

總督部院示照得播賊楊應龍始於飛練繼於葦江殺戮官兵荼毒萬姓神人共憤王法不原致廢朝廷
奮怒調發天下兵馬五十餘萬即日進剿滅在旦夕乃逆賊尚不知死復行劫掠東坡爛橋王嶼更欲入
犯黃平興隆偏橋誠恐九股苗匪不知順逆誤聽誘哄糾合為害連累倍亡不無可憫合行撫諭為此示
仰偏橋興隆黃平地方九股苗匪知悉播賊楊應龍罪惡深重朝廷必勦既無可生之路又無招撫之情
毋聽誘哄黨護為非中有真心投降及衆所推服者許同差去撫苗官員引見該道量加獎賞或給以冠
帶管束地方其有誤入賊巢各苗又諭令潛行逃出歸依出首者聽其自新並不追問有能報效賊者
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并本部院題准事例加官受賞決不食言設或執迷不省大兵到日玉石不分悔之
晚矣思之慎之特示

行貴州道府招撫苗夷

為軍務事為此除發告示前來曉諭外牌仰該道府官吏即便添差機變能官人役同本部院差官指揮曹
仁佐前去九股地方撫拘各苗到官逐一傳諭播賊已犯必誅之條絕無招撫之路各安生理保守身命
毋聽誘哄黨助為非中有向化投順及為諸苗所推服者引見該道即加犒賞仍給以冠帶管束地方其
有誤入賊巢願歸者聽其出首許令自新並不追究有能率衆報效併力殺賊者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并
本部院題准事例加官受賞決不食言設或執迷不省大兵到日玉石不分悔之晚矣其應用賞需并製
造冠帶銀兩即於該道府稅課銀內一面酌量動支一面通詳施行該道府呈撫院并巡道知會俱毋違
錯未便

行二省各道驅逐播賊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頃糾各苗攻破東坡爛橋王嶼殺傷鎮遠許花等處屯堡仍令惡目何

漢良率兵屯制偏橋與隆接收九股生苗裏應外合結果不散及照偏橋運東西乃黔省交衝之地梓
商相連之所節行二省道鎮守官發兵分布偵防突出已不啻再三再四矣今寇入門庭患在肘腋未審
兩地文武各官作何防禦作何驅逐擬合嚴查為此牌仰該道府官吏照牌事理即會同總兵童元鎮備查
賊兵前攻東坡等處黔省官兵會否救應今屯偏橋等處二省官兵會否交鋒今既對營不散或合兵夾
攻或設法驅逐與夫九股生苗依附賊黨裏應外合或多方離散或用計購勦俱要同心協力拯溺救焚
以靖地方各體奉公之心毋懷秦越之視限文到三日務將各苗驅散驛路通達如或彼此觀望逗留不
前萬一失誤軍機以致債事本部院定行據法參究決不輕縱各具賊兵解散及有無失事緣由報查仍
移文都督清兵巡道守湖北督餉道一體知會施行俱毋違誤未便

再催湖北督餉

為緊急軍務事據分守湖北督餉道呈稱奉文催督兵餉已經買完米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零倉穀碾
米一萬五千五百石零陸續起運近又再催倉儲得米一萬石又動銀買米五千餘石接運前去等因到
部院為照該省信地應用官兵四萬有奇每名每日支米一升一月該米一萬二千一年該米一十四萬
有奇今該省前後具報止有米四萬五千不敷五月之食萬一師期難定數萬兵馬枵腹干係誠為不小
合再催買為此牌仰湖北督餉道官吏查照節行將四萬官兵一年之餉除已買及倉儲碾運聽該道催
運偏橋一帶收貯聽支外尚少之數或勸道屬庫銀糶買或再催倉穀起運多方設法星火措辦至於乾
糧烘炒炒米糶鹽等項俱要運赴彼中聽候支給此時川貴即目舉事不比往昔尚可稍待況播賊已破
東坡爛橋劫掠鎮遠偏橋一帶屯堡俱係楚中腹地即今各苗驅之不去見在彼中屯營阻塞三省官道
此是何等景象當事文武豈可泄然怠緩自貽伊戚也該道專司餉務責有攸關脫有違誤均屬未便速
將續買餉米的確數目具報查考毋違未便

行六監軍招降

為廣招降准免死以全億萬生命事照得逆賊楊應龍殘害播民與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征勦原只
誅他父子二人脅從罔治願播州之人雖曾與賊謀事領兵原是在他手下屈於勢力要非得已本部院
仰體朝廷好生德意並不追論況殺降者不祥誰肯樂此即今進兵在邇恐各頭目苗夷人等不知惻隱
仁政疑畏不出投見萬一大兵一至玉石不分槩加誅戮有所不忍合行刻發免死小票聽給收照以全
衆命為此牌仰該道府官吏即便密切分投差人直去播境傳諭應龍手下軍師黃明敬孫時泰等謀士何
漢良李旭張玉彭道何廷瑞等總管楊兆麒郭通緒何邦富等伊親田一鵬田良玉等提調巡守守忠
趙仕登謝朝休張漢武羅臣朱敬袁守剛王太安石勝偉等苗頭吳金錢吳金富石朝貴曹萬曹嚴等各
里頭日嬰國張讓穆紹袁鑿等伊妻田氏弟瑞龍兆龍從龍等管圍內官葉喜受閻懷石等桃溪莊丁五
十四里八十八局人戶節招九股苗及紅腳黑腳等苗俱許投降並不加害如有傾心向化願來投順者
俱見忠義先給免死小票執照待彼果有真心又將妻子親屬送質至日另給後票收執安插得所自今

伊始、盡洗舊惡、聽立新功、有功之日、照格陞賞、決不食言、如或詐降、及勾引姦細為害者、盡誅不貸。

投降執照

欽差總督軍門、照得播賊楊應龍、與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征勦、原只誅他父子二人、曾從罔治、今某雖曾與賊謀事、原是在他手下、屈於勢力、實非不得已、茲既傾心向化、願出投降、足徵忠順、應准免死、給票執照、為此票仰本人、即將妻子親屬送質、以表真誠、盡洗舊惡、聽立新功、有功之日、照格陞賞、決不食言、設或詐降、及勾引姦細為害者、盡誅不貸。

質妻子投降執照

欽差總督軍門、照得播賊楊應龍、與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征勦、原只誅他父子二人、曾從罔治、今某雖曾與賊謀事、原是在他手下、屈於勢力、實非不得已、茲既傾心向化、願出投降、足徵忠順、又將妻子親屬送質、尤見真誠、應准免死、給票執照、自今伊始、盡洗舊惡、聽立新功、有功之日、照格陞賞、決不食言、設或詐降、及勾引姦細為害者、盡誅不貸。

禁止恐嚇

為軍務事、照得易暴以仁、止戈為武、逆賊楊應龍、稱兵犯順、自干天誅、朝廷命將與師、凡以伐暴救民、非不得已也、近訪得渝城內外、有等無籍棍徒、諗知昔年逆賊久繫城中、士民多有與之相識者、往往假以通播黨逆名色、恣行恐嚇、人無甯居、殊可痛恨、不知逆賊未叛之前、播為王土、彼為王臣、何人不可與之往來、逆賊既叛以後、彼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自勦旨一下、其妻子頭目、半多去逆效順、投狀歸誠、況內地良民、誰肯以身試法、與之相通乎、且近奉明旨、止誅應龍父子、其餘脅從之人、但肯投降、即准免死立功、此在賊黨且然、豈有復以往事、波及善良之理、合行曉諭、為此示仰遠近居民、以後宜大家戮力同心、共圖滅賊、永除民害、其以前凡與播賊往來事情、不必告言、官司亦不必准理、若有造言生事、惑亂視聽者、事發審實、定行梟斬、決不輕貸、須至告示者。

動銀募運餉夫

為軍務事、照得運糧夫役、先據督餉道議將通省丁糧派夫轉運、呈詳前來、批行開、近該本部院經過簡資內陸一帶地方、據道路之言、咸稱派運多難、召募為便、應當通變、仍照本部院初議、責之上東、下南、二道募夫轉運、但募夫恐無身家籍貫、難以責成、就以該道原派里甲夫數為用、內下南定擬四萬、上東定擬七萬三千之上、合用工食每名日給三分、一月九錢、三箇月該銀二兩七錢、即以全省丁糧、共該派銀二十萬餘兩、并議以後督餉道、專管水運至重瀘二處、東南守巡道、專管催夫運至營中、如有夫無米、責在督餉、有米無夫、責在守巡、又經通行遵照去後、所據前銀、欲就派行各該有司起徵、但事勢急迫、且非徵科之時、合先勦解、以俟處補、為此牌仰布政司官吏、即於庫貯大木餘銀內、動支二十萬兩、以十二萬解川東、八萬解川南、充作運餉募夫工食、俟應徵之時、照例起科解補施行、此係立等雇夫事、理作速起發、毋得遲違未便。

禁遊民劫殺降夷

總督部院示、逆賊楊應龍、兇暴淫虐、嗜殺無忌、數年以來、播州之人、如在水火、近聞大兵征勦、紛紛攜家出降、去逆效順、便是良民、明旨寬仁、原許勿治、近聞有先年投出播民、及播邊一帶棍徒、往往指以報讎、及塘報名色、凡遇播民逃出投生者、輒恣行劫掠、不行報官、以致陷溺之民、進退無門、上失天地好生之德、下負部院招降之意、殊可痛恨、除已前不究外、今後但遇播民出外、帶有的親父母妻男子、或攜有牛馬家財、真心投降者、塘報人役、即報知所在各該縣、印官、與同將領等官、虛心查審、別無偽情、許即收留安置得所、如有棍徒將出降之人、乘機劫掠、阻絕來路、審實定行梟斬、若中有詐降之人、乘機出外、探聽聲息、即係奸細、一面收監具報、務要查審的確、固不容奸輕入、又不可阻其歸降、此在文武各官、調停而行、毋得違錯、特示。

行湖貴總兵應援思石

為萬分緊急地方事、本年正月初一日、據貴州兵巡思石道呈、據石阡府呈、准龍泉楊都司手本內稱、播酋楊應龍、喪心狂悖、大肆猖獗、已無天日、稱言各巡警不敵、龍泉思石、想是與外司交通、已將杜勝祖李旭全家抄殺、勒令何漢良、督同巡警、統領大兵數萬、攻打思石、龍整地方、事果燃眉、較與往時警報、甚屬不同、難容頃刻苟延、但本府孤懸僻地、將少兵單、設若突至、望難堵敵、請乞速移銅仁、并各總鎮帶調精兵、星夜前來急救、合行飛報等因、到部院、看得逆賊楊應龍、頃者方破東坡爛橋、旋復攻圍偏橋、黃平、今則又欲入寇思石、龍整、且先殺巡警、以懲怯懦、則洩何漢良、力攻之計、昭然見矣、及照貴州總兵董元鎮、湖廣總兵陳璘、欽奉節命、職在專征、若二將同心、協力、提兵合勦、勢如拉朽、且均有地方之責、難容坐視、合行督厲、為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即率部下兵馬、馳至思石地方、督同彼中防守官兵、多方分布、相機戰守、務要大挫賊兵、保全境土、上紓朝廷西顧之憂、下解軍民水火之危、論功酬報、俯賞具存、如或遲避不前、致令焚劫村落、矢陷城池、國有常法、何敢相貸、慎之慎之、先具起程日期、飛報查考。

申嚴南川防守

為軍務事、近據塘報官報、稱有恭江縣民李國、二李守耀、報三十日午時、接黃加言書信、稱楊朝棟正月初二日出寨、子山、此行必有事情、寨兵不時臨境、難以離動、今星夜走報、乞馬上飛報南川、恭江加兵、且黃加言口稱初二初三出有的信等情、報到本部院、看得該賊父子、自知滅期、計在旦夕、方寸潰亂、故隨處揚兵、如待烹釜、東衝西突、計無所施、據報前情、事勢近真、合行申嚴、為此牌仰該道、官更、即將南川地方警報事情、嚴責彼處土漢官兵、同心協力、決策運籌、分布把截、通播隘路、前後犄角、為勢、不時差人遠行偵探、該道、仍令兵一、面發令、責成西石二土司官兵、如賊果出、相機撲滅、倘再報情形夥眾、本官即馳赴援敵、如當捕殺之時、官兵遲避不前、即押赴旗、下令正法施行、若將官應敵失策、致賊滋蔓、為害、賜劄具在、決不姑息、先具遵行緣由、報查。

總兵以下將領各乘馬

有榮獲大奸巨惡或叛賊私逃而能捕獲擒獻者定行照格陞賞決不食言如或坐視怠玩不行盤詰以致叛賊私遁及受財賄放者事發定以賜劄行事斷不輕容各宜慎之毋忽仍移文思仁思石都清新鎮貴官守巡各道一體遵照具道行過綠山繳查毋得遲遲未便

犒馬千乘

為優犒首功十官以鼓激憤事照得石碇宜撫司宜撫馬千乘守禦邊城紀律嚴肅防逆入寇則枕戈以待時遇賊衝鋒則驅兵以向敵故擒斬者五十餘級而蹂踏者六七險崇功奪諸司之先首破叛賊之膽忠勤雅負勇猛足稱且妻秦氏隨營報效功亦可嘉俱應獎犒以鼓敵愾為此除部下有功目兵當即照功支賞外牌仰本官即將解發銀花四枝共重三兩二錢銀盤四箇共重一十二兩色段四匹共重二十兩銀牌二面本官夫妻均分收領以示軍門優犒首功之意本官承獎之後務要獎率三軍竭忠報國成功之日自有厚酬慎勿始勤終怠可也

再催貴州布政司兵糧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貴州兵糧整備半年之上迄今尙未就緒甚屬掣肘此時川中漢土官兵數計一十五萬之上分布已悉糧餉亦陸續運赴進兵地方惟黔省司道漫不注意本部院節行文移不啻千言差催人役絡繹不絕未審何事坐致稽遲即今該賊見屯多兵東衝西突於龍泉思石等處狂逞不已是明知該省以軍機等完戲故爾輕視若此今照師期逼近大舉齊進勢同燃眉合再嚴催為此牌仰該司官吏即將該省本色糧米并乾糧烘炒妙米魚鹽蔬蒜之類要見運完者見解何處何官監收聽支軍火器具製完者分給其將領收領未完者付否差人守催近日會題新募精兵三萬曾否募足見委何將領統督分布何地屯割如其中尙有未完備者上緊一日一次差人前去守催不出此月足備以便齊進此係立待定期事理先將已齊各數目并近日分路責成緣由飛報如經承所司間有玩愒愒期誤事者指名開來以憑解解以賜劄行事決不姑息

發令南川并湖貴各監軍道

為軍務事照得監軍道奉命監軍征勦播賊凡軍中分布漢土官兵指授緩急機宜當對壘之際部領士卒應進不進應援不援與夫臨陣退縮等事俱係軍令攸關特發令旗庶便行事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發到令旗一桿面收執軍前調度一應事宜敢有平時阻撓兵機不遵驅使臨陣畏縮退避致損國威及洩漏機密交通逆黨一切壞法干紀之事應按法處治者指揮千百總以下俱聽便宜以軍法從事偏裨副將即據實參呈以憑究處其遵奉緣由報查

行總兵劉綎進基江

為飛報地方緊急軍情事本年正月十五日卯時據重慶府同知管基江縣事周作樂報稱本月十四日午時分據本縣塘報報稱賊兵於十三日未時在地名大壩離縣二十五里將一人祭旗就將生員歐陽希然等房屋燒毀十四日又探得播兵二三百馬三隻由插旗山過三溪小河至羅一黃

家擄掠男婦不知其數將訴冤條款木牌丟水當獲一塊付令孤推王貴等馳報外車職看係地方緊急軍情理合塘報等因到部看符逆賊統兵已入基地殺人祭旗燒焚房屋擄掠男女且去城止二十五里該地防守兵陸續發去不下萬餘略不以一矢相加道不知設兵何用恐從此賊遂欺我怯懦長驅入寇若非大將親臨調度恐難挫其狂鋒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日整擄部下兵馬星馳前去該縣督同領兵將領等官多方設伏相機戰守機會可乘則率衆以拒敵事當少待則堅壁以待時務使逆賊不致狂闖地方得以甯謐軍中一切機宜悉聽便宜從事仍不時飛報以慰拳拳俱勿違誤未便

安置基南合各降夷

為慎收降以潰賊黨事照得收納降民業經監軍巡東二道會議散住基江南川江津一帶鄉村就中安插撫恤諸議俱已詳盡但數日以來據報擄帶家口續投者接踵而至誠恐地狹人多轉集一處宿食不便致啓變端合再設法安置使各得所為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便行基南合江江津等處責成掌印官將投降夷民除已安置得所外如有叢聚未便或目前以次來降者審無詐偽俱發江北地方散處中間裏有囊粟可以餬口者聽其自贖貧乏無所倚靠者即行該州縣掌印官查明酌其人口多寡給粥米於收貯稍穀內動支給養有司官柔遠有方降人得所者事完優薦若安插失所致有意外之虞者定行重處具安插過數目緣由報查

行兩省約期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同梟獍很過豺狼拒敵王師三省盡為塗炭殺戮將領萬姓悉被度劉惡極滔天罪已淪於不道孽盈彌地犯豈止於無將城野難堪人神共憤微尤可懼王法不原本部院奉命總督職在專征且朝廷斷以征勦為期則主將當以蕩平自誓即今糧草處處籌集而兵馬在在雲屯加之文武同心中外傳力既衆議已僉同應整師而問罪合就約會共伸大舉為此牌仰該鎮即便獎率文武將吏漢土官兵的於二月十二日各照分定道路同日齊進開刀勦殺至十八日各抵播州師期已定各宜奮勇據忠布昭聖武犁庭掃穴謀慮務出於萬全震盪天威戡定期收於一戰永清三省之妖氛其洩四海之憤恨用命衝鋒直前奏績者賞格具在斷不食言違命逗遛畏縮罔功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賜劄森嚴決不姑貸

分遣督陣員役

為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八路攻播每路應用督陣官兵各四員名官執紅旗兵捧令牌各一面隨營催督進勦庶幾人有圖志事功可集合就分定通行為此票仰執旗官某捧牌兵某一體遵照至期前去某路隨營督陣凡我漢土官兵但遇與賊對壘即捧旗牌奮力催督令直前衝鋒破敵如有怯懦不前退縮不進者即報監軍總鎮聽於令旗下登時斬首以殉如各官徇情阿縱隱匿不報以致失誤軍機者一體梟示不貸

撤資總兵陳璘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播賊披猖。致煩天討。凡為臣子。孰不欲投袂而起。滅此朝食。頃據湖廣總兵官詳稱。職過武岡州。據守備宗孟開報。奉下湖南道明文。轉奉兩臺止募得兵五十名。送職閱驗。送道備選。則楚兵之集合可見。又稱楚糧未見何處。器械未見完備。職所統廣兵三營糧食已缺。恐到彼復稱未備。乞請咨兩廣。召募與甯等兵。即不得四萬。亦得三萬等因。到部。除批行外。為照湖廣兵糧。本部院自昨歲六月以來。檄催文移。不啻千言。差過人役。往返無數。今查官兵數目。近於正月十六日辰常兵備道報稱。已召募過漢土官兵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鎮守哨兵一千名。見在備鎮防守。又本部院徑調永順宣慰司兵一萬名。保靖宣慰司兵一萬名。烏羅長官司二千名。其餘慶等司願報效。雖兵三千名。是前後已有兵三萬九千有零。其餘連鎮寧麻陽瀘浦等處加調者。共約四萬之上矣。其糧餉一項。湖廣布政司報稱。動銀糴買并播倉穀。已有三萬餘石。分守湖北道報稱。節奉明文。遵照動銀糴買并動倉穀十分之三。播米。共計七萬三千餘石。陸續見運。鎮遠等倉收貯。是糧餉已有十萬石之上矣。又稱買完鹽二萬斤。藍一萬斤。魚一十二萬斤。又發銀七百兩。於沅州辰州等處收買糯米。以作乾糧之用。其軍火器具。靖銅等衛堪用及修完者。已運沅州聽令取用。各等因。在卷。乃今本官未查確實。屢次具文中。稱兵糧何在。豈其入境之初。止聞人言。便爾周章失措耶。或先為此文。託之。不備。以為將來委過之地耶。夫應龍。小豎子耳。本官所當。又只八路之一耳。帶來廣東精兵。已及二千之上。本處土漢官兵。不下四萬有餘。撫院親臨。各道畢集。何所不備。而必欲招廣兵。若三省之中。有遼將。則招遼兵。有閩將。則招閩兵。是以環播三十萬之兵。將坐食以待。一二將領之招家兵也。事當何時決。賊當何時滅乎。本官當今驍將。海外皆知其名。決不以應龍虛聲。遂爾退怯。當由未至沅州。未見兵糧實數。故為老成持重之慮。但事以輕為而失。亦以重發而誤。即今師期已發。春水將生。若再遷延。便是夏日。狂賊得勢。平定無期。思之寒心。合行開諭。為此牌仰該鎮官吏。即便遵照將所部兵馬。已到者設法分布。未到者作速行催。照依額定期。責成信地進攻。仍諭領兵編裨將領。及漢土官兵。務俱齊心協力。堵穴墮庭。有功之日。定照賞格施行。如或仍前推委。不行懈怠。軍機者。本部院惟知執法從事。決不寬假。毋得遲違未便。

發劍

為軍務事。照得本部院。欽承主命。總督三藩。提七省之雄師。征一方之反賊。該兵部具題賜劍。以重事權。奉聖旨。賜劍。有不用命。許先斬後奏。欽此。除欽遵外。為照事屬三省。兵分八路。人心渙散。法在使宜。除將欽賜劍。留在轅門。遵旨行事外。所據六監軍。六總兵。各專生殺之權。咸有便宜之令。相應仰體聖意。各發一劍。以便行事。為此除將寶劍一口。發總兵官收候外。牌仰該鎮。即便會同總兵官。監軍道。一體遵照。安置營中。凡有隨敵避難。不肯用命。應夾攻而不夾攻。應應援而不應援者。即押至令旗下。以賜劍行事。毋得違錯。

行各道并委官料理各司職事

為軍務事。照得軍旅之事。非一才一力所能辦者。故上藉監司以綜理之。下賴百執事以分任之。然後羣

策羣力。輻湊響應。而成功可立奏也。播賊楊應龍。逆天造反。與師問罪。進勦在邇。頃將川中四路軍前。用監軍督餉紀功等道。費理監紀督運糧餉大小文武等官。俱經案行司道轉行遵照去後。今訪軍前實心奉行。事無不豫。至若視為末務。不行幹理者。尙爾懵然無知。萬一推延誤事。責將誰諉。所有原行分管職掌。合再通行申飭。俾知遵守。庶便責成。為此。

一行東南監軍一道。劉仰該道官吏。照例事理。即便遵照專理監軍職事。凡軍中運籌決勝。破圍擄集。出正出奇。用間用謀。或計擒元兇。或離散黨與。或擊東擊西。或將計就計。與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諸如此者。在該道與主將。臨事相機應變而動。非本部院所能遙制。以至官軍賞罰。將領功罪。軍中一切大小情弊。應徑行者。徑行應揭報者。揭報。仍督同費理監紀官同知史朝貞。推官高折枝。知府蔡宗憲。同知趙世德。計議而行。俱毋違錯未便。

一行巡上東巡下南巡。為此。劉仰該道官吏。即便遵照專理。綦江南川合江永甯一路。催督兵馬。紀驗功次。兼分督糧運執事。凡軍中合用本折糧餉。轉運夫役。俱要催督接濟。必使運夫不致失誤。軍餉得以疏通。至於擒斬功級。如遇官兵解到。須發費理監紀官。驗驗。真的除幼小婦女及無小功。俱削去外。其餘壯功。分別應賞。應紀。填給按院印發功票。一面行賞。一面呈報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一行綦江南川合江永甯費理監紀官。重慶府推官高折枝。敘州府同知史朝貞。馬湖府知府蔡宗憲。嘉定州同趙世德。劉仰本官。即便專理。綦江南川合江永甯路監紀二事。凡軍中運籌決勝。進止機宜。悉聽費理。擒斬功級。老幼真偽。悉聽辯驗。應紀應賞。一切奸弊。悉聽裁酌。摘發。百凡機務。仍呈監軍紀功二道。計議而行。務須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本官遊才。於斯見矣。俱毋違錯未便。

一行運收糧餉官。重慶府同知王陞。烏蒙府通判劉之淵。涪州州判馮泰運。協理達州州同李潤。放故。為此。劉仰本官。即便督同。榮縣主簿周有德。健為縣典史張時逢。青神縣典史李希賢。汶川縣典史蔣一浙。自南川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監收監支。幕職二官。各聽往來驅使。凡遇各府州縣轉運糧餉。到營。逐一驗視。乾圓潔淨者。即便照數隨營收貯。聽候軍兵隨便。本折兼支。照册放散。不許短少。仍多方遮蓋。不得混爛。其有糠粃不堪。及短少者。齊令屬簾潔淨。截數收貯。行令原解州縣。照數運補。至於一收一支。俱用平斗。毋容增減。各官俱聽巡上東巡下東道提調。其銀米或有不繼。及各處轉運遲滯者。即呈該道催發接濟。此處米或支盡。或移營就使。隨同官軍以漸而進。至播州止。此係三軍張口待哺。重務。如有託故避難。捏病推諉。致誤軍機者。定行從重究處。決不輕貸。

一行督夫運餉官。蓬州知州毛秉光。巫山縣知縣陳應式。為此。劉仰本官。即便督同。播州長官司司史口徐里。雲陽縣典史徐嘉慶。新甯縣典史熊子元。松坎驛驛丞張二南。自南川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餉。凡遇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遊擊任承爵。帶頭軍兵。同管押。晝則沿途防護。夜則加謹巡邏。一程徑送一程。計至營中。交與運收糧餉官收貯。明白。循環往來。隨同官兵以漸而進。運完停止。俱聽巡上東巡下東道提調。如運夫或有逃逸。不行送到官兵。

或有偷惰不行護運者，據實揭申該道轉呈本部院，以憑重處。若各官間有託故避難捏病推諉，致誤軍機者，亦行重究不饒。

一行運收糧餉官、夔州府通判尹紹皋、協理合州知州段文郁、放散爲此割仰本官，即便督同彭山縣主簿夏子賢、梁山縣典史劉國文、渠縣主簿陳迪、梓潼縣典史李楚、長壽縣知縣郭維屏，散給自葶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監收監支，照前云云。

一行督夫運餉官、大甯縣知縣何龍龍、儀隴縣知縣袁煥，爲此割仰本官，即便督同鄰水縣主簿張大化、仁水驛驛丞李兆慶、營山縣典史喻廷龍、烏江驛驛丞徐承智，自葶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償。凡遇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都司程試帶領軍兵云前。

一行運收糧餉官、彼州府同知李廷謙、新繁縣知縣魏光祚，爲此割仰本官，即便會同大邑縣主簿王家士、蒲江縣典史施雲鳳、金堂縣典史劉承恩、內江縣典史張希伯，自合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云前。

一督夫運餉官、榮縣知縣樂繼同、彭縣知縣鄭須德，爲此割仰本官，即便督同仁壽縣主簿吳國藩、彭縣典史羅富、昌安縣典史倪坤、德陽縣典史黃廷文，自合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償。凡遇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帶領軍兵云前。

一行運收糧餉官、順慶府同知馬性和、資陽縣原任知縣詹淑，爲此割仰本官，即便督同漢州吏目左鉅、峨眉縣典史張東陽、井研縣主簿吳時霖、平光驛驛丞黃斌，自永甯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云前。

一督夫運餉官、資陽縣知縣葉世孝、內江縣知縣楊應登、割仰本官，即便督同茂州判官梅子鳳、岳池縣主簿朱朝輔、夾江縣主簿熊伯仁、西充縣典史林元兒，自永甯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償。凡遇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參將王夢吉帶領軍兵云前。

行擊楊惟中

爲軍務事，案照先據管思石守備事都司楊惟中呈稱：卑職循例出謁郭參政，而議地方事宜，行至地名煎茶溪，正月初五日，逆酋犯龍泉，綁去土官安民志，除死傷官兵查實另報等因。到本部院，已經牌行該道，將本官姑饒死罪，聽立功保守思石地方去後。今二十五日，又據分巡思石及據該府復申，楊惟中先期徑至鸚鵡溪，將家眷移送湖底河下潛住，以致誘苗入境等因。該本部院會同貴州撫院郭，爲照本官身爲將領，定有地方，乃賊未來，輒舉家而走，擅離信地，遂爲逆賊所乘。土官安民志率兵交攻，身罹鋒刃，所部軍民無官兵救援，悉遭荼毒。皆由本官坐視，以致大失軍機。法應究處，此牌仰思石道官，即便將楊惟中嚴擊監候，一面備查該司殺虜人數官兵的有若干，漢土居民共去若干，龍泉司印，見在何處，及將本官失機情由，據實依律招參，以憑處治。其龍泉地方，一面責令參將陳良珪王一桂各多發勁兵。

戍守，仍行思石二府速備糧餉，聽候進勦施行。先具監候緣由報查毋違。

禁殺降

爲軍務事，照得石碛西陽土兵，近日得功，原係攻破金筑險，塞官壩大營。該本部院指授監紀道府機宜，用以塞賊之膽，庶使被害之人，早得出降，非漫爲也。乃各領兵官不知緣故，遂因此縱兵搜索，截殺降人，日報零級，殘民命，傷天理，是豈弔民伐罪之意。除查明另究外，應令申飭，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官，轉行各營領兵將官，禁諭漢土大小官兵，各宜靜守邊界，聽候令到，方許進勦。有投降者，查實引赴該道查明發內地安插，即以功論。如再縱兵殺降，不但不論功，審實仍以違令處斬，決不輕貸。毋得故違未便。

再催三省道鎮至期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征勦播賊，信地已分，師期已定。及令整備兵馬，屯積糧草，束裝以待。至期並舉去後，第恐大小文武，視爲泛常，致誤大事。合再嚴督，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即便會同該道將該路兵馬，整齊備備，糧草屯積停當，與夫軍火器具等項，一一整齊。至期督率大小三軍，一齊並進。所謂疾雷之下，不及掩耳，斬關而入。在茲一舉，若或至期卻稱兵馬未齊，糧草未就，遂巡不進，逗遛不前，致誤軍機者，救劄具在，決不敢私。各具遵行緣由報查。

爪探湖貴進兵日期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勦播，主將偏裨與監軍等官，信地已分，師期已約。業經通行至日並攻去後，第恐各路大小官員，視爲兒戲，至期觀望不進，有誤大事。合就差人分投爪探，爲此牌仰本官，即便馳赴湖廣龍興一帶地方，密探某路某兵若干，是何將官統領的，於某月日開刀進攻。某路某兵若干，是何將官統領的，至期觀望不進，遂查明白，據實先行飛報。既不許受囑徇情，又不許藉口差探，乘機生事，擾害官兵。查出罪不輕貸。

責成奢世續臨陣

爲軍務事，照得永甯原報土兵，係宜撫奢世續節申，自願領土出兵報效，協同勦播。本部院屢經行牌，整備聽分至期進攻，又經厚行犒賞，以示鼓舞。去後，今照師期已定，三省官兵，是日一齊開刀進勦。但恐兵不精利，徒以老弱充數，何以使強敵披靡。又或本官不親行，但使目把統領，何以使部卒用命。若待不能成功，或致債事，然後行法究治，即於本官不便。然於國家亦何利焉。相應再行申飭，爲此牌仰本官，即將部下土兵，行令目把劉國用等嚴行挑選，必人人精壯，一可當十。本官親自統率，躬赴播境，割營聽主將號令。至期開刀進攻，直搗賊巢，掃穴犁庭，用收奇捷。彼時論功行賞，自有特異之典。如或託諸部目，不行親詣陣前，有誤事機，訪出重處，賜劄具在，定不輕恕。

稿再御龍

爲軍務事，據西陽宣撫司宣撫冉御龍，并把總冉大周各申解，督率目兵，克破官壩大寨，共擒斬播賊三百零一名，顆到部。據此行據監軍道驗明，除將部下有功目兵，當即照功行賞外，看得宣撫冉御龍，壯懷

激烈紀律嚴明志滅窮兇則奮勇先登大破險寨於二日恩聯勁卒則得力轉戰首建奇捷以多功賊磨因之阻寒忠勤自茲表見把總冉大周心存報效力在據忠擒斬亦多功可嘉尚俱應獎犒以鼓敵愾爲此牌仰本官即將解發銀花二枝其重二兩銀牌二面其重二十兩銀盤二箇其重八兩色段二匹送給本官又重一兩銀花二枝色段一匹白銀八兩賞冉大周各收領以示軍門優犒之意本官與冉大周承獎之後務要獎率三軍竭忠報國掃穴犁庭成功之日自有厚酬慎勿始勤終怠可也

行道鎮破會校計

爲軍務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稱緝獲楊酋老虎兵劉奇才劉恩供稱應龍聞知各省大兵分作十二哨進播應龍與心腹莊局家丁內親管估刻共一萬七千人同上海龍圍拒守本團實在倉米大小三四千間其未上刻外親管苗兵井里民兵於養馬城養雞城李三窩等處硬割營寨應龍號兵二萬於干溪頭鋪割一大營拒川路楊朝棟號兵二萬於桃溪填壩壩頭割一大營拒水西井烏江兵田氏號兵一萬於毛坪割一營防永甯截龍圍後路令太監劉元提調顏和羅留元尙意等集六統制所轄漢夷民赴板山圍敵水西羅兵令總管何漢良統集湖廣漢漢拒馬騰等圍敵思南龍泉偏橋兵令僞安撫楊珠并楊留陳天恩楊三等統集西平瓮水司地黑瑞夷漢兵敵河渡江界牛場平越兵令夷頭羅剛等領安羅三寨苗兵拒合江永甯之兵另以兵十名立爲一隊內三名用長槍三名用短刀一名用斬馬刀或撈鈎另總用兵一百名披虎皮常川教演驚嚇馬軍等情轉報到本部院爲照該賊久知我兵四集亦知滅期不遠分兵拒險拒我進攻觀其收人心腹莊下上圍固守又教各兵假辦虎形驚嚇馬軍一則儘力死拒一則退圍以守此狡賊勢所必有者惟目前破敵之方制勝之策亟應預謀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將播賊分營屯兵拒我攻勦與教兵披挂虎皮等計并賊所用長槍刀弩等器逐一多方籌算查照近發進兵須知事宜參酌熟講彼用何項狡計我以何策破敵務須密諭三軍俾人人悉知其計以鼓臨敵膽氣仍通行各將領知會毋違

行湖貴道鎮分定官兵信地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八路攻播獨任其四給任其三楚任其一除川省四路業已分布外所有湖貴二省文武官員前雖有行尙多缺略茲者官兵在大備應再酌定申明庶便責成如貴州一路從烏江進則貴陽兵三萬餘總兵童元鎮參將謝崇樹守備陳雲龍沐燦中軍張樹劉岳土知府隨澄知州岑紹勳等主之一路從沙溪進則水西兵三萬餘參將朱鶴齡宣慰安繼臣千戶王安民等主之此皆貴州左監軍楊寅秋督也一路從黃平進則合興隆黃平平越兵三萬餘總兵李應祥副總兵陳寅參將楊顯劉效節守備汪如淵宣慰彭元錦等主之此貴州右監軍張存意督也一路從龍泉進則偏橋兵三萬施南兵八千總兵陳璘副總兵陳良批參將王一桂都司錢中選守備王之棟徐允爵宣慰彭義政宣撫覃宜厚玉鑑安撫覃大豐等主之此湖廣監軍魏從蒙督也其宣慰彭元錦查先該本部院調兵一萬山偏橋進今據貴州撫院咨稱調該司兵五千駐興隆如該司兵五千已駐興隆則尙有五千應進偏橋本官宜

自領一路五千責成忠勇目把督領一路五千以上三總兵合四川三總兵陳璘在偏橋李應祥在平越童元鎮在貴陽劉繼在綦江吳廣在永甯馬孔英提騎兵往來接應勇將強兵星羅密布其有虎豹在山之勢加之副總參遊宣慰官撫等官左右聯絡犄角備有首尾率然之形區區小醜不足平矣自今師期已在眉睫毋容頃刻少緩者所有酌定信地合再通行遵守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總兵官轉行部下分定副總參遊都司守備宣慰官撫知府知州安撫長官等官各一體遵照分定信地點兵馬整備器械運籌決策束裝以待至期黎明一齊開刀入關勦殺施行師期已定道路已分如或畏怯不前逾期不進致誤軍機者賜劾具在決不輕貸如龍泉賊勢未退總兵陳璘即發驍將一員帶領勁兵一枝星馳前來合思石等兵一齊直搗一面先行勦逐一面隨後進兵無容滋蔓各具遵行緣由飛報查考

行湖貴二省照川中懸賞

爲軍務事照得征播懸賞條例業已奉有欽依通行三省一體遵照去後今照官兵屯營播境即日掃穴犁庭然非重賞無以鼓三軍之勇除川省各路已經解發官帑付監紀等官隨營懸示克敵犒賞外所有該省應合一例舉行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於軍餉銀內勦支每路發一千兩或二千兩封封停當差官解去軍前交與管餉官收貯遇有險寨險圍及大枝勦賊官兵如肯用命者酌量懸示不拘三五百兩約以當先用命者有成就者即便給賞則人心見利必趨而逆賊可以不戰自屈矣具支解過緣由呈報查考毋得遲違未便

令催安峇二土司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造反奉命弔伐三省合兵同日進勦已經酌定師期移貴州撫院并行監軍總兵轉行領兵流土等官一體遵照至日舉事及慮該司兵不精利強敵無能披靡官不親行部卒不肯用命屢行申飭嚴加挑選督至播境聽令去後今照師期屆臨正耀武揚威之日奪關斬寇之時合行督進爲此除差官督捧令旗前來外牌仰宣慰安繼臣即便督令日把陳恩等將部下土兵三萬名親自統率照依分定信地於二月十二日開刀勦殺十八日直抵播州及照此役總兵官六偏裨無限宣慰司三宣撫司五而土知府知州招討安撫長官則又無限也各擁雄兵死士之衆均懷據忠吞賊之謀已非一朝一夕矣若該司存狐疑觀望之心蓄鴆蚌相持之計恐爲他人所乘如近日惡目趙士登者李佩謀之不早而爲會文學以計取之目今佩惟垂首喪氣已耳本部院指授立功在此在彼何足爲異第恐如李佩一失既於本官付託不效即於國家尺寸無補將何報稱以答主命宜早決之毋自誤矣慎之慎之

行高推官專督土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猖亂奉天征討進兵逼近撲滅可期但惟南川一路漢土錯雜南北相擾人情既多築營將官更鮮覈取若不專官約束何以驅用命而肅軍紀也爲照推官高折枝恩信素孚土人推服況當見在徵紀相應就近行委爲此除差官督捧令旗前來外牌仰本官即將西陽石柱二司土兵二枝聽

其提調時加鼓舞以增敵愾凡軍中一切進止機宜仍約會總兵將領計議而行若有難破之寨難登之險或大枝勁敵勢難仰攻者則懸重賞或三五百兩功成之日即移管餉官照格行賞俱聽便宜行事至有不用命及雖次亂紀者緩則綁赴監軍道以尙方從事急則本官會同將領士兵徑於令旗下施行本官務要大展謀猷早奏成績庶幾不負任使其將領等官如有騷擾或畏縮不前者據實揭報以憑重處施行

平播全書卷十

牌票

行令各道徑自料理軍中事務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征播師期業已計定軍中一切事務既不可缺又不可遲若件件請詳然後乃行往返耽延坐致遠誤相應暫破拘繫用從權變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今後除機密重情法應計議者仍聽通詳外其餘一應小事應用文武調撥兵馬轉運糧餉計處運夫起發軍火器具火藥馬匹匠作人夫等項但係軍中緊急事件一面徑自酌行一面具由呈報不必呈請致滋往返耽延誤事統俟兵務完日仍照舊規施行通毋故違未便

行四兵道督催運夫

爲軍務事近據各委官報稱各處運夫多有一人包攬數名及將領到米糧賣空身前來直至交米州縣方行買納米費或無米多束手無策輒至逃避等因看得運夫一節屢行正官經理申嚴再四今乃不行清查委之無力棍徒假稱省祭義官名色藉以同眠致滋奸弊今進勸期迫若前途營中乏餉有誤軍機即將經承各員役寸斬亦無益於事應合嚴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行各州縣凡派有運夫者各掌印

官責有風力佐貳首領前來如佐領不堪掌印官即將印務交與教官親自督押前來領運刻期交納以後若仍有包攬逃走等弊致誤軍機者先將掌印官鞫問其餘以下員役定行以軍法重處決不輕貸該道立刻催行毋違

行川東鎮中防茶江軍情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初六日卯時據總兵官劉挺呈據標下領兵防禦茶江都司周敦吉等報稱楊會親統苗兵二萬由大路松坎安穩楊珠領苗一萬有餘由小溪里程州地方只在初七日來犯茶江等情到職看得所報雖未委虛實在我分布宜周除將撥兵馬分割險要如果入犯分投截殺及行防禦江津將領隄防楊珠程州等賊嚴加哨備遇警聽令夾攻務獲萬全等因到部看得逆賊頃者出犯龍泉因被我兵破其金竹官壩巖圍等寨遂爾撤回內顧連日略無動靜已甚疑之蓋狡賊探知湖貴各路兵勢稍緩特欲併力茶江或明由正路誘敵或暗從間道攻襲猝死一逞以挫我鋒此先發之術昭然甚明所據防禦誘餌之計當在此一舉以奪其魄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刻傳諭茶南江津各路將領等官多方哨探加意隄防將撥兵馬籌定計策或挑戰以誘其來或設伏以斷其後機會可乘則併力一擊時當有待則少俟並舉事緩指麾將領截殺事急該鎮奮勇前驅務使逆賊不致得志而我銳氣自此騰揚有不戰必勝矣

行道鎮禁兵爭行連坐之法

爲軍務事照得各營官兵奉命勦賊聚首一處便是一家遇有些小爭說當聽同夥老成曉事者叶和勸解即宜冰消釋釋有何難受便至羣毆不顧身命大功在前各將好漢氣力殺賊有名有利到家父母妻子望見歡喜今爲小忿私鬪喪身豈不失望又無美名此本部院深於各兵有所不取者合行戒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各路領兵將領等官一體出示曉諭各營官兵知悉今後但有二人相毆不論是非各網打一百聚至十人以上者擄將起鬪兩人亦不論曲直並斬以徇若事起散兵仍非坐甲長事起甲長非坐隊長事起隊長非坐哨長事起哨長非坐千總事起千總非坐將領定行連坐各按軍法從事斷不輕貸

行劉總兵截殺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初八日卯時據總兵劉挺報稱本職於初六日抵茶江隨據哨役王時報稱播會出犯東溪等處本日中午時又據監軍道差役口報撞見播會步兵千餘馬兵五六百已出俱披紅絮被各執長槍等情抵晚又見號火傳至有警看得楊會自出之情雖未委真的然賊出情形已具除於初七日發兵前去東溪迎敵并劉老營相機進勦外理合塘報又據川東監軍道稟報相同各等因到部案照初六日據報會兵必於初七日出犯茶江當即牌行分兵截殺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此賊曾有傳言但探得該鎮在於何處必要決一勝負據此是知該鎮已劉茶江故首出此地欲挫該鎮銳氣實未可知但今各路俱將進兵彼會親出則前有勦敵後有警報正其奔氣之時一戰擒之未可知也今毋論出與不出然

賊兵既已大至，自宜整兵迎敵。為此牌仰該鎮，即刻督令部下大小將領，相機戰守。賊如果來，若銳氣甚熾，則堅壁以待，疲困然後分兵擊之。設若初來未整，即指麾率師併力勦殺，驅逐入巢，不必牽延時日，致滋狂逞。此該鎮初出基江第一功也。慎之慎之。

行四兵道催兵糧

為軍務事，照得勦播與師，已在目下。師行糧從，理所必然。乃近日訪得糧向未運至邊城，夫向未催至邊地，至於委用分管糧運各官，往往恣行推諉，如陸雲松已到而稱病，如段文郁中途而復返。遠者遷移不來，近者改委不定，臨事避難，習以為常。轉相效尤，牢不可破。異日誤事，即以重法處之。彼避事之人，亦自甘心於國事何利焉。合行申飭督催，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馬上差人嚴催各委官，務要齊到原派地方，再催各經管官，將原派夫役亦齊到原坐地方，伺候進兵。隨運米糧，在各州縣者，速運至近播城邑，以便轉運。該道仍與監軍道及總兵官大小將領，不時計算，或營中道路延長，夫數量應增募，或進兵路分多歧，官夫亦應分隨，或軍士應自行帶糧，或運夫應各帶兵器，一切事宜，原行未備者，徑自酌處妥當。要在濟事，本部院不從中制，如以成議已定，略不關心，延緩稽遲，以致誤事，即該道安得辭其責乎。以後但有某處官到，某處夫到，不時揭報，以憑稽查處治。有委官推託希圖改委者，另自參呈重究。

曉諭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本部院於二月十二日起馬，親統天下兵馬五十萬分十八路並進，前往播州，擒擊逆賊楊應龍。凡該州地方漢土官民九種十三姓楊保人等，投降者全家免死，拒敵者九族皆誅。擒斬應龍父子來獻者，照格陞賞，的不食言。

查動銀兩招撫投降苗寨

為軍務事，照得興隆等處九股夷苗，近日羅拜投降，實出真誠。據委官指揮曹仁佐稟稱，招過四十餘寨，本官自備銀五十五兩，買備花紅牛酒之類，賞過各苗。即今見在招撫，所據合用銀兩，應合動給。為此牌仰新鎮道官吏，即查各願撫處寨苗，是何寨分，如果出自真誠，該道即於都勻鎮遠等府縣庫庫庫動銀兩酌量動支若干，打造銀牌，買備花紅牛酒，另委一官同指揮曹仁佐前去各苗寨撫處，事完將動過銀數委過職官，撫過苗寨，冊報查考。此係綏柔遠人至緊首務，毋得遲延未便，仍呈該省撫院知會。

行劉帥防賊衝突

為軍務事，據理基江監紀官同知史朝貞稟稱，審議生擒苗難受吐稱，楊應龍命母柱程州周俸祖等六提調，其統兵九千人，先來割營東溪，又於松坎地方修截路二條，探聽大兵出日，親來基江迎敵，并命直衝重慶等因。到部，看此路既有盛兵，又有該鎮親臨調度，逆賊即生兩翼，亦莫能越。胡為尚敢狂悖，拒命長驅，與言及此，令人切齒。為此牌仰該鎮，即將基江一路關隘險阻，箝林去處，前後左右暗伏奇兵，數枝安置，硬弩火器，分布停當。賊如不動，則挑戰以激其鬪，設或來衝，則奮力以折其鋒。必須前後掩至，左右夾攻，奮勇血戰，一鼓成擒。所謂衆人逐兔，在茲一舉。該鎮其決策圖之，倘或不備，不行備禦，不行修力，萬

一長驅直衝，而莫能堵，或從歧路夜入，而襲其後，不但該鎮前後受敵，恐府城為之震驚矣。此在該鎮慎之毋忽。

行安疆臣一意進兵

為緊急軍情事，十六日據塘報千戶潘之玉報稱，二月初八日，有貴州宋宣慰母大哭進城，赴院道報說有子承恩，在洪邊割營，被楊會發兵擄去，隨從兵士千餘，盡被殺擄。又據武舉周英單騎飛報，初六日會兵來戰，一陣散去。初七日五鼓，不知苗兵何時已渡洪邊河來圍營。周英覺早，即時上馬逃回，視承恩被捉，是實。省中嚴謹城門，士民甚是驚惶。等因到部，看得宣慰宋承恩，素非逆賊敵手，而使之孤軍劄於比鄰之地，此亦設備者之疏於計也。本官身膺重責，既不度量，又不隄防，致賊夜渡圍困，若履無人之境，破寨被擒，實出自取，何足為異。但承恩原係逆賊之婿，就中伴輸詐敗，希圖取事，實未可知。矧安疆臣與宋承恩，雖有同僚之誼，據其時事，恐亦難與為之援者。即今大兵已進，立等獻俘，若持姑息之心，更懷觀望之計，不知承恩與朝廷孰輕孰重，萬一不察顛倒，不辨是非，奉制怠緩，致誤軍機，恐非臣子之義，亦非身家之福。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查照原行欽遵明旨，一心任事，親自統率兵馬，火速自抵播州，務將黨惡盡斬元兇就擒，一以見該司官日報國之忠，一以表不負本部院與貴州責成至意。如或藉口同僚，有礙加兵，狐疑不進，觀望不前，縱賊長奸，致誤軍機者，即係通同詭套，誰肯信之，是蹈播州之漸也。慎之慎之。

再催各路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大兵併臨，賊必窮蹙。乃今數日以來，杳無動靜，似懷畏縮之心，尚有觀望之計。沮銷士氣，甚屬不振。合就查催，為此票仰該道官吏，即查該路官兵，既已依期併進，正揮戈躍馬之日，爭旗奪鼓之秋。綠何軍中絕無消息，連日未見捷報，不知是何情形，牽延時日，一面嚴督上緊籌集，一面定計先擒元惡。星火飛報，以慰拳拳。如或再行延緩觀望不前，及輕率寡謀，為賊所誘，致誤軍機者，有賜劍在，慎之慎之。

申定銜銜賞賚

為軍務事，照得賞格內開，苗級一類，賞銀五兩，今加倍賞銀十兩，已經懸示外，為照近日克破金竹關壩等寨，所獲功次，此係未進大兵之前，勦勦容功，照級賞賚斬級之人，今大兵既進之後，與賊對壘之時，當以銜銜破敵為第一等功，不分有無功級，首當優賞，得級者次之。庶人心奮勵，苦樂適均。合就通行申明，為此牌仰該道，即便轉行各該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今後每營先定銜銜人數，凡遇上陣大敵，銜銜之人，果能奮勇當先，破陣致挫賊鋒者，擢斬功級，或係有名首惡，或係脅從餘黨，直俟收兵解驗明白，聽委官照格給賞，領回。聽本營領兵官通計功賞若干，分別定數，銜銜者重賞，斬級者量賞，以示殿最。如銜銜雖定，而臨陣之時，未曾破敵，皆由對敵散兵自獲功級者，則全賞斬級之人，銜銜不與，不許妄冒混爭，及徇情不均，如違各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

獎總兵劉挺首捷并催兩省進兵

為軍務事。本月十八日卯時。據提調茶江總兵官劉挺報稱。十二日出師東溪進。隨報揚會添兵七千。助提調楊兆麟率砲鹿罕等。拒敵王師。就經分布標下官兵進剿。十四日本賊到李漢塘前哨。望見賊衆。是日天晚。彼此割營。十五日黎明。與賊大戰。從卯至未。我兵連破敵陣。攻打二洞。當陣擒斬寨長頭目。并賊級。及俘獲婦女牲畜頗多。各賊奔回柘木洞。見在圍困。找廟攻取。必期盡滅。以便長驅。等因到部。查自大兵並進之後。數日以來。通無動靜。又經三次督催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八路奔進。獨該鎮首破賊鋒。功稱第一。孰有讓焉。自此賊膽已落。諸寨震驚。破竹之勢已成。堵穴之功可必。但柘木洞雖已逼圍。尚未克破。誠恐人心易驕。賊詐難測。既因圍困。再防賊兵出援。法貴速圍。用收成績。為此牌仰該鎮官。即便督率官兵。將柘木洞。一面奮勇進攻。以收全捷。一面多方設伏。以斷救援。堵此羣醜。長驅而進。畫定方略。早殄渠魁。雪軍民向隅之悲。紓朝廷西顧之慮。此該鎮竭忠盡節。亦本部院之所最望者。慎之慎之。

一行五路。自此賊膽已落。諸寨震驚。所據各路官兵。亟宜乘此瓦解之勢。共收掃蕩之功。合行督催。為此牌仰該鎮官。即便切責將領官兵。務要彼此協力。早夜圍剿。直搗賊巢。盡殲羣醜。雪軍民向隅之泣。紓朝廷西顧之憂。如或再行怠緩。奉延不進。本部院以奉行之遲速。為功罪之斷案。尙方嚴重。恐難追悔。慎之慎之。

禁軍兵不許執捕運夫

為軍務事。照得運夫之役。專為轉餉。以供官兵肩擔。苦備極者。乃運至營中。轉回中途。而遇進營軍兵。中有不遵紀律。擁衆恃強。將人夫截路拘執。或搜取隨身帶帶。或勒令挑負行李。以致未進之夫。或畏懼逃回。或借此中止。致誤軍機。深可痛恨。除已往外。合行嚴禁。為此牌仰領兵將領等官。今後分發軍士進營。務要嚴諭恪守紀律。如有仍前用強執運夫。搜去盤纏。及勒令挑負行李。以致遠誤軍餉者。許領兵官。即將違犯軍兵。登時斬首以殉。如領兵官徇情不舉者。本部院爪探員役報至。定將本官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

督勵運餉官夫

總督軍門示

- 一、軍印官不親自押夫運餉者。能職不敘。
- 一、押運員役包夫者。斬。
- 一、運夫脫逃者。斬。
- 一、運夫違限一日以上。緝打一百。三日以上者。斬。
- 一、運夫違限三日以上。脫逃三人以上。押運員役緝打一百。違限五日以上。脫逃十人以上。皆斬。
- 一、軍兵搜奪回夫盤纏。及勒令背負衣械者。斬。

催總兵劉挺進兵

為軍務事。頃據該鎮報稱。兵至李漢塘。與賊楊兆麟砲鹿罕等對敵。連破二洞。擒斬多功。餘賊奔回柘木洞。見在洞前圍困。以俟找廟攻取。必期盡滅。以便長驅。據此。則楊兆麟等。皆釜中之魚也。乃今四日之未見克破。第恐賊兵出救。不無牽制。法在速圍。不宜久待。為此牌仰該鎮官。即刻督率將領三軍。多方分布。一而大張必助之威。一而開布投降之路。籌定方略。相機撫勦。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若此賊不滅。糧運難通。糧運不通。長驅難計。老師費財。非完策也。慎之慎之。

催督安疆臣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貴州宣慰司兵。既甲於諸司界。更通於各路。誠能失心。幾寇。何異摧枯拉朽。今四川茶南兩路。已成破竹之勢。西石二司。更多克洞之功。乃宜慰安疆臣。胡為半月之上。按兵不動。似有首鼠之計。明懷蚌鶴之私。除暴安良。據忠報國。恐不應如是。合就差人守催。為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目把陳恩柯阿哥等。統領勁卒。直搗播州。賊斬元兇。蕩平羣醜。庶幾上答朝廷委任之誠。下盡臣子修職之分。不然付託不效。心事不明。即百口無以自解也。慎之慎之。

申諭兵將

為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大逆不道。與師征勦。將皆東南西北之豪傑。兵多邊腹土漢之貔貅。遠者萬里而來。近者千里而至。一時聚首曠世奇逢。以此堂堂之師。赴赴之士。魔旌所指。不日就擒。真足以雪衆憤而伸國威。各路將官。共襄厥功。但恐八路入關之後。會合播州之間。將權不一。軍令多弛。萬一爭功爭財。自相起釁。甚非所以肅天討而安職分也。及照本部院奉命專征。職在安民。如將官格違職業。樹有勞績者。固與之敘功。若故違軍令。自作不典者。亦與之定罪。然俟其有過而罪之。不若禁使勿犯之為愈。合行嚴諭。為此牌仰該鎮官。即便轉諭各營諸將。各司土官。一體知悉。方今入境分道進剿之前。目下抵播首惡就擒之後。毋爭功起釁。毋恃強而乘機報復。毋恃強而縱肆欺凌。俱靜聽本部院秉公敘錄。其沾得賞。如或故違不遵。盡削功勞。仍重加參究。決不輕貸。

行五分守動倉穀碾米

為緊急軍務事。照得征播官兵。俱已進營。節報攻破險洞。擒斬俘獲。漸有次第。惟軍前糧餉。雖經儲積頗厚。要在有備無患。斯為得策。今查通省府州縣預備等倉。穀穀數年以來。未經動賑。即有賑貸。去處又經買補填實。相應酌量動支碾米。以濟急用。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行後開府州縣。將見在稻穀。無論預備常平社倉。俱即動支三分之一。星夜碾成熟米。係沿江等處。一面先行起解。不沿江者。相距不滿一二日之程。一而陸運水路地方。以次轉運。仍各照後開坐定去處。聽解軍前支用。其應委職官。與陸路合用人夫。水路合用船隻。俱要先期備辦。以便隨時發行。仍令各衙門文到之日。先將見在穀數。及應碾米數。先行飛報查考。毋得遲延未便。

獎賞克洞官兵

平播全書 卷十

為獎賞首破險洞官兵，以鼓敵氣。事連據監軍并巡道報稱：總兵劉挺、勇率兵將克破柘木險洞，擒斬多功。等因。塘報到部，為照柘木洞係極險要，風稱險惡，從來奔效忠，楊應龍所屢圖之，而不能一造其城者，乃本官獎率三軍，奮不顧身，一鼓而破之。大振我軍之威，立破逆賊之膽，功居第一。捷報無雙，所據本官之決勝萬全，及將士之鼓舞用命，均有可嘉。相應獎賞，以鼓舞進。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發來共重二兩銀花一樹、紅段一匹、綠段一匹，又勳支懸賞銀五百兩，內將二十兩折充銀盤杯盤，同花段送交該鎮，除銀四百八十兩，聽憑該鎮分散部下官兵各收領。有死傷者，仍厚為優恤，以示本部院旌異首克險洞懸賞之意。具支送過緣由報查。

催各路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八路官兵，會合進剿，今已十日之上。昨據總兵劉挺報稱：柘木等洞，又經本部院勳支犒賞外，其餘各無一聞。為照各路戰將，無慮數十萬，乃今有以沿途小伐塞責者，有全無一功具報者。悠悠曠日，老帥費財，殊非長策。合行申嚴督催，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嚴催部下將領官兵，務要同心協力，奮勇爭先，剋期會合，擒賊擒巢，萬全取勝。以慰衆望。毋得逗遛觀望，曠日持久。自貽伊戚，以毋妄聽誘引，輕率募謀，墮失機宜，懷懷軍令，在本部院毫不寬假也。慎之慎之。

查通省庫銀解充軍餉行守巡道

為軍務事，照得征播官兵，分路並進，節報剋破夷洞，擒斬頗多。第七省官兵，日費糧餉，不可勝計。目今司儲已支大半，而師期難以逆料。錢糧宜當預慮，檢査通省府州縣在貯銀兩，堪充軍餉者，數雖無多，亦可濟用。擬合通行清查，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道屬府州縣，速將貯庫實在錢兩，除正項留備聽支外，其餘各項錢糧，不拘多寡，盡數查出，開造清冊，一面通詳，一面起解重慶府收貯，聽充軍餉之用。施行軍情重大，立等待支，毋得違錯未便，仍移文布政司知會。

行湖北道巡糧

為軍務事，本月二十六日，據塘報報稱：十八日生員李佩兵一千見在偏橋候監軍道過堂領糧，督餉道尚未到衙。陳總兵所統之兵，已進者缺糧，飢餓呼天，地無可奈何。其餘未進者，向監軍道告討，竟無措處。等情到部，為照該省官兵四萬，一年糧餉，節行轉解偏橋收貯聽支。催督之文，何止百次。乃該省當事各官，半年之上，所幹何事，無糧不住兵，自古重之。今官兵已進者，既乏接支之粟，而未進者，又無起發之糧。坐令枵腹，寧不寒心。該道職專督運，責任匪輕。其坐視誤事之咎，真不知所終者。為此牌仰該道官吏，限文到即刻星馳至偏橋駐劄，督理糧運。將已進者，火速發去放散接濟。未進者，登時支給起發入營。仍多方催催，厚加儲積，轉運營中，以備關支。如或仍前泄泄，致有脫巾之虞，失誤軍機者，本部院只知有敕令在，慎之慎之。

再催茶南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兵難遙度，事忌中調，然未有不入虎穴，而能得虎子者。該路官兵，安營既定，發說已久，似

應相機進取，不宜老帥費財，合行催督。為此牌仰該道，即便督率將領從長計議，畫定方略。如事勢未便，則持重以待。時機可乘，則速發以趨利。其未動也，要使敵不能測。其既動也，要使敵不能拒。一戰收功，萬全制勝。此本部院所拭目而望者也。慎之慎之。

催永寧合江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合江一路，兵險三萬，開刀之令，將近二旬。將領諸司，絕無一功走報。又無情形來稟。豈該路與賊相持，而攻戰機宜，大與各路不同耶。師旅重事，泄然至此。似此將領，按法即當重處。但念用兵之際，姑記嚴催。為此牌仰該鎮官吏，即便會同參將吳文傑等，務期同心協力，決策深籌。督勵三軍，奮勇血戰。設法破隘，相機擒巢。早奏奇功，共懋爵賞。如再觀望逗遛，及輕率募謀，墮賊所誘，致誤軍機者，尚方具在，決不敢私慎之。

催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八路討逆，約於本月十二日一同入關。十八日各抵播州，及將軍督軍令，俱經通行遵照去後。為照播本蕞爾之地，賊係烏合之徒。茲以八路齊下，勢如泰山壓卵。逆賊縱有翼虎之雄，豈能飛身救應。矧把關者，不過依附鼠輩。當此大敵，自當潰敗。即今已成破竹之勢，當收犁庭之功。法在直前，不宜殿後。合就督勵，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刻切責領兵將領等官，如關隘既克，不必停留。一面選差鄉導多方哨探，一面督率精兵相機進剿。倘遇大枝勁敵，務要併力血戰，左右夾攻，直搗虎狼之巢。盡掃犬羊之衆。早奏奇功，共懋上賞。毋得觀望不前，致誤軍機未便。

催湖貴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勳征播會，師期久過。川省各路，已經深入敵境。日與接戰，連報斬賊之功。乃湖貴二省，寂無聲息。近聞各總兵將領，監軍等官，或高坐會城，或結營近地。擁兵自保，寸步不移。明欲令逆賊盡銳以攻川兵，坐觀成敗。存心如此，何以濟事。本應按法重處，用肅軍威。合再催督，為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刻嚴督三軍，戮力攻戰。務須斬關而入，殲厥渠魁。懋賞之典，自不相吝。如再逗遛觀望，坐失事機。定先擊中軍，後擊將領。監軍兵糧等道，一體從重參究。決不輕貸。

布散賞格

為軍務事，照得本部院刊發旨意，賞格、諭言、書冊、條款等件，分發監軍、總兵、將領等官。總計多者，數幾五六百，少亦不下二三百。在前或謂相隔遠，礙於傳遞。目今官兵已入播境，此項賞格諭言，若不及時遍發，置之高架，不但徒為無益，而關內夷民何能得知。是自閉其門而養寇為敵也。為此牌仰該道，限文到即便轉行將領等官，監紀官，各將本部院節奉分發旨意，賞格、諭言等件，火速盡數取至軍前。或於對壘之時，擲去過陣，或用俘獲之人，放歸齋去。但可得通傳遞之法，悉聽施為。俾之彼此觀看傳說，倘能悔悟來降者，加意察其真誠，即准歸順。不許加害。庶連結之黨，可以潛消。狂狡之賊，可以孤立矣。慎之。完日具散給過緣由數目報查。

爲軍務事。照得該路前哨官兵。已割喬溪。後隊軍士。料以漸進。其邑梅之兵。若已齊到。即當合哨同心。斬關而入。且逆賊父子。目下併力。其江關內。必然空虛。自應乘機取事。不宜曠日持久。使賊反增堅守。非上策也。爲此。稟仰該道。官吏。文到。即會同該路。兵弁。軍前文武等官。共議。桑木關。或用攻克。或行暗襲。嚴督三軍。戮力同心。上緊攻取。長驅直入。殲厥渠魁。懲賞之典。自不相吝。毋再觀望。坐失事機。未便。

催永寧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該路前哨官兵。已割二郎壩。其後隊軍士。若已到齊。即當乘銳斬關而入。且逆賊父子。目下併力。其江關內。必然空虛。自應乘機取事。不宜曠日持久。使賊反增堅守。非上策也。爲此。稟仰該道。官吏。文到。即會同該路。兵弁。軍前文武等官。共議。嚴門關。或用攻克。或行暗襲。嚴督三軍。戮力同心。上緊攻取。長驅直入。殲厥渠魁。懲賞之典。自不相吝。毋得觀望。坐失事機。未便。

查合永二路兵情

爲軍務事。照得合江永寧二路官兵。進營已久。捷報無聞。連日塘報。或云割土城。或云割二郎壩。或稱軍士缺糧。探賊而食。或云逆賊割兵一十七營。於涪州。及至差人偵探。盡是空營。種種情形。皆莫可測。擬合嚴查。爲此。稟仰該道。官吏。文到。即會同該路。兵弁。軍前文武等官。共議。嚴門關。或用攻克。或行暗襲。嚴督三軍。戮力同心。上緊攻取。長驅直入。殲厥渠魁。懲賞之典。自不相吝。毋得觀望。坐失事機。未便。

再催湖貴進兵

爲軍務事。據擒獲奸細供稱。逆賊所憚者。劉總兵。水西兵。除此二路。餘皆不足挂齒。意要結好水西。攻擊劉帥。本部院未以爲然。乃昨初一日。逆子楊朝棟。果自領兵三萬。直出綦江。幸劉帥大挫其鋒。斬首數百。今報逆賊父子。尙以重兵屯駐石虎關。意圖死拒。則前報昭然不虛。竊以各路官兵。持久不進。或者心懷疑畏。是誠有之。至於水西地近兵強。又知逆賊父子。全師而出。若肯乘虛搗巢。勢若摧枯拉朽。乃亦按兵不動。是首鼠兩端。坐觀成敗。又昭然見也。如此尙可倚耶。除另行查處外。所有各路兵將。合就督勵。爲此。牌仰該道。官吏。限文到。查照節行。并令牌內事理。乘此逆賊父子。出綦江。獎率三軍。奮力血戰。直入搗巢。擒渠魁。懲爵賞。在茲一舉。毋得仍前退縮不進。致誤事機。定照前牌施行。決不輕貸。其安氏之兵。不必督責。看他作何收拾復命也。

催備橋龍泉興隆進兵

爲軍務事。頃據塘報。該路官兵。方抵白泥龍泉。毋論曠日持久。逗留不進。只開刀以來。逆賊探知。二省四路。按兵不動。初一日。令逆子領兵三萬。直衝綦江。幸劉總兵大挫其鋒。擒斬數百。今報逆賊父子。尙以重兵屯駐石虎關。意在死拒。則關內必然空虛。自宜乘機進取。一可以坐收大捷。一可以分綦江之勢。不知該路。何憚而不爲也。豈以尙方之劍。可嘗試耶。合再督勵。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便查照節行。并令牌內

事理。督勵將領。獎率三軍。長驅前進。克關破隘。擒寇掃巢。功收萬全。在茲一舉。如或仍前逗留不前。致誤軍機。定照前牌施行。決不輕貸。

告示發總兵劉廷

總督軍門示

- 一 播州苗兵。有能擒斬楊朝棟來獻者。賞銀一千兩。官授指揮使。
- 一 播州苗兵。有能擒斬楊惟棟來獻者。賞銀一千兩。官授正千戶。
- 一 播州苗兵。有能擒斬楊明楊珠來獻者。賞銀五百兩。官授副千戶。
- 一 播州苗兵。有能擒斬田飛鵬。鹿罕。穆紹。楊其。母柱。周五。巴楊。兆麟。何樣等來獻者。賞銀三百兩。官授試百戶。

一 播州苗兵。有能把住婁山關。不容楊朝棟等走入者。事成之日。賞銀授官與擒斬同。

一 我兵有能擒斬以上各頭目者。賞銀授官亦如之。

一 各頭目有能自斬親信用事之人。親來歸降者。賞銀授官亦如之。

催安疆臣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水西宜慰安疆臣。奉命征勦播賊。身膺重寄。責任匪輕。本部院屢經加獎。不次切責。已不啻再三再四矣。乃今進兵二旬之外。川省各路連日接戰。擒斬多功。破洞克關。兵逼內地。長驅搗巢。計在眉睫。而該司擁兵數萬。杳無一功。不知平日誇能之說。希望之請。將何指也。明有首鼠兩端之情。坐觀成敗之迹。昭昭在人耳目矣。兵貴神速。無取拙遲。合再督勵。爲此。牌仰本官。文到。即自度力量。如能建功報國。除暴安民。則即日督率自兵。奮勇先登。共殲渠魁。仍取其力。平播進兵。甘結回報。本部院。以表真誠。倘不能幹此大功。止欲因人成事。亦要明白直說。毋得怯懦支吾。致誤軍機。未便。

催永寧路進兵

爲軍務事。據永寧監紀官蔡知府稟。據土官袁初探得。楊會統兵三萬。出涪州。拒二郎壩官兵。楊朝棟領兵不知多少。出貓兒岡。拒松坎官兵。等情報到。據此。看逆賊因懼劉帥威名。故爾遣子朝棟。出犯綦江。雖被劉帥殺敗。即今尙在此中。割營未退。又知湖貴俱在觀望不進。以致略無內顧之心。整兵親出。似非虛語。勿謂大衙綦江。涪州。而聲東擊西。勢必一逞。所據合永二路官兵。既已整擱齊備。法應乘機進取。不宜曠日持久。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督令部下將兵。多方設伏。賊果來。則併力迎敵。賊未動。則相機破關。嚴門一克。諸道並進。長驅搗巢。殲渠魁。盡掃惡逆。該鎮仍親率將士。隨後接應。務要計出萬全。功收一舉。早奏奇勳。共受上賞。此本部院之所踴躍而望。斷不肯少負血戰之勞者。諒之諒之。

勸務農業禁兵騷擾

爲及時務。農以安民生。事照得東作方殷。正民間播種之時。但恐附近地方小民。近罹戎馬之擾。或因運餉之勞。疲於應命。耕力不前。三春一失。九秋何望。擬合行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進兵。附

近縣分曉諭四境人民知悉各宜趁時耕種及早栽插以冀秋成之望庶免枵腹之虞如從征軍兵敢有擅動居民草木牛豬雞等物驚擾者許被害之人徑赴監軍該道或委官處稟告照依軍法輕則細打重則斬首施行毋得姑縱未便

再催南川路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南川路領兵宜撫馬千乘頃進神衛城兵至赤巖遇賊拒道則奮斬首級四十五顆宜撫冉御龍今進清溪河兵至礮子山遇賊伏路則敵斬首級六十八顆看得二司官兵勇冠三軍所向無敵本部院近日又將平茶邑梅等司官兵調發合哨其虎而翼者矧四司官兵素稱克和同心戮力今初薄賊境即著奇捷賊膽頓破滅此可期相應乘機進取不宜曠日持久為此稟仰該道文到即督四司官兵決策奮勇斬關搥巢首獻渠魁盡斬惡黨該鎮仍親率將兵隨後接應務期計出萬全功收一舉早奏奇勳共受上賞此本部院之所跋足而望斷不肯少負血戰之勞者諒之諒之

行總兵陳璘由白泥進兵

為軍務事近據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呈送該路進兵圖畫冊到部內將偏橋龍泉各分一路就中路道之險夷苗民之順逆撫勦戰守之機宜妥籌制塞之地利貼說精詳明如指掌本部院閱之餘不覺虜在目中矣除龍泉路已經分行副總兵陳良琪等進勦外查得該鎮自偏橋起由楓香大唐白泥草坪大小烏江餘慶至涪潭取道抵播州甚得要領可以持術矣乃偶聞該鎮舍白泥攻三渡正道而從思石進龍泉若果如此誤之甚矣蓋緊要者無如白泥一帶此中四牌諸苗作梗必該鎮與李總鎮合兵先勦此苗以清運道然後乃可長驅方為上策若舍此而他往萬一各道並進賊勢危急糾合諸苗由此乘虛衝出則偏橋不保大事去矣失機之罪誰其任之且龍泉小徑也一陳副總提二萬之衆破一板角尚有餘裕安用彼大將多兵為哉該鎮素諳苗情何始而如此深謀繼而如此淺見甚孤倚望不勝焦思矧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本部院奉命總督尚不中制誰敢掣而肘也為此牌仰該鎮查照原議一心任事毋為人給督率三軍仍從白泥進攻會同李總鎮先將四牌諸苗勦殺盡絕然後分路長驅直搗播巢務將渠魁就縛黨與悉擒大展雄武之才早奏蕩平之績論功酬報毋負其中間偏裨有不用命糧餉有不接濟者指名揭報本部院應參究者即行參擊應斬首者即行梟示決不輕貸若該鎮不遵號令進兵以致遲誤軍機者責有所歸具遵行過緣由報查

催總兵劉挺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該鎮大破三洞與九黎之捷本部院單被該鎮首功特疏具題矣連據塘報東路則真州之望草龍泉之板角偏橋之三渡西路則二郎壩之巖門兵俱逼關斬獲多功各有並進之會因計四路一進賊勢必分勢分而婁山之守不撤即解體矣該鎮將士奮銳數日可以整搦乘機取事賊有虎以斬婁山關跨海龍而奪白田壩所謂有效之師無堅不破合行查催為此牌仰該鎮即查揚朝棟會否退去張漢清等見在何處如何抗拒或揮兵盡殄以便專力長驅或割營把截以圖撤身徑進兵貴神速師經

相時若得急早破關首先掃圍逆賊不足擒全捷可舉奏矣此本部院所以最望於該鎮者非飾詞也諒

行湖廣催餉改革糧通判

為緊急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部院查得陳總兵所部兵馬屯營播城乘兵飢餓呼天叫地無可奈何隨經牌行該道一而催運一而查究去後未報今又訪得該鎮官兵進攻白泥搜山之役官兵仍無糧食飢餓不堪總兵差把總章金太等六十人奔至鎮遠與管糧通判周以敬處請糧本官竟不肯發為照該路糧餉節經本部院催催運貯備鎮聽支不知該道因何不行起發至於通判周以敬既司餉務當知人生一日無食必不能生乃三軍告饑請餉竟不支給致令枵腹號泣有人心者決不若是如此誤事豈容尸位按法即應擊究姑先革職示懲為此牌仰分守湖北督餉道官吏即將通判周以敬先行革職聽候參擊餉務另委才能官員管理該道查照履行事理前來督同管餉等官將見在糧餉火速起運營中聽支未到分投催催解去接濟該道如再不著實經理官兵仍前缺食致誤軍機本部院惟知有三尺法也慎之慎之具遵行緣由連發過米數不時馬上飛報以憑查考毋違

再催湖廣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總督三省奉敕合兵征勦播賊欽奉命賜以尚方寶劍如有不用命者先斬後奏欽此遵將八路兵馬定限二月十二日開刀十八日直抵播州如違以賜劍行事去後在明旨森嚴在尚方至重矣乃今節期已近彌月催督不曾五中止據川中各路所報剋洞破寨擒斬亦多招降甚衆而該省各路官兵不但無功可報抑且杳無一言觀望不前坐遠原限據法即當遵旨從事但念用人之際姑再立限少示寬假期收厥功為此牌仰該道官吏自今為始督勵兵將定限三月二十日回到白田壩會哨三軍並集入道齊攻入虎穴必得虎子擒龍圍定斬首如仍前畏怯逗留不行入關者該道以婦人髮髻一頂女衣一身用鼓樂迎至總兵營內即將該營中軍官綁赴本部院原發令旗下網打一百棍過至三月二十五日不到海龍岡下者將中軍官綁解驢門按以尚方行事若至月終即擊領兵官一例施行決不輕貸蓋曠日持久師老財費法在必行非本部院所能主者慎之慎之毋貽後悔

俘獲賞格

為軍務事據兵巡下川東道呈據南川費理監紀推官高折枝具呈議稱征播漢土各兵但生擒一名解驗的賞首級賞銀二兩從賊一兩婦女每口五錢幼男女每口二錢給賞以示鼓勵具呈到道覆議應從所請備行本官遵照如遇發兵擒出賊衆男婦幼小等功俱要審實將有功軍兵分別於懸賞銀內酌支其男婦人口隨便安插等因具詳到部院批允去後看將擒獲男婦賞格據議委屬相應合行一體遵照為此牌仰重慶府官吏查照前項擒獲男婦賞格但有奉發到府即便分別賞賞其俘獲婦女幼男或照往例變價以充賞需此在該府酌行詳報毋得違錯

責成袁年王繼先於本地方護餉

為軍務事。照得仁里長官王... 志節可嘉。除給劄付冠帶。及頒賜銀牌花紅。旌獎外。查得軍中轉輸糧餉。路從本官所管地方經過。相應行委。護送。庶保無虞。為此牌仰本官。協同王... 李長年。將部下夷兵。嚴加操練。分發長灘等處。一帶地方。設伏把守。凡遇官兵。押糧運送。務要晝夜。嚴防。往來。護送。如有播賊。出劫。殘寇。搶掠者。必須。盡行。擒斬。本官。既已。學好。歸順。自當。傾心。效用。上答。天朝。之厚。恩。下盡。己身。之職分。通候。事完。具題。授職。以永。終譽。如或。裏應。外合。作奸。犯科。自取。誅夷。未便。慎之。慎之。

委黃通判管偏橋糧運行督餉道

為軍務事。照得糧餉。為三軍之命脈。即平常無事之時。尚不可缺。況征戰乎。乃湖廣偏橋。一路兵馬。已經陳總兵魏監軍。遵照師期。於前二月十二日。入哨開刀矣。所賴。人人。宿飽。方克。用力。乃前者。營兵六十。遠赴。鎮遠。關。領。月糧。支發。而不。支發。今者。永兵。萬衆。經過。彼中。告領。預支。應順。給而不。順給。致使。隨到。隨乏。枵腹。往來。怨聲。載道。令人。寒心。但途。次既。不准支。而營中。又不。解發。不知。司餉者。欲何。為也。除將。理餉。官。通判。周以。敬。牌。行革職。聽參。外。合行。催督。為此。牌仰。該道。即便。轉行。通判。黃陸。高。再。多。委。能幹。官。三五。員。限。文。到。即。刻。馳。至。鎮。遠。偏。橋。一。帶。地方。查。照。原。行。速。將。該。路。糧。餉。運。夫。已。到。者。火。速。轉。運。營。中。聽。支。未。到。者。上。緊。催。發。軍。前。接。濟。今。後。凡。遇。總。領。監。軍。有。行。支。糧。者。即。便。給。發。必。使。運。道。疏。通。師。得。宿。飽。事。完。之。日。論。功。優。敘。決。不。食。言。如。或。怠。緩。誤。事。致。軍。有。脫。巾。之。虞。如。周。以。敬。者。自。干。罪。戾。未。便。一。牌。行。革。職。聽。參。為。此。除。行。督。餉。道。及。通。判。黃。陸。高。等。嚴。行。催。督。外。牌。仰。該。道。官。吏。即。便。不。妨。督。兵。事。務。多。方。徑。自。催。併。今。後。該。營。糧。餉。或。轉。運。不。繼。或。支。用。將。盡。一。面。嚴。文。督。催。二。面。徑。行。關。領。務。使。糧。運。疏。通。師。獲。宿。飽。凡。賊。有。不。滅。責。在。該。鎮。糧。有。不。繼。責。在。委。官。慎。之。慎。之。又。若。委。官。抗。違。不。遵。致。誤。軍。機。者。據。實。揭。報。以。憑。察。問。能。職。決。不。輕。貸。

催彭元錦進兵

為軍務事。頃據塘報。永順宣慰彭元錦統兵一萬。已到偏橋入哨。及稱師有紀律兵多精勇等情到部。據此。則前此所云。整搦以待。信不誣也。及照本官。連篇。建白。足徵。誠寇之誠。提兵。逼來。尤見。勤王之念。謀欲。並著。忠義。懷然。此。土。司。中。之。拔。萃。者。也。但。兵。貴。神。速。機。在。相。時。不。宜。曠。日。持。久。老。師。費。財。合。行。督。勸。以。收。厥。功。為。此。牌。仰。本。官。限。文。到。乘。其。初。至。銳。氣。正。盛。之。時。馳。總。鎮。調。遣。獎。率。軍。兵。畫。定。方。略。首。破。三。渡。關。次。取。海。龍。關。大。展。宣。效。之。誠。早。奏。蕩。平。之。績。所。謂。入。虎。穴。而。得。虎。子。擒。龍。圖。以。斬。龍。首。勿。食。斯。言。可。也。捷。報。至。日。定。行。照。格。具。奏。以。隆。恩。決。不。相。負。慎。勿。畏。怯。不。前。未。便。慎。之。慎。之。

獎馬千乘

為軍務事。連據監軍道並監紀官報稱。石柱宜撫司統兵宜撫馬千乘。自出師以來。奮勇先登。屢建奇捷。首挫賊鋒等情。轉報到部。看得本官。壯貌。雄姿。丹心。豹略。經百戰之場。身先士卒。而所向無前。提一旅之師。躬入高深。而當之立碎。賊鋒。屢挫。勳績。居多。此。土。司。中。忠。義。之。出。類。者。相。應。加。獎。以。風。怯。懦。為。此。牌。仰。該。道。本。官。即。便。轉。行。宜。撫。馬。千。乘。限。文。到。即。便。照。舊。給。兵。馬。畫。定。方。略。或。合。同。諸。營。或。單。取。一。路。先。克。桑。木。

關。即。將。海。龍。關。擒。元。兇。殲。羣。醜。大。張。捷。伐。之。威。用。奏。蕩。平。之。績。功。成。之。日。本。部。院。破。格。具。題。將。本。官。獎。以。隆。恩。其。妻。秦。氏。特。加。封。誥。蓋。該。司。功。高。諸。士。司。理。合。處。揚。以。旌。能。者。決。不。相。負。惟。一。意。立。功。毋。負。軍。門。所。最。望。者。慎。之。慎。之。

獎戒陳璘李應祥二總兵

為軍務事。連據塘報。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親統兵馬。依期出師。二月十五日。兵至白泥。行未十里。遇賊接戰。率兵向前。奮勇迎敵。擒斬賊級三十五名。獲男婦一十八名口。二十七日。官兵進次龍溪深等密林。去四牌不遠。前哨報有埋伏。督兵趨敵。時方雨霽。又轉順風。火器亂發。賊兵難當。登高拒險。矢石如雨。隊長謝漢月。臨陣先退。本官親斬陣前。諸兵奮衝。各賊披靡。通計斬首九十一顆。等情。轉報到部。為照湖廣總兵陳璘。奮虎威而躬馳陣上。四牌之捷。無雙。戮鼠竄而立殉軍中。一戰之功。累百。甘苦同於士卒。忠赤出於性成。且無秦越相視之情。更多同舟共濟之義。真武將中之英傑。無能出其右者。合行加獎。以風怯懦。為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即便。決策。定謀。再將。七牌。殘寇。盡行。誅。戮。以。清。運。道。然後。提。兵。並。進。破。三。渡。關。擒。海。龍。關。擒。渠。魁。殲。羣。醜。大。展。智。勇。之。才。早。奏。蕩。平。之。績。捷。音。至。日。本。部。院。定。行。破。格。具。題。隆。以。爵。賞。的。不。相。負。軍。中。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決。不。中。制。惟。該。鎮。一。力。竭。忠。竭。難。除。暴。安。民。是。所。最。望。者。諒。之。諒。之。

為軍務事。連據塘報。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親統兵馬。依期出師。二月十五日。兵至白泥。行未十里。遇賊接戰。率兵向前。奮勇迎敵。擒斬賊級三十五名。獲男婦一十八名口。二十七日。官兵進次龍溪深等密林。去四牌不遠。前哨報有埋伏。督兵趨敵。時方雨霽。又轉順風。火器亂發。賊兵難當。登高拒險。矢石如雨。隊長謝漢月。臨陣先退。本官親斬陣前。諸兵奮衝。各賊披靡。通計斬首九十一顆。等情。轉報到部。為照湖廣總兵陳璘。奮虎威而躬馳陣上。四牌之捷。無雙。戮鼠竄而立殉軍中。一戰之功。累百。甘苦同於士卒。忠赤出於性成。且無秦越相視之情。更多同舟共濟之義。真武將中之英傑。無能出其右者。及照貴州總兵李應祥。身為大將。責任匪細。白泥乃信地也。應並進而。不並進。期約已違。四牌係勁敵也。當夾攻而不夾攻。策應何謂。一籌莫展。寸步不前。律以畏縮之條。即應。究。重。處。合。再。姑。記。嚴。加。切。責。為。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即。刻。統。率。部。下。兵。馬。直。搗。海。龍。關。擒。渠。魁。殲。羣。醜。大。紓。神。人。之。憤。以。雪。軍。民。之。冤。有。功。之。日。定。加。優。敘。如。或。仍。前。畏。怯。不。前。觀。望。不。進。致。誤。軍。機。者。定。行。重。加。參。究。決。不。輕。貸。慎。之。慎。之。

催龍泉進兵行思石道

為軍務事。照得龍泉一路。將多員。兵二萬。可謂精而且盛。誠能併力奮勇。直搗板關。苦竹。何異探囊取物。乃率師已進龍泉。去二關不遠。風聞播賊有老虎兵三百。欲來衝營。遂即藉口。主將有令。撤回黃楊。聖高。墨。避。住。夫。以。三。百。之。賊。不。能。接。戰。萬。一。有。盛。於。此。者。則。當。縮。頭。而。奔。矣。怯。懦。至。此。殊。可。痛。恨。誤。國。殃。民。債。事。不。小。據。法。即。當。重。處。姑。再。行。催。為。此。牌。仰。該。道。限。文。到。移。文。參。將。陳。良。批。督。率。漢。土。官。兵。相。機。拔。營。前。進。直。搗。關。前。或。用。計。襲。取。或。奮。勇。夾。攻。既。破。之。後。即。割。營。關。上。會。同。各。路。之。兵。共。搗。龍。關。擒。斬。渠。魁。如。或。

前畏怯不前過期不克者定以軍法從事慎之慎之

催募永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南川路官兵已過望草去桑木關止二十里進關即抵播場矣所望各路並進以分其勢共成堵穴之功乃該路自九盤子一戰穿巖寨一克之後至今寸步不進止令南川一路以孤軍當賊恐將來不能逃還之罪合就督催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統率三軍長驅直進掃白田壩取海龍圍盡擒惡黨悉拔根株斯為勝算如仍前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不但取巾幗之辱而已慎之慎之

再催各路進兵

為軍務事本月十二日卯時據南川總兵監軍等官報稱初八日克破桑木關等因到部院看得該路官兵效死克敵首破險關功居第一除行旌獎懸賞外為照逆賊所恃者關也今我官兵一鼓而首破其一賊膽喪矣其餘諸關自是解體且官兵即據其關虎視播州腹心之地此土崩瓦解之勢當不戰自焚為此票仰該道官文到即督率官兵進為江三渡巖門板角婁山黃灘等關奪白田壩擒擒惡黨俾賊首尼莫敢在茲一舉毋得仍前疑畏退縮不前及不能克取者決照聖旨從事不恕

行擊劉效節楊惟中

為軍務事據湖廣右監軍道呈准總兵陳璘移稱云云等因到部看得逆賊所恃為敵者白泥與四牌之生苗也人多兇悍擄勒為難是以責成兩省合攻者誠重之也本部院原定師期以二月十二日開刀乃總兵李應祥高坐會城不行依期進兵已干法紀幸今日報有一捷姑勿論已若參將劉效節者既承調遣分有信地胡為始見敵衆則藏繼見敵危方出應夾攻而不夾攻應策應而不策應若非陳總兵身先士卒親冒矢石決策制勝則損威不小矣緣該省將官率多怯懦不前失事重大恬不知畏者蓋因龍泉守備楊惟中避賊失地投軍損官已經擊問止因一時缺人代管遂令戴罪殺賊立功贖罪惟中未盡本法以致效節旋復效尤及查惟中近日雖報有功多係投降零殺原非斬關搗巢即有亦難准贖所據二官一則失地投軍一則臨陣退縮俱干軍令法當擊究為此除差官斬令旗前來外牌仰監軍道官吏限文到即擊參將劉效節守備楊惟中各到道添差職官牢固管押解赴軍門以憑按法施行其一官所管兵馬事務即呈撫院選委謀勇將官二員火速交代接管具由報知不必呈詳此係失誤軍機重情毋得徇私寬縱未便

再禁殺降

為軍務事照得王者之師惟在除暴安良不欲窮兵黷武祇緣應龍父子叛逆不道自取誅夷節奉明旨所誅者罪止渠父子二人脅從罔治今大兵並進斬關破寨已衝腹心然出於勢屈素知畏法者孰不落膽喪魂羅拜乞降者自是接踵而至如近日落紅安羅等村投降夷民羅國鳴等真川燕子巖等處一帶投降夷民約計萬餘已經安插得所即同內地良民訪得有等領兵將領及十司官目明知零星賊級必係殺降希圖冒賞乃竟不行嚴禁伴為不知甚或通同故縱匿不發覺傷天理滅良心莫此為甚及查律

例擅殺降人并被擄逃回人口冒作賊功者俱以故殺論本管將官失於鈴束降級調衛甚者罷職充軍載在令典昭如日星夫何若罔聞知恬不為異貓鼠朋奸深可痛恨合行嚴戒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領兵將領士司目一體遵照可啼告戒各該所部漢土軍兵務須謹遵節制禁令自今以後如遇播夷已投降者即同良民聽其隨處安插如臨陣乞降者即送道鎮或監紀等官處審實安置不許恣行搶掠恐嚇索詐或土官目把占據子女斷割恩愛如有妄殺一人者查訪得出或被入告發犯法軍兵即行梟斬本管將領士司目把以故縱論罪決不輕恕各其遵依緣由報查仍移文總兵官知會毋違

獎賞破桑木關官兵

為獎賞首破險關官兵以鼓敵愾事據川東監軍道報據南川真州監紀推官高折枝報該總兵馬孔英塘報初八日夜據前哨官兵報到各十司兵及毛兵剋破桑木關官兵據關守等因到部院看得逆賊所恃者關也乃我漢土官兵夜造其關奮不顧身一鼓而破之大振我軍之威立破逆賊之膽功居第一勇敢無雙且今已立赤幟於關前徐當就烹遊魚於釜底矣所據將官之決勝萬全及軍士之鼓舞用命均有可嘉查得賞格內開一漢土官兵有能奮勇先登入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除陞級聽候并敘外合先獎賞以鼓勇進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於懸賞銀內動支銀一千兩解去營中聽推官高折枝會同總兵馬孔英將首擒賊鋒奮勇先登入關官兵酌量人之勇怯兵之多寡分別等第隨時給賞其有死傷者仍加厚為優恤以示本部院旌獎首剋險關懸賞之意其支賞過緣由報查

再催各路進兵

為軍務事據江蘇路監紀官同知史朝貞報據鄉導報稱十二日哨探至筭子壩見彼處播民自播州回取飯米稱說楊應龍傳令初八日哨苗出關親領一枝由新開徑路小水九里出白節巷來九盤子敵戰分一枝往望草真州絕南川餉道據報情形亦有近似果然則賊出巢空可乘似當急發一令促水合二路乘虛併進使賊顧巢不然九盤子各營尚可以逸待勞南川之餉不亦危乎等因到部看得賊若出關分兵敵戰必不傳令令人知之今使取米者皆知之此虛聲也縱使果來亦必顧家兵力能分則領出者亦必不多自當直前迎而破之無有不克乃信其虛聲高坐九盤子為以逸待勞之計反欲他路乘機進兵何其怯也若使兵向在葦江城便可坐葦江待之乎應合哨不合哨軍令具在將欲嘗試向方乎合行亟催為此牌仰該鎮即便催督三軍刻期前進席捲關隘不必過忌致滋疑畏如再逗遛不前中軍將領等官定照軍令以尙方從事決不爽信慎之慎之

以地畝稅糧派軍餉

為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亟發餉銀以佐軍興等事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內准戶部咨該本部院會題云云等因奉聖旨是軍興餉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權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會漁等弊毋致累害窮民兵能之日即行具奏減免欽此移咨前來隨該本部院看得蜀民自採辦以來連歲兵荒民不堪命意者播事早完具題蠲免不欲加賦於民遂爾案候未發乃今征勦之師

雖已進攻而凱旋之期實難逆視。今餉費無窮，財用有限，若不預為會計，萬一臨渴掘井，其何能濟。所謂部議前項加派地畝賦稅，合行起徵，為此案仰布政司官吏，即便查照題奉欽依內事理，限文到日通行所屬府州縣掌印官，出給告示，諭令小民遵照明旨，於正賦之外，照依原額每糧一石徵銀一錢二分，共是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定限四月終旬盡完起解。在川東川北三道，解重慶府，在川南川西三道，解瀘州。各貯庫聽支接濟軍餉，各有司仍編簡明由單，給與花戶，俾知照數辦納。如經管官吏，并解戶豪右人等，巧避貪漁，以致累害窮民者，或訪出，或告發，定將正官嚴加參究，吏書解戶，從重問遣，決不輕貸。通候事寧停止，倘凱旋在即，前銀未支，即作下年應納正數，仍題請豁免，以示蘇息。此係專以地畝稅糧起科，毋得派及人丁，混徵擾民未便，仍移文分守督餉各道一體督催施行。

以丁糧派夫價

為忠切剝削，敬陳一得。以圖萬全事。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內，准戶部咨該工部左侍郎趙題議四事，內一款，亟加寬恤，以固人心。大軍一興，征調轉輸，勢必不能罷其力役，但須就中調停，加意撫字，如運糧一節，酌計一縣該運若干石，腳價若干兩，即於通縣丁糧，不論應否優免，派銀若干，交納有司，雇夫委官督運。等因。覆奉聖旨，銀兩准給發，軍與為急，編派若照丁糧出辦，毋以優免，派銀小民，欽此。移咨前來。先是本部院行據督餉道議得，川省從征官兵大約一十八萬，該運夫一十二萬，酌以丁糧一例編派，貧者出夫運餉，富者出銀幫貼，聽其自相募應，以便乘輕易舉。允行間，適接待郎趙前疏，看係行令徵銀雇夫，彼時欲行徵派，慮恐納解不前，隨計算運夫一十二萬，師期三月，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行則全給，坐則半給。每月二十日為行，十日作坐，計每月該銀七錢五分，三箇月該銀二兩二錢五分，十二萬人共該銀二十七萬五千兩。上東下南二道，去播稍近，則就近派夫轉運，免徵腳價。上南下東西北四道，距播稍遠，則徵銀解作募價，免行派夫。一而借支軍餉募運，一而聽候起徵填補。今查軍前餉需支放將盡，所有前項夫價，原係題奉明旨應徵之數，應合查議起徵。為此除會按院，將上東下南二道編夫之苦，難以派及外，案仰布政司官吏即查運夫一十二萬，該工食銀二十七萬五千兩，要見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所屬州縣，共該額糧若干人丁若干，每糧一石，該派銀若干，每人丁二丁准糧一石，該派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務足原借過軍餉二十七萬五千兩之數。會計明白，一面先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出給告示，諭令小民遵照明旨，於正賦之外，照依本等項下丁糧如數辦納。定限四月末旬盡完起解。一面具由通詳，不必允後方行。致滋往返耽誤。在下川東川北二道，解重慶府，在上川南川西二道，解瀘州。各收貯補庫聽支，接濟軍餉。各有司仍照舊規編簡明由單，給與花戶，俾知照數辦納。如經該官吏，并解戶，蹈襲舊弊，恣意重秤，多加火耗，措勸刁難，累損小民者，或訪出，或告發，定將正官嚴加參究，吏書從重問遣，決不輕貸。此係不論優免，專以丁糧起科，毋得影射混徵擾民未便，仍移文分守督餉各道一體督催施行。

催總兵劉挺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茶江路近日又添甘陝鎮各處兵馬近萬，則兵力不為不重矣。乃亦按兵不動，大都以

糧米降為進止似矣。但此賊或言來降，或言為質，又或必待大兵入關方投，即此遷延不決，親身未至，明示詭計偷生，或俟會兵併力出戰，決非真心聽撫。若就輕為聽信，恐至墮其奸謀。是以我之有制，而反不能克彼之無制矣。為此稟仰該鎮，限文到即差的當人役，再去偵探此賊情形，如其真降，令其即日來投，免阻帷幄之先謀。銷士卒之銳氣，設或仍前延調，則分別順逆，率師前進，相機盡勦。蓋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何必拘拘以此輩為輕重，而奉制也。軍令具在，他檄茲不重錄，慎之慎之。

催各路進兵

為軍務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稱，董總兵督水西兵擬十一日打烏江關，推以江漲，改十三日進。有永順兵，以奉令在先，遂不肯待，同場陽兵一枝渡河，曾不移時，萬軍畢渡，焚燒險關十里，炮聲前哨，已出刀把水泥溝石坎之險，盡已恭布屯劄，士氣騰躍，勢已破竹等因到部，看得永順場陽之兵，不滿二萬，而飛越過急之水，克破至險之關，何其壯也。快哉快哉。若水西關隘，以重兵四萬，反不能破一關，令人聞之，當愧死萬萬矣。合行督勸，為此牌仰該鎮，限文到即日移催，與李總兵、曹副將率兵進關，火速徑撲賊圍。蓋烏江一破，距播地僅八十里，今此路官兵齊衝腹心，逆賊父子魂魄皆喪，安能出兵迎敵。只管向前，勿再疑畏縮頭也。速速。

再催各路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江龍路之鎮守使，頃兵不進，該本部院立限三月二十日進白田壩。至期不行人關者，該道以巾幗冠服迎至。本官該營，將領本官，中軍官細打一百棍，過至二十五日不到海龍圍者，中軍官細解轅門斬首拘衆。若至月終，即擊領兵官一例施行。蓋法在必行，軍中無戲言者是也。今計限期已屆，誠恐至期長縮如故，該道徇情不行，是廢法也。合就嚴督，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催鎮守使、中軍官細打一百棍，過至二十五日不到海龍圍者，即將中軍官細解轅門，以尙方行事。如該道徇情不行者，參究不貸。

再催永甯進兵

為軍務事，照得副總兵曹希彬，原任永甯閱歷既久，中間士夷之情性，人心之向背，無不周知。故本部院不以本官見奉參提，特委專督該司十兵。蓋知本官與該司官目，恩信相孚，上下相應，必然言聽計從，事無不濟者。乃今進兵一月以上，該司別無創立之功，且聞執拗不聽調遣，逗遛不肯向前。似此驕悍，養之何益。本官職在監臨，因何坐視不加策勵，委用謂何。合行督責，為此牌仰該道官吏，轉行曹希彬，即便遵照原行專督永甯一司十兵取路直進。凡該司一切事務，進止機宜，悉聽本官督同官目協心計議。上緊進勦，早奏奇功，以慰助望。如再仍前藉口含糊，推奸誤事，致失機會者，本官不但無復功名之望，且行有尙方之及矣。慎之慎之。具遵行緣由報查毋違。

行龍泉路官兵相機戰守

爲軍務事。據龍泉路監紀知縣鄧宏烈報稱。本月十五日統施南散毛忠嗣等兵。與賊大戰。克破板角關。擒斬多功。乞賜發兵接應。又據參將王一桂呈報相同等因。到部院。爲照十一日據報。永順司官兵。恐遠軍令。不待他助。單約塌陽之兵。飛越烏江。立破此隘。本部院方行獎賞去後。乃今該路又報。施南三司。與賊力戰。旋又斬關。是四司皆有滅此朝食之志。自非忠義所激。真心任事。曷以至此。除另行獎賞外。及照破關既難。守關亦難。目今烏江一路兵馬三枝。已衝腹心。而峯山巖門三渡黃灘諸關。每日攻打。不日當克。此時逆賊膽落魂消。自顧不暇。安能提兵遠出。但因賊思關。不可不防。合行隄備。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移文。副總兵陳良琪。督率在營大小兵將。逐一分布。某兵據關屯割。某兵在關前。某兵在關後。又某在歧路之左。某在歧路之右。分定信地。立營固守。賊如不來。不可妄動。或來衝。相機戰守。或前後策應。或左右夾攻。悉聽便宜行事。如應策應而不策應。及應夾攻而不夾攻。與夫深入窮追。致墮誘計者。責有所歸。少後哨探我兵諸路並進。然後驅兵直搗其壘。穴擒斬渠魁。早奏捷音。共受上賞。仍諭宜撫軍宜等。務要用心任事。始終如一。功成之日。斷加優厚。決不相負。俱毋違誤。未便。

申飭龍泉招降報功奸弊

爲軍務事。照得龍泉一路官兵。自二月十二日出師以來。頓兵不動。以致各軍無所事事。日以劫掠殃民。慘更過於播寇。又訪得招撫夷民。有先係此營擄出。至中途爲彼營強者所奪。要去報功者。有趙甲招出口。無兵接引。爲錢乙官兵擄遇。遂指爲奸細。或擒或斬。以爲功者。人自爲心。惟功是嗜。且把總所獲之功。不鳴之於參守。參守所報之功。不聞之於主將。皆係徑報。以致零星不禁。人人俱能殺人。而不必稟奉將令。其於體統甚謬矣。合行申飭。爲此牌仰。思石道官吏。即便移文。副總兵陳良琪。并監紀推官吳天祐。各遵照嚴禁。各營軍士。俱要遵守紀律。不許仍前專肆劫掠。擾害居民。其招撫夷民。聽其各自具文引見。如有恃強搶奪。及殺降報功者。或告發。或訪出。即擬抵償。此在監紀官留心詰問。摘發不許輕縱。至主將無功。以各裨將之功。爲功。裨將無功。以各把總之功。爲功。如奉將令。攻打一處。堵截某處。或臨陣。或伏路。所獲功次。宜盡報之主將。主將即據其所報者。轉報俱毋違誤。未便。

茶江路糧餉不繼行參將麻鎮

爲軍務事。節據茶江路將官報稱。進兵在即。糧餉不繼。隨訪保護餉參將麻鎮。退怯不前。以致三軍枵腹。不能應敵。及查本官前有文稱。必欲得軍六千。方敢護餉。及查各路並未以六千護餉者。今本官已擁兵三千。去城百里。尙不敢進前途。豈不誤事。合行擊問。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添差人員。同差去官。將麻鎮綁解赴轅門。以憑處治。速行都司程試。前去護送。其茶江城行都司哈光。頭前來防守。俱毋違誤。未便。

論催永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永甯二路。調到撫司土兵數至三萬。不爲不多。本折各已支給。不爲不厚。乃今開刀一月之上。未暨尺寸之功。明係觀望逗遛。有違軍令。且該土司與別司不同。爾家孤兒寡婦。別土司不時欺侮。

本部院常與爾作主。使爾官民俱得相安無事。自宜盡忠竭節。圖報萬一。奈何爲別司誘引。相率觀望。是自求禍也。即應行法。合再催督。爲此合行牌仰。該司土官。即便獎率。目把土兵。各奮忠勇。破關殺賊。功成之日。本部院據實上聞。定將本官封爲忠節夫人。各目把分士。加爵。各有酬賞。決不相負。如再延遲不進。定行盡法處治。決不姑息。各宜深思。毋貽後悔。

催永甯兵

爲軍務事。照得征勦播賊。已經通行三省於十二日開刀進勦。又經通行永甯水西二土司各土官。親自領兵催督去後。止據貴州宣慰司報稱。宣慰安職臣。領兵駐則窩。其母鳳氏。領兵在兩剌。止候至期進勦。今照原限十二日。今已十三日。永甯宣撫土官奢世綬。並未報有出邊日期。駐劄地方。朝命森嚴。軍令顯赫。爾爾高臥私家。寸步不移。豈欲存留播酋。以盡狐兔之情耶。抑是坐觀成敗。徐看鷓鴣之勢耶。有干軍法。合行切責。爲此牌仰。該司土官奢世綬。文到即便起身赴邊。督兵進勦。先將起程日期。所至地方。馳報。如再延遲觀望。本官心事可知。義旗反指。悔之晚矣。

詰責安疆臣

爲軍務事。頃報河渡失事。本部院以爲勝敗乃兵家常事。何足爲訝。且謂烏江已據險要。又有水西兵割左右。萬無一失。乃今播賊親統苗兵兩出。既衝河渡。再衝烏江。而該司既不發兵救應。又不乘虛搗巢。惟伴爲不知。坐觀成敗。且軍前一云水西兵馬會話。一云水西兵馬在內。不知是何主意。此本部院真不可曉者。合行查催。爲此牌仰。該司土官。即便查播賊兩次出兵河渡烏江。該司因何不行救應。坐觀成敗。又因何不行乘虛直搗。縱賊歸巢。與夫曾否有無兵馬在內。會話等情。河出一口。是何緣故。即今應否進兵乘機取事。以明心迹。逐一明白回報。以釋此疑。毋得含糊支吾。未便。

行重慶府發銀賞龍泉功

爲飛報血戰大捷等事。據委官雙流知縣鄧宏烈呈稱。施兵八千。自三月十三四等日。攻破險要。險關。連日戰陣。殺賊無數。至十八日申酉戌三時。據三土司飛報。本日寅卯時。播酋統馬步四萬名。爲老虎兵。二路包圍關隘。我師參將王一桂。指揮唐一麒。督施南等司宣撫等官。分兵迎敵。從寅至未。血戰百合。我兵雖少。殺賊萬餘。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未暇斬級。同路將官。遠隔四十餘里。絕無一卒應援等情。連報到職。爲照施兵戰氣百倍。以一當百。奮勇驍雄。王唐二官親冒矢石。屢戰屢勝。賊衆喪膽。官兵效力。例應獎賞等因。到部。近據各司報稱。官兵於十五日克破板角關。斬獲多功。方擬行賞。聞今據前因。看得施南散毛忠嗣三司官兵八千員名。奉調前來。協同湖貴二省官兵。由龍泉路分道進勦。出師已逾一月。率皆逗遛不前。獨施南官兵方報已破險關。復大戰得勝。忠勇過人。實爲奇捷。相應獎賞。以鼓勇進。爲此牌仰。該府官吏。即於庫貯懸賞銀內。動支五百兩。差委能幹官員管押。前赴兵巡思石道。告投轉發。知縣鄧宏烈。聽本官公同參將王一桂。分散施南三司有功官兵收領。以示本部院優待。刻謝大戰懸賞之意。具支發銀數報查毋違。

備恭水二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貴州近克烏江關將以爲喜乃連日以來被賊詐敗誘敵復假水西兵馬換旗不作備備變起倉卒遂致衝破此勝敗係兵家之常事不足爲訝但本部院曾有密諭凡入關之後俱要割定待各路兵齊方進如南川之桑木龍泉之板角克破已久堅壁以守按兵以待何等萬全今烏江輕率謀謀其香餌固其自取若使恭水二路及早入關以分其勢則烏江不致取敗且長驅直搗矣奈何二路頓兵不移以致賊窺動靜抽身撤兵併力以向以致此路有失實係二路之過殊可痛恨爲此牌仰該道即令大兵既已過關自當克進據險以守或直擄長驅或相機而動一以解烏江之危一以殲逆賊之黨因何一向凭几而望更要等到何時如不能克明白一言以釋此疑毋使本部院晝夜焦思也速速

備湖北道運糧

爲軍務事據分守湖北督餉道稟稱楚師應進龍泉而陳總兵由白泥進烏江途有兩路饋糧在烏江者往返八日在龍泉者往返十日米在鎮遠偏橋不能盡發見在人夫四千五百人分作二路糧多夫少路遠人難不能翼而飛者以此獲罪運也命也惟是天理人心豈容泯滅等因到部院據此爲照陳總兵由白泥不進龍泉原係本部院分布蓋白泥接壤四牌悍苗若越此他往此輩衝出偏橋爲害不小故進白泥先掃此寇非爲黔實爲楚也培白泥而渡江自與龍泉路合矣兵有深機自難別議及照運夫每名可運米三斗四千五百人往返十日止運米一千三百五十石而已兵一名每日應支米一升四萬兵十日該支米四千石此即往來不歇已僅足三分之一況加以陰雨耽延夫有不行之時兵無不食之理其爲不足顯指可知此與分兵何干乎縱使陳總兵進龍泉糧可得足乎夫兵行糧從兵分則糧分兵合則糧合若兵多而糧少則宜增糧若糧多而夫少則宜增夫今該道不議增夫而病分兵不俸甚矣川中一兵一夫更番迭進尙苦不繼楚即近播一二萬夫亦不可少乃今運夫之少一至於此何怪乎兵探賊以充飢將呼天而無從也迄今近地尙爾如此此去人播道途長遠將焉賴之軍兵榜腹此安危之機不可不計業已誤事即歸咎於命有何益乎且數萬軍之命豈可輕易擬合再行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查照節行事理速將該路四萬有奇官兵糧餉不妨會同辰沅兵備及監軍二道同心協力督率通判黃陸高上緊催督運營中聽支以救脫巾之虞其人夫必計道里之遠近往返之遲速或以一名管二兵或管三兵不及之數或派之就近州縣之甲夫或取之就近州縣之民壯及就近衛所之軍餘又或抽取城守之軍兵俱無不可惟求取足共濟時艱不必拘泥致誤大事糧運流通師獲宿飽逆賊早滅共結此事方得息肩若糧不運賊不滅本部院與當事各官皆不知所終者慎之慎之火速火速

給施州衛指揮唐一獻加銜劄付

爲軍務事照得領兵征播湖廣施州衛指揮唐一獻於本月十五日獨領施兵打破板角關又孤軍守關賊來敗走之連日大戰一十五陣斬獲賊級四百餘具報前來令人大快爲照本官英委選衆壯志超羣兼人勇猛冒矢石而立破險關料敵精明越山嶺而盡殲羣醜此在諸領兵官中功爲第一者合

先加以職銜以示旌異爲此劄仰本官即便遵照以守備職銜任事待成功之日特爲題請實授并諸土官一體破格陞賞此後要須鼓勇殺賊長驅直搗擒斬逆賊父子更有非常恩典斷不相負

貴水西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宣慰安疆臣提兵伐播一克三關土官隨澄遣兵勦播深至大水田聞者莫不稱奇賊膽因之已落滿擬破竹之勢已成黎庭之功可必矣不虞河渡烏江之師偶有少挫此勝負乃兵家常事固不足爲輕重但據塘報有謂該司差人換旗者有謂水西羅兵在內者本部院不能無疑近據該省撫道稱係逆賊詭計始爲釋然蓋疆臣母子夙有許國之忠而陳恩叩見轅門亦有報效之志豈有自食其言而速欺天不肆之罪或者逆賊反問他人忌妒耳第該司兵與烏江兵相去不遠彼路失事該路全不見救援且賊兵經過新站土官隨澄亦未見阻截終招妒功之嫌難免私通之議合行督勵爲此牌仰本官即查逆賊既衝河烏二關過新站營前該司因何不行發兵救應阻截是何目把失誤有無情弊即今巢穴作何進取逆賊作何成擒必須早奏膚功以免曠日老師大都此賊不滅恐該府心事終不能明也慎之慎之

行獎安疆臣兄弟

爲捷報事本年三月三十日據貴州宣慰司宣慰安疆臣報稱本月十三日統率目兵攻破黑水關大紅關又於十六日同鎮雄府土官隨澄攻破洛蒙關大水田官兵距播州僅十里乘勝擄寨逆酋當其暮授首矣等因到部院看得二官持重有謀量敵善戰深入賊地冒矢石而連克多關直透虎巢越山溪而盡殲羣醜伊母鳳氏性稟貞淑躬履戰場有繼夫之志有勳王之真誠賢母賢子難兄難弟誠可嘉尚雖近日烏江河渡之失不免有坐視不救之譏而提兵徑擄大水田若履無人之境此人所難者相應旌獎以鼓舞進爲此牌仰該道即便轉行宣慰安疆臣土官隨澄并伊母鳳氏各遵照承獎之後益勵忠猷嚴督軍兵擒賊父子以樹崇勳照格題請以膺陞賞流芳百世實惟此時不可失也慎之慎之

行守下南道督夫

爲軍務事照得合江路前後編派運夫三萬永甯路四萬計數似已足用乃夫既倍加糧尤不繼師未飽宿頻頻督催在在告匱其故爲何蓋因官兵進營漸遠路險轉運艱難加之管押員役不行護送以致人夫任意遷延大率坐此查得恭江路近因轉輸不繼復於原議二萬之外再加一倍始獲流通所據二路運夫亦應一例議增庶克濟事除行巡下南鼓馬道各於原議州縣酌量派增外爲照三路官兵始則會集幹端地方今則徑進崖門直搗海龍關所當糧餉不啻然眉雖有兵巡二道分任其事然兵多路遠一人一手拮据難周及照下南一道總屬分守轄屬則二路戎務皆其職掌催夫督運均有責任今官兵並進惟二部瑣缺人料理相應專委催督共圖滅賊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親詣二部瑣嚴督管餉管運等官催督糧餉等項一日一次督夫速入營中接濟以免三軍枵腹如有州縣等官仍前怠忽即據實揭報以憑重處佐領委官就便行提戒飭該道將每日起運過米數馬上飛報不許有誤未便

撫湖省道鎮會兵擒巢

爲軍務事。照得川省官兵。南川路。以前月二十六日入關。婁山路。以前月三十日入關。永合路。以本月初一日入關。即今日日與賊大戰。擒斬甚多。賊已窮急。滅亡不遠。乃各路尚多觀望不進。以三省八路之衆。令川兵獨當其鋒。刻期久遠。法紀何在。除另行外。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道。文到督勵官兵。即刻星馳前進。會合白田壩。擄海龍園。共擒逆賊。緝獻關廷。大彰國典。此係川兵立等會合萬分緊急事理。如再觀望延遲。定擊各鎮中軍官。遵奉敕飭行事。決不食言。

行監軍道獎賞破關

爲獎賞克破險關官兵。以鼓敵愾事。照得婁山關。爲南北之險。逆賊之所憑恃者。乃據吳總兵率同將領等官。併力克破。大振我軍之威。頓寒逆賊之膽。亦輒大暨於關內。遊觀就烹於釜底矣。良田將官之決勝萬全。軍士之鼓勇用命。查得賞格內開。漢土官兵。有能奮勇先登入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除陞級聽候并敘外。合先獎賞。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於懸賞銀內動支一千兩。解去營中。聽候知府。與會同。總兵。將首擒賊鋒奮勇先登入關官兵。酌量人之勇怯。兵之多寡。分別等第。從公給賞。以勵三軍。其有死傷者。仍厚加優恤。以示本部院旌異剋險之意。具支賞過緣由報查。

申飭軍中匿婦人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原頒軍令內開。一。割營內地。焚人房舍。淫人妻女。搶人財物者。斬一。俘獲賊屬子女。及被擄男婦。隱匿入己。不即報官者。細打一百等因。通行頒示。嚴且切矣。今訪各營奉行頗謹。惟該路軍兵。不以殺賊爲事。往往利其所有。他不暇及。即擄掠妻女一事。填滿營房。縱其姦占。肆無忌憚。耗己之銳氣。增賊之憤敵。深可痛恨。且狡會詭計多端。專一安排婦女。或聚之於空寨之內。任其姦。或散之於大道之間。餌其收取。一隨其計。即被挫。如近日烏江河渡是也。本管將官。知而故縱。法當通行擊究。按法行事。姑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移文總兵轉行將領等官。各將本營軍兵姦占妻女。逐一查出。審問姓氏。備造一冊。解赴重慶府點驗。變價充餉。如有隱匿不發。本部院密訪得出。定行指名擄擊。梟示。仍將本管將官一體重究。決不輕饒。今後從征。務要奮勇殺賊。毋得仍前再行擄掠。致贖賊計。干犯軍令。未便。

平播全書卷十一

牌票

修葺江衙門候親征駐劄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四合。滅賊甚易。但恐諸將不肯齊心夾攻。未免曠日持久。老師費財。今本部院擬不日親臨營中督陣。刻期進剿。所有駐劄衙門。合行修理。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行葺葺江縣掌印官。將本部院駐劄衙門。作速量加修理。齊備。牆垣須要高厚。週圍蓋以荆茨。至於入播一帶。路道亦要上緊修砌。平坦。以便經行。合用錢糧。一面動支與工。一面具由詳報。毋得違誤。未便。

黔路乏糧行餉道

爲軍務事。照得南丹獨山平州豐甯等官兵。奉調前來征勦播賊。節據塘報。頗有戰功。各兵近自三月十三日起。因無裹糧。延至二十七日。豐甯官兵盡皆歸去。平州三去其一。南丹去其半。爲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乃該路監司承委官員。獨不思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使之枵腹對壘。以致各兵半月無糧。相率而去。萬一各兵盡散。逆賊乘虛突出。其債事豈淺淺耶。在各委官固不足惜。而該道責任頗重。不知何以解也。殊可駭異。擬合行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查該路官兵既無糧餉。承委官員因何不行轉輸。該道

因何不行催督各兵既多星散緣何不行阻留任其自去逆賊未滅該路倚何夾攻作何收拾一面逐一查明據實回報一面速將在營官兵多方撫恤給與糧餉如或仍前視為末務不肯經心督催接濟以致復有脫巾之虞者責有攸歸未便

獎賞水西鎮雄官兵

為旌獎銜鋒官兵以鼓忠勇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據烏江沙溪二哨把事王嘉猷陳恩報稱自兵直抵賊巢大水田屯割連日攻圍長箐等圍至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父子因見本府斬其來使首其體儀親領大兵前來迎敵該水西鎮雄合兵大戰敗走死者不可勝數又據塘報會具下程銀兩田氏以蓋蓋段匹驛頭差人送澄不受呈解貴州撫院查驗各等因到部看得宜慰安疆臣土官隨澄深入巢穴屢立戰功雖無首級之來獻實多矢石之交加至於斬使激戰足見超距之勇而饋饌不受尤徵清節之風此土司中所難者相應嘉獎以示旌異為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便會同畢節道於懸賞銀內動支一千兩內將一百二十兩分爲三分每分四十兩折花段銀牌送給宣慰安疆臣土官隨澄并伊母鳳氏其餘八百八十兩分給日把陳恩王嘉猷等及水西鎮雄散兵作牛酒各收領以示本部院并撫院旌獎忠勇銜鋒官兵之意仍行令益奮忠勇以殲元兇大膺懋賞具支給過緣由報查

催彭元錦進兵

為軍務事據水順宣慰彭元錦報稱卑職始以糧運愆期師行已遲沿途又苦夫馬缺乏匍匐不前比至進營兵皆食盡復令各兵轉往偏橋運米曠日持久疲於奔命以致困住龍溪寸功未建懇乞頒賜憲檄限以斬關渡江等因到部院看得本官夙負忠勇深諳機宜即其盛盛之條陳可知赴赴之敵愾乃因糧餉不繼遂致遲遲言及至此殊可痛恨近該本部嚴文督催茲已就緒合行督勵進取以收厥功為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即便統率部下兵馬聽總兵陳璘分布調遣上緊斬關渡江直抵白田壩會合諸哨齊心併力攻取海龍關共擒逆賊上報朝廷下盡職分早奏奇功懋膺爵賞川省諸路俱已合營立等共舉慎勿愆延失其時也慎之慎之

行道鎮禁納降賊

為軍務事照得兵已入關賊亡只在旦夕若各路齊力夾攻逆賊行且坐盡乃賊見事急姑以文來乞降明欲一緩我師而圖之一懸其下而用之此時即當斬使發書示以必勦則衆苗膽寒瓦解獨夫何地可容乃各營文武官不能決斷有加以賂貨而約期者有屢納其使而留營者使賊得欺其下人謂行且見撫死守以待似此舉動明係縱賊可為深恨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宜申嚴軍令戒約兵將合力夾攻期於滅賊其有投降者除賊之黨與及播之苗民原宜潰黨照格施行外若逆賊自己遣使具文及稱出妻見子等語并不得憑信若使人到營或斬或解不得放回致透漏消息令賊得以欺人負固且懈我軍心又觀其初二日使人於基江營初三日兵來初七日使人於合江營初八日兵來明係憑信以後但有賊使來更宜倍加謹嚴以防接戰若仍前往來不絕是假不拒來使之名為納賄通播之地三尺具在

催各路齊心掃蕩

為軍務事照得川省大兵既已深入賊巢連營拒賊必須同心協力彼此應援方克有濟誠恐各將自分爾我坐視觀望有誤軍機異日即按法定罪何裨於事合行申明為此牌仰該鎮自今以後各營既已合哨必須彼此應援如我去攻賊則或倚其前或角其後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各照信地齊進不可參差如賊來攻我則正哨對敵鄰哨接應近者要其歸遠者持其圍務使聲勢相倚不可坐視以後有功則大家論功有罪則大家論罪若本營雖稍有失而應援得力使別營成功者本營仍以功論若本營雖無失而應援不力使別營有失者本營仍以罪論法在必行必無假借自示之後若仍心懷嫉忌情分爾我已無功則惟恐人之有功已有罪則惟求人之同罪如此存心犬豕不如公論昭彰從重究罪決不輕縱

行巡下東道改道運餉

為軍務事照得南川一路官兵已經屯割高坪應運糧餉自南川山官壩入婁山道路近便倘道無阻業已牌行該道查議改運去後續據營中各官鄉導人役各稱南川過其州入桑木關抵高坪路幾千里高坪過婁山僅五十里婁山至南川僅三百里省路大半甚屬相應各報與本部探訪相同所據未發之餉亟應改運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督行管餉管運等官將南川糧餉除已發者行令護餉官運送至營交割其未發糧餉改由官壩婁山入高坪至營一面先差人由婁山查看先達該營知會一面將防護官兵及押運委官原在真州望草等處者必俟查回方撤護兵轉向婁山毋得倉皇遺漏致前去運夫或有疏虞亦勿得務遲後運致不接濟其真州一帶地方行令鄉路二土官嚴加防護用保無虞俱毋違錯未便

行陳李二總鎮合營進攻

為賊勢猖獗懇乞添兵合哨等事據湖廣右監軍道呈播賊十餘萬空巢而出來拒楚師俱屯聚三渡關上其關外七牌青蛇長坎瑪瑙土門等處煙火二十里不絕賊徒亦不下七八萬楚兵一路僅三萬衆寡之勢大相懸絕不便徑趨此路原擬黔楚合勦請催李總兵統兵與陳總兵合哨共堵七牌各圍等因到部院為照川省四路官兵逼海龍關下若龍爪養馬各圍俱已打破割兵左右晝夜環攻立等黔楚官兵共擒逆賊乃二省主將誤聽三寨鼠賊虛聲尚在關外趨起不進切查關內之賊不滿五萬屢被官兵入關殺戮將盡關外豈有十萬之理殊為無據但諸圍不下有礙長驅必二將合勦方為勝算合就督催為此牌仰該鎮即便帶領部下兵馬刻日渡江與陳總兵合營相機密謀戰守攻克各圍直入播州會同川中各路將兵共擒逆賊早奏膚功毋得自分彼此有違軍紀致貽後悔不便

請責劉總兵協力殺賊

為軍務事照得總兵官劉挺屢經指摘朝野側目本部院排議而留之致令該科參駁謂與朝廷背馳而爭本部院之知遇本官可謂古今無二矣本官上感朝廷使過之仁下念本部院非常之遇謂宜大奮勇武首殲元兇為自己解不遑之名為地方造無窮之福本部院方有詞於朝廷有顏於川省乃本官自

入播以來。略無建。四月初一之戰。令偏裨軍遠。為賊所襲。一營皆沒。本部院向以偶有遺慮。未即詰責。乃數日以來。按兵不舉。坐觀成敗。且受賊使連日不絕。未卜何意。初四日以後。賊日與永合兵戰。既未見該營應援。十二日賊軍衝南川營。亦未見本官合哨。豈以已有敗著。幸人之同之耶。抑以本官畏賊。一戰而不復振耶。即今天熱雨多。久在賊巢。萬一奸細得行。別營受累。即本部院引罪。所不待言。本官六扛之聲著。在邸報尚能保其家否耶。本部院與本官。不但共事。亦且同禍。何惜盡言。以貽後悔。為此牌仰本官。文到即便督心報國。奮勇殺賊。身為盟主。與二路期齊進。務須一鼓成功。以謝人言。以膺爵賞。即本部院亦與有榮施焉。如再遷延觀望。或別有機關。令逆賊苟延。同事受禍。本部院先以軍法從事。而後上聞。決不甘心為所愚弄也。須至牌者。

行陳李二總兵防賊逃入九股

為飛報軍情事。據南川監紀推官高折枝報稱。四月十一日。捉獲石莊司馬千駒。幼僕張文道。供稱。千駒同播賊在圍。聞大兵去。不遠。文道遂於初十日逃出。稱應龍計窮。欲統兵徑殺出白泥地方。逃入湖廣。金剛九股苗聚兵等情。據此。看得川中各路官兵。已圍海龍圍。乃逆賊計無所之。欲奔九股聚兵之說。較與本部院履行防之約。大略相符。雖我官兵星羅棋布。諒不致漏網。然隄防之策。豈容少懈。為此牌仰該鎮督率部下官兵。一面克圍入關。共圖殲賊。一面申飭各該關堡把守官兵。晝宵加謹。隄防。仍申諭投降九股等苗。如遇逆賊逃遁。務要登時縛獻。以憑照例授官加賞。不許容隱。如或疏虞。致賊漏網。責有所歸。

行各路會合舉事

為軍務事。照得官兵入關。逆賊上圍。綦江路。割關子山。永合路。割水牛塘。南川路。割蒙子橋。道理相距。不過十四五里。勢成犄角。即湖貴稍後。亦足以角力矣。但因賊思。死灰復燃。必許死一戰。而後甘心入圍。此勢之所必至者。萬一將領各自為心。秦越相視。兵士不肯齊力。彼此參差。即非勝算。所賴三路會合。並舉。方得萬全。合再申嚴督。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行該鎮督率漢土官兵。時時會合。同心舉事。圍圍。共擒大魁。早奏捷音。以慰本部院拭目仰望至意。如或各懷猜忌。參差誤事。或彼出兵。而此不應。或此被攻。而彼不援。或遠放銃砲。以了事。或故張賊勢。而後期。有一於斯。定以軍法從事。須至牌者。

發陸官空割

為軍務事。照得大兵已入賊巢。擒斬逆賊。應在目下。但凡人之情。無感不興。烈士之心。有激愈奮。節經發過懸賞銀兩。雖多。恐功名之士。不重財利。必須懸示官爵。方可責其用命。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發去空割二十張。轉發永合綦南二路。各十張。官各十張。官令在營。會同總兵官。如遇大敵當前。願衝擊以挫狂鋒。又如間道可乘。願出奇以破賊圍。諸凡至險至難之事。可期一舉成功者。即與本人定約。先照功贖大小。於空割內填定姓名。職銜。責之用命。如遇成功。當即給授。仍候事完之日。題請實授。應加陞者。照格加陞。毋得過於吝惜。致誤事機。亦勿得徇情濫給。致壞名器。每給過一張。即將姓名功蹟。由開報。用不

盡者。事完類繳。計發去空割。指揮三張。千戶三張。百戶四張。守東道二十張。

行道鎮協力進剿

為軍務事。照得川兵四路入關。已經半月之上。未見報有攻取消息。誠恐老師費財。坐失機會。漸入海。取事更難。且賊頗知兵。萬一停因長智。列有作用。或夜襲。或劫糧。或反間。一為所中。大事去矣。彼時即將各將盡置於法。亦何濟於事。合行申諭。為此牌仰該鎮官吏。即今自渝抵播。方數百里。本部院亦難遙定期會。聽憑各總兵。與各監紀官。就近約期進攻。或倚前角後。或設伏張疑。或以正合而以奇勝之。或以少符而以眾覆之。務要信誓必期。期會不爽。合數萬人之心。為一人之心。合數萬人之力。為一人之力。必期擊除兇。一勞永逸。懋功懋賞。自有令甲。若遷延不決。觀望不前。已有失而幸人之敗。已有功而忌人之同。以仗賊登壇之任。為行險徵幸之圖。致誤大事。明有國法。陰有神譴。上方之劍。且將試矣。

催合江餉米行巡下南道

為緊急軍務事。據巡下南道揭報。水陸運過米數到部院。查得該道督發。自三月三十日起。四月十五日。止。共運過餉米一千七百七十九石五斗。吳總兵統領入營官兵。計三萬以上。日支米一升。共該三百石。半月該四千五百餘石。今該道止發一千七百七十石。不敷六日之食。倘有九日。何以為炊。如此發運。眾兵安得不餒。險圍何由而破。四路兵馬糧餉三路皆有盈餘。唯合江一路。時時告匱。再四行催。未見力行。合再嚴催。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督行各該委官。催催人夫船隻。水陸多方起運。每日發行糧米。務足三萬官兵一日之食。稍有不足。必致枵腹。況兵臨賊圍。日夜接戰。如此不得宿飽。何以責其用命。倘各委官仍前怠忽。誤事。聽該道指名揭報。以憑重處施行。毋得再違未便。

行守東道監軍

為軍務事。照得川兵四路。已逼圍下釜底之魚。滅在旦夕矣。但哨雖合。尚有彼前此不前。期雖約。亦多甲進乙不進。似此參差之形。明有爾我之勢。即今若不及時斷定。萬一日延一日。溽暑多雨。取事更難。而老師費財。事久生變。坐失機會。真莫知所終者。查得按察司管分守川東道事。張按察使。久歷邊疆。素諳戎務。且播地實其專責。相應行委。為此牌仰該道。即便不妨原務。兼程馳赴營中。會同監軍張參政。謝參政。劉總兵。吳總兵。馬總兵。曹副將等。及各監紀等官。共集公所。務要上下協謀。文武同心。仍憑神明。敵血盟誓。畫定方略。糾合三軍。刻定日期。一齊並舉。互相夾攻。遠近接應。直搗巢穴。擒斬渠魁。計出萬全。功收一舉。上報朝廷。下盡賊分。早奏奇功。共懋懋賞。如或仍前參差不進。逗遛不前。或坐觀成敗。致誤軍機。誤國殃民者。即據實揭報前來。本部院先以向方行事。然後奏聞。的不爽信。且各官既違盟誓。必殃及子孫。神靈不祐。豈云草草。該道須要大展謀猷。任勞任怨。矢心報國。忠憤忘家。慎勿疑忌。遠嫌。有孤委託。未便。

行守東道督餉

為軍務事照得大兵四合環攻賊巢。日需糧餉。最為喫緊。今照在外則有彼道總理轉運。已有次序。而營中尚乏一道。綜理其事。以致分委官員。無所稟受。風細不均。殊欠調停。合行專督。共濟時艱。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親詣營中。專一總理。四路糧餉。仍會同川東張參政。徐僉事。川南史副使。劉參議。如某營轉運不前。上緊設法。轉運某路。人夫不齊。火速差人催餉。務俾師得宿飽。又如彼有餘此或不足。則通融借支。待至另補。無致貽誤。三軍枵腹之虞。該道毋怠。勞怨。有負委託。未便。

分布四面攻圍

為軍務事照得八路大兵。已入播州。圍海龍關。逆賊授首。應在目下。但恐三省文武。心志不齊。號令不一。或有相爭相妒。坐失事機。甚至相害相戕。甘為敗類。反使逆賊乘隙逃走。或衝突為梗。皆不可知。彼時即將漢土文武各官。盡裁以法。亦為益已。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照後開分定方位。屯劄營寨。約期來攻。出奇應變。任其所為。不從中制。惟是不許爽期。不許亂方。所近鄰者。必須應援。同哨者。無分彼此。事平之日。除得賊者。照格優獎。外餘哨。即不得並以功論。一體陞賞。若或別生機械。損人利己。或包藏禍心。通賊取事。或故縱賊逃。亡他所。或教誘賊攻。害別哨。事發。不論漢土官兵。俱以軍法從事。王法無私。尚方可畏。各宜慎之。

計開

四川綦江路、南川路、攻圍前門之西北。
湖貴偏橋路、平越路、攻圍前門之東北。
四川合江路、永甯路、攻圍後門之西南。
貴州烏江路、沙溪路、攻圍後門之東南。

以上四圍前後。如路窄者。任其共出精兵。合哨齊進。如路寬者。任其各出大兵。分道遞進。但不許觀望。還道。及通賊泄機。致有他虞。違者定以向方從事。凡會期。監軍道與總兵官。俱畫押為憑。不得參差。以四川鎮道為首。不得撓越。致難遵守。若別有緊要機宜。大家商同。即徑行之。不必拘於成案。亦不必往返請命。但不許夾雜私意。致誤大事。則自有軍法在。

行總兵劉挺進兵

為軍務事據同知史朝貞揭稱。劉總兵自負調擒賊事。只須三日可了。然必欲軍門一擊之。而後甘心焉。據總兵劉挺亦稱。賊已危困。功在垂成。伏望節帥速賜降臨。早建蕩平之勳。等因。到部院。據此。為照征播之費。日可萬金。一向老帥費財。令人心灰目斷。今既賊已危困。蕩平之期。只在三日。該鎮即宜一鼓平賊。報捷報門。以收完局。何故遷延不決。必欲候本部院目擊。而後為快。本部院就近調度。自可急足相聞。即今章疏之奏。報文移之催。非營中可辦。馬上可了。勢不能即至。至亦不在三日之內。何故舍其至易至簡。而坐延時日乎。恐傍起生疑。謂該鎮力能平賊。不肯早決。通播留播之議。紛紜而起。非算也。萬一停囚長智。別有他虞。三日之期。何以為期。馬之追乎。合行責成。為此牌仰本官。文到即便作速決策。及早滅

賊。今文到可三日。報來可三日。平賊可三日。總計十日之內。專候捷音。如再支吾遷延。軍令具在。

再催破圍

為軍務事照得三省六帥。欽承明旨。提八路之雄兵。攻一圍之小醜。半月以來。連催數次。既不併力。齊上而又無偏師直衝。日延一日。無動無靜。總之借口。滾木礮石之加。略無批吭。搗虛之策。似此畏首畏尾。為豈是多算多勝之道。曠日持久。老帥費財。若再姑息。事無抵止。相應立限期。速成功。為此牌仰該道官吏。自今為始。督勵該路兵將。日日設法。攻打。或連土石相度。壘壘。或伐竹木。搭雲梯。或合兵齊進。或本路自取。務要破圍獻俘。掃蕩巢穴。如過初十日。尚無成功。不能入圍擒賊者。該道即將該鎮領兵中軍官。縛縛解來。報門。以憑處斬。總兵官聽參。蓋明旨森嚴。非本部院所樂為也。該道監督兵務。責任匪輕。慎勿徇情庇護。緘默不言。未便。

行各路報功級不得過一日

為軍務事照得軍中斬級。當日戰罷。一查可知。原無難事。近日各路報功。惟南川路。每次首級皆當日報明。其餘三路。全屬含糊。有先報捷功。數日後方報首級數者。有竟不報數。直至紀功道文到方有數者。有稱斬獲不計者。如巖門之戰。數日方報。白石口之戰。亦數日方報。且前後兩報。數目不同。今十八之戰。止南川路報功三百。綦合二路。竟無功級之數。殊不可曉。若非無功妄報。必係搜索充數。如此用法。法紀何在。合行嚴查。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行各營。以後功級。當日即報數目。不許混稱斬級不計。亦不許延至十日半月方行補報。及數目參差。違者俱不准算。仍將各該將領兵官。治以冒濫之罪。

行各道查殺功次

為軍務事照得官兵四合。賊已上圍。環而攻之。蕩平不日。真足以雪衆憤而伸國威。所據各路從征漢土官兵。節次攻克。過關隘。擄斬過功級。招降過人口。雖經屢據塘報。但查中間所報。率多互異。多寡不等。有礙查殺。係干題奏。難以草草。合就先行清查。以免臨期。遲誤。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備查該路漢土官兵。要見與師以來。何官何兵。克過某關某寨。若干。擄斬拒敵。惡苗。若干。為從若干。俘獲男婦若干。招降逆黨若干。全活被虜人口若干。與夫把截隘路。護運糧餉。防守城池。但有功次可錄者。俱要備細查據的。確摺順月日。先主將監軍督餉紀功各道。次監紀管餉。并監收監支。督夫督運。領兵。偏裨大小等官。以及部兵功次。與隨營醫藥雜流等項。照依舊規。一例鋪敘。總造一冊。仍另造簡明小冊。一併聽齋。再照文武各官。武職有彈心奉公。奮勇討賊者。有故違軍令。失誤軍機者。文職有轉輸如期。出納無弊者。有價運不前。收支欠明者。應敘應論。必須每一路撥為一冊。分別功罪。詳註考語。限蕩平之日。即行呈報。庶報以憑覆覈。具題。用昭勸懲。既不許遺漏參差。又不許徇私冒濫。一乘至公。以彰盛舉。其領兵等官。或係實職。或係名色。毋分本省外省。漢土等官。俱要詳具衙門。真正職銜。以便查殺。毋得依違混開。致滋駁查。往返延未便。

柄牌催兵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逆賊楊應龍前爲出押之虎尙肆跳梁今乃釜中之魚何難烹煉八路官兵既已連營合圍須要協力同心盡雪三藩萬姓之冤大伸羣將屠城之憤法在速圖時不可緩合就督勵爲此牌仰某路官兵即便遵照會同七路兵將務要獎帥繼進併力擄巢破圍輯和行陣設策擒惡獻俘盡法奏捷毋分爾我立俟捷音不復多費如再不相體諒過遠三日不行捷報者即擊中軍官與中樞之辱又至矣慎之慎之

再催各路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八路環攻一圍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以我之有制克彼之垂亡誠能益奮忠勇鼓舞兵士或合兵齊進一路或分道各取一隅或前行而後繼或左攻而右援試探虎穴未必不得虎子者今乃互相延推頓兵不動蓋非持重之計實畏險阻之難不知圍雖險而無兵可恃會固狡而窮豈可伺不就及時剷除使之偷存喘息非長策也本當行擊主將中軍官并遣中樞之辱姑再督催爲此牌仰該路限文到即便移會七路官兵刻定日時或合兵並進或分投攻打破圍獻俘立收全捷將領陣賞軍士犒勞必破格厚酬決不容言相誘如或再違日時彼此不動法令之行自不能已

查奪兵私和兌糧

爲軍務事訪得永甯宣撫司士官者世籍遠住石寶擁兵自衛且日止縱令目兵與運夫私和兌支及搬運子女牛馬爲事若營中兵士既不給糧何充腹又不督戰安望成功似此剝下自潤全無公家之急以致上下交怨威令不行徒擁虛名全無實用方今大兵四合逆賊上圍環而攻之不足破矣所據該司之兵留之無益似應先撤以免糜費但未委盧實合就行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查宣撫司官不給糧不督戰擁兵虛冒私兌作奸等弊無則責令上緊攻圍擒賊速奏大功以膺上賞有則悉聽該道酌量具詳先將此兵撤回以省煩費毋得違錯至緊至緊

行令水西絕私用命

爲軍務事照得水西土司及鎮雄土府兵馬近已累立戰功深入賊地忠順之心已明形影之疑盡釋不但黔省賴其兵力即該司亦得享其勳名誠可嘉尚但今合兵圍圍功在垂成計須萬全合行申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轉行該司府即便嚴督部兵夾攻取事務全終始以保令名其部下獲兵苗兵或有爭功爭能與川湖貴各營官兵及別司土兵相鬪者必以軍法裁斷無令以小忿妨壞大事其土漢目把入等或有與賊中相往來者亦必以軍法杜絕無令以小利漏洩軍機即賊子賊妻或以親故之誼希求緩庇之私者亦必斬使焚齊立絕私交以全大義勿爲所賣致損功名此皆目下緊要著數本部院切切諦慮不止爲地方亦爲該司也然倘有弓蛇杯影之疑又有投符按劍之事即本部院確然相信外間曉曉之口安能家置一喙乎行百里者半九十該司必能達此矣須至牌者

催陳李二總兵入圍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陳詳旬日以來逆將青蛇碼碼黃灘渡長坎等圍上中渡等關以次攻克擒斬甚

本部院一喜功可嘉尙一喜會哨可期乃川中四路與沙溪烏江二哨前則殺賊大敗今則圍困海龍若得該鎮提兵合擊可以計日成擒胡爲半月竟不見來萬一倖因長智別有他變各將誰歸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統三軍刻日馳赴播州會同蜀中諸將奮勇扞忠堅心竭力務擒狡獪之穴盡誅豺豕之羣頭早獻俘共收全捷如再延推遲遲不進致誤軍機者定擊領兵中軍官按以尙方從事該鎮參究不貸

行水西兵不得全占圍後

爲軍務事據營中塘報稱各路兵馬俱在圍前水西兵馬獨在圍後等因到本部院爲照八路進兵水西兵馬不過八路中之一耳圍左右無路可攻獨前後有路乃三省七路兵三十萬俱在前而水西一路兵獨在後是欲以一路而專七路之功非事體也且該土司日把人等多有與播人相往來者恐招烏江之疑更爲忠順之累相應查處爲此牌仰守東道即會同貴州鎮道行令水西鎮雄兵馬止照各路事體同貴州兵馬攻一路不得全占圍後不許別路進攻仍遠割營攻時向前能攻時退割不得時常往來致取嫌疑以干軍令

令降民復業

爲查復向化夷民以安生命事照得播州五十四里與八司夷民連年以來既遭叛賊虐害又值兵戈擾攘進退維谷聚散靡常以致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妨廢農業數載於茲今照各路合兵圍圍滅在旦夕播地既已蕩平惡苗悉行征勦所據歸順良民相應發回復業以全生命但前者領兵等官與塘報等役假以招降爲由乘機搶奪子女搜檢家財降民茹苦莫敢伸言即今遣回歸農若非委用人安謐行事萬一復有縱肆者參於其間藉口安插百端恐嚇索要財物此等窮民其何以堪合行併禁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選委廉能職官一員嚴禁不許多帶塘報人等督令單騎躬詣降民屯割處所將該道所轄松坎真州仁懷桃紅龍泉白泥沙溪偏橋抵海龍圍地方歸順良民逐戶清出悉心查審除逆賊原招真苗不許容留姑准免死一一遞解回籍外凡係前項地方里分夷民諭令各回原土定插照舊住坐趁時耕種不許拋荒務要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有恃強霸占爭奪擾攘及仍前通苗爲奸爲盜者定行誅勦不宥委官須要安靜行事毋得帶領塘報多人致滋擾害事完論功錄錄各將安插復業過夷民男婦姓名備造各冊一存本衙門一報本部院收查俱毋違錯未便

行道鎮攻圍勿准詐降

爲軍情事五月初八日據川東監軍道塘報四月二十九日丑時據合江監紀知府蔡宗憲稟稱會道鄉導劉庸刻話乞以田氏於二十九日早具表投降請諸文武會謀乃可該本道於是日早會同總兵劉挺馬孔英并各將領監紀等官齊至圍邊吳總兵營前比有田氏率其子遠隔圍下在三十六步俯伏跪投降表道鎮稟帖又訴狀一紙各等情轉報到部院看得道會歷次以妻子乞降計已數數茲伊母子若果真心畏誅自宜照賞格擒斬應龍投降軍前方可准信今乃聽其擁兵自衛空言支吾且恭迎天臺一語非賺人入彀繼之以兵乎如此舉動既不破其奸謀又不散兵相向反爲自限三日何其愚也至蔡知府

稟帖內云真則受之以圖後舉是何主意豈欲緩兵養寇耶事在肩膊豈宜屢次失策合行切責為此牌仰該鎮今後再不必聽其空言詐降以緩時日惟獎率三軍照依分定前後門路一意進攻仍晝夜隄備以戒不虞左右設伏以防衝突漸入炎暑兵貴神速此本部院日夜拳拳踴躍者若將領監紀等官不行上緊攻賊假借受降故延日時即以通播重論慎勿再延

再催攻圍

為軍務事照得播賊上圍兵不滿萬人知之征播兵無論三省即四川三總兵所領已是實在精兵十四萬以十人擒一人亦可立盡乃自賊上圍以來止是四月二十五日一攻軍令不嚴反致損失因而軍士心灰將領膽寒更不復言攻圍事賊知其情使人約降明欲緩兵取事本部院先已有斬使焚書之文不知何故不遵反墮其計更立寬限以懈軍心在營文武如林無識者既欲專功自利有識者亦皆袖手傍觀又縱容賊使往來盡待營中虛實逗遛遷延日復一日累累行文差人守催武職之跋扈者既傲視自尊文職之優誦者又辯給自信不知各文武與賊何親與朝廷何讎而甘心墮九仞之功貽三省之患獨不慮有尙方之劔耶除近日縱賊失機著有顯迹者查明摘參究治外合再嚴催為此牌仰該鎮官吏文到即便會同各路敵血同盟文職運謀武職效力各出精銳更番攻取得賊之後勿問出自何人大家論功若致債事逸賊或別有失誤軍機除所由自當重論即別哨亦不得言功且當連坐各宜深思毋致後悔

營中禁約

總兵軍門今將營中禁約事宜開列於後

- 一、千把總軍士有私領婦女出營寄住別處者以臨陣在逃處斬將官連坐
- 一、軍兵有告假出關買牛殺豬希圖厚利致虛營伍者以臨陣在逃處斬將官連坐
- 一、小委文官及千把總有索運夫銀錢方收米者分毫以上皆斬總運官不能覺察連坐
- 一、軍兵有私收運夫銀錢折米者斬運夫同罪總運官不能覺察連坐
- 一、攻圍之時軍士但取牛馬婦女財物者即斬以徇將領縱容者連坐

委中軍官監督攻圍

為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總督三藩文武合勦一賊勦三億萬之雄師費幾百萬之餉餉兵糧可謂雲集文武可謂風動正宜盡累朝之通寇建千載之奇勳則功在旂常名垂竹帛矣胡為入關已及四旬攻圍將及一月不次催督竟不能下豈果圍之難破賊之難制蓋山官兵視為泛常人心懈怠不肯用命故耳即今若不申嚴尙方以示懲一戒百恐催案如山徒勞無益而曠日持久老帥費財萬一別生他變將何結局為此牌仰本官即便馳去營中會同監軍各道并總鎮及領兵將領等官每日責令督陣官監押官兵照依坐定門路分投攻打前後夾攻必期刻日破圍擒斬元兇務要同心協力不許妨害嫉妬成功之日一體優敘如有畏怯不前觀望不進不肯用命者不拘中軍領兵將領等官許本官指名揭報以憑擊解

韓門照例身示決不輕饒仍一日一報以驗勒情本官務要秉公執法以副委用如或徇情故縱一體連坐不貸

查水西通賊

為軍務事據營中申報稱安兵自到後山日與逆賊通書來往萬一前以死報後以生道官兵不能禁之我兵衝入圍中罪人不得何以完報伏乞嚴行水西勿為賊奸賊可滿平等情到部院照得水西官兵素稱與賊有唇齒之交令人不能無疑乃近日卻使使與賊通書更又大戰敗之向來心迹一旦了然且本部院竊計逆賊造反法在盡誅該司與之來往甚屬無謂故愈不信胡為今日兵臨圍下復有此說擬合行查為此牌仰該鎮道即查水西官獄司官兵既已精白一心芳聲初著因何復又受賄通賊屯兵圍下往來不絕意欲何為逐一查明追究下落若安撫臣原無此事或係目兵違法交通亦要查究示懲一面摺稟獻浮一面具由申報如或仍前逗遛交通及破圍之後不行擒獻賊有逃遁者責有所歸該司即百口恐亦難辯者

查賊詐死劫兵持巢

為軍務事據總兵吳廣稟稱五月初六日圍上有人來報曾於初五日夜時服毒而死令之送屍赴驗又云合圍俱要具祭方行送出等情轉報到部為照逆賊楊應龍詭詐多端變幻莫測蓋因四月末旬以來疊見斬其來使不准詐降攻打愈急自知難支故作此狀將誰欺耶且會既死田氏母子與一圍賊黨自宜隨即將屍送驗自縛下圍請死緣何藉口牽延以緩我師非假屍欺抵詐死誘敵之計乎大兵三十萬日費不止萬金自宜一鼓蕩平豈可招降即令若延日不亟擒巢穴追捕元兇擒其妻子殲其黨類盡拔禍本恐逆賊詐死埋名潛林伏莽將征旗未返變亂隨生罔眾欺君之罪誰則任之況逆賊造反罪應誅絕原無妻子投降保全爵土之說今兵臨圍下逗遛不進卻與說降許之爵土明係受賄縱賊除參論外合就督責為此牌仰該鎮道即便移文總兵吳廣及各營監紀并各鎮將領文武等官毋分賊屍真偽獎率三軍上緊攻圍擒捕逆酋仍將田氏母子大小兒女一家人等并脅從黨惡賊犯拒敵者殺死生擒者縛出盡解軍前聽候俘獻務要一掃盡絕寸草不留設或逆賊果死辯驗不偽事屬吳廣首報即取本官甘結各紙一報本部院一收在道鎮監紀各衙門備查以後賊或復出或變亂生責在本官一面承認再勿逗遛不前致贖賊計其水西土司不許縱賊奔逸已責成該道約束如有違犯罪歸該道各將領毋得借口遷延致誤軍機未便

催解各路中軍官

為軍務事近該本部院於本月初二日牌行各道鎮督兵攻打破圍獻俘如過初十日不能入圍擒賊者將各鎮領兵中軍官解解解門處斬總兵官聽參去後今又逾期四日仍未克圍擒會乃各帥擁兵尸位一籌莫展日推一日結局何時所據各中軍官法難寬宥合行催解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中軍官文到即便解解解門處斬其總兵官俱令戴罪殺賊聽參毋得延縱

行守東二監軍查逆賊身死攻圍掃集

爲軍務事。頃據總兵吳廣報稱。逆賊楊應池。於本月初五日亥時服毒而死。等情到部。隨看得田氏所云。明係假詐。奉延以緩我師。牌行監軍總領等官。督率三軍。上緊攻圍。擒會獻俘去後。案查先該本部院密切有行。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蹟。若查無踪跡。是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捏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衆驗視明白方准。不得信口捏報。以亂眞實。違者罪之。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圍上。驗視賊之財物家資金銀衣服。各另封鎖。造冊登記呈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冊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等因。通行遵照。外爲照前項四款。頗爲詳切。乃會因見官兵攻圍緊急。自知滅在旦夕。果作此態。令人駭異。但未審道鎮會否相信。合再申明詰問。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分守川東及川南監軍二道。并四路監紀等官。逐一詰查。即如所謂逆會其死。要見屍屍何籍。或據何爲憑。設係詐死。要見此賊見潛何處。或所逸何方。田氏母子大小兒女一家人等。與脅從黨惡賊犯。會否盡數擒斬。縛獻出。賊圍有無攻克。官兵會否屯守。家資器物。會否封記。係何官兵守護。以上事。必須逐件完明。方爲全功。少有一事不明不結。或係債帥在內通賊受財。容令詐死埋名。縱會脫逸。或主持招降全歸。欺誑抗拒。延緩我師。致懈軍心。別有他虞者。一而督率三軍。破圍掃集。一掃盡勦。一而就將通賊奸人。毋分文武。據實參呈。應擊問者。登時擊問。應參題者。即行參題。以爲罔衆欺君之戒。決不輕饒。此本部院與道鎮身任其責。不得不深思長慮。該道務要盡忠報國。根究下落。毋得徇情庇護。未便。

革吳廣老銜

爲軍務事。照得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原以本部院中軍官拔置大帥。統領官兵征勦播會。受恩不爲不深。承委不爲不重。本官宜思主辱臣死之義。堅誠此朝食之心。身先士卒。首縛元兇。蕩平播土。奠安西南。方爲盡職。方爲稱任。乃自開刀以來。招降頗多。入關以後。戰功亦著。本部院未嘗不移文嘉獎。望成成功。何期小器易盈。微軀自愛。自四月初八日經戰之後。頓起偷生之心。全無滅賊之志。逆賊知其心灰意懶。因遂假意行成。本官貪其香餌。墮其深彀。遣使往來。按兵不動。致賊今日詐降。明日詐死。懈我軍心。增賊實備。日復一日。老師費財。先是本部院聞其已中賊計。移檄申禁。斬使焚書之文。昭然具在。本官視如故紙。略不遵行。又知其專功自利。大失人和。特遣分守張按察使赴營。會同鎮道將領監紀等官。插血盟誓。同心滅賊。本官高臥營中。三請方至。至則首稱楊應龍要限十日。又稱事不成。我不過回家做指揮官。此皆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營中塘報。人人開報者。不知本官於賊何親。於國何讎。而做脫賊厄。甘心縱賊。查得本部院所奉敕書云。欽此。今本官所犯。照應旨宜從重處分。先斬後奏。照敕命宜先取死罪。招由。戴罪殺賊。今三省四總兵領兵二十餘萬。即去此一人。亦不爲少。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向來征戰。亦有微

勞。姑且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戴罪殺賊。爲此除行總兵吳廣。遵照外。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移文本官。以後宜盡改舊過。力圖新功。與各營總兵將領官。合哨應援。專力攻圍。與各路監軍。并監紀官。同心戮力。一意滅賊。若十日之內。克圍擒賊。蕩平播土。准復其官。仍以功敘。若仍前執拗。剛愎。遲遲退縮。或怨望生事。更起別端。尙方具在。王法無私。須宜深思。毋致後悔。

查議運糧撤兵行守東二監軍道

爲軍務事。照得逆賊造反。與師弔伐。即今逼圍上圍。功在垂成。但兵多道遠。運糧恐不給。應否將糧運至中途。營兵來接。或將多兵量分一半。即爲運糧之兵。以代運夫之力。或將充兵漸次徑行撤散。以省糧運。三者孰爲可行。合再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密會總兵官酌議妥當。應徑行者。徑行。應呈詳者。呈詳。其賊已平。仍須重兵彈壓。各總兵標下及應留之兵。仍須每路萬餘。以備搜山。及計議善後事宜。明白。方行班師。再爲遣發。不可一時散盡。俱毋違錯。未便。

再申飭殺賊

爲勦播等事。案照近准兵部咨開。楊倫謀叛。詭詐多端。其蓄養肯似其說者。不下數人。倘勢迫力窮。輒施狂惑之計。少不加察。首惡漏網。而大兵撤回。狡狴復出。則地方之物力徒虛。而天朝之威力難振。是在道將親統大兵。直逼賊穴。首惡嚴加嚴閱。不可輕忽。苟且。賊之心腹爪牙。不可輕縱。致遺後患。又賞格內開。一應龍頭目人等。若賞格懸示兩月之後。既不能擒斬。又不肯投降。直至拒敵交兵。爲賊盡力。即以謀反。盡誅各等因。俱經申諭去後。爲照進兵以來。已逾三月。在逆賊勢窮詐死。已不出本兵所料。在賊黨負固不悛。又久違賞格。明條。目前之計。惟有一意遵旨盡勦。此外再勿復有招降等說。致懈軍心。合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親統大兵。直逼賊穴。毋論晝夜。分投攻打。必圍破而後已。必賊獲而後休。又須嚴加嚴閱。不許輕忽。苟且。至於楊氏親枝心腹爪牙頭目人等。悉行勦絕。一掃蕩平。務使種類不遺。以免日後爲患。自今申戒之後。兵不進賊不滅。及更復有他議者。不拘文武。以通賊論。一面擊究。一面參題。決不輕貸。

再催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吳廣。剛愎畏縮。縱賊遺患。不稱任使。本應從重以軍法處分。念用人之際。姑革職充爲事官。責令立功贖罪去後。及照各路領兵官。向來進兵各有路道。今日攻圍各有信地。功罪自有賞罰。彼此原不節制。奈何數日以來。以一人之喪心。爲諸將之借口。大家解情。全不進取。至於監軍道。原爲監理軍務。贊襄督撫。本部院託重非輕。奈何傍觀坐視。既無督併之文。亦無參呈之檄。未效鷹鷂之逐。奚取監督之司。各將理監紀官。逐隊隨行。緘口結舌。坐視舟中之敵。雅同局外之觀。雖有如無。溺職已甚。通應參究。姑再督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便嚴督各路兵將。查照分定信地。剋期夾攻。務得渠魁。並殲餘黨。立奏蕩平。方稱倚注。其將領督理等官。有懷奸飾詐。避事縱賊等弊。不時揭報。以憑重處。如再疑畏寬假。以致債事。罪有所歸。必不相貸。

攻圍條件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五總兵。二三十裨將。領兵二十三萬。圍一孤圍。圍上僅數千殘苗。無計勦除。坐延時日。利令智昏者。則信其詐降。詐死爲真。且假言就中取事。畏賊如虎者。亦但以兩多糧少爲詞。更不應愈久愈難。今賊養數千苗。尙知養之恩。爲之效死。朝廷以高爵厚祿。養文武官員。累世榮顯。一旦用兵。惟袖手傍觀。只營利避害。更無一點實心爲國。可見朝廷養士。尙不如應龍養苗。其可愧恨。今巾幗之辱。亦不能加於無志之人。尙方之劍。亦不能逼於貪生之衆。特此申諭。尙冀猛省。所有條件開示於後。各宜遵行。須至牌者。

一賊黨許降。正賊不許降。況賊自入關以來。屢以詐降害我官軍。今後但有與楊應龍田氏楊朝棟約降者。即係逆黨。衆共勦之。

一霧雨不可攻。即治攻具。天晴無雨。及雨小無霧。即合攻。失期者。以黨逆論。

一川兵水西兵。圍圍已久。信地已定。偏橋龍泉平越兵。方至。當與各監軍會同議定信地。不得用強混攪。致有爭說。

一各路監軍。久不到營。不知所司何事。姑行帶管。平越路總兵已至。監軍未至。即以該省監軍楊按察使代監之。偏橋路總兵已至。監軍未至。即以四川監軍張參政代監之。監軍不得推託。總兵不得違拗。如本路監軍已至。即仍其舊。

一合江路。先因該路兵多。派之後右前左二處。今湖貴兵已至。合江宜止一處。不得仍占兩處。

一凡分布約會。務出公心。會議事體。以少就多有。衆議的見可行。而一二人執拗不從。即係賊黨。大家火速開報。即以軍法從事。

一凡約會剋期。大家詢謀僉同。其移文移單。則以分守川東道張按察使爲首。庶免推託。

一兵多糧遠。恐後難繼。各營兵有陣亡者。即開除。有病弱者。即汰去。大率一路於原領兵數。去三分之一。亦不爲少。多亦無用。且難餉也。

一各監軍。即各差人嚴催運餉。不得專靠督餉官。恐遠不及事。

一今日之事。西南半壁。天下所係。成事者。即係忠義爲國。壞事者。即係奸邪誤國。成事者。豈必手刃逆會。但盡力攻擊。期會不爽。即是壞事者。豈必助賊爲逆。但專功妒功。自私自利者。皆是一向營中情態。本部院分毫皆知。異日當據實陳報。必不使巧僞者居先。拙實者居後。慎之慎之。

以上條件紛紜。只爲大家不肯攻圍。遂致許多區處。又恐事久變生。諸路前功盡棄。後禍更不可知。若齊心齊力攻圍。固破功成。豈不快哉。惟願不付之空言云爾。

行湖貴鎮道中飭示條款
爲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與師伐播。賊計多端。未破之前。恐中逆會奸謀奸計。既破之後。恐我官兵爭功爭財。於是約爲四款密示云。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云云。仍以罪論等因。通行訖。近有四川總兵吳廣。不遵密約。受其假詐。延緩我師。已經查駁參究。令其戴罪殺賊去後。爲照

前開四款。頗亦詳切。第末審各路文武等官。會否相信。萬一如吳廣者。誤事不小。與其事發而罪之。孰若禁之使勿犯也。合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移行總鎮監紀等官一體遵照。自今以後。再勿聽其假詐。惟一意進兵破圍。擄集。不拘逆賊。與田氏母子。楊氏宗枝。脅從黨惡。一概盡誅。寸草不留。仍以生擒爲上。斬首次之。以便嚴最。至於賊獲之後。道鎮與監紀官。公同至圍。驗視賊之家資寶物金銀衣服等件。登記封識。撥人看守。仍即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并批賞有功官兵。以表功勞。如有不遵紀律。恃強攘奪。功爭財者。將領以下。小兵以上。聽道鎮登時緝赴令旗前。梟首示衆。決不輕饒。若將領等官。縱兵恣掠。致有意外之虞者。盡削前功。仍以罪論不貸。

禁取破圍財物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已將破圍。逆賊目下成擒。所據賊之家資寶物金銀衣服等物。前已牌行分守監軍各道。公同監紀等官。驗封看守聽候。應解內府者。解進。應賞賞者。聽本部院批賞去後。但恐官兵破圍之時。各總兵官不肯銜束部兵。致有爭功爭財。互相戕殺。致啓釁端。合再嚴禁。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該鎮。并監紀等官。如破圍之時。嚴加銜束。兵士首先必得罪人。次則封識府庫。既不許恃強爭功。又不許乘機爭財。務要肅靜。林立。各守隊伍。如有謔譁。攘亂爭功爭財者。不分官兵。聽鎮道登時緝赴令旗前。斬首示衆。其家資寶玩。公同驗封明白。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給賞施行。如有隱漏藏匿。及將官不行約束。縱容軍兵別起釁端者。定將勦賊大功盡削。仍行重加參處不貸。

查革蔡知府監紀

爲軍務事。據合江監紀知府蔡宗憲稟稱。田氏投表後。初六日。又據楊朝棟許申。楊應龍初五日亥時身死。比職與吳總兵欲因謀行間。朝棟母子。初八日。扶柩出關候驗。因與復入。職請諸道鎮。天晴驗之。就中取事。則朝棟母子及諸黨惡。必授首過半。隨即急攻。應龍可得。乃諸文武人各一心。必不待驗。止欲明攻。明攻非不正堂堂。然不免費力居多。或賊會事急。一時逸出。及自投巖火。且彼近獲有茶南兵衣甲。倘混我兵而逸。孰能識之。此職等不必然之慮。似未可盡以爲非。今欲再問。然不可復得矣。案照近據本官稟稱。田氏乞哀。即其來果真。所重亦不在此。但欲借其黨就中取事。可以少省工夫。業限三日內回報。可否容圖之。若會計衝突。逸過勢必不能。惟水西意不可測。但得與官兵合攻後路。無少參商。則成功在且夕矣。逆會表文。漫無確語。不敢呈上。二十五日。因會乞降。職與吳總兵。業斬差來楊水用拒絕矣。今日田氏果來。姑容觀覲而動等因。又據總兵吳廣連報。田氏母子出降。及稱逆賊於初五日夜服毒而死等情。節經逆知詭詐。駁行急攻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逆賊若果懼誅真死。田氏母子。自是連夜送屍軍前。舉國下關投奔。以求緩死。猶畏其遲。乃報死既不送驗。據國又不納降。其詐死抗拒。昭然顯著。乃知府蔡宗憲總兵吳廣。不知有何高見。必欲驗屍招降。果何爲也。即如所謂朝棟許申。欲因謀行間。待其扶柩出關。欲就中取事。明係文吾逃遁之詞。既係詐中。賊又何肯母子扶柩出關。若母子扶柩出關。則賊已盡得。何又云授首過半。賊母子及黨惡既已授首。又何用急攻。且連日天多淫雨。幸一晴霽。止可急攻。乃必待天晴

驗屍。不知雨中獨不可驗屍乎。賊恐攻之。故每遇天晴。便設一計。今又自定天晴驗屍。是又代賊設計也。又云恐賊殺之。嚴火。今所恨賊不投嚴火。若投嚴火。有何不可。又云衣甲相混。逸出。即驗屍。何保其不逸。出。句句矛盾。無一中機之語。蓋緣該營文武官。以專功之心。中反問之計。日為賊用。而不自知。以致坐延半月。略無功效。師老財費。職此之由。見事已敗。露無可遮掩。卻東支西。苦無定向。又云。今欲問之。不可得。是知其計無復之。而歸過於人。此等存心。尤為可恨。今討賊日費萬金。後此事且不可知。豈為營官說。說貪功之地。本應參究。姑從曲處。為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即將知府蔡宗憲。原管監紀事務。即日革去。責令統率馬湖官兵八千。攻圍殺賊。立功贖罪。如或不效。定行併論。從重參處。決不輕貸。其監理事務。該道代之。紀功事務。轉行同知趙世德兼管。毋得違誤。未便各員。遵行。緣由。報查。

獎總兵劉挺

為軍務事。據川東監軍道塘報。總兵劉挺。親自攻圍。手放大銃四架。致火薰其面。起一泡。為照本官素稱忠勇。矢志滅賊。今手自發砲。致傷其面。殊足嘉獎。又足憐念。為此牌仰守東道。即便將懸賞銀用書封十兩。簽書藥餌之資四字。親自送至本官營中。以見本部院相勞之意。仍令本官以後。益復親履。行陣。嚴督攻擊。破賊之日。定以元功論敘。

催總兵陳璘攻圍

為軍務事。照得總兵官陳璘。廣東芳聲未艾。海外威名甚殷。茲者欽承明命。征勦播會。首克三圍。猶如拉朽。再破三渡。勢若燎毛。逆賊因之喪膽。一路遂爾蕩平。本部院竊計該鎮一至。合兵夾攻。固不足平矣。胡為旬日以來。亦以招降為事。不展一籌。頓兵不動。令人駭然。不意該鎮素稱老練。智過孫吳。熟諳韜鈴。何所不解。乃今一旦聽信偵師所惑。略無滅賊之心。自干不忠之誦。此本部院所不取者。合行督勵。為此牌仰該鎮。限文到即便會同各路監軍總鎮及將領等官。挑選精兵。依照分定信地。刻期並舉。前後衝擊。左右夾攻。務要破圍獻俘。以靖逆醜。如或仍前聽信吳廣所惑。再行招降。延緩我師。致誤軍機者。不但盡棄前功。本部院定行從重參究。決不輕貸。

再行分地攻圍

為軍務事。案照先據總兵吳廣塘報。會同各鎮及監軍道。議定各分信地。夾攻緣由。到本部院。據此。看係會同分布。必是妥當。已經牌行各鎮。遵照去後。隨據分守監軍三道呈報。衆謀僉同。一揭內所分布。比前塘報稍有異同。本部院亦以為兵形無定。軍機何常。既經衆謀僉同。定是大家遵守。亦不必更行申明。反亂視聽。乃近日查得總兵吳廣。先日所投塘報。原不付約會各鎮道。止是自己欲前後俱占。以圖專功。及湖廣總兵陳璘。到。又不由大家分布。徑引之與己同。以致信地不均。甚南二路。至有可用之兵。無可攻之地。吳廣卻又為賊所惑。與監紀蔡宗憲。日日約降。更不約攻。陳璘又為吳廣所惑。亦不議攻。止通賊延日。不知朝廷遣將發兵。欲以何為。除另行參究外。擬合再行。為此牌仰該鎮道。文到即行令各營。以後止照三道。與各鎮會同。議定。衆謀僉同。單開信地。攻打。不必拘定本部院前行。如近日湖貴兵各到。該道

即會三省監軍道。與各鎮總兵官。大家再一議定信地。插立牌檄。令各盡地而守。如賊從何處越逸。即各認其罪。其進攻之時。應某枝為正。某枝為奇。某為當鋒。某為應援。止照原議。將湖貴兵一同派入。俱聽商同分布。或別有攻取之術。牌內開載不盡者。任從大家公議。公行。並不中制。若既定之後。參差不遵。或當議之時。執拗不定。即係賊黨。衆共摺之。一面報來。以憑參擊。以後一切軍機。俱要公同商定。其商議事體。以四川分守川東道為主。以各監軍俱有分定營伍。恐為人借口。有偏私之嫌。該道為本部院所專委。無分定營伍故也。倘該道以一人獨主為嫌。仍以四川貴州二左監軍道協同主持。一入關獨早。一官秩獨崇。各有所取也。其各路監軍。不妨各監本路。至於各鎮總兵。止宜照大家議定遵行。不得借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說。為專己自私之地。蓋他時征討。以一總兵為主。自應權歸一人。今五總兵勢均力敵。莫能相下。若各是其見。各私其功。成何事體。本部院方居四路之中。便於催催糧運。既不能即入山。今託重於鎮道。又專委於守道。所望兩出公心。共成王事。若復以粗心浮氣。恣憑胸臆。或以私已專功。撓亂事權。致九仞之功。虧於一篑。此豈朝廷養士之報。本部院託重之心乎。國法無私。青史可畏。一盡心。永享忠臣孝子之名。一失足。永墮賊子亂臣之黨。同舟之言。不憚其苦。幸共亮之。須至牌者。

行三省監軍攻圍招降

為軍務事。照得大兵勦播。以二十萬兵馬圍一孤圍。曠日持久。竟不能下。訪求其故。蓋緣初圍圍時。為賊所愚。信其詐降。詐死。全不攻擊。致賊得以招降欺其下人。防守益固。後知其詐。又一味攻擊。凡有投降者。出。亦不准信。即殺以冒功。以故圍上之人。自分必死。大家抗拒。以致兩敗俱傷。智勇俱困。雖久之賊當消磨。盡絕。然我之勞費。亦已甚矣。不知朝廷征播。原為討賊。逆賊之罪。止於一家。况首惡不宥。脅從原免。明旨昭然。賞格具在。即今投降之人。如王繼先。袁年。羅國顯。羅國顯。安鑾。陳仕賢。田良玉。閻宗傳。楊光耀等。或給之冠帶。或給以優養。本部院毫不爽信。營中何故貪功妄殺。致干天和。且將官原以滅賊為功。不以首級多寡為上下。况殺降如楊惟中。已經擊問。又何必邀截降人。冒報首級為也。合行曉諭。為此牌仰該道。文到即便通行各營。每軍前樹立招降大白旗一面。責令鄉導降夷人等。遍加傳諭。多方招撫。除逆會井。妻子田氏楊朝棟等一家。必勦無赦外。其餘左右一切軍師。提調巡警。目把苗夷親族人等。俱許納降。但係棄其衣甲器械。隻身下圍投降者。不分男女。審果不偽。即准免死。給票執照。發出安插。不許驚阻。及擅行妄殺。違者抵死不饒。其有能將逆賊楊應龍楊朝棟田氏。或擒或斬。其正身來獻者。定照格陞賞。決不吝惜。本部院以信制馭諸夷。的不爽約。慎勿疑畏。各營仍一面攻圍。一面招降。不得以招降便廢攻圍。亦不得指攻圍妄殺降人。蓋即兩軍對壘。應敵者殺。投戈者免。自不相妨。各營仍須文武同心。公平進取。勿得如前私招私攻。中賊之計。耽延時日。自取罪累。未便。

查妄報功

為軍務事。據巡下南紀功道報。據監紀知府蔡宗憲報稱。五月初十日辰時。賊隨道鎮親督四路官兵。前後左右圍攻賊圍。鐵柱飛虎二關。城樓城牆。拆殆盡。賊兵屢合屢敗。被銃打傷甚多。止存飛龍朝大太

平三關另行設法攻打。又稱副總參遊曹希彬等官兵已後路對面小山趕至城門邊把住。廣兵馬湖兵士城兵共斬級四十餘顆。又據該道報。據都司吳從周報稱。初十日奉令夾攻。自且至晚。窮日血戰。攻破頭關。又進二關。燒進城樓二座。推倒城牆四十餘丈。但日暮兵疲。三關更險。只得收兵。其後路齊攻。亦已奪山進逼關城之下。各有斬級聽候解各等因。到部院。據此。查得初十日之戰。塘報經本部院參互審實。即據營中往來差人及大小官役人等口報。是日總兵馬孔英。率李經任。承爵哈光顯。萬民英等。督陝毛西石。平茶劉勝等兵。與推官高折枝。在關前。總兵劉挺。率周以德。李為瑞。徐瑞。易朝臣。莫如得等官兵。與同知史朝貞。在前左。總兵吳廣。在左山。與川東分守監軍。及知府蔡宗憲。在上發。吳從周。兵浙兵。在山下。攻打關左城外山坡。周國柱。羅星。率陝兵。略有餘。晏朝海。漆太然。兵同曹希彬。吳文傑。杜熊兆等。在後圍。領大砲。遊兵。永甯兵。廣兵。及畢節道督水西兵。一併攻打。圍後。此是日分布之大略也。前後左右。一時攻打。四面受敵。賊不能支。如前關。則石砧兵。當馬總兵。千總。馬積。冒傷。先登。鐵柱。關正。樓之側。左水關樓。則劉總兵。部兵。先登。賊大敗走。即拆燬樓。一時俱潰。此南茶二路血戰之勞。若吳從周。兵衆方進。見賊城下。使即開走。以致左右不能獨立。三進三退。怒斬執旗督陣者。何謂也。乃蔡宗憲。與吳從周。自不思付。混稱。克破二關。燒樓。拆牆。誇誕。裝飾。何其大謬。不然。圍後。官兵。直抵。後門。把守。移。割。圍山。安立。排柵。功亦奇矣。但非一路之力。乃獨稱。廣兵。馬湖之兵。有功。又稱。親督。四路。官兵。前後。左右。圍攻。賊。圍。果能。分身。應之。抑止。在。圍。前。協。同。贊。襄。乎。至。若。吳。從。周。前。門。既。無。攻。打。之。功。後。路。與。伊。何。預。亦。復。混。報。此。又。厚。顏。無。恥。之。甚。者。大。抵。該。路。文。武。別。無。創。立。謀。猷。惟。以。筆。舌。為。事。觀。其。目。前。賊。圍。未。破。之。前。屢。屢。獲。功。若。此。俟。其。既。破。之。後。爭。功。爭。財。必。為。各。路。倡。率。合。行。查。究。為。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二。道。乘。公。嚴。查。初。十。日。之。戰。要。見。鐵。柱。左。水。二。關。與。燒。樓。拆。牆。及。圍。後。奪。取。三。山。的。係。何。路。何。哨。官。兵。攻。克。何。路。何。哨。官。兵。未。攻。或。雖。攻。打。退。怯。無。功。蔡。宗。憲。會。否。前。後。左。右。俱。到。監。督。吳。從。周。後。路。與。伊。無。干。因。何。亦。行。混。報。中。間。是。何。情。弊。又。查。各。路。止。報。克。鐵。柱。關。合。江。一。路。並。報。克。飛。虎。關。即。今。飛。虎。關。有。無。見。在。曾。否。為。何。人。克。破。逐。一。查。明。回。報。以。憑。施。行。此。後。各。路。官。兵。或。係。同。攻。或。係。自。攻。俱。聽。該。道。與。監。軍。二。道。據。實。開。報。毋。得。仍。前。虛。捏。混。報。查。出。取。究。未。便。

開計申飭

為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稔述賊之將亡。憤諸將之不振。方在秣馬脂車。入營督戰。忽於二十二日。接待家報。有先侍郎府君之變。蓋緣討賊無功。憤事殃民。以致家門之禍。延蔓至此。呼天搶地。已死復生。自念身為人子。辭親從仕。醫藥不親。舍殮不與。有子若此。不如無生。即欲刻頸穴胸。從先人於地下。已而念夫不可死者有二。親未葬。不可以死。賊未滅。不可以死。然欲葬親。必先滅賊。不然用兵經歲。老帥費財貽禍。西南海內。必尤其失策。皇上必罰其不效。自分身無處所。况能歸而葬親乎。除即日。上疏。請官交代。仍照往例。丁憂候代官。照常行事外。擬合催督。為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便獎率三軍。克日攻圍。一鼓擒賊。早奏蕩平。庶本部院得借口復命。式適其歸。是該道。不但有功於國家。有功於西南。其錫福於本部院更。

無涯也。本部院即世世銜之。甯止一鼓勞酬功之典。如其遷延如故。結絕無期。甚至通賊縱賊。為所不可。為以犯明法。而干大戮。本部院即在候旨。必且便宜行法。墨綬登堂。手向方面。親誅之。決不令其債事誤國。且誤本部院。使忠與孝兩無當也。須至牌者。

申飭輪攻日期

為軍務事。據川東監軍道粟稱云。案照先據總兵吳廣塘報云云。又經申明去後。行據川貴督兵監軍七道呈稱。三省大兵。齊集圍下。今因賊月餘未覩寸功。日復一日。彼此推延。作何結局。該七道公議。圍前圍後。分日分哨。至期各領部下。漢土官兵。奮勇攻打。務要同心併力。庶可奏功。除行各總兵官。遵照外。但事干軍機。誠恐各鎮有專功懷利者。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責成。計開五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共五日。水合偏橋二哨三日。水西二日。俱攻圍後。蔡南貴州攻圍前。以牽其勢。如圍後成功。各路幸甚。萬一勢難卒克。蔡南平越二哨。繼攻圍後三日。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共三日。蔡南平越二哨。攻圍後。水合偏橋二哨。攻圍前。以牽其勢等因。批行訖。今據前因。為照吳廣塘前報會同分布。本院以本官係鎮守總兵。必然秉公服眾。詎意粗心大膽。私已專功。今前後分攻。已近一月。攻圍既不能下。講降賊又不降。所謂不效之師。正宜改絃易轍。以遠嫌疑。則六道之議。以五路攻五日。三路攻三日。更番迭遣。無非均勞逸。品嚴最期成功之速。滅賊之早。誠大公之論。平心之處。有何不可。合行督責。為此牌仰該道。即便集思廣益。開誠布公。照依分定日期。督率兵將。前後輪攻。不問五日三日。效則通以功論。不效併以罪罰。設或不達衆議。即不效其罪。猶輕。違衆議又不效。即本部院亦未如之何也。已。教。督。森嚴。尚方。具在。斷不敢上下雷同。自貽伊戚。其遵行。緣由。報查。

破賊厥鎮法

為軍務事。據營中報。賊凡遇我兵放銃。即令婦人脫去中衣。向我兵以篋扇之。敲不得中。此厥鎮法也。合行破解。為此稟仰分守川東道。即便移文監軍二道。知會。以後遇此。令軍中。即斬黑狗頭。以血酒之法。立破。

策勵吳廣勿輒借口乏糧

為軍務事。據總兵吳廣稟稱。李春先原招兵四百九十二名。發守前門。以糧食匱乏。全營逃散。及稱半月以來。竟無升合到營等情。為照李春先。被該鎮一百六十棍打死。其兵無主。自應逃散。至於營中之米。有餘不足。原以相補。該營米向來有餘之時。任從兵士開市貨賣。略無撙節。以致近日。淫雨衝橋。糧阻兵飢。輒以逆賊衝出。為詞。且自圍圍以來。一月之上。何不攻取。逐日講降。直至師老財盡。中賊之計。又欲以兵餒為詞。縱賊衝出。如此兵將。為賊而設耶。為地方而設耶。為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官吏。即便一面移文督餉道。催運入營。一面督兵上緊攻圍。其營中。疴病。衰弱。不堪之兵。一點驗汰出。勿令坐食虛耗糧米。其各將領。向來折乾耗糧之弊。責令盡行改圖。如有虛軍。實糧。空耗國儲。及坐食講降。不行攻取。甚至假以無食。曠之鼓譟。縱之逃散。希圖能兵留賊。以遂其納賄賣國之奸者。不論是何文武。必誅不貸。

查安報功

爲軍務事。連日接得營中塘報。任意鋪張。無一實事。無一實話。如此扶同欺隱。不知賊何日得平。事何日得結。如川南監軍道報稱。五月十四日。攻圍馬湖營。報效生員張正印斬級一顆。夫馬湖兵八千。蔡知府督領半年以來。費糧幾萬。何無一人向前。獨一報效生員斬級。此生員奉何明文報效。何處人氏。何將官統領。又據該道報稱。初十日之戰。所開頭領名字。不下百餘。又稱賊擁萬兵來敵。夫賊圍上殘苗無多。人人見之。况是日前後夾攻。永合一路。何遂有萬餘迎敵。我兵頭目百餘。所領兵當不下數萬。何安兵先退。官兵亦退。彼退而我不退。有何不可。又報十七日分七路行兵。夫圍後止一路。如何分七路。若路已填平。何不七路並進。直破其城。又據總兵陳璘報稱。十三日夾擊海龍圍。守備楊惟中奮勇向前。斬級六顆。夫陳總兵所領一路兵三萬。將數員皆何在。而獨一貪生怕死之楊惟中。龍泉抱頭鼠竄。攜妻以逃。坑死萬人。幸得脫死。又日日殺降要功。長坎圍下。一日殺降人三百。心向不足。今又來圍上冒功。又稱斬級六顆。不知是降人首級。是病死入首級。不然是日廣兵與賊對坐。並未交戰。何處得級。該鎮止欲爲之安功。脫罪。獨不虛爲三省三十萬官軍所笑耶。即今師老財匱。運餉之苦。家戶騷然。大將日日擁兵坐食。未見寸功。但催戰便稱無糧。卻又日日說謊妄報。文官抄謄故紙。更不經目。不過爲之傳報而已。不知自古以來。有如此而能成功滅賊者乎。本部院讀之。髮立毗裂。不知各文武何以安心。何以消日。將來何以自免。合行嚴查。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文到即將上項情節。一一實對。要見是何人作弊。何人說謊。其生員張正印。如係買功安級。即依律招解。楊惟中已行擊問。陳總兵不許占怪不發。致以敗軍之將。買級冒功。沮我士氣。以後大家要出良心。存公道。幹實事。說實話。無令朝廷養士。不如逆賊養苗。又近日聞營中於各處找零人首級。及病死糧夫軍兵之首。亦爲所竊。又有養降人以待殺者。一遇攻圍。便以報功。觀永合路一向只約降相屍。別營兵著一鉛彈打賊。尙率然開罵。乃日日有報首級。定是此類。曹希彬等。又每報陣亡輕重傷。至數百人。此皆邊上熟套老奸巨猾所爲。不知此途可以微幸脫罪乎。一併先申明之。俟再犯擊問。

行軍節道退兵攻圍

爲軍務事。據貴州畢節兵巡道稟稱。受賄之說。流布道路。賊不敢明指其有。亦安敢避保其無。惟逆賊則原未逸也。連日擄攻。彼兵死鬪。我兵傷損甚多。非逆賊執驅之。藉令急而賄以逸。誰敢任者。克圍有日。賊能盡免俘降之口乎。諸目狡而多智。斷不爲此。禁讎爭。禁搶擄。自今日第一喫緊務。顧犬羊之性。非盡可口。舌化誨。能必見利不動乎。今惟令退兵一舍。嚴防奔逸。而以圍後讓兵。劄營攻打。總之攻固功也。守亦功也。不惟釋多口之疑。抑可杜競爭之漸。安氏自爲計。與賊等爲安氏計。似無出此者。等因。到部院。除禁讎爭搶擄。業已申飭外。爲照賊自上圍。官兵四圍。本釜中之魚。安能他遁。乃今環攻月餘。竟不能下。果賊難破。實由我之人心向背不一。不肯同心併力耳。今勿論通賊受賄。有無情弊。所當迴避。即屢攻不效。亦當改絃易轍。以責別將聽立新功。安得曠日株守。虛應老費。據議退兵一舍。嚴防奔逸。而以漢兵劄攻。深得伐謀妙算。相應依擬合就通行。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移會川湖貴州監軍等道。行令水西兵馬暫

退一舍。嚴防奔逸。聽前路三鎮官兵劄營攻打。成功之日。不問攻守。一體論功併敘。決不分別。惟犄角相應。共奏凱旋。是所踴躍者。俱毋違誤。未便。

用計破圍

爲軍務事。據降民田良玉稟稱。圍前左邊水巷。右邊婆婆巷。又寶峰山左側。各有小路一條。共三處可以攀上。前日玉等由此脫逃等情。據此。諸詢萬曆元年。圍九絲城不下。時有議者。謂此山形勢似虎。若擊其腰。賊破。遂緩中攻。自九月初一日起。令奮兵攻其頭。郭成兵攻其尾。連打八日夜。賊力甚疲。盡將精銳者。撤據兩頭。懈意中守。次日重陽。知此夜飲酒。必然睡熟。三更時分。令降夷兒引平茶衝鋒兵五百。攀緣附葛。魚貫先登。次石砧兵。次吳鯨兵。相繼而上。斬其把隘數人。舉礮一聲。諸營吶喊並進。城中亂。登時蕩平。此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驗也。今前後攻打。不爲不急。既左水巷。右婆婆巷。與寶峰山左側。各有小徑。大都此圍似與九絲彷彿。頃良玉等既能依附而下。則我兵亦可以攀緣而上。既九絲曾用夜半偷上成功。則今日獨不可做此計。而襲取乎。合行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總鎮并監紀將領等官。逐一密切計議。以上三路。既可下。必能上。如是可取。則遊選能爬山越嶺。飛走壁勇士數百。束裝伺候。前後連攻數日。待其賊勢疲憊。三路防守稍懈。著令各兵三路攀緣而上。圍聚剗定。拚死敵住。舉礮爲號。則賊膽盡寒。前後解體。諸路並進。奮勇接應。此圍可破。大功可奏矣。如是畏怯不前。不思計破。日惟放銃吶喊。老帥費財。將何抵止。奈何奈何。

行造益元散發營并中途安置

爲軍務事。照得即今盛暑之際。營中軍兵攻圍。途間運夫往來。每以中暑生疾。殊可憫惻。合製益元散藥。備發爲此。稟仰重慶府官吏。即便動支官銀。差人分投收買甘草三五百斤。滑石二三千斤。多撥醫生。速合爲末。製成益元散。每營各發五六百斤。以濟三軍解渴。又自安穩驛起。至圍下止。成二三十里。高阜處。所堪以停歇飲水之處。立一草舍。安置瓦礫木桶蓄水。每處責令一人管藥料理。以便運夫食飲解暑祛疾。其支過銀數。發過藥片。報查毋違。

稽查餉米

爲軍務事。照得四路兵馬。逃亡既多。汰去亦衆。則兵減。夫不減宜乎。運糧有餘。師獲宿飽。胡乃愈稱不足。喋喋馳報。其故何哉。若非領兵等官。差人中途邀截折銷。必係軍兵雜役私相兌賣。而奸頑運夫。借此息肩。上下蒙蔽。加之收餉委官。日久因循。不加稽刷。止憑吏書通同作弊。私收免帖。報數了事。竟置不問。以致糧米到營者少。大都坐此。即今若不立法稽考。則餉餉有限。需用無窮。脫有不支。將何接濟。分守川東道。原係總理糧運。仍應專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查照原行轉行管餉運餉官。今後起解餉米運到營中。即具數報道。該道驗過。給與一票執照。方許支餉。官照票收納。如無該道印票。不准作數。庶私折私兌之弊。或可少杜。至於各路漢土軍兵。中有病弱不堪。及完員完食。法應陸續沙汰者。即會同監軍道計議撤去。以免糜費。與夫逃亡事故。各名下月糧。即日住支。如有不行開除。捏稱並無逃亡。及仍前折銷。免

支等弊，圖冒糧餉者，毋分官兵人等，指名聲究，應具示者，登時具示，應細打者，即行細打，慎勿輕貸，先將汰過名數揭報。

選錄破圍

為軍務事，照得圍圍日久，屢攻不下，非人不衆，蓋因兵無選錄耳。茲欲選錄，必汰病弱，省此之糧，增彼之糧，庶克有濟。合就查議，為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會同東南二監軍道，將茶南永合四路漢土軍兵，逐一挑選，膽勇過人，技藝精熟，情願先登破圍，衝鋒殺賊，一可當十者，每路數百名，每人懸賞銀十兩，脫有損傷，外加十兩優恤，毫不可少。次者留營防守，其餘病弱不堪者，即行汰去，以免糜費，齊心破敵，在此一舉。文到火速奉行，再不得疑畏觀望，老師偵事未便，具挑選過衝鋒，汰撤過弱兵各名數，飛報查考。

申飭監紀職掌

為軍務事，照得監軍者，監督將官，運籌決勝，有進無退之謂。紀功者，稽覈將官報驗功級，有無應紀應削之謂。至於監紀委官，一則贊畫監軍，一則勸助紀功，承委分任，摘弊發奸，此監軍與委官之職掌也。今乃有大不然者，如監紀官，此日將官本未與賊交鋒，人所共知者，不但不能督督臨陣，且事後聽其所惑，依違成風，扶同報報，將誰欺乎？又如一日雖與賊交戰，原無功次，亦人所共見者，不但不能駁問功從何來，復與鋪張捏報，監紀謂何？再如頃者營中官軍擄掠女子無限，竟不一言，逃亡軍士極多，竟不一報，將官冒功，督糧奸弊，集竟不一發，且無功佐之爭功，有過與之隱弊，以若所為，非監紀乃將官之坐營也。深可痛恨，合再申嚴，為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移文監軍二道，申嚴監紀等官，自今務要監督將領等官，親率軍兵，大打破圍，每日有無與賊交戰，或身先士卒，或畏怯不前，有功則報有功，不得沈埋，有過則報有過，毋容妄冒，如或仍前以無作為，未攻作戰，黨護爭功，捏文混報，欺天罔人，與夫軍兵逃亡，冒支糧餉，一切奸弊，再行蒙蔽，坐視觀望，不一實報者，定行從重參究不貸。

行周圍柱領兵守播

為軍務事，照得播城雖云甫平，地方已見大定，近議於各總鎮標下，共留兵三萬，似覺過多，無所事事，相應專委偏將一員，統領防守，以省冗食，及照管松潘副總兵事，參將周國柱，謀勇兼資，堪以彈壓，合行委用。為此除行二監軍四兵道，四總鎮，每路止留本處兵三千，共一萬二千，餘兵盡數撤回，牌仰本官即便統領前兵一萬二千，專一在播分布防守，駕馭夷漢，用資保障，此後建置衙門，修築城垣等項事宜，悉聽會同各道與委官計議而行，毋得違錯未便。

委守東道綜理善後

為集議善後事宜等事，照得播城已平，法應改革，已將建置事宜，節行該道并三省監軍兵備總鎮，及監紀等官會議去後，連催未報，蓋緣功成之後，監軍有督兵之行，兵備有地方之責，總鎮等官，各圖自便，孰肯任勞，以致互相推諉，日延一日，刻期破賊，拓土千里，用夏變夷，貽範萬世，若非慎始，安望保終，及照分守川東道張按察使，本以八面之才，可當三藩之寄，況近日督兵八路，流土備服，上下歸依，前項建置

事宜，自非該道經理，恐致築舍道傍，相應專委，用臻實效。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後開條款逐一查議，應經理者，上緊多方經理，應修舉者，及時設法修舉，俱作速條開通詳，以憑一而具題，一而施行，該道仍與原在營理監紀各官，不時往來播播之間，親歷處治，勿憚一勞，以垂永利，所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毋得違錯。

計開

- 一、留兵一萬二千，要見有無足數，足則內將一半留守白田壩，以備工作，一半分撥海龍金子等處，或婁山巖門桑木等關，每處三五百名，相度衝鋒緩急扼塞要害，用資保障，設有不足，即於萬縣羅網壩，或於戎珠建武所，召募補足，務要不出萬餘之上，查明回報。
- 一、茶江南川合江永甯四路運貯關內見存餉米，各有若干，共計若干，扣算堪足萬餘之兵幾月之食，何官收貯，見在何處，各縣衛及瀘州重慶，見貯米若干，應足各兵幾月之食，如關內米食盡，作何轉運，其關內米，仍速委官清查，勿致遺失，查明回報。
- 一、自茶入播，除東溪安穩二驛夫馬供饋，屬茶客應勿論外，自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五驛，原係土驛，今播州各處既改為流，則此五驛亦當改流，其各驛應用夫馬供饋，或將此中一帶田地丈量，計算約種若干，定為一分，召人耕種，免其征賦，如川北軍站故事，責令當差走遞，如事體穩便，人情樂從，則藉名取結在官，以便承認，期垂永久，或擊肘難行，則作何徵派，必須議定，設處疏通，以免阻滯，查明回報。
- 一、播地既平，一切田土，俱應盡行沒官，召人耕種，稍待二年後，照例起科辦納糧差，近聞有等無知愚民，流移積棍，覬覦膏腴，假稱原業，徑行霸占，夫朝廷動了多少兵馬，費了多少錢糧，方有此土，豈容混賴享成，法當禁戢，稔惡不悛，仍加治罪，以警其餘，查明回報。至於茶民原係造孽起事之人，今播城雖平，然殺人命數十萬，費錢糧數百萬，皆此輩釀成之禍，今即准其復業，或原有貨產者，方許告官查明量給，以見誅君弔民之意，若原無產業，及雖有產業，而不經告官輒自霸占者，事發以亂民處斬。
- 一、咨之輿論，酌之地利，咸謂白田壩，應設一府，附郭一衛一縣，松坎地方三元壩，應設一縣，涪潭應設一縣，黃平真州應改為州，以上設府衛縣改州之制，應屬地方里至，俱宜分明，其各司長官，原係印信相傳，未曾附逆，或首先投順者，應量授何項土職，以存其宗祀，至於白田壩建衙門，修城垣，應用木石，與一切建造事宜，及丈量田土，清理疆界，應用文職，凡在事府佐等官，悉聽委用，把守隘口，應用武職，隨便任使，不必拘泥，致滋牽延，一面及時經理，一面條議通詳，一應未盡事宜，文內未經開載者，俱聽開陳於後，及不時呈詳，以便舉行，毋致廢時失事。

鑄銅鼎文發各土司

為軍務事，照得西南各省土司，自國初開設以來，恪守臣節，並無異志，偶值逆賊楊應龍，恣行反叛，致速天誅，敗家亡身，可為永鑒。今假兵之日，宜通行諸土司，永為鑒戒，自保衛土，奠安西南，為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轉行該府將軍，前給軍銅鑄蓋數收來，改鑄鼎器，分為三等，將軍前調用過川湖貴州雲南廣

西宜慰官撫長官各以上中下製造給之其銘文俱照後式銘完之日呈請頒發先以每等一件呈驗須至牌者

計開銘文

惟是拱北惟水朝東惟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封惟敬天念祖庶以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爲不信視楊應龍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吉日欽差總督川湖貴軍門右都御史李道

立銅標

爲軍務事票仰兵巡上川東道即便轉行重慶府勸支官銀收買銅斤責令匠作如法鑄造高一丈三尺者銅柱一根將後開銘文鑄入於上豎於海龍圍之顛入石三尺上露一丈用鎮驅土以垂永久具動支過銀數鑄立過緣由報查

計開銘文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告誡天王赫怒爰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蓋俘羣醜遂瀛其宮設吏治之方三千里始入皇封載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

行高推官賑恤降民

爲軍務事照得播州招撫投降降民夷雖經監紀等官安插然遺楊會之亂室廬既空衣食無措若不少加賑恤其何以遂安養生存之計查得涪州合江二處撤兵之後積贖餉米計數頗多相應酌量動支以示賑恤爲此除會按院及將烏江沙溪二路行貴州備橋路行湖廣各撫院每路動米一萬石賑濟外牌仰本官即將播州近日大征招撫投降降民夷盡數查出大約以餉米一萬石爲率每戶給與三斗以示賑恤凡與涪州相近者造冊逐戶經送涪州管餉官近基江津合江者連人徑送合江管餉官各於積貯各州縣解州餉米內照數動支給領事完將支用餉米數目及賑恤過民夷姓名造冊通行呈詳以憑會題施行

查處贖存銀兩

爲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資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續據各道鎮塘報圍破之日賊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方報有奪獲銅鼓盃甲鞍轡刀劍槍弩等器續又報有銀兩前來本院部初亦疑之近訪得所報銀兩原非圍上賊賊盡是各總兵扣除懸賞功賞銀兩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爲照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有則留之地方以充軍餉無則亦不失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行若勉強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懸賞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爲訓也他日地方有軍何以用人除銅鼓盃甲鞍轡刀劍槍弩等項應與播犯一同解進外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查總兵劉挺與廣所報各兵奪獲銀兩是否賊之真贓如是賊贓爲何先報掠盡後報此數如係虛報之數不必追求如係懸賞功賞等銀則原數不必開除仍應照舊還官作正支銷毋得違錯仍具由通行呈報查考

發還吳總兵解獻銀兩

爲軍務事近據總兵吳廣開報破圍所獲器械及稱內有銀盆二箇銀盤十箇共重一百兩等因到院部第未審此物是否果在圍上搜得或係該鎮因見行查旋行造作者今進獻者止於器械各件獨將此物撥入其中似用欠雅擬合行查爲此票仰巡上東道即查該鎮所報前項銀盆銀盤一百兩是否果在圍上獲得係該鎮造作仍給還該鎮收領取領報查毋違

止陳總兵追獻銀物

爲軍務事據鎮守備橋總兵官陳璘呈奉本院部志牌遵將賊婦田氏何氏並諸葛鼓四面刀弩一百八十一件鉛關防一顆於八月初七日差把總徐學曾等管解赴投又准左右監軍手本亦同前事連日會同拘集各營領兵把總哨官再三查審責令回營嚴加查搜得各兵在巢所得銀鑄銀盃等項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除另差人管解前赴外合先呈報等因據此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資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各鎮道原報圍破之日賊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始據該鎮止報起解前項賊婦銅鼓刀弩等項並未開有在巢搜得銀鑄銀盃等件迺今日久又突有搜獲賊賊之中竊意此物若果得之圍上何不言於未追之前倘爾報於既追之後或係扣減軍糧功賞旋爲造作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亦不可知且未經該省撫院并監軍等道驗實轉報尤難准信爲照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有則留之地方以充軍餉無則亦不失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旨若強勉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爲訓也他日地方有事何以用人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原報賊婦二口并銅鼓刀弩等器上緊催督起解川貴俾犯已去旬日遲則追之不及恐致誤事其今次文內所報銀鑄銀盃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即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贓仗如係賊贓爲何前起不言今次方報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徑與該省撫院會議妥當務要與人情事體兩無妨礙呈詳該省撫院徑自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發回陳總兵解獻銀器

爲軍務事據鎮守備橋總兵官陳璘呈差指揮趙繼勳等領解官兵在巢所得銀鑄銀盃等項銀器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到院部案照先據該鎮呈差把總徐學曾等管解賊婦二口銅鼓四面鉛造關防一顆斬馬刀四十二把倭刀一百零六把大弩三十三架及稱官兵在巢奪獲銀器另行解報等因前來隨將賊婦銅鼓賊仗發仰四川按察司挑選堪用者俱報起解及看播地蕩平大功已定據報續獲銀器以係因見行查扣除懸賞功賞銀兩勉強造作以圖進獻之意隨於九月二十六日牌行該鎮并左右監軍二道備查該鎮所報銀鑄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即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贓仗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會議妥當與事體兩無妨礙呈詳該省撫院徑自施行去後續據按察司呈報據得該鎮前解器械止有銅鼓四面大弩二架堪以進獻隨差守備萬民英并該鎮差官徐學曾同賊婦二口

管解前去沿途追趕。交與遊擊江萬仞領解赴京去訖。及將其餘不堪賊仗。發仰成都府收貯外。今據前因看得前項銀銅等器。已行免解無容收貯。令行發回。為此除將今解銀器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照舊納與差官趙繼勳等領回外。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查收。照依原行牌內章程施行。具收領過緣由報查。

平播全書卷十二

書札

內閣沈二相公

入境詢問。楊會自敗黔師之後。別無舉動消息。但恐見督兵進剿之旨。自知難道天誅。先發制人。快於一逞。亦未可知。然此會必不敢遠離巢穴。即有侵軼。料無大事也。惟是兩敵相當。先能自守。方可攻人。而此中向來。惟以宣諭為主。兵將一無所備。守且不能。勦於何有。此時收拾。業以後時。而總兵劉挺。茫無消息。不知何日可到。備其已過都門。乞台臺命大司馬。馬上差人。一催督之。其餘事體。俟咨詢已定。必須審彼已情。為先後著。未敢漫言也。臨啓無任瞻仰。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之受事也。見有貴州之事。知會惡難救矣。然以為今兵餉未集。王程甚迫。急難措手。且當徐圖。使彼若仍襲故套。其文強飾。且當明許自新。而陰伺其便。需以歲月。自可得志。乃不意龍甫至。而會已先反矣。獨地全無兵。新近二千餘烏合之衆。難保必勝。守且可虞。何況戰乎。土司兵急難調至。即調至。僅可遏其內衝。不能保其不殺掠邊氓也。此會久雄三巴。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兔有情。若只倚本地之兵。事且不

知所底。為今之計。惟調遣兵二枝。浙兵二枝。馬步萬餘。以為主兵。則蜀人之氣自倍。土司皆為我用。彼不得志。自當歸巢。然後環而圍之。懸賞為購。不移時而內變作矣。此計處逆會之大略也。但眼下無兵。必須死守。龍已差人於陝鎮借募。向西來時。曾以相托。亦有許者。故近日別疏所請地方雖多。所重惟在陝浙。其餘則地方鄰近。必令各土司以兵守隘。乃可促其亡耳。至於調遣之時。必自有斟酌。決不肯多調發以糜糧餉。乞台臺俱賜准行為望。

田東翁大司馬

會見近日貴州覆疏及旨意。乃曰朝廷已不容我老楊。我老楊只得拼死做了。遂領兵以出。妻子泣諫不從。此其意亦叵測矣。西川兵將無可用者。惟一房嘉龍。又有勇無謀。不能駕馭。今會大兵已至。若若江不守。則全蜀震驚。甚可慮也。川兵土兵。皆非其敵。會常言。若陝兵來。我這讓。若川兵。不必來。我持一竿可驅幾萬也。今調陝兵已遲。然他處益難矣。弟過陝時。王晴江公已許為我募三千。但召募更遲。今已發使借延緩。人衛兵三千。不知其在否。又一面令募矣。又於李次翁處。乞將各鎮兵。每鎮借發二三千。料沒多亦須有少。此惟望部文主持催促之。蓋達虜掠。不過數日即出。此會若得城郭為據。則西川之憂所不忍言。所謂急中有益。陝兵之調。萬不容已。惟台臺留意焉。浙兵於劉用齋公處借一枝。此時浙中無事。定是肯發。又山東之南兵。防海甚屬無用。若發來。甚為有益。乞台臺覆疏說明。即移文浙江山東撫院發來。限以時日。甚便。大抵今所難者。惟是目下全無兵。而各處紛紛徵調。會益疑忌。益狂逞。先發制人。無以禦之。然不明言。則各省無明文。難以調動。所以前小疏。只照原款混請。不定某枝某枝。今台臺覆疏。亦只可云某處某兵無用。可摘發防禦。不必急言進剿。渠以為為事緩。尚未必拼死做也。若渠拼死做。日下真是可虞。伏惟台臺留神。為劉挺。縱略無消息。深為可恨。乞嚴催之。若北兵北將。須更得一北總兵。如麻貴之類。兩下為之。方可。然此時無一兵。又不可虛設總兵。俟數日後。看形勢再圖之也。

郭青螺中丞

語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天下不為無事矣。大要難起方圖。事過猶檢。苟幸無事之方。則漠然忘之矣。不知黔事若何。即以蜀論。沃野千里。諸土司環而居之。居重取輕。詎宜晏然無備。乃成都境內。無將無兵。所恃為兵將者。土司耳。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何怪乎土會一起。而束手無措也。今黔蜀兩地皆被兵。而會獨自將侵蜀。重兵壓境。意殊叵測。即募烏合之衆。調土漢之兵。取應目前。然衆寡強弱。兩不相當。僅而自全。無問戰矣。丈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了此當自無難。願難起倉卒。得無少勞神慮否。茲專人上候。並以請事。伏惟台照。臨格依依。

又

播事向來欲緩圖之。以內備未修。難問外事也。乃會激於督兵進剿之旨。我輩甫至。業已反矣。此天促其亡。無足為異。獨向來此中當事者。以招撫可恃。一切無備。而黔中又且往還之會。自空其國。今幸然有變。何以措手。乃知重發輕為。其為誤事均也。於今只須急於修備。保守地方。城池為上。村落次之。此中已沿

邊皆苗，不知黔中何似，若已猖獗，必須奏報，幸以稿來，其報則止說其搶掠之狀，而後以淺淺數語結之，不必多說處，致洩事機，或奏或塘，無所不可，統惟台裁。

內閣沈二相公

會自知罪在不赦，益復先發制人，龍入境之先，已陳兵境上，比報至方，四出徵調，而陷城之報至矣，房張二將，素稱驍勇，一朝陷沒，全蜀為之喪氣，而彼且猖獗未已，聲言欲取重慶，龍已發總兵馳往，而火急徵兵，運餉以繼其後，計數日之間，城守粗備，或可無慮，顧兵皆出於土司，未可全倚，而召募烏合之衆，守或可恃，戰必不能，非得陝浙二處見兵，地方終屬可慮，乞台臺諭大司馬，急督發馬，雖秦中邊境難輕議調，然虜之大舉，止用自守，非久當出，若此會據蜀，禍將何極，且彼中四鎮，但量行摘調，不過逃亡未補之數，而集少為多，所裨於蜀大矣，惟台臺鑒裁，臨啓無任仰望之至。

莫副使答

每接來書，令人悶默，仗節仗義，自是賢士大夫家法，吾輩行事，要令天下後世人無異議，目前禍福利害，安足問哉，然聖人無死地，彼其隨機應變，當自有餘，亦願與門下共圖之而已，此中人情，真是難保，須時體察，而又行以鎮靜為宜，大要只是無兵，則人心惶惑，但得兵數千，人心皆定矣，今調發已及半月，四方之兵，當有至者，先儘各處漢兵，即土兵，如原係忠勇著聞者，亦可用之，其不可保者，則令駐劄城外，或發之隘口，以我將官相監防守，再多者，發之各縣，處處有兵，人自氣壯，賊自氣奪矣，彼中鄉先生多有識者，凡半無妨商量，此同舟遇風之時，不思其不為左右手也。

二此池以緩賊者

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勳旨，亦未必擊定必勳，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勳，而圖外之事，原不中制，曩不倭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語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會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敵師而去，即此數端，尚有可撫之機，會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祖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會復狂逞，亦未可必，蓋會若有心望撫，即有嚴旨不動也，那崑老來時，何會無勳旨，何會畢竟勳得成，我等伎倆，彼豈不知耶，大抵會若從此斂戢，大家尚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會亦不信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為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面請教，此不一。

重慶府此池以緩賊者

會之要撫，其真心耶，抑謀我耶，川中兵力，該府所知，舍撫無可為計，然欲明白題撫，則又難開口，以新有禁江一事，方報警，而即言撫，言者將議其後矣，會若狂逞止此，不復再犯，撫之亦自無難，但恐其流毒不已，令人欲撫不得，則不免兩下皆成騎虎矣，今且須嚴為之備，徐觀其後，固不可用壯而妄動，亦不可恃撫而忘備，此從來兵家長算也，草草不一。

陝西各邊督撫諸公

發兵事已奉啓，知必勞神慮，惟是逆會自知不免，狂逞當無所不至，所需兵將，真如救焚，且秋防已畢，燒荒後，即無用設守，移緩就急，總之國事知必無客也，陝兵多悍而不就約束，所至易擾，川人畏之，聞風逃避，乞臺下選一風力文武官，齎令約之，幸甚，東征之役，各省調兵，皆不開糧，川省突然用兵，餉銀急難湊手，昨援例具題，欲得止給，行糧料必見允，敢預以告知，臺下亦必見亮也，事勢緊急，百凡仰借，伏惟垂照，臨發可勝懇禱。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賊近以零苗竊蜀之邊境，而大勢犯湖貴，蓋欲深入其地，一則搶掠以備食用，一則招苗以資戰守，二省兵食，急難湊手，其備橋一帶，生苗出入無忌，久之恐擊苗盡為播用，湖省之憂，更甚於貴省，陳璘今不知何在，昨已題改湖廣總兵，必須嚴催赴備橋駐劄，而董元鎮防守平越與隆貴陽一帶，乃無慮也，伏惟台臺垂察，昨見戶兵二部，各發餉銀，庶幾可濟燃眉，但兵部馬價二十萬，俱為實數，尙患其少，戶部以楚助蜀，以滇助黔，似皆虛數，昨得雲南撫院書，調兵止許四千，行糧亦稱難備，仍令四川解銀往，方可發兵，則十萬之助，必不可得矣，湖廣白蠟等銀九萬，自十七年起，至今止，明是帶徵，解太倉餘銀十六萬，假是存留，必尙拖欠，即令借別項銀，恐亦無二三十萬堪借之銀，今貴州無地無賊，不敢調兵，只為無餉，若再遲時月，何以支持，今湖廣既設總兵，四川亦不敢望湖廣之助，已咨二省撫院，將前湖廣之銀，暫且二省分用，然必無實數，亦成畫餅，此必再於太僕寺動銀三十萬，三省各發十萬，有銀省分，如前所請借兩廣福建河南等處，共湊三十萬，三省再各發十萬，以後不足，川湖二省，量行加派錢糧，貴州則二部協助，尙為易處，今日方奉到咨，未暇具題，先以上聞，倘蒙從中行下，俾各省督撫遵奉，則兵無乏餉，賊不足平矣，統惟台臺垂照。

莫副使

會既以申呈來，亦即隨宜以文告答之，無妨推誠開諭也，但遲旬餘，調兵已集，府城斷然可保，我守既堅，彼氣自奪矣，目前之計，只須夜以繼日，經營戰守，乘虛搗巢之說，尙未可恃，貴州大敗之後，人無固志，彼決不敢主張安氏為此，雖已再說之，恐終不從耳，聞會造紅，此信頗真，須隄防之，大破火箭，皆可燒紅，宜早備也，調兵既多，尤費處置，房屋銀米之類，皆須預為區處，早定委官，以時給散，勿令一人失所，若使其少有闕壞，便搖衆心，為害更甚於無兵矣，慎之慎之。

又

得報門下蒙讓，良為撫然，願四人之中，獨從其薄，亦足以明公道矣，此當以為慰，不當以為戚也，南川之事已領，昨據守道報賊欲向城，故急令發兵，不意東鄉又遭一番荼毒，奈何，彼既犯搶，我即防守，亦自常事，且亡羊補牢，亦已後矣，不必慮其以為詞也，自今有兵在城，或自後亦不敢城外竊掠，即彼來攻，四千亦足以守，況又有應援之兵乎，不然，彼狂賊萬一乘其空虛，突入城內，即朝入暮出，亦是破城，守備不

設何以自解。今日已有嚴旨。逆會狂逞。殊未可料。當處處設防。無謂其不來也。小圖甚為明悉。向來諸人獻詞。無及此者。倘謂岳武穆出之袖中者。非此耶。第今日進兵。必須萬全。白石口飛練並基江而三矣。安疆臣豈可強使。奢世續亦難獨任。稍俟湖貴兵集。奉教當有日耳。何以門下與總鎮不合。故令守道調停其間。乃今復相矛盾何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望寬大以容之。僕竊謂二君同鄉同年同僚同事。此宜指日相明。出心相示。以其濟此艱難。而水火冰炭。若南北司然。古謂胡越同舟。左右相扶者。乃謬語耶。僕不揣望以後共廉藺之車。造房杜之業。區區此紙。以當解紛。第恐人微言輕。不足以回尊聽耳。

蔡副使守愚

縣甲照布政司行造者。尚不隔矢石。昨令以花五斤。布二層。紙百張。為一件。方隔矢石。其價則須少增。今各處所造。如尚未完者。可令照此為之。倘得其一半之用。已完者。亦不必改造。又費事也。須小袖長窄。乃可。原厥袖亦宜易之。統惟留意焉。

陳毓台中丞

頃承台命。滇中兵少。未敢再演。茲承台教。業以萬兵相借。先發六千。不啻從天而下。賊亡有日矣。感何言。川中有陝浙之兵。加以本地兵。可得數萬。原擬以雲南廣西二處兵濟貴州。今即六千。亦可增黔中八分氣勢。乞台臺徑發之。彼中已行令彼中備餉矣。行糧既蒙處給。坐糧自於所在地支給。無更累滇中之理。但乞兵行之前。台臺約鎮守。各先發二牌。一至貴州。一至四川。重慶。言沐府提兵六萬。親來行勦。庶賊黨寒心。可不攻而自破也。賊將來必至內潰。兵惟蚤發為宜。沐鎮守聲言入川。而移鎮密益。則賊即有朝不保夕之勢。蓋賊惟畏該勦聲勢。不知其虛實也。惟台臺轉達之外。備二千發之。川中亦見處處有漢兵。更為萬全。此中坐糧自有。無煩台慮。不幸值刑人之感。因留使者七日。而後發。伏惟察原。尚容嗣布。

莫副使

曾之退。或別有籌算。所不可知。然我惟益修守備。常如賊至。自可無慮也。安氏擄巢之說。貴州不肯。昨已奉告。今恐師老財賈。欲早賜處分。與貴州商議者。欲擄巢耶。欲遂進勦耶。以如此兵力言勦。恐不滿應龍一笑耳。兵不可廢。則餉不宜惜。宜專心料理糧餉。令師得夙飽。庶目下安心。且將來可用。有兵無兵。其苦一也。不佞向固言之矣。二官留此用之。草草不盡。

王晴江中丞

蜀地告急。危於累卵。計無所之。於是乎馳騫雲之騎。效包胥之哭。良非得已。猥蒙吾兄不棄。慨然許可。半欲遣發。半欲召募。同仇之誼。雪嶺非高。弟獨何心。而不刺背為賊乎。賊破基江之後。虜掠數日。未即長驅。弟姑以計緩之。而火急徵兵。尋見稍稍有備。未敢即向渝城。然其兇鋒虐焰。不可嚮邇。斷斷非川兵所能支也。計今借兵之疏。想已得請。即他不可知。而入衛一枝。必無不許。料此時虜已犯過。自不妨以精人健馬相借耳。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今之談播事者。有遲速兩端。遲則欲需以數年。而速則欲決於目下。夫兵視拙速。然亦未有不能拙而速者。今糧餉未充。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鳥合之士。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練與基江之緒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說。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蓋主坐困。坐困必用乘。乘即酌中乎。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相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蓋效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局面已定。而後相機急趨之。其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滇兵。廣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乘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緩之且逸。況彼殘虐有年。誰肯為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為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遲不速。惟吾所為。而令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衆則分之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圖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基江遠。永甯近。而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為犄角。而齊入。蓋雖不俟川兵。自足相當。乃為勝算。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難矣。兵已移調。近又得明旨促之。庶不後期。然須年內俱齊。則木落天乾。庶易舉事。糧餉三省皆急。而貴州尤甚。蓋別處尚可借。貴州無可借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統乞臺下垂允。幸甚。

又

湖廣總兵之設。必不容已。蓋應龍所招生苗。皆自偏橋出入。貴州總兵若專坐此處。則不能顧別處矣。嘉靖時。湖苗反叛。曾設總督於沅州。事平而後令貴州兼制。今若無湖省專官。止令貴州以強弩之末。漫然遙制。久之羣苗為播所誘。見掠掠有利。處處蠢動。恐害流全省。其禍又不專在播也。然則今日即撫鎮並設於沅州。亦不為過。況總兵乎。湖廣有專閫。而後以一省之全力。當人播之一路。貴州亦然。四川力稍大。獨當二路。此如萬箭射鵰。無非中者。乃為十全必克之道也。或疑以一土司而紛紛建設。得無多事。不知今日播酋。乃倭虜之勢。今日播事。乃治亂之關。蚤撲滅則內降心。稍滋蔓則他方環起。此豈事在得已者乎。夫建官置事。惟其當耳。當則百不為多。不當則一不為少。辨愚之議。惟台臺察察。幸甚。

支簡亭中丞

兵餉事。原欲候教到方請。乃日久不至。而偏橋一帶羣苗如蟻。恐致失陷地方。遂僭議之。湖省總兵。必不容已。陳璘不知何在。今方自朝鮮來。赴廣西任。只在江中。乞差人查之。即留之湖省。一面調兵。候旨到任。可也。南直隸一帶應調之兵。應行應天鳳陽二撫院。亦乞早行去。此兵皆須年內齊。又施州衛土兵中路。散毛等司。弟已令備一萬。內惟單寅化一枝不可調。以其為楊應龍之親也。不日調至偏橋等處。本折餉銀。皆須早備。永順保靖之兵。精者亦可得一萬。麻陽武岡柯家兵。並十三哨殺手。不知可湊一萬否。再益以南直隸之兵。無慮四萬。一總兵將之。其於平播。綽綽有餘矣。此不獨為守地方。專為進勦而設者。總兵用陳璘。其字應祥。仍分前來。弟令之領川兵當一路也。湖廣大省。錢糧自多。專靠京運。必不濟事。但可借。

用者即乞借之。可留用者即乞留之。兵無糧。一日亦不可居。本色米亦乞運至沅州一帶地方。仍乞預派定他日入播運夫。自備橋入播。地近而路平。亦不甚費力也。湖北三道。誰為可倚。即乞定為督餉監兵。如本道缺官。或不甚知兵事。即乞於別道選委之。省城各道。人皆表表。即於內定委。前至辰沅一帶。會同各道行事。尤妙。大駕於年內亦須到沅。庶使調度。施州衛士兵。不知去湖近。去川近。弟再查明調發。其餘士兵。則乞調之偏橋一帶。仍會知郭青翁。彼係兼制地方。又相近。知之更真也。彼所以不敢調兵。只為無餉。餉則惟望吾兄處之。貴州自顧不暇。況能為湖廣計乎。第一餉事要緊。萬惟留意不盡。

劉總兵擬

意將軍將抵重慶矣。乃九月朔尚在荆州耶。夔門上水。所謂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者。無乘舟之理。取陸而前可也。郭守道東行。係兩月前事。未必驟承逃竄至今。且楚蜀一帶。久有行令水陸兩備以待之矣。賊即狂狡。堅城可據。戰守在我。何慮焉。入蜀境。即急以文來。庶便奏報。賊近修怨於永甯。為其所破。狂鋒漸挫矣。當此時而猶樹敵。所謂天奪其魄者。何足畏也。草草。

來副使三聘

木洞乃避兵之處。梅遊擊在此何為。天下有避兵將官耶。異矣。吳從周已用之合江。江津發程試守之。此處別無將官。有即發去。綦江之城。更空於南川。目下亦不必守也。逆會進表人。只可止回。若已押來。又財鎖之。則斷無回理。可徑送來處之矣。此不可膠柱也。賊修路三條。是出來否。不曰兵來不除道乎。但須萬分謹慎之耳。

劉總兵

綦江報至。主上震怒。同朝憤慨。大發海內之師。十道俱來。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將軍受命。半年有餘矣。遷延不進。以至於今。都下人心。甚為不平。萬一懸購令出。逆賊就縛。亦何顏入夔門乎。雖有鐵基。不如待時。誠時務者在。俊傑非將軍誰當此者。日夜兼程前進。若至渝城。可否前來計事。當以賊勢緩急決之。諸侯而盡。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昨按君送稿來。有一勦之外。別無他說。議論不一。人心渙散等語。蓋憤逆賊之無狀。而欲顯此朝食。其誠甚正。第用兵之道。百相詐也。百相欺也。惟當機而發之。如矢離絃。一發即到。則善矣。今兵將兩無。守且不足。戰於何有。若但日日張皇為進勦之狀。徒益引其狂逞耳。無論進勦。即行開懸賞。亦俟兵到。兵不到。亦無應者。總之外人。但可觀其結局。廟堂亦止責其成功。兵機固有難於顯言者。恐都中從此又滋議論。故敢及之。伏惟台照幸甚。

竹景默中丞

川中情事。具在報疏。不敢復贅。惟是計無所出。告急之使四出。不啻下申宵之泣。嚼雲雲之指矣。而有應有不應。即應者。亦姑徐徐云爾。未有投袂而起。義形於色。恨不一日而手援之。如臺下者。此之高誼。直薄

雲天自當與天下共祝頌之。獨區區一人一方之感德已哉。河北人勇而知義。毛葫蘆堅悍。其可摧堅。二起皆勁兵也。而又皆不佞舊治民。此之為助。豈直一臂力乎。感賊賊。謹已厚為供具待之。差官回草草附謝。

詹參政啓東

兵事突起。卒然無備。在所皆然。不直楚也。今上已赫然震怒。大發兵餉。無所復斬。我輩得以借手矣。惟是太倉空虛。猶不免括之本省。尙覺費力。願百凡錢糧。皆得徑動。則亦綽綽有餘矣。昨已具題湖省添一總兵。集兵四萬。駐劄偏橋。此專為進勦之用。他日成功。當在此路。門下糧餉。乃其專司。望及早計處。本折二餉。皆令充盈。則食足兵精。坐獲全勝。而鄴侯之功。首屆門下矣。多兵難以屯之一處。須四衛地方分割。以便隨時分布。勿謂各衛去播遠。以為不必設兵。此乃藏兵待用。非專設也。幸甚留神。必無誤事。萬萬播兵之來。動以數萬。而近日楚省募兵。以一二千為說。此不滿意會一笑。若如此。不如不募耳。望早與兵道言之。草草。

萬總兵鑒

永甯之報。急於星火。乃近有人自彼來者。又略無聞知。且云。貴州按院於彼巡歷。又何也。豈又類前番耶。此無論虛實。而濫合防守。必不可緩。合江兵已足。瀘州雖少。尚隔江。昨發鉞州二千入納谿。又三千赴永甯。不知湊手否。鎮雄之兵。久已調遣。但一處有到。即可恃賴。且永甯兵不在播州之下。亦自可恃也。若發重慶之兵。以援永甯。則萬萬不可。將軍且宜靜鎮。亦未可輕去渝。僕久欲東。而諸司相議。皆以為今且宜守。未可輕戰。僕一動。反速其來。而又無能戰之兵。一不相當。全省震動。即按院亦云然。乃近見守道字來。急欲挑戰。豈彼處兵已可用乎。幸將軍以實教之。若可戰。僕即往矣。不然若只嬰城固守。則鎮道督萬兵。亦自有餘。何用僕也。

來英二副使 萬總兵

再御龍有文。欲盡領其兵守南川。亦是。又欲得絮甲。不知有此物否。即有。或可量給之。萬人之甲。不能全給也。彼士兵往日之甲。亦只自備耳。昨議酉陽。只以續到之兵守南川。而以平茶邑梅之兵佐之。今既欲以西陽在府之兵發出。須將平茶邑梅再留天全一枝。原議發江津者。俱留守重慶。方可。不然重慶兵太少。甚不宜也。賊有人來。恐是欲發兵。先以此人試探。須萬分加謹慎。第一要緊在重慶。萬不可忽。囑囑。又報賊有盤口大篋。恐欲為渡江之用。聞松潘番賊渡江皆用此。賊征過松潘。恐知之也。大畷守河急宜多備。火藥尤不可不加意儲備。慎之慎之。

徐僉事仲佳

守南川之議。行之久矣。何至今而兵糧尙無著落也。火器火藥。城守之必需者。並其衣甲槍刀而無之。則何以向敵。令人驚駭。二十日之糧。轉眼即盡。可為寒心。若以此嘗試。不止於不能保守地方而已。幸急議處之。若有膽勇將官。能以輕兵一枝。嬰城固守。而其餘屯之木洞等處。沿途以為應兵何如。不然則急速

糧餉而以萬兵據城亦自無慮此須與王之翰確議之士兵即用之亦須爲計萬全乃可使不然一失其
心或挫其鋒後且不可用統惟速計妥確一而行之一面詳報可也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川省不但無兵亦無一知兵之人如重慶之事大敵在前召募兵士半容假冒將領之職司何在道府查
究因其宜也然又株連蔓引難楚因禁當得兵側目之時豈可爲苛察繼續之事蓋文臣亦有咎焉第
所行者法難以過責耳二人殊死已足正法約束不嚴罪專在將軍回衛亦足以盡其罪矣道府尚許
其多職既出離口自難盡信龍方欲駕馭將領得其死力豈可以構奸無憑之語形之白簡惟台臺垂察
焉重慶危城道府大吏眼前諸司無人堪此惟台臺擇人而使之臨啓不勝仰望之至

來副使

來教都領得報巡道已有旨然須令照常行候代無遂閉門致搖人心可也巡下南暮年值此殊爲可
惜令人悵悵人之意見自難相同但處此多難之時須大家克己相下事有不可不妨相商耳不直行監
軍之事甚是不但此時軍中事原不可直行蓋將無回令若行之率易倘有不妥便難收回以後須事事
斟酌當而後發則妙矣兵無用者宜去之而亦不可盡去前已奉告蘇甲已分遣火器解重慶已多想未
查耳今再送去然須要樂好要善放之人不然無益幸亟查之賊今方犯貴州彼處告急所以此中無消
息若其旋兵恐又至此今日防河守城乃第一義且無言戰兵既少又無將士兵豈可獨任必候劉將到
議之巫山忠州之事竟是何如查實教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吏兵二科

川人畏播會如虎故提兵所至諸所要素無不如意矣民起覺釀禍死有餘辜但執而與之則法體及非
今不一言恐他日開門延寇習以爲常而大事去矣賊方屢境不便易官故議薄罰以觀其後統惟台臺
莫副使

據巴縣報令人駭異陝兵總鎮家丁也何得有此豈以本官陞任遂不受其約束耶幸不大至狼狽然亦
不可使聞於鄰國矣宜與總鎮計之法其首惡而宥其脅從明白處分威惠並行可也軍興之際凡事宜
從寬簡不可過求不可稽延不可盡人之情不可斂衆之怨一不加意舟中敵國甚可慮也第一尤在糧
餉今土漢兵應得糧餉不知已給否幸留意焉

又

永甯衛軍印官一日而三告急查原文係七月十六日發者蓋即宣撫司文內所稱楊應龍差人守其隘
口永甯之人遂驚疑而告急耳若謂總鎮計道文傑或未必其爲謀之蓋而遠若是且恐未可便駭動永
甯衛官也俟行查之據奸細所言楊會似原未入圍蓋我於重慶增兵彼自不肯飲兵入圍此理勢之必
然也造紅之說久已奉告今知劉總兵將到渠無回圍之理或揚兵而出皆不可知若謂總鎮召其來令
人鼓譟不知彼時總鎮何以自免妻子在松九族在籍獨不應從逆之誅耶今去之亦無妨但城中無一

將官彼雖庸人其名位尙重彼處止一梅鼎臣又不知在城中否吳文傑來又不知勝似萬總兵否若以
爲必不可同處再急見教姑以兵馬責之道府而且令之回松候代亦無不何草草

萬總兵

三揭俱悉楊富等爭打軍中常事無足爲意該道不日且行亦無足多辨也兵何常之有練之則可用逸
之則生事在所取耳火器火藥俱發守道應取用者用之然亦須有節算數行文支來不時查考若任其
自支放盡賊來反無火器矣各邊惜火藥如金玉各道俱有循環正恐賊來無備故也酉陽兵今在何處
如在涪州則南川宜另撥發如已去南川涪州亦宜撥發但重慶非萬兵不可守恐亦無兵可摘須催邑
梅烏蒙等兵耳吳文傑已留之永甯即令用鎮雄兵若彼處無警亦可調來守江津也合江兵已足只將
不堪耳已差催曹希彬將軍可再催之若再遲必須參處擊問不重處不足以警衆也即以此意示之要
緊在偵探幸留意無忽

莫副使

來教俱悉今賊方窺我虛實正宜矯情鎮物之時鄙意前事既已可一切置之經營戰守庶不分心不然
應敵舟中日不暇給恐不可聞於鄰國也萬帥已陞自當離任然又無不候代之理彼雖住劄松潘但其
移守重慶已經奏報且與劉帥爲代自當在重慶守候者似難議撤且劉帥有稟帖來不日且到矣未有
總兵敢加害道府者昨陝兵若若有傷犯道府彼且身無處所即今亦且息息待罪並無他詞門下可甯
心甯之且與好相處無多慮也高推官並諭之強敵在前奸民在傍且彼五日京兆耳何事不能忍須臾
耶同舟之情語遂過苦惟亮之

萬總兵

賊窺永甯兵勢甚盛吳文傑帶兵不知幾何川西南兵原調雖多不知到者幾處且滬合納谿俱近永
甯俱宜厚防若重慶但有兵四五千外亦可發之滬合等處相機進止或救永甯或截江口此據上流亦
以防重慶也惟將軍熟思其便行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職方 兵科

松潘近與火落亦爲鄰亦重邊也防播總兵必任重慶相去可二千里一柄固難兩持一人又難兩顧協
守副將之設必不容已其人則須有家丁有威望者魯光祖取其家丁戴廷春馬孔英取其威望惟台裁
擇用之播賊近雖撤茶江之兵然又留屯境上修倉積糧將以肆我邊播州縣無所不應防無所不慮寡
今所議設先後八將人各三千總二萬四千耳若川兵則更倍其數亦不足若秦浙之兵則即此亦足以
守矣更益之以川兵士可兵即勦亦舉而措之耳兵或調或募久近不同終須必至惟糧餉無慮急宜盡
圖解陝邊每年十萬借滇餉尙欠二十萬若秦中免解滇中補還目下尙可得三十萬餘再議處惟台盡
留神主持爲望蜀民已在水火若黔民則且夕斃矣需時耳此時此地權稅開闢亂已不遠可更速之乎
急行停止非獨保二省亦以爲天下也更惟台盡留神主持爲望

少司空趙甯字公

人來承教，疑其言，豈下之爲桑梓慮，何其切而爲不佞謀，何其忠也。賊初破葦江，若疾走渝城，半日可下。今則萬萬不能矣。此所謂社稷之靈，而豈下之庇也。不佞久欲至渝，但該鎮道先以招撫結賊，已緩其兵。若復至，恐反速其來，謀之按君，甚謂不可。故且俟之。若大將到，客兵來，不佞即建旗鼓而臨之，恐釜中之魚，未有不授首者。第未知天意何如耳。要之廟堂主持一定，凡事無不可爲。何況小醜，則惟豈下從中圖之。此賊若再寬假，數年之內，且無西川。何況渝城，此不佞實言，非佞功而漫議也。今日川兵，必不可用。蓋從來征討，止用土司。川兵原未見敵，又爲逆會積威所劫，心膽已碎。昨發之戍守，將領而無人色。軍士欲投河而死，白石口葦江之事，可爲明鑒。土司兵多持兩端，且亦非苗兵之敵。然則不借客兵，何以了此。在宋吳氏兄弟，用以抗金，蓋緣百戰之餘，人久習練。若今日即曰簡練，豈遂堪用。蓋兵士練膽爲上，練技次之。須上陣數番，自然膽壯。若只在教場中操練，即三年五載，亦無益也。故調秦兵浙兵，取其經戰，再調滇兵廣兵浙兵，取其與逆會不相連，有外兵，則本處土兵亦無敢持兩端者。然後人人可用，分道而進，賊不足平矣。夫兵視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大兵四集，如山壓卵，加以懸購，內變必作。罪人一得，大事即了。若曠日遲久，且有別變，不見近日渝城兵變乎。滿城文武如林，無一可倚。武官則臨大敵，而猶爲鼠竊狗偷之態。文官則取大衆，而猶行苛察繳繞之法。季氏之憂，不在顯與，直令人仰屋竊嘆耳。業已具稿會諸公，大請兵餉，不日疏至，惟臺下主持懇懇。

來副使

賊向貴州偏橋等處，一爲虜掠，一爲招生苗，以防我新將至而接戰。此理勢之可料者。永甯告急，已行敕府發兵援之，必不可分重慶之兵。援永甯也，彼亦勁敵，豈易下哉。來教言戰太易，非吾所望。無論萬師未曾經戰，即慣戰之將，一手豈能獨拍哉。諸將原未經戰，又膽落於賊，驅之強戰，必有他慮。則西南之事，去矣。僕所取戰將，非久當至，今但自守，彼必不敢深入。而我亦有兵相機戰守，即不大勝，亦不大敗也。但目前不至大敗，後圖之易易耳。門下初議甚妥，故僕敢以重託。乃今輒不自堅其說，當由爲不知兵者所迫耳。凡用兵宜智深而勇沈，不萬全不發。若微倖一切，爲少年推鋒之計，僕所不取。望熟思之。總兵有文官，衣甲器械火藥之類，一不給與，而止責其戰，彼豈能空手向敵。門下胡不一料理之也。南川之守，以糧爲主，糧不至，則兵不能久。士兵一失其心，再不可用矣。慎之慎之。

又

我兵尙少，且新將未至，又無慣戰之神將，決無據苗兒岡之理。總兵若至南川，則重慶人心恐搖，亦非計也。酉陽兵亦自足守，南川平茶兵再調來，亦足以守涪州。但平茶續調兵，急難卒至。若酉陽兵已至南川，尙慮涪州之單弱，即於重慶城內摘撥一二千亦可，必不可多摘矣。酉陽與平茶邑梅，有無嫌隙，若有隙，可令解釋小嫌，以成大事。無則已。土官須獎藉之，乃可使也。此外惟江津可慮，已調吳文傑帶敘州兵五千去。但未能即到，只得俟之。此時只可守，尙未可戰。再俟月餘，則可以戰矣。兵將俱無足倚，不可強逼之。

戰。慎之慎之。僕欲東而司道以爲未可，試相議以爲何如。草草。

萬總兵 來莫二副使

向云置守宜自內而外，謂賊已斂退，不宜動兵以挑之也。若賊欲發兵據城，即葦江亦不可令再入。況南川乎。彼雖空城，亦是縣治。賊若再入，即是又破一城。本部亦無以自解。況鎮道乎。原議梅鼎臣守南川，吳文傑守江津，久奉詳允。彼時無兵，故止託之江上。應援今有兵矣。文傑脫身永甯，鼎臣藏身重慶，有將如此，何所用之。今宜令鼎臣領西陽續到兵守南川，文傑仍取回守江津葦江。俟異日信地一失，自有正律，不相假也。本部亦不日東矣。

內閣沈二相公 楊后翁大司空 工科

川民之苦，大者乃在採木，即播會亦不是過。蓋播之害，有方有時。木之害，則家戶被之。所謂殺人以刃與政，無以異也。二運幸完，皮毛俱盡，獨有骨耳。重以播事，骨化形消，其何日之有。若更起三運，其有人乎。即使鬼爲之，亦勞神矣。今木運已多，殿工未起，少停之以待事甯，似無不可以天之靈，台臺之庇，萬一微幸，逆賊就擒，夜郎千里，不啻鄧林，驅遺民而斬伐之，杞梓樞榘將蔽江下也。即十殿又何難焉。天不遂亡蜀，安知不有是事。爲民請命，不自知其言之支伏，惟台照幸甚。

萬總兵

楊正宗是何人，所探報何若此真也。彼中人有可以爲偵探之用者，各以名聞。有出入賊巢久者，遣一二入來面問之。賊欲甘心永甯，必有一戰。向日吳文傑勃勃欲以自見，近乃寂然。豈所謂見小敵勇，大敵怯耶。便中示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部議賞格，極爲妥當。然此時大將未到，客兵未齊，賊之死黨尙衆，未敢懸也。兵將齊，防守定，一懸示而逆黨瓦解矣。內有一二未備，及行兵節次賞罰，謹酌議具題。俟可懸則與部議一同懸之。若機會可圖，即旨未到亦徑懸之一。免在野，未知竟死誰手。然恐必不能出於諸格之外也。湖廣既有總兵，監軍必不可已。自別省來，不能即至，故求於該省用之。統惟台臺垂察，允行幸甚。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東征諸將不爲無功，然亦史策所時有也。此曹遂於而自功，不可憐。若在定三秦收兩京之上者，劉縱十步一息，稱疾稱苦，百般作態。今且入蜀，姑寬之以觀其作用。曹希彬尤而效之，徘徊江上，隱居放言，自以爲常勝之家。未聞賊宮馬武，以此向人也。沈尙文不處，則候代將官無一可使。童元鎮似是畏賊，但事在目前，更之反逆，故且抑而使之。亦竟未知其作何狀耳。逆賊亦無甚遠略，但其自爲謀者，忠而諸將爲國謀者，不忠不威不懲，中人常態，惟台臺垂察幸甚。

來副使

會又差人來具文，其意益不可測。其詞甚卑，蓋緩我而欲突出，不可知。更宜嚴備，各處城守，宜百分留心。

南川糧宜早運之，恐其斷吾道耳。烏蒙鎮雄兵，當再催之。天全兵亦加調。陝兵亦已將到。出此月，則百無慮。惟目下極緊要，須日日小心，不可時刻懈也。再御龍凡有所請，皆勉從之，以示鼓舞。須令其守法東來，乃可。再大周行獎，須該道有文可也。會今次差人，仍照前押送來，不可發之夔州，反啓其疑。前功盡廢矣。行且再有文去論之，此不一。

劉參議一相

永甯一向緊急，不敢開口撤兵。今欲撤回二千，想亦實不得已。彼既有急，我不能助，而反留其兵，恐失其心。且兵皆念家，若永甯不守，則五千人之心盡搖矣。彼既欲得二千，即以二千付之。合江之衆近萬，去此一千不爲少。惟建武兵一千，昨已批令楊敏政領去。今既永甯兵分，則此兵不可再分。並敏政且留之。合江若恐曹希彬到，而彼之江津則呈一詳來，留其兵，或只以三五百付之可也。蓋以川南之兵將守川南，自是當然耳。王繼先、袁年皆觀望之虜，合江人與之有親者甚多，可說之令歸我，則賊自不能越而過合江。此一著勝兵一萬，可急圖之。賊十月內必犯永甯，謹備之。草草。

又

永甯兵所藏非奸細，前有文申辯頗明。今二家見相疑殺，尚恨推不出何故。若欲推出何難，將領情不曉事。一至於此，真是可恨。須鎮雄兵到可議之也。賊前爲永甯所敗，今治兵不已，殊有可慮。永甯兵雖勁，終不如播兵，且攻守之勢不同。若併力一處，即不能當矣。今宜急助之守。吳文傑欲撤納籍土兵一千，可以發之。近又發彼兵二千守納籍矣。又調彼兵三千，先欲守永甯，後以永甯無警，改守江津。今永甯復急，只得兩顧。且發一千於江津，而以二千發之永甯，其兵爲程試所領。今正在起行，可分也。即與彼道言之。今日是川南大關係，永甯不守，則川貴路絕，不可不慮。袁年之父爲賊磔死，渠恨不刺刃其腹，以中國不能庇之，故不能絕之耳。王繼祖之母袁氏，即袁年之家女也。袁年與王繼先爲姑舅之親，去年二會所以不破五畝堡，蓋王繼祖之情分耳。今宜以繼祖仍守此地，即令招二會內附，能招來，則繼祖重陸用之二會不附賊，則合江安矣。可急圖之。田賦方在重慶，回當發去。草草。

李參政維楨

初冬舟行，木落水平，三峽失險，亦自快事。來教拳拳地方事，深感。招兵憲牌之說，更無影響。此中人多造言，近有爲不佞懸購逆會一檄，文理亦不惡。傳之賊巢，逆會爲之落膽。其文乞哀，可爲一笑。會未反時，原是一土司，久住該府，即士民與之往來，亦自常事。惟今年奉旨以後，乃爲賊耳。何得追論往事，令人人自危。此蓋舊巡道無大度而好深求，流禍至今，可恨也。便中幸爲明之。

來副使

逆會又差人來具文，蓋爲僞檄所嚇耳。此何人所爲，亦大有意者。惜世襲總兵之說，露出腳手，遂爲賊所破。大抵此時，賊知無生路，恐當出而一逞。宜嚴備之。不佞又恐劉總兵初到，我兵未齊，未可即與之戰。再爲一檄，以緩其出。試爲一文，覓一人達之。綦江人自有願去者，只令無洩吾機事可也。去則言其差人送來。

省下審問矣。若賊無變動狂逞之形，前檄不用亦可。須相機爲之。但可緩賊，不必避嫌也。

又

承教各款，種種皆實用，皆要著。何門下練於兵事者，此不佞自是得一右手矣。諸所經畫，有已行者，有未行者，今即圖之。惟進兵不宜速，尤爲老成之見。川中文武兵將上下，無知兵者。彼爲欲速之說，非有成算。蓋無兵則厭寇，有兵則又厭兵。即今當事中亦有若此者。何怪其他乎。金城屯田，坐困先零，今若守定此，賊亦可坐困，何用急急也。

莫副使

昨守道文來，亦恐分布不周，故行查議。今得來教，良是。聚則有餘，分則不足，此二語者，足以盡今日之兵勢矣。綦江已破之城，目下自難議守。南川已空，亦不須急。江津宜發兵，第不知近日復有調到者否。武隆彭水去播若是之遠，該道何以急之。豈以水路近乎。今守道至渝，幸開誠共議。此同舟遇風之時，自宜若左右手相扶者。苟可善事，不必自己若應見教者，不妨走使相商。苟有不可，即十易之不爲過。諸葛武侯不云乎：遠覆而得中，若棄敝履而獲珠玉，刻印銷印，豈有成心。僕所患者，諸公雷同附和，事後則謂事有所主，原不自我。若遠覆則求之不得者，勿以爲煩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願與諸公共勉之。吾輩學問，正須今日多難之時用之耳。草草。

李副使廷謨

合江江津，俱屬要地。三千兵恐尙不足爲守，非多也。宜急發行糧，令速赴信地。逆會駐兵境上，向往更不可知。倘其以虛文緩我，而突然復起，何以應之。地方生靈可念，錢糧無足深惜。聞合江募兵，以無糧大有怨言。宜早爲之處，若必不可用，不如揀退。如尙可用，須給之糧。遲疑不決，一有脫巾之呼，事更多矣。幸留意焉。

田東翁大司馬

前於陝西調兵，方有虜報。李次翁回書以爲必不可借。其詞頗決。不佞計無所出，只得議募。其實募兵甚費甚遲。咨文已悉，且今之會所招苗兵，頗悍而整。召募烏合，亦難取勝。必須慣戰之將，慣戰之兵，一戰破之。則土崩瓦解，內變必作。自成擒矣。次之雖不大勝，亦不大敗。兩強相拒，尙可就中用計。終於取勝。若再有差池，則氣難復振。大事去矣。不佞所以必欲用秦兵，用浙兵，又欲用見兵，與戰將。蓋以今之時，非可嘗試之時。今之事，非可嘗試之事也。延綏寧夏二鎮，已允發三千三百。若餘三鎮每借一千，便可了此。但不佞一借不應，難於啓口。若台邊肯賜主持，實爲無量之賜。不然，唯有召募耳。其浙兵，山東兵，東征兵，亦均乞用原營見兵。一則有部伍可戰，一則有糧餉，止支行糧，尙可省費。而行糧坐糧，又須照內地調兵事例。議定題請發下。若照征倭例，則不能支矣。要之彼遠征異國，事自難相比也。蜀固無兵，餉亦不多。而黔中更束手無措。目下以太倉如洗，內帑難望。故且請留秦餉，取漢餉。其實秦餉尙是實數，漢餉尙在渺茫。且即便俱到，亦不足用。俟於黔楚查來，然後再請。或太僕或內庫，必須先請發五六十萬，乃可濟事。夫兵視

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兵餉已集我氣正銳彼氣自奪就中取事不三月而事可決矣若曠日遲久師老財

莫副使

永寧爲川貴要路永甯危則兩省之路不通而川南可以長驅故救永甯亦以自救也重慶若有兵可守

萬總兵

開賊造船此有兩三次信到乃的信也此其意欲何爲欲夜渡以襲城乎欲逆流而上分劫各州縣乎宜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入境後得會進兵之報知其自分不救遂於一決也時兵將俱無虞有失陷因行一牌於該道令詰

萬則貴州方可足招兵之費此無論攻與守皆不容已者也伏惟台益垂照

來副使

川兵近京已行鼓譟此自難用去留任之不必問也易動難安原是土風於通州每人領糧九兩豈曰不

劉參議

兵無餉一日亦不可用況土兵素非吾所優養者乎前道調兵至境殿去不願遂耽延數日可爲深恨昨

來副使

烏羅請調未論其偽且答之曰即當達之軍門爾但將兵聽調然後再查可用方以見教也此士司既屬

賊情稽查錢糧即對重慶人只以防守招撫為言彼中人多有為賊耳目者嗣有機宜時見教西陽兵恐無一萬之數不知亦有三五千可當鋒者否各處城守要緊恐賊以劉廷將至而突出以示強耳但新將至則我氣自壯賊氣自奪方可漸須圖之目今正復旗息鼓包羞忍恥之日無兩函也此字秘之秘之

洪副使澄源

西南夷見播會無狀尤而效之其桀驁反覆無足異者今但當專力楊氏楊氏滅則諸夷膽落矣安會廢驛供之類漸不可長此會今方歸化可乘此切責之令必受命渠揚於大義當無不從不然此中道阻則兩省之軍機滯矣幸留意焉水甯與賊為讎可使以義若門下一臨其地則綢繆益固不止自守漸可圖賊矣亦水鳥撒皆賊後門不可無防也恩恩布復不一

劉參議

賊有必犯合江之勢已行劉帥擴重慶兵三千揆之益以瀘州援兵不下萬三千人陝兵且至即催之前去賊三萬乃其虛聲此時不敢空國而出也惟益勦二將併力固守但得完城即以功論幸嚴諭之袁年王繼先各差人來投文已密給以照此終得其一臂之力者但目下不可令其明來或陰納其質可也鎮雄兵初三日發此時當至須再催之賊若至合江則瀘州已震於鄰兵亦不可全發去須酌之其吳文傑亦當上援已行之矣

楊小林少司馬

西蜀不天逆賊為梗計無所出告急門下蒙慨然允許感已刺心嗣見樞府不允以為別自有意未敢再瀆乃蒙高懷雅誼情急在原特為題請假大將之權發出疆之旅此等舉動即當古人中亦不多見況今世乎不佞龍誠與三巴士庶骨刻而心藏之非諛也主上急於西顧大疏料無不允得旨之日即乞發行馬帥統北兵劉帥統南兵兩路並進更與湖貴二帥夾攻賊真釜底抽薪微天之幸倘得殲此逆種再造西川門下功當為第一岷江如帶峨嵋如礪榮名休問寧有極哉使旋先此復謝自覺道而南敬擊牛醢酒以待義旅百惟發為望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科道

近見邸報部下之人皆咎龍不東保重慶此蓋重慶人之過計而不知今日之事別自有急保重慶非所急也夫重慶川東之根本也無重慶則無全蜀豈曰不急顧重慶天險也但得三千人無不可守者當龍未入蜀時重慶之中奸細滿眼更無一兵一將足為守禦此則重慶真急矣乃龍一入省即令萬蓋馳入其中几令先擊奸細一日而得十六人撲殺之沈屍於河其後賊下葦江以無內應尚不敢直攻重慶況今日乎今重慶之兵已萬餘矣不直重慶合江南川江津瀘永諸處急者萬餘緩者數千皆有備矣賊犯水甯而不和聲犯合江而竟不敢向復慮重慶乎蓋保重慶者賊下葦江時之要著而非所謂於今日也當賊下葦江時龍即欲入保其中念目下兵將皆無即賊來不過嬰城固守而已賊若以輕兵綴重慶而分兵犯鄰播州縣彼時羽檄不飛應援路絕何地不可攻何城不可下大抵固守一重慶則一總兵有

餘保全各州縣則非總督在外調度不可當其時龍尚欲至近地調度會鎮道事急以招撫給賊龍亦行牌諭之賊遂遲徊不進龍復以計緩之賊信之遂不即出龍若東行更速其叛是以止在省城調發而不復東也賊以六月破葦江至七月而重慶之兵已足以守至八月而各城之兵皆足以守今惟不足於攻耳故前此之急在守後此之急在攻守則宜隨方應之攻則非先於省城料理不可蓋進攻之具如火器火藥縣甲架被弓箭槍刀之類向來百無一備皆於省下開局製造以至買米買馬運糧諸事皆須與司道而計朝計定而夕發行日日督催時時稽考則一日可有二日之工急急為之倘恐年內不齊有誤來春大舉若東駐重慶文移往返耽延日時外疑賊而內誤事何益之有今諸事漸已有緒若再遲時月而東可以萬全但人言紛紛更不移駐恐言者益多更駭聽聞已於目下東發矣夫都門議論自是難一萬里行師亦不必一一求懸合於適度者之口然不明其所以則外議紛紜終勞神慮故須曉曉自明非得已也龍自入川來死於家妻死於任衰親懸望以日為年含悲茹哀形神欲盡恨不滅此朝食早釋重負乃外議尚有知長此以知舉事之難矣龍止為其所為不復置辨然不敢不盡於台臺伏惟台臺垂察終賜主持龍臨啓無任瞻望之至

張監軍棟

來揭所言種種當機僕懲於前人輕敵之害故凡事詳審而後行之然詳審之過未免有傷於猶豫者亦自知之得教更覺爽然甘言疾也至言樂也方以為幸何謂不忌乎奏民之言不可全信彼半為將官遊說者且前人以誤信喪師今安可又墮其計況賊方以秦民叛主為詞而我率秦民以攻之師直為壯曲為老彼死亦不服也火器之類向來此中文武無一知者即付之將官亦無益今幸北將多來可委製造魚鹽薑蒜目下齊即發矣賊欲犯南川兵已割東壩過瀘合少住即可東趨重慶與劉帥共議戰守且須相機未可輕敵也草草

劉總兵 來莫二副使

賊割南川想欲入犯須相機禦之彼夾攻則極力戰守彼若只防守亦不可輕犯之恐為所誘也今將軍初至須萬分審慎第一保地方無虞方可圖賊若少挫則氣難振不可不加意草草

劉參議

聖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中人不知兵只聽奏民及投募者之言謂賊易與遂頻年以此敗事真為可嘆然賊又未必真有二三十萬戰兵也蓋賊大衆自不下二三十萬此是通男婦並屠掠之衆言者未為實數而精兵則又自有數今言彼人人皆以一當十亦未必然也大抵極富強之國亦不過戰兵十萬精兵二三萬而已賊勢大約如此今我須以十萬精兵視之四川並湖貴分六路並進一路止二萬不倍之我能六路齊心賊恐不能六路齊心應之我即一二路有利鈍不損大勢賊若一二路不利則事去矣此猶是兩敵相當道其常耳至於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臨時懸購一張彼衆日減我衆日增豈遂相持到了乎川南兵五六萬亦無不可再多則無用處近見募兵數亦多但不知皆可用否器械精利否

舉事之期不遠，須著實加意。兵不在多，亦不妨多。若多而能一舉成功，則殺反少，更妙在人耳。今川南募兵調兵更幾何，須以實數開來。山東所調來，亦南兵，非山東人也。曹希彬陸真否，見報當有文去。此不一。

徐僉事

不佞初入蜀時，京師人即寄書來，言劉帥不可用，為其生平好以虛兵冒厚餉，不得則嗾之鼓譟以挾官府。若用之，後必有悔。不佞以為在遠左時，曾見其人，拘謹恭順，略無跋扈之態。此必有欲謀其總兵者，所倡言耳。不之信也。比至蜀，見其條陳內，首爭糧餉，甚以為不宜。即以書達之，令無照朝鮮事例爭餉，以惑軍心。後其家人來，又丁甯之，不知其敢稟之否。乃按院以參之矣。今又有此，奈何不令人以為口實乎。既稱宰牛敵血祭旗飲酒，亦不必查究。但恐都門聞之，又有別說，則不便矣。渠父子世為總兵，富貴已極。武流側目，奈何其不自謹救也。人多言其兵無實數，即從容選補，亦自無妨。不必一概多招無賴之人，以致生事起釁。則連彼亦收拾不得。因小失大，豈智者所為乎。因指摘以自表見，方是有心人所為。古來真正英雄豪傑，必自戰兢惕厲中來。若照以前一片驕氣，豈但無福，必且有禍。門下既與為同鄉，宜盡言相告，以實成就之。無但為懷美交也。近日渠有文來，言據各處報兵五萬餘，請俱發行糧。調來選三萬用，不知此二萬發回，能保無鼓譟劫略之事否。此亦殊欠思量。又昨該道所呈軍器冊內，馬兵三千，步兵七千，其應用器械，多至三萬餘。如鳥銃、三眼銃、鎗、棍、槍之類，皆一人不能兼二器者。不知是如何算來。以後皆細與斟酌之時，日無多，須件件踏實，乃克有濟也。既有此一番渠須緊緊做之，剋期見效，則因敗為功，乃其終身受用處。是在門下夾持之耳。不盡。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初下葦江，若長驅直搗，即成都亦且不守。無論重慶，當是時更無別策。惟有招撫耳。誰敢行一牌，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勦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勦。此其人尚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尚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為。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令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斂退，盡數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獗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為此牌仰該道，即便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兩國交兵，不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聞彼以地界防兵為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又牌前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勦，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勦。是朝廷尚未盡絕之也。轉禍為福，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意其必因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人誘引，令其無故與兵，隨處屯割。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陰謀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塞之而彼不知耶。即應調兵行勦，但恐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入，如盡回巢，尚得瓦全。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自文。合再曉諭，為此牌仰該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倘彼有不白之冤，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取天誅。該道速諭之。毋違。賊初已絕意於撫，後見此牌，雖

不甚信，不能無希冀焉。遂撤兵回，而以文來訴冤。且索奏民屍棺之類。其詞甚驕倨。龍批云：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殺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勦，此其為伊留意，尚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為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衆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速官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賊得之，以為兵部真有開豁之意。遂差人行賄本兵，而辭以待之，不復出矣。重慶鄉官又恐破城報到，必有嚴旨。賊復闖出，其書該道令龍設策彌之。且請龍急入重慶，龍謂前任總督一意行撫，故可徑駐重慶。今龍若徑駐重慶，彼必來求質撫，何以待之。許之則後難收拾，不許則當即狂逞。即重慶可全，而各城難保矣。故為一書答該道云：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勦旨，亦未必擊定必勦。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勦，而關外之事，原不中制。雖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曾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彼師而去。即此數端，尚有可撫之機。曾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復復狂逞，亦未必然。蓋曾若有心望撫，即有嚴旨不動也。那崑翁來時，何曾無勦旨。何曾畢竟勦得成。我等伎倆，彼豈不知耶。大抵曾若從此斂戢，大家尚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曾亦不信我。內地惟是調兵精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為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而請教。此不一。此書總是假話，只欲惑賊，仍令該道備送鄉官看之。故洩於與賊相信之人，使達賊巢，以為為伊調得上司私書也。賊遂深信不疑，亦時時以入犯之虛聲挾我，而竟不出各城。遂皆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今則賊雖已知必勦，然兵餉已集，自可無慮。且賊終為前私書所惑，尚以節來旨意為挾撫也。曾近日謂安疆臣曰：川貴軍門批我文書，意思甚好。我且待之。此可知矣。蓋龍之所以一向不東行，原為一東行，則賊即出重慶，雖無恙而別城可虞。不東行則賊不但不敢垂涎重慶，即各城亦且不敢輕犯。歷觀自六月以來，止四張虛聲，竟未敢一攻城。止一犯永甯耳。以永甯係土司故也。今報欲犯南川，亦不知若何。然南川自葦江破時，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為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即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無慮。今者目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伎倆，可不必用，亦可不必言。惟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瘁，其不即入重慶，尤是緩賊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給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未可明言於人。乃今言者不已，不得不盡白於台臺。亦欲台臺知賊之愚，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駭懼無地。龍復密行招誘賊之心，腹牙爪，半已外向。大兵一集，必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即其左右親信之人，亦不懼。即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為傍觀之說所搖。即賊不足平矣。伏惟台臺垂照，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徐理齋中丞

應龍小豎子耳。何能知兵。知兵則不反矣。一彈丸之地。四周皆王土。大兵雲合。懸賞為購。即左右鄰比。當有爭先取事者。必無幸矣。所恨以前當事。不覺之如虎。則視之如無。破壞決裂。以至於斯。今一旦而欲刻劉蘊崇之。豈可以旦夕計效哉。初以招撫緩其出。利用解繼。以大兵備其心。利用多。本地之兵不可使。須借外兵之憤戰者。此必不可易者也。弟不即人重慶。蓋假撫緩之。俟兵積耳。乃都門不知。便爾曉曉來教。決之於心。委之於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仰承雅愛。簡發兵將。感何可言。人旋先此復謝。

張監軍

劉帥有志立功。甚善。既有兵一萬三千。即於土兵及見兵內挑選一萬七千。何不可之與有。必欲一自募。乃為可用乎。信陵君並將六國。獨何人哉。斯其故不可知矣。昨已有字許之。只慮其言之不效。不知其日何以相見也。代生員書。並論賊文俱佳。而答書尤妙。賊得之。當必欺其下人。而求一逞。不可不嚴為之防。彼不能遠出。只令以大敵為守。且莫與戰。彼自無如之何。懸賞告示。文冊俱備。只以偏橋無兵。故少遲之。恐其計無所之。四出劫掠耳。須數日後。可懸今當先發幾十本去。聽密行之可也。此中將領。畏賊如虎。又往往為賊用。他日進兵。南北二種將官。尙費調停。須面議也。諸可為問者。不妨用之。仍一面報知。庶免掣肘。不然。鄙意且欲令王永興等為問。而論文已若此。若不知。不誤事耶。來教所謂偏裨用間。必報主帥知之。有味乎其言之也。南川之守。宜與劉帥議之。須得一健將。而又知進退者。可亟商之。永甯自守其地。不應給糧。昨照五路防守。各發五十金犒之。亦自足也。揭內言請兵。添語並呈覽。未見何語。豈遺之耶。

楊濟寰中丞

海內之兵。如雲而至。以天之盛。蓋下之庇。逆賊授首。當不遠矣。惟是廣西狼兵一萬。貴州恃以為命者。而迄今杳無音耗。坐是四川亦未敢進兵。盡倚角之勢不全。亦兵家之所忌也。事一日不決。則巴渝之蹂躪。一日未已。蓋下為桑梓計。當必有惻然動念者。望刻下督發。仍令進至黔中。官幣無一錢。成兵皆待哺。外省廣西所借十萬。尤須發在兵行之前。不然一至脫巾。不可言矣。總之兵餉皆須年內外至。遲則害事不小。萬懇萬懇。

劉參議

鎮雄兵果是如何。若果不受節制。不妨發回。不然平時擾民。臨難不用命。何益乎。烏蒙兵若更甚。亦可權宜阻止。近新報黃郎馬氏兵多至八千。永甯內司兵昨已認二萬。已令整備。本地再加選募。亦可得一二萬。則安用此土兵而令之為害也。曹希彬初時高臥夷陵。投揭言事。謬自貴重。以為將三十年。身經百餘戰。未嘗敗北。今以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故不敢輕進。僕惡其誇詐無禮。已參令待罪。督事。今即陞恐亦未得赴任也。近細訪之言。其人平時溫和小心。不類此等舉動。然則前揭。乃代筆者之不知事。而彼為所誤。可為一笑。且聞其在永甯久。甚得人心。且知夷情。故令之來標下。與計事。欲別委用之。可即以此語之。庶彼心安耳。王夢吉亦知戰否。申于朝真可用。但恐亦非戰將也。即具文來留之可矣。

徐僉事

賊有何兵。安稱百萬。獨不慮五十四里之人笑乎。知其方寸亂矣。因猷猶關。須防其突。重涪南江武彭一帶。皆宜嚴防。主將索賄。土官不可復用。宜就近擇人代之。已批總兵矣。不佞目下即東。諸侯面盡。

支簡亭中丞

承教應天鳳陽二撫院不肯發兵。想吾兄調兵時。二院未見命旨。自不敢發。非獨不肯也。然弟亦尚未見命旨。若果有旨發兵。彼自當速發來。無待吾輩之促矣。今吾兄但當備餉以待之。若無旨。吾輩強之亦不來。若有旨。吾輩不催亦自至也。若備餉而彼不來。則餉自有用。不為虛費。弟俟到果有旨方促之。不然亦任之。蓋今已遲。即來恐無及也。昨弟恐誤事。已發旗牌二次。於永順調兵七千。保靖調兵五千。計冬底春初可至偏橋。乞兄亦差官催之。仍一面備本折之餉。此外再調募二萬以上。共足四萬。則足用矣。進兵只在正月。萬無再遲之理。弟目下即至重慶。乞兄早駕。陳璘即未至。弟已行李應祥代事。若不來。即參之。幸以語之可也。部中既允加編。則已有項下。不問何銀。皆可借用。近又有搜括庫銀之旨。乞將應借用銀作速解至沅州等處。以備軍興。不然恐以為無礙而括去。則愈難矣。此目前要緊事也。無論代事及正總兵。並督餉監軍等道。若年內不至沅州偏橋等處。弟即參之。乞亟行知會。萬懇萬懇。文武官雖至而無兵。兵雖至而無餉。兵餉雖集而器械火藥等項。一有不備。亦害事。決不可再遲。昨湖北守巡道文來。皆支詞體語。略無實事。弟固不敢強人以難。亦何肯坐受耽誤。藩司亦數米而炊。不見所發何銀。所借何項。恐賊以川貴有備而衝出。即利害不小。不但不能成功而已。竊為兄慮之。特在同舟。特以奉告。弟六月至今。日不暇食。夜不交睫。亡室有病而不暇治。專為一播事耳。惟兄留意無忽。

史副使

糧運事。昨略一計之。米一石。夫三名。十四萬米。應用夫四十八萬。不覺驚駭。此輩累累道途。集之東南二處。何事不有。甚可慮也。且只為三斗米。而奔走一人於數千里之外。計費人可三金。又當以百萬計。此與探木不同。彼散而此聚。彼以歲計。此以月計。故也。因算常順之三月運三四回。則一人當運米一石。而人可省三之二。但不知有無妨礙。又思之。或只派於近播府縣。如重慶鼓灘。而遠處徵銀貼之亦可。又不知人數可足否。不虞逃散否。此宜亟議過。馬上差人來商量。事已迫。不可不早也。見在米俱宜從水運。至重瀘二處。宜嚴催之。不盡。

劉參議 莫副使

兵既集行。當進攻糧運急矣。督餉道。派夫通省。固是有把挈之法。然來途甚遠。運米甚少。所謂三十鐘而致一石。且一省騷然。多人駢集。甚未便也。今欲派之近處。恐多則民不堪。欲募之近處。恐無著落。而易逃竊。思之播事一日不了。則近播之民一日不安。則調運兵以進攻。而驅近民以運餉。亦未為不可也。如近日合江南川江津綦江之民。皆欲聯什伍為守。夫守危事也。而尚甘之。若止令運餉。則其樂從可知。鄙意欲鄰播州縣募民為運。最邊播者。令出夫最多。稍近者。次之。最遠者。免之。其夫或稍給以食米之價。大抵川南運夫。可四萬。川東運夫。可六萬。每夫一日與之行糧分半或二分。此可行否。若可行。門下即派數員

成之此造福全省非細事也事在燃眉幸而留意古人云寬一分民受賜一分今日寬一分民受賜百分奈何不加之意乎懇囑懇囑

史副使

轉輸一事使連日思之當食而廢箸當寢而起坐古人云憂心如醉憂心如擣此之謂也夫以四十八萬人而聚之二城之下進兵無期宿食何所進兵有期錯足何地其為不可行明矣今誠為十萬川東得其六川南得其四亦尚覺多然難以再減矣但夫來太遠則費亦不貲夫來太早則費亦不貲昔人云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今可更思其所以寬之者否鄙意若欲盡一帶供川南重慶一府加以成都之東夔州之西順慶之南供川東亦可足用否若近者出夫遠者量徵銀貼之亦兩便也昨奉江募兵應者數千且不願給糧而守若給以工食而運糧其樂從可知川南投兵者趾錯於途一呼可得數千今試與巡下南巡上東二道商之若彼能募夫即不能全募或近播者募之稍遠者派之再遠者出銀貼之但募得近處一名即寬得遠處數家亦是小民無量之福且近地人運糧路道既熟心亦不懼遠處人運糧路道既生心亦多憂此不可同日語也若兵交而不解遠人懼而逃近人則惟恐其不勝而不肯逃矣此又可坐照者也今宜概行州縣且為十萬之派而待另文到即發行方再酌其便而調停之乃為萬全蓋進兵極早在正月遲乃二月先調近者運之而後調遠者繼之自可及也若只責之有司彼夫出門而事畢矣異日有患即參擊百有司不足以解吾輩之罪也此非細事爾故諄諄幸亟留意無忽口袋宜用線織者佳但急不能得宜用雙布仍令人備一厚油紙以防陰雨交之何處宜用篋兜收之否俱宜早計早行也

劉總兵

比日知將軍治兵備械日夜不遑甚以為慰若將軍用心如此賊無足平也招兵事昨已有行須得苗兵為佳若只尋常兵亦與向所招等耳幸留心焉招降一節今且宜密行如袁年王繼先等兩月前皆已受牌而去但外人不知耳若人知之傳與應龍而害其家則餘人以為外不足恃而且堅其內附之心矣如扶歡壩之苗且不必令出所慮甚甚彼小人但欲招出一人即以為功不顧其後此等即與監軍道盡言無妨也

易按察使登瀛

賊久不動胡又狂逞貴州久不設備只恃安氏而安氏原未與賊絕宜其爾也今惟有驅安氏直搗其巢則各路之圍立解若安氏不肯亦令揚兵為進搗之狀而後可從其密圖之計也不然目下攻城破邑吾輩當其罪他日兵齊戰勝安氏收其功則彼且用我而何忠順之有此不可不亟與青翁言之也草草不盡

楊監軍寅秋

賊久不出乃突而犯貴州蓋因前日殺其招苗因有此舉一示武以鎮人心一通路以度惡苗甚可恨也貴州一向不甚設防止恃安氏願安氏原未與之絕賊何所忌而不狂逞若安氏肯與之絕仗義執言奉

天討罪賊且抱頭奔國之不暇而敢出兵乎今宜驅安氏之兵直搗其巢兵至沙溪而黃平偏橋之苗盡奔歸矣安氏一欲附忠順之美名一欲獲陞賞之厚賞一欲不絕鄰封之交尚存香火之情必待我與之為鴿蚌而後坐收漁人之功此等作用可以欺天下乎幸與郭青翁商議所以使安氏使安氏必先令安氏絕賊安氏一與之絕賊當破膽不敢一步離其巢然後探虎穴得虎子惟其所為無不如意耳賊目把有尙義黃繼之二人若安氏漢把能擒以獻先賞以指揮割付幸諭之洪邊送親事必不可聽彼假以送女令親信出入省城成何事體且賊不久當滅宋宜慰能甘心與之借亡乎當令自以他事辭之若安副臣更不能為我守省城則安在其為忠順哉廣西狼兵雲南土兵不日且至當差人迎而催之至當無慮賊也大學的於春首百凡留意無忽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賊知罪在不赦頗欲肆行衝突又恐外兵難敵內人不附故虛囑四川而不敢進因突犯黃平與隆之間乘其兵力稍虛主帥不至一以招苗自固一以示強挾撫其計益拙其勢益窮矣今川中秦兵已入境浙兵尚未到然土漢之兵已足自保惟是貴州惟恃安氏而糧餉不充不敢多調其兵惟用以防省城耳迤東地方不能相及也今賊到始調撥恐兵至而賊已去矣雲南廣西兵年內外當至至則貴可無虞惟偏橋一帶貴州既難遠顧湖廣又緩視之龍不得已多方為之募調計正月中或僅可及三萬之數龍當量發馬兵助之第兵猶可催糧每告匱乏督策難前萬分無奈須明言之惟望廟堂主持嚴責頃備庶幾間師期尙無誤也川中自備已難貴州又來借義在同舟即羅雀掘鼠亦須均分已以五萬給之如此那撥終成兩敵東征西討所用若何腹心之憂奈何惜此伏惟台臺垂念主持幸甚劉擬近似知罪俟龍駐渝從容觀之而定任使此時吳廣未到渠亦自應候代也陳璘聞有牌到偏橋計當與吳廣先後至亦在新年內外沈尙文自銅仁安車而去董元鎮續至亦高坐銅仁此皆有題過明旨令駐偏橋者即陳璘已至渠亦當在平越與隆之間駐銅仁何為今朝廷之令已不行於總兵何況督撫若處元鎮別無替人只得裁抑使之如更不極勢須更換此須各裨將俱至又須預先題明蓋總兵非可輕易者故不敢以便宜概行之也屢偵播內羣情盡搖又密行道將以賞格招降亦多投結外附者總觀其成未敢預治然總兵尙多未至自難遽議進兵大都龍之意寧遲無速寧後無先寧以滯須待無窮之機會不以造次貽噬臍之深悔恐道將中有貪功求速逞者望無主其說外刻完賞格二本呈覽內龍所題格內人名間有與前不同者緣近查其少有改易故輒更之恐失事機故不待奉旨先發示也統惟台鑒

徐僉事

分布事俟而議此時可謂無將然韓白英衛問世一出自不必借才異代也人各盡其心事無不可為淪中兵日招集餉不時給再有脫巾之呼恐難終諉曰無此事二道時時酌議使宜區處勿以呈詳往返致有紛紜不一

來副使

五同人怨雖深而力甚微止可以為鄉導若用以摧堅則誤事矣連夫正在議處沐國且至非露機括也

張監軍

來教俱領用問雖難然此等小醜即顛倒之亦何害不足多慮也進兵路分尚須酌議江津非入播之路
止宜防守合江仍通茶江路今直達播州者川中惟三路永甯綦江真州真州則由南川進者更將少可
慮若南北相兼亦尚可支持統俟而盡不一

沈按察使季文

閱播圖令人躍然聚米為山寧復是過蓋所不但在吾目中且在掌中矣今泄泄從事者既痛癢不關即
沾沾自喜者又得失相半安得數輩有心人如門下與之共滅此賊乎煩照此一樣畫二十張各省撫鎮
道將要緊者各給一張其路道手摺亦乞多造然後縮小刻一板印刷畫給行間即賊見之當咋舌死矣
惡惡

楊監軍

途中接教一何其詳悉周到事事當機也諸事在蜀者似已有備二省日日行催紙淪墨敵至今竟不得
其要領黔省貧弱難過責之然亦覺因循偷安坐費時日楚省則但以紙上文字往復令人恨恨昨不得
已具疏言之何濟於事來教所謂雖盡法何益者也今當再催之即十得五六亦可矣楚省且不論貴省
無兵即難然徵調止二萬人多無實數不足用也今惟恃廣西狼兵又不即到雲南兵亦以夷警未即來
蒙楊之兵太少惟安氏兵可用耳已與陳恩言令歸而起六萬兵半守省城半守沙溪他日即以兩路進
彼已應允且言目下尚支吾之但有師期即一味勇進不知可信否惟熟察之此即吾兄所監之軍不可
不留意也漢兵操練終不濟事不如用見成土兵若水西六萬廣西一萬雲南八千益以黔兵無慮十萬
長驅直搗何慮賊乎黃岑寨廣苗既殘地方阻官道則惟有勸耳即欲撫亦先勸而後撫便宜決策是也
乃一不以相問何耶賊必欲犯黃平宜急備之無忽

史副使

瀘州吏書為奸幾誤軍興法應斬但此時運夫未議定差官一擊則各處震動派夫州縣恐千後至之誅
一日盡集夫於重瀘未便也故仍行該道擊處之凡用嚴刑必須立法既妥而後可一切從事耳合江進
兵仍會婁山關者此路攻守須臨時乃定以經播州外司之地須其人降順無他而後可議進兵也今但
議夫瀘州若臨時進兵只撥瀘州夫往足矣

就近派夫自是不易之理不然以神宣威茂諸處來川東運糧豈但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而已惟是糧餉
可以責之餉道運夫必當責之守巡方為妥當何者專與不專也且川東川南相去遠者幾於千里即該
道督水運尚可遙制若催陸運自當親臨兩地難周豈不誤事今定為就近派夫官徵銀給以工食仍照

該道原派一石三名之數仍用里甲川南止用敘瀘二處川東止用重慶一府餉道但催一省水運俱至
重瀘二處守巡則分催二處陸運至綦江至永甯以至播州皆其責也有夫無米責在餉道有米無夫責
在守巡目下無銀且借大木餘銀用之事完派補如此則不反該道原行而近者以得銀為幸遠者以免
役為安上下兩利矣不佞熟思其便無以易此若再有不妥不佞亦當任其責耳已行之二守巡處昨詳
可徑停之事在燒眉無再不決之理矣聞川南夫至納谿而無米運俱在守候可亟催水運無遲諸侯面
盡

盧副使泮

克平九絲時地數動曾克庵公查以前武功成俱有此異今之平播事更大故異亦甚玉壘山崩應在不
播無疑也第臣子入告須以災言亦春秋之意耳千里餽糧事所不便已已之止令納銀小民不啻更生
矣已有微借資道入川東幸蚤至以一臂助我

郭青螺中丞二首

賊深矣與隆黃半龍泉恐又有失則吾輩何以自解此當亟圖之不可後也揭內起用二將即以二牌
用之此自可徑用者不必題也招兵三萬亦可徑行無須更請請則遲矣貴州銅仁一帶兵甚多川人多
於此處招苗苗元鎮一呼可得數千挾之以出何有於賊而逃避無已不知城破彼能免耶愚而無知何
以為人但得大小將到即當處之今且催之出再不出即提之矣部意調安氏兵三萬守省城而以貴州
向來二萬有餘之兵分佈於以東興隆黃平等處或可自保今不佞且發鎮雄兵三千去此水西之弟而
原咨所請者也又調到施州兵當從整川發龍泉但遠水近火尚不相及聞支簡亭兄已來沅州彼必有
自為偏橋計者但偏橋警息九股路絕賊即可圖矣弟思之勸苗終不如招苗恐其處處蠢動故也第弟
亦慮說若丈見之真則撫勸惟所為矣屯重兵三萬以斷賊招苗之路此必不可緩者無問廟堂從不從
廟堂原不中制何必待命也如蜀中弟原題兵六七萬而今調至十四五萬不然賊豈有不來者多兵而
早了之與少兵而遲了功相萬也大舉在眼前乞丈無吝多兵雲南有夷變兵來尚遲惟廣西可亟催之
五萬餉已解須令安氏以兵防之草草不備

又

黔中危急弟日夜憂之計無所出業以十道遣使催促兵將顧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奈之何昨以一檄
移安撫臣令發兵守省城並一二枝之與隆且以千金為牛酒犒其兵仍厚賞其母子想可得其力者又
將施南衛士兵八千移之思南以應援龍泉一帶計正月初亦可至矣偏橋則數行楚中備之據王兵備
官兵已漸集可保無事仍行令二總兵退苗約以文到三日而前不退者劍當及之想當致死向敵苗或
可散而後可圖大舉也曹仁佐持諭帖去諭之仍令該道動銀為備牛酒不知有銀否昨差人來言前次
稿安兵百金布政司湊三日乃完令人駭愕以單鳳陋巷之家而欲為斬將舉旗之事其可得乎弟久已
行司先解銀五萬去今想將到又移一咨於楚中令以十萬給黔此部咨奉旨者也門下但日日發使催

之。彼必不敢不與。永保兵俱係用之偏橋。乃楚中數也。黔中則全靠滇兵。廣兵與募兵六千。而俱不至。奈何。奈何。廣西甚近。可急催之。弟已有二使在彼。尚未回也。來人行十二三日。纔到重慶。可謂極遲。士司驛多失。應付可責。安撫臣令催之。彼此時而勒捐公家。可謂忠順乎。草草不盡。

沈按察使

至渝城。終於調度為便。顧川中狗鼠無足多憂。貴州警報如雲。令人應接不暇。奈何。承教路道機宜。種種當心。百務鞅掌之時。誰能助我一臂者。惟門下耳。李旭欲外向。而機洩。全家殺盡矣。此賊益自速其亡也。省下所造諸物。火速發來。差人押解舟行。為便。一物自有一物之用。幸致意右轄公。草草。

支簡亭 郭青螺 二中丞

資格所以不輕發。以我不明言征勦。則賊亦且以事緩欺其下。而不敢肆行衝突。我尚得以候兵集而大舉耳。今賊已知罪無所逃。東衝西突。此時而不發資格。反自誤矣。宜大張告示。明懸賞格。書冊紙論。遍地發去。彼人人解體。號令不行。而後可坐困也。師期不出一月。便可速募多兵。以圖大舉。此時更不可惜錢糧。懇懇。

沈按察使

陳恩。老成習事。連日鼓舞之。頗覺輸心。似可大得其一臂之力者。此等人。不啻吳楚之劇孟。得之真隱然一敵國云。乃門下業以破格犒之。固知大君子之見。出詩常萬萬矣。諸凡打造在省者。乞急催之。鉛彈鐵蒺藜皆少。門下徑行添造之。諸可佐軍興者。亟亟為之。無妨便宜也。草草。

張參政文耀

得教知已榮滋為慰。戎馬在郊。即宜視事。成都之行。可無庸也。渝城兵多。自宜分布。分布者。政所謂駐之要路。以減其勢。使軍民兩便耳。而議者謂分布早有師老之嫌。蓋以分布即為進兵。誤矣。汰其冗。分其勢。正今日之急務。門下初至。而留心若此。僕何慮焉。

徐僉事

劉帥果有滅賊之志。則吾之留未為不是也。帥自能辦賊。乃往日條陳。原為賣重。反至紛紜。乃知世間只有一箇忠誠。外此皆落坑陷。雖如此。今卻又十分性急。不得急行無好步。王道須萬全也。今日惟招誘一節。為十分緊要。然外司久已歸心。惟其親信之人。能招為內應。方妙耳。如袁年王繼先等。皆自十月內密領本部牌去者。今明受其母於重慶。彼處去賊巢近。恐應龍知之。反害其家。不可不慎。今凡招一人。須能保全之人。乃歸心。若事未成而先受害。則後來者懼矣。僕不日。至渝城。大懸賞格。明示宜諭。彼中無不瓦解。然後大兵齊進。倘未有不授首者也。進兵必不可過春期。幸與帥言。今日夜圖之。不日而盡。

來副使

來教字字著實。謂賊突出而擊我之必救。誠然。然川中亦不能即出。蓋彼之不能來。猶吾之不能往也。惟湖貴為可慮耳。三人容細問之。草草。

川南兵冗。汰之無妨。此與千金買駿不煩。彼偶一為之耳。今乃日日懸千金買死馬之骨。縱使積骨如山。可得為馬否。以無用之兵。食易竭之餉。可為寒心。幸力圖之。

董總兵

逆賊狂逞。貫竹陸危。將軍久不至。不得不一言之。朝廷量裁處。以示法耳。賊平。且以功論矣。東坡爛橋之事。彼中多將軍不出。銅仁。今可急移駐備橋。與楚中犄角。遂賊。不然。人言可畏。軍政具存。僕即愛將軍。不能私也。今所調兵。廣西一萬。雲南七千。水西三萬。屬貴州用。永順保靖各一萬。烏羅二千。屬湖廣用。而二省召募者不與焉。陸續當至。至即鼓勇用之。大征在即。宜先退備橋與隆之賊。乃可從事。且以此觀將軍矣。

魏參議養蒙

監軍借重。已奉明旨。此宜蚤夜圖之。曷可遲也。賊雖外示狂逞。而內實窘急。川中資格久發。其下皆有離心。大兵促之。無不亡之理。今所慮惟備橋之兵未集。恐其急衝衝出。流害全楚。故且遲之。然進兵必不過二月。過此則雨水連綿。河不可渡矣。水順保靖兵。各調一萬。久已有行。門下急急差人催之。又激浦麻陽十三哨等兵。共三萬。分投差人催來。必於二月之朔。齊至備橋。乃可不誤。陳璘勇將。將此三萬人鼓行而前。乃一勦敵。自無慮也。此舉所係甚大。且兵視拙速。不聞巧遲。萬望留意為禱。

郭青螺 中丞

昨得借銀之教。當日行布政司先發五萬。即令原來承差催之。限半月到黔。當無誤也。若道猶不通。仍須五萬。再以一信來。即解去矣。若道已通。則且莫還川。但有到者。且留用之。後到者相還未晚也。董元鎮已參之。又以一人守催勦身。門下亦可著人催之。此輩貪生畏死。不顧羞恥。昨劉挺亦三承差限定。方肯起身。若與之說門面話。彼亦無所用。恥矣。昔曾確庵與劉顯書云。將軍若不親到地方。但差人領兵去。本院必參將軍。顯得之。痛哭而行。彼亦無鎖也。門下何所吝於董弁乎。近得監軍報。賊必欲克黃平。奈何。如不得已。即令安氏且以萬兵守黃平。備橋。賊決不敢與之相犯也。若以別兵守。賊盡銳攻之。尚不可保。何如。如九股苗既被地方。惟有勦耳。勦而後撫。亦無不可。但須止勦一枝之為害者。其餘不可獎及之。恐處處蠢動。則大可慮。是在將領加意。若不必可勦。則即厚兵以防之。而斷賊苗苗之路。尤為急務。統惟門下詳審之。賊既已無所忌憚。則賞格不妨分行。但須令安氏發重兵守定省城。弟近已於陳恩言之。渠回日即起兵六萬矣。門下可先檄其二三萬守省城。以東。則萬全之慮也。備橋諸處。難望楚中。乞門下一面料理防守。萬萬。內江道中草草。

又

近貴州承差來言。十三日起身。賊向於東坡劉大營也。然則何時退乎。昨不得已。令安氏起兵三萬防省城。三萬出沙溪以疑之。第安兵入省。必須糧餉。恐不能當此。奈何。蓋弟恐賊急而奔省城。故以安兵當之。

若糧少或安兵不可全恃。又在門下酌之。多少當徑行也。廣西狼兵一萬。不知是否。雲南兵先到者幾何。查進兵平越一路。省城一路。沙溪一路。洪邊一路。貴州兵恐不能分四路。則以沙溪聽之安氏。洪邊出奇兵數千。而平越省城二路。須各用正兵三萬。雲南廣西不及二萬。尚須四萬。則貴州前後募調兵與安氏之兵。可以足之矣。惟又分派之。若兵多。洪邊亦為正兵亦可也。將官李應祥。童元鎮。各領一路。劉效節。止可守黃平。其新起用二將。並續到者。為誰。作何分布。亦乞示之。偏橋一路。屬之楚中。自有陳璘。思南。蔡川。龍泉一路。則以施州衛土司兵八千當之。不足之數。已行該道查三處原有兵若干。不足者。當再補之。亦務足三萬以下之數。則糧料必須該府出之。乞火。亟行陰知府備之可也。弟恐彼中道不通。已遣人徑行該府。惟丈再。以問使催之。惟偏橋一路兵糧。俱與貴州無干。若地方亦自相調。尚不可不照管也。思南少一將。楊惟中。難當大任。陳寅何如。此中當再遣一將。督之。並以楊惟中協之。亦可。但恐陳寅王鳴鶴皆不可卒至。陳寅又或東路用之。奈何。劉綎已留。吳廣已到川中。似可無虞。惟慮二省耳。

陳總兵璘

將軍已至。賊當破膽。真從天而下也。四川之兵久集。時時擾其邊境。又以賞格招其脅從。投降者繁。於途。惟俟湖貴兵集。即刻期入矣。湖省已為調兵二萬。今將軍復領廣兵三千。足可當湖兵一萬。永保一土司。兵素稱勁。幸鼓舞使之。錢糧器具。已行所司給之。然土兵各有器械。漢兵用亦無多。想自能給也。火器之類。各衛亦有。可以用之。川當四路。貴當三路。湖止當偏橋一路。為力甚易。幸將軍努力為之。師期必不過二月。蓋三月以後。水發。瘴生。其為不便。且川師已老。貴師亦集。自不能使待也。由偏橋至涪潭入播。路甚平坦。可以長驅。逆賊多為陰溝暗箭。以陷人。宜慎防之。近賊在邊。垂涎思石。宜亟救之。將軍即宜駐偏橋。庶可招徠降人。規候進取。逆賊多詐。近將領多有受其欺者。不可不防。草草。

楊監軍

貴州一日而三報警。令人心急如焚。已專人發施州之兵。從蔡川入。發鎮雄之兵。從永甯入。然不能即至也。童元鎮陳璘。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即達也。總之鞭長不及馬腹。其勢則然。所恨者。水西之兵。不肯為我盡力耳。不得已。令蔡江南川之兵。各擾其境上。石砦之兵。遂一日而破其七寨。攻其所必救。賊庶幾舍貴而之川乎。川尚足以當之。無慮也。貴州但得少暇。即當集兵以俟大舉。凡用兵者。不亡即圖存。不死即求生。敗即圖勝。罪即圖功。如環無端。不可一時自暇逸也。聞雲南之兵已到。廣兵想亦不遠。此二兵至。即為正兵。蒙天眷之兵。亦不惡。平越一路。無慮三萬。思南已有施州八千。彼中再添二萬。亦可得三萬。永保之兵。俱併於偏橋。此楚兵也。沙溪之兵。總聽安氏。則四路各有正兵矣。鼓行而前。賊何能一支支持乎。運餉之夫。宜及早定。川中亦至今方有定議。蓋此中從未用兵。一夥秀才。自不相習。無怪也。熟食無如炒米。每軍自帶五日之糧。彼中路近。即可足用。進關之後。夫隨而運。可相及也。平越則童元鎮。龍泉不知誰。陳良玘何如。乞彼中即商量。就見教。難再往返也。進兵的不可過二月。至三月則雨水連綿。不便矣。幸亟圖之。

田東翁大司馬

前承教賞格有許之過者。龍細閱之。無甚抵牾。格處。惟有加賞銀一萬兩。及入關各賞一千。與人播之三千。克圍之五千耳。總之不及三萬也。查會確庵懸賞。登九絲城賞銀三萬兩。擊大頭目一名五千兩。後平茶土官先登。獨得九千兩。其二萬兩。餘衆分之。則重賞濟事所從來矣。蓋官爵多虛。後往往有不與者。獨賞銀無不與。故川人所重。惟此。不得不以此激之也。今亦不敢改此。惟聞播人及土司。恐其子殺父而降。復為土司。未肯盡力攻之。故直改以其子投降。止於免死。承其香火。不言及爵土也。再以二冊呈覽。安氏之賞。亦止照常。昨陳恩來。龍面問之。渠止言但得成功之後。量與一二長官之地足矣。不復言貴州撫院所許。想知龍之不許。而不放言也。龍亦再三開諭之。渠唯唯聽命。因犒賞其官兵。令之盡力防守。貴州蓋用而不用。不用而用。渠自無不盡心者。事成之後。彼自當聽命於上。無足慮也。今若一味拒之。則彼與之合勢。事更難矣。吳廣蓋廉勇良將。甚快人意。但性太急。又不知川中地利。而劉綎且懼。禍貪功。甚欲自效。比之前日。似兩人然。今進勦在即。鄙意欲兩用之。分路而進。議定當再。以聞。昨得敝縣王考功書。言。臺下令其囑。勿惑人言。敢不心領。願龍之區區一念。自起家時已定矣。若不欲誅此賊。則必不來矣。裴晉公有言。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龍不肖。竊以自銘。願臺下無過慮也。臨啓。惟有皇悚。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陳應翁大司馬 戶科 職方

自龍入渝城以來。兵威頗振。賊氣漸奪。加以明張賞格。密行間諜。以故逆黨洶懼。降人接踵。賊之第一心腹李旭者。首欲外奔。賊覺而盡誅其家。又以蔡江之事。起自婁國。悔恨而捷之至死。勢已衰矣。今而後。蜀無慮賊。惟有圖賊耳。所苦黔楚之兵力。急難卒振。而二大將一未至。一至矣。以兵力單薄。遷延於銅仁。賊遂突出。與隆偏橋之間。焚東坡。斷官道。招苗自固。與黃清備龍泉諸處。各嬰城告急。而該省始議招兵。然晚矣。先是龍屢行招兵。為備。而該省直以錢糧不足。辭不得已。以川省給糧。調來施州土兵八千。鎮雄土兵三千。發之往戍。復催雲南廣西一萬往援。又調永保土兵各一萬。往戍偏橋。即令陳璘到日。督之進勦。然俱不能卒至也。聞應龍已不敢出關。茲所聞貴州者。其在邊四牌苗。結連外苗耳。數亦不多。已行令集兵相機勦之。而蜀中蔡江南川。各令出兵擾其境。庶賊牽於北顧。或可解貴州之急。大抵攻其所必救。彼勢自不能久。俟有解散之報。當再以聞。然貴州當事。慮在目前之無兵。若龍之所慮。則以招兵已無救。目前獨慮招調之兵不日至。而餉不足以給之也。川中已借給十萬。此後不能加矣。若廣西雲南福建之餉。復不以時至。則奈何。此中山川險惡。道途阻修。即自蜀餉。文到即發。往返在一月之外。況他省乎。若非仰借明旨。一嚴催之。終致誤事。伏惟台鑒。吳廣以二十八日入渝。陳璘亦且至沅州。李應祥入京。追之不及。其餘偏裨。泄泄不至。亦無處行催。計貴州之苗。退滇廣之兵。合即宜進勦。而將領往往若此。殊可慮也。統惟台鑒。裁行幸甚。

少司空趙甯字公

三運木。仰仗台庇。幸得罷採。此固臺下流惠桑梓之雅意。然令不佞得以少蘇疲民。專力征討。幸何甚。感

賊城。冬月入渝城。美哉江山之固。此一。世之雄也。如此形勢。向來幾為逆賊所據。念之令人髮立。兵威頗振。賊氣漸奪。投降之民。接踵而至。無虛賊矣。惟湖貴兵將未齊。少遲進剿。然亦不能久稽也。客兵俱發。之邊播各城。總鎮亦目下發去。計數日後。渝城止不倭。兵與原守城兵。耳蓋兵在各邊城內。自無用多兵。以援閬也。運餉夫議定。止於近處召募。遠處量徵。以給之。亦自無多。運米收米。向來不得其人。頗為民害。今亦各立以章程。總之。凡可以濟軍與而蘇民困者。不敢不勉力圖之。惟耳目所未及。才識所不到。則望臺下不時教之。願望願望。

湖貴撫院監軍總兵守巡四川監軍總兵守巡

我輩受命討賊。賊不滅。何以自解。冬日天乾。極可舉事。無奈二省兵未齊。只得待之。計至二月。主客兵集。正應及其鋒而用之。且賞格頒後。賊黨盡有外向之心。李旭被殺。人人自危。法曰亂而取之。此逆賊天亡之時。不可失也。所定師期。不先不後。適當其可。過此則雨落水發。無了期矣。各路並進。賊即全勝之時。亦且應接不暇。況其上有懼心。下有離心。有不成破竹之勢者乎。開刀之後。有進無退。一有疏虞。賜劍具在。幸三令而五申之。法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當日為行問誦之可也。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白刃在前。青史在後。流芳遺臭。請擇於斯。同舟之言。無復兩可。幸惟亮在。

楊監軍

每得書。為之快然。用兵事。真米實麵。一些空隙。容不得。乃從來二省往來。上下文移。只一味之乎者也。紙上支吾。竟無一實事。所以至今茫無實效。使川中十餘萬之兵。坐食待之。殊為可恨。若早如吾兄事。事料理。年內即可完矣。今師期雖不可迫。然至三月。則水發。瘴生。蛇虫皆能為害。軍士苦熱。何以向敵。蓋必無出仲月之理。計正月已盡。外兵必無不來。即不全到。然水西兵自足當一路。又有新召募苗兵。萬五千人。亦足當一路。若少再招之三四萬。無所不可。貴州極有兵。川兵皆半是黔人也。止用之一月。入播之後。即遣還。所費幾何。川中銀已解十萬去。楚中又令解十萬本色。亦可取給。目下黔中。但能支兩月之食。以後資成楚中。必不誤也。水西一向半籠。今事已至此。只得破格鼓舞之。若成功之後。彼自知法度。何敢蹈播州之績。宜勿示以疑。致廢前功。貴州去播地近。易於相通。但多方差人。傳賞格入關內。自有斬之以降者。如趙仕登。其明鑒也。急行之無失。董元鎮。李應祥。各令當一路。龍泉一路。以一能將如王鳴鶴。陳寅之類。領之。即陳良批亦可。昨已發施州兵八千赴龍泉。而該府以無糧為解。不知川中調來兵。遂可遠役。川人以餉之乎。乞急與青翁言。令該府縣備餉。無致脫巾而呼。則難收拾矣。尚有一二枝欲發。今亦不敢發。去鎮雄兵亦不敢發。恐其無糧而搶掠也。事在眼前。萬惟留神。懇懇。

張監軍

今日得陳璘揭。語多磊磊落落。終是丈夫。劉帥似不及也。以數語激之。當勃然飛動。乃可使矣。食平事大。有端緒。當令謝道准其兵。以安遠人之心。此中更有大機括。第無有具陸賈之舌。可使者耳。若師後。即迫鎮道行其州。事猶可及也。事在眉睫。而無可趁手之人。以相馳騁者。安得如吾兄與楊臨泉數輩。共殲此

醜。如反掌耳。草草。

陳總兵

播州過二月。即不可入。故昨相議。將軍若至二月不到。亦須進兵。不能待矣。今將軍乃以歲暮至沅。此天之所以亡賊也。此時議招廣兵。亦何可及。水兵亦已不用。今直用湖廣土司兵耳。永保兵天下有名。往年平廣賊。多用之。重以募兵不下四萬。將軍若撫而用之。此無敵之勢也。師期在即。幸日夜圖之。無曰我至未久。若賊臨城下。可不與對壘。曰我至未久乎。賊黨已有離心。不甚用命。況數道並進。豈能分身相敵。此將軍睡手成功之時。不可失也。思石龍婆一路。最近偏橋。貴州總鎮。遠不相及。故昨題請兩鎮並得管轄其地。兵將俱乏。已為調施州兵八千。幸再少助以兵。以一裨將督之。即可當一路。以分賊之勢。與偏橋相為應援。乃萬全之勢也。楊應龍一毛賊。今以六總兵共擒之。已是可羞。若再不能擒。豈不可羞之甚。將軍東征稱首功。此番亦須首級。乃副盛名。僕有拭目而俟之耳。

支簡亭中丞

日月不居。轉眼春仲。此後水發河漲。一步不可入播境矣。我輩半年以來。寢食俱廢。所規度者。謂何。而臨機坐失。發虎遺患。千里畏人。何時是了。念及國法。可為寒心。今不倭督不與此賊俱生。已於正月十五日。督師發二大將於境上。乞門下亦即獎率三軍。約督督發。先令齊力養氣。以需後令一齊進攻。此後止發期會。更不問物力之備不備也。事在燒眉。百惟蚤計。萬懇萬懇。

論副總兵曹希彬

論曹希彬。你有稟帖來說。鼓舞永甯人。大小頭目。踴躍向用。我已知之。又說與立合同。不知何事。但士夷性貪。賞格已定。你卻不可分外安許他。致後日難應。是我失信。即到水西。便如永甯刻血說誓。都不妨。只是鼓舞他用力。便了。卻不可隨意許他。他若亂說。你自有賞格。這事我不敢專主。恐你許得過了。後難應也。你切記之。其犒賞銀如已到。可面給之。如未到。叫人看守。你回日另差人去賞也。罷隨宜行之。此諭帖。你自知之。莫與土司人看。故諭。

塘報書

賊知罪在不赦。恣行狂逞。然不敢向川而向貴。以貴州之兵力未齊也。自川援貴。道阻且修。因令川境兵各出以擾之。石柱兵已報斬獲。西陽兵復有報至百級。尚未查明。姑俟後報。此後賊當撤貴州之圍。以向川。川兵力能折其鋒。少延時日。永順廣廣之兵。可齊。約期並進。環而攻之。賊無幸矣。天氣向熱。水發瘴生。俱有可慮。方日夜力圖之。必於春月了此。不敢留賊以憂君父也。臨啓無任皇悚之至。

支簡亭中丞

師期已定。計兄當不日至沅州矣。貴州無力自完。龍泉已成不守。若吾輩不助之。亦難逃應援之責。弟先發所調施州土兵八千。往近又發所調平茶土兵五千。往為之守。蔡川思南。皆自給以餉。恐黔中無餉。兵亦不能居。乞兄亦行陳總兵發萬人往。則蔡思之勢壯。而吾輩之責塞。乃可議進取也。若石阡逼近偏橋。

想又不待言矣。貴州本折俱無。吾輩須各備其兵。乃不誤事。萬萬大抵楚兵已近四五萬。即摘萬人以援思石。尚自足進一路。而龍泉一路。原題屬陳總兵管者。則兄亦不得不加之意耳。陳總兵謀勇俱足。尤稱能將。但須凡事應付之。乃肯盡心。其所請餉糧亦不多。惟加意懇懇。

貴州張監軍存意

貴竹自有兩盤軍。而氣增百倍。乃知長城萬里。端只在人。來教種種當機。令人心賞。貴州非無兵。苦無餉耳。亦非無餉。苦不早計耳。只如借餉蜀中。若早言之。則三萬勝兵即可立至。何至有東坡之失。今龍泉又見告矣。頃以施州土兵八千援之。尚未至。而城已陷。今復促之。救黎川思南。又發平茶五千。建越五百。以一將將之。而往。折色銀已給以一月。第恐無處贖買。而彼中本色。亦從未備也。可奈何。煩門下力催之。但有一二月本色之供。即可了此賊矣。約期已發。勢難中止。然播中三月以後。雨多水漲。處處阻礙。不可復入。再延歲時。無貴州矣。此亦破釜沈船之時。不可不亟亟也。幸門下力圖之。彼中去播近。易於招降。大懸賞格。密行招誘。人人倒戈。自可不煩兵而下。奇正並用。端不出此。萬代瞻仰。與門下共之。幸留意焉。無忽。

郭青螺中丞

師期已近。乃忽有龍泉之事。令人懊惱不已。楊惟中自以為善用播目。乃一旦狼狽至此。始信作偽之不可久也。弟先欲遣馬兵去。一路來疲鈍不堪。計至彼中。當多斃於道者。因催施州土兵八千來令駐龍葵。以當之。乃兵未至而龍泉破矣。奈何。今恐黎川思南有失。賊勢益張。我氣益奪。因當日發平茶兵五千自武隆往。計五六日可到。倘賊尚未甚狂逞。尚可以保黎川思南。若石阡。則去偏橋近。已行陳總兵援之。當無慮也。此時益多招兵。一以候大舉。一以保地方。不然彼勢急而衝。一有所失。我氣自奪矣。龍泉事頗大。不可不報。門下有稿。可急發來。此事無妨大舉。不可以此使有退阻。惟日夜料理。為望。酉陽兵自南川入。破其一大營。斬首三百。蓋弟原令以率其援貴州之兵者。計此後或當稍退。則思石無慮矣。援思南兵三起一萬三千五百。弟各給以一月折色。但本色不能多帶去。乞門下速行府縣。為備本色。若折色。再一月。彼中若無弟亦發去也。曹希彬來。二氏用命。大舉事十八九成。惟力圖之。恐恐思仁道此時他之。楊惟中不守信地。皆理之不可曉者。似不容無一參。弟恐彼處無將。且令惟中免死守思南。然一面議處。無不可也。惟速示之。萬萬。

劉總兵

平播之事。將軍但能了此。一生心事。不辯白。誰能施其誇口乎。若目下行後。亦不必有過慮。僕既以兵事付之。將軍但責成功。決不以人言為輕重也。惟是審時相機。早建大功。無失良會。此非獨為國。亦以自為。將軍必能審此。無事多言。寨子山江津二處。事皆成。烏有令人恨恨。乃知捷先一著之說。的為不謬。昔人有言。機會之來。豈有窮乎。惟將軍留意焉。

陳總兵

將軍今世之偉丈夫也。本部何幸得與共事。缺為而談。良以為恨。今將用兵事宜。隨其所憶。漫然書之。以

當促膝。惟將軍留意焉。

入播之路。有八。蜀有四路。不必言。黔有三路。曰貴陽。曰平越。曰龍泉。楚有一路。曰偏橋。今龍泉一路。題過為楚鎮守管。則黔楚各得二路。然龍泉偏橋相去甚近。分而為二。合而為一。無所不可。此在用兵者臨時酌定。非所能遙度也。今播賊不比倭虜皆萬人一心者。須以力敵。播賊止應龍一人造逆。即妻子亦不與同心。其下人皆有畏死求生之意。況賞格隆重。人人動心。宜遣吾辯之人。處處招降。若其肯降。隨便給以執照。當有不煩兵而下者。偏橋指揮曹仁佐。龍泉守備楊惟中。皆素知播人頭目之情。可令招之。惟中失守信地。應死。姑饒死。令立功。若能招得大頭目。獻關入播。方可原免。不然。死終不免也。可與言之。

播賊無火器。攻之須用火器。今該鎮帶來有礮礮。有火器。便是長技矣。播賊於險路多挖斷。又為壕坑。上覆以土。下安竹簽。宜詢問鄉導而進。無墮其計。或用水牛前行亦可。思石偏橋黎川進兵時。酌量留兵守城。餘分道而進。若人裹一日之糧。然後運夫隨之。亦自不誤。彼處路近故也。

彼處苗頭阿萬任老三等。皆欲投降。提調張雲教等。皆與賊有夙恨。皆可用熟腳招之。但受降如受敵。須加詳審。不可為所欺也。

賊用兵。好伏兵於數十里之外。乘夜突衝。人不及備。凡進時。夜營宜慎防。

將軍所進。只一路用兵無多。但一料理。即可齊備。有所需者。與該道索之。若不能急備者。隨宜處之。但求濟事而已。若但曰彼不應付。致我不趁手。此是後來委過之談。至於委過。則已無功可稱。勳名安在。不足言矣。況又有必不可委者哉。

沈按察使

顏京等所言。無一事不切實。如云官場易取。今已破矣。劉綎鋪排。正如顏京等三路行兵之說。乃遲疑不發。而再御龍自南川先進。一鼓而賊已奔。斬首三百。所遺資糧。八千人舉之不盡。南川邊人俱有所獲。一大快也。其一營兵。實只有二三千。可見顏京等之言。不妄耳。貴州之無備。不止一端。固是無錢。亦是因循。若早借。則早給之矣。銀已解去十萬。今又發兵一萬三千。為之守思南黎川。本折皆我供之。亦無可奈何也。楚中兵糧。略有端緒。而陳璘尚以無備為言。求緩師期。已切責令之如約。所定師期。正如來教也。大約蜀中似已全備。二省只可五六分。若待之到底。亦不得完全。只得如此舉事。所謂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亦可克也。未知天意若何耳。

史副使

用兵重事。誰保萬全。兵連禍結。不知何日可了。前言免派夫銀。望梅止渴。殊近於戲。非途可為據也。若兵事不解。則東南之苦。役不休。東南不休。則西北之派銀難免。此時而議及西北之不派。東南之不徵。不亦太早計乎。至於調免各項錢糧。尤為駭人聽視。今方借餉各省。請餉內帑。又經部議加派錢糧。乃無端而議調免。不水不旱。不荒不荒。不能兵不善後。胡遂及此。炊未熟而議抽薪。非所以為計也。若地方人聞此議。則

嗚嗚然動不平之議。東西南北之人，俱不可使矣。萬勿復言。師期不數日，催夫為急。經理進兵運餉事尤急。正使俾夜作晝，亦止得二十餘日。望專心理事，調停人情一著。且放下，正使好事者妄生是非。然異議方與大事已畢，乃為敏手。不然恐無補於往事，而又反廢夫目前也。各夫給米，原為入山以後，蓋無處買米耳。若在重瀘滄合，則去家既近，米尚可買。彼等頗支折色矣。此等事皆須訪問，斟酌人情為之。未可臆決。若苦於無米，不如給銀，僕所慮正在入山以後耳。幸與該道虛心議定而行之，不必再有往返。今只恐運夫不集，有誤入山，僕日夜慮之，不能成寐。幸留心焉。

高推官折枝

二兵交關，微公幾至多事。彼將官素有軍紀者，何至憤憤若是。已行監軍道查究，至當有處也。若將官自能處首禍者，亦自可了。但恐其不能處，則不若查明處之。漢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亦何事乎多言。

內閣沈二相公

西蜀多故，民不堪命久矣。乃地震山崩，雜然而見。天災人禍，可為寒心。天鼓鳴於東南，似是天聲。遐布，應在賊亡，亦不可知。惟是川之西北，樵稅採礦，雜糅紛擾，山崩地震，正當其間。恐當有揭竿斬木而起者。庶不獨在播也。夫德隆則後服，道衰則先叛。蜀人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多方消弭，如窺鼠穴，猶恐不及。奈何以多事擾之，伏惟台臺力賜主持，亟回上意，以奠遐方。地方幸甚。

平播全書卷十三

書札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將逗遛驕蹇，能之為宜。第其父子，久竊虛聲於蜀中，閭閻細民，無不知有劉大刀者。即十大夫能洞見其底蘊，而小民無知，則以其來為喜，去為悲也。人情不甚相遠，計應龍狡賊，必且輕之。然播民之見，亦川民之見，當必以其來為喜，去為悲矣。道將士民，皆以為宜留，故不能不順其情。然兵分四路，將分二方，各司其地，若兩省然。就進爭功，更濟於事。貴州新舊二將，亦如此用之。大抵昔人並將者，同領一軍，同攻一城，故以兩不相下為嫌。乃今分路分兵，則多多益善，故不可以例論也。伏惟台臺裁察幸甚。

思南陰知府銘

思石去賊不遠，一向因循無備，動以貧弱為辭。即貧家遂可不防賊乎。今事已至此，奈何。楊惟中棄軍而逃，失機債事，已行擊問。今惟有死中求生，以保地方。施州衛兵八千，平茶兵五千，建越兵五百，俱發去。當急備本色，已發銀去買。隨急急收買，若再委之無處買，則士兵無食，必且劫掠，不可不知也。若賊已去龍泉，即令我兵各割龍泉葵川，而思南運餉給之。惟一意求濟之，豈不可推委。蓋元鎮在貴州省城，遠不可

至。已行陳璘發陳良玘來川中，領兵為王一桂、孔繼祖、三將俱至。地方決可保，則當由龍泉進兵勦賊矣。幸亟圖之，無後。

沈按察使

播目來，戎衣大帽，意頗自得。乃知用兵之事，臭腐神奇，真無定也。已發監軍道令鼓舞用之。賊勢已急，但為備於關內，貴州之兵已漸集，大舉當不誤矣。

陳總兵

師期已定，決無改移。此時楚兵已集，正可長驅矣。近雖有龍泉之失，然楊惟中領兵先送其家眷，止餘土官安民志，以五百兵而當數千之寇，何能自存。惟中已擊問，民志當贈賂，同歸於死。但有流芳遺臭之不同耳。前曾有啓，欲將偏橋思石，合一路而進。今得貴州撫院所開道路亦如此。蓋偏橋思石龍葵之兵，總之會於涪潭而入關也。兵既多須分奇正。正兵由大路進，奇兵由小路偷入。張疑設伏，隨機應變。只在人耳。若龍泉有苗據，則宜合大兵先取之。此時逆酋內兵，一步不敢出關。在關外者，不過散苗，能降則降之，不能降則勦之。如摧枯拉朽，何難之有。川中發去施州衛土兵八千，原為應援思南者。此兵甚勁，與永保同進勦時，令之衝鋒，賊必不能當。此一路有永保施州土兵，必能得其力。幸鼓舞用之。土兵全在鼓舞，不可挫折。以取其怨。將軍熟於兵事者，當自知之也。兵多須有統紀。凡事聽將軍專決之。本部必不中制。將軍天下奇男子，一生忠勇，名在海外。茲所當不過八路之一，何足為難。但洗耳以聽捷音耳。

高推官

此中之人奸詐反覆，乃其常態。外方人初至，不知而信之，遂致黑白不分，事體決裂。從來如此。前車既覆，可為明鑑。而在事文武，爭以招降自奇，不知但為此輩使耳。聞來揭為之一笑。以後應處者徑處之。應言者明言之，不避忌，不遷就，庶無至債事，乃所望也。

李總兵應祥

將軍與童將軍並用，此部議也。事定之後，將軍之總兵自在。得來揭似必欲卸其而後來者，此非當事借重之意。古之純臣，先公後私。今國家多難，即草澤之人，咸思仗義勤王。將軍受總兵之銜而來，何所不足，乃必欲受代，而後任事耶。如以為無兵，則調募已多，以為無救，印則今之廢閣將官，給劄領兵者不少，何況除總兵，此必不可也。師期已定，賞罰自明。幸彈力從事，勿貽後時之悔，不盡。

陳總兵

將軍到未久，於彼中地利夷情，略於指掌。乃知世間事，但得有心人，遲早無不可為。令人快然。今人但見賊破龍泉，便以為不易與。顧龍泉之失，楊惟中原未與戰。若遇將軍，彼且片甲不返，能望勝乎。昨已行文擊惟中誅之，而該道有文來，言渠自願恢復龍泉，因緩其死，限以十日。十日不得復龍泉，將軍即報來，仍誅之也。不然，何以謝萬民乎。大抵彼中一帶夷人，皆有求生之心，但未進兵，不敢出耳。該道賊令何漢良攻龍泉，漢良恐攻之，則不便投降。但於關外放火而去。賊知之，因將漢良收監，復令楊珠來封刀逼之，乃

始攻破耳此可以知賊中人心矣。近川兵攻官場其頭目郭輝等驅苗使戰苗曰此是天兵與當時土司
 雖殺不同我等不敢對敵皆散去輝等不得已自領親兵相營皆為我兵斬首至百餘此又可以知賊中
 人心矣。今楚中土兵若到聲勢自大諸苗不死則降若土兵未到一面催取一面進兵夜多火盡多賊
 疑設伏令之不測多少賊亦無不降者但須嚴於受降勿為所欺耳土兵所喜犒賞莫惜錢糧今大兵俱
 進不日賊平即費亦不多已力與該省撫道言之鉛彈若無人家酒壺錫器皆可為之大敵則鐵石子皆
 可凡事皆從捷法急圖之勿靠有司此一夥秀才終致誤事可恨也。

董總兵元鎮

龍泉之失罪在楊惟中將軍但遙制耳何以將軍來遲不得不少有指摘近聞該省撫道極道將軍任事
 之勇極力推殺僕為之喜而不寐是非無定毀譽何常將軍能立金石之功僕不敢不為延丹青之譽戰
 士之鋒端文士之筆端蓋互相成也惟將軍留意焉。

高推官

陝會軍閔據處已妥但須令各將與土司歃血為盟永不相讎可也進兵仍分二路或前或後為妥將領
 可用者少正為之悶悶公乃慨然欲自將以前吾門之士遂有可與行三軍者豈不快哉即為一牌並發
 令付之惟公所向不為中制但須事事慎重務保萬全臨事而權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貴也糧運事恐夫
 尙少並為經理之草草。

論遊擊王之翰

諭原任遊擊王之翰汝先年領兵涇潭失事已是廢人止因地方多事聊以使用後聞汝處上官又多物
 議即欲行法緣進兵在邇姑責後效今當進勦合行曉諭為此仰本官以後宜知上人器使之意盡心圖
 報務立功名不得仍前苟且誤事若不實心幹事徒爾窺賊行私不受本管節制或不聽監軍調度得邀
 功即邀功得避事即避事本部院雖在數百里外大小將領心行功罪一生品格無不周知況汝近在目
 前乎若有誤大事通前論罪必不假借尙方之劍先斬後聞汝所知也特諭。

諭參將吳文傑

諭參將吳文傑永甯兵稱難動地近播州今日大征是汝唾手功名之日近委副將曹希彬去非是分汝
 之權乃以助汝之勢汝宜與之同行事共立功名每見將官有彼此相嫌多致誤事不知功成則其享
 其利功不成則其受其害不但不忠亦不智矣汝宜以此為戒永甯土官土兵宜鼓舞使之用命自有賞
 罰毫不失信其分兒周兒等頭目若不擒賊成功便每人戴一頂髮髻來見我說與知之特諭。

徐僉事

運夫不足昨以奉告再加八千若少即再加亦無妨此時進兵如船到江心補漏已遲然勝於不補慎不
 可膠柱而鼓瑟也。

謝監軍 劉參議

黃郎兵既至亦不宜多汰此兵未嘗養之一日臨時用之即冒的亦不多且土兵亦未可以大小論要其
 氣勁不怕死所使耳合江之事殊駭聽聞其過專在廣兵吳總兵氣盈志驕其下尤而效之此番再不處
 則再不可使且自貽之禍矣幸與言之懸賞銀初無定數此令先攜去耳但多懸無不可所少非財也彼
 中有投降者此時若查的即可收若不真即當處無用兩可矣草草。

徐僉事

南川餉事一至於此令人嘆嘆此該道駐劄之地何不一親督理而任其所為乎目下發兵何以措手萬
 一誤事財能毫無相假借本部所調來兵數萬皆一一過堂今運夫總之萬餘而該道不一經目何得不至
 狼狽此後宜册手脈足下行有司之事不宜深居高拱但行文移拯溺救焚自不得以常格拘也只此相
 囑再不瑣瑣矣。

湖廣胡魏二監軍

楚中百事延緩但以文移支吾可為痛恨若非門下與陳將軍奮發圖前一日作數日之事恐並其城池
 失之況勦乎如永順兵彼欲得十六日行糧守道只與以八日此時即寬與數日何妨而為此拘拘也講
 錢糧案應付乃士司常能但大處節制之此小處若一一掣節則不能使之矣計此時各土兵想已到須
 加意鼓舞用之若能得其心自能隨我驅使矣用漢兵彈壓如川省南川一路二萬省土司兵高推官以
 一儒生將之攻險陷堅無不如意今且欲直到海龍圍而止矣各處調來兵此時發去已遲昨已發施州
 兵八千從思南去矣此地近題過國陳將軍正門下所暨可調令合營也今日得湖北兵道揭言兵已集
 一萬七千益以施州兵廣兵則二萬七八千矣永保烏羅一到即可四萬此亦勦敵何謂弱乎幸如期鼓
 行而前賊可立盡無慮也所議四款俱中機宜內亦有見行者招降為第一要投順者多則不煩兵而下
 矣惟是受降如受敵幸留意焉。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龍一抵渝城賊自分死期不遠遂爾衝突若此聞其先年嘗與人言朝廷若不饒我我須拚死殺出逢州
 打州遂縣打縣不知殺到甚處去處方了今日之舉正合前言彼蓋以龍蔡思石兵力稍薄欲甘心焉以
 援兵不能即至故不免失龍泉以擄巢牽之蚤歸故猶得全思蔡使楊惟中只拒守三日賊以上邊兵緊
 亦必撤回惜其不能耳龍初已行擊問即欲以尙方致誅乃該道謂別無一將尙欲留之以捍府城龍不
 意賊已撤去恐其長驅思南乃姑責以拒守今須問明定罪要之終不能遣一死矣賊既歸巢令各邊處
 處薄之而不深入黔狼兵行且至永順保靖計日亦可至偏橋約會已定至期環而攻之必有土崩瓦解
 之勢今未敢預言也龍經營半年不能得賊之要領而先失一士司無所逃罪死生進退統候台臺裁斷
 臨啓皇棟。

劉總兵

報會欲出關迎敵論理此時賊似不敢親出若或天運其亡即親出亦不可知但我不可不嚴為之防耳

宜遠行哨探，審其多少，相機擊之。少則迎其前，多則擊其歸。全在此一陣，萬分留心，機不可失也。賊無十日之糧，必不能遠出，遠出亦必不能久住。但嚴陣向之，無不勝者。一面傳南川江津，俱為應援。賊少則攻，賊多則守，皆隨其便可也。

郭青螺中丞

師期久奉告，至今差人未回也。董元鎮在思石，得無誤進兵，或取回，或令從彼進，無所不可。惟在臺下，弟不能一一遙制之也。無論大將偏將，皆可進兵，皆可為主將。不然，八路安得八大將乎？若誤師期，則斷不可。即有一二枝兵未到，亦無妨。蓋八路齊進，即可強弱不同，彼必不能當。若有參差，即獨強者，亦有利鈍。此不可不加意催督也。開刀以後，如縛龍擒虎，一步鬆不得，一時閑不得，即不食不寢，也說不得。幸萬留意。龍泉之事，弟不能無過焉，不敢不待罪。又不敢求去，以非其時也。失一地方，該道不可無任其責者。於理宜坐符道，故於大疏，小有異同，不然，恐科中參駁耳。凡此事宜會題，以後宜令差人自川中去，與楚中路一也。何如何如。

宋芳麓按院

討賊之事，川中頗有端緒。惟二省未備，待之至今。猶之乎未備也。計再待兩月，猶之未備耳。且恐別有失陷，加以時過師老，舉事難，不得已約期進矣。以天之靈，門下之庇，倘曰以魯之衆，如齊之半，猶可克也。則幸甚。願申嚴紀律，鼓舞羣情，不無望於門下。幸垂惠焉。小稿數種，統奉台覽。幸教之不一。

陳總兵

師期已定，此中劉吳二帥，已督兵赴邊收捕近邊營寨，以便如期長驅。所至披靡，無敢擾其鋒者。惟見外司頭目，並所遺內司監督親信人，相繼出降。此可以知賊之淺深矣。將軍此時，想已整偏橋之旅。軍中投石超距之狀，端可想見。先聲所至，草木皆兵。賊有望風倒戈耳。偏橋原與龍泉為一路，昨已奉告將軍總偏橋之師，令陳良琪領思石之兵，合王一桂施州之兵，由龍泉進總會涇潭，雄兵三萬，斬關而入。誰能當之。若慮思石單弱，則留兵龍泉，張疑以守，亦一奇也。李將軍將平越黃平二路，與將軍相為犄角。今不知到否。如其未到，將軍可並此路將之一面，合黃平堵白泥，一面合平越堵四牌，而後渡江界河，劉朱家屯，則龍泉已在包羅，而播州易於探濫。又一奇也。若李將軍到，則仍令督平越黃平二路，自不妨耳。兵難逾度，不佞亦只略具大都，至隨機應變，擇利而趨。將軍自有圖機，不佞安能一一於千里外臆決乎。惟是無誤開刀進剿之期，與各路互為聲援，則氣勢自壯。賊即人百其身，亦不能分而應之矣。兵合則強，分則弱。各路齊進，則弱亦強。參差不齊，則強亦弱。不可不知也。進兵牌，多寫幾面，先傳入以驚人心，或為數萬免死木牌，先投於內空處，令人執以出，即免殺。或豎招降旗，投戈空身者免殺。降一人少一人之敵，又不可不知也。懸賞銀令撫道多發，無所不可。總之，俟將軍自有妙用，不佞但聽捷音，入播之後，賊若上圍，收捕稍定，宜戒安殺，攻圍出奇，百凡加意。三十萬兵，割一處，宜嚴紀律，切戒爭鬪，統惟將軍留意無忽。

劉總兵

此番之賊，想是在邊各日，報前日之讎者。觀其逢人即殺，可知其賊不多。大兵一遇，當盡殺之。則後來無敢擾其鋒者。若是關內發來兵，亦痛殺之。留數人，或割其兩耳，或剜其一目，令之歸報，則關內之賊寒心。此第一陣，撕殺十分要緊，不佞拭目以觀將軍作用矣。

馬湖蔡知府宗憲

黃郎兵與鎮雄兵相敵，誤殺永甯兵，則鎮雄永甯合而擊黃郎兵，亦事理之固然者也。此不可遂謂助播。若廣兵擊殺陝兵多至十五人，亦可曰與播有連乎。今只宜就事論事，為之解紛息爭耳。若彼此深求之言，勿聽之以搖人心也。目下惟刻意鼓舞黃郎兵，令之前進。白骨頭，黑骨頭，播人素膽落於此種，惟留意無忽。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思石二府兵八千，糧萬石，雖單弱，亦足以自守矣。今惟有自川發去施州兵八千，二府可並餉之，亦無多也。公職專督餉，幸以時給發，無至有脫巾之虞。大兵入播，即以夫運糧，而尾其後，此必不容已者。龍泉即不復，亦無妨於進剿。要之三省兵十道，並進，賊亦無暇爭龍泉。蓋不待復而自無不復也。若思石二府稍留兵自足以守，賊豈有舍巢穴不守，而遠出攻賊者。第城守之計，自不可疏耳。彼中撫鎮，想自有調度，惟公多方廣餉，無誤兵行為望。

陳總兵

得來揭知楚中事，無備第一兵少而弱，為之懼然。然此正月十六日發者，計至師期，尚有一月。永保之兵，即加調者不能即至，而原調者亦必可來。來則可用之兵，已有萬餘。加以施州之八千，廣兵之二千，可用之兵，已在二萬之上矣。餘兵雖弱，尚可二萬計。二萬中亦必有一萬，可為後隊。一萬可充城守者，以一大將將三萬兵，鼓行而前，何慮賊也。且平越與隆一路，地里甚近，鉦鼓相接，緩則分，急則合。以五六萬兵合而為一，即此自足平踏播州。況此外尚有六路二十餘萬大兵乎。火器火藥之類，著緊用處，亦自不多。將軍身親督之，中夜不寐，僕為之快然。舊器即有不堪，挑揀用之。此中卻饒此物，所恨道遠期迫，不能送去。然計一月之內，想已粗備也。大抵賞格久懸，賊中已有瓦解之勢。又八路並進，大兵三十萬，賊自是應接不暇。將軍但整兵而前，或出奇，或張疑，或設伏，或招降，彼精兵無多，皆以守圍。其餘皆無戰心者，亂而取之，豈不濟矣。但須詳審安定，發必當機。又於頭一陣大鼓三軍，必期一勝，則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賊何能為計。此時應已得意，而僕猶云云，亦道其常，且慮之遠，故說之詳也。歷來公文，四次俱已到，俱有回字，想俱入覽，此不一。

劉參議

調陝兵於永甯，謝監軍之議也。若廣陝兵已相安，動真不如靜矣。鎮雄馬湖二兵，亦具如該道所分布。昨有文去，亦是活法。兵難流度，亦難遙制也。此事初起，總兵若能斬一廣兵，以謝陝兵，三軍自當帖然。一有偏護，遂效尤至此。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如秤，必不足以行三軍。借吳帥知不出此，今難再行法矣。但

當其後耳軍中相聞常事何必認罪此小家數舉動非所望於高明不佞所慮惟在糧但餉餉不乏即為萬全他無問也幸留意焉袁年陳世賢在彼可急遣來欲問以賊中事耳

謝監軍

永甯一路之兵多至四五萬幾加原議一倍則運夫宜增募或令多支折色宜有定議而該道略無一言何也運道進二即增十日之程既稱險遠須有處置宜畫計之不時相聞蓋合兵相殺事已定各分路而進不必更易永甯兵既願進一路亦從其便但緝麻一路不防播兵突出抄我之後否亦須計明郭通緒若投降即可受之開羅剛欲出降為播兵將家小取至圍上並分兒差人俱擊去是否並查之若如此須防之也永甯土司受我厚犒當此重任而言語不常至取甘結豈尚欲觀望耶宜嚴督之軍法甚重不可干也奔世績必令親出今水西鳳氏亦出彼桀驁何所恃乎運夫事萬望留意如少即將原州縣再加一倍取之亦可或照該道原派盡用之亦可此須與餉道時言之無誤

劉參議

新帥偏護營兵致土兵相效而起微門下悼大寬平靜以鎮之幾有別事已與直指言之而門下以為歡乎此帥廉勇足錄而偏急可慮恐營中無人調停之蔡知府既督一軍便不能專傍總兵故復令梅同知去名為督陣實令與總兵相傍令以潛圖融消其偏謀耳恐蔡守疑其相傍可以語之如梅子更不任亦即見教擊回毋令生事也陝兵守五畝堡不免以有用置之無用今浙兵到可令隨營而換以次者守五畝其陝兵即令乘浙兵船來下水一日可至也甯夏馬總兵至此兀坐城中無一兵相付俟陝兵來即令領之策應秦南蓋楊小翁原題欲以本官總領陝兵亦正相應耳合江夫集此心稍放下向未知永甯如何彼府兵亦取來此中謹餉者乃開以守瀘州何也

劉總兵

舉事之初最宜詳慎周致吉為賊所欺幾致大創可為痛恨若此後無一戰功則軍威已挫即招之人亦不應況勦乎且此等小醜梗道何以長驅崑崙山料彼衆不能四五千而袁整程焯已貳於我約會江津之衆彼此夾擊即可掃清矣幸留意焉

徐敘事

法令不行起於姑息太過川省有司慢事傲上習以為常其流之弊至於遠誤軍興可嘆也一日得二公移沈憲長以失誤軍器解夫提問新津令門下以失誤連夫參處大足令若司道任怨若此何法不行何賊不平僕有樂觀其成耳敬謝敬謝

郭青螺中丞

承教督師條約已領弟止言其大都此乃更入細微即傳之各將營中矣陳璘正苦兵少若與李應祥合而為一更壯但恐道里延長歧路甚多倘賊從別路衝出包我兵之後奈何前承教即以二紙移陳帥令相機分合今並徵覽蓋兵無定形分布已定千里之外更望其肘恐彼反以為苦莫若只聽其便宜舉事

擇利而行可也楊惟中會擊之後又有該道文來言欲仍守龍泉弟因彼中無一將官恐思石有失故復允之昨見旨意令弟無疑畏不肯斬將致失事機此疏至恐又得嚴旨然其實此番是應龍親來惟中即當之只有死耳今即緩其死亦不為廢法也施州兵八千已於初一日自彭水行計初五可至黎川初七八可至龍泉正及師期平茶兵未發恐彼中無糧致有別事故也兵既進只得令抵死向前更催水西為要多方招降但得入關三十萬人便可踏為平土幸萬分留意懇懇弟為此事髮白矣

支簡亭中丞

承台教總為施州八千兵餉事此兵弟原欲同永保兵俱調為楚用者後聞人言該衛兵去蜀止數日入蜀便入楚不便弟以楚中永保兵已多故從使調之從蜀入黔為黔中用蓋從兵之便也乃黔院以龍泉一帶新題屬楚將兼制遂欲食楚之餉而思南府官又以該府本折俱無不能給餉為詞弟意委於楚則遠不能至委餉於黔則貧不能供若留之蜀而不發則思石一破慘酷可憐若發之兵而不餉則脫巾一呼驛驛可慮不得已一面發兵一面發餉蓋三月折色俱從蜀給止令思南用蜀之銀為買本色而近尙報兵止有一日之食已再催供應若其不給使當參處弟之心良亦苦矣黔以無餉遂至無兵若目前不進勦歷夏及秋黔當無堅城矣何云有備乎黔近播而不能自完楚力頗完而兄在遠各道又鮮有加意者弟不得已一責成各道非為黔亦為楚也倘兄不以爲罪則幸甚今師期與矣以天之靈殲此逆酋則幸甚若不即結更望修力同心共滅此賊黔即不能無推委然亦力不能給我輩但可助者不妨助之但得一日早了則三省之福萬世之伐也惟兄亮之

劉總兵

得捷報令人快然此八路第一功也大兵四合賊據孤洞立見撲滅若果真心投降納妻子為質亦可容之令招頂山之賊但須萬分審察若妻子不真無受其欺則應龍已將各賊妻子拘之養馬城則此亦難得真妻子或即其本身拘執之但不殺令以招降亦可若但我力可取彼心不可知即當殺之事機之何間不容髮幸與監紀官詳議行之務保萬全可也糧運如不給即發兵一二千迎之不可全靠麻鎮恐致誤事幸留意

史副使

三月之外糧餉不繼此自當慮豈可必於成功而姑聽之乎若曰三月之外可慮不在餉則兵精糧足此外更有何慮縱使別有可慮然必無能兵之理兵不能則糧不得不慮即別有可慮亦俟事起再圖之縱使不佞以功不成被譴亦不可貽後人以難也楚中清糧已有旨不發只須自爲計耳總之就近與監軍道總兵商量行之一面增夫一面減兵一面講本折兼支隨方遂圓要在不誤幸惟多方留意為禱

內閣沈相公

連奉台臺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纖悉具備不出廟堂之上折衝尊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龍即不才豈不知感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贅頃蒙台諭大將加意失意無聊者應為劉挺童元鎮大

功不可專倚一士河。應為水西。敢不祗領。但擬於去歲十月到。於時吳廣否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只須照例留之候代。渠因而懼禍。貪功。亟意復用。練兵治器。日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為可用。即龍閱其兵械。亦果可用。遂許留之。其後吳廣以過年。至地利人情。皆不甚諳。亦請留之。願與分路而進。龍遂具疏留之。前已上啓。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布已定。只得令之進兵。渠駭聽全無。一意畏禍。今用之。即未可必其獨立大功。至於通播貽患。可必其無。蓋彼當一路。若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獨禍於人。誰肯甘之。彼歸家尚懼有禍。况肯益通播以速其禍乎。即以形迹之間。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日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不用之。亦蜀人士之公議也。至於董元鎮。據該省撫道皆言其可用。又李應祥不入黔。而坐於楚地。其文來請。必欲即真乃來。此又近於劉挺初來氣象。恐使功尚不如使過。故亦並用之。總之。周播四面近三千里。分路而進。若兩省然。將雖多。而反以為利。不以為害也。若水西之用。則有大不得已者。渠助播蓋有年矣。今若欲滅播而不與其功。且明示以外之之意。彼必以為平播之後。必且及彼。而助之愈力。今名為調天下兵馬。其實浙三千。陝六千。廣三千。河南二千。山東一千。天津五百。共萬五千有奇而已。此外皆三省土司兵。即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知吾漢兵之不多。而內助播外搖土司。則狐兔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戰不力。漢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蓋不得已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頗慮後來難處。近其目把陳恩到。龍數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願加銜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銜自有旨賞。格爾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恩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過慮。恩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許許多大錢糧兵馬。功成之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吳日安驢臣若反。再以土地許人。人不信了。渠俯首唯唯而去。遂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渠若得賊。須分一二。以完此信。即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糧餉不繼。功不即成。若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瀆陳以紓台慮。伏惟崇照。臨啓無任仰望之至。

郭清螺中丞

招降給賞。此原議之所不及。補行甚宜。已通行矣。貴竹分布。惟平越兵力尙薄。大將又新至。殊為可慮。今日得報。知已有三萬。顧烏合之衆。尙多未至者。亦未足恃也。若將官相機出奇。招降納叛。以巧取事。亦自成功。恐李帥不及此耳。施州兵八千。至蔡川止。有一日之食。可為寒心。鄧知縣親詣思南告饑。見不佞。人而泣數行下。此易可聞於賊乎。弟已發三月折色。而米亦不肯糴。人情若此。國事何賴。恐不得不一指及之。非刻也。支簡翁有咨來。必不肯認此餉。弟直答以已發獨餉。足為二省解紛矣。陳良琪已到思南。王一桂已向龍泉。火藥斧鉞之類。皆從獨發去。惟本色不能至。幸望臺下一催嚴守。令無若楊惟中龍泉既失。而但以恢復自多也。龍泉止有積穀數千。而惟中謂斬級三十。殆與鬼職。可為一。今日聞賊擊宋承恩去。與其女成親。真所謂惡姻緣。不知承恩能就中取事否。吾進兵之日。洪邊皆。想其有夙約。

也。鎮雄之兵。此中無所用。但恐發回。其領兵官缺望而生事耳。臺下可令隨澄差二三知事。頭目速來押去。無令生事。則甚善。懇懇。

雙流知縣鄧宏烈

昨差人來言。該縣山行七八日。不騎而步。至蔡川。親往思南告饑。臣子急公。義當如此。今之為有司者。高坐營私。即一年不能當該縣一日也。當益展欲為。以成大事。金石之業。在茲行矣。施州兵餉。貴州湖廣兩相推諉。可為痛恨。本部恐至誤事。昨已發三月本色價銀。行思南府買米發一月折色。給之。今再發一月去。以後按月發去。無可奈何。只得如此。當以信義諭諸土司官。官兵。吾不負彼。彼亦當不負吾也。若思南道府。再不羅買轉運。有誤本色之供。即具文來參處之。聞王一桂不能約束土兵。何以為將。宜令勉力。並聽陳良琪節制。至關當約會南川真州金子壩之兵同進。氣力益盛。受降一節。尤須小心。賊甚狡。或詐降以欺我。或開關而誘我。大要自己嚴為防守。令土兵無貪小利。搶掠散亂。則賊即詐。無能為矣。諸所請火藥等器。皆已發去。若營中無用鳥銃百子銃者。即轉送之。陳總兵。彼或有用也。

江津知縣陳大經

柘木洞到棋盤堡。纔百三十里。何謂到縣六七百里也。王芬為前鋒。杜熊兆合後。楊敏政即宜護運。不然大兵已出。又何必擁城自守乎。若楊真母柱諸賊未絕。則王芬等宜割點脚壩。以扼其吭。若諸賊已盡。則王芬等即隨劉總兵分布。直抵婁山關。楊敏政率諸兵護餉。不過量留三五百兵城守而已。本部已調陳嗣昌來守城。楊敏政令之一意護餉可也。其支餉官。自當隨營支散。無待計矣。總之軍前之事。在將官相機進取。難以遙度。若文武同心。各求自盡。則無事不可為也。軍中事宜。不時飛報。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知難道天誅。肆行衝突。再不舉事。恐遂無貴州。只得力與之角。況川省之兵久屯。湖貴之兵新至。歲方旱。河尚乾。天時人事。俱似相成。剋期進攻。衆謂得算。第未知天意若何耳。龍以驛力肩重任。但以身殉無所復慮。伏惟台臺主持。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劉總兵

即日得報。柘木洞已下。更快人意。又得川南監軍稟。賊於西路抽兵來。蔡江路接打。維剛亦來。前有報安羅之賊。來合楊兆麟等。當不諱也。宜百分謹慎備之。步步為營。火藥火器。不可發之太早。以致不繼。浙兵萬縣兵。皆可用者。其江津兵去縣太遠。糧運難。若楊真母柱之賊未淨。不可令之前去。以貽後憂。只宜把守可也。統惟隨宜處置。務保萬全。軍士勿以小勝而驕。宜養銳磨精。以當大敵。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軍斬會九足以謝陝兵矣。不然禍未已也。瀘州兵盡調之永甯。何以足三萬之數。今鎮雄兵驕悍。決不可與永甯兵同處。除此之外。馬湖八千。浙江二千。陝兵二千。吳從周等兵五千。廣兵三千。建武等兵二千。總二萬餘耳。水甯五千。原在合江者。今何在。賊若止二萬。我兵亦須三萬以上。乃可保全勝。此須與永

甯兵合哨破之，然後斬關而入可也。寧可謀為萬全，不敢輕舉妄動。自是正論，但須早至幹壩，扼險出奇，乃可入關。至幹壩，當以一軍割小水田，為葦江路聲援可也。劉帥兵少，又無土兵，賊又撤別路之兵以向之，必須厚為之備，聞其自己捐銀，以調募初之兵，蓋非不得已，且調止一千，又云須在軍門原調之外，此即可與之。此一家之事，永甯兵多，自宜分以相助，萬勿分彼此也。幹壩到播川驛，不遠須揚兵以為之助，問曹副將自知之，陳世賢已到，袁年已賞幅發回，彼不欲同川南進兵，防袁初輩害之也。王繼先不出，恐亦此意，然既投降，無不納質者，須令其出妻子，或自投見，已遣袁年諭之矣。若果有二心，當再以聞草草。

路副使雲龍

賊破龍泉，殺人劫財，欲已足矣。志已滿矣，豈肯移兵移粟以守之乎。恢復之說，就其言而姑允之，令以捍思南耳。楊惟中輒以此自命，試問葦江破後，自去年六月，至今年正月，方遣兵入其中，是誰恢復之。小人不恥不畏，不斬真是失刑，若非立功，終難逃死，可以語之。以彼處無餉，故平茶邑梅兵不敢發去，已從其州入矣。思石兵若從苦竹關入至金子壩，亦可與真州大兵合哨，蓋兵可助，餉可助，而運夫不能遠去，故於蜀地入，就運夫耳。至合哨，則蜀亦黔黔亦蜀矣。陳良班頗知兵，當督勵之，令其立功，但須謹慎無為賊所欺。此時想已入境，卻無令其觀望取罪也。

劉參議

合江雖宜進葦山，但吳帥提調川南，自無與劉帥同入葦山之理。所差者永合既欲合哨，則合江之兵，宜分一半令一偏將將之入葦山，但當時慮不及此耳。袁年白哲美丈夫，貌無死法，宜其出降，陳世賢妻子自在園上，安得有真者。彼觀時勢而效順，自應取其新，不可逆其詐。王繼先真有觀望之意，但業以賞其母，人皆知之，即處之，恐搖投降者之心，故寬之。袁年回想渠無不出，即不出，亦不必為害。蓋應龍遠不能庇彼，吾朝發而夕可擒之，彼胡能為哉。吳帥甚苦糧運，幸著實催之，非用重法，難濟大事。川東包夫人打死者數矣，以一大將將五千人深入夷地，至於絕糧，斃粥探厥而食，備極醜態，尚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凡分布事，宜略與商量，彼方延頸望後兵，而絕無至者，鎮雄兵已不敢令往，馬湖兵又與異道，陝兵又衝該道，餘募兵又多守隘，則自五千之外，誰為實用之兵。若非與永甯合哨，便是以將予敵，不知二萬之數何在，以此用兵，尚冀降人之不觀望，有是理乎。有司中誤糧運者，以名來，當立黜之以警衆。王繼恐難了此，邵崇雅不知能發水運否。寇克順即當早用之，金人云待爾家議論定時，吾已過河矣。奈何奈何。

又

永甯葦江南川三路，運夫皆增募，三道皆在各縣催發，尙苦不給。今合江一路兵頗少，但糧不知到否，運夫不知足否。該道又不合江威茂又別道，不知頭尾，事事可慮。師期久過，吳總兵尙來催糧，全不見進兵影響。該道與蔡守又擁兵自保，不敢過王繼先之門，永甯三萬之兵，當以候總兵俱不進，是以一二枝而奉雙兩路之兵也。兵貴神速，今在內地，遷延若此，令人思之夜不成寐。今該道只宜一意催夫運糧，兵急催付吳總兵，蔡守不能將兵，即以合江將領將之，令彼監之，火急行之，無再商量誤事。其合江一路通

葦山關者，亦留兵防守其隘口，以防零賊衝突。然有袁年為之蔽，亦不必宿重兵也。今劉總兵日日與賊交戰，已破數洞，南川兵已深入敵境，夷人望風投降，獨此路事事不備，若閉門屋裏坐者，可為寒心。幸留意無忽。

劉總兵

連日進兵事，不知若何。穆州楊真母柱之賊，不知已掃清否。尙有鹿罕周五巴楊兆麟何樣等，在爬頭等九壩莊等處，皆有小路通貓兒岡，極樺驛者，則貓兒岡、點腳壩，必須有一兵防守，方可免於包截。王芬之兵，若令為一路，自趙羊水爬頭等抵葦山關，恐兵少糧亦難護。若令屯割點腳壩等處，以防衝突包裹之賊，似為兩便。不知可否。軍前之事，惟將軍主持，偶有所見，姑以相商耳。但此時恐各賊俱盡，又當放心前進，無事他疑矣。

陳副使與相

施州兵自蜀入守黔地，而欲給餉於楚，楚人難之有以也。蜀已發銀，黔須買米，運米無再益楚人，荷戈推鋒之士，能東腹而候議論之定乎。用兵若斯，奈何不為賊所笑。施州土兵，頗難駕馭，但須先足其食，方可行法。師行糧從，更須一軍護餉，無為賊所襲也。運官運夫稽誤者，須以重典督之，故發令去，便於行法耳。軍中事，時時報知不盡。

楊監軍

賊擒宋承恩，原為成婚，世間惡姻緣有若此者。真所謂以師婚也。賊方於桃溪架屋栽花，以迎新婚，其女且打鞦韆，而承恩以初三誓師，十二進兵，皆報之。安見其有二心乎。水西發兵否，彼問遣且不絕，偵報亦時有。山鬼伎倆，何時是盡，只須催督之耳。陳璘進龍泉，謂為正，以李應祥一枝兵，幾不能軍，故令之隨。宜分合想當不誤。水西烏江不同哨中之不可測者，謂何使中當及之。聞雲南兵甚不佳，沐總兵空行之牌亦不至。陳璘翁又云，遣象兵來，亦不知到否。師期久過，急聲勿失，幸留意焉。若大兵入關得賊，貴州去之甚近，兄宜亟入其中，以定人心。布軍令，無令過殺，以傷天和。禱禱。此後事宜，時時報知可也。

張參政 三道同此

兵行之初，運夫不齊，遂以乏糧借口，連日嚴催，急於星火，計已無不至。此後卻當計兵計米，常令有數日之食，不先不後，適相接續。此則在委官多方計算，方得妥當。不然，無則數日不給，有則一擁而至，飢則食乏，飽則棄餘，雖積粟如山，何濟於事。今宜查一路兵實數，卻計應給之數，大約每月人二斗，則三萬人該六千石，人三斗，則該九千石，今發過幾何，自幾日支起，可至幾日止，其後運逐漸發去者，又可至幾日止。日月計算，無令乏絕，亦無令拋棄，乃善事也。至發米收米，一運二運，各須有印信單目明白，或該道給以空印紙令填亦可。與總委官議為畫一之法行之，一面見教。草草。

謝監軍

十二開月令，已數日矣。十八抵播，今過三日矣。劉總兵日日與賊接戰，已破數洞，南川兵深入敵境，夷人

望風投降。獨永甯一路。全無影響。尚未報到。二郎壩。何況幹壩。何況巖門。以此用兵。將欲坐觀成敗乎。若有說則可。若無說。則是諸公。落永甯。而不自覺也。吳總兵。今何在。永合二處。兵皆兄監之。何不從長專決。而耽延時日。為急以見教。無令人焦勞無已也。

湖廣川南道鎮

大兵已舉。有進無退。賊即有武騎千卒。亦豈能分身應之。一路小苗。見大兵來。無不降者。有不降者。即撲滅之。如燎毛耳。其掃巢穴。削株滅根。在此一舉。天子賜尙方之劍。調天下之兵。若遲久不決。致有他虞。即不佞無以自解。況諸公乎。幸嚴督之。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此不佞所日夜懸望者也。軍法重後期之誅。亦不凍陳乎。

論水西漢把陳恩

論陳恩。爾動以忠順。恩信為言。今恩信甚明。忠順何在。師期已過。按兵不舉。何以自明。爾常言。不絕賊。為行計也。須至進兵。方可絕之。今已進兵。猶未絕也。情見觀望。何計之行。爾官若負恩。恩信。告之朝廷。豈肯善罷。楊應龍是何等氣勢。何等兵力。而今若此矣。宜審處之毋忽。

論永順司宜愷彭元錦

論宜愷彭元錦。爾家先世以來。南征北戰。多立功名。海內之人。無不知之。今播賊逆天。動兵征討。爾宜嚴督軍士。務殲元惡。以建殊勳。懋官懋賞。自有甲令。歷來文忠。忠義藹然。每一披閱。輒為色喜。今天下兵馬。各省土司。皆在此處。古人有云。義氣常凌豪士前。功名肯落他人後。此軍門所望於爾者也。故諭。

蔡知府

陳世賢若非逆賊心腹。則不用之為提調矣。姑獎賞之。以風後來。亦雍齒且侯之意也。王繼先事。已付之該道。馮元容在彼所言何事。問之乃不能道一詞。但云繼先一條草人。何能為者。想到此受其母之賄。而變其詞乎。播人情態。大抵如此。凡用之。即宜防之。若元容者。變詐閃爍。即不用之亦可也。

郭青螺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三省分用。後見報倉場疏留。得旨下部。以為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未覆倉場本。原糧仍許發者。可為一快。已移咨支節翁。三省各分十二萬。乞臺下差人守催之。陸續發來。近便地方轉運。無所不可。幸無遲也。兵進數日。略無音耗。烏江一路。兵二萬。得無少單。雲兵聞不佳。狼兵不知可否。永順兵雖強。尚恨其少。若水西。持其中堅。萬無慮矣。乃察其情形。尚在觀望。今卻不可仍與好面皮。須多方責備之。又多差人監押之。不然。騎驢觀望。猶可。且陰為之助。則事去矣。觀其不與鎮雄合哨。此意可知。萬惟留意。運夫極要緊。弟數日。寢食俱忘。始有次第。幸彼中路近。然不可不加之意也。劉廷將。茶江路。叛目漸已掃清。真州一路。望風而降。消息頗佳。惟望三省齊力。賊無難授首。萬乞留意。仍不時見教。為望。

文簡亭中丞

湖省漕糧三十七萬。先經戶部允發三省支用。後見倉場疏留。奉旨下部。以為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已

不覆倉場本。而仍照原議發用者。謹以咨請。乞兄作急督發。近貴者發貴。近川者發川。荆州一府糧。不知幾何。若令沿江。湊撥十二萬。過江而上。入夔門。達重慶。即一月可至。若遠。則過五月。糧唐如象。一步不可上矣。萬望蚤發。為懇進兵數日。略無音耗。不知若何。幸就近督之。惟糧運為苦。而陸運又苦中之苦。弟忘寢食者數日。四路糧運。始有次第。不知彼中若何。三省既均分十二萬之儲。則湖省須餉龍泉路。此更不可易也。惟台裁。

劉參議

監軍道有揭來。言進兵之路。自二郎壩分為二路。表裏夾攻。巖門關下之更易。即令如議行矣。謂西路別有機括者云何。何以不見教也。鎮雄兵議定。急以開王繼先。畢竟不殺為是。蔡守膽如芥子。若不以兵付將官。則八千人。尚不足自衛也。如彼隨意。即令梅同知前赴。此子固沾沾自喜。但多易耳。吳帥之兵。終少。永甯之兵。又難分也。但可發者。即發之。無留之令。其苦難。蓋彼尚不知鎮雄之不可發。永甯也。知之益。嗚呼。劉謙兵是合江。數急以付之。凡將官用兵。我輩但可與商量。不可大張主。即督撫亦然。恐該道不知此意。故敢悉心以告。不盡。

劉總兵

聞安穩松坎一帶。賊人欲投降。恐茶人害之。只得死拒官兵。此輩終成灰滅。但目下梗塞不便。今發告示。去招之。有投降者。即押之重慶。庶茶人不得害之。而運道無虞。兵可長驅也。告示須於敵境張之。一切賞格。多方傳入。幸留意無忽。

高推官

連日得揭報。見營中法度嚴明。軍士和叶。僕為之喜而不寐。知公乃真可與行三軍矣。惟是糧餉一事。令人心碎。至忘寢食。蓋一向行文。催促急於星火。乃不意有司延玩之甚也。近分守道已入南川。各有司皆領夫親去。想無不到之糧矣。萬一不足。則不可不一計算。但飄然而去。須就近將糧分俵軍士。令各自帶。數日之糧。前行。然後令糧夫回取於路。仍連珠為營。以便接應。但至關割住。則糧以次到。而兵得宿飽。乃可再裹糧而入關也。就中如有破竹之勢。可以因糧於敵。非所預知。惟是自為萬全之計。不可不如此。此大利大害所關。不可不萬分留意。兵如太多。即留一二營。割於路上。為聲援。亦可免餽運不給之患也。統惟斟酌。要在濟事。萬惟留意無忽。劉總兵兵。亦各自帶糧去。蓋此乃自己性命。自是要緊。聞楊倫笑。士兵無紀律。好搶掠。云但以一二莊財物。婦女委之。即可盡戮之矣。此亦不可不令知之。而收斂防備也。

貴州張監軍

永順勁兵也。數至一萬。可以橫行播州。豈可但守東坡而已。調守烏江。足破賊鋒。是謂得算。非失策也。苗之助播也。以其強。其擾黔也。以其弱。八路進兵。播且不保。苗當坐而觀之耳。即有他慮。三五千尋常兵。即可防之。多用傘蓋火器。以振軍聲。彼莫測虛實。即不敢動矣。至白泥四牌。必須合兵堵清。則在該道與二帥圖之。茶江之兵。十戰十勝。已淨掃關外之苗。南川兵所至。望風投降。無格鬪者。永甯聚兵八萬。平壓賊

巢且夕碎矣。彼中此時想已得志。惟嚴督之無至後期入關。軍中事時時見教不一。

劉總兵

初聞柘木洞之破。以為亦常事耳。近聞其洞甚險。乃永甯播州所圍之不能得者。今一舉而破之。亦以奇矣。將軍宣勞。將士用命。良快人意。今發懸賞銀。聊為牛酒之需。幸擇其尤衝鋒者。厚給之。死傷者倍之。庶人知鼓舞。前可無堅敵也。即日淩風凍雨。三軍淋漓可憫。本部俱不能以身代之。奈何奈何。

貴州三司

督師成禮。知諸公之重其事矣。逆賊未滅。糧餉不給。不佞恨不能割肉補瘡。以實行伍。禮儀燕享之費。且令帶回充餉。若以天之靈。諸公之庇。逆賊授首。能兵息民。即勉為諸公舉一觴。所不慚也。草草。

史副使

調兵事。昨已告。此無大關係。即有誤言。謬聽。亦不足較計短長。大家地方。大家兵馬。在彼猶在此也。今二道所急。不在兵在餉耳。兵過三萬。自可常勝。即有增減。任之。將官惟是兵進愈深。餉轉愈難。一運之後。夫或有苦難逃。避者自永甯至二郎壩。又至嚴門。又至養馬城。為路各幾何。幾日可一轉。夫與兵是否相當。作何預計。此宜時時計算。今兵馬已足。本折已足。只運餉不絕。成功便易。一成之後。大家受用。其餘因氣。一切擲之矣。以後望日日以運糧事相報。令不佞少紓焦勞。其餘爭是非。不佞再不復言。亦望勿言及之也。永甯是三軍家當。防兵二百。何以放心。逆賊曾有燒糧之說。二百人即巡警。盤詰亦不足。況防守耶。士同知王好善兵四百。及程上策黃甲李西麟等兵。可留千餘於城。護餉之兵。即二千亦可也。惟酌行之。

劉參議

合江糧運。近訪一水路。如果可行。省力五倍。可即一而查看行之。今日勦王繼先。畢竟不妥。彼有險圍。楊應龍從來不能得志。今一旦圍之。彼什報兵五百。必有一二千人。若知之而據圍自守。運夫一人不敢赴土城矣。即今吳總兵已向永甯借糧。若再停運三五日。一軍皆當餓死。即使付之分兒。彼正攻圍交兵。遠夫亦不敢行。猶之乎病運也。縱使彼觀望。亦必不敢明白劫糧。昨稱糧運有警。或是分兒父子。故為此舉。以害之。亦不可知。今只當將計就計。籠絡之。以求糧運無阻。勦非所急。若不得楊應龍。此輩即殺千萬何益。或今恐該道不放心。因差一官行一牌去。責令繼先來重慶。令其兵即守地方。謹運夫。彼若出。即可無虞。即不出。亦必承認。運可以坦然矣。一而水運。以備不測。今該道只宜日夜籌算。運糧事。處處行催州縣官。不可分心他事也。

劉總兵

柘木洞之捷。雖奇。然所斬獲者。外司苗民。所招降者。茶江人戶。原是應龍所不照管。不著疹熱者。今已休兵五七日矣。正宜乘此前進。席卷客賊。直斬重圍。賊自瓦解。若只以驗功等事。遷延不進。各路既入。將軍獨後。何以自解。則今日之斬獲。反是賊以餌我。我為我塞責了事之計矣。此不可不慮也。江津兵既合。浙兵又至。此路已有四萬。何慮賊哉。將軍留意無忽。

劉參議

婁山抵合江。乃正路也。此不可無防。三道俱在邊城。糧糧。尚苦不給。而該道必欲至二郎壩。何為。此一事斷須相從。無再便宜請。若人人皆可便宜。則事去矣。今川南有敗形。四兵將不和。一文武不和。二人各自賢。三以乘為政。四吾憂之。至髮白齒焦。而諸公猶若平常無事。然且奈何。陝兵畢竟作何處。二千雄兵。調自數千里外。費餉不貲。可惜也。鎮雄兵亦宜有定議。然此猶小事。只糧運萬分緊急。李廷謙王熟皆庸才。不能事事。而該道又欲棄之他往。吾不知所終矣。

徐僉事

運米營中。當寬然有餘。使數萬雄兵。安心討賊。無憂匱乏。至哉言乎。安所得此語而稱之。不佞為之擊節數四。自是無慮。南川路矣。聽之門下。不為中制矣。川東俱略有次第。獨川南可憂。奈何。

吳總兵

劉將軍已度松坎。陳將軍已堵白泥。將軍尚未報過二郎壩也。幹壩嚴門。何時可至。安村羅村。曾否歸降。吾日夜望之。眼穿腸斷矣。用土兵。宜時時拊循之。恩威並用。不可一味厲威。使其離心。則難用也。僕皆恐將軍性急。輕進。今進取卻甚從容。然又不可一味從容。恐失事機耳。糧餉何如。不之絕否。報之。

劉總兵

連日無移營消息。何也。張漢清之賊不多。可一舉殲之。即可到頂山矣。節報賊欲出來包截。此是以虛聲嚇我糧夫。然亦不可不備。俘獲人口。宜蚤解之。巡道不必候史同知。恐久之不便。關防致誤正事。此一小事。便牽延數日。後將何以舉大事乎。李旭之不死。天也。賊當終滅於旭手耳。鹿罕小寇。何足為有。無然乃此處誤傳。非賊之計也。陳將軍已堵白泥。有報矣。

吳總兵

營中消息若何。何不見報一二。安羅各村。已投降否。曹副將於彼中。夷情甚熟。凡事可以商量。再與監軍道商量。當無不妥。其別道亦不必事事與言。恐反致掣肘。不便行事也。戒暴怒。審機宜。務使上下情通。人人用命。即賊不足平矣。陳世賢仍令原官帶回。即發之曹副將。令彼用之。以招來降人。將軍不必置之左右。蓋播州人與川人合。惟川人能利用之耳。糧已足否。時時報來。

高推官

漸近敵境。百凡宜慎。頭人來降。更宜審詳。無為所欺。若漢人寓播。而喜亂行詐者。不妨誅之。勿以姑息始。害進兵路道。册寄覽。賊中聲息。杳然無聞。居然有背城借一之意。從此以往。日如對敵。約會入關。虎穴得子。端可必矣。

劉總兵

即日紅旗來報。將軍破楊朝棟之兵。若果如此。良快人意。但賊若以親子領兵來衝。此是欲決於一擲者。若不得意。須糾衆再來。可嚴備之。務以全取勝。則茲一役也。將軍之功。真第一矣。俟後報。

陳總兵

楚中糧運向虞其誤。特以其題乃竟誤也。今想已到。如尚未也。即具文來參之。不可存體面。令三軍忍飢。赴敵將領。夫馬自備。成何事體。事有大於此者。爲何事。統寫來。當一體參之耳。楊惟中到底不幹實事。昨不知何處找得亡人首級。遂以恢復龍泉自命。揚揚得意。不知此途可以免死乎。今以此人付與將軍。但須勉之立功。立功不奇。死不免也。昨得新旨。令本部院毋得疑畏不行法。致失事機。昨處此子頗過疑。若仍前說說不實。終須斷耳。四牌七牌。此時想已掃盡。便可割大營於關上。約會齊入矣。劉鎮守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事。想將軍更有等而上之者。望望。

支簡亭中丞

承教楚兵以四萬計。乃陳帥有揭報。見在隨行止九千人何也。兵如此其少。更苦無糧。此何以故。望嚴催之。運夫須令正官自押。乃不誤。楚中力非不足。苦無法耳。行兵須用重典。有司誤事者。徑革其任。佐貳以下。不時懲治。又須多差人守備。無以騷擾爲慮。蓋一勞永逸。不得不如此。所謂使道使民生道殺民者也。施州兵八千。弟已全出。三月本折以楚兵守黔地。又楚師信地。而蜀爲之出餉。弟只恐土兵無糧。生出別事。又費收拾耳。大抵土地者。朝廷之土地。錢糧者。朝廷之錢糧。大家儘力支持。何分彼此。該道所云。全是小家子說話。不必聽之也。若三月之後。師猶不解。則望兄姑供一季。蓋黔力如不贖。致有別事。少不得貽累二省。但社稷有靈。此賊或未必至。彼時猶不了耳。蜀中餉米將竭。十二萬漕粟。仰楚中如大厦。望留神。蚤發爲感。

洪副使

安氏兵不舉。或欲觀鵲蚌之勢也。所不可知。或尙存狐兔之情也。所不可知。是在門下嚴督之。更以忠順之福。觀望之禍。開督之。彼其幕下多智人。如陳恩等。皆號爲讀書能文章者。乃不能明義理。識時勢。則亦謂之讀書不識字矣。若宋承恩之書。無足爲有無。彼即逆賊所自撰。或其黨代撰者也。安氏自不爲所惑。但無令失之太巧則佳矣。劉帥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也。

張參政

降夷至六百九十餘。宜轉發之江北遠地。豈可令在營中。宜急取解也。借受一人。何必正法。殺人多矣。豈須此輩。令背負示諭賞格招降。乃善策也。但恐已窺燕江之虛。可放去否。酌之酌之。今日報劉帥大捷。果爾則門下發縱指示之功。豈淺淺哉。

劉參議

楊朝棟兵至燕江路。一戰而敗。奔回復割羅古地。與官兵相拒。此其不肯退去明矣。向傳賊欲力敵劉總兵。以驚各路。今敗而不退。其兵必多。又聞貴州屢報。賊父子俱領兵出燕江。則應龍又在婁山關調度者。此亦勦敵也。劉總兵兵止三萬。請兵甚急。門下所畫策。正合機宜。今宜先發馬兵取江津。問道入東溪。以應援之。其鎮雄及袁初等兵。以後繼發。俱令山江津來。相機前進方妥。蓋彼大兵既在婁山。則宜合力攻。

退。方可分爲奇正。長驅直搗。此機萬不可失也。其內地之路。處處相通。奇正分合。無不如意。總之。不辰於門下原指。袁初等兵。即以李長年領之。鎮雄兵。須盡芳威。如未到。即張本等且領來亦可也。吳總兵報安羅二村俱降。嚴門之外。兵不血刃。則益無事多兵矣。但糧運則不可不爲留意耳。

三省鎮道

三省兵三十萬。與逆賊環向。而爭播州。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與袁曹之官渡。劉項之鴻溝。固已萬萬不侔矣。乃各路久離師期。遲疑不進。此非獨武弁貪生畏死也。文臣苟幸省事。欲乘人之捷。而居其功。若曰進兵。倘一路成功。未必爲首功也。一路敗罪。且此路獨當之矣。若大事不就。自有總兵。非他人之責也。此等心事。無甚難知。不知事若不就。僕且人人數其觀望逗留之罪。告之於朝。使蔽法焉。而後自卽刑。不以大吏遺。不以卑官分也。不然。朝廷設撫鎮司道。豈皆欲坐觀成敗。而獨令一總兵之爲拮据乎。此月不完。此疏必上。幸與諸公言之。撫院處亦蚤以告。不然今日不言。卽他日言之晚矣。

郭青螺中丞

宋承恩不勝其伉儷之念。身自投賊。此何足爲進勦之輕重。無用急急上聞也。士司輩神頭鬼臉。我輩被其作使。馳騖不休。彼反以爲得意矣。水西按兵不舉。反欲臺下幸其營。若不能殺賊。卽營壘如山。何足言乎。昔陳恩與弟言。勿斷伊往來。使得行計。弟曰。尋常皆任之。若定有師期。豈得不進。渠曰。若有師期。則不敢不進兵矣。今師期久過。蜀中日與賊戰。而彼但割其內地。三月初一日。楊朝棟親與劉鎮守接戰。兵敗痛哭而歸。人皆見之。彼以爲松坎之說非也。乃至今日方上討賊之疏。此非獨欲玩我輩如土木。更欲弄朝廷於股掌耳。數日後。弟欲上一疏。明此事。臺下幸勿以爲訝。昨見報廣西助餉餉三十萬。今閩中十萬。當已到楚中。弟已令以十二萬本色餉。仍爲催折色十萬。昨蜀中已送去十萬。則目前事勢。黔富而蜀貧矣。龍泉施兵八千。黔楚皆不認餉。弟只得認之。昨方伯君來言。蜀藏已竭。自給亦難。不能餉黔也。弟爲之茫然自失。故鳳陽之銀。未敢發去。然已差人催廣西矣。附白。

張同知

合江運事。狼狽一至於此。若非該廳留心稽考。極力擔當。此一路兵俱當餓死。何論討賊乎。水運事。本部自去年八月間。已查考明白。甚在可行。而該道略不議及。所以專官前去舉行。今該廳亦同此見。本部眠始帖席矣。已於嘉定合州等處。差官刷船三百。到卽收以發運。若其可行。並永甯一路亦從此去。尤使事也。幸力圖之。吳總兵兵至月半。糧當盡。奈何。幸其兵尙未至三萬。若及二十以前到。尤可及也。過此無米。則可憂之甚矣。力圖之。力圖之。

張參政

柘木洞之下。九盤子之捷。皆天也。以此觀天意。知賊不足平矣。南川兵已深入敵境。不可更分也。於川南調兵一萬益之。數日內可陸續至也。賊必不能親至大戰。蓋過初十。則各路兵皆深入。彼自應接不暇矣。但燕江路不可不厚積而嚴防之。已行劉帥堅壁勿戰。以老其師。待其退而進擊之。帥亦習兵者。當不錯。

也。彼需漸兵為甚。當發與之。留別兵守城可矣。運夫致殞。情殊可傷。以後令米至即收。若趙奇者。可一懲之。當以其詳見教草草。

蔡知府

有自營中來者。言親見該府。短衣草履。上下於山巖之間。二千石朱履。至貴倨矣。一旦而冒煙風。衝風雨。與士卒分其勞役。僕為之惻然。念焉。顧丈夫定傾保大。經營四方。此為實事。彼下帷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此為鬚眉女流耳。即以彼易此。志士不為也。今想已至二邱壩。過此以往。則為賊地。衝鋒破敵。非文儒事。此一軍止宜付之將領。應敵而該府自在大營行監紀之事。庶事有專責。兵得實用。賊必不敢出巖門關。謂應龍自到二邱壩者。未必然也。楊朝棟則實至點脚壩。已為劉總兵破之。斬首數百。痛哭而歸矣。

楊監軍

八路進兵。每路兵各三四萬。原欲以一路即可當播州。全師更期齊進。以八加一。此泰山壓卵之勢也。今湖貴按兵不進。而令川獨當其鋒。已非貴又不禁安氏之往來。而令此時猶與之通信。此非之非者也。向來所云。通信不絕。欲以計除賊耳。今通信半年矣。所行何計。所殺何賊。逆賊父子親率兵與川中二總兵角。若不倚安氏為泰山。何敢空國而出。若此。楊朝棟兵敗松坎。痛哭而歸。至今猶在兆陽水。若日行計殺賊。此時即可乘虛擄入。更待何時行何計乎。他日官軍殺賊。至必不能存之時。則掩之以收漁人之功。若官軍一不勝。則竟與連和。曰吾且行計也。以一土司。玩弄朝廷於掌股之上。以為無天日乎。數日後無消息。吾欲明言於朝一處之。以戒觀望。然此猶土司常事也。烏江一哨。雲南兵。永順兵。本處土兵。不為少矣。略不見一出奇制勝。此又何也。童帥豈亦有四十八枝頭目。可以自固耶。異矣。異矣。省城路甚近。糧運極便。乃無夫何故。郭青翁宜只在省下督運。不宜入安氏營。徒費時失事也。第一月以來。與四兵道不疑不食。僅能了一運糧事。即貽安得以泄泄了此。幸力圖之不盡。

張監軍

安羅桃紅三村俱降。安戀仍斬一提調。一坐寨。一苗。三級。獻功自贖。羅剛女已送出。本身未至。有云吳帥留在內作用。有云彼尚未肯即出。總之縱不即降。亦已持兩端矣。只可任之。卻不宜如巡下南之多疑也。王繼先來見。眼雖昏。口甚辨。其心機大過袁年。亦美丈夫也。在舟中向長吁云。誤我誤我。蓋見吳帥舉動。率易。恐非賊敵。而慮之耳。至此聞楊朝棟被破。想當死心。今不自振厲。而責人觀望可乎。即留之。此處事。專放歸矣。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外人易視播賊者。以為大兵各路並進。羣賊應接不暇。脅從之衆。非死則降。彼逆賊獨坐窮山。直成擒耳。即龍分布之意。亦以為然。乃既進兵。而知其不爾也。唐人有言。吳少誠拒命三十年。淮蔡雖在中州。實同夷虜。況播州原自夷地。應龍又以積威劫之乎。大抵播州之人。自以為賊用命。殺將屠城。罪犯大逆。即投

降。恐不免一死。又以年來勦撫無定。往日歸降之人。業以自速其禍。今日之事。莫知所終。而賊又質其妻子。一有前卻。立見誅夷。故不得不為之死守。死戰。諸路皆然。蓋江者。為劉挺激於人言。急欲建功。故身先士卒。累戰皆捷。蓋雖諸路亦時有小捷。而功則惟挺為多。且奇至三月初一之戰。尚有傳其殺賊子一人。名以棟者。恐未真。不敢入報也。自是以後。降者當多。賊勢漸衰矣。惟是零賊藏匿箐中。恐梗糧道。必須掃盡。乃可深入。而連日天雨泥濘。難以長驅直搗。必須徐徐而進。不無少費日時。然當亦不至長夏矣。三省道里險遠。人不協心。催兵催糧。焦勞欲死。所不敢言。惟是以天之靈。倘滅此賊。即與之偕亡。無恨。則惟台臺少垂察焉。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挺無他。唯有貪耳。然其貪。亦不盡用之肥家也。日出兵葦江。龍閱其軍資器械。一一精好。良馬三百。騰驤健。未嘗傾於官也。柘木洞之戰。左手執銀。右手執劍。而呼曰。用命者領吾銀。不用命者領吾劍。一時赴關而死者四十餘人。三月初一之戰。夜中發其偏裨接戰。勝負未分。質明身自銜營。舞大刀立斬數人。賊衆呼曰。劉總爺來矣。一時崩潰。尚有傳其殺賊子者。恐不的。不敢入報也。當是時。即伯夷成羣。陳仲子詐隊。安所用之。乃知古人使貪使詐。良有以耳。水西賊寇。真是可恨。向來推誠鼓舞。乃僅得其觀望。若使示之以疑。必助播無疑矣。犬羊之性。重在所齒。不知有君。亦其固然。今但伴為不知。催之用命。但使止於觀望。亦吾之利也。又恐其觀鵲蚌之勢。收漁人之功。彼時自有明旨賞格。亦無難處。惟是都門省議論而但責庸事者以成功。則幸甚。然非所敢必也。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謝監軍

三寨既降。巖門已在掌中。快甚快甚。糧運若更如期。則兵得宿飽。可以長驅矣。據羅國明言。彼在內日侍逆龍。若知上司之意如此。即可擒之。可惜通之不早。及今尚可圖之。曹副將有何籌算。可與商之也。大兵此時想已割關。上乎。南川已深入得捷。西路必須進兵以牽之。不可延緩。致彼受累。三寨人甚多。何以為養。宜為置處。不可令不得所而悔其降。羅剛有消息。急報知不盡。

張監軍

劉總兵見報有文來。已行牌留之。疏已久發。彼方騎虎。自不得去也。永甯兵退二百里。蓋播人妄言。亦因前日無糧不進之故。今且降萬人。破一圍。斬首百餘。不日安插降人定。即割巖門關矣。南川向開割清溪。待馬帥。恐失事機。故催之進。別有字令高推官抵關割營。但恐其太銳。今再叮之。湖廣兵以無糧久駐白泥。計今想當到涪潭。吳總兵細打袁蓋是實。蓋聽奏民之說者。何頓挫之有。袁年未潛伏也。昨已奉報矣。尚未到耶。羅國明等談賊中事甚悉。彼尚欲於關內與劉帥決戰。但恐不能耳。李旭已絕不得近前。則朱應元之事尚茫然也。今所憂惟高推官太輕敵。可就近時消息之草草。

劉總兵

留疏久上。自應候旨。昨有文行去矣。今何故又以回衛為詞。大敵在前。兩軍對壘。豈尋避辭之日。一懈

軍心功反爲罪矣。宜力圖進取，勿再有陳今各路且將入關，無令更有逗遛之議也。火器等項，俱發茶江，甚多，就近取之，草草。

張同知

運軍糧甚妥，可謂良工苦心。此事但一刻放鬆，營中必有受其飢者，不可不汲汲也。水運甚便，據該道所報，船近二百，本部院所取又三百，若五百船齊到，則連永甯一路，似亦可供。所省運夫又不少，宜力行之。合江米止萬石，將來恐不給，宜催各處之未到者，諸款皆有條理，宜時時營中稽查之，收支不誤，來去如期，則餉無不足矣。夫價作如何支給，須有節縮，不可冒濫，並報聞。

高推官

昨得報知兵至望草，此賊地也。出真州境矣。自是以往，處處皆賊，宜步步慎重。若長驅直搗，恐去之太速，賊從間道發輕兵而斷香糧道，甚爲不便。又各路尚未報抵關，則此一校兵不可獨入關，前有單謂抵關，則大營探望各處，一齊進入，今即不能全候齊，亦須二三處同入，已催各路若至月之二十日不入關者，以巾幗辱其將，計彼時當有抵關者，方可取次前進也。古云：深入敵境，利在速戰。此爲孤軍無援，因糧於敵者，言今吾兵衆糧足，自宜以全取勝，特此相告。幸與諸將熟計之，草草。

張監軍

承差催進兵，八路通行，不專爲南川也。此承差初五日方到南川，初六日去，而西兵望草之潰，在初三日。今來揭稱承差飛馳催進兵，兵遂望草去，截止半日程，與賊相迎，西兵見勢大，遂潰，幾不敗也。則是以西兵之潰，爲承差催之，豈事情乎？當發使催兵，不佞止知南川兵向在真州，不知其已近播地，事催者自催，各道就近監理，自宜以時消息之，乃今日恐遂深入，則是只聽其進，而該道略不止之也。若此，則安所託重於監督乎？大抵今日之事，大利大害，自是不佞當之。若就中機宜，必須大家殫心從事，若略不引手，止從傍評論，此惟按院宜然。吾輩局內人，皆不宜爾也。劉擬一路，止調鎮雄陝兵二枝，乃吳帥所不要者。當初捷時，遠近相傳，以爲應龍必益兵來，巡東道與史同知日日爲請，即城中人皆以爲宜厚其防，兵家寧可多備，自初六七後，即日日促之前進，今且差人守催之矣。大抵糧餉楊真鹿罕之賊未清，亦自難賈以長驅，今番乃南川深入之過，未可便責各路觀望也。以後南川之事，須加意料，一如身在營中，時時以持重爲高推官言之，若劉擬再不進，功且爲罪，自不相假，草草。

附監軍

羅國明已到，獎賞訖，安撫尙未到何也。想其人多，安插乎？此時卻不可惜費，若三寨不下，即斬首一百，已費銀千兩矣。已行令以百金賑洵洪村，若少徑加之至二三百無不可。安村羅村若已至，即照此給之，或銀或米，惟所便也。南川兵已過望草，去桑木關，兩舍永甯兵亦不可不割嚴門，吳帥志欲凌雲，今者得無過於持重乎？巾幗之辱行及之，奈何奈何。

劉總兵

初一之戰，賊已破勝，報復之說，茫無的據。南川兵已抵關，此中亦當前進，連日晴明，正可乘機，穆焯若是，真降即可令來見，若是詐降以緩我兵，不可墮其計中也。只是東溪應劉一營，留兵爲守，以防包截，而移軍苗兒岡，則張漢清之兵，在囊中，然後堵平之後，直趨鬼巖，尋間道過其山，此又爲第一功也。不然，此路兵雖經屢戰，尙未入播境一步，若南川路進關，獨當賊鋒，則又不免有逗遛之議矣。惟將軍裁之。

三省鎮道

一、進關時，關內關外，賊必有陷坑竹籬之類，宜用水牛前行，或以椎椎地探之，寸寸而進，不可長驅。
一、賊常言終日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割一大營以爲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
一、臨關時，賊使人偽降，或雖空身來降，而預埋藏兵器於外，或雖有妻子，而多係虜掠他人不干己者，但得吾受其降，即就中取事，此亦易見，若一夥精兵，自是不同，舉目可見，若老弱男女，參雜壯丁無多，此真降也，可分別防之處之。
一、賊若事急，或斬一親類已者，稱係手下擒斬，應龍來獻，此亦不可即憑信，懈吾防守，須倍加謹嚴，各哨整隊齊入，空其巢穴，俘其妻子，審問的確，真偽自見矣。
一、賊若上圍，即分地屯割，迭行攻擊，卻不可分爭信地，須俟各主將監軍處分。

魏監軍

陳將軍良將也，楚中百無一備，而毅然獨往，亦足嘉矣。然自十二日出師，至二十七日始堵四牌，又何遲也。今已得勝，破竹之勢，自當迎刃而解，宜令渡江堵七牌，入關播播州，川中四路，不日入關，彼若後期，何以稱焉。糧餉甚乏，殊爲可慮，門下宜代催之。吾輩一生事，尙有大於今日者乎？年來天下事，尙有大於今日者乎？不以此時奮不顧身，勉自策樹，而拘形迹，奉文法，後此悔之何及！宜力與餉道言之。

貴州撫道

自進勦迄今，整一月矣。楚蜀之兵，處處接戰，獨貴州三路晏然不動，若無事然，以爲守便宜乎？豈有自始至終，略不動身者，則直討便宜耳。蓋平越路觀望烏江，烏江路觀望沙溪，而沙溪路原自觀望不欲進兵，是安氏誤貴州，貴州誤兩省也。尤可異者，原行陳璘與李應祥合勦四牌，以爲貴兵弱，須湖兵助之也。乃璘已勦四牌矣，應祥竟不至，並劉效節亦不至也。夫貴即貧弱，各省代之出兵，代之出餉已矣，若並其戰守代之，則所爲助兵助餉者，何所用之。今八路進兵，止以五路進，而三路之不進者，並在貴州，即事成亦不便敘事不成，不知貴州何以自解。今止宜促水西，如水西竟不動，則二哨亦宜自戰，其地只當七路進兵，亦尙可了，恐不宜聚各省之兵餉，供水西之納交也。事急辭迫，特此奉啓，敢仗威靈，一嚴督之，但長夏之前，苟得結局，則幸甚，不然事且莫知所終，吾輩亦莫知所終也。外雜報數紙奉覽。

謝監軍

吳帥談兵，其氣甚銳，乃今逗遛不進，豈有他意耶？可察之，以報聞。向送來圖言兩路夾攻嚴門，甚爲得策。

今聞又一路進八萬人進一羊腸鳥道。只進兵亦須三四日。何論交鋒。此又何也。彼中相去遠。須專決而亟圖之。若遷延不決。是以兩路為一路。而竟亦未得收一路之用也。則八萬人之穴食。何所用之。曹希彬輩有何意見。豈欲嘗試向方耶。多少漢土官兵。落一南川書生之後。可嘆也。

高推官

得報知已奪桑木關。勦播之功。重在克關。今為第一功矣。但入之太深。各路未齊。殊有可慮。只宜深溝高壘。厚立拒馬以自守。待各路抵關。方可齊入。尤宜時時以奇兵照管糧運。恐賊以輕兵絕糧道。則可慮更甚矣。昨已專人奉告。今再申之。賊頗知兵。亦甚重關。乃昨克關甚易。此必有意。不可以為易與而忽之。前有報欲誘進一枝決戰者。或正此意。不然則以關道包抄劫。軍事宜防。毫不可忽也。已一日三差人於各路催兵。但耐守三五日。即可保全勝矣。

李修吾中丞

以一小醜騷動天下。乃知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語非虛也。五萬銀已到。不啻雪中之炭。後五萬。更乞蚤發為幸。王鳴鶴有文已不來。則餉當全發矣。見報知彼中且有揭竿斬木之衆。時事若此。宜其生心。以吾兄之雄略。直須折筵捷之。此宜削株滅根。為之於早。無令滋蔓難圖也。此中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但入虎穴。得虎子。尚有待耳。差官回。草草附此。漢世祖曰。每一發兵。頭須為白。奈何奈何。

戴鳳岐制府

自有播事以來。三省兵餉。專事取之兩廣。是兩廣代三省受役也。乃臺下又多方加意。酬應如響。即所自為兩廣計。當不是過。此之高誼。今世可多得哉。直須於三代以上求之。衡恩戴。事直不佞。即三省吏民家戶尸祝之矣。黔人積粟以待大兵。楚人傾金以酬積德。具如來命。致之二省。第恐楚方苦於餉寡。未即奉還。須俟異日。何如。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惟道險雨多。入虎穴。得虎子。尚有待耳。敢附報。以紓台懷。

劉總兵

昨文已批。行且有牌矣。留疏計到京已久。數日後當有旨下。此何等時。而欲決去。若必欲去。則本部必參非虛言也。南川路已深入。此一路豈可不進。宜照節次催文。整兵前進。萬無再有舉動。致賊聞之。反大不便。禍福功罪。決於此時。幸熟思之。今差官口傳。幸無忽。

論坐營都司周敦吉

論周敦吉。汝隨總鎮屢建奇功。初一之捷。尤快人意。但今已十三日矣。據盤自守。一步不入播境。向言逆賊應龍。初七八十一。二必來報復。今何在。今南川兵深入敵境。已奪桑木關。茶江一軍。尚未敢望見。貓兒岡。何況松坎。何況頂山。何況檳榔。何況崑崙山。若南川兵稍有利鈍。則是爾輩初虛張以懼人。後逗遛而誤事。何以自解。向方之劍。可嘗試乎。功非無常。禍福自取。軍令一下。首及中軍。爾所知也。若能提兵前進。再建奇功。則一月三捷。懋賞懋官。豈能爾負。故論。

蔡知府 投降之人。至一萬以上。則老幼婦女。當不下六七千。豈有以六七千家口。寄命人手。而為變者。若其果至。便是真心。無可疑也。雖曰受降。如受敵。至於事在不疑。亦須推誠。若人人而疑之。則無事可為矣。程焯之。妻子俱獲於川東。方在川東請降。何故又報之川南。此人多詐。若非本身來。必不可信。無為所牽。馬湖兵。當任從總兵調度。已行司遊擊領之。該府只隨營監理。不必臨敵也。蓋文職臨敵。則兵馬只可自護。反為不便耳。蔡安毅。正監紀之事。該府宜一面申嚴。且等功不算。按院有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草草。

貴州張監軍

昨據偏橋塘報云。陳將軍進掃四牌。李將軍遠期不至。方以為恨。有文切責大將。比後一日。而得捷報。乃知李將軍欲一取單于耳。快甚快甚。黔兵素弱。此舉不但震動播州。亦可壓服水西。豈不快哉。此時想已抵關。幸失心彈力圖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體甚尊。將權甚專。川南之事。專託將軍。即本部院亦但約期會。授方略。至於分布之事。亦不能一一遙制也。近得彼中文官議論。甚為紛雜。恐掣將軍之肘。故特行申飭。可但一意督兵進取。無為所阻撓。馬湖兵一枝。專責成司懋官。不許蔡知府阻當。浙兵一枝。專責成封建。不許梅同知阻當。蓋此二枝兵。皆因其難取。故令文官押之進營。非遂欲文官用兵也。若文官可領兵。則不用設將領矣。馬湖黑骨頭白骨頭一枝。尤為播人所畏。若蔡知府遂以自衛。則此一技衝鋒之兵少矣。凡將領不聽調度者。任從細打。若文官有阻撓者。急以揭來。當更置之。永甯一路。亦只責成曹吳二將。不許播州同阻當。蓋彼只資理監紀。非遂欲分大將之權也。但將軍處文武官。亦須和平相與。凡事與監軍道商議而行。不可向氣。昨聞袁整來降。細之一編。彼頭目也。既來降。何必細之。如此之類。皆關軍機。今當入關。尤為要緊。事事留心可也。

郭青螺中丞

楊惟中止欠一斬。故劉效節甘心避賊。姑息一二儒將。使法令不行。三軍解體。倘大事垂成。又復決裂。則三十萬官兵。數百萬本折。付之枉費。西南天下。且不可知。吾輩即死不足塞責也。今日之舉。甚非得已。效節之兵。煩吾丈勇擇能者領之。無令誤事。若惟中之兵。已令交徐允博矣。恩惠不盡。

吳總兵

將軍以二月初六出兵。曰。恐誤師期也。今四十日矣。一步不入播境。將以何待。以為兵少乎。二路合一路。七萬之上矣。以為糧乏乎。兩路水陸齊供。轉輸如雲矣。以為道梗乎。三村投降。兵不血刃矣。若是而猶裹足不前。直怕賊耳。賊信可怕。然南川路已據桑木關。彼亦人耳。非有兩鼻四目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此路事逃其罪乎。欲行法於中軍。且少俟之。幸亟決擇無忽。本部甚尊大將。甚任大將。正為此事。專責大將耳。

劉總兵

自二月初一日至今半月矣。略無移營消息。但云賊將出關來。賊若一月不出。便可一月不進。平糶坐甲。惟敵是求。若開賊將出而不進。則必待賊盡而後可入關乎。南川路固皆男子。葦江路未必皆婦人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此路之罪更重。然而名出其下。萬萬矣。欲擊中軍來處。且姑待之。幸加決擇無忽。

謝張二監軍

南川兵割桑木關。以日爲年。日望各路齊進。而葦江水合路。遷延玩愒。略不關心。豈彼一路皆男子。此一路皆婦人耶。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應合哨而不合哨。軍令其在。毫不以相假也。文到而不進兵者。以疑一頂。女衣一套。或樂送之營中。無以姑息坐受其累。草草。

高推官 馬總兵

連日以孤軍深入爲憂。又聞賊欲截我糧道。今查有南坪大壩一路。可急防也。此外宜防處俱可防之。已發山糧催各路。不日齊抵。則無慮矣。萬分留神。囑囑。圖一紙附覽。

劉參議

來教謂賊聲東擊西。何視賊之大。而自待之淺也。賊此時尚能以奇兵持蘆合。則三五年前已無四川矣。鎮雄兵既不願入。葦江路即令藍芳威領之。從野蒜子進。惟餉事則煩門下專任之。無令他日有前卻也。此路進兵。則合江安於太山。李長年之兵。仍令速赴南川。護餉。高推官已奪關而據之。需護餉兵如救焚。勿再往返。草草。

張參政

劉帥已遣官諭之。若再作態。直參之耳。以一裨將把守貓兒岡。便不進葦山關。豈遂不能滅賊乎。總建小功勞。使爾百般撒嬌。乃知小人都不可與作緣。陝兵向爲廣兵殺傷。方且憐之。乃爾生事。當查治之。既爾難取。不如令之隨營。免爲民害也。李奇泗何人。乃爾既江津兵。該道何不徑擊治之。即行文矣。督兵似是虛聲果來耶。當迎而禁之。事體紛紜。千頭萬緒。乃知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非誣也。各渡口船隻。有否。周同知太迂。奈何。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副將曹希彬。汝稟帖來。稱不可輕進。輕下。須待各路兵到相當。又言差人去催安兵。爲齊到聲勢。此言不爲無見。但待各路到。是也。待安兵齊。非也。安兵原是觀望。聞柯阿箇又受了楊應龍金銀無數。以故按兵不進。今我兵進。尙不能保他兵進。若欲待他兵進而後進。則無進兵之日矣。至於各路兵亦難待齊。彼此觀望。不知誰是該先到的。且八路之中。惟有永甯合江兩路合一路兵至七八萬。尙不肯先進。誰肯先進乎。況南川一路。已奪了桑木關。烏江一路。已奪了老君關。今永甯即奪了巖門關。已是第三功了。更候何人。豈仍欲候葦江路。葦江路。劉總兵因見了回衛之報。具文來辭。本部又行文留他。以此往返耽延了五六日。若非此事耽延。今已到關矣。永合路兵衆糧足。坐了四十餘日。一步不進。端的何以自解。况安羅三寨已投降了。尙不敢進。若不投降。待如何。今再差人說去。此時巾幗之辱。想已送過了。人若怕

賊也不以爲羞。過時惟有劔耳。

吳總兵

按院所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爲初時進取相機進止之說也。今已開刀四十日。各路有破關者。豈可坐而待之。此宜長驅直搗。無庸更遲回矣。安羅二村。人至二萬。若出則無地可容。此宜責其頭人之妻子。於內地。而令仍居其所。以自守。蓋吾兵已至。幹端。則賊亦不能遠出害之也。此須得其誠心。乃可。若其偽未明。自難放心。在將軍酌之。若以此事稽遲進兵。恐落賊緩兵之計。又不可不察也。或以一將與一文官安插之。而驅兵前進。亦可。統惟隨機應變。要在不誤事。非能一一遙度。陳世賢已發回合江。即令赴將軍處。草草。

張同知

水路一通。運事大。便爲之一快。若非本部力主於上。該廳力行於下。未易有此也。但恐各處未完米不到。有誤轉運。今可開來。本部徑催之。草草。

汪登原中丞

川省久不用兵。軍器一無所備。近雖日夜償造。急不能多。過承垂念。自遠解發。營之中流一壺。且當千金。草之。何況艦艇巨艦乎。感甚感甚。未完者。仍望自水路發來。無妨多多益善也。差官回。附上謝。

劉參議

從來土兵。不甚奉將令。惟賴有監軍耳。吳帥既不能服土兵。謝道即當一力擔承。而悠悠忽忽。玩日愒月。此何以故。便中力爲言之。僕亦專責之矣。梅同知之遺。其所以前已奉告。乃本官至合江。送回一條陳云。職之責任。似不減於大將。而權不兩持。又云。既在彼。須自由。不然安能以無所表見之身云云。不佞讀之。茫然自失。謂此狂人也。若在彼。只日與大將爭權。而事去矣。故亟喚之回。大抵軍中貪人。詐人。奸人。庸人。皆可用。惟狂人不可用。爲其以兵爲戲。而僥倖於一擲也。今來教謂陣前當用此人。恐亦見其表耳。今如教令催水路糧。即以佐監軍謀議。必不可令提兵。彼嘗欲以兵爲戲也。鎮雄兵原以五千。欲從間道出奇。業已少之。今三千得無太少。問藍芳威。渠言不患少。彼能用募。即任之矣。今彼已去。可在彼議定。即發行。治糧以隨。因糧於敵。此二者者。尙爲可慮。蓋糧不能多。而敵無可因。則事去矣。須仍爲運給之。無以省事。爲主。軍事必不得從省也。別教謂當機立斷。直同指掌。所指何事。幸再教之。草草。

楊監軍 童總兵

自開刀來。各路報捷。獨烏江路甚爲寥寥。亦知其去賊巢近。必有待也。乃今一戰而渡江奪關。豈不快哉。安氏即觀望。見此景象。豈得全然不動。恐從此賊遂亂矣。此中自南川路破桑木關之後。即四出催督。各路計二十前後。方可抵關。今該路以十一二破關。則只與南川路相應。各路尙未得齊也。然貴州三路。一催可至。至則巖門。葦山。板角。三渡。亦取次入矣。刻下惟是奪關而據之。則關爲我用。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真快事也。計此月終。無不滅賊者。僕直拭目俟之耳。懸賞不可失信。南川路已給之矣。

吳總兵

兵久不進，豈士司兵不肯用命乎。此輩要在鼓舞之，不可一味厲威嚴。曹副將素得其心，可專責成之也。安插降人，當專託監軍與監紀各官，不必遠商之二道。往返數日，則誤事矣。軍中必須調和人情，乃克有濟。將數萬人，又與將數千人不同，須人人得其心，乃可用其命。此宜克己下人，無一些客氣，乃可也。常慮將軍性急，恐失人心，故時以此言進，惟留意無忽。

張監軍

劉帥已提兵前，貴州又報奪烏江關，而彼去甚山尚遠，即至，已落人後矣。吳帥意蓋亦依有綦江近關之信，乃敢前者。總之此二路抵關，當在二十之後也。但各道照原行催之，彼以失期為慮，過小亟亟者，蓋前之定限，止是空言。今之遠限，著有明罰，彼當無不以為意也。弟亦日日發使督之矣。自正月來，已發過三疏，官場一進兵一捷功一今又當報一次矣。蓋須時時報之，以消海內姦雄之心。不然鳳陽之事，恐有接踵而起者，可慮也。程昭言應龍向南川路去，宜行令謹備之。然此恐亦舊話，今貴州事急，亦無暇矣。

徐僉事

劉帥見報，不得不去，然留疏已上，勢不得去也。已開諭之，即整兵前矣。貴州已奪烏江關，渠望婁山，尚在旬日內，已落人後，不庸不汲汲也。別教知以念親分心，顧此何時哉。一刻放鬆，萬人委命矣。騎虎者勢不得下，此善喻也。不佞家事，門下所知，不但不敢開口，亦不敢置之於心。乃知爾爾忘家，亦勢所必至。以天之靈，旦夕滅賊，為諸公列鼓動績之後，吾輩乃可各行其志耳。門下以兵道督夫，蓋四道一體，非代庖也。附白。

陳總兵

聞將軍與賊隔江相拒，此死寇也，勢無退理。若自後夾擊之，乃可接應。將軍渡江，而今施南兵已奪板角關，此其勢亦難退。則將軍亦設計渡江，弱滅此寇，尙可與板角之師為犄角而入關，不然拒守日久，兩軍俱老，此危道也。此二枝俱將軍信地，僕不憂將軍大兵，憂板角之孤軍耳。惟將軍留意無忽。

張監軍

程昭稱不羣，差官親見之，宜其反覆也。劉帥處已囑令慎用之，但太慈，難以口舌爭，直再四丁甯之耳。質其妻與子，方是作用，而渠且欲給之完聚，豈不惑哉。已再與商之矣。濫合逃兵之事，想當有之。當查實行，施南兵已據板角關，不知其州路去之遠近。昨見報李經等打苦竹關，想亦不遠也。若二路聲勢相倚，更為雄壯。幸與高推官言之，劉帥亦提兵恩恩行矣。然須五六日後，乃抵關也。頃細思之，各關之打，皆不費力，當是賊不肯以兵守關，恐其逐漸消磨，且奪內兵之氣，因不復守。但於白田壩待之，若一路先入，則彼以全力制之，即各路齊入，彼亦為背城借一之計。此須令齊入而夾勦之，彼自無能為也。若先後入，則非算矣。水西近寄聲者，謂我輩俱有楊家與官兵相殺，若兵勝，我二家方可動兵。今我雖屢報勝，安兵兵猶未動也。可見關外之捷，彼皆不以為意。關內當有一大戰，此時方可決雌雄耳。時高推官望

草一捷，遂以為賊易與，殊為率易，可嚴諭之，令準備入關之大戰也。

吳總兵

安氏觀望，乃其本情。今舉謀矣，奢氏不為誘引，足見忠順。但其兵至今不進，難謂無狐兔之情。已為一牌切責世績，當令曹希彬開諭之。若再觀望，或雖進而盡力殺賊，即當盡法處之。追印能職矣。將軍宜從權鼓舞之人，可以德感，不可以威劫也。劉帥已提兵長驅，不日即抵婁山。蓋程昭已降，一路無阻，自是入虎穴得虎子之勢。將軍兩路合一，提兵八萬，慎不可落人後，留心留心。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南川路兵不進，高推官策馬前行，士漢兵只得隨之。途不數日而克險關，綦江路兵不進，史同知集諸將於營中，向上四拜，曰：委官唇舌已敝，而將軍略不動，請從此辭。赴轅門待罪也。劉帥倉皇拔寨而起，今永合二路兵七萬，不為不多矣。開刀以來，四十餘日，時不為不久矣。文武如林，列營數百，竟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監紀官亦未聞作何催督也。無乃溺其職乎。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事，未有無事而設官者。若設官而不辦事，則無所事設官矣。特此為問，具以質對。

內閣 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楊朝棟敗歸，不敢更出關迎敵，惟分兵守關耳。然無所不守，則無所不寡。故我兵至，輒不能當。途據其關，惟是各路或有零賊為梗，未得齊到，而其先抵關者，亦守約束，不以孤軍單入，可無慮也。劉繼戰後休兵，方圖進取，忽得革任回衛之報，只得具文來辭，又復移文留之。往返之間，耽延數日。吳廣亦待之同進，故此二路遂不能抵關。乃知臨敵易將，真非策矣。今已整兵前進，總之此月終可齊到也。賊中投降者雖多，而死者亦自不少。若不進兵，而但投降，必無濟於事。積威所劫，其可畏哉。若不滅此賊，遲以數年，西南天下，端不可知。信乎非兵無以立國，而以和自慰，不獨行之夷狄為不可也。臨啓不勝皇悚。

謝監軍

聞吳帥逢人即罵，全無禮體。以此將領士司，皆心離而色輕之，不用其命。以故師久不前，此事兄必知之。何不一箴之也。若此人剛愎不可教，即當親自責成，將鼓舞士司，俾之用命成功。奈何道旁作舍，日延一日。今貴州俱已進兵，而此中反落其後。尙云待劉帥，此蓋為將領所賣。士司所愚，所不自知也。若劉帥有不測，則彼遂終不進乎。播州兵不過三四萬，彼擁精兵七萬，猶一步不敢前。高推官何人哉。降者若真此時必出，此時不出，必是偽降。日日待之，何所底止。如此用兵，不但以軍旅為兒戲，且以法律為弁髦矣。轉眼入夏，進退維谷。天地雖大，何以自容。他日莫謂不佞不言也。曹希彬即受辱，主將亦應先國家之急，何故甘心陷之，以壞我事。行斬之矣。可以示之。又聞劉國用欲得一守備衙，何不說來。此有何大事，而令之阻軍機乎。需者事之賊也，奈何奈何。

吳總兵

聞將軍善罵人，動則曰忘八忘八，何必乃爾。彼士司兵，夷種也，須籠絡使之。若使心離，則不為我用，反為

我害矣。神將雖尉官，亦各有門面。將軍不付為神將乎？劉帥一帖之誤，恨之至今。奈何！神將也，亦不怨矣。又聞不許各營以揭帖來，尤為無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即人君不可而況於人臣。以上事亦偶爾風聞，全非營中人騰謗者。莫又過疑而罵之也。播州兵可用者，不過四五萬。今各路殺敗已多，所餘無幾。將軍擁精兵七萬，若人人得其心，用其命，破之有餘。所言待劉帥者，此將領士司恩將軍賈將軍耳。今各路已進，逗留之罪，將軍自當之。即與劉同罪，彼且以為快矣。今將軍亦不必露此意。但和顏悅色，以鼓舞神將士兵，俾之搃集成功，則萬全無害。若仍前好剛使氣，使人人離心，事必大壞。不止不能成功而已，營中有親信人，可與商之，即知吾言之不妄矣。

劉參議

賊兵劉溫水是三月以前報，即楊朝棟之兵。自溫水出點腳壩，職劉總兵者，非欲出合江也。袁年未投降時，彼尚不敢出合江。況今日乎？鎮雄兵既用之，糧餉須為議妥。若待其行，而令陳嗣昌督兵把住，彼以無糧返兵，陳嗣昌能與之戰乎？非長算也。王塾似亦不可入此路。以此路太險，兵又不馴，恐難收拾耳。惟酌之，陳世賢無足為輕重者，去留任之，彼何敢入關入關，賊殺之矣。

高推官

每得公移，為之快然。賊兵雖不多，然我不可易視之。須以石為虎，方是萬全。且今聚兵二三十萬，而止以一枝與之角，倘有利鈍，反搖舉心，故慎之又慎耳。若公見之極真，亦任便宜，然必須求萬全為安也。兵入播地，功級豈有假者？該道拘泥之過，當為言之。田老先生常言，克播之役，須當剷草除根，無留禍種。米揭所言，可謂得之草草。

謝監軍

此時降人無甚可疑，彼關內之人皆餓死，即求食亦當出矣。可盡心安插之，勿與人議。彼皆局促之見，從之則誤事多矣。賊勢已衰，兵宜速進。大帥不能用眾，兄宜一面調和此君，一面鼓舞兵將，凡事果斷剛決而行之，則風行電掣，功在日下矣。不然雨多水漲，糧運艱難，進退維谷，何以自處念之念之。

支簡亭中丞

陳帥從白泥進而李帥不會，已非原約。乃遣偏將來而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可為痛恨。已行擊解，並行李帥渡江合營矣。惟是陳帥兵既深入，糧運不繼，致令三萬人飢餓將死，幾有反戈之事。將來事勢，尚不可知。餉道所司何事，而狼狽至此？弟已通行二監軍及兵備道共催之，然須有章程乃可循。不然則亦無處下手矣。蜀中運夫皆取之近便州縣里甲，每一州縣有派三五千者，有派二三千者，日給銀二分，令正官押來入山，如探木之事，又四路以四兵道分催，乃僅值不誤。今楚中不知若何，若事尚未就可，一面照舊催運，一面於湖北州縣起夫接濟，尚可及也。不然，事且不知所終矣。

張監軍

綦江兵已行，中巖子之防，當查行。此宜兩路共為備可也。因獸猶屬，況會以知兵而率敢死之寇，當事事

留心務圖全勝。高推官自謂料敵之審，然臨事而懼，聖人所以行三軍也。惟是當機而發，一發洞胸，則妙矣。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從來未問兵，先問糧。今聚三四萬之兵，而不給以糧，俾之叫天呼地，採蕨而食，自古有是事否？楚地大人衆，只用二三十州縣，每處起夫千名，令掌印官親自押來，日給二分，有銀則給之，無銀則令戶族自貼。算其糧差，此何難之有？今日之事，所謂伏道使民，生道殺民，萬不容己。若只以姑息延擱，三軍一呼，且有別禍，不止不能成功而已。大家利害所關，誰是袖手旁觀之人？特此相囑，幸惟留意。凡事徑行，莫待呈詳兩院，遲則無及矣。

蔡知府

馬湖兵豈可令護餉，誰為此計者？孟浪哉。可亟抽入營中也。兵已發而顆粒無支，此何以故？已嚴催之，料水運不日到，想有濟也。今大家同舟，濟則俱濟，覆則俱覆，何事不得言，而有出位之說。此世俗之見，非所望於賢者。以後宜大其心胸，以匡濟時艱為主，無為俗套所縛，萬萬。

李總兵

陳將軍進白泥，搗四牌，是為黔中掃除者。將軍不與合兵，直以偏師會之。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即後來有功，非原約矣。今陳帥已進龍泉，將軍宜渡江界入黃灘，若不能獨進，仍須與合兵。不然一味坐待其進而尾之，則舉動不雅之甚矣。謝朝俸等若投降，則甚省事。第聞賊近又得志於滇兵，恐此輩又長其雄心，未即降也。是在將軍善圖之，然莫令遂其緩我之奸，則佳矣。

魏監軍

陳將軍智勇足備，真良將也。楚得此將，不能為之足兵足食，以共成功業。致令其告飢於千里之外，是尚謂國有人乎？水順兵只是欠鼓舞，所以不進。夫榜腹應敵，即我兵亦不甘心，曷可責之士兵？兵連禍結，勢難惜費。今該省動則算一年之費，不知兵已深入，若轉運不之，則兵精糧足，旬日內即可了此。何事一年若只如此悠悠泄泄，即十年何益？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於此時此事，而不盡心，何時何處盡心，幸力圖之，無令三軍脫巾而呼，投戈而走，令人以為忠於賊也。

史副使

通省餉事，豈不知其要緊，只是四路陸續，一日歇手不得。此時交代，甚為可虞，所以只得抵死相託。其通省事雖曰改委，實欲自備之耳。從來用兵之難，莫難於今日。謂事事皆須真米實餉，一毫空際容不得也。賊勢已促，我兵已勝，性命相推，一兩月即可了此。若稍有回慮，便如上水船，拽至九分，忽然放手，我日悔之晚矣。留芳遺臭，我輩共之，身家乃其小者，幸留意無忽。

楊監軍

連報烏江河渡之失，令人仰房竊嘆。然勝敗兵家之常，勿以此遂灰心。宜整兵割近地，而添調土兵，彭元

錦之兵爲所殲，必不甘心。廣兵亦尚有一萬未到，可速催之。卷土重來，未可知也。賊三月初葦江之敗，其子幾不免，尙能養威至今，得志於我。我大兵如雲，豈遂以一失自阻乎？必不然矣。關烏江之戰，初已勝之，後賊改服而來，稱係安兵，遂爲所紿。是否果爾，則安兵真不可知也。此時彼不能搆集，亦宜應援。而兄弟兩人高坐不動，何以自解？彼常與各土司言，莫先勦兵，須大兵勝乃可助之。今日如此，彼必助播矣。可目祥爲不知以切責之，而以其的情見教萬萬。

張監軍

來教料賊無能爲是也，但我不可以其無能爲而輕之耳。南川兵至通城三十里而不動，此非人情也。欲以驕我誘我，待入其巢，而後背城借一，以爲必勝之計。此亦未爲非算也。蓋賊之用兵，原只威劫，非身。在行間，未易取勝。葦江之役，已不能出，又不放出，又不敢用他人，而託之親子，託之親子亦敗，則不能遣兵赴敵可知矣。若至白田壩，彼方親督一戰，此最宜防之。須三四路入，然後彼無能爲也。問播人言，進關後，各路尙未易會哨，蓋相去各三四十里，有大林箐，亦難差人，須於關外約期會齊入，相望營乃妙。則須就近調度之。烏江河渡，皆以土兵無紀律，深入爲所紿而致敗。今我不可不百分圖全。高推官少年，摧鋒之說，未可全信。各路進兵在目前，奈何不能須臾待乎？土司兵常有爭頭功之說，不可任之。須與說曰：但滅賊，誰非有大功者，何必頭功也。板角關之兵最勁，可以約之。但亦無令單入，向因各路按兵不動，而南川獨入，故差人守備。今入關在即，反令之持重，但時加鼓舞，不復急催矣。以時消息，則在該道之善用之也。

李總兵

該路報功獨多，將軍之培清羣，亦多勞矣。人命關天，慎無令及平人降人，以各路間有此風，故以相戒也。烏江之失，似是土司爭功，自相陷害者，非戰之罪，亦非賊之強，無以爲意。若彼處不能進，只令留兵自守，而以其餘合此路同進，則勢併力多，萬無可慮矣。與董將軍商行之賊所苦，只是併兵，我兵併，則彼無能爲。料此時想已過江，須與三渡關同入，無單枝見弱又不便也。

張監軍

聞有真州之行，甚以爲慰。因思有相商者數條，用備軍前採擇。
 一、播人恆言關內男女可十萬，成兵者可五六萬，精兵可三四萬。此從來相傳之說。今自開刀以來，雖屢有斬獲，然皆關外人。關內人惟與劉總兵一陣出關者萬三千人，回者多半。則關內實有三萬兵矣。向來處處設守，自是不足。今我兵入關，彼必聚而敵之。若三萬必死之寇，亦自勦敵，何謂弱也。今宜三四路齊入，彼自無能爲。若以一路當之，端非勝算。
 一、降人雖多，遠者無慮。我兵近關，而關內出降者必須慎防。且如賊把關甚嚴，我尙千方百計覓人入內。行計今關內出降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爲賊使出者。泚水之戰，朱序一呼，尙能倒戈。況今日乎。聞該路向令降民立營，與吾兵對割，甚爲非計。今宜先發遣降民入內地，無令近營可也。

- 一、關外擺塘，與各路相約齊入，至關內，不便相約矣。
- 一、關上仍宜割大營，以屯糧爲家。糧夫必不敢入關也。
- 一、沿途橋船，皆宜點檢，無使遲夫阻滯，有失糧運。
- 一、通播小徑，皆宜令護餉兵嚴防，以杜劫糧。
- 一、真人宜親視之，勿失其心。
- 一、入關勿輕合哨。近烏江之失，乃賊假水西兵來合哨者。即水西兵亦宜防。
- 一、先約永甯兵直抵圍下，彼若與葦江南川兵戰敗，則不能歸圍，可擒之矣。
- 一、龍泉一路，可相約同入，以壯吾力。
- 一、賊若稱擒斬，應龍來獻，不可全信。彼常養數十假者代死也。
- 一、各兵入播，賊若上圍，火急報來，以便調度。

劉總兵

兵已至石虎關，賊望風而退。計此時當至婁山關矣。以前當勇往直前，以後卻宜安詳周慎。臨敵不得不爾也。計賊原不多，而近日各處告敗，則精兵尙不足二三萬。若川兵四路齊入，便有如山壓卵之勢。況以將軍之威望，奪其魄乎。關外一約會同入，賊不戰死，即當上圍矣。張漢清鹿翠諸賊，已降否？若不降，又不取入關，恐爲糧道之梗，必須途中留兵爲備。莫但靠鎮雄兵，彼其兵恐反梗糧道。今只令進吼灘一路，以逸爲勞，且堵零賊也。關內宜割大營屯糧，然後可進可退。仍須發兵接糧。此宜事事算到，方妥。投降之人，宜慎防之。即程紹亦百分留意，必事平此輩方可信耳。

楊監軍

焦江之事，可爲深恨。然莫以此遂自阻。只管整理收殘兵馬，鼓舞振作，以圖恢復。一面催調雲南廣西永順之兵，不旬日可足原數矣。如此方可以塞土司之膽，而知國家物力之大也。水西只管驅使，且密告以外間悠悠之議，令自爲計。且以消其邪心，即不得其力，無論已。洪君似頗方嚴，可令善馭之。草草。

洪副使

連得黔省所傳，情形大異。令人駭然。得教則尙在疑信之間，猶可折筆使也。大抵此輩，非我族類，即妒功而矯命，難謂無之。若顯然爲逆，名利兩失，恐其不敢亦不肯。惟以恩信紀法，時中戒之。料夷狄之邦，無不可行也。背水爲營，既不力戰，又不守橋，自是我軍之疏於計。而盡委之他人，鄙意終不謂然。何如何如。

魏監軍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陳總兵身爲大將，手握重兵，不能便宜進兵，而爲人東扯西拽，幾如招商店中之術。世有此理乎？爲陳帥言，不佞任將，金石不移。誰敢撓其權者，即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此時想已入播，有文從葦江路來，二日即可達也。

詹副使

兵已入播州去路更遠。即二夫一兵亦不宜吝。只要目前完事。便是一勞永逸。若少有鬆慢。則前功盡棄。即渾身是口。說不得也。將官當此時。乃國家安危所係。全要文職官扶持。若與之為難。是難國也。人臣而難國。可乎。龍泉路雖屬思石道。然楚兵自宜楚餉。思石道所餉者。施州衛八千兵。向日黔楚皆不認。不佞不得已。發川銀為之買米。責成思石道運之而已。非黔餉也。今四月終。即滿以後。仍須楚米餉之。蓋楚有漕米。自應濟黔。即以算十二萬之數亦可。若委之於黔。則彼必不能。此楚兵也。楚將信地也。川中已餉三月矣。可常常餉之乎。惟高明察之。

梅參議

大兵既入播州。糧餉十分要緊。須多方轉運。常使不乏。此鄭侯之功也。路既遠。夫須多。若至三百里之外。須一兵一夫乃濟。幸圖之。此一勞永逸之時矣。

劉參議

陳世賢以其為袁年之親也。故令同進兵。若曰即今年監之耳。若以為不可保。則即發來羈之。不宜用也。其家人靜元。正月入播。是未投降時事。二月終方出。今云李元。豈即此人復道之入耶。四周皆我兵。恐亦難入。幸示其詳處。此輩如孤豚耳。何所復難。惟恐驚諸降者。故且牢籠之。不為信義也。貴兵新敗。我輩更宜坦然而示。不疑。若先自疑。則彼親之矣。然貴兵原不足為有無。今川兵皆已進關。會且上圍。無用湖貴也。惟宜日夜供糧。為要貴竹人議。謂其有妒功黨逆之意。不佞以為妒功有之。黨逆尙未可知。若然則鎮雄之兵得無可疑。蔡守遂因水西。而疑及永甯。如此則西石之外。無一可恃之土兵矣。要之事自有機。國自有法。人自有心。正不宜如此多疑。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感者也。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貽人多言水西陽順陰逆。以故賊密不告。我收不援。猶有狐兔之心。今即報彼深入。亦未易得其力也。然亦且駕馭之。令其支吾。而我就中取事。若直責之。則彼且懼禍而勢愈合。更難處矣。黔撫與之敵血為盟。一向以為必可信無疑。龍以為黔撫忠智人也。必且有據。而近亦不自堅其說。直恐其中禍於省城。嚇以必且為駕馭。故龍不敢不以為台臺告。恐有言及者。以備斟酌。然犬羊之性。終歸天威。須牢籠之中。不廢督責。庶可消其邪念也。統惟台臺鑒察。

貴甯道梅參議國樞

賊關外之令不甚行。即有戰者。亦逆黨自戰其地耳。水西之兵威頗盛。無格鬪者宜也。惟報功無級。逼巢無戰。則不可聽耳。詳其意。蓋以勸給我。以助給賊。欲兩下觀勝負而投足者。惟使之而防之。則不蹈烏江之轍矣。來教甚合鄙意。敬謝密之密之。

楊監軍

貴兵原宜一路進。分而為二。其力已薄。安得不取侮。今若恢復河渡。以報難之兵。乘事機之會。桑榆之收。端可望矣。惟力圖之。草草。

宋芳範侍御

烏江之事。昨已上聞。得救甚感。背水為陣。兵既潰。溺自多。但水國之人。多善浮者。亦自多所全濟耳。惟土兵一敗。自有散歸者。難定數也。三月內。劉總兵破楊朝棟。斬級止近二百。而賊中實亡兵士六千。賊中傳以為殺二萬人。此可以觀陣失之難於定數矣。蓋陣敗而兵士借此逃亡。各處皆然。顧飯已破矣。即多少安足計乎。惟是此一路雖敗。無損全師之勢。今各路業以入關。即此路仍卷土重來亦可也。人多歸谷。士會妒功。左使然無故分兵。得關不守。兵無紀律。士無戰心。種種敗形已具。木蠹而蟲生之矣。承差口傳台命。業以心識。即囑各將謹備之。以節意度之。犬羊之性。或欲專功。或欲庇鄰。皆不能保其無。惟顯然為逆。則必不敢亦不肯。而彼中當事畏之太過。至慮及省城。則甚矣。此輩以我之氣勢強弱為順逆。我愈徇彼愈肆。其勢然也。蓋下以為何如。

郭青螺中丞 宋芳範侍御

川兵四路俱入關矣。精兵可十五萬。即有二十萬之形。若得陳李二總兵入。則三十萬之勢矣。此即有善為播賊計者。恐亦無如之何。而陳李以烏江之失。遂巡不進。云奉臺下令持重也。今何時也。半上不下。豈持重之時乎。望借霜威一嚴催之。過此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是役也。開場陽兵先走。又云棄明遠先走。又云謝崇爵部兵先走。總之以怯取敗。乃其本情。若一切歸之黨逆者。恐人各有心。彼亦不服也。先走之人。必須實之於法。乃可用眾。臺下以為何如。水西兵原關三萬。近有瑞士起兵之說。恐不須此。烏江失守。省城可慮。令以所起兵。留在本地。防守省城。不必渡江。已有行矣。惟裁示之不盡。

史副使 劉參議

差人自營中來者。僕人人問之。人人以為兩路餉皆不足。進巢之後。必誤也。果爾則可憂之甚。僕為之廢寢食矣。今宜大破拘羈。多方募調。工食即如前議。全給亦可。宜風火急圖。無再遲疑。僕但求全軍。不責多費。不責擾民也。今令守道於二郎壩。總催兩路運官運夫。令早入營。宜百分留意。至懇至懇。

趙州同

來揭持議甚。如此方為老成之見也。今兵已入關。賊勢大窘。惟要我兵日慎一日。自可全勝。圖之圖之。糧運可慮。何不早言。此何時也。明日張膽。以濟大事。便是忠心。何必慮思。以後軍中事。但可言者。不時速說來。譬如數人乘舟。雖揚帆把舵。任各不同。然濟則俱濟。覆則俱覆。若但各司其事。不相應援。直待已覆而後曰。某失某事。則直有訴之水府耳。

史副使

永甯兵至四萬以上。而夫不及三萬。此其不足明矣。今事已在九分。卻不宜惜費。火速添夫添價。即多費無妨。若糧乏而兵回。即積金如山何益乎。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蔡江不言而自增夫三萬。僕感之次骨矣。昔有築蜀城者。衆疑其難成。曰。但把錢不當錢看。把人不當人看。事無不成。其後城果就。今正其時也。望破格為之。若台江分去米無多。不必與較。若使米有餘。即分之可也。今日之事。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

家有罪。譬之同舟遇風。覆則俱覆。濟則俱濟。若胡越相視。待其既覆而後訴之。河伯水府曰。是某之罪也。何益矣。不佞代湖貴出龍泉一路之餉。亦求濟事而已。人是朝廷人。饒是朝廷錢。彼力不能為。吾幸可以兼之。何苦不一引手。以濟朝廷之事。情急詞迫。要之至理。亦不外是。惟高明察之。守道中路。總催不能為門下代矣。

又

別揭所開二路難易已悉。然此不足言也。今二路已合為一路。一旅脫巾。三軍立散。賊若不滅。該道能敍功乎。但千言萬語。止於免參而已。丈夫行事。先以自參自期可乎。若鄙意。則謂但宜多方處置。求寬然有餘。可乞諸鄰。則成不獨成。是大同無我之度也。不但鄰邦。即本路扣算太窄。兵將亦無樂用之氣。夫軍法與吏治不同。土兵與漢兵不同。秦越人之已疾。老人小兒婦人。因證立方。夫然後可以起死人而名聞天下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微門下誰望者。草草。

楊監軍 洪副使

水西從來善待之。渠亦有忠順之名。自烏江失事之後。黔中傳言。至不可聞。令人疑慮之甚。乃昨有板角關解投降。一人到。蓋賊中老虎軍也。問以播事。云。安三割大水田。賊遣人問以我家與爾無難。何故如此。答曰。爾家得罪朝廷。上司要我進兵。我不敢進。終不你姓楊的幹的事。叫我姓安的替你當了罷。其人痛哭而歸。安三即隨澄堯臣也。果爾。則安氏固無他意。不必疑之矣。播州差人言姓張。水西人必知之。門下可徑問之。見報兵法曰。二心不可以使人。疑志不可以用軍。若人有逆志而遂之。固不智。若人有忠心而蔽之。亦不祥。惟門下留意無忽。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札

吳總兵

昨報取巖門關。甚以為喜。今不知進兵否。然劉將軍初三日與播兵大戰關內。賊兵尚多。想巖門尚未進也。今細訪播州之人。以為巖門路小。管大。輕兵可入。重兵難進。況六萬之衆。魚貫而行。若有敵來。何以接戰。此所謂雖衆無所用之也。且彼此約期。終難得濟。到底兩下成孤軍耳。與其合於關內。不如合於關外。今宜留兵守巖門。而親統大兵。從小水田入婁山關。與劉將軍連營並割。互為犄角。酌量進止。仍一面分兵接南川路之兵來。則三路大兵。合而為一。連營百里。逆賊心膽俱碎。不戰而屈矣。其巖門兵。聽曹希彬。吳文傑。出奇取事。若彼處成功。亦將軍之功也。永甯兵分其一萬。來與馬湖廣浙。及募兵為三萬入婁山。仍留二萬與二將之一萬。共為三萬守巖門。則兩下俱有餘矣。再三籌度。勢須出此。惟將軍熟思而速圖之。幸甚。

鄧知縣

川兵俱進關矣。施州兵久屯板角。恐老則難用。陳德兵又無進關之期。待至何時。此兵本折。皆川中供之。

即令與川兵合哨亦可不然恐久而糧絕人疲是自潰也今該縣宜會同各兵將徑赴其州大灘關等處與南川兵合哨仍先達知高推官彼中路遠不知就中事體何如有別項阻礙亦徑自斟酌行之其錢糧以前長支者姑免扣除以酬其血戰之勞以後仍照例支可也兵難遙度凡事宜取便行之一面差人來報

劉總兵 史同知朝貞

既入敵境步步宜防松樹壩柴山壩乃自圍上關大道今賊俱在圍下我當倚關為營外防衝擊內防包截一而通糧運一而會永合刻日火攻賊必上圍矣若白田壩今已為空地到彼何為且已為水西放火報功有何陸賞乎今大兵前割板橋而止以孤軍當松樹壩相去十里銃礮不聞宜賊之生心也今宜急割近關俟會兵攻圍其南溪口諸處皆有間道可出關外斷糧者尤宜謹防但糧運不絕營柵已固只二三路兵齊勢即大振賊將安往今已行吳帥同來合哨彼處路近通信為易惟南川路稍隔絕彼軍孤又不可深入已調施南兵與合哨當亦可旬日內至也只要齊力不可造次要嚴防守不可少疏工夫至此已是八九分只不失望便保全勝賊有文來支告皆是緩兵之計不必照管亦不必回答蓋回答之文有一些活路彼便執之以欺其下若是無活路話彼又隱之不與人看總無益也多散賞格多發告示論文以解其黨為宜慎之

吳總兵

既得嚴門養馬城不遠矣若破養馬城賊之頭人妻子俱出必有攜以投降者初三日婁山關內劉帥與賊大戰追奔三十里若嚴門兵入賊無歸路矣乃未見接應何也則彼處路險營深不便進兵若大兵難進即宜分兵守之而從小水田來入關合婁山哨已有文去惟將軍圖之又有報羅剛欲圖逆賊而將軍以為須要活的活的固不可得即死的亦未為不可也當令曹副將與土司頭目圖之凡土司之功不可令軍士爭奪之一有爭奪彼以後再不肯用命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入關懸賞已發行其降級割付須查明填給不然可與誰乎破關之後工夫已至九分百凡慎圖劉帥孤軍深入將軍必須照管不然彼如有失亦不能辭其責也聞小水田路尚不通先日曾有行令以一軍接應今不知如何百惟留意無忽錢糧到否如不及可時時說來當嚴督之耳

劉參議

夫之多逃以無正官也即有正官而無法稽查亦難大抵事有綱領頭緒則易尋如正官在則正官責小押運小押運責里排里排責夫役引繩批根有要可尋即有少者或願補或拘換尚可十得八九若無正官彼代押者又多以早快頂義民彼其行止尚不如一夫是以夫押夫不至盡逃不已今宜儘正官佐武嚴督義民管領夫給以價嚴其程限令早去早來不必以日三十里為限蓋令之消解日久食費且盡是寬乃所以成廢也夫或三十或五十即立一有身家頭目與之一單令到即交米給與回照彼處收米官登一流水簿總算不必候一處解官批文方收則夫自無守候之苦矣水運起早處必用多夫一齊轉去

若夫少米多往來不絕又不便也以上事體千緒萬端須理會有頭緒尚可收拾而要則在正官到在夫價給在往來速在收支快如此尚可就完事不然以後且莫知所終矣鎮雄兵聞糧極之甚如必不可用且留之少選發回即執旗官亦可無令去不然恐入山而劫掠運夫反梗糧運是在門下酌而斷之無令悔恨無已時也

張監軍

劉帥於三十日進婁山關至初三日將起兵赴白田壩賊兵忽來大戰先將王芬陳大綱營衝破二將戰死劉帥方知急赴接應大戰自辰至午少歇又自午至申賊遂大敗追奔三十里斬殺甚多尚未報數彼雖報賊數萬問來人言實只二三萬可見賊之精銳止此矣劉帥銳破甚精多打死賊皆馬上馱去亦勅敵說向來所以不敵南川兵蓋專恃此若南川兵遇之危矣今已割營關內以待各路南川兵或可相機合營乎第不知關內路道何如須令探問明白王芬營與劉帥止去五里賊以一兵隔之不令相聞故至於敗是日賊親張黃傘督陣幾為周敦吉之軍所得束傘而走想已膽落矣高推官說賊似已奄奄氣盡者聞此得無咋舌搖首乎

陳總兵

水西伎倆殊不可曉夷狄之性或欲庇鄰或欲專功皆不可知然亦止陰謀未敢顯然助逆也烏江之失自是我兵見賊而走以致奸細斷橋擠之於水蓋背水為陣不立營寨四散搶掠賊一乘之遂爾崩潰可盡歸之人乎劉帥入婁山關初三日賊暗來衝突潰一子營劉帥兩提大兵當之苦戰一日賊大崩潰斬首數百氣已奪矣今將軍宜亟來合哨我兵合氣自壯彼土司觀望之心自息即不為我用亦不為我害也永順二司兵可善取之楚中無此兵則愈孤矣烏江之失所沈溺永順兵以數千計彭元錦當以此水西乃反效其所為耶可以此微動之來人口稟長坎青蛇瑪瑙三圍已克七牌壩得糧無數可供二十日之食即此可以入關滅賊矣此天贊也望之望之

劉參議

蜀兵入關逆會上圍此環而攻之之時也聞川南路火器火藥皆少今以川東所製急送去至即多覓人夫連夜扛棹入營期以三日夜必到為佳糧餉急供之今日使累死也說不得所謂一刻千金者也草草又運夫如不足即當增募事已至此即招怨耗財亦所不顧若但日事不成而不收逃罪然何益乎願以不候計之夫至三萬而不足此非不足之患而不均之患也逃者不能盡究而往者才免獨累延捱者且苟一時之安而勤動者已受無涯之苦彼此相視以為固然即再增募愈多而愈不足也今宜極力清查極力催償非責正官俾之行法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且告以賊亡在旦夕一來便可完事若不來即賊平之後仍根株究治長柄大牌處處曉諭當人心悚動而可望子來也惟力圖之

熊參議字奇

兵入關矣。賊上圍矣。呼吸之間。使關成敗。此而趨往。已事如救火。追亡人也。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圖之。

張參政

吳總兵已駐養馬城。與二總兵會哨。賊已上圍。圍下之賊無能枝梧者。大事定矣。料旬日間有佳音也。今惟宜轉餉接濟耳。草草。

分巡武昌道馮僉事應京

衛所軍州縣民快亦兵也。但驟而用之。無益有損。以素未習戰耳。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也。然教又不在于武場。而在戰陣。所謂習憤如自然者也。今宜汰其老弱。練其精壯。日練習之。而稍試之戰陣。經三五戰。則可用矣。楚有苗患。將來用兵未已。幸留意焉。

總兵 監軍 監紀

兵已入巢。賊已上圍。計當不日授首。今將攻圍以後事宜開列。幸大家相商行之。
一、賊圍上不知有兵若干。如兵少則宜急攻。如兵多則宜柝斷路口。使其不能下。而徐攻之。彼知無生路。三五日恐當有變。
一、大將軍滅賊。裝至近圍山頭打去。令其上人人莫必其命。自難久居。
一、圍圍上有一水關。賊先開住。待我兵近關放下街之。不可不防。
一、賊如稱有內變。斬首投降。不可造次取信。須審問明白。嚴兵關下。驗視真的方以為據。其妻子親族俱宜牢固鎖押。以俟獻俘。
一、有名頭目原未投降者。臨時擊獲。即宜處決。以免為害。即有投降者。宜押解出關安插。無令在內。防其反戈相向。應為獻俘之用者。牢固鎖解。以俟獻俘。
一、無論賊已滅未滅。各營將官軍兵。俱宜和同行事。彼此相下相讓。大家有功。若爭功爭財。相戕相攘。除不准算功外。仍行軍法。
一、賊首已亡。賊兵已下。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同至圍上。公同檢視賊之財物家資。登記明白。造冊呈報。仍即封鎖撥人看守。以便奏報充賞或解京。不可恣掠。致生嫌疑。

魏監軍

苦竹關一月前南川兵經過。其州即遣兵一枝攻克。斬首四十。久已見報。今之所克。乃其一月前克過者。譬之明年有人播州者。難以功論矣。四川大兵十八萬。盡在播州合哨。安得有閑。賊復併力苦竹關。此可無慮。惟令陳總兵增清七牌。整隊入關可也。

吳總兵

向以將軍進兵。遲遲意頗疑之。乃不知其一發而中堅也。始如處女。敵人開戶。既如脫兔。敵不及拒。非此之謂耶。快然快然。聞兵已割養馬城。去賊甚近。宜百凡謹慎。彼即上圍。猶恐其下街也。宜謹防之。可攻則攻。可守則守。權柄在我。要之以合哨為急。此時想與茶南二路倚角相應矣。師克在和。望三大將如樂之。

和。以襄大事。僕異日當百拜以謝。聞營中糧少。僕食不下咽。已將各有司革職住俸。責令日夜催價。以後或可不誤。茶合二路糧有餘。永安莊所得賊糧甚多。可惜而食之也。百惟留神不盡。

史同知

二周弁。乃劉帥之左右手也。此何時而可撤出。亦孟浪矣。已止之。總兵之兵。誰可徑撤。劉帥亦自不應也。初三之戰。觀賊連日不出。可見未為無功。但我亦大有損失。頗覺長賊之氣。今須求萬全。以絕禍本。為望。吳帥兵苦乏食。蓋彼處路遠難供也。若永安莊有米。可以給之。二帥不甚和。而此一舉。劉帥切身之利害。甚大。該廳可令其結好。以共此功。即云不佞之意可也。軍中多婦女。甚非所宜。見在者宜發出關。後有獲者。即縱之以懈賊。亦可。亟宜留意。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合江一路糧餉運夫。多半在瀘州。又欠運米至二三萬。此一時糧與夫並進。各民有欲應夫者。反以欠糧不敢到官。理必有之。是兩誤也。竊意夫須出之瀘州。糧可假於別處。今不若將此一州緩其糧。而急其夫。或不必須與夫價。如運糧一石至營者。即准算其糧一石。蓋即以糧價為夫價也。聞該州米價一石至銀一兩。則此數正相當。而民以速運為快。必有不待督責而自急者。事易易矣。惟速議行之。如有不便。不妨明言也。此法行必有包運及折銷等弊。則在嚴查之。有犯實之於死。必不敢矣。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烏江蹙蹙失利。各路進兵自如。關外賊苗。漸已掃盡。川中四路。俱已入關。黔中沙溪路亦已闌入。所未抵關者。實之平越。楚之偏橋。陳李二帥耳。偏橋以糧運不給。平越則慌於烏江而卻步。總之旬日內亦無不入也。帥初入未即合哨。賊輪日併力於各路接戰。往往敗歸。天威所臨。自是奪氣。行且逼圍來攻。賊即不授首。亦必上圍不下矣。上圍則終歸於盡。但盜莽之間耳。惟是九切為山。功在一實。日夜督厲。必求萬全。天意人心。料不相遠。內所報水西戰功。係貴州移文。亦止據其自報耳。未經斬級。終屬可疑。惟目下有報水西與賊大戰。賊復大敗者。則審問頗的。蓋事勢如此。彼亦不得不為我用也。尚俟嗣報。統希裁督。

詹參政

川兵盡入關。楚兵獨以乏糧不得進。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得極力催之。運夫與之價。彼尚不敢逃也。凡用兵不可太惜費。蓋費多而早完。比之費少而遲完者。大不相同。前已言之矣。彭元錦有文告糧。似是並折色亦欠之者。此子近為賊殲其軍於貴州。一弟死焉。疑恨方深。正可使之。如彼再調兵來。不妨供之。運夫如無見銀。即令民間私糶。而許以減免正糧。無所不可。事完自當破格恤之耳。聞軍中怨苦之聲。不絕。何以責其用命。幸力慰之。若令番令賊逃。吾輩即死不足塞責也。草草。

陳總兵

昨差人來言。瑞瑞青蛇等國已破矣。近聞乃猶未也。此人敢爾說謊。可恨可恨。願以鄙意度之。此三國恐目前未易下也。蓋自貴州失事之後。我氣反奪。賊氣反盛。兼以賊顧其妻子。有必死之心。久與相角。恐至

挫銳而戰時不無可慮。不如因而招之降。其有從者散遣之。而頭人令立功自贖。或易為力也。但受降如受敵。須謹慎之。聞諸賊久已願降。而將軍未至。無適為主。往往將其講事之人殺之。以至於此。今宜相機處之。無令失時。生員王遠。奏民周世祿。皆原係彼中人。可以問之。願兵難逃度。在將軍審處之耳。川兵四路已入關。賊已無能為。而此輩又不能歸。播亦易為招。然此三圍未下。將軍終難長驅。恐其議吾之後也。

謝監軍 吳總兵 趙州同

報田氏出降。此詐也。逆賊心高氣傲。其妻張氏一有淫聲。立令人碎其屍。田氏若降。知落誰手。彼戰不勝。當一火焚之。而後自殺。豈有任其投降之理。初二日約降。劉帥至初三日即大兵來。今之約降。非欲劫營。即欲交兵。非欲緩我合哨。即欲乘來降。而衝營取事。必不可信。而信之且約降。期萬一臨時以一民婦乘轎來。何以應之乎。大將領兵。惟敵是求。各路方會哨。而此約降。何以齊力攻賊乎。今後當一力攻賊。其頭目及賊苗約降。或可信。仍須防之。若賊父子妻妾約降。決不可信也。前宜慎重。後宜隄防。糧道必通。哨探必謹。若稍有驕惰。則九仞之功。虧於一篑。即死不足塞責矣。

劉總兵

我兵深入敵境。全在各路合哨。應援。前茶江路初三日與賊戰。合江路未到關內也。合江路初八日與賊大戰。茶江路已久駐關內。有成約矣。乃竟不聞應援。何也。問來人。言是日若北路有一枝兵包截。賊可盡殲。本部為之頓足長嘆而已。今日將軍利害。比他人不同。歲裏播賊焚東坡。京師喧傳。以為是將軍害陳帥。今日吳帥有失。將軍即百口無以自解矣。左右掾書諸人。恐有誤我事者。不可全信其言。以後望盡釋舊隙。力建大功。此亦將軍之利。不止為國家也。不然。恐不知所終矣。程焯欲用之幹一事。可差人伴送速來。草草。

史同知

程焯殊未可信。人多言其降。為應龍所使。今應龍三使人於劉帥營中。專為此子。已令之通附於帥之家。人寫字者求退兵矣。又言王芬之敗。亦焯所使。令劉營遠地。可密查之。仍密以此示劉帥。今茲之事。渠身家性命所關。勿為人所賣也。程焯今託以取來用。可密令以的當人伴來。此字火之勿洩。

楊監軍

安楊二氏。先世原為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為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為羅鬼。與同盟也。其後楊氏奉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寄拜於時安國亭老且死。疆臣立幼不省事。其日把多受其金。故每為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茶江後。以所得子女送之。初一次受之。風氏不知也。第二次送之。風氏知之。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人而御之。此老婦亦有識矣。勦事起。楊氏深結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莊。少不得借我一餐。以前前伴蓋前日報焚桃溪。正此約也。今年春風氏三使人勸之。應龍叱之曰。彼老婦何知世事。疆臣亦使人說之勿反。曰。彼孺子何知。雖伴拒之。而實陰結之。四十八枝頭口皆有禮。又送以一三足銀鼎。動其心。

臨發兵又厚餽其土把。即漢把亦只得依違其間。不能自主。且懼禍也。堯臣以在外府。始皆不與其事。又急於立功。其人頗直。故直抵大木出。已非初約。至殺其使而激之怒。遂爾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銀十預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則事尚在猶豫。此宜直諭堯臣曰。爾已立大功。得榮名。無為目把所賣。使勞而無功。則堯臣必且發其事。而目把無如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疆臣喪目喪女。其目把多以負楊氏盟動之。今可直謂之曰。此天之所以罰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別禍。彼無不信者。統惟留意。王鳴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劉參議

昨吳帥有稟來。言該道欲照南川例。人月給米二斗。軍士不肯。此不可行也。此例發於高推官。止行之南川路。蓋該路皆土兵。其數原不足。米多則無用。故以折銀為例。即其同路陝兵募兵。仍支三斗。永甯雖土兵。而近其家。以得米為利。亦不肯支二斗。今仍支三斗。茶江路全支三斗。若合江路漢兵多。即土兵亦點過足數者。若月給二斗。必不足用。宜其不肯。今宜催運米。不可減軍食也。連日見李同知報來。全無起運之米。心急如焚。計此後又必有數日絕食者。於時深入久駐。野菜已盡。何以自活。不可不急慮也。今賊萬無復出之理。近地一帶。守隘護餉之兵。皆不可用。移而送之。二郎壩。至巖門一帶。防護審賊斷糧。庶為有用。急行之。王壘諸事廢弛。必宜更易。今不得已且用之。即賊平。而此地仍須得一健令也。彼廢事而媚民。宜民之稱之耳。鎮雄兵李萬賓與安慶潤不和。畏其殺害。自投渝城。稱兵一千。點之止四百八十。其他想類此。可一查之。聞安慶潤旋招補。即告以不必補。只減數可也。李長年兵報一千。點只六百九十。汰其不堪者。只四百九十。川南調來兵。到此只得一半。可見彼中募兵。一人皆兼二人之食矣。及今時時點查。不為過。省一人即省一人之食。添糧不如減口。凡理財者。自其毫釐。而積之皆有用也。何如何如。

張監軍

賊勢已急。只要我應之不失著數。則無不平者。最急在合哨。合哨則眾寡不敵之甚。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矣。此時賊兵實不滿三萬。而我川兵實已十四萬。蓋五倍之矣。何懼彼哉。惟是陳總兵尚攻長坎等圍之。賊未下。不能入關。第令可破則破之。不能破則與相守。而以計降之。勿令輕舉。致之得志。反入關而向我軍之背。安氏此時更無助賊之理。我川兵可唾手取賊矣。惟悉心調度之。高推官亦有文來。令糧從婁山關運。可就彼分布安營。亦即入婁山關調度可也。

陳總兵 魏監軍

連日得報長坎諸圍之賊未下。此未易以力角也。彼妻子在上。勢必死戰。我軍士孤懸。恐有怯心。一不相當。大事去矣。今川兵已入關圍賊。無不知者。賊知之。其求生之心更急。我從此而招之。甚易也。既降則可長驅入關矣。若彼不降。則宜厚集精兵。而與之相拒。或令之自相鬪。或乘隙而來攻之。必計算萬全。乃可得志。不然。寧羈之。無使人關添賊勢。亦未為無功也。聞彭元錦已出。宜厚撫其口。把用之。又聞桑植容美之兵將到。不知可用否。昨誤聽差人言三圍已下。故調施南兵入關合營。旋知未下。復差人止之。今

想仍在彼。若此數枝士兵合乃可圖賊。大抵要相機戰守。不可輕易。致有不便。為佳。惟力圖之。草草。

張參政

大兵已在賊境。久駐恐有他虞。不如一舉撲滅之為快。各將不肯向前。恐克期不定。致有參差。故不佞欲抵關親督。非得已也。一面收拾。諸凡俱不必齊整。草昧之時。豈宜粉飾中軍。坐營官舍之類。草行踳宿。何所不可。不必為之經理。為災地之累。別教已領。並復。

馬總兵 高推官

在賊內地。須與茶合二路割營相近。彼此應援。不可在孤懸之處。恐賊來衝。而彼處應援不到也。陳李二帥。外賊未清。尚不得來。只川中三路合哨。自足制賊。莫望湖貴。恐至誤事。又湖貴未入關。則火燒州平天坎之賊苗。恐夜有從後偷營者。宜四面照管。或移營近茶江路。而糧即從婁山運。庶萬全也。三路既合。聲勢已大。只不以一路當賊。賊自無不滅者。克敵制勝。只在此時。圖之。

支簡亭中丞

川兵已盡入賊。雖東支西吾。已覺狼狽。陳帥為諸國所苦。不能疾入關。亦只得聽之。向之八路。乃全無可恃。仍是川兵獨當賊耳。王鳴鶴已調令赴貴州。已不能軍。又此將為郭青翁所題。今又索之急也。亦可為楚省餉矣。草草。

史同知

聞劉帥以松垣之敗。頓有怯心。初欲移營關外。俟秋圖之。後懼有不測而止。果爾則渠且身無處所矣。賊已無多。川兵十四五萬。尚不能滅賊。若一人言。豈但為沈尙文已乎。彼所畏死耳。願死於敵。即死猶香。死於法。即死猶臭。死於敵。死一身耳。死於法。並其家且不保矣。況賊已垂亡。我已必勝。進而向敵。固萬萬無死法也。又聞曾多布金錢於其左右。而程焯黃三輩。皆為之惑。惑遊說。恐帥不察。為人所賣。並以累該廳。可密與言之。

高推官

壯哉此戰。遂能抵海龍岡上。養馬城也。賊當破膽矣。吳帥尙日與賊戰。劉帥自初三一戰至今。僅僅自保。故能復萌。已嚴檄責之。若再爾。則向方及之矣。賊言投降。係詐。每每投降。書而兵即隨其後。受降宜慎。若言會降。並其妻子降。皆不可信。以本部計。此會非關門自焚。則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也。今惟有合哨夾攻耳。

郭青螺中丞

二稿已領。弟再以楚蜀事入而報之。不敢沒安氏之功也。若以後功次。丈仍令使者從此中來。一同報之。或弟處發稿。總報之為宜。昨支簡亭丈以丈未會。遂急急報去。亦送稿來。則一功而兩報。重複且不雅。恐都司有議也。王鳴鶴如到。徑可令代董元鎮。昨弟尙以一牌行元鎮候代。以彼中無人。兵柄不可一日無所屬也。藍芳威才略志氣俱可。取而不甚穩。行當發去。安氏兄弟。弟行文以千金充吾兩人之犒。而隨

澄卻賄一節。又令該道製一忠清紅旗與之。令出入載於馬前。諸所鼓舞。不遺餘力矣。第恐犬羊之性。終不可測。昨無端而請糧。彼受門下萬金之給。入之囊中。顆粒不以享士。幣藏錢糧。豈可投之於盤乎。已行該道切責之。大抵此輩要恩威並用。早破其奸。方可為江關之破。只為少一撤。先防其妒功。若說破。則不敢矣。聞銀已差人迎之。令徑解黔。川兵圍圍已久。李應祥遲疑不進。何故。先是丈議會陳帥。與之全掃四牌七牌。彼既違約。今陳帥為七牌所苦。不得進。彼亦不與夾擊。弟以一牌切責之。而彼反極誣陳帥。此人跋扈。不下劉總。何以處之。敬請教。

史同知

劉帥關外之戰。頗力。關內殊覺不振。似以初三一挫。而銳氣頓盡者。連日接其稟帖塘報。皆收點一片虛詞。全無實事。又謂亟催各路並進。尤為可笑。今川兵十五萬。連營十里。尚不合哨。不應援。不出良心公道。為國滅賊。反講口舌相排擠。則湖貴即來何益哉。此不過坐延時日。幸人有敗。或為賊留一線生路而已。不知本兵已有以待之。一有參差。奇禍立至。今不能借人以助己。而反矜己以誇人。何其愚也。可善開諭之。如竟迷而不悟。則亦只有法耳。高推官一二千之說。即是劉總兵八九萬之說。此皆不足為憑。亦不足爭辨。總之賊兵原只四五萬。今收殘之餘。不過二三萬。彼凡應敵。必留一半守圍。此其多寡。居可知矣。三總兵領十五萬精兵坐守。不敢向敵。而自家譏誹虛挾詐。無所不有。不知朝廷高爵厚祿。養人何用。尚不如逆賊養苗。至今猶為之盡死力也。人各有良心。心各有公道。幸與時申明之。若此事不成。本部徑以向方行戮。而後待罪。豈肯為人所賣乎。吳總兵所領兵。忍飢苦戰。甚為可憐。有米當借之。毋立而視其死也。

張同知

既發之米。算為實數是也。但自縣至營。動須一二十日。彼口與腹。亦肯算為實數乎。此宜沿途設法催餉。日夜周流無滯。乃今以一册算數了事。事益不可為矣。

蔡知府

今日之事。吳帥可謂全勝。蓋關外宜招降。關內宜力戰。此大機宜也。陳帥雖屢報首功。至以千計。而不善招降。遂令關外之苗。據圍不下。反礙入關。劉帥雖關外再勝。足寒賊膽。而入關不戒。為賊所襲。子營衝。將殞。後雖勝之。不能掩敗也。吳帥關外以不殺為威。招降數萬。兵不血刃。而入險關。入關則又先居高陽。屢戰皆克。且身先士卒。嚴飭軍法。致三軍枵腹。應敵無敢後者。雖古名將。何以加茲。第近日似以深入為悔。反謂我恐之。則可笑矣。今惟有合哨為急。劉吳二帥原有隙。當此之時。宜令敵血同盟。各出公道。心相援。相濟。又須時時開營之。令以公事為重可也。初八之戰。劉帥不援。已嚴責之。再爾。則參之矣。糧運不給。為之食不下咽。瀘州守已革職。且令押夫入山。又令茶南二路借米二千。高推官有義氣。必不相負。妙米魚鹽之類。久已發去。何未解到。再誤。當參該道耳。營中事時報來。任勞任怨。正在此時。無復疑慮。草草。

吳總兵

開刀兩月止南川龍泉烏江三路抵關各路無至者因移檄以山幅爲辱蓋五路通行不止爲水合一路也劉帥遂於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將軍遂於初一日入巖門本部方喜以爲二帥尙有丈夫之氣乃將軍以入關爲悔乎聞入關後將將有具稟請回者將軍怒而欲參之今奈何反成疑慮也賊兵不滿三萬敗殘之餘勢已不振我兵只水合二路已自七萬不曾倍之但申軍令鼓士氣賊其如何劉帥撥弄機械認稱合哨徑不以一兵應援已數其罪而責之俟看其將來作用何似聞廣兵戰甚力有以一人戰三人而盡敵之者可重賞之懸賞正爲今日也又聞土兵之戰不力豈曹吳二將欲坐觀成敗耶據實報來糧運不繼憂心如焚已將瀘州守軍職再不繼當參該道聞夫役已源源而往但恐不卽至已行令茶南二路各借米一千劉帥或不肯高推官有義氣端不負也可發軍徑於二路取之耳賊謀甚狡恐衝我守關兵或絕糧道宜多方備之夜劫詐降尤宜在念也

劉參議

吳帥有稟來催糧其詞甚哀苦令人惻然動心恐數日後當不能支則禍在兵將而罪在文官必須先擊邵知州李同知而後參之恐亦不能不累該道也奈何張同知報一册來稱運過米數可支至五月但纔出門便算數彼豈能飛而食之乎該道宜速催之無宜坐待是待禍也運糧一石准米一石亦似可行而瀘守難之不知民間以爲何如諸凡宜速計萬萬

高推官

劉帥恥其松垣之敗不無幸人同己之意以故兩哨有戰皆不應援已嚴檄切責直數其罪且令史同知開臂之矣既在同事又入賊巢凡事宜包籠之且令爲我用昨會兵之文雖佳然語多譏諷彼不能無恨此非成大事者之長算也取得其道狙詐成作使幸留意焉

劉總兵 史同知

四月初三之戰我軍殲二將領一士官兵士數百人千把總且勿計此其敗亦不小矣雖旋即勝之斬敵逐奔然首級無多不足以相當也當日即欲題奏以爲功在垂成而論罪恐都門又生議論故少待之今半月以上矣既無應援別路之功亦無本路進取之事不知何以相準昨塘報中掇拾奉綴全無事實至以陰平襄匪之事相比更不相等此不足取信於本部況可取信於按院乎今爲該路計無他惟是虛心克己結好兩路或併力夾攻或相機取事只要目下成功無論何人成功皆是該路之利若再遷延時日捏報支吾甚或坐觀成敗別路有失則百口無以自解而部科且起而申前說將不知所終矣本部從來在邊事事實報事爲將官任罪必不爲將官朋欺此天下人所知也慎之慎之

張監軍

昨有文來云自土坪發今想已到營矣賊勢已衰三路皆敵不過再一夾擊必上國無疑而我之將領不齊心不合哨不應援久之恐反爲賊所乘非細事也今在彼可先調和諸文武令之同心共濟彼此應援

御日日提亂之彼將自救不暇其下面小國如龍爪苦竹養馬之類或取之或降之則勢孤而心搖矣劉帥經挫志氣似灰可以利害動之高推官只是出語不謹如前會兵之檄過於譏諷安得令人樂爲之用此皆不可不一論之今令守道去監之敵血爲盟但其到尙遲惟力圖之不盡

魏監軍

聞陳總兵已打破三國獨有青蛇未下業已在掌中矣該道尙未知耶蜀兵三戰三勝見攻海龍圍逆賊坐而待死無能爲也想總兵刻下入關該道便可相從軍中事冗百務經心知勞神慮至於憂謔畏讒則不必然此國家大事吾輩但得了此即死亦甘心況其他耶韓魏公定策兩朝人曰事不成奈何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古人嘗事族且不畏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爾疑畏所以事鮮有成即成亦不光明耳願與該道共勉之草草

劉參議 附

餉乏事急不可以一途取若守株待兔決西江以活轍當求之枯魚之肆矣借夫甚便川東見用之城市排門夫貴州見用之茶江路至用及護餉守城之兵此皆可通變以救目前者惟在行雲流水當機立斷不必商榷歧路回車千里坐失此善喻也船運米雖多而夫卻少昨見一運米一百八十石用夫九十人若到彼下船陸運六轉此一百八十石一月猶未能盡至營也宜於水次盡處預屯多夫以待至卽一擁入營方佳此最要緊李萬賓所領鎮雄兵已發回陽爲發之緝麻地方至彼以一文徑令回彼去家近自樂歸又不爲若若先知其不用則一路騷擾矣晏慶潤等兵亦當如此打發須後令安營未到此時賊已垂亡彼降安得不真羅剛已爲賊囚禁久矣

陳總兵

四圍已下其三青蛇雖險如在掌中矣或招或勸惟其所爲但求早下七牌既淨便可長驅入關蜀中諸大將攻海龍圍已久只待將軍收功時哉不可失也

辰常兵備道王副使應霖

謂會得志於黔併力於楚非也川兵入關賊已上國環而攻之不日且滅何力之併乎涪潭餘寇原自不多以楚兵勝怯遂致通誅今各國亦已下矣兵入關糧更急須倍常餉運無令乏絕容美施州之兵入關自在陳帥麾下永順兵如不可使任陳帥去留之蓋賊且亡亦無須多兵也但我輩不可以無糧遂滅其兵兵須將官自爲盈縮耳

史同知

向以劉帥入關半月坐觀成敗故切責之近乃報有小國之功差強人意但聞將領不和彼此相欺今在賊巢豈可若此宜與蔡守高推相結而匡正之令同心戮力倚前角後方有濟也蜀以三將擁兵十餘萬不能克一國而令水西垂涎其間不亦可羞之甚乎

洪副使

水西、觀時勢者、彼見楊氏將亡、安得不為絕交、此其所以為水西也、若與兵之初、即以大義滅親、毅然長驅、則忠順之名、萬世不磨矣、惜乎其不出此、蓋士把誤漢把、而漢把誤疆臣也、所幸不遠之復、尙足自解耳、賊有敢死兵二萬、此尙義初出時景象也、今已散去、想不及數千、已上圍自保、直坐而待斃耳、尙義原非投降、豈得免死、此等入、皆宜為獻俘之用、勿失之、草草。

劉總兵

今日之事、賊滅則大家有功、賊不滅、則大家有罪、至於將軍利害、更比他人不同、前日約南川兵會高平、而竟負之、自是不是、監軍道之言雖甚、然自是正論、不可以為有成心也、彼一言半語、便受不得、如功不成、賊不滅、科部千言萬語、紛然而起、將軍又於何處分辯乎、今將軍與永合南川路皆不和、又與監軍不和、難謂盡是別人不是、今日史同知揭來、言賊三日可克、但必欲本部親見之、此語若令他人聞之、不又以爲狡乎、既三日可克、即宜克之、何必待本部親見、凡幹事說話、都要從實、與人皆要和、帥克在和、念之念之、本部亦且南矣、若本部至、而賊不滅、徑以尙方從事、不欲親見之也。

詹參政

近有自營來者、言糧幸不誤、又三圍已克、亦可因糧、但我之運糧、仍須照常、不可靠其因糧致誤事也、黔中一府尙不如各省一縣、夫亦不多、只可資之供施南八千、及黔兵之運耳、楚兵之在龍泉者、恐不能供也、當與該道議妥行之、且兵既入播、則糧只就近一路運爲便、即板角一路、亦可改之從三渡關運、不必經由龍泉矣、惟黔運用思南夫者、方由彼耳。

史同知

南川失利、該路援之、是矣、既援之、即曰乘勝取關可也、卻又於稟帖報援南川、於塘報報分布克關克城、兩下皆占便宜、如此舉動、欲人之不恨不爭得乎、凡事皆宜實做、寧可讓人、不宜欺人、劉帥似不知此意、該處日與篋之可也、帥克在和、今劉帥以一人之身、與吳總兵、張監軍、高推官、皆不說話、世間人豈皆不是乎、若各路盡去、劉帥能自成功乎、即今日能自成功、前日能獨進至今日乎、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家有罪、而劉帥利害、又與他人不同、奈何其不自知、至今猶欲與人相爭專功、而不認錯也、既云三日可得賊、即宜得之、何必要本部親見、近於戲矣、本部且南、若至而賊不滅、徑行法耳、不能待親見也。

張按察使

入營甚速、令人快然、賊已無能爲矣、今所慮惟是各將領心不齊、又有無恥之人、攘功避事、無所不爲、該道到彼、可以天理良心之語激發之、仍令敵血同盟、庶可少杜其詐、又攻圍無定向、兵多易爭、今分爲八處屯紮、定爲前後夾攻、庶可得賊、而無爭攘之患、惟酌行之、所開三款俱妥、即隨宜行之、昨將領有倡爲請本部入營親觀取賊之說者、此欲延日留賊、以遂其私、可徑催令上緊完事、無令以此借口、有事不時報來可也、草草。

梅參議

向見陳恩、知安氏無他、恩雖不甚明義理、尙能識時勢也、凡人之情、無害而後求利、無失而後求得、若不計得失利害、而一意其行、以速危亡者、惟楊應龍爲然、此乃間氣所鍾、不多得也、執此以揣安氏、知其終無他慮、況今日乎、烏江之事、安氏幸災有之、加功尙不可知、彼將士恥敗自文耳、劉經入關、賊劫之潰一子營、後力戰乃勝之、擬恥其先潰、亦以安氏爲詞、僕謂之曰、安楊已破而矣、無庸借口也、後知其二十九日之戰、乃愧而噤口、烏江兵將皆遠不及其山、將不在行間、兵亂行而掠、敗固宜然、將誰尤焉、今播賊已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保圍上耳、安氏初以無糧退、見川兵勝、復回攻圍、欲以分功、自當任之、不必疑也、貴州近爲安氏破功、卻又過於鋪張、馭夷自有中道、畏與徇不可、政恐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密之、有機事時教之、必不洩也。

總兵 監軍

暑已深矣、賊已散矣、一孤圍聚數千人其上、六大將領、三十萬大兵環而守之、莫敢先發也、從古以來、有此事否、今三日不完、期五日、五日不完、期十日、十日再不獲賊、則何以自解乎、計文到無不滅賊之理、今亦不必瑣列攻取之法、止將賊滅後事宜、開具於後、幸大家商行之。

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蹟、若查無踪跡、是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捏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

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衆驗視明白方准、不得信口捏報以亂眞實、違者罪之。

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圍上、檢視賊之財物家資金銀衣服、各另封鎖造冊登記呈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鎖冊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

郭青螺中丞

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

平越哨之功、同前沙溪哨類報之矣、既破黃灘關、便可長驅圍下、乃猶割營不進何也、夷狄謂賊上圍、使費歲月、以弟計之、彼圍周圍不數里、吾二十萬之衆、力可移其山、恐無俟歲月、但恐遠遠割營、如應祥輩者不少、則須以歲月計耳、安氏至此時、不得不爲我盡力、以後效功、望無過於爲彼鋪張、恐難於收局也、密之密之。

梅同知

前該處議只算數費、成州驛官而考其成、本部因知其有今日矣、運夫日領官價、便如雇工人一般、只當按日計工、則營中米自有餘、今不以日計、而以月計、又令足數而止、脫有不足數者、何以相補、若事已誤、只貴州驛官亦無及、今宜改前法、仍處處人人計日算工、自可無誤也、此事至大至繁、須臾手足爲之、若只總其大綱、則此中袖手之日、即營中枵腹之日矣、行百里者半九十、兵在關內、無可因糧、宜百分加意可也。

張監軍 張按察使

連日詢問圍前難攻。圍後易攻。水西只在後面。想是渠知此路。水甯人亦知之。但二十司兵相見即相殺。可以漢兵隔其中。自不妨也。前面找箱放大礮火箭於圍上。以打其人。燒其房。後面填壕過兵。不兩三日。賊成擒矣。只用攻圍法。賊自可得。招降亦難。待其內變。不知何日。恐我外面兵多有別事。則又費收拾。只早以力取之為得也。好望好望。聞將領不和。甚至欲治兵相攻者。豈欲為賊助一臂力耶。教之教之。

史副使

各處米來。足為一快。然當此青黃不接之時。求無不應。即有司之勤事可嘉。而小民之茹苦亦已甚矣。今惟有催之早完。俾一省之民。早出湯火耳。營中不喜食火米。小民又苦出火米。曾有一文查之。該道亦未報。今所徵火米乎。白米乎。今改之已無及。只得一問。又米至三十餘萬。此其為折色幾何。皆下年有倉口之糧銀也。今徵米折色。何以補之。仍望計算見教。宜撫兵有不妥處。可就彼查禁之。彼士司畏法。但差人一說。彼自斂手。如墨帖進營之事。該道一聞。即宜禁之。今亦行一檄督責之也。守道駐大灣便。彼何不來一講。當與商之。播州風氣。似無可慮。問其人。五六月亦涼。卻勝此中也。今諸監軍監紀皆在彼。不以為苦。可知亦善地矣。

沈按察使

烏江之事。水西幸災有之。加功未也。將吏恥敗自文。借為口實。人信之。舉國若狂。然亦賴有此。不佞借人言責之。而水西大懼。遂殺其使。而與之戰。近又計誘其心腹。執而獻之。又斬其通播之把目。而梟之王嘉猷之營。以王嘉猷亦通播也。人情若此。不已急乎。向日有以用水西為慮。恐後難處。不佞答之曰。無慮也。不日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今果然矣。陳恩之稟。亦急於自明之意。門下所答。甚為得之。今賊已上圍。固亦可攻。不專待其內變也。方促諸將攻之。所恨者。諸將各有爭功之心。恐反壞事。駕馭此輩。更難於勦播。若其不馴。惟有劔耳。欲與門下一面計善後之事。不知可得一來否。附問。

魏監軍

三圍既破。此時尚無入關之報。何也。二省人投播如虎。乃並死虎亦畏之。如賊已上圍。自保。猶云其第三子守三渡關。海龍圍下皆我兵。其第三子他日何以上圍乎。施州衛兵日日在三渡關內劫掠。倘復有一人守關乎。既入關。則偏橋龍泉合而為一。兵可四五萬。永順兵如不用命。竟發回。而他日參彭元錦違令之罪可也。蓋攻圍無用多兵。楚中糧運又難。可徑與大將議行之。陳帥破青蛇圍之法。可移之以破海龍圍。幸急入。若令他人得賊。而此路猶在關外。豈謂無功。然終不得與海龍圍下諸道鎮同日而語也。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以八路進。賊勢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鏖戰。三月二十九戰。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戰。茶江兵。此二枝於八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劫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俱重傷。但士司恥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

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為備。至初八日捲土來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苗而誓之曰。爾輩不為我盡力。我今上圍。任官兵殺爾矣。衆苗曰。合江手硬。茶江銃狠。委難相敵。明當敵南川耳。至十一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先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圍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圍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茶江兵至。盡堵其圍下周圍之子圍。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圍下已無苗。賊惟率兵保圍。然無足慮也。田一鵬楊兆麟等五十一人。刻血為盟。謀內變。已差人告高推官。領有執照矣。內一人楊一元者。泄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事遂不成。然自此心腹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面攻之。彼事急。不自焚。則為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西原是觀望。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簪弄。龍直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率兵隨川兵攻圍。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為我害。即佳。況且為我用乎。今而後但當問緩急。無復復利鈍。然龍亦且謹之又謹。以圖萬全。賊一日未死。未敢一日安枕臥也。臨楮可勝惶悚之至。

又

賊已上圍。勢在必亡。善後事宜。謹先開款呈覽。伏乞批示。以便遵行幸甚。
一、先雖有旨。不必改土為流。明係鼓舞各土司使之用命。今賊已滅矣。若不改土。付之何人。應於播州立一府一縣一衛。內立一道一總兵彈壓之。其周圍地方。隨便立一二州三五縣。隨宜設立。要在安當。以七分屬貴州。以三分屬四川。蓋貴州瘠薄。以此補之。而近四川者。又須從四川治為便也。
一、五司為禍之首。已為賊殺絕。其存者。查係原長官的派。於設流之後。隨其強弱。或加以土吏目士巡檢之名。去其長官名色。使他日不至生事。
一、係楊氏族。除勦殺外。有殺不盡者。遷之關廣地方。不復令得留播地。使後人有與復之議。係苗人者。除勦殺外。餘歸之原土。不令留播為害。惟五十四里之人得留。但其人亦不多。必有曠土。應查其四方流寓之人。應發回者。發回。應存留者。存留。如再不足。或附近地方。遷民以實之。
一、投降之人。原有賞格。今難失信。如袁年王繼先。袁登安。德羅國明等。原係長官。各有地土。大兵未動。先已投降。今既改流。亦難令仍長官之舊。若降為庶民。又非初議。或授以千百戶之職。發之別衛所。令世其官。議者必以為此皆賊黨。賞之太重。但彼若據地相敵。未免費力攻取。如偏橋路三圍不下。陳璘至今不得入關。則投降之功。不下戰勝。從來賞功有此款。未可廢也。但向未知諸人意。向若何。臨時再酌處之。
一、旨意有土司。應斬應龍者。即承其爵土之說。原為未動兵時。彼能自己承領。不費朝廷之事也。今已與人動馬。耗費錢糧。無算。播州兵已盡。地已平。賊只在圍上。他日縱使土司中有乘機邀會。得其首級。不過如呂馬童之類。只得賞格中恩典足矣。必不可拘於前旨。

江續石中丞

陳帥攻三圍。其功甚奇。畢竟是老將知兵也。關外已潰。計必入關攻海龍圍矣。去之漸遠。糧運益難。萬惟

留神督催。但一二月糧運無誤。賊無不盡之理。若此時少有乏絕。則兵不能久屯。九切之功。虧於一篑矣。關外尙可因糧。關內無糧。可因。此須我輩自己下手。莫付之司道也。弟日日只是催糧。所以川兵得早入關。萬望兄同此。會稿請教。乞同上之。再一疏。則事畢矣。

劉參議

廣兵虐運夫。何不早言。今當令大將禁其後來。而不責其前事。彼自相安也。劉昇所言。是實事。魏光祚所言。則彼無才不能料理耳。奢氏之玩。即當皇之院道。移之士官。奈何飲血成病。此人似不堪此任。宜早更之。前孫知州來。及近按君來。知貴道爲運事。備極勞瘁。誠憐念無已。然亦無可奈何。古云鞠躬盡瘁。今日乃知之耳。僕自有事以來。夜忘寐。日忘食。五官百骸。且忘其爲我有也。亦無可奈何耳。幸事有九分。只努力一二月。自可了。幸共勉圖之。囑囑。

張按察使

連日營中寂無一報。不知所幹何事。今無他法。只是日日攻之。更番迭進。使彼日不得食。夜不得寐。以大礮碎其樓櫓。以火箭焚其房舍。彼精神已疲。心膽俱碎。不亡何待。乃各將或欲行其私。或欲專其功。人各有心。坐淹時日。不知此事一成。大家有功。此事一壞。大家有罪。何其愚一至此。可力督曉之。自到之日。即歛血訂盟。日日夾攻。十日而不下者。未之有也。水西於此時可保不助播。但恐其爭功妒功。妨害官軍及永甯兵。則須明諭之也。已有行於楊監軍洪兵道。內有公文言之不盡者。須與張監軍而會二君。一密言之。入城之禁已行。須在彼徑行申明。令各大將自爲法禁。乃可不即遠行一撤。亦未必有益。望之望之。

張監軍

賊如釜中之魚。烹煉直須時耳。連日略無音耗何也。彼圍周圍皆有高山。有反高於圍者。何不架礮及火箭打入而焚之。後面有路。既可挖斷。亦可填平。湖貴兵此時想已到。三十萬之衆。即海亦可填。何況山溝乎。日日更番攻之。晝夜不息。彼倉皇無計。非內變則自盡矣。此時賊說出降。決無此理。不可信也。彼不死而付人生剛之乎。即田氏之降。尤不可信。彼不令其與同死。而付之他人乎。此皆支吾延調。欲以老我兵者。絕不可信。以贖其計。水西累有戰功。此時既不可卻之。在彼又恐其壞事。已行文約束之。可而會楊道洪道。與之密言。令止防閑其爲害。卻不可如前過於作使。令後來難處也。諸將亦各有妒功之心。須調和而防禁之。此時更一刻放鬆不得。幸力圖早結。萬萬。

監軍道

後路易攻。水西占之。可與楊洪二君言。令諭之。彼能取則取。如不能取。則與官軍迭攻其地。無至久占誤事。何如何如。

吳總兵

播賊造逆。固罪與師。皇上託重於本部。本部託重於將軍。此原欲翦草除根。蕩平爲效。非如南倭北虜。一戰取勝。驅之境外。即可結局也。將軍自出師以來。降安羅村。斬郭通緒。遂破嚴門關。戰水牛塘。經百餘日。

未嘗敗北。多獲首功。僕已重之。嘉之。節經奏之。皇上。只待功成優敘矣。乃今久在圍下。茫無成功。數次催促。益爲詳語。且曰。非不能成功。恐成功而不見知。與無功者一般。彼錄耳。嗟乎。是何其言之不忠也。將軍起布衣。至大將。高爵厚祿。延之子孫。朝廷之恩。天地非大。江海非深。即捐軀報國。尤恐後時。尙安問人之不知。功之敏不敏乎。將軍爲四川總兵。即使他將成功。亦將軍之功。今不能借人成功。反與人爭功。不知不忠。亦不智矣。三月十七日攻圍。既以許約二鎮。旋自背之。其來稟帖可證也。既背之。又不令南川知。致其如期發兵。至於折損。又不早救之。十八日方至。反與監紀官馳書備人。爲爭功之地。別事可混賴。該鎮之稟帖見在。亦可混賴乎。裨將與土司皆手足爪牙。本部數數教以好爲駕馭。乃至今猶爾怒罵。致其解體灰心。士司更不爲用。且如本部之待將軍。良不薄。若一二事不如意。恐亦不能無責望。能保下人。不責望於將軍乎。則又何以鼓舞用命也。今動曰我做總兵。不要緊。要去就去。嗟乎。官至總兵而去。亦不爲輕富貴矣。但恐功不成。則身敗名滅。欲去亦不得耳。與將軍同休共戚。事已至今。不得不盡言相正。以後望將軍但以朝廷之恩爲重。己之功名爲輕。和同列鎮。獎率官兵。極力擒賊。不問何人成功。皆是將軍之功。若猶然逗遛觀望。本部亦安能爲之諱乎。一篑不加。前勞盡棄。福輕乎羽。禍重於地。是在將軍決擇之也。

劉總兵

既各鎮與監軍會議定攻圍。即照此攻之。彼係監軍。自應與將領設法攻打。乃其職掌。非代本部也。本部只是查功罪而行賞罰。若日日皆欲候號令而行。則遠不相及。豈軍政乎。將軍自開刀以來。一切攻取。未嘗稟命於本部。乃今功至九切。反事事請命何也。本部但取完事。不問其他。任鎮道爲之。前日各鎮爭養馬等城之功。不滿本部一笑。乃將軍亦與之同爭。尤可笑。將軍自進征來。剋三洞。戰九盤。打婁山。節節功次。皆已報聞。然只待賊平乃得敘。若賊平。則前日之功已受用不盡。若賊不平。則前日之功皆成畫餅。止宜論罪。不宜論功矣。又聞將軍必欲自己得揚。龍尤可笑。今如萬人逐兔。安保我得。有此心腸。不免用計。不免妒人。反生出許多不好事來。今即不問何人擒龍。將軍豈遂爲無功乎。若以爭功妒功而害事。則前日之功而掩之。反爲不可。今日將軍只一意大家和同進攻。期於共成王事。天自不負人。不必苦若相爭也。天太熱。雨又多。運夫又疲。本部心急如焚。而諸將爭一城一關之功。更不著實幹事。令人憤憤。若將軍亦不體本部之心。更何望焉。

諭宜慰安疆臣

諭安疆臣。近日報到母氏圍之戰。尙義等之擒。具見爾兄弟忠順。本部院已爲爾兄弟報功。乃近日營中塘報紛紛。駭聽。有云爾家占住後山。不許別將攻打。有官兵及土司兵到。多被擄殺。有云官兵打圍。爾兵反喊。賊助勢。有云爾兵不時上圍。與賊往來。此等事。想是爾目把不知事者所爲。料爾兄弟不知。然爾家事不小。爾兄弟宜禁絕之。不然倘官兵或土司兵一有損失。烏江之勝。又起。本部院何以爲爾庇乎。今日爾報功文內說。十八日官軍失利。爾兵應援。當日官兵四路合攻。賊遂上圍。原無失利之事。

爾兵亦不曾應援本部院塘報營中不斷。絲毫皆知。此又是爾目把欲獲他人之功。張自己之勢者。殆於不可。六總兵提兵三十萬。誰肯無故而當失利之名。以後文移。宜令險惡點檢過。莫令不知事之人壞了爾家大事。楊應龍初時豈肯甘心造逆。只爲目把不知事。將他家業壞了。其餘目把尚多放肆不知事之。因爾兄弟一向忠順。我也不計較他。以後爾凡事謹慎。保全名義。故諭爾知。

陳鏡臺中丞

四月之初。川兵四路齊入。賊三戰三北。遂上岡自保。今環而攻之。雖未可即下。然釜魚籠鳥。終就刀砧。似已無足慮矣。尙有慮其逸出者。有台與鎮守。在彼彼即逸出。猶可得。況勢不能逸乎。撥給之兵。此時又不須多。蓋賊勢已窮。即此中充兵亦已漸撤。若益。則與水西不相能。故此中前亦未敢調。今自不必遣也。鎮守既至。自可相忘。並附以聞。不盡。

蔡知府

吳帥有稟。自四月十七發者。內云。十六日本職同蔡知府與劉總兵面議。必候各路到齊。彼此約日並進。事爲一鼓成擒。不爲顧此失彼。以故本職十七之約。又欲候諸哨同盟。另行刻期。則自十六日已欲變十七日之約矣。今該府稟稱。四月十七日永合兵候蔡南兵會攻賊國未至。此何說也。既變其約。止二帥相會。馬帥處亦當達知。乃竟不與言。致其十七發兵失利。是永合路誤之也。既誤之。即當援之。是日尙未發兵。至十八日早。蔡江發兵。永合聞警。方發兵。繼出門。又以霧大。止之不止。此本部差官李報圖在營親見回報。今本官見在。可面質也。本官云。是日早在永合營。歸至養馬城。遇蔡江兵。則永合即發兵。已在蔡江之後矣。另又以一帖請蔡江應援。此又何說也。南川兵十七十八皆在圍下。此本部所差塘報。皆見。今又云期而不至。不知何在。此又何說也。以爲期而不至。則賊兵殺死六十人。馬一百餘匹。是誰殺之乎。有約而背之。又不告人。又不應援。次日又不早發兵。永合失律之罪。即擢髮不足敷矣。監軍道所司何事。何得不責成。尙可執執望之耶。吳帥剛愎自用。動則罵人。自言欲去。身爲大將。不能滅賊。何得善去。該府不能匡正之。而反比周之。又做效之耶。該府自謂不爲功名。誰爲功名者。本部不愛身家。以爲此事。豈肯爲人作體面。望蔡思之。賊若滅去。就任諸公。賊不滅。即本部不得善去。何況鎮道。又何況以下者。今該路惟有急圖滅賊。以功贖罪耳。前事已不能遮蓋。無復費辭也。

張監軍

塘報言田氏上降表。又是緩兵之計。賊或欲偷出。亦不可知。總之嚴防之。急攻之。爲要。若密圖之。乃第二義。盜賊甚狡。故難圖也。各營兵多有充而應。就彼與總兵商量。只作接糧。或搜山之名。暗暗發回。令賊不覺。方可。久之運糧甚難。亦爲可慮。弟欲前去親督。又恐不能一時成功。在彼反覺勢。欲不去。又杏無了期。奈何奈何。

劉總兵

昨以日久無功。又恐爲賊所給。故以一徹切責。聞將軍得徹痛哭欲自殺也。何至是耶。聞台確處公平。誠

錄。亦曾有責望。公家先將軍之事。亦得許大哭。事正類此。今番之舉。與九絲事相類。獨少此一著。今有此。想平賊不遠矣。惟將軍圖之。

謝監軍

頃聞竹恙。甚以爲慮。知已喜勿樂。又已入營。可保全勝矣。今賊已窮促。惟急攻之爲宜。乃吳帥外示剛暴。中實儒怯。蔡守又無實見。惟爭說些小功。近且受賊之欺。但與約降。賊至此時。尙有降理乎。永甯復言。畏水西遠屯不進。三萬人養之何爲。水西豈敢明害官兵。近已嚴諭之。想不復更作前態矣。若永甯兵。竟不戰。則調之前路。而以蔡南兵換之。後而何所不可。幸與東監軍道議行之。停囚長智。事久有變。萬不可更延遲也。

蔡知府

田氏乞哀。爲緩兵耳。應龍必不以其妻妾爲人所辱。今遂冀其真降耶。亦太痴矣。廿五日約至廿九而出。廿九又約至初三而出。至初三又不知約至何日。老我師而徐爲之備。賊計得矣。二十萬大兵。中賊計而日日遷延。宋人以和自愚者非耶。今但更番迭攻。彼不死則降。若但約期而待。終無降理。恐將領有所歸過也。慎之慎之。

三省鎮道

一。連日賊使往來營中。將官不知防閑。彼見我或有一二處糧運不到者。必以爲糧盡兵當歸。故死守不下。不知今已將一省錢糧。盡派本色。一省丁糧。盡派運夫。便是一年也。吃不盡。有賊中人。可以此告之。一。賊之身與妻子。必無降理。必不可信。其餘則人人無不欲降者。乃宜令其親黨招之。須招其老虎兵有用之人。若疲癯老幼婦女。正可留之以耗其食。不必一槩濫招。正中其計。一。湖貴兵此時無不到之理。便不到。我川兵十餘萬亦不少。若使川兵成功。自當獨彼川將。何賴彼哉。今如湖貴兵至。即與同攻。如未至。不必借口等待。即將川兵分爲班次。日日迭攻。我之技長。彼之技短。但不中其餌。爲所誘。畢竟彼有傷損。我無傷損。彼傷一人。即少一人。不數日而盡矣。一。攻戰之時。一面招降。有投降者。即賞之。定不可殺害。仍先立盟誓。或寫之紙。或寫之木。即令進攻之兵帶回時。令彼兵拾而觀之。日日如此。此又一法。爲小木牌。書其上云。播兵執此出投。各營兵敢有殺害者。償命。以此牌棄之。國路。令執出。即不殺。則投者多矣。其投者。即解出關。以絕後患。不可用之。隨營。以無家小雞辨真偽也。一。火器惟攻賊時可用。若無故放之。賊知是常套。亦不爲懼。費藥甚多。後將不給。不可不慮也。一。後路既可填。即宜填之。永合路兵不能獨填。各路兵即助而填之。亦即合兵攻之。十萬兵。人挾一木一石。頃刻之間。江河亦滿。今永合路既不能填而攻之。又不能與衆同之。永甯兵又以水西借口觀望。日復一日。該路迹欲專功。實自愚也。獨不慮壞國家之事。反爲罪之魁乎。

張監軍

得二十二二十三兩封塘報。內所處攻圍事皆安。除信地已據吳帥所報分佈訖。餘即聽行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況監軍乎。若不得預軍事。則何以監為。昨已有文令總監四路及湖貴亦會行之。事可行者。一而。一面報付之新塘。馬三日可達也。再十日而不下。必當親詣其地。行誅罰焉。安能鬱鬱坐待之乎。據高推官所報。水西向無他腸。亦無過望。若如此。即推心鼓之。與之共功。庶收局為易。吳帥至此時。而欲遣之去。甚非人情。何以服其心。然功全歸之。又恐難處。須斟酌。如以黃濟清得其利。而又免其害。為佳耳。

易按察使

田一鵬等之事不成。共五十一人。殺者逸者三之一。餘尚不知存亡。多有投川營者。賊已亡在旦夕。乃川將與水西各屯其下。而無能攻之者。陳李二將且遠巡關外。一步不前。猶報其剋關之功也。國家養將士。尚不如應龍養苗。尚有為之死者。可為痛恨。一尚方劾。安能盡誅此輩乎。草草。

吳總兵

得二十七日之揭。乃言安疆臣不謹信地事者。此軍機事。宜差人馬上遞來。何故付之解官。遂延十四日方到。豈不有誤軍機乎。此事至今。想監軍道已有處。近聞安氏關荆棘。走泥塗。開道四十里。彼豈肯以路讓人。莫若與之同攻。該鎮為此事。已與之有隙。或以南川路兵同之可也。偏橋兵如已到。則就彼令與廣兵合尤妙。但須要以和相處。讓功讓能。莫記舊仇。莫說閒話。方可和好。若自己欲專功欲勝人。而望人以和。雖為無氣之人。不和必矣。陳將軍年長官大。於該鎮為鄉望。若欲合哨。必須讓之。莫聽文官言。欲居其上。以為效功之地。則萬萬不可。數日前情形可見也。一功半級。動欲相爭。爭出甚物事。徒自取累耳。水西兵至此時。決無助播之事。一向待其力。豈可臨成功時。便欲逐之去。人誰堪之。又時時說要殺他。他豈肯引頸受刃乎。永甯是本省土司。任從打罵。只得忍氣吞聲。彼是別省土司。只屬本部管。然本部亦未可使輕言殺之也。凡事宜三思而行。言宜三思而發。若一味任性。必害大事。悔之晚矣。若與陳將軍相處。必須小心。不可照劉將軍處之。劉將軍能讓人。陳將軍必不能讓人也。再囑再囑。

張參政

僕非但欲至茶江也。三總兵領十餘萬大兵守一圍。無能下之。且日日爭些須之功。幾成敵國。故欲親詣其地。一試向方而收局焉。又恐圍果險。非可即下者。本部非可修去條來之人。而營中久居。又百事不便。故且欲移茶江就近調度耳。乃人人以為不便。且姑俟之。若再數日而不能了此。當由茶走播。冒矢石而督陣。即草行露宿。所不計。安問他乎。邇來名分倒置。足上首下。不止一端。蔡知府失期誤事。又說說爭功。張監軍一言而責之。便投揭兩院。盛氣爭辯。此豈軍中所宜有耶。楊氏之禍。萌於無上。今以燕伐燕。亂胡以止。我輩當力持之。驛馬幸有端緒。當加意處之。火藥諸項。用夫既多。當破格顧募。厚其工食。自有應者。即別路為助。亦難以空手使人。納之費也。不如只在此願為使耳。

江鑽石中丞

賊且滅矣。符恩今在沅州乎。偏橋乎。兵入益深。糧運益遠。一有脫巾之呼。大事立變。甚可畏也。留吾兄就近嚴備之。弟日來惟提調火藥匠與運糧夫二事。便忘寢忘食。所尚存者一息耳。奈何奈何。

監軍道 張按察使

播賊造反。奉天誅。凡在逆黨。罪俱無赦。況其妻子。豈應苟全。何物大膽奸人。受其賄賂。許以倚土。按兵不進。責令獻屍。即果獻屍。官兵可不上圍乎。妻子即得保全乎。得士可以復許乎。是討逆者。幾而黨逆也。今彼必借口賞格。不知賞格明有懸示。兩月之後。不投降。盡行誅夷之文。今以脅從人多。不可勝誅。欲散其黨。故不復一切繩之耳。若其妻子親族。心腹頭目。久拒天兵。豈宜復赦。而不才文武。利令智昏。喪心病狂。略無忌憚。言之令人切齒。該道身膺重任。宜明示法紀。大振軍威。百道俱攻。務必元兇就擒。黨類盡掃。削株滅根。永遏亂略。方為全功。垂之不朽。不然任彼遷延。長賊智慮。將來且有不可知者。莫謂不佞今日不言也。

謝監軍

吳帥與蔡守按兵不攻。日日約降。先是曾有詐死緩兵之約。流傳別語。尚不可聞。今報賊死。詐也。此事將來當有一場劫。兄不亟入營為主。且受其累。夫與兵以平播也。誅其君。殲其黨。收其地。方為完局。今中道而按兵講降。名耶利耶。公耶私耶。監軍乃一軍之主。非可傍觀了事者。他日莫謂弟今日不言也。

劉參議

鎮雄兵去否。如不去。可云軍門欲行重究前殺平人事。恐頭人不得歸家。彼當急急去也。此軍皆漢人。其深羅無幾。又為亂澄倫去。昨李萬資之兵至永甯。猶欲於倫道支五月糧。差官不肯。強押之行。出門散盡。止餘二十六人回府。其散者皆川南漢人也。彼止為圖至永甯。糧糧。故勉強到彼。不得則走矣。鎮雄兵大率皆此類。各省助餉。難於移山。本地徵糧。苦於吮血。而吾輩不能覺察。令此輩坐耗萬餘。猶不得了。思之。愧憤欲死。奈何奈何。

洪副使

自水西割後山。而營中飛語如雷。初言其恐害別營兵。僕謂反者之效。已可見矣。彼此時而反乎。今不害別營兵矣。又言必受賄縱楊氏及藏匿者。願以理度之。彼與楊氏非親也。此時即親。亦須以大義滅之。匪一亡國之會。而負不可知之罪於身。即恐如應龍。亦不為此。況安氏乎。惟縱賊一節。計安氏兄弟但可得會。必自居功。無肯縱者。恐其目把有貪厚賄。而欺其主以濟脫之者。蓋彼計獲之則利歸其主。而脫之則利歸其身。雖人重利。計且為之。則須令時時覺察防閑可也。第一莫與官軍爭功。爭功必相仇。相仇必相刃。則烏江之勝。又紛然而起。即其愛彼者。不能為之解矣。若破圍之後。該道只照前行。同各鎮道到彼。封府庫。禁搶擄。第一先禁雜鬼。彼無知而生事。恐累安氏。並累該道。餘非所急。來教謂以防奔逸。則可先登。非所望也。只如此足矣。近有報應龍死者。恐係詐死緩兵之計。願今日之舉。主於平播。殲其黨。收其地方。謂完局。彼即詐何為乎。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楚兵此時入關亦太遲矣。入關之後無用多兵。烏羅兵止可運糧。乃入之以耗糧耶。永順兵既不可用。即宜發回。土兵不通人性。不可以漢法治之。若其生事。須責成土官及其頭目。今彭元錦已回。只責其頭目。曉以利害。禍福而散之。昨已有一牌行至軍中。趁此可遣之也。如除散去外。所存無幾。願留殺賊報讎者。卻可留之。在與總兵商行之耳。

張監軍

賊欲以持久緩我。故狡計屢出。我軍中吳蔡二狂愚。墮其計中。稽延半月。已罪不容誅。自投法網矣。但彼時先許受降。後許驗屍。大家似有半信半疑之意。恐孫時泰在圍鼓掌大笑。不獨笑二狂愚。笑大家不能急斬其使而破其奸。且與之講話。自失機會也。今別無可言。只有急攻一節。緊攻三日。圍無不破。圍破而天下之事畢矣。原是性速之局。豈能變為巧遲。但有以遲求巧之心。奇禍立見。不止二狂愚之失計已也。功不論何人成。計不必何人出。但得了此以後。百事皆易處。幸著實曉諭諸將。無令仍有專功之心。或復循二狂愚之覆轍。則事去矣。吳廣只居一處。莫令占兩路。已有牌行之矣。楊監軍如到。即令監李應祥之兵。陳璘既與吳廣同營。即令川中監之。如魏監軍到。亦同監之。另有牌可照行也。施州兵與陳良批是龍泉路。原屬陳璘信地。此兵皆楚餉也。如施州兵無糧。可借與之。蓋此兵是原調川中借與楚中者。無奈何。只得照管。諸凡應行事宜。各行牌去。要緊處。只在速攻。一破圍而天下之事畢矣。至囑至囑。

沈按察使

賊今不能逃。以馬死也。亦不能久。以糧少水少柴少也。但我之糧運亦大費事。湖貴更不如川中。久之亦恐有變。惟急攻之。三日決可下。而吳廣蔡宗憲喪心病狂。講降誤事。今將吳革其職。蔡革其監紀。並參之。此月中或可望平賊矣。來教俱佳。而以各縣之麻繩為竹橋之用。尤妙。向來思之不及。即當發行。乃知留心世務者。便頭頭是道耳。謝謝。

史副使

霖雨不休。運夫為阻。須多方圖維。可橋則橋。可舟則舟。可筏則筏。若付之無可奈何。則一月連陰。三軍餓死矣。差官問疾苦。無益也。各州縣解到麻繩甚多。皆在瀘州。可取為搭橋之用。甚便。完兵正可汰之。如永甯土兵三萬。即汰其半亦可。急與監軍言之。添糧不如減口。今日之謂也。

張按察使

連日天晴。豈亡賊之期耶。今更無他事。惟有時時合攻。賊無不盡之理。更不可吝懸賞。即今再解一萬去。如前一萬用盡。而後銀不至。即借營中土司銀用之。彼各有功級銀在也。攻具甚佳。隨意為之。但如此數日。賊自了。百惟留意無忽。湖貴想無懸賞銀。即共用之。但取先登。無問何處也。

鄧知縣

施南兵踴捷。正可用以攻圍。乃以無糧散去。湖貴各官。誤事至此。其可恨矣。所留兵即隸南川哨給餉用。

之。國左右有小路。夜潛登之。苗皆不覺。蓋聞之。昨新出降田良玉等得之。施南兵正可行此事。宜宜功甚多。若更了此。當陸為宣慰。彼率無意乎。可密諭之。莫令他火分其功也。

張按察使

攻賊須齊攻。一日一營。路不甚寬。用人不多。我更番。彼亦更番。惟齊攻。則但可上者。即有人彼無能為矣。蓋賊多不過萬人。我每營三萬。每日一營。但出三千人。則我營十日。而彼已日日人人受敵也。兩亦可攻。夜亦可攻。若只待晴。則先代之平淮蔡。先年之平九絲。不以雪以雨耶。吳廣已參之。此外有何總兵支吾誤事。不論本省別省。俱報來時時參之。今須人人著肩。決不令人多。斷豈使他日因人成事者。亦濫殺其間也。田良玉言夜攻。方可得。但須以千金募死士。乃可。又上城之後。須有後繼。乃可。統惟圖之。劉帥尚可激勵成功。近科有安疆臣劉挺並屬觀望之說。此言甚屬可畏。彼不立大功。何以自免。可明語之。草草。

劉總兵

昨得京中小報。內有抄來兵科本。蓋因烏江失事。條陳者。其中語。直以將軍與安民並稱。可畏哉。向監軍道書語微及之。將軍更忿然不平。僕謂彼是好意。一言半語。便受不得。若功不成。部科紛然議及。何處分辯。今烏江失事。已先波及。況曰功不成乎。將軍可以惕然省畏。毅然圖前矣。吳帥已不足倚。正將軍收功之時。當與監軍分守。同心一德。早結此局。蔡南二路兵已七八萬。即更番逃戰。亦可了此。不然。一失此機。後禍何極。他日思吾言晚矣。

史副使

從後路進兵。不三日真是可了。而老諄無端。中道講降。敗乃公事。今日了之。已出意外。況三日乎。永甯原自為一路。曹希彬以提問之人。領兵四萬。日費數千金。更不一圍進取。但日以花言巧語支吾。誅總兵尚是遲疑。副將以下。何難誅。可頓語之。無令以身試劍也。糧實不及。奈何奈何。

張監軍

吳總兵分布塘報。其上明書會同各鎮監軍監紀。俱有姓名官銜。僕以為此公同分派信地。但彼打一塘報耳。故即行遵照。其後三道乘謀。會同之揭。到查止大同小異。以為想係大家商過更定者。亦必照行。不必又行矣。不意彼原係自撒奸而虛報。會同後。卻又不同。衆人之分布。據彼剛復。只是專已妨人。以遂其私。乃前塘報。又是舞文手段。則蔡守之為也。今二賊俱懲。再行文申飭之。然往來十日有餘矣。可恨之甚。彼若再不依急報來。一面參。一面誅。其中軍官。不必待僕到。僕行豈能急。待。到不六月半乎。連日所申明條戒。至再至三。營中但一遵行。事無不了。惟是此物為祟。亦地方劫運。可明日張膽而爭之。一面時時報來。莫與惜體面。此物原不可以人理待也。施南兵何至一時散盡。湖貴舉動若此。若非川省。則賊橫行中原矣。借糧之行已久。若本路有則借。無則已。豈可拾糧。可徑處之。聞各路糧夫湧至。想亦不苦少矣。今已有行並監四路。有事可徑行之。若恐將領偏執。與守道同行之事。出公行。彼自無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天下無不了之事矣。即二省亦並得制之。他日功成。三省之功。皆其功也。有不可以人理處者。當如段秀實以笏擊賊之法。乃見力量草草。

陳繼兵

以二十萬大兵。圍一孤圍不下。初僕以為將軍老於兵事。俟其到。當一鼓平也。乃今到數日矣。略無處置。但聞與吳帥同坐營中。使人約降而已。即各鎮約攻。亦全不照應。且令軍士坐而放礮。以了事耳。是豈所望於將軍乎。吳帥為賊所愚。業已憤事。將軍奈何與之同溺乎。將軍在軍中久。知人情。達世故。賊造逆至此。可全其妻子。存其爵土。否。誰可擔此事。不與之同逆乎。各鎮勢均力敵。自當聽將軍會同分布。今吳帥動曰。除非軍門來。方使動我。不知自來用兵。一總兵皆有一軍門隨之乎。本部即往。豈一日可到。今可按兵不攻。以待之乎。本部行文。繼如故紙置之。只挾之親來分布。是又楊應龍之故態也。將軍老矣。一生忠義。一世威名。望善保之。勿為人所愚。草草。

高推官

連日營中事體若何。見報攻關。獨南川路官兵多中傷。想各路袖手者多。可恨可恨。吳蔡中賊之間。反為之用。業已懲之。今師已老。宜急圖奇計破之。田良玉所開一單。亦有可採。與監軍圖之。若後路可上。大家從彼上之。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莫與此輩惜體面。亦不必避嫌也。營中事不時報來。本部欲一往督之。又恐外面糧運裕。入山太遠。催督不便。然又放心不下。奈何奈何。

張按察使

不孝孤有親之喪。已不得稱人。即生猶死。所不即死。文內已詳之矣。今所慮。只慮此事不完。身無處所。不得歸而葬親。從此有誤我事者。便以不共戴天之讎視之。不傳刃於其腹不已。幸為營中文武一誦之也。

謝監軍

前難攻。後易攻。人人知之。永合占易攻之地而不攻。又不令人攻。亦人人知之。今來揭反。顛倒其辭。謂前功已成。不敢貪人之功。為己力。所未解也。自占後路一月矣。以前何幹。今聞易地。方安木城。方找廂。既安木城找廂。即乘三日之約攻之。何堅不下。乃竟不容人攻。一日。是謂寧我不下。必不容人之下之也。信地機宜之說。殆不如是。專功妨妒。武人常態。士大夫豈可墮其術中。而為之用。蔡守。儉人也。必不可聽。勿以自累。慎之慎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上圍已二旬。雖云險固。然天下無不可破之險也。惟諸將齊心用命。火攻。會當授首。向來所防。惟水西與劉挺。今水西見風行船。已為我用。劉挺畏死貪功。擊賊甚力。以為賊在軍中。乃突而有吳廣者。以專功之心。中間謀之計。反為賊用。遂至延遲。罪真不容於死。廣從來剛愎驕急。非大將器。以其果於用法。欲借其力以平賊。而後易之。乃今一旦至此。令人恨不即食其肉。龍所奉旨。無誅大將之文。只得照從重處分之旨。革其職。如再不悛。須以便宜收之。當再以前。大抵賊已窮促之極。觀其詐降詐死。情態已見。自處吳

廣後。人心當為振厲。即一鼓平之。未可知也。統俟嗣報。伏惟台鑒。

又

龍之家事。盡在疏中。蓋去年之冬。即應告歸終養矣。於時事勢無可歸之理。計即告亦必不准。只得勉強督兵。意在春夏平賊。秋冬可歸家也。乃賊未平。而值此變。即推心泣血。亦何益已。川中去京師遠。即得代速。亦當三月。方可出境。停柩之父。銜哀之母。方寸已亂之子。何以延此三月。此等情事。即行道聞之。亦當心死。況以身當之乎。伏惟台臺主持。急推代者。仍令早來受事。此非為龍計。乃為西南半壁計也。若賊則已是必亡之形。更一月不下。亦當病死。餓死。縱是離陽義旅。亦止可餘巡遠數人。況逆賊乎。無足煩台慮矣。臨楮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張按察使

若攻圍久不下。仍是約降。約降者。非約楊朝棟田氏及應龍。明言此三人必不赦。而約何漢良孫時泰黃七等。即與之以印信牌文。可與各營文武明講。過做此事。事成即免其死。應陞賞者。仍陞賞之。方是光明正大之事。向來合江營只約田氏母子。反堅棄人之心。已不是。又皆各營欲專功。愈為不通。今可大家商同公道做之。然一面約降。一面攻圍。不可指此誤事也。以攻為正。以約為奇。奇正相生。斷可成功。黃七之父已去。成功即在此人。不可知。幸與各鎮道商之。只莫令水西知之。則洩之。應龍壞事矣。募能於內放火者。賞之百金。即令其差出之人。歸而為之。但火起即以為功。其糧焚。自不能久也。事已久。師已老。全不用計。一味苦攻。亦非長算。圖之圖之。

沈按察使

不孝孤惡極罪位。禍及其親。連日昏迷。感亂。來教未及答。今所教攻車雲梯之製。即取金堂令赴營為之矣。事已至此。一切軍務。仍須嚴催之。不孝不敢以一家之罪過。而妨大事。望諸司體此意也。不然即交代。尚須二三月。可兀坐而待之乎。水西實不能攻圍。若能攻。則攻之久矣。蓋其兵亦只虛聲無實用。向來所報。皆是裝飾。今在圍下一籌莫展。要之圍實難攻。我二十萬大兵。火器如山。不能得志。彼一二萬土兵。又無火器。何能為。今即許之以地。亦無益也。昨已處吳廣。廣甚憤。勵後當救命。但文武同心。事即可為矣。病中草草。

楊監軍

近報安氏以酒罈裝火藥。遂賊。又令以乘雨衝營。果爾。則是貴州四川自為敵也。其罪不下楊氏矣。一向川中道。錄有言。弟皆以為為妒口不信。今稱同貴州張尤二道公審。果爾。則水西向可一日留乎。聞彼亦欲退而避嫌。想以無糧託言。以為名者。若如此。即好為道之去可也。洪道一向苦心正氣。乃遇此非類。真是無可奈何。願其駕馭之功。自不可沒。若及今而去。不至決裂。則大家尚為全功。何如何如。弟已為天地罪人。只忍死以待。此事旦夕完。則移駐候代矣。惟我兄留意焉。

史副使

糧不足為折乾者多而永甯其尤也。則永合二路兵在營不及原數之半。而運夫則加數倍矣。營中米則開市買之。米少則大將接濟而呼。此等物事不知養之何用。令人恨不食其肉。昨巡下南道查出一折乾把總。已行營中斬之。永甯兵若有冒濫。該道自當查實。如昨鄧起龍之揭所言。即移文二將汰病弱。三五日可了。又報來請文又行去。不差半月乎。兵道以督兵為責。何事不可行。而斤斤請命。今之師老財費。正坐各道任事不勇。令人仰屋竊嘆而已。藍芳威已行令搭橋餉米應停應緩。即當行之。但須催應運者俱運到。蓋既無多餘。則須賴額皆到方不誤也。添糧不如減口。營中實數可徑查之。

張按察使

用兵自有次第。前日大兵入關。賊初上圍。我勢方張。彼志不固。百道俱攻。旬日可了。所謂亂而取之者也。乃悍帥無知。為人所愚。按兵不攻。以致今日賊守既固。我力已疲。即欲攻之。亦必修器具。齊兵力。乃期必勝。而悍帥又以待罪為權。驅無備之士。肉薄而蟻附之。止以卒予敵耳。乃該路文官。反同聲附和而贊飾之。此不過以其為同功一體之人。敗則俱敗。故昧良心。而仰私說。其心尙知有朝廷乎。世道若斯。可為一慨。不孝嘗謂國家養士。不如楊應龍養苗。非謬也。今惟一而招降其黨。一面急攻其圍。自無不下。攻則以百計攻之。勿但恃力。招則以百計招之。勿拘一途。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攻城書冊附去。內飛梯巢車等。皆有可用。惟商行之。只令倭子坐於巢車之內。以鳥銃打之。彼城上人不敢立。圍上人不取行矣。諸凡此類。可推廣之。有出降者。可以衣冠假之為招。披花紅銀牌迎之。圍下彼苗子見利命亦不願可令盡下也。

劉參議 徐僉事

不孝得罪天地。死不足贖。所強顏視息者。正欲以候代之日。督兵滅賊。然後歸而葬親。庶其尙得寢事。不然。勦事不完。聖怒及之。身且不保。何能葬親。今忠與孝。已兩成其難。惟是以門下之庇。但得苟完此事。苟全此身。歸而以一抔土掩化者。即長赴幽冥。無所復恨。惟望嚴催糧餉。無至乏絕。此百生之幸也。承慰問。心骨為銘。卒卒奉謝。寸心盡矣。

張按察使 六監軍

不孝日望捷音。不肖忍死。乃連日來。塘報亦且杳然。豈果養威定計耶。抑亦玩日愒月耶。今必有無識將官。以不孝聞計反。因而懈弛。不知及不孝之在。而完事也。不孝錄錄時。向日功勞。必為之掄揚。向日罪過。必為之遮蓋。一場辛苦。尙不辜負。若事久變生。不孝且去。後來者。從前之事。原不于己。彼不以彼功為急。而但以隱罪為慮。加以三省按君。俱有監軍之任。事久不結。何得無言。恐人人得罪。未知諸將之所稅駕矣。此不孝所日夜慮之者。非獨以自慮。亦為諸將慮也。幸為諸將一明其說。若其不信吾言。而玩愒如故。則不孝必一聲其罪而去。不以煩後人齒頰也。妯娌妯娌。

陳總兵

公移用賊罪字。本部院無此行也。豈以久不滅賊。有所不安於心耶。但能滅賊。何罪之。以後可無用此。

矣。所言賊軍道手本云云。此處並無此報。不知其所以。或其誤也。不然則其故也。恐將軍之疏於防。而假此以相警戒也。然以部意論之。此皆不足介意。今大題目。只有滅賊。大關節。只有乘本部院候代之日。而滅賊。蓋此時滅賊。本部院尙能為諸將鼓功。凡在行間。皆向來之手足心腎也。必且護其短而補其長。大家成一段佳事。豈不美哉。不然。玩日愒月。久無成效。本部院行且代去。後來者始事原不相關。不以彼功為心。但以隱罪為慮。且三按君皆監軍。人各有心。人各有口。彼時只求目前。豈肯向不可得。諸將且數過不暇。能論功乎。故竊以為今日一切形迹。皆且放下。即唾面亦任自乾。但一意滅賊。則萬全之算也。劉吳諸君。見不出眉睫。難以語此。將軍春秋高。人情世故閱之稔矣。曾見有師老財賈。而能成功者乎。曾見有師老財賈而無功。而人無異議者乎。今永保施南等兵。散去者已二萬矣。大衆一散。能復合否。他日無功。可盡委之管餉官否。將兵者。亦有一二延捱逗遛之罪否。彼且計何日開刀。何日入關。何日抵圍。中間月日。可盡曰無糧否。即他人不言。本部院能默然無言而去否。恩讎付之身外。人已置之兩忘。同心同力。以求滅賊。以求早效。無至有後時之悔。此不但為國家計。為本部院計。即諸將自為計。亦無出此。不然。大家不知所終。他日思吾言晚矣。

劉參議

乾鎗之弊。其來已久。斬此二犯。足杜後來。尙恨聞之不早。遲夫照起夫地方增募直而更番甚善。川東軍番者數矣。夫價但有文移。何難銷算。只要明示各夫知之。無令吏胥乾沒。謗歸於官。此最緊要者。鎮雄兵見播州垂亡。喪氣而歸。非安慶潤之果忠順也。廖選如可得。尙當撞死。可密圖之。安兵兵已行撤去。不令攻圍。以絕他患。趙應元即發鎮雄無用。徒為彼添一漢把耳。當另圖所以使之者。草草。

蔡知府

該府與吳帥失策誤事。揭報矛盾。本部院未行文以前。數以書詰責。該府不辯也。以為該府亦自知其錯。能服善矣。乃至今而突長其說。詳之。蓋止為通賄二字。夫為通賄而辯。則只曰原未通賄。自有公論。如吳帥之說足矣。奈何並從前是非而欲混淆之乎。揭內所重。在受金五十萬。夫五十萬之說。不但高推官無之。即蔡南從來無之。惟川南監軍稟帖有此語。本部院且笑其迂。以為此何足辯。五十萬金。何處寄頓。今該府諱諱辯此。不更迂耶。夫本部院所行不才文武。通賊受賄。蓋開該路數使降人李朝陽。及秦民司仁愛等。往來圍上。數得賊金。以惑亂軍情。故明行戒諭。令人絕交違嫌。今乃疑及高推官。又牽扯曹吳二將。曹吳二將。畏賊有之。通賊則未聞。未可引以樹黨也。至於從前失機誤事。及捏報備非。如十七日已背約不發兵。而口待蔡南兵攻圍不至。如田氏之降。明曰田氏果來觀。而後改之曰知其詐降。力阻其事。如賊報死。明報該道以且當議定。應行事宜。恐各路又有先報者。而今改之曰會稟二道。必不可信。若以為必不可信。則任各路報之。又何恐恐然其先報耶。此等反覆。一切置之不言。而但以受降相屍之事。盡推之各路文武。夫初受降者。誰也。初受詐死之文者。誰也。至十三日而猶驗屍。陝兵放彈。猶然之者。誰也。既請各路來。又噴各路不止之。何若不請之為愈乎。夫軍直各路。即本部院與兵部資格。及歷來明旨。

何嘗無受降之說。今但有為賊所欺者。可盡引之以分過乎。今各路求攻圍後不得。而曰各路俱不敢攻。後水合路獨從後攻。張監軍責十七日失期。而橫以十八日之發兵相抵。此等議論。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而可以欺本部院乎。夫軍中立草為標。道府原自相轄。今該府疑心。醜詭高推官。已非雅道。乃歸過二道。而曰魍魎魑魅之黨。曰奸邪之黨。曰虎狼之威。虺蛇之口。詛咒變罵不一而足。世間有此文移。有此體統乎。吳帥勸欲殺人。該府勸欲罵人。豈不殺然大丈夫哉。惜乎其不加之播。而但施之內地也。本部院雖至不才。然三尺之法。與三尺之劍。明主業已付之矣。若漫無主持。而令人人得以撒放。嗚呼。則則賊已甚安所用之。該府如以為是則可。如以為非是。則請更伸其說。當為達之北闕下。一別白之也。

內閣沈二相公 兵科 職方

播事。仰仗台臺威靈。幸底平定。自二月十二日開刀。至今三月零二十餘日。在遲速之間。然亦勢窮理極之時矣。若諸將齊心用命。尚不至此時。然使劉挺不累遭挫折。吳廣不新經處分。即再遲一月。亦未知若何。不知此輩何苦必欲人顛倒之。乃始效力也。願此番事體。尤有大可幸者三。水面素有通賊之名。今番用之。萬非得已。然終有拒虎進狼之慮。自圍圍後。龍乃日以通賊縱賊。移檄切責之。渠權而撤兵。以去。曰姑以避嫌明心。實忱於兵威。廣波及也。渠以五月二十八日撤兵。我師以六月初五日破圍。功成而彼不與。自是不敢邀裂土之賞矣。此可幸者一。諸惡苗若散處林箐。終難收捕。尚有後憂。今聚之圍上。無處奔逃。我兵上圍。固以語言。但係苗首者。即殺之。遂無遺種。此可幸者二。賊父子或夜逸潛匿。尚費搜尋。尚延日時。而今或就擒。或自盡。巢毀卵破。妻孥為俘。良快人意。此可幸者三。各營功級。尚未查明。惟南川路報圍。南新一千五百。計逆黨尚無餘種。業以下令止殺及撤兵。並議留兵與善後之事。統俟編報。惟是龍日來。圍事家艱。千哀萬苦。形骸頓盡。神氣無餘。更遲日時。當求之枯魚之肆矣。懇乞垂恩俯憐。急催代者速至。臨啓無任哀號悲鳴之至。

謝監軍

吳帥已為奸細所惑。如落陷陣。一處方如夢覺。遂有此功。法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兄試思若李朝陽後來文書之類。彼皆以為奇貨可居。再與講降。豈有今日乎。蓋必兄斬使焚書。而後賊之望絕。我之氣厲。則弟前日所以致恨於二子者。是耶非耶。永甯馬湖之兵。當盡撤去。浙兵亦當發回。其價高而費大也。去此則總兵標下。只有廣兵三千。或再於曹吳二將下。共留三千。漢六千。留防足矣。惟酌行之。二路功次。與文武官應敘應議。及地界招降人口之類。須目下完報。立等題敘。勿遲。地不可一寸與人。勿信土司妄爭也。賊屍並俘獲之人。俱當解來。賊之家資。遂至搶劫無餘。可為深恨。此事所不憚人意。獨此耳。恐有議及之者。未免為諸將累。奈何奈何。

張按察使

不世之功。成於一日。快哉。微貨道之力。不及此。此當與海內共明之耳。最快者。賊子賊屬。盡得無遺。更為全美。查賊第四子。不見下落。前水西報殺之妄也。今又不見何故。聞此子勇而好鬪。豈今方為亂兵所殺。

乎。須查明。不然恐後人以為竟失此子也。凡貨格有名人。皆可追求下落。有無下落者。仍以名捕之。若見擒獲者。即應解來。賊之家資。盡入官弁亂軍之手。可為痛恨。然事已至此。亦難過求。不然大功方成。卻理賊罪。亦不雅。且亦竟不能得也。昨已有一牌行查。劉帥亦有一文申辯。若有著落。亦不當隱。若無著落。亦只可說明立案。恐後有言及者。即以初情耳。統在貴道與監軍酌之。清地鼓功撤兵留屯諸事。件件要圖了之。又須旬日之內。久之則不孝不能待矣。今即行貴道總催三省各處。令人守催。莫令回。則難結也。留兵不可太多。亦不可太少。須酌之。應撤者。即撤去。無滯留一日。即有一日之費也。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之滅亡。合門已無餘類。加以兵將志在爭財。羣民志在復讎。遂毀其室。發其藏。掘其墳。結其山。其所謂剪草除根。靡有孑遺者。今當留萬兵屯其中。以一將守之。以防林箐嘯聚之奸。然後改土為流。建城設官。次第舉行。則萬全之策也。議設一府一衛三五州縣。當另以開總之。旬日後撤兵。留屯。彼功善後。事可畢竣。惟是龍以非常之痛。當非常之勞。奄奄氣盡。無復人理。初所自矢。謂但得賊滅。即與之偕亡。無恨。乃今父死未葬。母老無倚。又覺此身未易捐棄。願哭則恐哭死。而又不禁其哭。勞則恐勞死。而又不免其勞。惟有早得代歸。尚可存如縷之緒。則不無望於台臺。萬惟垂恩。亟催代者。此龍一家永世之感也。不然身且日漸昏迷。事當日就廢。亂謀身誤家。以至誤國。誤天下。尚忍言乎。情苦辭急。有涕如雨。不知所云。

胡魏二監軍

來揭以先登屬之蔡江路。謂拾財不止。永合路。俱是公論。然謂二張以功不盡出蔡南而忿嫉。非也。二張之拒解功。謂其初六日再四喚審。定不肯發。直至初八日而後解來。故慶之耳。且一向有行。以謝監軍有疾不來。張監軍並監四路。至於張守道則總監八路者。又何苦必欲功出蔡南也。攻雖分日。然劉挺以先登破其二城。賊膽已寒。因而內潰。初六之功。自因初五之功成之。則得賊之後。即應公同審驗解報。乃吳陳二帥私之營中。以為奇貨。直待二道與議。方始勉從。即此自是。可惡。何待搶劫。而後為有罪乎。圍前難攻後易攻。吳廣自以為正總兵。擅行分派。自占後路。又引陳璘與同。以排前路。卻守之四十餘日不下。已不能攻。又不讓人攻。只與講降。蓋破圍之後。而璘猶令其營打報官。嚴聚德為之遊說。謂圍不可力攻。當以招降計取也。今竟何如。而猶欲擅其功。擅其空名。謂有人心乎。此番若非本部革吳廣之職。二張具輪攻之。則今日尚不知何如。乃貴道因二將一偏之說。而痛詆二道何也。且二張連日所投揭。深以諸兵將搶掠財物為恨。而又以國體事體為言。謂必不可深求。其言比之貴道。更深切著明。亦未嘗過繩。吳帥今來揭云云。蓋為此弁所欺耳。此事若孤久在事。必一一明其功罪。曰某也功罪相準。某也功浮於罪。某也罪浮於功。某也有功無罪。某也無功有罪。令賞罰當實。以示後世。方為正法。第今去若開其端。恐後人不能收拾。徒成聚訟。故只得從寬敘之。然而非不孝孤之意也。王文成江西之事。同事之人半得罪。何害其為功。謂德業之績。不無瑕玷。此正好弁為掩耳。偷給之計。恐嚇我輩。以行其私者。勿為所惑可也。

湖貴撫按

破圍滅賊。昨恩恩具疏題。知稿已呈覽。近據各路塘報。所言賊之屍。及擒賊之家屬。更爲分明。因類爲報發塘。庶令京師曉然。知賊已撲滅無餘。此番平賊。諸凡無恨。惟是賊之家資。屢行上圍。即行封鎖。嚴禁搶掠。而貪愚之弁。申令不嚴。致乘機搶散一空。今大事已定。又難過求。惟此尚有遺恨。其善後之策。不知若何而可。不孝計代事。尚須兩月。既無所事事。又不敢逃歸。只得爲之經畫妥當而去。惟臺下悉心教之。萬懇萬懇。

郭青螺中丞

不孝以播事已平。可以塞責。欲即以印送之門下。徑自奔歸。上疏以聞。乃得旨令蕩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許回籍。則奈何有此一番。又只得在此候代。不敢即去。心急如焚。日惟忍死。人情若此。豈不悲哉。今擬草一善後疏。待大教不至。又恐來時有費商量。處今直開陳請教。不孝之意。欲於白田壩設一府一衛一縣。涇潭設一縣。松坎設一縣。黃平真州二司。俱改爲州。且共設一府一衛二州三縣。待後來人多。而州縣以地遠不能處。無妨添設也。始意欲盡屬貴州。而各司道議多不同。或謂貴州兵單餉寡。不能彈壓。恐有他變。或謂安氏侵擾貴州。力不能制之。或謂經營締造。尚須二三年。費尚須幾十萬人。尚須幾萬。貴之貴州。則不能若以地歸之貴州。而諸締造盡屬之四川。則不順。不孝反復思之。亦自有理。今欲且以白田壩一府一縣。並真州一州。松坎一縣。屬川。以白田壩一衛。黃平一州。涇潭一縣。屬貴。仍題定將來完全之後。仍以府屬貴。則何如。真州黃平二司。原皆有土官。但真州係先從賊。而後投順者。今改之。彼亦無詞。但須仍存其宗祀。與以一土州判吏目之銜。不知黃平司土官在否。與此相同否。所以改黃平爲州者。以草塘壩水白泥諸司之人。必須得一州方可管也。其五司亦有土官。原爲應龍勳滅盡者。今不知有存者否。若有存者。亦與之以土銜如前。彼亦無詞。彼若欲仍舊爲長官。則必不可。蓋此事皆彼釀起。不並廢之。已幸。可。有他望乎。且彼原奏改土爲流。今豈可易其說乎。以上事宜。統乞逐款示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龍不病於對壘之時。而病於平賊之後。彼時事急無暇病也。蓋昔乃忍病。今則忍死矣。當龍聞計之前一日。已秣馬脂車。履及於門。欲入營督戰。次日得報而止。然懼營中懈弛。因揮涕而移文。以死自誓。諸文武得之。無不感激奮勵者。而監軍張棟爲甚。初五日之戰。終日不食。身自搖旗吶喊。以督軍。劉挺三登牆而三墜。尚不敢退。懼棟之議其後也。是日遂破圍。又一日而棟病。十日而死於途矣。棟之死。蓋代龍也。行且厚爲請卹。然何及已。播地大定。建置事。已有次第。見行推官高折枝。同知張鼐。在內經理。大小文武官。俱已酌定。數日內當有疏聞。第不知此時已推代龍者否。前有事時。其無暇病。今無事則愈。哀病愈。病愈。哀病相尋。不至骨化形銷不已。此台臺之所隱也。若諸苦情。則疏已備矣。事急辭迫。不知所云。

思仁道陳副使

黔之貧弱。誰不知之。然龍泉一路。借兵於楚。借餉於川。第借於人。一運之耳。不孝所以爲黔亦至矣。乃至併餉米亦不給之。至今絕食而逃。則有司之因循。其可恨也。何兵不思歸。何土兵不勝掠。何川中土兵數

萬無一散歸者。獨黔楚土兵盡去。無存乎。然則當日若無川兵。想至今黔楚之兵。猶在關外也。痛定思痛。可爲寒心。今賊已滅矣。所不能忘情者。恐將來有用兵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仰知縣之說。蓋恐各道怪之。而爲是支詞以應之。且彼亦管餉之官。懼罪且及之。遂盡委之土兵之罪。今總之亦不必深求。只謹其後可也。整川尚有川米一千石。可查出以餉留戍之兵。不然恐有司遂避罪而並乾沒之。以泯其迹。則益可惜矣。草草。

李次翁大司馬 賈春容楊小林二少司馬 徐理齋王晴江汪登原劉用齋劉右川曾景默六中丞

頃以逆酋爲孽。震動西南。儉安弛備之國。百無一恃。不得已乞師臺下。過蒙垂念。慨發雄兵。天威所臨。百蠻膽落。電掃雲驅。遂無遺種。今遠人得以少藉生全。不孝得以少遠罪戾者。分毫皆明賜也。戴之世。曷敢有忘。敬因凱旋。附言陳謝。瘴鄉暑月。勞瘁萬端。物故頗多。更堪憫惜。其存者皆爲一方造命之人。統乞臺下覆露之。不幸獲罪於天。延禍於親。宇宙雖大。何以自容。伏苦口占。言無倫次。統乞台亮。臨紙哽咽。不知所云。

胡監軍

來教報捷事。云未入楚省捷報。不孝尙記得當日克圍之後。劉挺先報到。不孝以其人善說。不以為憑。欲待三省鎮道報齊。而後具奏。待至十一日止。川貴二省報俱到。湖廣竟無至者。因念事已真。恐太遲。且參驗各報大同小異。只得報之內。亦止云分守川東一報於上。內有專功一路之詞。仍少改以公之三省。其後止云川南及貴州各報相同而已。湖廣原無報到。故各報相同。未入其名。以此係奏報。不敢以無爲有也。然報內所云。初五初六初七。五總兵六監軍姓名。在一目而三省同功。了然可視矣。至疏方發。而湖廣二監軍之報至。又數日而陳總兵之報方至。然其文內所言。亦與前大同小異。且與所改定者懸合。無他說也。此緣茶江一路差多。馬死人皆步行。劉挺擺步播多。所以先至。川貴鎮道到圍日久。差人皆熟其路。所以至亦早。湖廣則到圍不久。路生而策之。公人素不用命。以爲常。所以至獨後也。若來教所疑蜀道將忘功。則無此事。無論蜀監軍各道。皆讀書省事之人。卽將官爲此。獨不畏我乎。夜於牌催四事。原行差人於圍下送去。至則各省鎮道已散。只得齊回。又改從官道去。所以催牌至。而原行返不至。並無遞餞之說也。大抵吾輩爲國宣力。但取事完。何論彼此。惟各總兵則說謊爭功。乃其常態。故五總兵所報五樣。皆自以爲功。卽李應祥亦云。彼先登而劉挺繼之。況其他乎。從來云吳廣得楊應龍之屍。夫功止論擒斬。得死屍已不足爲功矣。乃近陳璘又具一文。以得屍之功。其子爲首。吳廣爲從。比詢問當日之人。並無此說。是又不平白說謊耶。不孝所以發報不用劉挺之報。以此。今觀二張所報。原爲二省通報矣。又何必督過之深也。張分守乃謹厚小心之人。張監軍性氣頗乖。圭角太露。人多嫌之。然其滅賊一念。天日可表。初五督戰。叫不絕聲。竟以病死。此當憐之。不宜詆之也。陳璘恨之入骨。只爲言其搶財一節。然今各將搶財。喧傳道路。能禁他人之不言乎。此事當初弟恨鎮道違節制。欲榮參之。而薄其功賞。近查之。財物亦不盡

入總兵手。蓋兵與將亂搶之者。今一言之。諸將之禍不測。不可為訓。後來無以使人。故只得置之耳。至於彼功一節。自有天地鬼神臨之在上。固不主各省一偏之說。亦不任不孝一己之見。只參驗情形。從實從寬。期於各得分願而已。此自不孝大關節處。豈肯為一二道將所愚。陷於不公不問之罪。且楚將不孝所置也。楚兵不孝所調也。楚餉不孝所催至。龍泉一路。則皆自贖本折以供之者。事直如此。即兄之監軍。亦不孝所單題也。何苦而盡沒其功乎。今陳璘必欲盡以三鎮之功。為一己之功。異日不遂其欲。必造言曰。彼雖併三省。實撫四川。不得不偏四川。又劉綎係其保留。不得不偏劉綎。此小人常態。弟亦任之。但欲清亂是非。則必參之矣。來教謂弟無謂劉綎兵初五一攻之後。賊遂易與。不知無劉綎兵初五一攻。陳吳能進而賊潰乎。又謂查楊應龍之屍。與妻子獲自何人之手。則可遂盡歸功於陳吳。而置綎於不錄乎。李應祥即自願為劉綎兵之副。彼一大將實在行間。可遂置之乎。陳總兵雖未嘗敗北。然彼所將之兵。至圍下已散其七八。止餘廣兵及募兵數千。可遂與川中四路數萬精兵抗衡乎。此皆不必言。偶一及之。以明公道耳。弟向恐諸將後來爭功。已將三省道鎮塘報。總類為一報。送至京師。內一字不遺。今想已見。可益無遮截之疑矣。草草此復。詞多無緒。惟亮之。

又

川貴功册已齊。只候湖廣。望早教之。弟忍死以待此事完。即之境上矣。近得部文。責成甚嚴。謂不可冒濫。日接陳帥一文。多將不在事之人。至楊惟中久行提問者。亦入其中。甚非事體。可一稽覈之。弟前實以拾財事欲參論。蓋惡諸將之公然違節制耳。後思之。恐後來人遂以克賊為戒。難以用兵。且恐中皇上所忌。致諸將有不測之禍。故只得置之。其實此輩原算到將來難以盡法。所以略無忌憚若此。真可恨也。

史副使

破圍之級。委難議賞。但事關三省。不宜大有更張。故徑裁其半。然本省止千餘。所省已萬金矣。今若驗非真正。即徑裁之。不算可也。營中供事官。若有功應陞。應

平播全書卷十五

批詳

- 一件飛報夷情事。重慶府申報楊應龍帶兵萬餘。劉安穩詳。
- 批。士酋情形若此。乃內地向來晏然無備。何耶。仰上川東道會同總兵官。加謹防禦。應調土兵。徑自調遣。應動錢糧。查於府庫見在者。徑自那動。一面詳報。萬總兵。高推官。何日至彼。並查報。
- 一件地方事。遊擊楊敏政呈報楊會手書。其情詭詐由詳。
- 批。楊應龍有何冤情。只宜具文控訴。今統兵侵犯。詭曰講明。將誰欺乎。仰彼馬瀘道。嚴督該參。加意防守。無致疏虞。責有所歸。
- 一件地方事。遊擊楊敏政呈報楊應龍目兵欲出合江割殺。攻打合江縣照驗。
- 批。楊應龍天朝臣子。若果有地界不明之事。止應申請詳示。何至督兵侵擾。豈非甘叛逆以速天誅耶。仰楊敏政以此情詰責之。松潘兵准留防守。仍移文該道。查給行糧。新召勁兵。亦調取操練防禦。無使滋蔓。貽害地方。
- 一件堵截事。巡上東道呈防守南川指揮唐宗舜。獲功給賞銀兩由詳。

批我兵微有斬獲威勢亦振全賞半賞如議支給一級賞銀一兩得無太輕再一議之乘寡不敵難以輕戰須來則殺之去不窮追為宜是在該道相機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發兵應援綦江及發工匠木箭等項由詳

批賊勢已深防禦刻不容緩萬總兵東行已久此時想至重慶仰該道與之協心防守務保萬全已發令旗於總兵處應調兵將徑行調取分布該道不時鼓舞兵將相機戰守事完分別功罪以憑賞罰應發丁匠等俱已催發訖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報楊會增兵欲與房參將死戰查永川松坎及巴縣艾家壩等處民頗悍勇可當募選及調西陽內御龍兵二千由詳

批據議俱中肯綮俱如議速行之再御龍向來感我恩德欲出兵一萬以助播會今正其為國宜力之時也諭令奮勇當先事定當奏別加爵賞水西兵亦督發矣此繳

一件急報等事巡上東道呈報楊會領兵攻破綦江縣由詳

批自警報之後本部院所調東援之兵不啻二萬以上云不發一兵何也即時日迫促就近當有至者仰行總兵官查明速報隨到即派防守不必齊也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綦江失陷官兵陣亡重慶危在旦夕由詳

批會所招生苗幾何而有八萬所言八萬詐也勿輕信以搖人心各處土漢兵已調至四萬餘向來原無預備豈能一呼即來今已數日想陸續隨遠近至矣但有至者隨宜分布相機戰守守城須以土著人為主今賊尚未至宜差人密偵向行事事先知早為之計一應情形不得飛報毋誤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播會取要離屍棺由詳

批播州係累朝附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撥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為伊留意尚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為應龍畫此計者恐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欲乘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速宜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報差指揮李光祚傳諭楊會俟取回文至日另報驗

批前以房嘉龍方與對壘而斬其使人殊非兵機故有此行今渠已破城殺將若縱令以具文為詞差人往返窺探虛實更為不便以後仍加意嚴防即有齋文人亦勿令深入內地只為之轉文可也是在該道酌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催調兵將并糧餉由詳

批兵將已四出嚴催今當有至者該道即行總兵官分布防守糧已行各縣發二萬石順流放去非久當至亦須預計安頓處所內稱宋事今當力圖無貽悔於後日乃為勝算此繳

批綦江已矣重慶南川江津等處城守之具趁今播兵暫退併工加修務為必可守以待敵庶免他日張皇失措若賊至而舉動紛紜去而玩愒時日則城終難保非算也仰道著實舉行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綦馬瀘道呈報閩門堡被焚合江難割乘兵將永甯兵暫屯瀘州由詳

批此堡畢竟何人所焚仰道查報述倘舉動殊不可知我只得嚴兵為備不可以山鬼伎倆為作止也若合江不能容兵任從移之瀘州是在該道相機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以後募兵俱要呈詳本部仍行申飭將官由詳

批各將官原無招募文移今倉卒召募兵恐有奸細又蹈貴州故事所關非小以後非奉本部院明文不許招兵非經該道查驗詳詳不許支餉該道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報人周華等招詳

批本以周甫六之故致內地城破將戮殺人如麻乃叛華即夷之人竟從輕比各犯從甫六久矣豈遂略不知其主之所為哉今即發配仍入播耳是縱之去也仰另究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巡上東道請餉銀今於本司庫貯各項糧銀內借支二萬兩解巡上東驗發重慶接支由詳

批兵至二萬作何分布銀至二萬九千以前作何支用向後作何稽查該道府並未見呈詳何也即賊在近地亦宜一面行事一面詳報況今又非昔時比乎仰行令查明徑自詳報銀准解發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報查過播會修倉樓由詳

批逆會不設險而修路此其欲分兵以肆我可知仰分分布兵馬嚴為之備向後情形不時飛報繳

一件解發防播兵餉事布政司呈請支解貴州軍餉銀兩由詳

批取之雲南解之貴州四川何利焉安在其為處處遠借餉也但貴州空乏已極姑准差官解發仍移文雲南該司補還二十八年應解餉省工食亦准扣抵仍移文貴州該司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漢土官兵月糧由詳

批已行布政司解發矣兵已及門不為請餉致令脫巾而呼成何法體向來事多因循殊為可恨兵至一萬三千不為不多恐有老弱無用者一查汰之另詳

一件乞恩察苦裕命報效事防播提調武舉胡順堯呈稱奉調防守綦江被楊會破城綁縛上營蒙差指揮李光祚到營見卑職苦極向省保職歸城卑職含忿莫伸與會誓不俱生乞賜精兵千餘直入會穴斬楊應龍之頭不知當日綦江二曉將三千戰士彼何東手就擒耶小人無恥令人切齒仰總兵官細打四十不許管事繳

一件病勢日增等事巡上東道呈本道患病致仕詳

批近以渝城文武不和恐有他變故令守道至彼調和其間非有他也分兵雖有前詳已行鎮道其議頃該道揭至業已允行此復何嫌何疑而以去就爭之乎信地在川明例為重移送印信之事非今日所宜言仰照前視事以副一方之望賊自當勦但今日誰為大將誰為偏裨某兵倚前某兵角後仰議妥通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總兵劉綬呈舉薦副將吳廣遊擊楊廉等皆職習知其人謀勇作用足當一臂者乞取前來分布由詳

批吳廣已為本部中軍不日提廣兵到此其楊廉等一面咨部及移文各院守取訖仰該鎮仍星夜前來即今調到兵已近四萬攻雖不足守已有餘須分佈嚴密防守無患而後可圖進取也

一件緊急軍務事劉總兵呈請於東征得勝兵內選募精壯五千備呈本部彼見播事稍寧蒙割內開候請軍門議處自入關以來並無糧餉乞速賜委官該州給散俾得兼備隨身衣械以慰枵腹之望由詳

批東征兵素飽厚餉且行糧至九月乃終今繼八月安得費盡大敵壓境明旨屢催急於星火而該鎮欲暫止荆州練兵此恐不可聞於鄰國亦不可聞於部下也已行布政司解銀六千兩前去仰作速提兵前來勿令傍觀者再起別議此繳

一件軍務事石往宣撫司申稱奉調士兵三千赴重慶城西割營乞念本司兵力不當一面之寄再請調二三千隨分一路前驅持集由詳

批據申不但忠勇過人亦且機宜諳練土司中得一馬千乘足可當勝兵數萬本部院深所嘉賞仰將該司健兵再整三千聽令調發此繳

一件繳賞辭糧等事石往宣撫司申本司護印正妻秦氏將兵道賞銀二十兩繳道并請前後士兵五千三員名支給糧餉外外報效兵二百六名不煩獎給由詳

批土司兵多有虛名冒餉者秦氏以一婦人能捐貲給兵辭賞報效此其賢加人數等矣仰巡上東道先動銀六兩打造銀牌一面上書女中丈夫四字給之以示旌異待有功之日將其夫妻並薦於朝另有恩異

一件督撫地方事重慶府黃平通判王三策申報地方播情由詳

批該地方防守事宜節經移文貴州行查數四至今始相聞若非有警想尚泄視之耳可恨可恨已行該省添兵防禦仰本官協同將兵竭力固守如乘寡不敵不得浪戰損威但全城即以功論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疆臣申詳並無助兵楊會為店由詳

批安國亭昔年欲擒楊應龍本部院久知之此其深惡積怨至死不忘若楊會得志安氏豈有安枕之日哉助兵之說的知駕禍本部院原不深信廉中更覺了然安疆臣年在幼冲明於大義土司中當為首出本部院深所愛重仰益遵照近旨竭忠盡節懲建殊勳朝廷不負功臣天地不虧正氣是在本官勉之耳

此繳
一件懇恩俯允召兵以效微忠等事參將曹希彬呈請於永甯等處召募士兵五六千教練以俟調征由詳

批曹希彬以綦江將官調合江已有信地自應兼程前來督兵防守今伴為不知捏文支吾託之召兵若將官人人如此不知國家優養爾曹何為畏敵如虎臨事避難猶云常勝之家不慮賊官馬武笑人耶今合江兵已萬餘守自有餘仰作速前來防守本部院原不責以浪戰無過畏慎如再託病支吾定參提整究

一件剿夷殺命事思南府申報擊獲奸細馬良貴審稱楊應龍統兵要打龍泉思石由詳

批賊勢如此即今已一月有餘該府守備單弱尙復有完城乎仰布按二司速呈該省撫院調二省就近土兵防禦有無失陷仍行該道查明速報

一件地方夷情事巡下南道呈請委官防守地方由詳

批兵隨印轉答應知府何可發兵此前道之誤也事已至此姑兩罷之令各聽後令不然恐自相仇殺又多事矣須明諭之無令生疑繳

一件急報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委官防守地方由詳

批王夢吉守瀘州周大謨佐之有警應援合江楊敏政守合江吳從周佐之有警應援納谿應援處所亦同信地功罪同論仰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酋令陳提調復來羅之渡攻打附近地方乞發兵應援并發火器由詳

批水甯係該參駐劄信地況有土司兵可以協守仰行令協力防禦務保無虞火藥火器徑行支給須以成藥若止殆稍何益須設專官製造乃可應急先以委過火器官報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南川縣報播兵劫擄東鄉村由詳

批向日賊突破綦江南川人空城而逃故棄之不守此無可奈何之權計也今兵衆已積可終棄乎若空城可為長策則無用設守備不設之律矣仰照另行發兵防守如不足不妨增兵一而詳報賊方傾巢犯貴州回日必再犯川東於鄰邊嚴防我襲之耳非遂終不復出可置之度外也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覆議督餉道條議運餉等項由詳

批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內水運一節宜並經理然此其工夫三分之一耳水運所至重瀘涪三城以後方費處置仍行該道另摘詳應順行者斯行之應密行者密行之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勿令賊返得以擬我也此詳該司收之無使奸細錄去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永甯土兵藏匿播酋奸細由詳

批永甯係忠順土司發兵報效何故藏匿奸細致生事端仰行該司長官陳希備查明速報此事亦不過一二人所為土兵各有身家自知順逆何必過為疑慮仍令照舊防守繳

一件申報軍情事。巡下南道呈報播會攻打永甯宜撫司雷鳴村等處地方獲功由詳。

批。播兵縱橫內地。如入無人之境。永甯兵獨挫其鋒。奔世續軍令嚴明可知。仰該道先發紅段二匹。銀牌一面。重八兩。銀花二枝。重二兩。給賞世續。其領兵頭目並首級查明速詳賞格。一並議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福臣申稱。奉令督兵防鄰播一帶地方。并領兵二千赴省。保障未盡。機宜。請乞指示由詳。

批。據申本官為國宣力。殊可嘉尚。仰益振兵威。務獲全勝。一切機宜。照諭牌行。本部院且樂觀其成。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議。定立偵探人役。專官統領。分布爪探由詳。

批。哨探乃中軍要務。向來所以不專設者。以賊勢方張。我兵未集。恐此輩反為賊用耳。據議極得肯綮。王佐等俱准收用。仍會巡道。查相應官員呈委總管一切。給賞事宜。俱如議支給。事完通查類報。黃平新通判移文申飭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地方夷情由詳。

批。袁年之父袁子陞。被楊應龍凌遲而死。袁年受應龍招安。將來何以見伊父於地下。即夷人必不爾也。聞年為王繼祖之親。仰即令本官密諭。令不得忘親從逆。此繳。

一件地方軍情事。巡下南道。呈請兵防守永甯等處由詳。

批。永甯告急。撤兵自衛。亦非得已。納餉一千。並合江一千。俱准發河西防守。仍須漢兵二三千。則近發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湖廣布政司呈議。聽備征播兵餉由詳。

批。該省近已覆設總兵。又經會題沿江諸處。調兵一萬有奇。須於本省再備兵三萬。方足以當一路。土司雖有狐兔之情。亦知順逆之勢。在鼓舞用之耳。施州各司。可得一萬。永順。保靖。麻陽。武岡。各兵。可得二萬。仰行各道查調。一面通詳。楚既用兵餉。蜀銀俱准留用。不足者。徑呈撫院另處。一切兵糧。年內須齊。諸凡事宜。一面徑行。一面詳報。

一件地方事。辰常黎靖道呈報。苗犯東坡偏橋地方。已分發官兵應援防範由詳。

批。逆賊狂逞。焚東坡。劫偏橋。事不為不急矣。湖貴二總兵。官不為不高。聲勢不為不大矣。到任者。裹足不前。未任者。逡巡不至。不知城池失陷。在事文武官。有一能逃其罪者乎。劉自西。馬一龍等。既奉調遣。亦至沅州而止。又何取於應援也。仰該道差人露牌。嚴行催督。文到三日。而苗不散。路不通。賜劍具在。死法死敵。等死耳。榮辱大異。惟諸將決擇之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楊會操練兵馬。長官袁年投降。似非真意由詳。

批。賊既練兵。自宜嚴備。袁年與賊。義不共天。投降非偽。但此時納降稍早。然不可不密結其心。是在該道酌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上南督餉道。呈買運永甯官兵餉米由詳。

批。今方議買米。銀尚未發。文尚未行。此月終安能遂運一萬石。派夫集夫。非一日之事也。且一萬石。止足三萬人一月之食。後將何給。臨時再呈派運買辦。不益難益遲乎。仰布政司會同餉道。從長議妥。二日內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武隆。墊江。巴大等縣錢糧。改充軍餉由詳。

批。各縣糧銀。如議留該府充軍餉支用。既不解司。恐該府緩於督催。該縣怠於徵收。以致拖欠不完。更為不便。仰行川東守巡道。嚴限一月內。取該府庫收繳到。方可相抵。此繳。

一件緊用兵馬器械等事。總兵劉綎呈請。馬兵器械由詳。

批。文內種種。俱切實用。至欲速圖進剿。尤見滅賊之志甚銳。若該鎮用心如此。本部院何慮焉。各項器械。已行各衙門解至軍前驗試。未完者。一而買造。主客兵已調至數萬。前以該鎮言廣兵可用。故調之。今廣浙之兵皆將至。又以為征虜征倭兵。勇敢倍之。征倭之兵。即川兵也。今川南招募已多。惟所調用。且前征倭備萬人。今挑選二三萬。何處得來。查明另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監軍道職掌由詳。

批。各處官兵。無論主客。俱聽該地方守巡道。點驗及嚴放錢糧。監軍道掛號。及稽查虛冒。其餘俱如議行。若將官跋扈不法。有司稽違。該事。監軍並各道。不時參呈處治。通行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請。調到官兵行糧由詳。

批。今川中土漢主客兵。已未不到不下十萬。未見議作何分布。止議增調何也。且調來方選。選不中者。又發回。無論行糧。枉費。而鼓譟騷擾之患。種種可虞。湖貴二省。方苦無兵。今盡調之。川中。令彼何以為計。仰監軍。巡東二道。會同該鎮。議妥另詳。鎮溪所調赴重慶兵。係何衙門。明文取來。有無堪用。並查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遊擊王之翰呈請。發漢兵數千。互相調度由詳。

批。王之翰請發漢將漢兵。其不能獨當一面可知。仰總兵官量撥精兵。為之掎角。周以德如見在標下。即行令前去督防繳。

一件逆會倖等事。守東道呈報。五司官民流落。召集苗夷。衝鋒由詳。

批。五司為賊所破。不能軍矣。但其創鉅痛深。倘所謂楚之三戶。足以亡秦者乎。姑以為鄉導可也。用以行動則疏矣。仰黃平通判召集。隨其多少。編為隊伍。令作楚兵。鄉導繳。

一件調選精銳分任責成等事。川東監軍道呈請。行令劉總兵將見二萬操練其少兵。一面令刻期調選。以足三萬之數由詳。

批。兵貴精不貴多。精則二萬已足。不精即三萬無益也。仰行令將見在兵。嚴行操練。以備進剿。不足則建武募兵。及平茶等兵。或別有調到者。該道即行揀選如數而止。湖貴方被兵。不必遠行招募。虛彼實此。本部院日夜憂之矣。牛酒行糧等項。照例議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南道呈報。土官袁起龍集兵由詳。

批。士兵未動。難議支糧。仰行令整兵聽調。臨時自有優養。賊黨已搖。宜多方密行招誘。方可久示持重。恐失事機。是在該道圖之耳。繳。

一件軍務事。川東監軍道呈賊兵劫殺夾口壩。須得勁兵八九千。前去綦江立營由詳。

批。綦江屢行屯守。至今尚無成說。若賊復得而焚之。是又一番破城也。已行總兵官督發前去。兵行之後。新縣官即可赴彼視事。糧運即應隨發。仰該道通行移催。繳。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勸支銀兩。召商採買柴薪由詳。

批。如議行。此須召商得人。無令市棍花費本銀。無濟於用。是在掌印官留心。本部院且以此評官矣。此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布政司呈議軍前理餉紀功官員由詳。

批。各官既經議妥。俱准委用。士司掌印官提調於省城。二監軍分督於東西二路。大征事重。各須盡忠竭節。殫力從事。功成自有信史不朽。不直目前優敘。如避難債事。責各有歸。通行申飭知會。繳。

一件播會猖獗等事。布政司呈添造軍器。并支發已未完數目由詳。

批。據議武備略具。亦足以待敵矣。准勸支上緊催買製造。務在時月之間。盡數報完。完日先將經管官。分別勤惰呈報。以憑獎戒。外。鐵蓋甲尚未議及。仰行議定趙州同一面估計。一面打造。另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巡湖北道呈議兵務由詳。

批。寇在門庭。南兵即發。亦以後時。況方在道傍之議。必無望矣。本部院後行調水保兵二萬。麻陽等兵五千。五司報驍兵三千。及十三哨殺手之類。可足三萬以上。仰火速差人催齊。付之總兵。亦足以當偏橋一路。進勦事在燒眉。不可遲也。速報速報。

一件申飭運餉事宜等事。巡下南道呈議編派運餉夫役由詳。

批。原行並無五箇月之說。今一路夫價至三十六萬。計四路當至百萬。比之通省派夫更重。是一解不如一解也。仰照另牌行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發運馬料由詳。

批。該府見在料。如議運送該縣支用。該縣所申。原恐誤事。遂至倉皇失措耳。何遂以去就爭之哉。同知不知為不尊。知縣乃其本管。署官之難。何以稱焉。寇在門庭。日不暇給。以一無要緊文移。輒爾嘵嘵若此。不知一日能辦此幾紙公文。非所望於宏濟艱難者也。繳。

一件慎收降事。東監軍道呈委將官各隨帶兵招降。並安置降夷由詳。

批。各官如擬委用。降人審實。俱發江北州縣安插。量支倉穀養贍。有司官招攬有方。降人得所。事完優薦。安插失所。致有他虞。定行重處。又訪得以前招降官。多需索降人銀至三五兩不等。名曰投降。此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與楊應龍何別焉。以後有犯。治以軍法。下人作弊。罪坐本官。通行申飭。繳。

一件酌定運夫等事。巡上東道呈派定運夫由詳。

批。如議行。民間切身利害。須為著實籌算。方便一分。即受賜一分。如近日南川之夫。又來涪州運糧。皆非

算也。邇來民不堪命。所不忍言。幸留意焉。繳。

一件軍務事。思南府申請行令調發施南土兵八千名。至綦川就便徑抵龍泉。不必到府。免滋往返。至於糧餉。按月差官解給由詳。

批。逆賊狂逞。該府危於累卵。本部院發銀調兵。為之防守。原行錢糧不敷。徑詳該省兩院。措處接濟。今文內略不見有措處呈請之意。止令本部院空運解發。川人豈能遠赴黔中餉兵乎。臨渴掘井。人為遲。今並非亦不備。甚哉其可嘆也。仰速照原行。徑詳該省兩院措處。兵准行令割綦川龍泉二處。亦速行令預備糧餉。若致脫巾而呼。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軍務事。統領河南兵馬遊擊任承爵呈。稱營兵由上水壞船。淹死吳從鑑等十四名。請給恤典由詳。

批。各兵萬里遠征。未靖蠻煙。先葬魚腹。言之令人潸然淚下。應得恤典。仰監軍道議詳。奏宗堂等覆舟殺人。仰行巡上東道嚴究招報。

一件飛報計斬播賊首惡事。石阡都司錢中選。呈報餘慶司寄住偏橋生員曾文學父子。及李佑等將首惡趙仕登。并家奴慶生等。用計殺死。斬首三顆。特加敘賞由詳。

批。中川計殺李旭。黔中計斬趙仕登。賊之心腹手足頓失。不足平矣。仰右監軍道。將曾文學先給發去割付冠帶。功次查明速報。

一件逆會威劫等事。川東監軍道呈各土司。不許以招邀降功生事。阻絕降民由詳。

批。調土兵原為殺賊。非令招降也。乃因而為利。致降人失所。是助播為虐。漸豈可長。以後止許聽令征進。不許妄招害民。其以前劫奪子女。並給原主。如占據不發罪之。仍移文川南監軍道通行土司兵。知會兩川招降事。聽高推官會同將領行。該縣防守土漢兵。聽周國柱嚴東候勦。俱移文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請申飭領兵各官。不許妄行牌帖招諭。惟將兵進勦由詳。

批。文職主招安。武職主征進。各司其事。所以相成。若領兵官一槩招降。無論白頭牌票。易於詐假。且其禁令不嚴。則下人之需索難免。安插不妥。則流人之怨恨易生。更有他虞。尤為可慮。以後各領兵官。止宜整兵聽征。不得妄行招降。違者罪之。通行知會。繳。

一件軍餉事。巡上東道呈抽驗法馬由詳。

批。如議行。抽驗之法。於革弊益奸為最要。但須於數日之前。蚤為分散。以便分鑿。無令各兵以守候為苦。反稱不便。此繳。

一件查究事。東路管餉通判劉之淵。申犯人盧旺折夫賣餉由詳。

批。遠餉勞民。誰不知之。所以必如此者。正以防近地之不足耳。若如此輩所為。坐見米價騰貴。軍士枵腹矣。事關軍機。法難輕縱。仰重究報。押夫官明知故縱。並連坐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總兵駐劄合江詳。

批。如議行。民間切身利害。須為著實籌算。方便一分。即受賜一分。如近日南川之夫。又來涪州運糧。皆非

批總兵總管一鎮今分一路已自拘方難更責之坐守一隅無事駐鎮合江有事隨宜居中調度可也仰移知之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陳總兵呈請各行兩廣軍門召募廣兵二三萬以楚兵兼之庶可濟事由詳

批楚地兵糧俱已備集各道所報文案昭然逆賊狂逞經歲於今春水漸生進兵已緩若待招廣兵而後從事非需以歲月不可是決西江之水活潤轍之鮒也兵觀拙速未聞巧遲歧路回車千里坐失崇山幽都何可偶也仰照另文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議動銀發南川收貯聽支由詳

批逆賊狂逞生民如在水火在事文武宜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乃至議及能禦裙襖之類可謂揖讓而救火雅拜而解圍矣然亦自有等風痺不知痛癢上官此時尙以儂文不備責人者又何怪乎該縣之倉皇失措也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傳銀數照發懸賞銀候另行餘俱如議仍通行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劉總兵募漢兵八百有零准收支糧由詳

批曹操南征兵八十萬周瑜禦之所以成赤壁之捷亦不過三萬而已今取一士會八路之一用兵三萬止少一二百名尙欲再選此等舉動何可使聞於賊姑准收糧各項夫役俱在其內不必更取備於有司矣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呈報條議兵將部署料量糧運等項開款由詳

批各款條議纖悉俱備可謂良工苦心惜乎其稍遲也川省諸所已備費者不知已備否如未備併工爲之自有捷法如穀不能成米在城每一家散五斗一日可爲米數千石如衣甲散銀各家一副一日夜亦可得數千件如造船不及即搭筏自可渡軍如運米無夫即以稍弱軍爲之仍各執兵自衛如無火藥散硝磺營中隨帶木臼自舂諸凡此類皆可應急該道通行各道將連夜備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地方事分守思仁道姑令守備楊惟中戴罪立功恢復龍泉由詳

批楊惟中避賊失地已經察問既稱情願恢復姑先取死罪招由質其妻子於獄如十日之內能復故地進兵者另議如係支吾即行監禁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請發施南官兵八千名糧餉接濟由詳

批已知該地方錢糧難處盡發萬餘兵本折之餉矣所動勞道府者惟有買米運米二事當日夜悉心料理勿再曰無處買無人運事事盡委之他人也繳

一件阻撓軍務事富順縣申稱民奸棍熊問處多礙等包夫阻撓軍務駕捏匿名紙帖遍市貼誣由詳

批銅梁民倡義急公富順民與謠搗法二邑風俗人心即此可窺見矣此必一二棍徒所爲無足爲意該縣但爲所可爲不必爲之灰沮亦不必多方伺察致及善良人各有心久當自定也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上荆南道呈長陽等三戶十兵難以調用由詳

批今大兵已集無藉十戶況土官既很不可使則有功無功俱爲不便拒虎進狼非計之得也姑已之繳

一件督辦營務等事貴州布政司呈詳議處軍兵由詳

批當川兵之時而議汰兵似駭聽聞不知汰冗兵正以養精兵其事蓋相成也仰二監軍道會議妥確通詳

一件清查差官其偽等事分巡湖北道呈犯人何世卿等招詳

批查招稱賴坤五監給有印信梳封註定常武地方發賣則船至常德可以止矣石仲先水程未顯地方招稱議往辰州浦口則亦宜至辰州而止於偏橋地方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世卿爲之具稟討照過關乃稱總督標下把總奉劉提督差委押鹽至偏橋土司犒賞苗兵偏橋鎮遠別無土司止有播州耳非欲入播而何蓋世卿係偏橋人密邇播州知彼中鹽禁價高故欲攪鹽給照由偏橋徑入播州圖利鹽商亦得其利而從之或別有播人交通亦不可知所重通播盜印其小者也該道所駁頗見端緒問官以事大未肯深求然使其計得行播人頓添十倍兵力害事有極哉仰盡法推究確招詳報鹽每包若干斤共估價若干該道親驗以便充備此繳

一件地方事貴州右監軍道呈請中飭軍令以後不許逗遛以責後效或行思石道行府勸查龍泉失事的實另議由詳

批逆賊狂逞龍巖思石危如累卵各將領應援而不應援應固守而不固守致令殺人如麻失地百里擁旌建節之夫不一土官安民志見危授命可恨可羞仰一面嚴行將領勒日恢復贖罪仍會行思石道勸明從重招參通詳繳

一件軍務事分守新鎮道呈運餉夫役進兵隘要應用藥餌等項開款由詳

批據議運餉進兵事宜種種詳妥可謂當機俱准照行此時呈詳稍遲料彼中已一面料理想不誤事如有未備不妨一而進兵一而急圖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及今圖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懲彰天鑑等事貴州宣慰司申宣慰宋承恩願建功殺賊若曰罪過不明乞移文本省查勘有無忠奸情節等因由詳

批楊宋爲婚土司常事無足異也惟逆賊應龍既已得罪朝廷事在必勦而宋承恩猶與之往來不絕即曰不漏洩軍情其誰信之雖然朝廷之恩天蓋地容本部院之約撫順討逆即今賊中頭目源源出降俱准安插立功況宋承恩原係土官豈以其曖昧之迹遂絕其血食之祀准免前罪且容立功報效若能暗通田氏朝棟及左右人等斬應龍以獻無論照格陞賞應龍之女仍給與之公義私情兩得之矣此繳

一件乞委賢能佐領等事南川縣申再委官員協力各官收支餉米由詳

批解米之人守支已非事體至今此時即運至金子壩幾於病狂斯時也而有斯令也傷哉南川之民其塗炭乎仰督餉道會同巡上東道速行處安繳

一件土兵相閱事巡下南道呈報鎮雄馬湖土兵相殺由詳

批土兵遠調原爲討賊乃不思一朝之忿動至操戈相戕未有尺寸之功已著跋扈之狀領兵官紀律不

嚴本應重坐念進勳在即姑不深究仰行令以後解紛息爭立功贖罪如再蹈前非定行處斬領兵目把一體治罪該道通行諭知繳

一件地方多務等事驛傳道呈龍場養濟等驛申請協濟由詳

批驛遞此時雖稱多事然與兵勳逆百年來不時見也土司擁有爵土公享承平不於此時出力報效更待何時即宜加增夫馬在土司自為利益不宜求之有司也仰諭行該司遵依應付無誤軍機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都清兵巡道呈宣化司土舍何魁把總劉應辰子劉登閣召撫漆水等一十五寨苗夷請頒賞花紅由詳

批各苗助逆虐民罪不容誅既已向化姑准免死仍呈該省撫院動支官銀製造花紅銀牌買辦牛酒大行犒賞用獎忠順招撫有功員役事完通敘其革夷冷西索股黃岑寨膽等罪逆深重估終不悛難以姑縱行令總兵官相機勦剿以除民害此繳

一件再陳一得等事總兵陳璘呈條議軍機五事由詳

批大將得斬偏裨偏裨得斬千把總及哨隊長俱如所議懸賞功銀業以有行當再令多發防邊事例止以血戰為功不以損軍為罪今後亦止取獲賊不問其他若不得賊而徒損軍則亦無所逃罪文法自不必一一拘若乘機取事當錄其功遲留後期又當議其罪亦難以槩論也仰通申飭遵行以圖全勝此繳

一件緊急軍情事總兵陳璘呈報思石二府無餉接濟乞行思石道轉行二府催辦由詳

批湖省兵糧自去年八月催價以至於今非一日矣景象若斯令人驚駭經營各道非以空文支吾則以閑言評議令人仰屋竊嘆而已事已然眉仰該鎮多方召募催督有推委誤事者不問是何衙門從實揭報以憑參究救焚拯溺勢難延緩該鎮任其勞本部院當其怨他無所顧也此繳

一件地方事貴州遊擊楊惟中呈稱發兵裝塘一鼓衝鋒陣斬首級五顆賊奔入關功雖無幾實解黎川之危由詳

批楊惟中覆軍失地詭稱恢復免罪今一步不收入龍泉又以零級輒稱解黎川之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可恨可恨仰分巡思石道嚴查究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按察司呈偏橋長官楊國等撫出九股苗頭曹錢盧父子等相應從優賞或給冠帶由詳

批播賊向來妄稱九股助逆明欲駕禍諸夷曹錢盧既稱九股原未助播又欲截江勦賊忠順可嘉准給劄冠帶約束羣苗外賞三兩銀牌一面銀花二枝紅段一匹用示優待若能截殺黃岑等苗及撫化土官有功另行降賞楊國臣忠等行令再行招撫事完通敘此繳

一件查究事南川管餉通判劉之瀾呈犯人汪意等包庇運夫由詳

批轉運事關重大各有司漫不經心任從徇私包庇致誤軍興罪不容道供應提問結實後效文內銅梁

等州縣正官先住俸減罪責令親自督夫運米候事完類參汪意等有罪人犯嚴察究解仰守東道查行繳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鄧宏烈申稱各官兵到黎川縣未有糧餉且思石二府俱各數少乞行設處由詳

批履行該道府預備糧餉又發銀令買備本部院所以為思南至矣兵至而止有一日之食是尚可以為國乎地方之不失陷者幸耳仰分守思仁道嚴行措辦轉運進勳之期已過如誤大事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楊惟中呈報本職乘銳與賊連戰數捷進入苗巢已經恢復龍泉掩埋骸骨召集流離以俟大兵由詳

批壯哉楊惟中遂乘銳直復龍泉也龍泉積骸滿街賊所厭棄得無與鬼戰乎仰思仁道查報

一件重地師旅方殷等事督餉道呈議派夫獨免錢糧以濟軍興由詳

批東南派夫西北徵銀此法紀人情其稱便者非有所偏累於其間也今勦敵對壘兵刃未接天下之事未知始終西北尚未定議免派東南豈可預定免徵今但當戮力平賊勿生別議以搖人心令小民反不可使則事去矣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發過各州縣夫價銀兩由詳

批原行該司解銀赴該府聽支募夫非欲其徑行支放也該府何所據而定為每夫一名該銀三兩二錢三分有零又何所據而徑分發各縣若各縣照數給夫不知此銀作何下落後來將何接濟署印官醉生夢死任憑吏書顛倒為公為私皆不可知仰巡上東道嚴提究解原銀速行各州縣毋得浪支致後不繼仍議妥確之法速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守東道呈請徵論支發東路官兵餉銀由詳

批該府發各州縣銀何其速發該道所取銀何其遲蓋彼有常例此無常例故也吏書之罪不容於死向來各官為所侮弄幾於不成衙門可恨可恨前銀會否支發仰府速查報

一件防虜事松潘道呈議暫免召募陝兵由詳

批地各有兵兵各有用何必借才異地陝兵既無可募即募本地之驍健者充之是在將領訓練耳俱如議行繳

一件軍務事參將麻鎮呈請行查議修船渡送運夫由詳

批船非一時可修若待船成而後運糧遲矣或有見船可用或一面造船一面搭棧一面搭橋仰巡上東道督行該縣與麻參將協力為之松坎播界在營中隨宜處置何待中詳此繳

一件極惡叛苗截路殺死官兵等事湖廣辰常兵備道呈報五開衛地方皮林寨惡苗為害戕殺官兵數多由詳

批即今勦捕其餘小小苗孽宜一切置之白刃交前不顧流矢勢則然也皮林寨之事甚微黃冲衛何人

可任專征。至撤勦播之兵以分之。卒至失律喪師。一軍皆沒。豈不惜乎。此等事從來不以一字相聞。直待失機至此。乃始呈報何也。黃冲霄革任聽參。急擇才勇。閱將代之。仍兩行各衛所州縣。一體中嚴防守。所殺官兵的數幾何。查明速報。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報招撫過九股苗頭汪外畧稍等由詳。

批。苗人皆吾人也。向來撫馭乖方。致逆賊利陷威劫。反為彼用。該鎮一旦招撫盡入版圖。豈不快哉。劉合明准暫為管轄。俟各苗報效有驗。即給劄授官。令水歸王化。該鎮小賞銀幾何。而盡為撫苗之用。仰監軍道查補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查夫價銀兩由詳。

批。凡各州縣發銀。該房吏書。俱有一定常例。所以不及請詳。擅自作數分發者。利令智昏耳。此何等大事。亦了無忌憚。張忠定治蜀。一錢斬吏。有以也。仰仍盡法究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淘公灘降民二千一十八名口。安插石寶寨。係運夫經過地方。恐有疏虞。或安之別土由詳。

批。夷民歸化。多至二千。攜家以出。必無他慮。若安插失所。反有他虞。仰會同監軍。嚴密二道議妥。一面量行賑恤。無致飢餓於我土。以阻後來者之路。繳。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報撫過夷苗由詳。

批。今日征勦。止誅逆賊。應龍其餘頭目親信之人。但肯投降。即准免死立功。況各寨苗夷。平各苗既願歸化。即當赦其往罪。咸與維新。仰移行監軍道。各給免死帖文。隨便安插。如能殺賊立功。重加陞賞。張鵬舉等紀錄通敘。此繳。

一件急缺征兵糧食事。陳總兵呈征兵急缺糧餉。請備發接濟由詳。

批。該省餉事。自去年督備。以至於今。節據該道回文。皆稱必不誤事。今兵至白泥。顆粒不給。豈欲以兵與敵乎。千里餽糧。師不宿飽。況告飢於千里之外乎。嗟嗟。事去矣。事去矣。數萬雄兵。不見敵而飢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仰督餉道一面回報。無令撤兵就糧也。

一件請議進兵事。陳總兵呈報進兵道路由詳。

批。該鎮進偏橋路。陳良玘進龍泉路。本部院分布久定。已經奏聞。公移私割。不啻數四。該省餉道。止因糧米不備。遂欲移兵就食。擅行議撤。是又一軍門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該鎮自當便宜行事。何故千里請命。坐失事機。仰照原行速進。如後期誤事。責有所歸。三渡關。即偏橋入播之路。苦竹關。則在板角之西。設伏張疑。任陳良玘行之。該鎮仍調度萬全。不得狐疑取累。此繳。

一件地方孤懸無援等事。湖廣布政司呈請題留在庫虞衡司等項銀兩。并嚴備解司湊餉。通候播事。寧日處補。其加派錢糧。免分貴州由詳。

批。播賊一破偏橋。直走清鎮。全楚勢且不保。今日利害。三省共之。何謂湖省用兵。本為黔蜀也。二省助黔。

奉有聖旨。四川僅派銀十二萬。已借十萬給黔。湖廣派二十餘萬。可以一萬塞貴乎。如曰該省養兵四萬。則四川養兵十五六萬。非無事也。施州兵以楚兵用之。楚帥信地。亦四川餉之矣。漕糧已屬京餉。豈得遂作楚數。廣西已餉三十萬矣。湖省助黔非十萬不可。仰作速解發。無致誤事。繳。

一件軍務事。管恭江事周同知呈請議加設馬匹應遞由詳。

批。該縣軍印官到任久矣。及今方議馬匹。何見之晚也。此地里民。瘡痍未起。何堪走遞。近已發各處馬五十四。當再發五十四。想亦足矣。所議事體。甚覺拘掣。非撥亂之才也。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仰仗威猷官兵奮勇攻破堅陣險圍等事。總兵李應祥呈報官兵攻打四牌。并天邦圍三百落等圍。斬獲功級由詳。

批。貴兵素弱。賊易視之。乃今一舉而破三圍。斬首二百餘級。振積弱之勢。寒羣苗之膽。豈不快哉。仰監軍道查明議敘。仍行令益奮出勇。直搗賊巢。以成全捷。繳。

一件軍務事。分巡貴甯道呈請議徵資令安疆臣。戴罪與疾。督兵進勦。無逗留示怯由詳。

批。天下與兵誅播。水西一軍。獨逗留不進。豈其口把之昏於利乎。抑亦安疆臣拙於計也。與疾討賊。自有故事。仰該道嚴督進兵。無為傍觀者所疑。王法軍令。未易干也。繳。

一件軍務事。敘瀘道呈請發懸賞銀二千。給吳文傑曹希彬等支用由詳。

批。軍中既需懸賞。即便隨便支發。千里請詳。豈不誤事。仰作速發去。以後緊急事務。須以徑行。無拘文法。誤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南川進桑木關一帶設營。首尾聯絡護餉由詳。

批。大兵深入。急在糧餉。防護單弱。豈為萬全之策。如議楊登山在真州居中調度。任承爵在清溪。王之翰在園村。南川各領所部兵防護。兵如不足。就近便宜撥給。金乘鏡守城。葉當春防守江口。遠者各以軍法從事。該路兵行已遠。聽該道就近調度。將領阻撓。參來重處。餘俱如擬行。繳。

一件斬獲賊級事。左監軍道呈報泗州官兵。於蝦子渡河渡關河邊。斬獲功級共二十顆由詳。

批。貴州土兵。素以精強自命。乃臨敵執訊獲醜。首在滇兵。此輩得無汗顏。仰查明報。

一件嚴究凌虐罪因事。按察司呈犯官鄧學思等由詳。

批。防播亦多方矣。何汲汲於斃獄囚。蔡江罪囚出獄。以城破耳。破城者非獄囚也。斃之何為。各官舉動若此。其不為賊魚肉幸矣。鄧學思等姑依擬發落。實收繳。張興行聽別卷另結。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開銷餉銀兩由詳。

批。賞不踰時。為有功也。尋常無事。何以賞為。即有應賞者。本部院已行之矣。各道之賞。是亦不可以已乎。將來師老財匱。脫巾一呼。欲再行賞難矣。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之謂也。姑准開銷。但恐不便奏繳耳。此繳。

批。麻嶺所備退怯。有誤餉運。已行擊解。准行楊敏政。程試。共理護餉之事。其地責成。無致有失。仍移行楊敏政留兵千餘。以一千總領之。防守江津。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都司王芬等。斬獲新村。楊木田賊。級共六顆。應否准敘。准由詳。

批。零級不算。謂未見對敵。輒報斬級。恐有妄殺。平人冒功之事。故禁之耳。若打洞對陣。乘證明白。即無功級。先登者仍應議賞。何論斬獲功級多少。查原詳並未到部院。何處失迷。查明詳報。

一件軍需正急等事。布政司呈乞。題將搜括無礙銀兩。特賜停免。由詳。

批。大兵進勦。日費數千。方且取之內帑。助之各省。本處庫藏。又安得有無礙錢糧。此時而議搜括。是欲以蜀與賊耳。仰候會題行。繳。

一件飛報血戰大捷等事。委官鄧知縣申報。播賊統兵馬三萬餘。二路包圍關隘。施兵奮勇迎敵。獲功大勝。由詳。

批。施兵以少擊衆。擒斬數多。良快人意。仰候另文獎賞。及備楚兵合營。聽本官督進。士兵易驕。賊謀最狡。仰令益加謹慎。以保萬全。功級驗明。止將兩耳及小功解該道查驗。不必遠解。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人孫孝招詳。

批。此事自去年有行到今。只爲餉米一事。耳前云移付工房。今云除餉米另行造冊。齋報外。竟未見冊也。不知該吏問罪。何益於事。州官昏庸。至此。將何以佐軍興。仰將掌印官提究招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安樂二縣運夫由詳。

批。舉大事當有一定規模。移短運以充長運。所濟無幾。並短運者逃避不來。所失多矣。彼中夫至三運。苦累垂死。不妨令自行更班。無拘原行。各路皆已數變其法。乃通濟也。繳。

一件勦播重務。愈急。竭等事。巡下南道呈報。都司吳從周等報。老弱陣亡兵數。似應紀錄獎賞。由詳。批。各官清查。冗冒節省。數多如議。先行紀錄獎賞。事完仍優敘。川南二路。合爲一路。兵不必多。乃各營文武官扶同欺。略無清查。可爲痛恨。仰仍通行查報。

一件乞天察辦鳴冤事。巡下南道呈原任守備張本立功贖罪由詳。

批。督餉亦可論功。不在買級安功也。若論材器使。則藍芳威宜入營。張本宜督餉。若合江之餉不誤功。愈斬級。即當優敘。仰查行。繳。

一件軍務事。永甯宜撫司申稱。奉調征播。幸欲速成完功。以回天意。安敢望圖瓜分叛土。而浸忠順之家。倘獲微功。乞恩優賜級銜名色。萬世仰賴。至於本撫疆界。各有圖冊。可考由詳。

批。該司不願瓜分叛土。止求加賜級銜。勇而知義。良足嘉賞。至於土司疆界。自有版籍冊志。可考。何必先爲喋喋也。仰巡下南道查明類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瀘州改徵餉米由詳。批。欠糧者貧民。應夫者亦貧民。糧難以二萬四千徵銀。而仍以一萬徵米。恐米之所得無多。而夫之不集。

如故也。姑准照原額徵折色。仍少緩以待夫回之日併徵之。此時惟專令運糧。上人之寬恩若此。若再有逃亡。是該州真頑民。不可以化。悔服者。當純任法耳。此繳。

一件軍務事。瀘州申請將改徵餉米。照舊原價徵銀在官。發富民兩平買運。由詳。

批。瀘州當秋收之時。官不催徵。民不輸納。今青黃不接之時。米安得不貴。價安得不高。此州運夫甚多。不爲一慮。恐米與夫兩事皆誤。但無令各處以爲例可也。仰巡下南道查議報。

一件軍務事。同知張濬呈詳。委官專管瀘州。并究嚴押夫省察。由詳。

批。瀘州運事之壞。一至於此。兵在敵巢。一旦絕食。不戰而潰。奈何奈何。仰巡下南道。行令彼州府劉知府。前來瀘州。督理收放。邵知州責令親自入山押夫。況資賢二日內解報。俱速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運餉事宜。由詳。批。如議行。內扣銀買米。設法順帶。恐亦有難行者。須令張同知通變爲之。不必拘於成法。致礙事機。本部院但取不誤事耳。不以一切之法責人也。繳。

一件軍務事。敘瀘道呈請查究未解餉米州縣。由詳。

批。倉穀礙米。有何難事。輒爾延慢。及至行催。又捏報起解。甚屬可恨。仰行漢州九州縣官。俱住俸戴罪管事。如過三月不完。官罷斥。吏細打革役。如罪在解役。並以軍法重處。通行催。併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思石兵巡道呈報。招降過播民王正倫等共八百二十六名口。俱經給賞安插。由詳。

批。招降一人。孤賊一黨。全民一命。甚善事也。仰查明原招之人。事完通敘。聞兵有竊斬降人。以充級。甚及於行客者。大干軍紀。法在不赦。該道時時覺察之。此繳。

一件飛報攻破險關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施南等司官兵。攻破板角關。圍擒斬甚多。另報由詳。

批。士兵奮勇克關。功有可嘉。至十八日賊合兵來攻。又以孤軍破走之。此足愧諸將之觀望者。以後但宜申令嚴防。包圍會齊入壩。不可過相責備。以挫其銳。仍速催陳總兵合哨並入。以收全功。此繳。

一件飛報捷音事。石砬司申報。十七日督同各官兵。攻破金子園寨。乞速催諸路並進。以援本路。深入詳。

批。據報師已出險。前途豈遂長驅入播耶。仰監軍道就近調度。令相議進止。無以孤軍入巢。繳。

一件逆天會惡逐殺生母等事。巡上荆南道呈禁置實化不得妄意出兵。由詳。

批。置實化助播之事。不可不知。但其見播賊滅亡無日。而急於自白。亦其畏王法。守臣紀。一念之良心也。第與馬千乘難以並用。姑令守分自保。再有征調。自當用之。諭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再編夫相協協運。由詳。

批。一兵一夫。即遠無不可供。而猶苦不足。此有司不能約束。逃亡太多之故。再派不無累民。事急勢須出此。姑如議嚴行催發。如再違誤。正官鞫問。繳。

一件仰仗天威官兵奮勇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官兵攻打關巖圍。斬獲功級。由詳。

批。施兵以寡擊衆，屢報斬獲，殊可嘉。第孤軍久屯，亦有可慮。仰速催楚省所發容美桑植之兵，前來應援。陳總兵日久不進，殊非事體。併差人守催前來，合哨掃蕩。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查過麻鎮失誤，運餉緣由詳。

批。麻鎮畏怯，逡巡致三軍絕食。若非該鎮疾驅入關，因糧於敵，其不致脫巾之變者幾希。既幸軍機未至大誤，姑饒死革職。充爲事官守城及護餉，如再誤事，通論前罪。此繳。

一件請找給安家行糧犒賞事。整川縣參將王鳴鶴呈請找給行糧犒賞由詳。

批。內地調發，與出征絕國者原自不同。安得以東征爲比，議添五錢，是亦不可以已乎。此兵已調發貴陽路，仰貴州左監軍道會該參議妥通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東道呈犯人譚孟仁等招詳。

批。招兵重事也。掌印官不清理，委之佐領，佐領不清理，委之書手，誣騙錢物，尙可諉曰不知。册內公然造爲護守城池，各官無一經目者。尙有天日乎。此等險官，滿堂都應黜革。但知縣六月到任，主簿三月到任，念其初至，該道姑提戒知縣責十板，主簿責十五板。喻天榮失誤軍機，罪不止於徒配。通提從重究報。

一件飛報大破賊兵事。宣慰安彌臣申報，三月二十九日日本司與鎮雄兵於母氏圍與賊大戰，殺死賊首提調五十餘人，又殺死第三子楊惟棟由詳。

批。該司兵從入播，未經接刃，本部院甚以爲疑。今一戰大敗其衆，令人快然。已發千金充犒，並行該省量給糧餉。今川兵已入圍，仰益鼓舞兵衆奮勇夾攻，坐收全捷，以膺懋賞。此繳。

一件軍務事。左監軍道呈首楊應龍、妻田氏、餽送禮物折程銀兩由詳。

批。壯哉隨澄，杜私交，絕利媒，申討賊之義，窮逆賊之膽，豈不毅然烈丈夫哉。使向來當事及各土司，皆立心秉節若此，曷至逆賊得逞其賄結之私，致成滔天之禍也。已另行獎賞，仰該道再製大紅段旗一面，上書忠清二字給之。令每戰樹於馬前，以作士氣。此繳。

一件飛報大捷事。左監軍道呈報水西隨兵二十九日大戰，殺逆賊偽內府提調把總苗頭五十餘人，斬其子楊惟棟由詳。

批。烏江之役，貴人於安氏有竊鈇之疑。今一戰而心迹自白矣。是役也，被逆賊兇渠之餽，保水西忠順之名。順逆之報，錙銖不爽，皆天也。功次查明類報，事平自有渥典。賊最兇狡，即敗退不難忍恥行成，仰益勉勵。疆臣弟兄，嚴督目把，無爲所惑，務建全功，以保榮名膺上賞。繳。

一件中嚴第一軍令禁止殺降事。兵巡思有道，呈請嚴禁殺降冒功，乘機劫財等弊由詳。

批。龍泉一路，主將久不到，陳良此威令不行，致各營將士往往殺降要功，致賊黨死守不下，可爲深恨。業以行擊丁文明王義，此風或少息乎。該道所議良是，惜太晚耳。如議嚴行禁賊，有犯者，將領參究，軍士徑於令下斬首，即今川兵大入賊已上圍，關內外假息遊魂，免死爲幸，不能奔衝，該道無妨就近隨營彈壓，清理不即，焚香告天無益也。繳。

一件酌議運夫以免偏累等事。巡下東道呈議運夫由詳。

批。夫議更番，固稱長便，但起夫之處多，則徵銀之處少。該路已用三十三州縣之夫，通四路計之一百二十州縣，尙不足用也。更於何處徵銀充價乎。且用兵亦未必至十月，今既給價，只原州縣，量再起夫，不足者以附近州縣補之，不必起至三十州縣之多也。再議速報。

一件軍務事。宣慰安彌臣申報，自誓師以來，節次攻打關圍，並稱烏江河渡官軍之失，因本司地方相去甚遠，又無聲息可聞，安能飛越援救等因由詳。

批。一戰母氏圍，再執尙義黃繼之，安氏兄弟，報國之心，明於皎日。本部院自是推誠相信，無復疑也。仰畢節道諭令嚴督力戰，以應懋賞。繳。

一件軍務事。畢節道呈安彌臣兵實糧應否給與由詳。

批。貴州征討，率用水西之甲，從不給糧，非自今日。頃以勦播事重，特爾破格，該省所給，已逾萬金。即本部院二次發犒，已二千之上。花幣逾等，皆各土司所無也。安氏母子，既已得金，即應發來餉士早奏膚功。乃中道而議糧，是以一戰勝敵，債上司之犒賞，而以無糧退兵，存鄰比之私情，誰爲疆臣畫此計者。不但不忠於朝廷，亦不忠於安彌臣矣。仰該道會同該參及監軍道嚴諭之，如必欲按兵索糧及怯敵退兵，查實另報。

一件計擒叛賊心腹事。安彌臣申報本司計擒獲賊心腹提調尙義等由詳。

批。尙義黃繼之，逆賊之二心腹，以當沙溪一路者也。久令安彌臣圍之，今一旦誘執，令人快然。疆臣此心，可對天日。誰謂水西觀望乎。仰監軍道會同畢節道審明尙義黃繼之，再查一二坐案緊要者，固監留以獻俘，餘盡身示可也。繳。

一件軍務事。定遠縣申報，買解過餉米積出羨餘米三百石由詳。

批。該縣既完正餉，又報餘米，又不急於表暴，先報本府，令報兩院，始以次申報，又何其略無自多之心也。仰督餉道先行縣動銀四兩充獎，仍候事完通報。繳。

一件輸穀助餉事。太平縣申報，以開關稱，係永甯衛人原籍積有穀一百石，願充軍餉由詳。

批。卜式尙知輸粟助邊，今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無一人倡義助餉者。張以開以一儒官有此舉，可以風矣。仰督餉道行令運至合江聽支，仍候事完議報。繳。

一件黔哨失利，賊將狂逞，懇乞增兵加餉，滅賊報讎，以收桑榆成績事。永順宣慰彭元錦呈請再調本司兵一萬名，卑職外自備糧餉，於前起之外，再備報效兵八千名，即督發進勦由詳。

批。永順兵名聞天下，乃播賊以計殲之，一軍皆沒，真不共戴天之仇也。該司此舉，自不容已。但今播賊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上圍自保，仰本官速督在楚見兵前來，合勦令健士上圍，獲賊取心，以祭死者，豈不快哉。若待取兵回，恐曠日持久，爲人所待矣。亟圖之。繳。

一件天鑿叛奴欺愚，擅權屠戮十族百姓，遂父殺母等事。石碇宣撫司前掌印女土官覃氏申報，氏男

馬千乘譚氏通播虛情山詳

批。譚氏通播黨逆，罪不容誅。今不知陰圖賊首，因罪為功，乃曉曉申辯，讒害忠順之馬千乘，不知天生此婦人何為，乃令其以賊為親，以子為讎。此來投文，想亦為賊探聽者。仰巡下東道嚴究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施州兵糧所少折色銀兩，查在川省支辦期內，或仍於川省發補，或令楚省接支，或於黔中取給山詳。

批。此兵原應楚省支餉，向以議論不定，川省代為餉耳。已支者，不補還足矣。未支者，自應於楚餉補足。何論期也。仰照行繳。

一件懇恩備達請官署理事，遞上東道呈新復松坎等五驛夫馬供應由詳。

批。據議已妥。但此各州縣方起運夫，官民俱無暇日。復令徵銀供驛差，反至遲誤。計算各項之費，一年該銀四千八百餘兩。姑准於官銀內先支一半。就近招人買馬應差。庶事濟而民亦不擾。委官俱依擬用。此繳。

一件多方議處等事，布政司呈，蜀府無米可糶，止量行助餉，似不必受由詳。

批。蜀藩既稱無米，平買事易可再強。助米五千，既有王命，亦何可不受。但此事自本部院發之，今不受銀。而但助米，是本部院強之助也。義亦未安。仰司姑備五千石米價送之。庶於事體為妥。此繳。

一件申明兵將獨入苦戰，徑逼賊圍事，高推官呈稱，十八日石碛等兵，並綦江路兵，攻破養馬城，獲獲城海巖等關，割營養雞養馬城，若永合路，則絕無一兵至。乃該路反捏報爭功，坐收人已成之功，相應申明由詳。

批。賊已窮促，亡在旦夕，不能同心戮力，剋日滅賊。而文武官，轉相朋比，爭一關一城之功。甚至飾虛架偽，如鬼如蜮，身自為賊，何以伐人。尚方之劍不試，果不足以滅賊。仰東南二監軍道，會同守東道，查明速詳。賊之墳墓，有無發掘，一併查報。

一件夷兵因忿相殺事，南路監紀知府蔡宗憲申報，鎮雄兵與馬湖兵相殺由詳。

批。各兵調來，為勦賊而設。未見尺寸之功，輒日日關殺不已。古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鬪。視之寧無汗顏。既已解釋，姑不深究。再有犯者，定以軍法重處。領兵官一體連坐繳。

一件請給部割，以勵血戰等事，吳總兵呈，請發部割數張，以便填給奮勇官兵由詳。

批。大將領兵數萬，不敢向敵，日惟高坐約降。以致部兵與賊對坐，終日不發一矢。今乃為之請割加銜，將誰欺欺天乎。仰監軍道查報。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稱，圍前左槽一帶，雖分為職信地，見該二路吳陳二鎮官兵屯割，所餘無幾。但左槽既為會可奔逸之處，而內水巷尤為喫緊要地。恐賊從此脫逸，谷將誰歸。必須該道定立界限，庶免推諉由詳。

批。劉總兵雖能任奉旨勦播，既有分定信地，吳總兵何故又行越占。該路專以講降誤事，已既不攻，又

不容人攻，豈欲忠於賊耶。仰分守道，會同各監軍道查明分定信地，以便責成繳。

一件軍務事，三省七監軍道呈，各將官彼此推延，作何結局。該七道公議，圍前圍後，分日分哨。至期攻打，但事干軍機，誠恐各鎮有專功懷利者，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責成。由詳。

批。圍前難攻，圍後易攻。永合路占圍後一月，已既不攻，又不容人攻。專以通賊縱賊為事，殊可痛恨。今議易地迭攻，甚為得法。以後各道依按日攻取，周而復始，再有執拗不從，及怠緩坐視者，即係賊黨。定奪來以尚方從事，通行知會繳。

一件合圍共逼賊圍事，吳總兵呈，請行令諸將齊心協力，合圍攻圍由詳。

批。該鎮為賊所愚，欲專受降之功。屢盟屢叛，縱賊至今。今見賊詐大露，無可遮飾，卻變為就中取事。三統為號，一鼓並進之說。既有此議，何不明明告各鎮道，一而白之本部院乎。以前稟揭具在，何嘗一字及此。今輒舞文誣罪，料該鎮不能辯。此又監紀官之狡計也。姑不深究。以後照七道公詳批允事理，分日易地迭攻。周而復始，如再執拗作梗，擅自分布，及坐視縱賊，並差人於賊中往來，即以逆黨論。尚方具在，慎之慎之繳。

一件軍務事，遞下南道呈，把總袁成祖凌虐運夫，乾銷米價，乞行究處由詳。

批。營兵日減，運夫日增，乃糧餉只是不足。因知有為之漏卮者在也。袁成祖以一把總，日折銷於外，即傾西蜀之民，以供合江一路之餉，亦何益哉。既有私票可據，何所逃死。仰吳總兵會同監軍道，查係何營把總，審實斬首示繳。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鄧宏烈申，請借支川餉數百接濟，嚴催楚餉補還由詳。

批。楚餉不繼，施兵盡散矣。今容桑二司，亦欲散去。而督餉部餉等官，袖手傍觀，略不經心。若曰借川糧，則川兵二十萬之餉，豈神運鬼輸乎。仰督餉道作速催解接濟，仍將誤事各官查報，以憑擊究繳。

一件隊病不能供職事，監紀史同知呈稱，患病無醫可問，乞尤出外就醫等因由詳。

批。本官氣體素健，何遂稱疾。想因該營將領逗遛誤事，縱賊遺患，催之不勤，恐致參究累及之故。大賊未滅，難容自便。仰監軍道行令，照舊供職。仍嚴催劉總兵上緊攻圍，平賊無得坐索高價。致取罪累不便繳。

一件勦播重務，愈慮愈竭等事，都司吳從周呈，本官領下募兵，內有陣亡逃故近四百名，請截日開除。又陳希儒土兵三千零，請盡汰由詳。

批。永合路各兵逃亡甚多，支糧如故。今糧夫萬苦千辛，死者相枕，各將官但委官於關外折乾，在營者仍脫巾而呼，監紀官付之不聞。所司何事。吳從周可謂少知法紀。然所報亦未盡。仰監軍道速行清查繳。

一件軍務事，遞下南道呈，犯兵劉承宗等銷米誤餉由詳。

批。營中萬乘待哺，差役從外折乾，致李春先一軍，以無糧逃散。大誤軍機。何論首從。劉承宗陳貴俱斬首。傳示三省營中為例。小兒既事不由，已姑細打一。計賊科罪，吳從周差人壞事，漫無稽查。姑革去冠

帶、令以青衣大帽領兵事完定奪魏光祚久不入營致壞糧運仍照前行提問通行各營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畢節二道呈查論過水西鎮雄司府士官據稱並無通賊之情不敢妄行望
功但求免罪請示或離國遠割把截或徑擊回由詳

批本部院通賊之禁甚嚴近將領有以招降誤事者已經處治乃該司目把猶獲故常安得不滋紛紛之
議既欲撤退避嫌雅見恭順聞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回兵當聽之俟功完自當論功優敘近又有傳其擅
據播土播民為己業者或係謗言亦當謹慎有功非難居功為難楊氏之禍始於無上必慎防弓蛇杯影
之疑無但執狡免走狗之說也仰諭知之繳

一件遣際惡倭由自作等事播州應慶同知士舍羅天龍呈請乞念忠順報效從征懇恩仍授撫夷
同知將原名下應管莊田乞另賞割付給瀾悉聽上司節制由詳

批羅時豐一門為逆會職盡安得有子且彼醜禍構毀失守宗祧朝廷取土地於逆賊之手羅天龍何人
冒開許多地土欲掩而有之狂妄之罪幾不下楊會矣仰監軍道會同紀功道查議報

一件懇恩電閱血戰微功等事石砭宜撫司申請俯念微功懇收懸賞銀五千兩贖還羅網瑞差池士
民內撥一二所給本司管業由詳

批所謂瓜分地土者謂不用朝廷人馬士司能自取之也今調天下大兵士司因人成事微恩已幸輒妄
意地土馬千乘不諳事體可恨可恨仰高推官戒諭之繳

一件擒解苗賊事宜慰安編臣申報本司以避嫌退兵乞將前後功次敘錄以光天朝恩法以服西南
人心其卑司兵向屯大水田等處勦捕餘黨招插湖民聽候詳示由詳

批該司兵圍圍四十日屢攻不勝議論蜂起方令退割後被官兵一日而破圍今乃以為謀人成功不勝
怨望何也該司以前戰功應候查明議敘今撤兵之令久下猶復割兵大水田安插湖民奉何明文豈欲
據地以要君耶楊氏之禍萌於無上保全得士忠順為先仰遵令撤回聽候無致多事繳

一件西陽官兵在營懷讎等事永順宜撫司申請嚴禁西陽官兵不得在營起釁仍令敵血為盟由詳
批西陽人昔年為該司兵所魚肉今既相見其反唇相詆有之未聞有開槍之事也賊兵已撤亦無處更
敵血為盟但該司以後當盡釋舊怨克收新好睦鄰和民以保榮名無再生釁禍此繳

一件監理事竣夙疾舉發等事貴州左監軍道楊按察使呈患病乞休由詳
批該道自受事以來多方拮据備極勞瘁本院部深所憐念今當奏凱論功之時正宜靜攝以需大受何
得言歸且善後之事尚費經營亦非可委而去之者仰一面調理一面查敘功次及議善後事宜勿得杜
門廢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浙兵功賞山詳
批苗功比先年增一倍給賞此係兵部題過賞格自應增行若老幼及失水未到及近日克圍奔潰未對
敵而殺之者或削除或半給自當酌行又不可拘倍給之例也繳

一件施兵無糧散回等事分守思仁道呈報查過督餉部餉官並未違誤糧餉由詳

批施兵實以無糧潰散此乘所共見其知今管餉官所開數是者蓋儘起解之數算也雖解出而未到營
彼能飛而食之乎以楚兵守黔地食川糧而猶然不能運至比至兵飢而散則曰彼原欲歸以此借口可
乎今功已完亦難深求但舉大事不宜若此黔楚多事用兵未已仍通行各官謹之於後可也繳

一件懇恩垂憐前烈等事重慶府申其州長官司請設學校由詳
批此文出士子之手其人勝錄滿眼差字既不願改流而願願建學無非便於他日習籍亦士子之意也
其人附播被裝今即投降豈得安然如故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披露惡衷乞查賞格等事永甯宜撫司申請照賞格加參將或比照烏蒙東川烏撒鎮雄等府給
以軍民府官職等因由詳

批永甯兵糜費錢糧甚多一向逗遛退怯何功之有今奢世續輒欲占據安村羅村桃洪灘及仁懷赤水
地方明係叛逆罪不容誅仰巡下南道馬上差人查看如已占據從實速報以憑參勦毋違

一件懇定疆圍等事巡下南道呈解王繼先等由詳
批告設縣治是也而仍欲催糧馬應征調得無尚有擅地自治之意乎得隨望蜀小人常態仰會同在諭
各道議妥速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呈查李總兵官兵破圍軍前將領並未搶掠圍中財物由詳
批此事置之不問則非法追之不已則非情止潑逆賊口報坐追將領則不可以為調惟是本院部預行
嚴禁三令五申各將公然弁髦視之令人憤憤文內既稱該道親在營中耳目共視仰從公實開報以憑
追究繳

一件懇恩差官以安地方事永甯宜撫司申請將洵洪安羅三村投降人民責令本撫承管提調糧馬
悉從輸納設土設流出自上裁由詳

批洵洪安羅三村原係播地自應改流前該道建議欠妥本院部批駁詳語甚明該司何故又行潛撥至
有提調糧馬之說殊無忌憚劉國用傳廷變等見利忘義必欲陷奢世績為楊應龍而後已獨不慮己為
何漢良楊珠楊明之續耶仰巡下南道嚴行戒諭仍查明速報

一件遵諭披瀝血誠乞賜照察以明心迹以安分誼事宜慰安編臣申報即日論功行賞普天同慶乞
念狗馬首事之難斬關摧鋒奪路之苦不惜甄敘片語之與得當龍命山詳

批安編臣母子兄弟戮力勤王本院部深所鑒知即向以一二疑似之迹遂來道路悠悠之議乃今賊已
滅矣播已平矣該司心迹明於皎日向來流言適足為洗雪之地耳據申更見恭順之誠不日本院部敘
功上開自當膺受上賞惟寧心以聽之不必紛紛置辯也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扣留永合路各兵功賞解京由詳
批扣銀解京本院部並無此行吳總兵何故公然倡議想其倭寇太多恐激變軍士故為此以預為掩罪

之地耶。該道為呈請，誤矣。誤矣。今何否扣留，查明速報。

一件夙病忽發等事，推官高折枝呈稱，患病不能供職。今見本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能勝，乞容休致調理由詳。

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任勞任怨，選擇而使，衆謂得人。何事復有此請耶。且播平已逾半載，彼中需人甚急，方在題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諭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無再遷延。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永甯宣撫司地方，以河為界，近因防播官兵布割濶陵，請行委職官先正疆界由詳。

批：仁懷赤水，自前代來即為播地，乃五十四里之數。王世光妻袁氏繳到誥命可查。今該道云仁赤地方，原屬蘭州，有何憑據，以河為界之說，恐亦難憑。永甯惡自播州垂亡之時，即撥置女官，混中邊界，為異日爭占之地。今果然矣。該道以為倖復原業，不知果的為彼原業否。緝麻山、李博壩，皆發兵斬級取之，彼皆以為己業。是朝廷三十萬大兵，皆永甯紀綱之役，而三省大擾大費，總為土司營家事也。是誰開邊釁乎。仰該道會同川東守巡二道，作速查明邊界，以杜後爭。限半月內報。

一件議處處困事，督餉道呈重慶府條議餉米等項開款由詳。

批：征播之役，不得已而用民力，萬苦千辛，令人酸鼻。乃賊平兵解，所司尚不為一處，追銀追米，催火不寧，不知生民何辜，遭此厄也。可嘆可嘆。諸議俱准照行，仍速移文，俾早遵守。無令小民久在湯火。繳。

一件軍務事，永順宣慰司統兵冠帶舍把彭宗惠等呈稱，各兵原因乏食之苦，殆非私逃，懇乞明示班回由詳。

批：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搶糧。此軍政也。該司兵一缺食，即肆行搶掠，不告而去，有制之師，豈若是乎。既已滅賊，姑不深究，准撤回無再生事取罪。繳。

祭文

祭諸葛武侯文

維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五月戊申朔越二十五日壬申，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奉命入蜀，道經故漢丞相大將軍忠武侯諸葛公墓下，乃陳牲擊鼓，為文以祭。其詞曰：嗚呼！惟公受性忠貞，賦才殊絕，功蓋三分，名留萬劫。昔漢中衰，炎精霧塞，九域橫分，三綱溷滅。公於其間，裂膽植髮，輔漢與劉，盡忠竭節。北捷操賊，東伏權賊，身挂乾坤，手扶日月。太華千尋，洪河百折，大義精忠，於今為烈。化龍晚代末學，無能為役，抱桐歸田，甘老巖穴，偶值多艱，承乏授鉞，督銷氛祲，以奠綱常。瀘水巴山，皆公舊國，願垂陰祐，永綏蒼赤。尚饗。

祭房張二將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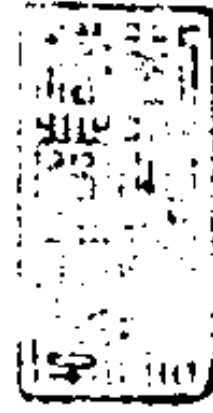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二月乙亥朔越日，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率川東監軍道左參政張棟、兵巡上川東道右參政張文耀、暨重慶府衛縣文武官員，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於贈都督同知房將軍二位之神曰：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野腥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疆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詔言誅之者何也。恬者以私，焚者以賄，苟就一切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蓋訟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掉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卷土而來，相與從事於前行，將軍不沮不懼，擁孤軍以抗強敵。又得謀勇具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溪，再戰四壩，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奪旗，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其英風義烈，猶足吐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以奇矣。且自二將軍死，而後賊負不可救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葦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為賊諂。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謁起，席卷川巴。李特孟昶，前事不遠，即不然，而殺人者可以不死，無君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齒馬之迹，借擬成風，網常掃地，不及十年，人其戎乎。瓦解陸沈，豈足為喻。蓋二將軍之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即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譽，縱使百千萬劫，只如未生，甚且遺之臭矣。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事既聞，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重耶。化龍等既入渝城，誓師勦逆，高二將軍之義，乃為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萃城之厲鬼，以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而死，乃益重也。嗚呼！尚饗。

祭張監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七月壬寅朔，越祭日丙辰，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謹以剛鬚柔毛，清醑庶品之儀，致祭於欽差監軍征播四川布政使司右參政還樸張公之靈柩前。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雖死亦生。惟公誕河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慨，臨事輒憤惋不平。當其守山海，備蘭州，蓋霄九泥封關，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絕大漢以橫行。既逆會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和門數語，肝膽立傾。語時事，腐心動色，恨叩九關之無路，談叛逆，嚼鐵立髮。願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圍之險。乃匹馬而臨卻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出靈，望之者鶴唳風聲，而避之者箴食壺漿，以迎。既抵賊壘，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而倡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即衆怒萃猶其笑，恤威加於敵，遂飛電掃以成功。蓋聞初五之戰，公獨搖旗助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至勞形而敵精，蓋夫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其機可乘而輒失，盟屢叛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室而返耕，縮胸者為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道。庸債者縱恣剽掠，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即走卒為之氣塞，何況受命

而盟國之兵。又況乎三月之閒。山嵐水瘴之與居。困苦飢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然。胡爲乎以飄飄淩雲之氣。不數日而失藏山之壑。咽鄰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膽忠心之士。竟與山原之遺種同命。世之容容碌碌者。何限。往往飽富貴而享功名。顧靡顏面。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猶有生氣。曹蜂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爲生。憶當五月望後。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欲馳入柳營。而親取衛命者之首。乃以家計而不果於行。獨酒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羣情。即大衆不無感動。公獨搏膺頓足。矢諸天日。遂以一日而克萬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洟瀾而淚縱橫。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殉國之蹟。而半以洩吾不平之鳴。嗚呼。哀哉。尙饗。





東征紀行錄

詳不人撰

東征紀行錄

播景有苗弗靖予奉

命率師撫勦以成化十二年丙申秋九月二十日發蜀城從眉嘉叙瀘舟行凡十有二日達重慶府自重慶陸行九日抵播州整歸兵旅凡二十有二日自播州三日達餘慶長官司又二日達白泥長官司又一日至黃平安撫司駐劄行事又四十五日始事竣首尾九一百奇三日惟行役有誌古人是重况典戎大事又可無紀因自重慶師行至班師之日凡所經歷山川與應事接物之繁各備書之且各系以小詩一首用備他日閒覽吉行不載也

本年十月初八日重慶發軍渡江而南登城南高山整肅士馬將佐以下壯氣可擲馬上口占四絕句云長子帥師吾豈敢誤承兵柄付書生南山高處行軍令龍虎雄才聚柳營又鳴笳疊鼓發渝南手望三軍駕兩驂料得東苗諸部落馬前不信是張堪又火酋山谷恣跳梁
聖主寬仁浩莫量詩示小臣毋妄殺賊魁擒盡更擒王又十萬貔貅入播來秋毫無犯市門開此行本為安

東征紀行錄

邊計說與諸苗莫浪猜是日宿百節驛依山而行岐平相半人不覺勞驛在溪橋之口面燕尾山水聲汨汨雲山疊翠亦有佳趣更成一詩百里長途險復平肩輿緩步踏莎行明朝總是崎嶇道入播初經第一程初九日過白渡驛宿茶江縣是日途次大風有寒意行境有山崑然在東起自重慶城南為真武山中為雲象在百節驛尾在白渡為鳳冠在茶江為太公皆一山發踪綿亘二百餘里盡盡起伏不絕漫不識其所關也有詩紀之峰巒凌亂白雲封綿亘東來幾萬重形勝不同名亦異尺堪瞻詎不堪從初十日

宿東溪驛是日微雨過茶江三十里有山名魚梁萬不可名土人謂此山直抵播州千里不斷東行百餘里皆高山懸崖曲折於越陟而兩山樹木蒼鬱翹翠可愛亦足以豁幽懷也峰巒潑潑號魚梁萬壑空連至播陽形勝有餘行部惡宦情到此倍覺涼十一日宿安穩驛是日過桂厓與九盤坡間王廟皆半陽道若下井登梯居人恭播相參語香不可省九盤曲折白雲邊下視平途并底連始信前人不欺我分明蜀道若登天十二日宿松坎驛即古夜郎故地蓋李自所貶處去驛不三舍有縣治遺址及竹王祠甚尚存是日過清齋木交二坡甚崎嶇不可登行者宜慰使楊愛率其部屬迤至境上貴州鎮守總兵巡撫三司亦遣指揮二人至途問懷古有詩按節三苗過夜即徘徊因笑謫仙狂人亡邑廢名空在猶有祠基說竹王十三日宿桐梓驛其日過九龍山山有合抱青桐萬樹周圍九山環遶一山在中土人謂之九龍奔珠又過櫃崖崖如削壁上有懸石如櫃形土人曾班有木具在內人近視之輒出奇怪殊荒唐可笑為之詩曰顛崖懸石形如櫃怪誕相傳鬼物封蓋起一山環九嶺土人號作奔珠龍十四日宿播州驛俗謂鬼

崖又謂門山其日過滴洞三坡坡皆陟數里迤連陡峻真夫拾級而上泥汗如注予亦步登不里武如重負在足喘息莫之前又過大小二管雖不高險而廣薦大莽樹陰交合竟日不見天色殊是凄楚已而廣東朱巡撫特遣百戶劉昇至詢之舊事歷歷非前日有可感者紀行有詩何代人稱滴洞坡坡陀一望更嗟峨與夫踴躍揮汗拾級行行費力多十五日宿永安驛俗名四渡水是日過樓山多礫石圓尖獨立如樓連珠數十不止故名中道兩山相峙樹木蒼鬱曲徑百折望之殊覺無路而迤邐七十餘里皆能容八人有與亦可愛也抵晚楊宣慰又率屬來迎道上有言兩山對峙樹交加一徑潛通百路賒翁贊不知天色暝馬蹄薄驛日西斜十六日抵播州為湘川驛是日山勢自永安驛至播已漸低路可通車居民富庶有江南氣象楊宣慰父子率其土兵萬人布營壘於十里之郊砲馬交作軍容甚都抵城宿宣慰司謾賦一詩山到湘川勢漸平田連阡陌成連營居人萬井青山外雲水中間是播城十七日與楊輝宣慰計議行軍事宜彭參將遣指揮許昂至十八日馬布政訓張僉事子言至彭參將再遣百戶議兵事至十九日貴州都指揮許昂遣平越衛江指揮議進止二十日陳蒙爛土舊土官張冕子末慶率其子與部屬三人泊天壩苗寨首保阿利遣其部苗阿添皆至納款示以軍威曉以利害給以榜文火牌各苗遂叩首刻木願以諸寨來歸勞撫而去二十一日出演武場觀兵犒師條示行軍進止之宜二十二日定行軍次第二十三日遣典史侯祥往貴州議造鎮撫毛穎往西陽約束土兵二十四日微雨頗寒衣加薄綿二十五日遣指揮劉忠率合州江津等處兵快千三百人為先哨因喜叛寨多聞風納款賦一律識之萬里

東征紀行錄

五

東征紀行錄

六

選荒古夜即提兵十日駐封疆改鐘伐鼓將從事
犬跳首漸息任儒者師師真自妮遠人遠化正宜傷
試憑一紙昭安檄盡取苗圖獻

聖皇二十六日遣千戶劉泰率巴縣永川各縣民兵千
三百人為次哨二十七日晚雪宜慰楊輝父子率其
部屬土兵八千餘人獨蘇啓行為三哨再給榜遣千
戶劉顯全頭目楊廣入天壩深寨招安二十八日自
調不謹遂成採薪之憂通夕不寐枕上口占自訟自
喻瘴鄉卧病若為情伏枕支頤百感生藥醫不除通
夕火漏籌數過五更聲膠膠厚享宜承罰檢點平生

頗自明斗柄來朝當建子也知剝盡復元亨二十九
日遣指揮李鑛率長寧鏢手千人為四哨貴州都司
差指揮高賢資文至三十日遣指揮宋楨率江安鏢
手千人為五哨是日二哨官先發十一月初一日貴
州巡撫鎮守總兵遣指揮楊雄來議進止初二日恭
遇

萬壽聖節率屬行禮畢誌喜有詩慶雲扶日上蓬萊
萬歲君王壽域開大地歡聲同舞踏九天佳氣見昭回
瞻依身在遐荒外忠愛心從夙夜來天保詞成備雀
躍臨風欲獻媿才非是日都指揮李璋輕騎先發為
招撫之計已而茂州孫杰將差百戶陳祥齊文至初
三日原差資榜招撫頭目何清回備陳招安之由與
舟章密秀父叛山苗向撫之意隨差千戶和貴促三
司前進招安初四日晴初五日閱武且犒我縣鏢手
初六日遣百戶王末慶率嘉定等州縣民快千二百
人為六哨是日住播已二十日燈下獨坐忽成老母
之思為之悵快不勝懷抱賦詩自訟獨坐悲身事高
堂有老親音書勞歲月定省曠昏晨霜髮能欺我老
髮解縉人式激徒在編捲卷益沾巾初七日激雨遣
百戶張求讓率武縣鏢手七百人為七哨三司既先

東征紀行錄

二

發而米益戎馬之事萃於一身殊覺尾項因賦一律
自喻且以喻同輩者儼環誰籌筆軍門自拱藉牙旗
朝布令才斗夜聞聲殺伐非吾志懷柔是本題二苗
雖異種一視總黎黎是日石砣宜撫馬澄率土兵至
初八日犒石砣土兵和貴回自白泥初九日率師發
播東行馬上有口占晚總三軍發鳴笳吹噓齊瘴烟
隨日散壯氣碍雲低羽燕金輝目花駭鐵裹蹄在苗
因落膽投款莫猜疑其日循山依澗而行不堪崎嶇
中道登高山立馬四望萬山在目莫知所窮火地水
田殊無隙地蓋土人不事工商竭力耕作然也晚宿

仁水驛立馬高山望遠天層疊障障回懸懸林林萬
井深山裏不見人居見窺烟初十日宿瀟潭驛其日
甚寒高樹雪片凍合不解望之真瓊林玉樹而行次
深箐高山草莽蔽日茫若無路窺山火窺烟如雲
詢之則土地肥饒地利甚厚人樂居之且無訟無盜
蓋過於播中諸處遠矣喜而有詩不問征苗且問民
水田山地兩宜人鄉無盜賊民無訟疑道瀟潭別是
春十一日至整溪驛宿餘慶長官司其日過土門嶺
與野猪山皆崇山廣箐踰此雖高低曲折亦可容車
自瀟潭東行四十里皆湖廣備衛屯田與播民相參

住漸東行二十餘里率荒野無人居惟長壽石相
為高下然地多瘠其一望如黃壘土人藉之克機民
不滿二里流亡相半而全設正副長官輕肥自若豈
撫綏之失道歟事難懲究詩以紀之征旆行行日欲
西黃茅深處是整溪民惟十室官全設誰把流亡戶
口稽十二日宿峇黃驛其日過茅山坎其山峻嶮自
北而南差我不可名循山趾行二十里為茅坪舖從
次口東進深谷幽箐竹樹蒙密路在翠微絕頂上下
兩難如此者又二十餘里始出坎度為江江不甚闊
而東西兩山壁立相峙水如建瓴急流奔湍怒號激

東征紀行錄

三

博艱設與梁皆以桐槽篋篋貫縛為渡倚岸即登山
高路從天落騎者皆舍馬步登更十餘里為崖門高
峻益甚行者呼喘流汗浹背至絕頂處回首延佇萬
山皆下而猿猴之聲呼號嗚嗚聞之殊為凄楚蓋自
蒸江以東路之崎嶇山之巖險莫有踰於此者山之
西有路通草塘安撫司不百里尚設關隘土人守之
過江而東皆草塘舊征苗寨自整溪至本黃土人居
者絕少惟崖門有偏橋二屯居人在焉而本黃在曠
野草莽之區四無人烟岑寂為甚驛官如寓客居僅
茅屋三間而已詩以紀之整溪東指是茅坪百種崎

峽未易名鳥道真從天際下馬蹄如在井中行一潯
江水人難涉萬仞崖門鬼亦驚自是客懷禁不得猿
猴啼樹更凄清十三日宿白泥驛白泥長官司在馬
其日過小鳥江與小脫箐路甚崎嶇土人號狎猥多
住山趾近驛皆偏橋與隆黃平三衛所屯田頗為富
畏途複道繞羊腸深箐長林走虎狼山水不同人亦
異一般土著號狎猥十四日宿黃平安撫司黃平千
戶所在焉其日過大章大小二箐餘皆高嶺長坡途
運糾險不可行三司官楊宣慰與貴州許昂都司各
率官兵中道相迎日西抵城兩舍黃平路行行到日

西箐依山趾去坡與樹梢齊疲馬逢高蹶寒後到處
啼却憐荒服地何事走輪蹄十五日以大壩諸寨久
招不報為憂五鼓時乃具衣冠焚香啟牘下以靈棋
得二上一中三下之課其象為天陰雲升陽從下與
君子治亂小人畏懲解之者曰陰竊陽位如雲之升
盛陽在下將登九五除逆禁暴眾和自消小懲大戒
此卦臨人宰制及長吏得之最佳筮畢予乃喜曰事
當濟矣遲明楊宣慰果率久叛新服苗頭寨長寄保
等十有三人來歸寄保蓋積年賊魁諸寨長所德節
束者撫諭既畢且自相刻木為誓願以所占田界還

東征紀行錄

四

主刻日各歸原巢莫克殺伐因曲原之犒賞遺歸各營萬卒聞寄保納款皆咲言啞啞吾黨亦為之解頤兵法所謂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者有矣於是益信靈棋報人之不爽也賦詩識喜逾持節威到黃茅盡道斯行殺氣高龍虎三軍初入境大酋萬醜已投刀變烟瘴霧隨風散封豕長蛇望塵逃從此播東康定去千戈高閣不須操其日彭參將差指揮張英來迎十六日貴州都指揮司整至自都勻舍人劉清任高自京回十七日犒酉陽邑梅土兵十八日十九日微雨指揮李鑛安撫宋翰等率漢土軍兵六千三百人進重安是日灣溪翁當等四十六寨寨長何條等六十有五人詣軍門獻牛二頭并以戈弩納款投服各刻木發誓悉還原占田寨懇乞罷勒犒賞撫道而歸詩以識之天壩田初復灣溪寨亦歸大酋能聽命戈戟不勞揮次第施仁政權宜息殺機却慙疎淺術萬里

天威平茶土兵至二十日指揮劉忠遣人賁文至鏢千六百八人前進參將韓忠遣人至二十一日大雪都指揮李璋率官兵五千七百一十人通統漢土軍兵二萬二千八百二十有一人入灣溪撫勸不服苗寨

二十二日宣慰使楊輝率土兵九千人入重安行事湖廣都指揮鐵堅備橋衛指揮張齡至二十三日以楊宣慰等率師東征欲其善始慮終殊切憂懼乃集古詩句為八章勉之駟駟彭彭爰方放行既敬既戒憂心京京又整我六師其會如林夙夜匪懈不顯亦昭又蕭蕭背征踴躍用兵上帝臨汝赫赫明明又驕好人好念子悛悛戎有良翰方叔元老又駟牡駟駟烈烈征師以謹醜厲無縱詭隨又哀我人斯民亦勞止豈不夙夜行邁靡靡又征人伐鼓外禦其侮持盈守成繩其祖武又敬慎威儀續戎祖考世執其功南

東征紀行錄

土是保二十四日兩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長至禮成有詩長至年年在異鄉不禁此日寓遐荒愴悵難更經三月蕭殺音中見一陽天運如車頃自轉容懷與日共為長浮生碌碌年華邁兀坐書窓思渺茫是日得灣溪諸苗納款之報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貴州劉副使本龔參議晨都指揮張驥蔡英偕至是日千戶劉順頭目徐泰自天壩回聞已撫寨首寄保等誓約敗誓將為別圖二十九日遣劉順頭徐泰入軍營十二月初一日貴州三司回初二日彭參將遣指揮方瑛賁文至黔江官軍至初三日馬布政張僉事入重安

遺驛丞朱敏住清浪是日以天壩苗賊敗誓將事攻勦後下靈棋得三上二中三下之課其象為在上方直下人供職有志不違所求皆得姑記以俟抵晚遣百戶程俊入軍營初四日重慶衛指揮左貴率官軍東進初五日遣土官同知楊鼎入灣溪初六日程俊自灣溪回馳報連日攻勦削平諸寨斬俘數千人已而捷報踵至軍門歡聲如雷殊可快也是日孫參將黃崇議差百戶韓欽楊樵賁文至初七日遣長官張淵入營議其日楊鼎回自灣溪得容山新附四十三寨與舟章家秀新附三十四寨納款之由舟章蓋

六洞山苗素無官府鈴束者今一旦得之亦可喜也初八日都指揮許昂差人至初九日百戶程俊入重安舍人王洪回自荆襄遣指揮宋禎率民鏢入哨其夜一更漏下十刻迅雷閃電交作良久自西北而東南如此者二非時而雷良可畏也初十日大軍移營入大壩十一日遣舍人陳教賁文往湖廣且令順問老母起居十二日百戶程俊入大壩張淵回自灣溪朱敏回自清浪移入清平十三日十四日彭都督差人至宣慰使楊愛兄弟回自重安布政司差吏目吳俊至十五日寒甚遣百戶楊樵入營十六日大雪重

安長官馮瑋回自天壩備言諸苗聽撫之由十七日長官張淵入壩茂州孫恭將差指揮顧恩賁文至十八日十九日發戎縣鏢手回二十日百戶楊樵回自軍營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以駐黃平日久懷抱岑寂因院壁所函崆峒壽意職題其上曰驅車兩月駐黃平世路千戈惱客情何似崆峒諸老子等閑騎鶴下理京是日張淵回自天壩巡按貴州李御史差承差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劉顯回自天壩二十五日有貴程俊回二十六日三司與楊宣慰差人馳報自率師入旅灣溪舟章大壩諸苗或撫或勦彼皆望風披靡地方克平以是日班師仍留備兵一萬人為備禦之計以防剽竊鳴鑼疊鼓振旅而歸因原其行師首尾集詩傳句為十章放古人短簫之意用識其事云其詩曰旂旄央央載飛載揚式遏寇虐不敢怠遑一章揮軍煌煌武夫光光素遠能邁單及鬼方二章瓊彼四牡四牡孔阜我行既集執訊獲醜三章既出我車既破我斧赴赴武夫仍執醜虜四章出車彭彭如雷如霆赫赫厥聲雷轟雷成五章擊鼓其鏜干戈戚揚以謹無良以綏四方無此疆彼界莫敢不來王六章我車既攻駕言徂東屈此群醜在泮獻功七章赫

赫業業一月三捷伐鼓淵淵在泮獻賦八章迺陟南岡既溥既長徹我疆土告成於王九章雷鼓逢逢以奏膚公於疆於理天子之功十章右旂十章一章六句九章章四句是日貴州鎮守巡撫總兵遣指揮楊樵至二十七日犒勞回軍二十八日發黃平二十九日過白泥道中有樹合抱勢千雲霄馬上技痒披題以詩用紀歲月鳴笳疊鼓擁班師不用磨崖更勒碑手擊苗圖歸聖域萬年樹上題詩三十日抵餘慶長官司度歲公寓以寂百感縈懷悵然有作暫懸征騶度歲除感時

赫業業一月三捷伐鼓淵淵在泮獻賦八章迺陟南岡既溥既長徹我疆土告成於王九章雷鼓逢逢以奏膚公於疆於理天子之功十章右旂十章一章六句九章章四句是日貴州鎮守巡撫總兵遣指揮楊樵至二十七日犒勞回軍二十八日發黃平二十九日過白泥道中有樹合抱勢千雲霄馬上技痒披題以詩用紀歲月鳴笳疊鼓擁班師不用磨崖更勒碑手擊苗圖歸聖域萬年樹上題詩三十日抵餘慶長官司度歲公寓以寂百感縈懷悵然有作暫懸征騶度歲除感時

閱已謾躊躇過來歲月應難復老至聰明漸不如浮
 世幾何常作客遐荒萬里獨馳車遙知故國高堂上
 白髮慈親正倚閭成化丁酉元日偃指大馬之年為
 五旬檢點平生多為謬妄望道茫茫孔子所謂五十
 無聞孺子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遠日負冰心者
 予皆備之矣拜
 天舞蹈之餘輒有口占自訟萬方民物共欣欣又見春
 光滿紫氛回首五旬成漫浪浮生百歲喜平分光陰
 荏苒年華改道德嗟蛇鬚雪紛遙想故山風致好幾
 時容我息勞筋初二日湄潭道中積雪初消險途泥

東征紀行錄

二七

淖因念自為播東之役倏忽良久民庶有飛鳶輓粟
 之勞士卒有眠霜卧雪之苦茲得凱旋舉有室親之
 念晝夜行征雖風霜勞苦有所不憚既喜其歸又復
 閱之因集詩傳句為四章以達其意且以自閱云騶
 牡駢駢兩雪霏霏二事就緒式遘其歸一章修修旆
 旌肅肅宵征君子於役式遘其行二章六轡如濡匪
 安匪徐僕夫况瘁胡寧忍余三章執轡如組王事靡
 盥征夫捷捷適彼樂土四章右駟牡四章章四句初
 三日過仁水驛抵播州做裝吉行口占自諭且以諭
 人也蕭蕭行李戒征途除却衣冠一物無抵恐傍人
 錯描畫誤將意以誇明珠右紀行一通自出師至班
 師回播至此此外皆吉行在所不錄然所紀皆日用常
 事若為瑣屑漫浪無所關紹至於山川道里之險阻
 米鹽戎馬之微調風俗氣候之不齊雲物之變能當
 情之奸深夫役之驅馳臨高履險可驚可愕之事亦
 可槩見一二大抵播為古夜郎地去蜀二千餘里人
 情風俗與蜀頗同而大坵六洞諸地則三苗種落去
 播又千里王化不覃實封豕長蛇之區其地險而深
 物其人悍而貪殘蛇蠱醜毒家以為常拂之必中中
 之必死吾人怒獸殊無倫理資長鑣大鎗為利以吞

東征紀行錄

二八

併占奪為能矧自據有天澤休徭田寨垂三十年所
 司頗牟招撫莫之或聽終戎大帥亦堂兩入其地竟
 莫能關其藩籬雖欲為招撫羈縻之計亦不可得今
 以書生帥師撫勦而兵戈所至之境皆望風披靡後
 戈授首不敢仰抗若弊中之虎續中之魚乃使數千
 家被逐苗民得以唾手光復舊物而我全師凱旋者
 豈兵力所能屈服哉蓋群醜積孽深重
 皇天悔禍鬼神默憚其狂而又
 聖天子威德無遠弗屆之所致么麼小子何敢自負其
 功邪夫自與師以來執戟之士卧眠霜轉輸之民
 勞筋苦骨繹騷一方糜費公帑驅馳焦勞百端叢脞
 顧用事之孔艱而成功之不易傳所謂民亦勞止汙
 可小康者是已惟諸苗豕心朝誓暮悔卒無常信未
 可遽同吾人氣指順使此在馭之者何如耳馭得其
 道不失其心彼固馴服雖冠戎為父子苟待之不以
 其信殺之不以其時或股削之肆行或徵求之無度
 雖禮義之民不能保其不肖而赤子亦為讐仇况彼
 草萊血食之蠻貊哉予故於紀行之後謹贅與師赴
 復之難苗醜靡常之性與有司撫馭之道如此用以
 自閱且以曉司馭者豈徒為日曆云乎哉

東征紀行錄

三〇

東征紀行錄



北平錄

詳不人撰

北平錄

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
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
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准王帖木兒
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
出奔上都達等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時上都
恃紅羅山為藩紅羅山恃上都為援皆不設備常遇
春使人覘知之即以銳騎銜枚具芻糧晝夜兼行八
月破紅羅山及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冬

十月捷至詔改上都為北平府二年故元將擴廓帖
木兒以兵犯蘭州時元臣擁兵者皆次第降附惟擴
廓帖木兒乘大軍之還復為合其眾時為西北邊患
自以家世封王故又名王保保三年春正月復命徐
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國勝為右
副將軍及鄧愈湯和等征沙漠
上問諸將曰元主遲遲晉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
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
則當何先諸將皆曰王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在
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

北平錄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處近而
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者吾意欲分兵為二道
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定西搆定西以取王保保一
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
攻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取之
必矣事有一舉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悅服受命夏
四月徐達等兵至蘭州王保保時已引去達等乃追
至定西大敗其眾斬首無算王保保遂棄走漢北五
月李文忠等兵至應昌元主前一月已殂其太子愛
猷識理達臘僅以數騎北奔去乃獲其皇孫買的里

北平錄

八刺及其后妃寶冊等物悉送京師六月捷至中書

省上言宜獻俘 太廟

上以帝王之後有所不忍止令其本俗服見至日
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
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
冠服侍班禮畢俱賜以中國冠服并給第宅廬廡封
買的里八刺為崇禮侯誥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
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政四海紛
爭朕以武功削平群雄混一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
里八刺實為元之宗孫此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
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爰稽古制錫以侯
封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以元主不戰而奔
克順天命今殂特諡曰順帝且以其后妃不能耐暑
况北狄但知食肉飲酪勅中書省臣務使其飲食居
第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冬十一月徐達李文
忠師還至龍江
上親出勞於江上達等奉 車駕還宮越明日乃率
諸將各上平沙漠表達表曰乾坤宣五德之運歷數
在於一人帝王開萬世之基功業超於百代千戈載
戢文軌既同欽惟

北平錄

五

皇帝陛下聖神合德文武成能天命所歸人心攸戴拯
黎民於塗炭沛霖雨於焦枯奮六師而江漢莫安揚
九伐而荆吳底定旋收淮甸遂畧中原齊魯十二之
山河燕甸俱下齒齟百年之腥穢一旦廓清既驅羶
羶之群遂復衣冠之治何我師之奏凱而彼孽之再
萌培兜鞫頑敢寇據於邊鄙乘間抵隙乃賊害於忠
良蜂蠆之毒豈可復遺熊羆之師惡客不舉臣等是
用祗承 明詔恭行天誅爰以今年四月之中師至
定西之北逼虜營而築壘出峪口以陳兵將校懷敵
憐之心士卒奮超乘之勇雲驅雷擊浪卷塵甲而遁
逃獸駭禽驚虜眾望風而降附吐蕃抱罕之列障無
不土崩忙忽高昌之群酋悉皆面縛山川為之輝震
草木為之昭蘇靈輿之迎無思不服幅員之廣有德
必歸臣等仰遵廟筭之成率獲大勲之集治平有象
適遭千載之期功德難名願祝萬年之壽是日禮成
達等退自西塔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百官各上表賀
次日

北平錄

上躬詣郊廟大告武成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

績吏部定勲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
制誥以封功臣又次日

北平錄

七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於冊
階左右
上召諸將諭之累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
已私皆做古先帝王之典善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
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
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
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致是皆天
地神明之眷佑然而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
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用親以爵
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

定至公而無私如左丞相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
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乏闕右丞相徐達朕起兵
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
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余悉據功定封書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
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頓首悅服遂頒
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
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
相進封韓國公食祿五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

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綺帛各百疋開平
王常遇春子常茂封鄭國公馮國勝封宋國公李文
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綺帛
八十疋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
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
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
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
封榮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貞封靖
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

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榮陽侯原鐸封斬春侯
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穎川侯胡均美封豫章
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
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綺帛各有差
並賜誥命鈔券乃詔天下曰義者有元失馭海宇紛
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親群雄之無力遂率眾渡江
撫太平定建業遷將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
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軍用命遂
致華夏清寧蕃夷臣伏一統之業萬子一人今者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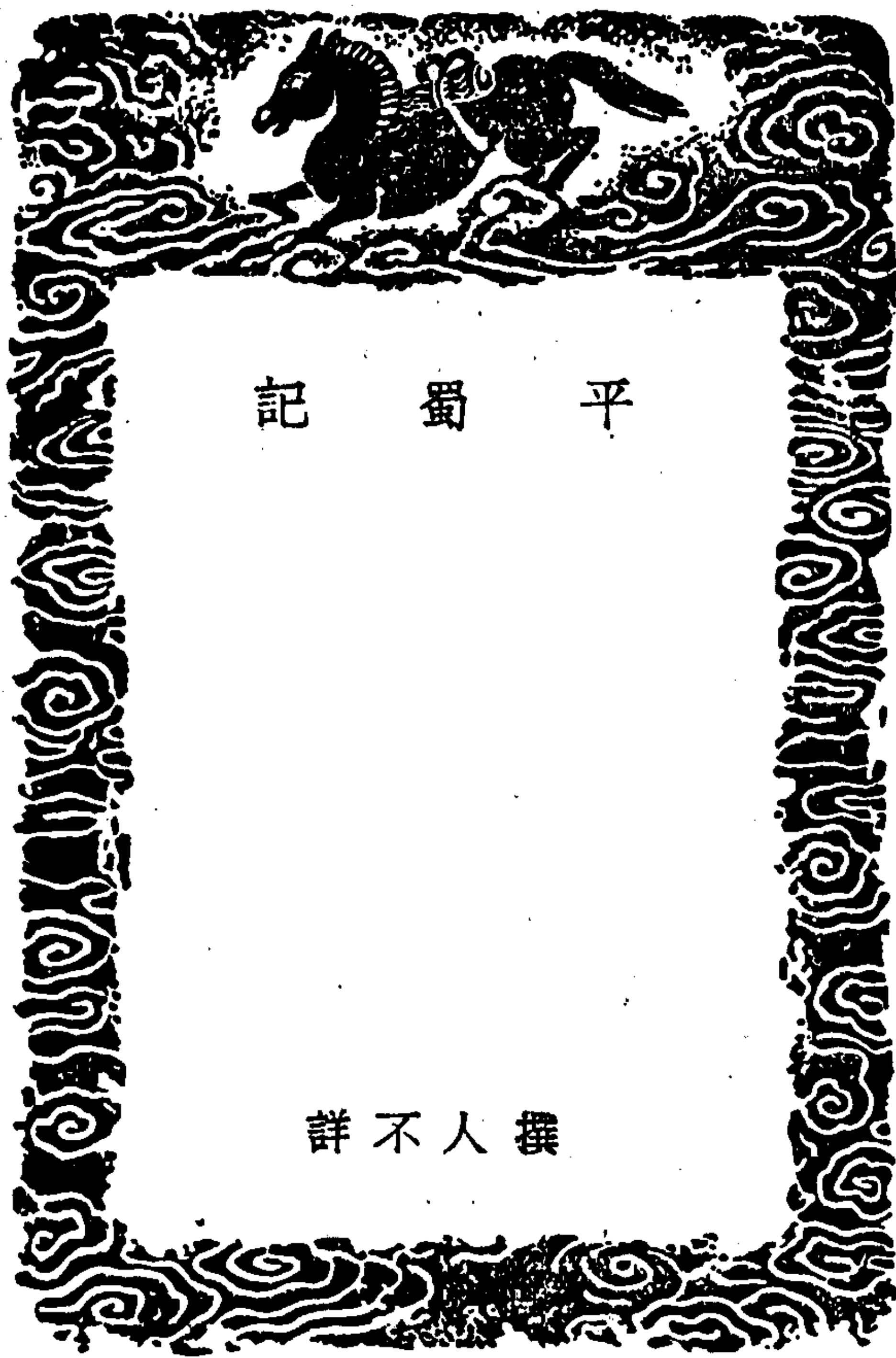
師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之
狀欲加重賞則天下守鎮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不
下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
力之所具均其等第崇爵祿頒金帛以勞將臣仍稽
古制定勳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銀十兩錢
六千文朕之此言通於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乃
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勞
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機不敢斯須自
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
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
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
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
未形猶可圖之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
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供情供則淫奢淫之至憂
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天下定而忘其艱
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 闕謝
上退御 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燕語曰今成一統
之業皆汝諸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
雲之會每奉成美出師致討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
成功不差毫釐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並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
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強
者不能自責弱者善於戰鬪而皆無救人之心徒為
生民之患其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寇士誠恃其財
富則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則暴而無恩朕獨無
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
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
士誠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偽友
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

圖故友諒有鄱陽之侵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
友諒則其所以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
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
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微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
疲於應敵事有難易此朕之所以取二寇固自有先
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
勸朕盪平群雄始取元都謙舉龍蜀皆未合朕意朕
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而前
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
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

西走龍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及布而
北元眾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
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充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
等未下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鬥
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
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持餘
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
謝

北平錄終



平蜀記

詳不人撰

四庫全書提要

平蜀記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載明洪武四年。遣湯和等伐蜀。明昇出降事。後附劉基平西蜀頌一篇。未有哀發跋。稱定遠黃金開國功臣錄。載平蜀事於穎川侯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傳中甚詳。惟平章楊璟與明昇書。乃詳於斯記云。

平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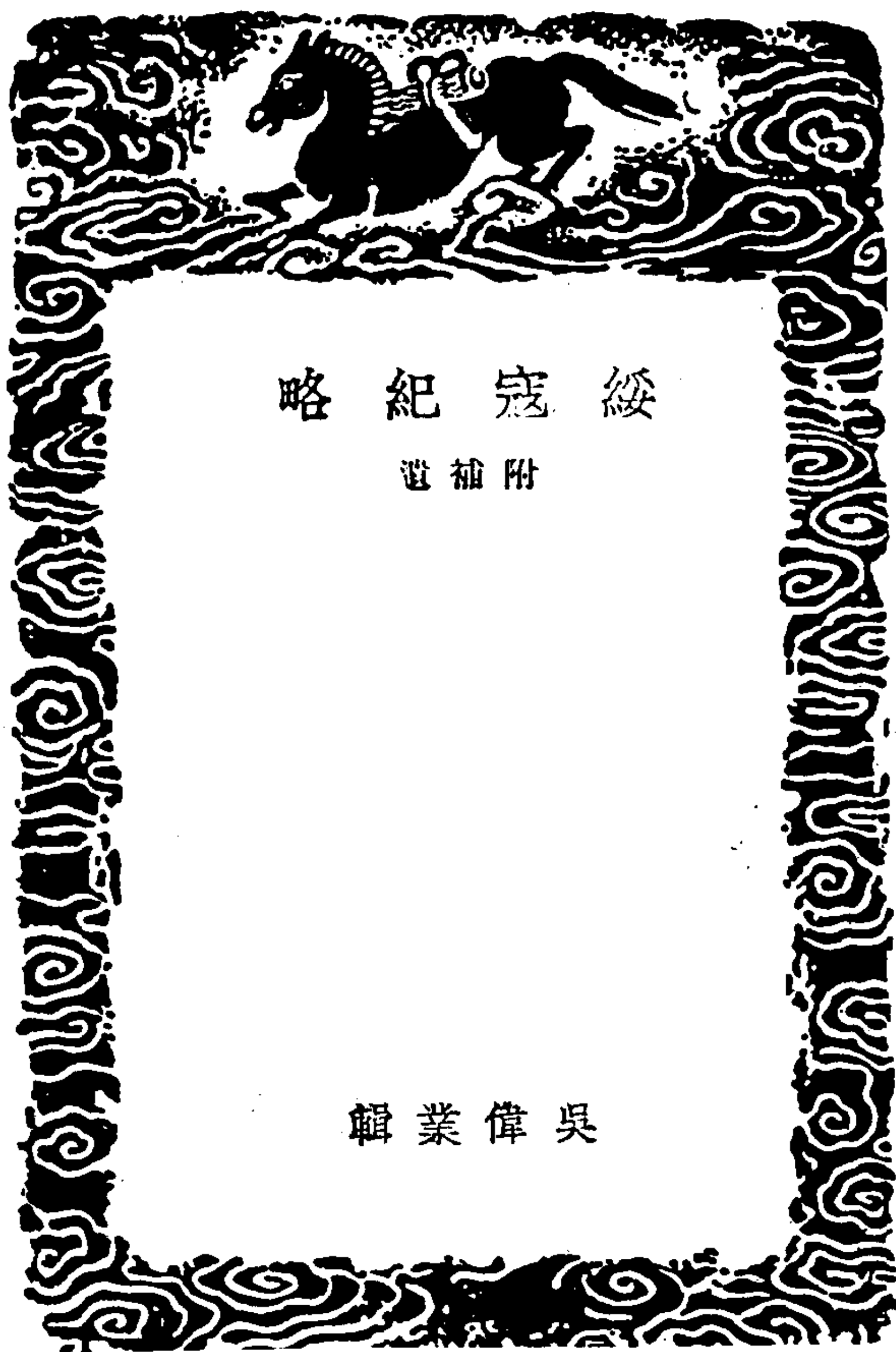
失名

洪武四年春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為右副將軍。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穎川侯傅友德為征虜將軍。濟寧侯顧時為副將軍。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先是崇陽侯楊璟。以上命至蜀。諭以禍福。昇率於羣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曉之曰。璟聞古之為國者。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義不足則不敢抗。德不足則歸順焉。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窮。禍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沖之資。籍先人之業。據有巴蜀。默然在位。不咨至計。而聽羣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漢昭烈。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南。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逾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墟不滅。有虞之國不亡。益蓬魚鼈之鄉。不至足下矣。我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瑄。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山岳。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都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陳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

命有在也。足下視此。以為如何。友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致討。勢窮出降。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偏強一隅。假息頃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恬不自知。環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為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為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聽。至是乃命和等征之。環本儒生出身。故通於文。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輿。雖敗而存。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噬臍。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必當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事。可以為戒。卿等慎之。三月。傅友德攻蜀州。初。友德降辭。上密語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壘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則門戶既墜。而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忠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規知階文守備果弱。於是引兵直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平章丁世珍率眾來拒。友德擊敗其眾。生擒其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走。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文州亦克。五月。湯和兵進攻壘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兵大溪口。是月。傅友德兵亦至漢江。以水大不得渡。乃令軍士造戰船百餘艘。然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益震恐。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月日。投漢江順流而下。蜀中見之。為之解體。其丞相戴壽。大尉吳友仁等。方悉眾守壘塘。以扼三陝之險。及聞階文破。乃分兵守壘塘。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城下。因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以濟寧侯顧時留守。而自將趨成都。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留。慢事。適友德捷至。乃下詔責其畏怯。恐失機會。廖永忠聞命。即率所部舟師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於江。知友德已克階文。乃自白鹽山伐木開道以進。永忠師至壘塘關。以山水峻急。且蜀人設鐵索飛橫橋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離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軍。分為二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夾擊。大破之。遂焚三橋。斷其橫江鐵索。生擒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之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七月。廖永忠自夔州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大懼。或勸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今大軍勢如破竹。人皆膽碎。豈更效力。然終亦不免也。不如乞降。以免生靈塗炭。遂遣使請降。永忠以和未至。不受。諭和至。會兵城下。

是日昇而縛銜璧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撫慰之。是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之。象中矢卻走。壽兵隨籍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其家書。知重慶已降。而室家皆完。遂無鬪志。遂籍府庫詣軍門降。九月。湯和等遣人送明昇。并降表至京。詔省部議受降禮。省部言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及子弟官屬至闕下。皆素服紗帽。進待罪表。俯伏于地。通事舍人掖昶起。昶躬聽命。宣制釋罪。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閣門使承旨。賜昶等襲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就次易服。然後入見於崇元殿。閣門使引昶等入。蹈舞稱謝。宣徵使承旨。宣喚昶等再拜降殿。至御座前。昶躬躬。太祖親撫問之。昶還位。與其官屬皆蹈舞再拜。呼萬歲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今擬明昇朝見禮。上御奉天殿。明昇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使捧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制傳昇等皆俯伏于地。侍儀舍人掖昇起。其官屬皆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承制官傳制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丹墀中。四拜出。丞相率文武百官行禮。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為奮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伏地上。表待罪之禮。是日。明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授昇爵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第宅于京師。時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冬十月。湯和遣江夏侯周德興。會傅友德等克保寧。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一月。湯和等師還。各上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八十人。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疋。

平蜀記不知何人所撰。予觀定遠黃公金。開國功臣錄。載平蜀事于穎川侯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傳中。甚詳。若平章楊環與明昇書。乃詳於斯記也。廖公傳後載皇祖御製平西蜀文。末有傅一慶次之語。五言次第。真馭將之明鑒也。嘉靖乙巳清明日。汝郡袁鑿記。



綏寇紀略

附補遺

吳偉業輯

四庫全書提要

綏寇紀略十二卷。國朝吳偉業撰。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大倉人。崇禎辛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入國朝。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專紀崇禎時流寇。迄於明亡。分爲十二篇。曰漚池渡。曰車箱困。曰真寧恨。曰朱陽潰。曰黑水橋。曰殺城變。曰開縣敗。曰汴渠熱。曰通城擊。曰鹽亭誅。曰九江哀。曰虞淵沈。每篇後加以論斷。其虞淵沈一篇。皆記明末災異。與篇名不相應。考朱蘇尊曝書亭集有此書跋云。梅村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輯綏寇紀略。久之其鄉人發難。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沈中下二卷未付。未刊。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盡上史館。於是先生是本出。予鈔入百六叢書。歸田之後。爲友人借失云云。意者明末降國勸進諸臣子孫尙存。故當時諱而不出歟。此本爲康熙甲寅鄒式金所刻。在未開史局之前。故一闕虞淵沈中下二卷。而蘇尊所輯百六叢書。爲人借失者。雖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賈購得。今亦不可復見。此二卷遂佚之矣。蘇尊又稱其書以三字標題。仿蘇鶴杜陽雜編。何光遠鑑戒錄之例。考文章全以三字標題。始於繆襲魏鏡歌詞。魏光遠遂沿以著書。偉業敘述時事。乃用此例。頗不免小說職人之體。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爲公論。然記事尙頗近實。蘇尊所聞之於朝。雖不及見者之確切。而終勝草野傳聞。可資國史之采輯。亦公論也。

綏寇紀略 提要

序

昔者勝廣起而炎漢成。赤眉橫而銅馬帝。披陵既動。晉陽始甲。黃巢大亂。香孩乃生。紅巾競作。濠陽遂隆。帝王之興。必有先驅。賊魚陵。勢自然也。流寇兩見於明代。在正德者。旋卽煙消。在崇禎者。遂致屋社。說者歸其咎於有君無臣。然所以有君無臣者。抑曷故哉。且寇非曹馬比也。其衆烏合。其勢獸散。以洪承疇之練。盧象昇之忠。曹變蛟。左良玉之勇。而或以齎敵。或以與尸。豈惟天命。蓋亦人事有未盡焉。余悲夫三百年全盛金甌。一旦瓦解。拱手而莫可誰何也。求其故而不得。得梅村此記。最詳且核。行文更矯健。合龍門遺法。後之覽者。尙懷六馬之戒。毋以蟻穴爲可忽。致決堤滔天哉。康熙甲寅。逸民鄒式金書。

綏寇紀略 序

二十五日承時坑其犛犛者四百口餘釋而遣之此皆巨猾合全秦之力百戰而克之者也若夫譚
 維之于安塞薛紅旗一座城之于安定二城皆以五年十月十九日掠四川胡堂延慶陳奇倫委
 拓先王承恩起勳賊首翁六斬一城以薛紅旗與中在庭馬丙貴之于葭州荷葉坪四賊與好武任
 拓先王承恩起勳賊首翁六斬一城以薛紅旗與中在庭馬丙貴之于葭州荷葉坪四賊與好武任
 之荷葉坪延慶陳奇倫委拓先王承恩起勳賊首翁六斬一城以薛紅旗與中在庭馬丙貴之于葭州荷葉坪四賊與好武任
 攻之七晝夜賊敗逃關溝黑水坎等處斬首級八百皆旋起旋滅何足數哉

山西自河曲保興至蒲津五百里與秦中接壤河身最狹秦賊自神木過河三年春大掠于襄陵吉州
 太平曲沃之間四月二十八日攻入蒲縣潞安官軍遇之于微子嶺一軍俱歿巡撫仙克謹在清源為
 標軍詹永福所刺不殊巡按御史王相說以開克謹免以七月十八日華職勳八月宋統股有統教之
 宋統股何得代為用宋統股為巡撫七月十二日統股蒞任賊自菜園溝渡河入寧鄉又入大寧統股移
 鎮汾州八月二十六日以御史羅世錦為山西巡按統股移軍保德借秦師共圍府谷王嘉允大困縛其
 黨四人獻之統股乞降已而于張家口劉家塢山神堂立三營謀渡河西入統股不能難也十一月
 晉師大敗于河曲總兵王國樑遇賊誤蒸紅衣敵我兵自亂為所乘河曲陷王嘉允據之宣大總督魏
 雲中言兵糧缺者二十月天寒士卒凍餓故潰宜速給布花補額餉章下所司科臣馬思理請辟王國
 樑并遇賊先逃參將李春方以肅軍紀報聞兵部尚書梁廷棟以王承恩未還王國樑新敗兩軍之帥
 皆失其官請用杜文煥提督山陝總督四鎮兵討賊而以道臣葉廷桂白貽清為監軍文煥偕曹文詔馳
 至河曲賊堅守官軍絕饑道困之會聞寧塞陷文煥家破宗人殲于賊遂置文詔圍城而拜表西救兵部
 調保定尤世祿為山西總兵世祿勳階在文煥右乃亦命以提督偕文詔共圍河曲世祿麾下多將材自
 汪士任以下十餘人皆敢戰又用饒勳領騎兵以佐之乃王嘉允以三千人出掠方裕昆敗績于櫻桃鎮
 又白雄遇賊戰死大威尤勝龍等重傷世祿虛張首功塞上意以此威望大損再推為宣大總兵兵部
 常自稽糾之日世祿軍前奏女樂在山西以兵威四年夏四月文詔破賊河曲平嘉允遁去五月路
 安獨民作亂于壺關高平陵川魏雲中罷以大同巡撫張宗衡為宣大總督是月也嘉允既出河曲
 以二十四日從岳陽入屯甯長子境此賊犯寧之始二十七日從高平之長平取山徑至沁水坪上村流賊亦
 于坪上從檣山西南行入陽城縣之北鄉知縣楊鎮原固守賊從李邱長溝村而入南山官兵尾賊不能
 擊點燈子自秦入晉犯寶莊寶莊在沁水東北張忠烈公銓父五典築以防亂銓子道藩道澤官京師
 賊至衆議棄去忠烈妻霍氏曰避賊而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子家不愈死子野乎躬率僮
 僕守發矢石傷賊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六月初二日王嘉允在陽城南山夜飲醉虐
 其下左右殺之以其首獻嘉允僞署右承白王桂降左承紫金樑自王復利衆起兵三十六營號二十萬
 三十六營八大王楊地王紅紅黑殺神曹棟亂世王權坤天關將滿天星老獅獅李贊王滿家破甲難
 八金剛混天王蝎子塊國王不消泥張妙手白九兒一隊風七賊大天王九條龍四天王點燈子上天教
 了頭子齊天王映山紅王八王曹文詔率游擊談震同山西平陽道郭竹徵追點燈子二十七日至吉
 虎冲天柱油裏滑吃眼等八月曹文詔率游擊談震同山西平陽道郭竹徵追點燈子二十七日至吉

州寧鄉縣三十日至河津稷山文詔西從黃花峪進竹微東由馬皮峪進賊窘急文詔單騎至其營諭降
 賊目陳爾先白應真等以七百人歸命點燈子越山北逸九月乃于康家山就擒伏誅十月尤世祿稱
 病廷議以曹文詔代之上以秦寇未靖不許以三屯總兵孫顯祖為寧武總兵顯祖以繼家丁為按臣吳
 文職備論其由顯祖為大帥且顯祖為非體故能任後復為三屯總兵顯祖自上任後功績及
 顯祖按兵三年七月廿六日往宣撫之水寧為冬防故即就近推用顯祖奏閏十一月訖歲終在
 寧鄉石樓稷山聞喜河津等處擊賊先後斬三千三百七十級敵畜產二千賊在開喜稷山者乘且強官
 軍力不敵被賊殺者寧鄉被傷五千餘而寧鄉被傷三千六百六十以督陣內官王承詔為徵乞再發京營兵
 策應五年春孫顯祖敗賊于萬全之解店鎮賊走騎氏追敗之又及之于夏縣洪水鎮伴乞撫而傳
 我營以有備不得入宋統股請留裁驛銀十萬兩從之二月孫顯祖部將劉敏元敏元勳回兵三百
 叫聲道臣索餉顯祖同監視內臣孫霖拊慰之乃定三月汾營游擊劉光祚收績于臨縣之三教村
 賊犯沁水寧武營裨校孟忠陣于端民鎮會張道溶以罪戍雁門命家將張道法張瓚率著頭軍同擊
 賊忠中賊伏于平頭山戰死瓚馳救拔出其衆賊南趨澤州阻于河途北掠長子宋統股疏參孫顯祖
 罪奪其官上以馬士驤為寧武總兵御史郭必昌奏孫顯祖寧武之兵一逃于靜樂再逃于永寧三逃于
 寧鄉皆統股失調度疏三上有旨統股褫職待勘以光祿寺少卿許鼎臣為巡撫馬士驤以病罷用張
 應昌為寧武總兵月初二日下御史張宸極言舊鎮尤世祿孫顯祖殺良斃貨狀戶給事呂黃鍾請
 專任曹文詔以督事以寧武兵習于潰逃命應昌文詔各將其兵三千人以自從賊以七月破大寧八
 月破隰州再破石樓壽陽有客將吳開先者敵入奇士兵使者王肇生便宜用為將常挫賊澤州西著勇
 略賊從沁水攻陽城發生以開先之兵至開先恃其能渡沁戰于北雷墩下力圖殺賊數百人敵盡無援
 一軍皆歿賊乃移營攻澤州州人參政張光奎守八日救不至城陷死之澤大州也全竹為震動閱半
 月賊已南下太行山浸尋乎濟源修武而幾南豫俱中賊矣賊破臨縣臨縣倚黃龍山榆水出焉人于
 黃河其城三面鑿絕壁而西阻水前王嘉允攻八晝夜挫而去王之臣一名乃神一魁餘黨有梁明倫者
 縣諸生與賊通道臣潘光祖信其語誤招安致陷王之臣得之以頓其背距守北河曲許鼎臣移苟伏威
 馬杰之軍攻之有旨催急擊張宗衡亦以兵來會賊與永寧山土賊田福田科等為聲援久之不下當
 是時兵部以晉賊之急有三西在平陽東在澤潞西北在汾太沁遼三路竝急議督臣張宗衡駐平陽任
 東西二賊所將自安虎大威之四千人加以李卑兵一千孤山副將賀人龍兵一千左良玉兵二千五百
 得八千人以平陽澤潞四十一州縣資之撫臣許鼎臣駐汾州任西北之賊所將張應昌苟伏威之二千
 人加以史記頗希牧兵一千艾萬年兵一千五百寧武兵一千崑崙代州北樓利民馬站老營兵二千得
 七千人以汾太沁遼三十八州縣資之于是總督張宗衡提陽和兵從澤州潞師尾賊後至于陵川勝之
 再擊賊于潞州之西和太勝之斬首二千級十月陽和兵破賊于陽城縣之陽泉又破之于沁水毛連溝

鹿臺寺石塔，杏峪斬獲皆千人。十一月，賀人龍、李卑、艾萬年三將以關中之兵至，鼎臣伴微人龍令自從，而陰令潛師由介休靈石以進平陽。艾萬年入黃蘆嶺，李卑入文峪口，分道決關。張宗衡以三將受撫，臣節度也，怒而撤之。三將惶惑無所聽命，無何，賊大隊轉入磨盤山，山方廣六百里，閻正虎據交文以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龍，據吳城以窺汾州。紫金樑衆十餘萬，以秦兵、豫兵、毛兵，盡聚澤潞東南，乘虛突犯東北。從沁州武鄉以陷遼州，尤世祿病，張宗衡強起之，與李卑賀人龍同援遼州。自遼州以往，軼榆社、剪榆次、通壽陽，距省會五十里。鼎臣撤臨縣之圍，反顧根本，而專任總兵張應昌守道潘光祖，以候臨。時五年十二月也。六年正月朔，官軍復遼州，賊時已去，諸將多殺遼民以爲功。李卑獨不可，晉人稱之。二十日，復臨縣，賊約水寧山土賊于十八日會小神頭山，謀劫晉寧。民報城中，參將劉光祚功爲多。光祚前坐徵，至是獲宥。宋統殷在擊賊于長子，賊轉入沁水，復犯資莊。張道潛率鄉人設守，時官軍屢捷，而秦兵將至，賊乃請道潛相見，紫金樑免官前曰：我王自用也，誤隨王嘉允，故至此。道潛詰以既降，何故縱火，賊以衆爲解，有一人前致詞甚善，問爲誰，曰：宜川諸生韓廷憲也。既聽其約，統殷命守備薛天祿受之，陽和兵乘不備襲賊，賊怒而殺天祿，收約南下。初，紫金樑之敗約也，韓廷憲欲圖之，不遂，乃以三騎來歸，賊至郎壁，廷憲偵亂，世王得一民婦，惑之言于軍曰：是賊與紫金樑爭一婦人，其豈可以說而離也。貽書問之云：紫金樑將縛以自贖，賊久合，聞之其衆遂分，分七大股，股萬人。曰：世王曰：韓廷憲曰：八日，與加或五千人圍孟縣，殘忻州，窺定襄，踐五臺，而曹文詔奉合勦之旨，再渡河入晉，于是月十二日抵霍州，遇賊萬衆，過汾河即奮擊破之。二十四日，破賊于孟縣，殺千人，賊渠多死。二十九日，文詔追賊于定襄，及之于壽陽縣，許鼎臣命謀士張宰先大軍營賊，賊驚潰，猛如虎別戰于黑山，大克，姬關鎖一營殲焉。二月六日，文詔追賊于西堰，十三日于碧霞村，如虎皆力戰，混世王死，如虎號敢戰，前以十二月擊邢紅狼，解高平之圍矣。至是與文詔合擊賊，如虎與頗希牧逐賊壽陽之東，賊于固莊北遁，會文詔兵自北至，相遇于方山之開府村，斬賊四百四十九級，自混世王既死，五臺孟定襄壽陽賊平，許鼎臣以曹文詔軍平定州，備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十五日，鼎臣偵賊在西山之奄峪，逼祁縣，遣陳國威、猛如虎、馬杰、往及之于來遠寨，破之。二十日，文詔與賊戰于大谷，二十二日，文詔與如虎國威逐賊于范村，斬級數千。二十九日，文詔再破賊于榆社，太原餘孽幾盡。三月，賊從河內上太行，曹文詔禦之澤州之九仙嶽，大破之。張道潛遣張瓚伏兵三驛，阻逸賊，擒其渠首獻闕下，賊遁入潞，文詔以兵四千至陽城，中途遇賊，過之不顧，馳抵沁水，薄暮，還潞師掩擊于芹池，劉村寨，上等村，斬首千餘級，初曹聲言平陽陽擊賊，民失望，至是始服。初九日，賀人龍兵潰，按臣李嵩疏論張應昌逗留避賊，賊在寬水峪，而南抵安陽，賊去黑龍關，賊從仁義驛東奔，一殺從汾西山下，省之不追，仍回平陽府。三月七日，方起行，置糧河，又黑西垣，將東賊不問南走，曲沃無賊，十二日，賊馬頭山，有斬獲不乘，賊追，同兵太平，致賊遠遁。又黑龍關所斬級皆細弱，險係良民。是月也，猛如虎破賊于介休之紅山嶺。四月，賊駐陽城縣之潤城，初

四日，賊陷平順，知縣徐明揚被殺。初七日，文水縣降賊，惠天庫叛，陳國威討擒之。曹文詔以十八日哺時抵周村，周村去潤城十五里，三鼓襲之，出賊不意，斬一千五百級。張應昌亦再有所獲，賊紫金樑、老獨、從榆社敗北奔武鄉，過天星道高澤山，先後爲文詔追殺。兵部奏曹文詔討賊，李艾二將殺賊一月，五在忻州死，賊蝎子塊尋爲應昌所敗，八大王、掃地王、則萬年人龍破之，俱有功。梁山也，土人據以爲險，石梁山之圍，有韓信、黃太原、安和通之，皆有南關、翼城、沁水之界，有東烏嶺，平定以東，有相井各宜設守，備一兵統兵六百，又安中降丁安和河，岸上自四河，與翼城、沁水、相直，五虎所轄也。中自舍村與花地，京相直，黑龍神所轄也。郭家河與石樓之界，頭關相直，番山、鴉所轄也。又下至延水關，與永和、相直。金龍所轄也。賀人龍有功，宜用，以設防。賊方，李嵩、真、覆、兵五千四百，一、千、留、五、萬、必、難、如、賊、關、河、防、現、有、兵、一、千、但、以、馬、五、百、與、之、駐、守、青、龍、鎮、賀、人、龍、加、都、司、金、事、街、科、理、防、河、韓、信、領、兵、五、千、不、得、晉、撫、許、鼎、臣、奏、稱、流、寇、三、十、萬、流、毒、晉、地、五、年、仰、藉、皇、上、威、靈、就、殲、十、之、五、解、散、十、之、三、所、存、西、賊、萬、餘、遁、濟、源、山、中、其、山、爲、王、屋、底、柱、析、城、中、條、今、令、李、卑、艾、萬、年、從、澤、川、陽、沁、之、延、禧、天、井、關、八、賀、人、龍、李、杏、芳、從、垣、絳、之、邵、源、關、晉、塚、村、入、此、西、路、進、勦、之、大、勢、也、東、賊、二、萬、遁、輝、林、武、涉、山、中、其、山、爲、青、羊、峪、赤、伏、峪、王、莽、嶺、伏、牛、山、碗、子、城、小、西、天、大、王、莊、孫、賡、坡、箕、山、遼、山、總、兵、曹、文、詔、中、軍、孫、茂、林、自、潞、安、之、黎、城、入、臣、遣、麾下、猛、如、虎、等、自、遼、和、樂、平、之、皇、落、山、入、此、東、路、進、勦、之、大、勢、也、太、汾、西、北、有、三、關、道、臣、在、焉、賊、王、剛、等、不、滿、三、千、總、兵、張、應、昌、參、將、劉、光、祚、任、之、自、可、計、日、奏、功、他、盜、如、霍、州、之、東、山、趙、州、之、休、糧、山、隰、州、之、水、頭、鎮、石、樓、之、花、地、窠、孝、義、之、開、府、喬、山、二、寨、蝟、毛、而、起、則、皆、目、爲、土、賊、可、折、箠、答、不、煩、天、兵、然、鼎、臣、之、言、亦、聊、以、寬、文、法、紓、主、憂、而、上、意、亦、第、謂、此、饑、民、不、足、置、寇、數、也、五、月、許、鼎、臣、以、饑、民、反、者、益、衆、請、獨、數、年、通、賦、上、不、允、賊、犯、沁、水、陽、城、日、急、曹、文、詔、大、破、之、于、小、河、村、又、破、之、于、遼、城、毛、嶺、六、月、賊、陷、和、順、縣、邑、紳、昌、平、兵、備、藥、濟、衆、被、傷、不、屈、投、井、死、時、曹、文、詔、調、援、豫、李、卑、被、賊、于、澤、州、之、天、井、關、艾、萬、年、破、賊、于、陽、城、之、延、家、山、七、月、初、六、日、賊、夜、襲、平、樂、陷、之、賊、以、曹、文、詔、在、豫、也、復、返、晉、官、軍、會、戰、于、崑、嵐、州、失、利、游、擊、許、國、運、被、創、死、張、應、昌、之、卒、潰、于、鳴、謙、驛、曹、文、詔、改、大、同、總、兵、許、鼎、臣、罷、以、陝、西、按、察、司、戴、君、恩、代、之、八、月、賊、陷、沁、水、賊、自、翼、城、逼、沁、水、李、卑、駐、高、平、王、肇、生、三、檄、之、不、應、十、一、日、賊、攻、沁、水、陷、之、賊、渡、河、五、犯、沁、水、張、道、潛、有、城、守、功、道、潛、前、在、朝、以、言、事、得、罪、公、論、冀、用、軍、功、滿、赦、會、沁、陷、乃、誦、其、勞、不、許、十、月、朔、戴、君、恩、始、視、事、先、是、孝、義、士、賊、逼、天、柱、臨、縣、賊、王、之、臣、皆、來、降、而、三、關、賊、王、剛、者、以、十、月、降、官、軍、由、五、臺、深、入、捷、查、開、君、恩、既、視、事、忱、諸、降、賊、桀、黠、反、覆、謀、殺、之、七、年、甲、戌、正、月、召、王、剛、詣、軍、中、宴、伏、左、右、力、士、斷、其、首、令、軍、中、并、殺、通、天、柱、王、之、臣、于、他、所、王、之、臣、住、交、城、文、峪、口、天、柱、住、孝、義、縣、之、正、月、初、七、日、迎、在、維、壯、士、其、中、其、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三、賊、尋、生、得、獻、俘、京、師、惟、寄、嵐、盜、高、加、討、之、方、席、地、飲、即、生、縛、剛、餘、以、次、擒、其、翻、山、動、姬、關、鎖、掌、世、王、三、賊、尋、生、得、獻、俘、京、師、惟、寄、嵐、盜、高、加、討、之、勢、甚、張、嚴、懲、儆、民、附、賊、日、益、衆、上、發、帑、金、十、萬、兩、勅、御、史、陳、乾、陽、往、賑、新、撫、吳、牲、前、任、秦、素、習、寇、知、君、恩、委、奔、多、延、緩、人、與、賊、通、糜、餉、徵、其、尤、害、民、者、戮、之、察、諸、將、惟、猛、如、虎、大、威、沉、塞、可、任、而、麾下、安、集、椽、鹿、能、具、曉、阻、隘、曲、折、能、用、謀、以、間、賊、賊、巢、內、自、疑、持、其、魁、劉、浩、然、即、首、以、降、高、加、討、出、掠、我、帥、追、至

折代山中加討所用棗挺重三十斤長九尺馬士舞之銳不可當正曠目大呼虎大威迎射一矢中項乃殞加討之黨曰賀宗漢地開之懼僞乞降于軍州劉光祚伏兵山隘斬之是為八年乙亥春三月晉中三大盜俱斃先是曹文詔之入晉也論功僅中賞率不則宜還之秦其改大同也以前在洪洞與劉御史之子相失而御史適按豫遂指拾糾之文詔殺賊太行山中御史相見于懷慶是日蜀帥敗賴文詔力戰大破賊甫解甲而御史語言輕重不得文詔拂衣起面叱之廷議謂文詔怙勝而驕緣功大不能難量移大同大同尋有兩縣失事遂致其罪當與姓按秦以慶陽之職知文詔奏功于朝又薦其部將馮舉曹變蛟等比撫晉而文詔已論戍乃上書追訟其功承時亦請賈文詔責後效用自助上乃以文詔還之然賊已滋甚不可為矣蓋文詔有大將才在大同及得罪不與討賊者兩年賊從畿南豫以復入于秦畿南之被寇也六年正月初四日賊騎闖入西山距順德百里大名道盧象昇率兵禦之二月賊以左良玉兵挫于武安也從小山洞入真定非徑道寇從化撤守將李定王國爾李崇救之國爾中賊伏原馳救士卒傷殆盡國爾潰圍出賊分其伍為二北向者西犯平縣東窺固關南向者剽河北慶輝諸府科臣孟國祥曰畿南咽喉重地順德為大平原千里直走京師非有河山為之蔽也今晉有曹文詔張應昌豫有左良玉鄧玘賊將何之乎昔之秦賊于晉晉賊于豫者今轉而賊之順德矣請通州兵二千馳救許之四月沙河臨洛告急按臣衛景燾請昌平兵二千援之報可真保巡撫丁魁楚以四月二十一日移鎮順德丁魁楚奏請通州兵二千援之報可保定總兵梁甫以八千人馳至洛陽會勦西山義勇糾其父子兄弟紆家難自請殺賊二十八日自順德至內邱由臨城抵郝莊賊衆數萬屯小西天山中梁甫屯龍門距賊三十里大名道象昇駐內邱西東黃寺非徑道從化駐臨城西五月初三日接戰明日又戰賊走臨城西山初七日游擊董維坤被圍于冷水村梁甫分兵救之別設覆于石城南賊遇伏大北退歸小西天老營翼日大名道象昇再邀之于青龍岡破之象昇臨陣以身為士卒先矢石滿前不為動軍中目之曰盧公真能將也上命太監陳大奎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分暨文詔鄧昌良玉現軍發帑金四萬緡段千疋為軍前給賞文詔夜襲賊于偏店賊亡走多隆崖谷諸將會兵逐之沙河從邯鄲南逸八月初四日賊復犯沙河縣之丹井八邢臺西太上井大嶺盧象昇同大監楊進朝擊之存斬獲二十四日賊屯元氏縣梁甫擊之于石家溝斬首百餘級九月犯平山縣賊首張有即一為張應昌所將卒楊芳所擒十月犯行唐縣梁甫擊之于石家溝斬首百餘級十月犯平山縣賊首張有弟皆死之賊阻清水河不得渡掠南宮縣甚酷梁甫兵在獲鹿不時至賊恣蹂躪西去兵科盧兆龍請致梁甫于理則不行五臺山廣袤數百里南通畿輔東枕雲中北接雁門西連太原賊據顯通寺以中臺為奧窠其中糧糧足盧舍完賊阻其險以游魂假息我師有真保二鎮重兵兼鄧玘之川卒倪龍王樸之京營合諸將兵力殲通亡延命之寇沛若有餘顧翠帥頭顱不前猘云山深路歧遊長而賊衆雖奉

明詔夾勦寇莫肯深八雷擊也七年報功疏曰流寇自六年正月追勦出境後再犯于四月七日白茨龍以至洛滑地幾千里衆逾十萬及十一月十二日始奏廓清六年正月賊入漿水川守備楊芳有白會村宋家莊之捷閏四月解武安之圍而遼和之賊大盛則有侯蘭村之捷進屯漳沱店有牛家峪之捷梁甫初會師有八方冷水石城之捷小魚山之捷賊遁南沙有石盆口支礮口之捷流氛剪艾略盡賊收餘衆而西又有桃樹坪許兒崖之捷京營紀倪兩總兵援豫次順德遇賊於牛皮窩破之將卒又有漿水川之捷宋家庄及泮沱米花寨之捷鐵連山之捷贊西玉皇廟之捷秋後賊勢北向勦以萬數撫臣所將卒有石家溝之捷許亭沙灘及銅冶之捷非徑道所將卒有洪洞張村之捷都司田時升有青沙黃沙之捷梁甫有溫塘場之捷游擊李定有北略之捷小梁庄石頭寨之捷楊芳有南佐村成角村之捷王國爾有黑漳河之捷趙完壁有四社之捷鄧玘以川兵赴援甫入境則有白草關之捷賊寇平山有紅子店馬種川之捷賊遁青石嶺有紅洲村之捷又有醉漢口之捷賊南奔又折而犯臨城玘逆要其前有魚柱嶺之捷賊從山後奔入邢西梁甫扼于黃寺八方之間賊不能東會京營奉旨赴畿賊悉逃入武安陽邑濟城等處為圍結鄉勇所擊皆死徧搜山谷直抵丹井畿南之境幾于無賊或云畿南討賊有監視內臣撫鎮依之以濫功賞奏報多不以實當賊在內邱臨城間監軍者大名井陘二道大名道盧象昇手與賊格戰及于鞍失馬以步圖免為賊所憚不敢窺大名魏人至今言之疏止鼓井陘而不及何也然盧卒以功名顯

豫寇之劇也視秦與國難相終始不可以月日疆域為斷獨其初受兵實始于河北三郡三郡者懷慶為上彰德次之衛輝又次之當郝士晉之撫豫也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豫士大夫憂賊以宗祿歲歲四萬追湖鈞考可數十萬請練鄉兵中州富實搜贖銀出捐助事亦易辦不果行昌平侍郎侯恂豫人初開軍府拔左良玉于行伍用為大將良玉感激思效豫士大夫亦信之五年九月賊掠懷濟焚清化破修武知修武事劉鳳翔縋城遁道被殺縣尉余守彬訓導朱家彥紳士侯來問等七十餘人俱死賊居三日陽和兵至乃去突入清華鎮焚殺數千家旁掠武涉輝縣遂圍懷慶參將黃士英戰沒于河內之大山口守道尹仲知府劉如輪率紳民固守廷議用昌兵殺賊以千二百人付左良玉而陳永福以裨校從征其大指專在中州會修武清化之寇竄入平陽因檄良玉入晉十二月初十日賊抵王屋山犯西陽衆二萬官兵二千餘人用砲擊之賊死者三百西遁聚于高平之間時撫豫者樊尙燾即士晉後又有樊光茂光茂任以左良玉為請疏曰昌鎮之兵即河南之兵餉即河南之餉樞臣移緩就急臣不敢爭但豫非無事賊氛漸逼請以左良玉駐澤州適中之地北可以援高平長子東可以救臨縣潞安西可以應陽城沁水為晉保境兼顧濟源詔從之聽良玉受尙燾節制并諭曹文詔以同心殺賊有急則秦兵馳而東豫兵逼而西晉兵從中橫擊勿以交境為解六年正月初九日賊在邢臺由三省接境名麻天嶺空道崖直抵

武安犯磁州。初十日，陽邑陷。參將芮琦守備王繼統死之。十四日，左良玉勝之于涉縣之西坡。賊望昌兵旗幟皆備，然謀噓中州甚。二月，左良玉兵挫于武安。賊以三四萬從趙寨而東，都司蔡如薰禦之于急呼河。中軍曹鳴鶴相策應。至都原關卒遇賊。鳴鶴與賊勝之。天曉，結兩營相犄角。平明，鳴鶴提刀衝突。戰至已，賊益多。火藥盡，移營合糧軍營開為所乘。二將及裨將姚應忠皆死。鳴鶴將種，始健善圖。擢持軍觀望不力，故敗。兵千餘悉沒。賊得氣愈盛，走輝縣。知縣事張克儉有備，賊乃聚衆于輝之百泉書院。三日，循楮邱而北，屯據林縣之山谿。元村、趙村、饒民揭竿相望而起。樊尚燧能以太常寺少卿元燧代之。有旨，元默同巡按劉令譽查前撫失事。三月，賊再入河內。十七日，左良玉逐賊于輝縣。賊從十八盤黃端口南下，奔河村。入修武清化。游擊趙效忠登屋避賊。賊執而戕之。陶希謙故備將，賊追急，馬驚落壘而死。左良玉救武安。二十日，襲賊于萬善驛。二十八日，大戰于柳樹口，再獲其首惡。賊乃西奔。四月十九日，馬鳳儀邀賊于臨洛關。二十六日，左良玉破賊于武安。獲賊將，囚之。追之復得。曹文詔與黎城之賊戰，涉縣之圍解。先是豫中有毛兵，有鄉兵，不過七千。賊犯草懷失數百，犯武安亦如之。犯濟懷失千人。至是再犯武安。三犯清化。效忠亦死。額兵折亡殆盡。左良玉一旅之師，勢成孤注，不得已而請鄂。鄂川兵，又以石砭土司馬鳳儀之兵益之。以六千人戍遵化也。久客思歸，再復登州。有功，詔獎其成勞。勉以便道殺賊。許功成之日還蜀。鳳儀從選永調防固關。登州平保兵還鎮龍固守。有人改以赴中州之急。禮給事中張鏡心有河南四路宿兵之議。遂命良玉、鳳儀當其三。豫撫盤頓毛兵當其一。然毛兵屢敗，不可以用也。賊破石甫發于孩兒村。鳳儀以孤軍在侯家庄被圍。孫宏讓楊芳等中人保不能救。石砭兵俱沒。五月，鄂玘擊賊于濟源之善陽山。射紫金檄磔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棄他部以去。十二日，賊十餘萬逼磁州。玘救之。賊攻彭城鎮不得入。鄂左二將會師于彭城。賊在湯淇，去衛輝十五里。十六日，二將勝之于清池柳莊。賊乃退入林安山中。川將楊遇春邀賊于大峯口。二十五日，賊至林縣。遇春先驅毛營丁守賢繼之。兩陽兵錢繼功殿。遇春中賊伏死。賊得其旗幟，誘守賢并殺。復攻繼功勿助。賊始輕鄂玘為不足憚。二十九日，曹文詔率五營兵，夜襲賊于偏店村。賊敗走。墜崖谷無算。鄂玘亦于胡谷村追及。偕良玉同逐賊沙河。賊自邯鄲南逸。六月初六日，賊圍湯陰。鄂玘被困于土樞窩。良玉救之始脫。豫撫以輝縣急，一日夜走二百里，穿賊中馳入城。揮諸將追賊。營是時賊負太行山為阻，皆苦所備者多。豫實單虛，不能并力。豫士大夫請以洪承疇移駐潼關，兼制晉豫二撫。與曹文詔、鄂玘、張應昌三鎮兵為便。上曰：勦賊撫鎮專責，別設總督，反滋諉卸。不如重兩撫事權。訓總以上奏請。奏遊以下軍法從事。俾節制三大帥。而責以三月必殄賊。有不及期者罪之。時潞王有疏告急，言衛輝城庫土惡，選護衛三百人助守。先後捐米七百石，銀三千兩，歲祿銀六千兩。益餉。又因故妃塚被發，以鳳瀾陵寢可虞，并勸上早行摘獲。毋輕視賊。上特命倪胤王樸為總兵，以京營兵六千行。監以太監楊應朝、盧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

百戰馬三百皆選騎可用。倪王以中官請竊符賞。賊方郎李繼貞爭之曰：倪胤敗歷邊疆，在京營六年，陟大帥尚未為過。王樸乃王威子，原無實歷副參之任。累次敘加，多從其父分功。推京營僅逾半載，以府衛出征，其難輕之。又求加總兵，恐無以厭人望。左良玉、李卑皆身經百戰，位次反出其下。恐聞而解體。宜量加左李二將以都督僉事署總兵，庶無相臨之分。有以安其心焉。上深領其言。命從之。于倪王，則中官以爲有成命，不欲奪也。七月，河北道袁楷追賊于濟源之南。擊走之。鄂左二將再破賊于官村。于沁河于清化。于萬善。左軍武安八德之捷，扼之于隘所，斬獲尤多。曹文詔又擊之懷慶之紫陵村。湯九州駐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要路。賊不得逞。八月六日，賊焚溫縣之西關。九月，湯左二將及京營軍，屢有新獲。十月，賊之奔晉者復返豫。京兵尾其後。湯左扼其前。湯兵勝之于青店石岡。京兵勝之于石坡牛尾。賊大困。十一月，官軍于武安之柳泉，于猛虎村，再破賊。賊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詭詞乞撫。道臣常道立信之。因太監楊進朝以請。會天寒河冰合。廿四日，賊從毛家寨策馬徑渡。是爲灑池縣之馬蹄窩。防河軍袁大權遇敵死。河北諸軍謬云：追之半渡，因冰解不及。自此三晉、畿南、懷慶、彰德、衛輝、三郡不受賊禍者十年。而遂有甲申之事。

舊史曰：子嘗觀靈寶許公邊鎮圖。稱嘉靖七年，延綏歲饑，軍民幾致禍亂。深谷宏治成化中，本色改折爲非策。蓋居延本瀛秦所開，河南地，漢唐用之，控帶荒微。宋設重鎮，專制夏人。土風粗犷，邊人不知作業。用之則爲我兵，棄之則爲我寇。自昔然矣。當崇禎元二之間，朝廷若豫憂秦地，俾主計者盡補三邊十年之餉。而出內帑數十萬金以收召募。延環慶之饑民，三年可成勁旅。即國家獲其死力，豈徒西陲無警已乎。胡爲棄此子遺，立視顛仆而莫救。彼皆河朔健兒，長大帶劍，豈能如嬰兒之絕哺乳。老羸之轉溝中。故王嘉允白挺作難，清水營木瓜圍，盡午景從。神一元振臂大呼，新安堡柳樹灣，合響應。其後兵擊不解。乃至竭天下之財，以填黑水之壑。而究無濟于事。中原幾無寧宇。惜乎用之有遲速，而治亂之形異也。楊鶴提關隴十道之兵，掃除兇醜。賊鳥驚獸駭，勢將自離。不以殄滅爲期，顧與劉廣生日事招撫。賊初嚴督撫者，神靈匍匐不敢仰視。今者厚賞賚，設飲食命坐，煦煦然與之言，虛傷其意。其懸者或疑此謾我也。稍點者笑以爲佳。且自笑爲良民窮餓時，持一升麥伏草間，小吏猝而答其背，非亡命走險，庸得若是乎。里語曰：不索何獲。吾儕小人，今日方知作賊之利也。卽鎮兵亦見而慕之。投所支月餉于地，詎曰：奈何不早爲賊。夫人心動之甚易，靜之甚難。若火方燎，不撲滅之，又蘊崇焉。于誰責乎。或曰：賊本荒裔，人飢寒乞活。以至于此，不撫忍盡誅之乎。是不然。洪督師先在榆中黨家溝，薛家崖招徠一十八寨。意未嘗不在撫也。西川鐵角城二役，散遣固已萬計。駢首幾及千人，豈不恨于殺已降。顧此曹從惡日久，怙亂反覆，納之則成其計，誅之則喪其膽。威信既立，接踵歸誠。未始堅彼執迷，寔足開其善意。此已然之效也。如鶴者，取空名告身數十道與賊，昭告大神以要盟。是真以張角爲大賢良，而交質于于蹠蹠也。夫蹠蹠可鳩，而苗

金便可濟。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賊勢已十倍于前。非三十萬石不可。主上以國用匱乏。慎惜金錢。遂下手詔。命嵩使所齎止此。如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李清練有識。其先幾料得失。歷歷若指掌。上召見。賞其有執。撫天津有效。尋倚為大司馬。時寇勢已不可為。李公亦大病。臨歿猶以國事為念云。

辛未二月。上召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于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曰。河曲之城。何以賊到輒破。喬林曰。賊未嘗攻。有饑民為內應。故失守。上問陝西參政劉應選。以近寇所在。應選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上曰。寇亦吾赤子也。不可純以勦為事。王左掛既降。何又殺之。應選曰。彼降仍掠。不得已而戮之。以示警。時上方勵精求治。于輯瑞時。逼諸地方得失。河曲之失守。左掛之詐降。皆有關安危。諸臣不能奏方略。答明問。終于勦撫不定。廷議混淆。負天子憂憫元元之意焉。

按臣李應期。有秦中流賊旋撫旋叛。疏上命確查。新按臣吳甦疏曰。延慶屢年缺餉。又連年旱荒。盜賊蜂起。東路則王嘉允。攻府谷。渡河入晉。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破柳樹洞。破安邊。破保安。一元死。其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督臣楊鶴以本年三月移鎮寧州。招撫一魁。安插寧塞者。四千有奇。尚有未盡餘黨。如郝臨。趙劉六等。眾不下數萬。督臣五月。初旬。繼離寧州。而保安餘賊已分掠環縣。真定之間。延安四載奇荒。遊軍倡亂。煽聚米綏清澗。各鄉村被掠。脅從甚眾。幾于無民。去年秋冬之間。諸盜如點燈子。整齊王。不沾泥之類。延山蔓野。莫可嚮邇。榆中州縣。既無可掠。遂流劫延南。延撫洪承疇。方收拏東西兩路。于延南力不能及。撫臣練國事。初任西安。屯卒單弱。不能制賊。三月間。掠宜川。維水。宜君。中部等縣。點燈子。眾號數萬。自山西過河而歸。據黃龍山一帶。聲勢甚熾。臣遵旨。調征延北士民。始有更生之望。惟西安北界韓城。白水。澄城。蒲城。郃陽。宜君。中部。數十州縣。最受荼毒。殺典史。千總。都司。中軍。運糧。委官。鄉村殘破者。數百計。男婦殺死者。數萬計。五月。總兵王承恩。榆林道臣張福臻。始統勤王兵五千餘。南下勦賊。屢戰捷。賊望風潛遁。乃督臣楊鶴。移鎮耀州。下令招安。諸頭目掠取已飽。有赴耀州求撫者。督臣給賞花紅。鼓樂迎導。造花名冊。予路費錢。待之殊厚。亦有臨陣抱旗乞降者。如滿天星等。榆林道臣張福臻。收入行伍。隨征者。亦不下數百。賊黨見大兵在南。遂北歸延川。安定。清澗。綏德。米脂。吳堡。葭州。故地。解散者一二。嘯聚者千百。鄉村打糧。士民有官賊之謠。點燈子。聚眾五六千。在清澗之解家溝。花牙寺。名為就撫。近復有渡河之報。慶陽。郝臨。趙劉六等。亦受道臣周自強之撫。餘黨披猖。于環合。今又攻陷中部矣。

上之命。吳甦賑濟也。延長見受賊圍。同知趙鶴宜。布德音。其圍立解。清澗有降賊黨。雄等四百。給散一如官軍。米脂從賊者十之七。聞賑還歸。收入里籍。凡三千人。安見賊之不可款附乎。楊鶴之于神一魁。給賞花紅。鼓樂迎導。案劄則予以官。求安插。則定其地。奉之惟恐不及。有潼關道胡其俊者。賊獨頭虎已出其境。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贖。又因其索酒脯。棗肉。傳致給之。當賊初起。輕朝廷。安之安坐不

擊。謂此吾省城賢主人。關中傳以為笑。余嘗疑其太甚。由今觀之。信乎其不虛矣。

吳興化憶曰。予在慶陽。曹文詔以其兵至。時文詔以兵事與制府齟齬。予問之。制府得士心。而不用將軍何也。文詔曰。洪制府為人。煦煦小仁。御士以詐。無雄略英斷。可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頗有才。而幕下將吏。不聞薦錄一人。此輩所以困于鹽車也。予問其所部。可當一面者。為誰。文詔以馮舉曹。變蛟六七人對。予許特疏奏薦。文詔感激涕泣。破賊慶陽。前後斬數千級。賊謀走平涼。竄鳳翔。由棧道奔漢中。窺蜀。予至鳳翔。文詔勦賊寶雞山中。累大捷。賊不敢入漢中。窺伺者。文詔功居多。予請之朝。加文詔都督同知。而馮舉曹。變蛟等皆重川。文詔每撥甲督師。輒告其下曰。當有以報吳使君也。夫洪制府倚文詔如左右手。而興化猶謂未盡其用。觀其慶陽軍中。從容杯酒之語。似胸中塊壘。塞豈遂以身許洪公哉。其後開關轉戰。洪公推置不待言。而文詔報之死。兩人相得。固非旁觀者所能測量。興化追憶其生平。酒後更言。後知僕射短長。有關駕馭。因以信古來奇材壯士。受知立事之難。而專征仗鉞者。當念將將之不易也。

秦人曰。崇禎元年。清澗有一書生孟長更。于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言長更在石油寺。若黃巢造兵書作反。長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眾作亂。因長夜點燈。逼迫至此。眾號為點燈子云。秦人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曰。賊之恣也。由喬應甲。撫秦。置劫盜不問。實釀其禍。當魏瑞修郡關中諸君子。追賊令亟應甲。狂易有心疾。咆哮闕怒。噬若瘕狗。顧于探丸。惡少。豐豐畜之何哉。夫盜賊小人。一氣所出。胡廷宴本闖黨也。其名在逆案中。曠能懷。適與兇暴者同害。人皆知思陵遭遇百六。而不知逆闖竊柄七年。于建牙大吏。遍置私人。其政事衝決。法令廢弛。足以蘊災而召禍。此可為太息者也。

鄒濬曰。懷宗皇帝英明勤儉。不可謂非令主。乃其受病。獨在慎惜金錢。大學云。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當賊之初起。不過數輩。飢民從之者無幾。若早聽李職方言。解散可待。乃爭之經年而始行。賊已滿山漫谷。此區區十萬金。猶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祇緣廟堂之上。以延綏視延綏。未嘗以全秦視延綏。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以故忠言不用。謂賊且暮可平。豈知渭涓不塞。漸成江河。後雖欲圖有圖之。而不可得者矣。甚矣。時之勿可失也。夫人主富有四海。內帑所積。除御用外。何非長物。猶記吾師李宮允。明善之言曰。先時發出一錢。可當兩錢之費。急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用。旨哉斯言。可為鑒戒。即如諸藩之陷。何莫不由乎此。楚府之亡也。獻忠見其庫中金百萬。笑曰。有如此貨財。而不設守。朱鬍子真庸兒。秦府之俘也。天寒冰結。不肯人給一綿衣。福府之醜也。惟謹錄鑰。壯坐視軍民疾首蹙額。而莫之救。蜀府之陷也。成都令吳繼善。請發帑金散朽粟。王不聽。而周邸之守。汴梁。捐金至一百二十萬。殺一賊者。予一元寶。以故人心成城。攻凡三次。圍至九月。卒不能下。

成收利鈍其效彰彰嗚呼只坐一慳遂成竹筍有國有天下莫不皆然御史姜思睿有疏云貪小利而成大害由今思之其言洵不謬矣

綏寇紀略卷二

車箱困

癸酉冬十一月山西河北賊乘冰渡河而南... 延于歸汝南陽光固信陽之間... 楚遠而弗戒以形則豫敵而楚逸也... 楚之憂賊在千里之外豫久而知警... 盤阻嗚呼賊因其嚮導循山間走直抵內鄉... 日破房縣破保康直走空虛無人之地... 又以賊之別股入棗陽...

將楊正芳二十四日大破賊... 鄧州事且日急賊以正月... 州在荆門西北... 薄密緝賊入其中首尾排連... 沙舖二十七日晚賊正芳... 沖道賊三十二級若川撫... 之勿追應關天險無一夫... 兒見奔走呼號以爲樂... 抽差走之賊入以爲樂... 聲甲寅又有聲賊以二月... 賊于巴州賊攻太平縣... 賴以濟賊知有備不敢攻... 推官張一鶴設守新按臣... 石擊去之當是時延撫陳... 據之秦寇以六年平定... 會楚豫告急以承時三... 撫代將尤儀尤儀以無... 鄧州之黃龍驛分其軍... 昌收總于五龍山... 三百人身被箭回均州... 近爲大賊老營連戰十... 七十康家坪... 級壁屋入江諸捷斬首... 乃在漢南... 餘漢南之在秦也東至... 于沔縣寧光略陽其地... 午谷抄入漢南... 甚近臣至沔州調兵分... 賊遂由陽平關過河奔... 臣以十二日過白水江...

州調兵防守。賊合兵入兩當。二十四日。破鳳縣。分爲二股。一向漢中。太守斷棧道。守雞頭關。賊不敢過。復取僻路由漢王山。犯城固洋縣。又一股由鳳縣。徑奔寶雞。漢陽。求撫臣陽許納降符。鎮臣以兵禦之。又曰。賊在平利。洵陽。者數萬。自四川。巴州。通江。入西鄉。者二三萬。前自棧道。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之間。此數股賊。集會于漢興。而旁突于商維。秦事大可憂也。官軍主客三千。不當賊之十一。三邊四鎮之餉。盡出于西鳳。漢興。臨城。賊情如此。餉何由辦。爲今之計。必將陝兵之在他省者。盡歸陝。而後可以救重地。必將陝餉之撥他省者。盡供陝。而後可以濟軍興。蓋承時居兵間久。決機沉審。知賊不可撫。亦不易勸。故持論若此。會以甘鎮有邊警。赴援啓行。而奇瑜見楚賊既盡。急引兵而西。輕賊不足平。有驕色。與安之界曰。車箱峽。賊李自成等。陷入其中。李自成者。米脂人。與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鄉。爲羣盜。迎祥在晉中。爲闖王。自成與之共事。至楚豫。始誘結李過。李牟。俞彬。白廣恩。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以願盼自雄。李過高傑等。善戰。顧君恩善謀。車箱峽。四山峻立。中亘四十里。居民從其顛。頽大石。擊賊。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既絕。春夏大雨。兩月。賊弓矢俱脫。馬乏。死者過半。君恩爲之謀曰。吾輩萬里遠掠。婦女輜重。何不置之。餌羣帥。處窮山絕坂之中。可文降而狡焉以逆也。因奇瑜左右奸弁。以爲請。奇瑜輕心。詭大成功。立就。特許八月約降。凡籍隸。悉上軍門者。三萬六千人。取其名爲渠首者。正法。餘勞遣歸農。以去。侈然自負。處分神速。兇徒數萬。一朝解散。天下自此無患矣。夫賊已弄兵潢池。朝廷宏恩。開設善路。亦必縛首惡。網甲械。俾角距落。而後設方略。驅靡之。令永無反。奇瑜不知兵。焉有虎狼之衆。不一大創。而又手稽伏者。賊一出棧道。放手殺掠。連破麟游等七縣。大賊數萬。自略陽來。與之合。尋分而爲二。一至長平。破涇陽。一。至郿。窺整屋。臨陂。平涼。在在旁午。奇瑜猶歸罪于寶雞。知縣李嘉彥之殺安官。而謂新附易搖。遂幸賊之一悔禍也。閏八月十九日。馳至鳳翔。親見賊騎充斥。悔爲所誤。方分兵守禦。而麾下參將賀人龍。救隴州。爲李自成所圍。賊先以八月初十日。破隴州。而大困。人龍亦米脂人。李自成令高傑。賂書約人龍。俱反。不報。使歸。先見傑。後過自成。比圍城兩月不拔。自成心疑。遣別部統兵往代。令傑歸老營守。自成一妻邢氏。材武多智。軍資。賊日支糧。糧盡。仗傑輒過。氏營分合符驗。傑貌。因與之私。恆恐自成覺之。謀歸降。未定也。承時尋從甘鎮還。聞人龍急。自平涼遣左光先等。率師出華亭救之。左光先兵以九月抵隴州。賊衆亦內離。遂解而去。其他賊以閏八月二十五日。圍靜寧州。二十九日。破隆德縣。固原道陸夢龍來援。兵敗死之。賊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及邠州。西南抵整屋。乘五十餘萬。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後先失守。奇瑜恨撫事大壞。疏糾秦撫練國事。阻撓。遂節度。以至於收。上震怒。逮國事下之理。簿問具得本末。而奇瑜亦落職。即訊矣。廷議推陝西左布政李喬爲秦撫。請撤邊兵二萬。措新餉二十五萬。命豫兵從漢華入。楚兵從商維入。蜀兵從漢興入。晉兵從韓蒲入。盡天下之力。輸之秦。合勦。承時曰。賊自入秦中。聚于鞏昌。關入漢南。有從秦州。河陽。諸城。以兩岸。逃商維。今秦中。尚有賊數千。掠于平涼。賊過分其軍爲三一。

欽定四庫全書

四三

向慶陽。一趨鄜陽。一出關赴河南。元獻子五月初。白汝州。移駐盧氏。左良玉。范正斗。兵駐在關。關前。賊難。其大隊。向在蜀。故五六月間。商維。李無事。至十月。終蜀。寇遂。漢中。趨鄜陽者二十萬。前哨犯鄜。津。而後隊未發。漢南。綿地八百餘里。鄜客兵盡行。所留不過二千餘人。鄜兵。毛石。往兵。合之。不過二千。在房竹。止六百。楚帥許成名。爲調撥入秦。楊正芳。綠救鄜。陣。正芳。陣亡。用。許。成。所統。軍卒。折亡。幾。盡。將。在。鄜。止。亦。以。賊。勢。驟。忽。蹂。均。光。踏。隨。漢。江。水。淺。策。馬。徑。渡。上。自。荆。門。下。及。黃。德。賊。向。日。所。不。至。者。無。不。隨。焉。自。七。年。春。被。賊。至。冬。一。股。從。鄜。州。林。關。入。一。股。從。光。化。入。子。其。河。南。之。賊。又。分。爲。三。從。商。東。抵。灑。池。者。爲。過。天。星。關。王。從。商。南。趨。河。汝。者。爲。老。獬。從。雒。南。上。津。踰。鄜。陽。徐。家。廟。抵。鄜。州。者。爲。橫。天。王。九。條。龍。共。七。十二。營。十一月。癸。巳。陷。陳。州。盧。寶。辛亥。陷。盧。氏。十二。月。初。三。日。左。良。玉。兵。至。峽。石。遇。賊。在。賊。陣。八。人。質。人。龍。是。月。于。中。庄。等。處。斬。八。百。三。十。一。級。○。十。二。月。二。日。于。萬。州。得。百。五。十。五。級。八。年。正。月。賊。自。盧。氏。拔。營。攻。鞏。縣。將。克。之。縣。官。及。紳。積。薪。於。門。舉。火。賊。懼。不。敢。入。東。圍。汜。水。知。縣。劉。通。與。邑。人。御。史。馮。好。善。嬰。城。守。內。外。殺。傷。相。當。會。日。暮。賊。發。礮。子。手。穴。城。城。陷。居。之。好。善。死。通。變。服。遁。免。明日。分。攻。鞏。陽。知。縣。楊。守。節。聞。汜。水。陷。先。棄。城。走。賊。斬。關。入。舉。人。張。治。載。馬。德。茂。率。家。丁。巷。戰。殺。賊。三。十。餘。人。賊。愈。衆。不。能。支。爲。所。害。賊。憤。僂。老。稚。無。道。移。兵。河。陰。入。其。郭。焚。之。不。克。與。汜。水。賊。合。開。左。良。玉。提。兵。來。援。移。屯。梅。山。漆。水。間。自。固。明日。賊。窺。鄜。州。知。州。趙。世。用。與。校。官。呂。福。炳。邑。紳。魏。尚。賢。等。設。守。賊。知。有。備。不。敢。犯。從。鄜。城。轉。而。東。攻。下。蔡。拔。之。圍。汝。寧。燒。其。郭。守。將。陳。治。邦。力。卻。之。別。賊。自。襄。陽。北。還。分。困。唐。縣。泌。陽。中。原。腹。心。千。里。之。地。北。至。大。河。南。連。楚。界。蔓。延。皆。賊。而。官。兵。之。在。中。州。者。南。陽。陳。永。福。新。淦。左。良。玉。汝。州。陳。治。邦。各。止。數。千。奉。詔。撫。鎮。分。地。責。成。成。坐。甲。自。保。不。能。夾。勦。賊。每。營。數。萬。更。番。迭。進。所。至。皆。因。糧。宿。飽。我。兵。寡。備。多。樵。薪。后。登。士。有。菜。色。又。賊。介。馬。俱。有。副。去。來。如。風。一。日。夜。踰。數。百。里。我。步。多。騎。少。走。不。遂。飛。重。趺。不。及。二。三。舍。事。勢。殫。屈。勝。賊。之。期。益。遠。矣。洪。承。疇。前。加。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移。駐。秦。豫。楚。適。中。之。地。指。使。諸。撫。鎮。辦。賊。其。延。緩。寧。夏。甘。肅。三。邊。兼。官。如。故。會。西。寧。兵。變。殺。州。官。遂。守。道。戕。其。孳。鎮。守。太。監。跳。身。免。其。下。硬。弓。把。牌。多。死。承。疇。復。赴。甘。肅。定。亂。而。寇。事。日。急。兵。科。都。給。事。常。自。裕。中。州。人。以。爲。前。所。調。兵。如。張。應。昌。曹。文。詔。起。自。成。籍。今。取。道。太。原。晉。撫。留。之。共。剪。高。加。討。雖。明。旨。不。許。然。未。能。時。至。而。秦。翼。明。川。卒。不。滿。三。千。人。不。足。破。賊。東。撫。朱。大典。新。除。兵。部。侍郎。宜。及。承。疇。未。出。關。先。令。馳。赴。中。原。調。關。寧。天。津。兵。一。萬。付。之。偕。督。臣。協。勦。章。下。所。司。議。未。定。賊。偵。知。合。七。十二。營。頭。目。老。獬。關。王。革。里。眼。左。金。王。曹。操。改。世。王。射。場。天。八。大。王。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會。聚。陽。議。逆。拒。官。軍。老。獬。欲。渡。河。北。人。皆。驚。張。獻。忠。以。爲。怯。而。晒。之。老。獬。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奮。臂。况。十。萬。衆。乎。今。吾。兵。且。十。倍。官。軍。雖。關。寧。鐵。騎。至。無。能。爲。也。計。唯。有。分。兵。各。隨。所。向。立。效。其。利。鈍。舉。聽。之。天。衆。皆。曰。善。乃。列。圍。而。定。之。革。左。南。當。楚。帥。橫。混。西。迎。秦。軍。曹。過。分。屯。梁。汜。間。探。中。牟。鄧。尉。以。開。歸。河。汝。之。兵。獻。關。專。事。東。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推。均。老。獬。獨。九。

欽定四庫全書

四四

條龍為游微。往來策應。恐西軍不敵。益以射場天。改世王。為橫混後繼。壬子。殺牛馬祭天。誓師。賜諸賊飲。部置已定。有亡自賊中來告狀。識者曰。嗚呼。賊亡命山谷間。個強且夕。未常見大敵。聞天子赫怒。擊校。徂征。意其當股栗。震壞瓦解耳。顧敢為桀逆。厚約結以旅拒。行中原之禍。將未艾乎。往者賊走。楚而豫。以為功。賊走秦而楚。以為功。乘賊奔逸之餘。從容尾擊。張虛捷。避文法。技止此耳。自賊再猖獗于秦。陸梁。狂狡。多方以誤我。即率師亦莫知所出。以楚事觀之。楚以鄖竹先中寇禍。烏林關既捷之後。甫釋甲。而賊之返自秦蜀者。日滋月長。若星若火。肆快。援師減半。比前事為尤棘。然猶足以遮捍園陵。摺柱于萬一。而象鼻竊以其暇。出一奇以擊賊。良由去年之賊。由豫入楚。而直達於鄖。今冬之賊。由鄖入楚。而所窺在豫。豫雖有左良玉。陳永福。陳治邦。喬國柱之兵。而賊之分為七十二營者。合之將二三十萬。蜂屯蟻結于伊嵩宛維之間。蓋七年以後之寇。不復避兵。名都廣郡。諸將所分駐者。賊偏為之走集。以肆其憑陵之害。若僻陋如鄖竹者。不足乎攻。嗟乎。此楚豫賊情。相去決月之間耳。前之鄖陽最危。而賊勢尚弱。今之鄖陽稍寬。而賊勢愈強。深淺之力不同。而持虛與攻堅之局異也。論者歸咎于陳奇瑜。奇瑜無駕馭之才。治兵不及承疇。遠甚。狃于鄖津之捷。以自用。即不撫而勦。終不足制勝。賊之在漢中。江阻其南。山峙其西北。在地利。剪撲誠便。官軍之至者十餘萬。皆驕蹇不肯用命。賊窺見其情。詭謀乞降。奇瑜為之傳檄止兵。俾諸將之養寇者。有辭以勿擊。賊自喜得行其計。氣且百倍。饑兵叛卒。盡起從之。歷年塢壁保聚之人。義勇奮迅。思一自效者。聞幕府申約束。禁格鬪。殺賊者償死。若有意縱之以度劉我民。同時解體。甚且憤而從賊。以此賊乘狂逞不可復制。書曰。若顛木之有由。葉傳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賊以顛木之葉。成燎原之火。縱敵患生。誰階之厲。奇瑜有焉。夫賊秦人也。其過河以入楚。豫勢必以秦為歸。承疇五載轉戰。威略已著。朝廷若念秦事為重。早付以邊兵新餉。如七年冬所定之數。而責以先期辦賊。語曰。韓盧之逐狡兔。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田父見而取之。賊之還自楚蜀。我兵雖困。賊亦疲。使承疇厚集其陣。以相待。此田父之功也。中樞策西陲無警。簡其實甲見糧。盡以奔中原之急。而置承疇于三邊。委奇瑜以五省兵柄。反出承疇上。故賊得出入險阻。無一矢折其西歸之氣。比決閑潰防。而後責承疇以收之。晚矣。澠池可守而不守。漢南可勦而不勦。形勢機宜。廟算盡失。徒聽奇瑜國事兩疏交馳。互相非毀。紛然于勦撫之功罪。不亦儻乎。難得而易失者時。一瞬而不全者計。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嗚呼。此亦謀國者之過也。

附記

興安之界曰車箱峽。賊李自成等陷入其中。居人從其顛。頽巨石擊賊。又投以炬火。賊多死。用石塞其大路。不得脫。賊行數萬金于諸將。以詐背陳奇瑜而免。賊至鳳翔西關。以督撫檄求入。守臣給以門不啟。繼而上三十六人。皆殺之。奇瑜勦治寶。知縣李嘉彥。并逮鄉紳孫鵬等。及士民五十餘人。下之。

獄。叛兵楊國棟乞撫未決。撫臣練國事設伏。鄂縣之夾水溝大敗之。賊黨斬國棟以降。練國事疏曰。榆林。甘肅。寧夏。天下勁兵處。大盜起于延綏。榆林兵力不足。調甘肅寧夏兵以成功。自寧夏喪師于靈川。甘肅喪師于涼州。防邊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馬止三千。為陳奇瑜帶之別省。今賊三面入秦。臣所將者。不過臨洮固原有限之兵。且素弱于三鎮。轉盼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少矣。又請室自理疏曰。賊從晉豫入商洛漢興。又從漢興入平涼西鳳。皆招安誤之也。若非臣力主動。有扶風之捷。則西安危矣。寶鷄諸生被逮。韓珽等曰。賊在漢中。江阻其南。山峙其北。西通棧道。東接鄖陽。官軍十餘萬。舉數年蔓延之寇。困入其中。賊以詭降得遁。一出棧道。即破鳳縣。殺唐三鎮鄉官辛思齊家。一百八十口。八百連雲。橫屍撐柱。四十村區。化為煨燼。八月十四日。突至益門鎮渭河南。連屯蟻結。烽火燭天。幸知縣率士民固守。督撫亦于閏八月十八日至縣。面加獎。賞以十金。未嘗有殺官剋餉之一言也。比過鳳翔。賊見連破七邑。撫局大壞。而欲歸獄于功臣勞士。以蓋其愆。此何以掩三秦百萬之口乎。

瑞王常浩奏。臣自就封。次年即有流賊之禍。賴文武諸臣。始臻平定。不意晉賊渡河。竄入漢興。本年正月十五日。知洵陽已破。逼近興安。隨破紫陽。平利。白河三縣矣。督臣洪承疇提兵遠赴。單騎布甲。出入萬山。分毫不擾民力。至漢月餘。因兵餉不足。臣助銀三千兩。又賞勞賑荒銀四千餘兩。此時撫臣練國事移兵商維。按臣范復粹馳赴漢中。賊始逃奔四川。近境稍靖。不謂鳳縣又報陷矣。後川中之賊。復入秦州。湖廣之賊。再入興安。六月間。遂自興安入西鄉。犯郡界。幸游擊唐通張疑設伏。不敢渡江而北。逼近漢城。目今東有洋縣之賊。督臣陳奇瑜見議招安。北有鳳縣之賊。盤據山谷。西有沔縣。寧羌。略陽。所在騷動。臣在萬分孤危之中。不能知其所終也。

綏寇紀略 卷三 五二

人。千戶孫升、田三、賈百、羅元、段田、得民王之麟、俱州人。故兵部尚書張鶴鳴，年八十五，賊倒垂諸樹，引滿射之，鶴鳴嚼齒大罵，有賊刺刃者三，曰：若復能坐，而鞭吾背耶！人始知其邊撫時有宿憾。州人白大同伏父屍哭被殺，鶴鳴弟副使鶴騰，年八十二，賊擄至，及同紳劉道遠、田之顯、李生白、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傑，皆遇害。進士韓獻策、父韓光祖，罵賊而死。生員死者七十七人，州人衛生、以二十六人而歸。韓廷策母武氏、妻李氏、推官鹿獻陽妻王氏、戶部主事李虛白、妻韓氏，以下河南巡按金光崑，以聞。上疑准撫報不至，越日而一鵬以正陽鎮初犯交境為言，未切也。准撫標兵及所調遣馬標路舉之兵共六千人，地與中州牙錯者數百里，卒皇急不及成備。十五日，天大霧，壽州之賊趨鳳陽，留守署正朱國相、千戶陳宏祖、陳其忠，以兵迎敵，死于陣。賊越紫金城而入，焚皇陵享殿，其明樓鐘簾存焉。龍興寺、高皇帝御書第一山也，亦皆燬。關高牆，放孽宗，燒公私廨舍，殺太守顏容、喧播之。推官萬文英之子以身子賊，匿其父以免。指揮陳永齡、千戶盛可學，等死者四十一人。班軍、高牆軍、操軍、新軍死者四千三十五人。給事中林正，失事焚燬三府公署，罪宗共二百六十五名，今存一百七十四名。西守公司府屬共燬五百九十四間。焚鼓樓、龍興寺六十七間，民房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殺官六員，失印二顆。武官失印二十顆，生員殺六百六十六名。被擄軍八百餘名，舉人蔣思賢、百戶趙國俊、妻杜氏、殉難。賊大書徵志為古元真龍皇帝，掠陵監所遺響手小閣十二人，縱酒奏伎，先期奏賈著市籍，或一二年相見呼爾汝雜飲，就其傍列孕婦，注嬰兒于架為嬉笑。三日，有賊張盼子者，至，揮其衆去。過紅心驛，焚之。再燕池河大柳，准撫所調馬標之兵不至，略舉屯濠梁，左次避賊。南兵部尚書呂維祺，職方郎陳洪謐，遣參將薛邦臣以兵壁全椒。趙世臣守浦口，賊走定遠，焚藕蕩，去全椒十八里，曰石牌橋，詣神祠卜所向，不吉，碎其像去。李自成西行，與曹過二賊合，返歸德、睢州，而獻忠、南超、廬州、裸婦人數千，皆城下，少愧沮，即縱以矛，盡銳仰攻，賊將梯其堞，以入。踞北城樓，歌呼飲，知府吳大樸，令壯士挾飛砲外擊，賊首與樓俱碎，城得全。攻巢縣破之。正月二十，縣知縣失印，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壘其溝以待，賊馬足陷巷戶，出長矛刺之，殺千人。抵廬江，士民具幣求免，陽許之。丙夜襲之，陷。二十四日，圍廬江，二十六日，夜兩大作，賊入城。明日，攻無為州破之。上初聞潁州失事，即虞創陵寢，亡何，河道總督劉榮嗣有急奏，後三日，一鵬振纓之疏始至。上遣官告天地社稷，哭于二祖列宗之廟，命駙馬都尉王昺、太康伯張國紀，行祭慰禮。兵部尚書張鳳翼戴罪視事，用兵部右侍郎朱大典為准撫，即其為東撫時標兵，命故總兵楊御蕃統之，馳赴廬鳳，修復陵園，改用太監王裕民為鎮守，下詔罪已，諭中外刷國恥，盡心殺賊。先是兵部以科臣常自裕告中州急也，議調西兵二萬五千，北兵一萬八千，南兵二萬一千，又調寧遠騎二千，以張外嘉及成帥尤世威領之。真定標兵五千，赴臨清等處策應。天津兵三千，以徐來朝領之。自臨清濟寧赴歸德，又徵白杆羅綱壩兵三千，譚大孝領之。自慶門赴豫南，北濟師共七萬，餉七十八萬六千，外留楚新餉十三萬，蜀新餉二萬，又發帑金二十萬，詔諸將以六月滅賊取軍狀，不及期者罪無赦。號大舉，會聞鳳陵之變，以南北兵俱未至。

綏寇紀略卷三

真寧恨

制鳳陽為中都，其嚴重視京兆。中都留守司轄八衛，一千戶所，有班軍、高牆軍、操軍，又護陵新軍後所，增設無慮六千人，護以一巡撫、一太監，巡撫督漕駐淮，兼護泗陵太監，即其地為鎮守，當賊之再入楚豫也。楚按臣余應桂預策賊必闖入淮陽，宜及未然為之備。南兵部尚書呂維祺為奏申飭江防，尤以鳳陵軍外為憂。天子下其議，大司馬張鳳翼無他規略，惟請勅鳳撫、東撫、操江，嚴備要害而已。淮撫者楚人楊一鵬，病且眩，聞臣王應熊以主司故常優假之，引疾不許。巡按御史吳振纓、烏程相同里，厚善此兩人，未為憂公稱職。太監楊澤慮而不忘，以割剝其軍民，有衛指揮侯定國者，估澤勢而恣。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叛兵殺定國于西關，投書道上曰：將以明年上元勾賊，在事慢弗省。八年初七日，汝寧賊攻潁州，其支賊以初八日，由固始夜薄霍邱。三日，霍邱潰，殺道邱邑紳田既庭，賊廷對。初十日，焚壽州之正陽鎮，十一日破潁州。屠之。尹步繁、趙士寬、往府鄉官張鳴、教習周逢泰等，于初七日獲奸細，供賊定于十一日城下。知州事尹步繁、手刃賊，通判趙士寬巷戰，皆被創，投水闔門死。步繁被創落水而死，弟廷玉、廷共城陷，被金營募死。士力亦死。穎有衛尺籍隸河南，自指揮同知李從師、王廷俊等，城守死者七于河雲，在氏先給二女，隨自縊死。

綏寇紀略 卷三

五一

綏寇紀略 卷三

五三

文詔、艾萬年並敗關。文詔尤為賊所憚。關外豫楚諸官軍聞之。皆為奪氣。六月。中。陝。西。鎮。安。縣。略。七。月。夫賊本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愁怨雖久。猶可洗滌。兇穢。復為良民。一旦盜長陵。壞土。則滔天之罪。勢不能以自還矣。中外文武大臣。受國厚恩。觀望懷寇。致使流毒。上及山陵。據法應死。豈獨楊一鵬已哉。主上自以得罪祖宗。素服避殿。三日。大臨。冀以發天下同仇之氣。而諸將擁婦女。掠寶玉。與賊交關。為奸利者。日甚。共盡心王室。折衝厭難。止一承時耳。朝廷恤其勞苦。寬其御。尚恐不足以立事。乃使之左支右詭。前顛後踣。介馬馳秦楚。豫之郊。而責以六月為軍期。此雖四境之內。州郡討捕者。尚恐不足以殄滅。而欲使之負地數千里。禽獲四五十萬之強寇。誰任密勿。乘國成。不為主上分別言之也。授鉞專征。便宜奏請。付託非不甚隆。然國家將驕卒玩。軍政不修。于今百年。即祖陵失事。而武臣無一人就戮者。無以厲其餘矣。督師所能斬斷者。僅自偏裨以下。諸大帥盡高班。相與為等。其受節度。亦空文。若遂以賜劍。齊之。將環視而起。誰復與共事乎。地云五省。不過一秦。衆云七萬。不過一旅。左良玉陳永福之在楚豫者。不能效鞭箠使也。孫顯祖左光先在秦而有分地者。不得屬藥。其名為戲下。如賀人龍乃前督之敗將。張全昌為將來之降賊。不足以授指蹤。腹心牙爪。曹文詔、艾萬年、劉成功三人而已。文詔六載。西濠大捷。論功當封。願以他事得罪。晉撫吳姓從戎。籍薦起。感激自奮。隨州之邀。商維之窮。身不解甲者兩月。其勤至矣。承時之功。皆文詔為之也。一朝敗沒。并艾萬年而失之。宜督師仰天慟哭。知士氣之阻傷。而天討之稽誅也已。鄧垸食將也。亡吾一軍。曹文詔大將也。死于百戰。君子于八年討賊之專。書曰。樊城兵變。鄧垸為其所殺。潰貨也。王師敗績於真寧。頭鎮。總兵曹文詔死之。勤事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擗甲執兵。罔即死也。其兩人之謂夫。

附紀

太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鳳陽祖陵也。于乙亥九月初十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為奉文。綬戲下。將官吳尙文等二千人。自晝陳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從。衆兵毀棄。欽頌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兵垣糾之曰。太康懿親。鳳陵欽造。香帛法物。此而可劫。又何者不可劫。彼乎。且其所立之關。為何關。百兩之例。為何例。兵橫至此。而欲以立軍紀。戡亂萌。不可得也。楊一鵬為成都推官。登峨嵋山。有狂僧踞佛坐。睨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歸。哭數日夜。吾撫其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臨別。囑曰。我鳳陽人。三十年後。見汝于淮上。楊之為淮督也。得賊信。治文書。而野僧薄暮。擊軍門鼓。稱峨嵋萬世尊。致書。楊遲以詰朝。請見。僧大詫曰。過今夕不及救矣。質明索之。不知所在。發函得七言詩四首。其一勸早遁。二三四首。則西市語也。楊臨死。合掌稱好。師傳。後兩詩不傳。疑為國亡讖云。

鄧垸要告。而躬提健卒數百。往來襄宛光均之間。幸寇復入秦。鄧垸得以無恙。今寇奔商州。鎮安山陽。有復犯豫楚之勢。夫賊在西鳳平固。可由棧道。微階以入漢商。賊在南。鎮山。可由內。漸鄧。津以入襄。宛。臣甚憂之。先經督臣洪承疇調度。張應昌由宛。鄧。尤。復。文。由。德。黃。馬。步。兵。二。千。六。百。人。從。鄧。西。上。津。山路。出。洵。陽。以。越。興。安。又。以。楚。鎮。許。成。名。軍。兵。三。千。六。百。人。取。道。保。康。房。縣。抵。竹。溪。為。之。後。勁。至。光。化。黨。子。口。苦。無。兵。扼。防。而。總。兵。秦。翼。明。領。川。兵。二。千。于。五。月。十。一。日。續。奉。秦。督。臣。調。到。最。為。得。力。總。兵。鄧。垸。遇。害。其。標。下。副。將。賈。一。選。周。繼。先。報。現。存。馬。步。兵。二。千。六。百。五。十。二。人。未。動。五。月。十。六。日。調。至。鄧。中。臣。為。申。嚴。軍。律。發。往。豐。陽。關。關。防。守。夫。秦。督。汝。州。定。分。兵。之。議。實。望。一。時。文。武。大。吏。倡。予。和。汝。共。襄。成。算。以。予。觀。之。惟。鄧。撫。奉。指。麾。于。千。里。之。外。若。左。右。手。且。盛。稱。督。臣。深。籌。確。畫。洞。中。機。宜。為。不。可。及。兩。人。才。智。相。侔。忠。猷。契。合。于。此。一。疏。見。之。矣。既。而。戮。力。中。原。同。心。推。讓。有。古。皇。甫。嵩。朱。雋。之。風。惜。乎。其。功。之。弗。成。也。

楚撫唐順有治臣增兵之請。以鄧兵衛鄧。而撤楚兵防楚。樞臣以寇在門庭。非議增之時。請再調軍兵二千。施客兵二千。以援之。兵科給事史可鏡疏曰。賊之入楚者。兵敵之也。兵雖多調。無裨于楚。如鄧垸曹文詔張全昌。非自北而南者乎。川將如張令之援路陽。侯良柱之援漢中。從洪承疇舍兵變而來。辦賊。非自西北而東南者乎。總之。兵在後。賊在前。未有不以楚為擊者也。楚曉將楊正芳殞矣。楚南不屯重兵。賊走荆襄。承德。何以當之。今惟調川東兵數千。取道巫陽。彝陵。逕達荆南。而臣鄉軍兵。人咸習戰。不妨多調數千。由辰長而趨荆門。楚事庶可無恐耳。時按臣余應桂已調茅岡隘兵五百。澧州練兵三百。而唐順發撫標兵千二百人。趨鄧光。襄可為有備。賊以十二月初四日犯上津。初五日犯鄧。三日官軍擊退。西津被圍。七晝夜方去。又自嵩縣均州來者。犯內鄉。唐縣。棗陽。楚事可為甚棘。應桂之疏曰。臣觀流寇此來。似不專為楚而為豫。髮不獨在豫也。豫兵勢已重。賊必徑突。慮鳳以窺江淮。未踰月而其言大驗。八年正月。應桂之疏又云。賊入豫中。自南陽以至汝寧者十之七八。在楚者十之二三。豫之視楚。尤急矣。撫臣兵一萬二千。而鄧兵不與。襄樊有道將所練鄉兵。可保無虞。德之應隨。賊尙蔓延。亦由將吏懼怯。鎮臣許成名。自房竹移黨子口。由光化移樊城。步步向內。並未見賊。觀此。奏似乎楚境稍寧。諸將宜各用命。不欲為張皇孔急。以調兵糜餉。若應桂者。所謂奏報以實者也。秦按臣傅永淳之糾秦撫李喬曰。賊之歸秦也。遇霖雨。崎嶇萬山絕谷中。至藍田之七盤坡。撫臣邀其。執而擊之。可殲盡。乃乘夜潛歸。軍心大懈。賊氣愈驕。皆此一縱階之厲也。有旨落職議罪。夫七盤坡古之武關。朱陽古之函谷。皆一人設守。萬騎莫攻。昔人所謂天險。今賊入則由武關。秦兵不能擊。出則由函谷。豫兵不能禦。地利將安所恃乎。可為三嘆。

日便道西還。兩年之間。自河北以達漢南。不遺奔命。積功而驤。長征則怨。既驤且怨。能無亂乎。七年七月。其下為中軍校尉所辱。一營盡甲。焚柵而噪。手刃三人。給餉二千二百金。乃定。玘亦上書自言。臣以六千人出塞門。今無存者。僅千有二百。如必欲臣留者。請發馬步兵各二千。馬五百匹。以成一旅。信陵君之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遂救邯鄲存趙。夫征伐大事。未有不順人心者也。今以西土之人。掌北門之管。瓜期不代。馬革無歸。生者裹瘡痍。死者背原野。巴人寶女。望祭征夫于萬里之外。奈何不早為之所乎。玘之暴橫。刺軍。樊城之變。升屋騎危。順于陸。為衆所熱。傳曰。不戢自焚。宜其及已。夫叟兵天性難制。而況所來絕遠。采薇之詩不云乎。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古者加念征夫。行役之人。勤而莫恤。坐令客軍內潰。主帥受戕。誰之過與。誦河上翔翔之章。不能不致恨于圻父也。

或曰。曹文詔戰將。非大將也。大將居中樞。持重不動。文詔百戰百勝。一敗而覆。此輕敵之過乎。予曰。不然。古者置大帥。背後有節。可以殺人。麾下積黃金。恣其出入。其行師有前茅。有左右翼。帳下設長弓勁弩。為之衛。故可坐制勝。先朝承平。右文武臣資地積輕。世習如尤世祿。杜文煥。親信健兒。皆祖父私財。簞養而倪寵。王樸之在京營。士馬皆選。又倚藉中官。未嘗深入。赴利。其他拔足行伍之中。致身大將。無斬斷以為之威。無金錢以為之用。遇有敵則挺手鬪。或不幸則死之耳。曷足怪乎。或曰。左良玉與文詔俱起者也。左累敗復振。卒致封侯。何與。予曰。良玉擁兵觀望。又縱其下大掠。以充軍資。招徠降衆。張形勢以成賊。屢要朝廷。濫得賞。此豈文詔所欲同者耶。自其隸馬世龍麾下。為軍鋒。入秦。收王嘉允。殲點燈子。西濠銅川橋一戰。手所摧破者數萬。花園寺疾馳中伏。瀕于死者幾矣。不知所為。迨過河。數十戰。功高賞薄。遭譴滿載。朝受命夕辦。嚴追賊于隨州。商州。累晝夜不解甲。不知所為。怨望也。生平惟定邊有譁兵之變。潰去二百人。撫之即定。部將如馮舉。張天祿。賈呈芳。趙國佐等。推腹心共功名。常稱其師行有紀。所過秋毫無犯。自廣恩之降也。文詔令變蛟共游處。廣恩見制府。不肯解所佩刀。制府疑欲殺之。文詔曰。殺廣恩。賊心益危。且廣恩才可。願以身保之。其收攬。豈出良玉下哉。朝廷不付以重兵。多其賜予。取平賊將軍印佩之。願謂起自徒中。立責後效。制府分兵守險。挈瓶口而塞之。醜徒致疾于我。文詔憤王誅之不加。痛同事之摧敗。猛氣盈涌。遂以其屬馳賊軍而死。夫李廣北平。公孫為泣。賈復傷創。光武大驚。國家之于曹將軍。非徒不能加之膝也。又從而摧抑之。迫促之。身歿之後。下詔褒忠。倦倦于金嶺川之一捷。雖復周處墳高。齊雲廟食。于國事奚補之。曹變蛟收散卒復家仇。孫策之遺領父兵。灌夫之直走吳壁。忠勇慷慨。有叔父之風。文詔有弟曰文耀。同收河山。陣殞忻州。變蛟松山不食而死。一門沒于王事。君子聞鼓鼙而思將帥。若曹氏者。可弗書乎。

勦之。常勦賊太行山中。豫帥良玉蜀帥玘皆會。蜀兵大敗。文詔從山而下。斬級無算。時豫按在懷慶。相見。文詔尙未解甲。恨其功為所抑。語不合。而叱之。由是朝內操文詔短長。猶以功大。僅調鎮大同。而以勦賊付秦帥李卑。賊得息肩。勢復橫。自文詔真寧陣亡。變蛟能繼其功。由秦而蜀。由蜀而漢。中商州寶雞。無處不戰。無處不捷。至潼關原之捷。而賊幾盡。及移辦東事。而賊之餘燼一合而燎原。豈非天哉。雖時勢使然。當國者亦闕于計矣。

綏寇紀略卷四

朱陽潰

崇禎八年秋七月初五日。告敗疾置。聞時慶陽之寇。乘勝傳烽下火。照西安城中。臨鞏平涼諸賊。又十四五萬。我師如左。光先張應昌等。皆遠在漢中。檄徵未集。曹變蛟與文詔散卒。鳩他將見兵。隸賊下者幾二千餘人。不復能軍。承時張疑設伏。力遮涇陽三原之衝。埋根決戰。賊見督師之不可動也。乃由耀州走朝邑。渡渭入華。謀突潼關。承時以十五日次華州。賊復由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郃陽。而全營混世王等聲向渭城。承時晝夜馳于十七日入西安。漢中諸將之兵亦至。到涇陽。能赴省城合助。議衆擊。賊奄至西安東偏。我兵疲未出。詰朝恐賊之東逸也。先令張全昌曹變蛟。偃道走渭華格其前。承時親至紅鄉溝。遇賊游擊李效祖。行永鎮。力戰賊始卻登山。陰規越關而下。承時從藍田取山路。出其背。二十三日賊覺。遁商維山中。承時又命張全昌趙光遠提兵三千。截潼關大峪口。遊奕及國鄉靈寶界。其耀州之賊。已破澄城。澄城知縣毛坤。初任公。圍郃陽不下。承時還師救之。始解去。趙平。郃州。承時留勦澄城克醜。兼顧商維。欲追擊。無兵可分。上書言狀。朝廷加曹變蛟副總兵。示激勸。厲軍鋒。而令延綏總兵王承恩。以五千入受號令。益甘寧兵五千。鎮寧二千。收回蜀兵九千。蒐卒乘。補士伍。以會督師之乏絕。軍勢幾于復振。

然委任陳永福亦其知人之力中樞以為黨人異已于必謙奏請將吏功狀多被殺退而又與羊皮灘縱賊南渡之罪撫同致其罪即州吏將安所勸焉方事之殷獨承時象昇可倚承時入載馳驅疾呼將伯始得象昇之助冀左提右掣相與戮力成功象昇一歲中初分全楚繼受專征將士盡調習而又移之于雲中九原南北東西不遑奔命是猶顏闔和東野子之御馬足已飽而鞭管不止求其無破轅而折軸不可得也詩曰終其永懷又奈陰雨其車既載乃乘爾輔載輸爾載毋乃類是乎嗟乎當寇患交切國家猶急任人哉

附紀

盧象昇疏云州縣庫藏如洗折色萬難措處本色顆粒無遺勦兵所至率多閉門堅守惟以身聽參擊臣以功令責之則曰餉銀原無款項從何設處凡勦寇用兵之地即兵荒應免之地偶有一二完邑所輸無幾不足以供防兵況勦兵乎賊行甚速且無定向窮兵力以追之尙虞不及今支領芻即使隨手立辦定稽半日之程稍遲一日再遲二日斷無及賊之理矣據臺省動以尼擊責臣等持論非不甚善但均一勦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扼之始無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無扼者止顧一追即有縮地之法遠出其前而賊巧于避兵轉身他向仍然尾賊也即欲不尾不可得也嗟乎廷臣多不知兵好為大言以訶責在事即此尼擊一語亦無章滿公車秦督充耳置之盧公柱頰與辨趙充國云兵者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惜為主上別白言之盧公意在國非為身也不則潯州之捷方聞何不侈言威靈而反陳尾擊之非過大臣告主夫豈不以其寔哉

盧象昇薦侯宏文疏曰原任高平知縣侯宏文以守制道阻僑寓襄陽見臣叱馭即馳遂投袂而起散私財以募死士介馬從征臣欲昌言其功彼輒長揖告去臣比叨總理宏文大義規勉意氣凜然因言及中原步兵不能追賊臣思得演說之人用之宏文願以孤身奔走萬里為臣奉檄往募有臣如此敢不聞于主上乎上從其請命為監紀已而盧公移任宜雲宏文率所募兵重圍至楚為後事者所陷以騷擾上聞有旨即訊公不勝憤懣上書曰宏文破家為主捐軀殺賊身雖法網臣竊痛焉臣初聞弘文隨問即遣書責之其報臣初不及已事惟以演兵募為緩輯兼乏餉為虞身雖對簿義切封疆懷忠報國之氣可憐從而抑沒之乎今羣臣欲以誤用宏文罪臣推其意且有故激演兵之變以甚宏文罪者總之臣不請宏文為監紀必不至此此臣誤宏文宏文不誤臣也盧公名知人幕府初開宏文為首且蹤跡奇引救切非苟然者未幾督師死王事宏文于十四年論戍予痛夫誰夫沮抑異才不用又重督師之能得士于闕外也故表而出之

綏寇紀略卷五

黑水擒

當盧象昇之移宣雲也其與洪承疇同殺賊者又得孫傳庭云傳庭代州振武衛人長身七尺二寸魁塞沉毅多大略秦撫甘學閔駭不解事賊至不遣兵手記下都虞侯縛治左右給以親往則緩服盛與從逐之薄暮宿一堡聞人馬聲其下將棄之去前驅傳曰督師來相見愕眙告以賊難扼輒怖急還走營城門以領錢謹錄鎗杜不敢張目視賊秦士大夫譁于朝九年三月能學閔推用傳庭往傳庭洩秦嚴徵發期會一用軍興法秦人愛之不如承疇然其才自足辦賊傳庭必謀與人書云秦撫孫自谷初入關即發之九月二十八日擄兵三千入山勦寇全軍覆沒此必謀差官王督在彼所親見此二事必有所據以備考○秦撫有標兵三千向從勦寇傳庭在事親出屯謀銀十四萬兩以充其費故十年後秦標兵十萬兩養兵以護陝西所請實心在事之人也閔王高迎祥已陷漢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出將關西安傳庭以七月二十日戰于懸崖之黑水峪當陣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偽總管劉晉三人檻車膠致京師傳之於市王招降賊數十萬而與傳庭相提其論蓋秦撫推心置腹賊中能教其用不比他撫云初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稱賊渠九十八閔王為最強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賊比宜令天下之力懸重購必得其首第獲閔餘賊不足平傳庭悉國威靈俘以獻餘黨復推其弟迎恩為長後

謂之無糧。秦督撫威名夙著。有方面之勳。史可法崎嶇危難。空拳冒刃。余應桂捐金養士。功在獻陵。不可謂之無才。嗣昌山邊召見。一月之間。以知兵領天下。他大僚拱手充位。不敢復言。誠于此時開誠心。布長算。求主上寬假。擢策相天下形勢之地。設十數大鎮。招募流移。訓練士馬。以圖十年之耕戰。即賊何患不平。乃嗣昌計不出此。持論附會。苟且倖成。馬服君料其子括之必敗也。曰兵危事也。而括易言之。夫易言不可。況詐言之者乎。秦穆公悔敗。深戒載善。諷言。又反覆于姻婭有技之一個臣。以爲子孫黎民之殆。君子重首禍。毋端以此責嗣昌也。

附記

工科劉曰俊疏曰。招安之失策。乃回原籍三字誤之。鄉里之人。見賊非畏。而不敢與居。則差而不與。伍在彼亦面目難施。輒悔而中敗。臣在里中。親見蝎子塊面。訊諸賊情狀。開口便以難回原籍爲辭。惟願在軍前立功。又見鑽天鶴住居臣邑西關。極爲安妥。且屢資其力。以保不虞。由前規後。信狡賊非戰與守所可辦也。必另設一法。以賊攻賊。以賊招賊。推誠感格。收拾解散之爲便。曰俊秦人。其談賊情頗實。後張獻忠住穀城。羅汝才居房竹。不回原籍。曰俊實先發之。終不若劉國能之立功軍前也。爾朱榮之擒葛榮。赦其脅從。隨宜安插。百萬之衆。一朝而散。何嘗不回原籍。所恃戰勝之氣。有以致之耳。熊文燦無專征才。以致于敗。豈招安誤之哉。

黃子威曰。孝威以丁丑九月。賊兵天明突至。攻甚急。至午刻已將陷。有喻勇士者。從衆後奔而登城。賊已露及焚。噲持一磚擊先登一賊。與之俱墜。而賊退。餘賊退而城全。後七年至癸未正月。而後破孝威。所以得偷安七年。皆喻勇士力也。

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遠上言。皇上于撫臣則用懲創一法。于鎮臣則用優遇一法。所少者分別之一法耳。如撫臣竝失事也。有怯縮不前。有抗擅自命。有兵食充而才力不及。有才力濟而兵食艱難。有在事而料事無聞。有初任而綱繆不及。有將士用命。而調度失宜。有布置已周。而左右違指。此可概以嚴譴置之乎。武臣竝專閫也。有紀律頗嚴。有淫掠無忌。有爭先赴敵。有觀望逗留。有養士費財。有廢創軍賜。有計功索賞。有虛級僞張。此可概以寬假容之乎。聖諭以諸臣中未始無才力。乃寧甘褻革而不宥。做不敢做爲恨。臣思其故。其不宥做者。則以做亦罪也。其不敢做者。則以不做之罪猶輕。而做之罪更重也。皇上宜與諸臣更始。寬文法。厚責成。反覆于功罪之間。必求其分別。既已分別而不概收。亦分別而不概棄。則人心勸。事功立。疏開奉嚴旨令回話。開遠再奏疏云。臣聞帝王膺膺天下。止有賞罰。然無分別之賞。實不足勸。無分別之罰。則不足懲。臣不敢漫引。姑舉事關辦寇者。即秦晉本無賊。而致有賊。本可撲滅之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晏。劉廣生。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極輕。如練國事。元暉承其極做。掣肘之登。空拳之擲。雖無救燎原。其勤勞

可錄。何以處分較前更重。臣歷數近日皇上爲辦寇而誅督臣。逮督臣。逮督臣者二。按臣亦與竝論。而并逮矣。道府州縣則不可勝計。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不特帥臣。即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臣任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陳之。按臣會同。當衝撫去。力障寇鋒。捐贖八千金。濟師。料理防河。苦心拮据。值元嘯。任。單懷方叱。取歸汝。未嘗纖毫失事。竟從逮配。將來無所敢做。之按臣矣。道臣視萬齡。在河北經營兵食。疑食俱廢。疽發于背。猶履戎行。而致削籍。將來無所敢做。之司道矣。宜陽令史宏謨。寇從澠池突至。偵備有素。孤城得全。則今歲六安州之守。本官之力。獨多。士民之公。揭。科。臣入之。敘。疏。坐令褫革。將來無所敢做之州縣矣。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捐貲募士。夙夜登壇。其子鼎延代父乞恩。皇上即慎重名器。何至并其子之官而奪之。將來無所敢做之鄉紳矣。臣伏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皇上所謂確核者。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核糾舉。有按臣也。皇上試思下之銓部。即議降議罰議革。有執奏曰。此不當以考功之法論者乎。下之法司。即議杖議配議遣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司寇之法繩者乎。至稽查糾劾。在按臣不過舉失事奏聞。有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算。及前後著數。一一分晰。爲皇上告之者乎。非諸臣之不宥爲分別也。知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諸臣之罪。故不若不分別之爲愈也。開遠臨川人。若士子。有異才。兩疏最爲愷切。既上。上怒。錦衣逮治。後釋爲安潯備兵。

陳益吾與楊翠屏書云。浙川爲西南盡境。豫鄂秦三省咽喉也。必謹實以兩營。以其地非客兵所能久住。兩營僅三千有奇。又以宛中大校。將吏俱病。賊乘虛以九營精騎奄至。平昔所忌。惟陳永福。必欲取之。永福與督陣。參將江福。以二千之衆。屢戰八晝夜。又值大雨。兵士皆立深淖中。火藥弓箭皆溼。撤兵還漸少休。伺隙夜搗其營。賊狼狽入深山。憤而并內鄉之賊。數道並進。欲掩縣治。永福先與錢繼功江福入山。分路伏隘。奮銳攻之。遂報二十六日之捷。其勞亦可錄矣。必謙獎勵。永福江福二弁。而優賞新降立功李虎李潮二賊。以風示賊衆。買運火藥鉛子。火鎗弓箭。連夜給發。以濟浙軍之用。此時理臺亦可抵浙。必更有一番鼓舞妙用矣。夫寇之入漢中也。緣督臺以寧夏之變。遠赴西陲。得報遲而應者稍緩。兵發而賊已入險。遂不及禦。比督臺飛書請兵。必謙亟與理臺議。發祖克重鎮入關協助。蓋一以應秦中之急。一以省豫中之餉也。祖兵前在郡中。歸思已自搖搖。入秦非其志也。理臺爲之疏。彼將領戰功。而兵卒亦稍有捍綱。理臺欲有所施行。且適聞三原遼兵之變。聚謀洶洶。幾致不測。理行後。必謙多方告誡。始得成行。而延賊關將過天星等數萬。突至朝邑。逼近潼關。以渭河水深不得過。而秦兵左右。關之。遂登黃鹿山。今祖李身西入。甚爲合宜。左良玉并管三營兵馬。衆共七千有奇。而驕惰玩愒。理臺汰去十之三。以羅借替李三才。孔道與替趙柱。各管一營。令孔道與駐靈寶。以備維西。左羅駐宜永。以備維東。而祖大樂營兵分駐維汝就餉。并備內漸。迨出崑崙之賊。此宛維賊情兵勢之大概也。然豫

中事有大可憂者三。其一為舞陽葉縣州土寇，舞賊楊四，并糾西遂羣賊，四出焚掠。此時亟宜一大創之，欲用客兵，則驕不聽，使且舞裕苦無供億，而主兵盡堵浙川，餘俱寥寥不能辦賊。此可憂者一也。因糧輸餉，與內庫折色，本省僅得三萬有奇，部咨以抵透用新餉，尚且不敷，其省直捐輸，奉旨盡解，理軍前，與必謙分毫無涉，而九年新餉，奉旨不許那用，遠者重處，大兵雲屯，惟宛本折日費千金，各屬庫空如洗，以思歸之士，借缺餉之名，一朝決裂，為禍甚大。此可憂者二也。祖大樂祖寬兩營兵將，雖為民間所苦，亦為賊中所畏，然其勢必不能久留，王周二營已再噪矣。李重鎮既非將材，兵亦難取，其隨祖兵求歸，情勢必然，則今冬實實兩營中堵剿之兵，除主兵外，只此左羅孔三營耳。左弁積為賊所輕，其兵亦引賊之媒也。羅孔新入營，尚未整頓，倘秦郎大寇潰決而來，何以禦之。此可憂者三也。又與王總理督錄書云：豫人與某望公，如望歲矣。此時宛雖俱有寇，而羅嵩開勢輕，左良玉得小捷，而羅嵩亦在新運間，可以無虞。宛賊初有老獬，整齊王混十萬，張四、賀雙泉等大小七營，惟張四一股為土賊，賊之幾盡，而老獬等以其親督諸將，東西夾勦，連摧之于神靈、唐河、大石橋、後坡，敗奔入浙川。大小老獬、獬齊王等六營，糾漢中新到西營八大王、渡江、合勢，突走鄧唐人楚，必謙發陳永福、孔道與、江、標等追襲之，東陽城下，城將破矣。救至獲全。其時左羅尚在內鄉，支抵混十萬與漢中新到蛤蚧、黑、蝎子于大山，亦薄斬獲，而羅嵩告警，故亟遣歸搜勦。左羅去而混十萬等又猝從深山迤出，過馬口山下鎮平，必謙亟遣陳永福等往鎮平以禦之。永福以功不得陞，內懷快快，故獨樹後坡東陽之戰，不肖盡力，止推孔道與當先，其兵向來頗有紀律，比來沿途甚擾，有白秋拾集之事，比從南陽發往鎮平，以前二事語之，跋扈自如。一抵鎮平，高坐關廟，縱兵肆掠，既不入山，又不發糧，混十萬馳駭攻西關，孔道與竭力堵禦，陳江二營不出應接，孔弁因此需傷頗重。初時永福與錢繼功以二千孤旅，與老獬混、十萬等大小七營鏖戰，月餘而三捷者，將氣銳也。今賊已去大半，又增孔弁一營，意氣稍阻，不肖一矢相加遺矣。左鎮以五六月間，整頓兵馬，大有氣色，故混十萬稍忌懼之。羅嵩亦戰將也，而羅漢白河兩捷，頗有殺良之議，然其材未可輕棄。逆寇雖有數十股，其中兵精權譎者，惟關賊翁臺、宜聚天下兵馬，嵩勦關王一股，關賊則羣寇喪膽，自可次第削平耳。此時嵩已為其汝南土寇楊四郭三海最橫，楊四所倚為腹心爪牙者，劉恩恩之驍悍，倍于楊四，而楊四弟楊五楊六，頗與恩恩為讎。大梁巡道中軍尹先民赴郟，必謙語以從中用間，若構楊五楊六殺劉恩，以去楊四手足，則兇焰滅而內離矣。又與舊按察金天樞書，言中州主客官兵，左良玉兵雖加整，而惟怯自如，每道廳二官苦求發兵，單騎先行，良玉不得已而隨之。昨賊在鯨，良玉在鯨，以九月初四日，尚置酒高會，至初七日發兵，十五日始移營，賊已先一日西去矣。大石橋之股，夜半乘賊容股而襲之，既追及混十萬，賊挑精銳，良玉無能難也。其所領官兵三千，馬一千，猶僅如此，至必謙所領陳永福外，孔道與一千五百，係趙柱舊管，與羅嵩

所領朱三才二營，皆積年打敗仗者，營中好馬僅數十匹，盡被趙柱盜去，必謙多方設處二百匹，而令二弁汰弱卒，選壯丁，漸補每人非二十金不可，欲借五千金與之，無一應者。至新勇營官兵千餘，即陳治邦先年敗兵，暫付與督陣參將江標署管，馬僅三十一匹，其何以戰。

緞寇紀略卷六

殺房變

熊文燦黔之澶州人，五溪好役，屬僚丁嗣戶，故自詡知兵，既貴，僑楚之蕪水，其督兩廣也。以閩海招撫功，即其術用之粵寇劉香，而惠州三道將受給被執，策不效矣。無何香死，得褒賞益重，敬表稱富貴，而熊官南方久，珠璣蓋葛，孔雀犀象，日餉道權貴人，冀長制交廣，弗微曰：吾為督撫，幸效朱公，朱公者，川湖督燮元，十年以護西南，亦不疑劉香不死，且不識文燦何如人，遣某璫名廣西採辦藥材往觀之。璫至，熊厚饋，璫盛報，且留飲十日，璫喜，語次，微及中原寇亂，咄嗟無人為朝廷盡力，熊時有酒，擊案罵曰：此行開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賊至是乎。璫起立曰：某非往廣西採辦者也，銜上旨觀公，公信有當世具非公不足了此事。某請復命，召且且暮至，公宜思辦寇速裝，熊殊不意，悔告言，隨設五難，四不可規，自脫璫笑曰：此數事某見上立請之，若主上通行無所吝者，即公亦不得謝矣。熊詞窮，勉而應曰：諾。後特設督餉侍郎，及奏事機速，不關銀臺司，皆此璫本謀也。熊之僑蕪水，與禮侍郎姚明恭為姻，大司馬楊嗣昌新得上意，權討賊，規引一人以自解，姚附嗣昌為相知，上所重者兵事，兼欲倚熊以就功名，言之楊曰：此有內援可也。遂奏用焉。熊得詔，先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為己軍，而盛募粵人及烏蠻精習火器者一二

百有奇。賊之損耗，蜀人功非秦將士力也。承時云：賊畏秦兵，聞兵至即遁而逃。夫賊苟畏秦，當秦兵之入涪，萬松雅可以東西奔竄，何遂趨江油龍北，逆秦軍而與之偕出，此謂之畏乎？否耶？故無功有罪者，承時是也。總理熊文燦兼辦豫楚江淮之賊者也。自安慶出師，一月不奏功，軍書稽緩，臣因請旨督責。比舞陽光山二捷，斬賊以數千，劉國能張獻忠衆最強，能奉國威靈，俾就戎索，漸以招納其餘，豫楚事始可就。故有功無罪者，文燦是也。嗣昌毀譽參差，語失持平，且以常道立爲首功，引朱大典與承時同過，而特寬之，謂出承時上，白黑無所別，卽上亦知之，特以秦蜀事應有責成，不得已用其章，獨承時尙書宮保，曹左二將，各奪五官仍討賊，而工給事吳宇英從而盛毀之曰：陛下用一張任學，天下知勸，處一洪承時，天下知懲，其傳會如此。賊在秦蜀界者，李自成爲強，其次一斗粟，一座城，一連營，及八隊六隊諸賊，洪承時由階文返轡逐之，前驅至禮縣，覘者曰：賊由松潘走臨洮鞏昌，乃引而西，窮馬力追之，賊已出長城入西羌界，曹變蛟率張天祿賈呈芳大戰於羌中，左右搏擊，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賊還入塞，變蛟再大戰於洮河，方騎置入奏，而孫傳庭以賊零隊東犯慶陽，突寶雞，徵商雒之兵不至，有急書聞，兵都給中姚思孝素知承時者也，亦言西安根本，洪以戰洮河誤之，疑非策，五月，祖大弼報斬及降者計數千，秦督捷書，歷至，上曰：吾固知承時往洮河非避賊，今果有桑榆收，宜益自効。六月，楊嗣昌督東閣大學士，仍典中樞，召吳姓爲兵侍郎，以御史徐一范爲河南巡按，太監劉元斌，盧九德，報遂平解圍，斬獲三千餘人，秦寇山陽平白水再入蜀，蜀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人，與蜀帥羅尙文謀戰守，秦蜀不相責望，嗣昌毀不行。楚撫余應桂者，伉直人也，雅自負顯陵功，不寫緝節，隨文燦委曲，劉國能張獻忠之降，皆在其地，嗣昌心雖不合，陽交厚之，既與文燦議相左，恐其撓成局，會茶山合擊，賊之佚而出者，在楚部分，文燦坐應桂以後期誤軍，上雅知應桂，其信之不能如承時，嗣昌又從中驗正其罪，竟下吏，以南尙寶卿方孔炤代之。馬進忠羅汝才十三家之賊聚南陽，文燦與監撫集議裕州，專意招撫，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寫緝，服者，齎性酒金帛隨之，其撫也，名曰求賊，賊蹂豫界者甚於楚，勿效姚思孝好面觸嗣昌等言於上曰：賊入楚，則參楚撫以卸罪，賊入豫，則聽豫撫以敍功可乎？張獻忠與劉國能有隙，國能之降也，頓首曰：愚民陷不義，蒙明府滿坑更生，願悉其衆上幕府軍簿，身入麾下盡死力，獻忠怙強竊邑，不寫放兵，曰：予我十萬人餉，爲那襄荆三郡扞圍，長候無警可也。獻忠險而狡，制府檄至，捧手再拜，見使者噫嗚，流涕誓捐糜，文燦及林銘球皆信之，爲請衛開餉，得上許，文燦卽以六月餉給之，獻忠具軍狀備調遣，既而命推官程九萬等調其兵，撤之者三不應，余應桂坦中而疎，先是言於文燦曰：獻忠惡已有端，可先未發擒也，有漏言者，獻忠知之，公移文郎撫東，肆其桀驁，曰：公等疑我，以余書爲徵，語甚悖，文燦以之再糾應桂，且曰：南中人譁傳獻忠反，如應桂等倡流言挑搆，奈國事何，上乃下其書於刑部，并按之，文燦知上將以安新附，於應桂必重論，而獻忠桀驁終慮反覆，此書可以歸獄，事成則已收其功，不成則彼開其登，朝士沒冤

應桂，而謂文燦已甚，嗟乎！陷人以自免，適趨禍耳。七月，豫撫常道立報功不以實，上命巡按御史徐一范核其事，道立持軍不整，饋遺供頓，邑案千金，久駐襄城，陽言遮捍，惟許實其無賊，會議裕州，潛師唐泌間，待賊入桐柏山而後動，賊有殿軍未盡，候者傳曰：賊至，懼而顛，左右掖之始上，奔避民舍，兩崗相擊，陳永福曰：無恐，命殿陣以待，賊果不犯，乃定，初本依總理以持祿，既憂撫局必敗，後且并坐，欲先事微見異同，張虛捷以誑耀於上，自明有意殺賊，於理臣所策不甚附，大司馬惡之，卽令劉盧中官案劾，而袁諫因發其所報首功，及月日不相中，禮給事中解學尹推舉隱情曰：臣知道立之始也，以畏賊之心轉而畏罪，繼也以貪財之念不免貪功，又曰：理臣以一隙之疎，委咎於楚撫，豫撫以全局之壞，歸怨於理臣，此人臣不忠之計，欲以免後責，逃餘咎，無同心并力爲國立効之意，上以道立驚下如此，何以得用命，推求舉者，嗣昌前兩月特奏其功，疏在御前，不能有以對也。先是上見文燦爲人多易，敢大言而無實，遣刺事者詢之，具得其狀，下詔書譴讓之曰：三軍所重，惟威與斷，熊文燦事權在握，諸將多逡巡養寇，郡縣之被賊者，相與隱匿不言，不能嚴賞罰，行刺舉，在軍中徒盛氣譏罵，恣睢浮淺，何以御人，且進止機宜，輕言寡斷，軍之所大忌也，如不懲改，欲以身試法耶，上於奏督用，爾書封蜀人所上章示之，并以諭曹左二帥曰：廷臣言秦將吏失亡多，皆有狀，朕以行間暴露良苦，姑寬其罪，今洪承時五月不能平賊，展期一年，一年者，謂今冬耶，抑何時也，詔書恩貸不可數得，宜速以時進兵，兩人得讓皆悚懼，八月，承時與傅庭并兵逐賊，大戰於中宜者，移日，尋遇賊郭寧間，身自陷陣，獲其渠皆俘之，餘黨尙盛，豫賊馬進忠馬光玉毘宛雜之衆，將其輜重箕張而西，叩關思入，關吏傳返曰：賊來甚衆，將士或失色，傅庭按劍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可勿擊耶，乃辭承時東出關，嚴陣以待，賊狂於便利，驟見大軍而驚，恃其衆前鬪，傅庭募士擊之，賊披營還走，傅庭意豫撫必移軍犄角，而理臣借郭寧二撫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則我之取混，可以百全，既久期不至，而秦將士亦疲，乃收其卒，傳諭商雜朱陽蘭草諸隘，無令得入而已，科臣李清，李希伉，御史羅起鳳，皆以尤文燦及道立坐失事會，而豫士劉之鳳等力言招撫非策，上亦見關中兩臣剿撫有成，文燦絕非其比矣。九月，熊文燦次於襄陽，賊分踞鄖襄諸險，諸將晨請曰：數月來招撫不決，今將吏憤踴致命，可令秦人獨擅其功耶，文燦謀分其兵，乘使掩襲，盧九德曰：不然，兵分則力薄，一處失利，全軍必搖，莫若厚集一路，并力擊之，勝則餘衆瓦解，衆曰善，乃以道臣張大經，貴州舉人，武昌同知，監左良玉陳洪範之軍，通判孔貞會，監演兵，副將龍在田之軍，擊賊於雙溝營，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初盧象昇調龍在田之兵以剿賊，於九年九月內至襄，不象昇以入援行，郎撫陳良訓請收之，尋奉旨屬之文燦，數有功，因禁旅至襄，親病懇求還里，上不許，賊羅汝材率其衆九營去之，均州李萬慶率其黨三人逸於光固，自文燦出師以來，雙溝之捷爲第一，其後汝材萬慶降，獻忠不遠叛，皆此捷有以持之也。十月，洪承時謀於傅庭曰：自吾與賊戰於羌中，戰於洮河，比再遣馬科賀人龍追之於陽平白水，李自成勢窮蹙，必奔潼關，

公能於其地設為三獲以待俾吾營而致之。可一戰擒也。傳庭乃於瀧關原依邱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
立一營。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人伏中。亂相蹈籍。我軍馳驟。無不一當百。飛走路絕。遂無所逃。
其幸免者。或乘刀與騎。逃過漢南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預奉督撫教令。用白棊遮險。遇輒棒殺。秦賊遂盡。
降者猶數十萬。委仗如邱陵。或分隸鎮將。或散歸農畝。李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遁走。是時曹兵最強。各
鎮兵皆依之以為固。賊聞曹將軍至。即破膽不敢復進。變蛟每戰。輒數日不食。與下同其甘苦。又能收降
人為之用。嘗得李自成中軍周山。厚遺之。倚為親信。臨陣。山必以身當賊曰。我在。若何敢為。即錯愕散去。
初奉上手敕。副將張天祿賈呈芳言於變蛟曰。上督吾曹切。今秦賊有八。吾輩任其三。衆帥任其五。庶功
罪有分。焉不告之督師。變蛟曰。賊不出三月盡矣。安用告為。已瀧關原一戰。遂奏蕩平。計期尚在兩月。諸
將以此皆服。是月也。總督則傳謝事。即家起張伯鯨為戶部侍郎代之。十一月。京師有急。上召
孫傳庭。洪承疇入援。而羅汝材懼於雙溝之敗。率九營賊從鄆陽淺渚亂流而渡。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
繼政求撫。繼政移咨總理。文燦疏言。臣於射革順迴四股主剿。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材輸誠已
真。請赦罪授游擊將軍。從征備調。得旨允行。汝材猶豫不決。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至其營。與汝材及其
下白貴黑雲祥啜血盟。明日。汝材率所部詣軍門降。文燦令諸將宴之。牲牢饌備甚設。汝材分保房竹上
保四邑。文燦微之。從軍立功。汝材言不願為官。并無所事。頗為百姓愛。山田以耕。殺賊張獻忠。與汝材
通相聲援。獻忠部賊時出野外行掠。知縣執之以告其營將。始猶少寬之法。既而掠愈甚。阮之鍾往告皆
不聽。且曰。上司不給餉。借餐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盡。遂略及閩閩。稍拒隘。迎刃相向。殺數十餘人。
一城為郡。鄆撫戴東晏奏曰。羅汝材說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動靜。即挺而起耳。張獻
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難與久處。不過謀分居民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毀。若兩部俱助。荆襄之禍。不知
所終矣。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羊豕。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鄆鄧之
卒。督臣捕關隴之兵。乘其不意。銜枚疾至。打張燕於黑山。燒曹操於赤壁。豈不快哉。時孫傳庭已陞兵
部。添設侍郎。聞其至真定。即用之代張其平駐。尋加副都御史。賜尚方劍。提督援兵。而洪承疇率陝西總
兵左光先。臨洮總兵曹變蛟。兼程入援。劉元斌。盧九德。禁旅北歸。朝廷知文燦獨力不能平寇。遂誦其謀
勿用。十二月。上以陝西左布政丁啓睿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豫撫常道立調左良玉於陝州。賊
乘虛氏虛。遁入內浙。熊文燦糾之上。命御史徐一范核實定罪。是月也。賊馬進忠等營於信陽之龍井店。
斬水之六廟。榮家河松山。馬光玉等營於斬黃。羅田之交。曰三里坂口。詭乞降。以其間破滴水崖。楊家
寨。二十四日。河南許州兵變。初馬士秀杜應金降。左良玉以其衆八千人。命知許州董夢蘭處之。郊許
大州也。左寄擊與賄。諸將財物多在焉。左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軍中偽請急。其日傳左軍號入城。夜半
兵從府第出。燒南城樓。劫庫殺職官數人。挈其貨投李萬慶。董夢蘭逃以免。三十日。李萬慶營於麻城之

東義河。十二年己卯正月朔。李萬慶於信陽之游河與官軍決。初六。監軍武昌道袁繼成。率辰營兵
擊馬光玉等於白雲寨。却之。初十日。李萬慶營於應山之四望山。黑山寺。翼日移於德安之千石峽。馬光
玉營於黃陂之木蘭山。柏木港。楚撫方孔炤率官軍分道逐賊。十七日。馬光玉等在信陽州。營於北欄杆
店。又西移平昌關。瓦營。官軍與戰勝之。十九日。上命洪承疇總督。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俱
原官。編修張縉。改授兵科都給事中。二十五日。豫撫常道立革任。二十九日。以寧夏巡撫鄭崇
儉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山西參政李仙鳳。為河南巡撫。二月。楚撫方孔炤。提兵逐賊於木蘭
山。大破之。以陝西按察使樊一蘅。為寧夏巡撫。總兵左良玉。率新附劉國能入援。至真定。詔賜良玉銀
三十兩。還師河南討賊。以御史王侯按陝西。高名衡按河南。保督孫傳庭初入援。獨先至不得朝京
師。坐軍事得公譴。至是。忤中官降旨切責。洪承疇在道軍多逃。以是月二十九日。始抵三河。有詔逆勞。左
光先以下三軍人有賞。而命承疇來陛見。傳庭快快不悅。左良玉援兵過壩頭。吳橋。大掠。太監盧九
德疏其罪。上以千軍紀。大怒。令戴罪務擒首惡正法。三月。上念劉國能從征立效。手詔諭兵部。予以官。
其下有功者。分別陞授。張獻忠能率衆圖功者。視此。督餉侍郎張伯鯨。以寇漸平。餉重。請汰兵。詔弗允。
張任學同其中軍羅備。以下官。報入戰八克。任學不知兵。假小利塞谷。尋以借失事貶秩。上召嗣昌
問曰。卿以陝撫丁啓睿何如人。嗣昌曰。秦督撫承疇傳庭與之共事久。皆稱其才。必可用。上領之。因進曰。
知人實難。那撫戴東晏。前在河南。監左良玉軍。為著節勞。臣今撫鄆。功效不進。上曰。苟知其不可宜核之。
因諭誰可任。保督者。時孫傳庭以病請。上意。思易之矣。嗣昌曰。傳庭材可惜。雖有罪宜激使自贖。今易
傳庭難其人。洪承疇於二十九日召見。亦以傳庭請。上默然。史可法丁父憂。戴東晏解任。以淮陽道鄭
二陽為皖撫。監軍道王鰲永為鄆撫。戶侍郎許世盡之。與其屬俱下吏。械繫之。河南盧氏舉人牛
金星。以不法事論成邊。金星通賊有蹟。主者獨獄故滅死。是月也。滇營副將龍在田。大破賊於固始。獲級
三千五百。信陽道宋一鶴。置董誘誘賊。賊中而死者千人。總兵左良玉。破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進忠降。
良玉同副將劉國能。再破賊李萬慶於張家林七里河。萬慶降。賊順義王為其下所殺。先是汝南道言射
賊李萬慶西行。熊文燦微左良玉移軍新野。山郭灘趨南陽。賊保唐縣姚梁相拒。我兵分為三。金聲桓。白
我志。傳定邦居左。李佑。何日德。何大傑。陳光裕居右。王修政。許謙亨。甯崇節居中。左翼迎頭截擊。賊敗突
入三山。追奔五十里。王修政武力絕人。將中軍乘勝趨利。挾雙矛躍丈五溝。馬足陷於淖。羣賊攢槊刺之。
傷於胸。鎗手刃數十人。遇寇。每乘官軍之勝。微極而擊之。謂之打倒翻。官軍不知墮其計。修政一
軍殲焉。文燦收二營卒而止。再檄良玉營賊。至內鄉。賊在赤眉城。四平岡。依山結壘。願言率服。良玉謀之
文燦。恐其為誘兵。乃調豫將陳永福。羅備。齊將金聲桓發鄆州。歷南陽會於賈。宋副將劉國能。由張
家林七里河分擊賊。賊奔。道國能二十騎往偵。且諭之。李萬慶以五十騎馳而下。我兵抽矢欲發。賊下

出師士馬單弱倚秦劉軍如左右手國奇以一千人趨命而步卒八百殿大噪於略陽劉瑞王國租一萬兩國奇既以事見獲七月上乃用故總兵張天禮於陝西代左光先梁甫於臨洮代曹變蛟曹左所將卒在薊思歸變蛟逃者四十三人光先逃者六十一人馬科亦秦將逃者百人皆選將挾兩馬而馳出境云投賊崇儉以六月二十三日至咸陽踰月抵興安關中惟賀人龍兵最強崇儉畏其跋扈不用時上方憂秦督為失職猶冀文燦復殺賊之恥故且勿治而張獻忠以七月二十二日去房縣二十六日左良玉借豫將羅倫率兵追之良玉易偽為前軍而已隨其後去房八十里為羅漢山軍乏食摘樹葉為糧賊伏兵山岨中以待偽與副將劉元捷分兵進劉從左羅從右兩山草木稠雜伏四起偽馬足挂於藤而止抽刀斷之賊而復進棄馬登山賊圍急偽館中有矢數十發之賊多傷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餘萬士卒死者萬人事聞良玉以大帥輕進折衄貶秩三等張任學失中軍益不足任姑落職文燦首為殺賊事而再辱國軍料理候代上早有意誅之矣八月太監劉元賓總兵孫應元黃得功副將周遇吉等大破賊馬光玉於浙川之吳村王家寨許可變胡可受以其衆於浙川降初光玉於吳村詭乞撫陰窺渡漢江以應獻忠浙川令郭守邦知其中許可變胡可受有善意遣邑諸生王作霖挑與語可變隨霖夜至處之東關胡可受為光玉所持約未定應元得功從鄧州趨內鄉掩賊背遇吉與副將張一龍刁明忠分路別擊文燦遣陳洪範以兵來會二十四日至小黃河口參將馬文秀偏裨曹維張召等力戰胡可受敗登山而呼曰始與許王約降者我也將軍至今歸命遇吉遂駐馬受之而應元得功以二十七日進兵王家寨南北兩山賊分壁其上石壘木樵相聯不絕應元率參將馬文秀戰其南得功率副將林報國戰其北豫兵嚴遏鎮平之華陽關賊不得逞大敗斬首九百五十有八光玉遁走元斌以九月四日至浙川露檄除兩人罪予官選銳卒四百給以糧疏入侈其功謂大非殺賊比時楊嗣昌既受詔督師矣文燦聞發代爰於見及而喜有此捷也顧謂陳洪範曰賴公浙川之功可以紓死洪範聊應謂然文燦之革任糾自豫按高名衡有盛軍孔貞會者文燦所表用名衡再核之重言其以撫撫理臣也嗣昌在道中僥而與之爭且微探上指輕重曰流寇支蔓不可勝誅熊文燦受命以恩信納降料理楚豫江淮十得六七獨獻忠再叛入營惶惑遂搖西附以收垂成之功今以一售廢置并所用之人而營營之庸得為通論乎文燦則自奏辨曰臣以十一年春舞陽大捷提兵逐賊首尾兩年斬賊二萬散脇從十萬餘人其魁帥如劉國能馬士秀杜應金皆受朝命為官而馬進忠李萬慶劉喜才許可變胡可受等已傾心革面矣獻忠僥倖鄉化未醇臣固憂其難制去冬京師告急邊兵盡行苟不聽其約直鼓行而前耳臣恐中原擾動不得已而許之俾國家撤備於漢東而後可措梧河北今廷論之責臣者誰有知之者哉初上以五案失事於督撫諸臣不少假貸武臣中如祖寬倪龍李重鎮皆楚豫宿將也寬有朱龍橋之功竟重論文燦知上用法嚴恐不免故先自言上以臨敵易帥且遲之比度嗣昌到軍而收者已出國門矣文燦之

入也道經新黃姚明恭初附嗣昌薦文燦者得相且歸矣文燦與之言亦以已未必誅適陳洪範與殺賊之謀中官為之請得移病文燦繫急某瑞名廣西探辦者已前死遂棄市而余應桂貫罪復用戴東曼竟死獄中文燦止一子依明恭張獻忠破斬亦亦殺空際云外史氏曰殺房之醜亂也固矣十三家之賊半就戎索而劉國能李萬慶等始終弗貳此非楊鶴之金鎖關陳奇瑜之車箱峽也且中原寇禍論大勢惟此時為少衰觀乎張伯麟滅倫汰兵之請亦可以見矣得毋文燦尚自有功乎曰否否昔漢武之南下越也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樓船將精卒挫粵鋒以數萬人伏波僅得罪人千餘道遠失期徐而與之俱進其至番禺也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伏波乃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日暮粵人不知伏波兵多少樓船力攻燒敵反殿而盡入伏波軍中又因降者以知呂嘉建德所在踏得之以此益封其校尉皆侯而樓船僅以陷堅得封而已請取今事比類觀之孫傳庭曹變蛟渭南之戰咸陽北原之戰此樓船之陷壽陽破石門而燒番禺城也劉國能之於隨州李萬慶之於張家林馬光玉許可變胡可受之於浙川此粵人不知伏波兵少盡毆而入其軍中者也文燦亦何力之有焉語曰天道十年一變賊發難以來十年矣前賊之長計在奔得志在掠今也關箱聚落之殆盡剽略無所得食而部隊之分者漸以合相載之輕者亦以重聚謀改計欲於山川阨塞之處規取二三大郡以資其餽糧休其士馬適見我之備未盡弛彼之力未能克則且前且卻以睥睨乎其間故彼之伏而思逞者謀甚狡而氣甚犖此時事之大可憂者詎得謂賊勢之少衰哉若夫我將吏之擁兵旣寇因循者逾十年之久而異才忠憤如曹變蛟黃得功輩稍稍間出賊固已不能無忌且賊秦人也自其渡三晉過河南奔走萬里必以秦為歸今秦師大克不敢復叩關西入彼轉鬪數載功業無成而鄉里道斷能無倦而生悔乎其初劫於饑寒而懼於誅戮今見朝廷果有意招之且內料同類猶嫌勢必自相斬殺何不蚤乘此時臣事天子而願甘心為賊故劉國能李萬慶之去逆效順較之殺房之徒其撫同其心不同如駕馭得宜必轉而為我用非僅不叛已也此又時事之大可為者矣夫合天下之謀盡十年之力以圖賊今其可憂與可為者決機於十一十二之兩年苟得其人即剿功可成而撫局得就乃不幸付之貪庸躁怯熊文燦之手以至於甚敗嗚呼洪承疇孫傳庭其不主撫者也然此兩人者在關中而殺房安去關中而殺房叛則撫皆因舉是有輕重若文燦者詎足為有無耶朝廷之失在用文燦而則撫垂成之秦督撫又移之辦它事危亡之局實決於此噫嘻孰非天為之哉

方賞罰明信所以勞勉切至發御前賞功銀一萬兩賜嗣昌斗牛服御廐良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而瑪瑙山露布告捷上大悅時陳新甲由宜大總督入為兵部尚書召見賀楚捷上先免嗣昌良玉戴罪再發五萬金錦幣千端為軍賞令新甲定諸將功格而急趨進軍是月也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十六日及之於水右壩斬敵九百獻忠又走於溪溪江河蜀將張令方國安十九日與戰復破之張令者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為賊所憚獻忠乃由千江河之十二河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菁薄綿亘賊驍山漫谷依阻其中張令於二十七日分其軍為五路負勇爭利賊衆我寡方國安支軍後距取僥道得脫而令深入被圍居絕坂之中猛氣彌厲挽強持滿屢奔賊營應絃以斃甚衆而水遠士渴賴天雨得濟圍終不解鄧襄道張克儉犒軍入蜀謀於秦督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呼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從滿月槽進三月八日過管入坪楚兵先至張令方與賊鬪呼聲動巖谷內外合勢賊乃解去應元之鳳功居多是役也張令以五千人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力戰得不沒所殺賊亦已數千雖救自諸將人皆服其勇云嘗是時獻忠既遁與歸山中尋自贖井竄與歸界上歸井屬四川○賀人龍李國奇高杰等以三月初九日追賊及之于溪溪與日再及之于歸井共斬首一千五百有奇賊目三人先後率所部降于歸井而木瓜溪黃城兩賊寨亦皆會木瓜溪斬首一千二百八十四月左良玉大軍進屯與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賊重賄山氓市鹽芻米酪其人有反為賊耳目者獻忠收散亡養獲傷氣乃稍稍振久之自與房走白羊山而西西即羅汝才入寧昌道也初汝才之在寧昌其地阻江為險汝才與過天星分兵出羊頭坂窺渡二月初四日大昌參將劉貴擊之半濟尋犯巫山三月十日石砭女將秦良玉盛兵進門百子溪扼渡再縛獲巴霧河四月初秦翼明以三千人設守大昌游擊楊茂選力戰卻之既屢挫不得渡潛求附於獻忠獻忠之走白羊山即巫巴深險處掩息旗鼓轉入轉西汝才之聲援漸近既至遂與之合獻忠剽悍雖累敗不以氣下汝才汝才分士馬以資之語次頗憂江險為難渡獻忠曰不狀立馬江岸有不前赴者斬之其下爭死關我師劉貴等皆退賊乃由魚住溪渡江結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陣於紅茨崖青平寨歸巫之間震焉督師在襄陽聞之曰二賊合西郵必敵急引其軍出襄陽彝陵與巫山接壤荆楚之門戶先是宋一鶴鎮當陽以演兵劉元斌控荆門以禁旅地勢相為犄角督師標兵三萬餘人張伯鯨解餉至者八十七萬幕府如袁繼威萬元吉皆奇士有智謀故總兵猛如虎以白衣從征自效文武將吏一志專力賊且且夕可滅乃嗣昌虛懷自用又煩碎無大略其上驍陵也借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結好形家者術過楚利邱隴指與替以訪其險否舉鞭於馬上算之萬元吉以為不急廢務狀亦未敢強諫躬親文簿過於米鹽反滋濫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偏裨駕馭難周輒經年無所調發將吏以之解體郎治王鰲永因關門共事之舊乘間言之終不見聽既而分任之而不足者嗣昌獨任之而餘但賊情瞬息變換賊文往返動輒時日比至而情形已變又須另請調度所以有經年不戰之兵其將所自為出奇僅得瑞瑞山一戰若違督撫之令則左良玉應守與安無此捷功矣臣以為督撫之責成諸撫不必人人而授之

機宜正核其條上駐紮陵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詭已早公狀下教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歎曰文者其將敗乎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哀已甚將何以戰五六月間曹過再越巴霧河侵開縣關失鄭嘉棟擊之于仙寺嶺賀人龍擊之于馬溝溪各有斬獲二百七十九級羅汝才同小秦王等東奔而過天星特過開縣而西賀人龍李國奇又折回追之過天星之突過開縣六月廿九日當是時諸將士馬居山谷中推災蒸瘴毒疾疫物故者十二三京兵之在荆門雲兵之在簡坪楚兵之在馬蝗坡久屯思歸多乘夜亡去關河旱蝗人相食土寇竄起秦有資阿婆賊破名城殺長吏豫有李際遇等賊河汝之間多從之嗣昌乞恩請罪上為發帑金五萬軍前營療醫藥二萬賙恤饑民于嗣昌傳旨切責而已王鰲永緣議不合解任代以監軍道袁繼威秦督崇儉老不任事謝病上不許俾率鄭嘉棟歸秦留劉賀李三將討賊秦之長武楚之羅田蜀之新寧大竹皆告陷嗣昌不得已規以便宜招撫為諭帖萬紙散之賊中革左全營自歸未幾殿去王光恩素有善意并說其八營俱降見關部猶豫不能專決久之八營之降者復叛七月中羅汝才小秦王混世王等自蜀折回興山楚兵之備與遠者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等京營總兵孫應元等以十四日擊之豐邑坪大有斬獲賊之折回也尚有兩天星一連營共五股賊在興山連營舒洞口初聞香燭寨餘人亦焉瑞十六日小秦王混世王降惟汝才失夫嗣昌見楚地不足憂決策以八月二十六日出師入蜀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也即謀以蜀困賊勢不得不先因蜀撫恐蜀之門戶堅反而致死凡撫賊下之強者輒調之以飭他備撫都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恃秦良玉張令為左右手張令忠勇善戰軍中號神弩將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授嬰城過變一步即其石砭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狀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款曰郡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卿同死耳陸請其故秦曰郡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里而道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關部驅賊入蜀無恐智皆知之郡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時又有降賊自言於郡公曰某降幾日矣而公不從我計有疑我用汝賊曰吾作賊久恨失身欲于國家報效故背以自歸公若疑則速殺我否則當早用吾計賊大衆隨處乘之可珍滅倘有它賊以軍糧接濟者雖百萬衆無能破之矣郡公仰從其策賊營山中賊所聚腹皆草樹皮謂可信乃盡都殺軍二萬人以深入而皆為所沒無何楚兵於土地嶺收績先是監軍萬元吉集川將守巫巴諸隘而秦將賀人龍李國奇楚將張應元汪之鳳張奏凱專使擊賊楚兵自達州入夔營於土地嶺而賀人龍逗撓不至楚兵多新募不習圖獻忠悉銳來攻應元等苦戰不決賊分兵從後山下突入其營官兵譁賊乘之合圍應元中流矢突圍出收其兵稍集賊度巴霧河猶力與之爭之鳳走他道所將潘映奎沒於陣餘士卒從東平散回巴霧川之鳳苦戰久山行道渴飲斗水而臥血凝臆而死賊退屯開渡坪元吉馳赴楚軍命應元兼領其衆楚蜀兵勢皆危嗣昌惟以受降為得策九月過天星聞

小秦王混世王之既降也。亦請降求內徙。嗣昌從小秦王於房縣。過混於竹溪山中。初嗣昌之用蜀困賊也。蜀險且曠。再遠則松潘微外諸蠻。吾藉將士力。盛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而棄涪萬松雅之門。嗚呼。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漢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在豫楚取蜀為阱。在蜀又取傲外為警。策固當。乃賊謀尤狡。視嗣昌喜諛。詭言畏督師天威。諸部悉捧馬足。督師感降者與行營難處非便。輒發內地安插以遠之。先時兵圍賊久。而大軍反為賊所圍。嗣昌不悟。川東道康四海。郎襄道張克儉。區盡新附。日不暇給。賊得免死牌。莫敢散。自擇便地。連營數百里。河南北大殺。饑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賊因之闖入。張克儉心憂之。上書督師曰。襄陽自古要區。在本朝筭鎗。視前代尤重。近者西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逼處其間。一夫叫嘯。皆足致亂。況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鄂房。軍府初立。降營甚置。何曾放虎自衛。紫漢西興。初無重門之備。可不為之懼乎。嗣昌報曰。昔高仁厚六月降賊。百萬卒擒。何能。故事可法也。參軍何法耶。於是嗣昌遣親將至京師。上進軍狀。且曰。臣嗣昌。竊冀奉神靈。揚威討逆。指日授首。狀後掃除。拜見闕廷。上亦以功必成。出其章示。率下兵都給事張縉。彥言于上曰。督師專征以來。所上章前後多不相符。瑪瑙山賊。單騎奔逃。已而突巫山。掠巴東。所在見告。革左全營歸命。不數日。皖將又以陣亡。今謂過渠束手。竹房漳保。已無內顧。派歸巫而上。盡敵可期。在督師定有成算。迥非前事之比。狀臣不能不慮之也。十月。張獻忠陷大昌。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邵捷春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乃扼水塞口。之觀音巖為第一隘。而夜又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諸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賊以九月先突觀音巖。三黃嶺。窺上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等坎。乾溪。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捷春用羅洪政。沈應龍。二將兵助之。已而賊忠從竹園坪。突過淨壁。進屯開縣。嗣昌聞蜀兵潰。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狗。是時張令泰良。玉皆敗。張令性極。賊一騎于山。呼其曰。誰是張項。以寇令宿將死。蜀人惜之。賊大至。泰良。玉皆敗。張令性極。賊一騎于山。呼其曰。誰是張項。我白。其牛。牛。賊之。官。足。賊。土。官。家。用。一。答。一。答。調。兵。者。最。急。答。以。能。飯。者。畢。至。則。劫。境。內。出。也。蜀見嗣昌與已不相中。而蜀無見。令竟以死。而捷春自收其兵。扼梁山。羅汝才自豐邑。坪返走。再與賊囑察之人。誰可信。遂謝良。玉計。不用。令竟以死。而捷春自收其兵。扼梁山。羅汝才自豐邑。坪返走。再與賊忠合。賊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乃與汝才謀曰。遂州河淺。不如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而趨遂州。時方圍安奔敗。引殘兵保遂之郊。賊忠至。不敢與之爭。賊既渡。遂長驅深入。捷春退屯綿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劍州。趨廣元。將從間道入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百丈二關。不能進。乃踰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官兵。邀之于梓潼。戰小利。賊返圖被。蜀將曹志耀。王光啓。張世福。等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張載。俱陷陣。遇害。萬元吉命。一捷春。涪江。師。遂。潰。賊。居。綿。過。浮。橋。直。抵。成。都。嗣。昌。先。以。大。昌。失。事。糾。捷。春。罪。用。監。軍。道。度。大。亨。代。之。邵。捷。春。有。患。政。其。速。也。成。都。巷。哭。蜀。王。為。引。救。不。得。卒。論。死。十。一。月。嗣。昌。進。軍。重。慶。萬元吉大將將士于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用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副之。率

其軍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趨射洪。扼蓬溪。以待賊。賊方屯安岳之周里場。諜知官軍且至。宵遁抵內江。猛如虎選驍騎逐賊。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以邊賊歸路。十二月。嗣昌在重慶。下令救汝才。罪能降者授都司以下官。惟賊忠不赦。有能擒者賞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庖。福。福。題。有。斬。關。部。來者。賞銀三錢。嗣昌。噫。視。咄。咄。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視。師。三。檄。賀。人。龍。驕。塞。不。奉。約。束。初。嗣。昌。髮。左。良。玉。跋。扈。人。龍。屢。破。賊。有功。私。許。以。人。龍。代。左。為。平。賊。將。軍。賀。大。喜。過。望。已。而。良。玉。有。瑪。瑙。山。之。功。嗣。昌。禮。重。之。如。故。願。謂。賀。將。軍。且。需。後。命。賀。不。得。意。具。以。前。語。告。左。左。深。阻。內。恨。而。人。龍。編。中。顯。謂。其。衆。曰。關。部。不。足。為。盡。力。當。獻。忠。之。敗。瑪。瑙。山。而。走。也。追。急。遣。賊。馬。元。利。操。重。寶。說。左。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獨。不。之。思。乎。公。聽。所。部。多。殺。掠。而。關。部。猜。專。無。獻。忠。即。滅。不。久。矣。左。心。動。實。繼。之。去。獻。忠。在。山。中。得。收。集。潰。亡。左。兵。驕。玩。久。不。之。聲。竹。師。數。移。文。責。讓。於。左。賊。窺。知。其。故。於。所。過。要。路。故。署。其。壁。曰。某。日。候。戰。又。不。到。欲。挑。兩。人。毀。而。乘。之。左。愛。關。部。之。聞。而。按。之。也。順。旨。請。亟。戰。狀。其。中。實。不。用。命。萬元吉雅知兩將皆怨望。進曰。軍心不一。未可以戰。盡令前軍歸賊。後軍為繼。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侯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焉用分軍示弱耶。是月也。張獻忠陷瀘州。瀘州三隅皆形。銳。而。面。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搗。其。老。巢。伏。兵。旁。塞。玉。蟾。寺。登。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以。盡。殲。永。川。令。戴。堯。雲。者。先。期。逆。猛。將。軍。詢。警。導。無。一。人。應。者。元。吉。輕。騎。按。行。城。中。惟。見。丞。簿。二。人。我。師。宿。西。關。空。舍。不。戒。於。火。延。燒。民。屋。已。而。抵。立。石。賊。營。先。移。秦。師。屯。小。市。廂。隔。水。而。陣。賊。渡。南。溪。返。走。秦。兵。隔。水。詭。云。追。之。不。及。賊。遂。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元。吉。單。騎。至。籍。田。舖。賊。渡。綿。河。入。巴。州。附。部。先。既。調。監。軍。謀。不。用。將。以。十。四。年。辛。巳。正。月。自。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疾。趨。追。賊。毋。令。他。佚。諸。將。迺。盡。從。瀘。州。臨。賊。後。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猛。如。虎。所。將。寧。國。兵。止。六。百。騎。餘。皆。平。賊。鎮。兵。驕。悍。不。法。焚。屋。于。永。州。掠。馬。于。仁。壽。皆。其。卒。也。惟。參。將。劉。士。傑。深。思。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游。不。戰。今。從。如。虎。馳。逐。山。谷。風。雲。中。軍。中。謠。曰。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時。賀。人。龍。兵。已。大。譟。西。歸。關。外。所。賴。止。此。一。旅。人。心。如。此。元。吉。深。用。為。憂。諸。將。軍。會。于。瀘。州。中。軍。陳。可。立。鐘。鼎。牛。頭。山。飲。酒。樂。俱。樂。以。觀。嗣。昌。元。吉。令。之。赴。敵。皆。道。馳。去。賊。之。入。巴。州。也。自。巴。抵。遂。遂。巡。及。於。新。開。正。月。某。日。我。師。追。賊。及。於。開。縣。之。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請。以。詰。朝。戰。劉。士。傑。奮。曰。吾。四。句。逐。賊。今。乃。及。之。舍。而。不。擊。縱。使。佚。去。吾。不。能。也。損。甲。持。矛。大。丈。夫。獨。取。獻。忠。耳。如。虎。激。其。衆。鼓。而。竝。進。士。傑。所。當。摧。陷。賊。大。披。靡。獻。忠。登。高。以。望。我。師。見。無。秦。人。旗。幟。而。左。兵。亦。擗。阻。不。前。士。傑。孤。軍。跳。盪。後。無。繼。者。迺。密。抽。壯。騎。潛。行。符。谷。中。乘。高。大。呼。馳。下。左。兵。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開。如。虎。之。子。猛。先。捷。皆。戰。死。前。兵。既。覆。如。虎。率。牙。兵。苦。戰。中。軍。馬。智。挾。如。虎。潰。圍。圍。衝。突。以。出。旗。幟。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頓。足。曰。吾。悔。不。用。萬。參。軍。之。言。故。敗。今。引。兵。急。歸。楚。願。根。本。再。破。賊。退。回。重。慶。傳。箭。召。潰。兵。順。流。東。下。賊。已。席。卷。出。川。西。燒。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襄。陽。尚。未。審。知。敗。問。賊。大。隊。已。至。當。陽。郎。治。袁。繼。成。方。謀。出。軍。

獻忠令汝才與之持。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未抵襄陽。先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偽為官軍。持軍符令箭。日哺叩城門曰。督府調兵。守者合符信。啓關入。夜半。賊從中起。放機橋納大衆。城陷。鄧襄道張克儉。推官鄧曰。廣死之。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對。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嗣昌出蜀。抵荆州沙市之徐家園。方圖告敗。曰。上待我厚。謀再舉。俄聞襄陽破。遂不復食。適李自成陷維陽。福王先以正月遇害。報踵至。於是撫膺大恸曰。無面目見上。以後事付元吉。伏毒死焉。上聞其死也。且恨且憐之。得元吉所上死狀。歎曰。督師功雖不成。志亦堪憫。宜用輔臣禮歸葬。既而詔諭羣臣。嗣昌二載辛勤。一朝盡瘁。雖有瑪瑙山功。不能掩其闕。獻忠張兩藩。推禍之罪。下所司會勘。以聞。中外皆知上意。引傅輕典。即議功爲解。上可之。中軍會議嗣昌中外皆知有二府三知。以密本。鳴呼。當嗣昌在軍中。薛國觀早得罪。因召周延儒爲首。乃先後並坐法賜死。餘相雖或枋用。不次。其任遇皆不及嗣昌。繼起筮中樞者。傅宗龍使過陣亡。陳新甲失職棄市。才亦遠出其下。惟張國維馮元慶相繼受任。元慶初以待部部事。上問誰可。大司馬元慶以史可法。李邦華。張國維三人對。上以元慶國維再下獄。見釋。元慶被上知遇最深。因病獨得放還。度功特發。上傳加太子太保。病痊。即與起用。而張給彦山庶僚超拜。賊已躡秦。遂巡乎幾輔矣。其爭奪情諸臣。黃道周幾幾認獄。復原官。范景文召用。遂擢爲相。上亦深悔前捷廷論。專任責成之非。狀十六年。遣輔臣吳牲計賊。面諭以自楊嗣昌死後。廷臣無復能督師者。以此知君臣之際。其相知爲深也。十一日。召輔臣曰。朕昨夕夢故輔嗣昌。語頗廷見。其語曰。亦不朕語。上曰。朕語之曰。如某疏。嗣昌公。平否。張獻忠陷武。發楊氏兩世家。破其骨有血。自二年拜星見。楊鶴節制三邊。受流寇降。父子遂與寇禍終始。鶴有弟曰。鶴。辛未進士。上以嗣昌故。遂用爲兵侍郎。撫蜀。後改。川湖雲貴總督。而國已亡矣。

外史氏曰。嗣昌之敗。在乎用良玉而不能得其心。信元吉而不能行其計。狀皆以筮樞失策。有以致之。不待督師而後悟也。嗣昌實畏討賊。而引文燦以爲己貳。恐其顛覆。乃曲意護之。初以良玉威名足仗。欲文燦倚以就功。不知其短于駕馭。殺城之役。良玉既顯和離。嗣昌終信文燦。以左右其謀。比受降事。又不欲顯其是非。故薄羅漢山之罰。而反加委任。良玉有以窺見其微。且從而心輕之矣。區區一平賊鎮印。謂足以服豪傑。而得其死乎。元吉見兩帥離心。其意實主於不戰。即嗣昌非不知持重萬全。願其生平本不識用兵。竭其私智。專以揣摩迎合。自舉六月。盡寇之言。以摩切關外。明知其勢之未可。冀倖身不在行。姑以之塞上意。而規自脫。既不得已。受專征去左右。在萬里之外。自念往昔在上前。謂智略幅輳。功在反掌。今出師經年。糜餉百萬。情見勢屈。責我者且四面而至矣。故雖將驕卒惰。終僥倖於一決其戰也。初非辭元吉而別有成算。斯其所以收也。嗣昌受元吉之兵。與張調遠兵合之。京師內通。賊支約。每月進銀二萬七千。元吉之爲人。果達精警。其從嗣昌也。初無意於富貴。特以識事。師支一萬三千。台之前。共爲十五萬。

機。習勞苦。將乘機會以垂功。名於竹帛。其自保寧進達州。賊燒絕驛。七百。不見烟火。單騎崎嶇。銜銑。舍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以爲後距。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處。爲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杰等。哀動三軍。在夔門收召殘兵。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川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不覺拊膺流涕。而痛吾謀之不用也。嗣昌之縊於沙市。雖曰無面目以見天子。亦緣良玉因其敗。平賊倨傲。不復存節制之體。故憤而自裁。元吉畏禍。未敢深言。又逆揣上旨。知在元臣正終。援春秋之義。微之而已。上覽表唏噓。亦以賊軍有勞。敗非其罪。後之君子。追論其事者。於君臣朋友之間。有三歎焉。嗚呼。嗣昌一生心力。不專用於辦賊。其議論奏疏。亦可謂之能臣。而機變有餘。忠誠不足。國事借而身亦從之。小雅節南山之詩曰。不德其心。覆怨其正。此乘國成者。所當引以爲戒也。

附紀

當嗣昌之討賊於楚蜀也。秦中大旱。土寇竄起。長武被陷。環縣以借賑殺鄉紳。白水以徵糧殺縣官。皆岌岌爲長武之續。賊首賈阿婆。關子黃三。等爲雄。賈阿婆名賈開遠。咸陽諸生也。十三年六月三日。賊同其黨渠魁百人。自桃鏡川赴料峪關。漢光總兵趙光遠率諸軍追之。賊初據關山嶺。繼據張家後山。皆爲我軍所奪。監軍道伍右文。催諸將趙大允。魯文彬。黨威。疾擊之於西維峪。關子懼而逃於牛園子。賈阿婆謀走於娘娘山。西道我師覺之。先伏山之左右。以待。文彬威夾擊驅賊。賊勢急奔山。大允迎頭截殺。賈賊在陣被擒。關子來救不及。東西奔潰。凡擒斬共一千七百有奇。運籌則伍右文。力戰則趙大允。爲上。魯文彬黨威次之。秦撫丁啓容以聞。

李長祥曰。關部之駐隸陵也。下撤曰。賊東走大寧。大昌。由隸陵下荆襄者。我當之。賊西走紫房。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賊西入夔關者。蜀撫邵捷春當之。蜀之險在夔門。而大寧。大昌。與竹溪房縣聯界。有三十二隘口。關部以爲隘多而力分。不如厚集兵勢。以專守夔門。乘大寧。大昌。以昭賊。我師四面燈之以決勝。邵撫曰。令甲。失一城者撫坐之。且有諸隘口不守。而使賊得入。是關部殺我也。欲分兵出關。堅守三十二隘。關部乃命猛如虎。以兵至夔關。助扞禦焉。時張令死矣。四川總兵爲方國安。陞將楊茂選。覃恩。皆者。有驍名而不相得。思借曹茂選于邵撫。曰。通賊。捷春召令計事而戮之。即以茂選之兵隸覃部。茂選之兵怨覃。相率驟委去。賊遂從此一路入。既入。諸隘亂俱潰。賊乘夜斬夔關。夔將士尙臥未起。遂驚亂。方國安兵敗。收殘卒數百騎。過達州。達州設守嚴。獻忠從白馬渡過江。壁達之西關。僅三千人。已而關部亦率其兵至。有數萬人。相守旬日。未交綏。獻忠僞爲關部之旗幟。穿其營。遁去。關部引兵追賊。已過達溪。綿州而攻成都。再往瀘州。而關部追及賊。又擊其兵。轉至達州。開縣。我師與之戰。而大敗。按全蜀形勢。夔門去達州八百里。而開縣在其中間。長祥達州人。親拒賊設守。其言極推重嗣昌。而專以邵撫爲失策。雖持論稍偏。未必無所見也。

內江王于蕃曰。嘗武陵視師。獻忠由大寧大昌開縣達州以入綿竹界。遂逼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設守賊至。文大敗之於東瓜崖。殺其渠魁曰曹四。獻忠乃假旗鼓疾走成都。成都城龜形。其下皆甃石。惟北角樓用土填築。少瑕。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覺之。城中出董卜蠻者與之戰。獻忠大敗。殺其卒萬人。乃遁走。其後甲申八月之九日。成都陷沒。賊仍從北角樓以入。盡殺蜀人。所以報董卜蠻之怨也。

鄒濬曰。世之議武陵者。指摘幾無完膚。予心以為太過。及讀其中樞奏議。又未嘗不服其才。亮其心也。武陵嘗上四正六隅一疏。謂下三箇月苦死之功。了數十年不結之局。及為督師。建開盤議。點滴不漏。謂滅獻一股。以全勝之力。制關。可無餘孽。若果其言得行。釜魚併獸。賊自可平。無奈撫臣邵捷春未必同心。鎮將左良玉全不効命。卒致剿局無成。中原糜爛。殺藩王。廢名城。而督師以身殉之。其亦異於後之受賄偷生。欺君伏法者矣。特以處分漳海一事。為不理於衆口。狀觀獻忠初納降時。遣腹將薛姓者入京。朝士無不焚其厚利。而不受獻忠錢者。止武陵一人。亦可見其清執矣。迨其後兩世之棺遭賊發掘。襄王之死也。賊語之曰。吾欲斷嗣昌頭。而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則賊之致恨於武陵者極至。不可以見武陵之心耶。夫元和討賊。全倚裴度。建興恢復。獨任武侯。武陵受上知遇。亦欲為國宣勞。獨是薦熊文燦為首功。繡洪承疇為首罪。功罪混淆。人心不服。而開縣之敗。由不用萬元吉之言。此則有難為武陵解者。狀予友李翰林長祥推許不啻口出。而杜貢士濬亦言其才可用。豈阿私所好乎。至以加餉殃民為武陵罪。則則寇需兵。用兵需餉。前督師盧象昇早已建議請行矣。後之君子。未嘗設身處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為定論也。宜乎上諭有云。功雖未成。志亦可憫。武陵亦可瞑目於九原矣。

綏寇紀略卷八

汴渠整

洪武三年。大封諸子。列聖相承家法。建置維屏。訖于季代。二百八十餘載。或除或絕。存者三十王。太行以西曰晉。曰藩。雁門以東曰代。單懷以北曰趙。曰鄭。曰潞。河濟之間曰魯。曰德。海岱曰衡。洞庭以南曰岷。曰榮。曰吉。曰桂。豫章以西曰益。曰淮。蒼梧界嶺曰靖江。此十六王者。所封負絕河山。或僅以免。即先後被兵。中十餘年獲休息焉。君子于其事也。始之書。終之書。非不一書而足也。大梁溯洛入汝。惟四王。周。高皇帝第五子。封開封。定王。植以下。十傳而端王之子恭。楊紹封為周王。唐。高皇帝第二十三子。封南陽。定王。植以下。九傳而裕王之子聿。鏡紹封為唐王。崇。英宗第五子。封汝寧。簡王。見澤以下。七傳而昭王之子由。禮紹封為崇王。福。神宗第二子。常洵。封洛陽。為福王。又封其次子由崧。為德昌王。關中絕隴。道惟五王。秦。高皇帝第二子。封西安。愍王。棧以下。十四傳而□王之存。樞紹封為秦王。肅。高皇帝第十四子。封甘肅。改蘭州。莊王。模以下。九傳而憲王之子謙。鉉紹封為肅王。慶。高皇帝第十六子。封慶陽。改寧州。又改寧夏。靖王。櫛以下。九傳而憲王之子帥。錚紹封為慶王。韓。高皇帝第二十子。封開原。改平涼。憲王。松以下。十一傳而敬王之子。賈。培紹封為韓王。瑞。神宗第五子。常浩。封漢中。為瑞王。自鄂達鄂。尉之斬。秦。惟四王。楚。高

皇帝第六子封武昌昭王楨以下八傳而恭王之子華奎紹封為楚王襄仁宗第五子封長沙改襄陽憲王瞻墉以下八傳而靖王之子翊銘紹封為襄王荆宣宗第七子封建昌改斬州憲王瞻墉以下九傳而定王之子慈翼紹封為荆王惠神宗第六子常潤封荆州為惠王梁山跨劍閣惟一王蜀高皇帝第十一子封成都獻王椿以下十三傳而恭王之子至澍紹封為蜀王寇初起西延闔鎮反慶肅國被邊地唇齒而臨洮寧夏之兵疾討賊不與于亂韓特固原為捍蔽秦有金城之固瑞有雲棧之阻秦將吏既破賊則桐封以草竊為不足憂崇禎之六七年賊渡河再入關往來豫楚而窺蜀諸侯王之被兵者其鬼神以震擾闕其禮祀田疇以菲穰棄其耕耘民人則辛苦墊隘罔敢寧居聘問則淹滯雍闕失于期會卒至乎枝葉凋本根撥底喪亡而莫之救也蹟其形勢楚懸絕大江則緩周秦蜀通都居重則緩荆處斬春非上游肅洮河之陽慶賀蘭山下遠則亦緩唐與福負秦嶺距關崇涉于淮泗韓據涇渭西控隴瑞縮梁益出褒中襄惠通庸漢面捷之江七王不幸當天下之衝疆場日駭大懼社稷之顛隕以恥王室故數以賊情上詢瑞王之言曰臣賴先帝休德獲奉西藩未期年而寇至比晉賊再渡河關入漢與七年正月十五日破詢陽紫陽平利白河繼陷督臣洪承疇來救單騎布甲披荆棘入險阻搜捕山間寇臣助犒軍及賑饑銀七千餘兩賊始奔遁近境以寧既而鳳縣再陷蜀賊入秦州楚賊上吳安六月自興安西鄉犯郡界游擊唐通憑漢江力拒不能渡賊方東鈔澤北據鳳西據沔寧羌南鄭孤城在萬山絕谷中賊四面至覆亡無日臣于肺腑至親近也于藩封至僻陋也于寇盜至危迫也惟陛下哀憐韓王之言曰賊以七年九月初五日攻平涼東西兩門交急賊已從東關之北攀而上都司李應孝劉添祿手擊賊殺七人擲其首城下賊乃轉而東自辰薄軒行始盡崇信靈臺涇州相繼失又轉入平涼之郭為李應孝所卻而鎮原華亭咸被圍平涼屬城十破其五郭乾汧隴鄰封鈔略殆遍聲言芟夷四境即平涼在掌握無所逃國初設平涼衛屯田甚置列三百寨官二百軍三千有奇今僅存尪羸百十老卒何以守前一年皇上念潞王苦寇急增設一參將兵三千人即潞州衛屯糧充餉臣願以韓比潞邀親親之恩焉初賊繞過河入豫楚也雖稍偏宛汝荆襄各有警而荆州當陽先陷故惠王奔命告急南陽城庫薄唐王捐千金謀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功又與王因他事齟齬王以為言上震怒速振豪下之理王請以陳永福為將亦援潞事以比上弗許八年冬賊再犯南陽王又奏曰臣有莊田數百頃為朝廷恩賜及臣祖父之所封殖以十月十一日之交賊燔燒聚落儲備路盡守舍輔國將軍顧煜遇害其母梅夫人重創死賊往來瓦屋石橋臣祖墳圍咫尺繫臣心腑且夕靡寧南陽特鄙而不警備臣出私財蓄火藥布渠管賊是以避弗犯而焚我郊保今七月不雨二麥未藝臣鄉沈家沖饑民搗竿有平林下杜之志可為寒心又曰臣府護衛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為汴梁班軍番直給撫臣以下由使甚無謂也惟明詔念臣困厄以全軍見還臣得賴國恩周旋擊柝遠斥埃無恐上報之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宗朝定制已久朕不敢變諸可以為王捍禦者不

愛于王營上之從信邸入也篤宗廟厚同姓以崇重諸侯之禮郡縣吏非曲體于王者王得自言即所持非是上輒快天下法以右王上又數召見宗人選其才擢之官欲以通宗祿之窮而變其制其後上嘗言事得乘置至京師日益衆或非所宜言上亦浸厭之不能有以禁也上發金匱書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為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授有司議者曰將軍中尉皆一品如此即三公九卿一朝而益廷者數百人非所以為法上拂然曰親親任賢古之道也何不可卻其奏再詳之有朝士顯謂儀制郎吳之屏曰君胡不以為唐故事告上乎夫入為卿士出為牧伯此三代制唐室諸侯王兼官借職不必以其階如曹成王者傳稱其為參軍刺史可考而知也今宗人坐糜國儲奈何不講求通變于當世可施行者而專以固陋逆上意吳愕哈弗應宰相大僚無一人讀書識國體者以此久不決禮侍郎陳子壯署部事主覆奏遂欲以守官堅執為名高各藩皆知上意所向懷廷論切弗敢爭而唐王獨貽書子壯相駁難王素辨博喜文詞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願弗及知特以諸侯屬盛氣持異同為足畏而已上尋惡子壯疏詞強諍下之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王王亦浸驕薄公卿為不足重當高皇帝時諸王得巡行所部革除後網漸密京師所置吏提其事禁私車將從輕輦出即送喪至諸墳園非詔令不許南陽既寇衝八年後彌甚王嘗望烽火接天思海內且大亂終日守空宮對僕隸拊膺太息曰安能鬱鬱効胤涓死此下乎中州督撫大臣見諸藩各以輕重逼寇思周王好行其德福王日閉閣飲醇酒崇王奉浮屠戰守事皆聽將吏所為而南陽日陳兵自衛得材武稱然王血氣方剛恣自用又不能卹其宗人過濫淫上聞非真有淮南濟北之心伍被開章之計也上既撓羣下重骨肉漸聞諸王怙恩驕盈不自節束南陽要害地而王建請轉廣書辭不遜順失藩臣禮傾側擾攘之際恐有赤眉樊崇平陵方望誣誤王以成狂狡之謀意不能無纖介會都門有急王請提軍入援事不行廷臣輒文致其罪上乃下詔廢為庶人禁錮之自此諸藩慄息不敢復言兵事矣上為討賊需餉歲百萬民力大屈有司捐薪俸有紀錄民入錢佐軍者假清卿秩優之下詔褒美風示海內焉武清侯李誠銘者慈聖皇太后姪也先朝待外戚有體太后母天下詎屑金錢私其親慕廟失御累朝所積無幾省有傳其在李氏宮省事秘人莫知侯有孽子其母微家衆不以為兄弟齒侯亡爭財忿閔告其兄藏禁物精鑿瓊寶累萬萬上召見侯長子諭令輸助國以自為名固對曰無有因發怒稍迫趣之亡何得病死上追感先后取田宅還之餘弗問誠銘長子錦衣百戶李李國正國正妻莊房地土金銀外皆珍寶數百萬上命還吉解部以襄城工國瑞娶于新樂又時有上書者與嘉定為婚嫁故新樂太夫人及嘉定伯至若為之請上弗許後以慈聖慈語于皇子而免時有上書者曰諸王跨土連城衣租食稅此皆縣官力也今天子憂勞日及苦征繕之不給王高枕而王一郡天下有急王獨得安耶願下明詔遣近臣諭旨其上國幣以贖軍用上曰朕以方內不靖為諸王憂維王骨肉兄弟共吾一體詩不云乎餅之弊矣維蠹之恥其詔有司弗復言久之卒莫應國初親王祿五萬石後改為一萬石秦晉楚蜀地相埒周于後徒封皆極天下膏腴商賈百貨所輳殖其富比京師萬歷中人傳楚王

名他人子爲子。後嗣王姊張大主索財不能滿。宗人相告。王無子。取宗人子一人。以進。乃後封通山王。其宗亦
 王。王女。爲主。爲討。不。又宗人。上遣官。王行。金累。事得解。坐此少減耗。而
 四國俱完。他王雖高。帝子不及也。文皇。靖。後。自言。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祿不及十之五。累聖所封。後
 親。漸。以。疎。即。恩。亦。沒。薄。惟。神。宗。四。子。上。叔。父。最。親。瑞。惠。桂。在。宗。朝。始。之。國。開。邸。之。日。淺。土。瘠。而。多
 故。天下皆憐之。獨福王在兄弟中。莫得以此爲比。福王。神宗之愛子也。母鄭貴妃。最幸。王皇后無子。光宗于
 兄弟居長。繫中外心。上意亦素定。館貴妃。早。願。天下有出鄭氏上者。即。缺。望。雖。尊。尊。亦。兩。難。之。仗。廷。諍
 力。稍。自。強。沒。尋。乃。日。爲。離。間。諸。大。臣。調。護。萬。端。元。良。既。册。命。而。四。子。同。日。出。閣。恩。寵。推。均。凡。以。爲。鄭。氏。也。
 福王大婚。費三十萬。營洛陽府等。二十八萬。上非貴妃不寢食。妃一子。雖長。猶不離抱。聞其將遠。離。日。夜
 泣。請之。國。日期者。數十百。奏。置。弗。省。最後。妃。子。鄭。養。性。亦。言。之。雖。非。至。誠。願。以。太。子。名。號。久。正。上。春。秋
 高。久。病。不。乘。此。時。早。就。邸。爲。王。富。貴。計。何。庸。復。待。乎。妃。亦。心。動。言。之。上。不。能。戀。戀。母。子。情。獨。辦。治。國。裝。宜
 厚。上。明。然。從。之。當。是。時。海。內。全。盛。上。所。遣。稅。使。使。數。十。人。月。有。奉。日。有。進。廣。南。明。珠。演。踏。丹。砂。空。青。寶
 石。豫。章。磁。陝。西。異。織。文。綉。蜀。重。錦。齊。楚。磁。金。礦。銀。他。搜。括。贏。羨。億。萬。計。名。人。主。私。財。入。貴。妃。掌。握。擬。斥。十
 之九。以。資。王。諸。宮。人。中。使。竊。言。曰。王。本。其。天。下。此。不。足。計。也。上。爲。下。詔。賜。莊。田。四。萬。頃。所。司。爭。之。力。得。減
 半。中。州。賦。土。苦。不。足。度。山。東。湖。廣。界。以。充。王。又。奏。乞。江。陵。故。相。所。沒。產。江。都。至。太。平。沿。江。蘇。洲。雜。稅。并。四
 川。鹽。井。權。茶。銀。自。益。舊。制。王。府。田。聽。民。占。而。徵。其。賦。王。左。右。勸。王。多。規。肥。饒。地。入。府。爲。永。業。既。則。什。贖。承
 奉。諸。官。假。履。定。步。畝。爲。名。乘。傳。列。旌。旗。笛。吹。所。至。索。輿。阜。饒。無。算。田。之。良。楮。租。之。多。寡。皆。懸。其。口。常。過
 汝。州。擅。殺。人。山。東。江。楚。之。間。富。家。變。獲。奪。農。夫。疲。供。億。天下。騷。動。其。請。福。府。食。鹽。也。于。洛。中。設。邸。閣。中。使
 至。淮。揚。支。王。鹽。一。千。三。百。引。乾。沒。要。求。輒。倍。中。州。舊。食。河。東。鹽。有。令。旨。非。王。店。所。出。不。得。鬻。淮。商。開。中。既
 誦。督。引。復。滯。九。邊。軍。餉。無。所。資。上。悉。其。故。命。換。給。長。蘆。然。去。洛。陽。遠。以。爲。不。如。河。東。便。弗。肯。改。自。慈。聖。登
 遐。未。兩。月。而。愛。子。去。膝。下。上。忽。忽。不。樂。瑞。王。年。二。十。有。四。婚。未。成。惠。桂。齒。相。亞。無。擇。命。羣。臣。交。章。叩。關
 率。疑。退。而。福。邸。信。使。通。籍。中。左。門。一。日。數。請。朝。上。夕。報。可。四。方。奸。人。亡。命。之。徒。探。風。旨。走。利。如。鶩。因。不。畏
 死。張。差。廬。保。劉。成。之。變。緣。是。而。生。然。兩。宮。慈。孝。無。間。王。亦。專。奉。己。無。所。睥。睨。訖。于。三。朝。繼。統。竹。肉。安。如。原
 本。祖。宗。家。法。之。善。而。光。廟。因。心。篤。愛。爲。卓。絕。已。及。崇。禎。中。王。失。神。考。久。貴。妃。亦。前。歿。內。官。宮。嫗。爲。王。中。詞
 京。師。者。多。失。勢。老。病。死。河。南。大。亂。王。于。國。家。屬。尊。地。近。在。宮。中。時。幾。奪。宗。獨。性。不。喜。賓。客。智。謀。奇。計。之。士
 莫。進。乎。前。所。好。惟。婦。女。娼。樂。中。外。爲。不。足。忘。然。終。用。敗。十。三。年。河。南。大。旱。蝗。人。相。食。王。謹。錄。籍。壯。不。髮。念
 宗。人。百。姓。援。兵。之。過。洛。者。口。語。籍。籍。或。言。道。中。曰。王。府。金。錢。百。萬。厭。梁。肉。而。令。吾。輩。榜。腹。死。賊。手。南。大。司
 馬。呂。維。祺。在。城。中。聞。之。惟。以。大。計。勸。王。王。不。用。先。是。秦。大。破。李。自。成。于。潼。關。原。餘。衆。散。略。盡。自。成。竄。漢。南。
 秦。兵。盛。其。北。左。兵。扼。其。南。竄。不。知。所。爲。伏。一。年。有。餘。不。復。出。食。且。盡。謀。自。經。養。子。李。雙。喜。止。之。是。年。秋。自

成。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突。圍。走。山。郎。均。向。伊。洛。河。南。饑。民。相。率。歸。之。復。大。振。十。二。月。李。自。成
 陷。永。寧。殺。萬。安。王。采。鑾。熊。耳。以。西。民。保。聚。山。澤。者。連。拔。四。十。八。寨。遂。陷。宜。陽。十。四。年。正。月。壬。寅。黃。霧。四。塞。
 日。昏。無。光。河。南。分。守。道。王。允。昌。率。邑。紳。警。備。總。兵。王。紹。禹。借。劉。羅。二。副。將。引。其。兵。抵。洛。王。召。三。將。入。賜。宴
 加。禮。出。精。騎。七。日。紹。禹。請。以。兵。入。城。王。疑。阻。者。三。不。可。止。劉。羅。二。軍。背。東。南。關。而。舍。海。幕。有。叫。呼
 聲。東。直。燒。土。門。詐。云。遂。賊。抵。七。里。河。與。之。合。十九。日。賊。至。羅。用。其。火。軍。反。攻。東。城。見。乘。障。有。固。志。獲。保。者
 訊。應。實。報。曰。賊。守。嚴。馮。太守。一。守。南。王。兵。備。九。守。西。張。知。縣。守。東。王。總。兵。暨。衛。推。官。主。行。散。而。西。北
 陔。爲。衝。分。地。賊。命。其。下。向。西。北。攻。二十。日。王。見。事。急。出。千。金。募。士。縋。而。出。用。矛。以。入。賊。營。昏。時。賊。漸。退。夜
 半。王。紹。禹。親。軍。反。從。城。上。呼。賊。和。笑。諾。執。王。允。昌。尉。刀。于。其。頸。口。噤。齟。索。餉。紹。禹。從。旁。解。軍。以。手。推。之。曰
 此。豈。老。總。兵。嘗。言。時。耶。揮。刀。殺。守。樓。者。燒。城。樓。開。北。門。賊。入。王。逃。匿。民。舍。中。明日。賊。蹟。而。執。之。道。遇。呂。維
 祺。年。已。邁。爲。賊。反。接。番。其。首。視。王。謂。曰。王。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王。不。語。尋。遇。害。賊。王。宮。醜。飲
 萬。王。于。知。灼。其。血。雜。鹿。醢。嘗。之。曰。此。福。祿。酒。也。維。祺。大。罵。賊。死。之。有。兩。承。奉。伏。王。屍。哭。賊。掉。去。承。奉。呼。曰
 王。死。某。不。願。生。就。若。乞。一。棺。收。王。骨。即。盡。粉。不。恨。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載。以。下。車。兩。人。即。其。旁。自。縊。東
 關。迎。恩。寺。僧。道。濟。者。鄭。貴。妃。所。刺。度。以。替。王。入。道。者。也。乘。賊。間。昇。其。柩。止。廡。下。祠。而。哭。之。審。理。李。春。茂。典
 購。張。守。賢。典。樂。劉。文。魁。絕。城。道。世。子。亦。走。免。遇。官。兵。疑。腰。有。寶。物。裂。其。裳。裸。露。道。旁。得。一。護。衛。軍。牽。挽。過
 河。盧。于。孟。縣。訪。求。福。王。妃。尙。在。相。見。不。復。識。抱。持。哭。初。賊。之。入。王。府。也。珠。玉。貨。賂。山。積。裝。緜。囊。負。任。以。入
 盧。氏。山。中。發。王。府。中。金。及。倉。粟。大。賑。饑。民。時。杞。縣。人。李。巖。術。者。宋。獻。策。起。從。賊。教。自。成。爲。好。言。給。衆。曰。王
 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爲。若。曹。令。饑。者。以。遠。近。就。食。男子。二十。以。上。願。從。軍。者。月。食。四。十
 金。趙。敢。能。爲。將。者。倍。之。從。我。可。富。貴。無。爲。交。手。死。民。奔。走。赴。之。者。百。萬。燒。王。宮。火。三。日。不。絕。用。維。揚。接。邵
 時。昌。爲。偽。總。理。俾。守。城。實。棄。之。去。爲。豫。撫。李。仙。風。于。二。月。十。日。至。河。南。府。取。時。昌。及。從。逆。張。旋。吉。以。下。十
 數。人。梟。懸。之。稱。恢復。功。其。道。府。推。知。等。官。皆。在。惟。白。尙。文。死。不。得。其。尸。云。已。爲。饑。民。所。噉。食。矣。叛。將。羅。泰
 劉。見。義。不。知。何。以。見。獲。伏。法。王。紹。禹。初。傳。死。于。兵。後。膠。致。京。礎。于。市。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羣。臣。曰
 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遺。于。閔。凶。其。以。特。牛。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于。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
 具。弔。禮。世。子。在。懷。慶。授。館。餽。餼。備。凶。荒。之。禮。焉。上。發。御。前。銀。一。萬。兩。坤。寧。宮。四。千。兩。乾。宮。三。千。兩。坤。宮。三。千
 兩。賜。民。卹。與。賑。粟。高。樞。樞。密。皆。以。慰。卹。福。王。子。嗚。呼。春。秋。之。義。大。責。帥。以。上。相。專。征。之。重。而。親。王。不。以。其。道
 終。君子。謂。督。帥。之。罪。無。所。辭。矣。夫。洛。陽。周。王。城。自。漢。以。來。都。之。三。川。天。下。之。中。地。四。達。善。戰。者。所。必。爭。嗣
 昌。乃。專。力。于。鄧。襄。而。緩。備。于。京。洛。賊。因。抵。隙。踏。瑕。而。王。紹。禹。羅。泰。之。軍。得。以。動。于。惡。乃。道。路。所。傳。有。謂。兩
 王。繼。陷。福。弊。而。襄。隨。之。者。上。與。羣。臣。弗。信。也。嗣。昌。之。將。行。言。于。上。曰。臣。請。以。襄。陽。爲。根。本。其。規。度。襄。陽。城
 也。切。深。溝。方。池。而。三。環。之。造。飛。梁。設。橫。柵。陳。利。兵。而。護。河。非。符。要。合。者。不。得。渡。嗣。昌。雖。移。駐。襄。峽。軍。資。甲

仗在焉。諸將左良玉以下并幣于城中。江漢間列城數十。倚襄陽為天險。賊之得志于洛陽也。移師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晝夜。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資守陴者。而特懸賞有寇一賊者。予五十金。士鉤籍大呼擊賊。賊未退。同時南陽汝寧皆午道疲敝。唐新立崇。僅據宮垣以守。上誦指念弊。石諸宗曰。秦蜀遠。楚與豫接。環而荆僻處江介。一州當有虞心。襄陽宿重兵。即惠邸在郢中。可無恐。況襄王乎。一日御武英方進灸。咄咄顧左右問汴梁云何。忽宗人丞傅襄府福清王有表。上推案起曰。果爾。襄王其不免矣。福清王奏曰。臣嘗澄襄王之次子也。臣藩奉國厚恩。世守赤社。不意二月初四日夜半。南門火。一城糜沸。傳曰。監軍道家丁反。臣父殿廬火亦起。融風吹之。延燕萬屋。臣睡夢中聞人馬聲。飛鐵著臣頭。目見城中兵。亦與格鬪。天明賊大至。太守王承曾。保臣及臣弟進賢王。皆淪突圍出。臣遣人探父動定。始知初五日。被賊執至西城樓殺死。放火燒城。肢體為燼。拾頭髓骨數寸以歸。臣一恸殞絕。臣宗弟貴陽王常法。于西城門外被殺。臣兄已故世子宮樞盡焚。殺死蘭陽王母夫人徐氏。太和王妃郎氏。宮人李氏等四十三口。臣父國寶。內官張進喜。投井得存。臣兄襄世子皆湮。先于崇禎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薨。妃孫氏繼逝。臣父前經赴告。道梗未奉。懇痛念臣父托體王家。沒身賊手。臣不能相從。灰土。慚負天地。惟皇上早殄此賊。俾微臣雪父兄暴骨之恨。上覽之。感動。命所司喪葬。一如福邸禮。襄王追諡忠王。葬城西安山。拊几嘆曰。襄洛天下形勝。而襄建瓴東南。憲王以仁宗愛子。徙封于襄。有深意。襄亡陪京。必震恐。且曰。朕為天下討賊。決辰之間。兩王皆以國斃。是天厭我家。而翦棄其子孫也。不然。賊何以至此。願疑楊嗣昌獨無奏。久之。知張獻忠遊殺開部解餉官于路。竊其文書。傳箭以入城。嗣昌所積五省餉金。弓刀火藥數十萬。及守兵數千人皆歸賊。洛陽國帑而襄陽軍資。兩藩陷。闕獻遂不可復制。嗣昌在重慶。聞亂返荊州。將謁惠邸。王命閣者謝曰。先生願見寡人者。請先朝襄王。嗣昌乃紼。是年東宮田貴妃薨。妃上所愛幸。生兩男。皇五子早殤。永王年少。上感天下亂。悽愴骨肉傷懷。有老宮人及見定陵。問以宮中往事。稱神宗晚年。王皇后稀進見。福王辭之。國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來入朝。大漸時。顧視貴妃。用洛陽為念。因言孝恪皇太后病篤。光宗請旨得往省。孝恪目已盲。兩手捫太子欲有告。光宗遂曰。鼻父鄭娘娘待兒子厚。今鄭娘娘長御隨以來。孝恪悟其意。嚙指曰。我所嘗備極天下苦。兒知之足矣。復何言。遂淚。光宗即位之三日。懸母畫像。對之拜且哭。會宴駕。無人譚貴妃時事者。果母子當寵擅天下耶。以今觀之。亦何益。上為歎。起。周皇后居坤寧宮。宮禁禮重。太子定王既出閣。非上命不得朝。一日上坐便殿。太子前致請。案上有急奏。河南寇以某月日破某城。而上嘆曰。若不知得幾見而母。而動關我乎。今後非復泥常也。宮中所奉宜懿康昭劉太妃者。神宗妃。廢中推護厚。撫愛諸王。上以主慈寧宮。禮之如太母。常朝歲節畢。見上就便坐。俄欠伸。俛別榻。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護覆之。左右植立以俟。頃之上登。起攝衣冠謝曰。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輒廢餐。自以年才壯。為國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惘然不自持。一至此。大

妃為之泣下。上亦洩瀾者久之。諸宮人莫能仰視。劉太妃以十五年上之髮汴急也。尋聞圍解。乃由王故得全。則大喜。既下詔褒王。且加勞曰。此高皇帝神靈。憫宗室子孫。維城莫固。啓王心而降之福也。又以其意諫。秦蜀楚諸藩曰。王不鑑洛陽已事乎。苟能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滅。先是肅王親廟不戒于火。祈主犧象皆亡。賊登皇蘭山。涉乾鹽池。入慶藩國界。荆王見革左。詭降欲與為好。召入宴。盛帷帳。陳女樂。具百人之饌。以饗兵。見者皆覺其啓寇心。荆王嘗小相。過酒肆。坊其它王初因遠不及寇。皆以書來省難。比李青山益戾于濟北。呂瘦子跳梁于湖南。益王孫定王由木之一世亦稱。建昌妖人密教。實繁有徒。江湖海岱亡命。盜起而臨。藍平涼。乃云宗人通賊。奸黨楊吐虹等為賊內應。上以為此同姓深恥。皆由諸王平昔不能樹之以德。董之以教。故窮奇饕餮。乘親即異。生其禍心。論天潢支屬。惟周為睦。故倦倦以周王為宗室儀表。周自定王啓土。憲守其共德。而加以以文。東書堂集古法書。手自臨摹。勒石。暇則製樂府。被新聲。梁園士女絃歌之。風飄乎盛世之響焉。高皇諸子。蜀獻王好學。帝呼為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繕寫購藏。圖書甚富。而周有中原文物之盛。比肩僂美。稍欲加尚之。萬歷初。周鎮國中尉陸樞為宗正。招延通儒。講串經義。以教同姓諸生。作五經稽疑。帝系世表。竭四十年之力。訪求遺書。牙籤識別。登萬二千五百餘卷。自大內祕本所未有者。西亭竹居。悉丹鉛贊勸。西亭即中尉。竹居者其子也。王即趙宋故宮。為疑城。南有繁臺遺址。四方賢士大夫曳裾來游。比于相如嚴助。它王小子侯。雞狗馬。多豪少年之戲。獨汴梁宗人瞻文詞。被服網雅。左右列放。南楮。丹青竹素。在昔高皇剖符之日。備物典策。申之以訓詞。分之以絲器。百年有道。宏長詒謀。燕翼子孫。多彬彬三代之風。詩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其周宗之謂乎。夫國于天地。命祀山川。河與崧高。周之望也。周之始封。即髮河圻而遷洛。尋復返舊都。歲有事于河。至端王末載。發秘記讀之曰。王室將衰。河決為害。王告其世子。以為大感曰。後二十年必驗。今王立。寇難作。河益南徙。匠人置墊準水形。以測望地。河身高出王殿。樑者尺有二寸。每春漲。潞隄。吏民刑牲沉璧。走馬傳籌。報水至何所。與烽燧等。自汴梁受圍。上以中原為急。用丁啓睿為督師。教傅宗龍用為秦督。擢巡按高名衡。代李仙鳳為豫撫。九月。宗龍兵敗。死于項城。秦撫汪喬年督師出關。于襄城被殺。自成乘勝圍南陽。總兵猛如虎戰死。十一月四日。南陽陷。唐王遇害于麒麟閣。唐王之遇害也。有湘安王尚在上。令附近侯修葺府第。迎養舊邸。十二月。自成陷禹州。州徵王故封地。王廢專城。大康王以下七郡王多死。二十四日。李自成引羅汝才之衆再圍汴梁。高名衡偕巡按御史任溶。總兵陳永福為城守。丁啓睿在許州不能戰。入汴梁遊賊。周王盡出庫金犒師。被傷者與殺賊同賞。賊衝車撞擊。負戶穿穴。城壞二十七處。皆距躍可上。坦如大塗。永福率吏士力圍。賊飛火發機。洞胸達腦。愛弟親將碎于背後。終不為動。矢射自成中。日手燃巨燄。殺其巨帥上天龍等。擄甲四十。晝夜。鬚眉焦灼。指血滲漉。生誠三十三人。斬一千七百十有八級。城乃克全。賊以十五年正月十四日。退屯朱仙鎮。三月癸亥。賊復進。為攻城折傷士卒。遂起長圍。期以

名大梁。因自號大梁王。迎祥自號闖王。馬著門表馬賊且特起也。自成于高為甥舅。往從之。自將七千人立一隊。號曰闖將。其在山西也。有闖場天入隊。闖將皆張姓。不知其名。自成不甚著。池池既渡河。迎祥乃獨雄諸部。而車箱峽已困復逸。官軍稍知賊帥中有李自成矣。初自成西寇鄖陽。破竹山竹谿房縣。官兵追及之。賊走紫陽入漢中。連雨四十日。馬乏芻多斃。弓矢俱脫。自成大困于車箱峽。詭乞降。總督陳奇瑜受之。自成既過雲棧。出險入鳳翔。掠蘭州。勢復振。乘至十餘萬。副將賀人龍張天禮為所敗。欽兵守隴州。自成圍之四十餘日。洪承疇檄左光先赴援。與人龍合擊大破之。自成竄入終南山。已而糾其乘東下。鳳陽之陷也。張獻忠與自成皆在焉。獻忠得陵監所教響手小奄十二人。每飲酒令之奏樂。自成求之勿與。因以請。獻忠毀樂器而後以人歸。自成殺之。兩人由此相失。自成與迎祥再入秦。自成從終南出。大掠富平寧州。副將艾萬年與自成同里。有夙嫌。賊攻益急。萬年曰。我早知自成無賴。會訴之官。今必不利于我。出告大戰。敗而被執。罵賊死。無何。張全昌。賀人龍。皆為自成所挫。總兵曹文詔百戰將。于真寧陣亡。迎祥自成兵益強。出關為祖大樂所敗。迎祥自成攻潯州。盧象昇祖寬大破之。朱龍橋。遂走登封密縣。復歸秦。九年二月。自成走慶陽州寧。四月。自成犯鞏昌北境。左光先曹變蛟破自成于固原之沐家營。自成走慶陽環縣。五月。自成圍綏德州。六月。自成犯朝邑。七月。黑水峪之戰。秦撫孫傳庭生俘高迎祥。磔之都市。賊黨以自成梟雄也。共推為闖王。然自成在關中自關。別為一軍。黑水峪敗。自成不在。固非迎祥死起而暴領其衆也。是月也。自成犯階微。八月。自成匿隴州山中。九月。出汧隴犯鳳翔。于渭河窺渡。十年正月。自成犯涇陽三原。四月。據階成。十月。自成借過天星。由七盤關入蜀。于是陷寧羌。昭化。劍州。梓潼。江油。崇寧等州縣。十一年正月。官兵破賊于梓潼。賊分隊還秦。自成走白水。六月。官兵至陽平關。自成由陽平白水。謀再入蜀。不果。當是時。秦之白水階微官兵。分汛堵扼。賊既不能轉而西北。曹變蛟渡河邀賊去路。賊又不得由江而東。惟南逾西鄉。突出漢中。越江而北。秦撫傳庭偕左光先駐漢中。乘賊奔江。斬千餘級。賊渠祁總管等謀東奔豫楚。官兵追之。至升仙口。又嚴守朱陽關。賊不得逸。祁總管降。十月。自成食且盡。總督洪承疇。借傳庭共擊自成于潼關原。大破之。自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走。十八騎者。劉宗敏。田見秀。谷可成。張世傑。李彌昌。任繼榮。任繼光。王虎。劉文魁等。竄伏嶠函山中。為小盜不復出。尋督師入援。總理主撫。獻忠汝才約降。我師無偵候。獲賊謀者。或云自成死。已而殺房叛。自成喜。出招其徒。復大集。秦督鄭崇儉提兵圍之。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道俾之逸。而設伏于商維那。均可一鼓擒也。自成乘間走。遂入楚。依張獻忠。獻忠欲圖之。覺再遁走。關部在髮陵。開而以檄諭之。自成出。語屈強。時賀左二將再大捷。獻忠破膽。自成為我師困于巴西魚復諸山。其輜重在赤甲塞山不能進。困厄數草。聞自屏。養子李雙喜止之。劉宗敏者。藍田人。鍛工也。有勇力。自成嘗離其大營。偕宗敏步入道旁叢祠中。惟後兒軍張鼎者從。後偽封侯。賊中所稱小張侯也。自成知宗敏亦有歸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盡卜之于

綏寇紀略卷九

通城錄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五月十日丁丑卯刻。有星自西北流東北。大如盂。赤色有光。翼日。焚感夜犯房宿。六月。陝西地震。七月十八日乙酉。雷震朝日壇。風拔樹。大雨雹。涌水。南京妖人劉元緒謀反。詭稱關地李王。分其徒十二天。十二星。十六佛將。以長至日。李王出世。事覺誅之。八月二十一日丁巳。李自成生于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之農家。與府人張獻忠同歲。父李守忠也。隸行太僕為養馬戶。守忠之父海。海之父世甫。家頗饒。守忠娶金氏而無子。既以姪李自立為後矣。禱于華山。夢神告之曰。以破軍星為若子。而生自成。父母異之。呼為黃來兒。六歲教之識字。大能記憶。隨常兒。願跳跟不可禁。守忠曰。黃來兒後當富貴。其如頑戾何。長名鴻基。改自成。從延安人羅君彥者學刀槩。頗盡其技。守忠金氏先後死。李過者。兄子也。相與為傲。盡亡其父貨。乞貸于邑之艾氏。艾著姓。有為府同知者。邑人呼艾老舉人。以自成負其子錢也。執而挾之。自成鬪狠無賴。數犯法。米脂令公子賓者。械而游于市。將置之死。得脫。自成妻韓氏。故倡也。縣役查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偕李過亡命甘州。投甘竹梅之煥所部。參將王國為兵。國奉調。過金縣兵。自成縛縣令索餉。并殺國。遂反。安塞人高迎祥故馬賊。逃兵。李成龍糾為亂。饑民王吳應之。異一

走也。乃召其裨校李本實、楊從義、董朝宣、陳尙才、孔臣思、所將六千人，即文岳所置壁處，重穿頓結，蟄必死。文岳是夜奔項城，次日奔陳州，賀李于初九日哺時，得宗龍小帖，取二將來救，不信曰：此書從賊中來，庸知非偽耶？呼沈邱令開門，令乘墮咤曰：若不往救，傳督師入城，何為者？不許。乃同奔文岳于陳州，自成見宗龍無救于圍外，穿兩壕圍之。十一日，我師糧盡，馬亦盡，十六日二更，開營突圍，遂大潰。宗龍以十九日未至項城，八里被執，賊謊稱傳家將，擁之趨城，宗龍大呼曰：此賊也，身是傳督師，不幸落賊手，城上連用礮擊，毋墮狡計。賊乃俯右脇傷，扶兩目，削鼻，礮聲起，賊退，家人慮三負其屍，入城乃絕。宗龍之天，喬作開敗，仰天嘆曰：傳公死，討賊為無人矣。我自知以肉餒猛虎，然不可不出以持中原心，誓師次陝縣，聞襄城新破，惶惑未敢進也。襄城諸生李永祺，率父老出迎官軍，時李自成方殘棄縣，殺副將劉國能，而圍左良玉于假城，國能之守棄也，力戰不能支，城陷，賊殺其令張我翼，而好謂國能曰：若我故人也，何不服國能按劍罵曰：我初與若同反，今則王臣也，奈何從賊？遂遇害。左良玉假城之圍，始于臨穎，臨穎為賊守，良玉兵過，殺所置偽官，而取其牛馬財物，自成怒，盡銳與爭，良玉避入假城，自成圍之急，開喬年之出關也，釋假城之圍來戰，初喬年之撫秦也，皆被命發自成祖父家，自成破後，聲勢日益張，或獻策疑其先驟有異者，上密令喬年圖之，米脂令邊大受者，河間府靜海縣人，後遇執，而以不廷錄紀，健令也，有縣役詭稱姓，實自成族，令詞知之，執而加拷，則曰：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萬山中，聚而葬者十六家，中一家始祖也，相傳穴為仙人所定，有鐵燈檠，離火爐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其言，踏之，山徑仄險，林木晦黑，果得李氏村，村旁蟻壘十六家，中一家發之，有蟻蟻數石，火光尚熒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吞昨者，六七反而仍伏，喬年兩腋骨，并蛇膽之以開，賊後失著其目，舉大事無成，蓋天使之也，自成為之，嚼指恨，既知喬年出，厲色憤踊曰：此發我祖家者耶，聞其多馬，速圖之勿失，喬年背襄城而舍，交綏一軍，盡覆，斂殘卒數百人，保襄城，城壞未及修葺，門為五日而穿潰，喬年自刎弗殊，副將李萬慶共以死，萬慶，其官以魏不能盡節者，事，自成別別襄城諸生百九十八人，購永祺，匿以免居其族，自成凡再覆秦師，獲馬二萬匹，降秦兵數萬，十一月，乘勝遂圍南陽，用大礮攻城，守將猛如虎，破以計，殺賊精兵數十，已而他門陷，如虎持短刀巷戰，大呼殺賊，手及袖袖有血數斗，過唐府國門，北面叩頭謝上恩，自稱力竭，賊刺刃以出其背，答麒麟閣，刺唐邸于其宮，張妃及湘安王崎嶇走入楚，豫撫名銜，按臣任濟，以汴梁危蹙，貽書督師告急，丁啓睿稱賊忠在商固山中，庶幾旦夕擒，今移之救汴，恐復脫掌握，良以左支右吾，不獲已先事，自言非失策，其宛佛千阪，出于不意，即主上無如何，下詔曲為解，不欲明其譴也，是月也，李自成陷鄧州，知州事劉振世死之，鎮平令鍾其領，內鄉令熊新，舞陽令潘宏，通許令費令謀，先後殉節死，唐縣、新野、穰、南頓、十二月，李自成陷許州，自許以南無完邑，汴州、長葛、鄆陵、陳、禹州、相繼陷，二十六

日，李自成再圍開封，開封者，宋故都，金人所重築也，厚可十丈，次亦八九丈，賊每攻城，不用梯衝，做古法，專取傾壁為首功，責一甲士取一瓶，得者即歸營解甲，惟後退者必斬，取瓶已穿穴，穴初僅容一人，漸至十人，百人，次第傳士以出，過三五步，置一土柱，柱上紅繫之，穿畢，萬人負紅而絕之，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于城上鑿為橫道，聽其下有取士聲，儲毒穢以薰灌之，遇輒焦爛，賊乃即城壞處，環試火攻法，以藥置罌中，火震罌裂，名曰大小放進，營其衝者，無不糜碎，十五年二月十三日，汴城之圯者二十七處，將進火而攻之，自成下令曰：今日必拔，列精騎數千其旁，距躍鼓噪，俟城摧擁以入，賊之穴城也，土石之積于外者邱陵然，已而火作，內土墜外土浮，內未及穿，火反外擊，瓦土之漲者及于天，數千騎驚焉，迺駭而遁，城之未穿者，亦尋丈耳，嗚呼危矣，是役也，陳永福之功稱最，撫按以下，有詔獎其勞，雖楊文岳，亦得刷陳州之恥，惟丁啓睿不能外犄角，引其軍入城，幾為賊所乘，城既開，而麾下散去，且軍不戢，汴人苦之，遂獲罪焉，賊不得志于汴，梁攻陳州，副使關永傑力戰被執，知州侯君耀罵賊皆死，邑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手刃賊，嚼齒大罵，賊怒而屠之，少長無或免者，唯州、太康、寧陵、考城、西華、商水、遇輒潰，邑紳通政使李夢宸，宜大巡撫張繼世，各于其地嬰城，歸德者，嚮為州，後因亂，故獨無藩封，不置兵，知商邱梁以樟者，故部撫夢澤子也，邑舉人徐作霖、吳伯奇、伯允，相與集鄉勇為守禦，賊攻圍七日，夜以二月二十七日，攀堞入，作霖伯奇伯允死，以樟被兵，尋救，遁于淮南，家四十口悉以燼，儀封杞縣空城逃，開毫亦繼陷，魯山令楊呈秀，鄭縣令李貞佐，寶豐令張人龍皆死，貞佐尤烈，賊入城，厲聲曰：驅百姓死守，知縣耳，妄殺何為，賊被衣冠，倒懸諸樹，貞佐大呼，請訴上帝，賊斷其舌，磔之，母喬氏及妻皆死，三月，李自成復圍開封，其下以前力攻而挫也，懼而逃者日數千人，自成乃下令圍而勿攻，持久示必克，上先期救孫傳庭罪，召見問曰：卿度幾何人可破賊，傳庭頓首曰：陛下幸貴臣死，臣星馳入關，得精銳五千人足矣，既西行，偵汴事者曰：賊非置數十營，望塵莫見其際，傳庭乃圖上方略曰：賊衆且數十萬，臣縱得士死力，詎可一當百，以時勢料之，非練兵二萬，餉百萬不可，上省章大怒曰：卿而奏云何，而前後不雙，努力練所發兵，足餉一月，即掩甲出關，毋得逗撓取咎也，賀人龍兵潰，再逃陣失主帥，且家在米脂，與自成同鄉里，諸賀多在賊中，傳庭在道，故為疏請曰：人龍臣舊將也，願贖其罪，猶可用，上若不得已而後許，傳庭至西安，人龍從數十騎來謝，傳庭面責數，叱壯士收縛，即劉之分其兵，隸諸將，或曰賀數戰有功，與左，之漢州之逃，誰則為之，謂其狂，為賊將者，也，上既以人龍撤布告行，問釋故尚書侯恂于獄，因向為良，起為督，發帑金十五萬，犒左營將士，激勸之，故中州有司蘇京王漢王雙三人為御史，京監延寧甘固兵，趣孫傳庭出關，漢監平賊鎮，及保督楚蜀兵，助侯恂保汴，雙監陽懷東督兵，部勒諸將過河，誅賞並行，文武迭用，中外赫然，知上意決于必戰矣，于是左良玉、大威、楊德政會師于朱仙鎮，良玉以賊勢方盛，宜相形勢為緩攻，大威等議不合，既進軍，奉帥皆潰，上，天下，又，則，軍，善，逃，即，大，死，人，人，快，之，○

虎大威後在汝寧以政繁其事在良玉傳中汴外援既絕敵圍日固劉澤清以朱家寨去汴八里提五千
 人南渡依河為營疏水環之謀以次結入營可達大堤築甬道餽粟城中劉本逗怯壁壘未成賊引衆來
 爭恒擾奔逃幾不及濟我師多聚于河北日夜望秦兵出關不獲以時至開封之樞探斷人相食羅汝才
 衆亦饑謀他徙自成出餘糧廩之重為盟界以東城所掠為分地乃置不去九月十五日三更河決開封
 自成前後三攻汴士馬斃者無算積憤誓必拔長圍半載師老勢屈久懷灌城之謀願以子女珍寶山積
 不忍委之洪波迨秦師已東恐汴圍一疎陽懷東晉之兵必逼其後將憂腹背受敵方圖改算會汴人有
 計決河以灌賊者時城傍羊馬城周王募民新築者皆堅厚為高岸而賊營直傳大堤我兵以為河決則
 賊可盡而城中無恐故嚴雲京高名衛從之早為自成所覺援師方鑿朱家寨口賊已移營高阜多設巨
 筏艤艫驅所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經旬不止黃流驟漲兩口一時並決聲聞百里丁
 夫荷鍤者隨堤漂沒賊營亦沉萬人河流直衝汴城自北門入穿東南門以出流入渦水汴人嘗溺死開
 封初受圍官以城守閱民得百萬戶圍後民之死于疫與饑者十之二尙得八十萬戶水至周王從後山
 逃出率宮眷及寧鄉安鄉永壽仁和諸王露棲西城貫雨中撫按以下官從之督師侯恂遣總兵卜從善
 逆以舟師推官黃澍從王乘夜達堤口高名衛陳永福回城防賊侯恂嚴雲京偕監軍御史王變擁護王
 及二妃世子止河北之柳園坊士民從而濟者不及二萬河身改徙祀縣唐邑亳州以入于淮賊乃拔營
 向西而去先汴京有散人褚生稱數術言狂易不可曉事後輒奇中前一年別所將自沉于是役也
 向西南而去河力挽之不若其美曰明年今日此中人當知我人言以發狂怪之已而果驗是役也
 譚云決河灌賊不意反為賊所灌上以其孤城死守汴水天災堤決事不覆較高名衛恩勞養疾歸而黃
 澍召見授御史錄守汴勞也十月孫傳庭兵至南陽李自成羅汝才西行逆之傳庭以高傑魯某為先鋒
 魯甘涼世將也與李自成遇于家頭大戰高魯大破賊追奔六十餘里為高魯後距者左勳蕭慎鼎自成
 之敗也羅汝才旁來救遂出高魯之後左勳執縛不習敵望而怖曰高魯沒矣遂奔餘衆聞之皆奔遂大
 潰喪材官將校七十八人高魯所部失亡頗不多傳庭歸而執慎鼎斬之左勳以光先子令人馬二千匹
 贖罪當傳庭出軍天大雨糧車不進探青柿以為食士卒凍餓故遇賊至于甚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
 傳庭上書自劾詔令圖功自贖是月也李自成收裕州李好為之用汝才由魯山走南陽李好從裕州
 自成復陷南陽屠之閏十一月十三日圍汝寧保督楊文岳先以援汴不利有詔戴罪防汝賊之至也監
 軍道孔貞會駐東關師先潰文岳督兵戲下副將馮某戰于南湖賊破擊南關營柵我兵之被傷者濠水
 盡赤馮將軍自刎死文岳收散卒嬰城守西關參將王某北關副將趙某猶苦戰勢不敵兩將自焚營柵
 收其兵入子城殺所乘馬而自殺從死者千餘人翼日賊從西北門入執文岳不屈自成曰先生朝廷重
 臣自不當屈然時勢乃爾公欲何為耶文岳曰我恨無兵以殺汝今日死耳復何言會事王世琮者初授
 河南推官與賊戰流矢貫耳而動人號為王鐵耳既就執厲聲罵賊與文岳同遇害賊以鐵之因感

其忠也孔貞會被知府傅汝為投河北通判朱國寶知汝陽文師隨俱死賊拔營走確山信陽泌陽向襄
 陽挾崇王山嶺及世子行崇王與其子三人暨河陽王國安王皆被執王後遇害于左良玉自朱仙鎮南
 潰退屯襄陽諸降賊附之有衆二十萬大治戰艦于樊城自成至樊人苦左兵淫掠殺棗栢燒之良玉
 怒督巨商義船重裝待發身率諸軍營于高阜漢東之人牛酒迎賊十二月初四日賊趨白馬渡良玉移
 營扼之江水淺及馬腹賊死數千渡如故良玉拔營南行郟撫治王永祚棄城走襄陽陷賊將賀一龍以
 十二日被德安襄陽圍城如襄陽令郭裕宜城令陳美穀城令周建中光化令萬敬宗皆城破不屈死賊
 再破樊陵荆門州沅撫陳容談至荆奉惠王走湖廣容談平湖城有功州非自成以十八日入荊州湘
 陰王儼伊全家遇害二十八日攻獻陵陵軍柵木為城從城內射賊賊發薪燒之木城穿遂毀草殿三十
 日攻承天十六年正月初二日陷之總兵錢中選被創死楚撫宋一鶴留守都司沈壽崇竄遇害知鍾祥
 事蕭漢賊以其賢戒勿殺幽之寺命寺僧謹視之漢乘間裂裳為帛以自經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
 謂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懼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遂被雲
 夢跡景陵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賊先驅逼漢陽左良玉避之南下黃陂亦為凶威所製置偽令焉惟郟
 陽以降將王光恩同鄧撫徐起元設守自成百道攻圍終不能下自成初攻郟不下于五月三日賊營退
 道兵攻郟者凡四光恩築營于隘口賊營于營下後水橫與營平將學授上光恩投火焚之賊擊營破其
 營以泥塗板且守且焚賊以火燒賊營水營于漢江極險處而賊舟往來被焚者甚多賊營破其
 營江水為赤賊二萬水陸進逼光恩以步兵伏草莽出沒如神賊大潰光恩乃與其水營諸將其
 賊自是不敢窺郟光恩乘勢復郟郟光化城遂圍襄陽圍襄陽圍光恩布衣蔬食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
 用賊初自稱老府奉天倡義大將軍尋進大元帥以羅汝才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分其衆曰標營領
 兵百隊曰左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曰前後營各領兵三十餘隊標營自賊黑旗自成獨白旗大旗銀浮
 屠左營輾白右旗前黑後黃旗各隨其色五營以序直進夜他營次第休息巡微嚴密人不得逃逃者謂
 之落草磔之且連營百里竟日不得越禁行囊勿藏白金精兵許攜妻子戒旁漁生子棄弗育收男子十
 五以上四十以下為兵一精兵容私從為之主芻粟械司磨執藝少者十餘人駝驢少者十餘載過城市
 不令處室廬疑與一單布幕製綿甲紐綻至百層輕厚矢鏃不能入一兵伴馬三四冬則掠茵褥藉其職
 日恐惡寒也剖人腹為之槽馬以此繫牙思噓若虎豹軍止即出較騎射日站隊及哺方畢夜四鼓虜食
 以聽令所過值崇崗絕坂騰而直上毋得旁踰水惟黃河阻礙淮泗涇渭人皆趨足踞馬背或抱賊綠尾
 呼風而前馬蹶所塞關水為不行下流淺不盈尺步兵囊裳徑涉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牆前者返顧後
 即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伴收追之則步卒之伉健者長鎗三萬擊刺若飛馬兵回合無子遺矣其攻城也
 束手降者不殺不焚守一日殺十之三二日殺十之七三日屠殺人束諸尸為燎謂之打亮城陷步兵
 萬人周環下防絕城者馬兵微于外承其隙巡之張獻忠至殘忍所攻城一門陷則一門可逃自成若覆
 舟于海無噍類由其法嚴故也諸營校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亞賞幣帛次之珠玉為下自成不

魏類以報吾君父言未畢於口而絕。督師收復道過河入晉。鄉賊兵追至孟津。以轉達潼關。諸將亦將其卒而至。火車營步兵俱殲焉。兵之脫者猶數千。氣傷沮不復振。高杰曰。三軍父母妻子在西安。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棄關專守西安。憑堅城以人為戰。傳庭叱曰。若賊已進關。則西安糜沸。秦人尚為我用乎。十月初七日。自成率大眾攻關。白廣恩猶苦戰。高杰以廣恩賣已於寶豐。以致收。擁兵不顧。賊從南山出其背為夾攻。力不敵。關破。傑奔延安。廣恩奔固原。陳勇奔秦州。高汝利奔漢中。賊遂破華陰。傳庭收散卒。同還保渭南。賊追及。傳庭與參軍喬元柱。躍馬大呼而沒於陣。知渭南楊暄。借訓導蔡其城守渭南。舉人王命潛通賊。開東門。城陷。暄死之。是日賊支軍陷華州。初九日屠商州。商維道黃世清不屈死。初十日陷臨潼。十一日逼西安。主城守者為王根子。而孫可。練總兵專護秦王。眾寡不敵。留川兵之歸蜀者五千人。助防兵無冬裝。勸秦王以人給一綿衣。弗應。天寒。傳餐皆結為冰。根子射書城下。開東門納賊。城遂陷。口。雜眾中逸去。巡撫都御史馮師孔。按察使黃炯。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使崔爾達死之。秦王被執。長史章世炯自經。紳士則右都御史焦源清。參政田時震。舉人席增光。朱誼泉。皆死。賊放兵大掠。萬齡。從容拜孔子。僉事王徵。七日不食。宜撫焦源清。參政田時震。舉人席增光。朱誼泉。皆死。賊放兵大掠。三日。乃下令不得妄殺一人。誤者將吏償其命。改西安府為長安。據秦府為宮。收姬妾數百。以充實之。命所司一依李唐制度。即秦撫故署為吏政府。都司為兵政府。按察司為刑政府。西安分守道為工政府。偽授秦王為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慟哭曰。國破家亡。不如一死。自成遣歸其家。分兵為三道。以追捕諸將。李過出北道。追高杰於延安。杰東走宜川。河冰適合。遂渡河入蒲州。絕蒲津以守。賊追至。冰解不得渡。乃止。田見秀出南道。追高汝利於漢中。汝利遁入蜀。尋復降。賀珍劉宗敏弟黨守素出西道。追白廣恩。進次固原。廣恩亦以城降。傳微徇下邑。知蒲城朱一統。知中部朱新傑。自盡。餘從風而靡。自成發民夫大修長安城。挑濠塹。具樓櫓。視前制倍壯麗。命楊永裕閱兵於渭橋。金鼓之聲震地。毀居民屋以大開馳道於城中。每三日。即親至大教場校射。身御藍布袍。張小黃蓋。乘馬。百姓望見黃龍旗皆辟易。十一月。自成大會羣賊。戎馬萬匹。旌旗百里。詣米脂祭墓。墓向為官軍所發。焚其遺骸。自成乃築土封之。訪求其宗人。贈金封爵以去。改延安為天保府。米脂為天保縣。自成改清湖縣為天保府。以三百騎行風翔。守將誘而殲之。同師疾攻。殺知府唐時明。居人俱盡。自成初入關。自以為為故鄉。所過村鎮。憐諭父老。戒有所侵暴。未一月。而軍士東丁男以為奴。突入廬舍。剽掠婦女。又以衣冠必不附已。諸舊臣故家為鄉里所畏服者。微而閉之。空舍。加榜掠以索其金。死者并一坎埋之。家不知其所在。責渭南南氏餉一百六十萬。禮尚書南金仲。年八十三。遇害。金仲之子進士南居業。居業從兄工尚書南居益。皆被炮烙死。秦人大失望。西安都司舍人邱從周。長不滿三尺。醉人秦府。戰手罵曰。若一小民。安踞王府稱尊。而所為若此。何以得長久。自成叱曰。爾鬼。趣提去。初不以介意也。秦士大夫如惠世揚。考希人望。旬旬受偽官。然腦于囚逆非得已。最甚者無如

張國紳首倡僧號。魏作賊相。又為誘文太僕之室。鄧夫人進之。鄧江南令族。知史書工詩。國紳以為必見幸。自成顧重太僕名。怒曰。若同輩不能庇其伉儷。而行媚我。叱國紳斬之。禮鄧而歸之家。白廣恩之降也。自成挈其手與其飯。相對極歡。左光先聞之。亦降。陳永福猶擁衆為顧望。自成遣廣恩諭意。永福恐其賣已。曰。汴城之戰。永福親集其矢于王之目。今窮而歸命。懼無以全腰領。自成曰。此各盡其事。何害。命取箭折之。誓不食言。諸將梁市馬借。轉相誑惑。多解甲上謁者。惟榆林不從。榆林王氏一門八元戎。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尤世祿閱閱亞王。而威重過之。李昌齡西涼勳。以故總兵僑居其地。賊入關。制將軍李過。狗榆林。兵使者都任。率副戎劉惠兩將軍。推世祿為帥。而與王李三公同守。賊遣辨士延安舒君容者。說之。齎五萬金以犒城中。自成為手書以曉。世祿不聽。四面環攻。城上強弩持滿。發巨礮擊之。數開城出戰。殺賊數千人。婦女小兒皆叫呼擊賊。賊穿地道放進崩城。諸公巷戰力盡。都公引佩刀自裁。劉將軍罵賊。賊磔之。惠顯被縛。過神木。仰視至二升乃絕。二王尤李為所執。去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公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挺立仰視天。賊欲踣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其富貴。四公罵曰。我大臣也。汝草竊且滅不久。毋汙我。臨死歎曰。我四人不早殄此賊。致今日真死。有餘恨。賊舉城屠之。遂以兵臨寧夏。寧夏不支。總兵官撫民開門降。慶陽猶為我守。攻四日。陷。之。執韓王副使段復。與知寧州董璫。邑紳麻億。俱死。三邊盡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而東。過河入晉。破平陽。殺西河王等三百餘人。平陽總兵陳尙智降。是時秦隴皆沒。惟甘肅帶河為固。賊移兵取蘭州。甘肅林日瑞。以副將郭天吉四千騎守峽口。而賊進薄城下。乘夜雪坎而登。日瑞及總兵馬燦。中軍哈維新。姚世儒等皆死。郭天吉軍敗還守。與苑馬寺監牧同知藍臺。州紳羅俊傑。趙官等及于難。殺居民四萬七千人。西寧衛尚不下。賊將辛思忠攻破之。即令為守。於是肅州。山丹。永昌。鎮番。莊浪皆降。進兵略青海。黨守素以一軍守蘭州。置西寧節度使。以故監軍尙書事。而秦地悉沒矣。十七年甲申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僧國號曰順。更其名曰自晟。改元永昌。造甲申歷。拜牛金星為天祐殿大學士。蓋定六政府尙書。益置學士。宏文館。文論院。諫議。直指。從政。統會。尙契司。驗馬寺。知政使。書寫房。以乾州宋企郊為吏政尙書。平湖陸之祺為戶政尙書。真寧崇煊為禮政尙書。歸安張璠為兵政尙書。有渭南舉人王命潛者。餘官從自襄陽者陸賞。賊帥給珠璣寶人二升。銀千兩。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將軍以下封伯。封子男。如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斬侯谷英。寇侯李錦。李錦。中稱小字。亦步軍。磁侯劉芳亮。僕侯張龍。一曰義侯。綿侯袁宗弟。岳侯某。姓名。淮侯劉國昌。伯七十二人。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從義。巫山伯馬世權。桃源伯白廣恩。鄧陵伯劉某。河南。武陽伯李佐。文水伯陳永福。其可考者也。伯以下封子三十人。男五十五人。定軍制。有一馬健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兵死令妻妾給以從。無別配。按册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玉休為都肆。出橫門以至渭橋。職志環轉不絕。金鼓動地。用怖三秦。鑄大錢直白金一兩。次當十

外史氏曰：賊之所以敗者有三：曰詐而難久也，驕而難制也，散而難收也。自成天性兇殘，身所屠滅者不知幾億萬，晚乃倡言不殺，詭以收天下之心。吾民父子兄弟皆死於賊手，不得已姑從其令，以紓一時之急。賊又不加措，而偽官之虐政隨其後，愚民失望，謀起而拒之。彼自成者，初勉強於一夫之說，矯情易意，以圖就大事。既知其無成，則將恣睢嗾閹，大逞其兇毒，是以初用李巖，既而殺之，蓋怒河南之叛已也。使通城不死，自成竄湖湘，關吳越，其惡且不下於獻忠矣。安在其不殺哉！所謂詐而難久者此也。自成初盜福邸之寶，以號召宛雒，附從始衆，遠乎京師，其下爭走金帛財物之府以分之。此其爲利同也。始何以合，今何以散？若是其懸焉者，則以前之所招僞民，而後之所御驕兵也。兵貪則驕，驕則不戰而潰矣。赤眉之入長安也，侯景之破臺城也，皆不旋踵而敗。彼饑寒乞活之人，一旦見宮室帷帳，珍怪重寶，以千數，志滿意得，飲酒高會，有富貴歸故鄉之心。肚餓擔囊，惟恐在後，何暇同心膂，共功名哉！所謂驕而難制者此也。爾朱榮之料其子兆也，曰：彼止可統三千騎爲將耳。過此則亂矣。今以獻忠用募，而自成用衆，然詎可以將百萬乎？彼於羅汝材質一龍，殺其帥而并其衆，皆怨軍也。諸將惟陳永福以一矢之故，反爲效死。白廣恩則性工反覆，左光先官撫民則事急來歸，皆強服也。李巖見舉動之非宜，宋獻策恨吾謀之不用，劉宗敏以下，見自成爲帝王而已，貴不益，又其等夷故人也。彼非側目思報，觀望鞅鞅，則懷布衣兄弟之心，詎肯俯眉叉手而爲之下，祇以狃於一勝，貪財帛子女，以形勢相從。苟有所挫，即渙然奔離耳。所謂散而難收者此也。當京師未破之前，彗孛直掃黃河倒流，四方訛言，人心蠱動，逆賊如鬼蜮之嚇惑士民，如豺虎之震怖遐邇，未幾天柱傾，地維折，而縷綸鑿鑿之氣，亦澌然其泯滅。嗟乎！自成一盜羊逋逃之人耳，當其盛，萬金之賞莫能購，十道之師莫能征，及其衰也，二三義夫牧豎，奮銳擲瓦礫，而賊之血管肢體固已藉草棘而啖烏鴛矣。昔聞成祖築太和於嶺，見者彷彿帝容，楚諸山各有特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必文皇在天之靈，痛子孫而擊其賊也。彼夫枕戈泣血之士，未能手劍以敵仇人之頭，徒使之貫潰鬼神而降之，謂千載而下，讀其事者，恟乎有餘恨焉。

附紀

崇禎十六年，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師，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爲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賊抵彰義門，宋獻策初云：此行觀兵城下，十五年始可破賊。賊樓上忽墮一天啓大錢，一當五用，獻策云：此破城兆，可急攻。發一大炮，樓角遂崩。

賊將白旺之守德安也，兵甚強，且有紀律，能得其下心。當自成之敗，其軍初棄婦女，繼棄金寶，至德安已大疲，惟旺一軍完且整，兼各寨俱服，而德安城堅，旺謀守之，不肯去。自成固強之始行，迫急，自成掠江州，至道士洲，又登岸入興國，與柯陳二姓交戰，互有殺傷。有王體中者，奇士，在旺軍中，自成死，旺軍

亂，體中乘便刺殺旺，挾其衆以降，與金聲桓同定江西。金兵弱，王兵強，後以不肯剃頭，金用計結其左右，王得仁誘體中至都察院殺之。此乙酉七月二十九日事也。時王兵大譟，與金兵戰於城中，南昌西北民居盡燬。次日，得仁撫之乃定。其後與聲桓同反者，恃其強，以得白旺之衆也。

自成之敗也，李錦在榆林，唐通從黃甫川過河，以自成遇其家之醜也，故別爲一軍以抄其後。錦頗善戰，賊中號小李，與通鬪殊有勝負。其時惟榆林一隊能相持，既而聞自成已去長安，其下大潰，故亦走。自成入秦，凡秦人之爲賊者，無不訪宗族，修墳墓，且見秀獨不然，人問之，見秀笑曰：如今天下在那裏，我要去認親，故舊有至者，密遣以金帛促之去。及收後，劉宗敏宗族誅墳墓發，見秀獨不知其爲何邑人，故免。

牛金星嘗在華州考諸生，其題爲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文體改八股爲議，中格者爲縣令。

自成之待其下，惟劉宗敏、田見秀、谷英、張熊、袁宗弟、劉芳亮、李錦、七侯者功最大，禮遇爲獨隆。其初封也，每侯賞珠一大斗，金銀一車，幣千端，士卒從北都歸，腰皆有黃金環寶，飲村人酒，擲金與之，或手給珠一握，無所吝。內庫錦段如布價，皆洪武時造，然服之易毀，云：白廣恩家珊瑚樹高累尺，皆禁中物也。自成去長安，居民爭入其所居，搜取金銀，中夜失火，秦府被燒幾盡，惟獨民有膽力得最多，故大富者衆。關中人遇雨後，於布政司泥土中拾得珍珠，至今不絕。

歸德宋公權撫遵化之三日，而自成陷京師，分設僞將軍道州府州縣官於京東，而分捕諸舊官甚急。公方出外巡徼，母丁太夫人及百口猶在遵化，追遠欲歸，僕王楷曰：事急矣，同死孤城無益也。楷與楊俊及部下士孫之麒等數人擁護公，一日夜走白羊峪，宜府舊鎮唐廷者，爲自成執至京，加拷掠脫身亡。道遇公，遂與之俱至白羊，喘息未及定，而太平路僞將黃定，以五十騎跡公，五十人皆舊卒，心不忍，公與廷及裨將殷壯猶等呼問之，中一人語稍異，廷即躍起斬人，以其首誓衆曰：急取太平路可也。僞帥黃定方掠民間女，飾衣服鼓吹講合禮，忽聞公至，殊不意，忘取所佩刀，入傳舍向上長揖，公命左右縛且砍之。定故秦人，腰間尚有小刺子，亟取以刺縛者，盡卸其衣裸而走。王楷持刀逐之，未至中門，見故吏陸魁春者帶刀入，楷急呼曰：殺賊！魁春浙人，力素弱，刀又不利，雙手持刀向定，定奔急，適與之值，正據其胸，遂仆。衆因攢矛殺之。其黨從外射入者如雨，久之乃定，尚有喜峯松棚僞將馬應湖、畢三才、三屯僞將劉衷，擁衆各數千，公曰：太平已定，誰可分往殺賊者？守備米富玉者銳甚，而公有死友曰姜承印，請同行，且曰：不須兵，吾二人足矣。公壯之，飲以酒，兩人上馬，攜一大囊抵喜峯，語門者曰：宋公有密語，遣我自將軍，賊見其人少，不疑，命之進，賊方坐堂上，富玉作拜跪狀，承印西向侍，賊欣然下扶玉，玉奮力抱賊，承印以刀砍之，誤中玉左臂幾斷，玉終不釋，承印遂殺賊，環而呼曰：官兵數千且至，汝

等不得動。即誅矣。衆咸服。遂以首投囊中歸報。顧視玉衣袖重。類有物。解之血淋淋下。而玉不知。知乃昏暈絕。急以藥傅之始甦。而松棚諸處。亦殺偽將以獻。蓋先後凡二日云。自成敗於關門。三屯賊劉夷不之知。公令偽總鎮孔希貴子國治潛入三屯爲內應。而自以數騎抵其壁。夷即擁衆去。遵化城中偽道潘躍龍。僞同知張耀然。僞知縣李廷瑗。亦不敢害公家。公至城下。密約將楊遇明張德裕等以計誅之。共得偽印七。僞官十餘人。而三協大定。於是唐珏單騎往關門乞師。公母丁太夫人泣語珏曰。吾知公百口在京師。然舉大事者不顧家。公勉之。萬一不測。吾孫即若子也。自成恨公之殺其將。遣鐵騎數千來攻。公乘城守。出兵與之戰。賊奔潰。遵化以全。唐公至關。得遇王師。數日。王師抵京師。自成敗歸秦。公疏請歸田。不許。詔撫遵化如故。

殺寇紀略卷十

驪亭誅

張獻忠不知其所自起。延帥杜文煥。以庚午春二月。督延綏固原兵三千。便宜剿撫。既定黃甫清水木瓜三堡。而米脂賊張獻忠所據十八寨。聞兵至。詭乞降。延撫洪承疇亦常以辛未冬十二月。撫賊張獻忠羅汝才等千九百人於黨家坪。已而復叛。相傳獻忠膚施人。隸延安衛籍。固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赦免。刻稱檜爲洪範像事之。其爲賊也。與汝才同起。河北之諸曰。鄭臺復鄭臺。曹操再出來。汝才偷取孟德以爲軍號。蹟其且降且叛。本兩人起兵時故智。不待殺房變。而後知其詐也。獻忠之畏良玉。始於南陽之役。十一年嘗僞爲官兵。駐南陽之東關。以詐取宛城。門未啓而良玉適至。先驅呵問爲何家兵。獻忠倉皇走。左副將羅信追及。射之。矢著其額。又射貫其左手中指。於弓槩上。兩馬相及。良玉抽刀揚劍。先拂獻忠之面。劍未深。比再下而馬已逸矣。獻忠在殺城。嘗指其語人曰。此左將軍南陽時創我也。獻忠長身而瘦。面微黃。僞勁果俠。軍中號爲黃虎。所將三千人皆精卒。分四營。每營一將主之。其一將偏官。有計謀。辭姓忘其名。韓城人。首輔薛國觀之子姪行也。日夜說獻忠以約降取富貴。獻忠念有文燦主於外國。觀主於內。吾之就撫也。可以萬全。其據殺城以請也。舉人王秉真。諸生徐以顯。爲之具牒於理院。

以百口保獻忠歸命無他心。文燦受其賂。賈賂黃金。賤賤。千珠璣盈斗。他瓊貨累萬萬。所謂韓城人薛某者。走一騎至京師。出入相公邸中。且以遍見諸權貴人。權貴人惟大司馬楊嗣昌卻其幣。自國觀以下。多私受之。不復知獻忠之爲賊矣。獻忠初攜新野丁氏以入。既又聘殺城教生員之女弟爲妻。改其距城十里之王家河。故納降所駐兵處爲太平鎮。曰。吾欲與殺人同之也。自以未能放兵。不肯入襄陽。具饗健迎。臺使者林銘球於交境之舟中。拜跪有禮。銘球亦敬勞之而去。殺士民以爲獻忠誠降。相賀於道。熊文燦則以閩海撫賊得重賄。襲故事行之殺城。不能用恩信威略相駕馭。而區區日責其賈賂。獻忠則笑謂其下曰。此欲芝龍我也。文燦既得所欲。爲之請官請餉請關防。應之惟恐不滿。獻忠故爲要求。以逞其志。唯嗾閩文燦輒依違其間。既又聞朝議異同。不免二三其德。獻忠則怒謂其下曰。此欲劉香我也。日夜與潘獨鰲徐以顯謀爲變。潘獨鰲者。故應城諸生。與邑紳爭田不平。殺縣令以反。遂投賊。徐以顯素險譎。謁獻忠一見如舊。軍機進止。兩人實與其謀。王秉真雖以畏死從獻忠。借公車北行。規自脫。已出城矣。而追還後卒爲所脅。與於亂以死。惟明經敖某者。以廷對請獻忠老之。縱使出。既再追。而敖易服他道。後娶敖氏其族女。明經不之知也。方岳宗者。太守岳貢之兄。而戶部岳朝之從弟也。獻忠初以其家不貧。拘之營中索賄。既知其無錢。而方爲人任俠使氣。善飲酒。好談論。獻忠館於其家。久之頗合。嘗共飲使之唱。方曰。無多酌我。我好酒。獻忠笑曰。此何害。直當痛飲爲樂耳。方以此嘗醉拳毆獻忠背。持其衣毀裂之。獻忠壯其氣。不爲忤。其反也。坐城頭。驅百姓雜堆堞平之。方遙呼曰。張敬軒將軍救我。敬軒者。獻忠招安時所以自號也。獻忠揮之以手曰。爾尙未出城耶。命急開西門。放方氏大小畢出。且曰。少遲卽不及矣。因以兔獻忠至狼戾。然以居殺城久。其叛日亦不甚殘殺。雷書於壁以告楚人。自己之叛。總理使然。其條上官姓氏。而列所取賂之月日多寡於其下。且曰。襄陽道王瑞旃。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聞者愧焉。當戊寅之冬。殺人親見李自成以兵敗。從數十騎過殺城。獻忠與之飲酒。半。獻忠笑而拊其背曰。李兄盍亦從我降。而僕僕奔走乎。時獻忠已有異志。自成仰而嘻曰。不可。獻忠乃資其衣馬以去。殺人皆以之。尤文燦曰。若果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効。取小利而失大賊。文燦之肉其足食乎。瑪瑙山之戰。獻忠妻教氏高氏被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爲之飾。欲以居奇。能得獻忠要領。關部楊嗣昌處之襄陽獄中。其潘獨鰲則又秦將鄭嘉棟大坪溪搜林所得。詭姓名黃岡劉若愚。願見督師言事。既至。雅步稱難生。有治平天下之略。不幸陷賊。今自歸。嗣昌詰之曰。爾之才學。爲張獻忠用盡。尙有遺餘爲朝廷用耶。且獻忠不識字。爾草飛檄以逆天罵國。死有餘罪。始俛首隨行。書吏尹曰。鳳謂宜早殺之。不可。乃并前所執敖氏之兄。及養子惠二者。同繫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曾。年少多佻易。每晚囚簿呼名。悅敖氏高氏之誑。托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潘獨鰲等得以脫桎梏。伺酒肉。往來不復禁。防禦頗疎。嗣昌以獻忠飄忽。嘗移文爲戒。承曾笑曰。是詎能飛至耶。獻忠之敗官軍於開縣也。卽東走。自雲陽過淨壁。至夔州宿於乾溪。

一日夜行三四百里。攻巫山不克。出蜀。從房竹走遠安。當陽。鄧撫哀繼成。邀之不能止。賊匪汝才於鄧。而自率輕騎下宜城。殺督師軍使於道。取其符驗。夜叩襄陽城門。襄陽守將張克儉納之。處其人於承天寺。夜半。承天寺起火。文選臺襄王府。燔燬門亦火。潘獨殺賊。借教氏高氏出。獻忠至而殺襄王。因全隊未至。懼良王之議其後也。張伯鯨餉銀數十萬。在城中不及問。居兩日。即去而破樊城。返而破當陽。鄧縣。招汝才之兵東下。三月二十一日。用飛梯登光州北城。明日。又入南城。汝才以商。羅息。信。殘破幾盡。既聞楚撫及禁旅之在蕪州也。乃燒固始。西關。分其軍為二。一上茶山。一走應城。將以幽德安。窺陵。德安守將出戰。賊斃於砲矢甚衆。攻應城。應城山皆不下。知隨州徐世淳。問使三走。野告急。楚撫發偏師來援。巡道趙某勸之守。鄂弗道。四月二十五日。賊襲北城。以入。世淳勸馬巷戰。陷胸穴。股以死。其子肇梁亦死。兩妾及賊獲死者二十人。五月。左良玉次南陽。臨賊於西山。賊敗走。獻忠汝才合兵攻南陽。知府顏日倫。指揮王汝章。禦御之。日倫力卒。獻忠破信陽。獲左兵旗。命其下假之以趨泌陽。初六日夜大雨。獻忠乘以入。知泌陽王士昌不屈死。明日。左良玉始至。賊已遁。良玉不戢士。泌人脫於賊者。遇官軍無不類。賊圍唐縣。已而再攻應山。應山之民工射獵。毒弓矢。傳人肉沸爛。故賊攻不克。七月。獻忠圍鄖陽。鄖陽有降將王光恩。設守。出兵禦之多。殺傷。獻忠遁走。會總兵黃得功。下叛兵投之。賊大振。良玉率馬進忠。吳學禮。杜應金等追之。既至南陽。疲敵未能進。獻忠又佚而之鄖西。鄖西守將兵變。障障。賊因以入。獻忠既拔鄖西。竄竄。附以萬計。方東掠地至信陽。屢勝而驕。且謂良玉不足畏。先是。瑪瑙山之戰。良玉於獻忠實縱之。既諸將併於襄。襄陷而獻忠盡其妻。故其下致怨。距隨。隨。八月。良玉乃從南陽進兵。及之於信陽。大戰。斬其頭領沙某。奪馬萬餘匹。降其衆數萬。獻忠射中股。負重傷。乘夜返而東奔。鄖撫邀其前。馬進忠。趙其後。過隨。隨。蘇家坂。免兒。五股泉。四遇。盛斬獲。獻忠負創不能馳。保其婦女。小子日行數十里。良玉自鄖北發追之。賊已入。掌提。會轉。饋在。與安。山。與。遠。信。百。二十。里。大。雨。五。日。夜。江。水。暴。長。路。道。斷。絕。文。武。將。吏。首。尾。離。置。者。數。十。處。賊。已。從。南。陽。挺。逸。下。啓。容。容。撤。撫。撫。斬。黃。豫。豫。撫。扼。扼。光。固。馬。進。忠。趨。隨。牽。賊。之。東。猛。如。虎。趨。皖。皖。防。賊。之。西。督。師。左。兵。分。行。急。趨。掃。除。殘。醜。經。汝。才。有。不。讓。於。獻。忠。先。在。內。鄉。徒。營。走。別。道。往。詣。自。成。獻。忠。前。驅。八。哨。又。為。自。成。所。邀。取。謀。者。云。獻。忠。在。上。津。連。三。坂。矢。貫。豎。諱。已。斃。既。而。調。之。在。商。山。中。先。是。革。左。五。營。英。霍。路。略。深。阻。營。軍。道。楊。卓。然。以。說。降。受。侮。賊。且。伏。且。叛。依。林。樾。避。炎。熾。火。作。而。入。秋。高。而。出。歲。為。常。山。城。長。吏。擊。其。章。視。事。於。瀕。江。洲。渚。邑。居。聚。落。荒。梗。無。行。人。獨。桐。城。吏。民。修。完。繕。固。皖。將。李。自。春。厚。應。登。汪。正。國。等。武。於。賊。托。援。相。為。名。沿。途。鈔。募。賊。是。以。愈。逞。剽。合。剪。巢。轉。潛。山。而。殺。其。令。聞。鼓。行。於。羅。田。光。山。之。間。越。險。隘。謀。合。獻。忠。楚。兵。力。適。之。於。刀。山。燈。草。坪。茶。溝。不。能。過。去。英。山。七。十。里。瀕。江。百。五。十。里。我。兵。生。擒。百。人。又。道。之。金。山。瀕。江。一。千。八。百。七。十。七。里。獻。忠。亦。以。奔。敗。而。思。與。之。然。又。道。之。於。燈。草。坪。邵。家。墳。中。山。茶。溝。道。五。十。餘。里。斬。一。千。一。百。八。十。八。級。獻。忠。亦。以。奔。敗。而。思。與。之。通。也。九。月。出。商。城。之。半。市。取。道。向。英。山。我。商。固。之。師。厚。集。其。陣。於。東。界。嶺。待。之。已。而。監。軍。孔。貞。訓。副。將。

王允成。大破之。於望雲寨。獻忠衆道散。且盡。乃因汝才以奔自成。當襄陽之陷。獻忠自謂威名遠出。自成右。及軍敗往歸。所從不過數十騎。自成欲以部曲遇之。不肯屈。自成將殺之。汝才力止曰。謂之棧漢東。以分官軍之勢。可乎。資以五百騎。麾曰。亟引。而東。合革左。此地非若所當圍也。獻忠乃東奔。於道糾合一斗。殺瓦礫子諸賊。伴以推奉自成。自成兵益強。項城之潰。傅宗龍。及丁啓睿。左良玉。以兵救許。獻忠得以其間。走英霍。就革左約。則大喜。十五年三月。合而進圍舒城。舒城缺令。參將孔庭訓。邑紳編修胡守恆。同飭備。庭訓兵淫掠。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以衝棚穴。城穿數處。守恆督守壘者。滿城中。賊射札約降。守恆播諸堞。四月初三日。城陷。賊縱守恆腹。以矛數十創而死。未幾。六安州亦不戒於守。州有川將覃世助。乙邦才。王憲。設守。獻忠約豫寇袁時中。屯於板山。世助率殿知州朱謀。赤子廷。為州人所逐。遂通賊。城陷。獻忠取其郊保。蓮花寨之民。以益其軍。五月。獻忠陷廬州。大守鄭履祥死之。獻忠屯舒城之七里河。汪家灘。令士人劉麥。候騎至白露寺。去廬八十里。廬道巨蔡如。衛。贖。貨。而。屠。衆。不。附。賊。謀。者。滿。城。中。官。弗。知。學。使。者。徐。之。垣。以。試。士。至。賊。偽。挾。書。囊。筆。裝。備。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應。之。垣。如。衛。及。合。肥。令。湯。登。貴。絕。城。道。屢。應。登。時。守。陴。賊。已。登。猶。勒。兵。巷。戰。殺。十。數。人。而。走。太。守。及。于。兵。遇。害。獻。忠。尋。陷。無。為。州。六。月。獻。忠。陷。蘄。江。還。屯。舒。城。之。白。馬。金。牛。洞。習。水。師。於。巢。湖。合。老。哨。三。十。二。營。小。哨。二。十。四。營。會。皖。口。七。月。復。陷。六。安。獲。男。婦。悉。殊。其。臂。盧。九。德。以。黃。得。功。劉。良。佐。之。兵。救。之。營。於。夾。山。再。戰。敗。績。江。南。大。震。初。漕。撫。朱。大。典。專。辦。五。營。無。功。落。其。職。改。用。高。斗。光。為。鳳。督。半。載。而。失。事。者。五。城。為。給。事。時。敏。所。糾。與。皖。撫。鄭。二。陽。俱。逮。治。而。起。馬。士。英。於。謫。籍。以。代。之。兵。侍。郎。馮。元。龍。言。於。上。曰。巢。湖。環。八。百。里。經。兩。湖。口。達。大。江。孫。吳。所。置。塢。屯。兵。爭。衝。曹。魏。今。舍。之。以。資。寇。盜。俾。收。餘。孽。窺。天。塹。南。都。危。矣。九。月。二。十。四。日。總。兵。黃。得。功。劉。良。佐。等。大。破。獻。忠。於。潛。山。斬。首。六。千。餘。級。獻。忠。之。在。巢。湖。也。焚。樞。陽。奪。商。舟。百。餘。艘。募。糧。船。卒。謀。南。下。聞。得。功。兵。至。走。而。營。於。古。城。長。嶺。潛。山。之。險。阨。處。也。得。功。等。以。夜。半。至。綠。山。背。驟。而。升。賊。大。擾。越。崖。洞。奔。我。師。追。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鶴。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尸。無。算。奪。畜。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腹。心。謀。士。婦。暨。皆。盡。於是散而西。便道攻桐城不下。遂走蕪水。官軍以鳳皖急謀東備。去而擊袁時中於穎。十一月。獻忠乘虛出自天堂山。拔營至三祖寺。以三百騎襲破太湖。十二月。遂攻桐城。不下。當是時。左良玉避李自成於襄陽。從武昌東下。盡撤楚兵。以從。斬黃諸城。集土圍之。不能勝。甲者以守。獻忠聞之。舍潛太而攻黃梅。知縣事張聯芳。遁。民之逃於太白湖者。僅以。獻忠。猶。而。猜。往。時。與。汝。才。搆。阻。革。左。亦。以。此。不。附。楚。士。大。夫。僕。隸。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甲。於。全。楚。梅。劉。田。李。強。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張。里。閭。其。秦。已。甚。寇。既。作。思。齊。以。尺。伍。為。捍。蔽。聽。其。下。糾。率。同。黨。坎。牲。為。盟。曰。里。仁。會。諸。家。就。飾。衣。甲。以。誇。耀。之。其人。遂。炮。烙。衣。冠。推。刀。其。故。主。而。投。賊。獻。忠。名。曰。新。營。倚。為。導。新。黃。因。黠。少。年。多。歸。之。故。中。寇。禍。此。十。數。城。尤。烈。十。六。年。癸。未。正。月。破。廣。濟。尋。破。蕪。州。三。月。斬。再。屠。且。盡。斬。先。期。有。飛。雀。萬。餘。投。南。城。漆。樹。抄。發。火。火。器。

不燕自震，鬼白畫牆上騎而擲，人守道許文岐初設守，有楊毛二將爭言不平，鎮軍兵內問賊，文岐被執，至望華山不屈死，荆王先一年薨，桂妃及世子遁至九江，幸弗及，黃州南城門哭，五日三月，破斬水，黃人聞盡逃，惟女子不及行，二十四日，賊入，探其姦，施者以城，殺斬指，血淫漉，壁間三日，城平，乃殺而投之以填，黃有惡子，張以澤，先期集亡命，迎賊，生員李時榮拜馬首，降，四月，獻忠連破麻城，里仁會之首曰湯志，殺諸生六十人，而推其中之與已合者曰周文江，以應賊，賊改麻城為州，以文江知州事，故金吾劉僑，獻二妻，數萬金於賊，以是張以澤李時榮等獻策渡江，招星辰湖漁人具舟待，濟，賊犯漢陽甚急，武昌賀相逢聖，因長史徐學顏入見，楚王計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時，金襄交椅，一曰：此可佐軍，他無有，逢聖哭而出，武昌參將崔文榮者，壯烈士也，歎曰：事迫矣，潛師渡江，賊斬六百，衆不敵，乃還漢陽，楚省士民宗室初匿保通城崇陽山中者，爲土人所苦，擊以歸，謀撤江上兵，嬰城守，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圍風煤炭鴨蛋諸洲，不及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五月五日，賊從團風渡，襲武昌縣，入之，縣去會城百里，邑中虛無人，賊出其軍駐樊口，文榮乃營於郊，扼之於洪山寺，既而敵兵入城，以副將胡某守洪山，是時賊大營尚在江北，會楚府募兵官張其在者，罪被笞，往投之，盡以軍情輸賊，而李時榮之族居省城內，應二十三日，賊全軍從鴨蛋洲畢渡，營於葛店，二十五日，先驅至華容鎮，日抵洪山，時胡副將退入城，而賀逢聖崔文榮暨武勝門，賊以二十九日傳于堞，文榮盡力拒守，賊大掠金沙洲，攻轉急，道臣王揚基傳備開門，詭言有事漢陽，同推官傅上瑞棄城遁，楚府新兵開保安文昌二門納賊，文榮方出關，回兵圍城，屏不及，躍馬風風山，持矛大呼，殺三人，賊攢擊刺之，洞脅，徐學顏左臂殊，右手持刀不仆，被支解，游擊朱士鼎，賊斫其左右手，棄之，士鼎縛筆於臂，作書乃殛，遂聖衣冠北向再拜，賊揮之去，曰：此賀佛也，賀曰：我大臣不可苟活，又北拜哭，自投滋陽湖，王會橋下，屍沈百有七十日而不壞，有土地見夢於滋陽湖之人曰：我等守賀老節，若汝等收去，明日浮出，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自經，邑紳馮雲路能愛罵賊死，明生員者，臨妻子入井中，而已從之，人號爲開井云，楚王被俘，而沉之江，妃自投，賊見其庫中金，歎曰：有如此而不設守，朱鬍子真庸兒也，賊宣言宗室送降名者弗殺，楚宗多投，願從，或有平人，擡其中，冀以免，既而白刃交下，欲自辨，頭已落，先是有異人呼於途，曰：一羣猪，屠伯至矣，果驗，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錄爲兵，餘連項就戮，賊持刀者，腕爲脫，乃伴開漢陽門，縱之去，門僅水，人驚呼，踏籍，鐵騎圍而登之，江中白鶴洲，遠於道士，浮檣蟻動，水幾不流，踰月，人脂厚累寸，魚蟹不可食，婦女別而，有殊色者，入縶子營，亦置隊長，監以賊目，而收其值，給軍用，獻忠據楚王第，鎬西王之寶，改武昌爲天授府，江夏爲上江縣，以周文江爲兵部尚書，張其在爲總兵，前軍都督以李時榮爲巡撫，謝鳳洲爲守道，蕭彥爲巡道，陳馭六爲學道，給有偽敕印，以周綜文知天授府，沈會寬知漢陽，黃元凱知黃州，開科武士，取七十八人，補二十一州縣官，并佐武，各賞銀有差，遣人招興國州柯

陳二姓兵降之，以湯志爲偽遊擊，守麻城，防鳳皖，以張以澤爲偽總督，鎮蕪黃，李時榮死，用謝鳳洲代之，漢口人周五周五即者，首其地，富人多亡匿，出兵搜牢，獲千餘舟，士女赴水溺者無算，是時李自成兵至漢陽，聞獻忠先期得，怒貽書桐鳴之，而左良玉以其軍西上，遣總兵方國安，副將徐懋德，馬士秀，破賊於蘄州，黃石港，楚諸生程天一，集鄉兵二萬，夜擊賊於大冶，擒偽知縣奚鼎鉉，殺之，沈會霖聞風遁，官兵次黃州，白雲寨長易道三，執偽知府黃元凱，遂復黃州，初獻忠歸武昌，有大志，故於麻城不甚殘殺，嘗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屬和，詐收人心，發金以賑武昌漢陽難民，已聞楚師漸集，乃置張其在謝鳳洲等守城，以養子名四虎者，駐金沙洲，而已率大營，爲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分軍爲三，一軍白羅山，一軍白石磯，一軍蕪洲，屯舟師於湖中，息馬山谷間，將以窺岳州長沙，未發，於是左營諸將毛顯文，常國安，郎啓貴，于自成，段鳳翔，秦天祿等，連營而前，次於陽邏堡，斬黃四十八寨民兵皆應，常國安以舟師先進，賊騎百餘夾江而射，國安轉戰，自白雲閣至金沙洲，四虎先期遁，我師奪其舟百艘，賊騎反走，是夕官軍退屯漢口，翌日進攻各門，賊開漢陽門出戰，我師逆擊於鱘魚壑，敗之，遂乘以入，張其在焚黃鶴樓及宗人府第俱盡，率諸賊開保安門西走，斷王會橋以防追者，謝鳳洲自殺，偽知縣漢陽燕某，蒲圻涂良極，黃岡王爾忠等，悉被擒，鳳督馬士英屯壽州，遣六安諸生黃鼎潛，行入麻城諸寨，謀之劉僑田生蘭周從極等，說周文江以反正，斬賊將方子雄於鱘魚壑中，擒湯志數其四罪，磔之，傳首壽州，我師別將狗轉國大治，監軍道王頌屯武昌，沔陽知州章曠，曠之弟從河入漢口也，江上無一舟，一人敢行者，曠從一騎，駐漢陽黃安黃陂皆自殺其僞令，上流三郡悉定，獻忠已率衆西行，左兵鐵騎營追賊及之於金口，擒其殿後偽總兵鄧雲程殺之，獻忠時已陷成寧蒲圻，岳州大震，沉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監軍道許璟，率兵二萬守陳陵磯，乾德思以計破賊，許其民將妻女出，自匿壯士健馬，詭稱父老約降，賊入盡戮其前部，則四人耳，以歸之，賊憤而致死於我，乃蔽林植旆爲疑兵，埋大砲積薪，賊誤舉燭則迸裂，銃卒燔五十騎，再置巨艦中流，計矢石可及，卻不進，賊連弩注射，度且盡，即突擊，我師三戰三克，賊更番迭休，驅其衆二十萬，百道仰攻，不能支，乾德環走，希貴退屯湘陰，已而亦走，獻忠既得岳，謀過湖，卜於洞庭神者三不吉，投梭大論，斂千艘於湘潭，將渡風作，覆其百艘，獻忠怒而還岳，連義船載婦女，積薪灌油，投以炬，延燒四十里，夜中水光如畫，遂呵而逼長沙，長沙故吉邸封處也，惠王之去，荆州走湖南，舟覆陳陵磯，宮眷溺，王僅以身免，其入長沙，兩王相見，日憂賊，顧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鳥道可柵而守，推官蔡道憲力請之，王自堞其宮，軍擊校微巡，不能有以應也，巡按御史劉熙祚，檄長沙總兵尹先民，副將何一德，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稍磯，而道憲賊官錢爲柵，斷陸道，柵不盡成，賊人之先民一德降，楚撫王聚奎時在城中，事急又以其下返走江夏，李乾德氣沮，索借祚道貴奉吉惠二王走衡州，賊傳城下，呼道憲趨之降，曰：吾軍中知爾名，毋自苦，道憲手注弩射之，三日城陷，噶爾大罵賊，遂遇害，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

賊初勸道憲降國俊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不降亦不得生國俊曰如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內四卒奮曰願葬我主後就死賊義而許之四卒解衣裹道憲骨葬之南郭乃自劉賊忠封先民一德為偽伯以蒲圻令李鳳起知岳州府通守任維弼為長岳道邑紳史可鏡者降賊偽授長辰常巡撫賊去為官軍所縛李乾德加拷訊械至南都伏法可鏡固省垣有聲者也其末節如此賊忠尋破衡州桂王走永獻忠拆桂邸殿材至長沙造偽殿令尹先民守衡州而追三王於永劉熙祚親督水師禦賊遣中軍護三王南入西粵而已人永州死守奸人內開城陷被執題詩永陽驛被殺於寧鄉孔廟中是時死難者湘陽令張鵬翼東安令陳道壽而開以闔門殉云獻忠破寶慶于常德被兵尤酷常德故督師楊嗣昌所居地也初督師修築新城甚整名為衛榮邸實自固比獻忠入湖南榮王薨世子幼王弟仁和王奉王太妃姚妃走辰溪吏民多隨之獻忠修舊邸于故相已去常德復還發其祖父家殊闊焚骨葬有年矣乃見血焉獻忠聞辰州自桃源以上大山峻嶺石離險不可上土司兵守辰龍關乃已江西袁州于湘陰交境賊將張其在蹂躪出入左兵已收而復陷吉安僅能自守屬城永新安福皆破再陷建昌撫州南豐等邑廣東南韶府屬城俱逃道臣王孫蘭請救不應憤而自經溥桂賀全之間蔑有固志矣岳州亦已復再失左兵駐武昌者咸震動或有獻計東下取吳越者獻忠終忌良玉在乃決計入蜀蜀撫陳士奇者閩之能文家性傲率無他語緣勅免候代軍不放糧無與分遞十三隘口賊至巫山梅子坡而餓以無兵故入之甲申正月夔門陷士奇出兵扼重慶巡按御史劉之勃守成都二月賊在萬縣湖灘水漲不得上爾屯者三閱月民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賊徒健鬪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障四十里兩岸步騎夾舟進安行以入涪州涪守將曾英亦閩人向以偏裨著功於夔門涪守道劉麟長特器重之士奇之在重慶也命其將趙榮貴扼梁山陸道而英與麟長守涪以扼江賊至榮貴望風走英與戰而敗退至五里望州關賊追砍其頰傷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麟長遁之川南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賊之由涪上也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獻忠以六月八日入涪分舟師泝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而下三日而奪佛圖關重慶山壁立而水環之惟南錦門佛圖關通一綫賊既得關則銅鑼峽反出其下兵驚擾不能支賊發民墓因具負之以穴城而置大砲為火攻二十日城遂陷瑞王逃害撫臣陳士奇太守王行儉巴縣令王錫被殺錫罵賊尤烈云王之奔自漢中也關南道陳羽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從故友冠死者甚衆王在執天無雲而雷震賊視曰若再出者釋之既而王竟不免成都之聞賊急也蜀王謀遷於演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力與之爭王既以六月十三日成行守門卒洵洵輻重婦女有被掠者事遂已是日大雨寇雷震王寢殿中人奔恐七月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允率官軍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逸去者半八月之五日賊騎兵從資陽水兵從洪雅新津薄城下佳允出禦敵既接戰大敗賊四面縱火文

光急遣人往灌縣決堰水注錦江以益城濠初九日大雨雷雨如注守陣者不能立賊火攻一如取重慶法西北陳錦江樓遂崩不踰時而灌縣之水始至則城已陷矣蜀王率宮眷沒於井文光佳允投浣花溪中之物被執強以官不屈賊縛於端禮門外撒矢射之至死罵不絕聲推官劉士斗兩令成都吳繼善華陽沈雲祚皆先後死士民爭門走阻於城固不得出裸袒塗炭驅之至中園中國者先主練兵處也獻忠愛將自平東將軍某以下撫南曰劉文秀安西曰李定國定北軼其名尙有艾能奇服能第化龍及馬元利共十人皆養子也是役也獻忠將盡屠蜀人平東流涕諫曰王轉戰三十年所過屠滅無尺寸之地以守非將士和從意也今出萬死爭斯土庶幾為王成霸業耳若又屠其衆某等何用生為請王手中劍刎頸先百姓死矣獻忠乃止列其兵為首道閱民而過之壯男子少婦皆入其營中民父子夫婦失散巷市搜牢一空獻忠以十一月十六日即偽位稱西王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用汪兆麟為左丞相嚴錫命為右丞相設六部尙書於殿前賜袍服以蜀府門外屋為朝房偽相以下朝罷議事首議開科取士以漢川樊某為狀元賊自為一文歷評古帝王以楚霸王為最謂之御製萬言策頒布學宮自為聖諭六言刻諸石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論曰天以萬物與人一人無一以兵脅蜀士大夫有不至者按以法沒入其妻子彼州尹仲被執賊重其名欲官之仲奮罵不屈被殺給事中吳宇英亦以不屈死他汚偽命者亦終不免云平東有事於漢中而還也偽臣連名狀逆之於郊平東不敢隱獻忠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或有以戮朝士太甚為言者獻忠笑曰文官兒怕沒有人做耶創為生剝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嘗用南充江鼎鎮為禮部尙書彭縣嚴完敬為兵部尙書鼎鎮以部天賦版不敬杖不治用前法則刑實以嚴衣冠以狗於市為祭酒某以生長聘井研陳氏為偽后封其兄為國戚不十日陳賜死兄及兩尙書皆極刑偽官朝會拜伏呼奏數十下殿獎所願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人莫得而測也分其兵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額龍袍鷹揚為宿衛設都督總督領之城外立大營十二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以譏訶出入為保甲法甚嚴民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出約某日歸合符驗而人或踰數歸或失期者十家斬禁其下勿得觸諱凡郡邑人物犯必改石碑亦鑄其字否者立死左右有詞事小兒數千夜則周行街巷聽人語犯者白業識其門黎明而收者至但語曰張家長李家短有犯者亦在收中獻忠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識也釋之禁民畜馬嘗考武生而無馬命牽已馬之孺劣者數百匹驅之使騎既上發巨砲又合營大喊以應之馬驚人墮踐為肉醬賊撫掌大笑蜀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格幕其關竅召諸醫考其針砭有一穴差者立死大慈寺僧千人因藏一宗室闔寺盡誅初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馴服用降人為招誘鑄金印齋之以易其章黎州馬金者故馬倍得印鄰之地替其衆不服以金印誘之不從故黎州得金馬金好酒色後一年克卒雅州有高克禮楊之銘者兩家互仇殺楊有弟之喬乘亂弑兄請兵攻高氏獻忠喜聲言遷都新附免其三年租賦雅州知州王國瑛

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武忍而姑殺，祥尤庸懦不足仗，蜀事尚可爲乎。一日于石碛司夜遁走入黔之獨山川，鬱鬱阻發，背卒楊展既納袁武，約爲兄弟，而頻與古春相通，皆以銀萬兩，萬石資之。袁武在財賄，所求頗不甚遠，又遇乾德頗前傲，心術之，後袁從屯健爲于徙屯青神，展以袁生辰來爲壽，即席上取展首，起而襲奪其質與衆，宜資獎一，衛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爲救時大計，詎豈儲所能知，然蜀人多非之者，占春率其兵親挑戰，欲爲楊展報仇，卒不勝，曹助與展列頸交，亦默然而沮，一時袁武號最強，終無成，由殺楊故也。袁籍嘗欲取遂，攻王祥破之，已而祥招烏合六七萬，分爲三十六鎮，勢復張，識者固知其不足用，平東之每自滇以出也，遂義其首難，祥一戰於烏江河而大潰，尋被殺，劉文秀遂移軍取嘉定，稍大定與之六戰六勝，有輕文秀心，一戰大敗，悉被擒，遂降，乾德以其父死於獻忠也，曰：吾不可以再辱，驅其家人與弟升德赴河死，文秀所遣別將盧名臣下涪州者，李占春逆戰於驛豬寺口而敗于大海，在忠州知不支，相與放舟出，變入楚，文秀遂據蜀，又累年而後平，蜀亂久，城中雜樹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露牙若猛獸，聚爲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魍魎，饕餮然，穿屋顛，險重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且斃，即棄去又不盡食也，荒城遺民幾百家，日必報爲虎所暴，有經數十日而一縣之民俱食盡者，其災如此，叙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與鹿鹿無異，見官軍，以爲獻忠復至也，驚走上山，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初獻忠未敗，李自成之衆先已潰出關，袁宗弟賀珍之徒，偕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約結十三寨，出入巴渠巫施間，此所謂西山寇也，非獻忠之所以起滅，故不載。

附記

獻忠得楚府碧玉簪，長尺有九寸，希世寶也，獻曰：此何用，即碎之。
 荆州破，民家有漢昭烈借富民金充軍餉票，諸葛孔明押字，紙墨觸手如新。
 獻忠惡婦人，云天下事皆婦人所壞，得輒殺之，其在黃州也，汰婦人醜者去之，專用狡麗而弓彎者，驅以拆城，指血滲漉，城至平地，而又殺於其下。
 龐士元諸葛孔明合廟，名曰龍鳳祠，獻忠之擄廣元也，道經其祠，拜而求之，得中籤者三，嚴錫命解之，曰：關中秦中漢中，三者必取秦之兆也，獻忠大喜，乃大修殿宇，塑姜維像於其內，蓋以自擬云。
 獻忠駐重慶十二日，披全營以去，過故總兵鄧瑄墓，下馬長揖，謂曰：好漢子，使此人在，吾安能至此，獻忠住寧光州一月，毀其城，抵沔縣，漢壽亭侯顯威爽見城上，見甲士乃退。
 獻忠屯曲山文昌祠，詩曰：一線羊腸路，此地更無憂，人是人神是，同國與天休，嚴錫命以下和詩皆刻石，石極高，故久而未壞，廣元之敗，非獻忠本旨，以愛將不誅，命嚴錫命爲書，責其擅進兵，而口授之，錫命請諸書宜稍文，獻忠以武官只須直話，乃上書奉天承運，爲詔書常格，其文則委巷俚語醜語也。

蜀人以爲笑焉。
 獻忠自稱老子，過新都，官吏偶失迎，至漢州，百姓匍匐伏道左，人賞一元寶，及回新都，人先期迎，怒曰：汝要老子元寶耶，折道旁樹枝，打之盡死。
 獻忠多殺戮，所居人鬼相觸，然不以爲意，一日坐某殿，聞後殿有歌吹聲，自往視之，調絳品竹，擊鼓鳴鐘者數十，皆無頭之人，驚絕仆地，乃出居北門城樓，不敢入宮。
 蜀人曰：陳士奇爲督學也，而講武爲巡撫也，而講文，初邵捷春得罪，蜀人欲以馬乾代之，蔣相以其乙榜持不可，後卒用士奇，蓋以捷春士奇皆閩人，故用之以救前事之敗，蜀人以爲全蜀糜爛，皆士奇誤之也，蜀人曰：曾英兵三十萬，守重慶之南，并瀘州夔州下川東，皆其屯聚處也，賊在重慶北岸，與英相持，因攻城之敗，委之以去，又曰：賊發兵南收叙州府，叙有瀘河，河之南，楊展殿兵爲備，故不得過。
 又曰：賊北守保寧，保寧與漢中接壤，李自成將馬科交境相拒，乙酉春，科率七千人攻入綿州，分其三千人野掠，而以四千人城守，獻忠來爭，初與三千人戰，既屢敗矣，獻忠斬其退者，身率先死，關遂大勝，科遁去，獻忠并得守者之四千人，以分散諸營，改綿州爲得勝州云。

殺寇紀略卷十一

九江哀

左良玉字昆山，臨清人，少失父，爲其叔所養，其貴也，不知其母姓，年十八，從軍剿掠行旅，坐法當斬，有邱磊者與同犯，請以身獨任罪，而良玉得免死，去而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給侍左右，嘗命以行酒，冬至譙上陵朝官，良玉大醉，失四金危，且日惶恐請罪，侍郎曰：此非若所當給事，向者吾誤若，非若罪也，有詔調昌平兵邊郡赴援，榆林人尤世威時爲總兵，以護陵不得行，侍郎與之謀，今欲遣將誰可者，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願其人方走卒，奈諸將何，侍郎曰：果爾，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諭意，且曰：吾將自往，請之，良玉聞世威至，疑其捕已也，繞床走，曰：得非邱磊事發耶，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侍郎至，而與期，詰且速命酒飲我，引出告以故，良玉失色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侍郎至，而與期，詰且會贖門，大集諸將，以三千金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其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矣，良玉出而以首觸贖門，誓必有以報已，而有功，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誦校至元戎，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長身頰面，驍勇善左右射，日不知書，惟通曉解文義，有喻布衣者，爲掌記，性方嚴，良玉以父事之，賊至，自立陣前說降曰：汝等良人家子弟，失計

陷叛逆至此左兵不可犯。蓋早降賊不聽而後兵隨之。既勝勸勿太掩殺。日其中保無威脅不得已者。良玉每出軍勝。先遣人報喻。賊草屢迎三十里。左下馬歡甚。以其與歸。喻傷中廚備飯為笑樂。或收喻南而坐。見左不為起。左長揖不敢就席。喻呼其名責數之曰。良玉朝廷待汝厚。今折損官家士馬。又曰。廢其餉金。何以為顏乎。左封寧南時。喻已前死。每飯酌酒于地。呼喻大兄。其待士誠道如此。左初用兵山西。戰疾力矢報效無他心。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合。始圖緩迫。殺寇收其降者以自重。所部既多。餉不給。軍行採掠不禁。緣此屢被詰責。然終以得衆名為強。同時諸將。如曹文詔以忠死。鄧瑄以亂死。祖寬以誅死。良玉老將持重。勝不務深入。雖敗常以中軍自全。故不為患。聽其下以所得而已。不私士皆樂其寬易為之用。故不致亂。威名為關外所伏。隱然若一敵國。故不受誅。軍行進止得失成敗之算。為前後督府所莫及。以此益自尊。不受節制。在諸公有以致之。非盡良玉過也。張獻忠之在殺城。良玉請擊。熊文燦曰。彼雖懷貳。豈未成也。君雖敢闖。衆未集也。驟而擊之。他寇必動。脫不能勝。所失實多。不如徐之。良玉曰。不然。逆賊利野戰。不利城守。今以吾衆出不意。彼士有駭心。糧無後繼。諸部觀望。必不能前。賊意我奮。賊寡我衆。攻之必拔。襲之必擒。若失此機。悔無及矣。文燦苦禁之而止。獻忠既焚殺瑞房。竄入鄆竹山中。文燦請追之。良玉不可。文燦曰。將軍逗撓耶。賊已絕地窮竄。急追毋失。良玉曰。向云疾擊。懼其逸也。今非不擊。避其銳也。晉薄深阻。前逃後伏。我失其便。非絕地也。二叛往矣。九營從之。同惡氣盛。非窮竄也。良米人山。頗領山谷。十日糧盡。馬斃士饑。果行也。我師必敗。已而羅漢喪績。良玉具條前後與理臣爭者。以聞于朝。大司馬楊嗣昌諱言文燦失策。而又知過不在左也。故于其督師。特表左為平賊將軍。俾副孟明曹沫之恥。左雅知其意。不為用。當嗣昌督師襄陽。諸大帥備極奉指。應恐後。左獨守便宜。不甚受所下方略。楊亦寬假。銜辭以優容之。官兵之追賊。忠子蜀也。良玉受命先驅。其機宜往復所不同于制府者有二。于取道也。嗣昌曰。與平。良玉曰。大竹。于遣兵也。嗣昌曰。偏師。良玉曰。全軍。于料敵也。嗣昌曰。吾恐其折回平利。良玉曰。賊不敢復取。房。嗣昌曰。八賊將必旁竄歸。良玉曰。逆賊必不遠投。曹過。賊軍道萬元吉以其不相承。粟深以為言。嗣昌能降心曲。從故。瑪瑙山。賴以取勝。夫合楚蜀之事。觀之。羅漢山。左良玉以為不可戰者也。文燦違之。以致敗。瑪瑙山。左良玉以為不可不戰者也。嗣昌從之。以奏功。彼其老于行間。審敵制勝。智略誠有大過人者。若又能加之。以恭慎。將之以忠誠。不伐其勞。不矜其智。雖古名將。何以加焉。乃自以一等之得。笑文臣為不知兵。而嗣昌以使之尊。賜劍之重。九調而九不至。馴至窮寇生其羽毛。率帥離其心。得兵燬于開縣。地覆于襄陽。此可僅諉之。賀人龍。而于良玉不之責乎。及夫督師。藩王亡。賊于是乎伐蔡。伐隨。漢東大擾。然良玉當新敗之餘。下當陽。出宛葉。一再戰于麻城。洵陽之間。賊遂以破。獻忠滿刃破膽。奉頭奔竄。不遑。其前之亡羊。則緩追也。其後之脫兔。則逸獲也。江漢巴蜀之民。當肝腦塗地于此。賊之手。故使良玉不成其功。嗚呼。此孰非天為之哉。左軍之強。由于破獻忠而有其士馬者大半。分所部

為三十六營。營一將領之。有馬數萬餘匹。計其軍食于度支者。不及什之一。餘皆剽掠以為資。百姓畏之甚于賊。然較士伍。論強弱。略與李自成和埒。自成起草竊。得行已意。驅其衆可赴蹈湯火。良玉憑藉威靈。而不能免于觀望。貪功避罪。前哨後卻。弗克盡其所長。以此勢常不敵。斷城被圍而莫支。汪喬年覆沒而不救。論者頗以此責良玉。幾與賀人龍同類而言之矣。上既恨開縣項城之再逃。斬人龍以肅軍政。其意未嘗不在左。而恐其有疑朝廷之心也。乃發帑金五萬。大司農再撥十萬。錦綺綵物千端。空頭告身數百道。使者齎至軍前。頒賞。出故尚書侯恂于獄。以兵侍郎代丁啓睿為督師。拔河內知縣王漢為御史。命監平鎮軍。而趨良玉救汴。恂與漢未至軍。而良玉已敗于朱仙鎮矣。良玉之在朱仙鎮也。賊營于西。官軍營于北。良玉謀作甬道。屬之城。通于河北。以便饋餉。汴人疑左之擾已也。閉門填之以石。弗與。通天大雨數日。良玉夜召諸將計事。辨色猶未散。隱隱見營南有山若雲者。衆愕視不知云何。良玉舉刀擊地曰。此必賭賊築土山立礮臺打我矣。立遣騎視之。果然。凡築土為山者三。山立一臺。臺下各宿精兵一萬。切深溝。官軍至。賊伏其下。兵去而礮雷震裂。左命軍中亦立臺。應之。賊更番迭休不能支。乃拔營去。自成見左營之移也。曰。左健將。此來必死戰。慎無與爭。惟待其過而從背擊之。蔑不濟矣。左步在前。騎在後。賊于步則聽之行。于騎則關而不應。鋒纔交即退。左兵喜于得逸。疾馳八十里。賊早于其前穿巨壑深二尋。廣如其深之數。環而繞之者百里。自成率百萬之衆。遮于後。追之。左陣已亂。無圖志。相率下馬渡溝。負輻重。搆刀槩。低仆豁谷中。後人趾乘前人之顛以過。自成從而蹂之。左大敗。棄馬騾萬匹。器械無算。自此走之襄陽。初侯恂之在請室也。七年矣。左用兵于豫。嘗三過之。令其下曰。侯公家在此。敢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恂。父太常卿侯執蒲。拜伏如家人。不敢自居于客將。上知其故。特滿赦恂。且用之。已而聞敗。恂請疾馳良玉于軍。上曰。朕所以用恂者。以其致良玉而奔汴之急也。今赴良玉軍。則一襄陽之客。而驕鎮之故人耳。于援汴之謂何。乃命拒河圖賊。而令良玉以兵來會。良玉新敗。畏自成無意行。不得已。遣其將金聲桓。以五千人從。而說云。身率三十萬衆。會恂于河北。恂懼無所出。且逆探其情。好謂之曰。將軍之士。大半不餽於縣官。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久。良玉竟不至。汴遂以亡。上怒恂。罷其官。尋致之罪。而李自成之破汴也。邊引而西。謀拔襄陽為根本。時良玉壁于樊城。大造戰艦。驅襄陽一郡人以實軍。賊帥惠登相。常國安。馬進忠。馬士秀。杜應金。吳學禮。皆附之。士馬滋益。衆然親軍愛將死。而降人不奉約束。左亦氣漸衰。多病。不能復與自成戰矣。自成乘勝來攻。良玉退兵南岸。結水寨。舉礮相擊。賊臨江駛馬而濟。水沒其腹。與腹納不止。有一洲差淺。向獻忠所渡處。良玉以萬人守之。自成用十萬人來爭。良玉大駭。宵遁。引其舟師左步右騎而下武呂。入見楚王。予我二十萬人餉。為王保境固城。楚可無恙也。王噤不能應。良玉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士民宗室奔走。連山崇陽間。多為土著所害。驛傳道王揚基。磨其資。先期奮門出。舟未發。盡為左所掠。子女皆入左軍中。良玉

以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正月十六日啓行。賊艦蔽江而下。五晝夜九門堅壁。居人登蛇山以望師。皆呼叫幸更生。曰左兵過矣。自漢陽以下。降將叛兵。所在蜂屯。假竊左軍號。以剽掠。蘄州守將王允成者。實亂首。良玉中軍尙未達。小孤。允成收賊白貴等爲先驅。已破建德。劫池陽。去蕪湖四十里。舟師泊于三山。荻港。漕艘輻輳。盡奪以載兵。聲言將寄帑南京。請以親信三千人俱入。文武操江。陳師江上。爲守禦。士民一夕數徙。商旅中斷。南大司馬熊明遇。錯愕不知計所出。都御史江右李邦華。故南樞臣也。卽家被召命。道出湖口。聞變。有勅令東行。由湖江。取京口。人北。邦華叱曰。是何言耶。身爲大臣。忍坐視東南決裂。袖手而去乎。乃倚舟草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老臣。遭時多難。投身爲國。仰望貴鎮。與我同仇。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陵京震驚。何輕易舉動如此。以列聖英靈。主上神武。羣醜游魂。稍稽。齊斧不遠。貴鎮不以此時枕戈。與疾討賊。乃甘自菲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武。足高隊長。倘不諒心跡。飛章上告。其將何辭。以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保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污青史。爲千古笑談。智者所不出也。貴鎮宜卽日嚴戒兵丁。疏通江路。換棹回船。刻期還鎮。缺餉事情。候本部院到院。設法措處。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良玉得檄心折。又用其客李猶龍。胡以寧。輩開示禍福。主上掛帥。頗收入見。當力爲保全功名。釋中山箱篋之疑。得元侯弓矢之賜。良玉大喜。過望。邦華飛騎。貽書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大定。南都始解嚴。翼日。具威儀入其營。良玉紅袂首飾。握刀插矢。俯立鶴首。邦華辭。乃用師弟子禮見。良玉請坐樓船。大閱士馬。邦華慰勞諸將。詢問部曲姓名。宣諭軍中。矢忠義殺賊。良玉令于軍。斬淫殺者四人。以狗。釋被掠男婦四千餘人。還漕鹽船五百餘艘。臨別。誓以餘生效頂踵。邦華退謂人曰。東南有事。此一軍必能自效。良玉不負我矣。然邦華行後。良玉息肩于皖。守將杜宏斌。文煥子也。杜應金。文煥族子也。以賊帥降左。左之東下。應金爲前驅。先以書抵弘域。言情。故皖及宏斌得無恙。左軍士有逸人杜應下者。杜斬之。因其客以謝。奉管鑰。執鞭引而後。左卽安之。張獻忠初襲應陷舒。治舟巢湖。聞左之下皖。遂去而乘疾于楚。傳聞都而沉其王子。左時已溯流九江。熟視其若民之糜爛焉。而弗救。卽上亦不能詰責也。邦華之見上也。曰良玉潰兵之罪。請以王允成除。上亦因以歸獄。允成而獎良玉以誅叛定變。允成出入左帳中自如。卒不死。十六年八月良玉奏誅叛事。賊自獻忠以七月二日。大焚武昌。從成寧蒲圻以上岳州。良玉于十六日。提其兵出湖口。湖口令謝所舉者。湘潭人。個儒士。居八開左兵至。亡失魂魄。或勸令亦走。令笑曰。無恐。我去將安之。先期戒牛酒。芻糗。兵至。擊小舟突入其圍中。長跪涕泣。左怪而問之曰。公有所請乎。對曰。無有。惟就公乞一早字耳。左笑曰。解人也。遂去。獻忠之初去武昌也。有自寶慶下者曰。劉兵自沅縣下者曰。張兵自夔門下者曰。郭兵。借官軍恢復爲名。擒捕偽官。搜宰富人。割剝良善。楚人不聊生。左先驅馬進忠。至而小戩。良玉以八月入武昌。城

所掠下江貨物。賤其價以通市。商賈聞之。頗來。郡邑太守以下官。亡城失印。或竊伏鳩壁。或徒步還家。聞兵至。自出者。咸復其所。巡按御史黃澍有權略。與左議頗合。黃州守周大啓。修築獻忠所夷故城。知沔陽章曠。率州人倡義旅。郡邑有聞而應者。楚下流稍復完。張獻忠已盡陷湖南諸郡。遣其僞都督張其在。趨江西。楚新撫王揚基聞獻忠之駐長沙。而餘黨入江西也。以兵復岳州。江西巡撫郭都賢提兵拒境上。賊已從醴陵犯萍鄉。之插嶺。官軍扼黃花橋。賊從別道濟。萍鄉令走。賊入之。張其在自瀏陽萬載分道趨袁州。袁人開門納賊。良玉先在九江。命副將吳學禮援袁。學禮至而賊將邱仰拒守。我師高山先登。斬仰。學禮放兵大掠。袁臨吉之民郊保者。洵洵仇殺。都賢檄學禮歸。而自募土人置戍。賊聞左兵之撤也。張其在從長沙。突犯吉安。陷之。吉水。永新。安福。泰和。諸令同日遁。賊復入袁州。而我水軍方圖安之在楚也。別將王世泰。楊文富。遇獻忠所遣賊將自長沙返。而願岳者。既合戰。賊伴敗。我師奪輜重。舟不前。賊乘之。殺溺無算。岳州復陷。江夏亦震恐。會良玉遣馬進忠以步騎進。嘗國安杜應金等繼發。圍袁州。賊突門走。斬首二千。而馬士秀。邱啓貴。率水師再合世泰。文富以收賊于臨湘。追之及于岳州城下。賊大敗。遂并收袁岳。而江右湖南略定。時李自成跨有荆襄。承德。漢黃以上與應隨接壤者。塙壁之人。多與賊通。而輸之糧。良玉初以許州之陷。妻女爲自成所得。常置軍中。厚奉養之。賊將王四者。自成配以良玉女。遣之至武昌。道其家無恙。欲以致左。左不應。然多金帛以復使之歸。竟亦不能殺也。先是上用兵侍郎呂大器。總督江楚應皖軍務。以代侯恂。恂解任。中道逮下獄。良玉知因已故。致舊督再得罪。有軼軼心。與呂輒齟齬。呂所仗惟李輔明馬科二將。馬已改調關寧。輔明不足用。建議招募。柯陳二姓與皖營私。南昌關箱被焚。呂高。江省漫以恢復吉安爲解。乃賊盡陷建昌撫州南豐。大器不能救。爲左車所擄。而賊將先驅艾四者。屯嘉魚。銳甚。馬進忠與之戰于三十六灣。而敗。再戰于蒲圻。又敗。左軍勢亦不振。會獻忠從荆河入蜀。良玉遣兵追之。距荊州七十里。偵荆襄之爲賊守者。聞自成西入關。亦盡懈。左乃遣副將盧光祖上隨。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特賊後。收其空虛之地。以恢復自爲功。十七年正月。上既封良玉爲寧南伯。昇其子以年賊將軍印。俾功成後。世守武昌。仍下特詔。責其與江督大器見駐何所。作何進軍。而鳳督主合。職。黔粵各督分救援。楚皖江沅各撫任犄角。卽科臣之前受命察核者。左懋第以便道催戰。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爲疏以聞。曰。臣以十六年八月復武昌。聞江西有警。遣副將吳學禮。于十月十三日復袁州。糧絕兵回。賊乘間再據。臣乃定計水師徐發。先遣副將馬進忠。率騎兵由陸。十一月二十七日。再復袁州。十三日復萍鄉。十二月初二日復萬載。過此卽入楚境。初五日復醴陵。二十六日復長沙。湘澧。湘陰諸處。檣僞守道。以下尹先民等官。次遣副將馬士秀等。率步兵由水趨湖南。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復岳州。臨湘。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復監和。二十二日復石首。二月十一日復公安。臣先已密調副將惠登和。率所部由均州東下。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登和協同副將毛顯文復惠安。二十六日。復隨州。計

期三月復府州縣一十有四。臣與監軍職方司主事李猶龍先後馳報疏在御前可也。并言江督呂大器不發兵及奮撫臣王聚奎狼狽回省狀。時道路梗塞。騎置務緩。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賊之信至矣。良玉審知登遐凶聞。三軍驚素。率諸將旦夕臨。翼日諸將前請曰。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子以坐詔我輩。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良玉拊膺而號曰。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國家之變以自利也。封疆之臣。應守封疆。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為效。有過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盡出所藏金銀綵物。凡二三萬。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變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良玉哭。諸將嗷然皆哭。副將馬士秀奮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擊之。以巨艦置礮斷江。衆乃定。當良玉出所藏。其子弟亦有吝色。良玉曰。爾以此為若物耶。向者吾散之。乃所以為若也。大息曰。左氏不得世有此軍矣。大學士史可法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改元宏光。奏以寧南伯左良玉靖南伯黃得功。並進爵為侯。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封高杰為興平伯。劉澤清為東平伯。劉良佐為廣昌伯。與得功開藩淮陽為四鎮。而上流之任。專以委左。詔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楚西境稍可乘。良玉得以其間復荊州德安承天。承天獻皇帝弓劍地。詔以收復陵園為左功。責所司速補給。十六年楚餉缺額四十萬。而何騰蛟為楚撫。袁繼威為江督。騰蛟共良玉收拾武昌。為同心固守。繼威係李邦華所推。許邦華死北都難。其客李猶龍輩又在左幕中。繼威用忠義相勉。故兩人交頗合。左兵無慮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為親軍。後五營為降軍。每春秋肄兵。結隊武昌諸山。以一山職志為一色。左建大將旗鼓于射堂。周麾一呼。旆而立者。山谷為滿。其閱軍法。用兩人夾馬而馳。名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十餘里。南中所恃者四鎮。東平廣昌黃靖南獨以其身取戰。高傑士馬十倍三鎮。視左軍皆遠莫及。故當時推寧南為強。然朱仙鎮之戰。左精銳已盡。其後歸者多烏合。斷後屢委之人。故大半稍點有力者。率什一以自保。樓船偶泊。即有質庫屠宰百商。為軍市法令。總不相備。識者知其不足用。左家室盡于許州。在武昌。諸營娼優歌舞。且元帥獨塊然一榻。無姬人侍側者。既老而被病。南中楊生者善醫。柳生者善談笑。左大歡樂之。泰陽為武昌同知。攝守事。而柳生不願官。以客將出入臥內。最親信。宵月夜飲。僚佐李猶龍等。召某將官妓十餘人。行酒。杯帶縱橫。履鳥交錯。少焉左顧而歎。命以次引出。賓客肅然。左右莫敢仰視。其將百萬軍。正已率衆。為下所服。皆此類也。懷寧阮光祿大誠者。負縱橫才。以閩黨故廢。歸德侯方城。嘗借其友移書罵之。方城待郎恂次子也。當左兵南潰。方城僑寓陪都。大誠頗言良玉為賊。而自侯以同反。左具其情。恨之。比大誠附馬士英起用。舉朝力爭。時四鎮參預國是。左無一言。阮既柄用。謾語因其客為修好。實陰為而猜。思李邦華侯恂故東林黨魁。而良玉其所薦。異時必有借左以難已者。陰結黃靖南為樞柱。左武人初不知所為。朋黨既見。板礮築城為西防。嘆曰。西今復何所防。直防我耳。不免有沿流之計矣。會朝事日傾。而楚餉不至。御史黃澍請入朝觀之。澍面奏觸柄臣。既返而金

再述治。澍散士英十罪。且言得張獻忠偽旨。周文江銀八千兩。左則澍不遺。隙遂開。諸將日以清君側為請。左自念所將皆亂人降卒。幸天子在下流。假其聲號。相糜糜。若縱之東下。且擇利散走。是屬寧復可制乎。唯勿應。無何王之明事起。中外皆譴。楚西陲之報日急。左亦心動。黃澍乃召三十六營大將與之盟。方登樓密語。左沉吟未有所定。中一將拂衣起曰。疑事無成。若主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不能鬱鬱久居此矣。左不得已從之。左初置楚疆為各鎮。自惠登和駐漢陽外。諸將咸有分地。楚人多苦之。王之綱者在武昌。尤殘忍。好以人為糧。裸而懸之于柩。灌沸湯以瀉盡其腸腑。而後烹之。之綱別號槓子。百姓聞其名。皆奪魂魄。楚紳士之不能去者。出子女財帛。所以奉鎮將者。百端冀得免。瀕行乃悉取而糊考于營中。或夾以兩門。俾健兒行其上。以索賄。賄未盡人。其人已折脊拉脛。視世英樊維城諸君。于其地皆死。舊江撫劉宗祥與之綱約為兄弟。軍既發。掠其貨十餘萬。殺之。不能得其屍云。左以乙酉三月廿六日。傳檄討馬士英。空國行。自漢口達蘄州。火光接天者二百餘里。至九江。袁繼威過相見于舟中。坐未定。俄見岸上火起。報云。城已破。左右曰。袁兵燒營自破其城。左罵曰。此是我兵耳。大悔恨。推胸浩歎曰。我負臨侯。臨侯者。袁字也。嘔血數升。病遂革。召諸將謂曰。吾不能報效朝廷。諸軍又不甚用吾法制。故憤懣以至于此。自念二十來年辛苦戮力。成就此軍。吾致之後。出死力以捍封疆。上地。自效次也。若散而各走。不惟負國。且羞吾軍。良玉死不瞑目矣。諸將皆哭。請刑性誓。後營總兵惠登相當軟拔假刀。按膝上曰。我公百年後。有不服副元帥號令者。齒此劍。諸將皆曰。諾。副元帥謂夢庚也。登相固降寇。所謂過天星者。感左再造力。有忠實心。左歿後七日。軍東下。惠率其黑旗軍殿。舟行不近岸。有紀略。而前鋒中軍大亂。自彭澤以下皆陷。夢庚不能制。兵至池州。東風急。黃得功退。其鋒諸將飽掠。獨遺池州不破。貽書登相曰。爾此以待後軍。登相得書大詬曰。若此則不如我前日為流賊。其如先帥未命。何撤其軍返。夢庚見黑旗船往西上。疑之。問而得其故。索輕舸往追之。登相相見。大慟。以夢庚不足事。引其兵絕江而去。初邱磊者。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捐萬金救之。得不死。侯恂之再為督師也。奏以為山東總兵。與劉澤清不相得。構以罪。馬阮殺之于淮南。或以為良玉東下。蓋亦因磊死故云。外史氏曰。予觀懷陵末造。天下之勢在于良玉。中原糜潰。朝廷之法。不可復行。唯自成能號召饑民。以為難于我。唯良玉能招誘降寇。以致死于賊。為國家計者。宜舉河南以委之。而無責其速戰。斂天下之兵。以守河。守江。漢。守關。饒良玉以屯種之粟。俾且畊且鬪。而與之持久。彼視自成。力均勢敵。又竊天子之寵靈。而繼之餽餉。以收李際遇劉洪起沈萬程之徒。其勢宜日強。自成草竊烏合。羅汝才袁時中不能相下。羣心必攜。不出二年。其衆將折而歸于左矣。功成之後。分一州為節使。彼能北向而爭天下乎。今計不出此。而區區于救泮之一戰。以至于敗。此謀國者不知駕馭之過也。若夫兵敗之後。退于襄陽。潰于湖口。歸于武昌。向之猛氣實力。漸滅殆盡。身已落于降兵叛卒之手。而談者謂其專制上流。髮必為髮。嗟乎。良玉兵非昔日之兵。將非昔日之將。天子

用爵賞以羈縻我而我即用以羈縻其軍彼豈不知清君側制國柄足以得行其志勢不可耳唐末藩鎮皆父子兄弟之兵故用以專制一方長求指閱彼將百萬之衆出門一步渙然崩散此豈可與作賊者哉跡其生平識機變饒方略可以謂之智將顧用其私意揣摩上指翁集軍心張形勢以便身圖而逃國法主亡身病而下亦叛之九江舟中自審不濟而後發負恩之嘆晚矣曹文詔黃得功忠而能勇苦不長于謀良玉能謀矣而無忘身殉國之心坐長禍亂以視兩公真有餘愧然若以劉澤清之侵權牟利者比類同觀則軍南固一時之傑未可槩而棄之也

附記

豫撫陳益吾與同年許汝城書云豫事之壞由于吏部人擇地不為地擇人巧者鑽營閩粵浙直美缺以去一種閹豎無能之人不諳趨避者則坐名填缺以功令驅之到官久之列城皆然一片暮氣地方全無料理寇來避之山寨寇去依倚入城甚至有如鄧陵雞陽之開門迎賊者中原重地拱手付賊職此之故至于督撫身臨賊場偏裨佐貳宜聽其隨才選用勢成臂指年來該部擅權營私即守巡標下中軍無一不從部授何況督撫一切部內走差偵探久積積習乞恩進奉題授管事名曰酬勞此輩非中官賄養即市井遊食既乏智勇之能又熟諳閃之技見賊輒遁事敗編緝恃有部主平日情面少加呵護即布流言至于領兵大將官非功授氣以勢益牆壁既牢去來由已如往歲左良玉移催數十次始為一行甫望賊而掉臂去之者弟所以有調兵如請客取將如騶子之疏又如李重鎮一賊不殺而舊樞楚其重賄屢疏代為鋪張左良玉譏報賊略加抨彈便為瞋目攘臂朝堂之上曰如何難為我將官弟所以有將官不殺賊則罪巡撫巡撫參將官之不肯殺賊則又罪巡撫之疏諸如此類未易悉數朱仙鎮之敗良玉以七千之衆率先倡逃致十八萬人馬一齊潰散而中原之事遂不可復問嗚呼誰為之哉憶弟入豫即過舊鎮臣劉超見其不堪棄去又物色舊鎮臣許定國見其尤不堪棄去而其後樞部俱用之封疆今許建劉叛矣甚者舊司農本非將才而舉為保督曰能駕馭左良玉驅策劉超也及徵良玉而良玉付之一哂超且顯然為難至于保督揚兵河北秦督駐兵潼關兩軍自為表裏以一為正以一為奇過保兵未渡河一步而秦兵先掠虎嶺甫出函谷一敗塗地用兵之效竟何如哉南都之陷至武昌也楚撫何騰蛟以劍自隨曰社稷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讀此身有付三尺劍耳會良玉腹心慮鼎者力勸其拜詔事乃定及良玉從黃澍之謀東下也以騰蛟不從謀劫取其印騰蛟急解付家人令速出城毋為所得良玉令四將守之通與偕行騰蛟至漢陽門乘間投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之則關帝廟而懷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為神救也

綏寇紀略卷十二

虞淵沉

傳曰天道不僭視人主之修德與否而降之禍福此自然之符也今以十七年已事觀之成湯之責六事箕子之陳五行未顯有失德或致厥罰況於三風十愆之必戒可得而知也齊莊中正以禮祀鬼神恐懼修省以禳塞災咎雖董仲舒劉向之徒執經義推陰陽無得而譏焉然則肆季凌犯何自而生水旱札瘥為而作豈上帝之監觀或爽而政事咸召其理不可信歟夫天道遠人事邇以武宗之戲淪馳驅保有大業乃先皇憂勤恭儉不免于亡者前人之餘殃處其極敵臣下之衆庶集于厥躬豈不然歟彼曲學小儒因成敗傳會其說此目睫之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於戲遭時亂亡蓋豈太史之所紀蓋闕如也姑撰拾遺則著於篇

癸感 太白 肆

崇禎三年癸感人東井退舍復居數月

崇禎九年二月辛酉火星順行犯井宿北第一星十年八月戊申月入井宿與火星相犯二十五年十月戊寅火星逆行入井井者秦分兵將起于秦也秦地在嘉靖以前西陲多弊朝廷以三邊為重調

兵食修政治。故秦可無憂。萬歷中。專意封賞。秦兵缺額。每鎮以數十萬。又以調撥怨咨。挺為亡命。秦督撫虐用其民。匿寇盜不以上聞。焚感者火也。火必繼隆而後發。萬歷九年。順行犯井。二十五年。逆行入井。火絲微以至著也。崇禎三年。退舍復城。居數月。火燎于原。不可嚮邇矣。雲中定襄。雁門代郡。太原皆入東井。廢度。故秦寇而皆受之。從神木過河。三晉名城。蹂躪殆遍。其驗也。

崇禎三年庚午二月。焚感入鬼宿。犯積屍氣。楊鶴劉廣生主撫。四年四月。太白晝見。焚感。再入鬼宿。犯積屍氣。楊鶴受神一魁降。

萬歷中。焚感四十二。凌犯。二年二月。十七年七月。三十四年五月。犯房。二年五月。十七年二月。二十年十一月。三十七年十一月。犯氏。十二年十二月。十三年二月。犯張。十三年二月。自張歷柳。四十二年十月。犯柳。十五年二月。四月。四十四年十二月。四十七年二月。三月。丙戌。甲午。庚子。犯翼。十七年四月。歷元入角。三十二年二月。犯角。十七年九月。十九年七月。犯南斗。十九年四月。六月。犯箕。二十一年七月。九月。犯室。三十六年六月。八月。犯女。三十八年八月。犯婁。四十七年正月。二月。犯軫。二十五年七月。三十四年十一月。犯歲。十三年正月。犯軒轅。餘犯太微者四。犯井二事見前。其犯與鬼。在二十八年二月。與崇禎三四兩年之變相合。自東井十六度。過鬼入柳為鴉首。秦之分野。與鬼主斬殺。明秦寇宜殺而不殺。將反為所害。張為周。翼為楚。先是焚感犯張。自張歷柳。犯翼。犯軫。像楚亦將有寇矣。又萬歷中。太白晝見者五。其二十一年八月。見井度。二十四年四月。犯井宿。占專主於秦。十一年六月。獨書太白犯焚感。火與金並見。與是年相類。

兵法。五火止於燔燕。敵則因機發石以投人者也。自永樂中。得西洋大小火礮之法。而弓矢戈矛之技廢不講。將吏狃于不復見敵。一不中。棄之以走。反委諸竊盜之手。故其初用之威天下。而後以亡國。天事恆象。焚感之數十見者。殆為是乎。三代車戰。其法可勝。而不至于大敗。秦獻公十八年。櫟陽雨金。始盡改古法。尚首功。而楚趙之戰。伏尸百萬。二世時。太白再經天。勝廣起秦。以瓦解。使車戰法在。則千乘萬乘。極鋤棘矜。何自而勝之哉。此金失其性者也。自秦以下。民之蹈白刃者。不可勝算。然火器未入中國。尚有堅城可守。今獻圖縱橫。名都麗突者。皆以寇待我火器。雖孟賁之勇。墨翟之智。無所復施。生民之劫數彌深。五行之害氣畢究。糜爛其民。比諸鋒刃。千百過之。故焚感犯積屍。而寇禍燎原。暴骨如莽。此火失其性者也。況金火合曰燧。其為兵喪。尚忍言哉。

八年乙亥九月。焚感犯太微。

占在次輔。時何吾鸞。文震孟。為相。溫所勅免。

九年十二月。焚感如炬。在太微東南。

十年五月。焚感透見。

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巳酉夜。焚感逆行尾八度。為月所掩。五月初五日。丁卯。退至尾初度。漸至心。十二年十月。焚感逆行太微。犯上相。十六年正月。焚感逆行失其處。十七年二月。焚感怒角。

次年五月。焚感犯房心。焚感自犯鬼宿後。其凌犯失度者凡有八。莫甚于十一年。從尾度漸至于心。心太子之象。郝萌曰。犯太子太子。發。犯庶子庶子。按萬歷三十四年四月丙午。焚感入心。其年二月。皇太子第一子生。是時鄭貴妃在上旁。太子將有動搖之議。其後光廟雖立。祚不長。熹廟國統再絕。先皇十年。太子加元服。出閣講學。其明年。焚感入心。太子二王。後以國變遇害。占曰。王者絕嗣。是其應也。楊嗣昌時為兵尚書。奏為占主中宮后妃。今熹廟成妃發引。所謂白衣之會也。又歷舉漢光武。明帝。唐憲宗。宋太宗。時皆月食。火星不為災。其論明帝永平。則云是年立皇后馬氏。德冠後宮。嗣昌主獻諛。以寬上意。此語尤援引不倫。科臣何楷駁之曰。臣不知嗣昌何所指斥。且心為明堂。前後星皆太子之屬。恐奸人誣邪說。以危東宮。宜以為戒。是時田貴妃擅寵。幸其父宏。過數犯法。交結朝臣。謀傾中宮。漸有萌非。坐成所占。妃妻有謀。后者。天道信可畏。何楷精於內學。恐嗣昌險詐。將結椒親。以固權免禍。故先事折之。嗣昌尋入相。舉朝爭之。按萬歷五年九月晦。張居正聞父喪。十月朔。彗星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以爭奪情。廷杖詔獄。其後黨錮異同。糾結不可解者數十年。以至亡國。楊嗣昌父母兩喪。從兵尚書入閣。適會焚感入心。范景文。黃道周。成勇。劉同升。趙士春。何楷。亦以爭奪情免官。道周廷杖詔獄。勇遣戍。黨錮之事。居正起之。嗣昌終之。皆楚人入相。皆以奪情遇星變。天道信不誣也。

十年春。太白晝見。六月。太白經天。十月。太白晝見。怒赤。是年。李自成等分五隊以踞關中。老獬獨占鄜。合曹操圍。場天諸賊。以直窺江淮。陪京大震。楊嗣昌措兵十二萬。餉二百八十萬。薦熊文燦為總理。寇禍遂至不收。太白經天。此其應也。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彗星見。上于初四日。彗星在萬歷中。十有二見。二十一年七月乙卯。見于井。至乙亥。逆行紫微垣。犯華蓋。微垣者。帝庭也。三十五年八月辛酉。彗見井度。長二尺。漸往西北。壬午。遂歷于心。心者。太子宮。子孫危亡之象。先是三十四年。李自成張獻忠生子。而自成以八月生。彗之犯秦分也。在其周月。春秋傳曰。美惡之復必周。昔

梁簡文之生其年與侯景相近。僧寶誌預知之。先皇以三十八年。誕於宮中。為天地神人之主。豈知飛廉惡來出于米脂腐施間者。已三四年哉。彗星自萬曆五年起。訖于四十六年。中間凌犯。惟此兩年最大。五年見西南。長數丈。而四十六年。先以九月甲寅。長星見東南。形如疋布。廣尺長二丈。九日而滅。所謂蚩尤旗也。十月乙丑。彗再出于氐。自東南轉指西北。掃太陽守星。入于亢。又漸往西北。掃北斗。天璣。天璣文昌五車。逼紫微垣。次月十九日而滅。天意初以譴告人主而不悟。其未載蚩尤旗竟天。斗極微垣。天子之宮庭。而皆掃滅。以見禍患已成。消復亦不可為也已。其至崇禎十二年十月復見者。楊嗣昌以是年八月晦。受命督師。十月朔至襄陽。大誓三軍。而彗星即于其時見。又上以十月命王紹禹為河南總兵。後紹禹兵叛。失陷雒陽。嗣昌開驛喪師。襄陽繼破。兩藩遇害。京師之禍。實基于此。天意若曰。肆之掃北斗紫微。今害微至矣。於戲。可不畏哉。

紫微 帝座 軒轅 前星 太陽 文昌

十七年正月。司天奏帝座下移。

是年十月。紫微無光。

十七年五月。軒轅絕續不常。大小失次。至九月十月間乃復。

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至次年八月乃復。

十三年六月。泰階坼。

十七年文昌坼。

按帝座有五。北極紫微。太微。天市。大角。中央。皆王者所居之處。當八年九月。熒惑犯太微。占者以太微天子之宮庭。流寇以八年春。犯鳳陽祖陵。燒享殿。天垂象以陵寢不守。賊將入天子之宮庭。及乎帝座下移。則其兆已成。不可為矣。軒轅者。后妃之舍。主內政。以弼太微。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四十七年九月。月再犯軒轅。其時王皇后崩。當至尊借周后同殉社稷。而軒轅絕續不常者。上天亦為之慘動也。太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移者。為主器已亡。藩王入繼之象。太階坼。大臣多斃死者。文昌主國之上將。十三年後。武陵。韓城。宜興。三相皆不以令終。寧南。興平。靖南。三將先後死。國家之禍。君后及將相並受之。天道洵可畏哉。

歲星 填星 彗星 參 井 亢

九年。歲星犯南斗。

十一年四月。歲星晝見。

十五年夏。歲星逆行。

十二年十月。填星暈。

十七年二月。填星失光道。
十二年五月。彗宿下移。
十三年十月。參足突出玉井。
乙酉四月。月入井。是年亢宿坼。

占曰。君令逆則歲星逆行。鄒萌曰。歲星逆行社稷亡。天下兵起。民去其鄉。又歲星主齊魯東吳之國。故梁武天監四年。歲星晝見。其後致侯景之禍。先帝時。李青山亂。山東吳大饑。海寇大作。是其應也。填星主豫州。梁宋失次者。進則失地。退則為喪。又占曰。歲大風。五穀不實。有火災。中原糜爛。天象應之。梁宋實受其咎。參伐七星為虎尾。彗為首。共為虎白。主西方。考古法二十八舍。彗宿列在參前。但彗止半度。形小而近參。易于縮入參度。崇禎中。西人湯若望觀推測。適會其時。彗宿入參。故以彗居參後。非謬也。若下移。則又其未縮之時。從參左肩以移之。于右。其占為虎狼食人。又參足突出玉井。其占亦曰。虎狼暴害。參宿既主西方。闕獻恣睢秦蜀。其為猖獗豺虎。肉視斯民之應乎。月犯井。兵起人主憂。又曰。大臣誅。有破軍殺將。亢主宗廟。其星變。主王者絕嗣。將致宗廟不守。斯非其最驗者歟。

五車 河鼓 天津 搖光

十三年九月。五車中隱三柱不見。

十七年二月。河鼓坼。

次年天津坼。

十七年。搖光坼。芒角黑青。

五車。天子之兵車舍也。三柱動。則車騎發。崇禎中。朝士勸上修車戰之法。而孫傳庭鄉縣之敗。竟以火車致潰。其三柱不見之效歟。梁成曰。河鼓。金官也。主金鼓。河鼓坼。則金鼓不震。天津。主河梁。石氏曰。天津。洪水滔天。自汴梁沒後。河再決于山東。搖光者。北斗之第七星。其名為應。主兵。又曰。應星色黑有水。有徙民。考之皆驗。

狼 天弧 王良 驪房

十七年十月。狼怒躍。至次年四月。次年天弧引滿。

是年策置王良前驅。房動徙。

荆州占曰。狼為盜賊。梁成曰。狼星易處。天下大饑。兵滿野。又曰。天弧引滿。天下兵。石氏曰。王良策馬。則天下大亂。兵大起。

營頭。天狗。枉矢。流星。

十七年三月。營頭。晝。如雷。

五月。天狗。下。長。白。竟。天。

乙酉正月。枉矢。東。流。衝。太。陰。

九年六月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數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十四年。高郵。湖。星。大。如。屋。

十五年。夏。星。流。如。織。

十七年二月。星。隕。如。雨。

六月後。四川。日月。無。光。赤。如。血。人。仰。視。北。斗。不。復。見。有。大。星。出。西。方。芒。燄。閃。爍。搖。漾。不。定。是。時。獻。忠。屠。蜀。賊。滅。後。其。星。乃。隱。

營頭。所。墜。有。破。軍。殺。將。流。血。三。千。里。

天狗。下。則。四。方。相。射。其。君。失。地。兵。大。起。

枉矢。所。觸。天。下。所。伐。滅。亡。之。象。

流星。在。萬。歷。中。凡。五。見。其。三。十。四。年。五。月。丁。丑。有。星。自。西。北。流。東。北。大。如。盂。赤。色。有。光。是。為。李。自。成。生。于。米。脂。之。歲。自。西。北。流。東。北。者。蘇。秦。以。人。于。燕。齊。之。象。也。上。九。年。以。前。賊。中。以。高。迎。祥。為。關。王。自。成。特。其。部。曲。將。盧。象。昇。祖。寬。白。沙。朱。龍。權。之。戰。賊。勢。已。衰。會。祖。寬。兵。歸。東。歸。象。昇。召。入。京。功。垂。成。而。中。廢。未。幾。迎。祥。死。餘。衆。推。自。成。為。主。乘。總。理。無。人。橫。行。無。忌。行。約。背。赤。者。兵。起。此。其。應。也。

天赤。如。血。

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陝。天。赤。如。血。已。時。漸。黃。日。始。出。

占曰。此。赤。皆。也。主。大。旱。有。急。兵。

是年。白。水。賊。王。二。反。

日。變。

崇禎十年丁丑春正月辛丑朔。日。食。免。朝。賀。

是年春。白。虹。赤。氣。貫。日。

十一年二月朔。日。光。摩。盪。如。日。

是年十一月五日。日。中。黑。子。黑。氣。或。青。白。氣。日。入。光。摩。盪。如。兩。日。

十二年元旦。日。白。無。光。

三日。日。光。摩。盪。若。鏡。袋。噴。花。白。且。及。暮。

五日。日。旁。青。黑。氣。若。戟。東。南。有。白。虹。

是年二月十二日。車。遠。日。變。辰。時。日。兩。旁。各。一。白。丸。俄。日。上。有。白。氣。申。時。有。黑。氣。掩。日。忽。從。日。內。墜。出。摩。盪。數。次。巡。撫。方。一。藩。以。聞。

十三年九月望。兩。日。出。沒。

十六年十二月朔。日。無。光。星。晝。見。

日。食。不。為。災。唯。正。月。朔。為。三。朝。之。會。漢。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食。至。崇。禎。十。年。正。月。為。三。辛。丑。朔。日。食。矣。惠。帝。失。政。祿。產。亂。朝。哀。帝。天。折。王。氏。篡。竊。在。明。季。則。有。災。並。蘇。令。奮。臂。之。禍。昔。漢。臣。有。封。事。曰。小。民。正。月。朔。日。尚。畏。毀。器。物。而。況。天。子。日。月。之。儀。乎。若。白。虹。貫。日。日。中。黑。子。兩。日。出。沒。皆。亡。徵。也。

天鼓鳴。

崇禎十年三月。陝。西。天。鼓。鳴。

十二年二月。四。川。保。寧。府。天。鼓。鳴。

同時二月十七日。易。州。白。石。口。南。城。天。聲。自。北。起。至。南。次。日。從。東。北。起。至。西。南。皆。晴。日。無。雲。風。亦。甚。緩。其。聲。如。雷。又。似。桴。鼓。聲。

十四年二月。山。西。偏。頭。關。天。鼓。鳴。

萬。歷。中。天。鼓。鳴。凡。五。十。一。見。在。京。師。者。一。南。京。者。三。鳳。陽。祖。陵。者。二。它。郡。國。者。四。十。有。四。畿。輔。則。景。州。高。邑。遵。化。易。州。紫。荆。關。遼。左。則。松。山。蓋。州。寧。遠。山。東。則。費。縣。登。州。館。陶。青。城。山。西。則。代。州。宣。大。陽。和。左。雲。衛。臨。汾。潯。州。陝。西。則。平。涼。涼。州。固。原。甘。肅。西。寧。金。州。西。安。洮。州。南。直。則。揚。州。泰。州。鎮。江。四。川。則。華。陽。豫。則。河。南。府。江。西。則。袁。州。內。西。寧。見。者。三。甘。肅。見。者。三。易。州。遵。化。館。陶。臨。汾。寧。夏。皆。見。者。二。京。房。占。人。主。聲。神。祖。多。歷。年。所。海。內。無。事。左。氏。曰。以。樂。怡。髮。其。是。之。謂。乎。

崇禎十一年。賊。入。蜀。破。州。縣。三。十。有。八。今。十。二。年。保。寧。天。鼓。鳴。明。寇。將。再。入。蜀。蜀。人。塔。滅。之。徵。也。易。州。畿。輔。要。地。偏。頭。關。燕。晉。扼。塞。十。四。年。後。賊。由。晉。入。于。畿。輔。偏。頭。關。事。武。正。其。所。從。入。之。處。故。天。鼓。鳴。以。證。告。之。也。

大雨雹。本。冰。

崇禎四年五月。大。同。雨。雹。襄。垣。縣。雨。雹。大。如。伏。牛。小。如。拳。殺。人。畜。甚。衆。

八年四月初八日。漂。陽。福。賢。等。鄉。雷。雨。冰。雹。並。作。晝。晦。飛。石。揚。沙。平。地。盈。尺。植。物。與。屋。瓦。俱。盡。

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宜。府。乾。石。河。山。場。驟。雨。怪。風。大。雹。打。死。馬。驢。四。十。八。疋。

九月。順。撫。陳。祖。苞。奏。城。內。冰。雹。為。災。

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未刻。撫寧縣白雲湧起。東至沙河。長不老口。西至榆關。大雨。田禾被夏。八月。白水。同官。維南。隴西。大雨。秦撫丁啓睿以聞。十四年八月。宜府冰雹為災。是年六月。湖廣大風雹。巡按汪承詔以聞。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汝寧光州雨綿如絮。飛田野者殆遍。乾州冰雹大如斛。毀民屋。元年十一月。陝西木冰。壓樹枝盡折。其後大河以北。歲有此異。

萬曆中。京師雹災凡八見。它郡國二十。崇禎時。雨雹止此乎。殺人畜田禾甚者。書之。舉重也。劉向日。也者。陰脅陽也。君子以小人為陰。外臣以內官為陰。四年。溫體仁方用事。正類排斥殆盡。鼓譟憲以奄宦。繼三部。晏然受朝。親諸臣之庭。十二年。楊嗣昌在內閣。黃道周成勇。被譴呵。熊文燦請事。禁旅太監。劉元斌等。其下大縱掠。陰脅陽者。此其類也。

劉激曰。上陽施不下。下陰施不上。遂。故雨而木為之冰。天啓中。朱童蒙。喬應甲。皆以貪邪撫秦。元年。秦撫為朝廷。憤不。治事。故陰陽上下不能通達。以兆木冰。為甲兵之象也。風霾。霧。晝晦。

崇禎四年六月。臨潁縣雷風大。傾樓拔木。磚瓦破。器墜地無恙。銅鐵者碎。六年癸酉春正月朔。大風。日出兩珥。九年七月二十日。沔陽州長夏門外居民劉勅市。白日黑風。揭一屋去。柱壁。幾未動。四隣如故。十年三月十四日。真定晝晦。大風。發屋拔木。巡按李模以聞。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名府滄縣等處。東北見有黑黃雲氣一道。忽分往西南二方。傾刻四塞。狂風。晦。黃埃中有青白氣及赤光。隱隱時開時暗。巡按韓文銓以聞。是年冬。河南府大風。新安縣都御史呂孔學墓上石碣。吹入雲中。去四五里方墮。十四年辛巳春正月壬寅。黃霧四塞。日昏無光。

十二月。福建巡撫蕭奕輔奏異風。十五年七月。保撫揚文岳奏怪風。十六年正月二日。大風。晝晦。五鳳樓前門。風斷三截。又風吹建極殿。簾簾。檣。俱折。殿瓦皆碎。三月二十四日。風。晝晦。大學士周延儒請急。圖防。十七年甲申正月朔。大雨。有古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風。大作。自辰至未。止。拔去。關帝廟前旗杆。琉璃廠大樹。

案萬曆中。京師風。霜。二十二見。最甚者。四十六年三月庚午。空中有聲如波。黃塵蔽天。日色晦。冥。將

續通紀略 卷十二 二六三

昔。東方電流如火。赤光照地。少頃。西亦如之。又雨。濛濛如霧。散。土氣。襲人。人主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既。故。極。陰。以。應。之。洪。範。傳。曰。厥。咎。凶。短。折。厥。極。弱。時。則。有。下。人。伐。上。光。熒。二。廟。皆。短。折。凶。短。折。也。極。弱。者。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有。禱。而。之。尊。而。無。一。人。之。助。幸。和。如。宜。與。井。研。皆。不。為。國。盡。力。大。將。如。左。軍。南。跋。扈。不。用。命。是。極。弱。也。下。人。伐。上。則。寇。入。京。師。之。徵。也。

崇禎九年丙子春正月。孝陵雷火。十二年七月。天雷。擊。破。城。鋪。樓。七。丈。有。餘。木。樑。擊。碎。密。雲。巡。撫。趙。光。林。以。聞。十三年秋七月。雷。震。襄。府。門。樹。有。鹽。數。斗。三月初十日。夜三更。去。孝。陵。寶。城。十。里。長。頭。楓。香。樹。松。樹。各。一。被。雷。火。轟。燒。南。兵。尚。書。汪。慶。百。以。聞。十四年閏四月初八日。雷。火。起。薊。州。城。西。北。燒。至。趙。家。谷。延。二。十。餘。里。六月初二日。雷。震。宣。府。西。門。城。樓。火。藥。沖。發。樓。遂。糜。碎。十五年壬午五月。雷。震。孝。陵。樹。十六年仲夏。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為。雷。火。所。擊。融。而。成。灰。六月廿三夜。雷。震。奉。先。殿。廟。脊。吻。吻。碎。中。有。劍。削。拔。去。不。知。落。在。何。所。廟。門。玲。瓏。雕。刻。處。皆。損。壞。有。龍。爪。痕。太。監。蘇。允。寧。換。鴿。吻。比。前。減。小。上。不。悅。降。允。寧。級。

萬曆中。雷。擊。建。極。殿。端。門。承。天。門。郊。壇。齋。宮。祖。陵。西。華。門。太。廟。槐。樹。長。陵。明。樓。圓。丘。朝。日。壇。正。陽。門。社。稷。壇。門。凡。十。三。見。自。二。十。年。後。郊。社。宗。廟。以。公。侯。伯。代。行。禮。故。天。數。出。變。異。以。告。誠。之。先。皇。親。郊。者。再。宗。廟。之。禮。必。虔。常。以。孝。陵。地。脈。侵。毀。使。成。國。公。朱。純。臣。禮。尚。書。林。欲。楫。行。視。山。陵。然。則。孝。陵。為。乎。震。司。禮。監。王。體。乾。內。殿。藏。主。陳。設。一。不。敬。大。受。譴。問。上。自。以。少。失。父。母。大。具。儀。仗。集。百。官。迎。孝。純。皇。太后。御。容。入。奉。內。殿。事。死。如。事。生。孝。之。至。也。然。則。奉。先。殿。為。乎。震。曰。前。此。矣。前。此。則。此。何。以。書。曰。天。變。已。成。雖。甚。盛。德。不。足。以。除。禍。患。故。震。之。也。

崇禎七年三月初二日。黃州晝晦。明日地震聲如雷。九月。應。天。地。震。九年五月。江西。臨。江。府。南。門。城。牆。陷。地。二。十。餘。丈。十年閏四月初四日。雅州地震。十四日。新。鎮。地。震。者。二。十六日。又。震。者。二。同時十六日。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又。敘。州。府。震。建。武。所。震。瀘。州。震。越。雋。衛。震。皆。同。日。是。月。二十九日。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

地震。續通紀略 卷十二 二六五

續通紀略 卷十二 二六五

十二月太監陳奏地震。
十一年正月薊鎮總兵王奏地震。
九月遼東地震巡撫方一藻以聞。
冬雒陽地震。

十二年六月宣府地震總督陳新甲以聞。
九月福建地震巡撫蕭奕輔以聞。
粵西地震巡按御史左永圖以聞。

十三年二月初十日鉅鹿縣地震十二日又震。
六月二十四日渾源地震八月初九日復震。
十二月宣府地震總督張福臻以聞。
是年汝寧上蔡地震。

十四年正月湖廣地震巡撫宋一鶴以聞。
二月福建地震巡撫蕭奕輔以聞。
四月天津地震巡撫李繼貞以聞。

七月二十六日大同地震者三。
八月陝西地震茶馬御史陳羽白以聞。
九月四川巡按陳奏龍安府地震。

是月應天巡撫黃希憲奏地震。
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山西巡撫蔡懋德奏地震七月復奏地震。
七月十六日萊州府地震。

十五、六、七年鳳陽地震連歲不止其初寶頂中有聲如雷東西動盪者數十晝夜而震乃發鳳陽巡撫叩
仰以聞。
秦州兩大山因地震合為一其民居兩山間者數百萬家皆被壓掩沒不見。

案萬曆四十八年中京師及郡國地震者二百五十有九自元年至十年四月相當之地臣道也京房
曰臣事雖正專必震荆州居正所居地也元年荆州連震七日方止惡其專且戒以不終也十一年後
上主之京師十一震鳳陽二祖陵二舉其重則險可推也是時鄭妃謀奪嫡內臣則礦使稅使為厲于
民先皇之御相也常山華亭請成韓城宜與陽死雖以蒲州之定逆案一取決于御前紅本而高陽當
關武陵視師成奉詔書進止則無所謂專也後宮無成姬如意之嫌外家無博陸重合之勢近臣無宏

恭石顯之亂然即位之後反者如蠅起如黔蜀土司河南北土寇閩廣江南海寇廣東九連山山寇山
東遼教曹南武城王沙諸寨江右密教之屬無慮數十反而國從之周之亡也山川震伯陽甫以為國
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十三、四年黃河水竭國家本起于淮泗今祖陵震而河淮幾于涸流不
亡何待。

旱蝗 人相食。
崇禎元年陝西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八月霖雨不止歲大饑。
七年河南大旱。

山西自六年八月至七年四月不雨永寧民蘇倚哥食父母。
南陽郭廷玉妻翟氏以母而食女山西聞喜廣益里楊甫以父而食男又張河圖等十三名殺人母子而
并食史亡其地云。

九年山西饑人相食。
十二年北京山東河南山西大饑民掘坑壘然火以驅蝗須臾填滿。
四月十八日會寧縣降旱霜自春徂夏不雨。

十三年南京山東河南山西陝浙旱蝗河南北數千里白骨縱橫民父子相食。
京房易傳曰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先皇有治天下之心相如烏程韓城塞閉阻遏俾賢才摧抑
德澤不能下流此所謂隔也它占雨少陰之氣金也金為兵為刑不辜兵不戢金氣毀則不雨先皇
持法太深秦豫楚山城小邑被寇失守為法受誅者其不辜為多易曰亢龍有悔先皇憤中外之失職
盜賊未平背內結于心心者火也火勝則外烈中乾水不潤下故旱。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蠱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蠱蠱無益于人而食萬物劉向
曰魯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冬而蠱慮取于民之效也崇禎中如楊嗣昌議增練餉者六百萬是以田
賦取于民也史遷薛國觀吳昌時先後以賄敗謝乘謙按秦秦寇已急而乘謙大以賄聞是皆無益
于人而食物故蠱災應之。

水災。
崇禎八年冬至上以寇禍再郊天費十萬金威儀視初郊尤肅先一日御幸齋宮而後端冕入祀乃內瑤
之熾炭于地室者太甚火延及于茵褥御座為文皇帝盤龍椅皆焚從官有髮色曰天不享矣。

十年正月太監孫奏石塊生火延燒倉場等屋。
十一年四月新局火藥災石板平起空中民家簪珥移至屋樑簪不動乘驢過者人墮飛至半空墮腸腹
潰而人墮地無損。

崇禎八年冬至上以寇禍再郊天費十萬金威儀視初郊尤肅先一日御幸齋宮而後端冕入祀乃內瑤
之熾炭于地室者太甚火延及于茵褥御座為文皇帝盤龍椅皆焚從官有髮色曰天不享矣。

繼殺多權謀。數有亟疾之怒。即位之後。宰相周延儒楊嗣昌等以空名得進。後皆不終。此鼓妖之應也。春秋傳曰。祭詭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言。山鳴近石言也。宋災先有叫于太廟者曰。咄咄出。今殿標龍尾間。如鳥鳴苦苦。上位不安。宮室將空之象。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母故自動若有音。天寶十年。大同殿鐘自鳴。占曰。庶幾為亂。先皇發號施令。未循其本。下有怨叛之心。起而為亂。此物自鳴之應也。

言妖

萬曆末年。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讀客為楷。茄又轉音。魏客之兆也。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裝小函一卷。題云。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內侍得之。奏御。上命巡視皇城各官推究。科臣奏。以此必奸人所為。一加推究。必有造謠立異。實鼓聖聽者。上可其奏。立命火之。

十年。上過宮中一秘殿。老閣以此先朝所封。戒勿動。上命啓之。得古畫數幅。有一人帶進賢冠者。七曰。官多法亂。有數十人隔河對泣。曰。軍民號泣。妄男子得傳開。形之章奏。上亦弗詰。人乃以為信。

上好察通言。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宜用古字作符。蓋以山壓宗故不安。從古文則宗廟安于太山也。人以為妖言。

十七年正月。沅州銅仁連界處。掘出一古碑。上有字二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頭。張也敗。李也敗。收出一個好世界。

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曆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此不利于城。命毀之。修築將臺。穿地取碑。至四五丈。得一古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獻忠以一箭死。迺知簫不用竹。乃肅字也。

明初有十八子之讖。成化中。有李龍子者。結一中官。入宮中謀不軌。事發伏誅。讖者以宋太祖取淳風舊本。亂其次第。李繼宋者。乃李亞子繼宋梁之讖也。流言訛偽。宋獻策李巖。以此鼓惑。中原復倡為開城門。迎關王。迎仔關王不納糧。令軍中傳歌之。故河北遂其長吏以迎賊。

河北之謠曰。鄭臺復鄭臺。曹操再出來。賊難汝材自號曹操。而天下大亂。

武昌未破前一月。有異人呼于市曰。一羣猪。屠伯至矣。逮宗最橫。遇亂亦最酷。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同趙宋時。山東莒州姓名于牌。而闖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減活為勝負。有曰闖。有曰獻。曰大顯。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傳曰。言之不從。厥咎倍時。則有詩妖訛言。自陳啓新以淮安武生。驟用口舌得官。而張漢儒陸文聲。帝

相溫微旨告密。以起黨人之疑。易曰。以訟受服。相溫有焉。書曰。說說震驚朕師。漢儒文聲有焉。詩曰。如蠅如蟻。如沸如蕩。公卿臺諫。無通經術。持大體者。故妖書起之于前。開訟繼之于後。四方奸人亡命。爭上書闕下。而言之僭差。夫亦甚矣。此言妖所自起也。

草妖

崇禎四五年。河南草生戰鬪狀。有人馬形。皆若被甲持矛。馳驅糾結。亂乃大作。

七年。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之東。有葡萄草。夏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遂官者。為龍鳳。為龜鱉。為雀魚蛇鼠。為蟬為孔雀。為鴉。道臣曹應秋取得三美人。一鳳一鸚鵡。美人黃衣白裳。而施粉黛。鳳苞羽。五采鸚鵡柄干架。架上有蓋。蓋中有粒。點染生動。善畫不及也。其連陌王氏黨氏壘所產皆同。有一草而枝蔓出二莖外者。即與凡草無異。蓋妖徵云。

十六年。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耳目口鼻成具。

十七年。太倉邑紳知臨川張采家。李生黃瓜。采嘆曰。古語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亂其至矣。既而采亦幾及于難。

占曰。王德將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草亦木類也。漢安帝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陰宛句縣界。有草莖紫。腫如手指。為雜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是歲黃巾賊始起。夫草民象也。盜賊則惡草之宜除。今以去惡之弗盡。枝蔓為妖。其驗為李自成之偽署置百官。猶草之面目衣裳如人狀也。偽號改年。猶草之龜鱉龍鳳自以為祥也。天意若曰。彼雖視然人面。而何草不黃。將失其滋茂。以無類尋斧。此在妖怪木之不若者也。神祖好用商人採辦。每進黃封御廂內。有八寶嵌成蝦蟆蚌蟻等物。廂開則藏機發。跳躍滿地。上大笑。賞賚不貲。此蟲妖也。閩帥好以寶樹餉督撫。按諸臣。以金為枝幹。花葉用異寶緝成。五色備具。視之如真。一株以數萬計。熊文燦得之。以貽京師。權要。此木妖也。

服妖

崇禎中。朝臣好以紗縠竹籜為帶。取其便易。詩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傳曰。帶其褊矣。金銀貴而重。紗縠賤而輕。改而從之。賤將乘貴。重者為輕。帶其褊而將盡之象也。

上饒李廷泰于正陽門。建泰頓首拜謝。印綬花怒張如斗。同官譏賀。此取金印如斗象也。識者以為不祥。百官冬朝。戴貂煖耳。陳啓新諭示其貧。以布作額。君子曰。煖耳中下者無甚價。且禮亦可以弗若。啓新近臣。虧班聯之體。以羞朝服。且近于詐。非禮也。北方小民。製帽低側。其簷自掩眉目。名曰不認親。其後寇亂。民散。途遇親戚。有泣而不認。有掉臂而不欲認。一以畏人避罪。一以自為寡恩。先見之于首服焉。京師婦女。宴會出遊。好貨蟒服于質庫。乘車去菲。不避呵殿。視其衣交龍燦然。亂上下之序。溯若無別蓋。

諫以爲言然終莫能禁。

松江士大夫好着縑巾。其上下而廣之。前後施幅。武垂于肩。雜以組紉而紕其旁。緣其下。此武士巾也。其有期功之喪。別綴白條于其上。有兵喪之象。常熟婦女。裳下齊殺。爲縷積者百而縑之。與衰服無異。人皆以爲凶徵。無錫一孝廉。嘗衣短衣不蔽膝。巾紫色而朱帶雙垂。自首以屬于要。金壇一公子。跋而陋。好施粉黛。弓其足爲婦人裝。盡必疑。其見客也。常以夜。後此兩人皆以凶終。

曹風之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百年以來。世室豪家。侈汰已甚。飲酒則載號載嘯。歌舞則復雜子女。其風始于江漢宛雒。而被于吳越。上屢下詔。以寇盜災荒。士大夫狃承平餘俗。欲身率天下以儉。而終不改。於戲。有葛履履霜之心。而不能變。羔裘逍遙之習。詩人刺共公之好奢。而謂不稱其服者。其咎在上也。春秋戒子臧之身災。而謂服之不衷者。其咎在下也。

濫音。附見。

兵未起時。中州諸王府中樂府造絃索。漸流江南。其音繁促。悽緊。聽之哀。士大夫雅尚之。又江南人多唱掛枝兒。而大河以北。所謂夸調者。其言尤鄙。大抵男女相愁離別之音。糜細難辨。自此以後。政事日蹙。情態纖迫。兵滿天下。夫婦離離者。不可勝計也。

物異。

上嘗御乾清宮。空中墜一鶴。頸穿一箭。至地猶飛鳴。俄而鶴死。

上乾清宮後。麻有青霞居。遊藝齋。皆陳設寶玉重器于御几。物竟自移。彼此互易其處。或顛倒雜亂。失而復得。守者懼得罪。伺之。見御榻前。有溺而旋者。狐毛零落。其氣尚溫。適知向者狐怪也。

崇禎六年二月。建昌民家生豕。一首二身。八蹄二尾。

十五年七月。聊城縣民馬中杰家生豕。一首二尾。七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時則有豕禍。萬歷中。豕禍七。天啓秦楚皆豕妖。有長喙人足而一目者。是年。僕用陳奇瑜爲總督。因撫失賊。聽不聰之效也。

六年冬十月。沙鷄數萬集于襄城。山西河北。城南渡河。澠池陷。十五年冬。團風鴨蛋洲有飛雀萬餘。投斬州南城濠。後張獻忠破武昌。從鴨蛋洲渡。此比之鴨鷓來巢。爲羽蟲之孽。近黑皆也。黑色義主急。有飛鳥之象焉。

六年十月。汝寧有鳥。鳩身。燕足。晝飛有聲。時流寇渡河犯汝。至十年。此鳥復見于上蔡。案本草。此鳥名曰寇。唯出主兵亂。

六七兩年。鳳陽出惡鳥。數萬。免頭。鷄身。鼠足。人取供饌。甚肥。但犯其骨立死。
七年。大同牛疫。號嗽以數千。十三年。襄陽春山鄉。獲牛。兩頭。二目。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又曰。牛少者。殺不成。萬歷中。牛禍五。皆二首。或作人狀。天啓間。沅陵牛。二首。一目。三尾。竝亂徵也。上是年。李自成從軍箱峽。佚去。寇禍以不解。山西河南大饑。

七年。寧夏鼠害稼。銜尾食苗者十餘萬。十二年。黃州鼠食禾。渡江五六日不絕。傳曰。鼠盜竊小蟲。晝伏夜匿。害稼者。貪邪小人竊祿位。而寇盜以滋生也。萬歷四十四年後。應天鼠渡江者三。皆銜尾萬餘。天啓。陝西鼠怪。狀若狸。長廣尺餘。無足。兩肉翅。足在翅中。剖之。腹有升黍。妖在秦者。秦將有鼠盜。寧夏延綏鼠害稼者。皆秦分也。渡江而以黃州者。張獻忠破武昌之應也。又上內殿奏章。房多鼠盜食。與人相觸而不畏。十七年元旦。鼠忽屏跡。寇入。奏章盡焚。易飛侯曰。鼠羣居不穴。君死國亡。它占曰。鼠無故夜去邑。有近黃祥也。

秦州關山中。老鼠化爲鶴。舞者以數千計。

九年十月朔。淮安新城東門民家。牝雞振羽啼。躍而化爲雄。

十年。京師宣武門外斜街民家。白鷄羽毛鮮好。喙距純赤。重四十觔。慈谿孝廉應廷吉見之。愀然曰。此鷄也。所見之處。國亡。萬歷三十六年。靖邊營軍人家。鷄化爲雄。五行傳曰。不鳴不將。無距者。事不成。今鷄則鳴將有距矣。上是年。寇患已大成。故鷄禍也。

十年三四月。錢塘江木柁化爲魚。漁人網獲。中有首尾未變者。木如故。

十三年。德安府天雨魚。

十四年。楚府細犬流淚。有哭泣聲。

十四年。太倉衛指揮姜周輔家。鷄伏子。兩頭四翼八足。揮使亦動奮也。衛將廢。厥災見于其家。

十五年二月。羣鼠渡江。晝夜不絕。

十五年。金縣田鼠殘食夏秋禾苗。巡按李悅心奏。又隴西縣田鼠灰黃白色。咬傷麥種。

十五年八月。延綏定邊堡。妖鼠產于蝦蟆腹中。一產數十。遍二三百里。食禾稼皆盡。

門牡自開

崇禎七年。太康縣門牡自開者三。知縣事許某。集邑紳議其事。屋梁墜。知縣死。

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漢成帝元延元年。門牡飛。谷永以爲郡國傷災。黎庶窮困。而有司奏請加賦。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爲之飛。今太康。古夏陽也。爲楚漢相距地。蒙雉汝穎之通衢。是年寇既渡河。郡國日亟。軍興而災害竝至。牡飛邑屋自壞。明汴維皆失其固。而棟折。椽崩。民將壓焉之應。

疫

崇禎十六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葦盤街之西。更初定。一老人。囑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縞素涕泣。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淺。鷄鳴則免矣。吾乃土神。故以告也。夜半婦果至。軍如所戒。不聽前。五鼓偶熟睡。婦折而東旋。返。賊邏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此方。若何聽老人言。阻我災。首及汝。言畢不見。

運者懼，奔歸告家人，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乃作。七月二十九日，從縣馬水園請發御前銀一十六年，舉場左右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乃置水投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大疫定後乃已。

江南自京口起，江陰無錫止，民曉起，或以黑圈記其門，或釜底畫一梅，一夜殆遍。

先是河北傳一小兒，見人白而毛，遂之入廢棺中，發財自毛飛空幾滿，俄而疫大作，名曰羊毛瘟。江南漸傳染，民相戒曰：無食茹，食者必病，既而驗之，以手折茹中分之，輒有一羊毛，斷之以刀，則無有此白告也。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瘡也。何休曰：邪亂之氣所生。先王設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又索鬼神而祭禁之，以其時埋穢掩骼，無弗蓋藏，故民得考終厥命。今兩河暴骨弗收，惡氣纏崇而為疫，羊金也，金氣傷，故羊禍轉入于疾病，此其微也。其時又有書饑饉三字于門者，相傳亦係釜底朱書，故民爭效之，是書也。道藏中固以解疫，生民短折，人主不能救，而天救之，非其彰彰者乎。

人鬼之祟

崇禎二年己巳，淞江莫翁無子，有一女嫁于李氏，夫婦初相得，後其夫漸不內，有隣女學刺繡于莫氏，而同寢，俄有孕，詰問得其情，訟之，太守案驗果有之，乃命莫氏歸而娶此女為妻，守斷詞曰：莫翁無子而有子，此女無夫而有夫，郡人無不見之，有欲上聞者，莫固舊族，恐以妖妄及禍，固請乃已。

十五年冬，山東婦人生一物，雙貓首，首有角，角之顛有目，身如人，手垂過膝，巡撫陳以聞于朝，嘉定有一男子無家室，忽腹大面黃，人以為蠱，其隣夜聞呼喚聲，生一男，將執以聞之，官其人抱去，不知所之。

赤告 黑告

崇禎七年甲戌二月，海豐雨血。

七年，黃梅縣天雨，黑子如粟。

八年八月，宣城池中出血。

十年丁丑八月，黃州天雨，色黑大如菽，蟻蠕動，食苗俱盡。

是年春，北地紅雨。

八月，山東雨血。

十一年，新鄉雨黑水。

十二年，黃州城南門流血五日，又太倉岳王市地湧血。

十五年，青浦東門外河內一石，又灘上一石，又諸生楊家柱礎，皆湧血，不出三月之內。

蜀劍州民家，有滴血汚其門，城中數萬戶皆同。

十一年，都市黑告似飛，民大擾。

十六年，京師黑告見，宮中常見如犬者，黑色行作鬼聲。

癸未年，松江縹野橋雨血。

梓慎有言曰：赤黑之殺喪氣也。京房曰：臨獄不解，茲謂進非，厥咎天罰。故天雨血，傳曰：蟲從天而墜，其

國兵災竝起，劉向曰：刑罰暴虐，貧饑無厭，則天雨蟲。

天雨麥，雨毛，地粉。

崇禎丙子年，松江縹野橋雨毛。

十三年，雨麥于吳郡。

關中渭南縣，天雨蕎麥。

十四年，江南池河守備高策，報于廣武衛之漚山，英武衛之小橫，土中變成紅綠白三色米粉，軍民取以充饑，取者日數千人，名曰觀音糧。

穀梁傳曰：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夫十三年，大無麥苗，以無雨也，無雨而雨麥，則何以爲雨說哉，變而爲粉，其異也滋甚矣。

陵哭，城愁，神像有淚。

鳳陵未災前，有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歐擊甚苦，尋聞號泣聲，乃集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踉蹌走，無何寇至。

崇禎十五年，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

十七年，南京孝陵夜哭。

十四年，嘉興城聲震如裂，時稱城愁。

十六年，曲阜縣孔子廟聖像兩目流血，如汗，三日夜。

十五年十一月，黃梅孔廟聖像兩目流血，一縷循鼻而下，拭而復出，十二月二十三，城陷。

陵異止此乎，曰：賊將王克生，偽揚武知州張聯奎，謀發獻陵，風雷大作，被擊而死，則不啻主于哭也，城

異止此乎，曰：十七年十一月，蔡澤縣東十里，平地忽現一城，雉堞非幹皆具，久之始沒，幾同彭國，則不

異止此乎，曰：十七年十一月，蔡澤縣東十里，平地忽現一城，雉堞非幹皆具，久之始沒，幾同彭國，則不

異止此乎，曰：十七年十一月，蔡澤縣東十里，平地忽現一城，雉堞非幹皆具，久之始沒，幾同彭國，則不

異止此乎，曰：十七年十一月，蔡澤縣東十里，平地忽現一城，雉堞非幹皆具，久之始沒，幾同彭國，則不

異止此乎，曰：十七年十一月，蔡澤縣東十里，平地忽現一城，雉堞非幹皆具，久之始沒，幾同彭國，則不

止下聲也。神像之異止此乎。曰：五皇子之薨，慈聖李太后悲而告者數千百言，自稱九蓮菩薩，則在天之靈，不止像也。嗚呼！

綏寇紀略補遺上

虞淵沈中

上為光宗皇帝第五子，以神祖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乙未卯刻，生於東宮。母貞靖劉賢妃也。郭皇后及賢妃先後同厭代，光廟兩選侍皆李氏。宮中稱東西以相別，神祖初以上失母，命西李母之，既而西李有公主，改命東李，李於母道甚備。上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所以成就聖德，調習之功居多。光廟登格，慈宗因移宮事，詔諭羣臣有曰：選侍東李氏居勸勤宮，保護皇五弟，即上也。生十一年矣。天啓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封為信王。進李氏為莊妃，時魏忠賢客氏用事，莊妃持正，齟齬宮中禮數，多為兩人所裁損。憤懣與賢妃同園葬。上以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居信邸。十二月初十日，行冠禮。七年二月初三日，冊封元妃周氏。后辛亥三月二日，上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異之。又勸宮後園有二井，相去遠，上戲汲於井，有金魚隨繩而上，再汲一井，得魚亦如之。金色照耀，鱗鬣躍動，左右知其祥，秘弗言。是年八月丙辰，慈宗崩，始大行遺詔，文武百僚英國公張惟賢等，上箋勸進，翼日丁巳，上即皇帝位。以明年為崇禎元年。上聖母劉賢妃為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冊封元妃周氏為皇后，議遷冊聖母於殿。上大行尊諡為慈宗哲皇帝，奉張皇后尊號曰懿安，復慈宗原封成妃位，號慈廟六妃，自東西兩宮

綏寇紀略 補遺上

二八七

王良妃段口妃外，尚有張裕妃、李成妃、范慧妃、任容妃、裕妃幽死，而成妃廢退。慧妃生懷沖太子，容妃生獻懷太子，成妃則懷寧公主母也。裕妃為魏客籍食而，慧妃幽死，而失寵，成妃事加贈光廟。李莊妃封號，子其弟李國棟以官，給田千頃，上念鞠育勞，且因聖母遷祔，感憤舊恩，故有是命。召還成臣張國紀於河北，諭劉志選、梁夢環謀危先帝中宮之罪，封孝純皇后弟和陽衛正千戶劉效祖為新樂伯。劉繼祖授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劉文炳、劉文燧授錦衣衛指揮同知，以周后父南城兵馬副指揮周奎為都督同知。

元年三月初四日，慈宗哲皇帝發引，葬於德陵。光宗皇帝實錄成，六月十一日，上追封皇三兄由柩為懷王，冊皇八妹為樂安公主。於十三日出降駙馬都尉鞏永固。七月十九日，奉安孝純皇后神主於奉先殿。選淑女田氏為禮妃，袁氏為淑妃，封后父都督同知奎為嘉定伯，授禮妃父遊擊將軍田宏遇為錦衣衛指揮，淑妃父袁祐為錦衣衛正千戶，上以樂安公主奏，切責駙馬鞏永固，送太學教誡之。

二年二月初四日，上第一子生，册后出。三年，上立第一子慈照為皇太子。七月，神廟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薨。八月初五日，穆廟容妃韓氏薨。十月二十九日，皇長女生。十一月十一日，神宗皇帝實錄成。二十三日，葬皇貴妃鄭氏於銀泉山。同時命內官暨同所司相視穆廟昭順英妃墳園，葬容妃也。六年，上第三子生，周后出。上第四子生，田貴妃出。

八年，上迎孝純皇后御容入於宮中。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上第五子生，田貴妃出。十年正月初七日，皇五子百日命名。四月，慕廟李成妃薨。

十月，皇太子行冠禮，出閣講學，以姜逢元、姚明恭、王鐸、屈可伸、充侍班官。方逢年、項煜、劉理順、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充講官。胡守恆、楊士聰、充較書官。十一月二十六日，上第六子生。十二年三月，上以羣臣請，尊孝純皇后為皇太后，奉安大香寶冊於慶陵。凡過所，命所司除治道路，加贈太后父新樂侯劉應元為瀛國公，母徐氏封瀛國夫人。

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冊封皇三子為定王。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冊封皇四子為永王。七月十六日辰時，田貴妃薨。

綏寇紀略 補遺上

二八九

是年也。神廟宜懿康昭劉妃。薨於慈寧宮。十六年正月十八日。神廟和熹。三月初九日。樂安長公主薨。初十日。定王行冠禮。出閣講學。八月十六日。永王行冠禮。出閣講學。

上重周后賢。伉儷恩甚備。先是熹廟大漸。魏忠賢自知罪過大。左右皆其黨。有它謀。懿安戒上以勿食宮中食。后從戚家取所乾糧進之。周氏先世吳人。父奎以繼室丁夫人。后家貧。躬自操作。然不苟言笑。嘗歲時出拜親戚。嘗之者。眩不自持。貴後始知其異。早歲從上。更艱難。既定。首減椒房用度。修內治。裁抑外家恩澤。宮中禮數。歲十年矣。賜黃酒。敢服。丁夫人入拜。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為己屈也。而泣。欲太子報之。左右諍曰。此天下主。不可遂止。后性慎。嘗以京師急徵言曰。吾在南尚有一家居。上問從何知。因不語。它政事。非參預也。田貴妃奏產也。有姑為要人小妻。父因以佚遊。為輕俠。妃生而纖妍。母繼母也。多藝。長教道之。既入宮。大幸。性寡言。能候伺。上指而後發。知書。善畫。蘭鼓琴。所居常若蘅蕪。香襲而不散。雖盛暑。御禮服無汗。上令暖熱。藥以試之。卒如常。宮中有夾道。御蓋行日中。妃命作簾。障覆其上。從行者皆得休。又易小黃門之昇。已與者為宮婢。上聞之。以為知體。於宮西建一亭。累石為洞。蒔花藥。張帳坐其旁。邀上奏酒。曰。臣妻自發家。府錢為上築。飯月臺也。好變易。宮中儀法。燕見首服不副次。綺衣五采備。日數更為華麗。母家本揚州。上入夕。其設多江南器玩。心獨喜諸甘果。亦以非時進。上冠冠綴。鴉青石開以珠。妃易異珠為珠。而後尚之以石。望之則有光矣。宮中燈。縷金匝。妃三分其園。去一為方空。而用輕綺以幕之。欲其明也。其巧思得上意。皆此類。上一日聞撫琴。心疑問在家何師。妃對以母授。因請召其母。既入。與妃一再彈。上悅。賜而遣之。自此注宮門籍。不敢誰何之矣。后大度。然以妃寵。故欲裁之以禮。歲節朝天。乘車止廡下。良久方進。御正座。受其拜。見已。遽下。矜重無它言。罷去。而哀妃之朝也。預傳免。握手於便坐。甚歡。妃聞而大恨。向上泣。其父教之上書。陽引愆。用微詞為挑構。上嘗在交泰殿。語不合。手推后仆於地。后憤懣不食。欲自殺。上尋悔。中使持貂。肉以賜。且問起居。后勉為一餐。久之。上重大體。傳旨妃修省。退居啟祥宮。三月不召。后於永和門看花。請召妃。上不應。后遂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後五皇子於啟祥宮薨。貴妃還至承乾宮。亦病。既篤。上數自臨視。妃屬託外家兩弟而沒。上深患之。心知其女弟殊美。豈然竟不求也。宮中嘗幸從者八人。名曰新女子。乾清宮後。廡有青霞居。上所宴息處。上不欲多子。御幸有身。輒服藥去之。故後宮無以位號進者。先朝妃嬪之存者。神廟宜懿康昭劉妃。居慈寧宮。掌太后印。年八十有六。酒終。高麗六年。立中宮。光廟有傳。懿妃。李康妃。傳皆以天。熹宗有李成妃。又有定嬪。襄嬪。格嬪者。皆光廟姬嬪。上優加封冊。宮中供養如法。初。孝純因失光廟。意被譴。光廟中悔。恐神祖知。

其以暴怒倉卒者。戒掖庭弗復言。上立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傳懿妃自稱與孝純習。語宮人中有眉目。輔頰一二。頗相類。誠得善畫工。參而定之。可以意圖也。從之。圖成。懸諸宮中。呼示老宮婢。或曰不也。或曰是矣。上為之譚視而泣。六宮皆泣。以助皇帝悲哀。傳以此加封號。兄弟各受賞賜。上憂勞天下。自傷薄祜。無以訴其所不樂。嘗仰天而呼聖母。上尊號之日。羣臣奉進冊寶。用手拭淚。啼噓承睫。不自勝。十四年六月。太后母瀛國徐夫人。夢見后来歸。相與言上而哭。形容舉止如平生。明日亟表聞。時上體不安。念寇禍。宮中常蔬食。瀛國勸天子解菜。以慰先后意。上省表為感。傷。映懿安后居慈慶宮。當大行未命。折逆奄之謀。一言而定策。皇弟。上進見。必盡臣子之敬。十四年。刑給事中周鼎請。上后徽號。上以舉大典。費不貲。且疑周鼎必有所受。指下之理。尋釋之。后嘗語周后曰。外人傳南遷。此必周延儒誤皇叔也。因歷言周過失。后以聞。上初怒。欲詰語所從。恐傷皇嫂心。乃已。

太子性仁弱。年十歲。行冠禮。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既講學。出居端敬殿。上手書。講官稱先生。餘官稱官名。諸臣進講。章上親加刪正。太子於經籍。多宮中所誦習。書法尤工。憑几操筆。管若飛。書成。導以朱籐。一屢玉大瑞。隨後左右用黃封捧之。送內閣點定。既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有所誅賞。處分。引之共視。教以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為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諂我。勿為所欺也。上七子。太子之母弟。次為懷隱王。三年。上命輔臣成基命。封懷隱王。捧冊行禮。故宮中呼定王為三皇子。永王壯大年。與鈞。田貴人出也。皇五子六子。亦田出而薨。當上之貴。李武清以藏鐵也。瀛國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尉昂。引大體爭。弗聽。既五皇子遇疾。慈聖獨身語。頗以薄其家為恨。上大悔。歎息。以我故害此兒。其薨也。諡之曰儒孝。通至顯。應悼靈王。諡哀也。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皇七子薨。葬懷隱王側。所出莫能詳。上諸女可考者。長公主名徽。其封曰長平。以年將出降矣。用亂故。緩其封。或曰居昭仁宮。因以名之。初。光廟七子。熹宗既贈皇二弟。由標為齊思王。上即位。即用是典。以贈皇三兄。由楫。而由楫居四亦皇兄。尚未及追命。上於十四年六月。再念皇六弟。皇七弟。緣早天。未名。命禮臣補之。補於齊思王。以致祭。禮也。先朝公主之存者。五。人。瑞安。穆宗女也。榮昌。神宗長女。王皇后出也。寧德。遂寧。樂安。光宗女也。瑞安。於神宗為皇五妹。以萬曆九年婚。上十六年。猶為其子萬洪。祚乞恩。澤。驛。子。萬。夫婦白首無恙。榮昌。則都尉楊春元。沒於神廟之世。公主孤嫠。高行。上深重之。光廟十女。自懷淑公主下。五皇女皆蚤世。按實錄。萬曆三十二年五月。皇太子。淑。在。蘇。廟。時。備。考。皇。太子。第二。三。女。皆。以。三。十四。年。生。年。先。後。薨。同。附。故。天。啓。六。年。詔。書。以。寧。德。穆。宗。女。三。十六。年。皇。太子。第四。女。生。名。徽。三。十七。年。皇。太子。第五。女。生。名。榮。昌。故。天。啓。六。年。詔。書。以。寧。德。六。公主。為。皇。長。妹。遂。寧。七。公主。亦。以。同。日。婚。皆。傳。懿。妃。出。驛。子。二人。又。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上。仰。遊。三。朝。祭。於。懷。淑。一。如。皇。弟。禮。而。九。公主。未。聞。詩。曰。終。鮮。兄弟。維。予。二人。又。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上。仰。遊。三。朝。慈。孝。以。敦。睦。九。族。故。於。諸。王。及。姑。姊。妹。篤。親。親。之。恩。焉。

鄭縣一潰。上幾幸賊不能遠西。加白廣恩為邊寇將軍。俾沿道收潰師以拒關守險。不幸潼關再敗。廣恩降。高杰走。官撫民馬。廣陳永福之徒皆沒。當兵未決時。上罷秦所式。而備永福從善。即家拜豫楚督。任濬而用王國寶劉隆基為豫楚大將佐之。詔未行而秦師敗。上計以賊逼秦。荆襄漢汝之間必且虛。左良玉得以其閒輯江北楚地。吾日者賈王楊基罪。俾撫承天德安。方國安陳可立皆白衣自效。今濬與國寶隆基往。此三人者。必可使也。頃之聞西安陷。馮師孔不知存亡。則咄嗟良久。念諸人莫可撫秦者。或曰。李化熙撫蜀而未發。上曰。秦蜀並急且奈何。不得已以龍文光為蜀撫。而化熙移之秦。又顧其下曰。秦蜀亦不可以無帥。則用葛汝芝於秦。葛汝芝。大將。李棲鳳於甘肅。秦翼明於四川。皆以失事被殺。故起用。翼明。文光身阻隔。詔書未必達。化熙。汝芝。棲鳳。亦不能入秦。俟道開後進。即上意亦無如之何也。久之金之俊入為樞武。而何謙為昌撫。王聚奎不職解任。而何騰蛟為楚撫。皖撫則用張亮以代黃配元。江撫則用曠昭以代郭希賢。上於時忽忽不樂。每事輒思有更置。以冀一効。其點者規自脫。而翫者喜驟任。在事姑取數人塞責以觀之。而獨於秦督苦無所屬。上以秦督其可行者。召部臣曰。往者。謂諸臣廷臣。謂不得已。乃以兵侍郎余應桂者。飭備士。常撫楚力。謹獻陵。起謫籍再召見。上以為此敢任有氣。可以當傳庭矣。御史霍達者。秦人。憤其鄉里陷賊。願馳至河東觀變。乃以應桂為督。而達監其軍。趣之往。達言於朝曰。今遣兩賢儒入不測之秦。而無一將與俱。是棄之也。兵尚書張縉彥不待已。出許定國於獄。并所請都司孫可法付之。可法。即魏兵。發幣不過萬金。馬不過百匹。應桂請對曰。臣自分必死。願兵食不增。而伸兩臂扞賊。臣雖死于國事。何益。蓋亦請見。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報上默然未有以應。因趨出。應桂行而全晉亦已陷矣。晉撫蔡懋德初以賊兵蒲坂。提所將三千人。專備平陽。既而崑崙告急。不得已返顧太原。而平陽守將陳尙知。及道臣李士焄。太守張燦然。先自成未至。蕭印表過河迎賊。懋德急徵軍事武之卒二千人。合以已標兵往救。出太原三百里。屬城皆反。聞官軍至。閉門拒糴。士卒以糧盡。歸賊。以正月二十五日。游騎逼近郊。二月初五日。自成親至城下力攻。懋德遣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關。孔訓重傷死。勇永魁陷陣亡。懋德草遺表。屬其監紀賈士璋。閉道入秦。誓以必死。初七日。晝晦大風。翼日。標將張雄焚東南門。城樓火藥以應賊。城遂陷。中軍應時盛擁懋德上馬。授以劍。遇賊巷戰。時盛手所擊殺數十人。扶懋德至三立祠。從容再拜。懷其符與印。與時盛偕。被執不屈死。郡縣佐屬為賊殺。於晉府之端禮門者四十六人。京師為之震動。王永吉搃楊鶴之臂而嘆曰。上倚吾前門一旅。今所調習整練者幾何。而可以禦賊。計莫若撤關外四城而守關。召吳帥三桂之兵。亟入以衛京師。都下公卿莫肯先發。吾兩人於責無所諉。其何可以不請。鶴曰。善。相與共為奏。奏入。持以示關臣演德等。演德愕視不敢對。退稿言曰。上有急故行其計。即事定而以棄地殺我輩。且奈何。都給事中吳麟徵爭曰。此何時。而可願後患罔決。諸人不得已。請吳帥之父襄。入為中府提督。召見熱計其宜。意在緩之。以視上意之所定。

襄至。上許以棄地守關策。襄對曰。祖宗之地。尺寸不可棄。上曰。此朕為國家大計。非謂卿父子棄地也。賊勢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襄曰。臣揣賊據秦晉未必來。即來亦道先驅。管我耳。若逆關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獻陛下。上笑曰。逆關已百萬。卿何言之易。襄曰。賊聲言百萬。實不過數萬耳。中原烏合。未遇邊兵交手。往時諸將皆無制之兵。見賊輒至潰降。以五千人往。則益賊五千。以一萬人往。則益賊一萬。遂使賊勢愈熾。我兵愈衰。今彼屢勝而驕。初未見大敵也。朱仙鎮之戰。左帥可謂大敵矣。而敗在我兵多降賊。鄭縣之戰。秦督可謂大敵矣。而敗在我兵皆秦人。若以臣子之兵當之。直成擒耳。上曰。卿父子之兵幾何。襄頓首曰。臣罪萬死。臣兵按冊八萬。毀其實三萬餘人。非幾糧不足以養一兵。此各邊通弊。不自關門始也。上曰。此三萬人皆驍勇敢戰乎。襄曰。若三萬人皆戰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過三千人可用耳。上曰。三千人何以當賊百萬。襄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國恩以來。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執羅綺。故臣能得其死力。上曰。需餉幾何。襄曰。百萬。上驚曰。卽論三萬。何用多餉。襄曰。百萬猶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數百金莊田。今捨之入關。給何地屯種。額餉少。四月。作何法清補。關外尚有六百萬生靈。委之非算。今驅以同入。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論。百萬恐不足以濟。臣何敢妄言。上曰。卿言是。但內庫止有七萬金。搜一切金銀什物補湊。得二十萬耳。乃下捐助之令。太康伯張國紀捐一萬。嘉定不及五千。餘鮮有應者。羣臣言人人殊。吳帥撤兵之議。遂格不行。賊之破太原也。走忻州。忻州。遂圍代。周遇吉守代。嬰城連戰十餘日。積尸與城平。而賊攻轉急。遇吉兵少食盡。退保寧武關。賊薄關而呼曰。五日不下者。且加屠。遇吉發大砲殺萬人。藥火盡。或曰。賊雖重。緩言給之。可紓死。遇吉怒曰。若輩何怯耶。今能勝。一軍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予賊。可耳。遂開門奮擊。復殺數千人。賊懼欲退。其將曰。我乘彼寡。以百擊一者。蔑不勝。我請去其帽以相別。賊從之。我兵大敗。遇吉妻劉氏。率其下巷戰。已而闔室自焚。遇吉為所執。大罵不屈。被磔死。遂進而逼大同。兵民瓦解。唐鈺不知所為。朱三樂自劉。衛景發及督糧郎中徐有聲。朱家仕皆被殺。又進而逼宣府。叛將白廣恩貽書說誤。姜瓖將士皆懷貳。叩頭請之。馮以其城下賊之。馮登城獨步太息。見大砲曰。汝曹試為我一發。我雖死不恨。衆慄然莫肯動。自起薪火。卒有禦其手者。之馮憤而奪卒刀。自劉。姜瓖開門降。其陽和總督王繼謨。則先已逃去矣。上初欲大策軍制。而軍人狂積習不服。關門中協昌平保定之兵皆大譟。呂撫何謙。誅其魁定變。保撫標惡太守邱茂華之逃也。執而下之獄。亂兵脫茂華械。而縛標害之。於時畿輔糜沸。天子危逼。手詔以王永吉總督各路援兵。趣三桂亟入衛。與唐通劉澤清共濟國難。而賊已鈔柳溝。破昌平。殺守將李守鏢。鏢拱極。以抵於京師。王永吉督兵入衛。以三月二日。祖制京營兵三十萬。五軍府與三千營神機營為三。故曰三大營。後改為十團營。洪宣後不用兵。土木之變。為十二團營。成化初。以四武。四項。四營。以京軍班軍各三萬充之。而班軍分其半。以番直。是京營長十

二萬人也。其法用勳臣爲提督。內臣爲監督。兵部侍郎爲協理。戎政十二團營浸廢。三千改爲神機。與五軍神機猶存三大營之舊。三營之內。又疏爲三十九小營。此京營之制也。京營之法。至正統而弊。至嘉靖而大。又有勇士四衛二營。宣德六年置。名爲天子之禁旅。皆領於京營。而園子營管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名曰前府。公侯之子弟亦隸焉。備天子之環列。屬從。不足言軍。錦衣衛有提帥。有巡部廳街道。房。南北鎮撫司。東廠有東西司房。掌刑理刑千百戶。其下所稱番子手者。亦漢八校尉之屬。主徵巡長安。護察非常。合之京營十餘萬。統稱之子。所養之卒。四方剽輕無行之徒。託名護衛。食縣官者。不可勝數。京營之罷廢者。退爲老家。萬歷五年。始置選錄。天啓七年。再設壯丁立殊科。以增厚精。究其勇怯無以異。甚至權貴豪右之家。占虛名糜月給。有事則出錢以雇傭丐。舉京師之人。盡食營糧。而京營幾於無兵矣。班軍之番上也。諸不行者。皆入錢營免。及至。都候尉吏要求百端。往往正卒脫歸。押班官受其金。以保持塞責。即勳家請求。工作亦利其直不必其人。而入營之講肄可知已。是以名爲解軍而無軍。名爲給糧而無糧。祖宗宿衛踐更之兩制。內與外交病。京軍耗而班軍亦爲之窮焉。水樂通都。京師七十二衛。軍三十六。山東河南兩衛軍輪班上。五軍營操練此。軍之制也。上初即位。戎政侍郎李邦華嘆曰。京營敝壞已極。是不可不爲之制耶。請練汰其老弱虛冒。而擇魁健材力之士爲天子之親軍。且曰。此安危存亡之所係。其言甚切。京軍狃於習而驕且惰也。道路切切耳語。有疑者曰。京軍必爲變。當是時。國勢強。若輩雖在肘腋。皆賣菜傭。一節將足以制之。天子與二三大臣定其計。彼惡敢動。而勳戚中官惡不便於已。恫喝言曰。亟能李侍郎以謝之。不然且反。上宿以邦華忠。顧心動。不得已反詞譴譴。託以營政廢弛。而邦華竟免去。久之。有陸完學者。盡更其術。與中官深相結。而一軍安之。陸以此尙書滿三考。晉宮保園玉。而子弟亦錦衣矣。京營自監督以下。又有總理捕務者二人。提督禁門巡城點軍者三人。皆以御馬監司禮文書房爲之。是營務專領於貂璫也。中外多事。官者便奏請。上爲之發帑金。供繕錢賞犒之用。迺哈馬市於西邊。芻麥步作之不時。馬輒肥死。厚募邊人補部伍。士卒往往流言。用火器而藥局數裁。議軍戰而軍乘不習。中官無它籌略。文臣拱手聽其所爲。相與修文具而已。自神祖九年大閱後。皆遣官或傳旨停免。上即位久之。議以大閱恩賞不貲。而城守不可以不戒。有旨於十一年月日。上躬自閱城。先期掌前府事者。大集禁兵。紅盔將軍陸載而屬於門。勳戚帶刀護從者百數。黃門列鼓吹。天開出殿馬。五軍營。神樞營。勇衛營。前鋒營。林首弓韃伏道旁。以一營樹一羽籬。鎧冑旌旗甚設。天子登而由正陽門。崇文門。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阜成門。宣武門。而下還宮。翼日再由廣寧門。右安門。永定門。左安門。廣渠門。東便門。六軍望見乘輿呼萬歲。文武官改服色。鸞帶策馬從。上大悅。召完學進御帳面獎勞。飲以金樽酒者三。卽以其樽賜之。完學尋用年至乞身上。加優予路費馳傳去。時人以爲榮。然而京營兵未嘗可用也。上初懲逆奄擅政。痛抑中官。幾欲復掖庭掃除之舊。祇以股肱失職。厭薄外廷。不得已用王坤等出監諸軍。張彝憲內攝二部。然亦撤遣不常。示細伸

在手。不欲偏有所假借。惟東廠京營。遵祖宗舊制。故柄用弗改。東廠與執金吾刺探各衙門陰事。得用中旨收考。京營奉命討楚豫賊。中官凌督府直出其上。願指諸大帥而趨走之。此二者上本以腹心相任。號爲天子之私人。迺京師惡子弟。隸名廠衛。挾持百寮。未嘗爲縣官。而私行姦利。京兵稟賜太優。恣睢淫掠。好奪人執獲以爲功。輕折辱它將吏。卒以此戰士解體。盜賊久而不滅。且內操本逆奄所爲。訖於今弗罷。論者以中黃門握兵柄非便。終莫肯顯言。吳少司馬馬姓在戎政時。上召問練兵。選將提督太監王德化亦曰。此非謂安事。雖化性懼而退。是晚上手。論下閣權。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諭東廠大監王德化曰。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具督勳。上嚴正。取諸如此。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諭東廠大監王德化曰。朝廷設東廠。期於發摘大奸。若糾剔細微。文罔苛察。非所以安全之也。今後歸之所司。非謀反逆倫。權豪扞法者。勿問。先是上從輔臣請。內操罷監軍。撤劉元斌盧九德討賊不效。班師入都。至是廠衛亦以大體裁抑。惟京營獨否。元斌九德之還也。王之俊問思印見爲勇衛營監督。上命增置四員。用二人以補其任。督理營務王裕民爲之定其班。以中明軍制。久之。上以元斌身討賊而獻陵失守。又御史王孫蕃糾其在張秋諸處縱兵淫掠。王裕民故匿其奏。避之。且洩其語於劉。俾先自奏辨。爲孫蕃所發。上大怒。併下於理。不旬日而兩瑞皆棄市。當是時。上於兵食大誦。有請發帑者。輒格之曰。三十六衙門搜括已盡。卿知之乎。或有以問老璫。曰。此上時事耳。祖宗朝藏鐵銀萬萬。卽魏忠賢侵盜。安得而盡空之。皆固對曰。無有。後乃知大內之所藏沈沈者。自逆奄去。其籍守者。見上明察。恐闕而爲罪。相戒弗開。最後京軍城守鐵。喪亂迺至。舉之不能盡。皆毀頭須誤之也。案京營餉至一百七十萬。又京支七十餘萬。居戶部兵餉三分之一。京營將王承允。王延。唐鉅。楊斌。等奔走中官。以侍富貴。未嘗知兵。京兵注名支糧。視軍府如傳舍。一不樂輒賄司總以買替而去。朝中甲乙。雖有尺籍伍符。莫得而識也。上屢旨訓練。賞罰非不甚嚴。立標分帳。日不過二三百人。勸習未終。皆黃散。合營十萬。僥倖抽驗之所不及。忤愾而休罰者無算。令甲以一營練一技。短長左右。不能相制而互施。雖練安所用之。李邦華時召入爲都御史。遇戎政侍郎王家彥於朝。詢京營近制。相向太息。明日。邦華請對曰。老臣向以戎務不效。自謂永填溝壑。不意復覩天顏。臣去國十年。聞京營之弊。陛下其誰與共守。戎政王家彥爲臣言之。未嘗不流涕也。上召問家彥。家彥頓首曰。主臣有之。今日惟嚴買替之禁。改操練之法。庶可救萬一。然當邦華在事時。可以爲。臣自度材不及。又勢已晚。恐誤國。惟上進退死生之。上明然不憚而罷。臺臣有建以班軍爲兵者。大修屯政。收其行鹽大糧。歸之京師。班軍土著。可以免驕兵之憂。省養兵之費。上可其奏。下之所司。皆謂迂闊難行。總京營者。恭順侯吳維英。思有以副上意。家彥爲之謀。做嘉靖中弓手。鎗手。牌手。以吏番簡閱。第其卒之能否。爲參游黜陟。而選將寓乎其中。維英自製戰車四百乘。并造盔甲長鎗藤牌腰刀之屬。上御觀德殿。進覽而後用之。袁城伯李國禎者。向以世傳入太學。今大司農倪元璐爲祭酒時。亟稱其才者也。進見言事。慨然於公侯家。狂資梁之習。不圖報恩禦侮。願集諸官舍。教以騎射擊刺之法。自當一隊。且乞上御查營額。因取勅內共

武二字以請。上為親書共武堂賜之。京師外城庫薄。自左安門迤西。無復新河之阻。御史裴希備請挑品坑限馬足於總監協三臣之內。分一人專任外城。國顧聞之。奮曰。新橋南土堤。兵單壕淺。率所領止屯。以一營衝要可也。天子以為能。十六年八月。改維英。掌後軍都督府。用國顧代之。拔王承恩監督京營。而王之備領捕務。中外更始。專以京營為急。國顧常被密詔進見。造膝倚重。在諸勳舊右焉。是年也。京師大疫。營兵物故者甚衆。賊信急。王承恩以守城不如守關。白遣一萬人往。賊不由居庸。從柳溝抄陵後以入。一萬人失道。未嘗與賊遇。國顧請於上曰。守不如戰。發三萬人。營新橋南。用馬駝負載軍資者十日。據八陣。圍包十五里。以為屯。賊至沙河開砲響。則三萬人一潰散。中仗火器。盡棄之資賊。賊且用以攻城矣。當賊初渡河入營也。上復用司禮監杜勤等十人。出監宣大諸軍。及賊騎逼。而京軍單薄。即內操所罷之三千人。登陣設守。廷臣欲一觀守具。格於中官之赤棒。不能上城一步。嗟乎。自崔魏以後。內璫視權寵為固。然見主上之且信且疑。王裕民劉元斌未能免於刑戮。雖恩禮弗改。將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即渙然離矣。彼杜勤首惡固在先。降人有謂王裕民名下太監王則堯。開齊化門以納賊。即云流言訛偽。詎盡無其端哉。且京營已矣。東廠錦衣衛虎冠之卒。不下數千。豈有賊在畿甸。奸細布列城中。輯事者恬焉不察。此曹子烏足任也。自古國蹙君危。必有大臣領城門兵為之扞圍。以同其生死。今以刀鋸闕冗之流。如兒戲以至於敗。李邦華王家彥拊膺於京營之失策。私室自縊。內官忠如王承恩者。幸得以其身從。嗚呼。三百年來君臣闊絕。其密邇萬不及北司。人主孤危已落近侍之手。雖以先帝之明察。前後左右。非刑人兵制軍機。牽於黃門之變。以不能釐舉。緣此抵於危亡。而終與宦者同絕。可以見宮府之情。睽而安危之計。誤也。其所繇來非一日之積矣。可不戒歟。

綏寇紀略補遺中

虞淵沉下

上焦勞天下十有七年。恭儉似孝宗。英果類世廟。白竹野下。瞻矚非常。音吐如鐘。處分機速。讀書日益寸。手筆逼似歐陽率更。有文武材。善騎。嘗西苑試馬。從駕者莫能及。講射觀德殿。挽三石弓。發輒命中。暇則用黃繩穿墜石。而手自擊之。曰。吾以習勞也。行郊廟之禮。先宮中散齋致敬。而後出就齋宮。既蒞事。視容端。手容莊。拜移晷刻而後起。欠伸跛躄無自而入焉。居深宮之中。不苟嘯笑。教太子諸王。準諸禮法。左右長御。不以私怒而小過威刑。無珠玉玩弄之娛。無聲色歌舞之奉。無臺池鳥獸之樂。暇時鼓雅琴。命書為譜以進。曰。此足以娛心神。勝它樂也。舊事散金銀豆於地。令宮人爭取之以為笑。上弗獲已。命取棗栗代之。宮中有月宴。有時宴。外戚公主家以歲時進甘果。皆傳旨停免。自初年罷三吳織局。尙方御涪濯之衣。履襪則以布為之。緣曰。朕方率天下以去奢返朴。且令諸子知艱難。可弗自身始乎。覽百司章奏。指授方略。鈎考條流。洞悉機宜。快摘疵病。上書者為之流汗色恐。退而省服。手書口詔告誡者數百言。無不據詳洽。文切指明。嘗夜半捧黃封下閣門。大臣披衣起讀。中使曰。上未寢也。在即位之初。鄉儒術。遵先王與士大夫型仁講義。以比隆於三代。未幾禍亂大作。巧偽滋生。不得已用權宜。行綜覈以察奸濟變。諫者

不察。至以之受譴呵。然上嘗拊膺嘆曰。此非平世法也。欲以待方無警。將寬租薄罰。以借黎元於休息。而災荒兵火。迭至而不已。羣臣又乘其危。急以多方誤之。於是上下猜防。中外煽亂。心志憤懣。法令紛更。天下事浸至於不可為矣。晚年痛念山陵。痛重以五皇子之薨。至於感損。微信祿祥小數。幾幸禱災。塞異。請真人張應寧設離光明殿。禱祀鬼神。田貴人亡後。獨坐忽忽自失。曾下詔選擇妃嬪。意乃慘淒無聊。尋亦中止。見者竊怪上英資銳氣。何以中道漸衰。即至尊亦不知其若此也。嘗冬至祀太廟。烈風起於殿角。燎火盡滅。不成禮而罷。上大惡之。還宮頓足太息曰。朕不自意將為亡國之主。嗟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十七年二月。賊信日熾。上手自為詔以罪己曰。朕嗣守洪緒以來。深念上帝降陟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茲茲流寇。本吾赤子。忘累世之宏養。肆甘載之兇殘。救之益驕。撫之益叛。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貽累祖宗。負我黔黎。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殲量以整。骸積成邱者。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資。加賦為無藝之求。預征有稱貸之苦者。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里蕪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淫至。師旅所處。疾病為殃。上千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舉。皆朕撫御乖方。至誠未格。中夜以思。踴躍無地。已實不德。人則何尤。用告爾天下官吏軍民人等。朕痛加創艾。深省愆忘。匪涉虛文。確循實事。要在惜人材。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紛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各省直撫按。急飭所屬。有司拊循窮困。安插流移。在耗羨其弗加。無淫刑之或逞。其草澤豪杰之士。有能恢城自効。結比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苟或率衆來歸。名高返正。若殲渠魁以獻。即疏世爵以侯。朕不食言。誓諸曠日。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勳。思克厥德。咸孚朕志。於時逆賊已盡收降將為之用。且詐其民以誑誤之。山東河北。往往殺其令以應賊。中外惴恐。皆以唐西川靈武為言。願難於發端。恐上不聽。先以身受其禍。左春坊李明睿。前以召對時。專疏請上親征。以成祖出漠北。世宗幸承天。上宜先幸山東。即藩邸以駐蹕。而鳳陽固中都。可以為行在。歷召齊豫之師。二路夾進。則西征可以破賊。此中興良策也。都憲李邦華。明睿之鄉人也。邦華意在南遷。恐朝論不合。欲以太子居南中為之漸。明睿曰。吾前疏請親征。為南遷也。太子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庸若上親行之為便乎。邦華參以己意。繕疏進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原以供時巡。備居守。皇上即不南遷。宜令太子諸王居舊都。一繫天下之望。臣南人也。必有言臣以遷自便者。臣願隨皇上執管綸。而分遣信臣良將。扞收固以南。發皇太子以撫軍。主器之重。暫遠定省。號召東南。共圖滅賊。即皇上赫聲濯靈。益以不振。上以副二祖之成筭。下以定四海之危疑。臣與有識籌之已熟。惟上速圖之。疏入未下。時有旨以戰守事。卿武爵諸臣會議於東閣。明睿見衆論狐疑。未有所定。奮曰。易云。利用為依遷國。尚書盤庚言遷事。唐以再遷而再復。宋以一遷而南渡。諸君何所疑。而諱言遷乎。朝士

見其論。錯愕未有應者。惟少詹事項煜。請以太子監軍往南中。與邦華之計頗合。翼日上坐平。遂有怒色。召閣臣前曰。憲臣有密奏。勸朕南遷。卿等若詳來。取手本授閣臣。閣臣曰。昨東閣會議。有二臣亦主此論。上曰。二臣何人。閣臣奏過姓名。及持說本末。上曰。祖宗辛苦百戰。定鼎於此土。若賊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責鄉紳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謝先經失事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獨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二陵寢何。如京師百萬生靈何。逆賊雖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靈。諸先生夾輔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閣臣又進曰。諸臣言出忠愛。非有它意。上曰。忠愛平日所當盡心。若臨急建此謀。便是苟且求免。閣臣曰。太子監軍。古來嘗有。亦是萬世之計。上曰。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先是上命科臣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師士馬之數。津撫馮元勳。嘗請以輓漕之三百艘。待命於直沽口。得密旨。允行。上意非不欲南。自漸播越。恐遺恨於萬世。將俟舉朝固請而後許。諸大臣材不足以定遷。而賊鋒剽忽。即欲遣太子兩王。禁軍非唐羽林神策者。比萬一賊以勁騎疾追。即中道潰散。其誰禦之。故漢德岳貢河漕之命已行。尋而中改。曰。不如守也。時關寧棄地之議已決。撤黎玉田守關。以山永李希沆為津撫。趣吳帥率全軍入援京師。其近郊布置。則倚督師建泰。保撫標以為重調。宣大陽懷之兵。會於固關。通津昌密諸鎮。各提兵以備督師調遣。若稍能堵挂犄角。緩時日以待關門之師至。則神京尚可保全。不幸宣大陷。保撫兵變被殺。建泰疾甚不能軍。而賊騎漸已逼矣。上聞宣大之陷也。命提督京營太監王承恩戒嚴城守。薊遼總督王永吉節制各路援兵。俱便宜行事。給吏兵二部空頭五百道。以便犒賞。上猶示懲。召考選官。滋陽知縣黃國琦等三十人於中左門。問以安人心。剿寇。生財足用計。安出。國琦應對稱旨。而授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中使傳一小封。上覽之色變。起入禁中。諸臣猶待命久之。俄傳語曰。姑退出。閣門有知其事者。則昌平報陷也。明日日中。有數騎突西直門殺人。知賊至。亟閉門。城堞十五萬四千有奇。京兵羸弱者四萬人。其數僅當三之一。并淨身男子三四千人共守。內丁擇候使處。營軍立風雨中。糗糧又不以時給。城上不能具釜鬲。人給百錢買糜粥。饑寒竊怨。上日召問諸臣。皆惶恐莫對。嗚呼。承恩。書御案十二字。示司禮大監王之心。尋拭去。有議以百官率闕左以乘城。且出私財養兵者。魏藻德曰。營兵尙膽怯。若百姓登城。望賊而走。人心益搖。且奈何。上遂止。賊夜攻諸門。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礮不置鉛丸。以虛聲震雷。達旦。問之不殺賊一人。賊仰射矢如雨。守陴者皆懼。中官自以為有勞。益負氣謾罵諸文臣曰。若等平時竊富貴。今事急而苦吾輩用力。文臣有職在分守者。求登城亦格之曰。爾何知。不許。聞者大以為疑。時浹旬陰慘。十八日。大風雷雨。午刻雨止。賊攻彰義門甚急。監視宣大太監杜勳者。先降賊。射書城上呼曰。我杜勳也。勳素貴。中官性服屬其同類。見勳獨身來。不發矢。相向加勞苦。勳曰。宜大二十萬人皆降。汝等守何益。我入城有所講。將見上而自陳之。亟絕以入。與諸瑤耳語者良久。語不聞。守者前固已解體。既

太僕寺丞、贈本寺少卿、申節愍公佳允。字基開、水平人、辛未進士、授井死。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卿、吳忠節公甘來。字和受、新昌人、庚辰進士。

御史、贈太僕少卿、陳恭愍公良謨。字晉日、浙江人、辛未進士。

御史、贈太僕少卿、陳恭愍公純德。字源元、湖南人、庚辰進士。

御史、贈大理卿、王忠烈公章。字芳洲、武進人、庚辰進士、守城巡城、至阜成門、賊已上城、持刀欲降、公大呼、賊刀棄、其膝遇害。

吏部員外、贈太僕卿、許忠節公直人。字若魯、如皋人、甲戌進士。

兵部郎中、贈大理卿、成忠毅公德。字潛民、恒安人、辛未進士、公先以爲酒、哭其梓宮、賊遂刃。

兵部主事、贈太僕少卿、金忠節公鉉。字伯玉、京師人、庚辰進士、鉉初以爲部、巡皇城、每過御河、輒流涕、兵部巡撫、贈兵部尚書、衛忠毅公景瑗。字德甫、黃州人、乙丑進士。

大同巡撫、贈右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字勉齋、大興人、乙丑進士、初授兵王承允誘官人降、賊已而利牛、馬與承允、賊至、承允開門降、賊死。

此二十二公者、夜忠之首乎。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以德、以名、則社稷之臣、從死社稷、不恭重乎。然則終之以許文、湯布衣、者何居。曰、禮官有激勸之道焉。做建文、聖安節、儲貞義、例祀之可也。正祀以從諸公之後、則過矣。傳曰、士死義、謹別其爲士而書之。

進士、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孟節愍公章明。字伯昭、忠貞公兆祥之子、癸未進士。

節愍父子同死矣。乃列附祀文臣首可乎。給事李清議曰、做建文、顏孝節、父子合席而異食、屈其補也。夫子不先父食足矣。附祀則豈合食之義乎。當進之。保定之張公羅彥、金公龍嗣、邵公宗元、不宜正祀乎。曰祀典以君臣同殉社稷、保定則月日稍後矣。且南中所不及聞也。故特書之。

正祀武臣

太傅、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壯公文炳。字淇琦、其先海州人、以清難功、爲相、陽子、籍任、邱後、遷宛、射文炳與、劉忠壯、同、日、侍、左、受、手、詔、誦、讀、出、家、丁、巡、緝、京、師、無、應、者、及、外、城、破、上、曰、能、爲、朕、一、卷、戰、平、兩、臣、對、曰、今、止、臣、等、親、隨、數、騎、耳、其、何、以、戰、上、曰、是、非、朕、志、決、矣、不、能、爲、太、祖、高、皇、帝、守、社、稷、一、卷、乃、死、社、稷、耳、於是、君、臣、相、向、哭、城、破、後、與、騎、馬、各、殺、數、騎、見、弟、中、火、起、下、馬、投、井、願、其、死、乃、或、服、曰、此、事、容、不、可、以、見、皇、上、地、下、未、冠、冠、服、不、得、他、冠、而、小、裂、之、乃、得、遂、投、井、死。

惠安伯、贈太師、進侯、張忠武公慶臻。水城人、閩門、自、焚、死、子、承、志、曰、避、南、陽、避、城、伯、贈、太、師、進、侯、李、貞、武、公、國、禎、避、城、被、執、見、自、成、不、屈、言、先、帝、宜、葬、以、駙、馬、都、尉、贈、少、師、章、貞、愍、公、永、固、大、興、人、以、黃、旗、縛、子、女、五、人、於、柱、上、請、即、其、不、意、如、此、乃、一、板、於、非、旁、曰、太、子、少、保、劉、文、煥、死、處。

太子少保、左都督、贈太保、劉忠果公文權。新樂侯文炳之弟、守、外、城、水、定、門、外、城、破、退、至、淮、河、收、兵、見、內、上、請、即、其、不、意、如、此、乃、一、板、於、非、旁、曰、太、子、少、保、劉、文、煥、死、處。

三關總兵、贈太保、周忠武公遇吉。巨、城、百、餘、矢、斃、甲、如、蠅、毛、身、中、數、十、創、而、死。

三三一

續通紀略 補遺中

正祀諸忠婦女

成忠毅德母、贈淑人張氏。忠毅母、以直節爲、程所、感、下、獄、淑人、廷、誥、陳、慨、有、丈夫、風、京、師、陷、忠、周、忠、武、妻、贈、淑、人、劉、氏、劉、氏、從、夫、先、焚、其、居、於、馬、房、守、節、家、僅、存、戰、從、長、至、未、殺、傷、千、人、矢、絕、後、赴、樓、死、遇、吉、有、子、劉、謙、健、丁、五、百、人、大、人、以、其、子、屬、之、曰、能、衛、賊、出、爲、都、督、全、此、子、幸、也、五、百、人、壯、戰、死、并、其、子、俱、沒、無、一、人、降、賊、者。

金忠節鉉母、贈淑人章氏。年八、妻王氏。

汪文烈偉妻、贈淑人耿氏。左、乃、復、下、曰、不、可、亂、夫、婦、之、序、其、從、者、如、此。

馬文忠世奇妻、贈淑人朱氏。李氏。

劉文正理順妻、淑人萬氏。姜李氏。

陳恭愍良謨妻、贈孀人時氏。

婦人以正命死者、例以節書。況國難乎。成忠毅周忠武之母若妻以下、尚矣。乃若新樂杜太夫人、率其

三子婦從容自縊。此孝純皇太后之靈、而烈皇帝所以有光國也。宜爲正祀第一。以諸忠婦女附焉。

新樂侯劉文炳母、太夫人杜氏。太夫人、新樂伯、效、祖、妻、也、三、子、文、炳、文、煥、文、煥、事、急、夫、人、服、命、服、登、樓、懸、白、此、不、得、相、突、於、樓、上、作、數、十、縊、曰、大、家、一、處、死、命、留、新、其、下、死、即、焚、之、謂、文、煥、曰、爾、疾、去、殺、一、賊、快、我、謂、文、煥、曰、爾、不、可、從、死、文、煥、曰、大、家、一、處、死、命、留、新、其、下、死、即、焚、之、謂、文、煥、曰、爾、疾、去、殺、一、賊、始、絕、或、勸、李、投、井、曰、一、縊、死、杜、太、夫、人、命、也、可、獨、其、耶、瀛、國、正、以、甲、申、三、月、爲、八、十、誕、期、賊、信、甚、急、上、縊、金、幣、其、後、瀛、國、卒、以、其、終、文、煥、居、江、南、劉、氏、不、絕。

尚有范景文妻、亡其姓、成德妻、亦張氏、孟兆祥妻、何氏、章明妻、王氏、失載。

野史載宮人魏氏、費氏者。改、氏、見、死、甚、烈、留、以、俟、效。

附祀文臣八人。除、孟、節、愍、公、改、入、正、祀、外。

保定巡撫、兵部侍郎、贈尚書徐公標。

兵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顧公鉉。

工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彭公珩。

三三一

續通紀略 補遺中

三三一

貴州道御史贈太僕少卿俞公志康

大名副使贈右副都御史朱公庭煥字中白甲戌進士

金忠節鉉從死弟錄

戶部郎中贈太僕卿徐公有聲

保撫死亂兵矣。然其人有殉國之志焉。不幸遇變。先皇之所恤也。祀之可也。金忠節之有弟鉉。其義

可風焉。願公鉉以下非遇害者乎。當時閣臣如方岳貢。如邱瑜。皆以遇害死。死之稍後。故不書他官之

遇害者亦此例。惟願彭俞三公得祀。其有幸有不幸焉。尙有文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寧武道王公允懋潮州人。辛未進士。與總兵周遇吉同死。

四川道御史趙公讓長明人。被執不屈遇害。

河間知府方公文燿福建人。庚辰進士。

大同督糧郎中朱公家仕

順天府推官劉公有淵

通州知州張公經蜀人。庚辰進士。

又有順天府訓導孫順桐城人。高攀桂。海張體道。閩閩汝茂。南宮徐蘭芸。永平人。以

野史有光祿署丞于騰蛟。副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滕之新。阮文貴。經歷張應選。毛維順。天知事張貞

達。儒士張世禧。及二子懋賞。懋官。備攷。

正祀諸生二人

長洲縣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琰字玉璽。望亭人。

布衣贈中書舍人湯文瓊

又有順天諸生曹肅與其弟時敬。大同諸生李若葵。一家九人自縊。肥鄉諸生朱湯齊。郭珩。王拱宸。於甲申四月倡義。雞澤諸生殷淵。於甲申五月倡義。通考於

附祀武臣

成國公朱公純臣。上於危急時傳錄至。命成國總督內外諸軍。托以東宮。會閣臣已出。遂置之。几上純臣不知也。城破。破李自成得之。故純臣被殺。

定遠侯郭公文明

武定侯郭公培民

陽武侯薛公濂

永康侯徐公錫登

鎮遠侯顧公肇述

西寧侯宋公裕德

懷寧侯孫公維藩

彰武伯楊公崇猷

宣城伯衛公時春投井死。

清平伯吳公道周

新建伯王公先迪

安鄉伯張公光燦

右都督方公履泰係南和伯之子。

錦衣衛千戶李國祿

此南中附祀武臣也。尙有武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遂安伯陳公秉衡

保定侯梁公世勳

豐城伯應襲李公開先皆被執不屈死。

大同總兵朱公三樂

昌平總兵李公守鈞

都督周公鏡係烈皇后之弟。夫歸同自縊。

錦衣衛僉事田宏祚自縊。田宏謨。被殺。皆賊臣。

援剿總兵劉永昌隸南樞史。可法標下。賊急。率兵勤王。至揚州。大龍橋。文信國。刺下。附。變。望。關。遠。拜。投。橋。下。死。

野史有錦衣衛官王國興。李若鞋。高文采。附載。

正祀內臣

總督京營太監王公承恩諡忠愍。自縊。先帝

附祀內臣

前司禮監太監李公鳳翔諡忠壯。城破自縊。

王公之心

高公時朗

褚公憲章

方公正化

張公國元

京師陷後，賊黨偽制將軍劉芳亮，以三月二十四日攻陷保定，闔郡死之。

光祿寺少卿張公羅彥，自稱有三太守之名，賊不之去，唯足賊其妻及子，而後

觀政進士張公羅俊，賊其血，滿口而問曰：我輩上張羅俊也，豈不絕乎？

諸生張君羅善，有勳之志，不可不試，兩兄曰：我家

武進士張公羅輔，初謀保衛，賊不從，賊陷，羅輔射賊，賊人矢盡，羅馬

羅彥之子曾，羅俊之子諸生仲。

羅俊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羅善妻高氏，三女從，羅輔妻白氏，幼子二，羅彥子婦師氏，命非死，羅

彥妾宋氏，錢氏，皆羅彥之妻，羅氏與二妾同入井，趙氏獨不沉，家人出之，再入，復知故，有抱

羅士妻高氏，張羅結妻王氏，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劉氏。

自光祿公以下，張氏闔門死者二十有三人。

監察御史金公毓，賊守四城，賊陷，一絲衣賊，追賊入三皇廟，毓刺賊，賊死，毓舉金君振孫，振孫

妻王氏，振孫在賊，呼曰：我御史金毓之子也，賊支解之，其妻聞之，解甲

保定府同知攝府事，邵公宗元，力城陷，後步下城，攝府走，賊殺之，後手印，不解賊，兩指換印去

保定府太守何公復，太守切搜，城已危，自知必死，而入，因城守先定，故不受印，以

後衛指揮劉公忠，忠嗣妻毛氏，子婦王氏，忠嗣妹楊于戶妻劉氏，忠嗣女劉氏，忠嗣與宗元，羅彥，真

於二十三日，手以弓弦，逼諸婦女，身仍受縛，刺目，刺鼻，死

左衛巡捕指揮文公運昌，妻宋氏，運昌與忠嗣同守城，賊

邠州知州韓公東明，子仲淹，東明具衣冠，望闕拜，賊先

平涼府通判張公維綱，賊不

舉人高君涇，死於孫君從範，張君爾帶，同妻唐氏死，貢生郭鳴世，手擊賊，諸生賀誠，安巾，何一中，同

妻趙氏死，王之珽，同妻齊氏，暨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

內臣方正化，故保定府監城將危，奉命復至，守甚力，賊將上

右諸人皆與城俱亡者，尚有城破後，為劉芳亮所執，不屈被殺者四人

工部都給事中尹公洗，舉人劉君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

初自成，聞保定守，議出師，聞賊陷，遂居之，有功，以京師既亡，此忠義也，何可說，乃止不

屠芳亮，仍執首事者尹公等，皆大罵不屈，被殺，方亮懸賞，羅彥，賊喇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得，誠

地，始終不自，賊之竟以矣

上之命李建泰督師也，以御史金毓副監其軍，毓副保定人也，保定總兵馬岱聞之，介而見光祿少卿

張羅彥於家曰：賊今兩路來，任賴自固，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蓋縣，以待敵，請先殺妻子而決死

戰，其城守一在公等，羅彥曰：諾，且日，借果焚其妻孥十一口，率師去，羅彥乃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

進士羅輔，與攝府事同知邵宗元，計事，邑紳尹洗，韓東明，張維綱等，武臣指揮劉忠嗣，文述昌等，舉人

劉會昌，孫從範，張爾登，高涇等，貢生郭鳴世，王聯芳等，諸生賀誠，張羅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珽，韓楓

等，皆會，糾鄉兵得二千人，甫刑牲盟北城上，而真定反，曹開，副將謝嘉福，殺都御史徐標，遣人出固關

迎賊，我城中裂偽牌，分汛設守，部署粗有定，會總監方正化，太守何復，先後至，正化舊守保定有功，素

善羅彥，因以識邵公，於號令無所更，而何公之為守也，誓必死而後入，以城守事先定，固以印讓邵公

曰：吾當同死耳，不可臨敵易主者，搖視聽也，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為之益奮，督師李建泰者

軍道散所齎幣銀以數萬，衛者止親軍五百，退師抵城下，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漸逼，建泰命其中軍

郭中杰，李勇，因毓嗣以求入，羅彥宗元不得已而後許，既入，明且芳亮至，呼城下，何不降，張羅俊顧其

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聲諾如

雷，賊驚，退五里而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中人有縋至正化所者，傳曰：京師陷，羅彥宗

元哭曰：城止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嗣大出銀牌懸之，羅彥再以

私財佐賞，賊穿城濬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守者奮殺賊無算，賊射書入城，說以

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正化，復曰：宜為一城生靈計，得一用印文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

守未嘗受印也，即有印，太守必不為，乃召宗元，宗元至，而顧視其肘曰：曩者何公讓印，而某不辭，為城

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與印同死，即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印降書耶，某江南一老貢生也，下吏

薄祿，不肖北面事賊，公大臣受重任，不圖報萬一，乃為人趨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

乎，建泰語塞，其從兵叩刃欲殺宗元奪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自向，左右力救之，俄而羅彥毓嗣馳

至，取印強以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是日也，賊遠城大詬，張吏部噉之飛入城者蔽天，若人多死

守者猶不懈，至廿四日巳刻，賊火箭中城西北樓，何太守焚死，正化為亂兵所殺，火光中見白甲黑纓

者殺人，云督師親軍反，城遂陷，賊入羅彥毓嗣皆殉節，尹洗等被執，不屈見殺，惟建泰降劉芳亮，居二

日，率降者去，留偽將張洪鎮守，張洪之收諸下邑也，保定總兵馬岱居蓋縣，自刎弗殊，洪傳而致之，以

將斃，故得脫，尋為僧，不知所終

保定陳偉者，奇士也，所著甲申上谷紀事甚詳，余採而錄之，具如前，其餘殉城者，世職指揮則有劉洪

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照，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尚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

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若而人，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之子垣

戰死，副總兵呂應蛟，武進士陳國政，非死，忠順營中軍梁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

治、主薄沙潤、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誠、王之增、殺死若而人。文學則有杜日芳、王紱、馮澤、王允嘉、吳斌、韓廷珍、楊善舉、何光岳、韓紹、顧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竹、干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梅、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若而人。義民得知姓名死狀者，則有劉宗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互殺其妻、城破、仰名殺自重妻羅氏、自重殺仰名妻曹氏、二人同縊死、楊強子刃賊、勢屈、劉死、張加善不屈縊死、鄭國寧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寧、胡來獻、胡得銀、拒賊、俱殺死、儒士劉士璉不屈、王景耀罵賊、射死、黃棟、火箭燒死、列女殉節者、陳信白、為陳氏節、傳曰、信王、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妹文學、金帶妻陳氏、於廿三日、同辭家廟、集後園、誓井待、城陷、張捧誥命、楊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并侍婢四人、抱弟仔、甫過歲、隨之、俱并死、闔門殉者九人、又為高氏節、傳、諸王、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桂妻劉氏、城將破、叩請公姑、誓死、賊入同縊、其餘縊死者、則有錦衣衛千戶賀誥、妻崔氏等十一人、并死者、則有進士王延、妻張氏等五十二人、其死節死水死刃者、不可勝數、城內屍枕藉、溝壑填滿、偽官舉之三日、不能盡、蓋闔郡殉之云。

南中政事無可書、當以褒忠之典為正、雖然、猶有失者、一曰國論、一曰野史、阮大鍼張孫振以小人竊柄、幸君父之禍、快其已私、假借東南一二不死者、搆大獄、將以刺刃其餘、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其所不得已而追崇之者也、附祀以下、則惟所倒置矣、武臣之濫祀、則誠意忤城為之也、內臣之濫祀、則在南諸瑞為之也、此國論之慎、鑄也、山東河南大亂、奏報絕、一二流傳、半出於閭閻者之口、吳人好以恩怨為增飾、僂俳小夫、又以猥談瑣語、入其中、莫甚於甲申紀事一書、苟不亟為駁正、則遠方存疑、後生憤惑、信史之大害也、若夫有允官而死者、有處士而死者、保無死焉而不必其數者乎、又豈無死焉而不書者乎、此野史之紕繆也、余之論次北都、益以寧武宣雲者、當時之所定也、宣雲之應附祀者、何以書、曰君子從其同焉、保定則去京師之亡也、五日矣、越之敗也、棲會稽、齊之敗也、莒即墨不下、彼燕代靡然而從者、則保定之風、亦可以少媿也哉。

文臣自督府以下死事者四十一人。

三邊總督傅宗龍、死於項城、十四年五月死於關。
 陝西巡撫汪喬年、死於襄城、十四年十一月死於關。
 保定總督楊文岳、死於汝寧城南三里店、十五年四月十日死於關。
 河南巡撫王漢、被逆殺於永城、漢初授河南縣、時河北十九州縣皆大出、惟漢大得民心、故士寇皆避之、以安。
 分守河南道副使王允長、雒陽城陷、被傷、賊退、數日死、分巡大梁道參議李乘雲、力守禹州登城、血戰連、誅數賊、力窮被執、罵賊不絕、身受支解、口呼皇天、舌折、引命、朱崇、高、乙科。

雖陳兵備道會事關永傑、守陳州、力竭、手斬三四賊、被賊面一刀、背一鎗、擲于城下、尚舉手指賊罵不絕口、被賊殊其首而死、永傑字人孟、龍門人、辛未進士、身亦面、梅、類、民、開、其、國、有、祖、之、風、烈、十、五、年、三、月、死、於、關。
 分守汝南道會事文斌、初被賊殺於南陽城門內、字後知、米、昭、辛、未、進、士。
 分守汝南道會事王世琮、被賊執罵不屈、與保督同時遇害、世琮、字、人、辛、未、進、士。
 保定監軍道任棟、力解汴圍、因左兵潰陣而死、棟、字、人、辛、未、進、士。
 秦督監軍同知孫兆祿、死於襄城、
 開封府同知蘇茂灼、管糧通判彭士奇、倉大使徐陞、稅大使閻生白、皆死、士奇、高、要、人、辛、未、進、士。
 通許知縣費令謀、城破投井死、令謀、字、人、辛、未、進、士。
 太康知縣魏令望、舉家自焚死、令望、字、人、辛、未、進、士。
 尉氏知縣楊鵬、城破罵賊死、鵬、字、人、辛、未、進、士。
 洧川知縣柴存禮、被賊殺、存禮、字、人、辛、未、進、士。
 鄆陵知縣劉振之、罵賊被殺、振之、字、人、辛、未、進、士。
 陳州知州侯君耀、賊縛其首、而膝不屈、罵不絕口、引頸受戮、君耀、字、人、辛、未、進、士。
 西華知縣劉伯謙、抱印投井、
 商水知縣王化行、被賊殺、
 商水再陷、知縣姚文衡、以新任投水死、
 許州知州王應翼、襄城知縣曹思正、皆被賊殺、應翼、字、人、辛、未、進、士。
 歸德府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琇、皆死於賊營、則孔、字、人、辛、未、進、士。
 鹿邑知縣紀懋勳、城破自殺、懋勳、字、人、辛、未、進、士。
 河南府知府亢孟楨、罵賊死、孟楨、字、人、辛、未、進、士。
 偃師知縣徐日泰、為賊所執、被殺、日泰、字、人、辛、未、進、士。
 宜陽知縣唐起泰、永寧知縣武大烈、皆被賊殺、
 靈寶知縣朱挺、死於賊營、
 南陽知府顏日愉、未破城、先被賊殺死城上、
 新城知縣邱茂、為賊破城殺死、
 泌陽知縣姚昌祚、被賊殺、
 汝寧知府傅汝為、投西城濠死、通判朱如賓、與楊保竹王巡道同遇害、汝為、字、人、辛、未、進、士。
 汝陽知縣文師、被賊殺、師、字、人、辛、未、進、士。

陳州舉人王受簡。手刃賊。汜水舉人張治載。馬德茂。歸德舉人徐作霖。吳伯裔。吳伯允。皆名。所殺。汝寧舉人王調鼎。洪州所殺。

同時諸生李梅先。趙純。趙朴。李甲被執罵賊。義民馮元之兄弟。率鄉勇力戰。俱死。

內鄉諸生許宜。許榮。許宮。皆入鄆州。執守。許家。賊攻之。與生母常氏相從。入井。宜。氏。皆死。

附見

劉時龍。上蔡人。事親孝。父宗禮。以城陷。年老。不能去。自縊。而命時龍。以時龍。時龍。亦死。朱。固始人。與其父。九。兄弟。思。成。皆。勇。敢。賊。八。年。寇。圍。城。時。龍。力。戰。賊。乃。退。九。年。禮。又。副。將。劉。國。能。守。葉。縣。李。萬。慶。守。襄。城。城。破。不。肯。從。賊。死。甚。烈。國。能。萬。慶。皆。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射。場。天。也。又。守。將。地。王。張。一。射。川。擊。賊。賊。被。擒。尚。之。

汴之亡也。以水故不載。維陽。福。邱。在焉。賊得其貨。以號召中原。此興亡之所繫。固當以維陽為首。呂尚書以官以節。法應特書。故先之也。猛將軍。則其子先捷。前死於開縣矣。視曹少保。周忠壯。何多讓焉。或曰。邑紳武臣。則既補之矣。李貞佐。鍾其碩等。邑令也。臺使者何以弗錄。則未知其遺之與。抑予或過於所聞也。君子之聞人善也。寧存而或疑。無棄而勿信。有忠厚之道焉。故筆之。

秦

真寧襄樂二戰。死忠者二人。同死者一人。大同總兵。都督同知。贈太子少保。晉公文昭。八年七月。以三千八百人。與賊戰於真寧。斬賊五千。子少保。孫一子。指。都。命。事。世。襲。副將。艾公。萬年。與賊戰於寧州。之。副將。柳公。國。同。死。

大臣兵敗赴陣死事者一人

兵部尚書。三邊總督。兼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軍務。孫公傳庭。十六年十月。鄭縣之敗。公固守。潼關。賊。死。公。妻。張。夫。人。於。西。安。破。日。率。二。女。六。妾。沉。於。井。其。八。歲。兒。以。去。踰。垣。避。賊。匿。民。舍。中。有。老。翁。善。衣。食。之。公。長。子。世。瑞。重。研。入。秦。得。夫。人。屍。屍。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

同死者一人

參軍喬君遷高。定襄人。

西安城陷。職官死事者六人

巡撫陝西。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公師孔。

按察使黃公綱。字。李。侯。汝。寧。光。州。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以。開。州。兵。備。曾。破。李。自。成。於。山。中。由。此。賊。道。阻。按。察。使。西。安。城。陷。以。重。爵。正。色。不。屈。赴。井。死。妻。王。淑。人。先。自。盡。事。聞。贈。太。常。卿。諡。忠。烈。

其子黃州。先以乙亥。光州。陷。巷。戰。死。知府簡公仁瑞。

長安知縣吳從義。順天人。庚辰。進士。指。揮。崔。爾。達。

秦府長史章世烟。

西安鄉紳孝廉死事者

禮部尚書。渭南公金仲。年八十三。遇害。工部尚書。南公居益。子。被。炮。炸。死。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公居業。子。被。炮。炸。死。右副都御史。三原焦公原溥。子。被。炮。炸。死。宣大巡撫。焦公原清。子。被。炮。炸。死。御史王公道純。

參政田公時震。受。職。死。

副使祝公萬齡。受。職。死。既。拜。孔子。自。縊。死。

僉事王公徵。受。職。死。

誥封都察院朱公常德。

舉人席增光。朱。誦。泉。自。縊。死。

又。都。司。舍。人。邱。從。周。亦。不。殺。曰。此。酒。鬼。持。去。時。天。寒。其。下。寒。之。於。地。以。凍。死。或。云。姓。戴。備。致。

屬城道臣以下死者

商維道王公世清。陝州人。甲戌。進士。渭南知縣。楊。山。西。萬。全。人。庚。辰。進。士。宣。初。與。秦。教。官。同。守。東。門。舉。人。王。命。諱。先。自。成。未。至。十。里。迎。之。事。被。劉。宗。敏。督。掠。欲。殺。之。自。成。不。許。後。用。為。兵。部。尚。書。其。父。亦。舉。人。先。朝。為。忻。州。知。州。賊。敗。後。為。兵。部。尚。書。其。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中。牟。知。縣。朱。新。傑。中。牟。初。未。破。知。大。勢。不。支。鳳。翔。知。府。唐。公。時。明。金。星。誘。降。及。令。向。實。說。之。大。罵。不。屈。自。縊。守。鳳。翔。有。典。史。董。尚。真。內。應。城。陷。自。成。進。牛。云。

平涼知府簡公仁錫。

崇信知縣。龐。瑜。安。人。甲。戌。年。死。難。者。

榆林文武大吏死者七人

兵備副使都公任

總兵王公世國

總兵尤公世祿

總兵李公昌齡

總兵劉公某

總兵惠公顯

又副將尤翟文

皆以廢將守榆林死之

守將則遊擊傅德

勉 惠漸 賀大雷 楊以偉

榆林衛指揮李文焜

慶陽官紳死者四人

副使段公復興

推官革公居聖

寧州知州董公琬

邑紳麻公偉

耀州鄉紳

太常寺卿宋公師襄

固原鄉紳

江西巡撫張公鳳翽

甘肅死難者

巡撫甘肅林公日瑞

同難有副將郭天吉

州紳羅俊傑 趙宦

中軍哈維新 姚世儒

附見

崇禎七年固原道陸步龍

八年成陽知縣趙躋昌

又扶風知縣王國訓

夫賊始於秦終於秦今以死事觀之是何秦人之多也

將而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屈此皆世將之自語

為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孤以免也

公以下一時赴義者數人嗚呼豈可謂秦無人哉

大臣死事者一人

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公懋德

之破藩關也公以八月至平陽

自便者公曰吾平日講學頗識死生大義

從太原出師救平陽也諸將難之公曰吾固知力不敵

斷一死其與死於賊頭不如死於賊已而晉王及士民擁

同死者四十餘人

布政趙公建極罵賊不屈死

按察司副使兼參議督糧道簡公剛中

州道范士髦斬叛待援而公與蔡公三斬賊吏為強

叛兵應之也公在城上發賊數十會夜陰賊大風沙擊

引賊入公縊而未絕被執大罵次日遂被害元隨復

冀寧道僉事畢公拱辰

副使毛公文炳

裨將牛勇 朱孔訓 王永魁

中軍應時盛先殺妻子而後與蔡公同縊

當張雄之投賊也拔刀向時盛而先伏人焚城樓火藥

大勢已去乃至南城擁公上馬自西城下遇賊巷戰

俄而遇公於道中公已棄馬仗劍立時盛曰何棄馬為

為公縊於東梁之左憂其身輕取已鐵鎧被之乃絕

手擊死數十人賊辟易無敢當者又先期令妻子自殺

應將軍成之也賊之將渡河也以三道進下流則蘇蒲

類趙軍武賊初破潼關則平陽為急比榆林延綏繼陷則守嵐烽火相接勢不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公去平陽為公咎歟晉中止一大將有兵萬人而撫標不過三千防河議起公疏以賊聚而攻我散而守為非策宜命周遇吉掃寧武之衆率宜雲諸將以共拒之於河會其事中格而遇吉頗以盡地分汛力扞北城為解其後所遺二千人救平陽者退歸駐太原之外城南關或曰南關兵乃陽和王繼誠賊所遣之標兵非寧武卒也至不戰開門迎降晉人頗尤之然公嘗有書約遇吉同死曰賊萬一渡河我死守太原以遮其東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彼欲長驅直犯畏兩鎮之議師後援其漸集則京師可以萬全此雖陽之烈也遇吉大以為然既而兩人不負所諾嗚呼大勢已去人心瓦解不能戰則有守不能守則有死兩公無愧於心足矣他復何疑哉

附見

原任都司張宏業 百戶彭觀 晉府典仗樊子英 諸生朱汝汝宗室也父慎廷賊其考汝刃樊維藩 魏選奇 千戶司鼎 指揮劉秉鉞 馬負圖 韓似雍 原任守備申鼎欽 俱死 晉府儀衛司翟通 茲牧所千戶王德新 俱死

江明北城鄉約守城賊至獨不去被殺 賊陷靈邱靈邱府掌理朱慎錄宗子朱文衡朱長安死之張景維陽曲人甲子舉人授光山知縣未任被殺

晉府宗貢朱敏來授龍門通判開太原陷封府庫圖籍為父位望關通拜自經死

任萬民陽曲人諸生以薦授武城任令三年城陷死之孫煥陽曲貢任蒲州學正投井死

河曲諸生楊應璧 河曲人苗根千 苗純粹 趙調元皆以擊賊被害

孫國顯丙子拔貢開京師陷不食七日死姜鮑氏從死

又崇禎八年死寇難者遼州知州李呈章信陽人丙午孝廉遼州人 又戶部郎中葛公凝秀平定州人甲戌進士甲申八月賊殺不屬死

江北

鳳陵之難

太守顏容鳳陵人 執杖而後殺之

留守司朱國相 千戶陳宏祖 陳其忠 俱與賊戰沒於陣

尚有指揮程永齡等九人 千戶盛可學等八人 百戶上官榮等二十人 鎮撫二人 內官崔成等十八人俱被殺

潁州之難

潁州知州尹夢龍手刃 通判趙士寬與少府督

附指揮同知李從師 王廷俊 千戶孫升 田三俊 百戶羅元慶 田得民 王之獻

州紳兵部尚書張公鶴鳴年八十五賊倒懸於樹射之矢不屬死 子張大同伏安賊

副使張公鶴騰賊死

又鄉紳劉道遠 田之額 李生白 丁嘉遇 舉人白精忠 郭三傑 生員死者七十七人

和州之難

知州事黎宏業 署學正舉人康正諫 訓導趙光遠 州紳監察御史馬公如蛟 候選運判馬如虬

諸生馬如虹 事聞九年正月宏業如蛟皆贈太僕少卿 正諫贈國子監監丞 光遠贈學錄

又有張元貞 贈鴻臚署丞 張時行 卜談 卜志 皆贈主簿 不知先何官 備考

舒城之難 翰林院編修贈某官胡公守恆進士

蕭縣之陷 九年 鄉紳任之彥等十六人 諸生孫思謙等五十二人被殺

巢縣之陷

知縣嚴覺巢州

廣州之陷

知廣州府太守鄭公履祥浮山人

原任參政盧謙加縣戶小池池水監赤

潛山之陷

潛山知縣李九嘉沈邱人 被賊執脅降不從 同典史沈所安仁和 皆遇害

懷遠龍岡集之戰

游擊朱子鳳鎮湖兵五百與賊戰萬

宿松縣家店之戰

副將程龍以六藥 安慶參將番可大 守備贈昭遠將軍陳于王前助浦口有功 偏裨段兆鵬 石王希

韓一營陸王猷黃宏猷 莫自驊 唐世龍 王定遠 周嘉 張全斌 俞之慶 顧應

宗 蔣遠 潘象謙 李靖俱皆贈懷遠將軍

南京京營之敗

神機營都司徐元亨戰歿

穎州知州舒城爲江北三忠。獨張鶴鳴爲大司馬時。構陷熊廷弼。廷弼之死。成于丁和紹。紹弼于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踰八十。卒遇慘難。詎可以得正而斃。遂想其生平。鄂家店之戰。陳于王以下偏裨也。其贈卹爲厚。撫臣張國維請之也。吳兵不足用。國維撫之以恩。故于王爲之死。余吳人也。得其詳。因備載焉。

武昌之難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賀文忠公逢聖。同死。參將崔文榮。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通判李毓英。全家邑紳馮公雲路。熊公愛。

承天之變

守獻陵楚撫宋一鶴。總兵錢中選。留守都司沈壽崇。鍾祥知縣蕭漢。俱自殺。勿殺。守獻陵之寺。令僧誦經。道臣張鳳。太守劉夢謙。俱死。

永州之難

監察御史巡按湖南劉公熙。州守城陷。不屈。閉日絕食。絕命詞于永陽。王入西。身入。

推知死事最烈者四人

長沙府推官蔡公道。憲。守。人。丁。進。士。有。健。卒。房縣知縣郝公景春。得。侯。宜。放。賊。足。從。軍。中。過。景。春。在。見。賊。十。餘。萬。之。去。遂。汝。才。營。汝。才。泣。曰。奈。何。自。正。頭。曰。此。亦。不。甚。痛。也。嗚。呼。收。汝。屍。骸。去。久。兒。所。苦。父。子。死。不。相。見。既。見。不。知。汝。才。亦。感。泣。其。者。皆。泣。已。而。見。賊。不。風。欲。指。大。經。曰。彼。九。省。監。軍。道。如。何。景。敬。汝。一。知。縣。敢。爾。汝。存。曰。彼。已。降。賊。不。值。一。錢。吾。豈。敢。效。彼。者。乃。殺。一。丞。以。懼。之。丞。者。朱。典。史。也。景。春。罵。如。故。賊。忠。與。大。經。怒。遂。見。殺。嗚。呼。父。屍。大。呼。曰。死。賊。何。不。殺。我。遂。與。賊。立。約。過。者。亦。問。賊。景。春。太。使。少。卿。

殺城知縣阮之鈞

隨州知州徐世淳

斬黃之難

斬州兵備道許公文岐。仁和人。甲戌。進士。黃岡知縣孫自一。字。澄。光。山。人。羅山知縣沈志。宜。城。人。

耿某。耿某。都。定。力。之。子。俱。義。與。賊。戰。被。殺。

黃州鄉紳。副使。樊公維城。寓。城。不。風。雨。有。

黃岡諸生易道沛。易道遜。及其子諸生易爲。又。應山孝廉劉中錫。甲子。舉。人。俱。義。於。應。山。孝。感。夢。中。錫。復。爲。賊。將。

程良時。出。自。白。雲。寨。賊。復。新。賊。首。二。十。八。騎。後。以。戰。敗。爲。白。旺。所。獲。死。於。安。陸。縣。○。良。時。令。田。助。公。守。兵。過。他。寨。寨。破。賊。白。旺。強。之。以。降。賊。中。年。不。屈。會。左。良。玉。道。過。登。相。攻。德。安。白。旺。以。左。兵。力。良。時。督。來。也。遂。於。城。上。殺。之。良。時。復。縣。之。功。賴。諸。生。萬。以。忠。之。功。居。多。以。處。相。攻。德。安。白。旺。以。左。兵。力。良。時。督。守。城。賊。已。登。城。而。擊。之。下。城。如。以。全。後。自。成。陷。守。德。安。良。時。復。奇。士。也。竟。得。以。解。終。

隨州初陷死難

知州王。太。介。人。戊。午。舉。人。

獻賊襄陽之難

兵備副使張公克儉。十四年二月。克儉已。推官鄒公曰廣。

襄陽知縣李公大覺。

獻賊湖南之難

湘陰知縣楊公開。廣東。衡陽知縣張公鵬。東安知縣陳公道受。閩。門。死。又。馮一第。湖。廣。甲。子。舉。人。第。二。進。士。入。山。中。會。獻。賊。破。麻。城。

署麻城縣蕭頌聖死之。

李自成刑襄之難

襄陽令郭裕。新。宜。城令陳美。南。昌。人。皆。以。光。化。令。萬。敬。宗。破。城。被。殺。

不受李自成僞署而死者

福州通判宋公大助。羅平知州蔡公思。皆。不。從。賊。而。死。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光化舉人韓應龍。自。封。禮。部。侍。郎。邱。公。民。忠。大。學。士。均。之。父。

賀文忠醇儒。成仁取義。得之於所學。其入水不濡。若有物守之者。天亦知其忠。況於人乎。承天之陷。賊。

欲發厥險大聲作於山谷乃懼而止彼宋一鶴錢中選一死不足寒責然以與獻皇之靈不可以莫之殉也亦足以贖其辜矣劉御史送三王入粵身返永州固守被執題詩壁壁而自縊抑何其從容歟此吾所為書其官書其地書其事其死各有不同也蔡道憲徐世淳郝景春阮之錕徐學顏崔文榮此六人者殉義慷慨雖古之烈士何以復加固當光於前史矣抑吾又有疑焉楊嗣昌未始不為盡瘁獨其處熊文燦以作解免而遂至誤國後世乘其力而思其罪則嗣昌戮餘也安得謂之死勤事乎賀文忠以篤謹而得正命楊武陵以懷詐而被惡名不然以彼生平詎出宋一鶴之下而不得列於死事吾見言者責之太過故於紀楚也表而出之欲以服其心也

十年流寇入蜀之難

昭化知縣王時化贈向劍州知州徐尙卿郭縣主簿張應奇贈按察司知事金堂典史潘夢科贈將廣元破守將總兵侯良柱陣亡

十三年流寇入蜀之難

楚將汪之鳳與賊戰於土地嶺死之蜀將張令與賊戰於黃泥窪死之參將劉士杰與獻忠大戰於開縣士杰及游擊郭開猛先捷皆戰死

重慶之難

舊撫陳公士奇鎮海人乙丑進士知府王公行儉宜興人丁丑進士巴縣令王公錫新進士庚辰進士成都之難

巡撫四川龍公文光馬平人乙丑進士

陝監察御史劉公之勃字安劉陝西寶雞人獻賦以之物同鄉欲引之之物給以不

成都推官劉公士斗字映為南海人辛未進士當之物與獻忠語而未決士斗從後大呼曰

成都知縣吳公繼善太倉人丁丑進士

華陽知縣沈公雲祥太倉人庚辰進士之物士斗

仁壽知縣顧公繼誥吳縣人

資陽知縣賀公允選字繼登丹陽人甲子舉人賊破資陽執之不

總兵劉公佳允

邑紳太常寺卿尹公仲戶科左給事中吳公宇英偏沅巡撫西充李公乾德

當重慶之陷也邑紳有童思聖者請降賊令之招其同年刁化神化神得書不至思聖仍被殺夫以賊之強暴腹心左右嚴錫命且不免於死而他人尚苟免求全徒取慘辱此尹太常之罵賊不屈為得死所也李西充初以沅撫破賊既入蜀而聞其父遇害乃與袁翰起事後率其弟升德同赴水死則獻忠之滅也已口歲然乾德始終與獻賊為仇讎而汨羅之投又以滇兵復出為獻賊餘黨則其死事安可不書耶瑞王之被難關南道陳羽白亦以從王遇禍以秦則非其地以蜀則非其官故弗及也

死事之表章固矣其不死者責以大義可也世俗流傳好用私意相增飾如甲申紀事者出于小說家之口尤失實不經項水心煜者居家無術行為公論所薄在朝累以詭激市仇直聲賊本三月十九日破京師水心于四月十八日已到陪都嗣君即位身與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塗毀形易服狀為南陳御史所糾其月日可攷據當時欲以污偽署殺之以彼棄妾與幣萬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遠不一月重嶺而至不知更有何地何日可以從賊黃石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者曰唐天寶之亂從王為上自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余親聞其語深服以為篤論周介生鍾者才不足以副其名為人乃友悌篤厚不死實大負生平與衆同罪更復何辭乃元末紅巾堯舜湯武等語見載輟耕錄遂以之入愛書行大法說口嗷嗷此何說乎迹其禍本劉澤清會金幣聘之不應介生有季弟鍾當同飲阮懷寧家壞坐大罵介生不為謝以此兩人切齒衆傳成其獄李舒章愛以詩弔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汝南中從兄弟晚歲睚眦不合急難乃緣誦說傳外人遂指左驗舒章之詩蓋實錄也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其事者宜加詳攷焉

急擊勿失。遂遇害。香芬懸白。焚溺死。承祖與二將脫歸。於是海禍遂息。

江南海寇。始於黃尚忠。尚忠死。又有陸大慶。而顧榮為劇。尚忠以十二年冬。掠太倉之陸公市。尋就擒。陸大則以明年秋。圍崇明縣。大掠青村。柘林。為其所殺。廖亦遁去。而衆推榮為長。榮招廖二合之。南北二鯨。為船一百五十。衆萬人。約以十五年三月。圖據崇明。諸沙。北趨江淮。奪神艘。於是江陰靖江城盡閉。逼崇明。邑令陸一鵬。守備陳安國。設守。殺我總兵王百度。百度勇將。人情之。再犯福山。江南大震。應撫黃希憲。定海總兵王之仁。期會勦。蘇松兵使者程响。視師劉家河。班捕斬格。募漁船百。漁丁二千。為漁勇營。合諸哨。四月十八日出洋。遇賊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砲碎賊一舟。沉之。陳安國殊死夾擊。賊大敗。斬殺數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五人。又敗之大安沙。敗之江北新港。敗之楞頭。獲舟六十。俘百人。焚殺溺死無算。賊竄入淮北。為清督史可法將士所逆擊。復轉而南。程响得其兄顧大令。柘林守備楊芳者與之俱。以喻降。榮乃歸命。殺餘黨二千人。收其舟二十八。為軍用。人皆以程响有方略云。

廣東山寇 江西九連山寇附

元年寇聚廣東羅岡。及程鄉平遠。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長寧小路。出安遠會昌。僞號永興。稱王結寨。有賊張惟天等。有從有賊張元冲等。官又江西巡撫楊邦憲奏報流寇陷城劫庫。有旨切責。邦憲并諭南贛及兵勦之。千戶危思仁。廉繼祖。被殺。閩粵撫臣會勦。其年秋廣東東山紹興等營。千把總郭効忠。張承祚。追賊至新舖頭。大有斬獲。又往翼所生擒賊首張會雲。又石鎮把總何維坤。解擒獲賊首鍾威林可美等。山寇漸息。

其後又有九連山寇。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湖中湖下湖。即王文成所平湖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寬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為窟穴。當三四年間。山寇大起。闖出贛州之龍南定南二縣。以肆南掠。南雄郡城庫薄。岌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遠。皆在萬山中。賊得以出入不禁。六年。月始告蕩平。乃用廣東按臣梁天奇議。擇山中衍沃之處。如野鴨潭者七窠。相度屯種之地。設兵三百人。統於惠州參將。又以形勢移平遠縣於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於士民之捐助。不關縣官上許之。

水西

天啟中。水西之亂。起自蘭州賊奢崇明。貴州水西。土司安堯臣者。先娶於奢氏之女。曰奢社。生子位。堯臣死。位幼。其族安邦彥挾之反。二年圍貴州者十月。新撫王三善救至。乃解。初崇明以元年亂蜀。首據重慶。繼陷遵義永寧。而成都幾危。我師尋大克。覆其巢於蘭州。崇明急挈其子寅投水。西寅固教其父以叛者也。安氏之謀。主曰陳其愚。莫德。邦彥倚為左右手。其巢則安位居大方。邦彥居鴨池。我滇黔蜀之兵。期各以其方入。黔兵克大方矣。四年。三善中其愚詐降。以死於陣。三萬人殲焉。其愚尋生得伏誅。六年。奢寅為其所殺。邦彥再窺貴州。我師初敗而後勝。終崇廟之世。訖未能有所定。上即位。首以西南為憂。時黔督張鶴鳴年八十矣。朝議易以朱燮元。燮元向守成都。有功。從蜀撫進黔。以艱歸者也。按黔者御史陸

緞寇紀略補遺下

附紀

漳泉海寇 江南附

漳泉海寇。起自袁進。進受撫於閩將沈有容。進之後有李忠。亦以就撫。與進並於遼東効用。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有鄭芝龍。芝龍泉人也。侵漳而不侵泉。故漳人議勦。而泉人議撫。兩郡相持久不決。寇愈橫。上為之逮治。巡撫朱一馮。舊撫朱欽相。總鎮俞咨皋等。已而芝龍悔禍。降於兩廣總督熊文燦。有旨戴罪立功。自贖。餘黨蔡三老鍾六等。自閩海飄至廣澳。乘馬耳澳。牛山洋。分往埭頭洋嶼青澳等處。我師禦之。頗有斬獲。其中李芝奇者。稱最強。初由元鍾東上陸。驚中左。為鄭芝龍所敗。繼又突大小金門。直犯潮海。入揭陽鋪。與把總鄭廷佐力戰。逼城。知揭陽縣馮元。率鄉兵出城外。會屠埠大戰。互有殺傷。其時楊策已被獲於馬耳澳。惟芝奇於惠州潮海間。恣其鍾六老者名斌。竄而之浙。嘗以陽敗誘官軍入洋。賊鯨四合。總哨皆沒。寧紹溫台蘇松。在在告警。浙撫張延登增船召兵。浙寇漸平。廣賊劉香。則又芝奇之黨。後出而更銳。犯小程。犯長樂。再犯廣之海豐。詭乞降。熊文燦信之。七年四月。道臣洪雲蒸。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杰。往招之。謝道山被留。餘年。芝龍合兵夾擊。香脅道將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志報國。

餘燼復得數萬人東歸。魏軍所逐屯栢城鹿邑界中保督楊文岳撫之不就。總督侯恂豫撫王漢常有意竊廢之。時中割狡不馴。而往來者持浮說以博利。卒不能得賊要領。杞縣之南有地曰圍鎮。信介睢州。時中薦處以茶。兩境之民因有軍日。睢州無長吏。劉崇崑歐陽永鎮。趙成名皆以募掠客將主州事。諸生黃亮好縱橫。權宜招誘。常入其營中。賊黨多河北人。久客思家。潛求北渡。問有商販懷衛間者。而太康鹿邑焚掠自如也。御史蘇京按豫。素知其反覆。會永城劉超反。時中投牒請以擒超自贖。京却之。尋得旨。許陳永福與之俱。時中自以銜上命。策馬河口徑渡。京與豫撫秦所式謀之曰。彼畏爾。非爾超也。使一至河北。是為逆徒樹黨耳。水城可復下耶。乃斂舟北岸而告之曰。若斬李際遇并自成偽官來者。可以從若請。不則姑城其下勿動。已而自成移屯漸以逼。有扶溝諸生劉宗文者。為賊用。說時中除舊復自歸。時中縛之。獻於御史京。京置諸法。自成遊騎數百已鈔其營。時中殺一將曰張三生。俘三人曰馬龍。余應。王得貴。詭言破賊。自成聞之怒。俄而全隊大至。擒時中殺之矣。餘衆或殺或降。散者向杞。杞令呂翁如擒胡明山等十數人。或向睢。睢人之與賊習者。賊復為之濟。濟百人。御史京遣吏士收縛。已拔其健者十餘人為親信。它或逃東南以去。時中起十三年。至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滅。

劉超。晉人。其父賈于永城。因家焉。超頗而長。有材武。能讀書。于左國三史。略皆上口。壬子戊午兩科。再中河南武舉。供第一。天啟二年。永城王三善為督撫。超與曹縣人劉澤清以偏裨從。時安邦彥圍貴陽。已十月。三善以十二月進兵龍里。追至老鵝關。超出廣陸。兵既勝而驕恣搶掠。反為賊所乘。諸將多死。而超得免。積勞遷四川遵義總兵。崇禎中。同邑練國事。丁魁楚。丁啟容皆以督撫討賊。超以故將在總理五省軍前効用。九年秋。兵部發給功。超以解圍。薩一子外衛副千戶世襲。超上書闕下。請言王三善以子死未葬。予諡未定。黔中共事者。北將百人。今力戰如都司范可行。郭應魁。而不錄其勞。死事如王允。王允佐。而不恤其死。其得賄者。止一劉奇為遊擊。而見在効用。惟劉澤清為通州總兵。然自用他職。非黔功也。又自以一戰捷龍里。再戰捷革舖。三戰逐郭彥於陸廣河外。親解黔圍。身所斬四十一級。其二為賊目。所部卒斬級千餘。復地千里。僅一外衛千戶。而猶副也。功大賞薄。有快快心。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赴京聽用。朝論以其缺望斥之。六月十八日。復歸永城。會河北土寇大起。李自成攻汴梁甚急。上募能救汴者。超應詔請招募土寇。率所領六千人殺賊。乃用為保定總兵。名救汴實不行。與其弟越陳兵出入。多與羣盜通。永人大不便之。進士魏景琦召見授御史。已受命按江南矣。會言事罷歸。負氣詆超為通賊。超不勝忿。起殺景琦一家。并喬舉人明楷而反。河內令王漢。以才名擢御史。按豫。尋進為撫。方治軍懷慶。奉密旨用計擒賊。提兵至永城。聲言招撫。練國事。丁魁楚等。夜開北門納其軍。方坐城頭發降票。超死士猝發。遂遇害。超初與劉澤清通謀。為一家。時澤清已貴。賄書欲以激變。請澤清以殺撫臣難之。超與其培王全。於謀拘邑紳練國事。丁魁楚等。逼令草公奏。為己請寬罪。而全貽令其舅高擢者。同王仲賢。曹育民等五人賈

魏 紀 補遺下

三七九

本以入。為金吾緝事者所獲。供澤清為之。蓋上世不問。而命以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陳永福討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營將楊大相。趙民懷。薛光允。等至永。故將杜文煥。王承勳。以家卒從。清撫史可法遣參將李世春。兵千六百人。以泗總兵牟文綬。挑精騎百人。皆會。而副將周仕鳳。扼雙溝。以防奔逸。賊于初七日。突圍以攻東北。諸將乘銳合擊。十三十四日。兩晝夜連戰十五合。賊死不可勝數。其氣遂衰。士英先撤劉良佐。于正陽。率諸將劉澤洪等。從毫穎。超永。以十三日至。而黃得功在廬州。率馬成龍等。挑精騎千。為士英前驅。士英自率中軍楊振宗。劉復生。蔣正秀。姜兆熊。并軍兵。從宿州。超永。十七日。黎明而至。諸將乘銳渡濉。直抵城下。故竹師丁啟容。時在城外。士英與之謀。得賊虛實。借永福及副將丁啟元。參將李時際。等議築長圍。先是永之紳民築城濉濉。製炮積糧。本以防流寇。至此反為超用。永人逃出。則全家俱斃。無知之。以當鋒。官軍之被傷者。亦千餘人。上憂賊之負隅也。特發御前銀一萬兩。各色蟒衣斗牛飛魚等紵絲三十四。犒賞戰士。超窮急請降。士英偽許之。既出見。猶帶刀自備。士英下與之禮。手去其刀曰。若歸朝何用此。為已而潛易其親信。遂就執。五月十日。上聞捷音。下詔曰。反賊就擒。城中紳士保全。朕心嘉悅。六月朔。獻俘。超與其弟越。凌遲處死。傳首九邊。小六兒及超妻妾子女。給功臣為奴。家產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俱流二千里。超黨張君晦者。勇善戰。亦論斬。超死時年六十二。豫人有情之者。曰超知書。好交結東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時自負其材。以水城人不許令就文試。故俛而從武。往往與同里不合。王撫軍漢字子房。其遇害也。超為文祭之曰。古之子房善謀。君何輕身失算。誤為亂兵所害。所以自明其不反之意。超向在黔中。曾保全馬督家口於圍中。始書士英。深自辨置。文義頗可觀。其就執緣誘降。塘報未盡以實。然殺近臣。戕大吏。嬰城拒戰。其反決矣。此其當誅。非可以浮辭它說解也。

徐礪藩之賊

徐礪藩與河南山東接壤。崇禎八九年。有程繼孔。王道善。張方造。三賊。破濉縣。焚徐州北關。歸永。孫宿之間。道梗數百里。指揮蔡應瑞。守備賈之驥。哨官李毓秀等。以拒敵陣亡。自永城叛。超伏誅。餘孽朱世安。燕青等。竄入其地。自稱反天。天魏豹。遂南勾豫寇。東連汴浪。諸賊造舟置筏。勢益披猖。崇禎十六年六月。署淮徐道右參議何騰蛟。議討之。徐州副將金聲桓。遊擊劉世昌。守備卓聖。又歸永。參將丁啟光。丁啟允。丁承烈等。皆以兵會。而淮將路振飛。命其標將文懷忠。王心粹。佐之。時張方造。盤踞吳家集。我師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斬首千餘級。生擒張方造等。而方造跳逸。迹之未獲也。賊程繼孔。懼罪。僞降。騰蛟姑許其請。於九月二十六日。單騎親至其巢。責賈衛學過。令縛首惡王道善。自贖。劉世昌。身自督率。聲桓伏兵要害。為相應。繼孔果於十月初三日。生執道善。以獻。道善之逆。黨張鳳梧等。尙據險不下。歸永。三參將之師。先往。諸將將至。合圍。凡三晝夜。連陷其三寨。擒斬二千八百餘人。而騰蛟自行揭蕭縣之王窠。方造亦于去齒八十里之鄧陽集。為卓聖。嚴守。吳尙庚。等所獲。即擒道善之第二日也。徐寇遂平。台騰蛟。擢為楚

魏 紀 補遺下

三八一

撫念程繼孔終留後患乃撤之入楚隨征此賊堅拒不可於是鳳督馬士英定計於十二月十八日命其副將楊振宗莊朝梁同禁旅總兵馬得功參將王進功等共提兵五千從東南一路由宿州攻之徐州副將金聲桓統標中左右等營遊擊劉世昌等共提兵三千從西北一路由蕭縣攻之徐城義勇亦領鄉兵助戰二十四日大會于南岳集攻賊巢兩晝夜繼孔大敗奔竄入方圓寺洞中至二十九日始就執甲申正月鳳督以檻車膠致京師會國變得脫歸徐州再糾眾為亂逾年與平伯高杰北行過徐繼孔伏謁與平受士英指立執之以為狗此徐碭三大寇之本末也

河南諸寨

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傳盡免河南五府田租者三年又詔諭汝洛塢壁諸人若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義存報國不乏同心所宜赦罪錄功大伸討賊斬偽官者授職捕賊徒者給賞恢城獻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可紀者三人

沈萬登汝寧真陽縣人太俠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萬登聚鄉勇萬人為之應白太微吳太宇亦並起萬登稱王稱王太微太宇各自為長之友被陳永福所破窮蹙遂竄入流寇中而萬登等擁眾自如同時有舞陽楊四泌陽郭三海及張五平侯登鵠盛顯祖等而楊四據九曲郭三海據平頭塚稱為強三海詐歸命楊四詭請殺賊自贖數反覆未能有以定十二年秋七月萬登乃請降

劉洪起者西平鹽徒與其弟洪超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助洪禮等號為諸劉皆乘夜遣人入賊中取其馬賊營中語曰高點燈多熱油防備四黨與漸以盛官授為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按御史楊繩武檄洪起捕其黨張五平侯登鵠誘之郭三海亦為陳州軍士所獲汝寧遊擊朱榮祖頗善戰擊陳爾學爾學在韓莊既破之又以計誘賊首殷守祖入城受賞并其黨五十人殺之盡大司馬傳振商太守萬登乃以明年降授都司即其所居真陽為屯部是年楊四為左良玉所殺十五年四月楊文岳援汴不利歸以其兵獲白太微誅之十三年有北魏土寇趙維現者奸民傳三為內應謀殺汝寧年左良玉兵駐汝大殺掠民憤而從亂白太微乘夜傳城以三賊斬之乃定○十四年城內賊幸不動城外兵民相擊及長民大半為兵所殺白太微過去至是始伏法閏十一月汝寧陷文岳及文武將吏俱死有東寨韓華美者投自成受偽命守汝自成尋追左良玉於襄陽拔營走土寇趙維現入城圍地搜牢當城未破時同知韓煌寶人署遂平篆賊至走嶺嶺山以免殘民乃迎以入署巡道事而沈萬登之在真陽也李自成授以威武大將軍不受馬士英承制命為副總兵遂與劉洪起洪禮謀收復

李際遇登封人幼讀書會應童子試不就去而耕遇礦徒用飲食相交結有陳金斗者為其軍師金斗自謂受天書能占候望氣乘早荒以糶眾倡亂官軍擒金斗并際遇妻子殺之惟際遇中傷乘馬得脫時禹州有任辰者有眾二萬人為官軍所殺際遇復收其眾與于大忠申靖邦周如立姬之英等各結土寨

李際登封之玉寨于踞嵩之屏風寨放火殺人併隣寨以自益于大忠破宜陽新安二城水寨大宋各寨極兇慘而際遇差為平人歸之李自成之陷宛維汝蔡際遇請降劉氏兄弟獨不可相與謀曰誰請兵誰保鄉里超與道曰吾兩人願死兄宜行洪起一日夜走七百里至左師軍前請救是底人棘刺石屑而已不知十六年二月禁撫宋一鶴塘報有云副將劉洪起在西平與老劉等四家打仗三月兵部報遂平副將劉福子將汝州偽官殺死土寇趙發等歸之洪起遂有眾十萬有忠勇稱而李際遇亦殺偽官以自効上皆下詔褒獎李自成之在襄陽也意欲移駐南陽發右營出鄧州以迎敵秦兵發左營出潁州以敵左兵發後營一隻虎出河南以敵袁時中李際遇劉洪起時中尋為自成所滅劉李獨存兩人固勁敵也沈萬登初與劉洪禮佐韓煌以城守而李自成以夏四月於襄陽大置官吏遣偽防禦使金有章并鄧

韓華美出屯信陽有章建牙殺戮征求無虛日萬登陽與合而陰圖之九月二十四日滿二下令鄉勇傳呼曰土寇薄城有章懼請萬登所部孫玉成等入守而已脫身走真陽萬登密令收縛十月朔孫玉成景鳳臺等合計執鄧璉馬尚志等萬登至而磔之汝人爭食其肉初四日韓煌入民進道哭迎萬登遂以所部兵鎮汝援勸太監盧九德以聞得旨沈萬登擒斬偽員甚多具見義勇有功將吏限一月內從優察敘當是時李自成圍李際遇於玉寨甚急會督師孫傳庭之兵出自潼關圍乃解督師與自成戰於襄維之間際遇萬登皆不能出師為助已而督師敗自成入秦兩人於其間完守入保明年甲申春萬登適與洪起相殘殺其黨起於萬登之中軍王民表殺洪起弟洪助攫其金洪起稱兵復讐韓煌知事不可為與推官伍三秀避之於固始四月朔洪起召其黨郭黃臉金皇趙發善以合圍汝人糧糶牛馬俱盡掘野草煮瓦葦終之以食人彰德司理陳朱明開京都變南奔過汝為劉沈議和沈不從五月朔城破萬登僭孫玉成陳四皆被執洪起磔之於三里店洪起自稱左平南麾下副將軍南至楚穎北抵大河無不奉其約束韓華美乘偽職來投洪起復令守汝六月朔自成右翼權將軍袁宗第聞洪起破汝也自德安馳而至洪起棄城走楚依左軍而華美出迎賊宗第怒其反覆揮之幾斃踞城五日宗第移營入秦九月洪起自楚歸檣南陽開封諸偽官傳送南中詔用為汝蔡總兵加都督同知洪起自稱受勅書進宮保州縣已下皆聽其署用即汝寧御史公署修改巨麗開帥府榮戟旌旗甚設明年春出軍新息光固之間徵各寨金幣以充軍糧六月大兵至汝洪起遁走平頭塚孔將軍希貴圍之急洪起中流矢斃其下遂散

李際遇之在玉寨亦以不早降官軍執至京師伏法噫嘻此三人者亦竟以亡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馬以萬計皆以其兵從自成而劉鉉李奎鄭乾狄應魁等各統數千眾介似賊似民之間它若武山翟營孫學禮周加禮徐良臣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李際遇之在玉寨亦以不早降官軍執至京師伏法噫嘻此三人者亦竟以亡矣此外有李好者人馬以萬計皆以其兵從自成而劉鉉李奎鄭乾狄應魁等各統數千眾介似賊似民之間它若武山翟營孫學禮周加禮徐良臣金高等不及千人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淮南四鎮。淮南侯黃得功字濟山京營名將也常收張獻忠於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幾獲而復佚為人題而忠所部不過三萬每戰身自衝突勁捷若飛江淮人呼曰闖仔幾能以爲無敵廣昌伯劉良佐字某故東撫朱大典之舊將後總督淮揚再率麾下從護祖陵禦革左最後收永城亦有功東平侯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舊一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其爲人好聲色喜權利賂遺權貴人結納賓客將略本無所長修科臣韓如愈一言之怨乘亂微半道殺之上道科臣韓如愈江蘇清河人韓如愈字子平清河人韓如愈字子平清河人韓如愈字子平清河人韓如愈性惡正無所依附其子不立殺劫者曰韓如愈小兒奪舍之去馬以歸其姓名曰韓如愈而遇而詔不遂故與廣昌與平同日拜獨進侯人莫得而辨也與平伯高杰字英吾固降將初從孫傳庭曾於家頭破賊又一年而縣縣潰流關不支杰率其下李成棟楊繩武等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晉中鼓行南下邳泗之間驚曰高兵至矣居人喪失魂魄關部史可法謀於朝分江北地爲四鎮一淮徐一揚潁一鳳泗一廬州俾畫疆以守勿妄有所越帳詔未行而軍候言高兵先驅至江浦賴守將張士傑巨礮遮擊之始却職方司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告之以戢兵聽朝命奈何索渡將曰吾規欲寄家元吉曰公等將進取淮北而并擊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旋殺地今渡即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兼爲家國意也諸將僉應曰諾顧獨有意揚州揚州居天下膏腴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買區子女環寶累萬高放手剽掠人屠膾日以數保者恐授兵登陣誓死守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爲鄉里服且憂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遊說兼以早自異母特俱死高聞鄭至則大喜置酒酣飲遂且厚金帛遺之具陳所以定居維揚非有它意相與約結而後入鄭自謂得高要領氣甚揚語於衆曰高帥來勅書召之也彼手馬相國聘札以相示且言入城當鎮慰父老一無動苟如是即南京且聽之入況揚州乎百姓聞之叫譁起曰元勳與高反賣吾城以市德梓其首樹之殆盡是時史公方渡江督師高見揚人之暴骨者載道虛公以爲非法趣其下宵坎而埋之見升帳酒然變色易容既庭謁而公平易樸誠人人引見加慰勞則大喜然其中浸以易久之桀驁復出固以元勳死無罪請公誅首惡開城門納其兵公弗許謀止公以要之漸屏其左右易已所親信者杖刀侍側公談笑不爲動徐草奏予以瓜步城衆稍稍懼服公遂進而按部淮安劉澤清之抵淮安也過安東守將邱嘉謨邀取其輜重恐貽僂笑匿不聞史公至諸將具櫜篋迎視高加恭謹願其兵徒虛夸不足用公自念雖可與共功者不待不意與平弗虞與靖南之交惡也初靖南分地在儀真廣昌在壽州兩人交相合澤清杰頗以唇齒倚登萊總兵黃蜚之南也道出淮揚懼爲兩人所脅而素善得功貽書請以兵逆得功欣然引輕兵三百騎來會三叉河守備某者高裨將也遽以告高內疑土人叛已而忌黃威名得百姓心驟聞而愕曰是殆將襲我遣將卒伏半道別出千人間走擊其城而黃不知也至土橋解鞍下馬作食高精騎伏

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緩裝出不意亟投甲而飛矢雨集所乘馬直千金俄中矢踣騰而上它馬馳去高之遣兵也戒之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皆烏卒追且及注漿未下黃大呼返鬪發腰間所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殺其三迺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沒高所出千人襲儀真者夜至守將邱嘉謨偵知設守令軍中具食且休於城外甚置炬火爲疑兵高兵知有備不敢進又望見炬火以力攻夜半實力盡馬偕開門出擊盡殲之黃之還也聞知益大怒按刀瞋目切齒自以于同事本無纖介一朝見襲又慨然於揚人之危迫而思救之也引廣昌爲之助誓必與英吾一決萬元吉借故將張文昌李棲鳳參語於兩家者百端詢者曰天長有傳烽馬得功引其州之兵將以至高劉皆東賊應敵高曰據千人維揚猶少吾故驅之假手吾之士卒詎至於敗黃不足擒也元吉側身講解文昌棲鳳各以其乘來曰兵交殺吾屬置橫陣以止關即開部亦不得已於一行會得功有母之喪公入弔立而語之曰士橋之毀無惡智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獨盛怒使歸其曲於高而將軍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尙以失亡三百騎爲恨公命監紀應廷吉陸運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君何愛幾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倒斃公自以三千金償之又令高出千金爲黃母贖二憾之講暫以成睦猶未也當是時與平最強公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暴抗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德宗者談禪福奇中高亦折節稱弟子皆與公及陸運之四人者同坐高謂僧曰弟子它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擾攘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儲家所推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志併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問老僧無爲也高不覺斂容服高之妻邢夫人饒權智高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貧其色也邢見史公出至誠所以調護之良厚乃亦勸高傾心公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擾之大事集矣命王相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成王之綱李本身胡茂禎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高曰杰既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政終用揚城爲請揚士紳復震動守士以未除館爲辭公遽遷於東偏盧已府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高迺趨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廷吉私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贖上將吾懼沮衆不敢言唯州許定國者七十餘矣許定國太康人以故地填其城毀家養士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詆高爲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公之遣高回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貽書公求自全計公語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離州乎與平於十月十四日啟行過徐州以馬士英指斬其將程肯子肯子者豐沛大盜州有乾賊肯子之仇與肯子之通官府不往擒賊肯子不投馬爲鳳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衆以恢復爲名者也乾賊自稱所居之梧桐山爲鳳馬爲鳳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衆以恢復爲名者也定國聞之益懼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馳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爾爾衆安在許故門其軍以羸見高嗤之曰爾有此軍何不以之開藩乎居明日召詢之若豈不知

我之將殺汝而顧不去何也。許頓首曰：定國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果疏名我為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口不知書，倉皇中假手請字，而代者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索記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之名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粗人，見其誦服且憐之，聞語以為信，無何有某千戶者，遮為投牒云：定國謀汝，與平故以示弗武。馬前答六十，送許誅之。遂刑性約為兄弟。定國飾美姝進，與平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女子，弟畜之，俟我功成後以媵老乎。定國唯唯退。時與平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于城闕曰：非有令不得入。從與平入者，左右驍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國張宴燒燈，厚具樂以飲與平，令其少弟飲諸親將在別所。婦女賓客皆雜坐，酒半酣，許弟勳靜失常度，坐者覺起而耳語與平曰：今日之宴，視其弟志意有非常，得毋謀我乎。與平推之以手曰：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與平所居為隄人甲第，垣墉高，四週有重廊復室，許於壁後置人不及知，將卒俱就別所消息。臥榻畔二三治文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聞屋瓦歷然有聲，驚出視，則壯士踰垣者數十輩，與平有備身鐵杖，亟索之已失，猶奪他人鎗刀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牀下伏，值牀簾陷而免。它日為人說其事，定國蹀血南向坐曰：三日來受汝屈辱亦已盡，今定何如。與平大笑曰：吾乃為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明日日中城不開，李本身王之綱、郭虎攻東門始入。定國已渡河北去，隄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于隄旁之三百里悉屠之，關部至徐州，初弗信，既而審知與平定死，大痛哭，知中原不可復圖，亟還師以返救根本。東平侯澤清適於其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取美人鐘鼓以充之，嘗構一水榭費千金，諸生爭獻歌詩誦功德於天下，事置弗聞也。匿邱墓之怨，中之以它罪，願就繫所置酒為極歡，卒文致之，以至於死，向特以計厚與平，聞其死，與二鎮謀曰：我維孺子不足立，固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惡皆輕鄙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高元爵長而還之以兵，揚人之聞高死也，酌酒賀，靖南攘袂起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引其師次境上。二月十五日，公既還自徐州，令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其營，問故，黃曰：吾為國大將，功最多，僻處浙江一小邑，高杰有何勞績，而食數城，姑念其不終，割之以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也。公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右之也。彼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奪，而明日必亂，亂且曰首難自將軍始，其所以異於與平者幾何。且將軍賢者有遠略，又何在乎茲土其爭之也。黃揮其兵姑少却，亦會高應二監持節以王命解，因罷去。然其中不無快快，馬阮因之，故靖南遂為其所用。嗟乎，自古登難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以余觀乎四鎮之事，士橋則其曲已甚，隄州乃不取自焚，在督師止以大計用與平，而靖南未能以苦心量師相，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為腹心之難也。

義烏殺降 括州山寇附

許都義烏諸生也，祖達道，以進士官御史，都名家子，美姿貌，與人言，恂恂不出口，然內實勁俠，輕財好施。

能得人，義烏風氣悍勇，相傳項籍江東子弟皆出其鄉，時天下大亂，都以兵法部勒其所知，思得一當，然皆稱兄弟相爾汝，非可法度使也。松江孝廉徐開公學遠者，識其人奇之曰：國家思破格得士，苟假都以一職，數萬衆可集也。開公與同邑陳臥子龍為生死交，子龍官紹興推官，因與游，許薦諸上官不能用，時發吏多貪縱失人心，而東陽為甚，烏傷有奸民，假中貴人招兵者，都無涉也。事發，令文致之以索賄，都家不過中人產，無以應，令持之方急，適會都葬母於某山，遠近赴者萬人，有不快都者，告以且為亂，道臣王雄者，暗耗人也，遽遣從吏收縛，都所與會者，有馮龍友、戴法聰，二人力千鈞，皆萬人敵，遂距使者不受，執即非所用，白布裹頭而反，故人號曰白頭兵，以誅貪令為名，民怨毒虐政，旬日間遂至數萬，江東諸城無守備，所至皆靡，遂破東陽義烏浦江三邑，然都未嘗一有所殺掠，其所下開門直入，都乘白輿，令從者遍謝諸長吏而已，至金華，初亦弛備，都紳朱大典、新能淮撫歸，姜應甲者，方在諫垣，銳然議城守，乃閉門而朱之子故與都善，籠而下與之語，姜遂唱言朱通賊，然都亦以此去，不甚攻也。時舊撫董象恆用其事，逮新撫黃家瑞，未至，直指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為監軍與賊戰，既有所擒捕，而遊擊將若來者，破其團營之兵，都乃收餘卒三千人保南嶺，地絕險，兵使者王雄以直指方責其起釁，急欲撫寇自解，屏衆謂子龍曰：賊以必死保險，兵不得仰攻，上有積穀，其後通台括諸山，非曠日不能克，而我軍聚者萬人，有五、六日之糧，耳，直指日馳尺一見責奈何。子龍曰：某與都有故，昨曾遣信投誠，某以事大未許，今惟有進勦耳。方拔營而都使復至，自反接請死，子龍請自往察之，遂單騎往，將士請從，曰：無庸也，令二賊控馬，一人前導，行四十餘里，抵山麓，賊以兵守之，少憩，都至，責之曰：汝向以豪傑自負，嘗為國家出死力，今何故反。官兵四面至，汝棲窮山且暮耳，都泣而懇東陽令，且曰：自知罪重，今當東身歸命，惟公活之。子龍曰：汝罪已無生理，今惟有自縛見王公，幸得不誅，當率其徒往江左，勦賊自贖耳，然必以今日行，遲無益也。都慨然曰：苟明我以激反，又能為國家用，雖死無恨，請即從公往。羣賊大譁，以為當決死戰，往則受縛耳，因欲加刃於子龍，子龍曉督百端，都亦遍諭曰：事已大誤，幸陳公來示生路，我計決矣，有異同者，可先散去，衆始寂然，都遂以三騎從出山，子龍陰計向順者惟都，其黨皆不可測，官兵成欲得都以為首功，萬一都出為別營將士所奪，則撫局壞而餘黨必叛，因語都：將士無不欲刺刃於若者，若至營，可但稱都部將，都然之。夜半至營，子龍馳入見王雄，告以故，雄召都入諭之曰：爾歸語都，若果以二百人自縛，當待以不死，都謝唯唯。子龍復挾都走山中，以兵使者意諭衆，衆以都不返也，皆甲以待，見都至則大喜，願散去者半，餘編行伍自効，子龍復令都多方發遣，僅以三百人降。王雄喜於免過，又自以為功，而諸將吏乃謂賊反掌可得，咸懷愾忿，煽浮詞至不忍聽，比登山，見狹隘絕險，始咋舌不敢言，然猶託名搜巢，縱火燒民居，殺人者數十里，子龍於前謗不敢爭，而蔡都士大夫如姜應甲者，必欲誅都，子龍力爭殺降不祥，而不得，繼又請誅首惡，釋從者，又不得，都等六十餘人，竟同斬於江流，夫都一書生能得衆，其才必有大過人者，當朝

廷掛牌。良將會不能有一言之薦。俾上知之。此浙中在事者之過。而又縱貪令及監司之庸且悖者以激變之。觀其去巢穴。散徒衆。束身於知己之一言。夫豈輕信子龍。誠以舉事本無此心。故急欲自明。庶幾一有所出以贖罪。主者無能為國家惜人材。救禍亂。而徒箝制於二三指紳之口。致十數豪傑。身受身懸之戮。死蒙叛逆之名。良可痛也。明季豪傑諸人。好以文法議論挾持上下。而按臣專生殺。如左光先者。特以兄故。由明經拔用。庸而無斷。怯而無謀。子龍之記其事曰。造隙之貪令不除。受降之實迹不報。官軍奉調後至者。無所分功。則以搜餘黨為名。官吏因緣其間。株連無算。賊平已數旬。郡邑吏向以軍法自待。斬刈人民。余讀之歎曰。嗟乎。都死已矣。此輩之罪。豈出反者下哉。子龍初以國事之故。出身定變。既而憮浮言。撓衆論。不能強諫。以致都於死。徐閣公嘗面質之曰。彼以吾兩人故降。今君既負吾。吾亦負都矣。子龍亦大以為恨云。

當許都未發時。浙之括州山等險阻。界於衢婺。及閩之建州。江右之信州。為通逃藪。閩之流人種藍。茲委於中者。主客不相安。聚而為盜。四方亡命附麗之。至數千人。三省五郡之間。流毒幾遍。上震怒。傳閩中諸司職。而責浙以合勦。浙撫董象恆。命紹興推官陳子龍留烏傷令之。遷京職者。熊人霖以視師。調浙兵會於遂昌。而甌兵亦至。遂深入。官兵分據大坪茶源。玉村諸要害。賊乏食。遂南走。獅子峯入閩界。先是閩以兵事委黃五湖。黃智士也。購得賊藪。主名。把其負縱之入巢。說以利害。適浙兵力戰。賊遂以七月降。帥其別帥汪松等數百人。降於浙山越靖焉。子龍紀其事曰。有東陽義從數十人。同官軍力戰。而不記何人。亦許都之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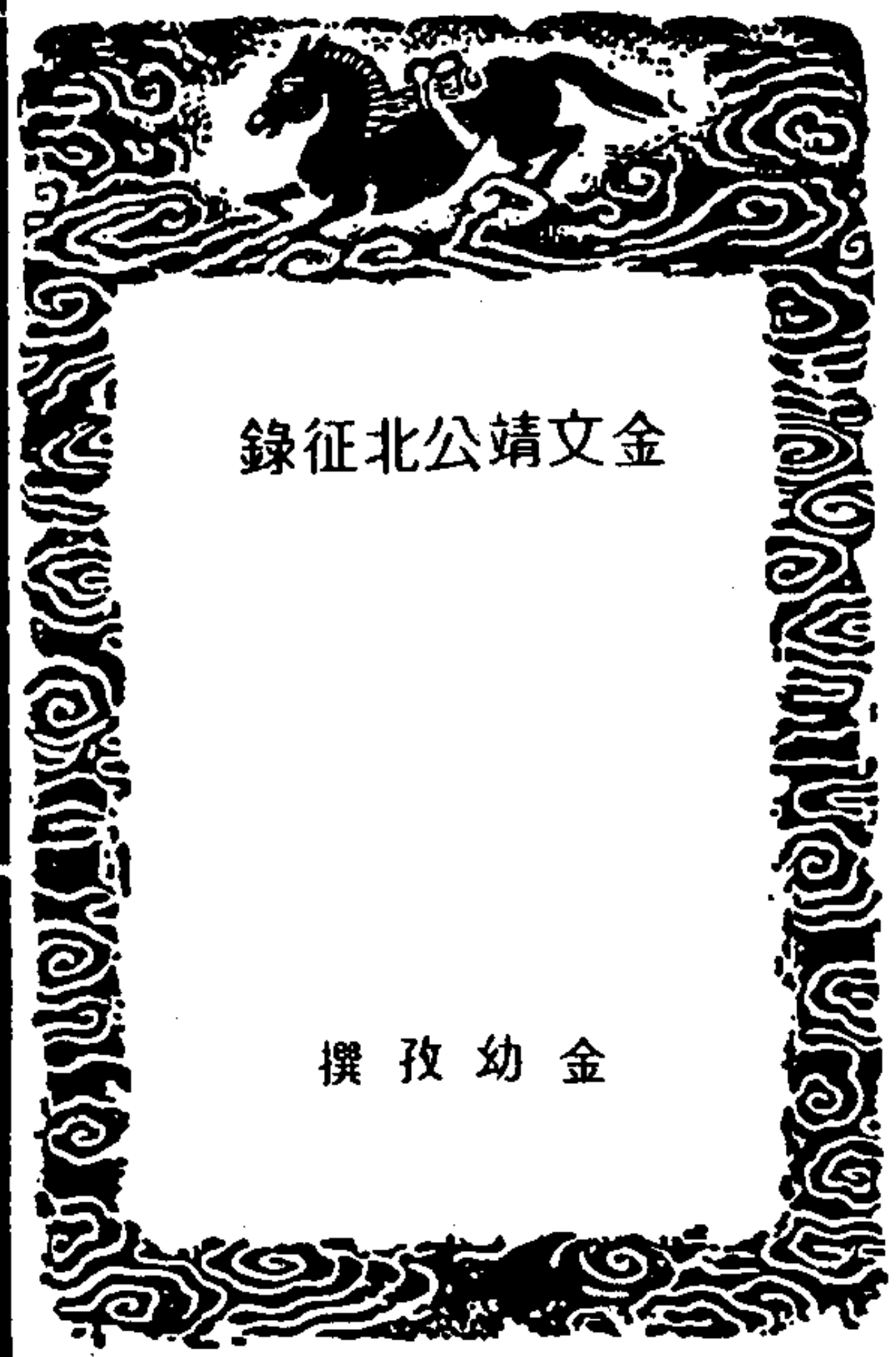
湖南高源。紫源。牛寨。猴寨。天王寺諸賊。

湖南之賊。在藍山者。高源。紫源。其巢也。李荆楚為之魁。而陳朝龍。郭子奴。曾介奴。金華美。周龍宇。廖二慶。廖三慶。佐之。在桂陽臨武者。牛寨。猴寨。其巢也。劉新宇為之魁。而蔣明宇。劉庭相。王桂甫。曾東保。陳王苟。佐之。其天王寺。賊在湘鄉。安化。益陽。寧鄉。界中。劉高峯。李大用。江長子。洪老亮。曉和尚。為渠率。和尚一名。飛天王。善飛刀。噴火。此其大略也。十年十一年之劇局。偏沅巡撫陳睿初受事。有尹先民者。豫人。睿謨分守大梁時所任將也。時賊已犯湘潭長沙。先民憂無兵以戰。乃自往靖州。分楚將張元壁。張元爾。往鎮寧。各募千餘人。清浪總兵羅安邦者。奉調走德安。先民自沅撫留之。會天王寺賊突犯安化縣。睿謨亟命羅兵尹兵分道進。安邦所部賴國祥者。戰尤力。刺飛天王殺之。凡兩將所斬獲。共二千七百有奇。羅將尋以臨澧之急調去。先民獨戰桃花江。洪老亮溺死。餘黨奔龍山。圍之。江長子李大川皆就擒。三月十五日。天王寺賊悉定。臨澧大寇陷寧寧。闕衡州。水陸並下。桂藩大震。羅將之往援也。與賊戰於白蠟橋。賊退。黃巢。安邦。偕賴國祥先登。乘乘之。賊大敗。未幾。羅將奉詔趨德安。賊據新寧。泗洲。陳王苟等勢甚張。圍桂陽州。我師不能救。乃飛檄尹先民移師往。游擊王獻。土司覃仰廷。以茅岡

兵為後應。四月初六日。我師破賊於大溪山。桂陽圍解。其高紫賊李荆楚等。直逼永州。浸尋由東安水道入廣西。而全州亦被困。於是奉四省會勦之旨。衡州推官孫明孝有撥亂才。睿謨委以部署諸險隘。塞處。移文諸廣諸撫申明之。時粵撫林贊已解全州圍。駐師其地。制府張鏡心集兵長樂。移鎮韶州。皆于境上示聲援。而輪撫王之良。郴州其所屬。遂提其軍入楚。睿謨計所轄主客兵萬五千有奇。才孫明孝而奏以參軍。六月十七日。督師中軍尹先民。率劉雄。所部卒實正兵。鎮寧將張元壁。張元爾。翼右。將謝志良。朱永昌。土司覃仰廷。翼左。陳上才為策應。王景熙。助犄角。二十一日。進兵牛寨。次日。遇賊於銅梁橋。力戰互有殺傷。孫參謀用諸生黃金榜計。令壯士周衢大。誘縛賊首劉新宇。蔣明宇。誅之。王桂甫。曾東保等。尋就執。餘賊竄匿巖洞。更推新宇弟秀宇。號紅鼻者為主。而以芹寨賊劉廷相多智數。名之曰劉先生。尊事之。我兵分四路勦擊。賊斷起沙橋。我師爭險得過。追奔二十餘里。直抵猴寨。焚之。二劉逃芹寨。保險拒守。先民偕孫參謀前後夾擊。劉紅鼻力不支。挾百餘人遁。他處尋捕得磔之。獨劉廷相跳而免。牛猴諸寨皆平。此七月十五日也。當是時。諸賊惟藍山高紫。以下

是書虞淵沈有中下二卷。原刻所遺。見竹垞跋語。其所云抄入百六卷書之足本。鑿于外舅鶴林周公家見之。書名鹿樵紀聞。情僅存首三卷。既假之以勘。都氏本矣。劉將竣。若雲先生復從子山道君處。購得梅村手稿兩帙。其虞淵沈之中下卷在焉。于是百餘年未完之書。遂成全璧。今讀其書。中卷記思陵殉國。多遺聞佚事。下卷記殉難諸臣。以省地為綱。詳載姓氏爵里。具有史筆。恭讀欽定勝國殉節諸臣錄。後揚忠節。發潛幽。為千古未有之書。竊謂梅村氏此卷。猶傳紀之有表。固當不廢。參稽者。將見是書一出。必有爭先觀之為快者矣。嘉慶甲子五月。二韻居士黃廷鑑校訖識。

余哀集叢書。例以明代為斷。梅村先生身入本朝。而綴冠紀略一書。專記殘明流寇始末。故從津逮收陶南郵。耕錄之例。收入。按曝書亭跋。先生於順治壬辰未出山時。舍館嘉興。蒐輯是編。原題鹿樵紀聞。後改今名。卷分一十有五。世所行者。梁谿鄭氏本。止一十二卷而已。余既從琴六黃君假得。鄭刻。向以未見全璧為憾。適婁東蕭君子山來虞。稱有司成手錄原書三卷。因介孫君子滿。巧借。勸及展閱。適為所缺三卷。內一卷專記殉難諸賢始末。為之狂喜。勝獲殊珍。其字跡頗不類一手。中有極蒼老之筆。的係先生手蹟也。蓋蕭君夫人。為先生女曾孫。當其分授遺書。適得是三卷。有若遙遙相待者。是固先生之文章精氣。醇久必光。而亦諸公之毅魄忠魂。有以憑依而呵護之。故假手數人。以合延津之劍。誰謂翰墨因緣。所係願淺鮮哉。惜尾頁闕如此。則蘭亭七字損本。尚餘小憾爾。嘉慶甲子夏六月。張海鵬識。



錄征北公靖文金

撰 攷 幼 金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金幼攷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文
靖公以文學結知 太宗文皇帝時 駕征北虜文
靖扈從此北征前後錄之所以作也公孫大學榮出
以視予俾能泉令姜學夔繡梓以廣其傳榮求言序
諸首嗚呼夏之有夷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理之所
必有者也自周宣王逐獫狁後若漢高祖雄才大畧
括囊宇宙亦受目頓之悔漢業日隆五單于爭立宣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帝一受呼韓邪之朝當時之僅有者也至晉五胡雲
擾遂王之號拓跋氏興黃屋左纛純擬漢制矣惟
唐太宗之英武始能一扼其吭後瓜潰灘決至宋壞
爛斯極有元勃興腥羶中土亦 開闢之所創見極
盛而衰倚伏常理我 朝治隆唐虞漢海無波大漠
無塵宵廬之下間有暇息游魂雉奔兔伏踰垣草竊
臨以大軍逃命竄匿尚何足計者耶予竊祿于 朝
恒見北狄酋長稱臣納 貢俯伏 殿陛之下氣不
敢喘睛不敢運以爲曠古所無及讀此錄始知 太
宗文皇帝神武天縱廓清摧陷三邊盡滌比之 太

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華夷界限亦可謂 繼述
有光者矣今百有餘年烽火不驚邊陲無鋒鏑之交
中土無饋運之苦 祖宗功德其可忘哉雖然斬濕
禹以靈誠戮尸逐以膏鋒不有班孟堅之作則勒燕
然之銘不能炳耀千古今錄中所載塞外山川之形
勢北虜之動靜與夫我師出奇制勝之大畧皆歷如
畫措辭簡古筆力老健足以追配古作非公其能之
耶身任其勞而遺逸于後 太宗之謂也鋪張在天
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公亦有焉予先祖刑部郎
中子儀與公爲同年不幸蚤世弗究其用辱公賜以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墓銘公之盛德大業著在國史又予之所當景行而
視微者也故于公此錄不敢以不文辭而僭序其篇
端

成化二十三年龍集丁未冬十月上浣 賜進士亞
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南舒秦民悅書

又

未樂八年十有二月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
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官當幃幄之寄佐北征前後錄
江石大叅微卷舒城泰公既 自爲之序以引其端
復命予伸之以言俾能泉令嘉興姜君一臣壽梓以
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欽衽而言曰自古帝王之自將
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師定者理
漢高祖平城之役輕佻強胡謂之漫師師漫者挫隋
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荒師在
浮主則亂在英主則勦自是而後若宋太宗財力未
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刺不支至我朝 太祖
高皇帝聖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掃莽莽未清沙漠謂之繼
武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
嘗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逐虜之跼危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虜地山川之險
要經練已熟而于焚龍城犁胡虜塞之策悉已熟于
胸中且以正興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虜虜之
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靖藝骨宿將百
戰無前是錄之成當代絕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于
是乎驗况今伊傳居禁中頗牧在邊陲而又修文德
以堅中夏之防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錄之無續也干
是乎書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成化丁未重陽後十日東吳桑悅書于西昌之乾坤
一寄樓

金幼攷

未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師出北
京 駕出德勝門幼攷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
甲之雄車馬之盛旌旗之衆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
塵不興鏡鼓之聲旬震山谷晚次清河行李載車上
途間車行其難不能相及乃令從者回取隨身行李
妙構車及餘物俱不能將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
融泥深馬行其滑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寒
發沙河午次龍虎臺皇隸小尹等四人與食馬軍小
李俱至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輾
集僅容 駕過如是者九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
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
照耀于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岩壑積雪如銀臺玉闕
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觀 上立
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其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
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暮始
還昏夜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侯見幼攷三人無帳
房令麾下送帳房來借取雪與湯羹茶各飲一盃而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隊三鼓赴營取去帳房幼收三人取纏衫覆而寐天
明視之上皆霜而所臥之旁積雪盈尺光大咲謂幼
收日今亦可謂臥雪眠霜矣十四日早發未曉且行
且獵幼收觀騎逐兔不覺 上馬過前 上咲呼幼
收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也蓋諸山雪霽
千岩萬壑登列霄漢瓊瑤瑤瑤光輝奪目真奇觀也
午後次帳未得黃學士宗豫楊諭德士奇編脩周述
善開紙讀之不覺情況與異日殊也不歷此者自是
不覺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
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幸上都于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為唐太宗征
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幼收三人
曰此即雞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
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甚峭
土有斤墜下有故宋寧寺基有毘盧玄所撰碑尚存
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即渾河流出蘆溝橋有
石柱數十比列于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為魯般
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為遼金時所造
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以容兩馬人馬駢集危迫殊
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
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柳兒山路險如雞鳴
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絕旁有積雪凝附于
岸雪土亦可行但圻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
此山漸平 土勒馬登高岡召幼收等指諸山曰此
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于山
岡之上賜酒肴午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宜府
上閱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 駐蹕宜府武營
內二十日去直抵大同出大同即寧夏今滅此殘虜
惟守開平與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未無
事矣二十三日 駐蹕宜平二十四日早發宜平行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金文靖公北征錄

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冰未解水曲下流
人馬從水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
度此甚難果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 上登
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
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幼收三人
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 上曰此
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關口曰如
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栗然入關西峽石
壁崎嶇如削時車馬輾集折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
中行地凍水滑馬蹄時踣問度潤積雪未消從水梁
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沾雪凝凍滑甚上馬
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
嶺 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
沙眯目小石擊面而為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
關門為車所塞從是隄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
興和城北下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能至惟都督馬旺
先來有帳房要于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驢肉鹿炙既
而 上召獨光大往 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
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收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
適同至僕者未來在彼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今麾下送帳房時風益急帳房不得張以行李堆起
畧可蔽風用帳房覆于上連衣靴而臥寒不可禁達
旦不寐二十六日僕從稍稍至 駐蹕興和 上祭
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于營前召幼收等謂曰汝
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卑此即陰山脊故寒過
此又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為壑因壑
為池守此誰能輕度幼收等頓首曰誠如 聖諭二
十七日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
上曰爾等今日所知朔方風氣忽天陰 上曰雪且
至命軍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二十八日風

寒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 駐蹕興
和獵者得黃羊至 上召幼收等三人觀之遂立語
于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 駐蹕興和及晚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 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
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臨睡已三鼓矣自是每宵
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 駐蹕興和賜食黃羊
初三日 駐蹕興和初四日 駐蹕興和初五日
駐蹕興和初六日 駐蹕興和初七日早發興和行
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
西北有海子駕鴉鴻燕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坐者行者營款者白者如雪黑者如石好事者或馳
騎逐之至即飛起人去旋下翩躚迴翔于水次過此
海子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鑿戍 上指示山謂幼收
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
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
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又曰適所過沙
城即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 上
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
若倦時少睡半响即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幼收
等叩頭退初八日 駐蹕鳴鑿戍夜 上坐帳殿前
舉首望北斗曰汝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至二鼓乃
出初九日 駐蹕鳴鑿戍 上大閱武營師六軍列
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
鐵騎騰踴鉦鼓震動 上曰此陣孰敢嬰鋒爾等未
經大戰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
及鼓作徐轉南風 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
收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鑿
戍 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虎蛻
角于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
北有山頗高如諸山 上曰此即大伯顏山西北有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九

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即小伯頰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鼯鼠穴也馬行其上為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于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觀以示幼孜三人觀之 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 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尚書方賓前觀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驟非野馬汝輩詳觀之北來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曠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頰山也 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比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 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峯比時少水晚下微雨將暮未飲都督薛祿遣余數人飲食麩及青豆粥淹鶩黃羊醬瓜菜數品無水飲馬從者至皆不得食軍士亦多不食者夜下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皆足十一日 駐蹕凌霄峯北 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大晴十二日 駐蹕凌霄峯雪已消夜復下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雪十三日 駐蹕凌霄峯復下雪夜漏下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浙毛髮栗然久乃出十四日 駐蹕凌霄峯十六日五鼓發凌霄峯 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橐駝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閒無一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迤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畧休息忽有軍師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草間問 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淹鶩餅同食軍師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數十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岩峭削右小石戴大石層疊高底宛如人所為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柏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予下馬息山間食麩忽寧陽侯至要予三人同金侍郎至營午食黃羊天鷲其新射得適野馬就燒食飲燒酒兩盃予急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欲畢久候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予馬鞍壞不堪騎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去稍近乃呼之待勉仁視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已遠勉仁遂回以已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于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遂與光大相失勉仁乃要予攜數騎下馬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湲而流乃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遙望山外有火光以為必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閒時夜已半微雨復下予二人相顧慘慘不樂俟天曙騎馬復行雨雪交下行一里許至山坡下有一帳房戈戟圍列漸聞人語聲予意必光大也詢知果然蓋光大與金侍郎隨數騎追逐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宵亦回息于此相去數十步彼此皆不知忽然相見且喜且慰而皆有慘然之色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即鞍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馬言 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遇都指揮孫霖與借馬鞍霖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午至錦水磧見 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道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 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昨日 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九遣傳將令者三十單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為報十八日 駐蹕錦水磧 上念幼孜無馬命官傳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 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 上指示曰此峇魯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瓊園二十日 駐蹕環瓊園自此皆沙沱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鳥為午次壓虜川自此水多離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咽日暮 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 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盡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二日早發壓虜川午次金剛阜日暮 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 上曰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莫知其極二十三日 駐蹕金剛阜地生沙蔥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蘆根白色大者莖寸長二尺許下支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蘆氣二十四日 駐蹕金剛阜夜甚寒 上召草初視水成冰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潑也地理志云鴛鴦澤在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甘泉上召語廟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所為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餘里 上召令馬上草勒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 上已行三里餘飛鞚至 上前視草觀畢令騰真下馬坐地于膝上書之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

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卜者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此若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為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見山桃花數乘盛開草莽中忽覩此亦甚奇特 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書玄石坡立馬峰六六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羊毛筆鈎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于地如神應泉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 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賓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填滿泉上水溢出旋復壅塞初八日早發玄石坡午次鳴轡鎮初九日早發鳴轡鎮是程苦遠然地甚平曠勉仁取水調麩各飲一椰馱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可飲新掘井皆鹹若取水飲馬人輒集井上不得馬渴不肯去遇都督薛祿令麾下取水與飲馬復行午後忽微風雨作天氣清寒人馬不渴若暄熱人皆疾矣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礮礮層疊東諸山皆山晚至歸化甸上與數騎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官以玄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禮監藏之于篋至夜方飲而從者俱未至中官孟驥假子帳房飼馬于

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謂躍躍兔免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于大甘泉北七十里屯駐二十九日發大甘泉北午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 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一日 駐蹕清水源初二日 駐蹕清水源進神應泉銘初三日 駐蹕清水源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沱漸少特大風寒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籠 上顧而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初六日早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 上召曰幽風云一之日威發二之日栗烈今已秀麥之時而氣為栗烈人皆衣狐裘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臣若不涉此亦不信 上笑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 上于帳殿 上見光大衣狐裘煖帽笑曰今為令學士矣初七日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遙

旁既而脫襖逸去至四鼓起視已不見與光大繞營周匝數回尋至天明始于營西北得之初十日 駐蹕歸化甸食後從者稍稍至十一日 駐蹕歸化甸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蹄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為玩幼孜亦欲與光大拾之後騎至塵起遂去午至楊林成地亦有美石幼孜與光大共拾予得之獨多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于營之西南遂命名曰神泉十三日 駐蹕楊林成十四日 駐蹕楊林成十

五日 駐蹕楊林成十六日早發楊林成午次會胡山管東北山頂有巨白石命光大往書會胡山靈濟泉及 御制銘紀行刻石十七日午次香泉成十八日早發香泉成行沙沱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又有榆林藥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之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也糧于此過川入山有泉流馬皆不飲泥臭故也西南山峰有石 上欲刻石令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無佳石得一石畧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于井中取水飲馬至

營復命 上面營前高峰而坐 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陰雲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 上登靈顯翠秀峰令幼孜三人從晚次高平陸無水于廣武鎮載水至此晚炊二十日早發高平陸午次還遠塞二十一 日早發還遠塞午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神獻泉 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二大字于石山多雲母石并書雲母石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野草 上曰四望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晚至雙秀峰是程無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飲適天陰風寒下兩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峰晚至威虜鎮泉曰水清二十五日午發威虜鎮晚至紫霞峰二十六日早發紫霞峰晚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 上召幼孜三人隨 駕同行聽其言瓦剌事夜命寫勅無泉以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早發玄雲谷午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峰巒聳拔蒼翠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金文靖公北征錄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五

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

下 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

甚久方退二十九日 駐蹕長清塞三十日早發長

清塞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房

地諸山之入盡者遂令畫工圖之晚下雨五月初一

日早微雨發順安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指

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青氣

接地望之如青山白雲 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

孜以為信然 上笑曰氣也非真山若誠為山則天

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岡

上視巒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

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迅疾兩岸多

山其秀拔岸旁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

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項有以來進者

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初二日 駐蹕平漠鎮賜

食 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鎮由此順臚胸河東

行午至祥雲嶽 上立帳殿前召語片時乃退初四

日辰發祥雲嶽午次蒼山峽嶂馬營已值胡騎四五

人得箭一枝來進并得馬四匹來進初五日早發蒼

山峽午次雲臺成地多野葦沙葱人多采食又有金

雀花花似决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未銳人將

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菜花大如萵蒿葉大如

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發雲臺成午次錦屏山

初七日發錦屏山午次王華峰初八日發王華峰胡

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几古兒扎河晚

遂度飲馬河下營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齎

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

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

留營中初九日早雨 駕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

上請隨 駕同往 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

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為而累爾爾此豈

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

馬上相別殊覺愴然於是日哨馬營獲胡寇數人及羊

馬輜重送至大營清遠侯復遣人護送馳詣 上所

善欲以為向導也初十日仍駐河上十一日收拾行

李隨清遠侯移營入土城中去舊營可四五里許十

二日往城中方定帖午後主事楊砥過帳房中坐移

時去十三日清遠侯遣作午飯管沙葦及鮮魚十四

日食後出城南縱步片時即回帳中十五日早食從

出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 上追逐胡虜

動靜晚袁中書相過十六日食後 同張侍郎袁中

書出城外登一小山四望天宇空闊情懷甚適回至

張侍郎處作午飯十七日早食後有中官數人來過

邀余吃茶并取麪共食十八日早飯後訪張侍郎旋

煮茶調麪各啜一盃十九日食後聞捷音將至甚喜

清遠侯來邀作午飯食鮮魚二十日食後袁中書過

帳下與語片時去午後往城南外過雨即回二十一

日早飯出城外候 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

喜且戚時 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管光大與

勉仁相往予收拾行李起帳房後往行十里許遇雷

雨駐馬俟雨過至營中見 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

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回 上以騎兵追逐

餘虜東行步行者俱不得從幼孜三人僕隸皆道隨

清遠侯回不得已各留馬夫一人伺馬看行李是日

發平胡詔及書勅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起營幼孜三

人各牽一騎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覺艱難晚次威遠

成無帳房乃采柳枝作窩舖長可五六尺闊可三四

尺上覆以糞衫下以糞條藉地僅可蔽風雨予與光

大二人同臥予曰昨讀足下蓬蒿詩今復共此清致

相視大笑一二十三日下午大雨柳窩為雨所壓木

服皆濕幼孜三人冒雨入方尚書帳房內避雨午後

雨止發威遠成幼孜三人收拾行李稍後隨駕不及

度臚胸河人馬輜重集河上見安遠伯與同行雨過水

漲滄及馬腹幼孜三人各牽從馬馬爭度歸泥淖者

無數三人馬幸無恙登岸私自相慶緣河行數里多

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從者至昏黑

不至夜久方到適幼孜三人被 召俟立帳殿外且

管中馬驚予三人俱恐馬逸立不能安久方出營首

問馬從者云先覺馬驚繫繫之得不走心方憚是

夜有 旨令安遠伯往取步軍數千復來几步行者

亦得相從幼孜三人託安遠伯取阜隸及帳下二十

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後次蟠

龍山從者帳房皆至午大雨平地水流帳房皆水令

阜隸從旁及中掘坑注水須臾坑滿以椶尸水至暮

雨止地濕不可睡令阜隸采溫蘆葦鋪地用馬屐及

瓊席鋪之加毛裘于上畧可睡天明視之濕氣滲透

瓊葦皆潤二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

鎮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

無水載水為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

河渡水稍深據鞍不能渡幼孜三人俱脫衣乘散馬

以渡水沒馬及腰以上及岸洗足復穿靴衣整裝上

馬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

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渡

都督馬榮許方尚書渡河方向尚書邀予三人同往西

行七八里至馬都督渡河處見其並無區畫且指使

子輩從他渡乃飄然東行十六七里遇東寧衛指揮

裴牙失帖木兒旋縛筏渡予二人即指使其麾下之

人樂然聽命先渡予輩及行李訖彼然後渡裴指揮

復令麾下炊飯食予三人再三辭謝之乃以鮮魚為

餽裴女直人善騎射 上選其百人扈從能輕財好

義觀其所為勝尋常萬倍當時達官貴人不為少矣
每日聚會相笑語其力皆足以度予輩甚不為難而
邂逅之間面目相視如不相識于此尚然而况臨大
患者乎此裴指揮所以為難得也晚次平山旬 上
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渡河之由 上意謂必由
官筏而渡不知官筏尤難渡光大備言裴牙失粘木
兒渡河之故 上嘆曰朕渡河時已命後上渡汝何
不由彼而渡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
者故不由彼渡 上笑曰今日方為艱難汝得無懼
乎因渡水得一木板上有房字就以進 上命譯使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讀之乃所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扎達華言雲詛風雨
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發平山旬晚次盤流戌
六月初一日早發盤流戌晚次凝翠岡初二日早發
凝翠岡午經闊樂海子 上令幼孜數人往觀去營
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者無
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
之物莫平于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
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
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聽响凡七河注其
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發
玉帶河晚次雄武鎮 上召予同勉仁往光大看馬
及退獨予失去所騎馬二匹周匝營中尋數回不見
而夜深漸覺疲倦及睡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
武鎮問方向書借馬騎至營中復徧歷營中尋馬至
東北營外忽見所騎馬騎至營中摩繫帳房馬
見予低回似欲言者問一卒言此馬昨晚為中官從
者所獲適牽至此若來遲恐移至他所不復可見矣
予遂牽回帳中諸莫不舉手相慶晚次清胡原初五
日發清胡原晚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度
河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汗泥行五六十

巴里定編卷之三十一
金文靖公北征錄

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至清楊戌
初七日發清楊戌九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
刺華言半箇山山甚險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
狹山橫簇松林 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
益清秀可愛執謂虜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峽隔
岸坡陀間樹林蒼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
深數尺而草稍俱為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
知虜騎曾經過此一宿草為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
松峽度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
度黑松林光大先往予與勉仁隨後見松林蒼翠可
愛遂下馬少憩復行數十里下營飼馬日沒復起行
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
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幼孜三人從寶囊
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于半山間
輪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而路多泥淖且陷益難行而
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三十
餘里凡度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已見虜列陣以
待 上飭諸將嚴整行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
勢幼孜三人下馬披甲復上馬隨陣後度一大山見
虜出沒于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偽降先是 上嘗度

虜必偽乞降預書招降劄一紙以待至是虜果來
上陣前召取幼孜遂馳馬至前以勅進 上曰虜詐
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勅付來去者又行數十里駐
兵于山谷中時甚熱已半日不食飢疲殊甚忽得早
隸一人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予三人用水淘食之
甚甘忽見行陣動亟策馬前行俄聞砲聲而左哨已
與虜敵虜選鋒以當我中軍 上麾宿衛即推敗之
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向書隨寶囊
前進 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
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已久下營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金文靖公北征錄

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至夜方至營而
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又復飢渴移時忽有一
阜隸至載水一瓶飯一盂予三人即共食之又其如
午所食者乃留一瓢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百貫
夜三鼓方臥而風露頗寒以箭插地覆瓿衫于土傍
風冷於襲人雖甚倦而目不交睫須臾已五鼓乃起
坐待天明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
渴甚以水于草間且得且洩漬露水扭出飯之行數
十里始得水遂往飲馬子與勉仁馬多陷泥中時渴
甚水皆成泥不可飲乃回解鞍中官以水一壺飲予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三人從者稍稍至取水就炊食畢即行晚次 駐蹕
峰十一日 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
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王翼中所領馬步後進
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時次長秀川而
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
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發回曲津光大斃一
馬午次廣漠茂歸大營 上逐虜于山谷間後大敗
之及方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
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畢十四日發廣漠茂行數
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一
金文靖公北征錄

陷及馬腹馬行泥潦中幾陷者數而他馬陷沒者無
 數幼收三人馬幸免晚次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
 溪行十餘里入涼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
 水索回曲折如羊腸日九七八度登高下低馬力疲
 倦幼收三人度一高岡下馬憩息盼望出峽口杳不
 可到方至管晚次峽中二十四日發涼流峽晚次錦
 雲峰二十五日發錦雲峰晚次未寧成二十六日發
 未寧成晚次長樂鎮二十七日發長樂鎮章間多蚊
 大者如蜻蜓拂面嘔噴拂之不去晚次通川旬即應
 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
 三石山也爾等記之望父下山管西南曼陀羅山
 下有寺基元時公主造此寺出家于此國初始廢二
 十八日發通川旬晚次金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
 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林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
 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
 海子水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為橋以度軍馬晚
 次玻璃谷三十日發玻璃谷晚次成信成七月初一
 日發成信成午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馬通
 政攜酒一壺相贈晚與方向書數人飲得羅修讓寄
 家書初二日發武平鎮晚次開平營于幹耳朵華言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兩山相夾如行夾城中 上曰此山險陡若是難虜
 騎千羣豈能至此縱有能至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
 者晚次獨石初九日發獨石晚次龍門龍門兩山對
 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出水泛時此處
 最險 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之者崖石懸處
 甚平光大曰此處好鑄磨崖碑 上曰朕意如此汝
 言正相合也初十日發龍門次燕然關十一日發燕
 然關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發長安嶺次鎮
 安驛十三日發鎮安驛次懷來十四日發懷來次未
 安甸 上召賜瓜果十五日發未安甸度居庸關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上令幼收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九二十
 三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發龍虎臺晚次清河 上
 令幼收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存金文靖公北征錄後

皇明大一統百餘年來北虜不敢猾我華夏者蓋由
 我 祖宗處置得宜恩威兼濟故有以警其臣叛不
 常之心耳夫自古中國不能無夷狄而夷狄為中國
 患何代無之三代而上帝王處置之得宜服則懷之
 以德叛則震之以威固未有若後世處之無道御之
 無術至于無可奈何也或好大喜功則主于窮蹙窮
 蹙則耗我海內或偷安忍耻則主于和議和議則宗
 我綱常是皆下策殊非常治久安計也洪惟我 宗
 祖列聖心帝王之心法帝王之法當天造草昧之初

張皇天兵奮揚武烈掃彌天之穢空沙漠之塵俾
 呱胡維暫爾假息故土討叛之義懷遠之仁炳如也
 及守成致盛之日練我士卒肅我邊境塞垣等金湯
 之固元戎簡方虎之謀使人貢首長得以俛首闕庭
 禦侮之義化外之仁昭如也是故百餘年來內不知
 兵外無僭叛猗猗休哉此誠處置得宜宜乎功加于
 時德垂後裔六五帝而四三王也顧彼三代而下事
 窮蹙專和議者逞一時之忿計一時之安卒之海內
 既耗綱常掃地其術之窮一至于此可勝嘆哉弘治
 乙未蜀之大行李公應和來撫商洛出視金文靖公
 北征錄一冊將綉梓以廣其傳命發序其後嗚呼
 朝廷處置北虜 恩威兼濟仁義並行得宜如此而
 其所以處置之得宜者則出自 祖宗神謨廟筭一
 天地之春生秋殺至公無私讀是錄從可知矣豈區
 區筆占所能窺測也哉謹序昔弘治己未孟冬署商
 州儒學正事舉人未川羅登頓首謹書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取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後北征錄

金幼孜撰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後北征錄

末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帥六師往征
 瓦剌胡寇峇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馬步官
 軍 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公光大庶子楊公勉仁
 偕扈從是日辰時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河下營
 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晴晨發清河午
 至沙河 命光祿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
 途間雨止午次龍虎臺午後復雨二十日晴晨發龍
 虎臺度居庸關途中多泥馬稍難行午後至龍慶州
 下營二十一日早陰晨發龍慶州至榆林雨午後至
 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二日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
 晚晴二十三日晴晨發沙城午次雞鳴山大風二十
 四日晴晨發雞鳴山午次泥河二十五日晴晨發泥
 河午次宣府大風雨下即止是日穀雨二十六日次
 宣府二十七日晴晨發宣府晴午次宣平大風二十
 八日早晴晨發宣平次德勝口晚大風下雪二十九
 日陰晨發德勝口度野狐嶺風寒午後次興和三十
 日風寒次興和寄家書與李都御史帶回北京四月

後北征錄

初一日甲辰晴次興和初二日晴次興和寄家書與
 大常朱少卿帶回北京初三日晴次興和初四日晴
 次興和初五日移營于興和北十里沙城初六日晴
 次沙城大閱軍士初七日晴次沙城初八日晴次沙
 城初九日晴次沙城李都御史至得家書初十日晴
 晨發沙城午後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陰晨發紅
 橋午後次凌霄峯即兀出千伯顏雨連宵不止甚寒
 絕新光祿寺至昏黑方送飯飯未畢無湯遂罷是夜
 馬無草僕木皆濕不得飯食十二日早雨止陰食後
 發凌霄峯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三日早陰微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雨午前次五雲關即哈刺罕有水十四日晴霜寒次
 五雲關十五日晴晨發五雲關午次高平阜即忽牙
 撒里禿十六日晴晨發高平阜午次殺虜城即峇虜
 城十七日晴晨發殺虜城午次龍沙甸即阿蘭惱兒
 午後雨十八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錦雲積午後大
 風雨雪晚復晴十九日晴晨發錦雲積午次小甘泉
 二十日晴晨發小甘泉午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晴晨
 發大甘泉午次清水源即馬塔馬二十二日晴次清
 水源二十三日晴次清水源二十四日晴午發清水
 源晚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晚食二十
 五日晴早發屯雲谷午次玉雲岡是日小滿二十六
 日晴午發玉雲岡晚次玄石坡大風二十七日晴晨
 發玄石坡午次鳴轍鎮二十八日晴午發鳴轍鎮晚
 次清風壑無水大風患瘡以為坐馬癱二十九日晴
 早寒晨發清風壑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酉晴
 早晨發歸化甸午次楊林戌初二日晴晨發楊林戌
 午次禽胡山初三日晴次禽胡山瘡甚 上命太醫
 院判韓公達賜膏藥初四日晚次禽胡山初五日晴
 次禽胡山晚大風夜雨初六日晴次禽胡山大風初
 七日陰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戌初八日陰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風寒已時發香泉戌午後次廣武鎮即哈刺莽來夜
 雨初九日陰次廣武鎮午後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
 二三十寸初十日晴晨發廣武鎮午次懷遠塞十一日
 晴晨發懷遠塞午次玉帶川即紫禿瘡愈是日芒種
 十二日晴晨發玉帶川午次富平鎮即兀兒禿十三
 日晴午發富平鎮晚次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日晴
 晨發翠幕甸午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晴晨發長山
 峽午次至喜川十六日晴次至喜川十七日晴晨發
 至喜川午次環秀岡十八日晴午發環秀岡暮次野
 馬泉暗宿十九日晴晨發野馬泉午次蒙山海二十
 日午發蒙山海晚次威武鎮二十一日晴午前發威
 武鎮晚次通泉泊二十二日晴次通泉泊二十三日
 晴晨發通泉泊午次飲馬河微雨晴晚二十四日晴
 次飲馬河二十五日晴次飲馬河二十六日晴次飲
 馬河是日夏至二十七日陰晨移營于飲馬河北十
 里九五度河至營雨午後復晴暮天雪雨二十八日
 陰次飲馬河二十九日晴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
 五度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峰山六月初一日壬寅
 晴午前發三峯山晚次飲馬河清流港初二日早微
 雨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餘里復晴下營作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午炊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暗宿初三日晴
 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
 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
 跡之所舊營建宮及郊壇每歲于此度夏山川環繞
 中間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
 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
 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日陰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
 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
 晴午發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孩無水
 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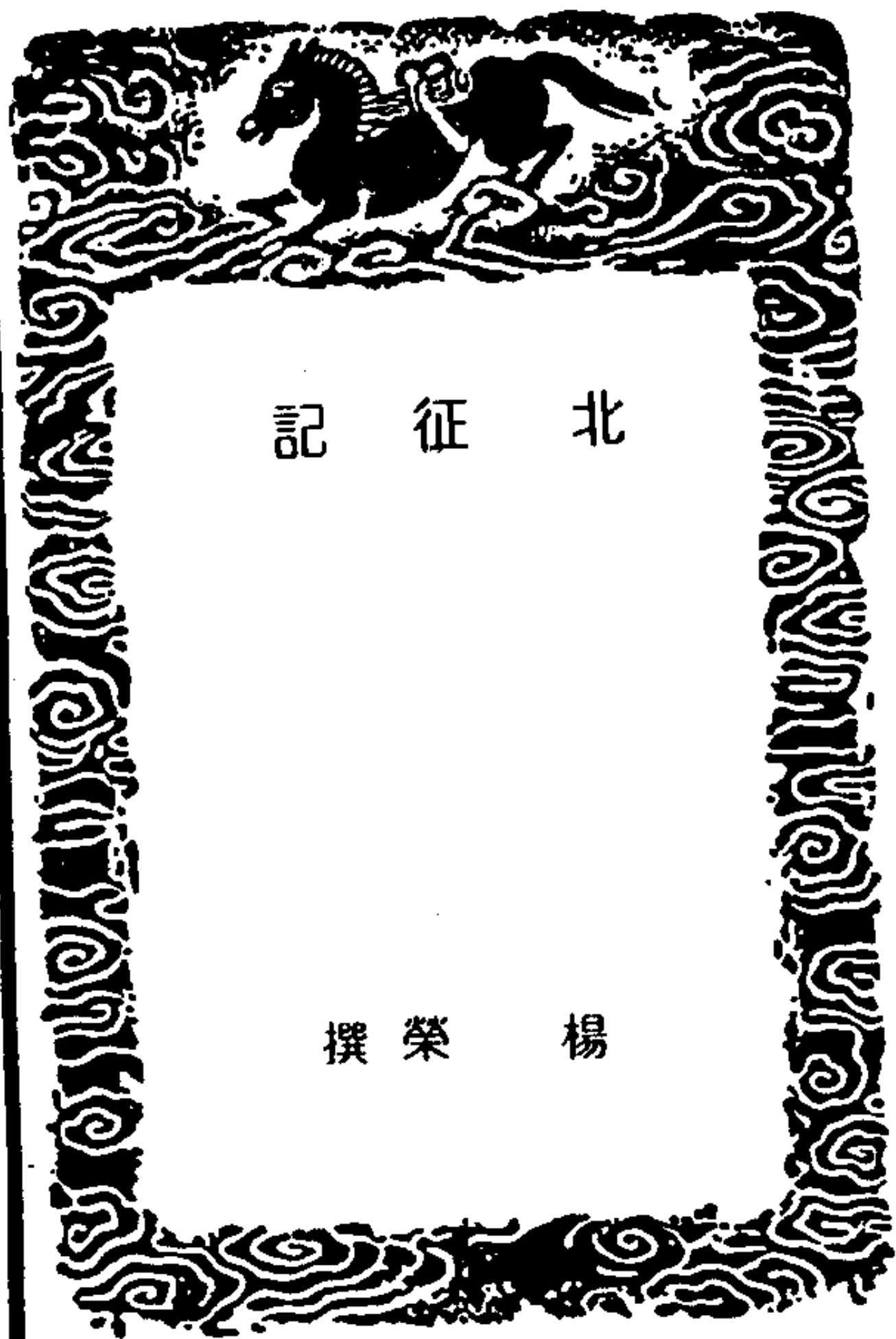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初六日晴晨發三峽口午次蒼崖峽初七日晴晨發蒼崖峽午次急蘭忽失溫賊首峇里巴同馬塔木大平把禿字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 上躬擐甲曹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銳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集寇且戰且將暮 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驅繼以大銳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銳竊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者無算寇皆號而往宵遁至土刺河 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八日晴次殺胡鎮是夜馬無草失其青馬及海驢馬黎明令皂隸四出尋取不見抵暮方回營中初九日晴次殺胡鎮午後將移營金都督令頭目二人送所失馬俱來還問之乃出營十里餘曰北海子上哨馬者得之金知為予馬故以來還不覺為之大喜也乃取麪兩梳勞其頭目是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下雨風寒初十日晴是日領師午次迴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晴晨發迴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銳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大銳再至亦遁去晚次雙泉海十二日晴晨發雙泉海午次平山鎮十三日晴晨發平山鎮午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晴晨發清源峽午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日晴晨發平川洲午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晴晨發青楊灣午次飲馬河三峯山十七日晴晨發三峯山午度飲馬河西北三峯山東南下營未時雷雨數點即止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 上皆賜以衣服絹帛水糧復勞之酒肉遣其回十八日晴仍次其地十九日晴晨移營于飲馬河北舊下營處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二十日晴午後度飲馬河几三度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晴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二日晴仍次其地二十三日晴午發飲馬河晚次青山峽陰微雨無水宿二十四日陰晨發青山峽晚次蒙山海二十五日晴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次野馬泉二十六日晴晨發野馬泉晚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晴晨發環秀岡晚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日晴辰時發至喜川午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午後發黑山峪晚次翠幕甸三十日晨發翠幕甸午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晨發富平鎮午次玉帶川大風微雨初二日晴大風仍次玉帶川初三日晴晨發玉帶川次懷遠塞初四日晴晨發懷遠塞午次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陰晨發廣武鎮午前過香泉戌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晚就遣都指揮李英同中官齋回北京初六日晴晨發禽胡山午次楊林戌晚下雨初七日陰晨發楊林戌午次歸化甸晚微雨復晴初八日陰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壑初九日陰晨發清風壑午次雞鞍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玉雲岡午後起營晚次屯雲谷十一日晴晨發屯雲谷午次清水源十二日晴晨發清水源過大甘泉晚次小甘泉十三日晴晨發小甘泉午次錦雲積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陰晨發錦雲積午次龍沙甸午後下雨十五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殺虜城過高平早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晴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峯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晴晨發凌霄峯午後次紅橋十九日晨發紅橋午次興和二十日晴仍次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人馬湊集馬幾陷泥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溥中過土城始得免午後次萬全大風雨馬無草早隸無柴不曾晚炊二十二日晴晨發萬全午次宣府午後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陰晨發宣府同光大入城訪解文夫留片時即別午次泥河下雨二十四日陰晨發泥河午次雞鳴山途中微雨晚 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晴晨發雞鳴山午次土墓二十六日晴晨發土墓午次懷來二十七日晴晨發懷來午次未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處暑晨發未安甸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大雨家僮來接晚奉 上同光大勉仁先回勉仁由舊路西行余與光大過新店度橋東行向夕入一村落人家投宿取所攜酒共食之乃就臥將夜半目尚未交睫二十九日三更起行秉燭行十餘里取昌平大路行至沙河天明入人家作炊食後行過清河大雨水平路泥淖尤甚午後至家八月初一日早晴文武百官迎 駕由安定門入 上陞殿羣臣稱賀上平胡表呼譟而退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終



北征記

楊榮撰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四

甲申

大同開

末樂二十二年春正月 甲申 大同開
 平守將并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
 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
 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自効 上曰兵豈堪數
 動朕固厭之矣何況下人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
 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
 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召公侯大
 臣計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已酉羣臣奏曰忠言不
 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
 也惟上決之 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
 俟 丙戌 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
 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各
 命都督李謙統領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
 堅利不如令者誅 二月丁未朔 三月丁丑朔大
 閱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
 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
 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

北征記

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
 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為前鋒安順伯薛貴順伯
 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 上諭諸將曰為君
 奉天愛人為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
 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彼為民患則亦不赦逆
 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
 感恩積久生慢反恩為讐侵擾邊疆虐害黎庶違天
 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寇之
 性命危如一髮當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理
 但體 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萬一其能改
 也而獸心終為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
 蓋志在于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咸能奮力成功
 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其
 懋哉 四月戊申以親征胡寇告 天地宗廟社稷
 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已酉 車駕
 發北京次唐家嶺 癸丑發唐家嶺次龍虎臺遣太
 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 乙卯發龍虎臺居庸關次
 岔道 丙辰次懷來 丁巳次土木陞陝西行都司
 都指揮劉廣為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陝西行
 都司事戊午勅各城堡嚴哨瞭謹守備 己未發土
 木次長安嶺享諸將 壬戌 萬壽聖節禮部尚書
 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赤城
 癸亥次雲州 乙丑發雲州次雲門 丁卯發雲門
 次獨石 庚午發獨石次限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
 知把里禿等獲虜諜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兵出挾其
 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孽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
 軍且至復遁往各關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
 諜者慮聞之不實耳 上曰然寇去此不遠遂命諸
 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禿里為指揮僉事餘陞一等
 各賜白金有差 辛未 歐涼亭 甲戌發西涼亭次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四

開安 五月癸亥朔次威虜鎮 丁丑發威虜鎮次
 環州 戊寅次雙塔 乙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
 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
 士卒者將士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
 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
 俱死今方用此輩為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 甲
 甲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
 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
 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曰 陛下
 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
 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
 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 勅遣中官伯力苛及
 所獲胡寇齎往虜并諭部落日往者阿魯台窮極來
 歸與朕所以待窮者之歸皆爾所知天地鬼神實鑒
 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以來寇攻我邊鄙度劉我杰
 黎累繁不厭其孰之過朕間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
 六師往行天討當是時假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
 威彼之滅猶洪爐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 上帝
 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藏聚驅出諸曠遠之地
 豈徒全其餘息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乃獸心弗悛
 日增月益比吾邊境之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為
 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
 以下悉無所問有能順 天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
 至誠優與恩養仍授官職聽擇善地安生樂業朕之
 斯言上通 天地毋懷二心以貽後悔 乙酉命安
 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塚瘞之 上
 親為文祭焉 丁亥發開平次洪平鎮 戊子召諸
 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
 武蓋以止殺非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
 子豈問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皆從之眾悉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四

開安 五月癸亥朔次威虜鎮 丁丑發威虜鎮次
 環州 戊寅次雙塔 乙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
 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
 士卒者將士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
 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
 俱死今方用此輩為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 甲
 甲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
 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
 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曰 陛下
 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
 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
 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 勅遣中官伯力苛及
 所獲胡寇齎往虜并諭部落日往者阿魯台窮極來
 歸與朕所以待窮者之歸皆爾所知天地鬼神實鑒
 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以來寇攻我邊鄙度劉我杰
 黎累繁不厭其孰之過朕間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
 六師往行天討當是時假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
 威彼之滅猶洪爐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 上帝
 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藏聚驅出諸曠遠之地
 豈徒全其餘息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乃獸心弗悛
 日增月益比吾邊境之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為
 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
 以下悉無所問有能順 天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
 至誠優與恩養仍授官職聽擇善地安生樂業朕之
 斯言上通 天地毋懷二心以貽後悔 乙酉命安
 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塚瘞之 上
 親為文祭焉 丁亥發開平次洪平鎮 戊子召諸
 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
 武蓋以止殺非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
 子豈問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皆從之眾悉

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降者宜悉意撫

失所非持兵器以擊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

天愛人之意 巳丑發武平鎮次威信成 辛卯發

威信成次通州甸 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于人今

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

有志者事竟成 陛下聖志如此天下必助順矣

癸巳次香泉泊 甲午次環翠岡 乙未次末寧成

丙申清平鎮即元之應昌 諒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

恃為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五

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尔

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迎之 丁酉宴隨征文武

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高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

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

荒淫酣醕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

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

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 聖諭

戊戌次威遠川 巳亥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循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

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飭遂命內侍歌之

羣臣俯首聽畢皆叩頭言 皇帝深恩遠慮前古帝

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沾醉而罷 庚子次楊和谷

辛丑次雙泉海 壬寅次覽秀川 癸卯次錦秀

岡 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 乙巳次錦霞積 丙

午次翠王峯初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

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

之情也今與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

鋒命尔尤宜用心其精擇勇知廣布偵還知有所得

星馳奏來朕佇侯焉 丁未次鳴王關 戊申次清

漠川 巳酉次和鸞谷 庚戌次紫駝岡 辛亥次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六

清泉泊 癸丑次金沙樂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

九匹來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初

懋等益加防偵不可怠忽 甲寅次秀水河 乙卯

次玉壘峯 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虜

地尤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束晝夜毋怠孔子

行軍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

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 丁巳次凌雲峯 戊

午次玉沙泉 上以荅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

嚴兵以俟其時將士皆踴躍思奮 上聞之喜曰兵

可用矣 巳未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

忠率師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

相當彼投戈下馬即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

機銳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

以來 庚申次天馬峯 上以大軍繼進十數里懋

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

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

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

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視賊車駕進駐河

上以俟 壬戌發河上倉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

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三百餘里一人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七

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 癸亥次連秀坡寧陽

侯陳懋忠勇王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坤山

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于是英國公張輔等奏曰假

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

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

不可不應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 甲子次翠雲屯

召英國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

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

存無幾茫漠廣漠之地譬如一粟于滄海可必得耶

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于

是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

鏖虜之穴破虜之眾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

犬羊栖栖偷生窮漢之境 陛下天地大德寧當進

殺之耶 上悅遂命班師 乙丑召諸將議分兵兩

路南歸于是 上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

步卒西行期會開平 丙寅發翠雲屯次蒼玉淵諭

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既未嘗見敵必有怠心冠踪

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以殿後仍戒飭軍中晝夜

警備常若寇至 丁卯次清流峽 戊辰次富平川

巳巳次長清成 庚午次懷柔甸 壬寅發懷柔甸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八

次寧遠鎮 七月甲戌朔 乙亥發寧遠鎮次迴流

灣 丙子次清慶鎮 丁丑次哨石川 戊寅次翠

王峯 巳卯次雙島 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

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

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辛巳次豐潤屯 壬午次長

林壑 癸未次廣平川 甲申次達安鎮 乙酉次

通精成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

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于

此不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

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

勿犯違者斬 丙戌次盤石鎮 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輦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

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

上頷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

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

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之

付托 上喜頷大監馬榮賜榮幼孜羊酒而退 戊

子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 皇

太子并詔告天下 巳丑次蒼崖成 上不豫下令

大 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次榆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九

休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
 上崩內臣馬榮孟聘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夜
 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逐一遵古禮舍斂
 畢載以龍輿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靈輿次
 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太監海壽奉 遺命馳討皇太子
 子 癸巳次連雲積 甲午次黑河戌 乙未次宜
 威鎮 丙申次廣漠川 丁酉次青楊峽 戊戌次
 聞喜岡 己亥次白沙河 庚子次香泉泊 辛丑
 次通川甸 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
 軍皆至 八月癸丑朔龍舉度開平次雙塔 甲辰
 次威虜鎮 乙巳次西涼亭 丙午次黑寧 丁未
 次雲州 戊申次赤城 己酉次鵬鴉皇太孫奉皇
 太子 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
 徹天地 庚戌次懷來 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
 衰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皆素服哭迎 丙子及郊皇
 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于仁智殿加斂
 奉納梓宮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四

臨江府推官袁長取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平定交南錄

撰 潘 丘

平定交南錄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本矯稱陳氏絕嗣矣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喻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搗道至京想其實季犛間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末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

上聞之震怒諭群臣曰朕為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為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其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

虞紀年號蒼偽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乃議與兵問其罪群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於

郊廟分遣近侍備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克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叅將

勅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及清遠伯王友領驃騎將軍朱榮等統兩京畿湖廣浙廣東西之軍從廣

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

家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儵兼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餉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脩祀事已酉出師

上親幸龍江馮祭將帥陪位受服惟謹訖事駐蹕江浙誓於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討罪惟元克尚體朕心毋究武母殺降毋擊老稚毋毀壞室墓雖一

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遠朕命者雖勞弗勦且底於罰能等頓首受命萬眾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州大將軍邁疾以師授左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

軍莫無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勅諭之曰昔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為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為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

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典與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而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况陳氏子孫殺

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如讎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

朝廷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

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過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虜其女徵其銀罪九

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

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占城國王巴的賴國新遭喪與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

攻板達即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

天朝章服輒偽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

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昆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偽紀聖元紹成開

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克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

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馮于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

諭於衆曰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為黎賊害其國王嘗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

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裝皆惟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榜諭國中吏民以

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

雷閣歷雞翎關至芹站山菁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

潮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脩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温縣已酉哨至隘雷閣賊眾二萬依山結寨戮力援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所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

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濂等奉命開闢等援柵華隘隨處築壘其海湧等沙左泰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督都督程達等中夜昇舟越山自間道以出洸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酉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聚西橫海將軍魯麟驛騎將軍劉劄出援因吾寨是日有偽三帶州金判原南策州人莫遠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

二都特宜江沱江富良江以為險自三江沱江南岸拿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湖江由希江麻半江直至盤灘困枚山立木為柵又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柵柵立城連橋接澗水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綠江下木枝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楫俱下拒木以備賊聚眾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榮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爾能戰則率眾於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

朝廷遣行人朱勸賚勅至諭黎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榮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首否則自有其備王知此勅是欲以疑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鏡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昇

平定交南錄

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為欲渡之勢以擊其勢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筏等不擊大破之十二月已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狹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鐵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且備攻而取之易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

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已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虞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內府所製夜明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然之及吹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昇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督揮蔡福等數人先躍梯登城用刀亂砍賊眾驚呼城上火齊明策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像象象馬見獅形驚畏頓慄又為銳箭所傷倒回本城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拿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綠江一帶木柵烟燄漲天辛亥直搗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泰將豐城侯李彬右泰將雲陽伯陳旭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擄奪手適於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餘黨伏天連山因故山等處水陸據守及分遣靖遠伯王友都督黃

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時王晉交州鎮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左泰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於木九江對岸下營幸已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擊賊眾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首遁於閩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規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晉兵於賊水關兩岸晉戰船守備彼必出閩海口以襲我我

平定交南錄

俟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賊果犯賊水關報至乙酉王與左副將軍合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划船兩岸齊進既而登岸植木為柵王乘其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為之赤積屍數十里右泰將雲陽伯乘勝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船遠遁於雲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右泰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借道蕪進調柳升魯麟上官莫遠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嘉江賊眾聚船以拒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濱州柳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相繼調知黎賊父子遁於又安府之深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又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左路副將軍從舉厥江西略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散賊首潛竄草野乙亥升所領軍士王崇胡等七人擒賊偽上皇黎季榮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八獲

平定交南錄

平定交南錄

偽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遂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
偽國主黎倉及其偽太子防于高望山凡黎氏親屬
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
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楫器械無算
遣都督柳升等獻俘 闕下露布以 聞先是
王等受 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
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己卯年殺
光泰王顯立其子顯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其近
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十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
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即懸如內地以復古王疏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
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
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設守禦千戶所三又於
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立溫衛及坡壘隘晉二
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是歲
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
勅有司為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為賊所害者各贈以官
又為之建祠立碑葺墳墓慈撫各給戶三十凡黎
賊苛政暴飲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恤窮
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陷於夷
平定交南錄 十一

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相與慶年號

朝命黔國公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過絕
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
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
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賊子開斬俘無數賊退保黃
江乘勝擊之於太平海口賊竄入安陽江東冬十月
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柵之山并其黨
陳希葛等檻送 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
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師等所廢而立季擴

平定交南錄

十一

定敗潛遠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昇等同友九年春
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
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巨
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常
月江王戒眾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設伏
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
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
莫得其要領時聞以東群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
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縱不
堪官吏將率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
動賊酋所至輒為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
詔招撫之授以布政使彼欲受 命制於其黨服而
復叛偽稱王孫以復陳氏為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
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蒞軍始大
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
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
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
立堡以守之王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
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傷江連進兵破之賊驚

平定交南錄

十一

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謀知賊悉眾守
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復以象數十以為前敵列人
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
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
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眾乘勝擊之斬
艾僵什填蒲山澗賊徒散遁還蠻等處王悉分將領
隨處搜捕至暹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箐陰密馬
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
惟將校僅百餘人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
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 京

平定交南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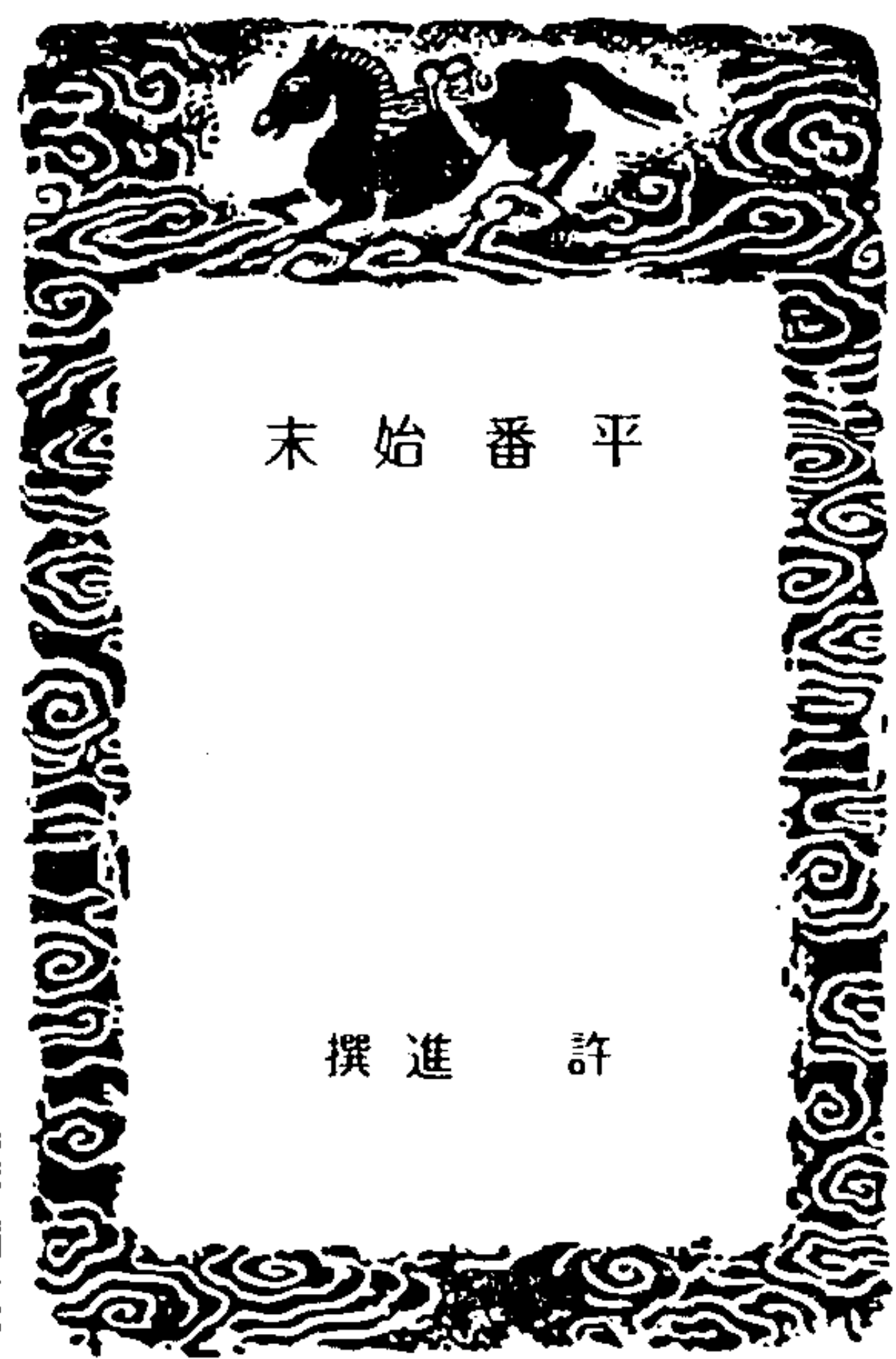
十一

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虜說者謂王此
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為難云十二年四月
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趾又有平陳
月胡之功十五年
上以王入勞于外
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于王事至是二十有七年
矣嗣子太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屬者編在
所錄王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于次第之
予因參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
勅作平安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
王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為此錄云
平定交南錄 十三

賜王誥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
宴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
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既而遁於又
安府與其黨劉悉御懿阮師陳希葛等謀反偽稱日

平定交南錄

右平定交南錄一卷明瓊山邱濬仲深撰按先生一代通
儒事迹具見明史本傳而吾粵至今則婦孺皆知者也著
撰等身至大學衍義補一書尤徵經世宏抱昔人謂其滿
屋散錢歎欠申子殆相讓之辭耳是書專紀英國公張輔
平定安南事迹言多紀實與明史稿列傳所載同蓋
操史筆者均本於是書也本傳稱先生既官翰林見聞益
廣尤熟國家掌故以經濟自負又云議論多偏激而博辯
足以濟之然揆是書時久在宜德棄地而後歸美英國尚
無溢詞則所見或與楊士奇等同耶谷應泰明史紀事本
末乃云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即爾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
輔取交趾不以輔置鎮彼國二十年後並召還黃福嗣發
於中官亂成於庸帥夫亦廟算有遺策云然沈德符野獲
編謂宣德時安南再叛議用兵唐胄力諫後亦卒用胄策
其全中國生靈多矣蓋安南自漢及六朝以後專制一方
屢服屢叛夷方之難制未有及之者我朝師範征安南
紀畧一書言之詳矣實與是書相表裏均可參稽也阮通
志藝文畧著錄明翁萬達平交紀畧一書然實未見顧獨
遵是書明沈節甫紀錄彙編刻之爰校正而重付梓人使
鄉先輩之著撰流聞益廣而言安南事者均有所考焉乙
巳辰重陽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平番始末

許進撰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平番始末卷上

許進

西域自漢武通後歷代廢置不一我太祖華元命
統一寰宇 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至河西元守
臣掠人民遁入沙漠遂略地至嘉峪關而置甘肅
州等衛是即漢人斷匈奴右臂之策也 洪武永樂
中因關外諸番內附復置哈密赤斤罕東阿端曲先
安定等衛授以指揮等官俱給語印羈縻不絕使爲
甘肅藩蔽後因諸番入貢者衆皆取道哈密乃即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延慮其有變移置苦峪赤斤等處而命高陽伯李文
右通政劉文往撫之至則調集諸軍駐苦峪地方往
張聲勢土番聞之堅陣以待而諸軍竟不敢前進
無功而還自是吐番謂中國兵易與志願驕橫 朝
廷累勅守臣經略而夷情變詐未易定 成化十
四年速檀阿力王死其子立是爲速檀阿黑守臣謂
其國已易王請乘間封王遣之國乃選畏兀兒種都
督罕慎者係王母外甥遂封爲忠順王遣使送入哈
密守臣治諸事者皆賞賜金段有差時成化二十
年也未免阿黑麻怒曰罕慎賤族也安得爲王 弘
治元年乃率衆假以欲結親罕慎執而殺之隨遣使
稱 貢且乞天使和番并求爲哈密王時鈞陽馬公
文升在兵部議謂遣使和好雖迤北大虜未有此行
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王哈密至于入貢則有
常例在所不拒請下 聖書切責阿黑麻得書怒謀
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
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况又近塞乎今既殺其國王
則夷漢之心皆怒若合謀非我利也不如乘勢
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 弘治四
年乃以城池金印來歸守臣具 聞下兵部大臣欲
求忠順王子孫襲封詢諸夷使得安定王姪名陝巴
者係其裔 弘治五年二月封爲忠順王遣使護送
之國其實未受也阿黑麻果怒假以都督阿木郎嘗
剋其茶物又嘗虜其人畜爲辭遂侵哈密殺阿木郎
復虜陝巴金印以去時 弘治六年也事聞 上命
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僉事緜謙往經略之時阿黑
麻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適在
京師遂 勅同張緜以往阿黑麻得 勅不報而但
整飭士馬聲言欲東向張緜計無所出乃脩嘉峪關
等處清查各衛寄居哈密夷人名數遂歸 上怒其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經略無狀又不聞 命檀回下錦衣獄從重治既皆
有戒張謫外任緜閑住巡撫都御史馮績取回夷使
寫亦滿速兒等議發遣兩廣安置無何阿黑麻復侵
哈密據之轉掠罕東等衛詐稱精兵一萬欲取甘州
城以居時北虜復大寇昌平等處報至中外震恐大
臣議遣巡撫頗難其人乃以子名上 制報可遂賜
勅陞左僉都御史巡撫甘州與太監陸問總兵官都
督劉寧協恭經略于時因劾太監石巖培剋謫知充
州府再轉陝西按察司未行而有是 命頗不自安
問之北來人皆曰無他故哈密事大北虜復逞急欲
用公耳 弘治八年正月至甘州時阿黑麻已去留
其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人守哈密牙
關機警有勇力能并開六弓夜宿十徒雖近人莫知
所在哈密脅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投之
教以撓中國之術條佐頗以爲憂問于所圖子曰已
有拙見徐當議之乃訪撫夷官熟知夷情道路者得
指揮楊壽令其假以他事深入探聽既而得其情狀
緩急甚悉衆復以爲問子曰哈密事未易言也昔我
太宗建立此國爲慮最悉外連罕東赤斤苦峪等衛
使爲唇齒內連甘肅等衛使爲應援若哈密有警則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夷夏共救之此非爲哈密爲藩離計爾土番番去哈
密千餘里中經黑風川等處俱無水草雖其人慣戰
習兵使哈密有備諸番角我兵乘之豈易破哉王
母之虜也實以哈密久安公備土番乘間襲之爾既
而哈密逃散者不能自歸一切仰我經略我邊又不
肯身任其事令其暫住若哈密等處蓄精養銳以圖恢
復是以日月坐遷愈久愈廢罕慎之封也 天兵之
威未加土番之情未服哈密之勢未振赤斤等衛之
援未合苟簡爲之能不取敗罕慎既死賊勢亦橫謂
我兵不能遠制遂求爲王以王哈密迨 皇上震怒

下 初切責則又伴歸城印以款我謀而其實王略
密之心無日不在也大臣急欲成功遽封陝巴而不
思土番何畏而不再來哈密何恃而能死守輕信寡
謀致有今日且今牙蘭憑其累勝之威據有堅城內
外連結大勢已定非復昔日或出或入專事剽略之
舉而哈密三遭殘破銳氣已盡近聞苦峪遺民種瓜
放債生理百出皆不願回本國此豈有恢復之志哉
其赤斤等衛則又劫于土番之餘威心懷疑二蹤跡
不定然則獨欲以我兵與之千里爭鋒誅寇立王此
談兵之士所以爲之束手而無策也衆曰于公何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予曰不獲斬牙蘭則 天威不振而土番終不知懼
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
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苦
峪遺民已饑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
牙蘭成擒牙蘭既擒賊計阻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
結爲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迂苦峪居者之半
使之共守哈密以理舊業整飭我兵聯絡聲勢以爲
諸夷應援如是則土番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
窮稱款有日矣二月予乃以用兵方略聞 上可其
奏未幾阿黑麻貽書于罕東都督只克自稱速檀阿
黑麻可汗勅書與只克都督倉阿朵兒只刺麻朵兒
只衆頭目在前我祖宗拜答兒王人的子孫在哈密
往來你沙州瓜州大小人民皆屬管束進 貢好物
和氣任坐此地原是我祖宗住的地方如今我得了
緣何不照前例進 貢因這等氣惱所以來搶你今
後若差人投順與我進駝馬便了不然便動人馬來
問罪也只克得書驚懼失措乃自馳上肅州予曰事
急矣無赤斤罕東是無哈密也無哈密其肅受禍矣
乃疏其事于朝曰速檀阿黑麻冒認殘元之裔借稱
可汗之號既以占奪哈密殺其國王却又侵擾屬番

平番始末

逼令從順撥其動靜爲志不小且罕東赤斤等衛屬
番任牧地方實爲甘肅西北藩蔽若不早爲區處倘
彼土番侵掠不支致令脅從邊患有不可言除將罕
東左衛只克以禮優待量給綵段投布食糧等件善
加撫諭令知 朝廷恩威順逆死生之理照舊任牧
地方勿聽哄誘自貽後悔其阿黑麻若果復來侵擾
一面馳報我邊發兵議討一面調集各衛兵併力
勦殺乞更 勅哈密赤斤罕東三衛管事大頭目奄
克李刺只克等預先調定夷兵遇有可乘之機剋期
命成功可收矣書奏乃厚賞只克令還而復遣人齎
道 朝廷已出兵剋期聲討爾等皆累朝有職臣子
宜堅守臣節整兵以待調發勿生異心自取滅亡若
各衛軍餉不足許即來告爲備轉 奏量給協濟事
成 朝廷自有陞賞只克等大喜即復書曰先年設
立哈密赤斤罕東三衛如一家一般阿黑麻他把哈
密奪了我每誰不懷恨他昨日又差虎刺黑麻刺麻
力丁兩個人來我罕東地方上來說也要我每投順
他我只克等衆頭目只是不肯忘了 皇帝主人洪
恩不肯投順他去年將我大小人口女兒都搶了此
雖幾時報得如衆大人可憐見時調罕東赤斤哈密
三衛人馬同到哈密將牙蘭頭割了也是報了我每
恨恨若不去時恰似害怕他一般時住守苦峪哈密
衛都督奄克李刺亦遣其頭目脫脫忽焉亦虎仙等
至稱言本國失火延燒財產略盡又被西番搶虜太
多欲求振貸詞甚哀切僚佐皆曰此輩寄居以來即
仰給于我迄今所費不下數萬彼方以此爲得計不
復以恢復爲念少有不足輒來告擾我邊豈能一一
應之予曰不然哈密三遭殘破人無固志若非我邊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撫安稱降土番久矣今爲彼圖恢復而先失其心事
何由濟且養之三十餘年而一旦弃之何爲也乃悉
爲 奏請令都督奄克李刺鈐束部落照舊于苦峪
地方耕牧所缺種子令人于肅州關領起時作種無
致流移其西番虜去財物仍差撫夷官員拘集西番
頭目速管都思到官撫追原槍行李一一給還原主
予復呼脫脫忽于廳事親慰勞之因謂之曰土番無
故城爾國致爾播遷窘辱至此誰不憤恨 朝廷憂
念爾等特 勅甘州守臣厚加優恤思欲爲爾等報
仇興復舊業爾等爲人臣子惟知窺利反不動心豈
不貽笑四夷乎 朝廷知爾等終無大志自欲爲爾
出兵襲殺牙蘭與復舊國爾等宜堅守臣節協力進
勦常差人密切哨探遇有可乘之機即便來報勿執
狐疑自取後悔脫脫忽等曰哈密不幸遭土番番害
國破人亡皇天可憐見留下些殘民住坐苦峪若非
皇帝主人與此口糧賞賜也都餓死了不能勾有今
日我每但說起此事恨不得把阿黑麻碎割了纔報
得此仇只是人少不敢向前又遣火把行李燒了過
不得日了只等 天兵征進我們隨着出氣力 天
兵又不出來延遲到今如今 朝廷可憐見我們得
了大賑濟又要出兵與我每復仇我每就死合先去
做頭哨馬如何敢把 朝廷的大恩德背了言畢淚
下子悉犒以羊酒令回而遣人巡視火災之家徧加
慰勞此後凡有求討稱貢等項悉爲斟酌緩急輕
重應之由是三衛夷人皆感激思奮又令撫夷官凡
遇西域使入 貢者密切爲言朝廷方有事于哈
密有能傾心向化同力進取者皆結爲盟好厚加賞
賜許其歲歲進 貢爲國藩解其進北虜使入貢者
亦皆以此意曉之未幾肅州夜不收楊榮等四人至
報稱在天倉墩瞭望被賊撲捉到營見他頭目稱

說我是野也克力人馬先前有我滿可王等去其肅見家大人蒙 朝廷與了大賞賜回來今有赤刺思王亦上因王滿可王奴秃下花太師哈刺忽平章等從哈密地方上領着部下人口來到亦集乃地方住着要與 朝廷出氣力有大達子人馬合我每去搶肅州我每不肯依他差我每來到這裏住了十七個日子今日纔等着你你把我這八個馬當下另與你四個馬騎去其肅見家大人告計買賣就差通事來說話我們在這裏住着若外邊有歹人來我替你賭着投因此將榮等放回適哈密都督奄克率刺亦遣其頭目脫脫忽以野也事來報余曰此虜素詐不宜輕信然方有事西域且誘致之以孤土番之勢不然又生一敵也乃遣撫夷千戶陳傑同夜不收楊榮洎哈密哈刺灰夷人二名厚賞羊酒米麵出境往諭之果有誠心歸附便撫令前來未數日陳傑果以野也克力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至譯其詞云我川哥兒等俱係野也克力坐營大頭目亦刺思王部下頭目有亦刺思王因是有外邊大達子常要來搶逼有我每投順與他領路來犯肅州我每不肯依他將我每槍了一遭說再不肯時還要來搶因此我每亦思刺王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歲年山川險易道路遠近及城池虛實兵馬聚寡彼盡竊知今稱在外邊住則恐大達子槍在內住又恐我邊勤捕欲求近邊住牧及進 貢買賣察其動靜雖非真誠似見勢不容已將有向化之意若不俯從其請恐失虜心致生他變方今有事于哈密登樓甚寡若羈縻此虜使居西北一則足以牽制土番東向之兵一則足以沮塞土番烏合之計除將達人川哥兒等以禮撫待官為措辦段布等物給付犒勞使彼感激効順外伏望 勅該部計議准令此虜遇有大達子槍殺暫于天倉境外威遠地方躲避無事之時仍在亦集乃一帶往來住牧及照哈密事例准令進 貢照赤斤罕東事例每季許來互市一次不該互市之日不許擅越境界行走如有外寇侵犯聽其戮力勦殺如此則邊患少息得以併力西事而成功有日矣川哥兒等聞之喜慰而去時又有小列秃者北虜瓦刺部人舊住哈密以北把思闊之地因與哈密結親妻罕慎以妹阿黑麻之襲罕慎也小列秃實救之既而并殺其妹與其兄小列秃由是銜之凡與仇殺者數年餘余遣人踪跡其所在云尚在舊地方乃累因虜使招之至是遣其頭目脫脫迷力脫忽麻稱秋七月至自其州譯其語曰我每小列秃見在把思闊地方住坐今年三月裡有小列秃差他兄弟字羅罕等四人往速檀阿黑麻跟前講和去到那裡聽的阿黑麻說我每已槍了沙州沙州人都要投順我哩再要去槍瓜州等處却怕小列秃路上打攪不如先把小列秃槍了然後去槍瓜州等處將這差來四個人不要放回留下與我每領路我每聽得說這等話賄行進回見小列秃纔說了這語阿黑麻隨即差了四個人來到小列秃跟前說你這裡差人到我們阿黑麻一般管待不知因何走回來了有小列秃說阿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黑麻在前把罕慎阿木那哄着殺了如今又來哄我我至死也不信和他原是仇人有甚好處把來的人殺了三個留一個人領路與他廝殺有小列秃收拾人馬中間有野也克力頭目奄克台三十個人也到了向小列秃說我每往漢人地方上去蒙其肅眾大人與了大賞賜好筵席打發回了小列秃聞的喜歡不盡說我兩下里差人往其州去情懇與 朝廷出氣力因此差我同脫忽麻來邊上報知余得之甚喜加厚勞之適阿黑麻復遣人至沙州論只克等使降且令其掠赤斤苦峪肅州以効報又傳其已調兵可速苦地方期大舉入寇眾方以為憂余曰小列秃請附吾事濟矣阿黑麻不復能來也眾曰何如余曰小列秃與野也克力不同野也克力之稱款也特欲窺利于我我邊撫致之亦不過欲孤土番之勢爾豈能得其死力若小列秃則與土番世仇志在報復觀其此來絕無告計狗利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善戰若撫而用之夷夏并進牙蘭不足圖也今當遣人令其速發以撓阿黑麻東向之計勿先為人制則是計矣皆曰善余乃奏請令哈刺灰頭目拜迷力迷失量帶本衛夷人十名厚齎段布及番字書同小列秃差來頭目脫脫迷失等密從背道前去把思闊地方尋見小利秃并野也克力頭目奄克台等宣布朝廷恩威曲加獎勵務在同心協力共滅逆虜興復哈密以成不世之功事奏 朝廷自有重大陞賞及告以阿黑麻將欲東掠消息省令速發迎敵勿先為人制仍行副總兵彭清分投差委撫夷通事官軍威諭罕東左衛都督只克等頭目倉阿梁兒只等哈密衛都督奄克字刺等及蒙古赤斤衛都督卜刺召把麻奔等并苦峪臨邊住牧番達人等各要益堅臣節固守境土勿聽哄誘自取後悔仍須整飭各部人馬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晝夜哨探以防寇兵務在聲勢聯絡不許自分彼此
坐失事機七月拜迭力迷失等至把思潤小列禿大
喜曰正欲報仇况又有助者乎乃率其部下并利其
鄰夷小察罕都大察罕都共四千騎而西阿黑麻拒
之于乞台哈刺兀之地土番大敗死者數百人小列
禿與其頭目脫羅台亦中流矢死其子十六河及襲
為太師移住密北哈黑察之地八月報至甘州余
乃與僚屬議曰自土番倡亂以來西鄙用兵餘二十
年凱音未 奏王憂臣辱余東充謫臣誤蒙 皇上
錄用委以經略受命以來深惟閭劣不獲圖報為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幸賴 朝廷之福諸君之策謀之半年頗有次第且
牙蘭遠守孤城而所恃者阿黑麻之援爾今阿黑麻
已為小列禿所敗狼狽歸國東向之謀猝難再舉此
可乘之時也十六阿歹對其殺父之仇痛入骨髓若
往宜諭使之提兵西向以斷土番援路而我輕兵倍
道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縱阿黑麻聞之必不敢
捨小列禿而援牙蘭于哈密况野也克力精兵皆駐
北邊亦足以牽制阿黑麻東向之計而苦峪遺民與
夫罕東赤斤等衛精銳凡數千自懷輯以來咸感激
思奮合勢而前必勝之道也又况我邊無北虜之
警得以併力西事失此機會後難再圖諸君以為何
如眾皆以深入為難余曰奇功由險得古人云不入
虎穴焉得虎子吾非貪功生事特以立番最爾之地
敢肆侵侮如此堂堂 天朝不能發一鐵于關外何
以威示四夷又赤斤苦峪等衛夷人其所以隱忍遲
回而不肯叛者所望在此一舉今又中止彼將謂我
專事籠絡終難倚夷心改圖他變生矣且哈密不
欲復則因循可矣必欲復舍此何為况天下事未有
不用費力而能成者一勞永逸古人有言諸君其試
思之時猶有異議者都督劉公寧勵登替之曰許公

平番始末

言是保為諸君破之議遂定乃以狀聞 上降 敕
曰近得爾等奏據罕東衛都督只克等報虜首阿黑
麻殘破哈密令其頭目牙蘭占據至再至三近又擒
殺沙州通商各衛歸順及僭稱可汗名號為患不已
欲動調番兵擒斬牙蘭克復哈密等因事下兵部會
多官議會以爾等之言為是 勅調罕東等三衛番
兵往勦但此虜素稱強悍而三衛兵無紀律人無固
志必須兼用漢兵始克濟事 勅至爾等即選委素
為諸番信服之當官員齎賜罕東等衛 勅書各一
道及量支官錢措辦表裏布絹等物就令帶去交與
只克瓦刺達兒奄克李刺并部下大小頭目諭令密
探牙蘭動靜各將所部慣戰精兵盡數選出見數密
切授以方略立以期會分以地方聽候調發爾等先
將本鎮漢土官兵揀選十分精壯者給與堅利器械
及腰壯正馬匹預定領兵領哨之人嚴加練習餵
養馬匹如有瘦損即將充補糧料草束及犒勞物件
俱要充初糜餘至相應時月速為哨探如無北虜西
番聲息及訪察向背審度強弱果備無不周機有可
乘功可必就事無所失一而應機速發仍令副總兵
彭清親臨節制番兵分路進攻漢兵校壘遙振使聲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勢連絡諸番有所顧藉不至膽寒氣餒一面星馳具
奏其行兵之際務要計慮周悉不宜先時洩露自取
敗衄成功之日陞賞不吝如無可乘之機不宜輕易
而動爾等其慎之慎之

平番始末卷下
許進

初至余乃先遣撫夷指揮楊壽往諭哈密都督奄克
李刺馬亦虎仙令其差人潛入哈密探聽阿黑麻及
牙蘭消息為至赤斤奄克李刺即遣頭目拜迭力迷
失凡十八人以往未幾擒一虜至譯云我也的骨是
牙蘭伴當八月十九日牙蘭使我同討刺骨等六人
出城南邊場分賦麥子因晚被拜迭力迷失等十八
人將我撲任擊來我在哈密時聽見人說連檀阿黑
麻調了四千人馬要往漢人地方上去槍中間有小
列禿領了四千人馬來到土魯番地名乞台哈刺兀
和阿里麻斯殺把阿黑麻人殺了許多小列禿也折
了些人小列禿如今在哈密北邊離四五日路程哈
黑察地方住哩阿黑麻到敏昌住了幾日這八月裏
往土魯番做虎兒斑節去了又聽的小列禿還領人馬
和阿黑麻廝殺哩阿黑麻害怕不敢離土魯番今漢
人地方上也是來不成問以牙蘭消息曰牙蘭如今
在哈密坐哩他跟前上馬的好漢不上三四百其餘
都是老幼男婦同牙蘭守城的頭目撒他兒前日往
土魯番去了還要來哩時罕東人有自土魯番逃回
者畏兀兒指揮苦木亦遣人來報其辭與也的骨所
傳無異子審其不妄即遣指揮楊壽馳赴赤斤罕東
苦峪調集各衛頭目來聽方略數日皆至獨宴既畢
乃為陳說順逆安危之理及 朝廷恩德與牙蘭可
圖狀令其各選精兵于任牧地方伺候調發 勅至
即照數馳赴軍門并密遣人諭小列禿只于舊任地
方按兵不動諸頭目踴躍而去十月予乃以趙協副
守甘州身同劉公寧陸公閻至肅州調集各處衛所
官軍簡其精銳者凡四千員名議以副總兵彭清為
前部子兵一千五百人先期出嘉峪關沿途候調赤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平番始末

斤等衛夷兵親臨節制俱會于羽集也川以待分遣以指揮楊恭賞 勅親詣番族撫調赤斤等衛夷兵共一千五百員名與彭清會以候大軍以少監沈讓整飭在營一應神鎗神銃火器火藥等件器械以戶部郎中楊奇提督倉場以僉事孟準隨營督運糧草以兵備副使李曼備運軍餉以分巡西寧僉事楊首預備接濟以百戶何禎鎮撫劉寶賞執旗牌統領官軍都指揮李清等一千五百員名騎牽正駮馬匹各帶軍火器械營料什物沿途巡點勿致遺落而于與劉陸二公躬統大軍續發與彭清等各番兵俱會于羽集也川以議進攻分布既定十一月初五日誓衆于肅州演武場初六日發嘉峪關歷弱城赤斤苦峪王子莊等處凡八日至羽集也川營于上陸吉兒之地是夜大風振作揚沙沙轉徙須臾平地成阜軍士寒不支僂臥馬傷余重裘尚不堪乃環走帳外問慰諸軍胡地有鳥夜鳴聲極悲切僚佐有垂泣者余曰此正臣子圖報之日死沙場亦幸矣何泣爲夜半風止而雪軍士少安翌日小列禿遣其弟十六賽罕王等十六人至營曰前日脫脫迷失往其州見衆大人報信與了大賞賜又差哈刺灰人矮胖到我營有我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與 朝廷出力土魯番原與我每仇家我老子因此與阿黑麻所殺中箭死了如今我哥哥十六阿反做了太師的職事終日要報此仇想起 朝廷恩惠不敢有怠差我十六賽罕等來邊上謝禮就告衆大人知道我兄弟每連我叔字羅罕同領人馬與 朝廷出氣力如今人馬見着土魯番路里余喜其意稿以牛酒令隨中軍時彭清兵與各衛番兵俱集惟罕東未至衆欲待之余曰潛師遠襲貴在神速兵已足用不須待也乃令彭清精選番漢兵共一千九百五十員名授以方略即日進發別遣指揮楊禧領兵

三百分布北路坦力一帶指揮朱玉領兵三百分布南路養威一帶俱爲彭清聲援以防不測余則與劉陸二公以大軍繼之令番兵三百往來哨探聯絡聲勢苦峪去哈密几三程無水入 貢者皆駮水往來至是得雪余遂得以兼程西向十八日黎明大兵掩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清所領其州官軍六百一十餘員各分爲左哨令百戶何禎冠帶舍人劉普執旗牌督之與番兵六百三十餘名四面合勢進攻賊亦悉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兵呼譟并進擊城爲坎巖附而登賊衆崩潰退保土刺土刺者猶華言大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首撒兒復戰于土刺下指揮何玉李珍等奮不顧身先登陷陣賊斬首六十餘級攻破土刺五座燒燬房屋三百間俘獲已故忠順王妻女獲到牛馬羊隻二千有奇牙蘭撒兒乘間逸出餘賊四散逃匿山林城中震懾不敢動惟餘大土刺一座守者幾千人我兵已拾砲矢石攻之殺百數十人尚未下問其俘則言皆哈密人爲牙蘭脅從非敢拒命恐一舉被誅爾余聞其說急遣人傳令勿攻時有貪功者與欲封侯乃請予耳語曰此輩既從牙蘭卽是逆賊且面貌不異土番若誅之得八百首級其奇功也且我等身犯險于里爭鋒而以數十百級歸何以爲辭余曰 朝廷用我輩專爲恢復我輩圖恢復當務安定安殺一人尚恐遠人不服况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人其誰與守吾寧無功决不爲此汝今尚未有嗣弟從吾言天必令生佳兒不然吾効汝矣乃止令官執信牌往諭之遂下威給牛種糧令寧家并諭以時寒 天兵不能遠留各宜改心務慮謹守舊土春來當爲爾等修築城壘遷發流人以圖久安之計二十三日乃以獲到牛馬犒賞將士分哨結營全勝而回遂遣人以捷音 聞而合

軍由嘉峪關入諸番兵令各還本衛其頭目皆赴肅州議功行賞十二月捷至京 上乃下勅獎勵有俱爾運謀協力士卒用命致死克捷良足嘉尚之語巡按御史張恕復以功冊 聞乃加開俸米二十石劉寧陞左都督加俸米一百石余陞右副都御史彭清陞實授都督僉事其少監沈讓郎中楊奇副使李曼僉事孟準寫宣指揮正澄李清何王楊禧李禎楊禧及官舍軍餘人等各陞賞有差至于哈密赤斤從正頭目及尾刺十六賽罕王等余皆厚加犒宴而倍賞之是役也初議從罕東捷徑以趨哈密而大雪道不通乃由常道以往而罕兵亦因雪阻不至 上怒其失期欲加究治余爲奏請原其罪令圖後効上納之時朕交議發遣哈密居人及立王事宜予曰此行雖足以申威絕域顧北虜負固已久奮其餘寇必來擾我邊疆尋殺罕東赤斤等衛還攻哈密以爲復仇之計若以苦峪新遷之衆當之勢必不支再受其禍則生意盡矣前日之事正爲急于成功不計萬全所以不安爾奈何欲効之今當一面先行嚴飭我邊關閱士馬分布要隘以防內侵以示外援一面省諭罕東等衛各選精兵與苦峪居人相爲依倚以防襲取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一面諭令都督奄克字刺與小列禿約爲婚姻以堅和好及令差人與小列禿從軍使臣先回哈密探聽牙蘭撒兒去向及土番動靜并齊犒賜小列禿諸物省令以精騎布伏要地遇有土番逆賊先行跟蹤截殺仍速報我邊及赤斤等衛并力追勦若黑阿麻果未悔禍東出爲逆小列禿襲其後我兵犯其前赤斤等衛之兵衝脇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倘彼兩三出不得逞智力自困強弱之形判而主賓之勢成然後可以隨機通變爲哈密永遠之圖今虜心叵測諸事未定不計其害而圖其利恐非計也衆乃從余

議遂令哈喇灰頭目撒力巴兒等七名及十六賽罕王等十三人先入哈密以覘之先是牙蘭撒它兒之被殺也牙蘭有名馬日行七百里越宿至土番阿黑麻聞之大驚欲遣牙蘭還追我兵牙蘭難之復遣其首克克可失率八百騎而出過哈密見城已殘破乃不攻而東至哈刺克以掠罕東并窺我邊時余所遣十六賽罕王適至哈密乃以克克可失之事語其太師十六阿歹并致我邊款厚之意十六哈歹即率精騎要擊之於也力帖木兒之地斬首數十百級所略人畜盡得之克克可失遁歸阿黑麻聞之俱丙辰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正月十六阿歹遣其頭目字羅罕拜烟歹二十八人及哈刺灰撒力巴兒七人至自肅州以報于既厚焉揭宴而又奏令與奄克字刺仍中前約結親畢令還其罕東被掠之衆亦令通事張海厚賞布物撫諭衷心自是益固三月阿黑麻與牙蘭謀曰我經營哈密二十年中國已不復望不意尾刺餘孽相與爲梗如此豈天意耶今中國諸衛之兵皆養銳不動而但令此虜日與吾博深入則恐被夾攻進則無所得哈密行且休矣若與求和還我使臣復通貢路何如牙蘭勸令勿求和阿黑麻乃自將其衆與其首撒他兒復襲哈密破之報至僚佐愕然予曰哈密經我兵之後居者皆移在小城中城中止有老羸數百食且垂盡而小列秃兵方往來其地阿黑麻豈能持久乎行且退矣小列秃復遣其頭目朵羅都王阿失乃等二十六人至報稱有我們人馬都在把潤地方住坐這三個月裏有字羅罕王俺答核平章從漢人地方上回到我們任處與十六阿歹太師哈刺密罕王說有肅州舉大人每又與了賞賜好筵席吃了着與奄克字刺做的親替朝廷氣力力有太師聽了這話就聚了頭目計較先差了奄克字羅忽領一千人馬

平番始末

去到哈密那邊拜烟答城殺了二十箇漢子二十箇女人又把九箇小城兒都搶了又活捉了兩箇人也殺了如今還要差六賽罕王俺答核平章往土營番去搶先着我們來報我們來時又有土營番走出來人說阿黑麻如今要來哈密里太師問了這話也要領人馬往哈密搶去搶了時再來報苦哈亦開送逃回夷人斬送力迷失至自言原隨陝巴守城後被阿黑麻搶了一向不得歸舊年十一月看見漢人軍馬到來斬殺了幾日回去聽得土營番人說只說漢人無用看了他一箇箇都是捨命的好漢雖說先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年此加恩蘭的人有好漢今漢兒人又強似他今年三月裏有速檀阿黑麻又領人來到哈密要把大城土甚折着另砌一箇小城兒住城里又沒多箇人計較中間聽見小列秃人馬有些在把潤地方住坐又有些在失把力地方住坐因這等害怕又見哈密壞了任不得阿黑麻領着人馬就回去了有小列秃太師兒子領了人馬跟着將後頭走的趕上殺了十四箇人又活捉了一箇名曰阿雅打刺罕阿黑麻留下撒他兒着守哈密撒他兒不敢來如今那在刺木城坐着他土營番人不上二百其餘都是我們人又聽見說漢人大勢軍馬還要出來撒他兒十分害怕又不敢回去昨日差了哈只克往土營番報去了如今不列秃人馬都在這邊堵着路坐坐里這四月十一日撒他兒見差了我們五十箇人來哈密探聽消息到了哈密聽見人說小列秃達子來哈密搶了兩遭又聽得小列秃的人說與朝廷出氣力如同靠着金山一般吃的穿的都有我住了五日艱難過又怕漢朝人馬來因此乘空逃回來了衆聞其說皆以余爲善料余令行都司措辦綠絳羊酒以犒衆羅都王等而奏請謹寫番文令其查去獎諭十六阿歹太師及衆

部落令知 朝廷大恩益堅臣節務將速檀阿黑麻及逃首牙蘭撒他兒設法斬捕及將哈密城池潛住反夷槍趕盡絕以靖地方以除後患果若成功朝廷斷不負爾之勞衆羅都王既行余爲各僚佐議以爲哈密煙沒中國不復望者幾二十年阿黑麻亦自分以爲不接之基皇天祐我 國家得小列秃諸夷之助一戰而走牙蘭再戰而走克克可失三戰而阿黑麻僅以身免人心兵力同時俱振哈密大勢略已平矣雖撒兒尚在然不據哈密而移任刺木城其膽落可知且其本兵不滿三百餘皆協從近聞我師與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小列秃倚角聚勝心皆改圖日有進者其散處各城遺民又皆日傳番漢人馬將至聞撒他兒在刺木夜几數驚時走城外此不終日之計也復何足患今若令哈密三種夷人每月遣數十精騎入哈密小列秃之地往來招諭聲勢不絕使知我大勢已復兵威四集以聳動其心又時縱及間于哈密爲言阿黑麻見哈密反覆盡坑其衆使協從諸人疑阻生變我邊亦簡閱士馬聲言欲合小列秃赤斤等衛剋期進討以奪其氣如是則撒他兒投首有日矣撒他兒死大勢自定然後修城整廣種植遷移爲防守一面閉關謝絕西域使激怒于諸夷一面遠窺羈留使臣使挑怨于部落阿黑麻進無所得退有後悔不款塞求通將何爲乎衆曰是乃遺書于鈞陽馬公馬極以爲然奏行之阿黑麻自是益窘六月二十一日余方寢起沐髮忽傳赤斤城夜不收伴送夷人四人來獻土營番頭目首級余大驚以爲阿黑麻死矣亟出視之乃撒他兒也僚佐皆來稱賀余笑曰昨與諸君言此虜行當授首今何如耶乃譯來人云我名奄克字刺係哈密已故忠順王部下人被阿黑麻槍了逼着順了他舊年十一月裏有漢人軍馬來到哈密把牙

已蒙錄編卷之三十八

蘭廷的走了隨後有撒他兒害怕把我們領在刺木城住坐這今年四月裏有人聽見撒他兒和他手下人商說有牙蘭害怕回去了只着我們在這裏怎麼坐的要好時把哈密好人馬都殺了其別的娃娃男婦我們起着回土魯番去罷他說了這話領着三千多人往哈密哨探去了我每聞之這說慌了做了箇計較對衆人揚說漢人大勢軍馬并奄克字刺拜送力的人馬如今又都來了聽見人說哈密人若順大明皇帝去的都饒了不順的就殺我每說了這話有哈密人都就來一處商量了起身到那阿思他納城裏坐下先着兩箇人黑夜往哈密城裏對哈密人把這話也說了先有跟撒他兒去的十箇人也是哈密人知得這話就偷了撒他兒二十匹馬回來與我們都在一處有撒他兒聽見我們在這裏收拾了二百人馬到阿思他納城裏與我們廝殺了二日兩下里都不曾得贏我們差了亦撒失黑迷力迷失兩箇去往把思潤地方把刺秃五百人馬調來了着頭目李倫哈失哈領着同我們一處和撒他兒廝殺有小列秃人馬將撒他兒人馬殺了一百四五十撒他兒敗了走到城門下有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把撒他兒哄着捉住割了頭其餘的走脫了幾箇我們殺罷和小列秃人馬又到哈刺帖能城圍着城裏只有兩箇是土魯番人走了其餘都是哈密人我每就會了話和小列秃人馬一同來到有小列秃人說你每不要在這里只往哈密守着城去我每往外尋哨着分付了這話回他把思潤地方去了我們起了男婦四百人馬就到哈密同城里任人在土刺上守着里先着我和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滿可三人率撒他兒頭來報哈密都督奄克字刺亦遣人遞達子報撒他兒事并計大兵乘勢以攻土魯番余乃先令都督奄克字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天

四百十

刺先遣人入哈密探聽彼中事勢緩急以報請于上曰朝廷建立哈密地方外以控制諸蕃內以藩屏其肅勤王效順積有歲年先被逆虜速檀阿黑麻悖逆天道占奪城池迫降屬番阻絕貢路我皇上明見萬里特降綸旨令臣等潛師克復臣等謹遵成命卒兵征討仰仗天威一鼓而拔夷其巢穴毀其積聚撫安協從全勝而回阿黑麻執迷不悟自棄其天後復兩出為逆率皆賊歸國雖留撒他兒統領餘孽在彼住守勢崩力折無所底定今瓦刺六卜阿及并哈密奄克字刺等遵事聖朝堅守臣節乃能聽我指揮同謀協力將撒他兒擒斬以獻所領部落殺戮無遺又令哈密夷衆占守土刺身為衛蔽以此觀之哈密故疆似有可復之狀原其所自非臣等愚昧能然實我皇上神謀睿美之所致也臣等切慮牙蘭遺跡于前撒他兒投首于後固為哈密之幸但今任守哈密夷人兵力寡弱城池空虛正在急于安處之時倘若遲緩誠恐土魯番糾衆復來外援未合內心不定勢豈能支臣等欲將赤斤任種三種夷人盡數發遣前去哈密并力任守奈事出倉卒糧餉未備又彼中事體緩急尚未的知難如前議若不隨宜審處又恐有誤事機除行左副總兵彭清遠便差人前去招諭哈密都督奄克字刺等前來令其挑選精壯本部夷人三十五人畏兀兒一十五名俱量加犒賞着令前去哈密與彼見任夷衆併力占守以壯國威仍差人賞賞前去十六阿及處諭以朝廷嘉爾復仇恤患之功誘令往來和好聯絡聲勢以懾虜心一面差人星夜來報以憑另行奏請處治無何阿黑麻復遣其酋卒五百騎襲哈密期欲盡屠其衆都督奄克字刺差人以報請云前日有衆大人着奄克字刺差人去哈密探聽消息都督就差了我脫脫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天

四百十

苦木等一十人去了哈密城邊撞着一箇人問他哈密聲息他說如今哈密城裏都是我們人士魯番一箇也無有我就和他進到城裏到第二日有五百人馬來到哈密城下就把土刺圍了我們認的是土魯番人往下射箭射死了他一箇人我們土刺上就放火燬烟有小列秃的人看見烟起有十六賽罕王領了六百人馬來了土魯番人見了人馬灰起都回去了有十六賽罕王到了城下我們下土刺同他趕到速木哈刺灰地方上和他廝殺把土魯番人殺了九箇我們也折了五箇人有土魯番回去了我每和小列秃來到哈密地方小列秃隨往他地方去了我每原把聽事的人他們留下九箇在哈密守着城我四箇人報信問以彼中意向真偽曰如今哈密都是一箇心來時對我們說快着人來守城恐那里人少支持不在問以阿黑麻消息曰阿黑麻自從敗了這一遭十分害怕又見舊時順他的人如今都隨了我們他來這里也無處安插多管事再不敢出時余所遣拜送力迷失等百人尚未行急遣人促之又遞番文告稱艱難求討盤纏口糧修城器具及哈密守城有功人賞賜并謝小列秃禮物余皆為奏請給付而令都督奄克字刺諭使即發復寫番文付與拜送力迷失賞去與小列秃太師并領兵擒斬撒他兒有功頭目諭令務要與哈密在城夷親和好同心協力防守家屬各為量給口糧勿致凍餒拜送力迷失既行適苦哈原差探聽夷人奄克等復至言哈密城守已固但不敢遠出耕種問以小列秃動靜曰小列秃常來哈密與我們做買賣昨我來時十六阿及又與我每說你去與衆大人說如今事已定了將苦哈人都着來守城罷我到八月盡間望着你們僚佐聞其說皆以為盡遣之便余曰哈密國勢雖復他累經兵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天

四百十

焚蕩然一空若驥以苦峪一千之衆遣之歸何以自
贖阿黑麻雖屢遭挫衄包藏禍心尚未可測爲今日
計莫若再練精壯者二百餘人令人哈密修復室廬
多放冬水候來春無警則盡遣苦峪壯丁入田果勿
糧既備守具不缺然後盡其家屬查照起發慎軍事
例量爲周給委副將官至斤赤等處駐劄運振軍
威相機發遣令安故土若阿黑麻悔過則已不然戰
有餘力守有餘備吾無患矣議既定乃以聞制悉
報可阿黑麻聞之計無所出乃怨牙蘭而歸罪諸夷
教誘者弘治丁巳遂以陝巴金印來歸且遣使人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貢井求安置兩廣使臣馮亦滿速兒等 上皆許之
降 勅于阿黑麻令蒞慮自新而差官護送陝巴及
苦峪人入國于是哈密復興番衛底定邊關無警西
域咸通 九重行西顧之憂于亦遷官去陝矣八月
陞戶部右侍郎庚辰北虜入寇大同孔棘 僉議復
以于爲提督甫至一月奉 旨以劾劾將官不與監
督同議致仕歸家邑路通陝哈密入 貢者感于時
昔之意過必求見羅拜爲壽而後去問以彼中事則
已生聚富強與舊日同矣因思于昔冒雪以襲牙蘭
食乾糲飲泉水蒙犯矢石肌膚毀裂返往沙漠蓋三
千里不解甲而臥者四十餘日當時已分無此身矣
幸而功成得保首領復叨 寵命再轉崇階及今優
游林下者又數年此非吾 皇之恩望外之福乎願
子老矣慈直多忤無益時用幸際太平之盛得安草
莽苟度餘生若不幸而有疆場之虞尚當荷一戈先
士卒而死以報 國恩焉能備下與兒女子永訣耶
秋居對客偶談及此因檢彙記其興復始末一以示
人臣報 國之義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以俾後
之壽遠者知其責任之重成功之難如此云
弘治十六年歲在癸亥八月望日東甌道人靈寶許

平番始末

進書
嗚呼公之克復哈密故城有六德焉夫深入征不毛
之地而決勝勇也有智焉先結諸戎爲之用是也禁
殺脇從八百仁也有勇焉一言而同事者俱禍是也
弗急於建王以爲功而驅苦峪居者之還智也有仁
焉否則無夷類矣嗚呼今之哈密可復不可復安得
起公九泉而與論乎於平公昔遇瑾猶持正也使今
當何如耶于讀是編暨閱公傳不覺歎爲之汗
顏胡世寧書

平番始末一卷

明許進撰進字季升雲貴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
兵部尚書諡襄毅事蹟具明史本傳初宏治七年
土魯番阿黑麻攻陷哈密執忠順王陝巴去進爲
甘肅巡撫潛師襲復其城致仕後因檢閱奏案案
牘編爲此書嘉靖九年其子許疏進於朝詔付史
館其述用兵始末及西番情事頗詳今明史土魯
番哈密諸傳大略本之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平番始末提要



平夷錄

趙輔著

平夷錄

鳳陽趙輔著

建州三衛世為女直東方之黠虜也深處萬山林木障天
晴晝如晦恃險負固已有年矣未樂開原降虜楊木峯
戶者倖逆率眾數百騎往授之其黨類遂落日浸強悍會
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之初閱生民之艱不可加兵姑撫綏之彼
狼子野心終懷覬覦迺守邊將吏弗能制禦以致猖狂
莫遏一歲間寇邊者九十七次殺虜人口十萬餘
皇上震怒乃與問罪之師以輔掛靖虜將軍印授以

平夷錄

成命總統戎師復以太監黃順少監張璘監督軍務左都御
史李秉提督兵戎副參政事則都督王瑛武忠總督糧儲
則僉都御史張岐督軍紀功則監察御史孫珂崔謙呂要
邊備往來游擊則都督王鈐都指揮韓斌協同游擊則指
揮黃欽分兵出奇則遠東副總兵都指揮裴顯左右參將
孫璟周俊推鋒破敵則都指揮楊嶼柯忠曹廣戴廣福廣
海榮楊玉孫龍文字崔勝焦貴白欽盛鑑等綜理營陣則
都指揮曹浩劉通傅海王錡護源續倫則都指揮郭瑄通
得京營與遠東漢番官軍五萬餘衆各秉忠赤威奮敵機
俱以成化丁亥秋九月二十有四日兵分五路深入虜地

左掖左哨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掖右
哨由鴉鴨關善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夫嶺至承塔江
中軍自順撫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樹渡積子河至古城
期以是月二十有九日大兵齊舉時則有若朝鮮國亦遣
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洛南怡等率兵萬衆以助官軍皆
如約抵虜巢無一後期者勢撼山岳聲振天地虜寇望風
披靡辟之破竹迎刃而解擒斬俘獲虜酋指揮苦女等目
千數賊屬牛馬無算巢穴皆積湯然一空收其被虜者歸
厥家間有遺寇奔遁深山以保殘喘一月之內虜境肅然
時積雪盈尺寒風裂膚不可久居乃整兵凱還尋有遺寇

平夷錄

指揮張額的里率其妻赴軍門哀詞乞降且曰吾所處之
地自唐以來人跡罕到太宗東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
入吾境土今

天兵卒然至此使我父母不相顧兄弟妻子盡被擒殺家產
已盡死亡無日豈非天也耶遂具

奏納之予惟建州之地東南接鴨綠江朝鮮國正南則三
江月虎城正東則毛衛衛七姓野人黑龍江奴兒干諸夷
東北泊北率皆海西四百餘衛野人女直西北又表寧宣
峪孕顏三衛之虜賊也而建州實處其中左右前後盡為
夷狄相去懸絕角應授五嶺善昌石門又咽喉之地不
得並行騎不得成列乃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今

王師一舉直搗其中長驅靡捲所向無敵誠哉

皇上德動天地威播華夷神謀廟筭之所致也其萬萬載太
平無疆之休又豈乎此矣予親成功不勝雀躍謹拜手稽
首而作賦曰成化丁亥仲夏既望

上御奉天端拱南向金印白麻授命將

帝曰建州之虜首世受國恩之曠湯茲乃恃遠荼毒敢違實
罪大而惡極宜天討以殲厥惟準魁則罔敢在脅從而悉
殲焉拜稽首

天子萬年巨闢建州文直東夷虜虜食肉衣皮山居林處藉

弓矢以憑陵恃山林之險阻其心狡賊其力強圍蛇突不
本條來忽去曰漢曰隋且屢且撫備失唐之太宗乃奮東
征之舉僅勒馬於鳳凰之山破肆志於豺狼之所遂行斷
出於

夜裏廟美敢七於

當宇

帝曰俞哉汝其征徂間外便宜付託在卿臣無稽首載懼載
兢委整其旅于萬旅行征車彭彭以戰道旂旆共共而嚴
程發通津而出山海懸義練而抵廣寧寬泱海之浩翰
間山之峭嶮遼河一水而三分襄城百里如砥平乃營細

柳乃聞大兵帶甲十萬鐵騎如雲弓刀鱗次旌旗蔽空將

士賈勇如彪如熊精忠炯炯矜其日膽氣堂堂如虹揮
金戈兮止白日擊電鼓兮轟雷震感信冷而士心一賞罰
公而號令明列八陣布五軍紛烏蛇而變龍龍配天地而
合風雲左哨出柴河而掩平東極右哨襲太行而擣平老

營左掖右掖前軍後軍中營機總營權衛衛濬緒江之巨
浪涵湧摩天嶺之群峯嶙峋鴉鴨關險踰於蜀道風凰城
高竝於嵩衡黑松林之森森當白晝而如晦石門山之盡
轟峙積雪而如銀樹木蒙密蟻蟻過而猶礙鳥道懸絕猿
狖懼而愁捫盡彼虜賊負固并吞剽絕擊為濛濛樹巨木

平夷錄

為城廓蓋則拒奔夜則衝突羽鏃蟻飛兵刃相薄移日之
間轉戰百合維周之微抗漢之匈奴未有能過之也於是

我兵鼓勇敵愾奮發怒髮衝冠目背盡裂乃陳三軍乃召
五丁代鄧林碎昆命剽潑填東漢馳龍騾以蹴踏驅虎
賁而咆哮揮倚天之長劍擊滿月之烏號神鎗發而火雷

迅擊信砲舉而山岳震掃盡虜酋之所有罔一夷而見逃
剖其心而碎其腦粉其骨而塗其膏強壯就戮老稚盡殄
若土崩而燼滅猶毛解而水消空其藏而瀦其宅杜其穴
而火其巢又有朝鮮之一國率兵萬衆以効勞搜大門與
地角刮海底而揚清甫及旬日之內虜境以之蕭條外有

毛憐強虜七姓野人四百餘種之海西三衛朵顏之天驕
無不心驚而氣喪騰落而魂銷王師全勝以大捷征夫凱
還而歌繞猶夏啓之伐有扈如帝舜之征有苗也山是
左之民迎拜道邊簞食盡聚舉手謝言昔遭虎狼荼毒
千今我得生如解倒懸我得衣食

天子之賜我得食
天子之與凡此更生不可枚舉是乃

天威遠播

廟筭如神拓其疆而廣其宇誅其罪而弔其民西漢唐之
武昭

平夷錄

五

朱一

當代之施行神武大振於窮荒

聖德光被於四表車書由此而會同華夷以之而一統桓桓

猛士糾糾虎臣振旅回朝陸調

紫宸

天顏怡悅海宇咸春報功行賞世其祿分茅胙土兮崇其

勛雨露均沾兮九天降風雲慶際兮萬方寧蕭韶九成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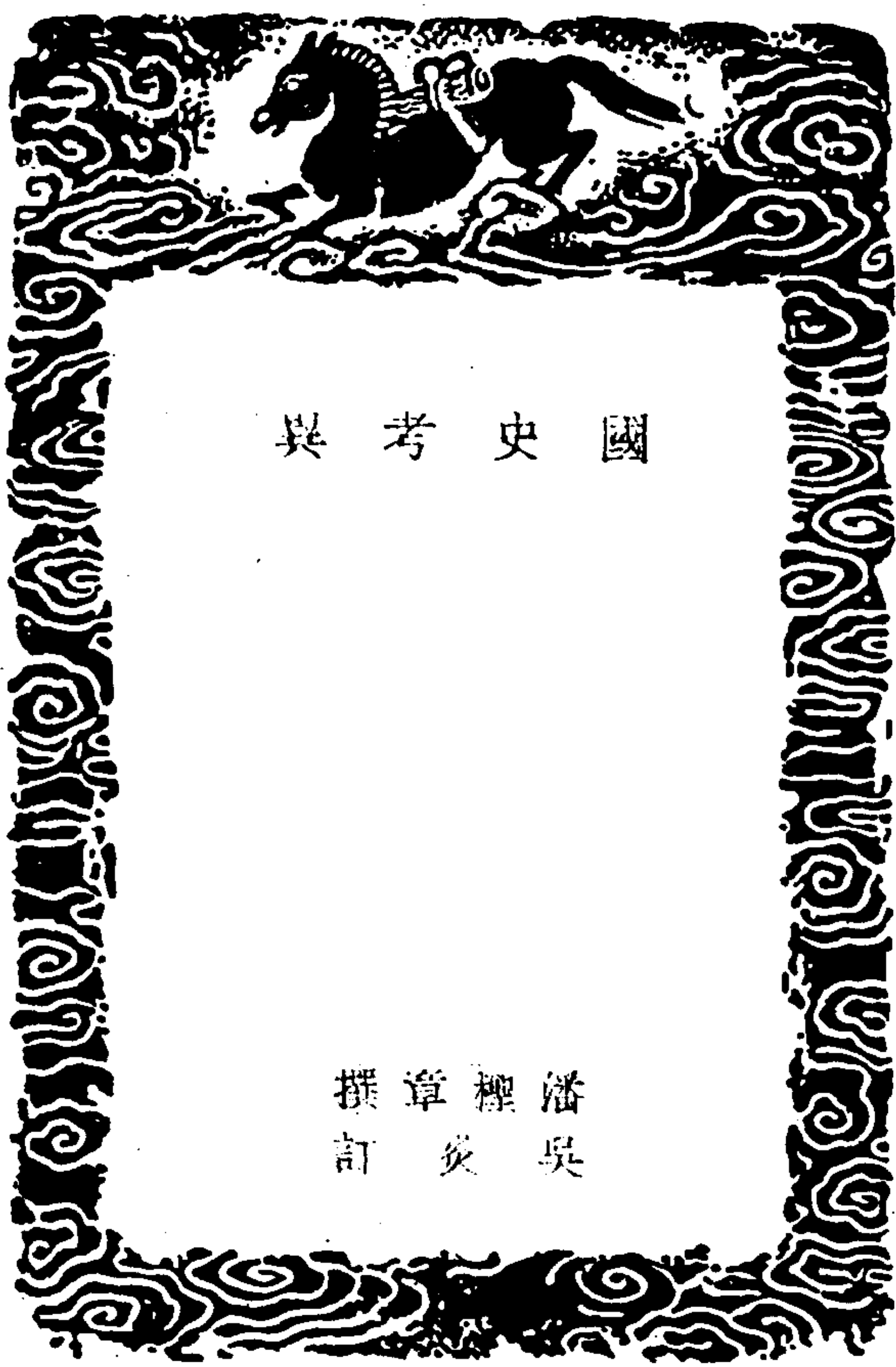
百獸舞千羽兩階兮四夷賓耕田鑿井兮利其利出作入

息兮堯舜民熙熙皞皞兮俗化美魏舞湯湯兮而天下莫

知所云也

平夷錄終

平夷錄



國史考異

潘標章撰
吳炎訂

國史考異卷第一

高皇帝上

吳江潘標章力田撰
吳炎亦訂

一
實錄太祖高皇帝姓朱氏諱元璋字國瑞浚之鍾離東鄉人也其先帝顛頊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於邾春秋時子孫去邑為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其後有徙居句容者世為大族人號其里為朱家巷高祖德祖曾祖懿祖祖熙祖累世積善隱約田里宋李時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父仁祖諱世珍元世又徙居鍾離之東鄉勤儉忠厚人稱長者母太后陳氏生四子上其季也自德祖而上世次既莫能明而三祖諱字亦無所表見至嘉靖十年行大禘禮推帝者所自出或謂宜禘德祖或謂宜禘顛頊上皆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論者咸服宸斷周詳而惜當時禮官無能追發祥之自以佐末議者豈果不可考耶抑記注者之疏略耶則勝野聞載太祖自敘世德碑云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七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竹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三公初四公初五公初六公初七公初八公初九公初十公初十一公初十二公初十三公初十四公初十五公初十六公初十七公初十八公初十九公初二十公初二十一公初二十二公初二十三公初二十四公初二十五公初二十六公初二十七公初二十八公初二十九公初三十公初三十一公初二

國史考異 卷一

一

國史考異 卷一

二

配于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先祖困于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繼八歲先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絲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重四公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娶徐氏徐氏當為陳氏博之也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託跡縉流至正十二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龍鳳元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為念先考君嘗言世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即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敘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唯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按碑中所序統系昭然自德祖而上尚有仲八公一世其墓皆在朱巷而諸書俱未之及特以太祖追崇之典僅及四代故闕而不記耳非果無可考也一統肇基錄載皇陵碑原文較世德碑稍略內言朕長兄諱□□生于津律鎮仲兄諱□□生于靈璧縣三兄諱□□生于虹縣及皇考年五十居鍾離東鄉而生朕市十歲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而復遷太平之孤莊村亦與前碑異此即洪武十一年御製碑所云儒臣粉飾之文不足為後世子孫戒者也解紳大明帝與高皇帝系出顯頊周諸侯國于邾漢大司空浮之裔也始居丹徒後渡江家于泗仁祖暨陳氏習夢于休天祿元年戊辰九月丁丑且誕帝夫世德碑明言仲八公之上不復可考而帝與遠祖司空浮何據且以句容為丹徒尤為乖舛嘗讀承休端惠王統宗編錄云九二一公姓朱氏諱伯通漢時山東兗州府仙游縣與賢鄉人漢末有此府縣名傳十五輩至南齊時有諱永昌者拜官著作郎又傳二十五代至宋初因兵徙居建康句容縣榨油為生家凡二百九十六口重八公太祖之五世祖世居句容之朱巷通德鄉子三長六二公次十公次伯六公是為德祖子二長四五公次四九公是為懿祖子四長初一公是為熙祖次初二公次初五公次初十公熙祖子三長五一公是為壽春王子四孫六兵興相繼而沒次五二公次五四公諱世珍是為仁祖子四長重四公諱興隆是為豫章王即南昌王次重六公諱興盛是為盱眙王重七公諱興和是為臨淮王太祖諱興宗後諱□□是書纂自藩府必非無所徵信而敢為據入者其大略與世德碑相發明獨所稱九二一公世次荒遠非聖祖闕疑慎微之意也重八公即仲八公即七二傳寫異耳然碑稱祖考妣子二長五一公次即先考無所謂五二公者天潢玉牒亦云熙祖二子長壽春王次仁祖淳皇帝而鍾離縣獨言熙祖子三其敘熙祖繼仁祖及壽春王遷泗州又不及五二公亦不言其有子無子或疑五二公幼而殤庶幾近之鄉端簡以壽春為仁祖之弟誤也永樂七年二月遣官祭皇伯祖壽春王見實錄周氏刻天潢世系又以壽春安成蒙城與仁祖列而為四不知所本夫安成之號未之前聞蒙城則壽春子耳豈可躋之兄弟之列耶洪武元年正月詔追封皇伯考為壽春王皇兄為

國史考異 卷一

二

南昌王爲肝胎王爲臨淮王皇從兄爲霍邱王爲下蔡王爲安豐王爲蒙城王皇姪爲山陽王爲招信王皇從姪爲寶應王爲六安王爲來安王爲都梁王爲英山王今太廟兩廡備享十五王是也繩繫錄載壽春王四子長重一公是爲霍邱王次重二公是爲下蔡王次重三公是爲安豐王次重五公是爲蒙城王霍邱二子長高沙王賽哥次寶應王鐵哥安豐四子長六安王轉兒次來安王記兒次都梁王膝兒次英山王潤兒蒙城無嗣按世德碑載高沙王未稱享追封之詔亦不及詔書而高沙者蓋定伯字之後道則之耳故今言謂霍邱唯一子寶應王耳高沙而下六王即碑所云兵興以來相繼寢沒者也而或謂或否不得其說又考繩繫錄南昌二子長山陽王聖保次大都督文正肝胎一子招信王旺兒與碑稱先兄有子文正及重六重七俱絕嗣者不合豈山陽招信亦幼而殤者耶實錄書法既略而有司漸失其傳天潢世系遂謂霍邱等王之出壽春寶應之出霍邱六安等王之出安豐皆靡有確據不亦疏乎

二

實錄壬辰春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等起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城守之辛丑亂兵焚皇覺寺寺僧皆逃散上亦出避兵太祖紀夢云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州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廬舍則濠州之拔即在辛丑焚皇覺寺者亦其兵也俞本記事錄云至正十二年正月定遠富民郭姓者燒香聚衆稱濠州節制元帥十一日起定遠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三月初二日克曹縣所紀克濠之日較紀夢止先一日耳當從御製集爲是又實錄謂太祖變亂避兵趨於伽藍神固守旬月而後有故人相招迫脅之事以及子與留侍左右壽命長九夫皆用皇明本記原文以皇陵碑紀夢及天潢玉牒參攷蓋先有相招迫脅之事而後決於神迫入濠被收爲步卒兩月餘纔爲親兵耳史雖稍文其詞然不若實直書之可傳信

三

實錄壬辰九月元兵復徐州徐帥彭早住趙均用率餘衆奔濠癸巳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自稱永義王錢氏羣雄事略云濠陽王廟碑及皇明本紀記二姓併稱俱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子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上官以我爲鎮撫當年冬彭趙併稱部下多凌辱人所謂當年冬者癸巳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併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當以實錄爲正又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甲午六月上取濠陽之後云實錄此條在癸巳六月甲午未詳月彭趙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并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濠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吞并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及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路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芝麻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濠安僭

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尊未幾奔山東依毛貴此早住死於濠安之明證也二姓併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於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與均用同陷盱泗同據濠安均用既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稱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實錄者始未致耳此條據極詳但既以僭稱屬之彭大斷在癸巳冬而又以其夏并吞而亡者爲彭大則所謂以矛陷盾無一可矣實錄於癸巳五月附書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又於六月終言未幾二人自相吞并早住亦亡今謂亡者彭大非早住而其吞并之期計亦不久則是冬稱魯淮王者彭大邪抑早住邪余意彭趙本以窮蹙來奔既脫鋒鏑之餘坐擁專城之柄志得氣張遽萌僭稱王之舉即在壬辰彭大奔濠之時而不必在癸巳元兵解圍之後此亦草竊常態無可疑者惟以彭大稱王斷在壬辰則癸巳之歲彭大先亡而早住襲其遺號陷盱泗據濠安至丁酉以後始沒不見如此文從事順於理爲長考平胡錄均用稱王在壬辰之十一月則彭大亦以此時自王明矣

四

鄭氏今言云濠陽王夫人張氏三子長戰沒次陷沒幼以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一女爲皇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即谷庶人又云王長子郭大舍張夫人出戰沒一女惠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三汝陽永嘉二公主次張夫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旨云說與郭老舍再三留你不任實要回鄉守祀你舊有二所莊田我就賜與你耕種教戶部官開除糧草十一年鄰人責童兒註誤出走十七年上諭張來儀撰王廟碑遂云王無後令濠州衛千戶王傑等二十三人供祀事二十八年老舍還鄉爲費謙所發解黑窩場做工上面諭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師南京太常寺志云二十八年太祖令旗手衛官李忠召老舍于黑窩寺前所記則濠陽三子皆張夫人出無所謂老舍者蓋後所記則止有大舍老舍二子而所謂陷沒與陰謀伏罪者又何人也按實錄洪武三年二月追封郭子興爲濠陽王立廟濠州仍繪三子從祀南京太常寺志云王三子未娶俱亡此王有三子之明證也俞本記事錄云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沒次爲降人所陷即郭元帥幼與羣小陰謀伏罪濠陽王廟碑亦同今以諸書參之王長子戰沒當在濠州起事之初實錄載王爲孫德崖所執太祖與王二子圍孫氏被械而出皇明本記亦言以次夫人攜二子往告早住通紀又載二子置酒謀毒太祖事則此時長子已前卒故名不傳耳次子名天敘記事錄云乙未四月郭元帥卒衆奉其子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次之上又次之十月郭張二元帥督兵縣塘塘經同山進攻建康之東門陳也先自板橋直抵建康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也先遣郭元帥飲殺之擒張元帥獻於福壽亦殺之陳基撰福壽勳德詩序云官軍與也先表裏合攻遂生擒僞元帥郭張二人實錄俱略不書第云戰死蓋所謂陷沒及爲降人所陷者即天敘也幼子名天爵(記事錄)云丙申三月臺都以故元帥郭天敘弟天爵爲右丞戊戌七月右丞郭天爵謀叛誅之所謂陰謀伏罪者即天爵也然則三子之始末甚明而老舍之說何自來乎王氏二史致以爲老舍必濠陽之族年少長者若其幼子則在洪武四年時

當尙少而何以曰老舍。使果濠陽王子。是不昨茅土之封。必權金鼎之賜矣。寧能晏然而已乎。此亦臆度之論。未及深究也。老舍事。見于歷朝實錄者甚悉。如宣德元年正月己亥。書賜濠陽王之親郭昇等鈔。嘉其來朝也。正德八年七月壬辰。書濠陽王墳奉祀郭班職。王無後。國初以蜀王主祀。蜀王之國。掌濠之衛事者。主焉。班定遠人。弘治間。自言爲王後。孝宗賜以冠帶。又援楊徐二王例。乞奉祀。亦許之。廟戶王璽等。數辨其妄。今日言云。私治發。班得旨。冠帶守祀。王成。本旨與班奉祀。正德癸酉。班又求印信。王璽等。孫璽奏。班詐。至是。班復乞署印。下吏禮部。議曰。王奉祀典禮。定于聖祖勅諭。非所敢更。其曰無後。見于所製碑。非可攀附。先帝假班以祠職。孫班詐者。失詳。今乃求請不已。宜奪其職。上是之。曰。王祀禮。悉遵皇祖所定。班仍如先帝初命。以冠帶榮其身。如再奏。授當重治之。嘉靖十五年七月。書高皇帝時。濠州人郭老舍。以里閭布衣。被眷厚。故曰老舍。濠陽王第四子。弘治中。老舍四世孫郭班。遂以冠帶奉濠陽王祀。後爲宥世傑奏革。世傑始祖曰興者。濠陽王廟戶也。其子仁卿。洪武時。與同戶濮僧奴等犯法。仁卿被誅。僧奴等充雲南大理軍。郭班假宥氏之奉祀也。因奏宥氏抵大理軍。以相報復。至是。班子厚與有孟貞者。各奏詐。下有司數質。兵部覆議。郭老舍。爲濠陽王子。無據。宥氏異姓。不應抵軍。詔行雲南。除孟貞軍厚。以奏事不實論罪。今日言云。正德辛巳。班復奏。吏部議送法司。問罪。嘉靖元年。奉旨。郭班准與班職。衛以榮其身。不許干預祀事。俱誤。緣此觀之。乃知老舍。爲濠陽王親。非其幼子。宣德時去王未遠。故所記最殷。郭班詐。成案昭然。鄭氏未見國史。故姑爲存疑之詞耳。乃剿勝野聞。又載太祖徵時。爲郭氏五男所惡。皆以事幽之空室中。其語尤爲無稽。不足置辨。

五

實錄丙申七月。上取臺城。諸將奉上爲吳國公。通紀諸書。竝同。皆疑太祖以乙未三月始承宋徽爲副元帥。位在第三。及攻集慶。郭天祐皆死之。然後太祖專制軍事。非年之間。僅得太平。建康。鎮江。廣德。三四州郡耳。一時諸將皆故等夷。特以事權相下。安有倏然建號。而中外推戴無異詞哉。及致俞本記事錄。是月。臺都陞上爲樞密院同僉。尋陞上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己亥十二月。克處州。臺都陞上爲丞相。同僉。辛丑正月。臺都陞上爲吳國公。所記封爵次第甚詳。是吳公之建號在辛丑。而非丙申明矣。劉辰國初事蹟。紀太祖克婺州之年五月。太祖爲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即己亥之五月也。與記事錄合。但繁月不同耳。趙汝樞汪同傳云。丁酉七月。郭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此時未徵相國。蓋指太祖爲平章而言也。錢氏辯證謂辛丑十一月。葉子奇上孫炎書。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運。按靜齋文集。此書在己亥十一月。孫炎總制處州之時。非辛丑也。錢氏誤引耳。而王寅冬。航海之使。猶齎行省平章宣命。則丙中之未開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末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太常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早晚爲重輕哉。史臣于是爲無識矣。余謂俞本所稱臺都者。宋也。史臣于龍鳳間事。多所避諱。故凡除拜位號之制。俱削不載。至以吳公之封。爲出諸將尊奉。不幾謬乎。太祖自序世德碑云。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封祖考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相。上護軍司空。吳國公。

祖考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先考爲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右丞相。吳國公。妣皆吳國夫人。蓋當時未制如此。此在教安豐之後。太祖尙不以稟命爲嫌。而史臣遂欲盡沒其實。何耶。宋濂誌王位墓云。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上爲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于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朱升作鄧愈勳德頌。在丁酉秋。亦稱江南行省平章朱公。不聞其稱吳公也。非特此也。實錄許瑗本傳。上取婺州。瑗謁上。俱稱閣下。此非卽爲平章時乎。辛丑七月。宋思顏言事。始稱上爲主公。十一月。劉基勸伐漢。亦稱主公。則知是年已開吳國矣。自甲辰以後。省臣移書及王禧。許存仁等進對。皆稱太祖爲主上。然則自公而進王。卽稱號之間。約略可見。孰謂文獻不足徵哉。

六

實錄丙申七月。徐達攻常州。張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來援。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禽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卽士誠。太祖御製徐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按碑後有朱善。劉三善。歐陽必。二臣親草。非虛御筆也。而宋文憲撰趙德勝神道碑云。丁酉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誠出挑戰。公應兵而進。士誠就縛。士誠之弟也。天潢御牒亦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按取江陰在六月。攻常熟在七月。此亦連書之耳。皇明本紀則云。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並獲其戰船馬匹。湖橋在常熟。廣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誠被擒于此。其曰宜興。傳聞之誤也。以諸書觀之。則知士誠之擒。當於丁酉常熟之役。而不於丙申常州之戰矣。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宋文憲撰碑。則系之丙子。先一日。固知德勝本從大將軍縛士德。而實錄脫之耳。臨海陳基有望虞山弔張楚公詩。錢氏辯證引之以訂實錄之誤。其略曰。實錄是年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劉辰國初事蹟。以爲士誠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以失弟而登懼。又以母命而請和。其遺書何以了不置。高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尙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旣擒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俱及張。湯二將。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攷。則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按耕錄。士德入杭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張士誠請降。詔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創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頌慕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令都將王左丞。使使臨海上。招至吳中。以子避地無錫。說勸張楚公歸元。元道封士德爲楚公。擢淮省都事。子辭不就。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于士德。遂以元之道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爲俘虜。遂難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紀丁酉歲。士誠屢爲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

德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款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聞遣書士誠俾歸元以謀我乃誅之國史既誤記士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為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然此事所以傳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背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既久即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余謂此論最駁但國史全用劉辰事蹟原文失之不致故也輟耕錄云長與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縛致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殉之終無降意豈所云間遣書士誠俾降元者緣此事傳會耶常州被圍至丁酉三月始下則士德斷以其年被擒平吳錄載士德援常州被擒即在丁酉三月蓋皆誤以常熟州為常州也高岱鴻猷錄謂戊戌十月廖永安擊士誠於太湖戰敗士誠囚之上欲以所獲將士三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母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上不許此又與劉辰母痛其子之說相似然士德既為謀主上必欲留以誘士誠未肯遽取而甘心也如俗所記則士德至戊戌冬猶在安得直書伏誅于被擒之後耶更考之

七

實錄丁酉七月丙申元帥胡大海克休甯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於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才完者遁去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與守將鐵木兒不花不協以總管王起宗等詣雄峯翼降上命皆仍其官錢氏辯證云徽州城下之戰甯河神道碑記甯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甯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甯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其事無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致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為正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又國勝神道碑載汪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間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致甯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既降遂得率甯河調遣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在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按徽州之戰諸書所載互異皇明通紀云丁酉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拔其城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九月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兵數萬欲復徽州時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與鄧愈奮兵出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幸等完者遁去夫汪同之降實錄謂在九月皇明本紀亦同而通紀以爲七月蓋據趙訪所撰汪同傳耳同傳云丁酉七月鄧院判孫宜來取徽踰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帖木兒朵粘孫婺源攻其後李克魯本以進士爲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過黃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請元帥相見同抽刀欲自刺克魯抱止之即馳馬偕至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平婺源實坑口營柵還居郡城然則汪同至徽郡在七月而見相國在九月即實錄所云上命仍其官之日也程國勝神道碑云歲丁酉天兵下徽州衛國公發同與公等詣京師上大悅命同還守婺源而以公等從征伐十

月苗軍楊完者部兵十萬薄徽州公率百餘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枕籍而統軍胡大海之兵適至因覆其營生擒其將胡幸等二百人楊完者僅以身免觀此則鄧愈之功即國勝之功耳元史丁酉八月以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先是完者守嘉興與張士誠相拒未遑遠略士誠既降元完者以功晉左丞乃始泰然無後顧之憂盛兵入犯覆于堅城之下其事在十月十一月之交明甚然而國史所以錯互者蓋謂汪同以婺源元帥降於九月而越國新廟碑載其攻婺源還師破敵故疑爲同未降時事不知汪同先以都元帥鎮休甯既降而帖木兒等尙據婺源至明年正月鄧愈遣王弼孫虎與同等率兵拔之遂以同鎮婺源則越國之攻婺源爲帖木兒等耳于同何與錢氏能辨城下之戰在十月而不能辨汪同之降在七月甚矣考覈之難也

八

實錄庚子七月乙丑陳友諒守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與饒州辛同知有隙出兵攻之辛同知走光等遂遣人以浮梁來降命光等仍守其地既而友諒遣其參政侯邦佐復攻陷浮梁于光等敗走辛丑八月甲申鄧愈克浮梁侯邦佐棄城走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降命仍其官守饒州十一月己未命吳宏等率兵取撫州宋濂誌于光蔡云歲乙未徐兵破鄒陽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命爲江東宣慰元帥鎮鄒陽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道乃爾我可北面事之耶是時皇上定鼎建業君遣使者率幣以浮梁降上悅而受之據此則光爲徐氏鎮鄒陽而未嘗爲陳氏守浮梁然又言以浮梁降與實錄合何也鄧愈本傳則云庚子守饒州饒城濱鄒陽湖而陳友諒據江州數遣舟師來攻城愈督兵拒之屢敗其衆辛丑拜江西行省參政總制各翼軍馬是時饒之境內頗強者尙懷疑阻愈示以恩信衆皆請降神道碑云左丞吳宏等皆請降實錄不書鄧愈守饒州事而本傳特詳之致太祖諭朱夢炎有曰愈歷鎮八州有功無過謂廣德宣徽饒撫南昌襄陽也則愈之鎮饒無可疑者程國勝神道碑云庚子七月鄒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守將辛甲而據之衛公使公往說二人二人遂以饒州來附鄧愈神道碑因之蓋陳友諒自立之後以辛甲守鄒陽而移于光守浮梁故光怒而攻甲遂來附耳實錄乃以饒州之降歸之吳宏誤矣致開國功臣錄吳宏徐于州人仕友諒爲江西行省參政守餘干上取江州遂全城請降壬寅上至龍興宏率衆來見遂改鄧愈江西參政宏代守饒州通紀亦書餘干守將吳宏請降餘干新志又云至正庚子鄒陽院判于光取饒州鄧愈撫之遂通款太祖討友諒舟次康山幸吳宏營升堂拜母盡歡而罷遂以宏代愈守饒州以諸書參之乃知吳宏自以餘干降耳非饒州也實錄壬寅正月戊辰吳宏率衆來見而鄧愈神道碑載江西參政之命則正月四日宏之代守饒州當在是春而實錄并記于辛丑八月可謂錯互之極矣又實錄癸卯二月都昌盜江府等陷饒州先是守將于光與吳宏吳毅等不協爵因乘變誘陳友諒將張定邊蔣必勝入寇光等倉卒無備皆出走國初事蹟云饒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太祖命于光爲江西參政特遣楊憲齋印信令光開設小省于饒州吳宏原部下吳三尉等不服糾合王思義謀叛據城光遁走浮梁宏之守撫光之守饒事關

疆場史皆不載何以傳信。

九

實錄辛丑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命樞密院同僉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國初事。云太祖改樞密院為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左都督。又云命魏廷文正為大都督。府左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往鎮江西。按此時未置左右都督。文正鎮江西。在壬寅五月。時樞密院雖改為大都督府。而先任官在外者。尚仍其舊。十月戊寅朔。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各一人。甲辰三月戊辰。定大都督府官制。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吳元年十一月乙酉。定大都督府官制。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從一品。副都督正二品。僉都督從二品。按太祖以辛丑春為吳國公。諸子尙弱。獨兄子文正壯勇。故特設大都督。以重其事權。維時官制草創。府僚未備。而樞密之官。尙襲舊名。亦間以授人。如趙德勝以壬寅四月超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見于神道碑。此非樞密院未改都督府之明驗歟。官制之定。蓋自甲辰三月始也。是歲太祖已為吳王矣。正月置中書省官。三月置大都督府官。文武竝建。規模已具。然大都督之職。自文正而後。未有繼者。猶宗人府之不備官耳。至吳元年。更定品秩。遂以左右都督為長官矣。都督專掌戎機。非親信之臣。不授。國初任斯職者。馮勝。康茂才等。二三人而已。馮勝之入都府。自丁未以前。史皆不載。致勝本傳。癸卯從伐陳友諒。大戰於鄱陽湖。勝功居多。甲辰。陞同知樞密院事。乙巳。從左相國徐達伐張士誠。丙午。取湖州。轉大都督府同知。洪武元年正月。加都督府右都督。兼太子右詹事。所載功次官爵。亦多疏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癸卯。士誠圍安豐。從上奮擊敗敵。陞同知樞密院。調擊廬州。與本傳不合。然考鄱陽之役。勝以從行舟覆。遣還建康。安得謂勝功居多。則勝自以安豐功。非以鄱陽功也。事在甲辰三月。未定官制以前。故仍樞密之號耳。實錄乙巳十月辛丑。書同知樞密院馮國勝等率師取淮東。至丙午三月。諭徐達等則稱副使馮國勝。蓋以高郵之敗。貶一官也。不稱樞密者。時已定官制。其改都督副使明矣。後十一月。徐達遣國勝徇下湖州。遂有同知都督之轉。異姓諸侯傳云。丁未。召還治軍府事。參知政事張昺。陰事。勝劾。以平吳功。陞右都督。國初事蹟云。昺心懷舊主。以國事通。獲其書。太祖令馮國勝。楊憲。鞠之。處以極刑。實錄于吳元年六月。書參知政事張昺謀叛。上令大都督府按問。則知是時治都府事者。勝也。吳元年九月。又書平吳師還。論功行賞。召都督馮宗異。康茂才。同勝。宗異。即馮勝別名。時勝與茂才俱同知都督。都督者。名文耳。都督副使張昺。梅思祖等。于敵門賜綵段表裏。論曰。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而封宋公。錄券文亦云。居京師則除肘腋之患。歷征戰則建爪牙之功。蓋按問張昺一事。有以深結主知若此矣。洪武改元之正月。以即位推恩。例加右都督。仍同知都督府事。是夏。勝以本職從大將軍取陝。為征虜右副將軍。尋命留守汴梁。實錄或稱同知。或稱都督。互舉之文耳。自洪武元年四月戊午以後。俱書都督。同知。二年七月辛亥。又書都督。十二月辛巳。仍書都督。同知。王氏二史。致以為勝以平吳功。進右都督。至北征復稱都督同知。意者初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其

左右都督俱從一品。後進一品。而同知為從一品。宋公因從品改官耶。將有別故。鶴秩耶。夫更定品秩。在吳元年十一月。而勝之加右都督。則在明年正月。前後既不相蒙。且初定官制。右都督僅正二品。後進二品。則同知為從一品。安得謂從品改官也。若謂別故。則勝當時任方陸。無繼介之嫌。即二年平涼之役。引兵還。上猶以勳舊置之。而他何論焉。是未知元年之進右都督。祇為加授。至三年正月。命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征沙漠。以後俱稱都督。則此時始論北征功。實授右都督耳。勝在都府。最專且久。國史既多錯誤。而諸書因之紛紛傳訛。皆不考官制之故。故備論之。

十

元史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明玉珍本傳。戊戌二月。玉珍破嘉定。蓋有巴蜀之地。則在至正十八年。先三年矣。元史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寅。明玉珍破雲南。五月辛未。稱嗣蜀王。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稱帝。平胡錄諸書並同。而實錄紀庚子夏。陳友諒弒徐壽輝。自立為帝。玉珍不與相通。遂自稱嗣蜀王。則至正二十年事也。壬寅三月己酉。稱帝於重慶。癸卯十二月。道司馬萬勝等率兵攻雲南。甲辰三月。都勝入雲南。四月引還重慶。是雲南之破。在玉珍稱帝之後。二年。錢氏辯證以為元史。修于洪武元二。嗣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本其載記而存之。斷以實錄為正。是也。黃溥平夏錄。自王稱帝年月並同實錄。惟破雲南在癸卯二月八日。引還重慶。即在其年四月。溥志至正二十二年。明玉珍遣李芝。麻帥兵三萬。餘八番分陷雲南。二十三年。梁王遣大理宣慰使段功。敗玉珍兵于關。追至回。大破之。考之實錄。乙巳十月。上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遣書戒之。則關之敗。當在甲辰。非癸卯也。溥載記又云。癸卯。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此尤紕繆不足辨。

十一

實錄辛丑八月丙午。斬黃廣濟。九月壬子。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為黃州府知府。乙巳正月甲戌。調黃州府知府陶安知饒州府。徐紘集傳云。癸卯。黃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黃州。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實錄本傳無癸卯及改桐城令二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與實錄不合。然集傳謂黃州平。以重臣出鎮。而斬黃之降。則在辛丑。不應至三年後始簡守臣。實錄所書。殆不安也。錢氏辯證云。陶學士詩集。自龍鳳元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歲有憶別之作云。七年在省東。應則辛丑歲安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黃州。有今年春二月。集書命守士。兩句抵黃州。又值連月雨之句。則安以甲辰守黃州。在平陳理之時。當以徐紘集傳為正。陶學士事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授鄱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甲辰年無疑也。惟徐紘。謝理。所紀改桐城令。他無可攷。而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滌陽。詩自注云。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千秋節。亦在桐城。至開除代者及召還之命。則云年殘動歸思。客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南起謫居。又有臘八日發桐城詩。則知安守黃未幾。謫為桐城令。至臘月。召守饒州。乃發桐城也。劉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知二傳之有據。而實錄與本傳成有脫誤矣。

俞本記事錄至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檢校鄧永真、陳養香、博士夏允中等，俱令家人私通敵境，于四沙易驛，提至軍前，俱刺衣鎖項，置小船中，置于黃鶴樓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李君瑞兩腿攢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士文集，甲辰歲守黃，未幾，謫為桐城令，安之被謫，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鹽之事也。俞本所記當不謬，其云俱置黃鶴樓下沉江而死，則當有誤。蓋主敬俱謫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金華也。余按錢氏謂安守黃州，在平陳理時，亦未盡然。致學士集有悼故妻喻氏詩，自注壬寅卒于官舍，其詩云：江南開大閘，幕下叨備員，石城奏雄捷，銜命使淮壖，慈親念行子，加旌勞氣，榮奉湯藥，深夜更衣，瘡痍終禮必誠，淺土封亦堅，庶冀良人歸，中心無悔愆，移家指鳳臺，華省初依運，忽我病二載，將謂難久延，何意壬寅冬，暇日在我先，是時領公務，夜宿北郭田，此篇自述履歷甚詳，壬寅冬，安已官黃州，而謂甲辰始出守，可耶？詩中奉使淮壖，慈親淺土之事，皆本傳所不載，又有癸卯閏三月十九日，奉旨代祠寶公詩，則離黃還省以後作也，以諸書反覆考之，乃知安凡再守黃州，一在辛丑之秋，一在甲辰之春，新黃初附，即輟省臣以坐鎮之，越二年召還，從征鄱陽，未幾復與故郡耳，然割付必至甲辰始給者，時上始為吳王，得承制除拜，前此猶以省郎領郡事故也。果如所言，甲辰守黃未久，即謫桐城，則本傳何以稱其寬租省徭諸惠政哉？（列朝詩集）謂安歷左司郎中，出知黃州，降桐城令，移知饒州，仍改知黃州，蓋錢氏亦自覺其辨證之誤矣。然安再守黃州，皆在謫桐城之前，而謂知饒州後仍改黃州，又何據耶？實錄癸卯五月己亥，召知饒州府，安為學士，請歸里，家人易鹽之事，主敬賢者，決不肯為，致其集中甲辰書事詩，首云：離家仲冬望，沂江至鄂渚，即癸卯從征時也。中云：可怪近日來，船兵忽暴，快熾繼洪濤，劫貨殺物主，登岸拆郵亭，伏莽襲商賈，則所云家人私通敵境者，意亦船兵所誣耶？癸卯十二月，提至軍前，甲辰二月，何以復有守黃之命也？豈此事之發，在武昌既平後耶？國初事蹟，謂夏煜犯法，取到湖廣，投于江，與記事錄合。按陶學士集，有洪武元年送夏允中總制浙東兼巡撫詩，則元年允中尚在，安得云沉江而死，以此觀之，俞本所紀，未足信也。

十二

實錄壬寅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謀反，伏誅。上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為變，會大風卒發，吹旗觸上衣，異之，易服從他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接西甯侯宋晟本傳云：太祖起兵濠梁，晟父朝用與兄國興隸行伍，俱積功至元帥，則國興者，晟之兄也。然不載告變事，楊士奇撰西甯侯神道碑則云：歲壬辰，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年從克濠州，父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又並進總管乙未，從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邵榮等，有異謀，國興察知以聞，榮等伏誅，從克濠陽，進攻南臺，國興戰沒，命公襲兄職，據此，則邵榮之異謀，發于乙未下太平之時，而不在壬寅平處州之後，時地相去遠甚，而其官止總管，非平章也。然國史所列邵榮戰功，如於杭州州之役，不一而足，皆在取臺城後，又豈盡費誤耶？以事勢推之，初渡江，郭元帥、張天祐、尙主軍事、太祖未正位號，榮亦何所嫌忌，而欲為不利乎？實錄既指宋國興為證，而碑稱國興戰沒于臺城下，距壬寅已七年，安

得復有首告之事，致宋晟本傳，晟自以戰功累授千戶，非襲兄職，則國興之戰沒為虛，戰沒為虛，則其首告之事，在壬寅秋，信矣。楊公身典國史，所勒豐碑之文，必按貼黃及家狀，而前後乖互若此，不可曉也。國初事蹟云：邵榮與參政趙某謀為不軌，元帥宋某以其事首告，榮與宋某初川，蓋碑云：國興以功授總管，設于壬寅，與此不合。太祖命壯士執邵榮、趙某，連鎖置酒待之，榮不飲酒，止是追悔而泣，太祖亦淚下，趙某呼榮曰：若早為之，不見今日獵狗在牀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飲，太祖命殺之，籍其家，榮本竊悍武夫，恃功觖望，或有之，其為之謀主者，繼祖耳，然觀其呼榮數語，深咎為之不早，則所云伏兵三山門者，蓋亦國興上變之詞，未必盡實，不然，太祖何以心憐之而欲錮之終身哉。

十三

實錄癸卯三月辛丑朔，上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時呂珍殺劉福通而據其城，聞大軍至，極力拒守，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擊破之，珍與君弼皆遁走，上乃還。國初事蹟云：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太祖親援之，先遣常遇春至安豐，士誠遂解圍，福通奉林兒乘安豐，遁于滁州居之，士誠兵復入安豐守之，丙午三月，太祖取安豐，史乘考誤引此條作丙午三月，太祖取林兒安豐，按諸本皆無安豐之語，此考誤之誤也。俞本記事錄云：安豐被張氏圍困，城中人相食，小明王在城中，號安陽奕，劉太保等饑餓無措，遣人求救，上親率大兵援之，大敗張氏，遂請小明王及母妹并臣劉太保、悉領五奕官軍，棄城詣廬州營中，上設饗駕傘扇，迎駐滁洲，創造宮殿居之，易其左右官寺，奉之甚厚，據實錄，則太祖救安豐時，呂珍已殺劉福通據其城，以諸書考之，則安豐尚未破，福通尚未死，上親總大軍解其危困，小明王以刑殘廢之，猶得擁虛器于滁，久而無恙者，誰之功也。史臣于龍鳳事，委曲避諱，既不著小明王之終，故于安豐之役，直言劉福通為呂珍所殺，而小明王之亡，隱然言外矣。然考太祖即位告祭文，歷舉戡定之地，以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並稱，則福通蓋非死于珍者也。福通不死，則其主可知，且太祖所以拒劉基之諫，而赴安豐之急者，為小明王在焉故也。誠令安豐已沒于張氏，則太祖必不親行矣。高岱鴻猷錄云：上至安豐，擊呂珍破之，珍棄城走，上遂以宋主韓林兒還金陵，諸將議于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曰：彼收豎耳，奉之何為，宋陳天命所在，上意悟，會陳友諒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夫牧豎之說，本黃伯生所為，劉基行狀，原無宋主還金陵一語，其云中書省設御座，將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者，意如今郡國歲時設龍亭拜賀之儀，未必宋主親至金陵也。借既誤認，又以行狀在庚子年，于事勢不合，故移于癸卯安豐迎歸之後，影響牽合，失之愈遠矣。

十四

實錄癸卯七月戊子，指揮韓成、元帥宋廣、陳兆先戰死，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淺，我軍格圍，定邊不能近，常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始卻，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上舟始脫，是上舟膠淺，在韓成戰死之後，而開國功臣錄云：上舟被圍，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遂賜成龍袍冠冕，對賊投水中，賊稍止，諸將亦來援，得脫。實錄韓成本傳亦不載其父成代死事，諸書豈稱之比。

于紀信之誑楚。然余竊疑焉。兩軍相持。勝負未有所分。而其主將猝然自投于水。耳目昏亂。衆心必解。而敵且乘其後。安肯反自退。以待諸將之援。此與榮陽被圍時形勢絕不類。殆好事者爲之耳。及攷朱善撰程國勝神道碑云。張定邊奮前直犯御舟。舟適膠淺。公仗劍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水軍元帥陳兆先。駕舸左右奮擊。會鄂國公從旁射中定邊。號國公疾權來援。舟進水湧。御舟遂脫。而公等反遶敵艦之後。援兵不接。力戰死。書法最爲詳明。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御舟已脫。安有代死誑漢事耶。以此知功臣錄固出附會。而實錄亦未爲盡數也。功臣錄又言。上念成等死。祀諸臣于康山。以成爲首。凡三十六人。程國勝與焉。按實錄。不書省列進康山忠臣三十五人。首丁普郎。次張志雄。又次成。大明會典亦同。則成易管首祀康山。成若代死。則必首祀。成不代死。此最易辨者。獨程國勝之死。實錄紀于癸卯四月。洪都被困之初。與神道碑不合。錢氏辯證。以爲國勝與牛海龍夜劫陳友諒營。牛中流矢死。程泗水得脫。逕達金陵。從太祖親征。死于鄱陽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錄諸臣。南昌報程與牛俱死。得與祀。贈侯饒州。又以國勝死康山事。上。又得與祀。贈伯。當時事。不暇兩相參訂也。實錄載國勝與牛海龍俱戰死。蓋據南昌所上國勝死事狀也。甲辰立廟。國勝兩得與祀。而實錄則于兩廟皆佚其名。後遂有建議祀典重復者。遂罷程豫章之祀。厥後有司。又并罷康山之祀。修會典者。亦因之。沿襲至今。國勝遂不復預兩廟之祀矣。據此。則康山廟祀。當并國勝爲三十六人。按實錄于甲辰兩廟之祀。俱不及國勝。而癸卯四月。則書國勝與牛海龍俱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所謂洪都廟者。即南昌廟也。然國勝不與海龍同死。而與韓成同死。則祀于康山爲宜。蓋祀典者。削彼存此可也。名山藏載宋國與衣上白袍代死事。絕無韓成。皆妄也。

十五

實錄。甲辰九月。書下中興路及峽州。歸州。而不書取天臨路。于邱廣本傳則載克潭州。按元史。是月大明兵取中興及歸峽。潭衡等路。潭州。元之天臨路也。通鑑博論。亦書甲辰歲。廬州。中興。歸峽。潭衡等路。悉皆歸附大明。今從之。又實錄。乙巳正月。取寶慶路。洪武元年二月乙卯。又書取寶慶路。其中必有再陷之事。而記者失之耳。攷元史。乙巳六月辛丑。湖廣行省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路。而實錄不載。但于七月庚申。紀辰州周文貴既走湖南。其黨欲復其城。率衆寇辰溪。殺縣丞高文貴。奪印掠居民。又于八月。紀周文貴復攻辰州。千戶何德使別將與戰西門之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之。文貴遁去。以日月先後考之。乃知文貴是時舉兵進辰州。而其黨即攻辰溪以應之也。實錄。洪武元年正月。周文貴自全州引兵援永州。左丞周德與等擊之。文貴敗走。蓋文貴自辰州敗後。復屯寶慶。與元兵合。至是爲周德與所破。而楊璟遂乘勝窮追。復取其城耳。當依元史補入。

十六

續綱目。丙午十二月。韓林兒卒。平胡錄亦書。丙午十二月。宋主殂。皆不言其卒于何地。而胡錄。錄丙午宋主殂于金陵。謬也。庚申外史云。先是小明王駐安豐。爲張士誠攻圍。乘黑夜疾風暴雨而

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鎮撫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州。遇風浪掀舟沒。劉太保小明王俱亡。則是宋主未至金陵。而沒于風浪。有天意焉。通鑑博論。則于至正二十六年。書廖永忠沉韓林兒于瓜步。大明惡廖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夫永忠卒于洪武八年三月。賻遺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國史略無貶詞。何緣定爲賜死。而野記云。永忠侍宴。醉後忤旨。立擊死。國初事蹟云。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氏二史攷引永樂中紀綱獄詞。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乃知永忠固非令終者。而博論爲洪武末軍獻王奉勅編進之書。其言又非無徵也。錢氏辯證謂永忠以小人之心。爲君子之慮。一旦沉林兒。以逢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僑生窺隙上意。可謂果于譚上而巧于要君矣。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以不義賜死。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豈不愚而可憐哉。然則聖祖之誅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罪。而以僭犯爲詞。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罪。則弗可以殺矣。殺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斯言也。誠辨矣。抑攷庚午詔書云。楊憲居中書。心謀不軌。廖永忠黨比其中人。各伏誅。方孝孺撰詹鼎傳亦云。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則永忠之誅。蓋因黨比楊憲耳。非以沉韓林兒故也。瓜步之事情狀曖昧。若謂太祖心惡其不義。而隱忍數年。信任不衰。卒以他事誅之。將使天下後世。反有義帝江南之疑。豈若風浪掀舟之說。彰彰可信哉。故論小明王事者。斷以庚申外史爲正。

十七

宋濂撰章溢神道碑云。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對曰。御史大夫湯和。蘇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觀此。則文忠出師在丁未冬。繼湯。廖之後。而實錄紀于洪武元年二月。福建既平之時。章溢本傳。又與碑同。攷之野史。載文忠取建甯。屯浦城。以候舟師。蓋文忠以偏師先趨建甯。摧其門戶。爲大軍聲援。初未深入也。平閩之後。金子隆等殘寇未殄。更命文忠率兵討之。岐陽王神道碑與國史專紀元年之役。望瀛甚矣。按封曹國公語詞。有再入閩。削平餘寇之語。蓋指此耳。然則六王戰功。見遺于史者多矣。況其他乎。

斯又與二年何異。一統志云：南京功臣廟建於洪武二十年。嘉靖中，科臣禮官駁郭威襄配享之議，皆按以爲證。且謂黔甯、東甯，此時尚在，以實生者虛位之說。雖然，宋、額、涼三公與長興、武定二侯皆無恙也。如宋、額、涼三公者，將先虛位而後黜之耶？長興、武定，或先虛位而後不及補耶？王景撰黔甯神道碑云：王薨之明年，塑像功臣廟，勅太常祀以太牢，令二十年位次已定，則黔甯之塑像，何以待其薨之明年耶？故生者虛位之說，吾斷以爲無之。然則二十一人之祀，其定於何時乎？曰：吾未有徵也。其殆當聖祖末年，胡藍二黨底定，諸公侯之以罪誅者，以嫌死者，芟夷既盡，而後二十一人之論次始定乎？國初文臣則平章武臣則都督指揮，皆得祔祭。《洪武圖志》云：功臣廟在鷄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于此。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豈聖祖末年嘗汰除祔祭文武諸臣，而獨舉元勳之祀耶？汝之會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鄂國以下十五人，兩廡各立一牌，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蓋舉汰除祔祭諸臣而合祀之也。又云：以位次考之，其載在會典者，東序則馮鄂國以下七人，西序則胡越國以下八人。與今廟中位次相合。吳江國在西序，吳海國在東序，皆居第五。躋海國于江國之上，斯爲越祀矣。實錄則云：次胡大海、次馮國用，皆西先于東。江國兄弟適當其次，而華高、丁德興、序于俞統國、張蔡國之上。則以配享太廟之元勳，抑而居下，又未可謂之順祀也。緣此推之，二十一人位次，實錄會典彼此錯互，已不可考。正一統志之所載，未知何所援據。又豈可遽信哉！余按國史書法，錯綜不一，或先舉以見意，或後事以綴詞，故追書二十一人于功臣廟成之下，與追書十二位于新太廟成之下，其例一也。然攷是年十月庚辰，命圖徐達、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鷄籠山功臣廟，所謂論次諸臣之功者，豈即以是爲據耶？《南京太常寺志》載：故功臣廟畫廊紀事，正室立牌，則中山等六王，左則馮國用等七人，右則胡大海等八人。與今位次適合，是其證也。志稱初建廟時，高皇帝聖駕曰：命工繕給，以故廊壁壁壁，繪事精飭，百數十年如新。昔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人，唐凌煙閣二十四人，皆寓褒揚于位貌，聖祖斯舉，亦其遺意。而國史因之，附會牽合，又恐人以生死不同爲疑，故有塑像虛位之說。錢氏既力駁之，謂論次之定，當在胡藍二黨底定之後，然不能決于何年也。攷實錄，祔祭文武諸臣，亦有正祀附祀之辨。二年十二月，指揮于光被害後，命配享功臣廟。六年六月，祔祭新戰沒定遠衛指揮高茂等三十八人。八年正月，增祀故淮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齊等一百八十八人。九年正月，以福建都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祔是年又祔祭何文輝及有功者一百八十八人。十二年七月，以海國公吳禎等百九十三人，祔十三年正月，以濟甯侯順時以下二百八十八人，祔祭。如華雲龍、吳禎，順時，皆與于正祀者也。雲龍時則先祔而後黜，惟順時功大罪隱，故不黜。其他于光之徒，不過侑享其中，書名于籍，遇祭則製神主，與塑像者不同。嗣後設廟廡二扁，類祀都督以下，則概舉之矣。洪武圖志所稱元勳者，似指殿中正位諸臣而言，未可以爲汰除祔祭之據也。然考湯和神道碑云：二十八年十一月，詔肖像于功臣祠，配饗于太廟。實錄本傳亦同。則知功臣廟位次與太廟配享，皆定于二十八年。圖志之成，正值其時。蓋至是六王畢，二黨熄，諸公侯先後坐法者，既不得祀，而長興武定二侯，又以生不獲與，故止于二十一人也。然太廟止黜鄂國，而此則并黜

國史考異卷第二

高皇帝中

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鷄籠山。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祀之，仍虛生者之位。六年九月，重建鷄籠山功臣廟。七年六月乙卯，命書功臣廟祔祭功臣姓名于籍，每歲遇祭，則製神主，行三獻禮。都督府官祭之。堂上各衛指揮祭之。兩廡永爲定式。十七年，改作功臣廟，是廟也。重建於六年，改作於十七年，而位次悉以二年爲定，無所損益。此可疑也。《王氏二史攷》云：國初之封六公，韓、魏、鄭、曹、宋、衛也。立廟之時，韓、宋猶未受封，何以預知其不令終而黜之？黔甯是時官不過指揮，何以知其必樹大勳而驟登之？此記事者之誤也。然則云何？曰：塑像虛位誠有之，其後如韓、宋者，則弗克與享也。今之位次，據永樂初年見在者而書之也。錢氏功臣廟考，則謂二年之勅，云塑死者之像，九年之諭，云報死者之功，其辭意甚明，令果有生者虛位之事，則立廟之日，寧不以此明諭省臣，而獨諱復于死者邪？雜錄記云：鷄鳴山廟祀定於洪武十一年。

永義按逆臣錄諸招徵先伯皆預藍玉之謀。永義之不終祀。始以徵先為之累乎。乃太廟之祀。又何以不。是終未有定論也。非特此也。死事諸臣自梁國五公而外。又有濟國、安國、東海、燕山、四人。而初封二十八侯。僅祀其五。繼封十二侯。僅祀其一。以褒節義則可矣。以旌功伐則未也。意聖祖末年倦勤。大禮大政。悉令皇太孫參決。繼遭革除之事。必有缺不及補。訛不及訂者。而國史會典承襲疑舛。無所益正。此豈獨有司之責乎。

二

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丁未。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設青布幃六開于太廟庭中。內設配享功臣位。三年三月壬辰。太廟陪享。增常遇春一位。八月。定功臣配享儀。常遇春以下凡八位。于廟西廡各設牌位。東向。九年十月己未。新太廟成。以功臣開平、忠武王等十一位。位于西廡。按三年配享。惟開平王與廖永安等七人。共八位。而此增為十二。不著符氏。其間增損之詳。漫無可稽。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初定儀。功臣配享十二壇。中山王、開平王、岐陽王、甯河王、東甯王、黔甯王、魏國公、蔡國公、越國公、梁國公、永義侯。意實錄所紀一十二位。即此。然九年中山等五王尚存。而黔甯之封侯。東甯之進公。皆在十年。何以逆知其常為元功。而虛位以待也。若云五王之外。別有侑食者。而後或中革。則吾未聞。九年以前功臣。有能繼開平而祭于大烝者也。至廖永安等七人。二年同命配享。六年同賜益號。不知何時汰而為六也。即實錄所列二年配享者七人。永安居首。而下復云設青布幃六開。聞其人則七。聞其位則六。此非記事者之自相背反耶。鄭氏今言。謂九年罷永安祀。亦誤。蓋是年加贈。十三年改封。聖祖之追念永安。未嘗少替也。錢氏謂太廟之黜。鄭國未必出聖祖意。如以德慶之獲罪。足以累其兄。則鄭國獨無宋國為之弟。而魏國獨無南安為之弟乎。斯言近之。然而十二位次。當定于何時。按諸司職掌。修于二十六年三月。會典所書配位。本其舊文。則為二十六年以後次第論定必矣。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請罷太廟配享。但于本廟祭之上。曰先帝所定。配享不可罷。可見太廟配享。為太祖所親定也。而實錄追書于新太廟成之下。又不著其人。將令後之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耳。今言又云。侑廟功臣位次。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靖難功臣各自為序。嘉靖丁酉。進誠意伯六王之下。羣公之上。以為不倫。及營國公郭英進祀。并兩朝功臣序爵。于是營國公列永義侯之上。誠意伯列甯國公之下矣。今會典位次與此不符。俟詳考。

三

實錄洪武二年二月己巳。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貢象方物。辛未。遣吳用等賜占城國王書。亦云。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而九月丙午。占城國王復遣其臣蒲且麻都等貢方物。是一年再貢。他若安南以六月。高麗以八月入貢。皆在占城之後。而十二月朔賜安南詔言。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御祭安南國王文亦曰。諸邦未至。惟爾先庭。然則占城二月之貢。非耶。考是年正月乙卯。始以即位詔日本、占城、西洋、爪哇、諸國。距二月己巳。不過旬日。聞

耳。虎都蠻之來。度詔使尚未渡海。夫安知中國有聖人繼天立極。而遂稽首歸命乎。且安南貢在六月。即封陳日熾為安南王。高麗貢在八月。即封王顯為高麗王。而阿答阿者。獨以十二月封占城王。則其奉表稱臣。斷在九月明甚。然而二月之貢何為者。曰。此必尚循故事。通貢于元。非為我來也。請以何真之事。明之。何真為元右丞。遣使孫海道奉表于元。遇湯和兵。遂改其表請降。而朝廷未嘗逆其詐。因而許之。何則。招撫懷遠之道。當如是也。占城僻處海嶼。未知正朔。故假道甌越。通貢于元。其事正與真同。而太祖方弘撫納。因賜以書。嘉其誠意。誘接不疑。及其貢使復奉表而來。然後錫之冊命。俾世守外藩。即此可以識與王。聖取之微權矣。觀冊占城王。實書有云。朕今混一四海。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皆馳書以往。報而爾能畏天命。尊中國。即遣使臣來貢方物。則實錄書法。實誤。不辨自明。今本紀止書九月占城來貢。而不及二月。以此。

四

廣東行中書省。實錄不載初置。考張以甯文集。有送廣東參政周頌序云。二年三月。肇建山西、陝西、福建、廣東、西、中書行省五。而實錄置北平、廣西、二行省。在三月癸丑。陝西、山西、二行省。在四月戊辰。福建行省。在五月癸丑。不皆在三月也。惟廣東行省。史失其文。而四月戊辰之下。邊治書侍御史周頌為廣東行省參政。前即以甯作序送之者。與陝西參政汪廣洋、山西參政楊憲、同日拜命。則廣東之置。亦當與陝西、山西同日無疑。然以甯言肇建行省五。并廣東言之。而實錄則闕廣東。增北平。蓋北平之真定諸府。向割隸山東河南者。至是始復其舊。故以甯略而不舉耳。紀職方者。其日月先後。仍以實錄為定。而廣東行省。則據張序補入可也。又考國初州郡。并析不當。如實錄所書。洪武初。直隸十七府。合嘉興、湖州、與廣興三府計之耳。後四年降廣興府為廣德州。十四年十一月。復以直隸嘉興、湖州、二府隸浙江。黃驥遂軒類記亦云。國初浙江布政司領府九。洪武十五年。割直隸嘉興、湖州、二府益之。而一統志諸書皆不之及。則版籍漫漶。沿革之不可考者多矣。為之三歎。

五

實錄洪武二年九月。召山西參政楊憲為中書省右丞。三年七月。以憲為左丞。尋以罪伏誅。庚午詔書則云。洪武四年。李善長去相位而居公位。命楊憲居中書以代之。不諭年而威福並作。心謀不軌。廖永忠黨比其中人。各伏誅。吳氏炎以為四年正月。李善長致仕。汪廣洋始為右丞相。則代李者汪也。而詔書以為楊憲代之。且憲誅在三年。而詔書則在四年。且諭年以後也。豈所謂待伏誅者。亦疑詞耶。余考汪廣洋本傳。三年。丞相李善長病。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為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被召入。為右丞。廣洋至。憲惡其位。已。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嘗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為憚。欲逐去之。嗾侍御史劉炳等奏。廣洋奉母不如禮。以為不孝。上初未之知。因以勅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之海南。上悅。憲乃復召廣洋還。憲坐是誅。當是時。李善長徒擁虛號。老病不事事。中書之權。盡歸次相。憲久在左右。怙寵用事。即如三年六月。書李文忠所獲故元諸孫。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

八刺狀于廟。夫獄俘重事也。實錄首舉憲而不及善長。則善長之杜門委政久矣。廣洋自陝西參政再入中書。實錄不載。而二十一年十一月庚申書楊思義為陝西參政。廣洋必以此時被代而還。實錄本傳第云三年召為左丞。而六月庚辰書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居高郵。誤也。然廣洋旋于十一月封忠勤伯。則憲之坐誅。當在其前。而詔書列之四年以後。此因聖製一時記憶失真故耳。其言憲居中書。以代善長。蓋代其行事。非代其位。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又考楊憲本傳。憲劾劉炳勳奏廣洋。又教炳勳奏刑部侍郎左安善入人罪。上下炳于獄。太史令劉基盡發憲狀及諸陰事。令羣臣按問伏誅。是劾奏憲者基也。而開國功臣錄則以為李善長。國初事蹟云。楊憲為御史中丞。按憲本傳。自參政中書省。改河南行省。參政。洪武二年。調山西。不日為中丞。而實錄元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二年四月為山西參政。與事蹟合。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數言李善長無大才。胡惟庸謂善長曰。楊憲為相。我等准人。不得為大官矣。憲因勸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為姦等事。太祖以極刑處之。與功臣錄合。錢氏辨證云。國初太祖用勳舊相李善長。胡惟庸以鄉曲相依附。而楊憲輩新進喜事。專務搏擊。善長等皆畏之。憲等數言善長無相才。居然有蔡澤欲代應侯之意。故善長乘其排陷廣洋激上之怒。而兩剪之。善長非欲援廣洋也。以自救也。劉誠意則因說之。彈善長為善長解于上前。且又嘗言憲不宜相耳。行狀云。公與憲素厚。亦不載發憲狀之事。實錄誠意本傳云。憲等欲誣陷基。未及發而伏誅。故知盡發憲狀及諸陰事者。善長也。非誠意也。余觀實錄。永樂九年十二月。上諭御史王會等曰。洪武初。懿文太子召中書左丞楊憲。不即至。皇考聞之震怒。未幾。竟坐極刑。則憲之姦狀。實自東宮發之。無論誠意爾時無舉劾之權。彼善長老而避事。亦惡敢剪憲以援廣洋哉。憲誅之後。乃拜廣洋右丞相。而胡惟庸以參政進左丞。于是陰執國命。漸起邪謀。史稱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之政。御製逆臣錄序亦云。楊憲首作威福。胡陳繼踵陰謀。當時次相之有權如此。

六

實錄。洪武三年十一月。封鄭遇春為榮陽侯。六年三月。命榮陽侯鄭遇春仍守朔州。十年五月。番倫也速脫火赤等寇涼州。指揮鄭遇春擊卻之。十三年七月。復封鄭遇春為榮陽侯。而誦降之故則闕不書。錢氏辨證。以為遇春與陸仲亨。唐勝宗。俱以多起驛馬。降充指揮。發山西捕四達子。此洪武八年開事。見于庚午詔書及姦黨錄。諸招者也。考之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責降。九年復爵。詔書亦云。期年取回復爵。而遇春家人楊保兒招亦云。九年回京。實錄書遇春之復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復爵。則十年又何以書指揮也。豈實錄前後錯互。其不書于八年九年者為脫略。而書于十三年者為發誤耶。余按遇春與仲亨等同坐事。貶于八年。自不待言。但取回復爵。各有先後。庚午詔書云。勝宗。仲亨。二人降發代縣。捕寇。期年不獲。責禁久之復爵。而不及遇春。蓋三人同發山西。九年復二人爵。而遇春僅得回京。復移守涼州。俟其創艾日久。且有御廚之功。然後復封耳。未可以實錄不書誦降。而遂疑十年十三年之文。盡為贅誤也。鄭氏異姓諸侯傳云。坐累奪爵。年復侯。亦臆度之說。不足盡信。又實錄。九年十二月甲戌。命復延

安侯。吉安侯。所食公田。歲祿。初。勝宗。仲亨。嘗有過。上命停其田祿。至是復給焉。國初凡列侯奪爵者。必收其公田。二人之給田祿。則復爵以後事也。史臣不暇究責。降始末。但見其同時復祿。以為嘗有過停祿云爾。然二人復給。而遇春不與。亦可為不同復爵之一證。

七

實錄。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贈汪興祖為東勝侯。本傳亦同。開國功臣錄云。洪武三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上弗與。謂券。令仍以都督職從征。自效。四年。死于蜀。命省部議封贈。授以原封鐵券。鄭氏異姓諸侯傳。則云四年封東勝侯。徐同功臣錄。錢氏辨證。以為合國史前後觀之。則興祖之侯。出于追贈。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所載封興祖制詞。首尾完備。確然可據。又不得以功臣錄為誣也。攷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條列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東勝侯汪興祖居第十。詔書所條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證也。況又有鐵券可據耶。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張德勝男張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裏不曾斬殺。洪武二年。投北來降的人。被別人殺了。卻將東勝侯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斬殺。那裏肯取他回來。以此招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也。封侯而不與券。誦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還。令從征自效也。顯於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還。則興祖之召還。又先于顯也。興祖封侯之後。以有過而奪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語文。蓋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極矣。然則以鐵券廢之。三年封侯。當為二十九人。併永城為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並封而同。不當併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詔書券文。可以致證。不然。未有不據國史而刊別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可以證實錄之闕。余按興祖本傳。敘其歷官甚略。自為都督。同知。從平中原。留守大同。僅兼晉王武傅。又不支祿。當時同列。繼顯封拜。而興祖獨守舊官。歷年不遷。聖明在上。有此論功之法乎。鄭氏異姓諸侯傳云。三年冬。封公六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今以其時考之。四年正月。出師伐蜀。興祖之封侯。與若罪從征。不在三年之十二月。則必在其年之正月。海南之謫。蓋未至而召還。令征蜀。實封錄其前功。而責其後效。此聖王使過之微權也。本傳云。人有告其罪者。上召而弗問。俾征蜀以自效。則殺降之罪。固曲貸之矣。視薛顯之例。蓋少異云。

八

實錄。洪武五年十二月壬寅。黜靖海侯吳禎為定遠衛指揮使。七年正月。詔以靖海侯吳禎為總兵官。率舟師出捕海寇。既不著被黜之事。又不言得復之緣。然七年正月。既以侯為總兵。則其復爵當在六年。而惜乎其無徵也。劉嵩撰神道碑云。五年壬子。詔大發兵東戍定遠。命公總舟師數萬。登州轉運以餉之。調度有方。兵食充羨。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召還。七年甲寅。海上警聞。公復領沿海兵出捕。初不及定遠之黜。豈有所隱耶。按禎以五年督餉定遠。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及還。賞格不行。而反有指揮

之降。豈因是冬納哈出寇邊。焚倉糧十萬餘石。沒軍士五千。而追論與事者之失耶。又按江陰侯神道碑云。公弟。亦以勳封靖海侯。追封海國公。先公三年薨。實錄因之。附書江陰之後。而不為立傳。致庚午詔書。亦名列胡黨。所謂已死不知其反之孫者。則胡之嗣也。然詔書列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其子皆不得嗣。而胡之子。則襲封如故。即功臣廟東序之祀。至于今不廢。非以其兄弟功大罪狀未彰。且連姻湘邸。故終始保全耶。史言六安。永城。南安。三侯。皆常附胡。陳事發。為有司所論。以死不之究。則靖海之事可知。嗚呼。孰謂聖祖待功臣少恩哉。

九

實錄。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皇第三孫允校生。皇太子次子也。十一年十一月戊寅。皇第五孫允熲生。皇太子第三子也。庚寅。皇太子妃常氏薨。按史不言惠宗所自出。而諸書皆以為呂太后子。是時常妃猶存。則呂氏不過嬪御之流耳。朱國禎史概云。太子妃常氏。生子雄英。宮人呂氏。生子未名。常妃薨。呂得為次妃。雄英又薨。子為次嫡。賜名允校。生已六年矣。呂氏以宮人為次妃。他無可考。考太常司卿呂本小傳云。本無子。其女皇太子妃。使呂氏名位素微。作史者何敢儼然以皇太子妃稱之耶。革朝志云。懿文皇太子始娶開平王常遇春女。洪武中薨。是為懿敬皇太子妃。繼選呂氏。冊為皇太子妃。是生帝。帝之生在懿敬未薨前一年。而謂繼選呂氏所生。亦誤也。且太祖終身不立繼后。而孝康安得選冊繼妃。吾知其必不然矣。又永樂實錄為吳王允熲立傳云。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女。是允熲雖幼。乃次嫡也。何以不得繼雄英而立。而大統獨歸于呂氏之子。豈聖祖立長之意。願重于立嫡乎。然靖難師起。卒不聞一言指摘。則惠宗之子倫序。固無可議也。嘗考太祖既冊王保保妹為秦王妃矣。復冊寧河王鄂愈女為次妃。初無竝立之嫌。蓋本支未廣。急為圖績計耳。況儲副之重。寧拘常制乎。故知呂氏之冊為次妃。蓋如鄂氏之例。而史諱其文耳。然寧河以元勳。呂本以舊恩。其女得敵體家嫡。皆非過也。史概不解次妃之意。妄謂惠宗賜名在六年後。與實錄異。不可不辨。

十

實錄。洪武十二年二月丙寅。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等。往臨清練兵。錢氏辨證曰。彬不知其所終。致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令終也。故庚午詔書及「蓋黨錄」知其坐胡黨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數年卒。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胡黨。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在十三年。故傳會以為上曲宥之。不知彬等黨事皆發于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于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于鄧書燕說。而大書特書。標于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謬哉。王世貞功臣表書十七年薨。亦未足據也。余按高皇帝御製集載。信國公勅云。今年春。命兩率騎步駐臨清。以備北塞。所將列侯有七。今令人持符詣軍中。提三侯還京。所提者。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其所管領馬軍士。均調與南安。章昌。河南。永嘉。管領操練。實錄亦載此勅。但改提還為召還。則失實矣。庚

午詔書于彬及河南侯陸聚。皆云為胡。陳所誘。朝廷于禮無欠。而實錄不載二人所終。鄭氏既誤解下句。以為宥彬之詞矣。復妄引上句于陸聚傳云。坐胡黨。上念其為舊臣所誘。宥之。尋卒。然則彼二十二人者。孰非為舊臣所誘者哉。割裂文義。穿鑿事情。亦幾于不知而作者矣。

十一

實錄。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右丞相汪廣洋坐事貶海南。死子道。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憲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為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救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按廢丞相汪廣洋勅。見高皇帝御製集。實錄本傳亦載之。但稍文其辭耳。救云。差人追斬其首。特賜救以刑之。而實錄云。死於道。又云。慚懼自縊。則知凡實錄所書自縊賜死。皆史臣粉飾之語。非其實也。錢氏辨證以為此時涂節已上變告惟庸。惟庸等常亦下吏。其獄成伏誅。則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據昭示姦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謀為逆。而上但以坐視廢興誅之。蓋此時胡黨初發。共同謀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國初諱誅為廢。曰廢丞相汪廣洋者。蓋誅之也。余攷正月癸卯詔云。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晝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率職。坐視廢興。以致胡惟庸私搆。其佐朱文正。楊憲。已往之過。絕不及惟庸事。豈獄詞未具。不欲誣言耶。國初事蹟云。汪廣洋能。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廣洋妾從死。太祖訪得此婦。係沒官陳知縣之女。太祖曰。凡沒官婦人女子。止配功臣為奴。不會與文官。因勸法司取勘出胡惟庸等并六部官。擅自分給。皆處以重罪。是惟庸等專擅之罪。又因廣洋既死而發露無遺也。然上既誅廣洋而隱其事。及庚午詔書所條例前後坐胡黨者。又不及焉。則其情罪亦有殊科者哉。

十二

實錄。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餘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作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為子孫後計。乃歎息起曰。吾老矣。蘇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領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錢氏辨證云。實錄所載與上手詔及善長存義等招。大略相同。手詔之罪善長曰。李四以變事密告。善長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機。狐疑其事。以致胡。陳知其意。首臣既如此。所以肆謀姦宄。善長自招。一云。尋思難答。一云。這事九族皆滅。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時。自去。皆徘徊顧望。一無堅決之語。其所云這件事。若舉。恐累家裏人口。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舉。此則其本情也。惟庸反謀已久。欲善長為己用。兄弟子姪。賓客朋黨。下及僮僕。所養。皆入其彀中。善長婚姻誼重。家門慮深。目眩口呿。宛轉受其籠絡。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

霍子孟之忠。明知顯之邪謀。欲自發舉。不忍。猶與以腹身後之禍。而況可責之於善長乎。坐此族滅。豈為不幸哉。庚午詔書條列善長罪狀。所據者。善長與存義仲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婦女一切招詞。牽連錯互。雖臆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詔皆不及焉。蓋聖祖之意。亦未必盡以為允也。按昭示姦黨錄。善長諸招。蓋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謀告李存義。使陰說善長。未得其要領。乃使其舊人楊文裕許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親往說善長。即與史所記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者是也。然此時善長未許。至十二年八月。存義再三往說。善長始有我忘了你。每自做之語。今乃盡削去。前後曲折。謂惟庸使存義說善長。善長不為動。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即歎息而起。遂自往面訂逆謀。譬如賦詩。取義斷章。豈可以為折獄定罪之法乎。惟庸過善長密語。據善長自招。則云知道了。據火者不花之招。則云善長怒罵李四。惟庸即去。正聖祖所謂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聞。遙見領首。國史敘事。蓋用太史公淮陰諸傳之法。可謂妙於揣摩矣。以言乎實錄。則猶有開也。余按昭示姦黨凡三錄。冠以手詔數千言。乃二十三年命刑部播告天下者。而實錄不載。所述善長往來情詞。諸招不免脫誤。即解學士訟冤疏草。亦似未究爰書者。非錢氏鈎考而參訂之。千載而下。有以善長之死為疑獄者哉。

十三

實錄。胡惟庸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按林賢招倭。此惟庸逆謀之大者。而史不詳其始末。皇明祖訓云。日本國雖朝貢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大誥三編云。前明州衛指揮林賢出海防倭。接至日本使者歸。用實錄作事。用九年三月來。實錄及方物入貢。方物林賢移文赴都。府都府轉奏。朕命以禮送。至京。廷用王事既畢。朕厚賞令歸。仍命林賢送出東海歸本國。不期林賢當在京隨觀之時。已與胡惟庸交通。結成黨。及歸。廷用歸。惟庸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計。令林賢將廷用進貢船隻。假作倭寇船隻。失錯打了。分用朝廷賞賜。卻乃移文中書。中書。惟庸作奏。林賢指倭。朕責林賢。就貶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廬州人。充中書宣使李旺者。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國王兵。假作進貢來朝。意在作亂。其來者正使如瑤。藏主左副使左門尉。右副使右門尉。率精兵倭人帶甲者四百餘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誅。其日本精兵。就發雲南守禦。洪武十九年。朕將本人命法司。開出造反情。族誅了當。嗚呼。人臣不忠者如此。林賢年將六旬。輔人為亂。致貽黎之不幸。豈不得罪於天人者乎。遂於十九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將賢於京師大中橋及男子出幼者皆誅之。妻妾婢之。是林賢之獄。成於十九年。距胡惟庸之死亦六年矣。大明會典載。日本國頻年為寇。令中書省移文詰責。自後。屢卻其貢。并安置所遣僧於川陝。番寺。十四年。從其請。遣還。致之實錄。洪武十三年五月。日本遣其臣慶有僧等來貢。馬及硫黃刀扇等物。無表。上以其不誠。卻之。八月。遣僧明悟法助等來貢。方物。無表。止持其征夷將軍源滿奉。丞相書。辭意倨慢。上命卻其貢。尋遣使詔諭。十四年六月。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上命卻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其國王。及征夷將軍。二書。見高皇帝御製集題曰。設禮部問日本國王及將軍。今直以為禮部謾告之文。亦謂十九年十一月。日本遣僧

宗嗣亮上表貢方物。卻之。鄭氏四夷考則云。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招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卻之。諸僧皆安置川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林賢之獄。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鄭氏所紀。歲月多有參差。其云十四年遣僧入貢。即如瑤也。實錄無遣僧使之說。然以會典觀之。則亦有不謬者。其他實錄所書。皆安置川陝與守禦雲南耳。未嘗令還也。觀高帝設禮部問征夷將軍書。有云。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當作十三年。今年秋。僧如瑤。主來陳情。飾非。我朝將軍。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我至尊弗允。則如瑤之來。惟庸交通之跡。尚未著明。故從其請。遣還安置諸使。迨十五年。歸。廷用再至。而本謀始露。又二年。如瑤復至。而左證益明。所以林賢之獄。遲久而後決也。觀大誥之條列。祖訓之昭垂。不啻嚴於鈇鉞。嗣後閉關絕使。築城置戍。所以防之者。甚周。而實錄略引其端。未竟其事。若欲為國體諱者。然非聖祖意也。

十四

通紀云。胡惟庸謀逆。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躍。道勒馬。衝言狀。氣方勃。舌鴉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尚指賊臣第。弗為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裏甲伏屏。帷開數匝。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澆掃戶六人。雲奇。平門北。中山王墓之左。王氏舊丞相府志云。雲奇發惟庸逆謀。功甚大。而史逸之。又以府第醴泉。溢為里第。石符發。井湧起數尺。何抵牾若此。第上既登城樓。視伏甲。掩捕之。得反狀矣。而又何假于塗節之告變也。豈節以事發始首。故不免于死耶。然既謂之丞相府。則惟庸妻子皆居之。不應在西華門內。而堂室之為府者三。又軒敞無可藏。凡皇城直微者一。覽而當悉之。亦不待雲奇之告。上之登。而後見也。甲士入西華門。門者豈不之覺察。將無丞相府第始猶在故西華門外。後拓西華門。而廣之。并其第錄入故耶。錢氏辨證云。南京城西華門內有大門北。其高與諸宮殿等。後堂。棧具在。曰舊丞相府。即胡惟庸故第。前有甬井。即所謂醴泉。出。邀上臨幸者也。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據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貞據國史。以駁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當在禁中。而未有以駁其實也。致姦黨第二錄。載盧仲謙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師令金火者。引仲謙同儀仗。戶耿子忠等往見丞相。前去細柳坊胡府門首。又汝南侯火者。壽童招云。胡丞相在細柳坊住。與我官人住。近管與丞相往來飲酒。則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又致街市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舊內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證也。世貞云。高皇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臺為中書省。後為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按實錄。丙申七月。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舊城中。因元南臺為宮。稍廢。陸上乃命劉基卜地。定新宮于鍾山之陽。戊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志云。舊內城在京城

中元爲南臺地。本朝既取建康。首宮于此。比皇城大內宮殿成。此稱爲舊內。然則舊內卽元御史臺也。世貞謂上爲吳王徙居舊內。誤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郎。皆各有臺閣。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不聞六部皆屬中書省。爲省中僚屬也。世貞疑五部五府卽故中書省大都督府之遺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卽有此省府及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始卜大內。居都城左偏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于宮之兩傍。夫上爲吳王居舊內。則省府當近舊內。及既卽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當近大內。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圖。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門外御街之東。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門外御街之西。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上詔禮曹繪圖。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則昔之省府。其不與大內相遠。亦明矣。第未知卽此地否耶。余按丞相府卽中書省。後爲三公府。今西華門內門北嚮而堂南嚮者是已。左右丞相參政以下公署皆在焉。特稱丞相者。統于所尊也。非以胡惟庸故名也。王氏既疑惟庸私第不在禁中。而又謂非中書省何耶。初。太祖爲中書平章。卽元南臺地開行省。後封吳公。進位吳王。皆居之。既爲吳王。別立中書省。今其地不可考。要之在舊內之傍者近是。丙午丁未兩築新宮。則中書省自在大內之左。非五部地也。誠知丞相府之爲中書省。而晉井醴泉之妄。不攻自破矣。雲奇事起于中官高隆等。相傳爲藍玉時事。而何孟春從而附和之。以爲玉未嘗爲丞相。故又移之胡惟庸。鑿空說鬼。有識者所不道。然放之史。惟平章都督管伏兵三山門內欲爲變。上從他道還。不得發。與墓碑所稱相類。三山門在都城西南與舊內相近。上登城眺。固不難悉睹也。豈雲奇本守三山門。訛而爲西華耶。或雲奇以衝墜死。而宋國興之告變。雖至耶。事有無不可知。史之闕文。其爲是歟。

十五

實錄。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羣臣奏胡惟庸等罪狀。請誅之。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其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于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通紀諸書並同。庚午詔書。則云。嗚呼善長。當羣雄鼎沸之時。挈家草莽。奔走順命。之暇。雖欲往而無方。及朕所在。善長挈家詣軍門。俯伏于前。其詞曰。有天有日矣。朕與語。見其聰敏。時善長年四十。朕年二十七。語言相契。朕復慮其反。與之誓詞。本人能謹固自守。相從至於成帝業。吉安侯。自十七歲被亂兵所掠。衣食不給。潛于草莽。父母兄弟俱無。手持帕一幅。裹密藏。與麥僅一升。朕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自從至今三十九年。前二十一年無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三年。反已十八年。非家奴所覺。朕略無所知。蓋以罪狀二人。明其負恩忘舊。而實錄。及諸書。認以爲上對羣臣曲赦之詞。且追書于十三年正月何也。錢氏辨證云。竊疑善長以元勳國戚。結黨謀叛。罪不容于死。業已更訊得實。羣臣劾奏請誅。其義甚正。而上以勳舊曲赦之。十年之內。寵寄不疑。有是理乎。縱上厚待之。善長獨不愧於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涼。皆感勇武。置之勿問。猶可也。事露之後。上獨無纖芥之嫌。而出鎮專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謀逆。以初起時股肱見貸。當時公

侯。誰非豐沛故人。亦欲爲仲亨所爲。其孰能禁之乎。徐節等之上變。已經更訊。後十年。再命廷諫。始致辟焉。將初辭猶未盡。而後獄乃致詳乎。抑前之更訊者。無左驗。而後之具伏者。乃定案乎。緩之十年。發之一日。勅奏者。攘臂于先。而舉首者。接踵于後。天下後世。不能不致疑于斯獄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姦黨錄考之。庚午五月之詔。與善長等之招詞。臚列備載。乃知惟庸之謀逆。發于十三年。善長弟姪之從逆。發于十八年。而善長與吉安平涼諸公侯之反狀。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後發覺也。國史所記。其失實于是不可掩矣。上手詔云。三十九年。已被瞞過三十八年。善長招云。十三年。姦黨事發。僥倖不曾發露。十八年。弟李四被毛驤說。出胡黨。免死。發崇明安置。不曾推問善長情節。則善長之反狀。二十三年以前未曾發覺。曉然無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韓公之恩禮彌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發覺。而逮問相錯。誅夷殆盡。此事理之可信不誣者也。不知永樂初。史局諸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誤于紀載若此。窺其大指。不過欲以保全勳舊。掄擢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顧當時之事實。抑沒顛倒。反貽千古不決之疑。豈不謬哉。余惟胡黨之獄。成於十年之後。豈引既衆。羅織更密。史臣不能不慮後人之指摘也。故略舉善長及仲亨等罪狀。繫于惟庸謀反之下。以爲異日事敗張本。而又設爲優容不問之說。以甚諸臣之罪。然豈聖祖意哉。十八年。李四安置崇明。事實錄不載。庚午手詔云。胡陳敗後。一向無知小吏之心。先因其弟通胡謀逆。非常族誅。善長亦當凌遲。朕於當時念其相從之久。不忍合族之誅。亦不忍辱其身。本人略不以爲重罪。率眷屬待罪。以謝朕亦不治之以法。洪武二十三年。善長于京民合遷之內。言辭軟軟。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朕謂曰。前日兄弟姊妹皆同謀反。朕宥爾置之不問。爾亦不謝。今既姦深。理提伊親弟姪。審問爾之胸懷。曾無知謀逆否。蓋善長之禍萌于十八年。其弟事覺當族上不忍誅。而善長不閔門待罪。何以釋明主之猜乎。一旦發怒于丁斌之請。衆口一辭。指爲戎首。死已晚矣。錢氏謂二十三年以前未曾發覺。似亦少數。

十六

實錄。洪武十三年九月庚寅。永嘉侯朱亮祖卒。亮祖鎮廣東。所爲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數十事皆實。上以亮祖功臣。不下吏。但能職。令居江甯縣之安德鄉。未幾以病卒。御製城志。仍以侯禮賜葬于所居之鄉。其子遂任府軍衛指揮使。先亮祖卒。功臣錄諸書並同。及考御製城志。則云。十二年。胡惟庸不法。使鎮嶺南。作爲擅專。貪取尤重。歸責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已責之地。侯禮葬焉。則亮祖之死於杖下明矣。錢氏辨證云。亮祖父子之死。高皇帝未嘗諱也。實錄云。上親製城志。仍以侯禮賜葬。後有讀御製文集者。則可考而知之矣。亦所謂諱而不沒其實者歟。亮祖在鎮不法。上雖怒之。亦但知其爲胡惟庸所使。擅專貪取而已。二十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黨事提問。則知亮祖之坐胡黨。亦發于二十三年也。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罷職居江甯。又坐胡黨。十三年卒。影響附會。似是而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後而放。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蓋皆斃于杖下也。太祖不諱。而國史概從諱詞。何哉。按亮祖罷職。在胡惟庸伏誅之後。此時黨論尙寬。故雖身死鞭撻。而哀恤之

典不廢焉。庚午詔書云。亮祖本粗鹵之徒。為胡所惑。令與之反耳。其孫不知。則亮祖生前逆謀未曾發覺。之明證也。亮祖有二子。次子昱。以二十三年提問。則所謂父子俱亡者。非逆而誰。實錄謂逆先亮祖卒。要亦非考終也。

十七

實錄。洪武十四年八月癸丑朔。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今元之遺孽把匝刺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驁梗化。遣使詔諭。輒為所害。負罪隱匿。在所必討。十五年。詔諭烏撒等處曰。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逆逃。擾我疆場。二月。詔雲南諸夷曰。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特險弗庭。納逆逃。匪有罪。肆侮中華。機務抄黃。此詔有坐受四川之任一語。是以特與問罪之師。錄前之論觀之。則重在害詔使。錄後二詔觀之。則重在誘逆逃。厥罪惟均。而其執言則異也。夫王祿。吳雲之死。事在數年之前。聖度無所不容。而一旦赫然震怒。風馳電掃。此必非追既往之咎。與無名之師者矣。致張統雲南機務抄黃。十五年二月詔書有云。雲南普定。被大軍征伐者。為隱藏向倉官龍小斯。及招誘逃軍。所以受問罪之師。則雲南用兵。實因煽誘更卒而起。不獨以其賊殺詔使也。又載是年十一月聖旨云。當初我這裏用兵。可為普定安贊招咱每的軍。賊了有罪的人。去擊安贊。安贊已擊了。取雲南的緣故。為雲南梁王使人來俺跟前打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為這般征雲南。雲南既定。梁王自死。家小都來。俺行了。那各處土兵不曉事。叛甚麼。二十一年四月聖旨又云。梁王不知天時人事。恣為不道。容納逆逃。數為邊寇。虐害生民。原聖祖所以再三宣諭者。蓋以雲南普定諸夷。雖連兵拒命。而苟不納逆逃為邊患。則猶可緩且夕之誅耳。而國史概削其事。使廟謨不傳。余甚病焉。或曰。韓雲之死。當滇南初附時。中朝知而未審。故詔書不及云。

十八

實錄。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濟甯侯頤時子敬襲爵。不載敬所終。錢氏辨證云。按照示姦錄。老濟甯侯妻。與李賽兒招云。姊夫領大舍。頤時常到丞相家商議。十九年五月。小濟甯侯以給親具奏。今因事發提問。則二十三年敬以胡黨連坐。明矣。推國史不背卒之例。則敬之伏法可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先是坐黨。上特釋時。以故子得嗣。後竟除。時沒時黨事未發。故身得贈諡。子得嗣。安有黨事已敗而獨釋時之理乎。鄭氏之傳。妄矣。然庚午詔書獨列頤時。不及其子敬者何也。蓋當時諸小侯從胡謀逆者。若頤時之子敬。陳德之子。楊璟之子。通皆其父謀逆。而其子亦與謀。故詔書列其父。而不及其子。舉其重而略之也。至如中國公鄧鎮。小淮安侯華中。則其父不與逆。而其子自為之也。故獨列其子之名。以著其為首惡也。詔書之書法簡嚴。真不減于春秋矣。謹按太祖祭頤時文。有朝野無議之喪。則黨事未發可知。庚午詔書亦云。頤時已死。不知其反之緣。錢說是也。逆臣錄載普定侯陳植招。其言胡丞相李太師。懷遠會甯。安慶。濟甯。雄武。江夏。榮陽。宣甯。八侯來家謀逆事。則老濟甯侯之通胡甚明。故詔書條列謀逆不臣。先發露者。濟甯侯頤時等十五人名。在延安。吉安之前。敬不幸不能自拔。又妄欲奏免所親。其事在十九年。而發于二十三年。略與李韓國同嗚呼。亦可哀已。

實錄。洪武十七年三月。曹國公李文忠薨。十六年十二月。文忠有疾。是年春。疾轉亟。詔皇太子臨視。上復親幸其第。撫慰良久。至是薨。董倫撰神道碑云。上撫悼其久。異日而薨。王氏二史攷曰。偶見一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人門下。上聞而弗善也。一日。勅上內臣太多。宜裁省。上大怒。謂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門客教之。因盡殺其客。文忠驚悸得疾。暴卒。上發悲。怒殺諸醫。及文忠侍者百人。余以為不根之論。及攷嗣公景隆語云。前朕姊子李文忠。朕命居萃將之列。功至公位。嗚呼。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爾其戒前人之失。戒慎之。毋汎言。毋徇勢。與魏國公徐允恭。申國公鄧鎮。語絕異。然此語在十九年。而十七年曹公贈王之語又云。小心勤慎。始終如一。其于甥舅之親。君臣之義。能兼之矣。豈以親故有所諱耶。抑既封之後。始有所聞耶。切責及殺門客。疑有之。史蓋曲為諱也。錢氏辨證引俞本記事錄云。文忠病。淮安侯華中侍疾進藥。上疑其有毒。致薨。貶淮安侯。放家屬于建昌衛。醫士全家被誅。淮安進藥之事。與劉誠意之死狀略同。胡惟庸之毒劉誠意也。奉上命挾醫而往。淮安之侍藥。豈亦傳上命耶。惟庸之于誠意。淮安之于曹國。與夫德慶之于龍鳳。卒皆用以致辟。豈其事亦有相類者耶。若曹國得罪之故。史家闕如。無可徵考。吾不得而知之矣。余按草木子餘錄云。先是上欲征高麗。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請且緩師。上不聽。已而師果無功。又諫官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非汝所能知。必備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館下矣。保保益懼。遂疾篤。令醫視疾。不愈而卒。遂殺侍醫。族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千人。又并殺後宮妃嬪近千人。保保文忠小字。此與王氏所見野史頗相類。然致太祖時無征高麗事。官官即稍任用。亦何至太盛。如文忠所諫。且因其卒而戮內監。并殺後宮妃嬪。又何為者。其說謬悠難信。但謂族誅侍醫。則諸書不謀同辭。淮安之貶。上蓋懲劉誠意事也。庚午詔書云。華中已死。不知其反之緣。豈華中竟以此死于貶所耶。景隆語有智非智。機非機。謙非謙。泛愛。數者俱無。為人所窺之語。蓋中之進藥。必有主使者。而非上意也。又攷國史。文忠守嚴州。郎中楊憲言其不法。上召文忠至。移守揚州。高皇后諫。上悟。仍令守嚴州。卒成克抗之功。劉辰國初事蹟則云。文忠守嚴州。取妓韓留宿。太祖怒而誅之。召文忠問罪。以中宮言得解。回鎮。儒士趙伯宗。來汝章。說文忠密通使于杭州。張四平章通好。既得報。與郎中侯原善。椽史聞道。謀約降。會上以手札召之。文忠猝至京。上大驚。撫之甚切。賜良馬金幣。文忠歸而尤原善等曰。我幾負主上。即事泄。何以見之。乃謀饒張使及伯宗。汝章于大。浪灘。使激舍醉而縛投于水。劉辰嘗受文忠之辟。掌簿書。則通使杭州事。乃其所目擊。安得盡誣。然上既用中宮言。令文忠回鎮矣。亦復何所疑懼。而有忒心。脫有之。平吳之後。踪跡寧不宣泄耶。豈文忠之始終信任。特以高后調護之力。高后既喪。婦寺輩不悅文忠者。因其招納士人。遂乘間謀孽之耶。然文忠卒而嗣封不替。則其得罪。必非以嚴州之事。明矣。

二十

實錄。洪武十七年四月壬午。論雲南功。進封穎川侯傅友德為穎國公。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

王弼等先為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二千五百石，仍各賜鐵券。錢氏辨證云：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舊勳，餘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祿皆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至十七年四月，論征雲南功進封，實錄但舉永昌、安慶、定遠三侯，而不及其他。然其他多世襲，如安陸侯之子傑、宣德侯之子鎮，則皆以十九年四月襲封矣。鳳翔侯之孫綱，宣德十年猶乞襲封矣。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而實錄記之從省文耳。安陸、宣德皆先卒，其功自當與十二侯並論，致襲封底簿自明。余按十二年冬封十二侯，自永昌等三侯而外，則永平、鳳翔、安陸、懷遠、靖甯、景川、會甯、雄武也。錢氏謂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是以十二侯皆從征雲南有功也。綜其實乃有不盡然者。致之史，十四年十二月，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分道進取臨安諸路。十五年六月，遣使諭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崇欄。安陸總兵平涼副之。十六年五月，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郵傳，安輯其民人。此則景川、宣德、安陸、鳳翔諸侯皆功著南征，得及子孫無可疑者。其他若懷遠侯往山西理軍務，在十五年十二月，永平侯謝成發粟賑濟，朔、二州饑民，在十六年三月，而雄武侯周武與永平侯從大將軍巡撫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亦在十六年十月。雲南班師之前是三侯者，皆宣力北方，與征南之功迥不相及。又何從得邀延世之賞乎？鄭氏異姓諸侯傳，于王弼、金朝興、仇成皆云以雲南功與世券，加祿五百石，而張龍則云十二年封鳳翔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致十二年封與皆食祿二千石，世襲指揮使。龍安得獨異哉？通紀載十七年春，仇成、張龍、王弼世襲加祿，與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鐵券加祿，以諸書覈之，則十七年進流為世者，自實錄所紀三侯而外，惟景川、宣德、安陸、鳳翔，灼然可據，餘無致者，闕之可也。

二十一

實錄洪武十八年五月，册前軍都督府僉事於顯女為潭王梓妃。二十三年四月，潭王妃於氏家坐事，王不自安，上遣使慰諭，且召之。王不喻旨，即與妃自焚死。無子。國除，王氏二史攷云：「近察開略」引王文恪公言：高帝克陳友諒，納其妻閻氏，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于長沙，將之國。閻氏語之曰：他日當為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于宮中。潭王來親，入止宮，不以禮自檢，歸國發兵反。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城門，舉火圍宮，盡焚。攜其子投墮，而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為辭，盡戮宮人。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徐悉滅除焉。按潭王之母達定妃，與齊王同胞，非閻氏也。王生于洪武二年，距陳友諒之亡將十載，而云遺腹，孝慈之崩在十五年，距潭王自焚且七載，而云后脫簪珥待罪，僅免，王之焚，以妃家坐罪不自安，遣使召入朝，疑懼與妃自焚，而云發兵反，王文恪久與國史，而孟浪乃爾。又何怪于皇甫陳氏之傳訛也。余攷本記事錄，亦有納友諒次姬為妃之說，而無閻氏生子事。王氏駁之甚正，然猶未悉妃家坐事之實也。今讀庚午詔書，乃知潭王之死，亦為胡黨所累耳。詔書所列都督五人，毛驥、於顯、陳方亮、耿忠、於琥、顯男，先在寧夏任指揮時，聽胡、陳分付，將囚軍封績，遞送京往草地裏，通知消息，後大軍克破胡營，獲績究問，二人反情，緣是發覺，於顯即王妃之父，於琥即王妃兄弟也。姦黨錄

嚴封績招云：績係常州府武進縣人，幼係神童，大軍破常州時，被百戶擄作小厮，拾柴使喚，及長有千戶見績聰明，招為女婿，後與妻家不和，被告發，遷往海南住坐。因見胡陳擅權，實封言其非，為時中書省凡有實封到京，必先開視，其有言及己非者，即置不發，仍誣罪其人。胡丞相見績所言有關於己，匿不以聞。詐傳聖旨，提績赴京，送刑部鞫問，坐死。胡丞相著人問說：你今當死，若去北邊走一遭，便饒了你。績應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寧夏，耿指揮、居指揮、王指揮、等處，耿指揮差千戶張林、鎮撫張虎、李用，轉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路，遇達達人愛族保哥等，就與馬騎，引至火林見唐兀不花丞相，令兒子莊家送至哈刺章蠻子處，將胡丞相消息備細說與，著發兵援邊。我奏了，將京城軍馬發出去，我裏面好做事。實錄則云：封績、河南人，故元臣，來歸，命之官，不受，遣還鄉，又不去，謫戍于邊，故惟庸等遺書遺之，所紀爵里與招辭無一合者。又不明言於妃家坐事之狀，可謂疎誤之極矣。嗚呼！呂產薦女，竟殺其王，韋堅絕婚，幸全太子，從古已然，當時大獄初起，人情危懼，於氏父子，皆身為戎首，王年少，倉卒自殺，用婦人忘宗廟，無足道者，而燕禍之借，中于骨肉之間，致貽千古不決之疑，不亦悲夫。

國史考異卷第三

高皇帝下

實錄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監察御史劾奏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罪狀，刑官請逮問，詔勿問。庚子，監察御史復請按問善長罪，并其從子佑、仲，上不得已，下佑、仲獄。會善長家奴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庸往來狀，而吉安侯陸亨家奴封帖木等亦告亨及延安、平涼、南雄侯等，皆與惟庸、善長結為黨比，皆謀約日為變，事皆未發。上曰：太師輩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具得其實。羣臣奏善長等當誅，上又不許，復令諸司官讞之。亨等皆具伏。乙卯，太師李善長自殺。善長事敗，上謂愚論之，復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之際，為之流涕，復至右順門，上謂羣臣曰：吾欲宥李佑等死，以慰太師。太師年老，且暮無以為懷，羣臣復奏善長反狀甚明，敢以死奉法。上曰：法如是，為之奈何？善長大慙曰：臣誠負罪，無面目見百官矣。乃撫遺歸第，賜佑及陸亨等死。善長遂自經。上命以禮葬之。厚卹其家。子祺為駙馬都尉，後卒于江浦。孫茂，今為指揮僉事。錢氏辨證曰：按太祖手詔云：救錦衣詣置所提到親弟姪，令九衛門共審發覺知情緣，則逮問者善長之弟存義，存義之長男仲，與李存賢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備條亂臣情辭，則首列善長，而次及存

義與其子仲善長倘終不下獄即訊則法司何所據而有一李善長之招乎又營陽侯家人小馬招云今年閏四月內聞知李太師擊下蓋指二十三年之閏四月也此非善長下獄之明證乎俞本記事錄云國老太師李善長為逆黨事伏誅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餘口悉斬之然則善長之不下獄與歸家自經蓋亦史臣有隱之辭非事實也又云上不得已下佑仲子獄佑即惟庸之塔也李存義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發欽蒙免死發崇明安置存義與仲俱免死安置則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義仲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無佑尚在之理此必國史之誤也實錄所載獄詞大抵據各招約略相合第據詔書及善長等招善長雖與惟庸結姻初未知惟庸反謀十年十月惟庸使楊文裕說善長許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長方心動至十二年八月李存義來言猶再三堅拒而仲謙之招以為善長遣往從惟庸乃在九年之秋果爾則惟庸之反狀善長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儀仗戶雜然往助惟庸又何以惟恐善長之不就已而使其故人子姪宛轉遊說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內太師嘗云胡丞相家商議太師云若謀反必要幾個大公侯同謀如此則眾公侯之從惟庸皆善長主謀使之也乃其身願重自猶豫不肯決然同事耶仲謙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師使伴當耿子忠請吉安淮安臨江營陽平涼永嘉六侯喫茶太師云我請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事務善長文史深何至矢口狂言如病易喪心者所為豈仲謙諸招與夫難出于家奴婦女之口者亦有不足盡信者耶或謂善長巧偽舞文掩匿其通謀之狀而以狐疑觀望曲自抵諱冀上憐而寬之然以太祖之聖明豈不能洞見其隱而但據其抵諱之辭以播告天下哉

數善長之罪狀者當以庚午詔書及善長存義四招為正如國史摺拾仲謙諸招以傳愛書則情事舛駁疑信錯互千載而下回翔繚閱必有反抉摘其繆漏為善長詭冤者矣案封績招詞甚詳絕不及善長私書則善長事發非為有人首沙漠之故可知也通胡手跡此善長大逆不道第一公案聖明不以列手詔刑部不以入爰書而國史雜錄書之獨何所援據哉考善長自招云今年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給付姐姐及將親人丁斌妄奏致蒙送問供出李四緣係蒙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長前項緣緣則善長之事緣丁斌發覺明矣詔書云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實錄云善長受姦民賊奏請數給其親九朝野記則云京民為逆倖其半遷其半于化外善長復請免其姦數人案善長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黨合遷化外者善長奏請免之致將丁斌提問若云以合遷京民奏給其姊及丁斌恐無此理當以野記為是因詔書出自聖製文義與古故實錄誤解耳檀章案實錄書李善長罪狀凡三變其說前後各不相蒙其一為封績事則言官風聞之彈文也或失之誣其一為盧仲謙等所告則家人上變之口供也或失之難而最後則有請給姦民等事蓋善長所自輸于上前者也其情漸真而其事漸悉善長之罪狀於是乎不可解矣實錄載封績事謂藍玉敗元公於捕魚兒海獲積善長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之下獄訊得反狀及善長私書蓋善長之罪止在匿封績不奏所云私書不過平日交關之詞豈真有通胡手跡哉錢氏以為善長第一公案亦誤也實錄又云先是善長有過詔累宥之善長益恃恩時京民通胡惟庸作亂者法當徙邊善長受姦民賊數奏請給其親考昭示姦黨錄丁斌

招詞蓋李四父子之反謀因丁斌而發覺善長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初不為封績事及盧仲謙等所首告也案丁斌者揚州高郵人西安護衛百戶周祥之義男也周祥有膽勇係張氏同僉歸附出入胡丞相門下參預謀議得陞本衛千戶祥在京師嘗以其女原奴許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沒于西安斌與祥之子昇食貧無以為生因太師從子神舍吉安侯妻舅石敏與其塔黃質引見丞相丞相訊知祥已死為之歎惜遂命昇襲職除杭州衛留斌出入門下如祥在時一日斌與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與太師弟李四在西軒開坐丞相謂李四曰周千戶在時曾以女許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婦矣汝姪神舍尚未娶吾為主婚以周氏女妻神舍何如李四遂命神舍拜謝七月斌與姊遂歸神舍神舍者李存賢之次子仁之親弟而太師之從子也斌自此與李四叔姪侍丞相飲酒丞相每告戒令齊心舉事事成富貴不小斌等心識之不敢洩十三年胡黨事敗斌懼禍逃杭州往依周昇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為事處決斌復來神舍家聞石敏黃質等事發欲逃歸未果為法司逮問詔書所云善長請給親人丁斌者即此也至善長下獄始末國史雖不明言然亦有不沒其實者當李仲等下獄之後盧仲謙等復發其與惟庸往來狀上曰太師輩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蓋訊善長等也既得其實復令諸司讞之蓋覆訊也言亨等具伏而不及善長者善長老吏柔奸未有遮服故諸司但按亨等而善長則上親詰問即今法司隔別聽質之法也實錄載左丞相胡惟庸等謀反命廷臣審錄上時自臨問之逆臣錄載魯威招云涼國公謀反他家裏埋伏馬軍上位知道擊住了他兒子都廢了只有涼國公上位自問他以胡蓋之獄觀之則善長之招其出于親鞠明矣其言召詣奉天門復至右順門撫遣歸第蓋古者公卿參聽王三宥然後致刑之意特國史書法稍為微婉耳又善長子祺尚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開國功臣錄云永樂元年卒于江浦史翼云洪武中以善長罪囚于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自溺致永樂間所募大明主塔謂祺卒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則諸書皆妄也錢氏辨證云案姦黨錄載李太師家教學貢穎之招云洪武十六年穎之見黨事不絕仍投李太師家教李駙馬舍人讀書二十一年跟李駙馬往鳳陽定遠縣任則知祺以二十一年還定遠次年卒亦當在定遠不在江浦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太祖大義滅親豈不能以歐陽倫之法處之耶其論核矣然國史謂祺後卒于江浦不知何據或疑祺還定遠之後復來京師卒于江浦然不當云後善長卒也更考之

祝允明九朝野記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二十四人十七年又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後于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梅純備忘錄亦同錢氏辨證云庚午詔書載于九朝野記者首尾闕落僅存其半鄭曉異姓諸侯傳多援據此詔第未見全文概有舛錯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肅清逆黨此大謬也功臣次第即定于肅清逆黨之榜豈有兩詔乎如曰功臣次第為十七年所定則藍玉之進封涼國在二十一年十二月此詔何以不稱永昌而先稱涼國耶船艙航海以二十年封開國全甯西涼以二十一年封又何以備列耶鄭氏之

失考甚矣。開國功臣錄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勳臣五十七人。李善長猶居首，不知此詔在二十三年之五月。正善長等奏夷之日，其榜列勳臣，所謂刑人于市，與乘乘之者也。豈以是優異善長等耶？昭示姦黨第三錄，載營陽侯楊璟火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內，舍人楊達讀錄榜文，想伊父五次賣陣，我兄弟又有大罪。本年六月，欽差官來察理旨意，觀此則肅清逆黨之詔，其榜列在二十二年五月明矣。姦黨諸錄則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時也。又延安、吉安、平涼、南雄、四侯，皆吉安家奴封帖木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者也。實錄于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及陸亨等死，而不詳其事。延安等三侯既不為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開國功臣錄于四月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皆書二十六年卒，追論姦黨國除，仲亨之賜死，國史既大書其事，無可疑者。然延安三侯皆與惟庸等約日為變，厥罪惟均，既賜亨死，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罰耶？實錄云：亨等皆具伏，又云賜亨等死，曰亨等，則其非一人可知。以書法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為之辭，其必以同時賜死無疑也。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延安侯招云：今蒙提問胡黨情節，從實開招于後。又載平涼侯全招，則勝宗、聚、與亨等俱下獄，即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黃平公幹，差成往蘇州，問四月，成到黃平，回話回還，彼時胡黨事正發，恐本官家被人招出，藏匿江甯縣舊識人呂二家，本人同高里長赴官首告送問。案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平越苗蠻，即命同鳳翔侯往黃平等處屯田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黃平還，即恐胡黨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亦必以是年問四月也。實錄自二十三年五月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雲南諸衛耕牛，蓋勝宗在黃平請之也。實錄云：先是勝宗請給，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于功臣之誅，皆從諱詞，概云二十六年薨，殊為失實。世貞曾見國史，而于延安諸侯，悉因黃金舊文，不可曉也。余謂功臣次第，吾學編以為定于十七年也。踵野記之譌也。通紀以為列于二十三年正月也。踵功臣錄之譌也。皆不見庚午詔書全文，故也。詔書列前後所犯公侯都督二十七人，而于南雄侯趙庸，則言本人之兄，先為陷城賜死。朝廷于本人並無疑責，一體論功封侯。後為差往沂州操練，回家聽信胡、陳說誘，故不復命，發刑部監收一日，即令太師李善長傳命往宥之。本人反歸恩于李善長，而怨朝廷，遂與通胡謀逆。此趙庸與善長結黨情節，野記諸書所不載者，故附錄之。

三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故誠意伯劉基孫劉璘，增祿二百五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鄭氏異姓諸侯傳云：二十四年副伯，加祿五百石。明年卒，列朝詩集云：鳳字士端。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封。明年以其叔閣門使事有連，上赦之。貶秩歸里，築室于里第西雞山下。命曰盤谷。洪武丁丑，禮成廿歲。越三月，太祖上寶教，還建文及太宗皆欲用之，以奉親守墓力辭。永樂某年卒于家。公侯伯製封底簿據兵部貼黃，以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襲爵。次年九月卒。考為所著盤谷集，及括蒼陳谷（開問先生傳）乃知為罷官謫戍本末，且永樂中尚無恙。貼黃載以襲封次年卒，諸家因之皆誤也。余案劉璘及卒，諸

書所紀年月互異。實錄載二十三年十月辛巳，賜誠意伯劉基孫璘及基次子仲璟、金織文綺裘衣鞍馬靴襪，仍令為還鄉省墓。乙酉，置閣門使，依宋制，秩正六品，以仲璟為之。而貼黃謂璘以二十三年十月襲爵。考劉仲璟恩錄則云：洪武二十三年，為首名提取賣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見奏聞。欽奉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能，再見欽奉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語麼？你帶得來麼？回奏：帶得來。聖旨便取得來。取語進。欽奉聖旨：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事，好有兒子在。欽奉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孩兒，知理熟。大功爵讓與你的兒子，好阿。當宜劉為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恩。欽蒙各賜金織衣服一套，全鞍鞍馬一匹，撥賜南門內房屋一處。二十五日欽奉聖旨：我考宋制，除爾做閣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似如今儀禮司一般，不著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著我，但是我在此處爾便在。著傳旨意發放事阿。我如今著你叔姪兩個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二十四年二月回京。據此，則應襲封後，乃有章服鞍馬之賜，而仲璟以讓爵之義，故特設閣門使以寵之。迨次年二月，祭祖回京，方授世襲文實錄誤以賜語之月為襲封之月耳。但貼黃在二十三年十月，而恩錄以為十二月，則傳寫之訛也。實錄不書應卒，貼黃以為卒于二十四年九月，而鄭氏則在其後一年，皆不足據。考方孝孺集，有送劉士端歸括蒼詩云：青田辛木三十年，高皇德取亦資天。國初故老尚誰在，幾人事業圖凌煙。忽見開孫三歎息，秀目疎髯道像遙。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賜。至符含笑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為拂衣入山去，肝食未敢忘君恩。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與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蓋建文中，為嘗以墓碑為請，旋即告歸。所云幽州與兵，則指斥靖難之辭也。應之卒于永樂時何疑焉。

四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東川侯胡海卒。海歸老子家，至是瘞發背而卒。子斌，從征雲南戰沒，贈都督同知。次觀，尚南康公主。二十六年七月乙丑，復賜故東川侯胡海田。初海嘗有罪，收其祿田。至是其子觀尚公主，詔復給之。錢氏辨證云：海之卒也，史為立傳，記上輟朝致祭，劉三吾又為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諡恩恤，概未有聞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田。蓋玉對胡玉云：你家也是為事的，則知海雖死，屬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蓋黨未發，其亦以胡黨牽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擺脫衆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廬下，其亦以託肺腑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以從征死，次玉坐藍黨，次觀尚主卒。其子忠，授孝陵指揮，觀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書，他亦無可考也。余謂海之得罪，史無明文，致逆臣錄載東川侯次男胡玉招云：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欽蒙宣玉赴京，就到涼國公宅內探問。本官說：我在四川對你說的話，近日上位果然疑我，必是不肯留的意思。如今多有頭目隨順了，也只在這早晚要下手，你回去，有的人都準備下接應。又都督亦鼎招亦云：本年二月內，鼎去涼國公家內，本官說：東川侯家裏也有好些人，你就

去和胡二說這意思。不怕他不從。以藍玉之言觀之。則知海自歸老之後。諸子驕縱。蓄養亡命。海不能禁。既收祿田。恐罹重譴。遂以憂死耳。未必果以胡黨牽連也。海之卒。祭葬如制。而贈諡不及者。則以子玉坐黨為之累也。不然。使其父子名隸兩黨。得進門誅。已為厚幸。又肯于身沒之後。復其祿田哉。觀尚公主在二十一年四月。而實錄于二十六年七月。皆復賜故東川侯田。以為子觀尚公主之故。則海之有罪收祿田。必在二十一年以前。胡黨未發之時也。海長子斌戰沒無嗣。玉以次嫡伏法。永樂中。觀之子忠。欲拔長公主恩。為繼襲之地。故諱言玉事。而實錄因之。豈稱信史。

五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召秦王。檄還京師。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上諭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為險固。響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于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九月癸巳。皇太子至西安。百官及耆民郊迎。皇太子慰勞之。賜秦民白金及鈔。十一月庚戌。皇太子還自陝西。二十五年四月丙子。皇太子薨。七月。秦王檄還國。鄭曉今言云。國朝定鼎金陵。本與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帝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還京疾速侵。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姚福青溪暇筆亦云。國初欲都關中。嘗命懿文太子往相其地。不果遷也。實錄洪武九年六月。監察御史胡子祺請都關中。上覽奏稱善。則聖心之欲遷長安。非一日矣。顧時未可耳。逆臣錄載勅聖侯招云。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各處公侯都到陝西朝東宮殿下。涼國公使事夏衡徐指揮到翼下。處密說。如今殿下領著京城軍馬。并各公侯盡數在這裏。且不敢商量。觀此。則一時文武將士威儀導從之盛可知。朱國顧大政記謂太祖將徙都關中。秦王聞之。有怨言。召入京。錮之。命太子巡撫。父老懼迎曰。山河百二。復見漢官威儀矣。太子悅。還奏。上亦甚喜。計定。赦秦王。將改封。僅五閱月。太子薨。實錄不載秦王得罪之詳。然考王還國後。不給護衛。至二十六年。乃復給之。而賜怒王益冊。有不良于德。竟殞厥身之語。豈尚以前過耶。太祖末年。大政大議。悉付太子暨太孫參決。國史概削不紀。即遷都之議。亦幾于湮沒。可歎也。

六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以帷薄不修。伏誅。命收其公田。錢氏辨證云。王世貞開國功臣表。大書于德興之下曰。十八年。坐亂宮死。致庚午詔書。條列臨川侯胡美罪狀。蓋如世貞所書。而德興則以帷薄不修伏誅。見于國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登世貞所見庚午詔書。載在九朝野記者。首尾脫落。不及深考。而誤繫于德興之下耶。或如逆臣錄所載王誠之招。則德興之子驥。實犯禁。而并坐德興耶。抑國史所記帷薄不修。亦史官之微辭耶。余於諸招。自臨川侯外。如李善長之二子。及費聚之子。越。楊璟之子。通。德興之子。驥。皆削而不載。後之取徵者。考姦黨逆臣二錄全招。則知之矣。又云。胡美。實錄不載所終。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傳。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云。二十六年坐姦黨論死。國除。今按高皇帝手詔。則美于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誅。而據吳也。先之招。原係臨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為事。接

李太師家。其證佐甚明。是知諸書皆誤。而功臣表蓋黨之說。尤為無稽。異姓諸侯傳云。十三年。董建濬王。府後坐姦事。二十六年卒。美於十七年伏誅。而胡黨之發露。則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鄭所記甚經。余按錢氏於臨川侯及周驥招詞。俱削不載。蓋為國體諱也。然庚午詔書。及姦黨逆臣二錄。已條布之矣。詔書言胡美長女入宮。貴居妃位。本人二次入亂宮禁。已將其小婿并二子。宮中暗行二年。洪武十七年。事覺。子培刑死。本人賜以自盡。殺身亡家。姓字俱沒。都督王誠招云。洪武十六年。間有男王庸。同朱都督男。江夏侯男周驥。糾合入宮。為非。是誠彼時明知此事。不行禁戒。故縱犯法。雖是上位。恩宥免問。為見在後。各官節次事發。被誅。心中懼怕不安。今被涼國公糾合謀逆。據此。則周驥入宮。在十六年。其後事發。被誅。或以故縱之罪。并誅德興耳。否則王誠何為心懼不安耶。曰。帷薄不修者。亦諱之也。若如功臣表所書。則德興當辛酉征蠻之役。年已老矣。安得復有犯禁之事耶。此二家罪狀。並在姦事之外。略存之以補實錄之闕。

七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二十六年二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反伏誅。初。玉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之反。玉嘗與其謀。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為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甚稱上意。然玉素不學。情復狠復。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暴橫。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數悖。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降將校。黥刺軍士。甚至逸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脇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觀陣。命為太傅。按二十五年十二月。以玉兼太子太傅。此者稱太傅耳。玉怒。懷袂大言曰。吾此回當為太師。乃以為太傅。及時奏事。上惡其無禮。不從。玉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通紀諸書。竝同。按實錄所載藍玉狠復專擅之狀。皆本御製逆臣錄。序而於謀反始末。不過數語。殊為疎略。逆臣錄乃二十六年五月。勅翰林輯錄逆黨情詞。刊布中外者。史臣豈未詳究耶。錄中無藍玉招。而有其兄榮及男開兒等四招。以丁。僧兒史敬德所供按之。則知玉以二月八日入朝。被收。九日下錦衣衛。十日伏誅。未及其獄。而雜取家屬口語。以證成之耳。藍榮招云。藍玉對說。前日靖寧侯為事。必是他招內有我名字。我這幾時見上位好生疑我。我奏幾件事。都不從。只怕早晚也容我不過。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場。蓋靖寧既誅。玉以姻家疑懼。謀變。則其本情也。而實錄絕不之及。又指揮僉事田珍招云。二十四年十一月。靖寧侯密與陳指揮說。有我舊識。家鎮撫為事。提下了。我怕他指著我的名字。我這一回好生憂慮。在後本官果為胡黨事。發典刑了。然則靖寧之通胡。因家鎮撫而發。涼國之謀逆。又因靖寧而成。以此知藍黨者。即胡黨之流禍也。立齋開錄云。藍玉於靖寧侯為姻家。靖寧既坐。胡黨誅滅。玉內懷憂懼。二十五年征建昌。回見上。覺上有疑之心。每謂其所親曰。上位取我回來。著我做太師。如今又教別人做了。先前胡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想不如先下手好。遂與景川侯曹震等約。以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伺上出勸農時。舉事。事覺。坐誅。此書約略諸招。頗稱嚴實。史載是年二月庚寅。躬耕藉田。即上出勸農之期也。逆臣錄載府軍前衛百戶李成招云。二月初一日。涼國公對說。我想

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陽門外勸農時是一個好機會我計算你一衛要有五千在上人馬我和景川侯
 兩家收拾伴當家人有二三三百貼身好漢早晚又有幾個頭目來將帶些伴當都是能斷殺的人也有二
 三百都通這些人馬儘勾用了你衆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了消息定在這一日下午下手此藍玉逆節之
 最著者而史略之何也

八

實錄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岫巖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
 友文、及諸武臣皆爲藍玉都將者。玉乃密遣親信召之。長夜會私第。謀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爲變。約
 東已定。爲錦衣衛指揮將所告。命羣臣訊狀。其皆伏誅。按御製逆臣錄序。言藍玉同曹震、朱壽、祝哲、
 汪信等合謀。陰誘無知。指揮莊成、孫讓等。設計伏兵。謀爲不軌。錄中無曹震招。而有震男炳招。列於藍玉
 兒等之次。則震之無逆最力。且與玉同時誅死可知也。而實錄顧以張翼爲稱首。與爰書名次不合。按景
 川侯火者張海彭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景川侯同涼國公喫酒。景川侯說我如今燒燬去。你每商
 量得停當著。我那裏燒燬。也有些軍。也有些軍器。涼國公回言。我也說與府軍前衛指揮千百戶了。著他
 收拾下軍馬。你如今去燒燬。你也收拾你的軍器。到二月再來。板房商量。上緊下手。他如涼國火者察罕
 不花諸招。皆首舉景川。然則涼國之有景川。其猶韓國之有吉安歟。鶴慶侯張翼招云。三月初八日。有旨
 宣翼到京。爲見塔王信兄王禮。亦爲黨事敗露。提送錦衣衛收問。翼懼本官招出情絲不便。又對塔王信
 說。你可自去。也免得我一家老小性命。王信依聽。前來出首。不期就行擊問。觀此。則張翼情罪。自當
 與曹震殊科。而其伏法亦在三月以後。實錄同繫于二月乙酉之下。誤也。鄭氏異姓諸侯傳云。藍玉謀反。
 上集羣臣廷議。玉強辨。展轉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微即吾叔。遂
 并殺微及詩人王行孫。考詹徽招則云。二月初二日。男詹絳傳涼國公言。本朝文官那一個有始終。便
 是老太師我親家婿。侯也罷了。如今上位病得重了。殿下年紀小。天下軍馬都是他掌管。教說與父親
 討分曉。微回說知道了。朝退至長安西門。遇見何尙寶。是微對說。前日涼國公謀的事。上位知覺了。早是
 我當住兩日。未曾拿下。你便去對哥哥說。教他上緊下手。莫帶累我。就報與涼國公知道。何尙寶名宏。即
 東莞伯何榮之弟。二月二十一日。令吾前衛指揮姚旺到部。微對本官說。近日見上位好生疑我。必是
 連我也拿下。當時文臣惟微父子爲玉謀主。表裏窺伺。玉誅諭句。而微始敗。且玉未嘗廷鞠也。鄭氏所紀
 幾於厥矣。又按實錄。是年七月丁巳。調府軍前衛將士之有罪者。隸甘肅州左護衛。既而以有罪者不可爲
 親王扈從。遂徙于甯夏置衛。別調兵爲護衛。以逆臣錄徵之。則府軍前衛將士皆玉故部曲。約束最嚴者
 也。若夫錄中所載番僧內鬻豪民賤隸累累至數千人。其間豈無誣誤羅織不能自解者。翰林所輯。要亦
 未足盡信也。

九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

臣李仁人以辛朧子嗣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與師侵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而
 回軍。禍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瑋權國
 事。及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視復廢。無知。縱于酒色。與禍黨玄禹寶等。潛謀
 復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東。爲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匹。以此譖于王瑋。謀
 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閔等。國中臣民。多被殺傷。羣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爲慮。謂瑋不足以治民。今年
 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瑋于私第。擇于宗親。無可以當與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
 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者。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
 張智奏其事。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裔。非我中國所治。且其
 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諭之。從其自爲聲教。而祖訓則云。朝鮮國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
 成桂。今名且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姑待之。重修會典云。永樂元年。其國
 王具奏。世系不係李仁人之後。以辨明祖訓所載。逆事。詔許改正。正德嘉靖中。屢以爲請。萬曆三年。使
 臣復中前請。詔付史館編輯。今錄於後。李成桂系出本國全州。遠祖翰什新羅爲司空。六代孫兢休入高
 麗。十三代孫安社生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是爲成桂之父。李仁人者。京山府吏長庚裔也。始王氏恭
 愍王顯無子。養寵臣辛朧子嗣爲子。恭愍王爲嬰臣洪倫等所弒。李仁人當國。誅倫等。立嗣。嗣位十六
 年。遣將入犯遼東。成桂爲副將。在道中。至鴨綠江。與諸將合謀。回兵。禍懼。傳位於其子昌。時恭愍妃安氏
 以國人顯昌。立王氏孫定昌君瑋。昌遂仁人。已而瑋妄殺僭。國人不附。其推成桂署國事。表關高皇
 帝命爲國王。遂更名且。贈瑋別署終其身。按實錄。彼高麗世系。與祖訓不同。蓋永樂初。史臣已從其辨明
 之請。而曲爲改正矣。第實錄藏於祕府。彼國無絲仰窺。故屢請不已。萬曆中。重修會典。始令采入耳。然所
 記亦有未覈者。考東國史略及高麗世紀。皆言鄭夢周忌我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知道傳、浚、閔等。有
 推戴之心。欲乘隙馬病爲圖之。令臺諫劾道傳浚閔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太祖太宗與李
 濟等議於麾下。士乃謀去夢周。卜仲良洩謀於夢周。夢周詣太祖邸。欲觀變。及還。太宗遣趙英珪等。要於
 路。擊殺之。籍其家。後太宗嗣位。以夢周專心所事。不貳其操。贈諡文忠。所謂太祖太宗者。其國人尊稱成
 桂父子之辭也。成桂奪國之謀。已非朝夕。特憚鄭夢周等。皆僉臣不敢動耳。一旦狙擊夢周。遂肆焉內嬖。
 而外爲恭順。以欺朝廷。反舉遼東之役。爲夢周罪。會典雖采其說。而不及夢周欲攻遼東事。亦以非公論
 也。列朝詩集云。王顯既弒。夢周以諫阻北使被放。再朝京師。深荷優遇。寧有主謀犯遼之事。攻遼之役。成
 桂實在行。於夢周何與。夢周之欲弒成桂。爲其謀篡也。非爲其阻攻遼也。夢周不死。成桂篡必不成。既殺
 夢周以竊國。又藉口攻遼。委罪夢周以自解免。史官信其欺說。按而書之。不亦冤乎。太祖以高麗僻處東
 裔。非中國所治。聽其自理。成桂因是以殺夢周。放李穰。徵福。假處於天朝。用以脅服東人。潛移社稷。祖訓
 云云。則成桂之弒。夢周之冤。聖祖蓋已灼見本末。史官拘牽簡牘。漫不舉正。亦豈聖祖之本意乎。東國之
 史。出朝鮮臣子之手。而夢周不附成桂事。謹而書之。不沒其實。正德中。麗人修三綱行實。忠臣以夢周爲

首國有人焉。豈非箕子之遺教歟。余謂若夢周者。不愧王氏之韓通矣。是時非夢周殺成桂。則成桂必殺夢周。不兩立之勢也。然李芳遠既除之。而復子諱。豈亦心服其忠耶。厥後有吏曹參判南寅弔夢周詩云。從容就死烏川子。啓我朝鮮節義興。其嗟慕如此。

十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丁丑。命宋國公馮勝。額國公傅友德。開國公常升。定遠侯王弼。全備侯孫恪等。馳驛還京。常升孫恪。後皆不見於史。錢氏辨證云。公侯伯襲封底爵。載常茂有弟升。升生繼祖。發雲南臨安衛安置。而不記升之所終。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升與魏國公分道力戰。已而升見上得釋。諸家記革除事。皆為升立傳。參列於魏。曹二國之間。今以逆臣錄攷之。則升為藍玉之甥。初與通謀。玉既伏誅。又於三山聚兵謀逆。反狀已具。爰書臚列。而得免於聖祖之刑。理乎。然則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記其所終。蓋諱之也。升既伏法。又安置其子於臨安者。茂既無嗣。不忍復誅升之子。此議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升於拒戰得釋之後。成祖遂釋而貫之乎。抑亦既釋而終不免乎。若釋而貫其罪。則升既得釋矣。不應又放其子於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於臨安。不應兩年之內。旋召見而厚賜之也。故常升之事。當以逆臣錄襲封簿二書為正。其他革除諸書所載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升抗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為附會。不足置辨。余按實錄。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論指揮張利云。開平王。永成侯。德慶侯之家。侍外戚生事。法皆取滅亡。以國史不書卒之例推之。則昇之伏法於洪武末明甚。致都督王賊招云。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欽差開國公前來三山等處提調。誠因往薄山點。回相見。本官說。我與昇這件事。謀不成。倒連累了許多好頭目。當初昇與我也同景川侯衆人說這事來。後因他上四川。我往山西。不曾再得一處商議。如今他每都犯了。必然也有我的名字。多是親上頭。上位容著。你也會去相望他商議。來久後好少把我每都結果了。我每做個甚麼見識。躲避得這場大難。是誠回說。且將去。慢慢地理會。在後一向不曾相會。不期事發。今被孫恪。陳桓等供出。在官提問。又王賊表姪馬璋招云。三月內。蒙欽差表伯往三山。監工。差人來家報說。有開國公等官。又在三山上商議。收拾弓兵要反。此則常升。孫恪。俱坐黨事之大略也。然昇之反狀。亦有未明者。三山非聚兵之地。弓兵非倡亂之人。即王賊所指。亦未見有成謀宿約也。昇雖不免。而其子得成臨安。蓋原情定罪。法之平也。豈獨以議親故寬之哉。

十一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巳。人有告燕山中護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留守中衛指揮使乃兒不花。有逆謀。上曰。二人之來降也。朕知其才可用。故任之不疑。今反側乃爾。何胡人之心不誠如是乎。命軍中察實。以聞。三月乙卯。遣魏國公徐輝祖。賈勳。諭今上。遣人防送。至京。四月庚寅。今上遣人送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至京。以逆謀伏誅。按逆臣錄。載乃兒不花招云。正月二十三日。蒙古衛指揮法古來說。涼國公道。我每都是從小跟隨上位。出氣力的人。熬到箇公侯地位。尙且保全不得。你這等歸降的達達色目人。

更是不知久後如何。他說早晚要動手謀反。教俺準備些好漢來助他。次日同法古脫台到涼國公府內。拜見。本官又說。已前有一起達達頭目。每受不過苦。也曾反叛來。因我每向前斷殺。以此上走不出去。你已前都是大官人的根腳。如今只得個指揮。若從順了我時。久後還著你做大官人。蒲陽侯察罕招云。正月初三日。因做生日。有一般達官。乃兒不花等。來遞手帕拜壽。乃兒不花說。如今在這裏。上位好生疑俺達達人。都將四散調開去了。看起他的動靜也。只是弄性命。俺未知日後怎麼的。如今只等領軍出征。一帶兒反將出去。到得靜辦。察罕回說。這裏雖著俺做公侯。不如俺那裏做個小官人。盡得快活。恁衆人既有如此心腸。休著外人知道。好歹尋個長便。史載是年四月壬午。蒲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而不知察罕之為玉用。孫乃兒不花導之也。逆臣錄不具阿魯帖木兒招。攷之史。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成祖至迪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閏四月。乃兒不花率部落二百餘人入朝。留京師。此輩窮蹙歸命。本非慕義。樂放縱。憚漢法。故一聞藍玉煽誘。遂不覺飛揚難制耳。但據諸招。則乃兒不花正月終尙在京師。而實錄謂二月乙巳。命軍中察實。則又似從征北平以後事也。先是二十五年四月。命乃兒不花所部士馬從燕王。征沙漠。為鄉導。故招詞亦有四散調去之語。豈其時乃兒不花未嘗自行耶。若阿魯帖木兒則名隸燕山護衛。其在北平無疑。招詞不載。有以也。

十二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丙申。詔絕安南朝貢。時安南執主廢立。故絕之。仍命廣西都指揮司布政司。自今勿納其來使。二十七年五月甲寅。安南遣其臣阮均等奉表。蘇廣東貢方物。上諭禮部曰。安南篡竊。不許朝貢。已論廣西布政司。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亟遣人詰責之。仍卻其貢。獻不受。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安南遣其臣大中大夫黎宗。朝儀大夫裴鑾。奉表貢象。賜宗徽。鑾冠帶。賜其從人鈔。有差。按黎季犛。黎陳煒。立陳叔明子日焜。在二十一年十二月。既而權誅。仍假煒名來貢。而上諭以三年一貢。毋數遣使。二十三年再貢。命禮部止之。蓋猶未覺其欺也。後三年正月。阮宗亮來貢方物。始得執主罪狀。故絕之。然二十八年五月。黎宗。裴鑾等至。則又納之。未聞安南之輸情服辜。而忽奪予何耶。其後前王陳叔明卒。來告哀。上曰。陳叔明逼逐其王陳日燾。使不得其死。因奪其位。廢置相仍。未嘗來告。叔明懷姦。挾詐。殘滅其王。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觀此。則季犛之弒逆。太祖猶未悉知。故直舉為陳叔明罪。實錄成於永樂中。季犛就縛之後。然後大陽坊之事。暴露無隱耳。黎澄南翁夢錄云。陳家舊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尊稱。而同聽政。其實但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於父。嗣王無異於世子也。茲王叔明即位。廢恭肅子。即陳日燾。為昏德公。以己子不才。難堪大事。非年。使弟恭宣嗣位。而同聽政。是為睿王。先是占城乘國。數寇來寇。睿王即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返。王以睿王之子。取嗣位。久之。取聽好臣。行不道。王憂社稷。傾覆。涕泣而廢之。號曰靈德公。以王子子順。即陳日燾。入嗣位。是為順王。歷七載。父王薨。時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葬於安生山。諡曰恭。攷之史。陳叔明以洪武五年。逐其王日燾自立。六年入貢謝罪。令

以前王印視事，等以弟端嗣位，十年端攻占城，敗死，弟焯嗣，與焯錄所記名號互異，若以恭宣為焯，則焯不問焯為焯子也，焯言舊例王父聽政，嗣王無異世子，以季禮自稱太上之事推之，是誠然矣，然叔明既以其子不才，弟焯擁戴之功，舉國而授之，自焯以及焯，朝聘征伐，無不出於其手，已非但傳名器者比矣，乃因焯之不終，復以其子日焯為嗣，此必非叔明意也，是時權移國相，廢立之事，季禮實主之，而外託叔明之名，以兄廢弟，以父立子，使天討不能加，國人不能議，其計狡矣，焯為季禮長子，宜其曲為隱也，雖然，太祖之絕安南者，豈徒惡其弑逆哉，亦以其久假焯名，肆為欺誣耳，然猶謂罪在叔明，隱忍不問，因其請賞之勤，接納如故，而於其卒也，不復遺弔，以示春秋誅亂賊之微旨，卒之季禮遠避，願望不敢違，易陳氏，夫亦有以陰儲其心矣，祖訓深著高麗之誓，而於安南無一語，蓋僻處荒服，從其自為聲教，亦猶待李成桂之道也。

十三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癸亥，前軍都督僉事楊春還京師，奉率長沙、衡州、寶慶、武岡諸衛兵討富春，登駐軍於江華縣，上以蠻方連歲用兵，民勞於供輸，故詔春還京師，諸軍各還衛屯種，改逆臣錄，則春亦坐藍黨者，而國史隱之耳，其自招云：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征北，著人寄信與春，你在府辦事，早晚艱難，你又是胡黨，久後有人招出來，一家兒都是罷了，你不如尋個緣故去奏，只說你年老管不得事，好歹教你在外領軍，就和你每會合做一件大事，又春在軍前進時，本處軍民招安已定，該欽依取我回京，春不合設計，利同朱指揮商議，將本處蠻人勸要投降，金銀馬匹，因此逼令蠻人叛逆，卻著人去奏，上位必然又著我每在這裏征守，以此不曾回京，二十六年，在永州起程回京，沿途聽探藍玉謀事，若成了時，領軍來接應，不期藍玉敗露，春在途好生驚怕，又令永州衛任百戶星夜回去，說與朱指揮，如今藍玉事發了，我到京去好歹拿了，急忙著那蠻人叛了，星夜著人來奏，上位必然不拿我，必定又差我來征守，春回京不合奏說，如今蠻人又叛了，與同永定侯去征，若准了出外去調些軍馬來大做一場，不期事發，觀此則春以老將懷奸，擁兵玩寇，幸邊方有事，以自取重，其能逃聖主之明見乎，故一朝散軍歸屯，外示休息，士民而實奪其事權，春之伏誅，猶後矣，實錄所書殊為未覈。

十四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宣甯侯曹泰卒，曹卒，則與坐法者殊矣，然傳卹概未有聞，其子又不得卹，徵諸逆臣錄，知泰亦非令終也，按鶴慶侯張翼招云：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有塔王信來汝甯府，本家說涼國公著我來說，他奏了上位，教你出軍去，見有宣甯侯曹制論來取你了，他說：李太師、中國公、延安侯、衆人都是舊人，只為交結胡丞相謀反，都廢了，當初也有外父同宣甯侯和他親家靖甯侯，如今他心上也煩，惱教你快來陝西，與他商量，別做箇擺布，至十三日，宣甯侯亦到本家說，你使快收拾去，趕上藍總兵，他有分付你的話，十六日，二人一同起程前去，東莞伯何榮招，亦有全甯、宣甯、懷遠、四侯，蓋泰之情罪，在鶴慶靖甯之間，此正御製逆臣錄序所謂胡黨舊黨，愚昧不才，一聞陰謀，欣然而從者也，其身之不免

宜矣，而其父良臣則何食功臣廟，迄今不替，與全甯侯父同，嗚呼！聖朝所以明從逆之罰，與崇死事之報者，豈不仁義兼盡哉。

十五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己未，東莞叛寇，何迪伏誅，迪，東莞伯真之弟也，真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伏衆狙殺官軍三百餘人，遁入海島，廣東都指揮司發兵追擊，敗之，械迪送京師誅之，按是年二月，已書東莞伯何榮同藍玉伏法，而此獨言真次子宏以罪誅，又不及黨事，及考逆臣錄，則榮與二弟貴、宏、三招並列，乃知國史未及深考耳，何宏招云：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涼國公晚朝，到尚寶司開坐，對宏說：你尚寶司正管著披甲的金牌，可取出二百面來，我明日教府軍前衛孫指揮來領，是宏聽允，當同詹尙寶於南櫺內取出禮字號金牌一百面，信字號金牌一百面，在北櫺頓放，伺候謀逆，宏以侍從近臣，陰竊兵符，在東莞諸子中，逆狀尤著，以何榮之招數之，則其父真先交結胡惟庸、二弟貴、宏，懼前事發，又與指揮法古私通藍玉，榮時往山西抽丁，初未預謀，其伏法亦當在二弟之後也，國史書法殊未明，又皇明詔令，載是年九月十日詔云：今年藍賊為亂，謀泄捉拿，族誅已萬五千人矣，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姦頑無知，尙生疑惑，日不自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拿及未犯者，不分胡黨藍黨，一概赦宥之，陳敬宗誌黃維壽云：永樂初，曾有告燕逆者，公言于上曰：洪武末已有勸禁革，不宜復舉，意即此詔也，則九月黨事已解，獨何迪嗚聚海島，罪在不宥，故以叛誅耳，迪誅而何氏之支屬盡矣，哀哉。

十六

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丑，涼國公傅友德卒，十二月乙亥，定遠侯王弼卒，二十八年二月丁卯，宋國公馮勝卒，偷本記事錄云：宋國公勝、涼國公友德等，為黨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殺，毀其居室而焚之，據此，則宋穎二公皆因藍黨得禍，史諱之耳，王氏二史攷云：穎宋二公之卒，在藍涼公之後，一應恩典，俱從削奪，以鄭端簡《吾學編》暴卒例之，其為賜死無疑，但實錄為宋公立傳，備言其功，至所謂為大將，取乘無紀律，自掠胡馬，使開者行酒于納哈出妻，求大珠異寶，又胡王死才二日，強娶其女，失夷狄降附心，上以此深責之，然是十八年事耳，以後數佩印巡邊，加太子太師，恐未可據以為罪狀也，至穎公尤不可曉，自洪武元年以後北征，及平蜀、平滇，功冠諸將，不聞有纖毫罪狀，見疑以死，而史不於卒時立傳，卻於封公下著之，與藍涼公同例，永樂中，又不為置後，豈藩邸時有宿嫌耶，定遠亦不立傳，女為楚昭王妃，以昭王行實攷之，蓋亦賜死，家至籍也，行實不載此事，宋公二十八年卒，見國史甚明，定遠黃金為作傳云：悉據金陵馮氏家乘內言：三十二年十月十日卒，朝廷哀悼，遣祭勒有司治喪，以閏十二月五日附葬，子男九，皆先卒，恐誤，與化李氏史論云：何喬遠名山藏謂馮勝居家為酒，召邑人樊父，盛陳其金銀器，與戲，令度之，樊父既得，難勝曰：必千金乃還，勝怒，走馮太祖，樊父亦訟勝曰：場下有兵器，太祖予勝酒，歸遂死，傅友德因藍玉誅內懼，會冬宴，從者微饌，不盡一蔬，太祖責友德不敬，且命召二子，友德出，衛士傅太

祖語曰。攜其首至。頃之友德提二子首入。太祖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首袖中。遂自刎。陸采史略
 記二公之死。與此小異。皆謂也。夫我明。歷歷。至肅也。安有與人持首。求金銀器。盜不得。而敢向嚴主
 訟勝之說。其齊東也。至友德云云。更為無稽。夫以上公崇封。明刻於朝。胡不為李善長自縊。獨為友德
 自刎。諱且出。首於袖中者。詎止梁冀之帶劍。無忘之佩刀。雖死宜聲罪。而實錄何故代諱。况友德二子
 忠。尚壽春公主。為駙馬都尉。讓為金吾鎮撫。夫歐陽駙馬之販茶干禁也。自作之孽。僅賜死耳。忠何罪。獨
 嬰酷乃爾。縱不憐忠身。亦忍傷主心耶。然則二公之暴卒。遂略無據乎。予幼時讀一書。偶忘其名。載宋穎
 二公死甚悉。宋公失記。惟記所載穎公云。高皇賜以新第。入一門。即閉一門。穎公不得出。以餒卒。此與實
 錄先書賜穎國公傳友德第於鳳陽。而繼書友德卒為近之。若穎公嫡派。則以女為晉恭王妃。故隨居山
 西。弘治間。晉王曾為其玄孫瑛。請照六王例。求襲一職。禮部寢其奏。彼浙閩滇之附會皆偽也。按章按實
 錄。有於卒之下。并不立傳者。王弼也。鄭氏大政記。別起一例。於友德則曰。暴卒。於勝則曰。卒。而王弼之死。則
 爵與卒之下。并不立傳者。王弼也。鄭氏大政記。別起一例。於友德則曰。暴卒。於勝則曰。卒。而王弼之死。則
 闕之。蓋友德之死。信於勝。而弼之功。又微於友德故也。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以馮勝。傅友德
 兼太子太師。李景隆。藍玉。兼太子太傅。藍玉男。鬪兒。招云。父對劉指揮。說我征北。征西。受了多少辛苦。如
 今取我回來。只道封我做太師。卻著我做太傅。太師倒著別人做了。蓋指二公言也。然則藍玉之逆謀。二
 公必不與知明矣。然卒以不免者。豈如御製逆臣錄序所云。無義公侯。雖不為首。謀危社稷。任他所為。坐
 觀成敗者耶。二公之卒。既非同時。其得禍亦當有別。而俞本記事錄則並書之。且云家屬悉令自縊。按史
 餘載勝子九人。太祖召入賜宴。九子皆暴卒。與黃金九子先卒之說相似。殊不足信。而公侯伯襲封底簿
 載。弘治六年九月。晉王奏稱。傅友德玄孫瑛。啓稱先祖穎國公。亦係輔佐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功勞之
 人。其子忠。尚壽春公主。女封晉定王妃。舉家依親。隨往看守墳塋。乞比照鄂國公恩例。量加一級。以奉先
 祀。禮部參看。得瑛雖係穎國公子孫。但詔書止及追封王爵功臣。與封公侯伯者無異。難以施行。觀此
 則穎公實有後於晉。與定遠子孫。就養楚國同例。而俞本所記。亦非事實也。名山藏。又謂友德自刎後。徒
 其家於遼東。雲南。在遼東者。嘉靖中有都御史。錫。在雲南者。嘉靖中有給事中。良弼。今按傳論行狀墓誌。
 敘其譜系甚詳。初不言為穎公後。而良弼之五世祖。錫。則載於雲南通志。以為友德第四子。迨難相失。
 果爾。世寧有父列上公。子典大郡。終身不相聞問之理。至謂錫。以知大理衛事。占籍雲南。則又非以友
 德自刎故徙也。考楊慎傳云。布政高詔。聘修雲南通志。時鄉大夫。有欲冒嗣友德。以說世爵者。慎不可
 流。言欲中之。慎遂去。今通志所載。豈慎去後。竄入耶。則傳所指鄉大夫。非良弼而誰。故論友德世爵者。當
 以襲封底簿為信。

十七

實錄。洪武三十年六月辛巳朔。上御奉天殿。策試下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
 咸以為言。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初不及考官得罪之

事。列朝詩集云。劉三吾三十年主考會試。以多中南人坐罪。鄭曉大政記云。三十年六月。翰林院學士劉
 三吾暴卒。雷禮王世貞年表。皆云是年典刑。所謂暴卒者。曉之史例也。考劉學士文集。嘗以三十年冬十
 月奉勅撰黔國公吳復碑。安得死於六月。集載勅下。御製大明一統賦。尊稱我聖朝聖后。儲君有象賢之
 器。羣胤皆屏翰之英。乃建文初。奉勅撰者。學士之不死於洪武。明矣。按丁丑會試。北士多被黜落。諸生上
 言。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命官再考。或言考官劉三吾。自信稍。屬侍讀張信等。以陋卷呈進。上大怒。親賜
 策問。覆閱取六十人。自信稍。張信等。皆磔死。三吾以老成邊。世傳春榜夏榜。又傳南北榜進士。黃瑜雙槐
 歲鈔。記載最核。而世貞科試考亦因之。已自訂其年表之謬矣。周藩宗正。陸禔作。春秋指疑序。云。永樂
 中。命學士劉三吾修春秋大全。陸禔於宗老中。最為博洽。其言必有所據。俟詳考之可也。余按纂修五經
 四書大全。開局於永樂十二年十一月。進呈於明年九月。纂書姓氏。備見實錄。三吾果預載筆之役。安得
 獨佚其名乎。陸禔之序。始因三吾書傳會選之編。而誤記耳。雷禮列卿紀云。三吾乞骸骨去。年已老矣。而
 世之傳者。多謂其不能保終吉云。亦知典刑之說。非事實也。近見董應舉撰連江孫芝傳云。永樂辛卯。奏
 復孟子全書。略言逆臣劉三吾欲去八十五條。其中養氣一章。此程子所謂擴前聖所未發。大有功於世
 教者。又欲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則謬妄益甚。乞下部議收復全書。庶使萬世知所誦慕。疏草為
 蟲鼠所蝕。不能詳。然孟子書以公言復全。夫孫芝。詆三吾為逆臣。雖一時激發之詞。然使三吾此時尚在。
 必無不自辨之理。且九年已被重劾。而十二年又安得視顏復從。脩書諸臣之後哉。然則三吾之卒於
 建文與永樂中。殊未有定論也。

卿見于宣德實錄所為小傳甚詳。鄭氏不察，乃與死事者同類而稱之。此亦齊黃諸人之所差也。

六

鄭氏今言云：洪武三十一年六月，武官遷河濟泰蘇兵部左侍郎進尚書。至建文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附選，齊公已不復名。十二月初七日選，則如瑞為尚書，并公姓亦不載矣。豈北平事急，公有軍旅之役耶？近見新官供詞，往往有云：鄭村塢殺敗齊尚書軍馬者，豈公時較部事理戎務耶？歸有光撰與安伯徐詳世家亦云：敗齊尚書軍于鄭村塢，其家狀書之耳。或謂公倡是錯之議，及北平兵起，復假然居守，命庸懦如景隆者為元帥，卒以誤國。豈公固未嘗居守耶？按靖難事蹟，元年十一月，黃子澄等知李景隆敗，匿不言，遂遣人密語景隆，令隱其敗，勿奏。景隆如指，疑是內外蒙蔽，朝廷所得軍中奏報皆非實事。夫軍機奏報，兵部實主之。言子澄而不及秦何也？且秦首贊密謀，自李景隆出師以後，絕不聞有所建白。豈白河德州之役，秦皆躬歷戎行，而中朝籌畫，有不得預耶？靖難事蹟，又于二年六月甲午朔，齊齊奏黃子澄、聞李景隆等敗，濟南危急，皆震悚喪氣。乃謀遣尚書司丞李得成等來講和，以緩我師。則是時秦已還理部事也。永樂實錄如瑞本傳云：洪武中，歷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建文中，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協。刑部尚書暴昭、氣子澄、極力擠瑞，以罪黜河南布政使。歲中，子澄亦黜，召瑞還，復為兵部尚書。上即位，以推戴封忠誠伯。仍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按秦與子澄同黜，在三年之春，以諸書考之，則齊秦初出視師，如瑞實自吏部來代為尚書。及秦既還，瑞以罪黜河南，未幾，秦等被逐，而瑞復本兵柄。于是推戴之謀成，國事去矣。雷禮列卿表，謂如瑞左遷河南，在洪武三十一年，復任兵部，在革除元年，誤也。遜國臣記，又言秦嘗使北平，北平賂秦，秦受歸，請為兵費。上益倚重秦，秦使北平事無可考，疑在燕師未起之前。不然，成祖方以誅姦臣為名，曷不取而甘心焉？今竝削去。

七

靖難事蹟云：元年十月甲寅，拔大寧之衆及寧王權，皆回北平。遜國記亦云：冬十月甲寅，成祖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按大寧之地，國初止設衛所，不立郡縣。自寧藩內徙，而諸衛軍之未附者，往往開出塞為盜賊。其地漸成甌脫矣。永樂實錄云：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改寧王府于南昌。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為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俱隸大寧都司。調營州左屯衛于順義，右屯衛于薊州，中屯衛于平谷，前屯衛于香河，後屯衛于三河，仍隸大寧都司。五月乙未，敕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曰：比聞大寧諸衛官軍多逃于口外，相聚劫掠，罪本難容。朕念此輩皆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嘗奮勇效勞。後出于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劫掠。陷為盜賊，改過無繇，可即差人齎敕，往諭朕意。既往之罪，咸釋不問。宜革心悔過，各復職役。鄭氏大政記云：永樂元年三月，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以大寧界兀良哈考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敕諭兀良哈部落，第云仍舊職，設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而已。初未直言以大寧界兀良哈也。余寅曰：嗚呼！成祖救諭煌煌，仍太祖之舊制，以淡水北兀良哈地界三衛耳。而陳建

鄭曉不載，豈可為信史？又二十年三月，上親征阿魯台旋師，命諸將東擊兀良哈，而自將從西要之。寇大潰，蓋至是不惟兀良哈為我版圖，而諸和林漠北地一空矣。故鳴鑾成之論，明乎滅虜當守大寧，與遼東興和並為重鎮。大寧之未嘗界三衛也，又一證也。厥後宣德三年，朵顏寇邊，使成祖果以大寧界之，則史不宜言兀良哈萬衆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是何後先之矛盾耶？所可憾者，宣德輔臣當英武之朝，寬河奏捷，不能贊成先志，僅進蹕會州而旋，即振旅吁誰之咎哉？余考職方地圖，兀良哈地在淡水北，洪武二十三年北胡來降者，聚詔于兀良哈地，置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以處之。西北起懷山，東南抵金山，即詳穆羣牧地也。自永樂以後，大寧既空，遂乘間南牧，然皆逐水草，邊徙無常。至二十年八月，諸將征兀良哈者，奏云：已入寇穴，寇悉衆來敵。大敗之，餘衆潰而西走。盡收其人口，獲畜先道大寧，入喜峯口，俟忽則。是時表幕遠遁，不敢復據大寧明矣。後洪熙元年閏七月，興州左屯衛軍士范濟詣闕上言：屯兵要地，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諸處，皆關嶺之外，實中國之藩籬。邊塞之要地，其土或可耕可種，宜令良將率兵廣屯種，修城保治，器械謹烽火，勤訓練，以備不虞。可見此時大寧尚未棄，情平濟之策不用耳。乃宣德三年，兀良哈部落逼近深河兩岸牧馬，已深入大寧之南，而遼東總兵官奏往時，義州衛帶管大寧驛路，常置馬驛于牛山。今大寧之路不通，馬驛虛設。蓋先是屯兵雖撤，驛道尚存。遼東、宣府、聲援猶未甚隔也。是秋有寬河之捷，嗣是三衛數與阿魯台相攻，部山離散，而邊臣因循，無復言修大寧舊邊者。馴至正統己巳之變，三衛既蕩，瓦剌入寇，遂狡焉渡深河，驅大寧，分為三區，福餘自黃泥窪跨開原，泰寧自錦義至白雲山，朵顏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峯，近宣府。當是時，祠官至不能赴昌平陵衛，吏卒如僑寓，而何暇問深河以北乎？絲是屬夷藉口，謂靖難初歸附有功，遂以大寧為賞，而鄭氏不審，從而書之。若以為成祖真有帶礪之誓，茅土之分也者，遂令二百餘年謀臣勇將，噤不敢議收復，則此一言誤之哉！又考重修會典云：洪武元年，置大寧都司于兀良哈地，置屯田。永樂三年，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領衛所一十二，各置屯田。自後兀良哈屯田，捐之朵顏諸胡，薊永一帶，遂為邊鎮。不知初置北平行都司，在洪武二十一年七月，其改大寧都司徙保定，則在永樂元年三月。會典所紀沿革年月皆大謬。且其地在惠州之境，非兀良哈地，不可不辨。

八

靖難事蹟，二年五月，上至濟南，李景隆乘尙十餘萬，倉卒布陣未定，上以精騎赴之，大敗景隆，斬首萬餘級，獲馬萬七千餘匹。景隆單騎遁，餘衆悉降。盡散遺之。濟南城守不下，上命諸將攻之。辛巳，隄水灌濟南城。八月戊申，解濟南圍，還師北平。濟南前後被圍三月，其間攻守勝敗之勢，史皆詳而不言。何耶？且景隆既遁，而城守不下者，果何人也？立齋開錄載高魏贈鐵司馬序云：大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而德州并無守禦官軍，人民逃散，四野一空。鐵相與魏並快快南行，路經臨邑，時序端陽，誓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不意口于五月十六日率衆寇城，詭詐百端，誘說軍民，開門出見，鐵相遂使軍民械罵賊寇，彼知中堅不下，長圍四守，內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固。若非濟南戰守而挫

其鋒。口口乘竹之勢。日中已無江淮矣。攻圍三月。彼既窮力盡。師老將疲。援兵方至。遁走圍解。其鐵鉞城守之功。可謂簡而獲矣。古穢雜錄云。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出戰。文廟被其害甚。知不能克。乃棄去。遼國記因之。夫據高麗之序。則誘說軍民開門出見者。燕師也。使軍民穢罵。彼知不下。長圍四守。與詐降之說絕異。度文皇善用兵。不應誤信。輕率乃爾。事蹟所載。攻城在庚辰。隄水在辛巳。又與魏序合。則長圍既築之後。必無開門用板之事矣。革除遺忠錄又云。鉞于城境處。輒縣太祖御像。兵畏忌。矢石不敢犯。鉞于像內。潛修築完固。太宗苦之。不知危城中安得御容如此之多。鄭氏獨削不取。亦有見也。大抵鐵鉞倡義于景隆喪敗之餘。集民丁守濟南。僅能嬰城。而不能決戰。靖難師已疲老。而盛庸又進逼德州。有腹背坐困之勢。故拔營歸耳。鄭氏作鉞傳。未免張大失實。至謂文皇攻濟南不克。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鉞出兵襲北平。鉞不能用。則文皇自解圍後。即歸北平。至十月始再出。未嘗舍而南去也。當以國史及高麗序正之。

九

遼國記。建文二年十月。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三年三月辛巳。成祖率衆至夾河。戰贈迫暮。各斂兵入營。成祖以十餘騎逼盛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上有詔旨。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靖難事蹟亦云。時迫暮。各斂軍還營。上以數十騎逼敵營而宿。天明視之。四面皆敵。左右曰。亟出。無為所困。上曰。且休無恐。日高丈餘。上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而出。敵衆顧視驚愕。略不敢近。然無詔旨不殺之說。蓋是日兩軍力戰。互有勝負。黑夜斂營。成祖以輕騎野宿。敵不覺也。既而安臥以示閒暇。出敵不意。穿營而出。即李廣解鞍縱馬。以疑匈奴意耳。否則兩軍兵追射之立盡矣。敵所以不敢近者。蓋素懼成祖威略。且疑其見誘耳。非真願忌詔旨也。不然。左右何以有亟出之請乎。王世懋窺天外乘曰。建文君救諸將不得加矢于燕邸。使朕有殺叔父名。以故成祖得出入行間無憚。其說探入吾學編。至今傳為實錄。此言外若恐建文君內實頌其仁。而甚成祖之忍。愚以為不然。建文君雖不失道。其待諸叔實嚴。即位未幾。齊周谷三王皆被囚繫。豈有稱兵如燕邸。而諄諄乃以殺叔為戒。且臨陣而斃之。矢石不乃有辭。愈于擒而殺之乎。即其君恩為此言。方黃諸臣。寧不強諫而易其辭也。至殺平安忠勇。才力幾及成祖。則其言又自相矛盾矣。自古帝王之興。皆有天命。唐太宗數摧大敵。身經百戰。體無寸傷。亦豈有數勿傷之者。大都廢與在天。其在人謀。則文武二途致之也。高皇帝極風沐雨。與諸功臣起昆弟。晚節于文臣多所誅戮。建文君易之。尊禮文臣。與同密謀。而武臣皆失職。成祖少受中山王兵法。數練兵出塞。為將士所服。諸老將內憤失職。而外憚成祖之英武。以茲多不肯用命。至齊黃所自。用大將李景隆。又怯詐小人。通文墨而好大言者。人心益憤。而國事遂去矣。故金川之役。武臣迎降。文臣死節。詎非其效歟。余謂成祖用兵絕類唐太宗。每戰必挺身陷陣。纔出其背。而諸將乘之取勝。其後出塞逐虜。皆用此法。非不欲計萬全。蓋身先士卒。勢不得不然也。世所傳八駿圖。其二曰赤兔。戰于白溝河。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兒拔之。其七皆然。此成祖命圖之以示子孫者也。豈南軍射馬不射人。故不受傷耶。王氏歸之天命。當矣。建文

此詔闕之可也。

十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甲戌。駐師濟眉山。與敵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遂各斂軍還營。明日敵拔衆遁。鄭氏大政記云。建文四年四月。魏國公徐輝祖率兵會諸將及靖難兵戰于濟眉山。敗之。名輝祖還。皇明通紀云。時北兵駐濟眉山。輝祖帥軍援何福。既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當。薄暮。輝祖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號勇敢。馬蹶。為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于是北軍退走還營。掘壘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會京師傳言燕王已北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按齊眉山之戰。在甲戌。南軍之退。在乙亥。蓋是時兩軍相持。力戰鏖疲。故何福等拔營就糧。而燕將亦有渡河之請。成祖知兵勢貴進退。決計追襲。晝接夜攻。使不得息。未幾。即有靈壁之捷。幾數日間事耳。不聞有徐輝祖來援及召還之事也。朱國禎曰。輝祖將兵。不少概見。國史述兵爭事蹟甚詳。南朝諸將姓名。凡接戰有得失者。皆著輝祖名。位甚重。帥師斬將。何以不及一字也。北將戰死。直書者甚多。李斌最稱雄勇。何以獨遺。兵至近地。亟矣。燕王兵十餘萬。歸不歸事。豈等閑。乃以傳言遂召還。何福原與平安合軍。何以言孤。其論斷矣。實錄于靖難死事諸將。先後贈賚。無不臚列。而李斌之名。無聞焉。永樂八年七月甲午。書命千戶胡文通。姪海襲陸指揮僉事。以文通齊眉山陣亡故也。同一千戶。同一陣亡。文通書而斌不書。有是例耶。遼國記謂靖難兵起。輝祖與齊黃張洪通謀。督諸兵北進。屢有功。召還。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嚮敵。遂還京。輝祖天性忠孝。乃心王室。其與齊黃通謀。則有之。至云督兵有功。則非事實。鄭氏又載鎮撫楊本疏云。如魏國公徐輝祖。爵尊太傅。率師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皇帝召還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疏語誕妄。亦偽作也。至開國公常昇。以洪武中坐黨。而謂與輝祖分道禦戰。不幾于說夢乎。遼國記又為趙諒立傳。謂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諒為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交。未幾。月靖難兵起。諒時奉密詔。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之。壬午秋。常宗人並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考之實錄。永樂八年八月乙酉。陞旗手衛指揮僉事翁巖。趙諒為本衛指揮同知。諒為鄂國外孫。與否。固不可知。但據實錄。則其官為旗手衛。非留守右衛也。以永樂八年陞職。而非以壬午秋廢死也。且常宗人之得罪。他無可考。惠宗本非孝康皇后親子。成祖何緣罪及常氏耶。蓋常昇坐黨之後。其家諱之。而為是說耳。鄭氏既誤載常昇。而併及趙諒。是又夢中說夢也。敢因輝祖之事。而具論之。

十一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辛巳。上命諸軍攻敵營壘。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遂破其營。生禽敵將左副總兵都督陳陣。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右參將都督馬海。都督徐真。考徐真本傳。當作都督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員。內官四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員。是役也。諸將陳陣。馬海。徐真等。後皆顯用。屢見于史。而文臣若陳性善等。則不詳所終。意亦王氏所

謂武臣迎降。文臣死節者歟。遜國臣記爲性善。與明伯完三人各立一傳。于性善則云。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于與明則云。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憤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于伯完則云。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蓋皆被禽得釋。而或死或生。其本末未可明者也。惟性善似稍烈。而革除遺事。以爲監李景隆軍。戰白溝河。收積死之。則又傳聞異辭矣。其與顏伯偉輩死事之臣。相去蓋有間云。

十二

遜國記云。建文四年五月。成祖至儀真。詔天下勤王。遣刑部侍郎金口。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此數人者。其後死生不一。觀叔英則殉節矣。顯宗楊璉等則謫戍矣。而金侍郎者。獨無所考。兵部貼黃冊。載刑部侍郎金公與黃觀。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有常州朱進隨公行。六月。被南昌左衛百戶某縛送京。按禮部列卿表云。刑部右侍郎金純。革除四年任。則純送京者。疑即純也。純與觀等同事。而獨蒙赦宥。累進尚書。此正赦布政英所謂畏死歸附。悉復其官。見於兵部。勤王詔下。同知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并述靖難之兵。乖恩違義。文皇既即位。械至京。陳於市。其事彷彿金公。蓋得於傳聞也。近見錢氏表忠紀。因之。鑿空杜撰。謂金公名有聲。河南人。爲南昌百戶劉恩縛送京師。松江同知姓周。名繼瑜。江西撫州人。錢氏生鄭端簡之後。又百餘年。不知金公之爲有聲。同知之爲周繼瑜。以及南昌百戶之爲劉恩。果孰紀之而孰傳之耶。弘光中。禮臣失於考正。遂請賜有聲。蓋翼感。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繼瑜。蓋莊感。贈太僕寺少卿矣。吾不意于虛烏有。亦可以濫冒盛典至此也。噫。此又鄭氏之罪人也。

十三

靖難事蹟。四年六月乙丑。上至金川門。時諸王及文武羣臣父老人等皆來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歎曰。吾何面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自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騷耶。吾來爲扶翼爾。爾竟不亮而逝。至此乎。遂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如儀。遣官致祭。布告天下。壬申。備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較朝三日。遜國記云。六月乙丑。成祖入城。諸內臣譁言。不如遜位去。須臾。宮中火起。傳言帝崩。成祖爲發喪治葬。惠宗之自焚與遜去也。諸書紛紜。迄無定論。而余以所見所聞。反覆參訂。則自焚之說可疑者有三。而遜去之說可據者亦有三。其可疑者。何也。一曰。喪禮之不備也。史言成祖望見煙起。遣中使往。出屍火中。還報而哭。遂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是始終未嘗一臨其喪。而通紀所傳。撫屍而哭。且以小子無知斥之者。亦安語耳。其謂喪葬如儀及備禮云者。皆史家微辭。初不言其儀注若何。服制若何也。遣官致祭。較朝三日。此王公以下告哀之禮。而加以之四年正朔之共主。其他名數。一切簡殺。又可知。成祖方以周公自居。使非心知燬燼之中。莫辨真偽。寧忍概從其薄乎。一曰。園陵之無考也。實錄王叔本傳云。時建文君未葬。上詢景祥禮。景祥對以天子禮。上然其言。蓋然之而不能從也。以事蹟所書觀之。自明而仁宗御製長陵碑。則云

備天子禮。敘葬。此亦飾美之言。非實事也。不然。既已備禮葬矣。何以諱其地而不傳。或疑其附葬東陵之旁。而南京太常寺志。明言建文君封樹莫識。魂魄無依。則橋山之藏。竟安在耶。通紀葬西山不封不樹之說。亦因此傳訛耳。一曰。馬后之不知所終也。國史止記呂太后隨惠王居懿文陵園。而馬后之存沒不著。通紀云。宮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及上清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后屍應焉。事雖無據。然當闕宮自焚之時。令中使所出之屍果爲帝。而后屍竟安在也。其可據者又何也。一見於谷庶人之事也。夫金川門之開。谷庶人首爲內主矣。惠宗之存亡。寧不心識之。乃史載蜀王子悅博獲罪。避權所。總議衆曰。建文君初實不死。今已在此。事在永樂十四年。則不死之說。必有自來矣。豈比懷王扶蘇傳自民間而已哉。一見於胡濙之使也。李賢爲陵墓碑云。丁亥。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陰。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厲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廣間。最久。癸卯。自均。襄。還朝。時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臥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賜坐與語。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李賢與濙同朝。故所記最真。自壬午至丁亥。上御極已五年矣。何尙介於人心向背。至暮年而疑慮始少釋乎。一見於溥洽之獄也。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戊戌。降僧錄司右善世溥洽爲右覺義。今言云。溥洽字南洲。山陰人。精難兵起。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詔長陵。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因南洲十餘年。榮國公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願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出獄。楊士奇撰溥洽塔銘云。太宗即位。召斯道衍於北京。命主教事。公以左善世遜行。而已居右。永樂四年。有盛覺義者。忌其寵。構詞間之。左遷右覺義。言左遷而不及。下獄。與國史書法。同公不辯。自處裕如。既而上察其心。復右善世。又云。三十四年間。鉅編老。有文聲者。師與衍公爲首。衍公既進位宮師。晚年於師尤厚。將化之前一日。太宗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爲對。不及其他。列朝詩集云。文貞於治公繁獄。及設憤削髮之疑。皆缺而不書。但云遺說左遷。又云衍公將化。獨舉師爲對。則又顯括其事。使讀者習而聞之。此所謂不沒其實。史臣記事之體也。正統三年。周文襄撰鳳嶺寺記云。公當永樂間。嘗爲同列所間。太宗欲試其戒行。幽之於禁衛者。十有餘載。其記治公下獄。與塔銘互相證明。文貞。文襄。身事長陵。服官史館。其所記載。非神官野史可比。觀洽公十載下獄。考其所以被讒之故。則金川夜遁之跡。於是乎益章明較著矣。然則地道之說信乎。曰。未可信也。今觀南京宮城之外。環以御河。果從地道出。將安之乎。意是時成祖頓兵金川。遣人奉章。見其地。實欲使惠宗自爲計。而京師遼闊。東南一隅。燕師勢難備及。倉卒潛行。誰爲物色之者。而又何必假途隱中也。況惠宗是日尙能手誅徐增壽於左順門。則非坐困宮中可知。若夫夫出亡之實。則其事。吾不得而知之矣。必欲從二百載後而一一指其同謀何人。奇跡何地。非愚則謔。闕疑焉可也。

十四

靖難事蹟。四年六月乙丑。時有執方孝孺來獻者。上指宮中煙焰謂孝孺曰。此皆汝輩所爲。汝罪何逃。孝孺叩頭祈哀。上顧左右曰。勿令遂死。遂收之。丁丑。執姦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至闕下。上數其罪。成伏

寧遂戮於市。按長陵碑文，言姦臣若皇知罪不宥，閉皇城門，脅建文君自焚，與事蹟語合。蓋直欲以執逆之罪，坐孝孺等耳。而叩頭祈哀一語，曲筆又不待言也。遜國臣記云：建文君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用，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詔孝孺草詔，入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孝孺以乙丑被收，丁丑就戮，在成祖即位後八日。則鄭氏所記召用及草詔事，當不安。而作史者，因其緩死，從而諱之，何其橫也。今言云：彭惠安公哀江南詞，敘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姦佞，巧言自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輩修實錄，書方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朱國禎云：考太宗實錄，進於宣德五年，是時上自負文學，數幸閣中，親書且賦，祖德詩頌羣臣實錄，重事焉。知非經御覽改定，是可以原矣。余謂事蹟所書，議者專以非西楊，非無據也。楊溥撰西楊墓碑云：朝廷修三朝實錄，公為總裁，筆削有公論。若此者，可謂有公論乎？溥言既然，則西楊之罪，可他委乎？若以為御覽改定，則仁宗嘗論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也。是當時朝廷已憐其忠，而安得以此疑謗宣宗也。然觀臨海章嶽所述方氏二女事，謂有祝監生者，及見西楊閣老，歎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下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為傳未就，西楊於二女則烈之，於先生則泐之，何耶？豈嶽所述，亦假託耶？遜國臣記，又載魏尚書澤藏孝孺幼子事。朱國禎駁之云：方氏既無唯類，惟克家子孝復，於洪武二十五年，湯公和城海上，加賦甯民，赴闕奏減，誦寧夏慶遠衛軍，據宗圖以行。先生死難時，止鈔軍，故孝復軍支幸脫，洪熙遂宥。孝復子琬，援例抱宗圖告，謂海門衛軍，尋釋為民。由是方氏之胤始歸。成化十八年，謝文肅公輯先生遺稿，編詞，琬孫志淵出迎，文肅喜先生有後，且緜軍赦回，故手書律詩一首贈淵。有孫枝一葉，是君恩之句，遺扁尚存。歷代世守，乃志淵故有仇人白葉，琬者，遊於海鹽，得見鄭端簡，悉其說，遂入傳中。然猶下一或字，或之者，疑之也。金采者，軍冊之訛也。而松江人俞斌，原憲丁，販布於甯，欲脫其籍，且豔慕恤錄，結齋生，復祖吾學，編竊改縣志，於名宦魏澤下，摘去黃萌三行，插入託孤一段，指幼子名德宗，捏出俞允，任勉名色，求王弇州作復姓記。松江人益張大其事，造祠立碑，纂歸宗錄，至甯海潮告侵奪。知府洪都松人，又主其說，謾者數年。前後提學副使王繼周延光，查明翻革方氏，揭奏於朝，始定。蓋天啓四年事。余在政府，親得而正之。所謂遺族赦還京者，其實錄也。余按雷禮列卿表及刑部題名碑，無尚書魏澤名。考澤本傳，則自督府經歷遷甯海典史，未嘗官刑部，亦無藏孝孺幼子之說。而諸書謂方氏被籍時，賴澤周旋，以幼子託方之門人俞山月為子，既長，欲配以女，嫌其同姓，故稱余氏。山月即俞允，王氏復姓記，則謂先生在園城時，以其幼子託上海余氏友，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刺得其狀，欲為世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葉君名琰，一云魏澤所脫。十云先生所託，其說自相矛盾，然以復姓記觀之，則葉琰俞斌之說，昭然可知矣。此亦鄭王二公好奇輕信之過也。

十五 靖難事蹟云：洪武三十五年夏六月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遂仍以洪武紀年。今年稱洪武三十五年，萬曆實錄云：萬曆十三年三月壬辰，大學士申時行言：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竊惟成祖靖難之日，詔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建文年號，相傳以為革除。及考靖難事蹟，亦稱少主稱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則是未嘗革除也。但不稱建文耳。請復位號，請修實錄事。孫創舉等，擬定擬上。論建文年號仍已之。二十三年九月，禮科給事中楊天民請改正革除建文年號。禮官范謙等覆奏，詔以建文事蹟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號，按革除之名，不見於正史。遜國臣記云：成祖即位，革除建文年，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立齋閣錄云：太宗皇帝既即位，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此相傳革除之說也。余友顧炎武嘗推申氏之意，著論言實錄自六月已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創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彿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缺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為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甲子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黎然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於元年，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避，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人臣奉行之過也。其言尤辨博。然數其實，則有未然者。謹讀成祖即位詔書，蓋意在修復舊制，故仍紀洪武，以風示天下。未嘗惡建文之名而必去之。但榜文條例，並皆除毀，所謂用因，非用革也。然一時有司，逢迎太過，遂追改建文元年，至四年六月以前，皆繫以洪武，亦勢不得不然耳。即以實錄考之，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丁卯，定北平守城功賞。已有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之文。徐真本傳，書三十二年，陞都指揮僉事。守山東。宋旺本傳，書三十二年，調守彰德。皆建文元年事也。可見當時通稱皆易建文為洪武矣。憲章錄云：張太后大漸，召三楊於榻前，時楊榮已前卒，問朝廷有何大事未辦，十奇首對三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之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覆洪武之年，以亂實？后納之。事雖無考，然亦曆日革除建文之一證也。然則國史創一無號之元年，果何說乎？曰：此為成祖而作，故專述靖難用兵始末，起於元年三月，卒於四年六月耳。皇明通紀載靖難兵去建文年號，止稱元年。此言疑有所本。豈當年軍中奏報，惟署年月，故史家因之歟。其於洪武三十一年，先書皇太孫始詔即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謂改元之詔為始。此去建文年號之本指也。亦據北平稱兵之辭而書之也。若謂止改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而不及元、二、三年，則將斷自即位以後乎？抑斷自四年正月乎？度非追改無以示畫一之制矣。然則革除之名，何自起耶？曰：靖難之後，法禁甚嚴，士大夫既不忘建文之舊，而又不敢察察言，故口傳筆記，或稱革除朝，或稱革除君，所謂名以義起者耳。至弘治中

修會典始儼然以革除紀年。要其所緣起者舊矣。故謂成祖未嘗有革除之名可也。謂未嘗有追改之實不可也。

十六

靖難事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戊寅。遣安王楹祭告懿文太子。遷其主於陵園。蓋建文初。尊懿文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升祭於太廟。至是禮官言。考之古典。於禮未安。遂命以主置陵園。仍舊諡號曰懿文皇帝。太子歲時致祭如常儀。大明會典載。懿文太子陵在孝陵之左。四孟清明。中元。冬至。歲暮。及忌辰。凡九祭。俱孝陵祠祭。著兼主之。又載孝陵每歲正日。孟冬。忌辰。萬壽聖節。俱行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特令勳舊大臣一員行禮。長陵以下並同。是諸陵每歲大祭。僅三。而懿文太子陵大祭。凡九。又益以正日。酒果之奠。其輕重疏數。何倒置甚也。有司相傳。不得其解。從而為之辭。曰太祖之厚於子也。曰惠宗之豐於祀也。若然。則靖難之初。豈宜因而革。使孝陵祀典。反薄於東陵乎。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桂有根建議。孝陵元且。孟冬兩忌辰。與聖節。俱用太平祝帛。增三為八。蓋於懿文園陵之舊。既不忍議。裁而於制禮之意。又有所疑而未安者。故為是曲說耳。然祭不欲數。識者非之。且天壽諸陵。並一歲三大祭。未聞有議增者。南北異制。尊親異施。可謂稱乎。即孝陵之祭。以八。而東陵則獨以九。其數終不相當也。當時禮官不能通知典故。依違遷就。又以元且聖節。有司不便易服行事。乃改正月八日及聖節前二日。致祭。紛紛矯舉。彌失其初。余考東陵九祭。若清明。中元。冬至。與諸陵同者。無論矣。惟四孟。歲暮。忌辰。六祭。會典既不能明。而國史亦述而未詳。議禮之家。未有知其所繇來者也。蓋孝康諡號既廢。并罷太廟之祀。以其主置陵園。於是并廟中五大祭於陵祭之中。凡四孟。歲暮。之加牲。即所謂歲時致祭如常儀者也。獨是諸陵忌辰。俱用酒果。無牲帛。而東陵何以獨厚。則因諸陵忌辰。已有奉先殿之祭。故陵祭稍殺。而孝康則無之。故有所當重也。且諸陵歲祀。俱命勳舊大臣行禮。而東陵則兼掌於祠官。其輕重之別。則微有辨矣。雖然。祭非古也。而又并廟中之時祭用之。此禮之變也。若因此而上逮孝陵。以元且忌辰。聖節。並同時祭。名實乖亂。其遺已甚。且何以處夫天壽諸陵乎。竊謂孝康諡號既復。自當別立專廟。祀於南京。而陵園祀典。則以義裁之可也。

十七

遜國記云。或曰。帝發火宮中。即削髮為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滇南。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自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跏趺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儼。實為我。乘聞之。悚然。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或曰。帝之生也。頂顛頗偏。高皇知其必不終。嘗屢縮。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為僧去。又曰。建文君幼秀穎。能為詩。高皇使賦新月。曰。影落江湖上。蛟龍不敢吞。帝曰。必免於難。憲章錄云。正統十一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陞州為府。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瑛大驚。送之京師。使向臚太監

與誠識之。其說視鄭氏尤詳。考之正統實錄。則五年十一月丁巳。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為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清。械至京。會官鞠之。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河南均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南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綱禁之。凡四隘。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滿成。遼東遼寧。王氏二史考。以為薛氏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戊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於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某年降州為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皆好事者附會語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余謂思宗而不出亡。則已。惠宗而出亡也。當如龍潛鳳冥。惟恐不密。又肯於三十載後。無故挺身自蹈網羅。以說不可知之福哉。若謂年老思歸。則理皆西山。當非首邱之志也。諸書傳謬。皆以土官岑瑛藉口。然考之史。正統四年十月丙戌。陞廣西思恩州為府。先是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殺賊有功。特陞田州府知府。仍掌州事。而瑛輒欲兼管田州府事。與其知府岑紹交惡。各具以聞。事下總兵官及三司官計議。至是安遠侯柳清等請陞州為府。俾瑛紹各守地方。以杜侵奪之患。從之。則岑瑛先以功加知府。後因柳清之請。乃陞州為府。事在正統四年。而非以楊行祥故陞也。王氏謂思恩故府。未聞某年陞州為府。蓋未及詳究耳。至諸書所稱。奉以王禮。養其天年。則當時何難出建文人于幽閉之中。而必俟天順復辟之後哉。史載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機論死。得宥。事在正統五年五月。則憲章錄所紀妄也。遜國記作太監吳亮云。朝廷以亮經侍建文君。使審視。老佛見亮云云。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按實錄。正統六年三月丁巳。有司設監太監吳亮罪。錦衣衛奏。內使范好管本監外廠。私以閒地役人匠。與太監吳亮等種菜。縱容人匠置飲食之具。以致火延廠房。內竹木自藤車輻等料。一百五十餘萬。盡焚之。亮等俱當鞫罪。上命司禮監記亮死狀。宥之。此正楊行祥瘦死之時。而以亮復命自經。何邪。近世有撰從亡隨筆者。謂庚申夏。師題詩寺壁。有僧冒之。自詭為帝。藩司以聞。詔械入京。同寓寺者皆建師預焉。九月至京。御史鞠僧年不合。僧名楊應祥。均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除各戍邊。師不得已。遂陳其實。御史上聞。命官僉侍者吳亮。詔密返奏。詔迎入大內。稱老佛云。此又因楊行祥事為人所共知。而更端以欺世耳。使建文帝果預同謀十二人之數。則當會鞠之初。何不自陳。而待其獄造戍之時邪。且謂有僧冒其詩。牽連逮訊。行數千里。閱十餘月。默默不自明。而惟吳亮能識之。又事理之必無者也。鄭氏載建文君金陵詩曰。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見楊維禎詩集中。其題維禎永巷第二章。有笑看黃屋寄雲標之句。建文君嫺于辭。何至矢口犯孝康諱邪。又葉子奇草木子餘錄載皇太子新月詩。與遜國記所載正同。其稱皇太子者。庚申之子也。餘冬序錄引為懿文太子作。謂不及享國之識。而鄭氏則歸之建文君。考楊維禎集。此詩亦維禎作。則諸書皆假託也。由此觀之。建文迎歸之事。斷不足信。若遜位而出。則或有之耳。

遜國臣記八卷。上自公卿大臣。下至傭伍雜流。無不臚列。其見于國史及他書可考者。余得而次第論定之矣。詳見五六卷中。乃有姓名不著。而行事無所表見者。如雪菴和上。東湖樵夫之類。鄭氏比之齊二客。魯兩主。不論可也。建文編年有樂清樵會。稽志有耶溪樵。七修類稿有玉華山樵。皆彷彿東湖事。蓋傳聞異耳。有姓名雖存。而實事蹟。若有若無者。如忠賢奇秘錄所列梁良玉等九人。以為得之轉錄。搜自斷簡。然特王詔一人之私記耳。且九人之中。定海梁氏居其四。何諸臣之有幸不幸若此。未敢以為信也。又其有與其事本不相蒙。而諸書往往援引為重者。則龍圖是已。姑蘇志云。龍圖崑山人。父警。洪武初為給事中。謫戍死。詔少依母族。冒姓王氏。既長。隱跡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尚書周忱屢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薦為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遜國臣記則謂明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金川門。詔大哭。後還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兩廣。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詔仕無害于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身。夫據郡志。則詔之父死于戍。而詔少依母族。長隱田里。安得有守金川門之事乎。考黃雲丹嚴集有云。安節。大章。代父給事。公補黑衣之列。既老歸鄉。思舊君言及輒悲泣。乃知詔曾代父荷戈宿衛。第云既老歸鄉。則其身初未離伍。必經肆赦。乃得歸耳。而列朝詩集。謂其父警戍五開死。大章年十四。旬補伍。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勳。變姓名王。大章。遂歸。方大索。夜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園中。恐當時尺籍法嚴。無逃去不追之理。且以王。大章。為變姓名。尤誤。蓋王從母姓。大章其字也。若詔者。自宜入隱逸傳。不必附之忠節之末也。

十九

遜國諸書。其臚雜出。蓋作俑者。王詔之奇秘錄。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錄也。二書皆淺陋不經。而致身錄以緣飾從亡事。尤為流俗所歡迎。崇禎中。南京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于朝。錢學士謙益乃據吳文定所撰彬墓表。作致身錄考。其要云。表稱彬幼跌宕不羈。國初。與諸少年縛食縱吏獄闕下。賜食與鈔。給舟道還。恭謹力田。為糧長。稅入居最。每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賴之。如是而已。令彬果遜國道臣。縱從亡訪主。多所諱忌。獨不當云。曾受先朝辟召乎。即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書績文。何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之表。蓋據明古行狀。何失實一至于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諸使。行縣。縣官以為能。推使前對。反覆辯論。無所畏。彬既從亡。間歸。尚敢印首伸眉。傾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不畏人物色乎。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為故翰林侍書。推使前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也。表記彬生平自縛吏詰。闕足跡不出里閭。錄載其間關訪主。廿年之間。徧走海內。何相背也。洪熙初。奉詔籍報民間廢田。減邑稅者。干石。以錄考之。彬方訪帝于滇南。何暇及此。其必無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以從亡為讎家所中。死于獄。彬實未曾死。獄。甚其詞以觀恤也。其必無者四也。從亡狗志之臣。或生扞牧圍。或死管草野。或煙滅而淵沈。或鳥集而獸散。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有安坐記別。從容題拂。口某為補鍋匠。某為葛衣翁。某為東湖樵。比太學之標榜。擬期門之會集。野史記壬午七月。有樵夫聞詔。

自洪于樂清之東湖。遜國臣記作臨海東湖。今則以為從亡之牛景先。豈漢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官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堅守。請誅增壽。皆刺竊建文時政。以彬事傳致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論諫皆詳載。而獨于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敷奏記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東吳史仲彬縛食縱官吏。見上于奉天門。賜酒饌寶鈔。次日。陞辭。朱給事吉祖之奏。淮王文學。張待制羽。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事中黃鉞記其事。按朱吉墓記。洪武二十三年。辭薦不起。二十五年。以明經能書。薦入中書。書詔勅。二十七年。授戶科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稱給事。祖奏准也。張羽為太常司丞。謫嶺南。半道召還。自沈于龍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彝與魏觀。高啓。同誅。洪武七年也。解縉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旋放歸。是年。給不在朝。又不當稱布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典史。中湖廣鄉試。次年。中胡廣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安得洪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錄者。以鉞同郡人。又死于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知其踏駁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吳江縣丞到彬家。問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晒而去。當時。革除。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吳文定而外。如沈啓南。王濟。小兒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八也。當明古時。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吳文定而外。如沈啓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謬言革除。何獨諱明古之祖。明古為姚善。周是修。黃觀立。傳具在西郵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于己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載。梁田玉等九人。松陽王詔得之治平寺。轉錄上。彼云轉錄。此云道書。其傳會明矣。序文。燕。亦非焦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至弘光初。錄遜國諸臣。禮部疏列彬名。科臣李清復摘其四諱。曰。以王。良。之。抱。印。赴。火。矢。節。甚。烈。文。皇。不。云。乎。朝。廷。印。信。良。擅。毀。不。得。無。罪。而。今。忽。云。從。亡。豈。捐。一。身。以。殉。國。又。分。一。身。以。依。主。一。也。以。楊。應。龍。度。牒。為。高。皇。藏。而。讓。皇。啓。遂。祝。髮。以。出。此。種。官。私。記。耳。而。今。忽。云。從。亡。方。疑。其。事。何。遽。實。其。人。且。實。其。人。不。過。借。其。事。二。也。以。蔡。運。之。坐。茲。黨。論。死。牛。景。先。之。走。蕩。寺。死。梁。田。玉。中。節。之。為。僧。道。死。宋。和。郭。節。之。同。賈。卜。客。死。俱。雜。載。諸。書。較。若。列。眉。而。今。忽。皆。云。從。亡。將。死。者。為。誰。通。者。為。誰。從。亡。者。又。為。誰。三。也。以。雪。菴。和。尚。之。疑。為。葉。希。賢。見。于。本。傳。而。今。忽。云。郭。節。以。衣。葛。河。西。備。與。馮。翁。之。初。無。姓。名。而。今。忽。指。衣。葛。為。趙。天。泰。馮。翁。為。馮。淮。事。愈。詳。而。名。益。多。四。也。尤。可。異。者。何。洲。之。與。宋。和。郭。節。善。也。相。約。為。黨。人。客。死。全。身。遠。害。力。固。首。陽。其。為。士。大夫。何。疑。忽。云。大。監。果。何。所。激。夫。為。是。書。者。尚。賈。而。書。中。所。列。之。姓。名。其。賈。可知。也。于是。史。彬。遂。不。預。祀。余。考。史。氏。所。刻。仲。彬。行。狀。云。府。君。性。忠。愛。然。不。樂。仕。進。開。膺。薦。命。非。其。志。也。有。點。民。當。運。糧。資。其。才。力。百。計。求。賂。府。君。執。不。許。其。人。憤。且。恥。乃。誣。府。君。不。法。事。臺。下。御。史。治。當。代。任。逮。府。君。獄。不。即。治。府。君。竟。死。後。御。史。至。辨。所。告。事。無。纖。毫。實。即。坐。告。者。以。死。府。君。冤。始。白。行。狀。不。載。西。郵。集。中。然。就。其。所。云。開。膺。薦。命。者。不過。為。稅。長。課。最。縣。官。薦。之。耳。初。無。以。明。經。入。仕。之。事。而。其。被。下。獄。至。死。謂。所。告。事。無。纖。毫。實。則。非。以。從。亡。被。計。也。可知。矣。墓。表。不。著。此。事。故。錢。氏。謂。彬。未。曾。死。獄。然。彬。即。死。獄。於。從。亡。又。何。與。乎。余。家。距。黃。溪。史。氏。不。數。里。見。聞。最。真。然。邑。志。既。不。為。彬。立。傳。而。史。之。後。人。亦。不。能。含。墓。表。行。狀。之。外。別。有。考。證。余。又。何。敢。隨。聲。附。和。故。備。錄。錢。李。二。公。之。論。以。明。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之徒。導人君改祖法之弊。擬擬百餘言。乃進統等論之。不斥其前此紛更之失。而曰視時政有夙舊制者。敢向朕直言之。詞婉而意嚴。此統所以慙懼而死歟。然王鍾復用。而統不免者。非獨人品不同。亦以官制之改。職在家宰。統固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皇明記略云。靖難兵渡江。吏部尚書張統自經于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據此。則統本縊于後堂。而投水死者乃其家屬。傳聞失真。遂有投投池潭之說耳。統之一死。足以謝方。鐵諸公。而王世貞以為宜入循吏傳。誠有見也。

二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鍾。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疾。何弊當革。何利當建。速具奏來。九月壬辰。工部尚書嚴震直卒。遜國臣記。則謂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兵敗。為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建文君遜位後。復為工部尚書。奉使安南。回至雲南。見建文君。悲憤吞金而死。考實錄本傳。震直以洪武丁丑坐事降御史。未幾復為工部尚書。不言曾以督餉被囚北平。而雲南吞金之說。尤為傳會。按洪武實錄二十八年八月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則奉使安南。乃洪武末年事耳。若文皇即位。詔諭安南諸國。則是在是年九月丁亥。與震直不相及。吳江謝常。輓震直詩有云。海隅華夷遠使。天生才傑佐高皇。亦可見遠使在高皇時。非文皇也。王鍾。跋高太常前工部尚書嚴公歷官記云。蒙太祖高皇之寵。濯重其秩于左右。而不暇于藩閭。皇上繼登寶位之初。公以老辭。不預乎事。皇上復以公任事之久。眷顧而留居京師。鑒湖望之。贊班。皇上謂讓皇也。當禮列卿記。謂震直建文中致事。文皇即位。復召為工部尚書。巡視山西。以疾卒于澤州公館。其言歷歷有徵。以實錄王鍾本傳考之。則鍾使北京山東。而震直使山西。其卒于澤州。而于雲南明矣。實錄本傳。詆震直姿貌魁偉。而寡學無識。善附權要。上頗薄之。然史臣每目齊黃諸臣為權要。則上之薄震直者。其故有在。而震直大節。得此益彰。何必飾言吞金而死。以誣後世哉。當禮贊與鄭氏同事。吾學編之成。禮又為序。此等大事。漫無質正。何也。

三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封都督僉事邱福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洪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按福于靖難功臣中位第一。而其攻戰之績。無聞焉。實錄本傳。但云福質直無文。有勇力。每戰必先士卒。所至克捷而已。鄭氏異姓諸侯傳。謂靖難兵初起。與朱張二王首建。議奪九門。轉戰真定。夾河。滄州。靈壁。先登有功。是以福之功。亞于朱張二王也。然福之善戰。雖不及張玉。而視朱能。則稍過焉。以奉天靖難事蹟考之。元年八月壬戌。真定之戰。耿炳文敗奔入城。閔門自守。邱福等殺入子城。門閉乃退。二年四月。白溝河之戰。令都指揮邱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動。上以精銳數千。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衆。敵勢披靡。莫敢嬰鋒。乃慶張玉。朱能。邱福等馬步齊進。人自為戰。勇氣百倍。四年五月辛卯。淮北之戰。上別遣邱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外二十里。以小舟濟。漸近敵營。舉礮。敵驚愕。福等突衝敵陣。敵棄棄戈甲而走。我師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自

國史考異卷第五

文皇帝上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願侍臣歎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于是天顏怡然。髮色乃進。吏部尚書張統。戶部尚書王鍾。詔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見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夙舊制者。敢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望。老成之意。按王鍾。以越三日甲辰。奉命往山東等布政司。巡視民疾。而張統不見所終。遜國臣記云。靖難後。召統及戶部尚書王鍾。諭云。統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皇明通紀云。成祖討姦黨。張統與焉。以茹瑄。李景隆言得宥。復為吏部尚書。一日。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願侍臣太息。統懼而自縊。與實錄及遜國臣記相合。余考統之死。說者不一。或曰。靖難師迫。感高皇帝恩。不食而卒。或曰。聞文皇帝即位。自堂上投地。痛哭徹夜。淚盡繼之以血。追曉竟自縊。或曰。投鍾山龍潭。妻與二妾四子家。皆從。今按解職之命。在文皇帝即位後。已踰月矣。而謂統已前死者。益美之。諱也。統之自經。雖不著于實錄。而其事略可互證。實錄稱成祖語及散官事。歎息髮色。因極道輕佻。諛

二年四月以前，福以都指揮簽名于張玉朱能之次。及四年五月，則福反在朱能上。其時張玉已死，而六月癸酉，陸都指揮使邱福朱能等俱為都督僉事。則福已與然居首矣。可見福之戰功，顯于白溝河，而淮上先登，亦其次也。福既坐與高煦善，不為清議所與，又以贖胸河之敗，身死家破，故國史盡沒其功，而鄭氏亦不能詳，噫惜哉。

四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己丑，敕遼王植曰：賢弟以遠地荒遠，經涉海洋，飢運為難，固請改國荊州。今勉從所請，建國荊州，而仍舊封丙申，修荊州前護衛為遼王府。鄭氏大政記謂建文元年八月，徙封遼王于荊州，誤矣。王氏家乘云：程敏政作其宗人長史通傳，謂高皇帝上賓，從遼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從之國荊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副事得幸，公每召而笞責之。會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封事上之。凡數千言，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亦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揮，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殺之。簿錄其家，按遼王渡海至京推戴後，以壬午九月請徙國荊州，從之。是時文皇帝即位久矣，乃謂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封事上之，不亦誤乎。又紀綱者，山東臨邑書生也，謂為遼府護衛，公每召而笞責之，不又誤乎。然則通之有忤于燕，或佐遼時有之，而不于荊州也。余攷紀綱本傳，謂綱濟南臨邑人，山郡庠生，從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指揮使。野記：載濟南諸生高賢寧，目綱為學校廢材，蓋黜生也。則程氏遼府衛士之說，何自而來。又考實錄：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丁巳，陸羽林前衛千戶紀綱與仲安為指揮僉事，俱府軍衛，不知即此紀綱否。果為一人，則洪武末已投筆從軍，安得靖難之初，尚在遼府也。建文元年八月，召遼寧二王，遼王浮海至，寧王不至，吾意遼王之舉國南還也。安知通不有力焉。而有左史之擢，尋以是故得禍乎。所草封事，疑不虛，然非紀綱所文致也。敏政既謂通從遼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從之國荊州，則亦知荊州之徙，在壬午即位後矣。而又有文皇帝舉兵遣人至荊州之說，自相牴牾，蓋出于流傳之譌也。通傳又云：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積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遜國臣記因之，遂以通與希范竝列死事，然博覽如敏政，而所述先世事，猶不免參差如此，書又安可盡信也。

五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陳用、孫岳、陳賢、移山西行都司所屬諸衛軍于北平之地，設衛屯種。永樂元年四月丙子，中軍都督僉事孫岳免岳，建文中，領兵在鳳陽，嘗毀太祖皇帝所建寺，取材修戰艦。至是為刑部尚書鄭賜所劾，免官安置海南。遜國臣記云：孫岳，洪武中，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守戰器械，撤寺材為戰艦，樓櫓戈甲有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北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尚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有死，安置海南。鄭氏所記，大概與國史合，但云金川門不守，猶堅守中都，則似增飾之詞。蓋岳奉移軍北平之命，越半年而後謫海南，非

自中都逮至京也。此與梅殷散師還京之事正相類。若果據城抗命，則法司之劾，當不待元年四月，而其罪有大於毀寺取材者。又豈得有死安置也哉。壬午之役，武臣殉難寥寥，如孫岳者，亦可無議，但當據事直書，則美惡自見矣。

六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壬子，寧王權來朝，丙辰，宴寧王權，谷王德，于華蓋殿。辛酉，改江西布政司治為寧王府。永樂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改寧王府于南昌。是日遣王之國，賜鈔一萬錠，親製詩送之。按十月辛酉，已書改寧王府，二月己未，又追述之，書法不無贅複。先是寧王奏請封國，欲得杭州，上報書，以為天子畿內不以封，祖訓不可違。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可自擇之。初不及南昌也。豐南昌之徙，實出王意，因入朝自請之，而成祖遂舉以授之。耶。且成祖前書固云：往者皆許弟自擇封國矣。如遼王之荊州，亦其自請，而非朝命。寧王援例以求，或亦勢所不能斷也。然洪熙實錄：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寧王又言：寄居江西，非所封之國，不與封鎮各王例同。仁宗答之，亦第曰：江西之地，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如此而已。豈寧王先自擇之，而後復悔之耶。鄭曉同姓諸侯傳云：王初欲得蘇州，上曰：蘇州畿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云云。王遂出，飛檄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即藩司為府改封王。此說最為疎野不經。甯王初無欲得蘇州事，所謂畿內不以封者，蓋太祖始封于吳，而杭州亦吳地也。王以壬午十月來朝，僅數日而江西之命下，又五月而後之國，安得有飛檄治道及稱病臥城樓之說耶。但王恃帷幄功，以舊封荒僻，要求內徙，則誠有之。史官不深究其本末，見永樂元年三月有大事內徙之役，在寧王改封之後，遂謂以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故改耳。不知南昌之封，非成祖意也。勢也。

七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丁巳，吏部奏：前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皇上舉兵靖難之際，俱棄職遠避，宜實諸法，命入粟贖罪畢，發與州屯戍。按當時國法甚嚴，自誅死之外，復有謫戍與州一科，而其姓氏多佚不傳。遜國臣記云：周紉，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民相率逃散，紉度不可為，懷印南奔。壬午十月丁巳，吏部言云云。有司遂械紉于京師，謫與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晉為紉傳，以故獨傳。寧等竟不可考。陳敬宗撰黃淮墓誌云：靖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效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上即罷之。蓋此二百一十九人者，皆以南人官北土，不早歸順而得罪，其後多復生還，則黃淮一言之力也。周紉懷印南奔，於義無失，而傳盛讚其極力拒守，與糾義旅勤王，則似後人緣飾之辭。未足盡信。又故英雜言云：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給舍御史郎四十餘人，相與絕城遁去，詰朝，邏者覺察，以聞。文皇帝悉責不問，已而軍衛繫之，紫紫相繼以獻，畏死者輒歸附，悉復其官。今兵部鄉紳冊可概見也。然烏舉雲，亦已多矣。立齋閱錄載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于右順門口奏：蒙錦衣衛鎮撫司發下在逃官

牛段先的次妻合無照例刺字奉欽依。還照舊例凌遲。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于奉天門題奏。有好惡婦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奉欽依。是此教坊册所記景先。不知何官。而前云在逃。後云奸惡。則必名挂黨籍。而脫身遠遁者。故其家屬皆罹酷刑耳。遜國臣記。則謂景先親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夫景先爵里。且不可致。而以爲數有戰功。卒死蕭寺。又孰從而賄記之也。萬曆三十三年。葉文忠公向高署南京禮部事。有牛嶺者。自言景先之裔。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曾遁至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名徐行。死于杭州寺中。次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遺子名能。五傳至嶺。皆不肯失身。葉公信之。爲除其黨籍。事見宋國禎史。大都影響遜國臣記。而曲爲之辭。弘光中。禮部又引致身錄。以景先爲口所鎖撫而祀之。從亡之列。噫。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之事。遠矣。以景先輩爲夏五。郭公可也。

八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辛酉。都督陳質有罪伏誅。初。質任江西都指揮。建文中。調守大同。遂陞中軍都督。同知。擅作威福。劫制代王。借取府中器物。兩掠已附居民。強奪良家子女。至是事覺。誅之。遜國臣記云。陳質。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上曰。質奸人。害代王者。遂被殺。余謂燕師之起。西北諸藩。無不歸心。如寧王。則舉國以從矣。谷王。則漏師先遁矣。代簡王。妃與仁孝皇后兄弟也。於燕至親。而王年少好武。所居又天下勁兵處。成祖之欲倚以爲助。久矣。其出居庸攻大同。雖曰誘李景隆而罷之。然安知非謀挾簡王。合燕雲之衆。左提右挈。如大寧已事乎。質之劫制王也。先事伐謀。實爲成祖所深忌。特以質手握重兵。故遲回數月。而後假他罪誅之耳。成祖大同之役。蔚州。廣昌。相繼迎附。旋復失之。是時德州。真定。諸軍遠不相及。蓋亦質等之功。所云兩掠已附居民。即其事也。簡王在國多過失。自永樂以後。屢賜勅諭。則其奪爵于建文時。罪皆自取。無可言者。然當時周。齊。岷。湘。諸王。得禍甚酷。而簡王。止收寶册。見幽國中。則陳質之劫制。未必非所以曲全之。此與吳楚反時。淮南相城守。不聽王而爲漢之事。何以異。然則如質者。不特建文之忠臣。抑亦簡王之功臣歟。

九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瑛言。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命而效死于建文者。如禮部侍郎中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偉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鍾。鄭賜。黃福。尹昌隆。皆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蓋上初入京城。及是修自經死。觀時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自經死。良在官闈。家自焚死。先是上兵至沛縣。伯偉不肯下。與其子俱死。後瑛聞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二女子于河。遂自沈。叔英二女皆笄。就錦衣衛獄。俱赴井死。按效死諸臣。見於史

者。惟此數人首尾完備。則陳瑛一疏。未必無表章之力矣。然觀疏中所指。似不止此數人。及考（東里文集）。則周是修嘗與西楊約同死事者也。王叔英嘗薦西楊。後題其墓者也。顏伯偉則產於廬陵。西楊嘗爲詩哀之者也。乃知數人事跡之得見於史。皆西楊之志也。若其餘磨滅而不傳者。何可勝言。又豈獨叩頭乞哀一語。爲西楊曲筆乎哉。二十九人姓名。史不具錄。以皇明通紀所載。茲臣榜考之。自子澄。秦。孝。觀。叔英。及迎附五人而外。則有陳迪。練子寧。胡問。鄒瑾。郭任。盧迴。侯泰。暴昭。毛泰。李。陳繼之。董。竹。鳳。王度。高翔。魏公冕。謝外。宋徵。卓敬。巨敬。其數相符。然此榜止及文職。而不及武臣。不知何據。其後增爲五十九人。則諸書所載。互有出入。愈莫可致詰矣。若立齋閣錄所記。景清位甚顯。死甚烈。而史不著。茲臣榜亦遺之。此皆尙論者所深惜也。

十

實錄。永樂元年正月甲子。武定侯郭英卒。本傳言英從太祖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任。恆宿衛帳中。鄭氏異姓。諸侯傳云。郭英。癸巳年十八。從上起義兵。宿帳中。從取滁和。又云。郭與王辰。隸滁陽王麾下。時上在元帥甥館。專征伐。與備宿衛。從克滁和。與英之兄也。劉三吾撰郭與神道碑云。自癸巳歲起兵。首隸元帥郭某麾下。即知所適主。明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亦既從龍濟江。蓋郭與兄弟。皆以癸巳歲杖劍入。而歸心太祖者也。黃金開國功臣錄。則謂郭與父山甫。高皇帝徵時過之。山甫驚異。留飲酒酣。備陳天表之貴。因以子女入侍。此蓋小說家彷彿呂公相高祖事。而爲此言。不知太祖託身于皇覺寺之前。郭氏子女何從入侍。若以癸巳起兵之後言之。上方在滁陽甥館。亦不聞其有副室也。黃金之妄。足資嗤噱。又異姓諸侯傳云。與有弟德成。事上爲驍騎舍人。召授某府都督。懇辭不受。致楊榮撰郭英神道碑。稱兄弟四人。長早卒。次與。封鞏昌侯。次某。福建都指揮使。意即德成也。其官非舍人。亦無辭都督事。然則鄭氏所記。德成削髮披緇。痛飲避禍。又豈盡有依據耶。今皆不取。

十一

實錄。永樂元年二月庚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革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及北平都司等衙門。大明會典云。永樂初。陞北平爲北京。總置行部。後既遷都。又分置六部。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於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元年。復稱行在。宣德三年。行部革。正統六年。復除行在二字。遂爲定制。鄭氏百官述亦云。既遷都。能北京行部及六曹清吏司。分置行在六部。是誤以行部之後。分爲行在六部。似是而非。實非也。蓋北京肇建。革布政按察二司。而設行部。所以重其事權。然行部之與六部。階品雖埒。職掌則殊。觀永樂四年正月。書北京行部。并天下文武官述職。七年正月。書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官來朝。賜勅戒諭。皆與三司同列。而宣德三年三月勅云。爾北京行部。實總畿內之郡邑。以宣政化。以共國用。則其異於六部。斷可知矣。且也遷都之後。初置六部。於時行部實未嘗革。而其革也。乃在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字之後。會典諸書皆誤也。以國史之。永樂十八年九月丁亥。命行在禮部。自明年正月初一。始正北京爲京師。不稱行在。各衙門印。有行在字者。悉送印綬監。預遣人收

南京各衙門印給京師各衙門用。十一月壬午，革北京行部，并所屬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洪熙元年三月，命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然則六部之行在也。行部與俱罷，其復加行在也。行部亦再建，兩者不相沿襲。事理甚明。宣德實錄：書三年八月辛卯，革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永樂初，建北京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及遷都北京，置五府六部。皆如南京行都督府。行部猶存。凡五府六部文移，合行北京直隸府縣者，及直隸衛所府縣申達五府六部者，必經行都督府行部。文移重複，事或稽誤。上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學士議。于是英國公張輔等言：北京既有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其行部宜革。上從之。此則行部之與行在六部名實相混，在當時業已病之矣。王世貞謂行部即布按二總司。斯言最當。而李友直本傳謂既建北京，改北平布政司為行部，蓋并二司之事為一者也。考官制者其詳之。

十二

實錄：永樂元年九月戊戌，以刑科給事中黃鉞為戶科左給事中。姑蘇志云：黃鉞字叔揚，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進士第，遷戶科左給事中。以愛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革除遺事亦同。然以史攷之，則永樂元年，鉞尚在不死也。豈當時官戶科者，有兩黃鉞耶？遂國臣傳則謂鉞與姚善同盟勤王，善死，鉞亦投琴川橋下。蓋本副使楊儀所為傳，儀自記云：從餘慶書院僧本清疏簿中，得所記黃黃門事實，則其僞託之跡顯然。而鄭氏不察而書之，何也。然則鉞之死，當以何書為據。余讀陸鏡病逸漫記云：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家居。永樂初元，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其言與實錄合。然後知鉞初以家居，不與壬午之難。明年服闋，徵詣京師。乃從容自投琴川，而以半途溺死聞。此全宗免禍之道也。設令會參姚善軍事，安得不為選者所跡。而優游以終耶。姑蘇志以先授刑科為戶科。漫記以遺棄家居為養病。則傳聞小異耳。錢氏初學集云：吾邑有黃給事鉞者，愛居開闢，自投琴川橋下。里人楊儀為立傳，載給事與方希直執手商榷云云。又稱給事少受學於其五世祖濙。濙之子福收其屍，為詩弔之。夢羽好著書，浮誕不實。又喜誇大其譜牒，識者哂之。同時鄧獻修邑志，削濙福不載。固已正其誣矣。而此傳已流傳人間，互相援據。後之君子，無好奇撰異而遺誤萬世之信史，則可也。噫，誠知給事之死在臨年以後，則楊儀奉合之謬，不攻自破矣。此錢氏之所未及，故究論之。

十三

實錄：永樂元年八月丙寅，以羽林前衛致仕千戶王欽，首歷城侯盛庸不法事，得賞銀百兩，鈔四百錠。陞本衛指揮同知。九月乙未，削歷城侯盛庸爵。蓋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口出怨讟，心懷異圖，請賞重典，以警餘衆。言之再三，遂命削其爵。皇明通紀云：永樂元年九月，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諸子皆被戮。鄭氏異姓諸侯傳云：永樂元年，都御史陳瑛劾奏請誅庸。遂削爵，庸暴卒。以鄭氏暴卒之例推之，則庸當非令終者。而史臣隱之，但于是年閏月壬戌，書賜汝南王有勳書及幣帛等物。蓋以庸為有勳妃父，故以此慰悅其意也。則庸之死於獄，在九月後明矣。

十四

實錄：永樂元年十月甲子，勅督府長史龍鐔等曰：朝廷封建親藩，而選賢命材，為之輔導，冀以贊成德澤。不至於有過也。古之為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來，又私以車遞送。王年少寡學，而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古可乎。廷臣皆欲實汝於法，朕恐傷親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毋復爾。勉之。戒之。按明年九月甲辰，擢刑部郎中艾少猷為督府左長史。禮科給事中何仕讓為右長史。勅諭有云：前長史龍鐔，既不能以禮處己，又不能以道事王。故縱羣下，侵奪百姓。以累王之德。今已黜之，則鐔終不免於得罪也。革朝志云：龍鐔，字德剛，萬載人。督府左長史。靖難師起，徵兵於督。鐔引大義，力主發兵。鐔即位，詔械鐔。緊錦衣衛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其所自書贊云云。此必鐔之後人欲薦揚其先祖之詞。而諸書不察收入死事中，可笑也。鐔自以督府交通西番事被黜，而云坐發兵舊嫌，不知鐔時督府所有者，太原護衛兵耳。朝廷以虎符徵之，誰敢不發。長史何功，亦何罪。豈可引以自文乎。雖然，當永樂初，督王弟濟熿已萌奪嫡之計。日夜搆成督王罪惡。而首以西番一事為督過張本。觀二年九月，督王欲上護衛及所畜小龍，粗成祖答書，有惟當修德行善，豈可因一二人為非，輒自懷疑之語。則王之危懼可見矣。鐔之繫獄，寧知非為法受過乎。嗚呼，鐔何不幸而生羅質禍，又何幸而死盜虛名也。遂國事大率類此。

十五

實錄：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震澤記開云：吳有王光菴先生資者，高士也。與廣孝友舊，詣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為作此事。建文遺跡因之，謂資見廣孝，連呼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因責數其背恩不義諸事。累百餘言。此皆吳人不滿靖難時事，而歸過於榮國者之託詞也。列朝詩集云：資字仲光，長洲人。同里好韓奕先生及姚榮國道衍。榮國定策後，徒步往訪。歡若平生。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沒而榮國為立傳。兩公契分如此。世盛傳仲光誣姚榮國，方盥卻走，終身不見。吳兒委巷，妄語流謾。史家不可以不正也。余謂榮國為人，不無可議。而其佐命之功，自不可沒。世徒以其不能保全忠節，而責備之太過。至於仲光往還酬贈，亦交道之常。豈必峻絕而後為高乎。建文遺蹟又謂廣孝賑濟蘇、松等府，威聲赫赫。車徒甚盛。及南行，有醜詆者。廣孝若弗知。從官欲究之。廣孝避止之曰：豈無同諱者邪。楊循吉蘇談至言：少師曳履獨步，為縣丞所笞。竟不加罪。此皆劇言榮國之能忍辱，而不知賑濟之命，雖欲令為德於鄉，亦將以盡錦榮之。豈有橫受訶責，等於野僧者。此薦紳先生所不道也。

十六

實錄：永樂二年七月丙辰，勅李景隆曰：自古勳戚，始終保全，必君臣兩得其道。爾朕姑之孫，少相親愛，其享富貴，實同此心。比者不煩以政，蓋欲遂爾優游。爾不體此心，內懷快快，交構不靖。適日彰朕念至親，略而不究。爾乃恃恩益恣，招誘無賴，藏匿通逃，人發其奸，證驗顯著。尚偽言強辨，不知慙懼。論情據法，豈可寬貸。重念姑氏之親，但去動賊，絕朝請。其以曹國公爵歸第，以奉曹國長公主之祀。宜杜門省愆，易慮。

為善。庶稱朕保全之意。八月癸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同六部都察院等劾奏。景隆濬蓄姦謀。將為不軌。廷臣累發其罪。皇上曲賜生全。而景隆略不戒懼。益肆僭踰。比者其家人被盜。巡捕官臨視其家。見景隆受關者趨謁拜俯。如君臣禮。其勢漸不可長。乞正典刑。以收國柄。上曰。朕自有以處之。丙戌。至剛等劾奏。都督李增枝明知兄景隆不臣之跡。曾無一言規諫。且於各處多立莊田。每莊畜佃僕無慮千百戶。此其設意非小。望明正典刑。上曰。景隆兄弟。國之親屬。朕自處之。其莊田佃僕。俱沒入官。鄭氏大政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禁錮李景隆。皇明通紀云。永樂二年十一月。曹國公李景隆有罪。下獄死。坐僭踰不法及置養亡命。謀為不軌也。上初有景隆死。惟沒其田莊。令杜門省愆。乃因奸人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下獄。幽閉其家人。谷王璉亦因而獲罪。景隆疑其姓。谷王為高皇帝第十八子也。余按永樂七年六月。諭諸勳臣有云。李景隆柔奸。惡包藏凶惡。造為妖讖。觀觀神器。天地鬼神。暴其逆謀。朕念其祖母至親。曲存寬宥。彼不知修省。懷忿積怨。久而益深。若此。豈自保之道乎。所謂造為妖讖。觀觀神器。與通紀之說相符。但云景隆下獄死。則不然。永樂十六年四月癸巳。勅周王璉曰。據者李景隆謀逆。其家屬法皆當死。特寬宥之。發戍遼東。彼知景隆囚繫北京。潛逃涪州諸處。陰結黨與。欲行劫獄。為人所告。俱已禽捕。置之於法。儀賓盛瑜乃敢藏匿景隆家人。在於國興。瑜豈可容。以爾之塔。姑宥不問。觀此。則景隆十六年尚繫北京。而其家屬則多駢死者矣。公侯伯襲封底簿云。李景隆因周王殿下奏奉太宗皇帝聖旨。住爵住俸。關門閉住。正統十三年。奉英宗皇帝聖旨。開門閉住。致正統實錄載宣德十年正月乙酉。命錦衣衛鎮撫司見監罪囚。俱遵詔例。本司開具李景隆家屬一十四名。上命仍監禁之。正統十三年正月癸巳。勅南京守備豐城李賢等。已廢曹國公李景隆家屬增枝等男婦大小三十八名。拘繫年久。人情不堪。茲特推恩。悉加寬釋。令於所居閑任。聽其出入生理。其男女聽與軍民結婚嫁娶。薪米之類。悉皆住給。蓋是時。景隆增枝等自北京歸故第。拘繫年久。始得放出耳。鄭曉記云。景隆下獄四十五年而卒。自正統戊辰上遼。永樂二年為四十五年。則景隆卒於赦出之後矣。景隆親為文皇射鈎斬祛之臣。而僭侈怨望。羣臣交劾。比之胡維庸。藍玉。豈自意得全。首領于崩下。非列聖親親之恩。何以及此。而載筆者闕而不宣。亦可怪也。皇明記略云。李景隆初親文皇。既而降。為文皇所薄。舉家置獄中。正統開始釋。其後王氏。岐陽王世家云。景隆繫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圖籍。咸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聽自便。是謂恩例止及增枝等。而景隆不與。此不致之過耳。

十七

實錄。永樂二年十一月己亥朔。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及無賴之徒。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驍騎人與女秀才劉氏之女。造為邪謀。乞正其罪。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驍騎人送遼東。三年十月乙丑。駙馬都尉梅殷卒。殷汝南侯忠祖從子。頗驕侈。不愼行檢。上即位。廷臣多言其過者。特優容之。殷與前軍都督僉事譚深。錦衣衛指揮趙驥有隙。一日四鼓入朝。經

竹橋。驥令人梓殷墜橋下死。而驥譚奏殷自赴水死。上疑盜殺之。命下捕盜甚急。至是都督許成發其事。上震怒。命法司治深。驥罪賜殷祭。諡祭定。遣官治喪葬。官其二子。順昌中軍都督同知景福。旗手衛指揮使俱食祿不視事。壬申。譚深趙驥伏誅。籍其家。丙子。封左軍都督同知許成。為永新伯。子孫世襲指揮使。旌其發深等之姦也。按國史所書殷之被殺。最為詳明。而通國臣記則謂殷入朝。譚深趙驥令人擠殷死。質橋下。驥言殷自投河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驥對曰。此上命也。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初。公主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曰。為公主踪跡賊。無自苦。余意陳瑛之劾殷。繼曹國。長與二獄之後。則文皇固非無嫌於殷者。然以官國之故。實無意殺之也。而深驥以私怨逆探上指。擠之死。地。觀成祖賜官國書言。駙馬梅殷。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兄甚疑之。今都督許成來首。乃小人所害。訊鞫果得其情。則成祖之心事。亦既暴於天下矣。許成譚深。皆靖難功臣。實錄書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陸許成。為左軍都督僉事。譚深為前軍都督僉事。而成以同僚之雅。不難自發其奸。此非實深等以塞口可知也。且深等事發。下獄。閱七日而伏誅。何緣有觸怒立斬之說乎。通國臣記稱殷受高皇帝命輔建文君。及鎮淮安。擁兵不降。成祖追公主以血書招至。既見。上有勞而無功之對。皆鋪揚過實。初疑其子孫自為之。及閱梅純備忘錄云。先高祖駙馬都尉洪武末。出鎮淮安。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其推戴文皇帝繼大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請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管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意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聖明卒置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艾云。純之自記。不過如此。則鄭氏果何據而大書特書乎。又攷之史。殷實有三子。中子永貞。為孝陵衛指揮使。在殷未卒之先。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命永貞子永善襲職。食祿不視事。則受恩者不獨二子也。而野記謂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甚至恒與同寢。置於榻內。如是數年。比長乃已。其鄙妄尤不足辨。

十八

實錄。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才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敏。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天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上諭勉之。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按二年三月。已命擇第二甲進士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俾仍進學。而周忱與焉。至是請以進學翰林者學於文淵。且其年少。不愧英敏之目。故上嘉而許之耳。王氏科舉致云。是歲人知選二十八人。不知初為六十人是也。野記則謂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肄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周文襄不與。乃自請於上。詔從之。時謂之揆宿。此稱遂遍於人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附者。以此稱之。鄭氏名臣記因之。亦云。周忱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十二

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是皆誤以二年之選六十人。與三年之選二十人混而為一也。且庶吉士之名。不自水樂初。而國初選庶吉士。分置府部。如觀政進士例耳。實錄有刑科庶吉士楊靖。而劉三吾有送進士于子仁。為參軍府庶吉士序。不專隸翰林也。其事隸翰林。則昉于水樂以後。而又拔其尤者。與榜首三人。同升文淵閣。慶給賜予有加。上時至館中。程其學業。此蓋造士殊恩。非常制矣。然而文襄請之。不為越等。成祖許之。不為破格。以詞林之去秘閣一開耳。如野記所言。則是庶常一席。可以攀附而致。不幾令觀政清要者。借為口實乎。吾不忍文襄之受誣簡冊。故為訂之。

十九

實錄。永樂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程濟。韓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馬司請送法司。特命宥之。於是吏部言在京各王府官坐食奉祿。閒暇無事。致多縱肆。宜改用之。上曰。王皆年少。方資輔導。其長史紀善。教授。伴讀之官。不可闕。若審理。奉祠。工正等官。職事閒暇者。暫遣還鄉。待王之國召之。於是韓。蕭。安。伊。魯。唐。岷。七府并靖江之輔國將軍。共留長史。紀善。教授等官四十員。餘審理等官一百三十四員。遣歸俟命。遂國臣傳云。程濟。朝邑人。為翰林編修。金川門破。建文君亟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按此一程濟也。而編修與長史則稍異。弘光初。吏部議贈諡。諸臣亦云。不知當時有兩濟否。姑列附祀。蓋疑之也。然世言程濟為人多怪。故多事者多託之。近有從亡日記一書。詭云濟筆。自金川出奔。以至迎入大內。年月。歷歷可徵。若以實錄攷之。則永樂四年。濟不出京師。即日記所述。借雪和尚居重慶之歲也。或疑濟嘗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如張芹所錄。則之燕之蜀。何所不可。果爾。則濟特王喬。左慈之徒耳。而又何以明夜犯禁也。況日記淺謬。不止一端。錢氏致身錄攷。謂鄭端簡未見實錄。故楊行祥之獄。在正統五年。而遂國記言天順初。斯已謬矣。其所謂西內老佛者。國史已明著其偽。而況從亡之臣。隨至南京者。誰見之而誰識之乎。又況所為日記者。誰授之而誰傳之。又將使誰正之乎。作致身錄者。涉獵革除野史。借從亡脫險之程濟。傳合時事。偽造形與濟往還之跡。以欺天下。而又偽造濟此書。若將疏通證明之者。此其本懷也。二書不先不後。若期會而出。汲郡之古文。不聞發家。江左之異書。誰秘帳中。日記出而致身錄之偽。愈不可掩矣。此論可謂發奸擿伏。若其書之真贋。則有目者能辨之。故不復詳也。

二十

實錄。永樂五年七月辛巳。命中山武宣王徐達長孫欽。襲封魏國公。洪武中。王之嫡長子。輝祖襲封魏國公。上初即位。輝祖以罪免歸第。卒。至是。上念王開國元勳。不可無繼。特命欽襲封。祿米仍王之舊。歲給五千石。欽。上所賜名云。徐欽。本傳云。其父輝祖。襲封魏國公。得罪廢死於家。遂國臣記。輝祖中山王長子。文皇帝即位。勒能。尋幽紫。永樂五年。輝祖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泰輩罪同。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

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沒後錄。此見輝祖封爵。八月朔。輝祖長子輝祖。保見上。賜名欽。嗣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卒。皇明通紀云。壬午六月。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迫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諒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按遂國臣記。止言勒能幽紫。與實錄本傳合。而通紀則云。先下獄。後歸第。輝祖乃心王室。與齊黃同事。而卒免於西市之誅者。議親也。議功也。則下獄之說。似不為誣。蓋與曹國公例正同。而國史大書中山武宣王長孫欽。襲封魏國公。其指有在矣。又攷之史。永樂九年三月壬午。給事中曹淵等劾奏五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勇。魏國公徐欽。定國公徐景昌等。監試襲職武官。縱家僮奪其弓。法司奉旨追捕。勇等蔽不與。請正其罪。命錦衣衛悉捕其僕。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又曰。徐欽未諳政務。令歸務學長智識。以奉宗祀。庶免作過自累。十九年正月壬辰。欽自南京來朝。遂辭歸。上謂吏部曰。欽往者不知奉法。孤朕委任。故令讀書。以廣聞見。今復不俟命。汲汲歸。此豈有立志。可能為民。俾歸鳳陽守先塋。用頓挫之。庶幾將來不墜其家。二十二年十月乙巳。復欽魏國公。欽至是復至。上念中山王開國元勳。復欽爵祿。俾奉宗祀。十一月。欽以疾卒。蓋欽嗣封之後。繼掌都府。坐累罷歸。又十年。以來朝遂辭。為民鳳陽。文皇何嘗因其父而譴及其子邪。鄭氏乃謂其嗣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又不及仁宗復爵事。正統實錄亦云。欽。永樂五年坐事削爵。安置鳳陽府。此皆承其家傳之誤而不察也。

二十一

實錄。永樂五年九月乙卯。交趾總兵官張輔等。遣都督俞事柳升。齎書布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以黎季犛及子蒼及其偽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而赦其子孫澄。尚等。命有司給衣食。宣德元年三月辛亥。行在工部營繕司主事黎澄。考滿。吏部劾奏澄。歷九載。悉不赴部。給由。今又歷兩考。始給由。有違定制。上曰。澄在安南罪重。皇祖特宥而用之。今所犯小罪。可宥也。二年十二月丁卯。陸行在工部營繕司郎中黎澄。為本部右侍郎。食祿不視事。三年正月乙酉。命黎澄。月奉全支米。澄。前安南偽王黎蒼之兄。太宗赦而用之。正統元年九月丁酉。陸黎澄。為本部左侍郎。仍於內府供事。以九年考滿也。八年四月乙未。工部左侍郎黎澄。年七十。應致仕。上疏乞留用。上憐其交趾遠人。從之。十年六月甲寅。陸黎澄。為本部尚書。仍於內府供事。以九載秩滿也。十一年七月丙子。工部尚書黎澄。卒。遣官致祭。命有司營葬。又。交趾都指揮使張欽。本傳云。永樂四年。從黔國公沐晟征安南。嘗領哨騎千人。規賊于奇羅海口。猝與賊遇。欽奮身提槊。而前。與戰數合。賊敗走。部卒李保。保追禽偽衛國大王黎澄。及其二子。澄之初授主事。無可考。以諸書攷之。當在永樂九年十年間也。野記云。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為工部尚書。澄善製槍。為朝廷創造神槍。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騰。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

田甚厚。永錫其德。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爲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爲王。王氏二史。皆云。季之次子曰澄。即所謂僞相國越國大王者。季及若既長。繁澄救出。監造內府器仗。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累官工部侍郎。食尚書俸。不聞其賜姓與所謂鄧騰也。按國史。明言黎澄爲季之長子。若之兄。而王氏云次子。且以衛國爲越國。亦謬。至於野記。鄧騰及其季自立之說。尤爲無稽。江陰李嗣復。載鄧向書事狀略云。公諱明。字光遠。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姨。君阮極密撫之。成人。長而力學。國王陳日熉。知其才。以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尚書省左參知政事。迨國朝永樂元年。充其國正使。齎方物表箋。入慶賀。上嘉其馳驅。賜宴於庭。階辭。賜鈔錠綺衣。遣官護送還國。三年夏。逆臣黎季犛殺其主。公毅然與義兵伐之。四年。首迎王師。內附。率其子建。平府鎮撫使鄧師誨。并官僚軍民。獻納東都路。英國張公輔受之。遂命統攝歸附人員。六年七月。救公爲參政。撫其民。授師誨九真知州。繼以招降郭專等功。調知福安。八年。陳季擴復嘯聚。朝廷屢詔招撫。兵部尚書黃公福遣公至軍。諭以禍福。言辭愷切。季擴倒戈效順。詔授季擴左布政使。凡招徠者。擢官增祿。有差。時黃福以工部尚書掌交趾布政司事。非兵部也。八年十二月。季擴上表請降。上許之。以爲交趾右布政使。非左布政也。上乃命戶部郎中王進。指揮陶弘。乘傳趣公至京。錫之筵宴。拜資善大夫。行在工部尚書。賜第京師。仍給鈔錠白金衣榻器用。命扈駕北征。乃與同附大鴻臚陳公季暄。工部尚書黎公澄。創神機營。建益甲廠。製神銃。退避虜於九龍山下。未幾。遭疾。以永樂十年五月一日卒於王事。享年六十有一。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賜葬京師西山玉臺岡南安河柳之原。與陳黎二公邱壟相望。誠異數也。師誨以公舊勳。符職燕山衛。轉以言事。謫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主簿。卒於官。奏聞。贈光祿寺丞。遂葬江陰山由里山之東麓。未幾。廷議交趾推誠順化功臣子孫。宜願恩命。敕下戶工二部給勘。合賜江陰縣善政橋南莊房一所。靖江東西二沙孤山等處沙田十八頃。有奇。俾子孫居其地。仍世廕其後。一爲順天府儒學額外廩膳生員。一爲鴻臚寺司賓署序班典其國通事。余攷之史。永樂四年。討黎季犛。歸附姓名。無所謂鄧明與子師誨者。惟九年十一月。張輔追陳季擴於綠海。聞石室。福安等州縣草寇黎蓬。范憐等。近交趾城爲患。遂往征之。黎蓬中流矢死。賊將范憐。杜簡且。鄧明。阮思誠等。遠遁者。相繼悉被禽。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帖然。然後知此鄧明者。嘗附季擴爲寇。以力屈就禽。而其地在福安州界。與事狀所稱相近。其後朝廷或赦而官之。與黎澄例同。而事狀所云。先爲參政。繼符尚書。疑亦後人夸大之辭也。且鄧明卒於永樂十年。年六十有一。則當元至正間。不過十餘歲。國王安得遂以女妻之。而有參知之命乎。明以九年至京。而成祖北征。刺則十二年事。計明之死。亦已久矣。焉有扈駕退房之事。蓋鄧之子孫。勳拾平定。南交錄及通紀諸書。而爲事狀。故其官爵功次。多有失實。至若姓名存沒。則約略可據。亦足以證野記之誣矣。又按宣德三年八月。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交趾土官知州阮德舉及州判縣丞訓導典等。以公差考滿。丁憂。同妻子家人還交趾者。中途聞王師已還。而賊據城。皆不願歸。具告有司。遞送來京。願就京住。上命各與房屋。依品級支俸。無俸者月給食米一石。故官家人月給食米五斗。七年七月。改交趾上洪州等衙門歸順土官知州等官阮遷干等四十五員。爲山東。山西。青州。

等府州縣通判。判官。照磨。驛丞。蓋當時優恤樞化之臣如此。鄧師誨之官主簿。與賜田宅。必亦用此二例也。而事狀云。以言事謫。後贈光祿。皆傳會不足信。

國史考異卷第六

文皇帝下

一 實錄。永樂七年二月己卯。册立張氏爲貴妃。權氏爲賢妃。任氏爲順妃。命王氏爲昭容。李氏爲昭儀。呂氏爲婕妤。崔氏爲美人。張氏。故追封河間忠武王王玉之女。王氏。蘇州人。徐皆朝鮮人。庚辰。命賢妃父權。永均爲光祿寺卿。昭儀父李文命。婕妤父呂貴真。爲少卿。順妃父任添年。爲鴻臚寺卿。美人父崔得。爲少卿。八年十月丁巳。車駕次臨城。時賢妃權氏侍行。以疾薨。賜祭。諡恭獻。權厝於嶧縣。九年正月乙酉。命鄭允厚爲光祿寺少卿。允厚。朝鮮人。掖庭之親。因其來朝。特授是職。而不任事。二月壬辰朔。賜光祿寺卿權永均。少卿鄭允厚。誥命。癸巳。賜永均。允厚等宴。十年二月戊辰。給授鴻臚寺卿任添年。少卿崔得。誥命。王氏奇事。述云。權永均等。雖貴。至列卿。而尚居朝鮮。至宣德中。永均以計聞。賜白金米布。列朝詩集云。永樂中有高麗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國王李芳遠所進。而權氏稔粹。善吹玉簫。最爲寵幸。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諡恭獻。芳遠驛送妃父永均。至拜光祿大夫。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宣德中卒。賜白金米布。女官王司綵有宮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

留步登玉簫曉曉月中。此詩專為權妃而作。寧獻王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又有三十六宮秋月白。美人花下教吹簫之句。皆記其實也。以史攷之。權永均等之官列卿。即在諸妃册命之後。其時永均等皆未至京師也。厥後因其來朝。始以次授爵命。而永均則在九年正月。初非以妃歿後加恩。且其官亦非光祿大夫也。獨鄭允厚者。不知於按庭何親。親其與永均同給官誥。同預宴賜。豈亦以權妃故邪。又實錄。洪熙元年三月戊子。遣中官往朝鮮。賜祭光祿寺卿權永均。賜其家白金二百兩。衣幣表裏各十為賻。永均。太宗皇帝賢妃之父。至是以朝鮮國王李禔言其卒。故恤典及焉。蓋仁宗推廣先朝舊履之恩如此。而諸書謂永均宣德中卒。賜白金米布皆誤。

二

實錄。永樂七年三月乙卯。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卒。安。直隸涿州人。濟寧衛指揮僉事。以功升密雲衛指揮使。洪武三十一年。擢右軍都督僉事。上舉兵靖難。安率衆拒戰。被禽。上惜其才。特宥之。以為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委任無間。至是以疾卒。九年正月庚寅。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之子宏陳乞優給。特命月給指使。遂國臣記謂永樂七年三月。成祖見安。忽問曰。安乃尚無恙。安慚懼。遂自經。野記謂安守北平。以事入見。上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安已自經矣。誤以上言為憾之也。上嗟惜曰。是予錯說話矣。按是時車駕未至北京。亦不聞安以事入見。則自經之說虛也。保兒一孺勇武。雖親犯顏。行非成祖所深忌。靈璧之敗。既已惜其才而宥之。委以居守之重。數年于茲。不聞有大罪。豈而一言之疑。遽至自裁。恐保兒亦不為也。令成祖果宿憾未釋。則九年正月其子必不敢以優給上陳。而猶不失世職之祿。果何幸而得此。當以國史為信。可矣。

三

實錄。永樂九年六月。交趾布政司右參議解縉有罪。徵下獄。縉。先為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甚見寵任。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為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會有言縉嘗洩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趾布政司。命專督化州餽餉。時翰林檢討王儒有罪。謫隨總兵官在交趾。教給指言廣東化州。二人遂共趨廣東。娛嬉山水。忘返。縉又上言。請用數萬人鑿嶺江。以便往來。上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并僭旨下獄。後數歲。皆成死。楊士奇撰解縉墓碣云。上初與武臣邱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請難時。股肱也。武臣成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祕而未發。明年册仁宗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又明年。福等初議。頗泄于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邸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參議。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高煦言縉曠上遠出。親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遊。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楊公於縉有知己之感。所書被讒至死。最為詳。而國史多所避諱。其云坐讀卷不公。及避事勞民等語。皆文致之詞也。瑣錄云。議儲未決。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邱福等泄此語。

於漢庶人。怨讟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避匿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為也。天順日錄云。文皇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賞賚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仁宗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縉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泊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蓋縉為人。曷易無城府。既預密議。復時時進裁抑支庶之說。故上怒其離間。而漏泄之。謂得行耳。致實錄金忠本傳。言初議建儲。上以問忠。所對悉合上意。上喜。賜白金百兩。縉事之除。蓋旌其直云。忠與縉同持正論。忠見縉而縉被黜者。一則股肱之舊。一則新進之臣也。縉之自廣西徙交趾。令督化州餽餉。斷無妄指廣東化州之理。縉非病狂。安肯聽人教誘。為此意。縉從南京歸。必嘗與縉返還。江廣間。故有娛嬉山水之謗。縉江一議。亦就所見言之。而文皇既入高煦等譖。遂假此為罪耳。至於李至剛之軋縉。國史不及。以其嘗為縉牽引下獄故也。然士奇撰至剛墓表。又載其言縉怨望事。餘冬序錄。以為李之言解。必因解有誣而附勢之。日而怨之。不知至剛特因縉之失職左遷。而媒孽其短。俾遠置荒徼耳。至於下獄而死。則漢庶人實主之。至剛亦何能為。黃淮本傳。又以為淮與有力。皆未必然。按鄭氏大政記。永樂十三年春正月。解縉暴卒。王氏家乘載野史云。錦衣帥紀綱上囚縉。上見公姓名而怒。曰。縉猶不死邪。綱退。而與縉對泣。沃以燒酒埋雪中。立死。以正統實錄所書縉下獄死。家產沒官。妻子戍遼東。數語觀之。則此說近實。然縉之大節。在於安儲。固不繫乎病死與否也。

四

實錄。永樂十年五月乙酉。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遣其知院海答兒等。隨指揮孫觀保來朝。且言既滅本雅失里。得其傳國璽。欲遣使進獻。慮為阿魯台所要。請天兵除之。上曰。此虜驕矣。狐鼠輩不足與較。命禮部宴賞其使者。而遣之。仍遣使齎諭馬哈木。太平把禿。等。十一月。五月庚子。韃靼太師阿魯台使撤答失里等來奏。馬哈木等。弑其主。收傳國璽。又擅立答里巴為主。請發兵討之。願率所部為前鋒。十二月壬午。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等。馳奏。獲瓦剌謀者。言馬哈木等。兵至飲馬河。聲言襲阿魯台。實欲寇邊。於是上決意伐之。鄭氏大政記云。永樂十年九月。瓦剌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為可汗。二十年閏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案本雅失里為瓦剌所弑。事在十年。而答里巴嗣立沙漠矣。至二十年。阿魯台所弑者。乃答里巴。非本雅失里也。此鄭氏之謬也。唐氏紀事本末云。瓦剌馬哈木。立答里巴為主。率兵攻本雅失里。滅之。然則弑本雅失里者。馬哈木也。非阿魯台也。永樂之十年。非二十年也。昭然可知矣。而通紀諸書。俱云。阿魯台以二十年閏十二月。弑其主本雅失里。通紀無此文。唐氏誤引耳。是時去本雅失里之死。已十年餘矣。何得云阿魯台弑之邪。阿魯台雖偏強漠北。阻兵安忍。然無端而加以弑本雅失里之罪。且也。羣公載筆。列史同辭。阿魯台百駭。又何以自辨邪。迄今二百餘年。羣類遺臭。業已散於野燒。裝馬除魂。未必遊於起。豈執於舊簡之中。求其失誣之故也哉。案馬哈木既立答里巴。於是阿魯台不肯赴衙庭朝會。至馬哈木死。阿魯台連破瓦剌之衆。而答里巴亦歸遁北。至二十一年。夏。馬哈木之子脫歡。大破阿魯台。追至宿窺山。掠其人口畜。牧殆盡。阿魯台蓋以是時。對而戕答里巴。故也。先士

千既歸於我，即奏阿魯台獄主虐人，違天逆命云云。蓋阿魯台奉本雅失里為可汗，故以馬哈木為獄主。馬哈木奉答里巴為可汗，故脫獄與也。十干又以阿魯台為獄主矣。余謂元運既終，自愛猷識里達臘之後，四十餘年，凡九易主，皆同類相噬，慘于屠胎，而其號為可汗者，往往視傳國璽所在，以為授受之符。方阿魯台之本雅失里也，自謂守府之共主，迨馬哈木之滅本雅失里也，居然問鼎之邪謀，乃陽稱獻，陰圖寇邊，成祖知其氣已驕，非文告所能服，故決計出師，瓦剌將居奇貨，以要重利，不知其抱空質而負不義也。既而答里巴建號，阿魯台以瓦剌所立，不肯聽命，乘馬哈木之死，遂弑之而奪其璽，未幾馬哈木之子脫歡大破阿魯台，又并太平部落，遂是瓦剌強，宣德九年八月，脫歡遣使昂克等來朝貢，馬且告已殺阿魯台，獲傳國璽，蓋師其父之故智也。章皇知亡國之阻，不足為輕重，故詔書謙讓，抑而不納，厥後普花也先之徒，弑立相替，而此璽不知何歸矣。嗚呼！可謂知所寶者也。

五

寶錄：永樂十年十二月癸丑，擢進士周文襄為河南布政使。十五年二月甲戌，河南左右布政使周文襄、右布政使王文振，俱坐罪謫湖廣均州為民。文襄以新進驟膺左轄之命，既而降為編氓，不復收錄，其得罪頗末，世莫能明。管闕王錡萬圃雜記云：我太祖以燕城為元舊都，形勢可以制虜，因以封我成祖焉。及上登極，即廣舊邸為皇城，頻年駐蹕，當時宰臣不知容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請者，論以妖言。於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襄等皆遭重罰，自此其命始定，遂成萬世之業。雖殺函之固，莫能及矣。然則文襄等之謫，蓋以阻北遷故也。攷之史，永樂四年閏月壬戌，文武羣臣俱國公邱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則營建之議，實在車駕南還之後，初未嘗禁羣臣進言也。特廟謨先定，故罪文襄等以示懲。未可知耳。然遷都大事，史但載公侯都督及大小九卿公疏，餘皆闕而不紀，其為奉春之建策，留侯之演成者，果何人邪？觀鎮遠先猷記，載其祖夏國公顯成，與成祖論遷都利害，縷縷數百言，則知當時造膝密謀者，不止一成，而惜乎其無徵也。蔡塘詩話又載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實之極刑。蕭儀姓氏，他書不少概見。至謂言者與陳瑛忿爭闕下，則瑛之誅死已久矣。鄭氏今言業辨其誣，而名臣記復誤采之。按史永樂十九年五月乙丑，陞給事中柯逆，監察御史何忠、鄭維桓、羅通等俱為知州。時逆等應詔言事，頗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慶等慚而退。然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於外任云。蓋奉天殿之災，在十九年四月，而其時營建宮室，皆工部主之，故柯逆等應詔直言，多侵李慶等，而慶等欲罪之耳。然則所謂忿爭闕下者，殆李慶等事，而傳者妄指為陳瑛也。上於柯逆等委曲保全如此，何獨蕭儀一人以觸怒極刑邪？錄此言之，可以斷其必無矣。

六

寶錄：永樂十一年正月辛丑，大理寺左丞王高、右丞劉端，以縱姦惡外親乘市，遜國臣記云：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靖難後，與同邑王高竝坐縱方孝孺坐樹陰鼻而終。高與端同年進士，又同官，或曰：高刑部郎中，按是時距孝孺之死，已越一紀，安得云坐縱孝孺邪？至言端以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丞，亦非也。史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辰，擢監生劉端為給事中，永樂元年八月己酉，陞刑科給事中，王高為本科右給事中，四年正月庚戌，陞刑科給事中，劉端為右春坊右直郎，七年六月乙丑，書諭皇太子所云：欲陞王高為戶部侍郎，舊制：浙江江西人不得任戶部，如高非出浙江，江西亦從陞用，高本江西人，時為刑科給事中，皇太子愛其詳謹，欲急進用之，而未暇詢故事，上蓋知之，不欲顯言拒之，故婉詞以諭云：七月己卯，陞右春坊右直郎劉端為大理寺右丞，從皇太子請也。八年七月癸巳，皇太子陞刑科左給事中，王高為大理寺左丞，二人服官先後，可考見者如此。王高資序似在劉端之前，其起家進士與否不可知，決非與端同年也。二人之佐廷尉，皆出仁宗所拔擢，左右近侍，必有齟齬，其過於上前者，故卒陷微文死耳。觀七年六月之論，則上之疑高，實自此始。鄭氏未見寶錄，宜其影嚮失真也。

七

寶錄：永樂十一年二月辛亥，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凶淫虐虐，生殺任情，與其副使黃禱構怨累年，互有奏許，朝廷雖惡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地，曲與保全，而改黃禱為辰州府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鼎有怨，解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琛數相攻殺，禱既得志，肆橫虐民，民甚苦之。琛自稱天主，妻為地主，禱為大將，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墳，而戮其母屍，並掠其人畜資財，所過殘害其民，宗鼎訴於朝，歷數田琛、黃禱、赴闕自辨，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為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使姦人張勝，依託教坊司官史勉，得出入祇應，將伺便為變，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而勸鎮遠侯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凶黨叛散，琛等就禽，與黃禱相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強悍，復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蠻人苗普亮等為亂，冀朝廷遣琛還招撫，因得免死，上聞之，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窮蹙自歸，得末滅，使復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禍根，上以其素凶惡，幸今免禍，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勝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講言，因發其祖母陰事，謂始與黃禱姦，實造禍本，而竊損其衣食，欲殺之，祖母亦發宗鼎殺親母，洩亂人倫等事，上命刑部正其罪，論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為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扇旁州，妄開兵燹，屠戮善良，抗拒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為凶惡，絕滅倫理，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綏撫，可更置府州縣，而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差稅悉仍舊，炎微紀聞云：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為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黎川，以獻偽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為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轉於兵，宗鼎復

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秧。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將廷瓚往勸之。瓚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觀。瓚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上曰。思南叛歸。何不得取。汝邪。蓋十分。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瓚復計宗鼎諸不法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儻汝矣。瓚叩首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宗鼎。宗鼎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禽。餘無所問。於是諸夷帖然。宗鼎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爲左布政使。按實錄。以行人將廷瓚。河南左參政孟麟。俱爲右布政使。十三年六月。廷瓚始轉左布政使。此云左。誤也。夫貴州之爲郡縣。其在十一年二月。甚明。思瓚就禽。必於冬春之交。而紀開謂爲十一月事。既謬。且蔣廷瓚以工部侍郎左遷行人。不在永樂初。而田宗鼎既歸朝。田琛尙拒命。然後使廷瓚召之。安得有瓚先入覲許宗鼎不法之事也。王氏二史改謂顧成等以重兵壓境。然後因黨叛散。元惡就禽。所謂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宗鼎去。非實錄也。土酋出入。皆有親信擁護。彼既縱惡若是。豈肯斂手就縛。其見卓矣。然國史於琛等就禽之故。殊爲疎略。而王氏直以爲顧成之功。亦恐未然。蓋蔣廷瓚承聖旨。倚神靈。單車深入。獲其戎首。雖藉鎮遠兵威以懾服之。然其便宜方略。有足多者。史言廷瓚嘗與田琛等之謀。故陸用之。則廷瓚之有功於是。役可知矣。宣德實錄孟麟本傳云。新設貴州布政司。吏部以其名聞。陸布政使。比至貴州。創置設施。撫綏夷獠。皆出右布政蔣廷瓚。職尸位而已。此又廷瓚善後之勞。見於史者。至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以風憲勅其貪贓。降本司左參議。蓋廷瓚有才。而乏清譽。其在貴州。將隴一紀。爲軍民所信服。而王氏乃云不久卒。豈未深考邪。

八

王氏二史改云。水東日記言。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尙然。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開焉。聞公蓋懲英國殺黃參將故事耳。攻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俾黃參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略及之。而不詳。按黃參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爲黎季繇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爲應揚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效。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典。尋命掌交趾都司。黔公之敗。毅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絕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爲輔所僂邪。葉文莊之所謂。豈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爲其功成而後寬之。且諱之邪。復齋日記則云。張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戰。參將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勸衆力戰。大敗之。而還。明日班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爲誰。王知公怒已。斂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畏死也。我已出。而爾不繼。賴朝廷福。幸而勝耳。脫或不敵而陷。非爾實我乎。命引出斬之。王叱引者曰。誰敢引我。公遂拔佩刀。叱衆擁出。斬於軍門。其子某訴之朝廷。頗疑徵還。都御史顧佐請去其兵權。以保全之。其子知朝廷意。率其家人於長安門外。伺公出朝而殿之。朝廷知而不問。則謂公宜德初征安南。誤矣。且又不能舉參將名。而所稱姓又謬。公於宣德時。雖罷兵政。天子寵眷之。爲諸勳臣之冠。而其子敢率家人

殿之長安門外邪。水東日記云云。或太宗聞其事。有所不憚耳。余攷實錄。不見黃中所終。惟於十一年十二月交趾右布政使王平卒之下云。時清化府蠻賊梗化。平與都督黃中往鎮其地。民賴以安。還至交趾卒。則此時黃中猶在清化。距簡定之謀。且五年所。王氏因論功不及。遂疑中已爲輔所僂。殊爲無據。邱氏三下南交錄云。朝廷屢下詔招撫。授陳季擴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命。往往因循玩愒。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未幾。遂有愛子江之捷。時十一年冬也。觀此。則黃中之僂。乃討陳季擴時事。而非討簡定時事也。厥後英公鎮交趾。不踰年而馳傳急徵。即黎利繼叛。不聞再結虎符。意當時皆小如山。壽輩。必有以專殺之事。開公於上者。故北征之役。請偏師追虜。而文皇不許。東征之役。請率兵誅畔。而章皇不從。雖曰保全功臣。而使折衝之略。不得竟其用。亦可惜矣。英公之儒雅好文。當在中山。岐陽二王開。而卒受制奄人以死。豈非命哉。

九

實錄。永樂十二年六月丙午。車駕發雙泉海。次三峽口。前鋒都督劉江等哨見虜衆。馳報。上率師兼程而進。命皇太孫與寶籙同行。專以鐵騎五百護衛。戊申。駐蹕忽蘭。忽失溫。是日虜寇答里巴等率衆迎我師。上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追至土刺河。馬哈木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皇太孫遣騎兵四出覘視。知虜已敗走。上始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之故。皇太孫叩頭稱賀。上曰。此虜尙未遠。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今即敗走。假息無所。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從之。當是時。太孫從行。已儼然撫軍之寄。行則中徹環衛。止則防護帳殿。初未嘗令一當鋒鏑也。而虜主答里巴既敗。窮追踰兩山。馬哈木等奔逃不暇。豈復有嘲吾後者。觀太孫班師之請。慎重周詳。容慮夙成。其與年少喜功者。迥不侔矣。而通紀乃云。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於九龍口。迎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殺。一名山藏。又云。一日。以百騎覘虜。至九龍口。虜伏兵突起。可萬人。被圍數十重。左右皆大懼。上神色自若。徐指揮馬貫陣而出。選騎奔告文皇。文皇已沒。文皇大驚。急帥親兵往救。未二里。上至。下馬叩頭。文皇喜而且泣。從行者陸一級。沒者陸二級。太監李謙在大營。以不從懼罪自縊。二說不同。其於李謙或謂以迎戰懼罪。或謂以不從懼罪。而從行降賞。國史與北徵後錄。皆絕不之及。致之野史。李謙即保兒。雲南人。乃從文皇起兵靖難者。亦莫能詳其所終也。九龍口之役。諸書皆不載。惟正統實錄諱廣本傳云。從征九龍口。爲前鋒。賊數萬騎激崖列陣。廣以神箭萬人射之。死者無算。乘勝歷左右夾擊。賊大敗。陸中軍都督僉事。按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甲戌。陸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譚廣爲中軍都督僉事。總操練。與本傳合。然是役賊先與前鋒遇。爲廣等所敗。安得有皇太孫被圍事邪。今竝削之。

十

實錄。永樂十二年閏九月甲辰。先是。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者之不職。遂

徵右奉坊大學士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交奏其罪。遂下獄。陳敬宗誌黃淮墓云。上欲立東宮。密預問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留守。時漢王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以自遣。鄭氏名臣記。采誌文而為之論曰。初與公竝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詔獄。惟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最密。竝總修纂朝實錄。而公國士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詔簡牘。君子弗信也。按淮以議建儲得禍。國史既沒不著。而三朝聖諭錄。復備書淮與西楊不相容之事。其故可知矣。正統實錄。黃淮本傳。書建儲之議。與嘉誌合。至謂淮直諫多才略。熟諳朝政。然同列有小過。淮每以聞。以故人或怨之。解縉之得罪。淮與有力。斯亦瑕瑜不掩者也。續編錄乃云。詢於博識諸士大夫。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于文簡。因憶昔祭酒劉益。嘗見謂文簡好警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旨免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反爾之報。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于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小人之尤者。何得老死牖下。好還之天。豈憐然邪。夫尹許之獄。淮果有力與否不可知。若方正學事。淮方新入翰苑。雖承顧問特達之知。其力豈遽能生殺人哉。淮于獄獄之起。南人當戍邊者。猶力為解救。何獨贊成正學之獄。所以然者。西楊叩頭乞哀一語。既已得罪信史。而其徒欲以誅夷之酷。委過於淮。以欺後世耳。彼尹氏惡能辨之哉。立嫡以長之對。預綴錄又以為解縉。意者二人不謀同辭。故文皇知物望有歸。難動搖耳。本傳獨言籍之得罪。淮與有力。恐亦得之傳聞之誤。考稽誌狀。皆所不載。而陳敬宗正人。其言必非阿所好者。取信焉可也。

十一

實錄。永樂十二年十月丙申。江陰侯吳高以罪免。初。高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被召回京。縱家人給驛及私役有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鎮撫張玉等百二十餘人。隨行所過騷擾。為御史成務等所劾。遂免為民。洪熙元年十一月乙卯。釋故江陰侯吳高之子亮等為民。先是亮等有罪。仁宗皇帝發充海南衛軍。中途赦還行在。吏部以聞。上命釋為民。鄭氏異姓諸侯傳云。高永樂十二年被劾。編氓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上見高名。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高即死。徒其家。會赦得釋。宣德三年。子升乞嗣。不許。實錄不著吳高之卒。但云其子亮等有罪。仁宗令戍海南而已。而鄭氏謂仁宗惡高無禮。故謫之。則高至洪熙初尚在也。竊疑靖難之初。高以遼東兵數攻永平。為成祖所深憚。雖用計去之。或未能釋然於衷。迨仁宗尤號寬大。於高固非讎敵也。何永樂間止為編氓。洪熙初遂至遼東。果令高有嫌於東宮。則宣宗又不宜援赦例。輒免其子也。至謂子升乞嗣。不知何時亮復安在。鄭氏蓋據襲封底簿。其與實錄互異者。莫可考正。當以高卒於永樂末為近是。江陰李氏漫筆云。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嘆。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給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幾。後家不給食。復頭。又食。俾加。俱成羅以充餼。所云鐵舍。未知為亮。為升。恐是誤以宣德中乞嗣。為永樂時事。蓋吳高既坐罪削爵。未死之前。其子何從而襲廢邪。若其事之

俚猥。尤不足辨。

十二

通紀。永樂十三年五月。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妄告姦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姦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姦惡為姦。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通國臣記云。永樂十四年。諭法司姦惡齊黃等遠親。未擊者悉宥。來告者勿理。據此。乃遷都北京後。維新之美政。所宜詳述。而實錄於成祖赦一人。容一言。無不委曲臆列。以揄揚主德之寬厚。顧如此大事。獨遺之何也。然自是禁禁少弛。告許之風。浸衰而紀綱莊敬等。皆以殘刻誅。則所全國體甚多。諸書豈盡無微邪。致胡廣本傳云。嘗奔母喪還朝。上問百姓所苦。對曰。百姓安。獨郡縣窮治姦惡外親。蔓延為害。上立命罷之。則德音之降。當在廣還朝後矣。皇明詔令。載十四年四月二日。皇帝勅諭三法司。姦惡齊黃等。煽惑逞凶。謀危社稷。賴天地宗廟之靈。已皆伏誅。至蕪去穢。必絕其根。掃蕪不盡。又將滋蔓。蓋劬勞所以養其嘉禾。除惡所以保其良善。惡類既翦。良善獲安。自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凡姦惡遠親已拿。在官者不宥外。未拿者悉宥之。有來告者勿理。如勅奉行。此與通國臣記合。則通紀所載勅諭。今從詔令。

十三

實錄。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監察御史鄧真言十事。其一。吏部之弊。二。戶部之弊。三。禮官之弊。四。兵部之弊。五。刑官之弊。六。七。八。皆工部之弊。九。十。軍衛之弊。上可其奏。命諸司檢改。再犯不赦。水東日記云。建安楊文敏公行狀。己亥十二月己丑。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太宗皇帝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傳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檢改。怙終者不赦。王文端公所為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為公所抑者。議欲聞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嚴言於庭中。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釐正。楊文真公撰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仗直。發其私。適太學缺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疏之。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所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略之矣。王氏家乘致云。文真為文敏墓誌。據其辭義。公與諸大臣相為排誣也。致行狀前事頗詳。今止云留中不下。則御史鄧真所上何疏邪。抑將以此為諱邪。若文定神道碑。并上疏事盡削之。大抵南楊為碑誌之類。尤寂寥不足道。余謂東楊密疏。本留中不下。而後授鄧真入告行狀。傳誌雖互有詳略。原無不同也。東楊以衆舉為祭酒。遂指斥諸司積弊。言雖公而意近私。賴天子明聖。曲全形跡。故不犯大易失身之戒。然而授草言官。排誣大臣。皆不可為後世法。是以實錄諱之。神道碑又削之。周學士叙所撰三暢。陽欲陰施。此亦其一端也。

十四

實錄。永樂十九年十一月丙子。上以北虜搆貳。命尙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

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資資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命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與方資同上以邊虛空虛不擇召原吉頌繁之以大理寺丞鄒師顏督糧戶部并繁之於是資權自殺資見原吉遭繁念事由已發恐罪及遂自經死上聞之曰朕未嘗有罪資意何遽自如此蓋猶惜其才居數日沒聞其平日所為怒曰生失誅矣命戮其屍下刑部尚書吳中獄二十二年八月戊午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日首釋原吉於頌繁慰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賜冠帶衣服被褥帳帳成備復刑部尚書吳中官夏原吉本傳云北虜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原吉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平之無煩六師忤旨收繫之李東陽撰傳則云十九年上議親討北虜羣臣莫敢言公曰吾受上恩厚不可不死爭之約尚書方資同諫入獨言曰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皆間出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命公治邊儲於塞北資權自縊死遂獲罪并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官剋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趨甚急公曰姑少俟不爾慮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上御午門問征虜得失公歷陳往鑒謂當治內不宜勤遠略執不變坐繫內官監太孫慶泰請宥公上察公忠問訪國事公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願左右曰夏某語未了若謂其受朕者李氏序事誠為典練而所記原吉諫北征語皆本其子太常君事狀故多過其實史言方資先見上言邊儲不足原吉繼之遂有開平之行及吳中對與資同上始怨欲原吉繫之資亦懼罪自殺蓋主議者原吉而發端者則資也且邊虛空虛資在戶部令資不先以其言入告又何懼罪之有哉李氏謂約資同諫入則獨言又以資死遂獲罪皆誤夫開平糧儲自有主者治之公特往視多寡已耳席未煖而召還繫內官監在資未殺之前特旬日間事也親侍郎張本等奉命造車發民餽運宜府在是月甲申則原吉之進出適返可知矣當使者之急徵原吉雖德量過人乎何暇從容治粟下代司庾之事此皆不情之舉也致楊榮所為墓誌與楊士奇所為神道碑俱無此事今不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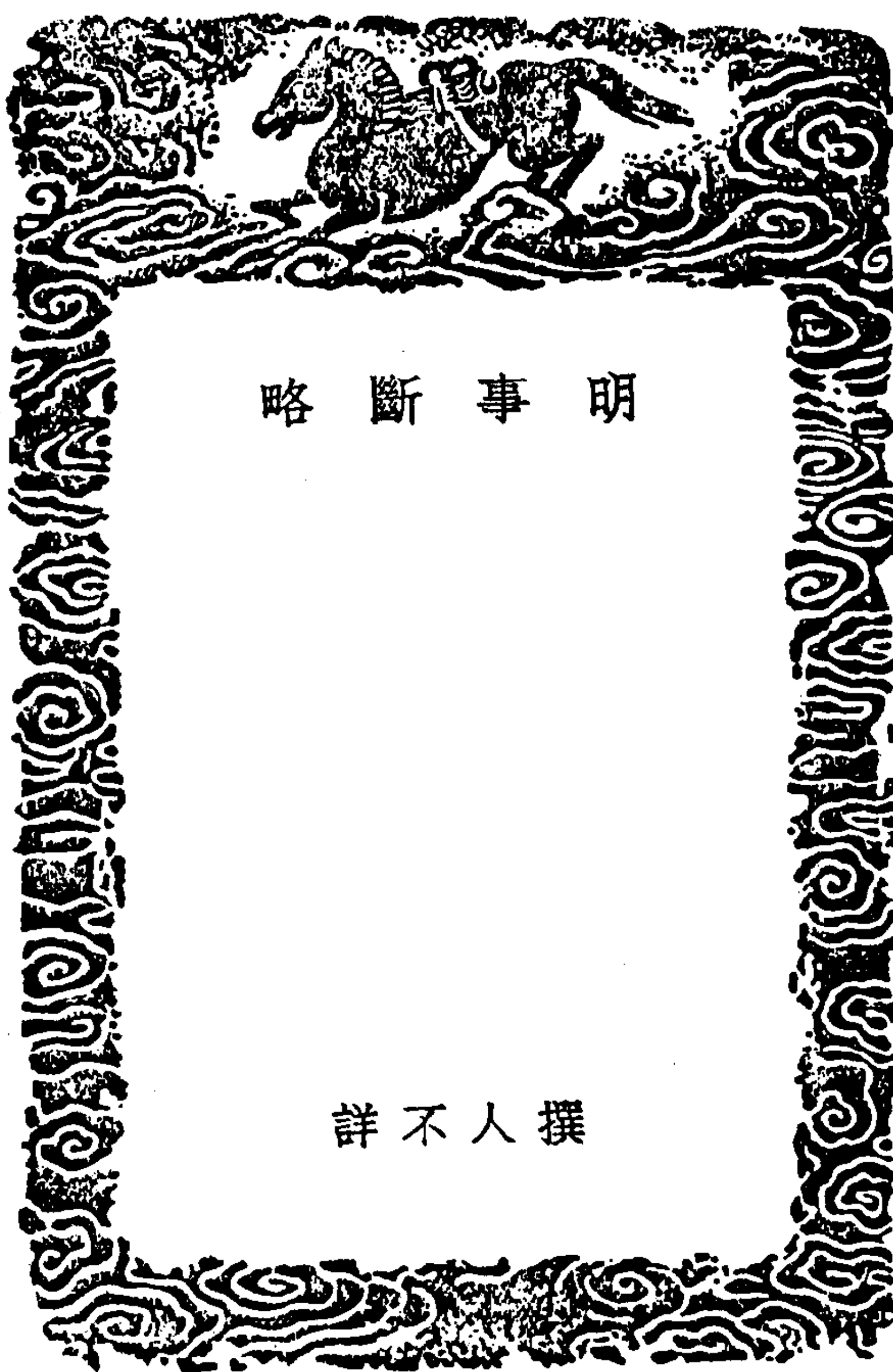
十五

實錄永樂二十一年五月己丑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命下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太子趙王公侯伯都督尚書學士皆至上御右順門內親鞠之蓋是時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仁明卹下往往裁抑官寺而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譏之於上賴上聖明父子親愛終不能間然亦希得進見而儼素厚高燧常陰為之地且詐傳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善密言於賢曰觀天象不久常有易主之變賢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與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俟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及符寶而分兵執公侯伯五府六部大臣豫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發子至期從禁中諱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皇帝布置已定瑜正之甥正密以告之瑜力諫曰此與氏滅族

之計正不從瑜遂入告上覽所偽撰遺詔震怒立捕楊慶發子斬之上顧高燧曰爾為之邪高燧惴惴不能言皇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為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鞠治賢等賢曰上曰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鞠毋令遂死遂下錦衣衛研治未幾併其黨悉誅之二十二年九月丁亥陞遼海衛千戶王瑜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旌其發孟賢等逆謀也楊士奇撰王瑜神道碑云永樂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微不豫數日未出見羣臣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開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聘其私成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府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俟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虛不從即事敗應粉而尸其謀者公姻家高以正布置已安高密以語公公駭然曰奈何甘為覆家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上覽之初疑其詐反覆詰難衆為公危公詞色不少挫既捕賢等至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偽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陞公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高以正即高正但實錄以為王瑜之舅氏而碑則云姻家豈有所諱邪奉天靖難事跡載方孝孺草書貽燕世子令錦衣衛千戶張安齋詣世子時中官黃儼姦險素為世子所惡而高燧深結之為己地及安持書至儼已先遣人馳報上曰朝廷與世子已通密謀上不信高燧時侍上亦贊儼言非謬上亦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洪熙實錄云時二郡王高煦數出從太宗皇帝三郡王高燧留佐居守官寺黃儼以高燧之幼鍾愛也為媒孽奪嫡之計將為己利使其黨往來飾譽高燧而短帝又謂帝將為朝廷固守北平以拒父也觀此則靖難時黃儼已為媒孽奪嫡之計惟仁宗嗣位必不免於誅故謀俟宮車晏駕倉卒出遺詔廢立如趙高之子胡亥而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希指謀為變實秘不令趙王知則又大類貫高之於張敖矣神道碑謂欲俟安齋矯詔從中出立簡王最為得情而實錄則有舉兵推高燧為主及就宮中進毒藥於上之說蓋亦出一時告密張皇發動之詞正統實錄王瑜本傳云瑜登不執事有枉者死之日自束兩手如高縣者號呼救解而卒則斯獄之不能無濫可知矣余嘗論高煦雖有戰功而凶悍無賴非成祖所注意顧獨憐高燧謹嚴數命留守北京其麾下寧無欲富貴者而黃儼江保又為之內主讒言日聞故高煦雖徒樂安而仁宗之勢猶岌岌也宣德實錄趙王世家云王游學問好武事初守北京時命有司政務悉啓王而後行而邪說左道之人多見進用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初巡守至北京聞其過失震怒誅長史顧景盡執其所用小人被王冠帶不許入侍賴仁宗皇帝力為救解乃復冠帶聽入侍以此推之知成祖無易太子之志甚明獨黃儼江保實為禍本久留左右而不加罪何也獄詞第以孟賢為首碑文又謂尸其謀者高正豈非事關宮禁有未可深言者邪觀是年十一月丁亥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語之於上皆不聽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則是時儼保猶在肘腋間禍本未除也故右順門之事余以為有天意焉

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輿。所至。御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龍輿次雙筆峰。文淵閣大學士楊榮、御馬監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謁皇太子。洪熙實錄云。初。榮同幼孜居從北征。凡軍中一切機務。皆令與聞。時軍行累月。尚未抵賊巢。而步卒多艱。且謠言賊已遠遁。遂令班師。及中途。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倉皇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殮斂。衆曰。諾。或有欲於他事寫勅用寶。遣人馳報。榮等曰。誰敢爾。先帝在。即稱敕。寶天而稱敕。詐也。獲罪匪輕。衆皆曰。此言良是。榮等乃命。中官備以。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啓皇太子。雲等從之。既作啓。遂以屬榮及少監海壽馳報皇太子。正統實錄楊榮本傳云。師次榆木川。太宗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已而宴駕。惟榮與親密中貴二三人。在側。榮極斂如禮。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外無知者。王文端所撰傳亦同。王氏二史攷云。野史謂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秘不發喪。銷錫爲梓。即殺工。滅口。作二詔。一爲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文靖一時鎮靜之功。不可及也。按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成之耳。仁宗特有勅陞賞文敏。論功甚詳。據史。八月甲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至自行在。致大行皇帝遺命。皇太子命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龍輿。報訖。各王公主。諭告中外。丁未。成服。己酉。龍輿次鵬鵠口。皇太孫至。御營哭迎。軍中始發喪。太軍號慟。聲徹天地。辛亥。在京文武百官軍民人等。皆素服哭迎。龍輿于居庸關。然則所謂太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舛邪。余謂此舉。實文敏、文靖同心共濟。諸書或並美二公。或首推文敏。要之各不相揜。史載洪熙元年正月丁丑。楊榮、金幼孜各辭尚書。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瞻奉几筵。未嘗忘今與三卿。豈爲過多。卿等其勿辭。楊文真誌文敏墓云。師次榆木川。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斂一切之禮。悉出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報。蓋決幾應變。乃文敏所優。文靖固不如也。若遺命已馳京師。太孫未赴行營。所恃以鎮靜物情者。非文靖而誰歟。宣德實錄金幼孜本傳云。扈從北征。道中兵疲。上以問羣臣。皆莫敢對。幼孜獨請還師。雖忤旨不悔。又稱幼孜論事必正。則班師之早。文靖實有功焉。按遺使諭虜。在五月甲申。班師之計。已決於此。不然。大舉親討。安肯未見敵而還。而久淹沙漠。兵疲餉匱。猝有鼎成之變。將爲殘孽所乘。中外惶擾。可爲寒心。然則文靖獨請還師。尤繫安危大計。而文敏所爲北征記。直以振旅之速。歸之宸斷。國史因之。恐非事實。竊誌謂二十二年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公言。遣使諭虜。釋其不臣之罪。下令班師。此似文真緣飾之詞。使文敏果有是言。北征記不當自沒其善。而幼孜本傳。何以云羣臣莫敢對也。讀者審之。

明事斷略目錄



明事斷略

撰人不詳

洪武起兵
集師滁和
宋事始末
洪武平吳
平方國珍
北定中原
洪武平夏
戡定關中
封賞功臣
正位分藩
靖難師起
再出河北
入正大統

平定東南
定鼎金陵
洪武平漢
洪武平閩
平定兩廣
故元遺兵
略下河東
洪武平滇
褒顯忠烈
封國燕京
轉戰山東
長驅金陵
燕王起兵

明事斷略 目錄

明事斷略 目錄

壬午徇難
開設貴州
平山東盜
治水江南
征漢庶人
王振用事
南內復辟
誅曹吉祥
汪直
開設鄖陽
安化之變
平江西寇
勦清平苗
平柳桂寇
江彬之變
庚戌之變
沿海倭亂
俺答封貢
嚴嵩專權
勘定安南
追戮仇鸞

三征
開設交趾
河漕轉運
太子監國
麓川之役
土木之變
石亨之變
平藤峽寇
平固原寇
平河北賊
劉瑾之變
勦平蜀寇
再平江西
討寧庶人
誅滅岑猛
更定祀典
議復河套
世宗崇道教
再定大同
平湖黃苗

三

二

國遠猷於斯見焉。宜其天命有歸。崛起在位。為三百年一統之主。歟。韓林兒死而始用吳年號。勸進大位。則又謙讓未遑。如是者皆帝王氣象也。自此以後。長驅中原。遂克元都。金陵王氣。實肇一統之業。非小朝廷偏霸之可比矣。此元至正二十七年也。

集師濠州洪武

上之去濠而略定遠也。實為趙均用。彭早住所逼。乃定遠諸寨。或以義招。或以計取。輒數萬人為我用。誠天贊也。於是取濠州為根本。立郭公為濠王。救六合於瓦梁。破元兵于濠湖。又詐兵以取和陽。得巢湖兵而渡大江。其勢如破竹。東南王業。基於此矣。然則郭公之不死於趙彭之手。機在上之去濠。趙彭見上到定遠。氣力已成。故不敢加害郭公。實為上也。迨郭至濠而奉之為王。稟其節制。報恩良厚。二子背父而有圖上之謀。其後一受小明王命。死於元兵。一竟無聞焉。此國史之傳疑也。嗚呼。獨不可因父而庇其子乎。

定鼎金陵洪武

金陵東南一都會。斯時元不以重兵守之。而羣雄蜂起。福通據穎毫。天完據荊楚。士誠擅吳會。俱舍金陵不圖。則天之所以資太祖也。然太平取而後先。不服。破金陵而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國有人焉。自此以後。置江南行中書省。根本強固。北伐西討。可以橫行矣。太祖首據金陵。良以元兵尚勁。大江以北。蟠結犄角。而不可擅動。先守而後可以戰。計無如金陵者。藉長江為險。形格勢禁之道也。此圖維天下之規。不止一時形勢然也。史記以為金陵之計。首出馮國用。然自是太祖意中事矣。

宋事始末洪武

太祖之崛起也。蓋有兩藉。在河陽則藉郭子興為兵主。在金陵則藉韓林兒為紀年。二人死後。乃自為之。韓林兒自稱宋後。偕元龍鳳劉福通主其事。自至元辛卯以後。江北之地。山東幽薊秦晉中州。俱為福通所蹂躪。元將最有名莫如察罕。亦卒墮其手。是時元兵為福通所轄。不暇有事江南。太祖一力江南。江北一帶則有福通為之蔽。此天之所以生福通諸人。為聖主驅除。民思王者之師。天眷神武之主。所以不勞餘力而卒定中原也。歟。若夫福通既死。林兒携至金陵。初太祖欲以御座奉之。得劉基胡床一榻。不果。未幾遂刎。此事非基為之。吾不信也。然而物不兩大。亦勢在使然也。

洪武平濶

友諒與太祖爭鋒。凡兩大戰。一則親犯建業。有龍江之敗。一則攻圍南昌。有鄱陽之敗。而身以殲國以亡。其他池州之敗。與慈湖采石之敗。不與焉。鄱陽之敗。友諒雖殲。然太祖舟泊淺沙。得韓成緩師。又難星過度。待他舟相易。濱死者屢矣。呼吸生死之間。於彼乎。于此乎。危乎。危乎。以古事推之。龍江之敗。與孟德之赤壁。符堅之淝水。無異。鄱陽之敗。則楚漢垓下之師也。一戰而天下定矣。然龍江之役。詐降者康茂才。戰者劉基。堅守南昌。兩月不下者。朱文正也。三人之功尤著。又嘗以時事揣之。爾時張士誠據有吳會。若使與友諒協謀戮力。以偏師綴建業。而各以大兵隨其後。未審太祖何以待之。且乘友諒狼攻南昌之日。太祖往救之時。士誠以一旅搗建業。太祖能無內顧之憂乎。又使浙有方國珍。閩有陳友定。江北有韓林兒。

明事斷略

洪武起兵

太祖起兵江北。先借濠陽王為潛龍奮飛之地。既而總兵和陽。以所得婦女還人。此得天下之根本也。雲從之彥既集。渡江之策斯決。用馮國用陶安之言。而據金陵以為形勝。然後四望以爭天下。兼恃大江為險。形格勢禁之道也。至如克太平。而菲總管斬義。克集慶。而菲南臺御史福壽。兵戈方始。即發死事之臣。得鼓舞忠義之術矣。乃若天生聖人。頑異多端。紅羅浮水雷風成墳。以及紫衣護於道上。黃雲覆于城頭。視班彪王命論神母徵應。殆有進焉。乘元之弊。爰除羣雄。與漢高同符矣。按起兵在元至正十二年。此十六年也。太祖此時用龍鳳紀年。已黜元朔矣。

平定東南洪武

既據金陵。已得形勢。然後命將出師。捕吳越。定湘漢。以及江介淮揚諸郡。蓋是時友諒雖殲。士誠國珍。尚在。又元為共主。守臣尤力。羣雄割據。人思瞻烏。兵革方始。創業艱難。正在此時。觀其臨軒遣帥。平定東南。首戒徐達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城下之日。勿使掠殺。又取浙東諸郡。戒諸將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大哉王言。其天地好生之仁矣。其規模之大者。立中書行省。以為出政之本。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而得重農之義。聘禮劉基等開講經筵。以咨詢治道。獨太平建業諸路。田租發倉賑濟貧民。倉猝兵間。開

劉福通使諸渠俱乘兩主鷓蚌之勢合謀併力而滅之何有建業哉恐太祖自守不暇矣乃數人者岷岷自守無復遠志天生太祖為中原主遂生友諒諸渠代為驅除代為割據在太祖一以為誅賊一以為舉事而江楚兩粵與夫浙閩中原之地俱得於諸渠之手若與元無與焉太祖名為捕元而其實所得之士非元之版圖而諸渠之職方也是漢高祖唐太宗諸人所不及也在當時為太祖敵者友諒耳友諒起家漁子稱帝四年年甫四十有二太祖摧險而不死友諒流矢而天亡成敗之機決矣迨其後武昌既下陳理來降猶封歸德侯而不殺尤人情所難哉

洪武平吳

士誠起家高郵據有江浙其地南至紹興北連山左與太祖相攻伐淮南浙西之間疆場彼此歲無虛日友諒而下與太祖爭東南者此人也友諒既平太祖命將規取先事淮揚蕩其巢穴既三路取杭州分其兵勢而平江既下吳越瓦解接厥所由說者謂士誠無遠略以不能早取金陵及不能與陳氏共寇金陵為失算夫圖金陵者早亡而自守者獨得稍緩須臾天命有歸無強弱皆斃一也所不愧者其妻劉氏攜妾贖自焚義烈與齊雲爭高士誠絕粒自盡至死不降是亦漢高之田橫哉

洪武平閩

陳友定非賊也元之忠臣也初以福清布衣談兵放戰以巡檢積功為中書省元之待之者厚矣乃陳張兵與吳越路絕不避險阻海道入貢所以報元者亦厚矣至如却友諒國珍之兵土地陷而復收明使者至則殺之飲血誓以不降兵克延平則飲藥按劍終不偷生一則曰報元一則曰為元死元之諸臣如友定者少矣究至雷復蘇昇至建業臨刑偃強其言曰已矣勿多談抑何從容而就義也當其時八閩之守臣雖尚有人而主張運籌則友定一人太祖取閩水陸二道先之以胡廷美何文輝從陸繼之以湯和廖永忠從水宜其摧枯也歟然而友定父子始終為元者也非寇也元之忠臣也此太祖洪武元年也

平方國珍洪武

國珍賊中之小家也觀其受元官符伺豎自固藉我聲援三郡來歸蓋游移兩可竊據海隅無遠志者也迨湯和朱亮祖等提兵深入國珍不能一矢相加潛身出走計窮而降亦可羞矣此無他向來遊遊於元明之間羈縻勿絕恃有士誠為之蔽耳吳克而國珍隨之起事在壬辰癸巳之間猶在汝穎黃羣兵未起之際而成就此此既不能稱號問鼎如陳張之兩雄復不能納土早歸煩天兵之猝至志小而情悲矣使當時元浙東當事能用都事劉基之言方氏首亂早為撲滅則江淮觀望諸公或者有所懲創不至橫行耶抑天命有歸劉基之生為明非為元也

平定兩廣洪武

兩廣為元守時無舉事者皆元臣也太祖吳元年念漢吳越三方既平乃命楊璟從陸路取廣西命廖永忠朱亮祖由海道取廣東已得首尾相援之勢又命贛州指揮陸仲亨出贛州犄角之其論諸將諄諄靖亂止暴宜布招安為言又令其合兵進取廣西以故三路兵進廣東之師得元左丞何真一降遂成唾手

靖江之役兩月不下必得東師湊集始克成功皆遵廟算而行者也其役也有一善焉先是廣西屬湖廣至是乃置中書省一善也土官世守既已納印歸誠即行寬慰以招遠人令兩江溪洞黃岑二姓勿生戎心二善也此洪武二年也是時已命徐常二公有事中原矣

北定中原洪武

太祖起東南據金陵創大業漢吳浙閩既平嶺南亦定十二年為洪武元年乃遣大將徐達及副將常遇春北定中原蓋十三年來之所圖維無非意在中原耳且中原去元都近元人所必爭非徐常二人不可以故由淮入河由山東及河南由河洛及潼關皆二人功多又先命鄧愈駐襄陽以為聲援上移鄧汴京以示彈壓而後乃議及元都之事於是元都遂在掌中矣請論中原之機勤勤以不殺為念即蒙古色目亦示開宥大哉王言同天地矣天生聖人為中國主豈偶然哉今述其克中原之易者何耶先是劉福通藉宋後韓林兒之名山東河南幽薊一帶為所破滅殘毀人民幾盡元之守臣實者降者仗義死節者業已去其十之八九故太祖藉南方得勝之兵乘人心瓦解之勢自塔兒灣遇春一捷元膽已破繼之以河西務郭英一戰元主隨道至於命湯和轉漕以繼軍需推誠降將左君弼等得其死力皆帝略之大者宜為天之所興歟

故元遺兵洪武

元都雖失元主在遁元臣擁兵各邊磨牙吮血與我為難未嘗斯須相忘太祖既得天下二十年中與元兵相終始其功最著則徐達自西安揆定西取王保保李文忠由居庸入沙漠追元主徐達沈兒塔一捷保保僅以身免擒王公以下不可勝數文忠應昌一捷元主先殛獲嫡孫買的八喇並后妃諸王無算此洪武三年事也二人摧元之功于是首著繼此以後歷歲不戰沐英和林之捷擒火脫赤全部以歸鄧愈招諭吐蕃河洲以西甘肅為思藏來降藍玉捕魚兒海大捷又得王子公主平章劉益降而遼東始為我有太尉納哈出降而東方乃以無事連年用兵諸將之功偉焉獨是王保保終不臣服此太祖所以歎息也元有人焉自是太寧福餘朵顏及東勝大同各置衛所置都指揮等官救徐達馮勝等分布諸將屯種各鎮東至開鐵西至偏關設險守固二千餘里亭障屹然籌算邊功可謂盡善元子就擒不忍獻俘以唐太宗隋裔為比聖人存心日月爭光矣

洪武平夏

明王珍以隨州布衣起兵元末初為倪文俊鎮沔陽湖變而上因得重慶于是慨然有自王之意得劉禎為謀主稱王稱帝奄有西蜀年三十六卒子昇繼之報聘來貢修事大之禮無缺我兵蕩關陝得與元兵端因起太祖遣傅厚等將弔伐之兩路進發傅以陸路由秦道陳倉襲階文二州楊璟以水師進壘塘為鐵鎖所梗不利會得廖永忠計取壘塘然後二路合兵西川震動明主以降此洪武四年也當其時傅兵已至綿州漢州恐下流不知乃削木牌千餘書兵至日期以為消息然後廖兵聞信鼓噪而進沿江守將解體人心遂成風鶴又有鄧愈駐襄陽運糧軍與不致乏絕安得不成功哉然則蜀真割據之區而真主

一統之外府也。公孫而下若王氏、孟氏、與廢如一轍。不其灼然者哉。

略下河東洪武

河東元之右臂。既下元都。自當有事河東。況此時擴廓帖木兒守太原。驍勇敢戰。患居肘腋。則河東之役。庸詎可已。徐常等取道真定。直趨太行。上又命馮宗異、湯和等從河南一路。會兵山西。由澤潞以取平陽。由絳州以取太原。則擴廓在掌中矣。澤東韓店一戰。楊璟收績。幸有郭英保定之捷。擴廓遁去。太原遂下。為擴廓此時計者。若使奉元主之令。直走燕京。則達等即得太原。無所用之。惟是反兵而救太原。已為達所料定。且燕京既棄。而太原復不可救。遂致狼狽而入大同。此元運之將終。而非擴廓戰之罪也。由是達等平定關陝。而遇春殞命柳河。命也。此時元主之勢。無如元都。次則河東。二方既下。大統已集。遇春雖死。無恨矣。

戡定關中洪武

徐達破吳。北定中原。克燕京。皆勢如破竹。兵不留行。惟關中之役。未免少却。多所蹉跌。則以有擴廓帖木兒在焉故也。李思齊、張思道、借擴廓為聲援。擴廓亦資二人為羽翼。故較他方獨難。思齊來歸。思道跳梁。擴廓衝突於平涼甘肅之間。伺釁而動。構闕無虛日。蘭州之役。解圍而退。關陝以平。厥後擴廓遂遠逝沙漠。以終心亦良苦。按擴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耳養子。察罕為元總帥。恢復山東。屢敗宋兵。死于降將。元封顯川郡王。元運既徂。元之兵力亦弱。惟有擴廓。自燕京敗。復崎嶇于河東關陝之間。與王師為難。氣屢折而弗靡。心益固而彌銳。至不得已而寧為塞鬼。恥為華人。國雖亡。有人焉。有是父。有是子。世篤忠貞。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洪武平滇

滇國東接烏撒。西連土蕃。蘭倉金沙。南北萬里。西偏一都會也。太祖十四年。命傅友德、沐英諸人討之。命以三路進師。一從永寧入烏撒。一由辰沅抵普定。然後進兵曲靖。直搗雲南。諸將從之。白石一戰。梁王自焚。雲南底定。雲沐二人秋毫無犯。綏輯其民。宜為王者之師矣。友德再定烏撒。通川蜀之糧道。沐英大破平緬。神機衛其象兵。諸將崎嶇大理。北勝東川。平越之間。百戰功高。雲南雖下。其所以收復雲南者。力亦殫矣。緬國軍里八百。媳婦皆請內附。願不倖哉。其經畫之大者。開屯田於營衛。而軍興不置。置貴州都指揮使及雲南布政司。而統軍治民有樞。置鹽課司以足用。改蜀道驛以避寇。所以策滇者何詳也。其他定貢額。均力役。水利學校。次第修舉。沐英功在僻壤。宜世守矣。按此時貴州尚未立布政。統於滇也。至永樂。乃割四省地郡縣之。與滇分治矣。

封賞功臣洪武

外史曰。皇明崛起。翊運功臣。徐常以下。雲蒸霞蔚。鳳翥龍驤。歷考前代。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懋功之典。五等備矣。追封之隆。進秩有差。獨是因胡惟庸一人。誅黨數萬。連及功臣五十餘人。善長伸救。卒不免於死。抑所謂殺運未除者歟。顯而繼之。靖難之戈與矣。抑帝性雄武多猜。故借此為韓彭之舉。知國運所不足。

者此耳。帝既剪之於前。成祖復伐之於後。忠義之魂。上訴於天。迨季世寇盜縱橫。宗室名王。多被慘害。亦其驗也。

褒顯忠烈洪武

歷觀諸死事之臣。惟鄱陽一戰為多。則當時太祖勳敵。惟陳友諒為最。此漢高之項籍也。不滅雖水矣。立功臣廟於康郎。血食之長。與彭越俱永。諸臣不死矣。至如韓成。臨危代主。甘他江魚之腹。與紀信榮陽之事。異世同符。一火一水。日月爭光。高陽侯之封。首冠諸臣。祀典允宜。其他攻城斬將。死於敵手。俱得廟食。配享不朽。亦烈矣。至于崇尙風節。旌顯余闕。安福等。猶足振起百世。廉頑立懦矣。

正位分藩洪武

英雄舉事。多有所資。乘人心之憤。為創起之業。太祖之與宋主韓林兒是也。元得天下於宋。宋主中國。禮樂文章。三百年。人心思宋。未嘗漸滅。故元末劉福通等假其名。以號召中原。所向無堅城。太祖起淮泗。先資郭子興。後資林兒。借正統之苗裔。懷華夏之人心。此亦漢高奉義帝之心也。克金陵。稱吳王。用龍鳳年號。林兒死。乃即皇帝位。建元洪武。是其心何嘗一日忘故主哉。天生聖人。蓋降多男。剪桐訓梓。二十有四。亦云奇矣。獨怪高后所出四人。太子燕王。本屬同母。靖難之兵。以叔姪姪。以臣伐君。是何相煎之急也。揆之前代。晉八王。梁湘東。與南北二齊。同室操戈。骨肉相殘。未有不敗者。獨至成祖。一雪此言。毋亦太祖救民塗炭。再造區宇。功最大。故國本搖而不動。社稷危而復安。有出於理數之外者。仍歸太祖。而不在成祖也。

封國燕京洪武

太祖以太子仁柔。幾欲易儲。已逆知燕王之必帝。千古之明主也。劉三吾以秦晉爭之不果。後遂有靖難之事。甚矣經生之禍人國也。漢高唐太宗。初皆有易儲之心。不即行。皆不免於流毒。然則國家大事。英主力行。亦在乎斷而已矣。太祖亦為常見所拘。況下此者乎。說者又謂此際有天意焉。燕王宮殿。皆元舊制。他王不以為例。已生覬覦之心。況有奸僧白帽之說。逞其非常之想。即無齊黃諸人。成祖亦不以燕王終矣。獨怪靖難一舉。而忠義種子盡矣。前有胡藍之變。後有靖難之師。不三十年而兩大獄繁興。誅伐互起。屠剝固良。幾無遺類。天地之生才有數。斧斤之誅鉏耨已。猶幸逆取順守。勤于求治。卒能保其天祚。有而勿失也。

靖難師起永樂

成祖驍果善用兵。太祖久欲易儲。已逆知其必變。當太祖之喪。建文業已正位。乃入臨稱病不拜。其周公輔政之心。已見於此。齊黃謀削奪藩封。邊周執齊。逼湘削岷。諸國受禍。皆因疑燕而起。乃圖燕之謀未成。而諸國已先受禍。謂燕王束手待斃。此非人情。為此時計者。惟有齊泰先圖燕王一著耳。乃惑於子澄之言。先諸國而後燕。所謂機事失於叢中。天命有歸。大物將改矣。迨張信之言一洩。而張昂謝貴。隨以就擒。兵端起。不可救矣。向來開平臨青山海之兵。徒虛設耳。然齊黃建文之鬼錯也。舉事不成。無害為忠。成祖

明事斷略

一一

若敗則吳王淮南復見於後世矣。建文一代之主也。建文君之稱謂正史何。則年號之當復不待異世辨之矣。

轉戰山東水樂

外史曰靖難初舉。革除建文年號。已甘心於建文不兩立之勢矣。建文以李景隆為大將。識者知其必敗。不待渡江之日矣。耿炳文其定敗後。景隆提師河間不進。其罪當誅。可以易將矣。乃舉朝恬然不悟。以致有北平之敗。奔濟南。迨至成祖攻大同。而景隆來救。復至道路相左。是亦走也。猶以捷聞。加官白溝之戰。成祖幾危。景隆復以單騎走德州。是時鐵鉉為景隆督餉。知事不成。誓守濟南。景隆棄德州走濟南。布陣未定。復以單騎走。噫。計自北平。白溝。德州。濟南。凡五走矣。景隆何善走也。人謂景隆原非將材。非也。蓋實欲成祖之速帝耳。成祖一阨於濟南。幾死鐵鉉之手。一阨于東昌。脫盛庸之擒。自景隆為將。曾無一捷。謂非幸建文之敗而樂燕王之成。誰其信之。建文開弱使景隆將兵。是開門而揖盜也。且囑諸將勿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愚甚矣。嗟乎。此時若以鐵鉉為大將。燕唾手矣。任用非人。自取其斃。建文固無論。齊黃輩肉可勝食哉。

再出河北水樂

靖難之師。再出河北。而未嘗不為成祖危也。爾時盛庸在德州。吳平等在真定。遼東守將楊文剝永薊。大同守將房昭在紫荆。盛庸既有東昌之捷。身為大帥。則羣將聽其約束。若使開成祖未出兵之時。四將合力直搗北平。則成祖內顧不暇。何敢南驅。唯是以孤軍單敵。撓逗日久。自取敗衄。津沱之役。德州真定繼敗。而楊文始剝永薊。房昭始出紫荆。計之晚矣。成祖乘得勝之師。復克東西二敵。回顧根本。有餘裕矣。惜乎先發制人。克師在和。而南軍未之知也。此時若以鐵鉉為大將。必能辦此。又此時內無強隣。外無邊釁。故燕王得以一意圖南耳。計靖難之師。轉戰山東。歸北平者二。一苦於濟南之鉉。一苦于東昌之庸。再出河北。歸北平者一。則防房昭之議其後也。可惜昭此舉不在津沱以前。與庸等夾攻之。又可借楊文與昭不同心。大舉直走北平。而徒擾附近之郡縣。以致成祖全師而歸。天也。人且知之何哉。然則燕王上書解兵。孝孺力主進兵。非乎。白是也。成祖臨喪不拜建文。與夫起兵去建文年號。不臣之心。已見于天下。南兵即欲止之。而孰與止之。所謂騎虎之勢。必難中下。此成祖緩兵之計。而孝孺逆破其奸也。然則縱反間於燕王世子。俾高煦等自生其變。孝孺此舉。疑非人所為。曰。孝孺知兵處正在此也。維時高煦雖武類成。祖白溝東昌之役。兩救其父子危。若得一紙書。構毀於父子兄弟之間。賢于南兵十萬師矣。若夫計之不成。則又天也。人臣出死力以捍國家之急。惟此兩著。孝孺深中機宜在此耳。

長驅金陵水樂

靖難之師。南征者三。歸北平者亦三。其轉戰山東。以東昌濟南之役歸北平。再出河北。以房昭出紫荆關歸北平。此有二說。一為根本計。一為南方諸城未下。恐隔歸路。不免內顧耳。金陵之役。屬第三舉。直搗金陵。何歟。蓋南方所恃者盛庸。平安二人。在成祖之意。以為天下之勢在金陵。與吾為難者在建文。金陵一

明事斷略

一一

明事斷略

一四

日不克。則建文一日年號不去。建文一日年號不去。則我舉兵謂何。是我倒持其柄。以東天下之口。且以身為乘射之的也。慮方大耳。故此番之舉。且置諸城不問。必以金陵為事。以金陵為事。必先克平安。盛庸二人為急。南方露此意者。既有中官。我軍同此意者。又有朱能。滿河之戰。生擒平安。去其一敵。德州之役。破庸將為進。乃進而渡淮。而盛庸馬步戰艦列淮南岸。遂以單騎走。進而渡江。而盛駐海艘。上下二百里。竟以單騎逃。又去其一敵。二敵盡矣。是時也。江淮之敵既去。則金陵入其掌中。故斷送金陵者。先李景隆。而後則盛庸也。竊以意斷之。景隆之敗。有心。盛庸之敗。無意。然三軍之命。懸於節下。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同歸于敗。則一耳。南方所用之將如此。安得不亡乎。獨怪齊黃此時陽貶蘇州。猶欲與太守俱逃。發難端者何人乎。孝孺不奉草詔。轟烈而死。不愧建文臣矣。谷王首開金川門納兵。是賊也。宜與景隆。盛庸等並誅可也。

入正大統水樂

革除之際。余忍言之。既已入正大統矣。即不革除。無害也。革除者。恨之也。既已恨之。則建文若在。安得復為成王哉。固辭帝位而不居者。皆假也。孝孺指斥景清。犯罪及其身。以為事君者。勸。不亦可乎。願乃連及九族。累及鄰封。坐死者數千人。慘矣。胡藍之變。太祖摧功臣于前。靖難之師。成祖復摧諸賢於後。世安得復食節義之報乎。然諸君子以此成名。而成祖以是累德矣。跡成祖行事。大類唐太宗。其親身臨陣。亦類之。然太宗之天下。自為之。非創自高祖也。故六月四日之事。不妨直書。且建文。元吉。有得罪宮闈之舉。大義滅親。異世猶或非之。在成祖。靖難之師。既云迫於不得已而起。聊以避禍矣。獨不可擇太祖之子兄弟之賢者而主之乎。天下。太祖之天下也。與太宗不同也。周王。齊王。皆可也。何必身自為之。由是言之。不及太宗遠矣。

燕王起兵水樂

燕之舉兵。克捷。在燕王自為將。而南兵之敗。在勿令朕有殺叔父名一語。燕王既知此語。遇戰先登。瀕死者屢。竟脫去。則以帝詔勿殺在先。而軍中人欲生擒故也。然其舉兵克捷。大端有四。起兵之始。掠薊遼。接來山後州縣。已無內顧之虞。一也。隨攻大寧。挾寧王。取朵顏。三衛兵分隸軍中。又有口外率師來助。百戰百勝。半出邊騎。二也。又高煦驍勇。屢出王危。督領精兵。催渡大江。三也。燒南兵之糧。斷南兵之餉。道也。南兵之所以敗者。亦有數端。耿炳文敗於津沱。而不治罪。李景隆敗于白溝。而不治罪。三易盛庸。見二人敗兵如此。不治罪如此。安得不一走於淮。再走于江乎。江淮既走。寇至門庭矣。軍令不嚴。大將屢易。欲不敗得乎。事起于齊黃。而法不行於將帥。此建文之所以亡也。然建文一人耳。諸王皆太祖之裔。懿文同父產也。遷周王於雲南。削岷王為庶人。兵湘。繫齊。幽桂。何獨忍于諸王。而寬于燕王乎。又何必作此姑息之語。以虛名而受實禍乎。臨陣且不欲殺。況來朝乎。機事失之。殺中。持其柄以示人。齊黃等死。不足以贖建文亦自取之孽矣。

壬午徇難水樂

明事斷略

一五

外史曰：吾讀建文千午遺事，而致嘆於明祚之過歷也。古來敵國之君，得敵國之天下，殺敵國忠義之臣，未有滅宗斬祀，血流海內，蔓衍株連，動以萬計，如靖難之酷者也。計洪武元年至壬午，纔三十餘年耳，而所培養砥礪，已自如此。豈天地忠厚節烈之氣，天篤生之，以昭一代之綱常，而不關國運耶？周蓋之獄，連死者四萬餘人，猶曰謀逆也。至遜國抗節諸臣，引類而誅，復數萬，何以謝忠義之魂乎？扶輿之苞孕竭矣，乃天眷有明，繼繼繩繩，勿墜厥緒，享有天下至三百年之久，彼成祖何以得此哉？識者猶歸功於太祖及列宗云。

三征永樂

永樂北征，凡三。八年庚寅二月，征元遺孽本雅失里，戰斡難河，乃元祖始興地。失里遁去，勒銘檉虎山。十月，還北京。十二年甲午三月，征馬哈木，戰撒里怯兒地。哈木遁去。八月，還北京。二十年壬寅二月，征阿魯台。次闊澤海，收其孽裔。班師九月，還北京。二十二年甲辰，復征阿魯台，不遇而還。師至榆木川，上崩，嗟乎！三敵者，阿魯台最黠，而征失里時，阿魯台來戰，靜魯鎮敗走矣。其後則又納款，又遣使內附，上封為和寧王。未幾，隨寇寧夏，夫是以有甲辰之師。罪浮于失里，馬哈木，二人矣。三者皆親征也。魯台之役，以議糧不繼，至誅兵部尚書方賓，籍戶部尚書夏元吉，可見魯台叛服不常，上心惡之，憤兵必敗，宜有沙邱之事。若使此三者，並集於靖難之時，恐成祖不能渡江矣。乃天假開時，以生邊變，成永樂神武之名，且因北征日久，而遂以燕京為都，南京止稱留都，以子孫百世之利矣。

開設貴州水學

貴州羅施鬼國，羅甸國王火濟之後，歷唐宋皆以宣慰治之，不設流官。其地西接滇蜀，東連荆粵，皆四省地也。洪武十四年，雲南方開，置貴州都指揮司，未郡縣也。洪武之世，定亂者三，思州及古州，峒蠻亂，湯和楊文繼平之。馬煜以裸達奢香激變地方，奢香叩關，馬煜伏誅，乃開赤水烏撒，立龍場九驛，周道千里，以報朝廷。女子立功，蠻荒未有如奢香之著者也。至永樂中，思州思南沙坑相爭，亂不止，上密遣鎮遠侯顧成校士擒之，乃定。於是皇帝念曰：郡縣不設，土目作祟，亂終未有以已，乃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設三司等官。六府四州十五衛，居然一都會矣。此永樂十一年也。于此見二祖遠略，誠有不可及者。夫馬煜不誅，則奢香之心不服，且諸羅告變，勢必窮兵。二州相爭，若張皇致討，露師萬里，豈易得志。二祖處置得宜，不惜一將易千里之地，不勞一師成底定之功，誠亦奇矣。其初鄉貢仍附雲南，後乃分治，與十五國等矣。

開設交趾水學

漢武帝平南越，分交趾為三郡。唐宋以後，羈縻之，不設郡縣。太祖因陳氏來貢，仍之。永樂在御，黎季犛狀殺其主，稱皇帝。陳天平自老撾上變，上使人送之見殺，然後令張輔沐晟征之。諱以立陳氏後，輔出廣西，馮祥最出雲南，蒙自克其兩都，罪人授首。陳氏無後，從國人之請，裂為郡縣。三司用建，流官用設，居然省會矣。未幾有簡定之變，稱日南王。又擁立陳季犛，指為陳後，稱皇帝。二人以次就擒，輔沐凡定交趾者三，擒王者亦三。夫以遠在蠻荒，不奉正朔，成祖以百戰得此一塊土，豈可輕擲，乃宜德厭亂，楊士奇楊榮

當國遂力主來去，且以珠崖為比。君臣賀為盛德。當時夏原吉塞義，力爭之，奪於二楊，不果。嗟乎！珠崖之棄，始於賈捐之，維州之棄，始於牛僧孺。俱在漢唐宋中葉，非兵力強盛之時，乃宜德去成祖未久，大寶三傳，割地數千里，邊關多虞，小醜伺釁，端自二楊之作孽矣。獨計當時交趾既開，張輔黃福官其地，前後且二十年，俱以撤回釁變。當時若以一人引沐英故事，世鎮其地，則交趾亦雲南矣。何遂不可治哉。由是論之，其失又不獨二楊而在成祖之世矣。

平山東盜水學

唐養兒一妖女子，耳作亂於益都石寨，煽惑安營諸鄰，遂成燎原之勢。柳升專征，失機通賊，忌功釀亂。吳中伏誅，深當其罪。唯是妖姬漏網，株連天下婦女幾萬人，其為法也酷矣哉。究竟養兒既獲，兵力莫施，解紐而去，竟羽化耶。他如劉忠戰死於石寨，衛青救安邱于垂危，王貴殺賊于諸城，其功最著。三人皆指揮也。可見當時軍衛之設，亦自可用。後乃凌夷衰微矣。獨計是時柳升雖誅，三人不聞顯擢，賞罰激勸之典，毋亦尚有未盡與。此永樂十八年也。

河漕轉運永樂十三年

禹貢一書，九州之產，皆達於河。就天子都而言也。漢唐宋都長安汴京，漕皆因河，不勞餘力。元都燕京，距江淮數千餘里，河渠未通，創作海運。元亦奇矣。永樂都燕，因之。十三年，乃變海運為漕。漕在江淮之間，陳瑄力多，齊魯之間，宋禮功著。凡鑿清江浦，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及鑿呂梁二洪，築白塔通大江，及高郵諸堤皆瑄也。凡開會通河，汶泗為源，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置十五閘，皆禮也。至同有事河工者，衛河之開，本自軍士唐順，黃河中樑，分道入海。本自工部主事蘭芳，由南而北。曰浙漕，曰江漕，曰出黃，曰入口，曰湖漕。凡五名而入會通，由會通而上，曰天井閘，曰臨清，曰衛河，曰天津，曰白河。凡五名而抵通州。江北漕運之大端也。若夫大江以南，張吳築姑蘇之堤，孫氏鑿丹徒之氣，黃池之役，始自夫差，皆上都轉運一統之資也。此亦河洛矣。

治水江南水學

天下財賦，半出東南。今蘇松常鎮四郡是也。四郡居國下流，枕江帶海，杭湖宜，嶽萬山之水，匯為太湖，出為三江入海而止。江路蕪關，湖心夏漲，尾閘不泄，歸墟無地，其魚之歎，所由來乎。考之先朝，治水最著者，永樂夏原吉，宣德沈鍾，嘉靖則有李克嗣。隆慶則有海瑞。治吳淞浦港，以洩太湖者，原吉也。沈鍾，克嗣，皆踵而行之。此即禹貢所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開主渡至宋家港，饑民就食，河工以竣，海瑞之功，尚馬至如絲分縷，斷曲折詳委，或從劉家港，即古婁江，竟通大海，或從常熟白茆港入大江，或從大黃浦范家濱水行不一，因勢利導，疏湖水以匯入于海一也。東南免昏墊，而財賦從此出焉。此與漕河之開，相表裏者也。

太子監國洪熙

在外曰撫軍，在內曰監國。古太子禮也。成祖南都，二十年中，北幸凡五，出塞者三。大政遠猷，出自監國。享

國之日雖短，御極之日甚長也。按洪熙仁孝天授，日誦萬言，先有解縉、黃淮諸人謫言回天，劫贊於青宮。既有胡濙、王瑜密疏上辯，保全于末路。然後君臣父子，藹然如初。而高煦雖有扈從之功，不得覬覦中官。雖有王射成之陰謀，則然冰消。天生聖主，百靈呵護。他如奉命北發，諮詢民隱，念鹽城遺囑而下，獨租之令。見鄒縣饑荒，隨發倉廩以拯。是真堯舜為心矣。又如論文章正，宗及大學衍義，而知其氏學術之正。登潞州瑯琊論文字章疏，而知歐陽事君之忠。聖學治道，幾致邦隆。已著於監國之日矣。

征漢庶人宜備

靖難之師，以叔姪姪千古之大痛也。高煦為成祖第二子，恃靖難功，久有窺儲之意。成祖、仁宗、繼崩，反意遂決。時宜宗乃仁宗子，高煦之姪也。反形甫著，彌月而擒。以姪叔叔，皆成祖作之備也。幸得楊士奇一言，止彰德之師，否則趙王且不免矣。嗟哉成祖，尋戈骨肉，酷職忠義，禍不旋踵。爰有子禍，誰謂無天道哉。

麓川之役正統

太祖收雲南，改平緬宣慰為麓川。麓川之名始見，距金沙江千有餘里。思任發作亂，據孟養地，屠騰衝，破潞江。自稱曰法法者，滇王之號。中國訛為發，此則稱王犯順，天誅不赦。英宗在御，勞師者屢，沐晟招之，沐昂敗焉。都督方政，死于上江。出師萬里，士馬相當。古記之矣。當其時，大學士楊士奇、侍讀劉珠、皆主罷兵。英國張輔及太監王振，力主進兵。於是王驥、蔣貴、三路進兵。既縱火，克其上江。又乘勝馬鞍山破其象陣，斬敵無算。爵封五等，願亦偉矣。思任再遁，役凡四出，追奔鬼哭之山，立石金沙之上。天兵震疊于荒服，渠魁函首於京師。王驥等何誠衛霍哉。說者謂當時吳、楚、川、貴，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僱尸流貨，幾至頓武。當以士奇之議為正。然國家有必不可止之役，此是也。當時逼近雲南如本邦，車里八百，緬甸皆視麓川為動靜。此之不戢，亂略方長。雲南不守，又一交趾矣。故吾以為王振之罪自在，而此不害為功。楊公之相業亦自在，而此未可據以為善也。此正統十三年也。

王振用事正統

宣皇既崩，正統即位。時方九齡，王振以青宮之舊，因緣用事。以騎射娛帝，為張太皇太后呵責。女官刀之，時三楊同在相府，一言去此輩如拔毛耳。乃三楊既不早為之圖，又三楊次第老且死，振遂有幽毀朝貴之事。李時勉、薛瑄、薛球等或以諫，或以殺，則養成王振之惡者，三楊也。然三楊豈不能去此哉。亦由私欲未化，而老將及之耳。然跡王振已事，罪固不勝誅。而如麓川之捷，使王驥得布其四體，勒銘金沙之外。微功可沒，說者又追咎于土木之事。吾嘗論之，此亦澗淵也。舉倘微幸而成功，況此時身在行間，雖為樊忠、捶之而斃，猶之瀛洲戰場耳。宜英宗復辟而為之刻木招魂哉。直疏忠賢，方之遠矣。

土木之變正統

也先入寇，正統親征。未可專罪王振也。不幸英宗被陷，宋真宗澗淵之役，近者漢庶人之變，皆親征。人不以之責寇，準楊榮何哉。以其成功耳。王振特不幸而非其人耳。故紛紛罪之，要之親征之策，不可謂盡非也。況文皇自征瓦剌，宣宗自將待邊，豈前此皆非乎。于謙舍憲宗而以嘲王監國，遊上初命，且遊皇太

后之命，已明明有棄英宗之心矣。英宗幸而返國，比之封疆之臣，則社稷罪人矣。焉得而不綱之。景帝既崩，應立憲宗，乃奪門之役，起於石亨貪功諸小人，非其正也。功在奪門者，則罪在于謙。豈顧問哉。景帝奪廟號而英宗復辟，謂經常何。又何以責為人臣之陷身幕庭與墮落賊手者哉。因英宗復辟之後，繼世而有天下者皆其子孫，恬焉不以為怪。此明史之缺典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也先不殺英宗，曰不足殺也。歸之而得厚利，殺之而受惡名。也先之見，自在劉聰金人之上。既歸矣，在景帝當明告英宗失國之故於天下。以太上皇終其天年可也。不必綱也。楊善等語雖辯，會其時耳。人臣之義，必以于謙為正。奪門諸人不足數也。所恨者景帝有疾，即當詔示天下，明以憲宗正儲君之位，而不必議及外藩，則兩得之矣。

南內復辟天順

奪門之舉始於石亨而成于有貞。有貞反復喜事，善曉天文，知英宗之復辟，乃天意之有屬。故毅然率石亨、張軛等奪門而不辭也。不殺于謙，此舉無名。徐有貞之言也。實英宗之意也。觀其貶景帝太后及帝后汪氏等，可以見矣。無他，皇帝尊位，人爭附之。英宗歸外而景帝不讓，景帝有疾而英宗臨朝，其臣下皆與有責焉。但為有貞等計者，與其立英宗，無寧立廢東宮沂王。或以沂王名位不稱，無如取上皇而立之。為人所厭服，有貞等計之審矣。于謙之死蓋冤乎。曰不冤也。使于景帝易儲時，以死爭之。曰其父亡國，其子得國正也。即犯景帝所諱，事必死乎。又不然，於景帝疾作之日，曉然揭于天下，以憲宗承統，而南內之太上皇，猶然太上。其孰曰不然。舍是不圖，為有貞等所先，謙之失算在此耳。然而冤矣。假使英宗此時出一明詔，禪之其子憲宗，仍為上皇，較之奪門復辟，不益明正言順哉。

石亨之變天順

英宗北狩，敵騎逼京，惟有清風店一戰。也先膽寒，後來英宗得以返國者，安知非曹瑄、亨輩。以為國有人，焉不可犯也。奪門功成，于謙估功，貴為公侯，尚復何望。獨是謙殺于謙，清議不赦。遂以謀反二字下獄。論死，抑屈矣。奪門之事，雖出有貞，向非石亨材武，衛士力不至此。英宗獨不可以奪門之功，易一死乎。總是盛滿難居，造物忌盈，不殺亨，無以雪謙之冤。無以洩天下士大夫之憤。故殺之。當時令其削爵歸第，解其兵柄。如宋祖待功臣故事，豈不可乎。史又著之曰：欲以猶子彪鎮大同，據臨青，絕餉道。及謂其黨有云：陳橋之變，數語遂以為反證。噫，勿論亨無此心，即有之，非其黨又誰知之者。且章先屢勸而不舉行，又何待乎。古來殺權臣無其名，輒以此名歸之，非一世矣。獨至石亨而人不冤，所以甚殺謙之罪也。必至于此而後見殺謙，非英宗之本意也。

誅曹吉祥天順

吉祥與石亨俱有奪門之功，吉祥見亨誅，心懷怨望。理或有之。論者以為令其姪欽、乘馬昂、孫鏗，征陝之

日乘機作變。乃鋼上大內而立東宮。竊以為此必不然之事也。當時以奪門授官者千餘人。又各據顯要。寵利逾涯。其不與此事者。心惡之。雖李賢亦每以為言。以為前謀若洩。不知置陛下於何地。且奪之一字。豈可聞于後世。則知恭順侯吳瑾與懷寧侯孫鏗同此心久矣。若石亨尚在。則吉祥尚可緩誅。石亨既誅。則吉祥必不可留。且有姪欽及欽鏞等。皆手握兵柄。一日可留于君側乎。以故吳瑾夜半告變。乘人主危疑之際。事出倉卒。執吉祥而樹之。如割豚豚然。追欽等至東安門。門閉不啓。始知之。夫果叔姪同謀。則吉祥此夜。豈應無備。且欽等舉事。正在出人不意。武備不及。備料之時。何反待出師赴陝之日。而乃以身嘗試之也。東華門一戰。非孫鏗力多。欽等就縛。吳瑾不免。李賢王翱。分界毫髮。聞耳。此與東漢竇武。陳蕃之舉。何以異哉。是故石亨吉祥。罪有可殺。而不必以反也。高視二人者也。

外史曰。正統六年。蔣貴麓川之役。曹吉祥監督軍務。此內官監軍之始。景泰元年。始立團營。以曹吉祥。劉永誠節制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天順元年。吉祥晉司禮監。姪欽封昭武伯。鏞鏞皆都督。此內臣子弟封爵之始。

平藤峽寇三征附始成化至正德

藤峽險惡。且六百里。為五嶺最。獠獠狴生其地者。非伊人類。侯大狗據險煽亂。攻隴郡邑。已歷兩帝。緣英宗北狩。景帝繼統。土木之禍未已。而東南之患方滋。不暇兼顧。養威應直。憲宗銳意南征。又得兵部尙書王竑薦韓雍為帥。兵十七萬。五道分進。直搗巢穴。大狗授首。百粵底定。以數十年之通寇。成擒於期年之間。起成化元年。以明年正月班師。雍信材。王尙書亦為知人。乃雍遂以是開府。提督兩廣。蔭子錦衣。竑獨無聞焉。將進賢受上賞。徒虛語耳。以後事觀之。韓公之破嶺賊。亦易與耳。紫彼羣蠻。依山負甯。不過如虺蛇猛獸。乘間咀人。嶺南兵脆。間有屠陷。守臣文弱不支。非真鐵騎精甲。有國王定霸之舉也。難滅者。只是巖壑逶迤。不便徵逐耳。今以十七萬之師。斬首二萬餘級。以千鈞壓卵。擒獠羣草。易為力故耳。同一戰也。南方風氣淫毒。人馬多死。非戰之難。而我兵人馬之難。西北勁旅。天下精兵也。斯戰之難。故漢家出軍。專意朔方。伏波兩征。卒不得志。誠地勢使然乎。

外史曰。藤峽在潯州界山谷險峻。盤六百里。粵南陝區。國朝凡三定之。天順中。侯大狗之變。韓雍征之。全師直搗。軍分左右。道分南北。火攻賊巢。間道陟嶺。用兵大略也。又能斬四指揮。以肅軍令。用新會承陶魯以贊奇功。勒銘紀歲。此為第一云。正德中。遺孽復熾。都御史陳金改峽名為永通。就商舟入峽者。椎魚鹽以養蠶。乃日久釀變。復肆剽奪。王守仁乃以定田州之兵。還定之。先平斷峽。繼平八寨。繼韓而起。功斯偉焉。此正德七年也。又侯公丁之亂。侍郎蔡經征之。能用翁萬達計。擒公丁誅之。此正德十七年也。計自天順至正德三十年中。變者三起。不旋踵而撲滅。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固有入焉故也。

汪直成化

憲宗欲知外事。特立西廠。令汪直總之。以別東廠。東廠者。水樂以誅建文諸臣。疑不自安。故設之以刺姦。由是言之。廠豈盛世事哉。自西廠既設。革瑛進用。朝紳重足。汪直威福日熾。於是大獄數興。錦衣權重。而

尙書卿貳皆拜下風矣。當其時。抗禮得罪者。項忠馬文升也。或削其籍。或下于理。以附會而得大官者。陳鑑王越也。或以討海西而擢尙書。或以征威寧而封伯爵。明朝以太監監軍。實自汪直始也。幸大學士力主罷廠。孫鏗隨而攻之。遂有南京御馬之行。否則欲不劉曹。不可得也。所可取者。奏設武科。一如進士例。一事耳。按直藤峽。猶種也。以獠點小族。當擒獠之餘。既而刑餘得近天顏。殺伐乃其本性。所以好談邊事。欲取交趾。誠亦亂略之材矣。

平固原寇成化

土達滿四。殘元部落。把舟之孫。高帝時。把舟來歸。授以平涼千戶。仿古處匈奴內地之意。時以置通一事。為撫臣陳介持之急。遂入石城為亂。前後殺官軍數千人。一伯三指揮。與焉。陳介為所敗。固已。即項忠馬文升。六路進兵。猶不免於敗。亦勁敵矣。幸所據非地。城內艱水。為部下楊虎力所賣。擒於東山下。亂遂止。若使不據石城。走北方。為陝患方大耳。開臣彭時商略。皆預測其必擒。二公亦知兵矣。不獨項馬能將也。立石紀歲月。亦偉矣。此成化丁亥中也。

開設鄆陽成化

鄆陽開府之設。三變而後置之。為流民而設也。饑饉薦臻。流冗無所。此中山山谷。既塞。綿結三省。採掘草木。而食。魁傑因而為亂。劉千斤之變。尙書白圭定之。在天順二年。殺之而已。李蔚子之變。鄆御史項忠定之。在天順七年。剿撫互用。又徙出山谷。發還鄉。及編成各有差。皆流民也。至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乃命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因於楚豫秦三省。分置竹溪桐柏商南諸州縣。處流民。置鄆陽開府。由是觀之。三公之烈。想焉。原公經略。猶在百世。迨至崇禎末年。巨寇屠陷。三省郡縣。無不碎者。獨鄆陽未下。與國始終。亦可見原公方略比金城矣。雖然。巨寇初亦流民也。願原公不可得耳。

平河北賊正德

正德中官用事。海內騷然。盜賊蜂起。如安化之變。江西之變。皆不旋踵撲滅。其屠陷城邑。流毒最大。無如劉六劉七等之烈者也。當其時。兵分兩路。劉六兄弟寇河北。劉惠趙鑑寇河南。在河南者。殺長史。破州縣。無算。為彭澤所追擊。渡河及前後溺死者七千餘人。趙鑑縛江夏。惠不知所終。南賊盡焉。在河北者。山東北直受禍。獨陸完經略之。劉六等由南直走黃州。溺死于團風鎮。劉七奔敗於狼山。亦溺水死。北賊盡焉。此正德七年也。彭陸二公功固偉哉。要其管轄守令。亦有力焉。如商城僉軍郭詔。湖廣參議白金。李源桐柏知縣李崇。泌陽知縣劉機。擒斬百數十人不等。皆一時之表表者。而樂陵令許達。尤稱將帥之材。此時中官谷大用等弟姪皆封伯。而彭陸二公獨吝五等之賞。謂勸懲何。

安化之變正德

劉瑾素亂朝政。海內憤怨。寧夏屢欲加稅之舉。守臣欲貸入賄。瑾罪當誅。真鑄說說非分。已非一日。乘民之怒。以誅瑾為名。其黨孫景文周昂等遂從之。以圖僥倖。殺太監御史如縛孤雛。全陝震動。幸仇鉞以奪兵家居。與楊英齊約。不動聲色。而擒諸庭戶之間。功洵偉矣。朝廷不幸有好臣在側。為舉事所藉口。鮮

有成功者。賭漢唐已事。即功成而國祚必隨之。疏犯衆惡。安化之舉。差快人意。雖然。如正德何。故君子存之非常之事。人臣不可居之功也。

劉瑾之變

瑾以青宮閣學。與上臥起。得與密議。其後流毒縉紳。擅作威福。爲海內所側目。致釀安化之變。以誅瑾爲名。楊一清。張永等初以安化之故。帥師定寧夏。乃二人至邊。厥亂已定。二人得以同事誅瑾之功。雖一清密謀。要亦張永之功居多。然此時正德能用永言不疑。毅然行之。其剛德不可及矣。獨怪此時即以其事誅之。何不可。而必以反名加之。以爲不足。以動人君之危。而厭天下之心。此誅奸臣之通例也。至於瑾勢方張。劉健。謝遷。繼去。而東陽獨留。保全正人尤多。不知者猶或非之。噫。人盡潔身之爲高。如朝廷何。嗚呼。此所以爲文正歟。

外史曰。劉瑾用事。恣行威福。擾亂天下。強半焦芳爲之。縉紳之禍。非李東陽婉轉申救。幾同白馬矣。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王守仁疏救戴銑。皆得罪。竟得不死。且以是成直節名。一以文章顯。一以事功顯。成二公不朽之業者。瑾有力焉。當時致之死如拔毛耳。然考當時諸君子以言得罪。至貶除下理極矣。未有致死者。則亦法度猶存。東陽得以行其說耳。未若後世崔魏之極者也。當時許進有言。以爲行之過激。恐有甘露之變。不幸言而驗。則亦時勢使然。非諸君子之過也。誅瑾之功。成於楊一清。而一清所借。全恃張永如水者。豈非中官且入黨中人哉。竟能首殲巨魁。以謝天下。則亦安可謂中官之盡無人也不獨永也。先是王岳。范亨諸人。曾已密助韓文。將捕瑾矣。乃以焦芳洩漏得免。後來無窮之惡。皆芳也。彼王范二人。不又中官乎。

平江西寇正德二年

江西盜起時。以寨名者四。贛州南安有華林寨。碼磯寨。撫州有東鄉寨。饒州有桃源洞寨。凡此四寨。互相聲援。在贛州者。執殺參政趙士賢。在華林者。攻破瑞州府。都御史陳金討之。用大同邊兵及廣西狼兵。卒平賊成功。揆厥所由。制勝有二。而二兵不與焉。一則能用降將黃奇。一則用新民爲鄉導。華林既破。斬首四千餘級。則碼磯東鄉。膽落矣。皆黃奇爲之嚮武。而新民爲之內應故也。桃源洞雖以殺降激變。流毒微。衡。又得浙東夾攻。餘黨遂散。要之。皆視華林爲動靜者也。乃夷寨壘。立東鄉。萬年等縣。此正德二年也。噫。正德何多寇也。以賊殺賊。寓剿於撫。陳金之功。誠偉矣。

助平蜀寇正德

正德四年。蜀寇之起者。凡三。藍廷瑞等起於保寧。曹輔。方四等起于江津。麻六兒等起于內江。此時辦其事者。則總制洪鐘。川撫林俊。功居多。惟內江之賊。彭澤起而收之。鐘等合秦。楚。蜀。豫之兵。破廷瑞等於松樹壩。擒斬幾盡。方四等自蜀入黔。披猖於思南石阡之間。鐘等復展轉窮追。破之于思南境內。前後俘賊九萬有餘級。至于削平麻六兒之亂。此時林洪二公既去。澤以定中原之餘威。蕩西陲之殘寇。直折筮力耳。以上三寇。起于正德四年。而蕩定於九年。說者謂林洪二公不合。軍機多忤。以故成功稍遲。君子是以

歎和衷之難也。

助清平苗正德

清平衛苗阿傍等。據香爐山。稱王。黑苗阿茲等。據龍頭都黎等山。二寇互相聲援。三省因而勒兵。主其事者。貴撫鄒文盛也。此輩雖未屠陷城池。然山僻雄長。荼毒居民。若使爲虺弗摧。勢成燎原矣。此正德十二年也。抑正德何多盜也。

再平江西正德

橫水。桶岡。瀘頭。南贛三大賊也。王守仁成功。其機有二。一曰能用鄉兵爲鄉導。一曰以守令爲將帥。其破橫水左溪。皆以鄉兵間道先距山巔。然後官兵搗入。賊驚自潰。乘此兵銳。隨破桶岡。又以計擒瀘頭諸寨。而湖廣廣東江西三省之害。除於兩月之間。用鄉導則賊不意。用守令則民不擾。故曰其機有二。又歷觀本朝平賊。多用中貴監軍。成功反遲。濫及爵秩。枉費金錢。率皆由此。南贛之役。則守仁爲主帥。無掣肘焉。宜其易也。此正德十二年也。

平柳桂寇正德

柳桂。楚東南。山谷險惡。羊綿兩粵。江右之間。與全福等分據烏春臘栗。延袤千里。楚撫秦金平之。皆以文臣監軍。當其時。金駐柳州。居中策應。前後左右。各哨夾攻。以正德十二年十一月進兵。至十二月終。獻捷成功。抑抑速哉。毋亦仍用文監武之效也。此一役也。永順宣慰彭世麟功最。擒全福於走馬山下。窮其根株。皆彭力也。要其功成之易。因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守仁扼之于南贛。而金乃蹙之於柳桂。故賊無所逃。其以文監武軍。殆彷彿守仁而行之歟。計正德中寇之大。莫如中原流寇。平川廣漢。是處可以奔突。又精兵強弩在焉。故殲之難。然一殲便無餘事。惟夫山寇出沒深箐。遠谷。兵至則獸駭。兵去賊又鷓鴣。何也。地利不便故也。非殲之難。而絕之難。如是則柳桂南贛及清平川貴諸寇。非諸公蕩之。安得以疥癬忽之哉。

討寧庶人正德

中費用事。變起洪支。且武宗無子。致生希冀。宸濠之變。所由來也。此時爲宸濠計者。若先取南京。定大位。以長江爲限。傳檄天下。與江北爭衡。勝負未可知也。舍是不圖。苦攻堅城之下。即守仁不破南昌。亦自必敗。何也。失其勢故也。又即使守仁破南昌。宸濠竟不內顧。南昌雖陷。無所用之。故守仁之破南昌。雖獲成功。非上策也。爲守仁計者。仍是急擊勿失。爲是耳。守仁之功。半出伍文定。乃文定以太守陞臬司。而守仁止移撫江右。何也。曰。正德欲親征。而庶人已平。又欲觀兵江右。而守仁固止。俾正德不得試雄心於一擊。左右貂璫。又以武功不出監軍。宜其薄也。古來立大功。得封拜。未有不藉中官力者。李郭其著焉矣。

江彬之變正德

彬。庸豎子耳。以邊將入衛。蒙上寵幸。以致人君浪遊無度。威福由己。流毒縉紳。凡武宗之所爲。強半皆彬之爲也。武宗南巡回鑾。身死豹房。而彬亦殲焉。籍沒貨貝。與逆瑾埒。可知武宗之世。銅山金穴。俱歸若輩。

之手。而國亂民貧。盜賊蜂起。所由來歟。誅彬者。楊廷和、梁儲也。實張太后也。此時誅彬不誅彬。無害也。要其罪不可赦也。嗟乎。武宗之世。外賊如河南、山東、江西、四川。內賊如劉瑾、八黨。宗室之變如安化、宸濠。最後乃有江彬之事。前代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然而危矣。固改革之一機也。非帝星明于江漢。則異姓起而收之矣。

誅滅岑猛正德

岑猛世有田州。南障交趾。反狀未明。不宜征討。盛際期疏之于先。而姚鏞疏之于後。於是沈希儀、趙臣輩希冀成功。假手其婦翁岑瑛之手。以圖灰滅。孰知天意不絕岑氏。而次子邦相復為土目盧蘇王受挾之。以反乎。王守仁既招蘇受。即以邦相為田州判官。不設流官。計之上者也。及邦相為盧蘇所殺。邦彥之子芝代立。實出陶諧。不絕岑氏之後。以安夷種。不煩流官之說。以固外藩。君子謂是舉也。與守仁同。獨是盧蘇之罪未正。國法漏網耳。書曰。陶諧深誅之也。然邊疆之臣。如守仁、陶諧。其正也。嵒姚二公。啓邊釁。屢夷禍者。不足錄也。又史稱岑為東漢岑彭之後。彭以名將佐中興。征西川。死刺客。其後乃著于嶺南。歷千年不絕。抑忠烈之食報遠哉。

庚戌之變嘉靖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俺答入薊州塞黃榆溝。由通州抵城下。掠良鄉。保定。宣大。繞山陵出古北。亦危矣。由今論之。俺答此舉無意京城也。有之。則墮其掌中久矣。斯時世宗靜攝。武備久弛。禁旅援兵。竟無敢一矢相加遺者。令之飽圍而去。蓋仇鸞實賊之。鴛以賄嚴嵩起為大同總兵。二人此時皆可誅也。二人漏網。而止誅本兵丁汝襲等。非用法之平也。大都世宗俱蒙蔽於嵩而不知也。爾時俺答屢書相貽。要盟城下。嵩既柄國。其調度自應有在。乃復委之曰。此禮部事。誤軍機而長寇讎。端自此言始矣。仇鸞既不能驅之于大同。但賂之使由他口入。而復以道援之師。張皇其辭。以給帝。帝受其惑。而乃以總帥之權推之。令諸軍皆奉約束。凡帝所以寵鸞而授之。皆嵩左右之也。至於部下健兒。飾為遊軍。以作賊身。遇敵騎則狼狽鼠竄。而幸免。凡此者。世宗安得知之。皆嵩有以庇之。世未有賣國欺君如鸞者。則世未有賣國欺君如嵩者矣。若夫以御史而守通津。飛章報警。而甘泉有備者。王忬也。臨危而能斷大事者。趙貞吉也。噫。前有己已。後有庚戌。岌岌乎殆哉。

更定祀典嘉靖

明世宗固制作之主也。纂修典禮。折衷古今。然後圖正方澤。宗廟社稷。煌煌成一代之觀。至於益正先師之號。萬古儒術。知所歸宗。瘞毀胡佛之像。浮屠邪說。無所發惑。有功於治統道統。非前代英君所可及者。良以由藩入繼。意在獻陵。自言禮諸臣。由是鼎貴。而天地祖宗之儀。亦借是而次第以明。故不使止議大禮而止也。然而前乎此者。草創未暇。後乎此者。殷憂方啓。太祖至世宗。百六十年矣。禮樂興於百年。置其然乎。嗟乎。此仍是議大禮之意也。十七年九月。祔獻皇帝。加睿宗配祀上帝。其議實出嚴嵩。世宗之心。盡矣。言禮諸臣。其言亦止矣。向者紛紛如聚訟。世宗不便明言。動加嚴譴。蓋為此耳。然而寵嵩禍嵩隨之矣。

沿海倭亂嘉靖

倭即日本。在大海中。北自遼左。山東。南抵閩浙。東粵。外連琉球大洋。經絡萬餘里。元末張士誠及陳友定餘孽。通敵其中。與島戶結波而宅。歷世為患。太祖之世。貢賦不絕。時通市船。逆虜煽亂。伏兵貢艘。成祖之世。亂乃滋甚。望海埚一捷。總兵劉江。差強人意。世宗王忬。普陀山一捷。東南有所恃。以無恐。未幾而騎劫來代。前功亦灰。張經。王江。復大破之。又為趙文華所阻。胡宗憲。招撫汪直。旋即殺之。雖非宗憲初意。惡之居其功者。文華也。此時逆嵩擅權。文華附之。宗憲不附文華。又焉得成功哉。督撫忽撤而忽置。海舶議通而議罷。淮揚吳越。閩中。蓋無歲不苦兵矣。後得戚繼光。俞大猷。大創于平海衛。及仙遊。王倉坪。而倭患始平。噫。辦賊如二公者。其亦可謂良將哉。

議復河套嘉靖

河套。古朔方。東接偏關。西控寧夏。南至邊牆。北至黃河。中可三四千里。即秦河南地。漢之定襄也。地土肥饒。中可畜牧。套騎。即集穴。明嗣元統。元尊竄入。連各部時出抄掠。歷代皆然。正統天順間。毛里孩入據邊。臣黃鑑。議修城堡。李文達當國。主其議。欲大創之。亦坐於議。旋旋止。大事將成。而邊籌未竟。論者不無遺憾。以致元孽滿魯。都及李維。忽。火節。囊。吉俺答。諸人相繼踞之。數為邊患。而秦晉三輔內地。時為牧馬之場矣。王越。紅鹽地之捷。虛報雖焚。而亭障未列。夏言。曾銑。庶幾瀚海之功。又阻於奸嵩。而身名俱敗。河套之患。終明之世。無有議復者矣。

俺答封貢嘉靖

俺答起世宗八年。犯塞。至神宗九年。乃歿。為邊患凡四十八年。子黃台吉嗣。台吉死。孫扯力克嗣。皆以順義王封貢。終其身。實三娘子忠順夫人之力也。三娘子。俺答外孫。自俺答以為妻。雅慕華風。勤戒部下。更俺答。台吉。扯力克。三夫。歷世宗。穆宗。神宗三世。邊臣稍得無事。則一荒外女子所關匪淺矣。漢史載昭君及烏孫公主事。皆以一身。妻三世。從彼法中國。視為輕重。未若三娘子厥績之茂者也。俺答未娶。寇邊無慮。日。周。週。甘。寧。宜。大。薊。遼。凡數千里。遭其荼毒。庚戌之事。尤為寒心。幸一麗。繼。出。而解之。當時將相。借以成功。亦奇矣。願不勝漢唐和親百倍哉。

世宗崇道教嘉靖

秦始。漢武。皆好神仙。至有宋諸君。則飾之曰好道教。道教者。神仙之別名也。神仙者。長生之要術也。國朝世宗亦然。好道則必仇佛。故宮中佛像。盡行瘞除。廣孝配饗。力行移撤。然後好道之心。專一。好道則必尊道主。故邵元節。陶仲文。位並公孤。爵列五等。空中翔白鶴。地方獻靈芝。皇嗣生而歸功于祝釐。俺答款而推本於法壇。嚴嵩以贊附元修。而冒竊國柄。且二十年。楊爵。海瑞等。以直諫犯顏。立下詔獄。人君好道。修元。未有如世宗之已甚者。先則議禮。既而好道。君子退而小人進。朝無人焉可也。

嚴嵩專權嘉靖

世宗四十五年。終身所重者。止有二事。其先在於言禮。其後在於好道。其中隱情。歸于諱言兵。嚴嵩伺其

間而投其好子世蕃攘其權而行其私以致一人尸居魁柄在手誅錫濬類以鉗制言官苞苴積若邱山越制擬于天府然後從輿論誅之以伸國法乾綱雖奮而巨節以墮然則自古奸臣誤國必君先有以誤奸臣非盡其臣之罪也所云愛之者害之也世宗由藩入繼汲汲不遑者在於帝獻宗嵩見夏言張半敬等以言禮驟貴則心貽之于是倡為獻帝稱宗配上帝之說皇上之心於是六快究之嵩不過拾他之殘渣非能自出己見也此嵩得志於君之所由來也維時世宗惻然念曰人至皇帝足矣然縱極四海之富貴而世無萬年之天子意猶未愜於是專意道教求長生其實好神仙乃諱其名而曰好道其實求不死乃隱其意而曰長生深宮一意元修册封皆借道號以真人為公孤俾左道列五等夏言以法服見嵩乃以香冠投時而又繕進鶴文夜覽青詞借左右為彌縫以箕醜為變理此得志於帝者二也有此二事世宗信之不疑又世宗既已靜攝平居惡言兵事嵩于是挾私則動以封疆為言甘心則輒以邊釁藉口其殺夏言曾銑也則以言河套其殺楊繼盛也則以諫馬市其殺王忬也則以禦河之役無一事不從封疆起見則無一事不當從斧鉞之誅在帝則曰嵩為國家也豈為一己之私在嵩則曰吾豈為一己也實以紓國家之難于是殺諸人也不以為罪反以為功不曰竊權也而反曰忠主嵩亦何憚而不殺世蕃亦何憚而不佐嵩以殺也哉當其東樓作二丞相票擬即是聖旨大煞在側兇聞薄海太阿倒持二十餘年幸天心厭亂發於應龍一擊乃神人共憤猶謂除惡太晚嗟乎庚戌之事賄出仇讐而受贊賄者嵩也遊近不諳大事去矣誅百嵩奚益哉

再定大同

天城溶濛之舉事在嘉靖癸巳與甲申五僂之舉皆以興土功禦邊騎變軍心殺主將相去十年耳爾時為亂不過數人保據大同代府無恙即此非大衆同反可知總制劉源清極力攻城雖以帝命臨之猶不止奚管能官哉可謂庸材貪功誤國之尤當顯戮者也張瓚繼之竟不血刃而渠魁就擒全城之功百倍用兵矣旨哉帝命以為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真容讓哉亦將略矣

戡定安南

安南國王黎利封之者宣宗歷正統天順宏治正德黎祀不絕自陳嵩作亂自莫登庸利主內難逼竄清華先立黎後既乃自為僭元改號亂黎宗而篡其位者莫也黎寧告變中國發兵討始於夏言而成于毛伯溫伯溫不立黎氏而竟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失與滅繼絕之義矣未幾國中復亂黎氏再與雲南廣西二路窮兵國家秋毫無利焉謀國者如唐冒可矣彼夏言伯溫開登喜事之臣不足為也此嘉靖十九年也嗟乎裂安南為郡縣者成祖也棄安南而不守者宣德也計成祖之世則以黎季犛而殺國王陳日熾正德之世則以陳嵩而殺黎嗣莫登庸因而取事然則主交南者陳黎二姓陳尤先焉矣國朝凡三定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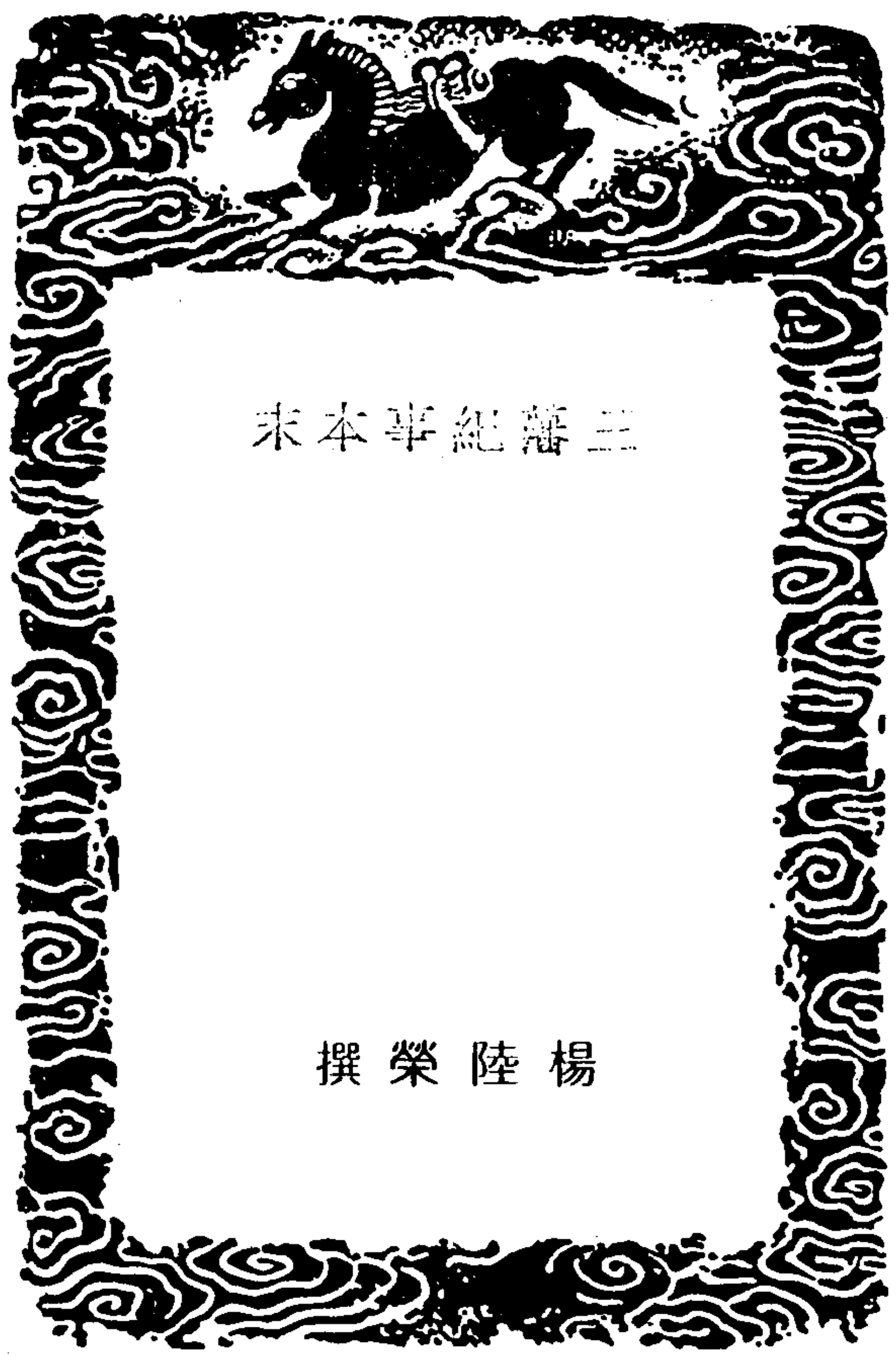
平湖苗苗

婚爾蠟爾兩山界在湖貴四川之間諸苗逃租釀亂實藉兩山為逃遁藪張鏡開府辰州初用土官田應

朝為巡檢陰相構亂久未成功後得苗魁許保用之乃就撫焉湖苗平事在嘉靖庚子未幾許保及吳黑苗復亂劫思州府陷印江縣得張岳主之亦開府辰州一力主討得應朝之叔田勉誅之又誅龍保等黔蜀以安事在嘉靖壬子甫一週星耳亂者再起良由遺孽未盡借三省為窟穴前此未大創故耳然則二張此舉奇優於鍾乎曰亦有所懲耳治苗之法剿撫互用可也嗚呼開府辰州雖一時權宜然三省苗徒不時蠢動提督軍務必不可少後來偏沅巡撫之設做此事而行之者歟

追獲仇讐

嘉靖庚戌之變敵由三衛入自軍北出薄都城寇三輔竟無一戰播敵于陣者僅有白羊守將扼之不出然守將亦不聞顯報仇讐徒拜大將軍何益哉徒以寇臨京城驚以大同兵先至為首功耳凡此皆嚴嵩父子為之地也夫敵之不由大同而東也實使之此即通敵一節應獲讐矣迨至敵去矣復開馬市誅于死後其幸也嗟乎庚戌之變亦危矣非天意有在京城在掌中矣仇讐不足論而本兵丁汝襲及楊守謙等束手無策且下令勿捕大同兵近於木偶矣死何足惜哉乃嚴嵩父子此時尚稽誅謂國法何哉



三藩紀事本末

楊陸榮撰

三藩紀事本末敘

闖成肆逆。禍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赫怒興師。逆成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焉。真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復仇之大德。痛餘氛之未除。憑藉威靈。共剪殘孽。迨乎罪人斯得。藉土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下從民願。度德量力。計無餘此。昔殷辛失德。微子抱器歸周。夫子刪書。不以微子之不正位。號為罪。而亟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視聖朝之取天下於闖。而且為明之子孫。臣庶復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願思僭號自立。仁者固如是乎。秦人失鹿。楚人攫之。與楚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之不可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之天下。授之羣盜。今也以破殘之疆土。衡抗天朝。天既厭明德。尚思挺而走險。豈惟濫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猶藩之者何也。曰。不沒其寔。正所以不予其僭也。其寔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未嘗以統歸之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王法之所不容。然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鑕。夫亦其自取焉爾。若夫擁立諸臣。獨無罪乎。夫伊尹五就。管仲一匡。苟審所優負。而為之。君子且不以為過。不然。則首陽餓夫。不聞佐武庚。以倡亂也。審此而諸臣之為功。為罪。瞭若指掌矣。西春多暇。檢閱遺編。竊大命之莫干。悼王行之自絕。因類次其事。而書之卷首。時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仲春下浣。青浦楊陸榮采南氏識。

三藩紀事本末 敘

三藩紀事本末凡例

- 一、是編悉遵本朝正朔。各藩所僭位號。不以統年。
- 一、是編雖難採劫灰浮海。甲子江大事。江難也是。遺聞編年。遂志等書。然一以王大司農。率旨分編之史。傳為正。故與野史所載。微有異同。
- 一、論斷必具史才。敘而不論。以俟作者。
- 一、編中間有一二不見正史。止據野史收入。閱者倘確知其失寔。幸即賜教。以便改正。
- 一、編中搜羅未廣。倘有家藏善書。或賜借觀。或賜函教。以便增入。

采南氏識

三藩紀事本末 凡例

四庫全書提要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丁酉。首紀福王、唐王、桂王、始末。及四鎮兩案。馬阮之姦。次紀順治初年平浙、平閩、平粵、平江右事蹟。及魯王、益王之亂。饒州死難諸人。金聲桓之亂。及大兵南征。何騰蛟、瞿式耜之死。孫可望、李延齡之變。次為桂王入緬。蜀亂、閩亂及雜亂。其凡例。自云搜羅未廣。頗有疎漏。又聞有傳聞異詞者。如明史文苑傳載艾南英以病死。而此載其自縊殉節。亦僅據其耳目所及。未一一詳核也。

三藩紀事本末目錄

- | | | |
|-------|--------|------|
| 卷一 | 三藩傳號 | 四鎮 |
| 兩案 | 馬阮之奸 | |
| 卷二 | 王師平南浙 | 王師平閩 |
| 金王收江右 | 李成棟收粵東 | |
| 魯藩據浙東 | 益藩擾湖東 | |
| 卷三 | 楊劉萬殉節 | 金王之亂 |
| 南征 | 何騰蛟殉楚 | |
| 瞿式耜殉粵 | 孫李搆隙 | |
| 孫李奔北 | | |
| 卷四 | | |

永明入緬

蜀亂

雜亂

微種取王

鄭成功之亂

二

二

三藩紀事本末卷一

三藩借號

青浦楊陸榮采南氏編

福王名由松，神宗孫，福王常洵之子，洛陽陷，王避亂南下，次淮安，值甲申三月國變，南中府部等官，會議監國，鳳督馬士英移書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呂大器，請奉福王可法，大器以潞王稍有賢譽，持未決，而士英密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擁兵迎王於江上，王至南京，以內守備府為行宮，四日監國，十五日借即位，稱明年為宏光元年。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王召史可法、高宏圖、馬士英，入關辦事，姜曰廣、王鐸，俱為大學士，張慎言為吏部尚書，以總兵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鎮淮上，史可法開府揚州，督其軍，六月，命禮部鑄國璽，以金代之。

召劉宗周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疏論時事，一言據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宜以親征之師，東臨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荆襄，漸恢漸進，一言重藩屏，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遠地，劉澤清、高傑，亦有家口寄江南之說，是二鎮一撫，皆可斬也，一言慎爵賞，各帥封賞，孰應孰濫，宜嚴加分別，如左師以恢復而

封高劉以敗逃而亦封，將誰為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璫隨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言嚴舊官，燕京既陷，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宜分別定罪，又言賊兵入秦隴，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二三竹撫坐視君父之危亡，未嘗遣一騎入援，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竹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止圖定策之功，未嘗肯移一步，泊乎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而諸臣之計，又不出此，紛紛制作，盡屬體面，更難解者，先帝升遐，喪詔距今月餘，浙中尚未頒至，近者如此，遠省可知，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與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未幾，宗周予告去。

道太監王肇基，督催閩浙金花銀兩，名坤，名基，名原，上崇禎帝諡曰思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既易思為毅。

追尊建文君為惠宗讓皇帝，按泰為代宗景皇帝，復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為恭皇帝，尊改孝皇帝，立專廟。

削溫體仁文忠諡，尤禮部尚書顧錫嘏請也，未幾，錫嘏以請削溫諡奪職，釋高麟罪宗七十五案。

予大學士文震孟諡文肅，劉一璟諡文端，賀逢聖諡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諡文介，詹事姚希孟諡文毅，兵部尚書呂維祺諡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諡忠襄，隨州知州王濬諡忠愍，懋德諡轉奪。

吏科馬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燕山陵寢，命總兵王之綱，迎太妃於河南郭守義家，洛陽之變，太妃與妃各依人活，至是迎之，隨諭工部於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

御史郝彭佳請禁革詔獄，緝事，廷杖，三弊政，時議復廠衛，人心皇皇，故彭佳言之，戶科給事中吳适亦言，先帝十七年變勤，會無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即知今日之何以得，疏入，俱不省。

八月，以逆案原任光祿卿阮大鍼為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於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濂、給事中虞廷陞、郭如閻、御史周昌晉、陳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參政虞大復輩，皆相繼起用。

命錦衣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禮科給事中袁彭年言，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設東廠，然不見正史，嗣後一盛於成化，西廠汪直，隆年即罷，再盛於正德，逆瑾熾虐，天下騷然，三盛於天啓，逆魏之禍，幾危社稷，頃先帝亦嘗任廠衛緝訪矣，乃當世遂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賄，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疏入，謫浙江按察使照磨。

詔選宮女及內員，廷臣交章諫，不應。

九月，予北京殉難諸臣諡，大學士范梈文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璫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文忠，副都御史施邦曜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彥忠端，刑部侍郎孟兆祥忠貞，大理寺卿凌漢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忠節，庶子周鳳翔文節，諡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文正，簡討汪偉文烈，太僕寺丞申佳允節，給事

三

中吳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忠節。陳純德。忠節。王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節。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立祠。賜名旌。忠。勳。成。惠。安。伯。張。慶。臻。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貞。武。新。樂。侯。劉。文炳。忠。壯。左。都。督。劉。文。耀。忠。果。駙。馬。都。尉。常。永。固。貞。忠。太。監。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鳳。翔。壯。壯。大。同。巡。撫。衛。欽。璠。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忠。壯。周。遇。吉。忠。武。補。予。大。學。士。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鹿。善。繼。忠。節。

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宋天顯。各予祭葬。開納資助工例。

十月朔。命鑄宏光錢。

以楊維垣為通政使。維垣亟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力薦之。謙益東林領袖。至是附和馬阮。為天下所笑。明年二月。維垣進左副都御史。

修興寧宮。慈禧殿。時廟門告災。風陽相陵。一日三震。而王荒酒漁色。工費無度。識者知其不堪且夕矣。

十一月。補予大學士孔貞運。諡文忠。薊遼總督吳阿衡。忠毅。備討胡守恆文節。二年乙酉。正月元旦。日有食之。

重刊要典。楊維垣既任事。追論三案。力詆王之案。楊澍等。而為劉廷元。崔維華等。訟冤。請重定欽案。章下吏部。尚書張捷。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追賜卹典。贈祭葬。證全者。崔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所修。徐紹吉。徐景濂等。六人。贈祭葬。不予證者。徐大化。范濟世等。二人。贈祭葬者。徐揚先。劉廷宣。岳駿聲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章光岳。許鼎臣。徐卿伯。陸澄源等。雖名不麗於逆案。而為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唐世濟。楊兆升等。復起用。袁洪勳。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寧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成。皆言要典不必重頒。不聽。

二月。禁宗室入京師。

阮大鍼進本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予吏部侍郎顧起元。諡文莊。都督劉源清。諡武節。

四月。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棟。伏誅。本兵張縉。彥首從賊。仍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原官。

五月。大兵渡江。王奔蕪湖。十五日。大兵追至蕪湖。執王北去。丙戌五月。賜死。

唐王名聿。端。王碩。橫。孫。父。器。擢。先。死。聿。鍵。於。崇。禎。五。年。嗣。立。後。因。率。兵。勤。王。擅。離。南。陽。鋼。高。塹。會。赦。出。南。都。勿。守。總。兵。鄭。彩。鄭。鴻。遠。撤。師。回。閩。適。王。自。河。南。來。因。奉。之。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在。籍。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會。議。立。王。監。國。鴻。遠。請。正。位。不。然。無。以。壓。眾。心。諸。臣。以。監。國。名。正。候。出。關。建。號。未。遲。李。長。倩。有。急。出。關。緩。正。位。示。監。國。無。當。天。下。心。一。疏。而。權。立。者。隨。推。戴。功。不。數。日。即。定。議。僧。即。位。於。福。州。時。順。治。乙。酉。閏。六。月。十。五。日。也。改。福。州。為。天。興。府。以。布。政。司。署。為。行。宮。大。赦。僧。

改元隆武。

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李長倩為戶部尚書。曹學佺為禮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尚書。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部尚書。八閩俱設巡撫。

起蔣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黃鳴俊。皆為大學士。曾櫻。何吾驥。郭維禔。葉廷桂。以次至閩。皆令人開辦事。開臣至三十餘人。然不令票旨。皆王親為之。

封鄭芝龍為平南侯。鄭鴻遠為定西侯。鄭芝豹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戰守機宜。悉芝龍為政。於是集議戰守兵。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合閩浙兩粵之餉。不足供兵食。乃令撫按以下。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借徵錢糧。大器官爵。王屢責芝龍出師。於是議兵一出浙東。一出江西。然每云餉乏。終無一兵出關也。

改庶吉士為庶萃士。十月。會妃至。妃警敏。頗知書。每羣臣奏事。妃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王頗嚴節焉。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王以鄭鴻遠為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江西。既出關不行。未幾。鄭彩絕而還。

命黃道周督師出江西。道周憤鄭氏無出師意。乃請募兵江西。王給空劄百函。持一月糧以行。道周出衢州。至婺源。為我兵所擒。死之。

蔣德璟疏請行關。遂告病去。二月。王親征。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王欲往江右。芝龍固請還師。乃駐劍津。王子生大赦。

六月。鄭芝龍還安平。八月。王決計赴贛。二十一日起行。二十四日抵順昌。大兵追及。獲之。與會妃同斬於汀州。

永明王名山。榔。桂。王常瀛。少子。神宗孫。初封衡陽。張獻忠陷衡州。桂王避於梧州。乙酉。王薨於梧。丙戌。唐王死。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羅式相。會議監國。閣學兵部尚書呂大器。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俱至。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僧即位。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為行宮。

以丁魁楚。呂大器。為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未幾。大器辭入蜀。追諡唐諸口恩文。

以王肇基為司禮太監。遂擅朝政。於是戶部郎中周鼎瀚。內批子給事中。兵部侍郎王化澄。內批子尚書。廷臣爭之不聽。

李永茂去。以疏薦劉湘客。王肇基持之。被斥故也。以朱治澗為兩廣總督。守肇慶。

順治四年丁亥二月。以羅式相。嚴起恆。為東閣大學士。以錦衣指揮馬吉翔。掌絲綸房事。同票擬。

三月進式相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
五年戊子四月王子生大赦
召舊輔何吾驥黃士俊為東閣大學士

六年己丑冬十月封哈鎮皮能為國公播鎮王祥為忠國公防演寇也

七年庚寅春正月王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允守肇慶二月下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詔獄彭年以反成功免議堡與時魁並誦成湘客正發賄配追賊時朝士各樹黨從李成棟至者袁彭年曹煜耿獻忠洪天振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誇反正從廣西扈行者朱天麟嚴起恆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出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楫塔允錫王化澄萬嗣程源郭之奇皆內倚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皆外結盟式粘內倚李元允元允成棟子也彭年等附之時號五虎於是互相攻擊無虛日王知羣臣水火令盟於太廟然結益固不可解堡尤恃強化澄吾驥相繼排去貞毓等欲排之而畏元允不敢發是春王赴梧州元允留肇慶邦傳率兵援廣州貞毓乃合御史程源等十四人共擊之

八年辛卯春二月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大學士嚴起恆追殺督師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并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運等並執開學楊畏知以歸殺之

以吳貞毓為東閣大學士

九年壬辰二月孫可望遷王於安陸所改陸為隆升所為府後復改為安甯

十年癸巳二月王使林青陽於李定國約來迎也

十一年甲午三月孫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陸殺大學士吳貞毓及張鐫等十八人并議廢后后泣訴於王乃止

十三年丙申孫可望自置內閣六部等官以文安之為東閣大學士安之走川東

李定國護王遷雲南

十六年己亥王入緬

十月從官請遣庚子曆從之

十八年辛丑緬人執王歸於王師

四鎮

崇禎甲申封黃得功為靖南伯福王僭立進侯令駐儀真命總兵劉澤清為東平伯駐廬州總兵高傑為興平伯駐瓜州總兵劉良佐為廣昌伯駐臨淮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兼督其師得功榆林衛人素忠勇醉後運雙刀如飛每戰血漬手腕以水濡之乃得脫軍中呼黃闔子建功河北與良玉先得封傑本闔賊部將竊自成妻邢氏來歸積功至總兵京城陷傑南走福王設鎮淮上諸將皆欲得揚州而傑先至

揚民畏傑淫毒不納傑遂攻城掠婦女可法議以瓜州子傑乃止九月移鎮徐泗而家屬寓揚得功故守廬州可法慮傑難制乃移得功儀真相牽制傑死後得功乃駐廬州也時東萊總兵黃蜚將之任蜚與得功稱兄弟得功聞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高郵傑疑得功圖己潛帥精卒伏道中得功至士橋方作食伏起得功出不意舉鐵鞭走飛矢雨集馬蹶他騎馳有驍將舞槊直前取得功得功反闕挾其槊而扶之復殺數十人聲咆哮如雷躍入頽垣中乃免所隨三百人無一存者而儀真兵將亦被傑劫殺傷過半得功大忿恨歸訴於朝頗與傑決死戰可法命萬元吉和解之適得功值母喪可法命傑以千金為贖乃止傑以得功事解感可法與謀恢復請調得功澤清赴邳宿而自提兵趨歸開且敵宛洛荆襄以為根本可法壯之然揣知得功必不為傑後繼故不調仍駐儀真傑復具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穎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泗州參將蔣應龍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八月可法巡淮安聞澤清軍隨其疏請餉為進取計九月巡儀真閱得功軍十月聞自成敗還陝西傑即率兵進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為經略中原根本時諸將各分汛地自王家營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十月王師致書可法以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今聞有僭號江南者棄恩忘仇將謂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耶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抗衡大國勝負之數不待籌龜矣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可法答書言有賊未討新君不得即位乃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肯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即位之說坐味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雖事春秋其開如光武昭烈晉元宋高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又言契丹和宋多輸金帛回紇助唐不利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勦今賊未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慮伏祈合師進討問罪秦中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盈道十一月我兵入宿遷可法令劉肇基李棲鳳禦之未幾大兵圍邳州肇基援之相持半月而解十三日傑至徐州遣書大軍約同滅闖賊大軍回言同滅闖賊其事不合與子言且勸其乘暗投明擇主而事我副將唐起龍父唐虞時亦致書於傑勸之早降有大王小侯世世茅土之語傑並不從乃沿河築牆專力備禦又具疏請以重兵駐歸洛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且以銀幣賂定國與結好時聞我豫王將由孟縣過河河南撫鎮接告警傑遣書澤清言彼軍若一越渡則長江迤北盡為戰場時事至此令人應接不暇澤清以聞馬士英疏稱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疆場何常赤壁三萬肥水八千惟在諸將刻厲之而已時陳洪範奉使燕都還亦言清兵萬分緊急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大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一從雒陽攻海州圍鄧州可法傑澤清各具疏告急不應十二月大兵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聞不應乙酉正月傑抵歸德約定國同事時定國駐雁有言其送子渡河者傑遣人邀定國不至傑因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同赴雁定

國郊迎其傑。傑勿入城。勿聽。十三日。傑兵已盡。開封戍守。且邀定國去。是夜定國享傑。傑醉。微言及送子事。定國大疑。傑既臥。傳炮大呼。衆擁傑至定國所殺之。其傑潛夫。逃明日。傑部回。惟攻城。老弱無子遺。定國來降於王師。傑爲人淫毒。揚民聞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之志甚銳。故時有借之者。可法開傑死。急如徐州。爲請卹於朝。王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元爵。世襲。再陞一子錦衣百戶。而以傑部李本身爲左都督。領傑兵。提督本鎮。赴師德。本身傑甥也。故使之。後亦來降於王師。得功。開傑死。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復焉。可法急遣同知曲從直解之。乃去。可法尋歸揚州。三月。大兵入儀。封破歸。進逼江北。直下徐。四月。左良玉以清君側。爲辭。提兵下九江。急調得功。良佐。禦之。澤清亦托名勤王。大掠而東。可法連疏告警。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審輔臣何意。朦蔽若此。又移書士英。士英惟以左兵爲慮。不應。劉洪起亦奏稱。清兵直下。恐爲南京憂。總督王永吉。亦言。徐鎮勢不能存。何以保江北。俱不應。大兵渡淮。人情鼎沸。十九日。召對羣臣。大理卿姚思孝。尙寶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給事中吳希哲。亦言。淮揚亟應備禦。王謂士英。良玉雖不該。適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會反。如今還該守淮揚。士英厲聲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不可聽。寧可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嘿然。二十日。大兵屯斑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欲劫可法出降。可法叱之。二人遂拔營來歸。二十四日。大兵薄城下。時諸將惟肇基。自白洋河以兵四千至。請乘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不可而止。可法血疏告急。不報。劉澤清通款我朝。我朝惡其反覆。磔之。二十五日。大兵攻城。砲發。城牆崩。頃刻崩陷。城破。可法自刎。不死。參將某擁之出小東門。遂被執。諭降不從。殺之。肇基率所部巷戰。一軍盡歿。副將乙邦才。馬應魁。莊子固。樓挺。江雲龍。李豫。副旗鼓參將陶國祚。內左營參將許謹。內右營參將馮國用。前營參將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力戰死。兵部職方主事何剛。入城甫一日。而城破。投井死。原任兵部尙書張伯鯨。被數創死。妻楊氏。子婦郝氏。從之。時得功破左兵於銅陵。收軍屯蕪湖。五月八日。大兵抵江。京口水師總兵鄭鴻達。鄭彩。及僉事楊文聰等。督兵守江。我軍用大礮擊江。南軍每砲發。江水湧激高數丈。二鄭帥先遁。文聰亦逃。八日。味爽。烟霧蔽江。乃縛芻置木筏上。順流下。以給京口兵。而大軍潛從龍潭竹。十。日。士英猶有長江天塹之對。十一日。大兵薄都城。士英奉王母妃。率先遁。城中無一卒禦敵者。王荒宴至夜半。乃奔蕪湖。都城破。勳臣自趙之龍。湯國祚。文臣自王鐸。錢謙益以下。文武數百員。軍士二十三萬。俱迎降。吏部尙書張捷。刑部尙書高倬。死之。庶僚同死者。則有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雜流諸生殉難者。則有陳於借。吳可箕。黃金龍。陳士達。六合則有諸生馬純仁。抱石投水死。如早則有布衣許德溥。刺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字於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遂被速殺之。邳州則有監生王台輔。自縊死。王至得功軍。得功驚泣曰。王死守都城。各鎮尙可合兵以圖興復。奈何聽奸臣言。先出乎。大兵追王。十五日。及於蕪湖。得功戰於荻港。時良佐已降於我。即陣上招得功。得功叱之。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爲。擲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其妻聞之。亦自經也。

總兵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挾王出降。兩案

順治二年乙酉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栗宗周。王之後。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寔有明驗。今不可考。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定。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請官方拱乾。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尉王昂。廷孫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程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收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愚民觀聽易惑。將謂諸臣有意傾先帝血嗣。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甚多。既爲東宮。幸脫虎口。不卽到官說明。卻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擬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全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恐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越三日。鞫於午門外。夢箕。程虎。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并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使附逆者。寧南侯左良玉。其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寔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尙錫王封。何至一家視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必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黍粟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卽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詔狗者多。抗顏者少。卽使明白。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董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由全兩朝。緣母始天下。後世口寔。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黃廷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抄。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威。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間兒童所能假裝。王昂原係巨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白。供甚明。將審明節略。諭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威。請赦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王師薄南都。王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之龍。出降北去。順治二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福王故妃董氏。自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氏故周府宮人。洛陽破。氏逃至尉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南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太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妃故在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董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爲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約之。氏細書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呈覽。王棄勿視。可宗亦辭勿密。改命屈尙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詛罵。尋死獄中。

馬阮之奸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僭立於江南。進馬士英。東閣大學士。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怒。陰令劉澤清。高傑。

疏趙史可法督師准揚可法出士英遂入關兼掌兵部事

八月。中旨傳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時欲起用阮大鍼。故先以清望傳陞有譽。

吏部尚書張慎言罷。士英慮慎言秉銓。大鍼終不能起。乃令劉孔昭。湯國祚。趙之龍等。攻去之。

馬士英奏薦逆案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陞見。初大鍼被斥居江寧。與士英及守備太監韓贊周深相結。

福王僧立。贊周屢稱大鍼才。王固已心識之。及士英以邊才薦。遂命陞見。高宏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

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宏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堂必會議。姜曰。廣亦如宏圖言。士英遂言魏忠賢之

逆。非國賊可比。宏圖曰。廣於己所愛者。即曰先帝無成心。於己所惡者。即曰成案不可翻。欺罔莫甚於此。

於是劉宗周。周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郭維經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將此案抹殺。起用大鍼。赫赫

英靈。恐有餘制。羅萬象言。輔臣薦川大鍼。或以愧世無知兵者。然大鍼寔未知兵。詹兆恆言。先帝與變百

姓莫不洒血捶胸。近聞燕齊之閒。士紳皆白衣冠。聚兵以圖復仇。一旦忽翻前案。召用大鍼。豈不上傷在

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呂大器。熊汝霖。萬元吉。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尹良興等。各疏力爭。於是士英為

大鍼奏辨。力攻曰。廣。大器等。月餘。遂以中旨授兵部。添註右侍郎。

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入賀。而糾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獻賊偽兵部尚書周文江賄。罪當斬。承天守備

太監何志孔。復前助澍。士英跪乞處分。澍直前舉笏擊其背。士英佯稱疾。而陰賂內閣田成。張執中等。言

王非士英不得立。今逐之。是背舊恩也。且士英在閣。主上可以優閒。士英若去。難復有念主上者。王遂諭

留士英。澍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立功於外者。又言自魏璫竊神器以來。寔釀今

禍。附逆之人。與澍逆之人。皆有賊心。乞懸諸日月。以除網罟。王不聽。諭澍還楚。

十月。以逆案楊維垣為通政使。

鎮國中尉侯考。吏部朱統。疏糾姜曰廣。詞連史可法。呂大器等。禮科給事中袁彭年疏言。中尉有奏

請。先啓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批發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寶。直達御

前。宜加禁城。通政使劉士楨言。曰。廣勁骨韌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額何人。不由職司。飛章

越奏。此真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聽。先是呂大器請奏。士英賣官鬻爵。敗法亂紀。諸罪。而曰。廣事

事與士英為忤。故士英授意詰之。大器予告去。曰。廣降調。而換授統額。為行人。

內批。予封疆失事。太監孫呈。原官。章正。宸疏。爭不聽。

御史郝彪。佳論詔獄。廷杖。緝事。三大弊。稟擬革禁。發改。高宏圖。言。稟擬發改。不審內廷何人主持。使正論

不容若此。王切責宏圖。尋予告去。

內傳。以張捷為吏部尚書。

例轉科道。陸明為僉事。黃耳鼎為副使。內批。留用。

加翼戴恩。進士英太子太師。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九月。敘江北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十

二月。以南臨恩。進少師。明年二月。敘殿工恩。進太保。能浙江巡撫黃鳴俊。降調浙江巡按任大成。以許都

餘黨復叛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先係光斗弟。與大鍼世仇。又首勸士英。大鍼。故借事陷之。蘇

松巡撫郝彪。佳言。許都之變。寔發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事竣出境。聞變復還。調兵措餉。宵夜

經營。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既不錄其功。豈可反以激變罪之乎。於是士英。大鍼。并恨彪。遂嗾御史張

孫振論其奸貪。罷之。

起越其傑。巡撫東萊。其傑以貪遺戍。以士英妹婿起用。

召降獻賊劉僑。至京。補原官。僑以玉杯古玩進。張獻忠。即用為錦衣都督。左良玉。候斬黃。僑削髮逃去。士

英納僑賄。遂復原官。

士英請免府州縣童生應試。分上中下戶。納銀若干。即赴院試。又行納賈助工等例。於是民間有掃盡江

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布衣何光顯。上疏請誅士英。詔發於市。籍其家。

以楚宗朱盛。濃為池州府推官。盛濃疏劾御史黃澍。毀制辱宗。貪職激變。故士英擢之。立命逮澍。江督袁

繼成代為申理。乃止。澍匿左良玉軍中。良玉由是有隙。

二年乙酉二月。以阮大鍼為兵部尚書。賜蟒服。大鍼雖長兵部。專職江防。軍事一切不問。引所善蔡琛。唐

世濟。張孫振。袁宏勳等。布列要路。擢六部權。任劉應賓。文選。濁亂銓政。擢私人林有本。王錫宸等。二十餘

人為給事御史。江督袁繼成。薦鄧林奇為總兵。大鍼索賄既足。始給敕印。白丁隸役。賄至。立躋大帥。時有

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

賜中書舍人林翹一品武銜。翹善星術。決士英必大用。士英薦授中書舍人。尋躋一品武銜。蟒服趨事。

以被勒杭州府推官黃端伯為禮部主事。端伯入京。稱姜曰廣逆謀有狀。故有是擢。

為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獲。下詔獄。大鍼因與維垣及張孫振謀。令引諸人擁潞王。則一網可盡。因造

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納之大獄。袖中大獄。將與。會上游告急而止。

倉場尚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大鍼密遣人劫之江中。

殺禮部主事周鍾。原任武惠道雷縉。詐。鍾從兄。以附東林。而縉與大鍼有隙。因於從逆案內。奏二人

宜連坐。遂殺之。

四月初一日。命各衙門印文。盡去南京二字。禮部管轄印。被竊。謀於士英。因請於王。各衙門俱改鑄另

給。

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

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其為假。必欲置之於死。而

後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別賜悔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

日。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裂目指髮。人人思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

寢驚宮闈，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擅權，事與先帝為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日，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語，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陞巡撫，張孫振以賊污狡犯，不數月而資緣僕少，袁洪勳與張道藩，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竟復原官，如楊文舉、劉泌、王燧、黃鼎、趙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營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為首輔，猶復掌樞，是弁絕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鍼為添註尙書，以濟其竄逆之謀，兩子鼻貌，各操重兵，以為呼應，司馬昭復見於今日，罪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為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誣惑，進優童嬖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縉、周鏞等，燬煉周內，株連並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穽，將生平不滿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士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握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為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鍼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士英大懼，專理部事，不入直，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士英遣朱大典、阮大鍼、黃得功、劉孔昭等，禦之，而撤劉良佐等，以從，時大兵已過山東，狗徐州下卷泗水，可法血疏告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成友謙等，皆言良玉非叛，請無撤江北兵，十九日，王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與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台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防江兵，士英厲聲指諸臣言此皆良玉死黨為遊說，其言不可聽，寧可君臣同死於事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嘿然未幾，良玉死，左夢庚敗於采石，論功督太子太保。

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飽，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為君逸臣勞，而以顯揚於一府，卸與史可法，又心忘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攫盡金錢，四方狐狗輩，顯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籍，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父即避，其餘編頭修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制，則聖駕獨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名之際，太后宜速趨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為悞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猶可復鼓，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從不講戰守之備，以致乘輿播遷，謀國至此，即駭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恐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刻以謝天下，若仍逍遙湖上，游倒烟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而伯紹渡江，則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職當先赴符沽，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至杭州，熊汝霖責士英當從，士英無以應，杭州破，士英走錢塘，王師追蹙之，斬其五百級。

魯王監國紹興，張國維首參士英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而依方國安於嚴州，時大鍼投朱大典於金華，士民檄逐之，乃亦送於國安軍，未幾，王師復敗士英兵於餘姚，國安兵於富陽，已士英率眾渡江，窺杭州，復大敗。

三年丙戌六月，王師渡錢塘江，士英、國安計劫魯王來獻，王脫去，阮大鍼同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來降，唐王僧立於福州，士英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

八月，王師討湖賊吳易，并獲士英，詔俱斬之，而野史則云，士英遁至台州，來降於王師，已大兵執唐王於順昌，搜捕扛得士英、大鍼，及方國安父子，方逢年請翊出關為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鍼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屍，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賜兵丁。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王師平南浙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二十日。王師抵鎮江。知府某、推官某、丹徒令某俱死之。巡撫霍達遁。狗常州、蘇州。下之。蘇州在籍論德徐洲、舉人楊廷樞攜一女俱赴水死。而野史則云。廷樞留髮。遁居芝塢。至丁亥始被執。誓血衣以遺其孤。有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日為孟夏之終。方隱遁夫山塢。忽罹陷於羅網。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生平所學。至此方為快然。千古為昭。到底終為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是人臣未竟之志。舉朝所授之恩等語。復賦絕命詩十二章。已見士巴二帥不順命。十二月。斬於松陵之泗州橋上。太倉既下。諸生王湛與兄淳。復舉兵圍城。兵敗。淳赴水死。湛沒於陣。六月。我貝勒留兵二千駐吳門。大軍悉趨杭州。掠嘉興而過。時潞王常澆在杭。撫請命。奉書迎降。錢塘知縣顧咸建。臨安知縣唐自縊。俱被執不順命死。而嘉興紳屠象美等。復集兵據城守。大兵還攻。半月而破。在籍吏部尚書徐石麒死焉。閏六月八日。我兵入吳淞。時吳淞副總兵吳志葵煽惑作亂。王師偵知。遂令偏將率兵二千入據之。七月初四日。屠嘉定縣。在籍通政使侯嗣曾死。之。嗣曾集眾守城。大兵攻之不能下。大雨城壞。遂入之。嗣曾先驅二子元演、元潔、沈後河。乃赴水死。邑人進士黃淳耀與弟淵耀對峙於城西僧舍。舉人張錫眉自經死。妾何抱女赴水死。秀水教諭董用與兄

用廣赴水死。諸生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俱死之。全昌妻亦從死。七月初七日。屠崑山。崑丞閻茂才。遣使迎降。昆民殺茂才。推原任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為主。貢生朱集璜及周室瑜、陶瑛、陳大任等。共起兵據城。參將陳宏助原任知縣楊永言助之。大兵至。詭稱神武新詔至。城門啓。兵遂入。永言道。佐才被執。殺集璜。同門人孫道民、張謙投河死。室瑜與子朝鑣同死。室瑜妻請被執不辱死。胡鑣妻王自縊死。璞自縊死。大任與妻張子思翰皆死之。時以守禦死者。蘇達道、莊萬程、陸世鏗、陸雲將、歸之甲、周復培、陸彥沖、代父死者。沈徵憲、朱國賦、救母死者徐汝、自盡者徐澂。王在中、吳行貞。八月初三日。屠松江府。兵部職方主事章簡、行人李待問死之。先是在籍兩廣總督沈猶龍。與義兵頭目蔡喬據城守。初三日。大兵下青浦。謀至。猶龍猶未信。日西哺。我兵詭稱黃蓋解奸細至。門啓。遂入。時城中已伏內應。兵乍入。城上悉改張大清旗幟。簡、待問俱被執不順命死。猶龍出奔。蔡喬遁入海。華亭教諭陸明永投縊死。御史夏允彝、諸生戴宏、赴水死。徐念祖與妻張、妾子女七人。闔門自縊死。允彝兄之旭。子完淳。後涉吳兆勝之難。之旭自縊。完淳被殺。先是黃蓋兵多以青白布纏其首。大兵效之。潛於城中。至是去布。悉辨髮者。初六日。襲破黃蓋。吳志葵、水師。董投水死。志葵乞降不許。殺之。參志葵軍事嘉興舉人傅凝之投水死。二十日。破金山衛。守將指揮使侯成祖及子士祿死之。松城破。總鎮李成棟以書招承祖。不應。厲志堅守。即妻子亦不令出。城避難。二十日。大兵薄城。城上矢石雨下。兵不得乘。大兵以竹梯援城上。守城兵士用防牌蔽矢。隨登隨斫。既而西北備稍弛。乃以小舟壘城下。蟻附而登。城遂破。承祖及二子俱被執。長子士祿大罵不順命。盡射死。成棟欲降承祖。承祖不從。戮之。成棟稱承祖為江南第一忠臣。特宥其少子。令殮父屍歸葬。破江陰。屠之。先是六月中。諸生許用倡城守。應者數萬人。以陳明遇主兵。徵人邵康公為將。前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不利。乃請故典史閻應元入城主兵事。王師圍攻。堅守不下。八月二十一日。從祥符寺後城入。乃下。用、明遇、舉家自焚死。應元赴水。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敦冠帶自縊於明倫堂。婦與妻王赴井死。中書舍人戚助。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之。城中死者數萬人。時有貢生黃毓祺者。與徐超起兵竹塘。以應城內。城陷。兩人俱逸去。明年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被執論死。毓祺又逸去。獲於江寧。臨刑命取襲衣自斂。跌坐而逝。十一月十三日。破崇明。先是九月中。成棟督兵渡海。攻崇明。不克。引還。至是入之。初我兵之下杭州也。王師遣道官吏。招撫浙東郡縣。其先後失事死者。杭州在籍同知王道煇投縊死。山陰在籍蘇松巡撫郝彪赴池水死。在籍左都御史鄭宗周不食死。行人陸培自縊死。海寧舉人祝淵投縊死。會稽諸生王毓著先道宗周書云。願先生早自決。無為王炎午所弔。隨自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袖石自沈死。周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濤湧岸上。冠履不失。山陰朱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而二年乙酉閏六月。起兵江北徽州者。則有左僉都御史金聲。聲聞南都陷。集義於徽之績溪。分兵扼六嶺。在籍山東巡撫寧國邱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貴池副榜吳應箕等。多應之。唐王授聲以僉都兼兵侍。總督諸道軍。拔旌德、寧國、諸縣。九月。御史黃澍完髮來歸。聲信之。遂為內應。城破。聲與門人江天一同就執。行至某所。天一笑謂聲曰。一泓清絕。尚足怡人意。欲聲同盡。

一月唐藩弟聿錫浮海至廣。閩中舊相蘇觀生、何吾驥、與布政使顧元銳、侍郎王道華、會道唯、奉王監國。僧改元紹武召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為總兵。時永明已自立於肇慶。使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至廣曉譬倫序監國先後。觀生殺耀於市。嘉謨亦死之。觀生遂率兵而西。職方主事陳邦彥、自廣至肇見永明王。王以東事為問。邦彥曰：彼強我弱，以戰則非計。彼曲我直，以和則非名。北師已迫，觀生若懼，當求和於我。如其不然，粵東十郡，我據其七，而使其三代我受敵，不亦可乎？既而巡撫林佳鼎與廣州將陳際泰戰於三水，際泰敗。既與林察戰於海，佳鼎故粵中監司，與察同姓相善，察因使四姓盜偽降迎佳鼎。佳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全軍俱沒。佳鼎赴水死。肇慶大震，而廣州大援至。成棟襲之，用惠潮符印，為文書給廣州報平安。故觀生不設備。十五日，成棟令前軍效廣軍裝束，直抵城下。是日，觀生方隨聿錫視學，或報大兵圍城。觀生猶以為海上盜也，叱而斬之。大兵入東門，觀生始倉卒召兵，不能集。城遂破。聿錫殺觀生，周益遠等二十四王皆及於難。祭酒梁朝鏡自刎死。太僕卿霍子衡與妾莫氏、子蘭、應芝、子婦梁氏、徐氏、區氏同赴井死。時有梁婆者，妄人也。觀生每才之，用為吏科給事中。至是，觀生走問計。婆曰：死爾復何言？觀生入西房，鑿入東房，抗吭氣湧有聲。觀生以為鑿死矣，乃自縊。明日，婆獻觀生屍來降。吾驥、應華、元銳等俱降。二十三日，成棟別遣兵狗南韶，而親下肇慶。二十五日，報至肇慶。王上西峽。四年丁亥正月，奔梧州。走平樂，成棟入肇慶，別遣副將楊大福、張月、狗高、雷廉三府，而自率兵趨梧州。二十九日，一鼓入之。巡撫曹煜降。王走桂林。時南韶二府亦報捷。乃別遣副將取瓊州。時丁魁楚在岑溪，成棟使杜永和襲而殺之。藤江遂下。平樂、高雷、廉俱報捷。廉州推官張孝起謀與復，兵敗，妻妾俱赴海死。孝起、羅軍中後成棟叛，擢孝起巡撫其地。成棟敗後，廉州復失。孝起死之。四月定瓊州，方警報之。至也。王震恐，適武岡鎮劉承允兵至全州。王遂奔全，而以羅式相守桂林。大兵薄桂林，式相與總兵焦璉力城守。承允奉王赴武岡，以三千人援桂。乏餉，璉、桂林垂破。會給事中陳邦彥在高明，聞桂林圍急，乃走說甘竹灘盜魁余龍、乘虛襲廣州。巡撫養甲飛檄召成棟於桂林，揚言順道徑取甘竹。龍聞急歸，而桂圍亦解。於是邦彥起兵高明，陣子壯起兵九江，都督師連起兵花山。張家玉起兵東莞。粵東大擾。未幾，張家玉於龍門，戕邦彥師，連於清遠。破子壯於高明，粵地復定。

魯藩據浙東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之子遵謙，殺我招撫使於江上。與張國維、方逢年等，迎立魯王以海於台州。在籍大學士朱大典亦上表勸進。即日移駐紹興。國維、逢年、大典俱拜大學士，封方國安、荆國公。守嚴州。張鵬翼、永豐伯、守衢州。遵謙、義興伯、王之仁、武寧伯、國維、督師江上。子世鳳為平南將軍。七月復富陽。八月復於潛。十月，王師至固安。國維率王國斌、趙天祥、禦之。戰於草橋門。天大風雨，火炮弓矢不得發。急收兵，故不甚敗。會唐王自立於閩中，頗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下令返台。國維馳疏閩中，言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孫臣庶，所宜同心并力，共圖興復。成功之後，入關者主，且監國當人心。渙散之日，鳩集為勞。一旦南拜正朔，鞭長不及，悔莫可追。疏上乃止。然浙閩自是水火矣。自草橋門敗後，

諸將無敢復言戰者。王之仁上疏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帥所部沈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年丙戌三月一日，我兵開堰入江。國維之仁統水師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國維遂同諸軍渡江圍杭州。不克而還。四月，我兵勒屯兵北岸。以江洲可試馬，川大炮擊南營。方國安軍尉皆碎。國安曰：此天奪我食也。遂欲投閩。五月二十七日，拔營走紹。劫王南行。二十八日，江上各營，聞報俱潰。走避謙入海。國維振旅追。六月一日，大軍畢渡江。禮部尚書余煌、衣冠赴水死。國安決計獻監國來降。遣人守監國。會守者病，監國得脫。登海航。命國維、邊防四邑。國後舉。二十五日，大兵入義烏。或勸國維入山。國維曰：僕天下事者，文山壘山也。赴池水死。兵部侍郎陳南輝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大理寺少卿陳潛夫、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袂沈河死。兵部主事葉汝衡、妻王氏同赴水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難髮死。鄭之尹赴水死。諸暨諸生傅日炯、山陰諸生朱璋、赴水死。蕭山諸生楊雲門、自縊死。鄞縣諸生趙景麟赴池死。浦江諸生張君正自縊死。瑞安諸生鄒欽、永嘉諸生鄒之琦、赴水死。我兵至金華。朱大典厲兵固守。我兵以紅衣大炮破之。大典闔門自焚死。西席武進鄭亦與其難。張鵬翼守衢州。副將秦應科為我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晉平王皆被殺。巡按兼視學政王景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殿忠皆自縊死。江山則知縣方召死焉。餘皆望風迎附。兩浙悉平。方國安、方逢年、蔡髮來降。八月，誅之。延平城下，王南奔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護王航海至舟山。舟山守將王斌卿不納。王浮海至廈門。鄭芝龍已降於我。乃走南澳。四年丁亥，王命鄭彩、王大振、阮進、張名振等，共討殺斌卿。時閩中舊相張肯堂，以私財募兵海上。王貽書肯堂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共事。五年戊子，大學士劉中藻、侯福寧州、與平夷侯周崔芝相犄角。連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溫台響應。六年己丑，王還舟山。以張肯堂為東閣大學士。八年辛卯，王師破福寧州。中藻敗。兵部右侍郎林汝霖、員外郎林奎、沒於陣。閩中所復州縣，相繼俱失。福安破。大學士劉中藻、衣冠坐堂上。為文自祭。服金屑死。與化破。大學士朱繼祚、參政湯芬、給事中林耀、知縣都廷諫、死之。海澄破。知縣洪有文、死之。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鄭正、御史林逢經、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妻李氏同難。建寧破。守將王祈自焚死。台州破。守將知縣沈履祥被獲見殺。王師遂逼舟山。王復航海。令肯堂城守。城破。肯堂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自經。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吳鐘繼、吏部侍郎朱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朱萬年、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錦衣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王航海之明年，兵部侍郎沈廷揚督舟師北上。福山被獲，死之。向中被執。我帥呵之曰：聘不至，捕而至，何也？向中對曰：向則辭官，今就死爾。大兵至寧波。鍾繼渡海入昌國衛之文廟。抱孔子木主，積薪左廡，自焚死。永祐被執，請為僧。不許。殺之。名揚、名振弟、抱母范自焚。朝相聞城破，護王妃陳氏、貴嬪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開國之

母燕及明樞之妻皆自盡十一年甲午鄭成功奉王居金門初至禮待甚恭既益懈王積不能平成功銜之未幾王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

益藩援湖東附傳

益王名山本封建昌兩郡繼沒郡紳勸王舉兵郡儀賓諸生鄧思銘言王身兼臣子宗社傾危豈容坐視因首建義兵之議以贖財者助餉負才者參謀有勇者出戰王大感動然年少柔仁不習武事乃悉以職守機宜委郡藩永寧王慈炎及羅川王某主之於是羅川王與東鄉艾命新艾南英謀因以書約諸紳士同仇共義募集劉琦楊嗣龍僧丹竹等三十六人就南英家插血誓盟得義勇七八千人王謝二紳各捐貨助餉兵勢稍振時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也時有保寧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王倚信之而保寧私與我將王體忠通約為內應王不知也雲南總兵趙印選以象兵赴援南都不及而反路出建昌王留之助戰戰初合保寧從陣後以火箭傷象兵遂潰王奔旗塘佛舍已歸唐王於福州福州破被執見殺永寧走寧都遂入粵招蕭閩兵與復先一日蕭閩總帥紅日臨其門翌日而永寧至以為吉徵遂與同事提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及進賢縣先是永寧之走寧都也羅川與艾命新拔撫州而不能守退師許潯招集貴東安仁兵近二萬永寧復撫建羅川率兵來合約分道進援江省會粵兵與羅川兵爭會羅川亟出止之流矢中其喉而卒永寧以糧餉不繼棄進賢守撫州我將王得仁率兵圍之糧復置將退保建昌為得仁追獲死焉

甲申之變原任福州知州揭重熙同副總兵洪日升起兵勸王至南京授吏部考功司主事以報歸順治三年乙酉南京破江省亦入版籍重熙復招集鄉勇徐組毅萬民望王宏等起兵湖東會益藩兵起重熙走謁請急臨省會事不果我將王體忠固建昌重熙提兵來援戰於許潯而敗吏部主事王兆熊勸之既以會櫻薦唐王復授重熙考功員外兼兵科給事中從傳冠辦湖東兵事又令原任翰林院檢討傅鼎銓以原官兼兵科給事中統義師由泰寧出關召募瀘溪告急冠不能救重熙勸冠去兵事專委重熙永寧既敗重熙復趨福州統諸將進克金谿復撫州有衆十萬據開授右僉都御史代劉廣允巡撫湖東以諸將進止不協退保瀘溪與我兵戰於銅蒲隘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捷三年丙戌八月福州不守鼎銓往寧都借兵於田海忠不應因集鄉勇復宜黃駐兵於樂安重熙聞王師入關提兵援福州聞王赴贛州倍道趨贛為我兵掩擊大潰急收散卒還攻撫州破之而中軍洪深亦沒於陣兵士僅存千人乃退次王洞開行至安東金貴諸營令聯絡以待而身為日者裝入南昌以視虛實五年戊子金聲桓以南昌叛首迎重熙鼎銓而兩人殊不欲駐省諸任閩事我諱固山園南昌重熙赴粵求援鼎銓兼督兩軍與張自盛合營援南昌敗於三江口重熙至肇慶永明拜重熙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兵未及歸而南昌破沿途召募猝遇我兵戰於程鄉大敗監軍桂泓陣沒重熙身中三矢僅免金王死其故將張自盛洪國玉等聞重熙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大集駐寧都石城開而鼎銓被內召不願往請再舉終江事重熙亦疏留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鼎銓隨令監軍陳化龍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

會同駐徐博七年庚寅重熙以張自盛駐閩赴其軍約廣信曹大鎬並進甫入閩界我兵圍之數重重熙分部諸將戰數合伴北引我兵入伏中前後夾擊大捷遂徇諸郡邑皆下之進至撫州幾獲我帥八年辛卯鼎銓至廣信張村為我守將所執江撫夏一謬論之使降不應令以書招重熙不可八月五日見殺搜其篋先置木主書死年而空其月日自盛掠邵武戰敗被執重熙乃率數十人赴大鎬於百丈橋適大鎬還軍鉛山重熙至惟空營我兵偵得率衆圍之射重熙中項執至建寧日求死十一月三日戮於南街市口未幾曹大鎬亦敗都昌督師余應桂亦以是歲亡江西之兵遂盡應桂者都昌人萬曆己未進士嘗為御史疏劾周延儒有直聲累官兵部侍郎金王之亂起兵都昌率舟師援會城敗於落星湖已復傾貲募衆而南昌已平我將帥楊捷以步騎奄至城下被執及子諸生顯臨中軍帥師俱死之

三藩紀事本末卷三

楊劉萬殉難

崇禎甲申闖賊破京師江西在籍翰林院修撰劉同升聞變痛哭幾絕撤告江西十三郡紳士舉義復仇編案別邱壘而出至南昌遇賊方主事楊廷麟大集紳士於澄臺祠為懷宗發喪涓吉誓師進發福王立授同升左中允廷麟左庶子俱辭不拜唐王立於福州擢同升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廷麟以東開大學士召廷麟以國破君亡儉安海甸為非計辭不拜與贛撫李永茂及同升共舉義旅會粵東有人衛兵三千過贛即疏留之立忠誠社於贛州招致四方之士於是王其弼其隆劉明保彭日趨等各率家丁自贛糧入社立功者幾二萬人廷麟乃大享士於城西率兵收萬安抵泰和復吉安全郡乃奉表迎唐王赴贛順治二年乙酉十一月李永茂以憂歸而萬元吉以總制七省至贛與同升廷麟同心規畫時永寧王已復撫建約同下省而同升已病未幾湖東告潰十二月同升卒於粵都事以不果初元吉佐楊嗣昌史可法兩閣部軍與江西總兵金聲桓素善聲桓收江右以書幣招元吉元吉辭以各行其志聲桓勿逆也至是元吉主撫金以恢復因移書聲桓聲桓頗心動而未決三年丙戌三月吉安守將胡長隆遠元吉節制為我將柯永盛所敗吉安復失元吉走皂口欲赴水永豐令林全春亟持之乃還保贛州我兵尾之拔萬安途聞聲桓聲桓聞遂絕給事中楊文薦者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願留共城守元吉賴之先

是正月廷懸招降嗣寇得四萬人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者四營之一驍勇善戰賜名龍武新軍元吉倚之而蔑視雲南廣東諸軍諸軍解體五月江西巡撫劉遠生行張琮來援戰於梅林而敗龍武新軍亦敗於梅林於是援兵皆不敢前元吉苦客將不用命且出掠為民患乃謀練士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我兵移下沙然元吉御兵士嚴刑威不少假貸故兵士不樂為之用贛國久王賜郡名忠誠加元吉兵部尚書文薦會都御史六月李永茂道副將吳之藩以廣東兵五千至七月吏兵兩部尚書郭維經奉命總理江西湖廣軍事與御史姚奇允沿途募兵得八千人至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率兵三千至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魁楚亦遣兵四千至軍聲頗振諸軍皆欲戰而元吉欲俟六軍至共擊是時中書舍人來從譚募砂兵三千吏部主事裴葵兵部主事黎遂球募水軍四千皆屯南安不敢下兵部主事王其引謂元吉曰水師難明受海盜也祭器難至且今水涸舟行為難豈能如約不聽八月大軍開水師將至即令兵士夜截諸江焚巨舟八十明受遁於是諸營皆散去元吉弟六吉調廣西狼兵八千至南安亦不戰潰已聞唐王被難汀州全城震索十月天霧雨雪我兵乘夜上城城破元吉率士巷戰巷門出至東關歎曰大事去矣投贛江而死廷麟死於清水塘我將賈熊歎為忠臣以四扇門為棺瘞之東門之外維經與奇允同縊於雙峨寺湖西兵備愈事加太常卿彭期生衣冠自縊職方主事周瑚被獲磔死連判王明汲編修兼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魏葵戶部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引同弟其隆黎遂球柳昂魯魯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袁從譚劉孟鈞劉應試推官署府事吳國球監紀通判郭寧登訓導徐君鼎都督僉事劉天驄臨江推官胡縝贛縣知縣林逢春皆被戮邑人河南同知盧觀象盡驅男婦入池乃自沈死馬平知縣謝讚與子允縊姪允斗衣冠自縊舉人劉日全同母妻子姪弟婦同日自盡薦授萬州判官周世光攜幼孫同虛觀象赴池死世襲衛千戶孫經世同弟緯世縊世閻門自焚死監紀軍務聶邦晟同子士燾士煥妻劉閻門死貢生楊萬言同妻子赴池水死庠生郭其昌同妻范號泣三日死董續卿同子麒兆正宸正朝俱死之謝明登同妻羅子佛生赴池死馮復京同妻張對縊死余學義母周先自縊學義同妻鍾子婦邱二孫赴水死楊麗天同妻赴清水塘死金之杰巷戰殺數人攜妻赴水死王統王純縊於文廟周葵陳君猷積薪自焚死鄉約謝明登同妻楊赴井死等郡訓導胡董明被執見殺寧都會嗣宗楊燧俱自經死書工趙廷瑞赴水死織人熊國本赴義忠誠社至是被執贛令舉人也叱之曰爾織人何知義國本曰織人不知義舉人願當為不義耶引出斬之參將陳烈其弟降於我烈奮勇疾鬪至是被執其弟勸之降不從乃殺之其以流寓同難者廣東提學道符適中同兄述中新喻進士萬發祥廬陵庠生段之渾新喻庠生蕭瑛

金王之亂

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衛籍王師平遼東全家被俘獨聲桓跳走入關王得仁闔部裨將驍勇善戰軍中所稱王雜毛者也聲桓性沈澁善持兩端以軍功累官總兵都督同知隸左良玉後軍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左夢庚率之來降命與闔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未幾聲桓矯殺體忠以得仁代之江右既平聲

桓自以為不世功且夕望侯及收江疏還僅授副總兵而得仁銜不列得報氣沮招撫孫之獬至南昌聲桓所置將吏漸有更易江撫李鳳翔繼之益加裁制聲桓心快快聲桓常師事維揚僧德宗德宗每奇聲桓嘗指聲桓背曰勉旃二十年江右福力變紅頭蟲此其候也及是果若紅纓建牙江省益尊信之德宗每為聲桓言勸其改圖南昌胡以寧在聲桓幕中言如德宗指胡濟陳大生等各緣以迎合聲桓又說知得仁所居故宜春王第每後堂張宴自着明衣冠令優伶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諸客聞之益心動先是福州之破仕闖者或有空頭救割持歸至是因緣開露且言唐王尚在二帥聞之益自喜且負江撫李鳳翔死章於天代之遇諸將益倨索賄無厭足一日宴於藩署席地鋪氈文吏皆坐氈而聲桓得仁顧坐氈外得仁有忿色於天嘻笑顧視曰王總兵欲反耶宴歸二帥恥甚四年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往建昌於天又遣人索賂累餽得仁怒裂眦大有惡言八月歸自建昌勸聲桓速舉事而聲桓以前遼東被俘妻子留京未歸又胡以寧新亡遣人往湖南說知何騰蛟為我兵所敗遲疑未發巡按董學成至有以二家陰事告者學成揚言欲奏聞而陰索得仁賄並其侍兒得仁恐以侍兒予之則居家狀泄有驗堅不肯予時幕中諸客詭言唐王在五子寨二帥即遣客往探唐王寇耗客即假唐王命封聲桓為鎮江公得仁為維新侯二帥大喜過望五年戊子正月章於天忽率數騎出瑞州捕掠諸富室或告得仁曰此非為索賄賂也前聞有滿騎數千不知所往或徑往贛州約同韓撫會議而後發發則須搖公等得仁大懼適聲桓妻子還自燕聲桓乃召胡濟等入議遣人以誓約山東河南並發得仁提兵出建昌合揭揚諸部然後舉議既定或說得仁曰聲桓疑而多詐脫中變而公顧居外且奈何不若坐據省會仗劍投袂為必不可遏之勢脅聲桓聲桓不敢不從但貴神速耳得仁大喜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董學成官署時正月二十六日夜漏下三十刻矣翌日癸亥七門不啓得仁躬披甲往縛學成赴聲桓署白狀聲桓蒲伏問故得仁曰詔云然何敢後也聲桓唯唯得仁即前為聲桓割髮以聲桓令箭傳示諸協悉去辭出示安民稱隆武四年即日絞殺學成及副使成大業軍民戴滿帽者輒射之城中委棄纓笠積如山阜得仁遣將擒章於天於江中聲桓首迎在籍開臣妾曰廣入省諸金弟族皆為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為兵部侍郎聲桓幕客黃人龍為總督二人各開幕門如市初聲桓誅體忠後謀皆與得仁合及是各自為功所樹吏率分東西府嫌隙始開二月朔得仁提兵下九江胡濟說得仁宜乘破竹之勢疾趨建業下流猝無備必舉建業舉則竟豫響應率兵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而聲桓聞捷輒召得仁還得仁以濟謀告聲桓衆皆主之獨黃人龍不可曰贛州居省上流文武皆在焉宜先定贛不然且擬我後聲桓從之立議取贛聲桓得仁偕行而以宋奎光守南昌兵圍贛州城固不可克聲桓乃令得仁往縱章嶺上下而自引兵臨贛依維留時南中頗水歷年號至乃遂稱永歷四年聲桓遣書廣督李成棟共與復成棟遂叛拜表粵東迎永明王駐肇慶王因實封聲桓為昌國公得仁為新喻侯師留贛且老省內虛四月大兵入湖口五月朔破九江僞守將吳高遁二日下南康僞守將白之奇潰七日千騎至石頭猶不意為我兵也見紅纓白帳始色駭明日鐵騎滿西山矣我固山譚泰先從東入破饒州饒州僞將潘永福遁王師尾之至南昌而令偏將自海

入搜麥源青風諸道。薄西山。故未下營。血刃已數百里。大兵圍南昌。聲桓兄成功約降於我。奎光謀殺我之。得仁部將賈聲。聲桓部將楚國佐。以其軍叛。奎光追及。復殺之。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盡土塞之。得不破。旋出神鎗大箭。焚我攻具。我兵少卻。報至。聲桓得仁。大懼。撤兵急回。聲桓掩擊。亡其大半。十九日。聲桓僞先鋒劉一鵬。與我戰。獲大炮三。得仁繼至。聞前捷。即氣揚甚。不執馬而馳。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即氣索甚。盡撤城外屯兵入壁。金部僞將郭天才爭之不得。自扎黃泥洲為犄角。天才所統盡川卒。精銳無敵。先提偏師入闕。不克歸。我兵已圍南昌矣。天才三戰三捷。我兵頗憚之。宋奎光單騎渡江。按行地利。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汶。以達偷路。天才請大舉逐我兵。皆不聽。專主堅壁。我兵雖勝。每慮得仁襲之。軍中常夜驚。王雜毛來也。久之。見城中終無出兵意。乃用鎖圍法。東自王家渡。西自羅山。南自羅山。北自羅山。掘壕載版起土城。自是內外耗絕。設南昌令於白茶市。新建令於蛟溪。徵役索賦。安坐而制其斃。得仁自亡軍後。不復親督陣。方安武都司女為繼室。結飾親迎。金鼓喧雜。我賊者望而大駭。莫疑為王雜毛妻婦也。十月。郭天才亦撤軍入城。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兩帥情寔。盡為我得。我因得以餘暇。收郡縣。西南遂僞守張祥。西北僞守鄧雲龍。東南僞守傅鼎銓之援師。北戕余應柱。於都昌。劉斯棟於梓溪。東收徐光程。西破丁家塘土寨。聲桓聞之。惟嘆嗒悼而已。十有二月。我師再乘城。山東人全時鳴。令以鐵網籠之。鐵鈎曳而傷之。損傷過當。六年己丑正月。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偏裨某約來降。譚固山因以厚陣伴攻得勝門。炮聲聞三百里。兩師齊師赴焉。而奇兵已從進賢門梯而上。城遂陷。聲桓赴池水死。得仁陣斃。宋奎光、劉一鵬、郭天才皆被執。不順命死。姜曰廣赴僕家池死。得仁突得勝門。三出入。與譚固山馬首相值。譚不知其為得仁。得仁亦不知其為譚也。初。聲桓之志堅壁也。以待廣師之援。而吳尊周所草乞師表文。但陳勝狀而不告急。既聞江事危急。乃遣李赤心由袁吉。李成棟出南雄。會南昌。赤心逗留不進。成棟敗死信豐。遂以不救。

王師南征

順治四年丁亥三月。我大清命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等。率兵下湖南。定興伯何騰蛟與總兵郝永忠。退保衡州。張先璧走寶慶。四七字。湖北巡撫堵允錫走永定衛。王有才、馬進忠等。走五溪山中。五月。大兵抵衡州。永忠北總兵黃朝宣等被擒。騰蛟退保永州。從者惟滇將趙印選。胡一青等數人。八月。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總兵劉承允收績來降。永明王走靖州。由登道以達柳州。士司覃鳴珂。與守道龍友明相攻。遂陷柳州。矢及王舟。中王走象州。時大兵已定湖南。永州亦破。騰蛟與永忠。盧鼎。俱入桂林。與留守羅式相議分地給諸將。俾自為守。式相督焦璉復陽朔及平樂。陳邦傳復潯州。合兵復梧州。粵西尙稱全土。王回桂林。五年戊子二月。大兵入粵西。永忠潰於興安。返入桂林。大掠三月。大兵至桂北門。垂破。聞金聲桓反於江西。乃退入楚。五月。騰蛟復全州。六月。成棟以粵東叛。歸於王。王封成棟惠國公。聲桓探國公。一云昌國公。王得仁。修養中。杜永和等侯伯有差。成棟子元允為錦衣指揮使。王返肇慶。騰蛟復督師出湖南。由永入衡。允錫亦以忠貞營自常德趨湘潭。十月。成棟犯贛州。先是

江西悉反。惟贛州為我將高進庫所守。聲桓攻之不克。乞師粵東。成棟援之。戰不利。退屯南康縣。六年己丑正月。大兵破南昌。俘金王。下湘潭。執騰蛟。二月。成棟敗於信豐。騎而渡河。馬蹶墮水死。事聞。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駐廣州。代成棟。羅成耀守南雄。大兵由湘潭薄衡州。允錫敗。衡永俱不守。十二月。我平南王及嗣靖南王耿繼茂下廣東。羅成耀道。南雄不守。七年庚寅正月十四日。下韶州。王開廣關失守。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允守肇慶。二月。大兵圍廣州。調神帥陳邦傳及忠貞營高必正東援。邦傳故與元允有隙。意在修怨。又誠必正等之屢擾其境也。陰令副將姚春登等連結土司。會李來亨等調兵土司。遂相仇殺。必正怒而歸。忠貞營者。成孽餘黨。允錫所招撫者也。時散處資橫間。故邦傳惡其擾。時李赤心已死。故必正領其營。邦傳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以城守久。進永和為侯。元允弟建捷。力戰有功。封安南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築兩翼。附於城外。為砲臺。水環其下。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永和偏將范承恩為內應。決砲臺之水。大軍藉薪登渡。遂得砲臺。十二月二日。城破。永和由海道奔瓊州。建捷奪圍至肇慶。邦傳潰於三水。而我定南王亦已入全州。五日。破桂林。邦傳聞桂林破。遣兵邀劫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許王鳳等。王跟踏奔南寧。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八年辛卯。大兵取肇慶。元允建捷奔南寧。會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內閣嚴起恆等。元允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所。不順命。令作書招杜永和。亦不從。與弟建捷。俱斬於市。九月。陳邦傳叛。降於靖南王。報至南寧。王震怒。議奔廣南。後軍印選。一青之師復敗。與大兵相去不五十里。王還由水道走土司。抵瀨瀾。轉入羅江土司。次龍英。至廣南。歲己暮矣。時可望已受秦封。遣人來迎。九年壬辰二月。可望遷王於安陸。改名安隆。大兵取瓊州。杜永和來降。

何騰蛟殉楚

崇禎癸未。起何騰蛟右僉都御史。代王聚奎巡撫湖廣。初。騰蛟為南陽知縣。數摧賊鋒。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阜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後以部郎出僉懷來。髮歸。起淮徐兵備。復平土寇。至是。遂有是擢。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自立於江南。詔至。良玉時在漢陽。有異言。騰蛟赴良玉軍爭之。而良玉參軍盧鼎亦言於良玉。乃開讀如禮。八月。王加騰蛟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乙酉。南京有北來太子事。良玉遂舉兵東下。邀騰蛟與俱。不可。則盡殺城中人。以劫之。騰蛟急解印付家人。速走。將自刎。為良玉部將擁去。舟至漢陽。騰蛟乘間躍入水中。漂十餘里。遇漁舟。救之。起。則關壯繆廟也。而所遣家人。懷印者亦在。相視大驚。遍覓漁舟。已不見。蓋有神靈云。騰蛟乃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屬吏。痛哭盟誓。權令堵允錫攝湖北巡撫。傅上瑞攝湖南巡撫。章曠為總督。監軍。周大啓提督學政。嚴起恆衡永道。督二郡軍食。吳竹錫以長沙推官攝柳桂道。隨道曠調。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允等兵。先後俱至。而良玉已死。五月。唐王自立於福州。王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死。兵將劉體仁。郝搖旗等。親望無所歸。騰蛟遣部將萬大鵬招之。搖旗等大悅。與大鵬俱至長沙。騰蛟聞賊無慰。於是蘭養成。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二十餘萬。軍聲大振。既而自成部將李錦。高必正。率衆逼常

德勝蛟命允錫撫之亦來降於是自成餘黨悉歸騰蛟一時詫異事而騰蛟上疏止言元兇已除宜告郊廟不言己功唐王大喜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規取兩江於是騰蛟部署降卒參以舊軍乃題授黃朝宣張先登為總兵官劉承允李赤心即李錦郝永忠即郝德袁宗第王進才及董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九成盧鼎並開鎮湖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丙戌正月騰蛟拜表出師李赤心敗於湖北騰蛟威望自此損已而唐王死於汀州騰蛟聞之大慟永明王立以騰蛟為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亥大兵逼長沙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盡失時守衡州者盧司而張先登率兵突至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登遂挾騰蛟走祁陽趨辰州騰蛟脫返赴永州甫至而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侍郎嚴起恆走白牙市大兵遂平衡永於是前所置十三鎮者皆起而為盜未幾部將周金湯復永州六月騰蛟在白牙市諸將皆不用命劉承允由小校騰蛟薦至大帥封定興伯尤忌騰蛟於是騰蛟與為姻姪王進安國公助上柱國而承允益驕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騰蛟固無如承允何也於是騰蛟無兵王命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八月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永亦再失王由柳州將返桂而城中惟焦璉一軍兵居甚騰蛟率印選一青入助會盧鼎亦以兵至桂林乃安戊子正月加騰蛟太師爵世侯二月郝永忠趙印選兵大掠桂林大兵偵知直抵桂北門騰蛟與璉一青分門拒守大兵乃還三月李成棟以廣東叛歸於王大兵暫回於是騰蛟復全州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復永州職方主事李甲春復寶慶諸將復衡州馬進忠復常德騰蛟議進兵長沙適李赤心自夔州至督師堵允錫令進忠以常德讓赤心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諸將皆空城走騰蛟聞之大駭己丑正月擄吏卒三十人邀赤心赤心至湘潭見空城也不守去騰蛟入湘潭大兵見騰蛟入空城遣徐勇入之勇故騰蛟部將勸騰蛟降騰蛟不從乃擁之去絕粒七日不死乃殺之騰蛟所居有神魚井井故無魚也騰蛟生魚忽滿井皆五色騰蛟既遇害井魚亦空

聖式相殉粵

順治二年乙酉八月福王起原任戶科給事中聖式相為應天府丞旋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儒巡撫廣西時靖江王亨嘉據桂林式相與焦璉定計令思恩參將陳邦傳以兵攻桂林破之王被擒殺於福州九月唐王死於汀州式相與魁楚奉永明王由榔監國肇慶王拜式相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兵部事十月王聞贛州破將趨梧州式相爭之不能得十一月唐王弟聶鐔據廣州總督林佳鼎敗沒式相視師峽口四年丁亥王師破廣州入肇慶途過梧州巡撫曹煜降遂襲平樂王將奔全州式相疏言王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言甚切至王不聽遂奔全州而進式相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三月大兵薄桂突入文昌門登城樓以瞰式相著援將焦璉拒戰甚力式相亦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援兵索餉而譁式相括庫不足妻邵捐簪珥助之故人無叛志既而主客兵不和璉兵謀而去城幾破矣會陳邦彥攻廣州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於是焦璉復陽朔平樂陳邦傳復潯合兵復梧州王聞捷封式相臨桂伯璉新興伯除進

秩有差十一月大兵自湖南逼桂林式相與何騰蛟拒卻之五年戊子二月郝永忠駐桂林與團練兵相惡盡破水東十八村既與大兵戰靈川而敗復大掠殺太常卿黃太元諸將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如洗大兵聞桂林有變急來襲騰蛟拒戰獲全閏三月李成棟據廣東來歸請王赴廣州式相慮為所制急爭之乃駐肇慶成棟具疏言式相擁戴元臣不宜久在外王召式相式相以國事讓成棟願留桂十一月永州衡州寶慶和繼恢復式相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以圖出楚不聽六年己丑正月何騰蛟被執於湘潭二月成棟敗沒於信豐王命式相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軍馬我朝亦遣查招式相式相不從七年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羅成耀遁韶州亦失九月全州破趙印選在桂林胡一青王永祚在榕江皆惶懼不敢出大兵遂入嚴關十月榕江不守十一月諸將皆逃城中無一兵式相端坐府中俄總督張同厥自靈川回入見式相誓同死因俱就執幽之民舍兩人賦詩唱和閏十一月殺之風洞山下故給事中金堡時已為僧名澹歸上書定南王請收瘞式相同厥不報吳江楊執收而瘞之北門之園

孫李構隙

崇禎甲申張獻忠盜蜀借號順治三年丙戌我肅王西征殺獻忠於西充縣之鳳凰坡其黨偽平東將軍孫可望偽安西將軍李定國偽撫南將軍劉文秀偽定北將軍艾能奇偽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呼集偽衆奪重慶府殺平蜀侯曾英四年丁亥春由遵義入貴州時雲南土司沙定洲作亂據雲南省城黔國公沐天波出奔永昌定洲追之聞兵巡道楊長知據楚起兵討賊乃留圍楚雄不能克可望在貴州聞滇亂策應趨滇三月二十八日屠普益州明日屠曲靖定洲急收兵還阿迷與可望遇於乾花口接戰大敗遁去可望遂取雲南右僉都御史宗室壽錕以永明王命募兵雲南為可望所繫脅降不從被殺巡按御史羅繼祖死之可望遂引兵而西遇長知於祿豐縣畏知迎戰大敗被執不屈許以其獎明室長知乃降可望兵至大理遣人往永昌招天波並索道府印署府篆通判劉廷標署道篆推官王運開成曰印往則我亦降矣乃相繼自縊運開弟運閔赴水死天波降於是可望自稱平東王以劉文秀等守雲南可望自滇回黔執總兵皮熊而釋之初可望赴滇熊由平越收兵復貴州可望回熊不能禦走清浪衛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可望既至黔設官鑄錢造符救謀僧大號而定國文秀等故等夷各自稱王不相下定國尤強悍議頗不合六年己丑春可望杖定國於演武場以威衆孫李之隙自此始既而定國率兵征沙定洲獲之於湯嘉賓斬之兵益強可望不能制稱帝之意始洎時永明王自立於粵東已四年矣可望苦無以制其下願奉朔來歸因道楊長知入粵時武康伯胡執恭屯泃州城知可望強徵藉為援長知至則大喜遣婦册封可望為秦王而長知至肇慶見王道可望歸順意為請封大學士嚴起恆都御史袁彭年科臣金堡等執不可長知言可望兵力強藉以為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楚南督師堵璉錫亦以為請乃議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尤錫會賜空敕得便宜從事遂矯命改封可望為平遠王使至可望先受秦封不受命遣人至梧州問故王始知矯詔事馬吉翔請封可望為激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嚴起恆與督師尚書楊鼎和科臣劉堯珍抗疏力爭議遂疑七年庚寅十一月大兵破廣州

下桂林。王走南寧。事益急。乃遣編修劉蔭封可望為翼王。仍不受。時艾能奇已死。可望并其衆。益強。八年辛卯。可望遣賀九義張勝張明志赴南寧。索沮秦封者。九義遂殺鼎和於崑崙關。殺起恆而投之水。屍流三十里。虎負之登岸。乃收瘞之。并殺堯珍及吳霖張載述等。霖載述未嘗沮秦封。以會勅主秦封者。故殺之。於是真封可望為秦王。畏知見九義凶悖。痛哭入朝。疏其擅殺大臣罪。請誅之。王因留畏知入閣辦事。可望聞大怒。遣鄭國執畏知歸。畏知望見可望。即大罵。以頭頓擗可望面。可望遂殺畏知。定國文秀素與畏知善。聞畏知死。益切恨可望。是時大兵日逼。南寧不守。九年壬辰春二月。可望乘間遷王於安陸。先是大兵已取湖南。定兩粵。定南王孔有德提兵入黔。定國禦之。連破靖。沉武岡。入桂林。當是時。定國兵力甚不復。可望約束。可望忿甚。已戰於衡州而敗。可望使人召之赴沅。議事。將因其敗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遂入粵。初。可望遣雙禮邀定國。為定國所敗。擒而釋之。故雙禮傾心定國。十年癸巳。可望自率兵追定國。猝遇我兵而敗。歸則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王處定陸。勢日窮促。知可望與定國有隙。乃與大學士吳貞毓謀。先以計遣可望腹心文安侯馬吉翔往南寧。祭陵。乃遣林青陽充使封定國為晉王。趨使來迎。定國奉檄。感激涕泣。然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輕發。一日。劉謙新自定國營過南寧。見吉翔語及定國受救。吉翔大驚。遽開之。可望。十一年甲午。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陸。索首事者。熱開臣貞毓。極刑拷掠。貞毓曰。凡事宰相主持。我約李定國討孫可望。是定。諸臣無與。而吉翔已報坐十八人。某主謀。某草敕。羅織成案。於是主事張鶴。太監張福祿。全為國。凌遲死。蔣乾昌。李元開。李欣。胡士瑞。徐極。楊鍾。趙庶。馮蔡。鄭允元。周允吉。朱議。朱東。且。任斗。墟。易士。作。等。皆棄市。貞毓以大。臣。賜。自。盡。可望憾定國益甚。然以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之益。取高雷廉州。以自固。十三年丙申。定國進攻新會。大敗。率殘兵奔南寧。將由定陸入滇。可望偵知之。使文選赴安陸。勸王回黔。合宮大憫。文選雖為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為。因以情告王曰。姑運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陸。文選歸之。其奉王趨雲南。王封文選為羣昌王。時守演者為劉文秀。王自奇。賀九義。文秀素怨可望。遂以數騎私逐定國。迎王入滇。王封文秀為蜀王。尙禮保國公。自奇。夔國公。令文選還黔。慰諭。文選至。可望銜其二於定國也。悉奪其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尙在滇。未敢遽反。十四年丁酉春。王使張虎送可望妻子於黔。可望遂反。可望將馬進忠。馬惟興。馬寶。最稱勇健。而素善於文秀。且與文選交密。因從容謂可望。言今諸將中才無出文選右者。大將非文選不可。可望從之。乃留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為大將軍。統諸軍前行。九月。定國。文秀。帥師至三岔河。與可望夾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以李劉俱出會城必虛。因遣張勝。馬寶。由尋甸開道襲雲南。而自將勁卒擊定國。十九日。戰方合。惟興等內叛。將士大呼迎王。一軍瓦解。可望狼狽回貴州。而襲雲南之師。馬寶不戰而降。張勝抵城下。尙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遇勝於渾水塘。擒而誅之。尙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迫。可望於貴州。可望挈妻子走長沙。來降於我。經略洪承疇軍前。雙禮為可望斷後。截其子女玉帛。來降於文秀。同歸雲南。王封雙禮為慶陽王。進忠為漢陽王。惟興與寶及九義。俱進公爵。其偽德安侯狄三品。偽岐山

侯王會。偽荆江伯張光翠。以黨附可望。降時有差。惟文安侯馬吉翔善逢迎。入閣辦事如故。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可望至京師。封義王。

孫李奔北

順治九年壬辰春二月。定南王孔有德以七百騎出河池向貴州。大兵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內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壁。由永寧取鉅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疏請封定國為西寧王。文秀為南康王。五月。定國進攻靖。沉武岡。俱下之。有德還守桂林。定國山西延大瘡疾趨而進。我師遇於全州。不利。七月四日。定國陷桂林。獲前降將陳邦傳及其子付禹。送貴州。去其皮而殺之。有德自經死。家口百二十人悉被殺。惟一女年十七。逸出城。單騎走京師。哭訴於朝。世祖憐而養之。宮中。後歸其原夫孫延齡。十一月。我敬謹親王尼堪。統兵攻衡州。定國敗走。王率精騎追之。遇伏殞於陣。固山修固賴監其軍。定國收兵屯武岡。十年癸巳春。定國回廣西。可望使人召定國。不至。可望自率兵追之。大軍至寶慶。與可望遇。雙禮將左。文選將右。我軍見可望龍旗。急攻之。可望北。惟雙禮軍不動。我軍擊衡州之失。亦不追。以武寶之開。為界。定國遂得據廣西。已與馬寶由懷集東攻肇慶。不能克。秋。攻高州。破之。雷廉俱下。十二年乙未。可望犯常德。敗績。定國攻新會。不能克。十三年丙申春。平南王肇敗定國軍。定國奔南寧。遂抵安陸。奉王趨雲南。十四年丁酉。可望來降於王師。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命楚蜀粵三路兵入黔。定國使劉正國。楊武。守三坡。紅關。諸要險。以防蜀。馬進忠駐貴州。四月。夔國公王自奇。永壽伯關有才。反。定國自率兵討平之。楚兵自鎮遠入貴州。屢告急。定國不及援。遂平貴州。進忠遁。蜀兵至三坡。劉正國奔回雲南。蜀兵克遵義。五月。蜀兵擊破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七月。粵兵抵獨山州。十月。三路兵俱集。戒期入滇。定國與雙禮等扼難公背。圍復貴州。文選守七星關。示犯遵義。以牽制蜀兵。十二月。蜀兵出遵義。趨天生橋。入烏撒。文選懼。走回雲南。泗州土官岑繼祿。導粵兵入安陸。定國使懷仁侯吳子聖禦之。敗績。定國回師拒戰。連敗。大營妻子俱散失。諸將各敗走。不相顧。馬寶等俱來降。定國撤寨遁回。十五日。報至。王走永昌。十六年己亥春正月三日。大兵入雲南。二月。文選敗於玉龍關。初。文選自密益追及定國。因留之。斷後。二月。大兵出雲南。十日。敗王國助於普洱。十五日。至大理之玉龍關。文選與張先壁。陳勝。俱敗。文選乃從沙木和走右甸。由鎮康而由木邦。定國先伏兵於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十八日。大兵抵永昌。二十一日。次潞江。前驅遇伏。不利。適中書盧桂生來降。定國謀洩。乃分精甲先蹂伏處。定國遇大軍。不能支。因退師出騰越。走孟定。而王已入緬矣。

子七月，緬王復請天波過河，以各營通緬城，乞王救漢兵無得近關。九月，李定國有疏迎王，內云：前後共有三十餘疏，俱不達。時馬吉翔與李國泰比專事權，一日，翔奏大臣有三月不舉火者，王不應明日，翔奏合奏，王怒，以御寶擲下，翔即擊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因怙如此。十八年辛丑，任國爾因東宮開講，將宋末賢奸利害，纂書進呈，翔見而切齒，王覽之，以出。五月，爾復有時事三不可解，疏大槩言今日勢如累卵，禍急燃眉，猶然泄泄，不思出險，沐勳臣、王皇親，亦可主持，豈宜令翔獨專大柄，王祖望、鄧居詔、各疏劾翔，泰、王固無如翔，泰何也。而是時蒲縷大開賭市，晝夜呼盧不絕，王惟悲與楊太監爭賭，嚴奉人送出為上策，王即回，翔書其切，越五六日，沿河塔浮橋為奉迎計，緬人覺之，事不果。三月，錦衣衛趙以鑾等謀奉世子逸出，出時并殺翔，翔泰聞，遂以結盟投緬，誣奏執殺王，啓隆家人何愛等。七月二十三日，緬酋殺兄自立，隨遣兵士驅王隨從文武諸臣渡河吃水，至則盡殺之。於是松滋王、沐天波、馬吉翔、王惟恭、馬雄飛、鄧士廉、鄧居詔、楊在、鄧昌琦、任國爾、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鄧璘、齊應巽、魏豹、王自京、安朝柱、王昇、陳謙、王啓隆、吳承爵、張宗伯、任子信、張拱樞、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李國泰、太監李茂芳、楊宗華、李崇貴、周公、盧公、曹公、沈公、二楊公，皆被其難。少頃，復以兵三千人圍王所，每三十人擒殺一人，入宮搜取財帛，於是自縊及被殺者不可勝數，其姓名可紀者，吉王某同妃自縊，二貴人楊氏、劉氏、松滋王妃、俱自縊，姚文相、黃華宇、熊相賢、馬寶、二差官趙明鑑、王大雄、王國相、吳承允、朱返魁、吳千戶、鄭文遠、李既白、凌雲、嚴麻子、尹襄、朱議漆、王國爾等，皆死之。內官陳德遠等一十八人，一行自縊，王與太妃等二十五人，聚一小房，逾二時，通事引護守緬官至，曰：不可傷皇上，乃移王出居沐國公房內，大小內外，共棲一樓，三日幾斷火食，兵退，姜承德妻楊氏自縊死，馬吉翔第四女哭曰：我父在世，不知作何等，人如今已死，人猶罵之，緘數次乃絕。王啓隆妻吳氏、姜周氏，既上縊，太監李從龍見而救之，吳曰：爾與我夫厚，應促我死，反來救耶，卒自縊。吳承爵妻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齊環妻某氏，抱子赴水死。二十一日，修葺原所，復請王居之。二十五日，進銀米等物。

緬取王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二月，李定國之兵敗於潞江，退師出騰越，知王已入緬，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屯兵木邦，乃就文選謀曰：王入緬，救漢兵無人緬關，我兵若入，恐變生不測，清兵萬一隨來，無險可恃，莫若就邊地擇妥屯住，招集以圖興復，文選以王既入緬，無重兵護衛，請身入護，王與定國謀不合，定國遂自引兵從孟定府過耿馬，抵緬甸，屯扎前各營潰兵，陸續來集，兵勢稍振，越數月，移營孟連，賀九義及文選部將張國用、趙得勝等皆來歸，乃約元江土司那嵩共恢復，孟良酋長以定國在孟連，恐為所并，糾合夷衆，與定國為梗，定國移兵征孟良，滅之，據其城，而大兵已乘間破元江，那嵩自焚死，事不得集，賀九義妻子在雲南，我平西王吳三桂令作書以招九義，九義有二心，定國殺之，國用得勝與九義同來歸者，聞之心快，快總兵唐宗堯者，故奸弁，定國令守磨乃，凡兵將投孟良者，宗堯悉收隸麾下，商客至則盡取其財，由是

三藩紀事本末卷四

永明入緬

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王自雲南赴永昌，警報日至，二月十五日，李定國令總兵統武率兵四千人，自永昌啓行，十八日抵騰越，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恐遭劫奪，促王連夜即行，兵馬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二十八日至銅壁關，統武去，王仍歸定國，緬人知王抵關，令從人悉去兵器，方許入關，是日次蠻漢，緬人迎賁頗成禮，昆明諸生薛大觀與子之翰，聞王入緬，投黑龍潭死。二十九日駐紮定，三月一日到河岸，河中惟四舟，止足供王用，而河傍又無他舟可買，從人仍登陸，紆路赴緬，途中遭劫殺者，通政使朱蘊金、中軍姜承德、副總兵高陸、皇親馬九功、千戶謝安祥、向鼎忠、范存禮、溫如珍、李勝、劉興隆、段忠等皆死於難，初六日開舟，二十四日至阿瓦，請大臣過河面議，冊寶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為假，及出沐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王及文武臣居舊城，復請王赦關上無得納漢兵，三月十七日，陸行人到緬，緬王曰：此非來避亂，乃襄應外合兵也，發兵圍之，殺傷甚多，僅存者分散各村居住，總兵潘世榮降於緬，或云在途被殺，未詳。五月四日，緬王以龍舟來迎，王八日到者，梗蓋房十間，居王，以竹為城，隨從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為笑樂，大為緬人嗤，緬俗，朝見以跣足為禮，八月十五日，各蠻來朝，王欲誇示諸國，於十三日請沐天波過河，令跣足為諸蠻先，以臣禮見焉。九月，緬人進稻穀，給貧乏者。十七年庚

商賈不至。以故雲南及阿瓦消息。定國絕不聞。文選自與定國別。即由木邦至錫薄。所至縱兵大掠。聲達阿瓦。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補王所居。以舊城居王。文選急攻新城。城中無備。且破矣。補王結言俟三日。出新城讓王。文選信之。退兵十里。而城中備復固。既三日。文選復引兵進攻。反為所敗。遂引兵赴孟良。會定國。定國遂同文選赴阿瓦。其國用。得勝。所部兵。仍還文選。時十七年庚子九月也。補人知文選敗。定國必復來。乃益修戰守備。十八年辛丑四月。定國至阿瓦。使人入補求王。補人不許。定國見補人備禦已固。乃退兵三十里。下營。明日。補人見定國退。即於城外立木城。日移而前。遂逼定國。定國決計渡江。先遣都督國戰於木城下。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衝之。補人大敗。退保新城。文選、定國、決計渡江。先遣都督丁仲柳於阿瓦。上流造船。補人知船工將竣。以正兵縱定國。而別遣奇兵搗船廠。仲柳棄船走。船悉被焚。定國與文選議復進洞郎。一面造船。一面攻新城。使兩不相應。乃俱移營定國在前。文選在後。國用。得勝。以九義之死。定國。至是遂挾文選北走。將來奔於我朝。至耿馬。適與吳三省軍相值。三省者。定國舊部。安隆之敗。三省尋獲大營妻子。來詣定國於孟良。而定國已移營。不相遇。至磨乃。宗堯有叛志。收而殺之。然兵弱不敢入。補地。流連孟定。取馬開。文選退走。遇三省軍。文選見三省。不言而涕出。三省察軍情有變。因言雲南降者皆怨。恨不得所。人心思明。甚於往日。於是張趙復心動。遂與三省同屯於錫薄。我平西王吳三桂偵知。李自情。乃令馬寶率兵追文選。且招之。而自率大兵趨補。時文選已去錫薄。寶追及文選於孟養。單騎赴文選營。說之。文選降。封承恩公。王某妃在文選營。文選降。妃自縊。大軍隨阿瓦。撤補取王及妃。十二月三日。補人令數十夷人。連座擁王去。約二里許。至營。則三桂軍矣。九日。大軍回滇。捷聞。我皇上恩免。俘見。康熙元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王與妃及世子。俱終於雲南。沉江。總兵皮熊聞王就執。走避水西。絕粒七日不死。大兵聞。遣騎執熊。背立不順命。積十三日不食。始瘞。十四日乃斃。仍截屍。熊塔超。默亦被執。索紙書絕命詞。受戮。鄂凱者。從王於補。王既死。入昆陽普照寺為僧。李定國聞阿瓦消息。遣人入車里。還羅。諸國。乞兵圖復。會一營人馬盡死。六月十一日。定國生辰。病作。二十七日。定國卒。臨終謂子嗣興及新統武曰。寧死荒微。無降也。定國死未幾。統武亦卒。嗣興來降。

蜀亂

順治元年甲申。張獻忠據全蜀。惟遊義未下。兵部右侍郎總督川陝軍務樊一蘅。及督師王應熊避其地。因檄諸郡舊將。會師大舉。會巡撫馬乾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同知詹天顏。復龍安。一蘅乃起舊將甘良臣為總統。侯天錫。屠龍。副之。合參將楊展。游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共得三萬人。二年乙酉三月。攻敘州。應試朝宗。先登。展繼之。偽都督張化龍。走。遂復敘州。賊將馮雙禮率兵來爭。而敗。偽安東將軍孫可望。援之。相持一月。一蘅糧盡。退屯古蘭州。展退屯江津。賊乃截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之。賊驚潰。遁去。一蘅命展。應試。取嘉定。叩川。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天錫。高名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浩。初。乾既復重慶。賊將劉文秀來攻。會副將會英與參政劉麟長。自遊義至。與大海。占春。張天相等。奮力夾擊。破賊兵數萬。英威名振蜀中。亦受一蘅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有曹助及監

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有監軍僉事天顏。變萬則有譚宏。譚道。一蘅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三年丙戌春。展等盡取川南。地獻忠大忿。恨盡屠境內民。沈金銀。江中焚宮室。急遣可望。文秀。狄三品。王復臣等。攻川南州郡。連戰不利。英祥等乘間趨成都。七月。賊乘成都。走順慶。時川中諸郡。惟保寧。順慶。為賊將劉進忠所守。而進忠所部多川兵。獻忠恨川人之不附己也。既居其民。將盡殺川人之為兵者。進忠聞之大懼。赴王師降。且告獻忠所在。十二月。王師殺獻忠於鹽亭。賊兵悉潰。而南時英駐重慶。稱最強。可望奔至重慶。英出不意。敗死。賊遂陷綦江。督師應熊避。畢節。未幾死。永明王以呂大器代之。四年丁亥。賊入遊義。而是時大兵入川。所至俱下。大海退入于涪。袁韜去。變而入於黔之黎川。占春避而東下。諸擁兵者。率瓦解。川地盡入版圖矣。已而王師追賊至遊義。糧盡引還。於是王祥等復入保寧。二郡。一蘅再駐江上。為收蜀計。上表永明王。王以一蘅為戶兵。兩部尙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爵有差。於是稍復入重慶。大海占雲陽。占春據涪州。諸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宏據天字城。天錫據永寧。應試據瀘。祥據遊義。展據嘉定。化龍。助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及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自署置。官多於民。李自成餘孽李赤心。郝搖旗。袁宗弟等。復擾變巫。一蘅令不行。惟敘州一郡而已。五年戊子。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於夔。武岡之敗。傳永明王已死。大器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恙。容藩乘機僞稱。當得罪。占春以為然。李乾德亦傳檄聲容藩罪。容藩益窘。乃北依二譚。以兵攻石碛。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是時。川地咸附於永明王。乾德者。少好占驗。至蜀。諸將中惟許縉及武大定。遂結二人為腹心。稍故獻忠別部。所稱姚黃十三家賊。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稍與占春素不協。時駐重慶。兵強而饑。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展與占春素厚。富而弱。籍袁武之強。以自固。納之約為兄弟。然展能與袁武合。而不欲與占春絕也。時通聞。餽以銀米。袁武有所求。願不甚遂。因恨展。既稍徙屯犍為。展以生辰來為壽。乾德因說縉殺展而分其貨。展死。諸將皆解體。故乾德卒至於敗。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為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文秀及白文選渡金沙河。出黎州。敗王祥於烏江河。取曹助而襲其後。趨嘉定。時袁武方拒自奇於川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袁武大敗。悉就擒。乾德投水死。兵復東。三譚俱降。乃遣別將盧名臣下涪州。占春敗走。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夔入楚。與占春來降於王師。文秀遂據蜀。七年庚寅正月。文秀還雲南。令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大兵南征。文選鎮國。俱敗。王師入嘉定。文光。天顏。死之。初。展之死。文光入山不視事。至是死焉。九月。一蘅亦死於山中。蜀中將士俱盡。九年壬辰。文秀。文選。率兵來攻保寧。大軍奮擊。破其象陣。十六年己亥。宏詣俱納款。時宏詣已殺文安之與劉體仁。李來亨等欲討之。二人懼。來降。未幾取馬湖。敘州。降。車勝於武隆。救而用之。於是獻孽之據蜀者亦盡。自成遣孽郝搖旗。袁宗弟。劉二虎等。尙據巴東。十八年辛丑。奉旨三省會勦。王師駐萬縣。賊乘夔州。康熙元年壬寅正月元旦。大軍銜枚進。羊耳關。賊焚天昌縣。以逆。二年癸卯。復犯巫山。大軍與摩戰。而遣兵密斫其營。賊大潰。二虎投縊死。追搖旗。宗弟。獲之。蜀地悉平。

鄭成功之亂

鄭成功南安人父芝龍娶倭婦生初名森芝龍見森於唐王王奇之賜國姓名成功順治三年丙戌三月王封成功為忠孝伯福州破成功母死於兵成功號慟不自勝芝龍欲降成功泣諫不聽我貝勒挾芝龍北去成功遂與口善陳輝張進等乘二艦入海收兵南澳得數千人四年丁亥開永明王由榔借立於肇慶文移用永歷年號成功歸自南澳時廈門漳州為鄭彬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廈門者中左所也漳州者金門也隸同安為兩島七月入寇海濱不克而還八月與鴻達合攻泉州敗我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遂圍泉州五年戊子我副將王進自漳來援成功解圍去三月攻同安守將王彪折光秋棄城走遂入之復寇泉州九月我修國器陳錦李率泰援之成功乃退大兵居同安六年己丑三月遣施琅楊才黃廷何宸樞等寇漳浦守將王起鳳降授偽鐵騎鎮守改偽正兵鎮遂下雲霄詔安屯分水關令黃廷何宸樞守盤陀嶺官軍攻盤陀宸樞死焉七月永明王遣使至島封成功為廣平公七年庚寅潮人黃海如陳斌道成功入潮州敗我師於潮陽師還遂入兩島兩島為鄭彩鄭聯所據成功師抵廈門聯方醉臥萬石巖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成功笑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未及對諸執銳者前矣遂麾軍過聯船兵士皆擊服莫敢動遂并聯軍彩率所部遁於南出已殺聯而復彩成功將至彩議全軍出避聯不從又不設備故及成功既入兩島軍勢益盛海寇皆屬焉十二月王師下廣州守將杜永和奔瓊州成功謀往接之八年辛卯率乘而南二月次平海衛我閩撫張學聖聞成功南發急調馬得功取廈門偽守將鄭芝莞遁四月成功還自平海誅芝莞遂趨廈門而得功已為鄭鴻遠所攻逸去兩日矣是月施琅來降世祖以琅為福建水師提督駐海澄琅有軍校犯令將殺之成功急止之不從故成功遂欲殺琅蘇茂縱琅遂來歸於是成功并滅茂五月成功寇南澳十一月敗我提督楊名高於小營鎮十二月寇漳浦九年壬辰五月寇海澄二月寇長泰我副將王進勇無敵號老虎成功偽中提督甘輝與戰於北溪兩馬相搏不相下既而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輝攻破之進走郡城漳州屬邑皆下五月成功圍漳州凡七閱月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人開存者氣息僅屬雖悲泣不能下一派有士人餓死鄰舍兒竊食之腸中歷歷皆故紙字畫隱隱可辨鄰舍兒見之一憫亦絕十月金固山援至成功令偽右衛鋒鎮柯朋接戰而敗偽禮武鎮陳鳳援之亦敗偽右武衛周全斌援之亦敗成功大崩潰退保海澄十年癸巳五月金固山攻海澄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塔樓不能破一日空炮越發成功曰是將降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令曰敵至方斫官軍渡漳呼登城衆執巨斧以斫隨斫隨落遂為之平固山始解圍去十一年甲午世祖遣人入海招撫芝豹就撫入京成功不順命時方議撫局成功乘機登岸借餉大擾福州興化等郡十月復遣滿員入海議撫無順意歸報乃置芝龍於高俎芝豹於寧固塔十二月寇漳州我漳州守將劉國軒降於成功十邑皆下遂略泉州不能破而還十二年乙未正月寇仙遊五月遣偽忠振伯洪旭偽北鎮陳六御寇舟山破之以六御守備因招降我台州鎮馬信寧波鎮張宏德六月破安平鎮及惠安同安南安三邑十一月我定遠大將軍世子王至閩成功遁回島中十三年丙申正月世子王自泉州出攻兩島風不利引還五月殺蘇茂茂縱施琅成功恨之至是敗於揭陽遂令殺茂六月黃梧及茂部將蘇明來降世

祖以梧為海澄公駐漳州明為多李幾昂邦內大臣梧從蘇茂敗於揭陽故來降十月世子王班師成功進略溫台等郡十四年丁酉三月成功回島遣甘輝周全斌攻寧德殺我滿帥阿克襄襄既降馬猶手刃數人而死十五年戊戌永明王遣周金湯航海進成功為延平郡王成功遂誅大舉入寇金陵七月以黃廷為偽大提督留守餘俱從行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習馬五千戈船八千鐵人八千鐵人者周身披鐵畫以朱碧彪文陳於行首聳立視馬足而斫之至浙江攻陷樂清等縣次陽山暴風漂沒八千餘人成功幼子滿焉十六年己亥五月至崇明諸將請先取崇明為老營不聽七月抵焦山成功集諸將議曰瓜鎮為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乃令偽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進奪譚家洲偽材官張亮督善泗水者盡舟斬斷滾江龍偽兵侍張煌言會偽水師提督羅繼章候滾江龍既斷即進據瓜州上流焚奪滿洲木城成功與甘輝翁天祐等直搗瓜州我操江朱衣祚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戰未合張亮已斷滾江龍對岸夾擊偽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帶甲浮渡直抵城下偽正兵鎮韓英奪門入城遂破雲龍陣沒衣祚逸去其譚家洲及滿洲木城俱潰成功令偽援勦左鎮劉猷守瓜州餘皆渡江趨鎮江我提督管效忠以步兵駐守銀山騎兵移營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為必爭地夜引兵奪之遲明大軍分五路三壘壓壘而軍成功令發火炮多鼓鉦聲江水震沸兵士皆下馬殊死戰效忠北鎮江守將高謙降成功以周全斌黃昭守之屬邑皆下甘輝進曰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但坐鎮此南都可不勞定也不聽率師薄金陵八月至觀音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汊河口成功率將由儀鳳門登陸屯岳廟山甘輝以守禦既固恐難猝拔為諫不聽大軍以千騎來薄偽前鋒鎮余新擊敗之遂輕敵不設備軍士捕魚飲博為樂我副將梁化鳳偵知之由儀鳳門穴城出軍皆衝枚疾走薄新營新不及甲遂就擒成功急令翁天祐馳援已無及大兵既敗余新遂以步卒數千直搗中堅而以騎兵數萬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諸偽將各潰走不相顧成功應軍急退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人被執殺九月成功還師攻崇明不下偽正兵鎮王起鳳傷炮死十月還島哭甘輝而後入曰我從甘輝言不及此立廟祠之十七年庚子五月世祖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率兵大搜兩島令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將士許隆蘇利等會海上成功令陳鵬守高崎退同安之師鄭泰出梧州過廣東之師自勒諸部扼海門以禦漳州之來討者成功既至海門令偽五府陳堯英傳令諸將從海中流按軍不動令未畢漳船風利遂迫海門諸將倉卒受命未敢先發大兵乘之偽閩安侯周瑞與陳堯英俱死焉日向午東風轉盛成功自手旗起師風吼濤立北人不諳水性眩暈不能軍而退是日同安軍出高崎陳鵬欲降偽副將陳蟒覺之曰事急矣當決一死戰應其屬與偽殿兵鎮陳璋合擊之我兵退陷於漳而潰成功殺鵬以蟒代之許隆蘇利後二日始至知兩路功不成遂還達素回福州自殺十八年辛丑成功功議取臺灣臺灣東倚山西薄海北界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焉周襄三千里水陸之產咸備初芝龍與蔡盜出沒其地後為紅夷所據成功自江南收還地蹙兵弱適紅夷甲螺何斌逃至廈門見成功盛言臺灣富強為四省要害且言可取狀成功大喜東甲遂行三月泊澎湖次鹿耳門鹿耳

門者水淺沙膠海道折折僅容數武成功至適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衝尾而進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遂攻王城堅守不下乃環七崑身以逼之十月命葉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在京者無少長皆伏誅十二月成功圍王城不下乃縱火燒其夾板船敗者一人終無降意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成功既得臺灣制律法興學校改臺灣為安平鎮亦嵌城為承天府府一曰承天縣二曰天興萬年康熙元年壬寅五月成功卒成功自僭亂至今凡十七年卒年三十九時成功長子經在廈門益人以成功弟理臺事六月赴至島經自稱招討大將軍嗣立我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人持書招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經於是周全斌為偽五軍都督與陳永華馮錫範等帥兵還臺黃昭謀率軍拒經十一月昭攻經經潰余斌率兵力戰經還射昭昭殺衆皆逃巡稅甲經遂入臺二年癸卯永明王計至經猶稱永歷年號殺鄭泰以其武於虜也秦子續緒弟鳴駿偽忠靖伯陳輝偽武衛楊富偽虎衛何義等俱來降於是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帥郎姿合紅夷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經令全斌禦之得功先至戰於烏口於陣已而王師大集全斌潰退守銅山大兵入兩島兩島之民爛焉三年甲辰黃廷周全斌林順俱來降四年乙巳水師提督施琅疏請攻臺不克而還上命琅及全斌俱還京七年戊申上命明珠蔡毓榮至漳州遣與化知府慕天顏持書招諭經遣柯平葉專入奏請如朝鮮事例不報十一年壬子吳三桂據雲南四川貴州以叛十二年癸丑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以叛八閩鎮將皆附於精忠五月精忠調海徵總兵趙得勝兵得勝不從來奉經以得勝為偽與明伯左都督時經倫安日久兵甲鈍敝精忠易之經遣人於精忠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許耿鄭交惡經遣馮錫範取同安精忠偽守將張學堯降精忠懼使王進守泉州王進者老虎也時降於耿至泉未幾為王錫範所逐先是經偽平北將軍王進功入奏精忠稱之福州至是進功子錫範誘殺泉州守將賴玉遂逐進而附經以錫範為偽指揮使七月王師圍潮州精忠不能救偽總兵劉進忠納款於經經遣偽援勳左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全軍俱沒九月精忠命漳浦降總兵劉炎與王進為犄角取泉州十月劉國軒收進於漳嶺十一月趙得勝王錫範攻漳浦劉炎降於經遂援潮州與王師戰於北岡潮州圍解十三年甲寅正月精忠使張文箱往經議和以楓亭為界始通好也五月國軒入潮州與何佑進忠狗屬邑之未下者我平南王尚可喜帥兵十萬來攻長掩佑軍佑死戰國軒繼之可喜北六月經帥諸將圍漳州先是發我海澄公黃梧卒於漳州子芳度權知軍事經再入島以芳度為偽德化公芳度陽受命陰通本朝事泄經率兵攻之芳度使兄芳泰突圍入粵乞救自與諸將分守四門攻圍六月十月部將吳淑開門出降芳度投開元寺東井以死不及援師聞三日耳事聞上震悼贈王爵諡忠勇世襲十二代經入漳州十四年乙卯二月吳三桂兵至肇慶福石總兵苗之秀東莞守將張國勳降於經經有韶州平南王尚之信降於三桂三桂檄讓惠州於經國軒入據之五月精忠汀州偽守將劉應麟以州款於經經以應麟為偽奉明伯使吳淑入據之始叛盟也九月王師入閩精忠降其興化偽守將馮成龍以州降於經經以成龍為偽參軍伯使許

耀入據之耀沈酒色不在軍事乃以趙得勝何佑代焉十一月精忠邵武偽守將楊德以州款於經以德為偽後勁鎮吳淑入據之當是時經悉有泉漳詔惠汀興邵八郡之地十二月王師敗吳淑於邵武城下淑奔還島中十五年丙辰正月王師圍興化何佑疑趙得勝武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與化陷二月漳泉潰經遁入島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知府張仲舉復中前議經勿從四月移諸將入臺劉炎奔歸王朝劉進忠降於吳三桂尋歸王朝俱磔燕市國軒棄惠州回島八郡失盡十六年丁酉二月國軒入寇玉洲三汶河福河下諸等堡俱下擊敗援兵於江東橋取石馬遂入鎮取樹腰樹馬洲丹洲諸堡是時總督郎廷相按兵漳上嗣公黃芳世都統胡免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爾圖平南將軍賴塔副將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哥等先後來援俱敗國軒遂取平和漳平閩海徵六月逮郎廷相以吳與詐為閩撫姚啓聖為總督趙諸軍援激諸將高壘自完顧視不救城破提督段應舉總兵黃藍死之國軒進陷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下乃狗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道喇喇海賴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朱與祥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由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錫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趙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偽樓船中鎮蕭琛於定海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王師戰於龍虎山都統胡免先合不利啓聖援之亦潰精忠故仇鄭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偽海鎮鄭英吳正璽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潤河遁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蕭井寨吳淑被壓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爵銀幣餌來歸者漳泉聞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及總兵林賢陳賢黃錫楊嘉瑞以舟師伐島逼海壇興祥提兵與之沿海上下經命偽左武衛林陞率陳諒江勝朱天貴禦之既望我軍畏其衆也不戰而潰天貴來降二月國軒入島啓聖乘閒復十九寨遂復兩島經及諸將遁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璧向盛國寔非鄭氏出經死經母董即收克璧殺之以克璧嗣十月啓聖疏薦萬正色為陸路提督施琅為水路提督圖大舉琅治兵平海二十二年癸亥六月官軍發銅山窺澎湖國軒帥兵屯風櫃嶼牛心灣以待琅令藍理會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欽為趙邦試等以七船突入縱火焚舟國軒分兩翼合擊琅自將突圍赴援互有殺傷明日大兵取虎嶼非彭水故賊及王師雲集泉水忽甘衆志益奮琅乃分兵為八隊每隊七船各三其壘琅居中餘以屬諸將國軒發大矢噴筒烟焰蔽天我軍奮創力戰無生志陣斬偽將林陞邱輝江勝陳啓明吳濟王隆等國軒兵士死者萬餘人於大小戰艦二百餘艘國軒大潰從吼門伏出澎湖破國軒入臺與馮錫範何佑邱磊等奉克璧決計來降七月遣劉國昌馮錫珪等齎延平王金印一招待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凡五籍土地府庫軍寔詣軍門降八月琅至鹿耳門國軒使人除道迎入克璧嗣立凡二年時年十五自成功迄壞凡三世三十八年僞偽悉平克璧至京師授漢軍公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佑和州副將設府一曰臺灣縣三曰臺灣日鳳山日新羅二十九年庚辰上特命成功及子經之喪歸葬南安寧靜王術桂者遼王後渡海依成功澎湖既破術桂以王印授克璧遂投經死妻袁氏王

氏秀姑梅姐荷姐從縊于堂越十日蕞葬於鳳山縣長治里

雜亂

順治二年乙酉金聲桓入南昌南九秋附德化李含初... 驚恐無敢言討含初者未幾含初所部王揚子私款於我守將將余世忠因襲鳳山含初死之同死者生員李映陽武生唐屏鄧士鳳熊九鼎宗麻子

順治二年乙酉七月德安郭賢操起兵克德安遂破建昌所部高長子私款於我執賢操以獻時方議撫局釋勿殺三年丙戌四月賢操集衆圖再興我師偵得環其廬焚之獨賢操跳逸去五年戊子金王叛賢操復投袂起爲我師帥所執殺之子七次良錫與從子良銓攻建昌中流矢死三良錫從爲兵營戰死同起兵死者德安諸生桂登魁胡成登魁妾胡氏從死

順治二年乙酉右副都御史新昌陳泰來捐貲募衆遣所部李凌虹提兵復萬載殺我所置令杜章卿連破新昌十二月令子正儀正儀往他省而自帥師東下金聲桓使署驛傳遺戴國士招泰來而以大軍隨其後國士入見泰來甫出大兵已壓壘陣矣泰來不及備兵遂敗泰來死黃氏祠中國士與泰來姻也故聲桓使之結泰來而使之不疑同起兵死者瑞州劉詔新譚廷椿胡親民

順治二年乙酉我兵下瀘溪以李光署縣事邑貢生魏一柱縛光送鄭彩所削之與張載述畫策守瀘敗我師於密潭四年丁亥王得仁下令族濫之丁傅魏三族一柱遂棄妻子走閩載破將樂聯結永西德化與安諸藩攻克建寧王師至圍而攻之五閱月始破一柱與諸藩俱死之推與安先事出不與

順治二年乙酉南昌舉人汜水知縣胡海定與海川董德興起兵金川十月王師取婺源金川兵絕我糧道王師退復攻婺源入之殺我所置官吏王師襲海川諸營定被執論殺首既殊而不仆同死者爲揭新順治二年乙酉起兵龍泉者爲天啓進士劉士楨入泰和廬陵三年丙戌吉安復陷士楨遣四子肇履入闕求援而令季子稱升從李陳玉起兵信豐爲贛聲援贛破避於黃田五年戊子金王叛士楨復令肇履募兵從劉一鵬圍贛州而令稱升趨南雄金王敗歸匿龍泉郡守索之急乃絕粒死稱升後戰死長橋鋪

順治二年乙酉南都陷江北總兵黃斌卿遁歸唐王僧立斌卿上俟勸事宜力陳舟山爲海外巨鎮北可窺長江南可取吳越唐王善之封斌卿肅南伯令屯兵舟山斌卿於是立制度籍民田田皆入官民十五以上者耕爲兵聚糧造船爲竊據計三年丙戌六月魯王敗失浙東平夷將軍定西侯張名振護王出海投斌卿斌卿不納請夷侯王之仁走舟山斌卿擊殺之盡并其衆之仁部將張國柱來爭復爲斌卿所敗

又劫義師將軍胡來貢船襲殺監軍御史荆本微四年丁亥有兩王子浮海來至斌卿沈之外洋而奪其資六月忠威伯賀召堯來歸殺其全家奪其船五十號是時斌卿勢張甚有標將王大振者斌卿取索無厭足乃逃去與鄭彩張名振阮進等共訴斌卿逆跡於魯王王命諸鎮會討斌卿將佐皆逃阮進手斫斌卿破其腦而沈之海

吳江進士吳易初爲史可法監軍揚州蘇州相繼失易乘乘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煥自

炳武進吳福之等結營長白溝朱涇四保匪則有諸生周毓祥周謙等出沒旁近州縣以助餉爲名富家大室率遭搶劫點者或預賄以免禍我兵搜勦則彼出此入此出彼入開或相遇互有殺傷四五年間湖

路梗塞是亦江南一大劫也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月八日諜報賊在湖西地方發兵出勦賊遁去官兵至上澤鎮縱肆淫掠總鎮聞身示十數人令搜各船所掠婦給還本夫兵士畏法遂以所掠之婦沈之江中三年丙戌正月忽傳白黨破城城中男婦悉走避明日搜捉逃民獨船以緝賊五月五日賊聚四保匪泛

力與吳易合營襲衛城協鎮出戰飛遠遁去先是飛遠約城中助己者悉墨其鼻飛遠既遁城中之通張者鼻尚墨也協鎮悉殺之七月獲周毓祥送南京殺之周謙來降未幾獲吳易殺之杭州八月白黨悉來降提督吳兆勝人給一免死牌其頭目悉於原官加銜一級於是乞兒賤隸爭入白黨者悉有參游之號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三日吳淞副總督吳志葵帥舟師入中浦直抵米市塘駐泊旗號四會松人望之以爲義旅也及至惟以令箭提某富室索銀若干某富室索米若干縱兵大掠所至一空遂逐我朝所置守令公署獄舖盡毀於是松城有民而無官既移泊黃天蕩窺蘇之閭閻令參將魯之瑛以五百人攻之魯沒於陣全軍殲焉志葵氣沮退師湖中已兩廣總督沈猶龍據松江而陳子龍徐孚遠等亦起兵太湖中

軍號振武然與志葵俱泊城外不與城守城破亦不能救也王師取松江志葵將航海以遁移師中浦抵得勝港我師以小舟薄之掩其不意須臾火器齊發烟焰蔽天軍遂大潰志葵被執乞降不許殺之浦中積尸如邱焉子龍後死吳兆勝之亂

廬陵王萬壽劉淑英父錄揚州太守死瑞難淑英年十八而寡常割股以療姑疾甲申國變自矢報國途集家值有人捐貲召募成一旅順治三年丙戌楚將張先璧駐永新淑英領所部赴焉張奇其才欲娶之淑英不可張因分遣其部衆淑英忿恨而卒

順治三年丙戌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與潮陽賴其肯先後舉兵說甘竹灘積盜余龍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從海道入珠江與龍會時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甘竹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邦彥亦卻歸四月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黃連

江敗沒初廣州之圍我巡撫修養甲獲降者知謀出邦彥襲其家執妾何氏及子和尹虞尹以招邦彥邦彥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四妾及子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起兵攻肇慶乃殺之璜等亦敗死八月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屯兵多蛋戶番禺善戰九月邦彥密約子壯復攻廣州水陸並進且約原

廣州衛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子壯二日至城中不敢應又張檄者爲我所獲事以不果可觀被殺時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彥因與子壯謀曰成棟聞警必急還我伏兵禺珠洲側而公以大艦逼其西可以得志望青旂而朱旂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禺珠洲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其數舟成棟引而西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旗幟疑皆敵舟也陣遂動大兵擊之遂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沒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

壯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未幾。清遠指揮以城迎邦彥。邦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日城破。邦彥率兵巷戰。肩受三刃。遂被執繫獄。五日殺之。學熙自縊於朱氏園。未幾破高明。子壯所署知縣朱定。戰死。子壯而炫。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縊。

順治四年丁亥。故廣信巡撫張家玉。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入之。籍前尚書李覺斯家以騎士。甫二日。大兵至。家玉敗走西鄉。如璜戰歿。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井死。妻彭被執。不辱死。西鄉大豪陳文豹。奉家玉取新安。復入東莞。未數日。大兵復來攻。家玉敗走鐵岡。沿途集衆。復得數千人。遂入龍門。博羅。連平。長寧。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大兵至。走龍門。募兵復得萬人。分龍虎犀象四營。拔增城而據之。大兵來攻。分其軍爲三。倚谿崖以自固。大戰十日。乃敗。諸將請潰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斃。欲戰無人。因得拜諸將赴野塘以死。初。家玉之走鐵岡也。覺斯盡發其先盟。毀其家廟。殲其鄉以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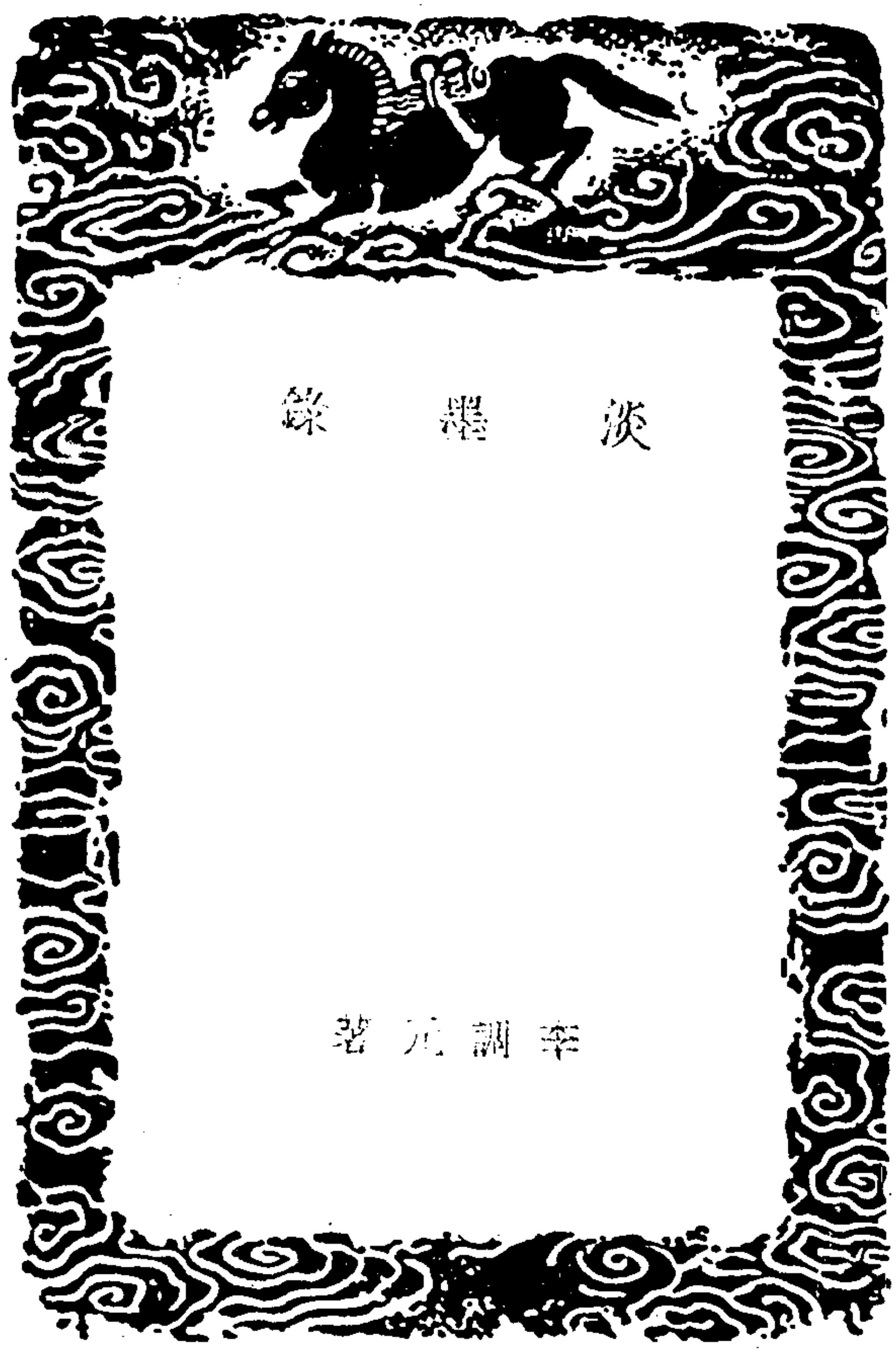
樂平倪大顯。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乙酉。饒州司理周損幣致之。周敗。歸黃道周。黃敗。從曹大鏡。順治五年戊子。王得仁大發兵屠樂平。軍中聞顯勇。爭取之以爲奇功。有僧長八尺餘。下馬搏顯。顯斫僧。應手落。已大兵悉集。顯知不支。遂自刎。大恢。大登。被執論死。

吉水王龍者。初從劉同升起兵。以所部不戢去。已往來臨。吉。撫。贛。間。一日。爲我兵所獲。龍即詭降。夜半起。盡殺同伴。即載其旗幟以下。過新淦。峽江。令見旗幟。以爲本兵也。出迎江。龍遽起擒殺。連破二縣。遂遁。已吉水。鄒文鼎與從姪敬起兵。龍與合營。大兵至。鼎敬俱敗。龍赴水死。敬解省論殺。龍急奮追勦。王龍四字於旗。大呼殺賊。遂逸去。既逸。我兵始知其即龍也。明年金王叛。逼招王龍不得。蓋龍入山死矣。同時有安仁僧丹竹者。益藩起兵。所招三十六營之一也。益藩敗。從揭重熙。重熙撫州。猝遇我將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馬。戟及得仁面。幾獲之。聲桓兵過安仁。聞丹竹病。遣九騎縛之。丹竹聞。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先伏於隘。偵知金騎在酒肆中。丹竹單身入肆。金騎見其爲僧。而不知其即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竹應聲曰。我即是。遂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獲其二。前再遇伏。獲其三。惟二騎得歸耳。聲桓破廣信。多齒獲。丹竹邀之。先以木槽置水中。因持長槍火箭逐之。聲桓兵乘舟走。盡得其所獲。後率壯士邀貝勒。奪騎之人。闖者。大兵忽至。馬賊見殺。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兆勝據城以叛。先是三年丙戌六月。李成棟調往福建。兆勝移鎮松江。有周謙者。故從白黨來降者也。稍知文墨。兆勝嗾焉。因通海寇黃斌卿。令舉兵內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殷之輅。生員張寬等。皆與其謀。斌卿約於四月十六日兵至。而海舟非風不行。連日北風大作。舟不時至。海防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明。知其謀。潛移書洪承疇。言兆勝反狀。承疇未之信。即以其揭下兆勝。兆勝大懼。十五日夜將半。以令箭促之。重明至。殺之。意明日黃兵必至也。天既曙。城外寂然。副將詹天祥。知事不濟。即同都司高水。率兵入執兆勝。按誅將校十七人。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執子龍於廣富林。子龍乘閒赴水死。出其屍。陳子時方五歲。亦論殺。殷之輅。張寬。逮至南京。斬於市。

孔微元。微哲。建昌人。家素封。有蔡觀光者。其客也。順治五年戊子。金王叛。王師圍之。齊往援。潰沒。元心勿能忘也。六年己丑七月。詔傳瑞德七邑奉靖武遺宗。元聞大喜。遂入城。遂我所置令劉時俊。已而各邑寂然。同黨執元以獻。兵卒皆散。而觀光心勿善也。七年庚寅。將揭竿起南昌。跡露。走鄱陽。爲巡卒所獲。論死。順治五年戊子。金聲桓據南昌以叛。星子諸生吳江。起兵應之。王師再平江洲。江返南康。爲拒湖計。結壘開先寺。已敗走都昌。得舊鎮張士彥。標將黃才。清兵二百人。部勒之。冀復舉。已而黃才歎於我。執江來獻。論死。

順治二年乙酉。吏部尚書郭維經之子應銓。應衡。應燧。舉兵臨川。與我兵大小十餘戰。頗有斬獲。唐王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燧。戶部主事。維經視師贛州。應銓駐兵龍泉。爲贛犄角。而聲勢不相應。四年丁亥。我兵攻龍泉。應銓設伏敗之。部將劉文煊引我兵入城。銓衡兄弟皆被執。應銓投巖下不死。劉一鵬欲降之。不順命。扼吭以死。應衡至吉安。一鵬飲以酒。應衡醉飲其大罵。鑿齒斷臂以死。應燧見我巡按董學成。唾而罵之。抽腸死。死尤酷。



序

淡墨錄者所紀皆本朝甲乙兩榜諸名臣之言行也。余舊有人物總志百卷，篇帙浩繁，故先摘其要者以問世。大抵皆翰苑之名，科場之條，兼徵軼事，並述奇聞。自國初起，每科俱按題名碑錄，科分前後，而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舉博學鴻詞，得人尤盛，亦併逐一搜羅，詳為考釋，編成共得十六卷。禮曰：史載筆士載言，余非敢然也。聖人有言：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遭逢聖世，賢良輩出，多千載罕見之曠典，未有之奇逢，不有紀錄，何由窺其原委，悉其廣大？夫是故老將至而猶不忘記載也。夫述而不作，雖聖人且然，況下焉者乎？故此編欽定繪書，謹依功令，抽中秘之書，採故老之傳，不但備詞林典故，聊以續玉堂嘉話云爾。則閱者以此為言行錄也，可以此為則例編也。可至淡墨書榜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唐李程應舉時，遇天榜吏，問登第人姓，則有李和，而無李程。若皇求之，乃用淡墨筆添王字於和字之下，果得第。後遂相因，凡榜書人名，俱用淡墨，遂成故事。又賈公談錄，唐李紳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書未畢，書吏忽得暴疾，因更呼一善書吏代，吏方醉，磨墨函莽，一榜字或濃或淡，反致其妍，二者未知孰是。云乾隆乙卯初冬上浣，綿州雨村居士李調元撰。

淡墨錄序

一

淡墨錄卷一

蜀綿 李調元 雨村

國初館閣官制
天聰初年，設立文館，十年，改文館為內三院，一國史院，二秘書院，三宏文院，各設大學士一員，學士一員。崇德元年，以剛林領國史院大學士，范文程領秘書院大學士，希福領宏文院大學士。以羅碩、詹霸、胡球分領之。順治十五年九月，改內三院為殿閣，一中和殿，二保和殿，三文華殿，四武英殿，五文淵閣，六內閣。十六年，初以覺羅巴納哈為中和殿大學士，額色赫為保和殿大學士，蔣赫德為文華殿大學士，洪承疇為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內閣，未補人。裁三院學士官，另設翰林院掌院學士一員，以折庫納為之。十八年七月，復改殿閣為內三院，仍設學士，裁內三院，其六月以前，與十七年同。康熙九年，復改內三院為殿閣，復設翰林院。
翰林所掌
大清會典，翰林官員，職在侍從禁庭，進直講筵，記注起居，撰擬冊誥等文，纂修國史諸書。順治元年，置翰林院為正三品衙門，設漢學士一員，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員，侍讀，侍講，各二員，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俱無定員。典籍二員，孔目一員。二年，裁翰林院，以翰林官分屬內三院。十五年，復置翰林院，設滿漢學士。

淡墨錄卷一

一

院學士各一員。兼禮部侍郎銜。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三員。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俱無定員。滿漢典籍各一員。滿待詔四員。漢待詔二員。滿漢孔目各一員。滿文筆帖式八員。滿漢文筆帖式八員。十八年。復裁翰林院。康熙九年。仍置翰林院。員額與順治十五年同。增設滿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各三員。裁滿待詔二員。增設文筆帖式八員。漢軍筆帖式八員。十一月。增設滿文筆帖式十四員。滿漢文筆帖式十員。

本朝開科舉人

天聰八年四月。太宗文皇帝命禮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為舉人。取中滿洲習滿書者剛林。敦多惠。滿洲習漢書者察不害。恩國泰。漢人習滿書者宜成格。漢人習漢書者齊國儒。朱燦然。羅維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柱。王來用。蒙古習蒙古書者俄博特。石岱。蘇魯本。共十六人。俱賜為舉人。各賜衣一襲。免四丁。安於禮部。崇德三年八月。賜新中式舉人羅頌。常鼎。胡邱。阿濟格。畢禮。克圖。王文奎。蘇宏祖。楊方興。曹京。張大任。于變龍等十名。朝衣各一領。授半箇牛車章京品級。各免人丁四名。六年六月。內三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奏以滿。漢。蒙古。十八人。考取秀才。並舉人。秋七月。賜新中式舉人滿洲鄂貌圖。赫德。蒙古杜當。漢人崔光前。下三元。章于天。下為鳳各級朝衣一領。當是時。取士之額雖少。而名臣多出其中。

滿洲科目解元

賽圖。字麟閣。滿洲科目解元。幼而貧。常燕馬通讀書。尤好為詩。滿洲文學之開。實自公始。而滿洲文字。則創于達海公。特謚文成云。

沈文奎為盛京開科進士

本朝太祖肇造丕基。太宗用范文程議。特選於盛京。沈文奎登第一名。為進士開科之始。盛京志。文奎字清遠。本浙江會稽人。世居曹娥村。少習舉子業。小試不遇。客遊遼化。值大兵破城。挾之行。遇太宗。登第一。充秘書院纂修官。順治元年。扈從入關。上命巡撫畿南。又命總督漕務。時當初定。江淮多伏莽。文奎綏來有方。民甚賴之。自客遊至此。與母妻相隔十八年。拜疏迎養。骨肉復完。擢宏文院學士。充會試副總裁。丁艱。再督漕。時膠州將海時行叛。率先會勦。督兵部尚書。子際。以自糧愆期。錮級。為陝西糧儲參政。乞休。卒年五十七。與府志。是本朝進士開科第一人。實自沈文奎始。

丙戌丁亥再行會試

范文程。本朝開國元勳。文臣第一人。字憲斗。號輝嶽。漢軍鎮黃旗人。宋仲淹後。由江西樂平遷滬陽。曾祖總。明進士。累官兵部尚書。以佞直忤嚴嵩去。祖沉。為滬陽衛指揮同知。父楠。生子二。文程其次也。少穎敏。沉毅。讀書輒通大義。年十八。與兄文采並為生員。天命三年。大兵克撫順。文程偕兄來歸。太祖偉其貌。詢知其家世。願諸員勅曰。此名臣後也。善遇之。天聰三年。以文館官從太宗征明有功。是時文館內尚未有大學士職銜。而文臣所領皆樞密事。每人對。必滿下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奉召入。率以為常。

崇德元年。改六館為內三院。特授文程秘書院大學士。每議大政。必資籌畫。宣諭各國勅書。皆出文程手。三年。更定部院官制。奏請各衙門只宜設滿洲承政一員。以下酌量設左右參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額者庫各官。共為五等。八年。始撥文程隸鑲黃旗。是歲。世祖章皇帝嗣位。明年為順治元年。四月。闖賊陷明北京。明山海關總兵吳三桂來乞師。遂驛召文程於蓋洲之湯泉。決策進兵。時文程方抱病。力疾趨盛京。建議曰。自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揆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拷劫財貨。士忿矣。掠民貨。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復言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止欲帝關東。當攻掠兼施。倘思統一區夏。非又安百姓不可。於是大軍遂發。文程扶病隨征。申嚴紀律。妄殺者有罪。二十二日。敗流賊兵二十萬於山海關。我兵長驅而西。民多逃匿。文程為草檄宣諭。言義兵之來。為我等復君父仇。非殺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凡檄皆署文程官階。姓氏。師入燕京。文程建議。首先為明愍帝發喪。易梓宮。備儀衛。文程親紀其事。中原既定。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為秀民。士心得。則民心得矣。今宜廣其途。以蒐之。乙酉丙戌。通籍者皆江北士。請於丙戌丁亥。再行鄉會試。於是江以南士子畢集。得人稱極盛焉。康熙元年。祭太宗陵。伏地號慟。幾不能起。五年八月初二日卒。賜葬紅螺山。御製碑文。額於墓道。諡曰文肅。見八旗通志。

丙戌北京首科狀元

國朝定鼎燕京。順治三年丙戌。為龍飛首科。狀元傅以漸。山東聊城人。授修撰。官至大學士。榜眼呂繼祖。直隸滄州人。授編修。官至侍講學士。探花李爽棠。大興人。又會元也。授編修。官至司業。是科會試首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次。見而民莫不悅。三。王道之始也。元鑿。源。蔚然開國氣象。時三藩未定。故無邊五省人。而國初諸大老。皆出此科。如蔚州魏果毅。公象樞。字環極。立廟清慎。為本朝理學之宗。柏鄉魏文毅。公裔介。字石生。贊襄恪勤。尤能博綜經史。高陽李文勤。公燾。字景驥。風度端凝。老成持重。朝野倚以為重。國初大典。皆出其手。尤精字學。嘗謂古無查字。作察核解者。查者。察之轉也。今票本及文移。俱用查字。不典。奏明請將查字盡改察字。從之。是皆庶吉士至大學士者也。

丙辰補選前明庶吉士

順治丙辰。補選前明庶吉士七人。王崇簡。順天宛平人。杜芳。直隸長垣人。周爰訪。山東寧陽人。張不吉。山東嘉祥人。魏天賞。河南遂平人。喬庭桂。山西解州人。岳映斗。陝西三原人。皆崇禎癸未進士。

丙戌得人最盛

順治丙戌。首科得人最盛。大拜四人。傅聊城。以漸。李文勤。魏柏鄉。裔介。丙戌會試。丁亥殿試。馮文毅。尚書八人。沙宗伯。澄。高司寇。景。傅司寇。維麟。冀司寇。如錫。朱司寇。之綱。艾司寇。元微。魏敏果。象樞。劉端敏。樞。督撫尚書三人。袁清獻。懋功。朱河督。之錫。林漕督。起龍。左督御史一人。劉選安。鴻儒。侍郎十五人。李宗伯。

爽棠石司農闕張司寇爾素陳司農協王司空天眷胡少宰兆龍梁少宰清寬梁少宰清遠田司農六善楊司馬時薦于司寇嗣登朱司農裴李司農董楊司空運昌王司農度左副都御史一人董洛陽篤行巡撫右副都御史一人張國撫并通政使二人管洪洞淑軾劉維山十蘭大理卿一人王文安景祥本名鳳作內院學士一人夏蓋九敷九

詞臣出為監司之始

藍潤字允濟即墨人順治二年丙戌進士山庶吉士至侍讀榜本名滋至是特賜名潤性廉介不異儒素故事直隸江南皆以臺員視學上特簡詞臣以潤為上江學使盡剔積弊世祖每顧廷臣曰居官如藍潤可法也會直省監司多不稱上以翰林官習治法度以潤品行清端遂出為福建參政督糧儲尋遷布政使落職嗣後詞臣出為監司皆相繼召用惜潤已前卒

探花為僧

順治四年丁亥鼎甲狀元呂宮字長晉武進人官至宏文院大學士榜眼程芳朝字其相桐城人官至太常寺卿探花蔣超字虎臣金壇人以編修督順天學政事竣即告歸不過里門沂巴峽至峨眉山伏虎寺于癸丑正月端坐說偈而逝偈曰山來猿鶴自相親老禪無端墮孽塵妾想鑊鍋來避熱却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答報生生常自祝能仁時年四十九超生時其祖母夢峨嵋老僧而生故幼不茹葷先是術者言超壽止四十九故為詩四十九篇至是果符合云

會元不與館選

丁亥會元李人龍字震陽滄洲人歎明末文運之弊力變其格歸于正宗舉第一授定遠令會元不與館選自人龍始

真翰林

馮文毅公溥字易齋山東益都人明崇禎己卯舉人本朝丙戌開科進士丁亥補殿試二甲十一名改庶吉士山編修降侍讀學士是時聖祖屢幸內閣一日指溥謂諸大學士曰馮溥真翰林也官至大學士

漢翰林習滿語

宛平王文靖公熙字子雍順治四年丁亥登進士年甫二十改庶吉士習滿語拔前列世祖召見宏文院命以滿語奏對大加褒賞尋陞國子監司業復諭閣臣王熙既為司業恐其荒于滿語可傳諭祭酒姑爾馬昨同署問答皆以滿語勿令間斷甲午命譯書經兼為滿學士講解本章秋陞洗馬冬召入南苑詳勸善書及大學衍義一日世祖猝至直帳閱熙所譯書論閣臣稱善久之遂令長直南苑復試滿語第一陞庶子後官至大學士與同榜益都馮溥同鄉實抵杜立德俱稱一時賢相

題請科場處分則例

黃文僖公機字次辰順治丁亥進士改庶吉士歷任吏禮等部尚書時世祖自江南丁酉後嚴科場積弊凡卷有小疵俱推大獄機題請科場處分則例俱從寬條聖祖時紳矜以通賦褻革者不可勝計俱擬解

部勘問機請就近究治不必遠解株連議者或欲罷科目機力持不可乃罷制藝而用策論機與王熙復以入股發聖賢心傳請復舊制上俱從之機工書法奉旨書御屏金箋書額俱稱

社稷臣

李文襄公之芳由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剛正沉毅總督浙江時平定耿逆不動聲色以身繫天下之重使數千里危而復安古稱社稷臣之芳之謂歟是科名臣如湯陰端信尚書玉伯勉新州郝恭定尚書杜維訥皆是也

殿試不用四六自劉子壯始

先是廷對策俱用四六舊套順治初開科傅以漸首魁天下亦仍其習至順治六年己丑科世祖始臨軒親策制曰從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予自入中原以來滿漢皆無異視而遠邇百姓猶未同風豈滿人尚質漢人尚文習俗或不同與抑音語未通意見偶殊吟域尙或未化與今欲聯滿漢為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歎然無間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舊套予將親覽焉子壯對曰臣聞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文毋寧過質夫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則滿漢皆一家也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即滿人漢人不能不相異也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邊院之外愚儒之民見一滿人則先驚之矣又有挾之為重者以相恐其實滿人之與漢人未嘗不愛也處事未嘗不明守法未嘗不堅也居身未嘗不廉也而小民預有畏怯之意雖其極有理之事皆恐不能自直於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常變革之初民重其生是以雖有相愛之誠而不敢相信雖無有相凌之意而先以自怯也此百姓之所為異也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人有開創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勤勞之績其勢不得不隆漢人雖處尊貴之位力固不敢相抗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尊者未免輕漢人為善狡為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懼滿人之多強之多勢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盡也此滿漢之相為異也今欲去其異而同之臣謂滿人尚質以文輔之漢人尚文以質輔之其以文輔之者設滿學焉或於國子監或於教習庶吉使讀四書以通其理親通鑑綱目以習其事限為歲月以考之亦可以知奉教之人即為他日本法之人又可以察其才之所堪以為選授之地其樸者教之禮數以知謙讓通之市易以知義利同之好惡以達其意通之交遊以習其情日漸月積至于化而相忘矣其以質輔之者凡在官以實事責之選授之公於所選之人參舉多少知之錢穀之任於所掌之務出入清慎知之司教者以風俗美惡人才盛衰察之典戎者於民生安擾盜賊平定察之監司以屬吏奉法舉效當可為考有司以士田開墾民人歸業為課凡在民以實心責之如往來毋以其少文而畏其難近如事理毋以其好勝而懼其相侵如貿易毋疑其貪狠而設為刁欺如居處毋厭其鄙固而多所棄遠如是則習俗雖不同道德同之也音語雖未通氣類習之也義見雖偶殊義理達之也一文一質方將變通古今轉移造物而有何不化之吟域哉抑臣所祈者願復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論道取內外章奏面議訂諫官仍得於仗下封取則上下情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宰相不僅以奉行為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為能則中心隱微皆可告語

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休也。又何遠近百姓之風不可同與。子壯對策既畢。世祖大悅。親定第一甲第一名。授國史院修撰。所言經筵。滿學。教習。屯衛諸大政。悉著令甲。次第舉行之。壬辰分校禮闈。癸巳卒。年四十四。著祀思堂集。

子壯異夢

劉子壯者。世居開風鎮。少穎慧。讀書一目數行。下屬文奇肆。弱冠登崇禎庚午舉人。初登後。夢一人語之曰。爾須朱之弼作房考。方中春榜。及到京師。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携書包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遂執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學名朱之弼也。大驚。隨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柴做主人。因與款曲。將筆硯數事贈之。後遭流寇之亂。屢次不赴春官。及本朝順治六年。己丑會試。之弼已為禮垣分校。得首卷。即子壯也。

熊劉

熊伯龍。己丑榜眼。與子壯齊名。人稱熊劉。官編修。甲午典試浙江。一榜得狀元三人。乙未鄧之史大成。甲辰歸安之嚴我。庚戌德清之蔡啓爵是也。官至祭酒。探花張天植。字次先。秀水人。由編修至太常。轉通政。端年世祖召入龍舟賜宴。人以爲榮。官至兵侍。

兩次會試俱中

一百六十二名
巢震林。字五一。武進人。順治壬辰會試。中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革去。乙未會試。復中一百六十二名。毫無不爽。信有定數也。

初設八旗科舉例

大清會典。順治八年六月。禮部議准八旗科舉例。凡遇應考年分。鄉試取中滿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漢軍五十名。各衙門無頂帶筆帖式。亦准應試。滿洲蒙古識漢字者。繙漢字文一篇。不識漢字者。作滿字文一篇。漢軍文章篇數如漢人例。會試取中滿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漢軍二十五名。各衙門他亦哈哈番。筆帖式哈番。俱准應試。滿洲蒙古識漢字者。繙漢字文一篇。作文章一篇。不識漢字者。作滿字文二篇。漢軍文章篇數如漢人例。八月。上皇太后尊號。恩詔內一滿洲蒙古漢軍舉人。於順治九年會試。原額取六十名。今加額二十五名。禮部言。今科順天鄉試。取滿洲舉人五十名。蒙古舉人二十名。主考應用滿洲內院禮部官各一員。漢軍舉人五十名。聽漢主考官閱卷。又監生額數。既加三十八名。應增漢房考官二員。至漢軍文字。本年鄉試。明年會試。第一場書義二篇。經義一篇。如未通經者。作書義三篇。二場論一篇。三場策一道。順治十一年鄉試。十二年會試。第一場書義三篇。經義二篇。二場論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三道。順治十四年鄉試。十五年會試。第一場書義三篇。經義四篇。二場論一篇。表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五道。詔如所議行。又內三院會同禮部議准本年順天鄉試。滿洲蒙古生員筆帖式同一榜。漢軍生員筆帖式漢生員同一榜。明年會試殿試。俱照此始。

滿漢進士分二榜

順治元年壬辰會試。分滿漢爲二榜。蒙古入滿洲榜。漢軍入漢人榜。滿榜中賜進士及第。授職修撰。編修。

及二甲出身。三甲同出身。俱與漢榜同。是科滿榜會試中式五十人。殿試賜進士及第三人。第一甲第一名麻勒吉。正黃旗人。授修撰。第二名折庫納。第三名巴滿。俱鑲藍旗人。授編修。二甲楊宮等七人。三甲賽花等三十人。各賜進士出身。同出身有差。選庶吉士賽花等九人。照例立題名碑于園子監。考沈椒園廷芳所輯館選錄姓名。與題名碑不同。吳爾祜題名作吳爾戶。威洛洪作魏維輝。朱祖保作宋蘇保。包達禮作八達里。塔必圖作塔必免。蓋國語凡對音字。皆可通用也。是科漢榜一甲第一名爲無錫鄒忠倚。湯文正公斌。即是科進士也。乙未科。滿榜亦取五十人。一甲第一名爲圖爾辰。正白旗人。自此後滿榜仍停止。與蒙古俱漢榜合爲一。

壬辰會元除名

順治九年壬辰。會元程可則。字周量。廣東南海人。是科首題。爲君子有大道二句。次。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一章三經。正則庶民與。磨勘以可則首熟。專主用人。不合朱註。除名。大總裁翰林學士胡統虞。編修成亮。議處。後以薦授主事。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有詩名。爲本朝八家之一。八家者王士禛。士祿。施閏章。宋琬。陳廷敬。沈荃。可則也。一日早朝。士禛嘲之曰。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喫檳榔。後出守廣西桂林府知府卒。

瓜子之兆

鄒忠倚。字子度。無錫人。幼遊錢塘。結夢于忠肅祠。忠肅授以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粒。後開居。其夫人偶以瓜子戲作狀元二字。忠倚見之而悟。又思夢時見忠肅若倚其身者。然因名忠倚。順治九年。會試中式。名恰五十四。壬辰果殿試一甲第一。授修撰。癸巳御試詞臣復第一人。呼兩狀元。見查浦輯聞。

一榜三及第

順治五年戊子科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大興人。壬辰榜眼及第。第五名戴王綸。滄洲人。乙未榜眼及第。第八名熊伯龍。鍾陵人。己丑榜眼及第一榜三及第。而皆榜眼。前此未有也。見池北偶談。

經筵講官得賜諡

沈荃。字繹堂。青浦人。順治壬辰探花。官至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卒諡文恪。本朝最重易名之典。官至尚書大學士。乃得賜諡。其以經筵舊勞。得賜諡者。惟掌院學士喇沙里。葉方濤。及荃三人而已。蓋異數也。

注唐詩

曹爾堪。字子願。嘉善人。順治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是時世祖力崇文治。數召試諸詞官。品題甲乙。爾堪從滿臺南院。上奏願願問久之。嘗與吳學士偉業等同注唐詩。書成稱旨。被褒嘉。中外驚傳其語。官至侍講學士。

湯文正公從祀

睢州湯潛菴。順治壬辰進士。官參議道。康熙己未舉鴻博。大臣交章保薦之。召試一等八名。授侍講。康熙二十二年。上諭乾清門翰林湯斌侍直。上命斌錄平日詩文進覽。斌上所著文十篇。詩十首。皇展閱首篇。

親耕藉田頌。肅然改容曰。此世祖章皇帝時事。是改爲庶吉士所作乎。對曰是。又擬漢以禁圍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上問此語何爲。而作對曰。此漢元帝時事。世祖御試。以此命題。思授檢討職。又閱詩十首。遂字看過。至末首。有年老才將盡。多道轉親句。上存思久之曰。何謂多道轉親對曰。臣幼遭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常隨事體。于道轉親親切。詩辭朴拙。不勝追恐。是日天顏和霽。從容顧問。優禮備至。爲國家盛事云。見新菴遺稿記事。官至江蘇巡撫。卒諡文正。與陸清獻公俱從祀本朝。醇儒二人而已。

理學指要

耿介。字介石。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山庶常。至少詹。與湯文正公斌講明理學。爲天下宗。著有理學指要。

忠貞畫壁詩

范忠貞公承讓。鎮黃旗人。大學士文程子。初充侍衛。順治辛卯。論八旗子弟均得應試。是科舉人。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宏文院編修。官至浙閩總督。康熙壬子。逆藩耿精忠叛。忠貞死之。有畫壁詩。爲世傳誦。忠貞。

登場演劇

余恂。字孺子。龍游人。太僕日新仲子。生而穎異。試輒冠軍。善音樂。嘗與優伶處。順治辛卯。榜前。恂方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榜發。恂中第一。觀者謂已爲之兆也。解元文出人爭購。誦風氣一變。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自知壽數

汾州呂祖望。順治壬辰進士。由庶吉士官至鴻臚少卿。康熙乙巳病。夢帝召爲東嶽之神。遂引疾歸。舟至張家灣。忽更衣端座曰。吾將去矣。遂逝。舟中人隱隱見鼓吹。隨從甚盛云。錢塘項景襄。自知壽數。由乙未庶吉士官至兵侍。嘗言吾位必入坐。壽止五十四當去矣。竟如其言。此二事亦異矣。

嘗菜

黃陂王澤宏。字吳應。以父用予明崇禎翰林殉節。取吳天罔極之義。山庶吉士官至禮部尙書。未第時。自黃岡赴京。過廬山。宿蓮花宮。未晚而睡。夢坐大殿。見衆僧誦經。取案上菜數枚。啖之。遂醒。口中尚有餘味。正訝間。忽見衆僧坐燈列席。問之。是日乃此菴主淨月上人忌辰。衆方祭祀。宗伯大異。起視。裏頂微缺。如少數枚者。乃悟前身即此菴長老也。故奉佛終身。

講老子

順治甲午冬。世祖在南海子講老子。問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竅。涿州馮文敏對曰。無欲乃未發之中也。有欲即發而皆中節也。見查浦輯聞。銓字伯衡。號鹿菴。明萬曆癸丑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以忤璫歸。降本朝。復官中和殿大學士。制度多所贊畫。順治元年。甲申九月。奏定郊廟社稷樂章。言本朝創平寇亂。以有天下。章名宜改用平字。郊禮九奏。宗廟六奏。社稷七奏。從之。今仍其制。十年。銓母范壽八十。有七。世祖特命畫史繪銓母像。加寶璽以寵之。于子卒。所著有獨漉山房詩集。源濟其仲子也。

翰林降指揮

馮文敏公次子源濟。字胎仙。號毅園。年十九。登順治十二年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遷至秘書院侍讀學士。坐事降東城兵馬指揮。遷淮安山清同知。丁憂。起復。授翰林院侍讀。遷左庶子。陞國子監祭酒。

老翁托生

乙未狀元史大成。字立菴。鄞人。初生。其父夢素好老翁名大成入室。遂名。順治十二年。會試中式。殿試本擬第三。上閱卷。特拔一甲第一名。授編修。充日講官。講周易稱旨。邀賞。實官至禮部侍郎。榜眼戴王綸。滄州人。採花秦鉞。無錫人。又會元也。

乙未兩名相

黃岡李文定公天馥。字湘北。上常言。機事重任。必不可用喜事之人。天馥侍朕三十年。未嘗有過焉。又長洲宋文恪公德宜。字右之。口訥。造次不能達其詞。至國家大事。議論侃侃。上多用其言。皆順治乙未進士。由庶吉士官至大學士。

詠鶴詩

秦松齡。順治十二年乙未進士。以庶吉士授檢討。世祖召試詠鶴詩。有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上大加賞。以爲有品。館僚內至今傳誦。

解元館選

世祖極重科名。新城伊開。字翁菴。舉順治甲午本省鄉試第一。十二年乙未成進士。引見南海子。上顧學士曰。此山東解元也。遂改庶吉士。後官至雲南巡撫。見池北偶談。

返刺

吏部最重貢誼。前輩雖登九列。名刺必署舊貢二字。順治乙未散館。安丘劉祚遠補吏科給事中。尋以其族祖憲石官大學士。引例迴避。改吏部主事。孫文定公廷餘。時已爲戶部侍郎。投謁偶不書舊貢二字。劉返其刺。文定遜謝而已。見居易錄。

魏象樞直諫

魏象樞。字環樞。號庸齋。蔚州人。其先鳳陽人。明永樂初。祖爲新城主簿。遂家焉。象樞生而穎異。忠孝出天性。崇正壬午舉人。癸未上公車。已入試矣。聞祖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奉母居山洞中。本朝順治三年丙戌。進士。山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轉工部。時世祖初親萬幾。公上言。宜慎起居。盡啓沃。責備時宰。人爲公危。上曰。給事言是。因災異。言天變爲人事所至。語多侵權貴。詔廷臣集議。面折諸貴人。無阿避。衆皆側目。遷吏科都給事中。掌大計。絕賂賂。日夜宿省中。邸寓則令兵馬司護防。上疏言官糾拾。例當復。雖失實。不當反坐。言官得罪。宜治以考功。不可置重典。上嘉允之。在諫垣疏凡三十餘上。尋以故相深陽得罪。牽連黜詹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丞。乞歸養。丁母憂。家居十年。康熙初。以大學士馮溥薦。召授貴州道御史。初見上。退而喜曰。聖主在上。言官是其時矣。乃具疏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湖南布政使劉顯貴侵公

幣不當內陞。言制祿所以養廉。今制例太嚴。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恩。上多褒納。逾年陞京鄉。留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御史。歷擢順天府尹。大理寺九卿。戶部左右侍郎。疏請權估值。以杜浮冒。核關課。以防侵漁。簡藩司。以清賦稅。皆命確議以聞。擢左都御史。首請申明憲綱。劾最貪知州曹廷俞。上皆俞旨。嘉尚。復薦地清廉。知縣陸隨其。又舉學道公明者二人。吏治肅然。甫九月。遷刑部尚書。上言。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顧恤。惟恐忝司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請為郎故事。得失遺補。乞辭新命。而領現職。上鑒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適地震。上言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咎實在臣。是日獨被召對。近御座前。語移時。或至泣下。其言秘不傳。尋復為刑部尚書。始去言路。其始終以言顯如此。為司寇。執法不撓。嘗曰。法自天子寬之。則為施仁。刑官寬之。則為執法。甲子以病乞歸。令原官致仕。陞辭。賜御書松寒堂額。以榮其行。歸張額于堂。有書數百卷。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貽子孫足矣。歸三年卒。年七十一。諡果敏。

淡墨錄卷二

前輩

翰林最重前輩。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庶子。其初入院庶吉士。終身稱晚生不改。雖至大拜。亦然。故事六部尚書。途遇內閣。亦落轎。唯冢宰則落半轎。門生拜相。逢遇師長。則彼此皆落轎。候師長先起行。後門生乃起。故往往相避而行。

翰林論咨

翰林故事。以咨為序。而不論官。其有從外衙門入者。亦不與同年先為庶常者殺同咨。如明季崇禎間。劉公正宗。薛公所蘊。以推官考選入為翰林。編檢等官。即不殺戊辰同咨。是其例也。本朝故禮部尚書王文貞公崇簡。崇禎癸未成進士。館選不與。迨順治二年。以翰林乏才。始由候銓中行改館職。以在丙戌科館選之前。故仍殺癸未咨。後然名刺亦如後輩之禮。惟左都御史郭公瑋。由太常卿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未幾遷吏部侍郎。仍兼翰林學士。獨不與諸翰林殺咨。又故事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謂之南禮。科道官揖尚左。謂之北禮。郭曾官御史。及為學士。遇翰林官。只行北禮。

閣臣稱郡縣名

自明至國朝。士大夫相沿稱閣臣。不舉其姓。但稱其本貫郡縣。如李文勤公嵩。祇曰高陽是也。尚書已下

即不然。唯順治末。少宰胡宛委先生兆龍。方為內閣學士。被奪過最。士大夫稱為山陰。非故事也。唐之中葉。稱宰相但舉其長安邸所居坊里之名。又與今異。蓋一時風尚云。

館金三倍

王士禛云。己未已後。並開諸館。如太祖太宗兩朝實錄。三朝實訓。政治典訓。一統志。平定三逆方略。玉牒。大清會典。賦役全書。律例。及明史之屬。率以大學士。尚書。學士為總裁。庚午三月。開館纂修三朝正史。則以首揆為監修總裁。諸滿漢閣臣為總裁。而尚書。侍郎。學士皆為副總裁。王以副都御史與焉。署中發錢月五金。館中三倍。

特予諡

大臣賜諡。京朝官為閣臣。尚書。總憲得請。侍郎。副憲。已下多無之。侍郎如葉文敏方嵩。沈文恪基。以久在侍從。宋端緒文運。以廉介受知太子少保。特予諡。

始設經筵日講官

順治十二年乙未。始設經筵日講官。於景運門內建直房。令滿漢詞官直宿。備顧問。

講官得侍坐

順治乙未。命擇日講官。時王熙未列名。奉特旨擢用。冬十月。上幸景山。奏祿閣。召日講官五人進講。熙講尚書堯典稱旨。命嗣後講官不必立講。遂侍坐。講官得侍坐。自王熙始。

經筵日講官儀注

大清會典經筵應講經書。及講官職名。由本衙門題請欽定。應講官撰擬講章。繕寫滿漢文。進呈候欽定。後繕寫正本副本。至期。皇上陞文華殿。講官同眾官行禮畢。入殿進講。講畢。候駕還宮。本衙門官恭進講章正本。凡經筵講官。順治十四年。定滿漢各八員。康熙十年。定滿講官。自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及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內由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讀講學士。陞任者。俱得開列。漢講官。自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國子監祭酒。及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等官。內由翰林官陞任者。俱得開列。由本衙門題請。以原銜充補。十六年。諭滿洲小九卿內有山翰林官陞轉者。一併開列。凡日講定期。自二月經筵後始。夏至日止。八月經筵後始。冬至日止。每日俟部院官員奏事畢。講官進講。康熙二十二年。諭於奏事前進講。凡日講。遇祭祀齋戒日期。俱停進講。康熙二十二年。諭齋戒日期。照例停講。如不親講。繕寫正本副本。先期以正本進呈。每日滿堂院學士同漢講官二員。開用三員。捧副本進講。歲終彙寫講章進呈。康熙十七年。諭停止歲終彙寫。止具本奏聞。凡日講官。順治十二年。定滿講官二員。漢講官五員。十四年。增漢講官八員。康熙十年。定講官俱兼起居注銜。滿漢講官由翰林院詹事府坊局各官。開列題請。以原銜充補。滿講官以通滿漢文者開列。

御試翰詹

順治十二年乙未九月，御試於翰四十八人於午門內表一疏，判一表題為上親征朝鮮，大捷國主奉其臣民歸降，奉旨賀表，崇德二年，秘書院侍講吳偉業表略云：惟朝鮮之僻壤，實箕子之舊封，土田附庸，分野疆于周索，詩書風俗，本支起自湯孫，藉商王有道之君，為箕子不死之國，自衛滿居秦空地，虎踞真蕃，石渠誘漢亡人，鸚鵡張洪，荷荷下盧龍之甲，楊僕浮渤海之船，在元狩之三年，置樂浪者四郡，雖稱役屬，尚賴羈縻，新室以易印而開兵，慕容則分疆而爭長，泊乎大業，遂擾東陲，疲敝征徒，騷擾征討，莫除疥疥，翻效腹心，繼以貞觀之真人，佐之吳公之宿將，攻城不拔，振旅而旋，即賞仁貴之先登，終慨魏徵之必諫，此固恃險弗資，阻強未服，備強于山海之間，逃遁在沃沮之內者也，茲蓋云云，念我國家新造之日，正值疆場多故之秋，糾率長戈，侵牟近境，幸喜雅雅，關之戰，大破鶴鶴，隊之軍，若使乘勝窮追，因糧築壘，何難進驅平壤，直搗王京，乃猶幸彼行人，賜之手詔，修我睦隣之誼，寬其事大之誠，蓋孟津八百之朝，不貽彭濮，葵邱九合之會，忍擯江黃，庶其子孫，守茲盟好，孰意矯虔不順，狙詐多虞，跳梁百濟之區，僭越扶餘之長，鯨身日黑，漫阻洪濤，魚眼波紅，輒修戰艦，徒甘言以縻我，難革面以相從，用是赫然，加諸葦爾，躬率中黃之士，親占太白之符，鼓震十三山，咸聞鞠旅，營連八百里，誰逆顏行，帳下拔大食之刀，鏖文龍雀軍，前策渥洼之產，汗血驪驅，嗟哉，合市之人，徒享開城之樂，烏驚則散，魚爛而亡，賴岷懸車，首信位宮，走免黃巖東馬，寧容依虛誣誅，母邱儉沸流之勝，力之覆如，蘇定方灑水之功，遠過之矣，于焉馬韓喪膽，辰國驚魂，力盡而蓋蘇乞降，勢窮則高元束手，大憐薩反接于城上，莫離支稽顙于轅門，坦腹牽羊，甘投鼎鑊，繫頸先馬，自請灰釘，我皇神武不殺，寬大有容，退舍而許之，平解縛而舍其罪，方提黃鉞，遂令收軍，勿剪朱蒙，俾無廢祀，頗利之城，入門不驚，鷄犬帶方之邑，萬戶爭送，壺漿，洗兵馬普述之津，爾今歸命，刻日月九都之石，予實親征，龍筆狼筆，咸成內府之珍，屈繪折巾，俱陪上都之宴，慕華樓賜酬合樂，來賓館解甲休兵，豈僅紙皇側理，修降表于同文，扇獻招涼，布王風于下國而已哉。

翰林須用不欺之臣

徐元榮，字道力，順治乙未進士，廷試時，為文敏捷，上頗見起草，輒奇之，及召對便殿，例舉少年習清書者，中選，元榮以次前，上問以年，對曰：臣年五十二，上曰：不欺，翰林清要地，常用不欺之臣，遂擢庶吉士。

改名

李立，字望石，大嵩衛人，今為海陽縣，順治乙未進士，奉旨改名贊元，選庶吉士，授御史，歷官兵部侍郎，奉命按湖北，收漢陽大猾段世昌，手繫之，立斃杖下，當世昌入獄時，謂家人曰：少曾遇道士，能知未來，言他日所遇，非桃，非杏，非坐，非行，即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尚欲生子，見軀賸。

被革生員中狀元

孫承恩，初名曙，字扶桑，常熟人，為諸生，負才，以選牘文體不正，被論除名，又以太學生領順天府甲午鄉試，順治十五年戊戌殿試，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承恩秀眉，目光四射，曠傳時見者色動，其慶得人，屢被顧問，己亥分校會試，從幸南海子，賜騎御名馬，適大風揚沙，中寒，疾卒，年僅四十，賜

白金馳驛歸葬

榜眼風難

孫一，字惟一，淮安鹽城人，順治戊戌，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至侍讀學士，丁憂歸里，一致未過時，甚苦乏，有同鄉先達某，周旋甚厚，一在翰苑，某官部曹，時給其費，未幾，某陞雲南監司，值吳逆叛，遂陷賊，為其所汙，逮吳逆殄滅，某自度必罹刑憲，遂逃歸，聞一，致丁憂，遂潛投之，求指生路，且為航海之計，一，致伴好言留之，命其子出首，某遂正法，而一，致子，以捕逆黨受賞，官居無何，一，致忽見某登旗竿頂，大罵曰：汝生卒受我恩惠不少，我急而投汝，縱我罪當死，汝忍令子首我獲賞耶，如是晝夜不去，一，致畏惡之，遂錮其卒，鬼即入室，詬罵逾厲，且曰：汝陽壽未盡，取汝不遠，且令汝受苦，乃以兩手擗其腰背，一，致即大痛，不能坐起，臥病床席，若風難然，癸酉康熙三十二年乃卒。

丁酉江南科場作弊獲試

順治十四年丁酉科，江南鄉試，科場多有物議，榜發之日，諸生哭于文廟，騰有歌謠，是科題為子曰貧而無諂，一章，有無名子作黃鸞兒詞嘲之，曰：命意在題中，輕貧儒，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確欠工，往來竅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原是貨殖家風，凡舉集上命進覽，震怒，逮兩主考十八房考，窮治其獄，其無名子匿不出，西堂與乃以兩大主考赴西市，房考十八人皆議絞，蓋江南科場，往往有紛紜之議，比他省為甚，得此一番洗刷，為之肅清，惟書房考餘不能知其三人有異兆焉，少司空李呈祥言：已門生河南人徐泰，令入籠得一卷，氣雖清，力尚欠厚，置之別几，方轉瞬，復在正取卷內，如是者三，心異之，意其家必有隱德，欲呈薦，既而曰：晚祈一夢，何如，果夢正襟危坐，忽從仰塵墜一小僧，貌最秀，狀甚愛慘，屢詢不應，忽又墜一繩，困于僧項，其僧惶急，兩手解不脫，已亦代為之解，愈解愈緊，驚迫而醒，次日薦之得雋，本生來講語之，言門生乳名和尚，年僅弱冠，但以繩繫頸，解之未脫，恐非佳兆也，後成進士，除江南令，又山陽令李祥光，山西翼成人，最純謹，自守，初蒞任，日吏役上謁，俱見坐一帶索官，又懷寧令周霖，陽曲人，赴任起程，日門前兩槐，忽怪風吹折，痕如刀截，是科三人，共入內廉，後俱縉首，幾亦微矣，原李耳，戴舉人除伏誅外，上親覆試，江南丁酉諸舉人，獲出吳縣潘隱如，吳江縣吳兆鑑，錢威，吳蘭友，莊允修等，皆革去舉人，遺戍口外，楊廷璋，順元齡等，皆革去舉人，惟原中第二名陸燦，本姓錢，列覆皆前列，上獨拔吳鳴珂，第一，戊戌會試，不第，欽賜舉人，與會試已中張貞生等一同殿試，二甲第八名，改庶吉士，授編修，蘇州府志：是科直隸順天，亦以科場作弊，誅戮一二分房之官，南北舉子，皆臨軒覆試，獲出吳賜等，遺戍尚陽堡，順天先覆試，得與會試，江南覆試，遲不及與會試矣，亦見軀書。

尤侗以樂府受知

順治丁酉，江南場弊發，有編為萬金記者，制府以聞，詔命進覽，震怒，臬司盧，乃大索江南諸伶雜治之，適山陰御史姜圖南，北上過吳門，徵尤侗新劇，同人宴之，申氏堂中，觀者如堵，選者雜其中，疑其事類，馳白臬司，即檄捕諸伶，拷掠誣服，既得主名，將加羅織，且徵賄焉，會詔許因公誣誤者，自陳開服，尤侗適遭臬

司事遂北上事得寢而慮旋以貧墨質極典人皆稱快先是伺作臨去秋波一轉制義刻雜組中時學士王熙侍講筵上偶語及老僧四壁皆畫西廂却在臨去秋波悟禪熙隨以伺制義對上立索鈔呈復索刻本上親加批點稱才子者再因問伺出身履歷歎息久之命取全帙披閱他日又摘討蚤檄示學士曰此奇文也問有副本否對曰無遂遣官遍覓坊間不得適伺在京至邸携一冊去進呈上大嘉召學士示之且指學士父崇簡序以前未見為言亡何有以伺離騷樂府獻者上益讀而善之令教坊播之管絃為宮中雅樂聞者豔之有勸以前事登聞不但雪冤當亦不次之擢伺不肯出京十七年上幸南海子徐公肅元文上忽駐馬問曰尤伺爾師乎對曰然西堂雜組有爾序乎對曰然上曰朕知之久矣因稱獎集中文又問以何事降調何為至今不出也公肅致書伺再來京伺不肯有陳老人道志者號宏覺國師一日賜坐上嘆場屋中士子有學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如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伺極善作文僅以鄉貢選推官復緣事降調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伺曰恣聞之君相能造命士之有才思上不知耳上既知矣何難擢之上首肯曰朕亦有此念因命侍臣檢文集臨去秋波時藝其讀之上忽掩卷曰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曰不是山僧境界時昇首座在側上曰天岸何如昇曰不風流處也風流上大笑見伺北遊錄後伺于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人以爲美談

庶吉士兼滿漢二書

吳國對字玉隨又字默巖全椒人初世有身夢二龍相對已而同乳生二男子國對先生故名對其季曰龍幼嗜學工詩賦善書法順治戊戌成進士當丁酉科時世廟特用誅流以懲南北鄉試之弊其明年禮闈校士上親定題目夜半遣親臣齎送鎖院其防密如此既策之於廷上曰吾既以法懲除積弊宜可得天下真才故於是歲所取士恩義猶有加焉連數日引見宮門拔庶吉士者三十二人與承恩等三人讀書翰林中上嘗幸景山瀛臺南苑輒召以從賜坐延問如家人有款款感泣者嘗問對對侃侃而陳上重焉舊制初教習分國書漢書人習一書至是上謂此皆真才漢書其所習習命人兼二書每閱一月御試之殿中親第其高下由是翰林之選益重焉

學士直諫

張貞生字幹臣號箕山廬陵人祖職明成化時官都督府經歷嘗以教林見素得罪與陳白沙交善以理學直諫著名貞生少穎入塾授書即有志聖賢之學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第一人殿試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國子監司業陞侍講學士辛亥駕將出關謁陵時有差滿洲大臣巡方之議貞生於乾清門而奏直諫言過愆切觸上怒下考功議革職爲民上愛其才止錮二級去即于九月二十二日買舟南歸同時如宋琬高珩王士禛皆賦詩餞其行士禛以詩留別諸君曰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焚草燈前期報國披肝殿上願回天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慙還藝術未全賴有宗工交勸勉臨岐中贈繞朝轍遂歸家居二年詔以原官起用辭不至再召至京卒于位貞生初爲司業時頗聞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嘗書至危是人禽之戒喫緊在義利之關二語于座右以自警

石榴詩
陳廷敬字子端一字說巖澤州人少警慧九歲賦牡丹有要使物皆春句人咸異焉舉丁酉鄉試順治戊戌進士初名敬殿試榜有通州同姓名者世祖特命加廷字以別之而俱改爲庶吉士辛丑初設內祕書院授檢討告歸擢國子監司業庚戌遷宏文院侍讀辛亥復設翰林改侍讀轉侍讀學士廷敬雅嗜讀書嘗薦戶部郎中王士禛詩學戊午正月遣侍衛傳命偕士禛省以詩進上覽廷敬石榴子詩曰風霜歷後含苞實只有丹心老不迷誦之至再玉音琅然廷敬又力薦士禛詩翌日改擢士禛爲翰林院侍讀閏三月命偕士禛日直南書房廷敬每自宏德殿講訖入南書房直廡以爲常召舉博學鴻儒復疏薦戶部主事汪琬琬亦轉入翰林癸未四月命陸文淵開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兼經筵故事大臣入閣不復侍經筵兼之者桐城澤州二相也卒上遣皇子臨奠賜紫衫閣器一具賻銀一千兩御製輓詩予祭葬賜諡文正所著有尊聞堂集八十卷歸去集二卷晚手定爲十卷曰午亭文編

郎中改侍講

王士禛字貽上號阮亭新城人布政象晉孫與勳第三子生有異稟七歲讀詩至燕燕綠衣等篇便悟其旨八歲能詩兄士祿授以裴王之法十一歲祖醉後看從弟象成作草書示諸孫劇對曰醉愛羲之蹟士禛應聲曰問吟白也詩祖奇之曰此子當以文章名世年十五有詩成卷名落箋堂初藝士祿序而刻之有落葉句云已共寒江湖上下况逢新燕影參差又云年年搖落吳江思忍向烟波問板橋庚寅應童子試皆第一辛卯應鄉試舉第六名乙未會試五十二名戊戌殿試第二甲三十六名得揚州推官庚子充江南同考得盛符升九人辛丑調直指于松濟關開鄧尉梅花盛開輕舟登眺見山南太湖潏漁洋山烟靄奇特始自號漁洋山人甲辰內遷禮部主客司主事提督兩館遷儀制司員外郎丙辰補戶部四川司郎中戊午正月召對懋勤殿明日奉旨王士禛詩文兼優著以翰林用改侍講未任轉侍讀夏同學士陳廷敬侍讀學士葉方蘭直南書房先是十五年士禛赴補至京一月上忽問今各衙門官讀書博學善詩文者孰爲最首相高陽李蔚對曰以臣所知戶部郎王士禛其人也上曰朕亦知之一日又問桐城張讀學對如前上問其詩可傳否對曰一時之論以爲可傳臣等亦皆就正之乃有是命

萬言疏

熊賜履字敬修一字素九順治十五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遷侍郎康熙七年上萬言疏曰臣荆楚鄙儒讀劣無似猥蒙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皇上殊恩累遷今職十載禁林兩朝知遇聖恩高厚踵頂莫捐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雖至愚自幼讀書志竊以聖賢爲師數年以來恭遇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之微忱無山上達于黼座且以出位陳詞典制有禁因循嚙默尸素到今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慮已下詢採及詩非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臣備員侍從職司勸諫不敢撫拾浮談毛舉細故以涖宸聽謹仰遵明詔殫竭愚衷芻蕘之言庶幾高深之一助也惟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伏讀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

可珍念。或因官吏貪酷。廢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呼。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皇之心。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皇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恤。而瘠瘵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直省。流離瑣尾之狀。所在皆然。未忍備述。迨厥山來。惟是官吏之股剝。徭賦之科征。有以致之。誠有如聖諭之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其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賈絲羅穀。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征。雜項浮于正額。況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剝削。削皮及髓。一有不應。而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于捶撻敲扑之下。而無復能安其室家。非虛之樂。閱閱之膏液。有盡。而猶吏之貪囊無底。愚蒙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欲壑無厭。哀此小民。百孔千瘡。無從療治。正使年熟歲稔。尙難保其不絕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不至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獨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強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之所必有者。嗚呼。此國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亦不獨守令之過也。守令固吏之親乎民者也。然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日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守令。誠有難焉者。雖然。督撫爲要已。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敢不貪。表直影端。源清流濁。此又理勢之所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一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亦不敢謂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命脈。舉而付託于其身。界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之興。一害未之除也。不可不謂之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上官之激勸懲舉。勦年來。督撫之所薦稱循卓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所以勸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資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才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如是而冀其激濁揚清。興利祛弊也。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轍炊沙而望其成飯耶。所以比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與金饌玉。暮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在此輩。不過苟一時之利。梯一己之榮。而不知其效怨聚怨。爲國家崇此不可解之蘊毒。在廷諸臣。大率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污之跡。以告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曾未嘗直暴其污穢殘酷之所在。而皇上亦遂莫得洞悉其蠶國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貪戀祿位。方恃此以爲壘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之顛連。而無告者。正未知何日而有再蘇之望也。然則今日之吏治民生。敝久壞極。其所從來。亦不問可知矣。伏乞皇上將現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污不肖者。立賜罷斥。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工果有端方清正。能事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勅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

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而日弊弊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賑。終不過虛文故套。美人聽聞。而毫無補于吏治。民生之實事也。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皆不易之論也。此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效。九士之觀瞻。于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于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勸之機。固有不可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此固一定之理也。今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爲之斟酌損益。釐爲百世不易之令模。以善建于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叢勝之虞。三代聖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極敏。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聞略加整頓。去其所爲太甚之弊。而急公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倚暗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不獨盈庭聚訟。空耗察案之精神。抑且令甲游移。重傷國家之大體。王言屢變。朝政滋繁。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皇上勅下議政王。只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爲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衰挈頽。綱舉目張。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貽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疏甚長。摘其要如此。旋陞尙書。官至大學士。

陸官預兆

屠粹忠。字純甫。鄞縣人。順治戊戌進士。粹忠垂髫時。讀書閩里董氏。壁間大書成名戊戌四字。及成進士。歸題跡尙存。里中傳爲異事。擢兵部尙書。先是。聖祖以粹忠老年。屢鑿書修齡堂扁額賜之。既又賜臨趙孟頫行書。曰。白鹿城頭百萬兵。碧油幢下一書生。如今始識爲儒貴。臥聽元戎報五更。乃知爲大司馬之預兆也。

會元爲家人後身

順治十六年己亥。再行會試。會元朱錦。上海人。山鹿吉士授編修。先是。上海有朱錦。初投潘尙書爲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潘。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即檢其隨身文券。還之。朱感泣曰。荷洪恩。必當矢報。潘曰。我富貴已極。何賴于汝。朱懇請不已。潘徐思。乃曰。現今文廟圯壞。汝能修葺。實於報我遠矣。朱即獨力營繕。頗稱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無有憶及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林。至康熙壬子。卒。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初順治己亥。秋八月。再行會試。趙吉士與朱若臣。同公車。若臣夢若榜。榜首姓朱。單名是金字。偏旁右邊不甚了了。趙笑曰。得無爲他人作夢耶。若臣具呈禮部。改名銘。榜發。會元朱

錦按吉士即著寄園寄所寄者

佳狀元

徐元文字公肅榜姓陸崑山人順治己亥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世祖召見乾清門諭以特簡之意還啓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元文率諸進士謝恩世祖爲御殿百官陪列鴻臚讀表前此未有也除翰林院修撰管從幸南苑賜乘御馬命學士折庫納爲執轡元文館師也遜謝不敢乃改命侍衛又嘗晚對便殿夜分則饋世祖又問從者得毋饑乎復命侍衛賜之食嘗被命進學齋說一篇世祖讀書所也覽而稱善爲刻行之官至大學士

陸子開言

徐元文赴試金陵船家一陸子忽迎曰狀元來矣後果然造一船與之俾溫飽終身崑山徐氏兄弟三人長乾學康熙庚戌探花次乘義癸丑探花三即元文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是科榜眼華亦祥無錫人探花葉方雷長洲人三鼎甲皆在江南

中庸註避諱

葉方雷字子吉重華子順治十五年世祖親覆試江南丁酉貢士以古文詩賦方雷試瀛臺賦甚工上深喜之次年秋己亥復行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三歷官學士常撰八箴以進又奉命撰太極圖說上善之賜貂裘進華翰林院學士充明史總裁己未詔天下保舉博學鴻詞命校閱試卷稱得人時修四書滿漢講義至蓋張元冠不以弔方雷爲聖諱商于同僚俱不能對翰林典簿程維乾對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註改元字以避諱方雷問何所本維乾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註改諱字方雷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爲避諱也深加敬禮人服其虛中維乾字介公號圭炎山海衛人方雷官至刑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敏

備書會元

陳常夏字鏡山龍溪人家貧力學嘗爲人備書順治十六年辛丑會試第一人殿試三甲第一百三十七名進士授米脂縣令

狀元騎驢

順治辛丑狀元馬世俊字甸臣溧陽人授修撰性朴素釋褐貧不能具軒騎策蹇蹙老蒼攜宮袍隨之傳爲士林佳話

榜眼二字之半爲根

李仙根字子靜號南津遂寧人父實字如石崇禎癸未進士爲長洲知縣國變棄官不能歸蜀做居錦帆著有蜀語吳語四卷後以子貴不易其操方巾布袍終其身仙根侍父來吳遂占籍長洲順治十八年辛丑榜眼授編修初仙根居吳館于鄉間柴氏子名世俊者夢入京試得狀頭師得榜眼以告仙根喜自負因拆榜眼二字之半合爲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應試中甲午鄉試是科果得榜眼而狀元則馬世俊

也山侍讀册封安南管開學陸戶部侍郎著有安南紀使略是科探花吳光字迪前歸安人授編修

熟習國初典故

張玉書字素存丹徒人順治辛丑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大學士諡文貞有松蔭堂集儲大文序大抵皆存容典雅灑灑乎盛世之音其推諸仙狼居香山二碑敘述聖武神功尤爲詳贍足以昭示萬世其紀平定江南事紀滅闖賊二賊事紀三路進師下雲南事紀平水西事及國紀皆端緒詳明得諸耳目見足以彰開國之鴻烈紀順治間樂章及錢糧戶口三篇皆實掌故而紀陝西殉難官事一篇亦足與史傳相參他若遊玉泉山記遊化育溝苑後苑記遊喀喇河屯後苑記遊熱河後苑記皆足發揚太平懋樂之象其餘碑誌亦多國初將相事迹可備考

稱玉堂之始

今稱翰林爲玉堂始于朱翰林學士院玉堂二字宋太宗嘗書以賜蘇易簡高宗亦嘗以賜周麟之

淡墨錄卷三

敬天

康熙初孫配瞻在學爲侍講學士時嘗言聖祖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於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己之心責己皆御筆自書書法亦秀麗歐顏見章奏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等語謂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過戒羣臣以後不許如此陸清獻公樂聞其言因謹述之見陸先生年譜

楊給事參經題再錯

康熙二年癸卯順天鄉試以經題詛錯吏部給事中楊鼎上疏曰竊惟三載一試本求賢盛典故事凡開中試題例皆本經同考官所擬今春秋經題則同考官羅繼謨擬進者也乃春秋第四題經係郭子而題詛郭人夫以春秋本經閱春秋房而題有詛錯其人固已疎矣且此第四題即己亥科會試之第二題也己亥是題亦曾以郭子詛郭人隨經知貢舉與監試諸官題參而考試官亦自檢舉請旨改正試錄因將同考官范廷魁孫承恩處分在案此人人共知者己亥至今相隔祇一科不宜遺忘而繼謨者又己亥春秋房中式士也以己中式題而擬以試士既屬可怪況已經詛錯之題而重爲詛錯在前此之誤猶曰坊本相沿偶失檢點故孫范參罰可從輕擬今已經更正故改試錄煌煌然見勸功令而乃以是科中式之

人題即是題。錯復再錯。是前為過誤。今且怙終。前固違經。今復悖教。此其所係。匪細故也。然且前時舉人。哄堂而爭。則內能受過。凡及題紙寫都子者。概使錄入。今之諸生。亦哄堂而爭。而內能必不受過。凡及題紙寫都子者。皆貼斥不錄。違經士子。反受黜落。去取盡乖。詎抑誰贖。毋怪乎叩闕之多。嗚呼。上閱疏。奉旨從重處分。鼎字清詞。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

策論會元

康熙三年。以八比勦。鄉會試改用策論。甲辰會試。海寧沈珩昭子。以二場擬太祖。太宗。上尊號表最工。中會元。殿試二甲。授中書。己未召試鴻博。復取二等第三名。授編修。著有秋巖文選。珩。一云秀水人。

崧山僧

嚴我斯。字存菴。歸安人。康熙甲辰狀元。授修撰。歷官禮部侍郎。嘗夢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諸同年。俱僧服。我斯訝之。諸公曰。寧忘却此地耶。因問山何名。僧云。崧山。我斯忽悟。曾晒鞋于塔。視之。尚未燥。遂新。數日卒。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見曠園雜志。是科榜眼河南柘城李元振。字正孟。官至副都御史。壽八十三。探花無錫秦宏。

翰林建言

衛既齊。字爾錫。山西猗氏人。康熙甲辰庶吉士。檢討庚戌。詔求直言。忤旨。謫霸州判。翰林建言。既齊其一也。後稍遷至順天府尹。辛未。御史陸清獻以諫停止捐納保舉。誦奉天安插。既齊復面奏。民情惟恐陸御史遠謫。遂得寬釋。其實衛與陸。初不相識。後仍莫往莫來。人兩賢之。

館選僅十二人

康熙丁未會元黃初緒。崇明人。亦以策論登第。時館選僅十二人。會元不與。桐城張文端公英。實本朝一人。

術士不驗

居易錄。吳人張姓。以術游公卿間。常許繆念齋狀元。康熙六年。丁未果第一。吳中驚以為神。門外車騎填委。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奕時教授陋巷。託友代問。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還問功名乎。及奕會狀。張遁去。

長沙痛哭書

丹徒張九。字禮存。與微子。玉書兄也。九歲通五經。壬午。未冠。登薦。丁未對策。直刺部院督撫陋弊。司農正矩。讀而歎之。持其卷。語諸大僚曰。此長沙痛哭書也。既奏。擢一甲第二名。授編修。

立生祠

平原董訥。字茲重。康熙丁未探花。由編修歷江南總督。以閩河事鐫級。召為侍讀學士。民為立生祠。次年。上南巡。民數千執香祠前。求仍放訥為江南官。迴鑾。訥迎慰。上遣招訥至舟前。口汝做官好。江南人為汝蓋一小廟矣。因大笑。旋有總督漕運之命。

會元夢 宮夢仁。字宗霖。直隸靜海人。初名宏宗。久困場屋。一夕。夢鄉前輩林會元奉書一册于之。奉字子仁。于是更名夢仁。康熙九年庚戌。果中會元。

三十金

德清蔡石公啓傳。侍郎奕琛長子。順治甲午舉于鄉。時夫人向未舉子。私蓄三十金。為置一妾。妾至。垂泣不止。啓傳怪問之。曰。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啓傳乃夜往夫家。語之曰。我為爾消釋此事。然我不可歸。歸則心跡不明。即僕被臥夫家。召營卒至。謂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即繳券付金。卒亦感動。如言。天明。啓傳命輪舁婦還夫。即以三十金為贖。然後歸。夫人臨年。即舉子。見曠園雜志。是科啓傳上京應會試。時有妓欲狎之。啓傳賦羅江怨詞云。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擾。心難定。欲待要倚翠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鳳。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兩事兼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嬌娥共。竟去。康熙九年。遂中狀元。

查明詩

啓傳赴公車時。投刺山陽令。蓋同年而先仕者。令批其刺。令閱者查明。遂拂衣去。至是及第。令以厚幣請罪。啓傳却之。答以詩云。一肩行李上長安。此日應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好向榜頭看。

四一字

池北偶談。先是德清有蔡翁者。築室成。夢人持一盤。內有紅箋四。每箋書一字。共四一字。後其孫奕琛。福王時相。官一品。子啓傳。庚戌一甲第一。啓賢子升元。壬戌一甲第一。兩狀元俱生此室。後從弟彬。辛酉浙省鄉試第一。始悟四一字之兆。

講性相近

德清孫在豐。字配瞻。懋果孫。康熙庚戌榜眼。由編修歷陞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一日。上命講性相近也。對曰。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義理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上曰。義理氣質。有兩個性乎。對曰。義理即在氣質之中。二者一也。上曰。這說得好。官至工侍。

此文有關國體

崑山徐健菴乾學。康熙庚戌探花。為禮侍時。朝鮮使者鄭載嵩。訴其國王受枉。語頗悖妄。乾學劾其不敬。上見之。喜曰。此文有關國體。陸左都御史。已而王上疏請罪。復劾罷江西。河南兩巡撫。陞刑部尚書。以改誣辭歸。先是乾學領各館總裁。上命攜書局印家。編輯明一統志。

安溪夢兆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未貴時。祈夢于九龍灘廟神。贈詩一聯云。富貴無心想。功名總不成。意頗惡之。後康熙九年庚戌科中進士。官至相國。方知戊戌字似成。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成相字。見袁枚子不語。但誤作戊戌。

學問得力 李文貞以著碩特備顧問御製朱子全書周易折衷及性理精義律呂韻學等書皆承旨纂修文貞公嘗言晚年學問始進得力于聖訓居多

庚戌名臣最多

康熙庚戌一科名臣最多大學士如安溪李文貞光地遂寧張文端鵬翮尚書如武進趙恭毅申喬都御史湖廣總督卞景瑋郭華野琦御史平湖陸清獻隨其皆名臣也

陸清獻從祀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生而穎異靜默父初授莒節左傅少之乃暗誦全文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專意洛閩諸書管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而一折衷于朱子康熙丙午舉人庚戌進士乙卯授嘉定縣知縣巡撫慕天顏頗愛重略嫌儒術迂緩以非應變才奏請裁調用未及下又以盜案落職盜案者邑民張與汪有小隙計訟汪赴理夜遇盜擊傷歸謂其弟曰張造殺我遂死清獻以小隙無殺理且張亦不似殺人者遂釋張而別遣捕役緝之得真盜七人獻上都議以跡近諱盜革職邑大駭里民扶老攜幼填街爲令呼冤悉架枘結紵然燭以送並刻木立生祠人士競爲詩美之彙爲公歸集梓行適召舉博學鴻詞膺薦未及試以憂歸刑部尚書魏象樞爲山西總督首抗疏辯其冤再疏舉廉吏十人清獻其一也奉旨復原官癸亥補靈壽縣知縣甲子夏兩江總制于公藻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如于成龍者有幾人於是九卿等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都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杭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其對時雖未即擢用然七人者後多至大位有聲名巡撫格爾古德清操飲冰愛民如子題請擢用夏科道員缺上面諭部院官各舉所知于是工部尚書張英左都御史陳廷敬兵部右侍郎李光地交口論薦奉旨行取臨行邑民哭送數萬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辛未夏上以久旱諭諸臣協同會議直隸利弊先生遵上三議其一疏曰直隸被災帶徵錢糧當急豁免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言捐納保舉之法斷宜停止皆切中時弊既又上疏曰夫捐納一事原非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慮深遠矣近復大同宜府運送草並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且保舉所重莫重于清廉或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獨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得辨而知其不可矣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于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于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伏乞勅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徒可疏而民生可安矣奉旨同九卿會議清獻力爭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特保舉一綫

可防其弊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得與正途一體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次年三月停止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澄毅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之捐似難無庸議者也至于設立保舉而不限定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即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明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似亦難無庸議者也時大兵草草需運甚急計臣方特捐納一項以濟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爲便票本各持一見議與先生既相水火而富室儲資日夜俟開例希進者相率彈冠不啻飢渴即諸臣以捐納進者內外都有先生于疏議中痛詆斥之由是都中大譁部議以先生物執資格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遲誤軍需飾虛詞案政事負官之職擬革職論奉天安插上心知其無他特原宥之俾仍舊職兼命巡視北城是年冬試俸滿憲臣以前事甄別對品改調歸屏居湖口讀書課子卒年六十一清獻之學繩尺考亭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于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墮于佛老以至于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肆者鮮矣自明姚江倡良知之說鼓動一時邪說流行人心大壞而國運墮之清獻以爲必尊朱子而黜陽明是非明學術可正管著學術辨三篇與河南湯宗伯山西范進士彪兩書往復辨論有曰白沙陽明之病今世學者亦知之至于涇陽景逸固宗程朱固斥陳王而謂其偏于主靜近于禪學是非深入闢奧辨析秋毫不能爲此極論也著有三魚堂集及評選國策去毒五十篇手定先正一隅集已刊行其篋中所遺有問學錄一篇日鈔二十卷尚有語錄雍正年用禮臣議從祀乾隆元年贈禮部侍郎諡清獻

熙朝元老

太倉王揆康熙庚戌與原祁同榜進士泥金卷至吳梅村在座謂其父太常公曰彼蒼者天當是君家門下清客太常駭問云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意而巧于趨承事事如意者門客也今日之天毋乃近是太常不覺莞爾見軀臆接累官尚書至大學士未入閣前大病幾危或有薦中州李先生善拜斗者重聘遊之至則獨閉一室初不聞聲飲食從資中出入或潛窺之見以白楮粘壁北面禮拜時又向壁審視復拜如初如是七日啓戶曰尚書無恙昨斗府已送扁署云熙朝元老康熙某年月日爲王揆立不十日病瘳次年如期宜麻雍正改元遂罷相始悟熙朝二字見仙堂筆談原祁奉常公孫以畫供奉內廷由知縣陞御史改翰林官至戶侍

韓奕制義

制科之文至韓奕而翁然一變浮滑之習康熙十二年癸丑會殿俱第一會試撤開上宜取奕殊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即授編修是年冬十一月召奕至起居館作太極圖說傳論寫詩文二首進呈明日命悉呈平日舊藁遂以刻本五十篇進上召奕至宏德殿命講大學畢上問平日所作必尙多時館師學士熊賜履代奏曰尙有三十三篇以題目小不敢呈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即鄉試墨卷也上閱悉留覽其時

文受上知如此官至禮部尚書文德

幽其館師

韓文懿為諸生時有吏持贊儀突至欲延作師而無名刺約期以乘輿來途往見殿閣似藩邸並無主人有一童子領公子出年十六禮畢趨就業開義輶通一日問拷楚聲私窺之見王者坐殿上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駭而王者已知重等童子謂其曰所以不見者以幽其異路今知之勢難再聚贈以束金曰天下第一人但坎壞未盡耳至是果如言

放蝶蠅報

先是明隆慶中長洲有韓侍郎世熊者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每早持帶捕兩岸蝶蠅置放水中有時忽觸捕蠅數里四十年不倦侍郎赴鄉試時夢金甲神告曰汝祖放生功大當令汝入翰林官至少宗伯使朝鮮賜一品服從此累代貴顯至康熙癸丑遂登會狀是科榜眼王度心改名鴻緒字季友其縣人官至工部尚書著有明史稿國朝修明史取為藍本探花徐乘義字彥和崑山人乾學弟官至閣學上南巡賜御書恭謹老成四字

南書房供奉之始

康熙十二年癸丑春天子御講筵從容與學士言朕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惟經史講誦是職給內廡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慎擇醇謹通達者以開時舉下未科進士編修桐城張英名入對上心識之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詞迨十六年丁巳冬有內廷供奉之命賜邸舍于瀛臺之西辰而入終戌而退乾清宮之西南隅曰南書房上舊所御讀書處也命處其中飲儲給于大官執書使中涓筆墨側理器具之屬皆取于御府珍果儲饌之撤自御饌者日數至焉御乾清門聽政後則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讀史官至大學士卒蓋文端有存誠堂集

三鼎甲兩尚書

彭定求字勤止瑞子康熙丙辰會狀表章湯潛菴遺書敦行善事弟寧求字文洽康熙壬戌探花定求孫啓豐後八年復登會狀祖孫濟美為吳中盛事是科榜眼胡會恩字孟綸德清人朋友信之裔也上聞以對賜友信名文實政四字懸于家廟著有清芬堂集探花翁叔元字寶林常熟人官至刑部尚書著有鐵菴文稿梵園詩集三鼎甲兩尚書亦盛事也

一匡天下

陳介眉錫鼎人而生風慧入小學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作論非之十五入庠康熙十四年解元其題為子謂子產一章元破云學可匡時得一人以風天下也人以爲關節是一匡天下四字其事密然其文實佳且平生留意格物致知之學無足疑也丙辰進士選庶吉士官止編修

京堂翰服色

伍宏嘉字葵尊宜興人康熙丙辰進士山行人改御史上疏定服色三品以上始許衣貂裘舍利猴王士

積口占戲贈云京省府翰兩衙門齊奪貂裘舍利猴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怨葵尊見香祖筆記

山由員改翰林自顧八代始

顧八代字文起鎮黃旗人以軍功授戶部筆帖式擢吏部文選司郎中康熙十四年聖祖御試旗員擢八代第一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自他職改翰林官實自顧八代始後二十三年特旨入內廷侍諸皇子讀書世宗與焉尤敬禮之官至禮部尚書

講筵得正人

康熙十八年己未狀元歸允肅字孝儀常熟人授修撰兼日講官進講周易毛詩舉止端詳敷奏明暢湯斌歎曰講筵得正人天下有賴矣陸中允

宣城梅瑞

康熙己未榜眼孫卓字子立探花莊薦馨字楚曉皆宣城人先是宣城科甲不盛人謂文昌閣久廢故商新之己未孫亦連名鼎甲入翰林而施開章阮詠復以鴻博入同時四翰林時施園有梅三月復開四花其方位恰應四人所居人以爲異孝廉梅清繪爲圖

得罪神明

趙作舟字浮山大嵩衛人順治甲午解元乙未公車入京居汾陽館館祀有關帝像作舟偶于像側挾妓其父在里夢偉丈夫告曰吾潘姓乃關帝下值日功曹也爾子應今科入翰林以近日得罪神明罰科矣作舟下第歸入門父述其夢作舟悚然贈燈二十四年署東平學正康熙十八年己未始登進士入翰林改庶吉士見秋燈叢話

白帽

南宮張光彖康熙戊午赴鄉試時父病不欲往強之行至旅店夢人送一白帽子心惡之欲歸而父書至病良已遂終場歸家見父而報人已至則光彖領解元矣明晨賀客盈至一客忽云邑中自前明兵部尚書白圭領解後久無繼者君能繼之故見之夢光彖始恍然十八年己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父子與宴

桐城大學士英長子廷瓚康熙己未進士殿試二甲第二名山庶吉士授編修兩歲中遷至侍讀學士乙亥六月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賜宴賜扇英父子皆與焉丁丑命祭南嶽告假省墓廷瓚自十歲入京三十餘年始得展祖家中伯叔多不相識也

集韻牌詩

合肥文定公子李字青字丹壑年十六登康熙己未進士入翰林授編修毛西河時在文定宅每朝韻牌作詩值雪盡集飲手拈一牌值雪字有翠嶺雲俱合平橋雪未乾句坐客皆開筆一日秋節剪新袍成毛西河適同直起居注適極前乾嚙毛戲曰絮鳥早催忙入館丹壑見旗人若綠應聲答云竹鷹秋遣窄裁衣毛不覺折腰曰才子才子

父子兄弟翰林

崑山沈世奕已未進士子旭初丙辰進士朝初己未進士皆官編修時父子兄弟並在翰林時人榮之

長生殿

益都趙執信字秋谷康熙十八年己未進士年十六入翰林為贊善恃才傲物時長生殿院本盛行秋谷素所咨賞會國恤止樂大紅小紅已決日而織練未除顧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事者皆無人奏各禮貴有差秋谷坐是削籍年未三十家居垂五十年嘗有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之句

翰林不由科甲

錢塘高澹人士奇以詩受知聖祖不由科甲欽賜翰林官至詹事陪宴唱和恩從不離左右恩寵無比亦異數也有扈從銷夏等集嘗有句云隨行漫逐栖梧鳳下筆爭如食葉蠶蓋言其不由科甲也歸養別舊詩云鶴禁森嚴地絕塵崇班自昔簡儒臣詎知烏鳥私情切翻荷龍鱗寵命新謝球光榮明異數王恭妙選魏前人鑑湖一曲堪投老青綬垂腰許乞身水北花南有舊廬閒園將日方舒探懷香噴千頭橘入饌肥烹二寸魚芝檢排窠邀國典松窗流曜捧天書只憐鴻案塵生久八座同誰問起居又有待把遺蓬誇野老瓦盆泥飲語昇平亦佳話也

翰林放學政之始

康熙庚辰臘月特命翰林院侍讀汪灝提督山西學政初以翰林官出視學政惟直隸為然康熙二十年以江浙人文之藪亦用翰林他省仍舊改用翰林例自此始

庶吉士舉人典試之始

自己卯順天鄉闈乾清門覆試舉人後直省考試官自侍郎以下槩行開列恭候欽點壬午鄉試以副都御史張容主考陝西御史吳甫生副之吏部文選郎中陳汝弼主考江南工科給事中黃鼎樞副之御史傅作楫主考浙江翰林滿洲阿爾賽副之湖廣巴海大理評事山東滿保河南傅森皆翰林滿洲人山西孫致彌戊辰庶吉士傅作楫舉人副都御史庶吉士舉人典鄉試自是科始

會試分省

禮部會九卿題為會試關天下之人材閱卷宜照從前之定例舊例分南北中卷衡量可謂至平又分左右未免分析太繁相應仍照舊例南北卷內不必細分左右將廬州等府滁州等州舊係中卷者俱歸于南卷其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去中卷名色每科雲南定為雲字號額中二名四川定為川字號額中二名廣西定為廣字號額中一名貴州定為貴字號額中一名康熙三十九年會試奉恩詔加額明年會試應將雲南四川各加中二名廣西貴州各加中一名庶人材不致淹抑而遠方士子皆得均沾恩矣奉旨依議

五經不禁

壬午順天鄉試五經監生二人一莊令與江南武進人一俞長策浙江桐鄉人初以違例做五經貼出仍

具題請旨奉旨俱著授為舉人准會試嗣後願做五經者不必禁止

老先生

王阮亭云京官舊例各衙門稱謂有一定儀注不可挪移如翰詹稱老先生吏部稱選君印君員外以下稱長官科稱長科道稱道長是也自康熙丙子祭告回京見聞頗異各部司及中行評博無不稱老先生者矣

淡墨錄卷四

己未博學鴻詞五十人

康熙十七年吏部奉上諭用博學鴻詞科救內外大臣各薦舉來京先是二年間上厭薄八比論內三院九卿於甲辰丁未兩科改換策論着以經濟時務取士而廷臣狃于故習皆言古學不可卒辦仍暫用八比以俟徐復因特開是科是年十一月初一日大學士索額圖明珠奉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諸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寒難支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衣食用以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戶部議酌給俸廩併柴炭銀兩按月稽領真贖典也至次年己未正月晦日上諭薦舉人員着二月初三日親試高陽李蔚奏時迫促不能預備試卷桌子等項遂諭十六日啟奏時幸溫泉回益都馮薄又簡入會開作主文官未敢奏至十七日傳諭着該部同翰林院確定試日並應用事宜具奏因定三月初一日遂於二月二十九日吏部過堂三月初一日平明齊集太和門以魚貫入詣太和殿前鴻臚唱行九叩頭禮畢上御殿祭堂子回命諸薦舉人員赴東體仁閣下太宰堂院學士捧題出用黃紙十張上寫題二道放黃桌上跪領題訖用矮桌列下堆先是上命內閣及各學士擬題上用李蔚擬璇璣玉衡賦杜立德擬省耕詩俱坐地作文及已牌太宰堂院學士復宣旨云汝等俱係薦舉人員有才學的原不必考試但是考試愈顯你們才學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賜汝宴凡是會試殿試狀元庶吉士俱沒有的汝等要曉皇上德意

宣諭命起赴體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皆大盤高檯相傳給直四百金先賜茶二通時菓四色後用饅首卷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各一大盂又賜茶訖復試時陪宴者太宰滿漢二員掌院學士滿漢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資席皆東西向也餘官提調者皆不與焉其夕晚出者十餘人皆給燭竣事然後彌封諸試卷作四封當夜呈進上先閱璇璣玉衡賦次日攜卷至朔州觀魚貯以黃卷箱十四日還宮十五日發卷出中堂三和公暨掌院學士參閱十六日閱訖十七日啟奏呈繳照前代制科分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判作四等曰上上曰上中曰上下曰下上諭前所試上上卷上卷者入史館纂修明史餘俱遺回其年老者量加虛銜未試者不再試亦不必令來遂問有不完卷的何以例在中卷衆對曰以其賸詞可取也又問上上卷內有賸於天者不必賸於人語無礙否彭孫通文衆對曰雖意詞語方故無礙也又問有或問于子曰及唯唯否否語豈以或指朕予自指耶汪文衆對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實指也又問有女媧補天事信否毛西河文益都對曰在列子諸書有之似乎可信及拆卷上又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何以都不檢點賦韻且不論即詩韻取上上卷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宮字者有以東冬韻出逢濃字者有以支韻之旗誤出微韻之旂字者此何說也衆對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絃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醉之一疵也上是之遂定爲五十卷上上卷二十作一等上卷三十作二等餘中卷下卷分作三等四等者總名爲下第不填榜內至拆畢因於上卷中斥去一卷上命擇一有名者補之時中堂掌院各有所薦皆不允最後益都以徐成清薦即徐中山也上曰有著作乎曰有資治文字若干卷上曰資治文字何書也曰字書也旁一學士曰字書小學耳遂置不問後上自取嚴繩孫卷補之即前云中卷中不完卷者二十四日上諭禮吏二部這取中人員該授何職着確議具覆時二部不諳舊制科例但擬已仕者照現任品級或陞或加級其去任在籍者或宜起用或宜在籍加銜一應未仕者俱授翰林院待詔具覆上命閣臣取前代制科舊例來閱查得兩漢授無常職晉時授尚書郎唐制策高者特授以尊官其次等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之分宋制分五等其第一等第二等皆不次之擢第三等始爲上等恩數比廷試第一人第四等爲中等比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爲下等賜進士出身上乃降旨這薦舉取中人員彭孫通等俱授爲翰林官應給職銜着部議具奏其杜越傅山王方穀等文學素著念其年邁從優加銜以示恩榮于是已仕者俱照品級授講讀官坊編修等其未仕者概授檢討總充明史館纂修其杜越等俱授內閣中書正字銜回籍依議乃擇四月二十日到任各朝服頂帶于欽天監火神廟齊到衙門行禮畢次日遂赴史館共五十八人開後

彭孫通

彭孫通字駿孫號羨門海鹽人順治甲午舉人已亥二甲進士山中書分校順天鄉試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一等第一名授編修官至吏部右侍郎兼充講官辛未上以講論明暢特命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音節宏亮極加稱賞明史久纂未成特命爲總裁賜專勅異數也年七十致仕歸卒著有松桂堂集堂名

御所賜也通工詩與新城王士禛名埒時號彭王嘗步蕭寺僧方製長明燈請爲賦公諾之僧退煮茗以餉者未熟而賦成敏捷如此見海鹽續編尤工詩餘士禛倚聲推爲近今詞人第一見感舊集居易錄云羨門以丁丑假歸己卯率子姪登秦駐山賦詩云平生幾兩中郎屣更不吝臨奈老何明年庚辰重九後遂下世殆詩識也

倪燦

倪燦字開公上元籍錢塘人康熙丁巳順天舉人已未召試一等第二名授檢討有九日平山堂詩云郊興字危堞寒花映遠瀟鄧漢儀稱其用意能深

張烈

張烈字武承大興人康熙九年庚戌進士授中書己未召試一等第三名授編修曾贊海卒年六十四烈少聰穎讀書數行俱下長專心理學篤守朱子毅然以闕邪衛道爲己任著有四書講義讀易日鈔四庫全書總目稱集中朱陸異同論不及貴董異同論爲持平王學質疑則未免鍛鍊云

汪霏

汪霏字朝采號東川平湖籍錢塘人康熙丙辰進士授行人己未召試一等第四名授編修沈德潛云霏詩英爽嘗作大梁東友起句云星文三尺劍霜刃十年痕自是無知己非關不報恩杰作也

喬萊

喬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康熙六年丁未進士授中書壬子充順天分校己未召試一等第五名授編修時鴻博諸公奉命纂修明史萊體肥若于步趨騎贏一頭晨入申出念崇禎朝乏實錄先撰長編以資討論衆趨之晉侍讀本朝神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嗣又由於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滅水塢洩之淮揚七州縣蕩析離居禍事俱廢天子覽臺臣奏濟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隄于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自州城築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費于田畝子粒網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適萊入視直上御乾清宮西煖閣閣臣奏事畢問萊濟海口事宜萊直前奏河臣非是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耶萊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合戶科給事中劉國職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停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墮隴畝村落墟墓慘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埝用水車踏去埝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淤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即當未潰之時漸水于屋廬之上豈有

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東河使寬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即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何日復出。不可行四。上是萊言。河臣之意。乃寢萊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河務。值萊歸。恒以地方利弊。萊必直言無隱。然終不于以私。嘗曰。予于同籍師事者二人。一堯峯。一西河。或戲曰。愚山。迦陵。不足師乎。曰。愚意云爾。河議初出。大學士梁公清標時為戶部尚書。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有喬氏易侯十八卷。石林集若干卷。萊卒時年五十三。

王項齡

王項齡。字顯士。號明湖。華亭人。康熙丙辰二甲第八名進士。授太常寺博士。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一等第六名。改編修。累官至工部尚書。康熙戊戌重九日命下。拜大學士。先是松江濱海。一日兩潮。歷久不易。忽于是日三潮。人皆詫異。

李因篤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因篤從吳中顧寧人講韻學。最有名。寧人作音學五書。特載與因篤一札。蓋頗重之。學者稱關西夫子。為高陽相國所薦。相國以年長。每兄事之。未試前。嘗與毛奇齡在相國前辨古韻不合。即囑喝欲加拳勇。南人皆云。關中習氣使然。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一等第七名。授檢討。以母年上疏辭歸。

秦松齡

秦松齡。字留仙。號對巖。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賦白鶴詩。應制有句云。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上顧左右曰。此是有品者。後罷歸家。有園在惠山之麓。與漁洋為同年友。善織詩。一篇題曰。寄阮集。康熙己未。以博學鴻詞徵。召試一等第八名。授檢討。遷諭德。辛酉充日講起居注。著有毛詩日箋六卷。若峴集五卷。

周清原

周清原。字雅集。號蓉湖。武進人。幼時誤食鐵針。着腸胃間。時作隱痛。忽夢人召至一處。長松夾道。朱門徑丈。大字榜云。九天元女之府。周入拜。見元女霞帔珠冠。南而坐。以手平扶之曰。無他相屬。因小女有小影。求先生題詩。命侍者出一卷子。漢魏名人筆墨。俱在焉。淮南王劉安。隸書最工。曹子建以下。稍近鍾王風格。周素敏捷。疾書五律四章。元女喜。命女出拜。年甫及笄。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我無以報。願為君除此疾。作潤筆之費。解翠裙帶。授藥一丸。命吞之。疾自此霍然。醒後。詩不能全記。尚記一聯云。冰雪消無暑。辰星紫滿頭。子不語周以監生赴京時。祈夢于忠肅公祠。夢忠肅盛衣冠。降階款迎。揖就坐。莊容相對。默然無語。有童子立戶側。明吟一片冰心在玉衡者三。竊訝之。不敢問。頃辭出。忠肅遂及階。握手言曰。余事在爾。爾事在余。其謹識之。覺後不解所謂。及入都。謁侍講董公訥。公一見如素。館于家。先是。董公夢忠肅投刺拜訪。意若有所屬。未及語而寤。凌晨。聞人報周至。故異而優禮之。康熙己未。開博學鴻詞科。遂薦于朝。賦題乃瑤璣玉衡也。乃悟前夢。文思沛然。有若夙構。遂取一等第。

九名。授檢討。纂修明史。適周分得于忠肅傳。同官有以易儲事議之者。周立辨其誣。論始定。初周赴試後。有山人平韓卿者。精于數。董公使為周占之。當得祭酒。董云太尊曰。否則助教。又云太卑。及命下。謝恩章服未具。則朝服假之。平原張良哉。官助教者。始信平言有驗也。秋。董公已卯典試山東。臨揭曉。考卷尚不愜意。隱几假寐。見一猴跳躍而前。以劍擊之。入籍而沒。大叫驚醒。同事問之。遂詳以告。乃自解曰。猴者。猿也。元同聲。劍為金刀。明日為辰。今日為卯。毋乃姓劉者中元乎。啟箱。果于落卷中檢得劉琰卷。大佳。遂定為元。時山東省共領知人。屢遷至工部侍郎。督學福建。妻吳氏。內家官侍御。其聯襟為進士中書。周每至侍御宅。皆從左右門。自為出入。獨中書至。則開中門迎送。今周督學過毘陵。侍御乃郊迎至宅。周步行往謁。仍從側門入。侍御固請。不從。乃偕中書皆隨從側門入。其不以貴自驕如此。在國朝。四十六年。聖祖南巡。布衣與十洞獻歷代年表一書。所載至隋而止。上乃詔工部侍郎周清原重修。未幾事。而清原卒。復詔內閣學士王之樞。而清原子嘉禎佐之。乃相續成編。上起帝堯甲辰。下迄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凡千七百二十五年。名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共一百卷。

徐嘉炎

徐嘉炎。字勝力。號華隱。秀水人。監生。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召試一等第十名。二十日榜發。後二日。益都馮相國復修禊於萬柳堂。召者十六人。酒半。相國問包咸。註浴乎。沂。是彼濯。抑是澡洗。宜城施愚山云。沂水之上。則非澡洗矣。時嘉炎熟春秋傳。謂古無裸體入水者。惟齊懿被弑時。有丙獸。闖入申池。浴池與沂川不同。且是賤者之事。非士大夫所宜行。又時屬夏月。非暮春也。暮春入水。恐無是理矣。眾以為然。閱日。授檢討。纂修明史。在館中著作。多不與人同。康熙辛酉。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惟嘉炎獨做鏡歌鼓吹曲。自聖人出。至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每章因事立名。與繆製。章昭。何承天輩相表裏。又乙丑元夕。上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詔進百戲。都盧尋幢。拍張鞞。陳陳於前。時羣臣從觀者。皆有詩歌。獨嘉炎作記。名紅門花火記。備載詳悉。屢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有抱經集二十卷。

陸莖

陸莖。字義山。原名世枋。雅坪其別號也。平湖人。幼性孝友。年十四。值江南初下。王師之分狗者。略平湖。而莖父未庵。為鎮黃旗帶子阿什兔所俘。夾鉞於項間。莖哭泣抱持。不聽行。乃舍未庵而俘莖。至京。誠順伯者。阿什兔主人也。馬姓。為阿什兔所見。莖異之。試以文。大喜。命拜為子。而使其諸子為兄弟。時永平舉人李茂春。授生徒於遷安之龍起寺。莖與馬氏往受學。值歲試。莖偶應之。自遷安至永平縣府二試。皆第一。馬氏慮其名著。急沮院試。不合。赴。留于旗。四年。適兄世枋以開科選貢。廷試于天安門外。除平陽府通判。尋公補平湖諸生。以浙鄉試不利。因改今名。援例入國學。高等。授內宏文院辦事。中書舍人。遂舉順天鄉試。康熙六年進士第二人。為原官。康熙十七年。開制科。御試一等第十一名。莖以官典籍。改授翰林院編修。八年。以明史久未成。謂史官見避。被劾就道。是年庚午。舉鄉試。即命為福建正考官。凡薦卷皆親閱。無一

遺者。越一年。轉左右春坊贊善。復以癸酉舉鄉試。命為順天鄉試副主考。新令翰詹諸官。僅直南書房。承旨書二扇。宣至乾清宮內賜坐。出五臺金蓮花命賦。限以韻立賦。呈上。噴賞不置。退就南書房。出御製金蓮花詩賜讀之。康熙三十三年。特開豐澤園。試翰詹諸官八十九人。先設宴於勤政殿。宴畢。就園試。豐澤園賦。理學真偽論。停午賜酒。葉晚賜茶。併及上親閱卷。取第一。且面諭云。連次詩文。並無出汝右者。而從前薦引。並未之及。始知上聞固多。舉也。遂由宮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數日。復宣至乾清宮。撰闕里孔子廟碑。賜鮮荔枝。御筆所臨。米芾綾字。一幅。于懋勤殿。嗣此入閣。嘗于一日。獨坐判紅本七十有奇。每敢事暢。春苑撤膳。賜間以病休沐。上報問云。陸莖何在耶。恩寵如此。

馮勛

馮勛。字方寅。一字勉曾。長洲人。父六皆。客園中。後耿精忠亂。父客死。康熙己未。勛以布衣召試。一等十二名。授檢討。纂修明史。即請假歸。入闕尋父。禮部。時亂甫平。遺糧縱橫。未得其處。勛伏地慟哭。忽有老人告曰。腦西有半寸釘者是。諦視。題識宛然。遂扶以歸。元和志。戊辰復官。嘗與朱彝尊宴集。朱有秋日集。馮檢討齋分韻得南字。後朱謫官。勛有招諸同年集六樹園。對菊分韻賦詩。朱有可怪。南隣馮檢討。酒錢肯為。謫官慙之句。載曝書亭集。晚告歸。自號封東逸史。

錢中諧

錢中諧。字宮聲。順天昌平籍。吳縣人。順治戊戌三甲第三名進士。及第。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一等第十三名。授編修。學問淹貫。為諸生時。請減蘇松淨賦。條議三吳水利。皆切於實行。居家孝友。年八十。無疾而終。所著有篋裡集。湘菴編。

汪楫

汪楫。字舟次。江都人。以貢署。嶺南。會。上。特。開。博。學。鴻。詞。蘇。撫。慕。天。顏。以。楫。名。應。上。拔。置。一。等。十。四。名。授翰林院檢討。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請封爵。舊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往。上。重。其。選。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開。入。朝。人。多。僂。首。長。縮。楫。鶴。立。班。中。大。臣。遂。以。楫。對。充。正。使。賜。一。品。服。臨。國。王。之。謁。楫。也。酒。半。手。自。彈。琴。以。悅。楫。楫。故。善。音。樂。與。諱。長。清。短。側。之。辨。王。大。悅。服。及。請。楫。書。殿。榜。楫。縱。筆。為。壁。窠。書。王。大。驚。以。為。神。出。知。河。南。府。福建按察使。轉布政。以疾告。上南巡。猶強起。迎于宿遷。望。至。揚。州。衣。朝。衣。伏。道。左。天子熟視曰。汝老邪。朕幾不識卿矣。賞賜御書。未幾卒。年六十有四。所著有悔齋集。

袁佑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直隸東明人。少警敏。下筆數千言立就。以拔貢授中書。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於事沈。文。格。公。以。其。名。上。御。試。一。等。十。五。名。授。編。修。時。同。館。多。告。假。佑。慨。然。曰。居。是。官。當。勤。是。職。頭。自。可。期。汪。青。無。日。非。職。官。乎。爰。搜。有。明。諸。遺。書。點。讀。不。停。手。所。作。本。紀。列。傳。若。干。卷。考。訂。精。詳。有。虞。陵。筆。意。歸。里。後。舍。西。有。小。園。奉。母。其。間。母。疾。革。願。天。願。減。算。益。母。壽。母。果。無。恙。人。謂。其。孝。感。家。居。七。年。母。九。十。二。乃。卒。佑。哀。號。無。虛。日。不。茹。腥。飲。酒。體。素。豐。厚。至。是。羸。瘦。及。服。除。遂。不。復。噉。肉。復。官。官。右。中。允。浙。江。鄉。試。正。考。官。浙。人。

服其公。微聞即假裝。惟圖書數卷。及所著紀行詩一卷而已。年六十卒。有詩禮疑意。左史後讀。老子別註。離騷。荀。楊。文。中。子。補。註。莊。子。註。論。杜。詩。註。駁。數。十。卷。所。著。詩。文。有。五。鹿。詩。選。二。卷。圖。說。五。卷。史。餘。集。五。卷。補。史。集。四。卷。子。省。集。五。卷。管。閒。偶。記。一。卷。圖。說。五。卷。袁。氏。族。譜。一。卷。

朱彝尊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明武英殿大學士文恪國祚曾孫。學生茂略。長子。生而聰慧。絕人。數歲讀。書。過。目。不。忘。塾。師。舉。王。瓜。使。局。對。應。聲。曰。后。稷。師。怒。笞。之。為。舉。業。文。千。言。立。就。已。能。工。詩。年。十。七。登。婚。嘉。興。練。浦。之。馮。公。有。客。王。廷。宰。紫。華。亭。名。士。也。酒。間。舉。古。人。名。俾。作。對。如。鄭。虎。臣。對。沈。麟。士。蔡。與。宗。對。崔。慰。祖。吉。中。對。溫。大。有。杜。審。言。對。蕭。思。話。韓。擇。木。對。李。栖。筠。蔡。有。鄰。對。徐。無。黨。鄭。櫻。桃。對。郭。芍。藥。之。類。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己。未。開。制。科。以。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嚴。沆。吏。科。給。事。中。李。宗。孔。薦。召。試。博。學。鴻。詞。一。等。十。六。名。授。檢。討。纂。修。明。史。分。撰。嘉。靖。諸。臣。及。文。苑。傳。有。上。總。裁。七。書。最。為。詳。悉。而。第。一。曰。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懷。憤。備。嘗。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願。未。見。體。例。願。示。竊。有。所。聞。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于。左。右。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于。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幸。相。世。系。下。述。於。子。姓。遠。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志。或。為。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與。獻。王。於。廟。存。之。則。為。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斬。之。宜。何。以。書。若。夫。志。地。里。則。安。南。之。郡。縣。梁。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差。宜。何。以。書。至。於。士。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凡。側。者。與。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視。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緘。緘。彝。尊。不。敏。飽。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詩。非。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采。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庳。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又。言。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

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離善之辭。擬纂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其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歸。審法相違。非特愚暗。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遠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道諸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臨月而訖。至燕王抵淮安。勅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謂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據廢為庶人。是東齊王。博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為護衛。道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陸不拜。致監察御史會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徒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督諸虎離其穴。蓋將虎子深入。坎窞。陷穿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雖至愚者勿為。而謂智慮過人之燕王為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實遣之。姜濟祕史。據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為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為。帝曰。吾異日渡江。即入京見吾親。此為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嗚呼。孝陵。是以悲耳。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于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史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之禮。未有不為之設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耳。況孝陵鴻葬。文皇實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皇帝墳。此尤無據。蘇守符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師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為異。而乃謬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為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鐵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渡牒。濟為帝祝髮。既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東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敲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帝一入金川門。即命分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為景先者持鐵棒敲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方先生孝孺。哀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耶。答曰。使十族如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為一族戮之。此則三家村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峯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為九。其實本宗一族耳。迨秦漢誅及三族為最酷。而造為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令母妻之族。而遺誅及于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舒。王孟縉。仲舒。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舒之子叔豐。皆為及門高弟。諸君惟仲舒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執太子澄。至闕。同磔於市。所勝姦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

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遺成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餽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歷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點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猶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為付會。不足信九也。河西補。川中補。鑄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據傳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嚼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卒於澤州。公廩。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為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昇至京。後使安南。回瀝。遇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楊行詳事。而移之楊應熊。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為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駁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忠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為實。以偽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論。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四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宜。充起居注日講官。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與江南鄉試。得方苞。胡任與。陸肯堂。黃夢麟。人共服其公明。壬戌春。復命入都。刑部尚書魏象樞。衣朝衣造之。再拜曰。吾非拜君也。慶朝使之得人。也。甲子元日侍宴。上念講官家人。特賜肴果二席。馮驩人九拜受之。異數也。是月因輯瀛洲道古錄一書。以楷書手自隨錄。四方經進書。悉者。請誦。學士牛鈕劾之。吏議落職。奉旨降一級。三月。徙居宜武門外。海波寺街古藤書屋。二十九年。補原官。壬申。復罷官。挈眷旋里。丙子。結曝書亭于荷花池南。有菱池。芋陂。同心蘭砌。青桂巖。槐洪。繡鴨灘。落帆步。諸景。四十四年。聖祖南巡。朝見行殿。進經義考。易書二種。上諭此書甚好。留南書房。特賜研經博學四字扁額。四十八年。己丑卒。年八十一。時十月十三日。方開雕曝書亭集。謂次孫孫曰。吾不能久待。奈何。建文實錄。批繆附會。病少差。當續成之。無使後人滋惑也。先是。竹垞性嗜鴨。少時夢行郊外。見大池內。蓄鴨數千頭。有童子守其旁。問之曰。此公一生食料也。嗣年八十一。偶抱恙。後夢其處池內存鴨。二後。戒家人無進鴨。適女歸寧。烹二鴨。獻曰。子食祿其盡於此乎。是夕卒。葬百花莊。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為作誌銘。有曝書亭集八十卷。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外有明詩綜。詞綜。五代史注。離志若干卷。子昆山。先十年卒。有漁笛小築十卷。蘇尊好飲酒。嘗與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所在。往求之。則已闖入酒肆中。醉臥。歸下矣。又好校書。終未燼之手。披目覽。類而載之。遵王畢生之菁華萃於斯書。既成。局之枕中。出入每自攜。靈踪微露。蘇尊謀之甚力。終不可見。後與試江左。尊王會於白下。蘇尊故令客。酒高議。約遵王與俗。私以黃金青鼠裘子侍書小史。啟論。預置楷書生數十于室。半皆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草窗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兩致遵王。漸知朱說得。蘇尊為之設誓而謝之。何焯書數求。或云。從錢氏族塔。因得假歸。竹垞在京。與人夜

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為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漂母灌夫。武子文君。東野西施等字。皆舉四書一則。恰合平上去入。得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二語。又在邸除夕集唐作聯云。且將酌酒酬佳節。未有清瑛答聖朝。又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又為人題隱居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長蓬蒿。又題人水船云。不作風波于世上。別有天地非人間。查浦問四庫全書總目云。蘇軾初入翰林時。嘗編其行藏為竹垞文類。王士禛為作序。稱其永嘉詩中。南亭西射諸篇。然其時僅規撫王孟。未見所長。至中歲以還。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趙執信談龍錄以蘇軾士禛為國朝兩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及論其失。則曰朱貪多。王愛好。亦公論也。

陳維崧

陳維崧字其年。一字迦陵。宜興人。年十七為諸生。至四十餘。尚假齋場屋。有日者謂之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贈句云。朝來日者橋邊過。為說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博學鴻詞薦。名試一十七名。授檢討。時年五十四。又四年卒。未疾時。屢以江湖山藪為念。綠史方殷。未敢引退。疾亟。吟斷句云。野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轂勢。維崧少清癯。長而于思。人皆稱爲陳髯。既連不得志于有司。乃到處逢迎。自王公卿以下。凡賀贈餞頌。必得其片紙。以為榮。腰脯溢于堂。蒸履錯于戶。顧視金帛如土。贈遺千金。隨手散去。遇匱乏。則仰屋擁書眠。如是者終不悔。為人多不擇細行。嘗遊如皋。冒吳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冒有童名紫雲者。儼麗善歌。令其執役。堂維崧一見神移。適墅梅甚開。借紫雲徘徊于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見之。忽伴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維崧營謀無策。意極彷彿。計惟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者曰。陳先生有急。必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吳民逆奉母命。已不罪雲。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雲。即侍左右也。維崧大喜。攝衣而回。籌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媼。讀之。笑遣雲。即送之。媼初志尤侗云。古之髯者有蘇髯。今之髯者有陳髯。皆髯之軼倫超羣也。其年詩詞古文甚富。已為傳人。而負才落魄。頹然自放。嘗客如皋。娶冒辟疆歌童紫雲。相好若夫婦。畫其小影。攜之出入。同人題詠甚多。余亦有一絕。暗合杜分司韻。但李家紫雲是女郎。冒家紫雲乃男子耳。其後雲即歸去。髯作惘悵詞憶之。語云。男歡不畢輪。女歡不弊席。豈不信乎。然其年以前魚之癖。坐是不得中壽。則又所謂美男破老。美女破舌也。長齋雜說。宋卒云。王西樵常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伊中有數千卷書耳。維崧有湖海樓詩集。烏絲詞。迦陵文集。陳檢討四六文集。各二十卷。又有兩晉南北朝集珍六卷。

湯斌

湯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自少卓立。舉動尺寸不逾。年十二。聽里中耆儒王慕祥講小學。侍坐終日。無倦容。退即見諸行事。慕祥奇之。順治戊子。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壬辰進士。改庶吉士。鍵戶一室。惟與魏象樞。曹本榮。以理道相切磋。乙未授檢討。進庶子。戊午召舉博學鴻詞。大臣交薦。御試一等第十

八名。補翰林院侍講。先是斌為庶子時。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湯鼓勇至山巔。有室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未。開學缺出。特用左坊王鴻緒。甲子二月。開學復缺。斌遂繼掃。是年六月。特擢巡撫。蓋蔡經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在吳洞庭也。事之前定如此。吳地素多淫祀。榜伽山五通神尤甚。姦巫淫尼。鼓相扇惑。士女怖于禍福。鼓吹牲帛。賽禱無虛日。斌取其象投湖中。並他處所建悉毀之。奏請通行永禁。民始大駭。已而妖絕。先是毀上方山撤土偶投之。亦有人于地中得古石碣。上刻肉山酒海。遇湯而敗。云仙人張三。半書也。見居易錄。二十五年。詔擢工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人聞其去。痛哭罷市。叩轅乞留者日萬計。比行。老幼提攜。奔送自吳門至江北。千里不絕。至渡淮乃已。初前撫余國柱在吳。聲名狼籍。既遷戶部尚書。移書江蘇布政使。索庫銀四十萬兩。以謝要人。斌不許。又聞斌深得民心。以為形己之短。恨刺骨。及斌赴召還朝。國柱已居政府。讒害百端。又嗾廷臣交章劾之。而上俱置不問。斌已病。尋改工部。以疾卒。官上聞。特命學士以桐酪奠。馳驛護喪歸。予祭葬。吳人聞其卒。家家像祀之。雍正十二年。奉旨崇祀賢良。配享孔廟。諡文正。年譜神道碑。墓誌銘。合纂四庫全書總目云。斌在國初。與陸隴其號醇儒。隨其之學。篤守朱程。其攻擊陸王。不遺餘力。斌之學。源出洛城孫奇逢。其根柢在姚江。而能持新安金鑿之平。大旨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二人異趣而同歸。

汪琬

汪琬字晉文。號鈍翁。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改刑部。遷郎中。會江南奏銷案起。例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戶部主事。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取一等十九名。改翰林院編修。入史館。僅六十日。讓史傳一百七十餘篇。遂以疾請。年六十。自是及其歿。又十年。終不復言出。甲子冬。忽東巡。至蘇。吳門在籍諸臣。恭迎河干。上召撫臣湯斌諭曰。汪琬久在翰林院。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可嘉。特賜御書一軸。卒年六十。有七。琬性奔急。不能容人過。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對客議論。大聲頓發。赤日光炯。雖詩文小得失。不肯稍徇。以是人多嫉之。十七年。召試鴻博時。薦舉諸人。會于衆春園。有以題詩緘呈汪者。文者衆。止見其結句云。林盤狼藉醉巢山。嘉善柯維楨。以語陸稼書先生曰。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哉。見陸先生年譜。

邱象隨

邱象隨字季貞。山陽人。與兄順治乙未進士。侍講象升齊名。號二邱。以拔貢生舉博學鴻詞。一等第二。名授檢討。官至太子洗馬。有西山紀年集。王士禛云。故友季貞與張養重游東浙。行處州山中。各有卽事詩。一云。西風黃葉無人徑。破廟山神對古松。一云。百年無與人間事。老死深山古木中。今人據據入市者。不知世有此境也。香齋筆記。養重字瞻。亦山陽人。別號柳冠道人。養重游浙東。過廣陵時。王士禛為司李。謁甫罷。士禛即問曰。夙愛足下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如此好句。復有幾。張退謂象隨曰。不意阮亭一見便能道出。

然亦大醉之一班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上是之。仍取中二等第二名。拆卷即未卷也。制科雜錄授檢討。纂修明史。未以史事重大。條上四條。總裁然其說。派令撰食貨志。兼紀京師。有萬柳堂。為益都相國創置。在崇文門外。平時曼衍。布以萬柳。為朝士游憩地。每歲逢上巳。益都必率門下士。修禊其中。飲酒賦詩。竟日而散。壬戌上巳。陪侍者三十二人。益都唱二詩。其首章第六句曰。水萍風約故沿留。似有所寄。及閱和詩。每遇是韻。輒沉吟良久。如徐春坊健菴。盡日行吟。步履留。施侍講尙白。回溪時有斷雲留。陸編修。山落花香。倩蝶留。方編修。潤仁。烟宿寒山翠欲留。徐檢討。華隱。小雨泥看履印留。高檢討。阮懷。羽觴汎汎去還留。汪主事。蛟門。輕陰時為落花留。林中書玉巖。檻拂垂楊科栗留之類。後至潘檢討。稼堂。東山身為草堂留。益都拍案而起。稱為第一。蓋是年七月。益都將致政。故先以留字探意。及得是語。便犁然有當也。後二年。甄別以淨蹤降調。遂歸。四十二年。復原官。顧炎武所著。日知錄。多經世大業。未嘗在閩中。有贈買山資者。舉以刻之。始得傳于世。生平所著。類音八卷。遂初堂詩文集四十卷。

沈珩

沈珩。字昭子。海寧人。康熙甲辰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第一名進士。授中書舍人。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三名。改授編修。癸亥。告假家居。就醫秀水之鴛湖。時嘉興同知孫曰恕。以督修海邊艦。訪珩于僧寺。珩引唐世轉運船場之利病。見于眉山之論者。以為說孫大稱善。後樓船橫海。師起平虜。如掃落葉。賴孫所部橋樑之助居多。用珩言也。見珩司馬孫公與頌序。秀水志。卒。所著有耿嚴文選。

施門章

施門章。字尙白。號愚山。又號螻齋。宣城人。順治三年鄉試十八名。六年己丑會試中式。觀政刑部。湖廣司主事。員外郎。丙申秋。奉使視學山東。其應考差也。名在第一。大學士安邱劉公寶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後書。以不入格。被黜。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與焉。慎記為水一節。錄畢始悟。料無不黜之理。作詞于文後曰。寶藏在山間。誤認卻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湖長峰尖。珠結樹頭。造一回崖中。直跌撐船漢。告蒼天。留點帶兒。好與友朋看。愚山閱文至此。和之曰。寶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得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游。殺愚山又審聊城。下牛醫女。胭脂一案。審出真犯。毛大。釋已革生。宿介。將胭脂配與生員。鄂秋隼有判語。圖六。為人傳誦。事載聊齋志異。獎進後學。皆此類也。自山左。數年來。詩文刻為觀海集。辛丑分守湖西地。辛亥夏。奉部入都補官。以叔父年老辭歸。在都與宋荔裳。曹爾雅。梅村。沈懋堂。王西樵。士。程滄棹。可則。王阮亭。士。陳說。嚴廷敬。詩歌倡和。吳孟舉。有八家詩刻。戊午。召試博學鴻詞。年六十一歲。擬一等。上以省排詩。旗字。誤書。旗字。特降置次等。授侍講。轉侍讀。正月。奉旨纂修太宗文皇帝實訓。意不敢自逸。三月。望日。力疾趨朝。歸猶搆成。馮文定公傳。自辰至酉。坐風簾下。膺寒疾。遷延數月。病中得句云。欲報主恩心未死。又有憶下葬處口占一首。蓋絕筆也。所著有雙溪堂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二卷。

淡墨錄卷五

李來泰

李來泰。字仲章。號石臺。江西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出督江南學政。已而巡視漕河。裁缺歸里。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一名。授侍講。詩工。應制體。有詩云。紅橋循蟻渡。綠樹貫魚歸。西河詩話云。凡翰林賜宴。瀛臺。定在暑節。每趁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綠岸。間冒味徐行。孤蒲四面。水禽囁哢。與江南水鄉無異。餐渡版橋。則荷香襲衣。隔流蕩耳。宛在夢中。聽箏筑聲。然後復內苑。入小紅門。豁然大湖。有紅版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欄外維列魚罾。凡朝官渡橋者。俱許抽罾捉魚。得即攜歸。于是運遞瀛臺門。惟賜宴時。則詔從臚口北上。直西浮道通梁。中有層亭。兩面帳房。如號舍。排列。上命登舟。汎太液池。即從過船亭。登舟。菱荷十里。望如蕃錦。北面望金色遙舂。則別一境地矣。一時鴻博諸人。皆親歷焉。未幾卒于官。有述龜四十餘卷。從前翰林。未有之盛典也。

潘耒

潘耒。字次耕。吳江人。師事顧炎武。故詩文皆有原本。康熙十七年己未。以博學鴻詞試。取五十八人。上上卷為一等。上卷為二等。及拆卷。上問衆大臣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何以都不檢點。賦韻且不論。即詩韻在取中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宮字者。此何說也。衆答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絃戶誦。所以有此。

米漢雲

米漢雲字紫來安化人一云宛平人明太僕少卿萬鍾之孫工詩兼善小令書畫承其家法時呼為小米家者古視乃太僕知六合縣時所獲甚寶惜竹渡江沉水暮善泗下水不得將解纜忽有紅霞起水面其光燭天命舟人索之視隨手出焉順治十八年辛丑進士授長葛令到任清靜無事民皆安之漢雲本善度曲時有刺頭待詔雜漢者衛輝人貌甚甚一日方刺髮家童有吹笛者雜漢忽曰誤矣命作一弄其妙又令吹笛曰必和胡琴乃可明日自製胡琴吹之果異凡調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漢雲由是究極音樂常與談論康熙十二年癸丑會試題傳至長葛其孟子題為盡其心者一節漢雲嘆其難雜漢為開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漢雲益奇之叩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兼曉篆隸一日忽辭去自言有母在河北常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後竟不來亦奇人也調建昌令政聲如前縣署有水夫文三郎頗文雅不類俗人常令隨侍漢雲後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之漢雲一日見家人握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也年才二十二見池北偶談因拭目待之是時漢雲已行取主事十七年薦舉博學鴻詞十八年召試二等第五名授編修癸亥科漢雲借戶部主事高瑄主雲南鄉試陞中允未幾卒著有始存詞

黃與堅

黃與堅字庭表號忍菴太倉人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酷好唐人詩律錄小本攜出入十四歲即有志于古欲遍讀周秦以下書百家諸子至六朝以上幾盡今世順治十六年己亥登二甲三十九名進士以知縣用康熙十八年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六名授編修陞贊善告病歸家住團溪同館朱彝尊為詩贈云團溪水遠舍北流團溪花發鷓東頭先生歸去著書便日坐團溪溪上樓後卒著有忍菴集

李銳

李銳字公凱號惺菴山陽人順治十八年辛丑第三甲一百四十九名進士授盛京蓋平縣令康熙十八年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七名授編修陞中允進論德鏡皆有自查山至松山入蓋平諸詩鄧孝威選入詩觀最多謂非公凱不能言之洞曉而體切蓋為史難為陪京之吏更難也

徐執

徐執字電發號虹亭吳江人幼穎敏年十三賦詩有驚人之句又善畫山水己未召試二等第八名授檢討與朱彝尊同寓虎坊橋會有翰林外轉事執以竹權貴意亦在道中遂拂衣歸晚號楓江漁父年七十卒所刻菊莊詞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金餅購去貽詩曰中朝猶得菊莊詞讀罷烟霞照海洲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其為遠人所慕如此所著有南州草堂集三十卷詞苑叢書十二卷本事詩十二卷

沈筠

沈筠字開平仁和人康熙戊午以博學鴻詞薦是年登順天榜明年成進士庶吉士召試二等第九名授

編修閱三年癸亥卒筠行醇學博不究其川論者惜之

周慶曾

周慶曾字燕孫常熟人順治十五年戊戌中式十八年辛丑進士候補主事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十名授編修纂修明史甲子充浙江鄉試正主考病篤不入閣遂卒

尤侗

尤侗字同人一字展成長洲人號梅花十五應童子試太守史應選奇其文曰此子必以文名世戊子拔貢歷試不利調選除永平府推官坐撻旗丁那可什錮級歸卒不出己未康熙十七年始以王熙陳鼐永薦博學鴻詞召試二等第十一名授檢討纂修明史上閱卷時相國馮溥奏侗臨去秋波樂府事上大笑久之十九年庚申獨平侗上平獨頌上指侗名謂葉庫二學士曰此老名士也聞者榮之上御瀛臺召諸臣從舟賜宴兼頒綵幣宴畢仍賜稱歸時七月二十一也居三年長子珍登進士選庶吉士二十二年賜慶成宴侗父子與宴二十三年年六十六以老告歸家居亦園水哉軒揮毫有亦園十景詩卒年八十七所著西堂雜俎長齋雜記及文集餘集共百餘卷珍字慧珠一字謹庸康熙壬戌進士入翰林遷右贊善念親老乞養歸遂不復出年八十七卒侗年八十二猶康強善飯相地于官山築生城自為之志結西舍曰草草山房朱彝尊為八分書

范必英

范必英字秀質號伏菴初名雲威字秋濤長洲人參議允臨子順治甲午拔貢丁酉順天舉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十二名授檢討纂修明史分纂事畢即謝病歸不出自號野野翁又稱杜圻山人居鄉廉靜罕至公府所居芝蘭室三楹家有萬卷樓藏書二十四櫃皆手自訂正日誦讀其間凡禮樂刑政兵農水利之書以及文章家源流高下歷歷能指數所為詩古文詞綺麗雅馴晚喜汲引後進從遊者二百餘人講解不倦年六十二卒有諸將詩云無諸臺上英風起千載重來願勝雄父子河山兼兩越弟兄花燭盛中宮賜旗鐵陣參雲黑龍馬珠江浴日紅回首伏波銅柱遠軍威更在挹樓東為歌精忠未謀逆以前作也沈德潛謂耿氏寵榮至此而遙應吳逆以為聲援其不旋踵而撲滅也宜哉觀必英詩可鑒矣

崔如岳

崔如岳字信齋以字行號青峙直隸獲鹿人康熙乙卯舉人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十三名授檢討在維揚時所著有坐嘯軒瑣言鄧孝威云青峙詩古風則若學英拔近體于鹿則之中饒有逸宕之致絕句居然龍標嘉州矣

張鴻烈

張鴻烈字毅文江南山陽人廩監生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十四名授檢討二十三年十月黃河漲發淮水倒灌淮南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濬淮揚下河

七邑之民。適值聖祖南巡。相度形勢。發帑救民。遣官督理。張鴻烈上疏。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沐陽。安東海州。八邑受害。皇上準臺臣李時謙條議。疏浚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值聖祖省方。親過淮揚。洞察情形。特遣大臣踏勘。後復經會議。遂發帑金。速往經理。大哉帝德。如天好生。七邑之黎。何幸至此。但臺臣只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只知七邑之民。田皆受決口之水。今受決口之水。而不知八邑之民。田在黃河。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臣世籍淮人。何忍不為八邑生靈。再請命于聖主之前乎。等語。命總河確勘。查明具題。到日再議。奉旨依議。鴻烈短章秀卓。其絕句多從樂府得來。其金陵道上詩云。無數杏花烟裏開。遠山帶雨送青來。當纔少婦喚沽酒。笑客能傾幾百杯。又有詩云。蓮葉灣西畫盡樓。當年曾共聽吹簫。美人已去歌樓換。腸斷西冷第一橋。皆此類也。

方象瑛

方象瑛。字潤仁。遂安人。康熙二年癸卯舉人。六年丁未會試。改策論試士。中式二甲三十六名。進士。候選中行評博。十八年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十五名。授編修。纂修明史。癸亥科。象瑛借吏部文選司員外郎。王材任主四川鄉試。乞假歸。晚自號金門大隱。遂不出。所著有健松齋二十四卷。續集十卷。又有錦官集。鄧漢儀云。壬子王阮亭使蜀。著有蜀道集。癸亥方潤仁亦使蜀。而作錦官集。兩公同屬典試。其入蜀也。同遊秦隴。及其歸也。同自荆巫。為詩之數。亦略相當。顧王在末亂之先。方在亂定之後。一則多綢繆陰雨之功。一則多哀憫瘡痍之什。詩皆高秀古奧。罕有其匹者。

李澄中

李澄中。字渭清。號漁村。又號雷田。四川成都籍。山東諸城人。始生。父夢李。舉進入室。少與劉子羽稱石交。子羽見薛臣七才圖。謂貌似攀龍。澄中亦嘗夢人授一卷文。曰此汝作也。醒憶之。是攀龍華山記中語。既長能詩。仍效攀龍體。戊午以拔貢生被召。既至京。擁書臥舍。不肯干恩。遂官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十六名。授檢討。著漢城日記。官至侍讀。告歸。嘗自為墓誌。四庫全書總目云。澄中在史館。與龐壇交最契。文格詩格。二人往往互似。今觀其集。頗不類。澄中絕句云。壽光安子非知己。強為子鱗作後身。論頗平允。

吳元龍

吳元龍。華亭人。康熙甲辰進士。官郎中。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十七名。授侍講。

龐壇

龐壇。字露公。號雪崖。任邱人。康熙乙卯舉人。幼有至性。七歲時。父中。語被逮。母每夕叩天求佑。壇隨泣。拜不輟。母歿于東廡。館舍求佳楹。弗得。哀徹鄰巷。鄰人張在田。為己母儲柩。借斂。人兩義之。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十八名。授檢討。時有明都御史某。夜懷金求勿入魏黨。傳力拒之。既而試詩賦。于保和殿。不合意。改補內閣中書舍人。陞工部都水司主事。督員外郎。陞戶部廣西司郎中。戊寅。出守建寧府。甫

到任。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册局。殺册書。民罷市。壇聞之。曰。緩則變成。遂兼程赴浦。立傳學與諸員。召紳士集明倫堂。數浦令罪。且諭士民。無得生亂。查倉庫及册局。收未焚餘册。稷遂定。時制府惡閩俗刁悍。欲借浦示威。而浦令與紳衿為仇。故用結黨二字。為一網打盡計。壇曰。彼令實甚。吾可殺人。婦人耶。僅坐重罪一人。流二人。浦人立書院祀之。九仙山。或書壁曰。龐公判事。皎日當空。慈心彌勒。白臉包公。後謝政歸里。時尙其慶。閉戶讀書。卒年六十有九。

毛奇齡

毛奇齡。名姓字大可。號初晴。人稱小毛子。蕭山人。生時。母張夢番。僧到門。寄以度牒。其牒四邊有龍。父因郭璞奇齡。適五龍句命名。五歲請讀書。太君口授以大學。越一日。已成誦。時篇首有而。後。所厚三字。即以形異而音同為問。太君故作詛語以答之曰。後先厚薄。音諧義衍。后與後同。婦行不前。即忻然以解。明亡。作辨亡論。以見志。匿不復出。唐王僭號于福州。客有以漳浦黃宗伯道周蠟書招者。姓辭之。亡走山寺。寺僧乃為居首髮。衣緇。匿坑中。王師破江東。戮留髮者。姓以髮免歸。先是崇正末。士林好為社。每社必集數百人。撞鐘伐鼓。入社者為名士。出則否。姓過嚴峻。人忌之。順治八年。浙再舉鄉試。同社章貞登賢書。偕同籍舉人。呂言毛生在江東。義不受職。使仍為諸生試。毋使其髡者。淪落可惜。提學翟君是其言。而怨家洶洶。姓工為詞。偶取元人無名氏所傳賣嫁。放偷二劇。而反之曰。不賣嫁。不放偷。作連廂詞。提學購得之。誣請放偷。縱從賊也。賣嫁者。歸命本朝。不待聘而自呈其身也。反之者。我不然也。狂生失志。誦上官不敬。上之制府。下寧紹巡道王君籍捕之。制府以為冤。釋置不理。值姻戚有負責道死。指為營兵屍。毛姓聚人殺營兵。宜重典。籍捕四出。友人蔡仲先急過曰。怨深矣。不走將不免。由是亡命避難。獲赦。以原名據原廩。生籍。授輸貨入國子例。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應召。上閱一卷。有云。日升于東。匪轉耳所能落。天傾于北。豈鍊石之可補。上來紙籤于卷。問女媧事信否。不宜入正賦否。馮潛對曰。在列子諸書有之。賦體本浮夸。與銘頌稍異。似可作鋪張。上曰。如此則文頗佳。今在何等。曰在上卷末。上命稍移上卷中。翼日付三和公暨掌院學士閱。乃以二等十九名。同五十人。賜宴禮部。題名奇齡。授檢討。纂修明史。奇齡學問淵博。多隨事考證。授職後。遇奇齡生日。諸同人為祝壽。奇齡復辨古無生日文。著韻書十二卷。名古今通韻。所著經雜說四百九十三卷。奇齡初授職時。馮相國為謀納妾。時有豐臺花匠女張阿錢。有傾城姿。顧不屑朱門。願嫁才人。西河自以老且貧。恐不當意。一見許之。願奉巾帶。有以大婦妬恐之者。阿錢不聽。于是得之。髮甚。同館陳維崧見其好佛。為命名曼殊。有賀毛大可新納婦人序。未幾曼殊竟鬱鬱以卒。奇齡傷之。為作曼殊別誌書碑。事載虞初新志。曼殊之死。京朝爭作輓弔。自馮太傅。梁司農兩先生。暨張曹諸學士。下及舉博學鴻詞諸公。詩詞文賦。不可勝紀。皆彙載別集。摘其警句。分註別誌書碑下。

錢金甫

錢金甫。字越江。上海人。幼工詩。與父芳標唱和。為王光承所賞。吳頤日千兩高士所稱。康熙己未第二甲十二名進士。榜名金甫。中後復姓錢。殿試歸班。是年值召試博學鴻詞。二等二十名。授檢討。累遷至侍講。

君文章之爾雅不必言而難進易退立身光明高風亮節亦豈長安冠蓋中所易擬擬之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如阮懷者庶可當此言無愧矣

龍變

龍變字甫岸安徽望江人監生己未試博學鴻詞二等二十八名授翰林院檢討改刑部郎中三十四年乙亥擢在暢春苑部務稍暇五月中王士禛與同人諸及門問爲結夏文字之會賦得五月賣松風人間本無價俱用古人五月成句爲題變詩云岸竹披襟意爽然激誰索價且高懸東坡只欲時人買剛道清風值萬錢滿袖清風且嘯歌紛紛觸熱客何多涼風爭似涼州好此價惟須問孟佗變工詞曲有瓊花夢芙蓉城諸傳奇

邵遠平

邵遠平字和甫順治十四年丁酉舉人榜名吳遠字戒三康熙三年甲辰進士榜名吳邵遠字遠平本姓邵改歸本姓遂以字行改庶吉士累官至光祿寺少卿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二十九名授翰林院侍讀官至詹事少詹事四庫全書總目云遠平有京邸集自序謂己未入京五載內所作多典禮紀頌之章酷慕唐音頗見宏瞻今傳戒菴詩一卷有長洲韓葵序謂其使粵時唱酬甚富別爲集以行于世則此乃全集之一種也

嚴繩孫

嚴繩孫字蓀友號繩漁無錫人自號句吳嚴四善書法工繪事司寇一鵬之孫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是日以目疾僅爲省耕八韻詩已置不錄中卷上親閱卷問衆大臣曰有不完卷者何以列在中卷衆曰以其贖詞可取也至折卷畢斥去一卷上命擇一有名者補之時中堂掌院各有所薦皆不允最後馮溥以徐咸清薦亦不允上自取繩孫卷補之即前云中卷中不完卷者制科雜錄選中允典試山西有瀛臺侍宴七言絕句詩二十首流傳都下朱彝尊序以付梓其歸也有春日蒙恩予假南歸詩云不是恩深便拂衣涓埃生死報應稀吳牛避熱先愁喘宋鶴衝風日退飛十載青雲雙鳳闕三春紅雨一漁磯去來我亦無心者何必從人定是非又云擲飛端不到青冥高足都看幾要津遮莫吾今先喪我由來臣少不如人生同王琰貧來久世識稽康懶是真文酒故交雲雨散夢魂相望落花春詞婉而調高酷似梅村歸田後杜門不出築堂曰雨青草堂亭曰夫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爲常晚歲有以詩文畫請者靡不應暇輒埽地焚香而已年八十卒有秋水集十卷書畫詩話子宏曾字人宏世其學畫錄以上五十八人

野翰林

本朝己未召試博學鴻詞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文章詩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足表彰廊廟不負聖明察拔輪才之典于斯爲盛而一時落第挾私嫉妬者安肆蜚說呼爲野翰林譏以詩曰自右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亦稀奇葉公懷懂遺龍嚇馮婦癡呆被虎欺夙構容耕衡玉賦失粘落韻省耕詩若教修

史真差死勝國君臣也破眉李謂高陽相國爵也杜謂寶坻相國立德也葉謂學院學士方寓也馮謂益都相國溥也時上命內閣諸學士各擬題上川李擬璇璣玉衡賦及杜擬省耕詩有言先試一日傍晚相傳有規知題者故云宿構失粘落韻謂施閏章潘耒李來泰也而未卷嚴繩孫又未完卷故造言生事如此又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笑談更屬輕薄見在園雜誌

欽命題

璇璣玉衡賦省耕詩十六韻王阮亭稱氣味古茂推李來泰賦盛袖室稱精切不浮推潘稼堂賦讀卷官

高陽大學士李蔚寶坻大學士杜立德益都大學士馮溥開學項景襄李天馥學院葉方藹

召試不取特賜編修一人

勵杜訥字近公其先浙江人祖宏遷于靜海遂家焉杜訥年十九爲諸生學問淵通尤善書法以繕寫世祖寶錄議叙除福寧州佐特旨留侍內廷食六品俸會召試博學鴻詞于體仁閣報罷特授翰林院編修累遷刑部右侍郎杜訥久侍內廷小心慎密居憲職正色侃侃無所瞻狗九卿會議一言首倡議隨定出入禁苑二十餘載前後疏奏多所建白年七十六卒賜諡文恪雍正九年特旨追贈禮部尚書十一年入祀賢良祠

給中書舍人銜六人

杜越字君異號紫峯直隸定興人前明諸生受業于本邑鹿巖善平生惟以講明道學爲事鄉里推爲耆宿詩非其所長己未舉博學鴻詞以年授中書舍人銜回籍有紫峯集十四卷傅山字青主山西陽曲人少聰慧博通經史諸子工詩文兼長分隸書及金石篆刻善畫山水皴擦不多邱壑磊砢以骨勝墨竹亦有氣崇禎間山西督學袁隨侯爲巡撫張孫振以誣劾被逮山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爲作義士傳亂後爲道士裝以醫爲業年八十己未舉博學鴻詞以老授中書舍人銜回籍後變姓名爲公之佗子眉字壽壘亦工畫善作古賦常賣藥四方父子共輓一車逆旅篝燈課讀詰且成誦乃行詩卷零落沈德潛別裁登其送友之秦一首有戰地驚鴻雁秋間怨駉駝句亦雄壯王方穀字金粟直隸新城人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老授中書舍人銜回籍朱鍾仁本姓邱字近夫崑山人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老授中書舍人銜回籍著有春秋遊經集說二十四卷申維翰江都人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老授中書舍人銜回籍王嗣槐字仲昭仁和人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老授中書舍人銜回籍嗣槐與同里吳農祥吳任臣海鹽徐林鴻蕭山毛奇齡宜興陳維崧咸爲大學士馮公延致邸第稱佳山堂六子

給中書舍人銜三人

孫枝蔚字豹人陝西三原人少爲諸生卓犖負奇氣遭流寇與其鄉少年奮戈逐賊落深壑得不死乃走江都嘗從賈人致千金散之乃傲居葦相祠自題其室曰葦堂扇戶讀書王士禛訪之先以詩云雉樓奇人孫豹文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陶靖節端木寧知原憲貧遂爲莫逆後士禛內遷諸人送別神智

河被放。王宏字無異。號山史。仁和人。己未。薦博學鴻詞。被放。羅坤字宏載。號羅村。會稽人。諸生。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被放。著有羅村詩集。

薦舉丁憂未與試三人

平湖陸清獻公稼書。以工部都水主事陸源起。准薦薦公理學入朱程之室。文章登韓柳之堂。公聞之曰。此非余所居。然豈不可自勉。三月就道。四月到京。魏公環極素重公而未識面。因詢于同邑陸御史神審。陸對以避嫌不敢。公曰。然則吾當先往。因率其子學誠。學誦。曰。汝輩奉為典型。八月。魏以公令嘉定時。汪標一案。部議按諱盜例。疏爭曰。陸隨其廉介之官也。清操飲水。愛民如子。賢聲播于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庶幾此人也。乃未幾。該撫慕天顏。疏稱隨其守絕一塵。才非肆應。德有餘而才不足。又被盜案。部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不暇問。但有此清介之官。正當為羣僚作榜樣。為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守與德為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以長養百姓云云。有旨報聞。一時傳誦。十一月。以封公卒于九月二十一日。聞訃。即徒跣出都。二十九日抵家。未與試。己未十八年十月。魏公疏薦守清正十人。公其一也。遂有復職之命。見年譜。餘事蹟見前。黃虞稷字虞部。一字楮園。晉江人。舉鴻博。以丁母喪。不與試。彭桂字爰琴。溧陽人。舉鴻博。以丁憂未與試。俱見題書亭詩註。

薦舉以病未與試一人

魏禧字冰叔。寧都人。甲申後棄去諸生。從父兆鳳。結廬翠微峰。與同志九人為易堂學。九人者。南昌歐士望。林時益。寧都則李騰蛟。丘維屏。彭任。曾燦。及解之兄弟。時燦兄。晚。盛才名。號二會。以領鄉薦不得預。祥亦時出佐大師。或幕跡介隱顯之間。堂中人以竹林山王待之。八人皆巖處躬耕。有名于江右。自歐陽鄒魏祖陽明。講性學。陳艾依復社工帖括。聲力氣。學者景從。易堂起。而以古文實學為歸。風氣為之一振。山禧為之領袖也。己未。舉博學鴻詞。禧在舉中。以疾辭。郡縣督趨就道。昇疾至南昌。醫藥累月。稱篤罷歸。未試。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

薦舉辭不赴二人

顧景星字赤方。一字黃公。蘄州人。八歲賦。登山燈。里中稱為神童。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辭不赴。著有白茅堂集。王鉞字仲威。號任菴。諸城人。順治十五年。戊戌進士。知西寧縣八年。吳三桂叛。鉞度尚之信必叛。移疾歸。杜門課授。益博綜典籍。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辭不赴。著有水西紀略。粵遊日記。星餘筆記。讀書叢殘。著富臆說。朱子語類纂。世德堂詩文集。

淡墨錄卷六

栢梁

康熙二十一年元夕前一日。上饗羣臣于乾清宮。作昇嘉宴。徵栢梁體詩。御製首倡云。麗日和風被萬方。和者自內閣大學士已下。凡若干人。滿大學士勒德明珠。皆拜辭不能。上連代二句曰。卿雲爛熳紫闈間。一堂喜氣歌明良。且戲曰。二卿當各酬一觴。以酬朕勞。二臣果捧觴叩首謝。王士禛以祭酒領成均。句云。三德六行為士坊。翊日詩成恭進。上手製詩序。御書之。詩則詔故詹事禮部侍郎沈文恪。書之。刻石養心殿。摹相裝潢。九月九日。宣賜與宴。臣人一本。真昇平盛事云。

門弟帖

金德嘉字會公。湖廣廣濟人。順治十七年庚子舉人。就安陸府教授。不肯會試。一日。夢劉子壯以門弟帖拜之。因北上。是年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會試。總裁為宰院學士朱之弼。子壯已丑會試本房也。果中第一。夢兆之異如此。奉命修詠物詩類。

徵元

德清蔡升元。初生時。其父啟賢夢金甲神持紅箋大書報單。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果大魁。是科榜眼石門吳誦。探花長洲彭寧求。丙辰會狀定求弟也。

賢祭酒

吳苑字榜香。歙人。康熙壬戌進士。山編修際祭酒。僅百日。故事凡國子生初講者。有費見之費。歲滿各部者。有咨部之費。俱禁之。諸生遂無一錢之費。又以題名碑自丙戌以後十八科未立。次第補立。當代稱為賢祭酒。

會試十本進呈之始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狀元為長洲陸肯堂。先是進士無十本進呈之例。是科總裁刑部尚書張士甄始以前十本恭呈欽定。上拔肯堂第一。山修撰歷陞侍讀。榜眼為海寧陳元龍。探花為溧陽黃夢麟。

賦策

海寧陳文簡公元龍。歷官至大學士。為詹事時。乞假養親。先是。上開賦策館。以文簡總裁。至是。乃命撰歷朝賦策。還家校刊。工書法。人得之皆為裝潢。著有愛日堂詩集。查為仁云。家有陳章侯運鸞圖。文簡公題云。墨花吹得綠差差。小景分來大液池。白鷺不飛蓮不謝。搖烟立雨已多時。人服其工。

天下第一清官

張清恪公伯行。康熙乙丑進士。歷至江蘇巡撫。素以清節理學著名。四十八年大計。盡除吏之貪婪不職者。萬民鼓舞。而總督噶禮貪贓估勢。素與齟齬。辛卯科場事發。上命刑部尚書張鵬翔往鞠。亦畏其勢。伯行抗疏。上言噶禮營私壞法。有曰。仰祈皇上大奮乾剛。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振萬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疏出人皆傳誦。噶禮亦誣伯行不肯出洋數事。上命並解任。命工部尚書張廷樞來鞠。並擬革職。上責諸臣顛倒是非。革噶禮職。留伯行巡撫任。且諭諸大臣曰。伯行乃天下第一清官。噶禮辦事歷練。若操守朕未能信。若非張伯行在江南。地方受其侵削一半矣。當是時。中外無不頌聖祖知人之明。獨斷之哲。

杜詩詳註

仇兆鰲字洽注。鄞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甲戌五月十五日。上諭翰詹輪直南書房。試詩。賦得衣露淨琴張。限韻五微。五言律。是日兆鰲稱旨。所注有杜詩詳註二十五卷。附編二卷。康熙三十二年。兆鰲奏進凡詩注二十三卷。雜文注二卷。後以逸杜。咏杜。補注。論杜。為附編上下二卷。其總目自二十八卷以下。尚有做杜。集杜。諸卷。皆有錄無書。疑欲續為而未成也。每詩各分段落。先詮釋文義。於前而徵引典故。列于詩末。其中摭拾類書。小有舛誤者。如注忘機對芳草句。引高士傳葉幹忘機。今高士傳無此文。及太平御覽所載嵇康高士傳。幾盈二卷。亦無此文。又注宵肝憂虞。不知二字本徐陵文。乃引左傳注。肝食。引儀禮注。宵衣。考之鄭注。宵乃同。非宵且之宵也。至吟杜卷中。載徐增一詩。本出其說。唐詩中所謂佛讓王。維作才。憐李白狂者。蓋以維詩雜禪趣。自詩多逸氣。以互形甫之謹嚴。兆鰲乃改上句為賦。似相如。如此之類。往往有之。皆不可據為典要。然按虛繁富。而無千家諸注。偽撰故實之陋習。核其大局。可資考證者為多。洵善本也。

主考命題悖謬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福建主考王運漢。策問臺灣事宜一道。上閱題名錄。諭大學士王熙第曰。各省鄉試主考。朕未深知。於開列中酌量分道。今覽題目。多有未當。策問臺灣。于地方情形。毫未通曉。乃芒味命題。殊為悖謬。其餘各省。亦未盡當。爾等詳加校閱。察出參奏。于是察得福建。雲南。河南三省主考。分別各降級調用。從之。見聖祖實訓。

救父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狀元為秀水沈廷文。字原衡。年二十。以父仲霖于王師入粵時。未即歸順。監禁。廷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廷文官修撰。為介壽同里陶越。引言有孝子身經百險。伴親止于鯨波。鱗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正徬徨于電閃沙驚之候。之句。登下盛傳。

五色雲中第二人

海寧查嗣韓。字荊州。以五經鄉薦。不第。留京。住西華。做劉廷璣宅之無倦軒攻書。身素弱。劉勸慰之曰。吾非不知。曾夢神贈詩。有五色雲中第二人句。是以懸懸。冀其一驗耳。至康熙戊辰。果以榜眼及第。俗云。京中爛麪。最不利于榜眼。未幾果卒。事見曠園雜誌。是科探花青浦張豫章。會元鄞人范光陽。即天一閣藏書范家也。

老查小查

查昇字聲山。榜姓邱。海寧人。戊辰進士。由編修至詹事。工書法。供奉內廷。昇與叔同生于庚寅。昇長慎行一月。後慎行始登進士。入翰林。相距八年。上前奏帖。班次皆在慎行前。東宮召對。每呼慎行曰老查。昇曰小查。以別之。

誕如下日

田從典字克五。山西陽城人。初母白夫人誕公時。父下于神。得丙戌吉日佳。果以是日誕。五歲能誦四書。十歲為文。與故浙撫張泰交齊名。時稱田張。戊辰成進士。是科多名下。如長洲何焯。號知文。推公第一云。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戊申予告。卒于良鄉驛館。壽七十八。諡文端。

文光果詩

仁和湯右曾西崖。康熙戊辰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少工詩。見賞于王士禛。聖祖以問學士。接叙曰。右曾工詩。令以集進。遂以作文光果詩。上覽。並賜和焉。今刻懷清堂集中。論者謂浙中詩派。前朱竹垞。後湯西崖。竹垞學博。西崖才大。後有作者。莫越兩家外。

歸舟口號

蓮坡詩話。嘉定孫致彌松坪。康熙戊辰進士。官編修。髮齡即以詩供奉禁中。四十年。有歸舟口號云。有淚何曾洒路窮。小船欲側逆流中。科頭白眼傾樽酒。飽看人家使順風。足見磊落忤懷。

六十館選

南海梁佩蘭字藥亭年未三十領解元。至康熙二十七年始登進士。入翰林。選庶吉士。年已六十矣。有詩名。與屈翁山。陳元孝。張若。號嶺南三家。散館。改知縣。同改三十人。俱赴吏部選。佩蘭獨不肯。而輩下無論識與不識。皆爭求詩。宗室成。迎送無虛日。或延延留別業。不令見他客。以矜獨得。士林或詢不知名。即面有慙色。其名重如此。有六堂堂集。

對策用清漢兩書

殿試策例有規式。違式輒不得與上第。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仁和凌紹燾。少習清書。殿試對策。遂用清書。漢書兩體寫之。讀卷官奏請上裁。置二甲之末。選庶吉士。

接見羣臣

居易錄。康熙二十九年。上在乾清宮。願養者久之。忽八月十八日。上諭內閣。甚欲一見內閣部院大臣。先是。駕在塞外。偶違和。還宮未御門。接見羣臣已十日矣。內閣九卿等。每日詣後左門起居。聞旨皆踴躍。十九日午鼓。集後左門。辰刻。上御乾清門。有旨召羣臣入。大學士尙書等奏請聖宮萬安。上微笑頷之。仰瞻天顏。神色充悅。羣臣退。以手加額相賀。

順天鄉試房考用知縣

庚午順天鄉試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王棟。編修魏希徵。同考試官知縣何訥等十五人。舊例順天鄉試考試官。例用編修。檢討。皆史官也。武試則用侍讀。侍講。特用講學。防揣摩也。同考試官例用京官員外郎。主事。中書。舍人。行人等官。用外官自是科始。

東宮講書

二月十四日。王士禛與工書兼詹事。桐城張英。少詹兼侍講學士。馬邑田喜。啟奏東宮春季會講題目。及講官職名。講官欽點張英。及諭德李鏡。四書擬進二題。博學而篤志節。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節。欽定君子不重則不威。章。仰。歎。豫。教。之。切。一。命。題。亦。不。忘。訓。誡。如。此。聞。上。在。宮。中。親。為。東。宮。講。授。四。書。五。經。每。日。御。門。之。前。必。令。將。前。一。日。所。授。書。背。誦。覆。講。一。過。務。精。熟。貫。通。乃。已。士。大。夫。家。不。及。也。

殿種五穀

田詹學。喜。子。淵。言。上。在。暢。春。苑。每。引。見。諸。臣。常。御。澆。寧。居。止。三。楹。不。施。丹。雘。亦。無。花。卉。之。觀。其。西。即。無。逸。殿。東。宮。讀。書。處。殿。外。種。藝。五。穀。之。屬。蓋。欲。子。孫。知。稼。穡。之。艱。難。意。深。遠。矣。

問伊川雷起之說

三月初一日。上傳問內閣學士。邵子問伊川。雷起于何處。伊川曰。起于起處。邵子愕然稱善。何謂也。大學士徐元文對。邵子言。數。王。士。禛。云。按。伊。川。答。鬼。以。道。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聞。惟。未。嘗。一。字。及。數。即。此。知。邵。程。之。學。異。而。同。處。按。堯。夫。願。進。禪。師。亦。有。問。雷。示。衆。一。則。

翰林改京堂官

京堂官多缺員。上命以翰林詹官改補。自庶子至編檢悉列上。欽點左春坊左庶子李應薦為太常寺少

卿。翰林院侍講顧漢。兵部右侍郎李光地。經筵講官兵部督捕右侍郎王士禛。為會試主考官。禮部左侍郎王。使司左參議。右庶子高裔。司經局洗馬周清原。俱改小京堂官。

大祀必躬親

十一日祭祈穀壇。上偶患瘧未痊。令內閣禮部太常寺集議。查照典例。請遣官恭代。上疑之。初七日。復下九卿集議。議如前。閣臣啓奏。得旨。仍令照例進銅人于宮中齋戒。蓋上登極三十年以來。凡郊廟大祀。無不躬親。雖大雨雪必出。敬天尊祖。久而勿忘如此。

元旦賜酒

康熙三十年辛未元旦。上御太和門受朝賀。午賜宴。召滿漢內閣大學士。學士。六部尙書。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上殿賜酒。是日風日曠。仰瞻天顏悅豫。羣臣皆喜。

不解講官

命禮部尙書熊賜履。兵部督捕侍郎王士禛。俱以原銜充經筵講官。先是。大學士徐元文。以兼領翰林院掌院事。不解講官。去年某月。罷禮部尙書張公玉書。為文華殿大學士。例解講官。翰林院以部院山翰林出身。諸臣名上。留中數月。至是以仲春經筵屆期。特是有命。

辛未十本主考自定

辛未二月初六日晨。內閣九卿啓奏乾清門。辰刻奉旨。以戶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經筵講官工部尙書陳廷敬。兵部右侍郎李光地。經筵講官兵部督捕右侍郎王士禛。為會試主考官。禮部左侍郎王。慶昌。為知貢舉官。同考十八人。翰林院編修許承家等七人。兵部掌印給事中十三畏等四人。吏部郎中。鍾義傑等七人。宴于禮部。賜金花綵段表裏各有差。宴畢入鎖院。二十七日。恭呈十卷進御覽。次日奉旨。着考試官自定次第。先是二十四年乙丑科。會試主考官刑部尙書張公士甄等。始進擬十卷。恭請上裁。欽定名次。以陸肯堂為第一。戊辰已來。遵為定例。然戊辰亦未欽定。是科放榜中式舉人百五十六名。會元張環。江南祁門人。滿洲巴海等四人。烏金超哈。胡麟徵等二人。

會試分省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王承祐。疏請以安慶。廬州。鳳陽三府。滁。和。徐三州。仍歸南卷。舊例會試以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四省。及江北三府三州為中卷。自丙辰科。以滇黔亂。去中卷之名。以三府三州歸南卷。雲南。平。復。舊。是。科。榜。發。廣。西。雲。南。三。省。遂。無。一。人。入。殼。者。故。言。官。有。是。御。史。江。繁。亦。言。之。上。俱。交。九。卿。部。議。以。直。隸。山。東。為。北。左。河。南。山。西。陝。西。為。北。右。江。南。浙。江。為。南。左。湖。廣。福。建。廣。東。為。南。右。四。川。雲。南。為。中。左。廣。西。貴。州。為。中。右。得。旨。允。行。著。為。令。

對策做陸宜公

二十三日。御太和門傳臚。賜中式舉人戴有祺及第第一。初。讀。卷。官。內。閣。九。卿。擬。吳。員。第。一。有。祺。第。二。楊。中。訥。第。三。既。進。御。覽。改。有。祺。第。一。第。二。黃。叔。琳。第。三。中。訥。居。二。甲。之。首。第。六。全。椒。人。故。禮。科。給。事。中。國。龍。

子對策做陸宣公奏議。上以書法拔有祺狀元。而其次之。又以鼎甲久無北人。拔叔琳次。叔琳大興人。中訥。海軍人。兵部左侍郎。雍正子。遇合之有定數如此。

狀元非本科

戴有祺。戊辰進士。休寧人。籍華亭。本朝狀元非本科中式者。壬辰之鄒修撰忠倚。己丑中式。甲辰之嚴侍郎。我斯榜眼李都御史元振。皆辛丑中式。及此而三。

鼎甲風水

人家科第在積學種德。堪輿之說。非所論也。然亦有灼然可信者。榜眼全椒吳汝述。其曾祖體泉翁。為父卜吉墳。延閩人簡堯坡者于家。廩儲甚厚。簡曰。為擇兆域。三年不可得。辭歸。翁固留之。一日。同往梅花山中。遇大雪。同飲陳家市酒樓。簡倚檻遠眺。久之罷酒。起曰。異哉。吾遠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即同往。三里許。審視良久。曰。是矣。雪晴。更往觀之。喜曰。天賜也。得此地。足報君矣。然葬後。君子未即發。至孫乃大發。發必兄弟同之。對面文峯秀絕。發必鼎甲。然稍偏。未必鼎元。或第二。或第三。亦不僅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後孫國鼎。字玉鉉。中崇禎癸未進士。國縉。字玉林。順治己丑進士。國對。玉隨。國龍。玉驥。學生。玉隨。順治戊戌進士。及第一甲第三人。官翰林侍讀。玉驥。亦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事中。至其兄弟。又前後舉科第。而國登辛未科。及第一甲第二人。簡之術。亦神矣。

史治真文章

楊名時。字吉士。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雍正時。山編修。歷官雲南巡撫。謝上賜御書疏。有云。龍文璀璨。鳳藻騰騰。揮毫煥雲漢之章。振腕挾風雷之勢。語上諭曰。觀爾于講論文。便覺精神煥發。殊不知史治乃一篇真文章也。若徒紙上空言。而史治毫無實際。豈聖門之所謂學哉。

辛未名臣

辛未名臣。如陳恪勤公。鵬年北溟。文章事業。為一代偉人。詩更瀟灑。有絕句云。隔簾幽韻上焦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略記年時春雨後。海南初試小薰籠。

與諸臣論樂律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初四日。有旨召內閣滿漢大學士。滿漢尚書。左都御史。吏部漢侍郎彭孫通。兵部滿漢侍郎朱都納。李光地。翰林院漢學院學士張英等入。上御乾清門。命禮書熊賜履。兵侍李光地。學士張英。近御座。上指示諸圖。論古今樂律得失。大旨以隔八相生為合。隔三徑一為未合。復命侍衛鼓瑟。教坊司吹管。以驗之。再試江南桐城監生方正珠。開方立方算法。移晷而退。方。明崇禎庚辰進士。翰林簡討以智之孫也。隔八相生。謂宮一徵二商三角四羽五變宮六變徵七八復為宮。李少司馬云。自昔論樂律諸家。無人研究及此。

不食特殺應制詩

上南巡。山東巡撫王國昌進海物。侍衛傳旨。朕從不用海物。每日止用二簋。味俱淡素。又不食特殺。國昌

進活鹿。發還。翌日又進全鹿一具。上命侍衛查驗。恐係特殺。不收。高士奇鳳池集載。山東蔣陳錫文。生德水恭紀詩云。鹿脯何曾減。風麟須知特殺不沾唇。諸花作膳逾珍饈。且免天廚近玉宸。

不吃烟應制詩

上南巡。駐蹕德州。命侍衛傳旨。朕平生不好酒。未能飲一觴。總是不用。最可惡的是用烟。諸臣在圍場中。看我竟日不用烟否。每見諸臣私行在巡撫帳房偷吃。真可厭惡。且是耗氣的東西。不但我不吃烟。太祖太宗世祖以來。都不吃烟。所以我最惡吃烟的人。鳳池集蔣陳錫德水恭紀詩云。碧碗冰漿漱澗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烟火來。皆紀實也。

淡墨錄卷七

一目人

康熙三十三年。丹徒裴之仙。偕數友入都會試。有善札者。延之問中否。仙判一貴字。衆不解。再叩之。則曰。皆判明矣。榜發之。仙中會元。餘皆落第。之仙眇一目。始悟向所判。乃中一目人也。

雙丸

上元胡任與。康熙辛酉江南解元。少嘗夢登高山。手摘香櫞二顆。作詩記之。有手弄雙丸天下小。句。至康熙甲戌大魁。其言果驗。是科榜眼為江都顧圖河。探花為海寧顧悅履。

癸酉三鼎甲

康熙癸酉順天鄉試。十八名為顧圖河。十九名為姜宸英。二十名為查慎行。三人聯名皆入翰林。異事也。而甲戌順天鄉試。丁丑姜宸英探花。庚辰汪繹狀元。皆癸酉同榜。又一異也。

文端筆記

高安朱文端少讀書。不與會飲。師命舉夫遣酒肉置座間。若不見聞者。每見古大儒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康熙癸酉領鄉試第一。甲戌進士。改庶吉士。學國書。散館。以知縣用。遷滄江。行取刑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雍正癸卯二月。奉旨命偕張文和主順天鄉試。九月會試。仍偕文和總裁。並論不拘朕定。進士一

百八十名。名數不拘。省分不限。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其信任如此。官文華殿大學士。年七十。乞假讀書。

甲戌進士。領白旗。高其傳。字張之。改庶吉士。即乞假歸。閉戶讀書數年。然後就職。卒為名臣。官至戶部尚書。其功業于督雲貴尤著。卒諡文良。有味和堂集。

補館選

陳夢球。同安人。籍隸正白旗。康熙甲戌進士。初未列入館選。上特召試聖人之本論一篇。稱旨。補選庶吉士。按王士禛居易錄云。是科館選四十人。前此未有也。而沈廷芳館選錄止三十九名。列夢球于二十二名。其附後者法海也。蓋云自汪俊至法海止三十九人。舊錄未尚有殷元福。河南新鄉人。然則殷其一矣。

太極太虛論

晉江陳選鶴。字介石。康熙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時安溪李文貞為教習。見所作太極太虛論。驚曰。經生中有是人耶。引與辨論。每至夜分。人皆異之。

豹仙

李蟠。字仙。徐州人。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有趙翁者。與李村相望。晨夕過從。趙富于貲。小築數十楹。中分兩院。而空其半。花木幽秀。忽有美髯老人。從空窺杖。出自號豹仙。揖翁入其室。則屏幃几案之精。皆非素有。自云。從天台來。見君有別館。暫頓婢妾於此。當圖報也。徐有美姬出見。皆光艷照座。趙翁遂日與款洽。即以禍福。無不奇中。鄉曲皆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仙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早已避去。其室闕如。而蟠仍毒誓不止也。趙翁聞。急令人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謝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幸恕醉人。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避。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于天罰。功名雖顯。不免淹阻。老夫既被譴。無庸留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視其居。依然空院也。蟠孝廉時。嘗夢神人衣冠甚偉。手一盒子付之。其中有黃金絲料。結成狀元二字。後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以科場弊道戾。

榜眼不利楚

嚴虞惇。榜姓張。字寶成。華亭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榜眼。授編修。充湖廣主考。卒于楚。人言翰林學差典試赴湖廣者。冬不利于榜眼。辛未吳昌甲戌。顧圖河。丁丑嚴虞惇。皆榜眼也。皆卒于楚。

老名士

姜寔英。字西溪。慈谿人。工古文。上禁中。知其與朱彝尊。嚴繩孫。稱三布衣。而屢赴鄉試。輒不見錄。用薦入史館。支正七品俸。纂修明史。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依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丁卯順天首場。已擬第二。以點竄與彝尊。語為監場御史所貼。已已冬。徐乾學告歸。詔許以書局自隨。乾學上言。請以寔英相助。許之。始于三十六年丁丑會試中式。時年已七十矣。殿試初擬汪士鋐一甲第二。張虞惇第三。寔英名在

二甲第四。及讀卷。上閱試策。進呈十卷中。有浙江姜寔英乎。時內閣學士韓奕對曰。寔英在史館。久諳其字蹟。第八卷當是也。上曰。老名士也。積學能文。至老猶篤。可拔置第一甲第三名。為天下讀書人勸。于是移虞惇第二。移士鋐二甲第一。寔英一甲第三。授編修。己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正主考李蟠。丁丑同年。同館生也。塲中舞榭。寔英遂為所累。牽引入獄。審實。蟠遣戍。寔英竟卒于獄。

兄弟三翰林

汪士鋐。原名饜。號退谷。長洲人。善法書行楷。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進士。初殿試讀卷。擬士鋐一甲第二。張虞惇第三。姜寔英名在二甲第四。上知寔英久。拔置一甲第三。遂移士鋐傳臚。改庶吉士。授編修。官右春坊。右中允。著有秋泉居士集。初順治間。有徽州汪日衡。元且。夢行天榜。會元汪士鋐。日衡改名。應之。竟終身不第。直至是科。汪退谷中會元。榜名士鋐。相隔四十餘年。日衡死久矣。其孫記乃祖之言。以告人。相與曠造物弄人。亦覺無謂。見子不語。兄份。字武曹。康熙癸未進士。倭。字安公。康熙癸未進士。皆官編修。兄弟三翰林。人傳為盛事。

吳三桂

徐容。字頭中。號个臣。海鹽人。父積。字荀三。能詩善書。容庠生。癸酉秋。偕叔同年赴省試。後詣于墳祈夢。是夕。容夢忠肅公問汝祈何事。容曰。敢問秋闈中否。公顧吏持文冊來。閱畢。問容曰。汝中矣。示以冊。上批清晰二字。且曰。歸語汝祖。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其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榜發。容果入彀。謁其本房。閣中批語。並無清晰字。及主司判試律進呈。選春秋墨義一篇。其批適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復詢其祖。時年已及髦。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疑有僕姓吳。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祖治之。幾瀕于死。吾力為解勸。即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矣。不謂為神明所鑒。貽福于汝。冥冥之中。因果殆不爽也。見信徵錄。

自稱為儒

李鳳翥。建昌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四年。差調安徽學正。歷官至工部侍郎。雍正七年五月。奏賀瑞芝本內。自稱蓬華。隨賀慶云。又稱擲地才疎。敢含毫而賦五色。上以李鳳翥既以儒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慎重。不當作游戲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則所奏蓋屬虛文。若實曾作賦。便當進呈朕覽。若自知不能。而作浮詞。湊成自謙之語。陳于君父之前。豈儒者之道乎。李鳳翥受朕深恩。由翰林擢至工部侍郎。不能卓然自立。聽阿其那指。尚得以儒者自命乎。更可異者。貼黃內大費費字。詭寫費字。莫非有意譏朕不應贊而贊乎。似此輕慢疎忽。儒者固當如是乎。此二本。著李鳳翥明白回奏。

詩識

休寧汪釋玉輪。康熙丁丑會試第三。庚辰殿試第一。癸未會試。以修撰充同考。查慎行出其門。乞養親歸。乙酉。命校全唐詩于揚州。事竣而卒。先是。臚唱日。馬上口占詩有歸計。詎謀千頃竹。浮生只辦十年官。句

竟符其識。著有秋影樓詩。是科榜眼。實應李愈。探花。栢城王嵩。王阮亭云。曾見愈書法。知其必為鼎甲。果然。王嵩與甲辰李元振。兩榜眼皆出栢城。亦盛矣。

庚辰二名相

康熙庚辰科。二名相。一桐城張文和廷玉。雍正四年。進所著性理一書。上諭此書發明聖賢之義。為後學之津梁。有益於身心。有關於品誼。凡屬士大夫。皆當身體力行。服膺勿失。可傳諸翰林知之。又奉勅纂修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積十有五年而成。義例為唐宋以來諸史所不及。一深陽史文靖貽直。官至侍郎。雍正七年。命赴閩審革吳喬舉伊一案。上命貽直往教道督臣高其倬。撫臣劉世明。遵旨教道。至閩奏述其語。有大凡人臣事君。不但當以身事。更當以心事。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此心惟知有君。而並不知有己。甚合上意。殊批云。高其倬。劉世明。能從與否。尙需觀其後效。朕先慶得一堪為股肱之史。貽直矣。累奉使命。正直不阿。上益信之。又命總督江南。其本籍也。張史俱官至大學士。而史于乾隆庚辰。舉沅榜諸進士。瓊林宴。年已八十五。上命重赴瓊林。以昭盛典。古未有也。其卒也。袁枚有詩云。三台星折上公嗟。中使傳聞卹典加。少著公袍才出學。老依黃閣常歸家。殊恩鄉里曾開府。佳話瓊林再看花。六十六年享天祿。人間何處說榮華。蓋紀實也。

和尙還俗

沈近思。字問齋。錢塘人。幼聰穎。依靈隱寺誦經。和尙。延名儒課文。遂入庠。誦經卽令還俗。近思無歸。徘徊于西泠橋。遺項丈。識其非常。延至舍。妻以女。遂登康熙庚辰進士。由知縣行取吏部郎。歷官侍郎。清介愈烈。雍正四年。主江南試。上閱鄉試錄。見策問性理。俱有原本。交部議叙。尋陞都御史。五年丁未。早朝。出端門。若有所呵叱。時戶曹姚培和隨後。問何言。曰。衙役也。實無一人。人以爲神云。見詩禮堂雜纂。

四書聯

海寧查德尹嗣璣。康熙庚辰進士。山鹿吉士。至侍讀學士。著查浦輯。自述云。余兄弟初就外傳。先君集四書爲聯云。毋自欺也。不亦悅乎。子集此類甚多。記兩聯云。是爲馮婦也。無若宋人然。邱何爲是。稱柄者與。子謂之姑徐徐云爾。

六十大魁

寶應王式丹。號樓村。少負重名。六十始登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舉人。捷癸未會狀。當鄉試已定解矣。後得吳楚琦卷。改第六。其實吳遠不逮王。知三元尙有待也。

其實有

康熙癸未榜眼閩縣趙晉。官編修。辛卯。偕左必蕃充江南副主考。先是有欲賄貢生吳泌。求余繼祖買舉。議定銀八千兩。先將金一百。銀二千。託巡撫葉九思。門生員炳往求。將金銀看過。炳于八月初三假充九思子于喬家人。進見九思。假稱係其表弟。再三求提拔。並言銀九思言。銀我不要。我使中對房考說。叫他自己拿個記號來。次早。炳見繼祖。在布政司書辦李啟叔丈杜功德家。寫關節。係其實有三字。放在

第一破題內。炳照樣寫一小封。于初七送與九思。九思知廉官涇縣陳天立。是副主考親戚。將關節交付天立。入簾。即面見晉。言泌是其相好。求中。許銀五百。房考我自料理。而泌卷落在句容縣王曰命房內。于二十一日酉時。天立見曰命。假言是趙主考託我。曰命尋出泌卷。見文字通順。呈薦。遂得中。先是四十一。年。揚州陳光奎于賑粥廠內。識得山陽縣方名。遂相往來。後至光奎家。見所作孔子登東山一節。題文有幾句好。光奎遂託方名。將所擬文理場內。適名入簾。光奎卷適在名房。遂呈卷得中。名向光奎言及。曾借商銀八百。屬其代還。光奎許諾。當是時。兩鹽商子弟齊中。衆口沸騰。必著據場後風。卽行上聞。先是上科鄉試。賄賂主考同考官各官事務。時李振邦田和置重。家產籍沒。並刊通諭。如再有不服性命。仍敢賄買關節。照此例治罪。至是上震怒。命戶部尙書穆和倫。同三法司嚴加夾訊。除九思病沒。天立畏罪自殺。餘俱按律具題。奉旨趙晉。王曰命。方名。着卽處斬。吳泌。余繼祖。員炳。李啟。程光奎。依擬應絞。監候秋後處決。左必蕃雖行題參。但身爲正主考。不能察別文字。又不能隄防弊竇。而于吳泌文章發刻。關節內其實有三字。刪去二字。毫無知覺。着革職。見例案全集。晉字書山。王士禛門人。卜其必登鼎甲云。

癸未鼎甲不利

康熙癸未鼎甲多不利。會狀王式丹。官修撰。以同年生科場事務。牽連對簿。久而得白。未幾卒。榜眼閩趙晉。以編修充江南副主考。通關節。伏誅。探花武進錢名世。官侍讀。以詩諂年羹堯。上賜名教罪人。扁于家。並命在廷諸臣。作詩以刺。頒行天下學宮。命地方官嚴行約束。不許生事。

烟波釣徒

海寧查慎行。初名嗣璣。以字行。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時胞弟嗣璣。官編修。族姪昇。官諭德。時稱三查。是年六月。上賜鮮魚。慎行紀恩詩有笠簑笠袂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句。稱旨。一日。忽奉內傳。烟波查翰林。蓋時有查昇侍行。故以別之。十八日。烈幸釣臺。召慎行赴皇太子行帳釣魚。東宮舉前烟波釣徒句。以示近侍。慎行和詩。復有烟簑笠等常事。慚愧猶蒙記憶中。一時傳爲佳話。

義門善本

長洲何昶瞻。少而奇穎。爲曹秋岳。王言遠器重。以崇明學生拔入太學。壬午。聖祖冬狩至涿州。時李文貞公侍直。上從容問曰。野寧有遺賢乎。公以昶對。召試。賜舉人。直南書房。禮部會試。不第。復欽賜中式。殿試二甲第三名。選庶吉士。命侍讀。只勒府。散館。再留。丁艱。甲午。以文貞公再薦。始授編修。明年。有以畫語中傷者。上自熱河沿途問焯焯安在。卽收之。命案所著黏籤以聞。書夾中有却吳縣餽金一札。並呈上閱。怒稍霽。摘數條。遣內侍查獄。問反報。乃薄其罪。僅坐免官。年六十二卒。上聞。不怡久之。曰。何焯勤學。深可憫傷。還其官。贈侍讀學士。並賜子葬。焯于經史。閱觀博考。而貫之以一善。校讐必得善本。對乃已。書法精妙。人得之以爲拱壁。學者稱義門先生。

文肅不養戲

蔣文肅公廷錫。號南沙。常熟人。父康熙癸丑進士。官河南副使。生二子。長陳錫。乙丑進士。官雲貴總督。諡

文恭。二即文肅也。癸未。欽賜二甲第四名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工繪花卉。與揮南田敵。貴後宮中極重之。大抵以逸筆寫生。而風神生動。非識超胆大筆有仙韻者。莫能為之。其他有設色極工者。皆其客潘所作。性愛士。一藝可觀者。皆羅致門下。指授之。故其本絕少。馬扶膝父子代作。即可亂真也。文肅家教甚嚴。從無演戲觴客之事。沒後十年。子孫稍近俗。人至文恪公時。老奴頗升力。德惠之。文恪心動。忽見頗升。以身穿三椅脚。如受桎梏。久乃起云。見老主人坐堂上。責曰。吾道訓爾。豈不知乃勸五郎。著戲子。著打四十。活掩棺中。正悶絕。不知所為。不知何以得出。示其臂。果有青黑痕。見子不語。

二十三試皆第一

長洲吳廷禎。字山榆。少試有司二十有三。皆第一。頗不中。夢泥金報至。捷第八名。丙子。乃入陝西籍。得雋。又以冒籍出。己卯。聖祖南巡。召試第一。欽賜舉人。癸未殿試。二甲第五。合一甲。適符夢兆。官至諡德。戊子。充江西主考。李穆堂絳實領解焉。

重修孔廟

海寧陳文勤公世信。字乘之。康熙癸未進士。山編修。歷官至山東巡撫。雍正甲辰六月。闕里孔廟災。上命世信修廟。始遵旨正殿用黃琉璃瓦。兩廡用綠琉璃瓦。以黃瓦鋪砌屋脊。供奉聖像。選內務府匠人到東。用脫胎之法。敬謹裝塑。欽定大門曰聖時。二門曰弘道。八月聖像成。辛亥九年。復命世信監修孔林。去聖墓四十餘步。陷出一穴。廣尺餘。內有石樹。樹上朱棺已朽。有白骨一具。甚偉。旁置銅劍長丈餘。帶綠色。有竹筒數十百。皆蝌蚪文。取視成灰。世信以墓向在孔子之先。加石封之。為設少牢之禮焉。

愚忠

雍正四年六月。上命世信。清吳松陳家渡。松江府知府周中銓。乘婦船隨世信。被水衝淹斃。而世信以躍上岸。獨免。奏聞。上以為愚忠。聖人所不取。然與典如故。世信官至大學士。

祖孫會試同名次

清海宮懋言。明偉珍孫。偉珍明崇禎癸未會試中十八名。為詩四房翰林。李士淳首卷。懋言至康熙癸未會試中十八名。亦為詩四房編修。李鳳翥首卷。亦奇事也。初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履。覺而喜曰。是繩祖武之兆也。果符其言。

不利爛麵

康熙丙戌狀元王雲錦。無錫人。榜眼。口口。寓爛麵。術術。卒。先是。戊辰榜眼。查嗣韓。亦寓此。卒。人亦為不利。于榜眼。雍正二年。浙江呂留良案起。到戶。呂葆中。即呂子。亦榜眼。寓此。卒。探花為高郵賈國維。下缺。

桐城方靈草。康熙乙酉解元。丙戌會試中式。未殿試。欽賜中允。累陞閣學。辛卯。以序戴田有南山集。被逮。詔獄。減死論成。上憐其才。釋不遣。令赴館修書。苞。朱竹垞典試江南。所取元也。上命選制義。頗行。

夢相候

無錫梅竹筠。字松友。康熙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兵部左侍郎。雍正元年。總督南河。至中牟。將築隄東岸。夢有兕牟而短聲者。直入一揖。遂上坐。曰。某隄須築某所。才保無虞。若在此。不能成功。稽頌之。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言復推魯。何以公然抗禮。意頗不懌。叱叱而醒。次日。上工次。過張桓侯廟。小住。啜茶。上聖神像。宛然夢中人。乃命停工。卒諡文敏。

一榜二名畫

俞兆晟。字叔穎。海鹽人。康熙傳臚。傳臚者。二甲第一名也。山侍講學士。督學江南。諸生皆謂如先生。禮論文外。兼及詩畫。以二者皆素所長也。官至閣學。兆晟畫兼水墨花草。擅白陽。皆山樵之勝。得者無不珍之。同榜馬豫。字觀我。陝西綏德人。山侍讀學士。督學浙江。善墨竹。脫去時習。枯竿新筍。各有風趣。破石水澗。亦佳。間作白衣大士像。清寂而莊。督學時。屬員士子慕墨妙者。無不腰其意去。俱見畫徵錄。一榜二名畫。亦奇矣。

館選分省

向例館選不分省。以至邊省多缺。李鍾義。字雲原。四川通江人。康熙甲戌進士。山庶吉士。官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疏言。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不分省分大小。俱有庶吉士。元年癸卯。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二年甲辰科。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進士俱無館選之人。請廣儲才之路。上交部議。准行。今館選各省皆有。自鍾義奏。准始也。

內翰林

高郵賈國維。工書法。侍書內廷。食內俸。上常以內翰林呼之。登順天鄉榜。以籍貫被劾。蒙恩賜復。會試落第。又蒙特恩。遂中探花。

張文敏公照字得天華亭人善書康熙己丑庶吉士歷官至刑部尚書從來善書者皆諱文敏如元趙孟頫明董其昌本朝自稽曾筠以治河諱文敏外照一人而已文敏性高光明好佛其詩左禳右觸皆禪語也

學使之冠

長洲惠士奇康熙戊子解元己丑進士授編修兩任粵東提學專以經學取士為數十年粵東學使之冠官至侍讀著有半農易禮春秋諸說歸耕人海等集

請託不行

宿遷徐用錫字壇長未遇時赴都試如廁見大肉塊遍身有眼知為太歲用錫記書載鞭太歲者轉禍為福因與家丁次第管擊每擊一眼則遍身眼愈加閃爍是歲登薦連捷己丑進士以李文貞薦改庶吉士官至侍讀乙未充會試房考官節不行有徐覺民者御史董之燧門生也以用錫不受請託登之燧恭用錫把持科場聖祖察其情將本發還

文襄治河書

靳文襄公輔字紫垣遼陽人康熙己丑特賜翰林編修改兵部郎中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右侍郎巡撫安徽十六年河決江淮上知其才命總督河道兵部尚書治河十年決排疏濬因勢利導使三濱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卒諡文襄著有治河書十二卷河上至今設祠祀之袖室筆談靳文襄過邯鄲呂祖祠見有題詩于壁云富貴榮華五十秋縱然一夢也風流而今落拓邯鄲道敢與先生借枕頭墨跡未乾追跡其人乃秀水陳天裔也一見遂為知己天裔名漢明測量之法復精奇門與文襄為一人之交凡河防事宜得失變態並有先見一時河道以下諸員皆受業為弟子二十三年五月上南巡于行在問斬輔曰爾有何等通今博古之人輔以陳漢對召見特賜參議道銜今配饗文襄祠

書畫得父筆法

王世琛字寶傳長洲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狀元明大學士鑿六世孫父銓字東發丁卯副榜官至禮部給事中善繪事書法世琛風度恬雅工詩文書畫得父筆法山修撰遷少詹事視學山左未幾卒于官是科榜眼歸安沈樹本字厚餘少時聖駕南巡獻西湖十景迴文稱旨探花長洲徐葆光字亮直亦以南巡獻詩賦稱旨被收入京是科不第欽賜一體殿試五十七年奉旨冊封琉球賜一品服撰中山傳信錄著有三友齋集

好收名士

李斌號穆堂臨川人康熙壬辰庶吉士由編修歷官都察院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巡撫廣西總督直隸以奏河撫田文鏡落職級為人於張愛才若命累掌文衡好收雜名士以至下第者皆不服如辛丑充會試副總裁頗稱得人入館選者至六十五人之多前此未有也榜後下第者擁轂以石碎其門欲剪其鬚北城御史舒庫奏聞以斌不奏聞革職發河工効力復起官上常以斌為人問康五瑞奏言保詞疾色人

淡墨錄卷八

雲結名字

武進趙熊詔號裴蔚恭毅公中喬長子也生前一夕祖夢神授一軸雲彩幡結熊詔二字遂以為名果中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狀元官至侍讀是科榜眼桐城戴田有會元也以所著南山集銷燬口探花秦州繆沅字湘芷官至禮部侍郎

文勤理學

漳浦蔡文勤公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之門選庶吉士是時文貞以程朱之學教後進公故習宋儒書既見文貞卓然以聖賢為必可學既歸巡撫海康陳清端公請主賢書院雍正改元特召還朝授編修入內廷侍皇子講讀卯入西出者十年歷陞至禮部右侍郎皇子親王並加禮敬郡王就學者自署受業遭逢極儒者之榮矣嘗修復古禮行于鄉農人販夫皆知嚮化環居數十里無博奕者二十餘年以地居梁山麓學者稱梁山先生卒年五十二諡文勤所著二希堂古文詩十五卷二希云者公自記云學問未敢朱文公庶幾其真希元乎事業未敢望諸葛武侯庶幾其范希文乎未幾公又與高安朱文端編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可見其志矣

文敏好佛

畏其鋒。雖好收名士。却未得財賄。上始釋然。命纂修八旗通志。所著程室初稿五十卷。門人四川安房園撫王恕所訂也。

竹雲

王澍字虛舟。號籟林。金壇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事。歷員外。澍以工書名海內。有竹雲題跋。竹雲者。雍正丙午夏。南還。經淮陰。泛珠湖。仰見天際白雲如竹。十百枝。枝皆具。下有雲片若怪石。儼然圖畫。同行沈凡民曰。此先生退老之徵。為作刻章。初秀水錢香樹見澍于京邸。左圖右史。見其積貯至梁。極聞。斯夕丹鉛。辨析窮。髮不少。戲曰。子欲為張仲楊柯丹邱其人耶。澍曰。人皆有癖。樂此不疲也。所著有法帖考正。尤為精覈。

壬辰三庶吉

壬辰三庶吉。一顧嗣立。字俠君。長洲人。以散館例外用。不就補。歸不出。著秀野草堂元詩選初二三集。注昌黎飛卿二家詩。注一杜詔。字紫綸。無錫人。以養親歸不出。與道士榮連。偕天鈞。結九龍三逸社。選唐詩叩彈集。一程夢星。字伍喬。取南唐書伍喬居廬山見星而名。不就職。歸。註李義山詩。皆同榜進士。

原祜高弟

王敬銘。字丹思。嘉定人。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狀元。授修撰。工畫。為太倉侍郎王原祜高弟。是科會元為歸安孫見龍。

費見十二兩

溧陽任蘭枝。字香谷。工制藝。未遇時。走田埂上。遇一人。口啣一刀。手持兩刀。披髮赤面。見蘭枝。偃身而過。行半里。入喪者之家。知為煞神。人卜其必貴。後登康熙癸巳榜眼。雍正元年。山編修督川學。時無學田。養廉。奏明諸生。費見以十二兩為止。貧者減半。人情悅服。六年。陞閣學。奉命偕副都御史杭宜。祿使安南。國王備龍亭以迎。殺命稱旨。陞工侍。督禮部尚書。

舉人入直內廷

魏廷珍。字君璧。直隸景州人。以李文貞公薦。山舉人入直內廷。同王蘭生。梅盛成。在館充校對官。編樂歷淵源諸書。常被命與大學生李文貞。恭酌學。習樂律韻學。登癸巳探花。官至工部尚書。

千叟宴詩

吳文簡公。字七雲。青陽人。癸巳庶吉士。初襄父與一僧善。僧來輒留手談。僧患足疾。坐山中。一日。其父見僧自外至。問之。不答。徑趨後室。跡之內。報夫人生子矣。山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康熙壬寅。年六十。春二月。恭逢千叟宴。襄與焉。謝恩詩有六句。今列千官宴。兩榜原登萬壽科之句。見片刻餘聞錄。

孫文定奏疏

孫嘉淦。字錫公。號澹齋。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聯捷。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直言敢諫。受知世宗。雍正四年。奉上諭。孫嘉淦居官聲名頗好。若提督順天學政。五年。前學臣吳興任滿。保舉生員張鎮。

王澤新。劉鵬振。朱函夏。四名。不稱旨。命嘉淦重舉。陞刑部左侍郎。辦理吏部侍郎事。仍兼管順天府尹。國子監祭酒事。八年庚戌會試。充副總裁。先是。蔚州宗伯李渭淵為祭酒時。策題名諸碑而鏤之。板自明宣德五年林震榜始。迄今十有餘年。未刻。是科嘉淦為考官。又兼司成。始續刻以補之。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十年十一月秋。審冊內有福建將邦齡致死族匪一案。嘉淦力爭以為不可。因上疏曰。查舊例同族之中。果有兇悍不法。偷竊奸究之人。倘事起一時。令族公憤。不及鳴官。以家法致死。報官審明死者所犯。應死與不應死者。將為首者分別擬杖。予減等免抵。嗣于乾隆二年五月。內據廣督鄂奏稱。舊例雖屬體順人情。但恐朋比串害。地方官豈能洞燭無遺。倘民間恃有減等免抵條例。相習成風。其中難免冤抑。奏請酌刪。經刑部律例館議。稱族大人眾。賢愚莫辨。或以富而招眾。剛直而致全仇。一人煽誘。卒相附和。共挾微嫌。輒圖報復。因而駕擗串害。難免冤抑之處。況生殺乃朝廷之大權。如有不法。自應明正刑章。不宜假手族人。以開其隙。奏請刪除在案。臣等伏思舊例。乃一時創懲兇悍權宜之法。行之久遠。必滋流弊。夫族眾之中。愛憎多端。或以侮慢招衅。或以惡直生嫌。或假義忿。以樹己威。或借公義。以報私怨。一豪強倡論于先。眾朋黨附和于後。倉猝致死。情罪難明。如一家之中。莫尊于祖父母父母。其子孫若違犯教令。毆之殺之。宜無不可。然毆殺則律應滿杖。故殺則律應杖六十。徒一年。是祖父母父母之子孫。尚且不得擅殺。何況其他。再提姦例內。卑幼不得犯尊長。犯則依故殺伯叔母姑兄弟律科罪。尊長殺卑幼。亦按服律擬。誠以倫紀攸關。防微杜漸也。夫以朝廷之尊。明罰勅法。于凡應死之罪人。猶令法司詳加核議。至于法無可道。必令三次覆奏。聖天子之用刑。如此慎重。奈何任匹夫之好惡。操生殺之大權。橫行于一族乎。是舊有之例。必不可存。族匪之條。不須另設。于比擬定罪。則當臨時參酌。虛衷援引。務使輕重得宜。方為允協。至所稱族人致死族匪。則死者必有罪之人也。其人罪應死者。則有本犯應死而擅殺之條矣。不應死而擅殺者。則有拒捕格殺之條矣。殿殺之者。則有不拒捕而擅殺之條矣。束縛之者。則有已就拘執而擅殺之條矣。等語。奉旨交部議。部覆擬。今將邦齡以卑幼臨時拒捕。似應比照拒捕律減等。查拒捕之條內。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及因逃走。捕者逐而殺之。若因窘迫而自殺者。皆勿論。若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殺之。各以圖殺傷論。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又律註。以捕亡一時忿激。言若有私謀另議等語。律意誠屬詳明。律註更加慎重。蓋應捕之人。若已就拘執而擅殺。尚以圖殺抵。若有私謀。仍分別另議。此指捕亡之條而言。與謀故致死族匪不全。至族人不法。自應鳴官。按其所犯情罪。依律究治。若預蓄殺機。率相毒謀。肆行慘殺。則謀故顯然。豈得藉義忿公議之名。遂與捕亡一律科斷。而竟無區別乎。不惟卑幼不可以此加于尊長。即尊長亦不可以此施于卑幼。且案情百出。事難預定。況現在辦理此等案件。其中情節。果有一錢可原者。或經刑部聲明。或奉特旨量為寬減。如將邦齡律應斬決。改擬監候者。不一而足。又何嘗專任重律以為治乎。應無庸議。奉旨依議。乾隆四年。授山東副總河。是年陞兵部尚書。直隸總督。乾隆四年。協辦大學士。卒。祭葬。諡文定。嘉淦立朝剛直。多面折廷爭。不避權貴。天下想望丰采。故乾隆初年。有匪人託嘉淦名作假疏。後得其人。置于法。

時文

上海蔡嵩，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初年，由編修督學雲南。奏請時文以黃淳耀為宗，刊示士子。上諭云：朕殊不以為然。復又奏請以唐順之易之，而以本朝熊伯龍、韓奕添入。上又諭云：此二臣文名固不待言，但古人已往，後人尚有偏私之論。何況本朝人物耶？汝自為猶可，不便批定也。

嚴禁那幣捐官

向日貞字一存，成都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授廣東道御史。因捐納例開，各官多私那國幣，捐納職，因而虧空。雍正元年，上請嚴禁那幣捐官。疏曰：國用資于錢穀，錢穀寄于有司。州縣責成，首嚴虧空。乃有不法之員，視捐款為俸進之階，借國幣為營私之具。開捐例百計求成，權移公帑，勢遂私謀。先用即用，為自己而捐，盈百盈千，為子弟而納職，而又巧于奉迎，工于趨奉。上司素受其重賄，臨時顧惜其私情，曲為狗庇，轉接後人。墜者居于局外，既謝責而不擔，受者墮其術中，雖後悔而莫及。即新任略有剛常，堅詞不接，乃上司聊其風怨，必至中傷。乃如之人，上虧國幣，下累後官，貽害甚于盜臣，侵蝕工于鼠竊。請著定例，嚴加處分。上司有隱護之員，無論離任現任，令其賠補。子弟有捐納之職，不拘先用後用，革其職銜。如此則狗庇可除，舊官無巧脫之計，虧空可出，離任無掣肘之虞矣。奉旨交部議。如所奏行。先是科場停止鄉會試錄，是年復奏，自癸卯科始，仍請刊行。日貞以通籍後避諱，改名日正。少有神童之目，制藝敏捷，出黃際飛越之門。所刻有程墨大小題文憲，蜀中論時文者，必首稱焉。見例案全集。

摸龍阿太孫

仁和姚三辰，康熙癸巳進士。由編修官至吏部侍郎，相傳三辰祖，以外科世其家。常採藥持盞，人呼為姚藍兒。一日採藥歸，醉墮西溪，以手摸石，旋即有漩，蠕蠕而動，負姚而上。驚以為蛇，回視兩目如燈，照見鬚角委姚地上，騰空而去。始知乃龍也。兩手觸漩處，香數月不散。以之撮藥，應手而愈。故人呼為摸龍阿太。每愈人病，不受謝，孫官二品，人以陰德所感云。

兄弟同榜翰林

長洲李錦，字燭文。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會元。由編修官至侍讀，弟文鏡，字鼎臣，同榜傳臚。由編修官至司經局洗馬，兄弟同榜同翰林。

乙未鼎甲弟兄

康熙乙未狀元徐陶璋，字端揆，長洲人。官修撰，兄模，字文表，戊戌進士，榜眼繆曰藻，字文子，吳縣人。官洗馬。弟曰芑，字武子，雍正癸卯進士，官編修。探花傅王濬，字良木，會稽人。編修。弟王嬰，字孔木，丙辰進士，皆有文名。

墨竹

歸安吳應棻，榜名應植，以避諱改名。字小眉，康熙乙未進士。工詩，好寫墨竹。嘗于扇上寫竹石小景，錢銀臺主敬見之，題云：澹烟濃墨，掃雲腴，胎脫東坡鳳尾圖。又見蟹爬沙滿紙，千秋一柱屬菱湖。菱湖應棻所

居也。晚自號青靈山人。官至工部侍郎，湖北巡撫。

興利除弊

成文，康熙五十四年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滿洲人。雍正元年正月，引見妄奏，上以為不知所陳何語，暨令諸翰林各據所知條奏。成文摺內有興利除弊等語，上以皇考治人有何弊，朕何以除之。又奏請八旗十五歲以上俱令讀書，如此則挑取軍，復用何人。又復懇辭教習二十阿哥之職，可謂狂妄胆大。若革職，跟隨二十阿哥行走，若改過則已，不必鎖拿監禁。

戊戌會狀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狀元常然汪應餘，字杜林，官至贊善。會元則嘉善楊爾德也。庶吉士，改給事中，視學廣東。

河南學政養廉

康熙戊戌，榜眼桐城張廷璐，字寶臣，大學士英第三子。督學河南，除夫馬取給地方外，其幕友束修，家口養贍，俱無所出。上聞之，問其兄戶部尚書廷玉，遂以實對。上命河撫田文鏡酌給盤費。文鏡議：夫馬自不便取給地方，以至派累。議每歲夫馬銀一千六百兩，幕修銀一千兩，養贍家口銀一千兩，供給雜用銀二千兩，每歲六千六百兩。三年總需銀二萬兩。故河南學臣養廉較他省獨優。自文鏡為廷玉弟廷璐始也。

學政告病

仁和沈錫翰，康熙戊戌探花，提督山西一年餘，以患病解任。

幾釐之失

錢塘徐本，康熙戊戌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安徽巡撫。雍正七年，奏報各屬麥收分數，有幾分幾釐之語。上諭云：不知所謂幾釐者如何見之。甚覺可笑。傳旨申飭，本復具摺請罪。上諭幾釐之失，尚為小過，無非欲汝務實爾。官至工部尚書大學士。

布衣奉使

孫致彌，字禮似，號松坪，嘉定人。明登萊巡撫火東公之子。康熙初，靖南王三世子哆囉額福耿者，本中丞舊裨也。能詩，嘗與致彌唱酬。因言于上。上方命御前大臣採訪朝鮮文獻，致彌以布衣賜二品服，臨軒策遣從往。士論榮之。奉使時，有甘父漫教從博望，馬周只恐負常何，謂鳴鳥兩侍衛，及正公太保也。戊戌始登進士，改庶常，入直內廷，假歸。又以民爭復漕事罷，旋得釋，補散館。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卒于京，有林左堂集六卷。

聊城二狀元

康熙六十年辛丑，狀元鄧鍾岳，字東長，號梅庵，聊城人。聊城自丙戌開科，傳以漸後，鍾岳繼之。一縣二狀元，亦盛事也。工書法，友愛諸弟，或暮歸過時，必俟于門。諸弟不敢夜出。大魁後，同年百七十餘人，無一不泱洽款曲，朝議推重之。乙卯江南副主考，隨督學江南。著有寒香閣集。是科榜眼為福建長樂吳文煥，探

花爲河南上蔡程元章字冠文官至尙書雍正九年總督浙江上命效法李衛而元章事事與衛齟齬人服其剛直

再開浙江鄉會試

王蘭生直隸交河人以李文貞公薦與魏廷珍梅穀成入直內廷編纂律歷淵源康熙六十年辛丑不第欽賜舉人一體殿試二甲一名改庶吉士授編修四年海寧查嗣庭案起奉旨停浙江鄉會試特命蘭生督學浙江閱三年蘭生奏士風丕變上諭准其照舊鄉會試官至閣學

八仙會

黃之雋字石牧號唐堂華亭人薦舉博學鴻詞康熙辛丑二甲二名庶吉士在館日聚同巷八人爲八仙會以杜甫飲中姓氏爲上八仙人取其一一以自署又以世俗所傳鍾離權呂巖輩分署之爲下八仙彼以上八仙呼此以下八仙應故爲參錯不得呼姓字呼年兄呼者謂山編修至中允提舉福建鐫級歸不出優游林下十餘年卒著有香屑集十八卷皆集唐人句爲香齋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對偶工整筆若天成而一一如自己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元宵聯句

錢香樹先生諱陳章嘉興人康熙辛丑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刑部侍郎在籍尙書休先生早歲以詩名亞于長洲沈德潛天下稱詩者必歸二公自館選後受知今上凡聖駕南巡御製詩俱寄沈與先生賜和異典也先生舊宅在金陵坊先大夫石亭公秀水時予以諸生隨任命受業門下時值戊寅聖駕南巡召試諸生題爲春蠶作繭先生命予擬作余有不按還自織非彈却成丸句先生閱之驚喜云昔年曾侍上于乾清宮元宵聯句上思如湧泉言言珠玉僕得一聯云風團謝家絮霜點洞庭燈一時王公大臣皆推僕爲五字長城固不敢當今見足下九字韻一聯與前事足相印證也他年成進士入翰林聲名雀起余日望之後予于癸未入翰林先生祝萬壽來京年已七十矣見之甚喜曰吾言固不謬也蓋文端樹齋集十卷大司農汪山敦謹堂序

辛丑多名臣名儒

康熙辛丑科名臣名儒多出其中官尙書者一秀水錢陳羣官侍郎者二鄧縣邵基勵宗萬官總督者二上蔡程元章冠文平越王士俊灼三巡撫者四新喻晏斯盛一齋潯陽喬世臣丹葵安居王恕中安正自旗漢軍孫國璽名儒則會稽魯曾煜啟人秋旌孝感夏力恕宜興儲大文六雅闕謝道承又紹金谿馮詠夔歸安陸奎勳陸堂皆是科庶吉士也

殊批謝摺

湖北巡撫王士俊貴州平越人雍正十年八月上賞士俊花屯緇密荔枝士俊謝摺有云縫衣有履頂踵皆被龍光懷核親嘗肺腑長含玉液上覽之批云衣只被身何及頂踵核豈足嘗難入肺腑人皆以爲笑論者謂幕賓所爲而士俊亦失檢云

庶吉士撰文

黃之雋工詩尤長于古文辛丑會試總裁大學士時爲吏部尙書遂寧張文端公大學士時爲戶部尙書陽城田文端公戶部侍郎儀封張清恪公副都御史臨川李公穆堂黃之雋中二十七名同考檢討全州蔣綱檢討新安李璠時各總裁有五策通場第一之評臨川謂曰儲大文張符麟馮詠輩策俱佳至于章局勻練起伏轉折得古文之法唯子爲備殿試第二甲第二名選庶吉士查中翰雲標預夢之雋中四十五名鄉榜發不驗及合三試而名數適符康熙後壬寅歲十一月十三日聖祖仁皇帝升遐二十日世宗憲皇帝即位大禮鉅典例由翰林編檢以上撰文案院靜海勵文恭公詢於青陽吳文簡公曰記新庶常有一善四六文者吳曰華亭黃之雋乎公立傳之雋授數題每奏多稱旨庶吉士撰文自此始于是同年平湖陸坡星奎勳嘉興錢香樹陳宰繼之時之雋雍正元年七月奏呈中元祭聖祖文大稱旨次日召見養心殿賜貂裘授職編修他日上命檢檔案凡撰文稱狠好稱好者列名給賞時陳編修萬策鄧修撰鍾岳陸錢二庶常皆賜內府緞一匹之雋得二匹八月充日講官起居注凡一月遇聖祖親主太廟乾清宮早朝兩大禮侍班躬親其盛有詔重修明史用纂修官二十人之雋與焉引見西暖閣奉旨以中贊郎用九月特簡提督福建學政

淡墨錄卷九

甄別翰林

雍正元年二月上諭大學士張鵬翮尙書田從典徐元夢朱軾侍郎張伯行李紱會同滿漢學院學士將翰林詹事府官員有結黨營私援引請託每遇科場通同作弊者甄別勒休

迴避卷

雍正元年特恩加科有因迴避考官不曾應試者派大臣擬題奏請候上點出於內閣考試是科鄉試畢上特派大學士王頊齡尙書勵廷儀吏部侍郎史貽直戶部侍郎張伯行李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紱同南書房翰林檢閱落卷

南書房

雍正癸卯狀元金壇于振榜眼上元戴瀚探花湖廣鍾祥楊炳上以登極恩科應格外施恩俱著在南書房行走特恩也

論題用孝經

聖祖時鄉會試二場以孝經爲論題後改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雍正元年上以宋儒雖足羽翼經傳不若聖言之廣大悉備本年會試二場論題宜仍用孝經

男三號

周學健江西名士。癸卯鄉試題為學而優則仕一節。文思幽奧。房考張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歸。忽嘆語。自批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忝然作房考乎。家人以為中風。急呼各房考檢視之。見所抹卷。乃曰。試薦之何如。時正主考為禮部侍郎任蘭枝。閱而驚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副主考德公方體察。見上。何其醒告之。德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曰。不必閱文。竟定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疑方體察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果男三號。非其驗乎。榜定後。眾問張房考。張語。茫然不知也。

指頭畫

奉新帥念祖。字德宗。工制藝。與周學健齊名。工畫。以指頭墨作花草。間寫山水。俱有逸趣。

監臨考房官

向來各省鄉試房考。凡州縣官由科甲出身者。只許入闈一次。雍正元年五月。奉上諭。考官鑒拔為主。何論會否入闈。嗣後凡遇鄉科。各省督撫臨場調齊科甲出身之員。不論已未分房。監臨試以時藝一篇。其文理優長者為內廳房考。荒疎者供外場執事。

湖北湖南分闈鄉試

雍正元年七月。奉上諭。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由洞庭湖。六七月間。風浪尤險。間有覆溺之患。若分湖北湖南兩闈考試。即於明年預備場屋。

奴才

八月十六日。兵部尚書員外隆科多奉旨。大臣亦稱奴才。奴才亦稱奴才。此兩樣不好。嗣後凡啟奏。俱令稱臣。

進士不限額數

癸卯九月會試。禮部請定取中進士名數。上定一百八十名。仍諭總裁朱軾。張廷玉。此外不拘省分。不限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

編檢挑選府道

康熙時編檢多至二百人。庶吉士五六十人。今尚有百數十人。上恐人才散。思多方錄用。雍正元年十月。奉上諭。著內閣大學士會同學院學士。乘公擇其學優。工書善翻譯者。留館辦事。修書外。其或才具練達。可當科道吏部之選。或長於吏治。編檢可為府道。庶吉士可為州縣者。一一分別具奏。

殿試賜火爐

向例殿試進士在丹墀。癸卯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試時。天寒硯冰。上特令移太和殿內兩傍。並令太監多置火爐。令殿內和暖。使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世宗之優待讀書士子如此。

傳臚榜下授職

癸卯殿試。上以元年特開恩科。所拔狀元于振等。應格外施恩。並二甲第一名張廷珩。即授檢討。俱著在南書房行走。並命派隆科多。張廷玉。張伯行。登德。檢選。務得文行兼優之士。擢為庶吉士。除四人外。又選沈淑等五十七人。從前未有也。是科名臣如尹文端公繼善。陳文定公宏謀。皆在選中。

晚香園

尹文端繼善。字望山。鎮黃旗人。山翰林歷官至兩江總督。大學士。士民愛戴。暇則同幕客袁枚輩。詩酒唱酬。至今猶想其丰度。入閣後。上賜邸第。內築晚香園。日夕讀書其中。乾隆二十九年。余為庶吉士。適公為大教習。有晚香園詩。用杜甫何將軍山林十首韻。命諸吉士和。予詩有園同司馬樂。人比潞公清句。蓋園名用惟有黃花晚節香而名。故以潞公獨樂與潞公比之。紀其實也。

亂判

陳文定公榕門。廣西臨桂人。山翰林歷官江蘇巡撫。兩廣總督。吏部尚書。大學士。生平言行不苟。喜讀朱子名臣言行錄。慕司馬光為人。嘗刻家傳集行世。先是。幼時扶乩判云。人原多道氣。吏本是仙才。果如其言。著有訓俗遺規等書。

朝考之始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新科進士于引見前。朕欲先行考試。再引見。一應仍照殿試預備。朕將詩文四六各體出題。視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體俱作。悉聽其便。此即今朝考之始也。

奏摺草行

邵陽張大有。康熙甲戌庶吉士。雍正二年為漕運總督。奏言寫字手顫。請奏摺代書。上諭云。忙時令人代書亦可。若密事仍須親寫。即字畫粗大。略帶行草。亦屬無妨。辭達而已。敬不在此。

不安靜

上諭。編修萬承蒼。從前科場作獎。招搖。今春鄉試前。又不安靜。著革職。其弟庶吉士承岑。亦歸進士班。選考差之始。

事類曹館

雍正三年。上諭各省學政。與正副主考。朕皆就其為人謹慎者派往。並未考試文藝。其中竟有不能衡文者。此皆由中式後。荒疎年久故耳。若將應差翰林。並進士出身各部院官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差委。直隸安州陳惠華。雍正二年甲辰狀元。未遇時。每至之處。必書明曹館不可一條。人不解其意。或問公少年時讀書靜室。曾有東隣之窺。公正色拒之。事類曹館。果登大魁。見袖堂筆談。官至禮部尚書。是科榜眼。高郵王安國。探花錢塘汪德容。

白海棠

靜海尚書勵文恭公杜訥。立朝端凝。藹藹為人瑞。雍正壬子卒。柩車還里。第中有公植海棠。當秋吐花。色較編素。人咸異之。門人梁溪編修畫為圖。皆有題詩。

幼張姚二姓疏

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字延清雍正甲辰庶吉士檢討入直內廷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立朝剛直人多憚之。時桐城張姚二姓布滿中外大學士張廷玉聲勢赫奕文正統勳上疏曰大學士張廷玉與伊戚前姚文然本係異族科第漸多仕宦實盛至今名登仕籍者有張廷璐等至于姚氏之在桐城則有姚孔鑑以上數十人臣聞聖祖仁皇帝時曾飭廷臣中有陞遷太速之旨特諭停止陞轉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曾亦在其內臣以為宜做此意將張姚兩姓部册有名者列房近支累世密戚現在之員開列奏聞三年以內除特旨陞用外其餘一槩停陞遇有參劾照例參革奏開上交部議吏部覆奏臣部官册所載張姚兩姓出仕各員與左都御史所奏詳加核對張姓在京官員侍郎張廷璐編修張若需主事張機張若宜中書張筠外任官員浙江布政使張若震福建龍巖州知州張廷球湖南茶陵州知州張廷琛貴州鎮寧州知州張若赤直隸安東縣知縣張鴻鳴山西曲沃縣知縣張若荃山東泰安縣知縣張廷翔其姚姓大名府通判姚孔歐河南中牟縣縣丞姚孔鑑貴州黃平州同姚孔鑑廣西思州府經歷姚興其原奏未經錄入部册有名有河南祥符縣縣丞姚孔鑑江南元和縣縣丞張日謨以上張姓出仕者十三員姚姓出仕者十員惟姚孔鑑係大學士張廷玉之甥姚孔鑑係張廷玉之婿臣等核其陞轉在京侍郎在外司道知府多由特旨簡用亦有督撫保題陞用之員或因大學士張廷玉為皇上簡用大臣本人稍存矜肆之念該管上司或有瞻顧之情亦未可知臣等酌議將張姚現任之員開列名單行文在京各部院在外各該督撫令其察看嗣後除臣部論俸仍應照例陞轉外如有才具優長應行保題者應於摺內將該員係大學士張廷玉親戚之處聲明與臣等確查該員歷俸深淺是否合例處核覆具奏如不能稱職亦令據實糾參務一秉至公不得稍有瞻顧庶舉措咸得其平而本人亦愈加謹慎矣奉旨依議一時朝議翕然服其不避嫌怨

公祭文正

諸城相國乾隆二十八年署陝甘總督時伊犁用兵上諭督理糧儲大將軍兆惠方銳意進取而軍糧以路遠遲滯奉旨劉統勳着革職發往軍前披甲若以為士可殺而不可辱欲來京甘就典刑亦惟其所願旋伊犁平定復還原職歷東閣大學士總理吏部四十三年夏早朝五鼓乘轎至東華門從者請降則已端坐轎中而通鼻垂玉箸長尺餘戶部尚書額爾福隆安奏聞上震悼輟朝即日聖駕親至東直門轎市賜邸撫屍大慟時子庸官江西糧道陞按察未歸撫其孫恩之諸大臣勸上迴蹕上登禁哭至乾清門又哭謂軍機大臣曰朕失一股肱矣

汪文端書法

汪山敦字師若休寧人幼穎異讀書日數行俱下初名良金十歲就試未售改今名徽人商杭者令甲別立商籍山敦年十九遊浙中循例入試補錢塘縣學附生故又為錢塘籍時徐元夢撫浙江聞其名延致

幕中繼元夢入為工部尚書山敦以國子監生借入都雍正元年疏薦引見充明史館纂修官故事史局編纂例用詞臣山敦以諸生被命時論榮之二年三月舉順天鄉試八月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皇上初即位授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仍兼講官館卿向無兼記注者山敦以文學夙為上所知故有是命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授內閣學士六年授兵部左侍郎八年充經筵講官轉戶部授工部尚書轉刑部十一年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入直軍機處丁卯金川方用兵皇上眷謨廣運指授方略日數千百言山敦視草援筆立就無不當上意十四年金川平加軍功三級旋加太子少師協辦大學士俄以代原任大學士張廷玉陳奏事革職留尚書任視河十五年四川學政朱荃以墨敗山敦曾舉荃典試復革職仍理兵部侍郎事自贖十六年補戶部右侍郎復奉命勘永定河時積水為患有言宜別開新河歸海者山敦循歷沿河州郡度地形勢議以暴水為患由河身淤淺第濬之當自息別開新河未見其利日久復淤無益又當壞民田慮無算宜仍舊便奏上報可十七年授工部尚書十九年加太子太傅兼理刑部事徵平準噶爾功得軍功加三級自準噶爾出師以來山敦偕同事諸臣晨夕進見日數四時或扈從召對帳殿亦如之二十一年轉工部二十二年轉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正月卒于官年六十七諡文端山敦學問淹貫於書無所不窺為文章典重有體官翰林朝廷大制作必屬之一時奉為矜式其他碑版序紀及古今體詩俱為時所傳誦著有松泉集二十六卷尤嫻歷代掌故前後考定樂章祭器鹵簿及朝會升祔諸大禮皆斟酌古今釐然為一代制為人沉靜寡言笑喜愠不少見於色遇事有識默定于中不以議論捷給相尚嘗言紛沓徐出一語聞者厭心以為不可及也氣度端凝整暇極倜儻中亦從容不失條理卒皇上親臨其喪哭之慟賜陀羅衛以殮賞內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山敦尤工書卒之後皇上命真輯勒石凡十卷筆法深穩端勁如其為人見錢維城所撰本傳

為神所弄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其時聘近省甲科司分校事有張鼎者科分久自居前輩每晚焚香拜祝神佑如有陰德求暗中指授各房笑其癡相與弄之折一細竿伺其燈下閱卷有所乘則于窗外以竿挑其冠舉果驚以為神拜如前求示衆房復以竿挑之舉遂不復閱直捧卷上堂時主考為沈近思已寢矣舉叩門求見告以神明指示之故近思閱其卷笑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乎衆房噤不敢言及榜發此卷已在中中各譁然告鼎曰我輩弄君耳鼎正色曰此非我為君等所弄乃君等為鬼神所弄耳人亦折服

一點紅

彭啟豐字翰文長洲人雍正五年丁未會狀官至刑部侍郎轉禮部侍郎告假歸值鄉民有侵田搆訟者出券約為證原中係公名蓋公為諸生時事也縣令不察遽出票拘之公于票尾書一絕令役持去有自從御筆親除後又被琴堂一點紅句令大慙親登門謝焉是科榜眼為福建德化鄧啟元探花為江南通州馬宏琦

小山花卉

鄒一桂號小山無錫人丁未進士改庶吉復改御史歷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工花卉分枝布葉條暢自如設色明淨清奇治豔惟南田後不備見也

詩畫敏捷

張鵬紳字天屏號南華嘉定人性穎異讀書如宿習雍正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鵬紳天才敏捷在館時賦雁字詩日未哺成七律三十字兼工畫捷同于詩乾隆二年丁巳御試乾清宮是日衆詞臣見日未亭午有投卷者曰必南華也果然先是上天縱多能文不加點詞臣中罕可肩和者至是心賞之取高等官至正薦畫徵錄云南華山水師元四家尤長倪黃法雲峯高厚沙水幽深筆清墨潤兼有麓臺石谷之風尚畫家之後勁也

丈量蜀地

雍正六年二月奉旨查丈四川地畝欽差給事高維新馬維翰御史吳鳴虞吳澆及庶吉士中書各員到川會同巡撫憲德分聖地方協同四川四道丈量鳴虞聖丈成都松茂道維翰聖丈建昌道濤聖丈川東道維新聖丈永寧道維新維翰先丈完嗣因鳴虞奇案每畝五釐弓算手及家人分得又受刁民劉宗漢賄八十兩囑將新都縣前明大學士楊廷和墳墓祭田越界侵佔物議沸騰撫奏革職命維新重丈維新即親往演繹處明白開示漸次清丈人心悅服而濤丈川東重變保順四府地本遼闊濤性稍鈍夔州萬縣百姓聚眾稱丈不公扯旗申訴又命維新復丈密拿為首懲治閏七月四路告竣未幾吳澆亦被奏奉旨以高維新補授四川布政使馬維翰署按察使憲德保薦也未幾以條奏不稱旨皆奪職去

陝西士語

雍正六年二月奉旨查丈四川地畝欽差給事高維新馬維翰御史吳鳴虞吳澆及庶吉士中書各員到川會同巡撫憲德分聖地方協同四川四道丈量鳴虞聖丈成都松茂道維翰聖丈建昌道濤聖丈川東道維新聖丈永寧道維新維翰先丈完嗣因鳴虞奇案每畝五釐弓算手及家人分得又受刁民劉宗漢賄八十兩囑將新都縣前明大學士楊廷和墳墓祭田越界侵佔物議沸騰撫奏革職命維新重丈維新即親往演繹處明白開示漸次清丈人心悅服而濤丈川東重變保順四府地本遼闊濤性稍鈍夔州萬縣百姓聚眾稱丈不公扯旗申訴又命維新復丈密拿為首懲治閏七月四路告竣未幾吳澆亦被奏奉旨以高維新補授四川布政使馬維翰署按察使憲德保薦也未幾以條奏不稱旨皆奪職去

淡墨錄卷十

重開浙闈

雍正六年李敏達公衛為浙撫同學政王蘭生及王國棟先後奏稱兩浙士子感恩悔過痛自改除奉旨七月屆鄉試之期浙省士子仍准照舊鄉會考試

硃批旁註

雍正初上覽章疏及內外臣工奏摺皆隨閱隨批若遇軍機要事咸與廷臣商酌詳細批明多有于摺內旁註者堆積甚多莫不硃批滿紙竟有欲辦事而無事可辦之時不少暇豫如此

戒急用忍

雍正丙午上與朱綱言聖祖賜朕眼鏡朕眼目原不似今精明是聖祖升遐之時因痛哭出涕較少時反覺倍好似此人言多傷口之論未確彼時朕在養心殿辦理政事坐臥不離此處者三年而三年內每遇某天未有如此殿之涼者朕曾蒙聖祖訓戒急用忍故殿中扁額即用此四字仍敬書上諭二字於上東暖閣扁額取惟仁二字對聯云諸惡不忍作衆善必樂為西扁額取惟君難三字對聯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上嘗云宰殺耕牛是必用禁有謂菜牛不能耕地止可屠宰者殊不足信如教以耕地調馴精熟焉有不能耕地之牛綱雲南巡撫也

陝西鄉試。署驛道修。戲用陝西士語。作頌聖表文。借以譏諷陝西士子。經巡撫顧色。以科場重地。玩視大典。妄肆詆笑。奏部議照捏造訛言。刊刻傳播。杖一百。流二千里。例奉旨依議。雍正十三年事也。

乙字

乙卯四川鄉試。二場內擬交出主考官表題。內寫凡有條奏。悉乙夜披覽。俱撥頭寫。時提調官為鹽驛道。顧贊。傳諭士子不用寫。以至通場悉字下一。槩將乙字塗改。顯涉疑竇。撫臣題參。罰俸一年。其奏疏云。如果錯悞。例應察明。傳進內館改正。況非錯悞。何得擅改。輕率之咎。誠不能為顧贊寬也。

生員條陳時事

雍正六年。山東濟寧州廩膳生員陳程條奏。查科場主考官。專司閱卷。至監臨提調監試等官。各有外。廉執事。原無先閱試卷之例。誠恐于交卷時。隨手翻閱。或有指示改正字句等弊。亦未可定。上交部議。如所請行。以生員得條奏時事。亦異數也。

不念祖父

雍正六年四月。直隸布政使張廷。按察使魏定國。夾死資相可。都御史奏請正法。上以適係原任大學士張玉書之子。不念祖父。本應照擬。但念張玉書一生小心謹慎。効力多年。從寬免死。發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

戲不禁

雍正六年。李鳳翥奏。鄉邑之中。共為神會。飲錢演戲。奏請禁止。六年三月。魏廷珍奏。將違禁演戲之保長。各杖八十。發落。奉上諭。村堡之間。豪強地棍。借演戲為名。飲錢肥己。開設賭場。鬧戲生事。此則有司所當嚴禁。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願。歡慶之會。歌咏太平。在民間必有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槩禁止之理。今俱稱違例演戲。而未分晰其緣由。則是凡屬演戲者。皆為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如賭博一事。應行嚴禁。而省會之地。公然市賣賭具。尚不能覺察。豈有將民間不能禁止。而國法所不曾禁止者。一槩入于禁止之例。此欲徒存其名乎。抑果將踐其實乎。恐問之督撫大吏。亦無以自解也。將此通行曉諭知之。

應試舉子不盤查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諭內務府總管常明。于蘆溝橋蓋造官房。令赴京應試舉子。無盤查行李之擾。並令崇文門查稅官員。嚴飭巡役。毋得借端稽留。額外苛索。

子保舉父

是年。命諸臣各保舉一人。有內舉不避親之義。雍正六年九月。衛永柳道汪楫。保舉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瀾。學問政事。久切留心。忠愛之性。出于至誠。上即命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

皇城草詩

顧成天。字小庄。江南蕪縣人。以應試舉人寓京官宗人府。承蔡嵩宅中。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日。嵩因帶宿醒未解。奏對于御前。稱王為王爺。因革職拿問。恐有悖逆字跡。隨命搜查。尚無不法。詩詞內檢出頌

成天詠皇城草詩。隨呈御覽。上見其寓意。似有感憤諷刺之心。因命人詢問蔡嵩。成天平日有無詩文著作。于是查出刻詩一册。中有聖祖神宗六章。詞意悲切。上覽之。凄然墮淚。謂大臣曰。彼未登仕籍之人。而懷感恩戴德之誠如此。則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其皇城草一詩。乃別有所寄託。為不如此意之人而作也。著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京引見。朕有錄用之處。隨于八年送京師。是年庚戌科會試甫過。上欽賜為編修。列名入于科庶吉士之列。人皆以為罕見之奇遇云。官侍講。今上為太子時。作讀書焉。蔡嵩。康熙癸巳進士。上海人。

三鼎甲皆浙江

雍正八年庚戌。三鼎甲皆浙江。狀元周鼎。錢塘人。榜眼會元沈昌宇。秀水人。探花梁詩正。字蕙林。亦錢塘人。而官至大學士。

土地伺候

蔣文恪公澐。號恒軒。常熟人。文肅公之子。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大學士。少時讀書平臺。每喚人。輒有應聲。而無人至。一夜欲渡。窗外月不甚明。呼所隨僕。但應而不入。啟戶。見一人方枕榻門。以頭向內。而應。初疑僮醉。罵之。如故。怒。欲朴之。見所臥人長三尺。方巾皂服。白須。如世所塑土地。公喝之。乃冉冉而沒。人以爲土地伺候。以是知公必大貴。至是果大拜。賜第李廣橋。文恪工花卉。得其家法。隨意布置。自多生趣。供奉內廷畫幅。歲時經進云。

張文和辭子鼎甲

雍正十一年癸丑殿試。四月初一日。大學士尹秦等將策十卷進呈。上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內公忠體國一條云。條采之際。善則相勸。過則相規。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官一體也。內外亦一體也。文武亦一體也。廣而至於百司庶司。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關也。此則純臣之居心。可以不負千載一時之遭逢。而贊襄太和之上理。數語極為懇摯。頗得古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三名。諸臣稱爲允當。及拆號。乃大學士張文和之子張若嵩。上心深為嘉悅。諭諸大臣曰。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能爲國家抒誠實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皇極期之。張若嵩。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能若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張廷玉。張廷玉再三懇辭云。普天下人材衆多。三年大比。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現居政府。而子張若嵩。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於心實有不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為榮幸之極。上云。汝家忠盡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避讓。張廷玉跪奏云。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以臣子一日之長。蒙恩拔取。但臣家何等恩榮。未備。只算臣情願讓與天下寒士。求皇上憐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為將來上進之階。更為美事。陳奏時情詞懇至。上乃勉從其請。將張若嵩改為二甲一名。即以二甲一名之沈文錦改為一甲三名。狀元陳俊儀。徵人。即會元也。榜眼田志勳。大興人。文錦。崇明人。

晴嵐花草

秀水張庚云。晴嵐善書。兼工花草。嘗見其折枝荷花。數色穠郁清澀。而寫葉純以墨染。亦舊法也。惜早世未得大用。錢坤一云。晴嵐畫誠佳。第每幅若有未完者。此所以不永年歟。晴嵐張若雷字。

東山山水

董邦達字字存。號東山。富陽人。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山編修官至吏部右侍郎。取法元人。善用枯筆。勾勒皴擦多逸致。近又參之董巨。天姿既高。而好古復篤。自然超軼。深為上所賞識。

王清本

祁陽陳文肅公大受。字可亭。雍正癸丑庶吉士。山編修歷官至大學士。子輝祖。官湖北巡撫。葬文肅于祖塋。卜有日矣。其弟中書總督。夢有持帖來拜者。曰。河神王清本十二人也。驚而寤。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清本三字。數之十二枝也。遂命停斧。異日。問內閣侍讀嚴長明。云。五色線裁河神。明王清本。輝祖後調浙撫。以前撫王賈望。望得禍。輝祖官至廣東糧道。

勵宗萬

勵宗萬。靜海人。大學士之孫。雍正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時年甫十七。上深愛之。雍正六年。提學山西。即密奏監生梁開字家貨。億萬與族兄爭控產業。乞候補道候缺。與按察將炳。從中說合分肥。斷令給原告銀三萬兩。奏聞。上嘉之。治炳。琰等罪。遂陞國子監司業。留任。並諭曰。汝少年輕率。甚不謹密。凡所密奏。人皆知之。如梁開字之事。通省皆知。係汝密奏。豈特深負朕恩。亦乃速禍之道。臣不密則失身。君不密則失臣。朕斯諭當書諸紳。以為終身誦。

看驗不跪

馬觀察維翰。字墨麟。嘉興人。康熙辛丑進士。貌不逾中人。而抱負甚大。榜下。內大臣看驗時。諸人皆跪。維翰不可。九門提督隆科多呵之。維翰不動。隆科多笑曰。不料渺小火夫。乃風骨如許。維翰曰。區區一跪。尚未見維翰風骨也。隆大奇之。改部郎。擢工科給事中。雍正六年。奉命偕給事中。督寧高維新。壬辰庶吉士。御史吳宗虞。吳宗。至蜀分四道丈量田畝。擢建昌道。忤總督某。直揭部科。被逮入都。上登極。授江南常鎮道。詩與盧雅雨齊名。人稱南馬北盧。

孔孟指使

謝濟世。字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壬辰庶吉士。改御史。三日。即奏劾河東總督田文鏡。世宗疑有指使。交刑部嚴訊。濟世稱指使有人。問為誰。曰。孔子孟子。問何為指使。曰。讀孔孟書。使應盡忠直諫。上憐其直。謫軍前効力。時雍正丙午十二月初七日也。今上登極。赦還職。濟世疏求外用。授湖南糧道。長沙人士感其遺愛。片紙隻字。俱珍重之。而獄中和東坡詩甚傳。

旗員擅出例

雍正七年三月。兩江總督尹繼善奏。滿洲革退翰林車松。于二年五月從京起身到揚州。曾拜禮道朱一鳳。隨往浙江理事。同知車栢衙門。留住數月。又往拜湖州府知府唐紹祖。備盤費送蘇州。與原任常林陳

尚。在虎邱飲酒盤桓十數日。由揚州僱車回京。上嘉之。諭聖祖時。松以浮躁革職。修書議劾部主事。又革任家居。今未向本旗告假。擅自出京。遍遊江浙。干謁地方。甚屬可惡。革職拿問。自此旗員如擅出者。俱照例議松。康熙己丑庶吉士一鳳。涿州人。紹祖。江都人。皆松己丑庶吉士同年也。尚亦甲辰庶吉士。

學政秉公

提督四川學政周人曠。于雍正八年十九日。題參江油縣教諭陳幹。為伊子陳鵬萬請托入學。奉旨陳幹著革職。並諭與從前川北道王榮之奏。魏魏。皆能秉公執法。不顧情面。交部議敘。乃順治初年任刑部尚書象樞之孫也。上以公正大臣之後。是以特旨由部改御史。陞通政參議。並所舉胞弟。授在刑部行走。俱著發回籍。令該督撫察其子孫。擇其端方謹慎者保舉。

捏造

雍正七年。上念張文端公小心謹慎。効力有年。所有應追賠銀十萬兩。經部奏請將其子給事中張懋誠解任追賠。上命豁免八萬。止追二萬。不必解任。八年五月。浙督李衛奏。奉間有原任河上通判張鵬飛來杭謁見。詭稱同鄉御史嚴瑞龍。奉旨差同旗員安姓。往江浙密訪吏治。今已山浙江回六安州。托伊代為留心。奏聞。上諭以敢於督撫前捏造全無影響之言。即張鵬飛在尚當治其罪。況其弟乎。令按摠稱旨意治罪。

繙譯翰林大考

翰林學習國書。蓋以備繙譯編纂之任。故須專心熟習。辨析精微。積學功深。與年俱進。始為不負所選。康熙年間。館選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歲以下者。悉皆分讀清書。世宗御極以來。祇擇年少資敏。每科不過十餘人。蓋取其年富力強。可收記誦繙譯之功也。而翰林甫經散館。遂謂無從考驗。東置高閣。以致教習三年。轉為虛設。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諭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或數年以後。或十年。朕當再加考驗。能否若仍然精熟。必從優錄用。以示鼓勵。其或遺忘錯誤。亦必加以處分。可傳諭諸翰林知之。于是繙譯翰林亦有大考。

禁諱胡虜等字

先是。本朝人寫刊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易他字。如以夷為彝。以虜為鹵等字。雍正十一年。上諭舜西夷。文王東夷。原可不諱。況本朝並非胡虜。嗣後如有臨文作字刻書。照前空白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遂著為令。

庶常慶儀

雍正十一年五月。奉旨今科選拔庶常。仍令在翰林院衙門讀書。俾教習諸臣。得以朝夕訓課。兼厚給廩。資其膏火。今庶吉士另立有庶常館。並每月給費。皆世宗養育士子盛恩也。

優禮大臣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上命安徽巡撫徐本前往致祭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回里。上命給與驛遞夫馬。

其所過地方派撥弁兵並文武官員迎接悉照上年大學士鄂爾泰進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亦照此例世宗優禮大臣恩重如此

不言祥瑞

雍正十二年正月是年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瑞雪繽紛竟日盈尺考之占書最為佳祥豐年可慶諸王大臣上表稱賀上却之

蜈蚣八字塔

上於壇廟等最為敬謹十三年諭凡奏章遇有此等字懷中囊中俱可攜行不可夾帶雜報之間先是仁和吳隆元康熙甲戌進士山庶吉官至太常少卿其奏天壇壇內有蜈蚣八字塔等字上交部嚴奏革職留任其敬謹如此

再舉博學鴻詞

先是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下降旨並照康熙己未之例再舉博學鴻詞乃降旨已久而外省之奏薦者寥寥無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復降旨催促如李衛吳應泰合舉二人而吳應泰又獨舉二人則皆宜化府進士上以宜化北邊一郡尚有可舉之人何況內地各省之大可見李衛吳應泰乃實心為國家留意人材着再通行宜諭無論已奏未奏之省俱着再行遴選煌煌聖諭可謂求賢若渴矣

淡墨錄卷十一

再舉博學鴻詞

乾隆丙辰元年召試雍正十一年至十三年各部院各省薦舉博學鴻詞諸人欽命題五六天地之中合賦賦得山雞舞鏡七言十二韻取一等五名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二等十名楊度江陳兆倫劉玉麟沈廷芳夏之蓉汪士鏞陳士璠齊召南周長發程樹共十五名劉綸字繩菴武進人廩生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其山雞舞鏡詩有句云似擬投材齊賦賦可能對語便關關上盛獎之現拔第一名授修撰公少不工書嘗從張石田先生授業學書于紙背紙尾或斜豎批抹石田必正色戒斥謂先儒言作字當敬自是書法益精進官至大學士諡文定潘安禮江西南城進士由主事陞員外郎丙辰召試一等第二名授編修諸錦字襄七號草廬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改知縣又改補教授乾隆丙辰召試一等第三名授檢討晉贊善著毛詩說二卷補禮記一卷夏小正箋一卷錦工于詠物有松篁柳帶竹粉檢錢唱和詩一卷于振金壇人雍正元年癸卯狀元授修撰改行人丙辰召試一等四名授編修杭世駿字大宗號蘆浦仁和人丙辰召試一等第五名授檢討著有續方言二卷客杭日記二卷石經考異一卷四庫全書稱其較顧炎武所考尤為完密云世駿在京時首唱方鏡詩二十四首傳誦都下和者自王侯公卿大夫方外間秀幾及千百誠盛事也記其一律云雲葉裁量片片方水仙晴漾日生

芒兩邊透照成三影四角剗中稱五光宛似寫形歸畫幃不妨偷樣學青瑤劇憐空飽無人會輸與璇圖繡錦張見查為仁蓮坡詩話袁子才云世駿沒後有奉斗者名萬近蓬乃世駿門人一夕設壇請鬼見一人短白鬚披夾紗袍不冠而至罵曰近蓬我弟子今夕設壇獨不請我何也問之言前生是法會上點香者名寄靈童子云楊度江無錫人拔貢生丙辰召試二等第一名授庶吉士陳兆崙字星齋錢塘人工詩古文制義尤枕經蘊史為人所膾炙召試二等第二名授檢討官太僕榕城詩話兆崙天才駿發有承明著作之才而虛襟下人人有寸美愛不去口詩自入闈後多至二百篇尤為杰作劉藻本名玉麟山東濰澤人由舉人教諭丙辰召試二等第三名授檢討歷官至兵部尚書貴總督緬甸事起自盡先是征緬時有昆明縣隸葉果死三日復甦言被勾入冥司大殿外坐官甚多皆手一簿判記甚忙判別則黑氣一團覆于簿上以果不在死數放還果私問何簿曰人簿一獸部五應劫者皆寫入黑雲劫簿中雖一騾一馬無錯誤畢竟獸多人少問應此劫者省中為何官曰第一即汝總督也後果應見新齊諧沈廷芳字椒園仁和人監生丙辰召試二等第四名授庶吉士丙寅入直武英殿同修起居注授編修改御史嘗閱朱竹垞瀛洲道古館輯館遺錄今板存館中亦盛舉也但不書字號為嫌耳廷芳查聲山學士外孫也其父麟洲先生宰文邑被累戍寧夏母查太淑人留居嘉善不從行椒園每歲南北省親極行路之苦有詩云秋生紅豆辭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青銅者寧夏山名又雲影有心隨望眼淚痕和綫縱征衣為厲樊榭孝廉所賞沈沒後張少儀有詩哭之云塞上草枯雙淚白瀛洲雲淨一襟清草枯用斐子野事蓋紀實也觀察父笠亭先生宰印江與沈全成觀察徒跣萬里號呼求救幸獲安全張母顧恭人若憲即畢太夫人母也有抱翠閣集與武林林以寧顧如齊名隨官駐劄卒于官所後尚書迎養秦關少儀自漢中解組來署白頭兒妹唱和終朝太夫人有詩云千里迢迢客乍回相逢歲盡笑眉開廿年髮遂梅花白一夜春隨爆竹來誰料異鄉逢雁序細談舊事劇離灰殷勤傳語司更者蒲箭城頭莫浪催夏之蓉字禮谷高郵人雍正癸丑進士授教諭丙辰召試二等第五名授檢討督學湖南歲試題象日以殺舜為事有文云象不徒殺之以水而并殺之以火也不徒殺之以火而又殺之以酒也幕中閱文者大笑欲批抹而置劣等夏公不可曰恐有出處且看作何對法其對比云舜不得于母而遂不得于父也舜雖不得于弟而猶幸有得于妹也通篇文亦奇警夏公改置一等欲召而問之而其人已遠出矣袁子才云按舜妹數音與舜相得載帝王世紀按列女傳舜女弟嫫祖有產椒揚帝云蘭陵公主通幸告終不圖數音之賢反蒙齊襄之恥是此典六朝人已用之惟以酒殺舜不知何出又十餘年讀馬融譯史方知象飲舜以藥酒出劉向列女傳見隨園詩話又一日值洞庭大風公欲起程到任日期至湖心風逾大見水面二短人而微黑挾舟行似巡邏者舟人皆見之風定乃去初學署有怪見者必病夫人囑公祭不許是夜燈下閱卷聞哭聲自西來如沙打窗公厲聲曰吾已悉汝明日祭汝可也聞遂滅燈日跡其來處有破屋一間木主數十皆前任學臣閱卷幕友卒于署者因為文祭之怪遂絕有半舫齋集汪士鏞休寧人副貢生丙辰召試二等第六名改庶吉士陳士璠字魯章錢塘人丙辰山附生召試二等第七名改庶吉士授檢

討辛酉典試四川副主考正為上海朱治子良裘先北路公登是科鄉試第三十六名齊召南字次風天台人副貢生丙辰召試二等第八名改庶吉士授編修著有水道提綱二十八卷官翰林所作因修大清一統志外藩蒙古諸部是所分校故於北地諸水最為詳嚴可以補水經之所未聞官至禮部侍郎周長發字蘭坡號石帆山陰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江西廣昌縣丙辰召試二等第九名授檢討歷陞侍講學士著有賜書堂集曾賦覺生寺大鐘歌最敬捷稱旨視學浙江有永嘉學署和蘇詩百首最嘉程恂休寧人雍正二年甲辰進士改庶吉士又改授員外郎丙辰召試二等第十名授檢討

丙辰薦舉召試被放可考三十一人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己未進士薦舉博學鴻詞雖報罷而名聲益起公卿間虞山王次山峻尤譽不絕口于是天下無人不有袁子才自言乾隆丙辰召試鴻博海內薦者二百餘人至九月試保和殿者一百八十八人中年最高者為鄧縣萬經最少者為枚自丙辰至丙申四十年矣今海內存者惟秀水錢篔簹石載及余二人錢八十又中風似是天憐能無自憐乎鄧縣全祖望字謝山丙辰進士改庶吉士召試鴻博全作公車徵士錄以同縣萬經為首以袁枚署尾己亥子才還杭州謝山少子名福持其父小像索詩子才題一律有當年丹詔召者英驥尾龍頭記得清之句載集中鄧縣萬經字九沙康熙癸未進士厲鶚字大鴻別號樊榭康熙庚子舉人雍正辛亥有司聘修浙江通志雍正甲寅以縣令薦舉博學鴻詞乾隆丙辰召試放歸戊辰謁選至京無所遇而回途顏其東園之書屋曰兩無塵齋奉母以終老卒年六十一鶚未第時與周稷門諸人好請亂仙一日有仙人降盤書曰我鶴靜先生也平生好吟故來結吟社之權諸君小事問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問我雖知亦不敢告嗣後凡杭城祈晴禱雨止癘斷癘等事問之必書日期開藥方皆驗其他休咎則筆臥不動每日祈請但書鶴靜先生四字向空焚之仙輒下降有唱和詩尤清麗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樊榭程門請與相見拒而不許諸人再四懇求曰明日下午在孤山放鶴亭相候諸公臨期放舟伺之至日晨無所見疑其相誑各欲起行忽空中長嘯一聲陰風四起見偉丈夫鬚長數尺紗帽紅袍以長帛自挂于石牌樓上一閃而逝疑是前朝忠臣殉節者也自此狂盤再請亦不至矣惜未問其姓名子不諱鶚工于詩其博綜最長于南宋有同人詠南宋雜事詩至今膾炙人口富于學問善致疑所著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正續集二十卷俱已梓行尙有南史纂遺史注宋詩紀事補遺東園雜志若干卷藏于家張雲錦字龍威平湖人少以詩古文受知于學使金壇于耐圃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著有蘭玉堂詩集十卷朱稻孫字稼翁一字芋坡秀水人蘇其祖昆田其父也以詩文世其家查慎行序其六峯閣詩稿以三世有集為唐宋以來所稀見困于場屋太倉王顯菴相國為春秋館總裁引為助稻孫挾其家藏二百七十餘家之書以備纂修書成例得議叙州判以急友人李宗渭之難赴關中還則已過遂不赴乾隆元年太倉王相國于詹事奕清舉稻孫博學鴻詞復不得志及纂修三禮李穆堂以名聞于朝復不果性剛介與物多忤書法自成一家尤精小楷初竹垞自嶺南歸攜羅浮蝴蝶與里中人為蝴蝶會越數十年而羅浮蝴蝶忽見于曝書亭

南深樹中稻孫作詩四首同時和者亦數十人為後蝴蝶會其豪興類如此見袖室筆談金佩仁和人乾隆壬戌狀元性之兄康熙庚子科舉人官湖北孝感縣知縣朱佩蓮字芥舟仁和人以藩郡薦鴻博中壬戌進士官編修徐笠山廷槐會稽人康熙庚戌進士薦舉鴻博以山雞舞鏡詩雷同被議沈水壺字清玉號梅史山陰人歲貢生著有古調自彈集性孤峭於人寡所合常有古人不見我之恨喜博覽家貧無書恒借書披閱有得即見諸筆墨經史最所窮究更熟勝國諸老軼事舉丙辰鴻博報罷詩不規規講求音韻采色而善於持論著有味史樂府張鳳孫江南人薦舉鴻博有翰林落成聖駕臨幸紀恩詩云翰院重修古集賢翠華親灑散瓊筵雙厄酒為臺衡錫百韻詩教館開聯天上雲璣翻玉瑄殿頭寶炬徹金蓮蓬壺咫尺身難到作賦曾經涸列仙黃之雋字石牧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由編修晉中允提學福建以事鵬級薦舉鴻博以老病報罷有試博學宏儒科不成自紀詩云繼述逢明聖初元設制科大廷勃汲引廣宇極蒐羅翩翩來鳳凰昔昔集芷莠都人千軌香國士九霄塵鉅典光繩武新儀燦保和五題涵學海兩試匯文河奧蹟胸吞籍籍旋螺羣英咸貫馬佳句必陰何烹鍊金融冶雕鏤玉切磋日華紅醴醴天影碧瑤瑤軍校森而肅王公諷不苛茶傳中使椀饌出大官鍋地迴精神眩秋深暑刻鏗雄姿方蹀躞朽質已婆娑昔夢醒何在頽齡出則那潮懷良用緬縷悉不勝矚少壯書成癖浮沉命作魔偶圓燕市駿適鼓辟雍濫擢第衰遲及流光瞬息俄兩朝棲玉累七載玷璧坡碑影曾追李亭陰尙憶柯凌雲邀特眷染翰弄纖詠日講絲綸接坊僚組綬拖衡文崗嶠去陪祭景陵過史局閱三館朝班前五絕淵冰惻醒醒深雪戒蟄蟄拙官頑如使飛章巧中謔含沙多瘡疖碎壁摩崖壁削籍歸尋菊為農學藝禾島鷗盟雨瀟鹿鹿伴煙蘿廢將荒調馬衰姬能掃蛾鴻冥奚纂弋雉耿未羅圍帶只級蘭蕙衣唯製菱荷峯塚貧士堵谷繞碩人適以日如增線而年似擲梭倒無徐市藥揮之魯陽戈剩有丹心炯徒添白髮皤重華新日月肥遞舊巖阿草莽開皆起塗泥分久蹉忽膺東海薦猶恐北山訶文豈成翻水書難作壁窠痴乾偏嗜好灰冷欲嗚呵良友紛攀柳清時勸發軔微因如火急冠遂與縷遠舉身同鳥長征力仗羸據鞍猶馬援遺矢未廉頗願接離暗迹來庭糺縷歌龍飛真浩蕩蚊負忘么麼隨例趨丹旆連名謁玉珂尙乘朝氣銳何減壯顏醜粉滑殘雙指油濃墨一渦羽陵書穴蠹孔壁字盤蛇芹曝傾心獻松雲遂韻哦賦成斯足矣詩就不追他薄暮當當屬輕寒到帽鞋風高常扇蠟月暗未升娥使恐眸生昏還疑體抱疴江花才欲盡祖雪意無多望望金途撤徒勞鐵硯磨戴星辭陸桓藜筆走陀陀息影塞山子驚心春夢婆且淹霜後柏待長路旁沙淒淒裝裝仍款段好歸江上櫂重理牧時囊貴酒從焦革栽花問郭曉隨頭聽擊壤水面看飛塔鏡對衰容笑書逢老眼迷餘年隨磨蟻幻景任籠鵝穩坐著英社高吟安樂窩太平堯舜日耕鑿飲恩波裘自修字叔度新建人于庚申在京與袁子才同年同車遇雨裘誦其師梁仙來太史一聯云飛雨不到地輕烟吹若塵甚嘆其工梁機雍正辛丑進士翰林外出為令高安相公薦鴻博入都與袁子才相遇于琉璃廠書肆中咏桃花云誰疑人面飲下馬快題門贈妓云欲作歌聲畏花落選詞先唱鎖南枝感策云老去還嗟耳力退自吹羌管不聞聲沙邱云荆卿匕首漸離筑可惜不得

逢祖龍。中笏。山甫。江都人。舉人。錢棻。石載。秀水人。壬申進士。曹地山。秀先。新建人。丙辰進士。吳榮。字青然。全椒人。周京。字少程。錢塘人。王祖庚。華亭人。與乃祖文恭公同日生。故號生同。丁未進士。終身以不入詞館為恨。薦舉博學鴻詞。被放。兩子紹曾。顯曾。皆入翰林。而不樂也。官保定太守。與彭芝庭尚書同出。尹文端公門下。有納涼閣。笛云。碧空如水淨無雲。斗轉參橫夜欲分。長笛不知何處起。好風偏送此江聞。江梅片片傷春暮。岸柳絲絲結夕暉。曲罷無端倍惆悵。階前涼露濕紛紛。尚庭楓。號茶洋。陝西人。為人詭誕不羈。忽而結駟連騎。忽而布衣藍襖。賦詩有奇氣。如落花平地二尺厚。芳草如天萬里青。月華照樹有烏鵲。雲氣上天如白羊。皆警句也。薦舉博學鴻詞。被放。官至戶部主事。以上見隨園詩話。胡天游。稚威。山陰人。與袁子才善。博極羣書。下筆千言不起草。薦舉博學鴻詞。以嘔血汚卷。報罷。有落花句云。是也却教屏外見。仙乎曾向掌中安。為人傳誦。金德瑛。字榕門。仁和人。丙辰狀元。金門詔。江都人。丙辰庶吉士。周玉章。仁和人。丁巳庶吉士。王會汾。無錫人。丁巳庶吉士。宮獻瑤。安溪人。己未庶吉士。沈德潛。字歸愚。長洲人。己未庶吉士。金文淳。錢塘人。己未庶吉士。葉西。桐城人。己未庶吉士。楊述曾。字二師。壬戌榜眼。張甄陶。福清人。乙丑庶吉士。陳長鎮。湖南武寧人。戊辰庶吉士。以上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名試被放。見館選錄。

丁巳補試博學鴻辭

先是丙辰。召試薦舉博學鴻辭。人尙未到齊。至是陸續到京。再請補試。得一人。二等三人。萬松齡。宜興人。山舉人。授中書。丁巳補試一等第一名。授檢討。朱荃。桐鄉人。附生。丁巳補試二等第一名。改庶吉士。授檢討。提學四川。乾隆十五年。四川總督策楞奏報學政失足落水。上意其必有營私舞弊之處。交湖廣總督永興查奏。朱荃家人始供收受李為棟銀兩。貂裘等物。為伊子營求。將其二子並取入學。又王瑞霖亦以賄入。其子並言置喪考試。賣生童九名。及賣書漁利。勒索告病。給頂生員銀兩。賊私上大駭異。特將朱荃之弟及家人。並賄賣生童。經手說合。俱交行嚴審問罪。李為棟。王瑞霖。即予正法。策楞不先覺察。又擬緩決。交部嚴察。此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事也。荃有湯陰謁岳忠武祠詩句云。黃龍飲已成。虛願白鶴歸。應聽故鄉。早見彈文來魏國。柱將列像鑄申王。洪世澤。福建南安人。附生。丁巳補試二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張漢。雲南石屏人。進士。授檢討。改知府。丁巳補試二等第三名。授檢討。

淡墨錄卷十二

左玉右金

乾隆元年。張文和公夜夢其父文端公。英文和問今科狀元。父以左手指玉。右手持金。以加于頂。曰。汝知之乎。如此則得矣。醒不解所謂。榜發。乃知金德瑛姓名。得者。德也。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科榜眼曲阜黃孫懋。官至內閣學士。探花金匱秦蕙田。官至刑部尚書。

欽賜生員

總憲金公德瑛。乾隆元年丙辰狀元。以閣學視學江西。考吉安府童生。五鼓點名畢。燈下見紅衣婦人。從考棚趨出。冉冉騰空而去。問之僕隸。皆見。公心惡之。即以中庸必有妖孽四字命題。日正午。諸生方握筆。忽考棚傾倒。壓死三十六人。金公據實奏聞。上憐之。俱欽賜生員。

父子先後同門

乾隆丙辰探花秦文恭公為大司寇。乾隆三十九年。京師有無賴子韓六。毆父致傷。刑部直隸司官擬斬。左右侍郎以傷非致命。意欲減等。文恭以名分攸關。理宜正法。奉旨依議。是時司獄司李懷中監斬。後三日。韓六魂忽附懷中身。言曰。諸大人業已寬我。而汝來斬我。我死不甘。故來索命。聞者駭然。以為糊塗鬼。而懷中竟卒。見新齊諧。人謂文恭過嚴。畏其氣。故移禍於懷中也。文恭為編修時。充壬戌同考官。先右

亭公出其門下。後公為刑部尚書。充癸未會試總裁。余又以會試第二人出公門。父子先後同門。亦異事也。向例父之房師。而子又出其門者。應用門下晚生帖。稱太老師。有欲認門生者。則以門生與門下晚生兩刺並投。而近例禁寫門生。祇用光名帖。即門生也。于是以光名刺投。文恭曰。太老師尊而不親。仍稱老師可也。時先北路公為涿州牧。領余見文恭求訓。文恭教以易謙卦六爻皆吉。至今佩悔不忘也。

得校書力

蔡新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坐誼字存者數矣。惟一事深得校書力。吾一幼孫。偶吞鐵釘。醫以朴硝等藥攻之不下。日漸羸弱。後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誤吞鐵物方。云剝新炭皮為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裹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用也。此書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收其全部。余領書局時。屬王太史排纂成帙。蘇沈者。蘇東坡。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講醫藥。宋人集其論為此書云。

盛世者英

漳浦蔡相國新字次明。號葛山。文公世遠之子。乾隆丙辰二甲傳臚。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年八十子告。上優崇故舊。賜御書盛世者英四字以榮之。初公以康熙己丑年十二月初五日生。有算子平者。謂公曰。福星也。位極人臣。壽享大壽。至是果驗。

孝友

曹秀先字地山。新建人。乾隆丙辰二甲第二名。山庶吉士。授編修。善書。凡聯對。人得之重如拱璧。所書聯。每家人竊出。輒售四金。尤工於集句。刻有賜書堂集句。性孝友。為吏部侍郎時。余為文選司主事。時余因析居。後有應分賠八百項。載在遺囑。分關應與二房均分。而二房子部文到籍。具呈請于余。俾內扣除。具呈上堂。欲辨其事。公謂余曰。吾少孤。兄管家務。析產時。盡以佳田房自居。而以劣者析吾。吾時為編修。俸薄不足贖家口。全仗賣字為活。以至今日。及兄歿後。有子二。遊蕩不事生產。返以見鬻。其二子失業後。衣食無靠。今俱養吾家中。今汝見官吏部。直認而已。何必辨。事遂寢。是年甲午。余奉命典試廣東。遂請以主考路費具呈戶部抵項。公聞出差信。於堂調時笑曰。如何。吉人自有天相也。

知人

費雲軒先生元龍。乾隆丙辰進士。山知縣。陞綿州知州。時余應羅江童子試。考第一。命肄業涪江書院。言他日必為翰林。吾江浙翰林亦當讓爾也。時羅江令為乾隆戊辰進士。葉際。以余祖塋。圍出斷與賈姓。而並繫余祖欲辱之。上控至州。公廉得其冤。遂奏棄。而還余塋。其他似此者。皆復其故。一時稱為神明。後歷官至貴州按察使。時雲貴邪術最盛。有奴墜馬而失腿。懸重賞於門。隨有老人至。解荷包出一小腿。若蝦蟆。呵氣咒之。兩腿如初。又杖殺一惡棍。閱三日後活。後殿其母。母來控于官。手一鐔。曰。此逆子。戲魂鐔也。先將魂煉藏于鐔。官用刑。乃血肉之體。以久煉魂治新傷體。故三日即平復。求先毀其鐔。取風輪扇散其魂。庶逆子可真死。如言驗之。此二事。載新齋語。亦可為先生神明之證。至癸未。余選庶吉士。人以為先生知人。

選庶吉士之多
乾隆元年丙辰庶吉士六十七人。是科為今上登極首科。故館選獨多。其名臣如大學士蔡新。尚書秦蕙田。曹秀先。副都御史金德瑛。仲永。梅總督鶴年。鍾音等。名臣皆出其中。可謂盛矣。

蔬香閣

于敏中。號耐圃。金壇人。乾隆二年丁巳狀元。授修撰。歷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余辛巳中書座師也。予以畫稿失官。已而奉特旨。以原官起用。旋奉特恩。提學廣東。臨辭時。公戒之曰。汝氣性不好。何不稍自和平。使一路功名到白頭。豈不美乎。子敬受命。後分巡通永。仍以所屬永平府知府。召養正。狗鹿屬員。互相糾參。被褫。至今思之。負此言也。無子。止側室張氏生一女。與曲阜衍聖公為姻。亞上以公故。封為三品淑人。異典也。公直機務。兼南書房筆不停披。然性淡泊。蔬香閣種菜數畦。作一聯云。今日正宜知此味。當年曾自咬其根。猶是書生氣味。是科榜眼福清林枝春。探花溧陽任端書。

狐仙還席

錢琦。字方伯。仁和人。乾隆二年丁巳進士。官至布政使。方未遇時。與蔡應彪至友。吳某招飲。其家素奉狐仙。二人與羣客至其家。候至日晚。腹已枵矣。不見酒肴。心以為疑。少頃。主出。有愧色。曰。今日飲諸公。者已全備。忽狐仙攝去。奈何。羣客疑吳惜費。以狐為推。蔡應彪曰。主人若果治具。必有水漿痕迹。盍往廚房視之。往驗。則餘火未熄。盤碗蕪敗之物尚在。始知吳非誑言。羣客欲散。獨蔡大呼曰。果狐仙在此。我有一言奉聞。今年乙卯秋開。我輩皆下場人。如有一個中者。狐仙還我酒肴。如無一人中者。狐仙竟全啖之。我等亦沒興在此飲酒。言畢。出未久。主人大笑來曰。恭喜諸公。酒肴今都還在案矣。今年必有中者。于是羣客惟飲而罷。是年錢登第。蔡遲一科。

天妃加封

周煌。字景垣。號緒楚。一號海山。涪州人。其祖樵也。孤身居峨眉山。年九十九。與山下鬻豆腐吳氏夫婦交。易甚。獲忽于溪中。得金銀。連堆床下。求吳助遷居城中。念無與守。屬吳為媒。且曰。非處子不可。吳笑之。更願以萬金為聘。三十金謝媒。吳念誰與。九十九人婚者。因不應。其女年十九歲。忽跪吳夫婦前。曰。女願婚周。夫婦愕然。女曰。人各有命。女如薄相。嫁年少未必不婦。如命好。此更尙有餘年。幸獲子。亦足支持。且父母無子。止一女。今以萬金三十金謝。是生女愈于生男也。想此更獲此橫財。恐天意未必遂終于此也。吳夫婦以告。更趨跪地呼岳父母者再。遂婚。生一子。即煌祖也。年未冠。入庠補廩。祖至一百四十歲。吳女先卒。年已五十九矣。又四年。祖卒。乃生煌。乾隆二年丁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十九年。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穆。遣陪臣毛元翼。蔡宏謀等。上表請封。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上遣周煌副正使。侍讀全魁。往封。六月二十二日渡海。時煌等舟海姑米山候風。忽颶風作。遣三晝夜。接封大夫。鄭乘和。請易小舟。登岸暫避。想以詔敕在舟。不從。二十四日風愈暴。是夜。四股樁索十餘。一齊皆斷。桅走。龍骨觸礁而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兼大雷雨。帆葉廚棚。吹落殆盡。倏見神火飛向桅木。焚招風旗而墜。又海面一燈浮。

來。若烟霧籠罩狀。于是衆悉呼曰。天妃遣救至矣。須臾。船身直趨向岸。一礁石透入船腹。不動亦不沉。因令解杉板小舟下水。俾諸節陸續登岸。同舟二百餘人。舉慶更生。皆云。皇上洪福。舟到姑米港。謁廟行香。煌燭願大能成。神爲德其盛乎。呼吸迴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誠若水。證平生。聯以答神恩。天妃默佑之所致。方顯赫時。煌燭告天妃。若默佑平安。當爲神乞加封號。並于冊封之年。明頒諭祭。至是其奏。請加封諭祭。上命部議。部查天后亦稱海神。康熙十九年。敕封海神天妃爲孚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二十年。闕提臣萬正色。以天后着靈奏聞。詔封昭靈應仁慈天后。五十九年。檢討海寶冊。奉請春秋致祭。乾隆二年。閩督臣奏守備陳元美在洋遇風。禱天后獲安。奉旨加封福佑羣生四字。今應如所奏。奉旨加誠威護國四字。並書明封號。即于怡山院。天后宮舉行祭事。煌燭回京數月。復撰琉球國志略十六卷。于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表進。煌燭山中允降侍講。上書房行走。晉侍讀學士。陞內閣學士。晉兵部侍郎。兩次奉差審理四川軍需部控二案。俱審虛反坐發遣。以本籍人審本籍案。異數也。著有海東詩集。陞兵部尚書。卒。長子興岐。乙未進士。庶吉士。授檢討。次子興岱。辛卯進士。庶吉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廣東學政。

鈞壺

白瀛。山西興縣人。乾隆二年丁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川東道。時瀛以千金買一妾。挂帆回任。寵愛異常。舟過鎮江。月夜泊舟。妾推窗取水。爲巨壺所吞。主人悲恨。誓必得壺而後已。傳諭各漁船協力搜拿。有能得巨壺者賞百金。船戶爭以豬肚羊肝套五鬚鉤爲餌。上繫空罈。浮于水面。晝夜不寐。兩日後。果釣得大壺數十人。拽之不能起。乃以船艦繫巨石磨盤。用四水牛拖之。躍然上岸。頭如車輪。羣以利斧斫之。滾地成坑。噴噴有聲。良久乃死。破其腹。妾腕間金鐲尚在。于是碎其身。焚以火。臭聞數里。一殺大數丈。擊過于鐵。苦無所用。乃搆一亭。以壺殼作頂。亮如明瓦窗。至今在鎮江朝陽門外大路旁。

召巡撫聯句

莊有恭。字容可。號滋園。乾隆己未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國朝廣東狀元。自有恭始。歷官至江蘇巡撫。調浙江。乾隆二十七年。聖駕三南巡。過嘉興。侍上遊鴛鴦湖。登烟雨樓。樓中舊有錢陳羣書。趙孟頫耕織圖詩屏。並書上鐫鐘特磬二銘于壁。上指陳羣所書。以問有恭。奏言。臣日近視。實不能見。上爲之大笑。隨召有恭聯句。用石鼎體。御製。澎湖換輪舟。載香攜大吏。延覽鏡中央。有恭。燈籠圖次第。元璋首締構。仲圭足標致。名寧詫鴛鴦。御製。利頗損荷菱。謂當烟雨際。乃值春光霽。遊目益悅心。有恭。對時兼得地。青精識送迎。白鳥忘呵避。柔桑驗萌芽。御製。繡壤嫌鼓吹。耕織入政關。鐘磬元音肄。老鏡筆力健。有恭。蒙莊示蒙翳。前虛豹尾隨。今預鶴頭伺。隄桃行鱗紅。御製。渚柳漸凝翠。近遠景畢呈。吟咏與誠遂。何殊侍西清。有恭。竊幸迓南覽。遲來載書船。急控催詩料。遇茶三接承。御製。音矢載履繼。頻陰所恒愜。屢晴實罕事。御慮悞東作。有恭。誠然得西利。三農足冬雪。萬國來輯瑞。瞻天愜衆情。御製。觀風塵子意。陽舒固勝陰。月計尤省歲。最爾惟清心。體茲共濟義。中間翳字韻。即調前事也。自來上聯句。皆召扈從諸臣。未有獨命。

大吏者。真君臣一德。盛事也。御製賜有恭詩云。己未親爲策士文。精補藥榜得超羣。起行不負坐言舉。率屬偏能克己勤。鶴市舊聲猶眷眷。龍山新政更殷殷。海塘正是投艱處。盤石維安勉奏勳。其寵眷如此。未幾陞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乾隆辛巳。余在中書時。猶及仰瞻丰裁。老成持重。可爲後進楷模。未幾。即子告去。是科榜眼南昌徐逢震。字石溪。山編修。官至通政使。探花金賈泰。均編修。

袁子才詩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薦舉博學鴻詞。乾隆四年己未二甲三名進士。選庶吉士。初朝考題爲因風想玉珂。欲刻削想字句云。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語設不莊。將置孫山。尹文端極善時爲大司寇。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尙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必需教習也。尙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奏。羣議始息。袁之得與館選。受尹公知。從此始。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枚獻詩云。琴瑟已成焦尾斷。風高重轉落花紅。散館改江南沐陽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有妻婦者。甫五月生一子。鄉黨笑之。其人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認其父翁。越日集訊于庭。觀者如堵。枚盛服而出。向其人舉手賀。其人色愧。俯伏座下。枚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讀書識字否。對曰未也。枚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袴。神仙誕。固不必言。而梁竊之孕。逾期孝穆之胎。早降。有速有遲。載于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早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與舞。諒爾亦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即如本縣。亦五月而生。雖不才。亦入選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入問。太夫人可也。即令人命婦抱兒入署。頃兒驚鈴懸鎖。花紅繡襖。而出。婦伏拜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枚正色謂其人曰。若兒即我兒。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也。衆齊聲附和。于是兩家之羞盡釋。後兒讀書。食饌于庠。奉枚長生祿。位供養於家。不衰。未幾。調上元。罷官。人皆惜之。後遂買山金陵。築一菴。名曰隨園。樹花種樹。擁書萬卷。日與東南名士觴咏其中。不作出山。想人望之。飄飄若神仙中人。枚少負才名。落筆千言。于經史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融貫。應舉制義。膾炙人口。登第後。年才弱冠。遂肆力于詩。常在尹總制幕中。以門生待之甚厚。己卯八月。枚江北獲稻歸。飲于公所。酒畢。與諸公子夜談。公從堂後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憶。盍早歸乎。袁題札後云。夜深手札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自笑公門嫩桃李。五更結子要風催。除夕公賜食物。枚以詩謝云。知公得韻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着。新詩和到是明年。公見之大笑。下缺。

元主大師

陳大略。字紫山。溧陽人。戊午舉人。乾隆四年己未二甲四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卒。大略初入學時。年才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主大師。握其手曰。汝背我到人間。盡歸來乎。陳未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尙有瓊林一杯酒。瀛臺一碗羹。喫了再來。遲。屈其指曰。此別又十七矣。言畢去。陳驚醒。一汗而奔。己未中進士。入翰林。俾侍讀學士。三十八歲。癩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對家人笑曰。大師未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索朝衣冠着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

同年金質夫編修素好佛者在旁喝曰既幸他來又拖他去一去一來是何緣故未言畢踟躕而逝

燕子磯神

袁曰修字叔度新建人乾隆元年內辰薦舉博學鴻詞四年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丁卯主湖北試壬申己卯兩主江南試庚午癸酉兩主浙江試丙辰充會試總裁皆前此未有也旋奉命視巴理坤軍事賜御用冠服以寵其行歸朝奏對稱旨命軍機處行走曰修諳悉河務屢奉命往河南山東江南經理河渠當是時河南水溢數郡所被災州縣甚多曰修疏水之達于淮者四枝流六十有三民得永遠寧居所治克副聖恩而直隸如永定大通白溝孰宜堤堰孰宜疏濬以達諸海凡上指授方略悉以屬之無不允協積勞成疾卒上聞震悼賜金祭葬諡曰文達年六十有二曰修貌清癯神采奕奕以文學侍從編歷六部更兼司撰述充會典館總裁奉勅撰熱河志太學志西清古鑑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最後充四庫全書總裁公自著有詩集並詩文奏疏若干卷所作文以歐陽文忠公為宗常道濠州得歐陽公畫像乞上題人亦謂公文似歐陽書做張即之上以內藏即之書華嚴經殘本命公補書人莫能辨公之才無不優為而河渠特其一也然功施于民適以治河最著傳公治某水有田夫者突至前如欲有言者官屬呵退之公呼之進與語竟得地勢高下之宜後久而不敗其虛衷博採類如此載袁詩話未卒之前一日語家人曰我本燕子磯水神今將復位死後汝等奉樞還江西必過此磯有廟可求我如係上上第三籤則知我仍為水神否則或有譴謫不能復位矣言終卒家人聞之疑信參半有老蒼頭獨信之堅謂曰公為王太夫人所生太夫人本籍江寧渡江時曾求于燕子磯水神夜夢袍笏者來曰與汝一佳兒適年生公公妻熊夫人扶柩至燕子磯如其言下于關帝廟果得第三籤遂舉家大哭燒紙錢蔽江立木主于旁有兩江總督相國尹文端公詩稿焉曰修工詩為庶常與同年袁枚友善枚歸妻公遂以詩云畫壁旗亭句浪傳藍橋歸去會神仙從今厭看開花草新種湖頭並帶蓮時枚有詩頗狎之故調之云後枚寄居金陵常往蘇州阻風燕子磯乃掛其主而題壁曰燕子磯邊泊黃公盪下過摩娑舊碑祠惆悵此山阿短髮鬚雪白長江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次日果大順風子不謂子五長子麟編修先公卒次子師三子行簡皆國子監生四子五子遊慶

老詩翁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乾隆元年丙辰薦舉博學鴻詞三年戊午中鄉試第二四年己未二甲第六名進士改庶吉士時年已六十矣壬戌散館授編修是年六月初十日隨班引見奏對畢上諭大學士曰沈德潛係老名士令和消夏十詠餘願和者亦和于內閣軍機房分給筆札賜飲及餅餌瓜果午刻至未成詩六章時和者編修袁曰修將麟昌翰進行檢討陳世烈廖鴻章越翼日傳旨嘉獎賜文紗越葛有差九年甲子奉命典湖北鄉試事竣十年乙丑偕內閣學士徐逢震典武會試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丁卯乞假省墓奉旨贈其先人如其官復賜詩後之有清朝舊名士吳下老詩翁向每誦新句猶然見古風同朝官皆謹用此二十字為韻做賀知章遠四明例贈行似滿復官充經筵講官十三年戊辰充會試

總裁以副兵部尚書蔣溥兵部左侍郎鄂容安殿撰為會稽梁國治後官至大學士己巳陞禮部尚書年近八十請老告歸上憐其意許之並命編讀御極以來詩集復命加尚書銜在籍食俸以示眷戀陞辭曰上面諭壬申萬壽五旬卿是時望九當來一昭德潛陞辭曰蓬萊數載武春官趨侍承華道孔顏身老蹉跎難稱職主恩優渥許還山此行就日辭丹鳳敢擬臨風放白鷗五夜夢魂猶眷戀早朝猶入紫宸班是時浙江嘉興刑部侍郎錢陳羣亦在籍食俸上稱兩詩翁凡有御製皆驛寄命和不絕卒諡文懿著有歸愚詩鈔十二卷歸愚文鈔十二卷

僧畫麒麟

蔣麟昌字靜存陽湖人乾隆四年己未二甲七名進士授編修生時其祖夢異僧指十三經擲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字僧壽及長名壽昌以避國諱又自夢僧畫麒麟一幅與之遂名麟昌十七歲舉孝廉十九歲入詞林二十五歲卒性傲兀不羈過目成誦詩好李昌谷有驚沙不定亂螢飛羊燈無燄三更碧之句常曰文章之事吾畏袁子才而愛袁叔度他名宿如沈歸愚易與耳卒後三日其遺孤三歲披帳號叫曰阿爺僧衣僧冠坐帳中家人爭來這不見袁子才曰靜存始終以僧為鴻爪之歸其為戒律輪迴似矣然吾與之談輒誦佛法而深惡和尚何也

文恭持正

程文恭公諱景伊字聘三號萃田武進人乾隆四年己未二甲進士授編修有詩名子應制更工賦耕籍詩有十里青沾酒旆一肩紅滴賣花人句為儒林脞炙歷官至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三十年甲午考差充讀卷官欽命詩題善人為寶余時為文選主事與試有句云南國人堪憶東平語不忘先生擬第一而金壇于相國以孟燕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余文內魯繆公繆字寫作穆字蓋繆穆古通用也而于以為白遂以殿撰黃軒擬第一而以余改第六先生猶以為屈然不知為余也每對屬司輒背誦前二句言已查翰林中無此卷不知究為何人一日畫稿畢又向郎中吳垣舉前句垣已早見余稿對曰司官蜀人李調元句也自是歎服每以國士待之丙申保余員外郎丁酉余以議湖撫陳輝祖咨部補劉培章監利典史事同司皆議駁而予獨議准以至竹滿郎中永保于五鼓上朝峻滿尚書舒阿兩相國其摺參奏適侍郎邁拉遜不肯曰司官有所見原准不畫押此向例也奏恐遭傷為之力言于兩相乃曰且調簡驗封留為今冬京察再說蓋欲填八法也邁以告先生先生曰至其時吾當力爭之十二月吏部堂官司官集于圓明園朝房京察過堂畢舒阿俱不語而先生見手摺將余名尖出問曰此尖何等舒曰浮躁先生曰李司官在部有年學問人品俱可保薦縱不拔一等何至入八法也舒阿以畫稿事對先生曰雖不應已調下司矣舒阿避佛然曰我等旗人自不如漢人同鄉同年門生相知之深也先生曰子江南李四川不但不同鄉亦不同年且余自翰林至大學士惟充房考亦未特命主考學政何門生之有舒阿益怒遂起曰余二人議已定不願者各奏先生駭然不復爭出朝謂余曰不必言矣歸可教書何必做官也向例填浮躁者止降級須候引見戊戌五月二十九日考功帶引見是日同帶十人九人皆老

疾。獨余年力俱壯。上問署吏部尚書福公隆安曰。此人何以填浮。對曰。此舒阿所辦。聞不盡押。勸之盡復銷去。上曰。司官有不合于心者。原許兩議。遂降旨。李調元因何事填入浮。據大臣傳吏部堂官明白回奏。于金壇等乃查案。並傳堂官至軍機處。問該員平日辦事究竟如何。先生對曰。勇往軍機。據語覆奏。上諭李調元若仍以吏部員外郎用。即先赴部到任。是時舒已死。永保隨阿出。差雲南未回。余于六月初一日到任。供人員如雲。皆引領擠觀。曰。此員外也。並噴噴稱先生持正不阿云。未幾阿永回部。見復用。甚佛其意。而余亦進退兩難。八月。命提督廣東學政。上曰。汝乃朕提拔之人。若汝在司難走。今命汝提學。須當勉力報效。又曰。汝若在明朝。得罪嚴嵩。張居正等。早身家不免矣。戒之。敢行日。先生與金壇戒之曰。汝受恩如此。以後當戒氣性。使一路功名到白頭。不更佳乎。嗟乎。誰知任滿回京。而先生已薨。即陞通永道。甫二年。而余仍與屬下永平府知府弓養正對揭兩敗。余遣戍伊犁。當差。弓亦坐臺。俱贖歸。終以氣性敗。今林下又十年矣。回憶先生諄諄教戒。言猶在耳。輒不禁淚潸潸下也。今擬撰本朝人物志。故縷述如此。以誌知己之感云。先生卒。子祭葬。諡文恭。無子。

恭毅除盜

李湖。字又川。號鑑堂。南豐人。乾隆己未進士。由縣令大名府知府陞通永道。歷陞至雲南巡撫。為人方眉廣額。聲如洪鐘。嚴毅無笑容。人比之包孝肅。時雲貴總督彭寶。懼其彈劾。稍為敬。復降氣論交。登堂拜母。湖不忍。卒為所累。革職。命往四川辦理金川軍需。奏銷。仍授廣東巡撫。時番禺麥塘灣為盜藪。出沒數百人。劫掠官民無算。前後大吏不敢過問。湖下車。即密行。訪得實。遂商之總督巴延三。延三初猶豫。既乃決。委接察使汪新。同廣州府李天培。率兵千餘人。捕之。天培畏怯。言盜勢炎甚。恐文官率兵不能撲。湖怒曰。爾畏死耶。如殺爾知府。吾當統大兵至。為爾報仇。若殺我巡撫。皇上自有天兵至。為巡撫報仇。何畏耶。若不前。當參汝以狗。天培遂隨臬司往。四面設伏。夜半鼓譟而入。直搗其巢。巢名老鼠山。三面臨海。其賊首梁亞香。聞風即率其醜類。施鎗矢抗拒。官兵踴躍爭先。擒其賊百餘人。亞香見勢不敵。即遁至海邊。扳倒枯樹。擲之水中。騰身抱樹而逃于海。汪命善泅者。駕小舟擒于海中。時庚子年五月也。奏聞。上嘉之。命嚴審其黨。湖派布政司梁同書。按察使汪新。糧儲道李廷揚。率府縣于署大堂前搭棚刑訊。務使無縱。無枉。匝月案成。共審一百八十人。所劫數百案。請王命。同日決于教場。改鑄大鐵貓于老鼠山。鎮之。自是盜風始息。先是。未決前一日。請巴督會審。列一百八十人于塔下。巴至。問曰。爾等尚有冤枉否。中一囚。適翹首。喊冤。湖即令批其頰。抗聲謂曰。如有冤。叫伊等于閣王殿前指名告我李湖。與總督無干也。巴良久。從容謂湖曰。貴撫益加覆審。自無冤抑。但余既蒙見邀。會審豈可默無一言。湖乃謝。時余方提學廣東。親見其事。後余任滿。復命。上問曰。麥塘之事。雖是督撫同奏。看來巴延三未必能辦。必出李湖也。余奏曰。事本李湖訪聞。而用兵則巴延三協差。武弁同心。緝獲。上以為然。湖逾年卒于官。上聞悼恤。子祭葬。加贈尚書銜。諡恭毅。官其子。袁子才。又川巡撫廣東。以清嚴為政。與人歌云。廣東真樂土。來了李巡撫。聖容甚隆。而積勞成疾。薨時。袁樹香亭往送。入殮。見公面目手足作黃金色。光耀照人。亦一奇也。

在官清儉。衣帽皆質古。侍者不許衣絨絨。其食肉二觔。奉繼母太夫人。已則素菜而已。絕不修理衙署。嘗曰。居官如傳舍。粉藻徒苦民也。為通永道時。用東坡詩語。扁其聽事廳曰。鴻雪堂。題一聯于柱曰。人苦不自知。願諸君勤政。吾知弊去其太甚。與爾樂率山。舊章。為粵撫時。每歲貢不過土儀。茶葉。荔園等。粵為洋貨充物之地。如自鳴鐘。時辰表。皆量俸所入。雇匠于署監製。從不索之。洋船上亦量收之。嘗問大學士和珅曰。當今督撫誰清。對曰。莫如李湖。觀其貢可知也。先巡撫貴州。有入境口號云。雙旌遙指貴陽城。紫蓋紅旗夾道迎。自愧書生當重任。不知何以報昇平。恭毅嚴肅。而待士獨寬。在廣監臨。不許兵役搜檢。以故閩內多夾袋。亦太寬所致云。

金蓮茶遇

古來君臣唱和。帝舜皋陶之庶歌。成王召穆之遠歌。尚已。三代後。如漢武帝。唐太宗。元宗。宋仁宗。皆有庶賜。然皆君唱臣和。從未有臣作詩。而君和者。乾隆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庶子張南華。鵬鵬。奏進經史。召對。賞賜御書。鵬鵬以所畫春林淡墨圖進呈。並題六詩于上。末用頭字韻云。珍秘琅函特許求。他年擬結賜書樓。天公定遣雲霞護。長有龍光在上頭。上用韻賜和六首。有題其畫云。吟詩不用錦囊求。好句還多趙倚樓。此日金蓮為誰撤。他年佳話紀池頭。以君而俯和。臣詩從古帝王未有。此冲然若谷也。而直以東坡金蓮事比之。尤為奇遇。是日賜松花石硯。上有御銘。以靜為用。是以永年八字。再和重進。末云。宣賜頻仍不待求。勝將仙樂下珠樓。詩成天上攜龍尾。畫絕人間說虎頭。南華詩既敏捷。上亦天縱多能。每日宜召至再至三。一時詞館諸臣。俱榮其寵。皆有和詩。南華榮為金蓮茶遇集。君臣庶歌一堂。誠千載嘉話也。南華翌日。又以所畫日長山靜。便面進呈。上題其畫云。彷彿前生是葛三。畫禪瀟灑擅江南。大癡更擅坡仙筆。勅敵江山不惹。南華恭和云。疎野平生似魏三。敢同竹箭擅東南。偶然撥墨承天獎。林澗還愁抱塊慙。蓋亦以東坡許之。其寵異如此。

默不以理訴者。髮色撲之。羣兒卒輟情受杖而去。識者知之曰。此他日循良吏也。乾隆七年舉進士。十七年令餘姚。姚邑故瀕海。賦重民玩。多去而為盜。公以次掩獲。搗屋三十餘間。扁之名曰。枉生所賣城中。技能之師。假官錢為資本。授以所業。業成。其師其狀。保而出。終其身不復犯。值歲饑。公悉其輕重。預記烟戶大小。以待賑。賑務為全浙冠。調秀水。復攝平湖。前令翟某在湖七年。積案至三千有奇。公計日定程。飲食皆在堂上。早午晚決訟若干件。任民親聽。民為之語曰。雲霧七年。三月見天。而令甲州縣吏。本不以繁調繁。去之日。湖人傾城走送。哭聲震野。浙撫今直隸總督楊公。以治狀聞。會丁文林公發。服除。特旨以同知發直隸補用。假收甯州。州盜數。各省按提者如蠅。君籍戶口狀貌小字無不實。以是隨提隨得。曹家莊多回種。日殺牛聚會。夜則四散為奸。公忽于夜半挾弓矢。率健卒數十人。擒其魁。餘論治如法。盜為之空。假涿州。補天津府同知。以內艱去。服除。仍赴直隸候補。假收甯州。補宣化府同知。調順天府北路同知。督密雲。懷安。平谷。城工。懷併。以汕傘自蔽。巡歷烈日中。一磚一石。毋有微溢。又兼攝密雲縣事。是時京師奸人剪髮者。蔓延數省。無佐證。北路有張二者。為警人誣告。公知其冤。而行在慮。因甚急。公以獄詞未定。拒不發。已挂吏議。旋經大臣察其實。奏請寬免。事始解。上行。聞木蘭。公匍伏道旁。上笑謂。屈忍諸臣曰。是李化楠耶。可謂強項矣。人謂上有嚮用意。即大府益倚重公。密雲令任某。以事被劾。公獻得實矣。有騎訖公者。力持之。而公素肥碩。令浙時痰常上迷。至是又思怔忡。祀龜日。以事過都門。購參餌自隨。越二日。入會城。命從者滷茶。忽解所佩刀自傷。茶至。從者驚相呼。公躍然曰。吾安得血被手耶。創未深。然亦竟不治。聞者皆詫嘆。有泣下者。後任某卒。以賊置重典。而力持者亦得罪。成邊衛以去。人以是服公神明云。公諱律成。誦。凡案牘皆手自評斷。嘗言居官有六字訣。眼到身到心到。又曰。一籤一票。要緊。當之者一家。哭矣。精九章法。澁儲有不能算者。一布指即知其數。其所治皆極術。時巡秋。供頓立辦。無滯費。無虛派也。通籍後。祿養甚至。其脚即也。會葬者千人。於雲龍山立家祠。置田贍族。少時耕且養。據隴上。挾書而哦。少怡。文林公即鄰以礫。故公左領有。維江入本朝。未有成進士者。公蓋破天荒云。藏書數萬卷。皆自浙載歸。他生產不復問。所撰族譜二卷。治略四卷。石亭詩十卷。子三。調元。癸未進士。內閣中書。授翰林院庶吉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譚元國學生。聲元出為弟。化權後。贊曰。公以手中校浙閩。得沈君祖惠為解首。儒林多稱之。要其從上治民。不愧古循吏矣。疾山心作。天若慈之。然公之沒未幾。而忌公者旋以他事敗。密雲亦卒如君所。天人之理。固若斯不爽也。抑可以無恨矣。

澄海樓聯句

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上自盛京。歲事還京。道入檢關。登澄海樓望海。雪霽千峰。波明萬頃。天容海色。洵屬奇觀。時張照。梁詩正。侍從。因奉命聯句。凡字畫涉水部者。概不用。仿歐陽咏雪禁體也。御製。康回昔憑怒。使地東南傾。太始本無始。常盈是不盈。雙丸出其裏。元氣鼓為營。島嶼獲琴石。張照御製。軒樓傲綺甍。龍忽疑貝闕。勞勞見瑤京。鞭石橋終斷。嘘烟市乍更。星樵何處轉。隨柱若為擎。遠矣端倪露。梁詩正御製。雄哉氣象師。禹功思四載。秦業剩孤城。萬壑朝宗此。纖珠茹納并。山來無守士。亘古只空明。直上到天陔。

淡墨錄卷十三

詩墨

金甡。字雨叔。號海住。仁和人。由雍正癸卯舉人。官國子監學正。乾隆七年壬戌。會試第一名。殿試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著有兩叔詩墨。人皆誦之。是科榜眼楊述曾。字二司。陽湖人。薦舉博學鴻詞。探花湯大紳。字孫書。號菴園。陽湖人。俱授編修。

新城隍

胡鵬南。福建連江人。乾隆七年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巡視中城。一日。聞姊病。往視之。姊已昏迷。聞胡至。登然而起曰。弟來視我甚善。然弟宜速歸。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子弟不解其故。胡既去。姊語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將我送至城隍廟。路過旌旗。早役曰。舊城隍。去。新城隍。到任。汝且將女犯押回。問新城隍何人。曰。史科給事中胡鵬南也。我驚醒。不意鵬南即坐我床上。故我勸令還家。汝等可速往視之。如其言。胡已沐浴朝服而逝矣。胡乃袁圃座師。親為人言。

石亭公傳

南隴吳冲之。字欽。余同年也。官侍講時。工古文。為先君作傳。序事潔淨。人皆稱其簡老有法。傳云。李化楠。字廷節。綿州羅江人。石亭其號也。為人壯貌雄偉。氣度豁達。幼與羣兒戲。公自為官。兩兒設為兩造。有按

漢明御製松陳據地振目迷光晶皓耳駭聲碎轟精衛填難盡長虹駕可成三靈遠縈帶重舉銷飛鯨賦
漢木華博學詩正御製詩吟玉局英平鋪歷劫雪喜遇初冬晴景嘆曾聞若來遊誰遂蟠內光含燦燦陰
火涼燦燦絕域隨風遠御製方諸應月星坎重不失信天一乃居貞比樂韶觀止如山聖景行空傳
香象踏蓮執卷慈評有以謙能受御製虛將白自生苞乾恢復度量吐日煥晶瑩永奠寶區安仙鄉
席問程乾隆十有九年秋上命吉林至盛京恭謁三陵禮成旋踵以孟冬二日入關再登澄海樓距葵亥
前遊周一紀矣星霜亦易風景猶新爰命樂成例命汪山敦劉綸用禁聯發前韻既暢登臨並誌歲月云
御製坤載既盤礴坎德原虧傾厥屬天地氣量應朝夕盈朱損賢闕廣朔野奄幽營再尋臨碣石汪山敦
御製重登俯瞻雲染適侍子舍張壽遐仙京壁詩猶好在屋簷凡幾更螺丸大塊點履負岑樓擊霞標傍
樞點劉綸御製雲嶺對應歸東更尋蓬嶼巨巖吹屏城霧密不辭受整谷容來并雲錦繞迴紫玉繩接通
明陽侯遠陵賦汪山敦御製嶽嶽志雄振祈陳萬馬駭突圍千牛轟禁體積前例副期嚴後成饒室離勾
藝憤何投長鯨志怪蹟誰駭劉綸御製求真才豈英一杯納日月億劫噫陰晴底事稱白密奚從款紅蟠
爰居亭整縷蛟室眩煌燦藏積梵書列汪山敦御製鉅最韓碑呈何無復何有曰虛亦曰貞赤石靈運進
綠綺成連行遠航越裳候奇費賈胡評隱城歸墟守劉綸御製鳳母船趨生珊瑚周其趾蟠珠燦厥盤壯
觀向空廓郵箋慢促程洵聖朝佳話也

謹告解元

乾隆九年甲子馮香山秀才夢神告曰今歲江南鄉試題樂則韶舞馮次日即作此題文熟誦之入闈果
是此題以為必售榜發無名就館廣東夜間獨步聞二人咿唔聲聆之其間中所作文也一人誦之一人
拊掌曰佳哉解元之文馮竊疑以為是科解元必割卷面偷其文字辭館入都以狀具控禮部部為奏
開行查江南解元詳觀光文雖不佳並非馮竊獲誣告之罪發配黑龍江

鄂文端不廢科目

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廢科目疏時首相鄂文端公爾泰持議力駁得以不廢其原疏云科舉滋
文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已深僥倖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
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過於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轉抄裝府詞說變衍支離以為
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少者不過數十古人畢生
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
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倖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
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選拔其才實學之道等語文端公駁曰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
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
皆出於時藝三代尚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既也莫不有弊九品
中正之弊費舉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愚不辨閱閱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

舉之弊詩賦則祇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
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時藝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
救之蘇軾有言觀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道在于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
可奮興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十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
策論皆為空言勸獎而無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宜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
藝為然且夫時藝取士自明至今始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變誠以變之而未由良法
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于實用而未可概毀也何也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精
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為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為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
王慈唐順之劉景淳薛應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夢寐于經書之中冥搜幽討殫智畢精殆於聖
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液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
為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儒之士本於性成雖不
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為時藝若今之抄襲腐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奪作法之
源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
不肯專心研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為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為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為益非
淺表判策論皆加嚴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為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為判必有論古之識斷
古之才而後可以為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為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
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實用何一不見之於施為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
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毋乃徒為
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與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與廉則必有惡
衣菲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為偽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蒞官之後盡反所為
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
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為帖括
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墻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算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難放
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
為得也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諭旨纖悉坐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
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
至於人文武德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
制為也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八月十四日奉旨所議是科目不廢者文端公之力也

恩赦夾帶

乾隆十三年三月初八日會試頭場搜檢各省舉子皆無夾帶惟有浙江溫州會一人有細字一張係三

場策問數條。應照例治罪。上以今年舉子皆知感朕培養之恩。一洗從前醜惡之習。只此一人罹罪。意可嘉焉。著將溫嵩釋放。仍留舉人。准其下科會試。

重修翰林院

乾隆九年甲子。重修翰林院落成。十月二十七日。聖駕臨幸。遂兩學院大學士入署。御書賜額二。曰稽古論思。曰集賢清秘。賜宴賦詩。以唐張說。麗正書院。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開國政。講易見天心。五律二十字為韻。御製東字音字。敕諸臣各分一字。梁詩正得開字云。湘騰增故事。盛典越前聞。汪由敦得林字云。瀛海文章圃。蓬山道德林。張若虛得漢字云。詩分燕國字。禮重博巖是也。餘不備載。是日與宴者百六十餘人。燕次中和清樂奏玉署延英之曲。令伶人演唐沈佺期。宋之問。昆明賦詩故事。更做柏梁體聯句。召至御前賜酒者。大學士而下十有三人。上諭大學士。學院諸大臣曰。致治當崇實政。為學當務躬行。勿專尚文詞。我君臣所宜共勉。譚舉復拜御集文綺綵箋之賜。並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貯院中。是日。上御清秘堂小憩。復得七律一章。亦宣示諸臣。翰林院宴畢。駕幸貢院。周覽號舍。軫勞舉子辛勤。御製七律四章。勒石至公堂。登觀象臺。省視儀器。自古帝王。未有之盛舉也。

稼軒山水

錢維城。初名辛來。其父夢辛稼軒而生。故名。後改今名。乃字稼軒。以應夢兆。乾隆十年乙丑科前四月。夢行天榜狀元。為金雞李廷中。己為探花。榜眼不著姓名。後榜發。公為狀元。而李廷中竟在二甲。以知縣用。亦不可解。子不詳。授修撰。入直內廷。屢遷至工部侍郎。調刑部侍郎。工山水。邱壑幽深。氣韻沉厚。迥不猶人。其座右錢香樹云。稼軒自幼出筆老幹。秀骨天成。通籍後。又得力于東山者也。並徵錢東山。董公邦達也。

莊夢未醒

開學武進。莊方耕存與。乾隆十年乙丑榜眼。累司文衡。酷好短篇。所取開墨。不過三百字。即問有至四百字者。而元文必短。十子見其來。率以假成宏規模應之。所謂賣假古董也。其中亦有故以千尋之才。入咫尺之短而中者。然要之以皮毛。獲者居多。而莫甚于二十三年浙江鄉闈所取解元高毓龍者。烏程監生也。本不讀書。隨其父某在任所辦事。是科方耕借編修山東勅撰典試。高方從任所歸。人言今科主考好短篇。只消隨筆寫數行。便可望中。高自發蒙成篇後。即出外奔馳。空疎久矣。聞之心喜。亦隨眾觀場。首藝題為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高不知文法。直作兩比。寥寥數語。首尾俱無起結。莊搜落卷。已為詩五房。房考朱溶所抹。溶字約齋。寧夏舉人。即烏程令也。莊得之大喜。以為元朱力筆。此文雅氣未除。浙江文獻之區。以發解恐人誦笑。莊素剛愎。堅不肯從。既定元。以為必名宿也。鞠畏其勢。不敢開口。榜發。見係監生。又素無名望。乃心悔之時。先北路亭公幸秀水。亦在內。分禮記房考。視見其事。高三三藝潦草。皆莊為之。代作發刻。今尚有莊所改高原稿本。房魁為仁和王學廉。亦素無名望。與高同。皆主考搜落卷而得之者。浙人集唐詩二句嘲之曰。莊夢至今猶未醒。鞠花從此不須開。

三弟子

王際華。字秋璣。號白齋。錢塘人。乾隆十年乙丑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編修。丁卯順天同考官。歷陞至侍讀學士。十五年庚午典湖北。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督戶部尚書。兼署刑部。二十八年癸未會試。大總裁。余座師也。充禮部總裁。今兩朝三品以上。全紅。六品以上。用紅。單青。綠。未入流。以上。用青。單紅。綠。庶民用純青。公所定也。初公入學時。年才十七。偶游湖鳴寺。夢影堂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枚與之。曰。我有三弟子。一夢。一錢維城。一汝也。汝將來司刑名時。當超度某案。再來皈依。原位。公秘而不言。後果至。大司農兼司刑。壽五十四而終。

揣元得元

蔣元益。字希元。一字漢卿。號時庵。蘇州長洲人。十三歲。作文呈義門先生。即為所賞。十四歲。從沈篁邨先生學書法。己酉二十二歲。中式九十五名。座主為大廷尉長汀黎公。宮允安溪李公。後官少宗伯。房師為江西丁酉孝廉安仁姜公。隣省進士舉人入簾。創始此科。後行三科而罷。是年八月。元益入頭場。祖母願太夫人。夢天門開。一星冠羽衣人。自日中出。手持黃紙一卷。冉冉而下。自言我斗府真人也。太夫人篤信二氏教。亦拜之。因問我孫鄉試有名否。真人不答。展手中黃紙示之。有金書二大字。即蔣名也。醒以語榮祿公。因以名之。丁巳三十歲。考取中書。三十八歲。自推祿命。利東南木火之鄉。是歲為丙運乙年。庶幾有命。而江右日者。萬長春。以星盤限度俱佳。必當掄元。遂極意揣摩。時制義多濃郁。竊意此種文字者。不少。似難與爭鋒。不若守其故我。清矯拔俗。或亦制勝之道。元益題紙下。念題極開冷。澹則不稱。清乃肖題。遂率意一揮。日未下春。三藝已就。四月十一榜發。真然為舉首。座主相國史文靖公。以為飄飄有仙氣。列進呈第七卷。蓋兩錢師會試。皆第七。仿古人傳衣鉢故事也。御覽十卷畢。以第一卷文太澁。不如七卷清真。御筆親改第一。及廷試對策。有墨點污卷。不知所自來。意欲剗補。執事諸公。云。剗補難以進呈。實為可惜。不如換卷重寫。二鼓始完。憶重寫一策。字擬第四卷。究以重字。臨進呈易去。及讀卷時。每折一卷。上必問會元在那裏。眾未對。問至三。阿文端公對以不在內。自六卷以下。遂不復拆名。朝考取第五名。揀選一等。引見時。上問閣臣曰。這是會元。遂得館選教習。癸酉。提督山西學政。壬午。提督山東學政。己卯。在山右。將得替時。夢至一大署。顏曰。見山堂。及是登四照樓。有扁曰。悠然見南山。可見事皆前定也。陸鴻臚寺少卿。光祿寺少卿。太僕寺少卿。陸通政司副使。擢順天府府尹。上亦稱許。謂氣度甚類。江山敦。大有可造。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己丑。陸兵部右侍郎。甲午。典試浙江鄉試。九月。甫出閣。即拜視學江右之命。丁酉。御事回京。子方視學廣東。相遇于廬山東林寺。攀談久之。戊戌。致仕。戊申。年八十一卒。

解元得名宿

李因培。字鶴岑。雲南晉寧人。乾隆十年乙丑二甲九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際開學。十七年典試浙江。得解元。嘉興李祖惠。人服其工。房考即先北路公也。二十七年。督學江蘇。考至淮安。方唱名。正臨闈間。地

大震。輟外旗竿。被龍擺入雲中。不知所往。河水暴漲。與高家堰相齊。河督高公及各廳官。面如土色。皆云西風一大。則淮揚休矣。方恐怖間。忽轉東風。天低若蓋。將壓人頭。見黑龍在雲中。拖尾取水。數後。頃刻之間。洪澤湖水低三丈。人心大安。龍之鱗甲。金光四射。惟頭角則不可見。此石埭縣教習沈公雨澤所目擊者。官至湖北巡撫。

可當秀才二字

史貽謨。字惟堂。溧陽人。乾隆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督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丙子。順天鄉試。房考官。戊寅。提督四川學政。乙卯。余補科考。拔置一。謂諸生曰。余考對三年。未見一秀才。此方可當秀才二字。賞花紅。以余卷命成資。諸生共閱。文字策詩。以為法。即日命給雙花紅。從中門出。送入錦江書院肄業。是科。余中五名。癸未。會試第二名。先生常為人言。以夢歸不出。平生知己之感。莫甚於此。

解元四六

乾隆十二年丁卯。順天解元。歸縣人。時房考官。吏部員外郎陳鏞。見前場三藝。已呈薦元矣。閱至二場。表。乃知古作。尤為冠場。兩主司驚以為子雲復生。遂錄進呈。今錄出。以見先生少年筆墨。尤為峯秀。學山潤清。筆海云。擬乾隆十一年。上特召宗室廷臣。分日賜宴瀛臺。賦詩聯句。賞花釣魚。賜賚有差。羣臣謝表。伏以皇慈霧洽。雅叶夫酒醴筮簧。聖渥天浮。道契夫庭歌慶拜。秋深桂苑。蓼蕭沾露。露之華。日麗綺峯。葵藿依太陽之照。集公姓公族。以式燕。玉牒生光。合大臣小臣。以分榮。永衝動色。靈樞八月。真同海客之遊。廣樂九成。似返鈞天之夢。屏藩有慶。簪組騰歡。臣等誠惶誠恐。稽顙首上言。竊惟世道昇平。著太和於有象。朝廷清暇。敷禮樂以無疆。鼓吹休明。必有詠歌之作。潤色鴻業。爰申燕樂之文。故象協風梧。誌卷阿之雅會。興傳魚藻。留鑄邑之遺風。鹿鳴以下。共六詩。君歌臣答。白華而後。為一什。誼美恩明。天王燕則。諸侯毛。司儀風傳。其職掌。正歌備而太師。禮經亦著于典章。在先王。皆具有明徵。及後世。乃別名曲。宴栢梁臺上。藩封以造於郎官。衛宮中。宰執兼隨。以學士。五王共宴。花夢樓頭。三等分評。曲江亭畔。咸享之會。二王同太子。俱從。麗正之筵。兩相暨。禮官成在。情契荆枝之句。與慶移。詩吟花柳之天。樂遊置酒。莫不燕行于暇豫。用以祝頌。夫太平。然而大陵。享神。歸藏既誕。洞庭張樂。莊叟尤夸。汾水新詞。不入西山之錄。瑤池舊事。浪傳汲冢之書。雖有其文。蓋無足道。至于寧哥。噴帝。黃幡綽於以解嘲。婉兒評詩。宋之問。闢其警句。研光帽小。汝陽旋舞。以簪花。飛白書成。常侍登牀。而乞字。每嫌輕薄。豈曰風流。未有沐浴深仁。醉以酒而飽。昭宣盛典。禮同節而樂同和。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虹蜺當陽。龍圖啟運。澤洽四表。薰風入舜帝之琴。德訖八荒。瑞露降高辛之甕。雲生於脯。松生於棟。無為宰萬化之原。樂以為御。德以為車。有道識一人之慶。固已民康物阜。不殊華胥之遊。遠又邇安。宛似春臺之樂。九年耕而三年食。世登含哺鼓腹之天。十日雨而五日風。人識位育中和之化。史官載筆于玉署。頻登大有之書。天顏有喜。于瑤階。爰下推恩之典。用相交於上下。務兼備夫情文。乃移法。怨之清。靡。焚香灑酒。非舉。越。之。高。會。鼓瑟吹笙。乘泰運者百三年。再行。禮。過中秋者十二日。先及。親。或。行。於。斯。或。派。分。於。麟。趾。文。昭。

武程。盡周家子姓之班。東平河間。皆漢室宗盟之。昔年故事。曾栽桐葉以分主。此際遭逢。更叶梨花以侍宴。未央二十萬之賜。方此未多。唐皇十六宅之榮。覺其尚陋。迨乎翼日。遂及幸。落望後之仙。尚餘兩葉。問重陽之瑞菊。僅隔十朝。則有輔。列三臺以拱極。卿士惟月。分九道以從星。鵲集。開之。英。紫。日。曉。驪。映。栢。臺。之。楹。鳥。署。霜。寒。官。司。鹽。梅。俱。陪。嘉。會。班。聯。槐。棘。咸。預。清。行。職。盡。清。華。鄭。氏。之。未。容。啟。事。人。兼。風。憲。李。柳。筠。亦。得。從。遊。儀。肅。冠。裳。列。分。左。右。時。乃。仙。車。九。九。降。來。五。色。雲。中。玉。佩。雙。雙。隨。過。百花橋上。參差只殿。疑浮弱水之三千。隱現珠樓。似見崑崙之十二。滄洲曉氣。化為宮闕之形。開闔秋風。吹入金銀之樹。舟浮太液。驚黃鶴以翻飛。帳啟昆明。凌石鯨而問渡。指天河之牛女。路接銀潢。牽秋水之芙蓉。城開香國。尋芳曲徑。惹花氣於露中。垂釣清波。起潛鱗于荷下。檀林瑤草。似開金谷之郁芬。桂餌翠輪。喜看銀盤之撥刺。大官賜膳。圖雲刻雷之尊。光祿傳餐。漬桂釀花之酒。青龍布席。白虎執壺。四溟作杯。五嶽為豆。琳瑯法曲。舜韶奏而鳳凰儀。渾穆元音。軒樂張而鳥獸駭。紅牙碧管。飛逸韻以干雲。羽衣霓裳。驚仙遊之入月。莫不神飛而色動。共酌太和。成覺心曠而神怡。同餐元氣。遂乃集馮馬。呼應劉。歌詠清平。揄揚盛美。天章首煥。落一申之驪珠。御筆高標。扛百斛之龍鼎。為天浩唱。不推義繩以前。叢雲與詞。漫道。嬋黃而後。因之句成七字。彷彿漢事。以聯吟。人賦五言。分唐詩而探韻。宮鳴商應。俱協和聲。璧合璋分。細裁。麗製。歌叶八伯。共依。亂。縷。之。華。頌。出。九。如。齊。上。岡。陵。之。祝。當。茲。慶。言。以。拜。手。彌。增。嘉。慰。于。宸。衷。鸞。綺。七。裏。抽。仙。絲。于。香。草。鸞。牋。十。色。分。妙。製。于。桃。花。織。天。女。之。金。梭。名。高。對。郡。研。吳。都。之。銀。粉。價。壓。膠。東。玉。井。波。寒。濯。瓜。桃。子。懸。圃。鐵。缸。渡。遠。分。蓮。藕。于。華。山。帶。去。歸。鞍。香。拂。青。絲。之。籠。傳。來。中。使。光。路。赤。玉。之。盤。皆。得。攜。出。人間。爭識來從天上。西苑賜遊之佳話。竹何足云。北門侍宴之恩榮。無能過此。笑貞觀豐年之慶。筵啟丙辰。隨開元麥秋之登。樽移端午。千秋曠禮。萬古奇逢。洵哉遊豫之風。允矣秦交之象。臣等才同樗櫟。器謝棟梁。藻有愧于揆天賦。未堪以擲地。濫列金章之寵。叨分玉局之班。簪白筆而莫效涓埃。侍黃門而多慚。獻替。六。發。雙。鳳。知。點。質。之。難。工。九。凡。五。筵。屬。遭。逢。之。有。幸。得。與。鹿。羣。之。會。彌。增。長。藻。之。思。伏。願。化。洽。邦。隆。治。超。皇。古。無。逸。而。乃。可以。逸。常。軫。夫。康。功。田。功。已。安。而。益。求。其。安。每。惕。夫。一。日。二。日。撫。油。臺。之。勝。概。則。思。靈。囿。之。子。來。對。魚。鳥。之。親。人。則。思。嬈。王。之。成。若。觀。九。族。之。燕。笑。則。思。自。親。睦。以。至。平。章。卿。千。官。之。肅。雍。則。思。正。朝。廷。以。及。邦。國。賞。花。而。念。賞。花。之。非。禮。勿。信。其。小。忠。垂。餌。而。知。食。餌。之。不。情。務。察。其。大。偽。供。來。芳。饌。莫。忘。瘦。嶺。之。耕。人。俸。出。霜。縑。當。座。寒。江。之。浣。女。樂。譜。韶。濩。致。戒。夫。琴。瑟。之。專。詩。被。管。絃。務。親。夫。風。雅。之。正。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音。有。五。而。協。氣。長。調。肅。時。雨。又。時。暘。哲。時。煥。謀。時。寒。聖。時。風。時。次。八。而。休。徵。感。應。銀。繩。玉。檢。不。數。夫。七。十二。君。玉。燭。金。甌。永。固。于。百。千。萬。世。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本。房。批。云。抽。閣。客。五。色。之。絲。織。天。女。七。裏。之。錦。高。文。典。冊。沉。博。絕。靡。非。此。鴻。筆。不。足。稱。斯。鉅。典。殆。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者。耶。固。宜。書。以。銀。管。麗。彼。金。泥。

男女授受不親

梁國治。字階平。會稽人。父官刑部司獄。向詣獄者。司例有所索皆不受。督獄卒潔除一切飯食。凡可以方

便者多方調護不倦二十年如一日擢刑部主事卒國治時年十一扶柩歸里道出淮陽時司醴李公與其父昆弟交也助其安葬之資並邀入署與子同學李夫人亦待如猶子每使侍婢致果餅國治輒歲之一日使小童致之遂食焉蓋以所歲令謝夫人曰男女授受不親前以侍婢所致故不食也夫人大驚謂他日必成令器也相與笑是科大魁授修撰官至戶部尚書大學士是科榜眼陳棟仁和人官至編修探花汪廷瑛字持齋授編修官至閣學曾元則江南靖江人鄉行也

預定兩魁

查虞昌字鳳喈號梧岡海寧人編修祥之長子丁卯本省十六名舉人甲戌會試二甲進士授戶部主事丙子丁艱先北路公山秀水署平湖令延請至湖教余昆仲丁丑先生回海寧余隨館于其家戊寅先北路公丁祖父憂余始自海寧回秀水當是時余官遊所從師如鄧之儉醉六先生杭之陳學川先生嘉興之沈虹舟先生皆負笈未久所學止制義惟梧岡先生則詩古文詞獨得心傳窮究五經廿一史旁獵百家蓋學自是始有根柢云己卯侍先北路公回蜀是科余中本省鄉試第五庚辰北上禮闈下第留京辛巳以會試榜授中書而是年先生亦補官來京住馬神廟召余館于宅之前軒仍得朝夕請益問難癸未會試余與嘉善今任湖南巡撫浦霖皆先生門下錄閣文呈質先生曰觀二生才氣縱橫恐不獲雋獲則必魁已而榜發余中第二名浦中十四名果皆魁余選庶吉士浦授戶部主事丙戌散館余亦改授吏部主事官直隸通永道先生旋陞員外至郎中選安徽池州府知府不赴攜眷回浙自是不復親兩丈矣回憶朝夕訓迪苦心不禁淚潸潸云

淡墨錄卷十四

辛未保舉經學

乾隆十四年己巳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諭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根柢也詞章枝葉也翰林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朕每試詩賦頗致力於詞章而求沉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術之闡奧者不稍概見豈篤志正學者鮮歟抑有其人而未之聞歟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于躬行為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有若故傳即蔡邕聞之宗人府府丞任啓運研窮經術敦樸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潛學有本源雖未可遽目為通儒收明經致用之效而視編祭為工剪彩為麗者迥不作矣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屬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精選勿濫稱朕意焉欽此誠曠典前此所未有也嗣內外所保舉四十九人十六年辛未諭大學士九卿再行虛公嚴實確舉以聞如果衆所共信即不必考試於是公同會核得陳祖範吳鼎梁錫瑛顧棟高等四人上諭既衆論僉同其中研窮經義必見之著述朕將親覽之以觀實學在京送內閣進呈在外行督撫取不必另行繕錄致需時日啓勛襲賈鼎之弊于是吳鼎進象數集說一部集說附錄一部易問一部春秋四傳選義一部易堂問目一部考律緒言一部梁錫瑛進易經

按一一部恭呈御覽。六月初十日。吏部帶領引見。十一日。奉旨吳鼎、梁錫與俱以國子監司業。用吳鼎旋補。葉西調中允。所遺司業缺。梁錫與一體食俸。不為定員。二人具摺謝恩。賞紗各四疋。是日召對勤政殿。上曰。你們以經學保舉。朕所以用你們去教人。但窮經不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方能教人躬行實踐。二臣叩頭而出。尋將所著各書。派翰林二十員。中書二十員。在武英殿各繕一部。原書給還。本人著梁詩正、劉統勳、董其事。吳鼎、江南金匱人。舉人。梁錫與、山西介休人。舉人。嗣後將常熱會試中式舉人。陳祖範、無錫進士。顧棟高、俱授司業。職銜。其保薦五十人。除四十五人者。滿洲則內務府監生。永寧、漢軍則正黃旗七品頂帶李鐸。順天則進士任助教鍾毓。直隸則拔貢邊連寶。拔貢任助教王之銳。舉人戈濤。慶生李礎。江南進士則原任編修吳華孫。舉人徐文靖。顧鎮、趙繼卒、蔡寅斗、張欽、劉始興、副榜劉大魁、張鳳孫。拔貢周毓崧、周振采、廩監儲師軾、廩生程廷祚、劉鳴鶴、生員惠棟、監生盛照、布衣吳鏡。江西舉人原任廣西西寧縣知縣劉斯組。舉人張錦傳、廩生與元玠。浙江則進士原任檢討吳大受。原任庶吉士魯爭輝。御史范咸。舉人知縣降調充三禮館纂修議敘吳廷華。舉人現任學正王延年。舉人張增、沈樹德、張仁洪。中順天副榜方天游。錢載。拔貢周天度。廩監周大樞。湖廣則編修夏力恕。河南則進士原任宗人府主事王文清。陝西則檢討孫景烈。拔貢原任四川成都縣知縣劉紹敬。貴州則進士原任大名道陳法也。未幾。徐文靖授檢討銜。王延年授司業銜。

紀事編年

王延年。字介眉。錢塘人。萬博學鴻詞。少常夢至一室。漢書古器。盎然橫陳。榻坐一叟。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頤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劉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爲口實。指榻上人曰。賴此習彥成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解。解後。僅記二句曰。懶無晉漢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成。後介眉年八十餘。人薦舉經學。進呈所撰編年紀事。得賜翰林侍讀。終國子監司業。

經義

陳祖範。字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恩科。鄉會聯捷進士。以博學鴻詞薦。不就。後奉命舉經學。館閣諸公奏其名。復以所著經義進呈。欽賜國子監司業。拜命于家。終未出。

學使候榜

吳鴻。字韻雲。仁和人。工制義。乾隆丁卯解元。十六年辛未狀元。授修撰。鴻督學湖南。壬午科。湖南主試者爲嘉定錢公辛楣。陝西王公偉人。諸生出閣後。各以開卷呈吳。吳所最賞者爲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翁。陳聖清五人。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榜發日。吳招客共飲。使人走探。俄而抄榜來。自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魁其經。如聯珠然。吳大喜。過望。一時省下傳爲佳話。先是陳太常兆崑在都中。以書賀吳云。今科楚南得人必盛。蓋預知吳錢王三公之能知文。能拔士也。吳首唱一詩云。天鼓喧傳昨夜聲。大宮小徵盡含鳴。當頭玉笋排班出。入眼珠光照乘明。喜極轉

添知己。淚深還憶樹人情。文昌此日欣連曜。誰向西風訴不平。一時和者三十餘人。後又督學廣東。嘉應州多六運。船戶皆蟻。凡地驛站。必雇其船。既雇船。則伺候者皆蟻。供應侍奉較家人尤當意。以中船即蟻。房而除此有遠前後無之也。視學官船亦用之。鴻入船。恐其犯己戒。肅吏甚嚴。凡船有蟻。遂逐入他舟。吏商令蟻。穿其蓬。夜大雨。滂滂呼左右。皆不。而漏愈甚。至寢榻皆溼。不得已。遂呼蟻。蟻點燈使視。其漏。明日乞詩。吳書一絕云。海鏡親捧剪輕霞。小立當筵感錦靴。休訝老坡難忍俊。多因無奈海棠花。此詩聲價頓增。人呼狀元嫂。

會元異事

周禮。字芭東。嘉興人。乾隆庚午解元。主司表叔度。忽得周元度易之。評語有瑜亮並生之歎。辛未會試第。一名。授編修。雲谷云。禮假歸。禮短視。舟過揚子江中。帶眼鏡。揭窗探頭觀金山寺。適風順。後船匪身而過。遂刺其首。卒未知確否。禮會試房師出崇寧御史蔡修萊之門。修萊名時田。號雪南。壬戌進士。辛未入房。得禮。一時推爲名元。

柴公屋

湯世昌。號對松。錢塘人。乾隆辛未二甲五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未遇時。應試貢院。僦屋而居。苦其狹小。見旁有大宅。封鎖甚固。杳無人居。訪之隣人云。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有惡鬼作祟。以故無人承買。湯有胆。借居可乎。隣人笑其狂。亦無阻者。湯遂開鎖啓門。見樓上有二棹四椅。樓西有竹箱。雖無人居。而塵埃不積。湯心喜。即挈行李登樓。一盞一榻。乘燭讀書。至三鼓。陰風起於窗外。燈燄縮小。有披髮女子。赤身噴血而進。湯揮以棍。女惘然曰。貴人在此。妾誤矣。仍從窗出。湯喜。見已去。將解衣安寢。忽樓西箱內。窸窣有聲。視之。則此女從西箱出。手執裙襖。色衣。并梳篦簪等物。若將浴者。湯愈無恐。且飲且讀。有頃。女子梳妝畢。舉衣冉冉至前。跪訴曰。妾負奇冤。非公不能爲我白者。妾姓朱。名筆。杭州柴太守妾也。正妻妬而狡。知太守愛妾。不敢加害。值妾產子時。賄收生婆。于落胎後。將生。桐油塗我產宮。潰爛而亡。妾兒名某。正妻取以爲子。至今雖長成。並不知爲妾之子。十年後。君爲湖北主考。子當出公門下。公當以妾免告之。妾尸猶埋此牆之東井邊。有八角碑爲記。可命其來。此改葬生母。并指竹箱曰。此皆妾藏首飾。其處也。妾亡時。太守哀痛之至。臨去。吩咐家人勿持箱還家。恐觸目心傷故也。後有來竊取者。妾以陰風喝退之。今此中尙存三百金。可奉贈。湯爲慘然。唯唯而已。後一如其言。樓上怪從此絕。而屋亦轉售他人。

兆榜

廣東梁兆榜。其族某素奉佛。妻有娠。夢觀音大士謂曰。汝生子可名兆榜。將來是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驚醒果生一男。夫婦甚喜。以兆榜名之。即爲捐監。以待入場。及年長。頑益異常。不能識字。留監照無用。乃以與族姪。使下場。即觀察也。果于庚午辛未連捷。會試出侍郎雙公慶門。將殿試時。雙公欲爲送表聯于讀卷官。觀察辭曰。門生先有夢兆。已定爲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殿試前列。似難以人謀也。雙公笑而不

信殿試榜發。竟得二甲六十八名。雙公愈笑其誕。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是科進呈十卷。第一名爲諸城相國劉文正公之子。上改二甲第二名。拔杭州吳鴻爲狀元。及第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置三甲。於是梁公仍爲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雙公嘆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弗違。斯言信矣。

狀元有無心之賦

秦大士字潤泉。江寧人。乾隆十七年壬申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次年散館。前求策于正陽門關帝廟。有閩來常把此心捫之句。意以神誦其陰事。因鬱鬱不樂。及散館。題松柏有心賦。以題爲韻。忘押心字。上以問閱卷大臣。皆頓首請罪。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試官皆無眼之人。官至侍讀學士。假歸。是科榜眼范城士。字祖年。華亭人。探花盧文弨。字紹弓。餘姚人。會元太倉邵嗣宗。俱官編修。

狀元不永年

莊培因字本淳。陽湖人。授內閣中書。乾隆十九年甲戌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日講起居注官。丁丑會試同考官。未幾卒。狀元不永年。人皆惜之。是科榜眼王鳴盛。字禮堂。嘉定人。授編修。由光祿官至閣學。探花倪承寬。餘甌仁和人。會元胡紹鼎。湖北孝感人。皆授編修。

拆字

紀昀字曉嵐。獻縣人。乾隆十二年丁卯解元。十九年甲戌二甲第四名進士。改庶吉士。先是未傳臚前。在董文恪公邦達家。遇浙士能測字。昀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不屬君矣。墨字拆之爲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庶字脚。土吉字頭。是庶吉士矣。榜後果然。丁丑散館。授編修。歷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庚辰主試山西。戊子秋。以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發帑事。奉旨籍沒家資。中書徐燕遠在軍機行走。聞信密書以告。籍沒無有。搜出諸信。有昀往來書札。牽連革職入獄。獄實。坐徐遣戍。昀發遣烏魯木齊。卽二十年平定伊犁所設鎮西府之新州也。昀學問淵博。考證精詳。至是遣戍。益得擴其見聞。俱見所著。如是我聞中。昀在烏魯木齊不四年。以辛卯六月釋放還京。先是獲譴時。獄頗急。以一軍官伴守。一董姓軍官。云能拆字。昀卽書董字使拆。曰。公遠戍矣。是千里萬里也。昀又書名字。董曰。下爲口字。上爲外字。偏傍是口外矣。口在西爲夕。其西域乎。問將來得歸否。曰。字形類君。亦類召。必賜環也。問在何年。曰。口爲四字之外圍。而中缺兩筆。其不足四年乎。今年爲戊子。至四年爲辛卯。夕字卯之偏傍。亦相合也。至是果驗。旋起復。官翰林侍讀。提督福建學政。歷陞至兵部侍郎。三十八年。上命開四庫全書館。校定永樂大典。訪購天下奇書。著各省督撫採訪。呈上于朝。命翰林注明月日。俟呈乙覽。辦竣後。仍給還本家。領回。派總裁總纂總校等官辦理。成欽定爲四庫全書。以昀博學。命與庶子陸錫熊爲總纂。昀進書一百餘種。上賞內府初印佩文韻府一部。又奉命作四庫全書目錄。凡所擬序跋。皆出其手。其考訂最爲核博。其謝摺四六。猶爲流麗華瞻。上深重之。時昀雖領部務。而四庫全書總纂。實獨任其責。錫熊但列名。不贊一詞也。一日。有兵部失察事件。堂官例應議處。吏部取應議職名。昀與錫熊上。上曰。紀昀乃一腐儒。兼辦四庫全書。不能常至兵部。爾各堂官。在兵部所辦何事。乃議處各堂官。竟免紀昀。先昀有住宅。在正陽門外豬市口。

宅門挂解元扁。至是尙書彭元瑞謂昀曰。公扁可換矣。問換何語。曰。欽定腐儒。聞者絕倒。

甲戌始重磨勘

乾隆十九年甲戌科。首題爲唐棣之華。至末之思也。場中士子。文有用腸一日而九迴。上以言孟孔言。不應襲用漢書語。先是派方苞選錄四書文頌行。至是。令再頒禮部順天府外廉存貯。令試官知衡文正鵠。並嚴重磨勘。著以下科爲始。磨勘諸卷。俱于卷面填寫銜名。以向來磨勘。俱視爲具文。是以特派大臣詳加校閱。除試帖初添。可稍寬。至制藝。既經入彀。不應復有疵謬也。二十四年。刑書秦蕙田進呈磨勘順天等省試卷。上閱順天第四名邊響麟文。有飲君心于江海之語。上以揆其命意。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而蕪鄙雜湊。遂至不成文義。此豈字句小疵。雖不宜以一語擯棄。亦何至濫廁前茅。著將該士子及主考官交部隨議。邊響麟制會試五科。主考官卷卷。並論。嗣後定議。較議處例。有特派大臣覆勘指出原勘京堂等官。有全未磨出者。交部嚴處。有原勘出一二。而大臣覆勘尙多挂漏者。亦交部議。有能悉心檢閱。秉公舉出覆勘無遺者。交部議敘。於是乎磨勘愈嚴矣。

丁丑會試始去表用詩

乾隆二十二年。上以鄉試二場。止試經文四篇。而會試則加表文一道。良以士子名列賢書。將備明廷制。作之選。聲韻對偶。自宜研究。今思表文篇幅稍長。難以責之風箏寸暑。且所擬不過數題。不無倩代強記。究非核實之道。嗣後第二場表文。易以五言八韻長律一首。詩雖易學而難工。然宋之司馬光尙自謂不能四六。故有能賦詩而不能作表之人。斷無表文華瞻可觀。而轉不能成試帖者。況篇什既簡。司試事者得以從容校閱。工拙尤爲易見。其卽以本年丁丑科會試爲始。鄉試以己卯科爲始。是年會試。上命詩題爲循名責實。會元蔡以臺甚工。進呈第一。余于己卯科。亦以詩獲中本省鄉試第五。乾隆四十七年。副都御史巴彥學奏。准將鄉會二場排律詩。移置頭場制藝後。以頭場性理論。移置二場經文。餘照舊。此科場用詩之始也。蔡以臺嘉善人。丁丑會試第一名。狀元及第授修撰。梅立本。字秋瑛。宣城人。乾隆丁丑榜眼。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編修。提督廣西學政。以首縣稟請不見。自縊於學署大門。巡撫奏聞。革職。審擬遂罹重典。鄒奕孝。金匱人。丁丑探花。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

江西才子

蔣士銓。字心餘。鉛山人。乾隆甲戌。山舉人。官中書舍人。以病請假南歸。夢至一處。宮殿嵯峨。類王者居。書吏前致詞曰。王侯君久。蔣入王降塔而迎。謂曰。此地事頗煩。特加君助理。君勿固却。屆期當相召矣。蔣不應。時方伯爲太倉王君與吾。與蔣有舊。告以故。王曰。前人有類此者。請觀晉經。得無恙。盡歸修佛事。以希神佑乎。歸途病。詳以告母夫人。母平時奉佛甚虔。命將處書室。已竭誠齋禱。夜三更鼓。神思惛恍。倏見珠旗羽葆。充滿庭院。請蔣登輿。甫舉足。覺有異。遂明誦佛號。儀衛遂逝。漸却。復連誦數十聲。紛紛遂散。失乃姓。二十二年丁丑。登二甲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母已老。旋告終。蔣大吏延堂山陰。蔣書院。後又移堂金陵書院。皆大吏重其名。延致之也。後母卒。丁艱。省中大吏延心餘修南昌府志。夜夢段將軍來拜。

見一偉丈夫，兜牟戎服，叉手不揖，披其頸曰：吾頭豈自斫者，將驚醒，知有冤抑，查新志並無其人，舊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于揚州者，急為補入忠義傳中，士銓工詩，主神韻，與袁枚齊名，尤工填詞，所著有雪中人、冬青樹各種。

屯田策

乾隆二十五年殿試，有條對策問，以古之屯田為勞民，今之屯田，勞民正所以惠民者，上諭大臣曰：此卷新進無拾陳言，不悉實政，固不足怪，然現在新疆墾種，實無一勞民之事，以晉升論秀者，尙不免形諸廷對，何況益無識之徒，以訛傳訛，伊於胡底，故不得不明白宣示，西陲戡定，回部悉平，朕之初念，豈務為好大喜功，今亦不過按其舊部，復其本業而已，又安肯轉事勞民，動衆蓋回人等，本以種藝為生，自為準夷驅使，執役伊犁，各處習業佃者，延袤相望，今當掃穴之餘，在殘衆自營生計，不過還其所固有，而駐防大臣等，循行勸墾，亦惟用其人，以墾其地，曾有一內地百姓，抑之負采而往者乎？總督楊應瑞，前此酌籌屯務，於派駐兵丁採買牲畜，部署頗涉紛煩，以其未得此事要領，屢降諭旨，令其從容隨宜經理，今日奏到，伊亦自知前議之非，並稱各就本地力量情形，因利乘便，可規久遠，則前後學畫緣起，歷歷可數，至應遣之犯，議令前往種地，以滅死之人，而予以謀生之路，伊等既不得謂之勞也，且朕規畫此事，更有深意，國家生齒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間，滋生民庶，歲不下億萬，而提封止有此數，除利頗艱，且古北口外一帶，往代皆號饑饉，不敢尺寸踰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僕視同一家，沿邊內地，民人前往種植，成家室而長子孫，其利甚溥，設從而禁之，是厲民矣，今烏魯木齊開墾各處，知屯政方興，客民已源源前往貿易，亦務土錫，各成聚落，將來阡陌日增，樹藝日廣，則甘肅等處無業貧民，前赴營生耕作，汗菜闢而就多，於國家牧民本圖，大有裨益，夫利之所在，雖禁之而不能止，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將來亦徐觀其效而已，朕又何所為而先事勞之，前次武功告成，不過偏師嘗試之，而好議者，或云墾武，今辦理屯種，亦祇因地制宜之舉，而無識者，又疑勞民，朕實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耳，因閱對策，特降此旨，並將楊應瑞摺奏，通諭中外知之，聖謨洋洋，又未指出作策姓名，寬大之恩如此。

十本進呈帶領引見始定之例

乾隆二十五年，奉上諭，廷試士子，為檢才大典，向來讀卷諸臣，率多偏重書法，而於策文，則惟取其無疵類，不礙充選而已，敷奏以言，特為拜獻先資，而就文與字較，則對策自重於書法，如果文義醇茂，字畫端楷，自屬文字兼優，固為及格之選，若其人繕錄不能盡工，字在丙而文在甲者，以視文字，均屬一等，可以調停，入設之人，自當使之出一頭地，况此日字學稍疎，將來如預館選，何難臨池之習，倘專以字為進退兼恐，讀卷官有素識，資士筆跡者，轉以此藉口滋弊，非射策決科本義也，現在定例，擬選十卷進呈，須俟引見，始定名次，衡文尙待觀，而閱卷時，竟先抑文重字，可乎？經大學士九卿議准，本年殿試，欽奉上諭，令於傳臚前一日，將擬定十卷進呈，即於本日帶領引見，二十八年，讀卷官大學士來保等，而奉諭旨，嗣

後殿試進呈十卷，不必預拆彌封，候朕閱後，再行按名傳齊，帶領引見，三十四年，進呈前十卷內，有第八卷潘奕雋第十卷李學錦二名，引見不到，經讀卷大臣參奏，奉旨改附三甲末。

主事保直隸州

忠勇公魁梧豁達，公正廉明，有太平宰相之度，嘗記公為大學士兼吏部時，適余為庶吉士，改文選司主事，一日值班，五鼓赴軍機進奏摺，凡例司官進摺，必見中堂，回明方遞，是以須早鶴立久之，公始至，怡尹望山相國亦至，攀話甚久，余見東方漸白矣，不待辭畢，竟以摺進，公不應，以兩手輕扶至門外，仍立，公仍回坐，語余時，悚懼甚，未幾，尹去，公以手招余，和顏問曰：今日所奏何事，余具以對，並問姓名，好言遣之，蓋恐微員之震怖，而安慰之也，自是呼余為李長漢，以余順而長也，後各部保送堪勝直隸州知州十名，公薦余第一名，引見未記名，公到部，謂同堂官曰：奇哉，李長漢不記名，然至今感恩知己，未嘗一日忘也，及後金川用兵，請知州記名者九人，如吳鑑南、趙璞、函輩，分發四川，俱死，木果木之難，乃知亦有幸有不幸也。

南巡四次聯句

乾隆十六年辛未，聖駕南巡，駐蹕涿州，上元行轅賜宴觀燈，即事聯句，御製：青郊行慶共民娛，上苑觀燈景略殊，玉鏡團圓臨廣幕，臣梁詩正，銀花璀璨散平蕪，遙山橫雪光添炯，上日占年瑞表符，大地陽和廻北極，臣汪由敦，中宵景慶映南瓠，琉璃河畔冰猶合，涿鹿城邊草未蘇，載道人歡瞻早罷，御製：初筵賓序列駢羅，御營酬節繁山設，春酒稱觴鳳翥扶，繼照曦光成不夜，臣陳鳳，先春林采競交柯，玻璃挂定歌還整，緋佩飄來綴復紆，響入長天廻雁陣，臣梁詩正，烟留遺種滴蓮蓬，千枝艷欲欺張令，幾曲詞應失石湖，寶界光明皆佛國，御製：蕊宮離壽自仙都，為添佳話傳燕趙，使閱亨衢達越吳，真是携來三學士，臣汪由敦，驚看捧出百瓊珠，七裏錦爛天孫織，萬道金流列缺驅，飛卷瀾騰墨海，臣陳鳳，點成銀汞出丹爐，盤旋羣鶴自來去，曼衍鯨魚乍有無，狀噴瓊璇題約突，御製：助歡熊虎召都盧，傑池火樹還翔燕，臣汪由敦，水荷欲隱鳧，尙憶貧家一盞對，臣梁詩正，合教天上六么輸，雲和風瑣吹陽律，法部鶯音叶野飲，冰宇出轟噴，臣汪由敦，城風靜立竿鳥，行聯萬歲宜春字，巧繪羣真獻壽圖，眩目紛披憑闥捉，御製：摩肩攢臂任招呼，旌門不禁來蒼叟，蠶事相迎祀紫姑，詎必廣陵誇獨盛，臣陳鳳，須知于鴛賞，臣汪由敦，空中論斗傾紅豆，瓶裏酥枝綻綠英，色色榮華芒連五緯，臣梁詩正，粧翻新樣雜三銖，金繩斜曳催弦矢，綵烈高懸轉轆轤，香案氤氳垂紫采，御製：絳衣舞蹈唱嘯嘯，風雲龍變真神也，頃刻花開有是乎，到處長安太平節，臣陳鳳，勝遊蓬島列仙儒，闔闔喜氣罩三輔，巷陌歡聲接九衢，道協虞虞時正泰，臣梁詩正，交占宴行義為需，要祈南畝豐登，不數東都賜大酺，屏衍瓊霜凝粒粒，御製：香浮瓊液得醍醐，華摺坐待衣冠會，嘉夜歌傳昭曠途，漫擬鴻文揚豫大，相期魚直進評議，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聖駕二次南巡，上元趙北口行宮觀燈，同恩驛儒臣聯句，御製：上元行慶奉慈帷，節物承歡是處宜，東海乍看擁寶鏡，臣汪由敦，西昆恰值啟瑤池，野舍瑞氣融晴雪，樹挹芳烟散晚炊，蹕路鶯鶯皆吐耀，臣汪由敦，和門草木總涵滋，祥凝夜色

浮三島香泛春風遠九達曲洛雁回開遠響御製新游魚陟動流漸萬民同樂聊云可大吏鋪觀太爾爲
 于焉寧忘歌即景臣奉相梁且喜譚成詩卿雲郁郁當樓議慧尾威嚴拂鏡鏡雙棲霞標湖畔掃臣
 劉三橋虹影坐間垂光收月窟應無敵捷奏天山信有斯燈煜金牀兩舍利御製水晶玉宇界琉璃候
 臨解凍陳冰應輪到元宵破漢遊一綫紫烟輝萬象臣介半空碧彩謀全規青貌白象環仙閣西漆南
 油燈御製妙畫續紛踏馬臣少迴波宛轉躍蛟螭風前蛾鬧爭呈幻淵底眠獨探奇詎羨廣陵推
 法善御製頓令酒室起馮夷燕南趙北春猶淺越角吳根景遞披列缺施鞭龍起勢臣錢維城俗偷叶管
 鳳來儀高築菌著旋搖日密炬離離曲遠散海藏迷開珠百琲臣錢汝漢湘龍粉綴錦千絲燭街鳴谷炎
 官緞陳列昆陽赤羽塵激電疑投玉女箭御製羅星似布井公恭岱山屋閣光無定瓊樹珠林影倒移糕
 釘王梁頌列席臣將果分丹荔佐行仙仙莊例放金吾禁良夕還紆劍漏期宴是傳柑猶隔昔臣汪山
 數花非剪綵實先時湧來多寶定光塔探獻長生感喜芝灑地螢流囊燭耀御製擊雲蚪走甲之而漁村
 盤舍皆呈照下里陽阿許共嬉茅屋寧無向隅者臣奉憲田衡尊不啻與樹之觀醜成快昌辰治給復頻
 邀沛澤施化泱華育扶壽者臣劉翰歡騰瀛海舞童兒早聽菱鏡畫佳語幸孽桃箋繼容詞三五韶華酬
 勝賞御製十千豐稔慰嘉師紙笈粉米翠微香江祝宜室共選辭真見文昌輝八座臣介同欽華蓋煥
 重離纖條解聽遊清沼樞馬無喧立綠旗鼓瑟吹笙鳴樂位臣步依蒲在藻荷恩私唐昌夢蕊寧方此
 宜德神仙詠較茲遍插柳條沿楚岸御製待催梅信過江洲律回黍谷方彌月雞踏金蓮條萬枝帝里輶
 軒應參援臣錢維城皇德燈火想此慶松盆戶戶燒蘭會竹植人人闔酒持閣上青黎明縹緲臣錢汝漢
 陌頭白粥麥田祠無邊好景迎年麗有脚陽春榜陸隨虞陸揮絃仰庸作御製周庭燃燈問何其家成翠
 火鴻禧祝簪集華茵燕喜追好樂無荒昭古訓惟殷保泰日孜孜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聖烈三次南巡上
 元于趙北口行宮同履躡儒臣詠冰嬉聯句御製上元燈火歲常新清館冰嬉借可人恒奉慈娛千萬載
 臣劉統勳試法從兩三臣雙盤紀勝繼聯鼎太液摘詞早鏤珉御製冰嬉賦會經翻刻木首頓廣陽
 借燕行臣劉隔宵冰鹿普新問紫泉迎旭維朝儀芳甸凝香潤宿酌沼鑿剪茨臨爽垲臣于敏中沙堤
 環桓倚崇闈鏤金待暖將拖柳泛玉流漸未點類廿五淀園迴雁泊御製十三橋次宛虹馴西春返照明
 銀燭東壁騰輝燦玉津較景前番正嘉夜臣錢汝漢探尋此地足熙春鄭瀛景物分明賞吳越諷謠次第
 詢近水香花瞻翠盤臣介展風獨復賈丹綸紫姑競賽田蠶盛泰益詞音粥頻宴啓傅柑隨豹尾臣
 雙慶歌同依藻魚鱗連道彩躡仙軀且翔鳳苞扶寶閣循蘭激汎舫先禱洛御製菲芳觀醜恰吹幽江
 南消息侵尋遞趙北烟花鄭重陳況有于思隨路路臣劉統勳便教倒刺籍文茵聽吹節鼓轟雷捷石上
 懸極聖電神猗挂月崖輕掉臂臣劉翰鶴翻雲塔穩盤身招搖稱手長竿拓臣于承跌寸板級圖罷老源
 蓋解跪臣于敏中拋殘巨卵彈能勻傳聲賜繼惟泥首對隊擎杯暖沁唇積素似鹽堆繼繼御製新除如
 幢捲背展冰含雪色也千樹雪映冰光魄一輪鋪得瑤瑤爲世界臣錢汝漢集來鷓鴣傲朋賓覓覓現皎潔
 開靈鏡盡削晶瑩方始珍百戲蹴花澄曼衍臣介九華結字激翁淪菱舟刺凍疑移嶼蓮座烘寒忽插

曼滿岸詩情行得得臣雙慶欄川畫本想飄飄從知黍谷回春是比似博桑不夜真題憶六街石最好御
 製每懷一盞對猶貧長筵列坐宜回長曲岸駢觀樂士民平步星橋連貝闕臣劉統勳縱眸雲隨覆瑞塵
 魚驚密鼓潛還涉鴻識隨陽漸復遊銜燭焚焚通漢裔臣劉翰然星煇煇燭洞燦燦蒙煥甲煎逾安息燈翠
 流蘇奪大秦繞游妖脂粉隘臣于敏中分棚蘭蕙點嶙峋霞標驚起陽凌冷月地在融河殺敵燕國新
 詞漸授簡御製魯山雅曲願書紳遠村漁火依微辨近清龍架左右巡頃刻金蓮開萬朵臣錢汝漢參差
 寶絡綴雙銀襄城赤幟舉中夕封氏花旛驗半句野老堵牆成色喜臣介內官立仗不心曠祥過下蘭
 餐餐御采勝捫釘賭宿辰編戶獻芹行慶洽臣雙慶守臣負弩祝釐中紅對分密歸蒸蔚碧刻同時出塊
 根清景當頭延燕賞御製陽和有脚戴鴻鈞底誇繼畫且經月要欲同歡並示仁惠遠行時難概置繫子
 本意在還淳乾隆三十年乙酉聖駕四次南巡燕九日趙北口行宮觀燈同履躡諸臣聯句御製焚燈燕
 九猶嘉夜恰值巡方駐濟宮擗管聯吟堪數典臣傅恆展齡有詔重宜風黃圖藹藹若春闈照補旬佳哉氣
 鬱蔥凌沼漾晴漸的臣阿里裏麥畦合翠茁尤尤三登留熟歡聲洽六出合精團澤蒙祀粥尚沿香泛
 白臣于敏中買燈還續蠟燒紅望延吳越瞻天日踵繼燕齊祝華嵩鳳展九苞扶翠輦御製雲垂五色護
 朱楠高年慮假登樓步燈飾宴賞例結綵樓奉皇太后樓上觀之茲恐于高年登陟爲勞命改設平屋平
 屋堪娛玩景曠養志承歡敢弗臣錢汝漢乘陽頌慶此云同燃來蓮蕊攢成錦種得芝田煖欲烘水鏡
 別懸屏漢上臣王際華玉蟻齊繞萬花叢酒駁室底千絲繭飛鳥行邊百尺虹著地還騰紫匿臣傅恆
 曳宵不下挂玲瓏附呈頃刻瓶罌裏節啓歲筵樂簫中線掣蜿蜒交列缺御製鞭驅霹靂導靈犀奇踪覽
 說邱仙伯誕日兼傳越國公走馬摩毬城外盛臣雙慶卷卷慧慧放錄羽流崇磬濤逸踏微時可嚙嶺仙源湖
 大通方朔偶然游度索臣全魁廣成竟爾在嚙嗣杖龍影已寒池澈笙鶴聲猶夜月歸丹竈霞樓瓊觀靜
 臣張若遊珠幘雲擁碧臺穹萃元芳秘香餘篆太極松幡蓋自籠慶序京華傳覽揆御製熙韶瀛海緬飛
 獅共看趙北冰嬉勝似遞江南春信融臣履躡況隨諸伯克臣呂繼款關久致古筇沖錢鎔普爾新遊範布
 賁兜維舊織綱不比名王空質子臣孫爾於今絕域盡抒忠賣刀已市頭頓拆矢仍賴八札弓豹尾幸
 陪知感切臣中甫龍文榮綴荷恩洪洪濟普被天山北和益繞迴渤海東濃祭笑花蕃且吉御製高嘉喜
 爆熾方隆行時信可同民樂祈歲端因履橋功掩映水村益佳致臣于敏中訴問澤國肇綏豐七真隨轉
 攜鐘呂雨旋星橋互鄒雄盤鯉獻常擊野臣錢汝漢徐驂舞更遊循童森歎凍藻噴鳥鳴采綺若霞起
 雁鴻響送踏歌諧鼓柷臣汪際華光回銜樹徹張豎漁賦浦遠輝晶晶麟麟林開奕奕熊幾點微茫精曲
 岸御製半箏約略照疎燈西汀火樹爭輝輝東壁銀輪慢轉空未可忘言答節節臣傅恆雅宜即景繪照
 工莊生見說魚知樂老子嘗論道用畫故事記會催擊鉢臣雙慶新詩繼復許連筒榮叨給札寄優渥速
 愧傳箋訝遽恩雪後培塿如巖雲臣全魁年前積素尙龍從大田行見耕人出萬寶從古慶實充寒勒風
 條芽拆柳御製閏添花信葉餘桐烟收此夕消金鏡路指明朝策玉驄排當前塗宜命罷南巡向以燈節
 前啓地方官例具大戲在展于上元後一日計至此已當燕九因預勳大吏前途不必復陳即斯已覺

徐吾衷自古賢歌顯拜君臣一德未有如斯之盛者也。茲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之謂歟。

不挾嫌 諸重光字桐嶼。餘姚人。庚辰榜眼。授編修。官至辰州府知府卒。重光父名先庚。為件撫大幕。先君官餘姚時。曾以其姻原任金匱令陳奇抗糧。鎖其家丁追之。其祖先庚在制府幕。奇倚勢。碎扇饋。竟上控告八蹟。審俱子虛。得釋。而子以後入翰林。例稱晚生。重光見之曰。尊大人官我餘姚。至今百姓思之。今無此官矣。不以前事挾嫌。真前輩風度也。出守辰州卒。

夢樓先生過海

王文治號夢樓。丹徒人。以貢生留京師。隨閣學全魁過海。至琉球國。封王。充記室。回。備有曾經滄海四字印章。袁子才云。乾隆戊寅。盧雅南轉運揚州。一時名士趨之如雲。其時劉映榆侍講。宰教書院。生徒則王夢樓。金棕亭。鮑雅堂。王少林。嚴東有諸人。俱極東南之選。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會試第四名。殿試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大考一等一名。侍講。癸未。會試同考官。余房師也。己卯。大同年。會與祝芷塘同序。譜誼。既而出其門。余修弟子禮甚恭。而先生仍以講序稱五弟。其謙尊如此。官至臨安府知府。降調。遂不出。先生工詩古文。以新造為主。嘗云。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也。衙門自以總督為大。典史為小。然寧為典史。而不為擔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尚屬朝廷命官。擔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學杜韓不成。於然自以為大家。不過總督衙門之擔水夫耳。又云。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通而窮經。註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于決拾。如果深造有得。必歷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者據乎。先生尤長于書。人得隻字。無不寶之。精于音律。座上常滿。歸後。邀遊公卿間。皆倒屣出迎。晚年飯佛。嘗築小菴于家。日齋居誦經于中。其侍者。了頭素所鍾也。亦性好。驢。同菴其事。如師徒然。晚年買小姬。教唱為女樂。以自娛。有輕雲。寶雲。最為出色。而先生善與人交。胸無城府。在館時。諸太史因取傅奇翡翠園有假頭。是好人語。稱為王假頭。先生每聞人稱。必怒曰。該打該打。

大學士不由協辦

韓城相國王偉人。父為浙藩庫大使。隨任讀書。浙固文獻邦。既饒墳典。又有師承。而公天姿穎敏。過目不忘。又工小楷。得逸少筆法。嘗為督撫寫摺奏。江南制軍尹和國。望山繼善。深器之。乾隆十五年庚午。舉本省鄉試六名。十六年辛巳。諸城相國劉文正為總裁。閱其文。大加賞贊。拔置進呈第十名。殿試。適尹公入朝。充讀卷官。遂薦第一。大魁天下。不由協辦。山尚書直登宰輔。皆異事也。本朝陝西中狀元者。惟公一人。而狀元至大學士者。亦惟公一人而已。

祭江濱

胡高望字照堂。仁和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榜眼。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乙巳。奉命至蜀。祭江濱。歸。余適歸。相與于左。綿。以與夫前導。殿余春。輪。余下與吐止之。忽見余。乃款然道故。並索董山集。讀至中夜方寢。其度量如此。

淡墨錄卷十五

狀元夫人

畢沅。字秋帆。鎮洋人。由內閣中書。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修撰。擢鞏秦塔道。歷布政。巡撫。調河南。陞兩湖總督。為秦藩時。余適以服滿。上京補官。過訪。時秋帆初喪夫人。出悼亡詩。屬和。其伉儷之篤。不減奉信也。夫人。人。簾室。周月。字。漪。香。長洲人。酷嗜文墨。禮賢下士。偶成云。家如夜月圓時少。人似秋雲散處多。夫人還。吳門。先生七夕寄詩云。泮水吳山同悵望。今朝兩地拜雙星。漪香有青門柳枝詞云。留得六宮眉黛好。高樓付與曉粧人。秋帆和云。莫向離亭爭折取。濃陰留得往來人。袁子才云。作詩者各有身分。夫人詩是閨閣語。秋帆詩是大臣語。秋帆尚書撫陝時。有上元燈詞十首。莊重高華。是文華殿上語。一時幕中學士文人。俱不能和。如云。碧樹紅闌萬點明。戟門運漏轉三更。交春便抱新年意。不聽歌聲聽雨聲。京師有李桂官。與畢秋帆尚書親好。畢未第時。李服事最殷。病則稱藥。量水。出則受轡。隨車。畢中庚辰進士。李為購素册。界烏絲。勤習殿試卷子。果大魁天下。溧陽相公康。熙。前庚辰進士也。重赴櫻桃之宴。聞桂郎在坐。笑曰。我惜老眼。要一見狀元夫人。其名重如此。戊子年。畢公官陝西。李將往訪。路過金陵。年三十。風韻猶存。余作長歌贈之。有云。若教內助論功。合使夫人讓語。封畢公。資助甚厚。晚販玉器至廣東。時趙雲松為廣州太守。作李郎行贈之。有昔為玉人。今玉客之句。人說傳之。

雲松詩有別才

趙翼字雲松陽湖人山內閣中書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官至運西道年十六時成人張某患神弱病有女鬼相纏形神鶴立奄奄欲斃其母徧禱諸神卒無效驗唯趙坐其榻鬼不敢至趙去鬼笑曰汝能使趙探花常坐此乎其母苦求趙公趙不得已往乘榻相伴至第三夜不勝其倦略閉目病者精已遺矣越數日卒後果中第一甲第三官至廣西江右道以分校作雜詠十餘章足以解頤封門云官封似懸符禁人望居然入海深聘牌云金鎔應識披沙苦禮重真同納采度供給單云日有雙雞公膳半夜無斗酒客談狐分經云多士未遑談虎觀考官恰似割鴻溝薦條云品題未便無雙士遇合先成得半功佛海漸登起渡後神山猶怕引回風落卷云落花退筆全無艷食葉春蠶尚有聲沉命法嚴難自訴返魂香到或重生撥房云未妨螺蠟蠟生子笑比琵琶別過船俱新穎出守廣州府陸右江道以母老歸著有甌北集人爭購之詩有別才其謂是歟

袁子才弟子

稽承謙字受之無錫人大學士璜之子乾隆二十六年二甲第二名進士庶吉士授編修官侍讀袁枚授業弟子也辛丑冬過隨園袁止而觴之席間論史事袁極言通鑑載楊妃洗兒事之誣稽云門生在史局派修唐鑑立論頗合先生之意將舊唐書所載武后淫穢事大半刪除同局以為不然亡何夜臥書舍有小黃門來稱則天皇后請稽先生因隨之行望前面宮殿外有四金柱插空高數十丈上書天樞二字一宮女雲鬟霞佩出引向殿西角云先生少坐待我奏聞語畢便去殿上門檻甚高跨殊費力補簾中坐冕旒者相離遠仰視不甚分明異香從殿上吹來做佛蓮花氣息旁有虎皮交椅坐白髮人手執牙笏口奏事琅琅數千語亦不可辨冕旒者似與駁詰良久已而大笑其齒皓然呈潔潔白如玉面為旋珠所遮終未見也少頃前宮女出謂曰今日已暮太后不及相見請先生且回所以奉屈者謝先生駁刪唐書之功先生常自知之語畢袖中出一玉秤曰此在長安以之稱量天下才者先生將往長安敢以奉贈門生心知是上宮婉兒逡巡揖謝而醒其年果有督學陝西之差見子不語

逢火日不出門

曹仁虎字來殷嘉定人由名試中書登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進士在京師晝寢夢偉丈夫來拜自稱黃崑圃先生拉至一處宮闈巍然中有尊神面正方着本朝衣冠請曹入見曰吾三人皆翰林衙門官只行後輩禮不行僚屬禮坐定曹曰卿十一歲時行一大好事上帝知之故特召卿到此受職卿可即來曹茫然不記幼所行何事再三辭力陳家寒子幼故不願來尊神甚不悅旁顧崑圃先生曰再向彼勸掖之語畢不顧而入先生竝曹笑曰我深知翰林衙門亦甚清苦卿何戀戀不肯來耶曹復哀求先生曰我且為卿說情似亦可免但卿此後出門逢火日不可出門慎無忘也曹問尊神何人曰張京江相公問何地曰天曹都察院曹驚醒後每出門必檢視時憲書遇火日雖慶吊事皆不出數年後不甚記憶乾隆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嚴東有長明舍人邀曹至程魚門竹芳家作詩會俗以此日祀竈遂以為題席間酒數

巡曹俊如睡去者目暇身仆卒客大驚疑詩中有侮竈神之語故神為祟乃率向竈禮拜祈請至三更時曹始蘇自言見黑袍人送我回來次日取時憲書視之二十三日火日也官侍讀學士余在通永道時曹自二關至署同程魚門祝芷塘顏崇澐吳鼎鑾王燕緒貽堂諸太史看偏橋荷花有倡和集

史可法自題對聯

謝啓昆南康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為揚州太守扶乩灰盤書正氣歌數句太守疑為文山先生整冠肅拜問神姓名曰亡國庸臣史可法時太守正修葺史公祠墓環植梅松因問為公修祠墓公知之乎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亦非俗吏所能為問自己官階批曰不忠無位忠所以立謝無子問將來有子否批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太守勉旃問先生近已成神乎曰成神問何神曰天曹稽察大使書畢索長紙一副問何用曰吾欲自題對聯與之紙題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筆力蒼勁謝公為雙勾之懸于廟中

靴裏會元

孫效會字恂士一字心時仁和人庚午鄉試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會試第一是科正總裁為秦范田味經先生副總裁為禮部侍郎德保定剛先生戶部侍郎王際華自齋先生先定剛宗伯閱余卷即以爲元大司寇曰此卷大起大落才氣縱橫魁才非元才也應置第二吾爲江南人例應取浙江卷充之此卷既係四川人居第二吾江南大省當讓邊省人出一頭矣宗伯力爭而大寇堅執不回然至將揭榜時總裁及各房考究不知元卷爲誰也至填榜時司寇笑于靴裏摸一卷曰此卷如題兩扇此會元格也遂以余置第二而以效會拔第一人稱靴裏會元榜發乃知大寇即先大夫壬戌會試本房師也父子同出門下時先大夫適知涿州攜余展謁道聞中事深以爲悔云

助資退婚

秦大成字澄叔號警園嘉定人乾隆己卯鄉試二十八年癸未會試第三名殿試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初大成爲孝廉時續絃婚夕新婦悲啼不止問之曰妾幼許鄰村李氏子父母嫌其貧適休改嫁竊念身更二姓有乖婦道是以痛耳秦聞之悚然曰何不早言幾成吾過乃趨避外舍命僕召李李至語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于弊廬合卷所有奩資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是科竟大魁天下秋燈遺話警園與其中表某赴會試夜夢至文昌宮中適關帝至問今歲狀元何人文昌以某對忽見一婦人跪帝前云某爲我夫弟夫死後某凌虐備至憂鬱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奚可大魁特上帝選才甚難殿試已近誰可易者閱後科何人易之中奏未遲有一吏捧册跪進文昌曰今歲且以秦大成爲狀元惜功名預得未免減算耳是科秦果第一某竟落第未幾死警園主講平江書院每舉以爲諸生戒廣新聞讀卷官初擬會元孫效會第一上閱策冒下有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謂願不忘規遂拔大成第一而以孫置二甲第二大成事繼母至孝授職後即乞假養母辛丑起復原官年幾六十耳譬乞假歸榜眼沈初字景初號雲椒平湖人乾隆丙子南巡召試中書授編修官至禮部侍郎探花章謙

恒字慎旂。號約軒。蕪湖人。乾隆辛未南巡。召試中書。授編修。陞庶子。提督山東學政。歷官至貴州布政使。護理巡撫。能歸著有傳經樓集。

琵琶墳

董潮。字東亭。海鹽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潮青年科第。以書畫文辭冠絕時輩。性磊落。而有國風之好。常與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詩。獨至城墻下。忽聞琵琶聲。蹤跡之。聲出數椽版屋。乃十七八美女。着淡紅衣。據窗理絃索。見董。略無羞避。揮絃如故。董徘徊不能去。同人怪董久不至。相率尋之。見董方倚破扉。嗚呼之不應。羣呼之。董驚。而女子形聲俱寂。始道其故。衆入室搜索。破瓦頽垣。絕無人跡。有蓬顆一區。俗所稱琵琶墳也。乃掖董歸。未幾。以疾歸。修常州志。卒于家。

搖鈴

蔣熊昌。編修麟昌之弟。府尹炳子。陽湖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進士。官至穎州府知府。在直隸安州。遇一老翁。兩手時顫。動作搖鈴狀。扣其故。曰。余家某村。村居僅數十戶。山中出一僮。能飛行空中。食人小兒。每日未落。羣相戒閉戶。匿兒。猶往往被攫。村人探其穴。深不可測。無敢犯者。聞城中某道士有法術。因糾積金帛。往求捉怪。道士許諾。擇日至村中。設立法壇。謂衆人曰。我法能布天羅地網。使不得飛去。亦須爾輩持兵械相助。猶需一膽大人入其穴。衆人莫敢對。余應聲而出。問何差遣。法師曰。凡僮尸最可怕。鈴聲。爾到夜間。伺其飛出。即入穴中。持兩大鈴。搖之。手不可住。若稍歇。則尸入穴。爾受傷矣。爾將下。法師登壇作法。余握雙鈴。候尸飛出。儘力亂搖。手如雨點。不敢小住。尸到穴門。果猙獰視。聞聲。環繞。逡巡。不敢入。前面被人圍住。又無逃處。乃奮手張臂。與村人格鬪。至天將明。仆地而倒。衆舉火焚之。余時在穴中。未知也。猶搖鈴不敢停。如故。至日中。衆大呼。余始出。而兩手動搖不止。遂至今成疾云。

翰林改御史

祝德麟。字芷塘。海寧人。十四歲。中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舉人。有神童之名。風姿韶秀。若處子。二十八年癸未。與余同登進士。入翰林。出趙雲松之門。時年方十七。姿態橫生。雲松以詩贈芷塘。有絕艷不須施粉白。高才直覺出藍青。時翰林中呼爲祝小姐。會殿試。同寓時人。又有跌宕風流祝小姐。飛揚拔扈李將軍之謔。後改御史。以參奏某司成收門包庇。秩改部曹。不赴。歸十年不通音問矣。五十九年正月十日。其門生新都李青陽。爲御史。丁父歸。忽得芷塘書云。德麟頓首。別來忽忽七八載矣。彼此陰伏鄉閭。無從一通尺素。近得墨莊書。知眠食無恙。甚慰。麟官情本淡。適以彈事。縶級。遂浩然而歸。主講雲間。全家浮寄江湖。乞食風雪。著書正不必與九陌黃塵較量得失。而運行侘傺。去秋疽發于尻。唯之間。至今尙未脫體。病中無可消遣。刪改舊詩。每遇與足下唱酬之作。覺當年拔扈飛揚之氣。綢繆繆繆之情。如在目前。若夫醒園下榻。二閣放舟。尤所溯洄。流連爲之神往。至於各懷壯志。至今日而同老空山。則又不禁感慨係之矣。前後奉懷詩甚多。錄之不勝其錄。故勿寄也。墨莊兄弟。都無起色。奈何。尙管回川之便。草此奉候。天涯海角。此生殆無相見之期。惟努力自愛。不宣。余有詩云。一函書自浙東來。急起臨風手自開。聞道全家寄江海。

幾時三徑返蒼萊。講壇此日推模範。彈事當年避柏臺。倘念天涯遺老在。寄魚尙欲數鱸頭。祝有寄袁子才云。蓋世才名大。游仙福地深。江河不廢業。松柏後雕心。酌兕祈雖老。將難得好音。平生行樂處。古少莫論今。

癸未朝考夾帶

新科進士。于引見前。先行考試。知其學問。再行引見。謂之朝考。此雍正元年定例也。其試題。欽定詩文四六各體。出題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體俱作。悉聽其便。俱赴保和殿。先日。翰林院奏定日期。知部行光祿寺。備供給考案。工部備黃案及案衣。鴻臚寺陳設。鑾儀衛派校尉。領侍衛內大臣。護軍統領。派侍衛護軍。行內務府。將太和殿所貯黃案。送保和殿。以備安設。題紙。事竣送回。又將保和殿。舊舊捲起。並開兩扇。排設各貢士考案。與至鉅也。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余殿試二甲第十一名。二甲第十二名。爲錢塘吳壽。字卓雲。會試第五名。浙東名士也。與余並案而坐。時監試爲內大臣。額爾福公。隆安。已近前查場矣。而吳素短視。未之見。余小語令起。亦未聞。向例朝考不搜檢。故或片紙書語。于所帶稿紙之末。以備忘。亦可。福公見其高坐不起。即步至吳案前。翻其卷。內有細字數行。問之。始踉蹌而起。公曰。此非夾帶乎。吳面赤猶強對。遂喝校尉。率下。隨具摺。以吳預擬詔條。潛行夾帶。應照鄉會試夾帶例。革交與巡城御史。枷號一月。奏聞報可。是日。詩題爲禹惜寸陰。余本擬作四首。而見吳被罪。又在案右。其勢洶湧。心頭沖。遂止作二首。而同年南匯吳省欽。以作四首。取第一名。余以少作。取第五名。自本朝有朝考以來。犯夾帶者。惟吳壽一人而已。三十六年。以御史張壽條奏。詩只作一首矣。

特授庶常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乾隆壬午舉人。欽賜庶吉士。奉勅編校四庫全書。震學問淵博。工于考訂。五經尤精。三禮善。天人之學。作增補玉衡解。最爲詳悉。

停止皇后登科錄

乾隆二十八年。奉旨。今日閱禮部所進會試錄。登錄內。俱有恭進皇太后及皇后各一本等語。此係沿襲具文。非事關典禮者可比。如慶賀表箋。及進時憲書等類。自應遵行舊例。至若會試登錄。部原本即稱交內閣照例收貯。此不過循例進呈。在朕尙不必親加批閱。况我朝宮闈肅穆。不惟一切政務。從不與聞。即尋常細事。亦無絲毫干預。似此相沿舊套。徒費抄寫。自應停止。

解元製舊文

巡撫明山。奏據廣昌縣知縣李振文稟稱。乾隆三十年乙酉。本省鄉試中第一名吳光槐。頭場首藝。係勦襲江南夏乘衡觀風考作等語。隨令明山將吳光槐親提嚴訊。實係記憶抄襲。無夾帶情弊。請將吳光槐革去舉人。主考官議處。上以聞中較閱卷止。憑文去取。雖有抄襲。豈能遍查來歷。所有取中吳光槐之主考官。俱概寬免。不究。大哉王言也。夏乘衡。字谷香。華亭人。工詩文。著有清綺軒詞選。

知縣中狀元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狀元張書勳吳縣人以舉人知縣行補用矣下場竟得大魁榜眼姚頤泰和入由編修督學湖南探花劉耀雲武進人文定公之子山編修歷官侍郎會元胡珊歙縣人以古文散行得會元亦前所無也

己丑朝考關節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殿試後欽派閱卷大臣以擬取名卷進呈上親拆彌封閱擬第一之嚴本卷論旨云人心本渾然而要必嚴辨于動靜之殊兩句內姓名顯然併見上說異之又閱第二之王世維卷則云維皇降衷而擬第三之飽之鍾則用包含上下句包為飽之半擬第五卷之程沅則云成之者性也成與程同音上指示閱卷大臣曰此非關節而何實堪詫異雖各卷文義原可取而字跡可疑且不止一卷豈得謂偶然適合似此隱藏字樣謂非關節不解何等字樣為關節時閱卷大臣俱俯伏不出一言劉文定公翰亦在閱卷中對曰朝考只論去取不關前後上曰不然此小省人少者則然若江浙中式進士較多設朝考入選而名次在後恐已難望館選是前列實為勢所必爭即不能保無播弄筆墨希圖巧作彘絲之計文定公叩頭請罪上徐曰朕從不肯逆詐信不信亦斷不能漠然無先覺為此等伎倆所蒙諸臣皆朕所信任派出不值因此遽與大獄姑從寬免究但如此擬取不足以服人心令軍機大臣同原看官將各卷通行覆閱據奏請將原擬前四卷抑置取卷之末並將各卷酌改前後次序進呈至原擬第三十一名之卷詔既不切詩復不工斥去不取原派閱卷大臣交部議處于是諸大臣謝恩而退俱服上神明王世維者先君石亭子浙閩分房所取士也

哈密瓜聯句

恩賜四庫全書館臣哈密瓜聯句恭紀五言排律一百五十四韻謹序乾隆四十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頒賜四庫全書館諸臣異數也竊惟譯通榆塞舊承扞采之遺諸案諸書所稱哈密源流多未明晰今欽定西域圖志訂正為扞采之轉音至精至確是結千古之疑地號瓜州遠自駒支之祖與圖所記古傳嘉種於燧煌土貢惟虔今獻珍函於哈密鶴青滿篋借三果以齊來蛾綠登筵貯雙盤而交映靈案回城三果及雙玉盤並有御製詩篇天下傳誦惟茲上品是為玉食之材何意殊榮徧及木天之侶密脾初割金甌與黃卷相輝汗簡勞陳縹緲共翠斑一色分來辨瓣爭揮削字之刀付去人人遞引摘毫之手低一杯之甘露舊渴全消挹七里之芳芸濃香又別珍逾素葉喜溢青藜伏念臣等叨列冰銜謬編瑤笈三萬七千餘卷尚未譜隋志之名一百五十四人乃盡拜堯階之賜平居伏讀仰窺消夏之詩恭讀御製消夏十詠內瓜詩有何人方病渴一聯試分嘗之句此日分嘗真作逢春之草恩逾管格本非歌頌所名感倍愜情惟以文章為報三星映座立成難比於曹劉五字聯吟間作竊規夫韓孟其相勸勉早完曾鞏之編萃自愧空疎知謝董道之博洽輕塵天際實切冰兢其詞曰龍錫來中秘少詹事臣陸費與恩頒出左樞雕盤分土味侍讀學士臣陸錫熊珍竊逮羣儒美勝東陵種侍讀學士臣紀昀名徵西域圖餐香露蒸圓侍讀學士臣彭紹親聯韻檢書廚惠頒分諸部洗馬臣步吉瓜州借一區在明為哈密檢討臣

王仲德於漢本伊吾前代兵常備編修臣宋銑茲邦勢最孤寧知大都護編修臣蕭察雖惟隸右單于蝟角爭樓閣編修臣劉種之魚門閩魯邦流離棲雪嶺庶吉士臣德昌倉卒棄金符明成化間哈密王金甲曾為吐魯番所奪收圍頻遭掠編修臣黃燾元樵蘇屢見俘防攻開整楫編修臣曹城合戰怯援袍聖代三階正禮科給事中臣章寶傳遺荒一氣宇爭來附隴脫內閣侍讀臣孫永清久免役貨姑西域諸部惟哈密以康熙二十五年內附歸誠最早太歲當淵獄乾隆乙亥平定伊犁兵部員外郎臣史步琦王師討骨都六丁下雷電庶子臣鄭奕孝七萃練龍龜突騎飛傳檄侍講臣張瀛名王奮執戈繫纓擒頡利贊普臣黃其棟擊鼓截溫馮妖鳥頻驚射修撰臣陳初哲長鯨畢就屠高牙臨碎葉編修臣王嘉曾右臂斷匈奴柳谷風塵靖編修臣吳壽昌花門氣象蘇戈鏡從此息編修臣劉澗耕鑿倍無虞沃野平開畛編修臣秦英崇垣對建鄂哈密王城與晉理糧餉大臣駐防之城相距三四里三城連古戍修撰臣黃軒兩道控衝衢往山南者由哈密抵關往山北者由哈密過烏爾圖打坂抵巴里坤新疆兩道由此而分屬國茲為近編修臣陳昌齊恩波最早濡積年成富庶編修臣因思誠比戶樂妻琴戊校開屯戍編修臣吳典丁男菽黍稌婆娑新入裝安樂本名以充薪編修臣李漢友及草供芻蕘及草生塞外以漢書考之即忠難草之訛也絲纒紛紜查哈密所製羊裘綠以線線溫暖堅緻為新疆所重編修臣周興倚高輪駐秣駒塞外車皆高輪以利涉凡出嘉峪關者至哈密必停一日以息馬力務得行姬嬰回女能歌吹者謂之駝駝編修臣翁方綱阿渾坐睡昨傳回教經典者謂之阿渾城市商民較編修臣朱筠田廬主客俱巖關雖警夜每夜開城之時官城不許宿一團民回城亦不許宿一漢人以防閑奸究編修臣平恕陳士任收租其田聽流寓之家給租耕種雪液清渠引哈密少雨惟資渠水以溉田其渠皆天山積雪融而下注者也編修臣李堯棟沙田賴填糊莫嫌滋麥少哈密之麥不及中土往來所食之麥多取之商販編修臣沈孫璉舊說馮瓜殊指子陳貽種瓜種以友培之藏於室中越歲種之則味厚新子布種則味薄不堪食矣編修臣朱勳控隴曲附塗涉澗增整潔編修臣潘曾起措拭去銀污却燥常穿漬編修臣那桐頻頻勸說攪攪攪分窠間疎密編修臣李緯度力辦宸敬相感薰宜策編修臣黃壽齡交融清川掄播琴音溢塊編修臣莊通敏吹瑠氣回翠旁雅磨被把編修臣蘇齊霖徐澆轉機轆場開依鹿隨檢討臣張家駒樊繞榜雞簞碗莢資同化檢討臣王汝嘉蠅與醜必誅灑灰兼辟蠹編修臣周永年布練為防賊芳意盈阜隰編修臣余集生機暢甲巖滋秧牽翠帶編修臣孫長東分置界黃墟不遣香侵辟編修臣章承煊徐看蔓引蛛葉抽俄馬耳編修臣程晉芳殿長漸驪珠糾結紋青綠庶吉士臣汪如藻團圍質盡盡鳳梭仙縷繫庶吉士臣梁上國羯鼓御捲劄喻以馬非馬庶吉士臣楊昌霖辨諸觚不觚中土甜瓜多有棧哈密所產則無和鈎連子母贊普臣劉繼雲別種認魚鳥巨訝安期棗檢討臣李學錦枵作惠子列雙冠看合縫形稍尖而長者俗名回回中斷之其狀酷似編修臣馬啓泰一日笑深臚形前同者俗名回回眼斑駁狸頭點編修臣項家遠彭亨豕腹腹曲肱宜作杖王象管琴芳譜謂甘肅瓜大如伏檢討臣王鍾健曳尾證藏狐顏師古注漢書以為瓜州大瓜狐入其中食之首尾不出今證以哈密所產實

奴來文端公笑曰阿三該打程魚門北上旅店主人招妓佈酒魚門與同飲而却其眼作詩曰花明野店春無主月黑秋林幸有燈潘筠軒笑曰次句有小說乘燭達旦之意

灰心得狀元

黃軒字□□仁和人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狀元作秀才時屢試高等乙酉年上江學使梁瑤峯愛其才以拔貢許之臨試之日頭暈目眩握筆一字不能下梁不得已以休寧縣生吳鶴齡代之及榜出後病乃霍然從此灰心于功名自望得一縣佐州判官心足矣後三年竟連捷以至廷試第一而吳鶴齡遠借漢水以傷寒病終于貢生吳門沈桐成曰中翰童君引年遊吳山遇雨投宿村農家老者出一扇索書心輕之率意塗抹筆床茶竈竈字誤書龜字孔雀兩字顛倒錯寫度鄉愚不諳文義未即改正詭託同年黃殿撰軒名歸之老者執扇視笑曰老者向以酒釐二字未有確對今扇頭茶龜二字豈非天造地設又審視久之曰村愚幼欠讀書未知雀孔是何物想即庚倉勞伯之類耶繼又肅然致敬曰中翰才名足冠宇內何必嫁名殿撰必欲書渠姓氏稱呼尚煩斟酌黃軒者實愚老之門下士也童聞言顏汗如雨叩其名氏里居始知老者為浙中名進士僑寓于吳十年矣

狀元是何物

陳初哲字永齋吳縣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進士殿試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給假南歸行至甜水舖旁有小村槐樹濃陰野棠夾道頗而樂之信步獨行忘路遠近村盡處見竹扉半開一女倚扉斜立捉柳花揉弄啞啞笑陳見之魂飛色奪因兜搭與語女不怒亦不答但呼阿母來亡何一駝背媼出問何為女曰不知何處來一莽漢在此煩絮陳窘甚以乞漿告媼曰小慧取一盞涼水來女去陳曰令愛年幾何媼曰但記其生年屬虎不知幾何歲也問婿家為誰曰未許陳曰女生有家久在膝下非長久計也適女取水至聞其言謂媼曰此人不懷好意勿多言媼曰聽與否在我何妨陳乃自夸我狀元也意在欲動媼曰狀元是何物陳曰進士第一名登金榜掌詞垣是為狀元媼曰幾年一出陳曰三年一出女從旁笑曰我意狀元千古一人原來只三年一箇母吐之女一笑竟去陳惘然久之既而謂媼曰如不嫌敬留薄聘遂解囊中雙南金子之媼手摩再四曰嗅之不香握之輒冰是為何物陳曰此名黃金汝輩得之寒可作衣饑可作食媼曰吾家有桑百餘株有田數十畝頗不憂凍餒還與狀元言畢遂置之地闔扉而進陳疑立半响嗟嘆而回謂媼陳久之復上京補官授荆宜施道五十一年荊州大水冲城遂罷職勒令修城

開四庫全書

今上稽古右文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命開四庫館校定永樂大典訪購天下奇書著各省督撫採訪彙集上于朝仍命翰林注明月日俟呈覽辦竣後乃給還本家領回書進時派總裁總纂總校官等辦理書成欽定為四庫全書此三代漢唐以來未有之盛舉也于時各省紳士及在朝者紛紛奏進惟江浙為多而江浙各書家所奏尤多者惟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馬裕四家為數至五六七百種上嘉之各賞內

淡墨錄卷十六

革去進士留舉人

梁泉者廣東解元中乾隆三十四年會試第二十名是科題為子在陳曰歸與歸與一節其小講起云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蓋用禮記坊表語而中又有肅慎之矢防風之骨皆有出處而與題實風馬牛是時磨勘正嚴而兵部尚書陸宗楷同御史王顯曾磨出疵謬之處至四十餘條遂革去進士留舉人本房張曾做議處正副主考劉文定公綸少宰德定剛先生皆察議顯曾亦旋以他事罷去

程摺

程竹芳號魚門由中書中辛卯進士出朱竹君先生門下年已六十選庶吉士改吏部驗封司主事袁子才云魚門學無所不窺而一生尤工于詩余寄懷云平生絕學都參編第一詩功海樣深寄未一月而魚門自京師信來亦云所學惟詩自信不謀而合可謂知己自知矣屢托余買屋金陵為結鄰計不料在廣州孫補山中承署告以魚門歿于陝西畢撫軍署中彼此泣下銜杯無惜因思畢公一代宗工必能刻其遺稿然魚門所輯蕪園集僅十分之三耳乞假云官書百卷從從去病牒三行有印鈐嗚呼此乾隆三十五年假歸見示近作也不意竟成永訣或傳程魚門京中移居詩云豪家歡馬評珍玩冷客攤錢問故書余笑曰此必琉璃廠也詢之果然程魚門多鬚納妾尹公子璞齋戲賀云鸞鴨一聲紅袖近長鬚三尺老

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其進呈一百種以上者如江蘇周厚培將曾望浙江吳玉璣孫仰曾汪汝琛以及朝紳之黃叔賢勵守謙紀昀並賞給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各一部紀昀字曉嵐河間獻縣人丁卯解元甲戌進士山編修陞侍讀現派總纂官學問淵博考證精詳朝廷大著作皆出其手尤工四六凡賀表皆所濡定同官如陸耳山錫熊彭芸桐元瑞皆不及也

主考命題割裂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四川正主考為編修漢青張謙副主考為戶部郎中晴川成慶生武進相國程文恭公景伊參奏試題漸趨技巧割裂其最甚者如今年四川首題又日新康語曰六字牽上連下全無義理既不足以見人之學問書卷而稍知機法者便可僥倖獲售請勅部議嚴行禁止得旨將正副主考官交部議處奪休漢青安徽人余泰未同年進士也以其面鳥而耳喬人呼為張驢兒

撥房

乾隆四十年乙未科會試武進相國為磨勘大臣奏十九名錢兆鵬詩內才豈讓向雄豈字仄聲誤用八十四名許士煌首題既入成湯語氣即不應用周公孔子爻象武王泰誓篇中語四十一名許日章學問者詞章之末語屈倒置上以許士煌援引錯誤考官等不應取中交部嚴議許士煌罰停殿試三科錢兆鵬停殿試一科時御史孟邵奏許士煌原係詩三房李殿圖呈薦經主考取中撥入詩四房白麟名下今白麟既照例議處而原薦房考轉得置身局外似覺偏枯上疑之召見軍機大臣詢以此事大學士于敏中奏曰向例撥房之卷原儘受撥之房考閱若其文果當意方取交內監試改用薦條如閱有疵類不願受撥主考官亦不能相強上曰改撥之卷既由受撥房考閱定方換薦條即與本房呈薦無異且聽其自擇並非主考所能抑勒至受撥以後即認該房考為房師與原薦之房無涉則功過皆當任之遇有處分乃所應得更不得謂之偏枯是此舉惟在房考慎之于始勿以貪得門生率意濫受自致輕重處分暨之各部院辦事司員如實有見不妥畫稿或與他人兩議原所常有若其言果是堂官亦當從之房考之于改撥試卷事正相類即有處分亦由人之自取科場中委曲朕實不知而辦理庶務一衷于理之至是孟邵所奏不必行也遂得免議邵字鸞洲四川中江人與余己卯同年時相傳與李殿圖有隙故奏入之賴聖明洞鑒得不置議李殿圖字石渠直隸高陽人授編修

今夫且夫皆思之

乾隆四十二年奉上諭昨檢閱內廷舊存摺奏內有康熙五十六年詹事王奕清密奏請于考官入閣後即諭謄錄官凡七藝中破承開講等虛字概不謄寫以防關節等語上諭王奕清所奏自屬防弊之一法但將破承起講等虛字概不謄寫於文理既不明順且篇幅不完體制尤多未協朕思與其暗防弊竇不若明示章程况近今鄉會頭場改為書藝三篇尤易防範嗣後令順天及各省主考官於刊發題目時即酌定三篇內承題起講應用虛字明白開列另行刊印一紙分給舉子如此科首篇承題用夫字次篇用蓋字三篇用甚矣起講首篇用今夫次篇用且夫三篇用皆思之類下科即將此等承講虛字錯綜更換

總聽主考臨期酌定俾眾共聞知通場一體遵用違者貼出如此於不齊之中寓以齊則雖欲暗藏關節應無所施其伎倆而定以主考官酌定不出房官之手則士子無從摹擬不致別生弊竇於防範更為周密至會試亦著照此例行並刊入科場條例

候補員外放學政

學政缺出禮部開列現任人員其題從未有候補點放者丁酉八月適各省學政補放時余以議稿事被黜五月引見甫經特恩仍以原官補用尚未得缺奉旨廣東學政著李調元去真異數也次日謝恩蒙召見言及今事乃知翻以議稿受上知而從前參余大臣召見問李能衡文乎皆言余山翰林出身能衡文上正色謂諸大臣曰諸大臣中有敢為張居正嚴嵩者乎俱仰首奏言不敢是時袁清恪公亦在軍機謂余曰上今日諭旨皆謂汝事也

子曰母文

今上精于鑒別制義為千古帝王所未有乾隆四十四年順天鄉試首題為子曰母放榜後金壇相國于敏中孫德裕中式舉人時上在熱河德裕以大臣例得赴行在謝恩上命將閣中詩文默出呈覽德裕曰雖大致尚屬清順但其首篇內朝廷自有養賢之典何臣子偏為過激之詞小臣意在去取而大君取富無權又今日之粟出之于國非出之于家國家無以報功而臣下實為多事等句俱與傳註不合朱註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是思乃孔子家臣九百之粟即夫子所與非受祿于魯國更非願祿于周室也朝廷之語魯國尚不足以當之而況夫子之家乎又云夫子行芳志潔語非六經所有而以擬夫子更覺不倫此實認題不真乃遺詞不當之故但恐通場類此者不免而今年鄉試揭曉適當木蘭秋細迴蹕熱河之時閣中十魁卷例不先行進呈朕無由得見因命軍機大臣取閣中所刻元魁卷前十名勘閱粘簽進呈大學士于敏中等隨取前十名簽呈上曰首名破題即有尊國制所以重君恩之語其他如以功詔祿祿以取富朝廷詔釋之典國家之體制垂焉上尊政體下廣國恩計功詔祿國典攸關御廩之類天之文俱理精義足而于德裕獨以庸詞伴獲何難獨治其罪若其他字句或有可疑並無難嚴究其有無情弊茲聞中所取之文大率如此自不能專治于德裕一人若因其德裕而兼及眾人朕又不肯為己甚之舉嗣後作文者各宜體認儒先傳說開發題義試官閱卷亦當嚴為甄別若再不能仰體朕意必令將此等庸陋詞句悉行磨抄毋謂朕不戒視成也時諸臣無不服容鑒之公平

每經各出一題

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上召見彭元瑞據奏近日科場有傳卷聯號及彼此換卷謄錄對讀私改文字等弊上命大學士九卿將彭元瑞所奏各弊及此尚有何項弊竇應如何杜漸防微設法釐剔之處悉心妥議具奏部議得議就近日科場情形參訪與論於現行事例申明防範及舊例所無酌加嚴密遂一臚列條款恭呈聖鑒一鄉會試二場向用經文四篇論一篇但各省定例俱係分經中式或一經佳卷

較多。或一經佳卷獨少。考官按例取中。未免為經額所限。致有偏枯。且各經分載卷面。其中或有暗藏關節之卷。亦易於檢閱。伏思十子束髮授書。原應五經全讀。現在鄉會兩試。祇就各生所習之本。經取中。應試各生。祇須將本經揣摩誦習。即可倖中。而於本經之外。或竟致束書不觀。殊非崇尚經術之道。自應於鄉會試二場。酌改每經各出一題。每人作經文五篇。俾應試舉子。咸讀五經。以敦實學。即不安義命之徒。盡緣關節。勢不能盡人請托。而通場卷面。並不分經。各房考亦斷不能遍閱全場。將關節之卷。檢出呈薦。在主考憑文錄取。毋庸復查照額。拘泥遷就。於防閑關節。頗錄佳卷。均有裨益。惟十子專習一經。奉行已久。明歲即屆鄉場。為期甚近。若即改用五經考試。在大省不乏兼通五經之人。或可取中足額。第恐邊省小省。全讀五經者較少。猝難通習。或致二場不諳題解。背謬經旨。難於取中。查宋臣朱熹。有將各經分年試士之義。應先請仿照其法。自明歲歲中鄉試為始。用易經出題。次年己酉會試。用書經出題。以後按照鄉會科分將詩經。春秋。禮記。依次出題考試。並令各省學政。於其科應用某經之年。考試生員。即用某經出題。鄉會五科之內。以次考畢五經。即邊省小省。經輪年考試之後。亦俱能誦習五經。曉悉義旨。再於鄉會試二場。裁去論一篇。五經各出一題。此後即作為定例。其生員歲試。俟五科後。令各學政不拘何經。酌出一題。隨後輪流間出。至童生考試。自明歲為始。仍復舊用四書文二篇。裁去經文。以歸畫一。謹奏。奉旨依議。遂著為令。

搜落卷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會試正考官為大學士韓城王相國杰。副考官為內閣學士鐵保治亭。向例同考官分十八房。如本房無佳卷。准考官搜中落卷。中後始交本房。補用薦條。是以房官遇有疵類之卷。僅自登記。不批卷面。以備考官搜取之地。其中五名前者。謂之五魁。本科第二某。第三某。即考官所搜中也。揭曉後。上召見鐵保。詢及以為非論。曰鄉會試額設正副考官。及同考官。原恐衡鑒未公。互相防範。即有疵類。房官亦應簽出質商。果取不掩瑜。方可錄取。猶之督撫。必待兩司卓薦。若業經定取。始交兩司補詳。保無通同狗彘之弊。若然。則督撫已足。何用兩司。猶之考官已足。何須十八房。嗣後考官閱卷。即將詩文優劣。薦與不薦之故。註明卷面。正副考官亦將中與不中之故。批於卷面。俱交磨勘官閱具奏。候旨定奪。此次正副考官所搜中第二三名。不得濫側前列。著改列五十名後。並將諭旨頒刻各省闈場。仰見聖明無微不至。

己酉科房考被參

房官編修祝瑩。浙江人所分卷東內。有浙江四卷。應迴避。與他省卷換閱。已換江南二卷。尚應換江西二卷。以足四卷之數。瑩堅執不換。曉曉不已。考官韓城相國。以形跡可疑。且其房考薦卷多不佳。不薦者多。可搜取。反縱肆乖張。出言挾制。心不可問。請參。交部嚴議。部議削職。瑩大與人。壬午順天解元。先大夫掌北路同知時。延請課子。以子曰文莫命題。反言川人不懂讀四書。為先大夫所逐。即其人也。按籍凡文莫。吾猶人也。竹書樂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見聞。祝論本于此。但不可以

命題

石韞玉

石韞玉。字執如。長洲人。乾隆庚戌殿試。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初韞玉負文章盛名。而尤扶翼道學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遇得罪名教之書。即燒而投于庫中。一日閱四朝聞見錄。見有劾朱文公一疏。其言逆母欺君。竊權樹黨。並及閩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為者。乃敢形諸奏牒。妄意誣蔑。且編于書。又料後人不信。載文公謝罪一表以實之。乃拍案大怒。急謀諸婦。脫臂上金條脫質錢五十千。編搜坊肆。得三百七十餘部。將投之火。大同沈起鳳止之曰。此事天下萬世自有公論。毋執途人而指雪為黑。指漆為白。雖愚者亦知其謬。何待曉曉置辯乎。石曰。此言誠然。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卒燒之。是科南闈。石竟發解。未幾大魁。人以爲扶持名教之報云。

考翰林眼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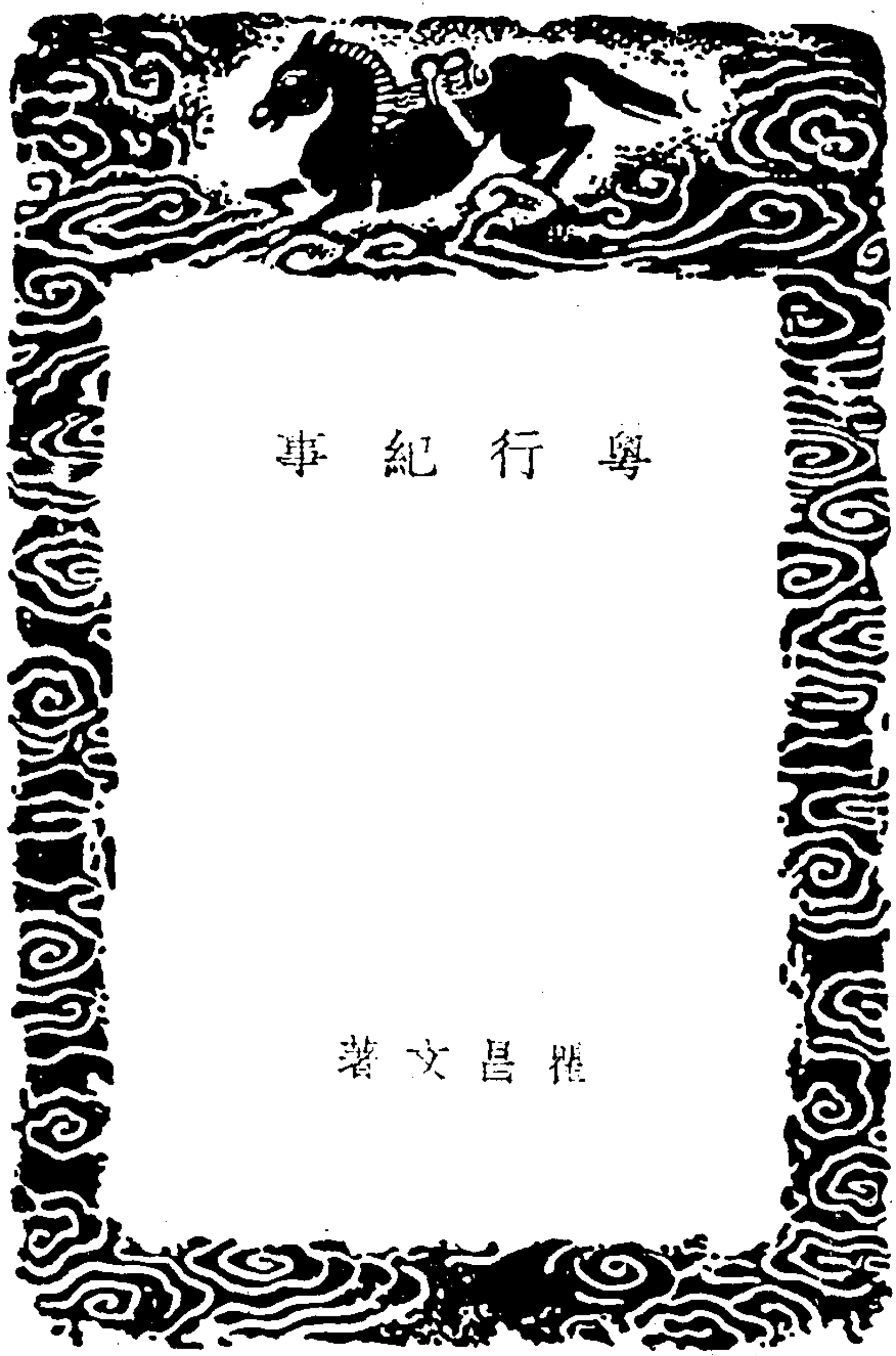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上。御正大光明殿。大考翰林。詩以眼鏡為題。限他字五言八韻。欽定一等二人。阮元。吳省蘭。二等十人。胡長齡。劉鳳詒。陳嗣龍。江廷珍。劉鑣之。蔡共武。程昌期。崔景儀。吳樹本。邵晉涵。三等七十四人。潘紹經。陳崇本。余集。余廷掄。謝振定。劉種之。陳萬青。朱理。游光輝。曹振鏞。裴謙。周厚輔。陳萬全。郭韻。梁上國。王天祿。施杓。李鈞。簡。秦承業。邱庭陞。王錫奎。冠贊言。祝孝承。汪如洋。吳廷選。羅修源。錢開仕。顧德慶。達椿。張鵬展。徐鑑。汪彥博。倪思淳。盧蔭溥。徐準。史致光。王觀。文寧。秦泉。李傳熊。錢樹。蔡善述。吳鼎。雲。戴聯奎。陸伯焜。錢斌。維俊。馮集梧。德生。周廿。甘立猷。錢榮。法式善。謝塘。德昌。周維垣。朱絨。關槐。尹英圖。李光雲。穆台。程嘉謨。李驥元。楊祖純。那彥成。恭泰。王坦修。吳玉綸。胡國禮。汪滋。魏樹培。邵玉清。汪。舖。四等八人。周瓊。劉錫五。邵瑛。吳灼。達林。朱伊。吳。李鼎元。永安。不入等。集蘭一人。共九十六人。侍講吳省蘭。授詹事。編修阮元。陞授少詹事。侍講曹城。編修劉鳳詒。吳樹本。俱陞授侍讀學士。修撰胡長齡。侍讀陳嗣龍。俱陞授侍讀學士。編修汪廷珍。檢討劉鑣之。俱陞授侍讀。編修曹振鏞。雖考列三等。以尙堪造就。且係曹文植之子。加恩陞授侍講。編修邵晉涵。檢討蔡共武。俱陞授中允。編修程昌期。崇景儀。俱陞授贊善。其考列三等之少詹事恭泰。降補侍讀。少詹事羅修源。降補右庶子。侍讀學士達椿。降補侍講。侍讀學士陳崇本。降補侍讀。侍讀學士王坦修。降補洗馬。侍讀德昌。侍讀陳萬年。侍講文寧。中允朱絨。贊善劉種之。裴謙。俱各降留編修。檢討法式善。陸伯焜。祁韻士。俞廷樞。汪彥博。盧蔭溥。王觀。秦泉。倪思淳。俱以部屬錄用。徐鑑。尹英圖。俱以知縣用。至三等六十名以下。經硃筆單點之程嘉謨。李驥元。楊祖純。吳玉綸。胡國禮。俱罰俸一年。七十名以下之汪滋。魏樹培。邵玉清。汪舖。俱罰俸二年。考列四等之員。詩賦俱屬庸謬。觀其才俱尙可錄用。之周瓊。劉錫五。邵瑛。吳灼。李鼎元。俱加恩以內閣中書用。達林。朱依。吳永安。俱休致。不入等之侍講學士集蘭。着革職。此回黜陟。一出容恭。皆視眼鏡詩。以為去取。而眼鏡自來從未有出詩題者。其時風習。甚有茫然不知眼鏡出處者多矣。曠元。鼎元。皆余嫡堂弟。曠元以列三等。留。鼎元雖列四等。而猶得中書。亦萬幸也。阮元。字芸臺。儀徵人。己酉進士。其詩獨為容賞。故列第一云。

魁卷有序

向來各省魁卷。有圈點批語。亦有不批者。然從無序文。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四川主考正刑部郎中范懋山。鑿吳縣人。副左中允余秋室集。仁和人。出開過編。見示魁卷。始有序云。蜀地夙稱才藪。以制舉之文。相蜀士。未足以盡蜀士也。制舉之文。有師承。有習尚。不同矣。以一日之作。相蜀士制舉之文。亦不足以盡蜀士制舉之文也。願功令所在。屬之以題。限之以日。額之以數。而進退之。作者如是而止。閱者亦如是而止。作者寸陰而短。屋也。閱者亦陣馬而風帆也。懼兩相負矣。今姑就閱者之意。以逆作者之志。取如數。又刻其尤雅者如干首。以誌蜀之人士。夫今之所進。即前日之所退。今之所退。又異日之所進也。將謂使者之所取為當乎。則以為伐柯之則可也。抑以為不當乎。則以資覆瓿之用亦無不可也。乾隆甲寅八月下浣。成都衡文堂記。是科解元黃多益。先夢人示以題為益者三友章。故改名應之。榜發。果中第一。

乙卯弟兄會狀

乙卯會試。總裁為禮部侍郎諸城賈東阜光緒。副為武進劉侍郎躍雲。祭酒正白旗瑚圖禮。榜發。會元為歸安王以銜。二名即其弟以銜。上閱進呈卷。見一二皆弟兄。心異之。及觀會元卷。文有一日萬幾。思兼四事。以曾未為帝王。不應用人君語。抑置榜末。申飭主司閱文老悖。且天下人才衆矣。何以弟兄聯名居首。降旨。賚以四品休致。劉瑚各降四級。及殿試。進呈閱定。拆卷則狀元乃王以銜也。上始釋然。



粵行紀事

著文昌撰

粵行紀事卷第一

常熟豐昌文壽明甫著

順治二年乙酉... 王父赴粵西巡撫之任... 昌文方十七歲... 隨父母同弟昌武... 送別錢塘江... 以應試先歸... 月杪至家... 即開大清兵下江南... 督師史閣部揚州盡難之信... 人情洶洶... 星馳迎父母... 歸... 五月初十日南都... 不守... 數日開大清兵克鎮江... 常州... 蘇州... 破嘉湖... 杭諸郡... 邑中賊方即嚴君斌兵科... 時君敏集紳士... 練義勇... 謀保一壘... 文竊料區區下邑... 不曾彈丸... 豈能以烏合素不知兵之衆... 漫為抗衡... 而... 又慮粵西遠在嶺表... 王父母年俱半百以上... 膝下無人... 吾父躬操家柄... 勢不得不伏處柴桑... 為孫者容不作芒鞋省祖事乎... 城于七月十四日破... 是時文侍父母寓居山阿... 刺促不敢聲... 嗣後病瘵累月... 兼之兵烽塞途... 未能為毅然遠遊計... 迨丙戌春... 遙聞浙東魯監國舉義... 唐王亦即位閩中... 至秋而天台不守... 魯藩航海入閩... 大清兵進臨僑... 拔福州... 唐王走汀州... 未幾遇害... 而福州之師... 取道漳潮... 進攻粵東... 江西南嶺二郡... 同時告陷... 督制楊公廷麟... 萬公元吉... 相繼殉難... 兩粵之勢日蹙... 文是時省祖之志... 愈堅且亟... 而搜捕逆宦之令下矣... 初邑令洪一緯... 知府陳服遠... 行查遠仕未歸者... 不過徵索饋獻... 繼而巡撫土國寶... 巡按梁應龍... 兵道金一鳳... 糧道徐逢時... 推官單父令... 更有轄屬與地方無涉者... 總漕吳維華... 巡江王國楠... 自戊冬以後... 勾牌絡繹... 差承羅布... 先世清白吏所遺... 僅供祭掃... 餽粥之田... 及圖書畫卷... 洗括一空... 而覆巢之下... 猶

粵行紀事 卷一

粵行紀事 卷一

得完卵者... 幸丙辰同榜南安洪公承時... 以大學士招撫江南... 際為保護... 邑令豐公四達... 與前蘇州府知府史公應選... 為子女親... 其人亦多識見... 有膽氣... 力為維持... 摺折當道... 文父子不就... 然楚因相對... 父母日夕焦勞... 且時念王父母... 嗾隔天... 外... 寢食俱廢... 稚子不能代... 憂... 又弗忍坐視... 唯羨慕西粵一行... 勸王父... 黃冠還故鄉... 願足矣... 戊子春三月... 陰與趙子秋... 策圖南行... 而又憂羊腸峻坂... 千戈日尋... 行旅孔艱... 苟克早遂... 我芒屨省祖之念... 滯者久之... 迺披圖稽道里... 屈指計程... 知江右徑而寒... 浙閩遠而通... 第囊橐蕭然... 子身僕... 又不能效... 吹簫乞食之舉... 庶幾海道一帆... 乘風萬里... 可瞬睫間得之... 計定... 欲告之父母... 知父母必恤... 體弱... 憂少不更事... 而嚴止之... 舍... 從權... 且不告而行... 行而後告... 為便... 至親友... 奴隸... 絕不露... 風意... 同行... 唯秋屋是賴... 秋屋以親老... 不能遠... 色... 養... 不忍強之... 徘徊滯者又數日... 適十一月廿四日... 旌德劉子文華... 相... 來... 語... 其... 道... 粵... 行... 故... 請... 偕... 行... 劉... 慨... 然... 曰... 子... 之... 行... 天... 實... 佑... 之... 也... 相... 辱... 而... 大... 父... 之... 知... 久... 矣... 敢... 不... 成... 子... 志... 維... 相... 母... 年... 逾... 七... 十... 弗... 能... 以... 身... 許... 友... 無... 已... 送... 子... 過... 浙... 東... 開... 帆... 航... 海... 子... 南... 征... 相... 北... 返... 尋... 祖... 奉... 母... 各... 遂... 厥... 志... 矣... 文... 額... 手... 曰... 天... 恩... 我... 友... 五... 年... 契... 關... 千... 里... 枉... 顧... 侯... 季... 一... 言... 慷... 慨... 悲... 壯... 為... 人... 所... 難... 為... 之... 事... 成... 人... 所... 難... 成... 之... 志... 君... 之... 功... 小... 子... 幸... 也... 賊... 婆... 有... 下... 一... 拜... 文... 華... 遂... 大... 笑... 出... 門... 去... 行... 之... 先... 一... 日... 別... 秋... 屋... 未... 與... 詳... 語... 歸... 館... 沐... 浴... 祈... 禱... 非... 得... 吉... 詣... 且... 臘... 月... 朔... 黎... 明... 起... 拜... 天... 地... 辭... 家... 廟... 隨... 一... 童... 子... 步... 出... 東... 郭... 塔... 院... 文... 華... 已... 操... 小... 舟... 候... 河... 下... 使... 童... 子... 他... 之... 解... 纜... 適... 行... 腰... 裏... 無... 絲... 絮... 止... 手... 攜... 十... 金... 為... 先... 二... 日... 姑... 丈... 陳... 子... 固... 所... 道... 者... 以... 其... 半... 贈... 文... 華... 寄... 奉... 老... 母... 以... 半... 為... 舟... 行... 飯... 具... 質... 質... 然... 曾... 不... 作... 路... 歧... 之... 慮... 也... 是... 晚... 泊... 對... 門... 次... 日... 過... 平... 望... 候... 楊... 碩... 父... 先... 生... 乃... 翁... 宿... 王... 崗... 涇... 次... 日... 離... 家... 已... 二... 日... 矣... 計... 家... 中... 蹤... 跡... 所... 之... 必... 遺... 疾... 足... 要... 于... 路... 非... 初... 五... 早... 渡... 錢... 塘... 事... 機... 阻... 矣... 促... 篙... 師... 曉... 夜... 行... 初... 四... 午... 至... 塘... 棲... 關... 風... 阻... 舟... 身... 為... 負... 絳... 至... 北... 新... 關... 日... 已... 銜... 山... 疾... 走... 湖... 上... 過... 南... 屏... 昏... 黑... 已... 久... 叩... 老... 僧... 無... 生... 門... 僧... 見... 驚... 訝... 問... 故... 語... 之... 僧... 曰... 衲... 子... 宵... 來... 夢... 白... 面... 少... 年... 朱... 衣... 乘... 馬... 入... 山... 門... 子... 今... 暮... 夜... 過... 從... 作... 萬... 里... 尋... 親... 計... 吾... 夢... 不... 虛... 矣... 朽... 朽... 謹... 引... 領... 望... 之... 抵... 足... 談... 竟... 夕... 翌... 早... 僧... 出... 斤... 金... 為... 贈... 復... 具... 絮... 被... 袍... 履... 兼... 備... 微... 服... 辭... 行... 過... 錢... 塘... 抵... 蕭... 山... 陰... 風... 漸... 烈... 趁... 篙... 擲... 夜... 行... 船... 更... 餘... 至... 白... 鶴... 舉... 自... 不... 辨... 路... 而... 盜... 艘... 從... 狹... 港... 來... 同... 行... 舟... 五... 二... 舟... 前... 行... 被... 劫... 被... 劫... 者... 呼... 呼... 聲... 震... 村... 店... 居... 人... 羣... 起... 遂... 盜... 艘... 盜... 艘... 散... 是... 以... 獲... 免... 次... 早... 過... 錢... 塘... 關... 越... 紹... 興... 府... 初... 七... 晚... 至... 蒿... 壩... 湖... 流... 抵... 嶺... 縣... 經... 畫... 岡... 山... 山... 石... 俱... 蒼... 綠... 閒... 吐... 丹... 砂... 若... 蘇... 鼎... 色... 喬... 松... 脩... 竹... 茂... 密... 古... 翠... 異... 鳥... 鳴... 翔... 其... 間... 耳... 目... 為... 之... 一... 新... 登... 陸... 至... 新... 昌... 縣... 新... 昌... 距... 天... 台... 一... 百... 五... 十... 里... 山... 路... 陡... 絕... 山... 關... 山... 會... 士... 諸... 嶺... 為... 白... 頭... 出... 沒... 之... 所... 以... 布... 衣... 頭... 殺... 掠... 無... 慮... 日... 初... 十... 蚤... 自... 新... 昌... 行... 五... 十... 里... 前... 有... 山... 曰... 班... 竹... 途... 遇... 被... 劫... 行... 商... 數... 十... 人... 赤... 身... 狂... 奔... 號... 哭... 動... 地... 同... 行... 者... 無... 不... 退... 縮... 離... 班... 竹... 里... 許... 就... 荒... 村... 暫... 宿... 屋... 舍... 無... 人... 鍋... 箸... 蕩... 然... 是... 晚... 大... 風... 忽... 起... 三... 更... 時... 雪... 下... 盈... 尺... 文... 密... 語... 劉... 文... 華... 曰... 山... 賊... 他... 掠... 歸... 巢... 當... 此... 大... 雪... 明... 日... 必... 不... 復... 出... 我... 輩... 急... 須... 過... 此... 無... 庸... 再... 計... 文... 華... 曰... 善... 途... 冒... 雪... 夜... 行... 兩... 足... 凍... 裂... 路... 無... 煙... 火... 八... 十... 里... 至... 大... 經... 巡... 司... 叩... 酒... 壚... 借... 火... 熏... 衣... 寒... 稍... 卻... 薄... 暮... 至... 天... 台... 明... 日... 曠... 覽... 赤... 城... 勝... 概... 非... 復... 人... 世... 境... 又... 明... 日... 一... 百... 二... 十... 里... 至... 台... 州... 府... 隨... 渡... 海... 八... 十... 里... 至... 黃... 巖... 縣... 仍... 登... 陸... 經... 盤... 山... 姚... 壘... 金... 竹... 嶺... 嶮... 峻... 插... 天... 俯... 臨... 絕... 壁... 或... 垂... 瞰... 海... 磯... 盤... 折... 五... 日... 至... 樂... 清... 縣... 水... 道... 五... 十... 里... 至... 管... 頭... 驛... 二... 十... 日... 乘... 湖... 抵... 江... 心... 寺... 入... 溫... 州... 城... 兌... 寓... 得... 客... 店... 蔣... 姓... 家... 負... 行... 囊... 入... 門... 見... 一... 人... 對... 日... 獨... 坐... 識... 之... 則... 趙... 秋... 屋... 也... 駭... 愕... 不... 知... 所... 云... 細... 訊... 之... 方... 知... 其... 受... 吾... 父... 母... 託... 赴... 武... 林... 急... 追... 晤... 無... 生

粵行紀事 卷一

三

得曉行狀。遂取道金華、處州。先兩日至甌城者也。秋屋袖出吾父母手諭。絕無費語。但恐孱弱。長途嶮巖。不能遂代父待親之志。反為倚門。且囑秋屋云。可留則與俱歸。春和再理征帆。否則水火患難。藉君之靈。早達桂林。聖門之福也。文心益感。次日謁兵憲。感嚴君正矩。語良久。戒勉倍至。居五日。秋屋文華。日西關外牙侖家。訪海艘首耗。二十七日。遇微商周明宇者。其人老成練達。期新春初十後發。貨出沙堤埠。同行甚便。約既定。文與秋屋。文華安宿旅次。而是秋浙東水災。米石價陸金。自臘月二十至正月初旬。資釜半置。于珠桂矣。泰順不守。禁各商毋得出洋。三人袖手。相對歎。當秋屋行時。母氏付路資五十金。命一僮僕隨行。僕先歸。私語人曰。舍人囊空。必過歸。遂取其資大半去。以故秋屋囊亦罄。若微餓此土。因將奚告。不得已商酌。仍返武林。取道金衢。絲江右入粵。為憊。擇初十日離甌城。早起炊餅。飽飽。淫雨如注。亭午稍霽。三人披帶瀕行。而周明宇兩來叩門。啓詢之。曰。十三日。衆客俱歸。瑞安。平陽。金鄉。浦門。陸路出沙堤。特相約同行。聞之喜欲狂。而囊竭矣。文華躍而起。曰。子同秋屋。隨明宇行至沙堤。應少撥延。相還家料理資釜。往返四十日。刻期良晤。無誤子大事。兼可慰子高堂之望。語畢。肩被即行。十三日至十九日。雨不止。二十日。同明宇發溫州。廿一日。宿瑞安縣。廿三日至平陽縣。山寇又盛。前路留宿。廿八日。始至金鄉。衛。次日。從大魚山。小魚山。渡七溪。海套衝激于危崖之下。波濤最險。幸是日晴和。蚤達浦門。所城小而堅。止汛兵五百。譏商旅貨稅籍貫。聽出關。登山行二十五里。即沙堤。隸福寧州。福安縣。有魯瀋水師屯泊。而不設備。心竊笑之。至關。則見巨艦以千計。水師居半。俱鄭芝龍叔鴻達。弟芝豹輩。部領通商者也。憩客店。程榮九家。為兌舟開洋。達閩之計。二月初十日。有澄濟伯旗幟。天離營船四號泊岸。登樓見之。心竊喜。先是父命文澄改名澄。茲海舟有澄濟之號。澄其濟乎。翌日。謁其將領水營左協參將吳雄。雄字鳳苞。鐵面劍眉。爽氣磊落。有古豪客風。一見如平生。相得甚歡。即留宿舟中。談論竟夕。問其還閩之期。在三月。上旬。望文華之至。以刻為歲。及三月初五日。周明宇貿易事竟。束裝回姑蘇。欲分手去。見文差澀舉止。謂曰。若途窮矣。即日食有吳君。而風風毒霧。長路漫漫。寧能亦手道數千里乎。若必埃劉君。至則海汛風期。機不可失。奈何。遂慨然解囊。貸三十金。文泥首謝之。值初七八九連日。風不利。展吉十三。而初十响午。劉文華同乳夫顧乾。初突如其來。持吾父母手諭見示。并白金五十兩。命乾初同秋屋。扶助粵行。文仰天額手。幸天作之合。期會不失。甚寸。即日還璧。明宇貨。文華更不俟喘息。十二日。復子身回虞。慰倚門之望。嗚呼。今人中可概見此等友哉。次早乘東北風。揚帆兩晝夜。達泉州府城外三十里。名安海。所登岸宿風苞家。二十日。謁澄濟伯鄭芝豹。懇其給引照身。越數日。竟洋船指粵者不得。緣未至安海之先。揭陽會兵官渡各船。已發。二日。復至石井關。訪高州告羅信。羅信。廣東高州人。曾與鄭芝豹同謀。後歸。羅信。廣東高州人。曾與鄭芝豹同謀。後歸。得鄭標來。姓者舟。歸以語風苞。風苞曰。南行之舟。何患無之。所以遲遲不遣。相告。必擇十分完好。舟子之無他者。乃敢送子前往。今爾心迫矣。容收滯青雲之羽。初五日至井登舟。風苞執手流涕。不忍言別。次日。午刻開帆出洋。滌滄浩淼。逸駭耳目。又非前兩晝夜光景。彼中所謂大洋也。依指南車。順風所之。舟人額手。呼至初八日。晡時。颶風驟烈。大雨如注。竟夕不止。與趙秋屋。顧乾初三人相枕藉。桅檣中。蒙頭閉目。但聞危檣格格聲。心膽盡落。

轉念生死。唯天命。何庸憂。遂酣睡。且詰明雨。而驚。如昨。屋浪雷奔。舟子欲鑿繫。止隨風播。泊于黑浪中。以小旗標船尾。測風汛。如是者五日。夜十四。戊刻。轉北風。揚帆南行。次蚤。舟人瞠目驚訝。不知所之。訊其故。謂船落。洋迷道。履交趾地。再叩舟人曰。然則交趾。矣若。舟人曰。近交趾。海水亦黃也。他處無有少頃。舟人復鼓。喜相告曰。螺浮海面者。泉清山也。山近高州。水色紅黃。乃淫雨之後。山土崩裂。使然。公等勿憂。薄暮入限門界。限。凡三處。一在沙堤。一在瑞安。一在平陽。十六日。天氣晴。收泊芷芋鎮。宿文昌閣。祭天妃。安海新天妃廟。祀天妃。有石為六。光。有石為六。十九日。陸行至吳川縣。謁海防同知林悅仁。晚宿梅嶺。買舟行一百二十里。至化州。州為叛將李明忠所據。故發部卒分守。十室九空。魂銷飛鏑。從化州雇車。輻至陸川縣。淫雨泥濘。盤折五日。汨沒垢面。晤鬱林兵使者。顏可及。方知王父三年來。出入生。幾危復安。歸然南天一柱。履虎尾而不嗔也。陸川一百里。至北流縣。北陸俱隸梧州。及容。藤。岑。博。四邑。慶國公陳邦傳。久自制其疆域。分鎮設官。徵糧。駟縱不法。文意不欲入城。謁其鎮將。而鎮將陳安國。乃王父撫軍時舊部。隨理舟楫。相送。從北流至容縣。是五月初三日。又二宿藤縣。抵蒼梧。梧郡守東玉。字昆毓。伊兄時泰。與吾父壬午同鄉貢。其人丰采英毅。意氣如雲。晤甚歡。語開。微為文。憾惜狀。叩之。東曰。定與侯何公。侯何公。字雲從。黎平人。殉難湘潭。諸勳帥投戈轉戰。楚疆幅裂。演將趙印。選收入桂林。全州復陷。西省呼吸如朝露。子代父尋親。寄命風濤。重研豺虎。得達近郊。復丁陽。恐不能聚合。天倫。承歡膝下。今且質買西上。豈不可深慮乎。文疑信不一。怔忡胸臆。開。辭別西行。東挽留。竟日。趙秋屋密進曰。子冒鋒刃。險阻。爾足萬里。得至梧江。子之貴重。子之身正。不輕也。逕行前驅。設有不測。不幾使嶺嶺。蠻。孫不得有其祖。歸雲臥雪。父并不得有其子乎。延年請先往偵風。鶴文領之。適文發寒。嘔不能起。因暫息郡署中。秋屋遂行。翌日。巡方御史朱由林。來相顧。袖出王父四月廿八日手札。桂林保障無恙。但滇營退踞城中。民心士心咸洵。讀札。竟心稍安。指數秋屋行期。距七百。里。府江灘江。迤邐而上。須半月。至瀉瀉而下。亦四五日。方達桂林。再由桂林。返蒼梧。為期甚遠。悔一時。縮。不與秋屋偕行。及十五日。有王父差。齎奏官李金鑄。自行在回桂林。時王在。梧州城外。廣。皆川大。乘其小舟而上。忽淋雨三晝夜。江水暴長三十餘尺。城不沒者。堦。竹舍漂溺無算。梧州城外。廣。皆川大。城中唯制府。察院。郡堂。三公署。依山。麓。多高燥。民皆蟻聚焉。越二十三日。水勢漸落。風指省。使相逆之。舟且夕可至。次日。午後。郡役。擊柝。傳報賊犯境。頃又報。少頃。又報。報者接踵至。東君遂露甲乘馬。率家丁。飛馳去。文恟恟坐郡齋。薄暮。東君歸。叩其故。言忠貞營李赤心。高必正。各勳鎮。從臨武。藍山。江華。永明。戰敗。闖入賀縣。躡懷集。封川。將屯。踞梧州。岌岌勢莫支。赤心者。闖賊李自成。養子。自成敗于潼關。帥餘部三十萬。眾自秦出楚。薄洞庭。而軍。自成死。赤心統署如故。勢仍負隅。何公騰蛟。時為楚撫。單騎招降。十三營。將悉請于通侯。王許之。然赤心雖受。縶。性梟。所過屠戮。焚劫無子遺。狼子野心。終未易本來面目也。二十五日黎明。八槳船數百。蜂擁江干。百姓倉卒。無從逃避。死于賊者半。沒于水者亦半。文及顧乾。初隨東君出城。登舟。總兵葉承恩。兵道劉嗣寬。與東君飛刺逆戰。箭飽交加。文僅以一箭。遂蔽身。幸而獲免。舟乘順流。漲急。俄頃。過封川。泊江口。鎮道飛檄。德慶。總兵楊大甫。率所部來援。文謂諸當事曰。忠貞固赤眉。

銅馬之流。既受漢家列爵。均王臣也。今喪師失地。闖入郡縣。君宜早為偵探。裁尺素。規以大義。星馳糧糈。勞其軍道。一介使之。合章詣闕。下待命。夫安插之宜。在本兵糧餉之撥。在司農。乃既不能報之于先。又不能安之于後。脫激成變。亂咎將誰。東等唯唯。宿封川三日。文仍命顧乾初披棘穿嶺。訪山開運。路可通。賀縣者。於六月初一日。從封川入山。跣足徒步。于赤日豐草中。尋瘴癘。行數里。輒昏仆。地次日。達文德巡司。遇賊方高。淳魏光庭。相率同赴。開建縣城中。枯樹塞道。重茨掩鼻。宿城外文昌祠。縣令吳之儀出。袖不掩兩肘。鵠面鳩形。勞瘁不堪。文解囊得東君所贈之少存者。分贈之。十金。隨別光庭先行。刺促枳棘山谷中。踰者五日。舉目廢屍。湖流俱牛馬。骨血。渴則溯水源。挹其稍清者。啜之。十二始達賀縣。足力倍弊。明日。兌與夫。乘小兜而行。晚次鍾山鎮。是夜夢王母夫人來。有悲戚容。雙目失明。對面無一言。覺而驚。方寸如機。及十六日。至平樂府。晤郡守朱君議流。驚問王母夫人。竟于五月二十八日。病終于大城舟次。大城在桂林城東南二十里。是時王父以滇焦兩營。主客構圖之變。坐鎮城中。調諭之。不及視舍殮。嗚呼痛哉。文捐膺。傷幾絕。次日黎明。從陸路赴省。過家丁家。策數輩于道。細訊王母夫人病革狀。僅留于五月二十一日。奉王父差。迎文于梧州。次昭平。聞梧之亂。而還平樂者。一切不能悉。晚次陽朔。于縣令龍補。座。遇同邑王子孫蘭。字方谷。為糧憲同邑王君奕昌第三子。時重麻。經哀毀失容。叩之。其父以督餉入省。轉棹龍門。值演焦亂兵相追殺。慷慨仗義。解諭之。遂遭演兵之害。王父既正悍帥法。引咎陳疏。為請卹典。是日方谷奉其母夫人扶柩。歸陽朔。陽朔為王君適至。語次。悉述趙秋屋于五月二十日至桂林。隨下大城。請見王母夫人子舟中。詳道文自家奔粵艱苦狀。王母夫人悲過于喜。亟欲一見長孫。而不可得。倚船牖東望。注目神移者累日。廿六夜。發疾。疾作。至廿八日。寅刻。遽長逝。文五內裂矣。是時新興侯焦公璉。駐朔城。不及晤。平且多覓與夫。倍道兼行。五十里。至翠屏。焦侯健卒馳騎前云。侯立請見。否則且罪某。文即乘其馬。疾回陽朔。與焦侯會。語良久。悉知全陽失陷情形。主客構圖。故焦侯選良騎相送。文仍疾馳抵翠屏。次。遂行九十里。入桂林。拜見王父。痛哭不知所云。古人言相逢是夢中。洵斯謂矣。即出城。哭王母夫人靈柩于伏波山舟次。永歷三年之六月十九日也。楊順父初一日占。謂十九日午刻至。己丑年七夕。記于伏波山舟次。孫男昌文。道王父命紀次。

右紀自戊子十二月初一日。由家鄉出門起。至己丑六月十九日抵桂林止。紀乙酉至己丑五年中。家鄉開事甚略。因抵粵後。音耗隔絕故也。

粵行紀事卷第二

順治六年己丑六月。昌文既抵桂林。桂林山水靈異。甲天下。文昌門之南有劉仙巖。北門外有明月洞。灘江之東有七星巖。龍隱巖。皆奇峯插天。玲瓏盤折。而伏波山。矗立城東。與靖江藩邸中獨秀山對峙。尤為峻異。至日宿舟次。明蚤登伏波山。謁關壯繆廟。見王父題額曰。學本尊王。又題一聯曰。浩氣塞兩間。萬古綱常永賴。威靈貫八表。千秋帶礪全憑。凜凜然鞠躬盡瘁之志。上通神明矣。入城請期。為王母治喪。王父痛夫人之變。不得長子視含殮。猶幸一泛海至粵之長孫。與于哭泣之位。而軍機旁午。日督滇焦兩營。刻期發兵。王父居中調度。轉餉飛檄。手不停批。目不交睫。未暇為夫人治喪具。至七月初十日。王遣司禮太監。負昇致祭王母夫人。是日靖江王通山。通城兩郡王而下。各路勳爵。將地方督撫。按司道府各僚屬。無不辦香弔奠。而小子文。萬里省親。直似奔祖母之喪而至。嗚呼。豈不痛哉。十五日。登治江東草堂。張公同飲。顏之曰。小東。草堂王母夫人靈柩于堂。文積勞復中。病甚。承王父命。敘述乙酉七月以後。破家情形。并紀文自家泛舟入粵。艱難險阻。狀為粵行小紀。一時張司馬同飲。方中堂以智。吳廷尉德操輩。贈詩成。峽謬相稱許。文謝之曰。此行也。分內事。蹈水火而終得達桂林。劉趙兩君先後左右之力也。王父太息曰。善夫兩君哉。有志者事竟成。爾之謂乎。嗟。嶺表。我躬任其難。孫來瘴江。自今以往。收骨有人矣。即其臣心久已忘家。臣孫隍然入粵。一疏奏王。二十五日。聞邸報。見前巡撫。得可。瀨題疏。言文少年萬里省親。

請照中湘子例。封中湘文節王。子文瑞先授編修。特予翰林。以示獎異。王父謂可避亂紀綱。輕名器。擅請加官而罪老臣也。即日具疏駁參之。初一日發。願乾初從粵東歸家。報王母訃音。是日張公同儕等公疏薦文。并下部議。復八月初八日。王父六十誕辰。門下士類手前祝。次日初九文生之辰。先數日已患瘧。強起承顏。繼遂大劇。僅臥二十日。幾死。噫。半年來。颶風烈日。疫雨黑霧。及饑寒勞苦。皆受之既深。發之自厲。幸而不死。天也。九月初一日。邸報至。部議輔臣某于元年三月奉王諭。督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封臨桂伯。一子尚寶司司丞。再廢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輔臣力辭再三。今臣部查開部大臣俱廢一子中書舍人。輔臣孫昌文。應襲廢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奉命依擬。用文即叩頭謝恩。以病未即供職。初十日。焦新與自全州抱病回陽朔。文往候之。語次。憤憤謂。演營之反。客爲主也。文曰。廉藺之事。公豈未之知耶。新興伯曰。謹受教。十六日返棹。經穿山浪石。掛山諸勝。十九日還省。適家人吳科至。乃七月二十五日自家鄉來。縣茶陵。攸縣出永州。聞道入粵者。接父母手諭。而母氏別有詩箋錄寄。遂和王父己丑元旦之作一首。遙祝王父壽一首。憶文二首。悲節一首。王父覽諸詩。歎贊良久。遂作長歌。凡一千字。授文曰。汝開關來不及一拜王母。願予心慰焉。斯篇志之詳矣。汝其珍重勿忘。會楚事告急。十二月廿一日。胡一青于永州白牙橋。與大清兵。敗績。是夜演將普明全軍覆沒。報至。總督兵部張公同啟星馳赴全州。催督各鎮。併力捍禦。時王父病。躬行勸。指授籌畫。廿四日偵卒至。知定南王已入衡州。養馬入春大舉矣。四年元旦。行宮大朝。文隨列班行。是日譙撫按勳將。夜闌人靜。燈息。齋中几案閒。忽發燭。燒燬書籍大半。文竊怪不祥。初七夜二更。王父書案開。燈盞盞質者。無故自擲地。分裂三片。又屋瓦無故飛立地上。心益怪之。初十日定南王差官持香文書。啓十餘兩。遠督師。次演焦盧楊各動。大抵陳說天命。指督人事。王父曰。我豈不知天命耶。願臣節所在。死而後已。遣其使而還其書。是月。寶豐伯羅維成。羅梅嶺走韶州。大清兵下南雄。過清遠。直逼五羊。王移羅梧州。王父即遣文同中軍總兵官徐高至梧迎駕。返桂林。是月戶部尚書吳貞毓。禮部尚書郭之奇。兵部侍郎萬朝。吏科給事中張孝起。朱士鯤等。合疏參左都御史袁彭年。詹事府詹事劉湘客。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工科左給事中金堡。兵科右給事中蒙正發。下詔獄雜問。王父連拜七疏救解之。五君卒得寬釋。時王遣官救趙方公。以智入直。方公堅請予告。文進言曰。今國步日蹙。騷動悍鎮。以趙括淖齒之材。倡李傕郭汜之亂。往往釀禍。幾致淪亡。武攸之出幸。龍城之瀕危。近事可鑒。文之祖父老矣。又多病。以先生之才學。內施浴日之功。外具補天之手。翻然入朝。旋乾轉坤。此其時也。方公曰。我輩白面書生。豈能爲救時良相。而亦不忍爲敗國庸臣。于今兩都淪陷。典籍散失。本朝實錄。神宗以後。未有成書。即王御統四年。朝政舉措之大。輿場功罪之實。雖有紀錄。亦未貫以甲子。責在史臣。智也三世受國恩。蒙王特拔之知。留守相公推轂之重。若得繼先賢任纂修。擗三寸管。續成國史。死且不朽。子其圖之。忽三月十六日。王父手諭至。云曹志建爲大清兵襲敗。乘鎮峽關。城水可兩縣。外走恭城。桂林勢危。命文速還。安葬王母夫人柩。二十日至桂。監軍御史余鶴起來自恭城。連大清兵破關後。旋退紮衡州。人情稍安。而演營兵疲將悍。日甚一日。趙印選。胡一青互爭總統大閱。四月朔。王父勞師

全州。行次榕江。接塘報。馬進忠得勝于西延大埠。全州軍聲頗振。次日文馳至靈川。晤副將吉大堯。且訊楚事。知粵西萬不可支。秋高馬肥。大清兵勢必直下。城亡與亡。王父決志已久。萬一有變。文一身不足惜。其如父母何。因託趙秋屋覓路于義寧苗峒。而秋屋病不果。事勢亦稍定。廿一日。王父遇一品三載考滿加太保。又接中堂札。言經筵將竣。公孫宜速供職。以與大典。廿五日發舟次陽朔。值吳廷桂自家鄉至。出嚴大人手諭。知願乾初已于正月初十日抵家。家中于接計晉之第三日。成服設位。嗚呼。王母夫人之靈。從此其安。綏享室。不復飄泊于龍江粵嶠矣。五月朔。昌文于梧州蒙召對。溫慰有加。而論內閣王化澄。嚴起復。傳諭吏部加恩。吏部題覆。改授翰林院簡討。王父閱邸報。即拜資格有祖制可循。一疏。不准辭。復具聖恩無已。臣罪難容。一疏。辭之益力。旋奉祖孫濟美。世掌絲綸之旨。催赴供職。時詔獄案定。爰書頒布中外。袁彭年功多免議。冠帶開住。劉湘客。蒙正發擬徒。丁時魁。成靖州衛。金堡。成清浪衛。俟贖完日發遣。正人遭陷。士氣侵削。王父七疏之後。憤懣不食。文亦不避時忌。朝夕與四君遊。以名節氣誼相砥礪。八月朔。王念楚。疆方棘。特面諭守戰事宜。即日辭陞返桂林。十五日提塘官劉希武稟報。據廣州府塘報。叔父元節自家鄉泛海入粵。已抵惠州府長樂縣。王父喜動顏色。即遣旗鼓王陳策迎之。文是時庭闈之志。亟矣。然念疆事瀕危。軍務倥傯。王父臥不貼席。食不甘味。鬚髮盡白。面目以時刻異。又不忍遽離膝下。廿日同邑陳職方。璧字崑良者。亦泛海來至桂林。王父留置幕中。語議累日。極言紀綱大壞。政地乏主持國事者。天留碩果。相公一人。惟蚤赴行在。以慰聖眷。文曰。有留守得有桂林。有桂林得復潯。今王父棄桂林入行在。是舍危而就安也。獨不思桂林危。梧肇獨能安乎。且不舍危于丁亥。春武岡隨蹕之時。乃偷安于此。日全永告急之時乎。王父領之。十月初十日。文齎表進行。王父送之舟次。執手離離。倍于平時。文心忤忤然。淚數行下。目弗忍視。同行者陳君崑良。趙君秋屋。及家僮張奇。錢廷璽。吳科三人。十四日次平樂。晤焦新興。訊恭城。灌陽信。焦竟不答。伴若充耳。惟與曹永國爭富賀恭灌糧餉。悻悻形面。文爲之解諭。十八日至梧州。十九日朝賀禮畢。接見叔父于鷄籠洲。拜起悉叩。其從家鄉至粵狀。沙埋海道。先後一轍。而艱難險阻。較文更甚。隨行一廬姓。一盧姓。舟次酌酒盡歡。廿二日謁大司農吳貞毓。請撥餉接濟桂林。是日北流縣解協餉銀三萬兩至。戶部即撥發演焦兵餉。文留梧而叔父西行。託趙秋屋送之。廿四日前巡撫魯可灑復疏薦叔父開關省親。奉王傳召對。叔父以守制。屬文代疏辭。廿九日爲叔父誕辰。文治杯酒爲壽。是日即發棹西行。十一月初一日得廣城被圍急警。相顧失色。次日謁中堂朱公天麟。案開見泰王孫朝宗入貢章奏。曹甲子不書正朔。稱啓不稱臣。初十日朱中堂走使呼語云。塘報至。初四日廣州府陷。江寧伯杜永和等走入海。留督肇慶。南陽伯李元引。疏請撥兵甚亟。舉朝洶洶。文擬具疏請駕幸桂林。稿就走商之中堂。時已更餘矣。至朝門。見內侍驚惶奔走無緒。隨趨入內閣。遇龐天壽。天壽執文手。指甲入腕。哭失聲。乃知初五日桂林亦陷。司禮監楊守明飛棹至梧詳陳。是日申刻大清兵破城。各動鎮敗走陽朔。永福城中。止存督師某兵部侍郎張某二人。標丁與巷戰不利。守明隨潰。潰兵星夜下平樂。兼程來至者。文魂悸腸裂。不謂于前月初十在舟次。遂與王父永訣耶。即于離外辭王。王命天壽傳諭曰。輔臣鞠躬盡瘁。

世篤忠貞。爾當隨幸柳象。從右江徐探爾祖。時王踰嶺登舟。文武各官。俱載舟收拾。同籍輻重。文復隨天。海軍御岸左跪奏曰。臣浮海入粵。芒屨萬里。以臣祖年通桑榆。膝下乏承。甘旨。故代父諱者。一見為幸。初未敢作青紫想。蒙王拔置侍從。已愧處非其地。此時封疆告陷。臣祖必為王死忠。伏乞全臣之志。宥臣之罪。斥臣之身。以畢臣之事。王恻然。悲其地。曰。西省陷。先生其不生矣。爾其速歸。文謝恩。畢。疾歸舟。西行。解維放泊龍母廟。見隔江火光燭天。叫呼動江水。漏下四更。回望南岸。虛無隻舟。人聲寂然。已離梧西上矣。

庚寅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記于蒼梧司委嗣。

右紀自己丑七月起。至庚寅十一月止。

粵行紀事卷第三

順治七年庚寅十一月。得桂林失守之信。因憶王父有詩云。綱常生死際。性命友朋間。斯二語為臨患難言之也。憶乙酉歲。王父撫粵軍。駐節梧州。靖江王亨嘉謀竊神器。自稱監國。署置臣僚。桂林。平樂。柳慶。思南。太平。望風從逆。未受偽命者。止梧。潯。二郡耳。王父守節拒抗。密請東師。檄止狼兵。勿應靖調。未幾。逆王襲梧。逼王父朝服以朝。不從。逼救印不從。加以刀斧。不為動。遂繫入一小舟。挽上桂林。幽于邸。家口發。置梧州。無許一人隨行。省會藩臬。府縣僚屬。俱先拜偽制。咸目笑撫軍為几上肉。幽因市月。莫敢櫻藩怒。而一盼者。死事督糧參議同邑王君奕昌。時為都司。斷事。當逆藩難作之先。詢知陰謀。趨梧陳曲。折于王父。及王父被執西上。亦操一小舟相後。先至桂。不避禍。每日必問候數回。饋食解衣。相對款款。惜哉。以死勤事。比文至粵。伊人已寂寥矣。猶得與其子孫。蘭字方谷者訂交。而蒼梧忠難。又與方谷同之。先是十一月。初十夜。辭王次。蓋放舟西上。至平浪。遇刑部主事莊應璠。子竹標。參將一舉。飛舸順流而下。述桂林初五。城陷。各營烏獸。散宜國。公。焦。建。兵。潰。陽。朔。守。平。樂。縣。兵。朱。安。如。府。江。道。朱。議。流。白。刻。水。道。梗。塞。數。語。未。竟。去。回。泊。甘。郵。將。舍。舟。從。陸。開。道。入。省。傍。徨。江。干。者。竟。日。訊。村。農。知。入。山。三。十。里。下。鄧。城。可。暫。棲。止。遂。棄。舟。楫。捐。輜。重。與。家。僮。等。行。至。下。鄧。又。五。里。入。救。郵。投。宿。竹。孝。廉。汝。家。汝。薦。子。士。松。方。正。篤。誠。不。輕。然。諾。文。即。以。家。口。及。資。資。託。之。十三日。覓路西上。六十里。次沙郵。遇亂兵不能前。復回救郵。同邑陳君。壁與文同。

行止。力勸文暫緩西行。詳探音耗。為進退。意不然之時。露雨。山徑滑甚。覓嚮導不得。遲至二十六日。天少霽。焦宜國。舟泊平浪。命使入山探訪。因同陳君。疾行江干。而焦舟已放入藤江矣。茫茫返村。適方谷從五羊來。為潰兵洗劫于羅定江口。主僕二人。赤身泥塗。迂道。至是亦為西上計。突遇于下鄧。悲喜交集。借入救郵。促膝籌畫。方谷在粵久。道里風尚。頗熟。擇陸路之可達桂林者。唯五屯所入永安州。經修荔。至陽朔。便。乃于閏十一月六日。置妻周氏及奴輩于救郵。獨與方谷主僕。暨醫藥。奇四人。從甘郵渡梧江。跋涉峻險。躑躅五日。達五屯。初慶國公陳邦。傳擅委官屬。驕縱不法。兵無紀律。人民逃竄。村落煙銷。山開行旅。必裹乾餼。以充飢腹。幾百里。白月青燐。寒心警目。十一日至六洞。距永安州一百里。州已降。大清總鎮馬蛟麟。發兵防守。而慶國標將廖鳳。尚守隘口。號稱快助。實則剽掠。要劫行道無虛日。是晚風所。置隘兵。蒙文同。行四人。幾加害。與力辨真偽。挾以見鳳。鳳見敘容。而危疑之際。未便告以入省真情。鳳言慶國蒙江口。宜國。蘇。縣。盡。往。一。晤。決。行。止。文。然。之。掉。一。小。舟。至。龍。宮。十四日。晤邦。傳。于。蒙。江。口。數。語。別。去。順。流。下。藤。縣。城。內。外。民。屋。皆。焦。營。屯。踞。謁。宜。國。相。對。號。號。留。宿。營。中。日。夜。風。雨。與。方。谷。密。商。謂。當。仍。返。蒼。梧。取。道。往。省。隨。行。伍。飄。忽。無。常。脫。烽。火。驚。逼。勢。必。披。營。奔。柳。慶。赴。難。桂。林。其。期。愈。杳。其。途。更。遙。矣。計。定。先。遣。張。奇。訪。山村。徑。路。以。達。蒼。梧。廿四日。雨。止。別。宜。國。渡。藤。江。宿。郵。店。次。蚤。行。一。百。三。十。里。至。麒麟。驛。再。宿。厥。明。買。獨。木。小。艇。僅。容。四。人。跌。坐。一。人。架。槳。溯。流。而。上。沙。灘。膠。淺。四。人。更。相。入。水。舁。曳。日。晡。遇。邦。傳。標。兵。數。百。自。岑。溪。容。縣。潰。歸。大。肆。劫。掠。復。舍。舟。徒。步。夜。宿。蒼。山。廿八晚。渡。梧。江。借。徐。相。公。沖。暫。憩。兩山夾水曰沖。中容長居。廿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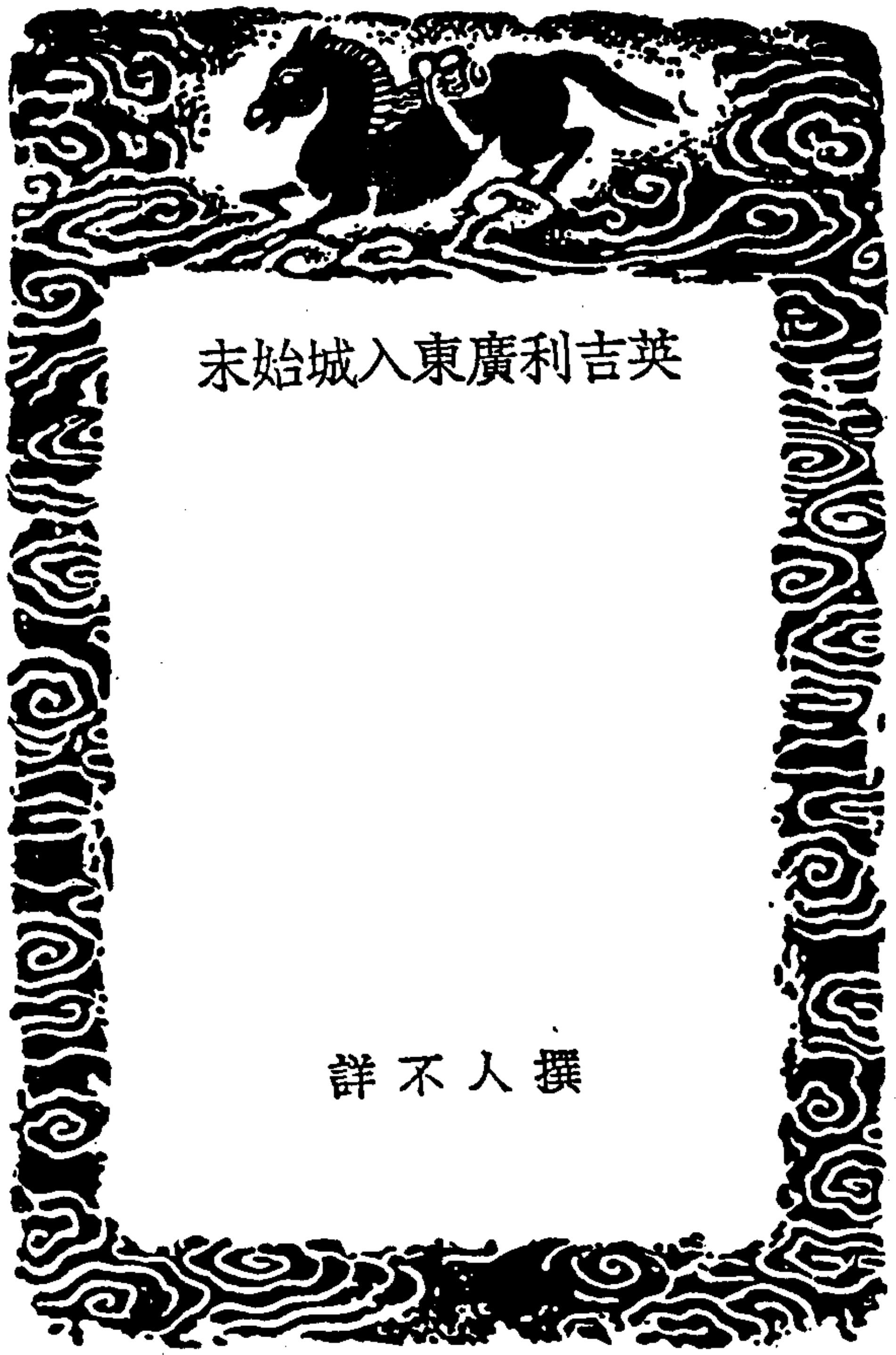
响午至富來。室無居人。白骨滿地。禾困牛舍。燬燼狼籍。再行里許。遇行人。嚙指。言。獨。賊。焚。劫。傷即入。下鄧西北五十餘里。屠戮殆盡。問救郵安否。則云。兩日前。尚無煙火。心益急。未及午炊。疾馳三十里。薄暮入村。叩曾孝廉門。寂然不應。良久。孝廉從旁出。執手慰語曰。勞苦勞苦。君行不半月。此地寇發八排。煙燄橫。雲。傷。殘。慘。烈。差。幸。君。家。無。恙。而。魂。銷。飛。鏑。衣。囊。蕩。然。老。拙。亦。久。避。隔。江。思。步。山。中。蚤。聞。孤。身。來。至。叩。扉。時。方。入。門。一。餉。頃。耳。因。訊。家。口。所。在。曰。去。此。三。十。里。村。名。貝。峒。山。深。窮。僻。伏。匪。可。勿。慮。翌。日。至。貝。峒。居。無。何。轉。徙。栗。峒。越。三。日。覓。道。司。委。嗣。以。圖。西。上。益。蒼。梧。之。西。北。萬。山。攢。峙。獠。獠。錯。處。深。篁。絕。嶂。虎。狼。時。出。沒。林。谷。間。即。司。委。一。境。西。達。昭。平。為。程。五。百。餘。里。皆。毒。瘴。惡。瘴。梧。人。且。未。遍。歷。言。之。每。搖。手。相。戒。文。亟。欲。前。行。訪。之。曾。孝。廉。曰。側。聞。馬。鎮。發。兵。下。梧。龍。江。以。上。昭。潭。以。下。營。壘。比。櫛。飛。鳥。莫。度。相。公。大。忠。翰。林。大。孝。皆。以。身。成。之。萬。一。不。達。委。身。榛。莽。何。以。遂。厥。志。宜。徐。徐。文。吁。嗟。無。奈。而。雨。霽。雪。虐。無。寧。甚。辛。卯。正。月。朔。于。孝。廉。草。堂。聊。設。一。卮。一。奠。遙。奠。王。母。夫。人。遂。辭。別。孝。廉。與。方。谷。離。髮。西。上。張。奇。足。劍。留。置。栗。峒。守。家。口。隨。行。者。錢。廷。璠。吳。科。而。已。是。日。至。司。委。峒。時。馬。鎮。前。鋒。已。入。梧。城。方。谷。慨。然。曰。吾。五。人。質。行。言。語。未。通。新。令。未。諳。其。可。不。藉。讖。符。遂。挈。其。僕。入。城。見。馬。鎮。左。營。守。備。馬。某。給。言。行。商。被。劫。請。將。軍。虎。符。片。紙。照。驗。還。桂。林。既。得。急。冒。雨。還。村。夜。行。達。旦。往。來。百。八。十。里。身。沒。腹。更。榜。也。初。三。日。從。司。委。峒。借。鄉。導。一。百。二。十。里。至。龍。江。水。迂。迴。山。湖。盤。折。上。下。凡。渡。水。八。十。餘。次。裸。身。赤。足。且。灘。溜。湍。急。滅。沒。不。可。測。遇。渡。則。五。人。連。臂。戴。衣。笠。于。首。次。日。至。桐。木。沖。峻。嶺。危。崖。行。必。側。足。細。雨。霽。霽。旬。旬。終。日。僅。行。五。十。里。鄉。導。者。百。餘。里。或。

六七十里輒更。必索酬一二金。如是五日始出山。次黃竹。屬昭平縣。平川曠野。諸峯矗立。天氣亦漸爽。初八日至畫眉莊南。店人民稠。疑歸順。四十餘日矣。初九至青艸塘。屬平樂縣。初十經杏花村。屬恭城縣。宿落甲灘。足履不能舉步。訊村人。知去與平不滿二百里。與平隸陽朔縣。方谷之母夫人向居與平。猶嗣。方谷。人跡罕至。蚤行抵暮。曲折叢雜。昏黑莫辨。轉于樟木坪。借宿。言諸侏僂。服用怪異。方谷識其俗。性得免露處。次日越數十家。數十家。抵方谷。方谷母子兄弟聚首慰問。文獨形影相弔。笑然喪家狗。不禁拊膺。號登草堂拜方谷。知王父已于十二月十七日卯刻。盡節于桂林城北之德。鶴巖矣。張司馬同做亦與焉。遙拜慟哭。恨相從之後。期自問罪彌天矣。計十一月初五日城陷。越閩十一月至十二月十七。七十餘日。遲之甚久。得非定南王勸降數四。不即加斧鎖耶。問故知大清時憲歷置閩在辛卯春二月。其十二月十七。即大統歷閩十一月十七也。文至方谷。亦已二月十二日矣。飯後家人朱英。旬來見。叩被難情形。云王父與總督兵部侍郎張公同做相對。從容就戮。收屍殮葬者。楊君碩父一人。先後從難受戮者。中軍總兵徐高。旗鼓總兵陳希賢。家人陳祥也。以追救印被擄掠者。家人陳順。周麟也。幼叔元鏡。王留。左翼總兵鎮營中。周麟則李侍衛受其厚賄。遂收置門下。王且下令大索文。再訊仲叔元鏡。蹤跡。則云但聞曾至永安。旋被難。未有確據。嗚呼。一至此哉。文五內迸裂。叫天欲絕。是日垂暮。入深山數里。至木皮樓。晤劉司馬遠生。劉官居湘客。徐廉便定。共對嗚咽。浩歎。謂文宜秘蹤。慎行。止勿為人所物色。劉刀源。雖荒僻。方谷家固周密。而來往復雜。恐非復壁也。是夜宿莫職方吾鼎舍。莫為方谷婦翁。亦避器。傲居山阿者。兩劉君為王父忘年交。初司馬以戎政尚書奉敕輔師桂林。桂林陷。與其弟宮府全節入山。宮府即詔獄四君子之一人也。明日遣吳科。開道會仙墟。潛通碩父。兩日碩父至。文拜謝收骨大恩。文慟而絕。碩父撫而哀。有頃。語及王令。索捕嚴急。今雖難免。必不可遽出。文曰。蒼梧開報。已死辭朝。甘心棄髮。徒步紆回者兩月餘。望桂林如天上。期于必達。赴王父難。盡為孫之職而已。今既不及。難而王父母骸骨未歸。亟當出而見王。哀求首丘之葬。豈忍冀之荒煙蠻嶺。為偷生畏禍計乎。碩父曰。覆巢之下。有完卵耶。方谷亦起而相勸曰。信哉楊君之言也。文慟而絕。絕而甦者再。碩父去。感諸君之言。又入山深數里。棲止兩劉君結茅處。劉君所居山最深且險。攀藤攬葛。綠崖翠湖。與猿鳥鹿鹿羣。文日侍兩君。拜求宮府為王父作傳。宮府許之。又數日。碩父復至。手授王父臨難與張公唱和詩一卷。時方中堂以智為僧于梧州冰井寺。遣一械適至。啟視之。草書二語曰。方賦野田黃雀行。雲中之鴻宜冥冥。三月初二日。忽有家人自梧訪至。出故交馬鎮蛟麟札。招文往見。家人者自省陷奔平樂。知舊標王陳策。久投馬鎮。麾下。因以入馬營。隨營往梧。同陳策入下野。訪見周氏妾及張奇。張于栗。嗣以是馬鎮刺得文。壯難狀。深加嘆惜。密諭家人持書探文。文念王父母相懷異土。終不忍即微服還鄉。一見馬公。懇啓事定南。謀歸。定何不可。于是初五日告別二劉君。方谷。初十日至梧。先叩冰井寺。晤行遠。行遠即方中堂染衣法名也。先是仲叔元鏡從梧趨桂。文託秋屋伴行。而王陳策則奉王父命迎叔者也。溯流泊象棋灘。聞桂林陷。乘舟

入昭平仙迴。與方公遇。未幾叔急欲赴省。方公及秋屋力止之。不從。竟孤身出山。取道永安。幸為亂兵所害。陳策則私至平樂投馬鎮矣。既而方公捐妻子。披緇出家。名行遠。號無可。同秋屋出見馬鎮于梧。秋屋旋護方夫人。與其幼子還桐城。而行遠留梧。馬鎮大重之。至是見文。語曰。馬公狡而貪。得無邀功于定藩乎。借為子探之。明日行遠慰曰。當道有發歸之語。可疾往見。無令其轉念。十五日入見馬公。接待有禮。語開微露舊事。諭寄室房。天驕引歸。明蚤即給符。帶家口從廣嶺回江南。文拜謝。出宿天驕家。天驕江寧人。俠士也。一見如平生歡。蚤起即為文書照身牌。請押馬公沈吟良久。卒開筆。微探其近侍云。昨三更王陳策妻李氏進密稟云。某為閣部公孫。省中方在搜捕。氏夫多方誘致。今一旦遣之。他日干係不在氏夫矣。時陳策奉差下廣州。馬公意侯其面決。故不即發行。需之一月。陳策始從廣州還。與語東歸事。瞻顧遲疑。房天驕危言動之曰。爾受督師深恩。圖報正在今日。公孫以爾密札相通。巡投至此。爾既不能效廣柳車。即當縛獻藩前。以博榮寵。胡乃卻顧廢時日。倘公孫不測。爾不惟得罪。且不能見功。新朝矣。陳策色變。是日進見馬公。許行。五月初二日辭馬公。面領路符。馬公贈行資百金。再拜受之。放舟大維寺。別行遠而行。連朝南風大作。行不利。十一日始至佛山。去廣州四十里。因候伴未更舟。十二日午刻。忽王陳策踴身八後艙。腰刀四人從兩旁入。睇視之。為馬營家丁。發聲呼。藉加格。云奉王令密擒賊。陳策則云為周麟所洩者。初周麟在李侍衛門下。性。微聞文留梧狀。即以白李。李得實。即啓王。王差壯大擺牙喇數十人。星夜馳輪馬鎮。縛致藩前。馬公款滿軍于梧。止委家丁同陳策來。恐其無禮于伴。因且虛文洩其所給路符贈費也。二十五日至梧州。馬公集守巡兩道。府縣丞尉列左。藩下壯大等列右。文至塔下。俛首立。馬公喝跪。文曰。明朝侍從無跪禮。既刺髮歸誠。未犯跪法。馬公領之。避發耳房安置。命房天驕囑文勿露實情。文曰。吾頭路認定。主意認正。肯累人耶。次日滿軍與上一小舟。一如佛山。上梧時。而酷烈拘繫之苦更倍。文自分必死。既念此身匪輕。或苟延殘喘。歸王父母天涯之骨。慰父母倚門之望。即不幸而頸血膏刃。隨王父英靈天上。亦盡為孫之分而已。自此神定氣亦清。飲食如常。六月十三日至桂林。見定南王于靖江王府。王先責以不即投誠。逃匿不軌。當死。文據實訴陳。王始露色。溫諭曰。城下之日。爾久不。同城。罪可原。歸親父母。爾扶掖返葬。情可憫。文謝不殺。即請遷居祖父。并歸幼叔元鏡。王許之。命李養性分撥房屋口糧安。十五日。至仙鶴巖。尋荒塚。哭拜伏地。申告大罪無狀。次拜張公塚。是日楊碩父自南鄉至。時撫軍王一品雅重碩父。定南王亦用其奇方療病。不三四日必入城。次日遣人往。刀源邀方谷。并候兩劉君起。俱不知去向。蓋聞捕文急。恐網羅之及。走避靈機。方谷得信。隨入省。慰勞。手出劉宮府所撰先王父傳。文再拜祇受而讀之。今日海內遠近之人。知西粵有留守相公。始倡擁戴之功。繼樹危疆之績。終立殉難之節者。微關中劉太史筆。其誰得而傳之哉。八月初八日。王父生忌辰。奉靈輜于北門外。明月洞之陰。并奉王母夫人。柩合厝。九月初始修家報。發老僕陳順。歸。十月望。家人周誼復。同。乾初入粵。接讀兩大人手諭云。五月初二。痛聞十二月十七。殉難凶信。終天飲恨。縮地無從。六月初二。汝弟昌武。復不祿。柴骨支離。益增憔悴。家破人亡。生離死別。八字吾身。兼之。文讀未竟。而腸寸裂矣。具以情

告養性。乞啓王給假歸省。李自王猶未決。于是先發顧周二人還報兩大人十一月朔定南統兵下左江諸郡。臘盡南寧。太平思恩。思明投誠報歸。至陳邦傳陰使人刺殺宣國公焦璉于武靖州。州屬南寧府。函首獻降。宣國以行伍之士。其忠勇之姿。始爲粵鎮旗鼓。建績湖湘。繼而受指王父。手縛逆藩。國士之知于王父最深。丁亥之春。及夏。血戰孤城。危而復安。功實多焉。乃主客失和。權分令雜。卒墜厥志。殞身滅祀。惜哉死之日。即顯神于其地。人民立廟致享焉。壬辰三月朔。定南王班師入省。撫院王一品予告還北。堅請頌父同行治疾。頌父于是挈其眷屬歸鄉里。文執手泫然。悲泫蹤之梗斷矣。五月二十日。見壯大擺牙喇五十餘。議軍務于養性室。李曰。李定國等兵自貴州出湖南。續順公駐衡。續順公沈。是其要衝。今來借兵。應援。王爺允否如何。金壯大白。王爺說我舊年借支衡永錢糧。沈公出疏參我。今日地方有事。向我告援。我三鎮分駐各府。如何借發。設警通我境。自有區處。沈公差去。李愕然不語。五月廿七日。王發兵出防全州。六月廿四日。滇營差官二員持查致王。來使盛陳兵威。王斬之甘棠鋪。城北二十里。廿六日爲家大人誕辰。文往明月洞禮懺。出北郊。忽家人孫成乘兜兜來。問高堂起居安。喜甚。讀家報及親戚朋友慰問諸書。竟成袖出。家中所刻王父臨難詩文。寄歸時奉紀數語于後。亦登剗焉。復感而泣下。念家徒四壁立。僅存東粵百畝。易銀數百。買貨入粵。爲迎柳資。故孫成之行。遲至四月初二就道。同行者又周誼也。前後入粵三次矣。問舟泊何處。成云。廿三日成于全州見李侍衛道迎柳。故先從陸路來。舟行過徒。計今日可到興安。興安。最高處水兩旁。下流舟行。適以板開水。凡三十六處。北運河曰。此曰徒。馬伏波運糧時所開。文亦未遑他問。廿八日遣周麟持大人書幣往全致養性。過靈川。卽開廿七日雙橋。養性戰沒。明日定南王親率鐵騎出興安。次嚴關。西刻回省。下令緊閉城門。王邸四門亦閉。三十日未到。城外砲聲不絕。塵煙蔽天。因攜家口止養性家。七月初一。定南王紮營帳于城西北諸葛山。山水衝斥。弓矢軟溼。不可用。王仰天嘆息。初四午武勝門破。王單騎入邸自焚死。文攜家口疾奔還寓。初定南之渡洞庭也。星沙折定與之。衡永無堅城矣。鎮峽拔永國之幟。瓜李峴鄂國之錄。興全無戰甲矣。桂林城下。滇兵裹矢。僅存一留守一侍郎而已。既收粵索。三鎮非布外郡。左翼置于慈右翼留于柳。前鋒開潯。仍守潯。湘南門戶。恃有續順連營星尉。桂林屹然一中堅。至是續順棄城走湖北。滇兵以虛聲控衡永。馳精騎。繇武崗新寧度八十里山。抄出西延大埠。竟搗興靈。而定南孤力嬰守。羽書飛調外援。曰本藩堅壁三鎮。會師平樂。文官退聚梧州。望救之急。以刻爲歲。此七月初二日也。撤出一背再背而城下矣。定南振甲出。挾弓矢。身不離鞍。口不咽食。蓋六晝夜。力竭扁邱。聚其寶玩。報其閭閻。園室自焚。與王妃相對死。不忍武乃心。不肯營人刀。亦倖然烈丈夫哉。王子生數歲。爲侍衛白雲龍。攜出。不果匿。旋爲滇將獲。獻王女混跡民間得脫。一時諸下員牛彘從王死。巷戰死。不可勝數。如繼世德。李大受孫守功。書院三思行杜鍾秀皆遊人也。手刃妻孥二十餘口。或十餘口。自焚死。李養性沒于全。其父母其妻爭自經自溺死。噫。何死節之多也。先是張獻忠有養子四人。孫可望爲平東府。李定國爲安西府。劉文秀口又有施姓者。先獻忠死。可望不受。於國公之命。進封江王。復不受。陳邦傳妻父武康伯胡執恭。始詔封可望爲秦王。而賜名朝宗。初八日定國索文甚急。一見于靖江府邸。首問王父安厝所在。而

言語面顏頗有驕色。欲留文。文堅辭。十五日又傳言留文。文曰。文以孱弱書生。萬里航海。一見祖父。蓋預必其以身報國。城亡與亡。至此爲收骸骨之人。豈敢希冀榮寵。祖父死節。身羈梧陽。閏十一月十七之變。雷雨爲之怒號。鬼神爲之震色。賴義友楊稅收殮葬。今不亟扶榘還鄉。以安先魄。忍再暴露。罪可贖乎。定國乃許之。翌日禮懺于明月洞。卽于是日啓王父母靈柩。從水路至興平。安頓家口于翦刀源。託王方谷母夫人照管。而與劉司馬遠生輩計。咸謂山川險阻。輕裝微服。庶可無虞。乃不得已爲火葬。痛心泣血。天乎天乎。其何以自道乎。八月二十日發自翦刀源。孫成周誼。錢廷瓚。王存孝隨行。縣恭城。永明。寧遠。道州。新田。常寧。來陽。安仁。茶陵。出江右。途次忠悲。力疾邁行。九月十五次古城。巡司塘隘。譏察甚嚴。二十五日樟樹鎮。登舟。阻風。粵城者五日。吳城者三日。泛彭蠡。下大江。十月十三至江寧。資盤矣。告貸于歧黃劉觀公。得三金。從丹陽以歸。至家之時。爲十月二十之夕也。拜見父母。告不孝罪負山積。父母撫慰有加。復不勝悲感。先是三日有兩白鶴棲止于先文總會元坊。高鳴數聲。果爲王父千年華表之兆。卽設轉幃于白雲居。奉主祀于頂山。曾王父享堂之左。遠近咸賜巾奠焉。母孀人復以叔元鏡尙滯天末爲念。而顧乾初復慨然請行。適秋屋歸自曹溪。又許同往。計兩人入粵凡三次矣。戊子之冬。趙先而顧繼之。卒成小子尋祖之志。桂林既下之後。願則奉兩大人命。徒跣于兵鋒倉卒中。入粵相見。趙則送桐城相公夫人歸里。卽受中丞公託。再至曹溪。逆行還歸。至是復同乾初入粵。刀途血路。瘴雨蠻煙。不啻堂與寢食。詎意竟以疾卒于賀縣。與劉司馬劉宮符先後棄世也。哉。幸得王方谷視合殮。願顧乾初負骨歸。嗚呼。是非死生友耶。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吾媿巨卿之奔喪執紼矣。每于殘篋中。簡其手錄。王父諸詩。不知淚從何落。辛卯夏。劉文華自家人入粵。亦沒于南寧。聞其訪文不遇。而悲孤蹤。志悲喪亂。抑鬱捐軀。嗚呼。香聲死別。卽在沙埕拂袖時也。至今歲時伏臘。文爲之祭奠。兩君不替云。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撰人詳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七絃河上釣叟記

自道光二十三年興英吉利議和許兵費銀二千一百萬圓定和約五年而一易于是二十七年英吉利遂照會兩廣總督著英易約既列款要求且請撥福建上海成事入城來往此議與粵民大譁振臂一呼洵洵聚數萬人時已革巡撫黃恩形連司趙長齡昔之成和議者猶在粵夷意主曾取甫遂入城之議船已薄虎門進泊十三行盡逐沿海砲臺守兵毀砲以去總督者英偕同官集會為和議諸人出城會議權激民變不敢許權啓邊豈不敢不許議終日不決次日若英復出城則凡所要求事悉許之而緩入城之約曰俟兩年後茲議也若英主之黃恩形趙長齡徐廣緒時為巡撫葉名琛為布政使備員而已不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祥光等約城內外居民家出一丁或二丁或三丁附城坊同之號召不下十餘萬人復令紳耆百數十人至夷房反覆陳說夷會既以官不受脅且眾怒難犯因能入城之議則備張告示言不必再議入城兩國永遠和好云云時方奉旨察看民情果可相安亦許入城矣旨未下而事先定遂詳悉具奏以聞得旨嘉獎給總督徐廣緒一等子爵巡撫葉名琛一等男爵皆予世襲團練紳民賞賚有差與巡撫約若賦不決請以嚴辦夷船對與俱備持國防授巡撫巡撫不可巡撫不交志誠理發在案出師事命巡撫受巡撫乃許之

咸豐二年八月有旨以徐廣緒調湖廣總督授葉名琛為兩廣總督六年春授徐廣緒仁閣大學士名琛木溫勤吏事願狃于前功以粵民銳悍為可常恃冀雪大恥尊國體取外夷務嚴每照會至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諸會咸怨然懼其威重未敢肆也四年夷船徑入天津照會直隸總督以五年易和約為說直隸總督答以五口通商廣督專任欲來論理宜赴廣東夷會快快歸及至廣東復具照會申是說值東莞會匪倡亂省城戒嚴名琛答以軍事倥偬不遑議此俟事定再行各國大失望復積憤于中及則匪事定功日益高氣日益固內既自雄外途輕敵而禍機伏于是矣

九月有水師千總梁國定者因搜划艇雅片煙土獲逸匪十三人拔艇上旗幟以獲匪報本內地貨船率領捕自外外國船外國亦以此之久矣英吉利夷會知之大憲照會總督引和約拿匪須知會彼國今不與知會而毀旗幟報獲匪為不合責歸所獲十三人獲犯方就訊其供者已七人未具供者五人名琛令先還五人告以七人實匪黨已具伏不當還夷會持不可名琛謂小事何足較復令縣丞某攜照會并十三人還之夷會不受言必以梁國定往彼代為定讞縣丞以告名琛曰姑聽之及二十三日夷會忽遣通事來告限明日日中不如約即攻城亦置不問是月將試武關巡撫相貴方入覲總督兼署巡撫事二十五日赴校場試馬箭開砲聲從東來忽報夷船入奪獵德中流沙砲臺府縣將奔相顧駭愕急以告名琛笑曰烏有是日及彼自走耳令省河軍船候旗勿與戰及暮砲果止夷船泊十三行詰旦砲復作夷兵趨鳳凰山砲臺守兵以有勿與戰之令也皆走不知所往名琛尚欲舉試事府縣力言不可乃止二十七日海

珠砲臺亦為夷有時城內外團練可集者尚二萬餘人西關團勇數千整隊過十三行夷兵據樓發火鎗斃三人團勇鼓譟欲上居民忽起勸阻竟喪氣而返且云聽其所為幸事急廣州知府吳昌晉入署請兵至再三不許其意奔取上命請走呼令發兵二十九日夷船桅上及海珠砲臺發直擊總督署屬更某冒煙突火進見且請避居名琛手一卷書危坐堂上鐵丸洞几案不為動見是人至笑而遣之日暮砲息三十日布政司江國霖道張百揆亦以避居請復不許且言昨侍家君疑家君無遷意國霖等不敢復言是日午後砲始發擊總督署西偏廳事及月臺屋圮石裂又放火燒靖海門外居民房屋火及城樓夜中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三

而免。是時城坊告示林立。奉令承教。皆夷會爲之主。列衙式書大清國某官。大英國某官。大法國某官。或木刻告示。則由巡撫飭發。衙則府縣巡撫諭令。蓋印張挂而已。示中大旨。不外中外一家。業經和好。百姓不得。官民皆宜以。又嗣後不得再呼夷字。如遇夷人下。應款待等語。司道分居城外。將以計被巡撫出城。圖恢復。一日忽有巡撫單衙告示。禁居民截路毆打夷人。其末云。有擅敢藉詞圍練者。照叛逆治罪。巡撫黃伏處城內。無能自主。曾請英西。既三願和。八年正月初四日。武巡捕把總藍瑣。持總督葉名琛手書。自白鵝潭來。言將行海外。令備衣服食物。并求呂祖經一册。募一廚役。一蕪工。買米二十石。備洋銀千兩。伍崇曜以往。初九日發香港。十五日至新岐坡。十七日至孟喀喇。二月初一日登岸。住河邊破臺。三月二十五日移大里恩寺地方花園。居樓上。蓋比拿破命流荒島故事。名琛日惟蛋起。誦呂祖經而已。七月十六日地震。夷乘請下樓避之。震止復上樓。有豐順人金子達。嘉應人劉裕壽。久居外國。聞之時來存問。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武巡捕把總藍瑣。遂葬唐人義塚地。臨穴。天忽大雨。二月二十日。名琛亦病。西醫以西法治之。不效。三月初七日午。聞見電光乎。家丁對曰。無之。遂不復語。至酉閃電射戶。乃絕。夷官來視殮。用藥入口。雜以水銀。洋鐵爲棺。銳兩頭。裹鉛錫。傍置二環。欲葬之。金子達不可。強之。子達言必葬是。則請給義塚山價三千金。乃止。初八日。以船載至距十餘里之它藍它拉墟。上石頭店。製松木箱爲之。棺。四月十四日。夷官歸。船至金花廟河岸。照會巡撫。繳箱盒衣服。及餘金三千。伍崇曜以書致此。留撫與行。未及用也。且曰。不信。可啓視也。四月二十五日。屬吏華廷傑爲啓棺。改殮。尸覆於棺。扶出。皮肉未脫。面目猶可辨。夷棺封鉛錫。皆有機法。以巨資延夷匠。至乃啓之。

記者曰。當世論夷事者。咸太息痛恨於漢陽。斥之爲大辱國。自咸豐庚申後。余往來南北十餘年。遇粵人及曾爲粵客者。輒詢當日情狀。瑣屑必記。嗣見永嘉張茂才志璞。詳述入城始末。凡數萬言。茂才父官粵時。漢陽沮抑。其有怨言也。最後乃見崇仁華觀察廷傑日記。觀察於漢陽。能不負生死者也。於是盡取所記。句櫛而字比之。諸說同者可信也。此或証之。彼有怨詞也。亦可信也。其他猥鄙誹謗。怨憤之語。盡刪之。而爲是記。漢陽高語鎮靜。於氣驕志。坐誤事機。身爲俘虜。是則然矣。然夷所欲得而甘心者。使其昏憒流媚。無足爲我梗。夷直截之而已。必不惡漢陽也。惡其爲梗。疑其有仇夷之心故也。心仇夷而術無以制夷。乃蔑視夷。以爲夷無如我何。此漢陽之所以敗也。辱身以辱國。且至蕩搖邊疆。而無能善其後。漢陽之罪大矣。夷竟不可仇乎。必不敢仇夷而畏夷。惟夷言是從。由然以爲必不辱國之道在是也。不敢知。亦不忍言也。夫漢陽固自以爲天下莫己若者。潰敗決裂。乃至於此。何也。爲山崇高。而絕沙礫之附。植根廣大。而失枝葉之觀。身比獨夫。擲成孤注。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與讒諂面諛之人居也。倚張同雲爲腹心。奉新聞紙爲著錄。命懸於亂語。謀決於籤詩。其蔽至於斯也。知其左右無一人也。禍變將作。力排衆議。固執己意。誠債事矣。強敵壓境。醉夢同之。城陷民散。俯首帖耳。以延食息者。何爲其然也。故平心氣。綜前後察之。漢陽之罪不可道。心猶可原也。是將仇夷。不足制夷。爲夷所惡。以至於此。能畏夷。惟夷言是從。或相安至今。未可知也。此當世所以集矢於漢陽也。伏讀顧皇帝諭曰。葉名琛剛愎自用。至哉聖旨。當其罪矣。使去其所爲自用者。雖仇夷可也。

附記五則

夷會入城後。駐將軍署者三人。曰阿露輝。曰巴亞里。曰馬殿邦。駐觀音山者四人。曰馮士打。曰廉文。曰克架。曰克得。

時居民氣沮。率隱忍自安。獨有井圍練未散。百數十鄉。聲勢聯絡。既不能攻夷。亦不容夷入城。在籍侍郎羅惇衍。太常卿龍元偉。給事中蘇廷魁。方奉旨圍練。設局花縣。恃爲保障。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東莞勇忽投書挑戰。巴亞里大怒。率兵出。圍勇設伏以待。夷兵既深入。驟起截殺。斃數百人。餘陷水田中。猝不得起。巴亞里墜馬。幾被獲。有帶路奸民掖之奔回。及和議定。首下令撤防。夷會乃移大畷往石井。焚屋。殺老弱男婦三十餘人。事在十一月。

初議圍練。即嚴封港之令。凡舟粵音同。沙門爲彼服役執業人等。限十日歸家。違者治罪。并及親族。三代不準考試。亦有自拔來歸者。城內外居民悉移居西關。白晝不見人。私往牟利者。一雞卵得錢三十。夷會自香港載牛爲糧。不久禁弛。趨承恐後矣。

巴亞里有感曰。咕吧。船匠也。六年冬在黃埔船次。中夜聞人呼起。遂不復歸。或云盜取之以勒贖。或曰總督使人殺之。誤以爲巴亞里也。事疑久矣。夷兵入城。乃求咕吧所在。出獄囚推勘。不可得。先是公監禁六夷人。復訊公監吏役。告以六人死埋北門山上。則啓棺驗之。終不得。遂執典史劉省三。張福基去。緝管多日。乃釋之。

同治元年。和議既定。夷會始出城。各官送之。東門外雞窠城。英吉利留領事官一。居將軍署。法蘭西留領事官一。居布政司署。沙面地方爲英吉利所據。設立馬頭法蘭西據新城。以總督署改建天主堂。



盛紀功武朝皇

撰翼趙

皇朝武功紀盛序

欽惟我國家武功之盛。度越千古。然勳績藏。在冊府。天下無由盡知。如薩爾濟山之戰。太祖高皇帝以數千人。破明兵二十萬於五日之間。此事為亘古未有。至今百八十餘年。學士大夫已罕有能頌述者。我皇上御筆書事。刻入御製文集。宣示天下。而後共知神功聖烈之巍巍。即漢光武之戰昆陽。金太祖之戰護步塔岡。舉不足道也。迨定鼎中原。後。聖祖仁皇帝平三逆。所以安內。平朔漠。所以攘外。億萬年久。安長治之業。實定於此。亦以歷年久遠。莫能得其詳。至我皇上平準夷。回部。拓地幾二萬里。掃北漠。而中原之。尤非漢代已校尉。唐四鎮北庭。所可同日語。兩金川地雖小。而山險路阻。攻討倍苦。功績亦倍奇。以及臺灣之役。度兵於重瀛之外。不逾時而奏凱。此固皆近事在人耳目。然僅從邸報中。略識始事終事之大概。而於賊亂討逆之聖心。決機制勝之策略。均未能縷悉也。幸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之文匯。文宗文淵三閣。內有前數件方略。共四百六十四卷。備載用兵始末。俾留心掌故之士。皆得叩關而伏讀之。仰見聖主表揚先烈。訓勵諸戎。垂示無極至意。第卷帙繁多。詣開來者。一時難於遍閱。臣幸與文匯裝訂之役。敬謹詳釋。於聖祖之平三逆。平朔漠。既得推究原委。而我皇上平準夷。回部時。臣正直軍機。繕寫諭旨。鈔錄奏摺。一切皆得與知。其後從征緬甸。又身行開。已而將軍臣溫。阿桂自滇赴蜀。討兩金川。道經臣貴西官舍。論兵事。夜分乃別。黔蜀接壤。軍中聲息。且夕得聞。臺灣之役。臣又為督臣李侍。延入

皇朝武功紀盛序

皇朝武功紀盛序

幕府。首尾一年餘。始終其事。故於此數次用兵。見聞較切。征緬時。曾即軍中粗有記述。餘未及隨事載筆也。歸田後擬一一追敘。而閱時已久。年月件繁。記憶不無稍誤。今得方略以證前事。益覺歷歷如繪。用不揣冒昧。節繁撮要。各為述略一篇。總名曰皇朝武功紀盛。使觀者易於披覽。即不能詣開讀四庫書者。亦皆瞭然於我朝功烈之隆焉。夫鋪張鴻靡。揚厲偉績。臣子職也。臣舊史官也。推皇上宣示天下之意。而演述之。庶不蹈僭妄之罪。所愧文筆弁陋。無以發揚萬一。實不勝愧汗云。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二月原任貴州貴西道前翰林院編修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臣趙翼謹識。

皇朝武功紀盛卷一

清 陽湖趙 翼雲松撰

平定三逆述略

國朝定鼎中原。將三十年。因三逆之叛。又用兵十年。而後天下大定。三逆者。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也。太宗文皇帝時。明登州參將耿仲明。隨副將孔有德。航海來歸。已而廣鹿島副將尚可喜亦降。二人與有德皆遼人。仲明則精忠祖。可喜則之信父也。時仲明封懷順王。與恭順王有德同封。可喜亦封智順王。三桂山海衛人。明末為總兵官。鎮山海關。聞京師陷。乞兵於我朝。適睿親王多爾袞兵至。遂降於軍前。封平西王。三人與有德皆隨大兵入關。三桂西追流賊入蜀。順治六年。進封可喜平南王。仲明靖南王。使定廣東。各率其部兵以行。仲明道卒。子繼茂襲。與可喜同定廣東。遂鎮其地。後移駐福建。繼茂卒。精忠襲爵。時定南王有德先戰死於粵西。故平西平南靖南。世稱三藩。三藩中三桂功最多。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於緬甸。平水西安氏。皆與有勞。故恩禮獨隆。進封親王。令統所部留鎮滇黔。所屬文武官。聽自選用。又擢其部將王輔臣為陝西提督。李本深為貴州提督。吳之茂為四川總兵。馬寶為雲南總兵。三桂鎮滇久。僭擬險制。漸蓄異志。日驕塞。精忠亦營點不法。大為閩人害。惟可喜素恭順。能恪守藩服。聖祖仁皇帝以三桂可喜宜力有年。年皆老。且三藩分布半天下。將成唐室方鎮之勢。非久安計。欲令釋兵還朝。以全

皇朝武功紀盛 卷一

終始。銷亂。適可。喜。疏。請。乞。骸。骨。事。所。部。歸。還。東。乃。特。允。其。請。此。康熙。十二。年。三。月。也。三。桂。精。忠。不。得。已。亦。以。是。年。七。月。疏。請。撤。兵。而。實。無。行。意。三。桂。陰。勸。士。馬。禁。過。郵。傳。并。約。統。部。將。之。在。他。省。者。精。忠。亦。與。相。應。和。皆。屢。遷。行。期。朝。議。分。遣。督。勦。官。陳。一。炳。梁。清。標。赴。諸。藩。與。諸。撤。兵。後。事。宜。且。趣。之。行。於。是。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桂。遂。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為。周。元。年。偽。號。昭。武。李。本。深。首。應。之。雲。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疾。馳。至。鎮。遠。為。賊。兵。所。圍。自。刎。死。有。郎。中。黨。務。禮。等。在。黔。督。辦。三。桂。入。京。夫。船。疾。馳。至。京。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詔。削。三。桂。官。爵。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尼。副。之。率。師。往。荆。州。進。討。又。以。滇。蜀。接。壤。令。西。安。將。軍。瓦。爾。喀。赴。蜀。刑。部。尚。書。莫。洛。經。略。陝。西。軍。事。粵。西。地。近。貴。州。則。以。有。德。培。孫。延。齡。為。將。軍。鎮。之。又。命。前。鋒。統領。領。借。先。進。據。常。德。以。遏。賊。鋒。兵。未。至。而。賊。已。逼。清。浪。以。小。除。夕。陷。沅。州。總。兵。崔。世。祿。被。執。巡。撫。盧。震。乘。長。沙。奔。岳。州。十。三。年。正。月。賊。至。常。德。原。任。提。督。楊。遇。明。寓。居。城。中。為。內。應。常。德。亦。陷。提。督。桑。格。援。兵。至。不。得。入。退。還。澧。州。澧。州。已。應。賊。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又。以。長。沙。降。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亦。叛。全。蜀。皆。失。二。月。孫。延。齡。又。反。於。廣。西。殺。都。統。王。永。年。執。巡。撫。馬。維。翰。據。有。桂。林。平。樂。三。月。賊。兵。至。岳。州。參。將。李。國。棟。應。之。岳。州。亦。陷。耿。精。忠。亦。以。是。月。反。給。執。總。督。范。承。謨。幽。之。民。舍。巡。撫。劉。秉。政。降。之。是。時。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聲。自。首。舉。事。親。至。常。德。督。戰。兵。鋒。甚。銳。是。以。四。方。響。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相。繼。失。人。心。皆。動。搖。幸。廟。謨。鎮。定。先。事。布。置。既。命。勒。爾。錦。等。赴。荆。瓦。爾。喀。等。赴。蜀。而。武。昌。南。昌。河。南。安。慶。江。寧。諸。處。先。後。遣。重。兵。鎮。守。又。駐。兵。於。兗。州。太。原。以。備。應。援。楚。警。則。調。安。慶。兵。援。楚。而。兗。州。兵。移。安。慶。又。調。兵。駐。兗。州。以。繼。之。蜀。警。則。調。西。安。兵。援。蜀。而。太。原。兵。移。西。安。又。調。兵。駐。太。原。以。繼。之。遇。有。微。發。絡。繹。奔。赴。不。淹。旬。月。故。叛。亂。相。尋。終。獲。戡。定。皆。用。此。法。也。而。京。師。先。有。楊。起。隆。之。變。起。隆。者。市。井。無。賴。偽。稱。朱。三。太。子。布。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期。以。十。三。年。元。旦。入。朝。時。各。殺。其。主。即。以。主。之。官。官。之。鑲。黃。旗。監。生。郎。廷。樞。家。奴。夜。醉。漏。言。廷。樞。聞。之。急。上。變。遂。捕。得。株。等。二。百。餘。人。誅。之。王。大。臣。并。奏。誅。三。桂。子。孫。之。官。於。京。師。者。乃。戮。其。子。應。熊。及。孫。世。霖。以。淨。根。孽。起。隆。亦。捕。得。伏。誅。京。師。訛。言。始。息。未。幾。察。哈。爾。又。蠢。動。時。方。調。邊。外。各。處。古。兵。察。哈。爾。右。翼。王。子。布。爾。尼。謀。拒。命。他。部。多。視。為。向。背。上。聞。之。立。命。大。學。士。圖。海。率。滿。洲。兵。三。千。疾。馳。往。及。其。未。發。職。之。於是。諸。蒙。古。帖。服。無。後。顧。憂。得。專。力。南。征。矣。而。其。時。反。者。不。特。三。桂。延。齡。精。忠。也。又。有。襄。陽。總。兵。楊。來。嘉。叛。於。穀。城。河。北。總。兵。蔡。祿。叛。於。懷。慶。江。西。則。饒。州。兵。變。餘。千。賊。蜂。起。賊。及。江。南。之。徽。州。別。賊。陷。湖。口。彭。澤。江。南。之。池。州。亦。有。賊。竊。發。上。以。賊。渠。乃。三。桂。也。三。桂。滅。則。諸。賊。自。散。逃。察。尼。分。兵。急。攻。岳。州。偽。將。吳。應。麟。據。守。堅。不。可。拔。乃。又。命。貝。勒。何。善。為。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子。彭。泰。副。之。專。攻。岳。州。其。餘。諸。省。則。以。貝。勒。鄂。鄂。為。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勦。蜀。康。親。王。傑。齊。為。奉。命。大。將。軍。由。浙。勦。閩。孫。延。齡。之。叛。提。督。馬。維。翰。亦。以。柳。州。降。賊。則。命。何。善。喜。及。總。督。金。光。祖。勦。粵。而。以。安。親。王。岳。樂。為。定。遠。平。寇。大。將。軍。繼。之。分。道。甫。定。忽。又。有。王。輔。臣。之。變。輔。臣。本。委。環。部。校。環。反。時。殺。環。來。降。擢。侍。衛。從。大。兵。定。湖。南。入。黔。滇。隸。三。桂。部。下。久。權。至。今。官。三。桂。初。反。時。誘。以。偽。割。輔。臣。令。其。子。繼。祖。入。京。呈。首。上。嘉。

之。特。給。世。職。并。繼。祖。四。品。官。尋。又。陰。通。三。桂。至。是。從。莫。洛。進。寧。光。忽。反。兵。攻。莫。洛。敗。之。遂。回。平。涼。據。守。此。皆。十。三。年。事。也。十。四。年。秦。州。蘭。州。鞏。昌。定。邊。靖。遠。臨。洮。岷。陽。綏。德。延。安。相。繼。失。時。三。桂。散。偽。割。各。路。煽。誘。給。輔。臣。軍。資。數。十。萬。又。令。賊。將。王。屏。藩。吳。之。茂。等。出。蜀。肆。擾。故。所。在。皆。應。惟。提。督。張。勇。總。兵。孫。思。克。王。進。寶。陳。福。不。從。陝。省。得。不。全。陷。已。而。諸。將。先。後。復。秦。關。延。鞏。諸。郡。獨。輔。臣。據。平。涼。悉。其。精。銳。依。山。結。壘。勢。張。甚。三。桂。親。至。松。滋。遙。與。相。倚。將。入。犯。鞏。州。我。湖。南。諸。將。方。奉。命。進。兵。岳。州。長。沙。以。分。賊。勢。而。吳。應。麒。於。岳。州。城。外。浚。壕。三。重。設。陷。坑。木。椿。守。益。固。長。沙。則。賊。將。馬。寶。來。援。亦。堅。拒。不。下。諸。將。皆。不。能。尺。寸。進。取。精。忠。既。據。全。閩。又。遣。賊。陷。浙。之。溫。州。黃。巖。處。州。及。江。西。之。建。昌。撫。州。廣。信。諸。郡。廣。東。潮。州。總。兵。劉。進。忠。礪。石。總。兵。苗。之。秀。亦。與。通。潮。惠。並。失。時。杭。州。將。軍。賴。塔。總。督。李。之。芳。以。兵。扼。衢。州。賊。不。得。過。衢。而。陸。路。有。偽。都。督。曾。養。性。偽。將。軍。祖。宏。勳。等。連。屯。二。十。五。營。於。長。石。嶺。諸。處。水。路。則。有。偽。都。督。朱。飛。熊。張。萬。恭。許。英。等。率。水。賊。萬。餘。舟。三。百。分。泊。於。小。梁。山。諸。處。浙。東。危。甚。傑。書。大。兵。至。亦。觀。望。不。敢。進。屢。奉。詔。趣。督。始。進。兵。馬。哈。達。復。處。州。傅。拉。塔。復。黃。巖。而。溫。州。為。曾。養。性。踞。守。迄。不。下。江。西。之。地。精。忠。既。陷。其。東。數。郡。三。桂。又。遣。偽。總。督。黃。乃。忠。等。合。兵。數。萬。自。萍。鄉。窺。袁。州。西。路。亦。告。急。先。是。上。以。江。西。賊。衆。命。岳。樂。督。往。粵。西。留。江。西。辦。賊。至。是。以。簡。親。王。喇。布。為。揚。威。大。將。軍。自。江。南。移。江。西。代。之。趣。岳。樂。進。兵。長。沙。岳。樂。畏。三。桂。凶。殘。而。閩。事。差。易。藉。手。也。已。率。兵。復。建。昌。令。額。楚。復。廣。信。希。爾。根。復。饒。州。欲。由。江。西。入。閩。辦。賊。上。不。許。趣。赴。長。沙。益。急。此。十。四。年。事。也。計。此。二。年。中。叛。變。四。起。秦。蜀。楚。粵。閩。浙。如。鼎。沸。選。將。調。兵。轉。餉。日。不。暇。給。自。古。藩。鎮。之。亂。未。有。甚。於。是。時。者。十。五。年。春。以。洞。鄂。等。屯。兵。平。涼。久。不。克。命。圖。海。為。撫。遠。大。將。軍。往。花。師。三。桂。方。遣。王。屏。藩。出。漢。中。譚。洪。出。西。河。吳。之。茂。出。單。家。河。合。犯。秦。州。為。輔。臣。聲。援。并。令。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清。率。傑。傑。入。平。涼。助。守。圖。海。至。督。諸。將。一。戰。大。敗。賊。於。平。涼。城。下。輔。臣。懼。遂。率。偽。巡。撫。陳。彭。偽。總。兵。周。揚。名。王。好。問。及。陸。道。清。等。降。王。屏。藩。等。遁。自。是。秦。省。略。定。會。圍。賊。賊。繼。匪。再。入。建。昌。肆。掠。忽。乘。營。去。上。知。閩。中。必。有。海。寇。入。故。撤。兵。自。救。乃。趣。傑。書。賴。塔。速。進。兵。收。偽。將。軍。馬。九。玉。於。衢。河。西。敗。偽。總。兵。林。福。於。大。溪。灘。乘。勝。復。江。山。縣。至。仙。霞。關。偽。將。金。應。虎。獻。關。遂。長。驅。入。浦。城。建。陽。建。寧。相。繼。下。會。養。性。聞。之。亦。以。溫。州。降。大。兵。抵。延。平。精。忠。大。懼。先。遣。其。子。顯。祚。繳。送。偽。印。師。至。福州。率。所。屬。文。武。出。降。於是。閩。浙。亦。定。時。東。西。兩。巨。寇。既。降。乃。得。以。全。力。辦。三。桂。初。三。桂。因。王。輔。臣。之。變。欲。由。秦。蜀。入。犯。及。輔。臣。反。正。圖。海。等。守。陝。無。隙。可。乘。而。岳。樂。已。由。袁。州。進。兵。長。沙。三。桂。乃。使。胡。國。柱。入。長。沙。固。守。馬。寶。營。城。外。為。犄。角。而。親。率。兵。自。松。滋。來。屯。嶽。麓。山。盡。調。嶽。麓。南。漳。諸。賊。楊。來。嘉。洪。福。等。至。合。力。抗。拒。別。使。偽。將。軍。高。大。節。率。衆。數。萬。圍。吉。安。以。便。入。粵。之。路。陰。結。向。之。信。授。為。招。討。大。將。軍。之。信。途。反。遣。人。祭。其。父。可。喜。於。私。第。率。藩。下。人。易。旗。改。服。擊。將。軍。舒。恕。於。省。城。想。引。兵。出。走。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巡。撫。修。養。鍾。皆。降。之。詔。州。南。雅。相。繼。陷。舒。恕。等。走。南。安。南。安。又。陷。乃。守。贛。州。孫。延。齡。馬。維。翰。皆。助。三。桂。遣。兵。寇。江。西。高。大。節。已。破。吉。安。入。城。守。上。預。知。賊。不。得。遂。於。秦。必。力。保。湖。南。拒。守。乃。趣。勒。爾。錦。察。尼。尚。善。等。分。路。進。兵。勒。爾。錦。敗。賊。於。虎。渡。口。察。尼。敗。賊。於。太。平。街。尚。善。遣。舟。師。入。洞。庭。克。復。君。山。已。而。勒。爾。錦。等。再。戰。不。利。引。還。尚。善。舟。師。亦。未。能。斷。賊。餉。道。

又詔將軍程占為征南將軍。自陝率滿洲兵及輔臣降兵至荆州。并選荆州兵之精銳者。率以助攻長沙。賊方擾醴陵。萍鄉。欲斷岳樂後路。喇布自江西分兵禦之。賊之陷吉安者。將軍哈爾圖等圍之。此十五年事也。十六年春。吉安賊逆。莽依圖乃進兵南安。原任提督嚴自明以城降。賊黨郭義亦逆。我師遂踰嶺。克南雄。直至韶州。有偽監軍道傅宏烈先以書來。謂大兵速進廣東。則廣西一省。宏烈可以一面當之。至是來迎於韶。向之信聞大兵入粵。先遣其弟之瑛迎降。金光祖亦自肇慶至。時可喜已歿。命之信仍襲其父爵。之信以書招原任高州總兵祖澤清。澤清亦以高雷廉三郡降。原任瓊州總兵佟國卿亦以瓊州降。於是廣東相定。耿精忠之歸順也。上命率其部下兵隨征海寇。時海寇鄭錦連陷汀漳。與泉郡武諸郡。我兵以次收復。劉進忠苗之秀亦以潮州碭石來歸。錦部將劉國軒在惠州。揚帆去。於是海寇亦稍靖。精忠以海寇平。奏請入京服罪。其部下徐朝弼等首告精忠。雖歸降。仍遣王進功通海寇。與劉進忠結腹心。咸黑鉛於王昇家。欲俟大兵旋日。再作亂。將降之前三日。殺范承謨以滅口。又遣王予玉至三桂處乞援。上命議政王等按其事實。凌遲處死。於是閩逆之局亦結。三桂既失輔臣精忠之信。勢漸孤。乃為畫地死守計。以衡州為偽都。自長沙移居之。聯絡孫延齡馬雄等為肘腋。時岳樂攻長沙。程占及喇布攻衡永。皆未克。賊增兵自宜章樂昌悉力來拒。向之信雖已反正。仍與三桂通。三桂陰以之遣胡國柱馬寶再犯韶州。額楚與之大戰。莽依圖出城夾擊。賊始遁。此十六年事也。十七年。程占進復郴州桂陽興寧宜章諸處。又招降偽總兵王商等。偽將軍林興珠詣向善降。賊乃盡銳逼永興而軍。我師統伊里布戰。再戰。副都統哈克三又歿。碩岱宜思孝營壘悉被衝。賊據之。環攻永興。碩岱等入城死守。喇布不敢救。程占遣布舒庫尼雅漢來援。亦不敢進。賊三面攻圍。自八月二日至二十日。晝夜不息。城壞於賊。以竹篋布囊盛土補之。且築且戰。瀕危者屢矣。二十一日。賊忽拔營去。乃三桂已死。諸賊皆赴衡州故也。三桂初病。有犬登其案而鳴。已而腦眩症益劇。又下痢。遂於是月十七日死。賊黨吳國貴夏國相。祕不發喪。潛調永興諸賊胡國柱等至。仍謀拒守。時向善已歿於岳州。以察尼為安遠大將軍。赴岳統其軍。先是林興珠之降也。謂岳城糧皆取給於常德。而我舟師僅營於君山。賊之往來如故也。宜分泊於香爐峽諸處。并立陸營於九貴山。以斷長沙衡州之路。賊可坐困。上是之。命察尼如其法。以困岳。水陸之圍始密。賊將杜輝潛遣人來約降。事泄。為吳應麒絞死。城中糧日乏。我兵乃急攻之。十八年正月。偽總兵王度冲陳珀降。應麒棄城遁。官兵遂復岳州。岳州既復。長沙震恐。賊將皆棄城去。我師由長沙進衡州。吳國貴夏國相等亦遁。我師入衡州。追敗國貴於永州。復其城。國貴尋歸武岡。與胡國柱死守。林興珠奮擊。敗之。國貴中賊死。餘賊遁。彭泰又追敗之。遂復武岡。喇布遣提督趙賴取寶慶。寶慶亦復。時勒爾錦等在荆州。亦渡江勦賊。賊已潰。所過松滋枝江宜都諸縣皆下。并復澧州。偽將軍洪福以舟師降。貝子準。遂進常德。賊已焚廬舍舟楫去。而三桂孫世璠在雲南。已僭即偽位。勒爾錦奏。胡國柱在辰州。吳應麒在辰州。以木石塞隘口。跨路立五營。山路險惡。止行一馬。其陡絕處。徒步亦難上。上切責之。乃命察尼辦澧州以南軍事。勒爾錦辦利岳。蘇襲軍事。以岳樂勤勞久。命率大兵之半還京。以彭泰為定遠平寇大將軍代之。進取寶慶。此由湖

南入滇黔之師也。先是十六年。傅宏烈之降。授為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令募兵進取廣西。莽依圖額楚既敗賊於韶。命額楚守韶。莽依圖隨宏烈後。繼進。會馬雄與孫延齡交惡。治兵相攻。宏烈等遂乘機進克梧州。招漳州營林皆下之。直抵平樂。延齡已為吳世琮殺死。世琮水陸來犯。宏烈等戰不利。引兵退。十七年戰於賀。戰於藤。又敗。賊直逼梧州。是時三桂已死。而世琮在廣西轉猖獗。十八年正月。宏烈莽依圖率死士奮擊。大敗。賊始復漳州。馬雄已死。其子承蔭。率偽將齊人龍等降。世琮圍之於南寧。承蔭守頗力。莽依圖進敗賊於新村。世琮負傷走。南寧圍解。并復太平府。命莽依圖即由南寧進雲南。宏烈亦請由慶遠進雲南。上壯其志。以喇布代守桂林。聽宏烈進師。十九年。承蔭又給殺宏烈。以叛。粵地再擾。於是命駐守潮州之將軍賴塔帥師廣東。初向之信雖降。仍懷兩端。越其援宜章。授韶州。授梧州。皆托故不行。三桂死。始聽調。從征廣西。至是之信護衛張永祥張十選赴京。首其謀叛事。上命侍郎宜昌阿以巡海為名。赴粵密按其狀。部將王國棟證之。事皆實。宜昌阿密檄金光祖執之。信於武宣。之信弟之節等在省城聞變。殺國棟。欲為亂。賴塔以兵圍其第。皆就擒。之信尋伏誅。粵東得不擾。會莽依圖病歿於軍。乃命賴塔為大將軍。代莽依圖進取雲南。此由粵入滇之師也。諸將之在秦省者。自平王輔臣後。以秦民勞敝。暫停進蜀。及三桂死。詔圖海進京。面授機宜。始議進兵。諸將張勇孫思克猶請俟時。惟提督趙良棟王進寶請身任其事。十八年十月。進寶復鳳縣克武關。擒偽總兵羅朝興。直抵漢中。王屏藩遁。我兵分三路趨保寧。十九年正月。賊二萬餘來拒。進寶大敗之。追至錦屏山。賊營於城外。我兵奮橋而進。遂克保寧。王屏藩及偽將軍陳君極自經死。生擒吳之茂等。乘勝至順慶。順慶亦復。趙良棟之分路進蜀也。先遣兵復徽州。由略陽進克陽平關。十九年正月。從白水瀾渡江。龍安府偽總兵姜應熊降。遂復龍安。至明月江。賊斷橋拒守。良棟趨兵浮渡。令總兵王進才等分兩路取成都。自率大兵繼進。偽將軍汪文元降於綿竹。至成都。偽巡撫張文德率文武出降。遂復成都。圖海亦以是時復興安府。楊來嘉尙擾夔巫間。提督徐治部擊敗之。於巫山來嘉遁。夔州亦復。諒洪率所部降。將軍烏丹克重慶。彭時亨亦降。趙良棟敗胡國柱於建昌。遂率兵進雲南。此由蜀入滇之師也。時察尼在湖南。已克辰龍關。進取辰州。總督蔡毓榮又復銅仁府及麻陽縣。於是命彭泰速進雲貴。其滿兵無馬者撤之。令察尼率以還京。勒爾錦傑書亦先後撤兵還。圖海率王輔臣還。輔臣至陝西自縊死。八月。彭泰蔡毓榮自沅州進。十月克鎮遠府。偏橋平。趙龍里以次收復。抵貴陽。吳應麒先遁。遂復貴陽。遣提督桑額據雞公背。嚴索橋諸險。招李本深降之。其餘安順石屏等府相繼下。貴州悉定。會賴塔自廣西進兵亦屢捷。二十年正月朔。抵安順所。敗偽將軍何繼祖於石門坎。遂復安順。繼祖遁去。合偽將軍詹養等率數萬眾。陣於黃草壩。列鹿角挨牌。驅象助戰。二月二日。我兵自卯戰至哺。大敗其眾。奪二十二營。生擒詹養王有功等。獲象馬無算。二十一日。彭泰賴塔兩路兵遂會於曲靖。整隊合進。屯雲南省城十里外之歸化寺。逆酋吳世璠遣偽將軍胡國柄劉起龍黃明等率賊數萬來拒。我兵大敗之。陣斬國柄起龍。追殺至城下。掘長壕困之。而趙良棟之師亦自蜀至。圍益密。先是賊因官兵進勦。欲分我兵力。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分陷建昌。彼州永寧馬湖諸處。又賊譚洪彭時亨再叛。擾雲南間。

至是世璠以省城危急，調諸賊回救。上預敕諸將各路追蹙，弗令得至省城。於是諸將奮擊，遂無一得至者。偽將軍韓天福與土司那天鳳，轉偽總兵王來吉，以武定降。穆占敗偽將軍楊應選於平遠，遣人招之，亦降。偽定遠大將軍張國柱偽總兵徐光明李三彬羅文獻郭壯與范應泰各率所部降。偽將軍李發美舉首世璠所與遠賴喇嘛書，以麗江鶴慶二府降。譚洪已死，其子天祕亦降。馬寶遁於楚維，衆盡潰。與偽將軍巴養元偕降。上命械質至京，繼之。雲南省城有潛出降者，謂世璠勢已蹙，惟堅守待外援。十月八日，彰泰等遂合楚粵諸路兵，并力環攻。連日夕不息。二十八日，偽將軍線絳吳國柱吳世吉原任都統何進忠林天肇等謀執世璠，及郭壯圖以獻。世璠聞變自殺。壯圖及子宗汾亦自殺。二十九日，線絳等開門降。遂擒偽大學士方光琛等磔之。戮世璠尸，傳首京師。夏國相質於廣南，尋亦來降。彰泰以其為三桂塔，送京師伏誅。胡國柱遁於雲龍州，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餘偽文武官皆降。雲南底定。上乃盡撤滇粵閩藩下兵歸京師。賄郵殉節諸臣甘文焜范承謨朱國治馬雄鎮傅宏烈等，分別諸將功罪，黜陟之。其滿洲兵出征時，貸子錢治裝者，發帑代之償。大赦天下，與民休息。從此內地不復用兵。億萬年丕丕基定於此矣。

敬惟我國家武功之盛，懿燦千古。而所以靖反側，開治平，尤莫如平定三逆之舉。蓋國初權廓西南，未嘗不藉諸藩之力。及留鎮既久，據巖擁強兵，皆樂於威福自擅。一旦欲撤之使歸，必非其所願。而不撤，則又將成方鎮分據之勢。日久愈不可制。正昔人所謂召則反，而禍小，不召則反，而禍大也。然反速禍小，亦有非可概論者。是時我國家定鼎纔三十年，西南陲之入版圖，并未及二十年。人心猶未專一，而三藩分駐滇黔閩粵，幾半天下。又非如唐時河朔三鎮之僅據燕趙千里之地也。吳三桂在諸藩中尤雄狡，陰蓄異志，播流言，結死黨，以虛聲煽天下。天下皆震其威，一舉事，未有不響應者。是非廟堂有必勝之策，輒率下詔，將一發難收。無以善後。故當時諸王大臣皆不敢專主撤藩，各為兩議。以上我聖祖仁皇帝年方二十餘，獨內斷於心，毅然撤之，不疑。詔一下，而三桂果反。反而諸藩果相繼起，加以孫延齡王輔臣之助，逆勢哈爾之假援，幾於東南西北在在鼎沸。而廟謨鎮定，不動聲色。卒能以次削平，開一統無外之治。後之論者，但仰神功，聖烈之巍巍，謂有天授，非人力可及。今得平定三逆方略讀之，而後知當日不得已用兵之苦心，與夫應變靖亂之長策遠慮。蓋夙夜焦勞者凡七八年，始克者定。而非輕付一擲以倖成也。當撤藩之始，固默計與朝兵力，足以制叛而有餘。而初未嘗備以威也。詔諭諄諄，開誠宣示，無非欲延恩於弗替，銷亂於未萌。使諸藩知順逆，釋兵歸朝，析圭擔荷，傳及後裔。豈非旂常帶纓之盛事，乃狂悖失計，輒敢連衡拒命。聖祖始遣將出師，以伸國法。然猶擴如天之度，許以自新。凡賊黨之自拔來歸者，悉仍其官位，堪懷待之。蓋力既足以制其死命，而恩又足以開其生路。故輔臣及精忠之信等，雖已罪不容誅，猶待道死之詔。回面自投，不待窮極兵勢而後取之。此息事寧人之出於至誠，使叛賊亦知悔，早可省兵力十之二三也。諸將之討逆也，視賊賊所在，率遂巡不敢進。徒藉手於一城一邑，以報塞。聖主灼見其情，趣諸將舍賊黨而專力渠魁。兵少增兵，餉少增餉。故王

耿二逆，終至力屈歸命。又以三桂為諸叛之首，三桂滅則諸叛易討。特宿重兵於荆岳長沙，以扼其要害。賊鋒雖銳，終不能出湖南一步。後卒由此進兵收功。此勝算獨操，所由制勝於萬里之外者也。自用兵以來，僅戮一不救主帥之偏裨，以徇於軍。而未嘗殺一大將。即諸統兵者之斤斤盡地自守，終年累月，屢催不進。律以老帥糜餉之罪，萬無可辭。猶僅下詔嚴飭，交王大臣議奏。終責以後效，而不遽加斥革。蓋其時漢人既不可信，漢軍亦多有與諸藩同氣類者。所恃惟宗室王公及滿洲大臣故訓之勵之。終不得已而用之。此更用人之苦。乘過錄功，而卒收孟明之效者也。統計康熙十二年，至十七年，軍事旁午，宏濟艱難，聽鈴索之械聲，警銅籤之投響。古聖王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殆無以過之。自三逆殄而內地不復用兵，迄於今承平百餘年矣。當日戰爭之地，久長桑麻，無復斷斷折戟之遺跡。問之故老，亦莫有能記討逆舊事者。固非妄如，白首不見兵革。人但謂生長太平，得享此熙恬之福也。而豈知我聖祖宵衣旰食，圖寧求莫之所留貽也哉。

平定朔漢流略

厄魯特準噶爾者，本元阿魯台部。其後聲訛為厄魯特。國初時，其酋頗實汗嘗遣使通貢。後有噶爾丹者，出自北厄魯特，漸強盛。自立為汗，侵掠其鄰喀爾喀部。喀爾喀故有二汗，左翼號土謝圖汗，右翼號車臣汗。其地在我四十九旗蒙古之北，與準噶爾接壤。至是為所侵擾，勢不支。康熙二十七年，二汗率全部來降。聖祖仁皇帝受而賑撫之。遣使諭噶爾丹息兵，以靖兩國。噶爾丹伴應命，而阻兵如故。喀爾喀不敢游牧於故地，避入我邊境。二十九年，上命尚書阿爾尼備邊。會厄魯特驅掠喀爾喀人畜過，阿爾尼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喀爾喀務爭取，陣遂亂。厄魯特因而乘之，我兵反為所敗。乃以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出師至烏蘭布通，大敗其衆。噶爾丹始以書來乞和。然弗倭也。其兄子策妄阿拉布坦亦為所凌虐。嘗遣間使來附，上遣使報之。至哈密，為厄魯特所害。詔索其害使臣者，噶爾丹不應。三十三年，約其來會盟，亦不報。而擾喀爾喀益甚。上念喀爾喀為我外藩，不庇之使安游牧，勢將以近邊蒙古地處之。則蒙古生計亦受害。自非大創噶爾丹不可。乃決計用兵。又恐我兵至而敵先遁也。三十四年，土謝圖親王沙津來覲於木蘭。具言噶爾丹約其為內應，將入犯。上命沙津偽與相結，誘其兵來。是秋噶爾丹果掠喀爾喀之納木札爾陀音所部，駐兵於土喇及克魯倫河之間。自秋徂冬，不去。我朝三遣使往，皆為所辱。令使者步行歸。三十五年春，乃兩路出師。上親統六師，向克魯倫河進發。命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率軍孫思克、總兵康調元等，向上喇進發。預刻時日，約東西夾攻。途次有傳噶爾丹率兵三萬，又借俄羅斯兵六萬來者。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奏請迴鑾。上力斥之。四月下旬至西巴爾台，探知噶爾丹尚在克魯倫河，而費揚古兵至何處，尚未奏到。隨行王大臣有謂宜俟費揚古兵至夾擊者。有謂宜先遣使噶爾丹告以御駕親來者。有謂不必俟費揚古兵，亦不必遣使噶爾丹。即當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五月四日，至拖陵，乃遣使噶爾丹，明告以六師親征，并以所獲之厄魯特俄齊爾僧往噶爾丹，初不信。謂中華皇帝不在京城享安樂，而陟此沙漠乎。及問之俄齊爾僧，具述黃幄帳城

等物乃大驚親上孟納爾山竊觀我兵隊伍嚴整士馬精強不復敢戰聞我西路兵已過土喇謂其下曰北路兵不可擊且擊西路遂乘夜遁閱五日上至克魯倫河方意其扼河相拒而河岸已無一帳矣大兵追三日不及乃簡輕騎命內大臣馬思喀速追十三日上迴鑾是日我揚古兵已至昭莫多探知噶爾丹在特勒克濟相距僅二十里遣領借以少兵誘之孫思克陣於東占高阜以臨之廉調元陣於西兵皆下馬步列以待噶爾丹果以萬衆來我軍鳴角齊上馬蹂之敵遂大奔追殺三十餘里斬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牛二萬餘羊四萬餘軍資器械無算噶爾丹之妻阿奴喀通亦死於亂兵其他台吉宰桑陣歿者不可數計投費揚古軍者二千餘人投馬思喀軍者五百餘人上回鑾至塔爾奇捷奏至凡喀爾喀王公台吉以及老幼男婦無不泥首膜拜謂聖主安輯我喀爾喀不惜士馬芻糧且親履沙磧以懲此凶醜我喀爾喀從此得仰父母子矣六月噶爾丹既敗後牲畜盡失無可資生與諸台吉會於塔米爾噶爾丹欲往翁金丹濟喇欲往阿爾台阿賴下灘及丹津俄木布欲往俄羅斯邊境皆無定議已而丹津俄木布之人有盜噶爾丹部內羊馬者噶爾丹責令還原主遂有隙丹津俄木布旋叛去惟丹濟喇及阿賴下灘尙隨之又與諸顏格隆及吳爾占扎卜等亦率其屬以從然所屬各不過千人少僅數百人上欲乘勢遂滅之秋九月噶爾丹再發京師往歸化城經理其事撤論青海諸台吉協擒噶爾丹諭策妄阿拉布坦亦如之又多遣間使招其黨與時噶爾丹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遂不敢翁金有我軍所餘糧噶爾丹欲資以度冬使丹濟喇來劫適我副都統祖良璧護糧歸途次賊突出我護糧兵不及甲即與戰良璧以殿後兵繼之前行兵又回關遂大敗去其遺往達賴喇嘛之使人喇克巴過青海又爲我副都統阿南達所擒有台吉阿玉奇額爾克巴圖皆承徵與策妄阿拉布坦會於阿爾台約共擒噶爾丹自効噶爾丹聞之遂向白格爾西去十二月噶爾丹三十六年春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捕獸於巴爾思庫兒我哈密回目都拉達爾罕遣子郭帕擊擒之俘送京師二月上又啓鑾往寧夏時噶爾丹竄於薩克薩呼里克資野獸以給然迄無降意我員外郎博什希筆帖式常授奉命往諭之噶爾丹遣人取書去閱數日見使臣於野傳語數言而去其備強如故也薩克薩呼里克獸已盡勢益蹙一日與諸台吉飲於諾顏格隆家吳爾占扎卜出怨言謂此地獸已盡矣如願降中國則往投否則宜另爲計今爲爾一人致四部厄魯特七旗喀爾喀皆破壞尙何所圖也諾顏格隆以酒和解之而其下多攜武阿賴下灘亦與丹津俄木布往投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使臣代奏并遣間使入覲丹濟喇亦先輸情於我使臣噶爾丹召之丹濟喇曰既有程布咸布矣召我何爲遂不赴又有台吉阿喇兒拜及拉思倫博羅齊等與噶爾丹相距或半日程或一二日程皆候塞不用命上至寧夏趨白塔方臨黃河發大兵起行適費揚古奏至噶爾丹已於三月十三日死矣傳聞謀食無資部衆盡潰故仰藥自盡也丹濟喇攜其屍及其女鍾濟海來降途次爲策妄阿拉布坦奪去丹濟喇自率所部降阿賴下灘亦降已而策妄阿拉布坦遣人獻噶爾丹之屍及鍾濟海至京於是朔漠大定喀爾喀得安游牧至今百餘年此較滿野數百萬衆無不得所皆我聖祖三烈

親征所以奠安而抵席之也尋授塞卜騰巴爾珠爾爲一等侍衛鍾濟海至命與同居使侍衛沙克都爾雲之尤見格外矜宥之仁云

皇朝武功紀盛卷二

平定準噶爾前編述略

自策妄阿拉布坦獻噶爾丹之屍及鍾濟海聖祖仁皇帝嘉其恭順恩賞有加無何狼子野心漸狂悖承噶爾丹潰敗之後收其餘衆稟集寧育日益以強康熙五十四年來擾哈密我駐防哈密之游擊潘至善拒之肅州總兵路振聲出兵應援敵始去自是我朝常發兵備邊五十六年以內大臣傅爾丹爲振武將軍駐阿爾台尙書富寧安爲靖逆將軍駐巴里坤散秩大臣祁里德爲協理將軍在西路策應是年冬策妄阿拉布坦遣小策零敦多卜侵西藏藏中會長曰拉藏汗與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得尼退守布達賴五十七年命侍衛色楞額率西寧兵會同青海王台吉等進援總督額倫特繼之未至而拉藏汗已爲敵所殺額倫特敗敵於齊諾郭勒色楞額敗敵於喀喇烏蘇尋合兵進勦八月朔日敵大至額倫特中槍殞我師收績乃命皇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率重兵駐西寧五十八年分遣平逆將軍延信由青海定西將軍噶爾弼山打箭爐兩路進兵收復藏地傅爾丹富寧安祁里德等亦由西北兩路襲擊以分敵勢富寧安至關展降回衆三百餘至上魯番降番衆千餘祁里德亦降厄魯特宰桑塞卜騰等二千餘傅爾丹至格爾額爾格殺厄魯特二百餘擒宰桑貝肯等百餘然皆未深入也八月延信兵與小策零敦多卜戰於密諾郭勒綽瑪喇等處皆捷噶爾弼由南路乘虛入聞春丕宰桑以兵來拒及其未至先克黑朱工喀所至望

風歸款。朱貢之胡十克圖獻地降。第巴達克喇及喇嘛種科爾亦降。即合聚皮船渡河。乘勢直抵西藏。大小頭目及各寺喇嘛。俱歡迎恐後。盡擒獻華喇嘛百餘人。其策零多卜所授為總管者。俱斬於軍前。西藏遂復。雍正元年。青海王羅卜藏丹津叛。以陝甘年羹堯為撫。遣大將軍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入平之。羅卜藏丹津走投策零阿拉布坦。世宗憲皇帝遣使索之。不奉詔。惟遵旨定邊界。約不入犯。乃撤兩路兵。留兵哈密。護其耕作。五年。策零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襲。因狡好亂。過於其父。又集兵窺邊。乃復以傅爾丹為靖遠大將軍。駐阿爾台。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駐巴里坤。噶爾丹策零遣小策零多卜。以二萬衆犯科舍關。掠駝馬。總兵樊廷副將治大雄拒退之。九年六月。傅爾丹出師。敗績於和通。渾兒兵二萬。得歸者僅二千餘。岳鍾琪聞傅爾丹被圍。急出師。遂為聲援。亦不能大獲。敵既得志。益猖獗。大策零多卜駐華爾齊斯。小策零多卜駐喀喇額爾齊斯。日伺發邊。時方築城於科卜多。以地遠難守。命移營於察罕度爾。以順承親王錫保為靖遠大將軍。領之。降傅爾丹仍為振武將軍。又以馬爾賽為綏遠將軍。駐歸化城。為犄角。兩策零多卜。一由郭多里。一由杭愛來掠。喀喇額爾齊斯。又以前領人畜為所擄。通摩克率所部內移。小策零多卜之子曼濟又掠鄂爾海。大策零多卜自率大衆屯蘇克阿勒達。錫保令喀喇額親王丹津多爾濟及額駙策凌。與戰鄂登楚克。敗之。敵始去。十年。又有塞卜騰策零那木札爾。由烏魯木齊來擾哈密。岳鍾琪遣總兵曹勳副將紀成斌拒之。秋。噶爾丹策零傾國入寇。至額駙策凌所部。策凌方入朝。遂盡掠其貨畜。二子一妾。亦為所得。策凌在途聞之。割髮及所乘馬尾。誓以死復讐。途次借各蒙古兵回救。噶爾丹策零方據其子女玉帛。離飲為樂。策凌夜半由間道繞出山後。黎明自山頂大呼。壓而下。敵驚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棄其軍貨倉猝遁。策凌追及之於額爾得尼招。左阻山。右限大水。敵無路走。我兵乘勢擊之。殺萬餘。尸滿山谷。河水數十里皆赤。噶爾丹策零由鄂爾昆竄去。策凌急檄馬爾賽出歸化城。截殺副將軍達爾濟。將兵待發。馬爾賽不許。副都統傅爾丹求出兵。亦不許。軍士登城。望見敵騎由城下過。如亂鳥投林。紛雜無行列。一邀擊可盡擒也。翼日。將士不稟命。自出追之。噶爾丹策零已從前隊過。僅載其零騎馬爾賽由是伏法。而噶爾丹策零勢亦衰。不復敢擾邊。尋遣人來議和。十二年。遣傅爾丹及學士阿克敦報之。今上御極。噶爾丹策零又遣使來。以所議邊界不決。使命往返。乾隆四年始定議。厄魯特游牧不得過阿爾台。喀喇喀游牧不得過扎下塔。兩國各遵守。已又許其通市易。及進藏作佛事。人馬貨物。各限以數。乃盡撤西北兩路兵。計自康熙五十六年備兵以來。中間雖暫撤。不數年旋復設。前後費軍費不下七千餘萬。至是始寢兵不用。蓋敵援則制之以力。敵服則撫之以恩。聖祖世宗捷制之勢。我皇上懷柔之略。各因時而施。固未肯稍損國威。亦未肯輕用兵力。使噶爾丹策零子孫粗能自立。保境睦鄰。我皇上亦惟以息事寧人為念。豈必欲草薶而禽獮之。迨至竄亂相仍。自取覆滅。天厭其德。授我國家以兼弱攻昧之機。然後一舉蕩平之。則我皇上始念固不到此耳。

平定準噶爾正編述略

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其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嗣位。昏暴不恤國事。十五年。其姊賽音伯勒克執

之。立其庶兄喇嘛達爾扎本。噶爾丹策零外婦所生子也。有大策零多卜之孫達瓦齊。於喇嘛達爾扎為近屬。喇嘛達爾扎忌之。達瓦齊擁衆不應召。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者。最狡黠。欲搆達瓦齊竄亂。而已從後圖之。乃與達瓦齊合兵。突入伊犁。執喇嘛達爾扎。達瓦齊遂自立為汗。阿睦爾撒納欲襲之。而力不敵。十九年。遂與都爾伯特台吉訥默庫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率所部二萬餘人來降。且乞師往靖亂。其意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已得據其處也。先是喇嘛達爾扎之立。以台吉達什達瓦齊為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所任用。執而廢之。欲以其部衆分賞各台吉。其部下有宰桑薩賴爾。不肯他屬。率千戶來降。上授為散秩大臣。詢以準夷事。備悉其內亂狀。然尚未欲用兵也。迨達瓦齊之篡。有杜爾伯特台吉策凌及策凌吳巴什。率三千餘戶來降。上益悉其情形。亡可企足待。聖祖世宗數十年厲兵秣馬。欲殲滅之而不能。今事會適有可乘。是天以準噶爾界我大清。時不可失。於是用兵之策遂決。方調兵籌餉。以圖大舉。而阿睦爾撒納來降。上自薩爾圖爾降後。即知有阿睦爾撒納。為衆部所畏服。茲破關內附。正可資以前驅。迅掃殘孽。而舉朝不知其故也。承平日久。方樂於宴安無事。不顧有勞師動衆之舉。尙書舒赫德奉命往撫阿睦爾撒納。輒請留其壯丁於烏里雅蘇特軍營。而部落悉徙蘇尼特。使不得聚而生變。上謂若是適使其疑畏也。斥罷之。更以尙書班第往輯其衆。俾游牧於扎下塔。阿睦爾撒納等入覲於熱河。上封為親王。訥默庫班珠爾皆封郡王。所以寵賚之者甚至。二十年春。遂兩路出師。北路以班第為定北將軍。阿睦爾撒納為定邊左副將軍。西路以陝甘永常為定西將軍。薩賴爾為定邊右副將軍。所至準夷各部。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攜餽饋。獻羊馬。跪迎恐後。兩路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五月五日。齊抵伊犁。達瓦齊已遁於格登山。阻漳為營。衆尙萬餘。我兵追及之。待衛阿玉錫夜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萬衆驚潰。達瓦齊竄於呼爾瑞。回會霍集斯伯克承檄縛獻軍門。并獲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及前藏已降復叛之巴朗。先後檻送入京。行獻俘禮。上御午門樓受之。策動行賞。賜阿睦爾撒納食親王雙俸。班第薩賴爾爵上公。餘進秩有差。是役也。出師僅百餘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犁庭掃穴。生縛名王。沙漠萬里。悉入版宇。信自古未有之峻烈也。厄魯特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大部也。部各有汗。上之初用兵也。欲俟平定後。仍其舊設四汗。衆建以分其勢。可以銷亂萌。息邊釁。如喀喇喀之編七旗。至今長享太平。而阿睦爾撒納志不在此也。上預燭其情。甫出兵。即密諭班第。示以分封四汗之意。以消其妄念。又以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本科爾沁親王。與阿睦爾撒納語相通。氣類相近。令與阿睦爾撒納偕行。俾藉居無猜。實陰伺察之。乃額駙反與之呢。阿睦爾撒納遂恃為奧援。既平伊犁。上命班第及西路參贊大臣鄂容安留伊犁。與阿睦爾撒納薩賴爾。共籌善後事。阿睦爾撒納輒隱以汗目處。事多不稟。承將軍生殺任意。置副將軍印不用。用其國汗舊傳小紅鈴記。發書鄰部。哈薩克及俄羅斯之烏梁海。皆不言降我朝。但謂準滿洲蒙古兵來定準噶爾。又使其黨布流言。謂不立阿睦爾撒納為汗。終不得寧帖。班第鄂容安密以其事馳奏。上命即軍中誅之。毋漏。貽後患。而是時大兵已撤回。隨將軍者僅五百兵。其餘皆厄魯特也。班第等遂不敢舉事。上先有旨。令阿睦爾撒納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第等乃趨

此無外之鴻模也哉。

臣既摘敘平三逆平朔漢方略。我聖祖安內攘外之功。度越千古。人皆得而見矣。然自策妄阿拉布坦漸強。繼以噶爾丹策零。世濟其惡。我南北兩路。又常駐重兵。備堵勦。迨額爾德尼招之捷。敵始乞和。我皇上御極。與之定邊界。并許其通市。易乃寢兵。不期然聘使往來。猶用鈞禮。未得臣服之也。乾隆二十年以後。用兵戡定。乃不惟臣服之。且盡掃除之。由今日事後觀之。固共睦然於天意。欲盡滅準夷。就其地別開一中華世界。而當用兵之始。固莫測天意果何如也。惟皇上見事機可乘。遂舉全力以應之。事機可乘。即天也可乘。而即乘之。即易所謂先天弗違。後天而奉。是以成功若此之易也。然是時我皇上敬事慎謀。正未嘗稍有易視之意。每軍報至。應機指示。必揭要領。或數百言。數千言。軍機大臣承旨。出授司員。屬草率至脫脫。或軍報到以夜分。則預飭內監。雖寢必奏。道軍機大臣得信入直。廬上已披衣覽畢。召聆旨矣。撰擬繕寫。動至一二十刻。上猶炳燭待閱。不稍假寐。或一二日無軍報。則延望不釋。蓋五年中如一日也。軍郵萬餘里。文報往返。動需月餘。故凡數月後應辦之事。皆預籌及之。聞阿逆有異志。即馳諭軍營。遮獲其妻子。使不得遁。迨阿逆遁人至。已遲半日矣。兆惠之赴回部也。賴上預調兵在途。故黑水營之圍。得及時赴援。不然。則事未可知也。此特舉一二端。其他可類推矣。領兵者奏事。大率藏短露長。上即其所奏。勇怯勤惰。洞見肺腑。分別功過。信賞必罰。有罪則親貴如色布騰巴爾珠爾。黜革不少貸。有功則疏賤如高天喜。由守備不半載擢至總兵。是以人人効命。有進無退。成此大功。皆觀士庶之家。其主者。庀家事。早作夜思。不自暇逸。未有大其門戶。寢昌以熾。況聖天子以聰明天資之資。順天心。仗國力。本健行無息之精神。運旁燭無遺之籌略。事半功倍。固早在燭照數計中。而非恃天幸以集事也。然則功不虛立。事不幸成。有如是之神聖。乃有如是之功勳。歷觀史冊。漢唐以來。何代可。以比隆也哉。臣昔直軍機處。正當平定準夷回部之時。略記最為親切。茲撮敘方略。益得印證。故所記較詳。庶不徒鋪述粗迹云。

皇朝武功紀盛卷三

平定緬甸述略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始通中國。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責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嘉靖萬歷間。有莽瑞體者。漸強盛。傳及其子莽應裏。世為邊患。參將鄧子龍遊擊劉綎。各率兵五千入平之。而其雄長於南。微如故。明初所設邊外三宣六慰諸土司。大抵皆服屬於緬矣。殘明僞永明王由榔竄其國。緬酋莽應時。陽款而陰拘之。李定國率兵入。欲護王以出。莽應時弗與。定國肆焚劫。莽應時密遣使乞援於我朝。約大兵至。即伴永明以獻。時吳三桂以親王鎮雲南。偕將軍愛星阿率兵萬餘入。莽應時送永明於軍。時順治十八年也。是時三桂未及為善後計。邊外木邦猛密大山諸土司。聽其仍為緬屬。不復能如明初之衆建而分其勢。由是緬甸竟國於西南。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喇。與得楞錫諸夷構兵。為所殺。緬國無主。有緬國木疏土司。璽籍牙起兵。聲言為故主復讐。擊敗得楞錫。遂自竊據緬酋位。初在其木疏築城。繼乃徙於故緬酋所居之阿瓦城。凡緬國舊所屬土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日。貴家者。隨永明入緬之官族也。其子孫淪於緬。自相署曰貴家。據波密廠採銀。向有歲幣輸緬。璽籍牙僧位後。貴家不復輸。璽籍牙擊潰之。貴家宮裏。雁猶糾合餘衆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木邦土司翠莽底。亦不甘為璽籍牙屬。遂與宮裏雁合兵。璽籍牙又遣其土目落覺攻破之。翠莽底遁於孟坑。二十五年。璽籍牙

死其子莽紀覺嗣。擄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亦避於孟坑。而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者。素嗜利。聞宮裏雁之覆於近邊也。遣人招之。宮裏雁疑未決。而其妻舊占先率衆來附。刀派春勒索其財。婦女殆盡。宮裏雁怒。殺刀派春而去。宮裏雁不知也。而永昌守楊重毅誘致之。至則坐以擾邊罪。肆諸市。於是緬甸益無所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矣。耿馬雖我土司。而於緬亦舊有歲幣。至是莽紀覺遣其目普拉布率兵二千來索。先闖入我孟定。執土司罕大與。使爲鄉導。入耿馬土司罕國。格殺之於漢弄江。盤斬普拉布。餘賊遁去。二十八年冬。緬賊復至我邊。放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罕罕底病死。賊乃退。三十年莽紀覺死。其弟魯駁嗣。即今緬酋也。三十一年。賊復索幣於我孟連土司。相傳孟連之先。本緬支子。有緬酋所賜象及金刀爲重器。每替襲。必封上舊所賜。而更請新者。至是刀派先嗣。緬酋遣人來索舊物。揚言有衆六千。已至臘戍。又千餘人各帶船釘十枚。將造舟渡漢弄江。詭言流開。邊民一日數徙。此永昌邊外之擾也。蓋我諸土司之近緬者。往時皆於緬私。有年例。自木疏。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予。而木疏方與貴家諸夷相攻。未暇遠問。及貴家木邦相繼。爲所并。乃漸及我土司。此起衅之由。皆撫大吏。倘以此情入奏。上自有裁度。其時普爾邊外。雖有匪徒假擾。而永昌邊外。或不必用兵也。普爾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車里土司忽有賊百餘突入。爲土目刀銑等敗去。其冬又有賊數千。掠九龍江小猛。皆諸處。初不知爲何賊也。督臣劉藻親往勸。亦莫得要領。傳聞孟良土司之族人。召散者糾緬賊爲助。據孟良。導賊擾邊。於是遣總兵劉得成。參將劉明智等。分路堵截。而參將何璋。詔失律敗歸。三十一年春。劉藻自劾死。大學士楊應瑞來滇。辦賊會。賊漸退。得以其閒平。盤欠。以土目叭先捧守之。又平孟良。以土目召岡守之。部署相定。而永昌邊外。適有緬賊徵索孟連之事。撫臣常鈞奏請普洱事畢後。當即辦永昌邊外賊。上是之。於是楊應瑞移駐永昌。而僚屬之喜事者。輒爭言緬甸可取。狀楊應瑞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復何求。而以貪功開邊。豈有副將趙宏榜者。少爲波電廠丁。頗悉緬事。曰。願假某兵數百。可生縛緬酋於麾下矣。騰越州知州陳廷獻曰。并不煩官兵。某已集上練四千。以待矣。楊應瑞遂心動。欣然許之。於是趙宏榜率兵二百。襲緬酋之新街。一鼓克之。以緬酋土司瑞團來降。陳廷獻遣人招猛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之猛密土目線官。猛密來降。而木邦故土司罕罕底之弟線。及子線五格。猶在孟坑。緬寧通守富森亦招之降。降者皆曰。我地若干。人戶若干。願內附。歲輸糧若干。楊應瑞遂以拓地千里。人戶數十萬。歲輸糧數萬石入奏。而其地其人其糧。則固尚在邊外。我初未嘗得而有之也。新街者。南大金江水。且緬人與中國市易處。順流而下。六且可至阿瓦。爲賊最要地。賊聞其入於我也。率數萬衆來爭。趙宏榜出招之。恃勇不設備。全軍皆覆。於是新街失守。賊尾而入。直薄隴川之虎。提督李時升。徵諸將禦之。戰於榜木。戰於嶺。互有勝負。輒以大捷奏。賊復分兵繞入萬。切關。掠。越隴川而出。會賊遣人議和。約各退兵。毋相犯。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汪去。李時升復。諸將哈國興等。追之。被圍於猛卯城。救至。圍始解。先是楊應瑞見賊勢大。知事未易就。乃以得不償失。奏請新附諸土司地。有旨切實。至是楊應瑞以爲賊已遁也。徵總兵朱崑等。進據木邦。木邦空無人。野無所掠。自宛頂運糧以給。天漸暑。瘴癘方興。人多病。將

軍楊寧後至。甫數日而賊大集。我師遂潰而歸。木邦失守。時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也。楊應瑞及李時升等皆獲罪。上命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給滿洲兵三千。調川貴及滇兵二萬餘。大舉勦賊。至則簡軍實。練士卒。議合兩路進。明瑞由錫箔路。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由猛密路。約相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會大雨。三晝夜不絕。人馬俱立泥淖中。糗糧盡。至芒市。易糧以行。而負糧以牛。不能速。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入木邦。軍容甚盛。留參贊珠魯訥守之。給以兵五千。俾爲聲援。明瑞自率萬二千人。抵錫箔江。結浮橋以渡。至蒲卡。始遇賊之前哨。擒數人。詢知賊聚於蠻結。遂進蠻結。賊果立十六棚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應衆先據山之左臂。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順賊棚甚堅。其法立木爲棚。聚兵於其中。我槍砲僅及其棚。而賊從棚隙。發鳥槍。擊我兵。輒中。此賊之長技也。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視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未見賊。至是始與賊遇。無人不欲殺賊也。一呼而直逼其棚。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賊恒亂。不知所爲。多被殺。遂破一棚。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棚之賊。乘夜盡遁。蓋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首鼠。不敢復抗矣。會明瑞一目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愈。乃復進兵。至象孔。迷途失道。而軍中糧已匱。集諸將議進止。諸將莫有敢言退者。明瑞念糧既斷。勢不能復進。而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轉退兵。則法當死。聞猛密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於是定計就糧。猛密賊探我兵不復向阿瓦。又我病兵有被掠者。詢知軍糧盡。乃糾衆來追。及我於象子壩。自是無日不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至猛密。果多糧。軍士賴以濟。會歲暮。即其地度歲。而猛密之信。查如三十三年春季。乃取道大山土司。以歸。猛密糧尚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馱運。人各攜數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駐營。猶相距十餘里。不敢逼。至是我兵營於蠻化山嶺。而賊即營於山半。明瑞謂諸將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益將毒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與我三吹波倫而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倫者三。而我兵盡伏於箐以待。毋得有一人留營者。令既下。翼日三吹波倫。賊果謂我兵已行也。爭蟻附而上。我兵萬衆突出。槍砲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及頂背。自相踐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一二千。坡瀾皆滿。自是賊不敢近。數日。每夜在數十里外。轟大砲數聲而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明瑞留蠻化五日。以所得牛馬分犒軍士。畢。行至其處。則已攻不能拔。有波電人引以間道始得出。過波電老廠新廠。貴家所探銀處。民居遺址。徑數里。計當日廠丁不下數萬。已俱爲賊衝散。愀然者久之。而賊復增兵追至。賊之分路襲木邦者。正月十八日。已潰我木邦之師。珠魯訥自到死。參軍楊重英被執。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既至。而攻柵不克。頓兵者數月。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援之。於是老官屯之師撤。而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遣卒探路。曰。路旁已有賊柵矣。乃令諸將遣與阿本進忠等。率軍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賊。相從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札拉豐阿。總兵哈國興。常青德。福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親兵數百人。及長血戰於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札拉豐阿

皇朝武功紀盛卷四

平定兩金川述略

金川爲漢丹驪外微。隋置金川縣。唐屬維州。至明隸雜谷安撫司。其地高峰插天。層巒迴複。中有大河。用皮船筩橋通往來。山深氣寒。多雨雪。所種惟青稞蕎麥。其番民皆築石碉以居。與緯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九土司曰緯斯甲布曰革布什咱曰巴旺曰布拉克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塔爾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後嘉勒塔爾巴之庶孫沙羅奔以土舍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羊峒有功。雍正元年授爲安撫司。沙羅奔既得官。自稱大金川。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於是大小兩金川之稱。沙羅奔尋以女阿和妻澤旺。澤旺憐爲妻所制。乾隆十一年。沙羅奔劫澤旺歸。奪其印。總督慶復檄諭始還澤旺於故地。十一年又攻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巡撫紀山遣副將張興率兵彈治。不奉約。反傷我官兵。紀山奏請進勦。上以黔督張廣泗征苗有功。燭軍務。調川督用兵。至則進駐澤旺所居之美諾官寨。而以其弟良爾吉從征。時沙羅奔居烏圍。烏圍名其兄子郎卡居噶拉依。噶拉依名地皆在大河之東。而河西亦有賊地數百里。張廣泗調兵三萬分兩路。由川西入者攻其河東。由川南入者攻其河西。而河東又分四路。以兩路攻勒烏圍。兩路攻噶拉依。其河西亦分三路。攻庚特額諸山。期以是年告成。已而阻險不得進。十三年春。諸將多失事。張興駐馬邦。爲降番所誘。被賊噶固土兵從征。與賊通。遊擊孟臣戰死。乃命大學士公訥

皇朝武功紀盛 卷四

四三

親往視師。又起故將軍岳鍾琪於廢籍。以提督銜赴軍自効。岳鍾琪由丹壩取勒烏圍。張廣泗由昔嶺取噶拉依。議既定而訥親至。銳意滅賊。急催戰。總兵任舉。參將賈國良。皆戰死。自是不敢主謀。仍倚張廣泗辦賊。張廣泗輕訥親不知兵。而事權出己上。陽奉而陰侮之。將相不和。諸將遂無所稟承。率觀望不盡力。軍士皆解體。張廣泗所用良爾吉者。本與阿和通。沙羅奔遂令與阿和爲夫婦。其勢澤旺。奪印信。皆良爾吉所嗾也。既在軍。則爲沙羅奔耳目。軍中動息。賊輒知。得早爲備。而張廣泗待之不疑。岳鍾琪密奏之。是年自五月進兵。至八月未得寸進。方攻喇底山。十數賊隊而下。我三千兵皆潰。上以訥親張廣泗各持私見。致債事。皆罷斥之。命大學士傅恆往經略。至則斬良爾吉阿和。以斷賊內應。增調鄰省兵。刻期進勦。軍聲大振。沙羅奔即卡懼。懇於岳鍾琪代乞命。傅恆奏之。上命受其降。沙羅奔即卡至軍前。泥首請罪。遂罷兵。俾仍爲土司。蓋叛則討之。服則舍之。固我皇上威德並用之大度也。無何郎卡主土司事。不數年漸狂悖。二十三年。遂革布什咱土官。及澤旺之子僧格桑於吉地。總督開泰檄九土司環攻之。久而漸懈。郎卡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總督阿爾泰往責諭。始返諸土司。侵地未幾。轉以女妻僧格桑。兩金川由是狼狽爲奸矣。澤旺老且病。事皆歸僧格桑。已而郎卡死。其子索諾木益凶狡。與僧格桑相勾結。三十五年。僧格桑侵鄂克什據其地。阿爾泰又往責。始還之。三十六年。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官。并擄其妻。僧格桑再攻鄂克什。侵及明正土司。阿爾泰遣兵護鄂克什。僧格桑遂與官兵戰。事聞。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肆逆。罪不可赦。乃命大學士溫福赴蜀。尙書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溫福由汝川出爲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爲南路。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卡。復革布什咱故地。溫福克資哩及阿喀木雅。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襲五日糧。入墨壩溝。賊截其後路。不得出。將卒三千餘皆歿。泗水脫歸者僅二百餘人。桂林匿不奏。爲阿爾泰所劾。乃罷桂林。先是故將軍阿桂以編事罷官。在溫福軍從征。尋授提督。至是上即軍中擢爲參贊大臣。赴南路代桂林進勦。十一月克翁古爾壩。及僧格桑乘勢直入。十二月。遂克美諾官寨。溫福亦克路頂宗。明郭宗。至美諾相會。僧格桑先送其妻妾於金川。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澤旺閉門不納。僧格桑殺關人而去。由美諾溝竄入金川。溫福軍至底木達。俘澤旺送京。上初意祇以僧格桑叛逆故中討。索諾木雖不靖。未與官兵抗。尙無意於并滅之也。然已預燭二酋必相黨助。兵不可中止。已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昇額爲副將軍。以備進兵。至是僧格桑既竄入金川。將軍等檄索諾木縛以獻。不應。而軍前擒獲賊番。皆言小金川抗拒時。金川皆遣兵來助。是其黨惡肆逆。更不可不討。乃命乘勢即進兵。溫福由功噶爾拉入。阿桂由當噶爾拉入。豐昇額由緯斯甲入。三十八年春。溫福以賊扼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於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偵賊。六月。索諾木陰遣小金垂頭人七圍安塔爾出美臥溝。煽故番之降我者。先攻董天弼。自山後來。木果木。劫敵局。斷水道。運糧夫爭避入大營。聲如沸。紛且亂。營中兵遂潰。溫福以親兵百人搏戰。力不敵。被擄。提督馬全。牛天昇亦戰死。其餘文武官殉難者數十人。陣亡兵三千餘人。小金川之地。復陷於賊。阿桂聞變。知必有降番內應。凡僧格桑約卡。諸寨番悉擊殺之。故一軍獨鎮定。然賊勢方橫。我孤軍亦難獨駐。乃整隊出駐翁

皇朝武功紀盛 卷四

四五

古爾盤上授爲定西將軍。豐昇額明亮爲副將軍。調滿洲索倫及各省兵赴勦。阿桂改赴西路。由鄂克什入明亮赴南路。由瑪爾里入。皆以十月中起行。豐昇額仍在綽斯甲進取宜喜。阿桂軍克賓里。克阿略木雅。克木蘭壩。克路頂宗。克明郭宗。凡五晝夜。遂直抵美諾復之。明亮軍亦克得里。克日寨。克赤爾丹。思克得布田。兩路兵所向皆捷。遂盡復小金川地。上以番夷之性。但知畏威。不知感恩。前此寬大受降。故無所懲。轉肆猖獗。今不可不大創之也。特慮諸將畏難。或冀索諾木縛會來獻。即圖撤兵。則無以伸國威。靖邊徽。預飭諸將。必以掃穴擒渠爲蕙事。阿桂力以身任之。三十九年春。阿桂進據谷噶。其前有羅博瓦山。最險峻。必先取之。始得建瓴勢。乃遣諸將海蘭察先繞出其後。額森特繼之。海祿又繼之。普爾普攻羅博瓦之前山。福康安由右成德特成額由左。皆乘夜潛進。比明。賊乘高來衝我兵。仰攻不進。俟賊近射之。無不應弦倒。最近則刀矛短接。賊始敗。我兵直上據其山。海蘭察等亦盡克第二三四峯。礮寨據之。因進營喇穆喇穆。會豐昇額宜喜未下。留舒常軍綴賊。移兵攻凱立葉。又阻險不得進。阿桂令其來併力。乃留五倍軍於凱立葉。留五福軍於丹壩。自率兵至阿桂軍。時方攻格魯瓦地。益險。沙羅奔等皆聚於此。我軍盡力摧陷。仍爲所阻。六月。偵知色湖普有間道。可出其後。乃令普爾普成德先攻喇穆喇穆各礮。以誘賊。海蘭察兵即直上其第一礮。礮外有積木。踐而登。四面圍之。賊伏礮不敢出。我軍開一面使遁。而伏兵於兩旁擊殺之。遂克色湖普。賊退守登古及薩斯甲尺。備禦益密。惟西最高峯。有兩大礮踞絕頂。其旁坡崖如削。度我兵不能度。備稍弛。七月。令諸將分路攻旁近各礮。寨數十處。賊亦分數十處來拒。海蘭察遂夜率敢死士六百人。踰最高峯。藏火繩。由石壁陡滑。蹙而上。前人之踵。幾及後人之頂。以手引手。至其礮。比明。一湧而入。賊皆殲焉。諸將之分攻各路者。勇氣百倍。連日夜不息。所向無不摧破。遂盡得左右數十里。礮寨乘勝又克日則了口。據之。其下直臨遜克爾宗。八月。克該布達什諾木城。九月。賊會力不支。曾僧格桑已死。乃遣人獻其屍。及其妾側累并頭人七。圖安塔爾等。至軍前。乞赦其罪。阿桂械送京。而攻益急。遜克爾宗爲賊巢。勒烏崗外障。賊以死守。百計攻之不能入。而日爾八當噶之下。榮噶博爾之上。有默格爾山可進。十月。大兵奮力攻克之。其危險一如色湖普。時遂由默格爾山下。擊密拉噶拉木。大寨移營駐其地。距勒烏崗僅二十餘里。於是榮噶博爾及日爾八當噶之賊。反在後。皆已失其險。遂攻日爾八當噶下之。并克凱立葉。穆爾津岡作固山等險。五福在丹壩。望見隔嶺。燄燄空。知將軍已至此也。越嶺與阿桂會。五倍亦由凱立葉來合軍。賊退守康薩爾。時已十一月矣。十二月。又克榮噶博爾各寨。此三十九年阿桂西路軍戰攻所歷也。是年明亮南路軍。亦於正月中攻克馬尼山。富德繞出山後與之合。馬尼諸賊盡潰。奎林以反船渡河至博略。亦克其木城。二遂合兵攻擊絨布寨。駐營。二月。進攻卡卡角。賊守木路。以拒諸將田藍玉與善保夜循陡崖。劣僅容趾。比明至山巔。賊不知我兵所自來。但見從石隙中出。皆疑潛。遂得木路各寨。越數日再步一山。忽萃賊突出來犯。而火藥不燃。懼而走。我兵揮刀驅殺無算。其旁山之賊。以礮擊又炸。我兵氣益奮。遂克卡卡角。而卡卡角之前地名庚額特。危峯壁立。山脚直下至河。惟山半有線路。又兩石卡扼其旁。土人云。是金川西南第一要隘。賊所死守處也。是以絨布寨之軍阻於險。無路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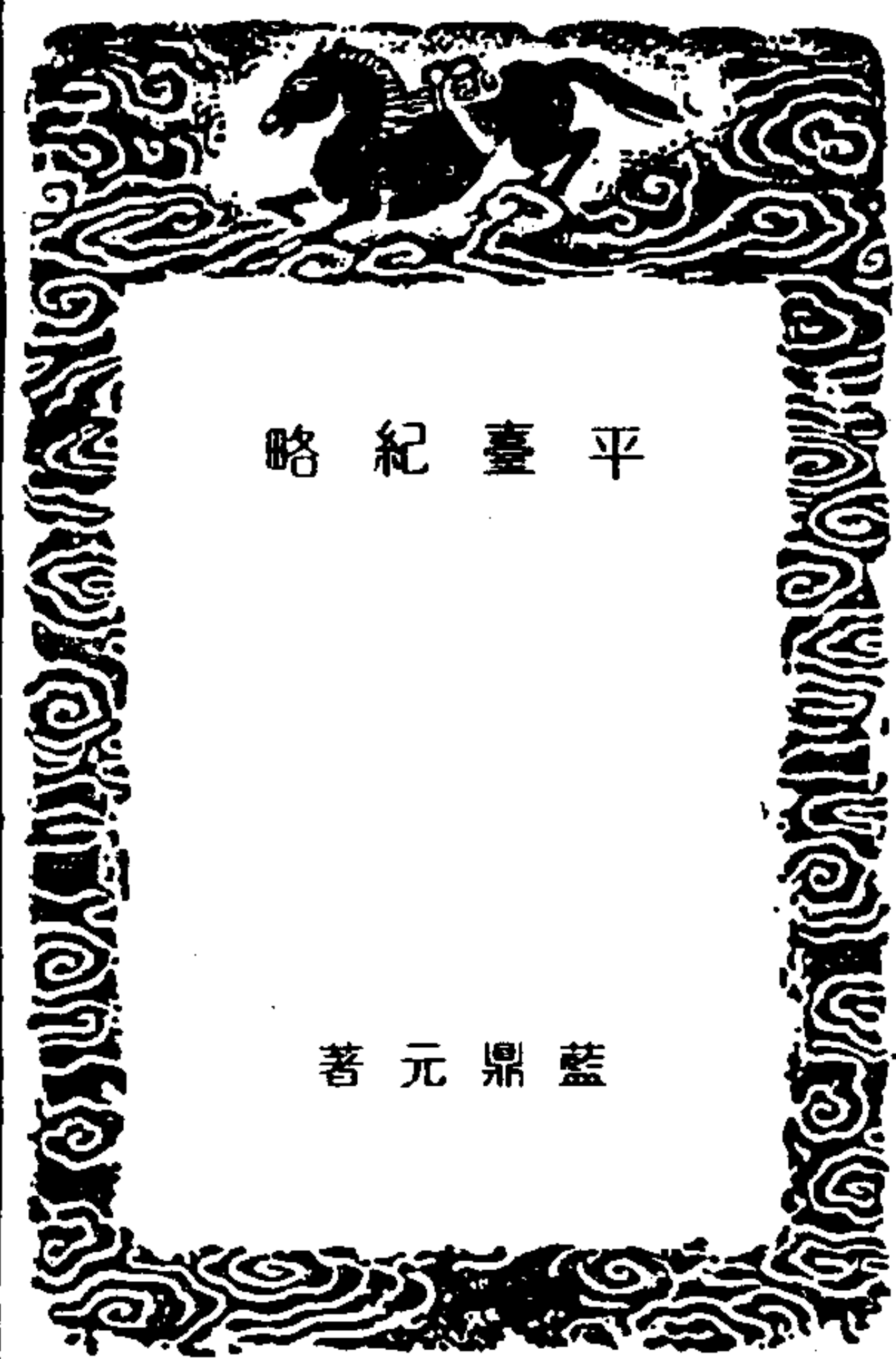
入。明亮乃欲由正地進兵。使人探路。深等數十里無人。恐賊誘我入而截於後也。亦不敢進。遂亦欲赴阿桂軍合勦。阿桂扎止之。謂仍應由宜喜入。以分賊力。舒常在宜喜。亦扎明亮來會。攻適綽斯甲布。上官請爲鄉導。明亮從之。宜喜之要隘曰遠爾圖。賊連築七礮以拒。明亮令諸將奎林等各攻一礮。冒雨進。皆克之。遂移營駐守。時阿桂在色湖普。遙望遠爾圖山。賊礮盡去。但有七營。知明亮已據此得勝勢也。尋又克俄坡格勒古。八月。克木刻什。十月。克琅谷。移營駐之。琅谷之前有日旁山。其趾下插河流。得之即可與阿桂軍隔河通往來。頗崖壁陡削。僅有斜徑一線。闊不盈丈。至山半又有石包。賊據以守。乃竟開道繞出石包之後。出賊不意。急攻之。盡得日旁礮寨。石包之賊逃無路。悉滾崖落澗以死。於是循山麓而下。直至河與阿桂日爾八當山軍營。遂一葦可渡。此三十九年明亮南路軍戰攻所歷也。是冬富德在絨布。亦攻克德木特布。哨納各寨。又克穆噶噶爾要隘。而阿桂軍攻康薩爾。賊以距巢益近。守益堅。故頓兵兩月餘。四十年春。乃分兵三隊。拔鹿角。越重深從槍石如雨中。先攻第一礮。適有賊露身出礮外。一矢殛之。遂一呼而上。奪據其礮。礮之下有地道。通第二礮。我軍窺以石。急攻第二礮亦克。凡兩日夜。盡得康薩爾各寨。賊既失要隘。益抽兵扼於噶爾噶。盡力死守。阿桂計河西軍或有可乘之隙。乃約明亮過河。訂期兩路並進。使賊不得抽調。我軍連雨數十日。四月中旬始發。阿桂攻木思工噶克。明亮攻宜喜。同日進師。阿桂先奪木思工噶克。盡焚其寨落。又攻克得式梯上下各礮。遂移營於榮噶博爾之第三峯。而明亮軍攻宜喜。不克。阿桂遣海蘭察福康安等以兵助之。偵知甲索僅有賊老弱防守。令敢成直入。連破十礮。遂分兵六路。盡洗二十里內各番。海蘭察復攻得薩克薩。乃回河東軍。而河西茹寨一路。十餘里麥田將熟。賊以死守。明亮先攻瀕河六寨。賊皆竄。遂克茹寨。於是沙壩山及得楞皆下。五月。阿桂軍克噶爾噶。距勒烏崗僅數里。遜克爾宗已在我後。而賊猶據守。阿桂念留此賊於後。糧路可虞。非計也。遣豐昇額擊以礮。成德等越崖礮而上。盡得上下各礮。豐昇額知賊必遁。先發兵以俟其走。悉掩殺之。遜克爾宗既得。我軍無後顧憂。乃進逼勒烏崗。賊又守昆色爾喇嘛寺。其地在拉枯喇嘛寺之上。山益險。六月。阿桂軍由舍圖托卡紆道入。賊伏於巖洞。突出犯。成德等以短兵接。秦斐英阿即直趨拉枯寺之上。額爾特又直上昆色爾山巔。海蘭察復奪果多克山。悉據勝勢。而拉枯寺賊尙多。秦斐英阿額爾特等自上攻下。成德等自下攻上。入寺。搜羣賊。盡殲之。常保祿又攻雷則大海。頽其垣。七月。阿桂軍克冷角寺。以十三日抵勒烏崗。其地本賊老巢。礮壘牆厚。西臨大河。官寨之南。木城石礮。鱗次櫛比。長一里許。延南有轉經樓。與官寨相犄角。可彼此相救。其東負山麓。又有高礮八層。層各高丈許。礮之上。礮益多。各路敗回之賊。皆助守於此。阿桂越諸將於勒烏崗轉經樓之間。先破其礮寨數十區。即立柵駐兵。以斷賊互援路。而高礮陡削。賊可下擊。我兵不能躍而上。則令軍士縛木於肩背。手推土囊。匍匐至礮下。層層堆起。頃刻立三木柵。俯擊礮上賊。其礮下賊有掘溝以抗者。我軍亦穴地轟礮擊之。轉經樓之西南。有嘉爾日礮橋。令楚兵善泅者縛繩於其柱。曳而圮之。是時明亮軍在河西。見我軍已駐勒烏崗。恐西岸賊過河往救。亦擊河西各寨以綴之。八月十五日。夜。我軍四面合圍。礮轟槍擊。或拔柵入。或騰而上。呼聲震地。鄉火彈如流星。賊盡潰。夜半遂得官

失一貴稱義王。督號永和。閩督滿保。遣提督施世驄。總兵藍廷珍。以萬七千兵入平之。仔一貴獻闕下。雍正元年。以諸羅北境遼闊。增設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以來。地大物產。俗日益淳。奸宄因芽。藥其間。官斯土者。又日事糜削。會漳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類。械鬪至數萬人。官吏不能彈治。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至。以虛聲脅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為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淡水同知潘凱者。方在署。忽報城外有無名屍。當往驗。甫出城。即為人所殺。并脅役馮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則詭以生番報。謂番性嗜殺。途遇而戕之也。使人以酒肉誘番出。醉而掩殺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實脫然事外。於是民益輕視官吏。而番亦衝刺骨。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埤。地險族繁。恣為盜賊。藪藪。閩廣開故有所謂天地會者。為奸徒結黨名目。爽文借以糾約。羣不逞之徒。嘯聚將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化。趣縣令俞峻。及副將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率兵往捕。不敢入。駐營於五里外之大墩。諭村民擒賊。否則村且燬。先焚數小村。賊之被焚者實無辜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全軍盡沒。赫耿命皆死焉。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啓宗。悉為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啓慶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為羣賊所害。鳳山縣有莊大山者。亦盜魁。乘亂起。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全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司永福。同知楊廷理等。率兵固守。賊屢攻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偽官來監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之。是以府城鹿港兩海口俱未失。閩中聞變。黃仕簡率兵由廈門渡海入府城。陸路提督任承恩。亦率兵由蚶江渡海入鹿港。副將徐鼎士。由閩安渡海入北淡水。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斂。黃仕簡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連戰復諸羅。遂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為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亦以兵少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復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即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遊擊鄭嵩死焉。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速殲賊也。有旨令閩督常青為將軍。往督師。至是適至府城。人心稍固。閩督李侍堯甫莅任。即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立即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賴以不陷。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令將軍恆瑞為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為參贊。分浙兵三千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郝壯猷。於是人心咸奮。出師有日矣。時賊雖猖獗。勢力尚未甚大。各村民俱未為所脅也。而諸將以五月二十四日出師。賊兵少或不敵。甫交綏。即退。常青又請兵一萬。賊得以其暇。食各村。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皆從賊。莊大山。田壩以擾府城。林爽文編以擾諸羅。勢益熾。迨官兵從鄰省調至。閩又守風過海。凡兩三月。則我兵僅增萬。而賊已增十餘萬矣。諸羅為南北之中。林爽文必欲陷之。自六月中攻圍。連日夕不止。大紀與兵民共守。常青先後遣總兵魏大斌。參將張萬魁。遊擊山藍。副將蔡攀龍。貴林等。三度往援。皆為賊所截。張魏田蔡僅得入城。損兵大半。貴林及遊擊楊起麟。都司杭富等。皆被戕於賊。諸羅之圍益密。入者不能再出。大紀告急之文。用小字書寸紙。募人間道夜行。始得達府。而賊禁粒米不得入城。攻益急。諸羅士民悉力

拒守。凡百餘戰。幸皆不大。嗣然已餒疲不能支。常青催恆瑞自府城赴援。時藍元枚已歿。則催總兵普吉保自鹿港赴援。各有兵五六千。俱以賊勢益不得進。孤城將旦夕陷矣。上念諸羅被圍久。特改名嘉義。以旌士民。而先已預燭事。慮諸將不足恃。六月中。即調陝督福康安為將軍。及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并發明詔。聲言調兵十餘萬來滅賊。冬十月。所調蜀番及粵西兵共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當即往鹿港進。會颶風不得渡。守風於崇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櫛。列數里。賊聞之不測多寡。謂真有十萬兵至。始懼。十一月八日。福將軍等起行。賊方列拒於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登十餘城。賊即披靡。海蘭察笑曰。此一羣犬耳。何畏。遂麾兵入。沿路復擊殺賊之。伺隙者。至牛欄山。再敗之。即以是日抵嘉義。城中官民出迎。機穢無人色。見將軍至。無不歡。噉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道而聚於此。十八日百道仰攻。又克之。賊自倡亂以來。狃於官兵之持重。不虞此次之難抗也。遂遁歸大里杙。大里杙已築土城。頗堅整。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我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歷歷可數。發槍箭無不中。賊自知失計。遽滅火。復擊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死無算。黎明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攜孀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巖石為陡。長數里。其所預營扼險處也。十二月五日。官兵騰而上。殺千餘人。於是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學於番社。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叢箐中。十三日先獲其擊。五十二年正月四日。林爽文潛出覓食。遂擒之。而莊大山之在南也。雖與林爽文同逆。又各自號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下。益焚掠聚糧。為旅拒計。已又思出降。計未定。而將軍已於十六日至牛莊。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官軍連戰之於大武壠。大目埤。南潭。中洲。大小岡山水底寮。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郎嶠者。負山臨海。最遼阻。莊大山力不支。與其黨潛匿焉。將軍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之。於水。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得出。陣殺者數千。溺海者數千。擒而戮者亦千餘。莊大山亦就獲。臺灣平。

臺灣之變。總督欽齋李公赴閩。道過常州。邀余偕行。佐其幕事。凡一年有餘。此編即幕中所記也。事皆與方略合。故不復刪改。林爽文本漳人。其將反也。嘗漳泉二府人械鬪之後。恐泉人不同。乃邀泉人劉志賢共起事。欲使為泉人倡。劉志賢自署理番同知。至鹿港收貨稅。有泉民林湊等起義擒之。鹿港得無恙。是時賊方盛。漳人仗賊之勢。嘗凌泉人。及黃任兩提督率兵至。賊稍斂。則泉人又仗官兵之勢。凌漳人。迨官兵久頓不進。賊勢日熾。脅各村民從之。不從者輒焚劫。於是泉人亦皆引首附於漳矣。惟鳳山縣南有粵民數十村。結寨自守。賊終不敢犯。蓋賊本為合。非真有不可撲滅之勢。故福將軍等兵至。一鼓即敗之。乃知前此諸將之過於謹慎。未免重視賊也。今臺灣既平。有當酌改舊制者。彰化縣城宜移於鹿港。而以臺灣道及副將駐之。康熙中初取臺地時。僅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地。鳳山在南。諸在北。臺灣居其中。又有鹿耳門。海口通舟楫。故就其地設府治。其後北境日擴。閩人爭往耕。於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彰化之北。又增北淡水同知。則府城已偏於南。且舊時海口僅一鹿耳門。由泉州之廈門

往海道八九百里。今彰化之鹿港既通。往來其地。轉居南北之中。由泉州之蚶江往。海道僅四百里。風順平日可達。此鹿港所以爲臺地最要門戶。較鹿耳門更緩急可恃也。幸林爽文等皆山賊。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故我師得揚帆至。然海舟大不能附岸。須鹿港出小船二十里來渡兵。倘賊稍有智計。先攻鹿港。鹿港無城可守。其勢必拔。拔則據海口。禁小船。我海舟雖至。亦不得薄而登。所恃以入臺者。祇鹿耳一門耳。兵卽由鹿耳入府城。又須自南而北。轉多紆折。必不能如此次之路捷而功速也。彰化城距鹿港二十里。不傍山。不通水。本非設縣之地。若移於鹿港。鎮以文武大員。無事則指麾南北。聲息皆便。有事則守海口以通內地。應援與鹿耳門互爲關鍵。使臺地常有兩路可入。則永無阻遏之患。時上方有旨修築臺郡各城。余囑李公以此奏。李公以築城事別有司之者。遂不果。然此議終不可廢。後之留意海疆者。或奏而行之。實千百年長計也。



平臺紀略

藍鼎元 著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國朝藍鼎元撰平臺紀略康熙辛丑平定臺灣逆寇
朱一貴始末起是年四月迄雍正元年四月鼎元時
在其兄總兵官廷珍軍中故見聞最悉

平臺紀略

序

史以紀事垂法戒夫人而知之矣顧史才難得龍門
扶風而後寥寥數家愈趨愈下宋元之間一望茅草
況于稗官野史惡有可觀者哉稗野之文鮮衷乎道
循訛走僻炫異逞奇求悅市井庸俗人之耳目有道
君子弗為也若有識有筆據事直書即在一郡一邑
方隅治亂之微皆必以春秋之直道行之雖稗野猶
正史矣平臺紀畧亦野史之流也康熙六十年臺灣
土賊朱一貴作亂

平臺紀畧序

一

王師平之鹿洲山人身在行間目親風濤戎馬豕突
鴻哀指揮戡定經歲餘而後返其于全臺形勝事蹟
及軍中叅贊公檄謀謀具載東征一集讀者自能知
之繼因當時市井道聽耳食妄言臺事懼訛傳而失
其真將惑亂他年史氏之聞見此平臺紀畧之書所
由作也其書以垂戒為主使守土之官兢兢業業顧
畏民岩奸頑之輩革面革心共與仁讓是以起亂必
書長亂必書棄民穴地狼狽遁逃必書羣賊得志猖
獗恣無忌憚必書以明封疆任重稍存玩忽之心必
至決裂潰敗不可收拾如此豈不足為前車之鑒乎
自古作亂遊賊靡不身首橫分史册昭然愚氓或有
未盡識者即以目前朱一貴竊踞海邦有地千數百
里有盜至數十萬妄擬王公拜官封爵充盜賊之志
願至此極矣曾不旋踵而或傑或臭妻子親屬並受
誅夷作賊果矣益乎回思守分善民安生樂業何等
愉快所以灰叛亂之心而作其尊君親上之氣又不
啻示之標準焉嘉不屆嘉守澎湖臣節也敘調度倣
戰功敘擒撫子出力也置身局外不以己名雜其內

平臺紀畧序

三

平臺紀畧

示公也總論其是非得失疆境關繫施經綸而措之
治安又善後之良策也使人人皆讀此則在上無玩
忽之官在下無悖逆之民千秋百載久安長治山人
之有功世道也豈淺抄哉山人平素以世道人心為
己任所著女學學準公案諸書皆裨風化不苟作少
時有志欲續明綱目旁求徵信及至
京師見明史館纂述未竣恐不無是非互異之嫌又
明人子孫有向山人嗟嗟聚訟者是以中輟慨然欲
修宋史未敢自信先纂唐代名臣為修史試筆一書
以質海內今宋史雖未成編而讀斯平臺紀畧亦可
知其史才之大槩矣紀畧成于
雍正元年風行海內者十載舊板漫漶余為加評點
而新之因併敘其事于簡端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秋八月同學弟天長王若輔拜
手題

平臺紀畧序

四

序

藍子自東寧歸見有市靖臺寶錄者喜之甚讀不終篇而啾然起喟然歎也曰嗟乎此有志者述惜未經身歷目覩徒得之道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人其時其事多謬悞且至于此然則史氏之是非其迷于稗官野史之紀載者不貲矣臺灣雄踞海外直闕內地東南半壁沿海六七省門戶相道其亂其平非于國家渺無輕重者致亂之由定亂之畧殉難喪節運籌折衝皆將權衡其袋錄以為千秋之龜鑑言焉而不求

平臺紀畧

五

其實習焉而不知其訛鄙人所為懼也謂劣不才學荒識陋東征逾載躬歷行間風濤戎馬磔鼠哀鴻執誠獻俘招降殄孽至于采搜窮山綏靖番黎無不自擊手揮又或中夜聞警磨盾草檄千里驅馳馳騁要害廢寢食冒風露蓋亦幾經勞瘁矣無一命之磨當贊畫之寄事定歸來滿船明月惟有全臺形勝治亂事蹟了了胸中所見所聞視他人較為切實則平臺紀畧之作惡可已也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諱自謂可見天日質鬼神而或者以刻憲稱名為幾是猶未知載筆之道者載筆所以傳信非一人一時之文天下後世共之而姓名尚不敢筆之書則過矣在所必謹縱功績可紀亦等之消語設詞夫豈其可傳耶鄙人愚昧文不足傳平臺大役事在必傳直道平心無為市井訛談所昏惑亦庶乎其可矣若夫鑿前車網未雨施經綸措康又有治安之責者諒早留心不待聞茲編而後得之也

雍正元年癸卯夏五月端午日蘭漳藍鼎元王霖氏白題下鹿草廬

平臺紀畧

五

五

平臺紀畧

漳浦藍鼎元王霖著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朱一貴之亂

大清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臺灣奸民朱一貴作亂一貴漳之長泰人小名祖游手無藝好結納奸宄為鄉里所嫉于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充臺廈道驛役尋被革居母頂草地飼鴨為生其鴨且暮編隊出入愚昧異焉奸匪過者輒欲延烹鴨具饌務盡歡時

平臺紀畧

七

承平日久守土恬熙絕不以吏治民生為意防範疎濶一貴心易之辛丑春鳳山縣令缺臺郡太守王珍攝縣篆委政次子頗踰閑徵收糧稅苛刻以風聞捕治盟歌者數十人違禁入內山伐竹木者百餘人奸匪遂藉為口實日誣謗官府短長搖惑人心有黃殿者居羅漢門與朱一貴善時謀不逞往來密洽三月李勇吳外鄭定瑞等相率之羅漢門見一貴曰今地方官長但知沉涵榜捕耳種種不堪兵民瓦解欲舉大事此其時乎一貴曰然我姓朱若以明朝後裔

鄉村歸者必眾皆曰可夏四月十有九日己酉李勇

吳外鄭定瑞王王金陳印等五十二人即黃殿庄中奉一貴焚表結盟各招黨羽得數百人立賊幟書大元帥朱夜出岡山襲劫塘汛辛亥警報至郡總兵自歐陽凱集將弁議出兵中營游擊劉得紫請行弗許右營游擊周應龍者龐然魁偉素識論風生令以兵四百人殺賊又白道府遣臺灣縣丞馮迪調新港自加留灣肅壠麻豆四社土番隨之前往岡山距府治三十里賊勢未盛疾趨可滅是日細雨霑泥應龍率

平臺紀畧

八

兵番行五里駐半路店翌日再進十五里屯角帶圍賊夜出檳榔林汛防把總張文學迎戰敗績棄烏鎗餘牌軍械為賊所得應龍隔一溪不能救賊復掠大湖殺汛兵飽所欲而去南路賊首杜君英于是日遣楊來顏子京率其眾百人之一貴所稱君英在淡水檳榔林招集粵東種地傭工客民與陳福壽劉國基議共掠臺灣府庫又有郭國正翁義起草澤賊移江國論起下埤頭林曹林篤林理起新園王忠起小琉球皆願從君英政府約朱一貴共事癸丑朱一貴移屯岡山之麓周應龍兵至小岡山遇賊與賊千總陳元把總吳益等奮力掩擊賊大敗退走入山奪袁交友庄屯住應龍收兵劉二濫楊來顏子京亦回下淡水甲寅周應龍在二濫傳令兵番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五兩土番性貪淫殺良民四人縱火燒民居復斃八人聞者股栗乙卯遠近賊警借兵番殺掠為僻鼓煽沿途庄店迫脅居民分授以械由是各鄉紛紛響應賊旗幟應龍進剿楠仔坑得南路營將苗景龍等報稱林曹諸賊夜攻新園奪軍

路營將苗景龍等報稱林曹諸賊夜攻新園奪軍

器下淡水營汛已陷丙辰周應龍復行十五里宿南
路營丁巳官軍遇賊於赤山杜君英朱一貴兩路夾
攻賊方亟周應龍以後隊遽退于總陳元戰死把總
周應遂被擒吳益重創佯死陳元屍側李碩負傷走
周應龍逃歸府治一貴率眾賊大隊隨之君英偕陳
福壽劉國基戴穆翁飛虎江國論郭國正楊來顏子
京林曹林篤林璉鄭文苑王忠等攻鳳山縣南路營
把總林富戰死守備馬定國戰敗自刎死參將首景
龍逃匿萬丹港漁寮三日為穆周林洞所擒獻郭國

正國正令林泗翁義殺之以其頭獻朱一貴郡中聞
赤山之敗譁然大震文武各遣家屬行道先後駕舟
並出鹿耳門士民相率逃竄戊午總兵官歐陽凱遊
擊劉得紫率兵千餘人臺協水師副將許雲章兵五
百人出剗春牛埔列營以待軍中夜驚鎮兵四散乙
未黎明稍集人無戰心臺夏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
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城諸羅知縣朱鑾等捐銀一
千五百兩躬慰諸營勞軍庚申賊至鎮協將弁鎗炮
齊發許雲躍馬當先陷陣水師弁兵決命奮勇陸師

平臺紀略

繼進賊大敗退屯竿津林把總陳宋見周應遂被縛
牛車力追殺賊救周應遂回營而鎮標把總許陸王
陞見賊勢浩大終當復來徑引去是時水師左營遊
擊游崇功巡督笨港聞報以兵還入鹿耳門遇文武
眷舟嘆曰官者兵民之望官眷逃則人心散大事去
矣登岸赴敵其婿叩馬請區處眷屬崇功厲聲曰今
日違知有家戰應眾馳春牛埔五月朔日辛酉賊眾
數萬俱集劉得紫率守備張成以兵堵截中路口在
半路店迎敵歐陽凱許雲游崇功率弁兵在春牛埔

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衝殺鎮兵忽內亂百總楊
泰綽號達家勇者先通賊為內應刺歐陽凱墜馬羣
賊交刃截其首而去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馬總
林彥皆死之汀州鎮標把總石琳帶兵之臺換班亦
戰死海壇把總李信創重已死有王宋者憐而欲埋
之復蘇乃與皆匿他所劉得紫聞敗率兵還救所乘
馬為賊砍倒與守備張成俱被擒副將許雲衝突血
戰殺賊數百人與遊擊游崇功千總林文煊趙奇奉
把總李茂吉奮臂大呼所向披靡自黎明戰至日中

平臺紀略

矢窮砲盡雲重創遍體墜馬走行猶手刃數十賊勢
孤無援左手被賊砍斷乃罵曰生不能殺盡逆奴死
必來滅汝等賊怒副雲屍游崇功單騎殺賊數十
人馬蹶被殺林文煊趙奇奉俱戰死李茂吉為賊所
執至南較場見戴穆挺立岸然穆怪其不跪叱之曰
若兵即茂吉曰官穆曰把總微官耳若壯士降當以
汝為將軍茂吉曰願曰願降馬曰我朝廷命官豈從
汝作賊舉足踢賊案案翻奮力斷縛直前欲奪刀殺
賊賊眾舉刀共斷之頭腦破裂尚指賊痛罵如初氣
絕乃已官兵既敗臺協水師中營遊擊張彥賢右營
遊擊王鼎守備萬泰平凌進楊進千把總朱明劉清
鄭耀等率兵十餘人戰船四十餘號聯舫揚航逃出
澎湖鎮標左營遊擊孫文元奔至鹿耳門赴海死右
營遊擊周應龍中營把總王丑附商船逃歸內地直
走泉州把總李碩陳福尹成道標守備王國祥千總
許自重皆逃澎湖臺夏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
禮臺灣知縣吳觀城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羅知
縣朱鑾典史張青遠皆一時相率登舟慮港內商漁

艇艦為賊所有盡驅出鹿耳門齊赴澎湖先是粵民
高永壽在笨港負販為生有病者于破廟餓且死永
壽活之一日至南路遇前所活人欲飲感泣引之深
山中設酒殺相待賊也與見朱一貴刀鎗森列言倡
亂謀甚悉邀永壽入夥伴許之乘間逃回赴南路營
告變弗信至府復告之鎮道鎮道以為狂疾會審嚴
刑坐妖言惑眾將論死從寬責逐過海遞回原籍賊
後制府移檄粵東喚高永壽至臺尋向日所見賊營
故處不可得令往羅漢門看之亦不是再至南路即
婦逼尋上山山谷月餘乃還據高永壽昔日如夢如
醉想是命當受刑今通查諸山並無其處亦異事也

又安平兵竊賣火藥載往接濟事發亦置弗問又一
僧異眼怪飾周遊街巷詭稱天帝使告臺民四月杪
有大難難至惟門設香案以黃紙為小旗書帝令二
字插案中可免及賊至家如僧言故官兵見者以為
百姓從賊多慌亂以及于敗群賊攻破臺灣府蓋朔
日午刻也杜君英先入住總兵官署朱一貴繼入居
臺廈道署同開府庫分掠金銀復開紅毛樓樓故紅
彝所築舊名赤嵌城紅毛酋長居焉鄭氏以貯火藥
軍器四十年來莫有啓者賊疑為金銀窖故發之得

平臺紀略

大小砲位刀鎗硝磺銼鐵鉛彈如山癸亥立朱一貴
為偽王通天冠黃袍玉帶皆取之優羣賊擁坐堂上
呼萬歲偽號永和北路奸民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
改萬和尚林泰蕭春等亦于是月朔日監旗聚眾越
三日環攻諸羅縣北路營將羅萬倉千總陳徽把
總鄭高葉旺分門迎敵萬倉當其南出死力拒戰兵
軍無援賊陳碧以竹筒鎗殺其喉頭張岳賴元改揮
刀殺之萬倉側室蔣氏聞兵敗自縊死陳徽鄭高逃
入山集鄉民自保乙丑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改將

入山集鄉民自保乙丑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改將

羅榮將首賞至府獻朱一貴請功一貴見全臺俱陷揚揚得意以為莫已誅也遂做倭倭登高臺鳴鐘伐鼓呵唱拜跪大封羣賊以王玉金為偽國帥王君彩洪陣為偽大師杜君英陳福壽李勇吳外翁飛虎陳印戴穆鄭定瑞郭國正顏子京楊來黃殿劉國基黃日昇江國論王忠林曹薛菊林壽林陳正達張看賴池賴元改鄭惟是鄭文苑陳成等為偽國公張岳不受公爵為偽將軍陳燦蘇天威等為偽侯張阿山卓敬陳國進等為偽都督蕭斌詹遂為偽尚書內閣

平臺紀畧

辨書麻恩林王為偽輔駕大將軍其餘偽文職部科以下偽武職總官副將以下不計其數以鄭定瑞蘇天威同領賊兵三千鎮守鹿耳門是時偽賊填街摩肩編額優伶服飾搜括靡遺或戴幘頭衣小袖紗帽金冠被甲騎牛或以色綾裹其首方巾朝服炫煌于道民間為之謔曰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蓋童孺婦女皆知其巨擘可滅而擒也先是遊擊劉得紫被擒引頸受刃賊素重其名弗忍殺得紫曰吾為

天子命官不可不死但求埋吾帥屍首死瞑目耳賊黃日

昇藉其義聽之收埋畢復禁之學宮朱子祠求死不可得賊與言弗應進食弗食七日仍不死士民兵僧進粥苦勸皆弗食至是諸生林臯劉化鯉為言諸賊可滅狀當報仇得紫始受民餽食啜粥延命以待大師作恢復計矣臺中逃竄各官及避難民人于壬戌癸亥兩日咸到澎湖澎湖將弁倉皇不知所措見臺情洶洶而臺中文武俱至也亦各出家屬登舟將渡廈門百姓婦女爭舟雜沓聲震海岸右營守備林亮

平臺紀畧

五

十五

聞知請協營主將擊回登舟各家屬守澎湖諸將猶豫不決亮厲聲曰朝廷以海外封疆付我等正為緩急倚賴非徒昇平食祿糜費身家已也今鋒刃未血而相率委去他日駢首曹其能免乎丈夫不死則已死則死忠義耳請整兵配船守禦要害俟賊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亮死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徑申主將號令援所佩刀驅官民家屬各登岸眾心始固是時水師提督施世標見避難民船到廈方知臺變然未意全郡遽陷也賊入府時文武倉皇潰亂至澎湖喘息稍定乃具文申報可寅報至廈門世標集諸將議曰臺寇猖獗極矣六七日間全郡俱陷此殆非小故也今數百艘逃入內地脫有奸徒混跡乘虛鼓煽廈島一搖罪可言哉其各謹巡防嚴守禦無敢懈怠浙閩總督覺羅滿保聞臺陷念廈門為控制臺灣咽喉閩南沿海根本重地不可不親行彈壓以定人心為進取恢復之計會商巡撫呂猶龍緩輯省城糧餉軍需諸務屬焉密疏告變且言星馳赴廈狀請

平臺紀畧

十六

皇上稍寬督責尅限一月務必掃除兇醜復還土疆復念廈門地福人眾軍與旁午米價易騰先移檄浙江廣東兩省運米之廈令布政使抄木哈督買延建上游之米運載赴廈平糶飛咨促提督施世標刻期出師檄召南澳總兵官藍廷珍星赴廈門面商征臺機務以糧驛道韓奕總理廈門軍前糧餉謝發軍需催募船隻諸事借督標左營參將王萬化撫標左營遊擊邊士偉先兼程赴廈宣諭百姓使無恐惶調閩省水陸各標營將備弁兵悉由水道赴廈聽候調遣庚午

總督覺羅滿保發三山王申抵泉之塗嶺連接南澳鎮稟函大喜曰藍總兵所見事與吾臆合吾謂此君平臺得人矣蓋廷珍聞警條陳出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廈就近督師而滿保已兼程疾趨三日澳稟適至又嘉其指畫謀謀皆洞中窺會知為帥必能成功故云爾也時陰雨連旬乘竹筏子從數騎行泥淖中所過人莫知為制府者乙亥至廈門則提督施世標已登舟出港兩日矣初廈島居民聞臺變倉猝疑賊且長驅澎廈而漳泉山僻無賴藉藉傳語四處有

平臺紀畧

十七

揭竿嘯聚之謀居郡邑者攜眷屬避深山居鄉村者入郡邑岌岌乎動矣又聞各路徵兵恐所至騷擾米價騰貴市里驚惶及總督至廈從容鎮靜民乃晏然召募丁壯籍游手皆隸軍中伏莽萌芽潛消盡所徵各鎮協標營兵多從海船赴廈陸行至者亦處之舟中人給銀米蔬菜有加嚴令諸伍船只許一人登岸買辦所需悉依民價故雖大團雲集而街巷寂然不見兵革未幾所檄移路進載米石數萬似至米價頓平民益歡慶忘亂屈指臺郡可復也臺中羣賊互爭雄長當內地總督過塗嶺之日正朱一貴杜君英海外吞併之時先是君英入府時欲立其子杜會三為王眾不服立朱一貴君英故甚每事騷擾掠婦女七人閉營中而一貴出禁淫掠載穆強娶民間婦女一貴殺之以洪陣私營為劄併殺洪陣君英所掠女有係吳外戚屬者外請釋之不聽怒欲相攻一貴遣楊來林往問君英收縛來璉一貴怒密謀李勇郭國正等整兵圍攻杜君英敗之君英與林沙堂等率眾賊數萬人北走虎尾溪至貓兒干屯劄剽掠

平臺紀畧

十八

村社半線上下多被蹂躪所未至者惟南坎以北爾淡水營守備陳策聞臺郡陷沒恐賊人將至督弁兵堅守招集鄉壯分佈要害有奸民苑景文潛踪入境欲煽惑番民為叛策擒而斬之遣隊目鄭明蔡武赴廈請救則總督滿保已先于塗次移咨巡撫呂猶龍就省撥兵備船從閩安直向淡水及至廈復以十艘配兵五百名令金門守備李燕北路營守備劉錫帶領救淡鄭明蔡武所坐船遭風飄入澎湖施世驍復遣澎湖右營遊擊張賦領兵前往及鄭明等至夏則呂猶龍自前調發援淡之兵船亦至廈滿保遣千總李都督令箭帶領并會諸路官兵星赴淡水應援統計前後發往救淡之兵共一千七百餘名二十有七日丁亥南澳總兵官藍廷珍單騎到廈所部舟師繼至總督滿保大喜與定平臺方略委令總統征臺水陸大軍帶領將弁八十餘員目兵丁壯八千餘名營哨商般杉板頭船仔等船四百餘艘舵工水手四千餘名會提督施世驍于澎湖刻期進剿祭江誓師滿保躬造海濱送之廷珍意氣慷慨從容謂滿保曰草寇不足煩區處某一登彼岸大即可即奏報蕩平也

平臺紀略

十九

六月朔日辛卯樓船出廈門港翼日至青水溝颶風驟起浪高于桅未幾覆溺者數次三軍相顧動色藍廷珍親操舟御風飄至銅山戊戌風定發銅山庚子到澎湖會提督施世驍分定調遣計先後赴澎從征將弁督標右營參將王萬化陸路提標中營參將林政後營遊擊苑國斗將軍標右營遊擊魏天錫撫標左營遊擊邊士偉水師提標右營遊擊王良駿前營遊擊林秀後營遊擊許華金門鎮標右營遊擊薄有

成銅山營遊擊鄭耀祖海壇鎮標左營遊擊謝希賢閩安鎮標左營遊擊朱文福寧鎮標右營遊擊郭祺汀州鎮標左營遊擊王紹緒漳州鎮標左營遊擊齊元輔雲霄營遊擊金作礪興化協標右營遊擊胡璟原任海壇鎮左營遊擊李祖原任黃巖鎮中營遊擊陳允陞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猷南澳鎮右營守備呂瑞麟閩安協右營守備洪平陸路提標右營守備康陵水師提標左營守備高得志泉州城守營守備鄭文祥興化協左營守備劉

平臺紀略

二十

永貴同安營守備葉應龍烽火營守備蔡勇澄浦營守備蘇明良安平協千總董方及各標營千總胡廣等把總蘇榮等俸滿千總林君鄉等共奏遊都守千把一百二十餘員目兵丁壯一萬二千餘名大小船六百餘艘舵工水手六千餘名軍火器械米鹽蔬菜一切軍需皆總督滿保自廈整備靡有欠缺所用商船俱發價僱募習義不受直者量給外委守備千把總銜剝以鼓勵之復慮大兵進剿澎湖單虛檄召金門鎮總兵官黃英統領海壇鎮標右營遊擊李殿臣

平臺紀略

二十一

羅源營遊擊王良翰福州城守營都司李經世將軍標左營守備黃元溥水師提標後營守備何重中桐山營守備閻威長福營守備王晏協同副將羅光乾左營遊擊陳國星守備邱延祚等督官兵防守澎湖其餘繼至者皆令施世驍藍廷珍軍前從征先是周應龍逃回泉州為陸路提督穆廷斌獲送總督軍前而施世驍至澎湖亦將臺變逃回將弁張彥賢等十餘員押解之廈總督滿保將按軍法數人者皆請死于敵自矢石立功贖罪許之令千總游全與管押征

臺至是亦到澎聽調遣則周應龍張彥賢王鼎王國祥萬泰平凌進楊進朱明劉清鄭耀陳福尹成李碩陳奇通等合之牛龍許自軍為臺變逃回十六員是也而澎湖右營把總吳良在臺灣修理戰艦臺陷從賊為賊謀取澎湖領餉百張白金五百兩借其黨十二人至澎施世驍故納之夜使人醉其同行者酒逆謀破露搜得偽劄窮治之遂盡叶賊中情形知賊黨相攻百姓不附藍廷珍言于世驍曰羣盜皆穿窬烏合畏死苟從乖離渙散一攻即靡但其眾至三十萬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以某愚見止賊巨魁數人餘反側概令自新勿有所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世驍曰善戒將弁登岸之日無得妄殺賊來降者悉縱還家門戶檣幟書大清良民者即為良民惟拒敵者乃斬之發澎湖以林亮董方為前鋒令外委洪就洪選等善水者十二人駕小舟同前鋒先行于鹿耳門深港插標記明舟行路徑丙午黎明舟師咸抵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率眾據鹿耳門砲臺查發大砲又以小舟扼險迎敵

平臺紀略

二十二

前鋒林亮董方以六船冒死直進亦施大砲攻擊連望砲臺火藥堆積纍纍亮令砲專攻火藥桶中火藥起燔死賊無算賊潰遂入鹿耳門維時海靈助順潮水漲高八尺藍廷珍率王萬化林政等四百餘艘連櫓並進林亮董方乘勝掩殺燬賊船把總蘇榮爭先亦同登岸奪取鹿耳門砲臺燬其營壘遊擊林秀薄有成守備魏大猷葉應龍追殺逃賊蘇天威逃入安平鎮城與賊目鄭定瑞列兵迎敵林亮董方奮勇先登復陷賊陣藍廷珍率參將王萬化林政遊擊魏天

錫邊士偉朱文謝希賢鄭耀祖胡璟郭鼎王紹緒齊元輔金作礪范國斗李祖陳允陞守備呂瑞麟洪平鄭文祥劉永貴康陵蘇明良等各弁兵繼之賊敗走林亮董方復登安平鎮城堅立大軍旗幟廷珍出示安民蓋日猶未肅也安平既得令鄭耀祖王紹緒專守安平城許華守鹿耳門王萬化林政林秀邊士偉康陵蘇明良李祖駐劄船身頭列守要害安平百姓喜

王師至止老幼趨踴爭給軍食少壯者自充鄉兵願導官

平臺紀略

軍殺賊是夕施世驃船到鹿耳門丁未乘潮入安平朱一貫遣楊來顏于京張阿山翁飛虎率賊眾八千餘人犯安平林政王萬化邊士偉林秀王紹緒鄭耀祖李祖等各率兵迎敵于總游全與以張彥賢等十四員同在四鯤身與賊藍廷珍指揮攻擊我兵鎗砲連環如雨復遣朱文魏大錫謝希賢胡璟林亮魏大猷呂瑞麟葉應龍劉永貴等駕小船沿岸夾擊賊大敗追至七鯤身瀨口戊申魏天錫謝希賢魏大猷率把總牛龍外委守備陳章等以輕舟載鎗砲礮礮礮

焯於塗整堆水仔尾等處燒賊巨艦凡四已酉朱一貫復遣李勇吳外張阿山翁飛虎陳印楊來郭國正等率賊眾數萬人駕牛車列首為陣復犯安平乃以齊元輔金作礪呂瑞麟蘇明良范崇助率弁兵為左拒王萬化林政邊士偉李祖康陵率弁兵為右拒鄭耀祖王紹緒為後應賊目翁飛虎率所部烏龍旗為前鋒驅車擁盾冒炮火衝突賊大隊並至左右兩軍邊士偉呂瑞麟等大戰于二鯤身藍廷珍親督大砲連環齊發倒賊烏龍旗破牛車陣林秀王王良致

平臺紀略

平臺紀略

平臺紀略

朱文謝希賢胡璟林亮魏大猷蔡勇劉永貴各乘小舟駕大砲附岸夾攻賊眾大敗入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殺傷不計自是賊人退保府治不敢再至鯤身惟沿岸列砲晝夜固守我軍分駕小舟追岸攻擊與賊相持有西港仔士民具羊酒到安平鎮叩迎

王師載家屬為質願引大兵從西港仔登岸殺賊提督施世驃然之庚戌夜密遣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以兵一千二百名往西港仔次日藍廷珍知其事急言示世驃曰謀算必出萬全不可恃勝輕舉聞賊多在蕭

壠麻豆間西港仔乃其肘下且距府不遠呼召立應又多竹林可埋伏彼若以數千人分佈要害四面掩擊亮等一軍危矣世驃然曰如何廷珍曰當用全力以大軍繼之世驃曰誰當行者廷珍曰此非他人所能任某不敢辭公當分遣將備於瀨口塗整堆處

盡力擊賊聞我師北來必棄營遁府治恢復在此一二日間耳辛亥初昏藍廷珍留所部官兵三分之一會攻府治率水師五千五百餘人夜向西港仔進發翌日黎明在竿寮鄉登岸令諸舟悉回安平諸將曰

登岸棄舟何也示軍士必死無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言未已諜者報賊在蘇厝甲與林亮魏大猷決勝勢甚張廷珍分兵八隊以魏天錫金作礪葉應龍武舉倪鴻範等率兵千人副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為前鋒林政李祖兵千人為左翼王萬化邊士偉兵千人為右翼復以胡璟劉永貴范國斗范崇助分千人為左右奇兵蘇明良兵四百為後應呂瑞麟兵七百為遊兵廷珍親率陳允陞陳章林君鄉周宣藍宏沛何期有等領親丁精壯五百人為中軍並

進賊目林曹江國論黃殿林鬱林璉等率眾迎前鋒軍奮力衝殺左右兩翼奇兵繞賊陣後首尾夾擊遊兵突出竹林橫衝賊陣中軍燒燬殺進鎗砲震天賊大敗潰亂奔竄逃斬俘獲屍橫遍地薄暮至黎頭廷珍私料賊必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刀伏芒蔗間賊果至不見大營大驚須臾我軍突出衝殺賊大敗奔散自是膽落不復有戰心矣癸丑廷珍督大兵南下復敗賊于木柵仔進至葛松溪直搗臺郡朱一貫率羣賊數萬遁去廷珍收復府治出示

安民駐劄 萬壽亭水師提督施世驃于先一日傳令水陸官兵并進遊擊林秀王良駿薄有成齊元輔郭祺王紹緒鄭耀祖守備鄭文祥千總游全與張彥賢等十四員從七鯤身陸路至瀨口攻府治之南遊擊朱文謝希賢守備高得志蔡勇等分坐小船于鹽埕塗整堆大井頭攻府治西角賊盡驅精銳拒戰我軍奮勇爭先遂奪塗整堆燬賊營至晚屯南較場癸丑與總鎮藍廷珍俱會府治萬姓歡呼復見天日戶戶設香案拜迎

王師廷珍一一慰撫之遣外委守備陳章飛船至廈赴總督覺羅滿軍前報捷乙卯提督施世驃登岸率大兵屯北較塲藍廷珍仍駐 萬壽宮據弁兵先後報獲殺害歐陽總兵之達家勇殺害副將之黃龍殺害羅參將之陳碧各付其子歐陽敏許方度羅世正等自行處死以報父仇凌遲剖肝碎屍揚骨聽從其便臺人快之閏六月朔日庚申陳章飛報捷至廈門總督滿保檄藍廷珍署理臺灣鎮總兵官事會巡撫呂猶龍繕疏以捷聞則施世驃在臺灣軍中已先自題奏

平臺紀略

平臺紀略

平臺紀略

平臺紀略

上達矣初臺灣警報于六月至京師

皇上惻然不忍加誅乃為

諭曰諭臺兵眾據督臣滿保等所奏并伊等進摺家人所言臺灣百姓似有變動又奏稱滿保于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等朕思汝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之比或因饑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員刻剝所致諭督保令其暫停進兵汝等若即就撫自諒爾罪若執迷不悟則大兵圍剿俱成灰燼矣臺灣止一海島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賴閩省有錢糧養生前海賊佔踞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又何能為諭旨到時將因迫情由訴明改惡為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汝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謂坐以待斃不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其致此之罪俱皆不肖官員汝等俱係朕歷年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方前往圍剿汝等其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不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又

救浙江將軍塔師拜以甲二千赴閩協防巡撫呂德龍道

三臺紀略

按察使董永艾迎勞于浦城辦理夫船永艾素有才名方嚴不阿一路問民疾苦捐俸錢恤災傷多方撫慰故兵行而民不擾浙兵至閩欲宿借民居呂猶龍不可召兩司計議永艾曰靖亂以安民為本若宿民居民不堪也命署福州府馮鹽分發諸佛寺居之于是浙兵駐閩者數萬得相安一無所苦

上諭至閩則六月二十有五日也總督滿保檄委泉道

陶範親賚

諭旨往臺灣安撫百姓併署理臺灣道事調汀州知府高

驛知臺灣府分委廷寧通判孫恩往署臺灣府同知併臺灣知縣事海澄知縣劉光河往署鳳山漳浦知縣汪紳文往署諸羅俱隨大兵安輯流亡慰撫各庄社民番伊時臺郡既平提督施世驤總兵官藍廷珍分遣大兵擴清南北二路以王萬化持政邊土俾天錫帶領官兵勦撫南路逃賊收復南路營鳳山擒賊目顏子京鄭定瑞等安撫淡水大崑麓各處人民社番而南路五百里地方俱皆平復矣以林秀海行成范國斗齊元輔郭祺胡璟李祖鄭文祥劉永貴

平臺紀略

董方林君鄉及游全與帶同張彥賢等十四員往北路勦撫逃賊原任遊擊劉得紫先于壬子夜乘間投大帥施世驤藍廷珍居其抗賊不屈優待之得紫募丁壯百五十人請殺賊報仇雪恥是行與焉既午賊敗于大穆降斬獲甚多賊黨降者十之九朱一貴率數千人走臺灣裡溪大軍追至茅塔尾鐵線橋將復鹽水港朱一貴走下加冬俸滿千總林君鄉率外委千總李佛等二十人先大軍二十里前行進殺賊奪牛車馬匹砲械與陳尚珍楊秀計議潛遁張岳欲擒

三臺紀略

朱一貴先謀去偽軍師王君彩殺之而漳浦人王仁和素往來溝尾庄與庄民楊石友善知其族楊旭楊雄等為一方巨擘可與謀以言告之石許為仁和密告于藍廷珍廷珍給仁和外交守備併楊旭楊石楊雄等守備于總合衛劉令謀擒朱一貴後有蘇山黃遵為李祖貴書與楊旭亦令計擒一貴于是楊旭與王仁和楊石楊雄陳尚珍楊秀等密糾溝尾前庄後庄小棟榔新牌佳走後潭等庄鄉壯以待閏六月五日甲子一貴率千人至溝尾庄索飯食楊旭等椎牛

三臺紀略

饗之許號召六庄鄉壯相助一貴往眉潭乏食乙丑夜其黨散去六百餘人丙寅楊雄給一貴復回溝尾庄暮線雨旭備館舍將一貴等分宿民家傳集六鄉社壯作為守護潛以水灌賊砲夜五鼓大譁稱官兵至金鼓火砲齊鳴諸賊倉皇驚起不知所措楊雄楊旭楊石王仁和等遂擒朱一貴王五全翁飛虎張阿山等四人散其餘眾吳外除即各率黨逃出旭縛一貴等置牛車赴八掌溪交遊擊林秀王仁和馳報藍廷珍廷珍令解赴施世驤軍前而自往會訊一貴尚自尊大欲與提軍抗禮昂然而立廷珍至此之跪一再猶妄稱孤家詞甚不遜廷珍怒搖其足于一貴及其黨皆跪伏罪請死乃檻送廈門聽總督督羅滿保解京正法又有大排竹人民斬楊來首級獻楊秀秀亟至府呈示稟街復據李秀等官兵李必第楊雄等鄉壯報獲吳外除印李勇等九犯解至軍前分遣朱文謝希賢呂瑞麟洪平及自澎召至之守備閩威以兵收復北路營諸縣擒斬賊目萬和尚等北路營千總陳徽把總鄭高率鄉兵來迎先是陳徽等于

三臺紀略

六月丙辰起民兵攻復諸雜縣斬賊目賴元改頭祭羅泰將因王師來縣治復為翁飛虎江國論所奪仍入山至是乃盡招撫賊目曾賢李德隨朱文等安輯各庄社番民分遣汀州鎮中營遊擊景慧帶領官兵收復笨港又遣林亮魏大猷洪平以舟師赴笨港接應平定沿海上下而援淡之遊擊張賦守備李燕劉錫千總李郡淡水營守備陳策等引兵南下半線時朱文等已平諸羅謝希賢引兵北上與張賦等合而北路千餘里地

方盡皆平復矣元兇既擒餘黨解散尚有當日倡謀渠魁偽稱國公如謝公英陳福壽劉國基江國論薛菊王忠陳成鄭文苑及君英三子杜會三等未獲總督滿保檄藍廷珍擒撫之重懸賞格遣弁目外委分途緝捕方一貴作亂時有下淡水客庄民人侯光惠李直三等建大清義民旗奉皇帝萬歲牌聯絡鄉壯拒賊一貴遣福壽劉國基薛菊王忠劉育等領賊眾數萬攻其庄六月十有九日已酉侯觀德道戰于淡水溪敗之陣斬劉育殺賊兵及迫入死者萬計屍骸

平臺紀畧

狼藉溪沙間陳福壽窮蹙自刎為賊徒所殺聞

王師

已進安平五日乃遁入山劉國基薛菊王忠俱逃之郎嬌存匿至是外委陳章遣膠至郎嬌踪跡之國基等三人皆在章因與林尚蘇庚駕赴郎嬌招撫諭以國恩寬大邀與俱來三人皆首肯有提督差員某繼至責賊逆拜不加禮王忠聞之曰今如此到郡可知遂逃去章以劉國基薛菊見藍廷珍好言慰藉以恩禮加之七月癸丑江國論鄭元長等復聚餘黨藍旗于阿猴林藍廷珍發兵追剿羣賊已散繁旗林中

平臺紀畧

五

五

月十有三日辛未怪風暴雨屋瓦齊飛風雨中流火條竟夜燭海水驟漲所泊臺港大小船擊碎殆盡或飄而上之平陸拔大樹傾墻垣萬姓哀號無容身地施世驃藍廷珍各終夜露立風雨中軍士蜂擁相攜特不敢動稍舉足則風颺顛仆或裂膚破面流血翼日霽靜那無完宅壓溺死者數千人浮屍蔽江五角充路署署夏道陶範府縣高鐸孫魯等躬慰民家村循流涕發倉賑貸瘞死扶傷以風災飛報上聞朝廷發帑金賜恤殘黎始得更生諸羅一縣未被風災而餘孽楊君李明等聚黨劫掠藍水港藍廷珍遣人緝捕悉擒之又林君等煽誘奸民墜旂于六加旬俱為知縣汪紳文所獲并解至府會同陶範高鐸孫魯等偵訊僉議押解內地廷珍曰甫平思亂既救復叛此曹不可活也今解入內地不能不牽累無辜恐民間人人自危且上下審駁奏報往返動隔經年海外反側地無樹威不足彈壓吾于就撫者加之恩擒者棄諸市庶奸徒悔息可淨盡根株耳亟稟示眾定民心而固疆圉有罪某自當之軍中義得專殺無預諸

平臺紀畧

五

君事也皆曰諾九月壬辰梟楊君林君等為首四人竿視其次徐黨分別杖斃枷械責逐過水復有黃輝卓敬在舊社紅毛寮聚謀為亂聲言羅漢門阿猴林有王忠等數千人接應尅日攻府藍廷珍發兵擒捕搜獲偽劄與陶範高鐸孫魯等會議輝與敬直承不諱并斬之陳章訪緝餘孽復于南路觀音山招撫陳福壽以來廷珍大喜留福壽軍中以家人禮待之服食皆從厚遠近賊徒聞風思歸誠者益眾杜君英久處山中晝伏夜走聞福壽就撫頗心動藍廷珍檄外

委守備施恩陳祥以謀者林生八羅漢門說之君英恐見責欲得福壽面詢情實即與俱來廷珍遣福壽施恩等往福壽尚病載牛車以行君英遂出廷珍待以恩禮一如福壽飲食居處遊遊兩人不相離也君英尚留其子杜會三未出越三日知乃父無恙千總何勉往說之會三就撫蓋九月中旬十數日間陳福壽杜君英杜會三俱羅而致焉提督施世驃自風災驚悸疾作以九月望日癸卯卒于軍藍廷珍奉檄署理提督印務陶範高鐸見君英等諸賊出入自由疑

平臺紀畧

五

上所留意

日久有意外患言于廷珍曰此曹皆元兇大慙至此倘逸去奈何廷珍曰極知此賊失一身家隨之但王忠陳成鄭文苑餘孽未盡不得不然二人視福壽君英等所居處與廷珍臥榻正隔窓櫺復謂曰行雷膽大大矣推誠至處極即萬一中夜有變將何及廷珍曰無傷也遲決旬即送之廈陶範高鐸皆曰難矣公以撫為名待之心腹美衣豐食恣其宴游彼安肯舍而他之畏罪懼行作何措置留之則局不可了有逃脫生變之憂抑之則將束縛驅迫駭人耳目又恐山中遊魂謂公從前皆偽廷珍曰有以處之十月甲戌呼杜君英等至幕中詰之曰頃接制府來書欲授若畫備弁令星速赴廈考驗天靈風和即日登舟可乎江國論不可廷珍罵曰汝貌輕福壽固知非有官者之相比退之杜君英陳福壽許諾廷珍大喜賜金為贖遣左右送之行兒婦人輿至幕中使乘向海岸登舟呼江國論鄭元長來國論等度不可違強諾請行亦賜贖身輿送之去繼呼杜會三至亦如之蓋

廷珍欲遣解諸賊。預備三舟。委目弁在舟以俟。自幕府至海濱。分令親隨丁壯沿途倚密。為防備。順則善。逆則行。逆則幕內細手。足閉與中。如婦人。不動聲色。市井皆無有知者。君英等與順以行。舟中亦善待之。至廈。總督滿保奉報。

旨解陳福壽杜君英會三赴京師。與朱一貴對質。朱一貴李勇與外陳印王王金翁飛虎張阿三俱凌遲處死。親屬同坐。陳福壽杜君英會三以就撫從寬。斬于市。其餘在軍前擒撫諸賊。先後解到廈門。如黃殿黃日升郭國正劉國基林曹江國論林壽林連陳正達朱

蘆張看鄭惟晃鄭元長等。總督滿保俱發梟司收禁。福州府獄候審。擬就地正法。十有一日乙丑。臺灣鎮總兵官陳策卒。署提督藍廷珍移咨總督滿保。繳金門鎮總兵官黃英之。臺署事。庚寅南路餘孽復叛。為首。荊瓜成即陳成。蘇清楊美林阿美等集眾。監旂于石壁寮。隨南路兵追勦。癸巳黎明。千把總何勉杜雄等率兵搗賊穴。擒蘇清高三二名。成等奔潰。楊美王

教逃匿下淡水。知縣劉光泗擒獲之。藍廷珍以羅漢門諸山。素為匪類逋逃藪。不大舉搜捕。掃清巖谷。無以淨盡根株。分遣遊擊王良駿。薄有成守備呂瑞麟率兵往角宿岡。蘭坡嶺一路搜入。羅漢門守備關威由仁武庄土地公崎阿猴林一路守備李燕蔡勇由卓猴木庄岡社一路。已亥午刻。威會羅漢門之中埔庄。別遣把總林立陳雲奇鄭榮才游寬往大武坑。分路堵截。無使賊窺。庚子深入搜捕。羅漢內門諸將備分搜銀錠山佳白寮東方木南馬山等處。大武坑諸弁目。搜礁巴啤即包米大窰佛大湖等處。窮山密箐。

無不徧歷。焚燬賊巢數十所。凡二十七日。乃收軍回營。據搜山將備及差員外委蘇思維陳祥李為勝林福石瑀藍敦等先後報獲。荊瓜成即陳成林阿美林丁莊謀林讀林齊鄭敦陳璞等。而石壁寮再叛。諸孽盡行廓清矣。又據報獲鄭文苑林沙掌兇死羣。即陳國正。魏昆即林昆。淮仔吳即李英洪迎胡君用等。及臺廈道陶範。獲解蕭彬麻恩金麻猴即林玉等。而朱一貴案內附和倡亂諸賊。悉俘囚。惟王忠邱寶宣未獲。遁逃傀儡內山。臺灣山后。藍廷珍分遣外委弁目諸路訪緝。復令外委鄭國佐林天成召致山番通事章旺。同八傀儡內山遍查各社。諭番眾嗣後不許窩留。復令鄭國佐往那嬌繞行山后。至卑南竟傳檄。擬諭大土官文。給以官帶補服賞勞之。今起崇文七十餘社。壯番從山後大加搜捕。將所有漢人逸賊。盡縛以來。于是王等不敢復入番界。隻身竄伏。束手待斃矣。前此臺變。道回道府廳縣各文員。朝旨令督臣提臣會審。發往臺灣正法。併已故知府王珍棺剖。泉示眾。武職周應龍等。亦令督臣會同提臣嚴審定擬。署提臣尚未班師。十有二月。總督滿保在廈視密。諸文員將原任臺道梁文煊。同知王禮。知縣吳觀。或朱燮。知府王珍屍柩。委海澄營遊擊安全。資令箭押送之。臺十有八日甲戌。決于市。而臺灣縣丞馮迥。與王定國。諸羅縣典史張青遠。俱攜臺灣縣獄候。部文秋後處決。廣東提督姚堂奉旨。任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遣遊擊王良駿。質印赴廈。赴期班師。總督滿保以地方初定。檄廷珍以南澳鎮仍統征兵。暫留在臺。彈壓時。建議臺鎮總兵官移設。

澎湖臺灣府治設陸地副將。裁去水師兩中營。將備弁兵撤歸內地另補。民間寢食不安。宵小之徒。訛言復肆。康熙六十有一年春正月。差員陳祥王仁和。續獲韓淵林良等。藍廷珍念訛言搖惑。會商陶範高鏗。孫魯。以逆賊蘇清等在獄多人。久留未決。恐不足震懾奸頑。二月二十有九日。甲申。將蘇清林阿美王教林讀林丁莊謀林昆韓淵林良諸賊。梟斬示眾。李吳杖死。楊美先一日病死。陳成鄭文苑等劇賊十數人。及續獲之邱寶宣江邦俊。悉解內地。與王殿等俱禁省獄候審。擬歸案正法。

朝廷以臺疆僻處天外。民間疾苦。無由上達。特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奉差到臺巡視。以南澳鎮總兵官藍廷珍。調鎮澎湖。總督滿保疏薦督標中軍副將徐左柱。調補臺灣陸路副將。三月望日。庚子。南路下淡水奸民林亨等。復謀作亂。以合心王三字為勒合。頒于其黨。方質帛製旗。欲夜舉事。有密報者。守備陳一得率官兵捕之。擒林亨。搜得勒合及偽劄。供稱同謀為首。顏輝李成陳法王帥王祿等。分遣弁兵圍搜。

大崑麓。督寮及北路錢線橋諸處。并獲之。復有餘孽百餘人。遁入諸羅后山小石門。得寶等處。夜出行劫。藍廷珍密檄北路參將朱文。協防遊擊林秀。發兵搜捕。遣署守備李郡。把總鄭高林時。葉分三路。并進復。遣把總莊子俊。蘇思維率兵往大武壠堵截。絕其鼠路。夏四月。戊午。諸軍齊集會勦。賊已先一夜遁至三林港。焚汛殺傷兵丁。奪商販小艇二。八海逃。生藍廷珍飛遣水師將弁。出洋追捕。聞報在內地青水。地劫坐商航。至銅山洋面。又奪坐小魚航料為潮賊將散。

平臺紀略

駁登岸必于樟林東龍溝澄海等處在三林多有帶傷又從朱一貴作亂時割截髮辮易于稽察星夜飛請總督滿保巡撫呂猶龍移檄粵東令潮州鎮道府縣密行查緝仍差千總一員赴潮催提盡獲劉國華邱阿路張舞賴日輝林阿元胡阿發黃阿赤黃阿五巫阿盛陳阿日等賊黨五十七名皆解閩審訊監候正法癸亥夜又有奸匪百餘人在八掌溪小溪洲拜旂作孽行至竹仔脚塘殺塘兵陳南王巨蘇天貴等三名比賧皆散回家為民廷珍飛調將弁上下堵

平臺紀畧

截搜捕踪跡寂然差員四路密訪仍飭營縣廣差偵探知縣汪紳文緝獲葉枕廖猛賴勤等供指同謀聚眾羣賊因遣兵搜捕埔寮諸山千總李郡生擒渠魁李慶奪賊旂械及所劫贓物焚燬窩廬又據參將朱文知縣汪紳文守備劉錫千總何勉陳章把總陳雲奇及外委弁日人等先後緝獲黃潛蘇齊張成李延卿張烏鴨潮邊王妙何歲張鎮朱昆生等劇賊四十餘人俱解內地收禁福州府獄候審擬分別正法五月署臺灣府同知兼攝臺灣知縣事孫魯調補諸

羅縣知縣

欽差巡臺御史吳達禮黃叔敏至自京師六月祈授臺廈道陳大策臺灣府同知楊毓健員外郎知臺澎縣事周鍾瑄及副將徐左柱等俱先後抵臺視事有奸民鄭仕者號號燒疎復詭言惑眾招集亡命謀于六月乙卯夜監旂不果藍廷珍捕治之得其黨蕭興祖李柯等數人甲戌并擒會訊搜獲鄭樹家櫛冊開列偽僧人數一時旁觀多有駭愕狀知縣周鍾瑄密白旂道當堂燒燬將鄭仕等處死人心火定藍廷珍以

平臺紀畧

副將既至欲遊

行赴澎湖駐劄百姓驚惶能市環欽差御史道府應縣各衙門額呈請留時新旨已下九提臣姚堂所奏副將仍設澎湖總兵官仍駐臺灣水陸兩中營悉遵舊制道標守備弁兵裁歸臺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和

楊毓健攝鳳山縣事雍正元年春正月十有九日已亥逸盜楊合復謀作亂驟聞新天子即位乘間思逞欲招遊匪類謀犯郡邑監廷珍高鏗遣外委千總陳栢等擒獲之窮治其黨解散二月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和

林提獲王忠烈當生陳郡等監廷珍遣解內地聽總督滿保題正法朱一貴等黨絕矣空濼平藍鼎元曰臺灣治亂之局迴出人情意料之外其地方數千餘其民數百萬其守土之官則文有道府有縣令大小佐貳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參將副將遊擊守備大小弁日若干員其額名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又當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和

國家全盛金匱靡缺而朱一貴以假鴨小夫歎焉偽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料歟太平日入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和

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華孽以為利藪沉湎樗蒲運宵達曙木質先機賊未至而眾人已離雖欲無敗不可得已然鹿耳鯤身風稱天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和

國家圖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百千萬而後能收之今不動聲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孽從授首即使孫吳復生亦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良由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和

論旨遙頒自史黃童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淪浹人心者深也諸臣或運籌帷幄出身疆場克敵致果功在社稷欲以鼓勵將來收千秋百歲用人之效則不得以其為日無幾少之矣亂不久禍不深削平者之績不大此非君子之言也賞罰明則民易使今日之酬勳他年之鑑鑑知此說者其知未雨綢繆之道乎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和

臺灣海外險峻內地更不可緩而此日之臺灣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耶嬌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鶩焉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為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甚畏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塔仔雅崇父卑南查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屬禁不能使止也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和

地大民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郡地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與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耶嬌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方千餘

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盆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遠散不足以樹威此犯人所以終夜憂思而不能寐者也臺民好為盜賊不因饑寒方慶削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尚有布散流言囂聚巖谷復謀作亂者數次屢經撲滅餘始殄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

皇上

即位乃克就緒可見地方廣大搜捕弗周雖平臺僅在七日而拔盡根抵東擒西勦亦有兩載艱難欲為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于半線以上另設一縣官管轄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徵銀八九千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盆設巡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為賊藪于內門設千把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守備一營兵百名耶

平臺紀略

嬌極南僻遠為逸盜窟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員為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道整齊之均賦役不獄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尋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具興而生番化為熟

番熟番化為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頗或謂臺灣海水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其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氣運使然即使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如澎湖南鎮皆為海外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督營遷其民而虛其地其後皆為賊窟閩廣罷散及設兵戍守迄今皆為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夷盜賊後先竊踞至為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郊

平臺紀略

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里則為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為盜賊禍亂之階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為綢繆者也閉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為寒心哉殉難諸臣雖功過不一然大節炳然足以增光宇宙矣其後而畧其先崇獎義烈用慰忠魂亦因以為鑒可也

平臺紀略

臺自奸民起釁以及平定安集中間事蹟繁多千頭萬緒欲以一篇文字網羅而條貫之非有浩然剛大之氣排山倒海之力削犀斷蛟之筆未有不和理亂絲或附贅懸疣顧此失彼者也茲紀一氣呵成絕大神力敘亂之所由生至纖至微止在職守恬熙便開出無窮禍變可見凡有地方責任之君子當兢兢業業無事常如有事之防不可以未雨綢繆為注也岡山初起賊勢未盛不論中材將弁疾趨便可撲滅偏道一

龐然無用之周應龍玩寇殃民養成賊亂日行五里十五里稍勝收兵方戰遠退等情形不但寫出豚能見虎醜態萬狀亦見離邵咫尺鎮道奚聞聞知並不急遣能員將兵往換以救赤山敗叻賊遂長驅入郡此又用人不愼泄沓成風之過也金甌雄郡無論陷沒此時當事成何光景幸有陣亡殉難如許李游羅諸公凜凜生氣至今猶存令讀者心神飛舞為詞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之句彼抱頭鼠竄縮頸蝟蝻能不

平臺紀略

愧死無地乎補入高永壽兵爭軼事追從前鎮道疎忽全不以封疆為意是以賊起浹旬縣府繼陷稱孤道寡妄希封拜直書弗削以見蠱纍肉食誰生厲階益傷之也不死不逃能全臣節如遊擊劉得紫尚猶有惻隱羞惡之心故亦許之若林亮之獨排眾議保守澎湖則諸將中第一出色寫得有聲有光鬚眉俱動使斯人早在臺灣必無棄地奔逃之事而用斯人以敵則又何敵之不摧是澎湖一守扼住臺灣門戶併

平臺紀略

收復臺灣之先鋒亦在其中此文字一大樞軸也滿督赴廈督師深得控制機宜一切調度俱臻絕頂肅兵安民于勘亂功已過半讀者于怒髮衝冠之餘忽視此景星慶雲出現不覺心中為之一慰大帥出師軍威雄壯不殺二字使反側子自安九為平臺第一機括鹿耳安平鯤心西港數大戰寫得如火如荼五花八門變化入妙不啻親提枹鼓目視城下昆陽飛戈鳴鏑時也府治既收罪首就擒平定南北二路如風捲

籓溝尾庄下淡水義民功不可沒而一二附和
倡亂同黨渠魁亦必陸續擒撫方得根株淨盡
中間掃出癘疾風災慘苦異常見得臺民喜亂
戾氣薰蒸即使

國法可寬天道亦不肯有可為大戒乃尚有前平
思亂既赦復叛之奸民則雖欲不殺豈可得乎
鹽水港六加甸舊社紅毛寮石壁寮下淡水三
林竹仔脚再叛諸孽一一正法臺民亦可以恍
然悔悟不敢復萌非分之想矣通篇大意在做

平臺紀畧

勵地方文武當刻刻以吏治民生為念使盜賊
無自而興若稍一玩愒便功各自家性命靡不
隨之且費後人許多區畫此居官者之不可不
慎也愚人作賊不過惡想妄行朱一貴聚黨數
十萬不為不多陷府殺官劫庫借號不為不橫
然屈指幾日梟首碎屍誅及親屬數十萬籌俱
歸何處即後此再叛如楊君林君等八九案無
一不竿視藥街作賊果何益乎所以做凡為民
者皆當起忠孝仁讓之心即消其犯上作亂之

意官民交勉則海甸的的常保寧謐子孫世
俱享昇平此作平臺紀畧者之意也大書特書
正敘倒敘補敘插敘分敘合敘錯綜變化矯如
游龍至其陡然而起絀然而止遙接遙應飛渡
暗渡筆筆有神一篇萬五六千言讀之惟恐其
盡不復有冗長漫衍之嘆知其浸淫于史漢者
深矣總論整前車籌未雨措置設施絕大經濟
則又當于長沙中壘問求之有此關世道之文
非腐生所可與議也

平臺紀畧

平臺紀畧

雲錦少多病舞象後三年不讀書深自懼其弗
成材也族有過者謂之曰此所謂今人一服儒
衣反奄奄欲絕矣子之病在安坐偃臥未嘗一
勞力是以筋骨懈散血氣不行今試習拳械練
手足日出汗數升非惟不病且雄壯焉如其言
果稍健因窮弄刀盾飛礮彈弓走馬以為樂
家君固見其弗成材也亦聽之康熙六十年
夏五月聞報臺灣朱一貴作亂先伯父忠毅
公統師征臺念軍中無與謀畫者時幕友 陳

少林先生已應制府滿公聘他人長風濤干戈
莫敢往遂以 家君行雲錦從焉 襄毅公笑
謂曰養軍中千日用在一朝汝病三載遂成健
兒亦為一朝用也雲錦時年十有九歲持戟立
樓船乘風破浪覺甚壯迫一鼓入鹿耳門又一
鼓收安平鎮鯤身數戰奮勇爭先目觀巨砲雷
轟鳴鏑從耳邊飛過亦習為故常不復知紛紛
者何物矣七日之內府治收復如疾風之掃秋
葉亦似有一番佳趣嘆古人年少請纓大都如

平臺紀畧

此

聖皇在上仁育義正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容小
醜不共逃于光天化日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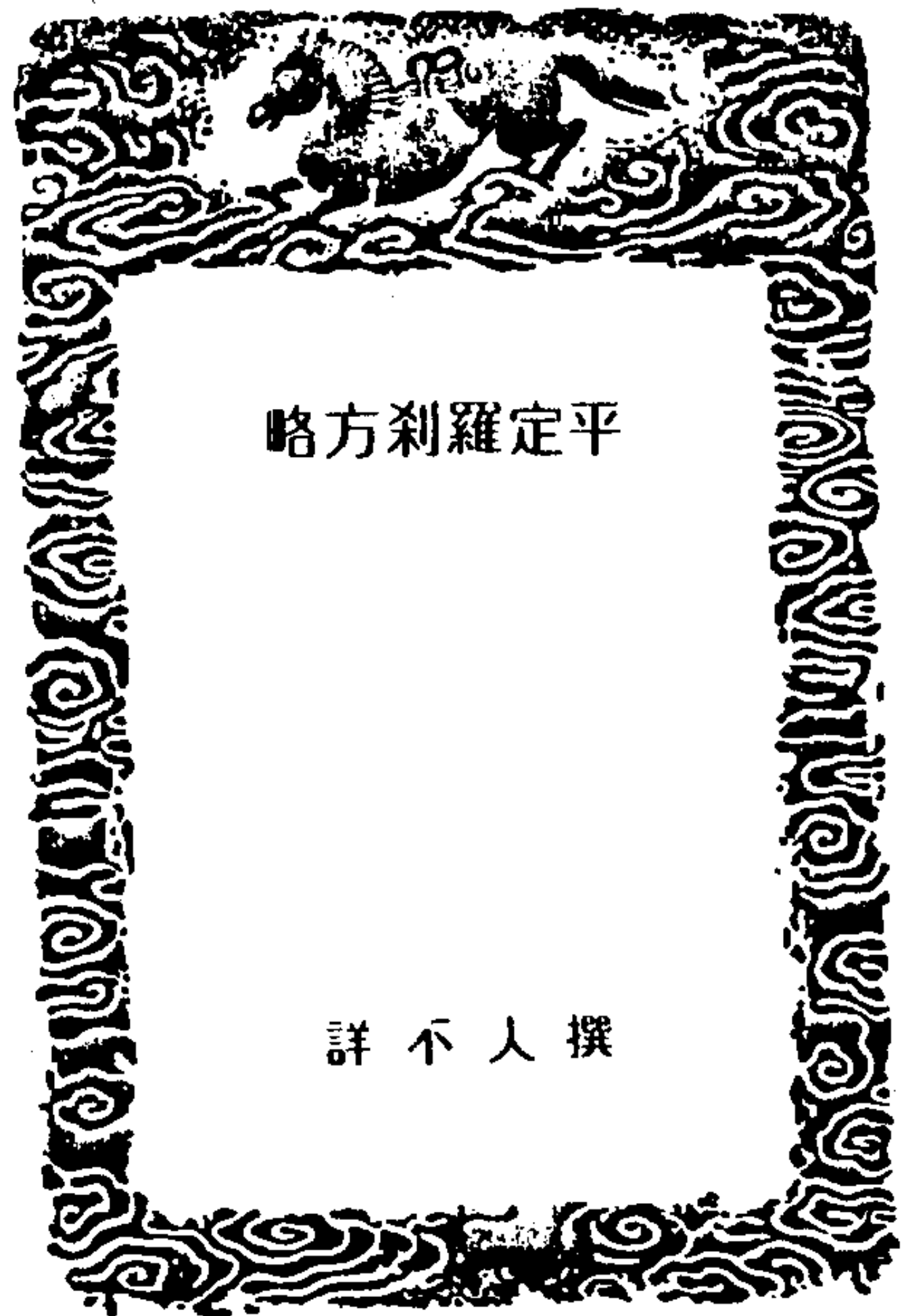
天戈所指罪人魄喪何蠕動之敢不伏辜也事定旋
歸迴憶執兵徵逐竟成卒伍粗鄙面目何堪使
君子觀之始愧勵發憤欲讀書 家君命偕諸
弟從師受業數年以來蹉跎作輟至今碌碌無
所成少時不勉悔何及矣平臺紀畧乃 家君
還鄉時所著者 家君參贊謀畫公檄文詞具

載東征一集茲編特記小醜起滅蕩滌安平事

蹟而已 家君身在行間指揮跋涉 襄毅公
欲上其功 家君不可蓋當時尚應制舉不欲
以書生廁名勳籍今紀畧亦置身事外弗以姓
名勞績夾敘其間雖白審位置不爭此區區一
日之長亦以示至公無私垂為信史也是書風
行海內已十餘年雍正十年 家君客廣州焉
執友 天長王先生同事筆硯 先生以板文
漫漶為加評點再付梓人雲錦趨庭在粵助家

平臺紀畧

君校讎且識數語于後因薰沐百拜而書之
雍正十年秋八月乙卯朔長男雲錦謹識



略方利羅定平

詳不人撰

平定羅利方略卷一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庚寅 道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利情形 羅利者鄂羅斯國人也鄂羅斯僻處西北絕域自古不通中國其人皆獷悍貪鄙冥頑無知所屬有居界上者與黑龍江諸處密邇我達呼爾索倫之人因呼之為羅利每橫肆殺掠納我逋逃為邊境患順治九年駐防靈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擊之戰于烏拉村稍失利十二年尚書都統明安達禮自京師往討進抵呼瑪爾諸處攻其城頗有斬獲旋以餉匪班師十四年鎮守靈古塔昂邦章

京沙爾呼達敗之尚堅烏黑十五年復敗之松花庫爾淞兩江之間十六年沙爾呼達卒其子巴海代尋授將軍十七年巴海大敗之古法壇村然皆中道而返未獲剪除以故羅利仍出沒不時迨康熙十五年鄂羅斯察漢汗遣使尼果來等貢方物 上欲因此示柔遠之德優賚來使仍頒 溫諭令其歸我通逃嚴禁羅利毋擾邊境許貿易通好其後竟未奏效而羅利自恃遠處反侵入精奇哩烏拉諸處築室盤踞上復命大理寺卿明愛等諭令撤還猶遷延不去而恃雅

平定羅利方略

兩薩城為巢穴于其四近耕種漁獵數擾索倫赫真斐雅喀奇勒爾居民掠奪人口俾不得寧處 上乃深為籌度謂若輩非創以兵威則罔知懲畏將至蔓延遂決意征剿先遣副都統郎坦公朋春等率官兵往達呼爾索倫聲言捕鹿因以覘視羅利情形郎坦等將行上面諭之曰鄂羅斯國所屬羅利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虞人戕害居民前發兵進討未獲剪除歷年已久近聞蔓延益甚過紐滿恒滾諸處至赫真斐雅喀奇人住所殺掠不已爾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參領侍衛護軍外令畢力克

圓等五百吉率科爾沁兵百人靈古塔兵八十人至達呼爾索倫一面遣人赴泥布楚諭以捕鹿之故一面詳視陸路近遠詔黑龍江行圍徑薄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形勢度羅利斷不敢出戰若以食物來餽其受而量答之萬一出戰止勿交鋒但率眾引還朕別有區畫爾等還時須詳視自黑龍江至額蘇哩舟行水路及已至額蘇哩其路直通靈古塔者更擇隨行之參領侍衛同薩布素在規之 諭畢 賜郎坦朋春御衣弓矢隨行者亦量加賞賚 十二月戊子 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靈古塔督修戰艦 時鎮守靈古塔等處將軍巴海等以靈古塔戰艦稍有損敗請發物料用資修整工部議如所請 上諭修整戰艦所關甚重其令戶部尚書伊桑阿往董其事

命將軍巴海等帥師往駐愛理呼瑪爾 郎坦等以羅利情形具奏 上諭議政王等曰據郎坦等奏攻取羅利甚易發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為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調烏拉靈古塔兵一千五百置造船艦發紅衣炮鳥槍及教之演習

者于愛理呼瑪爾二處建立木城與之對壘相機舉行所需軍糧取諸科爾沁十旗錫伯烏拉之官屯約得一萬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種不致匱乏愛理城距索倫村落不遠五楮可到其間設一驛俟我兵將至精奇哩烏拉令索倫皆接濟牛羊甚有裨益如此則羅利不得納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絡繹來歸自不能久存矣爾等其詳議以聞議政王等奏言羅利據我邊界納我逋逃擾亂已久宜即行殄滅 諭旨允當應一一遵行又 如郎坦等所請造船五十六艘所調兵預為派定俟船成糧足即令起行目前烏拉官屯乏糧戶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員往錫伯瓜爾察地方採買統兵大臣恭候 欽簡 疏入 上命鎮守靈古塔等處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前往餘悉如議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庚戌 命造船運糧松花江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曰饋運烏拉軍糧自遼河溯流運至等色屯隨用蒙古之力陸路運至伊屯門自伊屯

門船載順流運至松花江甚善內府佐領下屯莊糧米充足需用幾何即以屯丁之力運至遼河津要船載越運并備倉具樁木若逢淤淺束水以行糧米或于等色屯伊屯門伊屯口或于我河口築倉收貯船在邊內我兵衛送邊外蒙古兵衛送宜少載糧米多備挽夫俾船行輕利兩河等干戶工二部理藩院及郎坦觀圖詳議至遣伊屯門以北運船運至松花江及築倉收貯事宜應否交與盟鎮烏拉副都統其并定議以聞勒德洪等議于巨流河渡口造

船六十艘以長三丈寬一丈為度每船載米百石用水手
 六名水手即派民夫操演自起運日每人月給銀一兩運
 到米于巨流河渡口等色屯築倉收貯悉交與盛京將軍
 大臣等監理船在邊內酌派盛京官兵衛送自等色屯至
 伊屯門派蒙古軍輛陸續運往所派蒙古官兵車輛運落
 院另行請 旨伊屯門諸地築倉貯米及遣伊屯河運
 船運至松花江悉交與盟領烏拉副都統統轄
 上以所議尚未周詳遂分遣內府營造司郎中佛保及戶
 部侍郎官昌阿等以瀛台通州船載米試之復令盛京刑

部侍郎鳴爾圖等自巨流河至等色屯驗試遼河深淺
 古塔副都統瓦里虎等自伊屯口至伊屯門伊爾門河口
 驗視水勢尋鳴爾圖奏遼河可行三丈之船請以此式于
 巨流河渡口造船六十艘瓦里虎奏伊屯河可行三丈五
 尺之船吉林地方伐木造船百艘由伊屯河運米松花江
 于伊屯門伊屯口築倉收貯

上允之又 諭前薩布素來奏明年六月前兵食伊等
 實行餘悉存爾爾時曾諭以六月後所需運黑龍江松花
 江交匯處令其遞取今應于烏拉造大船五十艘或以薩
 布素等所置蒙古錫伯米或以盛京所發米計口運往烏
 拉古塔兵皆貧乏現在出兵者半任輸稅復用餘兵恐
 至困苦烏拉特庫所屬八家獵戶停獵一年令其輸稅
 庶兵力稍紓黑龍松花兩江交匯處自吉林順流而往薩
 布素等自彼駐兵之所順流而來水路遠近相等俟明春
 冰解即運兩江接界令薩布素等量發官兵船艘前來迎
 取
 戊辰 命給烏拉官兵行糧之車 將軍巴海等請給
 出征烏拉官兵及執事人行糧戶部議官兵各交額糧一

月至每月行糧毋庸給發疏入
 上命給行糧之半
 四月丙子 遣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琿等往烏米穆泰
 諸處

上諭議政王等奏今我兵移駐黑龍江當乘此發烏米穆
 泰兵聲言捕鹿以疑羅利復遣大臣一員至索倫預備軍
 需亦聲言捕鹿人將至其令理藩院尚書阿穆瑚琿往烏
 米穆泰阿達哈哈爾等喇往索倫
 己卯 命將軍巴海留鎮烏拉副都統薩布素等領兵
 駐額蘇哩 先是令烏拉古塔兵往駐愛理呼瑪爾尚
 未啟行尋尚書伊桑阿以造船赴古塔
 上命傳諭巴海等兵抵黑龍江應駐何地其詳議以聞至
 是巴海等奏言愛理呼瑪爾距雅克薩城遠若駐兵及
 此則勢分道阻難于防禦且過雅克薩有尼布楚等城羅
 利倘水路運糧增兵救援更難為計宜乘其積儲未備速
 行征剿況羅利殺我斐雅喀居民留嫖書而去俟造船畢
 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薩即親統大兵直薄城下宜諭招
 撫否則駐劄墨克項諸地即遣官兵與奉 命赴羅利

甲士宜番馳至雅克薩宣諭兼觀其形勢若何再議進止
 機宜令宜番一弁奏聞烏拉官兵乘往馬匹恐長途疲羸
 不任馳驅索倫邊墨克項宜令選肥馬五百匹送呼瑪爾
 河口酌量給用議政王等議如巴海等所請
 上諭所議進征羅利軍務殊為疎略烏拉古塔兵未經
 征戰不諳行陣紀律將軍巴海及副都統官兵又彼此不
 合巴海其副守烏拉薩布素其副統俱以副都統領兵前
 往不必授為將軍至所議七月兵到即行攻戰亦屬未可
 俟抵彼相度形勢奏請可進之時京城每旗精簡五十人

參以軍前獲罪人員委授參將大參領別道將由陸路直
 趨五旬可達我兵至冬時攻戰乃能有濟若今冬不便克
 取來夏令烏拉古塔兵仍往彼地或令撤還定期約行
 又即坦言取馬蒙古不能即得可選兵馬上喇院肥馬二
 千匹于本年七月內預發索倫地方牧放俟集旅到後酌
 其羸馬更以所備肥馬乘往其傳集即坦朋春再議于是
 議政王等奏
 上諭深中事宜固應祇遵但前奉暫停攻取相機舉行之
 旨尤為切實烏拉古塔兵不須往墨克項勘得愛
 理呼瑪爾之間額蘇哩地方可以藏船且有田隴舊跡即
 令大兵建立木城于此駐劄宜番回自羅利再議派京師
 兵或撤烏拉古塔兵至巴海爾守烏拉薩布素瓦禮帖
 統兵以行及預備馬匹于索倫應遵 旨額蘇哩索
 倫村莊之間應設四驛令赴索倫理藩院大臣董其事
 上報可
 六月甲戌 命馬喇等市易牛羊諸物以備軍需 馬
 喇等奏以茶市市易
 上諭茶市不必攜往可于戶部支銀四千兩置買諸物馳
 驛抵彼換取牛羊糧米以備軍需勿得督制民間各任其
 便
 七月甲申 命軫恤所獲羅利
 上諭兵部奏事章京南岱攜至羅利二人所司加意培養
 時其飲食毋得缺乏以示軫恤之意
 戊戌 命理藩院作書宣諭羅利 先是馬喇等奏索
 倫總管博克等所獲羅利及軍前招降者其選五人遵
 旨送京餘二十六人皆迫于大兵始行投誠索倫距羅
 利近不宜久留應一律解至議政王等 詔送交戶部

安插博克等所獲宜番米海羅莫海對二人賞以衣帽迎至薩布素處放還請 敕理藩院作書即令宜番等持去其書略云前遣孟格德等至尼布楚曾與爾約各毋收納逃逃并以先年逸去根特木爾歸我乃背前約入我地抗害達呼爾索倫焚劫艾雅喀奇勒爾今故命將出師永駐額蘇哩爾若離我邊境還爾本土以通逃來歸則已否則我亦納爾逃逃即往來之人亦必擒戮疏入

上從之 九月丁丑 命烏拉等處官兵承戍愛理 先是副都

統薩布素等奏冬時進征噶其軍精輪運維艱倘遇大雪亦未便用兵今冬可暫駐額蘇哩俟來年四月冰解即往攻雅克薩城事下議政王等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前奉暫停攻取相機舉行之 旨允宜薩布素請于來年四月進征毋庸更議

上諭我兵既命承戍額蘇哩應派烏拉靈古塔兵五六百人達呼爾兵四五百人于來秋回家口發往設將軍副都統協領佐領等官鎮守深為有濟至來年運錫伯諸地糧米于額蘇哩止用獵戶必致稽遲薩布素等業以來年六

月前兵食去外今又停止應量發薩布素等軍前水手由陸路直往錫伯俟來年冰解與獵戶協運可否如此施行令即坦馳驛速往薩布素等處確議尋薩布素等奏額蘇哩今年七月既經霜雪烏拉靈古塔兵家口若令來秋遷移恐地寒霜早諸穀不獲難以餬口應于來春就遷移達呼爾兵五百人先赴額蘇哩耕種董其秋收再遷家口以烏拉靈古塔三千餘兵分爲三班將軍副都統等更番統領駐防議政王等議如所奏 上復諭曰如果薩布素等所奏兵丁煩事更番必致困苦

平定羅利方略

非久長之策其在愛理建城承戍豫備器具船艦令設斥埃于呼瑪爾自愛理至烏拉置十驛驛夫各五十人遇有警急乘蒙古馬疾馳尋常事宜則循十驛以行由水路陸續運糧積貯愛理此兵既往且立之業仍設將軍副都統領之如羅利船由黑龍江下我與師尾擊甚易況愛理地勢遼闊照內地置十驛又易安置家口如此一一區畫則羅利自崩厥歸誠矣其遣理藩院郎中額爾塞至薩布素確議以聞至是薩等奏承戍愛理請務

上諭周詳悉宜遵奉但來年遷移兼以築城屯田力不能支請發烏拉靈古塔兵二百人協力築城工竣即回上諭烏拉靈古塔兵別有調遣毋得發往令副都統穆泰率盛京兵六百人于來年三月抵彼處築城器具悉備以行餘一如前議未幾兵部列應補將軍副都統人名具奏上因命薩布素為鎮守愛理等處將軍禮部侍郎溢岱工科給事中雅齊納為副都統

十月甲子 遣官勘視設驛地方 戶部奏愛理至烏拉須設十驛但設驛之地不行相度難以懸議應俟來年三月雪消遣戶兵二部理藩院官各一員並令靈古塔將軍選熟知地勢者隨行就近派鄂爾羅斯二旗杜爾伯特一旗嚮導各二人詳加丈量

上允之尋遣戶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額爾塞前往 十一月癸酉 命增造船艦運糧于愛理 尙書伊桑阿等奏奉 命議運糧愛理事宜 等議烏拉造船五十艘除將軍薩布素所發水手一百五十人再派烏拉兵二百獵戶四百俟明年冰解時即以伊屯口錫伯米每船載五十石并副都統穆泰兵三月坐糧運至愛理二十四

年應運者于前項水手內添發烏拉兵六百運送上諭應增船艦并運二年食糧二十四年不必運送其再行確議以聞又議二年食糧一次全運船五十艘不足應增造三十每船設運丁十五人共需一千二百人除薩布素處所發水手一百五十人再添烏拉八旗獵戶一百九十甯古塔兵三百六十選才能協領等官督運愛理

上從之復 諭所發獵戶甚多其令總管特庫轄之前往兵丁獵戶水手各給餉一月 戊寅 命防禦羅利 上諭理藩院曰羅利增發人眾亦未可料其移文馬喇等加意防禦不時偵探應奏事速行奏聞

癸未 命授投誠羅利吉禮過里等官 將軍薩布素等奏牛滿河之奇勒爾奚魯嗎奴等殺十餘羅利將其妻子來歸俄樂春之朱爾鑑格等子精奇哩烏拉殺五羅利并獲其烏鎗馳報又聞斐雅喀之人擊殺羅利甚眾應乘此時酌給新投誠羅利吉禮過里鄂佛那西馬克西木等官職舊投誠羅利宜番鄂爾噶番席圖頌三人効力勤勞亦宜給以官職

上諭宜番近已投誠騎校鄂爾噶番席圖頌及新投誠之吉禮過里鄂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羅利內鄂佛那西費禮普令馳驛至薩布素處酌遣招撫時值互寒并以裘帽賜之 十二月丙辰 命運米料爾沁漠爾渾屯 上諭大學士費羅勒德洪等大兵現駐黑龍江所需軍食雖已運送而科爾沁之漠爾渾屯亦宜多備造倉儲積其令戶部理藩院同吏部尙書伊桑阿詳議以聞議于漠爾渾屯運米一萬石存貯其米自包衣屯莊撥給運費于盛

京戶部動支工部道官至漠爾渾屯監造倉米至交彼處都統加意守護上報可

羅利

西

平定羅利筆記卷一終

平定羅利方略卷二

卷二

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乙酉 命將軍薩布素等遣官兵剿撫牛滿羅利 薩布素等奏牛滿羅利抵恆滾同來自北海之羅利與費雅喀戰退居河洲若不速計勦撫則赫真費雅喀奇勒爾人民必被殘害且恐羅利復增發前來宜乘四月冰解時即遣奇爾大二員率官兵三百人并發紅衣礮四具令附近恆滾口費雅喀噶克當阿等嚮導抵羅利所據地先行招撫不即歸降則進勦滅如羅利聞風先遁所發之兵即乘機安輯赫真等處人民未經來附者亦招撫之

上報可

羅利

二月辛酉 命送投誠羅利至京安插 將軍薩布素等奏奇爾大鄂洛誠等今年正月十一日抵羅利地方遣宜番等造其居開諭之先取其烏槍二十具并俄樂春爾質之子三人遂招撫羅利米海羅等二十一人 上命遞送米海羅等至京交戶部安插其烏槍及先投誠羅利之烏槍一并送至押解官兵過多恐致驛遞勞苦令酌量派遣

四月己亥 命增給愛理官兵行糧 將軍薩布素等請發今年四月後官兵一年行糧戶部議照前給以半年俟愛理駐防兵家口到日停其給發

五月甲申 命將軍薩布素等取羅利田禾 馬喇等奏 臣至索倫屢密詢羅利情形皆云現在雅克薩尼布湖二城各止五六百人其得以盤踞多年者惟賴額爾古納口至雅克薩十餘處雅克薩至布爾馬夫河口十餘處築室散處耕種自給因以捕貂尼布湖田畝不登但取資納

卷二

米雅兒諸姓賈賦喀爾喀巴爾呼人時販牲畜等物至尼布湖尼布湖人亦捕貂與之交易得以生存至得冷白地方耕種田畝無幾且不通水路麪食等物雖零星買載亦不足恃及問從尼布湖逃回之布赫德云舊納米雅兒新納米雅兒托空臥兒徹爾克吉兒巴林喀吉兒夸諾兒破塔噶兒巴牙噶兒等八姓之人并我根特木爾黨內逃人亦同彼遊牧良河額爾古納河等處 敕喀爾喀微臣汗收其所部附近尼布湖者兼禁止交易再請 敕黑龍江將軍水陸並進作攻取雅克薩狀因取其田禾則羅利不久自困而伊屬索倫俄樂春諸姓人亦難以竊據再處量遣輕騎勦滅似易

上諭據馬喇等奏取羅利田禾當不久自困又侍衛關保來奏將軍薩布素等亦以取羅利田禾為然則羅利盤踞雅克薩尼布湖惟賴耕種若田禾為我所取誠難久存其令薩布素等酌議或由陸路進或水陸並進盡刈其田禾不令收穫由陸路進以所刈之禾投江下流水陸並進以所刈之禾船載以歸於未進兵時先遣人傳示羅利云爾等據我雅克薩尼布湖多歷年所屢令撤還遲延不去且收我逃人侵我邊民今大兵水陸進勦爾其速退以保餘生并如馬喇等奏移文徹臣汗知之

七月辛巳 命將軍薩布素等偵探羅利情形 馬喇等奏 臣等遣打虎兒副頭目倍勒兒等偵探雅克薩城情形路過羅利殺其二人生獲一人據生獲之費要多羅云大兵未來之先雅克薩城已加修造昨歲聞大兵進發城外復增木柵所在農人盡調入城內打獵收貂亦皆罷止田禾未熟即行刈穫因今春不見兵至遂於旁口一帶仍舊遣人耕種昂古墨阿山頂設五人更番瞭望今夏自尼

布潮復增發四百人計見在雅克薩者約九百人在尼布
朝者不知其數雅克薩設丁壯八十人耕種以收穫之糧
支給兵食每月人各一斗餘悉造房收貯一遇歉歲不能
如數支給在前豐歲僅備足用今已增人諒必不敷雅克
薩舊有船八艘吉禮過里等運糧前行被大兵擒獲故雅
克薩無船大兵未於野諾西納城內復造船二百艘各
城派兵運糧不知兵數多寡并運往何處吉禮過里黨內
人逃回雅克薩云大兵勢盛戰艦絡繹不絕眾驚失措今
自尼布潮增發人眾大兵進時不知時勢若何又據釋歸

之人云投誠者 聖主悉免死且加恩賞此外別無人
至等語其生獲羅利一并解送疏入

上諭雅克薩增發羅利或欲侵害我虞人其移文薩布素
等時加偵探相機以行倍勒兒等理藩院照例獎賞送到
羅利交戶部安插

十月甲辰 命運烏喇等處糧米於愛瑯 將軍薩布
素等請定官兵人數以便給糧戶部酌定人數并奏二年
需糧共計四千八百七十石有奇以見存四千五百七十
石發給其不敷者藉愛瑯人力將達呼爾所存米動支運

往
上諭愛瑯所須糧停其自達呼爾運往將烏喇米九百七
十石見自等色屯轉輸伊屯門米一千五百石於明年冰
解時再發船一次運往

十二月乙巳 命選擇藤牌官兵
上諭兵部征勦羅利所需藤牌官兵應分遣司員至山東
河南山西三省於安插魁荒福建投誠官兵內選擇善用
藤牌願行効力五百人令地方大臣給銀贍其妻子兼為
整裝遣行又傳令八旗漢軍察明福建等處投誠官兵內

平定羅利方略 卷一

善用藤牌及滾口長刀者勿論主僕開列職名并器具送
部其在天津鄭克塽馮錫范諸處亦遣人察取前項人員
器具尋又 諭聞福建有雙層堅好藤牌移文提督施
琅選取四百并長刀速送至京毋誤軍機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 命都統公朋春等帥師勦
撫羅利 先是將軍薩布素等奏大兵駐臨邊地宜水陸
並進取羅利田禾但臣軍糧自六月初三日以次運到給
糧治裝約至初十始將啟行聞羅利降人俱言雅克薩早
熟諸禾彼時暫行收穫今沂流而上值霖雨之期江水泛
溢無常陸路亦復泥濘縱令疾行非一月不到是則取禾
無及徒勞士馬沉城池廬舍修築未成迨至回時正值天
寒難於興作請暫停今歲與師俟來年四月內增兵進取
雅克薩城

上諭前馬喇等請取羅利田禾朕令或由陸路或由水路
並進相機舉行救諭甚明及遣關係前往薩布素亦云可
行如果遵奉則我師不勞而羅利自困今薩布素等坐失
機宜託故具陳殊屬不合且聞羅利田地肥沃收穫豐裕
若異時兵抵雅克薩城下與之相持又將以羅利糧多難

於即克為辭久稽時日其不取田禾坐失機宜情節令薩
布素明白奏覆尋薩布素等上疏引罪議政王等議於事
平嚴議今仍遵前 旨來年乘羅利田禾時進兵

上命都統公瓦山侍郎果丕往黑龍江與薩布素等詳議
應否攻取雅克薩城并作何舉行擇其有裨於事者以聞
至是瓦山等與薩布素會奏我兵來年四月杪水陸並進
抵雅克薩招撫不行納款則攻其城倘萬難克取即遵前
旨毀其田禾以歸議政王等議如所奏復請 敕

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巡撫每省派熟習火器兵二百五十

人并選賢能官各四員豫備火器送京師至日增發薩布
素軍前協攻雅克薩城

上諭議政王等疏內不請發禁旅良是但直隸各省綠旗
兵未悉戰陣且黑龍江火器甚多不須增用朕意選福建
投誠善用藤牌官兵見在八旗及安插山東山西河南者
五百人付臺灣投誠左都督何祐等率往薩布素一應查
題多屬支吾藉端延滯度四月進兵不過刈取田禾事必
無成此皆遣發黑龍江狂悖之人從中阻礙不欲成事薩
布素出身微賤高視若輩母敢有違用兵所關甚鉅宜周

詳籌畫期於必克倘謀事草率復似明安達禮等退兵羅
利將益肆披猖當時京城選賢能大臣一員統兵以行俟
克取雅克薩之日班師又發盛京兵五百人代黑龍江兵
守城種地出征兵還亦令還盛京種地事宜遣戶部大臣
一員管理羅利所云早熟之穀即內地春麥今我兵亦多
種春麥及大麥油麥霜降前六月皆得收穫則不因師出
曠一年田功糜牌兵給馬二千匹帶往盛京盛京各佐領
亦派馬二千照舊制嚴督飼秣候京城馬到更代北行至
馬喇等所養馬皆豫備於齊查爾哈爾屯此間催趕月杪

可到聞此路間有缺水處不免貽誤今自盛京抵烏喇自
烏喇經新設驛站路直且近當從此徑抵黑龍江沿途馬
匹或有倒斃馬喇以所備者足數補送如此則我兵馬匹
無虞藤牌兵各給礮彈或十圓或二十圓以行其餉銀兵
月給二兩官月給三兩隨又 諭議政王等兵非善事
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利無故犯邊收我進逃後漸越界
而來擾害索倫赫真費雅喀奇勒爾諸地不遠宜處剝劫
人口搶奪村莊擄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
移文來使羅利竟不報命反深入赫真費雅喀一帶擾害

羅利一

益甚爰發兵愛理扼其來往之路羅利又竊據如故不送
還通逃應即剪滅今仰副 天心大兵逼臨雅克薩城
姑再傳旨羅利云前屢經遣人移文命爾等撤回人眾以
通逃歸我數年不報反深入內地縱掠民間子女擄亂不
休乃發兵截爾等路招撫恆滾諸地羅利救而不誅因爾
等仍不去雅克薩特遣勁旅征以此兵威何難滅爾但
率土之民朕無不惻然垂憫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殲除
反覆告誡爾等欲相安無事可速回雅庫於彼為界捕貂
收賦毋復入內地搆亂歸我通逃我亦歸爾逃來之羅利

果爾則界上得以貿易彼此安居兵戈不與倘執迷不悟
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薩城殲除爾眾矣如此宣諭
後羅利果回雅庫為界即駐師於愛理設斥埃於雅克薩
令疆圍帖然否則大兵的量進止不如此宣諭今縱克取
雅克薩城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進用兵無已邊民不安
可否舉行爾等其詳議之於是議政王等奏言

上諭周詳遵此舉行甚禱於事統兵督耕大臣恭候
欽簡疏入

上命都統公朋春統兵護軍統領佟寶副都統班達爾沙
參贊戶部侍郎薩海督耕朋春等抵黑龍江發往雅克薩
城文書用黑龍江將軍印

丁亥給馬喇副都統銜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馬喇遣用以來殊為効力且
頗知雅克薩諸地地形勢其授副都統銜參贊軍務 詔

責將軍薩布素等 戶部奏黑龍江佐領鄂色等言耕牛
倒斃已盡農器亦有損壞今時已東作遺理藩院官一員
同馬喇如數購買耕牛送往農器令薩布素等營造豫備
上諭薩素布等故毀農器盡斃耕牛其意在多方遲誤冀

撤離黑龍江耳凡受事者各宜殫心豫籌以期有濟詎可
諉之於上賴朕一切留意悉加區畫不致廢弛倘謂責有
攸歸竟倚任之定誤軍機宜即嚴治今見同大兵進剿姑
暫傳處分俟回自雅克薩日再議

戊子以科爾沁貢物犒黑龍江師
上諭議政王等科爾沁十旗今年進貢牛羊諸物不必來
京其全送黑龍江軍前仍記數奏聞照進貢例賞管理藩
院即傳令科爾沁知之 命鑾儀衛使侯林興珠等率
藤牌兵會勦羅利 兵部奏察取善用藤牌者鑲黃旗咨

送鑾儀衛使侯林興珠應否發遣恭候
上諭又遴選上三旗兵一百七十人山東等三省官一百
五人兵三百九十五人何祐尚未至應於官兵內委用首
領幾員各束約本省人前往上三旗各遣漢軍官一員暫
為管轄

上諭黑龍江軍糧關係緊要務籌永遠充足發往黑龍江
管轄藤牌兵之官過多官量行派遣兵用四百名足矣且
近冬時藤牌兵在彼無事每百人一次自蒙古地方馳驛發
往不久即到庶軍糧不致耗費議政王等其詳議以聞議

政王等議選派官二十員兵二百八十名共足四百名之
額兵部給官印劃以便約束令林興珠及何祐統兵以行
上三旗各派漢軍實能官一員管轄赴盛京付公朋春等
率之進剿何祐至馳驛速去

上報可仍於官員外派足兵四百名尋 諭大學士覺
羅勒德洪等林興珠會効力行間且係侯爵其令參贊軍
務朋春等善視之
二月癸卯 命送藤牌長刀于烏喇 先是兵部以福
建送至雙層藤牌三十單層藤牌三百七十呈 閱

羅利二

上諭藤牌稍薄雙層者加舊編一層單層者加舊編一層
庶堅固可用官兵即於詰朝就道侯林興珠與營造司郎
中佛保監修進式後速發藤牌修畢兵部奏并福建送
至長刀四百遞解至烏喇公朋春等同侯林興珠酌量齎
行

上諭遞解藤牌關係緊要爾部派賢能官一員送至盛京
盛京之部派賢能官送烏喇

丙午 命賞資何祐 兵部奏何祐至
上命內務府給何祐白金及堅厚緞甲于十八日啟行

四月乙未 命自墨勒根至雅克薩設立驛站
上諭議政王等愛理前於是月啟行五月中旬可至雅克
薩城凡奏報軍機自雅克薩至額蘇里經愛理前來恐迂
道遲延令理藩院侍郎明愛於杜爾伯特札賴特派兵五
百人并索倫兵餉自墨勒根至雅克薩設驛奏軍機庶免
貽誤明愛往來覺察驛夫糧食匱乏以索倫所貯米支給
愛理以內每驛原設三十人應核減一半并入蒙古若蒙
古兵五百人過多再為核減索倫効力勤勞傳諭異日加
恩以示鼓勵

戊戌 命獎賞達呼爾頭目倍勒兒等 馬喇等奏
等今年正月二十八日遣打虎兒頭目倍勒兒等率
三十餘人往雅克薩城北務擒其生口并詳勘情形以報
三月初五日倍勒兒等生擒羅利七人回云雅克薩城垣
廬舍如故又據生擒羅利喇瓦力喇等去歲雅克薩城內
設立重木中實以土開大兵至額蘇里即遣人各處求援
援兵千人今年二月前隊已至後隊未去歲新到頭目
額禮克謝傳諭人眾大兵來此皆爾等殺據所致自後再
聞有侵抗索姓打虎兒者定行誅戮是以我等往來不敢

羅利三

羅利四

羅利五

羅利六

羅利七

羅利八

羅利九

持軍器前者釋回二人已送往國主處迄今未得主命雅
克薩兵眾不滿千人後增發者未知其數等語生擒羅利
逸去一人見在六人遞解至京

上諭倍勒兒等直抵雅克薩探其情形生擒羅利可嘉所
司如例獎賞其送至六人各給時服一襲送將軍薩布素
處俟大兵進勦時示以寬大之意悉行釋放

六月癸巳侍郎明愛等奏官兵克薩城下宣諭
春等帥師進發五月二十二日抵雅克薩城下宣諭
皇仁浩蕩不忍加誅令還本境羅利仍恃巢穴堅固遷延

羅利二
不去二十三日分水陸兵為兩路列營夾攻復移置火器
營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大驚羅利頭目里克舍謝
等勢迫詣軍前稽首乞降於是朋春等復宣諭

皇上好生之德釋回羅利人眾其副頭目巴十里等四十
人不願歸去因留之我屬蒙古索倫逃人及被擄者咸加
收集雅克薩城以復明愛等遣人馳投會 聖駕幸拜
察在道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奏 聞

上順阿爾尼曰征勦羅利眾皆以路遠為難朕獨斷與師
致討今荷 天眷遂爾克之朕心嘉悅爾以捷音傳知
諸王大臣既至 行宮駐蹕恭親王常寧等率文武官
員請慶賀

上遣阿爾尼同兵部侍郎佛倫傳 諭曰治國之道期
於久安長治不可圖便一時當承平無事朕每殫心籌度
即今征勦羅利之役似非甚要而所關甚鉅羅利抗我黑
龍江松花江一帶三十餘年其所竊據距我朝發祥之地
甚近不速加勦除恐邊徼之民不獲寧息朕自十三歲親
政即留意於此細訪其土地形勢道路遠近及人物性情
以故酌定天時地利運餉進兵機宜不徇眾見決意命將

平定羅利方略 卷一

出師深入捷伐然兵貴相機而動變化無窮惟恐諸將不
遵朕指授致失機宜今收復雅克薩初心主於撫綏外國
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近遣親隨侍衛關保等往軍
前諄諭之曰兵兇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用之朕以仁治
天下素不嗜殺爾其誠諭將士毋違朕旨以我兵馬精強
器械堅利羅利勢不能敵必獻地歸誠爾時勿殺一人俾
還故土宜朕柔遠至意茲一一奉行朕甚嘉焉諸王大臣
奏征勦羅利眾皆難之我
皇上為根本計獨斷與師羅利歸誠雅克薩收復悉如

春算不爽毫髮誠非臣等接近之人所能仰窺萬一也
且前度羅利不加誅戮迨大兵壓境又遣關係等嚴諭將
上誠以勿殺

皇上好生之德覆被天下匪獨羅利戴 恩海外諸邦
莫不傾向 聖化臣等合行慶賀阿爾尼等進奏畢復
出傳 諭曰朕思凡事必周詳審度方收實效不可苟
且從事向者尚書明安達禮輕進至糧餉不繼將軍沙爾
呼達巴海等失計半途而歸遂致羅利驕恣而我索倫奇
特爾俄樂春等亦懷疑貳朕詢其失機原委一一籌畫乃

羅利二
復奏功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詎可忽視且兵貴神速
前逆賊吳三桂叛朕思岳州係湖廣門戶遣人指示速戰
始克岳州遂一面進取四川以分賊勢一面密諭大將軍
賴塔從廣西趨雲南於是諸省底定兵革休息然亦在將
軍等奮勉効力倘怠忽不奉行雖有良策亦何益焉所以
平定雲南賴塔之功最有縱有他過為人控告朕究不加
罪諸王大臣奏三逆叛時在外將士皆與賊持進取無期
我

皇上神謀內運決勝萬里恩威並用勦撫兼施所以負固

巨孽刻日誅劔又俯念賴塔有功曲 賜保全凡効力
行間者皆歡忻鼓舞而臣等亦莫不感戴 殊恩矣
上復諭曰前關係奏云我兵擬於四月二十八日水陸進
發先期雷雨大作至二十六日江水泛溢又風逆舟不得
前又二十七日天晴水落二十八日平旦忽轉順風我兵
揚帆湖流直上三日之程一朝而至陸路之兵雖疾行不
及也又駐紮愛理兵適當肉食匱乏忽有鹿數萬自山趨
下騎者馳射步者捉擊及駕船筏於江中截獲者計五千
有餘朕觀此一事預知可以奏功因事未就姑秘不發今

羅利二
既蕩平故傳諭爾等知之諸王大臣等奏
皇上仁政上合 天心故顯垂鑒佑 國祚綿永萬
年無疆之休於此可卜

上允行禮於是王等率文武官員行三跪九叩首禮尋朋
春等復奏至

上諭覽卿奏官兵星馳直逼雅克薩城下亦以威德招撫
羅利免死放歸克復其城深為可嘉在事人員從優議敘
投誠羅利巴西里等安插盛京其被擄之索倫達呼爾人
眾仍各發回原地有喀爾喀厄魯特人口俱察送到部給
發本主

七月壬申 命自烏喇吉林至愛理設立驛站 先是
郎中包奇等奏自烏喇吉林至愛理計丈量共一千一百
九十五里應設十四驛

上諭驛遞關係緊要凡丈量當以五尺為度今程途太遠
令包奇等再馳驛前往詳加丈量至是包奇等奏自烏喇
吉林城至愛理城以五尺細丈共一千三百四十里應設
十九驛

上報可復令每驛設五丁並撥什庫三十名馬二十四匹

三十頭壯丁自盛京甯古塔所轄各驛柳條邊派出馬牛
合盛京戶部照數采買送往

已卯 命釋放被擒羅利宜番等 將軍薩布素等奏
無底兒河羅利鄂衣多里道宜番等四人來誘俄樂春立
克項格等被擒送到

上諭羅利宜番等應即正法但大兵攻克雅克薩勢迫來
歸之羅利既悉加寬宥不行誅戮今宜番等亦免死曉以
前此釋歸羅利之故并用羅利字作書令彼送還我吉爾
蒙阿等毋得再犯邊境其書即給與宜番等持去立克項
格等所司照例獎賞

八月乙巳 命賞賚征勦羅利藤牌兵 兵部奏侯林
興珠及何祐等至日旗下兵丁各歸本旗其自山東山西
河南調至者令本省官約束以行何祐仍發回原安插處
上諭藤牌官兵勤勞懋著官員俟後議敘兵丁令戶部以
白金賞賚之

九月乙丑 命甯古塔協領納秦為愛理副都統 時
愛理副都統雅齊納緣事革職故以納秦代之
甲申 命駐兵於黑龍江墨勒根地方 先是

上諭大學士覺羅德洪等羅利侵我邊垂於俄樂春索
倫赫真費雅喀擾害居民甚至搶擄人口頻行肆惡朕不
忍輒動兵戈數遣使宣諭羅利仍持違抗拒侵邊擾民殆
無寧息乃發大軍直抵雅克薩城下勢迫始行乞降統兵
將帥復遵朕旨宥罪釋歸四十年盤據之眾數日而行擊
破收復雅克薩城今已告成功薩布素等前次援兵不進
等罪概行赦免進征官兵勞苦暫同烏喇吉林量撥盛京
達呼爾等處官兵暫為鎮守至雅克薩城雖經克取防禦
斷不可已應於何處永駐官兵伊桑阿及耶坦往薩布素

處詳加議定以開築城等事與馬喇相度議軍令馬喇偕
來至是伊桑阿等奏 旨自納木爾河口至漫
察爾屯詳勘山野空曠多可耕之地其間空郭爾進屯與
黑龍江近應築城至駐防黑龍江之烏喇甯古塔兵五百
人及水手人役又駐防訥木爾兵及家口俱於明春一統
啟行築城照黑龍江例盛京副都統一員兵六百人匠作
酌量派出同築城器具帶往於明春抵納木爾并力修造
再勦墨勒根附近處有嫩江岸之墨勒根屯可以築城俟
訥木爾駐防兵收穫田禾一次墨勒根設兵築城事宜所

司請 旨
上諭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築城設兵等
事均如所請黑龍江地方緊要且有船艦火礮等物應發
甯古塔兵五百人駐防者不足精選烏喇兵增發其駐防
墨勒根兵應停止先派定發往訥木爾兵一千人令增發
駐防於空郭爾進

上諭所議尚未周詳止以甯古塔兵發黑龍江不合應以
先流徙甯古塔烏拉罪人并發再行明白確議於是議政
王等復奏察墨勒根較空郭爾進緊要空郭爾進築城其
停止於墨勒根築城設兵令將軍薩布素及副都統一員
駐扎於此黑龍江設副都統一員其駐防五百兵以烏喇
甯古塔兵參用先流徙甯古塔烏喇罪人俱入兵數發往

今於墨勒根設兵自須增驛令戶兵兩部理藩院各遣官
一員自烏喇吉林至墨勒根自墨勒根至黑龍江宜增幾
驛定議具奏駐防黑龍江副都統鑄印信給之副都統溫
岱納秦執令駐防黑龍江執令築城候 欽簡

上允行令溫岱納秦駐防黑龍江副都統博鼎築城築城
兵丁外再量增夫役兼令種地

平定羅利方略卷二終

平定羅利方略卷三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甲午

命發藤牌兵及礮具至黑龍江軍前

上諭兵工二部黑龍江軍前需用火礮礮子所關最要俟青草時派上駟院太僕寺駱駝二百疋量發火礮礮子及新鑄之礮再選藤牌兵百人付班達爾沙即坦率往令內府佐領護軍校滿令奇宜番等偕行

戊戌 命將軍薩布素等帥師進攻雅克薩城 先是薩布素奏驍騎校碩克色等往探羅利情形據回言職至

羅利三

旁文地方因人少馬疲未抵雅克薩而還途遇奇勤爾慶定吉爾云羅利復來雅克薩築城盤踞 請于冰消時督修船艦親率官兵相機進剿

上以薩布素所奏乃傳聞之言恐非遣人親抵雅克薩偵取確音不便遽爾用兵因令薩布素及理藩院郎中滿丕等確探情形以聞至是滿丕奏 遣索倫副頭目烏木布爾代等抵雅克薩城生擒羅利鄂克索木果訊之云去歲尼布明頭目宜番令大兵釋歸之額禮克謝率五百餘人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其城夾木為之中實以土寬一丈五尺高一丈木外墻之以泥及以糴米可食幾月又云所獲足支二年疏入

上諭今羅利復回雅克薩築城盤踞若不速行撲剿勢必積糧堅守圍之不易其將軍薩布素等姑停遷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拉爾古塔官兵馳驛赴黑龍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鎮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薩城并量選候補官員及見在八旗漢軍內福建藤牌兵四百人令侯林興珠率往
四月庚寅 命耶坦等參贊大軍務 時

平定羅利方略 卷三

上以耶坦班達爾沙馬喇諳悉地形令赴黑龍江軍前復諭兵部曰耶坦等既因諳悉地形遣往俱令參贊軍務

七月乙巳 命免索倫達呼爾一年貢賦

上諭兵部理藩院曰我兵圍困雅克薩城羅利勢迫死守今時序漸寒自墨勒根至雅克薩所設蒙古驛馬冬月飼秣維艱其免索倫達呼爾今歲貢賦俾之飼秣并修整器械以備調用至蒙古每驛應設夫馬若干令明愛馬喇等定議移文索倫總管洪吉耶中滿不等如數取用索倫達呼爾夫役與備養之馬又博鼎率往築城種地官兵內選二百人俱暫留墨勒根亦候調用餘悉遣還

已酉 命宣諭鄂羅斯察罕汗

上諭議政王等向者羅利侵犯雅克薩尼布潮諸地戕我居民邊境騷然曾諭鄂羅斯察罕汗來使尼果來等撤回其眾自後竟不復奏反在在侵犯肆行擾害意尼果來未達前旨于察罕汗復令被擒羅利持書從喀爾喀地宣諭之亦不覆奏因遣發官兵往雅克薩招撫羅利不戮一人令其頭目額禮克謝等持書歸去羅利聞我師旋復回

羅利三

雅克薩築城以居朕思本朝頒行宣諭曾未一答而雅克薩羅利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潮諸地阻隔前書未達或雅克薩羅利皆彼有罪之徒不便歸國俱未可知今問荷蘭國貢使稱伊國與鄂羅斯接壤語言素通其以屢諭情節備悉作書用兵部印付荷蘭國使臣轉發鄂羅斯察罕汗處收回雅克薩尼布潮羅利于處分立疆界各毋得踰越則兩界民人均得寧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罕汗覆奏時令其使由陸路直來若陸路難通即以來疏付荷蘭國代表再依此書發西洋國轉達之

八月丁丑 諭將軍薩布素等戰守機宜

上諭薩布素等曰今天時漸寒河流將結宜每事籌畫預為之備觀羅利死守雅克薩城必待援兵之至且冀我兵于流漸時撤回耳目前我兵雖掘濠防緊至隆冬冰合後船艦若何收藏馬疋若何飼秣敵兵來援若何撲剿勿令入城爾等其詳加籌畫密以奏聞尋薩布素等奏 等謹遵 諭旨已于城三面掘濠築壘濠外置木柵鹿角分汛防禦城西村江另設一軍若截江之東西以泊船水險難停恐未流漸時江路有羅利逸出尼布潮來援復派勦

羅利三

禦之兵于東西兩岸泊船備之離城六七里上流有港流漸時即藏船于內另設一軍守護兼令堵尼布潮援兵至軍中馬匹有疲羸者一半發愛理一半發墨勒根令駐彼盛京官兵飼秣疏入

上諭發墨勒根馬匹之半如交駐彼盛京官兵則更費食糧可令索倫總管洪吉等飼秣盛京官兵仍行遣還其發愛理馬疋之半即令愛理官兵飼秣

命副都統博鼎率兵赴將軍薩布素軍前 先是博鼎請率築城官兵二百人進勦事下薩布素等議至是薩布素

奏 等統率二千一百人所在防禦兵力尙單得博鼎增兵前來殊有益

上因命博鼎精選築城及種地官兵二百人賞二月食糧速赴薩布素等軍前令其參贊軍務

九月己酉 命解雅克薩圍 時鄂羅斯國察罕汗遣使上疏其略云謹奉上撫御華夏洋溢寰區率賢臣共圖治理分任疆土滿漢兼統聲名遠播

大聖皇帝曰向者父阿列克席米汗羅為池曾使尼果來等賞書至 天朝通好以不請中國典禮語言舉止鄙

羅利三

陋無文望寬宥之至頌揚

皇帝外謬失體亦因地處荒遠典禮素昧所致幸勿見罪

皇上在昔所賜之書下國無通解者未悉其故及尼果來

歸問之但述天朝大臣以不還通逃根特木爾等騷擾

邊境為詞近聞

皇帝與師辱臨境土有失通好之意如果下國邊民構

作亂天朝遣使明示自當嚴治其罪何煩輒動干戈

今奉詔旨始悉端委遂令下國所發將士到時切勿

交兵恭請明察我國作亂之人發回正法即嗣遣使臣議

定邊界外先令米起佛兒魏牛高宜番法俄羅瓦等星馳

齎書以行乞撤雅克薩之圍仍詳悉作書曉諭下國則諸

事皆寢永遠輯睦矣疏入

上諭鄂羅斯國察漢汗以禮通好馳使請解雅克薩圍朕

本無意屠城欲從寬釋其令薩布素等撤回雅克薩之兵

收集一所近戰艦立營并曉諭城內羅利聽其出入毋得

妄行擄奪俟鄂羅斯後使至日定議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戊子遣醫視軍士疾

上諭將軍薩布素等自雅克薩城解圍以來聞軍士間有

羅利三

疾病者此皆屬滿州精兵朕甚憫焉今特遣醫二人齎藥

調治之至羅利雖無與我對壘但我兵攻雅克薩城從未

誅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羅利亦聽其就醫使還彼國

傳布德意

七月戊子撤雅克薩官兵還愛理墨勒根先是喀爾喀

圖謝土汗奉

上諭偵探鄂羅斯國分界使臣消息至是圖謝土汗奏鄂

羅斯國使臣已抵境

上諭命薩布素等統率官兵乘時未寒遣至愛理墨勒根

修整器械休養馬匹以度隆冬仍于要地嚴設斥堠并以
察漢汗遣使請和撤還大兵之故曉諭雅克薩城內羅利
知之

羅利三

平定羅利方略卷三終

平定羅利方略卷四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

遣內大臣索額圖等與鄂

羅斯來使集議分界事宜

時鄂羅斯察罕汗使臣費

要多羅等至色哈格地方遣人來期我使至彼集議

上命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國舅佟國綱及尙書阿爾尼

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往主其議并派八旗前鋒

兵二百護軍四百火器營兵二百每翼前鋒參領一員署

前鋒參領一員署前鋒侍衛二員每旗護軍參領一員署

護軍參領六員每翼火器營協領一員參領一員每旗章

京一員令都統郎坦班達爾沙副都統納秦札喇克圖率

之偕往因論索額圖等曰羅利侵我邊境交戰于黑

龍松花呼瑪兒諸江據我屬所居尼布楚雅克薩地方收

納逃人根特木爾等與天兵築城愛理兩次進勦雅克薩

攻圍其城一切情事馬喇可與諸詳言之俾洞曉其故

始知朕從事羅利原委至爾等奉使前往有應酌議者即

詳議以聞索額圖等奏言察鄂羅斯所據尼布楚本係我

茂明安部遊牧之所雅克薩係我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

墟原非羅利所有亦非兩界隙地也況黑龍江最為扼要

未可輕忽視之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

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淪江及烏拉爾古塔錫伯科

爾沁索倫達呼爾諸處若向黑龍江口可達于海又恆滾

牛滿等江及呼溪黑江口俱合流于黑龍江環江左右均

係我屬俄榮春奇勒爾畢喇兒等民人及赫真費雅喀所

居之地不盡取之邊民終不獲安臣以為尼布楚雅克薩

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

于鄂羅斯又我之逃人根特木爾等三佐領及積逃一二

人悉應來還如一遵行即歸彼逃人及大兵俘獲招撫

者與之畫疆分界貿易往來否則臣當即還不與彼議和矣

上允之是日索額圖等啟行未抵色哈格地方適喀爾喀厄魯特爭戰報至

上即遣侍衛等關保往追索額圖等令其退駐喀倫地方以道阻緣由遣人曉諭鄂羅斯使臣于是索額圖等以前情作書令前鋒參領索羅希等送往伊等遂暫回喀倫尋鄂羅斯使臣答書稱已遣人由尼布楚赴京索羅希等以書奏覽

上隨召索額圖等還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壬辰 復遣內大臣索額圖等與鄂羅斯使臣會議 時鄂羅斯使臣所遣人至言其大使者費要多羅等前來尼布楚地方

上乃遣索額圖等赴尼布楚就讓官兵同往者量增于前又 命調黑龍江兵千五百人各帶杖械由水路赴尼布楚與索額圖等會索額圖等奏言尼布楚雅克薩係我屬所居地臣等請仍如前議以尼布楚為界此內諸地均歸于我

羅利四

上諭今以尼布楚為界心不與鄂羅斯則彼遣使貿易無棲託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楚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楚可即以額爾古納為界是日索額圖等啟行

十二月丙子 遣官立界牌于格爾河濟河諸地 內

大臣索額圖等抵尼布楚城與鄂羅斯國來使費要多羅額禮克謝會議被初猶以尼布楚雅克薩為所據之地固執爭辨索額圖等以鄂嫩瓦布楚係我國所屬茂明安諸部落舊址雅克薩係我國人阿爾巴西等故居後為所編

平定羅利方略 卷四

據細述其原委開示之因直斥其侵犯之非復宣諭

皇上好生德意于是費要多羅等及鄂羅斯國人眾皆歡呼誠服遂出其地圖議明分界事宜其相盟誓永歸和好索額圖等以 聞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羅利潛據雅克薩諸地擾我虞人三十餘年矣

皇上念其冥頑無知不忍興師勦滅發官兵駐黑龍江待其悔罪因執迷不悟乃 命攻取雅克薩城所俘概行釋放未幾羅利重至雅克薩築城盤踞復令官兵圍困勢

羅利四

極窮蹙會其主遣使乞和

皇上即許撤圍兼令大臣以義理曉譬之鄂羅斯國人始感戴 覆載洪恩傾心歸化悉遵往議大臣指示定其邊界使東北數千里從未入中國之地咸歸版圖此皆我皇上睿慮周詳德威遐播之所致也應于議定格爾河濟

河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滿漢字及鄂羅斯喇地訥蒙古字于上今雖與鄂羅斯和好邊界已定但各省有官兵駐防例仍照前議于墨爾根黑龍江設官兵駐防疏入上從之尋遣官立碑于界其碑曰 大清國遣大臣與鄂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

大清國遣大臣與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訥即烏倫穆河相近格爾河濟河為界循此河上流不毛之地有大興安以至于海凡山南一帶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一帶之溪河盡屬鄂羅斯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為界河之南岸屬于中國河之北岸屬于鄂羅斯其南岸之肩勒爾喀河口所有鄂羅斯房舍遷移北岸
一將雅克薩地方鄂羅斯所修之城盡行卸毀雅克薩所

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用盡行撤往察漢汗之地

一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即行擒拿送各地方該管官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懲處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即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壞大事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爭端

一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鄂羅斯之人及鄂羅斯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
一今既承相和好以後一切行旅有准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

一和好會盟之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即行送還
皇上仁德厚敷枯骨六合凡窮荒絕域含靈受性之倫靡不涵泳 聖化飲德而食和恬然各得其所惟鄂羅斯國羅利一種頑梗無知自作弗靖越我邊界竊據尼布楚雅克薩諸地擾害附近居民以致黑龍江松花江一帶索倫達呼爾諸處人皆不得安息先願治年開累發官兵進討未獲殲滅迫我

皇上親政即念羅利所據去我朝發祥之地甚近不可不速為平定而平定之計與其削以兵威不若服以德化故于康熙十五年因鄂羅斯遣使來貢方物隨優賞使臣仍賜之 溫綸令其嚴禁羅利毋擾邊陲許以貿易通好乃竟未奏覆而羅利反侵入淨淡里烏拉等處

羅利四

皇上特遣大理寺卿明愛等諭令撤還願遷延不去肆行殺掠鳴張浸甚

皇上尚未思以兵加之但 調烏拉爾等處官兵駐鎮受命以防其滋蔓更屢行開示以冀其曉悟夫何羅利執送如故怙惡不悛

皇上以其性同禽獸非威德兼施勦無並用終未即靡然帖服爰授 成算于都統公朋春等董率將士進取雅克薩隨播 好生之仁遣侍衛關保傳 諭諸將帥城下之日毋戮一人已而我官兵水陸並進薄城一戰羅利果震懼窘迫稽顙乞降朋春等欽遵 諭旨不誅其眾悉為放還荷羅利稍有人心露被 鴻恩自宜戢志屏迹無復越境不意反側靡常乘我兵凱旋之後又潛入故地竊處其中

羅利四

七

皇上復命將軍薩布素等以兵圍之勢已窮感而 聖心慈愛本無意屠戮欲從寬釋會鄂羅斯察漢汗上疏謝過遣使請和遂 命解雅克薩之圍特 遣內大臣

索額圖等赴尼布楚與鄂使會議既索額圖等抵彼以大義詰責其罪并宣布 朝廷寬仁至意鄂羅斯始感戴

高厚中心悅服分疆設誓聽命惟謹于是邊鄙之民皆獲安堵永無侵暴之患焉夫鄂羅斯從昔不通中國其人最獷悍難馴今一旦叩首順從傾心向化自極北不毛之地與安嶺以內數千里境悉歸版圖由是觀之 聖

德神功巍巍蕩蕩誠迴越千古矣至于出師之時眾皆以道遠為難賴

皇上熟計於數年之前臨事不撓毅然獨斷又復遠探地形以便進止設成屯種以資戢守修造運艘以足兵食置立驛站以速軍情屢 授籌策于將帥而機宜無失時

頒犒賜于士卒而奮勵有加事舉勿疑 神謨至為英果功成早計 睿慮詢極實深此亦從來史冊未有也總之

皇上至仁如天 大智如神故 聲靈普被而鴻濛未闢之士盡入提封 德澤周流而三五未服之方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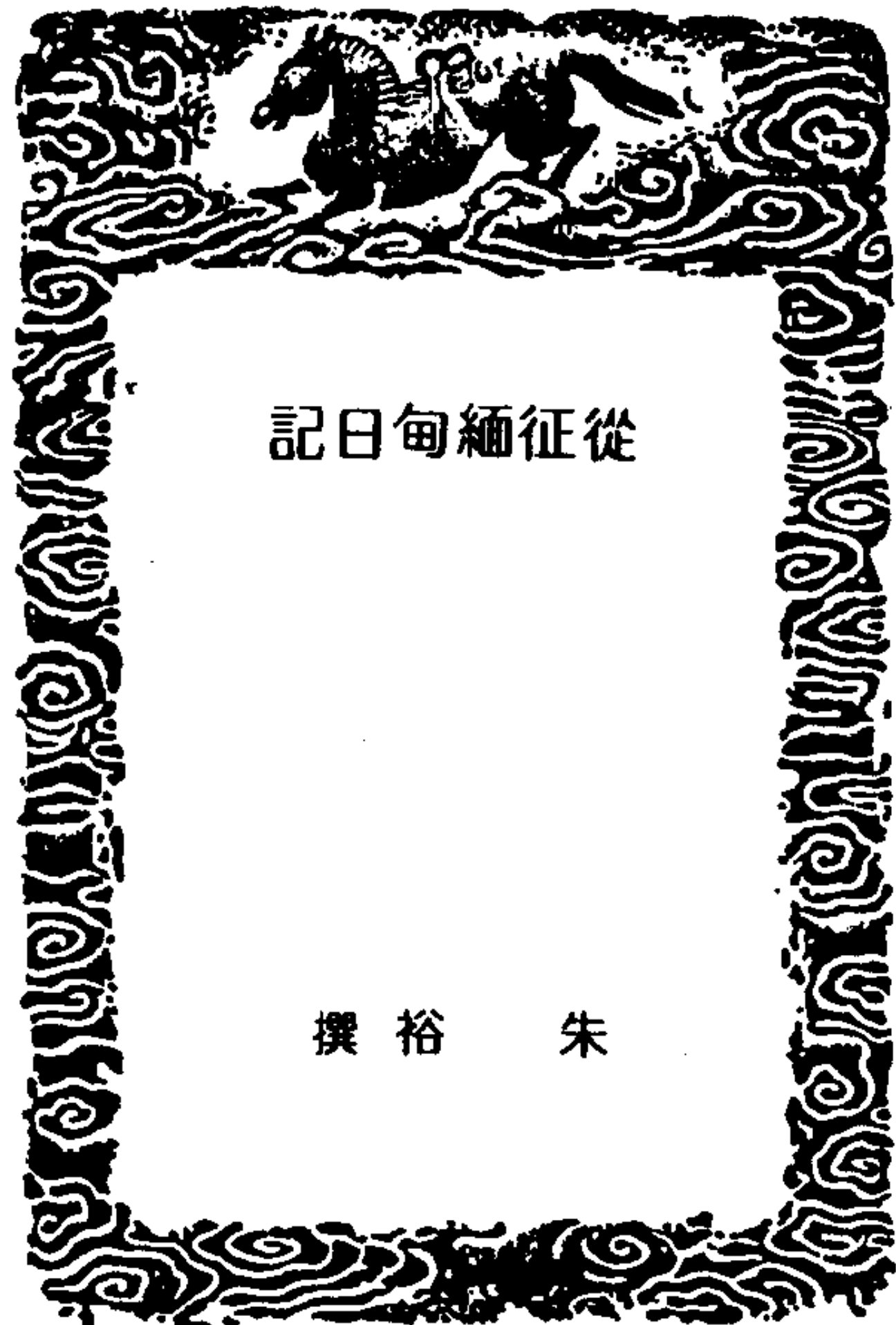
歸

歸

歸

威 教化中庸曰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盡此之謂也

平定羅利方略卷四終



從征緬甸日記

朱裕撰

從征緬甸日記

錢塘周裕

乾隆三十二年

上以緬甸昏迷不恭特命雲貴總督公明瑞為將軍討其罪發京城健銳營兵并調雲貴四川漢土官兵共三萬餘人分兩路進勦將軍統兵萬餘人出宛頂由木邦錫箔宋賽一路直取阿瓦城參贊大臣額爾景額率兵萬人由老官屯一路進猛密會將軍之師又令參贊大臣珠魯納侯得木邦後率兵數千人駐守以為聲援將

從征日記

軍擇期九月二十四日自永昌出師 夙佐幕府因隨將軍出征承辦糧房事務起程日大雨滂沱山陡路滑將軍先行次於蒲縹 為官兵擁擠日暮甫至冷水箐山頂天色昏暗人馬阻寒風雨總至衣服淋漓尺寸不能進下鞍亦無駐足地遂於馬上度夜黎明始至將軍大營數日渡潞江地係土境炎瘴已盛設有安撫司為西赴騰越龍陵兩路咽喉行程至龍陵又係內地保山縣境地當山崗氣候涼爽由龍陵而下為芒市遮放各設有安撫司炎瘴尤盛芒市地寬廣產糧最多往時

從征緬甸日記

斗米止值銀三四分自用兵以來田疇荒蕪米亦芻蕘遺放界連緬甸為賊匪蹂躪荒蕪更甚其土司所居石飛海月夜遠眺似海水連天因以名焉由遮放出宛頂即木邦土司境所見惟長林豐草行至磚橋路有磚砌遺址相傳為前明驛路前哨至底麻寨賊謀見我兵而逃追獲數人殺之以祭靈壇日過象經塔塔內惟有佛像而已將近木邦地名南車竟形勢高峻天氣較涼十月朔我師至木邦地甚廣闊自舊土司慶圖投誠緬甸另設土司頗年用兵殘破尤甚我師自宛頂至木邦計

從征日記

程六七百里沿途村寨為墟人烟斷絕其土司所駐以木柵為城我兵至僅存空柵獲遺糧數百石因令慶圖招集夷民管轄舊地參贊大臣珠魯納率兵守焉將軍既定木邦率兵至日小地為入緬要路山徑險窄賊於隘口樹柵固守將軍遣前哨攻之殺數十賊賊遂潰我師旋至錫箔江江闊數十丈中流湍急船盡溺兵不能渡因令官兵伐竹編巨筏置土石其中為橋址擇漢土兵識水性者入水架橋三日成遂濟南岸即錫箔土司所駐已與居民先道僅獲生口數人十一月三十日師

阻是晚師至大黃草壩已越過天生橋數十里次日至小黃草壩林皆蘇木無雜樹軍人伐以為薪師進未嘗其土司夷民亦已先遁十二月十六日至那海十七日至農怕南相孔距阿瓦城止二三站因糧盡馬缺又探無路徑而參贊額爾景額由猛密一路來會之師久無音問大軍勢難深入聞猛密積糧甚多且去猛密不遠莫若因糧於敵俟額爾景額師至再圖進取遂旋師由那海取道猛密行至窮乍離變賊由間道出我軍後接戰時忽營盤失火風烈草茂不可撲滅軍裝食物焚燬大半 希所攜帳房等物亦延燒殆盡隻身於火光中馳出始厄於水復厄於火其不死者僅耳嗣師至不借兩山壁立溪流一縷官兵緣溪而行數十里盤旋而出路更險阻自不借至珠河山嶺甚窄 希為兵擁擠在後行至山腰鎗砲擊至賊於山旁蜂擁而上時前後輜重壘塞進退不可因下馬立樹側鎗砲逼身方欲舉步忽有人走至樹下回顧已中鎗死矣幸我兵漸集擊賊退十二月二十七日猛密夷民亦先遁惟所積穀甚多人馬皆得飽賊兼充囊橐軍中正乏食得此人心以安

從征日記

進蠻結賊迎戰四面列木寨十六座相持不決十二月初二日分兵三路攻其寨將軍親冒矢石士氣百倍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生擒百餘人獲軍械牛馬糧石無算餘賊夜遁軍聲大振我師遂由天生橋進發地為緬中最後險要慮懸崖絕壁架木為梁賊聞我兵至盡撤其木乃由小道前進繞過天生橋山徑崎嶇溪澗阻隔所過山谷賊復暗埋火藥軍人遺火輒燒傷時 希乘馬渡山溪水深流急比至中流馬蹶墮河賴同寮僕赴救得不死嗣出山口見險要已大半列柵幸我兵迅速不為所

奔如往日拔營前進狀出其不意回師以擊之並令官
兵俱出陣悉力攻圍支官願隨者聽 因隨陣是時我
軍鼓勇而前賊猝不及防木柵應手攻破遂遣官兵乘
勢追之殺賊千餘人生擒數十人墮崖落澗死者不可
勝數中途棄軍械牛馬糧石甚夥軍聲復大振此次賊
人列營山坡我兵駐劄山頂自上擊下勢若建瓴既得
地利兼善用謀故破之甚易師至大山其王曾於前歲
投誠將軍兵過時遣人獻土物極為恭順至是遣弟以
牛米迎犒夷民咸相率來觀以米糧醃魚鹽烟等物至

從征日記

五

營貨買居民安堵大山一名波竜山其地層巒疊嶂高
峻異常道旁樹木叢雜頗蔥鬱可觀間有喬松特立尤
外域所僅見也其王所居近處懸金字硃牌其文不可
測識所過村寨皆在山谷前為波竜廠有銀鑛往時內
地貧民至彼採鑛者以萬計商賈雲集比屋列肆儼一
大鎮自邊地不寧商民盡散山麓下敗址頽垣彌望皆
是可慨也二月初六日至猛域劄營山上賊兵大集四
面列木寨圍繞甚密時師行五月轉戰數千里兵力已
疲且糧盡馬缺難與決戰計惟潰圍而出始不為所困

將軍遣人至山下探有小路離賊營稍遠令官兵乘
夜潛行二月初十日夜半前隊先發將軍令文員相繼
以出人馬喧闐賊已知覺然黑夜不敢出惟合營大譟
鎗砲雨集被傷頗眾方過賊營前涉深溪官兵爭渡踐
踏溺斃者甚多 裕 下馬涉水幾至滅頂僕役盡失獨乘
駑馬緩行而前十一日午後至一山山徑甚險攀援而
上賊已至山下鼓譟放鎗時有副將本進忠整兵以待
賊不敢上 裕 馬極疲乏適有僕騎驟而來取乘之薄暮
遇部郎馮光熊同行聞將軍自殿後眾賊圍繞且行

從征日記

六

且戰中途陣亡領隊大臣觀音保扎拉豐阿亦死之嗚
呼 裕 隨將軍逾半載見其處事明決自奉極儉俸廉外
絲毫無所染其清操已大過人且驍勇絕倫兵衛向眾
寧不能生入永昌特因保護全軍以一當百見危授命
効死疆場可勝痛哉先是參贊大臣額爾景額率兵攻
老官屯相持日久不克而病歿

上以額爾登額代之嗣額爾登額移兵至宛頂距猛域
止數程巡撫鄂寧屢促赴援不聽設時額爾登額整
一旅之師星馳赴援不特兵圍立解兼可併力勦賊迅

從征日記

七

奏虜功乃期望不前以致債事此固罪有攸歸矣十二
日午後天雨行至山中遠聞鎗聲有隨征廣南少練走
而告曰賊至矣眾咸奔避 裕 與部郎馮光熊按轡自如
卒亦無賊十三日早至一山俯視土境猛卯江不遠上
無路徑草茂極滑既難駐足又無可攀援因匍匐而過
兩足蹣跚竟不能舉忽遇一通事乘馬至欲買而無金
貨於同僚之僕得乘之而至額爾登額駐兵之宛頂就
糧員假宿數月間衣不解帶至是始得安寢 裕 體質素
弱不耐艱苦自猛域至宛頂計行三晝夜不特無帳房

且乍雨乍晴衣履屢濕所攜飯團一枚已食盡飢渴殊
不可忍見軍人炊飯索湯飲之不啻玉液因嘆平生日
食梁肉習為固然際此困厄始知幸生昇平之世叨
聖主之福庇者已久矣自入宛頂即患病臥病數日力
疾赴永昌弟山甫見之幾不相識竊念 裕 識淺才短蒙
將軍不棄相隨行陣屢蹈危亡非仰邀祖父之靈佑其
能復還金齒耶緬賊交戰無甲冑弓矢所用惟鎗砲鏢
子其砲子墜帳房前重四十八兩馬匹亦甚少然皆屬
壯攜帶象裹止歇運器物間或乘騎不用以戰駐營則

蓋草棚棲止無帳房婦豎亦隨營服役以糯米為飯穀
竹貯米粥而食之其長技惟善樹柵每於扼要處用大
木排列為寨掘深壕以蔽身柵內窺我兵如鏡鎗鏢亦
易中我兵雖施放鎗砲恒不能傷故攻克甚難外感早
晚多涼日出後隆冬亦如盛夏黎明大霧迷漫旭日升
高天始開朗惟過錫箔江清晨少霧而炎蒸不減他處
瘴氣春深始發涉冬盡消冬月絕無雨澤交春雨水漸
至夏秋則無日不雨我兵初冬出宛頂從未遇雨次年
正月至蠻我谷始大雷雨後至猛域及回赴宛頂則連

日陰雨所過皆崇山峻嶺深林密菁由宛頂至木邦錫
箔宋賽一路間有坦道邦海至猛弄大山一路陸步皆
山極其險阻緬俗男子漆身雕青著髮跣足不衣視袴
身披方布一幅以帶繫之名曰抄子崇尚佛教每至大
村寨或土司所居必有緬寺浮屠上懸白紙幡竿過錫
箔江至一鹽場前有緬寺外建橋道雕石為人馬獅象
等物兩旁森列寺屋宏敞頗似內地梵宇緬人多於幼
時出家入寺習學緬文長仍還俗緬字或用蒲葉刻畫
於上或用黑紙寫粉字通事熟諳緬文者甚少軍中每
將緬文繕撰夷字又以雅夷字繕漢文重譯而得之夷
人所居多草房竹屋不覆瓦其地皆種糯米或粳糯雜
種內地人食之易於遺疾惟大山往時內地商民聚集
開鑛但種粳米食之無害夷民素貯穀地密官兵往往
掘得之我師自永昌起行止裏二月糧兼以牛隻代一
月糧未幾牛多倒斃糧亦漸缺師行五月半食糧地穀
木邦廣產棉花往時販入騰越永昌買賣大山產茶味
亦可飲夷地山谷中產有青菓味如閩中橄欖軍人多
摘食以解渴又有黃果樹其幹甚大枝葉極茂每株可

從征日記

八

九

從征緬甸

蔭數畝夷人重之其餘食物有冬瓜南瓜芋青菜辣
椒酸笋生薑黃豆醃魚鹽烟之類此緬地大略也裕觀
緬甸不過西南一部落耳人非勇健器非鋒利不及中
國兵遠甚惟恃地險瘴重聊以自固然將軍以萬餘之
衆定木邦波錫箔過天生橋所向披靡蠻結一戰賊已
破膽不難直搗阿瓦厥厥渠魁特因糧馬不繼不得已
而還師意者天之亡賊時尙有待歟昔西域準噶爾恃
強梗化久稽天誅厥後篡弒相仍人心離散我

皇上乘其釁而討之遂以滅亡今緬賊雖苟延殘喘使
將來幾有可乘裕謂此日之緬甸亦猶昔日之準噶爾
而已

從征緬甸日記裕於乾隆三十四年追憶往事而作
未有此日之緬甸亦猶昔日之準噶爾云云固早知
小醜之終爲臣僕也緬酋果於五十五年傾心向化
上表輸誠仰見我

皇上德威丕播無遠勿届自此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矣
裕壯歲從征會與是役迨告養歸里越二十餘年自
見緬酋歸順不勝踴躍欣忭之至謹復贊言於末

從征日記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毅且廣西永寧州知州前雲南雲
南縣知縣錢塘周裕記



從征緬甸日記裕

嘉慶戊辰春三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從征緬甸日記